第一集

简介：

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张文收拾起行李带上养父的愧疚回到了与世隔绝的渔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麽的陌生和熟悉——一个远离繁华喧哗，传统而又落後的地方。

民风虽然算不上淳朴，但绝对是封建。寂落的海潮，潮湿的海风在这里吹过。

从大城市回归的张文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一个没有交通号志，交通不便的海湾小渔村；一个个美丽而又性格各异的美人，娇艳性感的少妇，天真可爱的萝莉，还有自己至爱的亲人。

当尝试到了男女之欢的快感时，张文不可避免的堕落了……

第一章◆贫穷小村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张文真的不敢相信在已经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下了火车后坐了七个小时的汽车走山路。走完山路又走了五个小时的沙石路。现在居然还要跨过一条小河才能到达目的地？虽然沿途有很多比起所谓的风景区还漂亮的风景。但张文早在这样的颠簸下弄得精神疲惫没有心思去观赏这一切。

一路上张文甚至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古代，为什么没看到最基本的电线竿子。甚至连几户人家都没有，偶尔路上还爬过几条蛇或是跑过老鼠。看它们的样子似乎对人类反而觉得惊讶，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鬼地方啊！

孤单一人坐在河边的时候张文有点欲哭无泪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喝了一口后喝水还有一种自然的甘甜，但就是这样一个城里人会去追逐的原生态河流，居然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看见半个人影。甚至连手机都没有半点的信号，这，这是在地球上吗？

“小伙子，你在这做啥子？”

就在张文垂头丧气的时候，突然河上划来了一个竹排，上边一个卷着裤管。光着膀子的老人远远的喊道。

张文抬眼一看，老人戴着一顶破旧的斗笠。脸上的胡子被风吹得摇曳不定，脸上挂满了岁月的沧桑。身材瘦下但却显得特别结实。马上就像见了救星一样的喊了起来：“老人家，我要去五挂村，能不能送我过河啊！”

“行，你等一会，我收完这一网的！”

老人痛快的答应了，将鱼网慢慢的拉了起来。

张文这时候才算安定了一些，待到老人的竹排划过来的时候。赶紧千恩万谢的上去，虽说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但还是让张文稍微的有了一些安全感，毕竟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要是被蛇什么咬了那死这都没人知道了。

“小伙子，咱们这挺久没来外人了。你找谁啊！”

老人打量了一下张文，虽然对他一身的休闲装和背后的大包裹感到有些奇怪。语气有些警惕的问道。

“我去五挂村找人！老人家，这下了河还得多久才能到。”

张文如时的回答，不过想起这一天遭的殃还是有些忐忑不安。要是到岸还得走几个小时的话，直接在这投河吧！

“约莫一刻钟就到了！”

老人说完后又问：“咱们这十多个村，已经很少有外人来了。你找的哪户人家你告诉我一声，我引你去得了。省得还迷路就不好了！”

“我去陈桂香家。”

张文一提起这名字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哦，是去桂娃子家啊！行，你放心吧，老叔在这活了六十年了，谁家我都认识。”

老人家哦了一声后拍着说道。

“恩，好的！谢谢您了。”

到岸以后张文习惯性的从兜里拿出十块第递了过去。

“这，这啥意思。俺这渡河没人给钱的。”

老人见了这张钞票明显眼睛亮了一下，但马上推辞道。

“呵呵，老人家你就收好吧！以后还可能麻烦你呢。”

张文笑呵呵的将钱硬塞到了他的手里。

“好，有啥事用得着我老头子的你尽管说。”

老人这次也不推辞，眉笑眼开的将钱装进了破旧的裤兜里。

一路走一路和老人打听情况，越听张文的心越凉。这，这真是在繁华的都市吗？整个村子的用电就靠一根普通的线从别的乡牵过来的，偶尔用的人多了还马上就断了。平时的时候还点着油灯，一村平均一台黑白电视。十多个村子就一个破旧的学校，还没有老师。平均文化水平连小学三年级都不到！会写字的不多。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很多村子都是靠在海边的，海难死人也不少。能走的出去山外边就没一个想回来的，所以村里还是保持着原始或者说是落后的生活。房子大多都是旧的土坯房，在这连砖头砌的小房子都是一种有钱的象征。张文听得都打冷战了，难道自己的老爹真是从这么一个小鱼村走出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能理解当初他为什么死都不愿意回来这个地方。

“呐，这就是桂娃子的家。”

老人领着张文到了一座在半山腰的土房子前面，指着说道。

张文一看这还能住人吗？所谓的围墙全是用枯枝烂叶围起来的。说是在村里但放眼望去最近的人家起码都有五百米的距离，院子里一片的萧条和落败，房顶上的稻草乱七八糟的一片。土坯墙上有的东西都掉灰了，看起来半点生气都没有。

“谢谢你了！”

张文尴尬的笑了笑，心里始终鼓不起勇气走进去。

“娃，你是张候明的孩子吧！赶紧进去吧，桂娃子都盼了你十多年了。”

老人似乎看穿了张文的心事，叹了一口气后语重心长的说道。

“好，好！”

张文见自己的身份被揭穿，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再次向他道谢以后，蹒跚了一会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虽说小院子不大，但里边的庄稼和小菜田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张文还没等走近就看见一口小井边蹲着一个女人正在砍柴。

“你好，这是陈桂香家吗？”

张文说话的时候怯生生的，心里一跳一跳的既是期待女人转过头来。又有些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陌生的一切。

女人慢慢的转过脸来，有些失望的是并不是张文想象中四十多岁慈爱的容颜。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左右，一脸朴实微笑的女人，虽说长得不算是绝色美女吧，但那种朴素纯净的感觉却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身高一六零左右，曲线都被肥大的花布杉和彩色裤遮掩住，整个人显得有些瘦弱，但却焕发着一种让人亲近的感觉。秀美的眼里满是惊讶。

张文和她相视而望的时候不禁啧啧的赞叹，即使是素面朝天的打扮也掩饰不住她的清新脱俗，简单的打扮，朴实的衣物。不带任何做作的笑容，比起那些电视上花枝招展的明星更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你，你是小文？”

女人疑惑了打量了张文几眼后，突然高兴的叫了一声，眼里满是不相信。但脸上却是有些欣喜若狂。

“是！”

张文对于眼前的女人越来越觉得熟悉，虽然自己是五岁的时候才跟父亲走的。但孩子时代的印象早就已经模糊了，眼前的女人居然和自己有几分相似。让人顿时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女人突然哭了出来，像发疯一样的把刀往旁边一丢，哭喊着冲过来一把将张文抱住：“小文，你怎么才回来啊！你你，你都走了多少年啊。”

张文有些不知所措的被抱着，根本没心思去享受软玉温香入怀的感觉。女人马上就哭得话都不会说了，秀美的脸上全是泪水。

“小文，你等一下。我去喊妈回来！”

女人突然又抬起头来高兴的一笑，边擦着眼泪边跑了出去。

张文有些蒙了，脑子里怎么样都适应不过来这样的变故！印象里自己应该是有一个姐姐，但对于她和妈妈的印象都已经没了。只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的泥路上玩耍过，脑子一紧张不由的有些害怕一会将要见到的亲生母亲。

“你谁啊。怎么在我家？”

就在张文深思的时候，耳边响起了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听起来奶声奶气的让人感觉特别的柔软。

张文回头一看，顿时就萌了。好一个粉雕玉琢的小萝莉啊，短短的头发柔顺细腻，小脸上洁白无暇。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珠子透露着一种灵性，小巧的鼻子可爱无比，小小的嘴巴正咬着一根叫不出名字来的植物，可以看见里边那的小牙，鼓鼓的腮帮上两个可爱的小酒窝让她更加的迷人。正睁大了眼睛有些敌意的看着自己。身高也就一米二左右，看起来娇小玲珑的特别惹人怜爱。大概的打量了一下，张文还是忍不住为她打出了高分。虽说个子看起来就一米三的样子，身材也是挺平板的。但这就是萝莉的魅力所在，小巧的脚丫子正调皮的一动一动，让人有种想上去摸一摸的冲动。一身说朴素是在夸奖，应该是破旧的衣服也掩盖不了她迷人的娇体，当真是怪叔叔的最爱呢。

“喂，我问你呢！”

小女孩见张文直沟沟的看着自己，眼里并没有一丝的害怕。反而是有些生气的往前站了一下！

“哦，我是来找陈桂香的，你是谁啊？”

张文反问道，心里的狼性慢慢的苏醒驱赶了一天的疲劳和心里的紧张。甚至在想如果能把她好好的洗个干净的澡，换上一身漂亮的公主装。那该是多让人赏心悦目的事啊，这样的萝莉就该好好的疼爱才对！这一身破衣服简直就是在玷污她的美丽。

“找我妈干什么？”

小女孩后退了一步警惕的问道。

晴天霹雳啊，这样萌人的萝莉居然是自己的妹妹。张文顿时就有些发傻了，上天怎么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心里才刚盘算起伟大的养成计划你就这样无情的打击我，太伤心了。奶奶个腿的。

“你叫什么名字？”

张文强定了一下心神，面对着妹妹还有些戒备的眼光。用一副异常温和，温和到自己都有些不相信的目光看着她。

“我干嘛告诉你，你是谁你还没告诉我呢！”

小萝莉撇了撇嘴后说道，小嘴歪歪的特别可爱。

“一会我再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叫你，总不能叫你小丫头吧。”

张文继续的诱惑道。

小萝莉想了一会，还是坚定的摇了摇头说：“还是不告诉你，你要是贼的话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张文顿时就有些哭笑不得了，这都什么逻辑啊：“你想想，我要是贼的敢大白天的站在这吗？而且是贼的话谁在院子里站着，早就进屋去翻东西了。”

小萝莉用一副嘲笑的语气说：“你就在这骗我吧，白天都能闹鬼。为什么不能出贼！”

靠，这孩子谁教的？水火不进，油盐不侵。张文心里暗骂了一下，这时候刚才出去的女人走了进来，脸上还带着没干的泪痕。看着张文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小文，咱们先进屋吧！妈不知道上哪去了，没找着。”

“姐，你认识他啊？”

小萝莉蹦蹦跳跳的跑到女人的旁边撒起了娇。

张文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想叫声姐吧。但字一到了喉咙口好像卡着了一样怎么都叫不出来，女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也没有多说，笑笑的走过来，拉起张文的手就朝屋里走去：“在这就别拘谨了，咱们进屋再说吧！”

“姐，他到底是谁啊？”

小萝莉跟在后边好奇的问道，眼见姐姐和眼前的男人这么的亲热。难道是姐姐的对像？

女人也不言语，进了里屋以后让张文坐到了小炕上，殷勤的倒来水后看妹妹还是一脸的好奇，笑呵呵的解释起来：“小妹，这就是你哥哥。”

张文对于小萝莉的喜爱，不管是出于还是亲情都是那么的热烈，眼见小萝莉惊讶的样子，小嘴都可以放鸡蛋了，溺爱的将她柔软的小手牵了过来。一边摸着她柔软的头发一边亲热的问：“现在可以告诉哥哥你的名字了吧！”

“我，我哪来的哥哥？”

小萝莉似乎还有些不接受这个现实，表情有些茫然的问道。

女人也不计较，坐在炕边后眼里还泛着泪光。看着张文说：“你哥哥走的时候你还刚出生呢，妈妈以前不是老念叨吗？你应该知道的啊！”

“哼，谁知道啊。我根本不认识他。”

小萝莉似乎对张文有些敌意，冷哼了一声后跑了出去。

“小妹！”

女人在后边喊道，但小萝莉还是头也不回。

张文这下就有些难堪了，原本以为会来个兄妹团聚。和和美美，痛哭流涕之类的感人画面，没想到妹妹一个转身就走了。顿时有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感觉。女人似乎察觉到了张文的想法，赶紧坐过来了一些后说：“你别生气，小妹虽然调皮了一些。但也是个好孩子，大概是今天有点太突然了她接受不了。”

“恩，我知道！”

张文有些黯然的点了点头说道。

女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又有了笑容。殷切的说：“小文，你走的时候才刚五岁，还记不记得姐姐了。”

张文本来是想编一个谎，但看着姐姐脸上满是期盼的表情。想了一下还是老实的说：“不太记得了，走的时候还太小。”

女人似乎也不在意，甜甜的笑了一下后说：“那你就得好好记得了，我比你长两岁，今年十九！名字叫张少琳，小妹今年十二，名字叫张少丹。可别再闹出笑话来了，要是妈回来了看到你连我名字都记不住那就完了。”

“呵呵，我知道了。名字真好听！”

张文尴尬的笑了笑。

气氛顿时又沉默下来，张少琳看着张文一脸的风尘，忍不住问：“怎么是你一个人回来的？爸呢？”

张文表情一痛，不过马上装做漫不经心的说：“死了！”

“哦，是怎么死的？”

姐姐的淡定出乎了张文的预料，或许在她的生命里父亲这个角色只是一个模糊的词语而已，说是有什么感情那纯粹是骗人的。

“车祸，后事全处理完了。”

张文语气有些低落的说道，虽然对于父亲抛弃这个贫穷的家的做法有些不认同，但张侯明对于家里这根独苗的疼爱却也是让张文十分的感动。父子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

“那就好！”

张少琳说完沉默了一下：“对了小文，你回来就好了。咱们一家又可以团聚了！”

团聚？一家？张文怎么感觉这些都是那么的陌生，尽管姐姐表现的很亲切体贴。但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让他呆在这连个电视都没有的地方，人绝对会疯掉的。但望着姐姐眼里那热切的期盼，张文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口来，只是含糊不清的说：“等我那边的事都处理完吧，到时候再说！”

“好，你累了一天要不先睡一下吧！姐给你铺一下被盖。”

张少琳说完殷切的从可以称为柜子的破木箱里拿出了一张草席在靠里边的位置扑了起来，又拿出一床红色的被子，颜色已经暗淡了。一点都不鲜艳，但可以看出来已经是家里最好的被褥。

张少琳边铺边问：“对了，你是怎么来的？”

“坐车，走山路啊！”

张文理所当然的说道，累了一天这猛的一放松下来有点腰酸背疼的感觉。还真是有些困了，看着这个小被窝就感觉特别的亲热。不过这么热的天穿着衣服睡有些不舒服，想脱吧！还不太敢。

张少琳似乎总是那么的聪明，一下就看出了弟弟的想法，笑呵呵的说：“天热，咱家这还算通风。要不你把外边这衣服脱了得了，我去给你打个水洗洗脚。”

“不用，就这样！我自己去洗就行了。”

张文尴尬的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了拖鞋后朝外边走去。

张少琳有些不放心，担心这个城里娇生惯养的弟弟不适应山村的生活，赶紧跟了上来。到了井边以后殷勤的打了一盆水放在地上，自己动手帮弟弟洗了起来：“对了小文，我记得没错的话今年你都十七了，读没读书啊？”

张文想自己洗的，但拒绝不了姐姐的热情。只能有些不好意思的享受着清凉的井水和姐姐温柔的手带来的舒服感觉，想也没想的就答：“学了，我刚高中毕业！”

张少琳的眼睛马上放出了亮光，脸上满是高兴的表情：“你真了不起，咱们村里还没出过一个初中剩呢！”

尽管张文对于家乡的贫困有些准备，但没想到居然会落后到这个程度，想了一会后小心翼翼的问：“那，小妹上没上学？”

“她啊，没赶上好时候。等她该上学的时候村里的老师早跑了，我就读了四年级，勉强认识一些字而已。”

张少琳表情自然的说道，在这个还有些封建的山村里，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洗完脚后一回屋，张文已经有些忍不住从随身的大背包里拿出了一条烟，拆后点了一根，边抽着边整理脑子里杂乱的想法。

从懂事的时候开始父亲张候明就带着自己在城市里沿街摆摊卖水果，虽说挺累的但一个月下来也没少赚。十一岁那年张候明用攒下的钱在城郊买了一个小平房，虽说是旧的但也让一直到处漂泊的张子父子高兴的睡不着觉，一年后那块地方动迁。张候明拿到了人生中最多的一笔钱：50万。张文清楚的记得当父亲手捧着存折时整个人激动的样子。

从小自卑的自己似乎没有几个朋友，本来高考完了该是父子俩好好团聚一下的时候，但天降横祸，父亲却在买菜的时候被一辆极驰的车子给撞飞了，等张文再看到的时候也只是他血肉模糊的尸体。忍着心里的悲痛把丧事全办好以后，张文才从父亲的遗物里找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自己的母亲是谁这些消息。

也知道了父亲是害怕这个贫穷的山村才会抛下结发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带着自己跑了出去。说到底还是传统思想在做怪，虽说一直缺少了母爱。但张文一直都不怨恨父亲，因为他一直孤身一人给了自己所有的爱，或许自己站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想着想着，张文感觉眼皮越来越重了。禁不住睡意的困扰，在潮湿的海风中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迷糊的感觉有人过来了，但张文还是不想醒！这种既热又潮湿的海风很容易就让人没有精神。张文只是转了个身后又继续睡觉了，不过隐约中似乎听见了有人在啜泣。

“小文，小文！起来了。”

好一会后张文感觉到一只温柔的手摇着自己的肩膀，听见是姐姐的声音这才才梦中醒来。有些艰难的睁开眼睛一看，到处都是昏暗的一片，外边也没有了阳光。难道自己睡了一下午了？

“姐。”

不知道是不是心情放松的原因，张文自然而然的叫了她了一声！

张少琳听完呆了一下，接着全身颤抖，明显很兴奋的样子。秀美的小脸上布满了笑容，突然眼角一闪，怎么也忍不住的流下了两行清泪，拉着张文的手说：“好弟弟，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

“姐，你别哭啊，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

张文一阵手忙脚乱，本能的想抱着她却马上停了下来。虽然眼前一出楚楚可怜的美人让人十分的心疼，但她却是自己的亲姐姐。即使说是亲情的关怀，但张文还是忍不住起了邪念。

“没有，姐是高兴的！”

张少琳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后，朝张文甜甜的一笑：“赶紧过来吃饭吧，妈做好了饭在等你了。”

“好，你先出去吧！我换一下衣服。”

张文点头说道，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脑子里对于亲生母亲还是没多少的印象，一摸自己身上都是汗，粘稠的特别难受。

“恩，你快点吧！”

张少琳高兴的应了一声后走了出去。

张文这才打开自己的大背包翻了起来，这里边有给妈妈买的礼物。轻轻的拿出来一个深红色的小盒子，打开后里边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分外的惹眼。张文看了一会后，想了想又塞回了包里。翻来翻去的找出一条短裤换上后，把包里剩的那些自己路上吃的小零食拿出来一些，怀着忐忑的心情朝院子里走去。

刚走出房门口的时候，不禁皱了皱眉。迎面飘来的风里带着一股刺鼻的海鲜的腥味，既臭又有点酸！一看前边一排竹架子上挂着一条条的鱼干，闻着这样的味道觉得有些反胃。走到后边以后一看姐姐和妹妹正在一张老旧的小落地桌上摆着碗筷，两人似乎还在讨论着什么，惟独就是不见妈妈的身影。不由疑惑的问：“妈呢？去哪了？”

“哼，叫的那么亲热！”

小丹转过身来，看见张文并没有给他好脸。有些阴阳怪气的哼了一身后就院南边一间还冒着烟的小土房跑去。

“这孩子！”

张少琳无奈的叹了一声后，笑笑的朝张文说：“小文你先坐，妈在炒个菜就好了！咱们马上吃饭。”

说完也朝那走去了。

张文想了想，左右再怎么紧张都得见上一面。索性把手里的零食放到地上后，找了一张看起来还算干净，但一坐上去就好像快散掉的竹凳子坐了下来，点了根烟后视线一直停留在那间小土屋上边。

过了一会后，妹妹就手捧着一个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的小铁盆出来了。似乎她对张文有种不得而知的偏见，将铁盆重重的放在了桌子上，嘴里念叨着：“真是，不就回来个人吗？还得杀什么鸡啊！”

说完一脸不满的坐了下来。

张文猜想妹妹可能是因为恨爸爸带走了自己，也害怕自己回来会让她没人宠了。所以才对自己那么敌视，心里惆怅了一下后觉得还是得和她搞好关系，不管怎么说她都是自己的亲妹妹。血浓于水的关系没办法改变。

“小丹，来！”

张文语气里说不出的温柔和溺爱，像哄小孩一样的朝她招了招手。

“干嘛？肯定没好事！”

小萝莉语气不善的看了他一眼，不过还是好奇的坐到了张文的左边。

张文赶紧拿出那一整袋的布丁和一盒巧克力悄悄的塞到她的手里：“这个你拿着吃吧！”

张少丹看着手上的零食，眼里马上闪过了一丝亮光。嘴谗的咽了一下口水，看着张文溺爱的眼神知道自己今天有点过份。不过还是倔强的说：“你对我那么好干什么，我先说了！我吃了也不会和你好的。”

“行行，你吃着高兴就好了。”

张文笑呵呵的说道，小孩子一般都这样。他也从十二三岁的那个年纪过来的，知道妹妹虽然说得很倔强，但语气已经没刚才那样的生硬了。

张少丹迫不及待的拆开了盒子，光的精美的包装就让她看得喜笑颜开，动作小心的从里边拿出一块精致的巧克力块，刚想放进嘴里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又放了回去。张文见状不由疑惑的问：“小丹，你怎么不吃啊？”

“我等妈妈和姐姐一起吃，她们也没吃过！”

张少丹摇了摇头后一脸坚决的说道。说完狠心的把巧克力和布丁放在了桌子底下，这样看不见的话自己还能好受一些。

这话一进耳里，张文心里顿时就有些不是滋味了。这些在城里可以算得上普通，甚至不起眼的零食在妹妹的眼里却是那么的珍贵。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十多年来她们是怎么过来的！看看桌子上的那盆香喷喷的鸡肉，张文有些愧疚的问：“小丹，中午你们吃的是什么？”

“咸鱼干！”

张少丹本能的答道。

“还有呢？”

张文追问道。

小萝莉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光看着张文，语气有些嘲讽的说：“还有什么，就是玉米粥了。你怎么问这样奇怪的话？”

“哦，那这鸡是家里养的吗？”

张文看着妹妹天真的样子，心里不由的痛了一下。

“家里哪来的鸡啊，是妈买的。”

小丹说着，蹑手蹑脚的拿起一块鸡肉偷偷的放进嘴里，津津有味的吃了一下后。看张文楞住了，马上用一副撒娇的语气说：“一会你别说我偷吃啊，我都一年多没吃过鸡肉了！”

张文坐着没有动弹，脸上木然的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却像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忍不住鼻子一酸流下了两行眼泪。实在难以想象她们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简陋的房子，这样贫穷的生活。难道就是自己希望看到的吗？

再仔细的一看妹妹，虽然漂亮可爱。但皮肤里有一种缺乏了营养的病态白，小身体也是瘦瘦小小的。小手瘦得有种一撅就断的感觉，再联想一下自己小时候被同学们骂没有妈妈的野孩子时的心情，就不能想出她在童年里因为没有爸爸所受到的委屈。从进门以后一幕幕闪过脑子里，觉得心里更加的难受了。

张少丹到底还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对张文的不善只不过是想发泄一下被小同伴嘲笑的不满而已。眼见自己的哥哥，一个高大的男孩子在自己面前默默的流泪，心软了一下后。轻轻的凑到根前，伸出软软的小手轻轻的抹掉张文的眼泪，语气愧疚的说：“你别哭了，我不是故意要气你的。”

“傻丫头，哥哪会生你的气啊！”

张文稍微欣慰了一下，毕竟妹妹只是耍耍小孩子脾气，对自己还是没什么恶意的。轻轻的伸手摸着她的头发，温柔的说道。

“那你不哭了好吗？”

张少丹撒娇一样的说道。

“行，小丹！来坐哥这。”

张文拍了拍自己的腿后说道。

小丹没半点迟疑，一下就坐到了张文的腿上。娇滴滴的说：“恩，只要你不哭就行了。对了，你和我讲一下外边怎么样好不好？”

张文知道现在正是她好奇心大的时候，心里没有半点的色心。只有温情的感觉。自然的伸出手去抱住妹妹柔软的小腰后，语气有些向往的说：“外边的世界啊，没这里好！有高楼大厦，但没有邻居。有房子，但却没有家。”

小萝莉这时候还听不懂这样的话，只是低头想了一会后。不相信的说：“不对，我听人家说外边的世界很好。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玩的！学校一个个修的很高，而且还很漂亮。”

“呵呵，对！但那些都是光鲜的外表而已。”

张文亲昵的刮了妹妹的小鼻子一下，惹来了她一个白眼后大笑着说：“我还是觉得这里好，有你，有姐姐，有妈妈。这才是我的家！”

“有什么好的，整天不是看那些虫子，就是上山拔拔野菜。一天到晚的没什么好玩的事！而且还没好吃的东西。”

小丹撒娇一样的说道，撅着嘴的小模样特别的娇嫩可人。如果不是亲妹妹的话张文真想亲一下她那薄薄的小嘴唇。

张文想了一下后，问：“小丹，你想不想读书识字？”

“想啊！”

小萝莉兴奋的点了点头，不过随后又一脸失落的说：“但乡里的学校一个老师都没有了。去哪学啊？”

张文得意的指了指自己：“我，你帅气的老哥！刚刚高中毕业，教你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哥哥你都读高中了。”

小丹这时候已经忘了心里的那一点芥蒂，表情自然的喊了出来。

“是啊，我的好妹妹！”

张文高兴的将她抱紧了一些，妹妹的小躯体给自己的感觉是那么的瘦弱，那么的需要自己的关怀和呵护。

“谁，谁说我是你妹妹啊！”

小丹一脸不好意思的说道。

“好好，你爱什么时候是就什么时候是！”

张文也没去强求，笑荧荧的看着她那副难为情的样子后。爱怜的摸着她的小脸，虽然光滑但却显得苍白，不由心疼的说：“哥哥下来给你买好吃的，再买新衣服。把我们小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让你做一个最可爱的小公主。”

小萝莉听完高兴的说：“好啊，人家要做小公主！”

不过马上又有些疑惑的问：“哥哥你要走吗？”

张文认真的点了点头：“恩，我还有事得走一趟！”

小丹这时候脸上流露出哀求或者撒娇一样的表情，拉着张文的手左右摇晃着：“哥哥，你别走了。那样妈妈会很伤心的，最多小丹以后不气你，不说你坏话了。”

张文笑呵呵的捏了捏她可爱的腮帮：“傻丫头，我只是出去处理一下事情和买一些东西而已。我还会回来的，以后我就在这住了好不好。”

“好！”

小丹高兴的点了点头。

张文马上趁火打劫：“那哥哥的衣服脏了谁给洗啊？”

小萝莉一副你骗不到我的表情：“你自己洗！”

张文被她认真的样子逗得一乐，随后用伤心的口吻说：“好惨啊，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妹妹。她居然懒得不帮我洗衣服，这上哪说理去？”

“呵呵，你就尽管哭吧！”

小萝莉一副你哭你的，我看戏的戏谑模样。

“小妹，你坐哥哥身上干什么。一会该把他衣服弄脏了，快下来！”

张少琳手捧着一盆青菜走了出来，一见兄妹俩其乐融融的模样。心里就感到一阵开心，妹妹有人宠了也是很高兴。但看张文身上的衣服很新，忍不住出言斥责道。

“没事的！就一条短裤嘛！”

张文笑的袒护道，看妹妹朝姐姐吐了吐舌头的可爱模样，觉心里觉得特别的温暖。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妈妈的身影，心里又有些疑惑，不由的问：“姐，妈怎么还不出来啊？”

“妈不好意思！”

张少琳笑了笑，三人就剩小丹脸上没有泪痕而已。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还紧张呢！”

张文老实的说道。

张少琳这才微笑着转过身去朝小土房那喊：“妈，你快出来吧！小文说想你了。”

张文也紧张的看了过去，这时候小丹乖巧的从张文的腿上跳了下来。默不作声的坐在一边，三人的眼光都朝小土屋看去。没一会后，那才慢慢的走出一个窈窕的身影！扭扭捏捏的特别不好意思。

张文原本心情就特别的紧张，这一看过去顿时呆住了，眼光半点都挪不开。只见破旧的小屋里转身出来一个迷人的少妇，三千青丝在脑后盘了一个简单的发结，虽然朴素但却显得好看。清秀的瓜子脸分外的迷人，小巧精致的鼻子，嫣红的小嘴一动一动的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尤其是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那种深切的情意，和脸庞上还没干的泪水，更是娇美动人。

再往下一看，一件洗得都发了白的小短裤套在她身上根本不显寒酸，反却有一种淳朴的美，一双细嫩的美腿在黄昏的黯淡中分外的惹眼，肥臀细腰，丝毫没一处是多余或是缺憾。一对充满女性美的酥乳包裹在肥大的衣服下边，让衣摆看起来有些空荡，也让人产生了一种想去窥视的冲动。她的一切结合起来是那么的完美，只是往那一站，那种成熟而又美丽的风韵就让人心动无比。

第二章◆洗澡趣事多

“小文，你还记得我吗？”

少妇颤颤巍巍的走了过来，眼睛不争气的又流下了两行泪水。打过秀美的脸庞让人感觉特别的凄楚，尤其是说话的时候还微微抖动的小嘴，更像是在诉说她的期盼和此时的激动。

张文脑子有些当机了，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绝色的少妇是自己的妈妈。一举一动里都透露着迷人的风韵，说话的时候更是让人不自觉的心疼起来。像这样的美女别说乡村了，就是都市里都不呈多见，如果不是自己看错了。那绝对是自己那个死鬼老爹没有审美的眼光。

“小文，妈妈在叫你呢！”

张少琳见弟弟一副错愕的样子，轻轻的拉了拉他的衣角后小声的提醒着。

张文还没办法回过神来，眼前的美少妇看起来顶多就二十七八的样子。而且是那样的漂亮迷人，和自己一早的预想根本就有天壤之别。来的时候心里早就刻画了一个预想的形象，母亲应该是一个四十多岁，黝黑干瘦的中年女人。一双手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疤痕，应该是那种又肥大黑的才对。但一看少妇的少却是那么的漂亮，手指纤细秀长，这样的手应该去弹钢琴才对。

“小文！”

少妇走到了张文的面前，依然忍不住眼泪往下流。一副犁花带雨的模样让人特别心疼，见儿子发呆。不由轻轻的唤一声。柔软的声线虽然悦耳动听，但在这一刻却是充满了深情。

张文这才回过神来，仔细的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越看越觉得心跳加快。实在是太漂亮了，皮肤又是那么的白。如果不是有姐姐在旁边证明的话，张文绝对不会相信眼前的这个美人会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过细看了一下她的眉宇之间倒是和自己有几分相似，看着她期盼的眼光，张文缓缓的张了张嘴，语气有些生硬的叫了她一声：“妈，我回来了。”

“孩子，我的孩子啊！”

少妇再也压抑不住心里的激动和思念的痛苦，一把将张文抱住后痛哭起来。

“妈，你别哭了！我这不就回来了。”

这一刻张文把所有的色心都屏弃了，有的是只是面对母亲眼泪的愧疚和深深的自责。妈妈这一抱上来却让张文看见了她光滑的脖子上有不少的小伤疤，手上也有很难才能看见的裂痕。

“妈高兴，我儿子回来了，我儿子那么大了！”

陈桂香压抑不住心里那么多年来压抑的思念，像发泄一样手又收拢了一些，将张文紧紧的抱住。似乎是怕自己一放手眼前的儿子就会没了一样。

“妈，小文！”

张少琳在旁边看了一会，也忍不住轻身的啜泣起来。

“妈，你别哭了！哥回来了就好了。”

小丹也懂事的走到两人近前，用无辜的语气劝慰道。

“没事，妈就是高兴！”

陈桂花哭得鼻涕和眼泪把张文的衣服都弄湿了，小脸上也满是激动的红色。看着眼前乖巧的女儿。和已经长大成人，比自己还高上一个头的儿子心里就一阵的高兴。

“妈，对不起！”

张文不知道母亲这么多年来是这么过的，守着活寡没有再嫁。为的就是抚养这对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姐妹，看着她们身上破旧的衣服和生活的困窘，心里的愧疚更加的深重了。

“孩子，不怪你！”

陈桂香笑着擦了擦眼泪：“你快坐下来吃吧，尝尝妈妈手艺怎么样？”

“好，好！”

张文也已经泣不成声了，这时候小萝莉也被三人感染的小声的埂咽着。

“来来，吃一块鸡肉！我听你姐说你累了一天了，该好好补一下。”

陈桂香流着泪的微笑可以看出她心里现在有多幸福，将儿子按到了凳子上后。又安抚了两个女儿，这才给张文夹了一个鸡腿。

看着碗里闪着油光，肉感十足的鸡腿。张文怎么样都高兴不起来，毕竟现在家里的生活太困难了。而且还没一个男人在，看着母女三人脸上的泪水。什么食欲都没了。

“哥，你吃啊！”

小萝莉轻轻的擦了一下泪水后，看着张文碗里自己朝思夜想的大鸡腿，强忍着口水催促道。

张文这才稍微的清醒了一下，从惆怅和伤感中回过神来。看着妈妈殷切的眼光和妹妹那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心里一动后拿起鸡腿轻轻的咬了一口，不知道是不是眼泪作祟的原因。总感觉鸡腿很咸，但吃到心里却是甜的。

“妈，很好吃！你也吃一口吧。”

张文小心翼翼的咬着嘴里的肉，又把鸡腿递到了母亲面前。

“好好！”

陈桂香激动得话都不会说了，一个劲的叫好后，也只是轻轻的咬上一口。眼泪止不住又留了下来：“很香，确实好吃。”

“来，姐！你也试一下。”

张文高兴的笑了笑后，又递到了姐姐的面前。

张少琳心里也泛起了一阵暖暖的感觉，轻张小嘴咬了一口后，夸奖道：“很好吃。”

说完又腼腆的看着张文。

“哥哥，我也要吃！”

在这个特别温情的时刻，小丹撒娇一样的拉了拉张文的手。语气有些着急的说道，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张文的手。

“小谗鬼！”

张文溺爱的责怪了一声后，将鸡腿也递到了她的面前。小丹的吃相可就没姐姐和妈妈那么文雅了，迫不及待的张开那张小嘴狠狠的咬了一大口，肉在嘴里都有些噘不动还直勾勾的看着张文手上剩的那半只。

“好了好了，都给你！”

张文受不了她既是无辜，又是可怜的眼光。轻轻一笑后把鸡腿放到了她碗里。

“哥哥万岁！”

小丹高兴的欢呼了一声，不过嘴里都是鸡肉的听起来发音不太清楚，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

“小妹，你哥今天累了一天了！你怎么还吃啊。”

陈桂香在旁边有些生气的嗔怪道。

“哥哥！”

小丹向张文投来了求助的眼光。甜得发腻的小声音让人骨头都软了。

张文赶紧袒护起来：“没事的妈，我这身体和牛一样的！没什么关系，呵呵。倒是小丹，现在是发育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才对！”

“你就宠她吧！”

陈桂香见兄妹刚相聚就那么的和睦，心里也是颇感安慰。刚才大女儿已经说了丈夫死了的消息，但自从他离开自己以后。心里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也没什么感情了。所以表现得像死了个陌生人一样，只是心里颤动了一下也没去多想了。

“对了，小文你还没有换洗的衣服吧！姐明天买点新布给你做几件。”

张少琳心里也是暖洋洋的，自从爸爸走了以后。妈妈一直都沉没寡言的忙碌着生活的事，即使偶尔闲下来的时候也是在念叨着这个被带走的弟弟。家里已经很少像今天这样的高兴！

“好！”

尽管张文觉得买件新衣服是很容易的事。也不想让她那么累，但看着姐姐亲切的眼光。还是不忍心去拒绝这一份好意！

“都吃吧，别光说话了。”

陈桂香见大女儿和儿子都在说话，小女儿却是狼吞虎咽的吃着，半个小脸都是油腻腻的一片。像个小花猫一样，不禁扑哧的一乐后，温柔的说道。

她这一笑在张文眼里比什么都好看，像三月的春风一样让人倍感舒服。张文不由看得有些痴了，心里甚至在想这要不是自己的妈妈该多好了，刚有这想法的时候立刻被吓了一跳。自己怎么牲口都不如了，竟然对妈妈有非份之想，这样的想法是不能有的。

“小弟，你在城里不是还读书吗？”

张少琳突然想到了这一点，语气有些紧张的问道。陈桂花也是心里一颤，快到嘴边的筷子都停了下来。

“哦，那个啊！我高中都毕业了，就是没考上大学有点遗憾。现在那边有还些破事，住几天后我回去一趟。把事情都处理完后我再回来，到时候我哪也不去了。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张文见妈妈的眼里流露出了一种落魄的感觉，慌忙表态道。至于家里那几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等回去的时候烧了吧！

“哎，可惜你读了这么多书！来这有些委屈了，要是你能考上大学的话你爷爷奶奶泉下有知也会很高兴的。咱们张家也能扬眉吐气一番。”

陈桂香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上就松了一口气。刚才还在担心儿子又会离开自己，但现在一听他的话就放心了。

“妈，我就想好好的伺候您。”

张文深情的说道：“再让姐姐和小妹过上好日子就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陈桂花到底还是深受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熏陶，心里早就认定了自己是张家的人，即使丈夫跑了也是一样。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不错，怎么样也不能让儿子受这样的委屈。想到这不禁放下筷子，表情有些严肃的说：“小文，你这样想不对。你都十七了，我当年嫁给你爸的时候才十五！在这看看有没有看得上的姑娘，早点给咱们张家留个香火才对。”

张文心里那个汗啊，十七就算很老了吗？在城里二十七还不想结婚的有的是，不过看妈妈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心里又是纠结，想了一会后认真的说：“妈，这事以后再说好吗？咱们一家人刚团聚我只想好好的和你们在一起而已！至于结婚的事，有看上的我一定不隐瞒。”

“这才对嘛！”

张少琳也在旁边帮腔着：“妈都辛苦了这么多年了，能抱上孙子的话肯定很高兴。我和妹妹都是闺女家的，以后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妈还得靠你养老送终呢。”

张文心里那个恶汗啊，没想到看起来清秀娴静的姐姐思想也是这样的传统，甚至都有些古板了。但一看她俩都挺认真的，心想还是能避就避吧，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后说：“我现在还小呢，哪能想这么多啊。”

“哥，你就不对了！咱们这的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高中生的话还不抢着要。”

小萝莉吃着吃着抬起头来，辛苦的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后，也是一脸认真的劝说着。

张文这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刚进门都没多久。怎么就给自己张罗起来了，心里既是好气又好笑：“行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好吗？我才回来一天呢，连路都不认识一条你们就紧张成这样！要是以后熟了的话还不得安排个三妻四妾的！”

没想到这句玩笑话一说出来，陈桂香似乎考虑得很认真，想了一一会后自言自语：“多找几个似乎也不错。”

说完朝张少琳这边问：“琳子，我记得张家村那个张大强是娶了俩媳妇吧，听说除了不能扯证以外人家过得也挺好的！”

“好像是有这么一人。”

张少琳也认真的点了点头：“他家家境好，娶俩也不算多。”

“就是就是，小杏还有三个娘呢！”

小萝莉也在旁边附和道。

张文这下可是彻底的傻眼了，没想到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居然还有三妻四妾的事存在。真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不由好奇的问：“娶两个老婆？这，这怎么娶啊？”

“我听说张大强娶第一个媳妇的时候花了三千是吧，娶第二个的时候是花了八千多。”

张少琳也有些不确定的朝陈桂香说道。

“没事，好像给她家买了十条猪仔做彩礼了。给原来那婆娘买了只金戒指她才答应的。”

陈桂香点了点头说：“他家房子盖得好，上次是租了陈伯的船运来的红砖和水泥啥的吧，当时他家可长脸了。”

张文呆了，不是吧！娶个老婆就花这点钱了？那自己算一算不就可以娶一打了，心里无限的意淫中。更加深了要回到这来的想法，想到这不禁有些跃跃欲试了。

随着讨论气氛的热烈，张文赶紧低下头去吃自己的。妈妈和姐姐在一边说得眉开眼笑的，虽然美人娇笑是很迷人的一幕，但话题总离不开什么传宗接代啊，续个香火什么的。这倒是有些让张文既向往又有点好奇！要知道以前光看片没实践，现在听得有些蠢蠢欲动了。

“好饱啊！”

小丹用油腻的小手拍着小肚子，满足的叹息了一声，整个小脸都是汤汁，甚至还有几片菜片，样子要多滑稽有多滑稽。把还在热烈讨论的母女俩逗得呵呵大乐起来。

“蚊子快下来了！”

陈桂香看了看天后，朝张文说：“小文你先进屋吧，海边的蚊子毒！你没试过。”

“不用，我收拾一下桌子吧！”

张文赶紧起身想帮忙，却不想被姐姐一把按住了。

“小文，你就听话进屋吧。这三个女儿家哪能让你一个男人干这活啊！”

张少琳说的是斩钉截铁，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小丹，你陪你哥进屋。点一下熏香。再把那只大捅拿出来给你哥！”

陈桂香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说道，看着女儿脏兮兮的样子不禁皱了皱眉：“你自己也得洗一下！”

“好啦！”

小萝莉调皮的吐了吐舌头后做了个鬼脸，笑的拉过张文的手：“走，咱们洗澡去！”

一句简单的话听在张文邪恶的思想里顿时就是另外的一番意思。洗澡去，还咱们，鸳鸯戏水？公的大，母的嫩？实在太有想法了，张文无法抗拒妹妹手上小小的力道，心潮澎湃的跟着她走到了一间勉强说是房间，其实就是竹片外边包上一层破布或稻草的小草棚里。

“哥，我先洗好不好？”

小萝莉现在才开始感觉到身上的油腻有些难受，看张文还在发傻。摇着他的手撒娇道！

“好，好”张文本能的点了点头后走了出来，刚才稍微的冷静了一下，说到底小丹还是自己的妹妹。什么时候自己也变得那么没人性了，居然居高临下的看着妹妹领口处露出的皮肤意淫起来？这样不好，真的不好！

“哥，你帮我拿衣服吧！”

张文还没回过神来，妹妹又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从小小的草棚里传了出来。刚转头的时候突然感觉从里边丢出来两三件衣物，拾起一看竟然是妹妹穿的衣服，上边还带着淡淡的体温。刚起邪火的时候却看到了妹妹那条小裤头，看起来竟然是大人衣服改的，而且还有些出丝和破裂，不说洗得发白了，甚至都有些洗破了。头脑里又是嗡的一下。

再沿着一看，由于草棚底下在小腿这没什么遮掩的地方，可以看见妹妹一对细嫩纤细的小腿在那动来动去，分外的惹火。哗哗的水声响起张文才知道里边那个盖着木片的地方应该就是一口井了，想想近在咫尺的妹妹整个娇嫩的身体没有一丝遮掩，只要轻轻的一推开就能将她好好的疼爱，心里的火腾的又上来了。

陈桂香将碗筷洗好以后走了过来，眼见儿子站在草棚外边发着呆不由疑惑的问：“小文，你站这干什么？”

“没什么，妈！小丹让你给她拿换洗的衣服。”

张文慌忙的回答道，从进这个家门开始脑子里一直都在纠结着。道德，禁忌，一大堆的词汇弄得都快没了思考的能力了！

“这孩子！”

陈桂香先责怪上了：“让她带你来洗，怎么她先洗上了。我说说她去！”

“不用了，我进屋拿一下衣服。”

张文拉住了妈妈的手后说道。

“行，你快点！”

陈桂香也不想有他，语气里满是疼爱的说道。

见母亲跑到棚子边罗嗦上了，张文深怕再呆下去看见一些不该看的到时候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赶紧逃跑似的朝屋里跑去，一屁股坐到炕上以后忍不住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这一脑子的漪念怎么都挥之不去。一会是妈妈俊俏成熟的风韵，一会是姐姐秀美娴静的小脸。还有妹妹那双精致小巧的脚丫子，交织在一起让张文不自觉的，硬了。

“小文，你快去洗吧！”

张文天人交战的时候，陈桂香拉着只围着一张布单，满脸乐意的小女儿走了进来。

张文抬眼一看，心里暗暗叫苦啊。好不容易才把人性恢复了一点，眼下妹妹娇小可人的身躯却直勾勾的挑战着自己的心脏。湿漉漉的黑色头发，脸上可爱的委屈模样，毛巾包裹下细嫩的身体，肩膀处露出的洁白皮肤，每一处都在透露出深深的诱惑。这简直是在要人老命啊。

“赶紧去洗吧，一会天凉了就不好洗了。”

陈桂香见儿子的表情很痛苦的样子，心里一阵的紧张。赶紧放下女儿的手后走向前，一把摸上了张文的额头：“奇怪，没事啊！小文你怎么了？”

张文鼻血都快喷出来了，母亲站着的时候胸口正好到自己的头部。眼角只是稍微的一抬就能看见她那半新不旧的灰袖杉下，竟然没有穿任何的。甚至可以隐约的看见两团柔软的肉上那一小颗点缀一样的小樱桃。

“没事，我这就去！”

张文是进屋像在逃跑，出门也像是在逃跑。坐在那闻着妈妈的体香看着妹妹的可爱，这种诱惑是个人就受不了的。

一把冲进了小草棚后，张文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是滚烫的，把衣服脱掉了丢到边上，赶紧打井盖打开后迅速的打了一桶冰凉的井水浇到了身上。冰冷的感觉蔓过全身，热冷一碰撞身体顿时就一阵的机灵，这才感觉自己的体温降低了一些。满是邪念的脑子稍微的清醒的了一些。

一桶桶凉水浇过身体让张文发热了一天的脑子稍微的冷却了一下，心里不由的有些忐忑。刚才吃饭的时候自己保证的是信誓旦旦，但自己真能适应得了这样的生活吗？没电脑，没酒吧，没有灯红酒绿和五光十色的生活。这简直就和回到了原始社会没什么区别啊！

再细细的一想，下半生如果在这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渡过。那自己又能干些什么？出海捉鱼？这事绝对干不来的，人家渔民干了一辈子都没办法发家制富。这一带除了虫子就是杂草丛生的山丘，似乎也没别的可以开发的资源。

想来想去张文是一阵的头疼啊，尽管手里有点钱。在这也算得上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既然决定留下来就必须找个事情做一下，要改善家里的生活。还要让自己过得没什么压力，这事似乎就有点太难了！

想了好久还是没办法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张文习惯性的刚想洗头的时候。到处找了一下却没有看见洗发水，只有一块已经快用没的肥皂。咸咸的海风让头皮有些发痒了，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小文，你怎么不拿衣服就出来了。”

这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张少琳手拿着从张文包裹里翻出来的裤头和短裤有些责怪的说道。

“姐，你怎么进来了！”

张文慌忙一把捂住了重要的部位侧过身去，有些难为情的看着一脸若无其事的姐姐。

“哟，你个小破孩还知道害羞了。以前你小的时候都是你姐帮你洗的，有什么地方她没看过的。”

陈桂香突然从后边冒了出来，一脸微笑的说道。

“小什么小，我现在长大了！”

张文憋红了脸说道，这都什么跟什么啊。TM洗个澡还有来围观的，老子成动物了？

“好好，你长大了！”

陈桂香面对着光屁股的儿子似乎没什么难为情的样子，笑呵呵的递过来洗发水后说：“这也是从你包里拿的，你姐说外边的人习惯用这个洗的。怕你没了洗不好，才给你拿过来的！”

“谢谢妈！”

张文涨红了脸说：“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会就洗好了。”

“这孩子，大妹！咱们先进屋吧。”

陈桂香摇了摇头后拉着还一脸偷笑的大女儿走了。

张文有些哭笑不得的赶紧把那扇小门关上，心里扑腾扑腾的直跳。这还是自己第一次被女人给看光了，没想到却是这样的情况。扫兴啊，慢慢的把手放开后。盯着自己的兄弟，硬得发疼的状态。心里不由的感慨，这是自然现象，绝对不是自己有了邪念。

想是这样想，但张文还是感觉到呼吸有些灼热。尤其是妈妈漫不经心的扫过自己下边时那种满是笑意的眼神。想想心里更是觉得火气又烧了上来，忍不住挤了一点洗发水后，伸出手抓住自己的兄弟，慢慢的动了起来。

随着一伸低沉的恩哼声，张文把憋了一天的火全发泄了出去。腿了几下后，看着竹片上自己的百万字孙，不由的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刀真枪的来上一回。叹息了一声，继续洗了起来。盯着自己只能算中等偏上，差不多15CM左右的兄弟。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体验一下肉味。

匆匆的洗完以后，刚走出小草棚感觉微风略过身体。顿时就有些凉意，白天那么的热。晚上却是这样的凉快，这样的天气似乎也不错。心里稍微的平静了一下后走进了屋里，屋里点着一盏不知道是什么油弄的油灯和一盘熏香，气味还算不错。和外边的蚊虫横行相比，显得安静了许多。

“妈，咱们也去洗吧！”

张少琳见弟弟洗完了，朝陈桂香说道。母女俩经常都是一起洗澡的，倒不是说为了节约水什么的。只不过是家里都是女人，洗澡的时候都是晚上，一起洗比较有安全感。

“小文，你包里其他东西都没动。你自己整理一下吧，太乱了！”

陈桂香说完就拿起了换洗的衣服和女儿走了出去。

张文这才看了看自己的包裹，确实有些乱！不过也是懒得去整理，小妹坐在炕桌边上津津有味的吃着布丁，巧克力盒子早就空了。布定也所剩无几，看来她们已经迫不及待的享用了。

“哥，你这瓶是什么？”

小丹突然从桌下拿起一个瓶子问道。

张文刚想说，沐浴露你都不知道啊。但马上就停了，细想一下家里连洗发水都没有。又怎么会用沐浴露呢，何况小妹不认得字，也看不懂上边写的是什么。这样的话说出来有些太伤人了。

“那是洗澡用的，可以把皮肤洗得香香的。”

张文认真的问：“小丹，平时你们洗头都用什么洗啊？”

“淘米水啊！”

小萝莉一脸天真的说道。

“哦！”

张文哦了一下后，心里越发的难受。拿过沐浴露后，和她说了一下使用的办法：“小丹，你把这给妈妈送过去吧！”

小萝莉似乎被沐浴露特有的香味吸引了，看了看自己身上还围着围巾。有些不好意思的问：“哥，人家也想用一下好嘛？”

“好，洗完了我的小妹肯定香喷喷的！”

张文知道她的想法，大概是把这东西当成了什么稀罕物了吧！心里一颤后温柔的摸着她的头说道。

“好哦，谢谢哥！”

小萝莉高兴的欢呼了一声后跑了出去。

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张文心里这时候倒是平静了不少，一边抽着烟一边打量着空荡的屋子，破旧的物件。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想哭的感觉，心里仔细算了一下。如果把妈妈她们带离这个破地方的话，凭自己那点钱绝对没办法安身立命的。难道真得在这个地方过一辈子？

想想都觉得要疯了，张文正惆怅的时候。突然听见院子里传出了一阵诡异尖锐的笑声，悠远回荡。让人毛骨悚然，尤其是时不时咯咯的几下，更是让人觉得特别恐怖。

第三章◆傻萝莉喜儿

“谁啊！”

张文壮着胆子刚想出开的时候，摸着黑刚迈出门槛突然被一个软软的东西拌倒了，促不及防的情况下跌了一个狗吃屎。虽然不太疼，但是也不太好受。细细一听笑声是从拌倒自己的黑影上传来的，顿时就吓得心跳加快。

“什么事？”

陈桂花也听见了这几声诡异的笑声，还没来的及擦一下就慌忙穿上衣服跑了出来。刚到门口的时候看见儿子正一脸恐慌的盯着门口看，赶忙跑了过去一把抓住了张文的手：“小文，怎么了？”

“妈，这这是？”

张文有些惊奇的看着家门口的那个身影，借着微弱的月光总算看清了是一个瘦小的人，身上脏兮兮的，还挂满了野草，头发上满是沙发的纠到了一块，还在发出无意义的笑声。

陈桂花向那一看，并没有多少的惊奇。只是有些恼怒的说：“喜儿，你怎么大半夜的蹲在我家门口啊！”

“饿，饿！”

那黑影发出了含糊不清的话，说完又在傻笑着。

张文不由困惑的问：“妈，这谁啊这是？”

陈桂香恼怒儿子受到了惊吓，但也是低低的叹了口气，同情的说：“这是咱们一个亲戚家的闺女，叫喜儿。是个傻子，一天到晚的乱跑没人管。”

“傻子？”

张文疑惑的蹲来，仔细的看着她。身上都是污垢怎么都看不出是一个女孩子家。

“好了，别看了你先进屋吧！这孩子不知道上哪又蹦达了一天，我先给她洗个澡。”

陈桂香幽忧的说道，对于这个不幸的孩子，她也是能帮就帮。

“好，好！”

张文机械性的回答，感觉自己受到惊吓的心脏还没平稳下来。这大半夜的鬼哭狼嚎，还能住人了吗？

张文刚回屋里没多久，想了想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有多少亲戚在。这时候小丹又洗了个澡，换上了短裤小背子跳上了炕，笑的伸出自己的小手问：“哥，我洗好了！你闻闻看香不香？”

“香，我家小丹最香了！”

张文看着她可爱的模样，心里一乐后溺爱的掐着她的小鼻子说：“小丹，那个喜儿是怎么回事？”

“你问她干什么，一个小傻子！讨厌死了。”

小丹似乎对她印象不太好，一听张文问起就皱起了小眉头。

张文笑笑说：“我就是想知道而已。她怎么大半夜的蹲在咱家门口？”

小丹拿起桌上的布丁美美的吃了一个后，这才有些生气的说：“她妈嫁了以后生了俩闺女。一个死了一个是傻子，她排行最小。好像今年也十二了吧，后来她爹出海的时候遇上海难也死了。她婆家觉得是她妈克夫就把她娘俩赶了出来，结果没多久也病死了。就留这么一个傻女儿天天到处乱跑，饿了乱吃东西。没事还总上咱们家来。吃完了还不知道跑哪去！”

“哦，那她住哪啊？”

张文好奇的问道，对于她的身世。表示一下同情就行了，反正不关自己什么事！

小丹有些不乐意的说：“谁知道啊，睡山上还是哪呗。有时候上咱家来妈就给她洗个澡让她在这睡一晚，但她半夜还老是乱叫。吵死人了！”

“这样啊，那她从小就这样？”

张文起了一些同情心，继续的问道。

小丹点了点头：“从小就这样，上次还来了个什么医生一看说是低能，都十三了就有三四岁孩子的脑子，还老是犯傻！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她。”

张文默默的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后说：“对了小妹，晚上我睡哪啊？”

“不知道，原本咱们睡炕就行了。但她来了估计会太挤了！”

小萝莉想了一下后，摇了摇头说道。

“小文，你还没睡呢！”

姐姐这时候走了进来，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问道。一身简单的碎花小杉和短裤，让她的皮肤显得晶莹剔透，清爽凉快的模样，当真是美人出浴，娇美可人。

“我快睡了，姐！那个喜儿呢？”

张文好奇的问道。

“别管她，她时不时的疯一下你以后就受不了。”

张少琳无视弟弟脸上的难为情，慢慢的搬下被褥在炕上铺了起来。小丹也赶紧把炕桌挪到一边后跑去帮忙了。

张文刚想上去帮忙的时候又被姐姐说大男人家的不能干这个，只能挪了挪地方让她们继续铺了，眼见铺了五个被窝，不由有些邪想的问：“姐，晚上我睡这？”

“那你想睡哪？家里就这一张长炕！”

张少琳理所当然的答道，对于弟弟这奇怪的问题表示出了莫名其妙的感觉。

“可是，怎么睡啊！”

张文涨红了脸问道，试想一下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和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一起睡，能睡得着吗？

“你乐意睡哪都行，要不你和我挨着。咱俩聊一下吧？”

张少琳笑呵呵的说道。

“我也要！”

小丹在旁边举着手起哄。

要什么？要我死吧！张文心里暗想了一下，但却不敢让她们看出自己心里的邪念。只能故做正经的说：“我睡边上吧，边上睡着舒服！”

“那我陪哥哥睡好不好！”

小萝莉马上腻了过来，撒娇着说道。

“这！”

张文犹豫了一下，面对妹妹天真的请求。想拒绝吧，貌似没什么理由。不拒绝吧，又怕自己忍不住干点出格的事，真TM难办！

“好了小丹，你乖乖回妈那睡去！晚上得让喜儿睡中间，别让她吵到了你哥。”

张少琳还是那副平稳的语气说道，不过听她话里的意思似乎也对这个疯疯颠颠的女孩子没什么好感。

“小文，你要抽烟的话。窗台上有个罐子，你往里放烟灰！”

张少琳像个持家的女人一样，一边说着一边倒了一碗水放在了张文头上的窗台：“渴了这有水知道吗？”

“知道！”

张文有总被宠爱的感觉，心里顿时就觉得暖洋洋的。

张文百无聊赖的坐在炕边和姐姐再聊了一会，虽然有些心不在焉。目光也时不时的从她们充满诱惑的身上扫过，但这一聊心里却是吃了一大惊。这一带的风俗简直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边，重男轻女，一夫多妻，表亲结婚什么的都不是希奇的事了。

虽然说是有十几个村子，但都是以前规划的时候整编的。一个所谓的村子地盘可能很大，零零散散的人家有时候串串门。有时候也相互没有半点往来，大多数能走的出去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

张陈李是这一带的大姓，现在的村民彼此之间很多都是沾亲带故的，但是彼此之间也没多大的亲切感。这一带所有的外来东西都是依靠一个叫陈伯的老人用一搜破旧的柴油渔船绕过礁石摊从外边运来的，即使价格不贵。但很多人甚至把城里居家必备的味精什么的都当成了奢侈品。

大多数的卖得动的还是一些小孩子衣服或是油，盐这些并不可少的东西。谁家生了个大胖小子都疼得和什么一样，几乎是倾其所有的疼他，闺女的待遇就惨了，早早的就得干活。长大了嫁人给家里弄点钱改善一下生活几乎是永恒不变的惯例。

“姐，那他都卖些什么东西？”

张文好奇的问道，早知道有条船走水路可以三四个小时就通到这来的话自己也不至于走了一两天的冤枉路了。

张少琳想了一下，语气有些向往的说：“有不少好的东西呢，什么饼干。洗发水，香水，还有一些女人的，卫生巾什么的。就是感觉买这些有些太浪费了，还不如在家买点肉吃！”

张文一想那些所谓的香水肯定是四五块钱一瓶的低档货，其他的也可能是一些山寨东西。不过对于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来说确实是稀罕，难怪自己拿出十块钱的时候那个老头眼里会冒绿光，原来这点钱在这已经算得上是大数目了。

“姐，等我回去把事办完以后。咱家也盖新房子，盖个钢筋水泥的大房子。”

张文一脸认真的说道。

没想到的是姐妹俩一听都咯咯的笑了出来，小丹更是直白的说：“哥你别逗了，咱们这没一个懂得盖这种房子的。最好的就是在半山腰上弄个砖头房还差不多！”

“是这样啊！”

张文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拿个包裹一阵乱翻，翻了好一会后找出了一卷卫生纸说：“姐，陈老头那也卖这个吧？”

张少琳接了过来，一边细细的摸着一边说：“有啊，不过这东西用着挺败家的。没多少人买！”

张文冷汗都快下来，这可是关系到今后生活的质量，试想一下爽快的方便完以后从边上抓俩把野草擦？那该多疼啊！犹豫了一会后。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那，那你们上完厕所后都怎么办？”

“厕所？”

小丹对于这样的词显得有些好奇。

张文心想还是不能咬文嚼字，直白的说：“就是方便完了以后怎么办。”

小萝莉这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更加直白的说：“哥，你是说拉完屎吧。说来说去的那么麻烦干什么！”

张文额头上都是汗水了，这样粗鲁的字眼从一脸天真的妹妹的小嘴里出来。真是不伦不类啊，不过还是点头说：“我就是问的这个！”

张少琳在旁边直言说：“那多简单啊，回家自己洗呗！”

张文无语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啊。现代文明在这没有半点的体现，这和原始人没什么区别。不过看着她们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知道自己再多说也没什么用。

“小文，以后你别买这些东西了！多贵啊。”

张少琳对于一卷简单的卫生纸甚至有些爱不释手，不过还是有些心疼的说道。

张文哭笑不得：“姐，以后你们就尽管用吧！你弟弟我不是大款但也有点钱，足够你们够上好日子了。”

“有钱也不能这样花啊！还不如拿去讨个好点的媳妇，咱们这姑娘多。儿子少，按你这样城里回来的人一说话肯定一堆姑娘往身上凑。”

一说到这个话题，张少琳的语气又变得严谨起来。

张文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怎么有点逼婚的意思。心里偷笑了一下，不过脸上还是正经的说：“这事咱们慢慢再说，现在我回来了咱们家就得过上好日子。直得起腰才对得起祖宗不是吗？”

“哥说得有道理！”

小萝莉在旁边嬉笑着附和道。

张少琳认真的想了想，说：“你说的也对，不过你还是别乱花钱了。这样的日子我们都过习惯了。”

“那也不行，你们过习惯了我看不习惯！”

张文一脸坚决的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要家里涣然一新，什么东西都用好的。不管谁一说起咱家都得竖大拇指。”

张少琳听着弟弟充满男人味的话，开心的笑了一下：“好好，咱家就你一个男人。都听你的！”

“这才对嘛！”

张文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

张少琳将卫生纸轻轻的放在木桌上后，拉过被子躺在了炕的另一边，张文只看见薄薄被子底下似乎有什么动作。没一会后姐姐就从被窝里拿出了她刚才穿的短裤放在枕头边，心里不由的胡思乱想起来。

张少琳见弟弟满脸的羞红，禁不住逗道：“小文你脸红什么，姐一直都是这样睡的。都睡习惯了，而且天气这么热要是捂出汗来明天还不得发了酸，穿衣服睡怕把衣服弄皱了！大家都这样，一会你也脱了吧！别不好意思。”

“恩恩，都一家人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张文嘴上是这样说，但心跳就扑通扑通的加快，姐姐这一笑颠覆了对她的印象，顿时变得有些妖娆起来，尤其是隐约看见了她那消瘦但又的锁骨，心脏更是不争气的加快跳动。

“哥，那你也脱啊？”

小萝莉天真的说道，眼睛一直盯着张文那见印着卡通图案的休闲短袖，语气有些低低的说：“然后给我穿一下好嘛？”

“小妹！”

张少琳马上呵责道。

张文也知道妹妹衣服很少，穿的衣服几乎都是妈妈和姐姐的旧衣服。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后笑着说：“没事姐，这衣服我还有！这件就给小妹吧。”

说完就把短袖脱了下来，递给一脸渴望的妹妹。

“谢谢哥，你真好！”

小萝莉高兴的叫了一声后，朝姐姐做了个鬼脸，红红的小舌头在空气中分外的惹人怜爱。

“小文，你别这么宠她。这孩子本来就野，要是惯坏了以后没人要了。”

张少琳在旁边嗔怪道，心里对于小妹有漂亮的衣服还是觉得有些羡慕。

“没事的姐，嫁不出去的话以后留在家里我养着。”

张文笑呵呵的说道，从姐姐略有酸意的话里大概也能知道她的想法，起身后从包裹里又翻了一下，可惜都是男人的衣服。选来选去挑了一件算是比较中性的蓝色休闲短裤。

“姐，我这腰大不知道你能不能穿。这个你试试。”

张文递过去的时候，眼光又不自觉的被姐姐迷人的香肩吸引过去。

“姐，要不咱们明天再穿吧！都睡了怕给弄乱。”

小丹喜爱的看着手上的衣服，即使是张文穿过的对她们来说也算是新衣服了。虽然爱不释手，但想了一会后苦着脸说道。顺手把衣服塞到了枕头底下，大概是怕陈桂香看到了会说她。

“恩，明天再穿吧！”

张少琳似乎也是怕被骂，一手扶着被子护在胸口，坐起身把短裤悄悄的塞到了木桌里边。

张文鼻血都快喷了，这一转身刚好可以看见姐姐整个光滑细嫩的后背。甚至还隐约可以看见一小些酥乳的轮廓，那微微的鼓起。顿时就感觉自己硬了，脑子里又浮现了无数的遐想。

张少琳转回身的时候见弟弟眼睛都快掉了出来，直沟沟的盯着自己的后背，轻媚的一笑后有些暧昧的说：“小文，你要想看的话和姐姐说一声就行了。不用偷看！”

“我，我没有！”

张文慌忙的辩解道。

张少琳似乎很乐意看弟弟发迥的样子，脸上闪过一丝坏笑以后。抱着被子轻轻的挪到了小丹的旁边，脸上带着勾引一样的妩媚：“小文，我给你个机会哦。你现在想看的话姐姐就把被子揭开让你看个够。”

说完做势就要把被子拉开！

“我不想。”

张文被逗得满脸通红，脑，某个部位也。见姐姐半隐半现的心里不由的有些冲动，马上就躺下去后拉着被子盖住自己的头，不让自己去看这让人发疯的美景。

张少琳见他这样，不由的咯咯一笑后说：“你还没脱衣服呢，明天可就捂臭了。要不要姐姐帮你脱？”

张文这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了，一开始还以为姐姐是一个安静文雅的人。没想到勾引起人来这样的厉害，几乎没让自己走半点光就将人逗得脸红赤热的，看着她越来越近的小脸，脑子一转后。突然色笑着说：“好啊，那你晚上得陪我睡。”

“姐这不是就在陪你了吗？”

张少琳轻佻的一笑，指着横在两人中间的小萝莉说：“如果小丹肯到一边去的话，姐姐晚上让你为所欲为怎么样？”

小萝莉不乐意的撇了撇嘴：“谁要和你换地方啊，人家今晚死都不挪窝。”

“呵呵，小妹！你乖乖的走吧，不然的话……”

张少琳语带威胁的说道，虽然一脸迷人的微笑，但有那么点皮笑脸不笑的意思。

“不然怎么样。”

小丹倔强的抬起了下巴，突然奸奸的一笑说：“有妈和哥哥在你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说完没等张文反应过来，突然闪电一样的钻进了张文的被窝里边，小小的身体紧紧的贴上了张文后朝张少琳示威道：“我就在这睡了，怎么着吧！”

妹妹温热柔软的小身体紧紧的贴在自己身上，闻着她身上那种类似于茉莉花一样的淡淡体香，张文心里叫苦不迭啊。虽说她穿着衣服，但这样的诱惑半点都没减少，姐妹俩纯粹就是一唱一和的在整自己，想到这无奈的举起手后一脸苦相的说：“我，我服了。两位大姐你们就放过我吧。”

“哥哥，我很乖的，我什么都没干。”

小丹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的不懂，转过来面对着张文，用无辜的眼睛看着他，委屈的说道。

“对对，你什么都没干，是我该死而已。”

张文哭丧着脸说道，心想你什么都没干才怪呢。说话的时候一条腿已经跨上了自己的腰，简直就是树袋熊了。

“真的不是我的事！”

小丹面色一喜后问道，张文明显可以看到姐姐在那边偷笑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的挪回了地方，被子也盖得严严实实的。

“真的不是。”

张文斩钉截铁的说道，现在最怕的就是这姑奶奶学着姐姐来勾引自己。人的耐性是有极限的，实在做不了人的话也不介意做一回畜生。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小丹开心的笑了笑，小头慢慢的凑近张文的脖子后，小嘴一边吐着如兰的香气一边轻轻的说：“哥，晚上咱们一起睡好吗？”

“好。”

张文索性也不去管那么多了，点头答应下来。

小丹又朝姐姐做了个我赢了的表情后，转过头后天真的说：“哥哥，那你还不脱衣服吗？”

脱衣服，光着屁股，皮肤相贴。张文听到这话脑子嗡的一下就炸开了，一时间仿佛游进了无数只发情的蝌蚪在里边亢奋的到处乱串，一点一点的吞噬着自己的忍耐力。看着妹妹既是纯真又是渴望的眼神。咬了咬牙后摇头说：“不了，我喜欢穿着裤子睡。”

其实张文现在已经是光着膀子了，只不过因为两人没贴得那么近所以还没多大的感觉，只穿着一条小小的短裤。下半身也下意思的往后挪尽量不和妹妹做什么接触。

“恩，是这样啊！”

小丹认真的想了一下：“那你就穿吧，一会人家睡觉的时候自己脱。”

“好。”

听着这样有诱惑性的话张文实在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了，只能是有些害怕但又有些期待的应了一声。

就在张文想入非非的时候，已经洗完的陈桂香推开门走了进来。见大女儿似乎已经有些困意，小女儿和儿子钻在一个被窝里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的扫过一眼后，朝张少丹说：“小丹，你去把那瓶烧酒拿出来。”

“恩，喜儿吃完了吧！”

小萝莉乖怪的从张文的被窝里钻了出来后问道。

离开了这种软玉温香的诱惑，张文不由的松了一口气。但心里却多少有点失落感，有些不舍的闻着妹妹留下的淡淡体香。但看妈妈都这时候还拿酒，不由好奇的问：“妈，现在拿酒给谁喝啊？”

陈桂香转过身朝张文甜甜的一笑：“没事小文，你困的话就先睡你的。酒是给喜儿喝的，她量浅一小点就睡得迷糊。我怕她吵到你！”

“这样够了吧！”

小丹在柜子里翻出了一个泥坛子，拿起一个小茶碗轻轻的倒了一点后递了过去，动作是轻车熟路没半点拖拉。

“家里没糖了吧！”

陈桂香接过以后问道。

张少丹顿时就皱起了眉头，苦着脸说：“哪还有啊，咱们家一次就买那么一点。她一来就吃得差不多，害得人家想吃都没有了。”

张文想一下，应该是想拿糖去哄骗她把酒喝下去吧！不由的出声说：“不是还有布丁吗？给她拿一点就行了。”

母女俩同时转过头来，眼光不约而同的看着张文。那意思就像在看一个败家子一样，张少丹第一个发难了。一把冲到张文的旁边把布丁抓过来后说：“这个哪能给她啊，那些甘蔗糖被她吃了我都觉得心疼。”

“就是，给她吃这个有些浪费！”

陈桂香也赞同的说道。

“……嘻嘻……”

这时候突然一条小小的人影钻了进来，在众人错愕的时候傻笑着蹦到了炕上。张文抬头一看，心里就一阵的兴奋。好一个粉碉玉琢，娇小可人的小萝莉啊，清洗一新的喜儿扎着一条充满了童趣的小鞭子，干净的小脸上已经看不出刚才那污秽的样子，一双像星星一样闪亮的眼睛充满了调皮和神色，圆圆的娃娃脸的，一张嫣红巧致的小嘴像是和不上一样，虽然样子有些奇怪但看起来却特别的让人怜爱。

身上已经换了妹妹的短裤背心，一双纤细嫩白的小腿蹦蹦耷耷的特别有活力，而且还很结实。如果不是有几颗蚊虫咬出来的小疙瘩，简直就和羊脂玉一样的洁白。一副娇小可人的样子根本看不出她是刚才那个满身泥巴的，像乞丐一样的小傻子。

“喜儿，你给我下来。别吵到我哥！”

小丹看到张文那副如痴如醉的样子似乎有些吃醋了，气乎乎的把布丁丢到一边后就去拉喜儿的手。

“……呵呵……”

喜儿除了傻笑也没说什么，似乎是以为小丹要和她玩游戏。灵活的躲开了！

“小妹，你们别闹了。”

陈桂香见两人在炕上都快打起来了，赶忙出言呵责道。

小丹似乎受了委屈一样，鼻子一酸后突然恶狠狠的看着还在傻笑的喜儿，用力的朝她一推。喜儿整个人马上摔到了张文的身上，她不但没觉得痛。反而瞪大了圆溜溜的眼珠子看着张文，语气高兴的喊：“爹爹……爹爹……”

被一个这样漂亮的小萝莉压在身上，张文也是很高兴。只不过见她突然叫自己爹爹，顿时就觉得有些奇怪。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问：“喜儿，为什么叫我爹爹。”

“你下来，别缠着我哥哥。”

小丹似乎对于张文表现出来的和善很不满，一下就蹲到了喜儿的旁边后将她的手拉住想往后拖。

“爹爹……”

喜儿虽然看起来很瘦小，但比她还高一些的小丹居然拉不动她。她有些发痴的重复着这一句话后，突然眼里泛起了水珠，哇的哭了出来。

尖锐的声音在屋里变得非常扎耳，张文也是被她突然的行为吓了一跳。这才记得眼前这个迷人的小萝莉是个傻子，不过看着她梨花带雨的可怜样也是有些心疼。不由的伸出手轻拍着她的后背说：“喜儿不哭，喜儿乖。”

这一拍她真的就停了一下，大声的哭喊变成了低低的啜泣。

陈桂香已经习惯了她有时候发作的疯癫，张少琳刚有点困意也别吵醒了，不满的翻了个身后装看不见。陈桂香见小女儿似乎气得不轻。脸色一正后朝她说：“小丹，你上你姐那边睡去！”

“可是！”

小丹似乎对于这样的安排很不满，小脸上满是委屈的神色。

“去，晚上我和你哥有话说。”

陈桂香语气甚至有些生硬的说道。

“好吧！”

小丹低着头，鼓着小嘴一脸的不乐意。看着喜儿趴在自己哥哥身上哭，心里就有一股火在烧一样。一边乖乖的挪到了姐姐的旁边钻进被窝里，一边轻轻的说：“我睡了！”

“喜儿，你再不老实的话我一会把你赶出去。”

姐妹俩还是挺怕陈桂香的，就连喜儿都不例外。见她一直趴在儿子身上，不由的皱了皱眉后说道。

“爹爹……抱……”

喜儿这次似乎不怕她了，轻轻的咬着薄薄的小嘴唇后，张开手朝张文撒娇道。

张文有些不知所措，朝妈妈那投去了一个询问的眼神。陈桂香似乎知道儿子在想什么，但也没有直说。慢慢的把手里的烧酒递给了张文。

张文虽然有些搞不清楚喜儿为什么会叫自己爹爹，但也马上反应了过来。接过酒后语气像哄小孩一样的说：“喜儿听不听爹爹的话。”

“……喜儿……乖。”

她的语言似乎很有限，闻着熟悉的酒味似乎有些反感，不过还是听话的点了点头。

“那喜儿把它喝下去好不好？”

张文继续的哄着。

喜儿慢慢的停止了啜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张文。眼里的纯真和以来让张文心里不由的活份起来。甚至有些不舍得给她灌这么浓的酒。

“小文，你累了吧！”

陈桂香见两人僵持着，也没多说什么，将盘着的头发放了下来后。语气平淡的说：“她要是不听话一会给她赶出去。”

张文哪舍得这样一个迷人的小萝莉出去风餐露宿，尽管她可能也习惯了。但张文还是认为这样的小可人应该是养在家里好好疼爱的，不过对于妈妈那种若有深意的语气还是感觉到有些奇怪，马上又哄了起来，只是这次说得有些生气：“喜儿你不喝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喝……喝……”

喜儿明显慌乱了一下，低低的应了声后一把抢过张文手里的碗，想都没想就把高度的烧酒一饮而尽，碗还没来的及放下，马上大声的咳嗽起来。水润的眼睛像讨好一样的看着张文。

张文一边轻拍着她的后背，一边坐起身想抽根烟。但只是这轻轻的一动喜儿马上缠了上来，无助的抱着张文的腰，还是那样可怜的傻笑着：“爹爹……”

“喜儿乖，我哪都不去！”

张文无奈的笑了笑，拿起烟点了一根，狠狠的抽了一口。这算怎么回事啊，想自己一个货正价实的处男，还没碰过女人就先有了个女儿。

陈桂香若有深意的看了看张文后，慢慢的爬上炕，就在张文的旁边坐着。语气严肃的说：“小文，一会你让她自己睡。别和她闹在一起！”

“恩！”

张文轻轻的点了点头，尽管身上有个可爱的小萝莉。但一想她是个低能儿心里就有些别扭，和她比起来妈妈简直就是青梅一样的妩媚迷人。尽管她的身体已经一半在被窝里边，但光露在空气中的上半身就已经让人赏心悦目了，张文甚至在心里默默的测算了一下，到底三围是多少？但妈妈的身材实在太标准了，张文可不想用数字去破坏这种美感。

“爹爹……”

喜儿赖在张文的被子上，小眼皮似乎越来越重了。说话的时候满嘴的酒气混杂着女孩子淡淡的体香，闻起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小脸上已经有些酒醉的红晕，语气也变得轻浮起来。

“喜儿乖，下去睡吧！”

尽管张文很想把这个可爱的小萝莉拉进自己的被窝里，但一看妈妈正用一种深沉的眼光看着自己，只能无奈的哄着她让她下去睡。

“不……”

喜儿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大舌头了，但还是坚定摇了摇头。

“行，那你就躺这吧。”

张文想了一下，反正这样也满舒服的，索性就让她躺在自己被子上吧。一会老妈要说的话再把她抱走就行了，看她这样估计一会就会睡死了。

喜儿高兴的点了点头后，迷迷糊糊的闭上了眼睛。这时候陈桂香才有空和儿子好好说话，但见儿子的眼光闪着色意的看着喜儿，不由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想了一会后语气有些不善的说：“小文，你困了吗？咱们把油灯灭了吧！”

“好，好的！”

张文闻着小萝莉暖暖的呼吸，感觉自己的身体特别的燥热，有些难受得很。心想要真的把灯弄灭了，自己是不是就能偷偷的摸摸她。

陈桂香似乎看穿了儿子的心事，默默的起身后先是在张文的诧异中将喜儿抱进了自己的被窝后，转头微笑着说：“小文，晚上妈妈睡你旁边。咱们好好聊一下吧！”

“恩！”

张文心里叫苦不迭啊，喜儿的话自己没什么顾忌。但是妈妈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睡在旁边的话不起漪念的话那就是自己不正常了，虽说十多年没在一起了感情不是特别的深，但她到底还是自己的妈妈。

陈桂香起身将油灯吹灭了，屋子里马上就变得漆黑的一片。她摸着黑慢慢的爬上炕后，轻轻的躺到了张文的隔壁。拉过小被单盖在自己肚子上后，感慨的说：“小文，你小的时候也是睡这的。那时候睡中间的是你爹！呵呵，没想到一眨眼就这么快了，我的好儿子都长成了小男人。”

“妈，看你说的。我现在可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张文虽然看不见，但清晰的听见了妈妈似乎有些激动的呼吸。心里颤了一下后，强迫自己不要用看女人的眼光去看她。

“小文，你热吗？”

陈桂香悄悄的摸上了儿子的脸，入手一片的滚烫。立刻关切的问道。

张文心想能不热吗？某个地方硬到现在都快生疼了，不过还是用尽量平淡的语气应了一声：“恩，感觉有一点。”

“那你把裤子脱了吧！这样睡多不舒服啊。”

陈桂香轻声的说道。

张文脸色尴尬了一下，还好妈妈看不见。马上解释说：“妈，我就穿一条短裤了。再脱就剩裤头了！”

陈桂香轻轻的笑了一下后，语气有些调戏一样的说：“你个傻小子，和妈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时候你全身我都看过了。不舒服的话赶紧脱了吧！正好妈也有点热了，咱娘俩一起凉凉快快。”

张文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还没来的及思考的时候。明显就听到旁边秫秫的声音响起，妈妈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动的时候小手还碰了自己一下，全身的血不由的往某个地方迅速的集中着！

“小文，你怎么不说话了。”

陈桂香想想虽然儿子长大了，到到底还是自己的儿子。也就不多想了，像平时睡觉一样脱得只剩个小裤头，听着旁边的呼吸似乎急喘起来。大概也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

“没，没什么！”

张文有些不自然的应道。

陈桂香咯咯一笑后嗔怪道：“傻孩子，你脸怎么那么薄，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不行的话妈帮你脱。”

说完真的翻过身面对着张文，伸手抓住了张文的裤腰带。

“别……”

张文脑子一空，还没来的及思考的时候突然感觉下边一凉，妈妈居然一把将自己的裤头也拉到了膝边，硬硬的小弟弟马上就弹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了。

“脱了睡有啥不好的，像个男人一样的别那么扭捏。”

棒子弹了陈桂香的手一下，察觉到儿子的冲动后她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表现，坐起了一些后双手齐出把儿子的裤子全脱了下，让张文变成了光屁股又躺回了去，嬉笑着说：“小文长大了，是该娶个媳妇了。”

“妈，你！”

张文对于她的强悍有些欲哭无泪，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自己的思想不够纯洁。只不过纳闷进屋开始后似乎谁都能调戏自己，自己还真没什么还手之力。

“行了小文，妈也是过来人了。知道你这年纪都在想啥！”

陈桂香微笑着说：“憋的辛苦也不太好，但过几天妈给你张罗个对象。保证身条好，脸蛋也俊。只要你看得上就行了。到时候妈再盖个屋让你们单独住，这样你就不用瞎想了。”

“老妈，我都和你说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个了！你怎么还提这碴。”

说到这个话题张文就想流汗，家里三个女人似乎在这方面表现的特别团结，就差没直说为了张家的香火你赶紧找个女人配种吧！

“呵呵，你不考虑，它得考虑吧！”

陈桂香没多说什么，只是突然伸出手朝张文的小弟弟上拍了一下。

张文顿时就感觉自己的小弟弟左右摇晃了一下，一种像触电一样的快感直接传到了脑神经里边，不由的全身一抖。想着隔壁的妈妈那迷人的容颜和娇好的身材，血液都快翻腾了起来。但还是理性的克制住后哭丧着说：“妈，你别把我当小孩子好不好。”

“好好，不当就不当。”

陈桂香见儿子急了，乐的笑了起来。不过随后用认真的语气说：“小文，你要是憋不住的话自己拿手撸。可千万别打喜儿的主意。”

张文被老妈这强悍的话弄得头有点疼，就算你知道这样能发泄但也不能这么直白吧！想了一下听说妈妈似乎以前对喜儿不错，为什么现在却对她冷着个脸，不由好奇的问：“妈，为什么说不打喜儿的主意。我看她长得也不错，为什么没人收养她？”

陈桂香苦笑了一下：“谁敢收养啊，一张嘴吃多少东西。还不定什么时候给你惹点事出来，再说了咱们这生闺女多男人少。谁家也不稀罕多一个女人在家还不能干活。”

“不至于吧！我看喜儿这么漂亮，就没看上的。”

张文转移着自己的思想，疑惑的问道。

陈桂香幽忧的叹了口气后，摸了摸喜儿的脸说：“还不是因为这孩子不吉利，一出生克死了一家人。这样晦气的克星谁都躲着走，咱时不时的给她口饭吃就行了。也管不了那么多。”

张文算是闹明白了，原来是迷信的思想的作弊。心里还那么这么漂亮一萝莉就算是个傻子，要是放在城里流浪的话不知道该有多少个怪叔叔带回去慢慢养成了，白浪费这么好个资源。真可惜啊。

“妈，要不咱收养她吧！”

张文试探性的问道。

陈桂香马上虎起了脸，语气不好的说：“不行，你刚回家来。还没冲喜就弄这么一丧门的家伙进来，这要是坏了你的命就不好了。到时候你有个闪失我没脸面去见张家的祖宗。”

“可是妈，她真的很可怜！”

张文用有些哀求的语气说道。

“我也知道她可怜，但她命硬。咱们家不能要，你要女人的话妈给你找去。保证漂亮而且还听话，你就别多想了。她这样一个傻子，说不好听点的生娃没准还生个和她一样的。到时候还不是遭罪吗？”

陈桂香斩钉截铁的说道。

“哎，妈！我挺喜欢喜儿的。”

张文不甘心的说道。

陈桂香冷哼了一声：“喜欢个屁，你不就是这玩意硬了没处使去了吗？还谈什么喜欢，把它弄软了你就没这心思了。”

说完居然伸出一只手，一把握住了儿子传宗接代的家伙后上下套弄起来。

“妈……”

滑嫩的小手，抽动的快感。张文被妈妈突然的举动吓坏了，好一会后反应过来惊讶的不敢动弹。

“别嚷嚷……妈给你弄出来。你也别再想这码子事了。”

陈桂香的语气明显有些颤抖了，没想到见到儿子的第一天。自己居然在帮他打飞机，握着手里的棍状东西。感觉到自己久未被滋润过的地带，似乎隐隐的有些湿了。

陈桂香似乎并没有多想什么，只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小手温柔的握住了儿子的命根子后，持续的套弄起来。虽然手法不太娴熟，但对于张文这样的处男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疯狂的刺激了，脑子里空白一片。反复的想这是自己的妈妈，这是自己的妈妈的手！柔软而又灼热的感觉烧得脑子一片空灵，突然一阵触电的感觉传遍全身，张文不禁整个身体都抽搐起来。

陈桂香也察觉到儿子已经到了爆发的顶点了，怕弄脏了被子赶紧伸出另一只手挡在了上边，随着一阵强有力的射击。张文感觉自己的肌肉绷的特别的紧，快感冲击着中枢神经后，虚脱感传来。知道自己已经把精华全部喷洒在了妈妈的手上。

陈桂香又套弄了几下，确定儿子已经发泄好了以后。这才拿起自己的枕巾，默默的擦着手上那充满了刺激性异味的东西，口气平静的说：“好了小文，这样就不想了吧。明天让小丹带你到处看看，你就别想喜儿的事了。”

张文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空气中弥漫着自己精华的味道。已经逐渐的适应了黑暗的眼睛似乎隐约能看见妈妈脸上那难以遮掩的难为情，自己居然在妈妈的手上射了一次。张文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罪恶的快感，如果自己不是没经验的，多希望这种强烈的感觉能多持续一会。不过听着陈桂香接下来的话他也无语了。

陈桂香默默的擦完手后，见张文没有说话。以为他是因为自己的话不开心，叹了口气后躺在了张文的隔壁，幽幽的说：“小文，不是妈狠心。我也挺同情喜儿的，但你说咱们家总不能养这么一个傻子吧。再者你要是和她睡了以后生个一样的傻娃子，到时候怎么办？”

张文知道今晚是没办法说服她的，不过发泄完后对于挽留喜儿的事却没去多说什么了。只是脑子里混乱的一片，从踏进这个家开始的一切都变得是那么的荒唐。脑子不禁有些疼了：“妈，我现在很乱。”

陈桂香知道儿子是因为什么心乱，黑暗里脸红了一下后。又恢复了平稳的口气说：“你别多想了，妈这样也是在帮你而已。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想成是自己撸了一次就行了，区别也不大。”

张文心想这能是一样的吗？区别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妈妈的小手握住自己命根子的时候那种强烈的感觉可不是自己弄的时候能比的。黑暗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还是很热，甚至是滚烫。但也不敢去做出出格的事，只是心还有些芥蒂。

“妈，咱们这样是不对的！”

张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义正严辞的说道。不过有点当了婊ZI还离牌坊的嫌疑，整个过程自己都在享受，半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

陈桂香这时候才感觉自己刚才有些冲动了，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强撑下去了，想一会后，声音低低的说：“小文，这事你可谁都不能说。”

“肯定不会的！”

张文慌忙答应道，只是妈妈说话的时候朝自己这边挪了一下，似乎还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臂。皮肤好滑啊！

陈桂香见儿子确实心里很乱，想了一会后，再往张文这边挪了一些，几乎都快钻进了张文的被窝里。伸出一只小手慢慢的抚上了儿子的脸后，满是慈爱的说：“小文，我知道刚才吓到你了。不过你别多想，妈这也是为了你好。”

张文默默无语了，虽然眼前妈妈的身体很有诱惑。但她对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没见面而淡漠，相反好像自己想的有些多了而已。但是想想第一天见面她就给自己打飞机，多少还是有些汗颜。

“妈，你有什么愿望没有？”

尽管张文很想让自己淡定下来，但是妈妈的呼吸似乎都打到了自己脸上了。感觉两人的脸离的很近，似乎一个伸手就能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但张文还是赶紧克制一下后，面朝天转移话题的问道。

陈桂香见状也是松了一口气，稍微想了一会后，用有些轻快，憧憬的语气说：“我的愿望啊，那就是赶紧抱上孙子。闺女始终是别人家的人，自己的儿子才是真的。你赶紧给我娶个媳妇生个娃，那妈做梦都能笑了。”

张文也早就料到了老妈会这样说的，不过听着她话里那种单纯的期待。也不忍心去打击，笑了一下后，用温情的语气说：“你放心吧，肯定有抱上的那一天。不过一个肯定是不够的，我要让你抱不过来。”

“看你这孩子能的！”

陈桂香听着儿子的话开心的笑了笑说：“这不过你回来以后打没打算干点啥，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妈可舍不得你出海还是种田，咱们家虽然没啥钱，但也不能让你回来就受罪。”

“妈，你放心吧！既然你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那这些事就让我来想就行了。”

张文似乎感觉自己长大了一些，面对着这个贫困的家心里就有种担当的责任感。

“好了！”

陈桂香突然语气压得特别的低，轻轻的凑到了张文的旁边后，小嘴凑在耳朵边慢慢的说：“你要实在看上喜儿的话，千万别让你姐姐她们知道。等有机会的话你带出去外边给她睡了，别在家里。”

“啊！”

张文没想到转移了话题后，妈妈居然会提出这样荒唐的提议。顿时就吃了一惊。转头一看，脑子里的火腾的又烧了上来，黑暗中妈妈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的明亮柔软，要命的是往下一看就能看见她胸前那对白兔的轮廓，尽管看得不仔细。但光这样的风景就能让人遐想连连了。

“小声点，别吵醒她们了。”

陈桂香慌忙的捂住了张文的嘴，听了听女儿们的呼吸还是那样的平缓。这才接着说：“你放心，妈经常给喜儿洗澡，知道她还是个稚。我怕在家里给她开苞不吉利，你出去外边玩一下。别闹出事就行了！”

睡到大中午后张文才打着哈欠，有些颓废的蹲在了井边刷牙洗脸。昨晚最后话题越讲越多，几乎已经没再去谈那些暧昧的事！虽然一开始很不自然，但还是和妈妈聊了很多自己在城里的生活。包括爸爸的死，以前生活的困窘。城市的冷漠，和别人轻蔑的眼光，母子俩的陌生感最后在陈桂香疼爱的眼泪里消除。聊到了天快亮的时候两人才迷迷糊糊的各自睡去，香甜的一觉。张文似乎还听见了远处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

第四章◆总是被调戏

“哥，这牙膏是什么味的？”

小丹穿着张文给的那件衣服，下边穿一条红色的短裤蹲在旁边，好奇的看着张文问道。虽然模样特别的古怪不协调，但却显得有一种俏皮的可爱。

“下次你试一下不就行了！”

张文漱完口后一边拿毛巾擦着脸一边问：“对了小丹，你们刷牙用什么刷的？”

“盐巴啊！”

小丹饶有兴趣的把牙膏拿在手里看着，虽然说不是没见过。但因为多年的生活习惯，她们也没去用这种比较方便的生活用品。

“恩，也不错！”

张文点了点头后将东西都收了起来，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后问：“怎么家里家剩你一个人在？其他人哪去了！”

小丹有些恋恋不舍的看着张文的大背包，或许在她孩子的眼光看起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百宝袋。新奇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听着哥哥的问话马上答道：“妈和姐姐上小姨家去了，听说是给你张罗媳妇！”

张文点了根烟后苦笑起来，这算什么啊。真的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反正折腾吧！到时候自己不干就行了，心里惦记着喜儿，不禁开口问：“那喜儿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没看见她？”

“谁知道一早疯哪去了。”

小丹似乎对她还是有些讨厌，皱了皱可爱的小脸后说道。

“那今天咱们上哪去？总不能在家呆一天吧！”

张文有些郁闷的问道，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还没信号。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总不能呆在院子里挖蚯蚓玩吧！

“妈让我领你到处看看。”

小丹突然从兜里摸出了两块钱，兴高采烈的说：“还给了我钱呢！呵呵，哥你要是不回来的话。妈连一块钱都舍不得给我。”

张文看着妹妹高兴的模样，心里酸了酸后。和她一起走了出来，边走边问：“那你打算用这两块钱买点什么？”

“我想想啊！”

小丹将门锁上后，一路上特别认真的想着。好一会后还犹犹豫豫的念叨着：“买点零食，那一会回家准得挨骂。村里那食杂店也没什么东西，买别的话又不太够。”

看着妹妹深思的模样，张文不禁笑了笑说：“那你不是没办法花这钱了？”

“本来就是嘛！”

小丹不乐意的嘟起了小嘴后说：“妈说这钱让我给你买些吃的，怕你吃不惯这的东西。”

乡间的小路弯曲而又陡峭，走在上边特别有放松的感觉。随便海边的风带着一种淡淡的咸味，但还是感觉特别的舒服。这里的树木杂草特别的丛密，口气也是十分的清新，没有了汽车的尾烟，城市的喧闹和紧张感。张文还真的想在这过上一辈子。

“小丹，你领我去那个什么陈伯的船屋那看一下吧！”

张文看妹妹还一脸的为难，马上就出口说道。毕竟自己兜里还有些钱，得先买点东西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才是真的，总不能省这一点吧！应该这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兜里那两千多块够买一堆东西了。

“恩！”

小丹点了点头后，小手慢慢的拉着张文的衣角悄悄的说：“哥，这两块钱给我买吃的好不好？”

“好好，我家小丹想吃什么都行。”

张文疼爱的笑了笑后，反牵住妹妹柔软的小手。在她的带领下慢慢绕过一片郁郁葱葱林子走到了一片海滩边。眼前的美景让张文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一忘无际的海水，似乎在边缘与遥远的地平线海天相接，一波一波的海浪慢慢的拍打在了沙滩上，哗哗的声音透露着自然的呼唤。

一片长长的沙石海滩就像黄金铺满了大地一样的闪闪发光，分外的迷人。比较破坏协调的是在沙滩上有不少比较破旧的鱼船，一个个黝黑的渔民正在辛勤的晒着网或是在做鱼干。显眼一点的是一个铁皮和木板混搭而成的船坞，看起来特别的大。还围着不少的人在那忙碌着。

张文心里觉得这样纯天然，而且还没什么污染的环境。应该是搭建一个个竹排的房子，摆上太阳伞后悠闲的躺在沙滩椅上晒太阳才对。光这清澈见底的海水就不是什么着名风景区所能相比的。

兄妹俩拉着手朝那船坞走去，一路上张文这个衣着光鲜的陌生人吸引了不少渔民好奇的眼光，一个看起来干干巴巴，黑黑瘦瘦的中年女人抬起头来。看了看两人牵着的手后，一脸暧昧的问：“小丹，这谁啊！杂现在就处上对象了，想快点嫁和兰婶说一声，我早给你张罗了。打算啥时候生娃子啊！”

说完放肆的笑了起来。

“去去，这是我哥！该干活干活去，没事瞎凑什么热闹。真三八。”

小丹一点都没给面子，也没讲什么礼貌。拉着张文的手后亲昵的靠近了一些，满脸得意的说道。

“张候明的儿子？”

那女人惊讶的问道。

“是又怎么了。”

小丹得意的杨起小巴后，在几人交头接耳的讨论中拉着张文继续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压低了声音说：“哥，你别理她。这三八和妈妈有点过结！”

“有过节？”

张文好奇的问道，一听这话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发觉她似乎也是不怀好意的看着自己，继续问：“妈和她怎么了？”

小丹坏坏的一笑后，娇俏的小脸突然变得有些阴狠的说：“爸走后，这里很多人都惦记着妈。都想上门来占便宜，她弟弟就更过分了。半夜爬咱们家墙头，结果被妈拿棍子从院子里打到了路上。要不是别人劝着估计能把他打死，不过他一条腿也废了，现在是个瘸子说不上媳妇。所以她家才记恨着咱们！”

张文心里喊打得好，不过也暗自想老妈还真强悍。看她那柔弱娇嫩的身材。居然能把一男人给打残废了。实在是偶像级的人物啊！这么说来妈这些年还真的是守着妇道，养大了姐妹俩。心里不由的开始有些崇拜了。

看着眼前这个破船坞，张文真的怀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建造。就这样的木片和铁丝绑起来，看起来像是被风一吹就会破倒一样。真是奇怪啊，想归想不过从门口倒是可以看见里边有点像是农村的食杂店一样的摆着不少花花绿绿的东西，两个老人正悠闲的坐在一起面对面的下着棋。其中一个就是张文上次来的时候那个打鱼的老人。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干瘦，不过花白的胡子看起来却是特别健康。

“陈伯，宝爷爷。”

小丹一下就跳了上去，朝两人甜甜的叫了一声。

“哟，丹丫头来了。”

陈伯抬起头来笑着应了一声后朝旁边的货物一指说：“买啥你自己看，今天是不是又买饼干啊。”

张文顺着他的手指一看，所谓的饼干也只是几片包在一起的小小的一包。估计就是五毛一块一包的那种，货物大多都是盆盆罐罐和一些肥皂什么的，并没有多少精美的东西。甚至有点比不上那些在夜市甩货的人那种档次，唯一能稍微称赞一些的就是品种还算可以，整个船坞大概四十平米左右。摆得密密麻麻的。钉子，铁线之类的也是应有尽有。

“大爷好啊！”

张文朝那个上次载自己过河，被妹妹叫宝爷爷的老人家笑着问好道。

“哟，是娃子啊。买东西来啦！”

老头抬起头后笑着说道。

“恩！”

张文笑着给他们俩都敬上烟后，看妹妹站在货柜前迷茫的样子。笑了笑说：“小丹，你自己看看要什么尽管拿！”

“挺贵的。”

船坞的货物价格都用烟壳纸写着，小丹眼里老是闪过精光。但一看价格又愁眉苦脸起来。

“你拿吧，哥这有钱。”

张文说了一声后朝陈伯问：“陈伯，你这去外边能拉些砖头什么的吧？”

陈伯笑着点了点头说：“能拉些，不过这东西上了岸还得让人用板车拉。算起来钱不少呢！娃子，看你的样子是想给盖新房子咯，真有孝心啊。”

“恩，回来了总归得让她们过上好日子。”

张文笑笑点了点头，一脸疼爱的看着兴高采烈的妹妹。

“行，刚好宝子就是在这一代给人盖房子的。你要是相信的话让他去盖就行了，咱都是乡亲的。肯定不会坑你。”

陈伯笑了笑后说道。

“恩，那具体怎么样咱们先谈一下吧。打扰二老下棋了。”

张文换上了一副认真的样子，打算就价钱什么的都谈一下。陈伯两人也是点了点头后站了起来。相对于封闭的渔民来说，一直来回跑的陈伯倒也是思想不算古板。三人坐在一起谈了好一会又算了好一会。

忙活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价格便宜的张文都想哭了，按宝爷爷说自己家后边那还有一大片的地。怎么盖随便选都可以。地基的话直接在海边就拉沙子了，剩的就是在外边运水泥和砖头这些东西的钱。尽管张文按在电视上看过的样子想盖一个好一点的，总的连院子两亩地，三个房子，一个客厅和一间浴室。这些算下来材料费加上陈伯的运费才两万。

真正便宜的是人工，宝大爷拍着说东西一到半个月保证盖完。瓦匠和木匠一人一天才三十，其他的力工一天十块还不用管饭。乱七八糟的一共下来三万多一点就可以就盖个十里八村最好的房子了。

“没算错吧！”

张文还是有些不相信的问道。

不过这话似乎听在宝大爷的耳里就变了味，他马上就赌咒起誓的说这价格绝对没多要张文的，他就在中间赚一点烟酒钱而已。而且还再三保证绝对盖的房子在这是最好的。能让你老张家长脸。

“恩，这样也行。”

张文这下才相信了真的三万块钱就能盖一个房子。虽说地是自己家的，但这造价也便宜得有些过分了。

“哥，你们谈好了吗？”

小丹几乎是蹦着过来的，满脸高兴的问道。看来这里确实有不少是她谗过的东西，今天张文一来把她给高兴坏了。

张文回头一看，妹妹也有些下不去手。买来买去就那些便宜的东西，而且连罐头什么的都不敢买，尽是一些几毛一块的东西。索性站起身后拉着她的手转起来说：“你啊你，叫你买东西你就不知道买点好的吗？”

说完飞速的从货架上把一件件看上的东西拿了下来，把小丹看得都目瞪口呆了。

张文这一冲动，结果拿的东西什么食物，新衣服，卫生巾都拿了最好的下来。还多拿了一箱子啤酒和一箱饮料，码得和小山一样。小丹在旁边看得胆战心惊，好一会后才小心翼翼的说：“哥，你发疯了吧！这些多贵啊，一会陈伯该生气了。”

“傻丫头，你就看看你还要什么吧！”

张文笑呵呵的说道。原来妹妹的误会自己没钱给啊！

陈伯今天碰了这么大一笔生意早就是眉笑眼开了，笑的拿着算盘一样样的算了起来。要知道平时来买东西的人能买个十块二十块的都算是少见，现在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简直就和财神爷上门没区别。

乱七八糟的算了下来后，一共是五百三十二块钱。这样的一个数字把小丹的舌头吓得都伸了出来，张文则是淡淡的一笑后拿出六百块钱递了过去。等陈伯找好钱后一看那些东西又有些为难，虽然不算太多。但兄妹俩绝对是带不走的。

一旁的宝大爷马上明白了，不知道去谁家借来了一辆板车后把东西都码了上去。执意要帮张文送回去！

“娃子，你啥时候去买料啊。”

半路上的时候宝大爷已经迫不及待的问了起来。如果包了这活的话盖完房子后他起码自己能剩个一千块钱，要知道这一千对于这个闭塞的鱼村来说已经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可以买点小酒，美美的割上几斤肉。给自己孙子买新衣服。

“过两天吧，到时候我也回去市里一趟。”

张文想了想后说道，市里的房子还得回去处理一下。自己那些家当和东西都得好好的整理，这才能放下心在这过日子。

“恩，你放心。到时候我这老家伙绝对会把事办利索的。”

宝大爷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线。

小丹早已经是谗得等不了，一边走一边拿着真空包装的猪角啃了起来。低着头几乎就沉浸在眼前的美味里边，小嘴周围都弄得油腻腻的一片，但她一点都没在意。

走着走着，张文突然看见了路边有个人在挖坑。旁边的一张板车上一些鱼内脏和死鱼堆了满满的一车，上边一圈圈的虫子和苍蝇飞来飞去的。发出了一股呛鼻子的恶臭。张文马上有一种反胃的感觉，慌忙掐上了鼻子，但一看小妹和老头似乎一点都不在意，马上好奇的问：“他这是在干什么啊。”

宝大爷随口就说：“在埋死鱼呢。”

“哥，你这就不懂了吧！”

小丹在旁边笑着说，不过一张嘴一块肉掉了下来。小脸上马上就有些心疼了。

“怎么回事？”

张文继续追问道。

宝大爷看了看张文后，语气平常的说：“咱们这出去打鱼的，有时候打完回来卖不出去或是死了的。碰上天气不好一天就臭了，能做鱼干的都有人买。不能做的就只能趁新鲜吃了，还有一些鱼太小了没人要只能放着。臭了的话怕生瘟就得找个地方埋掉。”

“恩，做鱼干的话就得把肠子都掏出来。这些也不能吃就得丢了，有时候村里人也上外边卖鱼干去。所以肠子也就有不少要丢的。”

小丹接着说道，顺手一指说：“你看那，都是新埋下去的。”

张文顺着一看，左边的泥地上有不少像是新挖的坑和一些已经埋上的坑。似乎还有不少苍蝇在那不舍的飞来飞去。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灵光。

回家以后，让小丹帮宝大爷一起搬东西。张文却是满脑子兴奋的跑大了炕上，搬来桌子后摊开本子写了起来。刚才那随意的一幕让张文脑子里闪出了一个计划，或许说是一种知觉般的觉得这里边有赚头。

鱼村的人既然有那么多的鱼内脏，还有一些卖不出去的鱼需要处理。这样又没有冰箱什么的，那浪费掉的数目一定很多。如果在这建个养鸡场的话肯定有搞头，鸡是吃这些杂乱的东西。而且到处都有不少的虫子蛤蟆之类的，只要防备好蛇和黄鼠狼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张文越想脑子越兴奋，笔也写得飞快了。城里有什么家养土家，三黄鸡之类的。别说肉了，就连蛋都卖得特别贵。现在人都喜欢吃个新奇和新鲜的东西。健康，天然这些宣传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些思想。如果把鸡定义为海鲜鸡的话，绝对有搞头。

“哥，你写什么呢？”

小丹搬完东西后，已经迫不及待的把自己谗了很久的东西一一的搬到了炕上堆成一小堆，好奇的看着张文下笔如飞的写着规划。

“乖，先去一边玩！哥有正事。”

张文一脸的认真，头也不抬的说道。小丹这次没有调皮，乖乖的坐在一边后拿起饼干吃了起来。

“哈哈，我真是他妈的天才。”

一口气写了四页纸后，张文忍不住心里的高兴。把笔一丢大喊道，顿时就把旁边的妹妹吓了一跳。

“哥，你鬼叫个头啊。吓死我了！”

小丹被喉咙里的饼干呛到了，马上咳嗽起来。不满的白了张文一眼。

“呵呵，我太高兴了！”

张文笑呵呵的点了根烟后从啤酒箱里拿来了一罐起开，一口气干下去大半口后问：“小丹，我问你个事！你认真的回答我。”

“恩！”

见张文一脸的严肃，小丹感觉自己似乎成了大人一样。高兴的点了点头。

“这附近埋鱼内脏和死鱼的村民多吗？如果咱们想和他们买的话多少钱能买来一斤？”

张文正色的问道。

没想到妹妹一听有些呆了，想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张文。好一会后才说：“哥，你没病吧！那东西人丢都来不及，谁会去买啊！”

“别打断，你照实回答就行了。”

张文一脸严肃的说道。

“这样啊！”

小丹低头想了想后说：“我想应该不用钱吧。不过有的人埋在自家的院子里肥田倒是真的，真要买的话！我估计一毛钱十斤人都会疯了一样的往这送。”

“一毛钱十斤。”

张文眼睛一亮，脑子里反复的计算着。好一会后大笑起来：“哈哈，这次我可发了。”

“哥，你没事吧！”

小丹见哥哥突然像疯了一样，小心翼翼的问道。

“没事，没事！”

张文笑得都快喘不过来气了，从兜里拿出一百块钱递了过去说：“谁家有鸡去买一只来，再割点肉晚上咱们好好吃一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小丹眼珠子都被这张红色的钞票吸引了过去，要知道家里可是挺久没出现过这样的票面了。尽管她还小，但知道一百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想着香喷喷的肉有些谗，但马上劝了起来：“哥，你今天花了那么多了。不能再这样花，不然的话妈回来了该骂人。”

张文见调皮的妹妹居然说出这样懂事的话来，顿时就心生怜爱。温柔的摸着她的头说：“没事的，你尽管去吧！妈什么都不会说。”

“真的？”

小丹还是有些害怕的问道，看来陈桂香在她们心里确实很强悍。

“恩，去吧！”

张文笑着拍了拍她的小屁股。

“哥哥万岁……”

小丹欢呼一声后就朝外边跑去。

张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拍了妹妹的小屁股，看着她一绷一跳就摇摆起来的小香臀。不禁拿起手在鼻子边闻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的关系，一闻似乎还有一点点香味。拿起烟点了一根后，心里又开始规划起来。

眼见过去了快半个小时妹妹还没回来，张文在炕上坐得有些不耐烦了。奶奶的连个电视都没得看，什么鸡巴玩意啊。想到这脑子就一阵疼，不过马上又是一亮。既然这没有办法牵有线电视，那等自己回来的时候买上一套最好的大锅。没准还能接不少的节目，对。就这么办，到时候再把那个破电视卖了，换一个大彩电。

想到这不禁左右看了起来，心里默默的记着该买的东西。这时候突然门口有响声，张文只当是妹妹回来了也没在意。继续想着自己的事！

“哪来这么多东西。”

张少琳走进门后，看着地上堆积的东西惊讶的喊道。

“买的呗，谁也不能送是吧！”

张文心不在焉的说道。

“这，你买这些干什么。多浪费钱啊！”

张少琳看着弟弟爱理不理的模样，顿时就有些生气。再蹲来翻看，尽管有一些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还是有些心疼。

“姐，以后钱的事你们别管了。有我呢！”

张文正想显示一下男子气概的时候，一回头突然镇住了。姐姐蹲在了地上，宽大的领口顿时就敞开了，居高临下的可以看见里边那迷人的风光。尽管她带着，但一对酥乳积压出来的那条沟却是十分的漂亮。白花花的半个肉球让人有种想上去握住她们的冲动。

“别一副大人的口气，一会妈来了该说了！真是的，这都什么啊！你怎么连这些都买。”

张少琳继续心疼的嘀咕道，看着手上的头饰和发卡尽管心里很喜欢，但还是忍不住嘀咕道。

张文瞪大了眼珠说不出来话，张少琳奇怪的抬起头一看弟弟的视线全集中在自己的胸口。哪会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眼珠子一转后。站起身来走到了张文的面前，一脸妩媚的说：“好弟弟，你没看过女人的身体吗？”

“谁说没有的。”

见被姐姐发现了。张文马上就不好意思起来，不过还是嘴硬的说道。

“哦，那你是看过咯！”

张少琳奸奸的一笑，坐到了张文的旁边后。一手搂过弟弟的肩膀嬉笑着问：“那你说说是姐姐的身材好呢，还是别人的身材好。”

“你的好行了吧！”

张文马上投降了，姐姐的酥胸压着自己的手臂，感觉好软，好有弹性啊。禁不住有点遐想连连了。

“怎么说得这样勉强啊！”

张少琳咯咯的一笑后，凑到弟弟的耳边，吐气如兰的说：“那你想不想看啊。”

女性特有的体香伴随着火热的呼吸让张文感觉耳朵一痒，身体也不由的绷紧了一下。赶紧躲了开来后说：“得了，我不想看。麻烦你庄重点好不好！”

“呵呵，还和姐装文化呢。”

张少琳掩嘴一笑后，看着墙边的啤酒饮料，罐头和其他的包装食品。也是有些向往，不过马上又是皱着眉头说：“小文，你买这些干什么。现在又不是过节，多浪费啊。”

张文正了正嗓子后，一脸关心的说：“姐，我保证我回来以后咱们家天天比过节还强。”

“小文，我倒是觉得你说的好听。不过你钱得省着点花，这些东西以后能不买就不买知道吗？”

张少琳嘀咕道。

“好，对了！妈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啊？”

张文这时候才想起娇艳动人的妈妈，忍不住问道。

“你现在又不吃奶，那么紧张干什么。”

张少琳忍不住拆开了纸箱后拿出一瓶可乐走到了张文的旁边说：“妈今天要在小姨那住一晚上，让我先回来照顾你。小姨说是有个姑娘满不错的！约好了明天带妈去看看。”

“靠，真来啊！”

张文马上惊讶的问道。

张少琳起开可乐，痛快的喝了一口后脸上满是舒服的表情说：“那怎么了，你都十七了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就放心吧，妈看上的女孩子肯定不差的。”

“姐，那起码得让我自己看过才能行吧！”

张文苦着脸说道。这年头居然还有包办婚姻的事，自己这是回家了。还是他妈的穿越回了旧社会。

“这我不管，反正到时候你娶了就行了。别的没你什么事，你负责把她肚子搞大就行了。”

张少琳大概是谗久的关系，没几口就把可乐给喝没了。现在正舒服的打着气嗝。

“不行。”

张文一听这话冷汗直冒啊，这不等于说自己除了那些白色的蝌蚪外其他的都不重要吗？马上跳了起来，试想一下要是给自己找个看起来像是鬼一样，实际上比鬼还可怕的女人那还了得。

“你和妈说去！”

张少琳一副不关我的事的样子。

张文这下总算知道了老妈真不是在开玩笑，脑子里马上有了想跑的想法。不过跑哪去啊，自己的亲人都在这了。好一会后，忍不住问：“姐，那个。那什么咱们家还有什么亲戚在？”

“深一点的，小姨一个。大姑死了，二姑貌似去年也死了。大伯也挂了，我想想啊。好像还有一些亲戚。不怎么来往！”

张少琳认真的数了起来：“那爸这边就剩一个小叔了，不过他身体不好是个药罐子。妈那边还有舅舅和小姨，不过咱们家不怎么和舅舅来往。”

张文心想和他们连面都没见过，这哪躲去啊。还没想好的时候，院子的门被打开了。从窗户一看，一个脏兮兮的小身影跑了进来，嘴里似乎还念着什么。不用说肯定是喜儿了。

“这个傻子！”

张少琳一看就皱起了眉：“到哪疯了一天。怎么现在还来啊！”

“姐，你别生气了。”

张文赶紧说道。

张少琳脸都有些虎了起来：“能不生气吗？难得家里买了这么多好东西。一会她要偷吃的话怎么办，不行。我得把她撵出去！”

说完就要站起身。

张文赶紧一把将她拉住后，恳求说：“姐，别赶她走了。我挺喜欢她的！”

张少琳回过头来，仔细的看了张文几眼后，冷笑了几下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你要高兴的话妈能给你找个比她漂亮的话。像喜儿这样的，我可不想她老来家里。”

张文这下再也憋不住了，猛的一拍桌子跳起来吼道：“够了，从回来开始你们就管这管那的。管个屁啊，女人乖乖在家做你的饭生你的孩子。罗里八嗦的！”

张少琳被弟弟突然的这一吼弄得有些蒙了，整个人呆在原地。张文猛的喊完才有些后悔，毕竟怎么说一个是外人，一个是自己的亲姐姐。自己怎么就那么没分寸呢。

看着姐姐错愕的样子，刚想道歉的时候没想到张少琳突然眼里闪起了小星星。一下就抱过张文笑了起来：“对嘛小文！这样才像个男人，一天到晚看你那副斯文相我都觉得难受。说话低低沉沉的不好，像刚才那样才有男人味。”

姐姐说话的时候一蹦一跳的，圆润的酥乳也挤在了自己的胸膛上。张文先是舒服的感受了一下后却有些哭笑不得，原来姐姐喜欢粗鲁类型的。自己骂了她，她倒是高兴起来了。这爱好也太特殊了吧！

“小文，你说得对。姐现在不多说你什么了。”

张少琳满脸笑意的将弟弟推开后，按着张文的肩膀说：“不过你自己去说服妈和小妹吧！只要你乐意的话，喜儿在家呆着我也没意见了。”

“爹爹……”

张文刚想说话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巴和草屑的喜儿就跑了进来，亲热的叫了一声。

“你怎么又弄了一身啊！”

张文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一细想让她一天到晚的到处跑也不是个事啊，一天两天自己受得了。难保日子长了不会像姐姐她们一样心生反感。

“爹爹……”

喜儿叫着就想过来抱张文。张少琳眼疾手快的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后说：“小文，你先坐着。我带她去洗一下！”

“好。”

张文马上点头说道，脑子里却是开始盘算起喜儿的事来。说服妈妈和小丹是一回事，让她以后能安分点却有点难办的感觉。

尽管姐妹俩都是古灵精怪，光说话都能让张文的脑袋爆炸。但到底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手利索的家务活。张文还没来得及多想的时候，炕桌摆好。一盆香喷喷的炖小鸡和几盘精致的小菜就摆了上来。

第五章◆销魂的摸

可口的菜香马上飘散出来，张少琳强忍着心里的谗虫，将窗户打开后朝张文说：“你们先吃着，我去给喜儿洗个澡。这家伙，又弄得一身都是泥巴，刚才还不老实！没洗干净。”

“姐，你别管她了！咱们自己吃就行了。”

小丹还是对喜儿有些成见，马上就有些不乐意的说道。

张少琳笑了笑后说：“没事，看你那小肚子总不能全吃光了一点都不给我留吧！一会就好了，你们自己吃吧。”

张文也没去说什么，只是嘱咐道：“姐，你快点。”

“知道了！”

张少琳说着收拾起换洗的衣服和毛巾来。犹豫了一会后，顺手拿起张文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这才走了出去。

“真是的，能给她洗就不错了。干嘛还要浪费这些东西啊。”

小丹在旁边看着姐姐还拿了香皂和自己的衣服，顿时就有些不乐意的嘀咕起来。

张文赶紧打圆场，劝慰说：“好了小丹，这些她先用就用了。等哥哥回来的时候给你买新衣服穿怎么样？”

“哼，我就是不喜欢她！”

小丹不买帐的说道，感觉有那么点争宠的意思。

张文无奈的摇了摇头后，夹了块鸡腿放到了她的碗里。起身拿来了啤酒和可乐，起开后喝了一口。天气太热了，啤酒不冻喝着都难受。但这破地方连个电视都没有，哪来的冰箱啊！

小丹也接过可乐喝了起来，不过她倒是一点都不介意。有得喝已经算不错了，甜甜的味道把她心里的醋意冲散了一些，舒服的喝了一口后，砸吧着嘴说：“哥，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喜欢她哪一点，好姑娘不有的是吗？”

张文可不想让妹妹也加入妈妈的阵营一起来给自己念经。立马就一脸正经的说：“小丹，喜儿再怎么样都是咱们家的亲戚，算起来也算是你的晚辈了。你怎么老是对她有偏见。”

小萝莉白了一眼，突然脸色变得有些坏坏的说：“妈说你就是起了色心，哪有那么多的事可以说啊。”

张文一听直冒汗，老妈怎么和她也能说这个。赶紧解释说：“我没想那么多，再说了喜儿那么小的孩子。我能对她有什么想法吗？”

“切！”

小丹不屑的说：“装正经，我都看见妈妈帮你撸那玩意了。还说你不是色狼。不就是看上了喜儿长得漂亮吗？再漂亮她都是一个小傻子。”

张文看着妹妹说话毫不避讳，甚至还有些洋洋得意的样子。心里真有一种想撞头死的冲动，那晚她明明一副睡得很死的样子，怎么就能看见。再说了屋里那么黑，自己都看不清她倒看清了。这什么世道啊。

“小妹，这事你可千万不能出去说啊！”

张文没办法，赶紧就叮嘱道。

小丹贼贼的一笑后，突然坐到了张文的隔壁。拉着他的手摇晃着撒娇道：“哥，人家哪都不会说的。”

张文马上警觉起来，这家里可没一个女人是乖宝宝。但看着妹妹那副娇滴滴的样子，一脸的纯真。又不禁想是不是自己想多了：“你真的能守得住嘴！”

“那是咯！”

小丹笑了笑后，突然说：“姐姐和我都看到了，你让我和谁说去。别人也对咱们家的事没兴趣。”

张文爆汗啊，自己还以为很隐蔽。没想到这两个家伙全知道了，估计她们不敢去和妈妈提这事。不过以后拿这当把柄的话自己不是完了。

小丹见哥哥一脸的震惊，嘻嘻一笑后说：“哥，反正你又没插进去。紧张什么！”

“插什么？”

张文脑子有点当机的问道。

小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鄙视了一眼后说：“还和我装正经呢，就是拿你那根玩意插进妈妈尿尿的地方。真当我不懂啊！”

“靠，你哪懂的那么多。”

张文这下正有点挂不住脸了，跳起来问道。

小丹神秘的一笑后，趴到张文的耳边说：“人家有时候就跑出去别人的墙根下偷看一会，早就什么都懂了。”

妹妹的话像有魔力一样的冲击着张文的脑子，耳边那淡淡的处子体香和漂亮的脸蛋。都让张文不由的有些，受不了啊！暖暖的呼吸一吹，顿时就觉得耳朵有点痒起来。

“小丹，你小小年纪的怎么尽不学好啊！”

张文不想让自己有过多的想法，马上板起脸来呵责道。尽管一进门她就比自己牛B，但好歹也要摆一下做哥哥的派头吧。

小丹有些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说：“去去去，人家都快十三了哪还小啊，再说了一天除了干活也没什么玩的。”

张文想想也是，这年纪的孩子要是在城里的话早就是读书的年纪了。哪会一天到晚没事做，心里不由的又有点发酸，有些好奇的问：“这不是说原来有个学校吗？怎么现在又没了？老师都哪去了！”

“老师啊，我倒知道！是上家村人，到外边读完了初中回来的。原本教的好好的，一嫁人后就在家里伺候男人了。哪有空管我们，再说了原本就赚不了几个钱。她婆家也闹意见！”

小丹想了一下后，有些向往的说道。

一个初中生当老师？张文还真有些吃惊。不过还是继续问：“赚不了几个钱？没工资吗？”

小丹像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哥哥，好一会后说：“哥，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哪来的工资，她那点钱都是这些村子里的人凑起来交到学校的。一个月五六十的，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

张文真的没办法想象一个月五十六的收入是怎么活过来的，脑子有点发热。想脱口而出自己去当老师好了，但一想又有些不太切合实际。于是问：“那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哥，你问这些干什么。”

小丹这回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问着玩呗！”

张文确实也没过多的想法，就是纯粹的好奇。或许对于很多城里人来说，这样的一个远离繁华的山村充满了很多能勾起兴趣的东西。

“好像怀上了吧！现在在家干活。”

小丹想了一会后答道。

“怀上了，哎！”

张文不由的叹了一口气，心想在这没准还能有一个能有共同语言的人。可惜都已经快当孩子的娘了。

“哥，那叹啥气啊！”

小丹疑惑的一问，突然眼珠子一转后，坏笑着说：“你是不是对别人的媳妇比较有兴趣啊？”

“少胡说了，我哪有这想法！”

张文板起了脸，貌似自己从来没占过上风的时候。郁闷了！

“没这想法你打听这干什么，我先告诉你吧！那女的长得也不怎么样。”

小丹奸奸的一笑后说道。

“得了，我也不和你探讨这个话题！”

张文有些郁闷的喝了一口啤酒，热乎乎的感觉太苦了！

小丹看着哥哥皱眉的表情，脑子一机灵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亲热的凑上前说：“哥，是不是这东西不凉喝了不舒服啊。”

“你也知道啊！”

张文看了看她后说。

小丹得意的点了点头：“人家虽然没喝过，但也听过好不好。这还不简单啊，想喝凉的也有！不过你得答应给我买新衣服，那喜儿老是换我的衣服。讨厌死了！”

“行，这有什么问题的！保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快告诉我怎么办！”

张文有些迫切的说道，毕竟在这样一个没什么娱乐设施的地方。郁闷的时候喝的啤酒还是温乎的让人有种想死的冲动！

“简单，跟我来！”

小丹神秘的一笑后，起身抱着四罐啤酒朝外边走去。张文也马上跟了上去！

张文怎么问妹妹也不说，一路居然走到了草棚的门口。张文一看底下露出的两双如玉美腿和哗哗的水声就知道姐姐正在给喜儿洗澡。心里不禁意淫起来里边绝好的风景，没来得及细想的时候小丹突然诡异的一笑后，回头看哥哥一脸的猪哥相，嬉笑着说：“哥，想不想看啊！”

“胡说什么呢！”

张文马上摆出了一张正经的脸色，顺手擦了擦嘴角的口水。眼角也离不开那两双时不时动一下的小脚上。

“咱们可是有正当理由的。”

小丹坏坏的一笑说道。眼里却是鄙视的看着哥哥裤裆中间渐渐的顶起来的帐篷。

张文顿时就有些尴尬，稍微的弯了弯腰！掩饰一下自己那本能的冲动后，刚想说什么草棚里姐姐似乎听到了两人的对话，问：“是小文吗？什么事啊？”

语气里一点慌乱或是害羞的意思都没有，小丹朝哥哥轻蔑的一笑后。抱着啤酒走到了小木门前喊：“姐，你开开门！哥要把饮料放井里凉一下。”

“好！”

话音刚落，顶着一头湿润秀发的张少琳就走到了木门前。伸手拿过妹妹手上的饮料后，美眼一抬见弟弟一脸镇静的看着自己，妩媚的一笑后说：“小文，是不是想看个仔细啊！那就进来呗，姐也不计较。”

“我先进屋了。”

张文被调戏得逃一样的跑了，尽管有个木门挡着。看起来姐姐就露出了脑袋，但那块木门也太破了，从间隙里可以隐约的看见那洁白如玉的皮肤，甚至还有她香臀的一些些轮廓。尽管看不见关键的部位但对于张文来说还是能要人命的诱惑。

“小文，帮姐姐拿可乐过来。我也要喝凉的！”

身后响起了姐妹俩像有魔力一样的娇笑，或者是调笑声。

张文慌忙逃进了屋里，一坐上炕摸了摸自己的脸！滚烫滚烫的，心跳不争气的加快。颤抖着手摸出一根烟点了起来，脑子里尽是刚才木缝里那洁白的娇体和姐姐满脸的妩媚，禁不住有些想入非非了。

“哥，你怎么那么没用啊！那么好的机会你都放过了。”

小丹随后跟了进来，一脸奸计得逞的笑容。看起来就像是个诱惑人堕落的小魔女一样。

“靠，你刚才自己去就行了。干嘛还拉上我啊！”

张文倒不是生气，骂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

“嘻嘻，你都看爽了。何必发火呢！”

小丹轻轻的一笑后，又凑到了张文跟前，勾引一样的说：“姐姐说她要拿可乐，要不你给她拿去吧！”

“你去！”

张文这次绝对是斩钉截铁的。但心里却有点蠢蠢欲动。

“好人当不成啊，没办法咯。”

小丹咯咯的一笑后，迅速的拿起几罐可乐跑了出去。

看着妹妹的背影。张文不禁想要给她安上一条尾巴和两个尖角的话简直就是一个恶魔了，长了一张天真可爱的漂亮脸蛋。怎么思想就那么邪恶呢，看来自己也得与时具进了，不然的话在家里还混不混得下去了。谁都能把自己吃得死死的！

纳闷的坐着，慢慢的吃了一点菜。脑子里挥之不去的还是姐姐那张满是水珠的迷人脸蛋，还有那勾人邪火的完美身材。现在不禁有些后悔，自己装个鸡毛的纯洁啊。反正都是姐弟，看看又不会死。想想都活了那么多年还没看过女人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心里不禁就有种特别失败的感觉。

小丹和姐姐笑着将张文调侃了一会后，蹦蹦跳跳的跑了回来。一看哥哥坐在炕上一副神游九天的模样，呆呆的，傻傻的！不禁又起了调戏的心思，笑呵呵的上炕挪到了张文旁边，一脸可爱的说：“哥哥，晚上你想怎么睡啊。”

“躺着睡！”

张文猛的回过神来，一看妹妹这副模样。心里一惊知道准没好事，语气有些不善的说道。

“哥，其实人家也满想小姨的，要不晚上我和姐姐去那陪妈妈吧！”

小丹一脸真诚的说道，只不过漂亮的眼珠里却有一点点狡猾的味道。

她们去别的地方睡，那喜儿不就留了下来。那自己不是就有空间可以好好看看女人的身体，甚至还可以把小萝莉开苞了。听着妹妹的话，张文脑子里不由的兴奋起来，但一看她脸里闪过奸奸的光芒。马上意识到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不行，天都黑了你们还去哪！就在这呆着，要是出点事的话那让我怎么和妈妈交代。”

张文一脸认真的是呵责道。

“哥！”

小丹露出了感动的神色轻唤了一声，就在张文得意的时候她突然换了一种鄙视的眼神说：“先把你的口水擦干净了再说。”

“啊！”

张文伸手一摸，这才发现自己的口水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来了，顿时就有种丢脸丢到家的感觉。

张文可不想再和妹妹再这些又暧昧又让人崩溃的话题了，索性就闭上嘴。默默的吃东西，默默的喝啤酒！不过小丹可不想放过他，貌似现在她对于逗这个自己得叫他哥哥的大男孩很有兴趣。

“哥，人家想吃那块鸡肉！”

小丹微微一笑后，给张文飞了个媚眼，勾引似的慢慢轻启珠口。吐出了红润小巧的，期待的看着张文。

“靠，你小孩啊！”

张文心里一阵的荡漾，妹妹原本嫣红的嘴唇上现在泛着一层薄薄的油光，显得分外的光润迷人。小巧的舌头一跳一跳的，让人有种想将她擒住后肆意品尝的滋味。

“人家要嘛！”

小丹一副委屈的模样，声音既嗲又娇。说完又是一脸妩媚的张开了小嘴看着张文。

张文可不想再受这种折磨了，慌忙夹起一块鸡肉。塞进了妹妹的小嘴里边，小丹这才满意的笑了笑后咀嚼起来。看着她动来动去的小嘴，和诱惑似偶尔伸出的小舌头，张文真有种忍不住想扑上去的冲动。

“干嘛呢！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就在张文胡思乱想的时候，张少琳走了进来一看弟弟满脸的色相。娇笑着问道。

张文抬眼一看，鼻血都快喷出去了。这，这也太不把自己当男人看了。姐姐只穿着PAT和贴身的小裤头，清秀的香肩，结实而又平坦的小腹，纤细秀长的美腿在布满水珠的皮肤包裹下格外的妖娆。一头长发湿漉漉的随意披散，更增添了一种迷人的妩媚。

张文没办法挪开自己的眼睛，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了。细细一看，不禁脑浆都翻腾起来。姐姐的PAR是已经有些旧白的那种肉色，包裹着那对酥乳中间积压出来的。让人特别想把头埋进去享受它的柔软，裤头是比较薄的白色，虽然看起来和她成熟的曲线不太协调，但最要命的是可以隐隐看见那三角地带上一丝丝的黑。

“小文，看傻了啊。姐姐身材是不是不错啊！”

张少琳见弟弟眼睛盯在自己身上都快冒火了，没半点害羞的觉悟。反而是凑上前去，拿起张文的筷子夹了口菜后边吃边妩媚的说道。还朝张文满是诱惑的眨了眨眼。

“姐，你怎么穿这样就出来了！喜儿呢。”

张文一脸苦相的说道，赶紧别过头去不看这让人冲动的一幕。

张少琳一点都没在意，笑的拿起张文的啤酒喝了一口后，有些皱眉的说：“太苦了，我还以为这东西有多好喝呢。”

“姐，你衣服呢！”

小丹也是疑惑的问道。

张少琳摇了摇头后，苦笑着说：“还不是喜儿闹的，扑腾着把那些衣服和给她换的衣服都弄湿了。我没办法才穿这些，我就纳闷了！老妈给她洗澡的时候她那么乖，怎么我给她洗她就野起来了。”

小丹一听有些气气的说：“哦，那还给她再拿我的衣服啊，那我就没得换了。不行，让她在外边冻一会。这小傻子太气人了！”

“好了，一会冻感冒有人会心疼的。”

张少琳温柔的一笑，眼光却是若有所指的看着张文。

张文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又悄悄的看了看姐姐迷人的身体后。这才朝妹妹说：“小丹，你就再给她拿一身衣服吧。”

“哪还有了！”

小丹整个人跳了起来后，气乎乎的说：“我就三套衣服，自己穿一套。昨天洗了一套还没干，就剩这一套了！一会我洗澡还没得换呢。”

“恩，小妹你别生气了。”

张少琳看着妹妹气乎乎的样子，马上安慰道。

张文一听这情况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以往的感觉只要是女孩子衣服都是一堆一堆的。何况是在妹妹这个年纪的，没想到她才这三套衣服可以换着穿。顿时就有些心疼的说：“好了小丹，是哥不对。你别生气了，等我出去的时候给你买新衣服好不好。”

小丹尽管眼里闪过了一丝亮光，但还是一副生气的模样。委屈的憋着嘴坐了下来后，没好气的朝张文说：“就让她在外边冻一会，谁有衣服谁给。我是没有！”

张文只能求助的看着姐姐，张少琳无奈的点了点头后。有些心疼的从柜子翻出自己的衣服，虽然大了一些，但也是能穿的。刚想往外走的时候。喜儿突然傻笑着大喊：“爹爹……”

跑了进来。

张文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这称呼就觉得心里有种隐隐的快感，不过马上意识到。她不是没衣服穿吗？怎么跑进来的，转头一看。门口的喜儿已经光着脚跑了进来。吐血三尺，精尽人亡，硬得爆炸。

喜儿的头发都没还擦，全身上下没有半点衣物的遮盖。张文不禁看得眼睛都直了，微微有点发育迹象的小，上边的两颗樱桃小小的，粉红的特别可爱。腰细得像是稍微一打就能打断一样，不过剩在光润平实，最迷人的三角地带上，一根体毛都没有，微微鼓起的丘陵上，似乎有一条粉红色的小肉缝。

更要命的是她可爱的小脸上满是高兴的笑容，直接就爬上炕后。撒娇一样的坐到了张文的怀里，奶声奶声的喊了起来：“……爹爹……喜儿，……冷。”

小萝莉圆润的香臀直接就坐在了张文的命根子上，张文不禁脑子都了。再看看她那平板的小身材上两颗点缀一样的迷人樱桃，不由的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没来得及吃豆腐的时候，小丹突然生气的将喜儿推了一下吼道：“小傻子，刚洗完你怎么踩一脚泥巴就上来了。还把我哥的裤子弄脏了！”

这一推喜儿马上摔到了炕上，张少琳慌忙上前将妹妹劝住后。一看张文的样子，不禁扑哧一乐：“小文，你的形象可真伟大啊！”

张文这才回过神来，一看喜儿的脚上都是泥巴和沙土。自己裤裆中间被蹭得全是黄黄的泥吧。有那么点，偷拉屎的意思。马上不好有些哭笑不得的说：“这怎么了，又不是真拉了！有什么可笑的。”

“呵呵，这个倒不可笑！只不过是某人就看这么一眼，冲动得很呐。”

张少琳轻佻的一笑后，伸手去拉还坐在炕上有些茫然的喜儿说：“来，跟我去洗洗脚，不然的话你爹爹一会就不要你了。”

“洗……洗……”

喜儿一听这话，慌忙的站起身来跟着张少琳走了，一扭一扭的步伐让她的小香臀更加的迷人。

看她们走出门后，小丹这才满是不爽的骂了起来：“什么东西啊，这是我家！还那么嚣张。”

说完拿起毛巾就要擦炕上残留的泥土，一抬眼看哥哥的眼睛都直了，不用说就知道是在看什么。马上语气有些不善的吼道：“还看，装什么正经！跟上去把她干了就行。”

张文一听妹妹这气话头上有些冒汗，还真TM的血脉相连啊，居然一下就说出了自己的遐想。知己啊，不过看着裤子上的泥吧，小心翼翼的把背包拿过来一翻。昨天洗的衣服还没干，现在都是一些长裤子。根本没得换，不由的有些苦起脸来。

小丹收拾完后气气的把毛巾往地下一扔，转头一看哥哥满脸的愁云，再看看放在炕上的衣服裤子。大概也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语气还是有些不好的说：“还有什么害臊的，把裤子脱了就行。一会我给你洗。”

“这！”

张文想脱吧，但是自己的命根子硬成那样，实在太丢人了。

“这什么这，赶紧的。我刚擦完的你别又弄脏了，还装什么纯啊。都硬成那样了，穿着裤子也看得出来。”

小丹直接的说道，不过语气稍微好转了一些。带着戏弄的成分。

张文脸红了红后，这才慢慢的把短裤脱了下来。就剩一个顶着帐篷的小裤头穿在身上，索性把上衣一脱后，见妹妹的眼睛盯着自己下边。不由本能的一挡后说：“看什么看！没看过啊。”

“嘻嘻，哥你还真说对了。人家就是没看过嘛，你给我看看怎么样？”

小丹色的一笑后，朝张文可怜巴巴的说道。

张文脑袋上汗水直流啊，妹妹这一手到底是和谁学的。居然能把这样勾人的话说得这样正经，都被调戏了几天，顿时就有种快爆走的感觉了。虎着脸喝道：“小丹，你能不能像个女孩子啊。说话的时候正经一点行不行？”

小丹似乎一点都不害怕，嘻嘻一笑后朝张文眨了眨眼说：“哥哥，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时候正经。动作上随便吗？”

看着妹妹这副无辜的表情，张文承认自己败了，败得彻底。无语的摇了摇头后苦笑着说：“大姐，算我没说还不行吗？你爱怎么样，随便！”

小丹得意的笑了笑，圆溜溜的大眼珠在张文身上扫视了一圈后。突然伸出手来摸着张文的肚子说：“哥，我听说城里人一般都是肥头大耳。一个个胖胖的，怎么就你看起来没几斤肉啊！”

妹妹滑嫩的小手摸过皮肤的感觉，让张文不禁打了个颤。要命的是她的手放在了肚脐那，张文甚至想开口让她再往下一些。直接摸自己的命根子得了，但只是想想。现实的话可就不敢开口了。见妹妹天真的捏着自己的肚皮，又有些哭笑不得了。“哥，说话啊！为什么你这没什么肉！”

小丹眼里流过一丝狡猾的笑容后，突然将手伸到了张文的胸口。拉着乳晕上一根体毛狠狠的拔了一下。张文顿时疼的喊了一声，幸好小丹手不怎么巧。没拔出来，但只是这样一拉也是要了亲命。张文好一会后才缓过劲，一边心疼的揉着自己的胸口，一边狠狠的瞪着妹妹，咬牙切齿的说：“臭丫头，你找死啊！”

小丹看着哥哥凶狠的眼神，根本就不为所动。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用无辜的眼神看着张文说：“哥，你那么凶干什么。我只是稍微有那么点好奇心。觉得好玩而已。”

“我觉得你的小屁股好玩，给我抽几下怎么样。”

张文可不吃这套，胸口还有阵火辣辣的疼。这丫头还真舍得下手啊！小丹眼珠子一转后，突然表情有些天真的问：“哥，那你还疼吗？要不人家帮你揉揉！”

张文看她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想想自己都被调戏一晚上了。索性整个人往后一躺，头枕在了双手上边。点了点头说：“算你还有些良心，这次可不准乱来知道吗？”

“嘻嘻，知道了！你放心吧，人家保证你会舒服的！”

小丹呵呵一笑后，挪着小屁股坐到了张文旁边。眼里带着一丝调侃的看着张文。

张文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自己这一躺跨间的帐篷变得更加的明显。妹妹还时不时的用眼神扫过那，似乎有种无形的魔力在抚摸一样。赶紧闭上了眼睛压抑住自己似乎都快爆破的心脏。

小丹看哥哥都有些脸红了，脸上露出了调皮的笑容后，轻轻的伸出了柔若无骨的小手，按在了张文的胸口上轻轻的抚着圆圈，刚一接触的时候发觉哥哥的身体居然颤了一下，顿时觉得十分的有趣！动作越发的轻柔和仔细。

张文感受着妹妹的小手轻轻的接触着自己的胸口，偶尔调戏的按几下自己的R头时带来的那一丝丝让人快疯狂的麻痒快感，舒服得差点就想呻吟出来。不知不觉呼吸都有些粗重了！小丹敏感的察觉到哥哥的呼吸快了起来，偷笑一下后。突然伸出两根手指轻轻的夹住了哥哥的R头捏了几下，又轻柔的撩拨起来。看见跨间的帐篷似乎有力的跳动了几下，心里越发的觉得好玩！

在不知不觉中，张文感觉自己所有的理智似乎都要被抹杀掉了。脑子里纠结着，想一把冲起来将眼前这个粉雕玉琢的小萝莉推倒。但一想她是自己的妹妹又马上克制住了这种本能的想法，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开始发烫了！“哥，舒服吗？”

小丹见哥哥皱了皱眉头，以为自己把他弄疼了。马上趴下身，小嘴凑在张文的耳边轻轻的问道。妹妹热热，似乎还带着女孩体香的呼吸吹在耳边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了。张文多希望在这时候自己不是一个人，是一只畜生。那自己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发泄自己脑子里的邪火和身体上的冲动。“哥，你倒是说话啊！”

小丹语气有些生气的问道。似乎不知道自己对哥哥有多大的吸引力，见张文闭着嘴不说话，顿时就有些气恼！张文现在是不死不活，想死又想活。脑子里混乱的一片，突然一惊后坐起了身。喘着气看着妹妹那张娇俏的小脸，强力的压抑着自己快没思考能力的冲动后。缓缓的说：“好了小丹，就到这吧！”

“哥，那你到底舒服不，你要不说的话我挠你了。”

小丹在旁边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表情凶狠的说道。不过却是显得特别可爱！张文感觉喉咙有些发干，坐到桌边旁边后抓起啤酒狠狠的灌了一口。但却感觉脸都开始发热了，回头一看妹妹似乎大有你不说我就不罢休的样子，赶紧避重就轻的说：“这啤酒，太热了有点！不怎么好喝。”

“你要不说的话一会姐姐进来我就告诉她你刚才占我便宜了，把我的裤子脱了还乱摸一气！”

小丹见张文左右言他，恨恨的咬着牙说道。“姑奶奶，很舒服行了吧！”

张文苦着脸说道。要是告诉姐姐的话还不怎么害怕。怕就怕她告诉妈妈去。到时候估计自己的腿会被打折的！“这才乖嘛！”

小丹似乎很得意的样子，嬉笑了一下后。突然有些扭捏的问：“哥，到底是怎么个舒服法啊？”

张文感觉太阳穴都有些发疼了，语气有些无奈的说：“差不多了，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小丹难得的羞涩了一下，淡淡的红晕慢慢的爬上娇窍的小脸上。小手抓着自己的衣角有些难为情的说：“人家自己也这样摸过，感觉很痒！就是想问问是不是男人也有这样的感觉而已。”

张文一听，脑子里顿时浮现出一个没半点遮掩的小萝莉横陈在炕上，脸上满是情动的潮红！一边抚摩着自己的身体上的敏感点，一边喘着低低的娇气。舒服得扭动起娇小的娇躯时的景象。顿时就感觉有些口干舌燥了！

张文不禁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全是冷汗啊。在城里的时候自己虽然算不上口花花的那种，但好歹也没现在这样的被动无奈。妹妹都十三岁了怎么还不知道男女之间这些事得避讳一些，根本就没把自己当男人的觉悟。实在太伤了。

“哥，我偷偷告诉你个事。”

小丹看哥哥一副头疼的模样，窃笑了一下后说道。

张文看着妹妹脸上那若有若无的神秘之色，心里不禁又荡漾了一下。这丫头不会又想来挑战自己的忍耐力了吧，尽管正义感爆发。但还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后问：“什么事啊？”

小丹可爱的小脸上露出了一个暧昧的笑容，悄悄的凑近张文面前小声的说：“人家也是看妈妈和姐姐自己摸的时候学来的。”

“啊！”

张文一听脑子顿时就嗡的一声炸开，张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脑子里不禁浮现出妈妈和姐姐，关着灯躺在炕上。两人各自，悄悄的在被窝底下将自己的衣物尽数褪去后，各自用柔若无骨的小手游离在身上的敏感地带。扭动着娇人的身躯不发出一丝快乐的呻吟，娇喘吁吁的迎接曼妙的感觉。而妹妹却在旁边偷看时的场景。

就在张文想得口水都快流出口来的时候，突然感觉一阵异样的颤动，低头一下脑浆顿时都翻腾起来了。妹妹伸出小手按在了自己的命根子上，一脸高兴的说：“哥，你这东西还真好玩！总会一跳一跳的，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呗。”

张文冷汗都下来了，心想你又没这玩意能学吗？你流水还行。尽管心里告诉自己必须得制止，但妹妹轻轻的一捏又把这仅有的人性又给浇灭了。小丹似乎玩得很高兴，又掐了几下后，抬起头来，水灵灵的大眼睛可怜兮兮的看着张文说：“哥，给我玩一会好不好？”

张文被这话逗得，忍不住笑骂了一声：“赶紧把你手拿开吧，什么给你玩一会。你要我把这东西切下来啊，到时候你会被妈妈打死的。”

“那倒也是！”

小丹一脸认真的思索着，突然眼里一闪后。语气兴奋的说：“要不晚上咱俩挨着睡。等姐姐睡着了我进你被窝里，你给我玩就行了。”

说完还一副得意的样子。

张文见她把手抽离，心里顿时就有点不舍。刚才那简单的一摸自己差点就爽得想射了，但一听这提议不由的心里像有千百个爪子在挠一样的痒痒，看着妹妹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脑子里开始安慰自己，只是简单的骗她给自己打打飞机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好不好嘛……”

小丹见哥哥脸上的表情换来换去的，立刻凑上前去后，抱着张文的胳膊撒起娇来。

“好，好……”

她这一凑，没有任何保护的小压在了张文的手上。既是柔软又有点结实的小酥乳积压的感觉让张文顿时就没了思考的能力。除了答应还能说什么。

“好哇……”

小丹高兴的抱着张文的胳膊又晃了几下。

“好什么？”

张少琳这时候不合时宜的走了进来，已经换上了一件宽敞的花领杉，但下边却是没有换上裤子。还是穿着那条小裤头，衬托得一对裸露在外的纤细美腿更加的修长迷人。手里抱着一堆啤酒，罐子外边的井水把贴身的衣服都打湿了一块，紧紧的贴在身上勾勒出的曲线。

“爹爹……”

喜儿也换上了小背心和短裤，虽然穿起来显得有点大而笨。但看起来却是有一种俏皮的可爱，娇嫩的小脸上带着傻傻的笑。跟着张少琳一进屋就迫不及待的爬上炕朝张文挪了过来，眼里满是小孩子企求疼爱的意思。

“去去，死一边去。”

小丹一见喜儿又缠了上来，马上不耐烦的朝她推了推。

“姐，你怎么又不穿裤子。”

张文看姐姐的美腿一晃一晃的特别惹眼，不由红着脸的别过头去。

“没办法，又被她给弄掉地上了。都是土怎么穿啊！”

张少琳将啤酒放到了桌子上后，大大咧咧的说道。一点都不在意自己隐隐若现的和虽然款式平常，但却异常性。感的小裤头。

喜儿抓着张文另一只手，看了看桌上的那盆炖鸡不禁吞了吞口水。但小丹挡在她身前那一副气冲冲的样子她又不敢上前，看起来是特别的可怜。

“小妹，给她吃吧！这鸡快三斤了，够咱们吃的。”

张少琳似乎是因为弟弟的关系，对于喜儿也没以前那样的厌烦了。见妹妹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喜儿又是一脸的可怜巴巴。赶紧开口劝慰道。

张文赶紧点头应合道：“对啊小丹，喜儿怎么说也是咱们家亲戚。别这样嘛！”

小丹脸上顿时露出了不解的神色，姐姐一向也不太喜欢喜儿的。这会是哪根筋盘错了，居然帮着说话。虽然心里疑惑，但哥哥姐姐都说话了她也就没再坚持。气乎乎的坐回炕上后快速的拿起筷子把鸡腿，鸡翅膀全一股脑的夹到自己的碗里，振振有辞的说：“这些咱们自己吃，给一傻子吃就是浪费。”

“这！”

张文苦笑着看着姐姐，喜儿似乎对于那些鸡腿什么的也是认识的。看她的小喉咙一直上下咽动着，抓着自己的手也紧了一些就知道她也是想吃。

“小妹，不许胡闹。”

张少琳见弟弟投来求助的眼光，也只能板起脸来从小丹的碗里夹走一块鸡腿放在了张文的碗里，语气严肃的说：“你哥是家里做主的男人，他说给就给。你再这样胡闹的话我可告诉妈了。”

“哼，就知道他起了色心。”

小丹也没多说什么，拿起鸡腿狠狠的咬了一口后还是带着敌意的看着喜儿。

第六章◆萝莉妩媚

喜儿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把张文看得那个心动啊。不过她似乎不懂这个，腻了腻后坐到了张文的前边，靠在了怀里后。伸手就去拿碗里的鸡腿，和小丹一样狠狠的咬了下去，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两人一似乎有点较劲一样的狼吞虎咽起来，虽然吃相有点粗鲁。但却透露出一种小孩子的童真和可爱。

张文看妹妹虽然不开心，但总算没再说话。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拿起冰凉的可乐分别给妹妹，姐姐和喜儿各起了一瓶后说：“好了，咱们一家人以后总能在一起吃饭就行了。等过几天弄个篮子专门来泡饮料怎么样？这井水确实凉，没一会就这样冻手了。”

张少琳似乎也饿了，没有去应声。匆匆的吃了几口。又舒服的喝了口可乐，这才不急不慢的说：“好了小文，这样的东西偶尔吃一下就行了。经常来的话妈会闹意见的，现在咱家可不能乱花钱。得开始攒钱给你盖新房子住知道吗？”

“姐，这事我正想和你说呢！今天我已经联系了宝大爷给咱家盖房子，已经说好了。这事就我来办就行了。你们就等着舒舒服服的住进新房就行了。”

张文一脸严肃的说道，姐姐坐在了桌子边一双美腿藏在了底下，对面根本看不到。这才能稳定了一下心神。

张少琳明显吃了一惊，随后有些责怪的说：“小文，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啊。妈你边你也没告诉吗？”

“没有。”

张文摇了摇头后说道。

张少琳一听，苦着脸念叨起来：“惨了，那妈回来还不得骂死你啊。”

张文脸色一正，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妈知道了会高兴的，怎么会骂我呢！”

张少琳摇了摇头：“算了，这事你怎么看着办吧！只要别乱花钱就行了。”

“乖……”

张文忍不住笑道。

“臭小子，你敢占我便宜。”

张少琳拿起筷子做了一个我戳死你的动作。

张文呵呵一笑：“哪有啊！我就是赞扬你而已，我姐姐这样漂亮。以后不知道要便宜了哪家男人，真舍不得啊！”

“死一边去，老娘不嫁！这辈子吃你的，喝你的。看你这像个地主的样子应该养得起吧。”

张少琳话锋一转，有些被怀好意的说道。不过语气既像在开玩笑又像是认真的，让人有些搞不明白。

张文听着这话怎么感觉那样奇怪，像是吃死自己一样。又像在暗示着什么，不由的有些遐想连连了。好一会后看见姐姐嘴角的那丝偷笑，脑子里顿时就有些疑惑，犹豫了一会后，小心翼翼的开口问道：“姐，我想问你个事。你乐意就说，不乐意就别说。”

“问吧。”

张少琳又喝了口可乐后大大咧咧的说道。

“姐姐，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嫁啊。”

张文鼓起了勇气，将自己困惑了一整天的问题问了出来。按道理在这种乡下地方的风俗女孩子嫁人普遍都比较早，像姐姐这样都十九的早已经是为人母了。但姐姐为什么还没出嫁呢？她那样的清秀漂亮，应该是很多男人追逐的对象才对。

张少琳似乎对这问题不反感，依然气定神闲的吃着自己的菜。张文见她脸上没什么生气的表情。这才松了口气后继续说：“我就是好奇而已，按说你也算是个美女。怎么就没结婚？”

张少琳吧唧着嘴美美的把东西吞下去后，这才笑呵呵的说：“傻弟弟，你姐我又不着急。而且村里的男人一个个大字不识，和牛有什么区别。我可是害怕那种嫁人后生孩子，下地干活的苦日子。要是这样的话我宁可在家陪着妈妈和小妹来得实在，说白了我就是懒知道吗？而且也没看得上眼的。呆着呆着就呆到了这岁数。现在也就不去想了。”

“哦……”

尽管姐姐说得特别轻松自在，但张文还是听出了里边的意味。孝顺的姐姐是怕自己嫁人以后家里的负担全落在了妈妈一个人柔弱的肩膀上，到时候她一走。妹妹又不能帮上多大的忙，这个家还怎么操持下去。想到这不禁眼角隐隐有些发酸。

“这事多简单啊。至于讨论那么久吗？哥，要不你把姐娶了吧。这样咱们一家就还是在一起。”

小丹本来是和喜儿大眼瞪小眼的抢着鸡肉的，无心去听姐弟两的对话。眼尖手快的把鸡胗抢过来后得意的笑了笑后这才开口说话了。不过一开口就让人顿时有些惊呆而已。

虽然她说得是漫不经心，但张文却是忍不住有些心跳加快，心里竟然开始幻想起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再一看姐姐脸上似乎也有压抑不住的红晕。不由的开起玩笑来掩饰自己的兴奋：“姐，这主意不错哦。你看看你要什么彩礼，得给什么嫁妆。咱们那么熟我给你包办了。”

张少琳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反而是漂亮的大眼睛里闪过了一丝狡猾的神色后，嬉笑着双手靠在桌子上撑着小脑袋，娇滴滴的说：“真的嘛小文？你觉得姐姐漂亮啊！就不怕以后我成了母老虎欺负你啊？”

“呵呵，你要是母老虎。我做只公的就行了。多简单个事啊！”

张文这次倒没难为情，反正就是嘴上占占便宜而已。所以也一脸情深意重的看着她说道。

“等等……”

就在两人都忍不住想发笑的时候，一边的小丹突然跳了起来喊道。漂亮的小脸上眉头紧锁着，一副很头疼的样子。

张文和张少琳见她这一副头疼的样子都疑惑了，好一会后。小丹才愁眉苦脸的指着张文说：“那我以后叫你什么，哥，姐夫？”

又指了指张少琳：“那叫你姐，还是嫂子？好麻烦啊……”

既认真又苦恼的小模样顿时就把两人逗得笑了起来，暧昧的气氛似乎浓重了一些。但也变得轻快了不少，张文笑嘻嘻的拿起啤酒后递到了她嘴边，哈哈大乐说：“问得好，来！哥赏你一口。”

“有什么好笑的……”

小丹虽然嘴上嘀咕着，但好奇心驱使也是凑近后喝了一口，忍不住拉起脸难受的喊：“好苦啊！”

张文看着妹妹微微张开的嫣红小嘴慢慢的含住了罐口，忍不住遐想要是这张迷人的小嘴含住自己的命根子。跟是怎么样的消魂感觉啊，尤其是她一张口那条红润调皮的丁香小舌更是让人心痒难耐。

小丹喝完以后坐回了炕上，一脸苦相的说：“哥，这玩意和中药差不多！你怎么就喝得下去啊。”

“我觉得好喝啊，挺爽的！”

张文漫不经心的把剩下的啤酒全喝了下去，过程特别的慢。嘴唇接触到冰冷的铁皮时似乎还能碰到妹妹滑嫩的香唇，一点点的处子幽香。不由的陷进了间接接吻的幻想中去。直到里边的酒都喝光了还舍不得拿开。

“小文，这次妈估计是动真格的！你是不是也得做好结婚的准备了？”

张少琳见弟弟一副神游九天的模样，心里虽然纳闷。但还是正了正脸色后说道。

“什么？”

张文庆幸自己的花花肠子没被看穿，但脑子一时间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张少琳叹了口气后说：“我是说，老妈这次肯定不是闹着玩的。估计这次去真能给你谈一个回来，到时候你就得做好准备了。按妈的性格估计什么都可以商量，但在咱家传宗接代的问题是不会有半点让步的。咱爷爷走的时候他拉着妈的手不放，妈和他保证了让你回来继承老张家的香火，老人这才闭眼的。”

“可是，姐……我才十七，拿不了证啊！”

张文苦着脸说道，处处对象还可以。只要长得不难看适当的培养一下感情自己还能接受，但一想到自己结婚，而且还生孩子。想想自己戴着斗笠，后边跟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屁孩，不由的身上有些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没事，咱这不看重那个。摆了酒告天地就算可以了。”

张少琳轻轻的摆了摆手后接着说：“小文，可能你刚回家没什么感觉。我先和你说了咱家杂七杂八的亲戚也多，但不怎么来往。大家都比较尊重妈是个守妇道的女人，妈做人也比较直爽的那一类。大家乐意帮忙，再加上你是城里回来的，估计这事就板上定钉没得商量。”

“姐……”

张文脑子开始有些发疼了，苦着脸说：“妈要是找一个跟鬼一样的，那我不是完蛋了吗？再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有这些给人强娶媳妇的事。”

张少琳咯咯一笑，语气有些调侃的说：“我的好弟弟哟，现在在咱们这这事不希奇。很多人的媳妇都是这么来的，至于长相嘛！你就放心吧，妈把关的话不会给你找那些歪瓜咧枣的。”

“可没感情在，我们怎么生活啊。”

张文继续不死心的抗议道。

“那没关系，感情可以培养嘛！生活倒也简直，妈只管你赶紧把她睡了就是，你俩的事我估计按她的性格是不怎么参乎的。”

张少琳妩媚的一笑后，直勾勾的盯着张文说道。

“不是吧……”

张文一脸被打败的表情，哭丧着脸问：“那总不能不给我点选择的余地吧！起码让我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总行吧。你不能随便找一个我不认识的带进家来，一指告诉我这以后就是你老婆了。以后你俩生孩子去吧！”

“我倒觉得这事有可能出现，不过这个问题倒可以和妈商量一下，那你喜欢啥类型的？”

张少琳认真的思索了一下后，笑的问道。

张文立刻脱口而出：“有你的一半就行了。”

张少琳听到这直白的话，脸上难得的泛起了淡淡的红晕。羞涩了一会后，心不禁有些窃喜。还是用那种露骨的口气调笑说：“傻弟弟，什么叫我有一半的行了。你指的是什么，残废的啊！不会想娶只有半个屁股的媳妇吧！”

说完自己笑了起来。小丹在旁边一听也是咯咯大笑。

张文被弄得有些尴尬，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原因。感觉烛光下的姐姐特别的妩媚动人，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诉说她是一个多迷人的妖精，好一会后。张文脑子一热，说：“也行，只要那半边屁股有姐姐你那样漂亮就好了。”

“哟，行啊小文。有进步了，知道吃姐姐的豆腐了。”

张少琳眨了眨眼后，咯咯的笑道。似乎对张文的话一点都不在意，反而是暧昧的朝他飞了个媚眼。

“哇，哥你太强了。我崇拜你啊！”

小丹也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不过你是不是瞒着我偷看还是偷摸过姐姐的屁股啊，怎么知道那是漂亮的哦。咯咯，你不乖啊！”

张文蛋疼啊，虽然现在酒精上脑胆子没那么小。但事关面子，总不能说自己只是隔着裤子在幻想，活在意淫的世界里吧！张少琳见他这副模样，嘻嘻的一笑后朝小丹说：“小妹，妈交代你的事还没干吧！”

“啊……我忘了。”

吃得兴起的小萝莉似乎想起了什么，惊叫了一声后连鞋子都没穿就朝外边跑了出去。

“小丹，你干什么去。慢点别摔了。”

张文马上在后边关心的喊道。

“热死了……”

张少琳摸了摸自己的脸，秀气的皮肤上都有了一层粘稠的汗珠了。站起身来将上窗打开以后，吹着舒爽的海风。摸了摸衣服还是湿的一片特别难受。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张文，充满了诱惑问：“小文，姐姐现在想脱衣服。你想不想看哦？”

“靠，你没事脱什么衣服。”

尽管张文说得大义秉然，但眼角却是忍不住在姐姐那胸前高挑的上一扫而过，吞了吞口水。

张少琳斜眼看了看张文裤裆上的那个大帐篷，脸稍微红了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眯起了眼嬉笑着说：“小文，你很不乖哦。都硬成这样了还狡辩，反正姐姐以后要你养着。看看又不会少块肉！”

说完注视着张文，小手轻轻的抓住了衣角，慢慢的脱了起来。

张文楞了一下，看着姐姐渐渐暴露在空气中那平坦而又结实的小腹，脑子里不由的挣扎起来。咬咬牙告诉自己看看确实没什么关系，这才瞪大了眼睛目不暇接的看着姐姐慢悠悠的动作带来的致命诱惑，当张少琳将整件衣服丢到了炕上。只留下那贴身的小衣物时，张文早已经是喘着粗气。感觉自己的命根子硬得都快裂开了，有种快爆炸的感觉。

“咯咯……小文，姐姐好看吗？”

张少琳似乎很满意于弟弟的色相，娇媚的一笑后轻轻的张开，摆出了一个尽显S形曲线的迷人身姿。

“漂亮……”

张文小鸡啄米一样的点着头，眼睛没办法从那白里透红的细嫩皮肤和玲珑的曲线中抽离出来，尤其是当看到姐姐的腿微微张开的时候中间那一点点塌陷进去的小地方时，更是感觉到鼻血都快喷出来了。尤其是她掐到好处挤压出来的那条深沟，让人恨不得把头埋进去好好的享受那柔软的感觉。

“呵呵……你放心吧，姐姐帮你把关。到时候找一个比我强的给你做媳妇，到时候你就不用憋的那么惨了！”

张少琳轻轻的一笑后，斜眼看了看弟弟裤裆上那一跳一跳的帐篷，嬉笑着说：“哟，看不出来你还挺大的嘛！”

“呵呵……”

张文除了傻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脸上也开始发烫了。

“爹爹……吃……”

一直埋头吃东西的喜儿这时候突然腻了过来，油油的小手拿着最后的一块鸡肉递到了张文的嘴边。可爱的脸上满是小孩子那天真的样子。

她这一下倒是打消了张文的尴尬，看着小萝莉油腻的手指，裹上了一层油汁以后润泽了不少，看起来特别的有吸引力。赶紧张开嘴了下去后吃了起来。

“啊……”

张少琳这才注意到桌子上的那盆香喷喷的鸡肉已经空了。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后，语气凄凉的说：“不是吧，这只鸡你们俩就给吃完了。这肚子是怎么长的啊，都吃哪去了？”

张文这才发现两个小萝莉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扫荡，将带肉的东西都吃了个精光，空留下一点点的汤汁和一个空盆。看着姐姐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不由的笑了笑说：“姐，失算了吧！两丫头肚子瘪瘪的，没想到居然这样能吃。”

“去死……”

张少琳苦着脸，一脸沮丧的表情。突然转过头来恶狠狠的朝张文说：“都是你，没事和我聊什么天。害我一口都没吃上！”

张文心想不是我找你聊天，是你勾引我吧！当然了想归想可是不敢说出口来。只能无奈的摸了摸鼻子灿笑着。这时候小丹抱着一个满是泥吧的小坛子走了进来，鼻子上还有一些泥土在中间，看起来既滑稽又可爱。笨重的样子，一摇一摆的将它放在了炕边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文看着那个破旧的黝黑坛子，不由的问：“姐，这什么东西。阉的咸菜吗？”

张少琳似乎找到了发泄点，猛的敲了张文的脑袋一下后。怒气冲冲的说：“你个败家东西，这是爷爷泡的药酒。你出生的时候就埋在了院子里，现在年头多了拿出来给你喝的。”

“药酒……我又没病喝什么药酒？”

张文虽然不疼，但还是摸了摸脑袋疑惑的问道。

“好热啊……我去洗澡了。”

小丹喘了一会气后说道。看来小萝莉刚才挖的时候累到了。

“你没衣服换洗什么洗啊……”

张少琳似乎很介意鸡肉被她们吃光的事，马上就发难说。

“洗完不穿呗……”

小丹撇了撇嘴后，带着敌意看了看还坐在张文旁边的喜儿后说：“人家长得比她好看，有什么怕的。”

说完哼了一声就转身走了出去。

张少琳摇了摇头后，蹲到了炕边小心翼翼的将封了泥浆的坛口破开。刚一打开屋子就弥漫了一种奇异的药香，似乎有点苦，但又带着酒味。不是很好闻，但也不让人难受。张少琳拿起小提子轻轻的打了小半碗后，又慢慢的把坛口给封好。

“喝了吧……妈特意交代我要看着你的。”

张少琳轻手轻脚的做完这一切后，将碗放到了张文的面前命令道。

看着眼前这小半碗散发着异样香味，颜色有点像血一样的红色药酒。张文不由的皱了皱眉问：“姐，这东西能喝吗？”

“怎么不能喝了，我告诉你别不识趣！这可是爷爷求人告爹的找人要来的方子，这的人都知道有效的。”

张少琳振振有辞的说道。

“方子？”

张文马上喊了起来：“我没病啊……”

“爹爹……抱！”

喜儿今晚挺乖的，现在突然发嗲了。娇滴滴的喊了一声后，自己挪到了张文的腿上坐了下来。紧紧的抱着张文的腰，小头也埋到了胸口那，一边磨蹭着一边傻傻的说：“爹爹……热……”

“等一下。”

尽管小萝莉带着一丝奶味的体香和发丝磨蹭胸口带来的感觉特别的勾人。但张文还是忍下了这种诱惑后朝她轻声的哄了句，才转过头一脸正色的朝姐姐说：“开什么玩笑，这要喝坏了怎么办！我身体那么好，喝什么药酒啊。”

张少琳盯了盯弟弟那爆怒的命根子后，扑哧的一笑说：“你要身体好这两天姐姐那么逗你你还忍得住啊。少给我找理由了，赶紧给我喝下去！妈绝对不会骗你的，爷爷也不能害你。”

张文一听没商量的余地，这才拿起酒来。小心翼翼的闻了两下，确实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香味十分的吸引人。但心里害怕要是喝完来个阳痿什么的就完蛋了，还是忍不住问：“姐，这些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功效的。真的不伤人？”

“你怎么比娘们还罗嗦啊。”

张少琳不耐烦的说了一声后，抢后张文手里的碗自己喝了一口后再放了回去，擦了擦嘴角后说：“这下放心了吧，姐也喝了！能死的话一起死就不怕了吧。”

“姐，我没那意思。”

张文见她似乎有些生气了，赶紧解释道。心里却想这样也不错，有个徇情的。虽然是自己的姐姐，但到了黄泉路上不做人的时候。自己就可以XXOO她了。当然了，也只是开玩笑的一想。在她严厉的注视下还是拿起碗小小的抿了一口。

红色的酒一触到嘴唇的时候特别的冰凉，可能是在地里埋久了的关系。似乎还有一些泥土的芬芳，味道有点奇怪，说不上来是什么样的。但也挺好喝的，酒慢慢的流淌进喉咙以后。似乎从冰凉变成了滚烫的熔浆，从喉咙一直烧到了胃部。张文似乎可以感觉到它清晰的流过自己身体里时的路线。

“好冲啊……”

张文忍不住皱了皱眉，这才想起来问说：“对了姐，这是什么酒？”

“壮阳的……”

张少琳大大咧咧的坐了下来后，笑的说：“咱村这以前有个老人。听说是海难的时候被爷爷给救起来的，这家伙的方子大家都说好使。后来他在这安家落户，五十多岁了娶俩三十多是寡妇，还晚晚搞得家里那声音吵得人睡不着，那俩寡妇也是满面红光。这时候才知道他有这种好方子。后来你出生的时候爷爷就去求了一套药自己泡起来，埋着就等你喝了。”

“啊……”

张文不由的苦起脸来说：“姐，我现在没个对象的。给我喝这个干什么，到时候憋死我怎么办。再说了明知是壮阳的你喝这个干什么。”

“哪会啊……”

张少琳嘻嘻一笑后，绕有深意的看了看喜儿说：“实在憋不住你就把她拉到外边，给开苞不就行了吗？至于我嘛，女人喝了没什么关系的。”

“靠，你牛。”

张文这时候感觉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不过那酒一下肚就像酒精烧了起来一样。弄得鼻子读开始冒汗了，身体也开始发热。好死不死，这时候喜儿像是知道一样，小屁股往上挪了一些，直接坐到了张文的命根子上。还调皮的晃了两晃小香臀，命根子马上接触到了她柔软的小肉缝上。

“爹爹……”

喜儿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是不懂事。只感觉下边有一种异样的痒，呻吟一样的叫了张文一声。

“喜儿……”

张文听着她这娇滴滴的声音，也感觉口干舌燥得有些难受。刚想说话的时候。突然感觉裤头上一湿，像是被浇了温开水一样。低头一看喜儿的裤子也湿了一大片。这样大规模的水分，绝对不是那种猥亵的汁液，靠。把她顶尿炕了。

“爹爹……”

喜儿也没什么自觉，撒完以后一脸舒服的样子，眼睛看起来特别的迷离。

“靠……”

张文忍不住骂了一声，这一晚上过得太难受了。勾引一下，冲动一下，又被浇灭了。这样的循环真能把人逼疯了。这可是自己最后一条裤头了，一会拿什么换，早知道去陈伯那的时候买几条男人穿的。

张少琳这时候也看见了喜儿尿在了张文身上，裤子中间都湿了一片，还有一些流在了张文的腿上。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小弟。滋味很好受吧，小时候你也这样尿在我身上。这就是报应啊！”

“你还说，赶紧拉她去换裤子啊。”

张文尴尬的说道。

“好好……哈哈！”

张少琳忍不住一直发笑，轻轻的拉着喜儿的手说：“喜儿走，姐姐给你换裤子去。”

“爹爹……”

喜儿没有说话，只是抱着张文不肯松手。

“算了，反正孩子尿不脏。我去打盆水来洗洗就好了。”

张少琳见她这样，也就不勉强了。轻轻一笑后朝外边走去。

张文先是轻轻的将喜儿推开后，无视她一脸委屈的模样和无辜的眼神。站起身一看自己的裤头前边全湿了，苦笑了一下后。心想她是个傻子，看见也没什么关系。这才慢慢的把裤头脱了下来，爆跳一晚上的命根子马上就跳了出来。光着屁股蹲到了背包边上翻了起来，头疼啊。自己似乎已经没换洗的裤头了。

喜儿继续咯咯的傻笑着，见张文脱光了衣服。脑子里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会后，突然在背后将自己的衣服也脱光了，因为没穿贴身小衣物，所以脱得特别的快。光着身体笑呵呵贴到了张文的后背上，继续傻叫着：“爹爹……抱……”

“抱什么……”

张文找不到裤头正心情不好呢，见她爹了上来有些恼怒的说道。但话还没说话的时候整个人像突然挨到雷劈的呆住了，这触感。绝对不是衣料的粗糙，十分的光滑细嫩。而且似乎还有两个小点在磨蹭着自己的后背，脑子顿时嗡的一声就炸开了。

吞咽着口水，慢慢的转过身来。第一眼就看见了小萝莉细滑的洁白香肩，衣服也丢到了一边。确定她什么没穿以后，张文感觉自己的命根子不由的又跳了起来。眼见四下没人，脑子里的邪火不由的烧了起来。语气有些发颤的说：“喜儿，给爹爹抱好不好？”

“好……”

喜儿开心的一笑后应道。

张文慢慢的转过身来，小萝莉一丝。不挂的娇嫩身躯映入了眼帘。尽管已经看过了一次，但还是忍不住这样的刺激。那小小的酥乳上可爱的粉红色小樱桃，只有几根细细短短体毛的耻骨和隆起的小山丘，纤细的胳膊和小腿，不管哪一处都在透露着女孩子的诱惑。更要命的是她的表情特别的无辜和天真，让人有种罪恶的快感。

张文颤抖的伸出自己的手来，轻轻的按在了她的肩膀上边。看她似乎没什么反对的意思，而且还挺高兴的。心里的罪恶感少了一些后，一边诱惑着：“喜儿，爹爹抱你……”

一边慢慢的让她背对着自己拉进怀里，小萝莉异样的顺从。乖乖的钻到了张文的怀里后，好奇的看了看张文的那根和自己不一样的棍子问：“……这，是，是什么？……”

“小孩子别问……”

滑嫩的皮肤贴紧的感觉让张文呼吸不觉的更加粗重了。再也忍不住双手摸上了她娇小可爱的酥乳上边，动作有些粗鲁的揉搓了几下，虽然不大。摸起来也没多少肉感，但光这是柔软香棉的感觉就让张文激动得脑子都快烧坏了，看了那么多的大片。这回可是第一次摸到真的！

“疼……爹爹……疼疼……”

粗鲁的动作弄得喜儿皱起眉头叫喊起来。

张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冲动了，手上的力道不觉的就加大了不少。害怕她一喊被姐姐她们听到，赶紧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后说：“喜儿乖……爹爹不用力了……爹爹摸你舒服好不好……”

“恩……”

尽管看着张文眼里那野兽一样的凶光让喜儿本能的有点害怕。但那莫名其妙的依赖却让她犹豫了一会后轻轻的点了点头。

张文赶紧让自己稳住呼吸，平坦了一下强烈跳动的心脏后。模仿着电影上的动作，开始慢慢的亲吻着她洁白细嫩的脖子，双手也温柔的轻轻在她胸前游离起来，时不时的按几下，又捏了捏几下可爱的小樱桃。

“呵呵……爹爹……痒……”

小萝莉似乎是第一次受这样的刺激，傻傻的笑了几声后不安的扭动着自己的小身体。

虽然她这一磨让命根子有一种触电一样的超级快感，但张文还是赶紧忍住后，继续亲吻到了她的肩膀那，大手也不老实开始往下摸去，在细滑的小肚子上起来。喘着粗气问：“喜儿……舒服吗？……”

“舒服……”

渐渐的，小萝莉似乎也体会到了男人的嘴和大手游走在自己稚嫩的娇躯时带来的那种快感。甜甜的嗓音都变得有些微微的颤抖。

“恩……”

张文应了一声后，小手已经按到了她的耻骨上边，动作慢慢的在那磨蹭起来。如果这时候有人说他是处男的话估计不会有人相信，这动作实在太熟练了。不过也没办法，谁叫现在日本大片的教育那么普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爹爹……”

未曾享受过的快感袭来，喜儿的眼里不由的泛起了一阵水雾，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像是在呻吟一样了。奶声奶气的甜腻嗓子，配上一张可爱的无辜小脸上那逐渐明显的红晕。给人的感觉是致命的！

张文终于忍不住折磨了，在滑过几根柔软细短的体毛后，颤抖着手将她的双腿慢慢的打开。小萝莉也没半点反抗的配合着，张文虽然在这个角度看不见，但却是伸出大手按了上去。好软，好热啊！全身的血液顿时就翻腾起来，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这就是自己梦想已久。女孩子最神秘的地方了。

“呜……”

喜儿似乎还没受过这样的刺激，不禁仰起头来。既像是舒服，又像难受的呻吟了一声。小小的身体微微的打着颤，小手也有点不知道该放在哪好。

张文怕她吓到会推开自己，赶紧低身含住了她小巧的耳朵品尝舔鹾起来。一手轻轻的抚摩着她胸前已经微微硬起来的小樱桃，时而捏几下，时而按一按。另一手有些紧张的开始在那光滑的小肉缝上慢慢的抚摩着。虽然还没发育开，但已经可以感觉到她，微微有点湿润了。

“爹爹……好……好痒啊……”

又麻又酥的异样快感让这个只有12岁，几乎还不会表达自己想法的小萝莉娇喘吁吁的，嫣红润亮的小嘴微微的张开，发出了勾人邪火的低低呻吟，每吐出的一丝呼吸似乎都能让空气也变得灼热起来。

请续看《渔港春夜》2

第二集

简介

面对着成熟迷人的“姐姐”张少琳，在药酒的作用下，张文忘了自己来这的目的，在冲动的色心下将她开了苞。但因为完事后过于劳累，两人睡得太死了，结果在仍相拥入眠的情况下，被陈桂香给发觉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大大出乎张文的预料之外……而两个小萝莉的表现也越来越诱人，张文感觉自己已经有点忍受不了了。开始在她们稚嫩的小身子上打起了主意……

第一章稚嫩的喜儿

张文继续不停的亲吻着她那似乎有淡淡奶香的皮肤，手上的动作也变得有些疯狂起来。喜儿本来就比妹妹还娇小，身高只有一百四十公分左右。现在抱着她一点都不费劲而且特别轻松，就像父亲抱着女儿一样的轻巧。大手滑过的快感让她全身无力的瘫软在了张文的怀里，任其上下其手的大吃豆腐。

张文的手指轻轻地爱抚着那条似乎还有些陷进去的小肉缝，摸了好一会儿后，她的敏感地带也渐渐的湿润起来，热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黏稠。没想到喜儿才刚开始发育就已经这么敏感，张文摸到这，不禁色心一起，伸出了一根手指轻轻的撩开那两片花瓣，在热乎乎的嫩肉上爱抚了几下，试探性的往里捅了一下。

“爹爹……疼……疼。”

喜儿那狭小的小花穴，似乎连容纳一根手指的地方都没有，张文的手指根本就插不进去，她在快感的颠簸中冷不防的被这一捅，顿时疼得喊了起来。

“喜儿……乖，别乱动。不然的话，爹爹就不要你了。”

张文这时候脑子已经没办法想那么多了，哪会去顾及这个，他呼吸有些粗重的在她耳边说道。尽管不知道喜儿对自己的这份依赖是从哪来的，但只要这样一威胁，通常都会特别奏效，就像是一个害怕父亲的小孩一样。

果然，小萝莉一听，身子颤抖了一下，咬着牙，可怜兮兮的转过头看着张文，瘦长的美腿微微颤抖，本能的想夹紧，但又害怕张文生气，眼里透出一丝丝哀求的意味。整张漂亮的小脸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分外让人怜爱。

但张文现在色欲上脑，可管不了这么多。手指枢弄了几下，沾了一些小萝莉透明而又黏滑的爱液，又慢慢的往里插去。

“爹爹……”稍微有点准备的喜儿似乎感觉没刚才那样的疼了，强忍着被入侵的感觉，像是呓语一样的喊着。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她的小嘴一直闭合不上，透明光亮的津液缓缓的从嘴角流了下来，看起来就是个傻子，但却另有一种迷离的诱惑。

尽管这是她发傻的表现，但看在张文眼里，却觉得特别的有诱惑力。不禁将她的头掰过来一些，并把她的身体稍微侧翻过来一点后，在她有些无辜的眼神下，低头一口亲在她那有些单薄，但却是迷人无比的樱桃小口上，咬着她的小嘴唇，细细的品味着小萝莉从没被人品尝过的芬芳。

喜儿不知道亲嘴是什么，瞪大了眼睛，不知所措的看着像野兽一样亲着自己的张文。眼里满是紧张和不安，紧闭着小嘴不知道如何是好。张文见她没什么反应，牙关也没办法撬开，这样亲起来一点都不爽。念头一转后，已经陷进她体内的一节手指有些粗鲁的搅动了一下。

“啊……”虽然被亲着，但疼痛还是让喜儿不由得轻张小嘴，发出了压抑的声音。

张文趁机把舌头钻到了她微张的小嘴里边，肆意的品尝起十六岁小萝莉的味道，感觉她的嘴里似乎还有点淡淡的香气，就像是小孩子喝的奶粉一样。喜儿还是有些紧张，任凭张文怎么去逗弄，她的小舌头都没有反应，更别提什么回应了。但这一切，对于作为处男的张文来说，已经是刺激到顶点了。

疯狂的亲着她、舔着她。张文感觉自己已经快炸开了。好一会儿后才松开她的小嘴，喜儿似乎有些拘谨，害怕这粗鲁而又让人发热的举动。睁着无邪的眼睛看着张文，语气有点木然的喊了声：“爹爹……痒……”张文这才发觉她的小地方更加的润滑了，似乎还有些不安的收缩了一下的夹紧自己。禁不住回忆起自己看过的动作，有样学样的轻轻地抽动了一下，喜儿脸上一紧，漂亮的大眼睛半闭着发出了一声无意义的呻吟，脸上也开始有了那种情动的潮红。

张文虽然纳闷怎么亲她的嘴没反应，下边却那么快就出水了，不过抱着一个光着屁股、粉雕玉琢的小萝莉在怀里，不能干的感觉实在不太好受。自己都硬得有些发疼了，现在又不能把她给开苞了。想了一会儿后，脑子灵光一闪，伸手抓住了她的小手。

“喜儿乖……握住。”

喜儿本能的反抗了一下，但一看张文脸上似乎有些怒气，马上又乖乖的软了下来，任凭他抓着自己的手放到那根奇怪的棍子上。

喜儿轻轻地握住后，好奇的捏了一下。张文顿时就舒服的吸了口气：“乖……”但没一会儿就发觉她不知道该怎么套弄，因此张文反握住她滑嫩的小手，享受着小萝莉帮自己打飞机的刺激心理，开始上下套弄起来。喜儿好奇的看着这一切，小手在张文的带领下起伏着，几乎忘了花穴里让自己不适应的那一根手指。张文也因为极度舒服，不自觉的把手从她的下边抽了出来，向上握住了她的小酥乳，一边捏着她小得和米一样、已经有些硬起来的乳头，一边用她的手打起了飞机。

“疼……爹爹……好疼……”张文因为这从没体验过的快感而变得近乎疯狂，手上的力道不自觉的加大了起来。另一只手几乎是掐着她柔软的小胸脯，喜儿马上就痛得叫喊起来。但这时候的张文没办法去思考那么多了，依然用她的小手快速的上下套弄着。

“小文……”张少琳哼着小曲，打了盆温水走了进来，话还没说完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弟弟和喜儿都赤身裸体的在炕上纠缠，喜儿的手握着弟弟的命根子上下套弄着，而弟弟却在肆意的抚摸着她的小身体，更是有些疯狂的揉捏着喜儿刚刚发育的小乳房。喜儿的双腿则因为被打开的关系而特别的暴露，露出了中间那一条粉红色的细嫩小肉缝，上边甚至还黏连着不少晶莹的水分，特别鲜嫩的两片花瓣似乎还在一跳一跳的紧张收缩着。

“姐姐……”张文迷糊的张开眼睛，一看是姐姐站在那错愕的盯着自己的命根子。一个小萝莉给自己打飞机，还有一个自己叫她姐姐的大美人在旁边看着，不知道为什么，顿时就有一种难言的快感冲上心头。一时间兴奋得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一股不知道从哪冒起来的快感迅速的刺激着每一个细胞。

“小文，你干什么啊……”张少琳以为弟弟要给喜儿开苞，想起陈桂香临走时交代的话，顿时紧张的把盆子放在炕边后走了过来喊道。不过眼睛却是被那紫红色，一跳一跳的大家伙给吸引住了。在它每一次橹动的时候，一层皮就盖了上去，那爆跳的龟头硬得似乎快炸开一样。

“我……啊……”张文还没来得及说话，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强烈的电流瞬间传遍全身，整个人剧烈的颤抖起来，套弄的动作疯狂的快了起来。感觉全身的神经都要蹦断了，连呼吸都没办法继续。一阵爽到了极点的痉挛之后，将自己乳白色的千万子孙都喷射了出来。

好死不死的，因为角度的关系，强而有力的精液全喷射在了蹲在对面，一脸紧张和好奇的张少琳脸上。

一时间姐弟俩都呆住了，张文一脸震惊的看着姐姐脸上那属于自己的乳白色黏稠物正一点点的往下流，似乎有一些还挂在她的嘴角上，加上她一脸的惊讶，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诱人。张少琳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和男人的家伙，睁大了眼睛，嘴巴都闭不上了，脸上那温热的感觉提醒着她这一切都不是做梦，似乎有一种刺鼻的味道开始蔓延开来。

“姐……”华丽的一射后，随着命根子的软化，张文发热的脑子这才稍微的冷静下来。看着姐姐脸上的白色精华，一时间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漂亮的脸蛋，配上这种让人遐想连连的东西，确实特别有一种让人心跳加快的诱惑。

张少琳回过神来，看着弟弟的命根子一点一点的在喜儿的小手里瘫软下去。按捺住强烈跳动的心脏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刚想说话，一张嘴却发现有一些东西流进了自己嘴里，热热的、似乎还有些腥咸，赶紧吐了出来，忍不住皱起眉后责怪说：“小文，你怎么干这事也不遮不挡的。好在咱们是一家人，看了没什么关系，要是有别人偷看，那可怎么办。还有啊……你干嘛把喜儿都给脱光了？”张文见姐姐并没有因为自己射精液在她脸上而生气，顿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抱着喜儿的手也慢慢的松开，一脸歉意的说：“姐，对不起了！是我冲动了。”

虽然语气十分的真诚，但目光却是有些错愕的看着流进姐姐嘴里的那些白色精华，一想到她口含着自己的精液，不由得又有点躁痒难耐，狠狠的吞了下口水。

“算了……”张少琳绷着脸，摇了摇头后，伸手将脸上的黏稠东西抹了一把，说：“你这东西太多了吧，这样浪费可不行！以后你别再干这事了。”

似乎很好奇一样的看着手上的白色黏稠，更平添了一种妩媚。

“嗯……啊……”张文本能的应了一声后，有些惊奇的看着一脸淡定的姐姐。

“我就这么一说，我可告诉你了。妈交代下来，不准你在屋里给喜儿开苞。既然你都泄出来了，就赶紧放开她。”

她一边把温水拿上了炕，一边漫不经心的说道。看着喜儿光着屁股腻在弟弟身上，张少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有些难受，尤其是喜儿眼神迷离，脸上又尽是红晕，一副动情的模样更是让人不舒服。

“姐，我知道了。”

张文难为情的摸了摸脑袋后说道，毕竟自己在这拿小萝莉的手打飞机给姐姐看到了，确实是很让人遐想又是很尴尬的事，尤其是自己，居然不知不觉的对她完成了颜射！这……这种刺激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才能形容。

张少琳先是捧起水漱了一下仍有弟弟那个味道的小嘴后，将毛巾沾湿，大方地擦去脸上所有的东西，擦完以后看了看还紧紧抱在一起的两人，语气有些不悦的说：“怎么，还要我伺候你们不成了！璤”“不用！璤”张文尴尬的一笑后，把不太乐意从自己身上下来的喜儿放到一边就要站起来。

张少琳见弟弟这副紧张的模样，突然咯咯一笑后说：“好了小文，姐也是逗你玩的。你坐那吧，我先给喜儿擦一下再说。”

说完，伸手就去拉喜儿。

“爹爹……”喜儿被这一拉，尽管挪动的范围很小，但还是有些不情愿的看了看张文，似乎真的不愿意分开一样。

“乖……去吧……”张文赶紧哄着她，见姐姐拿着毛巾开始在她身体上擦拭起来，边擦还边偷偷的看着自己，张文这才意识到自己也是没穿半点衣服的，命根子这时候又软了下去，特别的难看，赶紧找了一条外裤先套了上去。只不过里边没穿内裤感觉有些怪怪的，尤其是刚射完的命根子比较敏感，磨蹭在布料上既是难受又是有些舒服。

张少琳难得的对喜儿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动作仔细而且轻柔的帮她擦完后，将她双腿一打开，看着那条被弟弟摸出了不少蜜汁的小肉缝，朝张文瞥了一个暧昧的眼神说：“行啊小文，这样一个小孩子你都能给摸成这样。老手啊！没想到喜儿这丫头居然还出了这么多的水，有能耐。”

“天赋，纯粹是天赋……”张文一脸的贱笑，点了根烟后又坐回了桌子边，拿起啤酒就狠狠地灌了一口，滋润过于干燥的喉咙。看着姐姐的手摸到了喜儿的腿中间，热热的毛巾一贴上去，小萝莉像是很舒服似地仰起头吐了口气，脸上那种情动的潮红更加的深了，那销魂的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智商低的孩子。刚软塌下去的大家伙不由得又硬了起来。

“穿衣服去……”张少琳娇笑了一声后，拍了拍喜儿的小屁股。

喜儿虽然傻，但多少能听得懂话，她只是智商像个小孩子而已。听完张少琳的话后就跑回了张文身边，只不过她似乎不会穿衣服，坐在那有点不知所措，求助的看着张文，一脸的无辜。

“来，喝下去！璤”没等她穿好衣服，张少琳又去倒了一小杯白酒，递到了她面前。

“姐，今天不用了吧。”

尽管张文知道喜儿是个小傻子，但一想总是每天睡前都得灌她喝酒，那么小的孩子喝这样的烈酒很伤身体，不禁觉得有些心疼，马上在旁边劝慰道。

“哟，帮你橹一次就知道心疼了啊。”

张少琳斜着眼，看着弟弟那裤裆中间又顶起来的帐篷，调笑道：“早知道姐姐给你橹得了，还省得你自己得把着手。”

“爹爹……困了……”喜儿似乎有点热，细嫩的皮肤早布满了晶莹的汗珠。拿着衣服左右晃了一会儿后，索性就丢到了一边，光着身子依然腻到了张文的身上，痴痴的撒娇着，那光滑小小的乳房蹭的张文的邪火又冒起来了。

“困了就睡……我给你铺被子。”

张文心疼的摸了摸她如玉般的小脸，发泄过后再看她没有一丝遮掩的小身体，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冲动了。站起身，拿来一床被子，在炕的最底角铺开后哄着她躺了进去。

“爹爹……抱……”喜儿似乎真的很喜欢赖在张文的身上，尽管小身体都缩进了被窝里，但怎么哄都不肯睡，还拉着张文的手不肯放开，闪亮的大眼珠里满是小孩子渴望疼爱的光芒，时不时的眨几下，特别的惹人疼爱。

张文哄了大半天她都不肯睡觉，见姐姐坐在炕头窃笑，这才明白为什么总要给她灌上点白酒，要是现在不肯睡，半夜再一闹的话，再好脾气的人都受不了。温声细语的说了几句，喜儿还是要张文一起睡。没办法之下，只好在张少琳的嘲笑声中把那小半杯白酒拿了过来，递到了她的小嘴边后，语气有些不悦的说：“喜儿乖，喝完睡觉了。”

喜儿似乎对于喝酒很反感，但一看张文微愠，心里又觉得害怕，只好不情愿的张开小嘴，张文便趁这工夫，赶紧把酒倒进了她的嘴里，呛得喜儿顿时咳嗽起来。

再守了一会儿后，只见她的眼皮越来越重，似乎有些受不了酒精的反应，闭上眼睛慢慢的睡去。张文这才微微的松了口气，小心翼翼的把她的小手从自己身上拿开，塞回了被窝里。回头见姐姐在旁边若有所思，但却带着调笑的看着自己的下身，不由得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姐，看什么啊？”“呵呵，看我弟弟长大了，都知道欺负女孩子了。”

张少琳咯咯的一笑后，妩媚的看着张文，眼里满是戏弄的味道，玉指点了点裤裆的方向说：“可惜就是现在还会尿裤子而已。”

张文纳闷的低下头一看，终于知道了姐姐说的是什么。自己刚才射完以后并没有做清理，命根子上还残留着一些分泌物，现在贴久了，把裤子的中间打湿了一点。不由得有些尴尬的笑了笑，说：“姐，没办法。我那衣服还没干呢！只能先穿这个。”

“傻弟弟，都是自家人你害什么羞啊！不舒服的话就把裤子脱了，反正我看也看了，再看一次你也不会掉块肉。”

张少琳说着，咯咯的笑了起来，一对圆润饱满的酥胸随着她身体的动作上下跳动，把张文看得又有些受不了了。

张少琳感觉到弟弟火热的眼光扫在了自己的胸脯上，脸色娇红了一下，朝前挺了挺胸，既是娇笑又是挑衅的说：“怎么了小文，是不是嫌弃喜儿那板身子了，想看就和姐说一声，都是一家人还能不满足你嘛。”

“谁想看啊。”

张文红着脸别过头去，慢慢的挪到了炕桌上，拿起已经不凉的啤酒又喝了一口，感觉自己的脑袋似乎又有些发热了。

“啥看不看的？”这时候已经洗完澡的小丹走了进来，一边擦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一边看着姐姐脸上的羞红和哥哥那不自在的表情，顿时就有些疑惑的问道。充满灵气的眼珠子在两人的身上扫来扫去的，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小妹，你可担心啰！璤”张少琳马上回过神来，脑子一转后，将妹妹拉到了炕上，轻轻的在她耳边说：“你哥说要偷看你洗澡去，我说都是自己家人，怎么还用得着偷看，乐意就直接去就行了。你说是不是？”“哟，哥长进啦！还知道耍流氓啦？”小丹一听，马上笑了起来，可爱的小脸上尽显妩媚的看着张文。

张文回过头去，装作生气的不理她们的调笑。实际上却是在掩饰自己的尴尬，妹妹虽然没像刚才说的那样光着身子进来。但却只穿了自己给她的那件宽大的休闲服，原本半隐半现的一双美腿就让人心动不已了，现在一坐下来，下半身居然什么都没穿，大大剌剌的就盘腿坐着了。

张文尽管心里强调不是故意的，但眼光还是时不时的瞄向那衣服底下微微露出的无限春光。妹妹和喜儿的下身差不多，都像没发育好的小馒头，喜儿下边也只有几根稀疏蓬软的体毛，而妹妹却是根本就没长出体毛来，高鼓的馒头有点小荷，也才微露一点尖角。肉色是既健康但又特别有诱惑力的粉红色，那细细的小肉缝似乎还往里陷进去了一些，一看就知道它的鲜嫩和可口。

“小丹，你哥在看你的屁股哦。”

张少琳注意到了张文的眼光时不时的往下扫，低头一看，妹妹下边什么都没穿，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转过头后笑咪咪的说道。声音很大，故意让张文听见！

“看看呗！璤”小丹漂亮的眼睛扫过了姐姐的胸脯后，突然伸手按了上去，轻揉了两下饱满的酥乳，羡慕的说：“姐，你这真大啊！人家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像你这样？”“呵呵，你还小，以后自然就变大了。”

尽管都是女孩子，但妹妹的小手一摸上，张少琳多少还是有感觉的，不过也表情自然的没去排斥妹妹放在自己胸脯上的手。

“哥，你羡慕吗？”小丹脸上闪过了一丝古灵精怪的笑容后，突然跪到了张少琳的后边，双手齐出的从领口钻了进去，使劲的握住了姐姐饱满而又挺拔的乳房，顽皮的喊道。

张文感觉她们简直就是把自己当成了空气一样的对待，一点都没有顾忌。不过这样也好，起码自己有好东西可以看。这下再也没办法装深沉，转过头来面对着姐妹俩，一脸心虚的表情，挠了挠后脑勺后说：“小丹，你怎么到处乱摸啊？”“我又没摸你，紧张什么。”

小丹坏坏的一笑后，朝张少琳说：“姐，你看看他，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大概快忍不住扑上来自己动手摸了。”

“哪有。”

张文下意识的去擦嘴角，却发觉自己并没有流口水，抬头一看姐妹俩都一脸的坏笑，就知道自己又被调戏了。

“哥，我要睡觉了！你还吃不吃？”小丹到底还是小孩子，生活习惯也是睡得比较早。玩了一会儿后，见张文没什么反应、也不搭理自己，有些无趣的把手从姐姐的领口里抽了出来，看着炕桌问道。

“我喝点酒，不吃东西了。”

张文纳闷的拿起酒瓶放到了窗台后，缩到一边看着一脸窃笑的姐姐。自己的流氓本性怎么一碰上她们就半点都不剩了呢，是被她们捉弄，简直成了被调戏的良家妇女了。

“小丹，你铺一下被褥吧。”

张少琳也没多说什么边朝妹妹吩咐道。

“知道了。”

小丹应完以后拿来被褥还总，站起身一边收拾着桌子，一一铺上，虽然是夏天的，但一到了晚上，海风一吹空气也会变冷的，虽然不是很热，但被子盖的不好早上容易拉肚子，所以都得盖上薄被单。

“怎么只有两张被子啊？”张文见底下的褥子铺完以后就剩两张被子，不由得有些疑惑的问道。

“别问了。”

小丹精致的脸上难得的浮现出了一朵醉人的红晕，扭捏了一下，语气有些不善的说道。

“不问能行吗？一会儿怎么盖啊！总不能半夜挨冻吧！璤”张文继续追问道。这个妹妹古灵精怪，大大刺的很少有红脸的时候，一看她红扑扑的小脸蛋，心里的好奇更重了。肯定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了。

“不说。”

小丹似乎在刻意的回避着什么，圆溜溜的眼珠子打了个转后，突然一转身扑到了张文的怀里，娇滴滴的语气里满是诱惑的说：“哥，两张被子不正好嘛，人家晚上就和你睡一个被窝了，到时候你想摸就摸，想抱就抱，好不好啊？”张文一听这话，再看看她眼里那柔得都能掐出水来的目光，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口水。但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不对，强忍着妹妹体香的诱惑继续问：“不行，你得告诉我！我怕你睡觉不老实踢被子，两人一起感冒了怎么办。”

“哼！璤”小丹见这招没什么作用，气呼呼的从张文怀里爬了起来，一副耍小孩子脾气的可爱模样。

张文刚想继续问的时候，张少琳已洗完手走了进来，一边把门反插上栓，一边笑呵呵的说：“小妹你害什么羞啊，不就尿床了吗？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不是你经常干的嘛！璤”这话一出，小丹的脸顿时就涨得通红通红的，就像是烧红的铁块一样。有些恨恨的看着张少琳说：“姐，我不是告诉过你别说了吗？你都答应人家了，现在居然反悔。”

“怕什么，小孩子家的，你要怕人知道，以后就别尿床了。”

张少琳走过来后把油灯拨了拨，见屋里昏暗的光线又亮了一些，这才把炕桌拿下来，上炕坐到了两人中间。

张文一听是这么个情况，再看看妹妹那张红得像被火烧过一样的小脸，坐在旁边一脸难为情但又有些生气的样子，再也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哈哈，都十六岁了还尿床，而且还经常。哈哈……”“去死。”

小丹羞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狠狠地骂了一句后往下一躺，拉起被子盖住了脑袋背过身去，把晚上要和张文一起睡的事都给忘了！

“小文，你穿着裤子怎么睡啊？难道是想等姐姐给你脱嘛！璤”张少琳见弟弟还穿着长裤，不由得有些暧昧的问道。

“一会儿我再脱。”

张文也是觉得不太舒服，大腿上出的汗现在很黏！但到底脸皮还没厚到直接在这光着屁股被人欣赏的程度。

“嗯，今晚咱俩一起睡吧。就剩这一被子了，好在这个够大，睡两人不是什么问题！璤”张少琳虽然脸色微微的变红了，但还是边拉过被子边装作自然的说道，身子微微的一弯曲，只穿着贴身内衣的火辣曲线更加的迷人了。

这时候两个小萝莉一个已经醉过去了，一个却是生着气在装睡，灯下的两人俨然就有些孤男寡女的味道了。

“我出去撒尿。”

张文不敢直视姐姐春光乍现的娇嫩身躯和她火辣辣的眼光，正好这时候一股尿意升了上来。赶紧将剩余的啤酒一口喝光后，逃跑似的跑到了院子里。

外边乌漆抹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乌云里那一点点的月光根本起不了作用。张文现在也不讲究那么多了。直接走到了墙角后把裤子一脱，掏出了半硬半软的命根子，站在墙角发着呆。脑子里纠结的却都是姐姐那若隐若现的成熟曲线、喜儿稚嫩而又柔软的身体、妹妹那衣服底下的小香臀和女孩子最神秘的地带，不同风情在脑子里疯狂的交织着，想着想着又硬了起来，根本就尿不出来，哭丧着脸摆弄了好一会儿，即使吹了口哨还是没反应。

吹着冷风，努力的让自己脑子里别想那么多。张文惩得脸都快紫了，几分钟后才感觉一阵颤意传来，终于射出了一道强有力的水柱，打在了墙上，整个人这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爽完后把东西往裤子里一塞，这才慢悠悠的走回了屋。被夜风一吹，刚才喝的酒似乎都开始发劲了，脑子微微的有点迷糊，有些看不清的把门栓插上。一看炕上的三个美人都已经依次排开的睡了，妹妹和喜儿似乎都已经睡得很香了，呼吸特别的平稳均匀。

姐姐躺在旁边，给自己让出了一块地方。娇美清秀的小脸露在外边，底下那双如玉如雪的粉嫩美腿让人恨不能捧在手里好好的把玩，小小的被单下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更是迷人无比。

第二章与张少琳交好

好在被子够大可以盖两人，张文感觉到脑袋开始有些发重了，迷糊的把油灯一吹后，整个屋子顿时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不太习惯裸睡，但这种天穿着长裤子睡觉简直就是找罪受，张文一边想着一边把裤子脱了丢到一边。光着屁股爬上了炕，拉开姐姐的被窝就钻了进去。这时候脑子酒精一烧，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或许是因为脑子有点迷糊的关系，张文并没有过多的遐想或有什么冲动的感觉。一进被窝，将薄薄的被子一拉上肚子，转身就面对着墙，头有点沉重的闭上了眼睛。

他是好受了，可张少琳却是脸红心跳的躺在原地不敢动弹。刚才进被窝的时候习惯性的把所有的衣物都脱去了，现在身上没有半丝的衣缕在，整个成熟的身躯毫无遮掩。对于张少琳来说，即使她和妹妹总是口无遮拦的调戏，但毕竟是什么都不太懂的女孩子，虽然现在睡在旁边的男人是自己的弟弟，但到底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第一次和异性有这么亲密的接触，心里难免感觉到有些紧张。

张文躺着躺着，突然感觉背后的呼吸快了起来，似乎还带着一点点的紧张和不安，隐约还可以感觉到那吐气如兰的芬芳吹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有些痒，忍不住有些难受的翻了个身，语气不满的说：“姐，你怎么这时候还喘大气啊！弄得我脖子很难受。”

“难受你就别转过身啊！璤”张少琳蜷缩着身体，微微的有些紧张，尤其是在看过刚才那副荒唐的画面后，自己那敏感的小地方微微的渗出了一些情动的露水。现在一躺下来，脑子里盘旋的都是那一幕激情的画面，还有弟弟已经长大了的身体。这还是第一次真正看见男人那家伙是长什么样的，对她心里的冲击十分的大，下身那已经成熟的蜜处开始有一点点的发热。

感觉侧躺着有些难受，张文便转了个身，面对着姐姐平躺着，也是无意的伸出手去，却没想按到了一个柔软的肉球。脑子还有点迷糊的疑惑，稍微按了一下后感觉到特别的有弹性，肉乎乎的，上边还有一颗小小的突起，这才明白手上的东西是什么。脑子顿时嗡的一下就炸开了，难道手里的是姐姐的酥胸，上边那小小的突起是乳头！

张文不禁又确认的捏了一下，张少琳一开始感觉到弟弟的大手覆盖上自己的酥乳时，心跳早已经快蹦出来了，但心里也不愿意去阻止。这一捏胸口，随即传来了一阵又酥又麻的感觉，不禁低低的呻吟了一声：“啊……”“姐……”张文见姐姐没阻止自己，索性将错就错的轻轻揉捏起来。十九岁女人的酥乳比起小萝莉来就是不一样，又圆又软，起码有C的尺码，握起来一手还没办法把它全部掌握，软绵绵的特别的舒服。张文是第一次这样摸女人的胸脯，不禁有些意犹未尽的多弄了几下，试探性的喊道。

“轻点……别说话……”张少琳尽管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脑子里却没办法抗拒弟弟那双像女人一样纤细，却又有着男人粗糙感觉的大手所带来的刺激感，和以前自己无意识时碰到的感觉根本不能比较，压低了声音，说话时的声音都微微的颤了起来。

张文见她这么一说，色心不禁大起，忍不住翻了个身面对着她，双手齐出，一起抓住了她的酥乳，轻撩着上边的小樱桃逗弄了起来。尽管姐姐已经十九了，但它们却从没被人玩弄过，还是像少女的一样那么的娇嫩可爱，在张文的逗弄下已经有些硬立起来。

“小文……你……轻点……”或许是太兴奋的关系，张文手上的力道有些控制不住，顿时捏得张少琳有些发疼！

张文赶紧松开，握住了柔软的肉团，一边轻轻的揉捏着，一边朝姐姐的娇躯凑近，直到贴上了她细嫩的皮肤，坚硬的命根子顶在了她的腿边。感受着她比喜儿丰满了不少的诱人娇躯，一边细细的捏着，一边颤抖着说：“姐，我想舔舔行吗？”“坏蛋……”张少琳低吟了一声后，语气有些害怕的说：“小文，咱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好？”张文尽量把声音压低，黑暗里已经可以隐约看见她那张绝美脸庞的轮廓，边缘的娇唇在话语间一闭一合的，特别让人心动。忍不住凑到了她的耳边后，一边吐着热气一边说：“姐，我知道你最好了。你就让我试试看吧！璤”“可是……”张少琳刚犹豫的时候，胸口上传来了更加强烈的感觉。原来张文忍不住玩心大起，将她那对大宝贝挤在一起，压出了一条深深的乳沟。

“姐，没啥关系的！我一进门就喜欢上你了，做梦都想吃吃看。”

张文可不想失去这样的好机会，脑子里的酒精和眼前这具充满女人味的身体一结合起来，就像是炸弹爆发一样。脑子里只记得这是一个成熟漂亮，让人兴奋不已的性感女人。即使自己叫她姐姐，但自己也就一个冒牌货。

张少琳感觉耳边弟弟的呼吸特别的灼热，像一根针一样的扎着自己脆弱的神经，痒，但又带着独特的舒服感觉。脑子里本能的不想去拒绝，可心里还是微微有些犹豫，语气有些惆怅的说：“可是小文，咱们是亲姐弟，而且姐现在还是个黄花闺女，这样以后让我怎么嫁人啊。”

张文早猜到了姐姐应该还没破身，是个原装的黄花闺女。现在一确认心里更是大喜。赶紧趁热打铁的说：“姐，我就没试过女人是怎么样的。你就让我试一下呗！你别嫁人了，嫁给我，我娶你。”

“不行的，小文，你……啊！璤”张少琳还是十分的纠结，脑子里虽然在抗拒，但身体上却没有行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感觉耳朵上被舔了一下，顿时全身舒服得绷紧起来。

“姐姐，我好喜欢你啊！你就别拒绝我了，我也不要你嫁人！以后我养你，我做你的男人好不好啊？”张文现在是色向胆边生，一边抚摸着姐姐的酥乳，一边舔着她的耳朵说道。

“小文……”张少琳情动的呻吟了一下后，却是语气有些坚定的说：“那你答应姐姐，摸摸可以，不能破了姐姐的身！璤”“好、好……”张文赶紧点头如麻，心想不破了才怪。只要你答应让我上下齐手的话，到时候你还能拒绝吗？

“小声点知道吗……”张少琳还有些不放心的看了看妹妹睡觉的那边，确定她们确实睡着了，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张文一看她转头就知道她在想什么，马上劝慰说：“没事，小妹她们还是小孩子。睡觉很沉的！璤”说完一翻身，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就压了上去，低下头抓住一只酥乳，一边感受着那饱满和柔软，一边将一颗已经有些发硬的小樱桃含进了嘴去，入口的时候似乎还带着一阵能催情的体香，不由得更加兴奋起来。

“小文……”张少琳感受着胸前男人那粗糙的舌头和湿热口腔将自己敏感的小突起包围的快感，顿时有些受不了的呻吟了几下，但马上又压抑下来，一边享受着弟弟的口舌服务，一边语气有些嗔怪的说：“你这条小色狼……呜……这时候，才像个男人，轻、轻点……二“嗯……”张文暂时还不想惊动她，所以并没有蹲到两腿中间去，姐姐的美腿还下意识的并拢着，只好半蹲在她的肚子上边，一边品尝着女人的酥乳，一边含糊不清的应道。心里却纳闷着，是不是在她的心里非得色到一定的程度才算是男人。

舔弄了一会儿后，张文见姐姐的娇躯都开始有些抖动起来了，娇喘吁吁的似乎快受不了。这才慢慢的伸出大手朝她的小腹滑下去，可手刚伸到了肚子上就被她抓住了。

“别……碰那。”

张少琳见弟弟的手一下滑，马上就害怕的将他抓住，心里很清楚，这样下去的话自己肯定会受不了的。如果两人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那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心里特别的抗拒。

“姐，给我吧……你看我好难受啊。”

张文念头一转，索性又低头含住了她的小樱桃吸裹起来，顺势牵着她的小手，握住了自己已经硬得开始有点发疼的命根子。

张少琳有些好奇，但也有点紧张的握着弟弟的命根子，禁不住有些疑惑的想：这家伙那么长，真要捅进那地方那还不要了老命了。手本能的捏了两下后，惊呼说：“好硬啊……”“是啊，你看我都难受到这分上了，要是憋坏了怎么办啊！璤”张文马上继续劝说起来：“姐，你就给我吧！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的。”

“小文，要不我像妈那样给你橹出来吧！璤”张少琳试探性的问道，虽然现在两人早已经是赤裸相见，但脑子里还是有些没办法接受，光是让弟弟摸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很荒唐了。如果还做那事的话，那就彻底完蛋了。

“不行，我想要你！璤”张文说着，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将她整个人给压住了，一手赶紧摸到了她的丘陵上，旋着上边那些柔软的体毛。

“小文，别碰那啊！啊……”张少琳下意识的想把腿夹紧，但已经晚了。张文的手已经摸到了腿中间，直接抚上了那最神秘的隐私地带，火热的大手一捂上，顿时就有一种异样的快感袭上她的心头。

“姐，你别忍了。”

张文感觉她的美腿夹紧了自己的手，那种柔软的肉感特别的舒服，现在看起来她很是紧张，身子都特别的僵硬。不过只要自己把手放到那，一会儿总有办法的，这下倒是不着急了。

“不行，啊……”张少琳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张文往上一些，用自己的嘴把她接下来的话全都堵了回去。

张少琳顿时错愕了，刚想把弟弟推开的时候，张文赶紧用剩余的那只手将她的脖子环住，紧紧的贴着。有些粗鲁的用舌头一边舔着她香滑甜腻的小嘴，一边喘着粗气说：“姐，你就给我吧，下半辈子我来照顾你！璤”“小文……”张少琳心里泛起了一阵暖暖的感觉，刚想开口说话的时候，张文赶紧把舌头伸了进去，在她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挑逗着那条细嫩滑腻的小香舌，缠绵了起来。

张少琳已经没多少思考的能力了，随着弟弟的舌头一起搅拌起来，生涩，但也是本能的回应着，舒服得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张文一看，夹在她腿间的那只手便一发力将她的腿稍微分开了一些，彻底的摸上了那个十九年来没人去把玩过的蜜处，入手的时候已经微微有些潮湿了。

张文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爆开了，姐姐的蜜处和喜儿的截然不同，十分的成熟而且饱满。两片花瓣虽然也紧紧的保护着那个能让男人销魂的地方，虽然还没被人采摘过，但却是肥美无比。体毛也是比较多，丛密得就像是小草一样，摸上去特别的软。

“死人……”张少琳见弟弟都呆了，下身被男人火热的大手一摸，顿时全身一个痉挛，艰难的吐了一口气后，甜美的声音有些颤抖的说：“小文，姐姐可以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璤”“我都答应。”

张文愣了一下，确定自己没有听错。虽然不知道姐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变化，但却是兴奋得脑子都快充血了，赶紧先答应下来再说。说话的时候，语气里已经有压抑不住的狂喜。

“你可不许和妈说，还有就是你娶媳妇以后不能把姐给忘了。”

张少琳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能说出来一样。

“不会，当然不会。”

张文赶紧小鸡啄米一样的点着头，既然姐姐都答应了，那就不用那么急色。毕竟都是第一次，还是稍微温柔一些的好。想到这，又低下身去，一边亲吻着她光滑的锁骨，一边细声的说：“姐，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小畜生，姐把身子给你了，这辈子嫁不了人了，你要对我不好的话，我死给你看。”

张少琳一边忍受弟弟温柔的亲吻所带来的痒感，一边情动的说道。半眯着的美目里已经尽是布满春情的水雾。

“姐，你知道吗？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如果不是我姐姐的话那该多好啊。到时候我就娶你当媳妇，让你给我生一堆的孩子。现在我感觉像在作梦。”

张文一边说着有些违心的情话，好让她能稍微的放松一些，一边大嘴往上，轻轻的含住她的耳垂舔了起来。

“小文……”张少琳娇喘吁吁，呻吟一样的轻唤中似乎已经带着一丝情动的感觉。

“姐，什么都别说了，把你交给我吧！璤”张文说着的时候，下边的手已经有些按捺不住的轻轻在她那细嫩的蜜处磨蹭起来，借着越来越多露水的滋润，缓缓的将那两片封闭了十九年的花瓣肉慢慢的分开，手感十分的火热和潮湿。

“小文……你，喜欢姐吗？”虽然张文一再的表白，但到了这时候，张少琳还是有些紧张的不肯把自己的腿分开，语气带着一丝悲伤的问道。

张文一边轻抚着那湿滑的嫩肉，一边用柔情的语气说：“姐，我喜欢你，不娶别的女人也行，我就要你。”

说完后，试探性的伸出一根手指慢慢的插了进去，刚进去一节就感觉到小花穴拚命的收缩着，似乎在阻止异物的入侵，感觉特别的有力。每一次轻柔的触碰都能感觉到姐姐敏感的小地方紧张的一阵收缩。

“小文……你轻点……”张少琳发出了一声呓语一样的呻吟，说话的声音特别的低，似乎害怕吵醒了旁边的妹妹，又像是呼吸不上来的感觉。整个娇美的躯体微微的发着抖，似乎很不适应这样的感觉。

“姐，弄疼你了，我帮你弄好一些吧！璤”张文感觉自己的喉咙里似乎有火在烧一样，干得半点水分都没有。话一说完，直接挪到了她身下，将两条粉腿左右一分往上压了压，埋头低了下去。细细的闻了一下姐姐蜜处的味道，似乎还有点淡淡的香味，又有一点点的咸。

“啊……”张少琳突然感觉到弟弟的舌头在自己那敏感的小地方上舔了一下，顿时就有些惊慌的说：“小文，别舔那，脏。”

“不脏，姐姐的味道很香！这些水很好喝。”

张文说着，整个脑袋都贴了上去，大嘴直接对在了她的花穴口，舌头在那灵活的舔来舔去，偶尔缩成一团朝里钻去，轻轻的撩拨着敏感的嫩肉，又噙着那敏感的小肉丁舔了几下。没一会儿，就感觉姐姐的腿开始微微的发颤了。

尽管张文也是凭借着看那些日本大片学来的动作，但只是这样就让处子之身的张少琳快感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整个脑子都放空了，没半点思考的能力，甚至本能的伸出手去用力的按着弟弟的脑袋，似乎要把他也塞进自己身体里一样。这种感觉比起自己用手还刺激不知道多少倍。

她的手虽然已经在发抖，有些控制不住力道，抓得张文的头皮有些发疼，不过张文可不会去计较这个。他继续品尝着姐姐的味道，当舌头灵活的钻了进去，噙住那颗敏感的小肉芽点了几下，张少琳的身体顿时就抽搐一样的颤抖起来，喘气的声音也更加的急促了。

“姐……我要来了……”张文已经硬得有些受不了了，直起身来，舔了舔嘴唇后，蹲在了她的身下，握住自己硬梆梆的命根子顶在姐姐已经泛滥成灾的花穴口，有些紧张的说道。毕竟对他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处男对处女，这样的事发生的机率已经和车祸差不多了。

“姐是第一次，你轻点。”

借着微微的夜色，张少琳似乎可以看见弟弟的整个轮廓。一想到他拿着男人传宗接代的东西顶在自己的穴口，只要轻轻的一捅以后自己就变成了女人，心里特别的紧张，闭上眼睛，等着那传说中的一疼！

张文现在的紧张一点都不比她少，要不是今晚借着酒劲，还有那药酒激发的色胆，还真是干不出来这事。不过心里想着身下就要和自己一起献出第一次的美人居然是自己叫她姐姐的女人，那种禁忌和罪恶的快感就冲刷得脑子一片的空白。

握好了命根子，确定了位置后，张文挺腰开始慢慢的推进，两片花瓣的保护没办法阻止男人的入侵。拨开它们后，张文感觉到姐姐的嫩肉正紧紧的收缩着，一吸一吸的咬着自己的命根子，由于前戏充足，所以里边特别的湿润，轻轻的顶了几下后，慢慢的推进了一半就碰到了一层障碍物了。

“小文……轻点……”张少琳身体绷得特别僵硬，下身一阵特别涨的感觉。知道弟弟已经入侵了自己，但却没有像听说那样的疼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有些不适应的说道。

“姐，你夹得我好舒服啊。”

张文脑子都开始发麻了，这就是传说中女人的身体，一跳一跳的肉壁包围起来的感觉实在太舒服了。在没尝试之前，张文都有疑惑过这种长时间的活塞运动到底有什么用！但现在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绝对是错的，光是这温热通道夹紧的感觉就让人欲罢不能。

张少琳羞得别过头去，不理会弟弟的调戏。张文可是第一次见她这样娇羞的样子，不禁色心大动，轻磨了两下还停留在她身体里的命根子后，柔声的说：“姐，我要来了，一会儿有点疼，你得忍一下知道吗？放松身体，放松后就没那么疼了。”

张少琳听弟弟说得一副老练的模样，不由得暂时忘了身体的不适，扑哧一笑说：“好了，小文，你一个童子鸡，还在这装老手呢。”

她这一笑，紧张的身体马上松软了一些，张文趁机狠狠地一顶，冲破了她十九年来保持的纯洁，将那层象征着纯洁的处子膜顶破，整个命根子深深的刺入了她的身体深处，把眼前这个性感的尤物彻底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女人。

“啊……”张少琳没想到弟弟会突然发难，一阵大撞，下面马上传来了撕裂一样的疼痛，不禁疼得叫了起来！

说实话，外边虽然够湿润，但里边却是有些发干，而且特别的紧凑。张文猛的这一捅，自己也有些发疼，但一看姐姐整个人都抽搐起来了，嫣红的小嘴也因为疼痛闭合不上，赶紧趴下身，抱着她温柔的说：“姐姐，你忍一下就过去了。破身都这样的！璤”这一动，张少琳又感觉到了一阵生疼，但看弟弟的语气里满是疼爱和怜惜，只能吸了口凉气后，声音发颤的说：“死小文，你就不知道轻点吗……疼死我了！璤”“轻点你更疼了，姐。”

张文说着的时候，越凑越近，几乎是贴着她的嘴唇说出来的。

“小色狼啊你，一点都不知道疼人。”

张少琳赶紧反手把弟弟的腰抱住，他小小的一动，下身都会感觉发疼。

张文趁机把自己的舌头渡了过去，一边轻舔着她洁白的贝齿，一边双手按在她的酥乳之上，轻揉着那两颗硬立的小樱桃说：“姐，我是第一次这么舒服。”

张少琳红了红脸，没想到弟弟回来的第二天，两人居然会发生这样有悖人伦的关系，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根大家伙停留在自己体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想起自己保留了那么久的处子身就这么没了，还没得这样的疼，禁不住心里一阵的酸楚，语气有些悲伤的说：“小文，以后你要对不起姐的话，我就不活了！璤”“姐，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璤”张文一边挑逗着她身上的敏感点，一边动情的说：“姐，你是我第一个女人。让我知道了做男人是啥滋味，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张少琳渐渐的有些适应了下边的涨痛，甚至还有些开始发痒起来。禁不住脸上一红，娇媚的说：“小文，姐不那么疼了。”

“那我动动看？”张文兴奋的问道。

“轻点……”张少琳说着的时候，把小手放在张文的腰上，闭上眼睛，满是紧张的等着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张文试探性的把命根子抽出来一些，又慢慢的顶了进去。见姐姐没有吭声，虽然眉头有点皱，但似乎能忍受得下来，这才慢慢的抽送起来，一边抽送，一边感受着姐姐的肉壁夹紧自己的感觉，特别的紧，特别的舒服，温热潮湿的感觉包围着命根子，让张文兴奋得似乎全身的细胞都跳起来一样。

张少琳原先还有些不适，强咬着牙忍着这种像是伤口被撕开的疼痛，但随着张文温柔的动作，也慢慢的感受到了一种充实的满足感和磨蹭所带来的舒服。禁不住娇喘起来，脸上也开始发烫。有种想叫出来的冲动，但还是狠狠的将它压抑下去。微微的喘着气，随着弟弟温柔的动作，一对酥乳上下的摇摆起来。

“姐姐……”张文一边叫着她，一边在她体内抽送着，随着充足的湿润感，动作也越来越快。

不知道为什么，弟弟这样“姐姐”一叫，张少琳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有些阴暗的快感，禁不住这样的诱惑，本能的开始抬起小香臀有那么一点点的迎合。

随着两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快感同时袭来，空气中的温度似乎都感受到这种激情而有些升温。姐弟俩默契的没有说话，但却是压抑不住越来越急的呼吸。一时间，小屋里都是低低的喘息声，和肉体撞击带出来的拍水声，听起来香艳无比又压抑得很。

两具白花花的肉体紧紧的相缠蠕动着。见姐姐似乎已经尝到了个中滋味，张文的动作也越来越大，每一次的撞击都狠狠的拍在姐姐的身上，恨不能把自己融入到她的身体里边。而张少琳也是随着弟弟的每一次撞击发出了压抑的轻吟，如果不是小丹在旁边，恐怕这时候早已经忍不住叫出来了。

“姐……我要来了……”张文到底还是个处男，虽然刚才已经在喜儿的手上爆发了一次，但抽送了二十多分钟后，全身一紧有些受不了，知道自己快射出来了，忍不住更加大抽插的频率。

“弟弟……啊……射给我吧！璤”这时候张少琳也是感觉特别的强烈，知道自己高潮也快来了。疯狂的扭动着香臀，迎合着弟弟的冲击，嘴里也发出了不清不楚的呻吟。一头清秀的发丝也变得散乱不堪。

一阵颤抖，张文顿时感觉全身一阵电流通过，集中到了自己的命根子上，发疯似的狠撞了几下后再也把持不住，将所有黏稠的子孙深深的灌到了姐姐的身体里边。

“啊……”张少琳长长的一声呻吟，感觉到花心被一股滚烫的东西一浇，也忍不住整个人痉挛起来，直直的弓起了性感的娇躯。迎接着快乐颠峰的同时，也把人生的第一道爱液喷散而出。

两人同时达到了快乐的最颠峰。

发泄过后，张文忍不住全身一软，瘫下来压在了姐姐的身上，张少琳也是感觉全身的骨头像被抽走了一样没半点的力气。姐弟俩紧紧的抱在一起，一边喘着气，一边享受着男女之欢那种神奇的快感。下身依然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良久过后，呼吸渐渐的平淡下来。空气里似乎还弥漫着交好后留下的那些秽物的味道，张少琳慢慢的睁开眼睛，从那销魂蚀骨的滋味中回过神来，眼见弟弟还泥巴一样的趴在自己身上，胸膛挤压着自己的酥乳，不由得嗔怪道：“死小文，你还不下来，想把姐姐压死啊。”

“我想把你插死……”张文几乎是脱口而出，刚说完就惊觉不对，刚把人家的身子给破了，现在就说这样粗鲁的话，这话说得有些过份了。

“你这个小流氓……”张少琳并没有生气，只不过现在感觉下边又开始有些发疼了。不禁娇声的责怪说：“原来看你挺老实的，怎么现在这样好色呢！你赶紧起来吧，姐有些受不了！那里有些发疼了。”

张文的眼睛差不多已经习惯了黑暗，借着从窗户口透进来的几丝月光可以清楚的看见姐姐脸上那娇羞的表情，和在黑暗中像珍珠一样闪着水光的迷人眼眸，既有初为人妇的风情，又有少女破身的惆怅。这时候脑子一冷，顿时就有些百感交集，这个下身和自己紧紧相连的性感女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自己怎么就那么冲动呢！想到这，就一阵的头疼。

“小文，你怎么了？”张少琳见弟弟默不作声，不禁有些疑惑的问道。

“姐，我想就这样压着你，压一辈子！璤”张文说着，又趴了下去，一边亲吻着她的脖子一边轻轻的说道。按道理，自己应该不是那么冲动和色胆的人，怎么就在今天变得那么猥亵，玩了喜儿后又把姐姐给破了身，怎么想都有点想不明白。

张少琳感觉心里一暖，轻轻的伸出小手，反抱住张文那虽然瘦削但结实的身体，语气明显含着幸福的说：“傻弟弟，姐都已经是你的人了，以后还能说什么！璤”“姐，你说妈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张文咬着牙问道。既然已经做了那就不能逃避，对于姐姐，或许没有很多亲情的感觉，但现在她做了自己的女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自己却不能去戳破这个谎言。要不然就可以和她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想到这，心里顿时感觉十分的烦燥。

“我不知道……”一说到这个问题，张少琳的语气变得有些不安和迷茫。她心里也是在想为什么今晚自己会这样的冲动，现在回头一想，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

“算了，姐，你也别担心了。”

张文越想头越疼，见她的语气也变得低沉起来，赶紧说道。

“小文……你！璤”张少琳突然惊呼了一声，身体里弟弟那已经软下去的命根子不知不觉又硬了起来，稍微的一顶就让那刚经历过破身洗礼的敏感小花穴又传来了一丝丝渴望的快感，满满占据了自己还稚嫩的小花穴。

张文这才发觉自己的命根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硬了起来，摸着身下姐姐柔软而又充满弹性的娇躯，顿时又有些蠢蠢欲动了。再次蹲起身，将她的双腿分开后，轻轻的挺动着腰，再做起了让人如醉如狂的活塞运动来，尽情地享受着刚破身的小花穴那迷死人的紧凑。

不过这次的动作就轻柔了许多，模仿着以前看过的那些A片的技术。开始用九浅一深的节奏慢慢的享用着姐姐的身体。

“不行……别、别动了……我受不了……”张少琳高潮刚过，正是最敏感的时候，被这么一弄顿时就呻吟成片，虽然夹杂着一点点的疼痛，但弟弟温柔的动作带来了更多充斥着所有神经的快感。

“姐，我知道你想要了……这次让弟弟再好好的让你舒服一下吧。”

熟悉的快感再次浮上来，张文决定不再去想那些让人头疼的问题，好好的享受一下这种上帝赐给人类的美妙韵事和眼前姐姐曼妙的身体才是正事。

“……啊……啊……”“好弟弟……轻……轻点……”张文一波接一波的撞击着姐姐娇美的身体，双手握着她上下跳动的酥乳，抽送的频率越来越快，很快又把第一次破身的姐姐送上另一个快乐的颠峰中去。

“弟……我……受不了了。”

“别……别弄了……”“死……干死我了……轻，轻点啊……太……深了……”持续将近一个小时的活塞运动后，张少琳原本没间断过的快感在全身上下爆炸开来，脑子里除了迎合的本能已经没别的东西了，但到底是第一次破身，马上就受不了了，见身体里的大东西还那么硬，顿时就有些害怕的哀求道，语气变得有些无力，就连呻吟都已经没了力气。

“姐，你再忍一下，我马上来了。”

张文现在已经爽得眼睛都红了，那熟悉的感觉一涌上来就知道自己已经快射了，哪有空去怜香惜玉。见姐姐的身子开始往后躲，马上把她的双腿抱住往自己这边拉，更狠的干了起来。

“啊……疼……别那么用……劲。”

张少琳终于忍不住发出了疼痛的叫喊，下身的蜜处传来了火辣辣的疼感，鼻子一酸，眼泪也不争气的掉了下来。

“马上了……”张文的力度却是变得更大，喘着粗气狠狠的撞了起来。没几下后整个人像发了狂一里边。样的抽搐起来，将第二发的千万子孙又送进了姐姐的身体“啊……”张少琳被这一烫，既是疼但又感到异样的刺激，忍不住尖叫了一声，在疼痛中迎来了最后一波更加强烈的颠峰。

“姐，你别哭了，刚才是我不对。”

激情过后，张文这才听见了姐姐低低的啜泣声，心里不由得有些愧疚，赶紧伏下身，一边用嘴吻去了她眼角微微发热的泪水，一边满是歉意的说道。

“死小文……你想把我搞死啊。”

啜泣了好一会儿，张少琳才从疼痛和快感的双重夹击下回过神来，皱着眉头有些愠怒的责怪道。用力的把压在自己身上的张文推开后，挪动着香臀，让那根已经软了的东西退出自己的身体，发出了一声像是开酒盖的声音，伴随着处子血和其他的秽物一起流了出来。

张文不好意思的一笑，黑暗里虽然看不太清楚姐姐脸上的表情，但一想刚才自己那样的粗鲁，一定把她弄得很疼了，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姐，我刚才太舒服了所以才没控制住。你没事吧？要不要我给你揉一下？”“能没事吗？疼死我了……都肿了，揉个屁啊，死一边去！璤”张少琳一边苦着脸摸了摸自己已经有些红肿的小地方，一边娇怒着说道，快乐过后就是一阵火辣辣的疼了。

“哪肿了？”张文色色的问道。伸手往下一摸，湿润的水都已经流得被褥上都是了，姐姐那娇嫩的蜜处微微的有些发烫。

“你再说我就把你头都打肿。拿开啊，你手很粗不知道啊。”

张少琳恢复那副强悍的样子后，将张文的手一把打开，装作恶狠狠的说道。

“我怕你舍不得哦。”

张文说着的时候，摸黑把纸巾拿了过来，撕下一块捂在了她的花穴口那轻轻的按住，又撕下一些擦起了自己的命根子上那些黏稠的分泌物。

“你去死我都舍得。”

张少琳接过纸巾后坐起来，一边擦着一边还嘀咕说：“你个色鬼，早知道这样疼我就不给你了，和牛一样不知道疼人。”

“呵呵，现在才后悔啊，太晚了吧，现在你都是我的女人了。”

张文嬉笑着说：“刚才我看你比我还爽呢，看你叫的那个欢腾啊！现在就过河拆桥，未免也太让人伤心了吧！璤”“就是拆怎么了？爽什么爽，疼得要命！璤”张少琳想起自己居然在弟弟的身下发出了那种浪叫声，还扭着屁股去迎合弟弟的撞击，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呵呵，随便你怎么说。”

张文呵呵一笑后，躺了下来，顺手把姐姐柔软的身体拉了下来，让她的头枕到了自己的胳膊上，将她环在怀里躺着。突然想起刚才自己内射了进去，别他妈第一次就中标了，顿时吓了一跳，立刻紧张的问：“姐，你月事是什么时候来的？”“前两天，怎么了？”张少琳有些疑惑的问道，毕竟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长大，信息一点都不发达，对于正常的生理知识都不懂。

“没什么。”

张文一听她现在是安全期，马上就大大的吐了一口气，不过马上又调侃说：“姐，你就不怕怀孕吗？刚才我都射进去了，明年的今天就可以抱一个大胖小子了。”

“啊……”张少琳这才惊叫了一声，语气慌乱的问：“真会怀孕吗？小文？惨了惨了，妈一定会把我打死的。”

“呵呵，逗你的。现在你是安全期，怎么射都不会怀孕的。”

张文呵呵的一笑，将她再抱紧了一些，拉过被单盖在两人身上，讲解起安全期的概念后，张少琳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张文的调戏还是有些抱怨。

两人原本布满汗水的身体这时候一干都变得有些发凉，张少琳很满意弟弟的体贴，像小猫一样的蜷缩到张文的怀里取暖，一边感受着弟弟宽大的肩膀，一边娇滴滴的说：“小文，你会不会以为姐姐是个随便的女人。咱们是姐弟我还让你睡，而且你还刚回来，会不会看不起我啊？”张文见她的语气里有些幽怨，看过电视大概知道女孩子破身后多少都会有些忧郁，赶紧正了正色后满是柔情的说：“姐，你想多了。你都是黄花闺女，有哈随便的，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才会给我的。你放心吧，我会对你好的。”

“嗯……”张少琳满意的点了点头后，突然有些疑惑的说：“小文，你有没有觉得刚才好像容易发热，晚上我一直都坐立不安的，心里像有什么在挠，特别的难受。”

“我给你治治。”

张文色笑着说完，一手攀到了她的胸口，抓住了一只圆润饱满的酥乳。心里也有和她一样的疑惑，不过为了避免她多想，赶紧转移注意力。

“你个色胚……”张少琳嗔怪了一声，见弟弟再没别的动作后，这才有些担心的说：“弟弟，我害怕妈回来以后会生气，怎么办啊？咱们这事可不能出去随便说，让人知道了会嚼舌根的。”

“没事的，到时候有事我顶着。”

张文说话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脑子里开始整理起这一晚上发生的事情来，想来想去，八成是那一小碗药酒在作怪，自己喝了以后变得色胆那么大，弄了喜儿还把姐姐给上了。姐姐估计也是因为喝了那东西才会冲动的把身子交出来。现在细想，两人能突破这一步真该感谢没什么印象的爷爷啊。

“小文，你刚才舒服吗？”张少琳感觉到有一种被保护的兴奋，语气一低后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

“嗯，姐，刚才你把我夹得好爽啊！还有你这对宝贝，摸起来又软又有弹性，我都舍不得放开了。”

张文赶紧恭维道，不过说的也都是事实。姐姐的身体确实能让人疯狂，尤其是一对形状漂亮、浑圆饱满的酥乳更是让人爱不释手，曲线的比例完美，即使比起那些所谓的模特儿也是更胜一筹。

“算你会说话。”

张少琳妩媚的一笑后，黑暗中伸出手来摸着张文的胸膛，一边用手指在上边打着圆圈，一边轻轻的问：“小文，你是真的喜欢姐姐，还是因为那玩意憋的难受才……”疑心不小嘛，这时候要是承认是因为憋得难受的话，估计她马上会把自己杀了。张文一边想着一边满是柔情的答道：“傻瓜，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从进门开始，我就只把你看成一个喜欢的女孩子，压根就没在意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那么快就得到你，让我都有种做梦的感觉了。”

“嗯，小文，姐也喜欢你。”

张少琳幸福的应了一声后，还是有些担心的说：“可我听说近亲生的孩子可能会变白痴，就算不变白痴也不会聪明，那咱们以后怎么办？”“确实有这说法！到时候我们再想个办法就行了。”

张文也知道近亲乱搞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低能儿，像喜儿就是最好的证据了。眼见姐姐的语气越来越消沉，赶紧转开话题。反正自己是冒牌的，以后等姐姐怀上的时候，孩子应该很健康，没什么问题。

“小文，妈给你找了对像，你还要姐吗？”张少琳这时候才恢复了少女的本性，语气有点像是撒娇一样的说道，闪闪的大眼睛里满是期待甜言蜜语的神色，不过也有一点酸酸的醋意。

“不要的是白痴，我姐长得这么漂亮，是个男人谁不想要啊！到时候咱们把新娘丢房间里，咱俩偷偷的跑别的房间里搞怎么样？嘿嘿，争褥把你这对大宝贝摸得更大一些，以后喂孩子能多喂几个。”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爱不释手的在她的酥乳上摸来摸去的，那既柔软又结实的触感实在太吸引人了。

“你学坏耍流氓了。”

张少琳娇声的嗔怪了一下后，感觉到弟弟的手作怪的使劲揉着自己的胸脯，语气有些发嗲的说：“好了，小文，别再动了，你把姐姐当面团揉了啊。”

“可不是嘛，这可比面团软多了。我又想吸吸看了。”

张文色色的说着，作势又要伏下身来。

“好弟弟……别弄了，姐不行……”张少琳顿时有些手忙脚乱，语气惊恐的说道。这一动，牵扯到刚破身的伤口，顿时疼得咧起了嘴。

“姐，你疼的话就别乱动了，我给你看看。”

张文慌忙哄着说道，笑咪咪的摸到了她的腿根，一边轻轻的用指甲刮着，一边猥亵的说：“要不咱们再来一次呗，以毒攻毒怎么样？”“你小子……”张少琳感觉一痒，慌忙抓住了弟弟作怪的大手，放在了自己的腰上，语气娇嗔的说：“刚来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来你这么色呢，还以为是个害羞的小男孩，现在姐都有点引狼入室的感觉了，你实在太坏了。”

“嘿嘿，你的感觉太准了。”

张文呵呵的一乐，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又感觉有点不太对，但到底哪不对又说不出来，脑子里顿时都是疑惑。

“对了小文，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城里去办你的事，啥时候回来啊？”张少琳语气有些不舍的问道，将弟弟抱得更紧了。脑海里的观念已经渐渐的把张文当成了自己的男人，在这小小的渔村里，三从四德和伺候男人的观念特别的重，眼下两人有了肉体上的事实，一切的想法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过两天吧！璤”张文思索了一下后说道，如果姐姐刚破身自己就出门，未免有点太伤她的心了。还是在这多陪她几天吧！

“嗯，小文，我听说这事不能多做，做多了伤身体，以后你可得克制一点，还有晚上你弄喜儿的事可不能让妈知道，我怕她会骂你。”

张少琳似乎已经进入了角色，像个小妻子一样的开始唠叨起来。

“我又没给她开苞，怕什么啊。”

张文说着的时候，脑子里终于反应过来是哪不对了。喜儿的呼吸声在黑暗里听起来是那么的沉稳有规律，但相比之下妹妹的似乎有点粗重而且急促。

心里顿时觉得不妙，妹妹一定把过程都听了个一清二楚。这可怎么办啊，光顾着发情，没去注意，小孩子睡得再沉，刚才那样大的动作和姐姐情动的呻吟，尤其是高潮来时那叫声简直就是无所顾忌了，这动静肯定早把她吵醒了。想到这，张文顿时脑子开始发涨，赶紧想起了应付的办法。

“小文，姐有点累了，咱们睡了好吗？”张少琳语气有些撒娇的说道，柔柔的情意让人感觉骨头都快酥了。

“睡吧……”张文温柔的说完后，拉了拉被子把两人的身体都盖住，把手从她的胸脯上移到了背上，一边轻拍着，一边感受着姐姐细嫩的皮肤贴在自己身上那种爽滑的感觉，不知不觉又有点冲动了，但还是压抑下来，轻声的说：“姐，我爱你。”

“小文……”张少琳感动的叫了一声后也没说什么，将头深深的埋在了弟弟的臂弯里，轻轻的闭上了眼睛。

张文脑子里却是复杂的想法，既头疼自己一时冲动把姐姐给破了身，又担心不知道妈妈知道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还有眼下妹妹知道了两人的事，会不会管不住嘴，这全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啊。

如果表明身份的话，两人之间的事就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了。然而，关键就是打死都不能说自己是个冒牌货，但这样一来，在别人的眼里这种关系就是有悖常伦，头疼啊！

渐渐的，小妹的呼吸也平稳下来。姐姐嘴角挂着幸福的微笑慢慢的进入了梦乡，就剩张文瞪大了眼睛，在黑暗里看着有些破落的屋顶，脑子里像翻滚一样的思索着今天发生的事，度过一个难眠的夜晚……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忍不住困意，抱住已经一脸微笑入梦的姐姐睡了过去。

第三章捉奸在床

或许是张文昨晚付出了太多体力的关系，或许是张少琳刚破身为人妇，对着弟弟有些依赖的关系，直到了日上三竿，姐弟俩依然光着身子相互的拥抱在一起香甜的做着美梦，嘴角都挂着幸福和满足的微笑，丝毫没注意到暴风雨就要来临，还沉浸在男女美妙之事的春梦里边。

陈桂香昨晚在妹妹家住了一个晚上，久未相聚的姐妹俩有说有笑的夜谈了一个晚上，似乎又回到了少女时代，互相倾诉着心事和生活的琐碎！陈桂香字里行间更是掩饰不住对儿子回来的那种喜悦的心情。尽管睡得很晚，但还是担心儿子在家不习惯，起了个大早便赶了回来。

进门的时候，只见小女儿在院子里逗着喜儿玩，一见自己回来，脸马上就变得铁青的跑了出去，似乎很害怕一样。陈桂香心里一突，不会是儿子出什么事了吧？心里又急又担心的推门进屋一看，脑子顿时“嗡”的一下就炸开了。儿子和女儿没穿半点衣服的抱在一起睡觉，散乱的被子根本就遮掩不住两人纠缠在一起的身体，那些激情过后的秽物即使已经干了，但空气中隐隐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陈桂香气得脑子都有些作疼，再仔细看女儿的腿上还带着一丝血迹，儿子硬立的命根子上也有干枯的血丝。但这时候她可没心思去多想，再查看了一下后，发现被褥上有一小抹嫣红的血花。作为过来人的陈桂香肯定不会以为这是女儿来了例假，心里一颤，儿子和女儿怎么就睡到了一块，这可真是作孽啊。

陈桂香尽管生气，但对这样荒唐的事情也有些不知所措，站在炕边好一会儿后，好一会儿后终于忍不住怒气冲冲的大喊：“你们给我起来。”

还沉浸在睡梦中的张文被吓了一跳，本能的坐起身，一看妈妈满脸怒火的站在自己面前，顿时就吓得说不出话来。张少琳也醒了过来，一见弟弟的手还按在自己柔软的酥乳之上，而妈妈就在前边看着，满脸的阴霾和怒火，马上也是一脸的错愕，吓得拉过被子遮住了春光外泄的娇嫩玉体。

“你们……”陈桂香一看被子被翻开，两人果然是半点衣服都没穿，大女儿脸上明显有着女人破了身的红润和风韵，脑子里开始嗡嗡作响，顿时气得破口大骂起来：“你们是畜生啊，啥是姐弟不知道啊！你们怎能干出来这事！璤”“妈，我……”张文见姐姐害怕得躲到自己身后去，刚想解释什么，却发现除非自己把谎言戳穿，不然说什么都是白搭的，一时间就有点语塞。

“你先把衣服给我穿上，伤风败俗的畜生。”

陈桂香确实是气糊涂了，见儿子似乎没半点悔恨的意思，也是心里一恨，直接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张文只感觉眼前一晃后，脑子有些发昏，脸上马上火辣辣的疼了起来。一看妈妈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马上捂着脸低下头去，不敢说话。毕竟自己是以一个亲生儿子的身份做了这种荒唐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解释的。

陈桂香气得大喘起来，胸口一阵撕裂一样的疼，颤抖着手指着躲在儿子身后的女儿继续骂：“大妹，我让你照顾弟弟，让你在这看着他，你就这么看的，看到一个被窝里去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一个黄花闺女还没嫁先和自己弟弟睡了，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妈，对不起……”张少琳像个委屈的小女孩一样，可怜的躲在张文的后边，满脸的惊慌，一急眼泪都掉了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事你们都干了说这个有什么用。”

陈桂香看着儿子脸上的巴掌印和女儿满脸的泪水，叹了口气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漂亮的眼眸变得有些失神，默默的念叨着：“作孽，你们让我以后死了怎么和你们爷爷交代啊！璤”“妈，我能单独和你谈一下吗？”张文犹豫了好一会儿后，开口说道。妈妈确实是气得不轻了，胸口起伏着似乎有些上不来气，要是真把她气坏了就不好了。

“好，大妹，你穿上衣服先出去！璤”陈桂香现在也是有些茫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索性看看儿子想说什么。

张少琳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默默的拿起自己的衣服，穿完后走到了门口，满脸的泪水还没干就给张文递了一个眼神，示意不要气坏了妈妈，这才走了出去。张文会意的点了点头，等她把门关上后，这才穿上自己的裤子。尽管刚才想好了一大堆的说辞，但这时候根本就说不出口，看着妈妈那凌厉的眼神，不由得心里一阵惭愧。

陈桂香见儿子满脸的不安，心里一软后坐到了炕边，叹了口气后说：“小文，你干得太出格了啊。想女人，妈可以给你找，你姐以后还得嫁人，现在被你破了身，以后你让她怎么做人啊。”

张文俊脸一红，不过却是鼓起勇气倔强的说：“妈，我不会让姐嫁人。她已经是我的女人，而且我也不是用强的，她是心甘情愿的。”

“心甘情愿。”

陈桂香冷哼了-声，漠然的看着儿子说：“别以为我不知道外边的花儿多，你哄你姐还不是简单的事。大妹这岁数还没嫁是因为啥，我心里有数，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原本以为你一回来就可以给她找个婆家了，现在出了这事能有谁要她。”

“妈，我是真的喜欢她。”

张文见妈妈语气不太好，索性也强硬起来，坚决的说：“我就要姐了，她谁也不能嫁。要是你非得拆开我们的话，那我就带她一起走。”

“小文，你是想气死我啊。”

陈桂香一见儿子的态度这样坚决，而且还用私奔来威胁，禁不住胸口一疼后，满脸悲伤的说道。

张文一见妈妈难受的模样，慌忙上前去一边帮她拍着后背，一边劝说着：“妈，你别生气了。我知道这事很荒唐，但我和姐是真心的。再说，我都回来了，家里一切有我在，你还操那么多的心干什么，我会照顾好你们的！至于姐，现在都这个岁数了，你总不能随便找个男人就给嫁了吧。”

“小文啊！璤”陈桂香感觉气上来了，这才摸着胸口，苦口婆心的说：“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但妈怕那些人指前说后的，怕你们被口水淹死。虽然以前村里也有过这样的事，但最后哪一个有好结果了？妈是怕你们一时冲动，以后冷静下来就后悔了。”

“妈，我不怕，别人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

张文顿了顿，一脸豪气的说：“只要咱家在这够强，腰板硬钞票多，谁会说什么啊！璤”“哼，你不怕我可怕，我怕以后没脸去见你爷爷！璤”陈桂香尽管看着儿子脸上自己留下的巴掌印很是心疼，但还是一脸怒气的骂了一句后甩门而出。

张文有些无奈的看着妈妈的背影，叹了口气后感到内心一阵的烦乱。点了一根烟，烟雾盘绕着眼前的一切，脑子里不禁开始想起了刚才妈妈的话。姐姐真是一时冲动吗？如果以后她后悔了怎么办！自己又只能以这个身份干挺着，越想心里越烦。

陈桂香出门后，一见蹲在井边的女儿茫然不知所措，脸上尽是不安的表情，心里还是有些生气。刚想出门，心里还是一软，背着身低低的说：“大妹，你进屋去吧，刚破了身不能在外边受寒。”

“妈……”张少琳抬起头哽咽着轻唤了一声，眼泪又流了下来，看见母亲走出门口时显得有些沧桑的背影，心里顿时又是一疼！

张文正坐在炕上闷头抽着烟，这时候小丹探头探脑的往里看了看，一见陈桂香不在，这才跳了出来，一边拍着胸脯一边小声的说：“哥，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啊，妈都回来了你们还不起床！姐也真是的，平时起得那么早，怎么今天就起不了床呢。”

张文瞥了她一眼，没好气的说：“你既然早起来了，为什么不叫我们。明知道妈回来了看见肯定会出事的，你这不是耍我吗？”“关我什么事啊？”小丹嘟起小嘴，一副委屈的模样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喊了啊，但你们抱在一起睡得那么死，怎么叫都叫不醒！我以为妈得傍晚才会回来，所以就先出去玩了，谁知道妈妈这么早回来。以往去小姨那，她起码得待上一、两天的。”

“算了。”

张文狠狠地把烟头掐灭后，心里惦记着姐姐，连衣服都没穿就丢下旁边一脸委屈的小妹走了出去，刚出了小门就看见姐姐倚靠在墙上一脸的失神，漂亮的眼睛默默的流着两行清泪，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禁不住心里一疼。

“小文……”张少琳回头见弟弟满脸疼爱的朝自己走过来，禁不住心里一伤。

“哇”的一声扑到张文的怀里大哭起来，或许是哭久了的关系吧，原本清脆娇滴滴的声音都变得有些嘶哑。

“姐，不哭！有我在呢。”

张文一边安慰着她，一边搂着她现在看起来分外柔弱的身体朝屋里走进去。进屋的时候，小妹还一脸不满意的坐在炕上生着闷气，地上的喜儿不知道从哪找的一些稻草，正自己蹲在地上玩！

“小文，怎么办啊！妈气跑了。”

张少琳在弟弟温柔的搀扶下又躺到了炕上，或许是刚才太伤心的关系，现在才感觉身下的伤口又开始作疼了，但也是一脸着急的哭诉着。

“姐，我都不知道你担心什么。妈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刀子口，豆腐心。她肯定找个地方自己哭一下然后就没事了。”

小丹在旁边不屑的说道，眼里却闪着有些没底的感觉。

喜儿本来是想腻上来的，但本能的觉得气氛不太对。又蹲回了地上继续玩着自己的稻草，只是眼前满是好奇，时不时的抬起来扫一圈。张文一听妹妹的说法，既是希望她说的是事实，但心里又是有些担心。

“小文，你出去把妈妈找回来吧！妈只是一时生气才打了你的，其实姐知道她是很疼你的。你别生气了好吗？”张少琳低声的啜泣着，拉着张文的手哀求道。

张文哪会因为这一巴掌而生气，只不过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见妈妈，见了以后说什么好，感觉心里特别的烦躁。毕竟发生这样的事，哪个当妈的都受不了。自己也不能多说什么，想起来头就特别的疼，看了看在旁边似乎有点幸灾乐祸的妹妹”不禁有些火起的说：“小丹，你认识路，出去找一下妈。”

“你们把妈给气走的，凭什么我去啊！璤”小丹不满的撇过头去，嘟嚷着说道。

“你去不去？”张文现在心里烦得要命，哪有空和她瞎聊那么多。一着急，语气硬了起来！

“小妹，你就出去找一下吧！姐求你了。”

张少琳现在已经乱了方寸，一把抓住妹妹的手后哽咽道。原本闪亮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哀伤的水雾，看起来特别的无助。

小丹看了看哥哥满脸阴霾，又看看姐姐梨花带雨的可怜模样，无奈的摇了摇头后说：“姐，我怕我现在去找她，妈会把火撒在我身上的！到时候你们好了，我可就惨了，总不能让我给你们当沙包吧！璤”张文听出来她还是在打趣，禁不住脸一黑后，咬着牙说：“小丹，够了。你爱去就去，不去的话，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说些没用的鬼话。”

“你凶什么凶啊，你自己干的事还有理怎么了。”

小丹马上倔强的顶起了嘴，小脸上满是轻蔑的神色。

“小丹，住口。”

就在兄妹俩快吵起来的时候，门口突然响起了陈桂香严厉的喝斥声。兄妹三人顺着声音一看过去，只见妈妈满脸的平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手里还提着一只脖子上被放了血，还在抽搐的活鸡，语气淡淡的说：“一会儿把鸡钱给你陈伯送过去。”

“嗯……”小丹一见妈妈教训自己，顿时吓得不敢吭声，乖乖的点了点头后走了过去。

“妈，你……”张少琳见妈妈回来了，马上有些害怕的将头埋到了被窝里。张文则是见她脸上没什么表情，觉得有些诡异，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小心翼翼的问道。

话还没说完就被陈桂香挥手打断了：“什么都别说了。”

说完，看了看躲起来的张少琳，语气有些关心的嘱咐道：“大妹，你刚破了身，妈给你炖个鸡汤补补身子。今天你就在炕上躺着，别随便下地知道吗？”说完，拿着鸡就走去了厨房，不给两人留下说话的余地。

张文一见妈妈前后的变化这么大，不由得满脸疑惑的看向姐姐。张少琳也是一脸的迷茫，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文，要不你去看看吧！璤”张少琳犹豫了好一会儿后说道，还是觉得妈妈的表现很不正常。

“嗯，姐你好好躺着，别乱动知道吗？”张文关心的嘱咐了一声后，心里也是担心的走了出去。

尽管心里满是忐忑和不安，但张文还是轻声的安慰着姐姐睡下。这才有些拘谨的朝厨房走去，小小的烟筒已经升起丫鬟袅的炊烟，从远处就可以看见妈妈站在大灶前面的娇美背影，虽然底下的柴火已经烧了起来，但她却是站在那一动不动，满腹心事的模样。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从小没有母爱的张文早就把她看成自己的亲生母亲，看到这一幕，顿时内心就隐隐的作疼。轻轻的走过去，可以隐约看见她的身体正微微的颤抖着，似乎还伴随着低低的啜泣声。看来妹妹说得没错，妈总习惯有什么事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哭，擦干眼泪后又是那么的坚强。

“妈。”

张文不知道为什么，靠得越近越觉得自己的心里发酸，站到了妈妈的背后时，甚至有点想陪她一起哭泣的冲动。

“小文，你怎么出来了。大妹呢？你得陪着她。”

陈桂香一听到儿子的声音，慌忙把眼泪擦干，不让儿子看见自己已经有些红肿的双眼，语气有些责怪的说道。

尽管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平淡和安静，但张文猛地将她扳过来面对着自己时，那美丽的脸上满是哀伤的泪水，荧荧动人的眼里挥之不去的惆怅，让人心里一疼，禁不住慢慢的伸出手去，一边抹着她脸上的泪水，一边满是愧疚的说：“妈，我知道这事是我不对。一回家没让您开心，还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您别哭了好吗？您要是生气的话，您就打我骂我，看您哭我也心疼。”

“小文，妈没事的！这么多年习惯了，哭一会儿就忘了！璤”陈桂香面对儿子的体贴，心里一暖后说道。哭泣的脸上隐隐有了幸福的微笑，只是这笑容看起来有一些勉强。

张文犹豫了一会儿后，轻声的说：“妈，你别憋着好吗？你要难受的话，你打我骂我都行，看你这样我心里闹得慌。”

“傻孩子，妈还打你干什么，传出去的话多不好听！这么大的男人了，说话怎么就不经脑子。”

陈桂香破涕为笑，看着儿子脸上那微微有点发肿的巴掌印，心里一软，伸出小手轻轻的摸了上去，满是心疼的说：“小文，妈把你打疼了吧！璤”“不疼。”

张文感受着妈妈的小手抚过的温柔，心里也是一暖，半开玩笑的说，“小时候很少被你打过，现在算是你弥补我了。”

“小文！你先出去吧。一会儿妈做完饭咱们再说吧。”

陈桂香似乎是有什么话想说，但憋在喉咙里又说不出来。好一会儿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一边推着张文一边说道。

“嗯，妈你别太累了。”

张文说完后自己走到了院子里，妹妹带着喜儿像躲避战火一样不知道上哪撒野去了，姐姐这时候肯定在屋里也是满心的不安，哪睡得着啊。找块石头蹲了下来后，张文不禁又点起了烟，一边抽着一边想着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似乎不差，从妈妈刚才的表情看得出来她似乎有了主意，但犹豫着不肯说出口而已。张文开始猜想妈妈到底会怎么办，是强行拆散自己和姐姐，或者是真的容忍下来，任由这样荒唐的事继续发生？难道自己真要坦白才能平息这场争端吗？可是她们要知道了真相，自己以后又该怎么办？越想心里越乱，心情也烦躁起来。

“小文，进屋来吧。”

好一会儿后，陈桂香端着一个已经有些发灰的大汤碗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朝里屋走去。见儿子头疼的坐在一边的样子特别孤独，心里又是一疼后喊道。

“嗯。”

张文动作迟缓的站起身来，将烟狠狠地抽了一口后丢到一边，迈着特别慢的步伐走进屋去。说实话心里确实不愿意去面对这事，但也没办法，这事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然以后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磨磨蹭蹬还总需面对，张文感觉这几步的路特别的漫长。走进屋里的时候，姐姐已经团着被子坐在了炕桌边上，低着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前边摆上一碗黄澄澄冒着香气的鸡汤，而妈妈则是坐在旁边默默的添着汤，儿子进来的时候看都没看一眼，似乎在酝酿着接下来该说什么一样，气氛变得有些压抑。

张文尽管心有不安，但为了表明立场，还是直直的上了炕，坐到了姐姐的旁边，大手轻轻的放在了她的腿上，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张少琳似乎感觉自己不安跳动的心稍微的安稳下来，眼里的紧张也少了一些。满是柔情的双眼看了看张文后，脸上泛起了娇羞的红晕，但却多了一种异样的坚定。

陈桂香似乎没去看这些，只是继续的添着汤，将碗放到了张文的面前，叹了口气后脸色一正，满是认真的问：“小文、大妹，这次出了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就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是不是真心在一起的？”张文原本以为妈妈会大发雷霆，但没想到她单刀直入的问了出来，一时间有些错愕，见姐姐向自己投来了期待的神色，赶紧开口说：“妈，我和姐是真心在一起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我爱姐，这辈子就要她做我的女人了。”

张少琳在旁边一听弟弟的话，顿时泛起了幸福的红晕，眼里飘忽不定的闪烁，一瞬间似乎变得坚定起来。

尽管知道会听到这样的答案，但陈桂香还是感觉心里有点发酸，见两人一副情深意重的样子。不由得幽幽的叹了口气，满脸悲凉的说：“那好吧，既然是这样，过两天你就带你姐走，找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住下来，好好的过你们的日子。”

张文和张少琳都是同时一愣，没想到妈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再一看她脸上那心痛和不舍的模样不像是在开玩笑，心跳不由得扑扑的加快起来。张文一听，起先也是有了一种幻想，但妈妈那副不舍的模样还是让人心疼无比。刚见到分别了十多年的儿子，还没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就得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她心里该是下了多大的勇气啊。

“妈，我不走，以后我就在这陪着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你小时候欠我的很多，我要你慢慢的弥补我。”

张文和姐姐对视了一眼后，一脸坚决的摇了摇头。

“傻孩子，妈怕你们在这过不下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啊！你以为妈舍得吗？盼了十几年总算把你盼回来了，但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又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人家指着脊梁说你姐姐的坏话吧。以后你多回来看看妈，我就知足了。”

陈桂香的语气特别的决绝，但禁不住心里那阵疼痛，鼻子一酸，眼泪又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妈，我哪都不去，我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张少琳看着她痛苦的模样，心里一疼，凑上前抱着妈妈，低声的啜泣起来。

一时间，屋子里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一个坚决要送儿子走，一个坚决不肯走。尽管场面感人，但张文还是感觉脑子有点嗡嗡发疼，不过可不敢在这时候去打扰她们，无奈地看了一眼后又抽起了烟，在这种时候抽的闷烟似乎都没什么味道了。

张文默默地在旁边看着，直到她们的啜泣声都低得只剩隐隐的哽咽时，才咬了咬牙说：“妈，你想赶我们走是不可能的，这辈子我就赖在这，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也管不着。”

“小文，你不怕，可你姐是个女人啊，她能受得了别人嚼舌根吗？”陈桂香一边拉起衣服擦着眼角的泪水，一边哽咽着说道。

张文看着她这一撩所露出的那漂亮平坦的小腹，心里微微的一荡后，还是强稳了心神，一脸温柔的朝张少琳问：“姐，你怕吗？”“我不怕，别人怎么说关我什么事！我们的事也用不着别人管。”

张少琳突然爆发出了原本坚强的个性，脸上满是决绝的说道。

陈桂香见儿子的眼光时不时的瞟过自己的小腹，便赶紧把衣服放下，嗔怪的看了张文一眼，似乎在责怪张文怎么这时候还能起色心。见张文惭愧的低下头去，这才满是担心的说：“可是你们这样在一起，名不正言不顺的，还没办法生孩子，以后能行吗？”张文一见妈妈的语气松动了一些，赶紧说：“妈，咱们不怕这个！哈叫名正言顺的，你相信我，我肯定会对姐姐好的，你们不是说了很多人结婚都没去办证吗？他们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过！至于孩子，到时候要一个咀。就算有什么缺陷，也是咱们老张家的骨肉不是嘛！璤”这倒真不是什么难题，反正以后姐姐真有了的话，生下来就行了，肯定是个健康的孩子，到时候说是祖宗保佑就○K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得把一家人稳定下来。

“可是……”陈桂香似乎被儿子的话打动了，眼里有了一丝犹豫的神色。好一会儿后轻轻说：“那总不能要个喜儿那样的吧，到时候能照顾得过来吗？真要这样的话，那咱们老张家还不是成了大家的笑柄了。生儿子还好，要是生个闺女那样可就惨了。”

“没事的妈，现在儿子和闺女都一样，只要是我的骨肉就行了，”

张文说话的时候，眼里不怀好意的看向了姐姐纤细的小腰，略带色意的递给了她一个色笑，以后这肚子里肯定就会孕育自己的后代了。

可张少琳并没有吃这一套，反而是像陈桂香一样的板起了脸。美眸带着泪痕，满是正色的看着张文说：“小文，你这样想可就不对了。咱们家现在就你这根香火，到时候生不出个儿子来，怎么和地下的祖宗交代，闺女和儿子能是一样吗？闺女始终是别人家的人，儿子才是自己的根。”

“就是啊，到时候我怎么去见你爷爷，你不会是想让咱们家断了香火吧！璤”陈桂香立刻和女儿站到了一个阵营上，一脸认真的教训道。

他老人家要是知道自己的香火是个山寨货的话，估计能气得炸尸，张文有些不怀好意的想着。

说起爷爷，罪魁祸首还是那坛子药酒。张文看着她们一脸没商量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还是说错了话。在这讲大道理简直就是找骂，母女俩说变脸就变脸！刚才还哭哭啼啼的一副生离死别的模样，现在倒好，都板起脸来教训自己，不过这样也行，起码气氛好了不少。挨挨骂总比看她们哭成一团强多了。

张少琳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会儿后，轻轻的拉了拉陈桂香的衣角，语气有点不甘心也有点无奈地说：“妈，我有个主意，那看行不行？”“你说说看。”

陈桂香见女儿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疑惑的说道。

张文也是好奇的看了过去，见姐姐眼里隐隐闪过一丝心疼和不情愿，咬着牙一脸决绝的说：“你还是给小文找个媳妇，到时候等她进了门怀上了以后，就算知道了我们的事也跑不了，我不能生但可以让她生。到时候多生几个，我在家还能帮忙带，日子一久，她也就过下来了。”

“这样啊。”

陈桂香一听女儿的话，顿时眼睛一亮，一脸欣喜的思考起来，似乎觉得这办法可行！

张文一听满脑子顿时全是遐想，姐姐跟自己暗地里偷欢，娶个老婆，再背着她和姐姐搞到一起。这、这也太刺激了吧。想着想着，不由得又想到了3P、双飞之类的字眼，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一见姐姐投来了幽怨的眼色，慌忙装出一副正色的说：“不行，这样不就委屈你了吗？”话还没说完，就被已经一脸欣喜的陈桂香挥手打断了：“大妹这主意好，到时候就对外说你姐不能生孩子还是怎么的，反正找个嫁不出去的理由就行了。这样你们又能在一起，还能娶个老婆，而且还没什么毛病可以挑，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璤”“嗯！璤”张少琳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变得淡定起来，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那份要和别人分享自己男人的伤感。

“可是妈，这样太委屈姐了吧，让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进门来。娶个好点的还行，娶个不好的，到时候我怕她对姐不好！璤”尽管张文脑子里已经开始幻想连连了，但一看姐姐哀伤的表情还是有些做作的说道。

“没什么委屈的，咱这有钱有能耐，要娶几个老婆有的是。”

陈桂香似乎觉得这是最圆满的大结局，顿时开心的笑了出来，心疼的拿起纸巾擦去女儿眼角又开始打转的泪水，一边擦一边轻声的安慰说：“大妹，我知道你心里有点委屈，但你们都睡过了，这时候也只能这样了。你放心，妈在这保证谁都不会欺负你的。”

“妈……”张少琳动情的喊了一声后，像小孩子一样的把头埋到了陈桂香的怀里啜泣起来，发泄着心里的委屈。一想到自己刚刚破身，却要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这份感情，心里就感觉特别的疼！像是在钻心一样的剧痛。

“大妹，哭吧！咱们女人哭出来以后就好了。”

陈桂香一边轻声的安慰着女儿，一边暗暗的松了口气。

张文在旁边看着这一切，感觉变化实在太快了，快得都让人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就在这时候，屋外边突然响起了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夹杂着一个男人阴阳怪气的嘲讽，但又有小丹气急败坏的嘶叫声。陈桂香和张文疑惑的互望了一眼后，让张少琳乖乖的待在屋里，一前一后的走了出去。

第四章母子发威

一出门就看见院子里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邋遢男人正叉着腰，像个泼妇一样的骂着什么，小丹站在他面前也是丝毫不让的和他对骂着，可爱的小脸都气得通红了，而喜儿脸上却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一边哭着一边坐在地上打滚。

“怎么回事！璤”陈桂香走了过去后，看着喜儿在地上的可怜模样，皱了皱眉头后朝那男人问：“狗子，你又上我这来干什么？找揍挨吗！璤”“你别在这恶人先告状。”

那个男人一见陈桂香出来，眼里闪过了一丝色意却又隐隐有些恐惧，慌忙后退了两步说：“你家这个傻子，刚才把我那小鸡崽弄死了几只，我上门来说理还不对吗？”“妈，你别听他的。我在旁边看着，喜儿根本没去动他的鸡崽。这老犊子的鸡崽本来就是死的，放在那想讹咱们，刚才还打了喜儿，根本就是记恨上次的事，现在上门来瞎闹的。”

小丹一脸气乎乎的说道，漂亮的眼睛里也满是怒火的瞪着他。

张文一听顿时怒火烧上丫头，刚才看那男人后退的时候腿似乎有点瘸，心里就猜想他是不是那个被妈妈打断了腿的家伙，现在一听是他没错了。看着地上的喜儿哭着鼻子的可怜模样，还有脸上那红扑扑的巴掌印，不由得心里一疼，气冲冲的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你刚才打喜儿了？”“你哪冒出来的兔崽子，我在这说话关你屁事。”

那男人似乎对突然冒出来的张文有些疑惑，但马上语气不善的骂道。

“你个老憋三敢骂我儿子。”

陈桂香一听他的话顿时就暴跳如雷，泪水还没干去的眼里立刻闪现了凶光，漂亮的小脸抽搐着，整个人蹦了起来冲到他面前，直接就是一个大巴掌搧了过去，将完全没准备的中年男人直接给打到在地，摔了个狗吃屎。

“你个婊……”中年男人眼冒金星，爬起来刚想骂的时候，一看张文和陈桂香都一脸凶狠的走过来，马上住了嘴。

“操你妈的，你嘴巴吃屎了啊，敢骂我妈。”

张文尽管老实，但小时候在城里因为常被嘲笑所以经常打架，也不是唯唯诺诺的人。这时候一听他想骂陈桂香，顿时气血涌上了脑袋，下起手来更狠，抬起脚就朝他的嘴上踢了过去，一脚就把他的嘴踢得出血了。

“哥，打得好……打死他。”

小丹见他挨揍了，顿时手舞足蹈的在旁边起哄着，小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喜儿虽然看不太懂，但也知道自己受到了保护，高兴的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你个小鳖犊子，还有你个臭婊子，不就是一个跑了男人的活寡妇吗？在这装什么黄花闺女啊！璤”狗子挨了一脚也是生气了，不顾一切的爬起身来往后就跑，一边跑一边骂了起来。

母子俩一听都气得脸色铁青，张文直接追了上去，朝跑得有些东倒西歪的狗子后脑直接就打了个肘子，将他打得又扑倒在了地上。陈桂香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本来还想劝儿子别太冲动，但这会儿她也气坏了，直接抄起一根足有小孩子手臂粗的棍子追了上去，往还在地上骂娘的狗子就是一棍子招呼过去。狗子本能的用手一挡，马上疼得像杀猪一样的叫了起来。

狗子在母子俩的拳打脚踢之下好不容易又爬了起来，沿路上一边喊着“杀人了、杀人了！璤”，一边躲避着张文的拳脚和陈桂香的棍棒。母子俩见他这时候还口出恶言，心里一气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从家门口一路追打着他到了村委会的门口，路上熙熙攘攘已经有一些人追着看热闹了。毕竟在这样的小地方，一天娱乐的事有限，难得有乐子看谁不乐意啊！

“陈伯，救救我啊，这婊子要杀人！璤”狗子一身狼狈，满脸混杂了泥土和血的跑进了村委会，见棚子底下几个老人正在谈笑着，赶紧跑过去躲在了他们后边求救起来。

“狗子，今天老娘不抽了你的筋不算完。”

陈桂香见他这时候嘴里还不干不净的，看都不看还有些发愣的老人，直接就是一棒子打了过去，狗子一躲，棍子就将板桌上的棋盘和茶杯都打到了一边。

“你就是个活婊子……以为勾了个小白脸一起睡就不是了。连自己的男人都留不住，老子说的就是你。”

狗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牙被打落了一颗，一说话，嘴里的血混合着口水流淌了出来，但这时候也不知道疼了，还是不依不挠的骂着。

“我操你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的的该死。”

张文见他居然这样骂妈妈，气得两眼通红，冲上前去揪出躲在陈伯后面的狗子，直接一拳打在他的眼睛上，狗子“哇”的一声惨叫，倒在了墙边，张文追上去往他身上又是一顿踢！

狗子平时的人缘似乎不太好，看他在那挨揍，一群老人全散开了。陈伯走上前来问：“桂娃子，怎么回事？怎一早又闹开了。”

“你们别管，这驴踢脑袋的狗东西跑我那说些不三不四的，还骂我儿子，今天不抽死他没完。”

陈桂香尽管嘴上恶狠狠地说着，但一看儿子满眼血丝，下脚毫不留情的踢着狗子，还是怕闹出了人命，喊道：“好了小文，打差不多就行了，别给打死了，脏自己的脚。”

“嗯。”

张文意犹未尽的又踢了一脚，眼见他已经痛得脸上一片扭曲，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脸都肿成了猪头滚在地上哼哼唧唧，这才收回脚，走了回来。

“怎么给打成这样啊！璤”老人里到底还是有心地好的，宝爷今天没去船坞，等张文打完了才从人群里站了出来，上前蹲下身来一边查看狗子的伤势，一边摇着头说道。

“自找的，没死算是我们心好了。”

陈桂香在旁边怒目而视的说道。

“妈的，下次再鸡巴瞎说，老子把你埋了。”

张文到底在外边也看过N部的黑社会电影，说出狠话的时候也是有模有样，凶狠的样子看得陈桂香都有些不认识了。

“看什么看，都散了。”

陈伯见门口已经有人围了起来，有说有笑或是指指点点的看着，其中不少人好奇的眼光都集中在了脸生的张文身上。到底是拿人的手短，马上就跑过去轰他们。

“小文，咱们回去吧。”

陈桂香蔑视的瞥了狗子一眼后，拉起张文的手就要往外走去。张文心里一荡，感觉着妈妈小手的柔软，不由得跟着她的步伐往外走。这时候门外跑进来了一个肥胖的妇人，一下就挡在两人面前撒起泼来。张文定睛一看，不就是上次和妹妹见过的狗子姐姐吗？

“呀，作孽啊！璤”这寡妇还耍横打人了，还有没有天理了！打死人了啊！璤”胖泼妇哭天喊地起来，刚想伸手去拉扯的时候，却看见陈桂香的眼里闪着凶光，似乎又要提起手上那带血的棍棒，慌忙把手收了回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叫着。

“别理她。”

陈桂香冷哼了一声，拉着张文就要走。

“哈，打完人就这么走了，你当我家狗子是牲口啊！璤”胖泼妇见这招不管用，人群则像看猴戏一样的发出了爆笑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一把拉住了张文的脚，大喊起来：“大家评评理啊，寡妇打死人了，还有没有天理了。”

或许她以为张文看起来比较斯文，应该是比较好唬弄的那一种人吧。

“叫什么叫啊？滚……”张文半点情面都没留，大骂了一声后朝她脸上踹了一脚，破口大骂起来：“你家那东西也算人，说是牲口还侮辱了牲口。寡妇也想欺负，那就是欠揍。你敢再鸡巴浪叫，老子连你一起揍。”

胖泼妇没想到张文翻脸比翻书还快，冷不防的挨了一脚后摔到了一边。脸颊上开始浮肿，鼻血忽忽的往外冒，咧着嘴疼得说不出话来，眼里有些害怕的看着气冲冲的张文。

“姐，你没事吧……”这时候狗子似乎神智有些恢复过来，眼见姐姐也挨了揍，便蹒跚的跌跑过来，一边扶起了胖泼妇一边着急的问道。但这次却不敢再骂人，更别说动手了。两人一起坐在地上看起来倒是挺可怜的，尤其是他的衣服破开了好几个口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说话，血水就从那张大嘴巴里流了出来，可怜的样子比起乞丐来说还低了一个档次。

村民一见没热闹看了纷纷散去。

“桂娃子，你看这事怎么办啊？”陈伯见两人似乎都有些消火了，这才跑过来朝张文眨了眨眼，做起了老好人。

“怎么办，难道非得我把他那条腿也给打断吗？”陈桂香似乎谁的帐都不买，语气还带着一丝怒火的说道。

“这事你看……”陈伯见她还在气头上，一脸为难的转过头去朝张文说：“你妈现在还气着呢，人打都打了，这事……”“哼，我现在气还没消，以后再说吧！璤”张文见妈妈态度强硬，也不好落了下风，冷哼一声后反手拉着她说：“妈，咱们回去吧！璤”“嗯，狗子你小心点，再惹我，老娘就扒了你的皮！璤”陈桂香见儿子一脸的男人气概，眼里闪过赞许的光芒后转身就走，丢下还在哭天抢地的狗子姐弟俩。

走出村委会的时候，张文牵着妈妈的手，脑子还有些转不过弯。怎么早上还哭哭啼啼的谈着姐姐的事，现在一转眼就把别人狠揍了一顿，这事后该怎么处理啊！看着妈妈一脸习以为常的表情，和村人见怪不怪的样子，这才恍然大悟，这地方那么偏僻，恐怕派出所还都管不到，最多就是村里的老人和长辈什么的出面调解一下而已，至于什么法律之类的事，更是没人会去信这一套。

“儿子，你想什么呢？”快走到家门的时候，陈桂香才把手轻轻的抽了回来，见儿子一脸的深思，不由得疑惑的问道。

“没什么，我就在想刚才到底是你打得重还是我打得重。”

张文摇了摇头后开玩笑的说道。心里却是多了一份新的感慨，妈妈一个女人家的，带着两个女儿，家里没一个当家的男人，这样的人家在这种小地方是最容易受欺负的，如果不是她态度这么强硬的话，估计现在自己都有个后爹了。难怪大家一看她近乎蛮横的样子都不愿意上前多插嘴。

“呵呵，你就在这贫嘴吧！璤”陈桂香咯咯的一笑后，竖着大拇指说：“不过妈还真没想到，看你斯斯文文的样子，下手竟那么狠。我本来还以为这儿子挺老实的，没想到你下手比我还狠呢。把狗子的牙都打掉了，不错啊！挺有男人样子的。”

说完，还赞许的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张文尴尬的一笑，哪有当娘的鼓励儿子打架的，她大概算是头一个吧。不过见她兴高采烈的样子也不想扫兴，得意的笑了笑后说：“你儿子也就见了你能乖一点，在外边的时候也不是什么老实孩子。”

“这才像个男人嘛！璤”陈桂香高兴的一笑后，走进了院门。

“呀，哥哥、老妈，你们太强悍了，我爱死你们啦。”

小丹拉着喜儿的手从后边跑了上来，还没来得及喘几口气就眼冒星星的说：“打了狗子这一路，进了村委会还下得了手啊！老哥你太强了。”

“你个臭丫头。”

张文见她似乎也很喜欢这样的热闹，居然拉着喜儿看了一路，真不愧是咱们家的闺女，和妈妈一样都有些暴力倾向。

“好了小丹，收拾收拾，洗干净了进屋吧！估计着那鸡汤你姐也喝不完，咱们一起吃。”

陈桂香脸上尽是高兴的笑容，似乎特别满意儿子刚才的表现，语气里隐隐得意的说道。

“好咯。”

小丹兴奋的喊了一声后，拉着在后边还有些唯唯诺诺的喜儿就跑进了草棚里洗起手来。

“小文，你也进屋去看看大妹吧。”

陈桂香微笑着朝张文说道。

“嗯。”

张文轻轻的点了点头后刚想走，却发现草棚边上的喜儿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脸上还有红红的巴掌印，正楚楚可怜的看着自己，不由得心里一动，走上前去伸手一边轻抚着她带点沙土的小脸，一边疼爱的说：“喜儿，现在还疼吗？”“爹爹……不疼了。”

喜儿的智商差不多是小孩子的水平，稍微也有点辨别能力。见张文脸上一副心疼的样子，马上摇了摇头，乖巧的说道。

“呵呵，别在这发腻了，赶紧进屋吧。”

陈桂香见儿子眼睛时不时的瞟进喜儿的领口里，顿时心里就有一些不满。不过还是一脸笑意的走上前来，一把拉过喜儿的手说：“来，大妈给你洗一下，看你一身的泥，快成个泥人儿了！璤”“嗯……”喜儿眼里隐隐有些不舍，但也乖乖的点了点头。

“小文，进屋给她拿换洗的衣服。”

陈桂香朝张文吩咐完后，又朝草棚里的小女儿说：“小妹，你再不出来的话，一会儿东西都没得吃了。”

“来了来了……”一说到吃，小丹马上跑了出来。手臂上都是湿漉漉的水珠，衣服也湿了一大片，贴在了玲珑的小身体上，胸前更加的夸张，被水泡过的衣服有些透明，可以看见里边那两点小小的粉红。不过她丝毫没一点自觉，走上前一把拷上了张文的胳膊，笑嘻嘻的说：“哥，咱们进屋吧！璤”“嗯，走吧。”

这一亲密的接触，张文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妹妹已经略成稚形的小胸脯压在自己手臂上的柔软感觉。禁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软趴趴的跟着她朝屋子走去。

炕上，张少琳团着被单倚靠在了墙上，刚才听到了外边的谩骂声，心里就一阵的担心。现在一见弟弟和妹妹有说有笑的进来，一想起以后自己就能和弟弟在一起了，脸上闪过了一丝幸福的甜笑后关心的问：“小文，你们回来了。刚才是什么事啊？我听外边闹哄哄的。”

“嫂子，你不知道啊！刚才哥可狠了，追了狗子一路打，打到了村委会里边还一顿踢呢。你没看见他满嘴是血的样子，看起来真是滑稽啊。”

小丹见姐姐脸含娇羞，灵机一动后爬上了炕，拉着姐姐的手调笑起来。

“什么嫂子啊，你这臭丫头胆子也肥了啊，居然敢来戏弄我。”

张少琳听着这个称呼，禁不住心里一甜，满是情意的扫过弟弟一眼，又掐上了妹妹可爱的脸蛋，没半分责怪的笑骂道。

“好了姐夫，不打扰你们在这甜蜜，我去送衣服吧！璤”小丹摆出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但却是偷偷的一笑，拿起衣服就跑了出去。

“这孩子……”张文笑呵呵的看着她娇小的背影，一转头看姐姐美丽的脸上满是娇羞的窃喜。想起昨晚尝试到的女人滋味，不禁心里一阵的荡漾，轻手轻脚的上前将她抱在了怀里，语气既是平淡却又透露着幸福的在她耳边呓语说：“姐姐，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妻子了。”

“小文。”

平淡而又温馨的话让张少琳的心里一暖，紧紧的靠在了弟弟的怀里，美眸闪着快乐的光芒低声的说：“我真不相信妈妈居然会同意我们在一起，我现在到底是在作梦还是真的醒了？”“傻瓜，你当然是在作梦了，做一个一辈子都醒不了的美梦。”

张文伸出手帮她整理着散乱的发丝，抱着姐姐的身体尽管已经有些冲动了，但一想到她今天刚破身，又马上忍了下来。

“小文，姐好高兴啊！原来都是真的。”

张少琳娇媚的一笑，突然感觉到腰间有什么硬东西正顶着自己，疑惑的伸出手去一抓，马上就知道是弟弟的命根子。顿时羞得脸上一片红润，慌忙把手抽回来后嗔怪着说：“小文，你怎大白天的还想着这事呢！璤”“呵呵，你这样漂亮，我硬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事白天晚上都想，因为我姐实在太迷人了。”

张文既猥亵但语气里又透着真诚的恭维道。

“小文，你也喝点汤吧，现在还热乎乎的呢。”

张少琳心里感觉甜蜜蜜的，见弟弟的眼光又游离在自己身上，带着侵略性的热火，丝毫不掩饰他对自己的渴望，心里先是一喜但又有些害怕，赶紧想转移张文的注意力。

张文看着姐姐嫣红的嘴唇在说话时一动一动的分外迷人，心里产生了想好好亲她一下的冲动。见桌上的汤碗，灵机一动后端了起来，拿起勺子舀了一些后递到了她嘴边，像哄孩子一样的说：“乖，把嘴巴张开，老公喂你！璤”张少琳脸上一乐，配合的张开小嘴将弟弟喂来的汤汁都喝了下去。感觉似乎比刚才更香，比喝了蜂蜜更甜。有些回味的舔了舔嘴唇，娇嗲着说：“死小文，你就喜欢戏弄姐姐。”

“那我给你一个戏弄我的机会吧。姐，你来喂我。”

张文呵呵一乐，将碗递到了她的手中。

张少琳白了一眼后拿起勺子刚想喂，张文马上打断说：“姐姐，我要你用嘴喂我。”

见弟弟满脸的色意，张少琳不禁妩媚的白了他一眼，还是满脸羞红的将鸡汤慢慢的含到了嘴里，一抬下巴送上了自己嫣红润美的小嘴。张文马上就低下头去含住了姐姐的双唇，轻轻的撬开顽皮的贝齿，轻舔着她红润小巧的香舌，品尝着带有姐姐体味的香美鸡汤，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汤汁还是姐姐的体味。

张少琳马上被吻得娇喘连连，迎合着弟弟霸道的逗弄，两人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有些激烈的纠缠着彼此的味道，连拥抱都变得似乎一点点空隙也没有！就在吻得忘情的时候，小丹偷偷的跑了进来，见姐姐闭着眼睛一副享受的样子，悄悄的爬上炕后，坏坏的伸出手指猛的在姐姐的腰间挠起了痒。

“呀……”张少琳身体抖了起来，睁开眼一看，妹妹正在旁边坏笑着看自己和弟弟接吻，顿时羞怒的嗔怪说：“小丹，你找打啊！明知道姐怕痒你还来逗我。”

“哟，姐也有怕痒的时候啊。”

小丹嘻嘻一笑后躲到了张文的后边，抬起头来做了个鬼脸，一脸嬉笑的说：“我可不信哦，昨天我可看见了哥趴在你身下用嘴去舔尿尿的地方，你都不怕，怎么我用手轻轻一滑你就怕了？”张少琳一听这话，脸顿时像烧红的铁一样，滚烫滚烫的。见张文也投来了有些不好意思的眼光，想起昨晚弟弟趴在自己腿间，以温热的舌头在自己敏感的密处作怪时那种又痒又麻的舒服感觉，不禁隐隐有些回味。但猛地一看妹妹那调戏一样的眼光，又直起腰来红着脸斥责说：“你怎么小小年纪的还偷看啊。”

“哟哟，我那可不叫偷看，那叫光明正大的看！璤”小丹不服的吐了吐小舌头后说：“谁让你们动静那么大来着，何况姐你还一个劲的叫啊叫的，我能睡得着吗？”“我撕烂你这张臭嘴。”

张少琳见妹妹说得那么露骨，有点脸都不知道往哪摆的尴尬。脸色一凶扑了上去，将张文推到一边后，抓住了刚想逃跑的小丹。

“哥，救命啊……”小丹装模作样的喊了起来，眼里却满是得意的偷笑。

张文见姐妹俩一打闹，顿时胸香臀浪不断，哪会有工夫去救她，巴不得多看几眼才是实际的。马上跳到了桌边，一边抽着烟一边嬉笑着说：“我还救你，不和姐一起揍你就不错了。不过哥还是疼你的，我不会睁着眼睛看你受罪，所以我还是闭上眼睛吧！璤”“呀……”张少琳将妹妹压在炕上，撩起她的衣服在她的小腰上挠着痒，雪白如玉的皮肤把张文看得心里一跳一跳的。但就在姐妹俩闹得正慌的时候，张少琳似乎拉扯到了刚破身的伤口，整个人突然停滞下来，小脸上都是疼痛的表情！

“姐，你怎么样了？”张文顾不得看妹妹的小身体了，赶忙上前将她抱住后关心的问道。

张少琳皱着眉头忍了好一会儿后，这才回过气来嗔怪的看着张文说：“都是你啦，和牛一样，弄得人家那现在还疼！璤”“是是，都是我不好。”

张文一边点着头一边抱着她回了被窝，将她放躺下去，轻声细语的安慰说：“姐，你刚破身就别起来了，乖乖的躺着，又拉了伤口可就不好了。”

“嗯，死丫头，看我好了以后怎么收拾你。”

张少琳沉沉浸在弟弟的柔情蜜意里边，但回头一看妹妹正在偷笑，马上板起脸来恐吓道。

“去去去，你现在和坐月子差不多。看在你是我姐的分上，我不和你计较了，就让你在这吹一下吧！嘿嘿。”

小丹咯咯的笑了起来，脸上尽是得意的神情，挑衅似的看着姐姐说道。

“小文……”张少琳撒娇一样的看着张文，嘟嚷着小嘴一脸委屈的模样。

姐姐的声音嗲得都快出糖了，叫得张文心神都不知道去哪了。看着姐姐幽怨的眼神，他眨了眨眼示意她别动后，突然一个转身朝还在旁边偷笑的小丹扑了过去，将还没来得及防备的妹妹的柔软小身体压在了身下，奸笑着说：“臭丫头，你居然敢来调戏我们，看我不把你的小屁股打烂了。”

“不要，哥你太没人性了。”

小丹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喊了起来，娇嫩的身躯在哥哥的压迫下剧烈的摆动着，一副誓死挣扎的样子！

“嘿嘿，哥很有人性，哥很疼你的。”

张文一脸邪恶的笑着，这场面简直就跟无良叔叔在强奸小萝莉一样的刺激。妹妹这一动刚好磨到了自己发硬的命根子，顿时全身闪过了一阵强烈的电流。

“对，小文你把她屁股打烂，看这丫头嘴巴还硬不硬。”

张少琳在旁边幸灾乐祸的起哄道。

“你们不是好人，同睡一个被窝马上就来欺负我。人家不要嘛！压死我啦。”

小丹被张文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一副委屈的样子喊道。

“嘿嘿，由不得你了。”

张文猛的往后一坐，把刚有点缓过劲来的妹妹往后一拉，抱到了自己和姐姐的旁边，将她整个人压了下来。仰躺在自己槃坐的腿上，娇挺的小香臀顿时就勾勒出了圆润的曲线，她的小胸脯也压在自己的腿上。张文感受着妹妹柔软而又有点淡淡体香的小身体，不禁咽了咽口水，脑子里的想法也变得邪恶起来。

“小文，我来……”张少琳本来就好动，现在一见兄妹俩闹得慌，不禁有些坐不住了。坐到了弟弟的旁边，坏笑着抬起妹妹的下巴，阴阳怪气的说：“臭丫头，刚才居然敢来说我，这下看我不把你的小屁股打得红肿一片，保证起码重上十斤！璤”“姐，人家不是故意的……不打行不行啊？”小丹漂亮的眼珠子转了转后，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求饶起来。抬头一看哥哥眼里隐隐的色意，心里不禁有些摇摆。

“你说呢？”张少琳得意的一笑后，回头看张文一脸呆滞的看着妹妹的小屁股，心里顿时就有些吃醋。小手直接拉着妹妹的裤子往下一扒，露出了柔软雪白的小香臀，语气有些发酸的说：“想看的话就看呗，别一副跟光棍差不多的熊样。”

“呀，你还真脱啊……”小萝莉原本以为只是闹着玩的，没想到姐姐真的动手了，只感觉屁股上一凉，知道自己的小屁股全暴露出来了，顿时就羞得低下头去抗议道。

“我哪有啊！璤”张文艰难的把目光移走，但眼角还是忍不住又瞟了几下。妹妹的裤子被拉到了膝盖处，露出的小香臀又圆又白，就像两个新鲜的馒头一样，甚至还可以隐隐的看见她那粉红色、一褶一褶包围起来的鲜嫩菊花眼，还有一条细嫩无毛的小肉缝，上边只有几条像是绒毛一样的小草，十分的稚嫩。看着看着，张文不禁有些硬得发疼了。

“是不是很想摸啊？”张少琳见弟弟原本别过头去，现在眼角却又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心里不由得开始吃醋，将玉手轻轻的按在了妹妹的小香臀上慢慢的抚摸着，满是诱惑的问道。

“没有，呵呵！我哪敢啊。”

张文差点就脱口而出说“是”，但一见姐姐目露凶光的样子，赶紧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摆了摆手。

“切，一点都不老实！昨晚就敢摸我，现在你胆子都缩哪去了。”

张少琳不屑的白了一眼后说道，手上的动作还是没停下来，那纤细的手指像弹钢琴一样的点着，似乎把妹妹的小屁股当成了玩具一样。

“姐，你别玩我屁股啊，快放开我！璤”小丹感觉姐姐的手似乎要往自己的腿中间移去，这下心里就慌了，一脸着急的喊道。

“我的好妹妹，姐哪忍心打你啊。呵呵，姐来帮你检查一下身体哦。”

张少琳语气暧昧的说道，却是突然手一扬，啪的一声打在了她细白的小屁股上，留下了浅浅的手印。

“疼，我不玩了！你们合伙欺负人。”

虽然感觉不怎么疼，但小丹还是一副夸张的样子喊了起来。

张文看着姐姐的手拍在小丹香臀上带起的那股肉浪，心里就有些痒得受不了。听着那清脆的巴掌声，简直就像是拍打自己的心脏一样，恨不能伸出手去好好的安抚她那有点发红的小屁股，但看着姐姐若有深意的眼光，马上又老实下来。

“呵呵，小丹，你想不想知道破身以后的滋味怎么样？”张少琳突然暧昧的一笑，趴下身来在妹妹耳边吹着热气的说道。

“不要……你别乱来啊，快把手拿开……”小丹一听，心跳顿时快了起来。见姐姐不像是在开玩笑，马上慌张的喊了起来，心里已经有些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要戏弄她了。

“姐没乱来，姐只是想让你舒服一下而已。”

张少琳说着一转头，见弟弟眼珠子直勾勾的盯着妹妹鲜嫩的小屁股，冷笑了一下。张文见状，立刻把眼光从妹妹的屁股上转移到她充满醋意的脸上。

“我可不要，要舒服你们自己弄去啊。”

小丹还在挣扎着，无奈张文这时候像着了魔一样地偷看着她的小香臀，手在不知不觉中按得特别紧，她根本就没办法跑。

“姐是为你好哦……”张少琳坏坏的一笑后，朝张文说：“小文，咱们一起来教教她吧！璤”“不了，你来，你来。”

张文一听她的话，虽然别有诱惑，但似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语气有点不太好，赶紧摇了摇头，一脸谦卑的说道。

“嘻嘻，那别说人家没让你来哦。”

张少琳咯咯的笑了起来，按在妹妹屁股上的手突然一用力，将她的腿左右分开了一些，猛地按上了妹妹还没发育好的蜜处，笑吟吟的说：“姐也不太懂，你在旁边看着，哪做得不好你就说，知道吗？”“啊……”姐姐的手抚上私处，那种异样的感觉让小丹禁不住发出了既是有些吃惊但又有点舒服的叫声。

张文瞪着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妹妹的蜜处，姐姐那如玉的小手尽管遮挡住了最迷人的神秘地带，但光是这样的一幕就足以让人疯狂。张文感觉自己的脑浆似乎烧了起来，全身的血液都喷涌着朝海绵体集合，鼻血差点就想喷出来了。

张少琳偷偷的瞥了弟弟一眼后，不管妹妹的挣扎和反抗，小手在她稚嫩的私处开始慢慢的爱抚起来，做为女人肯定知道哪个地方是敏感的，所以动作也是特别的轻柔和熟悉，没一会儿就让还在喊叫的小萝莉声音低了下去，呼吸也快了起来。

“小妹，舒服吗？你怎么现在就出水了。”

张少琳一边轻轻的爱抚着妹妹那鲜嫩的小花瓣，手上已经隐隐沾染了一些情动的爱露，坏笑着低下头在她耳边吐着热气的问道。

“姐……别弄了……”小丹喘着粗气，感觉那蜜处传来了痒痒的舒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被姐姐弄比自己弄还要舒服很多，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含糊不清了。

“呵呵，你说不想了，可你这怎么老是流水啊。”

张少琳说着，慢慢的把她那两片小花瓣轻轻的拨开，张文的眼睛恨不得直接丢到了妹妹的腿间，见那鲜艳的嫩肉泛着荧荧的水光开始展露出来，那鲜嫩稚美的粉红色加上透明爱露的滋润，让人脑子都快烧得当机了。张文顿时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一场烈火烧过一样，干得连半点的水分都没有。

“人家……没有……姐……啊！璤”小萝莉在姐姐的逗弄下，小脸变得越来越红。嘴里的话含糊不清，更像是动情的呻吟一样！

张文在旁边看着姐姐一脸若无其事的做着这勾人魂魄的艳事，小手在妹妹迷人的蜜处肆虐着，真是恨不能把姐姐推到一边去自己动手。

张少琳看着弟弟一脸冲动但又压抑的模样，心里似乎很爽，两指将妹妹还没发育好的小花穴左右的拨开了一些，让里边那水淋淋的嫩肉更加的显眼。手指轻轻的在上边滑过，让妹妹的小身体不断的痉挛着。

“姐，求你了……人家知道错了……别弄啊……”小丹似乎很沉浸在这种上了天一样的快感当中，但回头一看哥哥喘着粗气，一眨不眨的盯着自己小屁股中间的隐私处，又有种又羞又想哭的感觉。

张文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姐姐的手每撩拨妹妹的敏感蜜处一下，她靠在自己腿上的小身体就抖一下，小腿乱颤的还碰到了自己的命根子，已经有些快受不了这种要命的煎熬了。刚想兽性大发的时候，张少琳似乎察觉到了弟弟压抑不住的冲动，心里偷笑了一下后，轻轻的拉起张文的手放到了妹妹的屁股上，笑吟吟的说：“好了小文，姐想看看你是怎么弄的，你来吧！璤”“姐，别玩我了。”

张文的脑子都快炸开了，手轻抚着妹妹白皙柔软的小香臀，感觉好滑好软啊！但看着姐姐那带着醋意的眼神，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咯咯，姐没和你开玩笑。你看看小妹的屁股，是不是很软很滑啊。”

张少琳旁若无人的将两只充满了小妹晶莹露水的玉指放在了张文眼前，满是诱惑的说道。

“啊……”张文看着姐姐妩媚勾魂的样子，脑子当机得都快没思考的能力了。

就在这时候，被压着的小丹听到两人的对话，脑子猛地一清醒，从羞耻但却让人迷醉的情欲中回过神来，趁张文脑子发空、身体发虚的时候，猛地一跳，跌到了旁边。一边慌忙的穿起裤子，一边气乎乎的说：“你们把我当玩具啦，在这压着人家随便玩。狼狈为奸，狗男女，奸夫淫妇！璤”“呵呵，我可是没什么意图的。不过你哥嘛，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张少琳捂着小嘴咯咯的笑了起来，若有深意的看着张文。

“不来了，你们欺负人……”小萝莉想起自己躺在哥哥身上，被姐姐肆意的玩弄着女孩子最隐私的地方，两人居然还像若无其事一样的品头论足，自己居然还觉得很舒服，而哥哥在旁边看得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不禁有些感觉到一阵的委屈，鼻子一酸，“哇”的哭了出来，跑了出去。

“小丹，你别哭啊！璤”张文见她哭着跑了，赶紧在后边紧张的喊道。这时候脑子才清醒过来，要是妹妹一个不小心说漏嘴的话，让妈妈知道了，估计会把自己活埋了！想到这，心里顿时就一阵的担心。

张少琳似乎看出了弟弟心里的担忧，轻轻的一笑后说：“没事的小文，小丹还是个孩子，哭一哭就好了。我猜想她也不会去和妈说的，毕竟小孩子都害怕丢脸嘛。”

“咱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张文想起妹妹流着眼泪，梨花带雨的小模样，顿时就有些自责的问道。

“过分？我看你可是看得很爽，现在来这装好人了？”张少琳鄙视的看了一眼后，将自己的右手慢慢的抬起，伸出还挂着妹妹露水的手指诱惑着说：“小文，人家手上都湿了，帮我弄干净好不好？”“哦……好！璤”张文愣了愣神，一见这满手的露珠，脑子里就不由得想起妹妹那稚嫩的蜜处，心里隐隐有些发痒，但还是赶紧起身去拿纸巾。

“不用那个，人家想你用嘴。”

张少琳一把将弟弟的手抓住，坏笑着说道。

“可是……”看着那晶莹的露水，似乎还散发着小萝莉鲜嫩的体香，张文是真的想品尝一下妹妹的味道，但害怕姐姐是整自己的，又有些犹豫起来。

“别可是了……来嘛……”张少琳见弟弟一脸的色意，心里偷笑一下后，一手抓着张文的衣角嗲声嗲气的撒起娇来。

“好，好吧！璤”张文再也受不了这样的诱惑了，将姐姐白皙如玉的小手抓住，小心的看了她一眼，确定她没有生气后，这才伸出舌头，轻轻的在那纤细的手指上舔了起来。妹妹下边的味道有点发咸，但似乎有一股女孩子天然的体香，甜甜的，有点像是牛奶。张文不禁品尝得有些醉了，大嘴一张，将姐姐的手指都含进嘴里细细的舔吸。

“小文……你，难受吗？”张少琳感觉弟弟就像是在爱护什么宝物一样，小心翼翼，动作温柔的舔着自己的手指。尽管知道他是在贪恋小妹的味道，但心里还是泛起了一阵甜蜜。低头一看，弟弟的裤裆中间顶起了高高的大帐篷，就知道他刚才肯定被自己逗得很难受了。

“姐，我憋得难受……”张文一边吸着姐姐纤细的手指，一边把自己的裤子脱了一些，让憋得都快发疯的命根子一下就弹了出来。

“小文，你裤子上怎么有血啊？哪受伤了？”张少琳眼里闪过情动的水雾，但猛地一看张文裤管上有一些血迹，顿时紧张起来，担心的问道。

“没事，都是狗子的血，我揍他的时候弄到身上的。”

张文摇了摇头后把姐姐的手指吐了出来，还有些不舍的将她的手拿到前面，轻轻的舔着她布满香汗的掌心。

“小文，别……痒……”掌心传来的麻痒让张少琳不禁咯咯的笑了起来，娇媚的身体也微微的颤抖着。一看弟弟迷恋的样子，心里一喜，低声的说：“小文，你先把裤子脱下来吧！这样穿不干净，一会儿姐去给你洗。”

“我一会儿自己洗就行了，姐你现在还不舒服，休息一下吧！璤”张文恋恋不舍的将姐姐的手放开后，站起身把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光着屁股站在了炕上，看着自己硬硬的命根子不由得苦笑起来：“姐，你可把我逗惨了。现在你那还有些伤，又不能做爱，让我怎么办啊！璤”弟弟硬立的命根子近在眼前，张少琳不禁看得眼睛都直了。仔细的打量着这根夺去自己贞操的肉棍子后，小脸微微的红了一下，问：“那你说怎么办啊！姐现在那还疼着，没办法给你！璤”“你说呢……”张文说着坏坏的挺了挺腰，把命根子都快贴到了姐姐的脸上。居高临下的可以看见姐姐领口里露出的深邃乳沟，命根子不由得刺激的跳了两下。昨晚摸着黑把姐姐给破了身，还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观赏一下她迷人的身体，现在不由得就有些蠢蠢欲动了。

“我帮你撸吧……”张少琳只是看着弟弟的命根子，就觉得自己那小地方微微有些湿了。看张文一脸的难受，也只能慢慢的伸出小手握住了命根子，感觉很硬、很烫！

“姐，你动一下啊……”张文站得挺直，刚想好好的享受一下姐姐的小手，但好一会儿后却没什么动静。低头一看，她握着命根子一脸的茫然，这才想起她虽然喜欢勾引或者调戏自己，但到底是个刚破身的女孩子，哪懂得了这么多啊！

“啊，怎么动？”张少琳从失神中缓过来，看着弟弟一脸着急的样子，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小手握着男人的命根子，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你就上下橹就行了。”

张文这时候已经快忍不住了，反抓着她的小手，自己上下套弄起来。享受着姐姐滑嫩的小手带来的快感，虽然有点干，有点发疼，但比起心里那阵阵的强烈刺激，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张少琳一脸好奇，但却带着羞涩的看着弟弟拿自己的手橹着命根子上下套弄，一脸舒服的样子。

套弄了将近二十分钟，张少琳感觉自己的手都发酸了。但弟弟还没有半点要射的迹象，不禁开口问道：“小文，你怎还不出来啊……”“我不知道啊……”张文也是有些纳闷，以往自己打飞机的时候，三、五分钟就差不多了。不知道是姐姐帮自己弄的关系，还是因为那药酒真的有神效，居然现在还硬得很，半点想射的感觉都没有。

“那怎么办啊，一会儿妈给喜儿洗完就该进来了，要让她看见的话就不好了。”

张少琳有些着急的问道，小手也本能的开始模仿着弟弟的节奏，在命根子上套弄起来。

张文一听也是着急起来，突然一看姐姐微微噘起的小嘴，心里一动后说：“姐，要不你用嘴给我舔舔吧。”

“呸，你怎么要我舔这地方啊，多脏啊。”

张少琳一听弟弟的话，顿时就脸色羞红的嗔怪起来，不过心里却是有些跃跃欲试，想尝一尝眼前的大家伙到底是什么滋味？

“姐，我求你了，你就给我舔一下嘛！璤”张文说着又往前一步，直接把命根子的圆头顶在了姐姐的嘴边，语气很是难受的哀求说。

“这！你就知道作贱人。”

张少琳感觉嘴唇被碰了一下，娇羞之余却是有些难为情的说：“姐不懂这个啊！璤”“没事，你就像吃冰棍一样含进去舔就行了。”

张文见姐姐的语气松动起来，马上趁热打铁的说道。

“那姐试试，你可不许和小妹说，知道吗？”张少琳拿着命根子又套弄几下后，到底还是禁不住张文的要求而答应下来，只不过还有一个附带条件！

“我保证绝对不说，发什么誓都没问题。”

张文马上信誓旦旦的保证起来，就只差赌咒了。

“嗯……”张少琳眼里有些迷离的看着眼前的大家伙，好一会儿后终于下了决心，在弟弟期待的眼光中慢慢的张开小嘴，伸出嫣红柔软的小香舌，试探性的在命根子前端那已经有些发紫的圆头上轻轻的舔了一下。

“好咸啊……味道具不好。”

张少琳试探性的将那点在舌尖上的分泌物往嘴里品尝了一下后，既是调皮但看起来没半点排斥的说道。

“姐，帮我舔舔嘛……”张文像小孩子撒娇一样的说道，腰又往前顶了顶。看着自己的命根子放在了姐姐迷人的唇边，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不知道从哪汹涌而上的快感。

第五章两个

“真是的，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啊。”

张少琳娇嗲着嗔怪了一声后，又闻了闻弟弟的命根子。这才微微的蹲起身，一把抓住了长长的棍体，用小舌头在那最敏感的圆头上轻轻的滑了起来。

“啊……”张文受不了姐姐那生疏却让人神经发紧的口技，温软香润的小舌头掠过自己的命根子，带来的快感让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偶尔不小心被她的牙齿刮到的感觉更是特别的舒服，快感充斥着整个脑袋。双腿开始发抖，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

张少琳似乎察觉到了弟弟的舒服，更加卖力的舔了个来回后，用小手前后套弄着。似乎无师自通一样，脸色稍微一红，微微的张开小嘴将圆头含了进去，像是吮吸冰棍一样地往里吸，动作轻柔仔细，就像在爱护一个宝贝一样。

“姐……好舒服啊……”张文见她含住以后又迷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索性双手将她的小头抓住，挺着腰开始在她的小嘴里慢慢的抽插起来。

“呜……”弟弟有点粗鲁的动作让张少琳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嘴里也有点发酸。但抬眼一看张文脸上满是舒服和兴奋的表情，张着嘴一脸的畅爽，便不忍心去拒绝，只能忍耐下来，任由弟弟的命根子抽插着自己的小嘴，长长的秀发也随着头部的摆动飘舞起来。

张文不知道姐姐是怎么想的，抽插了没一会儿后，突然感觉她小嘴里的舌头活了起来，时不时的还缠上了自己的圆头轻点几下，低头一看姐姐脸上十分妩媚的表情，眼里似乎还有点讨好的看着自己，不由得感动的轻唤了一声：“姐……”张少琳的嘴被弟弟的命根子塞满，根本没办法说出话来，嘴角流出了透明的津液，看起来诱惑无比。

姐姐妖冶的诱惑和那嘴角开始挂出的晶莹细丝，让张文刚刚升起的一点点温情顿时就荡然无存了，挺动着腰，开始在她的小嘴里边感受着让人疯狂的潮湿和狭窄。场面一时间香艳无比，张文站着继续抽插姐姐的小嘴，而姐姐发出了压抑的“唔、唔、唔”声更是让人疯狂。

张文狠狠地在姐姐的小嘴里肆虐了将近十多分钟，眼见姐姐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受，心里顿时有些不舍。这时候喜儿突然跑了进来，跑到了炕边好奇的看着两人的动作，怯生生的喊了声：“爹爹……这是，什么？”张文回头一看喜儿正蹲在炕上，一头长长的秀发还没干去，漂亮的小脸清秀无比，迷茫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更要命的是她就穿着一条小短裤，上半身没有半片衣缕，小小鼓起的酥乳和两颗细小的樱桃一览无遗，整个上身漂亮的皮肤上都是晶莹的水珠。看着她这清凉的打扮，少女的青涩曲线因为她的姿势而更有诱惑，张文不由得更加兴奋了。

张少琳感觉到弟弟看着喜儿的眼光满是冲动和欲望，嘴里的命根子跳了跳后又涨大了一些，顶得喉咙口有些难受，心里不由得发酸，顿时心生不满。一手往弟弟的腿上一推，将命根子吐出来后语气发酸的说：“小文，姐嘴酸死了……不行了。”

“不是吧，那怎么办啊！璤”张文看着自己还沾满了姐姐津液，通体光滑的命根子，有些无奈的哭丧着脸说道。不过一看姐姐满脸的醋意，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喜儿不是在这吗？你插她嘴呗，我想看看。”

张少琳脸色突然一变，坏笑着看了看喜儿说道。漂亮的眼里满是嘲弄的意思，似乎是在挑衅但又有点兴奋的味道。

“好……”张文这时候已经忍得受不了，哪会再去兼顾她那么多的感受。转过身朝还蹲着的喜儿说：“喜儿乖，把嘴张开……”“爹爹……”喜儿不知道是要干什么，以为是要玩游戏呢。高兴的叫了一声后，听话的张开了嫣红小巧的嘴唇，满是期待的看着张文。

尽管看着她小小的身躯和稚嫩的小脸，张文多少是有些罪恶感，但却又多了一种难言的刺激。不过还是有些担心的嘱咐说：“不准咬知道吗？要用舌头舔。”

喜儿什么都没说，只是乖乖的点了点头，张文这才放下心来，走到了她面前，一手扶着她的小脑袋，慢慢的把自己刚从姐姐嘴里出来的命根子又插进了这个小萝莉的小嘴里。看着自己的命根子慢慢进入她的小嘴里，心里马上产生了一种罪恶的快感。一挺腰，又做起了原始的活塞运动，不过对像不同而已。

张少琳揉着有些发酸的腮帮，挪到了一边，看着弟弟满脸兴奋的挺着腰在喜儿的小嘴里进进出出的，虽然吃醋，但细想一下也没多大的火气，毕竟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不能满足自己的男人，又能想什么呢。在传统的思想作怪下，也就没在意了，反而是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这荒唐香艳的场景。

抽插了一会儿后，张文没办法再保持这种温柔的节奏了。转头一看，姐姐似乎很乐意看自己插喜儿的小嘴，小脸上满是认真的样子。再也受不了这种刺激了，双手抓着喜儿的小脑袋后，动作有点粗鲁的抽送起来。

喜儿感觉喉口被顶得特别难受，有点想呕吐，慌忙想用手去推张文，但男人一冲动起来的力气哪是她能反抗的，只能手足无措的挣扎着，却是半点效用都没有。张文看着喜儿有些难受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竟然有了类似于强奸女孩的快感，动作越发的粗鲁起来。

张少琳在旁边看得都有些傻眼了，刚才弟弟对自己时还特别的温柔，怎么现在就像变成了牲口一样的粗鲁。喜儿的小脸上已经憋得通红通红的，被男人抽插的小嘴似乎是因为难受的关系，从嘴角慢慢的流出了不少的口水，有的都已经滴到了炕上。她使劲的挣扎着，但却半点效用都没有。

心里对可怜的喜儿十分的同情，但却暗暗的窃喜弟弟对自己的怜惜，眼神都不自主的变得温柔起来。看着弟弟每挺动一下，屁股上就会出现的肌肉线条，不由得心动起来，悄悄的挪到了弟弟的后边，脸色稍微的一红，凑上嘴去，开始亲吻着张文的大腿。

“啊……”张文没想到姐姐居然会在这种时候亲自己的腿，脑子里一阵的翻腾。一边插着喜儿的小嘴，一边回头看着姐姐既娇羞又妩媚的看了自己一眼后，居然情动的用她的小嘴开始亲自己的屁股，小嘴落在皮肤上的柔软感觉顿时让人兴奋得脑子都快烧坏了。

前边是喜儿狭小滑湿的小嘴包裹着自己的命根子，后边却是姐姐一脸情动的用小舌头舔着自己的屁股，在这双重快感的冲击下，张文再也忍不住了，感觉腰上一麻，全身的神经紧紧的绷了起来，有些发疯的狠狠撞着喜儿的小嘴，甚至把整根命根子都顶进了她的喉咙里边，彻底的掩没在她小小的嘴巴里。

脑子一发空，全身没办法控制的抽搐几下后，张文感觉浑身一爽，在喜儿的泪水和低低哽咽中，将自己的百万子孙全灌进了她的嘴里，颤抖着将精华全射进去后，腿一发软，整个人跌坐到了炕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喜儿马上趴到了炕边，眼圈布满了血丝和泪水，捂着脖子大声的干呕起来。嘴里那白色的黏稠精华随着口水一起流淌到了地上，漂亮的脸上也是写满了害怕和不安。但张文没办法去看，这时候身上都是黏稠的汗珠了，全身无力的往后一倒，回味着这香艳罪恶的快感。

张少琳见喜儿那难受的样子，心里微微的一疼，小手慢慢的摸上了弟弟上下起伏的胸膛，有些嗔怪的说：“小文，你刚才怎么像发了疯一样啊！把喜儿弄得都快死了。”

“不这样弄她，难道弄你啊！璤”张文有气无力的随口一说后，指了指纸巾说：“姐，帮我擦一下吧。”

“真会享受。”

张少琳嗔怪了一声，但还是拿来了纸巾，擦着弟弟布满喜儿口水的大腿，盯着布满乳白色黏稠物的命根子，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想尝尝的冲动。

张文感觉姐姐的动作停了下来，抬眼一看，她正有些发呆的看着自己的命根子。心念一动，诱惑着说：“姐，你知道吗？男人射出来的玩意都是高营养的东西，吃了可以美容的，能让女人的皮肤变得更漂亮。”

“是嘛，你姐姐喂你，把你弄得帅一点。”

张少琳一听这话，哪会不知道弟弟打的是什么主意，眼珠子转了一圈后，用小手在命根子上刮了一点，放到了张文的面前笑嘻嘻的说道。

“呵呵，姐啊……”张文尴尬的笑了笑说：“虽然它有效果，但到底是自己射出来的东西，心里有点恶了。再说了我长得不怎么样，就不浪费这好东西了。”

“你要敢骗我的话，我切了你。”

张少琳早知道弟弟会是这个反应，妩媚的白了一眼后，把指头放进嘴里尝了起来。一边尝一边还念念有词的说：“不怎么样嘛，没味道啊。”

看着姐姐一脸正经的吞食自己的分泌物，那嫣红的小嘴还一动一动的，张文真想大喊：“姐，你简直就是祸国殃民的妖女啊！璤”。但想归想可不敢喊出来，脑子稍微的一转后，有些兴奋的说：“姐，还有一些，你继续尝，别客气。”

“哼，你就色吧你！璤”张少琳虽然嗲嗲的嗔怪了一声，但还是慢慢的伏下身来趴在弟弟的胯下，饶有兴趣的打量了一眼后，一边调笑的看着张文，一边伸出小舌头轻轻的舔食起弟弟命根子上男人最值钱的秽物。

虽然张少琳的口技不好，但还是仔细的把命根子舔了个一干二净。末了，直起身一边咂吧着嘴，一边若无其事的说：“没什么味道嘛，看这颜色我还以为像牛奶呢。”

“爹爹……”喜儿这时候已经干呕完了，小脸上写满委屈和难受的坐了起来，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喊了起来难受……”“喜儿不哭啊，姐姐给你穿衣服。”

张少琳把一卷纸丢给了弟弟后，一边哄着喜儿一边去拿衣服给她穿上，喜儿还是一直哭个不停。

张文这时候脑子里冷静了下来，感觉到似乎有哪不对劲。看着喜儿难受的抽着鼻子哭泣，似乎想到了什么，但又有点抓不着。将她娇嫩的身躯披上衣服包一袅起来后，这才有些懒洋洋的起身，穿着自己刚洗好的内裤，又去拿来糖果开始哄着她。

“爹爹……疼……”喜儿的情绪就像小孩子一样，在甜甜的糖果面前已经忘了刚才的难受了。不过在稍微的嚼了几口以后，发现嘴巴开始发酸和发痛，不由得撒娇一样的把小头埋到了张文的怀里，可怜兮兮的说道。可爱的眼里满是委屈的神色，微微嘟起的小嘴让人分外的怜惜。

“喜儿乖，一会儿就不疼了。”

张文像哄小孩子一样的抱着她摇了两下，脑子却一下就机灵的知道刚才是哪不对了。老妈去给喜儿洗澡，按说应该不会让她一个人回来，但刚才自己用姐姐的小嘴发泄时，喜儿却跑了进来，这只能说明妈妈刚才肯定也来了，只不过她装作没看见而已。

就在张文思绪纷乱的时候，陈桂香信步的走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平淡的让人看不出有什么情绪，明亮的眼睛扫过了女儿和儿子身上后，藏匿起心里那一点点的荡漾，语气关心的问：“小文，晚上你想吃点什么？”“随便！璤”张文随口说道，不过从妈妈那看似十分平常？但却有点不自然的口气里，刚才她肯定已经把自己和姐姐的事看得一清二楚。想想自己在妈妈的注视下插着姐姐的小嘴，这样的刺激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张文心里顿时升起了一阵压抑但又刺激的快感。

“大妹，你感觉怎么样？”陈桂香可不是那种傻傻愣愣的女人，打眼一看儿子先是有些迷茫，但马上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心底暗道不好，肯定是刚才自己在门口看儿子和女儿荒唐一幕被发现了。心里一阵慌乱以后，马上就转头朝坐在炕边有点不自在的女儿问道。

“妈，我好多了。”

张少琳眼里稍微的闪过了一丝难为情，空气里似乎还弥漫着弟弟分泌物的味道。想想刚才连门都没关上就那么大胆的在这胡来，心里稍微的庆幸妈妈没看见，但也是有一些羞涩和害怕。

“哦，你先躺着吧，别下炕来，一会儿妈给你烧点水擦一下。晚上我去买点补身的东西给你吃！璤”陈桂香说完后逃一样的跑了，脑子里浮现的全是刚才儿子的命根子在女儿的嘴里进进出出的场景。儿子脸上的满足和舒服，女儿嘴角那挂成连丝的唾液，没想到男女之间的这种乐事还会有这样羞人的方式，这让一向传统和保守的她脑子里一时间有点接受不了，但也有一点好奇和心动！

“好险啊……”张少琳见她一出去，整个人像是突然被抽去骨头一样的松了一口气，一边拍着忐忑不安的胸口，一边瞪着还抱着喜儿的弟弟说：“都是你，大白天非要乱来，还好妈现在才进来，要是早一些的话，她不是什么都看到了吗？到时候咱们就惨了！璤”看着姐姐既是着急又是庆幸的嗔怪眼神，张文心里不禁偷偷的乐了起来。心想她什么都看在眼里了，这时候你着急有什么用啊！不过嘴上还是安慰说：“没事的，妈不是什么都没看到吗？”说到一半的时候顿了顿，表情有点下流的说：“姐，你不觉得刚才那样很刺激吗？咱们以后多玩玩怎么样？”“刺你个头啊……”张少琳嗔怪着白了一眼后躺了下来，背过身去，一副就要睡觉的架势，还不忘朝张文说：“你一会儿去看看小妹去哪了，这丫头哭着跑出去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赶紧把她带回来，可千万不能让妈知道这事。”

“知道了。”

张文轻轻的点了点头，见姐姐团着被子朝里打算休息一下。这才温柔的拍了拍喜儿的小脑袋，嘱咐说：“喜儿，爹爹有事要出去一下，你在这乖乖待着知道吗？”“爹爹……”喜儿不舍的拉着张文的手，眼里可怜的神色就像要被人抛弃一样让人心疼。

“乖，你可不许在这捂乱，姐姐要睡觉知道吗？”张文尽管看着心里有点发软，但还是摸了摸她的小脸后朝外走去。喜儿倒也是挺乖的，坐在原地一脸的不舍，不过也没多说什么，一脸的乖巧。

走出院门，张文并没有去找妈妈。毕竟心里有些遐想若要在现实中付之行动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是自己想多了，真去大发色心，张文绝对相信老妈能把自己打死。

在院门外，看着不熟悉的村路和满地的林草，真不知道该去哪找小妹啊。姐姐倒是大大剌剌的没什么所谓，但刚才那样的欺负妹妹，难免在她心里留下了什么阴影。这也是张文最担心的，尽管不认识路，但张文还是一边沿着村路间走着，一边喊着妹妹的名字。

走了好一会儿后，在满是泥巴、杂草丛生的小路上似乎听到了微微的啜泣声。张文竖起耳朵一听，有点像是小丹的声音，但似乎又有些别的声音掺杂，寻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一看，张文脑子一时间都快炸开了，只见妹妹梨花带雨的扑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哭诉着，漂亮的眼里满是让人怜惜的泪水，那可怜的小模样加上泪流满面的委屈样，十分的让人心疼。

张文稍微的一观察，那男的长得虎背熊腰特别的壮，布满肌肉线条的胳膊都有自己的大腿粗了。脸色和身上都是大小不一的疤痕，身材高大，长相也是鹰目剑眉，显得特别的凶狠。尽管心里没什么底，但张文还是气得脑子都快翻了，鼓起勇气一下冲了过去。在那男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拳打过去往他的后脑就是一下：“你他妈的是谁啊！赶紧放开我妹妹。”

让人意外的是那中年男人只是脑袋稍微一晃后就转过脸来，似乎张文这狠狠的一拳对他没什么影响一样。他揉了揉脑袋，像野兽的目光在张文的身上扫了一圈后，语气有些发冷的问：“你就是小文？”张文被看得全身都发毛了，不过还是马上把错愕的妹妹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一边安慰似的拍着她的后背，一边强狠着说：“我就是，你他妈的谁啊？敢在这抱我妹妹！璤”“哥……”小丹猛地一回过神来，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张文一挥手将她的话给打断了。尽管面对着这样一个强壮的男人心里多少有些害怕，但脸上还是一副坚毅的表情说：“小丹别怕，哥在这，谁都欺负不了你。”

尽管张文的语气很是坚定，但半蹲着的中年男人一站起身来，张文不由得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家伙可不是那些一般瘦小的渔民，足有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浑身黑的像黑铁一样，结实又发亮，每一块隆起的线条似乎都蕴藏着能把野兽杀死的力量。中年男人表情冷冷的扫了张文一眼，见他虽然露出了怯色，但却没有半分的退缩，反而把小丹抱得更紧，眼里闪过了一丝欣赏的神色后，大笑起来：“哈哈，不愧有我老陈家的血统，个子小归小，是个男人。”

他的笑声简直像在刮台风一样的特别大声，张文感觉脑子里稍微一疼，但还是疑惑的看着他。这时候在哥哥怀里脸色已经有些平缓的小丹突然一下就跳开了，跑到中年男人的面前一把拉着他的胳膊，撒娇又像是责怪一样的朝张文说：“哥，你想哪去了，这是咱小舅。”

“小舅？”张文疑惑的说了一声后，还是不相信的看着眼前那简直就是金刚缩小版的壮实男人。脑子里怎么想都不觉得这样强悍的非人类身材，和妈妈那玲珑娇小的身躯能带上半点的血缘关系。

“你小子啊，半点力气都没有，哪像个男人啊。”

中年男人哈哈的大笑了几声后，突然一个箭步的走到了张文的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的手简直就比那些什么强力钳更有杀伤力，张文只感觉手上像是被一把机器控制的铁钳夹住一样，这一下就像是直接忽略了肌肉的保护而捏到了骨头一样的难受。张文不由得难过的咧起了嘴，叫喊着骂道：“靠，你这死猩猩赶紧把我放开，你想杀人啊！璤”“这小身体。”

大汉轻轻的笑了笑后才将张文放开，笑呵呵的说：“小文，你爹带你出去那么多年，怎么就把你养得那么瘦，是不是外边的生活不好啊！看你这小胳膊、小腿的，和树枝叶差不多，掰断简直太轻松了。”

“舅，谁和你一样都是牛啊。你也不看看我哥现在可是高中生了，都读书去了，谁和你一样整天就对着一帮畜生啊。”

这时候的小丹哭红了小鼻子，转头一看张文手上那鲜红的手印倒是先心疼起来，一把握住哥哥的手后，不满的朝他吼道。

“靠，奶奶的真疼啊，”

张文一边晃着像是骨头都散了的右手，一边打量着眼前这只猩猩，妈的又高又壮的，背心短裤的简单穿扮，连小腿上都是一块块的肌肉，真他妈的是穷人家能养得出来的人吗？得多少营养才堆的上去。

“哥，你别生气了，舅舅不是有意的。”

小丹看着哥哥一脸的扭曲，顾不上还没哭完的泪水慌忙的劝解道。

“我知道！璤”张文继续摇着手，一脸疼痛的说：“我就是没想到在这还能碰上这样的人，奶奶的真疼啊！璤”“废话嘛！璤”中年汉子呵呵的大乐了几声后，突然脸色一阴，朝小丹问道：“娃子，你刚才还没告诉我是谁欺负你了。奶奶的你赶紧说，舅舅把那家伙找个风水不好的地方给他埋了。妈的敢弄哭我家娃子，这是找死吧！老子成全他，也算做个美事。”

张文看着他眼里透露的凶光和一脸的狠色，发自内心的感觉这绝对不是随便说着玩的，眼前这个自己得叫他舅舅的怪物绝对能干的出来这事。心里马上害怕起来，但仔细琢磨后又知道妹妹肯定没和他说自己和姐姐一起弄她小屁股的事，这才放下心来，一脸责怪的问：“你干什么啊，把我手弄得那么疼！我他妈的就写字的，又不是什么打架的，弄坏了我的手，写不出字的话有个屁用啊。”

小丹还一脸心疼的揉着哥哥手上的瘀青，一边揉着一边用有些红肿的大眼睛瞪着中年大汉，用清脆的童音威胁着说：“舅舅，你下手还真不知道省力啊，都青成这样了，一会儿让妈看到的话看她不打死你。”

“无心、无心的。”

中年汉子尴尬的笑了笑后，眼里闪过一丝害怕的神色。马上凑上前来拍着张文的肩膀，用商量的口吻说：“小文，舅刚才也是无心的，咱们都是男人的不能那么娇弱是吧。不过你的身板子也太弱了吧，我都没怎么使劲，你就受不了了！璤”“我哥是读书人，你以为是干苦力的啊！璤”小丹这下已经彻底的忘了刚才被姐弟俩一起调戏的不满，站到了张文这一边来，没好气的白着舅舅说道。

“算了。”

张文笑着拍了拍还气乎乎的小丹后背，自然的拉起她的小手后，有些疑惑的朝眼前这个自己不太熟悉的舅舅问：“舅，你去哪啊？”一声舅叫得他似乎有些别扭，冷不防的见着这个多少年没看到过的小外甥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不过还是应声说：“我要去一趟集市卖东西，赶船时就碰见小丹在这哭。有没有什么要捎回来的，我带着一起回来？”“集市？”张文还是第一次听说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还有这玩意，顿时疑惑的看向妹妹。

小丹马上解释起来：“哥，集市不在咱们这，得坐宝爷爷的船出去外边，有时候一个月就去一两回。村里人卖东西除了海货，别的都得去那才卖得出去，舅是抓蛇的，所以也得去那才能卖掉。今天刚好宝爷爷的船要出去，所以村里不少人都收拾东西一起出去换点别的东西。”

“是啊，呵呵！不就在那吗？”说到抓蛇，中年男人得意的笑了起来。靠着这门手艺，他的日子在这一带也算是小康了，时不时的还能打上几斤烧酒回去喝一喝，还能有点钱接济一下两个生活都不太富裕的姐姐。

张文顺着他的手指一看，这才看到前边的路上有几个麻袋堆放在一起。仔细一看，里边都是一条条的蛇相互挤压着，长长的蛇身不规则的蠕动来缠绕去的，有的吐着信子，有的睁着冷冷的眼睛，光是这一看就让人毛骨悚然，全身的鸡皮疙瘩像是不要钱一样的跳了起来，越看越不自在。

“好了，舅得赶时间去出船了！小文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是潮热的时候，蛇多，没事别往草丛里跑知道吗？”中年男人哈哈的一笑后，收回遍布咬痕的手就转身，一把将麻袋提起便朝海边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悠闲的哼着小曲。

看着他黑塔一样的背影和手上那一袋袋蠕动的蛇，张文只感觉脑皮都开始发麻了，浑身的鸡皮疙瘩像是自己有生命一样地剧烈跳动着，赶紧拉起妹妹的手，一边朝家里走去一边问：“小丹，这舅什么来头啊，长得和猩猩一样，也没听你们和我说起过。”

“人家忘了嘛！璤”小丹紧紧的拉着哥哥的手，一边走一边诉说起来。原来这个舅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名字叫陈强，小的时候就随他们村里的一个手艺人学抓蛇这门活，家里的环境靠着他这门手艺一直都算不错。后来外公临死前也给他娶了个媳妇，并生了个闺女。说到这的时候，张文见妹妹一脸扭捏的样子，似乎不好意思说接下来的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一样。

张文马上有些着急的追问：“小丹你倒是快说啊，没事在这吊我的胃口干什么。”

小丹脸上满是羞涩的潮红，难为情的说：“后来都说舅是个不是男人的男人。”

“什么不是男人的……男人？你到底在说什么啊！璤”张文有些不解的问道。

小丹眼光扫过了哥哥的下身，又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这才凑近张文的耳边一副神秘的口气说：“后来我听小姨那边的人说，有一次舅晚上喝得迷糊的时候抓了一条过山峰，喝多了结果不小心被蛇咬了。但那个专门治这种毒的草药刚好没了，你猜他怎么做的。”

过山峰？张文只是在电视上看就知道那是特别毒的一种蛇，如果没有血清的话，那八成就是一个“死”字，不过民间有治疗蛇毒的土方子也不算奇怪。只不过被咬了以后刚好没有药的话，那现在怎么还能活着。张文脑子里想起那蛇一张大嘴后吐出的血红信子，感觉全身开始发毛，但还是好奇的继续问：“没有药那后来怎么办呢？”“你知道咬哪了吗？”小丹神秘的一笑后，眼光有些暧昧的闪过了哥哥的命根子。

“不会是这吧？”张文顺着妹妹的眼光，马上猜到了受袭的是关键部位。顿时就吓呆了，脑子里浮现出一条毒蛇咬住小弟弟的场景。这……这太他妈凄凉痛苦了吧！还不如直接挨一发子弹利落一点。

“就是咬到那了，当时小舅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小丹说话的时候眼里突然有了一种害怕的神色，比划着手做了一个砍下去的动作说：“后来小舅更狠，知道等蛇毒一走过血里肯定没命，一刀把自己那给切了，疼得晕过去以后，在家发烧了半个月才保住了一条命。后来大家都说他下得了手是真男人，但没那玩意又不是男人了。”

小丹说完，羞红着脸不自觉的盯着哥哥的下身看。

切了？顺着妹妹的手一起比划了个切的动作后，张文想想挥刀自宫这词和一条掉下来血淋淋的命根子，感觉自己都有些发疼了，太阳穴一阵的发鼓。奶奶的这是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切完了还那么有男人味，人才啊！张文心里瞬间就把这个假舅舅上升到了个神仙一样的高度，不过心里又好奇那舅舅以后该怎么撒尿啊。

“哥，你可不能和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

小丹见哥哥一副蛋疼、鸡鸡疼的发愣，偷偷的一笑后拉着张文的手，一脸可爱的撒娇起来。

“不会，不会！璤”这时候已经到了家门口，张文把妹妹的手放开后有些无神的走着。脑子里满是那自切的场景，无论怎么去想像都没办法想到那该是怎么样的决心才能把那东西切了，让这太平的年头多了一个复古的太监，太吓人了。估计上床的时候一说这话题，马上就吓得阳痿了。

“小文，你们回来了。天都快黑了，别老在外边跑，蚊虫多知道吗？”院子里，陈桂香正蹲在井边掏米，见儿子进来后一副失神的样子，马上关心的问：“小文，你怎么了？”“嗯，啊。妈，什么事？”张文这才慢慢的回过神来，尽量不让脑子里去想那蛋疼的场景。实在是太吓人了！

“你魂飞哪去了，妈是说天黑了虫子多，让你别在外边走。”

小丹窃笑着白了一眼后，挽起袖子，帮妈妈把晾晒的鱿鱼清扫去上边的灰尘。

“嗯，知道了。”

张文应了一声，正想往屋里走的时候，陈桂香在后边喊了起来：“小文，趁现在天还没凉，你先去洗了吧！璤”“好……”张文迷糊的应了一声后走进了屋里，一看炕上的姐姐和喜儿都睡得特别的香。姐姐像小孩子一样顽皮的把被子踢得很乱，衣服也因为香甜的美梦变得皱乱得很，领口那露出酥乳的一角，白花花的酥胸半露，特别的诱惑人，喜儿大字形的躺着，似乎从那宽敞的短裤口可以看见她里边没穿内裤的幼嫩小肉缝，半隐半现的十分迷人。

第六章妹妹的要求

尽管眼前的香艳场景和大小两个睡美人绝对能让男人马上冲动起来，但张文这时候脑子里都是舅舅挥刀自宫这事，也就没办法冲动起来了。拿起换洗的短裤、内裤和洗发水就朝草棚子走去，一边打着冰凉的井水浇在身上，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事，一边用洗发水洗着微微有点发咸的头发。张文不由得想夏天可以这样洗，但一到了冬天那可怎么办啊！又没有热水器，难道一过冬就不洗了？

张文洗得有些愣神的时候，小丹突然不知道从哪钻了出来，悄悄的趴在了木门上边。眼睛盯着哥哥白净但却不失男人味的身材，一副饶有兴趣的模样，笑呵呵的说：“哥，还没洗好呢。人家也要洗了，一身脏难受死了。”

“去，着什么急啊！等一会儿再洗不行呀。”

张文慌忙拿起瓢子挡住了命根子后，见妹妹一副若有深意的眼色扫在自己身上，嘴角还带着调戏的坏笑，马上就挥手说：“你待这干什么啊，还不赶紧去帮妈做晚饭去。”

“嘻嘻，不用！晚上吃炖菜，现在东西都下锅了，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小丹说着，突然坏坏的一笑，小手拿着自己的小内裤扬了几下，一脸天真的说：“人家和你一起洗好不好？刚才弄那些鱿鱼干现在一身都是臭的！”

“不行，一会儿妈看到了，咱俩都得死。”

张文马上就摇起丫头。开玩笑！刚把姐姐给开了苞，这会儿再和小妹鸳鸯戏水，被老妈知道的话，自己还有活命的机率吗？不过一看妹妹的小内裤，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发酸，连那种普通小孩子的内裤都不算，只是大人的旧衣服剪出来的，妹妹现在正是女孩子最爱美的时候，连贴身的内衣都是这样，可想而知，她心里应该有过一些委屈和对漂亮衣服的渴望。

“切……”小丹鄙视的白了一眼后，蔑视着说：“难道你就靠婆娘啊，姐姐在的时候你色胆那么大，连人家屁股都敢乱摸，现在我一个人送上门来，连和我洗个澡都不敢，我看不起你。”

“随便你，我可不吃这一套。”

张文得意的笑了笑后说：“你就乖乖等吧，激将法对我可没用。”

“那这招可有用了吧！璤”小丹狡猾的一笑，突然把张文披在棚子上换洗的衣服一把抢到了怀里。一边往屋里跑着一边回头做着鬼脸，一脸得意的说：“你就在里边待着吧，不然就光屁股出来。”

说完，还发出了咯咯的窃笑。

张文没想到她会来这招，顿时就傻了眼！现在一件衣服都没得穿自己怎么出去啊，难不成用瓢子挡着进屋去？这破天气一到晚上就变得特别凉，待在这的话感冒都是小事，要他妈的把命根子冻坏了那怎么办！想到这，不由得又想起了舅舅挥刀自宫的事，又一阵的蛋疼。

看着妹妹娇小玲珑的背影一路跑一路笑的拐过了墙角，手上还拿着自己的裤子，像在炫耀战利品一样。张文站在草棚里一时间愣住了，这没半点衣服可以穿的自己该怎么办啊！左右想了一下，似乎是没什么办法，无奈之下只能随便了，继续蹲下来用井水洗着身上微微发咸的味道，一会儿要是妈妈看不到自己跑来找的话，那不是什么都曝光了。

想着想着，脑子里不由得想起了妈妈在黑暗里用她那柔若无骨的小手，轻轻的握住了自己的命根子后上下套弄的刺激感。那爽到整个人像要升天一样的华丽一射，张文甚至觉得那滋味比起在姐姐的小花穴里销魂的蠕动和紧缩，第一次品尝男欢女爱更加的爽快，更加的销魂。想到这，张文不禁停下了动作，低头一看，只是幻想一下陈桂香娇美诱人的身躯和绝美的妩媚容颜，竟然已经硬得一柱擎天了。

张文正沉浸在罪恶的幻想里时，突然陈桂香走了过来，站在草棚外边有些不耐烦的说：“小文，你怎么还没洗完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一个男孩子洗得和女人一样慢。”

“马上，马上就好了。”

张文没想到妈妈会在这时候过来，慌忙的蹲下身。找不到什么遮羞物，只能和刚才一样的拿瓢子遮住了自己的关键部位。

再抬眼一看，妈妈的脸上明显有点疲劳，额头上还分泌着一层透亮的汗珠，看起来特别的劳累。衣服上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鱼的鳞片和污秽的东西，手上拿着换洗的衣服站在木门外，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张文心里一默算，自己差不多洗了有将近一个小时了，但衣服被妹妹拿走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无奈的喊说：“妈，我忘了拿衣服来换，现在出不去了。”

陈桂香这才看见草棚上没挂衣服，眼角一扫儿子满脸的难为情和尴尬，半蹲着身体，简直就像是一个被人偷看的小媳妇一样，不由得扑哧一笑后朝着张文调笑说：“你有什么好怕的，拿个东西把那玩意一挡不就行了，家里又没有外人在，几步就能跑回屋。你就赶紧出来吧！妈现在一身的脏东西有点难受。”

“这个……”拿瓢子挡住命根子跑出去，张文怎么想这形象都像是一个偷情时被抓奸在床的奸夫所干的事。不由得有些犹豫起来。

“还扭捏啥啊……”陈桂香见儿子色胆大到能把女儿都睡了，这会见到自己却一副童子鸡的扭捏模样，不由得呵呵的笑了起来，说：“没事的，你浑身上下妈哪没看过，这会有什么可害臊的。赶紧出来吧，你这样不穿衣服站这，一会儿刮风就感冒了。”

“好吧！璤”没办法，张文只能咬了咬牙，粗略的擦干了身子后拿起瓢子一挡，一把将木门推开，连看都不敢看妈妈那一脸窃笑和带有异样嘲笑的目光，光着屁股一溜烟的朝屋里跑去。

奶奶的，以前你看的可不是我的。

“哟，小文你小心点，别把屁股给摔着了。”

在后边的陈桂香，看着儿子一走一晃的两片白净的屁股肉，哈哈的乐了几声，不忘继续调笑起来。

张文从没感觉自己能跑得这样快，大概是身上负担少的关系吧。一阵风一样的跑进了屋里后，见喜儿还在睡，姐姐和妹妹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谈着什么，迅速的把瓢子一丢，跳上炕，一把将小丹笑得花枝招展的小身子压了上去，恶狠狠地说：“你个臭丫头，居然敢偷我的衣服，害得你哥我光着屁股乱跑。”

“是吗？那这是怎么回事？”在旁边的张少琳禁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刚才她们谈的就是想看张文光屁股跑出来的好戏。但这会一看，弟弟的命根子居然是硬立着，不由得心生疑惑，伸出小手一把抓了上去，阴阳怪气的问道。

“谁知道啊！璤”张文没去解释什么，总不能说是想起妈妈给自己打飞机的事，情不自禁硬的吧！

“赶紧把裤子穿上吧，真难看。”

小丹丝毫都不害怕张文，微笑着伸手把旁边的裤子拿过来递给了张文，眼光却是充满好奇的盯着哥哥的命根子看。这可是小萝莉第一次真真切切的看见男人身上不同的部位，看着这长长的小棍子和顶端那颗大大的、圆乎乎的小头，心里不由得想：这么长的东西是怎么进姐姐那尿尿的地方去的？肯定很疼！

张文一边把内裤穿上，一边不忘回头朝她恶狠狠的说：“你这个臭丫头，害得我光屁股出来，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哟，还收拾我啊？这次也是收拾人家的屁股吗？”小丹在旁边一脸坏笑的说着，突然一个闪身，钻进了姐姐的被窝，满脸可怜的说：“姐，姐夫又要吃人家的豆腐了，你就不管管吗？”“臭丫头，我看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张少琳脸色一红，被妹妹这么一叫，心里也是有些发甜。不过马上回过神来，伸手在妹妹作怪的小嘴上逗弄似的掐了一下。

张文见短裤穿着麻烦，现在刚洗完又有点出汗，索性就穿着一条内裤后坐在了炕桌旁边，点了根烟，这才耿耿于怀的说：“臭丫头，现在我刚洗完不想和你闹，等晚上我再收拾你。”

“怕你啊，晚上我和妈一起睡，有种你就来啊！璤”小丹可爱的吐了吐舌头后，这才松了一口气的从姐姐的被窝里钻了出来。看着睡在旁边成大字形的喜儿，灵光一闪，趴到了她的旁边，将喜儿的小裤子抓住后朝张文坏笑着说：“哥，要是你不打我的话，我把她裤子脱了给你看怎么样？”“切，我又不是没看过。”

张文不屑的说道，不过看着妹妹的小手慢慢的钻进了喜儿的裤子里，不由得有些色心大动的盯着那迷人的小地方看，心里不禁浮现出了一个诱惑人的词：两个小萝莉玩百合？

“哦，那就算了。”

小丹心里偷偷的一笑，见哥哥的眼里满是期待和色意。突然脸色一正，将手从喜儿的裤子里抽了出来，一脸得意的看着张文。

“好了小文，你也别生气了，都是自己家人有什么关系，小妹也是和你闹着玩的。”

张少琳见弟弟眼睛都直了，不由得嗔怪的拍了拍张文的脑袋后说：“一脑子都是坏事！璤”“没有、没有。”

张文尴尬的笑了两声后，感觉整个人有些发困。见姐姐娇俏的脸上满是柔情和娇嗲的看着自己，那双如水如星的大眼睛让人感觉充满了甜蜜。忍不住一个闪身迅速的钻进了她的被窝里，一手环着她的小腰，整个人贴了上去，零距离的感受着姐姐的体温和滑嫩的皮肤。

“小文，你要死啦……”张少琳禁不住娇滴滴的嗔怪了一声，眼里满是水雾的看着张文说道。

“要，不过最好的死法是欲仙欲死。”

张文色色的一笑后把腰挺了挺，将自己的命根子顶在了姐姐充满温香的美臀中间。她就穿着一条小内裤，美腿上那热热又滑腻的感觉让张文舒服得差点就想把她裤子脱了再来一次。

“啊……”张少琳被顶了一下后，禁不住轻吟了一声，见妹妹投来调笑的眼色，不由得发嗲说：“小文，你赶紧出去吧，姐这被窝小，两人待着冷。”

“不出去，我就在这了。嘿嘿！你怎么说都没用了。”

张文说完，耍赖一样的双手慢慢的将姐姐本已经皱乱的衣服轻轻的一撩，双手摸上了她结实但却充满弹性和温热体香的小腹，轻轻的抚摸着，下身也贴得更近，感受着姐姐迷人的体温。

“哥，你把姐的衣服都脱了。嘿嘿，我在这看戏刚好。”

小丹趴在旁边看着哥哥和姐姐两人都一脸发春的样子，一副想看好戏的样子。

“死一边去，小孩子家的看什么看。”

张少琳白了张文一眼后，又朝妹妹嗔怪道。

张文现在抱着姐姐娇嫩温香的身子，色胆马上就大了起来。不管妹妹在旁边一副饶有兴趣的表情，直接将手慢慢的钻进姐姐的衣服里，握住了她饱满丰润的美乳细细的揉搓起来，嘴里还不忘调侃说：“你想看啊，没得看！嘿嘿，这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了，我自己玩、自己看，就是没你的分。”

“小文，你发什么疯啊，把我当什么了。”

张少琳只感觉胸口传来一阵麻麻的舒服感，反应过来的时候，弟弟的手已经抓住了自己的小樱桃作怪起来，轻轻的一按，整个身子就不自觉的颤抖起来。

“没发疯啊，呵呵！我这就证明我很正常了。”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玩着她美乳的柔软，那又软又有弹性的双重手感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啊。

虽然有衣服挡着，但小丹还是可以清晰的看见哥哥的手正在戏玩着姐姐饱满的酥胸，不由得心里一动，就想去揭开被窝捉弄他们一下。

谁知她还没动的时候，张少琳猛地从快感中回过神来。小手一下就掐到了弟弟的腿根上边，凶狠的说：“死小文，我让你在这捉弄我。”

“没……疼，姐你先放手啊。”

张文那脆弱的腿边肉被姐姐掐得硬生生的发疼，不由得满脸痛苦的直咧嘴。姐姐这下可不是闹着玩的，像在报杀夫之仇一样的用力。

“哼，让你在这瞎来。”

张少琳见弟弟疼得有些夸张的模样，心里也是一软后把手放开，趁势将张文推出了被窝，嗔怪着说：“有空在这瞎闹的话，还不如去帮妈看一看东西都煮好了没有，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张文低头一看，姐姐这下手可真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腿上都有一块瘀青了，不由得有些发疼的一边揉着发青的腿根，一边可怜兮兮的说：“姐，就是块猪肉，你也不用下这么狠的手吧！我这细皮嫩肉的，凄凉啊。”

张少琳微微有些心疼，刚想说话的时候，一挪屁股碰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小喜儿，小萝莉有些不情愿的转了个身后，揉了揉有些发肿的眼睛看着张文，语气委屈的喊了声：“爹爹……饿……”可爱的眼睛还没睁开，就先想到了吃。

“真是猪啊，一睡醒就想吃。”

小丹在旁边没好气的说道，不知道为什么看喜儿有时候顺眼，有时候却觉得她很可恶，傻傻呆呆的，却分享了自己本来应该得到的疼爱。

张文呵呵一笑，也不管妹妹近似于吃醋的语气。上前将喜儿还有些迷糊的小脑袋摸了几下后，见她似乎又开始发困，马上温柔的说：“喜儿乖，再躺一会儿吧，等会爹爹给你拿好吃的。”

“难受……”喜儿有点发傻的坐了起来，摸了摸脖子，发现身上都是黏稠的汗珠，感觉特别的难受。

“一会儿洗澡就好了。”

张文笑呵呵的掐了掐她像猫一样可爱的脸蛋，朝妹妹说：“小丹你别吃醋了，一会儿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切，你以为我和她一样是傻子啊。骗小孩的话别找我！璤”小丹尽管眼前一亮，但还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别过头去。

“好好，都是我错了还不行吗？呵呵！璤”张文也没介意，微微的笑了一下后开始翻着自己的包裹，找出了一本当初来这时在车上买的杂志，丢到了桌上。张文从小在城里生活，爸爸是一个打工的外来者，似乎天生就低人一等，自己虽然成绩好，但每天都是一个人寂寞的待着，没办法融入繁华的都市，几乎没什么可以一起玩的朋友。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多年了，现在的张文觉得这种有人一起玩闹的感觉真好。更何况一个是疼爱自己又妖娆万千的姐姐，另外两个都是粉雕玉琢、可爱到极点的小萝莉，美色包围的热闹谁不乐意享受啊！

“什么东西啊？”小丹到底还是个小孩子，马上就被封面上那精美的图片吸引了。尽管脸上还是装作一副不屑的样子，但眼睛已经忍不住好奇的瞟了过来，轻轻的开始往姐姐那边挪去。

“姐，你先看着。一会儿有看不懂的地方你再问我。”

张文笑着把杂志递给了旁边一脸渴望的姐姐。

张少琳像是珍惜什么宝物一样的把杂志接过手，爱不释手的翻了几页。稍微能看懂一些，但眼前这本书可比这里那些破旧而且还稀缺的教科书更加的珍贵，眼里闪过了一丝高兴的神色后朝张文说：“小文，我认识的字也不多。晚上你教我好吗？”说完，漂亮的眼里满是期待的神色看着张文。

“好！璤”张文笑笑的应了一声，手不自觉的按在了喜儿的肩膀上，喜儿马上就腻到张文的怀里，像小花猫一样的蜷缩着。

而小丹这时候已经按捺不住好奇心，忘了吃喜儿的醋，也忘了生张文的气，爬到了姐姐的旁边，姐妹俩一起津津有味的看着书。不过小丹却是大字都不认识一个，尽管她看得认真，但一想到妹妹根本不认识字还一副看懂的模样，张文觉得挺好笑的。屋里一时间变安静，姐妹俩依靠在一起看书，张文把还迷迷糊糊的喜儿搂在怀里，轻抚着她有些发黏的秀发和身上似乎有着淡淡香味的汗水。

这时候陈桂香走了进来，刚到门口的时候就觉得屋里安静得有些怪异，儿子和小女儿凑在一块时不是斗嘴就是戏耍，这会怎么没半点动静。刚进门一看见这场景，心里有些不解，不过一看儿子又和喜儿靠在了一起，喜儿身上还都是汗湿的一片，不由得关爱的责怪说：“小文，你洗完了别和喜儿靠在一起，她身上现在都是汗，别弄了你一身，那就白洗了。”

“没事的妈！璤”张文回头一看，妈妈正朝自己走来，心跳不争气的加快了一些。刚出浴的美妇一头秀气黑亮的长发湿漉漉的随意披在了肩上，上身一件朴素的白底蓝花小背心无法掩盖她那浑圆高挺的酥胸，下身仅穿着一条应该是用旧衣服改过，有些不太协调的红色短裤。有一些地方似乎还没擦干，那湿贴在身上呈半透明的衣服下的皮肤更是诱惑无比。一双暴露在空气中，如玉似雪的美腿修长而又白皙，似乎还能清楚的看见里边的血管。这一诱惑人的景象，让人恨不能上前将它们抱在怀里肆意的亲吻。

娇媚的容颜，还有刚沐浴过后处处透露着清爽洁净的雪白皮肤，无一不在打击着张文的心脏。尤其是妈妈身上还没干去的水珠，让张文产生了想用嘴巴将它们亲吻干净的冲动，张文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这样一个绝色的美艳尤物在这种乡村地方出现，不得不说真是穷山沟里出凤凰。如果现在她穿的不是朴素又不搭配的旧衣服，而是那种真丝薄软的睡裙，那绝对是一个能让所有的男人都为她疯狂的妖艳贵妇。

“大妹，你怎么现在还陪这些小孩子闹上了。”

陈桂香看着女儿那杂乱不堪的衣服和一头微微散乱的头发，马上有些关心的嗔怪说：“你也不知道你是刚刚破身的，这两天和坐月子一样的重要知道吗？不能陪他们一起疯！璤”“知道了妈。”

张少琳在她面前就像是个小孩子一样，马上将手上的书放下，不好意思的低头认错。

“小丹，你去帮喜儿洗个澡吧，洗完就可以吃饭了！我帮你姐擦一擦。”

陈桂香满意的点了点头后说道。

“哦。”

尽管心里还是不太乐意，但妈妈开口了，小丹不敢说个不字。不情愿的应了一声后，恋恋不舍的看着那精美的杂志，慢吞吞的翻起柜子拿完衣服，就拉着喜儿走了出去。

“小文，你待这干什么，还想在这看女人洗澡啊。赶紧出去！璤”陈桂香一边拿着那个已经掉了不少漆的大铁盆子，一边朝还赖在炕上和姐姐眉来眼去的张文说道。

“妈，我在这应该没关系吧！璤”张文悻悻的说道。心里确实特别的想，尤其是想像一下妈妈就要帮姐姐清洗那被自己宠爱过的蜜处时，心里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什么有没有关系，女人洗那地方有什么好看的。你又不是没看过你姐那，赶紧给我出去。”

陈桂香严厉的说着。把热水倒进了盆里，里边还随手洒上了几片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已经枯萎了看起来特别的黑，却有一点类似于柠檬一样强烈的味道。

“好！那我去厨房看看了。”

张文无奈地应了一声后，恋恋不舍的看着已经把被子拉开，露出玲珑曲线的姐姐说：“姐，你小心点，一会儿可别感冒了。”

眼睛直直的盯着那双修长的美腿和仅穿一个小内裤的娇翘香臀。

“真啰嗦，你妈我伺候女人坐月子都没问题。去去去！璤”陈桂香有些不乐意的把满脸色意的儿子推出门后，马上砰的一声把那结实厚重的老木门关上了。

张文虽然是满想看的，但妈妈态度这么坚决也就不好去强求了。走到院子里，点了根烟后蹲在井边吸了起来。地上杀鱼的那些血水还没冲刷干净，掉落的一小点鱼内脏已经吸引了不少的苍蝇，空气里那刺鼻的腥臭味久久不散，张文闻到这难闻的味道后不禁皱了皱眉，又站起身吊儿郎当的朝厨房走去。

刚走到拐角的时候，听见了草棚那传来哗哗的水落地的声音。心念一动，知道是妹妹带着喜儿在洗澡，想着两个可爱的小萝莉一起光着屁股戏水的场景，心里不由得有些发痒，磨蹭了几下后咬了咬牙，心想：你看过我洗澡，我这当哥的看一回也没什么关系吧，一边浮想连连，一边迈动有些轻飘的脚步朝那走去。

还没走进去，已经看见木门底下有双小脚大大的叉开着，张文不由得猜想是不是哪个小萝莉开始洗那最关键的部位了。一边走一边不由得硬了起来，蹑手蹑脚的靠到了棚边后，怕她们发现，只能悄悄的趴到了草棚的旁边。一听，里边传出了妹妹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死喜儿，没听见我让你把腿岔开啊？你就岔这么点我看不着啊！又不是要剁了你的脚，有什么害怕的。”

张文头一下就大了，妹妹要把喜儿的腿分开？难道她是想玩女同？发誓脑子里绝对没任何不好想法的张文马上垫高了脚，从顶上探出了脑袋偷看里边的情景，这一看鼻血差点都狂喷出来了。

只见喜儿一脸无辜和委屈的一脚站地，另一脚跨在了高高的木桶上边，大大的岔开着自己的脚，左手扶着木墙勉强的支撑着身体的平衡，那中间无毛的小肉缝尽情的裸露着，上边的小花瓣泛着晶莹的水光，粉红色的鲜嫩美肉让人特别想用嘴去品尝一下。而小丹则是蹲着身子，小屁股都快着地了，在喜儿的下边好奇的看着女孩子最隐密的地带，小小胸脯和上边那一点可爱的肉色樱桃也是一览无遗。

靠，两个一丝不挂的小萝莉难道具要玩女同？太、太刺激了。张文看得鼻血都快喷出来了。

“嗯……毛比我少，不过肉似乎多了一点。”

小丹还没察觉到哥哥就在她的头顶上看得已经是目瞪口呆了，还一边用手轻轻的拨弄喜儿的小花瓣，一边满脸认真的说道。拨了几下后开始用手指在那来回的刷着，似乎越玩越有趣一样，脸上的表情简直就是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奇的玩具那样。

“……痒……”喜儿被这一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舒服的表情。腿一软，差点就站不稳掉下去了，不过还是扶着木墙不敢乱动，无辜的眼睛却是直直的盯着小丹在她下身乱动的小手。

“我也知道痒，你别乱动了。”

小丹感觉喜儿已经渗透出一些温热黏稠的露水来，更有兴趣的用手在那乱刮乱蹭，还坏笑着抬起头问：“喜儿，我哥摸没摸过你这里啊？”“爹爹……摸过……”喜儿点了点头后说道，小小的嘴里呼吸变得急促了一些。不过似乎对于下午张文对她粗鲁的口爆仍心有余悸一样，可爱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哼，就知道那色狼哥哥肯定摸过，我说他也不可能那么老实。”

小丹冷哼了一声后，似乎是报复一样突然把一小节手指塞进了喜儿那紧得不像话的小花穴里。

“……啊……疼……疼……”由于小花穴没有充分的滋润，喜儿马上疼得惊叫了一声，下意识的想把腿夹紧，但却迎来了小丹凶狠的目光。马上害怕得不敢动弹，不过微微打颤的腿似乎没办法再站稳了。

靠，别把处女膜给弄破了，张文担心的想着。但看着妹妹的小手指在喜儿的下身作怪，却又有一种异样的快感。

“死色狼，臭哥哥，竟然摸我屁股，让你疼这小傻子！璤”小丹好奇的继续用手指枢弄着喜儿的小花穴，嘴里却是骂骂咧咧起来。不过她的手指甲好像有点长，把喜儿敏感的小地方弄得特别疼。

“疼……”喜儿抽着鼻子，害怕得很。小脸上尽是求饶的表情。

小丹一看她就要哭了，马上把手指抽了回来。看着那半截带满了黏稠露水的手指后，脸上狡猾的一笑。把手指伸到了喜儿的嘴边，命令说：“给我舔干净了……”喜儿慌忙夹紧了腿，一脸害怕的站着，看着眼前的手指似乎有点明白什么，但又不知所措的没半点动作。

“怎么，还用我把你的嘴掰开吗？”小丹脸色一冷后威胁道。

喜儿没办法，只能苦着脸抓住小丹的手指，脑子里不知道想的是不是张少琳那生涩的口技，居然有模有样的开始用舌头舔起了小丹的手指来。小丹只感觉手上一痒，喜儿温热的口腔特别的舒服。一边享受着一边得意的说：“呵呵，别看哥哥那么疼你，你要不听话的话，以后我还弄你知道吗？下次可没这么好了。”

喜儿一边舔着一边委屈的点了点头，将小丹的手指整个含进了嘴里，细细的吸裹起来。

张文没想到会看到这样香艳邪恶的一幕，脑子里的蝌蚪使劲的翻腾着没办法安定下来，下边的命根子自然也是硬得像铁一样。趴在棚上看着两个小萝莉精致漂亮、娇小玲珑的身子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了，现在竟然看到妹妹邪恶的在调教喜儿。这两个小萝莉光着屁股站在一起本身就已经让人发疯了，再加上现在妹妹居然让喜儿给她舔手指，这实在太不像话了。张文有种想上去将她的手指拔出来，再把自己硬硬的命根子插进喜儿的小嘴里边的冲动。

“乖……”小丹感觉手指在喜儿的嘴里一舔一热的，不知道她是从哪学的，居然用舌头来回的舔着，弄得自己隐隐有点发痒，马上就抽了回来，拿起瓢子继续洗了起来。可怜的喜儿站在原地一脸的委屈，小丹也不好好帮她洗，只是心情好的时候偶尔拿起一瓢冷水就朝她浇过去而已。

张文看着她受欺负虽然心里有点难受，但可不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趁她们没发现的时候就赶紧溜边偷偷的跑了。挺着个鸡巴走路还真麻烦，小心翼翼的溜到了厨房边后，张文这才发觉手上的烟已经烧得只剩烟头了，刚才自己看得估计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那邪恶的一幕实在太勾引人了！

重新点了根烟后，张文心里不由得想：妈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艳丽少妇，姐姐又像是个妖精一样特别勾引人，妹妹古灵精怪的，说话露骨，丝毫不会隐晦一些，喜儿那样的漂亮，又对自己百依百顺，几乎不会拒绝自己的任何要求。四个不同风味的大小美女，不管是玲珑的身材或是漂亮的小脸在脑海里开始交织起来。

张文想想进了这个家门开始，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和吃饭，命根子起码硬上十个小时，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自己在这环境下生活，能活个十年大概差不多已经是精尽人”了。忙着当色狼，还得忙着意淫，心里老有罪恶的快感，还他妈老想着人性和道德。这生活过的啊！真是香艳中爽快，无耻中的凄凉！

尽量让自己的色心平息下来以后，张文这才把烟头一踩朝屋里走去。从刚才的脚步声判断，妹妹应该已经洗好回屋了，果然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小美女正坐在一起。姐姐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脸上还有一丝刚刚洗过的清爽，玲珑的曲线，娇媚的面容分外的动人，妹妹则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说笑着，旁边的喜儿似乎也忘了刚才被欺负的事，傻笑着在旁边玩着几块破木头。

坐在她旁边的妈妈陈桂香湿漉漉的头发已经微微的干了，一头柔顺而又飘逸的长发随意的披散在香嫩的肩膀上，比起那些明星模特儿来丝毫不逊色，反而多了一种淳朴浓郁的美。虽然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但不知道是不是这的环境的关系，她的身材几乎没半点的走样，看起来顶多就三十出头。和姐姐坐在一起，说是姐妹一点都不过分。

陈桂香和女儿说笑着，见儿子进来马上说了声：“小文饿了吧，你们先坐着吧！妈去看看菜好了没。”

说完就直接走了出去。

“妈，我去帮你！璤”小丹撇下了在炕上一脸傻笑的喜儿，乖巧的跟了上去。

张文慢慢的坐到了桌边，看着姐姐娇羞的样子，心里一动，轻轻的将她的发丝拿到了手里闻了一下，由衷的赞叹说：“姐，你的头发真香啊，”

“去去，没个正经的。除了这个你就不能说说别的词。”

张少琳被夸也是心里一喜，看着弟弟那迷恋的模样就特别的高兴。但还是轻声的嗔怪着，说是责怪，不如说是撒娇。

“呵呵，当然就得说这个了。”

张文色色的一笑，慢慢的凑近了她的耳边，一边在那小巧精致的耳垂上吐着热气，一边轻声说：“尤其是姐姐腿中间的那些水，吃起来特别的香甜。我现在都快想死了，还想再好好的品尝一下。”

“去死，你也敢来调戏我。”

张少琳被弟弟粗热的呼吸弄得心里稍微的颤了一下，脸上微微一红，想起弟弟趴在自己身下将自己的腿大大分开后，用嘴去亲吻那个地方时的酥麻感觉，忍不住也是有点躁动起来。不过还是一脸撒娇的拍了张文的脑袋一下。

“爹爹……我想喝……”喜儿总是能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跑出来，慢慢的挪到了张文的面前，闪闪的大眼睛满是渴望的看着张文，语气傻傻的说道。

“喝什么？”张文听她这样一说，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小萝莉不会也是要喝姐姐那欢愉的露水吧！不过随后一想也不可能，她应该是想喝可乐了吧！

“那个……罐罐……”喜儿虽然傻，但多少还是有一些表达能力，一边说着，一边比了一个开易拉罐的动作，还忍不住舔了舔小嘴唇，一副馋坏了的样子。

“是可乐啊，你等等我去拿。”

张文点了点头后站起身。

张少琳马上拉着弟弟的手一脸微笑的说：“小文，我也要，你也帮我拿好不好？”“好，一会儿我用嘴巴喂你！璤”张文色色的一笑后，在姐姐娇嗲的嗔怪声中大笑着跑到了草棚，把早就冻在井里的啤酒和可乐拉了上来，捧在盆里刚想往外走的时候，眼睛扫到了木桶里有几件已经泡在水里的小衣服，看着在最上边的那件黑色小内裤，整个人顿时就愣住了，马上就挪不动脚步。

将盆子放在了一边，轻手轻脚的将它拿了上来。一看样式和款子不像是小孩子穿的，也不是姐姐刚才换的，心里一猜就知道肯定是妈妈换洗以后留下的。张文想到这，心跳不由得有些加快，将那湿漉漉的小内裤拿到鼻子下一嗅，即使已经泡过水了，但似乎还能闻到妈妈那清香成熟的味道。

再仔细的一看，中间居然有几根乌黑柔软的体毛，一弯一曲的，不用说都知道是什么部位的。张文不由得有些口干舌燥，颤抖着手不由自主的拿到了眼前，目不转睛的盯着眼前这根看似普通但却像有无尽魔力的体毛，忍不住轻轻的将它含到嘴里舔了起来，虽然没什么味道，但张文却感觉十分的刺激。

就在张文沉浸在遐想的世界里，幻想着她那丰润成熟的身子，甚至脑子开始想像自己和她交欢时到底会是怎么样销魂的感觉，正情不自禁的把那体毛放在嘴边忘情的舔吸时，身后突然响起了小丹惊讶的声音：“哥，你变态啊，怎么舔那东西啊！璤”张文猛地回过神来，一回头见妹妹手里拿着一碟咸鱼干，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盯着自己看，大眼睛里满是吃惊和错愕的神色，冷汗马上就流下来了，慌忙把手里那小体毛夹藏起来，按捺住快跳出身体的心脏，强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什么变态啊，你又在这乱喊什么。”

小丹疑惑的看着哥哥的手，刚才似乎看到了一根体毛，但现在又什么都看不到了，顿时不解的问：“那你在这蹲着干什么？”“小屁孩哪管那么多的事！璤”张文见她没有继续怀疑，心里顿时就松了一口气。悄悄的把妈妈那根迷人的体毛放进了口袋里，捧起盆子从她身边走过，边走边说：“还不是来拿饮料喂你们这群小馋猫。”

“少装了哥！璤”小丹跟在后边，突然狡猾的一笑说：“我刚才看到你从妈的内裤上拿了一根毛，而且还舔得很过瘾。”

“别瞎说，我哪有啊！璤”张文一听她这么说，顿时就慌乱起来。到底还是被妹妹给看到了，如果被她一顿宣传的话，那自己还怎么在这个家待下去。这两天出了这么多的事，要是再被知道自己拿了妈妈的体毛做猥亵的事，那就真的彻底完蛋。

“没关系。你不承认也行！璤”小丹咯咯的一笑后，大眼睛看着开始有些紧张的哥哥，一脸奸笑的说：“到时候我就去和妈妈说，不管她信不信都行，反正人家又没有说谎。”

靠，你这臭丫头是想玩死我吧！张文暗骂了一句后，想想要是真被妈妈和姐姐知道了，那自己岂不是死得很难看。看着妹妹那得意洋洋的模样，没办法只能低下声来说：“好了小丹，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知道吗？”“为什么啊？”小丹摆出一副天真可爱的模样，笑嘻嘻的问道。

张文苦着脸说：“好妹妹，你就答应我，装作不知道好不好啊？”小丹脸上尽是得逞的奸笑，眼见都快走到了房门口，小心翼翼的左右看了几眼后，勾了勾手，示意张文凑过去。张文马上乖乖的低下身凑上耳朵，却听到了更让人兴奋和血脉贲张的话。

“哥，我看你亲姐那地方的时候她挺舒服的，人家要你下次也亲亲我的，你不答应的话，一会儿我就去告诉妈。”

小丹说完以后眼里闪着精光的看着张文，可爱的童音虽然十分的好听，不过语气里却是半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张文看着妹妹那可爱的小脸，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张着嘴一脸吃惊的看着她。没想到妹妹提出的要求居然是这样的香艳，小孩子有好奇心是一回事，但她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想试试还是想捉弄自己？尽管心里十分的忐忑，但脑子里却也忍不住幻想起妹妹那无毛细嫩的小肉缝，禁不住咽了咽口水，艰难的点了点头。

请续看《渔港春夜》3

第三集

简介:

小渔村虽然贫穷落后，但张文却找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财路。只要一切顺利，发一笔横财根本不是问题！

离家之愁，处理完了养父的遗产和房子，带着万千的思绪回到了渔港小村，张文迫不及待的思念着姐姐??小别胜新婚的爱欲让一对年轻人欲罢不能，张少琳意乱情迷的随着弟弟的爱抚，即使是在妈妈旁边，两人仍旧无法克制。

第一章 肆无忌惮

“嘻嘻，人家刚才什么都没看到。”

小丹似乎是认真的，见哥哥点头以后欢呼了一声很是兴奋，高兴的晃着圆圆的小香臀，留给张文一个遐想无限的背影就跑进屋去了。

看着她欢快的背影，张文一时间还真有点回不过神来!呆愣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去想妹妹这香艳而又荒唐的要求，小丹还是个小孩子，但她已经具备了让男人冲动的魅力，如果说她的可爱没有诱惑的话，张文自己都不会相信。

张文脑子乱哄哄的跟了进去，尽量让自己不去多想什么，但却没办法克制那邪恶的念头。小丹可爱而又青涩的裸体在脑海里不断的徘徊，虽然不及姐姐那样的娇媚动人，但稚嫩的风情也是十分的惹人怜爱，张文心里不禁产生了想好好品尝一下那粉嫩小肉缝的冲动。

现在的夜空已经挂上了点点的星光，看起来十分的漂亮，只不过是外边安静得很吓人，只有偶尔的虫叫声响起，气氛很是凄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点着暗淡油灯的小屋里，有四个美人儿团坐在桌子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十分的温馨迷人。

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中间一个盆子飘散着香喷喷的热气，几样对这个家庭来说有些奢侈的小咸鱼和小菜都整齐的摆放在四周。妈妈和姐姐端坐着没有动筷子，喜儿在旁边一脸嘴馋的模样，她自然很想快点将这些难得的美味放进小嘴里品尝，不过被小丹一瞪后也是老老实实的坐着。

张文细细一想就知道了肯定是上次妹妹和自己说过的风俗。在这里女人不能比男人先吃饭，如果先吃的话，证明这家的男人是个废物，所以即使菜凉了都必须等着。虽然有点落后，但也足见这个地方重男轻女的风俗有多严重了。

见她们一副正经的样子坐着，眼神期待的看着自己，张文一边让自己不去想那么多，走过去把可乐分到她们手里，一边有些好笑的说：“怎么不先吃啊，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哪有女人先吃的道理啊！”

陈桂香笑着给儿子把碗筷摆正。尽管她已经三十多了，但也是和年轻女孩子一样喜欢吃甜的东西，先帮喜儿和张少琳把可乐打开了以后，自己也迫不及待的拿起一罐喝了起来。两个已经馋坏的小萝莉这才放开了手，开始风卷残云一样的往自己碗里夹着中午炖汤留下的鸡肉。

张文看着自己的碗边又摆了一碗那种红色的药酒，想到自己是喝了这酒才会色性大发的把姐姐给开了苞的，现在她又不能和自己睡，喝了不得憋死，不由得苦着脸说：“妈，怎么又给我倒这个酒啊，我昨天已经喝过了。”

“那东西壮身的，多喝才有效果。”

陈桂香给儿子夹了一块豆腐后正色道：“你身板有点瘦，看起来也不怎么结实，多喝一点对你有好处。再说了以后你还要娶一媳妇，身体不好的话怎么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好吧！”

张文见妈妈用那疼爱和期许的眼光看着自己，怎么样都不忍心去拒绝她的好意，索性把碗拿起来后一口喝了下去，心里也做了晚上宁可把自己灌醉都不能兽性大发的决定。

“这就乖了，来！喝口汤顺顺。”

陈桂香开心的一笑后，拿着碗就给张文盛了汤，脸上母爱的柔和让人心里一阵阵的发暖。

尽管药酒的酒性已经不大了，但一次喝那么多还是挺烧喉咙的。张文摇了摇头后拿起一罐啤酒，一次就灌下去了大半罐！冰凉的感觉流过喉咙一直冰到了胃里，长长的出了口气这才感觉好了一些。

“喜儿，你吃就吃，别玩那些。”

轻轻的吃了几口的张少琳突然板起脸朝喜儿斥责道，惊得小萝莉满脸的委屈。

张文转头一看，喜儿已经有些油腻腻的小手上拿着几块古铜色的圆状东西，看颜色很是古朴沉重。不由得好奇的伸出手去，哄道：“喜儿乖，把手上的东西给爹爹看一下。”

喜儿随手把东西放在了桌子上，继续埋头吃起了东西。张文马上把那东西接过来仔细的看了起来，是一个看起来很旧的铜钱，有不少地方已经锈迹斑斑了。辨认了好一会后才看清楚上边写的是老字的乾隆通宝，笔法苍劲有力，字体老旧却有威严。张文脑子里马上反应出来的词就是：古董？

“妈，这些东西还有吗？”

张文说话的时候呼吸都急促起来，如果这些是真的话。那简直就是一笔横财了。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地方应该不会存在造假的可能，心里马上就一阵压抑不住的澎湃和激动。

陈桂香见儿子突然这样的激动，心里虽然疑惑但还是朝炕角一指说：“就那些了，以前有不少来着，不过你妹妹和喜儿玩着玩着就丢了挺多了，现在就剩这一点了！”

张文一听，心脏都不争气的加快了跳动，猛地一下就扑到了炕角边上，在昏黑的油灯下七手八脚的将那一枚枚看起来破旧的吓人，一点都不显眼的铜钱全找了出来，捧在手上细细的一数，居然有三十多个。

在母女三人疑惑的眼神下，张文满脸激动的把那些被子衣服什么的都翻得乱七八糟的，丢的到处都是的四处寻找起来。好一会儿后，怎么样都再找不到半个铜钱，这才死心的坐回桌边，一边喘着大气，一边将那些搜罗来的铜钱全放在了桌子上排开。低下头，瞪大了眼睛一个一个的查看起来。

越看头上的热汗越多，这不仅有一些清代的，甚至还有不少是明代的！一共有四十三枚之多，按这样的数量和电视上经常说的价格来算，起码在城里一卖就够买一间不错的商品房了，说不定还会有余下的钱呢。

陈桂香看着儿子突然着了魔一样的行为，贪婪的样子简直和土匪一样，顿时就被吓得心慌，语气担心的问：“小文，你怎么了?你可别吓妈啊！”

张少琳也是被弟弟的红眼睛和一脸的激动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轻轻的拉了拉张文的衣角后紧张的说：“小文，你没事吧！”

张文用力的摇了摇头后，目光还是直勾勾的盯着桌子上的铜钱。一边让自己的语气尽量不激动，一边颤颤的问：“妈，咱们家哪来的这些古钱啊?现在还有吗？不是，我是说这些旧东西。”

说话的时候都有些说不清楚了。

“没了，以前到处乱丢，现在就剩这些了。你问这干什么，这些都没办法使了，有什么稀罕的。”

陈桂香看着儿子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似乎脑子里很沉重的样子，心里越发的担心起来。

“没什么，我就是喜欢这些旧玩意。”

张文脑子稍微的冷静下来，细想了一会还是摇了摇头，决定不告诉她们这些小小的铜钱惊人价值。毕竟在在这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搞不好很容易就宣传出去了，到时候谁一个说漏嘴，家财外露，没准会引来坏人，而且有其他人也懂这的话，还会把这突如其来的财路给断了。

“没啥事你干嘛一副被狼追的表情啊，吓死我了。”

张少琳听到这，顿时就松了一口气，一边拍着胸口一边嗔怪的白了张文一眼：“就这些破东西，你至于这样大惊小怪吗？真是的！”

“妈，咱家这些钱都是以前留下的还是？”

张文不动声色的把铜钱慢慢的装进自己的包裹里，这才回过头来满是认真的朝陈桂香问道。

张少琳见弟弟不搭理自己，气得嘟起了小嘴!不过看了看张文一脸的严肃，还是老实的没耍小脾气。

陈桂香咯咯的一笑，既是觉得好笑也是有些责怪的看着张文说：“看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子，谁家没一点这些老钱啊。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是闹过什么砸锅吃大灶饭的那个饥荒吗？村里到处收这些铜铁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的老人都想私藏一点，怕以后万一能继续用的话还可以留点家当，所以才给藏起来了。不过现在用的都是票子！这玩意藏着也就没什么用了，大多都是拿给小孩子玩的。”

“就是，你看这一屋的老东西。”

张少琳指了指那盏油灯，不屑的说：“听说那个还不知道是哪个祖宗留下的，爸以前说过，那从他有记忆以来就有，现在都旧得不像话了还没法换，你怎么就喜欢这些玩意了。”

张文马上站起身，将那根本不引人注意的灯台小心翼翼的拿到了桌子上。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破旧的东西也可能是古董，现在仔细的一看，上边的黑漆都快掉光了，深一块浅一块的特别难看，而且还有不少有磨损和破旧的地方，但是灯台柱上那条气势磅礴的龙却是依旧清晰可见塑造者的功夫，看来在古代也不是什么穷人家用得起的东西。张文越看心里越激动，继续追问：“还有没有这样的老东西了？”

陈桂香疑惑的看了看似乎已经发疯的儿子，不过还是起身从床柜里拿出了一个精致小巧但却掉了不少漆的小木盒，一边放在桌子上一边说：“还有这个，我进门的时候就是你太奶奶用来装首饰的盒子。不过那时候家里已经没什么贵重东西可以装了，我见没什么用就收到一边去了，后来连扔都懒得扔，要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这个盒子通体古色古香，上边的刀工和打造的技法十分的精湛，一条条行云流水一样的优美线条不难看出当年工匠是用了多大的心思才打造出来的。张文见妈妈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摔了一下，赶紧心疼的拿起来，一边爱不释手的抚摩着一边眼露贪念的问：“妈，这东西还有没有?都拿出来啊!”“哪来那么多啊，你爸和我结婚的时候置办新的东西，早都扔的差不多了。”

陈桂香笑呵呵的说道，美丽的眼里也闪起了幸福的微笑，似乎在怀念自己的少女的时光和以前的美好，但似乎又有点嘲笑自己一转眼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张文拿过一个小碟子，把灯台上的油水和灯芯小心翼翼的转移过去后，用纸巾将灯台上那厚厚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连同那个古朴的小木盒一起放进了包裹里，又轻手轻脚的把包裹放到了喜儿构不着的柜子上边，这才松了一口气坐了下来。刚坐定，见姐姐和妈妈都投来不解的眼光，马上解释说：“妈，现在有不少人喜欢这些旧东西。我有个朋友也喜欢这个，我想拿过去给他看看！”

“真奇怪了，新东西还买不起怎么就有人喜欢这些旧玩意了，真是有病。”

张少琳嘀咕一声后和妹妹又继续吃了起来。在她们的眼里，这些在家里陈设了多年的老东西看得都有些厌倦了。

小丹一直和喜儿大眼瞪小眼的抢东西吃，对张文的反常是不闻不问，倒也省得去向这两个小萝莉解释什么。

陈桂香倒是有些疑惑，毕竟从儿子看到铜钱开始，那激动的表情和明显紧张的模样就有点不正常，想了一会儿后，闪亮的眼睛满是严肃盯着张文，严声的问：“小文，你和妈说实话，你要这些干什么?我看你那样不像是要送朋友的。”

见姐姐和小丹都已经对这个话题不在意了，吃着东西连眼皮都没抬。张文赶紧在桌子底下悄悄的踢了妈妈一脚，又做了个一会儿我再和你说的眼神，见她会意的不再追问，这才拿着啤酒吃起了饭！

香喷喷的鸡肉炖豆腐是这个家甚至小村都少有的奢侈品，不过从张文回来开始，这样的晚饭几乎天天都有了。对这贫穷的小地方来说，那无疑是在过年或过节时才舍得吃的东西。大家都酒足饭饱的拍了拍肚皮，按惯例将喜儿给灌醉后让她老实的在一边睡觉。张文见外边的蚊虫都没了，站起身狠狠的伸了个懒腰，拿着啤酒边朝外走边说：“好天气，吃完饭该去乘乘凉了，老坐着可不行哦。”

“真有病，都什么时候了还乘凉呢!”张少琳一边嘀咕着，一边拿来一本画册看了起来。

到门口的时候，张文回头漫不经心的问：“你们出不出来啊？”

说话间眼睛悄悄的给妈妈递了个眼色。

张少琳这时候正捧着画册给在旁边一脸津津有味的妹妹讲着什么，头也不抬的说：“不去了，外边现在有什么好的。黑漆漆的一片，没啥可以看的！”

陈桂香倒是马上会意的将碗盆筷子什么的都装到了一起，一边端着一边穿鞋说：“小文，等妈洗完这些的。咱娘俩好好的聊聊，这吃完了老不动弹可不行。”

说完，母子俩一前一后的走了出去，外边早已经是漆黑的一片。从丘陵的高点能隐约的看见几户人家的炊烟和那黯暗的灯光，月色圆圆的高挂，伴随着海风的拂面，让人感觉特别的神清气爽，隐隐还可以听见浪潮袭岸的声音，很是惬意!不过张文还是觉得这清凉的海风里似乎夹杂着一些海鲜一样的腥味，有些不太好闻。但也丝毫不会破坏这个海边小村的宁静和宜人!陈桂香将东西往井边一放，一边打着水，一边满是好奇的朝站在旁边一脸陶醉的儿子问：“小文，就几件破东西你干嘛还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什么事不能让大妹她们知道的？”

“妈，如果我说那些东西能卖钱的话，你觉得能卖多少?”张文感觉沸腾的血液这时候都安静下来了，脸上已经没了刚才的激动。

“啥，那些东西能卖钱？”

陈桂香一听就像听到了什么荒谬的笑话一样，立刻咯咯的笑了起来：“除非是卖给阴曹地府的那些死鬼吧，他们才能用得了!”张文现在脑子里浮现的还都是红通通的钞票，所以尽管现在妈妈一笑让那美妙的身材摇曳生姿，丰臀美乳是带起一阵让人疯狂的诱惑，但张文也没怎么冲动和遐想，正色的点了点头后说：“妈，我是和你说真的。这些东西在你们手上没人要，上了我的手就能变出钱来。”

“真的，那能卖个一、二十吗？”

陈桂香到现在还不太相信那些摆在角落乱丢的旧东西能卖出钱来，一边将水倒进盆子里，一边调笑般的问道。

张文见她还是不相信，心里一急，刚想脱口而出说出这些古董的价值，但细想一下之后，还是觉得别说得那么吓人比较好：“妈，我没和你开玩笑。就说咱家这些东西吧，让我带出去以后弄个两、三千的绝对没什么问题。这事我也没必要骗你们，你看我像是那种口花花、油腔滑调的人吗？”

“像，口不花的话能骗得了你姐傻傻的和你睡吗？”

陈桂香还是不太相信，微笑的说完后又自觉不对，这样露骨的话不是自己这个做长辈该说的，马上话锋一转后问：“小文，你真没骗我啊?这些老东西能卖钱，还能卖那么多？”

“妈，我怎么说你才肯信啊……”

张文没怎么去注意她前边的话，但看妈妈还是一副疑惑的样子，急得快跳脚了。

“那好，妈信你还不成吗？看你这孩子急的！”

陈桂香一边打着井水，一边洗起了碗，语气轻快的说：“那要是真的能卖来钱的话，妈就可以多抱上几个孙子了。犯不着在这整天的空想，到时候给你盖上房子，娶上媳妇。这辈子我就算知足了！”

张文见妈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不由得心里一阵感动，也为自己欺骗了她伟大的母爱而愧疚，低下身来一边帮她洗着碗，一边轻声的说：“妈你放心，我以后肯定让你抱孙子都忙活不过来，两手两脚都不够抱的，我给你生十个八个的让你慢慢玩！”

“还说不口花花！”

或许是儿子体贴的话让陈桂香感到了幸福，她娇笑着把还带着油腻的手往张文头上一拍，半开玩笑的说：“妈都一把年纪了，上半辈子欠你爹和你们三个小崽子，你还想让我下半辈子都伺候孙子，想把我累死啊。我现在就想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我就谢谢老天爷啰。”

张文看着妈妈娇笑如花的迷人模样，那迷人的微笑带着浓郁的爱意，成熟妩媚的风韵让人心神一阵的恍惚，张文不禁看得一时有些痴了。猛地回过神来后赶紧一副玩笑的口味恭维道：“谁敢说我妈老了我和谁拚命，这不是找死是什么。也不看您这迷人的身段，这漂亮的脸蛋，说是我姐还差不多。要说你是我妈的话估计别人会以为我是一年长一米的妖怪了！”

“臭小子，嘴巴还真甜啊！”

陈桂香被儿子的话说得那是心花怒放，一边笑嘻嘻的将洗好的碗叠起来，一边站起身。刚转过身去，突然停了下来，幽幽的叹了一口气说：“小文，其实妈没指望你能有多大的出息，也不想你赚多少钱来给妈享福。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吃糠咽菜我也觉得日子甜。”

“妈，你放心吧！我肯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张文看着妈妈慈爱的模样和那语气里掩饰不住的疼爱，心里一暖，顿时升起了一股男人的责任感，马上信誓旦旦的保证着。

陈桂香开心的一笑，关心的说：“看你这孩子能的，赶紧进屋吧！一会儿天凉了。”

张文点了点头后，看着妈妈走向厨房那优美迷人的背影，不舍的挪动脚步朝屋里走去。

进屋的时候就剩姐姐一个人还没睡，还迷恋的看着杂志上那绚丽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小丹再有精力到底还是一个小孩子，这时候已经铺好了被褥睡上了，清甜沉稳的呼吸声淡淡的回荡在狭小的房间里;喜儿在她旁边也是甜甜的睡着。两个小萝莉一起入梦的场景和露在被子外的细嫩小脚真是让人遐想无限啊。

“小文，你今天也起得早了一些，赶紧睡吧！”

张少琳抬起头来，看了弟弟一眼，将书放到了一边后温柔的说道。似乎是想起了昨晚两人荒唐但却美妙的韵事，两抹醉人的红晕迅速的爬上了漂亮的脸蛋，迷人的眼里也开始覆盖上了一层淡淡的水雾。

张文心里嘿嘿一笑，姐姐虽然说得很是平淡，但从她的眼里已经看出了那种深邃的热情，看来姐姐也是对男女之事念念不忘了。

张文一看被子和枕头什么都铺好了，姐姐似乎也是刻意的想和自己一起睡，把两人的被褥连着。看着灯下的姐姐那满面娇羞、含情脉脉的神韵，张文不由得心动起来，上前慢慢的钻到了被子里后，语气满是诱惑的说：“姐，你也赶紧睡吧！我想抱着你睡。”

张少琳情动的点了点头，不过还是小心的说：“等一会儿吧，等妈睡下了再说。”

“也好，那我先躺一下了。”

张文说话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清新的香气，炕边点燃的不知道是什么树木的枯枝，散发着一种很淡的香气，却又有点刺鼻的味道，似乎是为了驱赶蚊虫用的。两人无言的对视着，张少琳眼里全是柔情蜜意的等着。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慢，特别的慢。

陈桂香这时候把东西都收拾妥当了，走进屋将门栓上后，一个转身看着大女儿和儿子眼里来去的春意，眉头微微的一皱后，不动声色的坐到了炕边上说：“大妹，晚上你就别睡这了，晚上妈挨着小文睡。”

“妈，我……”

张少琳哪会读不懂妈妈话里影射的意思，到底还是害怕自己和弟弟会忍不住。稍微的扭捏了一下，但还是直接的说：“我想和小文一起睡好不好？”

“傻丫头……”

陈桂香见女儿这时候既是娇羞又是迷恋的样子，仿佛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岁月。溺爱的摸了摸张少琳的头后低声的说：“你刚破身，这时候不能再行房了，这样会伤了自己的身子。听妈的没错，你就忍忍吧。”

张少琳俏脸一红，咬着小唇有些慌乱的解释说:“妈，我不是，不是想那个!”说到最后，声音低得连蚊子都听不见了。

陈桂香脸一板，坚决的摇着头说:“不行，妈从你们那岁数过来的!哪会不懂得这时候你俩的心思啊，你老实的上旁边睡去!”张文本来是侧着身假睡，不想在这时候多说什么。不过见妈妈这么一说，也忍不住转过身来一脸诚恳的保证说：“妈你就放心吧，我会老实的不乱动。”

说完，一脸乖巧又是恳求的看着她!陈桂香笑看着儿子，语气带着明显的调侃说：“小文，不是妈不相信你。不过你们男人一冲动起来的话可就没个节制。听话吧！妈也是为了你们好。”

“妈，没什么事的。我这么大个人了知道疼自己，小文要是敢乱来的话我就踹他。”

张少琳握了握小拳头，一脸坚决的说道。像是开玩笑但又像是说认真的。

“好吧！”

陈桂香见拗不过女儿和儿子的一脸坚决，思索了一会儿后，无奈的同意了。站起身看两人又开始眉来眼去的，轻轻的说：“那现在睡吧，妈把灯给吹了？”

“吹吧！”

张少琳开心的一笑，躺进了自己的被窝，转过头一脸得意和调皮的看着弟弟说：“听没听到啊小文，你要是敢乱来的话，姐可是踢死你啰。妈都批准了！”

“不敢，不敢。”

张文表面上一副害怕的模样，但已经按耐不住在被窝底下将手钻进了姐姐的被子里，摸索着牵上了她柔若无骨的小手，十指紧紧的扣上，眼里满是期待的看着她。

张少琳也是一脸的春情，眼里的柔情尽显女性的妩媚，俏脸微红的看着张文说:“小文，早点睡吧!”“嗯!”张文点着头答应，却是忍不住用指甲在她手心轻轻的一刮，惹来了张少琳一阵娇嗔。

看着儿子和女儿在自己面前亲密，陈桂香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油灯吹灭，屋子里马上就变得漆黑的一片。她上了炕以后摸索着找到了自己中间的被窝，刚想钻进去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还是不忘语气严厉的叮嘱说：“小文，你姐可是昨晚才破的身。你要为了她好的话，可不准再乱来了知道吗？”

“知道，知道！”

张文忙不迭的应声，不过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想着自己居然在炕上和妈妈谈论这种话题就感觉异样的兴奋，在姐姐被子底下的手也不老实的开始摸上了她那平坦结实的小腹上边。

张少琳知道弟弟还是没办法老实，娇羞的想了一会儿后，突然把张文的手一把拍掉。张文正纳闷姐姐难道真的不想和自己亲热的时候，突然听见了隔壁同时传来两个频率不同的窣窣声，还有衣服摩擦身体的声音。这才恍然大悟姐姐是想把衣服脱了睡觉，不过比较刺激的是妈妈也开始在脱了。想着黑暗里旁边正有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在解除身上那碍事的束缚，裸露那细嫩白皙的肌肤，张文不由得就硬了。

张文正在遐想的时候，突然感觉一只软软的小手俏无声息的钻到了自己的被窝里边，肆无忌惮的摸上了自己短裤的边缘，开始慢慢的往下脱着有些碍事的裤子。那柔软的小手和尖尖的指甲滑过皮肤的时所带来的颤抖快感，让张文不自觉的深吸了一口气，马上配合着将屁股抬高，让姐姐把自己的裤子脱掉。

“小文，你们在干什么呢？”

陈桂香也是听到了一点点异样的动静，马上就不放心问：“记得我说的话，忍着点知道吗？”

“知道了。”

张文连内裤都被姐姐悄无声息的脱了，硬硬的命根子马上弹出来顶在了薄薄的被子上。刚说完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感觉被窝一下被拉开了，一具温香柔软的身体带着迷人的体温钻了进来，紧紧的抱上了自己。

这次张少琳的动静有点大了，陈桂香伸手一摸女儿的被窝里是空的，马上就紧张的说:“大妹，你怎么跑小文那边去了，我不是告诉你晚上不能行房吗?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了。”

“妈，我就想抱着小文睡而已，没想干别的。”

张少琳也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直接把柔软的娇躯贴在了弟弟的怀里后，小手已经慢慢的抚上了弟弟不算宽广，但却十分结实的胸膛上。

“没事的妈，我能忍!”张文一边信誓旦旦的保证着，一边已经反手抱住了姐姐柔弱无骨的小蛮腰，将她的肌肤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身上。

“哎，你这孩子啊……”

陈桂香似乎也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回事，即使自己说再多，估计只要她一睡，他俩还得黏到一块去。这时候除了叹息，也不知道干什么好。

张文感觉肋骨处有两团柔软的肉球紧紧的压着自己，姐姐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盘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柔软细嫩的皮肤和调皮的摸着自己乳头的小手，都让张文感觉脑子里开始发热，尤其是姐姐竟然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个一干二净，光着身子紧紧的抱住自己，腿稍微的一动就感觉到她柔软的体毛和突起的耻骨紧贴在了自己的腿上，感觉分外的刺激。

“小文，为你姐好的话，你得忍着点知道吗?”陈桂香到底还是当妈的，即使这时候还不忘关心的嘱咐说。虽然显得有点啰唆，但话语里那深切的关爱还是很让人暖心的。

“知道了……啊……”

张文刚说话的时候，姐姐居然调皮的趴上了自己的胸口，小嘴慢慢的在自己的胸膛上舔来舔去。虽然动作很是生涩，但软软的小舌头刚好滑过了男人也同样敏感的乳头之上，那一头细细的发丝滑过皮肤带来了千百样不同的搔痒感，更是刺激得张文忍不住叫了一声。

“你们……怎……”

陈桂香听到儿子被窝里传来了口水的声音，作为过来人哪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不知道现在是在干什么，但起码知道两人都已经按捺不住了。心里微微有些嗔怪这两孩子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忍不住责怪说:“怎么还是没法忍住啊。”

“没事，妈……我们就是挤一起睡，不干别的……”

张文说话的时候口气都已经虚了，半点底气都没有。姐姐已经察觉到自己的命跟子硬得发疼，她居然一手握住了它慢慢的套弄着。整个人贴着自己慢慢的亲吻着，从胸口，肚子，再到小腹，一路上舔过留下了甘甜的津液，慢慢的滑下去，现在居然用她柔软的小舌头调皮的在钻自己的肚脐眼。

张文一下就被刺激得呼吸急促起来，身体也微微的在颤抖着。姐姐真是够大胆的，嘴上答应得好好的，现在妈妈还没睡就这样的挑逗自己，看来自己还真得勤喝那药酒，才能应付姐姐这样的如火热情!陈桂香听着儿子大口大口的呼气，大概已经猜想到了是怎么回事。虽然黑暗里看得不太清楚，但已经可以看见了隐隐的轮廓。女儿在进了儿子的被窝以后，先是不老实的动来动去，这会还趴到了儿子的下身动来动去的，和下午一样用嘴去亲那尿尿的玩意。听着隔壁那压抑的呼吸和微微的动静，久旱的陈桂香不由得感觉心里有一种躁动，身子也开始发热起来。

张少琳捉弄一样的蹲到了弟弟的胯间，一手托着千万的子孙袋放在掌心里慢慢的抚摸着，一手套弄着弟弟长长的枪身，开始用小嘴亲吻着那顶端那爆跳的圆头。娇滴滴的声音变得似乎也有些萌动了，悄声的问:“弟弟……舒服吗……”

张文听着姐姐从被窝底下传来那淡淡却似乎有点情动的声音，心里痒得千百只蚂蚁在爬一样。姐姐温热潮湿的小嘴这时候也慢慢的含了下来，将自己的龟头含进去，顿时感觉脑子一空。但因为妈妈在旁边，也不敢去答应她的问话，被动的享受着这空前的快感。大手不自觉的按着姐姐的小脑袋，希望她能含得更深一些。

张少琳受到了鼓励，继续卖力的含着弟弟的命根子舔吸起来。张文见妈妈那边已经没了动静，大概是觉得管不了也不想管了。色心一起，慢慢的弯了一下腰，将姐姐娇嫩的身躯猛地往上一提，让她又靠在了自己的胸膛上，一边亲吻着她的耳朵，一边喘着粗气说:“姐，你把屁股转过来，我想吃你那的水。”

张少琳现在也是感觉燥热难耐，欢好的事就像有毒一样，只要尝试过一次美妙的滋味就欲罢不能了。听弟弟这么一说，身子不由得一颤，想起了昨晚那销魂蚀骨的感觉。下身微微的一湿后也没多说什么，小心翼翼的挪动着身子，将自己圆润饱满的丰臀对准了弟弟的脸，又伏下身来开始舔着弟弟的命根子。居然无师自通的摆出了一个69的姿势。

张文只感觉一股暖暖的体温和淡淡的咸味扑面而来，手稍微的一抬就摸到了姐姐肥美的香臀上边，将它往下一抱，姐姐性感的羞处就凑到了自己嘴边;伸出有些粗糙的舌头一舔，居然已经湿了一片了。不由得将它压得更近，慢慢的舔弄着那敏感的花瓣和它保护下那水淋淋的嫩肉。张少琳舒服得浑身一颤，马上投桃报李的低下头来，将弟弟的命根子含住上下的套弄起来。

陈桂香惊得目瞪口呆，黑暗中竟然看见女儿白花花的屁股露在了外边，凑在了儿子的面前，俩人竟然在互相亲吻对方的下身，那啧啧的水声如千万只蚂蚁一样开始撩拨着她的脑神经，连呼吸都不由得急促起来，提不起勇气去斥责他们这荒淫的行径。

张文肆意的品尝着姐姐娇嫩的下身，双手拨开了两片花瓣还十分紧凑的保护，将整个脸贴了上去，舌头卷成一团开始蚕食着姐姐香甜的体液，噙住了敏感的小肉芽，温柔的玩弄着。姐姐的花穴简直就是无尽的源泉，那泛滥成灾的露水怎么吃都吃不完。感觉到姐姐的身体渐渐的酥软了下来，似乎因为自己这不算高超但却十分有用的舔弄，没有了继续给自己口舌服务的力气了。

张少琳张口含着弟弟的命根子，这时候脑子里的快感已经冲击得整个人没有了支撑头部的力量。长长的唾液沿着命根子开始从嘴角往下流淌，突然感觉全身触电一样的舒服起来，爽得灵魂都快脱体而去了。整个人舒服得弓了起来，开始剧烈的抽搐着。

张文感觉姐姐的香臀使劲的压在自己的脸上，很是剧烈的摆动着，那甜甜的露水都蹭满了自己的半张脸。当下就知道姐姐是要来高潮了，马上伸出一根手指头咕的一声插进姐姐潮湿的花穴里边，狠狠的抽动了几下后，就感觉到姐姐的嫩肉有力的收缩起来，一股温热的泉水喷射而出，竟然都喷到了自己的脸上。

“呜……”

张文只感觉姐姐的嘴突然把自己的命根子裹得特别的紧，整个娇嫩的身子僵硬起来，布满了汗珠。随着那泉水被自己一一的舔进了嘴里后，马上就像泥一样的瘫软下来，趴在自己身上使劲的喘着气，嘴里还含着自己的命根子没有松口，那满口的唾液开始沿着大腿往下流到了自己的屁股上。

张文这时候也是憋得难受，姐姐的美乳就像两团火球一样的压着自己的小腹，每一次深呼吸都感觉到它们的柔软和坚挺，上边两颗硬硬的小樱桃更是感觉特别的刺激人，不由得有些按捺不住，往下抓住姐姐的小脑袋，大嘴一边继续舔着她香滑潮湿的花穴，一边自已挺动着腰抽插着她似乎有些无力的小嘴。

“呜……呜……”

张少琳这时候也感觉到弟弟的粗鲁了，那硬硬的家伙在自己嘴里发了疯一样的乱撞着。下身那条粗糙的舌头也开始在自己娇嫩的花穴里作怪，难受和快感一起袭来。脑子里已经混乱得没了思考的能力，只知道每一次弟弟的命根子插进来的时候，就本能一样的用香润的小舌头去舔几下。

张文这时候也没办法顾及什么了，就算妈妈在一边也没办法影响这时候满脑子的冲动和邪火。狠狠插着姐姐小嘴的同时，却突然听到了一声不太协调的呼吸，细细一听是妈妈那边发出来的，甚至还伴随着若有若无的呻吟和扭动身子的声音。难道……妈妈在自渎?想到这，张文脑子嗡的一下就炸开了，自己在这边和姐姐做口舌之欲，妈妈听着听着居然自己悄悄的在自渎。想着妈妈那玲珑有致的曲线在被子底下微微的娇颤着，用那双娇美细长的小手悄悄的爱抚刺激着成熟蜜处，一股没办法抵挡的快感就袭上了心头，忍不住感觉腰身一麻，狠狠的抓着姐姐的头撞了几下，猛地把黏稠的精华全喷射在她那秀气的小嘴里边。

浑身的神经伴随着感官的快感而变得硬梆梆的，张文不禁舒服得两条大腿都在抽搐，但没一会儿的功夫又无力的软了下来，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觉自己的脸烫得都是汗珠了。

一时间激情的呻吟烟消云散，张文爆发以后脑子里还满是乱糟糟的想法，无力的躺着，大口大口的呼吸着，而身下的姐姐还殷勤的用她的小嘴在给自己清理那慢慢软化的命根子。细细的一听，妈妈那边大概也察觉到了自己完事了，已经没了那呻吟和轻微的动静。

张少琳将弟弟的命根子舔吃了干净，含着嘴里那黏稠又微微有些腥味的东西不知道该吐到哪去。没办法只能皱了皱眉后将它们都吞食一尽，这才慢慢的掉转头爬到了弟弟的怀里躺了下来，一边摸着弟弟还上下起伏的胸膛，一边低声的嗔怪说:“死小文，你刚才发了疯啊。弄得人家嘴好疼啊。”

“呵呵……姐！发了疯还不是你祸害的，谁让你的小嘴舔得我那么舒服呢，呵呵！你的水真多啊，差点就把我淹死了！”

张文说话的时候语气特别的轻佻放荡，可不像姐姐那样刻意的压低嗓音声怕别人听到，反而是大声了一些。脑子里邪恶的想妈妈肯定都能听到的！

“哼……就知道欺负人，不来了。”

张少琳撒娇一样的躺到了弟弟的臂弯里，柔弱无骨的小手慢慢的搂上了张文的腰，娇滴滴的说：“弟，睡吧！”

“恩……”

张文温柔的应了一声后，使劲的把姐姐和自己一样都是汗水密布的娇躯搂紧了一些。一边轻抚着她有些散乱的秀发，一边听着她渐渐平稳的呼吸，姐姐和小孩子一样依赖的紧贴着自己的胸膛，没一会儿后已经沉沉的睡去了。

看了看怀里张少琳那甜甜的微笑，明显就是一个情窦初开又得到爱人宠爱的小女人嘛!这性感迷人的尤物竟然是自己的女人，张文甚至有点不敢相信昨晚的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张文脑子里反覆盘旋的却都是妈妈在被窝里自渎的场景，虽然什么都没看到，但光是听她的呻吟和被子的动静，就能知道她肯定也是欲罢不能的听着自己和姐姐的呻吟而在自慰。想着这，怎么样都没办法睡着。当然张文现在可没色胆大到敢去妈妈那乱来的地步，只能自己在这边脑子遐想个不停。

张文一直瞪着眼睛看着屋顶，没半点困意。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渐渐的屋子里就剩下自己一个人没睡，妈妈似乎也开始进入了梦香，原本吐气如兰的呼吸也变得平稳有度。

怀里搂着这样一个性感动人的女人，刚在姐姐小嘴里发泄过的命根子又立刻有了冲动的硬度。只要将怀里姐姐的双腿大开，自己就能再一次的侵占她那美妙动人的身体，但张文还是克制了这澎湃的欲望，疼爱的看了看怀里小鸟依人的姐姐，轻轻的叹了口气后，继续数着羊让自己别满脑子邪念了。

直到天空都露出了微微的鱼肚白时，张文才有了些许的困意。冲动了一晚上的脑子终于慢慢的安静下来，慢慢的闭上了开始发重的眼皮，搂着姐姐柔软的身子进入了梦乡。

第二章 离别的思念

“找死啊……”

迷迷糊糊的，张文从睡梦中被一声气急败坏的大骂给惊醒了。一听，似乎是妈妈生气的骂声。马上一个机灵的翻开被子跳了起来，只见炕上现在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从窗户射进的阳光看，现在起码是大中午了。

一夜激情的味道似乎还弥漫在小小的屋子里，但张文现在没去想那么多。身怕妈妈出了什么事，马上穿上短裤，一个箭步冲出了院子。不过一看眼前的情景顿时就哭笑不得了，还以为是那个狗子带人来闹事，才让老妈那么大声的骂人，原来是自己家人在闹着玩。

院子里，陈桂香叉着腰将弟弟陈强的一只耳朵使劲的扭着，既像是在打闹又像是动真格的，一脸的嗔怒也显得那么的有风情。

陈桂香一看儿子匆忙穿了个裤子就跑出来，脸上不由得一红。但马上恢复了原样，恶声恶气的朝比她还高了一个多头的弟弟骂道：“看你那大嗓门，乱叫一通把我儿子都吵醒了！一天到晚的不抽你，你不乐意是不是？”

“姐，你轻点。我这耳朵可是肉做的，疼啊。”

浑身肌肉发达，壮的和座小山一样的陈强现在半歪着身子，苦着脸，像个被教训的孩子一脸可怜。

张文不由得噗哧一笑，这和人猿金刚一样的舅舅竟然被小鸟依人的老妈给收拾了，实在是好玩。再看他求饶的样子，真是十分的滑稽。

“没事小文，你回去继续睡吧！你这舅舅为老不尊的，一大早就跑这来瞎吼，我给他点厉害看看。”

陈桂香连看都不敢看儿子，别过头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道。或许是想起了昨晚的香艳事，脸色不由得红了一下!张文哭笑不得了，舅舅这魁梧的身材居然在妈妈的威严下也变得和小孩子一样的可怜。看着他投来求助的眼光，赶紧上前劝阻起来：“好了妈，我现在也睡够了。再说现在都几点了再睡就真成猪了。你先把舅舅放开吧！”

“看在我儿子的份上，饶你一次。”

陈桂香一脸气乎乎的将手放开说道，却是别过头去不敢看儿子的脸。

陈强使劲的揉着耳朵，一脸可怜巴巴的说：“我这不是回来了想来看看我这大外甥嘛，你还真舍得下手啊。要不是兄弟我身体还行的话，晚上这耳朵不得留这给你们下酒了。”

“哼，下就下，你以为我不敢吃啊。”

陈桂香双手叉腰的说道，大有你敢再说我把你打死的气势。

“行，行……姐。我错了还不行吗？”

陈强马上就点头哈腰的告饶了。

张文知道这也是妈妈和小舅之间的打闹，不过看着和金刚差不多的舅舅被娇小玲珑的妈妈欺负，多少还是觉得挺好笑的。两人无论从身高还是体格上看，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怎么落差那么大呢？

张文笑着上前给舅舅递了根烟后问：“小舅，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啊。东西卖得怎样！”

陈强笑嘻嘻的接过烟点上，美美的抽了一口后，指了指在一旁只剩一、两条蛇的麻袋说：“呵呵，卖得不错呢。这次一趟就赚了四百多，这不我留了两条让你妈给你炖个汤补一补。”

“呵呵，谢谢舅了。”

张文马上点头道谢，回头一看，妈妈虽然在旁边笑呵呵的站着，但表情还是多少有些不自在。猜想还是因为昨晚的荒唐事让她有些尴尬，现在舅舅在这，多少还是让人感觉有些发虚。

“外甥吃他舅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有什么谢的。”

陈桂香一脸认真的说着，话锋一转变脸一样温柔的朝张文说：“小文，别在这陪你舅发疯了，去洗把脸，妈给你下点吃的。”

“好，那小舅你先坐着吧！”

张文点了点头后，伸着懒腰朝井边走去，一边洗漱，一边看着妈妈和小舅在那边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得有滋有味。听着妈妈时不时发出悦耳的娇笑声，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

不过到现在还是真不敢相信，舅舅一副阳刚健壮的模样，谈笑风声的说到好玩的地方时还爽朗的哈哈大笑，加上那么粗的嗓门，标准就是一副大男人的样子。但其实裤裆里的那玩意已经报废，是个不能人道的太监。怎么看都不觉得像，世事真奇妙啊！

洗玩脸后，张文感觉神清气爽的很是舒服。早上海边那夏天的太阳现在还不到炎热的时候，院子里的槐树是个能乘凉的好地方。美中不足的是中午太阳就变得特别毒辣，伴随着知了那响个不停的叫声，很是让人烦躁。

“小文，你吃什么？妈给你做去。”

陈桂香见儿子走过来，马上站起身来笑吟吟的说道。

陈强似乎也知道这个姐姐的脾气，本来想来一句“小孩子自己就能做，哪还用得着大人伺候。”

的话，但话到嘴边马上咽了下去。这句一出，估计还得挨一顿揍。做人还是聪明点好，所以还是保持沉默的抽着自己的烟。

“妈，我现在不饿。你坐着，我和你说件事。”

张文说着就找了张矮凳子坐了下来，悠闲的点了根烟，这才缓缓开口：“妈，我想今天就走。出去一趟尽快把外边的事都收拾完，然后马上赶回来。”

“这么着急啊，晚一点不行吗？”

陈桂香一听儿子要走，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舍，用一副商量的口吻挽留着。

陈强倒是在一边好奇的问：“小文，你外边还有什么事没办完？我听说你回来还没十天半月的，怎么现在就着急走啊？”

张文抽了口烟，在妈妈殷切的眼光中思索了一会后，这才开口说：“外边我还有房子什么的，有一些东西也得收拾回来。我想这样耽搁也不是办法，索性一次把这些事都处理完了，回这盖个新房子找点事做，以后就不走了。不然待着的时候心里老是惦记着，不太安心啊。”

“这想法对！”

陈强赞许的点了点头后说：“有什么要帮忙的吗？舅现在有的是闲工夫，有的话就别客气。”

“没什么。”

张文摇了摇头后，一看妈妈脸上有点落寞和不舍看着自己，马上就心疼的说：“妈，你别担心了。我这一走十天半月差不多就能回来，走前我让宝爷先帮咱们盖上房子。等我回来的时候咱们一起搬进去，让你风风光光的住上新家！”

“孩子，妈舍不得你啊！”

陈桂香说话的时候，眼圈已经有些泛红，鼻子也开始有点发酸了。

“姐，你就别多心了。小文现在也是个大人了，出去一趟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你总不能想把他绑在身边吧！”

陈强大剌剌的拍了拍张文的肩膀后安慰说：“再说了，这一次去又不是不回来。小文只不过是走十天半月的，回来以后娶个媳妇生个娃的，到时候那日子多美啊。”

“哎，那好吧！”

陈桂香揉了揉眼睛，使劲的不让自己哭出来，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后说：“小文，你打算什么时候走？陈伯那一会儿就该开船了。”

“一会儿？”

张文有些吃惊的问道。

陈强点了点头说：“没错，陈伯那船有时候十天半月的不开一次。有时候连着开几天，时间上没个准。就是看要出去的人够不够数，这不现在人多，他今天再开一次来回。开完这次，估计这个月就不走了。你要想出去的话，可得赶紧收拾东西。”

“好……”

张文站起身刚想收拾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转身问：“妈，姐和小妹她们都出去了吗？”

陈桂香一听就知道儿子在担心什么，马上就说：“没事，你去收拾你的吧！你姐她们上船坞买东西去了，等她们回来的时候我和她们说一声就好了。你出去的时候别记挂着家里，好好的照顾自己就行了，家里有妈在。”

“好的……”

张文这才放心的转身回屋，匆忙的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为了放妈妈放心。包裹里的衣服什么的都留了下来，只装上那些铜钱与不知道是不是古董的台灯和木盒，换上了一套休闲服，轻快的走了出来。

陈桂香见儿子收拾得特别简单，把衣服和其他行李都整齐的放在了炕边上，顿时就松了一大口气，但还是忍不住关心的说：“小文，你怎么不把衣服也带上啊?那路上不就没得换了？”

“妈，我那边有衣服换。再说了就这一会功夫，还带上衣服干什么，多麻烦啊！去去就回来了，我可不想累坏自己。”

张文半开玩笑也半认真的说道。说完明显可以察觉到妈妈的眼角闪过一丝高兴的神色，心里顿时宽慰了不少。

收拾一新以后，张文走到了院门口。陈桂香一脸惆怅的在后边跟着，想想儿子刚进门还没三天就提着行李又要走，尽管心里是万般的不舍，但还是没有办法。走到了门口以后突然停下了脚步，强打微笑的说：“好了小文，妈就送到这了，家里还有活没干。一会让你舅舅领你去就行了！”

“妈，你……”

张文看着妈妈那漂亮的眼睛里已经微微的泛红，知道她是不想当着自己的面哭出来，动情的喊了一声，却不知道下边的该说什么。

“别说了，一会儿我还得给你姐她们做吃的，再说了你现在一个大男人的，哪还用得着妈担心什么。”

陈桂香脸上全是分离的忧愁，尽量的克制着眼眶里的眼泪，不让它们在儿子面前流下来。

“那，我走了。”

张文温柔的看着妈妈那小女孩一样可怜的俏脸，不由得心动的上前将她的小手拉住，情动的说：“妈，你好好照顾家里！我会很快回来的。”

“嗯，你路上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陈桂香小手有力的握着儿子的手，关心的叮嘱道。

“我会的，你也要好好的保重。”

张文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

陈强抬头看了看天空，神经大条的对眼前这母子情深的画面没半点感动。算了算时间后催促道：“好了，咱们赶紧走吧！要是一会儿赶不上的话，可得等上一个月了。”

张文这才依依不舍的就妈妈柔弱无骨的小手松开，一边挥着手，一边跟着舅舅朝海边走去。陈桂香也站在院门口，久久的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等儿子的身影消失在泥路的拐角时，眼泪马上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陈强一边走一边叮嘱说：“小文，这次你出去可不能太久了。我怕你妈会想出病来的，知道吗？”

认真唠叨的模样一改往常的大剌剌，让张文感觉到了一种亲情的关爱。

“知道了舅，我能多快就多快。”

张文心不在焉的答应着，脑子里却是在想如果姐姐知道了自己不告而别的话，该哭得多伤心啊。也怪自己一时冲动，没提前和她说一下。哎……等回来的时候再好好的补偿她吧！

两人一路上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到了一个沙石滩，和上次去的船坞完全是两个方向。呼啸的海风、金黄的沙滩，让张文有些伤感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一看前边有一艘客船，有点像是用旧船改装的，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弄得很是用心，但是上边那用木板钉上的一排排座位和用草席做的顶棚还是显得不伦不类的，一接近还散发着一股异味。

“哟，这不是小文吗？你也上外边去啊？”

坐在船头上悠闲的抽着旱烟，笑咪咪的看着越来越多乡亲上船的陈伯一抬眼，看见张文后马上笑着迎了上来。

“嗯，我出去一趟办点事！宝爷不在吗？”

张文一边给他敬了根烟，一边问道。

“他一会再过来，你先上船吧！”

陈伯笑着把烟接过来，但却没有抽。狠狠的放在鼻子下闻了一口，便小心翼翼的放进了上衣的口袋里。

“嗯，舅你先回去吧！”

张文点了点头后，踩着有些湿湿的沙子上了船。

“嗯，给我带点好酒什么的，知道吗？”

陈强直爽的一笑后，也不啰嗦。不过还是站在了船下，似乎是想等船开走的时候再回去。

“知道了。”

张文上了船以后，一看木板上都是一个个身上有点邋遢的渔民坐着说笑，有的衣服上甚至还有带血的鱼肠子和鳞片。一股刺鼻的腥味马上扑了过来，张文不由得皱了皱眉。

站在人群中间的张文绝对算得上是光鲜抢眼，马上就把大家疑惑的目光都吸引住了。陈伯赶紧走了过来，一把拉住张文的手就往船舱里走去，一边笑咪咪的说：“来，娃子，你和老头子一起上前边去，咱爷俩没事聊一聊。这后边一会儿颠得厉害，我怕你受不了。”

“谢谢陈伯了。”

张文知道他也是不想让自己尴尬，道了声谢后随着他走过放满了各种海货，气味逼人的船舱后。这才到了床头那露天的驾驶室，虽然破旧不堪，但却没有那种难闻的味道，整个人感觉舒服多了。

和陈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半个多小时后，宝爷这才带着一堆挖来的草药上了船，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到了船头。几个壮小伙子开始吆喝着把船推下水，陈伯这才笑呵呵的把着舵开动了船。

船一启动就伴随着一股强烈的柴油味，不知道为什么，张文看着越来越远的沙滩和山林密布的小渔村，感觉好像这三天的日子过得好像在做梦一样，一个美梦，也是一个春梦。

张文心里开始有点发酸，除了养父的去世，第一次感受到了分离的惆怅，或许自己真的贪恋上了这个家了!虽然这一切的爱本不该属于自己，但只要自己对她们好点的话，也算是一种对欺骗的弥补吧!T市，一个房屋仲介一脸认真，也是有点高兴地指着桌子上那已经密密麻麻写好了资料，只差户主签字的合同说：“张兄弟，如果这价格你能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办理手续，然后交过房的钱了。现在房市虽然流通好，价格也不错。但我相信你想短时间内出手的话，除了我们这些专业炒房的，其他买家是很少有这么爽快的。”

张文拿着手上那张价格单，或许42万的价格不算很高。大概问了一下知道现在要挂牌的话，老头子那间房子起码还能卖个五十万左右的好价钱，但却要一、二个月的时间，张文不想在这方面再浪费什么时间了，无奈的点了点头后说：“现在办理可以，我的东西也收拾得差不多了，随时可以搬出来。不过你这也太狠了吧，42万……这价钱赚的可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的了。宰完我，你可以花天酒地好一段日子了。”

仲介微微的笑了笑，也不在意张文话里的嘲讽。大度的说：“那也没办法，像我们这样的生意成本大，你想想一间房子压在手里，一压就几十万，总不能像卖菜一样的赚那点蝇头小利吧，那样的话，干这行的人都得饿死了。”

“算了……”

张文叹了口气，也不想过多的去和他纠缠了。

已经在这耽误了将近五天了。从出来到现在，虽然事情很多，但一到晚上张文总是不自觉的想起姐姐她们，想得都没办法睡觉了，现在她们肯定也很想念自己。归心似箭的张文现在真的很怀念那个总飘散着海味的小渔村，和那张留下无数香艳事情的大炕。

“呵呵，其实你也算不错的。这价钱什么手续费都不用负担，同意的话，咱们现在就去办手续吧！”

仲介看到了张文眼里的松动，打铁趁热的拿起存折扬了扬，引诱着张文。

“走吧！”

张文点了点头，一脸平淡的拿起自己的包裹先走了出去。

两人一起到交易大厅办了手续，在确定银行户头里多了四十二万的时候，张文浑身就像旋开螺丝一样有种放松下来的感觉，不过多少也是有点伤感。养父?然一身带儿子逃离那个小村子到城里来，到头来却是变成了一串数字和骨灰回去，还不知道家人会不会恨他，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啊！

看着被绞碎的房产证，张文微微的叹了口气后直接就到了车站。只背着随身的包裹上了去省城的汽车。回来的这几天几乎都在收拾东西，张文把那原本就不多的父亲遗物以及真正张文的遗物全焚烧掉了。自己那些破衣服也没留几件，电视什么的全都变卖，一件也没留。现在算是轻身上路吧，也算是彻底的告别了都市的生活。

这个城里没多少可回忆的地方，张文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留恋的同学或者是有回忆的地方，两边一比较，妈妈所在的小村子更加的让人想念了。存摺卡里加上爸爸积蓄下来的钱和事故的补偿，现在有59万，虽说在城里连一个高档的高层住宅都买不上，但在小村里已经算是很大的一笔家产了。

迷糊的颠簸了三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才到了省城，张文也只是匆匆的扒了口饭，趁着天色还早，便一路打听着来到了号称“古董一条街”的文化街，和省城其他地方那繁华忙碌的景象比起来，这简直就像来到另一个地方。每个人都一副不急不忙的悠闲模样，虽然看起来好像正目不转睛看着东西，但脸上那贼精的眼光却四处扫视着。

地上的摊贩也是，把东西一摆就慢条斯理的，喝茶的喝茶、下棋的下棋，没一个会刻意的招呼生意，哪怕有人在看货，他们也只是瞄一眼，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张文也不着急叫卖或者去什么店里看，反倒在这蹲了一天，装作一副爱好者的模样到处看了起来，虽然这里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说一些价钱之类的，但张文还是多少看出了一些端倪，等到夜色降临的时候，才找了个小旅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张文打听清楚情况，给市场的管理部交了二十块钱领了一张票，买了一张小的彩条布，找了个背阴的榕树坐了下来。把木盒、台灯和铜钱往上一摆，就直接和其他摊贩一样也坐着，换上了懒懒的样子抽起了烟，等着别人来光顾这些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古董的东西。

坐了好一会，张文敏锐的察觉到有不少人经过的时候眼睛明显一亮。不过他们也不说话更没有问价，只是看了看后装作失望的样子就走了，几乎个个都是同一个套路。看来这里的人欺生的时候也挺有默契的。

足足坐了有三个多小时，这才来了一个看起来慈眉善目、发白须雪的老人家，一身的唐装，满脸的慈爱，是那种一看就会自动放松戒心的老者。他先是蹲下来端详了一会儿，这才有些漫不经心的拿起一枚铜钱，问：“小兄弟……这个怎么卖的。”

“自己看，自己给价。”

张文还是那副爱理不理的模样，懒懒的挖着耳朵。这老头刚才四处装作没事的溜跶了几圈后，才忍不住走了过来。别看一副好人的模样，能在这种地方混的又有几个不是人精。

人心隔肚皮，张文可不会去相信他这副和蔼的外表，不过也觉得他这副长相确实适合出来骗人。

“这些啊……是近代仿的！不过仿的是真好啊……这水平啊，真不错……”

老头见张文这副样子，也不计较。拿起一枚铜钱看了起来，自顾自的嘀咕道，嘴里也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张文连半点表情都没有，继续打着哈欠挠着痒。一副“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的样子，一点点动摇或是吓到的表情都没有，这倒是让老头有了几丝的疑惑。

“小兄弟……多少出手你给个价吧。老头我喜欢收藏这些！”

过了好一会，老头见张文不为所动，这才没办法的问道。

“我都说了，自己给。不过您要是想把这些当仿品买的话就免了，不卖！”

张文点了根烟后，漫不经心的说道。

“那难不成你还想当真品卖啊，那也太不实际了吧！”

老头呵呵一乐，说道。

张文耸了耸肩膀，憨厚的一笑说：“反正你乐意看就看，你要觉得不好的话就别买。”

老头见张文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心里也是有些着急和无奈，刚想说话的时候，后边却突然冒出来了一个身穿蓝色丝绸唐装，手上把玩着核桃的大胖子。虽然很胖，但圆圆的将军肚却显得很有派头。他只轻轻的是扫过地上的摊子一眼，眼里顿时就闪过了一丝亮光，不过说话的时候却是有点阴阳怪气：“怎了李老，没事在这看货呢！一把年纪了，不在家里等着入土为安还想出来坑人啊，还骗一小孩子，真不地道啊。”

“你……”

老头被他这恶毒的话气得跳了起来，指着那胖子破口大骂：“你个不入世的狗崽子，嘴巴上不知道积德啊！”

胖子见他暴跳如雷的样子，看都不看的就蹲下身来，拿起一枚铜钱后仔细的端详了起来，不过眼光却是被那个破败的烛台吸引了过去，等他把东西放下再站起身的时候，便一脸坏笑的朝张文说：“小兄弟，这些是近代仿的，不过仿的真不错。老头子喜欢收藏这些，你就给个价吧！”

张文听完一楞，这明显就是老头刚才的台词。这家伙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专门来拆台的。尽管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不过张文还是害怕他们是来唱双簧的，索性不开口的往树背上一靠，一副笑咪咪的样子，看他们到底想玩哪一出。

胖子转过头来，朝已经气得满脸通红的老头子阴冷的说：“我说你个老不死的还真是不怕下辈子投不了胎啊，明明就是正货还得说是仿的。坑的人和你孙子一样的年纪，真是为老不尊啊。难道说你那点钱还不够买棺材的，咱们这么熟，你说一声我给你买不就得了，虽然可能会破几个洞，但好歹埋了你不是问题。”

突然，胖子一副抱歉的模样笑了笑，一拍脑袋嘲笑说:“你看看我这脑子，现在得火葬了!就你这样的二把柴火一烧，往河里一扔都是在污染环境，还埋墓地呢，要是破了别人家的风水就不好了!”“李富，你欺人太甚了。你自己还不是一样靠着连坑带骗的才起家的吗？现在在这挡老子的财路，难道你就不知道规矩吗？”

老头子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一跳一跳的，指着胖子一阵大骂。看那样子，大有再说几句就直接气死的可能。

“彼此彼此，不过我今天就是专门来你这搅局的。怎么样？”

胖子冷冷的笑了笑后，停下了手里的核桃，转过头来朝张文说：“小子，碰到我算你运气好。告诉你吧，那些铜钱里你挑一挑，把它弄成一整套是清朝雍正年间的，凑一起能翻个两倍。其他散虽然便宜，但最低也卖上两、三千，知道吗？”

张文一楞，看这样子他们还真不是那些搭伙的。这时候周围那些走来走去的人也围了过来，都是刚才那些个爱理不理的人，不过他们都是恶狠狠的看着胖子。大概是被挡了财路有些气恼，但一个个都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老头也是被气得有些冲昏了头，不过也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见这边人一多，立刻底气十足的说：“李富，你也别在这装好人了。不就是和我老头有过节吗，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何必挡着大家的活计，难道你想和这么多人过不去吗？”

听这语气，张文偷笑了一下，好像他特别有理一样，搞不清楚状况的还以为老头是在帮自己伸张正义呢!“不敢，不敢。”

胖子先是呵呵的一笑，随后眼神突然变得阴狠吓人，咬着牙阴森森的说：“这笔生意是你看上的，我绝对不会抢。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至于他们嘛……和你搭上伙的时候就该有这心理准备了。得罪嘛！我富子也只能说对不起，改天摆酒向各位兄弟赔个不是了。”

他这话说得特别的坚决，但又有点威胁的成分了。可能这个叫李富的胖子在当地真有些势力，一下就把老头子辛苦拉过去的人气给弄没了，没一个敢站出来吭一声的。

张文也不想开口说什么，还是看着自己的戏。到了这份上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他们，如果说这是在演戏的话，那么这里每一个人那眼里透露出的忧虑和气愤，几乎个个都可说是影帝的级别了。不过也稍微的想明白了，他们先是会一个个过来否定你的东西，等给你弄得心灰意冷的时候就有一个出来做好人，低价的收你手里的东西，这行里的猫腻还真是多啊。

“哼……算你狠，老头我也不和你这样的人计较。”

老头粗喘着摸了摸胸口，尽量让自己平息下来，摆了摆手，周围的人就都走了，只留下了他和一脸得意坏笑的胖子。

老头看张文还是那副雷打不动的样子，眼珠子贼贼的转了几圈，索性笑了笑后说：“小伙子，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什么。这样做也是我们行里的规矩，大家都得有饭吃不是嘛！不过你这些钱都是真的，我还是会收的。按市场上的价格给你八成的价怎么样？”

“九成……”

话音刚落，胖子马上伸手做了一个“九”的手势，一脸挑衅的看着他。

“你，你小子不是说你不和我抢吗？”

老头子见他又横插一杠，顿时气得脸都快青了。

“呵呵，我有说吗？”

胖子狡猾的朝张文挤了挤眼后，放肆的笑了起来，嘲笑说：“就算有的话，老子也可以后悔吧。你要不爽的话就去告我，要不你去报警啊！哈哈……”

说完哈哈大笑起来，看着老头气急败坏的样子，一副很解气的样子。

“哼，我不和你这样的楞子计较。”

老头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似乎拿他没有办法一样。

“那我还谢谢您啰，祝您长命百岁，不过怎么个死法就不知道了。但是您老这品德，要是被车撞死的话也算是为后人积德了，没把人家的车撞坏了那更是大大的善事。”

胖子看了看他一副似乎气得快死了，也没有半点在意。反而语气更加的恶毒了。

“哼……”

老头似乎想开了一样，使劲的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顺下气来。只是冷哼了一声别过头去也不理他，也没再生气，似乎直接把他的话就当耳边风了。

胖子见他不理自己了，慢悠悠的走到了张文的面前，自己拿起灯台和木盒，笑咪咪的打量了几下，眼里偶尔有精光出现，不过都隐藏得很好。

张文也没去说什么，一副“你爱看你就看”的样子。这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不少摆摊的人都陆续开始收拾东西，有的店门都已经开始关上。看来这一带的生意时间还是短。胖子还是没说话的意思，旁边那老头似乎是有话要说，但也没有出口。三人就这样一直沉默的憋着。

两人还在大眼瞪小眼，老头这会也没什么怒火了，估计留在这也只是想断了胖子的财路而已。

气氛很沉闷，不过张文还是能忍得住。看情况是胖子想把老头气走没成功，老头又想使坏搞他一会儿一样。磨蹭了半个多小时后，胖子眼睛转了转，一咬牙说：“小伙子，我实话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有兴趣。你要是有心想卖的话，到我店里谈怎么样？”

“哟，我还以为狗不会叫了呢，原来还会啊。想把人引你店里去，不会是又想强买强卖吧！”

老头马上就在旁边嘲讽道:“你那黑店养了多少个打手啊，我说你富子自己动手抢不就行了，让人去你那，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

“哼，用不着你在这捣乱。老子虽然坑人，但好歹这点信誉还是有的。”

胖子似乎料到他会捣乱一样，眼见老头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心里十分的不爽。马上就挥手将他打断了：“我用不着你在这和我装好人，老子就是不赚了，也不能让你赚钱买厚棺材。”

“哼……小伙子……”

老头一扫刚才的阴霾，似乎没因为他的话而生气。脸上反而泛起了兴奋的红光。

只是他还没开口，胖子就一抬手把他的话打断了，一脸正色的朝张文说：“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瞒你了，刚才看了挺久的！这灯台应该是明朝时候的，是官家或者有钱人家才用得起的东西;而这木盒是清代打造的，看这款式是南方沿海的陪嫁之物。虽然年代不远，出身也不是很好。但却是用檀香木做的，原料好。也是一件值钱东西。”

第三章 琐事,归心似箭

“你……算你狠……”

老头子没想到他会这样直接了当的说出来自断财路，气得脸都发青了。说话的时候手都一抖一抖的，一挥手，气呼呼的转身走了。

“呵呵，死那天记得告诉我。我去看看你死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到时候我拍几张照留念，喝酒的时候看着心情也好一点。被车撞的话捡零件时也可以找我帮忙。”

胖子在后边哈哈大乐的说道，似乎斗赢了这老头对他来说很爽。

张文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深的过节，三句两句都不离恶毒的诅咒，说话也实在够损。不过这样对自己的好处是真不少啊，起码知道了这些东西的价值，还白看了一下午的大戏。

胖子转过头来，脸上的高兴突然变得有些落寞。看了看张文后说：“这些东西什么来历你都知道了，还有没有兴趣卖？”

“呵呵，我一早就知道。不过在这看看戏有时候满好玩的。”

张文站起身后将包裹一收，笑呵呵的凑上前去说：“倒是你，把人家老头子气得不轻，何必呢！”

“这是我俩的事，没关系的。”

胖子摆了摆手后，突然一拍脑袋，懊恼的说：“妈的，刚才光顾着骂人了，还是让这老头给玩了一下。”

“怎么了？”

张文见他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马上好奇的问道。

胖子苦笑着说：“你打开那些铜钱看看，那死老头刚才和我吵架的时候，他手下人把你的一个铜钱给调包了。虽然不是成套的那个，但也值个三、四千的。”

张文心里一着急，刚想动手的时候马上就察觉不对。这样一来的话不是在告诉他自己什么都不懂吗？而且就算翻出来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辨认，到时候还是落了下风。虽然心疼，但还是一脸微笑的说：“算了，也怪我自己没去注意。偷了就偷了吧，这事找谁说理都没用!”“那跟我来吧！”

胖子见张文不为所动，眼里有一些的疑虑。不过也不再多说什么，转身朝街边的一家大店面走去。

张文马上也跟了进去，胖子的店不算很大，大概只有三十平米左右，但和外边古香古色的店面相比，却有点不一样。办公桌、真皮沙发，装饰什么的都很现代，虽然也有几件装饰一样的陶瓷瓶子摆着，但要是不看门口那块招牌的话，真不会往古董店这方面想。

“很奇怪我这没摆什么实木、红木的家具，连一件陶瓷或是画卷都没有是吧！”

胖子笑吟吟的给张文倒了杯水，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一边垂着腿一边笑呵呵的看着张文。看来刚才蹲了那么久也是难为他这超重的身体！

“有点意外是真的。”

张文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不过却是留了个心眼没去喝他倒的水。谁知道这帮人会不会狠到弄点迷药什么的，一切还是小心为上比较好。

胖子一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也不在意，只是挥了挥手，乐呵呵的说：“其实那些开着店的十家有九家都是出来骗那些小家伙的，有钱的暴发户来这装文雅就是挨宰的命。至于大户，类似于我和老头这一类的人，平时没事只是转转看有没有可以上手的东西，谁都没那兴致守着一堆假货、口花花的骗人。”

张文笑咪咪的看着他说：“这个到处都是一样的，你们这也不能免俗！”

胖子惬意的拍了拍柔软的沙发后大笑着说：“我是没办法才弄得这家店，大吃大喝的现在长那么多肥肉，一天逛来逛去，不找个地方歇歇腿的话容易累死在这。别人家把你当贼一样的防，我也不乐意去！”

张文点了点头后，抬起手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了，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包裹，直接了当的问：“那你收不收了?不收的话我赶时间。”

胖子笑咪咪的点了点头，随后大笑着说：“我把那老头气得半死就是有诚意收你的东西。不过我先说明白了现金绝对是没问题，但你想要那些什么拍卖的市场价之类的不可能！我们这收货的必须有可以的利润才行。”

张文也点了点头，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说:“我也知道，不过你可别给我什么掏货价。都要哪些你先说一下吧！”

胖子脸色一正，伸出手指一边敲着手指，一边默默的盘算，好一会儿后严肃的问：“东西我是都想收，不给我得先问问你来路。如果是黑货的话，价格你也知道会怎么样，毕竟不能正当的出手。行货的话就还可以提一提。”

张文虽然没接触过这一行，但多少也知道一些里边的事情，有的东西来路不正或者是盗墓来的，他们也怕事后被政府没收。脑子快速的一转，摇了摇头说：“我可以给你保证这绝对不是黑货，也不是那种暗货。不过来路我可不好说!”“哦……”

胖子语气变得有些不好的说：“那我就对不住了，干我们这行的必须得问清楚。如果你没办法说的话，我相信这谁都不会去收;收，也是黑货价。”

张文装做一愣，随后又是一副头疼的模样，站起来走了一圈，一副咬牙的样子指了指门上那副红色的对联，语气严肃的说：“就是这个来路，你如果再打听别的就免了，就算当仿品都不可能卖给你。”

胖子脑子马上转换了一下，一看那红色的样子，又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贴的对联，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包。恍然大悟后脸上立刻露出了高兴的笑容后，说：“小兄弟你放心，这些我们是知道规矩的。但凡这一种来路的收着也没什么后事可以操劳，其他的事我们也就不会去打听了。”

“那就好！”

张文坐了下来后，自己点了一根烟后慢慢的抽了一口。见胖子的表情已经恢复了笑容，这才慢吞吞的说：“不瞒你说，我也是代我家老板跑一趟而已，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自己的，所以价格上我可不想被他们认为我在中间抽了水。”

“这个可以理解。”

胖子笑咪咪的眨了眨眼，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

张文这才满意的一笑，把东西都拿出来摆上，翘起二郎腿后说：“其实是不是黑货你自己的心里也应该有数了，要是黑货的话，年代不能这么杂乱。您就是想拿我涮着玩吧！”

胖子尴尬的一笑：“呵呵，没办法嘛！总得走一个流程是不是?”说完就迫不及待的拿着东西打量了一会，将其中一枚铜钱丢给了张文，说：“这就是他们调包的那个，你这亏估计得自己吃了。在这块地方碰上这事谁都没办法给你出头，报警了也没用！”

张文装作不在意的将铜钱顺手往口袋里一塞，笑咪咪的说：“这个没什么关系的，不过嘛……大哥你帮我看看，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几个是假的？”

“假的？没有啊，现在都是真的。”

胖子愣了一下，但一看张文脸上那怪模怪样又有点贪婪笑意，马上脑子一激灵，拍着头窃笑说：“你看我这脑子，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使了。东西有些毛病也不会看了，真是的。”

“哪啊，真假大哥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还是很有眼力嘛。”

张文笑咪咪的竖起了大拇指。不过面对着这些人精，早已紧张得手心都出了一层黏黏的汗。

胖子仔细的看了看铜钱的样式，起身从一个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六枚看起来也是古里古气的铜钱。笑呵呵的递给了张文，眨了眨眼坏笑着说：“小兄弟，你这六个就是后仿的，不值钱。看来你家老板真是运气不好啊，要不要哥哥再给你仔细的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

“不用，不用……太多了不好。”

张文朝他做了一个满足的笑容，马上就把那些假硬币都塞进了裤口袋里，顺便把满是汗水的掌心擦了一下。

胖子笑咪咪的又看了看桌子上的东西，这才报了个价：“小兄弟，哥哥为了拉个主顾也不瞒你了。这灯台有可能是官家用的东西，但还不到皇家的那个级别，虽然是明代的，但是存量也不少，差不多市场上能卖个十万多点，但在我这最多就给你九万。毕竟我们掏这行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生意可以开张。”

胖子顿了顿，见张文脸上的表情还是笑呵呵的。马上松了一口气，继续说：“至于这个木盒嘛，虽然雕工精湛，但却是民间的。它贵就贵在这个木材上，虽然是清代做的，但反而比那灯台值钱，市场价差不多能卖十四万。但我还是那句老话，十二万是我们的收货价。”

张文一脸满意的点了点头后，装做有些心疼的说：“哥哥，这价格确实差不多，不过我想知道这次回去我得自己掏多少腰包去填这个假货的坑呀。”

胖子眼珠子一转，装做一副遗憾的样子，摇头晃脑说：“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咱是做生意的!也不能把你这仿品当真货收不是，不过一会儿我找人给你开个鉴定书吧!这样你回去好交差。”

胖子说完，朝张文狡猾的笑了一下!张文会意的一笑，问：“那您把价格说说吧！”

胖子晃了晃脑袋后，算帐目一样的说：“除这这七个假的，那35个平均的价格合一合，能卖个十六万吧！我这是给的最高价了。”

张文眯着眼看了看他后，笑呵呵的说：“三样合起来，三十七万。我看您老给个三十八万是个整数比较好！”

“呵呵，第一次打交道，我也不心疼这点钱的。就按你说的办吧！”

胖子笑咪咪的站起身来，示意张文把东西收起来后，一边关着店门一边说：“咱们现在就去银行吧。”

“嗯……”

张文将东西一收，站在门外等他。

胖子关上了门，走出来的时候哈哈大乐的拍着张文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小兄弟，你就尽管放心吧。你到处问问去，这价格谁说低了你就来找我。不过可不能去问拍卖行的，那样我就没办法了！”

顿了顿，突然说：“对了，还有那个死老头。你找他的话，估计一个铜钱得和你说千八百万的。”

说完，自己就哈哈大乐起来。

胖子在银行是贵宾，似乎经常在这出入。进去以后直接就到了贵宾室，马上就有经理殷勤的走了过来。似乎对于这样的生意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是打了招呼后就坐在一边等着。

“小兄弟，你看这钱是怎么？”

胖子将卡递给经理后，转过头来朝张文问道。

张文眯着眼想了一下，眼里射出了贪婪的绿光，咳了一声说：“哥哥，怎么你不是说那些值东西三十五万吗？那还犹豫什么。”

说完就把自己的卡递给了经理，说：“存这里边吧！”

胖子愣了愣，但随即马上反应过来，朝那经理笑咪咪的说：“王哥，你朝这卡里存三十五万。再帮我开一张七万的不记名存执吧！”

“七万？”

张文疑惑的看着他。

胖子大方的笑了笑后，拍着张文的肩膀说：“兄弟啊，你今天陪我们在那磨了一天。这点小钱就当哥哥给你赔不是了！你可不许说不要的话，那样就是看不起我了。”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张文会意的一笑，也明白胖子是想放长线钓大鱼，立刻就配合的作出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从银行里把所有的转帐都办完后，张文小心翼翼的把存折和卡都装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将东西全交给了胖子。婉拒了胖子热情的邀请，毕竟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还是小心点好，便表示自己有事马上就得走了。胖子一听张文就要离开，又拍着胸脯开来一辆马自达，热情地说要送张文一程。张文拗不过，只能顺口说自己现在还有事得马上赶到机场去。

买好了回去的机票，胖子陪着张文一起在机场等着，他时不时的看着张文，那样子有一点的扭捏，似乎有什么话想问一样。

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张文多少有点猜出了眉目。但还是左一搭、右一搭的说着没用的笑话，胖子也是配合的笑着，只不过看起来有些别扭而已。

“那个，小兄弟。你看看以后是不是常来我这玩玩。”

眼看登机的时间都快到了，胖子再也忍不住问了出来。

张文马上明白了，确实是自己戏演得太好了。这家伙真的以为自己是专门给贪官卖这些东西的，想放长线钓大鱼。难怪那么好说话，还特意给了自己一大笔钱，倒是看得够长远的。

装作思索了一下，张文抬起头一脸为难的看着他说：“大哥啊，你看我这也不能总抛头露面的，就算我现在给你留个电话，没准回去我就换了。我坦白告诉你，我也住的挺远，来这就是为了出货！而且时间上不能太密集。”

“这样啊……”

胖子还不甘心，伸手拿出来一个名片递了过去，一脸微笑的说：“没事，以后你来这玩的时候记得来哥哥这就行了。今天那么匆忙没时间，那等下次我再好好的款待你。”

张文笑咪咪的将名片收下，拍了拍那张胖子给开的鉴定书，狡猾的笑了笑说：“那下次来的时候我肯定就得打扰你了。不过嘛……我估计下次我来的时候这东西可就没那么好了。”

“那是那是，卡的不好。存折好！”

胖子知道以后还有戏，眼前一亮后笑嘻嘻的点着头说道。

广播已经开始喊话了，张文这才笑呵呵的和他道别。第一次坐上了飞机，临走的时候，胖子还特别去免税区买了两条烟硬塞给张文，张文也是一副腐败的样子收了下来。再三向他保证以后自己再出货的话还找他之类的话，这才赶紧上了飞机。一坐下来，张文感觉整个人虚脱一样的软了下来，浑身的冷汗硬是憋到了现在才开始往外流。

今天这一天啊，演戏演了那么久!居然还真骗了这些人精，张文真是谢天谢地，好在东西都卖了不错的价钱，加上自己的存款，一百万啊，以前想都不敢想。

要是把这钱放到妈妈面前，不知道她会吓成什么样了!想起渔港小村里那对自己关爱有加的成熟美妇，张文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有个可以思念的地方真好。

第一次坐飞机，张文真就没感觉有什么不适应的。除了高度上升时的气压让人有些难受以外，其实倒也没什么紧张和难受。上了飞机以后，或许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了一天的关系，张文马上就犯困了，那些浓妆艳抹的空姐没办法解除人的疲惫。张文一觉从上机睡到了下机，很是安逸。

黄昏的时候。张文一脸疲倦的走出了机场，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好好的洗一个热水澡，然后找张舒服柔软的大床睡上美美的一觉，缓和一下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劳。但心里又特别的想家，挂念着家里几个大小美人，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张文不想在这陌生的地方再多做逗留，但打听来打听去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走，狠了狠心背着包便朝出租车走去。

“先生，去哪啊？”

没走几步，一个开黑车的就过来搭讪了。

张文抬眼一看，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一脸的老实憨厚，脸上的笑容很是让人放心的那种。身材则是瘦小得很。大概是经历了昨天的事，现在不管看谁都觉得有必要稍微的戒备一下，仔细的看了几眼后慢吞吞的说：“去平乡码头。”

中年人一听，慢慢的皱起了眉说：“平乡码头，那地方挺远的。下了高速还得再走两个小时的沙石路。”

“恩……多少钱?”张文现在也不想太节俭了，第一个想的就是快点回到那个自己日思夜想的家里。

“500最低了……”

中年男子略微思索了一会儿后报了个价，对于他们这些开黑车的来说，跑个钱多点的长途可比在这蹲点小活划算得多。

张文脑子里一想，摇了摇头说：“你这价出得太高了吧，我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一趟去500的话我直接就坐出租打表了，至于在这和你谈这价吗？”

“那没办法，路实在是不好走啊。要是好走的话低一点行，关键是到了后边车速提不起来耽误拉活的时间啊。”

中年男子见张文并没有立刻拒绝，马上来了精神解释起来。

“你多少给个最低价吧，好一点的话我就走。不行的话我就去客运也一样，差不多是发车的时间了。”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手表，表现出了一点的不耐烦。

“这样吧小兄弟，你给个四百三怎么样，到了平乡你上哪我给你送哪去。我这价已经低得很离谱了，要知道还得给过路费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堆钱，现在油又那么贵。”

中年司机掐着算了算后，一副咬着牙的心疼样子啰唆起来。

“行……”

张文一看他的车是那种新款的东南，避震什么的都不错，也就不去讲价了。把包裹往后车厢一丢，拍了拍手后打了个哈欠，钻进了后排：“我累了，睡一会儿。到了你叫醒我就行了！”

“呵呵，你就不怕我在路上把你给卸了啊，居然这么相信人。”

司机慢慢的发动车子，回头笑呵呵的说道。

“卸”是本地的土话，意思等于是“劫”张文一脸无所谓的倒了下来，拿起自己的背包当起了枕头，一边闭上眼一边慢条斯理的说：“没关系，我身上就五百块钱，刚够车费的。你要是花那么大劲想抢这一点的话我就认倒楣了。包里除了衣服还是衣服，劫色又没有。只要别杀了我，其他的您随便。”

“你倒是舒坦啊……”

司机笑咪咪的说道，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感觉后边没有了声音，回头一看，张文已经在车轮的颠簸下睡着了，闭着眼发出了细细的鼾声。笑着摇了摇头后，一边朝高速开上去，一边把窗户全都摇上。

一路上的上下起伏丝毫没影响张文的好梦，迷迷糊糊的睡得半死，突然感觉有人轻轻的拍了自己两下，一个激灵坐了起来，一看是一脸憨厚的司机，揉了揉眼，马上不好意思的说：“是你啊，到地方了？”

司机笑着点了点头，说：“看你睡得那么香，我都不忍心叫你起来了。到地方了，送你到哪去?”朝车窗外一看，现在都已经是晚上了。平乡虽然也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小乡，但其实就是附近这些小村子的中心。附近的渔村、农村都以这作为赶集或采购的的地方，商店和各种日杂之类的街道比较多。虽然建筑还是很破，不过还算是比较繁华的。

到了这比较有名的四合路，张文爽快的付了车租后，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背着那已经空瘪瘪的行囊，先找了个地方吃了口饭。这才慢悠悠的逛起了这个小镇上最繁华的地方。到处都是那种日杂或是衣服店之类的小商家，即使是是晚上了人也是特别的多。说是路，其实中间铺的是石板道，在这想看见辆轿车都难，两边都是这里的百姓自己家建的小楼房，整条古朴的小街看起来让人有种梦回古代的错觉。

张文抖起精神来，这一躺回去需要准备的东西特别的多。除了自己已经买完的和农业与种植类相关的书外，还有不少生活必需品得采购。好在小镇虽然偏远，但银行和别的设施还是比较齐全。找了个自动提款机拿了两万块钱后，张文赶紧把那些已经记下来的太阳能热水器、彩电、大锅、接收器之类的先看了一圈。

本来店主一看有主顾上门来很是高兴，但一听说是五挂村的，就算张文一点都没讨价还价，他还是坚决的摇了摇头说：“不行，那地方太远了。我们这就俩师傅，去一个来回差不多得耽误一天的工夫，不合算！你上别人家看看去。”

“大哥，你看这样行吗？东西我都在你这买，再加五十给师傅做辛苦费，就麻烦去一趟。而且也不是现在去。估计过几天的时候你抽个闲过去就行了。我把钱先付了。等那边好的时候我就让人拿票过来，你们再过去安装就可以了。”

张文也大概的听说了这里一般得上门的买卖谁都不喜欢，何况是去五挂村这类还得坐船过去的地方，所以也只能委屈求全了。

“我想想啊，你先看看东西。要是多的话我就考虑一下吧！”

店主似乎不为这五十心动，头一低，开始盘算去了到底能不能合得来成本。

张文无奈的耸了耸肩，心里苦笑那地方确实太偏僻了，自己都低声下气的求人家，人家还得好好的考虑一下去不去，真是悲哀呀!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一年海难死的人很多，所以这些在陆地上做生意的能尽量减少出海的次数就尽量减少。张文无奈之下只能在他杂乱的店里又逛了起来，想想现在家里的电线应该从村委会接过来了，虽然没那种高压变频的，但一些小家电用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给妈妈买个电饭锅吧，灶台柴火烧饭时的烟熏火烤对她那白里透白的漂亮皮肤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姐姐的头发像瀑布一样的闪亮润滑、飘逸柔顺，每次洗完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好的吹风机那就会舒服很多;至于古灵精怪的妹妹，一个电视机就可以让她一天都不挪地方了，或许按她活泼的性格，几个已经过时的游戏带、一个电视游戏机就可以让她乐不思蜀了。

张文脑子里一边算着一边看着价格的标签，用笔记了下来。在村里，电脑和手机根本派不上用场，也只有村委会有一部电话，不过似乎都成了全村共用的，打出去很贵，谁都不想花这钱，但在外打工的人却把它视为最好的联络方式。原本就有线路，到时候估计报个新的电话没问题，只是不知道该给那牵线的师傅多少红包人家才肯来。

“老板，您给看看一共多少钱。能不能做这笔生意！”

张文到处看了一圈后把手上的纸和价格算了一下，一起买下来的话其实也不是很贵，七千一就能全买下来了，毕竟这边的物价还是比较低的。

店主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拿过纸一看，顿时有些疑惑的看着张文，似乎很惊讶的问：“你真五挂村出来的？那破地方据说还没买过一台电视。”

张文也不计较他那有些蔑视的态度，这个小镇对于五挂村那一带的印象除了穷外没别的可以说。所以就大度的一笑后说：“是啊，不过哪个地方都有穷有富！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看看啊……”

店主不再说什么，对于这样的小店来说，一笔将近一万的买卖已经很不错了。仔细的看了一会儿，一一的在上边打上勾后说：“行了，这些东西全有货！师傅那钱你就给五十就行了。过几天要装的时候说一声就可以了，不过先说好了，要是那边的电压太低没办法用，我们也不给退货的。”

张文知道他的担心是实在的，确实那破线路不知道得老成什么样了。也不想和他啰嗦，拿出钱点了七千二递给了他。尽管店主仔细的检验着每一张钞票时的那认真劲很是让人不爽，但张文还是等他一一检查过后才说：“开票吧，我还有别的东西要买！”

“小伙子就是急躁啊。”

店主笑咪咪的把钱装进了抽屉里后，一边拿着发票和收据写着，一边有些调侃的说：“你也别怪我们太谨慎了，毕竟五挂村那一带是什么地方你也知道。那的人上了岸后除了在码头卖鱼以外，连这镇里都不怎么进来，买东西都是抠抠搜搜的论毛算的，碰上你这样一个有钱的谁都感觉奇怪。”

“哦……”

尽管听着他的语气很是让人不爽，但张文也只能无奈的应了一声。小心翼翼的查看了单据，放进口袋里说：“过几天可能不是我来。我让别人来一趟！”

“行，那就认票不认人了。”

店主爽快的答应着。

从他店里出来以后，张文真的是憋了一肚子气。尽管店主说话的时候还算客气，但那鄙视和轻蔑的眼神真的让人很不舒服。五挂村再鸡巴穷也不关你的事，死了又不分你的遗产，说得好像人家欠你钱一样，奶奶个腿的真是让人蛋疼的家伙。

一边气乎乎的走着，一边打听卖衣服主要的集中地。心里惦记着给姐姐她们买衣服的事，原本是想好好选一选的，但现在心里有火，直接到了一家看起来堆得满满的小店里挑了起来。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倒也算是热情周到的帮忙介绍，这让张文的心情好了很多。价格都比较低廉，选来选去，结果在她这打了两个包的大小女人衣服，算下来竟然花了二千多。

张文脸色一红，没想到自己真有败家的潜质，买着买着就收不了手了!“姐，你知道谁家卖的内衣比较好吗？”

张文见那胖店主眉开眼笑的开着单子，心想:妈妈她们的内衣都破破烂烂的，是真得换了。尽管扭捏了好一会儿，但还是有些难为情的问了出来。

这个店主倒是好说话，一看张文问的时候脸都是通红的，马上咯咯的笑了几声后说：“问这个有啥不好意思的，你上货的量够多了，去谁家都不得把你当爷爷伺候呀，不过五挂村那好一点的可能卖不动，你要想买给自己家人穿的话，我隔壁三姐家的就不错。要是批发一些便宜的回去卖，路东头有卖些便宜的尾货。”

“谢了……”

张文在她的调笑声中嘱咐明天一早把货送小码头去，马上逃一样的跑了出来。

走到了那个什么三姐的店外，张文有些不好意思的在外边走来走去。那一小屋子琳琅满目的小布片让人感觉特别的有诱惑，张文甚至开始想像要是姐姐和妈妈那丰润美妙的身体穿上这些性感妖冶的内衣，那该是多让人兴奋的事啊！半透明的、小小的、柔软的，即使只是挂在橱窗上也是让人特别的迷恋。

“小伙子，给女朋友买内衣吧。大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进来看看啊。”

门口嗑瓜子的老女人一见张文一直在门口转来转去的，噗哧的笑了声后出来招呼着。

张文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不过马上却是一副正派的样子说：“你就是三姐吧，我是过来上货的。隔壁那个东东小衣介绍我过来的！”

“哦，是拿货的啊。那进来挑吧，我看你站门口那么久没进来，以为是小伙子想给女人买内衣不好意思，原来是在看样式。进里来我给你拿些新款的看看。”

三姐一看张文手上那张记得密密麻麻的出货单，马上就喜笑颜开的迎了过去。

张文一进屋，眼睛顿时就有点跟不上来了，挂在墙上一排排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衣服很是让人热血沸腾。虽然数量有点多，摆在一起显得没那么香艳，但光是这琳琅满目的款式就让人看花了眼。

三姐在旁边笑咪咪的问:“小伙子，你自己看一下这些衣服怎么样?具体要些什么尺码的你说一下，啥卖得好我帮你参考参考，买这东西要是买的大小不对可就难卖了。”

张文吸了口气，让自己稍微的稳定下来后，脑子里开始盘算起姐姐和妈妈到底是什么尺寸，小妹和喜儿的买点小背心就行了，姐姐她那对漂亮的乳房，握在手里应该能知道大小，但要说具体的尺寸真就难为人了。无奈的想了一会儿后，张文只能说：“这次主要是进内裤和小可爱。你帮我挑些成熟女人的，还有十二、三岁小女孩的新款内裤出来看看。”

三姐一边从货柜抽屉底下把那些新款的找出来，一边笑咪咪、甚至有些猥亵的说：“咱这的款式保证男人看了都会发疯的，你就尽管大胆的买吧，多买几件好的给媳妇穿。质量有问题随时回来找我，咱这店开了多少年了，讲究的就是信誉!”看着她一一翻出来的小衣服，张文感觉自己似乎有些受不了了。本以为这里的民风应该很淳朴的，但对于房事似乎也蛮跟得上潮流、黑色蕾边、透明中空、T字裤，绑带子的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内裤，让张文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了。

“怎样，这些可是压箱底的。一般你去别的地方还看不到呢！”

三姐将那十多条小内裤翻出来后笑咪咪的说道。

张文不禁咽了咽口水，脑子情不自禁的把这些勾人魂魄的小衣服一一的幻想到妈妈和姐姐身上去了。渐渐的感觉自己跨下都有些硬了，赶紧收回心神后有些心虚的说：“这些我都要了，再装上几件女孩子的小背心和内裤，就是那种家居的时候穿的。对了，二十左右女人穿的也来一些。”

“好勒……”

三姐见张文连价格都没问就全买下了，心想:这男人来买东西到底还是比较直。高兴的答应了一声后翻起了别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多，但包起来就一个小袋子的份量。

一共才四百多块，张文这次倒是镇定多了。一边装模作样的问她给的是不是出货价一边点着数，确定数量和款式没错了就把钱给了。反正没多少重量索性自己拿着就走了，只是个大男人拎着一袋子内衣逛街，张文多少还是有些难为情。

东逛西逛了一圈，结果乱七八糟的一买发现东西还真的是不少。除了日常用的卫生纸之类的东西，张文买那些味精、酱油、洗发水、牙膏之类的东西都一箱一箱的买。弄得杂货店的小老板乐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走在大街上，将手上的清单一一的打上勾，确定自己没有疏漏的东西后，张文这才游荡着找了家小旅店住了下来。二十块钱一晚上，所谓的房间其实都是用薄木板隔开的。尽管口袋里有钱，但在这很难找到像样的地方住上一晚，没办法只能将就一下了。

被褥还算可以，房间起码算是干净;床是那种老式的单人铁床，所谓的墙和门其实就是一片片薄薄的三合板做起来的小格间，有的地方甚至都裂开了，张文真怀疑是不是一拳打过去就能直接给打穿了。

“小伙子，你要不要点吃的？”

大概是因为卖东西有钱赚的关系，看更的老头带着张文到了房间以后马上殷切的问道。

张文往床上重重的一坐，整张床马上就像快散架一样的摇晃起来。隔壁似乎有几个酒鬼在喝酒打闹的样子，这种环境想睡觉都难。但肚子确实是饿，没办法只能拿出五十让老头拿了几瓶啤酒和小吃，自己在房间里一边盘算着事情，一边默默的吃了起来。

喝酒的闹到了大概一点多才算消停下去，张文刚松了一口气时，马上却又有狗男女那种放浪的声音像接班一样的响了起来，似乎很多个小房间都约定好似的一起开战。张文恨得直咬牙，这帮家伙难道就不怕有人酒后冲进去乱来吗？给你来个群p，女的强奸男的鸡奸，到时候有你们受的。

开个房也不知道找个好地方，就这隔音设备不如去打野战得了。张文脾气好没说什么，但也有脾气不好的酒鬼开始吼上了:“叫你妈叫啊，叫的那么难听!你他妈叫床还是叫丧啊……”

中气十足的一吼，声音顿时就小了许多，有一些害怕的都停了下来。张文喝着酒不由得淫荡的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这高亢的嗓门而阳痿，这也活该!喝得肚子有点发涨，张文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想着，自己走的时候已经给宝爷留下了两万，按他说的情况，现在新房子的地基应该已经打好了。按这做工的进度，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住进去。家里的那两片山头，张文也早就做了安排，除了养鸡以外，也要种上一些黄花梨的树苗。这种树木成材以后很贵，不过树苗却是很便宜，当作一些保险也不错。

五挂村其实倒是不缺乏好的项目可以做，但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交通路线。出来的时候，坐陈伯那船在海上晃荡了两个多小时，那吐的真叫一个彻底啊，张文现在想想都觉得胆汁快出来了。趴在船头的时候，已经恨不能纵身跳海死掉算了。就这样的交通条件，根本不适合干那些传统的项目。不过好在陈伯的船够大，包一趟来回五十块钱也能拉上不少的东西。所以不能做一些太传统的项目，不然光运输就受不了。

刚到平乡的时候，张文已经往村委会挂了电话，告诉了家里一声自己已经快回去了。顺便看看舅舅有没有空，明天可以来帮自己搬一下这些东西。不知不觉东西一买就多，张文算了一下，已经花出去了一万六了。现在大概已经把家里需要的东西都买齐了，不过总的来说，以后还是会慢慢的感觉缺这缺那的，只能到时候再补充了。

想着想着，脑袋感觉迷糊的往后一躺。因为这两天睡眠不足又舟车劳顿的关系，没一会儿就直直的打起了鼾来。

突然被一阵手机的铃声吵醒，张文迷糊的起来一看，天上似乎有点鱼肚白了。手机在平乡还是有信号的，迷糊的拿起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号码，马上就接了起来。

“喂，哪位啊……”

张文说话的时候还打着哈欠有些迷糊，揉着有些发肿的眼睛，因为被吵醒语气多少有点不耐烦。

“小兄弟啊，我是那个日杂店的。你那些东西我们已经送到了码头了，我家工人在那等着呢，你赶紧过去点一下吧！”

“好的，马上。”

张文打了个激灵，起身收拾好东西，随便的洗了把脸，马上就朝码头走去，经过旅店房间走廊的时候还看见地上居然有一个用过的保险套。心想:这些发情的牲口难道把床压塌了跑这打野战，半夜三更的在走廊办事，真他妈有思想、有前途。

还是得夸伟大的劳动人民勤劳。张文本以为这早上凉风一阵一阵的应该没几个人会上路，没想到外边早已经是车水马龙，大家踏着微微亮的晨光，早早的就开始忙上了一天的活计。各种家里刚摘下来的蔬菜水果还带着新鲜的露水，就摆在了路边，还有一个个散发着海鲜味的小鱼盆，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有朝气。

一路上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挑着扁担、抽着烟起早市，他们虽然身材瘦小但看起来都很硬朗;反而很少看到年轻人，估计都还在家里睡懒觉呢。

挑着的扁担、手推木车，还有老人们古朴的穿着，都让张文有些回到过去的错觉。

张文打着哈欠，脸上的困意还没散去的继续走着。好在小旅店离码头不远，在码头入口就看见店伙计守在几箱东西的旁边了，发给了伙计两根烟后，一看陈伯的船还没来，就只能先在这等着了。

七点多了，各家买的东西都陆陆续续的送了过来。张文看着眼前堆起来的小山包有点发毛，自己有买那么多的东西吗？昨晚好像没买这么多，这么一个转眼看起来像是搬家一样了。

张文是困得真想在这堆货上好好的睡上一觉，但周围都是南来北往的人，谁知道会不会有小偷，只能强打精神继续看着了。好在早上的太阳很温和，不像中午那样的毒辣，照在身上还是很让人舒服的。张文百无聊赖的看着海边。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眼前一亮，看见陈伯那条很破旧但却比别人大的木船慢慢的开来了，在一堆小渔船里边特别的显眼。张文马上高兴的跳起来，一阵的挥手叫喊。

船头上站着一个素面朝天、身姿玲珑的女人，一头柔顺的长发在海风的轻拂下灵动的飘舞着，美眸似乎含着一点点的水雾。身穿一件简单的渔家女儿的小花衫，亭亭玉立，就像原始的泉水一样，干净得让人不忍去亵渎。

第四章 动人童谣

船头的女人本就清新脱俗，美若天仙，尤其是成熟的美貌和丰腴的身段更是让人惊艳。船头刚靠上岸，她已经娇声的轻唤，语气似乎已经有点哽咽了：“小文……”

她一出现立刻就引来了码头上那些忙碌的人们注视的眼光，还没来得及细看，只感觉眼前的仙子实在是太漂亮了，虽然她穿着渔家的粗糙衣服，但这样漂亮的女人无论穿什么都不会有难看的时候。

“妈……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哭什么啊。”

张文看着妈妈那娇俏的身影朝自己走来，两行思念的泪水都已经挂在了迷人的脸上。赶紧迎上前去一把将她的小手握住，心疼的给她擦去泪水。

众人都震撼了一下，眼前的女人虽然有少妇的感觉，但怎么想都不可能想得到她会有个这么大的儿子。也难怪了!陈桂香虽然生活艰辛，但或许是水土养人的关系，脸上连一丝鱼尾纹都找不到，谁会相信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陈桂香细细的摸着儿子有些晒黑的脸，胡子邋遢，还有布满脸的油腻，看起来风尘扑扑的很没精神，不由得有些心疼的说：“你这孩子，该休息的时候多休息一下。那么着急往家赶干什么！”

“妈，我想你嘛……”

张文心一暖。握着她柔弱又有点发凉的小手后深情的说道。

陈桂香高兴的笑了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有些惊讶的看着张文身后那一堆大包小包的东西说：“这，这是你要你舅过来搬的东西？怎么那么多啊？”

“是啊……我想一次多买点的话，回家以后就可以少出来了。”

张文笑呵呵的说道。其实心里也是害怕了坐船出海的滋味，晕船太难受了。

“呵呵，小文啊。你真是发财了啊……”

陈强在后边跟了上来，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又高又壮，像黑铁一样的肌肉全暴露在了空气中，引来了不少中年怨妇色眯眯的眼光。

其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村里人一看到张文身后这小山一样高的货物，立刻就眼放精光!不过眼红归眼红，还是打了声招呼后挑着扁担去卖他们赖以维生的鱼干了。

陈桂香笑呵呵的和他们打着招呼，十分得意的拉着张文的手说这是我儿子，那一脸的幸福和慈爱柔和得让人都快睁不开眼了。

张文看着舅舅铁塔一样的身体朝自己走来，心里坏坏的想:难怪说太监以后会发胖，几天不见，似乎他的手又粗了一圈，真是有科学道理呀。心里虽是这么想，却是一脸老实的说：“舅，你就别来笑我了。这次多买一点以后就不用多花时间出来了是嘛！”

“行，不过可得分我一杯羹哦！可千万别忘了我的酒啊……”

陈强哈哈一笑后，挥了挥手就有几个村里的男人上前来开始往船上搬东西了，他自己倒是在一边悠闲的抽着烟，没有动手。

见儿子脸上有些疑惑，陈桂香赶紧解释说：“小文，这些都是在帮咱家盖房子的工人。妈不想累到你，就让他们过来一趟搬一下东西了。”

“是啊，我这姐就是护犊。要是累着了这宝贝儿子一下，估计她会心疼死的。”

陈强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笑嘻嘻的调侃着。

“想死啊你……”

陈桂香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美目含怒的妩媚风韵更是让不少的男人都快流口水了。

张文赶紧打圆场，转移了话题：“好了妈，舅舅就是闹着玩的!怎么小妹她们没来吗？”

陈桂香白了儿子一眼，语气调笑但却把声音压得很低的说：“你个死孩子，是想问你姐吧！”

“都问，都问……”

张文尴尬的笑了笑，刚才妈妈站船头的时候还以为是姐姐来了。没办法，两人站在一起身材和长相上都非常的相似，她又长得那么年轻，看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好了，你妹她们都吵着要来。不过家里的房子还在动工，我就留她们在那看着了。反正就这一会的功夫，你们还等不及是怎么了？”

陈桂香轻轻的一笑后，溺爱的伸出手指在儿子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这无比轻柔的动作让张文脑子有点发晕了，缓了一会儿后，一看那大包小包的东西都已经装满了船，这才朝陈强说：“舅，现在回去啊？”

“不急，宝爷出去买东西了。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再逛两圈。顺便带你妈在这看看。”

陈强摇了摇头后说道。

“别瞎说，买了这么多了还缺啥！不能这样的浪费钱。”

陈桂香马上就有些不满的白了他一眼。

张文也明白五挂村那一带的人上了岸几乎都不会瞎逛，即使逛了也是买不起。像妹妹那样大的孩子，很多人连集市都没逛过，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穷”字。

“对了……”

张文假装郁闷的拍了拍脑袋，在他们疑惑的眼神下转身跑进了邮政储蓄。过一会后提着一个塑胶袋走了出来，村里那么穷的地方连个存钱取钱的都没有，现在身上的现金又不多，到时候花光了还得再出来一趟，那多麻烦啊。

“小文，你去那干什么？”

陈桂香看着儿子有些好奇的问道，毕竟对于她们来说银行之类的地方可能一辈子都不用去，钱就那么几张，一般都在家里存着;当然也有不少是有存折的，不过那是为了收在外打工的亲人寄来的血汗钱准备的。

张文笑呵呵的低下头来，将那黑塑胶袋的袋口猛的在妈妈的眼前拉开，指着里边的钱打趣说：“去拿了一点老婆本……”

陈桂香看着里边那几叠红通通的百元大钞，眼珠子瞪得都快掉出来了，慌忙的把那袋口收紧，一脸责怪的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这钱收严实点……”

张文也知道财不外露的道理，但没想到她会吓成这样。笑咪咪的把袋子绑好以后，十分自然的搂上了妈妈看起来紧绷的身子，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柔声的安慰说：“妈，你别紧张了。这光天化日的应该没什么事的！”

“小文，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陈桂香赶觉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的加快，丝毫没在意儿子亲密的举动。按了按胸口后抬起头来有些严肃的问：“你爸出去的时可什么都没带，这钱是怎么来的？”

“妈……”

张文笑呵呵的解释说：“外边的世界现在都日新月异了，这些钱不算多了。再说了爸在外边的时候也挺吃苦的，他的积蓄也不少。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儿子也是可以自己赚钱的，你就放心吧。都是一些来路正当的钱。”

“什么日新月异……”

陈桂香对于儿子有这么多钱心里很是高兴，不过还是白了一眼后没好气的说：“日子照样还不是吃饭、睡觉、上茅坑吗？吃不下饭，睡不下觉，死了没棺材睡。看他新到哪去……”

“呃……”

张文被呛得一时语塞，茅坑这样的字眼从妈妈嘴里说出来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不过细想一下她说的也是。有钱了如果一身的病痛折磨，还不如过平常日子，身体健康比较好。都市里不相信眼泪，金钱多了，有时候也是让人不得安生。

陈桂香这普通的甚至有点粗俗的话，让张文对以后在这个小村子生活下去的信心又多了不少。

张文看着妈妈那么紧张，觉得有点好笑，不过倒也不敢说出声来。突然脑子一激灵，想起自己还没买烟和要给舅舅的酒，马上就拉起了她的手朝商店走去：“妈，我还缺点东西，趁现在宝爷还没回来咱们赶紧去买。”

“还买啊……”

陈桂香一听还要花钱，所有的心疼都写在了脸上了，看那样子是恨不能拉着张文不让他去，不过还是乖乖的被儿子搂着走。

走进了一家还算可以的食杂店，张文小心翼翼的看了看红塔山，应该是真的，朝店主嘱咐多拿几条后，看妈妈站在身后哪都没去，一副小孩子进了玩具店一样的好奇模样，不禁噗哧的一笑，说：“妈，你怎么站这不动啊。赶紧看看里边还有什么咱家缺的，等出来买就麻烦了。”

“你个败家东西……”

陈桂香虽然嘴上是这么说，却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心里倒是高兴这也是儿子的一种孝顺，不禁心情大好的在一排排的货架间逛了起来，看的大多也是一些比较实用的生活用品，什么刷子、盆子之类的，只不过看了看标签上的价格后，都是咧了咧嘴又放了回去。

“小兄弟，就剩四条了。还要不要别的？”

店主点完烟以后在前台喊道。

“拿几条红金龙吧！”

张文随意的喊了一句后，继续跟在妈妈的后边走着，留意着她看过的每一样东西，在心里默默的记了起来。

张文见妈妈走到了放毛巾的货架前，拿起来摸了几下，那柔软绵绵的触觉十分的舒服，看着她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这才想起家里所谓的毛巾其实就是旧衣服剪下来的布块，粗糙就不用说了，有的都开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洞，简直是在伤害她们细嫩白皙肌肤。

张文马上蹲下身，殷勤的说：“妈，毛巾多买几条吧。留着用！”

陈桂香一看那价格，八块、十块的。虽然感觉心疼但也觉得这些倒是有用的，这次就不拒绝了，不过却是把手伸向了最便宜的一块钱的白毛巾去。

张文一把将她的手按住后，语气慎重的说：“妈，这些便宜货有的可是对皮肤不好，还不怎么耐用。要买的话，咱们买点实用的！要不以后有什么皮肤病，少不了还得花钱治。”

“随你吧……”

陈桂香见儿子很有主见，心里一高兴也就笑着点了点头。

张文挑了红、粉红、绿、蓝和橙色五条最好的毛巾。卷成一卷拿在手上继续陪着她逛了起来。

“小文，咱们回去吧。妈看了一圈什么都不缺！”

陈桂香逛了一趟来回，尽管琳琅满目的东西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但还是因为心疼钱什么都没买。走到了前台以后抬头说道。

“嗯，你等一下……”

张文说了一声后，在妈妈疑惑的眼神下朝里边跑去。一顿快速搜刮，提了两个篮子的东西走了出来。

“小文，你这是？”

陈桂香一看都是那些自己看上的东西，尽管都是些筷子和水瓢之类的日用品，奢侈一点的也就是一套不锈钢的刀具。虽然感觉心疼，但心里却是高兴儿子居然用心的记下了自己看过而且喜欢的东西。

“算一下多少钱吧……”

张文又从货架上拿下两瓶算还可以的糊涂仙白酒，朝妈妈温柔的一笑。

店主忙活开了，这些东西一共一千多块钱。张文把钱给完后就提着大包小包的走了出来，一路上看妈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心疼的不由的唠叨着东西太多了。不由得调侃说：“妈，你又在想什么了。你儿子的老婆本还有呢？”

“这孩子，怎就乱说钱呢。给你舅买这么好的酒干什么，他能喝明白吗？”

刚才结帐的时候，陈桂香站在旁边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一听那小瓶子的酒居然要八十块一瓶，顿时吓得直吐舌头。村里一般要嘛就是自家酿的小烧，喝点白酒的打一斤也就两块。有喜事的时候最多就喝点十块钱一斤的，哪有买这些瓶装酒的。

再看儿子一脸没事的把十多张红通通的钞花了出去，陈桂香那一脸的不舍啊，恨不能动手把钱给抢回来。

张文嘿嘿的一乐，笑咪咪的说：“呵呵，妈你就别心疼这个了。等以后我赚更多钱的时候我给你买一个大盆子，给你全倒上比这还好的酒让你洗个澡，那才叫舒服呢。到时候醉倒在里边，想洗的时候洗，想喝的时候喝，多美啊。”

陈桂香听着儿子的孝顺话很是高兴，不过还是象征性的用美眸白了一眼，嘴上还是嗔怪说：“看你说的，真要这样糟蹋钱的话看我不打死你。你这说法是想把你妈泡成药酒了，你把我当耗子还是蛇啊！”

“妈，咱家就我一个独苗，想打死我好歹等有个孙子吧。您老就开开恩。再说了拿您泡药酒我哪敢啊，借我十个胆子我都没那想法。”

张文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说道，顿时就把陈桂香逗得前后直乐。

丰满的酥胸和饱润的丰臀也随着颤抖起来，这曼妙成熟的曲线立刻吸引了过路不少色狼的目光。本来陈桂香就漂亮了，现在这一颤那妩媚的风情更是让人遐想连连。

张文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就凭妈妈这样的天香国色，相信走到哪都会对男人带来致命的杀伤力，尤其是少妇特有的成熟，更是诱人无比。

陈强远远的坐在船头上，看着一路有说有笑走来的母子俩，虽然疑惑一向比较淡定的姐姐怎么一副小女孩一样高兴坏了的样子，但还是挥了挥手喊道：“小文、姐！赶紧上船吧，宝爷回来了。”

“还不把钱收好……”

陈桂香见儿子还大大咧咧的拿着装钱的塑胶袋，这时候的眼神特别的警戒，似乎有种看谁都像贼的样子，嘱咐了张文一句后这才回头喊着：“来了来了……”

张文呵呵一笑后把钱放进了口袋里，眼睛一边看着妈妈那一走一晃的美臀，一边跟了上去。今天这船看来就是被包了下来，除了这几个人外没别的人在，装了几乎满满的半船货，那些人羡慕得眼都红了。

上船以后，张文一看妈妈还一副神秘兮兮的紧张样子戒备着，不由的噗哧一笑后说：“妈，你别那么紧张了。总不能这年头还有海盗吧！”

“去去，你这孩子心也太大意了吧。这年头人心可没个准。”

陈桂香紧张得挺翘的鼻子上都有一点点的汗珠了，见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马上就不满的瞪了一眼。

“小文，咱们上前头去吧。后边这一会颠！”

陈强从后边把缆绳解开以后说道。

张文无奈的摇了摇头后，自然的拉起了妈妈的手朝船头走去，一边走还一边说：“妈，我说你就别那么草木皆兵的。没事的，就这么一点钱，至于闹点人命案子吗?”陈桂香见儿子把这么多钱说得事这么小，心里顿时就有点责怪。不过想想可能自己真的是没见过世面才这么大惊小怪的，也就不再吭声了，但眼神里多少还是有些不满。

“小文回来啦……”

陈伯早就发动了柴油机，坐在船板上悠闲的抽着旱烟了，一见母子俩过来马上就热情的招呼着。

“陈伯，您身体还是那么好啊。”

张文虽然脸上笑着，但船一启动马上就带来了那种悬空一样的感觉，才刚坐下不由得开始有点难受了。

陈桂香一看儿子一屁股坐到了木板上，脸上的表情似乎有点不自然，马上就凑上前关心的问：“小文，你怎么了？”

她的脸凑得特别的近，张文感觉到那幽香如兰的呼吸吐在脸上，有一种暖暖的舒服感觉，仔细点似乎还能看到妈妈那长长睫毛的颤动，那微张的小嘴是那么的红润香甜，似乎在引诱别人去品尝一样。张文不由得恍惚了一下，马上就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事的，坐一会就好了！”

“是不是又晕船了。”

陈桂香一手摸上了儿子的额头后心疼的说道。上次陈强回去的时候，把张文晕船时吐得半死的情况和她们一说，母女俩虽然表面都没多说什么，但一到了晚上却是各自心疼得落泪。晚上陈桂香睡不着的时候，经常也感觉到女儿也是辗转反侧没有入睡。

“小文，真没事吗?”陈桂香心疼得眼圈都有些发红了，柔嫩的小手爱怜的摸着张文的脸。看着儿子脸色都有些发白了，心疼得都快碎了。

“妈，我想躺一会儿……”

张文已经无暇去顾及这些暧昧的动作了，船在海浪上又颠了一下，似乎弄得五脏六腑又开始翻腾起来，那种强烈的眩晕和恶心马上又冲上了脑袋。

“等等……”

陈桂香从木板底下拿出了一个旧的饮料瓶子，里边装着一些淡黄色的黏稠液体，将瓶子打开以后一股刺鼻的姜和酒混合的味道马上就飘出来了。不算难闻，但也绝对不是香的。

张文看着妈妈小心翼翼的倒了一碗递了过来，闻了一下后感觉鼻子有点难受，不禁皱了皱眉问：“妈，这是什么东西啊？”

“姜蓉酒，晕船喝这个是最有效的。虽然味道不怎么好，可是你姐捣了一晚上弄出来的，喝了它你就能舒服一点了。”

陈桂香看着儿子脸都开始有点发青了，心疼得苦起了小脸。

张文虽然心里有点排斥，但一看那酒里的姜都捣得和豆浆差不多了。小小的糨糊状，家里又没搅拌机之类的，肯定是姐姐花了很长时间在那老旧的石槽里一下、一下的捣出来的，捣得这样细不知道得花上多少的时间啊。姐姐的小手那么的细嫩，会不会因为这个磨损了那光滑的皮肤。想到这，张文不禁心里一暖，顺从的张开嘴，慢慢的喝了下去。

陈桂香见儿子乖乖的喝了下去，笑了笑后坐了下来，拍了拍自己的腿说：“小文，你实在难受的话就在这躺一会儿吧！妈和舅舅在这看着没事的。”

现在的风浪越来越大，船的行驶虽然没什么危险，但随着波浪拍过船身，颠簸的幅度更大了，还有一阵阵让人恶心的柴油味。张文只感觉脑袋迷糊，无暇去多想什么。“嗯”了一声后就躺到了木板上边，直接把头枕在了妈妈柔软细嫩的腿上。虽然隔着裤子，但也感觉十分的舒服，软绵绵又有弹性，一倒下去让人很自然的就放松下来。

陈桂香像哄小孩子一样的轻轻地拍着张文的手臂，见儿子脸上难受的表情已经好多了，一直紧皱的眉头也慢慢的舒展开来，欣慰的一笑后柔声说道：“小文啊，你一会回去的时候赶紧好好睡个觉知道吗？我听其他人说这一路你走得够远了，这么点时间老是匆忙的赶来赶去的，可别把身子累坏了！”

“嗯……”

张文模糊的应了一声，舒服的扭了扭。这时候的感觉简直就像是当小孩子时候那样的安稳，妈妈的小手轻轻的抚着，就像是有魔力一样的让人舒服，闻着她身上那淡淡的、带着海味的幽幽体香，感觉比起什么灵丹妙药更加的有效果。

“睡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就到家了。”

陈桂香看儿子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平静，心情也好了许多，连声音都变得无比的轻柔，娇嫩的声线充满了女性的柔媚。

陈桂香不由得哼起了好听的摇篮曲，小手轻抚着儿子的脸，温馨的一幕让众人无不动容。

“妈……到了叫我。”

张文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小时后多少次幻想过会躺在妈妈的怀里，撒着娇让她唱歌哄自己睡觉。现在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让人特别自然的放松。虽然还有点恶心、难受，但在这童谣的慰藉下也好了许多，迷糊中眼皮一重，抵抗不住那似乎很熟悉的童谣在耳边环绕，沉沉的睡了过去!陈桂香一边温柔的抚摸着儿子有些疲惫的脸，一边像以前一样哼着熟悉的童谣。在翻腾的浪花中看着蔚蓝色的海面，静静的看着船朝家里开去。

这一觉张文感觉睡得特别的香，特别的踏实，美中不足的是颠簸的感觉和船体偶尔的上下摇晃会突然的惊扰了美梦。可随着妈妈动听的童谣声和那细嫩温柔的抚摸，又不知不觉的安静下来，像个贪睡的小孩一样继续着自己的美梦。

这一次的劳碌奔波、还有脑子过度的使用让张文特别的疲惫。这一睡就像是把全部疲惫都放掉一样，睡的格外的深沉，不知不觉的睡得很死很死。

迷迷糊糊中，张文感觉到船好像不怎么摇了，后脑上那柔软的肉感似乎有些变了，有些困意的睁开了眼睛一看，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到底是什么时候到了家，自己居然睡在了熟悉的小屋里舒服的大炕上边，身上还仔细的盖着一床被子。

“谁在啊……”

张文拍了拍还有点发疼的脑袋，一看屋里一个人都没有，觉得纳闷，马上就喊了起来。奇怪了，刚才不是在船上睡着的吗？怎么这一会儿倒睡在家里的炕上了。

听到声音，正在灶台边做饭的张少琳马上就跑了过来，一看炕上的弟弟已经醒了过来，那张日思夜想的脸无比的疲惫，不由得心里一酸，原本娇美的声音有些哽咽的说：“小文，你醒了……”

张文闭着眼睛拍了拍还有点发疼的脑袋后问：“姐，我怎么在这了？”

张少琳小心翼翼的走上前来，伸出带着一点点香气的小手慢慢的帮张文整理了一下被子后，忍不住眼圈一红流下了泪说：“到岸以后妈见你睡得还香就让舅背你回来的。小文，你累了吗？要不再睡一会儿吧。”

张文张开眼睛一看，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她们已经把那些衣服都拆包了，姐姐这时候已经换上了一条黑色的休闲短裤，上身一件露脐的白色小背心，那平坦结实的小腹、性感细嫩的香肩和修长的美腿都展露在了空气之中，似乎在暧昧之中带有一点妖冶的味道，但是却又那么的淳朴。

张少琳本就是个漂亮可人的女孩，即使是那些粗布麻一都掩饰不了她的柔媚!这时候穿上这些新衣服更是让张文眼前一亮，差点就流下了口水。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张少琳见弟弟看得眼睛都直了，不由得心里一喜，慢慢的腻到了张文的怀里，娇滴滴的说：“小文，姐好想你啊……你怎么没和我说一句就走了……”

张文反转把姐姐温香柔软的身子抱进了怀里，在她期待的眼神中将她压到了炕上，低头开始在那红润迷人的小嘴上蜻蜓点水一样的吻了起来，喘着粗气说：“姐……我也想你……”

这时候也不需要去多加解释了。

“呜……”

张少琳闻着熟悉的男人气息，被弟弟压倒以后那种异样的感觉又袭上心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感觉弟弟的舌头已经钻进了自己的小嘴里边，放肆而又粗鲁的游玩起来，不由得眼睛一眯，用小小的香舌开始激烈的回应着。

两人抱在一起，激烈的吻着，在炕上来回的滚动着，彼此十分迷恋的磨蹭着对方的身体。

张少琳彻底的迷失在了这熟悉但又让人欲罢不能的销魂感中，呜咽着迎和弟弟粗鲁的品尝。好一会儿后感觉脑子开始发空，连一口气都快上不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脑子突然一个激灵，猛地一推将张文压住自己的身体推到了旁边，一边大口大口的吸着气，一边断断续续的说：“死小文，你想……憋死我……啊。”

张文猝不及防，一下就跌到了旁边。一边回味着嘴边姐姐的香甜味道，一边不甘心的再挪到了她的身边，恋恋不舍的看着她那满是自己口水的嘴唇，手慢慢抚摸上那光滑细嫩的小腹，一边刮蹭着她细嫩的肌肤，一边喘着粗气说：“姐，我想要了……”

张少琳用略带情雾的美目白了张文一眼，突然伸出小手快速的摸上了弟弟的腿中间，一看那地方都硬像铁块一样了。尽管心里起了一丝情动的涟漪，但想了一下还是有些为难的说：“小文，等晚上好吗？一会儿妈和舅舅该回来了。现在小妹还在外边玩呢。”

“姐，我现在就想要你。”

怀念的女性气息和诱惑扑鼻而来，张文再也忍不住，一个翻身压了上去，一边发疯的啃着姐姐香香而又软软的脖子，一边喘着粗气去扒她的衣服。

张少琳感觉弟弟的的呼吸喷在身上简直就像是浑身都是虫子在爬一样的骚痒。刚想说话的时候，弟弟的手已经侵入了自己新穿的衣服里边，快速的握住了一颗美乳有些粗鲁的揉搓起来，那如潮袭上来的快感让自己都有点迷失了，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随着弟弟的动作去感受那销魂的滋味了。

“哥……”

张文正抓住姐姐小短裤边缘的时候，突然外边猛地传来妹妹那高兴的声音，顿时就吓得赶紧把手放开，一副老实样子的坐到了一边。

小丹嬉笑着跑了进来，身上穿着小女孩那紧身的小可爱，下边肆无忌惮的穿了一件贴身的小乳白色内裤，青春洋溢而又迷人无比，小小的胳膊小小的腿都是那样的秀逸精致，漂亮的小脸上都是高兴和喜欢的表情看着张文，似乎还没察觉到哥哥和姐姐在干什么，也没意识到自己打扰到别人的好事，猛地跑进屋里一下就跳上了大炕，只是疑惑的看了一下满面通红的姐姐一眼后，就直接扑进了张文的怀里。

“轻……轻点，你想压死我啊。”

张文假装疼痛的说道，见旁边的姐姐眼里小小的掠过一点失望的表情，只能无奈的朝她投去一个自己也不愿意的眼神了。

小丹似乎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这一身清凉的装扮对男人的杀伤力有多大，笑眯眯的坐到了张文的腿上，双手抱着哥哥的脖子高兴的说：“哥，你哪买这么多的漂亮衣服啊。人家以前看都没看过呢！”

“我专门买的……”

张文感觉妹妹那稚嫩刚成形的小股沟准准的坐在了自己的命根子上边，她小屁股轻轻的一动，小小的磨蹭就有一种无比的快感，似乎有天然的默契一样，她那小沟沟压在上边简直就比量身订做的更加合适，一时间不由得舒了口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小丹这时候也明白了刚才两人在干什么，狡黠的笑了笑后轻扭了一下小屁股，弄得张文长长的吸了一口凉气。

张少琳见妹妹坐在张文身上，两人的姿势这么的亲密无间，简直就是一标准坐怀吞棍的姿势，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泛起了无比的醋意，不由得没好气的说：“小丹，你进来干什么。喜儿哪去了？你怎么不好好的看着她。”

“嘻嘻，她和妈一起去新房子那边看着去了。”

小丹一边笑眯眯的说着，一边撒娇的抱着张文的手摇了摇后，可爱的小脸上满是哀求的样子说：“哥，我看你那包里有一个挺漂亮的链子，给我好不好啊？”

“链子……”

张文装傻一样的问道。

小丹低低的一笑后，猛地从衣服里拿出了一团白灿灿的东西，展开后原来是一条晃眼的白金项链，她满是迷恋的说：“嘻嘻，我看着挺好看的就先拿出来了，给我好不好嘛，人家看了觉得好漂亮啊。”

张文愣了一下，这不是自己打算送给姐姐的吗？小妹这一翻居然给翻出来了。再回头一看姐姐的眼里已经泛起了一种想占有的亮光，而且还很不满的看着自己，灵机一动后笑眯眯的说：“好啊，不过你得去一躺新房子那，把妈给叫回来吃饭哦。”

“哥哥万岁……”

小丹欢呼了一声后，爱不释手的拿着项链比画起来。不过却一点都没有走的意思！

张文恨得咬牙切齿，这臭丫头什么时候进来不好，偏偏在这激情都快开始的时候进来，害得自己被姐姐那嫉妒和哀怨的眼神攻击，不由得没好气的说：“小丹，你还不赶快去啊，一会儿晚了我可不给你了。”

“哦……”

小丹似乎对这条项链特别的迷恋一样，回过神应了一声后，眼睛里满是幽怨的说：“哥，你剩的那两包衣服妈妈说是你给以后的媳妇买的新衣服，不让我们挑，我这都没衣服换了，难不成穿个小内裤出去啊？人家现在都没衣服可以换了……”

说完，小萝莉楚楚可怜的转过身来，指了指只穿着内裤的小屁股，那白花花的臀肉看得张文鼻血都快喷出来了。

张文感觉姐姐的眼神简直就像冰块一样的冷了，戳在后背恨不得直接就是一刀砍过来。看眼前妹妹那嘴角小心掩藏的偷笑，真的想一巴掌直接就朝她的小屁股打下去，但没办法还是定了定神后说：“你乐意就去拆一包吧，等妈回来的时候我和她说就好了。等晚上你们就随便挑吧！”

“嘻嘻，我就知道哥对我最好了。”

小丹嘿嘿的一乐后，给了张文一个满是得意的眼神，把项链拿在手上就蹦跳着跑了出去。

“小文……”

张少琳眼里满是醋意的看着张文，说话的时候拖着长音让人开始有点毛骨悚然。

张文虽然感觉满屋子都飘着酸味，一看姐姐那眼神也知道她是对那精致的白金链子特别的喜欢，不过还好早就做好了预防措施，立刻笑呵呵的凑了过去，一副无辜的模样问：“姐，什么事？”

张少琳见弟弟明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高兴，还装一副不懂的样子凑了过来，不由得心里一苦，冷哼了一声别过头去，耍着小脾气不理张文。

张文见她这副模样也不慌忙，早就在意料之中了。悄悄的从裤口袋里掏出了一根小小的银链子，趁姐姐一个不注意猛地将她推倒在了炕上。

“你……”

张少琳本来心情就有点不好，这时候以为弟弟还想继续戏弄自己，不禁有些羞怒的抬起头来说道。

没等她的话说完，张文就霸道的将她玉雕一样白嫩的左脚猛地一抓，放到自己的掌心上，迷恋的看着这优美迷人的曲线和白里透红的雪白，见姐姐不乐意的别过脸去，呵呵的一笑后把那精致的小脚链细细的戴了上去。

张少琳感觉脚上一凉，一抬头看见弟弟正温柔的给自己的脚上戴上一条细小但却精致的脚链，不由得心里一喜，眼神变得柔软无比的问：“这是什么……”

张文微微的一笑，用深情的眼神看着她说：“姐，这就是银脚链了。戴上它以后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女人了，哪都逃不了了，就只能乖乖的待在我的身边。”

说话的时候眼睛已经被姐姐那美得像精心雕琢的美玉一样的小脚吸引过去了。

“小文……”

张少琳被弟弟动听而霸道的情话弄得芳心一颤，脚上那精致的链子已经让所有的醋意立刻消散，张少琳眼里开始有点出现迷离的水雾了。才刚娇声的一唤，却惊讶的发觉弟弟正捧着自己的腿，开始沿着自己的脚踝亲密的亲来了起来。

“别，别亲脚啊!”张少琳有些发痒的扭着成熟的身子，嗲嗲的嗔道:“你怎学的那么坏，那多脏呀!”张文嘿嘿一乐:“哪脏了，看这白得和豆腐一样!要不是怕你疼的话，我直接一口吞下去了。”

说完，继续抬起这精致的玉足舔了几下。

张文慢慢的往上吻着，见姐姐半眯着美眼喘着娇气，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双手大大的摊开着，乳房鼓鼓的特别诱人。色心一动后继续往上亲去，慢慢的吻到了姐姐敏感而又细嫩的腿根时，舌头已经忍不住伸了出来，开始将这香甜的味道舔进了自己的心里。

“别……”

张少琳双颊都已经布满了醉人的红晕，说话的时候娇娇的气息不断的喘着。眼见弟弟居然把自己的短裤使劲的拉到了腿根上，不由得心跳勃然的加快，开始期待着接下来那让人骨头都软掉的销魂滋味。

张文忘情的舔着那充满女性味道的皮肤，虽然还没看到姐姐那最迷人的蜜处，但光是美腿的最根部就已经充满了催情的味道。一边忘情的亲吻着，感觉姐姐娇嫩的身子似乎不自觉的弓了一下，又马上在那充满香汗味道的隐私地带品尝起来，另一手已经不满足的在她小腹上抚摸了几圈后，慢慢的往上摸去……

第五章 小别胜新婚

“轻点……别弄坏了衣服……”

张少琳美目里已经尽是迷离而又诱惑的水雾了，一直不安的扭动着她曼妙的娇躯，双手抱着弟弟的腰，不自觉的往下伸到了男人那结实而又硬硬的屁股上，激烈的抚摸起来。

张文喘着粗气，猛的直起身来将碍事的衣服脱了丢到一边，露出了虽然有点削瘦但却结实的身体。见姐姐的嘴边甚至还挂着自己亲吻过后留下的口水，荧荧的泛着水光，不由得色心大动的又伏下身，双手捧着她的小脑袋含住了一只精致的耳垂，在嘴里细细的舔弄起来，舌头还使劲的钻。

“弟弟……啊……”

张少琳的耳朵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被舔上时那温热潮湿的痒感就让她不自觉的痉挛了几下，感觉胯间似乎又湿了一些。

张文一边默默的舔着姐姐的耳朵，大手已经忍不住将她那小可爱猛地拉到了肩上，只剩那新的白色胸罩包裹着两只饱满迷人的美乳，手还伸到她背后想尽快把那碍事的胸罩脱去，以便好好的赏玩一下那无限迷人的酥胸。可到底还算是新手上路，再加上有点急躁，手忙脚乱的弄了大半天，硬是解不开那小小的扣子。

张少琳见弟弟急得脸都有点发青了，不有得噗哧一笑后坐起了身，伸手到背后一边解着胸罩的扣子，一边妩媚的说：“看你急的，一回来就不想好事！”

“嘿嘿……这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张文看着姐姐那慢慢解开胸罩儿充满诱惑的动作，当胸罩掉下来的时候，一对饱满浑圆、十分好看的美乳露了出来，那充满弹性的颤悠已经让人克制不住了。忍不住又扑了上去……

“小文，你别着急嘛，姐姐看看……”

张少琳笑呵呵的躲过去后，一手横着遮掩住了不停跳动的美乳，一手慢慢的放在了弟弟的脸颊上，柔声的说：“小文，你这几天瘦了……”

张文目不转睛的看着姐姐那似乎又大了一号的浑圆乳房，色眯眯的说：“姐姐，你好像大了……”

“你个小色鬼……”

张少琳妩媚的白了一眼后，双手慢慢的放开。高兴的看着弟弟那迷恋的目光，不由得有些调皮的说：“我要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出去外边乱来……”

“哪有啊……”

张文知道这也是姐姐的玩笑话，趁机站起身来，猛地将自己的裤子拉了下去，指着硬得都发紫了的命根子信誓旦旦的说：“你看看它，这都憋成什么样了……我还出去乱来呢？哪有那闲工夫啊！”

“那我可得检查一下啰……”

张少琳妩媚的笑了笑后，跪到了弟弟面前。小巧的手抓住了命根子，一边揉搓着一边满是诱惑的说道，还故意吐着热热的气息，挑逗着张文的龟头。

张文马上就舒服的吸了口气，语气有点发颤的说：“姐，那你赶紧检查。一会儿我可是要发疯了……”

张少琳故作谨慎的凑近到命根子前闻了闻，又顽皮的往上边吐了几口热气，笑眯眯的说：“好了，相信你吧。味道这么臭，是不是挺久没洗的？”

“哪臭了……不可能，你再仔细看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张文老脸一红，这次出门确定挺久没洗澡了，有味道应该是正常的！

张少琳咯咯的一笑后随后抓住了命根子，开始有点青涩但又有点颤抖的上下套弄着，看着那大大的圆头一往上就盖住，往下就露出显得很好玩，不由得坏笑着说：“不看了……姐姐给它消一下肿。”

“别……别弄了……”

张文爽得脑神经都快跳起来了，但一想要是这么快就射的话一会儿就没得玩了，赶紧将姐姐推倒后，一个恶虎扑羊的冲了上去。

“别……不要啊……”

张少琳故作惊讶的喊了几声后，已经在弟弟粗鲁的动作下将那底下唯一的遮掩的裤子连小内裤都全褪去了，露出了娇嫩完美的羞处。

两人一裸身相见，张文就迫不及待的压了下去，低嘴含住了一颗艳丽小巧的乳头，一手在那让人疯狂的三角地带上爱抚着寻找那敏感的地方，一手握住了饱满丰润的美乳细细的揉搓着。

“啊……舒服……”

张少琳立刻就在弟弟全面的攻势下迷陷了，微微张开小嘴颤抖着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呓语，小手轻轻的爱抚着张文的睾丸。

张文见姐姐居然主动的把两腿再分开了一些，不由得心里一乐，慢慢的往下摸到了那如兰一样漂亮的花瓣上边，感觉入手已经是潮湿的一片。一边舔着姐姐香美的锁骨一边调笑说：“嘿嘿，姐姐你是不是想了，怎么那么湿啊……”

“就是想了……别逗了，赶紧进……进来吧……”

张少琳半眯着眼睛，轻吐香气的说道。丝毫没有避讳自己对这种销魂滋味的念想。迷离的眼睛满是渴望的看着张文。

张少琳的私处湿淋淋的一片，红红的阴唇已经充血的盛开!本就粉红的嫩肉饱裹上一层透明的爱液，看起来更是美味无比，似乎还隐隐的看见她的小洞里有些期待的收缩。

张文这时候哪还忍得下去，直视着姐姐娇羞而又渴望的美目。慢慢的跪到了她的身下，将那修长如玉的美腿左右一分，一边看着那湿润细嫩的小花穴和充满诱惑的体毛，一边啧啧的调戏说:“姐，你都想成这样了……看这水多的……嘿嘿，快淹死人了……”

“等等……”

就在张文要挺枪上马的时候，张少琳突然一个激灵说:“先把门关上啊……”

张文回头一看，才发现玩了大半天，别说锁门了，连关都没关上，这样不是等于谁进来都可以免费看激情戏了嘛!尽管现在心里已经很冲动了，恨不能直接把姐姐压在身下来一次狂风暴雨一样的激情，但还是咬牙了忍一忍，跳下炕去将那门给拴上去。

回身的时候一看姐姐玉体横陈的样子和那勾人魂魄的姿势，微微张开的腿中间那让男人都发狂到了极点的迷人风光，张文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脑子却突然一个激灵，上了炕后色眯眯的说:“姐，我教你一个好玩的姿势……”

“什么姿势?”张少琳好奇的问道。有点受不了弟弟色色的眼光，悄悄的把腿并拢了一些。

张文小心翼翼的上了炕后，看姐姐一脸的迷惑，就知道这里的人对于房事到底还是没多少知识的。一边动手将她抱坐起来一边说:“咱们来个女上男下的怎么样?”“怎么做啊?”张少琳并没有感到羞涩和不好意思，反而是有些感兴趣的问道。配合着弟弟的动作坐起身来，一对柔软的美乳也是上下的起跳着，让人都有点挪不开眼睛了。

张文尽管贪恋的看着它们的跳动，但还是先强忍住这种冲动，自己坐了下来，一边扶着姐姐的小腰让她靠过来以后，一边解释说:“就是我在这坐着，你坐上来慢慢的插进去的姿势。”

“花样真多……”

张少琳娇滴滴的说了一句后，还是配合着将自己的美腿慢慢的分开蹲着，一边展示着那迷人的三角地带，一边往上挪着。

“对，对好了……就这样……慢慢坐下来。”

张文到底也是第一次玩新鲜的花样，尽管都是在那些日本大片上学来的，但怎么样都比一脸懵懂得姐姐懂得多。握着命根子对准了那潮湿的穴口后，期待赞叹着。

张少琳大概已经知道弟弟想干什么了，脸色一羞后还是乖乖的对准了方向轻轻的沉下了腰，慢慢的将那根硬硬的命根子纳进自己的身体里边。进入的时候双腿都因为充实的感觉儿发起了颤，脸上也是一副销魂的样子。

张文看着姐姐往下一坐，自己的命根子破开了花瓣的保护，挤开了层层紧闭黏稠的嫩肉，慢慢的进入她的身体，那紧凑而又潮热的感觉让张文不由得舒服的吸了口气。等到姐姐已经有点无力的将自己的命根子全纳入的时候，两人都有些失神的享受着这最亲密的结合。

张文更是兴奋得脑子都抽空了，好几天没碰到姐姐的身体，想得比吸毒还难受，现在猛的插入她的小穴里，这强烈的刺激让敏感的命根子一阵的涨大，差点就想射了!张文感觉姐姐的小洞似乎有吸力一样的收缩着，简直就像是一群小孩子在用肉嫩的小手帮你按摩一样，爽得差点就想射了，不过还是把这如潮的快感强忍下来。见姐姐一脸情动的看着自己，一边慢慢的吻上了她的红唇，一边手撑着地，挺起了腰……

“美……快……快点……”

张少琳被这慢慢的一磨，浑身的骨头顿时就像被抽走了一样，没有半点力气去支撑身体，软软的靠在了张文的身上，但嘴里娇声的呻吟却是没有停下来。

“你轻一点……”

“不……不行了……再快……”

“啊……舒……舒服……”

坐怀吞棍这姿势最大的好处就是插得够深，但是女方不懂得配合的话就有点太累人了。十多分钟以后，张文感觉姐姐的重量全压在了自己的身上，累得腰都有点发酸了。

“怎么了……”

张少琳见弟弟突然停下了动作，顿时就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扭动着小腰晃了两下表示着自己的渴望，似乎有些着急一样，摸索着自己摇了起来。

张文舒服之余一个激灵，往后一躺并笑眯眯地看着她说:“姐，我累了……你来动一动嘛……”

张少琳骑在弟弟的身上，这姿势实在是太羞人了。但是一看弟弟满脸的汗水也是有点心疼，毕竟他还是舟车劳顿的刚到家。犹豫了一下后慢慢的抬高了香臀，将那命根子的一半挤出体外，又往下一坐，感觉似乎一下顶到了最深处，似乎要把自己的身体贯穿了一样。舒服的吸了口气后，颤抖着说:“是……这样吗?”张文见姐姐湿淋淋的美臀一上一下的场景，将自已的命根子全吞了进去，这视觉上的刺激可一点都不比肉体上的少，马上就点了点头后一脸兴奋的说:“对了姐……你就这样动吧……”

“嗯……”

张少琳羞涩的点了点头，虽然快感的侵袭让她感觉全身无力，但看着弟弟兴奋的样子心里也是十分的开心。双手撑地后跪着，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一边慢慢的体会着那异样的快感，一边摇动着香臀，主动的让弟弟再自己体内肆虐。

“……太舒服了……你快点……”

张文舒服得脑子都发空了，尤其是姐姐那羞涩但又渴望的表情更是让人心里产生了无名的快感。看着她的屁股一上一下的吞吐着自己的命根子，更是兴奋得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

可是张少琳到底还是破了身后的第二次，动了没多久以后就已经舒服的全身没了力气，无力的倒在了张文的怀里，一边喘气一边断断续续的说:“弟……我，我……不行了……你来吧……”

尽管这一停让张文心里感觉有点发空，但看着姐姐累成这样也不能强求。转眼一看在旁边摆着的炕桌，立刻心生了一个主意，但还没来得及实施，突然听见外边响起了妹妹清脆而又稚嫩的声音:“哥……赶紧起床啊……妈让你去一趟工地。”

张少琳一听马上慌了:“小妹回来了，咱们赶紧穿衣服吧。”

张文这时候哪还会管这些啊，这样半途而废是最让人难受的事!心里恨恨的想妹妹真是什么时候不来就这时候来。但一看姐姐要逃，赶紧将她的手抓住以后，起身将她反压在了炕上，一边用身体压着她一边把她的腿分开，还停留在她身体里的命根子又狠狠的顶了上去。

“小文……赶紧起来……”

张少琳见弟弟满脸冲动的压住自己，刚想挣扎的时候就觉得身体里的那根大家伙狠狠的一顶，不由得“啊”的呻吟了一声。

张文这时候哪还会去管什么别的事，直接将她美妙的玉腿抓在手里，狠狠的抽送起来。每一次都是尽根没入直抵花心，发出了水声和肉体撞击的声音。让她的反抗和挣扎越来越无力。身子不由得在这种攻击下软了下去。

“姐……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开门啊……”

小丹走到了门口，一见房门紧闭着顿时就心生疑惑，一边使劲的拍着一边喊了起来。

“小……小文……”

张少琳使劲的捂着小嘴不让自己发出情动的呻吟，本想劝说弟弟先停下来的，但话到嘴边又被如潮水一样汹涌的快感弄得说不出来，变成了压抑的呻吟。

“呜……”

张少琳突然全身剧烈的痉挛起来，身子僵硬的弓了几下后，一股温热的爱液从子宫里喷出，迎来了久别重逢的第一次高潮。

“啊!”张少琳瞪着大眼睛，长长的叹了口气后身子才渐渐的软了下来，有些无力的说:“弟，晚上姐再给你好吗!先停一下，小丹还在外边呢!”“等……等一下……”

张文这时候的额头已满是大汗，见妹妹在外边还不停的喊着，心里那个气啊突然一个邪念上来，猛地把姐姐捂住嘴的小手拉开，更用力的顶了上去。

“啊……轻……轻点……”

张少琳被顶得花心一颤，不由得呻吟出来。

张文心里更浮现起了一种禁忌的快感，妹妹在外边拍着门，自己在屋里使劲干着她姐姐，刚才小丹肯定听得到了姐姐那么大声的呻吟。想到这，立刻爽得连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一阵狠狠的冲撞后突然腰身一麻，知道自己快射了。

“你们在干什么啊，快开门啊。姐，你怎么了?”小丹在外边听见了姐姐似乎很痛苦的叫声，立刻紧张的喊了起来，拍门的力气也更大了。

“快……”

张少琳这时候感觉到弟弟快到极限了，身体里那根大家伙似乎涨大了一些，刺激得她本能的夹了两下，双腿不停的抽搐着。

这一下张文再也没办法忍了，猛地抽了几下后将命根子拔出来握在手上套弄。凑前还没两步，那乳白色的精华就喷射而出，伴随着姐姐的喘息和呻吟与妹妹着急的叫喊，喷射在了姐姐的乳房上脖子上，甚至有的都喷到了她的嘴边!射完感觉全身一软，不由得倒了下来，趴在姐姐的旁边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姐，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小丹拍了好一会后见屋里原本杂乱的声音顷刻间都没了，顿时急得眼泪都快掉了。虽然小萝莉古灵精怪了一些，但对于某方面的事还是缺乏认知的，更使劲的用小手拍起了门。

张文一边感受着快感的余韵，一边抱着姐姐那柔嫩光滑的身子，坏坏的想:干什么……在干你姐姐。

张少琳听妹妹的话里都快有哭腔了，赶紧睁开眼睛推了推还压在自己身上喘着大气的弟弟，略带责怪的说：“小文，你赶紧去开门吧。一会儿小丹该急死了！”

张文慢吞吞、有些不情愿的站了起来，一看命根子都已经耷拉下去，软软的下垂着，上边遍布着激情过后的粘稠。再看见姐姐嗔怪时那嫣红的小嘴微微翘起十分的撩人，不由得色心一动后，挺了挺腰，淫笑着说：“那你给我舔一下……”

张少琳没想到这时候弟弟居然还有兴致来捉弄自己，不由得微微一嗔，玉手快速的在那还覆盖一层粘稠的命根子上拍了几下，语气发恶的说：“你再不去的话，一会儿我把它给你咬下来。”

张文嘿嘿一乐，知道姐姐多少也是有点生气了。直接光着屁股就跳下了炕，将房门一开后没好气的说：“你喊什么喊啊，这么不会挑时候啊。”

房门猛地打开，小丹见哥哥居然光着屁股跑了出来，那根男人的东西盖着一层水光一晃一晃的，不由得好奇的瞟了几眼。再一看屋里，姐姐虽然已经拉过一张床单盖在身上的重点部位，但见她脸上的红晕和披头散发的样子，这时候一想就知道屋里刚才发生了什么。

小丹脸色稍微的一红，不由得有些生气的说：“哥，你们就算在里边胡搞瞎搞，好歹抽出空来答应我一声好不好？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

张文扫眼上下看了一下，妹妹打扮起来倒真是够漂亮的。已经穿上了一套有点类似于校服一样的蓝色休闲服，脚上穿了一双白底的休闲凉鞋。文静的打扮虽然和她有点火辣的气质暂时还不怎么搭配，但看起来却是小巧可爱，分外的娇俏。

没想到这丫头还那么会挑衣服呢，张文不禁哈哈一乐，伸手掐了掐她气嘟嘟的腮帮子说：“好啦小丹不生气，是哥哥不对还不行吗?”张少琳见妹妹换上了新衣服，脖子上还带着那条自己喜欢的项链，闪着让人嫉妒的亮光，和衣服搭配起来很是好看，不由得有些酸溜溜的问：“小妹，你去拆开那些包了？”

“是啊……嘻嘻，反正哥哥都说行了，妈也不会骂我。”

小丹得意的拉了拉身上的新衣服，炫燿的转了个身，喜笑颜开的看着张少琳。不过还是狠狠的掐了张文的手，还给了一个鄙视的白眼。

张少琳立刻开始穿衣服，简单的收拾一下头发后也下了炕。小脚迈起的时候似乎是故意炫耀一样用力的摇晃了几下，脚上那条精致的链子上一串小小的铃铛马上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叮当声，在燥热的夏天一听顿时就让人安静下来。

张少琳慢慢的走到两人的旁边，很满意妹妹一脸的好奇，微笑着说：“既然你都拆开了，那我也去挑几件吧！”

张文这才纳闷的想自己买来的东西都哪去了，难道全堆院子里了？怎么在屋子里看不见了？

小丹的心思立刻就被那精致的脚链吸引了，黑溜溜的大眼睛转了两圈后，难得亲密的挽住了姐姐的手，嗲声嗲气的撒娇说：“姐，你这脚链是哥给你买的吗？好漂亮啊！”

“是啊……”

张少琳答应的时候脸上尽是得意和幸福，那余韵过去的潮红还没散去，布满了俏脸，显得妩媚至极。说话时还得意的晃了晃小脚，让铃铛发出了悦耳的响声。

张文色色的一笑，刚才每一下插入姐姐的身体里时这铃声就会响起，伴随着节奏，听起来简直就是催情的音乐，这脚链是真买对了!

小丹似乎是对那清脆的铃声特别的喜爱，蹲下身来仔细的看了几眼后，抬起头来献媚着说：“姐，人家用这项链和你换好不好？我好喜欢这链子啊!”“不行，你哥送我的，哪能随便换啊！”

张少琳娇羞的说了一句，眼里那深深的柔情浓得似乎都能把人淹没了。

小丹马上耍性子似的别过头去，眼光有些不舍的看着银脚链，嘴里念叨着说：“切，不就一条破链子嘛，就你当宝了……”

张少琳呵呵一乐，看弟弟在旁边还没穿上裤子，一直听着两人的对话，那条原来硬得和铁一样的家伙都已经软了下去，看起来十分的猥亵，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自己分泌物的味道。脸一红，不禁嗔怪着说：“小文，你怎么还没穿衣服啊。妈不是找你了吗？赶紧穿上衣服过去看看有什么事！”

张文看着姐姐的锁骨看得眼睛都直了。姐姐光顾着炫燿，丝毫没注意身上还沾染了不少自己那粘稠的精液，在那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像点缀一样的挂着，既是妖冶又是充满了不同一般的诱惑。艰难的咽了咽口水后用手一指，说：“姐，你这还没弄干净呢！”

张少琳低头一看，这才注意到自己刚才只管匆忙的穿衣服，却把弟弟留在自己身上的秽物给忘了，不好意思的“啊”了一声后，马上转身朝屋里走去，红着脸拿纸擦去这些刺鼻的黏稠！

小丹也是好奇的看着那白白的东西，趁她一个转身的时候，快速的用小手刮了一点放在面前看着，小心翼翼的嗅了嗅后朝张文一脸好奇的问：“这什么东西啊？味道那么怪！”

靠，张文见她手上沾着自己的精液，一副单纯样子的问这样的问题，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尽是天真和疑惑，顿时心里就有点兴奋了，脑子稍微的转了转后，一个邪念浮了上来，立刻用温柔的声音哄骗说：“你吃吃看不就知道了？”

小丹又嗅了几下后，摇了摇头说：“闻起来没什么味道，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会不会吃死人啊？”

张文看她表情居然这样的认真，头上微微冒冷汗。不过还是继续用低低的语气劝说：“不会的，这些可是我专门给姐姐弄的。吃了以后皮肤会变得雪白雪白的，还会变得漂亮！连妈妈我都不会给她，你赶紧吃吧，一会儿姐看到该不乐意了。”

“真的？”

小丹听得有些动心了，但还是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张文。

“骗你的话我是猪……”

张文信誓旦旦的保证道，这东西确实是可以美容，科学已经证实了这是饱含蛋白质的，自己说的话绝对不会有错。不过老子还真想变成一头猪，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这样的日子也不错。实在没事干了，出去配配种爱护一下那些小母猪，最后就是一刀KO安乐死，起码还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多他妈快乐啊！

见张文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小丹这才有点相信，将手指拿到了唇边，小心翼翼的用舌头舔了一下，确定没什么怪味道之后，这才把整根指头含进嘴里，像小孩子吃糖一样的吸了起来。吸了几下感觉没什么味道，似乎有点发咸发腥，顿时就没了兴趣。

张文看得眼睛都直了，妹妹那可爱的小脸上吸凹进去时现出的两个小酒窝，看起来特别的可爱。小嘴都凑成了O形的了，还发出了啧啧的声音，脑子里不由得开始想着，要是她的小嘴吸的不是手指头，而是自己的……该多好啊！想着，想着，自然的又有点硬了。

小丹将信将疑的舔下去以后，感觉那东西倒没刚才那么新奇了。回头一看哥哥眼里都快冒绿光了，心里有些纳闷是不是在笑自己刚才吸手指头，不由得有些没好气的说：“哥，你傻了啊！光着屁股还不赶紧去穿衣服，一会儿妈该等着急了。”

“好……好。”

张文这才猛地回过神来，进屋简单的用纸擦了擦又快硬起来的命根子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跟兴奋的对着新镜子欣赏自己花容月貌的姐姐说：“姐，我出去一下。一会儿那些衣服你直接给弄进屋里来挑吧，别放外边，受潮了就不好了。”

张少琳一边用纸擦着肩膀上的那些秽物，头也不回的说：“知道了，一会儿我挑完的时候，妈要是说话了你可要帮着点。衣服堆那就行了，正好一会儿我一起洗。”

张文换上了一身新衣服，看见姐姐屈腿而坐时，那包裹在小短裤里饱满迷人的翘臀，不由得伸手在上边拍了一下，边跑边笑道：“知道了我的好姐姐！你的屁股好有肉哦。”

“你个小混蛋……”

张少琳娇嗲的嗔怪了一声！

张文嘿嘿一乐，拉起妹妹的小手后就朝屋外跑去，路过院子的时候这才看见自己买的那堆东西被放在了一堆柴火的上边。应该是为了防潮，底下还铺着一层厚厚的干草，大概是屋子里放不下才堆这的。不过村里的治安真好，那围墙估计十岁小孩都翻得过，这样随手可拿但却居然什么都没丢。

一路上走着，张文脑子里一直都在想事情。小丹自己蹦跳了几下后，还是憋不住好奇的问：“哥，刚才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张文这时候脑子才稍微冷静了一下，一边踢着脚下的沙石一边想着办法。这要是她一个不小心告诉妈妈或是姐姐自己骗她吃那玩意的话，估计拳脚相加那还算是仁慈了，真要是来上刀子棍子一顿招呼也不是没可能的。想想妈妈用棍子揍那狗子时那个凶狠的劲，每一下都抽得他一阵阵的惨叫，想到这，不由得感觉背上有点发凉。不行，得赶紧想想对策应付她一下。

“你倒是说啊……”

小丹见哥哥一副沉默的样子，有些不耐烦的白了一眼。

张文脑子一个激灵，一边走着，一边故作神秘的凑到她的耳边小声的说：“小丹，我说了你可不许告诉妈妈和姐姐她们，不然的话我可不告诉你了。”

“嗯！”

小丹立刻高兴的点了点头。

张文看着她可爱的小脸，心想这东西能骗得了一时，可骗不了一世，再说了小孩子嘴巴比较松，没准什么时候就说漏嘴了，索性发狠的说：“那是哥哥用来生小孩的东西。”

小丹愣了一下，站在原地一副惊讶的看着张文，说话有些颤抖的问：“哥，你是说你给我吃的那东西，是从你鸡鸡上尿出来的？”

张文不禁冷汗直流，这丫头倒是懂得不少，居然说得这么直接，只是鸡鸡这个词真是可爱。虽然有些心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说：“没错，难道刚才你不知道我和你姐姐在屋里干什么吗？”

小丹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脸色越来越白，禁不住一个恶心后蹲在路边干呕起来。

张文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大，赶紧上前去一边拍着她的后背，一边关心的问：“小妹，你没事吧！”

“死……死一边去。”

小丹小脸都憋得发青了，还张着嘴巴吐着舌头，小脖子上的青筋都起来了，眼圈也红了，一边干呕还一边恶狠狠用眼睛瞪着张文。

张文一边拍着她的后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卫生纸帮她擦去嘴角的唾液，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妹妹的小嘴张开后里边的口水特别的多，有一些甚至顺着一直线往下流，张文就有种想亲上去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解释说：“小丹，那东西不脏的，而且还能让皮肤变好，这个我可没骗你，可是有科学根据的！”

小丹好一会儿后好不容易止住了恶心的干呕，艰难的直起腰来，用泛着一层水光、已经有些变红的大眼睛瞪着张文，语气发狠的说：“少来了，什么狗屁科学。你别唬弄我，骗人家吃你那东西和让我喝尿有什么区别！”

张文脑子都有点发麻了，这样香艳的一个诱骗居然能扯到喝尿上去了。真不得不说是童言无忌啊。被妹妹那苦大仇深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毛，想了一下后只能摊了摊手解释说：“小妹，你这就想错了。那东西和尿不是一样的，这可是互相喜欢的人之间一个亲密举动。你不是偷看过上次我和你姐也是这样玩的吗？这其实没什么的。”

小丹不听张文的说辞，还是没好气的说：“谁喜欢你了，自作多情！居然骗我吃这么恶心的东西。我和你没完……”

张文无奈的叹了口气，念头一转知道现在小丹还在发小孩子脾气，而且她的性格还那么倔，越解释估计越乱套。思索了一会儿后，一边走着一边说：“你觉得恶心啊，这可是有说法的，十滴血抵不上一滴精。你看看哥哥这东西多珍贵，随便一滴都是值钱的。你姐都没得多少，你怎就不知道好呢！”

“好你个死人头……”

小丹不客气的破口大骂起来：“珍贵的话你给姐姐弄去，我可不要。你就骗我小不懂而已，坏蛋、流氓、人渣、败类、牲口、禽兽!不，你是禽兽不如，哪有骗自己妹妹喝尿的。”

靠，这小丫头没读过书，连字都不识，躲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哪来这么多丰富的词汇啊。张文心里暗骂了一声，见这方法行不通，也只能用上对小孩子最有效也是最原始的手段：诱骗。

脑子里稍微的转了几下后，张文突然叹了口气说：“哎，本来是还给我家小丹买了好东西的。现在一看都不喜欢我了，那留着也没用了，一会儿都送给姐姐吧！”

说完以后悄悄的一看。妹妹已停下了恶声恶气的打闹，脸上的表情换来换去的，稍嫌刻意的掩饰心中的好奇，但能看出那有点期待又倔强的不想承认的样子。

张文立刻火上舔油的说：“还有那些小首饰，估计妈妈会很喜欢的。那就给她吧！她戴起来肯定漂亮。”

小丹到底还是小孩子性子，虽然心里服软了，但嘴上还是倔强的问：“是不是我不生气了，你就把那些东西给我。”

“看表现啰……”

张文亲昵的搂过她的小肩膀后，一副猥亵的样子笑眯眯的说：“来，小丹那么漂亮，乖乖的给哥哥笑一个……”

“哼……”

小丹冷哼了一声后别过头去，不过明显没刚才那样的怒气冲冲了。

“那哥哥给你笑一个吧！”

张文把自己按成了猪鼻子，咧开嘴，斗鸡眼。挤眉弄眼的做了一个十分难看的鬼脸，自毁形象的逗她开心。

小丹转头一看，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娇嫩的笑声听得人很是舒服。但一看哥哥恢复那得意的样子，立刻又感觉自己似乎没了面子一样闭上了嘴。

张文笑眯眯的将她一个横身抱起，在妹妹的惊呼声中一边跑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边欢快的喊着：“卖小猪啰，卖小猪啰。我家小丹十五岁啰，卖给谁家当童养媳啰，没人要的话当猪崽卖啰。”

“哥，你讨厌……快放我下来……”

小丹刚开始是挣扎了几下，不过随后却觉得哥哥和自己这种亲密的举动特别的让人心里舒服，也就不动了，乖乖的被抱着，享受着这种幸福的疼爱。

张文到底还是城里长大的，没多少的力气，跑了一段以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看小丹一副开心的样子和难得露出率真的可爱，真是有点不舍得把她放下来，但手实在太酸了，也只能商量着说：“小妹，你先下来好不好。我累了……”

“不行……”

小丹可爱的小脸上全是威胁的浅笑，撒着娇说：“你不是要把人家卖了吗？这不是还没找到买主，怎么就能放呢！”

“姑奶奶，我怎么敢卖你啊。我家小丹这样的漂亮，这闺女你看看多俊啊！我可是舍不得。以后啊！你连嫁人都别想，我就把你圈在家里天天的陪我。”

张文这时候一停下来，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放在了妹妹那小小但却饱满的香臀上边，感觉温暖柔嫩。本能的捏了一下，女孩子臀部特有的弹性捏起来十分的舒服，语气不由得开始有点下流了。

小丹丝毫没注意哥哥已经有点起色心了，咯咯的一笑，一副很乐意的样子说：“嘻嘻，那我还求之不得了。以后人家就吃你的、喝你的，有新衣服穿，还不用去伺候别的男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活，多舒服啊！”

张文怎么一听这词似乎很熟，想了一会儿后才想起这不是姐姐和自己说的话吗？原来“懒”这东西是有传染性的，不过是以前她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心里虽然对妹妹横在自己怀里的小娇躯十分的心动，但奈何不了手上肌肉一阵一阵抽搐的酸痛。只能将她放下后，一边捏着手一边说：“小姑奶奶，这事咱们以后再说。你哥可是今天才下的船，本来就没休息好，你可别把我累死了。”

“累死了我不心疼……”

小丹哼了一声后，漂亮的眼珠子转了一圈，一把抓住了张文的手，一边摇一边用嗲得发腻的声音撒娇说：“哥，那你背我好不好？”

“背？”

张文说话的时候瞪大了眼珠看着她胸前那小小的曲线，荷包蛋两个，估计磨蹭都不会有什么快感。

“好不好嘛……”

小丹这一嗲，估计话里都可以挤出糖了。

张文被她这声音弄得骨头有些发麻，有些受不了这诱人小萝莉的撒娇，咽了咽口水，无意识的点了点头说：“好……好……”

“嘻嘻，哥哥最好了。”

小丹得意的一笑后站到了张文的后边，命令说：“你趴下去嘛，人家上不去。”

第六章 新的家

“我看行，你叫的话我就应声……”

张文一边笑呵呵的背着她，一边让自己不去理会妹妹说话时吐在自己耳上那温热的呼吸所带来的骚扰，还有她的长发随风飘舞时刮过皮肤那又痒又舒服的感觉。

小丹咯咯直乐，一边喊着:驾，驾!一边在张文的背上调皮的动来动去，弄得张文累得无力去享受她小身子磨蹭所带来的诱惑。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小丹幸福的指着前边一个已经建好了八成的红砖房子，语气有点兴奋的说：“哥，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是啊，我们的家。”

张文感觉这一路倒也不算远，路其实是有点弯曲，好在坡度还不算太陡。

只要用时间开开荒的话，直走到山下估计就几分钟的事。抬眼看去，那房子四周还堆着一些水泥砖头什么的，墙面似乎都已经砌好了，就差给上个屋顶，然后刷个白就可以。外边的砖头似乎是要做围墙用的，不少工人正忙上忙下的干着活，一个个汗流浃背的，看起来却是精神奕奕。

小丹笑呵呵的说:“哥，咱家一盖房子啊!给十块钱一天，附近的人都抢破了脑袋要来干活。”

“呵呵，一会儿让你也去干!”张文溺爱的回了一句，知道这地方穷，几乎没什么活可以干，也就习惯了这低物价的生活。

门前的一颗槐树底下，宝爷在一个大树桩上铺开了一本老旧的笔记本在解说着什么，脸上的表情特别的认真，手里的铅笔也是动来动去的，舅舅和妈妈分坐在他的隔壁，一脸认真的听着。但张文怀疑他们能听得懂宝爷在说什么吗?“小文，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啊！”

陈强的看到兄妹俩过来了，马上就招手喊道。

正在思索着什么的陈桂香也是抬起头来，一看儿子满头大汗的背着一脸嬉笑的小女儿，立刻就有些生气的责怪说：“小妹，你哥还没休息好，你怎么就折腾上了，赶紧给我滚下来。”

“好……”

小丹似乎不太乐意，不过还是从哥哥的背上下来，轻快的绷跳着跑了过去。

陈强还是那副大剌剌的打扮，或许是天气太热的关系，裤管子都卷到了腿根，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一双已经磨得快没底的人字牌拖鞋，光着大膀子，标准一个山里大汉的打扮。

妈妈今天尽管没穿上那些新衣服，但一身朴素的花衣加上盘在脑后的秀发，清秀姣好的脸盘也是透露着一种自然朴素的美，那素面朝天的打扮更是有一种让人神往的漂亮。姣好的身材不受似乎有点累而不太标准的坐姿影响，反而是多了一种妖冶的曲线诱惑，那一对在宽松的衣服里保护着的饱满酥乳，但也不难去想像里边的线条和美妙。

美妇娇艳欲低的样子让张文不禁看得有些痴了，站在原地有些迈不动步子。见她们四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这才猛地回过神来，一边扭着腰一边笑呵呵的说：“哎，这破腰给我累的，都快断了……”

陈桂香赶紧让儿子坐到了一个比较平坦的树头上后，一边从随身的水壶里倒出一碗飘散着花香的凉水，一边心疼的说：“看你这孩子，自己刚下船那么累了还干嘛要宠着小妹啊，山路你又不怎么走，肯定受不了的！”

张文接过水后狠狠的灌了下去，不知道是什么花的花蕾熬出来的，似乎没什么味道，但喝完以后却又有一点点的清香在喉咙头回甘，淡淡的味道很是宜人，比起那些碳酸饮料不知道强上多少倍。

补充了一下身体里的水份，张文这才擦了一下嘴巴，无所谓的摆了摆手，满脸微笑的说：“妈，没什么的。我身体还能扛得住！再说了这山路没怎么走过，我也觉得挺新奇的。”

“那也不能这样啊，你都说你腰疼了。男人伤哪都不能伤腰知道吗！”

陈桂香板起脸来教训道，同时眼光有些生气的看向了小丹。

陈强一看她生气，便聪明的别过头去抽自己的烟，宝爷也识相的和他一起看天气。两人似乎都对于陈桂香的倔强有所领会，当然不敢在这时候引火烧身。

小丹立刻老实的低下头去，楚楚可怜的朝张文投来求助的眼神。本就水灵的大眼睛这时候更加的动人，相信如此一个可爱的小萝莉说出的任何请求都没有男人能去拒绝。

张文知道妈妈是出于关心自己才会这样说他，但看她这架势，估计自己不认个错的话那起码得唠叨上半天，赶紧就点着头说：“是啊，以后我肯定会注意的，也不乱来了。能少干活我就少干活！”

小丹在旁边乖乖的坐着，一副我是好宝宝的样子，生怕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本来调皮好动的她只要到了陈桂香的面前似乎就成了一只小猫那样的乖巧，不得不说有那么点演戏的成分。

陈桂香有些责怪的看了她一眼，但也没多说什么。指着宝爷的那本笔记本后，用近似于请示一样的语气朝儿子问：“小文，你看看这个。你宝爷说上边那条山泉离咱们家挺近的，要是多花个两、三百的人工给挖出一条小渠沟，往里边倒上点石子让水能直接流进院子里去，还能再砌一个池子存水。这钱花是不花，你拿个主意吧！”

两、三百？不用交水费还有天然的山泉水喝，不挖的是白痴。张文马上就点着头，拍板说：“挖，这样以后吃水就方便多了，最好在家里再弄个蓄水池。不过井也得继续打，以防万一！”

陈桂香温柔的笑了笑，欣慰的说:“行，咱家的事你拿主意就好了。你觉得得修咱就修吧!”见这家事处理完了，宝爷这才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笑呵呵的在那简陋但却线条清晰的图纸上圈了几下后说：“现在这材料费降了，你家这房子的地基我可给弄得够深了，填了一米多深的沙子，来个台风什么的也不怕会进水，就是这平地后边其实剩的地方还是不少，估计这砖头圈起来的话，院子里会有两亩多大还有剩，看看还要不要建点别的，趁现在还没完工，一起干的话比较省事。”

张文仔细的看一下，图纸倒是做得不错。现在房子有三间，还有一个厨房一个厕所，虽然厕所不是什么下水道之类的，而是挖了个地道往山下边一点的田地里排，不过起码比原来那草棚好多了。就是后边的地似乎有点浪费，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得盖点什么才不至于白白的空着。

张文不禁沉思起来，可能是在城里住久的关系，有些习惯把这些地都利用起来不能浪费，完全忘了现在所处的小村子别的没有，就是地多!陈桂香一听还要花钱，看宝爷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仇人了。见儿子的样子似乎有点动心，马上就一脸心疼的说：“还盖啊，都三间大房了，咱们一家怎么住都够用了吧！”

张文摇了摇头，仔细想了一下后，在后边一个地方点了个圈说：“在这吧，盖一个简单仓库，有个三分地左右就够用了。其他地方先不动，以后我用得上再说！”

“没问题，一会儿去进料！现在不是渔汛的时候，闲人有得是。不用多花时间，还是原来定的三天后就可以入住了。”

宝爷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儿子都说话了，陈桂香也就不出声，不过从表情上看还是有点不乐意。张文知道妈妈是省着钱算着米过日子的人，连烧多少柴火都算计着，看不惯自己这样花钱是正常的。那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间没办法去改变，但她能不干涉已经是很不错了，起码已经把家里做主的权利让给自己了。

想到这，张文心里不禁一暖，但也隐隐有了点责任感，马上就在旁边解释起来：“妈，这个建了以后我有用的。咱这地方这么好，我总得做点生意养家糊口吧！”

陈桂香不太理解的嘀咕了一句：“还能做什么生意啊，就我们这破地方！”

陈强倒是哈哈一乐，半开玩笑的问：“那雇不雇人啊，你舅我现在可是到了秋天不抓蛇就没事干了，一冬天就窝家里打点小野食。以后指你这外甥赏我口饭吃呢！”

张文笑呵呵的点了点头说：“到底得是自己家里才信得过，等我这弄好以后你就过来帮我吧！天天有酒、天天有肉伺候您。”

陈强高兴的点了点头，不过马上又一脸严肃的说：“好啊，你可不许因为咱是亲戚不给我工钱知道吗?到时候你舅妈打上门来，还以为我在外边花天酒地呢……”

说完众人都哈哈的大乐起来，虽然笑得有些尴尬，都知道他没花天酒地的本钱，不过看他这样的看得开，张文和妈妈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欣慰。

宝爷算好了料和工钱后，也不由得好奇的抬起头来，狐疑的问：“小文，你说咱这破地方能做什么生意。别没事把钱给赔着了……”

张文笑了笑，给他和舅舅都发上了一根烟，这才慢吞吞的说：“养鸡呗！你看我家山头这么大，要是养上的话能养多少啊！”

宝爷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后说：“这倒是，一般咱这没钱的就自己家里养几只。不过山里蛇和黄仙可不少，要是把鸡都叼走了，你不就赔了吗？现在自己家养鸡圈笼子里都可能被叼走，你这养在山上的可就更难说了。”

张文愣了一下，确实这么一回事。这里地方大人烟少，可不像一般的乡下人烟那么好，人流那么多，几乎很多地方都是人烟罕至，而村民之间住的更远。况且南方本来就潮湿，所以这些蛇虫小兽更是不少，蛇更是多得吓人，真养鸡的话，不是给它们送粮食吗。

脑子刚有点发蒙的时候，一看舅舅那自信的笑容，马上就释怀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舅舅不是在这吗？别的或许有问题，但对于蛇这一类的可就是个能手了，他肯定能解决这问题。”

“你就拍我马屁吧！”

陈强得意的笑了笑，也没有否认张文的说法。

宝爷也不多说什么，不过却是眼珠子稍微的转了几下后，笑眯眯的指了指紧靠后边山头，在房子左边一点的一片有些低的丘陵地，说：“地方你够不够用，旁边这一块可全都是村里还没挂上名的地。用得着的话，便宜点就可以卖你了。”

“够用，够用！这么大的山头怎么不够。”

陈桂香一听这话哪还坐得住啊，马上就站起身一个劲的点着头，还忙给儿子递了一个别再花钱的眼色！

张文站起身细看了一下，那片地上都是比较矮一点的荆棘和树丛，基本上没有几颗大树，算是比较平坦的地方。不过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靠山腰的地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估计得有个三、四十亩的大小，水很干净没什么污染，清澈得可以看见水底的泥巴和水草。这块地三面环山一面是水，在这放养的话，鸡想跑都难。

脑子里稍微的规划几下，张文马上就感兴趣的问：“宝爷，这地是怎么卖的？”

宝爷一见有戏，立刻就满脸堆笑的说：“这块地咱目测不算那池子得有个二十多亩吧！咱这不兴外边那乱七八糟的套路，就是和村子签个字，给你发个盖章的件就可以了。至于价钱嘛，咱们按荒地的价格来算怎么样？”

“那是多少年使用权？还是承包的?”张文兴奋的问着，这地方的荒地价，估计应该很低吧！可能连十万都用不上。

使用权？这话一出，大家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张文，似乎都觉得这话很新奇。过一会儿后小丹好奇的眨着大眼睛，吞吞吐吐的问：“哥，使用权是什么东西啊？地买下来以后就是咱们的了，哪来那么多的字眼?”张文一听，这下倒有点蒙了，疑惑的问：“什么意思？”

陈强马上就在旁边解释说：“咱们这里的地不值钱，而且很多地都没办法种庄稼，谁买就是谁的，哪来那么多的说法。这块地可是荒了很久了，以前倒是有人种过，但那黑牙子什么的太多了，所以没什么收成，就一直荒到了现在！”

张文可不懂黑牙子是什么，不过一听买下来以后永远都是自己的，顿时就高兴的大手一挥，问：“那这块我连着那池塘一起买下来的话多少钱？”

宝爷笑得嘴里那漏风的牙都清晰可见了，拿笔匆忙的那么一算，殷勤的说：“倒是不多，你要买的话，一起算下来两千就可以了。”

“什么，两千？你劫道啊！”

陈桂香一听马上就拍案而起了:“这破地方挂了多少年了，连问都没人问，你也好意思要那么多!”陈强也是没好气的说：“少来了，这孬地下不了庄稼还不长点杂草。多少年了没人要，现在居然想卖我们这价。你太黑了吧！而且满地都是黑牙子，养牲口还得费很大的劲，你这不是想糊弄人吗？”

张文当场愣住了，这么大的一块地就两千块钱?宝爷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又算了一下后试探着说：“要不然，咱们算一千六吧？”

陈桂香见儿子似乎真的以后会用上这地，想了一下后咬着牙说：“就一千，多一个子我们也不要。”

陈强也是扇风点火的说:“就是，这破地哪值那么多钱!比这好的地方有的是，谁看上这孬地方啊!”“好好好，一千就一千!那等晚上我就把那文书给你们开了……”

宝爷想都没想的答应了下来，老脸上的皱纹笑得都快成了菊花了。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地根本就没人要的！在这破地方谁家没个十亩、八亩的地呀，要是能卖的话估计给只鸡都可以了。这老家伙是在放烟雾弹骗钱，真是一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陈桂香一见吃了亏，立刻就不干了，猛地站起身来语气着急的说：“不行，那么多钱买这一块孬地。就算自己不心疼，那以后还不得被人给笑死啊，还得少！”

宝爷两手一摊，一副委屈的样子说：“那价是你们自己说的，我可没再往上加了。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这怎么能怪我呢！”

“宝爷爷，这样坑人可不对哦。”

吃了亏，就连小丹这样的孩子都坐不住了，也在一旁起了哄:“你就是看我哥不明白，想坑他钱!”“就是!”陈桂香气冲冲的说:“还不是欺负我儿子刚来什么都不懂吗!”张文眼见老妈似乎有点要爆发了，赶紧站起身摆了摆手说：“算了妈，这地就在咱们新房子隔壁，离得近又有用，一千也不算多了，再说了宝爷也不是什么外人，咱们别计较那么多了。”

“可……”

陈桂香还有些舍不得这么多钱，但听儿子这么一说倒觉得也是。起码她孤儿寡母生活那么多年，宝爷对这一家还是满照顾的，过年过节总还带点米盐的帮着，这时候不能太扫人家的面子。没办法只能坐了下来，不过看那气乎乎的样子，似乎还是有点不乐意。

陈强抽了两口烟后，一脸认真的开口说：“宝爷，这钱如果是给您老使的话，咱们二话不说。但是一块孬地卖了那么多钱，要是往下分的话，我们就觉得冤枉了。毕竟小文的钱也不是在地里挖出来的，怎么样你给个说法吧！”

宝爷到底还是老得成精了，眼珠子骨碌的转了几下后笑眯眯的说：“那这样吧，这钱咱们年底不往下分了。村委会那里还缺点东西，比如啥桌子、椅子的，这钱就用来置办怎么样？至于你们嘛，咱们从这钱里挪一点出来，给你们把这上山的路弄一条直的出来怎么样？”

“行……”

张文知道这里的劳工价格很低，看妈妈似乎还有点不情愿的样子，就知道肯定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宝爷在这一带多少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后要是办起事来的话，大可以把他当跑腿的。这样一来自己就会省事挺多的，也就不再计较了。

宝爷赞许的点了点头后，一边收拾着桌子上的纸笔一边问：“那我现在就去置办一下该用的东西了，顺便安排一下接下来的活！你们看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顺便说一下，我一起给你们办了。”

小丹在旁边既像是讽刺又有点天真的看着他说：“人老了还念叨着赚钱，这一出手就是一千到手，宝爷爷您太精了。”

“没办法嘛，为了生活！”

宝爷也不计较，大方的呵呵一笑说：“我说丹丫头啊，以后你可是得往外嫁的，做闺女的时候还怎么帮着家里，以后谁娶你的话不得养着你妈啰。”

“切……为老不尊。”

小丹脸一红，撇着嘴嘀咕道。

“小妹，不能这样没礼貌。”

陈桂香马上就在旁边叱责道。

张文见妹妹一脸郁闷的低下头去，慌忙就拉起宝爷的手转移起话题来：“宝爷，这院子里的树最好别给砍了，我可以留着乘凉，还有就是找个村里的石匠在树下打两套桌椅，夏天可以在外边吃饭。”

“没问题，就这些了吧！”

宝爷一边认真的记着一边问道。

“嗯，暂时就这些吧！”

“行。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宝爷打了声招呼后就快速的朝山下走去，从那健步如飞的脚步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老人，可以看得出那一千块钱让他高兴到什么程度。张文甚至都纳闷到产生错觉，这老家伙不像是走下去的，倒像是飘下去的！

陈桂香一看天色都已经是差不多四点了，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后说：“小文，咱们也差不多回去了。这有你舅舅盯着就行了！”

“妈，你和小妹先回去吧！我还得看看那块地。”

张文摇了摇头，让她们先走。

“哥，我陪你。”

小丹表情是那么的乖巧，不过应该是怕半路上被妈妈说话，所以就坚持留了下来！

陈桂香也坐了下来，微笑着说:“那你去吧，妈在这等你!”张文笑着点了点头，让她们留在这休息。招呼着舅舅一起走到旁边的丘陵地上，看了看满地的荆棘，这地方几乎没长出几根野草!有些纳闷的问：“舅，这些荆棘什么的能给它处理掉吗？都是刺的走来走去不方便不说，还扎人。”

“这简单，雇几个人给砍了就行了！”

陈强不客气的从张文手里抢过烟，美美的点上一根后说道。

张文到处看了一下，小心翼翼的避过那些扎人的矮丛子，但因为穿的是短裤还是一会儿就被扎一下，虽然不是很疼，但也够让人难受的了。谁知道有哪个是有毒，刺一下发炎可怎么办。

张文走了一会儿后，突然感觉脚下的土开始有点松软了，又感觉腿上有点粘粘的，不由得低下头一看，小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了四、五只水蛭在那吸着血。

刚想动手去拔的时候却被舅舅一把抓住了，陈强腿上也有不少的水蛭附着在上边，不过他看起来一点都没在意：“没事的小文，这东西你别硬拔它，等一会儿它自己就下去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地里的黑牙子特别多。”

黑牙子原来是指水蛭啊，张文“哦”了一声以后，脑子突然兴奋起来，电视上和书上不是经常说水蛭是很值钱的中药吗？如果这有不少的话，是不是能养殖呢？想到这，不禁一阵的兴奋，瞪着眼问：“舅舅，这些水蛭都是从哪来的？”

陈强朝那池塘努了努嘴，解释说：“就那啰，我想着你要养鸡的话刚好可以省一点饲料，那池子里的黑牙子可是多得你没办法去数，咱们这一带都知道这是黑牙子最多的一个池塘，谁都不乐意上这来。”

张文兴奋的走到了池子边一看，自己的脚都踩进了泥巴里，那些外翻出来的烂泥里还有不少的水蛭在钻来钻去，整个池塘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在蠕动着，不由得兴奋的喊了声：“哈哈，我发了。”

“发啥啊这东西……”

陈强漫不经心的说道，不过也有点不能理解外甥一脸的高兴劲。

张文小心翼翼的拿起一条，它粘稠的身体立刻就吸在了自己的掌心上，一阵阵蠕动以后已经咬开小口吸上了血，有些恶心的身体正在迅速的涨大。

等它吸得胖的和球差不多的时候，张文手一甩，兴奋的拉着舅舅的手又走回了树桩，脑子里已经开始有一个初步的蓝图了。

“哥，你怎么了？”

小丹见哥哥一脸的红光，不由得有些好奇的问:“难道在那边看见啥好东西了?”“没事，你先坐一下。我和舅舅谈点事……”

张文示意一脸不解的母女俩坐下，自己脑子里组织了一下后说：“舅舅，你一会儿去躺宝爷那，让他多进点泥砖头建个差不多有一米的矮墙把那池塘围起来，离水面有一米距离就可以了。”

陈桂香瞪大了眼睛，不解的问：“什么？小文你还要围那破池子，干什么啊？”

张文嘿嘿一乐后说：“没事，我自有用处。保证是赚钱的好项目。”

陈强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还是点了点头后说：“小文，这些事你自己拿个主意，反正现在舅也不懂，没什么事帮你跑跑腿可以。但你得想好了，可不能乱花钱……”

“呵呵，我知道的！”

张文笑了笑后说：“晚上你过来家里喝酒吧，我可是带了不少的好东西回来。”

陈强嘿嘿的一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了，我可是早闻到了酒味。要不是你妈不让的话我早就拆开自己抢了。行，我现在过去了！晚一点上你家喝喝我外甥的酒去。”

陈强说完以后就迈着步子走了，张文眼见母女俩都不太理解的看着自己，站起身后一边走一边和她们解释起来：“妈，水蛭，就是你们叫黑牙子的这东西，晒干了以后可以做中药的，这些东西在咱们这不稀罕，但是到我的手上能卖不少的钱。咱们多养点这个，你相信我肯定没错的。”

小丹歪着脑袋，一脸不相信的问：“哥，你没骗人吧！这东西水边田里有的是，谁家想要就随便抓了。还能骗人！”

陈桂香则是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一脸严肃的说：“小文，我总感觉好像你对于挣钱挺有把握的。但现在咱都投了那么多钱下去了，你一会儿养鸡一会儿还要养黑牙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实际。忙得过来吗？”

张文知道妈妈考虑得还是周全，耸了耸肩后说：“到时候人手不够最多就雇人呗，反正这前期的钱我倒是不缺。现在不得想一下后边的钱从哪来，毕竟我可不想咱家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差！”

“这倒是……”

陈桂香高兴的点了点头后说：“反正你舅他一天吊儿郎当的也没什么事，你舅妈就守着那点地过日子。不行的话，让他们过来帮忙就可以了。”

“嗯！”

张文点了点头，突然凑在了妈妈的耳边，压低声音一脸神秘的说：“妈，你猜那些铜钱我卖了多少？”

陈桂香微微的一愣，儿子不提的话还真没去想这个，但还是不太相信那些老东西能卖什么钱，既是开玩笑又是调侃的说：“能卖多少啊？够不够给妈买件金首饰的？”

张文得意的一笑，慢慢的伸出了四根手指。

“哥，卖了四十？就那些破东西？”

小丹有些惊讶的喊道，虽然张文想避着她，但小丫头的耳朵太灵了。

张文笑着摇了摇头。

“不能是四百吧，你可别吓人！”

陈桂香也是有些意外。

张文早就想好了，不能真的告诉她们那些东西的价值。毕竟女人再怎么样老实，那嘴都是不牢靠的，这地方就屁股点大，一传出去以后自己还怎么发财啊。眼珠子一转后，笑眯眯的说：“卖了四千呢。”

“四千……”

母女俩同时惊讶地喊了起来，千这个数字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是天文数字。

“真的啊小文，那东西真能卖这些钱？”

陈桂香好一会儿后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一脸紧张的问道。

张文得意的点了点头，说：“这东西到了我手上就是钱了，嘿嘿……怎么样，老妈晚上咱们是不是吃点好的庆祝庆祝？”

“老哥万岁……”

小丹欢呼了一声后，小手抱上了张文的胳膊，眼里闪着可爱的亮光，似乎预见了自己有很多的零花钱一样。

张文一看这眼神不由得噗哧的一乐，拍了拍她的小脑袋，宠溺的说：“你个鬼灵精，现在就想来剥削我啊！”

“哪有嘛……”

小丹一脸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估计要不是妈妈在旁边的话，早就开口和哥哥撒娇要零花钱了。

陈桂香似乎很紧张的样子，脸上的谨慎都快像个守财奴了。喘着气摸了摸胸口后，这才一脸郑重的说：“小文，这事咱们可不能和外人提，最好连你舅舅都不要说。既然这东西能变钱的话，是不是想个办法多搞一点来卖能行吗？”

“最好不过了，不过你可不能说漏了嘴……”

张文笑眯眯的点了点头，心想老妈还真是有觉悟啊，这么一会儿就已经想到了自己的想法，母子连心这词还真没用错。

陈桂香郑重的点了点头，朝在旁边开始做白日梦的小女儿嘱咐说：“听没听到啊小妹，你可千万是谁都不能告诉，知道吗？”

“哥，你太伟大了。”

小丹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嘻嘻的一笑后撒娇着说：“那你给我买点那些小人书好不好？我喜欢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张文看她憋着小脸就是想不出书名的模样，可爱得让人心情都变得愉快了。溺爱的掐了掐她粉嘟嘟的腮帮后柔声说：“可以，我家妹妹想看的话咱都买，最好再弄点别的书，咱们多识一下字。”

小丹开心的一笑，腻上了张文，嗲里嗲气的撒娇说：“哥，你实在太帅了……”

陈桂香在旁边笑着教训道：“去去，这钱能不能赚到还没个谱呢，你就惦记上花钱了。”

但语气里却是没半点的责怪。

小丹可爱的吐了吐舌头后，就拉着张文的手不说话了，不过脸上却笑得比花还美。

第四集

简介:

归来以后依然是宁静而又温馨的生活，可还没来得及体会小别胜新婚的激情时！

张文和姐姐的缠绵却是被两个突然到来的表妹打扰了。

两个美少女一个文静腼腆，另一个活泼可爱，甜甜的表哥喊得张文晕头转向了！

晚上那么多的美人挤在了一张炕上，陈桂香说：“大妹，你过来陪我睡！”

结果就是温顺腼腆的秀秀被逼迫和张文睡在了一起，青春动人的身体，处子的迷人芬芳，一个清纯可人的美少女睡在你隔壁，是个男人谁不动心呀!!张文感觉浑身像火一样的在烧，把罪恶的手伸向了这个温柔可人的表妹……

第一章 美妇的风情

张文思索了一会后，语气慎重的说：“妈，这边的事办得也差不多你不用总是来工地看着，这又没什么可偷的东西。有空的话就串一串门,看看哪家有这些老物件，像铜钱、灯台或者盒子啊什么的……想个办法把它弄来。”

“这还用你说啊?”陈桂香笑咪咪的说着,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儿子一回来,家里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一日三餐粗粮野菜的，现在顿顿有肉有酒。村里人一提他们都说是祖坟冒青烟了，弄得原本不爱往人群里凑、有点孤僻的母女三人,也开始没事喜欢上热闹的地方去，享受一下别人羡慕的眼神。

小丹也是,别看她年纪小,懂的事可多了!以前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总是和别人打架,被人骂是没爹的孩子。为了不让妈妈担心,好多次都是找个地方哭完才回家。现在她却是走到哪都享受着那些小孩子羡慕的眼光,炫燿着口袋里满满的零食,得意得像个骄傲的小公主一样!“哥，那我要干什么？”

小丹马上在旁边起哄道。

张文稍微想了一下，笑呵呵的说：“你啊，你就发动一下你那些小伙伴去抓水蛭，抓来以后咱们先养在大缸里,换糖还是换钱,咱们回去再说吧。”

“一群小屁孩，给他们什么钱啊，给点糖果都乐死他们。”

陈桂香继续保持着省钱就是王道的思想，立刻就在旁边摇起了头。

“就是，有钱的话你给我就好了。我给他们买一些糖果就可以了！”

小丹说话的时候腻声腻气的，眼珠子是分外的明亮。似乎是想到自己能当上孩子头时威风八面的场景了。村里一带一般不是碰上什么喜事,平时几乎没有买糖的人家，偶尔有小孩嘴馋了,偷爹妈的钱去买也不是没有,只不过这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家里几乎没什么钱可偷,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就算是廉价的糖果也特别的有吸引力。

“行行……怎么说都行，一切听我家宝贝小丹的。”

张文溺爱的掐了掐她可爱的小脸后笑道,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在这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了。

一路上张文一边和妈妈说着以前再城里的趣事,一边满心欢喜的谈论着自己的规划。对于这些几乎接近神话一样的事情,母女俩都是不太懂，一副好奇的样子在旁边听着,偶尔小丹天真的插上几句犯傻的话,就逗得张文哈哈大乐，小路上都是母子三人的欢声笑语，原本有点崎岖的小路似乎都变得平坦起来。脚步轻快的走着，没一会儿三人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

家里的老旧木篱笆似乎是风一吹就倒一样，弯弯曲曲的,要不是用干草绑好,只怕这会儿早就散了,站在外边从缝戏里就可以看见里边的情况。空荡荡的院子里,姐姐正在井边洗着衣服。白藕一样的小手使劲的揉着那一团湿润的衣服，旁边还摆着一些现在都市里已经不容易见到的木盆，搓衣板和木棒之类的旧东西。

张文一看姐姐那秀美的鼻子上都已经覆盖了一层汗珠了，赶紧走上前去边挽着袖子边说：“姐，我来帮你吧！”

张少琳回头看了一眼，嫣然的一笑,制止刚要蹲下来的张文说：“傻小文，哪有男人干这些事的。家里可是有三个女人在，传出去的话我们不得被笑话死了。你坐一边去吧，姐一会就洗好了……”

小丹走上前去，俐落的拿来一块小树头坐了上去。熟练的拿起木棒就帮姐姐洗起了衣服，手上拿的刚好是张文换下的短裤。边洗还朝脸上泛着幸福微笑的姐姐调戏说：“我说嫂子啊，您真贤惠啊。要不连我的衣服也洗了吧……”

“没大没小的……”

张少琳娇羞的嗔怪了一声，不过碍于妈妈还在旁边,也就没怎么说话。但小萝莉一声嫂子却叫得她是心花怒放,羞喜不已。

陈桂香坐到了老槐树是底下，一边喝着水壶里剩下的凉茶,一边朝儿子招手,和颜悦色的说：“小文，这些事你都别沾手了，让你姐她们洗就好了。谁家的男人会干这个啊,男人不能干女人活。”

张文知道这是他们传统的观念在做怪，看着姐姐那一脸认真的表情,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只不过和妈妈坐在一起看着她们姐妹俩干活,多少还是有些别扭,感觉手都有点不知道摆哪好了,十分的不自在。

陈桂香扫了扫院子里堆得整整齐齐的小山包，似乎见少了两包衣服,立刻就沉下脸问：“琳琳，你是不是把包给拆了？”

张少琳回过头来，表情自然的说：“妈，小文让我拆的。衣服都放在炕上让你先去挑呢！”

“这孩子……”

陈桂香幸福的责怪了一声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零钱,有毛票，有一元、五元的，就是没一张十块以上的。一边数着一边朝小丹喊：“小妹，你先洗洗手过来一下。”

张文看着妈妈小心翼翼的动作本来很想笑，看起来和个守财奴没什么区别。但想想妈妈就是靠着这个节省，甚至吝啬的性格才能养家糊口，将姐姐和妹妹养到这么大的,张文又硬生生的把话吞了回去。不过奇怪的是,自从她回家以后问,连问也不问自己那些钱的事，也没和自己要过,这个就让人感觉有些别扭了。

见妈妈那样认真的数，一遍不确定还继续点上第二遍,那些零钱恐怕都凑不出一百块来。好一会后,张文终于忍不住把口袋里剩的那四千多块钱全拿了出来，递了过去,语气温柔的说：“妈，这钱留在你这,平日里买菜买东西用吧！”

陈桂香见到眼前这些钱有些错愕了，洪红的百元大钞,她印象里家里只出现过两张。高兴的笑了笑说：“傻孩子，妈这还有点钱可以管家呢。你那些留着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正经的用处！家里男人管钱是正常的。”

张文继续把钱推了过去，语气真诚的说：“妈，我钱还有多少你不知道吗？我自己还有。这是咱们自己家平时过日子用的！总不能还像以前那样吃那些粗茶烂菜吧，你就赶紧收下吧。”

陈桂香也不推脱，笑咪咪的把儿子手上的钱接了过来。比起不用再为钱发愁的事,更高兴的是这是儿子孝敬自己的钱，想花都有点舍不得了。但还是解释说：“妈只是帮你保管而已，用大钱的地方你不说我不乱花的,那些事都得你拿主意。”

张文笑咪咪的调侃说：“妈，你干嘛把话说的那么见外?是不是不当我是你儿子啊!”陈桂香尴尬的笑了笑后，一边数着手上的钞票一边自嘲：“妈这不是看花眼了吗？从我嫁你爸那天开始,家里也没有这么多钱的时候。这冷不丁的钱一多还真有点不习惯,连拿在手上都感觉不自在。”

这时候小丹也洗完手，一边擦着手一边走了过来,水灵灵的眼睛都被桌子上的钱吸引住了。小孩子最不会撒谎,眼里那毫不掩饰的贪心都在说明她的率真，小萝莉心里已经在想着这些钱可以去海边的小船坞买多少她喜爱的零食。不过她却也不敢伸手去拿,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些钱问：“妈，有什么事？”

陈桂香似乎现在心情好得不行，笑呵呵的从儿子的钱里抽出十张左右红通通的钞票递了过去后说：“你去一下隔壁老孙家，以前在他那借了二百一直没还,这是他也念叨挺久了。欠你陈伯应该是三百，你根婶那上次修屋顶的时候和她借了四百，也有半年了吧。赶紧把钱都拿去还给人家！”

“嗯，知道了。”

小丹脸上简直就像是要去杀人放火那样的凝重，小心翼翼的把钱装进了贴身的小裤口袋里，脸上那认真的表情似乎不像是要去送钱，更像是特务收到了一份什么机密文件一样。悄悄的用水灵灵的眼睛看着张文，眼里的紧张有一点点吓人。

张文呵呵一笑后,顺手从妈妈的那堆零钱里抽出一张五块的递了过去,柔声的说：“这个你拿着，一会看见什么想吃的自己买点。”

“老哥你太好了……”

小丹笑得脸都开花了，平时她根本就没零用钱,有的话也是用毛来算,现在口袋里突然揣着五块钱,就足以让她在村里的孩子中耀武扬威了。立刻就给了张文一个比糖还甜的笑容,又深怕妈妈会说自己什么,赶紧风一样的跑了。

陈桂香看着小女儿没一会已经跑远的娇小背影，摇了摇头后说：“这孩子还是那么毛躁,我事都没交代完呢……”

倒也是闭口不说那五块钱的事。

张少琳这时候也走了过来，将手上已经洗完的衣服放在了桌子旁边后说：“妈，还有什么事一会我去就可以了，等一下还得去陈伯那买点香皂什么的。反正天色还早,就让小妹多玩一会儿。”

张文笑呵呵的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心理顿时就涌起了一阵暖流!是啊,这才是家的感觉。没那么多的甜言蜜语,有的只是过日子时的互相关心!再看看妹妹那高兴得犹如出笼小鸟一样的背影和欢呼雀跃的童真,张文知道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让这美丽的时刻延长成一辈子,让这三个美人过上好日子!“嗯，也可以。”

陈桂香笑咪咪的点了点头后嘱咐说：“还是你去我比较放心，小丹这孩子那么毛躁。还真怕她把钱给弄丢了……”

张文还不知道家里原来除了穷以外还有负债，听舅舅说,妈和姐姐以前都是帮人家洗网和挑鱼为生，想想在那又腥又闷的环境下干活,居然还能养得这样漂亮，她们的皮肤是那么的白皙动人,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现在不用出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也算是自己尽的一点孝心吧。

陈桂香看了看天色后，犹豫了一下后,还是从手里再抽出一张一百的放在了桌子上,一边做贼一样的把剩的都藏在口袋里,一边严肃的嘱咐说：“大妹，你去一下老王家吧。他家杀猪了,去买个鞭和耳朵回来，咱们今天也开开荤。”

张文一听“鞭”这个字眼，知道妈妈是想给自己补一下那方面的,顿时脸上就有点发红，抬眼悄悄的看了看姐姐,她也是一脸的娇红羞涩，看起来更加的迷人了。两人似乎有默契的想起了下午那激情的快感，互相索取时的销魂触觉,不由自主的开始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了。

张文的眼里都快冒出火来了,虽然下午刚和姐姐共赴巫山,但过程短暂又不怎么安全,对于已经迷恋上这激情韵事的两人说,这是很痛苦的事。张少琳也渴望有一个两人的小天地,这样就能和弟弟尽情的享受那欲仙欲死的美事,放纵的用自己的呻吟告诉弟弟自己有多么的舒服!“咳……”

陈桂香在旁边咳嗽了一声，提醒两人注意一点。现在自己还在旁边就公然的眉来眼去,以后还得了。

张少琳红着脸把钱接过来，给了张文一个风情万种的微笑,赶紧转移了话题絮叨说：“妈，我听说有人捞着了一只老鳖,那鳖可大了。要不，咱也买回来给小文补补……”

张文听得傻眼，姐姐的羞涩看来也是一种假相,居然这样明目张胆的说要给自己壮阳，难道是她没满足吗?不对啊!下午做爱时她起码有两次高潮。虽然现在身体还不错。不过估计还是在为以后多娶个老婆时做准备。姐姐多么的体贴啊,只不过是感觉还是有点奇怪!陈桂香想了一会儿，看着儿子略显干瘦的身体,咬牙点了点头说：“买吧，让他们送上门来再找我拿钱就可以了。咱们先养木捅里几天以后再杀！”

“恩……”

张少琳满是柔情的看了看弟弟一眼后，就轻挪莲步走了出去。

陈桂香看地上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晾，一边起身上去把衣服挂到了绳子上,一边笑着调侃说：“小文，你看你这姐姐。一说给你买好东西去就犯迷糊了，连衣服都没晾好就匆匆走了。”

“呵呵……”

张文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对于姐姐的关心也是感觉心里发甜。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话。只能走上前去想帮忙。

“坐一边去……”

陈桂香的态度和女儿如出一辙，摆了摆手,一边轰着张文一边坚决的说：“这女人家的衣服那么多，你别碰了。赶紧忙你的吧！”

张文知道她也会这么说，耸了耸肩膀后回屋把那些关于农业的书全搬了出来,坐在了树下一边看一边欣赏着妈妈晾衣服时的倩影，只看她每次弯下腰的时候，那宽松的衣服底下似乎能看到一点点白色的雪肉，若隐若现的乳沟勾人遐想，白花花的一片让人有点挪不开眼睛。那一对哺育了三个孩子的乳房又大又圆,但却没有下垂的现象,是那么的诱人遐想。张文不禁看得有点呆了，连书上写的是中文还是火星文都不知道。

“小文啊，你走的这几天,妈托人找了不少的关系。找了几个还没出嫁的好姑娘，这两天就领她们过来让你看看,你自己看挑哪个好。”

陈桂香蹲下来一边挑着衣服一边说道,脸上全是幸福的憧憬,似乎马上就会有个呀呀学语的孙子抱在怀里一样。

张文一直注视着那风景迷人的地方，目光游离在她高翘丰满的美臀上边,有些心不在焉的说：“好啊……”

陈桂香原本以为儿子会吐一下苦水或者是推脱一下才会答应,没想到居然会答应得这样爽快，一时间倒是有些纳闷了。抬起头来一看,儿子不知道怎么的两眼发直，一副傻了的样子盯着自己，张着嘴似乎都快有口水流下来了,顺着他的视线一看，这才发觉自己的领口低得什么都看见了,如果不是有穿胸罩的话,这时候恐怕两颗乳头都会走光。

陈桂香脸色一红,又羞儿子怎么可以这样看自己,又有点恼自己生不起气来,慌忙把领口拉了起来，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

张文赶紧收回眼神，假装认真的看自己的书。眼角悄悄的一瞄，见妈妈虽然发觉了,但没什么生气的迹象。心里微微的松了口气后,突然想起自己回来都一天了，脑子里一直想念的一个小身影还没看到,不由的问：“妈，喜儿哪去了？怎么没看到她啊?”陈桂香这时候已经晾完了衣服走了过来，脸上虽然微微的有点嗔怒,但还是没有去责怪什么。定了定神后说：“喜儿在你小姨家，这几天我看家里忙的没办法照顾她，我就送那去了。”

张文一听多少有些失落，心里对于这个虽然有些傻,但百依百顺、可爱至极小萝莉十分的想念，强装了一下笑脸后问：“对了,妈，这次你看咱们搬过去以后买点什么家具好？最好现在先买好,这样以后等房子好了,咱们一搬就可以入住。”

陈桂香坐了下来，歇息了一下后说：“家具啥的你拿主意吧，咱们可以上别的村找几个木匠,反正到时候要做你的新房,咱们也不能太寒碜。按这边的规矩,必须有一张炕来当客房。至于你的房间,新婚得打张龙凤床，你爹那张你姐生病的时候早就让我卖了。前两天我已经找人开始重新打一张了。”

张文是真没什么结婚生子的准备，毕竟以他的年纪在城里还算是个孩子。虽然可能不怎么纯洁，甚至很邪恶,但绝对不到孕育下一代这个份上。张文不由得苦着脸问：“妈，能不能晚个一、两年啊?我想先把生意做起来后再说。”

陈桂香一听，马上就忘了刚才被儿子偷窥的羞事,苦口婆心的劝了起来：“小文啊，你没听过那句老话吗？成家立业，成家立业。都是先成家后立业的。不管到啥时候都是这个理，什么事妈都可以听你的,就这事绝对不行。不给张家留个香火,我不放心啊。”

靠，老子回来是负责生孩子的？那把精液寄回来也一样了!张文顿时就闷了。事到如此,看她坚决的态度,自己似乎不妥协是不行了。不过，起码得找一个长相过得去的，性格温柔可人一点的。家里的女人都那么的强悍，最少得有个可以破一破这风水的才行。老婆嘛，不需要太漂亮,温柔体贴一点是最关键的!陈桂香见儿子似乎有点动心了，赶紧就趁热打铁的诱惑说：“小文啊，你想想,睡觉的时候多个给你暖被窝的多好，妈给你找的肯定是会伺候人的那种，没事媳妇给你洗洗脚、捶捶背,空闲下来就逗逗孩子玩，天伦之乐那日子可就美死人啰。”

张文一听这些充满了期待的话，心里一阵发酸后问：“妈，这也是您期待的吧。”

陈桂香稍微的愣了愣神，随后红着脸点了点头说：“是啊，妈以前总想在家带带孩子,干点家务活,盼的就是等你那死鬼老爹回来的时候给他洗洗脚，捶捶背伺候他一下。现在是没机会了……”

张文不知道自己脑子怎么想的，竟然脱口而出：“妈，还有我呢……”

说完的时候自己都愣了，这话虽然听着正常,但细一琢磨似乎不怎么对劲。

陈桂香也是被儿子的话弄得有点呆滞了，当然也不可能没去多想，脸色微微的一红，心里嗔怒着儿子不会说话,不过马上又恢复了那慈爱的笑容说：“傻孩子，妈知道你是想孝顺我。只要你能过得开心,妈就知足了。等你有孩子到时候妈在家给你带孩子，一天到晚的抱孙子那日子可就好啰。”

“我……”

张文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陈桂香似乎回避一样的摆了摆手，边站起身边打断说：“好了小文，你就安心看你的书吧。安心的等着看看谁家姑娘比较合适。你舅把蛇都杀完了，这东西性温补,你刚回来应该也有点累了，妈去给你炖上，今晚咱一家子好好的吃一顿。”

“恩……”

张文觉得自己的话是有点出格了，点了点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看着妈妈那走路的时候摆动优雅的曲线，和那让人挪不开视线的丰满臀部,叹了口气不让自己再瞎想什么，一边低头看著书,一边拿着本子做起了规划。

养鸡这块倒是有不少的书籍资料可以查，最头疼的就是刚发现的水蛭到底该怎么养?什么样的环境、温度适合?吃什么饲料这个更伤脑筋了，总不能让活人下去给它们吸血吧？

养鸡的话围栏这事好办，就把山下的地圈起来就可以了。虽然听起来似乎是巨大的工程，但仔细的打听过后似乎没人会去追究自家山头里的树木被人砍了一些拿去用。对村里人来说,他们也懒得拿木材去卖，要卖的话光运费就麻烦得让人头疼,所以没有人有卖木材赚钱的想法，砍一些比较粗的树枝当立柱，再多买些铁丝围起来就可以了，最多再横插上一些枯枝什么的,让鸡就没办法跑出去就行了。

这一带的民风倒是淳朴，偷东西的没有多少,不过张文怀疑这可能跟没什么东西可以偷有关。真有钱了,人心一变,出贼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按舅舅的说法,真有上门偷的话，在自己家范围内多安几个小的捕兽器，到时候就算把人给夹了也没什么事。因为自己家出贼得被乡亲们笑，一搬没人敢声张,还不用你赔他的药费。真他妈的够传统了,要在外边的话不告死你才怪呢！

查了好一会后才稍微的有一点头绪，其实水蛭养殖起来倒不算是太难,要花的工夫也不是很大，一些活鱼、禽类的血就可以饲养了，况且在这潮湿的南方抓一些田螺之类的东西不难。水蛭吃的不算太多，卖的价格还昂贵。只要地点充足的话,倒不失为个一个特别好的项目，最适合在这偏僻的地方养。张文一边认真的思考着,一边记下每一个该注意的地方!陈桂香将蛇肉炖上以后，出来一看儿子正一脸认真的看书写字。那时而皱起的眉头让人有点心疼，但偶尔露出的笑容又让人欣慰。她悄声也没敢去打扰,轻手轻脚的在井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目光有些发呆的看着已经长大的儿子,无形之中心里似乎有一点难以言喻的幸福。

不知道为什么,陈桂香总感觉儿子似乎是变了!从一开始回来时那种思念的幸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他看自己的眼神不再像是在看自己的 妈妈,反而像是在看一个喜欢的女人一样!想到这,陈桂香不由得心理一颤!儿子和女儿的事已经够荒唐了,自己也只能无奈的纵容他们。但儿子要是真的想做出更出格的事那怎么办?打他,赶他走?这陈桂香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只能祈祷儿子老实点就好。

而对于小女儿,陈桂香也不是没担心过。真的很害怕儿子一时兴起,女儿又不懂事,再一次做出那荒淫的事,到时候真就算是门风败尽了。

陈桂香一时间心乱如麻,想着想着却不由得想起了儿子走前的那一个晚上。他和女儿在自己的旁边干那种事时,竟然互相亲吻对方的下身,还发出了啧啧的水声。女儿性感妩媚的呻吟和儿子满足的喘息,似乎开始在他脑海中环绕起来,刺激着这位禁欲多年的寡妇。

陈桂香不由得面色一红,脸上感觉越来越烫,双腿间那已经久未被滋润的地方隐隐有些湿润。不安的磨蹭了一下,却是被一阵电流急得浑身一颤,娇喘了一下!张文也是心无旁鸳的吸收着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丝毫没察觉到美妇正在旁边胡思乱想着,用小凳子的角磨蹭着最柔嫩的地方,压抑着呻吟和全身的发颤!陈桂香脑子一片空白,本能的跟着舒服的感觉,不停的悄悄用下身磨蹭着凳角,咬着下唇一脸的红晕。心里羞耻自己竟然在儿子面前偷偷的做这种事,但却不能压抑这特殊的环境下给她带来的强烈快感,胯间已经湿透了一大片!如此妩媚动人的一幕,相信只要是个男人看到,都会毫不犹豫的把那凳子丢到一边去,脱下裤子用肉棒去安慰这个情动不堪的美妇!“哈哈,小文我回来了……”

就在这时,舅舅那大炮轰炸一样的声音响了起来。顿时把已经有点出神的母子俩都吓了一大跳。张文顿时就感觉脑子嗡嗡作疼。

妈的，这还是人的声音吗？野猪发情的话估计也不过如此而已。张文拍了拍自己吓得有点变快的心跳后，转头一看,舅舅正大步流星的朝自己走来。那黑塔一样的身板上覆盖了一层汗珠,看起来肌肉的线条更加的硬朗了。以这强悍的形象出去拍戏的话,演一个硬汉那绝对没什么问题,当然前提是不能有什么床戏。

陈桂香马上停下了磨蹭凳子的小动作。刚才当着儿子的面这样做,快感来得是那么的强烈,强得她马上就要高潮了,但却被弟弟傻头傻脑的打断了。一停下来顿时有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再看看儿子被吓得直拍胸口,立刻气得火冒三丈!她一向不是什么温柔怕事的女人。马上站起身来,朝正走进来的陈强破口大骂起来：“你被狗追着咬啦!没事这么瞎喊,不是告诉过你,来我家控制一下你那个破嗓门吗？吓着小文读书了,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站起身来,陈桂香这才算是醒了神,心里一直骂自己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怎么能看着儿子做出这样羞人的事。这时候稍微的一动就感觉胯间粘稠湿湿的很是难受,横流的爱液恐怕已经将裤子都染湿了,赶紧夹着腿不敢让他们看见这羞耻的水迹。

陈强只要一到了姐姐面前就没脾气了，马上点头哈腰的道歉着：“姐。我错了……我错了，肯定不会有下次……”

“妈,我没事了!”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打量了她一眼,将陈桂香看得很不自在!她美丽的俏脸上红通通的煞是迷人,即使是生着气也显得那么有风情。

她的担心有点多余了,两人都觉得她是气得脸通红而已。一看没露出异样,陈桂香不由得松了一大口气,继续气呼呼的瞪着这有些莽撞的弟弟。自己也不知道之所以感到生气是因为他的嗓门,还是因为他打断了自己即将享受到的快乐。

张文看了看舅舅的怀里，两团黑漆漆的小东西正在蠕动着。细看一下是两条刚刚满月的小狗，胖嘟嘟的看起来很是憨厚,身上的长毛柔软卷曲，模样憨态可拘,十分的可爱。让人不由得心生喜爱。它们正眨着黑黑的眼珠子四处好奇的张望着，眼里全是不安和害怕,低低的叫了几声,似乎是在寻找它们的妈妈一样。

陈强见姐姐气消了一些，这才坐到了张文的旁边。把小狗往地上一放后，大大咧咧的拿起烟来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笑呵呵的说：“小文，你看看这两只狗怎么样？以后你养着,看鸡看家用得上。”

“哪来的啊，真不错。”

张文忍不住蹲下身来，看两条小狗在地上好奇的张望,似乎还不害怕自己，心里越发的感觉它们可爱。抱起来一看，都是公的。一对小兄弟！

不过狗小时候都可爱,很多人一看就会喜欢上,但长大了就说不定了。就像人类的孩子一样,小时后都特别逗人,谁能看出长大以后哪个是人渣,哪个是恐龙,没准还能涨出一个咸蛋超人似的怪胎。

陈桂香也凑了过来，一边看着两条狗一边赞许的说：“难得你还知道干点正事，算姐没白疼你。咱以后要是地方大了,不养几条狗还真是不行,就是不知道这看家护院的性子怎么样?”陈强笑了笑，不过却隐隐感觉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张文见它们的肚子都是瘪瘪的，似乎一副饿坏的样子,马上就心生怜惜。抬起头说：“妈，有没有什么吃的拿一点给它们吧！”

“嗯，我看这俩小畜生也是饿了……”

陈桂香回厨房找来中午剩的大米粥和白菜汤，拿了一个旧盘子拌了拌就放到了地上。两只小家伙马上闻着味道凑了过去,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那吃相根本就不像是刚满月的,明显饿很久了。

陈桂香坐到了一边看着两只小狗可爱的吃相，有些不解的朝陈强问：“你从哪弄来的这对狗啊！”

陈强笑呵呵的说：“我刚才顺路去了老庄家，他家不是养着狗看大鹅吗？刚好生了几只小狗，我丢给他一包烟就把这俩弄来了。我看过它爹了，挺不错，毛长体格壮，头大嘴更大,而且还挺凶的。”

“咬了人的那条啊？”

陈桂香继续问道。

陈强笑着点了点头后，朝还蹲在地上逗弄小狗的张文说：“小文，你可别看这些都是不值钱的柴犬,它们从祖上那辈开始一直给人看家护院，生的小狗一个个都已经养成了这习性了。除了没那么珍贵以外,拿来看家都不错。而且很听话,不会叼鸡叼鸭的，在这方面特别老实。”

“知道了舅舅。”

张文越看越喜欢，爱不释手的摸了几下。小家伙只是停顿了一下后，又继续吃了起来。

陈强一边左右张望一边大大咧咧的问：“姐，晚上吃什么啊?小文回来这一顿接风的怎么样都得吃点好的吧！酒备上了吗？”

“你个饭桶，就知道吃。”

陈桂香白了一眼,还是有些高兴的说：“晚上吃你拿的蛇肉，我还让琳琳出去买了点别的东西,一会儿回来让你们俩男人下酒喝!”陈强笑了笑后从口袋里掏出了出了一条毛巾，一边朝草棚走去一边说：“行，最重要的是有酒。我先去冲个凉，这满身大汗的太难受了。”

等他走远了以后，张文这才抬起头来有些好奇的问：“妈，你说舅舅一天到晚的老是在外边瞎逛,那舅妈就不管吗？”

“这孩子，别问这些了。别人家的事你操什么心啊。”

提到这个,那也是陈桂香的痛处。现在儿子回来了,老张家算是有后了,但弟弟这个情况却弄得自己娘家那边没了香火，一想到这顿时就有点发愁了。

张文看妈妈一副遮遮掩掩的样子，满脸的忧愁特别的让人心疼。马上就一副认真的口气说：“妈，你别操那么多的心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花点钱给表妹找一个入赘的，到时候不也是一样吗？”

陈桂香一听这话，顿时就满脸疑虑的问：“小文，是不是谁和你说了什么？”

张文意识到自己有点嘴快了，脑子一闪后马上就一副尴尬的样子说：“上次我坐船的时候，听到那么点议论。有些人在旁边说来说去的,就大概知道了舅舅是怎么个情况。”

“真是一群乌鸦嘴……”

陈桂香恨恨的骂了一声后，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会摇了摇头说：“这事咱们还是别管了，再怎么样,你舅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的。入赘的女婿入室的狼，这样办的话还是有点不妥当。不过你舅家的环境还是可以的，等以后你去的时候再看看咱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吧！”

“恩……”

张文也不多说什么，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好在自己脑子机灵没说漏嘴，不然估计可怜的小妹得被妈妈狠狠的批一顿。到时候她一转移怒火,自己估计也不怎么好过，倒是可怜了船上那些无辜的渔民了。

陈桂香看着本子上都是儿子写的密密麻麻的字，好奇的看了几眼后问：“小文，你这写的什么。”

张文本来想说你拿去看不就知道了，但猛地想起妈妈是不识字的。赶紧把话憋回去，一边拿起本子一边解释说：“妈，这是我做的一个计划。以后咱们养鸡、养黑牙子的时候都用得上的。”

“哦……”

陈桂香对于这些根本就不明白，所以也没什么兴趣。

张文这时候一看妈妈光滑的脖子和耳朵上那已经几乎闭合上的耳洞，这才猛然想起,姐姐说过妈为了养家和给幼时的小妹看病，把自己那一点银饰嫁妆和唯一的一对金耳环都卖了。虽然她表面上不怎么心疼，但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有漂亮的首饰打扮。不到走投无路,谁愿意把自己的嫁妆卖掉啊。从妹妹懂事开始,家里三个女人竟然凑不出一件首饰,听得张文心疼得快碎了。

“妈，你等一下……”

张文说了声后就朝屋里跑去，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了那套早已经准备好的首饰。走出来后一边凑近,一边把手上的盒子打开，语气兴奋的说：“妈，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我特意挑的。”

陈桂香盯着眼前小巧精致的红盒子，有些疑惑的看着儿子,小心翼翼的将它打开,顿时就感觉心跳有点加快了。只见里边居然是一套漂亮精致的金首饰，一只镯子、一只戒指和一条细长的项链，光是上边那精心刻画的纹饰就可以看出肯定价值不菲。

陈桂香眼睛瞪得都有些直了,似乎被那璀璨的金光晃得挪不开眼睛了。毕竟女人天生对这些东西有一种迷恋,何况她已经那么多年没看过这样漂亮的首饰了。

张文看妈妈眼里明显就是喜爱的感觉，虽然她脸上多少有点心疼。马上就高兴的问：“怎么样啊？这个好看吧!”陈桂香压抑着自己想占有的欲望,下了很大的决心，小心翼翼的把盒子盖上以后递给了张文，微笑着说：“小文，你这东西买得真不错。就冲这份大礼,谁家小姑娘不动心啊。还不得疯着抢着给我当儿媳妇!”张文见妈妈眼里的喜爱和浓郁的不舍,笑得很不自然。接过来以后，一边把项链拿出来一边柔声的说：“妈，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不喜欢的话我再换一套。”

陈桂香心里一喜,高兴儿子的孝顺之余,也是心疼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买的。慌忙的摆了摆手,摇着头说：“这么珍贵的首饰给我干什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戴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干什么。赶紧收起来吧,留着以后给我儿媳妇!”“妈，你这就说错了。你和姐站一起就是姐妹俩了，哪个大岁数了有我妈这么好的身材和皮肤啊?您就别再谦虚了。”

张文一边恭维着,一边慢慢的绕到她的身后。

第二章 归来的第一夜

看着妈妈那光滑细致的脖子，肌肤白得像水豆腐一样的诱人,张文呼吸微微的粗了一些,手也开始微微的有点发抖。尽量让自己自然一些,一边轻声细语的说:“妈，你戴上的话肯定比谁都好看。别动，我给您戴上去！”

一边轻柔的拨去发丝，一边双手环了过去帮她戴了起来。

陈桂香听着儿子不容拒绝的话,幸福得都快晕了过去!脑子有些迷糊的点了点头,不再拒绝儿子的孝心。只是她不知道,因为身高的差距,儿子已经从后边往下看着她领口里的风光,目不转睛的看着那雪白的乳肉,和心里的邪念做着天人之斗。

张文感觉自己的手指都有点发抖了，怎么扣都没办法把那个扣子弄好。从后边的视野可以隐隐的看见妈妈领口里边那白里透红的皮肤，虽然看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这种半隐半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却是更加的有诱惑，那白花花的一片让人脑子里浮想联翩，有种想去一探究竟的冲动。

陈桂香丝毫没察觉,对于儿子的笨拙只当是不懂得这些女人家的东西而已。成熟美丽的脸上全是幸福的微笑,期待着儿子亲手为自己配戴上这美丽的项链。

张文好不容易才把扣子给扣上，收回手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后背和额头都出了不少的汗了。戴一条项链的过程比打上一架，甚至做一回爱还累啊。顶着妈妈成熟的诱惑,自己算是忍了一把了!“小文，你还真会挑啊……”

陈桂香感觉脖子上一凉，看着胸口上那漂亮的心形吊坠,喜形之色马上就溢于言表,眼里闪着小星星,全是感动的温柔。

张文看得有些痴了,没想到妈妈温柔起来竟然是如此的风情万种。回过神来赶紧恭维道:“哪是我挑得好,是它命好,有您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戴着!不过话说您这么漂亮,戴什么都会好看的!”“贫嘴!”陈桂香幸福而又有些发嗲的白了张文一眼,从她的表情来看很是欣喜,那娇羞含喜的模样简直是一个被情郎疼爱的少女一般,如此的美丽,谁又能想到她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陈桂香站起身来,爱不释手的摸了摸脖子上那久违的清凉感觉，笑靥如花的问：“怎么样啊小文，妈这戴上以后是不是也显得年轻了?”张文被她这美丽的一笑弄得有些呆滞了。这样漂亮的一个美少妇。如果有那些精致华贵的衣服，细腻的妆容和一个高贵的环境。绝对不会比任何贵妇人逊色。眼直直的看了好一会后。发觉妈妈脸上居然难得的有了一种少女怀春一样的红晕,美得让人心神一阵的恍惚。

张文不由得吞了吞口水,真诚的赞美说：“妈，你实在太漂亮，我觉得这链子都有点配不上你了……”

“这孩子，真会讨人高兴。”

陈桂香脸上的喜悦更甚了，咯咯的笑了起来。那丰润的身子随着笑声前后摇摆，一阵胸波臀浪的诱惑差点就让张文的灵魂出翘了。张文让自己的心思稍微的转移了一下，不再去注视那曼妙迷人的容貌。看了看天色,都已经是黄昏了，初红的晚霞慢慢的布满了天空,吵了一天的知了声已经渐渐的被田间地头的青蛙叫和虫鸣取代，炎热得让人窒息又带着潮湿的海风已经慢慢的清凉下来。张文顿时就感觉到一阵舒服。

可是小妹她们出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张文不禁有些担心的问：“妈，怎么小妹她们出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啊？不会有事吧?”陈桂香一边摸着那盒子里的戒指和手镯，一边有点心不在焉的说：“没事，以前你没回来的时候,你妹妹也是满山遍野的疯跑,过一会饿了就知道回来了。”

张文听得傻眼，这是什么诡异的说法?饿的时候就知道回来，说的是怎么像是小猫小狗一样,怎么听就怎么感觉别扭!不过想想农村的生活还真是不错，起码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去玩，泥巴，泥鳅都构筑成了童年的乐趣。比起和自己一样小时候就对着奥数和钢筋水泥的城里孩子来说,小丹也算是很幸福了。

陈桂香似乎有点不舍，但想了一会后还是把项链慢慢的解下来，整齐的放了回去后把盒子关上，一脸严肃的说：“小文，我看这套首饰挺好的,但妈老了不用戴这些东西。要不你给你姐吧，她肯定会高兴的。毕竟女人家没个像样的首饰是不行的。”

张文老脸一红，知道妈妈虽然说得含蓄,但到底是在说自己破了姐姐的身以后,按这的传统她就不能嫁人了,以后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嫁妆和首饰，所以让自己去给她一个弥补。心里虽然想明白了，但还是把盒子推了回去,一脸认真的说：“妈，我都说了这套是买给你的,你要再是这样说的话我是生气了!”陈桂香想着没有半件首饰，正当爱美之年的大女儿,她才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自己确实也拒绝不了这套首饰的诱惑,看了看儿子一脸的坚决，有些犹豫的说：“可是小文，我怕你姐看到以后心里该不高兴,到时候可怎么办啊?”张文轻柔的一笑，说：“妈，我说您就别担心这个了。姐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再说了,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吃您的醋吧！而且我也给她买了一套，您看我像是那么没心没肺的人吗？”

“那就好。”

陈桂香被儿子调戏，脸上微微一红。不过也放心的把小盒子拿了回来，高兴的捧在手心,却是一脸正经的说：“妈这是替儿媳妇保管的，以后你娶了媳妇我就给她了。”

张文故意的板起脸来，语气有些不满的说：“妈，怎么我说话你老是不听。是不是嫌我这当儿子的不好啊？不就一套首饰嘛,又不是外人,你需要和我推来推去的吗?”陈桂香以为是自己的几次推脱惹得儿子真的生气了，慌忙摆了摆手解释说：“小文你别误会，妈只是觉得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没必要再戴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再说了咱们家一直没什么家传的东西下来给儿媳，到时候挺丢人的,所以才……你别生气了。”

陈贵香这时候哪是一个母亲,简直有点像是犯了错的小孩在向大人解释一样!一脸的惊慌,一脸的忐忑,楚楚可怜的模样,任谁一看都无法生她的气。

张文看妈妈那一脸唯唯诺诺的样子，这才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妈妈说到底还是为自己着想，也是想尽了办法为自己省一点以后可以用得上的钱。心里虽然发暖，不过还是继续坚持说：“妈，这套就是我送你了。你要拿去给别人的话我真的会生气。你要这么做的话,我还不如拿去丢海里。”

陈桂香还想说什么，张文一挥手打断了：“好了，咱不说这个了。这事就这样说定了,这东西你自己留着戴！”

“好吧！”

陈桂香幽幽的站起身来，不过从她的脸色上看,似乎对于儿子的坚持和孝顺还是特别的高兴。一边朝屋里走去一边温柔的说：“我去看看菜烧得怎么样了，一会蚊子下来的时候你赶紧进屋吧！”

“恩……”

张文看着妈妈背影应了一声。脑子里却开始想了，老妈到底还是为了想给自己多省一点的钱,虽然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每次都是这样的节省也是不太行的。这样日积月累的难免会有一点的不愉快，虽然只要自己一坚持她就什么都不说,但多少还是看出有点不乐意，得想办法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哥……我回来啦……”

张文又低头看了好一会的书，突然听见妹妹那甜甜的声音响起,甜腻的声音清澈得让人一听骨头都快酥了。刚抬起头的时候,却发觉小丫头已经闪电一样的穿过院子朝屋里进去了，仔细一看,她的身上似乎还有不少的泥巴和草屑，身上脏兮兮的很事可爱。看来这还真被妈妈给说中了，不知道上哪个田里疯去了。

“这丫头啊！”

张少琳从后边尾随而进，手上端一个小铁盆,里面有一些血淋淋的东西。一边进来一边略有责怪的念叨着：“要不是我顺路看见她的话,这会还不知道上哪疯去了，总是玩得不知道时间,真是的！”

张文见她回来了，将桌子上的书和本子一边收起来,一边笑着说：“小孩子玩久一点，忘了时间也是正常的嘛！反正没什么事就让她多玩一会儿,没什么关系的!”张少琳给了张文一个温柔的眼神,摇曳着美妙的身姿,一边朝厨房走去一边嘀咕道：“这还正常呢，我以前可没她那么疯，光干活就累得半死,哪有空出去撒野啊?你也太宠她了！”

张文苦笑着摇了摇头，看着姐姐那倩美的背影晚上不希望发生点什么是假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舅舅还在这，上哪搞去?连他睡哪都不清楚，总不能挤一个炕上吧！真挤的话,无论他睡哪头都感觉特别的不乐意。毕竟再怎么样舅舅到底都是男人,心里肯定会觉得别扭。

想到这,张文不禁就有点头疼了。自己的醋劲也大,除非晚上他和自己睡,但那样又不能和解解好好诉说一下离别的思念。总不能赶他走吧!郁闷啊……张文一边转着眼珠想着办法,一边朝屋里走去。

回屋一看,果然妈妈正一脸生气的教训着满脸委屈的妹妹。小丹可怜兮兮的站着,眼圈微微的有点发红了。仔细一听才知道,原来小丹穿了一身新衣服出去炫耀去了。把钱还给人家以后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去田里玩，结果弄得混身脏兮兮的才回来，把钱全拿去请人家吃糖果、饼干去了。

一下就把钱全花光了!陈桂香节省习惯了,看她这样花钱肯定不高兴,自然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了!“小妹，你拿一下衣服吧。一会儿舅舅洗完你赶紧去洗！”

张文看着妹妹那可爱的小脸,这时候简直就是一个特种兵一样糊满了泥巴,都有些看不清楚，只有水灵灵的大眼睛透露着她的委屈,心里不禁一疼,呵呵一乐后走上前去溺爱的说道。

陈桂香哼了一声,没好气的说：“要不是你哥宠着你,看我一会不打烂你的屁股，还不赶紧去。”

“知道了……”

小丹一副可怜的样子低低的说道，刚转过身又给张文递了一个调皮的眼神后,擦了擦手上已经有些干掉的泥巴，拿起旧衣服走了出去。

陈桂香有些生气的看着屋里地上残留的泥巴块，一边拿着扫把和簸箕扫着一边念叨着：“小文，你不该这样惯着她。这孩子本来就野，你再这样的话,以后还能不能管住了?”“妈，没事的！小孩子皮一点是正常的。”

张文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书一边笑道：“姐姐回来了，应该是买完东西了吧！你去看看有没有缺的。”

“好……”

陈桂香应了一声后就走了出去，嘴里还有些不乐意的念叨着。

张文笑了笑，一家子在一起还是这样热闹比较好玩的。小丹也是率真可爱,小孩子嘛!穿上新衣服自然免不了想显摆一下,这也是童真的一种表现。

张文开始整理起自己新买的几套衣服，因为现在的天气比较热,所以还是买了一些短裤之类穿着比较舒服的东西。不过这里的破天气,张文领会了两个晚上以后,就毅然的买了把电风扇和一把挂扇开始安装起来，和姐姐缠绵的那个晚上虽然让人亢奋，但睡了没一会儿就因为两人抱太紧，结果一出汗弄得太难受而睡不着。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的特别难受，这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不然白天还哪来的精力。

屋里的角落，许多件女装都已经被姐姐的巧手整齐的分开放在了案台上。那老旧的衣柜根本就装不了那么多的衣服，其他的东西,姐姐能看懂的都大致给放得整整齐齐的。说到底她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将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的！

张文安装完风扇,左右的找了一圈，才发觉姐姐把那些自己买的性感内衣全藏在了衣柜的最底下。放在外边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保守，或者是小可爱之类的衣服。一看那严实隐秘的手法，张文不禁噗哧的一笑。姐姐虽然老是调戏自己，但还是有害羞的一面啊,估计她看着这些暴露的衣服也会害羞。

“小文，嘿嘿！酒呢？”

如雷般的声音响起，陈强边擦着身上的水珠边迈着大步走进来,一进屋就转着头一副馋相的找起了酒。

张文慌忙把柜子关上，站起身一看,舅舅已经走了进来。赶紧先把吃饭的炕桌搬到了中间，把自己准备送他的几条烟和两瓶酒拿过来摆了上去。一脸微笑的说：“舅舅，这个晚上你走时拿回家去。”

“哦，不错啊！”

陈强半点都没客气，一边接过来一边啧啧的称赞说：“这些玩意我就在镇里的小卖部看过几次，还真没喝过啊！”

说完就把烟酒往后一推，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坏笑着说：“这是你送我的，那晚上的酒不能让我请吧！”

“那是那是……”

张文刚才本来就话里有话，暗示他晚上得回去睡觉。但见舅舅那么大大咧咧的,估计他也不会想到这些,索性也不讲这种暗示的话了。顺手将那瓶糊涂仙拿了出来!陈强接过来看了几下后，笑呵呵的说：“外边的人就是小气，这么一点酒爽一下喉咙都不够。还卖得这么贵,光这瓶子就值多少斤小烧了。”

张文多少听说过舅舅年轻的时候有多能喝，那五十多度的小烧直接就当水了。有时候夏天口渴的时候不喝水就喝酒，两、三斤就是打个底。不过这也反应了以前外公家在这一带也算富裕，不然这样的行为在普通人看来,几乎和败家子没什么区别。

张文一边拿来了新买的啤酒杯，一边开了酒盖子说：“舅，我知道你酒量大。一会儿不够的话这还有的是！你就尽管喝吧!不过我酒量不行,可能陪不了多少。”

“行，行……”

陈强笑呵呵的看着外甥给自己满酒，刚一满上就迫不及待的抓起杯子,一口喝了下去。大呼了一声过瘾以后大笑着说：“你看我这心急的，光顾着喝,没弄明白这酒什么味道。再给我来一杯吧！”

说完,把酒杯递到了张文面前。

靠，喝酒还真是和喝水没区别啊。张文拿着酒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陈强似乎是等不急了，一把夺过酒瓶,直接对着瓶口灌了起来。就见他喉结动来动去咕噜咕噜了几声，一瓶八两的白酒就这样喝了下去。一滴不剩!“嘿嘿，味道真好啊！”

陈强笑咪咪的舔了舔嘴角剩下的几滴，马上就把酒瓶藏到一边,压低了声音悄悄的说：“小文，一会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妈。她要知道我这么个喝法的话,我又得挨一顿骂了。”

“知道了。”

张文有些哭笑不得了。老妈看起来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虽然强悍起来的时候确实吓人，但对自己也算是温柔可人,极尽女性的柔媚,但是怎么其他人一个个似乎都把她当母夜叉对待了。哪来那么漂亮的母夜叉啊！

“哥……”

小丹很快就洗完了，手上端着一盆已经炖好的蛇肉和当地特产的一种沾酱走了上来。长长的发丝因为湿透的关系还有点缠在一起，似乎是害怕再被骂的关系,不敢再换新衣服了，还穿着那身不怎么合适的旧衣服。看起来有一点蹩脚的可爱！

张文帮着她把东西摆到了桌上，一看小丹那可爱的大眼睛里透露着一种不乐意,但又隐隐感觉有点狡猾，拍了拍她的小脑袋,笑了笑问：“小丫头，眼珠子转来转去的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

“这丫头可鬼得很呢。嘿嘿！”

陈强熟练的从张文家的桌子底下拿出一坛子烧酒倒了起来。似乎对价格比较昂贵的瓶装酒不怎么有兴趣，或许是低度数喝起来不过瘾的关系吧！

小丹一脸的委屈，嘟囔着小嘴,双手拉着张文的胳膊左右的甩着,眨着大眼睛撒娇说：“哥!妈说以后不给我新衣服穿了，你得帮帮人家啊!”“妈不给，我给。你去挑点你喜欢的随便穿。”

张文呵呵一笑，果然妈妈出去以后还对她进行了一次再教育。这丫头倒是机灵，现在都知道把自己当保护伞最有用了。

“哥最好了！”

小丹娇滴滴的嗲了一声后，马上换了个人一样跳到了衣服前挑了起来。那兴奋的样子不异于张文在看见姐姐躺被窝里时的程度。蹲下去的时候,翘起的小屁股实在够圆的,让张文忍不住时不时偷瞄一下,猜测着小萝莉的臀部该有多迷人的弹性呀!“这小丫头……”

张文笑着摇了摇头，语气里全是宠爱,没半分责怪。

陈强哈哈大笑起来:“这鬼丫头,现在都学会哄人了!你把你哥哄好了,以后就不怕你妈是吧!”“要你管!”小丹回过头来,顽皮的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嬉笑着说:“哥哥本来就该疼我,谁叫我生得最晚呀!”“是,是!”陈强笑着点头,面对小丹的调皮可爱,确实让人会忍不住去宠爱她。

趁着舅舅还没喝多,张文赶紧把自己画的图纸拿了出来,摆上桌铺了开来,一脸严肃的说：“舅，你看一下这图。山上和那片丘陵地我想按这个设计来动工，你看看怎么样？”

陈强一听有正事,马上接过本子仔细的看了起来,这时候怎么看都不像是喝过酒的，脸带微笑很是清醒的样子。尽管对那些繁乱的符号什么的不太懂，但看图还是没半点问题。认真的思索了一会后,笑呵呵的说：“这活不是太难，山上别的没有,树倒有的是，而且山脚下还种得挺满的。倒不用特地去砍，直接在树上缠铁丝就可以了。”

张文一听觉得这样也不错，起码省了一些人工的钱。又拿起纸笔说起了那些水蛭池子的事：“对了舅，如果村里的那根电线给它换一个水线的话,多少钱能下来?这事具体得找谁去办？”

“这个……”

陈强尴尬的笑了笑说：“这些我不懂！”

张文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后，让正挑衣服挑得兴起的小丹去给自己拿来啤酒来。夹了块蛇肉一吃，细嫩滑软，满口留香,口感不错。继续问：“对了舅。到时候小鸡肯定不少，有没有什么办法防住那些蛇啊什么的来偷吃？你知道这东西最不好防了。”

一说起这话题,陈强脸上尽是得意的表情，又喝了满满一杯后拍了拍胸口说：“别的不敢保证,但这个可是你舅拿手好戏！我早就给你打算好了。这几天我都让人给我挖一些雄黄种在山边，到时候再搞一些鹅粪涂上一圈。几个捕蛇的夹子一放，这事我给你打上包票，绝对没有问题。”

张文隐约也听说过这些东西有效果,马上笑着恭维说：“舅，那这事我就靠你了。估计有你出马,那些蛇都得绕着走了!”“没问题!”陈强哈哈大笑后，又满满的灌了一大口。

张文刻意的和舅舅聊着天，一边喝着酒一边听他天南地北的一顿胡吹。虽然感觉有些离谱,但却是有一种憨厚的可爱。吹牛倒也不失为一种衬托气氛的好办法,而且他吹起来也不让人讨厌,虽然明知道有一些是胡说的。

“菜来啰!”陈桂香和张少琳一前一后的端着刚煮的猪鞭汤和猪心炒韭菜走了进来。

菜一上桌，一时间屋里就香喷四溢了。

陈桂香看儿子面前没一块蛇骨，弟弟桌边却是满满一堆。顿时就拉下了脸，一边摆着几碟小菜一边念叨着：“小文啊，不是妈说你，那么瘦就多吃一点补补身子。你舅可在这呢，晚了你可连下筷子的地方都没有了！”

“姐，多少咱们还是亲戚吧！怎么待遇差别这么大啊?”陈强一脸委屈的说道,对于姐姐有点尖锐刻薄的讽刺似乎也习惯了。

陈桂香狠狠的白了他一眼，唠叨说：“看你都吃得这么胖了，还吃那么多。”

“可怜的我啊……”

陈强叹了口气后,看了看天色已经快黑了，一边起身收拾着东西一边说：“我先回去了，最近你弟妹老是有点抱怨。今晚我不喝那么多了，免得一会山路不好走啊！”

张文一听他要走，心里顿时就是一乐。不过窃喜归窃喜，脸上还是一副挽留的样子说：“舅，怎么那么快就走啊，这菜刚上还没吃呢！”

“不说了，心凉了。”

陈强一副委屈到极点的可怜相，不过看起来也没生气,还是在开玩笑。

“这就对了嘛，你也不能一天到晚的不归家啊！”

陈桂香一边关心的说着一边大方的拿了一个箱子的日用品和一袋子衣服递了过去,严肃的说：“回去以后给秀秀她们用。别说你这当爹的不知道疼闺女,多久没给她买过新衣服了。还有这些,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去！”

“谢谢姐啰。”

陈强开心的一笑，顺手把东西全拿稻草绑上往后一背，打了声招呼就朝外走去。

陈桂香走出去送她，张文回头一看,妹妹和姐姐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吃上了,便也伸手夹了一筷子。韭菜是自家后院种的，根本没花到钱,简单的摘洗后马上就下锅炒，吃起来特别的香。猪心也是新鲜得很，但就是那个鞭汤，不知道是别扭还是怎么的，感觉有些食不下咽。

陈桂香把外院的门锁好以后，走回来一坐下,使劲的给张文夹着菜说：“小文，你多吃一点啊！我看你吃的东西怎么连你姐都赶不上了。”

张少琳脸一红,悄悄的瞄了张文一眼。或许是真的不想让弟弟觉得她粗鲁,开始小口小口的细嚼起来。小丹可不管这事,依旧狼吞虎咽的吃着,小嘴边全是油渍,看起来很可爱。

张文笑呵呵的点头，不时的逗逗谗得满嘴都是汤汁的妹妹,不时的给姐姐和妈妈夹上几筷子的菜。看着她们高兴的样子,觉得其乐融融的生活似乎也是很简单。这种温馨才是家的感觉！一家人关上房门吃顿热呼呼的晚饭，虽然简单,但又让人有一种安定的幸福感。

“哥，这是什么啊?”小丹到底还是好奇心重,老实的吃了一会儿就狡猾的溜到了张文的背包旁边。悄悄的从里边掏出了一个很漂亮的水晶音乐盒,爱不释手的玩了起来。

“快放下!”陈桂香一看那东西也觉得挺新奇的，不过怎么看都是挺值钱的东西。马上就朝她斥责着：“你粗手大脚的,一会儿弄坏了怎么办?”张文笑咪咪的摆了摆手，走上前去上紧了那根隐秘的发条。一阵轻柔美妙的钢琴曲马上就响了起来。见妹妹可爱的大眼睛里尽是喜欢的意味，马上就递到她手上,掐了掐她精致的小鼻子说：“这是音乐盒，哥哥特地给你买的。喜欢吗？”

“嗯……”

小丹难得的露出了乖巧可人的一面，娇滴滴的嗲了一下:“哥,你真好!”张文趁机摸了摸她光滑的小脸,微笑着说:“你是我妹妹,不对你好我还对谁好!”陈桂香见女儿高兴的样子，也就不再去责怪什么了。起身给儿子满满的盛了一碗汤后,又倒了一杯那种粉红色的药酒招呼说：“小文，我看你吃的还是没多少。来把这汤和酒给喝了……”

张文苦着脸,说：“妈，我真不想喝这些奇怪的东西。”

“什么奇怪啊，这可是对身体大补的。”

陈桂香满脸认真的说:“你身子那么瘦,不多补一 点怎么行!乖,听话。”

张少琳笑咪咪的抬起头来，羡慕的看了看妹妹手里的音乐盒,这才转过身来调侃着说：“怎么了小文，难不成还想让妈喂你啊！”

张文看着妈妈那娇美的容颜，尽管有点心动但还是摆了摆手,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说：“算了，我自己来。”

说完,端过那碗汤直接就一口喝了下去，出其的没有那种自己预想的难闻。但是有一种解释不明白的清香和咸味。

“还有这个，你也乖乖喝吧。姐喂你……”

张少琳顺势把酒端到了弟弟的嘴边，一副在喂小孩子一样的调皮,眼里那隐隐的水雾似乎预示着她在期待什么。张文其实对于这种有怪异香味,而且还药效明显的药酒已经是不怎么抗拒了，不过脸上还是装作一副小孩子被骗去喝药水的苦相,慢吞吞的喝了下去以后，委屈的说：“我又不是病人，怎么现在被你们当成了药罐子了。”

陈桂香刚想说话，一看小女儿得寸进尺的在儿子的背包里翻了起来。马上板起脸来喝道：“小妹，你再乱翻的话一会我可生气了。”

“我没乱翻嘛……”

小丹马上乖乖的回到了炕上，低着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张文,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分外的让人心动。

尽管张文知道妹妹这副乖巧的样子十有八九是装的，但还是忍不住心里一软。打开了一个小小但却沉重的箱子后说：“小妹，这是我专门给你弄的,都是一些适合你看的图书！”

“老哥最好了。”

小丹重复着那句话，脸上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跑了过去。爱不释手的看着那一本本精美的图书，尽管她可能是看不懂那些简单的文字,但就这些已经足够她在小伙伴的面前炫耀一番了。

陈桂香看着儿子这么宠她,自然是不满的嘀咕了几声!不过也没再训斥什么。

酒足饭饱以后，可能是气温稍微有点高的关系张文一出汗就感觉有些头晕了。将两台风扇和新换上的节能灯打开以后，屋里马上是亮堂堂的一片。清爽但又带着湿气的风来回的吹着，吹干了身上的汗水。感觉十分的舒服。

张少琳也是贪婪的享受着在这算有点奢侈的电风扇,看着弟弟回来以后家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美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妈妈和姐姐都殷勤的收拾起了碗桌，小丹则是赶紧帮忙擦干炕面,铺上了被褥。张文靠在墙边抽着烟看着她们干活，有时候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现在的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根本就没这样勤劳的。要是能娶上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多男人的梦想了吧！而自己家里有三个,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多大的好事。

“晚了，小文你也累了。咱们赶紧睡吧！”

随着陈桂香话语刚落,电灯一关，黑暗一片的屋子里,那簌簌的脱衣声又响了起来。虽然轻微，但却像是千百只蚂蚁一样的挠着张文的心，感觉特别的痒。恨不能跳下去将开关打开,看看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副让人疯狂的美丽景象。

张文回自己的被窝刚躺下去，将衣服都脱去以后,那具让人爱恋不已的柔软娇躯果然就悄悄的钻了进来。伴随着姐姐那情动的一声轻唤,似乎点燃了小屋里的空气一样，感觉周围立刻就升温了。

“小文……”

张少琳一钻进来,就迫不及待的将没未着寸缕的美妙娇躯压在了弟弟火热的身上，即使是两台风扇一起吹出的凉风都没办法抑制现在的火热激情。

“姐……”

张文不老实的伸手在姐姐那饱满浑圆，柔软而又富有弹性的美臀上爱抚着、揉搓着。吻上姐姐迎上来的娇唇，一边调弄着那柔软香嫩的舌头,一边不安分的摸到她那似乎有点湿润的小地方。看来姐姐也是期待了很久!

第三章 腼腆的表妹

一夜风雨的激情,张文从闷不哼声的享受姐姐的口舌服务到最后忍耐不住,一个翻身,直接就在炕边进入那柔软紧紧的身体里,卖力的表演起了大戏!高低起伏的蠕动,一声声娇人的春吟,毫不避讳的在小小的屋子里盘旋着。一个多小时粗鲁的征伐,直到姐姐瘫软无力的时候,才将千万的子孙都挥洒在她的小腹上。

张文知道妈妈和妹妹绝对被自己吵得睡不着,似乎还可以隐隐的听见她们越发急促的娇喘,甚至妈妈的被窝里有异样的蠕动。好几次张文兴奋得想伸手过去摸一下这成熟惊艳的美妇,但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没做出这出格之事!男女之事一冲动就没办法克制了。妈妈和妹妹在旁边,自己却这样放肆的呻吟,张少琳心理多少点有点难为情,但隐隐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刺激感,让她在弟弟的粗鲁下来了三次强烈的高潮。云雨过后,张文抱着姐姐娇软无力的身子,一边绵绵的说着情话,一边享受姐姐嗲嗲的撒娇,诉说着激情过后的甜蜜!两人互相诉说着离别的思念,直到天空微露鱼肚白的时候,才抵挡不住困意,紧紧的抱在一起,沉沉的睡了过去。

恍惚中,张文不知道睡了多久,只知道小屋里的风扇一直转啊转,入夜以后,空气也变得有些凉,在这样的温度下抱着姐姐玉一样温润的身体睡觉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睡觉的时候,张文的手还不老实的放在她柔软有弹性的香臀上,惹得美人一阵娇嗲。

睡得迷糊的时候似乎听见了点什么动静,打断了香甜的一觉。张文恋恋不舍的从美梦中醒来,还没睁开眼睛,先习惯性的伸手摸了摸被窝,怀里已经空了。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就剩自己猪一样的睡着懒觉。

不太情愿的睁开眼睛一看,整个炕上早就没人了,就剩自己一个人还在睡,母女三人的被褥都整齐的摆放在了炕边。张文打了各大哈欠厚感觉屋里有点暗,见窗户上拉了一层黑色的窗帘,似乎是她不想让阳光打扰自己的美梦。床头整齐的摆放着自己的衣裤,心理感慨有个女人关心真是好啊。别看姐姐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还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孩子。

“汪……呜……”

听见几声狗叫,往下一看,原来是两条小土狗饿得在地上叫唤。昨晚把它们关厨房去了,大概是早上才放出来的吧。这时候两个小家伙都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自己摇着尾巴,一副可怜的模样。

“小东西,吃吧!”张文从桌子上拿了两根火腿肠拆开后丢给它们,两条小狗立刻就抢了起来。要是被村民知道现在张文都拿火腿肠喂狗,恐怕会嫉妒得一个个跳起来骂娘。这小小的东西在这可算是舍不得买的零食之一。

张文顺手拿起自己的洗漱用品后,边伸懒腰边朝外走去,脑子里尽是姐姐昨晚在自己身下扭来扭去的艳景,耳边似乎还环绕着她娇娩动人的呻吟,晨勃的命根子顿时硬得有些发疼,将裤裆撑起了一个大帐蓬。

看了看外边猛烈的太阳,估计时间应该是大中午了。张文心想应该是昨晚做爱时间有点长的关系,这时候还是犯困。到了井边刷着牙,心理却在想人都哪去了?虽然知道这里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但也不能早到这个地步吧!怎么就忍心丢下自己一人?“哥,你醒啦?”小丹在张文的宠溺下,还是穿起一身漂亮的新衣服。白背心,牛仔短裤,一搭配起来亭亭玉立的分外好看。小萝莉似乎是顶着烈日在后院里劳作,打理着那一点自己家吃的蔬菜,这时候卷着裤管,漂亮的小脚丫上全是泥巴。

张文回头一看,妹妹今天穿得实在太萌人了。一见白色的紧身小背心,胸前那两个小小的红点清晰可见,下边则是一条漂亮的超短牛仔裤。脑袋上戴着一顶明显是大人尺码的斗笠,看起来虽然古怪,但却多了一种乡土的可爱。

张文擦了把脸后笑呵呵的说:“你这小丫头,怎么穿着新衣服下田去了?就不怕妈妈再骂你呀!”“嘻嘻,不怕。我很小心的,你看!”小丹说着狡猾的抬起了脚,展示着她雪白纤细的大腿,腿内侧的雪白皮肤一览无遗。被太阳晒得发红的小脸十分的可爱,嫩得像个新鲜的苹果一样,让人恨不能抱在怀里好好的啃上几口。

张文不禁咽了咽口水,如果再往上一点的话估计妹妹就走光了,那滑嫩的小肉缝自己就能好好的欣赏一下了。虽然心理感觉眼前这条沾满了泥巴的小美腿特别的诱惑人,但还是一脸正经的责怪说:“好了,弄得脚上都是泥巴,脏兮兮的,赶紧去洗一下吧!”“哥,你帮我洗嘛!”小丹找了个树头坐下来以后甜甜的撒娇道,一双细长的小美腿往前一伸,还调皮的上下摆动着。

“这孩子啊!”张文虽然念叨了一句,但看着眼前这白花花的美腿,心跳却是有点不争气的加快了。打了一桶水以后蹲在了她的面前,小心翼翼的捧起妹妹一只娇小玲珑的玉足,一边浇着水一边抚去上边的泥巴。摸上去感觉好滑、好软啊!“哥,好凉啊……”

冰凉的井水浇过皮肤的刺激感让小萝莉不禁惊呼了一声,娇嗲的笑了出来。

张文慢慢的洗着,就像在爱护一件什么宝贝一样。看着妹妹的小腿和调皮的脚趾越来越干净,在水的滋润下变得近乎像是玉雕琢出来的一样明润。心理布禁有了一种想捧在嘴边亲上几口的冲动,但还是强忍了下来。

“哥,妈叫你醒了就去山上,那边有事。”

小丹似乎没察觉到自己可爱的小脚对哥哥有多大的杀伤力,刚洗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就收回脚穿上了拖鞋。

张文“嗯”了一声后站了起来,感觉自己似乎有一点点硬了。站得时候腰都是弓着的,不敢让妹妹看出端倪来。见妹妹哼着小曲蹦蹦跳跳的跑进屋里去,这才敢挺起腰来走路。看着妹妹那小巧的背影,感觉特别的迷人,心理开始幻想要是抱着她睡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收拾好东西以后,张文沿着昨天那条弯曲的小泥路朝新房那边走去。看见比较近的右侧小草丛里已经有不少村民在开垦一条笔直的新路,心理计算了一下,如果按他们开的那个路线来走的话,以后上山连十分钟都用不了。新房子说是山上,其实就是山腰往上一点而已。看着满路的郁郁葱葱,顶着毒辣的太阳,张文感觉这地方热得有点过分了。

大热天的,工人们都戴着斗笠,顶着一身的汗水在干活。张文走到屋前的树荫底下,远远的就看见舅舅和妈妈有说有笑的谈着什么。妈妈旁边坐着一个看起来二八年华左右的女孩子,一身简单朴素的花衣看起来似乎挺不错的。虽然她低着脑袋看不见容貌怎么样,但一头齐肩的像瀑布一样的黑色发丝倒是柔顺飘逸,尽显女人的柔性美,乌黑亮泽的发丝比起电视上那些明星一点都不差。

“妈,我又睡晚了。”

张文一路上被烤得喉咙有点发干,打了声招呼后直接就坐了下来,拿起水一顿猛灌。

陈桂香现在也是挡不住女人的天性,受不了漂亮新衣服的诱惑,换上了一身比较好看的新衣服。无袖的一件白色上衣,蹦紧的领口处一对硕大的白兔呼之欲出。下身一条浅蓝色的五分裤,看起来十分的协调,又显得更加的年轻。虽然还是不习惯化妆,哪怕口红都不去擦一点,但张文还是觉得妈妈这样素面朝天的模样已经明艳得要他的老命了,再打扮的话那不得惊艳得让人魂飞魄散。

“来,秀秀。”

陈桂香笑了笑后,亲热的拉着旁边那个女孩子的手,指着张文说:“这就是你张文表哥了,以前小的时候你还经常在他被窝里尿炕呢,你俩睡一起的时候经常一起尿炕,姑姑可没少给你收拾。”

要命!张文没想到她会说得那么直接,当着一个花季少女的面提尿床的事!也真亏她能说得出口。不过说到睡一起这句话,张文肯定自己绝对是想歪了。

女孩子羞红的脸抬起头,张文这才看清了她的容貌;有点肉乎乎的可爱娃娃脸,但却不是小孩子那样的青涩感觉。像夜空繁星一样的大眼睛里尽是羞涩,闪闪发亮格外的动人;精致挺翘的鼻子,加上自然红润的樱桃小口。虽然看起来不像妈妈和姐姐那么的令人惊艳,但也是一个美丽可人的女孩子,属于耐看型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十分的温柔乖巧。

女孩子满脸都是难为情的红晕,看起来更是温婉可爱、惹人怜惜。娇羞的看了张文一眼后,怯生生的叫了声:“表哥……”

声音温柔甜美,是那种让男人一听就会产生保护欲的娇柔!张文被她这一声轻唤弄得有些恍惚,赶紧正了正色,微笑着说:“秀秀,你好呀!”“你好!”秀秀似乎不习惯与陌生人接触,看起来十分的腼腆怕生,马上又红着脸低下头去。

陈强在旁边大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调笑说:“这孩子,都是自己家哥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以前他也没少在你被窝里尿,你妈洗得被褥可不比你姑姑洗的少,你俩算是睡一个被窝里尿的次数差不多了。”

大大咧咧、有点暧昧的话把两人都闹了个大红脸,陈桂香则是在旁边咯咯的笑了起来,眼里有一点点狡黠的笑意。

“秀秀,你几岁了?”张文被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偶尔害羞的偷看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从目测上看,这个喜欢脸红的表妹还是一个青涩的小女孩,虽然身材上已经发育得挺标准,几乎和姐姐那妖娇的S形有得一拼、但她那一脸可爱的红晕还是让人觉得略有点稚气,也显得更加乖巧可人。

“十六!”秀秀低声的答完以后又低下了头,似乎有点紧张的玩着自己的衣角。

声音不错,甜甜的感觉像百灵鸟在唱歌一样,张文有种找到了红颜知己的感觉。在家里不管哪个女人都是那样的强悍,自己简直就成了被调戏的对象,似乎温柔这词用在自己身上比较合适。现在看这个漂亮的表妹动不动就红脸,不由得心生逗逗她的想法。笑咪咪的说:“不错嘛,都已经这么大了。可以嫁人啰!我这当大表哥的不得给你包个大大的红包啊!”秀秀难为情的别过头去,不敢面对张文的调侃。陈桂香看她这副害羞的样子,也忍不住开始逗她:“对啊秀秀,你这年纪都可以当妈了。大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早已经抱着你琳琳姐了,也是时候可以嫁人啰。”

“哈哈……”

陈强爽朗的一阵大笑以后,拍了拍张文的肩膀笑说:“怎了小文,是不是看上我家秀秀了?看上的话,我作主让她给你当媳妇怎么样?咱们来个亲上加亲,不过以后你可得改口叫我老丈人了。”

“爹……”

秀秀娇滴滴的嗔怪了一下,那可爱的小模样分外让人感觉到她的温柔可人,脸都红得像三月的桃花一样了。水灵灵的眼睛却是偷偷的往张文身上瞟了瞟,咬着小唇的娇羞模样实在太可爱了。

别说她了,面对着陈强这没心没肺的调戏,张文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尴尬的笑了笑,看着眼前这个清纯动人的少女,心理自然就有了一种喜爱之情。

“好啦,不逗你了。这丫头脸太薄了。”

陈桂香笑呵呵的抓着她的小手,亲昵的说:“不过丫头啊,你也是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有没有什么相中的小伙子给大姑说说,大姑帮你看看那人怎样,给你好好的把个关。”

“我不来了,你们欺负人……”

秀秀悄悄的瞥了张文一眼后,羞涩的捂着脸跑开了。

陈桂香和陈强这对姐弟俩顿时就哄堂大笑起来。张文见她跑到了别的树下坐着,脸上尽是可人的娇羞,看起来小鸟依人的特别清纯可爱,不由得心念大动的说:“表妹可一点都不像你们啊!”“那倒是。”

陈强大大咧咧的笑了几声后说:“你家这妹子我都头疼死了,除了这几个亲戚以外也不和谁来往,一点都不像咱们家的种。几乎都没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看来以后嫁的时候还得咱们给她张罗啰。”

陈桂香笑咪咪的点了点头,赞许的说:“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丫头确实不错,既贴心也挺懂事的,一点都不野。比我家那两个好了不少,起码好管少操心不是吗?”陈强难得一副沮丧的样子叹了口气:“那又怎么样,丫头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嫁人以后还不是得走,等以后生完娃娃,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空来看我们。”

陈桂香知道弟弟因为没个儿子的关系,一直都是耿耿于怀,陈家没个香火的事确实让人无奈。现在这一说心理多少有点难受,所以就没再继续谈下去了。

陈强想着想着,不由得开始唉声叹气,念叨着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类的话。看来他再怎么神经大条,也是害怕老了以后身边没人陪。

张文也识相的避开了这敏感的话题,转移话题问:“对了,舅,你估计那边的水池多久能弄好?我是指砌完以后能放水进去。”

陈强回过神来,心理稍微的细算了一下后说:“总得有个两、三天吧,这里的海风比较潮,不过现在太阳大,所以也不会太慢!”张文坐的地方刚好不是背光处,背阳光结结实实晒上了,没一会儿就已经是满头大汗。但眼光却是不由得向一个人躲在一边的秀秀那偷瞄几眼,越看越觉得这个清纯的表妹秀气迷人,是十分适合做老婆的那种温顺女孩。

只是十六岁就结婚,未免也太早了!尽管知道这一带还保持着早婚的传统,但在城里长大的张文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毕竟她这样的年纪应该是在学校里读书,享受着最无忧无虑的青春才对,而不是打扮得像个农妇一样抱着孩子相夫教子。

陈桂香心疼的伸手抹去了儿子头上的汗珠,疼爱的说:“小文啊,你要太热的话就回家去歇着吧!这些活有妈在看着就行了。”

“不用,我没事的。”

张文也是热得有点受不了。尽管在树荫底下,但这天气实在太闷了。往里挪了一点后,想想反正没有外人,索性把上衣脱了下来,和舅舅一起光着膀子得了。

“姐去哪了?”张文左右的看了一圈后问道。姐姐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应该不舍得离开自己才对的,不是说她来工地了吗,怎么看不见人了?陈桂香似乎想起了昨晚两人那激情的缠绵和一声声的春吟,女儿的声音就像一把小小的尖刀,似乎在割破自己的心,挑动起那些已经忘却的情感。

陈桂香脸上微微露出了难为情的红晕,但还是定了定神后说:“她上你小姨家去了,这两天不是张罗着给你找媳妇吗?这丫头非自己过去看看你小姨找的人怎么样,早上没待一会儿就跑了。”

张文“哦”了一声,言下之意识姐姐先去考察未来的情敌去了。估计是想找一个她能压得住,又管得了的才放心,免得她以后在家里没了地位。看来姐姐还真是想得够远的。

“小文,忘了和你说了。”

陈强突然拍了下脑袋后,尴尬的说:“秀秀今天可能就住你们这了,晚上我就在这守夜看着了。一会儿宝爷回来的时候估计会买不少的东西,那些得守着,不然被别村的人偷了就亏大了。”

“行。”

张文倒是没多大的兴趣。说是睡在一张炕上,但其实和分床睡没什么区别。有老妈在,自己也不能干出点什么来。不过心里一想晚上倒是可以和这个可人的表妹增进一下感情,似乎也不错!陈强嘿嘿的笑了笑,疼爱的说:“嗯,那孩子一直想看看你带回来的新奇东西和书。早上才缠着我一起过来,这会面子却那么薄,真让人头疼呀!”“舅,你不会想说我是那新奇的东西吧?”张文笑着调侃道。

“你,也算新奇的吧!”陈强盯着张文看了好一会儿后一脸认真的说道,两人一起哈哈的笑了起来。

陈桂香看了看一群正在干活的工人和已经完成了大体结构的新房子,现在已经开始盖上了瓦顶。想着以后这就是自己家里的新房,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喜悦。以前都是自己和女儿在帮别人打零工养家糊口,现在突然让一大帮人给自己干活,这心理上的落差实在太大了,有时候还觉得像是做梦一样。

“陈强,过来看看这个怎摆弄啊!”院子里几个正砌着蓄水池的汉子朝这边喊道,似乎是因为宝爷的图纸画得不够清楚。

“来啰!”陈强答应了一声后就走了过去和他们讨论起来,陈桂香也是不放心的上去查看。她倒是延续了事无钜细什么都管的风格,对于人生中第一次搬新家,她严谨得就差把地上的石子都挑上一遍,只留一些漂亮的,把其他的全丢了。

张文对这些不怎么懂也没什么兴趣,转头一看。表妹秀秀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水流上,光着脚丫在那玩耍。说是小水流一点都没错,估计只有两、三米宽的样子,其实就是山上的泉水往下流的时候自然形成的渠道。没多深,水只到膝盖,一眼就能看见水底了。

水里都是一块一块颜色各异、形状漂亮的鹅卵石。泉水看起来似乎很甜的样子,一片片淡绿色的青苔在水里随着流向摇摆着,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秀秀往那一站,小心翼翼的抓着自己的裤子不让水溅到,整齐的秀发随风摇摆着。戏水的娇人模样就像是大山里的仙子一样的漂亮,脸上甜美的微笑看得人心旷神怡。

张文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这个羞涩的表妹就有种想逗她的冲动。学着她一样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踏入水中。那冰凉而又舒爽的水一滑过皮肤,似乎就已经驱赶走了夏日的闷热,张文不由得舒服的倒吸了口凉气。

不过张文到底还是不太习惯这种大山里的生活,忽视了青苔滑脚的程度。走没几步就一个蹒跚,猛地摔坐在了水里。感觉屁股上一疼,裤子立刻就湿透了!“表哥,你小心点……”

秀秀一听后边有落水的声音,疑惑的回头一看,见表哥跌坐在了齐膝的水里面,一副落汤鸡的样子,不禁噗哧一笑。张文感觉表妹笑起来就像有一种无法用言语描绘的魔力,让人觉得特别的安静和舒心。尴尬的笑了笑后,一看裤子湿淋淋的贴在了身上,像紧身裤一样的把自己那重要部位的曲线都描画出来了。因为穿的裤子是白色的,布料又很薄,黑色的内裤也就隐隐的显现出来,命根子在胯间变得特别突出。

为了不让她吓到,张文索性就做在了水里不站起来,笑呵呵的说:“天气热,我看你完水玩得挺开心的,就跟着下来看看。没想到这石头这么滑阿……”

秀秀嫣然的一笑,看起来甜极了。轻迈莲步走到了张文的旁边后上下打量了几眼,羞答答的问:“表哥,你没摔坏吧!”“没有,摔坏了以后还怎么把你嫁出去啊?”张文嘿嘿一笑后逗她说:“再说了,我又不是泥捏的,哪那么容易就出事啊?不过真别说,坐这的话屁股是挺凉快的,我都舍不得起来了。”

“讨厌。”

秀秀娇羞的嗔怪了一声后,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来要拉张文。

张文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这个表妹心里总是不自主的起坏念头,眼珠子一转,装做一脸高兴的样子去拉她的手。小手细嫩得像没有骨头一样,柔软得很,看来舅舅平时也舍不得让这宝贝女儿干活。或许是因为自己泡了水的关系,感觉表妹的手特别的温热。作势要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往后一个踉跄,整个人往后一倒,顺带拉着她也倒了下来。

秀秀没做好心理准备,惊叫一声被拉着摔到了张文的身上。虽然说水只有膝盖那么深,但已经足够把她本就轻薄的小衣服瞬间打湿了。

“你没事吧?”张文这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没想像中那么的香艳。虽然说表妹整个人贴在自己身上,但是水里全是硬硬的鹅卵石,这下后背和屁股可是摔得够呛了,疼得没空去体会表妹柔软的身子。

“没、没事……”

秀秀本来就是个不怎么和人交往的孩子,这时候居然这样亲密的趴在一个男人身上,因为这也是第一次,顿时就羞得话都说不清楚了,一脸的慌张,看起来十分的柔弱。

张文知道后背肯定摔得瘀青了,哪还有其他心思想什么坏主意。这吃豆腐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见表妹还趴在自己身上不动,不由得哭着脸说:“那你能起来一下吗?我屁股摔得很疼……”

“啊,你没事吧!”秀秀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狼狈的从张文身上爬了起来。一头秀发已经湿了一半,看起来很狼狈!她这一起身,张文倒是看得眼睛都直了。知道一般农村女人夏天穿的花布衣服都是比较薄的,但没想到居然薄到这地步,被水一泡简直就和透明的没有区别。秀秀这一站,前边的衣服泡湿后都贴到了身上,可以清晰的看见衣服底下那对圆圆的白兔在胸罩的包裹下所显现的挺翘曲线。更要命的是,裤子上那白花花的腿和关键的三角地带都可以看见轮廓,如果不是还穿着一件肉色的小内裤的话,估计所有的风光都会看得一清二楚。中间,似乎有一点黑黑的东西。

秀秀起身后,见表哥没魂一样直直的看着自己,略一低头才知道自己已经是半走光状态了。惊叫了一声后,又羞又急的说:“表哥!你,你别看啊……”

“我不看,不看!”张文尴尬的笑了笑,自己玩的什么啊!这要是在家里的话还行,在外边走光的话,到时候占自己便宜的不只是自己了,好在没别人在,不然就吃大亏了。

秀秀难为情的蹲了下来,掩饰着身上乍泄的春光,可爱的大眼睛里尽是委屈和可怜的看着张文,那种幽怨的程度让人一看就觉得心疼。

张文眼睛瞪得都直了,情不自禁的盯着秀秀充满少女气息的身材。那湿透的小衣服紧紧的贴在她身上,隐隐可见充满青春气息的白嫩肌肤,而她又是蹲在水里的,这姿势更显她美妙的曲线。想不到这害羞的表妹身材也那么好呀!秀秀急得都快哭了,见张文还色眯眯的看着她,眼圈一红,哀求说:“表哥,求你别看了!”张文这才回过神来,赶紧道歉了一声,上岸把自己那件宽大的休闲服拿来,一边递给她一边语气诚恳的道歉说:“对不起了秀秀,我真不是故意拉你的。我也没想到这水里这么滑!”“没、没事……”

秀秀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的将衣服拿了过来,但一想自己站起来一换的话还是会被看得清楚,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尽是无奈,语气有些可怜的朝张文说:“表哥,你先转过去好吗?”“我去那边等你吧。”

张文说着头也不回的走上了岸,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这刺激的游戏玩太大了,屁股一走就疼,背上也是一样。调戏的代价也太重了吧!虽然看见了好东西,但看的总不能当药使吧。

陈桂香走了出来,见儿子满身都是湿的,皱了皱眉有些责怪的说:“小文,你怎么这个时候下水啊?还把身上都弄湿了。现在太阳这么毒,一会而中暑的话怎么办?”“妈,没事。我刚才太热了上水边凉快去,结果摔水里去了,不小心把秀秀也绊倒了。”

张文如实的坦白说。反正一会儿妈肯定会看见秀秀身上也是湿的,还不如提早招供比较好。当然不会说自己看到了什么美丽的画面。

“这两孩子淘气的。”

陈桂香小小的嗔怪了一句,但也没去多想。

“大姑!”秀秀好一会儿才穿好张文的上衣走了过来,低着脑袋只是叫了一声后就躲到了旁边的树下去了。

陈桂香看着侄女穿着儿子的衣服,一脸的难为情。再往下一看,虽然休闲服能盖到她的关键部位,但那腿上的皮肤却是一览无遗。大概也猜想到了是怎么回事,阴阳怪气的看了儿子一眼后说:“你带秀秀回家去洗洗、换身衣服吧,这天要是中暑的话就不好了。”

“大姑,我没事的!”秀秀慌忙的摆了摆手,一脸红晕的偷看了张文一下。

“什么没事,等有事的时候就晚了。听话!”陈桂香上前拉着她的手,关心的嘱咐道:“一会儿让你表哥给你再拿几件漂亮的新衣服穿,等大姑回去的时候看看我家秀秀打扮起来多迷人。听话,知道吗?”“走吧秀秀!咱们先回去洗一下,换身干的衣服吧!”张文上来没一会儿,感觉似乎身上的水都变得有些潮热了,十分的难受。也上前劝说起来,只不过这话多少听着有点占便宜的意思。

“嗯……”

秀秀也听出了里头调戏的意思,但因为脸皮薄,就没有再说什么。娇羞的应了一声后,自己在前边先跑上了,似乎是有点躲着张文的意思。

“你是不是对秀秀怎么了?”她这一跑,陈桂香立刻就抓住了也想落跑的张文,一脸认真的逼问道。

张文看老妈脸上的表情有点发阴,赶紧苦着脸,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解释说:“妈,你怎么这样怀疑你儿子啊?我什么都没干,我俩一起摔倒以后,你知道的,她的衣服有点薄,所以我就看见了那么一点点。”

陈桂香冷哼了一声,突然满脸暧昧的问:“那你觉得秀秀的身子好看吗?”“很好……”

张文本能的答应了一声,但一看妈妈一脸怪怪的微笑,赶紧改口说:“我也没办法,她站起身来的时候我不经意看到的。我真不是故意想看的!”“呵呵,逗你玩呢!”陈桂香突然咯咯的笑了起来,一边轻拍着张文的肩膀一边调侃说:“就算你干什么了,妈也会护着你的。秀秀这孩子不错,听话、懂事又知道心疼人,真要选人给我当媳妇的话,我也乐意找这样的。你可不许欺负她哦!”“妈……”

张文刚想说“她是我表妹,怎么可能会”时,脑子里又一想“是表妹又怎么样,连姐姐都给xxoo了”这话一出估计就是一顿教训和一阵白眼,赶紧换个口气说:“你怎么操起这心了,我真是无意才看到的。秀秀她脸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真的对她动手动脚,这会她不哭成个泪人啊?”陈桂香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会儿,也觉得儿子说得有里。放开张文以后还是不放心的嘱咐说:“回去以后可不许对秀秀动手动脚的,就算要的话也看看门窗关没关好,知道吗?秀秀这丫头脸很薄,要被你姐还是小妹看见了就不好了。”

“妈……”

张文冷汗都快下来了。怎么一听这口气很是严肃,但话里的意思是那么坚定的支持自己去耍流氓呢?这妈当得真有水准!“好了好了,赶紧去吧!”陈桂香不耐烦的摆了摆手后开始推着儿子,嘱咐说:“小妹要是在家的话你就老实点之道吗?想占秀秀便宜的话,你先把那鬼丫头哄走。”

张文彻底的无语了,不知道该和这强悍的老妈说什么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虽然思想上是很猥亵,但她凭什么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条色狼呢?哭着脸点了点头后,张文朝已经跑到了半路上的秀秀追了上去。别看这丫头一副柔弱的样子,到底还是山里人家的孩子,跑起来确实是够快的!那小小的身影没一会儿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张文在后边跑得气喘吁吁,累得腿疼都赶不上她了。

秀秀回头一看张文追了上来,脸又是没由的一红后,本能的跑得更快了,似乎是在躲避着张文一样!“秀秀,你等我一下啊!”张文一边跑一边喊着。要命,自己这破身体居然连这丫头都赶不上,看她似乎不怎么累的样子,自己倒是气都快上不来了,以后真得好好的锻炼一下。

秀秀却是一听到张文喊话跑得更快了。修路的工人看见这一幕,还以为是一对小情侣在闹别扭,或者是在玩什么亲密的游戏,哈哈的调笑起来。那刺耳的笑声让秀秀感觉更不好意思了,脚步更快了起来,飞速的朝张文的家里跑去。

就几分钟的功夫,当张文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喘个不停,浑身都是大汗。这死丫头也太强了吧,看她那副柔弱的样子,还以为是个病美人之类的。就这身体,估计去跑马拉松都没问题了,比自己不知道健康了多少倍。

“秀秀……”

张文刚一站下来就弯下腰直喘气,感觉腿有点发酸发软了,进了院子以后,一看秀秀一脸难为情的站在了房门前彷徨着,看到自己又脸红的低下头去。大门已经紧锁上了,似乎小丹又趁着没人管的工夫跑出去玩了。

“你还生气吗?”张文看她不回应自己,走上前柔声的问道。

“我、我不生气……”

秀秀一头秀发都跑得有些乱了,小脸上红通通的,看起来也是跑得有点累,不过汗水却是出得很少,只有秀气的小鼻子上才有少量的几点,看起来很是可人。

张文一边拍着胸口一边信誓旦旦的解释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是真的太滑了才摔倒的,本能的就拉着你了。你要不高兴的话,表哥给你道歉,实在不行,你打我也可以呀!”“哥,我真不生气,你别说了好吗?”秀秀立刻羞涩的别过头去,似乎是不敢再谈这个话题了。

“你不生气就好了。”

张文温和的笑了笑后,拿出窗上的钥匙把门打开,迈进去却发觉秀秀站在门口不进来,似乎是有点害怕和自己独处。自然的伸手去拉了她的小手,温柔的说:“赶紧进来吧,跑这么累了还不歇一下。”

“嗯!”秀秀低着脑袋应了一声,手本能的僵硬了一下,但还是顺从的跟着张文走了进来。

张文握着她的小手感觉特别的柔软,又嫩又热的,似乎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水。张文有点舍不得放开这柔弱无骨的小手,但还是拉着她到炕边后,示意她先坐一下。自己在那老衣柜里翻起了东西,目测一下表妹应该是B稍微大一点左右的尺寸。姐姐是C,妈妈是D,家里似乎没合适的胸罩了。

秀秀看着张文一脸无所谓的在柜子里那一堆花花绿绿的女人内衣中翻来翻去,看那些新款的内衣,小脸红得似乎快要冒火了。

张文翻了好一会儿后,脑子里突然起了一个邪念。从姐姐藏的那堆最具诱惑的小内裤里找了一件特别薄、特别小的绳绑式的内裤,再随便拿了件背心和短裤递了过去后,一脸不好意思的说:“我看没什么合适你的衣服,胸罩也没这个尺寸的,你先将就着穿这些吧!洗澡的地方在哪你知道吧?”

第四章 表妹敏敏

“嗯……”

秀秀乖巧的接过衣服,张文刻意的把那件小内裤藏在了中间,所以她也没怎么注意到。

“表哥,要不你先洗吧!”秀秀刚站起身的时候,看张文全身上下都湿了,跑来的时候还沾了不少的尘土,明显比自己还要狼狈。立刻就停下了脚步,柔声的说道。

张文摆了摆手后摇头说:“你赶紧去吧,我一大男人的不怕有人偷看,一会儿自己在井边洗洗就可以了。”

“嗯”秀秀脸红的应了声后,这才款款的朝外边走去。

看着她湿湿的裤子紧紧的包裹着挺翘的臀部,背影里最迷人的臀部曲线圆圆的特别漂亮。张文心里第一个起的念头就是去偷窥一下,递二个就是去看看能不能和她鸳鸯戏水。但又觉得这似乎有点不太实际,也有点太禽兽了,第一次见面就那么急色,肯定会吓到她的。索性摇了摇头让自己别想那么多,拿起衣服和洗发精后朝外边走去。

走到了后院的井边,张文左右的环顾了一下,心想:自己一大男人洗澡应该没人偷窥吧,但大白天的在外边光着屁股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还是穿着内裤。打上一桶凉凉的井水浇在身上,刺骨的冰凉和炎热的阳光一碰撞,全身的细胞立刻就活跃了起来,就算是在炎热的下午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在太阳底下洗多少也是有点不舒服,张文快手快脚的把身上都冲洗干净以后,趁着左右没人,赶紧把身上的内裤脱掉,很快的洗了洗命根子然后擦干,换上了新的内裤这才感觉舒服了许多。洗澡的时候穿衣服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洗澡时间很长是所有女孩子的通病,不管她洗得仔不仔细,也不管她是恐龙还是美女,这几乎都已经是遗传因子里一个很大的败笔了。张文百无聊赖的在树下抽了好一会儿的烟,左等右等没等来表妹的美人出浴,却等来一个不速之客!“有人在吗?”篱笆墙外一个清脆但却紧张的女声喊道,听起来是万分的火急。

张文记得听妹妹说过能和自己家有来往的人简直就是屈指可数,所以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很少有外人到家里来,突然有人上门倒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张文虽然纳闷,但也马上客气的喊:“谁啊?”篱笆门腾的一下就被推开了,一个婀娜高挑但显得另类的身影急促的走了进来。

张文抬眼一看,进来的女人大概二十七八左右,一身朴素的青衣衬托着高挑的身材,大概有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这在南方小渔村的女人中已经算很是另类的了,盘了一个已婚妇女才盘的发髻,一看就知道是嫁为人妇了。五官长得算是清秀,不算漂亮,但也不是难看的那一种。算是比较中等而已,耐看型的吧。

更引人注意的是她挺着一个圆圆的肚子,就算是张文这个不懂的人一看也知道起码怀上有五六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刚进门的时候就一脸的慌张和着急,脸上还满是汗水,看来是一路跑过来的。只见她左右看了一下后径直的朝张文这边走来,边走边紧张的问:“你、你是不是张文?”女人虽然长得很普通,但她和这一屋的大小美人一样,有些渔民少有的白嫩皮肤!虽然她不是很漂亮,但张文总感觉这女人一看就很顺眼,尤其是一对明珠般闪亮的眼睛,似乎通过这双大眼睛一眼就看到她的内心一样,给人的感觉很是清澈。

“我是,别着急,有什么事你慢慢说。”

张文看她急得都快哭出声了,赶紧起身答应了一声。不过却是在疑惑这素未谋面的女人为什么会找自己,天地良心啊!她肚子里的那位肯定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你你舅舅在哪?”女人憋得脸都红了,看来是跑了很久的一段路。上气不接下气的喘了好一会儿才艰难的憋出了一句话来,有气无力的看起来很是难受。

“在山上呢。”

张文随手的一指,刚想问她有什么事的时候,这女人来也快去也快,话音刚落,她就俐落转个身一阵小跑的出了院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朝山上跑去。那速度一点都不像是怀孕的女人,这样剧烈的运动让人担心会不会伤到她肚子里的小生命。

张文感觉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跟什么啊,看这样子像是有着急的事,先找自己,马上又找舅舅的?难道是家里有人让蛇给咬了吗?想到这,张文不禁一阵恶寒,又想起了舅舅挥刀自宫的事了。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张文还专门买了一些各种蛇的抗蛇毒血清回来,以备不时之需。南方潮热的天气养育了很多毒蛇,万事还是保险一点比较好。

就在张文对这突然的怪事有些纳闷的时候,已经洗完听到外边动静的秀秀换上了一身干净清爽的衣服,一边用新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满脸舒服的问:“表哥,刚才是林老师过来了吧,她找你有什么事?”“你认识她啊?”张文一听,立刻就想起了小妹说过以前村里还有一个读完初中的女老师,现在已经嫁了人,看来说的就是她了。

秀秀一边款款的走来,一边左右的看了看,却是没看见人在哪,疑惑的问:“她以前还教过我呢,刚听到声音怎么没看着人。哪去了?”“不知道,她有是找你爸去了!”张文摇了摇头后说道,眼睛却邪邪的盯着出浴后动人的表妹看。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新衣服后,满身的少女朝气和外露的白嫩皮肤确实是够诱惑的,头发湿淋淋的看起来又是漂亮了几分。尤其是她一边擦着头发问话那疑惑的眼神感觉特别的无辜,无形之中多了一点点说不清的迷人风韵。

“哦,表哥,你看的这是什么书啊?”秀秀疑惑的应了一声后坐在张文旁边的小凳子上,饶有兴趣的看着小石桌上面摆的几本厚厚的农业书。

她这一低下头来,张文鼻血差点就喷了。尤其表妹没有合适的胸罩穿,所以那件紧身的小背心里根本就没有多一层的保护。而且她刚洗完身上还不怎么干就穿上了衣服,水珠没干加上洗完出汗,结果肯定是衣服湿了一片,紧紧的贴在了身上。那圆圆的曲线完美的被勾勒了出来,可她竟然没发觉胸前小小的两颗突起已经是清晰可见的,如果小可爱不是黑色的话,估计这会已经走光得彻底了。

张文狠狠地咽了咽口水,赶紧别过头去不让自己看这香艳迷人的场景。脑子里想自己什么时候那么禽兽了,和自己姐姐确定关系后,脑子里似乎总是只想着这事,不管看哪个女人都会不自觉的打量她的身体,真是彻底的堕落了。

张文一边故作温柔的微笑,一边时不时的打量着她美妙的身躯,见表妹还没有发觉到自己的猥亵,心不在焉的答道:“都是一些我要学的专业书,你看得懂吗?”“嗯。”

秀秀好奇的拿起一本翻了翻,脸上全是渴望的神情,浅笑着说:“以前我也读了小学嘛,认识不少字。林老师不教书以后还借给我不少的书,我在家自己没事就看看,只要不是太难懂的我都能看明白!”张文心念一动,边站起身往屋里走边高兴的说:“那正好,我这还有不少的书,没事的话你可以看看,以后想找资料的话正好你能帮一下我。”

“真的?”秀秀满脸兴奋的跟了上来,看得出来她也是一个爱学习的乖女孩。

进屋以后张文熟练的拆开一个沉重的纸箱,脸边密密麻麻的都是一套一套的教科书,本来是打算买给妹妹看的。但想了想小丹这疯丫头大概也静不下心来好好读书识字,给她的话似乎除了拿去炫燿也没多大的作用。所幸给表妹看吧,看她那么的文静乖巧,应该会喜欢的。总算对得起这些精神粮食了。

果然秀秀从里边一本一本的往外翻,每本都只看了封面后眼里尽是喜悦的神色,禁不住兴奋的嫣笑道:“表哥,你怎么还买了这么多书啊?我家里有一些,借来借去的翻得都快烂了。一直想看一些新的书但就是没有,没想到你竟然有这么多!”张文开心的笑了笑,把那些什么寓言、故事书的一堆堆的拿了出来,全推了过去,高兴的说:“呵呵,我也是没事喜欢看点书。都在这了,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就拿过去吧!”秀秀兴奋的左拿一本看看右拿一本翻翻,秀气的小脸上一会儿犹豫一会儿不舍的。苦着小脸说:“表哥!这些书我都喜欢。但有一些看不懂!”张文把早准备好的字典递了过去,笑呵呵的说:“看不懂的话,这些字你起码懂得拼音吧?查一下不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谢谢表哥!”秀秀拿起字典爱不释手的翻了几页后,突然满脸不舍的说:“但,这么多书我怎么看啊?不管哪本我都喜欢啊!”张文看她这副为难的样子分外的可爱,忍不住逗她说:“那秀秀给我当老婆吧,这样你就不用来回的搬,喜欢的话就在这看不就行了吗?以后表哥有什么书也都是你的了。”

“表哥……”

似乎一堆书就拉近了初次见面的两人之间的陌生感,秀秀一听,小脸上立刻泛起了羞涩的红晕,但和刚才那低头不语不同的事,现在她也知道撒娇了,很动人的白了张文一眼。

嗲嗲的一声娇唤叫得张文的骨头都有些酥了,连颈椎都有一点点发软的感觉。再看看表妹那少女怀春一样的娇羞神色。不由得心念大动的挪坐过去一些,惬笑着说:“我说真的,秀秀,你这么漂亮都快把人迷死了。真让你嫁给别人当媳妇我还是舍不得,给表哥当小媳妇好不好?”“瞎说……”

哪个女孩子都喜欢被人夸奖,秀秀这个娇羞少女也不例外,低下头去脸上微微有点喜悦的嗔怪着。但脸薄腼腆的她也是被张文这表白一样的调戏弄得心跳加快,羞得都不敢抬起头了。

张文见她似乎不怎样排斥自己,立刻趁热打铁的猛地拉住了她柔软的小手,一副深情的样子看着她说:“我没瞎说,真的。你要喜欢的话,我立刻和舅舅说一声!好吗?秀秀。”

秀秀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都快碰到她的胸口了。语气轻得和蚊子一样的说:“可,大姑不是在张罗给你找对象了吗?我听爹说,你都快要娶媳妇了,就这几天的事了。”

一听这话,张文就知道有希望了,立刻拍着胸脯说:“没事,只要秀秀肯要我的话,不管啥天仙美女,我立刻就给她推了!到时候我肯定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来。”

秀秀突然羞红着脸将手抽了回来,快速的躲到一边后扭捏的说:“表哥,咱门今天才见面啊!你怎么就这样逗人家呀……”

张文色色的一笑,心想:这事哪还分什么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看表妹脸红的样子,嘿嘿的笑了一下后又朝她那坐了过去,柔声的说:“哪有什么,你没听你爸和我妈说的吗?咱俩小时候还经常睡一被窝呢!小时候都已经够熟了,还在乎这一天两天的。”

这话一出,秀秀的头变得更低了,脸红得像是被烧红的铁一样,只差没冒烟而已,张文不禁更加心花怒放。以往自己都是被调戏的对象,现在也知道了耍流氓的好处,看表妹这反应越来越有趣了。刚想继续进一步的时候,院子里突然传来了几阵银铃一般的轻笑声,赶紧竖起耳朵一听,原来是姐姐回来了。

张文本能的刚想躲到一边去,但脑子里猛一想姐姐进来要是看见这一幕,再加上秀秀一脸娇羞怀春的样子,不猜出个端倪来才怪。索性就站起身朝外边迎去,还没看着人就笑着喊:“老姐,你总算回来啦!”张少琳正和一个看起来土里土气,梳着两条有些老土羊角辫,低着头手拿一个包袱的女孩子有说有笑的走了进来。见弟弟迎了出来,或许是想起昨晚那上天堂一般的刺激感觉,不知不觉的脸上闪过一丝妩媚后,走过来大大咧咧的说:“小文啊,赶紧过来。姐给你带个媳妇过来给你看看怎样,好的话晚上让你们洞房。”

“张少琳!”女孩脸红了一下,偷偷的打量了张文一眼,又转过头去一脸羞怒的说:“洞什么房,你也太没羞没臊了吧!”张文感觉姐姐的话里带着明显的玩笑味,再一看那女孩子,这也太小了吧,看起来顶多十五岁的样子。只比小丹高了那么一点,细细的一看,似乎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面色微微有些发黄,小身子也很消瘦。虽然一双眼睛透露了灵气和温柔,但这时候看起来多少有点紧张。

“姐,你就别逗我了。这谁家女孩子啊?真可爱。”

张文呵呵一笑后走上前去,仔细的看了看眼前这个小女孩。长得还是满不错的,虽然一身上下的打扮又土又旧,衣服洗得都有些发白,但一张小脸却很漂亮,隐隐有一种病美人的感觉。如果能打扮一下的话,估计也是个小美人了,就是这电视上才出现的羊角辫让人看着别扭。

张少琳笑眯眯的拍了拍张文的肩膀后,递了个赞许的眼神后才笑着说:“你小子倒是鬼精鬼精的啊,老姐我随便说的都让你看出来了,真有前途啊。”

女孩子抬起头来,看了看张文,倒是没什么第一次见面的害羞,有的倒是一种本能的好奇。那灵闪闪的大眼睛黑得像是夜空一样,第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她的冰雪聪慧。

张少琳亲昵了拉过她的小手,笑眯眯的说:“这是姨家的小闺女刘敏敏,长得漂亮吧?”又朝那女孩子笑着说:“还不赶紧叫人,叫声表哥可是能剥削他的哦。到时候不怕这臭小子不给你点见面礼,你可不用客气知道吗?”“表哥。”

这个表妹倒没有秀秀那么样的害羞怕生,走上前一步后大大方方的叫了一声。声音也是可爱的童音,给人的感觉软绵绵的很是甜美。

这下可好!俩表妹一起来了,还长得都不错,一个羞涩腼腆,一个落落大方,倒也都是小美人。张文笑着点了点头朝屋里指了指,轻声的说:“刚好秀秀也和小舅过来了,一会儿你们可以一起玩。”

秀秀刚才独自一人在屋里,起先一听到姐弟俩的对话心里就是一突,心乱如麻的以为是表哥相亲的对象来了。但一听接下来的话,这才知道是自己另一个表妹也过来了,心里微微的松了一口气,又莫名的感觉到一阵高兴。慢慢的走出门来,羞涩又是惊喜的唤了声:“琳姐,你们回来了。哇,敏敏你也来啦!”“秀秀姐。”

刘敏敏高兴的大呼一声后,猛地扑上前去把秀秀一把抱住,脑袋直接埋到了她胸口上蹭了几下,亲昵中有点撒娇的说:“你怎么那么久不来找我玩?人家好想你啊!”张文口水差点就掉下来了,看着秀秀软绵绵的美胸在她的磨蹭下摇晃起来,恨不能上前将这个小表妹拉到一边,自己享受一下少女青涩诱人的乳香。

“这俩小丫头。”

张少琳并没有察觉到弟弟的色意,咯咯的笑了几声后说:“小文,你还不拿屋里的零食饮料招呼妹妹们去吃,别木头桩子一样的站这,小心咱家俩妹子笑你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哈哈,不是公的还能是母的吗?怎么看我都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吧!”张文一席话惹的几个女孩咯咯大笑。

秀秀亲热的挽着敏敏的胳膊,一起说着亲密的体己话。两位表妹站在一起身高上明显的有点差距,但性格各异,倒也是莺莺燕燕很是热闹。

四人进屋以后,俩个表妹就坐到一边说着悄悄话去了,秀秀却还是偶尔偷偷的看了看张文几眼,脸上依然有些羞涩的红晕。张文殷勤的拆开箱子,把一包包女生喜欢的小零食拿出来。刚摆上巧克力果汁什么的,就感觉她们眼睛都发亮了,显然这些可口的小零食对她们这种花季少女是最有杀伤力的。

眼见姐姐朝屋外走去,张文忍不住问:“姐,你去哪啊?一起吃点吧!”“我先去把汤熬上,不然你这个傻蛋晚上喝什么!”张少琳笑眯眯的递了个媚眼后笑道,眼里尽是勾人的暧昧。

张文挠了挠头一笑,在给自己壮阳这事姐姐倒是够积极的,难道她就不怕把自己给补死了吗?真不知道这算是幸福,还是算是悲哀呢?张少琳走出去以后,张文立刻殷勤的招呼还有些拘谨的俩个表妹吃起了她们平时难得一见的零食。不管她们吃不吃都把包装拆了开来,还好这次买得够多,都是一箱一箱的批发来,不然的话哪够这么挥霍啊。

女孩子天性都比较喜欢吃这些东西,何况是一些平日里她们买不起的东西,不过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扭捏了一会儿就已经受不了诱惑,秀秀这才拿起一块巧克力轻轻的咬了一口后,满脸都是迷人的微笑说:“这个真好吃,比起陈伯纳卖的好吃多了啊!”“真的?”刘敏敏疑惑的说了一声后,似乎也是找了个藉口似的拿起一块吃了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兴奋的点着头说:“真的挺好吃的,陈伯那的根本比不上,而且这里边还夹着瓜子呢。”

张文心想:陈伯那最贵的巧克力才一块钱,你们两位吃的可是八十多一盒的德芙啊,盒子虽然好看,但里边的巧克力勉强算估计还没四两,不好吃的话我直接撞墙死算了。不过看两个表妹逐渐放开了,一颗接一颗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心里也是有一种莫名的高兴。即是不是出于讨好,但也是出于一种哥哥的疼爱吧!张文给她俩一人开了一瓶苹果汁,笑呵呵的说:“喜欢的话就多吃一点吧!反正你们当表妹的吃我这表哥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说完时还不望偷偷的给秀秀递了一个暧昧的眼色,惹得她脸上没由的又是一阵娇羞,低下头去不敢看张文色色的眼神。

敏敏拿起果汁喝了一口,又意犹未尽的吃了几颗棉花糖后,这才看见了炕上堆得乱七八糟的书,饶有兴趣的拿起一本随意的翻了翻后问:“表哥,我不是听说你已经高中毕业了吗?怎么还买这么多书来,是不是给小丹学习用的啊?”这个表妹倒是和自己没什么陌生感,没一会儿就有点打成一片的感觉,看起来她也经常到家里来玩,不然不会说话感觉那么随和的。张文笑了笑,有些自夸的说:“其实我现在没事也会读一下书充实自己,至于这些书嘛,你们喜欢的话就拿去看看,毕竟多认识一些字和多长一点知识也不错。”

“那倒是。”

敏敏翻了翻几页,叹了口气说:“自从林老师结婚以后还真就没地方读书去,弄得人家心都痒痒了。可惜我妈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又没钱出去外边读!哎!”张文知道这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严重得已经脱离了这个现代社会。估计敏敏在家没少被洗脑。心里同情之余又殷勤的给她们各拿了几块点心后,下炕朝外边走去,温柔的说:“你们在这看一会儿吧,我出去弄点凉的饮料过来。”

“表哥,要帮忙吗?”刘敏敏殷勤的问道,不过却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不用了,一会儿就好的小事。”

张文摇了摇头后走了出来,两个表妹一起看书、吃点心,倒有那么点喝下午茶的意思,看她们的样子似乎还是对书本更感兴趣。自己在这的话,估计她们也静不下心来,索性还是去找姐姐聊一下吧。看这敏敏表妹随身还带着包袱,软软的应该带的是换洗的衣服,难道要在这住下?不会吧!一进厨房里,第一眼就看见了姐姐娇俏的背影对着自己,弯着腰更显露出她优美而又漂亮的臀部曲线。张文忍不住色色的走上前去,猛的在那柔软而又有弹性的香臀上拍了一下,淫笑着说:“姐,干嘛呢……”

“呀……”

张少琳没察觉到弟弟的接近,屁股上猛地感觉到被人拍了一下,尖叫了一声后突然转过身来,本能的抬起手想打下去,但一看是弟弟过来耍流氓,顿时就把手放了下来,妩媚的嗔怪道:“小文,你玩也知道点轻重好不好,这样会吓死人的。而且我手上还拿着刀呢,要是不小心砍到你怎么办!”张文这下看清楚了,姐姐抬起的手上正拿着那把新买的明亮菜刀,上边还布满了黏稠的鲜血。两只原来纤细无比的小手这时候都沾满了红红的鲜血,看起来凶狠无比。心里顿时突了突,这要姐姐本能的往后来一刀的话,自己不就是好生活没开始就直接over了。还好还好,春哥保佑。

张文装作害怕的拍了拍胸口后,一副小生怕怕的表情说:“还好我姐深明大义,反应灵敏,要不我就在这挂了,到时候会有多少人悲愤欲觉啊。”

“少贫嘴了!”张少琳把菜刀往砧板上一丢,一边捧起一个小盆子朝外走去一边念叨说:“现在有别人在家的时候,你多少老实一点吧!一会儿要是被她们看见的话可就麻烦了。”

“知道啦,不过姐啊。刚才我看你屁股那么漂亮,我就忍不住了嘛!”张文嘻皮笑脸的跟了上去,一看姐姐手上的盆子里那一堆堆的肉块,大概就是传说中要给自己补一下的那只老鳖了。这几刀杀得可真俐落啊,要是自己来的话不知道能不能下得了手,姐姐到底还是剽悍啊。

张少琳到了井边,坐在树头上一边洗着已经杀好的老鳖一边疑惑的说:“你怎么不进去陪一下秀秀她们,多久没见了,陪她们看一下书什么的,别把人家丢那不管呀。”

张文在她旁边蹲了下来,点了根烟后问:“姐,我看敏敏怎么过来的时候还拿个包袱。是不是打算在这长住啊?”“怎了,你小子起色心看上这丫头了?”张少琳的眼色突然变得暧昧无比的问道,但明显也是有一点点的醋意。

张文慌忙摇了摇头,解释说:“怎么可能?她还那么小,何况我和她又不怎么熟。就是感觉奇怪问问而已!”张少琳咯咯的笑了笑后,用已经洗得干净的小手猛地在弟弟裤裆中间拍了一下,无比娇媚的说:“好啦,其实没那么复杂。我这次去的时候小姨告诉我,她给你张罗的那个女孩其实早就有对象了,还大了肚子,现在这不是就算吹了吗?姨一个劲的道歉说她肯定给我找个好的,我也没说什么。那样的女孩子进门的话才是倒楣事呢!还好发现的早,要不然咱家就丢人了。”

如春风拂水一样轻轻的一抚,张文立刻就在姐姐温柔的挑逗下硬了。心想不张罗更好,要给我来个心灵贤慧、长相放心的那还不彻底完蛋。感谢这位不知名的小妹媚,要不是你奉献了身体,老子也没机会多自由几年。难怪姐姐回来的时候心情那么好,准是自己的媳妇没了把她高兴坏了。

张文心里一阵暗爽,但还是一脸不解的说:“那这和敏敏过来有什么关系?”张少琳笑咪咪的看了看弟弟后,语气勾人的说:“还说你不是看上这丫头了,敏敏敏敏的叫得多亲热啊。姨家的妹子上这来玩几天有什么稀奇的,值得你这样老是追问?心里有鬼了吧!”说完咯咯的笑了起来,半眯着眼睛看着张文。

“哪有啊。”

张文慢慢的挪到了姐姐的背后轻轻的抱住她,双手扶着她那圆翘的香臀,凑上前去一边舔着她的小耳朵,一边哈着热气色色的说:“你就在这淘气吧!我担心啥你又不是不知道,还来逗我。是不是嫌昨晚还不够啊!”张少琳感觉弟弟的舌头还调皮的钻着自己的耳洞,热热的、潮潮的带起一阵爽快的电流,下身作怪的大手也摸到了自己敏感的蜜处,隔着裤子就前后磨了起来。身子一颤后转过头吻了张文下,温柔的说:“好啦小文,先放开姐吧。一会儿被她们看见就不好了!”“那你先告诉我怎么回事嘛!”张文也回亲了一下她光滑的脸蛋,苦着脸说:“我可不想咱们的事被别人打扰,要是晚上抱着你睡却没办法做爱的话,那不就难受死了。”

张少琳轻轻的挪了挪地方,避开了弟弟总让自己情动不已的骚扰。嗔怪的白了张文一眼,这才款款的说:“好了小文,敏敏顶多就在这住上几天的功夫。小姨家现在的环境也不怎么好,现在鱼汛刚过,没多少活干。上次妈去的时候她就一个劲的倒苦水了,妈答应她让敏敏上咱们这帮忙来补贴一下家用,我这也是没办法啊!再说了姨家好的时候对咱们也不错,这时候也不能说什么不是。”

“可是姐啊!”张文感觉自己都哭了,郁闷着问:“我们家就那一张破炕头,晚上怎么睡?原来喜儿在的时候都感觉有点挤,现在一下来了两个,能睡得下去吗?我倒宁可拿点钱让她回去得了。”

张少琳有些惊讶的问:“怎么,秀秀也在这住吗?小舅不是和她一起过来了吗?怎么又把她丢这了。”

张文点了点头,苦笑着说:“应该在这住没错了,舅晚上去新房子那帮咱们看东西。秀秀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说也不能让她一人走山路回去吧!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就不好了。下午的时候妈都已经和她说好了,现在想让她回去是不可能的,但晚上总不能让一家人都在炕上叠罗汉吧,这可怎么办啊?”“这确实是个问题……”

张少琳一听也犯起了难,家里的炕其实勉强挤的话挤得下这些人睡,但起码得是人挨人的情况才行!品尝了男女之事的美妙后,张少琳也是特别迷恋和弟弟欢好时的销魂滋味,原来妩媚动人的俏脸顿时变得就一筹莫展了。

张文也是倍感头疼,其实憋一晚上不做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感觉还是有点难受的,毕竟两人刚刚小别胜新婚,又都是初尝欢好时那销魂滋味不久,正是欲罢不能、如胶似漆的时候,哪能受得了这样的煎熬啊!现在好不容易妈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管,两人之间越发肆无忌惮的结合,现在又杀出这么两个表妹来,确实是够让人头疼的。

就在姐弟俩都在拼命想办法的时候,敏敏嘴里含着一根棒棒糖蹦蹦跳跳的走了过来,一见姐弟俩都是一脸苦相的在这蹲着,不由得好奇的问:“姐,你们怎么了?”“没什么……”

两人异口同声的答道,但声音都是那样的无力,充满了幽怨的无奈。互相对望了一眼,苦笑了一下。

张文幽怨的想,还不是你们打扰了哥美妙的性生活,哎!如果不是你们来的话,晚上我就可以和姐姐再次翻云覆雨,享受她越来越温顺的口舌服务了。

敏敏笑嘻嘻的走上前来,亲昵的拉了拉张少琳的手后撒娇说:“琳琳姐,我看秀秀都穿上了新衣服了。人家也想要,你不是说要送几件给我吗?”“死妮子,那么着急干什么。”

张少琳强打起笑脸,站起身用泡了井水的冰凉小手一边挠她的肋下,一边嘻笑着说:“是不是急着穿新衣服去会哪个男人啊?老实说是不是……”

“咯咯……”

敏敏似乎很怕痒一样,马上就笑得身子乱颤,整个人都胡乱的扭了起来。虽然发育已经有点稚形了,但张文这时候起不了兴致去遐想。敏敏突然噌的一下躲到了张文的后边,吐了吐舌头后调皮的说:“是啊是啊,我会男人就得漂亮一点不形吗?表哥这不就是男人嘛?那我会他就好了。”

“死丫头,你没羞没臊的!”张少琳脸上闪过一丝醋意,不过又马上隐藏了起来,大大咧咧的笑骂道。

张文感觉表妹身上似乎有一种花草的味道,也说不上是香味,只是闻起来有点奇怪而已,不过确实是让人感觉挺清新的。看姐姐似乎有点吃醋了,赶紧别过身一脸正经的训斥说:“敏敏,女孩子家说话要含蓄一点知道吗?就算我是你表哥都不能这样说,以后可不许这样说话了。”

“知道啦!”敏敏根本就不为所动,笑咪咪的跳了几步,一双可爱的眼睛直值得盯着张文,嬉笑着说:“表哥,那人家打扮的漂亮点给你看好不好吗?”“好,好!”张文倒不会去多想什么,她知道敏敏对自己全是对哥哥的一种撒娇,可没那种类似于勾引或者是喜欢的想法,完全就是一种小女孩的本性而已。

张少琳捧起已经洗好的鳖肉,朝敏敏头上拍了一下后笑骂说:“好了,你个死丫头。别一副发了情的样子,过来帮忙吧,一会儿你姨回家还得吃饭呢。等忙完了,姐再给你拿衣服洗洗换一身新的!”“好啰!”敏敏欢呼了一声后,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塞到了张少琳的嘴边,调皮的说:“姐,我吃够了。剩下的算我请你吃糖吧。”

“你这真是不知道客气是什么啊!”张少琳娇笑着捏了捏她的小脸蛋,一副嫌弃的样子说:“我就那么惨吗?吃剩下的才给我!上边都是你的口水,我可不吃别人剩下的。”

敏敏呵呵的笑了笑,突然举起遍布她甘甜津液的棒棒糖猛的塞到了一脸微笑的张文嘴里,一脸天真的说:“你不吃的话就算了,那就便宜表哥啦,让表哥吃吧!”“哦……”

张文也没想到这丫头会在这时候把棒棒糖塞进自己的嘴里,猛的一阵很甜的感觉在口腔里散发开来。不知道是糖果本来的味道,还是因为表妹的小嘴含过产生的错觉。这,这不是间接舌吻吗?张文一时间就有些呆了。

第五章 禁忌之乐

“好啦,别疯了!一会儿没晚饭吃,小心我妈揍你。”

张少琳似乎对于这种亲昵的举动稍稍的有点适应了,除了幽怨的白了张文一眼后也没多说什么,拉着一脸调皮的敏敏就朝厨房走了过去!“表哥,要吃完哦。”

敏敏回头喊了一声,甜甜的脸上尽是高兴的微笑。

张文含着嘴里的棒棒糖,忍不住用舌头舔了几下。不愧是表妹含过的,真够甜。不过从敏敏那副调皮的样子来看,自己第一眼看她时那种腼腆估计是个假象,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至于一开始装乖巧应该是走路走累了懒得说话吧!尽管和表妹来了一次比较暧昧的间接舌吻,但张文倒没多少香艳的想法。有时候感觉是一种特别准的东西,总感觉敏敏似乎没把自己当男人看。或许在她的欢声笑语里,这表哥和表姐的亲切程度几乎没区别,有的只有亲人之间的亲密,倒是自己总是多想了。

哎,这思想实在太邪恶了。张文一边摇头晃脑的反省着,一边又无耻的使劲舔着嘴里的棒棒糖,将表妹的津液尽数吞进肚子里。从井里捞出几瓶湿漉漉的可乐朝屋里走去,秀秀已经是满脸认真的靠在炕上翻着一本小学六年级的教科书,那张羞涩可爱的小脸时而高兴,时而小眉头微皱的,看起来倒是别有一翻风情。

“秀秀,别太入神了。”

张文笑着说了一声后,开了瓶可乐递到了桌子上去,嘴里还津津有味的含着敏敏的棒棒糖。原来不怎么喜欢吃甜的,但这时候却也感觉不那么排斥了,或许也是因为这糖的来路很是暧昧。

可乐的开罐声音倒是把已经入神的秀秀吓了一跳,回神以后,她一看张文的笑脸近在眼前,小脸不由得红了一下,有些嗔怪的说:“表哥,你怎么走路不发出声音的。突然跑到人家面前,都快吓死我了……”

“嘿嘿,没办法!是你看得太入神了。”

张文又看见了她胸前的两颗小突起,忍不住起了色心坐到了这个害羞表妹的旁边。大手自然的放到了她盘起的美腿上摸了一下,语气关爱的说:“怎么样秀秀,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我教教你。”

秀秀本能的颤了一下,不过似乎也不排斥张文亲密的举动。低着头有点紧张的说:“没、没有。我可以查字典的……”

“那就好!”张文这时候可不想把她逗急了,毕竟也不可能多深入的发生点什么。索性把手收回来以后,从随身的包裹里拿出一条精致的银手链递到了她的面前,笑咪咪的说:“秀秀,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

秀秀眼前一亮,明晃晃的亮光让她明亮的眼睛全是小星星,仔细的打量了一下,羞答答的说:“嗯……”

“喜欢就给你吧!”张文将她的小手慢慢的抓了过来,见那纤细的手指如玉一般的漂亮,秀气而又白皙,简直不像是个渔家之女秀秀红着脸也没有反抗,张文慢腾腾的给她戴上去以后,左右的看了一下,搭配上倒是真的挺好看的,忍不住抓起她的小手在嘴边亲了一下,还色色的舔了舔她的手背。

“表哥……”

突然的举动让秀秀娇羞的喊了一声,但眼里对于这件礼物的喜爱倒是让她不自觉的露出了高兴的微笑。

“好好读书吧,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张文也不去辩解什么,在她红通通的可爱小脸上爱怜的抚了一下后,就低头开始整理起自己买的那些杂物来。其实这条手链原本应该说是脚链,是给喜儿买的,但现在她不在,就便宜了秀秀了,尺寸上的大小说是手链也不算过分。

好在张文还有些先见之名,这趟回来多买了一些女孩子喜欢的饰物和小首饰,不然一到关键时候还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哄她们开心。有时候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些精致的小东西比什么东西都更有魅力。

“好的……”

秀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表哥放开手跑到炕边忙去了,心里顿时有种失落的感觉。但看着手上的链子,又是一阵喜悦,心跳有些加快的感觉,脸上尽是甜甜的微笑。

张文其实也不知道这样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对于这个表妹来说,可能这样的亲密是她没接受过的。可连自己初恋还没开始,处男就先死在了姐姐的身上,或许这种调戏更多的是一种青春期的萌动吧。张文对于一些对付女孩子的招也是没什么底,不过听到表妹语气里的失望,心里就一阵的窃喜。骚扰战术成功,嘿嘿!张文翻箱倒柜的把东西稍微归整了一下,却没办法把那堆还没拆开的箱子里的东西找个地方放起来。无奈的叹了口气,看起来只有等搬新家的时候才能好好的整理一下了,东西一多真有点麻烦啊!“哥,要我帮忙吗?”秀秀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戴着手上的链子坐了好一会儿后,却一直没办法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看张文一阵忙碌,马上就殷切的想上来帮忙,同时有点惊讶自己为什么变得那么主动。

“不用了,这些你不懂!”张文摆了摆手后说:“反正现在还用不上,等过几天我在好好的整理一下吧。”

“嗯……”

秀秀应了一声后,一边走下炕一边伸着懒腰,娇滴滴的说:“坐了好久,人家有点累了!”“那出去走走吧。”

张文看着她这一伸展那一览无遗的美妙曲线和胸前的小走光,不自觉的咽了咽口水后,拿起羽毛球拍和跳绳,自然的拉上了她的小手,笑呵呵的说:“正好趁这机会放松一下,咱们打打羽毛球玩一下吧!”这东西虽然没玩过但多少也听过,秀秀立刻高兴的应了一声:“好啊!”这次小手被牵,秀秀已经不是那么的害羞,跟着张文笑笑的走了出来,似乎这样小程度的亲密已经变得很自然了。又前进了一大步,张文看她适应了自己的牵手后一阵的窃喜。心里暗爽了一下,但脸上还是那副人畜无害的微笑看着她。

到了院子里,上天似乎都在配合一样,原来老是不停轻吹的海风这时候突然停了下来,毒辣的太阳也快要下山,只留下温和的一片晚霞。张文手把手的教着她打羽毛球,偶尔少不了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也让秀秀羞红了脸。秀秀倒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没多久时间就大概懂得了该怎么打。张文马上就迫不及待的走开距离和她对打起来。

“对,就这样拍。”

张文被她一个球拍到身上后使劲的赞赏道。其实倒不是说秀秀多有天赋、有多强,只不过这一跳发球后落地时,那对饱满的小玉兔上下晃动着实在太吸引人了,张文看得心花怒放。打球的目的也是为了看这阵青涩迷人的波涛汹涌。

秀秀丝毫没察觉到张文隐藏的色意和快忍不住流下来的口水,小脸上尽是高兴的笑容,兴奋的说:“表哥,这羽毛球真的很好玩啊!你赶紧发球啊。”

张文给她发了一个比较高的球后,点头赞同道:“嗯‘球’确实好玩!你赶紧接啊!”心想却是偷笑的想着:“其实你的两个半球更好玩!”张文绝对是故意的,每一次发球都较高,弄得秀秀每次都得跳起来接球,小脸上累得迅速爬上了滚烫的红晕。每一次跳动时,胸前那对原本因为喘气而上下起伏的白兔就晃得更起劲了,都有点呼之欲出的感觉,把张文看得两眼都眯成线了,恨不能直接扒开她的衣服看个究竟,欣赏一下少女美妙动人的乳房。

张文这边看得爽翻天,但没一会儿秀秀就推说太累了打不动了,小脸上密布了一层汗珠,小口还在不停的喘气。看她的样子也是十分开心,因为她不曾玩过这在普通人看来简单到极点的东西。

“呵呵,运动一下身体好啊!”张文笑呵呵的朝她走了过去说道,眼见表妹越来越近,她脸上又有了柔柔的娇羞,显得格外动人。这时候敏敏却走了过来,一脸好玩的问:“表哥,你们玩什么呢?”张文心里瞬间感到郁闷,本来这时候应该是和她说一下情话才对,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来!心里不爽,但表面上还是呵呵一笑后说:“我在教秀秀打羽毛球啊!打不打啊?小丫头。”

“这东西啊,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玩过呢。挺久没玩了!”后边跟上来的张少琳一脸的微笑,但看了秀秀胸前的小走光时又若有所思。微微的白了张文一眼,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张文看她们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索性就把球拍递了过去说:“姐,那你们玩吧!我正好也休息一下了。”

“好,敏敏咱们玩吧!”张少琳和敏敏接过球拍后,立刻迫不及待的玩了起来。秀秀还坐在旁边看着她们兴奋的打来打去,不时娇滴滴的喊上一句加油。张文可没这么好的兴致了,这海边的夏天什么都好,就一天得充好几次凉这一点不好。炎热出汗是一回事,主要是海风还带着一种特别潮湿的闷气,只要人一出汗保准一会儿身上都是黏的。

张文回屋拿了件内裤后,见姐姐她们玩得特别兴起,连秀秀都在旁边忍不住呵呵的笑,心里不禁感慨这真是女儿国的生活啊。她们各有千秋,各有风情,生活在这里的男人比神仙差不到哪去,前提就是必须性能力充沛。

张少琳看了看弟弟一脸的色意,笑呵呵的问:“小文,你又要洗澡啊?”张文点了点头,一脸难受的抱怨说:“嗯,这鬼天气啊。太阳都下山了还那么热,一身像上了油一样太让人难受了。”

敏敏咯咯的笑了几声后调侃起张文来:“表哥,你是真的傻哦。咱们这海边的天气就这样,三岁孩子都能看出来现在一闷,晚上是肯定下雨的!现在这样叫闷不叫热,懂吗?”“行,行,就当我还是吃奶的孩子行吗?”张文没好气的说着,不过在说到吃奶的时候,却是色笑着朝姐姐飞了个吻,眼光不停的徘徊在她胸前那一对大白兔上。

张少琳春心荡漾了一下,会意的朝两个表妹嘱咐说:“秀秀,一会儿你们玩得差不多了,上新屋那边看看我妈,让她快点回来别淋着雨了。我先去看一下灶火!”说完就悄悄的跟在弟弟的身后走了过去了。

张文进了洗澡的草棚里,起码现在这已经用木板和塑胶布羞了一下,没有以前从缝里就走光的危险。盆子里都是秀秀换下的衣服,朴素的肉色内衣和湿漉漉的衣服,少女的清香似乎能闻见一样。但那种老土款式却是没多少的诱惑,张文也就没去细看。

等没了一小会,果然姐姐拿着换洗衣物悄悄的溜了进来。一关上门就使劲的拍着胸口,娇滴滴的说:“又玩了一会儿,这俩丫头总算出去了。”

张文看着她一拍一颤的大美乳,就知道衣服里边肯定没什么保护。色心大起的把门栓上以后,使劲的将姐姐的身子抱住,一边急色的亲着她的小嘴,一边脱起了衣服来:“姐……我要你……”

“别……别那么急嘛……”

随着张少琳轻微的吟声,两人的衣服早已经丢到了盆子里去了,如羊脂玉雕刻的美妙身躯立刻展现出来。

张文让姐姐靠在墙边,半蹲下身,一手握着她饱满而又柔软的大白兔肆意的把玩,挑逗着她敏感的小乳头。一手已经迫不及待的摸到了她那似乎已经隐隐潮湿的迷人蜜处,忍不住伸出手指插进去在里边抠弄着。一边用嘴含着姐姐已经微微硬立的小乳头,一边情动的呢喃道:“姐,怎么吸不出奶啊?”“小色狼……吸得出的话,那我不是大肚子了吗?”张少琳一边喘着娇气一边妩媚的说道。小手也投桃报李的伸到弟弟胯下将那根已经半硬的命根子,握住后轻柔的捏了起来。

姐姐的小手时而粗鲁,时而温柔,像是有魔力一样,让张文瞬间就冲动起来,张少琳半眯着眼睛享受着弟弟肆意的爱抚。脸上尽是情动的潮红。好一会儿后,握了握手里的棍物,有些惊叹的说:“小文,怎么你这好像越来越大了?”张文也是感觉似乎起了一点变化,比起以前是稍微粗了一点,但这时候心里早已经邪火大燃,没办法想那么多。手指抹着姐姐的花瓣,感觉她越来越潮湿了,喘着大气说:“姐,我现在就想要!”“嗯……”

张少琳也知道现在时间不多,空间又那么小,乖巧的应了一声后却迷茫的没有动作。

张文这才想起尽管姐姐对自己妩媚之极,但对男女之事却是没多少的经验。每一次都是在炕上自己主动来宠爱她的,现在在这不一样的地方,她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张文心里着急,赶紧将她的小腰环住,一手抱起她柔软的美腿后拱了过去,命根子在那潮湿的小地方磨了两下,就轻车熟路的进入了她那温热紧凑的花穴里,感受着姐姐体内热情的潮湿。

“啊……真,真大了……”

张少琳仰天一声满足的娇吟,娇美的身子开始微微的发颤,充实的满足感袭来,特别的销魂,俏脸上已然是一片渴求的妩媚!张文也是被姐姐有规律的蠕动夹得暗爽不已,舒服的吸了口气。但时间有限,也没有去再说什么。两人面对面的站着,张文忍不住擒住她的小嘴激烈的亲吻着。

挺起腰来开始在姐姐充满诱惑的身体进进出出了。

“啊……”

张少琳紧咬着牙关,不敢让自己发出本能的呻吟,张文也是爽在心里不敢吼出声来。毕竟在这做爱真的是有一种偷情的刺激,但空间太小,姿势不是那么的舒服。张文索性发了一下力,让姐姐双手环着自己的脖子,将她的另一只脚也抱起,用一个熊挂的姿势,每一次都更深的顶入她的体内,一阵狂风暴雨似的肆虐。

“啊……不行……太深了……顶,顶到底……了……”

张文现在没办法听到外边的动静,真的深怕妈妈或表妹回来看到就完了。但看着姐姐如此情动的样子,也有点舍不得让她别出声,灵机一动,拿起毛巾卷成一团塞到了她嘴里。

张少琳微微的愣了一下,但马上又被弟弟冲击着,只能无奈的咬着毛巾,压抑着自己激情的喧闹,紧紧的贴在弟弟的身上,用敏感的乳头摩擦张文的胸膛,寻找更多美妙的快感。

张文本来是想塞自己的内裤的,想法虽然香艳邪恶,但还是怕姐姐一时接受不了所以没干。抱紧她的腿后,又一上一下的淹没在姐姐的身体里,享受着那紧凑而又让人疯狂的快感,手托着她的香臀,使劲的揉着这饱满的臀肉。

“呜……呜……”

张文感觉姐姐全身剧烈的痉挛了起来,没几下后就身子一软,一阵滚烫黏稠的泉水从姐姐的小穴内喷出,浇着自己的龟头,感觉很舒服。知道姐姐第一次的高潮已经来了,而且来得是那么的快。温柔的停下动作后,又亲上了姐姐微张的小嘴,舌头灵活的钻进去和她一起交缠。

张少琳也无力的用小香舌回应着弟弟的疼爱,这姿势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太累了。张文都感觉手开始发酸了,将命根子从姐姐的身体里拔出来以后,示意她转过身去背对着自己站着。张少琳虽然没试过这样的姿势,但还是顺从的背过身去双手扶墙,将又圆又白的香臀背对着弟弟。张文站在后边咽了咽口水,将姐姐用这样一个羞辱的姿势对着自己,那水淋淋的小花穴更显红嫩粉艳,充满了催情的气息。虽然小草棚空间有限,但想玩一个老汉推车的姿势还是勉强够用的。

“小文进来啊!”张少琳回头一看,弟弟的眼睛都直了,脸色难得的一羞后,又妖媚的摇晃起美丽的香臀,发出了情动的求欢。

“来,来了。”

张文看得都有些痴了,狠狠地咽了咽口水后,上前扶助姐姐的屁股,手握着命根子对准她潮湿的蜜处,噗哧一下尽根没入。两人顿时又发出了满足的声音。

这个姿势最大的好处就是视觉上的冲击,张文又狠狠地撞击着姐姐充满弹性的臀部,清晰的看着自己的命根子在她的小穴一进一出的,那对傲人的酥乳也随着自己有力的动作前后晃动着。心里的兴奋早已经刺激到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动作伴随着无比的兴奋,也变得粗鲁了起来。

“小文……啊……顶死……姐姐了……”

“好小文……你,你插死姐姐了……”

“轻,轻点……啊……呃!”“姐姐,又……又要来了……快点,再,再快一点……”

张少琳彻底沉醉在这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情欲当中,一声声高亢的呻吟也不绝于耳。张文也是受到姐姐浪话的刺激,每一次顶得都更用力,“啪啪”的一声声重撞,恨不能整个人都撞进去!姐弟俩在这挟窄的空间里尽情的放纵,宣泄着年轻的激情!彼此都十分的热烈,想把晚上无法延续的缠绵在这一刻彻底的享用回来。

“哥,妈,姐。我回来啦……”

小丹蹦蹦跳跳的跑回家来,一看就知道又是疯了一下午。原本柔顺的头发变成了个小鸡窝,上边横七竖八的插着不少草屑,身上的新衣服上又有密密麻麻的泥巴点,就脸可爱的小脸上都像点缀一样的没有幸免。这一天玩下来可把她高兴坏了,哥哥偷偷给的零用钱和漂亮的新衣服都让她成了孩子们的焦点。

十六岁的小女孩感受着同龄孩子或羡慕或嫉妒的眼光,心里那个自豪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些原本家里有点小钱看不起自己的,现在说起话也都是酸溜溜的。等小丹拿出零食在他们面前吃的时候,心里美得就像是个被大家关注的小公主一样。甚至小丹可以清晰的听见不少咽口水的声音,那种从未有过的虚荣,让她幼小的心灵乐得都飘飘欲仙了。

“老哥……”

小丹再喊了几声后,纳闷的发觉屋里没什么动静。一看门也没关,应该是谁回来了才开的锁,怎么这会却是没人啊?心里虽然疑惑着,但一看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却又很高兴。又能换新衣服啰!有哥哥宠着,妈妈不会再骂了。

小丹心情愉悦的哼着曲子走进屋里,看炕上一团乱糟糟的不是零食就是书。随手吃了几块糖果后,拿起一条小内裤和一件无袖的小睡裙,就兴致勃勃的想跑去洗澡。但一到草棚边却听到了几声异样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姐姐发出来的。压抑却似乎有点痛苦,但又明显带着兴奋的愉悦!“姐,我回来啦……”

小丹生性本来就调皮,悄悄的靠近以后,猛地跳起来趴着门想吓姐姐一跳,这一看顿时就把一对正爬上高峰的野鸳鸯吓了一跳。

只见姐姐像小狗一样趴站着,高高的翘起那白花花的肉臀,嘴里咬着一条毛巾发出含糊不清的放浪声音。而哥哥在她后边,挺着硬硬的命根子,正一前一后的撞击着姐姐那丰满的香臀,两人都一脸享受的模样,身上布满了一层热热的汗水!鼻子里的喘息特别的粗重。

“小丹……”

张少琳被吓了一跳,一看是妹妹,心里松了一口气,妹妹早就知道了两人的关系。还好不是表妹们回来,要是被她们看到的话就完了!尽管已经知道姐姐和哥哥有一腿,但两人都是半夜在办事的。小丹是个小孩子,晚上睡得比较沉,除了有一次被吵醒以外也没什么感觉。这时候却看到这真刀真枪肉搏的一幕,小丹难得羞涩的呢喃说:“你们怎么在这就乱搞啊?”猛的被吓了一跳,张文转头一看,妹妹的目光一点都不避讳的落在自己和姐姐的交合处,眼里有点羞涩又有小孩子天真的好奇。本就已经处于发射的边缘,这时候妹妹的目光简直就像催情药似的起了作用,再加上姐姐一害怕,本能的夹紧一下,顿时舒服得张文眼都有些红了,忍不住一个兴奋抓住姐姐的屁股,又继续的狠狠的撞了起来。

“不要……停……停……下……”

张少琳没想到弟弟会突然这样兴奋的抽插着自己,在妹妹面前直接又撞了起来。想挣扎但却没办法躲开,妹妹又在一边瞪眼睛看着,顿时感觉那种舒服的快感似乎更强烈了。嘴里含糊不清的呻吟让人不知道她是想停,还是不想停。虽然嘴里拒绝着,但身体上却十分激烈的回应着。

张文感觉姐姐现在夹得特别的紧,那嫩肉有规律的蠕动,简直就像是一种要命的索取一样挤着自己的命根子。妹妹又在旁边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两人的交合,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心里难掩一种快发疯的兴奋,受不了这种禁忌的刺激,感觉身一麻后,发疯的撞了起来,直撞得姐姐嘴里的毛巾都掉到了地下,发出了一声声激昂的闷哼。

“弟,轻……轻点……”

“你……玩、玩死姐姐了……啊……”

“啊……”

张文猛地一声闷吼,慌忙把命根子从姐姐身体里拔了出来。刚暴露再空气中的时候已经忍不住有力的颤动几下,一阵一阵的精华顿时就有力的喷射而出。

小丹正好奇的看着,却不想哥哥这时候把那尿尿的东西从姐姐身体里拔了出来。一阵阵乳白色的黏稠子弹一样的到处乱喷,有的到了姐姐的背上,有的射到了木板上,更狠的是,不知道怎么射的居然射到了自己的脸上。

“啊……”

激情过后,张文双腿发软,忍不住跌坐在了地上;张少琳也是身子软成了泥一样,没有了弟弟强有力的固定,一下就摔到了张文的身上,两人一直抱着喘气,感受着高潮的余韵,也不管妹妹在旁边看着了,都闭着眼睛急促的喘息着。

小丹抹了抹脸上那白色的东西,一副恶心的表情说:“哥,你怎么老是到处乱喷阿!”张文只是看了她一眼,累得没办法说话。张少琳却是抱着弟弟,一看小妹脸上的东西,心里微微的荡漾了一下,有些无力的调笑说:“谁叫你来偷看的,活该。”

“就是!”张文色笑着,看着妹妹脸上沾着自己的精液,微微生气但却可爱无比的模样忍不住调戏说:“小孩子跑这看什么看,没骂你就不错了!”张少琳咯咯的笑了几下,妩媚的看了看弟弟,顽皮的用手在命根子上套弄几下,张开满是精液的手掌,挑衅说:“怎么,你不服吗!要不要姐姐再给你来一点呀?”小丹气呼呼的用衣服把脸上的东西都擦去后,一看两人还亲密的抱在一起眉来眼去的,居然狼狈为奸的欺负自己,顿时没好气的说:“你们还洗不洗,不洗的话赶紧出来。”

“咯咯,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啊!”张少琳恢复了点体力,慢吞吞的站起身后朝她调笑着,一点都不在意自己光着身子,反正妹妹又不是没看过。

姐姐的屁股背对着自己,张文忍不住在这柔软的肉团上亲了一口后也站了起来,从后边拿起水瓢,猛地泼了一瓢水到小妹的身上,看着她湿漉漉的模样,色色的说:“你看不下去就一起来洗啊!嘿嘿,还生气啦?”“气死我了!”小丹被迎头的一泼,顿时被浇成了落汤鸡。心里一气,把门栓打开以后就冲了进来,拿起水桶朝张文泼了过去。

“爽啊!”张文看妹妹的衣服都湿透了,紧贴着玲珑的小身体,说不出的好看,虽然是深色的,看不出什么香艳的肉色,但也足够性感迷人。再加上她气呼呼的小脸十分可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笑个屁啊!”小丹又打了一瓢水刚想继续泼的时候,张少琳眼明手快的把妹妹手上的水瓢夺了过来,拉开她的裤子,把冰凉的井水一下全倒了进去。

“啊……”

井水到底还是比较凉的,敏感部位被这突如其来的冰凉袭击,小丹顿时就惊叫了一声,声音里竟然伴随着一种妩媚的感觉。

张文眼睛瞪得发直,多漂亮的一幕啊。怎么想都没想到姐姐会光着身子在这和妹妹戏水,空间本来就小。小丹一跳直接就跌到了草棚外,本来就湿透的衣服上立刻沾满了泥土,看起来狼狈之中又透露着一种童真的可爱。

“你们欺负人……”

小丹站起身后耍起了小脾气,冲进来拿起水使劲的泼着呵呵大笑的哥哥和姐姐。

张少琳似乎以前经常和妹妹一起洗澡,这时候大大咧咧的往门前一站,丝毫没在意自己饱满的大酥乳上下摆动。双手叉腰,一副得意的样子笑道:“谁有空欺负你这小屁孩了,你没事找事,不打你屁股就算不错了。谁叫你没事跑这调皮来了?”“哥……”

小丹现在似乎有点习惯把张文当保护伞了,娇滴滴的叫声显得是那么的委屈。

“好了好了,不闹了。咱们赶紧洗洗吧!一会儿人该回来了……”

张文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可恨的是妹妹今天穿的衣服都是深色的,即使泡水了也没有半点走光,自己买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郁闷啊!张少琳一听也收起了玩心,回头看了看张文后笑嘻嘻的说:“小文啊,你赶紧洗完出去吧!”“嗯”张文当然不会天真的认为这破草棚的空间够三个人鸳鸯戏水,估计一挤的话直接就是罐头包装了。再说,就算妹妹肯,估计一会儿姐姐的手就直接掐过来了,到时候自己还得受罪。所以老实的冲洗了起来。

“小丹,等一下吧!”张少琳得意的笑了笑后,看了看站在外边一脸气呼呼的小丹,便转回身拿起沐浴露殷勤的往两人的身上抹。

沐浴露,这个高档的名称几乎没在这一带出现过!能有块散装的肥皂已经很不错了,三个大小美人在张文的诱惑下只用了一次这充满香味的东西,就立刻喜欢上了洗完后皮肤的清爽感觉。虽然张文买了一整箱,但不管是谁用得小心翼翼的,似乎是怕用完以后就没了,搞得张文有一些哭笑不得。

张文自己洗了没几下,被姐姐的手摸得实在太舒服了,索性就站在原地不动。看着姐姐慢慢的抹遍自己的全身,虚荣心顿时一阵阵的满足。张少琳也是仔细的把弟弟全身上下洗了个干净,又仔细洗了洗张文已经软下去的命根子,这才拿起水瓢一点一点的冲去张文满身的泡沫。

“爽啊!”擦干一身后,张文在姐姐脸上又腻着亲了几下,又在她娇嗲的嗔怪声中摸了摸她那光滑细嫩的身子,吃尽了豆腐,这才意犹未尽的穿上短裤,光着膀子走了出来。

一看小丹嘟着小嘴蹲在门边,眼里尽是幽怨和委屈的看着自己,看来她还没消气呢。张文赶紧上前宠爱的拍了拍她的小脑袋后笑呵呵的说:“好了小妹,逗你玩的别生气了。赶紧去洗洗吧!看你这一身,和个小泥蛋一样。”

“你才小泥蛋呢!”小丹发脾气的顶了一句后,小脸还憋着气就走进了草棚,把门狠狠的摔上。

张少琳笑盈盈的把门又栓上后,朝还站在外边徘徊的弟弟说:“小文,你去厨房里看看汤怎么样吧!小火的话加点柴知道吗?别加得太多,就角落里那堆小的拿几根就好了。”

“知道了!”张文随口应了一声后,有点不情愿的朝厨房走去,姐姐的语气虽然轻柔,但眼里却闪着威胁的凶光。那意思明显就是自己想在这偷看的话,一会儿肯定没好果子吃,反正已经在她身上泄了一次火了,现在倒没那么大的冲动去看妹妹的身体。

刚走到树下拿起烟,张文还没来得及点上,就看见妈妈和两个表妹已经慢慢走进了屋了。心理暗想,幸好啊,刚完事的时候她们就回来了。要不是妹妹突然闯进去给了自己一点刺激,估计这会还在进行肉搏。老天保佑,什么时候给您老上点供吧!

第六章 香艳的纵容

但三人脸上都不同程度的愁眉不展,陈桂香最为严重,长吁短叹的,看起来很悲伤!张文顿时吓了一跳,赶紧走上前去,着急的问:“妈,出什么事了?”陈桂香摇了摇头,又幽幽的叹了口气说:“没什么,咱们进屋再说吧!”“好……”

张文一看似乎没什么大事,这才点了点头,陪着她们进屋,看着这一幕,心理是越发的忐忑。

进屋之后,两个表妹倒是乖巧,敏敏跑去厨房看火去了。秀秀赶忙给母子俩到上了一杯水后安静的坐在一边。张文看妈妈坐下来,那漂亮的脸上愁眉不展,一个劲的哀声叹气,既心疼也着急,问:“妈,到底怎么了?你倒是和我说说啊!你这样叹气我很担心啊。”

陈桂香幽幽的叹了口气,表情有点惆怅的说:“小林还真是命苦啊,好不容易嫁了个好男人。原本以为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但现在恐怕她男人的命很难保住了,真是造孽啊!”“就是那个林老师?”张文好奇的问道,有些郁闷。别人死了老公关咱们什么事啊,至于伤心成这样吗?陈桂香表情有点沉重的点了点头说:“对,她家男人下地的时候被一条五步蛇咬了。刚才就着急忙慌的找你舅舅过去看了吗?但你舅走的时候悄悄告诉我,就她家一个来回的功夫估计已经没救了,那蛇多毒啊!你舅去了也只能去帮着料理后事,看来应该没办法救了!”张文“哦”了一声,心理纳闷那也不关自己家什么事啊!但一看妈妈那一脸的悲哀,也不好这样说。舅舅被蛇咬多了,还得了不少经验呢!看来这潮热的地方果然毒蛇多,幸好自己有先见之名,买了抗蛇毒血清。

张文本想说那也不关咱们的事,但想想妈妈会这样唉声叹气的,表明关系应该还不错,想问问要不要去帮忙出殡,想了一下还是婉转一点说:“妈,那你看看有什么咱们能帮上忙的?”秀秀在旁边低头不语的,这时候突然朝张文开口说:“表哥,你是真不知道吗?林老师嫁的是你们本家的二叔!也算是你家的亲戚了。”

“我,我真不知道啊。”

原来是有亲戚关系啊,不过张文也没怎么在意。本家的话那就是指一祠堂的亲戚,没准八竿子都打不着了!这种地方牵来牵去十个九个都是亲戚,就向二狗一样,算起来也是沾亲带故,但谁能管得了那么多啊!陈桂香默默的想了一会儿后,起身说:“你死鬼老爹下葬的时候,你二叔帮了很多忙。虎子这人挺好的,从挖坟下葬什么的都出了很大的力;现在人家家里有事,咱们也不能不管!这样吧,明天一早让你姐送点丧金过去表示一下吧。”

“我不用去帮忙吗?”张文殷勤的问道。农村一般红白事都喜欢男丁多一点,这样家里才显得有面子。

“不用了。”

陈桂香摇了摇头,从衣柜里拿出钱来,这次难得大方的数了一千一百块钱,解释说:“你刚回来,冲喜还来不及,哪能去沾这些白事啊?你就安心的在家待着,看看那边养鸡场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就行了!这钱咱们就不心疼了,小林死了丈夫还大着肚子,这孤儿寡母可怎么过呀,哎!”“嗯……”

张文应了一声后坐了下来,见妈妈的情绪低落,也没再说什么了。

敏敏跑了进来,问:“姨,马上就吃饭了。那盘腊肉炒不炒阿?”“你炒就行了,我一会儿就炒个小菜。正好你给我帮帮忙。”

陈桂香知道自己的情绪让气氛变得有些压抑,赶紧打起精神来朝张文挤出一丝笑容,这才和她一起走了出去。

张文一副深沉的样子,不过等她们出去以后,就剩秀秀一人和自己在屋子里,孤男寡女的心里马上就开始痒了。一个大步在她旁边坐下以后,见秀秀明显颤了一下却没躲开。更加放肆嗅了嗅表妹身上那微微有点清香的汗味,笑嘻嘻的说:“秀秀,你身上的味道还真不错啊!”“哪有啊?”秀秀一脸难为情的说:“都是汗味,难闻死了。”

“不会不会……”

张文摆了摆手后,伸手去拉她的胳膊,见表妹只是轻微的颤了一下没有反抗。再一看她红噗噗的小脸尽是娇羞的表情,心里的色意更重了,抓着她的小胳膊后放到了面前闻了起来,一脸陶醉的说:“我们秀秀身上哪都是香的,表哥最喜欢这味道了!”“我去帮大姑的忙……”

秀秀小脸上尽是难为情的羞涩,挣扎开来,匆忙的站起身就想跑了。

这时候张文哪能让她走,随手的一拉表妹柔软的身体就朝自己这边歪了过来,秀秀脚下一个不稳,一下就坐到了张文的怀里。张文赶紧双手齐出的从后边将她抱住,感受着表妹身上淡淡的处子香,笑咪咪的说:“她们俩忙着就够了,你去了厨房也挤不下,不如在这陪我说说话吧!”“表哥,放开我!”秀秀的反应稍微的有点激烈,拉拉小手什么的她似乎已经适应了,但这样亲密的直接接触还是她没法接受的。在张文的怀里一阵的挣扎,脸上又羞又急,说不出的动人!张文爽得说不出话,表妹这无心的一动却让她那柔软而又结实的小香臀摩蹭着自己的重点部位,那本就没什么的约束的大白兔还碰着自己的手臂。软玉般的手感,花一样娇羞的容颜和底下有点下流的快感,都让全身的血液迅速的集中到了关键部位,张文已经忘了这是今天的第几次硬了……

“什么东西顶着我啊?”秀秀挣扎到一半的时候,疑惑的感觉到下边有个硬硬的东西顶着自己的屁股,顶得有些难受,本能的伸手往下一抓。

张文没想到她居然会用手去摸自己的命根子,而且还好奇的捏了两下,禁不住舒服的吸了口气,色眯眯的看着满脸无辜的秀秀说:“好妹妹,你握住的可是我传宗接代的家伙啰,秀秀你不乖哦。”

“啊……”

秀秀这才意识到自己抓的是什么,错愕了一会儿后突然尖叫了一声。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挣脱张文的怀抱,一溜烟的跑了。

看着她匆忙跑掉的小背影,几乎红到了耳根上的红晕,张文嘿嘿的一阵色笑,心想:这个表妹实在太可爱了,动不动就一脸害羞,小脸总是那么红扑扑的让人忍不住就想调戏她,吃她豆腐,占她便宜。如果娶了她当老婆,肯定是百依百顺,小鸟依人的那一种。到时候邪恶起来,怎么调教应该都不会有问题的!SM、肛交、皮鞭、蜡烛,这些邪恶的想法开始充斥着张文的脑子。虽然对这些他也是一知半解,但对于性的好奇却是没有止境的,想法是越来越淫荡了。

张文正暗爽的时候,小丹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走了进来,纳闷的看了看表姊又难为情又慌张的从自己身边跑了过去,一进屋又看见哥哥那一脸的猥亵,可爱的眼珠子溜溜的一转后,调侃着问:“哥,你是不是对秀秀姐毛手毛脚了?摸她哪了?”“绝对没有!”张文义正严辞的摇了摇头,看妹妹身穿薄薄的真丝睡裙,感觉特别清凉,小手白花花的就像莲藕一样漂亮,底下那纤细的美腿一晃一晃的特别迷人,不由得张开双手色笑着说:“小丹过来,让哥哥抱抱!”“切……”

小丹满脸恶心的模样,白了一眼后阴阳怪气的说:“我可不要你这流氓抱,一会儿和秀秀姐一样的待遇就惨了。要是被姐姐知道的话,你不怕她咬死你啊?”咬?拆开的话比较舒服张文心里色色的想道,不过却一脸严肃的说:“我在你心里就这样的印象吗?你哥我可是个老实人啊!而且,姐那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动粗呢?”张文说到温柔一词的时候连自己都有点没把握,想想姐姐手拿菜刀的模样,不禁打了个冷颤,调戏的动作也变得很没底气了。

“行,你继续老实的待着吧!”小丹又鄙视了一眼,爬上炕开始摆上桌子了。

张文看她一趴下来那小屁股晃来晃去的十分迷人,圆圆的形状特别漂亮,忍不住伸手在上边拍了一下后色色的说:“小丹,你屁股好像比以前大了,是不是最近好东西吃多了?”“你才屁股大呢!”小丹虽然被拍了屁股,或许是习惯了被哥哥占便宜也没生气的样子,不过说话的时候还是没好气。大概刚才被姐弟俩一起调戏的那口气还吞不下去吧!“呵呵,我屁股大不大随便啰!”张文呵呵的笑了几声后帮她摆起了桌子,拿来饮料、啤酒什么的。这次就十分自觉的倒了一小杯药酒,反正一会儿老妈和老姐肯定逼着喝,还不如主动一点好。

“菜来啰!”随着小丹欢快的声音响起,敏敏手捧着一盘香喷喷的辣椒炒腊肉走了进来,笑盈盈的摆在桌子上,说:“表哥,这是人家亲手做的。你试一下我炒的怎么样?”“好好!”张文笑咪咪的点了点头,可惜筷子还没拿来。不过看敏敏那殷切的眼光,只能用手拿了一块放进嘴里吃了起来。虽然有点辣,还有点咸,但还是赞许说:“敏敏手艺不错嘛,以后嫁了人可是一个好媳妇了!味道真香啊……”

“那么香啊,那让敏敏嫁你怎么样啊?”陈桂香在后边调笑道,手捧着一大碗乳白色的汤,白得和牛奶没什么区别,看来炖得已经是足够火候了,牺牲品应该就是那只被姐姐亲手干掉的老鳖了。

“是啊,要不要啊!”敏敏倒是没那么脸薄,也跟着起哄,开玩笑的说:“人家很好养活的,娶了以后保证不会吃光你的家底!”“要,怎么不要呢?”张文笑咪咪的点了点头,却见她吐了吐舌头,倒旁边拿了两套换洗的衣服。不由得有些纳闷的问:“你还洗啊,都可以吃饭了,吃完再去吧!”“你们先吃吧!”敏敏一边走出去一边微笑着说:“我刚才和琳姐打羽毛球都玩得一身汗了,不洗洗的话怕熏死你们!”“快点哦!”小丹在后边调笑说:“不然的话,我一会儿全吃光了,你们就得挨饿了!”“就是!”张文也笑呵呵的打趣道:“不快一点的话,我家小丹一个血盆大口下去,气吞山河一样的埋头苦干完,一会儿你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了。”

小丹吃了瘪,不过充满灵气的眼珠转了几圈后,马上就嘿嘿的笑道:“哥真是会见风转舵啊,人家刚说要给你当媳妇,这会就已经袒护上了,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妹妹啊,你们也太有默契了吧。”

“臭丫头!”敏敏被调笑也没多少不好意思,似乎还挑逗似的给了张文一个活泼迷人的微笑,撇了撇嘴后就走了出去!看她如此的落落大方,张文不禁有些难为情了!她倒是单纯的用妹妹的思想和自己撒娇,可自己除了想歪还是想歪,罪孽啊!“哥,可别看傻了!”小丹调皮的笑了笑,眯着眼很可爱的说:“你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臭丫头!”张文捏了捏她可爱的小鼻子,努着嘴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除了吃饭的时候,就不见你老实一会儿。”

“嘿嘿,人家就是这样嘛!”小丹满面舒服的享受着哥哥亲昵的动作,可爱的小脸上全是快乐的笑容。

张少琳和陈桂香一阵忙碌,把碗筷和菜都摆上以后,一看一汤四菜,而且还是三荤一素。老鳖汤,辣椒炒腊肉,一盘过油烧鸡,还有一盘鱼肉片。素的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居然是满满的一盆炒的各种野蘑菇,香气扑鼻让人胃口大开。

看着眼前的丰盛菜肴,张文不由得笑着打趣说:“现在这生活真好啊,简直是天天过年,太腐败了,这简直就是地主过的日子。”

陈桂香笑呵呵的在旁边,有些调笑的说:“还不是因为你回来了,我们才吃得这样好。刚才秀秀和我在烧饭的时候一看我们家厨房,她都直咧嘴了!这一顿估计不是过节的话,真没几户人家吃得上。”

“就是!”张少琳赞同的点了点头,却苦着脸说:“小文,你带回来的那些调料好奇怪啊!什么这酱那油的看得姐姐眼都花了,不知道该怎么用!”小丹或许还在气头上,抬起头来没好气的说:“反正你也不会,就摆那做个样子也不错嘛!别人会以为你这女人会持家过日子,会做一手好菜。”

“臭丫头,吃你的吧!”张少琳脸红的嗲了一声,确实也是被妹妹给说穿了心事。

小丹倔强的嘟小嘴,得意的说:“被我说中了吧,装什么贤慧嘛!”“我们家以后天天过节吧!”看着姊妹俩脸红红的拌着小嘴,张文感觉心里一暖,分别给她们开了果汁,脸上深情的温柔让姐妹俩同时都安静下来。

“好好,最好每天每顿,连早饭都这样吃。”

本就嘴馋的小丹立刻殷勤的点起了头,可爱的小模样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张少琳笑盈盈的坐到张文的隔壁,一股香得让人有点迷醉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尤其是她刚洗完澡,本就妖冶的身子上还透着一种迷人的清爽,头发又湿漉漉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漂亮得让张文不由得食指大动。如果不是妈妈和妹妹在的话,真恨不能扑倒姐姐,在她曼妙的身子上再征伐一次。

张文就差没流口水了,猛地回过神来,见母女三人都坐着不动看着自己,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动手的话她们也不吃。赶紧拿起筷子给三女都夹了菜,示意大家开动,这才捧起一碗妈妈盛的老鳖汤喝了起来。别看颜色挺不错的,入口却有点苦!看来应该是加了中药之类的东西,不过味道还是满好的。

小丹欢呼一声恢复了充满活力的样子,一筷子直接夹到了汤里,把最好吃的鳖壳夹了起来。陈桂香立刻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小萝莉马上识相的倒转枪头,十分不舍的将鳖壳放到了张文的碗里,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说:“哥,你多吃点!”“乖”张文被她作作的表情上那小小的委屈逗得大笑起来。

张少琳催促着弟弟把药酒喝下以后,这才温柔的在旁边给张文倒啤酒夹菜。十分殷勤的伺候着弟弟吃饭喝酒,俨然就是一副乖巧小媳妇的样子。眼里的浓情蜜意让张文真有点错觉,这是姐姐还是老婆啊,她什么时候转性子了?吃饭的时候,张文不时的逗妹妹几下,又偶尔在桌底下亲密的拉拉姐姐的小手,一边和妈妈开心的聊着一些家常里短的小事,温馨的感觉让张文心里早就乐开了花,陈桂香看着姐弟三人嬉闹时那么开心,这温暖的一幕也让她心里倍感欣慰。

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或许就是这样简单吧,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吃着饭,聊着简单而且重复的话题,就足够有个家的感觉了。张文是真的喜欢上这种没怎么体会过的感觉,毕竟在城里的时候老爹为了生计,一天到晚奔波,连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都很少,他的性格又有点孤僻,几乎没什么朋友,这样有说有笑的晚饭印象中也没几次。

一家人正说着笑呢,突然屋顶滴滴的几声响起,抬眼一看窗外,果然如敏敏所说的那样,已经黑了的天空突然雷声大作,一阵阵的大风呼啸而过,弄得外边哗哗作响!看样子应该是要下雨了,原本闷热的天气骤然变得有些吓人。

陈桂香看了看天色,叹息说:“看来晚上的雨是不小了啊!但愿别下到明天耽误盖房子。”

张文一听,立刻拿起旁边的雨伞,殷勤的说:“秀秀她们还在洗澡呢,别一会儿淋雨了,我去给她们送伞吧!”“反正我还没洗呢,我去!你一个男孩子去看两个女孩子洗澡是什么意思啊!”陈桂香抢过儿子手里的伞白了一眼,转身走了出去。张文也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顿时有点不好意思。

等到妈妈走出去以后,张少琳原本柔和的脸上突然有点醋意的看了看弟弟。语气发酸的问:“小文,你是真的变好色了,居然想去看她们洗澡。对了,你知不知道敏敏和秀秀为什么上咱们家来?”“不是来玩几天吗!”张文心不在焉的答道。这时候外边的雨已经开始下了,虽然没到倾盆大雨的地步,不过声音听起来也是不小。

张少琳幽幽的叹了口气,一副难受的样子说:“其实我早看出来了,为什么妈妈让她们都来家里,就是想让你在她们中间选一个。”

“选什么?”张文愣了一下,一时没明白。

张少琳有些幽怨的看了看一脸茫然的弟弟,语气变得刻薄的说:“还能选什么?选媳妇呗!我看妈那样就是想来个亲上加亲,毕竟都自己家亲戚的小孩!都是从小看到大的,以后她也好管好说。”

“哦……”

张文随口应了一声,在这里,这些亲上加亲的婚事倒是不怎么希奇。妈妈有这想法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过眼见姐姐似乎有点难受,赶紧拉着她的小手温柔的说:“姐,就算娶了媳妇,我还是喜欢你的。你觉得谁比较好我就娶谁,只要你喜欢就好了。”

张少琳知道吃醋也没用,听见弟弟的情话,心里多少有些安慰,索性认真想了一下后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秀秀,这孩子比较听话老实,起码没敏敏那么鬼灵精的,而且干起活来也不含糊,还知道体贴人!”张文心想:真他妈心有灵犀啊,秀秀当老婆的话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到时候什么69之类的慢慢调教,好好玩弄她美妙动人的肉体绝对没问题。虽然心里高兴,但还是一脸柔情的说:“姐,我都听你的!你喜欢秀秀的话,那我就尽量去喜欢她吧,只要她肯的话我就不反对,其实我也怕别的女人进门会对你不好。”

张少琳感动的轻唤了一声:“小文!”“姐……”

看着眼前这张俏美动人的容颜,张文心动不已,柔唤一声后慢慢的朝她凑去。

“咳,咳……”

眼看两人又开始眉来眼去的,头凑得越来越近,似乎又要亲上嘴了,小丹在旁边不乐意的咳嗽两声后嘟着嘴嘀咕说:“要乱搞你们俩等晚上再来行吗?我还在这吃饭呢,一会儿恶心到了吃不下饭怎么办!”似乎不满这浪漫的气氛被打断,张少琳立刻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多事!”“谁恶你了。”

张文笑了笑后,自然的把手放在了姐姐的腿上轻抚了起来。因为天气热的关系,张少琳也换了一条睡裙,那美腿光滑细嫩的手感真是让张文爱不释手啊!如果不是还有点理性的话,真想直接伸手到姐姐的裙子底下一探究竟,肆意的戏玩那个让自己销魂的香甜蜜处。

“妈估计也去洗澡了吧!”张文随口问道。摸了好一会儿后,看姐姐已经满面情动的桃红,这会却必须忍着,顿时就有点着急了。

“肯定是!”小丹又狠狠吃了几块腊肉后,突然小手一撩,直接把姐姐的裙子拉到了腰间,一看哥哥的手停了下来,立刻怪声怪气的说:“你们想摸就直接摸,干嘛像防着我一样的搞这种小动作阿!都好意思在我这小孩子面前乱来了,哼!”张文尴尬的笑了笑,这时候手已经在姐姐的腿根那刮来刮去的。不过一看姐姐穿的是一件薄得吓人的黑色蕾丝小内裤,突出的耻骨看起来十分的性感,三角地带那蜜处的所在隐隐有点湿了,有几根调皮的体毛还跑了出来,一见这刺激的一幕,不由得又有些兴奋。

张少琳赶紧把裙子拉了下来,狠狠的白了小丹一眼。不过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嗔怪说:“吃你的饭吧,那么多东西还管不住你的手和嘴巴啊?”小丹见姐姐生气的样子,得意的笑了笑,一副可爱的样子朝张文撒娇道:“哥,人家这几天可是发动人去帮你抓黑牙子和田螺去了,就等新家那边建好送过去。”

这一声“哥”嗲得张文有些毛骨悚然,这小丫头这样天真可爱的表情对自己说话,肯定的、绝对的、无法否定的没什么好事,不过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赞许说:“小丹真乖啊!哥交代的事情你办得不错……”

“但人家的零用钱都没了……”

小丹一副委屈的样子,像只小狐狸一样楚楚可怜的说:“叫别人干活总得给工钱吧!人家连自己吃零食的钱都赔进去了!现在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小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张少琳抓了个机会驳斥道:“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那群小屁孩哪花得了那么多钱哄?还不是你把钱胡乱花光了来找小文要!不行,不能让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

姊妹俩眼里不同的程度出现了火花,张文赶紧在旁边打起了圆场:“好了好了,都吃饭,别吵了!”说完给小丹偷偷递了个眼色。

小萝莉会意的低下头来吃自己的饭,为了零用钱没有和姐姐再去争论什么。

哎,这都什么啊!张文纳闷的想,怎么她们姊妹俩从小在一起没事还总喜欢斗气呢!虽然这是一种亲密的表现方式,但一天总来那么几次也是受不了,真失败啊。

坐了没一会儿,一身清香,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风情的陈桂香就手拿雨伞,带着两个小表妹走了回来。三女不同程度的清新各有别样的风情,小的清纯动人,成熟的娇媚性感,当真是美不胜收啊!敏敏和秀秀是真的饿了,所以也没客气什么,坐下来以后就拿起筷子一顿猛吃,陈桂香一边心疼的让她们慢点,一边倒饮料盛汤的。似乎真有点儿疼儿媳妇的感觉。两个女儿都纳闷的想,她什么时候对自己这么好过!“好饱啊……”

小丹往后一靠,摸着圆鼓鼓的小肚子发出了满足的声音。桌子上的饭菜已经被清扫一空,甚至连菜汁都没剩下!敏敏也是一脸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凑到小丹的旁边一边摸着她的小肚子,一边调笑:“呵呵,看你那小馋样,吃那么多以后谁养得起你啊!这小肚子活像怀了孩子!”“不怕,我哥养我!”小丹嘻嘻的一笑后得意的说道,这个哥哥虽然总占她的便宜,但在她小小的世界里已经把张文当成了一种骄傲,一提起这个迟归的哥哥,小伙伴眼睛里的羡慕都让她心里一阵阵的满足。

“有这么好的事啊!”敏敏嘻嘻的笑了起来,挪到了张文旁边一脸调皮的说:“表哥,那你也养我吧!人家洗衣服做饭什么都会,而且吃的比这小馋猪少多了,很划算的!买了绝对不会吃亏,真的。”

张文听得直冒冷汗,看敏敏说话的态度,似乎是玩笑中带着几分认真。这个表妹倒是大大咧咧的,坐得那么诱人,又刚洗完,没多少衣服在身上。眼下从宽敞的领口可以看见她里边根本就没穿胸罩,除了那圆鼓鼓的小山包以外,居然还走光了,清晰的看见那两颗红红的小樱桃。目测一下,小丫头起码有A左右的尺寸,看到如此美景,张文顿时就感觉到有些口干舌燥。实在是够迷人的。

张少琳一看弟弟的眼光盯在表妹的衣服里,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一边让秀秀收拾盘碗,一边拿起扑克说:“好啦好啦!反正现在下雨没什么事,那么早还睡不着,咱们来玩几把怎样?”“好哦!”小丹一见有热闹,第一个凑过来。

敏敏若有深意的看了张文一眼,水汪汪的眼里尽是说不清的情愫,转个身也围了过去和她们一起嬉闹起来。

秀秀贤慧的收拾完东西,又拿来毛巾,擦干炕面上滴洒的汤汁!勤快懂事的行动看得陈桂香直点头,仿佛这乖巧的外甥女已经变成了自家的媳妇一样!“秀秀你也玩一会儿吧!”张文感觉心跳有点加快,见姐姐的眼神有些不善,赶紧朝旁边的秀秀笑呵呵的说道。

小丹疑惑的问:“哥,你不完一下吗?”“不了!”张文摇了摇头,拍了拍炕边的书说:“我还得看一会儿书呢,你们自己玩吧!”“别理他,咱们自己玩!”张少琳递了一个算你聪明的眼色说,四个女孩子就围着炕桌打起了扑克。对于这些单纯的女孩子说一副扑克牌或许就够打发不少的时间了。

陈桂香见外边的雨逐渐大了起来,一滴一滴简直黄豆粒那么大,砸得地上哗哗大响。想想现在也没办法出去洗碗了,女儿和外甥女又在一起玩了起来,打扑克什么的她又不懂,一时间就感觉有些无聊,只能朝儿子这边凑了过来,殷勤的问:“小文,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妈去给你拿。”

“我喝酒就行了!”张文拿起了旁边的啤酒瓶子喝了一口,不敢面对着妈妈说话。现在的陈桂香虽然穿着的只是普通的居家睡衣,但也是短裙无袖的清凉打扮,暴露出的皮肤特别多,白皙细嫩的特别有光泽。尤其是她整个人现在似乎白润了一些,更显一种妖冶的成熟风韵,那丰润的姿色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想征服的冲动。

陈桂香失望的“哦”了一声,绕过儿子走到炕边拿来一个小布包,一边打开一边说:“小文,你看看这些怎么样?都是今天从你姨家那拿来的。”

或许是酒精的关系,张文只感觉妈妈这一动似乎带着一种让人发热的香味,那白皙?长的美腿在眼前晃来晃去,似乎是在挑战自己的理性一样。努力的让脑子冷静,定了定神后,一看妈妈手上拿的是敏敏的包袱,看来又是一些小古董,顿时感兴趣的放下书凑上前去,毕竟这都是白花花的钞票呀!“都是一些旧东西,就是不知道你们拿了有什么用!”正玩得兴起的敏敏不忘回头的嘀咕一声,不过却是有兴趣的看着这边,好奇表哥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张文仔细看着妈妈拿出来的一件件旧东西,收获似乎不少啊!敏敏家看来以前还出过文人,有一件残缺一点的白色青花笔洗,一个黑色的砚台和好几枚铜钱。虽然不太会判断这些东西的价值,但起码都知道是老东西,而且从雕刻上来看也算不错的。就算是民国时期的,估计也能卖上几个钱,虽然富子说过有的古董就只值几百块钱,但蚂蚁再小也是肉啊。

张文一一仔细看过以后,朝一脸殷切的陈桂香点了点头,笑着说:“妈,这些东西不错。就照这样收,当然了,有铜钱,咱们多要一点也可以!”“黑八。”

敏敏打完一张牌后转过头,一脸嬉笑的朝张文撒娇说:“表哥,大姨可是说了拿这些东西换点零用钱给我的!你一会儿可不准小气,不然我会哭的。”

“不会不会……”

张文呵呵一笑。到底还是小孩子啊,就记得零用钱!嘱咐妈妈把东西收好以后,从口袋里拿出来一捆还没拆封的万元大钞。刚拿出来的时候,明显的感觉除了已经差不多适应的妈妈以外,四个女孩子的眼光都被吸引过来了,毕竟这样厚厚的一叠钱在这地方想见都见不着。

敏敏第一个把牌丢下跑了过来,惊叹着说:“哇,表哥你不会是现在想分钱给我们吧!这么多呢?”“哥,哥……我也要!”小丹立刻也眼冒精光的挤了进来,漂亮的眼里毫不掩饰她的期待和一丝丝的贪婪。

秀秀和张少琳虽然都没说话,但从她们眼里的亮光就可以看出,这钱对她们的吸引还是很大的。毕竟都是女孩子最爱漂亮的时候,几件衣服对她们来说可是致命的诱惑。但在这贫困的地方,即使是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可能还不到五十,更别提去外边的小镇看一看,买一买自己心仪的东西了。即使是在陈伯的破船坞那,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自己想要但买不起的东西。

陈桂香一看这一幕,如果只是两个女儿起哄的话她还能说几句,但两个被自己看成未来媳妇的外甥女也凑起了热闹,她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但还是赶紧给儿子递了个眼色,示意出手可千万别太大方了!张文会意的点了点头后,脑子里稍微的想了一下。这些古董自己一拿出去肯定多少值一点钱,估计一两万是没什么问题,但是目前可不能让她们知道真正的价值。犹豫了一下,抽出五百递给敏敏后,一脸认真的说:“敏敏,这些钱你可不许花,拿回家给你妈补贴家用,知道吗?”“哇,这么多呢!”敏敏高兴的喊了一声,笑嘻嘻的把钱接好后收了起来,虽然不是给自己的。但给家里的也是一样!起码能改善一下有些窘迫的生活。

看着表妹那高兴的模样,张文心里多少有点欺骗了她的内咎感。这区区的五百块钱可能连这些东西的零头都不到,甚至连半枚铜钱的价值都没有,这样欺骗她们好像有点过分了。

“哥,那我呢?”小丹挤上前来做一个可怜的模样。

陈桂香立刻上前掐了掐她的脸,板着脸训斥说:“你乖乖的回去玩你的牌,在这凑什么热闹!”小丹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违背妈妈的话。苦着脸幽怨的看了张文一眼,就坐回了炕桌边上,只是可爱的眼睛还直直的盯着那一叠钱,脑子里反覆都是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零食和小伙伴那羡慕的眼光。

张文又想了一下,舅舅这段时间都在帮家里做事!大概连他自己家的活计都落下了,以后肯定还得请他帮忙,所以起码得给人家一个养家的钱吧。给得多了妈妈得闹意见,少了的话自己感觉又过不去;心里细算了一下后,数出一千递给了秀秀:“秀秀,这个钱等你爸来的时候你给她吧!这段时间我估计还得请他继续帮忙,让他带回去给舅妈补贴一下家用。”

“好的!”秀秀倒是乖巧,没有多说什么把钱收了起来,不过看得出她也很高兴。

“好了好了!”陈桂香看儿子脸上隐隐有一点的愧疚,真怕儿子一冲动把钱都送了出去,赶紧站到前边说:“咱们快睡觉吧,现在这雨天的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别睡得太晚了!”“好的……”

张少琳倒是没多说什么,反正弟弟的和自己的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感觉小文现在像个大人一样能赚钱养家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甜蜜。给了张文一个柔情的眼光后,立刻收拾好扑克牌,把炕桌搬了下去。

炕上挤五个人睡确实有点难受,不过现在没办法,只能挤挤了。好在有了电风扇,也不算太闷,几个女孩马上贪婪的享受着这闷热的夏夜里凉爽的清风!“小文,这是你的被子!”张少琳殷勤的拿来张文新买的一床绒被铺在最角落,动作仔细的把弟弟的双人被窝铺得漂漂亮亮的。

张文递了个眼色后和她一起铺了起来,这被子是回来的时候特地买的。以前家里那些被子被套都破了补、补了破,所以这次回来买了不少的床单被褥。张文喜欢绒被的柔软感觉,所以特地给自己买了一条。以前的被子都是单人的,和姐姐一起睡的时候难免有身体盖不着受冻的时候,这也是买这种双人大被的原因;今晚也是第一次拿出来盖,昨天一匆忙倒是给忘了。“啊,软软的摸起来好舒服啊!”敏敏和小单也好奇的凑了过来,摸了摸后一脸向往的说道。

陈桂香一看被褥什么的都铺好了,突然朝张少琳招了招手说:“大妹,你过来这睡,妈晚上想和你聊点事。”

张文和姐姐互相看了一眼,哪会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怕两人睡在一起,情到浓时控制不住缠绵起来会把秀秀她们吓坏了。心里着急却也没什么办法,好在下午已经做了一次,现在倒不怎么冲动。

张少琳犹豫了一下后,还是乖乖的走了过去。虽然不能和弟弟一起享受那温柔的大被子,但这时候腻在一起容易被怀疑,所以她还是老实的没有说什么!只不过眼里深深的失望,让人一看就感觉有些心酸。

张文心里多少有点失望,虽然知道这也是没办法,但尝试过男女之欢以后,对这种感觉就变得欲罢不能,相信姐姐也是和自己一样的。就算嘴上再怎么保证,但一会儿估计还是克制不了。张文幽怨的看了看妈妈,但也没办法说什么。这不是棒打鸳鸯吗?“嘻嘻,哥我陪你!”小丹倒是不客气,一看姐姐走了,连衣服都不脱就直接钻进了张文的被窝里,本来双人被的长度就大,现在这一钻倒挺合适的。小萝莉感受了那柔软的触感,虽然有点热,但还是满脸舒服的说:“睡起来真舒服啊!这被子我也想要一床!”“小丹,别胡闹了!”陈桂香板起脸来斥责道:“过来妈这边睡,闹什么闹!”“哦……”

小丹失望的答应了一声,恋恋不舍的从这柔软的被窝里起来,刚想起身的时候却发觉手被哥哥悄悄的抓住了,有一卷硬硬的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手里。惊奇的一转头,看张文满脸疼爱的看着自己,立刻意识到手里的纸肯定是最可爱的零用钱了。

“哥哥最好了……”

小丹悄悄的给了张文一个可爱到极点的笑容,手里偷偷攥着钱就跑到陈桂香那边去了,止步过不知道今晚能把钱藏哪,小脸上顿时就有些烦恼。虽然只有十几块钱,但也让她高兴得快睡不着了。

“姨,这怎么睡啊?”敏敏和秀秀有点大眼瞪小眼的感觉,母女三人占好地方后,就只剩张文有点霸道的一张大被窝,和一个只够一个人睡的小地方,那被子也是只够一个人盖的!陈桂香呵呵的笑了笑,给人奸计得逞的感觉,很是自然的说:“秀秀,你就和表哥一起睡好了。反正以前你们也经常躺一个被窝,没事的!你看他那被子多好阿,挤一起肯定暖合。”

这话一出,秀秀顿时燥得那小脸像是被火烧过一样,水灵灵的眼里尽是羞涩的看着张文。敏敏也傻了眼,没想到陈桂香会出这一招。这,这不是逼着表哥变老公吗?秀秀人比花娇的漂亮模样将张文看得是食指大动,不过却感觉姐姐的眼光像是要杀人一样的朝这射了过来,赶紧一副正经的口气摆了摆手后说:“不行啊,以前都是小孩子,怎么睡都没事!但现在都长大了,怎么能……”

陈桂香看着儿子不是很坚决的推托,忍不住鄙视了一眼后起身将灯一关,说:“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赶紧睡吧。明天还有事得早起呢!”这样一来简直就是不给两个小丫头抗拒的机会,陈桂香也深怕大女儿吃醋乱来,所以睡在了她的旁边。小丹倒是没想那么多,一阵乱脱把衣服丢到一边以后直接进了被窝,小心翼翼的藏好自己的零用钱后就准备睡了!“我睡了……”

敏敏第一个回过神来,眼明手快的钻进了剩余的那个被窝里,立刻就一副不关我事的态度别过身去。

这样一来秀秀就有些傻眼了,黑暗中大家都一副要睡觉的架式,就剩自己在这发呆了!除了和表哥一起睡以外,似乎没别的选择了。

张文色心大动的等了一会儿,发觉秀秀还坐着不敢过来。心里一急,索性伸出手去拉她,轻声细语的说:“秀秀,时间不早了,明天事还一大堆呢,咱们也赶紧睡吧……”

“我、我坐一会儿……”

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秀秀还是难为情的躲开了张文,坐在了炕尾有些不知所措。今天的亲密接触已经让她有些心动了,这时候一想两人居然要一起睡觉。两人都是懵懂的年纪,心跳顿时就不争气的加快了。

张文心里偷偷的一乐。外边是大雨倾盆的天气,风刮得晚上有点冷。尽管是夏天,但晚上没盖被子的话还是冷的睡不了觉。再加上自己以赶走蚊虫为由,把两台风扇全部打开,现在屋里的凉风不断的吹着。这样的情况下,秀秀这可爱娇弱的小女孩能坚持得了多久啊?秀秀坐了好一会儿,虽然感觉自己的脸有些发烫,但是身上越来越凉了。搓了搓手后,忍不住爬上了温暖的绒被,感觉特别的温暖舒服。但她并没有钻进去,而是在张文的耳边可怜兮兮的说:“表哥,你家没别的被子了吗?”表妹说话的时候,吹气如兰,似乎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张文被她的热气呼得心里痒痒的。反正姐姐都已经看出了老妈的目的,就算她再怎么吃醋也不能改变这事。这时候张文色心上来。索性一咬牙不去顾忌什么,双手齐出的将秀秀拉到了自己的身上。

秀秀一个不稳,整个人趴到了张文的身上,虽然还隔着被子!“没别的被子了,你就将就一下吧!”张文感觉她稍微的颤了一下,但似乎是留恋这温暖的感觉而没有挣扎。索性慢慢的劝说着将被子拉开一边,特意让她钻到了离墙近的这一面后往上一盖,两人终于算是睡一起了。

秀秀心里只要想着今天的事,就有说不出的难为情,尽管进了被窝,但还是害羞的躲了张文一点点距离,背对着张文怯生生的说:“那我、我睡了……”

“嗯……”

张文虽然嘴上答应,但毕竟身边有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早已经燥动的心哪能安静得下来。不过除了和姐姐比较自然的那一次以外,几乎就没什么推倒的经验,现在倒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的感觉,一时间就有点犯了愁。

“盖好一点,别着凉了!”黑暗中陈桂香和张少琳都仔细的听着那边的动静。张少琳听到两人的对话很正常,也没什么异样的声音,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想想心爱的弟弟和另一个女人睡在一个被窝里,心里还是不免一阵阵的发酸。但陈桂香似乎有点不满儿子突然没了动静,马上就若有所指的嘱咐了起来:“冻着了就不好,知道吗?冷的话就挨紧一点。都是自己家人,没事的。”

张文一听哪会不知道妈妈是在鼓励自己当色狼,索性心一横,七手八脚的把自己的短裤也褪到了一边,突然挪着凑了过去一把将秀秀给抱住了。感觉她青涩动人的身体,好软,好热啊!虽然表妹这时候还穿着一件睡衣,但也阻止不了美腿上那光滑柔嫩的感觉和她身上因为紧张而提升的体温,张文忍不住紧紧的缠了上去,使劲的占着这具充满诱惑的身子。

秀秀也是紧张的一颤,也感觉到了表哥喘着大气似乎很冲动的样子。那火热的呼吸吐在自己的脖子上很痒很痒,不过却不敢说话深怕惊扰了别人。

张文一看有希望了,秀秀的脸那么薄,自己要是动手动脚的话,估计她也不敢叫喊。看敏敏那样,大概已经猜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丫头应该不会傻到跳出来阻止。至于妈妈和姐姐的话,她们应该也会装不知道的。索性咬了咬牙后,双手慢慢的朝她的小蛮腰环了过去,将她结结实实的抱了个满怀。

“表哥……放开我……”

秀秀心跳马上扑通扑通的加快了,羞涩的嘤咛了一声。

抱着这样一个迷人柔软的身体,张文马上就硬了,紧紧的顶在了表妹的小屁股上边。她的衣服是丝绸的质料,本来就特别的薄,这时候似乎能感觉到那火热的体温和滑嫩的感觉,磨蹭起来感觉倍加的舒服!张文真恨不得直接把她身上碍侍的衣服全扒光了丢到一边去,直接就占有这个娇羞可人的小表妹!但是秀秀却是一个腼腆得让人心疼女孩子,所以还是强自让自己的满脑子邪火熄灭一点后,双手慢慢的挪着,直接将她的衣服拉开一角,摸着表妹那光滑平坦的肚子上,算是试探性的有了皮肤上的接触。

秀秀慌忙一下抓住了张文的手,拼命的想拉好自己的衣服。但无奈她的力气还是敌不过现在就差没疯掉的张文,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反而是这一动,那软团的小香臀蹭了一下男人的关键部位,更激发出张文的色性了。

“秀秀,我喜欢你!”张文凑到她的后边,微微的抬起头在她的耳边轻声说道。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用嘴亲吻着表妹那滚烫的小脸蛋。

秀秀又害羞的想去推开表哥都快凑到自己唇边的脑袋,但顾此失彼的情况下,张文正好趁机双手都钻进了她的小衣服里,用最快的速度覆盖上那对让自己遐想了一整天的圆润小白兔上。入手的感觉特别的柔软,但却格外的有弹性,又圆又满的很是结实。

第五集

简介

闲来无事的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在莺莺燕燕间，张文有些找不到方向了。在陈桂香刻意的安排与亲上加亲的怂恿下，张文死皮赖脸的将只见了一面的秀秀睡了……

秀秀温顺的接受了这个事实，开始有点喜欢张文了。张文喜出望外，当然也不忘调教这个单纯可爱的表妹……

新家乔迁，张文终于看见了敏敏的生母，自己得叫她姨妈的美妇长相和陈桂香神似，但更惊艳动人……

第一章 梅开二度

“不……不要……”秀秀挣扎了一下，但那火热的大手覆盖上的时候她顿时就慌了，意识到抱着自己的可是一个正在兴奋劲上的男人。

“秀秀，给表哥当老婆好不好啊！”张文想到妈妈和姐姐在那边听床，隔壁还躺着一个估计也是睡不着的敏敏，心里一阵澎湃的兴奋涌动起来，顾忌已经越来越少了，开始慢慢地撩拨着表妹胸前那两颗如珍珠一样大小十分可爱的小乳头，感觉表妹现在特别的紧张，温热的皮肤上都已经遍布香汗了。

“表哥……别，别摸了……很奇怪……”

秀秀还在扭捏地挣扎着，但张文可以感觉每一次撩拨她都是有感觉的，所以更加卖力了。他心里也清楚，秀秀这样的女孩子，想要等她说出什么献身之类的话再把她那个的话，那简直就别想了，回家打一辈子飞机去，还得是死皮赖脸才有机会。现在她的抗拒已经少了一些，不下手的话可不行！

秀秀紧咬着牙，忍受着表哥的大手带来的异样麻痒，小身子越来越热了。张文只感觉手上的两颗小樱桃已经硬立起来，知道秀秀一定也是很舒服的，现在一定是紧咬牙关抵抗自己带给她的快感。赶紧趁热打铁将衣角往上拉，想把这层碍事的东西给丢到一边去。

“秀秀，你起来一下。”当把衣服撩到她腋下的时候，张文感觉到小表妹还是有些抗拒，索性直起身，双手托着她的后背，慢慢地把她的上衣脱了下来。

“不，不要了……”秀秀猛地回过神来，刚想拒绝的时候就感觉身上一凉，那件遮羞的上衣已经被脱了，吓得本能地用双手护住胸前的无限风光。

遮住也没什么用，反正漆黑的一片也看不清楚。不过她这一挡，张文却是马上就抓住了机会，猛地移到了被子底下，近乎粗鲁地抓着她的短裤往下一拉。现在的秀秀除了那件绳结的内裤外，已经没别的遮羞物了，如一只小羊羔一样的迷人了，半遮半掩的娇躯已经足够让人发疯地肆意品尝了。

秀秀急得想起身找回自己的衣服穿上，但张文马上眼明手快地把她压了下去，双手十指紧扣着她的小手压住她，嘴凑在她的脖子上，一边亲着一边赞赏说：“我家秀秀真香啊！”

“呜……”秀秀轻吟了一声，感觉到表哥那根火热的东西顶到了自己的小腹上，怕吵到了别人，吓得立刻闭上嘴不敢再说话了，但因为矜持作怪，还是在无声地祗抗着。

黑暗中，张文死死地抓住她想反抗的手，慢慢地往上移着，贪婪地亲了亲她火热的小脸后，寻到那瑟瑟发抖的小香唇，蜻蜓点水地亲了一下，悄声地说：“秀秀，你身上的味道真好啊，比什么花都甜！”

唇上瞬间的一热，秀秀意识到自己的初吻已经没了，现在表哥又结实地压着自己，甚至可以感觉自己敏感的小樱桃被他的胸膛磨来蹭去得特别舒服又有点痒，心里的羞愧一下涌了上来。禁不住眼眶开始发红，略带哽咽地说：“表哥，别这样好吗？我、我不喜欢这样。”

“你别哭啊……”张文看她突然哭出来了，语气是那么的楚楚可怜，心里一疼，便不舍得放开她，索性用嘴去亲她眼角的泪水，信誓旦旦地说：“秀秀你放心，表哥会对你负责的。我肯定会风风光光地把你要回家！”

“我不要……”秀秀倔强地说了一声，不过还是那么的小声，明亮的眼里全是羞涩和不安。

张文见她这昏可怜的样子，双腿还夹得特别的紧，一时间倒不是那么急色了。

张文躺到了旁边，大手将还在低声啜泣的秀秀抱到怀里，一边轻抚着她如玉般光滑的后背，一边柔声地说：“秀秀，你是不是讨厌我啊？”

秀秀抽着鼻子，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哽咽着说：“没有……”

“那你喜欢我吗？”张文说着的时候，手已经悄悄地将她小内裤上的绳结解开了，秀秀却还没发觉张文的小动作。张文现在只需要轻轻地一拉，表妹身上就再没有半点遮羞之物了，整个娇嫩欲滴的身体就可以让自己为所欲为了。

秀秀愣了一下，脑子里有些乱，不知道自己对这个第一天见面就对自己动手动脚的表哥到底是什么印象。说讨厌，不算；但说喜欢的话，似乎又太快了。不过听着这些软软的情话，单纯的她心里小鹿乱撞，也不懂得怎么去拒绝男人有些粗鲁的拥抱。

张文知道现在她内心肯定在挣扎，灵机一动后又一个翻身将她压在身下，深情款款地说：“秀秀，只要我喜欢你就行了！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说你讨厌我的话，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碰你了。”

“我不知道……”秀秀有点害怕，但却没办法说出这样违心的话来，一时间声音显得有些茫然。

“我来让你知道。”张文知道她说不出那样狠的话，在说着的时候已经忍受不了她这种无辜的样子，和茫然话语让人心疼的感觉，双手又将她的小白兔摸在手里肆意地把玩，低头一下就亲上了她的小嘴。

“呜……”秀秀全身顿时绷得紧紧的，只是颤抖了一下却没有再拒绝。张文一边温柔地抚摸着她弹性十足的小白免，一边耐心地亲着柔软香甜的唇，慢慢地撬开她紧闭的贝齿，手指轻轻地拨弄着她硬起来的小乳头，给她未曾享受过的感官刺激。当秀秀受不了刺激，将小嘴微微张开的时候，张文马上就把舌头伸进了她的口腔里边，肆意地游荡了起来。

耐心地挑拨着秀秀娇羞底下的快感，渐渐地张文感觉到表妹的小舌头似乎已经本能地知道回应自己了，她原本有些僵硬的身子也慢慢软了下来，连那原本压抑的喘息都变得有些急促。趁着这着迷的功夫，一边舔着她的口腔，一边用手轻轻地一拉，就把那唯一的小内裤脱了下来，这下才是彻底的袒程相见了。

“秀秀，舒服吗？”张文吻得她都喘不过来气了，这才慢慢地往下抑，含住一颗小樱桃在嘴里细细地品尝，色色地问道。

秀秀羞着脸不敢说话，不过心里却是有点喜欢上了这种舒服的感觉，双手也只是象征性地推了张文一下后就软了下去！当胸前被表哥温柔地爱抚时，她微喘着娇气，似乎已经是无力反抗，也不想反抗了。

张文心里一乐，见她的身子软乎乎的就知道表妹现在肯定也是情动不已了。一手慢慢地往下摸到了那最鲜嫩娇艳的三角地带，迅速地摸了上去，上边还不忘一直爱抚着那饱满柔软的白兔，嘴也含着她香甜的小乳头，一阵有力地吸吮。

“嗯……不，不要摸那……”秀秀猛地醒过神来，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丝不挂了。本能地想夹紧时又是浑身一颤，张文一根灵活的手指已经在少女那敏感的花瓣上来回地舌蹭起来，带来一阵如潮般的触电感觉。

秀秀低低地呻吟了一声，但又害怕被别人听见而不敢反抗！紧咬着下唇，体会着表哥爱抚自己带来的舒服感觉，娇滴滴的喘息变得更加的急促了。

张文见她似乎又有点抗拒了，不得不又压了上去，手口并用地挑逗着她每一个敏感的地方，重点还是揉弄她充满弹性的漂亮乳房。过了好一会，明显感觉秀秀的祗抗越来越无力，呼吸也越来越急促。黑暗里虽然看不见她漂亮的小脸，但绝对是情动得满面潮红。

“表哥，别，别摸那！”秀秀虽然情动，但还是小声地哀求着。

张文可不管这些，一边舔着她的美乳，一边继续爱抚着她已经无力合拢的胯下羞处。到底还是青涩的少女，体毛很稀疏，摸起来软软的很是舒服，而她的小阴唇紧紧闭合着，虽然有分泌出爱液来，但也不是很多。

“不，不要……”秀秀摇着头呻吟着，但已经无力再去抗拒这从未体验过的快感了！

张文很有耐心地挑逗着她身上的敏感点，见表妹已经没了反抗的意识，而那蜜处的滋润已经差不多足够让自己采摘她的处子身了，这才慢慢地将她的美腿分成”字形，跪在她的腿间。

“好秀秀

你湿了哦。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啊？”张文一边用硬硬的命根子抵着她的小蜜处，一边喘着粗气说道。心里明白现在其他的女人肯定都没睡着，正在听着这场香艳的活春宫。想到这，心里顿时就觉得更加的兴奋，连话都说得有些轻佻起来。

秀秀这时候已经无力反抗，听到这样的话，羞得不敢应声。心里的羞耻感让她的泪水潜然流下，但心里却又隐隐地期待着接下来的事。张文一看这反应就知道已经成功地把她的情欲挑了起来，伏下身来一边在她耳边说着软绵绵的情话，一边顶开花瓣的保护，慢慢地进入处子那紧得吓人的蜜处。

“啊……”处子花穴第一次被入侵，秀秀顿时疼得直皱眉。

好紧啊，好热啊！刚把龟头送进去的时候，张文舒服地吸了一口气。尽管女人都是一样的构造，但一个青春处子的青涩，和姐姐的妩媚风情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风情让人觉得似乎连生理上的构造都不一样了，小洞口简直像是个环一样的包紧自己的命根子，夹得特别的舒服。

秀秀似乎已经默许张文给她开苞了，咬牙忍着，连声都不吭，自己却是在瑟瑟地发着抖。这孩子实在太让人喜欢了，就这样温顺的性格，你没办法不对她心生怜爱。

“秀秀，感觉怎么样？”张文感觉身下的美人瑟瑟地发抖着，但却没有逃避自己的进入。心里一喜，知道秀秀终于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赶紧伏下身来一边在她耳边满是柔情地说道，一边还不忘继续搓揉着她的酥乳。

“有点疼，你轻点，……”秀秀说话的时候呼吸都是急促的，声音小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见。

张文怜惜地摸着她的小脸，柔声地安慰几句后，见秀秀稍微放松下来，猛地用力一突，用力地破除那层纯洁的象征，进入到她身体的最深处，真实地感受着十六岁少女的紧凑和纯洁。

“啊……”，”突然撕裂一样的疼痛让秀秀顿时疼得发出一声尖叫，但马上又咬着小唇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的声响。

张文满脸舒服地吸了口气，尽情地享受着表妹那潮湿温热的紧凑。嫩肉那一动一动有规律而又柔软的蠕动，实在让人太爽了。而且秀秀被开苞的叫声那么高，其他女孩子肯定都听得见，这时候可能她们的想法都各不相同吧！不知道妈妈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想到这，张文心里顿时有了一种难言的刺激感。

秀秀慌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但嘴唇却是在颤抖着，泪水止不住地流着！感觉自己的小地方就像是被打进了一个大木塞一样的疼，身子瑟瑟发抖，小声地呜咽道：“表哥，秀秀好疼啊，求你别再进来了快拔出去啊……好疼啊……”

“秀秀不怕，忍一忍就过去了。一会肯定会让你舒服的！”张文知道推倒这个娇羞的表妹多少有点仓促，甚至有点强来，现在秀秀的内心肯定不怎么好受。马上温柔地抱着她，一边爱抚着两颗硬硬的小樱桃，一边用嘴吻去她眼角的泪水。

秀秀低声地呜咽着，即使被张文有些用强地夺去了处子身，但因为她温顺腼腆的性子，让她承受着唯一一次的破瓜之疼也不敢哭出声来。

张文爱怜地一直停留在她体内没乱动。在好一阵的爱抚后，见秀秀逐渐地放松下来，啜泣声渐渐地低了，这才趴在她耳边柔声地问：“我能动动看吗？”

“等等

好吗？”秀秀皱着小眉头哀求道，感觉还是有些不太适应。如果不是下身被开苞的疼痛感很清晰的话，甚至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自己的处子身居然被只见了一天的表哥强行夺走了？

其实张文也是有点恍惚的感觉，毕竟两人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口花花地占便宜、吃点小豆腐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妈妈的鼓励简直就像是一针疯狂的催情剂一样让自己那么兴奋，竟然就这样强硬地把秀秀给开了苞。现在脑子一片空白，也是感觉特别的神奇。

张文努力地不让自己再去乱想那么多，反正现在的事实就是表妹那紧凑的小花穴四面八方包裹着自己的命根子。那一个突破，也证实了她的纯洁无瑕已被自己毁了。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她一个难忘的初夜，以后用心地去疼爱她！

“秀秀，好多了吗？”张文一边蜻蜓点水一样地亲着她的小嘴，一边柔声地问道。

“嗯。”秀秀娇羞地应了一声以后就不再言语。

张文大喜了，秀秀语气的娇媚等于就是默许自己可以开始享用她娇嫩的身子。想到这，心里一阵兴奋，赶紧挺动着腰，往后一退，又缓慢地插了进去，享受着滑滑的嫩肉磨蹭所带来的快感。动作特别的轻柔，一边抽插着，一边又开始把玩着表妹那高耸的酥乳，舔着她的耳朵，开始做起最原始的活塞运动。

黑暗中虽然视残模糊不清，但张少琳却可以清晰地听见弟弟那柔情款款的情话，和话里那掩饰不住的柔情。原本这些话应该都是属于自己的，但这次却是对别的女人说。这时候自己心爱的弟弟已经和表妹有了肉体上的事实，想到这，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悄无声息地啜泣起来。

陈桂香也是转头不敢去看坑角那动作越来越大的黑影，和男女开始有些放浪的喘息。转过头后听见了压抑的啜泣声，叹了口气，伸出手慢慢地帮女儿擦去眼角的泪水。身为女人，自然也能明白女儿心里的酸楚。

小丹已经睡得很死了，但敏敏却是压抑着呼吸装睡。离得最近的她甚至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被子都被表哥那有规律的动作弄得也晃了起来，听着表姐那近似痛苦又像十分快乐的喘息，心里不禁一阵的萌动和慌乱。从头到尾听这开苞的过程，心里边印象最深的还是表姐那一声被开苞时的惨叫，心有余悸地想着，真的疼到那地步吗？

但随后秀秀快乐的喘息又让她疑惑了。刚才那么疼，怎么这会像是很舒服一样？听着隔壁淫秽的动静，小女孩感觉全身一阵火烧一样的燥热，她比秀秀早熟多了，终于还是忍不住伸手将自己的内裤悄悄地脱下，小手慢慢地覆盖上那青涩的羞处，一边随着表哥的动作安慰着自己，一边意乱情迷地猪测秀秀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

她们内心怎么想的，张文这时候已经没办法去想了。表妹的紧凑和被动的迎合已经让气温都升了上来，在她完全适应以后，张文开始大开大合地享受起来，挺着腰快速地进出她青涩动人的身体。

秀秀原本把紧张的小手放在两边，不知所措地承受着张文的进入。张文将她的小手拉到自己背上以后，清晰地感受到表妹激动地抱着自己，从她原本压抑的呼吸到现在已经情动的娇喘，知道她已经逐渐适应了节奏和这种乐事所带来的快感，挺动的速度不由得又快了起来。

房间里都是急促的呼吸，肉体碰撞的声音，还有女孩子压抑的娇喘，听起来像是在受折磨，但又像是在体验最快乐的事！

“啊……”，”

张文感觉两人都已经大汗淋漓了，尽管黑暗中不会被别人看见，但还是不好意思把被子拉开，主要还是怕秀秀会羞得无地自容。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征伐后，感觉表妹的蜜处突然剧烈地收缩起来，那嫩肉的蠕动特别的快，特别的紧，夹得自己都没办法再控制下去了。

张文忍不住低沉地吼了一声后，一阵舒服的电流瞬间刷过了脊粱骨，全身绷得紧紧的，和第一次承欢的秀秀一起达到了快乐的高潮。那感觉美得就像上了天堂一样，精关大开，将千万的子孙都深深地注入了这昏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最深处。

初试云雨的秀秀已经无力说话了，随着爱液一阵阵汹涌而出，只知道刚才的感觉就像是魂都飞走了一样，被男人的精液一烫，也是舒服得全身发颤。张文则是因为心理上的刺激，觉得这次实在太让人发疯了，一边大口地呼吸着，一边慢慢地反躺下来，把还和自己结合在一起的秀秀抱到了自己的身上。

一边感受着她高潮过后体内那剧烈的蠕动，一边热烈地亲着她的小嘴。

事已至此，秀秀也是只能认了，温柔地抱住了表哥的身体，回应着这热烈的亲吻。两具布满汗水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中一时间全是交合过后有些刺鼻的味道。

张文已经有点发软的命根子还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表妹的体内，享受着她那因为高潮而剧烈蠕动的小穴舒服的感觉。

喘着大气休息了好一会，张文瞪着眼，还是有点不信自己已经推倒了这个刚见面的小表妹！但这时候自己还压着她柔软娇嫩的身体，那滑腻的触感和有些粘稠的香汗却真实地说明自己拥有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而且自己还把她内射了，射到了她青春动人的身体里。

秀秀无力地被张文压在身下，休息了好一会，刚动一下马上牵扯到破身的伤口，那火辣辣的疼就像娇嫩的羞处被舌裂了一道道小口一样，顿时疼得“啊”了一声！

“秀秀，你没事吧！”张文赶紧撑起了身体，一边慢慢地把软化的命根子从她体内拔出来，一边关心的说：“是不是很疼啊？别乱动知道吗！”

黑暗中，秀秀隐约可以看见表哥一脸的关怀和紧张。心里微微地一暖，但想到自己的清白之身就这样被他强要了，又是有些发酸。不过这时候她也没再哭了，而是有些羞怯，低低地说：“表哥，你先起来好吗？你、你压疼我了！”

“好好！”张文赶紧翻了个身在她旁边躺下来，手一伸将她热呼呼的身子搂到怀里。虽然这时候应该甜言蜜语一番，但张文还是忍不住嬉笑着问：“好秀秀，告诉我刚才你舒服吗？”

“不知道！”秀秀脸色一红，羞怯地别过头去了！声音弱弱地说：“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虽然隐隐有嗔怪的意思，但张文却听不出她有任何的伤心和不满。

“怎么样对你了啊？”张文色笑着逗她。

秀秀顿时臊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还是如温顺的小猫一样窝在张文的怀里，感受着男人灼热而又宽广的胸膛。不知道为什么，在破身以后，哀伤似乎少了许多，反而是有点迷茫。低声又有些不安地问：“表哥，以后你会对我好吗？”

“不会！”张文板着脸，说得斩钉裁铁。

秀秀顿时就呆住了，心里涌上一阵不安和悲伤，眼困也开始忍不住慢慢地发红！小鼻子渐渐地抽了起来，身子微微地发着抖。按她温顺的性子，既然已经是张文的人了，那也没什么可说。对于这个从外边的世界回来，知书达理又幽默风趣的大男孩，少女的好奇让她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刚才的云雨也是有些半推半就的意思，在知道自己已经是女人的那一刻，她也多愁善感地哀伤过。但这一会憧憬的全是恋爱的甜蜜，哪曾想到还没来得及甜蜜一番，竟然张文就说出了这样残酷的话。

秀秀紧抿着下唇，一时间感觉心痛得呼吸都上不来了，鼻头一酸，再也忍不住流下了两行泪水！但还没来得及哭出声，却感觉有个热热软软的东西在舔自己的眼睛。

张文本想逗她一下，但没想到秀秀竟然哭了出来！赶紧将她抱紧了一些，一边舔去她眼角心酸的泪水，一边着急地解释说：“秀秀你别哭，我话还没说完你着急什么啊！”

秀秀低低地啜泣着，一边推着张文一边哽咽着说：“我不听，你放开我！”

“不放！”张文霸道地摇了摇头，一边翻身将她压在身下，一边舔着她的泪水淫笑着说：“想我对你好很简单嘛，咱们都这样了，以后你不许叫我表哥！叫声老公来听听，要叫得甜一点知道吗！”

“不要！”秀秀继续抽着小鼻子，哽咽着看起来十分的可怜，但明显语气好了许多。

这时候张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哄她了，看来这玩笑是开得有些过分了！脑子灵机一动，既然哄不了索性就不哄了。马上低下头来，猛地亲上了她涩涩发抖的小嘴！

“不要！”秀秀还有些耍小脾气，挣扎着不让张文亲她。但胸前两颗美妙的嫩乳被男人的大手覆盖上的那一刻，她立刻就全身颤抖着无力地软了下来。

“好秀秀，老公喜欢你！”张文一边揉弄着她的乳房，一边说着绵绵的情话，蜻蜓点水的吻一直点在她的嘴唇上。秀秀是个温顺柔弱的女孩，又是情窦初开，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挑逗。没一会就呼吸娇喘，倔强的牙关被张文慢慢地挑开，舌头钻了过去，再一次品尝起她小嘴里迷人的芬芳！

亲了良久，长长的一个湿吻弄得初尝情事的秀秀呼吸都上不来了，小脑子空白的一片没办法思考。直到实在承受不了时这才使劲地推着张文，呢喃说：“憋、憋死我了！”

“是舒服死吧！”张文现在最恨的事就是没办法开灯，好好地欣赏这个害羞的小表妹情动时动人的模样。不过听着她语气里淡淡的撒娇也是十分的受用，头一低又在她雪白的脖子上亲了起来，虽然有点汗味，但这味道却让人更加的兴奋。

“不，不要！”秀秀呢喃地挣扎着，可是张文一亲到她的嫩乳时，娇羞少女的抵挡就变得很是无力。敏感的乳头被张文轻轻地舔拨着，一阵阵舒服而又带着痒的快感让她渐渐迷失，只剩下咬牙喘息的份了！

张文爱不释手地把玩着这一对迷人的宝贝，它们是这样的圆润漂亮，少女特有的弹性让人一摸就放不开来，圆鼓鼓的很是饱满，不大不小刚好一手握住。小小的乳头是那么的可爱，犹如漂亮的小珍珠一样，轻轻地按着就感觉秀秀马上跟着抖一下，看来她的胸部是很敏感的。

“表、表哥……别……”秀秀已经被张文挑逗得意乱情迷了，嘴上喊着“别”，但小手却是按在了张文的脑袋上，小小的玉腿也在不安地交织着，眼神也愈发的空洞起来。

张文嘿嘿一笑，继续去吸吮她敏感的小乳头，一手慢慢地沿着她的小腹往下摸去，摸到了那饱满得像个小馊头的阴户上。一边爱抚着她软软的体毛，一边深情地问：“秀秀，你还疼吗？”

或许是话语里的关心和疼爱让少女迷醉了，即使还有阵阵的疼痛，秀秀还是羞着说：“不，不疼了……”

“表哥给你看看！”张文本想为她口交一下，但想想刚刚自己内射了，她可爱的羞处肯定布满了自己的精液，浑身一个冷颤，赶紧打消了这个恶心的念头，改用手慢慢地摸到了她的肉缝上。因为被自己灌了那么多的精液，这时候已经开始往外流淌，感觉很是润滑，爱抚起来很是顺手！

“表、表哥！别、动了……”秀秀娇喘着，僵硬了一下后羞涩地说：“人、人家那，还有些疼！”

“嘿嘿，我帮你摸摸就好了！”张文一边色笑着一边侧躺在她身边，将她的腿分开后猛地捂上了她热热的羞处之上。感觉这小地方又嫩又热的，摸起来很是舒服。

“啊……”秀秀禁不住呻吟了一声，但马上意识到旁边还有自己的姨妈，而表妹和表姐也在，惊得赶紧捂住了小嘴，幽怨地想白张文一眼，但乌漆抹黑的白了也没用，索性夹住自己的双腿，不让表哥再戏弄自己。

张文哪会如她所愿啊！坏笑了一下，用手挡着就是不让她夹住腿。这时候也趁机撩拨着少女初次品尝肉味的羞处，一根手指慢慢地拨开滑嫩的阴唇，慢慢地插入了她的小穴里边抠弄着。

“不要……”秀秀马上矜持地挣扎起来。

张文可不会给她任何祗抗的机会，马上用手指开始抽插她小小的嫩穴！秀秀立刻咬紧了下唇，虽然还有些疼，但已经试过高潮的滋味，被男人开发后的身子也是很敏感，立刻就有一阵阵如电流的感觉从下身那娇嫩的地方一直冲击着她的脑神经！

张文可不满足于指奸，整个人稍微地往上一抑，一手继续在她的下身进进出出，一手环过她的脖子，将她渐渐发软的身子抱住后，对准她的小嘴亲了下去！

秀秀意乱情迷间，一边娇喘着，一边伸出舌头来生涩地回应着张文的挑逗。不知不觉间，被那舒服的感觉侵袭得无法思考，原本想紧夹的双腿本能地分开了一些，似乎是想方便张文的挑逗能更深入一些！

张文亲完了嘴，又去舔她的脖子和耳朵，一阵阵痒痒又舒服的感觉搞得秀秀已经没办法再拒绝了。张文等到她一直不安地扭动，呼吸急促而又发热时，这才慢慢地将她压住，再次分开了她美妙的双腿，将龟头顶在了她的小穴口。笑嘻嘻地说：“好秀秀，刚才舒服吗？”

“舒、舒服……”秀秀红着脸应了一声，说话的时候已经显得是有气无力了。难以想像男女之事竟然会这样的销魂，这种刺激可不是她青涩的身子所能祗抗的！

当那火热的东西顶在身下的时候，秀秀浑身一颤，知道表哥想再要自己一次。对于破瓜之疼是心有余悸，但对那欲仙欲死的感觉却是抗拒不了。即使这时候身下还有点疼，秀秀还是没有拒绝，闭上了美眸后低声地说：“表哥，你轻点……”

听着她甜美的声音里那不安和紧张，张文顿时就冷静了一些，一边挽着她那有些散乱的头发，一边怜惜地说：“你放心，表哥会很温柔的，不会让你那么疼！”

“嗯……”秀秀闭上了眼睛，等待着张文的再次进入！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拨开她依然紧闭的阴唇，慢慢地往前挺腰，龟头再次磨蹭着她滑滑的嫩肉，进入少女青涩动人的身体！因为有精液的润滑，再加上刚才的挑逗让她的爱液分泌得很多，这次的进入十分的顺利。但秀秀多少还是感觉到有些疼，微微地皱了皱眉后长长地吸了口气。

张文舒服地停了一会，享受着她紧凑的嫩肉对自己的挤压，见秀秀还是有些不适应，马上就低下头来亲着她，而秀秀也张开小嘴热烈地回应着。挺着腰，再一次慢慢地进出着她的身体。

“表哥……”

秀秀长长的一声柔唤，心乱如麻的感受着自己失身的惘怅，又无法抗拒身体里表哥带来的无比快感。一时间思绪万千，本能地唤了一声！

“好秀秀，我在呢！”张文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将她柔软细长的腿抬了起来，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后更加用力顶了起来。

“啊……你轻、轻……点……”

秀秀忍不住张开嘴长长地吸了口凉气，突然被这么用力地顶一下，似乎已经顶穿了自己那娇嫩地方的最深处，顶到了自己身体的最深处。感觉小腹上一麻，顿时舒服得身子阵阵地痉挛。

“好！”张文也不多说，这时候舒服得都没说话的力气了。虽然嘴上答应着，但看着表妹娇嫩的身体在自己胯下扭来扭去，却兴奋得加快了抽插的力度，一下又一下用力地顶进她的身体里。

“不要……”秀秀张着嘴，一阵阵地抽搐，本能地想因为这快乐的感觉而叫出声来，但又害怕被别人听见，赶紧拉了被角狠狠地咬住，不让自己发出一声快乐的呻吟！

张文兴奋得眼都红了，每顶一次都能听见和她胯间相撞的“啪啪”声！听起来既淫秽而诱人，这样的动静不可能不吵到其他人。即使窗外的雨还在哗哗地下，但比起外边的凉风阵阵，小小的坑上早已经是春情满屋了。

两人肉体不停地蠕动着，张文忘了自己干了多久！只知道第二次的时间很长，秀秀紧紧地咬着牙绷直了身体，小手僵硬地抓着被褥，用子宫喷出的阴精告诉自己她有多快乐。

破身后梅开二度，秀秀已经有些受不了这样强烈的索取。听那些村妇露骨的谈话，大概知道男人得射了才会舒服。咬着牙忍了很久，希望表哥能快点出来，但坚持到现在实在撑不下去了，下身一阵阵的发疼，秀秀这才虚弱地说：“表，表哥……我，好疼啊……”，”

张文马上停了下来，毕竟已经射过一次，不再那么冲动了。马上把命根子从她体内拔了出来，关心地问：“秀秀，你没事吧？”

秀秀艰难地想动一下，但腿却特别的酸，一动就很是难受。咬着牙将修长玉腿慢慢地放了下来，这才有气无力地说：“人家不行了，下边好疼啊！像火烧一样……”

“不行的话，咱就到这了！”张文一边抱着她躺下，一边拉过被子来盖在两人布满汗水的身体上。温柔地亲了亲她红红的小脸，柔声地说：“秀秀，你真好！”

秀秀害羞的没说什么，只是温顺地将头靠在了张文的臂弯里，似乎很享受这种小鸟依人的感觉。脚微微的一动，感觉到那根吓人的东西还覆盖着一层粘稠，硬硬地顶在了自己的小腹上！

“累吗？”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拿来床头的纸巾为她擦了脸上的汗后，又擦了粘稠一片的下身，十分温柔地为她挽着有些散乱的长发！

这一连串关爱的动作让秀秀心里感觉很是幸福，毕竟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哪曾享受过这样的温存。犹豫了好一会，秀秀才红着脸，声音低低地说：“表哥，你还要的话……我可以忍忍的！”

按她害羞的性格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简直是奇迹，张文心里一阵感动。虽然很想继续享受她美妙动人的身体，但为了她的健康着想，还是压抑住自己的欲火。摇了摇头，温柔地说：“没事，表哥刚才射了一次，已经很舒服了！表哥喜欢你，我可不想看到我家秀秀难受。”

“你真好……”秀秀感动地应了一声，小手主动地抱住了张文的腰，话语里的温婉柔顺听得张文心里一阵的发爽。

张文嘿嘿一乐，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但侧躺着多少有点不舒服，往外平躺下来，却是不经意地碰到了另一只柔软无骨的小手。那小手有些吃惊地颤抖了一下，马上就缩了回去。

刚才那样旁若无人的乱来，想想隔壁还睡着四个女人，现在张文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却是想到落落大方的敏敏睡在旁边，几乎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到，立刻就一阵阵的兴奋，赶紧抱着秀秀安抚说：“好了秀秀，累了那么久你先睡吧！”

“嗯！”秀秀不愧是温顺的代表，立刻乖巧地应了一声后闭上了眼睛，紧紧地靠在了张文的怀里。

张文一直等呀等，等了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才听见雨声中她的呼吸渐渐的平稳。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她的臀部，确定刚才那么累的秀秀已经睡死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将手伸进了旁边的被窝里。

微微地把被子拉开一点，似乎有一股不一样的体香飘了出来，隐隐伴随着女孩子分泌物的味道，张文更加的兴奋了。一伸手毫不客气地按在了敏敏的肚子上，直接摸到了滑嫩的皮肤，发现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顿时就感觉脑浆开始沸腾起来。

敏敏吓了一跳，刚才虽然手淫了一下，但她却是不懂怎么让自己获得快乐，感觉愈发的难受。见动静没了后也渐渐地犯困，迷糊中刚想入睡的时候，表哥的手却突然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吓得赶紧用小手压了上去，紧张地抓住了张文的手。

张文感觉她紧张得身子都僵硬了，呼吸也是急促起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伸出手去。刚将秀秀给开了苞，这会却色欲熏心地想去占另一个表妹的便宜，心里顿时有些愧疚。想把手抽回来，却发现她抓得死死的。

敏敏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而张文也不知道妈妈和姐姐睡了没，自然也是不敢弄什么出动静。稍微用力地拉了一下，竟然把她的小手也拉到了自己的被窝里，感觉她的掌心已经泌满了一层紧张的汗水。

敏敏感觉自己的心跳快得都有些承受不了，害怕被别人发现，这时候也不敢反抗了，任由张文把她的手紧紧地抓住！

脑子突然一个激灵，张文小心翼翼地将被子往秀秀那边踢了一点，自己只盖住了肚子上的一小处。

“嗯……”秀秀突然迷糊地哼了一声。

张文和敏敏都吓了一大跳，大气都不敢出。好在秀秀真的睡熟了，或许是两人紧紧贴在一起的关系，感觉有点热，她微微地抑了一下，背过身去继续睡了起来，当然还是抱着张文的一只手，甜甜地睡着，似乎很依赖一样。

张文顿时松了口气，感觉敏敏被自己抓着的手软了下来。她想把手抽回去，但张文不让，继续死死地抓着。敏敏怕吵醒别人，也只能无奈地屈服了。

确定秀秀睡熟了，张文心里一时间邪念丛生。一咬牙，慢慢地抓住敏敏的手放在了自己硬硬的命根子上。小手刚触到的时候，张文兴奋得粗喘了一下。敏敏立刻愣了神，慌忙地想把手抽回去，却是敌不过张文的力气，也不敢用力地挣扎。

渐渐地她也不反抗了，小手紧张地按在了命根子上。张文趁机让她握住了自己的命根子，两人的距离也就三十厘米左右。张文把脑袋往那边凑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敏敏，帮一下表哥！”

“不要！”敏敏摇了摇头，但青春期的少女对于性事都有本能的好奇，尤其是在这性教育落后的地方。再加上刚才在旁边听着两人激烈的交合，在自慰后却是有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这时候她忍不住好奇地捏着命根子，没想抽回手的意思。

张文一看有戏，马上引导着她的小手，慢慢地帮自己套弄起来。敏敏起先还难为情，但握着这样火热的肉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抗拒不了，对于张文舒服的反应也很是好奇，渐渐地也开始自己用上一点力气来套弄。

张文顿时舒服得脑子一阵空白，即使只是简单地帮自己打飞机，即使她是那么的笨拙，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取悦自己！但刚采摘了一个娇滴滴的表妹，在她的身子里射入了自己的精子，这会却让另一个也是青春动人的少女来帮自己打飞机，这种淫秽的事情实在是刺激得快有点受不了了！

张文慢慢地把手放开，敏敏微微地停滞了一下，但还是继续上下地套弄着。

张文慢慢地将手朝她那伸了过去，敏敏只是紧张了一下，但却意外地没有反对！直到张文的大手钻进了她的被窝里时，才怯怯地说：“表哥，别这样……”

看她停下了动作，张文顿时有些不爽，但还是耐心地说：“敏敏，你快帮我呀！你放心，我就摸摸而已，不会乱来的。”

敏敏马上沉默了，犹豫了一下，没有阻止张文的手放在她光滑的肚子上，小手继续在套弄着。一部分是出于好奇，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拒绝！

张文没再放肆地占她便宜，只是在她光滑如玉的小蛮腰上摸来摸去，偶尔性起的时候用指甲舌上一下。即使她已经紧张得出了一层汗，但摸起来还是很舒服。

敏敏呼吸渐渐地热了起来，第一次被异性这样温柔地抚摸，那感觉甚至比自己用手去挑逗羞处来得更加的猛烈。本能地抑过来了一些，似乎是希望张文能继续这样的摸着她的肚子。

渐渐地敏敏也大概知道怎么套弄比较好，小手温柔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快！张文舒服得直吸凉气，突然腰上一阵剧烈的酥麻，一股舒服得让人抽搐的快感从脑子里一下传到了下身，海绵体一阵兴奋，命根子瞬间硬得发疼！

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射了，张文的身体顿时就紧绷了起来。她这不急不慢的动作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淫欲了，张文马上将她的小手拨开，自己握住命根子后快速地套弄起来。

就在脑子空白一片，即将要射精的时候，张文突然产生了一个极度邪恶的想法。猛地侧过身来面对着敏敏，将她的被子一把拉了开来！

敏敏吃了一惊，慌忙地去抓被子！但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张文舒服得打了个冷颤，闷吼了一声，一股股粘稠的精液经过颤抖的命根子，从马眼里对着她有力地射了过去。

敏敏顿时就感觉一阵阵粘稠而又充满味道的东西往自己的肚子上、肋上、手上射了过来。愣住不知所措的时候，脸上又被射了一些，马上就傻了眼停住了动作。

张文舒服得直颤抖，上下撸动确定自己全射到了这个表妹身上后，忍不住又色心大起地抓住她的小手，在自己的龟头上蹭了几下，把余下的精液全蹭在了她的手上。

敏敏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任由张文这样放浪地轻薄着她。

“呼……”张文爽得长长地吐了一口大气。好在没吵醒秀秀！又不知道敏敏会怎么想，放松地躺好以后，见她默默地又把被子拉上，“心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怎么突然会有这样变态的行径，让她帮自己打飞机不说，还射了她一身，尽管知道自己很过分，但就是控制不了这种极端的冲动。

“敏敏！”张文低低地唤了一下。

“嗯……”敏敏应了一声，语气微微的有点慌张。

总想说些什么来解释一下，但话一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张文停了一下，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没什么，先睡吧！”

“嗯……”敏敏依然是低低地答应着。

张文脑子里乱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她说话，两个刚见面的表妹，一个已经被自己推倒了，出于对秀秀的喜爱张文倒也不觉得过分，真娶她当老婆的话似乎也不错，她是那样的温婉可人。但敏敏明显只是把自己当成哥哥那样的撒娇，自己却冲动地射了她一身，这以后可怎么相处呀！

敏敏沉默无语地躺着，什么也没说。但张文明显可以感觉到她静静地擦着自己射到她身上的精液！心里顿时有些愧疚，伸出手去，很自然地抓住她的小手，十指交扣地牵在一起。

敏敏也不反抗，但也不主动地握张文的手，依然没有说话。不知道她的脑子这时候在想什么，但张文知道她绝对是心乱如麻。

两人默默无语地牵着手，几乎是肩并肩地躺着。想睡都睡不着，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听着其他四女的呼吸声，脑子里一片迷茫。

窗外的雨点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砸得渔村小林哗啦啦地乱响，伴随着海浪的潮声感觉很是安逸！大自然的音乐也让两人的思绪渐渐地安静下来，依然默默的无语，继续不舍地牵着对方的手。

梅开二度以后，张文也只是愧疚了一会，再也祗挡不住疲劳的侵袭，眼皮开始发重，一闭眼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被自己占了大便宜的敏敏什么时候睡着。

小小的妩上，挤了五位如花似玉的美人！抱着怀里的秀秀，牵着旁边的敏敏，另一侧还有三个自己的亲人，她们一样的美丽动人。张文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睡的时候不自觉地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敏敏思绪万千，等到张文睡着后，手慢慢地松了开来。但她却是有些不舍地又牵紧了一些，没多久也感觉困意浓郁，打了个懒懒的哈欠后，渐渐地进入梦乡。

第二章 温柔备至

晨光初现的时候，炎热的酷暑在早晨就着急地罩拢着整个大地。恍惚间，张文能够感觉到大小美人们都打着哈欠陆陆续续地起床了。虽然想起来跟她们说一声早安，但想想昨晚推倒了腼腆动人的秀秀，和对敏敏做出的荒淫事，虽然当时有点借酒装疯的意思，但这会一醒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姐姐了，就只能继续装睡了！

张少琳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充满醋意又幽怨万分的眼光看向了另一边。那个宽敞的被窝，男人有力的怀抱本该是属于自己的，但这时候心爱的弟弟却搂着自己的表妹，和她度过了一个云雨交欢的旖旎夜。

“好困哦……”小丹丝毫没察觉空气里浓重的酸味，醒来的时候还舍不得睁眼，像只小花猫一样又懒又可爱，眯着眼开始拿衣服。

一阵阵穿衣的声音听得张文心里那个痒呀！不过抱着秀秀软软的身子感觉真好，可是这时候她也醒了。一向脸薄的她似乎很紧张，害怕别人发现她浑身一丝不挂，一直躲在被子里不肯出来。

“大妹！”陈桂香一边扎起有些散乱的发丝，一边装作随意地说：“你弟昨天刚回来让他多睡一会，一会你陪我过去小林那边看看怎么样！”

张少琳点头答应了一声，眼睛却是死死地盯在了两人睡的地方！即使这时候身体都躲在了被窝里，但昨天秀秀那样悦耳的呻吟还是像刀一样地刺痛着她的心，不用想就知道被褥底下的两人肯定是一丝不挂的，弟弟已经把对自己的疼爱分了一份给她了。

“妈，那我干嘛去？”小丹因为兜里有了零花钱，这会更是精神百倍，难得殷勤地要找点活干，忙完了好让自己有时间出去玩。

陈桂香呵呵一笑，调侃着说：“难得你那么乖，一会你就去新房子那看着工人干活吧！你舅也不知道一会能不能回来，你多看着点，可别让人偷了东西知道吗！”

“知道啦！”小丹高兴地一笑，拉开被窝跳了起来，光着小屁股也是没半点的遮羞！可惜这时候张文是背身而睡的，不然就能欣赏到她青涩粉嫩的羞处了。

张少琳心里一阵的烦躁，没好气地说：“别跳了，赶紧洗洗屁股过去吧！”

“要你管！”小丹穿好了衣服，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后拿起毛巾走了出去。

陈桂香心里高兴儿子真有出息，一个晚上就把这个聪慧可人的外甥女拿下。但也是知道女儿心里肯定不好受，难得很是体贴地朝她说：“好了大妹，你也赶紧洗把脸！咱们过去那边看一下，这两天的事多，让小文多休息一会吧！”

“知道了！”张少琳有些不情愿地看了看在角落里还抱在一起装睡的两人，嘀咕了一句这才走了出去，娇嫩的容颜酸得让人不敢去看。

陈桂香自然是看出了女儿一脸的哀伤和满心的痛苦，不过思想传统的她，在儿子和女儿中间自然是有点重男轻女了。无奈地摇了摇头，看三人还躺在杭上睡着，凑上前去一看，秀秀文静可人的脸蛋上全是粉粉的红晕，女孩的青涩中多了一种妩媚的漂亮，顿时高兴地笑了一下，仿佛已经看见她挺着个肚子的模样了。

“姨妈……”敏敏装作刚醒的样子，打了个哈欠后坐了起来，一副还有些迷糊的样子问：“现在啥时候了？”

陈桂香今天是心情大好，咯咯地一笑，溺爱地掐了掐她的小鼻子，说：“你个小懒猪，还几点呢，赶紧起来吧！”

“嗯……”敏敏心情复杂地看了看还在装睡的二人，只穿着内衣慢吞吞地爬了起来。

陈桂香自然是满心的欢喜，四个女人凑在一起洗完脸后，为了不让儿子难堪，她特意把大女儿带走，又嘱咐敏敏炖只鸡当午饭为秀秀补一下身子后，这才拉着满脸郁闷的张少琳出了门。

她前脚刚走，小丹立刻窃笑起来，欢呼一声后，偷偷地拿出哥哥给的零花钱跑去陈伯那继续腐败了。说是去工地，但马上就呼朋唤友的一起玩了。

敏敏脑子有点迷糊，脑子里全是昨晚秀秀和表哥缠在一起时那一声声诱人的喘息，和黑暗里两人疯狂交欢的激烈。像木偶一样地上邻居家买了活鸡，边杀边走神地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么分神没割伤手已经算不错了。

人全走了以后，张文总算松了一口大气，嘿嘿地乐了几声，一看怀里的秀秀已经睁开了眼睛，满面羞红地看着自己，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全是温柔和难为情，无辜而又显得那么纯洁。忍不住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柔声地说：“秀秀宝贝，早啊！”

“早……”秀秀声音压得低低的，趴在张文的胸口上有些扭捏地说：“表哥，你先出去好吗！人家想先穿一下衣服。”

“不好！”张文板起了脸，威胁说：“现在不应该叫表哥了，该叫声老公来听听，听得我舒服的话或许会答应你。”

“讨厌！”秀秀撒娇似的白了张文一眼，扭捏着没叫。

“嘿嘿，这叫讨厌？”张文色色地一笑，突然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双手往后一绕，抓住她结实而又充满弹性的美臀，一边揉着这软软而又手感极佳的嫩肉，一边凑上前去在她耳边吹着热气说：“看来我家秀秀已经忘了昨晚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帮你回忆一下咱俩昨晚都干了什么，让你想起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秀秀顿时浑身一软，一边挣扎着一边说：“别，别了！人家叫，叫还不行吗……”

“这才乖嘛！”张文嘿嘿一笑，翻身压在她身上，撑起身来打量着她，昨晚黑黑的没办法仔细地看清这个小表妹的如玉娇躯，这会自然是不能放过吃冰涣淋的机会。

秀秀的披肩长发这时候已经散了开来，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秀气文静的俏脸带着些许的慌张和害羞，脸蛋红扑扑的十分惹人怜爱！水汪汪的眼里除了羞涩外，还有一种迷恋的柔和。雪白的脖子，性感的锁骨！最漂亮的还是她的乳房，圆圆白白的很是漂亮，白白嫩嫩的看起来很可口，两颗小乳头又粉又嫩，让人很想含到嘴里去狠狠地品尝一番。

秀秀正在难为情的时候，却是突然听见了表哥咽口水的声音，抬眸一看，见他直直地看着自己的胸脯，立刻不好意思地用手挡住酥胸的美丽，嗔怪道：“表哥，你乱看什么呀……”

张文嘿嘿一乐，色色地看着她说：“怎么，看自己媳妇还有罪呢！谁让秀秀这么好看，看得我都快傻了。”

“贫嘴！”秀秀难得的撒娇一下，一边用小手护在胸前，一边压低了声音，羞怯地说：“表哥，你、你别再看了！”

“不看不看！”张文马上乖巧地答应了一声。见她松了一口气，又马上顽皮地低下头去，拨开她的小手，握住了粉嫩的酥胸，舌头在她的锁骨上舔来舔去的。

“啊

不要……”秀秀立刻矜持地挣扎起来，但却有些迷恋那舒服的感觉。

“叫不叫！”张文这时候已经将她的小手按住了，将两颗饱满漂亮的乳房握在手里，手指慢慢地撩拨着她敏感的小乳头，嘴巴也不停地亲着。

“老、老公……”秀秀憋红了脸，害怕一会被敏敏看到会被笑，这才妥协地唤了一声！

“乖！”张文得意地笑了笑，低下头来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才光着屁股从被窝里钻了出来，笑嘻嘻地说：“既然是老公了，那没什么可避讳的，我要看你穿衣服！”

“啊……”秀秀顿时就傻眼了！

张文得意地站在炕上，见她一脸无辜的纯真很是诱人，忍不住晃了晃早晨十分有精力的命根子，下流地威胁说：“你要是不换的话，一会我看着你的身子忍不住的话，你可别怪我哦！”

“……”秀秀别过头去不敢去看，但眼角还是忍不住好奇地瞄了几眼。毕竟这根大家伙让她从青涩少女变成了女人，这时候看起来是那么的吓人，又硬又大，秀秀甚至怀疑自己小小的地方昨晚是怎么容纳下这样的巨物，还让它在体内随意地肆虐。

看她这副惊讶的样子，张文自然是得意无比。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命根子似乎大了一些，连姐姐都说有这个感觉，难道是发育期没过？回家以后和姐姐享受了性爱的滋味，心情一好，除内分泌多了外，也变得大了一些？好神奇呀！

张文光着屁股把衣柜打开，一阵乱翻后又跳到地上拆开了一包新的衣服，亲自为秀秀挑选了一套文静的衣服！

“秀秀，你看喜欢吗？”张文拿着衣服跑到了她的身边，脸上全是兴奋的神情。

看着放在炕上的粉色蕾丝内衣，款式十分性感！又隐隐觉得有些太暴露了，秀秀不由得羞红了脸，但一看张文手上精致的裙子却是眼前一亮。这是一条白色丝绵做的吊肩公主裙，看起来飘逸轻巧很是灵动，白色的纹路像水波一样的轻逸，胸口上那一朵粉色的百合绣花看起来更是漂亮，十分适合文静的女孩子。

“喜欢……”秀秀马上眼前一亮，水汪汪的美眸里全是喜爱之情。手掩着酥胸欣喜地坐了起来，但这一动却是感觉身下微微的一疼，顿时粉眉轻皱了一下。

“别乱动了！”张文赶紧示意她坐着别动，凑上前去搂过她圆润的香肩，亲了亲她红红的小脸后柔声地说：“你刚破了身，得注意一下身体知道吗！今天能不下地就不下地，反正有那么多书！没事的话你看一看也好。”

“可

可我得穿衣服呀！”秀秀声音很低，但却十分自然地把头靠在了张文的肩膀上，满脸的陶醉，很是享受这种被疼爱的幸福。

“也是！”张文为难地犹豫了一下，昨晚刚破身肯定有伤口，而自己又把她给内射了。为了健康着想，她最好是能清洗一下羞处，想了想只能点头说：“你先别动，我一会给你弄点温水洗一洗。昨晚你下身流了那么多水，肯定粘得难受吧！”

“嗯！”秀秀羞怯万分地点了点头，虽然很是羞人，但对于张文的体贴却是十分的开心。

“先别动，我出去烧水吧！”张文爱怜地亲了她一口后，笑嘻嘻地指着自己的脸说：“秀秀宝贝，你也得亲我一下！”

秀秀这次倒是落落大方，蜻蜓点水似的在张文脸上亲了一口，又难为情地拉起被子盖住一丝不挂的身子，声音低低地说：“表哥，你先去忙吧！我自己待一会没事的。”

“还叫表哥！”张文故意板起了脸，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就是喜欢叫嘛！”秀秀难得调皮一下，吐了吐红润的小舌头，朝张文做了个鬼脸。

“嘿嘿，喜欢的话随便你！”张文也没过多的要求她改口。虽然听她怯怯的一声“老公”很爽，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做爱的时候听着她一声声娇滴滴的“表哥”也很让人兴奋。

刷完牙洗完脸，张文立刻就遭难了，自己还不懂得怎么用大灶烧水，而这时候敏敏恰好又在上厕所。无奈之下只能厚着老脸走到了茅坑边上，声音低低地问：“敏敏，你好了没有！”

说是茅厕，但其实就是泥糊起来的一个小间。门是用木板搭上的一片而已，摆上两块砖头，中间挖个坑道让排泄物能流到房外，简陋得像随时要倒塌一样。只要站到门前边去，不说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边的春光，随便一瞄，起码也能看到她如厕的姿势。但张文可不敢这时候再乱来了，所以很老实的在一边光喊着不动。

敏敏明显被吓到了，语气有些惊慌地问：“什、什么事！”

张文红着老脸，有点不好意思地问：“烧水该怎么烧啊？”

敏敏沉默了一会，似乎因为紧张的关系而有些迷糊，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声音低低地说：“你先去拿烧水的壶，厨房里有个低一点的小灶。先烧一点干草，等火起的时候往里添一些小点的树枝，记得弄碎一点比较好生火，火起的时候再放上去就好了。”

“知道了！”

张文赶紧逃一样地跑了，担心再站下去自己真会偷窥她如厕的模样！昨晚已经做出了那么猥琐的事，这会大白天再乱来真就是禽兽不如了，不过敏敏看起来对自己也没反感，起码从表现上来看是这样的！

到了小厨房，张文还有些心不在焉，脑海里全是昨晚射到她身上时那种邪淫的快感！不过想想屋里还等着自己的秀秀，赶紧蹲到了小灶边，胡乱的抓起一把干草塞了进去，用打火机点燃，按照敏敏说的步骤，等火差不多的时候，随手抽起几根树枝折断丢了过去。

将水烧上的时候，张文松了一口气。看起来这些农家活也不是很难嘛，是自己有点太紧张而已！看了看大灶里烧着的火，黝黑的铁锅上似乎从盖子的缝隙里流淌着一点点的香味，光是一闻就觉得十分诱人，张文马上感觉有一点点的饿。

依然是破身以后炖的鸡，张文知道这一带的人很相信这些养生的土法，他当然也不会去怀疑什么。妈妈三个孩子都这么大了，生为人母的她依然风韵动人，就知道不用怀疑这些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秀秀昨晚那么累，原本她就挺娇弱的，是该好好地补一下身子了。

想起这个表妹的温顺柔情，张文心里一阵的得意。眼下真有点小别胜新婚的甜蜜，有时候关心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等水一烧好，张文马上就拿着起水壶、木盆朝屋里走去。见秀秀拉着被子一脸柔情地看着自己，马上又殷勤地去打冷水、拿毛巾，忙里忙外的真有种家庭煮夫的感觉。

试了试水温，感觉差不多是她娇嫩的下身所能接受的程度，张文这才把水盆放在杭上，柔声地说：“好了秀秀，可以洗了！”

秀秀一直躲在被子里看着张文忙来忙去的，感觉自己像是个被疼爱的小媳妇一样，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这会再看着张文，顿时就脸红耳热的，眼里的意思很明确，你出去人家自己来。

张文厚着老脸，一脸严肃地说：“有什么好怕的，你都是我的人了，再说了你刚破身，还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在这的话还可以帮帮你。”

秀秀确实是对这种性事十分无知，即使昨晚张文慢慢地占有她时，她都不明白该怎么去做才是男欢女爱。眼见张文说得这样坚决，稍稍地犹豫了一下，声音弱弱地说：“不行，一会敏敏过来会看见的！”

张文知道她脸薄，不过这也有点太傻了吧！昨晚那一顿闹腾，难道她真的相信其他人全老实地睡了？有些哭笑不得地说：“秀秀，昨晚咱俩的动静那么大，你说敏敏能不知道吗！估计她都听了大半夜了，反正以后我肯定娶你，这有什么好怕的。”

“可是……”秀秀还在彷徨不定，为难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文赶紧劝道：“秀秀，这真没有什么关系的！咱俩以后就是两口子了，这种事有什么可避讳，再说了，要是你不会弄的话，以后落下病根就不好了！”

秀秀红着脸想了很久，声音低得和蚊子一样，怯怯地说：“你先把门关上吧！”

张文见她同意了，马上乐呵呵跑去把房门栓上！一转身的时候，看见她一脸的娇羞，纯真的模样引得人阵阵火起，看得眼睛都快绿了，走过来后马上殷勤地说：“你先起来吧，一会水凉就不好了。”

秀秀扭捏了一下，毕竟昨晚已经破了身，但并没有互相看到对方的身体，现在大白天的要把自己最羞人的地方呈现出来，对她来说确实需要点，勇气。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秀秀这才咬着牙将身上的被子丢到一边，露出了青春动人的身子。

张文眼睛一下就直了，秀秀的身材真的很漂亮，除了胸部圆润饱满外，纤细的小蛮腰几乎是找不到一丝的赘肉，看起来很平坦光滑。阴户如雪白的馊头一样，鼓鼓的充满了诱惑。或许是刚发育不久的关系，只有几根又细又短的阴毛，但这样却让她的下身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充满了青涩的诱惑。

被张文这充满欲望的眼神盯着，秀秀一下就有些受不了。羞怯地用小手护在了三角地带的春光，低声的嗔怪着：“表哥，别看了！”

“好好！”张文赶紧回过神来，一边从柜子上拿来一瓶女性清洗下身专用的沐浴露，一边严肃地说：“秀秀，刚破身的时候肯定会有伤口！必须好好地清洗干净才行，不然要是发炎的话会落下病根子的，我来帮你洗。”

秀秀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地挪了几下，有些迷茫的说：“该怎么洗呀？”

张文色色的一笑：“你把腿分开，像尿尿一样的坐在盆子上，我来给你洗就好了。”

秀秀脸色一下腾地红了起来，这样一来不是要把那羞人的地方彻底地展现在表哥的面前吗？虽然害羞地扭捏着，但或许是被张文的话给吓到了，深吸了一口气后还是乖乖地挪到盆上，慢慢地张开腿架在边缘，小手颤抖地扶在杭上，羞得不敢抬起头来。

张文呼吸一下就粗了起来，她这样的姿势实在是太诱人了。稍微调了一下角度就可以看见她娇嫩无比的阴户，两片阴唇粉红粉红的十分鲜嫩，隐隐的泛着水光看起来更是诱人，昨晚感觉还只是一条紧闭的肉缝，但这会却是微微地盛开了，隐隐可见里边那些美丽的嫩肉，似乎一股催情的味道慢慢地开始弥散开来。

秀秀见张文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下身，羞得都快哭了：“表哥，你别看了！”

“是因为秀秀小屁股太漂亮了，我才看得傻了！”张文一边啧啧赞叹着，一边绕到了她的背后，轻轻地在她脸上吻了一下，感觉她的小脸这时候真的很烫，着急的小模样实在太可爱了。

秀秀低下头去，不敢去看张文火热的眼光。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慢慢地在她脖子上亲了一下。拿起沐浴露挤了一点在手上，慢慢地朝她的下身摸去，当覆盖上阴户的时候，明显感觉她身子颤抖起来，马上关心地问：“怎么了秀秀？”

秀秀憋红着脸，有气无力地说：“有、有点凉！”确实，这种清爽型的沐浴露除了能清洗干净下阴外，多少会带有一点点的刺激性，她一个刚破身的少女哪会受得了这样刺激的感觉。

“不怕！”张文从背后一手搂过她的腰让她靠在自己身上，一手慢慢地在她胯间爱抚起来。这姿势简直像是在给小孩子洗澡一样，感觉上有一种别样的刺激。

在外阴洗了一困，张文又挤了一些在手上抹匀，看着表妹娇嫩的下身布满了小泡泡真是太可爱了。马上又摸了下去，手指慢慢地拨开她的小阴唇，细心地帮她清洗起来。

“啊

表哥……”秀秀低低地呻吟了一下，张文的温柔挑逗着她的敏感，一阵阵酥麻如电的快感立刻让她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

“这样洗比较干净！”张文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有点忍不住了，搂在她腰上的手慢慢地往上，抓住了她一只美丽圆润的美乳，慢慢地揉了起来，手指也开始夹着她的乳头，有些顽皮地逗弄着她。

这样双管齐下的攻势秀秀哪会受得了，身子越来越软地颤抖着，“呀”的呻吟了几声，没一会就软倒在张文的怀里。

张文也不客气，多挤了一些沐浴露后借着这股清爽的润滑，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插入她的小穴里边抠挖起来，感觉小地方还是紧得和处子一样，这时候要插进一根手指都有点艰难。嘴巴也没闲着，趁着她头一歪的时候，吻上了她小巧的耳朵，含住小耳垂后慢慢地舔弄起来。

秀秀意识已经有些不清楚了，但还是感觉到表哥的手指在自己的体内肆虐，声音颤抖地说：“表、表哥别弄里边……”

张文一边舔着她的耳朵，一边吐着热气解释说：“好秀秀，女孩子的阴道更加要注意清洁。洗的时候连里边都洗干净了，这样才不会落下什么病根子！乖，表哥也是为了你好。”

秀秀马上就不抵抗了，只是这样任由表哥玩弄自己的羞处实在是太羞人了。索性闭上眼去，一边享受着张文温柔的爱抚，一边感受着身体里传来的舒服感觉，一时间呼吸变得更加的急促。

感觉洗得差不多了，张文这才抱着她的臀部慢慢地往下一放，让她的羞处泡在温水里，手指动着，慢慢地清洗掉那些泡沫和昨晚两人爱的分泌物！

秀秀一直乖巧地任由张文摆布。房间里有一个小水槽可以直接往屋子外边排水，留着一个小小的洞口，平时怕有什么东西爬进来就拿东西堵上，这种乡下生活的必备品有时确实方便。张文将这盆水倒掉，又重新调了温水，反复为了她仔细地洗了三遍。

洗完时，秀秀已经全身无力了，身上布满一层光亮的汗水！一脸情动的潮红看起来很是诱人，如果不是倚靠在杭桌上的话，恐怕这会已经无力支撑身体了。过程虽然香艳，但张文是累得满头大汗，下身也是硬得一阵阵的发疼！

“舒服吗？”张文走上前去，柔声地说：“记得表哥怎么帮你洗的，以后洗澡时里边也得洗干净知道吗？为了你的身子，这事可不能害羞的。”

“嗯……”秀秀不敢睁开眼，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低声从牙缝里挤出一字。

美人当前，张文自然是有些忍不住了。走上前去将她往外一拉，让她坐在了杭边上。秀秀有些茫然地看着张文，怯怯地说：“表哥，还没完事吗？”

“还没呢！”张文喘着粗气，命令说：“你靠在炕桌上，把腿向两边分开！”

女孩子，通常只要看开了以后，有了第一次就会少了很多的顾忌。秀秀虽然还是害羞，但也是乖巧地按张文的摆布，坐在杭边往后一靠，颤抖着分开美如细玉的双腿，将已经洁白诱人的阴户再一次地展现出来。

张文呼吸一下变得很是急促，慢慢地在杭边蹲了下来，眼睛正好直直地盯着她的阴户，语气发颤地赞叹说：“秀秀，你这真漂亮呀！”

秀秀紧咬着下唇，红着脸根本不敢说话！看表哥这样火辣的目光盯着自己的羞处，似乎又被他的手爱抚上一样，身子一时又有些燥热起来。

张文瞪着眼看了好一会，双手这才慢慢地扶上了她的腿根。轻触到她凉爽的肌肤时，秀秀的身子明显紧张地僵硬了一下，美眸里也透露出不安和羞怯，但却隐隐让人感觉到一种期待。

张文什么都没多说，慢慢地把脑袋凑在了她的胯间，在敏感的腿根舔了一下。

秀秀顿时就呻吟了一下，慌乱地夹紧双腿，不安地说：“表哥，别弄那！脏……”

“不脏，秀秀乖！表哥只想让你舒服一下。”张文柔声地劝导着，又慢慢地将她的腿分了开来，死死地看着粉红娇嫩的阴户，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少女的羞处是这样的粉嫩迷人，光看那鲜艳的模样就让人很想好奸地亲上几口。

秀秀浑身一软，羞怯地别过头去不敢看。毕竟对于性事懂得不多，自然是不知道这调情的快乐，但对于性的好奇还是让她温顺的没再抗拒。

张文凑近一闻，一股淡淡的香味就散发了出来，伴随着女性阵阵的体香，又有沐浴露类似于铃兰的芬芳，清幽淡雅很是好闻！不知道是不是秀秀太紧张的关系，阴唇伴随着她的呼吸而收缩着，嫩肉一阵阵的蠕动看起来十分的可爱。

娇艳的露珠闪闪发光，刚才的敏感还没过去，这时候有着漂亮爱液的被覆，使这本就鲜嫩迷人的小地方变得更加性感。张文忍不住了，微微地吸了口气后凑上前去，伸出舌头在她的阴户上温柔地舔了一下！

“嗯……”秀秀顿时就颤抖着扭动了起来，毕竟未曾受过这样的服务！男人略显粗糙的舌头，又热又湿地舔这一下，刺激着本就敏感的地带，带来一种难言的刺激感。

张文看她十分舒服，殷勤地凑近了一些，一手慢慢地拨开已经充血的阴唇。只见里边嫩嫩的、粉红的一片更是勾起人的欲火，嫩肉似乎还在瑟瑟地颤抖，看起来真是鲜艳可口。张文舌尖开始在这可口的小地方，蜻蜓点水一样的点了起来。

秀秀激动得浑身发颤，眼里的水雾愈发的浓，如果不是靠着杭桌的话，恐怕这会她已经软得无力坐着了。

拨开阴唇，张文总算看清楚了她迷人的小肉穴了，小小的，似乎连一根手指都容纳不了。这时候因为兴奋的关系而有些蠕动，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小穴的上方，有一颗突出来的小肉粒，硬硬的十分结实，看起来很是可口。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阴蒂？张文顿时兴奋起来，头一低亲上了这颗诱人的小珍珠，紧紧地吸了一口。

“啊……”敏敏突然感觉一阵爽得无法抑制的快感侵袭而来，顿时扬起头长长地呻吟了一声。身子瞬间变得十分的僵硬！

张文嘿嘿一乐，双手并用地爬上了她的乳房，一边揉弄着她的乳头一边含住了她的小肉粒舔玩起来。果然这是秀秀很敏感的地方，没一会已经看她咬着颤抖的嘴唇，闭着眼不敢让自己发出快乐的呻吟，微微皱起的小眉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看起来分外的娇艳。

秀秀一直在颤抖着，浑身开始热得冒汗，小嘴舒服得一直张开着，想合拢都合拢不上，足以看出这温柔的爱抚对她的刺激有多大了。

张文时而挑逗她的阴蒂，时而把舌头缩成一团往她的小穴里钻。虽然动作很是青涩，但秀秀也是受不了越来越强烈的快感，身子烫得有些惊人，“啊

表、表哥！”突然，秀秀瞳孔一下放大了许多，睁着眼睛呻吟起来：“你、你走开……我、我要尿了……”

张文一听，赶紧用力地在她的乳头捏了起来，嘴凑上前去对准她的小穴使劲地吸了起来。秀秀的反应更加的剧烈，“呀呀”地叫了几声后，双腿用力地夹着张文的脑袋，一阵僵硬的颤抖后突然全身一松，难言的快感过后，子宫兴奋地喷洒出一阵滚烫的爱液，颤抖着缓缓地流了出来。

张文也感受到了她的激情，更加卖力地舔弄着她迷人的羞处。一阵阵的热流开始从小小的洞里流了出来，隐隐的带着一股咸味，但却不让人排斥。张文不禁伸出舌头，将这些爱的水分全含到了嘴里吞咽下去，这才继续为她舔砥着下身。

高潮过后，秀秀再也坐不住了。浑身如抽去了骨头一样的无力，软软地倒在了炕边，意乱情迷地看着张文，又马上害羞地闭上了眼睛，一脸陶醉地享受着这异样的疼爱带来的销魂高潮。

张文擦了擦嘴，故意打了个饱嗝，笑嘻嘻地说：“好饱哦，刚好没吃早饭呢。没想到我家秀秀那么好，居然喂我那么多汤喝！”

秀秀躁得不敢看张文，继续轻轻地娇喘着！因为出汗的关系，有些发丝湿漉漉地贴在身上，肌肤白里透红的看起来更是迷人。

张文色笑了一下，又拿着温水为她擦拭着下体。等秀秀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时，这才扶着她坐了起来，十分温柔地帮她擦着身上的汗珠，一边打开顶上的风扇一边柔声地问：“秀秀，舒服吗？”

“嗯……”秀秀难为情地点了点头，有些扭捏地说：“一开始很痒，但后来的是很舒服！说不上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秀秀舒服就奸了！”张文温柔地笑了笑，擦完了她的身子后把裙子往她面前一摆，笑嘻嘻地说：“洗完了，秀秀舒服完了！该穿上衣服四，不能总光着大屁股吧！”

“你才大屁股呢！”秀秀无比娇嗲地嗔了一句，迷人的风情让张文瞬间有些恍惚。

“嘿嘿，无所谓！”张文又把自己的身体擦了一遍，等转过身来的时候秀秀已经换上了那条白色的裙子，看起来十分的轻逸动人，本就清纯迷人的容貌这时候更是水灵灵的十分惹人怜爱。

“好看吗？”秀秀羞着脸，期待地看着张文！

“好看，我家秀秀最好看了！”张文毫不保留地赞叹着，过一会突然脑子一激灵！从包里拿出一个蓝色的卡通发夹，走过去深情地凝望着她的容颜，柔声细语地说：“我给你戴上！”

“嗯！”秀秀难掩喜悦之情，马上就转过身去，将一头有些散乱的青丝交给张文。

张文拿来梳子，先轻轻地为她梳理起柔顺的长发。尽管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显得有些笨拙，但这温存的关爱早就让秀秀这情冀初开的少女幸福得快晕了，眼里一层柔情的水雾更加的明媚动人了。

扎了个最适合她的马尾，张文细细地为她佩戴上了发夹。心里暗自得意自己确实有眼光，这发夹真的很适合秀秀，戴在她的头发上更显得青春蓬勃，看起来文静而又活泼，简直是专门为她而做一样。

秀秀摸了摸头上可爱的饰物，满脸陶醉的喜悦。含情脉脉地看了看张文，娇滴滴地问：“表哥，这样好看吗？”

“太漂亮了！”张文啧啧地赞叹着。

秀秀幸福得脸上红晕一片，突然眼角一瞄，看见了张文短裤中间依然日zE口高耸的帐篷。或许是已经彻底的把心交给了张文，她竟然咬了咬牙，鼓起勇气伸手按在了命根子上，怯声地说：“表哥，你这难受吗？”

这大胆的行为顿时就让张文吃了一惊，但马上又是欣喜若狂。昨晚是有些粗鲁地强要了她，心里还担心秀秀会不会有所排斥，但现在一看，早上的温存真的很有作用，可人的少女已经对自己敞开了心扉，要不然她不会有这样体贴而又香艳的动作。

比起肉体上的欲望，张文更兴奋的还是掳获了她纯真的心。马上摇着头，说：“不会，大白天的难受什么呀！”

秀秀红着脸，坚定地看着张文，语气却是有些发颤地说：“表哥，你要难受的话，秀秀可以给你，人家已经没什么事了。”

“傻丫头！”张文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小脸，柔声地说：“表哥是真的喜欢你，而不是为了你的身子才会破了你的身。现在你要养好身子，健健康康的表哥才会高兴，别有那么多的想法知道吗？”

“知道了！”秀秀幸福地应了一声，面对这温柔到极点的体贴，心里甜得都快醉了A两人沉默无语地凝视着对方，谁都不愿意先去打破这甜蜜的时刻，毕竟这才是第一次的二人世界。空气中仿佛也充满了爱情的味道，让品尝初恋的秀秀已经幸福得晕头转向了。张文顺势一拉，秀秀软软地一靠，两人马上抱到了一起，紧张地感受着对方的呼吸和心跳！

秀秀幸福地闭上了眼睛，把头靠在张文的胸口。只希望这一刻能长久一些，最好长到一辈子都能和疼爱自己的表哥厮守下去。

张文也是第一次有恋爱的感觉，心里的喜悦自然不比她少，所以也是老实的没动手动脚，只是紧紧地抱住她柔软香嫩的身子！

可是偏偏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门外的敏敏语气有点不耐烦，带几分调戏地喊了起来：“表哥，表嫂！你们到底起不起来，人家已经被你们关在外边两个多小时了。再不起来的话我可得爬窗了！”

一句表嫂叫得秀秀心花怒放，含羞带喜地看了张文一眼，柔声地说：“表哥，你先开一下门吧！别让敏敏等太久了。”

“嗯！”张文温柔地亲了她一下，这才走过去把门打开。虽然这温存被打断了，但张文也感觉没什么不快。如果敏敏再不进来的话，自己被秀秀的身子这么靠着，闻着她淡淡的体香，恐怕会忍不住将她推倒，再一次占有她迷人的身体。

第三章 沾亲带故

门一开，敏敏站在门外一脸的鄙视，又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当然也少不了浅浅的羞红！微微嘟起的红润小嘴看起来十分可爱，小小的马尾透着青春的活力。或许是因为精心打扮的关系，比起昨天初次见面时感觉更加的顺眼了，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隐隐有些慌乱。

今天她换上了新的衣服，彻底地抛弃昨天那身洗得发白的小衣服！一条白色的休闲七分裤，上身是件无袖的粉色T恤，搭配起来更是显得青春动人。美中不足的是玲珑小脚上还穿着那双不伦不类的大拖鞋，猛地一看真是有些煞风景。

敏敏咬了咬下唇，思绪万千地看了看张文一眼后，马上又恢复了那副活泼开朗的样子咯咯地笑了起来，一边朝里走去，一边朝公主般坐在炕上的秀秀调戏说：“表嫂啊！您老真能赖床，这门一关就两个小时。老实交代你们都干什么了！”

秀秀和她本来都是那种天生丽质的女孩，她们缺少的只是打扮和合适的衣物，真有这样的环境条件，她们比那些小家碧玉也差不到哪去。此时的秀秀或许是经过了昨晚那旖旎的滋润，看起来隐隐比敏敏多了一种成熟的感觉，更显得水嫩迷人。

秀秀这时候穿着白裙子宛如千金大小姐一般，加上她本就文静，看起来更是充满了气质。敏敏也是有些惊艳，没想到过了一晚而已，表姐的变化会那么大。

秀秀羞红了脸，低低地瞋道：“你个臭丫头，瞎说什么呢！我是你姐姐，什么表嫂。”

“嘿嘿！”敏敏大大咧咧地在她身边坐下，一手搂过她的肩膀后，笑呵呵地调戏说：“这还不算是表嫂啊，昨晚你俩可没少折腾哦！闹了半夜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了，你是不是稍微地表示一下惭愧，或许给我一点补偿呢！”

“去去，你个疯丫头！”秀秀被逗得说不出话了，没想到表妹会这样直白地提起昨晚的事。羞着脸就去挠她的痒！

敏敏也不甘示弱，咯咯地笑了几声后马上伸手去挠她的肋下。两个动人的少女立刻在炕上扭在了一块嬉闹起来，亲密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张文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在旁边看着她们这样亲密地打闹，当然眼光也是灵敏地捕捉着偶尔外泄的春光。两个女孩子扭在一起嬉戏着，衣裳一凌乱难免会有走光的时候。秀秀穿的是裙子比较吃亏，这一倒下小内裤马上露了出来，那鼓鼓的三角地带在欢声笑语中动来动去的，偶尔翘起来的小美臀看起来更加的诱人！

而敏敏可是好多了，下身虽然没有暴露的可能，不过上衣被弄乱以后也是微微往上翻了一点，可以看见她白暂平坦的小腹和白色的胸罩，虽然看不见软软的酥胸，但也是美不胜收！有时候女人半遮半掩的诱惑不输一丝不挂站在你面前，这种若隐若现让人想一探究竟的诱惑，对男人的杀伤力会更大。张文看得眼睛都直了。

两个可人的女孩打闹得娇喘连连，脸蛋红扑扑的煞是动人！闹了好一会后也累了，衣衫不整地坐了起来，还不忘斗上几句。敏敏最先发难，不过对象却不是秀秀，而是在旁边大饱眼福的张文。只见她嘟起小嘴，说不出的可爱动人，调侃着说：“看什么看，昨晚看了秀秀姐一晚还不够吗！”

“什么看了一晚！”秀秀大羞，作势要去掐她的嘴吧！

敏敏咯咯地一乐，一边抵挡着她的小手一边理直气壮地说：“难道不是吗？早上谁都看到你们衣服丢得到处都是。也对啦，咱表哥不是看了一晚上，而是摸了一晚上。”

张文尴尬地笑了笑，没想到敏敏会说得这么露骨。不过也似乎是她的率真本性吧，眼见她恢复了这活泼开朗的模样，话语间也没提起昨晚对她做出的猥亵行为，心里微微地松了口气。

秀秀脸皮薄得很，被她这么一逗，顿时咬着下唇不敢说话。眼光有些幽怨地看向张文，水汪汪地透着无助的可怜，看得人心都快碎了。

“好了好了，先别闹了。”张文赶紧出来打圆场，一边翻起了包裹里的东西，一边故作正经地问：“敏敏，早饭是你在做的吧！好了吗？”

敏敏嬉笑着跑上前来，亲热地搂住了张文的脖子，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先别说这个，表姐夫！你看咱家秀秀姐都成你的人了，我这小姨子你是不是得有些表示呀，不能那么小气对吧！”

说话的时候她小小的胸部在手臂上蹭来蹭去的，蹭得张文一阵阵的发麻！虽然敏敏看起来也是很瘦，但她发育起来的小山包竟然比起秀秀一点，都不小，比秀秀还更有弹性。张文顿时感觉小兄弟起了一点的反应，但在秀秀面前这样亲热地搂着会不会有些不妥？

偷偷地用眼角一看，秀秀似乎也习惯了她这有些疯癫的撒娇，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坐在炕上梳理着她有些乱的青丝，脸上只有被调戏的委屈！

“好不好嘛！”敏敏用嗲得让人发毛的声调，腻声地说：“你说你俩该干的都干了，难道还不能有点表示吗，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张文害怕再被她蹭下去自己会发狂的，赶紧转过身来挣脱她亲密的纠缠。顺手在箱子里一翻，手里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双史努比的蓝色卡通拖鞋，笑嘻嘻地说：“好好！礼物在这，喜欢吗？”

敏敏眼前一亮，使劲地点着头，马上就从张文的手里将拖鞋抢了过来。不过还是嘟着嘴说：“就一双拖鞋就想收买我，难道我家秀秀姐那么不值钱？”

“敏敏，你瞎说什么呀……”秀秀又羞又恼，但也拿她没有办法，只能故作生气地瞪了她一眼，但这一眼让人感觉还是那么的温柔可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哟哟！”敏敏马上不失时机地调戏她，故作可怜地说：“这才到哪和哪呢，才第二天而已嘛！你那胳膊肘就使劲地往人家的身上拐，难怪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秀秀姐好贤惠哦。”

秀秀说不过她，只能嘟囔起小嘴满面委屈地看向张文。

昨晚把敏敏那样过分地占便宜，张文当然不敢多说什么，赶紧点头哈腰地说：“是是，敏敏这份大礼肯定少不了。不过现在东西不多，等闲下来的时候表哥带你带镇上去玩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敏敏咯咯地笑了起来，得意地看了看秀秀说：“姐，知道哈叫姐夫疼小姨子了吧！”

“去你的！”秀秀憋红了脸，好半天才憋出这句不算粗话的粗话，但听着却没有半点骂人的意思。

“早饭好了吗？”张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紧转移了话题。

敏敏没好气地看了张文一眼，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俩都恩爱了一个上午了，还吃什么早饭呀！没看现在太阳有多大了，直接吃午饭就得了。”

秀秀难为情地笑了笑，脑子里突然想起早上表哥对自己的温声细语，甚至还为自己舔那羞人的地方，想想那销魂蚀骨的高潮，下身微微的又有点敏感的发痒了，脸上不自觉地泛起妩媚的红晕。

张文很不好意思，尴尬地挠了挠后脑说：“这样啊！那中午你俩在家吃吧！下午没事可以看看书还是睡个午觉，我还得去给小丹送饭。”

“也对哈，这小丫头也没吃早饭！”敏敏倒是不以为意，马上笑着说：“那你等等，我拿一点鸡汤装起来，你再给她带过去，那小丫头嘴最偻了。”

“不用了！”室外中午的酷热张文是有体会的，不流汗而死已经不错了，居然还喝热汤，那和受刑基本没什么分别。马上摇了摇头说：“我随便带点吃的过去就好了，那汤你们自己喝！”

敏敏眼里闪过狡黠的一亮光，调戏说：“什么你们喝啊，我看你就是想给秀秀姐喝对不对呀！估计咱姐姐要是有了的话，那就是两人的份四。”

张文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故作听不见地说：“好热呀！”

“表哥！”秀秀也是感觉很热，看了看风扇后柔声地问：“这个要怎么开啊？”

张文暗骂自己那么粗心，早上怕她感冒给关了，这会这么热却忘了开。赶紧教她们怎么用风扇，交代了饮料、零食放在哪，又和秀秀眉来眼去了一会，这才去井里捞起冰凉的饮料，又拿了一堆零食装上袋后朝工地走去。

很多人认为太热的时候光膀子很舒服，但那得看是在什么地方，室内的话还可以，如果在海边顶着烈日的话最好还是穿着衣服，不然会有晒伤的可能。

潮湿的海风很容易让人发懒犯困，走了没一会，张文觉得眼皮都有些沉了，阳光也是十分的刺眼，只能尽量挑有树荫的地方走。昨晚因为下雨的关系，路上有些泥泞，粘粘的不是很好走。

一路上那些修路的村民们已经或坐或躺的在树荫底下休息了，一个个好奇地看着这个外边世界来的大男孩，从他们的眼里不难看出有一种羡慕，甚至是嫉妒的神色。

新房子外的树林里，一群工人叽叽喳喳地吃着午饭，一个个聊得是热火朝天。午饭其实只是咸菜和粳头而已，比起他们的朴素，小丹这时候就有些腐败了。

小萝莉今天一身很拉风的打扮，牛仔超短裤露出两条修长细嫩的美腿，脚上一双蓝色的拖鞋很是可爱！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小背心，让她本就小小的身子显得更加的玲珑，看起来时尚又有那么点装成熟的可爱。张文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下的手，竟然翻出了自己的太阳眼镜戴上，看起来真的是有种滑稽的可爱。

小丹这时候懒洋洋躺在了一张太师椅上，一边舔着棒棒糖，一边惬意地享受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周围围着一帮小孩在叽叽喳喳地打闹着，一个个穿得有些土里土气，有的脸上还挂着鼻涕。小丹在他们中间就像是个高傲的小公主一样，鹤立鸡群十分的突出。

“哪来的太师椅啊！”张文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她这副败家女的打扮，这丫头也是够绝的！把自己的m嘟翻了出来，戴上耳机在那装作陶醉的样子，谁信她真会用啊！

小丹猛地睁开眼，一把拿开太阳眼镜，惊喜而又有点炫耀地说：“哥，你来啦！”

细嫩的嗓音喊得很大声，不是故意的就是有意的！果然她这一声出来，那些玩泥巴的小屁孩和村民们全看了过来，看着穿着光鲜的张文，一个个露出羡慕的神色，大大的满足了小丹幼稚的虚荣心。

“小屁孩！”张文溺爱地掐了掐她的小鼻子，笑呵呵地说：“我再不来不得饿死你了，这哪来的这太师椅啊！”

小丹得意地晃了两下，笑了笑说：“宝爷的，他不在的话就是我的！”

“真会享受呀！”张文晃了晃手上的袋子，拍了拍她的小脸说：“你先起来吃东西吧，正好我想躺一会！”

“好！”小丹咯咯地笑了笑，乖乖地起身让位，确实一早没吃东西也是饿了。

张文躺了下来，顺手把她手上的鹏给拿了回来。按了开关根本没有声音，打开一看笑得差点合不拢嘴了！居然连电池都没装，小丹这丫头还装作一副很陶醉的样子，未免也有点太傻了吧！虽然想好好地逗逗她，不过为了让她在小伙伴面前保存那小小的自尊，张文还是装作郁闷地说：“靠，没电了！”

“刚没电的！”小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脸上全是尴尬的羞红，不过也给了张文一个温柔又是感动的眼色。

张文装作郁闷地把鹏随手放在一边，眯着眼看着妹妹在小孩们羡慕的眼神下打开袋子，拿出一袋袋他们没见过的零食。那些孩子吃着大人给的梗头、咸菜，一个个露出了偻样，搞得小丹十分得意。

“哥，你的！”小丹十分乖巧地拿起啤酒，给张文开了一瓶，似乎有意一样，把那大包小包的零食都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乖！”张文乐呵呵地笑了笑，喝了一口后温柔地说：“小丹，那都是小伙伴，你可别顾着自己吃知道吗！东西那么多，大家一起吃比较有趣。”

“知道啦！”小丹咯咯地笑了起来，俨然孩子王一样的朝他们喊了起来：“你们都过来呀，我哥哥请你们吃东西！”

关系好的立刻跑了过来，有的犹豫了一下也是受不了这个诱惑，凑上前。小丹一发话，他们马上围着那些零食吃了起来。小萝莉的表情愈发的得意，毕竟家里穷了那么久，现在有扬眉吐气的机会，自然会有那么点暴发户心态，尤其她这年纪又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更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有这样的行为张文也不会去怪她。

“哥！”小丹拿着可乐，乖巧地坐在了张文的旁边，似乎是要刻意和他们分开档次一样，笑嘻嘻地问：“我二嫂子呢？”

“二你个头啊！”张文溺爱地掐了掐她愈发柔软的小脸，笑骂道：“是不是最近有点惯着你了，没事就想拿我找乐子呀！你就不怕我打你屁股吗？”

“人家哪敢呀！”小丹享受着这亲密的动作，嗲嗲地撒娇说：“人家就是关心一下秀秀姐嘛，又没什么想法你紧张哈呀！”

“臭丫头！”张文呵呵地乐了一下，面带幸福地说：“我让她在家休息了，连饭都没吃就跑来找我妹妹！怕这臭丫头会饿着了，这哥真不好当哟。”

小丹开心地笑了笑，难得十分乖巧地没和张文斗嘴。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到了张文脚上的泥巴，眼珠子滑溜溜地一转，突然站起身朝河边跑去：“哥，你等我一下！”

张文疑惑地看着她跑去打了一盆水过来，有些纳闷她要干什么的时候，小丹红着脸坐在了椅子的后边，放下水盆后说：“哥，我帮你洗洗脚吧！”

张文瞪着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她，小丫头什么时候转性子了，变得那么乖，还会帮自己洗脚！不会是今天摔到了脑子了吧。

小丹一看张文这副模样顿时有些郁闷，露出了调皮的本性，嘟囔着说：“你洗不洗啊！”

“洗！”张文有些不太习惯她这样温柔，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小丹也是感激哥哥能在小伙伴的面前维系她小小的自尊心，又让她体会到了被宠爱的幸福，心里一感动才会有这样乖巧的时候。轻轻地拿起张文的脚，将拖鞋脱去后，捧起清凉的泉水慢慢地帮张文洗去了一脚的泥巴。

张文感觉特别的怪，要是姐姐或秀秀帮自己洗还差不多，妹妹帮自己洗怎么都觉得很别扭。不过被这泉水一泡，也是舒服的闭上了眼睛！

小丹殷勤得有点吓人，帮张文洗完脚后又跑去小河边把张文的拖鞋也洗了。这才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讨好地问：“哥，还有什么事吗？”

张文热得将满满的一罐啤酒喝光，感觉依然还是很别扭，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事了，你也坐下吧！”

小丹一看没事了，马上笑呵呵地跑去和小伙伴们玩在一起，俨然已经成了这群小屁孩的领导。张文和他们可没什么共同语言，有些犯困的摇着太师椅，享受着树荫下的清凉，听着妹妹那银铃一样的笑声，感觉十分惬意。尤其是她绘声绘影的说着家里那些东西的时候，那股得意劲好几次让张文都想笑出声来。

休息得差不多后，工人们都开工了。张文也是被这潮湿的海风弄得有些发困，找了张凳子架住脚，摇着太师椅已经是有些昏昏欲睡了。

“哥哥！”小丹这时候跑了过来，拉着张文的手，撒娇着说：“你要睡了吗？我回家给你拿条小被子来？”

“不用了！”对于她的体贴，张文怎么样都感觉不自在。摆了摆手说：“这么热的天盖什么被子啊，我就这样躺着还流汗呢！”

“嗯！”小丹晃了晃张文的胳膊，腻声地说：“哥，我想去玩一会好不好！”

“去吧！”张文知道她的性子是静不下来的，反正自己在这看着就行了。随意地摆了摆手，不过也是关心地嘱咐说：“注意点安全，别去河边或海边知道吗？”

“知道四！”小丹欢呼了一声，招呼一帮小伙伴叽叽喳喳地跑去祸害乡里了，地上只留下一堆空空如也的包装袋。

一群孩子和野猴子似的，欢呼雀跃地跑了。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小丹现在愈发的有孩子气的感觉，似乎是要把以前忙于帮家里干活而无法享受的童年玩回来一样。她虽然很机灵，但到底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长在这样贫苦的家庭，真得夸她一句“是个懂事的孩子”，起码在自己没回来之前也没给家里惹过麻烦，现在才是她该好好享受的时候。

下午的太阳刚下去一些，工人们马上忙活开了！这时候新家的屋顶也盖好了，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体的结构，只剩一点装修而已。按正常人的想法现在已经能住了，但张文不想住那种红砖裸露在外边的平房，所以特意让宝爷请了别村的几个手艺人过来，给外墙和围墙全贴上瓷砖。

对于地上的铺设，张文也不要这边认为不错的水泥地或者白花地，而是全部铺上凉爽光滑的瓷砖。至于墙面更不可能是刷个大白就行了，起码得有一些装潢。这一些没干过的活可难倒了宝爷，不过他还是从外边找来几个懂装潢的工匠，那一天一百的工钱可是把这些村民给羡慕坏了，但也没办法，谁叫人家有手艺在。

在住的方面，张文强硬的觉得不能省钱。什么太阳能热水器、马桶、浴盆的全都买齐了，心疼得陈桂香都快哭了，当然不免地唠叨几句。尤其是看着张文坚持要买什么软沙发、吊灯和书桌之类的东西，更是让一向节省的她整天苦着个脸，就差没骂张文是败家子了。

整个下午，张文一直在昏昏欲睡、半睡半醒间度过的。南方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很容易就会发困，所以也比较适合懒人居住。

盖新房的工人一顿忙活，盖厂房的也不敢马虎。那些挥舞着长镰刀割荆棘的村民比以往还勤快，比起陈桂香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唠叨，张文这样不闻不问但却眯着眼看来看去的样子，让他们感觉更有压力，不知不觉也干得更加的卖力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才算稍微凉爽了一点，正是干活的好时候！工人们还在忙碌着，张文虽然心里惦记着家里两个如花似玉的表妹，但也不能甩下这边的事，郁闷得直抽闷烟。带来的啤酒早已经被烤成了热汤，喝都喝不下去更是让人蛋疼。

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她肯定会为自己准备一碗清香可口的花茶！张文舔了舔发干的嘴，不禁有些怀念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了。

迷糊中，突然感觉有人走到了自己的面前，瞬间就像大山一样挡住了自己的视残。张文马上警觉地睁开眼一看，原来是舅舅和宝爷啊，这两人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脸的沉重，站在面前板着脸没有说话，走路的时候更是无声无息的直能把人吓死！

“宝爷，舅！”张文赶紧打起精神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感觉还是有些发困。

宝爷随手找了张板凳坐了下来，压了压手说：“小文你坐你的，我就在这休息一下就行了。”

张文也不客气，赶紧拿出烟给他们，自己点了一根后殷勤地问：“宝爷，我那牵电线和电话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宝爷苦笑了一下，愁眉不展地说：“昨天我去了趟镇里问了，这些东西真不是人！还不是欺负咱这地方穷，百般地刁难，气得我都想往他们脸上踢几脚了。”

“具体情况怎么样？”张文殷勤地问道。宝爷虽然在这一带很有威望，但到了镇里就是一个乡下老头而已，虽然顶着村主任的大帽，但和别人一比，根本就不能比。

宝爷狠狠地抽了几口烟，皱着眉说：“后来我问清楚了，牵个电线过来倒是可以。工程费和线钱都是用公家的，咱这一带虽然住的散，但村连村的人口也不少。加上电压一直很低，一听有人投资，镇里的领导也挺支持这事的，就是落实下来很难。”

张文稍微琢磨就明白了，苦笑了一下，问：“他们要多少钱？”

宝爷脑袋一阵发疼，唉声叹气说：“管后勤的那人得给二千。挂这条残的话，得给施工的人一千红包，不然人家不想干这个活！毕竟咱这是什么路你也知道。”

三千！张文松了一口气，还好不多，不过确实这笔钱会让宝爷为难。马上殷切地点了点头说：“没事，这钱不算多。那电话线和网线的事呢？”

宝爷郁闷地摇了摇头：“啥叫网线我也不懂，不过镇里说这个没办法，说是这边机房什么的不行。电话残倒是不难，给人二百的跑腿费就可以换一条新的，再顺手给你牵新的号！”

“行！”张文马上点了点头，费用比自己预期的少了许多，拍板说：“明天您受累再去一趟镇里吧，把钱带着，告诉他们这边着急，让他们快点把这活干了！”

陈强抽着闷烟，咬着牙说：“这帮龟孙子，就知道他妈的敲竹扛。还不是欺负咱这偏远了一些，真想一巴掌拍死这群王八蛋，太气人了！”

“没事的，舅！”电视看多了，对这样的事当然是看得开。张文马上安慰说：“这都是正常的，等咱们这厂子干起来的时候，这点钱就不是钱了。”

说话时张文也有点纳闷，这花的是自己的钱，舅舅心疼也就算了，宝爷你跟着疼个什么劲啊！

“嗯！”陈强看着外甥这样有信心，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宝爷点了点头，想了想说：“咱现在去取钱吧，明早老陈的船开的时间太早了，别到时候起不来耽误了你的事！”

“嗯！”张文应了一声。等到工人都收工以后，这才带着两人回家！

屋里两个女孩子都在炕上认真地看书，文静的模样看起来很是可人！见到宝爷和陈强时都甜甜地叫了一句，乖巧的模样实在是太招人疼了。陈强若有所思地看着女儿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一样，将秀秀看得难为情得低下头去，他马上转过头，用一种很难形容的笑意看了看张文，咧着嘴不知道在想什么。

张文被他看得是毛骨悚然，这舅舅和金刚一样，要是被他知道自己推倒了秀秀，搞不好会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上一顿。

两只小狗一看到陈强，马上亲热地过来咬他的裤管，他也乐呵呵地抱着这俩小家伙就到院子里玩去了。

“秀秀！”张文摸了摸粘稠的皮肤，一边拿起毛巾，一边朝乖巧可人的秀秀吩咐说：“钱都放在柜子里了，你点五千出来拿给宝爷！”

“我……”秀秀当然不好意思去动张文的东西，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张文已经转身出去了，小姑娘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宝爷人老成精，从这一幕当然看出了二人的亲密关系，笑得那叫一个暧昧啊，有些调侃地说：“秀娃子，看来你爹想抱外孙也不难了！”

敏敏马上笑嘻嘻地起哄说：“宝爷爷您别急啊，有您喝满月酒的时候！”

秀秀羞红了脸，不承认也不否认，虽然被他们逗着，但心里却是有些甜甜的！乖巧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水后，本来面薄的不敢去动张文的钱，但看宝爷在那等着，也就不好意思了。有些紧张地打开柜子，从里边拿出一日zE。叠万元大钞。

敏敏马上调戏说：“宝爷看到没，别看我秀秀姐人老实，现在可贤惠了，连钱都是她在管了。”

“是啊是啊！”宝爷呵呵地乐了起来。

秀秀娇羞地白了她一眼，从没拿过甚至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手心紧张得都出汗了，手也变得有些僵硬，笨手笨脚地把纸带撕开后，慢慢地数了起来。

在不太富裕的家庭长大，年纪又这么小，敏敏虽然嘴上说着玩笑话但也感觉有些紧张，不过她还好一些，秀秀这边可就出糗了。看着这一张张充满诱惑力的钞票，好几次都数错了数，弄得敏敏都开始替她着急。

秀秀红着脸数了第五遍，但手一抖钱全掉在了炕面上，马上忙乱地捡了起来。敏敏不由得窃笑着，一边帮她捡一边还不忘调戏说：“姐，有啥可紧张的！这还不都是你家的钱嘛，就这点钱至于手都发抖吗？以后还怎给我哥当大少奶奶呀！”

秀秀狠狠地白了她一眼，低下头没再说话！宝爷在旁边笑得更欢了。

姐妹俩一起合作，很是困难地又数了两遍，再小心翼翼地杳了一遍后，这才把五千块钱点了出来。点完的时候秀秀已经是满头大汗了，长长地吁了口气，整个人马上放松下来。

敏敏将钱递到宝爷的面前，笑嘻嘻地说：“宝爷，你看我家秀秀姐都累成这样了！很辛苦对吧？”

“辛苦！”宝爷笑呵呵地把钱揣进口袋里，站起身来又忍不住逗她说：“以后可得多管管钱了，小文钱多得压折了腰！数一次就累成这样，那你以后不得累死四。”

秀秀红着脸，咬着牙狠狠地白了敏敏一眼！

敏敏根本不为所动，乖巧地站了起来说：“宝爷，我送你！”

“好，好！”宝爷乐得合不拢嘴，自从给张文跑腿开始，日子真的是美了不少，钱赚得多了，回家腰板也就硬了。老伴不再絮叨着不让他喝酒，孙子也因为一件件玩具，喊爷爷喊得更甜了。他都有些希望这房子别那么快盖完，不然自己这好日子上哪找去。

“宝爷要走啦！”张文已经把全身擦洗得一阵舒爽，光着膀子搭着毛巾站在院外了。

“嗯，事多先走了！”宝爷呵呵地一笑，说：“你要的那东西明天就给你送过来了！老陈那船现在都快成你老张家专用的了。”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你还买啥了？”陈强有些好奇地问道。这阵子看着这个外甥花钱，不说像流水一样，简直是像倒水一样，别说一向节省的姐姐了，就是他都有点心疼。

“摩托车呗！”张文笑了笑说：“咱这路不好走，我看有一些人也买了摩托车，跑起山路来挺方便的。总不能以后去哪都用腿走吧，那多慢呀！”

“那倒是！”陈强赞同地点了点头，看着别人骑着摩托车耀武扬威的在面前驶过，他的心就一阵地痒。即使那些车只是几百块钱的报废车，但男人天生就对这东西有兴趣，他自然也是不能免俗！

“表哥！”敏敏笑嘻嘻地跑了过来，拉着张文的手撒娇说：“人家陪你媳妇一下午了，有什么奖励没有啊？”

张文顿时就老脸一红，小心翼翼地看着陈强。陈强当然是看出了端倪，自己的女儿他还会不知道吗！反正他倒是看得开，女儿愿意就行。再加上这外甥老实聪明还知道疼人，他也就顺其自然的开起了玩笑：“敏敏啊，你那意思你是小姨子，还是小姑子，咱把这辈分先算明白了再说别的。”

张文想想也是，都沾亲带故的，这一弄关系马上乱了不少。是小姨子，也是小姑子，又是表妹汗一个，光想这些复杂的关系就能让人头疼，

不过一看陈强没生气，张文也算是松了口气，大概是他没看出秀秀已经被自己破了身，以为还纯洁地在读恋爱吧！确实见面第一天就上了床，这样的事也是比较稀罕的。

敏敏朝陈强做了个鬼脸，吐着舌头说：“你这个小气的坏舅舅，抠门也不用抠到这地步吧！我管我哥要又不是管你要。”

“嘿嘿！”陈强哈哈大乐起来，调笑说：“我这当岳父的都还没拿上见面礼，怎么你这小丫头就先紧张起来了。”

“我乐意！”敏敏开心地笑了笑，这时候活泼开朗的模样很是可爱。像个没事人一样的打闹着，和张文撒着娇，似乎昨晚的事没发生过一样！

“舅！”张文可不想夹在中间不能做人，赶紧转移话题问：“那个林老师的事怎么样了？”

陈强这才一拍脑子，有些沉重地说：“你不说我都忘了，她男人已经没得治了！我去的时候早就死了，今天他们家里的长辈聚在一起商量着办后事。她哭得凄惨啊！肚子里的娃娃还没生下来，男人就先走了，叫这孤儿寡母以后怎么过呀！”

敏敏也是安静了下来，叹了口气感慨说：“林老师那么好的人，怎就碰上这样的事啊！”

陈强一脸的同情：“是啊，这事本来就够惨的。结果今天大家凑一起商量着后事，她那婆婆和几个嫂子还在那唠叨，说什么她命硬克死了老公什么的。本来她是想忍忍的，但娘家人听不下去，结果就吵了起来，要不是大家拉着，差点就动手了。”

“那她怎么样了？”张文关心地问道。

陈强摇了摇头，叹了口大气说：“哭得晕了过去呗！她嫁了以后，她家弟弟娶了媳妇成了家，土房就那两间，这会娘家哪还回得去。婆家又这么一个德性，以后这日子可怎过啊！最可怜的还是肚子里那个孩子，还生下来就没爹，多可怜啊！”

硬朗的陈强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听着这不幸的遭遇，三人顿时沉默一下。

好一会后还是张文打破了沉默。问：“对了，我妈怎么没回来？”

“你妈和你舅妈都过去帮忙了，晚上在我那住就行了。”陈强顿了下，继续说：“你姐刚才和我一道回来的，她说去买晚上的菜！估计这差不多该来了吧。”

第四章 野战

陈强长长地叹了口气，朝敏敏说：“去把你秀秀姐喊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和她说！”

敏敏马上点了点头，有些不舍地从张文的身边走开，哼着小曲跑进屋了。

小身影刚进去的时候，陈强马上就转过身来，一脸严肃地问：“小文，咱们是一家人！有些事本来舅不想四嗦，不过秀秀是我闺女，不说不行！”

“您说吧！”张文满面的认真，从认识开始看他都是大剌剌的憨厚模样，猛的这样严肃真的有点不习惯。

陈强微微地沉默了一下，突然叹了口气说：“我就秀秀这么一个闺女，反正她迟早也得嫁人的！亲上加亲的话也是不错，我相信你妈也能疼她！不过小文呀，秀秀现在还小，这孩子的性子我知道，怕生、胆小，以后你可得多照顾她知道吗！”

“我会的！”张文信誓旦旦地说：“您就放心吧，秀秀跟了我没错的。我一定会好好对她，不会让你们担心的！”

“呵呵！”陈强放心的点了点头，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也是觉得你这孩子不错，才答应你妈把秀秀给你做媳妇的！以后你可不许欺负她知道吗？”

“我疼还来不及，哪会欺负呀！”张文温和地笑了起来。想起秀秀的温顺体贴，如此柔顺可人的女孩子谁会舍得欺负呀，看她楚楚动人的模样想狠下心都不太可能。

“爸，你喊我呀！”秀秀这时候正好进来，脸上全是亲切的微笑，眼眸闪过一丝娇羞地看了看张文，又恢复了那副乖巧可人的模样！

陈强笑咪咪地点了点头，说：“你去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和我回家。你妈一个人在家待着挺无聊，你先回去陪陪她吧！我先送你回去。”

“嗯！”秀秀满面不舍地看了看张文，点了点头就进屋了。

“我收拾点东西你带回去！”张文马上跟了进去！

陈强笑咪咪地看着女儿情冀初开的模样，不由得感叹自己真是老了。以前还是个只会尿妩的小娃娃，眨眼间闺女都那么大了，再过几年估计她都当妈了。哎！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留在自己身边撒娇！

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屋，敏敏一眼就看出了秀秀满脸的低落和强装的笑容。

关心地问：“姐，你怎么了？”

秀秀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掩饰着自己的恋恋不舍。美眸有些惘怅地看了看张文，摇了摇头说：“没事，我爸喊我先回家去了，现在得收拾一下东西。”

敏敏皱了皱眉想了一会，又看了看张文，没好气地说：“秀秀姐今天刚破身你不知道呀，让她走这么久的路回去，你有没有搞错，要是伤到身子怎么办！”

张文无奈地苦笑着，这时候秀秀已经开始收拾她的小东西了。

敏敏气不过，瞪了张文一眼就朝外边走去，气呼呼地说：“真是搞不明白你在想什么，你不说我说去！事都干了还有什么怕人知道的！”

“敏敏……”秀秀慌忙的要阻止她，毕竟是青春期的少女，当然羞于被父母知道她的身子已经给了表哥，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张文一把将秀秀拦住，稍稍地犹豫了一下，咬着牙朝敏敏说：“敏敏，你回来吧！一会我去和舅舅说就好了，敢做就敢认，我和秀秀是两情相悦，有什么好怕的。”

“这才像个男人嘛！”敏敏脸色总算缓和了一点，拉着秀秀的手气呼呼地坐了下来。还是有些不满地说：“有那个色心就得有那个色胆，做了有什么怕的！反正姨妈都和舅舅都同意，真不明白你害怕什么！表哥，我真鄙视你！”

张文白了她一眼，心想你这小处女这会倒是理直气壮，恐怕你自己碰上这事不知道会怕到什么程度。谁他妈那么好意思走到别人的爹妈面前，很有礼貌的说：“大哥，你闺女昨晚被我干了，现在腿脚不是很方便，你自己先回去吧，她在这陪我睡就好了！”

估计真要这么说的话，不是一顿乱棍，起码也得是一顿暴揍，以陈强那个体格发飙的话，自己小命肯定不保！想到这，张文冷汗都下来了，到底还是青春年少，碰上这样的事肯定会有点害怕。

秀秀虽然没说话，但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饱含着动人的期待。毕竟刚刚破身，正是郎情妾意的时候，哪舍得在这你依我依的时候分开呀！

张文咬了咬牙，一转身走出来的时候陈强已经有些等不及了，马上凑过来问：“秀秀呢，丫头怎么还没收拾完？有什么东西要那么久啊！”

张文老脸红了一下，有些忐忑的说：“舅，先让秀秀在这住吧！”

陈强不明所以，有些摸不着头脑的问：“怎了？”

张文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说：“她昨晚已经和我一起睡了，刚破身现在走路不太方便！等休养几天后，我再带她回去看你们。”

陈强一下就愣住了，语气有些不快的说：“你们这俩孩子啊，怎就那么轻浮！这刚见面怎么就整到一块去了，这不让人省心的丫头。怎么就……”

张文本打算硬着头皮等他一顿骂，但没想到陈强就是唉声叹气的唠叨着。毕竟自己和表妹昨天刚见面，晚上就睡到一个被窝里，这事摊在哪个当爹的头上都会不高兴。但也不能和他说是你姐姐怂恿我上了你闺女，是她让我们睡一个被窝里的。真要这么说估计就直接等死了，不用舅舅动手，老妈也会给自己一顿狠揍。

“舅，这事不怪秀秀，要怪怪我！”张文害怕他进屋去骂人，赶紧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陈强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算啦，既然这样的话，就让她在这多待几天，先在这养一养再说！不过这事先不能让你舅妈知道，要不她会骂人的，知道吗！”

“嗯！”张文马上松了一口大气，舅舅到底还是和妈妈一样心软的，只要他别生气什么都好说。

“那我先走了！”陈强心情微微的有点低落，毕竟养了十多年的闺女现在都成了别人家的人了，以后想听她甜甜的叫爸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心里不免有些惘怅。

“等等！”张文转身跑进屋里，拿来扁担和竹筐一顿的装，什么豆油、米、面、罐头、毛巾的，只要是好东西就往里塞，装得满满的。气喘吁吁地搬到了他面前：“舅，这些你带回去先给舅妈用着！”

陈强嘿嘿的一乐，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本能地调侃说：“你小子有出息啊，现在就知道该贿赌丈母娘啦，有出息！”

“呵呵！”张文难为情地笑了笑，说：“这两天那的活差不多的时候，那些料应该有剩的，到时候你把工人叫过去，把家里也好好的刷上一遍！”

“行！”陈强爽朗地笑了笑，挑起了扁担后开玩笑说：“咱这闺女哟，卖了一扁担的东西！真值呀！”

张文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一路送他出了门口，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小路的拐角，刚想进屋的时候眼神一尖，看见姐姐满头大汗地提着东西走了回来，赶紧迎了上去！

张少琳一脸的汗珠，两眼无神，看起来很疲惫！下身穿白色的七分短裤，上身一件火辣的黑色小背心，看起来充满了诱惑。白玉一样的肌肤这时候被晒得白里透红，很是妩媚。而胸前一对饱满的乳房高耸着，玲珑有致的身段真算得上是黄金比例，想挑点缺陷都不太可能。这样一个美人走在乡间小路上，确实充满了迷人的情调！

张文殷勤地接过她手上的袋子，顺势牵上了她的小手，满脸心疼地说：“姐，累吗？”

张少琳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吐了一口气后脸色有些幽怨地看着张文，语气发酸地说：“你还知道姐啊，我还以为你现在都忘了有我这个人了！”

“哪会呀！”张文赶忙和她十指交扣，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后深情款款地说：“这么漂亮的姐姐我哪会忘啊！今天你和妈去忙事了，我下午在工地待了一天，实在是走不开呀，要不然的话我就去找你了。”

“哼……”张少琳吃醋地白了张文一眼，不过看起来也没生气，倒是有些疑惑地问：“小丹呢？今天妈不是叫她去工地上看着吗？”

张文宠溺着这个调皮可爱的小萝莉妹妹，马上就帮她撒了个谎：“今天我有点事交代她去办，所以就自己过去看着四！”

张少琳没多说什么，和弟弟牵着手回到了家里。两人进了屋以后，张少琳一放开张文的手又恢复了大姐头的模样，朝两个在说悄悄话的表妹喊道：“两位丫环，姐姐回来啦。还不快出来接驾！”

“是，老佛爷！”敏敏一向爱闹，马上凑上前来做了一个太监一样献媚的动作，笑嘻嘻地问：“不知道老佛爷晚膳想吃什么，盐水豆腐还是直接喝西北风呢？”

“去去！”张少琳笑呵呵地掐了掐她的小脸，笑骂说：“你这臭丫头啥时候见过人家吃这些了，不得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才行吗，真没品味！”

“哇，晚饭那么好呢！”敏敏看了看张文手上提的东西，眼前一亮说：“姐，你真舍得下本钱呀！”

“那是！”张少琳眯眼笑了笑，看了看秀秀娇羞的模样，忍不住逗她说：“再怎么样咱弟妹在这，不得好好的招待她吗！换句话说，饿着了大人也不能饿着肚子里那小的，你说是不是！”

“姐……”秀秀羞得低下头去，不敢说话了。

张文这才看清了手上的东西，好家伙！真的是挺下本钱的，一条刚杀的石斑鱼，一挂腊肉，一颗新鲜的猪心还有一只烧鸭，在这全都算奢侈的东西。这生活真是越来越腐败了，不过这的破市集有卖这些东西吗？哪天得找个时间去看看。

“我去做饭吧！”敏敏笑嘻嘻地从张文手上接过东西，请缨跑去厨房忙活了。

“出去！”张少琳朝张文白了一眼，说：“我有话要和秀秀说，你一个大男人站这算怎么回事！”

张文屁都不敢放一个，乖乖地夹着尾巴就跑了出来。眼见门一关，赶紧祈祷姐姐别逗得太过分就好了，谁都看得出她现在醋劲很大，不过说到底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她应该不会为难秀秀吧！

张文有些忐忑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正好这时候小丹也回来了。小萝莉确实玩得够疯，浑身脏兮兮的简直和个泥蛋没什么区别，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哥，我回来啦！”

说完，没等张文反应过来，她迈着小步跑进了屋，一跑就掉一地的泥巴。张文真是有些哭笑不得，好在妈妈出去，要是被她看见小丹玩得这样变本加厉，连价标都没摘下的衣服脏成了这样，估计会打烂她屁股的。

张文继续抽着烟，张家姐妹俩一前一后地跑去洗澡！洗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张文根本找不到向秀秀问一下的机会。这时候敏敏也准备好了晚饭，五人围在一起坐了下来。张文很想知道姐姐和秀秀说了什么，但这时候根本不能开口问。

三个女人一台戏，四个就是部大片了，而且接近于连续剧！吃饭时女孩子们观观喳喳的聊了起来，聊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呀，张文根本就插不上话。用眼神去询问秀秀，但她似乎看不见一样，兴奋地和敏敏嬉闹着，根本就不给一点暗示。

吃完饭后，张少琳已经换上了一条柔软的丝绸睡裙。一边伸着懒腰展示她美妙动人的曲线，一边若无其事地说：“好饱哦，再这么吃下去非得日zE。变成猪了！”

看着她挺翘圆润的胸部，成熟的玲珑曲线，女孩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眼光。张文能露出的只有好色的绿光，不过还是有些讨好地说：“胖一点好，有肉好看一点！”

“是啊！”张少琳哼着小曲穿着拖鞋，朝张文说：“小文，我要去工地拿一下东西。你陪我去一趟！”

她能有什么东西放在工地呀，张文哪会不明白姐姐是想叫自己出去读一下，马上点了点头，拿上烟就跟了出去。秀秀有些不舍地看着，但马上就被小丹缠着陪她一起看漫画，敏敏也勤快地收拾起了碗筷。

外边早已经是明月当空，满天的繁星和清凉的海风让人感觉很是惬意。好在这时候没有多少蚊虫，散散步倒也算是舒服的事！张少琳似乎心情不错，哼着小曲走在前边。张文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等到走远一些的时候很自然地伸出手去牵住她。

张少琳也没过多的反应，回头温柔地看了看张文，嬉笑着说：“小文，我感觉好惨哦！现在牵个手都和偷情一样，明明人家才是最早的嘛。”

“对不起！”张文羞愧的低下头去！

“傻瓜。”张少琳笑嘻嘻地摇了摇头，深情款款地说：“姐也不怪你！谁叫我们是姐弟呢，你是我的小老公，更是我弟弟！我不疼你疼谁呀，没什么对不起的。”

她这样的体贴，张文心里更是愧疚，苦笑着说：“姐，我会找个机会和秀秀说清楚我们的关系，不然你会受委屈的。她要生气的话，我挨打挨骂都没关系，只要你能开心就好了。”

“算你有良心！”张少琳咯咯地笑了起来，带着张文拐入了一条隐蔽的小路。

好在还有月光照射着，在树林间勉强能看清楚路况。姐姐这时候穿着睡裙看起来很是妩媚，裸露在外的肌肤在月光下变得晶莹剔透，非常漂亮。张文不禁看得有些痴了，但也好奇她会带自己去哪。这条小路还没真没走过！不过想想是饭后散步，随意地走走也就没问。

张少琳一边说着今天忙的事，一边带着张文走到了半山腰上。这里有一块很大的平地，平地上有一个可以用废墟来形容的建筑物。四周都是用树枝捆绑起来的围墙，中间是一个长长的小平房，屋顶已经破得几乎没了，那泥胚的墙到处都是破洞，摇摇欲坠看起来随时都会倒塌。

“姐，这是哪？”张文疑惑的问道。

张少琳笑而不语，继续牵着张文绕过围墙，到了建筑后边。和这里的破败相比，后边有一条十分漂亮的小河，清澈的泉水哗哗地流过，河边大大小小的全是鹅卵石，有不少大的都露在了水面上，看那大小躺个人绝对没有问题。

张少琳温柔的笑了笑，款款移动莲步迈过清凉的泉水，来到了及膝的深处，坐在一块足有两平米大，表面很平坦的石头上。朝张文招了招手说：“小文，你也过来吧！”

“嗯！”张文走了过去，坐下后顺势将她抱了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双手环着她细嫩的蛮腰，闻着姐姐成熟动人的体香，嗅着青丝上阵阵迷人的气息，真是感觉有些醉了！

月色当空，美人在怀！听着潺潺的泉水声，这浪漫的一刻让张少琳变得风情万种。小手轻轻地覆在张文的手上，柔声地说：“小文，这是姐姐最喜欢的地方！以前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喜欢在这坐着发呆，什么都不干，光听着泉水的声音就能让我心情放松下来。”

“包括哭的时候吗？”张文动情地将她抱紧了一些，柔声地说：“姐姐，委屈你了！”

“傻瓜！”张少琳含情脉脉地说：“有什么可委屈的，这些年都过来了。这会日子好了还有什么伤心的，记得小时候人家骂我是没爹的孩子，一起欺负我和小妹，我都会偷偷地上这来哭，不敢让妈担心。现在家里有了你，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姐！”张文眼圈微微地一红，感觉心里一阵阵地发酸。三个女人，几乎是活寡妇的一家，是怎么样在这封建的地方生活下来的，她们受了多少的委屈，又彼此关爱着，才能度过那段难熬的岁月。

“小文！”张少琳站起身来面对着张文，小手轻轻抚在了张文的脸上，一脸情动地说：“答应姐姐，对秀秀好一点！她是个好女孩，姐姐什么都不想也不会去争，只想待在你身边就好了！”

“我会的！”张文用力地点了点头，拉着她的手说：“姐，不管是你还是她，你们都是我心里的宝贝，我会对你们一样好的！”

“嗯……”张少琳幸福地笑了笑，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脸色有些暧昧地问：“小文，你真的满色的。早上还给人秀秀舔下边，要不是我逼问的话，还不知道你有这么急色！姐姐听了都有点嫉妒了，你还帮她洗凉，你都没帮我洗过呢！”

张文顿时就流了冷汗，姐姐真是厉害啊！秀秀的脸皮那么薄，居然也被她逼问出来了。刚才还是那么含情脉脉让人动容，怎么就一会功夫姐姐又回复了强悍的本色。尴尬地笑了笑，解释说：“因为她不太懂这些，所以我才教教她嘛！”

“小文……”张少琳突然满面的潮红，拉起张文的手慢慢地钻进了自己裙下，语气是吃醋又有点撒娇地说：“姐姐不管了，姐姐吃醋了。你说该怎么办吧！”

张文瞪着眼，看着自己的手慢慢地滑过姐姐的玉腿到了那迷人的羞处，刚一摸上时，脑子顿时嗡的一下炸开了。原来姐姐裙子里边什么都没穿，光着屁股就跟自己出来散步！再一看姐姐一脸的春情，明白了她不是在吃醋，而是想要发泄昨晚压抑的欲火和委屈。

张文用手指轻轻地在阴唇上按了一下，张少琳立刻娇媚地呻吟了一下，半眯着眼，颤声地说：“小文，要了我吧！”

“嗯！”张文让她面对面的坐在了自己的腿上，抱着她的小腰对准樱唇亲了下去。张少琳美眸一闭，丁香小舌马上热烈地回应着弟弟的索取，两条舌头纠缠在一起互相的吸吮着，在彼此的嘴里搅动着，发出了啧啧的水声！

张少琳情动地在弟弟怀里扭来扭去，柔软火热的身躯散发着勾人的香味，张文更加的兴奋了。她连胸罩都没戴，软软而又结实的乳房磨蹭着自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小乳头已经硬了起来，正在自己胸前寻找着舒服的感觉！

良久的湿吻，两人的嘴巴不舍地分开时还拉出了一条透明的丝线，连呼吸似乎也开始散发着淫靡的气息，感觉更是淫秽无比。张文红着眼想去拉她的睡裙，张少琳却是有些羞涩地抓住了裙角，摇着头说：“别脱了，一会要有人过来的话，穿都来不及！”

“嗯。”张文想想也是，将她抱住让她坐在了石头上，慢慢地往上拉起裙子，色笑着说：“我来看看好姐姐吃醋到什么程度，不会连下边的水都有酸味了吧！”

“去你的！”张少琳没好气地白了一眼，但看着弟弟慢慢地蹲在了自己胯间，想着将在野外暴露自己的羞处让弟弟为自己服务，不由得有些许的扭捏。

将她的裙子拉到了腰间，张文咽了咽口水，死死地盯着这迷人的销魂地。还是这样的鲜艳动人，阴唇依旧是那么的幼嫩可口，已经有一点点的爱液流了出来，湿淋淋的一片十分漂亮，让人恨不得将这美丽的地方一口吞下。

张文慢慢地把她的双腿打开，凑上前去用舌头轻轻地由下往上，在那小肉缝上舔了一下。张少琳立刻情动的喘息了一声，颤声地说：“弟弟，这样很舒服……”

“嗯……”张文含糊不清地答应了一声，在阴唇外边舔了一会后，用手指慢慢地将它们拨开，欣赏着里边那水淋淋的粉色嫩肉，似乎还有一股女性的温度迎面散了出来。张文的舌头第一个寻找的还是姐姐敏感的阴蒂。

小穴上边有一颗突出的小肉芽，张文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这可爱的小地方。狡黠地笑了笑后突然凑上前去，轻轻地咬了一下这颗可爱的小东西。

“啊……”张少琳忍不住长长地呻吟了一下，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娇嫩动人的声音能让人一听就本能的冲动，脸颊上的红晕更加火热了。

张文按，舔，吸吮，集中火力去攻击这个敏感点！一阵阵的快感冲击着脑神经，张少琳脸上已经全是情动的潮红，呼吸变得急促无比，紧紧地咬着下唇，深怕自己真会因为弟弟这温柔而又激烈的挑逗而情不自禁地吟出声来。

玉腿一阵阵抽筋一样的颤抖。张文除了吸吮她的阴蒂，偶尔舌头缩成一团去舔她敏感的嫩肉外，手指还不忘慢慢地爱抚着她的腿根，用指甲轻轻地刮着，若有似无的快感弄得张少琳一阵阵的喘息，一阵阵情动的发颤，舒服得脑子都没办法思考了。

“弟弟，我、我要你干我！”下身的感觉越来越痒，渴望着男人填满自己的需求。张少琳再也忍不住的按住了张文的头，娇喘着发出了求欢的信号。

张文微微地愣了一下。在野外的小河边上，姐姐暴露着下体说出这样粗鲁而又淫秽的话，一听让人兴奋得都快疯了。张文马上点了点头，男人可没那么多的顾忌，张文马上站起来把裤子一脱丢到了石头上边，光着屁股站到了她面前！

硬得发疼的命根子立刻弹跳出来，张少琳坐在石头上，一把抓住了这根宝贝，轻轻地抚摸了几下后，吃吃地笑了起来：“小文，怎么感觉这家伙又大了一些。是不是吃了秀秀以后补充了营养，小家伙也知道得长点肉了！”

“真的大了吗？”张文有些搞不明白了，难道都这年纪了，命根子真的还会再长大？

“嗯，粗了一点！”张少琳肯定地点了点头，吐着热气看着眼前的宝贝，套弄了两下后凑上前来，张开红润动人的小嘴含了下去！

“姐，好舒服啊……”张文舒服得打了个冷颤，姐姐的小嘴那么的热，那么的潮湿，深深地一含又用舌头点着马眼，被包裹在这潮热的小空间里，舒服得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张少琳微微地顿了一下，脸上全是陶醉和迷恋，用小舌头殷勤地舔着弟弟的命根子。重点还是照顾着龟头，8字形地绕来绕去，灵巧无比地舔遍了整根肉棒，舒服得张文直吸凉气。

张少琳不知道是哪来的灵感，突然往前紧紧地一凑，深深地含了一下，将三分之二的命根子含到了嘴里，深深地纳入了口中。这个意外的深喉让张文顿时就傻了眼，那紧凑的快感传来，刺激得差点就射了！

“咳……”张少琳喉咙口一阵疼，赶紧把命根子吐了出来，红着眼一顿的咳嗽！刚才龟头都顶到了喉咙口去，呛得她一阵的难受。

张文赶紧帮她轻抚着后背，脸上却是兴奋地说：“姐姐，你怎么会这个的！刚才我好舒服啊，差一点你就全含进去了！”

张少琳没好气地说：“但我难受……”

“难受嘛！我来让你好受一些。”张文淫笑起来，看着姐姐爱液泛滥的羞处，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问：“咱们用哪个姿势好呢？这决定权给你好不好！”

“小色狼！”张少琳妩媚地白了一眼，往后一躺诱惑说：“姐姐喜欢这样来，你快点！”

“好四！”张文马上凑上前去，将她的小腰抱住后往自己这边拉了一下，让她的香臀悬了空，抱起两条修长雪白的美腿环在自己的腰上，一边握着命根子在她的小缝里上下舌蹭着，一边笑咪咪地说：“姐姐，这样是日zE。不是啊？”

“是，你这个小坏蛋！”张少琳情动地颤抖起来，娇瞋道：“这时候还有心思逗我，快进来！姐姐下边难受死了。”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托着姐姐充满弹性的臀部，往前慢慢地挺进，顶开嫩肉一层层紧凑的保护，命根子慢慢地淹没在她迷人的小穴里边。

张少琳愉悦地呻吟起来，身子一直发着颤，直到张文的命根子彻底淹没在她的身体里时，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已尽是春情的妩媚。

张文也是兴奋得很，在这野外跟姐姐做爱，这样刺激的野战还是第一次，而且背着秀秀还有些偷情的快感。刚一进入姐姐的身体里，便迫不及待地挺着腰开始抽插她动人的肉体，享受着姐姐依然紧如处子的小穴。

“弟弟，轻……轻点……”

张少琳低低地呻吟着，香臀悬空着，这个姿势让张文每一次的插入都深深地顶到了最里边，子宫里又酸又麻又带着妙不可言的快感，让她舒服得小嘴都合不上了！

“姐姐，舒服吗？”张文抱着她的美臀满头大汗地抽插着，看着饱满的乳房在睡裙里上下地摇晃着，忍不住低下头来，隔着衣服开始舔了起来。

“弟弟，好美啊

舒服，舒服死了……”

张少琳一边呻吟着一边将肩带往下拉，将肩带挂在胳膊上，一对饱满而又圆润的乳房马上跳了出来，这样看起来更是圆润动人。张文立刻凑上前去，大口含住了美一丽动人的乳肉，使劲地吸了起来。

“啊……太舒服了……弟弟，用力……用力干我。”

“快……快一点，你干、干……死姐姐……了……”

张少琳如此放浪的叫声刺激着脑神经，张文顿时兴奋得脑浆都翻腾了，下身顶得更加的用力。脑袋埋在她的乳房里舍不得起来，一会舔一下乳肉，一会吸一下她精致迷人的小乳头。听着姐姐淫秽的话语，更是让人爽得都快疯了。

张少琳激动地呻吟着，突然双手使劲地按着张文的脑袋，似乎要把张文也容纳进身体里一样，“呀呀”地叫了起来：“弟弟……快用……用力干我，我……我要来了……啊……

啊……”

张文粗暴地抽插起来，每一次的撞击都狠狠地撞着她的耻骨，龟头似乎还顶到了一个圆圆的小洞口，有一阵小小的吸力让人感觉到十分销魂。有力的撞击让张少琳美妙的身子也随着这节奏摇摆着。

“呀……”张少琳突然睁着眼长长的呻吟了一声，身子剧烈地颤抖着，阴道急速地收缩起来。伴随着这阵抽搐，子宫一阵阵的痉挛后，喷出了一股爱的阴精！

张文马上停了下来，闭眼享受着姐姐滚烫的阴精浇在龟头上的成就感。一边揉玩着她的乳房，一边亲着她的小脸，笑嘻嘻地说：“姐姐，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呀！”

张少琳满面潮红，闭着美眸享受着高潮的余韵，小舌头时不时地舔一下发干的嘴唇，看起来更是妩媚至极！张文笑嘻嘻地看着身下的姐姐被自己征服，心里的成就感比射的那一下还剧烈。

或许是因为在野外的原因，有点类似偷情，两人的情绪极端地高涨！张少琳也感觉这一次的高潮比以往的更加舒服，舒服得魂都像是要飞了一样。

“臭小文，别傻站着！”休息了一小会，张少琳又恢复了体力，感受着弟弟的肉棒在自己体内跳动着，软软地呻吟了一下，又情动地扭了扭香臀示意弟弟可以再次享用她迷人的身体。

张文嘿嘿地淫笑起来，亲了亲她红润的小嘴后开始慢慢地抽出，再深深地顶入，第一次尝试九浅一深或者三浅一深的变化，虽然节奏十分缓慢，但张少琳却很是受用，刚平稳下去的呼吸马上又急促起来。

月色下，两具肉体在河水流过的大石上尽情的交合着，在大自然的包围下享受着灵与肉结合的快感，彼此的深情演绎着最动情的乐章。张少琳意乱情迷的呻吟，无比诱人的浪叫，而张文兴奋至极的喘息一直没有间断过。两人已经彻底地沉迷这销魂的世界，在肉欲和情欲里享受着这无边的快感！

“啊……”张文红着眼一声的长吼，在姐姐来第四次高潮的时候，再也受不了她阴道那销魂至极的收缩，腰一麻，全身舒服得颤抖起来。

张少琳舒服得直发颤，突然感觉体内的肉棒涨大了一些，知道弟弟已经到极限了。更加饱满的刺激让她有些疯狂地扭动起了香臀，让弟弟能更粗鲁地在自己身上发泄出来！

张文咬着牙一阵粗鲁的撞击，射精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刚想拔出来的时候，姐姐的手突然按在了自己的屁股上，不让自己离开她的身体。

张少琳娇喘吁吁，妩媚的眼眸里有一种楚楚可怜的哀求！张文心里一酸，知道姐姐也想要一个孩子，这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闷哼一声，龟头在她体内迅速的涨大，一股股有力的精液马上深深的注入到她身体的深处，灌溉着姐姐愈发妩媚动人的身体。

“好弟弟……烫死姐姐了……”

张少琳满足地呻吟起来，感受着弟弟滚烫的精液一股一股地灌溉着自己敏感无比的子宫，顿时舒服得全身抽搐起来，在高潮的余波还没过去时，因为心理上的满足，又迎来了更加销魂的一次。

张文腿一软，往前一压，抱着姐姐颤抖的身体，感受着她心脏剧烈地跳动。喘着粗气闭上眼，享受着姐姐紧凑的小穴那一阵阵的蠕动。

张少琳满足地闭上眼，期待着这次的激情能孕育出一个可爱的小生命。舔着发干的嘴唇，抱着弟弟靠在自己乳房上的头，回味着在这野外和弟弟做爱的无比快感。

看着她幸福又满足的微笑，张文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今天的姐姐应该是安全期才对，即使射了她也不会怀孕的。但看着姐日zEC姐一脸幸福，想来想去，张文决定还是不说的好。

休息了好一会，待呼吸平稳的时候，张少琳才慢慢地推开张文。一边整理着裙子和发丝，一边娇媚地说：“死小文，你是想压死我呀！”

“哪敢呀，就是舍不得放开嘛！”张文呵呵地笑了笑，看着姐姐披头散发的模样和朱润嫣红的小嘴，不由得色心大动，把已经软软、沾满了爱液和精液的弟弟朝她脸上凑了过去。

张少琳看着沿着腿根慢慢流下的精液，自然是心情大好。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后慢慢地启开朱口，将宝贝含入小嘴里一阵啧啧地吸吮，把剩余的精液都吞咽了下去，又调皮地舔了几下后嬉笑着说：“坏小文，就知道支使姐姐。”

“我是支使我媳妇！”张文淫笑了几声，穿完裤子后一把搂过她的肩膀。张少琳满面幸福地靠在了弟弟的肩膀上，两人一边说着绵绵的情话，一边散步回家。小河边似乎还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见证了这次激情四射的交合。

第一次的野战，张文走路的时候脑子里都全是姐姐在月光下春心荡漾的妩媚，心里已经忍不住开始计划下一次的地点了，这种别样的情趣确实是让人食髓知味，欲罢不能！

回了屋以后，张文哼着小曲跑去再洗了一次澡，冲掉身上的大汗和分泌物的味道，张少琳则只是简单地洗了洗下身而已。一进屋看三个女孩子已经躺在床上，笑嘻嘻地聊着天。小丹闹腾得最疯，炫耀一样的拿张文送她的音乐盒放着动听的旋律，把两位表妹给羡慕坏了。

张文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你们要是喜欢的话，下次我再买就好了！”

秀秀虽然腼腆，但毕竟处于蜜月期，也是按捺不住想和表哥一起睡，两个女孩子自然是把她逗得抬不起头来，不过她还是羞着脸睡在张文的被窝里边，只穿着紧身的内衣。

“秀秀！”张少琳温柔地走上前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轻声地说：“今晚你去小丹那边睡吧！”

“我……”秀秀有些慌张，咬着小唇憋红了小脸，就是不敢说自己想和表哥一起睡的话。

“乖，你刚破身不能再乱来！小文要忍不住的话，那会伤了你的身子。”张少琳温柔地劝说起来，一副体贴备至的模样。小丹在旁边听着怎么听都觉得耳熟，想了一会才恍然大悟，这套说辞不是妈妈以前对她说过的吗？现在倒好，现学现卖用到秀秀身上了。

秀秀到底还是乖巧，也没敢坚持，恋恋不舍地挪到了妩的另一边去，水眸有些失望也是有些郁闷地看了看张文，轻声地说：“我先睡了！”

“我也睡了！”小丹打了个哈欠，将音乐盒的发条上紧后也躺下了，而敏敏早就犯困，自然也是说了声“晚安”就入梦了。

张文回屋躺下的时候，张少琳还很正经地自己睡一个被窝，一起听着轻柔的钢琴曲。两人老实地躺着，等到三女的呼吸平稳下来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地钻到弟弟的被子里，一丝不挂的肉体紧紧地压在张文的身上。

姐姐慢慢地钻到被子里，脑袋埋在弟弟的胯下，灵活的小舌头由上而下的舔着，含着命根子吞吐起来，拉着弟弟的手放在自己的乳房上。张文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大手惬意地揉着姐姐结实的乳房，在黑暗中，在三个妹妹的旁边享受着姐姐殷勤至极的服务！

终于，在姐姐手口并用的服务下，张文闷哼了一声，一股股精液全喷在了她的小嘴里边。张少琳满足地把精液全咽了下去，又将弟弟的命根子舔了个干干净净，这才穿戴好内衣后，扭着美妙的身子凑了上来躺在张文的怀里，笑嘻嘻地闭上了眼睛。

尽管担心明早会穿帮，但张文还是舍不得姐姐娇嫩动人的身体，紧紧地抱着她，一起安逸地进入了梦乡。

第五章 小萝莉的诱惑

张少琳一直小心翼翼的，没被秀秀察觉到二人之间关系的暧昧，而小丹也在姐弟俩的威逼利诱之下没多说什么，依旧是调皮捣蛋的活宝贝。秀秀这两天全沉浸在了幸福的喜悦当中，恋爱的甜蜜让她根本没有多想，根本就看不出姐弟俩经常背着她眉来眼去的，大有勾搭成奸的意思。

惬意的两天过去，虽然没能和秀秀再做爱做的事，但趁没人的时候还是会亲一亲她的小嘴，摸摸她的乳房，再舔一下她香嫩的乳头，张文感觉这小小的调戏也是充满了情趣。而张少琳似乎要把弟弟榨干一样，没人就拉着张文找地方做爱，甚至于大胆地借口上厕所，跑到浴室找正在洗澡的张文，狠狠地又做了一次。

算一算连那晚在小河边的激情，在姐姐身上已经发泄了五次，张文腿都有些软了，加上睡眠品质不好，这两天顶着个黑眼圈十分疲惫。估计再这样下去，真有精尽人亡的可能。

今天，除了陈桂香还在忙活之外，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了新家里，一起兴高采烈地准备着乔迁的事，开始往里边搬着家具和家电，布置着这小汪村最是富贵的房子！

在张文刻意要求下，这房子的装潢变得和小别墅几乎没有区别。本来占地就比较宽敞，地基也打得很厚，几乎比地面还高出半米，后来张文又灵光一现，在屋顶建了一个客厅。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享受着晚风，凉爽地吃着晚饭，这让小别墅显得更加有风情。

尤其是外墙贴的瓷砖，张文选的是红蓝相间的颜色，搭配在一起看起来很时尚，隐隐有那么点梦幻的味道，小别墅看起来是充满了异域的情调，让几位小美人都欢呼说太漂亮了。

屋顶那带着大阳台的房间已经确定作为吃饭的客厅，那剩下的事就只是各自选定住的房间了。本来张文的意思是建四间房间，每人各有一间就好了，但想来想去还是多建了一间，这是为了让陈强有时不方便回去或来其他亲戚的时候可以有住的房间，结果让这房子变得更加的宽敞。

光一层就有三百六十多米的建筑面积，占了四亩地的大院落，郁郁葱葱的槐树可以挡住毒辣的阳光。这样一套小别墅要是放到城里的话绝对是天价，但在这一建，顿时成了附近一带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要知道，这块地哪怕建个砖瓦房都算是不错了，对阮囊羞涩的村民们来说，别墅自然是想都不敢想。

房子的格局当然是有棱有角，不是那种一般乡下地方习惯建的长排平房，再加上外面的装沟，看起来更是洋气十足。张文精心设计的外墙、与众不同的奢侈装潢，光是从这一走过就能把人羡慕坏了。

“哥，我要这间！”小丹欢呼雀跃地跑在最前边，一眼就看中了最宽敞的那一间。这个房间足有四十平米大，除了自带一个卫生间外，马桶、热水器等一系列高档的家具都让小萝莉眼放精光，迷恋不已！

屋里的装饰很时尚，除了有小冰箱外，蓝色的墙纸充满了凉爽的气息，偌大的衣柜，还有整洁的书架、书桌和电脑桌，看起来十分相称，隐隐有种文人的气息。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中间的那张几乎是三人睡都没问题的大床，软软的床垫可不是这小地方能多见的。

小丹猛地蹦了上去，在床上弹了几下后满面陶醉地说：“好舒服啊……以后人家也能睡这大床了。”

“睡你个头啊！”张少琳刚好走了过来，没好气地说：“你的房间在那边，这两间大的一间是给妈睡，一间是小文的新房。就你这小身子还想睡大床，想都别想了！”

张文笑呵呵地牵着秀秀的手。一听到新房这个词，秀秀漂亮的小脸顿时爬满了红晕，嘴角又挂上了浅浅的微笑，已经开始幻想着以后的好日子了，幸福的模样看起来更是可人。

“不管啦，我就要，我就要！”小丹上前拉住张文的手，一边晃着，一边楚楚可怜地撒娇说：“哥，我就想住这嘛，你让我住好不好呀！我就喜欢这大床，喜欢这个房间。”

“不急！”张文故作神秘地笑了笑，拉起她的小手说：“先看看哥给你准备的房间再说。”

小丹一听，也就乖乖地跟着张文走了！为了显得比较有个性，每个房门的颜色都不一样。张文带着她来到一个蓝色的门前，小丹一眼就喜欢上了门上贴的卡通画，充满了幻想的气息，更加的期待哥哥会为自己准备什么样的惊喜。

推开门，一股浪漫的气息迎面而来。小丹睁大了眼睛，有些不相信的看着这个小房间。虽然只有二十平米的大小，但是别出心裁的装潢却是一下抓住了她单纯的心。

房间里的主调是粉红色，屋顶挂着的灯都是卡通的形象。虽然是单人小床，但也是十分的好看。一床全新的史奴比粉色被子，一个充满孩童气息的白色衣柜，东西虽然不算多，但却摆放得恰到好处，让小房间不显拥挤又充满了童趣。

最让小丹惊喜的还是散落在房间里的洋娃娃，有大有小，全是卡通的小动物，每一只都是那么的憨厚可爱，有的甚至都和她一样高了。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对小萝莉的杀伤力之强，连张文都想不到！

“哥，我爱你……”小丹长长地欢呼了一声，开心得脸都通红了。整个人高兴得跳了起来，猛地抱住了张文的脖子，狠狠地亲了一口！

摸着脸上小萝莉柔软的唇印，张文开心地笑了笑，指了一下角落里的一个纸箱，笑呵呵地说：“这是哥给你买的东西，要怎么摆放你安排吧！”

小丹兴奋得小脸都红了，本来以为不过是新建个大妩和砖房而已，哪想到张文会让她单独的住上一间房，而且还装修得像书上写的那样精致美观，漂亮得让她脑子一阵阵的发昏。

“哥最好了，我爱你……”小丹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又毫不吝啬地亲了张文好几口，这才欢呼着打开了纸箱，把那些台灯、卡通文具什么的一一摆上，认真的小模样可爱得让人想一口把她吞了。

“这丫头啊……”张文宠溺的摇了摇头，不想去打扰妹妹布置她的小天地。默默地关上门，刚一转身的时候，却是看见姐姐站在门边有些嫉妒，也有些吃醋地看着自己。

“姐，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房间！”张文温柔地笑了一下，拉起她的手，走到了另一个房门前。这门是深艳的红色，给人一种旖旎性感的诱惑，很符合姐姐妩媚动人的风情。

张少琳这时候也顾不上吃小丹的醋了，像个小孩子期待父母的礼物一样变得紧张起来。张文慢慢地打开房门，在她紧张的注视下展示起了自己和姐姐以后的爱巢。

房间的装饰是黑和蓝的结合，看起来十分的动感，单纯而又隐约带有性感。

面积比小丹那间稍微的大了一些，差不多三十平米，这房间也是没有卫生间，不过装潢十分精心。最让张少琳喜欢的还是房间里面的一面墙，挂着高二米、宽足有一米五的大镜子，往前一站可以照出她美妙动人的身姿。

与别的房间不同，这的床是一张很大的圆床，看起来充满了情调。而酒柜和装饰用的高脚杯又充满了浪漫的气息，一下就让张少琳喜欢上了弟弟有些色情的礼物。

张文看着姐姐眼里阵阵的亮光，得意地说：“怎么样啊姐，我挑得不错吧！这房间可是我想了很久才布置出来的，光是买齐这些东西就花了不少的精力！”

“嗯……”张少琳满面欣喜地点了点头，风情万种地看了看张文一眼。如果不是秀秀这时候还在外边等着，恐怕她已经扭着动人的身躯缠了上来，献上柔软香甜的身子给弟弟品尝了。

“姐，你的东西在那！先自己布置一下吧。”张文给了她一个深情的眼神，如法炮制地指了指墙角的一个纸箱！

“嗯……”张少琳兴奋得满面布满红霞，这时候估计喝醋都能喝出糖水的味道。看了看张文，嬉笑着说：“好了，你也去陪一下秀秀吧！别让她在外边傻站着。”

“嗯！”张文应了一声后就退了出来，关上房门的一刹那，嘴角不觉的浮现出了一丝淫荡的笑意！

张少琳满心期待地打开了纸箱，除了一些时钟、风铃之类的东西外，似乎也没什么可惊喜的，但一翻到最底下的时候，拿起了一张纸条一看，饶是一向大胆的她也不由得红了红脸，娇羞地瞋道：“这小色鬼……”

纸条上写着。姐姐，这些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不过我肯定喜欢，爱你的小文！箱子底下全是一些富满情趣又充满诱惑的小衣物、丁字裤、中空的小内裤什么的，应有尽有，甚至丝袜都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有的胸罩甚至连遮住乳头都有些难，性感的款式让张少琳都有些发晕了。

“表哥！”秀秀红着脸凑了上来，脸上还难掩兴奋的喜色！

张文温柔地牵住了她的小手，十指交扣，再一次回到这个属于二人的房间里！看着即将入住的新房，那么多以前只听过的家电，秀秀也是一脸的喜悦，柔声地问：“我们以后真的就住在这吗？”

“嗯，以后这是我们的家！”张文含情脉脉地看着她。

秀秀幸福得都快醉了，想想以后这就是二人的爱巢，美眸里全是迷离的水光，还有些不敢相信地说：“表哥，我是不是在做梦呀！这么好的房间，真的是我们的家吗？”

张文往外看了看，敏敏和陈强还在外边指挥着工人往屋里搬家具，而小丹和姐姐这时候肯定满心欢喜地布置着小天地，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

看着秀秀漂亮的小脸，似乎被自己开了苞以后变得更加水嫩动人，原本的腼腆羞涩中多了一种女性的妩媚。张文不由得色心大起，淫笑了一声后将她抱到了怀里，嬉笑着说：“要知道是不是做梦很简单嘛！”

“怎么个简单法？”秀秀陶醉地靠在了张文的怀里，丝毫不察觉有一只邪恶的手开始朝她的裙底伸了过去。

张文悄悄地摸到了她的小屁股，猛地钻进裙子底覆上了她的小屁股，在秀秀慌乱的眼神中将她的小内裤往下一拉，火热的大手迅速的覆盖上了她娇嫩的阴户上，感觉到一阵充满女性气息的温热。

“啊……”秀秀顿时娇滴滴地呻吟出来，有些慌乱地挣扎着：“表哥，你别这样啊！外边还有人……”

张文色笑起来，一边用手指慢慢地爱抚着她的小阴唇，一边将她挣扎起来的小身子抱紧了一些不让她推开自己，笑嘻嘻地说：“现在没人，不怕！告诉表哥你舒不舒服！咱们不就知道是不是在做梦了吗！”

秀秀一下就红了脸，下身的酥麻让她的身子渐渐地发软，尤其是手指若有似无地撩拨更是让人无法抵抗。但她还是咬着下唇，不敢说出那羞人的话来。

“好秀秀，看来是真的在做梦四！”张文慢慢地靠上了她的肩膀，舌头开始舔着她烫红的小耳朵，手指已经开始慢慢地拨弄着小阴蒂，按着敏感诱人的小豆豆！

秀秀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一边强忍着大手带来的剧烈快感，一边小声地哀求说：“表、表哥……别动了好吗……”

“做梦而已嘛，怕什么！”张文说话的时候眼里闪着狡猾的笑意，猛地拨开阴唇的保护，伸出一根手指插入了她潮湿温热的小穴里。

“啊……”嫩肉直接受到了刺激，秀秀忍不住情动地呻吟了一声，娇嫩的声线听人得欲火高涨。但一想陈强还在外边，她马上就捂住了小嘴，幽怨地看着张文。

“好秀秀，舒服吗？”张文慢慢地用手指抠挖着她的小穴，继续用下流的话去逗她：“要是这样再不舒服的话，看来咱俩得关上房门好好研究一下了，到时候咱们就知道是不是在做梦了！”

秀秀马上慌了神，难道表哥想在这要了自己，爸爸可还在院子外呢！想到这，她顿时就吓到了，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哭腔了：“舒服，人家很舒服。表哥……啊你别弄了……”

“舒服就好！”张文也不再逗她，主要还是怕自己玩得兴奋了，最后却没办法和表妹来一次云雨之会，到时候弟弟硬着无处发泄，可真是生不如死了！

手指慢慢地从她身体里抽了出来，秀秀顿时松了口气，但又感觉似乎有一种难言的空虚，娇羞地白了张文一眼，瞋道：“你怎么这样啊，一会要被人看到的话怎么办！”

“和自己媳妇亲热是合理合法的！”张文不为所动，慢慢地将满是爱液的食指放在了她的面前，看着满满的水光，笑嘻嘻地说：“有这反应的话，证明咱们没在做梦！你水真多哦。”

秀秀羞得不敢抬头，瞋道：“讨厌，那么脏！你快擦了呀。”

“脏什么，很香的哦！”张文说话的时候，故意当着她的面伸出舌头舔吃着手上的爱液，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还啧啧地发出了声音。

如此淫秽的画面自然是让秀秀难为情到了极点，羞怯地推了推张文，既是瞋怪又是撒娇地说：“讨厌死你了，赶紧出去看看吧！别一会东西缺了还不知道。”

“遵命！”张文哈哈大乐了几声，忍不住亲了亲她红红的小脸，这才哼着小曲走了出来。

房间的装修已经妥当，现在只剩工人们在忙碌地搬着沙发和桌子其他一类易碎又重的东西，有的在厨房调试着炉子和抽油烟机，这些都是陈强他们所不懂的。张文也不去多看，仅是关注自己特意订的大电视。张文本想多买几台的，但一想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感觉十分不错，就只在楼上楼下两个厅里各放了一台，没有奢侈到每个房间都一台的地步。不过为了日后能看限制级的大片，自己的房间肯定得安上一台。

院子外，陈强兴奋地搓着手，对着一台崭新的太子摩托东摸几下、西摸几下的。如果不是得看着别人搬东西，估计这会他已骑上车跑外边兜风去了。

敏敏也是喜欢这新鲜的东西，不过更吸引她的还是后院正在安放的石制桌椅和一个铜制的双人秋千。女孩子最喜欢的通常都是这一类浪漫的小东西，所以这时候她看得很是入神，只等着装好马上就上去体验一把小公主的感觉。荡着秋千，裙子随风飘扬，长长的青丝飘舞着，这是多少女孩子向往的浪漫呀。

“舅舅，不错吧！”张文笑呵呵地走上前去，在这破地方骑摩托车根本不用牌照和驾照，这一带别说交警了，就是派出所都没一个，根本就没人会管。美中不足的是也没加油站，所以张文还特别嘱咐宝爷买了两大桶的汽油。

陈强殷勤地点了点头，一边空转着油门一边开玩笑说：“这也算是秀秀的聘礼了吧，不过这玩意买新的是不是有点贵了。颠簸几天也就容易旧了，有点不值啊。”

张文笑而不语，一边把车钥匙给他，一边指着角落里两桶五十升的汽油说：“咱这加油不大方便，一会你回去的时候顺便拉一桶回家，跑得差不多了自己加就行，别弄得还得推车就惨了！”

“嗯！”陈强爽朗地笑了笑，得意地说：“妈的，我看那帮孙子还在我面前开着不知道几手的车炫耀，那车子一看都快散架了。等老子回去的时候羡慕死他们，让他们炫耀，哈哈！”

舅舅真是个大小孩啊！张文笑着摇了摇头，边抽烟边看着工人们干活。院子那么大，陈桂香本来想说养点猪还是鸡什么的，立刻就被张文给否决了。这别具一格的别墅用来养猪，天天一开窗户就闻到臭味，开什么火星玩笑啊。

后来她又说空地多，肥沃的泥地可以种点玉米什么的，又被张文摇头拒绝了。张文坚持着要种点菊萄，再移一些果树过来，种一些花花草草的也行，外边地那么多，干嘛要在自己家种。为此，陈桂香嘴上不说，但也郁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儿子在城里长大的，到底是比自己会过日子，就是看着钱一点点的花出去，她是心疼得都快掉泪了。

圆满的一天结束，新家的布置总算告了一个段落！东西该装的都装好了，可借的是这的信号实在太差了，即使安上最好的小耳朵也收不了几个台，而且还有些模糊，剩的台全是雪花一片，郁闷得张文脑壳都疼了。看来得挑个时间去镇里买一些碟回来看了，不然光看这几个政治台真就操蛋了。

在这穷得要命的地方，很多人家都没电视机，吃完晚饭后大人小孩都喜欢去有电视的人家闲聊，看着他们认为十分新鲜的连续剧和新闻。张文虽不排斥，但也有些讨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一拥而上的进到自己家来，那样会扰乱自己的生活。所以特意买了一台彩电送给了村委会，让村民晚上去看，也算是给村里做了好事！

新房明天才是入住的时候，所以女孩们布置完了房间，站在院里的时候全是恋恋不舍的表情。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她们当然很希望在那赖赖床，享受一下从没体会过的幸福生活，不过这些事也只能等到明天了。

陈强已经发动了摩托车，满面得意的像个小孩一样，但也不忘朝女儿嘱咐说：“秀秀你在这待着，不能乱跑知不知道，等明天我就带你妈一起过来吃酒席！”

“爸，骑车小心点！”秀秀看着他一脸的兴奋，马上就有点担心。

“哈哈，没事的！”陈强拍了拍胸脯，笑呵呵地说：“你爸我以前又不是没骑过这玩意，你忘了小时候我还总骑老四的摩托车带你去玩呢！这东西在我屁股下就听话，有啥怕的！”

“嗯！”秀秀还是有些担心。

张文这时候也骑着新摩托车从后院出来了，和陈强那台不同。张文买的是一台白色的本田双排管，这样的车实用又帅气，避震也强，能跑一些乡间小路，加上外形有那么点赛车的味道，最受年轻人的喜欢了。

“舅，你先走吧！明天早点过来帮忙，我这一会就锁门了。”张文一边骑着车出了大院，一边朝院子里眼冒星星的女孩们招了招手。

“行，明天我顺路送你妈回来！”陈强乐得合不拢嘴，摆了摆手后一催油门，眼冒着绿光，带起一阵沙尘就走了。

“哥，我想坐！”小丹眼里冒着小星星，娇滴滴地看着张文。

不说她，张少琳和秀秀也是一脸的向往。在海边的小路上和心爱的人一起兜风，享受这清凉的海风，这样幸福的事自然是让她们向往！即使是敏敏，也流露出了渴望的神色，只是她咬着下唇没说而已。

面对这四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张文顿时就左右为难了。不管带上谁都感觉对其他人不好，要是只有两人还好办，挤一挤就行了，但这新车要载五个人，显然是不太实际的事。

最后还是张少琳发挥了大姐头的风范，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不必急于这一时。一挥手说：“小文，你就带小丹去集市买点菜吧！反正你也没去过，顺便看看有什么想吃的，你自己买一些吧！”

“嗯……”张文马上松了口气，姐姐虽然醋劲大，但到这种时候还是不希望自己为难，这一说真就解决了天大的难题了。

“好哇……”小丹欢呼了一声，猛地跳上了摩托车的后座，小屁股用力地颠了几下，弄得车身上下摇晃，兴奋得小脸都红了。

两个女孩子虽然有些失望，但也没多说什么。张少琳转过头来，笑呵呵地朝她们说：“咱们先回去吧，一会家里的东西还得整理一下！顺便丢了一些不要的，你们正好可以帮我收拾收拾。”

“好！”两人异口同声地应了声。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是心灵手巧的女孩子，这些家务事对她们来说根本不是难事。

张文可不敢再看她们失落的模样，马上发动油门，车轮慢慢地转了起来。小丹兴奋地看着三人在背后越来越远，大声的欢呼起来：“哇！好快呀，哥哥你太帅啦，”

这里的乡间小道特别的多，两边大多都是田地，有的一路上全是树木，根本看不到人烟。如果不是小丹指路的话，张文真有点怀疑自己会在这迷宫一样的小道里迷路。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集市，小丹明显还有些意犹未尽想多兜一会风，但还是乖乖地下了车。

说是集市，其实就是一块比较阴凉的空地而已，支起竹竿搭上稻草棚子，地上全是沙石，简陋得让人无法想像。各个村、各个乡的人挑着自己家种的庄稼，或者是捕捞到的一些鱼在这卖一点小钱，有的也卖一些小的日用品，但摆开来也没几件。谁家杀了猪也上这卖肉，至于其他的家禽大多都是活的，只要买完他就可以现杀给你，东西倒也是新鲜得很。

虽然摩托车在这也有，但大多都是拿来讨生活的，比如拉点菜或者是拉半头猪肉。为图个便宜，大多也是买赃车或者是报废车，很少有张文这样奢侈的，买个新车只是用来代步。

崭新的车一停下，立刻就吸引了他们的眼光，不过也只是好奇的看了一眼又继续吆喝着卖自己家的东西。将车停好以后，张文跟着妹妹活蹦乱跳的脚步走了进去，还没等凑近就先闻到了一阵阵的腥味，集市里的鱼腥味还是特别的重。

“二宝，今天卖得怎样？”

“王叔，你这鱼怎么死了呀？”

“土蛋，你怎来这了？我陪我哥来买东西的。”

小丹一路上热情得很，见到认识的马上就打了招呼，小模样笑得特别甜。见人就说和哥哥骑车来买东西的，似乎是深怕别人不知道现在家里有钱一样。张文也没多说她了，乐呵呵地跟着她一路走，和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点着头，算是打了招呼。

这里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本来这两天大鱼大肉的，张文是想吃清淡一点的东西，但小丹撒娇说还想吃鱼肉，也明白她还没享受够这些以前算是奢侈的东西，心里一软也就随了她。

夕阳西下的集市更忙碌了，打鱼归来的汪民，日落而归的农民也三三两两地来这卖点小东西，或者是顺道买些菜，各村各户的都往这来，人挤人的特别热闹。

张文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哭笑不得了，看了看满脸不好意思的小萝莉，问：“小丹，买这么多你吃得下吗？现在又不闹饥荒，至于吗？”

小丹双手上提满了东西，见什么就想吃什么，张文也是有点太宠她了，想买什么就给她买。结果一清点战利品，烧鸡一只、一条两斤重的五花肉、一斤虾、一斤螃蟹、两条鱼，还有不少的肉干之类的东西，目测这些东西加起来十斤都不止。张文怀疑她怎么拿得那么轻松，那细嫩的小手似乎对这点重量是毫不在意。

小丹难为情地红了脸，水灵灵的眼里难得有不好意思的尴尬，怯怯地说：“哥，一会回去，姐姐问的话，你就说是你买的好吗？”

这小丫头，张文知道她是怕挨骂，也留意了一下似乎买东西的摊位上都有她认识的小屁孩在，到底还是炫耀的成分比较大！这样的奢侈别说妈妈看不过去，自己都想说她几句了。不过面对小萝菲如此楚楚可怜的模样，谁都没办法生气，只能无奈地笑了笑说：“行，你个臭丫头！”

“哥哥最好了！”小丹欣喜地笑了笑，给了张文一个开心之极的微笑，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

上了车小丹还是不安分，特意叫张文开慢一点，一路上和认识的小家伙打着招呼，装作无意地炫耀手上的东西。看着他们羡慕的眼光，小萝莉笑得下巴都快掉了，虽然有些孩子气，但也让张文叹息小妹心里那份自卑。

到了岔路口，张文大概记得回家得往右拐，但这时候小丹却是红着脸蹭了蹭张文的后背，楚楚可怜地说：“哥，咱们往左骑好不好？”

张文疑惑的看着她：“往左骑，那不是回家的路呀。”

小丹羞着脸，声音低低地说：“今天小东他们在那的河边玩，我想过去看看。”

张文长长地“哦”了一声，心想什么过去看看，是想过去让他们看看你小丫头现在多风光吧！这次张文也是觉得有点过分了，马上板起脸来，摇头说：“看什么看，姐姐还在家等着咱们呢。赶紧回家做饭吧，想看什么时候不能看？”

小丹苦着小脸，娇声的哀求说：“哥，求你了！”

张文坚决的摇着头：“不行！”

小丹想了想，突然凑上了张文的耳边，暧昧地说：“哥，你就载我过去嘛！以后人家都乖乖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好不好呀？绝对不让姐姐她们知道还不行吗嘛！”

甜甜的呼吸伴随着热度，似乎还有点奶里奶气的香味。

张文心神一个不稳，车晃了两下，差点撞上路边的大树。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勾引人了，刚才说话的时候还朝自己耳朵上吐着热气，似乎带着一阵阵幼嫩的清香，嗅一下都感觉很是诱惑。这会说的话实在让人无法拒绝，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不能让姐姐知道的事？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张文绝对没办法纯洁地去理解这句话。

“哥……”小萝莉一声又呓又可怜的轻唤，让张文全身的骨头都软了，唯有一个地方倔强地硬了起来。

张文咽了咽口水，不管小萝莉到底想表达什么，但实在是受不了这样荡人心神的撒娇。一转车头朝左骑去，但嘴上还是没好气地说：“就这一次，以后都不行了知道吗？”

“知道啦！”小丹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时候纯真可爱的模样让张文有些郁闷，自己怎么就被她诱骗了？真没定力呀！

到了河边没看到人，小丹不死心地问了一个路过的小孩，又指使着张文朝一块玉米地开去。果然，到了这的时候，很多大人满头大汗的收割着劳动的果实，这的孩子也算比较懂事，一群十多岁大的孩子也在帮大人砍着玉米秆或者磨着镰刀，一张张小脸都晒得红通通的。

车刚停在路边，小丹马上笑嘻嘻地把东西往张文的怀里一塞，跑过去和他们打起了招呼，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笑着，但其他孩子看着张文的新车只是羡慕地看了一下，又继续埋头干活，似乎是没说什么恭维的话。这让小萝莉有些郁闷，回家的时候憋着气没有说话。

果然，如小萝莉担心的那样，当张文提着满满的东西回到家，张少琳立刻瞪大了眼睛，问：“怎么买那么多呀！”

小丹有些心虚地朝后院跑去，一边跑一边把责任全丢给了张文：“不知道，都是哥买的！你问他吧。”

张文哭笑不得地看着她，这丫头干下的好事总要自己来擦屁股。看我找到机会不打烂你的小屁股，想着想着不由得想起了和姐姐一起戏弄小丹时，她幼嫩而又动人的身子扭来扭去的诱惑，心神顿时泛起了一阵的涟漪。

敏敏出来一看也是瞪大了眼睛，有些惊讶的问：“表哥，你真不把钱当钱了啊！这么热的天买这么多东西，很容易坏的啊。”

张文脑子里稍微一琢磨，立刻就灵光一现。把满满的东西往她们手里一塞，板起脸说：“我没乱买，买这些东西我都算好了！”

“算你个头啊！”张少琳满脸心疼地说：“晚饭咱们就五个人，秀秀她们吃得很少，你买这么多不是在糟蹋东西吗？”

“姐姐！”张文一脸的严肃，又有几分温柔地说：“明天我们就要搬走了，妈说过这的邻居时不时的接济我们，我们到了新家以后可能就走动得少了。一会把菜做完了，咱们挨家挨户的给那些关系好的送一份去，也算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吧！”

张少琳的面色这才缓和了一些，没想到弟弟会这样细心，顿时有些歉意的说：“小文，还是你想得周到！人家那些年一直帮着咱们，做人不能忘本，这段时间我光高兴来着，也没想到这事，真是不该呀！”

敏敏赞同地点了点头，笑呵呵地说：“表哥想得对，咱做人不能忘本！明天的酒席是明天的事，咱走之前得请这些老邻居吃顿好的。”

“嗯……”张文马上松了一口大气。心想不周到能行吗！不周到怎么帮你那个调皮捣蛋的妹妹擦屁股。

“敏敏，你过来帮我吧！”张少琳眼里全是柔情和欣慰，看了张文一眼后，拉着敏敏的手跑去厨房忙活了。

小丹一看没事，吐着舌头调皮的朝张文笑了笑，跑进屋去找秀秀玩了。张文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拿起书在树荫下看了起来。

没一会，一道道的菜出炉，香味四飘，惹得小萝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张少琳一边把这些菜分装，合计着有三家邻居的关系很好，就把菜分成了三份。

分完后，张少琳又拿起六瓶白酒，没收了张文的三条烟，将东西交到三个女孩子的手上，还不忘嘱咐她们不能放下东西就走，得好好的和人家表达一下感谢之意。

三个女孩乖巧的捧着菜，拿着烟酒出了门。张少琳洗了洗手，脸上突然布满了媚情，拉着张文的手进了屋。

刚进屋，张少琳就从后边一把抱住了张文，靠在了张文的后背，温柔至极的说：“小文，马上要搬家了，姐姐还有点舍不得这老房子。这里是姐姐长大的地方，是姐姐最喜欢的地方。”

“姐！”张文动情地唤了一声，没想到自己随意的谎言竟然让姐姐如此的忧伤。这时候的她满面的不舍，让人很是心疼。

张少琳妩媚地笑了笑，眼含春意地让张文坐在了妩上，吐着热气说：“小文，给姐留点记忆，要了我吧！姐要和你在这最后做一次爱。”

张文明白她为什么关门了，为什么交代三个女孩不能放下东西就走。这时候哪还拒绝得了姐姐的柔情蜜意，但心里也有点担心秀秀会突然回来。张少琳哪管得了那么多，小嘴猛地亲上了张文，灵活的巧手开始解着两人身上的束缚。

张文马上动情地回应着她，良久的一吻后，两人身上已经是一丝不挂了。姐姐已经满面春情的娇喘着，拉着自己的手按在她的美乳上，嫣红的小嘴一路往下，明艳动人的容颜也埋在了张文的胯下，越来越娴熟地挑逗着弟弟这根大宝贝。

看着她妖冶动人的身子，张文也很兴奋，拉着她的身子让她把翘美的臀部面向自己，用凹式去品尝姐姐娇嫩的羞处。爱抚了好一会，两人再也忍不住地结合到了一起，张少琳跪在妩上，咬着毛巾忍受着弟弟有力的撞击带来的阵阵快感！

张文红了眼，扶着她的翘臀，看着姐姐犹如小狗一样地趴在自己身下，任自己的命根子进进出出的抽插着她的身体，还能清晰地看见每一次命根子插进去的动作，她的乳房随着自己的抽插而摆动着。

两人疯狂地纠缠着，或许是太兴奋又有些紧张的的关系，这次张文只是撞击了二十分钟就精门大关，用滚烫的精液灌溉着姐姐娇嫩的子宫。张少琳也是激情回应，用第三次的高潮和弟弟结束了这次的欢爱。

两人也不敢多做休息，做完后张少琳温顺地含着弟弟的命根子舔了一遍，这才起身擦洗着两人的身体，消灭掉所有爱的痕迹。

晚饭很是温馨，女孩们一边吃着一边诉说着对明天的向往。吃完后四个女孩玩起了飞机棋，张文则是在灯下看着书。眼见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在身边嬉闹，莺莺燕燕很是和睦，各有风情各有动人之处，悦耳的欢笑声光是听就让人感觉到无比舒服，一张张美丽的容颜让张文看得都有些痴了。

照例，睡觉的时候张少琳还是进了张文的被窝，不过这次两人都比较老实，张文满面温柔地看着她，听着她说小时候的趣事、成长的烦恼和这个家的过去。

小丹她们时不时地插一句嘴，秀秀也难得开朗地爆一些糗事出来，敏敏还是那样的活泼好玩，结果自然是一场枕头大战，女孩们的活力让张文笑个不停。

第六章 姨妈的到来

一晚上女孩们闹得很欢，但因为第二天的事特别的多，谁都不敢睡懒觉。即使张文一直有这个特权，但还是一早就被洗救完毕的小丹给叫醒了，迷糊地看了看，屋里就只剩小萝莉在了。今天的小丹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穿上了一条文静可爱的蓝色小裙子，原本喜欢散开的头发也扎了个可爱的马尾，一点都不符合她调皮好动的性格，但也不得不承认她这样的幼嫩迷人，几乎是怎么打扮都让人觉得好看。

“别吵，我要睡！”张文困得眼睛都不想睁了，迷糊地坐了起来，又马上躺了回去。

小丹一边推着张文，一边嗲嗲地说：“哥，你赶紧起来吧！姐说了一会事多，咱们得过去帮忙！”

“我困……”张文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抱住了枕头，连眼睛都懒得睁开。

“快起来啦！”小丹终于耍起了小脾气，一把将被子给拉开了，气呼呼地看着张文。

张文只感觉全身一凉，现在还是保持着裸睡的习惯，觉得光着屁股睡觉是一种享受。冷不防的被子没了，一丝不挂的身体立刻显了出来。虽然还是有点瘦，不过比起刚来的时候好多了，早晨特别有活力的命根子这时候很硬，展示着青春的活力和冲动。

让张文更想不到的是，小丹一点都不避讳，竟然伸出柔软细嫩的小手，一把握住了晨勃的肉棒，气呼呼地威胁说：“你再不起来的话，我把你这东西给弄断。”

张文顿时睡意都没了，看看妹妹那副天真的模样。但她却是用手握着自己的命根子，突然好奇地一捏，小手柔软的触感舒服得张文颤了一下。

张文苦笑着坐了起来，看了看还在她手里的命根子，说：“好小丹，哥实在是困呀。你就让我多睡一会吧，反正那么多人帮忙，少我一个也没什么关系！”

“不行！”小丹嘟起了小嘴，纤细的手指微微地一用力，威胁说：“起不起来，再不起来我真给你捏断了。”说完用力地捏了一下。

“啊……”一阵套弄一样的快感袭来，看着妹妹可爱动人的模样，张文不由得起了色念想逗逗她，马上故作吃疼地惨叫一下。

“怎么了？”小丹马上吓到了，赶紧把手松开。

张文一脸痛苦地捂着下身倒了下去，硬挤出了几滴的冷汗，故作生气但也是虚弱地骂道：“你下手不知道个轻重啊，男人这东西是能随便捏的吗！操，疼死我了。”

小丹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委屈地说：“我看姐姐也是这样捏的嘛，谁知道你会那么疼！”末了，大概是感觉到不好意思，趴在了张文的面前，怯怯地问：“哥，真那么疼吗？”

“你觉得呢！”张文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不过眼前却是一亮。小萝莉这一趴，领口一低，立刻露出了美妙的风光。白暂细嫩的肌肤一览无遗，微微发育的小山包并没有胸罩的保护，两颗小巧精致的乳头，粉嫩粉嫩的点缀在雪白的肌肤上，有一种别于少女或者成年女性的青涩诱惑。

色意只是一闪而过，小丹也没察觉到自己走光了，苦着小脸看着哥哥眉头紧皱的模样，知道要是被姐姐或妈妈知道自己伤到哥哥那个地方，还不得把她往死里打。立刻害怕地问：“哥，你到底怎么样了？”

“疼……”张文还是一脸的扭曲，一副很不好受的样子蜷缩着。

小丹急得都快哭了，可别因为自己一时贪玩弄得哥哥那地方伤了。语气都有些哭腔地问：“那怎么办啊！”

“休息一会就好了！”张文本想诱骗她给自己口交，但想一想小丹也不是什么都不懂，这样做肯定会露馅的。索性就慢慢地坐了起来，一手揉着自己的命根子，一边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

小丹看着那命根子，低下头来柔声地问：“哥，真没事吗？”

张文苦笑了一下：“但愿没事，刚才那么疼，现在都感觉有点麻！”

小丹顿时一阵的羞愧，小手慢慢地朝张文的下身摸了上去，充满了歉意说：“哥，我帮你揉揉吧！”

张文当然希望能享受她的揉弄，但脑子一个激灵，却是抓住了她的小手，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说：“算了，你又不会！一会别真给我弄坏了，那就惨了。”

小丹一看哥哥都怕成这样了，那刚才肯定是很疼的！记得自己有一次因为和别的小孩吵架，踢了人家胯下一脚，把那孩子疼得哭个不停，一疼都疼了大半个月。那地方应该很是脆弱，心里的愧疚顿时更深了，楚楚可怜的说：“哥，我会小心的！不会弄疼你，真的。”

“不要！”张文还是一边揉着下身，一边坚决地拒绝了。

自己那么的主动，却被一再的拒绝。小丹不再怀疑张文了，犹豫了一下，咬着牙说：“哥，怎么样你才舒服嘛？”

“你别碰我我就舒服了！”张文心有余悸地看着她。

“我偏要！”小丹倔强的小性子立刻起来了，不让做的事就偏要做！小手猛地就伸到了张文的胯下，虽然动作轻柔得很，但张文还是故作吃疼地咧开了嘴，吸了口凉气抱怨说：“你报仇啊，都说不要了还弄！”

小丹没办法只能把手放下，看着张文一脸的疼痛，急得都快哭了：“哥，对不起啊！我只想和你闹着玩，没想到会这样，你可千万别有事啊。”

看着她紧张万分的样子，张文不由得想这样逗她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不过既然戏都演了，要是半途而废，估计以后肯定讨不了好，只能皱着眉头，故作无奈地苦笑说：“没事小丹，谁叫我是做哥的！你别担心了，一会差不多就能好。”

小丹眼圈顿时就红了，想想这段时间哥哥对自己的百般疼爱，即使做了错事还是袒护自己，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小小的自尊心，让自己从没像现在这样的开心，自己却老是要求不断，哥哥也几乎从不拒绝。这时候因为一时贪玩弄得他那么痛，心里的愧疚弄得小萝莉惶惶不安，心里很是难受。

“呼……”看她眼圈都红了，张文真的害怕她一会号啕大哭起来。赶紧艰难地站了起来，看看已经有些发软的命根子，一脸轻松地说：“小丹，哥没事了，你别担心了。”

说真的，人要是摒住呼吸一会，绝对会憋得脸红脖子粗，流一些汗也不是什么问题。张文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脸涨得红红的，额头和鼻子上布满了汗水。所以这轻松的模样反而看起来很是别扭，小丹心里一酸，也认为哥哥是疼着自己，不想让自己担心，实际上还是很难受。

“哥……”小丹突然红了一下脸，坐到了张文的身下，有些讨好地问：“姐姐给你舔下边的时候，是不是很舒服呀？”

张文顿时兴奋了，但脸上还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喝道：“小丹，你越来越过分了！这些事不是你该问的，知道吗？”

小丹摇了摇头，突然在张文吃惊却又是意料之中的抱住了自己的大腿。小萝莉羞怯地看着眼前已经有些软下去的命根子，又抬起头来用无辜单纯的眼神看了看张文，缓缓地一闭眼，伸出柔软红润的小舌头，在龟头上轻轻并发舔了一下。

张文顿时舒服得全身一颤，想起上次骗妹妹吃精液时她排斥的反应很大，现在竟然主动的舔自己的肉棒，她是得下了多大的决心才会这样的主动。只是这蜻蜓点水一样的轻柔，就让人兴奋得无法想像。

小丹见哥哥倒吸了口凉气，娇滴滴地问：“哥，这样不疼了吧！”

“嗯，不疼，你快起来。”张文虽然暗爽，但脸上还是惊慌地说：“你不能这样，要是被妈妈知道的话，不得骂死我啊？”

“咱不告诉她！”小丹红着脸应了一声，突然在张文惊讶的眼神中慢慢地亲吻起自己的辜丸。她的小身子本来就娇小，自己又是站着的，她挪了挪身子，跪在了地上才能勉强够着，小模样看起来十分的温顺。

“哥，舒服吗……”小丹只是听过，隐隐的看过而已，所以不懂得怎么去挑逗男人的敏感点。像吃糖果一样地亲着长长的肉棒。

“舒服！”张文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了。何止是舒服，一个如此幼小的小萝莉在身下为你青涩的口交，除了肉体上的欢愉外，竟然有一种罪恶的快感汹涌而来，而且是那么的强烈。

小丹或许是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即使有些排斥但也没表现出来，亲了一会后又尝试着用小舌头来舔。张文顿时兴奋得腿都发抖了，看着身下娇小诱人的小萝莉，真是恨不得将她推倒，好好品一下这还没怎么发育的迷人肉体。

但细心一看，小丹的眉头微微地皱着，张文顿时又冷静下来。突然伸手按住了她的小脑袋，柔声地说：“好了小丹，哥哥没事了！”

“真的？”小丹嘴边还全是自己的口水，样子狼狈却充满了可爱，却是让人一看就觉得有种淫秽的诱惑。

“真的。”张文肯定地点了点头，心想再被你舔下去的话，一会老子真得成强奸犯了。这些事还是点到为止比较好，不能闹得太过分！

“嗯！”小丹开心的笑了笑，用红嘟嘟的小嘴在龟头上亲了一下，撒娇说：“这坏东西，可把人家吓坏了。”

“谁叫你那么贪玩的！”张文拿出纸巾，为她擦着脸上的口水，忍不住调戏说：“看来你吃得是津津有味，看这口水流的，跟小花猫一样！”

“呸……”小丹又恢复了调皮可爱的性子，没好气地说：“什么好吃，又臭又咸的！”

“好好！”张文乐呵呵地笑了一下，起身穿好衣服又跑去刷牙洗脸。心想这事干得真是地道，还好自己一开始不急色，要是她一说要帮自己揉的时候马上答应，估计这鬼丫头就不会上这个当，乖乖献上小嘴的第一次口交了。

出来的时候小丹已经等在了门前，满面期待的站在了摩托车的旁边。刚才穿的裙子似乎是秀秀的，有点过大，张文害怕她走光，强制她去换了一套运动服，虽然小萝莉不太乐意，但也是乖乖地听张文的话。这时候一看这副活泼的打扮，张文觉得顺眼多了。

“哥，咱们走吧！”小丹立刻欢呼的跳上了后座。

就那么几步路还骑车，真奢侈呀！张文摇头笑了笑，锁完门，刚上了路，妹妹柔软纤细的小手就环上了自己的腰。小丹调皮的笑了笑，突然暧昧地问：“哥，刚才那样你很舒服对吧！”

“嗯！”虽然她很是青涩，但心理上更多的满足让张文不能否认，不同的女人会带来不同的快感。

小丹吃吃地笑了起来，嬉皮笑脸地说：“哥，以后你多陪我玩，人家还会给你吸的！”

“怎么？”张文有些诧异地问：“你不是很讨厌那个味道吗？”

小丹狡黠地笑了笑，舔了舔小嘴说：“还可以啦，以前觉得尿尿的小鸡鸡很恶心。不过看姐姐似乎很喜欢一样，人家也就想试试。人家不是小孩子了，小孩子才觉得鸡鸡是尿尿用的。”

张文顿时就哭笑不得了，这是哪门子的歪理啊！装成熟居然用这样的理论，小丹这鬼脑子到底怎么长的，不过说到底还是好奇心作祟。不过这样也好，以后就能慢慢的调教她了，只要不排斥的话有的是机会。

本来路就不长，骑个车连话都说不上几句就到了。新家这边异常的热闹，按照这的风俗，一般入宅的当天都会大摆宴席，请亲戚朋友、乡里乡亲一起大吃一顿。这原本是有点有喜同庆的意思，但发展到最后多少还是有炫耀的成分。

张文唯一的意见就是都得在院子里吃，别进屋里闹得乱七八糟的。陈桂香觉得有点刻薄，但张少琳坚决的站在了张文这边。要是一群满身泥巴的小屁孩跑了进来，一顿疯一顿闹的，那还住不住人了。无奈之下，陈桂香也是同意了，只是多少觉得这样做有点不近人情。

张文可不管这个，家里穷的时候，关系好的就那几个，凭什么现在有钱了却要对别人好。以前怎么就没听过家里有那么多客人，所以眼前熙熙攘攘的村民还是让张文多少有点反感。

说到底，也是理解妈妈为的是老张家的脸面才会这样铺张！毕竟在这种乡下地方，谁都争个面子，谁都好这个强。走路的时候谁见你都和你打招呼，比谁见你都给你钱更加的让人高兴。

“怎么才来呀！”张少琳一看到张文立刻埋怨了一下，她忙得是热火朝天，俏美的脸上布满了香汗，本来就漂亮动人的身子更显妩媚，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和白色小衬衫，看起来更是时尚动感。很多年轻人都把目光聚集到她的身上，本能的露出了色意！

另一端，敏敏穿着一身休闲服，怎么看都不像原本那个土里土气的小丫头。正在一边数着一箱箱的饮料和酒水，小马尾摇来摆去的充满了活力，认真的模样另有一番动人的风味。明显有一些人要和她套交情，但都被她狠狠的一眼瞪了回去。

秀秀笑呵呵地往盘里装着糖果和小零食，挨桌地摆着。本来就清纯可人，穿上白色的裙子更像是个可爱的小公主。在这一带，漂亮的女人不是没有，但像她这样文静，像小家碧玉一样温顺可人的几乎就绝种了，当然也是吸引了很多男人欣赏的视线。

小孩子们也喜欢她这样温柔的大姐姐，所以身边围了不少的小屁孩。

乡下一般都会有一伙人，专门包办一些红白喜事的宴席，这时候早早的就在外边的树林里架起了大锅，一只只的鸡、鸭、鹅，一条条鲜活的鱼，惹得小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去，看着他们手起刀落地将这些小动物变成了盘中之餐！

“姐，摆这么多桌呀！”张文细数了一下，竟然有三十多桌，哪来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啊。

张少琳没好气的白了一眼：“怎，心疼啦？这也是妈的意思。”

“没有！”张文赶紧闭嘴了，受了那么多年的白眼，老妈也是免不了俗想要这个面子。反正钱怎么花都是一家人，当然不会去计较什么了。

“这都几点了！”张少琳不耐烦地看了看天，跺着脚说：“这该死的舅舅怎么还不来啊，不是和他说了今天得起早吗？”

“咱们先忙活吧！”张文看了一下，似乎也没什么自己可干的。索性走过去帮敏敏清点起了东西，张少琳这时候忙得晕头转向的，也赶紧跑去招呼人了。

敏敏认真地记着数，一看张文过来，脸上的红晕一闪而过，也是嗲声地埋怨起来：“你真能睡，现在才起来呀！”

“嗯！”张文帮了一会忙，总算点完了。这才转过头来，看了看这个愈发水灵的表妹，想起那晚拉着她的手给自己手淫，又把精液射向她娇嫩动人的身子上，心里微微的有些发痒。

敏敏嘟起了小嘴，有些郁闷地说：“对了哥，陈伯送的这些东西还没算钱呢，一会他来的时候你顺便把钱给他吧，免得到时候忘了。”

“知道了，管家婆。”张文呵呵地笑了起来，看着她俨然小媳妇的模样，忍不住伸出手掐了掐她挺翘的小鼻子。

这亲密的动作让敏敏也想起了那晚的事，一时就感觉有些不自在。闭着嘴没有说话，气氛一时间很是暧昧。张文更加的乐了，脸慢慢地凑了上去，眼神温柔无比地凝视着她水灵灵的眼睛。敏敏脸上慢慢地爬上了羞红，被张文看得别过头去，怯声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嘿嘿，看小美女。”张文色笑了一下，赞叹又是调戏地说：“我在想呀，我家小敏敏打扮一下就漂亮成这样了，不知道以后便宜谁家小伙子了？”

“便宜你要不要？”秀秀突然出现在了两人的旁边，一把搂过敏敏的小肩膀，看着她难得露出的娇羞，微笑着调侃说：“怎么样呀敏敏，反正都是自己家的人，要不你就嫁给表哥好了，不比嫁给那些大老粗强。咱俩还可以一起玩哦！”

一直以来秀秀都是被调戏的对象，这次找到了机会她当然也不会客气，说这话的时候根本就没吃醋的意思。敏敏眼里的亮光一闪而过，但马上又一脸的委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好呀你们，现在还没成亲就一起来欺负我。等有了孩子那还得了，不得一家三口一起上呀！”

秀秀脸红了一下，柔柔地看向了张文，眼里有一点的娇羞，但多少却是有一点的期待。在她们的观念里，有了关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孩子了。

张文给了她一个下流至极的笑容，眼里那意思是等晚上。晚上咱们就好好的造人，生孩子是副作用，最重要的还是得好好的享受制作的过程！想想晚上能和清纯可人的秀秀肆无忌惮地乱来，“心里的期待那叫一个澎湃呀。

就在张文无限意淫的时候，脑袋上突然挨了一下。转头一看，姐姐脸通红地看着自己，俏中含怒地说：“行了你们，这边忙死了你们还有空在这玩，赶紧给我干活去。”

“是是。”张文看姐姐忙得披头散发的，立刻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赶紧跑了。

秀秀和敏敏互看了一眼，吐了吐小舌头。被大表姐的淫威压制，也跑去找活干了。小丹本想带一群小屁孩进屋去炫耀一下自己的房间，但被忙。得火气很大的张少琳说了一顿，满面沮丧的，也是不太情愿的被指派去数着碗筷。

张文真有点怀疑自己是少爷命了，找来找去真的没什么活干。只能站在院门口抽着烟，像个门童一样的朝来的人点头，点头，再点头！见这帮乡亲们眼里羡慕而又有些献媚的眼神，张文是有些麻木了，但也知道就这样的眼神，可以给母女三人带来多大的幸福。

眼看快到了中午，陈强才骑着摩托车慢悠悠地来了！车后是两个绝美动人的少妇，眉宇间有几分的神似，一样的成熟动人，一样的柔媚漂亮。她们一出现，张文顿时有种错觉，似乎有很多人也在咽口水。

“舅，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张文凑上前去，当然免不了埋怨起来。

陈桂香打扮得很是漂亮，刻意的戴上了儿子送的一套首饰，虽然还是素面朝天，但越来越有贵妇的典雅。一边下车一边朝张文解释说：“小文你就别说了，我们在小林那边忙了一上午才赶着时间过来的，反正还没开席没关系的！”

说完，拉着那个和她神似的少妇，眉开眼笑地介绍起来：“小文，这是你小姨晓萍！赶紧叫人呀。”

“小姨！”张文甜甜地叫了一声，果然是姐妹俩，长得是真像！

张文用眼角稍微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姨妈比起妈妈的皮肤稍微的黑了一些，但也不妨碍她的妩媚动人，似乎过的不怎么好，脸色有点憔悴，但身子比较丰腴一些，是少妇特有的丰满体形；比妈妈更诱人的是胸前饱满的一对乳房，高高地耸着，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看起来十分伟大，几乎是两个小足球一样！

像乡下妇女一样的盘头发型，眼神温柔得很，挺翘的鼻子，精致的小嘴，浅浅的微笑给人感觉很是亲切。看来这姐妹俩的性格应该有差异，张文的第一直觉她应该是那种温柔型的女人。

陈晓萍看着张文顿时眉开眼笑，打量着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的少年郎，啧啧赞叹说：“小文都这么大了，以前你就一个小屁孩，一眨眼都成了个小帅哥啦。”

张文笑了笑，恭维说：“是啊，但你们一点都不见老！说你是我姨妈我都不相信了，太年轻了。”

“这孩子，嘴真甜！”陈晓萍咯咯地笑了起来，胸前一对让人难忘的豪乳上下的跳动着，波涛汹涌的诱惑让男人都瞪直了眼睛。

陈桂香亲热地拉起了她的手，笑呵呵地说：“行了你们，自己家人还拍什么马屁！咱们赶紧进去吧，一会吃完了带你好好的看一下新家。”

两个绝色美妇携手而行，顿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成熟妩媚的丰腴身段让张文的口水差点就流了下来，饱满挺翘的臀部一走一晃是那么的诱人，让人不由得幻想，要是用老汉推车的姿势进入，会带来多大的视觉刺激。

陈强左右看了看，问：“嗯？小文，你舅妈呢？”

“妈！”敏敏马上冲了过来，拉着妈妈的手撒娇了。刚好听见陈强的问话，顺口就说：“舅妈在屋里躺着呢，她说有些不舒服！”

“哦……”陈强也不在意，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嘀咕说：“小文，你去喊喊她！这婆娘怎么那么懒，这会还睡什么睡呀。”

“知道了！”张文也没在意，找秀秀问了一下就进屋了。比起外边的热闹，屋里是空无一人安静得很。轻车熟路的推开了自己的房间，房内的艳景让张文的呼吸一下变得粗重起来，瞪大了眼睛，有些不相信的看着眼前的春光。

双人床之上，一个虽然娇小但却十分动人的美妇正甜甜地睡着。房间的空调没开窗户也关着，十分闷热，窗帘合着，显得有些昏暗，但张文还是看清了她的容貌。

或许是因为太热的关系，细嫩的肌肤上布满了汗珠，头发也有些凌乱，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显得十分妩媚。长长的睫毛、挺翘的鼻子，明润嫣红的小嘴微微张开，有一种说不出的慵懒。虽然没有陈桂香那样的令人惊艳，但也是十分的动人。

再往下一看，张文鼻血都快喷了，这位舅妈的睡相实在是太随意了，衣裳不整、春光外泄。白色的上衣微微撩起，露出了白嫩的小肚子，虽然有一点点的赘肉，但也显得柔软诱人，隐隐还可以看见肉色的胸罩！

而裤子更是离谱了！不知道怎么睡的，或许是热得难受，微微地拉下了一些，虽然没办法看到全部的风光，但也露出了半座鼓起的丘陵，一片黑色的体毛在空气中似乎散发着某种催情的味道，懒洋洋的睡姿当真是养眼至极。

张文瞪着眼，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血液似乎开始往海绵体集合了，命根子跳了一下表示它也激动了。想说关上门吧，但还真有些舍不得，她睡得这样暴露，自己要不要上去叫她，一时间让张文左右为难。

（请续看《渔港春夜》第六集）

第六集

简介:

秀秀的生母何秀芸是个寡言少语的女人，生性和秀秀一样没什么主见！张文意外的看到了她美人入梦的一幕，春光外泄的妩媚让人无比心动。

乔迁之喜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也不妨碍众人的喜悦之情，喝得一个个最后都不醒人事了！张文自然是负担起了照顾她们的责任，第一次和秀秀在新房里甜蜜却是化为了泡影，因为不胜酒量的她早已经昏睡过去了……

小村里，一个怀孕的女人，一个可怜的女人让张少琳泪流满面！张文安慰之余，也是十分的同情她，慢慢的走进她的生活里去……

第一章 乔迁新居

本来觉得这有点不妥，不如喊秀秀还是其他女孩来帮忙，但张文又迅速地否决了这个想法，要是被她们看见舅妈衣不蔽体的模样，那自己别说跳进黄河了，就算跳楼都没办法洗脱嫌疑。

犹豫了好一会儿，害怕等久了会有人进来，张文咬着牙慢慢的凑上前去，不舍的看了看她成熟动人的体毛，感觉脸一下就变得很烫，但还是伸出手去推了推她的手臂，轻声的说：“舅妈，该起来了！”

睡梦中的美妇微微的皱了皱眉，但听到年轻男子的声音还是警觉的净开了眼。

疑惑的看了看面红耳赤的张文，顿时眼前一亮，娇声的问：“你就是小文”少妇温柔而又充满魅力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很是舒服。

“是！”

张文红着脸，扭捏的说：“您先把衣服穿好吧！”

美妇这才发现自己走光了。不过到了这年纪，很多女人都不怎么在意了。她若无其事的整理了一下衣服，站起身来有些歉意的说：“不好意思了，我这人贪睡！你和秀秀的新房还没睡上一晚，我就在这躺上了。”

“没事，都自己家人！”

张文赶紧摇头，不过却是愈看她愈觉得有秀秀成熟版的味道。眼前的舅妈身体比较有肉，虽然已经到了中年，但那种成熟的韵味更强了，尤其是丰满的身材，更是充满了少妇该有的味道。

美妇眼角一瞟，突然看见了张文裤裆中间顶起的帐篷，心跳一下就加快了些，但转念一想，自己这年纪了有啥好怕的，眼前的是女婿又不是外人，马上落落大方的说：“小文，咱们出去吧！你舅也该来了吧。丨“嗯！”

张文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窘态，尴尬的笑了起来。

“这孩子，怎么还脸红呢！”

美妇吃吃的笑了笑，有些暧昧的说：“你可不能和秀秀是同一个性子吧，舅妈就一个老女人，你有什么好害臊的，真是的。”

张文赶紧恭维说：“您不老，您要和秀秀站在一起，顶多就是姐妹而已。说您有那么大的孩子我都不信了。”

“孩子嘴真甜呀！”

美妇娇媚的笑了起来，半眯着眼看着像绵羊一样乖的张文。真是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喜欢！眼前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就是自己的外甥，也是女儿以后的老公，看他这样斯斯文文的，肯定是个好性子。

“妈！”

秀秀乖巧的迎了上来，亲热的挽上了她的手，水灵灵的美眸却是偷偷的看向了张文。

“你先带舅妈入席吧，我看看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

张文刚才被舅妈这肥大的美臀晃得硬了，怕被秀秀看出端倪，一到院子里立刻就找借口跑了。

“嗯！”

微笑的点了点头，拉上妈妈的手就走了。

张文看着这母女俩的背影，心里不由得泛起了涟漪！确实是愈看愈像，一个是成熟妩媚，另一个则是青涩腼腆！要是能把这母女俩弄到同一张床上去，估计不论哪个男人都会疯的。

桌子旁已经圃了一大群的乡亲，一个个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很是热闹。每走一步张文都要笑着和他们点头招呼，毕竟人家满嘴的恭喜，你总得有点反应吧！最后脖子都有些僵疼了。

到了门口，张文脚步停了一下。看见敏敏兴高采烈的和一个大男孩说着话，这个男的看起来二十岁上下，虽然肤色是渔民特有的黝黑，但一头中分的长发、坚毅的面容和炯炯有神的眼睛，组合起来有种硬朗的帅气，身上的肌肉线条十分好看，特别的有男人味。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敏敏喜笑颜开的模样，张文心里就开始发酸了！这两人似乎很熟悉，敏敏还亲热的去拉他的手，他甚至十分温柔的抚摸敏敏的头，张文真的很想拿凳子过去砸人了。

敏敏说笑间突然看见一旁的张文阴着脸，似乎是在吃醋，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些甜蜜又有些好笑，亲热的拉着那男孩的手走上前来，笑嘻嘻的说：“表哥，这是我哥阿建丨阿建笑了笑，看起来很是阳光开朗，亲热的拍了拍张文的肩膀，有些憨厚的说：“你小子可算回来了，以前那个小鼻涕虫，现在长得这么斯文帅气了。”

张文还真没问过敏敏家兄弟有几个，不过看这阿建的样子，明显小时候和真正的张文很亲热。赶紧正了正色，微笑着说：“建哥！怎么现在才过来啊，我刚才还在纳闷你人呢？”

“我哥刚回来嘛！”

敏敏咯咯的笑了笑，有些调皮的搂上了二人的肩膀，开玩笑说：“有这样的热闹，我哥能不来吗？你回来以后兄弟俩都没见过面！一听有酒席吃了，立刻向老板请了假从镇里赶回来，这次你们就好好的喝。”

“嗯，一会儿多喝点！”

张文笑呵呵的拍着阿建的肩膀，身高虽然差不多，但站在一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丨阿建眯着眼点了点头，和认识的人打了招呼，示意张文去招呼别的客人就行了，一转头就跑去找陈强闹了。这俩都是能玩的主，根本就不讲什么辈分，一碰上就亲热的勾肩搭背，弄得陈晓萍在一旁直瞪眼。

“嘻嘻，表哥你吃醋了丨”敏敏狡黠的笑了笑，突然凑在张文的耳边很是暧昧的说了一句。

热热的呼吸吹在耳边，少女的体香钻入了鼻腔，似乎还有一股荡人心神的芬芳。张文还没来得及琢磨这句话的意思，敏敏开心的笑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娇羞的红晕，转身跑去找秀秀玩了。

张文微微一愣，心想：敏敏这话似乎是在暗示什么。想起那晚猥亵她以后，她几乎没什么反感的表示，心里不由得大喜，不会连这个表妹都喜欢上自己了吧！

张文还没来得及意淫一下，脑后突然挨了一下，一转身，张少琳正气呼呼的站在身后，插着腰说：“傻站着干嘛！可以开席了 ，赶紧过来点鞭炮！”

“点鞭炮？”

张文疑惑了一下，不过马上想起确实有这么一个风俗，赶紧跟着姐姐走到了门口。

张家奢侈的买了好几挂的鞭炮，将整栋房子围了起来，引信就放在了门前。

刚到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一大群小孩子围在那里，满脸期待的想凑热闹，但小丹在那瞪着眼谁都不敢去碰，却也掩饰不了小孩子对于这种喜事的向往。

“哥，你来点！”

小丹今天穿得很是诱人，小萝莉可爱而又机灵的模样惹得人都快流口水了，一看张文过来立刻乖巧的递一炷香！

张文知道小孩子都喜欢点鞭炮！想了想，伸手将小丹细嫩的小手抓住，在张少琳疑惑的眼神下将小萝莉青涩柔软的身子抱住，一起拿着香，温柔的说：“来，哥哥和你一起点！”

小丹兴奋的点了点头，柔软娇小的身子更加依赖的靠在张文的怀里。张文心里淫笑了一下，从背后紧紧的贴着她，两人一起蹲了下来，慢慢的把香点向了引信。

“哇……”

在小丹的欢呼中，鞭炮劈里啪啦的响了起来。张文怕她被炸到，赶紧一抱将她抱起来跑远了几步！

小丹兴奋的赖在张文的怀里捂着耳朵，咯咯的笑着，看着长长的鞭炮燃放时风风火火的感觉，丝毫没察觉到张文一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感觉真软啊，张文稍稍的碰了一下，小丹到底还是瘦了一些，但姐姐在一边自然不敢过于放肆。小丹也察觉到张文的动作，转过头来瞪了一眼，推开张文后跳下来，和一群小孩子欢呼着去追赶围墙外的鞭炮“闹够了，洗洗手吧！”

张少琳也是喜笑颜开，毕竟家里是第一次办喜事！

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她也感到倍有面子。

“嗯！”

张文洗完手的时候，一道道菜开始像流水一样的摆上了各张桌子。

以往这一带办酒席最多就是一荤，像猪肉或者是鸡之类的，什么便宜买什么，其他都是素菜之类，但张家这次摆的菜却是让小孩们馋得眼珠都要掉下来了。

一只烧鸡、一盘酱五花肉、猪杂汤、鸭肉炖竹笋、猪血炒蒜苗还有一条清蒸鱼，即使是其他素菜也是堆得盘子满满的，饮料、酒水任喝，这样的奢侈或许在城市里很平常，但在这里，绝对是败家的举动。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陈桂香节俭得可以用揠门来形容， 一样的东西多花一毛钱都能心疼半天，但这次却是异常的大方，似乎不弄得人尽皆知她就不乐意一样，搞得张文也有些摸不着头绪。

张家的主桌在屋门的前边，围坐的都是自己家的亲戚。张文刚才稍微和姐姐了解了一下，才知道敏敏家有两个孩子，敏敏是小的，闺名叫田敏！大哥是田家建，十八岁。这让张文很震撼，没想到姨妈有两个孩子，自己总习惯性的以为一家就一个，悲剧了！

姨妈陈晓萍，嫁人的时候只有十六岁，生完这两个孩子以后男人就撒手走了。

虽然和妈妈一样的坚强，但她却是一名温顺的传统女人。家建现在在镇上码头的鱼行打工，靠着每月有限的钱养活家里，生活有点艰难。

舅妈名叫何秀芸，是在父母包办下嫁给舅舅的。因为那时候的陈强在这一带十分风光，日子过得让谁都羡慕，可惜好景不长，生下秀秀不久后就守了活寡，虽然也是名美少妇，但缺少了男人的滋润后显得有些黯淡无光。陈强又因为身体上的缺陷一直躲着她，女儿陪伴在旁是她现在唯一的依靠。

张文一坐下，酒席就算开始了。这时候倒是没那么多的规矩，开动就是了。

小孩子立刻蜂拥而上，围住了饮料几乎是抢了起来！

张文对这种宴席其实也说不上喜欢，不过看着妈妈眉开眼笑的模样很是高兴，也就无所谓了。入座以后，陈强已经迫不及待的开了桌上的两瓶白酒，为座位上很是显眼的三个男人︿各敬上了一杯。

家建拿起酒呵呵的笑了起来：“舅，给我倒那么多，你是想灌醉我啊！”

陈强大剌剌的一笑，摆了摆手说：“怕啥，醉了就上舅家睡一宿去！”

“不许喝那么多！”

何秀芸板起了脸，一瞪眼说：“你不是要骑车吗？一会出儿事怎么办！”

“没事！”

陈强乐呵呵的摆了摆手，说：“一会儿我上工地睡去，你就让我尽情喝吧。”

这一桌最是显眼。陈桂香明艳动人，张少琳一身的女人味，小丹调皮可爱，陈晓萍傲视众生的豪乳，何秀芸的丰朕曼妙，秀秀清纯醒腆，敏敏活泼动人。

大小美人风情万千，惹得所有男人吃饭的时候都不自觉的朝这边看来。张文是酒没下肚就先醉了，不过却总感觉少了什么，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朝陈晓萍问：“姨，喜儿怎么没跟来啊？”

“来了！”

陈桂香饿了皱眉，说：“我怕她瞎闹，灌了点酒让她在屋里睡觉！你可别去叫她，等晚上一家人在的时候再让她吃就好了。”

“嗯！”

张文心里很想念这名如花似玉的小萝莉，尤其是喜儿一声声娇滴滴的“爹爹”叫得人是兽血沸腾啊！脑浆迅速地变成精子，不知道最近她过得怎么样，在姨家住那么久有没有胖上一些？

想到这张文心里就一阵的痒，不过想想喜儿再怎么萌，到底都是个低能儿。

如果在这闹出什么动静可就贻笑大方了，老妈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

家建抿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朝陈强说：“一会儿我还得赶回去，老板只给一下午的假，晚上船回来的时候还得去卸货！”

“这老板心真黑呀！”

陈强郁闷的点了点头，或许是这外甥最能和他凑在一块去，所以他舍不得家建那么快就走。

张文笑呵呵的没有说话，反正美妇们唧唧喳喳的聊着家常，少女们和小萝莉热火朝天的说着衣服、裙子之类的话题。家建明显也是酒鬼，没一会儿就和陈强一起喝得天昏地暗，在一边嗷嗷叫唤着拚上了酒，倒也真是其乐融融。

男的拚酒，女的照顾小孩，小孩一个劲的埋头苦吃，有的甚至偷偷的把糖果塞进衣兜里，而一些大人也拿了一些烟酒饮料藏起来。也确实是，碰上这样的冤大头谁不动手呀。

一开始大家是有说有笑的，但没一会儿，就有乡亲们端着满满的酒杯跑过来道喜。碰上这样的情况，即使皮笑肉不笑，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敬的酒不喝连陈桂香都觉得过意不去！

陈伯第一个跑过来，满面红光的说：“桂娃子，小文出息了，现在你们又一家团聚。以后该你享福了，伯敬你一杯！”

陈桂香的酒量也是不错，毫不含糊的干了 一杯后调佩说：“我儿子回来您也高兴不是，我看什么时候您家可以多盖几间瓦房了。”

陈伯高兴的笑了笑，确实张文回来以后，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办酒席的酒水、饮料几乎是托他去买的，中间赚的这一笔足够让他美美的过上两个月不用干活，还可以买上不少的好东西给乖孙子“就是！”

宝爷打着酒嗝跑了过来，嘻皮笑脸的说：“小文是咱的财神爷，今天入席了，咱得高兴高兴，小文来，和宝爷喝一个！”

张文看着几乎有二两的酒杯就有点发窘，今天喝的都是白酒呀！不过宝爷敬酒也不能不喝，马上硬着头皮干了。

这两个为老不尊的算是打开了酒局，没一会儿七大姑、八大姨，这位叔、那位伯的全蜂拥而来，将这一桌的人给灌得晕头转向。就连秀秀都喝得小脸通红的，如桃花一样粉粉的很是诱人，要不是人实在太多了，张文真想扑上去狠狠的咬上一口。

好在有家建和陈强这两个酒坛子，即使他们也喝得眼冒金星，说话都说不俐索，但愣是把一帮子人给喝得趴桌子底下去，没一会儿，两人就甩开了膀子和其他人拚起酒来。

一碗接一碗的小烧看得张文胆颤心惊，这喝的是酒还是开水啊？就算是开水，这么个喝法也胀死了！本想让妈妈上去劝一下，但一看陈桂香喝得也是迷迷糊糊的，说话都大舌头了，再仔细一看，除了小丹以外，似乎真没一个清醒一点的，张文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桂香，和你说件事！”

一名满脸堆笑的女人走了过来，悄悄的拉着陈桂香跑去后院了。

张文脑子还处于迷糊的状态，但看那女人眼神闪烁肯定没有好事！赶紧悄悄的跟了过去，躲在一旁偷听起来。

除了女人以外，还有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陈桂香喝得很迷糊，似乎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张文可是听清楚了。

女人说：“桂香啊，你看儿子现在出息了，家里也不用你操心，是不是该给自己找个老伴了。咱女人呀，守不了多久的岁数，你看看我家大彪，人憨厚而且还会疼人，要是行的话，你俩看看能不能一起过。”

男人一脸的憨厚，但眼里掩饰不住的色意却都停留在陈桂香的身上，殷切的点着头说：“是啊，桂香，我家没孩子。咱这岁数了也不想要孩子了，到时候我肯定象亲生一样的疼小文他们，你就考虑一下吧！”

去你妈的，老子要你疼！张文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气得脸都扭曲了。还不是看上老子现在有钱了，以前我妈人摆在那，家里穷的时候，怎么就没来说亲！

操你妈的。

张文顿时火冒三丈，看着妈妈绝美的容颜。心里一个劲的想：不行，她是属于我的，谁都抢不走。顺手抄起了一根木棍，满脸狰狞着冲了过去。

“小文，你干什么？”

在陈桂香惊讶的叫声中，张文满眼血丝的冲过去，朝着大彪的脑袋狠狠的一棍子！大彪惊恐的躲了一下，但还是被砸到了，顿时疼的倒在地上直抽搐。

“干嘛打人呀！”

女人也惊叫起来。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

张少琳突然也跑了过来，怒气冲冲的往女人的脸上就是一巴掌，破口大骂说：“你倒是敢想，一个老光棍也敢和我妈好！你也不看看他那德性，操，还疼亲生的，你爸是你妈亲生的是不是，欠揍呀！”

“打死人啦！”

大彪摸了摸阵阵抽疼的后脑，一看满手的血竟然吓得哭了出来。

“就你这样的孬货还敢癞蛤蟆吃天鹅肉，老子今天打死你！”

张文咬牙切齿的拿着棍子又冲了上去，陈桂香刚才迷迷糊糊的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现在一看儿子狰狞得脸都有些扭曲了，顿时吓醒了，赶紧冲上前来一把抱住了张文。

“妈，放开我！”

张文一边怒吼着， 一边不甘心的挥动手里的棍子。

陈桂香死死的抱住张文，娇嫩的身子在儿子的怀里一扭一扭的就是不肯放手，带着哭腔说：“小文，到底怎么了？你先把棍子放下来呀。”

那女人被张少琳打得牙齿都掉了。张少琳转头一看弟弟气得满脸通红的样子，似乎真的要打死他，吓得赶紧跑过来，一边抱住张文的腰，一边朝两人喊道：“还不跑；你们想死呀！”

两人这才回了神，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

“妈的，别跑！”

张文青筋爆起，继续咆哮着，手里的棍子朝他们跑的地方丢了过去。

“小文，怎么了！”

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惊动了大家，陈强和家建立刻跑了过来，女孩子们也紧跟其后， 一看到张文这副狰狞的样子都愣了一下，张文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斯斯文文的，猛地气成这样倒是吓了他们一跳。

“表哥，怎么了！”

秀秀赶紧上来拉住张文的手，急得都快哭了：“你先别生气呀，你这样很吓人！”

陈强板起脸来，朝张少琳问：“琳琳，小文这是怎么了？”

张少琳把大彪他们的一唱一和跟大家一说，小丹这本就不安分的小萝莉立刻气得跳了起来：“什么东西，就那个老光棍还想和咱妈好。什么玩意，还像疼亲生一样，也不掂量自己。”

敏敏也是生气，俏脸含怒的说：“就是，这老光棍想得太美？还不是冲着钱来的，想人财兼收，简直是找死。”

“小文！”

陈桂香着急的劝道：“妈是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妈谁都不嫁，你别冲动呀！”

“刚才就是他们动手打人！”

大彪捂着头上的伤走了回来，还跟着一帮子四亲二戚，十多人闹哄哄的朝这里跑了过来。

女人站在了前边，叫喊着：“不就一个臭寡妇嘛，怎的B不是用来操的啊。装什么装，有两个屁钱了不起是不是！”

陈强眉头一皱，咬着牙走上前去，小山样的身体往那一摆，立刻就镇住了他们，家建也不甘示弱，满脸阴沉的凑上前去，阴阳怪气的骂道：“就你这样的贱货，B是用来给狗操的吧！别他妈把自己当人！”

“怎么啦！”

张家本家的亲戚也不少，一看有事立刻凑了过来，站在张文的身边。陈强的亲戚朋友也马上过来了 三、四十个人一站，个个瞪着眼看着他们。

大彪立刻就心虚了，不过还是指着头上的伤口说：“你他妈不同意就不同意，动什么手啊！今天要是不拿一千块钱，老子和你没完。”

众女一听都气愤得很，张文趁机挣脱了母女俩，大步流星的走到了他面前，阴着脸说：“钱嘛，老子有的是！就算拿一万去烧，都不给你一千，怎么个没完法你尽管说。”

“我……”

大彪一下语塞了，被张文凶狠的眼神瞪得不敢直视。 “想什么想，打啊！”

“操，妈B的没完法怎么样你倒是说啊。”

“妈了个B的，装哑巴啊！快说呀。”

好好的酒席闹成这样，陈桂香很是难过，但看看儿子这时候风光的往那一站，像个真正的大男人一样，心里一阵的喜悦。其他女孩也是这样觉得，尤其是张家母女三人，这时候都觉得家里有事时有个男人出头，而女人被保护在后面很是幸福。

大彪一伙人一看这群人气势汹汹的样子，全都打退堂鼓了！但大彪不是不想走，他本来就挺无能，哪敢和张文这样闹，这时候却是吓得不敢跑了。

“妈的！”

张文有些不耐烦了，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操你妈的，打不打留个话！要钱没有，等老子烧纸钱给你吧。”

陈伯一看闹起来了，本想上来当一下和事佬！看这阵仗，今天真得闹出大动静来，但宝爷却是拉住了他，笑呵呵的摇了摇头示意还是别管比较好，虽然不知道张文生什么气，但这样可以让张家的人扬眉吐气，似乎也是不错。

“误会、误会！”

有人开始劝了起来，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别伤和气之类的话！

张文皱着眉想了好一会，虽然不太甘心。但今天怎么样都是乔迁之喜，还是别闹出动静来比较好，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骂道：“给我滚！”

“滚，这就滚！”

大彪的懦弱连他的亲戚都鄙视他，一听张文的话像是踩了狗屎一样的高兴，提都不提自己的伤，卷着尾巴就跑了。

当然他的亲戚朋友也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跑了！张文回过头来，若有所思的看了看妈妈一脸的幸福，娇羞含喜而又美艳动人，微微的痴了一下，马上转过头来朝本家的亲戚大笑说：“走，咱继续喝去！”

“喝呗！”

闹哄哄的继续开始酒席，张文刚才虽然生气，但看着妈妈愈发迷人的微笑，早就没了火，只要她别离开自己就行了，心想：谁想做老子的后爹，老子就把他埋了。

女孩们和少妇们都赞许刚才张文的男子气概，一个个把张文夸得和朵花一样！

弄得张文老脸涨红呀，不过也是由衷的感谢本家的这帮亲戚，要不是他们的话真就吃大亏了。

传杯换盏，你来我往的喝着。张文都不知道家建是什么时候去赶船的，心里一高兴和他们喝了个天昏地暗，虽然已经醉得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记不得哪个是哥哪个是叔，但这浓烈的喜悦却是让小院子里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喝到夕阳西下，一个个女人唠叨着，一边扶着早已经走不动的男人回家去了。

男人们醉态万千，有的搞笑有的很是难看。张文已经醉得傻笑了，在一样醉眼蒙胧的秀秀搀扶下进了房间。

陈强的酒量真的不是盖的，喝那么多了还是挺清醒的，皱着眉指挥着工人收拾着一院的垃圾和呕吐物，将狼狈的院子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陈桂香和陈晓萍姐妹俩也喝了不少的酒！迷迷糊糊的进陈桂香的房间里去，一边啧啧的赞叹着这新家，一边聊天，没一会就躺在一起睡了。

张少琳和小丹也不胜酒力，早早的回房睡觉去了！敏敏也好不到哪去，刚才已经偷偷的在厕所吐过一次了，本来她是不喜欢喝酒的，但也是被这气氛一感染喝多了一些，头重脚轻的摸到了客房，看了一眼熟睡的喜儿后，什么都没说，将她往里一推，一倒下就呼呼大睡了。

何秀芸本想好好的和陈强谈一下，哪知道一出来的时候院子已经收拾好了，院门也被锁上了。问了还在外边收拾的厨子，才知道他竟该死的跑到工地去睡了，气得直跺脚但也没办法，无奈的转身回屋！

屋子里，张文拉着秀秀的手坐在床头，看着眼前娇羞动人的少女，只要一想到自己就要和她一起过二人世界，以后在这小房间里，这美丽诱人的肉体可以让自己为所欲为，张文就兴奋得硬了。

秀秀已经醉得满脸通红，眼里全是迷濛的水雾！她轻轻地依偎在张文的怀里，断断续续的说：“表哥，今天你好威风哦！”

“呵呵！”

张文醉得只知道傻笑了。看着少女青春动人的腼腆，忍不住色意大起，一手慢慢的从她的领口里钻了进去，有些粗鲁的把胸罩拉上一推，握住了柔软而又充满弹性的嫩乳揉搓了起来。

秀秀嘤咛了一声，满面情动的软倒在张文的怀里，抬起下巴，眼里全是期待。

张文马上低头吻了下去，秀秀热情的送上了自己的小嘴，两人的舌头立刻纠缠在 一起，十分激动的搅动着，吸吮着对方的味道。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秀秀表现得大胆了一些，将胸罩解开让张文能更好的爱抚她的嫩乳，小手则慢慢的放在张文的胯间，轻轻的揉着已经硬得和铁一样的命根子。

如果是在平时，秀秀一定会娇羞的让张文先关上门，但这次醉成这样她也忘了，两人敞开着房门就抱在一起，手互相的在对方的身上游移。情赛初开的少女终于能和爱郎过上二人世界，表现得很是热情，秀秀的主动求欢让张文惊喜万分。

何秀芸一边嘀咕着，一边朝屋里走来，看了看睡了的美妇姐妹，嫣然一笑后帮她们关了房门，小丹和张少琳都锁了门，敏敏和喜儿也睡得很沉。百般无聊的时候，她习惯性的找女儿，摸索到了房门前的时候，却是赶紧躲到了墙边，瞪着眼睛看着屋里的美景。

这时候秀秀坐在床边，全身只剩下了小内裤，中间已经隐隐有些潮湿了！而张文也是一丝不挂，蹲在地上，用舌头去舔她的小腹！

何秀芸惊讶的看着一向害羞的女儿，这时候竟然用小手抱住张文的头，嫩嫩的乳房上布满了口水，而她满面的春情，闭着眼半张着小嘴看起来很是陶醉，柔顺的长发已经散了开来，看起来更是妩媚动人。

而未来女婿虽然看起来瘦，但身子却很是结实，尤其是身下那根黑黑的肉棒，约十五公分长，粗粗的，龟头简直和鸡蛋一样的大，舔着女儿的小腹发出了啧啧的水声，听得人身子一阵的燥热。何秀芸感觉体内有种很痒的感觉，本来是羞于去看的，但却有个声音告诉自己，是自己的女儿，没什么关系的。

一会儿，张文隔着内裤在亲女儿的下身，而女儿的喘息愈来愈快，嘴里也有了若有若无的呻吟。此时，何秀芸感觉下身已经湿了一大片，她不安的交错着脚并磨蹭着，却带来一阵异样的感觉！

陈强早就不能人道了，她也正是狼虎之年，哪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害怕再看下去会被发现！赶紧走了开来，但下身的空虚却骚痒难耐，想了想，赶紧跑到了盥洗室去！

颤抖着将裤子一脱，何秀芸一看，不由得红了一下脸，内裤上早就湿了巴掌大的一片，下身也因为看着女儿的艳戏而泛滥成灾！再也忍不住独守空闺的寂寞，脑子里全是女儿和女婿纠缠在一起的艳景，闭上了眼，手有些发抖的爱抚着成熟而又美丽的阴户！

如果张文看到这一幕肯定会发疯。只见她俏脸含春，咬着下唇不敢发出声来。

一手在成熟动人的阴户上爱抚着，修长的手指慢慢的插了进去，换来满足的一声叹息，另一只手慢慢的把衣服推高，将胸罩一脱，一边揉弄着饱满的乳房，一边撩拨着敏感的乳头。

靠在墙边的身子慢慢发抖着，小穴里的爱液愈来愈多，几乎已经快流到了腿根，脑子里全是张文的肉棒，虽然觉得很羞耻，但这让她更加的兴奋，插入小穴的手指慢慢的变成了两根，速度也变得更加的快了。

“啊……”

何秀芸突然呻吟了一下，成熟美艳的身子剧烈的痉挛着，腿一软跌坐在地上，一股潮热黏稠的阴精从成熟的子宫里喷洒而出，迅速地流在大腿间。

高潮过后还是寂寞，何秀芸一边喘息着，一边闭眼回想着刚才的滋味。比自己以前用手满足的时候都更强烈，或许是因为刚才那一幕的刺激吧！自己有多少年没这样强烈的快感，这快感却是看着女儿和男人互相爱抚而得来的，虽然荒唐但却十分的刺激失落的叹了口气，擦干净下身并洗完了地，却尴尬的发现胸罩和内裤刚才随意的一丢，这会儿已经脏了不能穿，好在这年纪的妇人大多无所谓，索性不穿内衣就走了出来！

虽然心里知道这样不对，但何秀芸却是按捺不住偷窥的欲望，想看看女儿和张文的好事，奇怪的是再次走到房门前的时候，看着里边的情景却是有些哭笑不得！

原来张文实在是醉得不轻，还没来得及亲热就躺在床上睡了，大字形的躺着很是潇洒，那根火热的肉棒还高昂的挺着，似乎要宣示它多有威力一样。看着这一幕，何秀芸感觉心跳再次加快了，但看不见女儿却是感觉奇怪，只能轻唤了一声：“秀秀…；”唤了两声还没反应！何秀芸的担心战胜了难为情，赶紧迈进房间里，眼光却总不自觉的落在张文的命根子上，突然鬼使神差一样的伸手摸了一下，肉棒反应强烈的跳了两下，吓得何秀芸收回了手，心里暗骂自己怎么那么下贱，女儿以后的丈夫，自己乱摸个什么劲啊！

暗自的啐了几口，何秀芸真怕自己把持不住，赶紧拉了被单把那充满诱人气息的大东西盖住，这才松了口气继续找着女儿！

在房间的浴室里，何秀芸往里一看，顿时就皱了眉头！秀秀这丫头也真是醉得厉害，可能是刚才想要洗澡，把衣服都脱了精光，洗着洗着难受吐了起来，吐完后就昏睡过去。

这时候如玉似玉的青涩玉体一丝不挂，竟然躺在浴室的地上，嘴边还有呕吐物。而热水器的莲蓬头也开着，一阵阵的温水淋在她雪白的肌肤上，白里透红看起来很是漂亮，头发也是湿漉漉的贴在皮肤上，显得更是妖冶动人。

何秀芸这才觉得原本乖巧可人的女儿长大了，就冲着这身段，这容颜，难怪会把这刚回来的外甥迷上了，心里也赞叹女儿是愈发水灵了，但这会却那么的狼狈不堪，心里一疼赶紧上前去，把那些秽物全冲进下水口里。

这才推着秀秀的小胳膊，轻唤道：“秀秀，醒一下啊！”

秀秀醉得不省人事，任凭她怎么推都没反应。何秀芸想抬她，但喝醉的人全身发软，没有配合的话根本就搬不动。她急得直跺脚，再这样淋不感冒才怪，而且这时候她全身也都淋湿了，湿透的衣服贴在丰满成熟的肉体上，这对母女花充满诱惑的一幕不知道会迷倒多少男人。

怎么弄都没反应，何秀芸急得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跑到外边去找张文帮忙。

张文还在呼呼大睡，迷糊之中只感觉沾满水珠的手在推着自己，喊着自己的名字。

以为是秀秀洗完了，张文眼睛都不睁就色笑了一下：“好宝贝，让表哥好好的插你！”

说完手一拉，一声惊呼，怀里多了一具湿漉漉的身子，双手习惯性的往下一摸，摸到了饱满而又肥美的臀部。

好翘、好软、好多肉啊！迷糊中张文赞叹了一下，迟钝的揉了几下感觉很是惬意，闻到脖子上那粗热的呼吸时才感觉有些不对，秀秀的屁股没这么大呀？

吓得一睁眼，张文顿时就傻了！怀里的不是温顺可人的小表妹，而是她的妈妈！此时舅妈湿漉漉的躺在自己怀里，自己的双手揉着她生下秀秀的臀部，而且命根子还蹭在她的腿上。

何秀芸这才惊醒过来，刚才被张文这一抱几乎脑子失去了思考能力。久未体验的男人怀抱让她迷醉，尤其是那根吓人的东西顶在自己腿根，一股燥热到极点的不安迅速地传遍了全身，顿时舒服得令她全身一麻。

何秀芸脸上的慌张和情动一闪而过，马上又着急的说：“你抱错人了，秀秀在盥洗室睡着了。你赶紧起来帮我，别让她感冒了！”

“嗯……”

张文有些反应不过来的看着她从自己身上爬起来，扭着香艳的翘臀进了盥洗室，刚才的亲密接触兴奋得让肉棒跳了两下。

拖着发软的身体进了盥洗室，张文有气无力的先关了热水器，这才和她一起将秀秀软绵绵的身子扶了起来，一看表妹醉成了这样，张文确实有点心疼了。

“小文，你扶着她一会，我帮她擦一下！”

何秀芸一边说着， 一边指挥张文把秀秀扶着，让她趴在洗手台上，拿着毛巾帮她擦着嘴边的秽物。

张文脑子一阵的兴奋，尤其是看见舅妈衣服里是真空的！硕大乳房上的两点突起看得很是清楚，如花生米一样的大小，深色的乳头充满了成熟的诱惑！张文的呼吸一下就剧烈起来，手不自然的开始在秀秀美嫩的乳房上揉了起来，这一比较觉得还是少妇更加的丰满有肉。

命根子难受的在秀秀的胯间蹭着，看她那粉色的羞处泛着荧荧的水光。这对母女花各有风情的美丽让张文都快疯了，这时候也不管舅妈怎么想了，扶着秀秀的小蛮腰，握着命根子往前一顶，顶开了嫩肉的保护，插进了秀秀还青涩紧凑的小穴里。

“表哥……嗯…”

迷糊中秀秀畔吟了一下，身子也颤了几下。 何秀芸疑惑的看着女儿，再回头一看顿时就惊呆了，目瞪口呆的说：“小文，你……”

“舅妈，我硬得难受！你等等……”

张文喘着粗气，一想到舅妈在旁边看着自己操她女儿的小嫩穴，心里的兴奋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时候酒精和色意一起上脑，哪还有什么思考的能力，挺着腰开始在秀秀紧凑潮湿的小嫩穴里出入。

何秀芸傻了眼，看着那根火热的大东西一下又一下的插入女儿粉嫩的小穴里，女儿没半点反应的随着这有力的撞击而摆动着，张文火热的眼光还不时的扫向自己的胸部，这荒唐的一幕竟然挑动得让自己身子都热了。

到底还是做母亲的，何秀芸刚回过神来就慌忙的拉住张文的胳膊，哀求说：“你先别这样，秀秀醉了，别折腾她！”

张文兴奋得脑子都快爆炸了，这一拉，舅妈饱满的胸部蹭着自己的手臂。这少妇软绵绵的乳房触感就是不一样，看着这张和秀秀神似的成熟俏脸，张文脑子一热，命根子在抽插秀秀身体的同时，伸手将何秀芸成熟丰满的身子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何秀芸这下看得更真切了，命根子那么的粗，每一次顶进女儿嫩嫩的小穴里，都会把两片可爱的小阴唇带进去，每次抽出来的时候都带着女儿湿淋淋的爱液，那一阵阵的水光似乎带着一股催情味道，弄得何秀芸一下就软了，目睹女儿被别的男人干，视觉上的冲击让她传统的思想瞬间崩溃。

“啊……”

何秀芸突然感觉一只火热的大手摸上了自己的乳房，用力一捏带来一阵如触电般的快感，使她情不自禁的呻吟了一声。

何秀云张口的这工夫，张文马上将她拉紧，对准少妇性感红润的小嘴吻了下去，舌头迅速地游走过去，吸吮着她成熟香甜的津液！何秀芸呻吟了一声，鼻息一下就粗重了许多，迷糊中竟然本能的伸出舌头回应。

张文兴奋得就要疯了，全身的神经和细胞活跃得像要造反一样。用命根子干着娇嫩可人的秀秀，还一边和她妈舌吻，她竟然没抗拒自己去把玩那饱满的乳房。

“……表、表哥……”

久未闻过男人气息的何秀芸被张文吻得欲罢不能，乳房上阵阵的快感也在一点一点的侵袭着她的理智，而这时候女儿一声娇滴滴的呓语却瞬间让她清醒过来，看着女婿的手要钻进自己的衣服里，猛地朝张文的舌头咬了一下。

张文一吃疼，马上就被她挣脱。何秀芸满面情动的潮红，喘息着刚想说什么，但一看到张文情欲高涨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生不起气，只能苦着脸劝说道：“小文，想玩等改天吧！你看秀秀都这样了，让她休息吧。”

张文这时候兴致全在这位俨然是秀秀成熟版的舅妈身上，再加上胯下的美少女昏睡着没多大的反应，索性就停了下来，一看她没生气心里高兴，不过脸上还是有些木然的点了点头。

慢慢的把命根子从丈八里抽了出来，整根都覆盖上一层油亮的爱液！而秀秀的小穴也泛滥得很，不过到底还只是第二次，少了男人的填满后阴唇立刻就紧闭上了，看起来还是那么的鲜嫩诱人。

张文赤裸裸的目光一直看着何秀芸，看得她连头都不敢抬。不过两人也是合力擦干秀秀身上的水珠，搀扶着她放到了床上，秀秀连半点知觉都没有，一倒下去埋头就睡。

温柔的为她盖好被子，张文细心的发现舅妈的眼神总是不时看向自己的命根子。一想到陈强都已经不能人道了，她正值狼虎之年却要守活寡，既然是秀秀的母亲，那就肥水不落外人田，得趁这机会拿下这美艳动人的舅妈。

张文装作有些迷糊的随手丢过一件丝绸短睡裙，一边拉着被子和秀秀躺在一起，一边含糊不清的说：“你身上都湿了，换一下吧！”

“嗯…”

秀芸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竟然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很是 顺从的拿起裙子就走向盥洗室！

她刚一进去，门一关，张文马上迫不及待的将被子拉开，看着秀秀光滑如玉的美丽玉体，再次将她的腿分开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对准依然潮湿的小穴，慢慢的插了进去，继续做着活塞运动，但脑子里却全是美艳舅妈那张和秀秀神似的漂亮脸蛋，还有她少妇乳房特有的绵感！

“表哥……”

秀秀虽然醉了，但依稀能感觉到那一阵阵如潮的快感，无意识的嘤咛一声，突然全身猛烈的痉挛着：小穴阵阵的收缩，滚烫的阴精喷洒而出。

张文舒服的吸了口气，稍微的缓了一下，调整了姿势又继续抽插起来。想想一会可能会与她妈妈发生亲密的关系，心里愈发的兴奋，干的幅度也更大了。

“啊……表哥……”

秀秀无意识的呻吟着，娇嫩的声音让人血脉贲张。虽然眼睛还没睁开，但当张文吻上她的时候，小嘴却回应得特别热烈，贪婪的吸吮着张文的唾液，小美臀也本能的摆动着，让张文的抽插变得更加顺畅。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秀秀已经软得和泥一样，在一波接一波的高潮过后，筋疲力尽的皱起了眉头。张文这时候却没半点要射的迹象，兴奋的肉棒似乎还胀大了一些，一看秀秀已经不行了，虽然很想继续占有她青涩迷人的肉体，但还是怜惜的停下了动作！

慢慢的把命根子从她体内抽出来，一看她腿间的床单湿了一大块，得意的笑了笑，为她盖上被子后在她通红的小脸上亲了一下，又色色的舔了舔她的小耳朵。

秀秀娇喘着，但也没醒来的迹象，头微微的一歪，享受过高潮的快乐后，竟然又沉沉的睡去！

一看她睡得这么死，张文不由得色向胆边生，回头一看，盥洗室的门缝有个人影闪了一闪，不用说肯定是美艳的舅妈在偷看自己如何满足她的宝贝女儿。

在母亲的面前干她的闺女。一想到这，张文顿时激动得血液沸腾，确定秀秀睡得很死，马上挺着硬硬的命根子朝盥洗室走去，舔着发干的嘴唇，想像着舅妈这时候的模样该多么的妖媚。

第二章 秀秀之母

浴室里水声哗哗作响，一具成熟性感的身躯站在水流之下，显得迷濛而又妖媚，何秀芸思绪万千，脑子根本无法思考，简单的冲洗了一下。她换上睡裙的时候，成熟的俏脸不由得一红，这哪是睡裙啊，简直就是一件小背心而已，短得只到了腿根，自己又没内裤可穿，胯间的风光隐隐可见，从上往下隐隐还可以看见自己的体毛。

不过她想的还真是对了，这真不是睡裙，而是一件睡衣的吊带上衣。倒不是说张文故意要占她便宜，真的是迷糊了才会顺手拿给她，而睡衣的短裤早就被秀秀压到了枕头底下，才会闹出这样的尴尬何秀芸面红耳赤的擦着黑发上的水珠，脑子里却不由得想起了刚才张文当着她的面将硬绑绑的肉棒插入女儿身体时的场景。那一进一出间，每一次女儿娇滴滴的喘息，肉与肉之间啪啪作响的撞击！最后他竟然色胆包天的将自己搂进怀里，摸上自员乳房，还一边和女儿做爱，一边吻了自己，这简直荒唐得无法想像。

更可恶的是自己竟然没半点反抗，鬼使神差的和他舌吻起来，还沉迷在那久违的男人气息中，尽管感觉很羞耻，但却无法抗拒那种欲仙欲死的感觉。丈夫已经不能人道，难道是自己空虚多年的身体很渴望男人了吗？为什么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有？

擦得差不多了，何象芸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名未来女婿。虽然想想有点生气，但真要骂人旳话却觉得出不了，即使心里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但身体却过分迷恋被抱在怀里的感觉，竟然连一点排斥的反应都没有。

她的美貌不是没有男人想勾搭她，但何秀芸都义正辞严的拒绝了，甚至有些过分下流的人，她还会告诉陈强让男人出面去。但这次对方却是未来的女婿，这样的事谁能开得了口呀。丨何秀芸幽幽的叹了口气，难道是自己守了太久的活寡，想红杏出墙了吗？但为什么偏偏对像却是女儿的丈夫呢？要是别的人还好说，起码自己只是个下流的女人，当对象是张文的话，真是禽兽不如了。

不知道该怎么出门去面对张文，那火热的眼光想想都觉得不安。她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微微的把门推开一条小缝，但看到的场景却深深的触动了空虚多年的内心，只见张文正趴在女儿娇小的身子上，抬高了女儿的双腿，狠狠地撞击着女儿娇嫩的羞处，每一次深深的进入都让女儿兴奋的娇吟着，甚至从这角度可以清晰地看见那肉棒是如何在女儿的小穴里一进一出的。

何秀芸呼吸一下又快了起来，好不容易稍微平静一点的身体又开始燥热不安了。女儿的身子那么柔弱，哪能受得了这样粗鲁的撞击呀，但她也知道这样的力道任何女人都承受不了，会被埋没在那无边的快感里。

下身的爱液分泌愈来愈多，何秀芸感觉自己身上像有火在烧一样，一直不停的交错着双腿，磨蹭着那羞处的敏感给自己带来一些安慰，眼睛直直的偷窥着这春光无限的场景，感觉自己的爱液分泌得愈多了。

突然，女儿无力又满足的一次长叹，小身子颤抖起来。何秀芸知道女儿又来高潮了，这都将近一个小时了，女儿舒服的来了四次，再看张文把肉棒慢慢的拔出来，泛着一层水光还坚硬的抖动着，她不由得在心里惊呼：怎么还没射啊！

那肉棒又粗又大的，在女儿水淋淋的爱液覆盖一层后，看起来特别淫秽，更是凶悍吓人，菱形的龟头大得几乎和鸡蛋一样。何秀芸似乎在怀疑女儿娇弱的小地方是怎么承受得住这样的尺寸，想着想着，不由得想到这根大宝贝要是插入自己的身体该是怎么样的感觉，浑身一颤，下身不由得又湿了一些。

当看见张文满脸欲望的朝这看来时，何秀芸顿时就慌了神，说不清是期待还是害怕，赶紧躲到了门后，可一慌张却是找不到锁门的办法，立刻急得直跺脚，心跳快得无法抑制了！

浴室的门开了，张文站到了她的面前，红着眼看着这名和秀秀血脉相连的美妇。这时候她非常惊慌失措，犹如受惊的羔羊一样，散开的发丝很是柔顺，红通通的俏脸成熟美丽。

再一看她的身体，张文激动得命根子都跳了几下。这时候张文才知道自己错把睡衣的上衣给了她，而她也糊里糊涂的穿上。如玉一样白皙的手臂，纤细而又修长的美腿，丰满的乳峰在胸前顶得高高的，高耸的翘臀饱满而又浑圆，和秀秀一样小鸟依人的身高，但却充满了成熟妩媚的味道。

更让人喷鼻血的是那若隐若现的腿间，似乎可以看见一团黑黑的东西，应该是女性成熟的体毛，但她羞怯的一低下身来又看不见！难道她没穿内裤，要勾引自己？

张文脸都涨红了，迅速地把门给关上，喘着粗气朝她走了过去，眼光无时无刻欣赏着这具成熟美妙的肉体。这个刚目睹了女儿被自己干了的美妇，这时候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的诱人，似乎还散发着阵阵香甜的味道。

“你、你要干什么？”

何秀芸问完就觉得自己傻了，怎么会害怕一个和女儿一般年纪的男孩，但不知道为什么被张文这充满欲望的眼神一看，身子竟然有些许的兴奋，那种浑身不自然的燥热又烧了起来。

“干你……”

张文几乎没说过这样粗鲁的话，话刚说完猛地将她抱住，对准了红润香甜的小嘴吻了下去。

何秀芸傻了眼，紧闭着牙关不让张文的舌头侵入，用力的挣扎着却是抵不过男人的力气。张文见她不肯开口，索性双手摸上她挺翘的美臀，一边看着怀里的美妇如少女般的娇羞，一边在她耳边吐着热气说：“舅妈，你再吵的话，一会秀秀醒了，你想让她看我们做爱吗？”

何秀芸愣了一下，浑身立刻软了下去，但还是强装镇定的说：“小文，我可是你舅妈！还是你以后的丈母娘，你怎么能做这样荒唐的事，放开我！舅妈保证谁都不说。”

张文淫淫的笑了一下，将她抱紧了一些，感受着美妇软绵绵的乳房挤压在自己胸口的快感，没戴胸罩的柔软实在太舒服了，语气带着些许威胁的说：“舅妈，你和谁说去？和我妈，和秀秀，还是和舅舅说我们做了爱？”

何秀芸一时间哑口无言，咬着牙看着张文，那表情很是幽怨。看她的抗拒不是很明显，张文知道这美妇也不讨厌自己，马上亲舔着她的耳朵，柔声的说：“舅妈，我知道你很久没满足了，我也知道你很想要，今天让我来满足你吧，别想那么多，把自己放松下来享受就好了。”

话语软软的，伴随着充满男人气息的热气钻入了她的耳朵里。何秀芸只感觉矜持在一点一点的崩溃，甚至期待起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但她还是小小的抵抗着，板着脸什么都没说。

张文当然不可能等她点头同意才动手，要真是这样的话，猴年马月才会有戏！

见她双腿不安的拢着，心想：自己刚才在秀秀身上驰骋的时候，估计那一幕也打动了她寂寞的芳心，照这样来看她根本就不排斥，或者说早有对男人的渴望了。

张文一看顿时喜笑颜开，何秀芸挣扎了几下也不反抗了，任由张文紧抱着她娇小成熟的肉体，张文亲了亲她通红的小脸，将她抱起来放在了洗手台上。

何秀芸正疑惑的时候，张文已经慢慢的吻上了她的小嘴。何秀芸浑身一颤，或许是酒精的作用竟然没再抵抗，微微的张开了小嘴，男人粗鲁的侵犯立刻挑动了她敏感的神经，那阵阵带着酒气的味道让她迷恋，小舌头有些笨拙的迎合起来。

张文微微的愣了一下，看着她紧张的闭上眼睛，才意识到舅妈虽然是个成熟的妇人，但在这封闭的地方肯定没多少的经验，对男女之事懂得很少，再加上守了那么多年活寡，反应竟然比秀秀还要生涩一些。想到自己可以慢慢的调教她，让人感觉更是兴奋。

长长的一个湿吻，何秀芸竟然如少女一样的失了神，红着俏脸闭眼喘气，似乎还激动的颤抖着。看着如此美艳的少妇在自己面前春情荡漾，张文不由得喷喷的赞叹道：“舅妈，你真美丨“别、别叫我舅妈丨”何秀芸闭着眼不敢睁开，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顗抖了，或许是张文的一声“舅妈”让她有罪恶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愧疚中竟然带着难言的刺激。

“知道了，芸姐！”

张文一边说着，二边已经沿着她的脖子开始往下亲。何秀芸颤抖着，睡衣被张文慢慢拉了上去，她小小的配合了一下，轻柔的睡衣立刻掉落在地，这一脱全身马上一丝不挂，成熟饱满的身体让张文看得脑子都抽疼了。

这时候的她披头散发、面带春情的喘息着，脸上全是情动的红潮，眼里迷濛的一片看起来很是性感，光这种眼神就让人无法自拔；胸前一对饱满的乳房并没有因为生育过而下垂，软绵绵的却很是硕大，形状圆圆的特别漂亮，乳头是可爱的深红色，像花生米一样的大小看起来很是诱人；腰身是少妇特有的风韵，显得那么成熟丰腴；臀部又翘又圆，下身的体毛不是很多，但也挺茂盛的。

成熟女人和少女的区别就是这点，但她的体毛虽然浓密，却一点都不让人反感，反而因为黏满了爱液看起来很是可爱！她紧张的拢着双腿，让人无法看到她生下秀秀的销魂地，但相信那是十分成熟动人的地带。

尽管已经不再抗拒，但将从未被第二个男人看过的身体暴露在未来女婿的面前，何秀芸只感觉火热的目光落在身上带来一阵的快感，闭上眼不敢去看，颤着声说：“别、别看了 ！”

张文狠狠地咽了 一下口水，喘着粗气说：“能不看吗？芸姐，你的身体实在太迷人了。”

说完不管她的反应如何，凑上前去一边亲着她滚烫的小脸，一边双手齐出抓住了她饱满的乳房，少妇特有的柔软让张文兴奋得都快晕了，对着乳头 轻轻的一捏，她身子不由得颤了起来，看起来十分敏感。

“别、别……不要……”

何秀芸矜持的摇着头，但身体却没有抵抗，手推得是那么的无力，完全无法阻止张文慢慢的品尝着她的身体。

好软的乳房啊！当张文把一颗可爱的乳头含入嘴里的时候，何秀芸很是激烈的颤抖起来，嘴里的吐吸变得更加的快了，迷离的眼里全是快感的浪潮，胸前被潮热所包围着，舒服得都快晕了。

张文一点都不急色，双手不停的揉弄着她饱满的乳房，将这两团哺育了秀秀的乳房在手里捏得很是尽兴，舌头很慇勤的游走在两颗乳头之间，偶尔舔一下锁骨，让何秀芸兴奋得几乎呻吟出来。

两人在这勾搭成奸，而秀秀却在外边睡着，偷情的刺激让快感来得更加的猛烈，张文喘着粗气一路亲到了她的小腹，手也慢慢的爱抚着她的腿根，用指甲刮着她细嫩的皮肤。

若有若无的电流让何秀芸舒服得脑子都无法思考了，在张文的爱抚下身子无力的靠在镜子上，张文温柔引导着她慢慢的张开修长的美腿，当双腿一开，潮湿一片的羞处就暴露在空气中，成熟的诱惑让张文呼吸更加的粗重。

体毛黝黑浓密，但却十分漂亮，一点都不显难看！虽然已为人母，但阴唇竟然和秀秀一样是鲜嫩的粉红色，已经很久没用过的小穴很是诱人，阴唇甚至和少女一样的小巧鲜嫩，而这时候她的爱液泛滥到腿根都是，晶莹的一片还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张文忍不住半蹲下来，抱着她的双腿，凑上前去往诱人的阴唇上轻轻的舔了一下。何秀芸还不曾受过这样的刺激，立刻“啊”的呻吟一声，含糊不清的呢喃着：“小、小文！那、那怎么能亲呀……”

“舅妈这好香啊，这水多得真吓人！”

张文一边用下流的话挑逗着她，一边凑上前去，用舌头开始舔着她湿漉漉的阴唇，感觉不但没有异味，反而觉得有股难言的幽香。

何秀芸粗喘着，头往后一仰有些释放一样的摇着身体，既然错已经铸成了，索性放开来享受着这从未试过的感觉。别看陈强像山一样的强壮，但其实就是一个愣头青，结婚以后上来扒了衣服就干，别说女性的快感了，甚至每次都在她还干涸的时候干，让她非常疼痛，根本完全不知道男女之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高潮对她来说，只能是自己在夜里自慰的时候才能得到。

相比之下，张文调情手段的丰富，对她温柔的爱抚，前戏的耐心和口舌服务都是她想都没想过的，尤其是舌头慢慢的寻找到她的小阴蒂时极尽温柔的舔弄，更是让何秀芸彻底的放开心扉，只想享受着活了那么多年都没曾品尝过的滋味。

吸啜着她的小穴，吸吮着硬硬的小阴蒂，舔着她软软的小阴唇！张文双手还向上攀爬握住她的美乳，双手轻轻的捏着她的乳头给她更加剧烈的快感，三管齐下的刺激让何秀芸舒服得脑子都放空了，连腿根都在瑟瑟的颤抖着。

“好姐姐……”

张文很是慇勤，足足为她服务了十多分钟后，这才抬起头来，满脸色笑的问：“舒服吗？”

何秀芸木然的点了点头，早就被张文牵引进了那不曾体验过的快感当中，也没察觉到张文已经把她慢慢的抱了下来，让她蹲在了地上。张文邪淫的一笑，看着如痴如醉的美妇，让她蹲在自己的胯下，拿着命根子往她嘴边一凑，诱惑说：“好姐姐，你让我也舒服一下吧！”

何秀芸微微的清醒一下，看着眼前充满诱人味道的东西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抬起头来疑惑的看着张文，性知识的贫乏让这美妇露出和幼女一样无辜的眼神，令张文火气瞬间烧得脑子都快干了。

张文扶着命根子，用龟头在她嫣红的嘴唇边蹭来蹭去的，诱惑道：“好姐姐，你就张开嘴含进去，像吃糖果一样的舔！”

、何秀芸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张文的命令。她慢慢的张开樱桃小嘴，含住了这根刚从她女儿身体里出来的肉棒，感觉有点腥，但男人特有的气息却让她舍不得吐出来，小心翼翼的用舌头舔了几下，没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但也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像亲嘴一样的印上她羞涩的吻。

张文舒服得全身颤抖，看着如此娇艳的美妇在胯下给自己口交，舔着干过她女儿的命根子，她是如此的温顺动人，秀秀的性格绝对是她遗传的，母女俩都那么的乖巧听话，碰上这样一对母女花，是个男的都会控制不住欲望和她们一起精尽人亡，死在她们的肚皮上也值得。

“好姐姐……”

张文突然感觉腰一麻，或许是因为禁忌的刺激太强烈了，没舔几下就感觉自己要射了，猛地扶住她的小脑袋，挺起腰来插着她的小嘴何秀芸猝不及防，被命根子狠狠的插着小嘴有点难受，刚反应过来想推开张文的时候，眼前的龟头胀大了一些，马眼里一股股的精液喷出，喷到了她的脸上、乳房上甚至射到小嘴里边。

张文颤抖着套弄几下，将没在她女儿身体里发泄出来的精液全喷在她身上，舒服得全身的筋骨都僵硬了！深吸了口气一看，她错愕的俏脸上布满了自己的精液，还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流，看起来很无辜又特别的妖媚，兴奋得半软的肉棒又硬了起来。

“姐姐，再帮我吸一次！”

张文将满是精液和口水的命根子又凑到了她的唇边，满脸期待的看着她。

何秀芸擦了擦快糊到眼角的精液，竟然妩媚的一笑，很听话的将龟头含了进去吸吮起来，又一阵无师自通的舔弄，小舌头愈来愈灵巧的挑逗着张文，将马眼里最后的精液也都毫不保留的吸了出来，但她似乎不太喜欢这个味道，皱了皱眉将精液吐在地上。

张文的命根子被她吸吮得又硬了，不，应该说看着秀秀的生母在自己胯下的时候就没软过！ 一看她春心荡漾的模样，就知道该采摘这名美丽动人的少妇了。

张文示意她趴到洗手台上，背对着自己。刚才的淫秽前戏做足了，早已经沟起了她的欲火，但这会儿矜持作祟，何秀芸还是小小的拒绝着：“不，我们不能这样！我是你舅妈，是秀秀母亲。”

“是啊，所以肥水不落外人田，更没什么问题了。”

张文无耻的笑了 一下，一看她没有抵抗的动作，立刻让她转过身去，用高翘饱满的丰臀背对着自己。

何秀芸也几乎没有抵抗，或许是酒精的作用再加上守寡多年的寂寞，这时候她只当张文是自己的爱人，现在要做的只是好好享受这云雨之欢，想想刚才那大肉棒在女儿身体里进进出出的场面，下身一紧又分泌了不少的爱液，更是难受的此时只要从后边轻轻一捅，就能占有舅妈的身体。但张文并不急色，看着她用最羞耻的姿势面对着自己，慢慢的在那雪白的臀肉上亲了几下，又在她的小穴那吻了几口，见她情动的颤抖了几下，这才扶着肉棒，用龟头磨蹭着她的阴唇。

何秀芸满脸通红，咬着牙发出了急促的喘息。本来张文是想多说几句淫秽的话刺激她的，但一想她都已经这样顺从了，能把身体给自己享受已经不容易，再说下去物极必反就不好了。

兴奋的看着龟头慢慢的挤开阴唇的保护，抵在她的小穴口，一寸一寸的淹没在嫩肉的包围中，进入她潮湿滚烫的小穴里，这是生下秀秀的地方，这是给她生命的地方。张文兴奋得都快晕了，这紧凑的感觉实在太爽了，完全不像是生过孩子的少妇。

何秀芸浑身剧烈的痉挛起来，小小的地方久未被滋润过，猛地被张文这样入侵还真有点不习惯，但那饱满的快感却让她彻底的沉沦了，一甩长长的秀发，摇起头来了，嘴里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啊啊”声！

一寸一寸的进入，直到整根命根子全被她柔软的嫩肉所包围，使得张文在肉体和精神双重快感的夹击下，几乎是想和她一起呻吟了。

“舒服吗？”

张文并不急于抽插她成熟妩媚的肉体，而是趴在她的背上，双手揉着她的乳房，嘴巴亲着她光滑如玉的后背。

“嗯……”

何秀芸现在还不太敢相信，自己竟然和外甥、未来的女婿发生了关系。要不是体内那根火热的大东西填满了自己的空虚，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幻觉“舅妈，你的乳房真大呀I”张文爱不释手的揉着少妇特有的柔软乳房，姐姐和秀秀都是那种结实而有弹性的手感，而这种软绵绵像水豆腐一样的手感还真是第一次触摸，感觉上真的是不一样，捏起来真的很舒服。

一声“舅妈”触动了何秀芸心里脆弱的防线，心里微微的有点愧疚但又觉得很刺激，猛地阴道收缩了一下，夹得张文差点就射了张文舒服得叹了口气。但此时，何秀芸却突然流下了眼泪，为自己的荒唐，也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抵抗这种诱惑，竟然毫无廉耻的和女儿的老公搞到一块去，这和禽兽有什么分别呀！

“舅妈，你怎么了？”

透过镜子，张文也看到了她的异样，那幽怨的神情和泪水让人心疼不已。

何秀芸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突然往前一倾，将张文的肉棒挤出了体内，尽管有股难熬的空虚，但她被酒精麻醉的理智却突然醒了，怎么样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自己竟然恬不知耻让外甥插入了！

见她一丝不挂的啜泣着，转身就要跑了！到嘴的鸭子哪还能让它飞了，张文赶紧将她一把拉住压在墙上，紧紧地贴在她丰满诱人的肉体上，疑惑的问：“舅妈，你怎么了？”

那根火热的肉棒抵在胯间，何秀芸一时就有些受不了，浑身微微的的一颤，不敢去直视张文火热的目光，声音怯怯又带着哭腔说：“小文，我是秀秀的妈，我们不能这样，真的不能这样！”

即使她拒绝着，但张文还是从她闪闪躲躲的眼神里看到了不舍！前戏都做得那么足了，这会哪还容得了她拒绝呀！马上将她的小腰抱住，一边舔着她的小耳朵，一边柔声的说：“舅妈，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可以否认这个事实了吗？刚才我已经插进去了，你那好热、好多的水！你应该也很想要，别想那么多了，就让我来满足你吧丨”“不行，我们……”

何秀芸虽然摇着头，但被这一舔再加上张文刻意的用命根子磨蹭着她的阴户，身子一软也没了抵抗。

张文哪会等到她点头同意，那是傻子才干的事！伸手一拉将她按到了洗手台，何秀芸也半推半就的趴在那，翘臀左右的摇晃起来，嘴里还喊着：“我们不能这样……”

但声音也是低低的，几乎是没有半点的底气。

深吸了一口气，扶住了她饱满的肥臀，挺腰一顶，龟头挤开阴唇的保护再一次进入她温热潮湿的小穴，这一次顶得特别的深，张文几乎顶到了尽头，龟头抵在她成熟的子宫口，那里有一股神奇的吸力包裹着自己，一紧一放的很是舒服。

“啊……”

何秀芸满足的一声长叹，皱着眉头不知道是因为痛苦还是因为兴奋过头，身子一阵阵的抽搐，似乎是因为张文的粗大弄疼了她久未被滋润的小地方！

张文心想：这次可不能给她什么思考的机会，要彻底的将这美丽的舅妈征服在自己的胯下。想到这立刻不作停留，双手扶着她饱满的美臀，开始慢慢的抽送起来何秀芸一直咬着牙忍受着这刺激得快让人发疯的快感，当张文开始缓缓抽插的时候，她只感觉自己的小阴道还有些生涩，还有些不习惯男人的宠爱；但心里却是冒出了有些嫉妒的想法，小文花样那么多，命根子又大又粗，比起死鬼陈强不知道强了多少，秀秀下半辈子算是有福了。

木讷的陈强从未让何秀芸品尝到当女人的快乐，即使是能人道的时候几乎也没什么激情，每次都是粗鲁的一扒衣服直接就干，干没多久就射，几乎没考虑过她的感受，每一次都弄得她很疼，几乎都有些惧怕床笫之事了。

比起他，何秀芸这个传统的少妇哪曾享受过那么温柔的前戏，甚至张文为她口交的时候，她都没想过性爱原来能这样的美妙，有那么多的花样和快感，舒服得她几乎都快晕厥了。

成熟性感的身体随着张文每一次的进入而颤抖，愉悦的感觉传遍了整个身体。

何秀芸激动得脸上全是烫红，不过也害怕被女儿听到声音，始终紧咬着下唇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张文享受着她温热潮湿的小穴里愈来愈多的爱液，有了滋润抽插起来更加的顺畅，插了没一会儿，突然感觉到舅妈全身剧烈的痉挛起来，她娇嫩的喘息变成了压抑的“嗯嗯”声，似乎很痛苦的咬着如白藕般细嫩的手，留下了细红的牙印！

她的阴道剧烈的收缩着，有力的蠕动着，似乎在一瞬间变得火热起来。张文立刻敏感的意识到舅妈第一次的高潮就要来了，马上抱住了她的腰，一手捏着她的小乳头，下身狠狠地抽送起来。

“啊……快、快一点……”

何秀芸疯狂地摇着头，一头长发也妖冶的散了开来，剧烈的僵硬以后全身突然像虚脱一样的软了下来，高潮喷涌而来，将她的身体乃至灵魂都送到了极度兴奋的天堂去。

张文也马上停下了动作，让她能好好的品味这美妙的滋味，同时也享受着她滚烫的阴精，低下头来，亲吻着她已经布满汗珠的玉背，双手绕前轻轻的捏着小乳头，淫笑着问：“舅妈，舒服吗？”

“嗯……”

何秀芸本能的应了 一声，但一想到自己在未来女婿的征伐下迎来了第一次性爱的高潮，不由得脸色一红，但这时候已经分不清是羞红还是情动的潮红。

张文得意的笑了笑，将她的小腰抱紧了一些后继续抽插起来。由于刚才已经在秀秀的身上肆虐了很久，所以这次没办法再过多的坚持，只抽送了十多分钟以后就感觉自己差不多要射了，腰一阵阵的发紧！

“舅、舅妈，你月经什么时候来？”

张文感觉颈椎上一阵阵的紧缩，说话的时候咬着牙已经有些闷吼了。

“忘、忘了……”

何秀芸感觉体内的命根子胀大许多，龟头狠狠地顶到了她的子宫，立刻1到张文要射了，无力又是慌忙的说：“不，不能射里边！”

张文在极度的兴奋中，终于保持了一点点的理智，也知道绝对不能让舅妈怀孕，赶紧将命根子从她的小穴里抽了出来！没有了支撑，早已经腿软的何秀芸立刻全身如泥一样的瘫软下来，跌坐在光滑的地上。

趁这机会张文也走前一步，自己狠狠地套弄了几下，全身的电流集中到了龟头上，一阵阵的抽搐后，一股股本该属于她女儿的精液全射到了这美妇的俏脸上。

何秀芸因为刚才张文最后的几下而起了强烈的反应，马上就要来第二次的高潮，但张文这突然的一拔却让她不上不下的很是空虚，体内像有万千蚂蚁在爬一样的难受，虽然很羞人，但她还是禁不住本能的驱使，情不自禁的伸出纤细的手指去填满自己的小穴，春吟一声，继续寻找那强烈的快感。

张文更加的兴奋了，没想到舅妈竟然会在自己的面前手淫。张文看着纤细白皙的手指在小穴里进进出出，而她脸上的春情更是让人亢奋，这淫秽的一幕让张文兴奋到了极点，射出的精液也多得吓人。

何秀芸看着眼前的龟头那么红那么大，迎面而来的男人气息让人迷醉，这一幕刺激得她更加的兴奋，手指的动作愈来愈快，马上就接上了那断掉的快感，哼哼了几声后一股阴精流淌而出，舒服得张着嘴无法合拢。

这时候也恰好是张文射精的时候，刚射了两股在她陶醉的脸上， 一看她把嘴张开了，马上就色念一起，握着命根子往前一挺，将剩余的精液全灌入了她的樱桃小口。

何秀芸已经舒服得全身无力，任由张文将她颜射完再口爆！这简直荒唐到极点的性爱方式对于她来说很震惊，但却无法抵抗荷尔蒙本能的迷恋，认命的闭上了眼，张着嘴感受着充满男人味的精液在她口里流淌的滋味。

这时候的何秀芸样子十分的妖媚，脸上有精液在滴落着，张开的小嘴也一直滴淌着精液！让张文兴奋得又有点硬了，不过还是休息了 一会后将她抱了起来，走到莲蓬头下。

何秀芸脑子还有些迷糊的任由张文摆弄，不知道是因为这剧烈的刺激，还是因为对女儿跟丈夫的愧疚，眼神变得有些迷濛，一动不动的任由张文将沐浴露涂抹在她桥嫩滚烫的身子上，清洗着满足后流出的香汗。

涂抹好沐浴露以后，两人的身上一片湿滑！看着美妇楚楚可怜的模样，眼神柔媚而又无辜，让张文一下又兴奋了，舔着她的脖子，站在她的身后用肉体的磨蹭挑逗着她敏感的神经，光滑的触感让她本就娇嫩的身子更显柔软了。

没一会，心里的愧疚和后悔再一次被情欲淹没！何秀芸不安的扭动着身子，似是拒绝，但更像是在迎合张文不停游走在她身上的大手。

张文嘿嘿一笑，将她一拉面对面的压在墙上，看着美妇宛如少女一样娇羞的眼神，又因为自己的爱抚而春心荡漾的妩媚，这种结合所散发的魅力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舅妈，你真美。”

张文说着的时候已将她一条腿慢慢的抬起，微微的一弯腰，再一次进入美妇早有准备的肉体。

“轻、轻点……”

何秀芸不再抗拒了，情动的嘤咛了一声，眼神迷离的看着张文，似有千言万语要埋怨，但最后只剩了一句更接近于撒娇的：“你这个小畜生丨“是，我是畜生，我就要和你交配！”

张文高兴的一笑，舅妈看来彻底的看开了！从心理上也不抗拒和自己做爱，看来以后的日子，自己的胯下会多一具丰满诱人的身躯了，这日子会美到什么程度啊。

“……”

乙何秀芸又沉默了，半眯着眼享受着张文再一次挺着腰，在她丰满的肉体里抽插着。

因两人都是站立的姿势所以插的不是很深，张文有意识的用三浅一深的方式很温柔的享用着她的小穴！何秀芸也微喘着，眯着眼很是享受。没一会，张文突然心生一个邪念，手指涂抹了一点点的沐浴露慢慢的绕到了她的臀后，开始在她的小菊花那爱抚起来。

小菊花刚一被碰，立刻激烈的收缩起来！何秀芸也是呜咽了一声，俏眸含春的嗔道：“小文，你怎么花样那么多啊！那地方脏，别乱碰！”

“不脏！”

张文用手指慢慢的爱抚着，也用指甲去刮。看着舅妈不但不排斥反而很是陶醉的表情，淫笑着说：“舅妈身上哪个地方都是香的，要不是现在我得好好干你的话，这会我都想用嘴去亲了！”

如此下流的话让何秀芸在难为情之余又有一种别样的兴奋，突然她粉眉一皱，似是难受又像是愉悦的说：“小、小文，你别玩了！”

原来张文已经按捺不住，藉着润滑用手指慢慢地插入她的小菊花里，虽然还有些艰难，但有沐浴露的润滑，再加上她的爱液早已经泛滥，进入并不显得很困难，反而是特别顺畅丨前后受攻的感觉是何秀芸未曾想像的，直肠的难受让她深吸了一 口大气，虽然全身颤抖着，却没去阻止张文继续的进入，或许也是因为这别样的刺激带来的快感让她十分不舍！

“啊…报”当一整根手指全插入的时候，何秀芸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隐隐还可以看见她的小嘴里有残留的精液，让张文想亲又不敢亲下去！

命根子抽插着她的小穴，手指揠挖着菊花！这双管齐下的快感让何秀芸再次迷失在情欲里，欲仙欲死的快感让她的理智彻底的崩溃，开始有些许的迎合，张开腿来让张文能插得更深、更粗鲁一些。

何秀芸脸上全是迷醉的神情，将近半个小时的前后刺激让她本就敏感的身体没有停止过快乐的颤抖，闷哼着又来了两次的高潮，一看张文还那么的硬，终于有些受不了，含糊不清的说：“小、小文……你，还不……出来吗……”

“早着呢！”

第二次都比较持久，张文哪会那么快就放过她， 一想秀秀在外边醉得不省人事，自己却在这干着她妈，兴奋得命根子又胀大了几分，淫笑着说：“舅妈的身子那么美，干多少次我都不嫌多！最好是精尽人亡死在您的肚皮上，那就完美啰。”

“我……有点疼！”

何秀芸尽管这时候也放了开来，但在尽情的享受过性爱的快感后就有些无力承欢了，本能的哀求说：“别、别做了……一会你把舅妈干死了……干、干死了……”

“舅妈I”张文在她耳边吐着热气，笑着问：“你后边还没用过吧……”

“什么后边？”

何秀芸羞着脸问道，张文猛地用手指在菊花里插深了一些，美妇立刻明白了张文的意思，有些慌乱的说：“不行……那东西怎还能干呢！”

0 “能！”

张文慢慢的用手指插着她的小菊花，确实在这时候，美妇的阴道已经有些发干了！以前只听过走后门，张文现在满脑子的欲念就是采摘了她后门的第一次，弥补她不是处女的缺憾。

不过也没什么缺憾，她生了个漂亮的女儿送上自己的床，但这理由也是有些牵强。张文不由得色笑一下，诱惑说：“舅妈，后边的感觉也是不错的！你试一试就知道了，总不能让我现在再去找秀秀做吧，我怕会把她干坏的。”

何秀芸犹豫了一下，张文的话简直就像是有魔力，既担心会被女儿发现，又让她渴望多年的身体忍不住想体验那种新鲜的花样，想了好一会后，咬着牙小声的说：“你别太用力了……”

得到了她的首肯，张文当然兴奋万分，但这时候热水器的水都冷了，张文恨恨的想还是得换个比较有情调的，赶紧把水一关，稍微的擦了擦她身上的水珠后，命令她转过身去丨何秀芸异样的顺从，妩媚的看了张文一眼，娇柔万千的神色简直和秀秀没什么两样。她慢慢的转身，和扶着墙将挺翘的美臀对着张文，紧张的期待着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滋味，小菊花一紧一放的看起来很紧张。

低下头看了看，何秀芸的阴唇已经够漂亮了，像是鲜红的花瓣一样；而小菊花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有点发黑，相反的却像婴儿一样是鲜嫩的粉红色，肉连肉的看起十分的漂亮，让人一看就产生想占有的欲望。

张文赶紧拿来沐浴露，在命根子上涂抹了厚厚的一层，又在她的菊花外涂了一些，手一碰上的时候感觉小菊花敏感的收缩了一下，看起来她的小菊花也是没怎么被爱抚过。

“舅妈，刚开始会有点难受，忍一忍就好了，你尽量的放松！”

张文站上前去用龟头开始在她的菊花外磨蹭着，感觉美妇还是有些紧张，菊花口收缩得很紧，根本找不到破门而入的机会！

何秀芸微微的皱了皱眉，但马上又嘻嘻一笑，犹如调皮的少女一样，羞着脸问：“小文，你是不是也对秀秀这样说过？”

丨、或许这话她是不经意说的，但让人一听就兴奋得全身的血都烧了起来。张文立刻硬得跳了两下，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禁忌的快感，猛地抱住她的小蛮腰一拉，龟头狠狠地顶进了她的直肠里？

“啊……”

何秀芸没想到张文会突然这样粗鲁，疼的叫了一声，毕竟小菊花还是稚嫩，在这方面来说，即使肉体很成熟依然会有点不适应。微微的咬着牙，颤声的说︿”轻、轻一点……你想弄死我啊……”

“没有！”

张文闭上眼感受了一会，后门的感觉更加的紧凑！虽然舅妈的小穴也是一样，但不一样的地方带来的感觉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

何秀芸流着汗，咬着下唇忍受着张文一点一点的侵入，到底是少妇，比起女孩子来更能承受肉体上的刺激和些许的疼痛！

“舅妈……”

张文长长的唤了一声，这时候的肉棒进入了三分之一 ！就已经难再进去，再一看她有些抽搐的小脸，知道这已经是她忍受的极限了，赶紧就停了下来，双手爱抚着她的乳房，慢慢的捏着乳头舒缓着她的不适应。

何秀芸适应了好一会，小菊花第一次盛开难免会难受！但在张文的爱抚下慢慢的放松下来，总算是感觉好了许多，羞着脸嗔道：“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多花样啊，居然搞人家后边！”

“嘿嘿……”

张文色笑了 一下，理直气壮的说：“有啥不可以盼，这事又不是交配！插了射了就行，咱得玩一下情调嘛！”

何秀芸不禁脸一红，自己刚才骂他小畜生，这会干的事不就是在交配吗？他这是变着法子戏弄自己，但这话听着又那么受用，她不由得撒娇说：“油嘴滑舌！”

“对对，你尝过的！”

张文色笑了一下，尝试抽出来一点，又慢慢的插了进去，关切的问：“舅妈，感觉怎么样？”

何秀芸粉眉微皱，长长的吸了口气后低低的说：“还可以，你动动看吧……”

说完羞愧难当的闭上了眼，只是单纯的做爱就算了，自己竟然没拒绝他这荒淫的要求。一想到女儿在房间里酣睡，自己却和她未来的丈夫在这里偷偷摸摸的云雨，除了愧疚以外，也产生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刺激，缓和着菊花初开的微疼。

张文缓缓的抽插起来，看着自己的命根子在她成熟的小菊花里一进一出的，视觉上的冲击十分强烈，但似乎舅妈没什么快感，木然的任由自己抽插，也没见她有春情荡漾的感觉，甚至一直皱着眉头，看起来有几分难受。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女人对于走后门都能产生快感，何秀芸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感觉一抽一进的很是别扭，兴奋感比起刚才用手指刺激还不如，但却无法去拒绝这没有丝毫快乐的交欢！

抽送了好一会，张文有些无趣的将命根子拔了出来丨在她疑惑的眼神下柔声的说：“舅妈，今晚你也累了！咱们就到这吧，洗完早点睡。”

“你这……”

何秀芸有些难为情的指了指张文还硬挺的命根子，那意思是惩着会难受的，但说完她脸又红了，自己干嘛还操这心呀。

张文微笑着摇了摇头，说：“没事的，刚才射过一次了！”

说完打开热水器，将她一把抱住，亲吻着她美艳成熟的俏脸，又亲了几下她的小耳朵，轻声细语的说：“比起得到你的青睐，这点难受根本不算什么丨”何秀芸羞红了脸，今晚真是喝醉了，竟然鬼使神差的和未来女婿发生了关系，而自己却无法拒绝他温柔的爱抚、占有自己时的粗鲁和那根吓人的大东西。从晓得男女之事后，自己还是第一次体会到如此强烈的快感，这会的含情脉脉又那么动人心扉，难道自己真的是个下贱的女I，为了舒服连伦理都不管了？

“小文……”

何秀芸犹豫了一下，有些扭捏的说：“这事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张文爱怜的为她擦洗着身体，心想：我哪敢啊，要是被别人知道的话那自己就死定了，陈强虽然变成太监了，但他要知道自己被戴绿帽子，打死自己也是很轻易的事。

何秀芸见张文的大手又不老实的在羞处那爱抚起来，马上挣扎着抓住这作孽的手，满脸认真的说：“还有，以后当着别人的面，我还是你舅妈！不许你乱来，知道吗？”

“遵命……”

张文兴奋应了一声，那就是说舅妈不排斥以后和自己偷情了。

自己可以偷偷摸摸的占有这美丽动人的少妇，在她女儿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她尽情的享受云雨之欢，比较这对母女花，虽然一样温柔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情，让人兴奋得发疯。

香艳的浴室春景，张文看着舅妈这副温顺可人的娇媚模样，当然是上下其手弄得她娇喘吁吁。何秀芸忍受着未来女婿的骚扰，满脸通红的告饶，久未被滋润的身子已经彻底的满足，张文不仅占有了她的身体，连她的灵魂都被那一波波的快感所侵袭，早就无法拒绝这荒淫的美事，更无法抗拒张文温柔的爱抚。

看她下身都红肿了，这样成熟的肉体都无法承受自己的粗鲁，张文心一软也就放弃了再次侵犯她的冲动。温柔的一吻后将两人的身子擦干，穿上衣服后小心翼翼的拉开了一条门缝。

秀秀依然甜甜的睡着，呼吸十分平稳，似乎没察觉到刚才她妈妈和未来的丈夫所做的好事。看着女儿的睡脸，何秀芸不禁一阵愧疚，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愧疚也没用，再看看旁边强壮的大男孩一脸的色笑，只能白了张文一眼，眼神不知道是撒娇还是埋怨。

蹑手蹑脚的走了出来，张文知道自己不能在这睡，要不然明天就难解释！但却恋恋不舍美妇柔软的身体，再一看她抿着唇似乎也是不舍的模样，心里顿时起了邪念。

“舅妈，亲我一下I”张文压低了声音，抱着她的小蛮腰，一边添着她的耳朵，一边诱惑着。

“小坏蛋……”

何秀芸矜持的挣扎着，或许是因为女儿在旁边睡着，这时候感觉有点慌乱又很刺激，可毕竟还是担心会被秀秀发觉，所以脸红的娇嗔道，还是温顺的在张文的脸上亲了一下。

“不是脸！”

张文摇了摇头，一把将自己的裤子拉了下来，指着弹跳而出的命根子，一脸淫笑的说：“是它，咱兄弟辛辛苦苦的伺候了你们娘俩，你不表示表示吗……”

何秀芸最受不了张文这样下流的话，脸色顿时通红，摇着头说：“别这样了……”

接着忐忑的看了看就在旁边睡觉的女儿，哀求着说：“下次好吗？秀秀还在这呢！”

“好舅妈，好姐姐！”

张文一边按着她的肩膀往下压，一边可怜兮兮的说：“就亲一下，就一下就好了！”

何秀芸到底还是受不了张文的软磨硬泡，终于妥协的蹲了下来，跪在张文的胯下，看着眼前这根庞然大物，一股男性气息瞬间让她有些迷醉了，羞折脸握住，在龟头上亲了一下后娇媚的嗔道：“这样总行了吧！”

“嘿嘿，能舔的话更好……”

张文恬不知耻的色笑着，当然不会满足于这蜻蜓点水般的吻了。

何秀芸娇媚的白了一眼，但还是闭上了眼，伸出了小舌头舔了几下，迅速的帮张文拉上裤子，红着脸嗔道：“好了你这个小色狼，赶紧滚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张文哭笑不得的想说这是我的房间呀，但一看她那样，也知道今晚所做的事已经到了极限，再弄下去可能会惹起她的反感，尽管舅妈已经被征服在自己胯下，但多少她还是有羞耻心的，太过于刺激也不好，想想还是别太过分比较好丨“晚安……”

张文慢慢的吻了一下她的小脸，含情脉脉又依依不舍的凝望着她温柔似水的双眸，直到她嘴角挂着一丝浅笑的低下头去，这才慢慢的走了出来！

何秀芸站在了门外，柔柔的说了一句：“小文1谢谢你！”

说完像个害羞的少女，赶紧把门关上。一关上门心跳扑通一的加快，简直像少女谈恋爱时的娇羞。

张文得意的笑了笑，心里极度下流的想：你谢我什么啊！是谢我把你女儿给干了，让她变成了女人？还是谢我满足了你中那么多年活寡积累的欲望？这个就免了，等有机会的话看看能不能来个母钕3P就好了，秀秀那么温顺可人，应该有这机会的。

晚上意外的干了这未来的丈母娘，张文心情好得无法形容，哼着小曲想了想，从柜子里偷偷的拿出一串钥匙，色笑着打开姐姐间，看着昏睡的尤物，悄悄地拉开她的被窝钻了进去。

张少琳睡得很沉，迷糊中感觉身边有个火热急促的呼吸，熟悉的味道、熟悉的爱抚，慢慢的脱下自己的小裙子，解开胸罩的束缚，拉下遮羞的小内裤！含着乳头，火热的大手在自己的腿间，挑逗着敏感的小阴蒂。

张少琳春情荡漾的呻吟了一声，美眸含春的看着弟弟爱不释手的啃皎自己的乳房，一边不安的扭动着身子，一边娇滴滴的问道：“小文，你怎么过来了？秀秀呢？”

“晚上她和舅妈睡。”

张文喘着粗气慢慢的分开了她的双腿，一低头吻上了她娇嫩甜美的小嘴，吐着热气说：“姐姐，老房子的最后一次、新房的第一次都是属于我们的，都是属于姐姐的。”

张少琳听得春心大悦，玉腿慢慢架在张文的肩上，马上伸出丁香小舌热烈的回应着弟弟的索取。张少琳满足的呻吟一声，感受着弟弟火热的大家伙破门而入的快感，扭动着香臀激烈的迎合起来。

张文喘着粗气，挺着腰开始享用姐姐成熟诱人的身体，看着她颤抖的修长美腿，禁不住抓在手里，一边用舌头舔着玲珑的玉足，一边狠狠的挺着腰，深深的顶入这具让自己迷恋不已的娇躯，聆听着姐姐愈发妖媚的呻吟，浪叫声慢慢的环绕四周……

张少琳的情欲一下就被挑起，呻吟着，喘息着，披头散发的样子更是性感迷人。张文简单的一句话就让她痴迷不已，幸福得脸上全是迷醉……

灵与肉的结合中，男人粗喘，女人娇吟！两具白花花的肉体疯狂的结合在一起，汗水的味道瞬间弥漫了整间房间，两人不停的蠕动着，纠缠着，享受妙不可言的快感，销魂蚀骨的高峰……

第三章 暧昧

悠然醒来的时候，早已经是太阳毒辣的大中午了！张文挠了挠和鸡窝一样的头发，打着哈欠一看，姐姐早就没了踪影。昨晚可是把她折腾够呛了，可能是因为太兴奋的关系，直到她下身发疼的时候还没射的迹象，最后没办法才在她的小嘴里爆发出来，搞得姐姐又嗔又嗲的责怪张文愈来愈粗鲁了。

张少琳修长细嫩的美腿一直是张文的最爱，她处于女性最是风姿动人的时刻。

身材的完美不比模特儿差，但胸部又特别的挺，性感的三围光是看就足够让男人血脉贲张了，昨晚本想尝试一下足交，结果太兴奋又给忘了。

感觉身上有点不自在。拉开被子一看，张文不由得噗哧一笑，姐姐倒是够细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给自己穿上内裤，估计也是害怕被猜疑什么吧，不过习惯了裸睡以后，穿这东西还真是不习惯！香闺里似乎还残留着分泌物刺鼻的味道，虽然姐姐只在这住了一天，但房间里隐约有股女性的体香环绕着，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现在酒一醒，想起昨晚的一切，张文感觉还有些恍惚，要不是记忆还清晰的话，真怀疑昨晚的香艳会不会是南柯一梦。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把舅妈给上了呢？色胆也太大了吧！而且当时秀秀还在房间里，稍有差池可就出事了，但也不能否认那种禁忌的偷情很是刺激，只要试过一次就让人欲罢不能！

想想秀秀在旁边睡觉，舅妈在她身边为自己口交时的妩媚，早晨就充满精力的命根子不由得又跳了几下。

还有点迷糊的推开房门，晃了晃发疼的脑袋，张文半眯着眼一看，屋里似乎是人去楼空了。习惯了早睡早起的美人们勤劳的出去了，只剩自己惬意的睡懒觉，这腐败的日子呀。

“表哥，你醒啦。”

&敏敏正好走了过来，笑呵呵的看了看张文，调戏的说：“真惨罗，洞房花烛夜还被人赶出来！人家对你表示万分的同情。”

虽然还是活泼开朗的模样，但这时候张文只穿条内裤，晨勃的命根子就差没露出来了，那硬硬长长的帐篷让敏敏的脸色微微的一红，但又好奇的看了几眼。

“谢啦！”

张文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不过眯眼一看，今天敏敏还是一身活泼的打扮，少女浑身上下所散发的青春气息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去洗把脸然后吃饭吧！”

敏敏似乎心情很不错，哼着小曲跑到外边去忙活了。尽管家里有煤气灶，但她们还是习惯用灶台烧饭，这些从小到大的习愤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张文有气无力的应了一声，回自己的房间里一看，床早就收拾得整整齐齐了。

想想昨晚在房间发生的艳事，舅妈高潮来临时的妩媚，皱着眉头被自己采菊的性感，张文不由得色笑了一下，早知道的话早点起床多好呀，可以装作无意的看看这对母女花裸睡在一起的场景有多刺激，懒就是耽误事呀！

洗完脸换好衣服以后，敏敏也刚好端着粥和咸菜走了出来，微笑着说：“表哥，今天天热，咱们去外边吃吧！”

“嗯！”

张文应了一声后，随她走到了院外的树下，看着一碟碟的咸菜摆得满满的！再看看敏敏那副捡到钱的高兴模样，不由得有些疑惑了，这小丫头怎么今天心情那么好啊？

敏敏咯咯的一笑，抿着嘴看着张文， 一边慇勤的递筷盛粥，一边难掩喜悦的说：“表哥，过两天我就要走了！你会不会舍不得我呀？”

张文心里一突，瞪着眼问：“走？你要去哪啊？”

敏敏看张文这副着急的模样心里很是高兴，狡黠的笑了笑后说：“你猜呢？人家本来就只是来玩几天的，总不能一直在你家待着吧！”

“什么你家、我家的！”

张文板起了脸，一脸严肃的说：“都是一家人，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你乐意的话就在这住一辈子！

“不行哦……”

敏敏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若有所指的说：“咱不像秀秀姐命好，找了个好老公等着享福就好！苦命的我得赚钱，买点嫁妆呀，还得给我妈赚养老钱！

张文一听就知道这小丫头又在调侃自己了，只是看敏敏虽然像是在开玩笑，但眼神里却若有若无的有几丝期待，马上明白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小丫头其实还是喜欢自己的！她这是在给自己暗示，马上温柔的一笑，凝视着她说：“那有什么问题，你要喜欢的话，表哥养你。喜欢养一辈子就一辈子罗，最多姨妈的养老问题我也包了。”

说着，张文不由得想起了那张和妈妈神似的俏脸，但最先想起的还是那对简直像足球一样饱满的豪乳，口水差点就流下来了。

敏敏开心的笑了笑，脸色微微的羞红，嗔道：“哪有表哥帮忙养的啊，就没听过这样奇怪的事。”

张文一看她的反应就知道自己猜的没错，暧昧的笑了笑说：“哪不能呀，你看秀秀现在还不是表哥前表哥后的叫着，但进了房间就得叫老公罗，你也叫一句老公来听听，老公养老婆是天经地义的嘛。”

“讨厌……”

敏敏含羞带怯的白了张文一眼，笑嘻嘻的说：“等以后再说吧，现在你们如胶似漆的，我怕秀秀姐生气，不过嘛！人家还是得走的。”

“不许走！”

张文马上虎起脸来，尽是严色的说：“走什么走，现在又不用你赚什么钱，家建不是在打工了吗？你走了姨妈怎么办！”

敏敏狡酷的笑了笑，故作委屈的说：“不走就不走，你那么凶干什么嘛！”

“就是不行丨”张文斩钉截铁的摇了摇头。

敏敏咯咯的笑了起来，一边为张文剥着咸鸭蛋，一边调皮的吐了吐舌头，笑靥如花的说：“逗你玩的啦，大姨说山下那房子空也是空着，推倒了建两间新房让我们娘俩搬过去住，离的近一点好有个照应，原来那房子翻新可以给我哥娶媳妇，这不让我记得早上和你说一声嘛！”

“好呀丨”张文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故作生气的跳了起来，伸手去掐她粉嫩的小脸蛋，板着脸说：“你这个臭丫头居然敢来戏弄我，是不是找打呀！”

“最多屁股给你打嘛丨”敏敏温柔的笑了笑，似乎很喜欢张文这样宠溺的动作，还故意吐了吐小舌头，柔声的说：“对了表哥，姨说一会你没事的话，去趟工地看看。”

“知道了！”

张文也不急色，并没有因为她暧昧的暗示就趁机占她便宜，对于少女，慢慢的掳获她的心也是别有乐趣，而且敏敏是如此可人的女孩子，大白天的占她便宜也不好。

最近大鱼大肉的很是油腻，偶尔吃点清淡的倒也算是爽口，咸菜下粥是最好的搭配。张文慨意的喝了几口粥，随口问：“对了，大家一早都哪去了？”

敏敏努了努嘴，点着下巴想了一会后说：“大姨、舅舅和我妈都去工地那边了。小丹一早就带着喜儿不知道去哪疯了，估计是找人玩去了吧。秀秀和舅妈说要做点香囊驱赶蚊虫，一早就跑去找中药！琳姐过去看林老师了，她让你下午过去接她。”

说到喜儿，敏敏苦着脸抱怨说：“表哥，你怎么想把那傻子弄到家里来啊，烦死人了！”

张文知道喜儿傻傻的不受她们喜欢，不过这样一个精致萌人的小萝莉自己可没办法拒绝。似乎喜儿又做了什么傻事惹到别人了，赶紧关切的问：“她怎么了？”

“气死我了！”

敏敏苦着个脸，嘟着小嘴抱怨起来：“那个臭丫头，昨晚一醒就哭了大半夜，一直喊着肚子饿，吵得我都睡不着了，最后没办法给她做了点吃的！谁知道她吃完又有精神了，一阵阵的闹腾！我都想掐死她了。”

张文抿嘴-笑，心想：睡了一天，晚上不精神才怪。不过敏敏也是善良的女孩子，找自己抱怨几句也不过分，赶紧安慰说：“嗯，下次让她注意点就好了，那丫头挺可怜的，再怎么说都是自己家亲戚，咱们不管谁管呀。”

敏敏看张文这副殷切的模样，眯起了眼，阴阳怪气的说：“我看是有人看上她了吧！喜儿虽然是个傻子，但长得也挺漂亮的，看那模样楚楚可怜的，你是不是想把她当童养媳养在身边呀？”

张文心想：女人怎么对这方面的事都那么敏感，尴尬的笑了一下，解释说：“我哪来那么多的心思，义不是没见过女人，再说她那么小！”

“哦……”

敏敏长长的哦了一声，随后脸色迅速的涨红起来，鄙视的看着张文，有几分扭捏，一字一句的说：“不是这样的吧！我看你连喜儿的身子都摸遍了，难道只是单纯的想给她检查身体？”

“谁在这造谣的！”

张文一脸的委屈，但后背已经隐隐的流下了冷汗，喜儿这傻丫头到底说了什么话，惹得敏敏这样醋劲大发。

敏敏的脸更红了，见张文还在狡辩着，马上脱口而出：“怎么造谣了，昨晚她自己亲口说的，说只要她亲你下边你就会高兴，就会给她好吃的东西！”

张文冷汗直流，喜儿真敢说，肚子一饿连这都不避讳，但她确实也是不懂。

不过一想又有点不对劲，仔细球磨后立刻满脸的淫笑，色色的问：“哦，那她是怎么告诉你的？”

敏敏羞得不敢去看张文的眼睛，也确定喜儿昨晚做的有些荒唐了。本来她睡得迷糊，被吵醒后心情就有点不好，睁开一看喜儿正在哭闹，没好气的说了几句后转身又睡了，哪曾想到喜儿这小萝莉竟然一把扒下了她的小内裤，一边在娇嫩的阴户上亲着，一边哭着喊：“棒棒，棒棒呢……”

柔软的嘴唇一亲上去，还有小舌头滑过的快感一刺激，敏敏顿时就吓得睡意全无，慌忙的一看她竟然把头埋在自己的胯间！亲吻着自己的羞处，那润滑的感觉让人全身一软，禁不住呻吟了一声，但也马上慌乱的一把将她推开，红着脸骂道：“你这个臭傻子，你干什么……”

“饿……”

喜儿楚楚可怜的看着敏敏的下身，哭着说：“爹爹的棒棒……亲了，给我好吃的……你没。”

敏敏起先还有些摸不着头绪，但听着喜儿断断续续的话，一会就猜出了内容，脸色一红，心里不由得责怪张文怎么这样好色，连喜儿这样一个傻子还要占便宜，竟然骗她去亲吻尿尿的地方。还没来得及细问的时候，一看喜儿盯着自己一丝不挂的下身，眼里都快冒绿光了，知道她确实是饿坏了，吓得赶紧安抚她几句，穿上裤子起身找吃的。

看着喜儿狼吞虎呒的吃着，敏敏忍不住又追问了几句。喜儿这时候的心思全在食物上，自然是有问必答，把张文对她做出的猥亵之事交代得一清二楚，惹得敏敏又是气愤又是有些嫉妒。

昨晚的闹剧导致了敏敏现在的醋劲大发！张文只是猜出了少许，不过也是相差无几。敏敏羞红了脸，狠狠的瞪了一眼，冷哼了一声说：“你还好意思说是在造谣，你把嘴说干了也不会有人相信。喜儿虽然傻，但她不会骗人，这事你敢说你没干过！”

“这个，今天天气不错！”

张文一看穿帮了，赶紧转移话题，尴尬的看着天空自言自语“流氓、色胚……”

敏敏嗔了一下，想到昨晚被喜儿袭击下身时那软软的感觉，无法否认那种酥麻也很舒服。这时候也羞于再提昨晚的事，只是在她青涩的思想里，总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亲对方的下身，难道不脏吗？

张文埋头苦吃，将粥一喝完赶紧站起身，“一边点烟，一边说：“敏敏，我先去工地那，照顾好家，知道吗？”

“知道啦！”

敏敏不乐意的撇了撇嘴说：“反正昨晚被她闹得睡不着，回头睡一觉刚好！下次可别再让她闹了，不然我把她掐死。”

“乖！”

张文呵呵的一笑，却害怕敏敏再追问下去，转身跑了出去。

“色鬼……”

敏敏还有些吃醋的嘀咕着，不过却是不由得想起被张文占便宜的那一晚，还有喜儿那柔嫩的小嘴唇亲吻在羞处的痒，对于性事的好奇开始困扰着她，脸色一下变得滚烫。

跑了出来，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不过看样子吃了这表妹也只是迟早的事，现在家里人那么多，有时候想干点坏事也有难度，要是她搬去老房子住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起码不能在姐姐面前调戏她吧，秀秀在家时也没办法和她深入的发展，闹不好要是几个醋坛子一起打翻也不好收拾。

厂房的工地上忙得热火朝天的，不过设计的计划有所改变！张文已经放弃了海鲜鸡的想法，毕竟运输不太方便的小渔村，光是保鲜和运输的成本会很大。最好还是弄一些类似于水蛭一样的生意，成本低、运输容易，东西小却有更大的价值。但现在除了水蛭外，另一间养殖厂要养什么，张文还真是没底，看来还是得抽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再做决定。

比起工地上的热火朝无，树林底下的情景可就安逸得多了！姨妈和妈妈两名美妇往那一坐，明艳动人自然是美不胜收，两名农妇坐在她们旁边，虽然有点黑，但也是耐看型的！四个女人一边唧唧喳喳的说着笑，一边研究着国粹的精神，激动的打麻将。

张文对那两名中年女人只是扫过一眼，也不得不感叹这一方水土只是养人。

虽然比起家里遗传基因优良的美人们逊色不少，但长得也算可以，水清水秀的海边小村真养育了不少水灵的美女，看来这里出产的美女都已经可以批发了，量真足啊。

比较可笑的是这副麻将，并不是平常所见的石制或者是塑胶的，而是用方形的木头刻出来，然后上一些颜料，简陋得有些吓人。不过话说妈妈有这样的兴趣，张文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以前家里没钱，不敢乱玩吧！

陈桂香只是回头温柔的一笑，又继续她伟大的事业。似乎真的对这有偏好，以前不玩只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已宝爷和陈强在树下一人一把太师椅的发着懒，目光都幽怨的看着这边。张文一走过去的时候，陈晓萍突然眼里闪过了一丝亮光，朝陈强招了招手说：“强强，你过来替我几把，我休息一会！”

陈强马上来了精神，屁颠的跑了过去，搓着手说：“总算轮到我了，你有事赶紧忙去吧！”

陈晓萍瞪了他一眼，站起来的时候，胸前硕大的豪乳上下一动，看得张文眼睛都有些花了。陈桂香一边摸着牌，一边头也不回的说：“小文呀，你姨有事和你说一下！”

“啥事呀姨？”

张文见她走了过来，立刻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不过目光也不可避免的集中到了那对豪乳之上，感叹她顶着这么大的重量，走路难道不累吗？

陈晓萍嫣然一笑，亲热的朝张文说：“这里热，说话不太方便。咱找个凉点的地方，姨再和你说吧丨”“行！”

张文答应了一声，随着她走到了树林里。看着她饱满的臀部一步一扭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许多，不会是这个姨妈要趁机勾引自己吧！该死的，怎么能这样，到时候自己肯定没有定力能拒绝她，难道真要在这野战一场吗？

“就坐这吧！”

在张文胡思乱想的时候，两人已经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有个砍伐过后留下的树桩，拿来当凳子倒是刚刚好。陈晓萍自己找了个平坦点的坐下，又顺手指了指另一个比较近的。

今天的陈晓萍穿的还是昨天那一身衣服，头发简单的盘起看起来很是清爽，浑身上下散发着朴素的美丽。最不朴素的还是隐藏在宽松衣服下的身材，尤其是一对呼之欲出的爆乳，让张文的视线总是不自觉的朝那靠过去，幻想着这一对宝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陈晓萍见张文的目光落在她的胸上，或许是习惯了男人这样色色的眼神，倒也没怎么在意，只是摆了摆手，笑呵呵的说：“行了，小文，秀秀给你看还看不够啊！姨妈这么老了还有啥好看的。”

她这样大方，张文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的笑了笑，恭维说：“您可别开玩笑了，我怎么看都不觉得您有显老的地方，和敏敏站一起就跟姐妹似的，咱家的女人都显年轻，打眼一看最多您就是个小媳妇而已，和老字一点都沾不上边。”

“嘴真甜！”

陈晓萍咯咯的笑了起来，乳房乱颤着让人眼花撩乱，她温柔的看着张文，犹豫了一下，突然变得有些扭捏起来。

张文狠狠的咽了一下口水，但还是一脸正经的说：“姨，你有哈事你就尽管说，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能帮上的我肯定帮。”

陈晓萍想了想，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小文，姨想和你借点钱！”

“可以呀！”

张文想都不想就答应了，那表情甚至有点奇怪，透露出就这点事你还说得那么正经。

陈晓萍微微的一愣，见张文连借多少都没问就答应下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却是充满了男人味。自己也是想了很久才敢和姐姐开口，姐姐却推托说现在家里事都是儿子在拿主意。要知道很多亲戚之间都是因为借钱的问题而闹得不愉快，所以陈晓萍才那么小心翼翼，但张文反应之平淡倒是让她惊讶了。

“姨想向你借一万？”

陈晓萍说完后小心翼翼的看着张文，毕竟一万块钱在这地方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大到再好的亲戚都谨之又慎不敢轻易就借。

“可以。”

张文照样是连想都没想，不过还是疑惑的问：“对了姨，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用？”

陈晓萍脸上立刻绽放出欣喜的微笑，慇勤的说：“我想给你家建哥把媳妇给娶了！这样我就没啥可操心的。”

“没问题呀。”

张文温柔的笑了笑，点头说：“这是好事，让他早点成个家也不错。不过家建哥有喜欢的对象了没有，你可别乱给人家点个老婆。”

〃陈晓萍长长的叹了口气，摇着头说：“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好姑娘不有的是，偏偏看上瘫子家的姑娘！他家穷的都喝西北风了，上次我去提亲的时候，他说把敏敏换给她儿子当媳妇我没答应，又没钱办这个事，这不就拖到现在了。”

张文也知道换亲的陋习在这一带依然存在，很多人家没钱娶媳妇，就拿家里的女儿和别人家换，为的还是能传宗接代留个香火，甚至有不少生了女儿养不起的会偷偷丢了，心地好一点的就看看有没有人要抱养。总之在这一带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有，匪夷所思的想法不是都市里的人所能理解的。

好在没换亲，要不自己这可爱的小表妹可算是糟蹋了。张文赶紧殷切的问：“那家建哥是什么意思？”

“他当然想了！”

陈晓萍一脸慈爱的说：“那小姑娘也挺不错的，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你家建哥去了镇里以后不怎么想回来，我就搪心他一心想在那安家，所以想先把房子修建给他并多置办点田地，看他能不能安心的留在这里。”

张文沉默了一下，只要出去过的年轻人很少肯回来的，尽管镇上的经济也不是很好，但绝对比在这死守着一张鱼网或者几亩田地强，再加上年轻人很多都喜欢闯一闯。照自己的眼光来看，家建那样的人是不会甘于在这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姨妈想留住他也是挺难的。

“小文！”

陈晓萍见张文苦着张脸，马上担心的问：“怎么了，是不是你现在凑不出来啊！要是少点的话也可以，三、五千也可以，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那倒不是钱的问题！”

张文摇了摇头，一脸严肃的说：“只是我感觉家建不会乖乖的守在这，就算你给他娶媳妇并置办田地，他照样还是会往外。”

“唉……”

陈晓萍幽怨的叹了口气，有些无力的说：“姨心里也清楚，这孩子一直挺野的。他不乐意在这老实的待着，但哪个当妈的不想把孩子放在身边，看着他娶媳妇生孩子，闲暇无事的时候能逗逗孙子，他要走我也是舍不得呀。”

张文本能的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说：“姨，其实家建要真的想在镇上待着也没什么问题，反正一来一回的也很方便，离的也不算远。孩子有这个志气，你总不能挡着他对吧！听我的，这心你是操不过来。”

陈晓萍脸色一时很是落寞，唉声叹气说，“我也知道儿大不由娘，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爹又去得早，敏敏再贴心也迟早要嫁人的，以后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张文几乎是脱口而出：“没事，以后我养你就好了！”

陈晓萍苦笑了 一下，但明显有些心动，不过还是摇着头说：“小文，姨知道你这孩子心地好，姨也很感动！但家建到底是自己的孩子，我能不操这个心吗？”

张文知道她动摇了，马上趁热打铁的说：“姨，家建在镇里待着其实也挺好的，谁不想自己家的孩子有点出息。这样吧，您就别操这个心了，他要乐意娶的话，这钱我肯定能拿出来。以后他要去镇里生活，我再看看能不能帮他弄点小生意什么的，这样逢年过节时他也可以回来看看你，不是吗？”

陈晓萍思绪万千的看了看张文，温和的笑了笑说：“小文，到底是你想得比较多！老实告诉姨，你是不是喜欢敏敏呀？”

“是！”

张文也不否认，一脸认真的说：“敏敏是个好女孩，我挺喜欢她的。”

“我也看出来了！”

陈晓萍娇媚万千的用食指在张文的额头上点了 一下，吃吃的笑了起来：“你这个小家伙，一回来就勾走秀秀的魂，这会连敏敏都被你迷得晕头转向的，估计迟早也得跟着你姓张了，看不出你这孩子也挺能耐的嘛！”

面若桃花的浅笑，成熟妩媚的风情一下就让张文愣了神！她这一抬手，身子一低从领口处正好可以看见迷人的乳沟，在肉色胸罩的保护下特别的圆润诱人，白花花的乳房像鲜嫩的豆腐，让人恨不能使劲地咬上几口。好大啊！张文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感觉喉咙似乎有火在烧一样。

陈晓萍见张文愣神了，顺着视线一看顿时明白了是自己小小的走光，赶紧拉了拉领口，嗔道：“真是个小色狼，连姨妈的便宜都占。”

张文尴尬的笑了笑，用最屡试不爽的恭维，笑呵呵的说：“没办法，谁叫姨妈那么漂亮！我看得都快傻眼了。”

“行了，你别贫嘴了 1。”

陈晓萍妩媚的白了 一眼，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温柔的说：“等我让人叫家建回来一趟吧，到时候你们哥俩坐一起说说就好了。你妈说得对，孩子大了咱也管不动了，要是以后实在没得吃的话，我就上你家来。”

“行！”

张文呵呵的一乐，开玩笑说：“到时候你可能是我的老岳母了，想怎么样，我哪敢说个不字呀！”

“什么老岳母啊，我很老吗？”

陈晓萍如少女一样的噘起嘴，语气娇滴滴的听得人骨头都发麻了！

“不老、不老！”

张文意识到说错话了，赶紧嘈皮笑脸的解释说：“您哪点老了，谁造这谣我和他拚命去！看您这身段，这漂亮的脸蛋，我都想上门提亲去了，就是不知道该找谁而已！”

“小滑头！”

陈晓萍被夸得芳心大悦，咯咯的笑了几声后脚步轻快的走了。

张文一直跟在后边，眼神总是不自觉的落在她翘美的臀部上，又圆又挺的很是迷人，走起路来也扭得十分性感！直到走出树林以后，张文才恋恋不舍的将目光从一这位美妇的身上挪开，装作若无其事的跑去看工地的情况。

在小丹的发起下，还没盖好的水蛭养殖厂，种源已经不是问题了，附近的小孩抓了特别多的水蛭，现在那几口大水缸都有点装不下了，乐得张文心想：这钱真是大省特省了，就等着分下品种的问题了。

养殖厂的建设差不多也要接近尾声了，张文看着眼前的情景不由得想，自己是不是该出去一趟了，先卖掉手边的小古董，再好好的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要多买点书回来看，以后才能管理好这一块，毕竟不能总依靠着收购小古董这不实际的事赚钱吧。

就在张文沉思的时候，陈桂香把位子让给了别人，走过来一把就拖着张文的手朝没人的地方走去，压低了声音，有些紧张的问：“小文，你姨把事都和你说了？”

“是啊！”

张文笑呵呵的说：“我还以为有多大的事呢，搞得那么神秘干什么啊！”

陈桂香俏脸一红，急得直跺脚说：“还多大的事呢，你这孩子怎么想不明白呀。你姨那意思明白不过了，她想把敏敏嫁给你，那以后这钱她就不用还了。”

妈妈的节俭，张文是知道的，但还真不知道她会节俭到和亲姐妹明算帐的地步。张文哭笑不得的说：“那也是正常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陈桂香咬着牙，犹豫了冗一会后说：“小文，不是妈乐意说！咱有点小钱了，但你也得算计着花，你姨就家建这个儿子，她现在手里没钱，娶媳妇的钱肯定就指望你了，家建要真不肯回来的话，你不就得帮她养老了吗？这钱一花下来可不少，你可得想明白了。”

张文心里一暖，看着她关切的眼神深深明白了亲情的涵义。自己想的只是眼前，妈妈却为自己担心那么久以后的事，这样的关爱让人如何能去报答。本能的伸出手去，慢慢的将她抱住，柔声的说：“妈，我知道你疼我！但这些事我心里有数，你弟弟一个，妹妹也就一个，当大姐的不容易，我又是你儿子，你害怕我们之间会闹矛盾对吗？”

陈桂香被儿子这一抱，虽然一开始有点慌张，但看到张文眼里的柔和时却是全身发软，任由儿子将自己纳进怀里，疼爱的嗔道：“你知道就好了，妈不想以后你后悔，这才和你说那么多！”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只感觉有一股女性的幽香从鼻孔里贯入。如果是平时，抱着这样美艳动人的少妇，只怕早就硬得能开山破石了，但这一刻却是心如止水，感觉到的全是浓郁的亲情！

“妈！”

张文思索了一下，满脸温柔的说：“你别担心那么多！花钱咱不怕，最关键的是能赚钱对吧？舅舅和姨妈家的环境也不好，你说咱们不帮的话谁帮？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只要赚的钱多，咱们就不怕花这些小数。”

张文的语气软绵绵的但却让人无法反驳，陈桂香长长的叹了口气，还是不免有些担心的说：“小文呀，妈总说家里你管事，但不免的还得唠叨一下，你姨的情况很不好，几乎除了家建打工的那一点钱外没别的结余，你的钱一旦借她就别指望她能还了！”

“知道了，老妈！”

张文亲热的搂过她的肩膀，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她还不了也没事，咱就抓她的闺女抵帐。这种地主老爷干的事我最喜欢了，到时候咱一年让她生一个孩子算是利息怎么样？弄一群小小文给您玩也不错啊。”

“去……”

陈桂香咯咯的笑了起来，心情也是好了许多，但还是白了一眼说：“你把敏敏当母猪了 =，还一年一个呢！你怎不说一胎十几个。”

“你说的，我可没说！”

张文狡猾的笑了笑，立刻撒腿跑了。

陈桂香犹如少女撒娇一样，一边在后边追着， 一边娇喝道：“臭小子你给我站住，连老娘都敢逗，快过来给我打几下消消气！

“傻子才站住呢！”

张文做了个鬼脸，跑得更快了！

众人看着这母子俩像小孩一样的玩闹，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记忆里不知道多久没看过陈桂香有这样开心了，以前的她很压抑，经常都板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即使以前她也很年轻貌美，但因为思念儿子总是眉头深锁，那时候的年轻远比不上现在的微笑迷人，尤其是陈家姐弟也都知道这姐姐生活的不易，现在看她这样开心，心里也一阵的欣慰。

闹了好一会，张文终于还是忍不住色意，眼光若有若无的看向妈妈衣衫凌乱所露出的雪白肌肤。而陈桂香则是太高兴了，丝毫没察觉儿子的眼色变黄了，冲 上来一个劲的掐着张文的耳朵，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臭小子跑得挺快的，害得老娘追了那么久！”

伴随着喘息而上下起伏的美胸，因为跑了太久而变得红润的悄脸，唭怪中又带点撒娇的妩媚风情都让张文迷恋，不过还是马上装疼的认着错：“老娘，疼！这是人耳，你别那么使劲呀。”

“你小子还知道疼呀！”

陈桂香得意的笑了起来，不过也是心疼的把手放开，帮张文揉了揉耳朵后问：“真的那么疼吗？”

“当然疼了！”

张文一脸的委屈，但看着妈妈眼里的温柔却无法再装下去。

她这一说话似乎有一股幽然的芬芳从小嘴里散发出来，张文不由得呆滞一下，傻乎乎的说：“妈，你真美。”

由衷的赞叹让陈桂香羞红了脸，好话哪个女人都愿意听，马上喜笑颜开的嗔道：“少来了你这小滑头，没事夸我干什么！妈又没钱给你，无事献慇勤绝对没好事。”

“呵呵！”

张文看了看时间都下午了，一看她们这麻将打得热火朝天，马上说：“妈，我去接姐姐回来吧，一会你们也早点回家！”

“行，别乱来知道吗丨”陈桂香若有所指的嘱咐了一声，一转身又杀进了长城里去，兴致高昂的把还玩不到两把的宝爷瞪得老实的走开了。

张文摇了摇头，麻将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魅力！居然连这偏僻的穷地方都无法抵抗，反正张文是不懂也不想去懂。哼着小曲回家牵出了摩托车，朝那所破落的学校开了过去。

这里还是那么的破，破到张文怀疑怎么还没倒塌！几乎是摇摇欲坠的大门，这时候敞开着，刚一骑进去就看见角落的一棵栀子树下有两个娇倩的身影，都是一样的高挑动人，当然其中一个挺着个大肚子，怎么看都有些别扭。

那位林老师，后来张文才知道名字叫林巧玉，倒是有点文化气息的名字，这时候她哭得泪眼红肿，泣不成声的模样看起来十分可怜。而姐姐一边在安慰着她，一边很气愤的说着什么，比手画脚的看气起来只差没动手打人了。

张文将车在她们面前一停，、上前打了个招呼：“姐，玉姐。”

林巧玉擦了擦泪水，给了张文一个不是很好看的笑容，很勉强的那一种，哽咽着说：“是小文呀！”

“小文，你怎么来了？”

张少琳一边示意张文坐下，一边滔滔不绝的骂了起来：“你说说这狗屁的一家还是不是人，这边挺着个大肚子死了老公；那边尸骨没埋呢，她婆婆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被狗咬了，竟然听着几个儿子的话，把林老师赶出来，也不想想肚子里还有他家的骨肉，真是气死人了！”

“姐，你别着急！”

张文摆了摆手，问：“到底怎么回事呀？”

“气死了，我都不想说了。”

张少琳鼓着腮帮子，咬牙切齿的说：“总之那群龟孙子都不是人，死了肯定没全尸，全家都该给雷劈死！”

张文看了看眼前这哭得和泪人儿一样的孕妇，前几天看见她的时候，那种在这地方上比较突出的斯文秀气还让人记忆犹新，这会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脸色憔悴得吓人，披头散发的很是狼狈，看起来十分的可怜。

林巧玉拉了拉张少琳的手，虽然还流着泪但语气坚决的说：“算了琳琳，玉姐知道你为了我好！我就不信离开他们我就活不了，肚子里的孩子以后和他们老王家没半点关系，我自己生自己养。”

张文犹豫了 一下，还是问：“林老师，那你娘家那边呢？”

一说这话似乎点燃了火药库一样，张少琳气得火冒三丈：“还什么娘家呢，林老师从小就是抱养的，还不是指望她能换一门亲，这会媳妇也娶完了！那两家好得和一家一样，就知道一起欺负这孤儿寡母，他妈的都是禽兽，就是狗日出来的货。”

张文有些傻眼的看着姐姐爆粗口，心想：别人家来个伦理悲剧关你什么事！

有必要激动得在这爆血管吗？

“算了，别说了！”

林巧玉落寞的叹了口气，真诚的看着张文道谢说。

“小文，回去帮我谢谢你妈！告诉她现在我哪都不去了，就在这住下。谢谢你妈给我的那些锅碗瓢盆，暂时我也能自己过日子了！”

张少琳脸色有点不自然，多少带着几分的难为情。张文一想就明白了，我说老妈那么抠门的人，搬个家怎么带的东西那么少！原来那些旧货都拿去做顺水人情了呀，还赶上人家最需要的时候，这算盘打得真叫人佩服。

“我想回屋躺一会！”

林巧玉看样子很是疲惫，有气无力的站了起来，但手一碰上圆圆的肚子时眼里却充满了母性的光辉，让人感觉很美！

张少琳赶紧去扶她，张文也识趣的扶住另一边，手微微的碰到她的乳房，不过这会林巧玉是伤心欲绝，哪会去想那么多，根本就没半点感觉，更不会觉得张文是故意占她便宜。

所谓的学校早就是半座废墟，而她住的房间更是让张文一看就觉得心酸，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即使是猪圈都比这好多了。只有不到四平方米的小房间，屋顶漏了好几处不说，有的瓦片更像随时要掉下来一样。

四周的泥胚墙破了不少的洞，小点的拿泥巴还是石头一堵就好了。不过有一面有个足有一米大小的缺口，拿一张破被子捂上就算完事！所谓的床，不过是底下垫了几块凹凸不平的石头，上边铺上几块已经断裂的木板而已，不用坐上去似乎就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床上的被子都是这次搬家淘汰下来的旧被子，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桌子，但这唯一的桌子也缺了一条腿，底下拿石片一点一点的垫上来，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摔倒，桌子上摆着旧的碗筷，唯一算还可以的家具是一个老式的暖水瓶，在这让人无法想像的破落中算是唯一颜色还算鲜艳的东西。

就这么一间房间，还算是所有的屋子里最好的。

张文看到这一幕，心里就有点发酸了。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沦落到呢？

即使以前家里再穷也是有个挡风遮雨的地方，她这房子别说挡风遮雨了，甚至随时都会倒塌，让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住在这样的地方，她的家人心真是够狠的，简直就是没有人性。

张少琳也是眼眶有些发红，扶着林巧玉慢慢的坐下，那几块木板立刻摇晃了几下。林巧玉也感觉到了姐弟俩的压抑，温和的笑了笑说：“没事，这地方还能住！以前又不是没住过，没什么不习惯的。”

张少琳的年纪其实比她小不了几岁，但一看这位童年的记忆里娇小玲珑、和蔼可亲的老师这会落魄成这样，忍不住眼眶一红，眼泪一下就掉了出来，啜泣着说：“老师，你放心！明无我就让人来给你盖间新房，盖一间结实点的让你住。”

说完，眼里全是期待的看了看张文，张文当然无法拒绝了。反正工地有剩余的砖和材料，这点钱也算不了什么！只是还有些担心的问：“林老师，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怎么样营养都得跟上去吧，要不你暂时上我家去，好吗？”

“不了！”

林巧玉性子倔强，倒了这地步即使别人可怜她，她也觉得心里不安，摇了摇头后说：“我知道你家刚搬，咱没亲没故的，你不用想都么多。”

“可是……”

张少琳有些泣不成声了，蹲了下来一阵的啜泣。

“傻瓜。”

也难为林巧玉这时候笑得出来，尽管笑得还是很勉强，但一看张少琳哭成这样了，她却马上安慰起来：“我又不是没手没脚的，有什么好怕的。等这几天，我把这收拾收拾，到时候让孩子们再来上学，也能赚点过日子的钱，小丹不是还不识字吗？到时候我会给她开小灶的哦。”

略带顽皮的语气却怎么都让人高兴不起来！张文皱着眉头在想该怎么去帮这个不幸的女人，真正碰上这种事发生在身边的时候不能不动容，人都是有同情心的，这时候自己可以伸一次手，帮她一把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林巧玉似乎也是真的对那所谓的亲情心寒了 ，言语之间甚至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她愈是这样的平静，张文愈是觉得她的心肯定是滴血一样的疼痛，新婚燕尔没多久就碰上这样的事，如果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恐怕这会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

“老师……”

“老师……”

这时候，门外陆陆续续来了一群男男女女。看样子都和张少琳年纪相仿或者小了一些，一个个沉默的走了进来，看了看屋里的一切也很不好受，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和蔬菜一个个的放下，有的也拿了些水泥开始堵那些小窟萨眼。

“过来就好了，拿东西干什么啊？”

林巧玉温柔的笑了笑，眼里还止不住的继续掉着泪水，但这次看起来却是有几分的幸福。

“老师……”

一个二十十出头的女人眼眶一红，和张少琳一样哭了出来，哽咽着说：“又不是给你的，你在这高兴什么！这东西是我给孩子吃的。”

“就是！”

有的男孩也是眼眶红了起来，但他们只是抽了抽鼻子并没多说什么，默默的修缮着房子或者是放下一些日用的东西。

张文沉默着从屋里退了出来，仔细一看来了二十多名她以前的学生，看他们脚上的泥巴都没干，应该是刚从田地里回来的。那时的她貌似还在读初中吧，一个半大小孩给一群小屁孩讲课，用稚气未脱的童音去教导一个个求知若渴的孩子。

这一幕该让人多心酸呀，虽然不太了解，但张文也觉得她应该是个好人。

张文感慨万千的时候，张少琳哭着走了出来，从后边一把抱住了张文，哽咽着说：“小文，姐什么都没求过你，现在求你件事好不好……”

张文赶紧将她抱住，一边安慰一边柔声的说：“姐，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哪怕要我的命都可以，你别哭了好吗？这样我会心疼的。”

张少琳将脑袋埋在张文的怀里，1边抽着鼻子，一边哽咽着说：“帮帮老师吧！其他人都有心无力，姐知道你现在还有钱，别的不用，起码给她一个能住的地方，好吗？”

“好好，你不哭的话说什么都行！”

张文一边安慰着，一边和她上了车，出了学校以后不敢直接回家，兜着风，好说歹说的才让张少琳止住了流个不停的泪水，也是没想到一向倔强的姐姐还有如此感性的一面，不过这一面也是很可爱的。

张文又说了几个黄色笑话，把她逗得破涕为笑以后，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姐呀，你可吓死我了！你和这老师的关系那么好吗？我还没见你哭成这样过。”

张少琳嘟着小嘴，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有些不乐意的说：“哭一下怎么啦，我是你姐呀！女孩子哭有什么不正常的，林老师那么可怜，我说你有没有同情心呀？”

“有有有！”

张文呵呵的一笑，车骑上了海边的小道上，一边享受着海风的清凉，一边惬意的说：“姐姐，其实没事出来逛一下也挺不错的！”

“是啊I”张少琳满脸幸福的笑了笑，将头靠在了张文的背上，小手紧紧的环住张文的腰。这简单的兜风似爷是两人之间的约会一样，虽然没什么浪漫的事，但这种安逸却也让人感觉很舒服。

如果不是有林巧玉的事，相信这简单的约会都会让张少琳欣喜若狂，但这会两人都因为她的事而感觉心酸，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比较好。

两人都没说话，默默的享受这个好时光！发生了关系以后，张文也有那么点免疫力了，要是以前姐姐用柔软的乳房贴在背上磨蹭，那绝对会化身狼人将她扑倒，但现在已经好多了，起码没当初那么的急色。

一直逛到了天都快黑了，张少琳还有些意犹未尽！但在这破地方没办法用手机联络，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张文还是掉转车头朝家骑去。

刚进了院子里，就看见小丹哼着小曲在收晒干的衣服！转头一看两人亲密的下了车，大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芒，看了看张少琳披头散发，因为哭过而有点憔悴的神色，不由得调戏说：“怎么了姐，你的样子怎么像是被强奸过一样！”

说完若有所指的看向了张文。

女孩都在意自己的容貌，张少琳自然也不例外，立刻着急的问：“真的吗？”

说完去车的后视镜一照，自己的样子确实很难看，慌忙的整理了一下，马上苦着脸问：“小丹，姐这样像被多少人强奸过？”

张文听了冷汗直流，这姐妹俩一个比一个强悍！这话答得真是太经典了，饶是一向古灵精怪的小丹也被弄得无言了，沉默了大半天，才幽幽的来了一句：“不知道，反正就像是被人强奸的。”

“去你的！”

张少琳嗔怒着，跑过去做势要打她。

“人家说的是心里话嘛！”

小丹调皮的笑了笑，一转身赶紧跑了。

一大一小两个美人嬉戏着，这副美景实在是赏心悦目。不过张文也是有些哭笑不得，这姐妹俩的对话怎么那么强悍呢，随口之间就能配合得这样经典，看来以后的日子少不了欢声和笑语了！

跟在她们后边，张文有点想念喜儿这个可爱无比的小萝莉了，她的乖巧温颇都让张文十分喜欢！尽管智商有一点问题，但也不碍她的幼嫩动人，楚楚可怜的眼神一出现就让张文疼爱不已。

第四章 香艳浴室

晚饭同样是热闹到了极点，一群大小美人莺莺燕燕谈论着各自的话题，在欢声笑语中消灭着桌上的食物。在这种时候张文往往就和局外人没什么区别了，但也乐得看她们这样的开心丨。

期间张文特别的注意了一下舅妈的表情，她还是和平常一样的喜笑颜开。偶尔对上张文的视线时，眼里有一丝的暧昧，但却掩饰得很好，几乎没有人察觉到两人之间一直在眉来眼去。

人多饭也香这话不假，四菜二汤被消灭得那叫一个干净啊，唯一还剩一点的就是张文专属的那份中药炖土鸡汤，不过肉也全被喜儿和小丹消灭光了。现在张文习惯每晚一杯药酒，每顿一道壮阳的菜，似乎真的很有效果一样，除了张少琳一直说命根子变大，更神的是时间上也更持久了 =，这才让张文有了坚持不懈的决心。

吃完了晚饭，除去昨天的酒醉不说，这算是在新家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小丹本来兴致勃勃的想打一会羽毛球，无奈天都黑了也就打消了念头，不过也是兴奋的拉上敏敏到她的房间去，一起看漫画去了，现在满屋子的宝贝都是她炫耀的资本，如果不是陈桂香严厉的让她不准带那些满身泥巴的小孩回来，恐怕这家里就成了儿童乐园了。

张少琳虽然还有点忐忑，但还是鼓起勇气拉着陈桂香到一边说起了林巧玉的事。舅妈、姨妈两位美妇贤慧的收拾起了碗筷，秀秀慇勤的擦着桌子，张文俨然就成了个地主爷，一边看着电视上那无聊到极点的节目，一边笑呵呵的逗着喜儿，欣赏着大小美人们勤快的一面喜儿这时候也不怎么黏人，毕竟和小丹一起疯了一天，身上还有些泥巴和枯草，或许也是因为害怕被骂，睁着大眼睛楚楚可怜的看着张文，但就是不敢凑上前来““小文……”

母女俩谈完了事，陈桂香率先走了出来，让张文比较意外的是她并没有反对自己出这个不必要的钱，而是满脸严肃的说：“你姐和我说了，这钱拿不拿，妈也不想再过问，不过你要想赞助村里的小学，妈就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张文笑呵呵的看着她，难得老妈大方了这一把，而且还那么干净利索，实在是奇怪呀！

陈桂香定了定神，满脸认真的说：“这事不能光咱出钱，得和宝爷说讲村里出点人去干活，还有就是学校得叫张家小学，不叫这名字的话，咱不掏钱！”

张文一下就明白了，还是虚荣心作祟啊！做了好事也必须留一个名，不过话说这也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马上点了点头，笑呵呵的说：“行呀，妈！这事你去办就可以了，叫什么名字你决定吧！”

“嗯！”

陈桂香点了点头，还是有些心疼的说：“虽然妈支持你花这钱，你回来以后乡亲看咱们的眼光都不一样了，咱现在好了也得造福一下乡里是吧！”

张文有点想偷笑，心想：要是没个破名的话，你有那么大方吗？当然这些都是心里想的，没敢说出口！

谈话间，张少琳走了出来，手里还提着满满一袋子东西，走到了门口换鞋似乎是要出门。张文马上关心的问：“姐，天都黑了你还去哪啊？”

张少琳脸上带着欣喜，微笑着说：“接老师去咱们老房子那住，反正现在空着也是空着，就让她先在那住一段时间，等学校的房子修好了再让她搬回去住。”

“我陪你去吧1”张文马上慇勤的站起身来，心里抱的自然是打野战的想法。

“不用了：…”

陈桂香摇了摇头， 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一会你陪陪秀秀吧，我和你姐过去就行了，正好我也看看她！”

“可是天那么黑……”

张文满脸都是担忧。

陈桂香无所谓的笑了笑，亲热的拍了拍张文的肩膀说：“行了小文，咱在这活了多少年了有啥好怕的，再说了，这里敢惹你妈我的人还没出世呢！”

、姐，我也去吧！”

陈晓萍这时候边擦手边走了出来，笑呵呵的说：“反正肚子饱得走走，小林还是第一次怀孕，咱过去也可以教她点东西。”

“嗯，走吧！”

陈桂香、一点头，三位美人拿起手电筒就走了出去。尽管张文不放心的想跟上去，但还是被张少琳狠狠的白了 一眼，很明显这次去的目的是想教她安胎和怀孕该注意的事，说一些女人之间的话题，自己跟过去确实有点不妥。

张文无奈的笑了笑，送她们到了门口后这才走了回去！刚进屋的时候看见舅妈和秀秀忙完了家务，母女花坐在地上看着电视，虽然沉闷节目让人提不起兴致，但她们也是看得津津有味，毕竟在这看电视是一件奢侈的事。

整栋房子除了张文的房间带盥洗室以外，就只有一间公用的在一楼的客厅里。

这也是张文下流的安排，要是每间房间都安上的话，就没办法欣赏美人出浴的美景了，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眼睛能吃上霜淇淋，在客厅能每晚欣赏她们出浴的美景。

敏敏在小丹的房间里待没多久，就拿了衣服匆匆的跑去洗澡了。女人洗澡的时间一般都长，一会大家都在的话，不知道排队得排多久，她的小觉悟也算是不错了小丹也哼着小曲走了出来，一看喜儿一身还是脏兮兮的，还赖在张文的旁边，粉眉一皱说：“哥，你可别被她蹭脏了，离她远点！”

张文看向秀秀，随口说：“秀秀，你带她们去咱房间里洗吧。

秀秀温顺的点了点头，说：“小丹，你去拿衣服先洗吧！一会我帮喜儿洗就可以了。”

“哟，夫唱妇随呀！”

小丹狡黠的笑了笑，一脸顽皮的看着两人，禁不住调戏起来：“这俩口子一搭上日子，立刻就一唱一和的！真让人羡慕呀。”

“去你的！”

秀秀红着脸嗔了一句。

张文则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眼光悄悄的看了看何秀芸，见她的表情很是复杂，虽然有点醋意但似乎也没排斥，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小丹调皮的笑了笑，看了看喜儿有些不乐意的说：“算啦，我妈可给我下了令，禁止踏进你们房间一步，违者打屁股。我还是老实的等敏敏姐冼完再说吧。反正晚上敏敏和我睡，喜儿一会让她自生自灭去罗。”

小丹的说法让张文不由得皱了皱眉，刚想说她几句的时候，小萝莉一看张文的脸色不对已经识相的跑回了房间里去，看来敏敏也不喜欢和喜儿一起睡，或者是害怕再被她占便宜才要住小丹那！

“表哥……”

秀秀一看张文有点生气了，立刻温柔的拉着张文的手，轻声的说：“你别怪小丹了，她只是心直口快而已，要不咱们现在帮喜儿洗吧！”

“嗯……”

张文没多说什么，但还是觉得这妹妹被自己宠得愈来愈不像话了，看来是得找个机会好好的说说她。

“舅妈，您先坐着！”

张文站起身的时候，趁秀秀不注意，伸手在何秀芸的屁股上摸了一把，尽管话说得很是正经，但眼神里却带着邪淫的笑意。

“嗯……”

何秀芸表面上全神贯注的看着电视，但却偷偷的白了张文一眼，风情万种的嗔怪让张文都有些硬了。

“喜儿！”

秀秀还是那么温柔可人，轻轻的拉起喜儿的手，摸了摸她漂亮的小脸蛋擦去上边的小泥点，柔声的说：“来，跟姐姐去洗澡！”

“爹爹……”

喜儿楚楚可怜的看向了张文，似乎是不愿意离开一样。

张文马上去牵她另一只手。柔声的说：“走吧，爹爹带你去洗！”

三人俨然三口之家一样的朝屋里走去。这一幕看得何秀芸有些心酸，虽然喜儿是个外人，但这一幕实在太像幸福的一家了。以后女儿也会有个孩子，他们会像现在一样的温存，自己会不会破坏了女儿的幸福？

进了房间，秀秀马上贤慧的去挑给喜儿换的衣服！虽然她还是有些羞涩，但到底是一个心细手巧的女孩子，将两人的衣服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没一会就挑出了一条小内裤，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喜儿胸前已经微微鼓起的小山包，又拿了一件黑色的小吊带。

“我先出去了！”

张文感觉留在这有些不好，只要自己能开溜的话，就能出去和舅妈偷偷摸摸的亲热一下，不失为一件好事。

“爹爹……别，别走……”

喜儿立刻拉住了张文的手，楚楚可怜的眼里全是不舍的哀求。

“表哥……”

秀秀脸色微微的一红，咬着下唇看了看张文一眼，声音低低盼说：“你也出了一身汗，要不……咱们一起洗吧！”

“好啊丨”秀秀这样诱人的邀请，如此的主动让人喜出望外。张文顿时兴奋得眼都绿了，根本没有拒绝的可能。秀秀又低着头，红着脸挑出了两人的衣服后，逃一样的先跑到浴室去了！张文马上兴奋的拉着喜儿的手跟了进去。

进去以后，张文一把从她手里抢过换洗的衣服丢到了床上，转身将房门一把锁上。回来一看秀秀脸红得都快滴血了，马上解释说：“锁了门比较好，衣服先放在外边，要不然一会喜儿闹起来的话很容易弄湿。”

“嗯！”

秀秀这才点了点头，好奇的看着瓷浴缸，轻声的问：“表哥，这个怎么用呀？”

张文知道少女都喜欢这种浪漫的泡泡浴，马上慇勤的走上前去，一边开着热水器往里注水，一边往里倒着沐浴露，笑呵呵的说：“反正咱们一起洗， 一会泡一下也挺舒服的！”

“嗯……”

秀秀点了点头，期待的看着愈来愈多的泡泡，温柔的朝喜儿招了招手说：“喜儿过来，姐姐帮你脱衣服。”

喜儿或许是有些不适应环境的转变，再加上她本就天生有点问题。这装潢精致的房间在她眼里很是新奇，木讷的点了点头，眼光还好奇的打量着浴室里见所未见的东西，挪着脚步乖乖的朝秀秀走了过去。

张文一边调试着水温，一边红着眼看秀秀温柔的小手慢慢解开喜儿身上的装束。喜儿虽然还年幼，但肉嫩的身体却也充满了致命的杀伤力，一对鼓鼓的小乳房犹如荷包蛋一样，上边两颗小乳头红嫩的点缀更显美丽，胯间只有绒一样细嫩的体毛，小巧的身躯虽然瘦小但却有别样的美丽，下身依然粉嫩迷人，小萝莉特有的稚气在这时候充满了别样的诱惑。

秀秀看了也是觉得喜儿真像个漂亮的瓷娃娃，但一看她傻里傻气的可爱表情。

不由得叹息这样一名可爱的女孩子却有这么大的缺陷，虽然傻傻的也挺可爱，但实在是不公平呀。

尽管看过好几次喜儿的身子了，但张文这时候还是马上就硬了起来，不过不敢表现那么明显，念头一转马上起了色意，走上前去拍了拍秀秀的肩膀，故作可怜的说：“秀秀姐，人家的衣服也没脱！”

“坏蛋……”

秀秀脸红的嗔了一下，不过还是温顺的开始用软软的小手解着张文的衣服，到底还是第一次动手，紧张中有些慌乱，难为情的娇羞看得张文差点就想狼嚎一番了。

小手颤抖着游移，没一会张文也光着屁股了。硬硬的大肉棒弹跳而出，还激动的抖动几下。秀秀难为情的别过头去，嗔道：“你怎么这样啊，喜儿还在这呢！”

“没办法……”

张文一脸的淫笑，不过马上可怜兮兮的说：“昨晚丈母娘把我媳妇给睡了，可怜的我无家可归只能去姐姐那寻找一点温暖。这不兄弟都看不下去了，帮我一起抗议了嘛！”

“去……什么睡了！”

秀秀脸色一红，小心翼翼的说：“表哥，晚上我还和我妈睡好吗？”

“为什么啊？”

张文一脸的不满，不过这不满多少是有点灌水的。 秀秀慢慢的站起身来，温柔的抱住了张文，轻声细语的说：“表哥，我求你了！我妈在这住不了几天，我想多陪陪她嘛。”

“那我怎么办啊！”

张文苦着张脸，故意用下身顶了顶她。 秀秀红着脸，咬着牙很不好意思的说：“那你以为人家干嘛叫你一起洗呀！”

“乖宝贝……”

张文感动的看着她，一把将她软软的身子抱住后，低头吻上了她娇艳欲滴的红唇。秀秀嘤咛了一声，马上伸出丁香小舌热烈的回应着，两人无视在旁边发呆的喜儿，舌头在空气中纠缠到了一块，“喷喷”的吻着，彼此索 取味道。

良久的一吻，秀秀早已经是面红如潮，眼含柔水，娇滴滴的看着张文，低声的说：“表哥，你先泡一下吧I”张文这才意识到浴缸里的水差不多满了，上边也飘满了一个个的泡泡，秀秀眼里也全是小星星了。赶紧把水一关，却是色色的注视着她，嘻笑着说：“不行，我要看你脱衣服！”

秀秀娇柔万千的白了一眼，但还是大着胆开始解下身上轻柔的遮羞，衣服慢慢的落地，将一具充满青春气息的玉体展现在张文的面前，难免遗是不好意思的用小手护在了胸前和胯间，娇嗔道∶“别看了，赶紧洗啦！”

张文看了看浴缸，笑呵呵的说：“你和喜儿泡吧，浴缸那么小，挤不下三个人。”

“嗯……”

秀秀应了一声，拉着还在发呆的喜儿走入浴缸里泡了起来，刚坐下去的时候，温度适中的清水舒服得她满面的陶醉。张文却是拿眼睛偷偷的一瞄，喜儿张开腿的一瞬间，那粉嫩诱人的羞处，让自己日思夜想的迷人地带看得不是很清楚，但这种朦胧的感觉也是挺让人心动的。

两位小美人舒服的洗着泡泡浴，喜儿本来就是个小孩子性格，从好奇中回过神来立刻就闹了起来，泼得秀秀头发上全是泡泡，秀秀也不甘寂寞的还击，少女活泼的天性让她变得更加的欢快，没一会就闹得遍地都是白色的泡沬张文老实的在一边，看着这幅美丽的嬉水图！两个小美人白哲的皮广和若隐若现的身躯都是那么的诱人，清纯可爱的面容上几颗可爱的小泡泡显得那么顽皮，有时候这种刺激并不比直接看一个女人一丝不挂的站在面前差，反而显得有些情调。

张文随意的在莲蓬头下洗了几下命根子，淫笑了一下后走到了浴缸边，示威的将命根子递到了秀秀的俏脸前，让她给自己口交一下。浓郁的男性气息让秀秀一下就迷醉了，本来有人在旁边她一向是羞涩的，但一想喜儿是个傻子也就没在意什么，她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刚想去亲吻命根子的时候，两人却一起傻眼。

原来在一边还玩泡泡玩得热火朝天的喜儿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她是和秀秀紧靠在一起，这会一看张文把命根子凑过来，以为是要她来含，竟然抢先了秀秀一步将张文的命根子一把握住，张开樱桃小嘴将龟头含在了嘴里。

“这、这……”

秀秀顿时就目瞪口呆了，看着喜儿津津有味的为自己的爱郎口交，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文舒服得全身颤抖，喜儿尽管有点傻，但不能否认的是她的小舌头又软又滑的让人很是舒服，而旦自己没有刻意的去教她，她单纯就把命根子当棒棒糖那样舔就让人舒服到了极点，小嘴吸吮龟头的时候很是用力，又灵巧时舔来舔去，又热又紧的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

“喜、喜儿……”

张文故作惊讶的看着她，瞪着眼说：“你干嘛啊……”

“吃……糖糖……”

喜儿一边含着龟头，一边含糊不清的应了一声。

秀秀也是呆滞了，却没想到要去阻止眼前的荒唐，眼神甚至还偷偷的看着喜儿的小嘴，惊讶怎么她看起来很熟练，连自己没做过的事她都那么的娴熟！再抬头一看张文虽然一脸严肃，但腿根兴奋得都有些发抖了，脸上有掩饰不住的陶醉。

秀秀虽然吃着一点的小醋，但想了想后从浴缸里站了起来，一边抱住了张文的胳膊，一边酸酸的说：“表哥，舒服吗……

“这，这……”

张文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答了，只能尴尬的笑着！这时候喜儿还紧紧的吸吮着鸡蛋般大小的龟头。

秀秀隐隐也知道陈桂香有给张文多娶几个媳妇的想法，心里虽然有点准备，但这时候难免还是有些醋意！看着喜儿慇勤的在张文的命根子上舔来舔去的，微微的一犹豫，但还是柔声的说：“表哥，舒服的话就让她继续吧丨”张文真的没办法去拒绝喜儿这全心投入的口舌服务，但还是一把抱住了秀秀的身子，忐忑的问丨势“慨1生气吗？”

秀秀将小脑袋靠在了张文的胸口，幽幽的叹了口气说：“能不生气吗？但又有什么办法，这样就吃醋的话以后还怎么过！”

“乖宝贝……”

张文心里一暖，推开喜儿后抱着秀秀走到了到了莲蓬头下，一边吻着她，一边洗去她身上的泡泡，呢喃着说：“我爱你，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表哥……”

秀秀全身一软，嘤咛一声后随着张文慢慢的吸吮她的乳头而颤抖着，抱着张文的头娇声的说：“你不许骗人……”

“我不会的……”

张文这时候红着眼，也不管在一边又自己玩上的喜儿，一把将她湿漉漉的身子横抱起来，走出浴室往大床上一丢就迅速地压了上去！

亲吻着她身上每一寸的肌肤，娴熟的挑逗和温柔的爱抚让秀秀渐渐的呻吟出来。她不安的扭动着身子，脸上早已经布满了情动的红晕，微微的娇喘变得更是急促，直到全身布满了张文的唾液时，她的羞处早已经是泛滥不堪了。

“宝贝，我爱你……”

张文信誓旦旦的说了一番，架开她的双腿刚想占有表妹这美丽动人的身体时，秀秀却是在春心荡漾时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推了张文一把。

张文猝不及防的往后一倒，疑惑的坐起身来，却是被秀秀柔软的小手给按住了。秀秀这时候头发散乱的贴在雪白的肌庸上，脸上全是情动的妩媚，娇喘着，半张着小嘴看着张文，原本的文静可人变得十分的性感妖冶，这迷人的一面看得张文都呆住了。

“表哥，人家也要你舒服……”

秀秀喘息着呢喃了一声，在张文的注视下慢慢的扭到了张文的胯下，张开红润的小口，模仿着喜儿的动作，第一次含住了张文的龟头轻轻的吸吮起来。

“啊……”

小舌头一贴上马眼，张文舒服得呻吟了一下，原本以为让秀秀主动得花一点的时间调教她帮自己口交，但没想到她一吃醋竟然这样的讨好自己，这意外的收获实在太让人惊喜了！

秀秀小手捧着张文的睾丸，在手里顽皮的玩了起来！小舌头轻柔的舔遍了整根命根子，偶尔偷偷的一瞄张文的表情，见表哥的样子很是舒服，这才算松了一口气，但也是暗自想自己怎么那么大胆了，脸上依然布满了羞红。

秀秀的小嘴虽然还有点笨拙，但已经足够让张文舒服得全身发颤了。享受了她好一阵的温柔以后，张文再也忍不住，狼嚎一声将她推倒在床上，猛地压了上去架开她的美腿，龟头对准她粉嫩动人的小穴，猛地一挺腰深深的顶了进去。

少女的阴道虽然已经有了充足的润滑，但面对张文这样冲动的粗鲁难免还是显得有些娇嫩。秀秀满足又是不适的“啊”了一声，颤声的说：“表哥，你轻点。”

紧紧的小穴，不断蠕动的嫩肉夹得张文舒服无比！胡乱的“嗯”了一声后马上将她的腿顶开，双手抓住她结实的嫩乳，一边搓揉着，一边挺着腰开始做起了美妙的活塞运动。

“表哥……”

秀秀情动的呻吟着，扭着翘臀开始慢慢的回应着。 张文喘着粗气，每一次都尽根没入让她的温柔渐渐变得狂野起来。每一次深深的顶进去的时候都刻意的往前一推，若有若无的接触到她的小子宫，搞得秀秀张着嘴，性感的嘴唇停不住的颤抖着！

抽送了一会，张文双手抱住她的美臀再往上托高一些，这样一来每一次都能顶得更深，在这种齐根而入的刺激下，秀秀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想着喜儿还在浴室里，母亲还在房间外，尽管舒服得上了天，但还咬着床单不敢叫出声来。

虽然她只有极低的闷哼，和牙关间小小的喘息！但张文也是十分的兴奋，继续用力的占有她的身体，占有眼前这美丽动人的少女青涩的小穴。

抽送了十多分钟后，秀秀突然瞪大眼睛，布满香污的小脸急促的颤抖起来。

浑身剧烈的僵硬着，小穴一阵阵的收紧，十分诱人的“啊”了一声后，娇嫩的子宫里火热的阴精喷洒而出。

张文舒服的直吸大气，也停下让她休息一会，秀秀娇喘吁吁，闭着眼享受着高潮的余韵。张文低下头来慢慢的亲吻着她的小乳头，爱不释手的爱抚着她嫩嫩的乳房，继续挑逗着她青涩但却迷人的情欲.过了好一会，秀秀才从这强烈的快感中回过神来！千娇百媚的凝视着张文，眼里的爱意浓得让人欣喜若狂。在张文连哄带骗的劝说下，秀秀半推半就的同意了换个姿势的要求！

这是除了正常的体位外，张文第一次和她在床上尝试别的姿势。看着秀秀嫣红着脸，扭捏的爬了起来，无力的扶在床头趴了下去，光滑的玉背，挺翘的美臀面对着自己，那湿润的羞处美得让人想咬几口，粉嫩的十分可爱。张文狠狠的咽了一下口水，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有火在烧一肩。

“表哥……别看了…‘：”

秀秀很是羞怯的白了张文一眼，毕竟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尝试新鲜的花样，对她的刺激也是可想而知了！

“秀秀，我爱死你啦……”

张文狼嚎了一声，跪在了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充满弹性的美臀，驻一挺从后面进入了少女紧凑如初的身体里，狠狠地做起了美妙的活塞运动。

“啊……”

秀秀满足的一声叹息，美眸又充满了迷濛的水雾，娇嫩的肉体开始伴随张文粗鲁的撞搫而前后摆动，跪着的双腿也开始无力的颤抖起来……

张文红着眼，喘着粗气看着温柔可人的表妹在自己胯下承欢，这个姿势可以清晰的看见每一次自己的命根子是如何进入她娇嫩的小穴里肆虐，这种视觉加上肉体双重的双重刺激舒服得让人都快疯了。

“呃……”

秀秀上身趴在了床上，咬着床单在十多分钟后又来了 一次高潮，但这次张文没那么怜香惜玉，继续大力的撞击着她娇嫩的臀部，肉与肉相撞发出的“啪啪”声更是充满了诱人的味道。

“啊……表哥……轻，轻点……”

“太……太深了……”

终于在秀秀一阵阵诱人的叫声中，张文也是忍不住精关大开，闷哼了一声将所有的精液都狠狠的灌溉在她娇嫩的子宫上，浇得秀秀颤抖连连，又因为张文最后的几下撞得太用力了，几乎是顶得她双腿发软，整个人无力的趴在了床单上娇喘吁吁，连动一下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

张文也是一样，射完后腿一软，脑子里的思想似乎也随着灵魂一起抽空一样，空白的一片根本无法思考，无力的往前一倒，压在秀秀的背上，一边亲吻着她的脖子，一边喘着粗气，感受着少女香汗淋漓的娇嫩，回味着刚才在她身上纵横的快感。

第五章 小萝莉

“表哥……”

秀秀还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休息了好一会后才缓缓的回过神来，低声的说：“你压到我了……”

“宝贝！”

张文吻了吻她发红的小脸，柔声的说：“你舒服吗？”

“舒服……”

秀秀羞怯的应了一声，感觉下身还满满的是表哥的精液，热热的，在流动时感觉特别的清晰，烫烫的很是舒服。

“你先休息一下！”

张文这才一拍脑门，赶紧站起身说：“光顾着爽了，忘了喜儿还在洗澡呢！”

秀秀也是脸一红，这才想起浴室里还有个小萝莉在，虽然想想以后可能是情敌，但喜儿对她来说也没半点的威胁，不过秀秀是个善良的女孩子，赶紧说：“快让她起来吧，水一冷再泡的话该感冒了。”

“嗯……”

张文应了一声，不舍的在她细嫩的美臀上亲了一口 ，在秀秀满眼的柔媚中转身朝浴室跑去，虽然是大热天的，还是担心喜儿泡出病来。

“爹爹……”

张文的担心是多余了，喜儿这会还乐此不疲的戏耍着那些泡泡，一个人玩也不会孤单，小巧的身躯浸泡在浴缸里宛如个天真可爱的小公主，看着她精致的容颜和脸上纯真的微笑，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话，谁又信这个萌人的小萝莉会是个傻子呢？她这时候可爱得让人不能不疼爱。

一看张文进来，喜儿立刻开心笑了笑，伸手说：“爹爹……抱……”

看着她胸前两颗细嫩的小乳头，在泡泡的掩饰下若隐若现更是诱人。张文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还好在已经在秀秀身上发泄了邪次，这会倒是不怎么急色，赶紧心疼的走上前去，一把将她从浴缸里抱出来。

喜儿温顺得像只小猫一样，丝毫不察觉她娇嫩小巧的身子对男人有多大的杀伤力，依赖的靠在张文的怀里。小萝莉开心的笑着，小身子顽皮的扭动着，小萝莉的身体特有的肉嫩感让张文爱不释手，抱着她的时候手还是本能的摸上了她的小屁股，捏着结实而又富有弹性的臀肉。

“爹爹……”

喜儿陶醉的呻吟了！

将她抱在了莲蓬头下，用水为她冲去身上的泡泡，看着小萝莉红润迷人但却略显单薄的小嘴，张文不由得起了色意，再看看自己的命根子上残留着秀秀的爱液，混合着自己的精液和她的阴精，亮晃晃的一片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张文淫笑了一下，指着下身下命令说：“喜儿，给爹爹舔舔……”

喜儿乖巧的点了点头，而且还开心的笑了笑，萌人的浅笑和眼里的无邪一时间让张文有点罪恶感，但看着她慢慢的蹲在自己胯下，张开小嘴将软软的命根子含住后，小舌头慇勤的游走起来，这舒服的感觉瞬间就让张文的理智又没了，这样迷人的小萝莉在胯下给你口交，光是心理上的满足就让人陶醉不已。

喜儿像吃糖果一样的舔法最有特色，办舌头上下的舔着，十分灵巧的滑来滑去，那种又滑又软的感觉让张文舒服得脑子都阵阵的抽筋了。

虽然隐隐的又要硬了，恨不能将这迷人的小萝莉压在身下狠狠的宠爱，不过一想到她都泡了那么久再洗下去就不好了！张文狠心的克制住脑里想将她正法的冲动，示意喜儿站起来后，开始最后的清洗，将她娇嫩迷人的小身子洗得干干净净的。

过程中张文当然不会老实，手若有若无的滑过她已经开始发育的小嫩乳，指甲偶尔刮过敏感可爱的小乳头，待到张文帮她擦干屁股上的水时，已经对性有了知觉的小萝莉脸红微喘着，有些迷糊的任由张文摆布，而似乎是本能的驱使，微微的把细嫩的小美腿张开了一些，渴望着张文的爱抚。

小萝莉的下身特嫩特鲜，粉色的小肉缝一看就让人热血沸腾！张文装模作样的擦了一会，还是忍不住凑上前去，在她白嫩得像小馒头的阴户上亲了一口，又用热热的舌头舔了一下，感觉很是可口。

“爹爹……舒服……”

喜儿眯着眼呻吟不，童稚的声音却喊出这样的话来，一听更是让人血脉贲张。

不过张文也没继续亲吻她的羞处，尽管命根子已经硬了起来，做好了梅开二度的准备，但这时候显然时机不怎么好，毕竟秀秀还在外边，尽管她已经看开了，但趁现在将喜儿上了多少还是会让她伤心的，想占有这个精致迷人的小萝莉还是得偷偷摸摸的来比较好。

为她娇嫩的小身子包上了浴巾，闻了闻她身上香喷喷的味道，张文这才拉着脸红红的小萝莉走了出来。秀秀还没从剧烈的快感中回过神来，依然软软的趴在床上不愿动弹，懒洋洋的自然更有一番风情，而这时候她双腿张开，已经闭合上的阴唇犹如两瓣鲜艳的花瓣那般晶莹，只是一丝丝的精液慢慢的流出来有点站污了这清纯的小地方。

张文看着秀秀这风情诱人的一幕，激动得命根子活跃的跳了几下。喜儿笑嘻嘻的看着命根子，似乎是在看什么好玩的玩具一样，看那样子差不多就要下手玩弄了。

看着小萝莉可爱诱人的微笑，张文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极端邪恶的想法，一时间兴奋得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 立刻低下身来，在喜儿的耳边喃喃的说了一阵悄悄话。

喜儿似懂非懂，有些茫然的点了点头，不过看样子也是十分的好奇。张文觉得她应该能听懂，马上就朝她使了一个眼色，自己朝秀秀的身边扑了上去。

“表哥……”

秀秀慢慢的转过头来侧对着张文，脸上还有褪之不去的潮红，看起来鲜艳得让人想咬上几口。

“该叫老公……”

张文说着用手臂压在了她的后背上，一边轻抚着已经恢复了滑嫩的肌肤，一边朝她温柔的吻了过去。

秀秀幸福的笑了笑，闭上眼献上了自己的小嘴，丁香小舌也热烈的回应着张文的纠缠，丝毫没察觉到这时候张文正慢慢的顶开了她的双腿，还着急的朝喜儿使着眼色。

喜儿会意了，张嘴笑了笑，身上的浴巾掉落下来，一丝不挂的朝床上爬了过来，蹲着看了看秀秀装满了精液的阴户，眼里全是好奇和小孩子的调皮。

“啊……”

秀秀猛地睁开了眼，美眸里全是惶恐和不安。

原来这时候喜儿趴在了她的腿间，已经开始按照张文的吩咐扒开了她的小阴唇，用小嘴亲在她敏感的嫩肉上，大口大口的将张文残留的精液给吸了出来，小萝莉依然延续了添糖果的特有技术，将秀秀弄得吃惊不已又颤抖连连。

“表哥……”

秀秀一边推着张文，一边慌忙的挣扎着，但张文装作不知道，只当她是太激动了还是继续抱着她舌吻着。

秀秀无奈的想夹紧双腿，但这一夹又把喜儿的小脑袋夹紧了一些！喜儿感觉有些喘不过气，也开始推着她的屁股挣扎起来，挺挺的小鼻子在阴户上的一阵乱蹭让秀秀软软的呻吟了一下，猛地推开张文朝后一退，惊慌的看着喜儿。

喜儿刚才猛地被她一夹也是难受，涨红着小脸，楚楚可怜的模样分外的动人。

秀秀似乎有点羞怒了，难得有些生气的说：“你干什么呀……”

不过她生气的模样还是感觉很温柔，张文窃笑了一下，一见喜儿投来无辜的眼神，赶紧一把将秀秀抱住，将她拉到了自己的怀里后一边亲吻着她的脖子，一边用双手覆盖上她充满弹性的嫩乳，吐着热气问：“好秀秀，刚才那样你感觉舒服吗？”

秀秀一下羞红了脸，这算是什么问题啊！虽然无法否认当细嫩的小舌头舔上来时很舒服，但是看着喜儿无辜的神情多少有点不自在，佯装不满的说：“表哥，你怎么那么荒唐呀，喜儿是个女孩子，怎么能让她做这样的事！”

“嘿嘿，是什么事呀！”

张文说话的时候已经亲上了她的耳朵，含着发烫的小耳垂一阵阵动情的舔弄，感觉怀里的美少女呼吸变得快了起来。

秀秀感觉身上开始发热，全身也有点提不起力气，软软的靠在了张文的，但还是倔强的嗔道：“不理你了，你太坏了！”

“小宝贝！”

张文色笑了 一下，毫不在意的说：“男人不坏，哪来的后代呀！”

秀秀一脸的桃红，随着张文双手不停的撩拨她的乳头，这会已经是无力再责怪什么了。张文一边揉着她的乳房捏着敏感的小乳头，一边慢慢的把她的双腿架开，让美丽鲜嫩的阴户暴露出来。

秀秀感觉到表哥的大家伙硬硬的顶在自己的阴户上，立刻惊了一下，楚楚可怜的说：“表哥，人家那已经不行了，刚才你太用力了，现在已经有些疼了。”

“好秀秀……”

张文抱着她的腰，大手按在了饱满的阴户上，淫笑着说：“你刚才是说，表哥的命根子太粗太大了，太用力的干你的小穴，弄得你现在爽得发疼吗？”

秀秀听到这下流的话立刻红了脸，低下头去的时候还不忘白张文一眼。张文色色的一笑，朝喜儿招了招手说：“喜儿过来，给你娘舔一下阴户……”

“不要……”

秀秀慌忙的挣扎着，这时候才意识到张文将她抱得死死的，她那一点的力气又怎么抵抗得了 一个极端兴奋的男人。

“好宝贝，你乖乖的享受就好了！”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将她的腿架得更开，让已经布满了喜儿口水的羞处和那粉嫩的小穴更加的暴露，粉嫩迷人的一片让张文都想自己下口了“表哥，我求你了，别闹了……”

秀秀急得都快哭了，颤声的说：“喜儿还是小孩子，你怎么能让她干这事呀！”

“让她先知道怎么伺候咱家大老婆，以后才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张文满脸认真的说着，一看喜儿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立刻狠狠的瞪了她一眼。

喜儿这才慌忙的爬上前来，在秀秀羞怯难当的注视下慢慢的趴在两人的腿中间，盯着这美丽鲜嫩的羞处不知道在想什么。张文清晰的感觉到秀秀的呼吸更是急促，娇嫩的身子也慢慢的变热了，而这时候她几乎没有挣扎，证明喜儿的口舌服务还是让她很是舒服，有些舍不得拒绝。

娇嫩的阴唇还在紧张的收缩着，喜儿一看两人都安静下来，粗喘着一起看着自己，眼神都是那么的吓人，一时间让小萝莉有些手足无措，赶紧乖乖的抱住了秀秀分开的双腿，樱桃小口慢慢的吻上了她的阴户。

“啊……”

秀秀软软的呻吟了一下，身子也不可避免的颤抖起来，心乱如麻的看着身下这个可爱的小萝莉，虽然同为女孩，但她这时候却亲吻着自己只属于表哥的羞处，而且还是表哥提出的荒淫想法，一时间感觉心绪有些乱了，不知道该拒绝还是接受。

张文见她不排斥，立刻双手覆上她的乳房上慢慢的揉弄，将她的小脑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亲吻着她柔嫩的嘴唇，继续挑逗着她温顺的情欲.喜儿舔了好一会，突然感觉很好玩一样，用柔软的舌头卷成一团往小穴里塞去，又像是在喝饮料一样使劲的吸着，吸得小嘴都有些酸了。

喜儿慇勤的小舌头让秀秀品尝到了和张文的爱抚截然不同的滋味，再加上张文一直不停的挑逗着她敏感的乳房，这会已经被这一波波的快感弄得晕头转向的。

除了压抑的呻吟外几乎没有别的反应了，脑子已经迷糊一片没了任何的思考。

“表哥……”

秀秀被吻得呼吸都上不来了，有气无力的说：“感觉，好奇怪呀……”

“舒服就好了！”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喜儿在她腿间像戏耍一样的添弄，给了她一个赞许的眼色，弄得喜儿欣喜得很，舔得更加的卖力了。

“要，又要……来了……”

秀秀突然皴着眉头咬起了牙，但这时候全身都在颤抖着，即使不愿意承认但身体里的快感却很清晰的在告诉她，喜儿另类的服务让她兴奋的子宫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居然在她的口交下要来高潮了。

张文-手抓住她的乳房用力的一捏，另一只手滑到了她的腿间，在喜儿的眼前按上了秀秀青涩敏感的小阴蒂，迅速的揉了起来。喜儿不明所以的维续舔着，但明显也感觉到了秀秀的异样，觉得更加的好玩了。

“不行，来……来了……啊……啊丨”随着秀秀兴奋的摆动，她弓起身来颤抖了几下，竟然从小穴里喷出了一道道透明中带点乳白的阴精，滚烫的直接喷在了喜儿迷茫的小脸上。

张文傻眼的看着她的潮吹，真不知道秀秀竟然会激动到这地步，第一次看潮吹的美景自然很是幸福！再看看喜儿一脸的无辜，眼里全是单纯和好奇的看向自己，脸上还全是秀秀爱的释放，这淫秽诱人的一幕让人更加的兴奋！

“爹爹……”

喜儿突然苦着小脸，很是委屈说：“姐姐、姐姐尿……尿我脸上！”

听这话，本就被高潮侵袭得只能喘息的秀秀更加的无地自容了 ，闭着的美眸根本没有睁开的勇气，一想到自己竟然在女孩子的舔弄下很快的来了高渐，尽管还是觉得这样很荒唐，但却无法否认自己真拒绝不了表哥种种的要求，陪着他一起疯癫也是很舒服的事。

“呜……”

喜儿一脸的委屈，楚楚可怜的傻模样让人分外的怜惜。

张文一看她都快哭了，赶紧把秀秀先放开！拉着喜儿一丝不挂的小身子压在身下，温声的哄道：“喜儿乖，喜儿不哭。这些不是尿尿，是姐姐的阴精……”

“阴精？”

喜儿一脸的不解，单纯的小模样更是可爱动人。

“嗯，爹爹最喜欢吃了！”

张文说着的时候，看着她脸上那透明的爱液，似乎还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让纯真无邪的小脸变得很性感，忍不住低下头来，伸出舌头在她精致迷人的小脸上开始舔了起来。

“痒，痒……”

喜儿吃吃的笑了起来。

秀秀偷偷的睁开眼，看着张文压在喜儿身上心里顿时不是滋味，但也温顺的没敢去吃醋，慢慢的坐了起来，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柔声问：“表哥，你现在要吃了她吗？”

张文将她脸上的爱液舔吃干净，但一看小喜儿一脸全是自己的口水，还在开心的笑着真是有点哭笑不得。看了看她青涩的小身子，内心挣扎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说：“算了，这两天你妈在，我还是安分点比较好，免得她多想了。”

“谢谢你！”

秀秀感动的笑了一下。

“傻丫头，俩口子有什么谢不谢的。”

张文温柔的一笑，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后，又恋恋不舍的在喜儿的小嘴上亲了几下，这才说：“好了，再玩下去的话，我怕自己会发疯！你赶紧给她穿一下衣服吧。”

“喜儿来！”

秀秀拖着发软的双腿站了起来，立刻温顺的拉起喜儿到一边，给她穿上可爱的小衣服，尽管胯间还布满了她的口水，尽管这时候脸上还布满了高潮的红晕，秀秀还是那么的贤慧，丝毫没有责怪张文去挑战她较为传统的思想。

看着小萝莉穿上了清凉的小裙子，在秀秀的巧手下整理好了有些乱的长发。

幼嫩可人的模样让张文狠狠的咽了一下口水，开始犹豫要不要厚颜无耻的将这美少女先干上了一遍后，再把这迷人的小萝莉开苞！

秀秀这时候身上还是一丝不挂，一看张文眼都绿了，红了红脸后柔声的说：“表哥，我还得去洗一下，你先带喜儿出去吧。”

说完逃一样的跑回了浴室里去，这澡一洗完算算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张文哭笑不得的想，这么长的时间，傻子都能想到你们在屋里干什么。这丫头刚才享受的时候那么放得开，这会又那么的害羞的想销毁体内的证据，真是太可爱了。

拉着喜儿的手出了客厅，这时候客厅里只有舅妈和敏敏看着电视在咯咯的笑着。一看张文牵着喜儿的手出来，大美妇、小美女竟然不约而同的散发出一点醋意，但马上又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先声明呀……”

敏敏立刻举高7手，有些不满的瞪了喜儿一眼，一字一句的说：“我一会去小丹房间睡，我可不帮你照顾这童养媳！”

“你俩睡一起去了？”

张文阴阳怪气的笑了笑，调侃道：“你们一见面不都喜欢斗嘴吗？什么时候姐妹情深了也不通知一声，我帮你们摆上十桌八桌的庆祝一下。”

“要你管！”

敏敏娇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又继续看自己的电视去了。

张文给了何秀芸一个温柔的眼神后，拉着喜儿的手坐了下来。

“喜儿过来。”

何秀芸看着可爱迷人的小萝莉像温顺的小猫赖在张文的身上，吃醋之余也是母爱爆发，温柔的朝她招了招手：“过来姨这，姨抱你……”

喜儿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选择了最让她喜欢的张文怀抱。张文似乎闻到了很大的一股酸味从两名美人的身上散发出来，赶紧拍了拍喜儿的小屁股，笑呵呵的说：“喜儿，赶紧过去舅妈那，让舅妈好好的抱抱你！”

喜儿尽管百般的不舍，但对于张文的话一向不敢违背，鼓着小脸很不乐意的朝何秀芸那挪了过去。何秀芸一把就将她抱住，一边咯咯的笑着，一边嗔说：“你 这个臭丫头，怎么阿姨抱你，你不乐意吗？”

“渴……”

喜儿咽了咽口水，舔了舔有点发干的嘴唇。

刚才那一场的胡闹瞎闹，别说她了，张文也是有点口干难耐，一边朝厨房走去，一边回头问：“你们喝什么？”

“可乐……”

敏敏立刻举起了手。

何秀芸一边逗着喜儿，一边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渴！张文在冰箱里翻了起来，先给敏敏找出了可乐，想了想喜儿晚上闹的话也不是办法，尽管还是心疼她，不过也是拿出了白酒，为了不让她难受这次将白酒掺在果汁里，起码带以让喜儿喝得高兴一点吧！

何秀芸拿着果汁一点一点的喂着喜儿喝了下去，稍微的一闻就知道是掺了酒。

敏敏喝着可乐认真的看着电视，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讨论着张文不感兴趣的话题：喜儿慢慢的在何秀芸的怀里睡了过去，她刚甜甜的睡着，张文立刻接手将她抱到了客房里去，将风扇开到最小，细心的为她脱去衣服再盖上被子，看着甜美可人的小萝莉娇嫩白皙的裸体，忍不住亲了她几口又顺手摸了几下，这才恋恋不舍的把房门关上。

回到了客厅，张文装作随意的坐到何秀芸的旁边，和她们一起认真的看着电视，好像电视上那三流的政治节目很有吸引力一样。但看着看着，何秀芸成熟的俏脸却愈来愈红，暗自的白了张文-眼，微微的一抬臀，压住了张文在她臀部上摸来摸去的怪手。

小丹这时候刚好洗完澡走了出来，清新出浴的小萝莉很是萌人，一脸舒服的模样更是容易让人想歪。她疑惑的看了看涨红脸的何秀芸，关心的问：“舅妈，你怎么啦？”

“没有，给热的！”

何秀芸朝她温柔的一笑，这时候张文也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呵呵！”

小丹嘻笑了一下，过去拉上了敏敏的小手，兴奋的说：“姐，咱们回房去吧！人家还有一些书没看呢，咱们一起看。”

“嗯，舅妈，表哥！我们先去睡了。”

敏敏点了点头，打了声招呼后跟着她回屋去了尽管房门已经关上了，但张文还是不敢放肆！毕竟不知道会不会有谁突然打开门走出来，但看着旁边面若桃花的美妇心却痒的要命，心不在焉的问：“舅妈，我妈她们洗完了吗？”

“嗯……”

何秀芸大概也是和张文一样想要了，脸红的点了点头说：“她们早洗完了，你和秀秀耽误的那会工夫已经睡下了。琳琳在房间里看书，应该不会出来了。”

如此明显的暗示，傻子才听不明白！张文立刻朝她使了一个火热的眼色，起身朝喜儿睡觉的客房走去。何秀芸犹豫了一下，这时候的她犹如女儿一样，正是处于甜蜜的时期自然是欲罢不能，慢慢的站起身来跟着张文一起走了进去，小心翼翼的就像是在当贼一样，不过偷的不是钱，而是女儿未来的丈夫。

房里小萝莉依然香甜的睡着，门关上的刹那，张文马上就抱住了她，何秀芸也娇喘着献上了香吻，两人一边紧紧的舌吻着，一边除去彼此身上的衣服，没一会两具一丝不挂的肉体就缠在一起。

何秀芸被张文按到了胯下，情动含住了被她女儿刺激得一直软不下去的命根子，万分陶醉的吞吐起来。张文舒服得直吸大气，没一会又将她压到了墙面上，手口并用的游走在她成熟丰满的身体上，将美妇弄得娇喘连连，分泌着愈来愈多的爱液。

“小文……别弄了……快给我！”

何秀芸忍不住燥热难当的痒，嘤咛了一声后发出了求爱的信号！张文马上让她趴在床边，翘起饱满的臀部对着自己，握住刚从她女儿身体里出来的命根子，从后边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妩媚动人的美妇。

不约而同的满足叹息，两人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没来得及温存就立刻蠕动着做起了最美妙的活塞运动来。何秀芸摆动着丰满的臀部热烈的迎合，舒服得让张文也用最大的力道回敬着她的热情爿两人疯狂的交合了半个多小时，或者是少妇的热情让张文总能体会到不一样的滋味，虽然做爱的时间愈来越长，但在她身上也坚持不了多久，在何秀芸来了两次高潮后也腰一麻要射了。

何秀芸感觉到体内的大家秋更硬叮一些，自然也是听见了张文粗重的呼吸，对于什么是安全期她也不太懂，吓得赶紧往前一倾，将命根子挤出了体外避免怀孕的可能。

张文马上一把将她拉了回来，胀得发疼的命根子迅速插进了她的小嘴里。何秀芸挣扎了一下，还是用力的吸吮着龟头，张文闷吼了一声，将一股股的精液全射进了她的小嘴里边。

云收雨毕，两人抱在一起互相爱抚着休息了好一会，恋恋不舍的耳语几番后才穿上衣服若无其事的走了出来！何秀芸本想让张文去陪女儿，但张文很是严肃的说让她们母女俩多亲热一点，温柔的拒绝了。

何秀芸又是感动又是愧疚的，愧疚的是什么自然不用说，感动的是张文的温柔体贴。

昨晚由于她们不懂得开空调，房间又没风扇所以睡得很不舒服，半夜热得醒了好几次！张文赶紧请缨进了房，在秀秀娇羞万分的注视下将空调打开，温柔的给了母女俩各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当着何秀芸的面拉住秀秀亲了几下，这才舔着嘴巴色笑着走了出来。

母女俩一时间有点尴尬，何秀芸是因为刚从女婿的身上得到满足；秀秀则是因为在母亲的面前被轻薄而害羞。脸红红的母女花让张文差点就想留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和她们上了天堂又回地狱，醉生梦死的折腾一晚。

不过想想晚上能让秀秀接受了自己和喜儿在一起的事实，张文不想给她过多的刺激，还是老实的道了声晚安，在母女花充满柔情的目光里走了出来！

门关上的刹那，张文的温柔立刻变成了淫笑，搓着手溜进了姐姐的房间。发现她这时候还没睡，半靠在床上看著书，性感动人的她这时候很是文静，看起来有别样的风情！

张少琳像是早就知道张文会来一样，轻轻的将书放下后解开了头发的束缚，柔顺的青丝散开很是妖娆，朝张文妩媚的笑了笑，满面潮红的往里一挪，给弟弟让出了睡觉的地方！

张文狼嚎了一声，在张少琳娇嗲不已的呻吟中扒光了她性感的内衣，手口并用的游走在了她的身上，待到姐姐娇喘连连、情动不堪的时候让她趴在自己的胯下，再一次用老汉推车的姿势享受这具妖媚迷人的肉体。

空气里温度迅速升高，女人娇滴滴的呻吟，男人粗重的喘息，伴随着肉与肉的撞击交织成最原始也是最动人的乐章。

第六章 双美而行

搬新家的新鲜感还没快乐够，这两天张文依旧忙碌着和秀秀恩爱缠绵，每晚和姐姐尽情的偷欢，和舅妈在没人的地方纵情的做爱，享受着她成熟的肉体。所有的地下工作干得是小心翼翼的，秀秀又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中，丝毫没察觉到母亲的异样。

不过张少琳似乎是看出了点什么，毕竟久未被滋润的何秀芸原本给人感觉是有点压抑，但最近笑得愈发妩媚动人，不管是皮肤还是本就丰满的身材都在性爱的滋润下变得更加水灵，全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妩媚风韵，如此大的变化让人不能不猜疑其他人有没有看出什么，张文不知道，反正没人提出来就好了。在人前依旧很尊重舅妈，但在人后就不客气的享受她成熟丰腴的肉体，总是兴奋的比较着她和秀秀截然不同的风情，愈来愈持久的坚硬弄得何秀芸已经无法自拔，甚至开始有点受不了张文的索取，彻底的对这段乱伦之爱欲罢不能了。

抽空嘛，张文也会调戏一下喜儿这个可爱的小萝莉，不过也没再去占她的便宜了，毕竟周旋在三个女人之间是一件很累的事。肉体上虽然感觉特别欢愉，但住在同一屋檐下心理上的紧张却让人精神很疲劳，也没过多的精力去想什么了！

两天的恩爱缠绵，张文倒是乐得其所！

一到白天的时候妈妈和姨妈就跑工地，一边监督着工人干活，一边开始方城大战。舅妈倒是贤慧得很，和秀秀一起做着漂亮而又富有传统气息的香囊，心细手巧的母女俩让新家时刻充满了清新的气息，也驱赶了最烦人的蚊虫，当然也给张文不少和她们偷摸调情的机会。

至于小丹，张文感觉白天就没看到她人影，两个小萝莉最近算是玩到一块去了，小丹开始不排斥喜儿的黏人，连敏敏都陪着她一起疯，到处玩到处跑的，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喜笑颜开的回来，弄得陈桂香已经有点不满，估计若不是敏敏也是共犯的话，早就把她痛骂一顿了。

林巧玉那张文后来只去过一次，也就是带着宝爷过去说了要建学校的事。现在这一带绵延一百多里的海岸线上，加上散落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口也是不少，却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张文衣锦还乡后花的这笔钱自然是让人津津乐道，自然学校叫张家小学也没人敢有异议。

一听张文肯把所有的费用都承包下来，还雇木工打造桌子、椅子和买些学习用品。激动得宝爷老泪纵流，这时候别说改学校名了，就是把五挂村改成张家村，估计他都能答应把所有的事情做了一个详尽的安排后，张文决定动身去一趟省城！一方面了解一下水蛭的养殖技术，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农业项目可以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这段时间收来的小古董不少，但花出去的钱也多！虽然还有将近一百万的存款，但还是觉得换一点现金回来比较保险。

天空晴朗得有些过头，南方小村的太阳一向不缺乏让人灼热难耐的高温。大中午的烤得大地都快冒白烟，海边的沙滩上。一群漂亮的女人们聚在一起，唧唧喳喳的说着话，风情万种的美丽将大海的蔚蓝都比了下去。

小丹一脸的委屈，苦着小脸说：“哥，你带我一起去嘛！人家还没出去玩过呢……”

说完，小萝莉撒娇的拉住了张文的胳膊，一摇一晃的扭捏起来。楚楚可怜的模样分外动人，张文差点就脱口而出要答应她了，不过也赶紧定了定神，心想：自己真是愈来愈没定力了，怎么现在就那么容易犯迷糊了。、““小丹……”

陈桂香板起脸来，朝她娇喝道：“你在这闹什么闹，你哥是出去办正事又不是要出去玩！你小孩子跟着干什么，路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这不是耽误你哥吗？”

秀秀满脸的不舍，亭亭玉立的站在张文的面前，眼眶都有些发红的说：“表哥，你一路上小心点。听说外边的地方不怎么好，你注意一下安全，三餐得多吃点好吗？”

“知道了！”

张文一把将她揽到了怀里，当着众人的面在她脸上温柔的亲了一下，柔声的说：“我知道了，等忙完这事以后，回来了咱们挑个好日子，我迎你过门好吗？”

尽管羞怯难当，但秀秀还是被张文这话弄得满心喜悦，温顺的靠在了张文的怀里，不敢去看其他女人投来的暧昧眼光。

“不去就不去嘛，凭啥带她不带我！”

小丹委屈的嘀咕了几声，突然调皮的笑了笑，拉着张文的胳膊一顿晃，嗲嗲的撒娇说：“哥，那你回来给我带好吃好玩的！上次你给人家的巧克力都吃完了，再买给我好不好？”

“好！”

张文温和的笑了笑，伸手在她可爱动人的小脸上摸了一下，溺爱的嘱咐说：“不过你在家可得老实一点，不能惹妈生气知道吗？别一天到晚的玩，得帮着照顾家里的事。”

“嗯，人家绝对乖乖的！”

小丹高兴的笑了笑，幼嫩的容颜给人无比纯真的感觉。

“小文！”

陈桂香有些沉闷，走上前来嘱咐说：“家里你不用惦记，好好的忙你自己的事！这一切都有妈在就行了，照顾好你自己！你姐还没出过远门，你也多看着她点。”

“知道了！”

张文满脸认真的点了点头，转身朝在一旁的姐姐递去了一个无比温柔的眼色。

这次本来张文是想单独出来就好了，一个人行动比较方便，再加上男孩担心的事情比较少，但拒绝不了张少琳的撒娇和哀求，在享受着她的小嘴为自己口交的时候脑子特别迷糊，不知不觉就答应了下来，事后姐姐高兴极了；张文也只能带她一起出去走走看看，毕竟她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是平乡码头。

结果话一说，自然是引发了大家的醋意！温柔的秀秀是嘴上不说而已，但她自然也想和爱郎来个浪漫之旅，小丹和敏敏纯粹就是想出去玩，顺便见见世面，所以这两天家里的女孩们眼神一个个幽怨得让张文都有种自杀以谢天下的冲动了。

最后还是陈桂香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一瞪眼没一个敢吭声！只剩张少琳咯咯的窃喜着，开始幻想和弟弟这一趟的蜜月之行。

可惜是天公不做美，张文思索了很久，做出了一个让她们意外的决定，就是带上喜儿一起出去！弄得张少琳郁闷之余也是吃醋，好好的二人世界被这小傻子打扰了，她自然是有些不满，不过在张文的连哄带骗下也没闹别扭。

张文倒不是一时感情用事，只是觉得喜儿的病有些奇怪，说她傻吧，但却很是懂事，而且感觉她就像个小屁孩一样，只是懂的比较少而已。尽管话说得不是很清楚，但却能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的情况很是奇怪，张文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把她治愈的可能！

张少琳下身是牛仔短裤，上身一件灰色的短袖！看起来很时尚，本来就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儿，这一打扮更显得是明艳动人，不说的话谁能猜出她是渔家女！

而喜儿也被精心的打扮了一下，穿着小裙子看起来像个小家碧玉，脸上带着纯真可爱的微笑，任谁一看都不会觉得她是个天生的低能儿。

一大一小两个美人站在一起很是赏心悦目，张文从姐姐含羞带喜的模样就看出这次的省城之行不会枯燥了，在家里做爱的时候还得预防着别人知道不能喊得太大声，等到了酒店以后，嘿嘿！估计到时候能把墙都喊塌了。

一番依依不舍的惜别后，三人这才上了船到了镇里。下船的时候张文依旧脸色铁青很是难受，好在张少琳早就体贴的准备了姜蓉酒，喝了几口这才不至于大吐特吐。

喜儿好奇的看着繁华的码头，毕竟从小到大从没到过别的地方！小孩子的单纯让她对什么都充满了兴趣，张文害怕她走丢了，嘱咐张少琳可千万不能放手。

张少琳也是温柔的听话，这时候严然就是一个乖巧可人的小媳妇！一手牵着喜儿，一手被张文牵着，像一家三口的幸福感让她脑子都有点发昏！-。

男人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光，毕竟带着两个这样的美人出来是件很骄傲的事！可他们一看张文板着脸很是郁闷，又奇怪又是鄙视，都有美女陪了还装什么臭脸呀！

张文郁闷的是刚才你侬我侬的分别，一个个的说着悄悄话，说着甜言蜜语哄着，这会好了，赶不上去省城的班车，只能花大钱包计程车去了！

六百块钱啊，别说张少琳心疼了，张文也是皱起了眉头，但也只能无奈的上了车！将装着衣服和小古董的两个包都放在了后座，让两位美人坐在后边，张文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立刻就朝省城奔去！

车刚出了县城，张文马上给富子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好一会，这才听见他有些发懒的声音：“喂，谁呀！”

听口气似乎还是在睡梦中被吵醒，隐隐的有点不乐意。

张文呵呵的一笑：“富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最近发大财了吧，忙得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富子一个激灵，哈哈大笑着说：“哪可能听不出来呀，小张你现在在哪呢？来了一次就搞得和人间蒸发一样，哥哥想找你喝一杯都找不着人了！”

“呵呵，破事一箩筐的I”张文打着哈哈：“没办法，咱吃的这饭有点不好见光，也只能偷摸的赚一点生活费了，哪能比得上您这些做大生意的！”

“你小子嘴皮溜了！”

富子哈哈大乐起来，慇勤的问：“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要去XX省XX市办些事！”

张文漫不经心的说：“刚好手里有一点东西，你要顺路的话过来一趟吧！”

“行……”

富子爽快的说：“我这就问机票的事，你等一下！”

他拿起别的电话问了一通，没一会就兴奋的说：“好了小张，咱们晚上碰头吧！我定了票，八点就到，到时候哥哥好好的和你喝几杯。”

“好的！”

张文马上答应下来，这位可是自己的财神爷呀！

“那晚上见7：哈哈！真期待你那有好东西呀。”

富子又何尝不是将张文当作了财神爷，说话时口气也很亲密。

挂了电话，张文笑呵呵的朝一脸好奇的姐姐嘱咐说：“姐，晚上要有个朋友要见个面。他是个生意人，属于老得成精的那一种。你能不说话就尽量别和他说话，知道吗？”

张少琳一听顿时有些郁闷，但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稍微的一球磨就明白了，弟弟并不是害怕自己没什么见识给他丢人，而是和这所谓的朋友也不是什么深交，还可能有些事不想和他点明。想到这才开心的笑了笑，点头说：“嗯，你放心吧！打声招呼后我就照顾喜儿去了，你们谈你们的。”

喜儿兴奋的趴在车窗上看着沿路的风景，路边的小镇，来来往往的汽车都让她很是好奇，激动得小脸都有些发红了。别说她了，第一次出远门的张少琳也是兴奋得很，陶醉的看着这外边世界的繁华和喧闹。

张文一看这俩美人都挺高兴的也就不多说什么，顺手拿起手机谘询了医院还有酒店的事！和富子这种人接触，绝对不能住小旅店，再加上带着两个女孩住这种地方不保险也不安全，还是住高档些的比较好。

“姐！”

张文突然一拍脑门，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身份证递到了后边。

张少琳疑惑的拿过来一看，是一张崭新的身份证，头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张文用手机照的！看起来很是清爽动人，不由得好奇的问：“小文，什么时候你办了这东西的？”

“前几天托人弄的I”张文温柔的笑了笑，那一带的落后张文是知道的。但有些落后的地方也是无法想像，家里那么多的女孩和少妇凑在一起居然连一张身分证都没有，就连户口本都是几百年前的老黄历了，这会都被虫给蛀得和废纸没区别。

更让张文惊奇的是地方上结婚，几乎没人会去领结婚证，家里一请客、摆上酒席、洞了房就算是夫妻。陈桂香和养父如此，陈强和何秀芸也是一样，所以这张身份证在那几乎等于是废卡一张，没人会花钱去办这个！

但出门在外就离不了这东西，再加上几乎所有女孩子都没有正式的户口，也没人去在意这些，让张文更感到奇怪，不过也是赶紧让宝爷开证明去镇里跑了一趟，把所有人的户口和身份证全办下来，也是有备无患！

最让张文哭笑不得的是，身份证拿到手的时候。陈桂香还唠叨着花钱弄这东西有啥用呀，其他的人也纷纷表示赞同，那地方确实也没几个人会去办的，因为在生活上根本就没用上的地方！

“对对，标间一间有吗？”

张文也不想多解释什么了，用手机查询了一家大酒店的电话，先搞定住的问题再说。

电话那头温柔的提议让张文眼都绿了：“先生，如果你们是夫妻出来旅行的话！我们有浪漫的蜜月房，富满情趣的用具和环境肯定会让您有一个难忘的夜晚。”

“定，就这个了丨”在她富有诱惑的劝说下，张文马上喘着粗气答应了，目光自然是从后视镜上狠狠的打量着姐姐性感妖娆的身材。尽管一晚上五百元有点贵，但也是值的！

四个小时的高速奔驰，三人终于疲惫的来到了省城！高楼的林立和街道上的车水马龙，繁华的现代气息都让张少琳如个小孩子一样的缓不过劲来，她都发了呆那喜儿更不用说了，看着车窗外的一切惊讶得都合不拢嘴了。

计程车有些不协调的停在了一家四星级的酒店面前，金碧辉煌的装潢和大气的大理石门让张少琳紧张得像个小孩一样，满脸都是不安的神色！张文赶紧去牵着她的手，给了她一个温柔的眼神示意她别紧张。

张少琳尽管忐忑，但还是装出了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深吸了一 口气，让自己的心跳稍微的慢下来一点，这才迈着轻巧的步伐跟着张文一起走进了旋转门。

一进门，服务员立刻就来拿着三人的行李。周到的服务和慇勤的笑脸都让张文很是满意，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他的眼光总是留恋在两位美人的身上，再一看周围的男人也全和他一个德性，张文骄傲之余也是有些不乐意！

五百八十八元房费，四百元押金！张文付完钱立刻带着两个好奇宝宝上了房间，进房间张少琳立刻松了一口大气，心有余悸的拍着胸脯说：“紧张死我了！”

美胸一颤一颤的看得张文热血沸腾，将服务员打发走以后，玄刻打量起了这房间。一间大房，液晶大电视和电脑，装潢是时尚而又暧昧的粉红色调，看起来很有气氛！其他的配置也很到位，光浴室就有差不多十平米的大小，大浴缸容纳三人都没问题。

附带一间小会客客厅也挺不错的，但最让张文眼前一亮的还是房里的大圆床，说大一点都不夸张！直径足有五米，想怎么翻腾就怎么翻腾，估计怎么闹都掉不下去！床旁边还有一个玻璃柜，摆着各式各样的性爱用具和性玩具，看得张文眼花缭乱！

跳蛋、按摩棒、拉珠和假阳具应有尽有！张文一看都有些脸红了。张少琳则是好奇的带着喜儿东摸西看的，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她也不懂，所以没什么反应，只是觉得奇奇怪怪的张文看着看着，不由得把眼光集中在两位美人的身上！ 一想晚上要将这些挑 逗人类本性的东西用在她们的身上，兴奋得眼都绿了。喜儿青涩稚嫩的娇小，姐姐高挑性感的妩媚，晚上绝对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超级大战。

请续看《渔港春夜》7内容简介：再一次离开小渔村出门办事，但身边却多了姐姐和喜儿的陪伴。大小美人好奇的观看着外边的世界，一路的行程让三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回到码头，还没搭上渔船，却是意外的迎来了姨妈陈晓萍的到来，她让张文陪她一起办点事！面对这爆乳美妇的要求，张文根本没办法拒绝，和她相处的过程也不免占点小便宜……

直到夜已深了，没有了回去的小船，两人无奈的在镇上的一家宾馆住下，陈晓萍显得有些紧张，张文却是满脑子色意，这一夜注定会发生些旖旎的故事……

第七集

简介:

再一次离开小渔村出门办事，但身边却多了姐姐和喜儿的陪伴。大小美人好奇的观看着外边的世界，一路的行程让三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回到码头，还没搭上渔船，却是意外的迎来了姨妈陈晓萍的到来，她让张文陪她一起办点事！面对这爆乳美妇的要求，张文根本没办法拒绝，和她相处的过程也不免占点小便宜……

直到夜已深了，没有了回去的小船，两人无奈的在镇上的一家宾馆住下，陈晓萍显得有些紧张，张文却是满脑子色意，这一夜注定会发生些旖旎的故事……

第一章 姐姐和喜儿

张文也知道她们从小到大都没出过远门，更别提坐这么久的车了。这会儿，大小美人都一副困得要命的模样，虽然打着呵欠的模样有一种动人的慵懒感，但无神的眼睛也让人心疼。张文安顿她们先去休息一下，并一再的叮嘱她们别到处乱跑后，他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才拿起装着小古董的包裹到酒店大厅等刘富。

张文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着张富，看着酒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丝毫不觉得无聊。到了八点半，刘富才西装笔挺的走进来，虽然姗姗来迟，但明显可以看出他的样子很高兴，疲倦丝毫不影响他的好心情，脸上始终带着和蔼的微笑。

这死胖子，肚子似乎又大了一些！张文边猜想他的肚皮底下到底藏着多少斤的肥肉，一边微笑着站起身来迎了上去，说道：“富哥真快啊，没想到你这么有效率！哈哈……”

“妈的，这破天气真不适合我这样的胖子！”

刘富使劲地擦着一脸的汗，西装早就被汗水浸湿，他一边抱怨着，一边开了一间商务房。

两人来到大套房里，刚在客厅一坐下，刘富就赶紧拿起衣服跑到房间去，一脸难受的说：“小张你先等一下，哥哥先换件衣服，再这样憋下去，就会死人了。”

“嗯！”

张文笑咪咪地点头。

过了一会儿，刘富就光着膀子，穿条短裤走了出来！每走一步，浑身白花花的肥肉就一直在晃动，让张文看得都有些发昏了。这一身的肉到底是怎么吃出来的，养猪的若能有这种技术，早就发财致富了。

“小张！”

刘富笑呵呵地放下笔记型电脑，一边开机，一边殷勤地说：“我把吃饭的家伙都带来了，咱们先办正事。一会儿，东西验完咱们直接就转帐！转完帐，哥哥再带你出去玩乐，这地方的夜生活很不错。”

“呵呵，不了！”

张文婉拒说：“我和我老婆一起来的，我可是新时代的好丈夫，不喜欢这一种。”

“啊……”

刘富诧异地问道：“你结婚了？”

“是啊！”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开玩笑说：“新婚燕尔，感情挺不错的，你可别怂恿我犯错！”

“哈哈……”

刘富爽朗的大笑起来，一笑全身的肥肉犹如波涛一样，一层一层的晃动着！

“富哥！”

张文一边慢慢的把包裹打开，一边在他满足兴奋的目光中先将铜钱和几样小古董拿了出来，漫不经心的说：“这次我出的可不是一个人的货，这帐得分两次算！”

“行！”

刘富爽快地点了点头，仔细地将铜钱一枚一枚的看一遍，脸上难掩失望的神情，又看了看张家的老烛台，很失望的说：“怎么这次的货色不怎么样啊，你看看这个烛台！顶多就是清末的东西，现在这一类的家用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些铜钱也都是普通的清末货，现在市场上根本不值钱。”

“呵呵，出货的人就那个等级，没办法！”

张文装作无奈的耸了耸肩，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要是出的都是一些好东西，那我不就发大财了吗？可惜现在不给我那个机会。”

“你这小子！”

刘富呵呵的大笑起来，将烛台和首饰盒全都仔细地看完一遍后，不由得赞许说：“不过小张呀，哥哥还是比较佩服你！弄来的几乎都是真货，光这些铜钱里就连个仿的都没有，我都没那个把握可以确定真伪。”

“这是些小东西，也没几个人愿意拿假的得罪人！”

张文不置可否的笑了笑：“这些您先估个价吧！”

“等等！”

刘富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算盘和纸，满脸严肃的算起来，算了好一会儿后，摇着头苦笑说：“小张，不是哥哥说！这些东西品相真不怎么样，你急忙要我赶过来，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好东西呢。就这些，凑一起能有个二十万就是最高价了！”

“是不是太高了？”

张文眯起了眼，一脸贼笑。

刘富会意的点了点头，说：“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位老板的货我能给他开二十万。那你这份肯定少不了，四万吧！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价了。”

“呵呵，OK！”

张文顺手递过来一张金融卡，哼着小曲说：“二十万直接存进这个帐户吧，都是用我名字开的户，至于我那份，一会儿，咱们一起算就好了。”

“好！”

刘富也是豪爽地点了点头，马上用电脑把帐一转，笑咪咪地说：“小张，说真的！你要是有门路的话，下次看能不能弄些字画还是陶瓷一类的，现在这东西走俏！你总弄铜钱之类的杂物其实也不太好卖，而且价格也不好。”

“呵呵！”

张文故作高深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现在我又不是去买东西，哪轮得到我挑三拣四啊！有一口饭吃已经不错了，我可没办法左右这些东西。主要还是得看老板的品味，再看别人怎么去迎合他而已。”

“那倒是！”

刘富爽朗地笑了笑，很专业的将这一东西分类整理好，放进一个小型的保险箱里，接着看着张文。

“富哥，你看看这个！”

张文神秘的一笑，拿出一团报纸后慢慢地打开。里面是一对青花小碗，古朴轻盈，看起来很有历史感，虽然有些磨损，但还是保存得很完整。

刘富顿时眼前一亮，小心翼翼地拿起来估量着，眼珠子溜溜转着，过一会儿后，才大笑说：“我就说嘛！你这家伙不可能总拿那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有好东西还藏着，这会儿才拿出来，是要吊我胃口是吧！”

张文点了根烟，笑而不语的看着他。

刘富谨慎地监定了好几遍，这才松了口气说：“是真货没错，也是清末的东西！看这样式应该是官窑出来的，可惜了，就是没有落款！可能是流落民间的次级品，但现在很多人爱好这一类的瓷器，价格还是不错的！”

“那您说个价吧！”

张文眯起了眼，额头上已经微微冒出冷汗。这本来就是别人家的旧碗，没想到还是个值钱货啊！

刘富闭上眼，一边把玩着一对碗，一边思索着。沉默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睁开眼睛，试探性的说：“这一对碗虽然不错，但年代还是不够，我出价三十万，你觉得怎么样？”

张文马上低头沉思，猛地吸了好几口烟后，突然将烟一掐，一脸坚决的说：“富哥，兄弟我也不瞒你！出货的老板是我新搭上的线，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笔交易，我不想断了以后的财路。你这价确实是有点低，这样我那份不要了，你看看最多能给多少。”

刘富明显错愕了一下，皱着眉思索着利益得失，一脸心疼的说：“既然是这样，哥哥就不从这里赚点小钱。搭上你那份一起算，四十万怎么样？”

“行！”

张文大吐一口气，苦笑着说：“富哥，兄弟赚这点辛苦钱也不容易！不是我小气，毕竟得细水长流，不能贪这点蝇头小利。”

“我明白。”

刘富一脸和蔼的微笑，理解的点了点头说：“毕竟干你这行的要搭上一位老板也不容易，咱们得放长线钓大鱼，钱不能一次就赚完不是嘛！”

“理解万岁。”

张文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了一句，立刻又拿出了一只绿玉雕的小酒杯，虽然色泽上有些瑕疵，但古朴而又温润的感觉还是十分实在的。

“这东西不错！”

刘富拿起来把玩了一会儿后，马上就估了个价，说道：“不过玉的成色不好，最多四万！”

“嗯，这是他的卡！”

张文装模作样的在金融卡上都标注类似于ZJD、LKY之类的符号，让他以为是用来识别的，但事实上这些写的是什么意思，连张文自己都不知道。这会儿，还装作找了一下才找到这张卡片递给他。

事实上这些卡都绑了张文的手机，只要有钱进出就会提醒张文。张文早就把手机调成无声，趁他低头转帐时，拿起手机一看，钱确实入帐了。不得不说，碰上刘富这样爽快的人也不错，虽然价格上可能吃点亏，但胜在没什么麻烦和风险，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张文把这些东西分成三批卖给他。最后一批的数量最多但品质参差不齐，好东西也就一件红木制的笔筒。这次一共进帐八十万元，还不包含所谓的回扣十六万元。看着手机里那一串的零，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这钱到底来得太简单，心情已经没有第一次时的激动。

交易结束后，刘富小心翼翼的把保险箱锁起来，穿上背心后热情的拉着张文的手，满面红光的说：“小张，正事办完了，咱们去庆祝咱们的生意做成。不然咱们先上楼见见弟妹，我在和她说一声就好了！”

“嗯！”

尽管不太喜欢姐姐和其他人接触，但张文还是点了点头，心里有些不情愿的带他上楼。

刘富明显很兴奋，胖脸笑得和包子一样全是褶子，可以知道这一趟他是不虚此行，并从中赚到不少钱。张文也是，这钱来得那么简单，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也够让人高兴的。走了一会儿，两人就称兄道弟起来，不明白的还以为他们是多年的朋友！

到房前，张文歉然的笑了一下，说道：“富哥，我那媳妇还在睡。麻烦你先等一下，我去喊她起来！”

“我懂。”

刘富自然了解，如果贸然进去，难免会很尴尬。

闪身先进了房间，张文小心翼翼的把卡全放回行李箱里，又往兜里多放了点现金。到了床边一看，姐姐和喜儿还在甜甜的睡着，两人睡觉都不太老实，在床上睡得乱七八糟的。

虽然有开空调，但适宜的温度让人感觉很舒服，她们并不需要多盖棉被来御寒，她们的睡姿很香艳诱人。

喜儿呈大字形的躺着，甜甜的睡着，嘴角还流了点口水，稚气的睡相看起来调皮可爱。小萝莉上身穿着小背心，隐隐可见两点诱人的小凸起，下身只穿着白色的小内裤，细白嫩滑的小美腿很动人，阴户如小馒头般的鼓起也很诱人。张文看着她小巧迷人的身子，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小小年纪就这样诱人，这丫头长大以后绝对会迷倒许多男人。

小萝莉都睡得那么香艳了，本就性感的张少琳，她的睡相更是让人血脉贲张。乌黑柔顺的长发自然的散开，有种野性的妩媚，半张着小嘴的容颜看起来更加妖娆动人！下身穿着性感的蕾丝小内裤，将修长的美腿衬托得更加柔媚，雪白的肌肤几乎是吹弹可破，让人想好好的摸几下，感受那滑嫩的感觉。姐姐上身的小背心微微露出雪白的小腹和冰肌玉肤，更是养眼！

站在床边，看着这样美丽的两名女人，张文立刻就硬了，心想：姐姐真是天生尤物啊！即使睡个觉都能刺激人的荷尔蒙，只要是个男的都会受不了这种风情万种的诱惑。

张少琳迷糊中感觉似乎有人在注视着自己，睁开眼一看，见弟弟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的身子看，那傻傻的模样就差没流口水了。不由得噗哧一笑，妩媚地嗔道：“傻小子，看什么看！姐又不是脱光衣服睡觉。”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诱惑也很有杀伤力，嫣然一笑更是明艳动人！张文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说道：“姐，你脱不脱都漂亮，这样睡也好看！”

“你这个嘴甜的小东西！”

张少琳高兴的笑了笑，一边打着呵欠，一边慵懒地坐起来，在张文的脸上亲了一口后，撒娇说：“小文，人家肚子有点饿了！”

“一会儿再吃吧！”

张文艰难地咽了咽口水，一看姐姐盯着自己胯间的帐篷看，眼里的暧昧浓郁得让人都快疯了，张文有股冲动想扑上去好好的疼爱她，不过一想到刘富还在门外，赶紧定了定神说：“我朋友在外面等着，你先和他见个面！一会儿，我们办完事后再回来陪你，好吗？”

“嗯！”

张少琳立刻点了点头，像要打仗一样的抱起衣服冲进盥洗室，那速度之快，让张文有点看傻眼了。

张文叮嘱她快一点，看了看还在熟睡的喜儿一眼，为她拉了拉被子，这才带刘富到套房外的客厅里喝茶。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聊着天，张少琳虽然没有化妆的习惯，但换件衣服也慢得让张文咬牙切齿。

足足将近半个小时，房门才打开。张少琳终于走了出来，不过这时候她的打扮没有那种妖冶的妩媚，却像是个大家闺秀一样的文静可人，让张文一时间有点还回不过神！

普通的白色裙子、粉色无袖上衣，没有过多的装饰，也没配戴任何首饰，原本最性感的飘逸长发，这会儿也老实地绑了马尾。素面朝天，再加上她温柔的微笑，性感尤物一眨眼就变成气质型的美女，如果多一副眼镜的话，简直就是一名粉领族。

张少琳很满意弟弟的惊讶，嫣然一笑后，款款地移动着莲步，来到两人的面前，亭亭玉立地站着，这一身文雅娴静的气质简直可以和秀秀一拼高下了。

刘富一见她马上眼前一亮，不过也没表现出男人本能的色意，和蔼地笑了笑后，打声招呼：“弟妹好啊！”

张文回过神来，上前亲热的搂过张少琳的肩膀，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后，大笑说：“怎么样啊！富哥，你弟妹漂亮吧！”

“讨厌……”

张少琳竟然害羞得脸红了一下，羞答的模样让张文既是迷恋又忍不住好笑，暗送了一下秋波。之后张少琳朝刘富很有礼貌的说：“富哥好！”

甜腻的声音甜得让人骨头都软了，张文恨不得这时候抱她进屋去，卸下她这一身的装扮，好好的用命根子惩罚她一顿，谁叫她在这装淑女。不过因为眼前的情况，只能先把这股冲动忍住。

刘富呵呵一笑，赞叹说：“弟妹真是漂亮啊，你们真的很配！”

张少琳满面幸福的看了看张文，含情脉脉的眼神让人都快醉了。张文一时间有些发愣，马上给了她一个柔情万千的微笑，说：“姐……”

张文习惯性的叫姐姐，让张少琳脸上顿时有些惊慌。张文也意识到了错误，赶紧改口说：“老婆，我和富哥出去一下！你先看一会儿电视，我马上回来陪你们吃晚饭。”

“嗯……”

张少琳温柔地点了点头，体贴的说：“别喝太多酒了，我在房里等你！”

说完，还殷勤的为张文整理一下衣服，又拿来烟和打火机。看来她是彻底地沉浸在这角色游戏中，很乐意扮演温婉可人的小媳妇。

刘富一脸的疑惑，听张文的语意似乎还有别人。

张文也没多作解释，在姐姐俏红的小脸上亲了一下，享受着她难得的温柔，这才恋恋不舍的和刘富走出来。张文一边下楼，一边和刘富说起了喜儿的情况，当然不能说是自己的养成对象，顺口说是自己的侄女兼乾女儿。

刘富对这方面的病不太懂，不过倒清楚这地方有什么好的医院，顺口就推荐张文一家医院。两人没走出酒店，直接就在二楼的夜总会里找间大包厢。不得不说刘富很舍得花钱，就两个人而已，却找了足够二、三十人一起享乐的大包厢。张文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自然是有点紧张，不过也没表现出来，笑了笑不提什么意见，就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说着那些艳史。

桌上摆了酒和各式小吃，两人才刚聊没多久，小姐们就鱼贯而入，一个个打扮得性感迷人，并站成一排犹如货架上的商品任你挑选。刘富马上客气地说：“小张，你选一个吧！一会儿，哥哥偷偷帮你开房间，不会让你媳妇知道的。”

“不了，富哥！”

张文赶忙摇着手，婉拒说：“我不太习惯来这种地方，你自己玩得高兴就好了。”

“哪来那么多的话啊！”

刘富板起脸来，拍着胸脯说：“反正我安排就是了！你现在是专情，但男人哪有不出来鬼混的，别想那么多了，最重要的就是及时行乐！”

张文心想：老子哪算专情呀！比起老家的那一屋子大小美人，这些小姐低了不只一个等级，我又不是性饥渴，干嘛要委屈自己，把好好的精液浪费在她们身上。

没等张文再拒绝，刘富一口气就喊了五位小姐！年纪都二十岁左右，虽然打扮得很性感妩媚，但在张文眼里却都是用化妆品堆彻出来的，半点都比不上姐姐天然的妖娆动人。

两位小姐一左一右的坐在张文的两边，哥哥前、哥哥后的叫个不停，嗲嗲的声音极尽讨好。但张文还真没到过这种地方，敷衍着她们的同时也笑得很尴尬。

唱歌不会，划拳不会，玩骰子更是不会！张文从头到尾都摇着头，脑子里惦记的还是早点回去陪姐姐和喜儿，以免让她们饿肚子！没什么心思去搭理这两位小姐，尽管她们看在钱的分上，表现得很殷勤。

刘富点了很贵的洋酒，让几位小姐乐开怀，话语间更加的献媚！不过张文不懂酒的种类也不想喝，坚持喝点啤酒就好了，虽然有点扫兴，但刘富一看张文真不喜欢这种地方，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酒精一烧，没一会儿，刘富就已经满脸通红的搂着小姐们一边上下其手，一边吼着他自己都觉得难听的歌。但不管刘富怎么邀请张文，张文都不想上去亮自己这破锣嗓子，以免吓死人！

“哥哥，你怎么不理人家呀！”

左边的小姐，张文大概知道是叫做小红，说话时嗲嗲的，无奈有点飞机场，除了脸还算耐看以外，几乎勾不起张文任何的兴趣。

“呵呵，我不太习惯出来玩！”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

“没什么不习惯的，玩久了就会习惯了！”

右边叫做飘飘的小姐也殷勤地搂着张文的胳膊，用她那对很有看头的巨乳磨蹭着，小手也一直不停地在张文腿上摸来摸去。

无奈就是没感觉，张文第一次如此的纯洁，心如明镜般一尘不染！他只要一想起姐姐的性感、妈妈的成熟妩媚，再对比于她们，哼！连硬起来的本能都没了。

“就是、就是！”

刘富这时候手都钻进小姐的衣服里去，一边揉着她的乳房，一边笑呵呵地说：“习惯就好了，看这些小姑娘多好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有什么放不开的，我说小张，你该不会是怕老婆吧。”

说完，众女哄堂大笑，一个个说着放浪的话，让张文的脸色开始有些不悦。他冷笑了一下，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万元砸在桌上，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小姐们贪婪的目光全集中过来，紧盯着桌上的钱。

张文冷笑了一下，点了根烟后朝她们说：“你们几个全去陪富哥，把他裤子给我扒了！谁给他吹出一管来，这钱就归谁。”

“靠，玩这么大啊！”

刘富笑骂了一声，不过明显没有反对，还有些兴奋！

“讨厌，你好坏哦！”

旁边的两位小姐娇嗔道，但还是按捺不住钱的诱惑跑到刘富那边去，拉着他的手引诱说：“好哥哥，等一下你射进人家嘴里好不好？人家好喜欢吃你的精液，味道肯定很好。”

其他的女人也顺势说着差不多放浪的话，刘富哈哈大笑起来，挺着大肚子往沙发上一坐，把腿一分，指着下身说：“一人十下，谁他妈把我舔射了，我兄弟的钱就是谁的！”

小姐们嘻笑着开始去扒他的衣服，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张文不想也没兴趣去看，和刘富说了一声后就关门，离开了包厢。刘富只说了句“明天见”，就迫不及待的将一位小姐的脑袋按在胯间……

自己真不适合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啊！一出包厢的门，张文感觉空气都清新许多。他还是比较喜欢抱着姐姐看看电视，或者和秀秀恩爱的温存一下，简单的吃个晚饭都觉得很高兴，这种奢靡的生活真不适合自己！

张文走到餐厅点了几样小菜，并叫他们送到房间。他回房间的时候，喜儿仍然在熟睡，而张少琳则是很优雅地靠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拿着遥控器在看电视，一看张文回来，马上精神百倍的迎上来，嫣笑说：“小文，事办完了？”

“嗯！”

张文在她脸上轻柔的一吻，柔声的说：“我已经叫了晚饭，先帮我拿件内裤出来！洗完后我们一起吃。”

“嗯！”

张少琳温柔的一笑，立刻把衣服拿出来。

张文惬意地洗了个热水澡，仔细地在身上涂抹沐浴露，冲掉一身的疲惫，想像着等一下和姐姐云雨时的快乐，命根子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硬了起来。

张文全身清爽的出来时，菜肴已经送来并摆在桌上。喜儿也被姐姐叫醒，半眯着眼睛还在犯迷糊，似乎是还没睡够，呆呆的模样惹人心怜。张文缓缓地走过去，摸了摸她稚嫩的小脸，柔声说：“喜儿乖，先和姐姐去梳洗一下，洗完就吃饭了！”

“爹爹……抱！”

喜儿撒娇地抱住张文的腰，小脸埋进张文的胸口。

“乖。”

张文顺势将她娇小的身子抱进怀里，但没有去占她的便宜。虽然香嫩的触感很诱惑张文，但现在绝对不是翻云覆雨的好时机。

张少琳拿着衣服过来的时候，看见两人抱得那么紧时有点吃醋，不过马上又释怀了。赏了张文一个万种风情的媚眼后就拉着喜儿进去洗澡，不过为了表达不满，还是重重地关上了门！

张文呵呵一笑，心想：你刚才还装得小鸟依人，这会儿马上就醋劲大发。就这点小事还吃醋，那以后连喝水都省了！

一般情趣房的浴室墙壁都是半透明的玻璃，若隐若现，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况，但却看不清楚细微处。这种设计很有情调，最能诱发人的好奇与情欲。看着浴室里两位美人将身上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身躯在张文面前扭来扭去的，伴随着哗啦啦的水声，让张文心里犹如千万只蚂蚁在爬，心想：以后家里的浴室是不是也要换成这种的比较好。

要不是为了能有一个激情的夜晚，好好地享受两位美人的痴缠，张文早就忍不住挺着鸡巴冲进去和她们一起洗了。张文恨恨地咬了咬牙，坐到桌子边等着她们出来。

海鲜在这里是很贵的食材，况且张文知道姐姐她们也吃腻了，所以点的都是一些精致粤式小菜，清淡幽香；当然也免不了生蚝这类补身的食物，并备有助兴的酒。在这么好的气氛下，最适合喝红酒了。期间，服务员敲门，送来张文特意准备的东西。

张少琳为喜儿洗完澡，自己正准备清洗着身子时，突然一看房间里的灯灭了，黑漆漆的一片很吓人，立刻惊叫了一声：“啊，小文！怎么回事？怎么灯灭了……”

“不知道啊！”

张文故作着急的说：“可能是停电了吧，你们别洗太久了。我点根蜡烛先顶着，你们快点出来吧！”

“不会吧！”

张少琳的语气很沮丧，但看着房间里亮起淡淡的烛光，只能有些扫兴的随便冲洗几下，洗得很匆忙。

房间里只有摇曳的烛火，朦胧的一片，看起来还算有情调。张少琳洗完，只穿着内裤和胸罩，展现着娇美动人的曲线，拉着喜儿的手一边走出来，一边不满的嘀咕：“真是的，那么贵的地方还会停电？”

刚出浴室的门，猛地一看，她顿时就呆住了，眼里全是惊讶，但没一会儿就变成了惊喜和幸福。如水清澈的美眸开始泛起泪光，激动得小脸通红，整个人颤抖着说不出话，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桌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蛋糕！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看过蛋糕！精致的外型，上边插着一根根粉色的蜡烛，光线那么的柔和，让人敢觉很舒服。而最动人心弦的还是中间的那几个她勉强认得出来的字：张少琳，姐姐老婆，我爱你！

张少琳激动得浑身颤抖，忍不住掉下了喜悦的眼泪，捂着小嘴，幸福得都快晕了过去！蛋糕的惊喜还没过去，张文马上从她的后面冒出来，捧着一束大大的玫瑰花，火红的一片，看起来很漂亮。

“喜欢吗？”

张文温柔地搂着她的小蛮腰，将玫瑰递到她的面前！

张少琳激动得语无伦次，使劲地点了点头，颤抖着嘴唇就是说不清楚话。心跳快得让她有些受不了，突然而来的幸福让她有点不知所措，丝毫没想到老实的弟弟会给她这样的惊喜。

“献给我的姐姐！”

张文将玫瑰递到她的手上，温柔的在她俏美动人的脸上深情一吻，深情款款的说：“也献给我最爱的妻子、最美丽的老婆、最体贴的媳妇，我爱你！”

“小文……”

张少琳激动得手都僵硬了，捧着玫瑰轻唤了一声就是说不出话来，喜悦的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什么都别说了！”

张文温柔的一笑，将她成熟的身子抱到怀里。张少琳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流着泪闭上了眼，紧紧地抱住张文的腰！

两人深情的拥抱了好一会儿，分开的时候，看见喜儿满脸好奇地看着蛋糕，想碰又不敢碰的模样很可爱。张文不由得噗哧一笑，拉着两位美人的手说：“我们吃蛋糕吧！”

“蛋……蛋糕？”

喜儿一脸的疑惑，这东西可不在她的知识范围内，不过浓郁的奶油香气让她很心动。

张少琳小心翼翼的将玫瑰放在桌上，尽管这时候还兴奋得难以平静，但比起刚才快爆血管的状态可就好多了，红扑扑的小脸在烛光下更是明媚动人。在张文的示意下，三人一起落坐。

切好蛋糕，送到两位美人的面前，又开了红酒为她们倒上，张文这才深情的凝视着张少琳如花般美的俏脸，温柔地说：“姐姐，今天你不是我姐姐！是我最爱的老婆，好吗？”

“好！”

张少琳像小鸡啄米般的点着头，这样的甜言蜜语她哪能拒绝得了啊！

“香，香……”

喜儿直接用手捧起蛋糕，一边傻笑着，一边吃得满脸的奶油，像只小花猫，可爱的模样让两人都笑了出来。

张文缓缓地拿起酒杯，陶醉的看着面前的绝色尤物，笑呵呵地说：“敬一下我最美丽动人的老婆，愿她永远开心快乐！”

“贫嘴！”

张少琳感到幸福的娇嗔道。尽管她对杯里摇晃的红色液体感到有些畏惧，不过也硬着头皮将红酒一饮而尽。第一次喝这种酒，那味道让她微微地皱起眉头，郁闷地说：“好酸啊，这是什么酒，拿错了吧！怎么喝起来像是醋。”

“呵呵！”

张文放下酒杯不多加解释。别说她了，就连自己都有些享受不了，还是喝啤酒比较实际一点。

张少琳放下酒杯后才开始吃蛋糕，小口小口的浅尝着，看起来很高兴，俏脸上全是幸福的微笑。柔情万千的说：“小文，以前我只是听过有这样的东西！但还真没吃过，这东西好甜呀。”

“你喜欢就好了！”

张文说话的同时，连哄带骗的让喜儿喝下半杯红酒，她稚嫩的小脸蛋上迅速地爬上一层动人的红晕，在烛光下看起来更加迷人。

张少琳偶尔调皮地喂张文吃一点，偶尔也撒娇要张文喂她吃几口！两人深情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对方的身上，这顿浪漫的晚饭吃得张少琳芳心大悦，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嘴角的微笑一直那么明艳动人！

开了一盏暧昧的粉红色灯光，使灯下的两位美人更加的明媚动人。张文的心又开始痒了，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忍不住凑上前去，故作神秘的说：“姐姐，你知不知道蛋糕的另一种吃法，很刺激的哦？”

这时候，张少琳的嘴角也沾上一点的奶油，舌头轻轻地一舔，看起来更加性感。有些迷茫又是好奇地问：“还能有什么吃法，你快说说看！”

张文色笑一下，两三下就将自己扒了个精光，握着半硬的命根子在蛋糕上沾满了奶油，舔着发干的嘴巴，充满期待的说：“就是这种！”

张少琳哪会不懂弟弟的意思，抛了个媚眼，娇嗔地说：“你这个坏蛋，喜儿还在这里，你就乱来。不怕等一下教坏小孩子呀。”

“你不要，不要的话也行！”

张文色眯眯的看了看喜儿，将命根子挺到她的面前，几乎是抵在她嫣红的小嘴上，命令喜儿：“喜儿，来帮爹爹舔干净。”

“嗯，嗯……”

喜儿含糊不清地打了个带着酒气的饱嗝后，立刻将她的小脸凑过来，张开小嘴熟练的将龟头含进去，迷恋地舔着上面的奶油，小舌头灵活的动作让张文舒服得倒吸了口凉气！

张少琳目瞪口呆地看着弟弟的命根子在喜儿的舔弄下硬了起来，变得干干净净后又是那么的庞大吓人，心里微微地泛起醋意。不过事实证明晚上这顿烛光晚餐是有用的，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嗔道：“你太乱来了吧，居然让喜儿帮你舔那东西！”

张文心想，等一下我就让她帮你舔，这样就公平了。不过嘴上还是说：“没办法，我亲爱的老婆太懒了，不愿意动口！只能委屈一下喜儿啰。”

“爹爹……”

喜儿舔完以后，抬起头来一脸讨好地看着张文。

“喜儿乖！”

张文只是一个赞许的眼神，就让喜儿乐得哈哈大笑，马上又埋头去吃那些她没吃过的美味，单纯的小萝莉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张文想说反正晚上还有的是时间，因此并不着急，就光着屁股和她们一起吃着晚饭，偶尔也抹点蛋糕让喜儿帮自己口交。尽管张少琳觉得有些别扭，但也没多说什么，享受着这浪漫的晚餐，虽然还是对红酒有点讨厌，但不妨碍她在气氛的陶醉下继续喝着这和血一样艳红的液体。

晚餐后的狼藉丝毫不影响张少琳的好心情，第一次吃完饭可以在客厅休息不用洗碗，她倒是挺高兴的。不过看着张文色色的目光总是紧盯着喜儿穿着睡裙的娇嫩身子上就有点不爽，她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说道：“去洗一下吧，都出了一身的汗，那东西还都是奶油，恶心死了！”

“没有呀！”

张文疑惑地看了看自己身上，无辜地说：“我又没干什么事，哪有流汗！”

张少琳温柔又是威胁的笑了笑，冷哼了一声说：“你洗不洗！”

“洗、洗！”

张文知道她肯定是在吃刚才喜儿帮自己口交的醋，赶紧点了点头，光着屁股跑到浴室里，有些不太情愿的又洗了一遍，当然重点就是抹过奶油的命根子。

张文洗完后光着屁股走出来，满心色欲的想迎接一个激情的夜晚。谁知道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姐姐就说喜儿一身都是蛋糕很脏，拉着她的手就跑进去再洗一次，留下张文站在床前就差没掉血泪，看着浴室里那两道娇美的身影又脱得一丝不挂！

郁闷啊！张文只能安慰自己，反正她们晚上跑也跑不掉，自己又何必急于这一时呢！索性就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电视，满心期待着美人出浴时的艳景。屋里的粉色灯光充满了暧昧，让人更加的心痒难耐。

随着水声慢慢的消失，张文立刻兴奋地坐起来，紧盯着慢慢打开的玻璃门。果然如自己所期待的一样，姐姐满脸通红、眼含春情的走了出来。她并没有穿那一身充满诱惑的内衣，而是围了一条浴巾遮着傲人的三围，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雪白的肌肤上，更是性感动人。

喜儿也是一样的装束，小巧的身子被白色的毛巾包住，无辜的模样和调皮的微笑都是可爱无比。如果不是知道她天生脑子有问题的话，张文无论如何都会把如此萌人的小萝莉往那方面想。

张少琳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柔柔的说：“小文，你把空调打开一下吧！我们看一会儿电视再睡。”

“好！”

张文沉浸在这美景当中，还有些回不过神来。等空调一开，两位美人早已经进了被子里躲起来。宽大的圆床上，她们娇嫩的曲线似乎只是点缀一样！张少琳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竟然帮张文留出了两人中间的位置，而且还故意把拿下来的大毛巾丢在床边，这等于在暗示她们的身子已经是一丝不挂了！

张文兴奋的将电视打开，尽管没有可以让人海绵体充血的内容，但动画片还是勾起了喜儿的兴趣，原本喝了酒以后她有点想睡，但这会儿，一看到这新鲜的事物立刻又打起精神，紧盯着电视上的卡通人物看。

张文心想：趁姐姐没后悔的时候赶紧躺下，便迅速地钻进被窝里。一接触到两具虽然风情不同但一样娇嫩柔软的身体，而且几乎没有半点衣料的遮掩，张文兴奋得眼眶都红了。

靠在床头，顺手将姐姐娇嫩动人的身躯搂到怀里。张文顿时色意大涨，张少琳全身上下一丝不挂，美妙的曲线紧贴在身上，似乎比自己还期待这个迷人的夜晚！

“色鬼！”

张少琳眼里全是迷蒙的水雾，蒙胧的看着张文，将脑袋埋在张文的胸口，腻声说：“你是不是早就策划好，今晚要帮喜儿开苞，所以今天才对我那么好。”

“没有呀！”

张文故作无辜的苦着脸，拉着她柔软无骨的小手放在自己的命根子上，色笑着说：“姐姐，你先帮我弄一下吧！”

“嗯……”

张少琳动情的应了一声，小手慢慢地套弄起来，妩媚的凑上前来献上了嫣红的小嘴唇。

张文不客气的噙住她的小嘴，随之一条灵巧而又香润的小舌头开始调皮地钻过来，热烈地挑逗着。张文马上就含住它，挑逗着、吸吮着，大手不客气的环过她的脖子，抓住了一只美丽而又弹性的乳房，一边揉弄着，一边挑逗着敏感的乳头。两人的身体互相的磨蹭，没一会儿，就将张少琳弄得气喘吁吁。

湿吻过后，张少琳已经是春心荡漾，性感的眼神中带着一层的水雾，更是明媚动人。含情脉脉的看了看张文后没说什么，小嘴慢慢的在张文的脖子上亲了几下，有些生涩的开始亲吻着弟弟的胸膛，将男人的乳头含入小嘴里，用丁香小舌轻轻地舔起来。

一阵电流从脊椎骨流过，张文舒服得打了个冷颤，这个时候却是感觉身上一凉！睁眼一看，被子竟被姐姐一把拉开，除了她性感成熟的身体没有任何遮掩之外，喜儿娇嫩稚气的小身子也暴露在空气中。小萝莉白皙的皮肤是那么的诱人，无辜而又迷茫的眼神特别惹人怜爱，小巧玲珑的身子更是充满了幼嫩的诱惑！

“喜儿来……”

张少琳舔着张文的肚子，小手一直套弄着命根子，突然朝喜儿招了招手，握着命根子说：“帮你爹爹舔一下……”

张文惊得瞪大了眼睛，但看姐姐的样子似乎不是在开玩笑，立刻又兴奋得双眼发直。这时候的喜儿正全心全意的看着电视，似乎是没听见一样，转过头来满脸迷惑地看着两人。

张少琳舔了舔嘴唇也没多说，猛地一把抓过喜儿的脑袋按在张文的胯下，眼里有些异样的兴奋，急喘着说：“快点，帮你爹爹舔舒服……”

喜儿可爱得让人发疯，虽然她听话的用双手捧住命根子，用舌头开始舔起龟头，但目光却还是好奇地流连在电视上，恋恋不舍地看着动画片，心不在焉又诱人无比的模样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姐姐兴奋的样子，张文倒是有些呆滞了，看到喜儿张开小嘴含住龟头吸吮的一幕，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过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一边享受着小萝莉的口舌服务，一边颤声的问：“姐姐，你……”

张少琳又将红润小嘴献上，抱着张文亲了好一会儿后，才气喘吁吁的说：“小文，姐姐就是吃醋。听着你和秀秀在恩爱时的声音，姐姐一直都在想着你干别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喜儿，晚上你帮她开苞吧！姐姐不生气，真的！”

看她说话时妩媚的样子和话语中无限的诱惑，张文不禁一下热血沸腾。再看看胯下有些漫不经心的小萝莉，张文不得不承认姐姐真是太宠溺自己了，一句话就挑起了自己全部的欲望。喜儿说小其实也不小了，要不是保持着对她的那分怜惜，恐怕自己早就忍不住占有她了。

小萝莉的身体正值女孩子蜕变到少女的时期，尽管不是充满了女性的诱惑，但喜儿却有一种别样的动人。抛开她的智商不论，身高不到一百五十公分，胸前已经有点含苞待放的小嫩乳只有A罩杯，而身子是那么的小巧动人，让人更加的想好好疼爱她。

“姐姐……”

张文动情的轻唤一声，突然一把将喜儿推开，打开柜子拿出情趣用品，又把张少琳成熟性感的身子扑在身下，喘着粗气说：“我不想要她，我现在就想要你！”

“啊……”

张少琳一声妩媚的呻吟，张文已经埋首在她高挺浑圆的乳房上，一边揉着，一边含着她的乳头一阵的吸吮，大口大口的亲着她饱满的乳肉。

“不，不要，那是……什么……”

张少琳突然剧烈地痉挛着，睁大着眼，“啊”的叫起来。

张文一边压着她，一边将开启的跳蛋一点一点的塞人她略带湿润的阴道里，喘着大气说：“姐姐别动，乖乖的，一会儿你就会很舒服！”

不消一会儿，虽然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东西，但张少琳早已经舒服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那强烈的震动刺激着她敏感的小穴，“嗯嗯”的呻吟着，不知道是痛苦还是愉快地皱起眉头，双腿渐渐无力地分开，明艳动人的羞处彻底地暴露在张文的面前。

粉色的阴唇、晶莹的爱液、柔软而又性感的阴毛，嫩肉包裹着露在外边的阴户，是那样的淫秽。光是一看就让张文兴奋不已，忍不住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

张少琳本来期待着弟弟能为自己填满一下下身的空虚，但张文的举动却是让她惊讶不已。喜儿本来又兴致勃勃地看起动画片，几乎是无视旁边发生的荒唐事，但还没看上几眼马上又被张文一把抓过来，将她按在姐姐的胯间，兴奋地说：“喜儿，帮你娘舔一下……”

“不、不行……”

张少琳忽视了体内那颗挑逗情欲的跳蛋，反应和早先的秀秀一样慌乱，匆忙地拒绝着并挣扎起来。

“姐姐，你就享受吧！”

张文淫笑了一下，哪会给她拒绝的机会。狠狠地压上去，亲上她的小嘴，顶着她的腿不让她合拢。一手按着她的乳房一阵揉弄，一手按着喜儿的小脑袋凑在姐姐的胯间！

粉嫩的阴唇覆盖上美丽的爱液，散发着女性气息的下身让喜儿有些迷茫。不过她特别听张文的话，稍微闻了一下后，就马上伸出舌头，往那湿漉漉的阴唇上舔了一下！

“啊……”

张少琳突然兴奋得剧烈地抽搐，在娇嫩的声音中，喜儿已经有些适应的抱着她的大腿，柔软动人的小舌头开始舔向成熟而又鲜嫩的阴户！

因为性别的相同，张少琳本以为自己会很排斥女孩子亲吻自己的下身，但这会儿却被快感冲击得无法去思考。男人的舌头虽然硬，但会有一些粗糙，而小萝莉的舌头却是柔软而又细嫩！尤其是喜儿的小舌头还有点长，灵活的动作所带来的感觉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不、不要……”

张少琳还在矜持的挣扎着，脸红的娇喘着。不得不承认的是，喜儿的小舌头真的很灵活，灵活得甚至可以准确地挑逗每一寸的嫩肉上敏感的神经。

张文呵呵一笑，虽然她嘴上喊着不要，但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在挣扎，到底还是心里的理智在作怪。自己要做的只是带着姐姐一起走进这肉欲的天堂里去。

喜儿一听张少琳说不要，以为是自己做错什么事，停下了动作抬起头来，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全是无辜和迷茫，有些唯唯诺诺的看着张文。如果不是小嘴边上还留有爱液，这时候的小萝莉看起来更是纯洁动人。

“喜儿，你继续帮你娘舔……”

张文看得血脉贲张，一把将喜儿又按到姐姐的阴户上。喜儿又听话的舔了起来，小舌头轻巧地钻进小穴里，但因为这角度看不到心爱的动画片，小萝莉的表情多少表现出不太情愿。

看着小萝莉亲吻着姐姐迷人的羞处，这淫秽的一幕让人感觉热血沸腾！张文顿时脸红脖子粗，将姐姐的大腿分开一些，指挥着喜儿去舔她鲜嫩的小菊花。喜儿也不排斥，小舌头舔弄着差丽的花蕾，还卷成一团调皮的想往里钻去。

“小文……舒、舒服死了……”

张少琳颤抖地呻吟着，这种快感让她已经舒服得快要不能承受了，真不敢想像自己竟会在小萝莉的舔弄下舒服得不能控制！

张文拿来一个枕头，示意喜儿先停一下，将枕头垫在姐姐的臀下。张少琳猛地有种不上不下的感觉，但却兴奋地期待着弟弟接下来会给自己怎么样的快乐！

张文让喜儿整个人趴在床上，继续去舔着姐姐的小菊花。自己则低下头来，拉了拉跳蛋的绳子后色色的一笑，在阴唇上深深的一舔，马上就含住敏感的阴蒂吸吮起来。

“啊，不要……好、好痒啊……”

张少琳兴奋得都快疯了，披头散发的挣扎起来。小菊花和小穴同时被品尝着，两条不同感觉的小舌头在腿间游移着，再加上跳蛋在体内不停地跳动，澎湃的情欲高涨得让她都快窒息了。

空气中催情的味道更深了，张少琳被两人同时的口交弄得淫水直流、呻吟着。张文和喜儿的脸几乎是贴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两人的舌头也会不约而同的纠缠几下。喜儿似乎有点喜欢这样的游戏，过没一会儿，就调皮地不亲张少琳，而是抱住张文，用她稚气的身子不停地蹭来蹭去！

张文感觉自己硬得都快发疯了，猛地一把推开喜儿，将跳蛋从姐姐泛滥得像洪水来袭一样的小穴里抽了出来！狠狠地将她修长的美腿分开架在肩膀上，腰往前一挺，藉着爱液的润滑，一下就顶进了她身体的最深处！

“小文……”

张少琳早已经意乱情迷，被填满的快感让她呓语般的呻吟着，这时候俏脸上滚红的一片，眼神迷蒙、小嘴微张，看起来更加妩媚诱人。

张文激动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双手握住了她一对美妙动人的嫩乳！一边揉弄着富有弹性的乳肉，一边挺着腰开始做起了最美妙的活塞运动，喘着粗气享受着这性感妖冶的身体！

“咯咯……啊……轻、轻点……”

“小……文……好老公……干、干死我了……”

“好、好弟弟……轻、轻点……姐姐、姐姐舒服死了……你干死我了，快……快一点！”

经过充分的前戏，张少琳的情欲全被挑起，这时候她也不管旁边还有个小萝莉在，一边激烈地摇着香臀回应着张文，一边放浪的叫了起来。这也是第一次能那么大声的宣泄快乐，她已经被快感冲击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姐姐，你下面好紧啊……夹得我舒服死了！”

她这样下流的话让张文更加兴奋，不知不觉间每一次的撞击频率变得更加快速，几乎每三次深深的刺入都有一次会顶到姐姐成熟动人的子宫。那迷人的地方就像是有吸力一样，有个小洞像在呼吸的蠕动，让张文更加的舒服。

喜儿目瞪口呆地看着两具肉体在面前疯狂地蠕动着，大半天才慢慢的回过神来，感觉下边似乎有些湿了，而且身子似乎开始有点发烫。不明所以的她伸手在娇嫩的阴户上一摸，手沾上了早已泛滥的爱液，散发着迷人的幽香。

喜儿到底还是个低能儿，一看这情景，马上想到的就是尿床。脑子里出现的是以前尿床的时候被小丹骂、被陈桂香骂的场景。小孩子心性的她立刻吓得不知所措，拔腿就要跑去厕所。

“去哪？”

张文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声音嘶哑，顺手一拉，让喜儿一个蹒跚，刚站起来又摔倒在柔软的床上，柔顺的长发凌乱得散开来，看起来更加楚楚动人。

喜儿急得都快哭了，很害怕的闪躲着，不敢让张文看到她的下身，楚楚可怜地撒谎说：“没、没事……”

她这样的表现让张文更加疑惑，此时张少琳也逐渐从快感中回过神来，一看喜儿反常的模样有些不解，伸手拉住她，一边喘息着，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道：“喜、喜儿，你怎么了？”

见两人停下了动作一起看着她，喜儿更加的惶恐，急得都没办法，眼眶一红，突然“哇”的一下哭了出来，边哭边可怜兮兮地说：“人、人家……尿、尿床了！别骂、骂我啊……”

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反常的表现让两人都有些摸不着头绪。

第二章 浪漫夜

张少琳已经来了两次的高潮，这会儿正好趁机休息一下。不过一听喜儿尿床感到有些疑惑，印象中她似乎很久没有干过这种事了，怎么今天突然犯了！

张文也慢慢地把命根子从姐姐的羞处退出来，看着姐姐爱液泛滥的小穴，突然明白了什么，猛地抓住喜儿细嫩的大腿后一把分开，瞪大着眼看着她粉嫩无比的羞处。

张少琳仿佛也明白了原因，凑上来一看，喜儿幼嫩的阴唇竟然充了血。虽然只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肉缝，像小孩子一样还没长开，但这会儿却是渗透出不少晶莹的爱液，覆盖在动人的阴唇上，有的甚至已经流到她的小菊花，看起来很淫秽诱人。

“爹爹，别……别打我啊！”

喜儿一看两人目瞪口呆的样子更害怕了，一边大哭着，一边抱住张文的胳膊，楚楚可怜地哀求着。

这突如其来的插曲让两人一时哭笑不得，张少琳更是忍不住噗哧的笑出来，捧着肚子就一顿大笑，笑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道：“好、好……不打、不打……哈哈！”

张文苦笑了一下，心想：你这尿的是哪门子的床啊！不过没想到喜儿虽然傻傻的，但看着这香艳的一幕，身体依然很自然地做出反应，荷尔蒙的分泌也很正常，看来她的身子也在逐渐发育，具备了可以被疼爱的条件。

“爹爹，我、我不是故意的……”

喜儿一看张文脸色不对，又继续可怜兮兮地哀求起来，似乎真的很怕被挨骂！

张文郁闷了，心想：你不是故意的更好！但猛地闹出这一下来，打扰了老子办事，这不上不下的感觉真他妈的难受，再一看油光发亮的命根子，因为看到喜儿的羞处而跳了几下，不由得开始用色色的眼光审视起喜儿迷人的身子。

张少琳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过了好一会儿后才擦了擦眼泪，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行了，小文，你再不说话的话，她可急死了！”

看着小萝莉稚嫩而又诱人的私处，张文脑子里顿时邪念丛生、在喜儿楚楚可怜的眼神下将她的双腿打开，自己喘着大气躺了下来，诱导说：“喜儿你来蹲在爹爹的脸上，爹爹仔细地帮你检查一下！”

“我、我……不敢……”

小萝莉忐忑不安的呢喃着。

张少琳明白弟弟想要做什么，早已经得到满足的她，也对这另类的性爱游戏很期待，兴奋地拉着喜儿不由分说的让她跪在张文的头上，将那娇嫩无比的羞处凑在弟弟的嘴边，嘻笑着说：“小文，你可得轻点呀，别一口就吞下啰……”

眼前小萝莉的羞处是那么的鲜嫩动人，小小的肉缝散发着一股十分诱人的处子幽香，小菊花红嫩嫩的一片，因为紧张的关系还在收缩着，稚嫩的羞处真是美不胜收啊！张文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感觉喉咙里似乎有股火在烧一样，口干舌燥的需要一点滋润。

喜儿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但这种不好意思似乎不是因为羞处暴露出来的关系，更多的是因为她天真的认为自己是尿了床，张文这是要惩罚她的前奏。

张文忍不住伸出舌头，在那条小肉缝上舔一下，立刻感觉到喜儿的小菊花紧张的一个收缩。他好玩地又舔弄几下，并慢慢地把阴唇拨开一些，里面鲜嫩湿润的嫩肉，粉红的一片，让张文看得有些呆了，好漂亮、鲜嫩的小地方呀！

张文忍不住用舌头舔进这鲜嫩的小地方，舔那敏感青涩的嫩肉。喜儿顿时睁大了眼睛，娇滴滴的呻吟起来：“爹爹，痒、痒……”

娇小的身子一阵阵的抽搐，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快感，是她还在发育中的身体所不能承受的，电流通过脊椎似乎带走所有的力量，麻麻的感觉充斥着全身，小萝莉浑身一软，倒在张文的小腹上急促地喘着，很自然地形成一个69的姿势！

张文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她鲜嫩的小穴，将充满处女芬芳的爱液全吞进肚子里。挑逗了没一会儿就让她青涩的小阴蒂激动的突出来，小小嫩嫩的很可口，让张文又吸又含的就是不愿意离开！

“爹爹……好痒啊……”

喜儿充满稚气的小脸迅速地爬上动情的潮红，眼睛半眯着，不安的扭动着身子，抗拒着这从未体验过的快感。

张少琳一边回味着高潮的余韵，一边看着这香艳的一幕。即使她早已经破了身，但看见这样大胆放浪的情况还是有些不适应，尤其是弟弟当着自己的面和喜儿这个小傻子亲热时，她的反应那样的强烈，感觉上虽然有些怪怪的，但也抑制不住体温渐渐的升高、心跳更加的快速。

喜儿的羞处很光滑，肌肤几乎是嫩得吹弹可破！张文爱怜的用舌头去挑逗她幼嫩的敏感，弄得喜儿一个劲的轻哼，趴在张文的身上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热热的呼吸一阵又一阵的吹在张文的命根子上！

张少琳感觉身子愈来愈热，愈看愈不自在，似乎有千万只蚂蚁在爬一样的难受！再也受不了诱惑的爬过来，她一手扶着弟弟坚硬的命根子，在龟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将它递到喜儿的嘴边，柔声的诱惑说：“喜儿来，让你爹爹舒服一下……”

喜儿有气无力地看了看眼前的肉棒，什么都没说就张嘴含住龟头，有力地吸吮几下后，开始像吃冰棒一样的舔起来。张文舒服得停滞了一下，但喜儿似乎不乐意张文停止，小屁股有些不安地摇了几下，张文马上又吸吮着她娇嫩的羞处，两人这才算是玩起了标准的69！

虽然中间停顿了几下，但两人都陶醉的投入到这快感连连的游戏中。喜儿的口水更是不停地从嘴角流下来，一边含着龟头，一边发出娇滴滴的轻哼！

张少琳在旁边看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突然看见弟弟的腿慢慢地张开来，脑子里一个念头闪过，有些难为情地拿来一个枕头，学着张文的动作垫在张文的屁股下面，样子明显有些兴奋和紧张。

“姐姐……”

张文先是疑惑了一下，但马上菊花处传来一阵特别痒的快感，有个温热柔软的东西开始在胯间游走起来，舒服得令张文开始呻吟起来。

张少琳小脸通红，一看弟弟的反应如此强烈，马上又低下头来，亲吻着小菊花时也不忘偶尔往上挪一点点，去舔张文的睾丸，灵活的小舌头开始挑逗着张文敏感的胯间！

三具肉体纠缠在一起，一时间变得淫秽无比，张文兴奋得都快疯了。性感妩媚的姐姐和天真可爱的喜儿一起在胯下为自己服务，两条小舌头仿佛是较劲一样的游来游去，甚至偶尔还交会在一起，这种销魂蚀骨的快感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像，让张文脑子发空，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啊……”

喜儿突然皱了皱眉，弓起腰疼得叫了一声！原来是张文太过于激动没控制好力道，结果牙齿刮到了她粉嫩的羞处！

张文一看赶紧停下来，不过好在喜儿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不过是在快感连连的时候，突然一疼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而已。小萝莉马上又乖乖地含住龟头，津津有味吔吸吮着，张少琳这时候也坐起来，跪在床上，性感的曲线看起来格外妩媚，肌肤覆盖上一层红红的淡晕，白里透红的看起来很漂亮，美眸里透露着一股渴望的水光，腻声的说：“小文……我想要了！”

“爹爹……”

喜儿这时候本能的拉着张文的手，撒娇道：“渴、渴了……”

“马上，马上！”

张文一语双关的应付着她们，面对两位如此动人的美人，只要是个男的、相信没一个能受得了。姐姐俏目含春的模样自然是妖冶无比，让人无法拒绝；而小萝莉刚才在自己胯下那么的温顺，这会儿马上恢复纯真可爱的模样，这前后的反差也是让人心动不已。

“喜儿乖，快喝！”

张文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果汁递给她，顺手摸了摸她细嫩的小乳头后，马上粗喘着朝姐姐扑过去，不过并没有急于再次插入她的羞处，而是留恋不已的爱抚着她的小菊花。

张少琳娇嗔着，但还是抗拒不了张文的连哄带骗，满脸疑惑地问：“小文，那地方真的能玩？不会受伤吧？”

“不会、不会！”

张文兴奋地看着她粉嫩的小菊花，再一听姐姐松口了，马上咽着口水说：“这地方插进去也会很舒服的，相信我吧！”

张少琳半信半疑地躺下去，任由张文拿来枕头垫高她的香臀，还是有些担心地问：“小文，真的不会出事？”

张文赶紧在她俏脸上吻了一下，安慰说：“放心吧，我的好老婆，要是有危险的话我也不敢这么做！我哪舍得伤了我如花似玉的好姐姐啊，乖乖别动，一会儿保证你爽到极点！”

在张少琳疑惑的眼神中，张文色笑着从柜子里搬来几样情趣用品，手里又多了一样让张少琳惊讶的东西！打量了一下她娇嫩动人的阴户，张文舔了舔嘴唇，在姐姐的小穴口舔了几下后，将跳蛋又塞了进去！

“嗯……”

张少琳顿时呻吟了一下，但感觉上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刚才已经试过这新奇的东西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下身传来一阵极端冰凉的感觉，刺激得阴道内的嫩肉一阵阵剧烈地蠕动，反应强烈地收缩起来。张少琳冷不防“啊”了一声，睁开眼一看，弟弟竟然拿着一根冒着寒气的东西往自己的小穴里塞，慌忙说：“小、小文……你塞的是什么东西？”

“不用怕，就是冰块而已！”

张文兴奋得两眼通红。一块普通的冰块正慢慢地被塞进姐姐的体内，阴唇一阵剧烈地箍紧，看起来很让人兴奋！

“不、不要……”

冰凉的刺激让张少琳全身不安地扭动着，眉头微微地皱起，不知道是兴奋还是难受的轻哼着，没一会儿就全身一软，无力挣扎了！

“咯咯……”

就在这时候，喜儿吃吃的笑了起来，娇嫩单纯的童音陪衬着这荒淫的场景，更是让人兴奋不已。

张文回头一看，喜儿这丫头真是够乖的！这会儿又喝着饮料在看电视，一点都不烦人，光这点就惹人喜欢。不过张文可不想这样就放过她，用手一拉，将喜儿的腿打开以后，拿起一小块冰块在她的阴唇上蹭了起来。

“爹爹，痒……凉！”

喜儿娇滴滴的呻吟一下，脸色瞬间涨红起来。

“没事的，喜儿，一会儿就舒服了！”

张文舔了舔她的阴蒂后，将冰块慢慢地塞进她的小穴里，生怕弄破她的处女膜，所以动作小心翼翼的没敢用力！

“爹爹……”

喜儿轻轻地呻吟着，稚气的声音刺激着张文的脑神经，让张文几乎想一把将她扑倒。

忙得很呀！张文回头一看，塞在姐姐小穴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一半。张文决定先叫喜儿自己用手捂着阴户不让冰块掉出来，现在先集中火力将姐姐这个尤物解决了再说！

“啊……小文，你，太顽皮了……”

张少琳持续地呻吟着，冰块抽出去后，一块块的冰块开始填满她敏感的阴道，被这一刺激，全身有一种难言的快感，舒服而又有点难受。

不过张文可不会给她那么多思考的时间，胡乱的应了一声后，拿起带着挑情作用的润滑油开始涂抹她的菊花周围，刺激得张少琳一阵阵的急喘。在她“嗯”的一声闷哼中，张文已经慢慢地用一根手指进入她的小菊花里！

“姐姐，感觉怎么样？”

张文并不急色，当手指尽根进入的时候立刻停了下来，关心着姐姐的情况。

张少琳有些不自在的扭了扭身子，颤声说：“不知道，感觉很奇怪！”

刚说话，又是一声闷哼，原来张文看她没有什么不适，又加了一根手指开始往里送，嘴巴还忙着将融化的水从她的小穴吸出来，又重新塞入冰块刺激着姐姐的神经。

“啊……”

当两根手指全根进入的时候，张少琳憋了好久，才好不容易呼出了一口气！但张文可没给她适应直肠异物的时间，突然又把手指抽出来！

突然的空虚让张少琳渴望被填满，在一波波快感的刺激下，脑子变得很迟钝！几乎没任何反应的时候，突然菊花处被破关而入，塞进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大东西！

“死、死小文……轻点……”

张少琳说话的时候是含糊不清的，小菊花突然被破瓜让她忍不住有些埋怨。

张文这时候已经将龟头塞进她的直肠里，姐姐的直肠又热又紧，丝毫不逊于真刀真枪的干进小穴里。而这时候，她因为快感连连的关系，肌肉紧绷着紧紧地包住自己的龟头，感觉特别的舒服。

“还疼吗？”

张文停下前进的动作，低下头来吻着她滚烫的小脸，爱惜之情和疼爱之意都让张少琳深深的动容！

“可以了，你轻点进……”

张少琳让自己尽快适应一下体内的异物，好一会儿后才松了一口气！

“嗯……”

张文亲吻着她，双手爱抚着她敏感的小乳头，刺激着姐姐敏感成熟的地带，开始慢慢地挺腰前进，一寸一寸的占有她的直肠！

张少琳咬着牙忍受着这与破瓜之疼几乎一样的不适，好一会儿后，当张文尽根没入占有她的菊花时，已经是汗流满面，但她除了小声的哼哼外，几乎没说什么。

她这一激动，阴道剧烈地收缩更是产生了一种压力，将融化的水从里边挤了出来！像喷泉一样的美景让张文顿时就兴奋到了极点，但还是保持理智的让她适应了一下，这才轻轻地挺着腰享受着小菊花的蠕动！

“轻、轻点……”

张少琳小声的呻吟着，似乎她能感受到随之而来快感，而不是像何秀芸一样的麻木没有感觉。随着张文温柔的进出，她本就绯红的小脸这时候更是显得柔媚动人，呼吸也逐渐快了起来。

张文极尽温柔、小心翼翼的不敢去伤害到她娇嫩的小菊花！但这样一来自己却很不爽，抽插了二十多分钟后，姐姐已经在双管齐下的刺激中愉悦的再来一次高潮，但自己这发的子弹却没有半点要射的迹象。

稍微插快一点，姐姐就喊疼、瞪自己！而自己怎么样都狠不下心来肆虐她的菊花，无奈之下，张文只能恋恋不舍的将命根子抽离她的小菊花，跑到盥洗室冲洗一下后又跑回来，将跳蛋拉出来后，命根子狠狠地塞进她的小穴里。

“死、死小文……轻……轻点，你杀人……啊！”

“别……太用力了……啊……舒服……”

张少琳看弟弟一上来就红了眼，每一次的撞击都那么的力道十足，一下就爽得找不着北了！闷哼了几声后开始被情欲的浪潮所淹没，本能地摇摆香臀回应着弟弟对自己的迷恋，“嗯嗯”的呻吟着，看起来很妩媚。

“喜儿过来……”

张文喘着粗气，一看喜儿又乖乖的在看动画片，马上招手让她过来这边。

喜儿慢慢地爬过来，看表情似乎又有点不情愿。使张文一把将她抓起来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闷哼着命令说：“舔一下……”

或许是张文红着眼的模样很吓人，小萝莉楚楚可怜地退缩一下，但马上又凑上前来，抱住张文的腰后，开始用樱桃小口亲吻着张文的胸口，小舌头灵活地舔起乳头。

“啊……”

张文舒服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下身的撞击变得更加的快速，顶得姐姐呻吟个不停！

张少琳也被这荒淫的一幕刺激得高潮连连，哼了几声后小穴剧烈地收缩，迎来了晚上的第五次高潮。可张文已经没办法放过她了，继续凶猛无比的做着活塞运动，顶得姐姐柔若无骨的身子一阵摇晃，一对美妙的嫩乳也像水波一样的荡漾着，更是增添了视觉上的冲击。

当喜儿好奇地含住乳头用力地吸吮时，张文再也受不了这种荒淫的快感。他感觉腰上一阵阵收缩的麻紧，大腿的筋也在紧绷着，闷吼了一声后，将喜儿推开，抓住姐姐的脚架在肩膀上，发疯似的狠狠地撞击起来。

“啊……好弟弟……你好粗呀……干死姐姐了……”

“用力……弟弟……射给我……把精液全射进姐姐的小穴里……”

张少琳感觉到体内的大肉棒又胀大一些，坚硬的龟头用力地撞到自己的子宫口。浑身一阵痉挛后，意识到了要个孩子的问题，马上呻吟着，激烈地摇摆臀部，甚至自己把腿分得更开，让张文每一次都能顶进她的子宫口，将精液全射进她的身体里。

在她娇嫩诱人的淫声浪语中，张文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红着眼，全身的毛孔兴奋得大开，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一股股有力的精液从龟头里喷洒而出，淋在她渴望孕育的子宫上！

“好弟弟，我……我也来了……”

张少琳春情荡漾的娇喝着，被这一烫，身体也剧烈地做出反应，在第五次高潮的快感还没消散时，子宫一紧，又迎来了第六次的高峰！如此强烈的快感让她舒服得疯狂摇头，一头青丝的摆动更是显得妖娆无比。

一射出去，张文顿时全身无力，猛地倒在姐姐的身上。张少琳也是满足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快乐，闭上了眼，享受着高潮的余韵，舔着发干的嘴唇，感受着弟弟的激情在自己体内慢慢的冷却！

喜儿不知所措的看着两人抱在一起喘着粗气，坐在一旁瞪着眼，就是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断断续续的招她来为两人的激情服务，让小萝莉早就感到迷糊。

房间里弥漫的全是一股股刺鼻的味道，还有两人粗重急促的呼吸，良久以后，呼吸才渐渐地平稳下来。张少琳推开了压在身上的弟弟，娇嗔道：“臭小子，你压死我了！死一边去。”

“可怜的我啊……”

张文还在喘着，马上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扶着腰哭丧着脸说：“可怜我刚才累断了老腰，把你伺候舒服了，这会儿就过河拆桥，未免太绝情了吧，姐姐你这翻脸不认人的速度也太快了！”

张少琳根本不为所动，一把抓住软软滑滑的命根子揉了几下，狡黠的一笑，调皮地说：“亲爱的好弟弟，听你的意思，我还得把这桥拆了是吧！”

“没有，没有……”

张文立刻点头哈腰的认错，她抓住了最大的把柄，不低头不行呀！

张少琳咯咯的一笑，笑得花枝招展的很迷人，但刚想起身的时候，粉眉微微的一皱，忍不住嗔道：“臭小子，你搞得我后面都疼了……”

“嘿嘿，无心的！”

张文惬意地点了一根事后烟，笑嘻嘻地说：“不过话说回来，姐姐，刚才你叫得好大声呀：我都怀疑远在老家的人都听见了，你这嗓子真不错。”

“要你管……”

张少琳妩媚地瞪了张文一眼。毕竟在家里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都得压抑着快感，几乎不敢叫出声来，能像刚才这样尽情的宣泄，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张少琳长长的伸个懒腰，高挑匀称的曲线展露无遗，让张文眼睛吃了冰淇淋，又见姐姐娇嫩的小穴口不停流淌着自己的精液，不禁又有些冲动了。张少琳也察觉到了张文的目光，鄙夷地看了张文一眼后说：“看什么看，没看过呀！”

“没有，没有！”

张文色色的一笑，拉着她一起走进了浴室，洗了一个十分香艳的鸳鸯浴，当然过程中是上下其手，弄得张少琳娇喘连连，乳房上还被张文种了好几个草莓，搞得她大发雌威，掐得张文连连告饶。在张文的指导下，张少琳也懂了该怎么去保持自己羞处的卫生，爱护女人最娇嫩的地方！这一洗就洗了大半个小时。

两人擦干身体出来的时候，喜儿又乖乖的在看动画片！张少琳已经满足过，虽然心里还有点小醋意，不过还是幽幽的说：“臭小子，一会儿你搞喜儿的时候得轻点，可别搞得太用力了！要是吵到我睡觉，小心我切了你。”

说完，她就径直躺到床的最里边，给两人让出了足够的空间，盖上被子准备睡觉！张文心里很感动，姐姐就是体贴，知道自己已经惦记喜儿很久了，刻意给自己制造这个机会！这种大方立让人感动了，这是多伟大的爱情呀！

空调开了那么久，房间已经有些冷了。喜儿浑身打了个冷颤，一丝不挂的小身子微微地发抖，一看到张文躺到床上，立刻撒娇的腻过来，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呢喃道：“爹爹……冷……”

“乖，爹爹抱就不冷了！”

张文现在还不太急色，将她小巧的身子抱到怀里，爱怜地摸了摸她的头发，色色的想着要怎么吃掉这如花似玉的小萝莉！突然想起明天要带她去医院检查，到时候要是医生发现自己和她发生了关系，奸情一曝光，可就得挨枪子了！

想到这，张文顿时觉得很扫兴，不过也告诉自己晚上别冲动了，要喜儿的身子也只是迟早的事，何必急于这一时，出门在外，还是小心点好！

“爹爹，冷……”

喜儿似乎很高兴张文能和她独处，又这样亲密地抱着她。这会儿撒起娇来，稚气的声音嗲得都让人有些受不了，扭着光滑的小身子在身上蹭来蹭去的，更是刺激得张文色心大起。

张文可不想再被她这样的挑逗，再闹下去的话，自己肯定是会崩溃的，到时候色性大发可就不好了。他赶紧将灯和电视关掉，并拉过被子盖在三人的身上，抱着她安抚说：“喜儿乖，咱们早点睡！明天爹爹带你去玩。”

“嗯……”

喜儿开心地点了点头，将小脑袋靠在张文的怀里，喜儿的乖巧犹如一只温顺的小花猫让人喜爱。

张文顺手将装睡的姐姐也抱到自己的另一边，大手不老实地攀上她饱满的乳房揉捏几下，又拨了拨敏感的小乳头。张少琳轻轻地呻吟一下，马上睁开美眸嗔怪道：“干嘛呀！你，不好好享受你的小傻子，跑来弄我干什么！”

张文笑呵呵的往她脸上一亲，柔声的说：“姐姐，我刚才说过晚上你是我老婆！怎么能当着老婆的面和别的女人亲热，今晚为夫暂时就放过她吧！”

张少琳眼里闪过感动的泪光，但马上又调侃说：“真的？我可不信你能受得了！”

张文苦笑了一下，故意歪了歪腰，用已经硬起来的命根子去蹭她平坦的小腹，可怜兮兮地说：“确实是受不了，你看我都憋成这样了，多可怜啊！”

张少琳马上心一软，但一想到自己下身已经有些刺痛了，立刻苦着脸说：“那怎么办，姐已经够了。再来的话就得疼死了，不然你还是把喜儿睡了吧！”

“算了，忍忍就过去了！”

张文一副深情款款的表情，但下流的思想又有几人能了解呢！

张少琳低头沉思了一下，小手慢慢地握住了命根子，上下套弄起来，翻起身来一边亲吻着张文的乳头，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小文……你要难受就别憋着了，姐没事！姐知道你惦记她很久了，不用想那么多，你就睡了她吧！”

“姐……”

张文舒服得全身一颤，姐姐的小手那么的细嫩，一握住就有种不一样的快感，也被姐姐的话说得心动不已，但一想到明天要带喜儿上医院去，还是忍住了这股冲动，摇着头说：“不行，我说了今晚是属于我们的。”

张少琳眼里全是感动，张文有些无耻的甜言蜜语确实打动她的心扉。这边动静这么大，喜儿自然也是睡不着，睁着眼好奇地看着两人。张少琳索性一把拉住她，说道：“喜儿过来，帮你爹爹好好地含几下……”

张文默不作声没有反对，看着姐姐将被子拉开，把喜儿动人的小脸按在自己的胯下，这种感觉别提有多刺激了。喜儿倒也习惯了，什么都没说就张开小嘴将龟头含进去，开始上下的吞吐起来，短短的一晚下来，小萝莉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密的性爱方式！

张少琳给了弟弟一个良久的湿吻后，柔软香甜的小嘴一路往下，慢慢地亲过胸膛、肚子，最后和喜儿碰在一起，两条小舌头不停地在命根子上舔来舔去，偶尔点一点马眼，让张文舒服得差点就叫出声来！

“姐……”

张文惊喜地看着身下，姐姐竟然慢慢的往下亲去，抱着自己的一只脚放在她柔软的乳房上揉了几下，张开小嘴慢慢地舔着敏感的脚跟和脚趾，顿时张文舒服得一阵阵的发抖！

喜儿不明所以的一直吞吐着，张少琳殷勤的用小嘴吻遍张文的全身，偶尔也献上美丽的乳房让张文品尝几下，又去亲吻张文的耳朵，这种三人行的快感太强烈了，两位美人一起口交的视觉震撼，相信是个男的都受不了。张文自然也快疯了，惬意地享受了二十多分钟后闷哼了一声，颤声说：“姐，我要来了……”

张少琳一听，立刻停止在张文睾丸上亲吻的动作，一把将喜儿推开后，张开小嘴含住了龟头，一边使劲地吞吐着，一边用小手快速地套弄，过了一会儿就感觉嘴里的大家伙胀大许多，僵硬地抖动几下后，一股股浓稠的精液喷洒而出。

张文舒服得腰都弓了起来，大腿一阵阵紧绷着，前列腺活跃地跳动起来，在姐姐温柔的几下吞吐间，将所有的精液全喷洒在她的小嘴里，射完后，脑子一空，浑身软趴趴的，只剩喘气的分。

喜儿坐在一旁感到有些郁闷，似乎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会儿叫她过来，一会儿又把她推开。似乎小萝莉在张少琳的心里很没地位，张文看着她无辜的小脸，也是有点愧疚。

“弟弟，亲个嘴……”

张少琳将马眼里最后的一滴精液都吸了出来，这才含着满嘴的精液狡黠的笑了笑，凑近张文的面前口齿不清地层示着嘴里的战利品。

“下、下次吧……”

张文连忙躲开，看着姐姐满嘴的精液，既是感觉刺激又有点恶心，要现在去亲她？开什么玩笑呀！姐姐是玩得愈来愈放得开了，刚口交完就马上来调戏自己。

张少琳嘻笑了一下，眼里闪过一种让人无法自拔的妩媚，突然将傻笑的喜儿拉过来，一把对准她的小嘴亲了下去，将嘴里的精液送到她的小嘴里，柔媚的眼角还在偷偷地观察着张文的反应。

喜儿不明所以，乖乖地张开嘴吞食着精液，由于有点突然，所以嘴角有些许精液流了出来，两人荒淫的接吻看起来更让人发疯！当张少琳将满嘴的精液送到她的小嘴里，喝令她全吞下去后，才笑嘻嘻地朝张文说：“对不起啦！小文，不小心亲了你的小喜儿！”

“没……什么！”

张文说话的时候都有点僵硬，没想到姐姐已经能玩得这么开了，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去亲喜儿。不过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刚才她们一起为自己口交的时候，舌头碰来碰去都和舌吻没区别了，这会儿亲个嘴又没长吻，也没什么奇怪的。

张少琳妩媚地笑了笑，擦去喜儿嘴边的精液，放到小嘴里舔了几下后，心满意足的又用小嘴亲遍张文的命根子，舔得干干净净后才老实地拉着喜儿躺下来！

张文一左一右的搂着她们，双手不老实地放在她们乳房上揉捏起来！暗暗的比较一下，姐姐现在处于女性最完美的时期，乳房浑圆而富弹性；喜儿则正值女孩到少女的蜕变期，虽然乳房只有鸡蛋般的大小，但小萝莉的手感就胜在结实细嫩，也特别不错。

张少琳娇滴滴的嗔了一下，小手也不老实地握住张文的命根子玩弄起来。

这一晚只有喜儿保持纯洁的思想，姐弟俩只要一想起刚才做的淫事都兴奋莫名，这一夜让性爱得到了巨大的昇华！甚至张少琳还色色的问他和秀秀做爱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姿势、她有没有帮你口交过、她叫床好不好听之类的问题。放荡的问题问得张文一阵的汗颜，只能敷衍着乱说！

不过张文也不会客气，兴奋地问她和喜儿亲嘴到底是什么感觉。张少琳倒是大方，直言回答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喜儿长得挺惹人喜欢，亲个小嘴只是为了刺激你的兽性！

在姐弟俩聊着性爱的话题时，疲惫不堪的小萝莉早已经沉沉地睡去！两人聊到了深夜才迷糊地睡了过去，三具一丝不挂的肉体纠缠在一起，慢慢地进入梦乡。

房间里除了平稳香甜的呼吸声，始终还有股刺鼻的味道挥之不去！男女的呼吸混杂在一起，交织着一个个的美梦，一起回忆着性爱的最高享受！

第三章 姐姐的丁字裤

昨晚的翻云覆雨搞得众人筋疲力尽，而且一聊还聊到天快亮才睡。张文很纳闷这两位大小姐居然还能继续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而且看起来精神都还不错。由于住的酒店是高楼层，这一会儿，两位美人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姐姐还像哄小孩一样的指着路上来往的车辆，但她兴奋的样子更像是个小孩。

淡淡的晨曦照射在两人的身上，让本就性感动人的张少琳变得更加迷人，身上仿佛多了一道淡雅的光芒；而小萝莉纯真的笑脸在晨曦下也多了几分童稚可人。

张文迷糊的一睁眼就有点受不了了，两人都一丝不挂的坐着，丝毫不避讳身上没有遮掩的衣物。张文马上一边嚷嚷着外面有什么好看的，一边将她们拉回床上，并在拉上窗帘后便迫不及待的将张少琳压在身下，在她的娇嗔声中进入了这具让人迷恋不已的身体，有力地抽送将她娇滴滴的抱怨全变成动情的呻吟……

两具肉体又缠绵了一个早上，云收雨毕后只留下床单上的一片水印。张文洗了个澡后，在外面的客厅里准备着三人的早餐。张少琳梳洗完毕，穿着一袭飘逸的淑女装，走出来的时候还在小小的抱怨着，饶是她的身子已经发育成熟，也被张文这疯狂的索要弄得快要无法走路了。

喜儿被打扮得和个小天使一样，粉色的蕾丝长裙，长长的秀发别了个发夹，虽然款式简单但却十分精致，再加上她娇俏可人的小脸总是挂着纯真可爱（傻乎乎？的微笑，小鸟依人的娇俏让人一看就萌得不行！

一出房门，酒店高档的装潢还是让张少琳有些紧张，张文牵着她的手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紧张得都有些僵硬了，甚至手心还出了不少的汗。张文马上和她十指交扣，用温柔的眼神给她一点安慰和动力。

酒店楼下有一家不错的粤式早茶，张文很奢侈的带她们来这里吃早餐。牵着两位美人一起坐的时候，享受着男人们投来的嫉妒眼神。毕竟光张少琳一人就足以惊艳全场，她绝对算得上是校花级的大美女，再加上一位粉雕玉琢的小萝莉同台登场，杀伤力之强可想而知，张文当然难免有些沾沾自喜。

即使没吃过这些东西，但看都看习惯了。张文一开始也有点紧张，但马上很自然的要壶茶，示意她们去点喜欢的小吃，看着她们兴致勃勃的样子，张文心里就一阵的舒畅，趁这空档打一通电话给刘富。

“喂……”

刘富的声音有气无力的，仿佛随时就要去见阎罗王一样，说话时都死气沉沉的。

“富哥啊，昨晚梅开几度？把你搞成这样啊？”

张文笑呵呵地开他的玩笑，有些下流的说：“没被那些小妞给吸干吧？昨晚是不是三英战吕布了？”

“别提了……”

刘富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微微的一动，似乎旁边还有女人的声音响起，说话依旧那样的无力：“昨晚这群小姐可算抽了我的血，五个全在我这躺着，床睡不下，有的睡地毯上。我足足被折腾一晚，刚想睡你就来电话了！”

这死胖子真有战斗力呀，竟然带了五位小姐回去干一晚上！张文不由得既感慨又佩服。但还是马上切入正题，说道：“那你好好休息吧，我忙完了今天的事可能就要回去了，等一下次出货我再和你联系吧！”

“那么着急？不多玩几天啊？”

刘富尽管没什么精神，但还是热情地挽留着：“怎么你也得给我一个尽地主之谊的机会吧？再多住两天，我带你和弟妹到处玩一玩，看看这边的景点！”

“不了！”

张文客气的婉拒：“今天我还有不少事情得办，等下次我们再好好的玩吧！这次时间匆忙事也多，真没那个时间！”

“嗯，那就等下次吧……”

刘富说话的时候又打起了呵欠。

“先这样了！”

张文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刚放下的时候就诅咒这死胖子怎么不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这时候服务员也把两女选好的菜装上蒸笼送过来，几个人殷勤地摆上。看着一桌子叠得满满的蒸笼，张文有些发愣了，这得多少人才吃得完呀！再一看姐姐脸上难为情的神情，也就明白这些精致的菜肴是她见所未见，闻所末闻的，难免一时喜欢就多要了一些。喜儿在旁边也是一副嘴馋的模样，大概是她俩没控制好，看一样就要一样，结果一凑就凑这么多！

凤爪、虾饺、肠粉、萝卜糕摆得满满一桌子，别说张文诧异了，就连平常都来这里吃的熟客都觉得惊讶，可能这会儿一个个心里都在骂：“真是败家子！”

“我们吃吧！”

张文温柔的笑了笑没说什么，姐姐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偶尔露出点孩子气的一面也是不错的，只要她喜欢就行了。

“嗯……”

张少琳面对着餐厅里其他男人火辣辣的目光还有些不适应，脸上带着羞怯的红晕，温柔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就小口浅尝起来。恐怕她是没看这些菜肴的价格，要看了的话，她就心疼得直流血了。

张文板着脸叮嘱喜儿不准大口大口的吃，要知道她小花猫的吃相一出来的话，光那一张油腻腻的小脸，谁都能看出她是有毛病的孩子。这样一个可爱的小萝莉，平时虽然自己宠溺不去管她，但到了外面还是注意一下形象比较好。

喜儿最让张文疼她的就是特别听话这一点，连哄带骗的马上乖乖地点头，嘴馋小萝莉一眨眼就成了文静的小家碧玉，小口小口的吃着，特别的可爱。再一看姐姐这位大方性感的美女也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在小口咀嚼，张文不由得掩着嘴偷笑，这一幕要是被小丹看见的话，大概她会吓傻的！

进餐的过程不错，吃的东西也让人胃口大开。无奈结帐时七百多元的金额让张少琳一阵心疼，或许是在家的日子过久了，她也有点遗传到陈桂香省吃俭用的习惯，心疼得直叹气！到头来郁闷的还是张文，付了饭钱还得安慰她，这算是什么呀！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小情趣吧！张文倒是乐在其中，匆匆的吃完早饭，立刻就带着喜儿赶到市立医院，打听到的结果都说这里的脑科是最好的，张文也不认识路，唯一的选择也就只有这里。

医院里这些复杂的流程张文是不太懂，不过好在人家一听是自费的就特别热情。只不过带着喜儿做检查和照CT时，她似乎很害怕医院里药水的味道和那死气沉沉的气氛，张文连哄带骗的好不容易才让她惊恐的情绪平复下来。忙完了检查后，张文马上拿着一大堆资料挂号，还没过一个小时，就累得和死狗差不多了。

张少琳除了在旁边看着喜儿，第一次进城的她几乎是什么忙都帮不上。她看着弟弟忙得满头大汗的疲惫模样，她愧疚得脸都红了，只能殷勤的跟着走来走去，在旁边叫喜儿老实一点。

看病的专家是一名六十多岁的妇女，长得算是和蔼可亲，说话也有老年人特有的温柔，这让喜儿有些排斥的情绪好了许多。她看了看脑部的片子，又用电筒看看喜儿的瞳孔，皱着眉写了好一会儿后，才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张少琳赶紧凑上前去，解释说：“这丫头是我侄女，她爸妈都不在了，我们带她出来看病。”

专家看喜儿一直赖在张文旁边，也就没多问什么，慈爱地看了看喜儿可爱的容颜和一脸天真的微笑，叹了口气说：“这丫头啊，长得那么水灵，怎么就命不好呢！”

顿了顿，又指着杯子问：“这是什么？”

喜儿茫然了一下，有些紧张的说：“杯、杯……”

“这呢？”

她又指了指桌子，眼里似乎有几丝的亮光。

喜儿竟然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桌子……”

专家又试探性的多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问得张文在旁边紧张不已。好一会儿后，她才低下头来继续看着片子，张文忍不住担心的问：“医生，她的病到底怎么样啊？”

专家低头想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喜儿的舌苔和瞳孔，这才摇着头说：“还行！这丫头的病还不算太严重，虽然脑部发育迟缓，但也有正常人的一半程度。换句话说，别人的智商有十岁的程度时，她只能达到五岁的程度，倒没什么太大的缺陷，反正把她当个小孩子养就好了！”

“可她一直有结巴的毛病。”

张少琳满脸的担忧，提出了张文最想问的问题。

专家无所谓地摆了摆手，微笑着说：“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看她这样就知道肯定是小时候发烧烧出来的毛病而已。只要不妨碍她正常的思考和生活就行，虽然她是智商低一点，但你们可以把她当正常的小孩子来照顾，那就没有问题了。”

“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吗？”

张文心里总算松了口气，看来喜儿就是彻底的小孩子了。按照这说法，等到她三十岁时就像个十五岁的少女，而她现在的智商就等于是七岁的孩子。

“暂时没有……”

专家苦笑着摇了摇头，顿了顿后还是建议说：“她现在还处于发育期，难保随着身体的成长会发生奇迹也说不定。保守一点的方法比较好，如果用药物控制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我个人觉得还是采取保守的治疗比较妥当。”

“爹爹……”

喜儿这时候苦着脸转过头来，小脸上全是茫然无知的困惑，刚才的对话对她的小脑袋来说根本就没有理解的可能。

“嗯！”

看着一脸迷茫的喜儿，张文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点的愧疚，她确实是把自己当成爹了，当成她幼小心灵的唯一依靠，但自己却总是做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惦记的全是她细嫩动人的身体。

这时候张少琳察觉到了弟弟情绪的变化，赶紧站出来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敷衍着医生，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喜儿的病。

接下来的时间他们仔细地请教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和治疗方法，张文这才千恩万谢的带着喜儿离开医院。张少琳一脸的凝重，或许是因为和喜儿在一起那么久，当医生问起她喜儿的月经来了没有，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惭愧的说还没有，结果喜儿又有了一个营养不良的毛病。

出了医院，看着门外的车水马龙，不知道为什么张少琳感觉很不适应，这一切似乎离自己很遥远一样，突然有点低落的说：“小文，我还是觉得家里好。”

“嗯，明天我们就回去！”

张文也有一样的感觉，不过为了不让姐姐太过于伤感，还是一左一右的牵着她们的手走进商场。

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她们都看傻了眼，有些迷糊的不知道该往哪走。好一会儿后，张文才停在一家首饰店前，拉着张少琳的手走进去。立刻就有个殷勤的小姐跑了过来，热情的招呼着：“先生中午好，请问你们需要什么样的首饰，由我来为您介绍好吗？”

这种热情到极点的态度让张少琳有点不适应，张文倒是无所谓，轻轻地将她揽到怀里，柔声细语的说：“我们就要结婚了，想给我老婆选一枚钻戒，你带我老婆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款式！”

“嗯，这边请……”

小姐笑得面如桃花，毕竟这种低薪高抽成的工作，最喜欢的就是买钻戒的新婚夫妻了。

刚到摆满钻戒的柜台前，那五位数的价码就让张少琳吐了吐舌头很难接受，心里也不由得开始打退堂鼓，拉着张文的衣服，小声说：“小文，这太贵了！要不，咱们别买了吧。”

张文心里一阵的感慨，这年头想找到姐姐这样体贴的女孩子真不容易。城市里的姑奶奶们哪会这么善良，一个个巴不得把你吸干了，一碰到这样的事就恨不得十根手指都戴上！家里有一群美人在关心自己，何必找城里祖宗回家伺候呢！

“老婆！”

张文当着众人的面亲了她一口，搂着她的肩膀柔声的说：“咱们看上哪个就要哪个，喜欢的话就全要了，实在不行，每根手指头都戴，那更漂亮不是吗？”

虽然这话有点像暴发户的心态，但也让售货员的眼里闪起了小星星，年少多金的男人可是现在少有的史前动物。没一会儿，张少琳就被她们包围起来，一个个殷勤地推销着各款的钻饰，那一圈围起来犹如千万只鸭子在叫唤一样的热闹，挤得张文几乎都无法靠近了。

郁闷的随意一看，却看到喜儿目露亮光的看着银饰的柜台。纯真的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紧盯着柜台里的东西。无奈这时候售货员一个个全包围着张少琳，没一个人过来理她，搞得小萝莉孤零零地看着首饰，显得很可怜。

张文一看顿时就有些不悦了，冷哼了一声后说：“人呢？这里还有客人，看不到吗？”

这一叫，才有名中年售货员不太情愿地走过来，不过还算客气的介绍说：“先生您先看一下有没有中意的，有看上的可以先试试！”

张文很自然的从后面搂住喜儿小巧的肩膀，摸了摸她的小脸，亲昵地问：“喜儿乖，告诉爹爹你喜欢哪个？”

喜儿一副为难的样子看来看去，小手隔着玻璃乱指，过了好一会儿后，满脸委屈的看着张文，楚楚可怜的说：“都、都喜欢……”

张文看了看她指的那几样，无非就是一些脚链之类的小首饰，银打造的也值不了几个钱，再加上喜儿根本没有贪心的可能。马上大手一挥，让售货员把她看上的全包起来，喜儿立刻高兴得欢呼雀跃，抱着张文的脖子给了香香的一个吻。

不过张文可不想在这和她舌吻，只是亲了亲脸就算完事了。再回头一看，姐姐这边似乎也选好了，只是诧异她竟然选了两枚戒指。张文走过去一看，一枚是一万多元的钻戒，另一枚只要两千多元的金戒指，立刻疑惑地问：“怎么挑了两枚戒指呀？”

张少琳眼里的醋意一闪而过，但还是体贴的说：“我喜欢戴金的，那个贵点的你给秀秀，她戴起来肯定好看！”

张文一听，心里顿时甜得发腻，姐姐就算再怎么吃醋，她还是宠溺自己。虽然她心里很希望能有个定情信物，但她还是刻意地挑了一枚便宜的戒指，而且还周到的考虑到这一趟回去不给秀秀买点什么也说不过去。一万多元买这枚钻戒，她是得咬着牙才能下得手的，有这么一个体贴的女人陪伴，是多幸福的事呀！

“这个退了！”

张文想都不想就把金戒指退掉，自己走到柜台前，斩钉截铁的说：“你带喜儿在旁边看一下别的，我给你挑好看一点的！”

“别了，我不喜欢这种！”

张少琳悄悄地说着，话里都有点哀求的意思。花那么多钱买这点小饰物，对她来说是十分奢侈的行为。

不管她如何的劝解，张文还是挑了一枚漂亮的戒指，拉过她细嫩修长的无名指后慢慢地戴上去，不容拒绝的说：“行了，谁结婚还戴个金的！你就老实点听我的话，别惹我生气，知道吗？”

说完，还故意的板起脸，一副“你再说我就生气”的样子。

张少琳心里甜得像吃了蜜一样，一看弟弟变得这么有男子气概，马上像个小媳妇一样温顺的没再说什么，爱不释手地看着手上闪烁发光的戒指，一脸幸福的模样让她更加的妩媚动人。

当然了，比她更开心的还是那群售货员，张文挑完才发现那一枚戒指标价可是三万元，就算再怎么打折也便宜不到哪里去的好东西。

卡一刷，没用现金付款就减少了心疼的程度。张少琳虽然嘴上还在说这钱花得太冤了，但不难看出她心里的喜悦之情，连走路都有些轻飘飘的！

张文又带着她们逛了公园，再连续逛了几个比较近的景点。中午时，他们就随便找间餐厅吃饭，张少琳觉得有些累了。张文心想正好趁这时候去谘询有关水产养殖的事情，便立刻把她们送回酒店安顿好，看着大小美人甜甜的睡着，这才转身离开酒店。

整整一个下午，张文先是拜访了事先约好的一位农业大学的教授，虚心的接受了他环境不明确的情况下先不要养其他项目的建议，又在他的推荐下跑到书店买了一堆关于水蛭养殖的书籍，并弄了一些光碟回去看。当然这一请教的代价可不小，光是红包一千元就没了，心疼得张文都想把钱抢回来。

逛了一天，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日落黄昏，张少琳早就醒了，有些犯迷糊的看着电视，倒是喜儿现在精神比较充沛，几样随便买的小玩具就把她哄得很高兴，穿着小内裤和背心就在地毯上玩开了。

“小文，你回来了？”

张少琳一看张文回来，立刻高兴地迎上来，殷勤地递茶水，看着弟弟一脸疲惫的神情，心疼地说：“累坏了吧，外面是不是很热呀？”

“嗯！”

张文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半眯着眼，一边脱衣服，一边朝浴室走去，说道：“姐，我先去洗一下！一会儿你拿衣服给我。”

“嗯！”

张少琳应了一声后，赶紧去翻衣服。

莲蓬头一开，温度适宜的水流冲洗着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张文顿时感觉舒服多了，头脑也清醒了一些。即使累积了一天的疲惫也没能阻止张文色心的爆发，刚才看见喜儿粉嫩的长腿和白皙的肌肤就已经隐约有些冲动了，不管她的智商如何，身材已经是发育得不错了，自己没必要那么犹豫吧？

“小文！”

张少琳悄悄地开了个门缝，难为情的看了看张文，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只帮你带了一条内裤，刚才洗了还没干……不然等一下，你直接围条浴巾出来吧！”

“嗯！”

张文倒也无所谓，反正都是自己最亲密的人，光个屁股也没什么不自在的。张文看浴缸的水刚好满了，再看看姐姐娇俏红嫩的小脸，忍不住色心大起的说：“姐，你也过来，咱们一起洗吧！”

张少琳脸红了一下，怕喜儿乱跑，先把房门锁上后，扭捏了一下这才慢慢地走进来，在张文面前一件一件、慢慢地脱去身上的衣服，将比例完美的玉体暴露在空气中。匀称的曲线、姣好的身材，即使比起所谓的模特儿都强上许多，全身几乎找不到一丝的赘肉，比例完美得让人着迷！

张文眼里大放色光，不过还是先坐进浴缸里，被温水一泡立刻舒服得倒吸了口凉气，好一会儿，才笑咪咪地说：“姐，过来帮我搓一下背吧！”

“嗯！”

张少琳今天很温柔可人，马上跪在浴缸外，拿起沐浴露涂抹着张文的后背，再用毛巾轻柔地擦洗着。

小手轻柔的动作让张文很惬意，一枚钻戒让姐姐变得更加温柔，似乎也是第一次享受她如此温顺的伺候，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真是爽呀！

洗着洗着，张文就开始不老实了，见姐姐站起来要去拿洗发精，那饱满的艳臀晃来晃去的让人眼花撩乱，突然他伸手一拉，张少琳惊呼了一声，整个人掉进浴缸里，激起很大的水花。当张少琳回过神来，就发现自己娇嫩的身体躺在弟弟的怀里，弟弟一双无耻的大手已经覆盖上她娇嫩的乳房。

“姐姐，你的乳房摸起来真舒服！”

张文从背后抱着她，双手不停地揉弄着她的嫩乳，享受着这结实的弹性，嘴里还不忘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张少琳娇滴滴的轻吟一声，软软的靠在张文的身上，轻声的嗔道：“臭小子，刚才不是还累得要死吗？怎么这会儿精神就来了。”

“嘿嘿，谁叫我姐姐这么漂亮！累死了也得硬上几次才算是男人嘛。”

张文淫笑着，手慢慢地往她的羞处摸去，快摸到销魂地的时候却被姐姐一把按住。

张少琳一边抓住弟弟的手，一边回过头来媚笑着说：“好啦，小乖乖，姐姐现在还不想做。等了一下午，现在还饿着肚子呢！你就要折腾我。乖！洗完先出去点菜来吃，我还得帮喜儿洗澡呢！”

“嗯！”

张文嘴上答应着，但手还是不老实地摸来摸去，一会儿亲亲小嘴，一会儿舔舔她的脖子，直将姐姐弄得娇喘吁吁，不耐烦地喊了句“滚蛋”时，才光着屁股从浴室跑出来。

下身围上浴巾，张文立刻拉着喜儿的手帮她脱掉身上的衣服。看着小萝莉温顺的站着，一副乖巧的模样朝你傻傻的笑，张文真是有几分的罪恶感，但还是颤抖着手开始脱她的小背心，喜儿十分顺从的抬高双手，让鼓鼓的小乳房跟嫩到极点的粉色小乳头暴露在空气中。

张文立刻感觉口干舌燥，忍不住蹲下来，双手抱住她的小屁股，凑上前去在她光滑纤细的小腹上亲了一口，再用舌头慢慢地舔了一下。

“爹爹，痒……”

喜儿笑了起来，扭动着小身子抵抗着张文的侵犯，但她似乎很喜欢这种亲密的举动。

张文一边双手揉捏她的小香臀，感受着小萝莉特有的弹性，一边往上挪了一些，张口将她小小的乳房吸进嘴里，用舌头去舔弄她如米粒大小般的小乳头，用力一按就感觉到喜儿低低的呻吟一下。

小萝莉乖乖的站着任由张文上下其手、手口并用的挑逗着她稚嫩的身体。随着快感的侵袭，小萝莉可爱的小脸上慢慢地覆上一层红晕，带着青涩芬芳的呼吸也更加的急促，小嘴里还在呢喃着：“爹爹……痒、痒的好奇怪……呀！”

张文站起来，看着她一对细小的嫩乳上布满自己的口水，只感觉到一阵的兴奋，这时候尽管命根子已经硬得发疼了，但还是克制住理智没有再进一步的侵犯她，只是将小内裤从她的三角地带褪下来，忍不住低头打量着喜儿的羞处。

小阴户粉嫩白皙、干净而又充满诱惑，简直就是一件温润的玉雕品。张文忍不住在她像小馒头般的阴户上亲了一口，这才拍了拍她的小屁股，说：“好了，去找你娘帮你洗澡去！”

喜儿乖巧地点了点头，脸色含春的小模样看得张文差点就暴走了。不过在这天人交战之时，小萝莉也光着小屁股跑进浴室，没了祸害的对象，也就没那么大的冲动了。

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间的门，张文现在是懒得连下楼都不愿意，直接打电话给前台订了几样菜，就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美人出浴。

菜已经上好了，可她们还没出来。张文现在对于女人洗澡时间长已经有点免疫了，不像一开始会有不耐烦的情绪。自己就一边喝着冰啤酒，一边看着电视等着，尽量看一些农业台的节目，多看看有没有适合养殖的项目，无奈介绍的都是别人的发达史，怎么看都没有可借鉴的地方。

张文倒是看电视看得有点不耐烦了。

房间的那扇木门微微地开了一条缝，张少琳美丽的小脸伸出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确定没其他人在，这才红着脸有些紧张的说：“小文，你看看外面的门有没有锁上，先把门掩实！”

“嗯……”

张文应了一声就起身去把门的暗锁全锁上，心里疑惑姐姐这是吃错了哪门子的药，洗完后怕光个屁股也没关系，怎么还会一副羞怯的样子呢？奇怪了！

“好了……”

张文回头一看眼前的艳景顿时就愣住了，全身的欲火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激烈地燃烧着。姐姐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娇嫩的小脸上带着含羞的妩媚，一头青丝随意地披散着更添性感。上半身一丝不挂，一对浑圆饱满的乳房漂亮得让人窒息，小小的乳头似乎已经硬了，艳红的颜色在雪白的乳房上简直就是最好的点缀。

再往下一看，张文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会如此羞怯了。原来这时候她下半身只穿着一件丁字裤，那红色的小绳子根本没有遮掩的作用，一根根调皮的体毛裸露在外，小绳子似乎还嵌进胯间的嫩肉，横在雪白阴户的中间更是魅惑无比！

张少琳最让张文迷恋的还是她修长的美腿，这时候穿着一双黑色的丝袜，网眼里隐隐可见那雪白细嫩的肌肤，尽显女性的魅力。如此诱人的打扮，是个男人看了都会发疯的，张文当然也是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心跳迅速地快了一倍！

张少琳有些不好意思的将腿合拢一些，因为羞怯，小脸红扑扑的看起来更加漂亮，妩媚地瞟了张文一眼，咬着下唇羞怯地问：“小文，这样好看吗？”

“好、好看！”

张文点着头，狼嚎了一声，眼睛都有些发红了。

张少琳高兴的笑了笑，很兴奋又有些高兴的说：“我还以为你会不喜欢呢！这些东西你买了以后，我一直不好意思穿，刚才人家可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穿上！”

张文这才想起这些情趣衣服都是自己偷偷买给她的，还是在选房间的时候送的。赶紧顺势恭维说：“哪会不喜欢啊，你忘了我还特意给你留张纸条说很喜欢呢！就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穿给我看而已。”

张文说着又啧啧的赞叹起来：“姐姐，你穿这样实在太漂亮了。这世界根本没人能比得上你，看这身材，再看这脸蛋，什么仙女全都比不上你！”

“小鬼头……”

张少琳虽然嘴上嗔着，但张文恭维的话却十分受用，她马上咯咯的笑了起来，一对嫩乳上下的晃动，看得张文的眼珠都快掉下来了。

张文感觉有点忍不住了，被她逗得快要兽化了，姐姐这个妖孽啊！真没想到她会突然穿成这样勾引自己，不得不承认的是，她傲人的身材穿上这些充满情趣的衣服，真的能瞬间烧毁男人的理智，这绝对算得上是妖孽级的尤物。

“饿……”

喜儿这时候却不合时宜的走出来，刚出浴的小萝莉皮肤白里透红的很诱人，她倒没什么特别的打扮，还是和平常一样穿件小睡裙，不一样的是脚上挂了条脚链，走起路来发出“叮当”的声响，更显得童稚可人。

“先吃饭吧！”

张文赶紧告诫自己不要着急，无奈目光始终无法离开姐姐娇嫩动人的身子，荷尔蒙一冲击，命根子也跳了一下，竟然把浴巾的结给顶开了，浴巾立刻就掉下来。

张少琳一看浴巾掉在地上，弟弟的命根子已经暴跳了几下，立刻就笑得更开心了，还不忘朝张文抛了个媚眼，嗲嗲的说：“小文文，你可不老实哦！”

“能老实吗？”

张文索性也不理了，光着屁股往沙发上一坐，笑呵呵地说：“咱们先吃吧，等吃完了我再好好的收拾你！”

“谁怕你呀！”

张少琳拉着喜儿坐在张文的对面。小萝莉倒是习惯张文赤身裸体的样子，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就横扫起桌子上的食物。

一盘烤鸡，鸡腿给喜儿，翅膀给姐姐；一条清蒸鱼，鱼肠、鱼头给姐姐，鱼尾给喜儿。对于张文这样体贴的分配，张少琳感到万分的满意，一边品尝着香嫩的鸡翅膀，一边笑咪咪地问：“小文，今天你干什么去了？”

“买了点书和学习的东西。”

张文头也不抬，突然瞄到喜儿嘴角有块鸡皮挂着，色心一起，想凑过去吃掉，哪知道小萝莉本能的一抬头，张文立刻被她嘴边的油弄得满脸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的米的张文逗得张少琳大笑不已。

一顿饭吃得全是欢声笑语，张文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笑呵呵的和姐姐说着话，脚却慢慢地朝前伸去，按在她火热的腿间，覆盖在她娇嫩可人的羞处上揉了起来。

张少琳不禁脸红的“啊”了一声，马上报复的用小手掐了张文一下，妩媚的嗔道：“小色狼，吃个饭也不老实！”

“嘿嘿，没必要老实！”

张文哼着小曲，淫笑着又是坚决的说：“你都穿成这样了，我再没一点表示，不是就对不起我性感美丽的姐姐今晚这一身打扮吗？”

张少琳脸一红，娇滴滴的嗔道：“少来了，你这小色狼见谁都硬！”

“天地良心！”

张文马上一脸的严肃，信誓且旦的保证说：“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哪有可能见谁都硬！”

“谁信呀！”

张少琳不屑的看了张文一眼。

张文马上咬牙切齿，拍着胸脯赌咒发誓：“绝对没骗人，你想想！我要看见宝爷或者舅舅那样的还硬得起来，那我去死好了！还活着干什么。”

“你这个小色狼！”

张少琳咯咯的笑了起来，她也没想到张文竟然会把男人也算进去，被逗得开心也就忽略了他一个女人都没提的部分。

酒足饭饱以后，张少琳先帮喜儿擦嘴，打发她进房间看动画片后，这才把桌子挪到一边，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转身走进房间。

张文心里非常兴奋，不会姐姐还要给自己别的惊喜吧！猛地灌了一整瓶的冰啤酒，赶紧平复一下心里的激动。可张少琳出来的时候还是那身打扮，让张文顿时有些失望，不过想想她已经穿上黑丝袜加上丁字裤了，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张少琳的脸上带着潮红，慢慢地靠到张文的怀里，一边用她诱人的身子扭动着，一边撒娇说：“小文，咱们在这先来一次好吗？”

“好啊！”

美人这样的求欢谁敢说个“不”字，张文立刻兴奋得两眼通红，想想还没在客厅里办过事，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大手刚摸上姐姐的乳房时，却被她一把抓住。张少琳一脸的媚红，美眸里含着水雾，早已经是春情荡漾，咬着下唇说：“不用摸了，姐姐那里已经很湿了，可以直接来！”

“什么？”

张文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张少琳红着脸全身都在颤抖着，慢慢地爬到张文旁边的沙发上。修长的玉腿跪了上去，背对着张文，扶住沙发的扶手，翘起她浑圆美丽的臀部，喘着粗气说：“真的，不信你看看！”

张文来到她的身后，还没来得及细看就感觉全身一阵的火热。姐姐这样一个绝色的尤物，穿着丁字裤和黑丝袜跪在面前，挺着屁股等待自己去欣赏她最销魂的羞处，光这样的艳景就足够让人疯狂了，哪还需要别的东西来增加情趣。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蹲下来将她的臀瓣分开一看，脑浆瞬间翻腾起来。果然姐姐红嫩的羞处早已经是潮湿的一片，横流的爱液甚至都流到腿根处。而丁字裤的小细绳也毫不客气地镶嵌在湿淋淋的嫩肉里，水光荧荧的特别诱人。

张文一看就知道不用任何的润滑便能轻松的进入，不过却没有急于进入她的身体，而是一把将她抱起平放在地毯上，将她的长腿分成M形后跪在中间，双手握住她的脚踝，看着这双穿着黑丝袜更显迷人的长腿，喘着粗气问：“姐姐，为什么你会湿成这样！”

张少琳被这火辣的目光看得意乱情迷，含着春情看了张文一眼，尽是妩媚的诱惑说：“想知道，先让姐舒服了，再告诉你……”

说完，还晃动她饱满的香臀，勾引着张文。

媚态尽现的一面让张文的理智瞬间崩盘，狼嚎了一声，抬起她一条长腿架在肩膀上，张少琳的身子顿时一歪，张文用小兵扛枪的姿势，猛地往前一挺，将硬得发烫的命根子挤开她小小的阴唇，尽根送进姐姐潮湿温热又紧凑无比的阴道里。

“嗯……”

张少琳满足的长叹一声，但还是不免嗔道：“死、死小文……轻、轻点……”

张文这时候哪还轻得下来，这种紧凑潮湿的感觉实在太舒服了，立刻红着眼立刻狠狠地做起活塞运动，让她的抱怨全变成了一声声娇滴滴的呻吟，并忍不住将她细嫩的玉足抓到面前，隔着丝袜开始舔着这诱人的小东西。

“啊……弟弟，轻……轻点……别那么……粗鲁嘛！”

“舒服啊……好、好爽……弟弟，用力……用力操姐姐，姐姐要爽死了……”

张少琳一声高过一声的浪叫，尽情地宣泄着她的快乐，伴随着结合处拍打发出的“啪啪”声，演奏起一曲最美妙的乐章。张少琳的小穴兴奋得一收一放，紧紧地包夹让张文舒服得直发颤，嘶吼着撕去她腿上的丝袜，一边抽插着她的小穴，一边舔着她光滑如玉的小脚，享受着姐姐身子妩媚的诱惑。

第四章 荒唐夜

张少琳呈大字形的躺在地毯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一头长发乱的像是疯子一样的披散着，俏脸上全是满足的红晕，小嘴微微张开，有着说不出的魅惑。闭着眼享受着高潮的余韵，呼吸依旧是又急促又火热的充满激情！

原本娇嫩白皙的身子这时候覆上一层红晕，看起来更加的诱人。大腿张开着，可以清楚看见羞处上湿漉漉的一片水光。小腹随着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着，一对嫩乳上留下了张文激动时掐下的指印，小乳头上还留着一片的口水和啃咬的痕迹，完美的身材点缀上这些情欲的印记，更显得娇媚动人。

张文这时候还没射，站在一旁满足的看着姐姐连续经历两次高潮过后的媚态，心理的满足甚至比肉体上的欢愉更加的强烈，命根子还直直的挺着，覆着一层爱液，泛滥着水光看起来凶悍无比。

张少琳休息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看了张文一眼，娇媚的嗔道：“死小文，你那么用力干什么，想弄死我呀！”

“嘿嘿，我可舍不得呀！”

张文走过去把她抱起来，两人长长的舌吻后才指着沙发，难掩兴奋的说：“姐姐，你像刚才那样的跪着，我要从后面干你。”

“嗯……”

张少琳应了一声，顽皮地掐了命根子一下，这才慢吞吞跪到沙发上，将挺翘浑圆的香臀献给张文，暴露出泛滥成灾的羞处，她的小脸上明显还有羞怯的红晕。

后入的姿势最舒服的就是可以清楚看见自己是怎么进出胯下的美人，如何让她发出满足的呻吟。张文兴奋得站到她的后面，手握着命根子，用龟头在湿滑的阴唇上蹭了两下，这才慢慢地进入她的小穴，再一次占有姐姐成熟性感的身体。

“嗯，好硬呀……”

张少琳满足的一声叹息，感觉弟弟的大家伙都顶到子宫口了，舒服得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小、小文……你好像又大了一些哦……”

“是吗？”

张文心不在焉的说着，低头一看，可以清楚看见自己的命根子是如何尽根插入姐姐的身体，小小的阴唇密不透风的包裹着自己的命根子，当缓缓地往外抽出一些时，连小阴唇和湿淋淋的嫩肉都翻了出来，猛地插进去又全挤进去，这种视觉冲击实在太强烈了！

“嗯……”

温柔的动作似乎让张少琳刚高潮的小阴道很受用，她发出了一声赞许的呻吟。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让张文顿时兴奋得全身像有火在烧一样，不过见姐姐那么舒服，也就没再如狂风暴雨一样的撞击，而是用三浅一深的方法，慢慢地插入、抽出，偶尔重重的一顶就能听到她诱人的春吟。

“好弟弟……舒服……快点，我……我要来了……”

“弟弟……嗯……舒服死了！快、快一点……”

在张少琳一声声淫叫中，张文的速度开始加快，撞击的力度也是重得差点就把她顶翻了。好在这时候张少琳用手扶着沙发，不然这时候她的腿早就软得无力。这样跪着，臀部传来的沉重力道让她迷醉得眼里全是春意！

张文一边进出着她的身体，一边挥动手掌，在她白皙的嫩臀上留下一个个的巴掌印。这特殊的情趣对于张少琳似乎也很受用，每次都会兴奋得叫一声，臀部摇摆的速度也更快了！

“好弟弟……我、我要死了……”

张少琳又一次来了高潮，长长的叫了一声，声音娇嫩而又诱人！听得张文是血脉贲张，这时候也感觉到她的阴道一阵阵剧烈的收紧，突然间一松，一股黏稠滚烫的爱液也从子宫里喷出来，滋润着自己的命根子！

张少琳浑身痉挛了几下，马上无力地软下来，一边喘息着，一边闭眼享受着女人最快乐的时刻。不过张文可不想就这样放过她，将她一推让她坐在沙发上，将她的腿压在肩膀上，面对面站了个马步后，又对准她的小穴狠狠地顶了进去！

“嗯，弟弟……好舒服哦！”

高潮过的子宫依然敏感，张少琳没来得及感到疲惫，马上又进入了状态。眼里含着春水勾引着张文，小手不自觉的摸上自己的乳房，慢慢地揉捏着摇晃的乳房，忍不住用红润的小舌头舔着有点发干的嘴唇。

这副妩媚至极的样子让张文彻底疯狂，闷吼着使劲地挺着腰，几乎每一次的插入都恨不得将她顶翻，粗暴的力道让张少琳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啊啊”的淫叫声更是让人无法控制理智，只想尽情和她享受这最原始的快乐！

抽送了好一会儿，张文又变着花招让她站着背对自己，再一次从后面插入姐姐成熟性感的身躯，一次又一次的顶进她的小穴里，每一次都恨不得能深深地顶入她娇嫩迷人的子宫里，粗鲁的力道好几次都让张少琳快摔倒了。

“小、小文……干死姐姐了……姐姐、姐姐死了、死了……好舒服呀……用力干姐姐……”

“啊……啊……小文，快……快一点，姐姐又要来了……爽死啦！”

张少琳的淫声浪叫甚至让张文都有些难为情了，但心里所有的欲望全被她挑逗得雀跃不止，抽插了好一会儿，突然感觉姐姐的阴道再次的收缩，湿淋淋的嫩肉有力地蠕动起来。被她这一夹，张文再也忍不住了，全身像抽筋一样的颤抖起来，龟头瞬间又胀大了一些。

张少琳在快迎接高潮的时候，也敏锐得察觉到弟弟的命根子在自己体内胀大，瞬间舒服得脑子都有些发昏，但还是不忘继续用浪叫声刺激着张文。

“好弟弟……射、射……射进姐姐的小穴里……姐姐一会儿帮你舔，帮你舔干净……”

“姐姐……的、的小穴要你……的精液来灌满……再用力一点……姐姐要和你一起来高潮……”

张文这时候兴奋得脑子都有些发疯了，双手紧掐着她的臀部，一阵用力地撞击，“啪啪”的声音让张少琳发出更加激昂的大叫。张文甚至有种错觉，当自己每一次顶到子宫里时，似乎还能感觉到子宫兴奋得痉挛着。过一会儿后，就感觉一阵阵电流由全身汇集到命根子上，大腿一僵，黏稠的精液直接喷射在姐姐的子宫上。

“啊……舒服……姐姐要死了！”

张少琳这时候也来了高潮，澎湃的爱液喷洒而出，和张文的精液交会在一起，小穴剧烈地收缩，甚至紧得张文都有些发疼。

尽情的释放后，两人不由得全身瘫软，一起摔倒在地毯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张少琳一脸满足的靠在张文的胸膛上，闭着眼，舔着发干的嘴唇，陶醉的模样有种说不出的性感。

张文也像是灵魂被掏空了一样，全身软软的没半点力气，紧紧地抱着姐姐的身子享受着这无比的快感。说真的，对男人来说，性爱有时候很重要的是过程快不快乐，还有就是对象是谁，而不是那华丽的一射。心理上的满足有时候甚至比肉体上来得更加的强烈！

两人默默地拥抱了好一会儿，空气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下来。张少琳率先恢复了一点体力，有些疲惫地看了看张文，柔媚的说：“小文，刚才舒服吗？”

“舒服！舒服得要死了！”

张文说话的时候，忍不住伸手在她的乳房上捏了几下，将她饱满的嫩乳握在手里把玩，惹得张少琳阵阵娇嗔。

“好多哦……”

张少琳娇媚的一笑，张开腿掏了一把从小穴里流出来的浓精，笑嘻嘻地说：“小文，你射得真多呀！”

“那是！”

张文气喘吁吁的说：“还不是因为你这色姐姐勾引的，让我差点就精尽人亡了。”

“我哪有！”

张少琳娇媚的嗔着，抱着张文又是一阵撒娇，两人忍不住开始嬉闹一番。

张文在姐姐温柔的撒娇中坐到沙发上，有些茫然的看着她递过来清凉的冰啤酒。这时候的姐姐是那么的柔顺可人，她从小穴里开始流出来的精液慢慢地滴下大腿，让人眼睛都看直了，实在太诱人了。

张文喝了口酒，舒服得往后一靠，吐了口大气。刚才实在太爽了，姐姐放开来后的诱惑力真是无法阻挡，光是叫床声就足够让人理智崩溃。想想这性感的身躯刚才在自己的胯下婉转呻吟的模样，张文就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张少琳尽管走路的时候腿有些发软，脚步也有点蹒跚，但还是先打来一盆温水，跪到张文的胯下，将张文的腿打开以后，妩媚的看了看已经软下去的命根子，一张小口慢慢地含下去，温柔地舔舐着将这带给她快乐的小东西。

“嗯……”

张文舒服的哼了一声，闭上眼享受着姐姐温顺备至的服务，似乎她在自己的调教下已经习惯每次云雨过后都会把自己的命根子舔干净，丝毫不介意上面还有她自己的爱液，每一次都是那么的细心。

张少琳陶醉的含着龟头，小舌头灵巧的游动着，将所有的味道全吞进肚子里，还将賸余的精液也全数吞下，又仔细地吸出马眼里的存货，这才擦了擦嘴，用毛巾开始擦起张文身上的汗水。

张文还真有点不太适应，这一连串温柔的服务，要是秀秀来做的话感觉还差不多，但照姐姐的性格，能这样体贴还真有点奇怪，舒服归舒服，但感觉还是有些别扭。不过看着她跪在地上帮自己擦着下身又讨好的看着自己，张文心里还是有着无比的满足，这样一名如天仙般的尤物在胯下服务，这恐怕是所有见过她的男人共同的梦想，但只有自己实现这梦想。

两人又抱在一起温存了一会儿，张少琳一边调皮的在张文的胸膛上划着圆圈，一边调戏说：“张大老爷，不知道小女子的服侍，您还满意吗？”

“满意！”

张文摆出一张地主老财的嘴脸，淫笑着揉弄她饱满的胸部，说道：“这位姑娘真是体贴，老爷要早认识你几年，恐怕就短命几年了。”

张少琳妩媚的一笑，娇滴滴的说：“那您一会儿的赏钱可别小气哦，看在小女子被您干得腿都走不了的分上，可别小气哦！”

“可以记帐吗？”

张文故作抠门的看着她，内心却被姐姐这番大胆的话弄得有些难为情。

张少琳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抿着小嘴说：“不行，咱店小利薄，经下起您折腾！看在小女子如此卖力的分上，您就别小气了嘛！顶多人家到时候找个黄花小闺女给你开苞好不好。”

“哟，还有黄花小闺女呀？”

张文故作惊讶的看着她，脑子里立刻想起喜儿充满稚气的小巧身子。

“是呀！”

张少琳咯咯的一笑，似乎很愿意玩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马上配合的做出一副贪财的样子，有些花痴的说：“您不知道呀，那小闺女可嫩、可水灵了！小胸部还没长开，腰细盘圆的，就到您胸口这么高一点，她的下面还没长毛，粉嫩粉嫩的像是小馒头一样，鲜得您一看就想咬上几口哦。”

这妖孽啊！张文承认姐姐绝对具备祸害苍生的潜力，被她这一挑逗，命根子迅速地恢复活力，尽管还没硬起来但已经可以清楚感觉到海绵体开始在膨胀，集中血液策划着推倒小萝莉的阴谋了。

“真的，多少价钱呀？”

张文咽了一下口水，眼睛也不自觉的盯着姐姐的阴户看，那小地方还残留着自己的精液，看起来很淫秽，心里开始有再干她一炮的欲望了。

张少琳感觉到弟弟火辣的目光扫在自己的敏感点上，似乎像有只手在爱抚一样，浑身微微的一软，喘着气说：“那就看您怎么给了，给得多，咱手里还有货，像什么小丹啦、敏敏啦，一个个都是娇嫩嫩的小处女。您要喜欢成熟点的，还有别的，咱给你拉这条线好不好，保证把爷伺候舒服还不行吗……”

“操！老子先把你干了……”

张文兴奋得狼嚎一声将她扑倒，刚想梅开二度的时候，姐姐却灵活的从自己身下溜走了。

张少琳一丝不挂的跑到房门前，满意地看着弟弟的命根子被自己挑逗得坚硬。妩媚的笑了几声后，撒娇说：“好啦，小文，姐不逗你了！刚才都来了五次，现在下面还有一点疼，实在不行啦！一会儿，你把喜儿开了苞吧！姐要在旁边看，好不好？”

“好！”

张文嘴上答应着，但又朝她冲过去，心想：你把我逗得都快疯了，哪能那么轻易饶过你呀，不把你干得连路都走不了，以后你还不造反呀。

张少琳吃吃的笑了起来，仿佛看穿张文的阴谋一样，马上转身跑进房间。喜儿正在吃着冰棒，傻傻的看着两人绕着屋里跑来跑去的嬉闹。张少琳灵活得像只小狐狸一样，张文又因为她一丝不挂的身子分心，尤其是她一跑那对饱满的乳房上下一颤一颤的，更是让人目不暇给，追了好一会儿，竟然抓不到她。

闹了好一会儿，两人的体力都有点下降，张少琳迈步时一个不稳，摔到了床上，张文马上压上去，将她压住后用命根子在她的下身磨蹭着，一边喘着大气，一边恨声的威胁说：“跑，叫你再跑！爷可是花了大钱要干你的，哪容得了你这小丫头造反呀！”

张少琳也是累得直喘气，感觉到龟头都已经顶开了阴唇，马上苦着小脸哀求说：“小文，姐下面真的有点疼了！下次再给你好不好嘛？”

嗲嗲的声音仿佛有催眠的作用一样，她楚楚可怜的模样也让人不忍拒绝，张文差一点就脱口而出说“好”，但还是强定了定心神，一边色笑着，一边摇着头说：“不行，你这个小妮子调戏爷一个晚上，不好好收拾你，以后我还怎么混！”

张少琳眼珠子转了转，可怜兮兮地说：“那换个惩罚的办法好不好？”

“嘿嘿，你说怎么惩罚吧！”

张文说话的时候，龟头已经慢慢地顶开阴唇的保护，抵在她的嫩肉上，那意思就是“爷不满意的话，你就遭殃了”。

张少琳顿时动情的呻吟了一下，娇艳欲滴的小脸迅速地红了起来，用极端诱惑的口吻说：“人家帮你口交，保证舔得您舒舒服服的行不行？您就射我嘴里，我要吃您的精液，真的很想吃哦。”

张文果决的摇了摇头，腰一挺，龟头已经进入了一些。张少琳顿时浑身一颤，一边推着张文的胸膛，一边苦着小脸说：“不然爷您说话吧，您怎么说，人家就怎么做！”

“真的？”

张文斜着眼有些怀疑的看着她。

张少琳脸色一红，马上信誓旦旦的说：“真的，人家要是不听的话，晚上随便您怎么糟蹋，哪怕您把我干死都没问题。行了吧！”

靠，这个妖孽！张文兴奋得命根子又是一跳，突然看见喜儿坐在一旁，小睡裙有些凌乱，腿一张开就明显可以看见她没有穿小内裤，胯间粉嫩的羞处和那条无毛的小肉缝隐隐可见，白里透红的一片，十分诱人。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坏主意。

张文淫荡到极点的一笑，笑得张少琳有一点点的发毛，问：“爷，您想到什么残忍的主意来糟蹋我啦？”

“算不上残忍！”

张文色笑了一下，朝喜儿招了招手说：“喜儿，过来爹爹这里！”

喜儿本来以为两人是在玩，马上高兴的过来凑热闹，也是习惯了这种一丝不挂、混在一起的玩法，跪到张文的旁边后，甜甜的叫了一声：“爹爹，娘……带、带我……玩！”

一声“娘”叫得张少琳有些别扭，但心里也难免有些幸福，这不就等于是在说自己和弟弟是夫妻。眼里含着喜悦看着张文，又看了看一脸乖巧的喜儿，她是那么的纯真可爱，这时候真有种错觉，她要是自己和弟弟爱的结晶该多好呀！

张文嘿嘿的一笑，突然将喜儿一推，让姐姐趴到她的胯间，满脸兴奋的说：“姐姐，我要你伺候喜儿，罚你用嘴让她来一次高潮。”

张少琳微微的愣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张文一眼，突然噗哧的一笑，娇媚的说：“行了，姐还不懂你那点小心思！无非就是怕我在旁边看着会生气而已，有必要说这样荒唐的要求吗？”

心思被戳穿，张文不禁老脸一红，不过还是哀求说：“姐，真的让你在旁边看着，我总感觉有些不自在，你就答应我吧，我们一起玩嘛。”

“去你的！”

张少琳这时候感觉胯间的精液黏黏得有些难受，扭了扭腿站起来，一边朝浴室走去，一边哼着小曲说：“给你一个小时给她开苞，一个小时还搞不定的话，你自己看着办！”

张文看着她性感的身子慢慢地走进浴室，再回头见喜儿一脸茫然的模样，细细的长腿白嫩的特别诱人。张文咽了一下口水，喘着粗气说：“喜儿，把衣服脱了……”

“嗯！”

喜儿乖乖的把睡裙一脱，一丝不挂的看着张文傻笑，幼嫩小巧的身子立刻毫不保留的呈现出来。这时候她是跪着的，这姿势配合着她的青涩，看起来更是稚嫩！

张文忍不住扑上去，将她小巧的身子压住，一边感受着小萝莉特有的柔软肉感，一边吻上她娇嫩欲滴的小嘴。嘴唇虽然薄薄的但感觉特别的软，似乎还带着一股奶气的清香，这种味道更是刺激了张文的兽欲。

喜儿咯咯的一笑，顽皮的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张文的嘴。柔软香嫩的小舌头让张文精神为之一振，马上把她的丁香小舌含住、吸吮着，喜儿也十分配合的搅动着，一大一小两具身体搂在一起，两条带着温度的舌头在空气中激烈地缠绵起来，身体也紧紧地贴在一起。

吻了好久，张文可以清楚感觉到小萝莉的呼吸更加的急促，睁眼一看，喜儿水灵灵的美眸已经变得有些迷茫，可爱的小脸蛋有些发烫，红扑扑的看起来更加可人。

“爹爹……”

喜儿被吻得全身不安的扭动着，或许是呼吸上不来，这时候感觉到有些难受便挣扎起来。

张文赶紧将她放开，舔了舔嘴唇，还有点不舍这种奶里奶气的香味。摸了摸她滚烫的小脸，看着小萝莉春心大动的模样，色笑着问：“喜儿乖，告诉爹爹你舒服吗？”

“感觉，好奇怪……”

喜儿有些迷茫但似乎又有点不舍，嘟囔的说：“出、出不了气……”

“乖！”

张文怜爱的亲了亲她的小脸，更加觉得身下的小萝莉实在太可人了，赶紧柔声的哄她说：“爹爹要和你玩个游戏，一会儿会很舒服的，你可不许乱动，知道吗？”

“嗯！”

喜儿咯咯的笑了起来，天真的问：“好、好玩吗？”

“就我和你娘玩的那样！”

张文说话的时候，又低下来头舔了舔她滚烫的小耳朵，将小巧的耳垂含进嘴里吸了几下，又向她的耳洞里吹着热气，刺激着小萝莉的情欲。

“爹爹，痒……”

喜儿咯咯的笑了起来，稚嫩的童音左一句、右一句的“爹爹”更是让张文的欲望空前的膨胀，恨不得不做这些前戏就直接进入她小小的身体里肆虐，但心里的怜惜又让张文保持了理智。

一路的往下吻着，张文慢慢地亲过她细小的脖子、雪白光滑的香肩，直到胸口前，不由得停顿一下，啧啧的赞叹着小萝莉最有特点的嫩乳。小小的乳头红嫩红嫩的，小山包虽然没有女性妙龄的诱惑，但却多了让他更加想去怜惜她的可爱，如此娇嫩的身体也具备着让男人疯狂的诱惑。

张文大口一张，几乎是将刚开始发育的小乳房直接含到嘴里，舌头轻轻地挑逗着她细嫩的乳头。另一只手也不含糊的在她肚子上抚摸着，用指甲去刮她雪白的肌肤。喜儿顿时舒服得嘤咛了一下，小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地颤抖着，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张文手口并用的享受着她娇嫩小乳带来的诱惑，爱不释手的把玩着她的小蛮腰，吻得小嫩乳上布满自己的口水。小萝莉软软的只剩喘息的分，脸上的无辜和迷茫更星让人发疯。张文又一路往下亲着，一直亲到她小小的肚脐眼。

舌头顽皮的往里一钻，喜儿顿时不安的扭动起来，颤声的呜咽着：“爹爹不要，好……好痒呀……不要吃那……”

“别动！”

小小的身躯一阵的挣扎，但怎么能奈何得了情欲高涨的张文。稍微的一压，她的身子就动弹不得，随着张文一阵阵的挑逗又软了下去，变成了一阵阵的颤抖和快速的喘息。

喜儿的身材是如此的娇嫩，嫩得让人不敢做出太粗鲁的动作；吹弹可破的肌肤是小萝莉特有的柔软，似乎只要稍微一用力就会弄破一样。沐浴过后的身子带着一种小女孩自然的芬芳，让张文陶醉的品尝着这种诱人的味道，久久不愿放开。一阵温柔的爱抚，几乎让她整个上半身都留下自己的口水。

小萝莉浑身发红，粉粉的看起来更是鲜嫩！稚嫩的小脸上布满一层淡淡的潮红，看起来竟然有几分的妩媚，长长的头发纷乱得散开着，慵懒的样子很漂亮。喜儿半眯着眼，微微地喘着气，楚楚可怜的说：“爹爹，人……人家好像……又尿了，屁股，湿……”

说完，羞怯的闭上眼。

张文一听，顿时全身的欲火燃烧得更旺了，在小萝莉惊慌羞怯的表情中慢慢地把她的腿分开，直盯着眼前这条无毛的小肉缝。粉嫩得几乎没有发育的迹象，但却那么的鲜嫩诱人，一层水光荧荧的爱液隐隐渗出，更添了一种无形的诱惑！

“喜儿不乖，爹爹要检查一下！”

张文说话的时候眼都红了，慢慢地趴下，对准她的小阴户吹了一口凉气，又呼了一口热气，立刻就感觉到那漂亮的小肉缝似乎不安的收缩了一下。

伸出舌头慢慢的一舔，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张文还是感觉喜儿的爱液有一种小女孩特有的芬芳，忍不住用粗糙的舌头沿着小肉缝一滑，喜儿顿时娇滴滴的嘤咛一下，颤声的说：“爹爹……好痒呀……”

娇嫩的童音让张文更加的疯狂，将她的小屁股往后一抱。整张嘴贴上去一边亲着，一边吸吮着，顶开小阴唇愈来愈无力的保护，真实的看到小女孩阴唇里那湿漉漉的嫩肉，粉粉的特别诱人，一动一动的收缩着，几乎只约一个指头大小般的洞口，更是觉得充满了幼嫩的诱惑。

“爹爹……不要，好、好痒啊……”

喜儿动情得扭了起来，但似乎害怕张文生气也不敢用力。

“别动，爹爹这是在疼你……”

张文说话的时候，舌头卷成一团往她的小穴里塞去。立刻感觉到喜儿很强烈的颤抖起来，腿跟一阵阵的僵硬，嘴里也“啊”的大叫了一声！

舔了几下她可口的嫩肉，喜儿顿时又软了下去，无力地喘息着，小身子无力的任由张文摆布。在张文的口交下，青涩的爱液愈分泌愈多，几乎已经布满整个小阴户，湿淋淋的一片，看起来更加鲜嫩。

张文殷勤的为她口交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在含到她小小的阴蒂时，喜儿突然“啊”的扭动起来，一边扭着，一边推着张文的脑袋，大声的喊着：“爹爹……不要，走开……人家要尿了……”

张文一听就知道她要来高潮了，立刻含住像珍珠一样漂亮的小阴蒂，使劲地一吸，用舌头快速地包住它舔了起来。如此强烈的刺激让喜儿再也压抑不住，身子瞬间僵硬起来，但还是用小手使劲推着张文的脑袋，说话时都带着哭腔：“爹爹，真要尿了……别、别在那……呜……”

张文可不管她这天真的误会，突然伸出舌头往她的小穴钻进去。喜儿全身马上像触了电一样剧烈的痉挛，皱着小眉头，似乎很难受一样，“啊”的大叫着。小穴里一阵剧烈的收缩，一股滚烫的液体从幼嫩的子宫里喷洒而出……

“啊……”

一声强烈的呻吟后，喜儿立刻软得像泥一样，舒服得只剩下喘气的分了！

看着喜儿无力地享受着高潮的快乐，确定了小萝莉已经能感受到性爱的快感，张文也没什么好犹豫了。舔了舔小阴蒂几下，趁着她现在身体很放松，下半身又潮湿一片足够润滑，张文赶紧跪到她的腿间，把两条无力的小美腿分开，露出美丽的粉嫩小阴户，湿淋淋的一片实在太漂亮了！

“爹爹……”

喜儿无力地轻唤着，脸上布满了潮红，看起来更加可人，小巧的身躯如抽去了骨头一样的柔软。

“喜儿乖，一开始有点疼，你忍着点知道吗？”

张文说话的时候已经在喘大气了，手扶着龟头在她的小阴户上蹭着，想多沾一点爱液来减少她开苞的疼痛。

“嗯……”

喜儿懒懒的应了一声，但龟头一蹭上的时候也不免低低的哼了一下，丝毫不知道一会儿，就要迎接她人生最大的蜕变。

张文看了看那粉嫩的小洞口，几乎都怀疑这幼嫩的小地方能不能容纳下自己硕大的命根子。但眼前这么好的时机不能再犹豫了，深吸了一口气往前一挺，顶开嫩肉的保护，艰难的开垦出一条道路，将半个龟头塞进去，顿时感觉小嫩肉紧紧地箍住自己，舒服得让人倒吸了口凉气。

“啊……”

喜儿疼得一声叫唤，本能的挪动身子想拒绝下身的异物，但张文紧抱着她的腿，她根本就跑不了。

“别怕，就疼一下而已！”

张文赶紧安慰着她，双手不停地爱抚着她的小乳头，想减少小萝莉的破瓜之疼。

喜儿一听就乖乖的不动了，不过还是疼得直咬牙，小阴道也紧紧地收缩着。张文虽然舒服，但却感觉到喜儿的小穴实在太紧了，没办法再前进一步，只能无奈地爱抚着她的小乳头，期待着小萝莉能赶紧放松下来。

张少琳洗澡的时候当然心不在焉了，一想到心爱的弟弟这时候在外面替另一个女孩开苞，心里难免有些醋意。敷衍的洗着身上爱的痕迹，即使洗完了也没出来，怕影响到弟弟的情绪，可这会儿，听见喜儿的惨叫声就吓到了，赶紧跑出来着急的问：“怎么了？”

张文这时候半个龟头留在她的阴道里，长长的枪身还在外面。看姐姐一丝不挂的跑出来，慌忙地解释说：“没什么，她太紧张了，老是进不去！”

说完，又柔声的哄起喜儿：“乖宝贝，放松一点，不然爹爹进不去，你会更疼的……”

喜儿的眼眶都有些发红了，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娇声的哀求说：“爹爹……你用什么插我……好疼呀！”

张文头都大了，这根本不能用正常人的思想去和她解释。张少琳看着喜儿的身子正在抽搐，也是一阵的着急，犹豫了好一会儿，突然一咬牙爬上了床，幽怨的看了看张文，叹了口气说：“你真是我上辈子的祖宗呀……”

“姐……”

张文顿时就有些愧疚了，可还是难以抵抗喜儿紧凑小穴内一阵阵挤压所带来的快感，她稍微的一收缩就让人舒服得直吸凉气！

两人僵持了好一会儿，也没办法再前进一点，甚至连小小的处女膜都碰不到。就在张文无奈地想要放弃时，张少琳突然脸色一红，趴到两人的结合处，将秀发紮了条辫子后，仔细地看着弟弟的龟头插在喜儿的小穴。几丝的处子血正在慢慢地流出来，如此淫秽的场景加上男人的气息，女孩的衿持瞬间就让她有些不好意思了。

“姐……”

张文惊讶地看着她。

张少琳脸红红的，突然在喜儿的阴户上亲了一口，娇羞的说：“别想那么多了，姐来帮你！”

说完，伸出手掌，吐了满满的口水后，抓着张文裸露在外的肉棒就涂了上去，又在喜儿的小穴口前抹了好几把，以增加一下润滑。

“喜儿乖！”

张少琳转头朝她温柔的诱导着：“你这样紧张的的话，爹爹很不舒服，乖乖的别太怕知道吗？”

“嗯！”

或许是张少琳女性的温柔让喜儿感觉到有些安心，小萝莉乖巧的点了点头，身子竟然真的放松了一些。

张文顺势往前挺进了一点点，整个龟头全塞了进去，被她的小穴包围起来。立刻激动得脸都红了，看着姐姐兴奋说：“姐，还是你行！”

“当你姐真惨，居然还得陪你一起诱骗小孩子和你上床！”

张少琳娇滴滴的嗔了一句，但似乎也没生气。突然低下头来亲了亲喜儿的阴户，用手慢慢地扒开阴唇的保护，往那像珍珠一样可爱的小阴蒂上舔了一下。

本来张少琳还是有些犹豫，但喜儿的下身很干净又白皙，再加上对张文的溺爱，让她下了这个决心，才敢大着胆子舔着这同性小孩子的阴户。

张文看得血脉贲张，喜儿受到刺激也是呻吟了一下，小身子软软的一放松，让张文又前进了一些。张少琳温柔的小舌头一直撩拨着喜儿敏感的羞处，偶尔也舔一下两人的结合处，用她的爱抚和唾液帮助着张文一寸一寸的占领小女孩的处子身。

“疼……”

喜儿一直迷醉在张少琳的口舌服务里，快感的侵袭让她能稍微适应下身被侵犯的痛楚，但随着张文渐渐地进入仍旧忍不住痛叫了一下。

“怎么了？”

张少琳脑子突然犯了迷糊，看弟弟三分之二的肉棒还在她体外，立刻就有些疑惑了。

张文老脸一红，看着姐姐嘴角还沾着喜儿的爱液，性感的小脸却带着好奇和迷茫。这淫秽的一幕刺激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但还是老实地说：“碰到她的处女膜了……”

张少琳长长的“哦”了一下，眼里全是调侃的意味。突然直起身来，擦了擦嘴，一副疲惫的样子说：“行了，你自己搞定吧！我嘴酸死了……”

“嗯！”

张文当然不敢再叫她帮忙了。刚才看着姐姐跪在旁边，用她的小嘴亲吻着自己和喜儿的结合处已经够刺激了，姐姐都这样宠溺自己，要是再提什么要求的话，说不定她真会生气。

“疼，爹爹……好疼呀！”

喜儿哭丧着小脸，“啊”的惨叫着，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实在无法狠下心去。

看着喜儿眉头紧锁的可怜模样，张文也不敢贸然破了她的处女膜，正一筹莫展之时，也没注意到姐姐眼里狡黠的笑意。突然她绕到身后去，张少琳往弟弟的背上一推，小手抓住喜儿的小脚，往张文的屁股上用力地顶一下。

张文丝毫没有准备，屁股突然的往前一顶。只感觉似乎是顶破了什么东西，命根子瞬间进入一个温热紧凑的所在，被潮热的嫩肉紧紧地包住！

“啊……”

“疼啊……”

两声不一样的惨叫，娇嫩的童音自然是喜儿叫出来的，处女膜应声而破，开苞之疼让她有些受不了的红了眼眶。张文则是因为没充分的准备，没想到她小穴的深处那么干涩，命根子也是被磨得一阵火辣辣的疼。

两人虽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但不约而同的颤抖着，疼得说不出话来了。喜儿更是按捺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边流泪，一边瑟瑟发抖的小模样看得让人都快心碎了。

张少琳这名罪魁祸首笑呵呵的起身，拿来一瓶冰啤酒，开瓶后递到张文的嘴边，调戏说：“好弟弟，恭喜你又开苞一个小处女啦！咱们喝一口庆祝一下吧。”

“喝……你个头呀……”

张文从牙缝里挤出了可怜兮兮的话：“干嘛突然推我，这样很疼的，知不知道？”

张少琳丝毫没有怜惜，哄了喜儿几句后，突然嘻笑着调侃说：“怎么啦，当初你一下就给我开苞时，可没这么婆妈！”

“废话，你是大人了，喜儿还是小孩！”

张文哭笑不得的看着她，低头一看，有一点点的血丝已经从喜儿的小穴里流出来，证明着自己刚占有的小身体是多么的纯洁。

张少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坏笑着说：“好啦，小文，再怎么样疼，女生的第一次都是会痛的！你那样婆婆妈妈的只会让喜儿更疼，长痛不如短痛来得干脆，不信你看！”

说话的时候，她朝喜儿努了努嘴。

张文艰难的一看，喜儿虽然还在哭着，梨花带雨的小模样是那么的动人，但明显比刚才好了许多。她抽着小鼻子，似乎已经差不多能接受自己的命根子侵犯着她的小穴，虽然还有些不适，但没一开始那样用力地挣扎。

“还疼吗？”

张文爱怜地摸了摸她的小脸，心疼地看着她紧锁的小眉头。

“一、一点点……”

喜儿脸红红的，突然看了看张少琳，好奇也是可怜兮兮地问：“娘姐……你每天被爹爹弄……也是疼得在叫吗？”

一句“娘姐”，让人哭笑不得的发问让张少琳被逗得噗哧一笑，嘴里还没来得及喝下的啤酒猛地喷了出来，结果当然是喷了张文一脸。她一边抱着肚子大笑，一边摸着喜儿这个好奇宝宝，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乖宝贝，我那是舒服的！再说了，什么叫娘姐啊？”

张文也是被逗得乐了起来。喜儿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两人，强忍着不适，一脸无辜的说：“以前人家，叫、叫你姐……爹爹让我叫你娘……”

天真可爱的话让张少琳笑得更开心了，忍不住平躺下来，一把抱住喜儿的小身子，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笑嘻嘻的说：“喜儿呀，以前我怎么没觉得你这么可爱呢！”

“以前？”

喜儿一脸的迷茫，又好奇地看了看张文，虽然脸上还有泪痕，但似乎已经忘了体内的肉棒带给她的破瓜之疼。

张文这时候试探性的把命根子稍微抽出一些，满足的看了看上面的处子血丝，又朝里面慢慢地推进，几乎清晰可见自己的肉棒是如何侵犯这具幼嫩的身体，喜儿的小穴里紧紧的感觉实在太让人舒服了。

“嗯……”

喜儿疼得哼了一下，也本能的僵硬着，不过看起来明显好多了。

张少琳喝了酒以后，脸上带着一抹动人的俏红，突然凑过来含着一口酒吻上了张文。张文也不客气的将这充满女性清香的佳酿咽下，又和她来了一次长长的舌吻，两人的舌头在空气中激烈的缠绵在一起！

吻毕，张少琳已经是面带春情了，含情脉脉的看了张文一眼，娇滴滴的嗔道：“臭小子，姐姐帮人帮到底，便宜你了！”

说完，竟然一转身，口含着酒又去亲喜儿，喜儿也乖乖的和她舌吻起来。看着两名女人在自己面前接吻，张文刚有些冷下去的情欲又瞬间燃烧起来！

张少琳亲完了嘴，开始爱抚喜儿的小乳房，捏着她的乳头舔着脖子，弄得小萝莉“嗯嗯”的哼了起来。小阴道也一紧一放的收缩，让张文舒服得难以表达。一看姐姐都这样了，也就没什么可避讳的，张文立刻缓慢地抽出、插入，试探性的做起活塞运动。

虽然还是有点疼，但姐弟俩一起的爱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喜儿也不再排斥了，除了皱着小眉头外，几乎没什么挣扎的动作，或许是张文很温柔的节奏让她也渐渐地感觉到快感的侵袭，小萝莉纯真的脸上也慢慢地浮上妩媚的春色。

张少琳除了殷勤地爱抚着喜儿身上的敏感点外，还有办法抽出手来，捏几下张文的乳头或者在肚子上划几圈。有她的挑逗，瞬间又让房间里的空气升温不少，张文慢慢地加快抽插的节奏，喜儿也再没什么排斥，依旧在娇喘轻哼着……

肉棒每一次的抽出，将小阴唇和粉嫩的肉都带出来，再进入的时候又全部塞回去，看着自己的命根子缓慢地进出着白皙的小肉缝，身下的小萝莉开始呻吟起来，张文心里兴奋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能说被刺激得已经快疯了！

“爹爹……妤舒服哦……”

喜儿轻哼了许久，突然睁开水灵的大眼睛，眼神变得很迷蒙，用娇嫩的童音唤了一声！

张文一听她已经适应了自己的侵犯，立刻又把速度加快了一些。喜儿顿时“嗯嗯”的叫了起来，娇小的身子在张文的撞击下摇摆着，白嫩的皮肤看起来已经渐渐的有了粉色，鲜嫩的感觉十分诱人。

张少琳舔了舔嘴唇，笑呵呵地看着弟弟的命根子已经可以快速地进出喜儿的小穴，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竟然没有醋意，反而是看得津津有味！兴奋地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占有另一个小女孩，再一看她粉嫩羞处愈来愈多的爱液，想想刚才为一个同性女孩口交，张少琳性感的容颜瞬间变得有些羞怯。

“爹爹，好舒服哦……”

喜儿突然颤抖的张开口，满脸陶醉的呻吟了一下！

虽然小萝莉的话很有刺激感，不过张文还保留着最后的理智，九浅一深、三浅一深，不停地变化着节奏。只想给小萝莉一个美妙的初夜，让她不排斥这种激情的活动，要是在她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的话，那绝对是沉重的愧疚。

喜儿浅浅的哼着，张文每一次用力地插入，都可以顶到她幼嫩的子宫，在这时候她就会兴奋的大叫，但缓慢的时候，她的声音又是那么的柔顺，连叫床声都让人感觉到她的青涩。

“啊……爹爹……”

喜儿突然睁大眼睛，歇斯底里的叫了起来：“尿尿……又要……尿了……人家好、好难受呀……”

张文也感觉到她小穴里一阵剧烈的收紧，快速地抽插了几下后，感觉到喜儿澎湃的爱液奔袭而出，喜儿也舒服得全身颤抖。高潮过后，张文停下来让无力的小萝莉先休息一下。接过姐姐递来的啤酒喝了几口，又倒了一些在喜儿的身上，低头在她身上舔了起来，直到小萝莉又开始轻轻的呻吟后，才继续享用着她娇嫩的身体。

“受不了了……”

张少琳本以为自己满足过后就不会再有什么感觉，但亲眼看着弟弟如何占有青涩的小萝莉时，那种视觉冲击却很大，再加上喜儿娇嫩的呻吟是那么的诱人，让人感觉全身都不自在，忍不住浑身燥热，又扭动着性感的身躯爬了过来。

张文脑子里迅速的反应着该怎么同时去应付姐姐的情欲时，张少琳却是张开腿跪在喜儿的脸上，气喘吁吁的说：“喜儿乖，来让娘舒服一下，舔，快舔……”

“娘姐……”

喜儿娇滴滴的唤了一声，一边“嗯嗯”的喘着气，一边抱着张少琳的腿，猛地伸出舌头开始舔起来，即使这时候意乱情迷了，她却还是那么的温顺听话。

“喜儿好乖哦……”

张少琳舒服的叹了口气，气喘吁吁的看着弟弟一脸的震惊，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心疼了？”

“没、没有……”

张文有些错愕的摇了摇头，这时候三人的位置成了一个三角形，张文见姐姐的乳头似乎在微微的发颤，忍不住凑上前去，将她红嫩的乳头含在嘴里。

“乖，好弟弟……”

张少琳抱着张文的脑袋，脸带春情的享受着这荒唐的快感。

张文抽插着喜儿的小穴，还得手口并用的爱抚姐姐的乳房。喜儿一边呻吟着，一边为张少琳口交。不同的啧啧水声交织在一起，让姐弟俩的理智都彻底地崩溃了，一起呻吟着享受这空前的浪潮。

淫秽的交欢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喜儿这时候也能承受张文已经像疯了一样的粗鲁，几乎每一次的插入都顶到她小小的子宫口，每一次都撞得她轻盈的小身子往后一些。这时候三人都已经扭在一起，挪到床尾。

“爹爹，尿……尿……”

喜儿突然停止为张少琳的口交，“啊”的大叫起来，高潮的来临让她的身子又快速地颤抖起来，身子也不停地痉挛着。

张文这时候也感觉自己快射了，闷哼了一声、加快了抽插的速度，想要与小萝莉一起迎接这快感的高峰，用精液去灌溉她稚嫩的子宫。可这时候原本意乱情迷的张少琳突然像疯了一样推了张文一把，张文往后一倒，肉棒立刻退出喜儿的小穴，整个人往后摔倒在床上。

张少琳娇喘吁吁的跑上前来，抬高香臀，扶着弟弟的肉棒往下一坐，满足的一声叹息后快速地吞吐起来。害怕喜儿不上不下的，也赶紧用两根手指插入她的小穴里，快速地进出着，让她延续着高潮的快感，另一只手也使劲地按摩着她的小阴蒂。

张文吼了一声，坐起身，双手使劲地握着姐姐的乳房，用坐怀吞棍的姿势使劲地抽送起来，顶得张少琳一阵放浪的呻吟，再看看她的手指出入喜儿小穴那香艳的场景，张文更是兴奋得都快疯了。

张少琳满足的一声大叫，浑身发烫的又迎来了一次高潮，小穴里突然剧烈的收缩，夹起张文的命根子，张文感觉有些受不了了，狠狠地顶了几下后，将姐姐最渴望的精液又全浇在她的子宫里，给了她澎湃的热度。

这时候喜儿刚好也来了高潮，张少琳的手指一放开，小萝莉竟然剧烈的抽搐起来，“啊”的大叫几声后弓起了腰，抬高了臀部，从那粉嫩的小肉缝里喷出了一道道的阴精，一道道水柱全喷到张少琳的脸上，甚至有的还喷到嘴里！

张少琳高潮完了还没来得及舒服，立刻目瞪口呆的看着喜儿潮吹。看着这刺激的一幕，张文也是非常兴奋，直到喜儿的潮吹过去后，才看见她的小穴正收缩着，有几丝的处子血点缀着那美丽的小地方。

几乎同时的高潮，给这一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张文兴奋得不行，对这特别的性爱已经是有点欲罢不能了，但心里却担忧回去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她们玩3P。喜儿这小萝莉实在太极品了，特别听话不说，竟然还让自己见到传说中的潮吹，滚烫的爱液从她稚嫩的小穴里喷出来的那一瞬间，实在太疯狂了！

激情过后，三人都气喘吁吁的倒在床上。喜儿最疲累，猛烈的高潮刺激得她稚嫩的身体不能承受，浑身颤抖着，几乎是白眼一翻直接就睡了！

张文稍微休息一下，赶紧体贴的关灯、开空调、拉被子、拿枕头。又把射完的命根子送进姐姐的小嘴里让她舔弄一番，这才心满意足的躺到她们中间。

三人赤身裸体的睡在一起，左右抱着不相同的柔软身体，张文不禁有些沉醉了。张少琳也因为这荒唐的一晚而筋疲力尽，软软的靠在弟弟的怀里不愿说话，呼吸久久不能平稳。

疲倦来袭，没一会儿，张文就觉得眼皮抬不起来，眼一闭，立刻就睡了过去。这时候软软的命根子被姐姐握住手里，喜儿又抱着自己的腰，姐姐修长的美腿挂在自己身上，两人娇嫩的身体紧紧地贴在自己，又几乎是三人纠缠在一起，这种左拥右抱的艳福，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张文疲惫的睡去，张少琳也是满足的入梦。这荒唐的一夜，让整间房间都弥漫着激情的味道。充满了刺激，又充满了温情！

第五章 美妇同行

第二天张文难得起的很早，打算想早点收拾东西回家，无奈的是小萝莉昨晚真的被姐弟俩折腾坏了，一醒来的时候就苦着小脸说下身很疼，而且因为太晚睡了，这会儿，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小萝莉无精打采的模样看起来很可怜，张文心疼她，只好安抚她再去睡一下懒觉。

姐弟俩吃了点东西，就在房间里一起看电视、嬉闹着，张文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姐姐似乎又漂亮了不少，在性爱的滋润下，一开始显得有些瘦的身材也变得更加的丰盈，浑身上下散发着妙龄女性的动人魅力。

两人说说笑笑的，等到了中午才把喜儿叫醒。小萝莉似乎还有点不情愿，稍微的一动，下身就一阵阵的疼，要不是张少琳搀扶的话，她恐怕连路都走不了了。不过喜儿却兴致勃勃的说昨晚的游戏很好玩，又有些委屈的说就是有点疼。

天真可爱的模样让张文差点又化身禽兽了，不过看了看她的小肉缝已经有点红肿了，也只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办完手续退了房，本想省点钱直接坐大巴回去就行了，但带着两个行李箱的东西，小萝莉又刚破身看起来很虚弱，担心她经不起长时间的折腾，张文还是奢侈的租了酒店的本田车，踏上返乡的路途。

刚上车，喜儿就揉了揉大眼睛又有些犯困了，小萝莉没精神的打了个呵欠，在后座上躺下来，直接把张少琳细嫩的美腿当成枕头，呼呼大睡了起来。

看着她甜美的睡相，张少琳温柔的一笑，朝张文调侃说：“死小文，看你把喜儿累的！这丫头原本可是精神好得很，这下可好了，上车还没一会儿就撑不住了。”

“咱俩，咱俩！”

张文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脸的淫笑，头也不回的说：“姐，要不你也休息一会儿吧！反正还得开好一会儿，先睡一下，免得太累了。”

“我看一下风景！”

张少琳果决的摇了摇头，若有所思的看着这座现代化的都市，回去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出来，她贪恋的想把这里的一切都清楚的记在脑子里，记住这难得的旅程。

司机是个憨厚的中年人，老实的开着车没多说什么，不过目光也不免被张少琳这副多愁善感的美丽模样所吸引。

张文也没再说什么，毕竟和姐姐闹了一上午，也有点没了精神。慵懒地靠在座椅上，随手拿出一本书翻看起来，想趁这时候多了解一下关于养殖的知识与该注意的事项，以免第一次创业会遇到大麻烦。

本田车的性能和避震比起夏利真高出了不只一个等级，再加上外面是炎炎酷暑，车内的空调又清爽宜人，张少琳才看风景一会儿，就被这舒服的环境弄得睡眼惺忪，眼皮一闭，抱着喜儿的小脑袋睡着了。

张文嘱咐司机把空调开小一点，给家里打了通电话后，又安静地看起书，生怕打扰姐姐的美梦，心想着路途的颠簸不知道会不会让她们的梦变得更加香甜。

车子一路高速的前进着，张文也是一直半睡半醒，书看了几眼就看不下去了。赶了半天的路，直到日近黄昏时才到平乡码头。到了目的地，司机下车一看满车的淤泥，本田都快成拖拉机了，不由得苦笑说：“这破路这么多年了还不修，还满大道的泥巴，真是的！”

“呵呵，一直都没修过嘛！”

张文把车钱给他，拍了拍还有些迷糊的脑子，开了车门把姐姐叫醒。

“到了……”

张少琳有些迷糊的睁开眼，无神的眼神十分的妩媚，再加上睡得很甜，身上因为出汗而透着红晕，更显得性感动人。

“嗯，下车吧！”

张文说话的同时，已经从后车厢里拿出行李和大包小包的东西。

张少琳慵懒的揉了揉眼睛，扶着一样还在犯迷糊的喜儿下车。大小美人懒洋洋的模样一出现，就明显感觉到男人的目光都朝这里聚集，一位成熟性感、一位青涩可爱，不同的风情却有一样的诱惑，尤其是换上新买的衣服，更显得光鲜亮丽，和这有些落后的环境不是很匹配。

码头上这时候还在忙碌着，很多人停下手里的工作，看着衣着光鲜的三人。张文也不理会他们好奇的目光，连背带扛的将行李搬到码头边上，张少琳只牵着喜儿，想过来帮忙时却被张文摇头拒绝了。

三人等了一会儿，陈伯那条船才慢慢地开过来。现在已经不能叫破船了，上次张家装潢完剩的油漆，张文顺手给了他，现在小船粉刷一新，看起来倒也是不错，起码没有一开始乌漆抹黑的肮脏。

“舅舅！”

张少琳欢呼着招手，喜儿在一边闭着眼打着呵欠，小身子左右的摇晃着，可爱得像个不倒翁一样，要是没有张少琳的搀扶大概就会摔倒在地。

船头上一个像黑塔一样的身影，不是陈强又会是谁，和灰熊一样强壮的身体让人一看就毛骨悚然。张文远远的一看到他就有点心虚，毕竟前几天把他的老婆、自己的未来岳母给睡了！这会儿，一看到他难免有些作贼心虚。

“呵呵！”

陈强下了船，一看到张文大包小包的行李，立刻咧嘴笑了起来：“小文，这趟回来又带什么好东西了？有没有准备我的份呀！”

一看他没什么异常的地方，张文顿时松了口气，赶紧点着头说：“嗯，哪敢把您那份给忘了呀！”

“真是的！”

张少琳笑呵呵的嗔道：“舅舅你尽想美事，每次都想剥削小文一顿，哪有你这样当长辈的！”

“嘿嘿，孝顺长辈是应该的嘛！”

陈强哈哈的大笑起来，开始把东西往船上搬。

“小文回来啦！”

一声成熟娇媚的轻笑，突然从陈强身后闪出一个丰腴的身影，亲和的微笑看起来很和蔼。最引入注目的是她胸前一对傲人的豪乳，沉甸甸的让人一看就疑惑是怎么长的，像两个小西瓜似的。

“姨……”

张少琳甜甜的叫了一声，走过去亲热的挽着她的胳膊。

陈晓萍温和的笑了笑，喜爱的掐了掐喜儿迷糊的小脸蛋，笑呵呵的说：“这鬼丫头怎么这么没精神？都到了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她这一弯腰，一对豪乳顿时颤了几下，波涛汹涌实在太壮观了。别说张文看傻眼了，就连其他的男人也偷偷把目光往这里瞧，不约而同的感叹这一对乳房要是用来养育孤儿的话，会救活多少条人命呀！

“姨！”

张文回过神来，意识到姐姐有些怒火的瞪了自己一眼，赶紧恢复正经的模样，疑惑地问：“您怎么也来了？有舅舅过来帮忙拿东西就好了，您不用跑这一趟吧？”

“你妈没和你说吗？”

陈晓萍也是一脸的疑惑，说道，“我今天想去家建那看看，和你妈商量了一下，让你顺路陪我过去走一趟。”

“好啊！”

张文想都不想就脱口答应了，和这样一位美妇单独相处，这机会实在是难得。不过老妈也真够迷糊的，电话都打了怎么不告诉自己一声，这算是惊喜吗？

这时候东西都搬上船了。张少琳妩媚的看了张文一眼，搀扶着喜儿先上了船，还不忘回头嘱咐说：“小文，姨！你们小心点，忙完了事早点回来。”

张文很憨厚的一笑，知道姐姐那话里是绝对有话，不过她怎么知道自己对姨妈有兴趣，难道是自己的色意已经流露出来了？

“知道了！”

陈晓萍不疑有他，笑呵呵地点了点头，一看喜儿走路的模样很吃力，两条细腿几乎是拖着地在走，立刻担心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

张少琳脸红了一下，总不能告诉她这是破身之疼吧！灵机一动，赶紧解释说：“没什么，这丫头闹了两天都玩疯了，结果脚扭到，这不就走路一瘸一拐的嘛！”

喜儿无辜的刚想说不是，立刻被张文狠狠地一瞪吓得把话都吞了回去。看着这一幕，陈晓萍若有所思的想了想，暧昧的朝张文笑了笑，再没多说什么。

这暧昧的笑让张文心神一个恍惚，没想到和蔼的姨妈也会有这样的杀伤力。

张文目送着船慢慢地离去，这才回头看了看旁边满脸微笑的陈晓萍，笑了笑说：“走吧！姨，家建在哪里，你应该知道吧？”

陈晓萍虽然一身村妇的青花布衫打扮很朴素，但却难掩她成熟丰满的身材，再加上长得漂亮动人，皮肤又白皙，浑身上下散发着女性的魅力，确实也让人十分心动，少妇特有的成熟和少女比起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滋味。

陈晓萍笑咪咪的点了点头：“嗯，不过那孩子干活的地方离这里有点远，咱们得坐摩托车过去才行！”

“嗯！”

张文点了点头，一边偷偷的看着她饱满的豪乳，一边装作抱怨的说：“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妈也没说你要过来，早知道的话，我就帮你带几件衣服了。”

“呵呵！”

陈晓萍咯咯的笑了起来，有点自嘲的说：“还穿什么新衣服，两个孩子都那么大了。我也算是老啰，没你们年轻人那么多心思！”

“哪个瞎子说您老了，您这嫩得和小媳妇似的！”

张文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是嫁得早的关系，即使一双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但她现在看起来还像个刚结婚的少妇一样水嫩，一看顶多也不超过三十岁，皮肤白皙又没什么皱纹，不得不再感慨这里的水土真是养人呀！

哪个女人不喜欢被夸呀！陈晓萍笑得是花枝招展，一对豪乳的摇晃让张文看得都有些花了眼，不过还是继续恭维着她。

找了辆摩托车，陈晓萍发挥了家庭主妇的特长，一马当先的和司机讲起了价，居然为了三毛、两毛的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司机大叔还是敌不过她的啰嗦，当然也是拒绝不了美妇的要求，无奈地妥协了。

“小文，你先上车！”

陈晓萍得意的笑了笑，一副“和我砍价，你还差得远”的模样。

张文先上车，挨着司机坐了下来，而陈晓萍坐在最后面。她一上来，那对傲人的豪乳立刻紧紧地贴在张文的背上，少妇的乳房特点就是软绵绵的像棉花一样，特有的柔软触感让张文不禁爽得全身一个冷颤。

司机还在抱怨着，但还是发动油门上路了。陈晓萍得意的笑了起来，咯咯的笑了几声后朝张文说：“小文呀，本来你刚回来该让你早点回去休息，但你也知道，姨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带着你一起去，有些事商量过后才妥当，耽误你休息了，真是不好意思啦！”

“没事，都是自己家人！”

张文漫不经心的应了一句，随着道路的颠簸，被她的豪乳这样蹭来蹭去，神仙都不会有火气了。

陈晓萍看了看张文的脸有些发红，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犹豫了一下，但想挪也没地方可挪，只能这样贴在一起。一开始没什么感觉，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却觉得乳房被这一挤压，竟有一种舒服的痒，熟悉的男性气息让她不由得有些不安起来。

感觉气氛突然很暧昧！两人一路上默默无语，一直开到一个比镇上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才停下来。虽然这一带的建筑还算不错，但空气里的鱼腥味还是很浓重。

“小文！”

陈晓萍下了车后仿佛没事一样，朝张文有些抱怨的说：“一会儿你帮我劝劝你家建哥，上次我和他说回家种地的事，他有点不太乐意的和我吵了几句。你有见识，他应该会听你的。”

“一会儿看看吧！”

张文敷衍着她，心想：能出来外面混生活的人，大概没几个愿意回去的，连养父都是这副德性，就别说家建这种有冲劲的年轻人了。

陈晓萍一路唠叨着吐起苦水，带着张文来到一间大货仓的门口。刚巧赶上收工，一群群浑身带着鱼腥味的工人正说说笑笑的走出来，陈晓萍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比较显眼的儿子。

家建也是一眼就看到门口的两人，脸上明显有些尴尬，但还是赶紧走上前来，笑了笑说：“妈，小文！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家建，先走啦！”

“回家打光棍去了，不像某人有老婆还有老妈关怀！”

工人们一个个擦肩而过，明显眼里都含着色意看着成熟动人的陈晓萍。家建眼里有点不悦，但也没多说什么。陈晓萍温和的笑了笑，心疼地看了看儿子一身的污秽，先解释说：“小文出去一趟办点事，刚好他回到码头这里，我们就一起过来看看你。”

“呵呵，小文忙大生意去了！”

家建说话的同时，笑着从兜里摸出烟递了过来。

本地土烟，两块钱一包，他手上还有鱼腥味。张文也没拒绝，点上后笑着说：“哪有什么大生意，就是出去办一点事而已！”

“嗯！”

家建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下，朝陈晓萍说：“妈，你先带小文去老街那家面馆等我。我找个地方冲洗一下，换身衣服后就过去，咱们一起吃个饭。”

“快点呀！”

陈晓萍眼里全是母爱的慈祥。

她或许有点犯迷糊，但张文刚才从工人们的闲言闲语里，大概也听出家建似乎和哪个女人住在一起，而且看他这样子，似乎还不太愿意让陈晓萍知道。看来这家伙也不是老实的人呀！

一路上，陈晓萍不免又唠叨起来，尽管有一点点的厌烦，但和她身上的女人味一比较起来倒也不算什么了。张文无所谓的跟着她走，一路上都“嗯嗯”的应答着，眼光若有若无的看着她丰腴的身躯和饱满的乳房。

这极品美妇呀！张文还是不由得赞叹着她的豪乳，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隔着宽松的衣服还如此坚挺，要是把她扒个精光，不知道该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

老街真不愧一个老字，青砖道、板木、板楼，看起来古色古香的，让你有回到清朝的错觉。一切看起来都是古色古香，很有味道，但路过的摩托车和路边的电线杆都让这一切变得美中有些不足。

“好香啊！”

张文失神的走着，突然闻到了一股无法形容的香味，似乎有点辣，但又带一点肉味，阵阵的钻进鼻孔里，瞬间就让人食欲大涨！

“嗯，是狗肉的味道！”

陈晓萍也咽了一下口水，但是她却本能的摸了一下后兜里那少少的零钱，脸色有些失望。

张文马上明白她的意思，这一顿本来该是她们母子请的才对。要不然家建也不会挑面馆那样的小地方，虽然张文不在意谁请客，但这肉香实在太诱人了，让人忍不住想大吃一顿。

张文受不了了，自然的拉起她的手，边走边兴奋的说：“吃什么面呀，咱们吃狗肉去吧！一会儿，家建来了，咱们喝点酒能热闹一点！”

陈晓萍愣了一下，不过心想拉个手也不是特别亲密的事，也就跟着张文一起走了，虽然感觉有些不自在，不过心里却是在担心兜里的那点零钱是否够这一顿的饭钱。

小饭店十分的破旧，只是一层的小木楼而已，店内的面积顶多二十坪大小，大大小小的厨具和菜摆得满满当当的。想坐下来吃还得到饭店后面去，后头小河边的空旷地上摆满了小凳子和桌子。但到了吃饭的时间，这里却没什么人，让张文不由得有些疑惑。

陈晓萍看出了张文的疑惑，悄悄的解释说：“他家的东西味道是不错，但太贵了，没多少人吃得起。一锅肉就要一百，要不咱们换一家吃吧！”

“没事，就在他家吧！”

张文一看就明白了她的担心，马上笑呵呵地说：“这一顿我请了，咱们好好的吃一顿、喝点酒，在这小河边闲话家常也不错。”

“这……”

陈晓萍本想死要面子的说几句，但一想起裤兜里那点零钱，顿时就算了。

张文不想让她太尴尬，马上藉机推了推她的后背，笑呵呵的说：“好啦，我来点菜就好了！你赶紧去路口等家建吧，别一会儿他来了找不到人。”

“嗯！”

陈晓萍脸微微的脸红，张文趁机推了推她饱满的臀部，不过脸上还是一脸的正经，让美妇没任何的怀疑。

陈晓萍扭着屁股走了出去，看着她丰腴动人的身段，张文扬了扬手，闻了闻手掌，似乎还留有一股少妇天然的体香。正陶醉的时候，突然陈晓萍杀了个回马枪，转头一看张文这副模样，立刻就明白张文是故意占她便宜，陈晓萍脸色有些发红，但却什么都没说，只给了张文一个温柔的浅笑就转身出去了。

张文愣住了，无耻的行经被发现确实有点尴尬，但她为什么要朝自己笑得那么开心呢？

第六章 姨妈

伙计的态度还算不错，不过张文也明白了为什么客人那么少的原因了。卖的东西在这一带实在是很贵，甚至卖得比城市还贵！一锅狗肉也就二斤肉，竟然卖一份一百元！点了几样小菜价钱也是贵得很离谱，而且酒也不便宜，难怪本地的人很少来这里吃了，这一顿下来任谁都会心疼的。

点上炉火，香喷喷的味道早就让张文垂涎三尺了。几样小菜也做得特别可口，真有这样的手艺即使贵点也值得，不过这店明显开错地方，就凭这味道，要是开到城里去一定会受到有钱人的捧场。

“小文，你倒是会吃呀！”

家建没一会儿就穿着短裤、拖鞋吊儿郎当的走了过来，笑咪咪地说：“老街狗肉可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小孩一听都会流口水！”

陈晓萍默默的坐了下来，明显最近和儿子的关系不是很好。不过还是打起笑脸说：“天那么热，你们哥俩要不要喝点酒啊！”

“嗯！”

张文又要了几瓶冰啤酒，开了三瓶后，不管陈晓萍的推托也帮她倒了一杯。

“小文！”

家建猛地灌了一杯，直喊爽，又舔着嘴唇帮自己倒满酒，笑呵呵地问：“你和秀秀什么时候把事办了啊？我可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差不多了！”

想起温柔腼腆的秀秀，张文脸上立刻露出开心的笑容，笑眯咪地问：“倒是你，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啊！”

“唉……”

家建大大的叹了口气没说什么，皱着眉头又灌了一杯，有点喝闷酒的意思。

“家建！”

陈晓萍在旁边苦口婆心的说：“要实在累的话，你就回家吧！妈帮你置办东西，咱们把小秋娶过门，省得你还老是惦记！”

遇上这样的家事，张文马上选择沉默，一边和家建喝着酒，一边埋头吃着狗肉，耳朵却是竖直了听着他们的对话。

“和你说多少次了！”

家建有些不耐烦的说：“我现在在这干得挺好的，工钱也按时给，干嘛要回去种两亩破地，累得要命还赚不了多少钱，这样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

陈晓萍楚楚可怜的劝着：“可是看你这么累，妈心疼呀！再说，除了吃喝拉撒，你一个月的薪水也剩不了多少，这样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听妈的，回去吧！”

“别再说了！”

家建摆了摆手，赌气似的和张文又干了一杯。

陈晓萍苦着脸朝张文递了一个眼色，本来张文就是支持家建有自己的想法，想留在镇上也不是什么坏事，但眼下美妇相求也不能拒绝，只能敷衍的开口问：“家建，你现在那工作干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能攒点小钱！”

家建闷闷不乐的灌了几口酒后，苦笑着说：“小文你可别一起来劝我，我是想了很久才决定留在这里的！我可不想过一辈子两亩破地一个大炕的苦日子，那多郁闷呀！”

“什么无聊呀！”

陈晓萍在旁边喋喋不休的说：“你看看人家小文，现在有钱了，还不是落叶归根回村里去了，现在一家人凑在一起多热闹啊！你姨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了，村里有什么不好的……”

“行了姨！”

张文摆了摆手，赶紧阻止她滔滔不绝的啰嗦。知道她这样去比较只会让家建更难受，稍微的想了一下后说：“咱们先别谈这个了，吃完以后再说吧！”

“嗯！”

家建本来就不想谈，正好趁这机会放开了和张文一杯接一杯的喝了起来，一边跟张文聊天，一边逃避着陈晓萍殷切的眼神。

陈晓萍看张文在一旁说着不着边的话，急得直跺脚，但也无可奈何。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有钱人说的话似乎会很有效果一样，陈晓萍尽管不太乐意但也没再强调了，只是偶尔的插上几句抱怨一下而已。

三人酒足饭饱的走了出来，家建看了看已经黑了的夜空，有些遮遮掩掩的说：“妈，天都黑了，晚上你们住哪呀？”

“看你这孩子说的！”

陈晓萍立刻有些不乐意的说：“我上次听人说你自己租了间房子，咱们三个凑合挤一晚就好了，怎么还不让妈知道你住哪里呀？”

家建似乎感到为难，张文这时候也有点好奇他到底是想掩饰什么，马上点了点头说：“家建，反正时候还早，咱们去你那里看一下吧！顺便认个门，以后要去也知道路。”

两人都这么说了，家建也没别的办法，尴尬的答应了一声，带着两入朝一片平房区走去。小巷子连路灯都没有，有的屋子是砖头搭建的、有的是木板隔出来的，甚至可以看见里边的人在干什么，住的大多都是附近的工人，七弯八拐的小路早就把张文绕晕了。

好不容易停在一道小铁门的面前，家建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敲门说：“小秋，我回来了！”

张文倒不觉得意外，早就感觉他应该是和别人同居了。不过陈晓萍却是一脸的错愕，这个叫小秋的女孩不就是家建喜欢的姑娘吗！

“你回来了！”

一道幸福温柔的女声，一名清秀娇小的女孩子跑过来开了门，虽然皮肤很黑，不过长得还算耐看，看起来约十五、六岁，但却不协调的挺着个大肚子。

“我妈来看你！”

家建有些尴尬的介绍起来：“这是我表弟张文！”

“萍姨！”

小秋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惊慌地往家建身后闪躲，不让两人看见她已经身怀六甲的模样。

陈晓萍看着她挺个大肚子，目瞪口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张文倒是马上打起了圆场，朝家建打了一拳，笑呵呵地说：“你行呀！小子，下手够快的！这无声无息的都快当爹了。”

“呵呵！”

家建憨厚又是幸福的笑了笑，温柔的看了看恋人鼓起的大肚子，里面正孕育着他的下一代。

陈晓萍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看着小姑娘鼓鼓的肚子，声音发颤的问：“小秋，你不是跟你姐一起出去打工了吗？怎么和家建住在一起了？”

小秋脸色一红，唯唯诺诺的说：“嗯，我碰上了家建哥。那时候我没地方住，就……”

说完，害羞的低下头去了。

“行了！”

张文摆了摆手，走进屋一看，顿时有些佩服他们。这个爱的小窝只有不到十坪的大小，一张木板床占去了一半的空间，屋里没窗户很昏暗，只有一颗淡黄色的老灯泡，暖水瓶和桌子一摆，几乎就没了别的空间可以坐人，但这样简陋的地方也被他们收拾得很整齐，一点都不显得凌乱。

陈晓萍一进屋就拉住小秋的手，苦着脸厉声的说：“小秋，你告诉姨，是不是家建这小子骗了你！别害怕，有姨给你作主。”

小秋脸红红的低下头去，含情脉脉的看了家建一眼，羞答答的说：“没有，家建哥对我很好！”

“你这都几个月了，别站着了！”

陈晓萍赶紧拉着她的手坐在床板上，摸了摸她的大肚子问：“什么时候怀上的，怎么不告诉别人一声呢！”

小秋难过的低下头去说：“我怕我爹知道！”

说完，又一脸幸福的红晕摸了摸肚子，温柔的说：“四个月了。”

女人的话题最好别去掺和，不过家建不声不响的把人家小姑娘的肚子弄大，也太不小心了。张文担心一会儿会吵起来，赶紧朝家建招了招手，板着个脸说：“出来一下，我有事要和你谈！”

“就是！”

陈晓萍在一边煽风点火，恨声的说：“骂骂他，骗人家小姑娘大了肚子不说，还瞒了大家那么久，干的都是些糟糕的事！”

“陪妈说说话！”

家建闷着个头，朝小秋嘱咐了一声就跟着张文走出来，一路上默默无语，看起来很消沉。

两人走到了一个开阔的水泥地上，张文找了个地方坐下后点了根烟，没了刚才那副古板样，嘻笑着说：“行呀！你小子，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吧！隐瞒得那么成功，要不是今天过来的话你打算瞒多久！”

家建脸红了一下，无奈的说：“没办法，我妈要是知道小秋有了的话，那不就藉机逼我回家去。再说了我俩的事，家里一直没给定下来，她也不敢回家去，只能这样拖了。”

“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张文默默的想了好一会儿、，突然问：“她们家要多少聘金？你们自己攒了多少？”

家建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她家要一万两千元，我们这已经攒八千多元了，干到年底应该能存够。可她肚子都这么大了，医生说她有点贫血，将来生的时候可能不太顺利。这钱我也不知道该用来娶她，还是生孩子时用。”

“她一个大姑娘家的，还没嫁就先生孩子也不太好吧！”

张文一句话就戳到了他的痛处。这封建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奉子成婚不是奇怪的事，可生了小孩还没结婚的话会让人笑话的，光别人的指指点点就会让他们受不了。

“唉！”

家建什么话都说不出，只是一个劲的摇着头叹气，愁眉不展的样子看起来很压抑。

张文想了一下，到底是自己家的亲戚，该帮还是得帮，盘算了一下便说：“家建，要不你俩先把事给办了吧！钱的事有我在，你就别担心了，总不能让人家女孩子没名没分的跟着你吧！”

“嗯！”

家建马上兴奋得点了点头，高兴的说：“谢谢你了！”

其实他也很想和张文借，只不过虽说是兄弟，但毕竟没怎么相处过，他也不好意思开口，这时候火烧眉毛了哪有拒绝的可能。

“过几天挑个好日子吧！”

张文摸了摸裤兜，还剩下一万多元。直接将那捆一万元递给他，嘱咐说：“不过你自己要有点分寸的花！”

“知道了！”

家建拿起钱来小心翼翼的塞进兜里，马上信誓旦旦的说：“你放心，这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不急！”

张文吸了口烟后，问：“你还是不打算回村里去吗？”

家建想都不想就点头，一脸坚决的说：“我想在镇上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干的，多赚点钱也好！总比窝在家里强，再说小秋家的人不太好，我不愿意和他们多接触。”

“嗯！”

张文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家建，我也多啰嗦几句！姨也是为了你好，你要不答应的话就敷衍她，没必要总是顶嘴，一家人吵吵闹闹的多没意思啊！”

“知道了！”

家建立刻答应了，看样子对张文的话也是言听计从。

“回去吧！”

两人一路走一路的聊，这时候家建很高兴，说起话来也没什么遮拦，毫不顾忌的说陈晓萍一心就是想把敏敏嫁给张文，攀上亲戚后弄点钱给他娶媳妇。关于这事张文也是知道的，不过也没多说什么，和他打起了哈哈。

到了门前一看，小秋正趴在陈晓萍身上哭着。陈晓萍一看儿子回来，立刻一瞪眼，说：“你这个作孽的混蛋，给我进来！”

“小秋，你先出去一下！”

家建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心态后，关上了房门。

小秋还在流着泪，张文赶紧劝她说哭了对孩子不好，这才止住了她的啜泣。

没一会儿，屋里就传出一阵的争吵声。张文知道这里面陈晓萍有点演戏的成分，能抱上孙子，谁不高兴啊，但总不能夸儿子把人家肚子搞大了这事干得好吧！多少还是得摆出一副门风好的架势，做做样子过过场嘛！

“你们这房子多少钱租的？”

张文看着这破房子，没话找话的问道。

小秋隐约也知道眼前的大男孩是家里最有钱的亲戚了，马上哽咽着说：“三十元。”

“嗯！”

张文看了看她的肚子和紧张的模样，温柔的笑了笑说：“行了！嫂子，我又不吃人，你怕我干什么！”

“没什么！”

小秋羞怯的低下头去，却是担忧的听着屋里愈来愈大的争吵声，似乎现在除了演戏之外，已经有点假戏真作的意思，内容大概也是围绕着大肚子、结婚、回家之类的话题。

原本只是陈晓萍歇斯底里的叫喊，但没一会儿就传出了家建的咆哮声！

小秋担心得又要哭了，张文一看赶紧过去敲门，大喊说：“行了！你们，还有什么好吵的！赶紧出来，外面凉，别让小秋待久了。”

屋里的声音这才平静下去，门一开，家建坐在床边抽着烟，陈晓萍怒气冲冲的走出来，似乎母子俩又吵得很不愉快。陈晓萍犹豫了一下，还是一把拉起小秋的手，信誓旦旦的说：“小秋，你放心，过段时间姨就把你们的事办了！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半点委屈的。”

“谢谢姨！”

小秋激动得眼泪又掉了下来。

看着她圆圆的肚子，陈晓萍这时候心情算好了一些，笑呵呵的说：“还叫姨呀，该改口啰！”

“妈……”

小秋扭捏了好一会儿，才怯怯的叫了一声。

“乖……”

陈晓萍乐得都有些找不着北了，咯咯的大笑着，按规炬媳妇都叫了妈就得给她改口钱，但习惯性的一摸后面的裤兜后，她却有些愣住了，这点零钱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呀！

张文眼明手快，悄悄的朝她手里塞了几张钞票，当然不忘顺手在那饱满的臀部上摸一把。陈晓萍自然是能感觉到，不过什么都没说，接过钱就递给小秋，疼爱的说：“小秋，你把这钱先拿好！多替自己补一下，别亏待了孩子，知道吗？”

“我……”

小秋不好意思去接。

“妈给你的改口钱，当媳妇的有什么不好意思！”

家建在屋里说了话，她这才怯怯的接过，不好意思的说：“谢谢妈了！”

“这媳妇乖的！”

陈晓萍心花怒放呀！这一声“妈”似乎瞬间就浇灭了她的怒火，这女人变脸真的比翻书还快！

家建一看时间不早了，走出来朝陈晓萍说：“妈，今天小秋都累了一天了。让她早点休息吧，明天我得赶早干活，也不能陪你们，南边有个经济宾馆，环境还算不错，晚上你和小文在那休息一晚吧！”

确实他那间小破屋挤两个人都费事，想挤三人更是不可能，再加上他们小俩口可能有点事要商量，陈晓萍就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苦口婆心的嘱咐起来：“小秋，你可别亏待自己！做事时要小心点，别干力气活知道吗？”

“知道了，谢谢妈！”

小秋感动的应了一声。

经济宾馆的地方很隐密，要不是有家建带路的话，张文根本就不知道出租房的旁边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本来以为这一带的消费不怎么样，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宾馆，不过按家建说这家就做有钱人生意，住的大多都是一些来这收购海鲜的生意人，所以环境也很好。

三人站在门口，家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朝陈晓萍说：“妈，晚上我又惹你生气了。对不起了！”

母子俩的矛盾闹了那么久，家建还是第一次向她道歉。陈晓萍虽然有些错愕，但还是心疼的说：“傻孩子，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对不起的！妈也是有不对的地方，你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回去照顾小秋吧，别让她干那么多活知道吗？”

“嗯！”

家建点头应了一声，这时候似乎感觉到了沟通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感激的看了张文一眼，转身就走了。

陈晓萍看起来心事重重，张文的心却比她更乱。晚上要和这爆乳少妇同宿，自己绝对没柳下惠那个太监的定力，要是不小心或者故意干了她的话，那家里的关系可真就全乱套了。

宾馆的前门装潢的还不错，一名将近四十岁的服务员坐在柜台，一看两人进来立刻暧昧的一笑，见张文的打扮不像是本地人，立刻客气地问：“两位晚上好，开房吗？”

“开房”这词听得陈晓萍脸有点红，毕竟两个字组合起来实在暧昧。悄悄的看了看张文一眼，今天张文可没少吃她的豆腐，可她也不确定他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原本的平衡有些被打乱了，扭捏的站在一边，紧张得不行。

一个是充满青春气息的大男孩，另一个是朴素动人的美妇；一个穿得休闲时尚，另一个穿着本地女人的花布衫。这样的组合怎么看都不会让人有纯洁的想法，服务员立刻又暧昧的笑了一下。

“开两间房！”

张文也是有些忐忑和紧张，被她看得有些难为情了。

服务员看了看登记本，突然掐着手指朝张文做了一个捏钱的手势，动作十分的隐密，陈晓萍这时候心不在焉根本不会看到。张文一眼就明白她的意思，犹豫了一下，还是难挡美妇的诱惑，在她暧昧的眼神下点了点头。

“只有一间房间了！”

服务员装模作样的摇了摇头。

张文立刻装模作样的问：“有两张床的也行！”

服务员又看了看，摇头说：“是夫妻房，只有一张双人床，不过可以洗澡的。你们还要不要了？不要的话一会儿可没了！”

张文故意苦着脸，转过身朝陈晓萍说：“姨，就一间房了怎么办？”

陈晓萍顿时就有点不自在了，不过想了想自己干嘛怕一个小孩啊，马上点了点头说：“没事，咱俩挤一挤就能过一晚上，又不是没挤过炕，怕什么！”

“开吧！”

张文赶紧交钱登记了，房号301。再一看旁边还有家熟食店在卖东西，为了害怕她尴尬，再加上心怀不轨，所以先把钥匙给她，说：“姨，你先上去吧！我肚子还有点饿，先去买些吃的。”

“嗯……”

陈晓萍脸红的应了一声，和自己的外甥出来开房，孤男寡女的待在一起，还得挤一张床上，这算是什么呀！不过她也是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毕竟她长这么大第一次住宾馆，不由得开始猜想房间到底是怎么样的。

服务员殷勤的喊别人帮她看着柜台，领着陈晓萍上了三楼。刚走到楼梯的时候，明显就可以听见有一阵阵小小的呻吟声，好在房间的品质还算可以，听起来不是很明显，不过陈晓萍听在耳边还是有些不自在。

服务员年纪约四十岁，也没什么可避讳的，一边走，一边暧昧的问：“我说妹妹呀，你从哪找的小老板！我看他穿的休闲服都不便宜，瘦是瘦，但肯定结实，晚上你们可得要节制点啊。”

“他是我外甥！”

陈晓萍慌忙的解释着，但马上又觉得不对，自己干嘛要和她解释。

服务员笑了笑，明显就是不太相信，一边拿出钥匙将房门打开，一边开了灯，暧昧的说：“别想了，咱们都是这年纪的女人，我理解！有个年轻人睡一觉比吃什么美容的东西都好，我看那小伙子身体挺不错的，你可有福啰。”

陈晓萍脸一红，也不想多去解释什么。服务员也是因为张文偷偷塞给她的那一百元才格外的殷勤，一边开着电视，一边笑呵呵地问：“对了，你有没有上环（避孕器）呀！没上环的话可得注意点，床前的柜子里有保险套，可别玩得高兴了还留个祸害，知道吗？”

“知道了！”

陈晓萍也不想和她解释了，目光全好奇地落在这间房间。

里面就是招待所那种普通的格局，不过比起她家的老房子是好了不少，虽然比不上张文的新家，但也算是不错。墙粉刷得很白，一台大电视，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空间，有可以洗澡的浴室，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服务员眯着眼一直笑着，从柜子里拿出了两条大毛巾，笑咪咪地说：“洗完了用这条毛巾围上就好了，我看你衣服好像有点脏，最好别穿着睡，要是弄脏了床单就得赔钱了。”

一听得赔钱，陈晓萍立刻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拿过毛巾后，看了看浴室里的煤气热水器，有些不好意思的问：“能不能帮我开一下水，我想先洗一下。”

“嗯……”

服务员应了一声，将热水器打开，看了看一脸尴尬的陈晓萍，笑呵呵的调侃说：“有啥不好意思的，住一晚而已！”

“是啊……”

陈晓萍敷衍着，但眼里那意思却是“你怎么还不出去”。

服务员眼里闪着小星星，还在滔滔不绝的帮着张文说话：“我说妹子啊，不是咱贪！你都找上这一位小老板了，怎么还穿这一身的衣服，按你的条件，要打扮起来不迷死人了，咱女人得对自己好一点，别省那些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最重要。”

陈晓萍低头沉默着，不知道是在思索什么。

服务员又卖力地劝说起来，话题是愈来愈下流了，说道：“还有什么可想的，我就是没有你这样的好命！找个年轻的总比找个老头好，有钱舒服过日子，而且还可以做那档事，可美了！”

陈晓萍感觉浑身不自在，扭捏着说：“瞎说什么，我们真没关系。”

服务员一脸的不相信，脸上的表情更加的淫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都是女人，我知道的，这年纪的需要大，有个年轻的男人伺候肯定舒服！在这又没人认识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你就好好的享受就行了……”

陈晓萍终于有点受不了了，指着门说：“我要洗澡了……”

服务员马上识趣的走出去，关门的时候还不忘嘱咐说：“你可别穿那身衣服睡呀，一会儿弄脏了床单就不好了。”

将浴室的门关上后，陈晓萍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脸，感觉很烫。出了一天的汗，身上这时候黏得有些难受了，随手把衣服一脱，一对豪乳包裹在肉色的旧胸罩下，那大大的尺寸一看就足够让男人疯狂。如果张文这时候能看到她雪白的乳肉和标签上的G，恐怕鼻血会喷上好几升！

陈晓萍将裤子一脱，只留下贴身的内衣，看了看自己的身材，虽然有一点点的发福，但却充满了少妇的丰腴妩媚，尤其是自己的乳房，总是能吸引男人注目观看。

想着服务员那露骨的话，陈晓萍就感觉全身很不自在。守寡那么多年了，已经多久不知道肉味，加上养育一对儿女的艰辛，早让她无暇去想这些美事，但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里似乎有股痒痒的欲望，诱惑着自己再去体验做女人的滋味。

陈晓萍感觉身子愈来愈热，突然腿间传来一阵熟悉的潮湿，腿跟间磨蹭了一下，让她发出了一声难抑的呻吟。

第八集

简介

香艳的一夜，张文彻底的将姨妈征服。甜言蜜语哄得这个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恋爱的美妇芳心大动，无人的时候两人俨然是情侣一样的甜蜜。

小丹一时鬼迷心窍，竟然趁张文睡觉的时候偷了钱，却正好被陈晓萍堵住，情急之下将钱藏在了内裤里。张文发现了异样后，小丹也只能承认，但小萝莉却要张文自己把钱拿出来……

第一章：美艳！

进宾馆的时候张文手上提着一大袋的零食，脸上难掩兴奋，说是去买熟食，但买更多的还是甜口的小零食。

女人嘛！不管年纪大小都喜欢这一类的小零食，再加上敏敏无意中说过她妈喜欢吃辣一点的东西，张文当然是投其所好。有辣的东西助阵，那喝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酒是一种好东西，张文坚决相信在酒精助兴下会事半功倍。这万恶的酒精不知道勾引多少女人出轨、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如愿以偿地睡了心仪的女人。

酒的出现实在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福音呀！

张文想到爆乳姨妈在房间里等着自己，走路时脚步都有些飘了。

不和她一起上楼的原因也是张文不想让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姨妈太过于尴尬，让她先去房间比较好一点，起码可以给她点适应的时间，免得两人进屋以后，别扭得无话可说。

“老板回来啦！”

服务员刚好下楼看见张文，暧昧地看了看他手上的那袋啤酒，似乎已经看穿张文的阴谋，笑了笑说：“你那口子已经在洗澡了，晚上可别玩太晚哦……”

“嗯……”

张文打了个哈哈，一听她说的话更是血脉贲张，美人出浴的艳景怎能不欣赏呢？脚下像装了轮子一样跑得更快了！

到了房门前，张文整理了一下衣服，缓了缓呼吸，让自己别表现出一副大色狼的模样，轻轻地敲了敲门，尽量用平稳的口吻说；“姨妈，我回来了！你开门吧。”

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传来了陈晓萍有些紧张的声音：“等、等一下……”

屋里传来一阵小小的动静后，门被轻轻地打开一条小缝。

张文赶紧把门一推，却见浴室的门快速地被关上。看来姨妈也避免不了女人的习惯，洗了半天还没洗好，不过按这情况来看，难道她刚才是光着身子出来开门的？

一想到这，张文顿时就更兴奋了，不过还是装作随意的喊了一声：“姨妈，早点洗完出来吃东西。看你晚上没吃啥，别半夜饿了…

“你先吃吧，我一会儿就出来！”

浴室里传来陈晓萍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平稳，不过感觉得出来是在装镇定。

张文无所谓地哼着小曲，起身将窗帘仔细拉上，房间立刻变成两人的小天地。将房间里明亮的大灯切成暧昧的黄色灯光，张文这才将上衣脱了丢到一边，光着膀子在柜子里翻找电视的遥控器，哪会想到竟会有意外的收获！

“我靠！”

张文不禁大骂一声，看着手上的光碟，激动得脸都胀红了，谁说国人没他妈的情调来着？在这破宾馆里竟然也准备各式各样的A片，国产的、日韩的、欧美的应有尽有！光是封面上那一个个风骚入骨的女人就够香艳了，更别提那么露骨的私处，而且看这质感可不是一般的盗版货，这宾馆的老板太会做生意了！

让张文幸福之余也郁闷的是，自己忘了买A片回家了，等和秀秀夜夜缠绵的时候，还得对她进行性教育。唉，没了辅导教材恐怕会比较麻烦。

“怎么了？”

陈晓萍一听张文突然的大喊，立刻被吓一跳，慌张地开条小缝伸脑袋一看，见他手上拿的东西，虽然无法看仔细但也隐约看到是一个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或者是在性交的画面，顿时脸就胀得通红。

张文回头一看，好家伙！骨血都快喷出来了。

姨妈虽然没露点，但从门缝里隐约可看见她雪白的乳房，虽然有一道胸罩的勒痕，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硕大饱满，极品奶娘呀！而且她俏脸害羞的模样很妩媚，咬着下唇似是嗔怪，显得风韵动人。

陈晓萍一看张文的目光火热，直直地扫在自己的身上，立刻闪身将门关上，心跳还在扑通扑通的加快中。心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了，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和外甥搞得像在偷情一样，和亲戚家的小孩挤在一起睡，不是很正常吗？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

张文的心思马上就被她雪白的乳房吸引住，手里的A片瞬间变得和动物园的纪录片一样的无趣，便将片子全塞回柜子里，张文殷勤的将桌子搬到床边，自己忍不住开了一瓶啤酒先喝了起来，降一降全身开始冒起来的欲火，脑子里不停的把敏敏和姨妈作比较，一个青涩、一个成熟，截然不同的风情，真是无法取舍！

陈晓萍心跳快得有些受不了了，呆呆地站在莲蓬头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成熟丰腴的身子，竟然鬼使神差地开始想象着外甥轻薄自己的情景，一时间呆若木鸡，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到等会儿可能会发生的艳事，两人要同床共枕！张文是兴奋得硬起来，但等了那么久后开始发软，再一想又硬了。

眼看都过去半个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时间在慢慢的流逝着。张文已经等红眼，酒也喝不少，忍不住喊道：“姨妈你洗完了没啊？我要上厕所！”

浴室里的水声一直都没停过，这时候突然顿了一下，陈晓萍有些尴尬地说：“马上就好了，你等一下！”

又过去了十多分钟，陈晓萍这才有些紧张地开了门，身上围着一条大毛巾走出来。只见性感的锁骨、圆润白皙的肌肤，虽然身上带着点不协调的晒痕，但丝毫不妨碍她美人出浴的香艳和妩媚的风情。

和陈桂香神似的容颜，丝毫不逊色于城里的女人，陈晓萍只是缺少打扮和保养而已！这时候的她头发湿漉漉，一络一络散乱地贴在雪白的肌肤上，显得是动人，素面朝天的风情带着一股清爽，说不出的妩媚，成熟的俏脸上微微的羞红更是让人心动不已。

尤其是这时候她只有围着一条毛巾，虽然遮掩住赤裸的身躯，但那深远的乳沟却又特别的显眼，呼之欲出的豪乳让人不禁去猜想，她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敏敏是不是也有这样傲视群芳的遗传呢？

虽然眼前的美妇很诱人，但张文只是目光停留了几秒，就像风一样冲向浴室。天地良心啊！喝了一小时的酒谁不想撒泡尿，姨妈在里面待得有点久，大半天的不出来，会把人憋死的！

可是到了厕所掏出命根子来，却硬硬的，憋得膀胱已很难受，却尿不出来。张文脸有些青了，脑子里不断地回想着春哥、凤姐、芙蓉大妈，这一张张一看就会杀精的脸不断地浮现在脑海里，使冲动无比的命根子慢慢变软，终于全身一阵比射精还爽的放松，张文释放了！

张文爽得都呻吟出来，这一道持久的水柱真是让人舒服到极点！这时候才深深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最兴奋的，不是你欲火焚身时有女人供你发泄兽欲，而是在拉肚子时能有厕所可以解决，这真是至理名言啊！

陈晓萍在外面不知道想什么，发了好一会儿的呆后，突然趴在门前，有些迷糊的问张文：“小文，这地方收不收水费啊？”

张文愣了一下，哪家的宾馆收水费啊？这姨妈的问题也够天真、可爱，马上哭笑不得地说：“不收，用多少都不会有人收的，怎么了？”

“哦！没事！”

陈晓萍红了一下脸，因为张文这一转身，她可以微微看见他的胯下，虽然看不清楚，却感觉充满了男性的气息，她偷偷地瞄了几眼，直到张文穿好裤子，才指着自己换下的衣服，有些难为情地说：“你也洗洗吧，洗完了把衣服丢在那里，等会儿姨妈洗完，明天应该能干，我衣服刚才湿了，不洗不行！”

张文这才看见她换下的衣服，放在洗手台的旁边堆成一团，本来应该是香艳至极才对！但仔细一看，张文不由得皱眉，虽然姨妈家的环境不好，但她穿的内衣未免也太破了吧！肉色的胸罩不知道洗了多少年，薄得要命，带子上还有几道裂口，而那条小内裤更是离谱，竟然还有两个破洞，看起来像条抹布一样。

陈晓萍一看张文那难看的表情，立刻会错意，慌忙地摆着手说：“别担心，姨妈会帮你分开洗。衣服上不会有味道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张文苦笑着刚想解释时，陈晓萍已经一把将门关上了。

张文看着那堆旧衣服，说真的，唯一能引起自己兴趣的只有那件洗得快看不见的G罩杯胸罩。不过姨妈应该不止这个大小才对啊，难道这内衣是别人送的？张文没去动她的内衣，实在是引不起他的兴趣，张文匆匆洗完，想到姨妈交代的话，直接围条毛巾就兴奋地跑出来。

陈晓萍坐在床边发着呆，让人感觉有点尴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当看见张文围条毛巾就出来，身体虽然有点瘦但很匀称、结实，似乎有股男性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知道为什么呼吸一下子就快起来，慌忙地低着头站起来，说道：“我、我去洗衣服！”

“算了！”

张文一把拉住她的手，看到如此诱人的美妇露出少女般的娇羞模样，就感觉很兴奋，摇了摇头，柔声说：“你的衣服简单洗一下就好了，我的不用洗！明天我再带你去买几件新的衣服，这一身行头该换了。”

“嗯……”

陈晓萍有些慌乱地挣脱张文的手，像风似的跑进浴室，洗起那几件被她洗了不知道多少遍，已经一点都不香艳的内衣。

真是可爱的姨妈啊！张文噗哧一笑。她竟然弄得电视遥控器上全是汗水，却不知道把电源插上，这迷糊的性格真可爱，敏敏那丫头古灵精怪，母女俩的性格真是天差地别！

张文打开电视，无奈没什么可看的节目，好在除了A片外，宾馆也准备一大堆的盗版片。他便坐在床上挑了一张星爷主演的大片，一边看，一边小酌，但心思全放在姨妈的身上，全神贯注地听着浴室里的动静！

过了好一会儿，陈晓萍才红着脸，拿着破得不像样的内衣走出来，左右找了找地方，最后晾在衣架上，看了看小内裤上破的那些洞，她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姨妈，来吃点东西！”

张文看着她隐藏在毛巾下的丰腴身躯，狠狠的咽了一下口水，尽管很想将这碍事的小东西脱掉，直接欣赏她成熟动人的身体，不过还是摆出一脸正经的模样，拍了拍自己的旁边，笑呵呵地说：“你不动，我都不敢动了，赶紧吃吧！”

陈晓萍看了看还没开封的食物，平缓一下更加急促的呼吸，笑了笑，说：“真的那么乖呀？”

说完，款款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好毛巾，不让自己的春光外泄！

张文一边把零食和辣味十足的熟食放在她的面前，一边帮她开了瓶啤酒，说：“晚上我看你也没吃什么，赶紧填饱一下肚子吧！”

说话的时候，目光还是不可避免地看向她深邃的乳沟。

“这么多啊！”

陈晓萍一看张文买了满满一桌的东西，立刻心疼地说：“咱俩怎么吃得完？你这孩子太败家了，这种天气很容易坏的！”

“呵呵，吃吧！”

张文也是无意的，像哄小孩般的用手拿一颗辣鸡肝递到她的嘴边，示意要喂她吃。

陈晓萍微微一愣，却没有异议地张开嫣红的小嘴，慢慢的把鸡肝咬进嘴里，红着脸说：“不用你喂，你这小孩装什么大人，把姨妈当小孩了吗？”

张文看得有些痴了，她张嘴的一瞬间动作很慢、很优雅，但含进去时却那么诱人，尤其是看见红润的小舌头在嘴里翻动，更是让人想含住后好好的品尝她成熟的滋味。

陈晓萍见张文愣神地盯着自己，轻嚼几下嘴里的美食，娇嗲地嗔道：“臭小子！你看什么看，还真把姨妈当小孩啦！赶紧吃吧！”

说完，羞怯地低下头去。

气氛似乎一下子暧昧起来，尤其灯光昏暗，更有种浪漫的感觉。

张文想让自己看起来别那么急色，便没话找话地问：“对了，姨妈，晚上你和小秋谈了什么？”

陈晓萍刚才被张文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会儿一聊起儿子的话题，才猛地醒悟自己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干嘛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呢？不过想起家里的事情，难免也幽幽的叹道：“谈的挺多，家建这孩子瞒我瞒得真够紧的，他们都住一起半年多了，是现在小秋大了肚子，没办法才说出来！”

张文心想：你这当娘的，半年多还不知道也是不及格。姨妈的性格有点迷糊，要是有老妈的一半精明，早就什么都知道了，这姐妹俩的差别还真大呀！心里这么想，还是关切地说：“你也别怪他了，到底肚子里是你的孙子。小秋现在挺个那么大的肚子，咱们得抓紧时间，将婚事办好才是最重要的。”

陈晓萍这下是彻底的苦了脸，粉眉微皱的模样更是惹人怜惜，说道：“我也想啊！可现在手里没钱。的确有答应小秋要办婚事，但连人家的聘礼也拿不出来，更别提办酒席的钱！小秋是个好孩子，但她家人可不好对付，没钱你说啥都没用！”

“有我呢！”

张文拍了拍胸膛，笑呵呵地说：“这事你就别担心了，我总不能让你一天到晚都操这个心吧！”

陈晓萍想想也是，不过还是有些担心地说：“小文，咱们虽然说是亲戚，但这事办下来，花的钱可是不少！先不说你妈怎么想，家建能不能有钱还你，还是个问题，姨妈就靠那点小活过日子，也攒不了几个钱呀！”

“什么钱不钱的！”

张文皱起眉头，板着脸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这当口上，我不帮忙，你还指望谁帮忙啊！再说，小秋都怀孕四个月了，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

陈晓萍宽慰地笑了笑，有点开玩笑地说：“那倒是，那孩子要是生下来，得先认你当干爹！”

“喝一些吧！为了年轻、漂亮的姨妈要当奶奶了。”

张文哈哈大笑起来，拿起酒示意她也喝一些，眼里的真诚让人不忍拒绝。

陈晓萍犹豫了一下，再加上刚吃了辣的食物有些口渴，便拿起酒和张文碰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看着张文喝了一半，她也喝了一半，一点都不扭捏。

酒后，俏脸爬上娇艳的红晕，让她本就诱人的容颜变得更加妩媚，张文不禁看得有些痴了，啧啧地说：“姨妈，你真美呀！”

“啥美呀！”

陈晓萍一脸的红晕，但也掩饰不住够赞美的喜悦，咯咯地笑道：“姨妈都这把年纪了，禁不起你夸了，只要帮儿子娶个老婆生个娃、将女儿风风光光的嫁了，再有个老头肯当我老伴，我就知足了，哪还有美的时候啊！”

“不行！”

张文一听她这话，马上本能的拍起桌子！

陈晓萍顿时吓了一跳，见张文突然瞪大眼睛，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小声地问：“怎么了？”

张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不过还是一脸坚决地说：“我不准你找老伴，那些黑黑的臭男人配不上你，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你管的还真宽！”

陈晓萍脸红了一下，对于这种霸道的要求，竟然没半点的反感，虽然被张文看得有些紧张，但还是唯唯诺诺地说：“小文，姨妈和你商量件事行吗？”

“什么事？”

张文猛地灌下一大口酒，这才平息心里突然高涨的怒火。一听到她说要找老伴，就像有人要抢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愤怒突然就无法抑制，毕竟自己看上的女人，哪容得下她有别的想法啊！

陈晓萍不明白张文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本来她在这有钱外甥的面前就有些小心翼翼，这下表情更是紧张，试探地问：“你和秀秀成亲的事都快定了，啥时候也把敏敏的事一起定下来啊？”

张文低头想了一下，看了看她一脸的殷切，就明白她着急的还是家建娶老婆的事。毕竟这地方有点重男轻女，如果自己娶了敏敏，这笔债就不用她儿子来还了，以后自己还得关照这位大舅子，真是个封建的地方啊！

“还没想好呢！”

张文摇了摇头，淡定地说：“再说了，我和敏敏的事也不是板上钉钉，现在我和秀秀的事还没办完，等以后再说吧。”

陈晓萍一下就着急了，想也没想就问：“怎么？你都和秀秀睡一起了！怎么就没跟敏敏睡吗？”

当妈的能说出这种话，相信任何人一听都会无言的。

张文顿时有点冒冷汗，尴尬地说：“没呢，我连她的手都没摸上，还睡什么睡！”

心想：确实没什么出格的行为，嗯，除了在她身上射精以外，的确很纯洁。

陈晓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过犹豫了一下，还是一脸无奈地说：“小文，姨妈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敏敏，但你们要是不在一起的话，你妈肯定不会让你拿钱帮家建办婚事，她的性格我知道，就算我们是姐妹，但她肯定不会出这笔钱的。敏敏这孩子虽然有点皮，但也是一个好女孩，你就试着和她相处一下吧！”

“嗯！”

张文赞同地点了点头，虽然敏敏活泼、顽皮，不过也可爱得很，是个心细手巧的好女孩，况且她似乎也喜欢上自己，水到渠成也只是时间的事！

一看张文没有反对，陈晓萍立刻殷勤地说：“这次回去，姨妈帮你找机会，你赶紧跟她在一起吧！这孩子我看也挺喜欢你，应该不会有问题，必要的时候你用强的也行！”

血喷三尺啊！张文一脸的冷汗，不过还是装作无知地问：“啥机会啊？”

陈晓萍想也不想，脱口而出：“还啥机会，让你们单独睡觉呀！”

而且口气里还带着几分的紧张。

话一出，她顿时觉得有点不对劲！

张文脸上也全是暧昧的神情，色色地盯着她的身子看，淫笑着问：“独处的机会？是不是就像咱们现在一样？”

“你……”

陈晓萍脸胀得通红，不知道是害羞还是生气。“你”了好一会儿也说不出半个字来！

张文色笑了一下，心想：这样磨蹭下去也不是办法，犹豫了一会儿后，突然一脸正经地说：“姨，我和你说点心里话，你听了可别生气。”

“说吧！”

陈晓萍的表情很扭捏，多少还带点紧张。

张文深深的吸了口气，凝视着她如水似月的美眸，一字一顿地说：“比起敏敏来，姨妈，我更喜欢你！”

陈晓萍一下就感觉快喘不过气来，声音也开始不安的发颤：“你这孩子，瞎说啥呢！喝了酒就逗姨妈玩吗？漂亮小姑娘不喜欢，非得来逗我这老太婆！”

张文缓缓的摇了摇头，认真地说：“我没和你开玩笑，我现在只把敏敏当成妹妹！但自从看到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甚至都有些后悔，我为什么要和秀秀结婚，不然我就娶你了，她们都只是小女孩，根本比不上你。”

说这话时，张文只能祈祷她别乱说出去，要是被秀秀或是姐姐她们知道的话，那就真的死无全尸了。不过张文厉害的地方，就是说谎脸不红气不喘的，甚至连心跳都不会快半下。

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如此直接的表白，陈晓萍一下就慌了，连忙摆着手说：“小文你别犯傻了，我可是你姨妈啊！我儿子岁数都比你还大，你现在有钱又年轻，找哪家小姑娘不行，干嘛找我啊！”

“我没犯傻！”

张文试探地伸出手，在她紧张的目光下，按在她纤细的小手上，含情脉脉地说：“姨妈，我真的喜欢你！不然你以为凭我和家建没见过几次面的交情，我会帮他吗？说是兄弟，但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对你的心意吗？”

陈晓萍忘了有多少年，没有这种心跳加快的感觉，甚至在那场更办的婚姻下，都没有这样的紧张和对恋爱的不安！这会儿听着外甥的话，心里竟然有种不想拒绝的想法，这种期待被人疼爱、被人照顾的想法，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张文看她已经有点动摇了，马上见缝插针地抚摸她因为紧张而发烫的肌肤，轻轻地搂着她的肩膀，将这名迷人的美妇抱到怀里，声音有些发粗地说：“姨妈，你知道吗？我出去的这几天，闭上眼时全是和你做爱的情景，这种冲动搞得我都没办法睡觉，我就要你！至于敏敏，我现在真的对她没什么感觉！”

“我……”

陈晓萍顿时就慌了手脚，想拒绝却感觉全身无力；不拒绝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也明白，立刻就慌了，也忘了要拒绝张文的搂抱。

张文不想逼得太紧，毕竟一个女人能守寡那么多年，靠自己养活孩子，或许跟传统的观念有关系，但这证明她不是个随便的女人，这分毅力也证明她不好拿下，但同时也说明她压抑了那么久是禁不起挑逗的，正值狼虎之年的姨妈肯定有需要，自己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不会失手。

想明白后，张文马上改变策略，轻声细语地说：“姨妈，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强迫你！但我真的很想抱着你，像抱着媳妇般的看一会儿电视，好吗？”

“只能抱而已喔！”

陈晓萍马上松了一口气，面对张文这要求，还是狠不下心来拒绝，毕竟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顾忌还是少了一些。

张文信誓旦旦地点了点头，一边往床里挪了一些，一边将风扇开到最大，深情地看了看她，见美妇扭捏至极还很害羞，马上柔声道：“姨妈，过来吧！我们看一会儿电视！”

陈晓萍扭捏一下，或许也是因为张文一脸的真诚，她竟然没半点反对的意思，稍微挪了一下身子坐到床上，将身上的毛巾拉紧一些，声音微微颤抖着：“小文，姨妈就让你抱一会儿，可你不能乱来，知道吗？”

“知道！”

张文兴奋得一把将她抱住，双手虽然没直接去摸那让男人疯狂的爆乳，却刻意压在她的肚子上，让毛巾稍微松了一点，露出乳房，嫩白的一片显得诱人！

或许是久未接触男人，被混着酒味的男性强烈气息一包围，陈晓萍顿时呼吸快了不少，脸上也开始发烫，犹如二八少女一样的娇羞，很不自然地扭了两下，怯声道：“小文，别抱那么紧…

“嗯！”

张文减轻拥抱的力量，但色心一起，喘着粗气问：“姨，你有没有看过三级片啊？”

陈晓萍这年纪的人，自然知道什么是三级片，她脸上立刻泛起红晕，连忙摇着头说：“没、没有！家里连电视都没有，怎么看？再说了，看那玩意儿有啥用？”

“陪我看一会儿吧。”

张文说着，迅速跳下床，挑了一张普通的日本性爱片放进去，立刻又风风火火地跳回床上抱住她，几乎不给陈晓萍拒绝和思考的时间！

“你这孩子……”

陈晓萍嗔道，目光却是不由得被电视里的画面吸引过去。

内容一开始倒是很正经，有一名作居家打扮的少妇，模样和身材都算是普通，但笑得很淫荡。

过一会儿就进来一名长相猥琐的老头，看剧情应该是两口子，两人嘁嘁喳喳地说了一堆话后，老头就直接在客厅里将那女的压在身下，去亲她的脸。

女的立刻发出愉悦的呻吟，淫笑着一边拉扯男人的衣服，一边开始摸着自己的乳房。那一声声的呻吟让陈晓萍感到更加不自在。

电视里两人身上的衣服愈来愈少，直到一丝不挂的在地上翻滚时，已经开始露出他们身上的私密部位。

张文见陈晓萍的表情已经不自在，脸色通红，看起来已经有几分动情，还偷窥似的看着他们的动作，马上故作关心地问：“姨妈，你怎么了？”

陈晓萍瞪了张文一眼，脸上红扑扑的很好看！心想：你这个臭小子，会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不是逗自己玩吗？但总不能说身子发热，下面开始有点痒吧！只能摇了摇头说：“没事，就是有点冷！”

“那咱们盖被子吧！”

张文说着的时候，将被子盖到两人的身上，心里也知道说冷是假的，被子一盖有点热才是真的，不知道这时候，姨妈下身是不是已经泛滥一片。

剧情进展得很慢，两人先是舌吻，接着男的开始啃起女的乳房。说真的！女人的乳晕和乳头都很大，不是很漂亮。

张文装作兴致勃勃地看着，过一会儿，那女的开始帮男人口交，一脸淫荡的将那短小的东西含进嘴里，还一脸的陶醉。张文不由得噗哧一笑，说：“姨妈，你看！这家伙的鸡巴小得和孩子似的。”

陈晓萍马上就臊得受不了，再加上被子盖在身上已经开始出汗，难受地摇了摇头，颤声说：“小文，别看了！咱们睡觉吧。”

“好！”

张文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没别的原因，并不是不想诱惑她，而是自己手贱，选的这部片子实在太烂，男女主角烂得让人不想去看！

张文关了电视，只留下床头灯。

陈晓萍这时候已经踢开被子，只盖住小腹将修长的美腿裸露在空气中，但还是护住羞处。

张文看她难受的样子，试探地问道：“姨妈，不然你把毛巾拿掉吧！反正一会儿睡了肯定掉，这时候还包着多难受啊。”

“别看！”

陈晓萍心动了，确实浑身出汗也难受，便背对张文解开毛巾丢在一边，只露了个光滑如玉的背影。

张文气息一下就粗重起来，姨妈都脱成这样了，自己不需要再去引诱她了，立刻兴奋得把毛巾一脱，一丝不挂的朝她贴过去，感觉她的皮肤虽然滑嫩但也有点黏，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热的关系，覆盖了一层的汗水，身子也烫得很！

陈晓萍微微的一颤，轻声说：“床大，你睡那头去！”

张文喘着粗气，突然一手将她的腿掰开，猛地按在她成熟动人的阴户上，一摸竟然已经是潮湿一片，热呼呼的似乎还散发着催情的体香！

陈晓萍也知道晚上会被占一点便宜，但没想到张文会直接摸她的羞处，一伸手就按在她的阴户上，她不由得“嗯”的呻吟一声，一边挣扎着，一边厉声喝道：“小文你干什么？我可是你姨妈！那是你能摸的地方吗？”

“什么屁姨妈！”

张文一把将她压住，喘着粗气说：“你就是个女人，一个很久没满足过的女人！我知道你也想要了，让我来满足你吧。”

“不行！”

陈晓萍剧烈地挣扎着，试图劝说已经有点疯狂的张文：“你还想不想娶敏敏，我可是她妈啊！”

“不想！”

张文红着眼，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想娶你，我现在就想干你……”

如此粗俗的话让陈晓萍有些无法接受，但此时已经被张文硬生生地按住肩膀，面对面地躺在床上。

陈晓萍如惊慌的小羊一样看着张文一脸的欲望，张文将她的小手拉开，一对惊人的豪乳马上跳出来，那阵阵的乳浪让张文濒临崩溃。

大，实在是大啊！两团乳房浑圆饱满，十分白皙，虽然有点下垂，但拥有这样傲人的尺寸，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事情，只见乳晕大小适中、乳头是花生米般大小，艳红色显得特别漂亮，简直就是一对美妙的艺术品，而且已经明显硬起来！

“小文，你疯了啊！”

陈晓萍慌忙地想去护住胸部，但双手早就被张文死死地抓住，身子扭来扭去，一对豪乳也跟着摇晃，更是刺激得张文兽性大发。

张文这时候也不想和她解释什么，猛地把头埋进这对豪乳里，贪婪地呼吸着阵阵若有若无的奶香，用嘴啃咬起这软绵绵如水一样滑嫩的乳房，还用嘴使劲的吸吮！

“啊……”

陈晓萍马上大声的呻吟一下，身子也微微颤抖着，多少年没被男人碰过的身体格外的敏感，这时候已经开始分泌着爱液，记忆中的快感开始侵袭着她已经有些混乱的理智。

张文将乳房舔得全是口水，丝毫不给她拒绝的机会。这时候的陈晓萍已经没有抵抗，张文张嘴含住她的乳头使劲一吸，美妇马上发出一声娇滴滴的呻吟，但还是矜持地摇头道：“小、小文，我是你姨……我们不能这样！”

“好姨妈！”

张文知道还是必须说好话的，尽管她的抵抗已没有力量，但还是恭维着赞美道：“我没办法忍耐了，你实在太漂亮，漂亮得让我快晕了，只要让我做一次，就算死我都愿意！”

“呜……”

陈晓萍嘤咛几声，小手已经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好一会儿后，颤声说：“要不，姨妈帮你弄出来吧，你别再闹了！”

“怎么个出来法？”

张文一听更加兴奋了，直起身蹲坐在她的肚子上，硬挺挺的命根子已经兴奋得随时要侵犯她美艳、丰腴的身体！

陈晓萍红着张脸，看着眼前这根火热的肉棒，感觉下身又有点痒了，多年的空虚是多么渴望它来填满。尽管已经春心大乱，但她什么都没说，伸手握住命根子，柔软细嫩的触感让张文立刻舒服得“嗯”了一声，陈晓萍也开始快速地套弄起来，只期待张文射了以后能保持理智。

虽然她的身体很需要男人的爱抚，但心里也清楚哪怕自己当了人尽可夫的荡妇，都不能和眼前这名兴奋的大男孩发生关系，无奈之下也只能出此下策。

陈晓萍套弄了好一会儿，张文只是舒服却没有要射的反应。

张文看着她的小脸愈来愈红，嫩嫩的嘴唇十分诱人，忍不住蛊惑道：“姨妈，你帮我舔一下吧！”

“我不会！”

陈晓萍红着脸摇了摇头。握着如此硬物，感觉身子愈来愈热，即使没被挑逗，但下身的爱液却愈来愈多。

“来，我教你！”

张文将她的小手拉开，陈晓萍立刻羞怯地闭上眼，可张文并不是真的要她口交，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突然一伸手将她的腿分成M字形，露出成熟妩媚的私处，一挺腰将龟头抵在她多毛的阴户上，感觉那潮湿的一片已经很润滑，不需要自己再多去挑逗。

陈晓萍大惊，慌忙地挣扎着，声音都带着点哭腔：“小文你干什么？不能、不能插进去啊……

张文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虽然她的挣扎很激烈，但也可以死死地压住她，龟头对准那生育过敏敏的小穴，挤开阴唇的保护，猛地插进去……

“啊……”

陈晓萍皱起了眉头，一阵长叹，分不清是痛苦还是兴奋，丰腴的身子剧烈颤抖起来。

张文满足的一声叹息，全身的毛孔瞬间舒服得张开。虽然生育过两个小孩，但她的小穴一点都不显松垮，紧紧、热热的很舒服，嫩肉像千万只小手帮你按摩般的蠕动着，成熟的阴道不需要太多的爱抚，就已经潮湿得腿间都布满爱液，尽根顶入后似乎还顶到她成熟的子宫，占有了这个孕育敏敏的地方！

妈妈的妹妹、自己的姨妈、敏敏的生母。好几重的身份交织着，张文顿时兴奋得就要疯了，紧抱着她的腿，不让她继续挣扎，享受着这近乎粗鲁的侵占。

陈晓萍感受着体内那充实的感觉，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虽然身体兴奋得想要男人来安慰，但心里难免有些哀愁，眼眶一红，狠狠的瞪着张文说：“你这个小畜生，连姨妈你都搞……”

“姨妈，你太漂亮了！”

张文低下头，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凝视着她快掉泪的美眸，含情脉脉地说：“我实在忍不住浮！能和你做一次，我死都愿意！”

“作孽啊……”

陈晓萍叹息一声。这时候张文使坏地顶一下，突如其来的快感让她哀愁的声音变成娇嗲的呻吟。

“姨妈，你好美哦！”

张文啧啧的赞叹着，先不急于做活塞运动，只是一边享受着她小穴里的湿热，一边低下头试着去吻她。

陈晓萍慌张地别过脸，张文也没强吻，而是慢慢地亲着她火热的脸颊，再看到她的耳朵红红的很可爱，马上不客气地含进去。一阵灵活的吸吮，并不停朝她耳洞里吹着热气，挑逗着她的情欲！

陈晓萍的呼吸更加急促，原本眼里要掉下的泪水已经变成春水，水蒙蒙的一片，看起来更加妩媚。

张文爱抚了一会儿后，慢慢的将她的头朝向自己，美妇立刻如少女一样害羞地闭上眼，不敢去看张文炙热的眼神。

这时候张文满意地笑了笑，吻着她红嫩的小嘴。见姨妈只是紧张得僵硬一下，立刻含住她娇艳的嘴唇吸吮起来，将命根子往外拔了一些，又尽根插入她的小穴里。

“小、小文……”

陈晓萍从牙缝里挤出呻吟：“你欺负姨妈……”

久未被滋润的身子分外的敏感，只是这轻轻的一顶，她立刻感觉到自己又分泌一些爱液。

“我这是爱，哪是欺负！”

张文说话的时候，双手慢慢地按上她柔软的乳房，不停揉捏着连双手都难以覆盖住的乳房，下身挺动的速度也愈来愈快，一下又一下的冲刺着她敏感、成熟的阴道。

“小、小文……”

陈晓萍逐渐被情欲的浪潮所掩没，“啊浮”的叫起来，紧皱着眉头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太过于兴奋，披头散发的模样很妩媚，饱满的乳房上下晃动，更是充满诱惑。

张文红着眼，抽插的速度再次加快，双手也按住她的巨乳揉捏起来，看着这傲人的圆润乳房在自己手里变化着形状，再听着美妇含羞却又娇媚的轻哼，那分不清是喜是忧的声音更是让人兴奋莫名。

张文抽插一会儿，就一边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她巨大的豪乳，一边色笑着问：“姨妈，我操得你爽不……”

第二章：幸福的光芒

陈晓萍臊得直想骂人，但这时候突然被张文狠狠的顶了几下，子宫马上剧烈痉挛起来，一阵阵难书的快感传遍全身，每一寸肌肤都紧绷住，她不禁“啊浮”的叫起来；“好、好……小文，快、快点……姨妈，要、要来了啊……”

张文也感觉到她小阴道里剧烈的收缩，一收一放间充满力量，再一听姨妈这放浪的话，舒服得叹息一声后，更加用力地抽插着，每一下都能接触到她张开的子宫、每一下都尽根插入，誓要彻底征服姨妈这成熟动人的身体。

“不、不行了……来了……来、来了！”

陈晓萍突然睁大眼，张着小嘴，一阵抽搐，弓起腰身不停摇岗着，伴随着她歇斯底里的呻吟，一股热热的液体也从子宫里喷洒而出，浇在张文的龟头上，张文舒服得叹了口气，一看姨妈全身布满香汗，马上停下来一边欣赏她高潮时的娇媚模样，一边享受着阴道里依旧有力的蠕动。

陈晓萍高潮的模样散发着少妇特有的妩媚，脸色红润，眼含春意，小嘴微张的喘息着，再加上饱满的豪乳摇晃着，使人兴奋不已！张文看得眼睛都直了，马上低下头来，再一次试探性地亲着她的小嘴！

高潮的来临让陈晓萍仅有的矜持消失了，守寡多年的身子就这样没了！更荒唐的还是被姐姐的儿子，自己一厢情愿视为女婿的外甥所占有。他是那么的有力，每一次的撞击都像要把自己的魂撞上天一样，自己以后该怎么面对他？

陈晓萍这次没有拒绝张文的热吻，而是闭上眼，一脸无奈的模样！张文赶紧撬开她的牙齿，伸入舌头开始品尝着她的滋味。

陈晓萍嘤咛一声，任由张文品尝着，既没有反抗但也没有迎合。

张文不急也不恼，一边用手慢慢地捏着她的小乳头，挑逗着她敏感的神经，一边开始挺着腰再一次做起活塞运动，进出着她爱液横流的小穴。

随着身上的快感增加，陈晓萍也忍不住回应起张文的动作，丁香小舌开始舔起张文的舌头。两人的舌头开始交缠着，发出“啧啧”的水声！

张文抽插了好一会儿，陈晓萍也是动情的呻吟着。

过了一会儿，张文感觉同一个姿势很没意思，色笑着一边舔着她的耳朵，一边蛊惑道：“姨妈，咱们玩点新姿势吧！”

“什么姿势？”

陈晓萍害怕又有点好奇地问道。毕竟在封建的地方长大的她，对男女之事懂得很少。以前初嫁时，老公特别粗鲁，脱衣服、摸一摸，在阴道还很干涩时就插入了，别说高潮，就连快感都很少获得，甚至更多的是疼痛，因而张文所带来的高潮强烈得已经让她无法拒绝！

“你先起来！”

张文一看她没拒绝立刻就喜出望外，不舍地把命根子从她体内抽出来。这时候才细看姨妈的阴户，阴毛不算很浓密，由于性生活少又很早守寡，阴唇和整个下体还是艳红色的很鲜嫩，泛滥的爱液将她腿间处都打湿，荧荧的水光闪闪的显得更加性感。

陈晓萍犹豫了一下，还是听从张文的意思，拖着有些发软的身子坐起来，脸红得不敢去看张文的目光。一对豪乳颤动得让张文看得眼睛都直了，心里不禁邪恶的想着，要是让敏敏现在来吸她的奶有多刺激啊！以后得找个机会将这幻想实现才行！

尽管心里邪念丛生，但张文还是老实地坐下来，指了指油光闪闪的肉棒，色笑着说：“好姨妈，这次让你在上面动吧……”

“我不会啊……”

陈晓萍羞得说不出话来，一阵高潮过去后，她也知道自己的身子已经被外甥侵犯，无论如何这都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但心里还没来得及哀伤，却又发现自己如同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一样，无奈但又好奇的被他牵引着。

“来，你背对着我蹲下来！”

张文的语气虽然很温柔，却有着让人无法拒绝的霸道。

陈晓萍本来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事到如今也认命，再加上身体本能的需要让她无法拒绝，马上温顺地听着张文的话，背对着他蹲下来！

张文兴奋地抓着她的脚，摸着她的屁股，一边爱抚着，一边帮她调整姿势。心想：这都两个孩子的妈了，却像处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温顺的让自己调教，这种心理上的成就感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的。

陈晓萍对于性事真的有点笨拙，羞着脸有些扭捏地动着，偶尔还有点矜持的小抗拒。

张文忙了好久，才让她背对着自己，正确做出坐怀吞棍的姿势，龟头准确地抵在她的小穴外，在那爱液横流的阴唇上磨蹭几下，就感觉到姨妈的呼吸又急促起来，脸上浮现出满满的春意。

“好姨妈，对准我的肉棒慢慢地坐下来，让它全插进你的身体里！”

张文双，手抱着她的小腰，一边舔着她的玉背，一边温柔地诱导着。

陈晓萍对于性事有着少女般的好奇，红着脸慢慢地往下坐。第一次歪了没进去，第二次龟头才顶开她依旧紧闭的阴唇，在她香臀的下移中，慢慢地占有她的身体。陈晓萍全身颤抖着，慢慢地将这火热的肉棒全吞进去！

“好姨妈，真舒服啊-”张文舒服得倒抽了口凉气，从背后用双手抓住她的乳房不停地揉捏着，开始挺着腰“啪啪”的撞击着她白皙的屁股，那雪白的臀肉开始被爱液所覆盖，显得淫秽而又妩媚至极。

“小文……轻点……”

陈晓萍娇滴滴的呻吟着，呓语般的呢喃道：“你、你顶得……太……太深了，感觉……好爽呀……”

“姨妈，告诉我！我操得你爽吗？”

张文一听她主动的呻吟着，立刻兴奋得更加用力，从后面舔着她的耳朵，双手也不停地揉捏着她饱满的豪乳，用尽全力带给她快感。

“舒、舒服……”

陈晓萍也渐渐丧失理智，身上的快感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早就掩没她的理智，“嗯嗯”的娇哼着发出愉悦的呻吟，也不管侵犯自己的是外甥，只想尽情地享受当女人该有的幸福。

张文的动作从快到慢又从慢到快，不停地变化着节奏。无奈陈晓萍虽然娇小但因为是属于丰腴型，没一会儿张文就感觉有些累了，有些粗鲁的将她往前一推，陈晓萍重心不稳，一跪立刻又变成老汉推车的姿势！

这种姿势陈晓萍真没试过，双手扶地、双腿分开的跪着，将羞处暴露出来，感觉简直像条小狗一样的羞人，但她还没来得及抗议，张文就从她后面狠狠的插进去，狂风暴雨般的撞击，瞬间又让美妇沉浸在快感的浪潮中，只剩下呻吟的分张文很喜欢老汉推车的姿势，因为从这角度可以清晰地看见身下的女人是如何被自己征服，姨妈的臀部又大又圆，每一次撞击时，臀肉的摆动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硕大的乳房前后晃动着更显得性感十足，她的体型实在太适合后入的姿势了。

“好小文……轻点……别弄……弄死姨妈……

“啊……快、快点……姨妈……舒服了，要……要来了……快！用力……”

两人浑身大汗的交缠在一起，陈晓萍敏感的身体还没承受几下，就喊叫着迎来高潮，瞪大着眼一副很难受的样子；但这次张文可没停顿下来，享受着她爱液的泛滥，而是趁她还没过劲的时候，继续用力地撞起来，让高潮来得更加猛烈，让性爱把她滋润得更加动人。

“死……小文……想、想弄死……姨妈啊……”

两个人还在疯狂地交缠着，尤其是陈晓萍，多少年含辛茹苦地哺育着一对儿女，几乎都已经忘了性爱的滋味有多么的美妙。这会儿压抑多年的欲望被张文挑起，身体所做出的反应剧烈得吓人，只是来了一次高潮，但爱液已经泛滥到流下膝盖直接滴到床单上！

在多少个夜晚，她感到孤独难耐，如狼似虎之年的需求，让她很难入梦。但带着两个孩子，根本不太可能改嫁，即使她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即使她生完孩子后风韵依旧。

瓜竟这里的人可不想为了个漂亮女人，帮忙养活别人的两个孩子，所以她也看开了，一直没再有改嫁的念头，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手爱抚一下，满足身体的需求！

“小、小文……”

陈晓萍的浪叫一波高过一波，披头散发的模样分外的妩媚，全身布满热热的汗水，皮肤覆盖上一层红晕，更显得风韵十足。

“姨妈，舒服吗？”

张文喘着粗气在她身上征伐着，享受着她温热身体带来的快感，两人的身上都布满一层层热热的汗水，散发着淫靡的味道。看着她一对豪乳随着自己的撞击而摇晃着，这种视觉所带来的冲击实在太美妙了。

陈晓萍热情洋溢地“嗯嗯”的呻吟着，有些青涩地摆动着翘臀，气喘吁吁的嘤咛道：“小、小文……快、快点……姨妈，好、好舒服呀……”

“嗯……”

张文更是加快马力，继续讨伐着她丰润动人的身子，少妇的丰满肉感确实和少女是不同的滋味，每一次的撞击都能感觉到她的呼吸会跟着节奏一起走，每一次狠狠的插入，肉体上的快感也是截然不同。

陈晓萍隐约可以从已经关电源了的电视萤幕上清晰地看见自己怎么被这外甥征服，看着他是怎么一下又一下的满足自己压抑的情欲，然而此时心里除了羞耻外，竟然多了一种难言的快感。子宫再一次痉挛起来，强烈的快感让她无暇再思考什么，只能张着嘴“啊浮”的叫着。

“小文，顶……顶死……姨妈了，快……快来了……你，用、用力点啊……”

“快点……姨妈好舒服啊……用力啊！”

在她一声声歇斯底里的浪叫中，小穴又再一次收缩起来，张文马上猛烈地撞击着，享受着她这狠狠夹着自己的痉挛、紧凑，突然感觉龟头上一麻，腰上也紧绷，立刻就知道自己快射了。

陈晓萍高潮时，兴奋得眼睛都有些翻白，但也敏感的察觉到体内的大家伙胀大不少，在情欲的浪潮中仍保持一丝理智，着急地说：“小、小文……不能射里面……”

“嗯……”

张文也冷静下来，毕竟要是把她弄怀孕就死定了。他连忙将命根子抽出来，小穴没有了堵塞的东西，爱液立刻喷涌而出，这时候张文也舒服得呻吟一声，黏稠、滚烫的精液一道又一道的喷到她的背上，和淋漓的香汗混合在一起，交织出淫靡的氛围。

高潮过后，陈晓萍浑身一软，倒在床上娇喘着，全身软绵绵的连抬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剧烈的快感仿佛带走了全身的力气一样，舒服得让人没办法再思考。她闭上眼睛，一脸陶醉的回味着高潮的美妙！

张文自己又套弄了几下，将精液全抹在她的背上，满意地看着姨妈满足的媚态，这才无力地倒在一边喘着气，闻着身边美妇呼吸时的如兰气息，手一伸将她拉到自己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娇小却又丰腴的身体。

陈晓萍还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久久不能自拔，闭着眼任由张文将她纳入怀里，两人无言地躺在一起，静静地听着对方的心跳，但却各怀心事。

休息了大半天，呼吸渐渐平缓下来。陈晓萍这才从情欲中回过神来，却不敢睁开眼睛，心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开始义正辞严地拒绝外甥荒唐的求欢，但被他一挑逗却情难自禁地享受起来，后来更是忍不住迎合，迎合着外甥上了自己的身子，而且还放浪的大叫，叫得那么下贱，这……算什么事啊！

张文也休息得差不多了，看着她脸上带着难为情的羞红，抿着唇不敢睁开眼看自己，这副含羞动人的模样倒是和敏敏有几分神似。只是脸上高潮的余红、丝丝的香汗和披散的长发，都显示出刚才她是多么的愉悦，妩媚中又带着一点羞涩，搭配在一起没有丝毫不协调，反而非常性感！

“姨妈！”

张文在她通红的小脸上吻了一下，轻声唤道。

陈晓萍红着脸，浑身一颤，好半天才睁开眼，羞怯地看着张文，幽幽地叹了口气说：“你这个小混蛋，姨妈到底还是被你糟蹋了……”

“这哪是糟蹋啊！”

张文将她紧紧地抱住，笑呵呵地开导说：“姨妈，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喜欢你！我也知道你心里肯定会有些担心，但后来不是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吗？你刚才肯定很满足吧！我看你都来了七、八次了。”

陈晓萍羞得别过头去，不敢看张文炙热的目光，声音因为难为情而有些发颤：“别贫嘴了，姨妈都这把年纪了！哄也没用，反正又不是黄花闺女，当做了个梦算了，就是便宜你了。”

张文一听她的语气，觉得有点不对劲，赶紧搂着她坐起来，在她的嘴上亲了几下后，柔声说：“姨妈，我们先去洗个澡吧，我帮你洗！”

“刚洗过了！”

陈晓萍本能的用手护住攻满的豪乳，虽然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但鸳鸯戏水对她来说还是有些无法接了，娇嗔道：“还洗什么洗啊！我不去！你要去就快去。”

“一起去吧！”

张文淫笑了一下，突然伸手按在她的腿间爱抚起来，一边摸着泛滥一片的羞处，一边亲吻着她的耳朵，吐着热气说：“你不洗的话，一会儿淹死人可怎么办啊？”

“啊……”

陈晓萍妩媚地呻吟一声后，嗔怪地瞪了张文一眼，哀怨地说：“你这个小混蛋，以前看你挺老实的，怎么花花肠子那么多！姨妈都被你睡了，干嘛还要捉弄人啊！”

“嘿嘿！”

张文笑了笑没说什么，软磨硬泡了一会儿，趁着她现在心情还不错，终于把陈晓萍磨得没办法，羞怯地掩着私处，光着屁股朝浴室走去！

张文一脸色意，也搓着手迅速地跟进去，一看她腿间狼籍的一片更是忍不住开心。这一晚上的战果啊！姨妈到底也是为人母，有些事还是比较看得开，虽然她心里还有点别扭，但相信只要好好引诱一下，以后她就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了。

浴室里，陈晓萍不自觉地照了一下镜子，看到一员成熟、丰腴的身子，丰满而又不显肥胖，皮肤水嫩、白皙动人。发觉自己似乎也没有那么老，脸色红润，嘴角还挂着一丝浅笑，为什么不拒绝外甥这荒唐的要求呢？难道自己压抑多年，也对此有所期待？

想到这里，陈晓萍顿时心乱如麻，心想自己真是个下贱的女人！怎么能和姐姐的儿子做这种事，他的年纪都没有自己的儿子大，但快感来临时却无法思考，还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反而有些期待这种事的发生吗？

张文立刻尾随而来，不给她多愁善感的机会，猛地从背后将她一把抱住，亲了亲她的小脸后，笑嘻嘻地说：“姨妈，还在照镜子！桂照了，再怎么照也就二十岁而已，不可能再小了。”

陈晓萍禁不住噗哧一笑，娇媚地看着张文，嘟起小嘴，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在想，我这身老皮囊到底是哪里吸引你，哪里好就把那里切了，省得你这个小混蛋总是惦记着！”

“那可不行！”

张文温柔地吻着她雪白的脖子，嗅着成熟女性的淡然幽香，感觉一阵舒爽，顽皮也是恭维地说：“那你得干的活太大了，得把自己毁尸灭迹才行，让陈晓萍这名勾人的大美女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我不相信你有这能力。”

“贫嘴！”

陈晓萍脸上微微的一红，娇嗔着说：“你快洗洗吧！身上都是汗，别等会儿感冒了，光着身子太久是会着凉的。”

到底还是成熟的少妇比较体贴，张文感动地点了点头，便拉着她的手一起到莲蓬头下，将水一开，温暖的水流立刻淋过两人的身体，清洗着激情留下的味道。

陈晓萍一开始还有些扭捏，但到底还是说不过张文，最后还是老实地站在一起洗。

“姨妈，你昙美！”

张文色笑着啃了一下她的乳头，又亲了亲雪白的乳房，在美妇妩媚的白眼中跑去拿洗发精！

陈晓萍摇了摇头，摆着手说：“我不习惯用洗发精，你自己洗就好了！”

“洗一下很舒服的！”

张文懒得和她解释，直接让她背对着自己，挤了满满的一手开始帮她洗着一头柔顺的青丝，还不忘恭维几句：“姨妈，你发质真好，又黑又长的，真漂亮！皮肤又那么白，搭在一起真好看。”

“小文……”

陈晓萍被左一句右一句的甜言蜜语，哄得脑子都有点发昏，尽管已经为人母，但她还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这会儿被张文的花书巧语弄得有些找不着北了，整个人晕沉沉，这种细心的呵护让她都快醉了。

张文极力地讨好她，温柔的为她将一头青丝洗得香喷喷。

这时候的陈晓萍已经被哄得晕头转向，一点都不排斥张文在她丰满动人的身上涂抹着沐浴露，只是脸上多少还有点不适应的羞怯。

“嗯……”

陈晓萍突然呻吟一声，嗔怪地拍掉张文捏着她乳头的手，娇嗲地说：“姨妈身子都给你了，这会儿就不能老实一点吗？”

“那，能……”

张文色笑地答应道，立刻又帮她将全身抹个均匀，沐浴露淡淡的香味让陈晓萍很放松，闭着眼享受着男人的大手温柔地抚摸，丝毫没察觉到张文的手已经开始朝她的腿间摸去！

“小混蛋……”

陈晓萍动情的嘤咛一声！

这时候张文已经开始爱抚着她的阴唇，捏了捏小嫩肉马上就找到她的阴蒂，轻捏了几下，感觉美妇娇体轻颤，呼吸也一下子急促起来，丰满的身子马上无力地靠在自己的怀里！

红艳艳的小嘴半张着很诱人，张文和她四目对视，在姨妈羞怯地闭上眼时吻上去，激烈地吸吮着她的舌头，品尝着她的小嘴里成熟的味道，底下的大手也不甘寂寞的继续挑逗着她成熟、敏感的羞处。

陈晓萍的呼吸粗重起来，眼神也更加的迷离！借着沐浴露的润滑，张文已经插入一根手指，开始在她的小穴里抽送起来，又“不小心”将另一根手指插入她还没被品尝过的嫩菊里，感受着直肠里的蠕动，没一会儿两根手指同时进出着她的两个销魂地。

“啊……”

陈晓萍突然疼得皱眉，拍着张文的胸，嗔道：“轻、轻点……你怎么插那，你想弄死我啊！”

“好好，不插！”

张文笑呵呵的答应着，停止对她下身的挑逗，在姨妈万般妩媚的眼神中，拉着她柔嫩的小手放在自己的命根子上，吐着热气说：“姨妈，你看看我都硬了！”

命根子和火一样的烫，硬得像铁块一样！陈晓萍一摸就吓了一跳，但却不由自主的握住，轻轻地套弄起来，还娇嗔道：“你这个小混蛋，这么快又硬了。是不是看姨妈好欺负，你就来劲了！”

“姨妈不是好欺负，是好诱人！”

张文舒服得倒抽了口气，抱着她又来了个长长的舌吻，将美妇吻得春情荡漾，不断轻哼着。才洗去两人身上的泡泡，稍微擦了一下，立刻将她横身抱起。

“啊……”

陈晓萍猝不及防惊呼一声后，双手自然的环住张文的脖子，嗔道：“干嘛，我自己会走！”

“别出声！”

张文吻了吻她的小脸，凝视着她如水般清澈的眼眸，轻声细语地说：“今天你是我的女人，就该乖乖的听话，知道吗？”

陈晓萍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却掩饰不住嘴角一丝的浅笑。有种自己当下就是一个新婚的妻子，被丈夫霸道的疼爱着的错觉，这种幻觉般的幸福充斥着芳心，让她温顺得没再说话。

张文嘿嘿的一笑，抱着她丰满的身子往床上一丢，立刻扑上去，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她一对饱满的豪乳，一边捏着，一边点几下乳头，又将她的乳房舔得全是自己的口水，没一会儿，就将陈晓萍的情欲再次挑起。

“死、死孩子！”

陈晓萍气喘吁吁、脸带春情的呢喃着：“你、你就不能让姨妈休息……”

会儿吗？”

“姨妈，我要乳交！”

张文一边吻着她的乳头，一边期待地看着她，这可怕的尺寸啊！要是不用乳交的方式享受一下，太对不起她了。

陈晓萍情动的摸了摸张文的脸，疑惑了一下，有些难为情地说：“我、我不懂……”

“我来就好了！”

张文这时候也没心思去调教，直接蹲坐到她的乳房上，双手将她的爆乳挤到一块，形成一条深邃动人的乳沟，狠狠的咽了咽口水后说：“姨妈，你用手自己托一下……”

“鬼花样真多！”

陈晓萍嗔道。犹豫了一下，仍旧温顺地用手托住自己的豪乳，满脸通红也带着好奇地看着张文，根本不知道乳交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极品乳牛，不玩这套的话真是浪费！张文立刻就将硬硬的命根子抖了两下，抹了一点口水，在她更加火热的眼神中慢慢地插入深邃的乳沟里，喘着大气开始抽插起来，这水绵绵的乳房紧紧地包围着自己，感觉也特别舒服。

陈晓萍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不会听过的欢爱方式，每一次张文一挺腰，那鸡蛋般大小的紫色龟头都会清楚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带来一阵强烈的男性气息，让她更加的迷醉。

抽插了一会儿后，张文看她很惊讶，张着小嘴像是闭不上，那红润的嘴唇特别的诱人。坏笑了一下后，将她的小手拉开，抽出命根子直接半坐在她软绵绵的乳房上，将龟头抵到她的唇间，兴奋地说：“姨妈，帮我舔一下吧！”

陈晓萍感觉到龟头若有若无地碰触着她的嘴唇，一股男性的气息让人迷醉，虽然还不怎么懂得口交，却没办法拒绝张文殷切的眼神，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小舌头一舔，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张文。

张文马上赞许地点了点头，殷切地说：“对，就这样！很舒服……”

陈晓萍又舔了一下，但似乎有些许排斥，表情突然变得有些难受，干呕了一下，苦着小脸说：“小文，你要啥姨妈都给你！但这个我真有点受不了，不要好不好？”

张文兴奋得快跳起来，看这情况，难道她还是第一次帮男人口交？那个死鬼姨丈也太缺德了，放着这样一个乳牛不乳交，竟然连她的小嘴都不享用一下，其他妈的浪费！这样的人就是该死，活着都是男性的公敌！

虽然很兴奋，但一看姨妈是第一次确实有点排斥。张文也不去强求她，温柔地亲了亲她的额头后，开始慢慢地往下，双手捏着她一对饱满的豪乳把玩，温热的嘴唇舔着她的小腹，游走在她的每一寸肌肤。

一阵阵酥痒如麻的感觉让陈晓萍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咯咯的笑着：“别、别舔那……好痒啊……”

看着她脸上愈来愈浓郁的媚情和眼里满满的春水，张文忍不住将她的腿打开，看着这清洗过后依旧性感动人的羞处，阴唇上早已经复盖一层荧荧的水光很漂亮，体毛柔顺可爱，艳红色的羞处看起来特别可口。

“不要看……”

陈晓萍羞怯地闭上眼，最隐私的地带就这样暴露出来，早已经紧张得腿根都在发抖。

“不、不要……”

感受到张文的脑袋慢慢地靠在腿间，火热的呼吸甚至已经吐在阴唇上，陈晓萍立刻羞怯地挣扎起来。

“别动，姨妈！我会让你很舒服的！”

张文温柔的安慰几句，将她的腿死死地抱住，等到美妇不再挣扎的时候，才用手指拨开她的阴唇，看着早已经突起的小阴蒂，小小、圆圆的很可爱，忍不住凑上去就一口含下去，用舌头大力地点一下。

“啊……”

陈晓萍长长的呻吟一声，对于口交根本没有概念的她，立刻被张文弄得脑子发昏，灵魂似乎一下就上了天一样。

张文慢慢地挑逗着她的阴蒂，又殷勤地舔弄着敏感的嫩肉，舔着她愈来愈多的爱液，偶尔还将两片阴唇含在嘴里温柔地吸吮一番。用尽浑身解数去挑逗美妇成熟、敏感的身体，感觉她的身子时软时僵，喘息也愈来愈快，小阴唇不时的还抖动几下，很可爱。

每被粗糙的舌头舔过一次，都会带来如电流通过身体一样的快感。陈晓萍喘着粗气，有些难以置信地品尝着这特别的销魂滋味。

短短的十几分钟对陈晓萍来说，像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张着嘴除了喘息说不出半句话来，这种强烈的快感让她舒服得难以承受，身子都在不停地痉挛着。

张文将她舔得爱液都把床单打湿一片，满意地看了看美妇春情荡漾的妩媚，这才抹了抹嘴，笑嘻嘻地说：“姨妈，舒服吗？”

“舒服……”

陈晓萍的声音有气无力，带着懒洋洋的感觉很销魂，又特别的性感。

“嗯，我让你更舒服……”

张文将她的腿分开，环住自己的腰，龟头对准地方往前一挺，立刻进入她温热、成熟的身体里。

“嗯……”

陈晓萍满足的一声长叹，还没来得及呻吟，张文已经吻上去，封住她的小嘴，陈晓萍也用丁香小舌热烈地回应着，两条舌头又剧烈的纠缠在一起。

“姨妈，味道好吗？”

张文色笑地看着她，良久的一吻后还有些意犹未尽的舔着嘴唇，却是带着调戏的意味！

陈晓萍这才意识到张文是含了她的淫水去亲她，这一吻就全渡到她的小嘴里！微微的一嗔，刚想说几句的时候，张文挺着腰狠狠的一顶，龟头撞上子宫口的酥麻感又将她的抱怨变成娇滴滴的呻吟……

“小文……快点，好舒服……”

“姨妈，爽、爽死了…顶、顶破小穴了……”

在陈晓萍不知疲倦的一阵阵浪叫中，张文又带给她一次美妙的高潮，休息一会儿后又用老汉推车的姿势，继续宠爱着这名诱人的美妇，手始终恋恋不舍地捏着她饱满的豪乳，将这美妙的浑圆爱不释手的把玩着。

两具肉体交缠在一起疯狂地蠕动着。在张文的调教下，陈晓萍已经不排斥用更多的姿势来享受性爱的美妙。

一个多小时的缠绵中，陈晓萍已经数不清自己来了多少次的高潮，只知道身体深处的快感从没有间断的时候，下身的爱液更是润滑得流到小腿上。

这会儿在张文深深地插入中，又大叫着来了一次，喷洒的爱液已经很稀少了！

“啊！小文……姨妈，要、要死了……”

陈晓萍春情荡漾的摇着头，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愉悦的呻吟着，披头散发的模样、脸色娇红更显性感，突然大叫了一声，一翻白眼兴奋得昏过去。

陈晓萍浑身一软，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全身无力地颤抖。已经压抑了十多年没有效爱，猛地被张文满足那么多次，她也有些受不了，在澎湃的高潮后终于晕厥过去。

巨大的美乳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张文看她累成这样，也不想再继续折腾她，将油滑的命根子从她的小穴里抽出来，蹲在她的肚子上，托着两团美妙的乳房夹住自己的命根子，挺着腰继续享受着她傲人的尺寸。

陈晓萍舒服得全身提不起半点的力气，便任由张文在她的乳房上寻找着快感。直到一股股乳白色的精液喷到她的脸上时，才慢慢的回过神来，妩媚又带着陶醉的看了张文一眼。

张文正舒服得全身发抖，见她睁大着眼看着自己的龟头，心里马上起了一个坏念头，将还沾满精液的龟头递到她的唇边，兴奋地说：“姨妈，你看看我射了那么多！”

陈晓萍本来高潮过后的俏脸就够妩媚了，这会儿沾满了精液更是性感得让人快疯了！看着张文一脸的期待，她也明白是什么意思，虽然还有点排斥，但满足过后的女人最温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亲了龟头一下，有气无力地嗔道：“小混蛋，你可折腾死我了……”

“嘿嘿，是爽死才对吧！”

张文体贴地拿毛巾擦干她脸上和身上的精液，再帮自己清理一下，便马上抱着她躺下来，笑咪咪地盯着她的脸看。

陈晓萍软软的靠在张文的怀里休息了一会儿，小脑袋枕在张文的胸膛上，犹如怀春少女一样顽皮地用手在张文的腰上掐了一下，幽怨地说：“这下你满意了吧！姨妈都被你折腾得半死了，你就和半一样，不知道疼人！”

“哪会不满意啊！”

张文抓住她的小手亲了几下，含情脉脉地看着她，信誓旦旦地说：“姨妈，我爱你！咱们回去以后，我和大家把事说一下，娶你过门，以后你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干！”

陈晓萍原本沉浸在犹如初恋般的喜悦中，一听张文的话，立刻吓了一跳，脸色变得很慌张，提高语调说：“小文你疯了吗？咱们这关系你还想着让人知道啊！桂说家建和敏敏无法接受，恐怕你妈知道的话，都会气死的。”

“我不管！”

张文一脸坚决，将她又抱紧一些，抚摸着她的俏脸，柔声道：“我就是喜欢你，反正谁都不能把咱们分开！实在不行，就在镇上找个地方过日子，谁爱说就让谁说去。姨妈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疼你的。”

陈晓萍本来还想抱怨几句，但这会儿一看张文说得很认真，急得开导道：“小文啊，姨妈又没说不和你在一起，姨妈已经是你的人了，哪都不去。你可别想太多，你要真走了，秀秀怎么办？你妈怎么办？她可是等了你十多年呢！”

张文装作一脸的痛苦，但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说这些话赌的就是她舍不得离开自己，也不敢公开两人之间的事。现在关系虽然确定了，但张文还是一脸苦笑地说：“姨妈，我不想让你受委屈！你都把身子给我了，要是没办法让你过正常日子，我良心过不去。”

“傻孩子！”

陈晓萍脸上闪过一丝的温柔，眼里也闪着幸福的光芒，但还是轻声劝道：“姨妈的孩子都比你大了，再说了，我这把年纪哪可能嫁给你这孩子啊！你有这个心，姨妈就知足了，起码姨妈知道你心里有我，不是那玩意儿硬了说瞎话！听姨妈的，别乱想，好好的和秀秀过日子，知道吗？”

“姨妈！”

张文将她紧紧的抱住后，动情地说：“可你就不想帮自己争点什么吗？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受。”

陈晓萍满脸忧愁地叹了口气，看着张文脸上的表情，板起脸说：“小文，你别再说了好吗？姨妈都这把年纪了，真的不想再要什么了，只要你好好的过日子就行了。”

“可是……”

张文故作为难地看着她。

陈晓萍将头埋进张文的臂弯里，一边享受着男性的气息和久违的安全感，一边含情脉脉地说：“别再说了，咱们的事谁都不能说，明白吗？以后你多看看我，没事的时候和姨妈说说话就好了，想姨妈的时候，咱们偷偷的亲热一下也行。”

“唉……”

张文很无奈地叹了口气，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早他妈的乐开了花，这招咄咄逼人还屡有效果，姨妈也是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再来个以退为进，一切就搞定。

只要她不愿意公开两人的关系就好了，要不然自己搞了姨妈的事一穿帮，估计老妈第一个会把自己杀了，也不利于以后的诱骗敏敏大计。

“小文！”

陈晓萍动情地摸了摸张文的脸，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模样，心里一疼，母性作祟，轻声地安慰说：“小文你别这样了，你还年轻！秀秀又是那么好的女孩子，只要你对她好一些就行了。姨妈别的都不要，就要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就成，答应我好吗？”

“嗯！”

张文无奈地点了点头，还是叹了口气。

陈晓萍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好了小文，咱们的事谁都不许说！要不然以后我可没法做人了，你要想姨妈的话，就告诉我一声，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好吗？”

“好吧！”

张文将她紧紧地抱住，愧疚地说：“姨妈，委屈你了！”

“傻孩子，有啥委不委屈的！”

陈晓萍也温柔地抱住张文的腰，有些难为情地说：“姨妈已经很高兴了，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做女人原来可以这样美，你这个小混蛋弄得我下面还在疼，就不知道姨妈好久没做过了，得轻一点弄嘛！”

张文色笑了一下，抱着她来了长长的一吻后，调戏道：“姨妈，我看你刚才叫得挺欢的，以为你喜欢用力点，我才听话的嘛！”

陈晓萍脸一红，嘟着嘴掐了张文一下，含羞带喜的模样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妩媚动人的风韵让张文高兴得哈哈大笑。

圆满地搞定姨妈啦！

两人抱在一起诉说着绵绵的情话，这时候的陈晓萍宛如一名初恋的少女，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张文的怀里。水嫩的皮肤和娇羞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偶尔嗲嗲的嗔怪也会让人骨头发酥。

张文一边说着黄色笑话逗她，一边也是不老实的上下其手，将她弄得娇喘连连。手始终不老实的把玩着她的一对豪乳，偶尔壮着胆子说“要敏敏再吃你的奶”之类的话，除了换来她的白眼外，张文意外地看见她眼里竟然有些许的兴奋！

在性爱的滋润下，陈晓萍原本浓重的村妇气息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少妇的妩媚和风韵。一嗔一嗲间的风情好几次都让张文有些犯迷糊，心里更加得意自己诱奸这名动人的姨妈是正确的。

原本她是一个标准村妇，只会计较柴米油盐，不会打扮又因为缺少滋润而不太显眼。没想到动情以后是如此的性感，妖娆的风情真是让人无法拒绝，相信只要好好的打扮一下，她绝对是个会让人疯狂的尤物。

搂着这样一个性感尤物，张文摸着她身上更加滑嫩的肌肤，心里那个得意啊！陈晓萍也是被张文的甜言蜜语哄得娇笑连连，偶尔的撒娇和嗲嗲的话都让人骨头发麻，这对于她来说才是第一次的恋爱，自然是甜蜜得不愿意入睡。

直到天空都露出鱼肚白，两人才抵挡不住困意的侵袭，恋恋不舍地亲了几口，这才相拥着闭上眼睛。

第三章：美妇之恋

第二天，张文是因喘不过气难受醒的，猛地睁开眼马上推开堵在鼻子前的软肉，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等到喘过气时一看，不禁哈哈笑了起来，可能自己真的太迷恋姨妈的乳房，竟然把头埋在她的豪乳上，以至于被捂着喘不过气来，看样子是抱着她的乳房睡了一夜。

这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暖洋洋的让人感觉很舒服。

陈晓萍依旧沉浸在美梦中，嘴角挂着一丝妩媚的浅笑。昨晚突如其来的满足和激情让她疲累不堪，为了恢复体力，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睡了懒觉，而且睡得是那么的香！

成熟丰腴的玉体横陈着，侧卧的姿势让一对本就傲人的美乳更加显眼，雪白的乳房挤出一条美丽深邃的乳沟。全身的皮肤水嫩白皙很诱人，两条细长而又柔软的美腿交叠在一起尽显曲线之美，即使看不见最销魂的羞处，但这一幕仍旧十分的性感。在性爱的滋润下，她变得更美了，一丝不挂的娇躯和甜美的浅笑更是让张文立刻就硬了。

张文看她睡得那么诱人，忍不住色意大起，他小心翼翼地将她的美腿慢慢地分开，色笑一下吻上她动人的羞处，轻轻地舔舐着敏感的嫩肉。品赏着她的滋味，又将阴唇含住吸吮着。

睡梦中的陈晓萍本能的发出一声娇嫩的呻吟，不安地扭动一下身子，呼吸也被打得有些乱！闻着她诱人的味道，张文有些受不了，直起身将龟头顶在她的小穴外时，陈晓萍才悠悠地醒过来！

“小混蛋……”

陈晓萍慌忙地躲开张文的侵犯，小手护住腿间已经潮湿的地方，胀红了脸嗔道：“昨晚都被你搞了一晚上，现在姨妈那里已经发疼！你还想折腾我，找打啊！”

张文尴尬地挠了挠头，微笑着说：“没办法，谁叫你太迷人了。你看看我，一早上看到你，就有点受不了了！”

说完，示威地挺了挺硬邦邦的肉棒，又粗又长的尺寸是张文愈来愈有自信的泉源！

陈晓萍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伸手掐了他一下，脸红的嗔道：“行了，姨妈是真的受不了了！你就给我安分一点不行吗？都几点了还闹。”

“好、好，不闹、不闹！”

张文哈哈大笑起来，感觉这时候的她真像是名撒娇的少女，一嗲一嗔都是那么的自然，看来经过昨晚自己已经彻底掳获姨妈的芳心了，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嘿嘿。

在张文无耻的哄骗下，陈晓萍从一开始的拒绝变得没再摇头，两人又搂在一起洗了个香艳的鸳鸯浴！

张文口手并用的在她身上占尽广宜，还成功诱骗姨妈张开小嘴将龟头含进去，尽管她还是有点排斥，但有个成功的开始以后就可以慢慢地调教，含过后陈晓萍还娇嗲地说“好臭”，撒娇的语气和妩媚的声音让张文更得意。

洗后完两人赶紧收拾一番，衣服还有点湿但也只能将就。

张文得意地哼着小曲，两人一前一后的下了楼，陈晓萍到底还是脸皮薄，不管怎么劝都不肯和张文拉着手一起走，成熟而又羞怯的模样，让张文不禁又“食指大动”。

退房的时候，昨晚的服务员刚好睡醒，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变得妩媚性感的陈晓萍，经过爱的滋润后变得更加娇艳，她微微的愣了一下，马上满脸的暧昧，笑嘻嘻地说：“怎么一晚上就变了个人似的，妹妹真是好福气啊！”

话里有话的调戏让陈晓萍羞红了脸，低着头先跑出去。张文得意地笑了笑，又塞给她一百元小费后才跟出去！

“姨妈！”

两人在街上走着，张文想了想后转头朝她说：“先去帮你买身衣服吧！这衣服太潮湿了，穿着肯定难受，反正你那衣服挺旧的，也该换一下了，咱们先去挑一下。”

“嗯！”

陈晓萍一路上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因为心里有鬼，都感觉路人的目光似乎都别有深意，毕竟昨晚才做了那荒唐的事，面对张文温柔的体贴，她也需要点时间来适应。

张文一边逗着她，一边带她先去内衣店，一路上享受着美妇娇媚的白眼也是一件惬意的事！

到了店里，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布片一下就让陈晓萍看花了眼，傻傻的不知道该挑哪件，这些新颖而又性感的设计是她从未看过的。

张文有些怀疑她应该不止G罩杯，因为她刚脱下胸罩时那勒痕实在太明显，看起来原本的胸罩似乎小许多。因为原先的尺寸似乎有些小，张文马上招来店主先帮她量胸围，再决定买什么款式。

店主殷勤地拿着皮尺，先让陈晓萍脱了身上那件破胸罩，看着洗得都快烂了的胸罩，她眼里难免有些鄙夷，但看张文的穿着打扮像有钱人，便也不敢表现得太明显。帮陈晓萍量了一下，顿时瞪大眼睛，惊讶也是有点嫉妒地说：“这、这怎么长的！36H？”

“H？”

张文也是目瞪口呆，不过不是惊讶，而是惊喜！心里多少也有点心疼，她这么傲人的尺寸竟然一直穿着不合身的胸罩，那样被紧紧地勒住有多难受啊！

“小、小声点！”

陈晓萍胀红了脸，似乎并没有因这傲人的尺寸而自喜。一看张文满脸色胚样地盯着自己的胸部，张着嘴一副口水都快滴下来的样子，立刻狠狠的瞪了张文一眼。

“嗯！”

张文马上摆出一脸正经的神情，目光却是紧紧地盯着她的胸部看，心想：难怪大得惊人，就这尺寸在人群里想找一个都难，H？这是神仙一样的存在了。

陈晓萍用手托着乳房，见店主还在发呆，立刻小声地问：“你这有没有卖这尺寸的啊？”

店主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羡慕地看了看陈晓萍的美胸，摇了摇头说：“我这只有一款H的，也就是买来充一下数的！你先看一下内裤吧，我去别的店看看还有没有你可以穿的尺寸，你这大小想买称心的恐怕也挺难的。”

“麻烦你了！”

陈晓萍红着脸点了点头，因为衣服很薄的关系，脱了胸罩后两颗小突起很明显，再加上两团美乳没了保护有点沉重，她也只能用手护着胸不敢往外走。

张文笑呵呵的开玩笑说：“你就不怕我们偷你东西啊？”

店主咯咯的一笑，指着满屋的内衣说：“行，你随便偷！刚好没货卖，我还可以放几天假。”

说完，拿出那件唯一的H号胸罩，转身拉上布帘就走出去。

张文瞪大着眼看着眼前这件黑色的蕾丝胸罩，简直是一个足球切成两半的大小，恐怕拿来装水都没什么问题，这简直就是两顶帽子嘛！陈晓萍迅速地拿到手里，躲到布帘后面，一边脱着上衣，一边嗔道：“看你那一脸的色狼样，有别人在的时候，就不能正经点吗？少看几眼会死啊！”

她还没来得及多唠叨几句，张文马上就跟进去，这时候陈晓萍正好脱了外衣，一看张文跟进来，立刻本能的用手护住美胸，红着脸白了张文一眼，嗔道：“你进来干什么？换个衣服有什么好看的，快出去！”

“嘿嘿，没人在的时候就可以不正经，你说的嘛！”

张文色色的盯着她饱满的肉球，猛地冲上前去将她的小手拉开，一对豪乳立刻弹跳而出，波涛汹涌的画面实在太壮观。

张文一边吻上去，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我要喝奶啦，嘿嘿！”

“你这个小混蛋！”

陈晓萍又气又恼的，但乳头一被含住时，不可避免地呻吟一声，无奈小手被张文抓得紧紧的也不敢大叫，只能咬着下唇狠狠的瞪着张文，而她一挣扎，乳房的颤动更是让张文大呼过瘾。

张文啃了好一会儿，啃得她乳房上全是自己的口水，两颗艳丽的小乳头直挺挺地硬着。

这时候外面传来脚步声，陈晓萍才慌忙地推着张文，着急地催促道：“赶紧出去，有人来了！”

张文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嘴，又亲了亲雪白的乳房后转身走出去。陈晓萍顿时松了一口气，赶紧擦去乳房上的口水，迅速地将胸罩穿戴上去！

店主拿着几件胸罩走进来，一看陈晓萍脸上有着明显的潮红，即使穿着衣服但也看出有些慌张，再看看张文嘴边忘了擦掉的口水，眯着眼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市侩而又调笑地说：“咱先说好了，这东西都黏上口水了，可不许不买知道吗？不然我卖给谁啊！”

一句话直接把两人闹了张大红脸，陈晓萍羞怯地低下头去，也不忘狠狠的瞪张文一眼。张文则是无耻地色笑着，看了看她手上的四件胸罩，转头朝姨妈问：“萍姐，你觉得这尺寸穿着怎么样？舒不舒服？”

陈晓萍深呼吸了几下，又用手按了几下，点了点头笑着说：“嗯，很好！穿着挺舒服的，一点都不紧，呼吸也容易！”

店主咯咯的笑了起来，调侃说：“你那么大的奶子，穿件G罩杯的肯定紧了！咱这东西得大小合适才行，只要尺寸适合的话，就能把奶子保养得很漂亮，我看你的奶子本来就大而且还圆，只要好好的保养，保管男人一看就想啃几口。”

两人又闹了张大红脸！为了不让姨妈太过于尴尬，张文转身走出去抽烟，将挑选内裤的事交给她自己处理。没了男人在，她倒是放开了，陈晓萍在店主的怂恿下挑选几件款式比较性感的小内裤，还偷偷的看了张文一眼，又红起了脸！

陈晓萍遮遮掩掩的把内衣都装进袋子里，张文也只能约略地看到一点点，不知道她挑的是什么款式。

付完钱走出来的时候，张文看她似乎心情不错，马上凑上前去笑嘻嘻地说：“姨妈，下次我要看你穿这些内衣是什么模样，什么时候穿给我看啊？”

“又这德性！”

陈晓萍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有了新衣服难免有些欣喜。

两人又逛了一会儿，这条街上各式各样的衣服看得她有点眼花。

张文选来选去，为她挑了一件蓝色的无袖格子衫，又选了一条蓝底红花的五分裤，一双优雅的黑色低跟凉鞋，搭配起来很好看。陈晓萍无法接受这些流行的衣服，但还是被张文硬推进试衣间。

等她一出来的时候，顿时让人惊艳！咕来她一年四季穿的全是村妇的花布衫，突然穿上搭配得宜的衣服，衬托出她傲人的曲线和成熟的风韵，漂亮的脸蛋上那害羞的媚红显得动人。别说张文看傻眼了，就连店主都忍不住啧啧赞赞。

陈晓萍红着张脸，看了看身上的衣服，有些扭捏地说：“这样会不会太花了，我这年纪不太适合吧？”

“不会、不会！”

张文兴奋地拉着她的手，赞美说：“姨妈，你实在太漂亮了！就这一套吧！真的太适合你了，漂亮得我都舍不得把它脱下来。”

话里的含义让陈晓萍闹了张大红脸，坚持买点普通的衣服就好。张文自然不肯，把钱一给，拉着她的手就跑出来。

果然一到街上，打扮后的陈晓萍立刻吸引路人的目光，即使是胸前一对豪乳抢去一半的风头，但还是难掩她成熟、娇媚的风韵。

陈晓萍被看得很不自在，匆匆的拉着张文的手跑了！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拉自己的手，看着她羞怯中无法掩饰的快乐和幸福，张文自然是心里大乐了。

漂亮的衣服对女人来说果然有很大的杀伤力啊！只要搭配得宜的话，对男人更是致命了，两人宛如情侣一样的逛了好半天。

陈晓萍一路上很扭捏，似乎是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一样，欲言又止的模样让人很心动。

张文有点看不下去，拉了拉她的手，问：“姨妈，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了！和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话别憋在心里。”

“我……”

陈晓萍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小声地说：“我想和你借点钱，帮小秋买套首饰！”

张文一下就明白了，这一带的风俗就是只要双方订亲，婆家得帮没过门的媳妇先打一套首饰。

镇里人追求的是金饰，小村那边穷点，有套银的就可以了，有点钱的也会打套金的，这东西主要还是看心意！再者也是摆阔的一种方式，所以很多人都选择金首饰，即使买完会穷得半死也不会犹豫。

昨晚看她兜里那一堆零钱凑起来还不到一百，想买是不太可能的。犹豫了大半天，原来是为了这事啊！

张文趁她不注意的时候，亲了亲她的小脸，在她耳边柔声说：“你傻了啊！我们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走，我们去挑吧！”

“嗯！”

大庭广众之下被亲，陈晓萍自然有些羞怯，但被张文这温柔的责备弄得心里甜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嘴角挂上幸福的微笑。

张文又去银行提了一万块钱，这才带着她挑了一套金首饰。姐妹就是姐妹，挑东西都是一个德性，只管便宜不管别的。陈晓萍一直心疼的不敢说要哪套，一直坚持弄套银首饰就可以了，不用花那么多钱，最后还是张文拍板拿了一套五千多块钱的金首饰给她，让她心疼之余也是倍感幸福。

张文陪着她又挑了好几件衣服送给小秋，看着陈晓萍水嫩的脸上那幸福的微笑，活泼喜悦的模样简直就像怀春少女，张文乐得直笑。没想到啊！姨妈也是这么容易满足的人，陈晓萍也单身太久了，忽然有个男人来疼爱，让她幸福得都快找不着北了。

两人俨然是对恋人，沿着小镇并不长的街道逛起来，直到下午才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到家建的租房前。

陈晓萍看了看自己这身艳丽的打扮，感觉还有些扭捏，不过还是朝张文认真地嘱咐说：“会儿不许乱来知道吗？要是被小秋知道的话，我掐死你！”

“保证老实！”

张文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然不会在小秋的面前对她动手动脚了，除非是自己不要命，才会贪图一时的便宜。

陈晓萍大包小更的拿了不少东西，整理了一下仪容后，才轻轻的敲了敲门。

这小动作看在张文的眼里很有意义，以前她不太爱打扮或者说不习惯打扮，但和自己在一起了，也开始注意自己的仪容，哪个女人不希望将自己打扮得美丽动人，“女为悦己者容……”

话真不假，看来姨妈也真把自己当成她的男人了。

“谁啊？”

房里传出一阵小小的声音，小秋的声音听起来充满警戒。

“小秋，开门。”

陈晓萍脸上浮现出一阵母爱的幸福，不知道是为了即将成家的儿子，还是为了小秋肚子里还未见面的孙子，这时候手里提着东西的她，感觉底气很足。

小秋赶紧将门打开，挺着个大肚子热情地喊了一声；“萍姨，您来啦！”

门一开！小秋马上愣住了，疑惑也是有点惊讶地看着陈晓萍的动人风韵。成熟的妩媚和鲜艳的穿着打扮，和昨天那名一身花布衫的村妇简直判若两人，今天的她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就连皮肤也都变得少女般的细腻，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张文开玩笑说：“怎么？姨妈的改口钱给的是假钞？你还叫姨？”

小秋这才回过神来，立刻脸一红，有些扭捏地喊了声：“妈！”

让陈晓萍乐坏了。

小秋又低着头，低声的叫了张文一声：“小叔。”

张文也是笑笑的点了点头。

“嗯！”

陈晓萍亲热地拉着她的手，将衣服往她手里一塞，笑呵呵地说：“来，看看妈帮你买的衣服怎么样，你打扮起来肯定好看！”

“先进屋吧！”

小秋也不推托，眼里掩饰不住的高兴，不过还是懂事的先将两人请进屋里，勤快地倒杯水。

“小秋！”

陈晓萍笑得很开心：“怎样啊？你们啥时候回去和你家人说一声，咱快点把事办了吧！妈可是等着抱孙子呢！”

小秋感激地看了张文一眼，脸红红的说：“得过几天吧！等家建那边能请假，他就带我一起回去，顺便和我家人谈这件事，到时候您和我爹一起订个日子就好了！”

“那就好！”

陈晓萍呵呵的笑，笑得很傻也很幸福。捧宝贝似的从身上拿出首饰盒，拉着她的手温柔地说：“小秋，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这三金你先拿着，保证一戴上去，谁都没你水灵。”

小秋怯怯的打开盒子，一看这套金首饰那么粗，立刻吓得赶紧阖上，一边往回推，一边摇着头说：“妈，干嘛买这么贵的首饰！我戴这个太糟蹋了。再说了，现在家建正缺钱的时候，我拿这个不太合适啊！”

好善良贴心的小姑娘啊！看着她小脸慌张的模样，张文和陈晓萍相视一笑，彼此都看出对方眼里的赞许。

见小秋有些不知所措，张文马上笑着说：“好了，婆婆给的东西哪有不要的道理！你就赶紧收下，到时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当家建的小媳妇，嫁的时候也体面不是吗？”

“是啊！”

陈晓萍温柔地笑了笑，看着她的大肚子说：“委屈你怀了孩子还住这破地方，咱巴不得把你风风光光娶进门呢！还和妈客气什么啊！”

“谢谢妈！”

小秋满脸幸福的潮红，将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床板的夹层里，这才转过身来殷切地说：“妈，你们晚上在这吃吧！我现在去喊家建一声，然后买点菜，咱们一家人坐一起吃顿饭。”

陈晓萍将询问的眼神投向张文，她也很希望趁这个机会缓和跟儿子的关系。

张文看了看时间后，还是摇了摇头，说：“算了，我约了陈伯一会儿过来接人，回去以后还有点事，等你们回村里再说吧。”

陈晓萍和小秋都难掩失落之情，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张文一看姨妈似乎有话要说，马上走出门抽了大半天的烟，留出空间让她们说些内心话。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才敲了敲门说：“好了姨妈，咱们得回去啦！”

陈晓萍马上知趣地站起身来，一边朝外走还不忘一边叮嘱着：“记得啊！这时候可不能行房知道吗？”

小秋脸上红得都快滴血了，难为情地看了看张文一眼，微微的点了点头。

陈晓萍坚持要她别送，虎着脸将她哄回屋子里。两人这才朝码头走过去，一路上张文还有些三八，一脸下流的问：“姨，你们都谈了什么呀？”

陈晓萍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没好气地说：“女人之间说的话，你一个大男人掺和什么热闹啊！”

“好奇嘛！”

张文色笑着看她，一副“你再不说我就动手”的模样，双手作势就要去抓她的美乳。

陈晓萍感觉张文的眼神不停地扫视着她的乳房和羞处，赤裸裸的色意将她看得满面红胀，带着一丝丝的燥热，不得已只能压低声音说：“我就和小秋说，这时候得注意肚子里的孩子。晚上不能行房，免得出事！”

张文耸了耸肩，笑嘻嘻地说：“应该不会吧！我看家建挺疼她的。忍忍没什么问题的，你这担心是不是多余了！”

“谁信啊！”

陈晓萍斜眼瞪了张文一下，阴阳怪气地说：“你们男人啊！那玩意儿一硬，脑子里就不想别的就想乱来。我若不交代几下，小秋那性格肯定禁不起软磨硬泡，到时候我孙子有个闪失，我找谁去要啊！”

张文老脸一红，知道她多少有点埋怨自己一开始太粗暴。不过无耻是需要境界的，张文马上一副没事的模样嘻笑着，一脸的淫荡，凑在她的耳边悄声地问：“那你有没有高兴？男人硬的时候也可以用手、嘴或者后门解决！可惜她没你这样的尺寸，不然用奶子一夹也可以让家建射出来的。”

陈晓萍脸红得都快滴血了，张文趁机舔了舔她的耳朵，惹来美妇一顿的不满，狠狠的掐了张文几下，嗔道：“谁和你一样啊！脑子里尽想那些下流的事！”

“彼此彼此！”

张文色色的笑起来，呵呵的直乐，弄得陈晓萍白眼连连。

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滔滔不绝的黄色笑话让陈晓萍老是害羞，享受着美妇的娇嗔让张文是乐在其中。

到了码头的时候，远远就可以看见陈伯的船早已停靠在岸边，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开船过来，小木船都快成了张家的专用船，一通电话就可以招来招去！

和老人家打了声招呼，张文就哼着小曲带她上船。迎着海风的吹拂、波涛的起伏朝村里开去。

陈晓萍不知道张文有晕船的毛病，一看陈伯到前头去，还不忘嗔怪几句，抱怨张文一下。

张文闭着眼躺在船舱的长椅上，一个劲的“嗯嗯”着，原本的下流话一句都没说，老实得让陈晓萍有些疑惑，过一会儿才看清张文的脸色有些发青，额头上也开始冒冷汗，一副不好受的样子，她立刻吓了一跳，担心地问；“小文，你怎么了？”

“没事！”

张文有气无力地说：“就是晕船而已。”

“陈伯！”

陈晓萍没想到张文还有这毛病，马上着急地喊道：“你那有没有治晕船的药啊？小文很难受，你快过来看看吧！”

陈伯这才反应过来，满脸愧疚的拿来一小瓶姜蓉酒，尴尬地说：“老了脑子糊涂了！小丹这娃子还特地弄这东西过来，结果一开船我就忘了，赶紧让他喝下，先舒缓一下吧！”

陈晓萍一听立刻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都特意交代了，你怎么还能忘，真是的！”

陈伯知道理亏，把东西往她手上一遍，赶紧跑回前头去驾船。

陈晓萍看着张文一脸难受的病态，心疼得都快哭了。赶紧拍了拍张文的肩膀，说：“小文，快起来喝一点，喝完你就好受了！”

张文这时候感觉天旋地转的，浑身无力，连上下都分不清，哪还坐得起来，皱了皱眉头，嘶哑地说：“我起不来！”

陈晓萍看着张文这副模样心疼得要命，初见时斯斯文文的很老实，又耍流氓的和自己发生关系，后来温柔的关怀和体贴已经让她彻底喜欢上这名不该喜欢的外甥，虽然很荒唐，但她已经迷恋上这初恋般的滋味，一看张文难受她也跟着难受，眼眶都有些发红了。

“小文，嘴张开！”

陈晓萍偷偷的看了看陈伯，见他在前头专心开船，而他一个人也抽不出身过来，这才朝张文悄悄的说了一句。

张文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无力地张开嘴，嘴唇干得都快发裂了。凑近一看，陈晓萍能明显的看到张文脸上布了一层难受的油腻，顿时心疼得都快碎了。

陈晓萍赶紧拿起姜蓉酒往嘴里含了一口，低下头来慢慢地送上自己的红唇，吻了下去。张文诧异地感觉到柔软的触感，马上又是一阵清凉的酒香充斥满口，瞬间缓解不少晕船的恶心。

陈晓萍一边偷偷地看着船头，一边含着姜蓉酒嘴对嘴的喂给张文，像作贼一样的将酒渡进张文的嘴里。心里紧张得要命，却有一种偷情般的刺激感，不过看着张文的脸色缓和许多后，也是松了一口气！

土方子真是立竿见影！喝下后张文感觉舒服多了，原本一睁眼就天旋地转的有点难受，这会儿已经没那么严重。张文慢慢地睁开眼，深情地看了她一眼，柔声道：“姨妈，谢谢你！”

“傻孩子！”

陈晓萍一脸慈爱的坐下来，体贴地扶着张文的脑袋枕在她细嫩、柔软的腿上，轻声道：“小文，先睡一下吧！头晕，睡一会儿就好了。”

“嗯！”

张文乖乖的应了一声，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芬芳。在陈晓萍温柔的注视下，很快就睡着。

小船依旧在海浪中颠簸着，这是张文第二次舒服得在船上睡着。

记得第一次枕着妈妈的腿，在她温柔的庇护下忘却晕船的难受，似乎耳边还回荡着那首听不懂却让人十分舒服的童谣，让美梦变得更加香甜。

小船慢慢地停靠在村里的沙滩边，陈伯笑呵呵地看了看还枕在陈晓萍腿上沉睡的张文，没有说任何话，或许这在他看来只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而已。但陈晓萍毕竟心里有鬼，立刻脸红的低下头去。

几个小伙子踩着沙子一拉缆绳将船拖上岸，陈强那像小山一样的身影早就等在岸边。看着张文又昏睡过去，立刻呵呵的大笑道：“还是姐想得周到，心想小文肯定又晕船了，要我来接你们。”

“就你行！”

陈晓萍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抚摸着张文的脸说：“还不快点过来帮忙，我的腿酸死了。”

“马上！”

陈强在这两位姐姐面前，从没讨好的时候，马上搭着笑走上前来，轻轻的一拉就背上张文，笑嘻嘻地说：“行了，先回家吧！”

“嗯！”

陈晓萍马上提着东西跟在后面。

踩着沙子前行，陈强脸不红气不喘的，轻松得就像张文是空气。不过他看了看明艳动人得有些陌生的二姐，不免好奇地问：“姐，小文买给你的衣服啊？”

“是啊！”

陈晓萍幸福的笑了笑，温柔地看着还在睡梦中的张文，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怎么，外甥孝敬姨妈有不对的地方吗？你是不是嫉妒了？”

“那倒没有！”

陈强憨厚的笑了笑，大剌剌地说：“我只是惦记我的酒，上次这小子帮我买了一箱，几天就喝完了！秀芸骂得我都不敢见她了，嘿嘿！”

“活该！”

陈晓萍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喝酒和喝水一样。酒是得花钱买的，你不知道啊！再说了，小文买的又不是两块钱一斤的小烧，那是好酒，你不知道吗？还和半喝水一样，就冲这个大姐知道了也得骂你，恐怕还会掐你！”

“嘿嘿！”

陈强憨厚的笑了笑-心想：这二姐原本挺温柔的，怎么这会儿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吃错什么药啊！

终于回到家，一看张文的房间锁着，陈强索性将他放到沙发上，自己动手从张文身上掏出烟点了一根，笑咪咪地说：“还是这小子懂得过日子，抽的尽是好烟，这东西好像得十块钱一包。”

“去去！”

陈晓萍瞪了他一眼，不满地说：“就你这模样，好烟你也懂啊！抽个土烟你就该知足了，我看你这是在糟蹋东西。”

“没有啊！”

陈强委屈得都快哭了：“我说二姐，这是你外甥又不是你亲儿子，就拿点东西，你有必要老挤兑我吗？”

陈晓萍脸一红，心想—也是！自己怎么和个小媳妇帮他心疼东西，而且感觉还有点高兴。心里虽然不好意思，不过还是马上摆出一副凶狠的样子，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说：“怎么，不行吗？我这丈母娘不疼女婿，难道疼你啊！”

“行行！”

陈强摆着手表示服了，看了看时间后，朝她说：“秀芸她正在大姐老房子那边看着，现在还在改大炕。你过去看看有啥自己想弄的，再叫她回来，她那边有小文房间的钥匙。”

“嗯！”

陈晓萍这才意识到屋里没人，立刻疑惑地问：“这一屋子人呢？怎么都不在啊！”

“大姐在工地！”

陈强看了看时间，一边朝外走，一边说：“我得过去了，不然等会儿她看不见我又会骂人！”

“秀秀她们呢？”

陈晓萍一边跟着走出来，一边疑惑地问道：“怎么连她都出去了？这一天有没有那么多事情啊！”

陈强头也不回的说：“她们全跑到学校去了，说是要去看书。这两天学校在重建，这些孩子可高兴了。除了琳琳去买菜之外，全都跑去凑热闹了！”

陈晓萍疑惑又担心地问：“那大姐没开骂啊？她可不会惯着孩子，她们也不知道干点正事，都这么大了，还读什么书啊！”

“谁知道呢？”

陈强耸了耸肩，摇着头说：“这两天她似乎心情很不错，要是平时这群小了头这么闹，早就被她骂个狗血淋头了。”

“真是奇怪！”

陈晓萍也是一脸的疑惑。

两人在路口分开，陈强跑去快完工的工地报告张文回来的消息。

陈晓萍则是朝老房子走去，心里却是在想回来以后，该怎么看待和外甥荒唐的关系，毕竟自己再怎么想得开，但他可是姐姐的孩子啊！

老房子外面已经砌上一堵矮墙，估计有三、四十年历史的老房子尽管承载着张家母女艰辛的回忆，但还是抵挡不过岁月的侵袭，变成一堆废土清理出去。这时小平房已经盖得快到顶了，眼见原本破旧的一切整理得愈来愈干净，看着自己即将入住的新家，陈晓萍也是倍感欣喜。

“二姐，回来了！”

何秀芸正盯着工人干活，一看到陈晓萍立刻亲热的上前打招呼，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陈晓萍的变化，没想到出去一晚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皮肤水嫩、微笑可人，漂亮得像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让人不敢相信。

干活的乡亲们也打起招呼，一个个也是有些惊讶，不过男人们的目光明显带着色意，开始扫视起这成熟、丰腴的身体。

陈晓萍有点习惯这样的目光，但看着这个弟妹心里却是一突。尽管她穿的还是一身普通的花布衫，但傻子都能看出她这段时间漂亮不少，身子渐渐丰润，皮肤也变得很水嫩，娇滴滴的模样像是年轻了好几岁，和秀秀站一起简直就像姐妹。

看着她又联想到自己，陈晓萍脑子轰的一下炸开。尽管隐隐猜出端倪，但陈晓萍还是保持着和蔼的微笑，说道：“是呀！耽误了一天，让你在这受累了。”

“哪有啊！”

何秀芸羡慕地看着她身上的新衣服，嘴上还是客气的说：“都是一家人还说得那么生分，干什么？啥受不受累的，不就是帮忙看盖房子的进度嘛！”

陈晓萍笑了笑，说：“哪有你好啊！这会儿秀秀都成姐家媳妇了。我可听琳琳说了，小文帮她买了颗大钻戒，听说一颗得好几万块钱，可让我羡慕死了。”

何秀芸难掩得意的喜色，不过还是谦虚地说：“哪有啊！我连影都没见着呢！琳琳是这么说，但东西还在大姐那里，得等小文回来才知道，我也没看过。”

“肯定有的！”

陈晓萍说：“那玩意儿多珍贵啊！小小一颗就值那么多钱。你这当岳母的，以后可以跟秀秀一起享福，小文这孩子会赚钱还疼人，我说你就安心过日子吧！”

两名美妇站在一起互相恭维着，柳腰秀姿，各有风情，形成美丽的画卷，谈话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拖延了工人们的干活进度，不过她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张文。旁人羡慕或嫉妒的目光对两女也很受用，不得不说张文真是满足了这一屋子女人的虚荣心。

又说了一些家常话，陈晓萍本想拿钥匙就回去照顾张文，但何秀芸推说：“这房子要怎么盖，让她自己看着办，哪里不合适就说一下，可以趁早改。”

说完，像风似的跑了，脸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思念和喜悦。这更加深陈晓萍的怀疑。

何秀芸感觉到震惊。明明自己和这名外甥几乎没什么感情上的交流，在酒精的作用下，就莫名其妙的和他做爱，有时候还真有点后悔，但更多的却是怀念那种情欲的快感，他这一走，自己不知道怎么了，感觉昏昏沉沉的，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到了门前的时候，何秀芸心里是有些乱，也特别的紧张，甚至比少女时嫁人还要不安。她深深的吸了口气，平缓一下急促的心跳，这才慢慢地打开门。

张文还沉沉的昏睡着，略微稚气的脸庞，看上去很疲惫。

何秀芸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心乱如麻地看着这个既是自己女婿，又给了自已美妙滋味的大男孩。那日思夜想的脸是那么清楚。他是那么的优秀，如果自己还是少女的话，肯定也会像现在一样迷恋他。何秀芸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段荒唐的感情，还有女儿幸福的微笑。

拿出钥匙打开房门，何秀芸幽幽的叹了口气。就是在女儿的新房里，自己鬼使神差的被他占有，脑子里不由得浮现他温柔的爱抚自己时的艳景，两人在一起纠缠时，那连绵不绝的快感。何秀芸不禁脸一红，感觉下身似乎有一点湿润了。

多愁善感了好一会儿，何秀芸这才清醒过来，赶紧叫张文起来，无奈叫了好几次都没反应。她只能用娇小的身躯扶起张文，咬着牙一步一步的朝房里走去！

好不容易才让张文躺下来，何秀芸已经累得娇喘吁吁，但还是颤着手开始脱张文身上的衣服，每露出一寸皮肤时，似乎都带着一股迷人的男性气息，让她的心跳愈来愈快。

何秀芸到底还是为人母，羞怯了一会儿马上恢复正常。拿着温毛巾温柔地为张文擦去身上的汗水，不过还是小心翼翼地避过内裤下的敏感地带，想碰却又不敢去碰。

这时候张文全身上下只剩一条内裤，何秀芸红着脸犹豫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的把内裤拉下来，看着软软的肉棒，深吸一口气后慢慢的握住，轻手轻脚的用手巾擦拭着。

张文闭着眼，本能的呻吟一声可把何秀芸吓坏了，她小心翼翼地偷看一眼，见张文没醒，看着手里半软半硬的命根子，一股迷人的气息钻进鼻孔里，有种诱人的味道。

何秀芸怯怯地看了看张文，突然脸上浮上媚红，缓缓地张开小嘴，将包皮往下翻了一点，将龟头含到小嘴里，贪婪地吸吮好几下！

“啊……”

张文再次在昏睡中发出了舒服的呻吟，身体也忍不住抽搐几下！

何秀芸再次被吓得心跳加速，呼吸也快了许多。担心如果张文一醒，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赶紧把命根子放开，小心翼翼地帮张文穿上内裤、盖上被子，看张文还睡得很香，这才松了一口气走出去。

张文昏睡中浑然不知舅妈竟然会主动帮他口交，要是知道的话，恐怕会乐疯的！不过躺在家里熟悉的大床上，软软的很舒服，张文打着鼾，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

第四章：不绝于耳

深更半夜的渔村还满足不绝于耳的虫叫声，悠然的夜风中总能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黑夜中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房间内，除了均匀的呼吸外，安静得几乎连掉根针都能听见。

张文半睡半醒间，下意识的碰了碰怀里柔软、幽香的身体，一身丝绸睡裙的秀秀，不知道什么时候躺在自己的怀里。美人发出一声甜美的呓语又睡了过去。

张文也抵抗不住困意的侵袭，即使看着怀里的秀秀那么纯美可人，但沉重的眼皮还是阖上，抱着她娇嫩的身躯，一起在梦里寻找极端的快感。

早晨，一向有睡懒觉习惯的张文即使从傍晚就躺下，这会儿还是没有半点要醒的迹象，依旧呼呼大睡着。秀秀还是保持早起的习惯，慵懒的揉了揉眼睛一看，发现自己被表哥紧抱在怀里，被男性的气息包围着，一股温暖和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少女的情怀充满甜蜜和欣喜。

秀秀小心翼翼地挪开张文搂在她腰上的大手，轻手轻脚的扭了几下，从张文的怀里出来，恋恋不舍地下床。回头一看张文温柔的笑脸，秀秀不禁娇羞带喜，犹豫了一下后，在张文的脸上亲了一下，这才轻手轻脚地跑去刷牙洗脸。

秀秀转身将门带上，为了不让张文的美梦被打断，动作小得几乎没什么声音，连拖鞋都不敢穿上，所有的动作都特别放轻！

客厅里，勤快的女人们早就起床，迎着晨曦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张少琳正哼着小曲侧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瀑布般的柔顺长发随意披开，紧身的牛仔短裤让本就修长、白皙的美腿更加诱人，白色的运动小钩心充满活力，勾勒出动人的曲线，妩媚的浅笑更是让人一不小心就会失了魂。

或许是因为和弟弟度过情人般的一段假期，原本醋劲很大的她，这时候看见秀秀出来，并没有什么反应。脸上的微笑柔得让人很舒服，但口气却是有一点调戏；“秀秀，怎么现在才起来？虽然小桂胜新婚，可你们也得看时间吧！”

秀秀还没来得及解释，敏敏突然从旁边跳出来，一身休闲服的她，尽显少女的活泼，脸上带着调皮又有几分逗弄的微笑，玩味地说：“嫂子早啊！”

“这还早啊？”

小丹还穿着丝绸的睡裙，眼睛似乎有点睁不开，头发乱乱的，娇俏的模样看起来还有几分睡不醒的慵懒，拿着牙刷和毛巾一边朝盥洗室走去，一边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说：“这都几点了，早不早那得看是和谁睡啰！”

敏敏咯咯的一笑，将一杯白开水递给张少琳，若有所指的说：“我这纯粹是客套话，难道你听不出来吗？”

盥洗室的门关上没任何的反应！

张少琳喝了口水后，抬起头来一看，秀秀即使已经破了身，还是满脸羞怯，依旧和以前一样腼腆，不由得嘻笑道：“行了，算算从傍晚到现在，该干的事也干了，时间也差不多，不算晚好不好！”

“你们……”

秀秀气得直跺脚，小脸胀得通红，但她一向就是脸皮薄，被调戏也是奈何不得，只能红着脸在一边生气。

“行了你们！”

陈桂香刚好走出来，一看秀秀又被大家逗得面红耳赤的，马上出来打圆场：“一早到晚那么多的正事，没见你们那么积极，没事在这瞎聊什么。起来了就赶紧吃饭然后闭上嘴，一天到晚把你们给闲的！”

陈桂香现在的生活已经够悠闲，几乎除了帮儿子看工地外就是打麻将。每一次和村里的八婆凑一桌时，总是享受着别人的恭维话，心里这个美就别提了。因为不用过度操劳让她的皮肤更加水润，甚至看起来还年轻不少，举手投足间，浑身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她一说话，因为语气有点不好，屋里的人马上都闭了嘴。

张少琳马上转过身去，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

敏敏也是赶紧转身开溜，说道：“我去帮我妈看房子，你们忙！”

说完，她快速地跑开。

陈桂香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没半分责怪的嗔道：“这孩子啊！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稳重点，都多大了还那么皮！”

“妈！”

张少琳清楚地知道现在家里弟弟是大宝贝，秀秀是二宝贝，自己勉强算得上第三，喜儿无奈地算第四，这会儿还是别找不自在好，马上堆起笑脸，关切的问：“喜儿的烧还没退吗？”

“嗯！”

陈桂香叹了口气，有一丝不满地说：“还可以！就是额头还有点发热。下午我和你舅妈带她上镇里卫生所开点药、打一下针，小文这孩子也不知道注意点，她那么小，哪还禁得起他的折腾啊！”

秀秀的脸上顿时就有点不自在了，毕竟现在和表哥是你侬我侬的时候，猛地一听喜儿也被表哥开苞，自然是心里发酸，虽然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也做了一点心理准备，但现在事实摆在面前还是接受不了！

陈桂香敏感地察觉到秀秀脸上的苦涩，立刻装作若无其事，一把搂过她的肩膀，温柔地说：“秀秀，一会儿你和你琳琳姐陪我们一起去镇里吧！家里有了冰箱，咱买点雪糕什么的回来，好不好？咱们再逛一下，帮你买两套衣服。”

“好，我去换衣服！”

秀秀强打起笑脸，安慰自己一下后，温顺地点了点头，转身进屋。

张少琳看房门关上，这才满脸认真地说：“妈，喜儿都这样了，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陈桂香横眉瞪眼，嗔怒道：“我还以为你一起去，能看住小文呢！怎么就让他弄上喜儿了，你这姐姐是怎么当的？难不成你想家里大张旗鼓的娶个傻子过门，不嫌丢人啊！”

“我只是问问而已！”

张少琳落寞的低下头来。虽说是为喜儿问的，其实也是为她自己。毕竟喜儿是有点缺陷才会被排挤，而自己的身份更是特殊，几乎不可能有享受新婚燕尔的一天，这也是她的遗憾。

陈桂香对这些女孩子可一向没好脾气，一边梳理着头发，一边板着脸说：“行啦！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吧！敏敏这孩子跑那么快干什么？”

会儿你喊上她，咱们一起去！”

“嗯！”

张少琳明白妈妈也不想放过这个表妹，什么时候过门，也只是早晚的事。虽然心里隐隐有些发酸，但还是听话地跑去叫她。

“小丹！”

陈桂香又敲起盥洗室的门，喊道：“我们一会儿去镇里，你哥起来的时候，你记得把粥热一热让他吃，知道吗？”

“知道了！”

小丹应了一句，马上又怯生生地问：“妈，哥又不是小孩子了，用不着我照顾吧！带我一起去镇里玩，好不好？”

陈桂香没好气地说：“你给我老实地待在家，要是敢乱跑的话，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知道啦！”

小丹的声音委屈得让人不禁心疼。

陈桂香带上几个女孩，又把还有点发烧的喜儿拉上，一行人风风火火地跑到镇里。环肥燕瘦，各有风情。每走一步都吸引无数男人的目光，少妇妩媚、少女清纯，再加上一个半睡半醒、满脸无辜的小萝莉，这样的杀伤力可想而知有多强。

小丹从盥洗室出来的时候已经洗漱干净，柔顺的头发随意地披在香肩上，小巧的身子在飘逸的睡裙下更显得轻逸灵秀，小小的玉足白皙玲珑，每走一步都显得那么俏皮可爱，让人恨不能捧在手里把玩一番。

小萝莉似乎对于大家都去镇里玩不带她有意见，吐出小香舌朝大门的方向做了几个鬼脸，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又狡黠地笑了笑，像作贼一样悄悄的推开张文的房门。

张文还在房里睡得像头死猪，丝毫没察觉到妹妹溜进来。

小丹小心翼翼的不发出一丝声音，谨慎的小模样逗趣可人。她悄悄地走到房间最里面，充满期待地看着堆放在面前的几袋行李。

张文每次回来都会带不少的东西，而陈桂香的宗旨就是除了儿子外，谁都不许碰，毕竟她害怕会弄坏值钱的东西，所以东西只能放在一边。秀秀也老实的没敢去动，尽管她在陈桂香面前很吃香，但也害怕会被骂。

陈桂香的做法固然是好，可愈是这样就愈勾起小孩子的好奇心。小丹自然是不会放过剥削哥哥的机会，从小有姐姐在，她就不太受宠，难得张文回来，她才体会到当最小的孩子，有什么好处，虽然陈桂香绝不会宠溺她，但张文对她几乎是百依百顺，疼得要命，所以就助长小萝莉愈来愈调皮的性格。

小丹屏住呼吸，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确定张文还睡得很香，这才轻轻的将张文随身带的包包翻出来，睁大着眼将拉链拉开，翻找着看有没有她喜欢的新鲜玩意儿！

但第一眼看见的却是一堆崭新的百元大钞，红通通的一片很显眼，几乎掩盖其他东西的光芒。小丹顿时感觉心跳加快许多，不知道为什么变得紧张无比，全身僵硬起来了。

陈桂香现在给她的零用钱都是一块、两块的，虽然比起以前没钱可花来说算是不错，但生活愈来愈好的情况下，谁都不会知足。张文虽然宠她，但也知道不能太过于溺爱，给的零用钱也就是五块、十块的。

这两天张文出门，已经习惯在伙伴们面前炫耀的小丹，几乎没有出去的兴致，原因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口渴了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当然不敢向妈妈要，敏敏没有钱，而秀秀一向不知道张文的钱放在哪里，所以小萝莉也就委屈了好久一段时间。

这时候的小丹心里百般的纠结，看着眼前的钞票就差没流口水了。想想其他人那羡慕，甚至有一些嫉妒的眼神。此时虚荣心作祟，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浮现：悄悄偷一张吧！哥哥钱那么多，他应该不会发现的。

这念头一出现，小丹自己也吓了一大跳，虽然是自己的哥哥，但这是在作贼啊！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抵挡不住诱惑，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张文，一边慢慢地抽一张出来。

小萝莉再怎么调皮到底还是个小孩子，第一次偷钱自然是紧张得要命。只感觉心跳快得都受不了，太阳穴嗡嗡的发胀，耳朵不知道为什么烫烫的，甚至连腿都有一些发软。

拿完钱刚站起来时，门突然被推开了。小丹冷不防被吓得半死，冷汗瞬间流遍全身，回头一看开门的是姨妈陈晓萍，更是害怕得要命。

咕来陈晓萍一听说家里的女人要一起去镇里，她马上推说有事走不开，等送她们上了船，立刻忍不住跑来这里，虽然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但就是想看看这外甥，心里隐隐期盼两人可以有个二人世界，猛地一看小丹在，她也愣住了。

这时候她也是作贼心虚，丝毫没察觉到小丹比她更加的紧张、惶恐，但到底还是长辈，马上就定了定神，浅笑着说：“小丹呀！怎么跑来你哥房里了？”

小丹心跳快得就要爆炸，手心里全是冷汗，手里的钱也捏得湿了。穿的裙子根本没有口袋可以藏起来，情急之下把钱迅速塞进小内裤里，这才转过身来，装作没事的说：“是小姨啊！我过来看看我哥有没有衣服要洗！

“不会吧！”

陈晓萍疑惑的嘀咕说：“秀秀那孩子手脚挺勤快的，小文的衣服不会没洗完就跑出去吧？”

“我就随便看看。”

小丹笑嘻嘻地看着她，强装镇定地问：“小姨，你怎么不和我妈她们一起出去玩啊？镇里有那么多好玩的，我求她，她都不肯带我去。”

“刚回来，累得不想去！”

陈晓萍温柔地笑了笑，眼里掩饰不住柔情的看向张文，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小丹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离开的借口。陈晓萍也是十分的不自在，站在门口进也不是，出去也不是。两人都有些尴尬的笑着，大眼瞪小眼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时间气氛还真有点僵。

张文迷糊中听见似乎有人在身边讲话，脑子还不太清醒，所以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睡了那么久也睡够了，想再赖床都没那个劲头，正好趁这个时候，打着呵欠睁开眼，慢吞吞地坐起来。

小丹本来就作贼心虚，以往都很疯、很调皮，但这会儿一看到张文醒来，只老实地待在一边不敢动弹，甚至还害怕的低下头。

张文揉了揉发胀的眼皮，晃了晃还有些犯晕的脑袋，看清房里的情景时，隐藏在被子下晨勃的命根子立刻跳了两跳。

小丹少有的乖巧可人，亭亭玉立的站着，那乖巧模样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当然也不难看出脸上的不自然，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张文疑惑之余转头朝姨妈一看，鼻血都快喷了。

姨妈上身是自己买给她的粉色无袖衬衫，下身一条绿色的百褶裙，盖住膝盖刚好露出粉嫩的小腿，胸前的豪乳骄傲的高耸着。虽然没化妆但头发却有梳理过，每一丝都服贴于脸庞，不难看出有精心整理过，素面朝天虽然少了妖冶的味道，却更显明艳动人。

一看张文醒过来，陈晓萍脸上立刻爬上难以言喻的红晕，不过还是用长辈的口吻说：“你现在才知道起来啊！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收拾一下，赶紧去工地看看吧！阴“嗯！”

张文含糊不清的应了一声。尽管大小美人很漂亮，但看着她们扭捏的样子，还是忍不住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没什么？”

陈晓萍温柔的一笑，给了张文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说道：“我怕她们都去镇里，没人帮你们做饭，就过来看看了。”

小丹这时候已经紧张得无暇去顾及两人不难看出的暧昧，随即解释说：“我来看看你有没有衣服要洗的。”

真乖啊，太乖了，乖得让人没办法相信！张文一看她这副乖巧温顺的样子，疑心更重了，便故作不好意思的朝陈晓萍说：“姨妈，我得起来换衣服了，你先出去一下好吗？”

“好！”

陈晓萍关切地问：“肚子饿了吧？要吃什么和姨妈说。”

“随便吧！”

张文上下打量着小萝莉，愈看愈觉得不对劲。小丹也是作贼心虚，平时活蹦乱跳的她，这下被张文一看，立刻就紧张的低下头。

“嗯，那你起来刷牙洗脸吧！”

陈晓萍说完，转身就要出去。

“我也出去了。”

小丹被张文看得浑身不自在，紧张得都快疯了，马上也想开溜。

“小丹……”

张文语气有些生硬的喊住她：“你先别出去。”

“哥，有什么事吗？”

小丹语气显得很温顺，但内心却急得快哭了。到底还是小孩子，尽管极力掩饰着，但还是遮掩不住脸上的害怕和眼里的惶恐。

张文当然不好当着姨妈的面明问，只能说：“你帮我把门关上，我盥洗室里还有衣服没洗，你一会儿先把衣服泡上！”

兄妹俩没什么可避讳的！陈晓萍也不疑有他，转身走出去。

小丹这时候哪还调皮得起来，将门一关，马上像风似的跑进盥洗室。

秀秀是个勤快的女孩，哪会留什么衣服给她洗啊！看着空无一物的盆子，小丹着急得都快哭了，再笨也知道张文是故意将她留下来，她已经开始害怕被抓到偷东西后会有什么下场。

张文一开始也没发现异样，但小萝莉被陈晓萍一吓，心里一害怕，忘了拉上包包拉链，包包大开，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调皮的妹妹即使乱翻东西也是正常的，但照她的性格绝对不会紧张到这地步，肯定有问题。

张文一边想着，一边把盥洗室的门推开了，沉着张脸说：“小丹，你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

小丹也被这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心里后悔怎么鬼迷心窍要去偷哥哥的钱，但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低着头轻声地问：“什么事？”

张文一看就知道肯定有鬼，要是平时自己这么一问，她哪有可能这么老实，还不跳起来骂为什么没衣服骗她进来洗，这会儿什么都不说，绝对有问题。想了想，张文再看看她眼里掩饰不住的慌张，一转身说：“跟我出来！”

小丹怯生生地跟在张文的后面，根本没有半点反驳的勇气，平时的疯劲也全没了。当张文拿着那一叠钱丢在床上，冷冷地看着她时，小萝莉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怕得眼眶都有些发红。

张文慢吞吞地坐在床边，点了根烟轻轻的吸了一口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轻声地说：“小丹，你还不承认吗？”

“承、承认什么？”

小丹紧张得说话都有点结巴，但还是装作无辜，不是不想承认，而是不敢承认。

张文一下就确定她偷自己的钱，本想严厉地教训她一顿，再找出她把钱藏到哪里去，但一想妹妹性子本来就倔强，这样的方式可能会伤害到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温柔地劝导她：“小丹，哥不会和妈妈说的，你最好自己主动承认！”

“你到底说什么啊？”

小丹依旧不敢承认，不过声音却是愈来愈低了。到底还是个小孩子，怎么都掩饰不了心虚的样子。

“什么？”

张文沉着张脸，冷哼了一声说：“怎么！你以为你做这些小动作，我会不知道吗？拿了东西连拉链都忘了拉，是不是以为你哥我是傻瓜啊！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

“我没拿你的钱啊！”

小丹这才想起自己一害怕没把拉链拉上，一着急马上脱口而出，但立刻又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我有说你拿钱了吗？”

张文得意的笑了一下，但马上温柔的朝她招了招手，说：“过来吧！你那点小聪明，哥哥还不知道吗？”

“哥……”

小丹急得都快哭了，但还是乖乖地走过去，知道也瞒不下去，楚楚可怜地说：“我不是故意要拿的，我就是脑子一时糊涂而已。”

“我知道！”

张文将她柔若无骨的小手轻轻一拉，小萝莉立刻坐到自己的怀里，感觉她的小身子还在害怕得发抖，马上宠爱的摸了摸她的小脸，柔声地说：“我家小丹不是坏孩子，但做了就是做了，我们得认错不是吗？”

“哥……”

小丹本以为得挨一顿臭骂，严重点可能还得被打一顿。但没想到张文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松了一口气，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咽。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轻声的开导道：“小丹，其实你也知道哥哥最疼你了。别说一百块钱，就是给我宝贝妹妹一万块钱都不嫌多。但你现在还小，我不想你习惯大手大脚的花钱，知道吗？毕竟咱家也不是没过过苦日子，得懂得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不能随便乱花，不是吗？”

“人家知道了！”

小丹羞愧的低下头去，这时候如果张文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可能她还好受一点，但这一如既往的疼爱让她心里惭愧难当。

张文笑呵呵地掐了掐她粉嫩动人的小脸，环住她柔软的小蛮腰，一边闻着小萝莉身上特有的清香，一边轻声地说：“不管怎么样，咱们做人得有骨气。需要用钱的话，只要你说个理由，哥哥怎么样都不会拒绝你，但你绝不能用偷的知道吗？要是被别人知道，他们会看不起你，哥哥也会伤心，所以你得先知道你这个行为是错的，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是错的。”

“哥，对不起！”

小丹抽了抽小骨子，低下头，羞愧的说：“要不你骂我一顿吧！你这样我很难受。”

“傻了头！”

张文笑呵呵地说：“你是哥的心肝宝贝，疼都来不及，哪还会骂你啊！哥只是想让你知道，这样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知道吗？”

“人家知道了！”

小丹殷勤地点了点头，唯唯诺诺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才乖嘛！”

张文满意地笑了笑，将她抱紧一些，说：“知错能改就好了，那把钱拿出来吧！”

“嗯……”

小丹红着脸点了点头，从张文腿上站起来，一伸手就要去拉裙子。

张文慢慢的看见小萝莉白皙、粉嫩的腿根，脑子一时有点迷糊，狠狠的咽了一下口水，问：“你干什么？”

小丹看了看哥哥裤裆中间隆起的帐篷，渐渐的忘却刚才的害怕，调皮地笑了笑，说：“人家把钱藏在内裤里，都是味道就怕你不要！”

“靠！”

张文忍不住骂了一声，看妹妹把裙子撩到腰间，眼睛瞪得都快掉出来。这小丫头和谁学的，竟然穿了粉色的蕾丝小内裤，简直就是半透明的，隐隐可看见里面嫩嫩的小馒头和那张钞票，但钞票却遮住重要的部位，这时候张文恨不能把它撕了。

小丹一看哥哥这副呆样的盯着自己的下身看，咯咯的笑道：“哥，人家自己拿不到。当作惩罚或者便宜你了，给你摸几下好不好啊？”

小魔女啊！刚才还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现在又变得那么诱人。张文感觉脑子都快炸了，坐着的高度正好看清她那诱人的三角地带，如此诱人的提议谁会拒绝啊！只是刚才一脸正经的教训她，这会儿再占她便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吧！

就在张文内心正纠结的时候，小丹脸上一红，猛地拉着张文的手放在她的小馒头上，嗲嗲地说：“哥，你再不拿的话，人家就不认帐了！”

一听这话，张文哪还有理智犹豫。手上传来一阵热热而又充满弹性的触感更是让人发疯，再也无法克制这诱惑，张文慢慢地蹲下来，直盯着妹妹粉嫩的三角地带，呼吸一下变得粗重起来。

张文双手慢慢的抓住内裤的边缘，手指头勾进去，一碰到小萝莉吹弹可破的皮肤时，明显的感觉到妹妹紧张得颤抖一下。但张文还是深吸一口气，将她的小内裤轻轻往下拉，小丹尽管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却是乖巧的配合着分开腿。

内裤慢慢的被褪下，张文只感觉头晕眼花，似乎有一股热热的奶香钻进鼻孔里。妹妹无毛的小肉缝犹如一个鲜嫩的馒头，白皙而又饱满，中间一条小小的肉缝紧紧的闭合着，粉嫩、鲜艳、漂亮得让人想好好的亲上几口。

小丹脸泛红潮，抿着下唇看着钱掉在地上，而哥哥却没半点想帮自己穿回内裤的意思，娇滴滴地说：“哥，你还没看够吗？”

“没！”

张文有点克制不住冲动的本能，火热的大手覆盖上她鲜嫩的私处，喘着粗气说：“我不只要看，我还要啃。”

小丹浅浅的呻吟一声，撒娇的说：“人家不要，你一天到晚尽想美事！”

都这时候哪还能不要啊！何况小萝莉嗲嗲的声调里听不出半点的拒绝。张文将内裤一拉，拉到她的脚踝上，小丹也配合着一抬腿。张文将内裤丢在地上后，有些粗鲁的一拉，小丹娇小的身子立刻就倒在床上。

“哥，人家让你摸，你别插我好吗？”

小丹尽管已经被这暧昧的气氛刺激得脑子发昏，但还是楚楚可怜地哀求道。

“插……”

个粗鲁的字眼从她嘴里出来，更是让张文兽性大发，但也马上恢复理智，想到要是给她开了苞，那麻烦事肯定很多。虽然早有这样的打算，但绝对不是现在，张文努力的让自己稍微清醒一下，压了压脑子里澎湃的色欲，一时间真有点犹豫不决，该不该在这时候占她便宜！

小丹紧张的期待着，过一会儿后，看张文半点动作都没有，顿时就心生疑惑，怯声地问：“哥，你怎么还不来啊？”

舔一舔又不会死人，怕什么！张文一咬牙，慢慢的蹲在地上，将她的睡裙往上一推，双手抓住她细嫩、白皙的小脚，将它慢慢的分开来，喘着粗气看着眼前妹妹这鲜嫩得让人无法置信的羞处。

尽管是自己先挑逗的，但这会儿略懂男女之事的小丹也是难为情的闭上眼，懵懂中也是好奇那事是不是真的那么快活，小萝莉闭着眼，脸泛艳红的模样，看起来更加诱人。

小丹细长的小美腿被慢慢的分开来，张文感觉自己有些晕眩。虽然也看过妹妹这粉嫩的羞处，但每一次看都让人血脉贲张，幼嫩的小馒头上那条小小的肉缝，粉红色的嫩肉晶莹动人，薄埂的皮肤吹弹可破，一根体毛都没有，更显得明艳，让人恨不能直接咬在嘴里品尝一番。

和一般女性不同，很多女性即使很粉嫩但腿间难免会有一些色素沉淀的地方。而小丹的羞处却都是诱人的粉红色，微微散发着迷人的体香和小萝莉动人的味道，更显得娇嫩无比。

“哥……”

小丹娇滴滴的呻吟一声，即使是调皮活泼的她，这会儿要把羞处彻底暴露出来，也是有些难为情，稚气可爱的小脸上布满动人的羞红。

“小丹！”

张文也回唤一声，看着眼前诱人的销魂地，再也忍不住慢慢的凑上去，轻轻的在小馒头上亲了一口，喘着粗气说：“别动，哥哥让你舒服一下……”

“嗯……”

小丹甜腻的应了一声，清澈动人的眼里布满媚惑的期待，小嘴微张着，更多了让人心动的性感。

张文感觉喉咙里似乎有团邪火在烧一样，干得让人很难受。面对妹妹如此粉嫩的羞处，下面早已经是坚硬如铁，只想着要侵占这真娇小动人的身体。兴奋归兴奋，但张文还是保持一丝理智，缓了缓呼吸后，慢慢的把脑袋埋进她的腿间！

火热的舌头第一次触及，尚在发育中的小身子，立刻做出剧烈的反应，仿佛有种让人软到骨子里的酥痒瞬间传遍全身，小丹这个未尝过性爱的小萝莉立刻不安地扭动几下，张着嘴但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张文死死的抱着她的腿，不让她本能的退缩得逞。感觉亲下去时，似乎有股奶气的清香，妹妹的反应更是让人兴奋，小小的身躯似乎开始发热，张文马上又用舌头去舔她的小肉缝！

“哥，好痒啊……”

小丹呻吟一声，眼含春水的模样更是诱人。说话的时候呼吸已经急促不少，脸上也是烫红的显得更加动人！

娇嫩的童音透着无限的诱惑，那种羞怯中蕴涵激情的挑逗，不是正常男人能受得了的。张文被她这一声“哥”叫得兴奋异常，卖力地舔弄一会儿后，舌头开始进入像花瓣一样美丽的两片小阴唇，露出里面娇艳欲滴的美丽嫩肉。

粉粉的嫩肉覆盖上一层薄埂的水光，看起来更加可口。张文迫不及待地亲了上去，直接用略带粗糙的舌头去舔弄这敏感的小地方。

“啊……哥，好、好痒啊……”

小丹剧烈的痉挛一下，小身子微微颤抖着，“啊浮”的呓语着，睁大了眼睛，仿佛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销魂的感觉。

“别，好、好奇怪啊……”

小丹的呻吟声低低的，妩媚中带着青涩，更是让人无法抵抗她的诱惑。

张文可不管，抱着她的小屁股恨不得把脑袋都钻进这副美丽动人的小身体里，舌头灵活的游走在她青涩、粉嫩的阴户上，偶尔卷成一团往里钻，多变的花样，没一会儿就让小萝莉像待宰的小绵羊一样，除了呻吟外没别的反应，浑身无力地瘫软着，只剩下偶尔的抽搐！

“哥，好痒啊……”

小丹半眯着眼，一边呻吟着，一边无力的地抖着，第一次品尝到这种滋味，对她来说刺激实在太大了。

张文也不回应，或许是因为小丹才刚开始发育的关系，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她的阴蒂，一气之下，索性就停止帮她口交的动作，伸出食指试探地去插她那小小的洞。

小萝莉的穴口又小又窄，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进入的地方。张文费了半天的劲，小心翼翼地借着小丹少少的爱液的滋润寻找到洞口，轻轻的进入一点！

“啊……”

小丹立刻叫了一声！

张文怕把她弄疼，赶紧关心地问：“怎么了？是不是疼了？”

小丹张着嘴，似乎还有点不适应这种被侵入的感觉，尽管看起来很不自在，但还是红着脸摇了摇头，说：“没、没有……就是感觉有点奇怪，有点胀而已！”

“嗯，放松一点就没事了！”

张文亲了亲她雪白的腿根，把手指往外抽出一些，又慢慢的往里面插入！

“哥，轻点……”

小萝莉微微皱起眉，但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乖宝贝，我会的！”

张文一边安慰她，一边刺激着她腿根的敏感带，小萝莉紧绷的双腿渐渐松软下来，张文也瞬间插入一截手指。

直到手指进入快两节的时候，突然碰到一层小小的障碍。小丹立刻弓着腰，苦着脸喊道：“疼啊……”

小萝莉的处女膜啊！张文兴奋得快疯了，但也知道不能用手指夺了妹妹的处子身，赶紧往外移了一些，深怕不小心将它弄破。待到小丹的脸色缓和一些，这才慢慢的抠挖起来，刺激着她幼嫩的小穴！

“哥……好、好舒服啊！”

小丹渐渐从不适中缓和过来，下身传来阵阵酥麻的感觉，刺激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带来不一样的快感，让她有些无力！

张文小心翼翼地开始抽送起来，蹲了一会儿，腿也有点酸了，索性站起来往她旁边一躺，将妹妹娇嫩的小身子抱住，手指更肆无忌惮地逗弄着她青涩的小穴！

小丹的呼吸愈来愈急促，满脸通红，美丽的大眼睛渐渐蒙上水雾，看起来更加娇艳动人，小嘴微微张开似乎闭合不上，吐着暖暖的呼吸让人感觉很妩媚！

小嘴艳红欲滴的诱惑让张文忍不住，猛地将她的脖子一抱，凑上去亲住妹妹这动人的樱桃小口，品尝着她芬芳的香味！

小丹的嘴本来就是半张着，张文毫无困难就进入她的口腔，开始舔弄着她的丁香小舌，将自己的唾液一口口的渡进她的小嘴里！

下身的快戚本就让小萝莉丧失理智，这会儿张文一亲，她已经彻底的傻了，张着嘴任由张文逗玩，小舌头无力地动几下后，没有反抗，闭上眼享受着亲嘴的美妙滋味！

张文一边抠着她的小穴，一边亲着她的小嘴。妹妹柔软娇小的身子完全依偎在自己怀里，感觉特别舒服，这下张文也不客气了，亲了一会儿，直到小萝莉受不了的推着自己，才恋恋不舍的放开她，笑咪咪地问：“小丹，舒服吗？”

“哥……”

小萝莉眼神迷离，似乎已经舒服得说不出话，长长的湿吻过后，嘴角还挂着一条透明的唾液，更多了一股难言的诱惑。

张文这时候红着眼，已经有点忍不住想占有她的小身体。什么话也没答她，猛地将她的衣服一拉，直接拉到脖子处，露出里面美丽动人的小胸部。

小丹还不习惯穿胸罩，鸡蛋般大小的一对小乳房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圆润饱满的很可爱。小小的乳头犹如米粒一样，青涩中又带着明艳的粉嫩，如同点缀一样，让她的小胸部更显动人，肌肤雪白如玉，加上一层动情的粉红更显漂亮！

张文忍不住一口含上去，直接将她嫩嫩的小乳房含在嘴里，将鲜嫩的乳房全部裹住，舌头开始去舔弄她小小的乳头。

小丹立刻发出愉悦的呻吟，不安地扭动着尚在发育的小身子，嘤咛着：“哥……啊……”

张文继续不客气地品尝着妹妹的嫩乳，也明显感觉到小丹的下身分泌出愈来愈多的爱液，手指的进出变得更容易。

小丹的身子也变得火热起来，这种上下其手的攻势，哪怕是妩媚少妇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她这个尚在发育中的小萝莉！

小丹一直颤抖着、呻吟着，第一次品尝这样的美妙滋味，让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

张文也是分外的卖力，在妹妹动情的反应下，几乎忽视自己的需求，只想让她好好的享受一下性爱的快感！

小丹娇喘着享受哥哥的疼爱，突然一股力量从下身直接牵引着大脑的神经，让全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舒服得头皮一阵的发麻，剧烈的快感让人快要窒息。

小萝莉睁大了眼睛，张大嘴，呻吟起来：“哥，我、我……”

见她全身紧绷，身子不停的抽搐。张文意识到妹妹可能要来高潮了，马上殷勤的一只手加快抽送的力度，另一只手猛地按在她的小菊花上，嘴更加用力地吸她的乳房。

突然加快的强烈刺激让小丹再也无法承受，全身剧烈地颤抖，“啊浮”的呻吟起来。幼嫩的子宫一阵收缩，小小的阴道也紧紧地夹住张文的手指，在张文的爱抚下迎来人生的第一次高潮。

一股火热的爱液喷洒而出。张文马上放弃她的嫩乳，趴到她的腿间，猛地吸住她的小穴，用力地吸吮起来！

“哥，我、我要死了……”

剧烈的高潮过后，小萝莉全身瘫软，整个人像是被抽去灵魂，脑子一片空白，舒服得让人都快死了！

张文大口大口的将她少量的爱液全吞到嘴里，感觉清清淡淡的没什么味道。又为她仔细地舔舐羞处后，这才笑咪咪地站起来，看着妹妹兴奋得充血的羞处，腿间湿漉漉的一片很好看，再看妹妹满足的模样，青涩中带着妩媚，更是让人食指大动。

小丹闭着眼休息了好一会儿，不停地舔着发干的嘴唇，小模样看起来更加妩媚。张文也不急色，将她拉起来后，抱着她小小的身躯，温柔地看着妹妹快乐的模样。如此娇嫩的小萝莉被自己弄得高潮，张文心理上的满足甚至可以盖过肉体上的需要。

休息了一会儿，小丹的呼吸这才缓和一些，眯着眼倒在张文的胸膛上，气喘吁吁地说：“哥，刚才真的很舒服……”

“舒服就好了！”

张文本想让她也为自己口交一下，但一想姨妈还在外面，再搞下去可不知道得多少时间，想想还是算了-小丹慢慢的回复体力，给了张文羞怯而又动人的微笑后，小手突然按在张文的胯间，一边揉弄着坚硬如铁的命根子，一边调皮地说：“哥哥，你好坏哦！趁这时候占人家的便宜……”

张文拍了拍她光白如玉的小屁股，故意虎着脸说：“行了你，还不赶紧起来——会儿，别说姨妈会看到，哥要是兽性大发的话，你可就惨了。”

小丹狡黠的笑了笑，一站起来衣服刚好落下，遮盖住身上的春光，只是披头散发的模样有些滑稽。她半眯着眼，看着张文鼓鼓的胯间，挑逗着问：“哥，那你怎么办？可别憋死啦……”

“你这个小了头！”

张文一边起身朝盥洗室走去，一边哭笑不得地说：“憋不住怎么办？要哥现在插你吗？”

“切，我可不要！”

小丹又是一副调皮活泼的模样，尽管腿还有点发软，但还是蹦跳着跟上来，做了个鬼脸，笑嘻嘻地说：“你还是去插秀秀姐吧！她和姐姐比较喜欢，我可不要！”

“臭了头。”

张文宠爱的笑了笑，一边看着妹妹面上高潮未退的余红，一边刷起牙。

小丹哼着小曲站在张文的旁边，突然眼里闪过一丝顽皮。趁张文不注意的时候猛地蹲下来，一把将张文的内裤拉下来！

“干什么……”

张文满嘴的泡沫，含糊不清的问了一句。

小丹抬起头来，青涩的小脸上带着温柔，美眸里尽含着柔和的光芒。看了看张文一眼，轻声地说：“哥，你不许动，人家也要让你舒服一下……”

“啊……”

张文瞪着眼睛，惊讶地看着她！

小丹不为所动，顽皮的笑了笑后，小手握住硬了一早上的命根子，眼睛直盯着发紫的龟头，尽管眉头还是小小的皱一下，但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慢慢的凑上来，用小舌头轻轻地舔了马眼一下。

蜻蜓点水的一下，舒服得让张文打了一个冷颤，无力的往后一靠，靠在洗手台上，手里的动作也停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妹妹幼嫩的小脸上，尽是娇媚的埋在自己的胯间！

小丹脸上多少还是有点羞红，不过还是克服心理的障碍。慢慢地张开小嘴，将龟头含进去！

尽管她很主动，但青涩的小萝莉哪有什么技巧可书。享受了一阵被她小嘴包围的快感后，张文已经有些受不了，索性抱着她的小脑袋，给了妹妹一个鼓励的眼神后，挺着腰前后动起来，享受着妹妹温热的小嘴和主动的讨好。

小丹本来有些紧张，但还是渐渐的适应哥哥的巨物在她的小嘴里进出的感觉。尽管只能进去一点点，但张文的每一下都很温柔，深怕会吓到刚刚被自己调教成功的小萝莉。

浴室里一片安静，除了每次命根子插进她的小嘴里那“啧啧”的水声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动静。

张文兴奋得看着妹妹在自己胯下温顺得和只小猫一样，这种征服的成就感甚至比起真实的做爱更加强烈。

小丹的小嘴闭合不上，一点一点的唾液正沿着嘴角往下流，再看她那迷茫而又带着几丝妩媚的眼神，这性感的表情让张文兴奋得快要疯了。

两人正沉浸在快感中，突然房间的门被打开，外边传来陈晓萍疑惑的声音：“小文，你们快出来吃饭啊！怎么慢吞吞的？”

突然的声音把两人吓了一跳，小丹迅速地吐出命根子，有些慌张地整理起自己的衣服和头发。张文也是赶紧穿上内裤，一边刷着牙，一边走出去，含糊不清的答道：“马上……”

陈晓萍看了看张文只穿内裤的样子，脸上带着一丝的媚红，有些发嗲的嗔道：“真是的！洗一下有需要那么久吗？小丹那丫头呢？叫她赶紧出来吃饭吧！”

“她在洗脸……”

张文说得含糊不清。

这时候小丹也是配合的在小脸上泼了几把水后，一边擦着水珠，一边若无其事的走出来，还故意做出一副嫉妒的模样，不满地嘀咕着：“哥，我也要买那个洗面乳，洗起来很舒服……”

张文马上递给她一个赞许的眼色，小萝莉到底还是机灵，马上就反应过来。

陈晓萍不疑有他，毕竟两人装得实在太像。一看小丹的模样也确实像在吃醋，马上就温和的一笑，逗她说：“你这个鬼了头，吃起你嫂子的醋了！”

“这破哥哥！”

小丹鼓起腮帮子朝张文做了个鬼脸，用不满的语气说：“有了老婆就忘了妹妹，买了东西也不准备我一份！”

张文漱完了口，笑呵呵地说：“你要喜欢的话，下次我买给你啰！”

“这才像话嘛！”

小丹高兴得笑了笑，哼着小曲走出去，依旧活泼调皮的模样，几乎看不出半点的破绽。

陈晓萍则恋恋不舍地看了张文一眼，慢慢地关上房门。

陈晓萍幽怨的眼神让张文色心大动，尤其姨妈被自己滋润后愈来愈漂亮，稍微的打扮也是个动人的尤物。如此妩媚的美妇早已经是自己的胯下之臣，想想她浅吟高唱的模样，张文不由得嘿嘿直乐！

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姨妈在自己胯下呻吟的美景，再看看自己硬了一早上的命根子。张文一边穿着短裤，一边想，一会儿一定要支开妹妹，在姨妈成熟的肉体上发泄掉这股邪火！

第五章：美味

这一顿饭不知道算是午饭还是早饭，时间上有一点点尴尬。不过清粥小菜，加上几条煎过的咸鱼，这种清淡可口的饭菜，也让张文食指大动，毕竟最近的生活真的有些堕落，大鱼大肉吃多了谁都受不了，偶尔来一点清淡的食物也是不错。

小丹自然是没那么喜欢了，不过她也没多说什么。或许是因为早上偷了钱的缘故，感觉上还和平时有点不一样，起码没了那嘁嘁喳喳的雀跃，显得有些老实。

“小丹，你回工地去！”

吃完饭后，张文一边走出门，一边朝陈晓萍使了个眼色，又朝妹妹嘱咐说：“记得多看着点，虽然舅舅在那边，但你要是一天到晚都在玩，也是会被挨骂的，知道吗？”

“知道啦！”

小丹嘴巴一抹，给了张文一个甜到腻人的微笑，眼里似乎多了一点暧昧的情愫。

陈晓萍会意的红了红脸，不过还是大大方方地说：“我先去擦洗一下，这大热天的浑身是汗，难受死了。小文你等我一下，一会儿载我回老房子，想拿点东西过来！”

“嗯！”

张文点了点头，心里却是暗自窃笑：看来姨妈也知道自己一会儿要干什么了，擦得香香的才能好好的品尝她的身体，具体贴啊！

陈晓萍一转身走进盥洗室，小丹见她把门关上了，立刻就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凑上来，一边拉着张文的胳膊，一边撒娇说：“哥，人家没零用钱了！”

“早上的钱呢？”

张文疑惑地看着她，享受着妹妹小小的胸部挤在自己的手臂上的感觉，虽然小但充满弹性，感觉很舒服，这了头真的是愈来愈会勾引人！

小丹难得红了一下脸，不好意思地说：“谁知道你拿出来以后丢到哪里了？”

“你这个坏了头！”

张文呵呵的一笑，宠爱的刮了刮她的小骨子后，开始掏裤兜，摸了一会儿，还是摸出一大把零钱递给她。

小丹满心期待，没想到张文会拿一堆零钱给她，立刻就有些不满地嘟起小嘴，不乐意地说：“哥，你就不能多给我一点吗？”

张文抓过她的小手，把钱往她手里一塞，笑呵呵地说：“行了吧，自己数数看有多少。要是我真给你张一百的，你拿去陈伯那里买东西的话，万一妈知道我也得挨骂啊！”

小丹尽管还是有些不乐意，不过想想也是，要是被妈妈知道自己要了那么多钱，肯定得挨一顿臭骂。接过钱来仔细地数一下，顿时就两眼放光，说道：“哥，有一百多块钱呢！”

“你知道就好！”

张文温和的笑了笑，疼爱地说：“不过你可不许乱花，知道吗？这个星期我就给你这些钱，花完了可不许找我要！”

“知道了，哥！”

小丹欢呼了一声，猛地抱住张文的脖子，蜻蜓点水的印上青涩的吻，笑咪咪地说：“哥，你好伟大啊！我爱你！”

“爱我？你老实点我就求神拜佛啰！”

张文摸了摸脸上那柔软的触感，伸手朝她的小屁股拍了一下，笑呵呵地说：“赶紧去换衣服吧！还有别总和那群小孩一起瞎闹，你也不小了，有空多去学校让林老师教你识字，知道吗？”

“知道啦！”

小丹笑得像花儿一样的迷人，突然幼嫩的小脸上有一点担心，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张文，怯生生地说：“哥，早上的事……”

“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的。”

张文自然知道小孩子最怕的是什么，做了这样的事，除了害怕被长辈打骂以外，其实最怕的还是别人的嘲笑，从一开始就打算维护小丹的自尊心，自然不会在这件事上多说什么。

“哥，你真好！”

小萝莉满脸的幸福，水灵的美眸尽含着柔和的深情，青涩又带有诱惑的眼神，看得张文脸都有些红了。

“行了！”

张文害怕再被她这样看下去，自己会兽性大发，赶紧挥了挥手，用不耐烦的口吻说：“赶紧去换衣服，一会儿出去，记得锁门知不知道？”

“知道啦！”

小丹咯咯的笑起来，抱着张文狠狠的亲了一口，这才摇着小屁股蹦蹦跳跳地跑回房间，快活得像只小鸟一样。

陈晓萍这时候刚好出来，微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没什么！”

张文摇了摇头，一脸疼爱的说：“这鬼了头，要到了零用钱能不开心吗？”

陈晓萍这时候素面朝天，洗洁过后看起来清爽无比，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眼眸含春地看了看张文，娇声道：“小文，一会儿先陪我到新房子那里看看吧！”

“好，一会儿我去牵摩托车！”

张文说话的时候，眼神都已经变得下流起来，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豪乳看。

两人说的都是一会儿，那趁小丹出去的时候要干什么，自然是心照不宣了。

还没等小丹出去，家里的电话却不合时宜的响起来。

陈晓萍脸上有些不乐意，但还是体贴地说：“先接电话吧！”

“嗯！”

张文也没多想，不过疑惑的是自己家里的电话没几人知道，甚至号码自己都记不得，会是谁打的？

“喂，哪位？”

张文现在已经习惯客气的语气。

“小文，你醒啦！”

电话那头传来陈强炸雷一样的声音，像开机关枪一样炸得张文脑子都有些发懵：“家里还有谁在啊？我现在在村委会这里，一会儿要去买雄黄，小丹那孩子太皮了，我怕她坐不住乱跑，你找个人去工地看着。”

张文被他炸得眼冒金星，好一会儿后，才回过神来，看了看含情脉脉的姨妈，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不过还是答应说：“姨妈在这里，一会儿让她过去吧！你傍晚能回来吧？”

“能！”

陈强哈哈大笑道：“就这样了，晚上回来再找你喝酒。”

说完，陈强直接把电话大喇喇地挂了。张文一放下电话，马上难受得掏了掏耳朵，这嗓门里是加了多少的喇叭，居然这么响，这要晚上喊一声的话，恐怕整村子都能听到，也不怕全村的狗，不分公母一听就集体发情，真是的！

“怎么了？”

陈晓萍在旁边关心又是好奇地问道：“是强子打来的，有什么事？”

“是啊！”

尽管不大情愿，但张文还是苦笑着说：“一会儿他要去办点事，现在工地没人，小丹那孩子看不住地方，可能咱们得过去一趟了。”

“好！”

尽管二人世界的时间没有了，但陈晓萍也不是那种娇惯的女人，脸上的失落一闪而过，马上又一副没事的样子。

简单的安排小丹去帮姨妈看新家，尽管她是有些坐不住，不过带着一群孩子在那里玩也可以，反正那边也没什么事，就是怕别人偷懒而已。

至于养殖厂那边已经快完工，张文也得去看看，看计划是不是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锁上门后把摩托车推出来，骑上去一发动，张文笑呵呵地看着妹妹一蹦一跳的跑远，这才给陈晓萍一个温柔至极的微笑，说：“姨妈，咱们先兜一圈吧！”

男人配摩托车，尤其配上是帅气的摩托车时最有魅力。

陈晓萍这时候眼睛都有些冒星星了，欣喜地点了点头，就坐到张文的后面。

沿着海边的小路一直骑去，两人一路上默默无语的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

即使临近中午的太阳有一点毒辣，但陈晓萍也丝毫没有难受的感觉，只觉得在海风拂面的时候，两人一起兜风，有一种难书的浪漫感觉。

由于村里的熟人太多，一开始陈晓萍还很避嫌的坐得远一些。绕了一大图，骑到一条偏僻林荫小道里，明显这时候已经没有别人忙碌的身影，张文马上放慢车速，从后视镜看了看姨妈那犹如少女怀春娇羞含喜的微笑，不禁心动地说：“姨妈，你真美……”

“臭小子，你瞎说什么！”

陈晓萍嗲嗲的嗔道，但是笑得更甜了。

想想姨妈那对H罩杯的豪乳，张文不由得有个坏主意，猛地掐住离合器跟煞车，车子立刻急停一下。陈晓萍惊呼一声，猛地贴到张文的背上，小手立刻本能的抱住张文的腰。

好有力的撞击啊！这一对巨乳真是不同凡响，这一撞上来可以感觉到它们的分量和硕大，紧紧的一贴真是有弹性！张文顿时淫荡得嚎叫起来：“姨妈，你咪咪真大啊！”

“你这个小色鬼！”

陈晓萍娇嗔着，小手不满意的掐了掐张文的腰，不过却享受的将脑袋贴在张文的后背，小手也紧紧的环上来，一头长发任风飞舞，看起来更显动人。

“呵呵，不色的话就不是男人了。”

张文哈哈大笑，下流地说：“你说说看，要是男人不好色的话，现在地球有那么多的人口吗？”

“去你的！”

陈晓萍又掐了一下，不过轻得几乎和抚摸没什么区别。

张文专心地骑着车，但车速已经慢得像走路一样，虽然这里没看到什么人，不过大白天的也不适合搞野战什么的，两人也只能享受情感上的甜蜜，暂时控制肉体上的欲望。

两人默默的贴在一起，享受着这平凡简单的小浪漫。直到车子出了林荫小道时，陈晓萍才恋恋不舍的将手放开，虽然有点留恋，但还是体贴地说：“小文，咱们别兜太久，先去工地看看吧！你几天没回来了，先办正事要紧。”

少妇的体贴最让人心动，张文温柔地点了点头，尽管也很想和她温存一下，不过还是掉转车头朝养殖厂开去。毕竟有了事业以后，才能让她们遇上好日子，也不会辜负姨妈的温柔体贴。

养殖厂还在热火朝天的动工，由于养水蛭的场所不需要过于复杂，所以雏形早就建好，连办公室和仓库都早已完工，现在还在赶工的只是围墙和一些基础设施，差不多两三、天的时间就能完工，野生的种苗也早就准备好，一完工就可以投入养殖。

到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南方的夏天很炎热，甚至于很闷。潮湿的海风一吹让人根本无法打起精神，所以午休几乎成了这一带雷打不动的规律，现在张文也开始有点犯困。

树林里，工人们正忙着准备午饭，原本是各人带着馒头、咸菜，不过陈桂香难得大方一次，包了他们的午饭，这会儿三五成群的围坐在一起聊天，就等着买饭的人回来。

做体力活的大多都是男人，一个个无精打采的，但一看到明艳动人的陈晓萍，不由得都眼睛一亮。没了村姑的土气后，她就像颗熟得诱人的桃子一样，娇艳欲滴的模样，让人恨不能咬上几口，一对人间凶器更是让四处都发出吞咽口水的声音。

陈晓萍被他们这一看，难为情之余也有点愠怒，眉头一皱板起了脸，狠狠的一瞪立刻就把他们瞪得不敢再看。当然有老婆一起来干活的人，自然免不了回家得挨一顿骂了。

“文哥！”

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伙子凑上来，一边递着茶水，一边殷勤地问：“你回来啦！休息的怎么样？”

“还不错！”

张文勉强算是认识他，张家本家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名字似乎叫虎子，是个挺机灵的人。他其实比张文还大一岁，但钱多腰板就比别人硬，人家一声“哥”，自然也恭维得张文很受用。

“呵呵，要不要先看一下有哪里需要修改的？”

虎子殷切的要带张文，看一下快完工的养殖厂。

“嗯！”

张文喝了口茶水，放下碗，朝陈晓萍嘱咐说：“姨妈，我进去看一会儿。天太热了，你还是在这里待着吧！”

说完，转身和虎子一起走进去。满地的荆棘早就被清光，全堆在河边晒干，等着当柴火用。地上铺了水泥，虽然有些燥热但也显得干净。

厂里的面积也算挺大的，模拟生态养殖的池子有三十多个，虽然前期因为还不懂该怎么养，弄死不少的野生水蛭，但这会儿也算成功的有了第一批种苗。其他的地方大多还是空着的，毕竟地虽然便宜，但太大了也用不上。

靠山边的那一块，建了养殖田螺的专区，这一代的野生田螺也是不少，再加上这东西好养活，基本上就是用原来的小池塘种上点莲角和其他的水菜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也就解决饲料的问题，大大减少养殖的成本。

虎子一边殷勤地带路，一边恰如其分的解说最近的情况，张文也很满意。

两天过后，自己的事业就可以开始了，现在每个池子都开始注水，到时候就可以放种苗了。

走了很大的一圈，从厂里出来的时候，虎子也识趣地闭上嘴。帮张文搬来太师椅放在树林里，殷切地问；“文哥，到时候你这要招多少人啊？”

他这话一出，其他人立刻投来期待的神情。在这干活的大多都是张姓本家的人，这一带又没什么工作可干，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他们这些不想出外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大家也想在这儿找个事做。

这些张文不是没考虑过，但也担忧都是熟人，厂里全是乱七八糟的亲戚以后也不好管。虽然这种地方不适合搞企业管理，但任其发展成家族企业的话也会出问题的，可是若没有比较放心的人来管也不行。所以张文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打哈哈的说：“等我回去算一下得多少人，总得找些专业的是吧！”

“嗯！”

虎子倒没怎么在意，但其他人纷纷露出失望的神色，毕竟渔闲的时候，能有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事。

这时候饭来了，陈桂香的大方也是有限的。依旧是馒头、咸菜，只是多了几块卤水豆腐，清淡得让人都有些吃不下，工人们一个个也都无精打采。

张文有些看不下去，从兜里拿出一百块钱递给虎子：“虎子，你去买点熟食吧！这大热天，不吃点肉怎么给我好好干活啊！”

“好！”

虎子应了一声，把钱递给旁边一个骑着旧摩托车来的家伙，伙食难得能改善，立刻让众人面露微笑。

“文哥，和你说件事！”

这边张文水刚喝完，虎子立刻殷切地过来，堆着笑说：“啥时候你回祠堂入个名啊？家里那些老人一直在问，你又忙，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入什么名？”

张文疑惑地看着他。

虎子赶紧解释道：“是这样的，咱不是都姓张吗？有了孩子得入名才能进祖册，侯明叔的坟碑才能刻上字嘛！地方都选好了，但陈姨说你忙，入土的时候刚好你不在，那法事什么的都是祠堂做的！”

话说到现在，张文也算是明白了，半眯起眼，笑呵呵地说：“那还真谢谢他们了，到底是自家人啊！胳起事来我也放心。”

虎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有些尴尬地说：“文哥，你就别逗我了。你那么聪明，哪会不明白我的意思，咱这地方谁家有钱，不修一下祠堂光宗耀祖啊！陈姨那性子谁不知道，我哪敢去开这个口。”

“嗯！”

张文也不再装傻，点了点头，说：“等过几天吧！等我把手里的事忙了一段落，再去认祖归宗，先替我谢谢他们了。-“知道了！”

虎子呵呵的一乐，松了一口气。陈桂香的性子可是出了名的，和她要钱？没准会被她要了命。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后，张文看姨妈有些犯困，慵懒地打着呵欠，马上把太师椅放平让给她，温柔地说：“姨妈，你躺一会儿吧！正好可以睡个觉。”

“嗯！”

陈晓萍揉着眼躺下来，高耸的美胸和慵懒的娇媚更显动人。不过她还是体贴地说：“我就躺一下，一会儿你睡吧！”

“不了！”

张文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柔声地说：“我去学校那边看看，开工了我还一直没去看过呢！”

“路上小心点。”

陈晓萍俨然就像个新婚的小媳妇，眼里的关切让人心动不已。

“知道了！”

张文左右一看，周围都是人，没办法来个吻别，只能郁闷的骑上车，和她深情地凝视一会儿后走了。

说真的，张文是对学校没什么兴趣，只不过要找个借口让姨妈安心休息而已，骑着车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会儿，就受不了阳光的毒辣。原想回家吹一下冷气，但想想大白天的睡懒觉不是什么好习惯，最后还是无奈的朝学校骑去。

几乎倒塌的土墙全变成新的红砖墙，大门也成了栏杆门。虽然比起一般的小学来说还是有些破旧，但和以前像废墟一样的破败比起来可好许多，起码一看都是新的，给人的感觉很不错。

大门敞开着，张文直接骑车进去。一眼就看到已经开始兴建的教室，虽然外边连毛坯都没上，全是红砖砌得有点简陋，但能挡风遮雨才是最实用的，地还是砂石地，不过也算整理得很干净。

原本的土房全被推倒，这时候看起来有点空旷。

工人们还在里里外外的忙碌着，张文刚一停下，立刻就感觉到很多好奇的目光看着自己，凭感觉一转头，看到树底下有一群的孩子众集在一起，虽然一个个脏得和小泥蛋一样，但眼神却很清澈，大大小小的围成一围。

够他们如众星捧月般的围在中间的是一个看起来和蔼的女人，挺着个圆圆的肚子，但却不显孕妇的笨重，一脸母爱的微笑让人觉得神圣不可侵犯。

张文朝她一笑，下了车走过去，小孩子们立刻乖乖的让出一条路来。

林巧玉温婉的一笑：“你回来了！”

亲切的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张文仔细地打量着她，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憔悴、无助，或许是这段时间，在别人的劝慰下看开，感觉神色好了许多，少了几丝愁云的笼罩。她绝对算得上是一名清秀的美人，尤其是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仿佛在诉说万千柔情，只要回眸就会让人感觉心动不已。

张文笑着点了点头，站得远了一些后，点了根烟，一边抽一边说：“烟对孩子不好，我还是离远一些吧！”

“没事，哪有那么娇弱啊！”

林巧玉温和的笑了笑，温柔的神情环视着周围可爱的孩子们，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你们先去玩，有客人来了。”

“老师再见！”

孩子们一个个难掩失落，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桌上的课本，心不甘情不愿地站起来，野一点的孩子甚至还狠狠的瞪了张文一眼。

林巧玉感觉到孩子们有些过分，脸一板斥责道：“不是告诉你们要有礼貌吗？要不是这位大哥哥，学校能建起来吗？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小孩们一听，这才看着张文露出纯真的微笑，稚去又是礼貌地喊了起来：“叔叔再见！”

、“哥哥再一！”

“路上小心点。”

张文点了点头，笑着看他们蹦蹦跳跳地跑出去。

林巧玉一边收拾着小斧凳上的东西，一边微笑着说：“天这么热，咱们进屋喝点水吧！正好我也趁这机会休息一下。”

“我来吧。”

张文连忙把烟一掐，抢着把课本和笔拿到手里。

两人的手碰在一起，林巧玉也没在意，给了张文一个亲切的笑容后，一边扶着肚子，一边带着张文朝后面走去，毕竟有孕在身，走路看起来多少有点笨拙。

靠山的那一头有两间新的平房早就建好，虽然很简单，但经过粉刷看起来也满不错。

林巧玉慢慢地打开门，张文敏锐地注意到她的动作不是很顺畅，额头上布满汗水，表情还有一些难受。

屋里的摆设确实也够简单，一张容纳两人的炕、一套新的桌椅外，就只剩简单的碗、筷、毛巾之类的，连个衣柜都没有，衣服全都摆在炕头上，就连内衣也只能随便的一放，比较显眼的只有满屋的书本。不过好在看起来很整齐，也不算凌乱。

林巧玉一边将内衣塞到其他衣服底下，一边歉然道：“对不起，我这地方很破，你就先坐炕上吧。”

“不会，挺好的！”

张文一眼就看出这些东西也是旧家具。想想也是，照老妈的性格能帮她就不错了，哪能给她买什么好东西，况且都不知道她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肯掏这笔钱，不过也不能排除是别人送的。

林巧玉倒了两杯水，一边热情的招呼张文，一边问：“对了，我一直想和你说这件事，学生的学费要怎么算？”

“以前是怎么算的？”

张文也不懂，不过这个也不归自己管，出了钱已经不错了，谁还想操这个心。

林巧玉稍微算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以前是一学期五十块钱，当然不含书本费。不过现在我这样子，可能没办法教那么多的孩子，这次学校建好，我算了算，要来读书的孩子起码有三百多人，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是这样啊！”

张文有些无奈了，这破地方哪有正规的老师肯来，尽管林巧玉早就把高中的课程都自学完，但说不好听点，她也是个山寨版的，只能教小学的课程。

林巧玉试探地问：“我知道别的村也有人能教，你看是不是要招一个人过来帮忙？”

“随便，你拿主意吧！”

张文摆了摆手，摇着头说：“学校这边的事你做主就行，说不好听点，我不会管也不想去管，但最好你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费和老师的工资没问题，以前那样肯定不行的。”

“我知道了！”

林巧玉吐了一口气，释怀后的微笑美得让人沉醉。

张文这时候才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身材，尽管有个鼓鼓的肚子，但不像一般印象里的孕妇那样的胖，长腿还是很均匀、纤细，身上的皮肤虽然不是很白皙却很细嫩，这样一看更有一种别样的风情。

“你怎么了？”

不过张文也是心细，看到她一直有些不自在，马上关心地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没有！”

林巧玉慌忙地摆了摆手，多少感觉有些尴尬。

张文知道可能是因为女人较为敏感，不过一想这一带的风气还是有点保守，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可就不好了。马上用温和的口气追问：“别见外了，有什么事和我说没关系，我懂得还算不少，说不定可以帮上忙。”

林巧玉一想也是，犹豫了一下，红着脸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感觉乳房有点发胀！”

说完，立刻难为情的别过头去。

为了让秀秀怀孕，张文也看过不少相关书籍。这时候稍微琢磨，大概知道原因，马上关心地问：“是不是中间感觉有点肿胀，乳头也有点酸疼？”

尽管很不好意思，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林巧玉还是轻轻的点了点头，随后担忧地问：“不会有什么事吧？”

张文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说：“可能是奶水积多了！你要忍着不吸出来的话，会影响到以后哺乳的质量。而且要是乳头不开的话，孩子可能会吸不出奶！”

“那怎么办啊？”

林巧玉一听，急得都快哭了。

张文也很尴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最好找个人帮你吸一下，吸出奶水就好了！咕来方便的话，有种吸奶器很不错，不过我想只有镇里的医院才有卖。”

“贵不贵啊？”

林巧玉说话的时候，显得担忧，现在钱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除了自己的生活外，孩子呱呱坠地以后，得花钱的地方更多。

“不知道啊，不过肯定不便宜！”

张文摇了摇头，稍微琢磨一会儿，建议说：“不然找人吸也可以，你可以找个熟悉的朋友帮你。”

“找谁帮啊？”

林巧玉红着脸说：“这种事叫我怎么开口？”

“那我也没办法了！”

张文无奈的一摊手，但还是关心地说：“只不过为了孩子，我建议你还是趁早做比较好，要是等到以后，效果可能会差一点，而且憋着你也会难受。””-旭样啊！”

林巧玉一时间很为难，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张文几眼后，突然红着脸站起来，走过去将门锁上，转过身来扭捏地说：“那你能帮帮我吗？”

“啊？”

张文目瞪口呆的说不出话。天地良心！说这些话的时候，绝对没有企图，说出于同情也好，出于关心也好，就是没有怀不良的目的。

林巧玉胀红了脸，声音低低地说：“我和家里的人早就闹翻，这种事总不能去和别人开口，再说了她们也未必懂。你比较知道该怎么做，你来的话，我能放心一点！”

这样的建议，张文犹豫了，有些忐忑不安道：“可是，你就不怕吗？”

林巧玉摇了摇头，笑着说：“不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只要你别和人家说就行了。再说了，我就一个寡妇有什么好怕的，倒是怕你介意。”

张文被她这建议弄得无法拒绝，犹豫了一会儿后，点了点头说：“那好吧！你先坐在炕上。哪里有热水？”

三亚里有。”

林巧玉说完乖乖的坐上去，只是还有些难为情，扭捏着也不敢脱自己的上衣。

张文也是有些不自在，毕竟要帮一个孕妇做这样的事，确实感觉很奇怪。不过还是倒了一盆温水，拿来她的毛巾泡上水，一转头，看着林巧玉难为情的模样，娇羞中带着一点点的不安，看起来也特别动人，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不自觉想去关爱她。

“把上衣脱了吧！”

张文走了上去，温柔地按着她的肩膀。

林巧玉轻轻的点了点头，一咬牙，有些笨拙的脱起上衣。白色的衣服掉在炕上时，脸上红得让人陶醉。

张文也是睁大眼睛，圆圆的小肚子鼓起来一点都不难看，反而让人期待里面孕育的小生命。虽然肉色的旧胸罩不是很香艳，但包裹着一对饱满的乳房，看起来有一点的紧，雪白的乳房看起来特别的美丽，肌肤看起来吹弹可破，粉中带白的很漂亮。

林巧玉这时候也不再扭捏，将头发扎成一束小马尾后，慢慢的伸手从后面解开扣子，在张文面前慢慢的将胸罩脱下来，脸上红得都快滴血了。

一对饱满的乳房立刻跳出来，因为怀孕的关系显得很大。乳头像黄豆般的大小，是美丽的艳红色，一点都不像是要生孩子的孕妇，很鲜嫩。但细心一看，似乎胸罩有点小了，都勒出一些印痕，让人一看真是又爱又恨，浅浅的红印破坏这对美丽的乳房，真是糟蹋啊！

尽管艳景当前，但张文还是定了定心神，仔细地看着她的乳房，关切地说：“怎么会勒成这样？是不是胸罩太紧了？”

林巧玉何曾在别人面前暴露过，这会儿被张文看得很不安，不过还是点了点头，无奈地说：“怀上孩子后就变大了，但一直没出去，就没买新的胸罩了，原来的一穿显得有点小。”

“别动！”

张文一边拧着毛巾，一边认真地说：“怀孕了以后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避免发炎以后会影响到奶水的质量，我先帮你擦一下。”

“我、我自己来！”

林巧玉这时候也很难为情，不怎么敢让张文碰。

张文也不推托，将毛巾递给她，一脸庄重地看着一名美丽的孕妇在面前红着脸擦拭着她的乳房，轻柔、缓慢的动作看起来更显诱惑。

张文想到一会儿要品尝她的乳房和初乳，心里就一阵莫名的兴奋，但还是不忘认真地告诉她，该怎么去擦拭比较好。

为了孩子，林巧玉也是放下矜持，照着张文的话，一手托着乳房，一手很仔细地擦拭着，即使是擦到乳头时也不敢含糊。

“好了！”

林巧玉红着脸将毛巾放到一边，那羞怯的模样，简直像是送上门的羔羊一样，美丽的乳房清爽无比，看起来更是饱满诱人。

张文也不多说，毕竟这事占了人家的便宜，那也不能乱来。照着书里所说的走上前去，先是伸手在她的乳房上按一下，试探着问：“这样疼吗？”

林巧玉粉眉微皱，本能的想退后，但马上又克制住，难受地点了点头。

“以前有奶水流出来吗？”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用双手复盖上去，将她的圆乳握在手里，轻轻地揉起来。

林巧玉脸色瞬间胀红，轻轻地摇了摇头。

张文慢慢地揉了一会儿，看她的神情有些茫然，赶紧解释说：“这是在按摩你的乳腺，对以后的哺育会有帮助的！”

“我知道！”

林巧玉这时候也显得大方，朝张文羞怯地笑了笑，说：“摸都让你摸了，我还怕什么？”

“呵呵！”

张文知道她是开个玩笑，想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揉了一会儿后，给了一个让她安心的眼神，一弯腰，打量了这对美丽的宝贝一眼后，托起一只乳房对准乳头含下去。

“嗯……”

林巧玉本能的呻吟一声，妊娠期也是有很大的需要，再加上很久没被男人碰过，张文这一含立刻就让她感觉到下身有一点湿润，呼吸一下就急促起来！

张文习惯性的将乳头温柔的舔弄好一会儿，感觉林巧玉的呼吸愈来愈急促时，这才猛然想到自己又不是在和她调情，干嘛要挑逗她呢？还是先办正事要紧，想到这里，立刻就含着乳头，用力地吸吮一下！

“啊……”

林巧玉疼得叫了一声！

张文吐出乳头一看，还是不通，马上殷切地说：“再忍一下吧！吸不出来。”

“轻点！”

林巧玉这时候心乱如麻，尽管有了正当的理由，但被一个还不是很熟悉的男人这样碰触自己的乳房，感觉还是有些难堪。

“嗯！”

张文点了点头，又含住乳头，这时候她的乳头已经很硬了，张文用舌头围绕着她的乳晕慢慢地滑几圈，这才猛地一吸。

这次林巧玉更是疼得咬着牙全身一抖，但一股热热的汁液也随之进入张文的口中。

热热的，有一点甜味，但也有些类似杏仁的腥味。张文品尝几口，还是忍不住将这些人乳全咽下去，继续含着她的乳头吸吮，将剩余的初乳全吸出来。

疼痛过后，林巧玉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心乱如麻地看着自己的乳房被眼前的男人吸吮着，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感觉情欲似乎正在一点一点的攀升，久未被滋润的下体渐渐地潮湿起来。

“好受多了吗？”

直到吸不出东西，张文这才满意地舔了舔嘴唇，开玩笑地说：“没想到第一次就让我喝了，希望肚子里的小功贝别恨我和他抢吃的！”

“去你的！”

林巧玉被逗得噗哧一笑，美丽的乳房上下颤动着更家动人，感觉也是轻松许多。

“马上就好了。”

张文说着又含住另一颗乳头，如法炮制的将另一只乳房的奶水也吸出来，尽数吞进自己的肚子里。

林巧玉感觉轻松多了，只不过却被张文挑逗起本能的情欲。因为难为情的关系，张文刚一吸完，她就迫不及待的将上衣穿上，或许是因为胸罩穿着实在太难受，所以她里面保留着真空的状态，脸上多少还是有些羞红。

张文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舔着嘴唇，嘻笑着说：“感觉好多了吧？”

“嗯！”

林巧玉点了点头，轻声地说：“谢谢你了。”

“不用谢了！……”

副娇羞的模样实在迷人，尤其说话的时候红唇一张三口的很诱人。张文装了好一会儿的正经，再也忍不住凑上前去，在她嘴上轻轻的一吻，笑咪咪地说：“让你自己也尝一下是什么味道。”

林巧玉顿时愣住了，如果说刚才是不得已才让张文占了便宜，那现在就是调戏了。她好一会儿后才回过神来，羞怒的刚想瞪几眼时，张文已经开了门跑了！

美味的人乳、新鲜的未亡人、娇俏的孕妇。想想都血脉贲张，张文有点舍不得这个坚强的女人，不过眼下便宜已占尽，还是别太过分比较好，能有这程度的接触已经算不错了。

心情大好啊！张文骑上车的时候哼着小曲，看着林巧玉站在房门前用幽怨又是复杂的眼神看着自己，那眼神看得人一阵的疼啊！要是搞不清状况的人，还以为是自己搞大了她的肚子后要跑路。

“ByeBye！”

朝她抛了个飞吻后，张文一边放肆的笑着，一边发动车子骑出校园。

林巧玉满脸胀红，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这家伙真是的——开始那么正经，这会儿却是嘻皮笑脸，有时候看起来很文静，但又像个小孩一样的顽皮。张文不知道，自己会那么快就让这名美丽的孕妇心乱如麻，难以入眠！

送走了张文，林巧玉只感觉下身痒得很难受，红着脸将门锁上，将裤子一脱，内裤中间已经湿了一片，刚才要不是强忍的话，恐怕就会在张文娴熟的吸吮中呻吟出来，甚至会控制不住想让他满足自己的空虚！

“这该死的小鬼！”

林巧玉红着脸将内裤换下，有些茫然的回味着刚才那舒服的感觉，当要换干净的内裤时，不免犹豫了一下。下身的空虚和酥痒很强烈，犹如千万只蚂蚁在啃咬一样，刺激得情欲澎湃起来，让人浑身燥热、坐立难安的很难受。

林巧玉禁不住咕能的渴求，将干净的内裤放在一旁，红着脸躺在炕上，小手慢慢的绕过圆圆的肚子，小心翼翼地摸了满手的爱液。尽管感觉有些不安，但还是按捺不住用小手，慢慢地安慰自己寂寞的空虚，低低的呻吟着，自慰起来。

脑子里一开始是以前和丈夫欢爱的场景，一只手在腿间爱抚着，另一只手不安地柔捏着已经舒服很多的乳房。在快感逐渐强烈的时候，林巧玉惊讶地发现，幻想中丈夫的那张脸竟然变成张文的脸，他一脸疼爱的压在自己身上，身体用力的一下又一下的征服着自己。

搁随着快感更加的剧烈，林巧玉已经没办法思考那么多，手指慢慢的插入阴道内，开始前后的抽送起来，跟着脑子里那荒唐的想法一起迎接高潮的来临。

“啊……”

几声压抑的呻吟过后，林巧玉无力地喘息着，脸上带着满足的潮红，披头散发的模样显得妖冶无比，敞开的腿间潮湿的一片，更显淫秽、诱人。

张文要是看到这一幕的话，肯定会把脑子切碎了拿去喂猪。早知道把她逗得已经欲火焚身，就应该打铁趁热品尝一下这特别的滋味才对，真他妈的可惜！

第六章：大炕情愫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已经临近下午，张文虽然很想找个地方玩。但无奈的一想，自己认识的路不多，而且认识的人也很少，想来想去也只能乖乖的回工地去看看情况，毕竟家里的女人都出去没有人陪，一时间也很无聊。

小树林里，陈晓萍躺在太师椅上睡得很香，安静的睡相看起来很可人，均匀的呼吸似乎还带着淡淡的香味，每呼吸一下伟大的胸部就跟着起伏，柔媚的睡态让人恨不能冲上前去将她就地正法。

张文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姨妈睡得那么甜也就没去打扰她的美梦。坐在一边深情的凝视这个和自己灵肉交融的美妇，过了一会儿，才起身朝养殖厂走去开始忙正事。

虎子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迎上来，殷切地陪着张文逛起来，手拿着本子记着要修改的事。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特别的机灵，甚至有的想法连张文都没有想到，大大的弥补一开始的不足。

忙到傍晚，总算有点时间可以坐下来休息。陈晓萍也悠悠的醒来，一看张文的摩托车在，体贴的没有去打扰张文办事，而是准备了清凉的茶水在外面等着，就像个温柔体贴的小媳妇一样。

张文走出来的时候，她正在发呆，猛地一看见张文，脸上立刻露出可人的微笑，拿起茶碗递过来，体贴地问：“累了吧！天热，你赶紧喝一点解解渴。”

“嗯！”

张文给了她一个深情的眼神，端过茶水一饮而尽，甘甜的水流滑过喉咙，确实把夏日的烦躁缓解不少，让人感觉舒服很多。

工人们也三三两两的下了班，打了声招呼后一个个有说有笑的回家。眼看周围都没人了，老实了一天的张文自然是满脸色笑地看着眼前的美妇，眼里的渴求表露无遗，目光放肆地扫视着她的美胸。

陈晓萍自然也看出张文的色欲，再加上待了一天确实也想好好的温存一下，这会儿俏脸马上复上一层淡红，美眸里也多了温柔的水雾，一脸期待的模样更是诱人无比。

两人眉来眼去的，嘴唇愈凑愈近，眼看就要忍不住纠缠在一起时。这时候陈强炸雷一样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两人赶紧保持距离：“小文，我回来了！”

话音刚落，爽朗的笑声响起，陈强像小山一样的身影出现在路边，迈着大步朝这边走来。张文郁闷了，但也没什么意见。不过陈晓萍可不管了，一下就跳了起来，生气的瞪着他：“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要死啦！”

“没、没有！”

陈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心里郁闷这二姐怎么感觉愈来愈凶了，以前很和蔼、很疼自己的啊！怪了！

张文一看陈晓萍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好笑之余也是一阵的感动。不过还是马上挥手制止她发飘，看着后面接踵而来的板车，兴奋地问：“东西都运来了？”

“没错！”

陈强笑呵呵的大手一指，只见身后的板车足有三十多辆，每一辆都装了满满的东西。

张文笑呵呵的上去查看，除了雄黄之类的用品以外，自己订的一批滤水器也到了。还有一批土鸡的鸡崽，上次想来想去，还是不想放弃养鸡这种成本低的生意，只是苦于不知道养什么鸡种好，这次的城里之行也正好决定要养就得养售价高的才行。土鸡肉嫩，虽需要技术但售价高，也正好符合现在的条件。

陈强俨然成了管家，板着脸朝运输的村民说：“现在天晚了，不过东西到了，活也得干。一会儿把草药给我种均匀，山边的每一个角落都得种，知道吗？等会儿晚饭，保证你们有鱼有肉！”

“知道啦！”

村民们笑呵呵的没什么意见，一个个推着车跑到山下开始忙起来，大概是加夜班有给他们补钱吧，一个个都很勤快。

“这些鸡崽不错！”

陈强笑呵呵地捏起一只小鸡，问到：“小文，你从哪找的这些玩意儿？”

张文一把从他手里抢过，瞪了陈强一眼，没好气的说：“小心点，捏死的话可就亏本了。”

陈强尴尬地笑了笑，确实这批苗到时已死得只剩三分之一。所以每一只都更加珍贵，他这时候还真怕不小心把它们捏死了。

张文查看了鸡崽的情况，说：“舅，这些鸡先拉去崽房，晚上得找人看着！”

“知道啦。”

陈强马上指挥工人们干活了，崽房是张文特意搭给小鸡的，这一带的蚊虫蛇蚁实在太多了，这间房除了大门以外，通风的地方都布上密密麻麻的铁网和却料网，为的就是保护这些鸡崽，仅有的空隙连小草蛇都钻不进去。

“小文！”

陈晓萍一看有事要忙了，马上殷勤的上前问：“有什么我能干的吗？”

张文想上山看一下，笑笑的摇了摇头说：“暂时没有，不过看样子晚饭没办法在家吃了。你回家和我妈说一声后再过来，我直接载你回老房子！”

“行！”

陈晓萍点了点头，转身就走了。

张文马上和陈强一起上山，一边查看着草药种下去的情况，一边看围起来的网有没有漏的地方。要知道，这是自己的第一次创业，可是一点都不可马虎。

眼看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但工人们还是拿着手电筒或者火把在加班干活。张文一看人手不够，卷起袖子也过去帮忙。

小山坡的杂草太高的就除掉，短的留着也没什么关系，再加上种了不少的黄花梨树苗，所以走路都是小心翼翼，深怕碰坏树苗。这样一来，工程的难度也就增加了，没一会儿一个个就忙得满头大汗。

忙了大半天，到了八点的时候，本来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刚好订的疫苗和机器也到了，张文也只能赶紧指挥工人继续忙着，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事办好。

一群人忙到九点多，看天色晚了，蚊子也愈来愈多，而且手电筒也没电了，无奈之下，也只能把活留到明天再干。

这时候张文已经是满身大汗，一边嘱咐着村民们明天要干的事，一边走到山下。这时候已经是一片漆黑，虽然在高处把灯安好了，但也得等明天接上线才可以用，紧靠微弱的光线走起路来有些困难。

“小文，累了吧！”

陈桂香心疼的迎上来。

张文温和地笑了笑，一边接过毛巾擦了擦汗，一边摇着头说：“不累，有点活干才不会懒嘛！”

“看你这孩子！”

陈晓萍在旁边也是一副长辈的口吻，心疼地说：“有别人在，你干嘛还要动手啊？这小山你不熟悉，要是摔到了怎么办？”

“就是啊！”

陈桂香赞同地点了点头，姐妹俩一唱一和的，虽然有点啰嗦，却让张文倍感温暖。

工人们的饭菜早就准备好。因为东西多了，所以也得多找几个人守夜。虎子请缨留下来，忙里忙外的俨然就像自己家的事一样，态度好得让人夸奖。

“表哥，喝水！”

敏敏站在一边，乖巧的递来一碗水。她正值妙龄，一身活泼的打扮愈看愈让人喜欢，这会儿在长辈的面前乖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乖！”

张文呵呵直乐，看了看时间都快十点了，马上转头朝陈晓萍问道：“姨妈，这么晚了，要不明天再回去吧？”

夜里走小路确实危险，但陈晓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说：“不行，明天是家里供祖宗的日子，回去晚了不吉利。”

“这样啊！……”

一带似乎对于这些很看重，陈桂香想了一会儿竟然没有反对，朝张文嘱咐道：“小文，要不一会儿你就累点，载你小姨回去吧！太晚的话就在那里住一晚，明天再回来就行了。”

张文有些诧异老妈会同意，不过也没多想，点了点头后将外衣脱了，光着膀子上了车，一边发动，一边说：“那咱们走了，太晚才赶路就不好了。”

“表哥，你不吃点吗？”

敏敏殷切地拿着一只烧鸡，还有张文最喜欢的啤酒。

“带上吧！”

张文将车一发动，笑呵呵地说：“现在全身很脏，不想吃，等一会儿冲个凉，舒服点了再吃！

“嗯！”

陈桂香点了点头，朝敏敏使了一个眼色后，朝张文说：“你们带敏敏一起回去，顺便看她有什么要收拾的，带回来以后也算是搬完家，这样干脆一点。”

“好！”

张文无奈地点了点头，看来今晚的二人时光又没了。

陈晓萍也是一脸的失落，不过马上就恢复正常，让女儿先上了车后，她才翻身上来。陈桂香在后面一直嘱咐要小心点，满脸担忧的看着儿子载着陈晓萍母女俩离开，远远的看着尾灯，心里尽是牵挂。

敏敏一脸羞红的被两人夹在中间，有妈妈在，她自然是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小胸部紧紧的压在表哥的后背，感觉很不好意思。陈晓萍和张文因为心里有鬼，一路上也是默默无语，毕竟二人世界被打扰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乐意。

沿着乡间小路慢慢地骑，夜里的能见度确实很低，再加上都是砂石路，所以张文骑得很小心，原本被敏敏的胸部挤得有些心痒难耐，渐渐的也不再多想什么，为了安全还是全神贯注的看着前方。

一路上海风扑面，身上总是撞上一些不知名的蚊虫，让人的心情有些烦躁。在敏敏的指示下，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一个小院的门口，母女俩下了车，赶紧殷切地跑去开门。

将车停在院子里，陈晓萍很快点好屋里的油灯，给这黑夜增添光亮。她家算是在村子里的中间，所以周围的人家也不少，但这里的人习惯早睡，这会儿除了这里以外，其他的人家几乎都关着灯，也没见到人烟。

“小文，你自己去后面洗吧！”

陈晓萍刚说完，突然一拍脑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拿一条毛巾递给张文，说：“你没换洗的衣服，一会儿围条毛巾就好了，衣服脱下来泡着，让敏敏帮你洗，明天就能干。”

“嗯！”

张文心里一痒，从她的眼神里似乎看出点端倪，海绵体隐隐的有点充血了。

敏敏勤快地拿了只小篮子，一边朝后院走去，一边笑呵呵地说：“表哥，这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等会儿我炒两道小菜给你下酒，你先去洗，一会儿衣服放那就可以了！”

“好的！”

张文马上就冲到后院，在她的指引下找到小浴室的位置。和家里一样，不过是在井边搭了一个木棚子而已，张文也适应这样的简陋，手脚利落地搓洗起来。

洗完出来，张文看着自己光个屁股围条毛巾的模样，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跑进屋里，这时候陈晓萍已经在那里等着，马上温柔地笑了笑说；“这么快啊！等我一会儿，我很快就洗好了。”

张文一看她手上早就拿好换洗的衣服，但却没有拿内衣，会意地笑了笑后，一看敏敏还没进来，马上色色的朝她饱满的屁股上拍了一下，满脸淫笑地说：“快点呀！偷情可不能拖太久，知道吗？”

“色胚！”

陈晓萍红了脸一边嗔怪着，一边走了出去，一想到要背着女儿和外甥偷情，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这屋的摆设也是大炕小屋，简陋得很。看着大炕，张文不由得一阵冲动，晚上三人要挤在这张炕上，难道具要来个母女同床？这也太刺激了吧！

敬请期待《渔港春夜》第九集！

第九集

简介：

被姨妈激烈地服侍后，张文却在准备入睡时发现，刚才表妹一直醒着！那么自己跟姨妈“口乳并用”的运动不就全被看见了？

这下该怎么办？要是让大家知道自己跟姨妈的事，表哥会不会杀了自己？秀秀呢？她这么柔弱可以承受这件事吗？还有个性狂野的姐姐，不晓得会有多恨自己？

回到家里，张文和八个大小美人开心的住在一起。在一个月黑风高星星不见了的夜晚，他和两个稚嫩小“人妻”正在进行贴身肉搏战，小萝莉柔媚的叫声传出薄壁，让屋里其他六位美人各使绝招，自度度人……

第一章 背着女儿的口爆

即使色心满满，脑子里尽是淫邪的幻想，精虫冲脑的张文还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小屋里来回地打转，打量起这间简陋却干净的屋子！

虽然屋里已经接了电线，不过唯一用得上的似乎只有已经发黄的老式灯泡，像风中残烛一样的闪烁，根本带不来多少的光明，甚至暗得和蜡烛没有区别，淡淡的灯光让人多少感觉到暧昧。

屋子很小，二十多米的小房间显得狭窄，一间土屋也没有外厅、内室的分别。

一张大炕是这屋内比较干净的地方，其他的地方看起来都十分碍眼，倒不是说这对母女不勤快，只是发黄的泥墙壁和土地，再怎么整洁看起来还是不清爽。

屋角摆了一张连桌脚都补过的小矮桌，上面摆着屋内唯一的一台电器——一台几乎只能在八十年代才看得到的黑白电视，小小的萤幕上还有着深一道浅一道的裂纹，电线已经断裂开，明显只是个摆设，然而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也可看得出这对母女还是舍不得丢掉它，擦得很干净。

一张矮桌子、一些盆盆罐罐，就是这屋里唯一能算得上摆设的东西。

张文愈看愈觉得心酸，姨妈家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呀！别说看不到半点值钱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有修补过的痕迹，明显称不上宽裕。

可就算过着这样的生活，姐姐都说姨妈没事还会接济她们，在小丹生病时还拿一些钱——这些东西估计是她们省吃俭用才省出来的。

姨妈和妈妈到底还是姐妹，再穷都还懂得互相照顾，不然的话，真难相信两个如此贫困的家庭是如何生活到现在。

温馨的亲情触动张文的心，逆境里的关怀更能看出其中的爱。

张文顿觉一阵暖意从心底升起来，心境一下就变得无比的清明。

张文继续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已经顺眼不少的小屋，寻找着姨妈母女俩生活的点点滴滴。

屋内没什么可看的，漆落斑斑的大衣柜，看得出也是前人留下的老东西。

可惜柜子上锁了，没法看到里面装着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过西边的墙上密密麻麻的挂满一串串像晒干的植物一样的东西，顿时引起张文的好奇心，忍不住凑上前去多看几眼。

“这东西好玩吗？”

敏敏突然在张文愣神儿的工夫走进来，一边走到屋角搬起一个大木盖子，一边咯咯地笑道：“那些是我妈在山上采的草药，放在那风干，等攒多了，就可以拿去镇上卖钱！”

“这些是草药啊？”

张文有些惊讶地看着墙上黑漆漆的东西，怎么看都像是乱摆的枯草和干枝！

“嗯！”

敏敏有些吃力地挪开一个木头盖子，在张文好奇的注视下慢慢将带来的啤酒全放进去，细看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半埋在地下的储水大坛啊！

坛子感觉很奇怪，起码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却有一半埋在地里，露出的一半也盖得十分严实，怎么看都不像是家里的生活用品。

“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埋在屋子里啊？”

张文感觉好奇而又新鲜。发现敏敏的额上沁出几滴汗珠，张文立刻心疼地温柔为她抹去。

敏敏小脸上红扑扑的，显然是有点累着了。她被张文亲昵的小动作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似乎有些不适应这样的亲密，但明显没有半点排斥的意思！

看张文一副不明白的样子，敏敏甜甜一笑，赶紧解释：“没办法啊！屋里得随时备着点吃喝用的水。咱家饮用水全是从井底从取来的。要是不准备好的话，一旦碰上台风，井水就会变得污浊，屋里不备着点可就没水喝了。”

“是这样呀！”

张文这才恍然大悟，靠近海边的小村，每年都会承受台风的洗礼。

这些聪明的村民早就想好各种应对的办法，毕竟台风会使地底水流剧烈涌动，除了让水质混浊，还不知有什么东西会掺杂其中，而且冒着强风到井边打水也太危险，这么一口罐子放在屋里能省不少事！

“表哥！”

敏敏调皮地笑了笑，眨着眼说：“这些大姨没有教你吗？住在这还不懂这些的话，那秀秀姐以后不就得受罪了！”

张文一看敏敏想逗自己，立刻就转了念头，猥琐的目光从她红嫩的小脸、耸起的美胸一直看到下身，来回巡视一圈后，才淫笑着问：“那台风来了出不去，你在哪里尿尿啊？”

“要你管！”

敏敏娇羞地白了张文一眼，哼一声跑了出去。虽然表面倔强，但脸上那抹淡红，还是诉说着少女无法掩饰的难为情。

“告诉我嘛！”

张文乐呵呵地跟在敏敏的身后，看着她吃瘪的样子，和她一步一摇、又挺又圆的小屁股，顿时心情大好。

张文的追问明显有调戏的意思，尤其还装作无辜的样子更是欠揍。

敏敏被逗得有些急，猛地头一转，瞪了张文一眼，没好气地说：“尿你脸，行了吧！”

话一说完，两人都站在股地愣住了。

张文微地一怔，邪笑地用轻佻的眼神盯着敏敏的三角地带，幻想着那青涩嫩处的美摸，若无其事地念叨着：“你太邪恶了……”

敏敏脸上一红，也不知道自己脑子为什么会当机，说出那么粗俗的话。她无从解释起，尤其是在张文色色地注视下，根木就无法开口，只好憋着气不发一语。

敏敏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后，转身朝搭在屋边的厨房走去，没好气地说：“去去！没工夫搭理你这色狼，我还得洗菜做饭呢，没你这少爷的命！”

熟悉的大锅灶，如出一辙的破旧简陋。

这次主要是回来搬走她们要带过去的东西，所以张文没带什么日常用品就一起过来。

一看厨房除了装盐的罐子和酱油外，没别的调味料。

张文有些期待这粗心的小美女能烧出什么好菜，光是简单的调味料放着，都怕她会做出比毒药还恐怖的东西，毕竟敏敏看起来粗枝大叶，和心灵手巧一点都搭不上边。

敏敏又羞又气，为什么自己脑子短路成那样，竟不由自主地说出这种话。她拿出带来的烧鸡，看都不看张文一眼，狠狠地剁开，把肉盛进盘子里，使劲的模样像在发泄心里的郁闷。

“砍我呢，那么用力！”

张文吐了吐舌头，有些胆寒地看着敏敏咬牙切齿的样子，这丫头挺猛的嘛。

“就是砍你！”

敏敏转过头来，气呼呼地白了张文一眼。比起气张文，她更气自己！怎能说出那种话，尽管有几分暧昧，但还是太粗俗了，这不是女孩子会说的话。

“我帮你吧！”

张文左右看了看，地上还摆着一堆沾满泥土的蔬菜，光看敏敏干活，自己不动手，也觉得不好意思。他上前准备洗这些菜。

“别碰……”

敏敏立刻喝了一声，抬头看见张文赤裸的上身和围在腰间的大毛巾，尽管夏天村里有不少男人都光着上身，但此时他露出的身体却让人心跳加快，健壮的肌肉似乎正挑逗着她。

敏敏脸色顿时有些发红，微微地犹豫一下，还是轻轻地说：“我自己来就行了，一会儿把你毛巾弄脏了，没东西换的。”

“敏敏真体贴啊！”

张文一想也是。看见一向调皮的敏敏露出如此楚楚动人的的表情，他立刻做出一副感动得快哭了的样子。

“体你个头……”

敏敏调皮地吐着舌头。尽管只是张文调戏的话语，但听到这样的赞赏，她的嘴角还是弯起一道道浅浅的微笑，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许多。

敏敏看着张文这暴露的模样，尤其是赤裸的上身，脸色微微一红，赶紧洗了洗手，不敢直视地把盘子递过去，刻意语带调侃地说：“姐夫，麻烦您把这端去屋里，好吗？”

盘里的烧鸡散发着肉香，张文敏锐地注意到敏敏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

看来小丫头也对这鸡肉有点馋，不过嘴上还是不忘占便宜：“怎么我就成姐夫了？再说姐夫不能调戏小姨子吗？你这是在勾引我犯罪呀！”

敏敏不乐意地嘟起嘴，似是威胁地说：“怎么？你不乐意吗？你和秀秀姐在一起，不就是我姐夫啦！”

“是是是！小姨子可不能累着了。”

张文赶紧应了一声，暗笑地接过盘子，小丫头话里的酸味可真大。

张文看着敏敏红润的小嘴，想了一下，用手指夹起一块充满香气的鸡皮，慢慢递到她的嘴边。

“干嘛？贿赂我呀！”

敏敏明显愣了一下，眼眸里却闪着柔和的水波。尽管说起话来还是大剌剌的，却已注意到这动作的暧昧和隐含的挑逗。

“是呀，好好地贿赂一下我的好敏敏，以后你可得对我好一点！”

张文手略往前伸，手指轻轻点在她红润的小嘴上，清晰地感受到她嘴唇的柔软和细嫩！

敏敏像是触电般，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回过神来后，望着张文眼里的亲密、柔和，再犹豫地看向他指间散发着香味的鸡皮，敏敏有些扭捏地张开嘴，张文趁机把鸡皮送进她的樱桃小口里。

敏敏小嘴微微一含，却舔到张文的指尖，小舌头还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触感。

敏敏脸上顿时阵阵发烫，这时什么样的美味都失去吸引力，她无法抗拒这亲密举动下的诱惑。

敏敏有些不好意思地咀嚼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挺喜欢这样亲昵的动作——让人心跳加快，又充满甜蜜的暗喜，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滋味！

看着娇羞的敏敏，张文不由得嘿嘿一笑，刚才手指被微微地含住，不知道小美人是作何感想，反正自己是想歪了。如果她含的不是手指，而是自己的命根子，该有多好呀，尤其足这副楚楚动人的模样，用樱桃小口帮用己口交，肯定爽到极点。

张文色心一起，再看看心暗动的敏敏，含盖带怯的模样看起来更加动人。

张文不由得嘿嘿一笑，将被敏敏含过的手指放到嘴里吸了一下，色眯眯地说：“好香啊！”

“恶心……”

敏敏难为情地白了张文一眼。他说的是鸡肉，但春情萌动的敏敏，哪会不懂得话里暧昧的双关。

敏敏的嗔怪似嗲而娇，听不出一点生气的意思。

“真的很香嘛！”

张文故作委屈地看着敏敏。

张文见敏敏作势要打自己，他立刻撒腿朝屋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呵呵地笑：“鸡肉加人味，味道确实不错，下次我还要哦！”

“色胚！”

敏敏狠狠地呸了一声，却忍不住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小嘴，真的有味道吗？

张文殷勤地将盘子和碗筷端到炕桌上，来回跑着的同时更抓住时机调戏敏敏，偶尔听到她话里的醋味，更是暗自窃喜不已，他目前虽还不敢有太多的动作，但看来这小丫头也是跑不掉了。

张文试探地开始说些下流话，弄得敏敏连嗲带嗔地有点不适应。但她似乎并不排斥张文偶尔开玩笑地捏几下她的小脸，看样子还有点享受这样亲密的举动。

张文再一次跑回厨房，看见敏敏站在锅前望着炖菜发呆，锅里的水气正急促地冒着，但似乎打不断她的思绪，谁都看不懂这纯真的小脑袋瓜，到底在思索着什么事。

无辜的眼里混着一丝迷茫，间或点着柔波荡漾，清纯可人的小脸上，带着淡淡的浅笑；小巧的身子一站直，可以明显地看出发育中的曲线——前凸后翘的已有女孩子诱人的资本，尤其是又挺又翘的小臀部，看起来更加充满女人味。

敏敏似乎一点都没察觉到张文的到来，继续发着她的呆。挺直的站姿让曲线显得无比诱惑，一脸的无辜和迷茫，更有着让人无法拒绝的柔弱。

张文不由得一阵恍惚，记得第一次看到敏敏时，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甚至连半点色意都没有。只觉得瘦瘦小小的她土里土气的，没有让人心动的地方，虽然活泼青春，却不会把她当女人看待。

或许是那时候自己的注意力，全都被秀秀的清纯甜美吸引住，秀秀的温柔体贴和娇羞，无时无刻地激发他的保护欲，再加上那时正是和张少琳最亲密的时候，张少琳完美的身材和极度的诱惑都让人澎湃无比，这才忽略身边这个小美人胚子。

也或许是这段时问，敏敏住在自己家里，心情愉快，营养也充足，原本有些干瘦的身子变得丰腴，使她出落得更加明艳动人。宽松的衣服下，是自己未曾注意到的女性胴体，肌肤在不知不觉间变得白嫩许多。小丫头尽管年纪还小，却已具备让人兴奋的女性魅力。

张文为这前后的变化一阵恍惚。一开始他并不觉得敏敏有多漂亮，但细看之下，其实她长得十分动人，浑身上下散发着女孩子的朝气和诱人的青春可爱。

一开始没去欣赏敏敏，也是她不懂得打扮自己的关系。如果她能穿上亮丽一点的衣服，稍微整理一下凌乱的头发，相信她比秀秀也差不了多少。但她似乎不怎么在意妆扮，这才给了张文这该死的错觉。

张文想起自己还曾拉开被子在她身上射精，浑身顿时像被火烧般的不自在，却又兴奋异常。见敏敏还没发现自己，心念一动，立刻蹑手蹑脚地走过去。

敏敏也有些迷茫，这段时间的相处，让她喜欢上住在大姨家的感觉。有姐妹们一起打闹、亲密无间的谈笑，即使偶尔有些放荡，但也让人心情愉快。

张文总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可以玩，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生活比起家里舒服不少，让她几乎都要忘了自己家是何等的窘迫，而且大姨似乎隐隐有要自己嫁给表哥的意思。

青涩的怀春少女面对这个自然是有些迷茫，但从小一起打闹大的秀秀已经被张文睡了。过后大家对她有多么的好，敏敏看在心里，悄悄地羡慕着，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醋意。

秀秀被睡的那一晚，敏敏清楚地听见她的喘息、呻吟和肉体撞击的声音，两人就在自己身边完成那羞人的欢爱，最后臊得浑身烫热的自己，身上的凉被突然被掀开，一股股粘稠的东西射到自己的身上！

起初敏敏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对于那事也是懵懵懂懂，既好奇又害怕，即使在旁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以为张文在打秀秀，她才会发出那么痛苦的声音。

可是小丹绘声绘影地一番解释，顿时让敏敏羞怯难当，姐妹间没有隐秘的私房话，让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没想到张文看起来斯文，却坏到这地步——竟然用这种露骨的方式，占自己的便宜，将那羞人的东西全喷到自己身上，想起那粘稠的感觉，她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敏敏半羞半恼的时候，张文已经悄悄地站到她的身后。

张文看着眼前这娇柔迷人的背影，他温柔地用双手按住敏敏的肩膀，身体也顺势贴上去，轻声地问：“在想什么呢？”

仿佛触电般，敏敏机灵地拄前一倾，想挣脱这突来的怀抱。张文却早料到敏敏会有怎样的反应，双手猛地往下，抱着她纤细的小蛮腰，紧紧地将敏敏拥进自己的怀中。毛巾下半硬半软的小家伙不安分地贴上她的腰，感受到少女微温的刺激，更是激动地跳几下。

“放开我！”

敏敏轻轻地挣扎几下后就停住，眼神有些慌张，不敢看向张文。

虽然被紧紧地抱住，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却一点都不排斥这种感觉，反而有种想依附张文的冲动。

“就不放……”

张义头微微一低，凑近她的耳边，看着敏敏紧张得有些颤动的模样，笑呵呵地对她的耳朵里哈了一口热气，柔声地说：“敏敏，你真漂亮！”

敏敏顿时身子一软，耳朵痒痒的，却有种说不出的舒服，她放下无力的挣扎，虽然有些杻拘，却还是倔强地说：“你别在这骗人了，我有秀秀姐漂亮？有喜儿漂亮吗？”

哟，小丫头吃醋了！张文不由得心里一乐，会吃醋证明这小丫头也在意自己。

见一向调皮的敏敏脸上有着娇羞的红晕，虽带着微微的醋意，却也有难掩的喜色，明显是情窦初开的样子，他更加确定敏敏心里其实早就接纳了白己。

“你和她们不一样……”

张文放肆地吻了一下她的头发。有用舌头在她细嫩的脖子上了来回舔着，这才吐着热气说：“敏敏自己漂亮的地方，干嘛要和她们比较呢！我最喜欢你的调皮。和别人一样的话，就显示不出你那么可爱了，知道吗？”

“啊……”

敏敏被这湿热，瘙痒般的触感弄得仿佛一万只蚂蚁在脖子上爬，不禁呻吟了一声，又怕被人听见，吓得赶紧咬住牙。

敏敏的身子瑟瑟地发抖，像是害怕般的扭捏着。

感受到敏敏结实的臀部微微地扭动，愈来愈兴奋的张文更是被她脸上那欲语还休的样子，挑逗起空前的欲望。

色性大起的张文还想继续调戏的时候，房里突然传来陈晓萍疑惑的声音。她有些不解地喊道：“敏敏，你表哥在不在你那儿呢？”

“在、在！”

敏敏顿时惊醒，感觉到一条半硬半软的东西正在自己臀上磨蹭着。她匆忙地推开张文的怀抱，慌张地应了一声。

“哦……”

陈晓萍也没多想，在屋内喊道：“菜怎么还没好啊，别做太多，咱们三个吃不完，知道吗？”

“知道，炖完这个角瓜就好了！”

敏敏让自己的声音尽量自然一点，一边喊着，一边嗔怪地白了张文一眼。像是害羞的小女孩般的躲开，刚才的亲密已经让她的小脑袋瓜迷糊了，若再继续下去，她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拒绝这个好色的表哥了。

张文嘿嘿一笑不以为意，看这情况想再占便宜有点渺茫，他突然伸手在敏敏挺翘的小臀上拍了一下，转身拔腿就跑，赞叹道：“好有弹性呀！”

“流氓！无耻……”

敏敏气呼呼地骂起来，不过看样子倒不是真的生气，咬着下唇的小脸微微发红，看起来更是娇媚。

张文色色地闻着手掌上的味道，似乎隐约带着别样的体香。少女的臀部真是弹性十足，拍下去手感特别好，要是捏起来，肯定很过瘾。

屋内的炕桌上已经摆好三盘菜，一盘烧鸡算是最主要的肉食！色香味俱全的野菜和炒笋，鲜亮的颜色伴随着阵阵的香味，瞬间激起人的食欲。真难想像一向大刺刺的敏敏也有这样的好手艺，真是人不可貌相呀！比这美味佳肴更吸引人的，是炕上成熟明艳的身影。这时候的陈晓萍已经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虽然身上还穿着宽松的旧衣服，却掩饰不住她明显没有穿内衣，性感动人的身材。高耸、饱满的乳房，隐隠可见两颗小葡萄顽皮地贴在衣服下。

无袖衫加齐腿裤，标准的农妇打扮在陈晓萍身上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感，外露的皮肤白皙细嫩，完全不像穷困的少妇。几滴小水珠顽皮地点缀在肌肤上，沐浴过后的小脸有些发红，却散发着迷人的妖冶韵味。

陈晓萍正用大毛巾擦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身子微微一倾，一对丰满的美乳更显得娇艳欲滴。一见到张文进来，她也没多想，微笑着说：“你的衣服都洗好了，挂在屋里明天就能干。累了那么久，赶紧吃点东西吧，凉了就不好了！”

好体贴的少妇呀，张文感动地点了点头。不过看着那对诱人的乳房和浴后的红润小脸上散发的韵味，他还是忍不住伸手朝那动人的硕大摸过去，想先品尝她饱满的乳房。

陈晓萍脸一红，赶紧拍掉张文伸过去的咸猪手，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嗔道：“干什么？一会儿敏敏就进来了。你给我老实一点，让她看见的话，我就完了！”

“好啦，真疼……”

张文故作委屈地揉着手，仿佛这小小的一拍能要了命，换来了更加性感的一个媚眼。

陈晓萍话音刚落，敏敏就端着最后一盘菜走进来。见两人神色自然，敏敏也不疑有他，将菜放到桌上后，笑呵呵地说：“妈，我的菜炒得不错吧！”

陈晓萍笑咪咪地点了点头，看着散发香气的角瓜，赞许道：“小丫头手艺愈来愈好了，不知道以后会便宜谁家的小伙子。就冲着这手艺，哪个男的都舍不得你哟。”

说话的时候，陈晓萍有意无意地看了看敏敏，再暧昧地看着眼前已和自己有肉体关系的张文。虽然有点作贼喊抓贼，但这时候做出这个举动却十分的合时宜。

张文也没说什么，只笑呵呵地回了她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

“呿！姑奶奶可不想伺候人。”

敏敏自然明白陈晓萍眼里暧昧的意思，故作不屑地嘀咕一声。

敏敏爬到炕边，没好气地翻着柜子，道：“妈，我的衣服呢？”

“在这，你这粗心的孩子！”

陈晓萍打开下方的柜子，帮她找起本就不多的衣物！

看着陈晓萍母女俩跪在一起，一个丰腴成熟、一个青涩动人，两个圆润的臀部一晃一晃地对着自己，简直是引人犯罪。张文感觉脑子有些发晕，她们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这种香艳的诱惑谁受得了啊！

“我去洗澡了。”

敏敏拿起一套土里土气的衣服向外走，不忘回头交代：“表哥想喝的啤酒在坛子里镇着，你们先吃吧，别等我了！”

“洗快点，晚了小心感冒！”

陈晓萍疼爱地嘱咐一声，回头立刻从坛子里为张文拿出啤酒，微笑地说：“咱们先吃吧，这丫头澡一洗就大半天，不等她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一听这话，张文不由得色性一起，再也忍不住美人出浴的诱人模样，在惊呼声中猛地一把抱住陈晓萍，压上她凹凸有致的身体。

害怕引起敏敏的注意，陈晓萍立刻闭起嘴巴。在满满的男性气息包围下，她虽有几丝颤动，但还是抗拒地想推开张文，悄声道：“快起来别闹了，让敏敏发现的话，就糟了。”

“你自己说她洗澡要洗很久的啊！”

张文话音一落，立刻捧着陈晓萍的小脸亲了几口，见她还矜持地闪躲，不禁坏笑地将舌头伸过去摩擦她敏感的嘴唇，又舔起她红润的小舌头。

“呜……”

陈晓萍低低地嘤咛一声，有些嗔怪的白了张文一眼。随后也不挣扎了，慢慢的闭上眼，小舌头轻轻地迎合这让她无法抗拒的挑逗。

两条舌头激情的交缠在一起，两人的身体也不安分地磨蹭着，想从对方的身上寻找一丝快感。

良久的一吻后，张文这才舔着嘴唇直起身，看着陈晓萍红着脸急促地喘息着，被吻得明显有些动情，这副性感的模样实在太诱人了。高耸的胸部随着呼吸一上一下地起伏着，更突显她的尺寸之伟大。

张文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忍不住双手抓上去，用力揉捏着这饱满的乳房。

“不、不行……”

陈晓萍这次的挣扎有些剧烈，一边推着张文，一边慌张地说：“要是被敏敏看到的话，我还做不做人，快起来！”

“放心，她要洗很久的！”

张文赶紧小声地劝说着，隔着衣服轻捏着乳头，手没停下挑逗的动作，张文紧压着不让陈晓萍起身，却渐渐地感觉到她并非欲拒还迎，心里顿时有些发急。

陈晓萍舒服得呻吟一声，但还是摇着头，一边推着张文，一边满脸坚决地哀求道：“不行，怕就怕个万一。小文你就忍忍吧，算姨妈求你了，姨妈都是你的人了，你就不能忍一下吗？”

“扫兴呀……”

张文到底也心软，见陈晓萍紧张得眼眶有些发红，又被软话细语地多劝了几句，就败下阵来。

刚直起身就瞥见屋内唯一的窗户，张文立即灵光一闪，瞬间有了一个刺激的主意！既然陈晓萍害怕敏敏看到的话，只要万无一失就没什么好顾虑的，想到张文就一阵兴奋，赶紧拉着她的手朝窗边走去。

“干嘛啊！”

陈晓萍刚松一口气，张文又一把将她拉到窗边。她虽然疑惑，但还是顺从地走过去。

张文笑而不答，指着窗户说：“姨妈，你自己看看这地方怎么样？”

陈晓萍有些疑惑地贴近窗户，从这正好可以看见亮着微光的浴棚。除了隐隐听见水声，她还隐约看见敏敏的小脚在动着。陈晓萍微一弓腰，饱满的臀部就翘起来。

张文趁机往上一贴，双手按住陈晓萍肥美的香臀，色笑着说：“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吧！敏敏出来的话，马上就看见了。”

“你这个小死鬼……”

陈晓萍顿时粉脸一红，明白张文还是色心不死。一想到要一边监视着女儿，一边和小外甥做这香艳的事，她心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刺激感。

张文怕陈晓萍反悔，立刻把她贴得紧紧，双手绕到衣服底下钻进去，滑过紧致细嫩的皮肤，直接抓住那对让人爱不释手的大乳房，将巨大的圆球在手里肆意地揉捏着。

“呜……”

陈晓萍顿时低吟一声，眼睛还是紧盯着浴棚那边的情况。这种偷情实在太大胆了，但带来的刺激也让她无法抗拒。

张文也是兴奋得很，粗鲁地揉着陈晓萍的乳房，将软绵绵的乳房挤得几乎都要变形。双手慢慢地捏住乳头按了几下，他立刻感觉到陈晓萍丰腴的身体敏感地颤抖着，似乎也受不了这样激烈的挑逗。

陈晓萍这时候脸色绯红，眼眸覆盖上一层水气，呼吸也变得乱起来。一边紧张地盯着女儿洗澡，一边和外甥偷情，这种禁忌上的冲突带来的快感，强烈得让她脑子都快爆炸。

张文揉捏了一会儿，有些想品尝这对宝贝的味道，他抓起碍事的衣服用力往上拉，陈晓萍却夹住肋下，回过头来有几分羞怯地说：“别、别脱衣服……一会收拾麻烦！”

“还是咱姨妈聪明！”

张文猛地亲了她一口，色笑着说：“我怎么就想不到呢，你说要是敏敏看到咱们光着身子在一起，她会相信咱们在玩扮家家酒吗？”

“别说这些……”

陈晓萍的声音发颤，不知道是因为偷情的兴奋，还是为这露骨的话而羞愧。

张文嘿嘿一笑，悄悄地看了浴棚下那双晃动的小脚一眼。脑子里不由得出现敏敏那青涩却诱人的胴体，他仿佛清楚地看到敏敏纤细的小手如何摸过身体幽暗的地方，清洗着每一寸迷人的皮肤。

凭空的幻想让盯着浴棚的张文兴奋到极点，再回头看陈晓萍脸上百般的妩媚和点点媚红，欲语还羞的性感，似乎正责怪自己不该用这种眼神去看敏敏洗澡的地方，他更禁不住欲火大涨！

“姨妈，我先来看着……”

张文说着贴到墙上，抱着陈晓萍给了一个深深的湿吻后，将气喘吁吁的陈晓萍轻轻一按，示意她蹲到自己的胯下，先用性感的小嘴伺候一下再说。

“小色胚……”

陈晓萍软软地嗔怪一声，哪会不明白这好色的外甥，要自己干什么，虽然表面上不太乐意，但还是顺从地蹲在毛巾前，渴望地看着中间鼓起的地带。

陈晓萍红着脸看了看大门，这时候大门还是敞开着。虽然院门关上，不会有别人，但一想到屋门大开，自己却在这和外甥偷情，不禁有种羞耻的担心，却带来一阵异样的刺激感。

张文的下身只围一条毛巾，陈晓萍小心地将它解下来。怕地上不干净，她顺手将毛巾披在自己的肩膀上，体贴的动作让张文顿时心里一软。

陈晓萍轻柔地凑上前去，男性的气息让她一瞬间有几分恍惚，弹跳而出的命根子已经是又硬又热，散发着一股让人无法自持的味道。想到这东西带给自己的无边快感，想到那一阵阵无法抗拒的舒服，陈晓萍的眼里瞬间就有些迷失。

“坏东西，干坏事的时候，还这么有精神！”

陈晓萍妩媚地笑着，熟悉的男性气息让她眼里泛起一层妖媚的水雾，小手轻轻握住张文的命根子，慢慢地套弄起来。

张文一边盯着浴棚看，一边难掩舒服地喘息：“姨妈，光用手不够，你看我那硬得那么难受，你就帮忙舔几下吧。”

陈晓萍也没拒绝，合欢后她明显放开许多。到底是成熟的少妇，并不排斥这种讨好自己男人的花招。

陈晓萍轻轻地套弄几下后，她的粉舌在马眼上轻点着，又温柔地舔了舔胀到有些发紫的龟头。这才张开小嘴慢慢地含下去，她一边用手套弄，一边殷勤地吸吮着，另一手绕到张文胯下，轻轻地爱抚起激动得有些发硬的睾丸。

“好爽啊……”

张文舒服得倒抽一口气，陈晓萍竟然三管齐下地服侍自己，这种销魂的待遇让人爽到无法思考，源源不断的快感实在太强烈了。

陈晓萍小嘴含着龟头吞吐几下后，手继续上下套弄着，又沿着肉棒用小舌头灵活地舔了一圈。接着，她侧着脸靠近张文的腿间，小舌头在腿根上游移几下后，轻巧地在睾丸上来回的绕着，妩媚的模样看起来十分的自然，似乎乐于享受这种亲密的性爱。

张文舒服得双腿发抖，感觉腿上的神经在一紧一放间体会着这无比的愉悦，居高临下地看着如此淫荡的美妇为你口交，尤其是她艳美的小脸就凑在你的胯下，光是视觉上的满足就够让人兴奋。

但看着陈晓萍吞吐时随着身体摇晃的美乳，张文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些。享受了好一会儿殷勤的口交后，立刻色眯眯地说：“姨妈，用乳房帮我挤一下吧！”

“花样那么多！”

陈晓萍脸色更红，白了张文一眼后没有理睬，继续舔着龟头上分泌出的点点透明，表情却似乎有些犹豫。

“求你了！”

张文喘着粗气，满脸可怜地说：“我想要那个滋味，上次你弄得我很舒服呀！好不好嘛？”

陈晓萍微微一顿，娇羞地扫了张文一眼后算是默许了。她慢慢拉起衣服，一对H尺寸的豪乳瞬间弹跳而出，巨大的尺寸让人为之震撼，充血发硬的小乳头看起来更是性感无比。

陈晓萍害羞地捧起一对让人为之疯狂的巨乳，一手撑住后，另一手握住布满自己唾液的命根子，身子往前靠上张文的腿，将命根子慢慢地夹进饱满的双乳间。

看着这缓慢的动作，张文感觉自己快疯了。但为了让陈晓萍放心，还是装作心不在焉地盯着窗外的浴棚，让她认为自己正监视敏敏洗澡，这会儿，陈晓萍在胯下给自己乳交，刚刚还殷勤地用小嘴服务命根子。如此强烈的刺激让张文几欲疯狂，眼睛都要冒出血丝。

命根子上全是唾液，起了润滑的作用，陈晓萍用软绵绵的乳房夹住后，有些生涩的捧着乳房上下动起来。每次一往下压，紫红色的龟头露出来散发着淫秽的气味，就让她为之一颤，但往上捧却只看见自己深邃的乳沟，那害人的东西全被她的乳房所淹没，强烈的视觉冲击让她都有些发昏。

张文比陈晓萍更晕。看着一个美妇在胯下顺从地为自己乳交，而且是清晰地看着自己的命根子淹没在她的乳浪中，那绵软的大乳房实在太厉害，紧紧地夹住自己，比起真实的做爱也差不了多少，那软绵绵的感觉甚至像水在挤压一样，舒服得让人都有些受不了。

“姨妈……舔、舔几下……”

张文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发颤，这感觉实在太舒服了。

这时候陈晓萍呼吸已经十分急促，脸上布着一层动情的红晕。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顺从地做这些放荡的事，手捧乳房挤压时竟然有十分强烈的感觉，让她自虐般的更加用力挤着自己的乳房。

一听张文的话，陈晓萍不加思索地微微一低头，双乳继续有节奏地上下夹着，粉嫩的小舌头开始在马眼上打转，轻巧而又十分仔细地打着8字，偶尔还轻轻地点了几下马眼，一下子就让张文舒服得有些分不清天南地北了。

张文舒服得享受了好一会儿，看着身下的姨妈为自己乳交，乳房软软地夹着命根子，视觉上实在太刺激了。

张文再也忍不住，将陈晓萍拉起来，示意她背对着自己用手扶着墙，将浑圆的美臀翘起来！

陈晓萍这时候也是意乱情迷，自己夹着乳房，闻着龟头散发出来的味道，这带来的刺激早就让她有些迷糊，没多想就照着张文的要求摆出十分诱人的姿势！

但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尽量地抬头注视着浴棚的方向，害怕敏敏会发现这边的羞事！

张文慢慢蹲到陈晓萍的身后，拉住她的裤子将它褪到腰间。瞬间一股女性的气息和体香扑鼻而来，让人感觉十分刺激。

饱满的羞处上已布满爱液，充血的阴唇艳红诱人，搭配晶莹的爱液更显得性感无比。白皙的美臀让张文挪不开眼珠，他敏感地察觉到陈晓萍的身子微微一颤，似是紧张又像兴奋。

张文狠狠地咽下嘴里的口水，双手齐出的在陈晓萍的香臀上揉了一会儿，感觉她很享受地颤抖几下。他立刻凑上前去，开始亲吻着这动人而又成熟的阴户，一边舔着阴唇，一边寻找敏感的阴蒂，一阵挑逗将这湿润的阴户舔得没半点遗漏。

“小、小文……”

陈晓萍顿时动情的呻吟一声，腿根都瑟瑟地发起抖来。她清晰的感觉到那粗糙的舌头在自己的下身肆虐，甚至还挑开阴唇钻进小穴里，源源不断的快感让她都险些晕厥。

张文紧紧地抱住陈晓萍修长的大腿，把头深深埋进腿间最美妙的地带。

一阵啃咬舔吸让陈晓萍舒服得语无伦次，当粗糙的舌头插进小洞里时，她更是激动得连腰都弓起来，嘴里的呼吸一下就乱了节奏。

投桃报李地口交了一会儿后，张文这才舔了舔嘴边的爱液，满意地看着泛滥一片的羞处和陈晓萍春情大动的样子，他慢慢地站起来，扶着命根子凑到她的身后，凑近了那生育敏敏的小地方。

少妇的阴唇艳丽而又饱满，宛如红酒一样的艳红，感觉到命根子慢慢地插入，陈晓萍不由得叹息了一声，敏感的身体承受不住般的扭动着。

张文紧紧地抱住陈晓萍饱满的美臀，享受完她摇摆臀部带来的刺激后，他挺着腰往前插去，将命根子一寸一寸地插进这美丽的身体内。在噗哧、噗哧的声音中，只见男根完全没入陈晓萍的幽穴里。

后入的姿势又深又刺激，深得让张文几乎可以感觉到子宫的颤动。当命根子彻底淹没在体内的时候，陈晓萍瑟瑟地颤抖着，咬着牙看似有几分难受，但被填满的感觉还是让她舒服得说不出话来，张着小嘴只剩下喘息的分。

张文也被陈晓萍这紧张的收缩夹得十分舒服，再看她动情之余还一脸紧张地凝视着窗外，看着正在洗澡的敏敏，感觉更是刺激异常，甚至有种想在敏敏面前干她妈的冲动。

陈晓萍的阴道依旧紧致如初，紧张地收缩着，舒服得让人无法言语。张文感受了一会儿再也按捺不住，双手在她雪白的臀上拍了几下，一边听着啪啪的响声，一边挺起腰，抱着她的细腰九浅一深地抽插起这迷人的身体。

“慢、慢点……”

陈晓萍顿时咬着牙哼了几声，但她的眼里全是媚意，哼哼时还摇着臀部迎合几下。

张文正在兴头上，哪知道什么叫慢一点，双手往下钻进她的衣服里，抓住饱满的乳房揉捏起来。他下身毫不客气地前后挺动着，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雪白动人的美臀。

“啊，别、别太用力……”

陈晓萍情不自禁地呻吟着，胸前和下身的敏感点同时传来让人脑子发昏的快感，上下的夹击顿时让她有些招架不在，爱液一个劲地分泌出来，有些越至都流到她雪白的腿根上了，但更多的是伴随着张文的撞击，而落在雪白的臀肉上。

两具肉体持续地扭动着，张文一直保持缓慢而又深入的抽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偷情的关系，陈晓萍感觉十分的刺激，一边紧张地注视着在洗澡的女儿，一边迎合外甥有些粗鲁的撞击，没一会儿就在呻吟声中浑身一紧，迎来第一次的高潮。

不过张文可没停下的意思，抱着陈晓萍的美臀继续撞击着。他享受着自己的命根子在这成熟丰腴的体内一进一出的美景，尤其是出入她饱满羞处时，那美艳的画面更是刺激。

张文被陈晓萍高潮的一夹，弄得差点就射了，好在他不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生手，不然就刚才那一紧估计谁都受不了。

阴道有力地收缩着，陈晓萍的双腿明显在瑟瑟发抖。张文闭着眼停了一会儿，惬意地享受着她高潮时的紧缩和喷出的爱液。双手不停地玩弄着这对哺育了敏敏的大乳房，明显可以感觉到她身上已经布满一层热汗，似乎已经兴奋过度了！

“姨妈，舒服吗？”

张文把陈晓萍的衣服拉到脖子上，一边亲吻着她光滑如玉的后背，一边色色地问着。

张文拉开陈晓萍的衣服后，一对硕大的美乳也弹出来，让张文顿时爱不释手地揉搓起来。

这次陈晓萍没有反对张文拉她的衣服，她的脸上尽是一片动情的潮红，微张小嘴地喘息着没有说话。张文见状作怪地一挺腰，美妇立刻软软地嘤咛一声！

这一声宛如有催情的功效，瞬间就让张文来了精神，也变得更加兴奋。知道剩没多少时间可以玩弄陈晓萍美妙的身体，他赶紧抱紧她的腰继续新一轮的冲撞，狠狠地享受着她丰腴动人的身体。

“小、小文，轻点……姨、姨妈……受、受不了……”

“别……太、太深呀……好、好用力呀……”

陈晓萍咬着牙，喉底发出似是痛苦的呻吟。在这一波有力的撞击下，舒服得有些语无伦次，高潮过后的身体本就敏感无比，没一会儿又被张文送进情欲的美妙中。

陈晓萍双手无力地扶着墙，丰满的身体随着愈来愈粗鲁的撞击而前后晃动着，雪白的嫩肉也在微微的荡漾，一头长发在空中飞舞着更是妩媚到极点，再加上一对前后摇晃的乳房，更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性感的诱惑。

后入的姿势最爽的就是可以欣赏美人如何在自己身下颤抖着，尤其可以看见自己怎么享用她的身体。

张文红着眼看着这个美艳的巨乳姨妈含糊不清地在胯下呻吟着，往下一看能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命根子一下又一下地顶进她的体内，往后一抽带出愈来愈多的爱液和她早就充血的阴唇，神经兴奋得一阵阵地膨胀。

陈晓萍在情欲的浪潮里已经有些不能自己，一次次有力的抽插磨蹭着肉壁，让她感觉愈来愈晕。雪白的臀部被狠狠撞击着，这种粗鲁带来的快感，格外的激烈，小外甥对自己的迷恋让她心里舒服得很，迎合这次次的顶入，她开始摇晃起饱满的美臀。

“小、小文……舒服……你、大力点……姨妈……舒服得……要死……”

张文听着这些话也很兴奋，喊道：“不，别叫我小文，叫我老公……”

说完挺着腰撞得更用力，命根子每一次插进去，都撞得她的肥臀啪啪作响。

“老、老公……小、小文……啊……轻、轻点……姨妈就要、要死呀……”

陈晓萍在情欲中含糊不清地呻吟着，半晕半醒间突然一个激灵，看见浴棚里敏敏的小手已经在拿挂在顶上的油灯，顿时把她的理智从情欲的浪潮中拉回来。

“敏敏，出来了……”

陈晓萍咬着牙让自己拒绝舒服到极点的快感，她慌忙地直起腰往前一倾，躲避着张文让人迷恋不已的粗鲁。

殊不知刚才敏敏拿油灯的一刹那，陈晓萍紧张得浑身一僵，小穴空前有力地夹了一下，这一下让张文脑子发空，舒服得有些受不了，要射精的感觉也是澎湃得要死。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陈晓萍却逃难般的往前一倾！坚硬的命根子马上脱离小穴温柔的包围，顿时让张文有种不上不下的痛苦，腰上的酥麻还在剧烈地增加着，一看陈晓萍要跑，他赶紧抱住她半裸的身子，喘着粗气说：“姨妈，我、我要射了，再忍一下……”

“不行！敏敏要来了……”

陈晓萍蹲下来不让张文得逞，慌忙地拉好自己的裤子和上衣！即使再销魂，她这个母亲还是害怕被女儿撞见这荒唐事。

看见陈晓萍张开的小嘴吐气芬芳，红润的十分诱人，张文也管不了那么多，心想？表妹都快回来了，这时候她妈却被自己干得气喘吁吁。自己一定要抓紧时间在姨妈身上射精，这种刺激实在强得让人无法接受。

陈晓萍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张文猛地抱住她，腰一挺将已经在瑟瑟颤抖的龟头插进她的嘴里抽动着，颤声地说：“姨、姨妈……帮帮我……”

陈晓萍被顶得坐到地上，明显地感觉到嘴里的大家伙已经硬得有些发胀了。

她再看看张文痛苦的表情，心一软也就没再抵抗，小舌头轻点马眼一下后，紧紧含住龟头就是一阵吸吮，试图让张文快点射出来。

陈晓萍丝毫不计较这根湿滑的命根子才刚从自己体内抽出来，上头还充满湿润、粘滑的爱液。她一只手抓住肉棒一阵套弄，另一只手伸到张文胯下抚摸着他的睾丸，试图让张文射得更快，小嘴的吸吮更是加大力道。

“我、我来了……”

张文闷吼一声，挺着腰在陈晓萍的小嘴里插了几下，感觉似乎顶到她细嫩的小舌头。他全身的肌肉突然一阵痉挛，一股股粘稠的精液无法控制地从马眼里有力地喷了出来。

陈晓萍一时间被呛得有些难受，但也不敢把龟头吐出来，这要是射得到处都是，待会可不好收拾了。她赶紧加快小手套弄的力道，将龟头喷出的所有精液全含进口腔里。

射精后，张文舒服得一阵颤抖，连双腿都止不住地抽搐着。陈晓萍可不敢有过多的耽搁，连忙将毛巾递给张文后站起身来，整理着自己散乱的头发和有些发皱的衣服。

张文也不敢再玩，赶紧把毛巾围上，但看见陈晓萍含着自己的精液说不出话来，样子十分妩媚，又禁不住调戏道：“姨妈，味道好吗？”

陈晓萍嘴里含着精液，感觉味道有点咸咸，却也不觉得反感。但一听张文的话，她不由得白了他一眼，似乎是在怪这小坏蛋的荒淫，却忘了自己并不排斥这种偷情的刺激。

收拾好衣服，陈晓萍准备找个地方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左张右望的模样，看起来很可怜。

就在这时，敏敏已经洗完走进来。小丫头穿着一身有些土气的花短衫，尽管老土但穿在一个妙龄少女身上，还是掩饰不住甜美的感觉。一头秀发湿漉漉地贴在肌肤上，更有几分难言的性感。本就朝气动人的少女，浑身上下充满清爽的味道，细腻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滑腻，让人不禁产生想摸的冲动。

“妈，我洗好r一I。”

敏敏一脸享受的表情，走进来时笑咪咪的，显露出少女的活泼之美。

张文这时候已经站到炕边，装作很有兴趣的看着墙上那几张老得发黄的奖状和干瘪的药材，把自己装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

陈晓萍在炕上整理着柜子里的衣服，尽管僞装得很自然，但脸上动人的媚红，还是能让人看出几分端倪。

好在敏敏是个未经人事的处子，即使有小小的疑惑也不会往这方面想。敏敏凑前一看，发现桌上的菜已经凉了，而且还原封不动地摆着，看样子他们似乎一口也没动，不禁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还没吃呀，我都说不用等我了，是不是我烧的东西不好吃啊？”

“呵呵，你妈说以后在这吃饭的机会也没多少了，这一顿得等你一起吃！”

张文眼露柔情地看着敏敏，随后坏笑了一下，转头看着不敢回过身来的陈晓萍，狡猾地问：“姨妈，是不是啊？”

陈晓萍还没法转过身来，这时候真恨不能咬死张文，嘴里含着那么多的精液怎么开口呀！但害怕自己不说话，敏敏会起疑心，无奈之下只能把黏稠又浓郁的精液全吞咽下去。

“敏敏……”

陈晓萍假装咳嗽两下，将柜门关上后转过来，但害怕嘴里的味道被闻出来，她也不敢靠前半点，只是温柔地说：“是呀，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比较好！难得你表哥在，等你一起吃顿饭，不好吗？”

“妈……”

敏敏被她这煽情的话弄得眼眶有些发红！小姑娘似乎是有点触景生情，没注意到陈晓萍偷偷地把嘴边的一点精液舔进口中。

张文悄悄地竖了根大拇指，陈晓萍一看恨不得伸手把这无耻的小冤家揍上一顿，再绑住丢到外面喂一晚上蚊子，但因嘴里的味道很浓郎，她也不敢多说话，只含糊不清地说：“好啦！敏敏，把酒拿上来吧！饿了那么久该吃饭了，有啥事边吃边说。”

“嗯……”

敏敏殷勤地把镇得冰凉的啤酒拿上桌，看见菜都冷了，连一开始摆上的两瓶酒都失去原本的温度，有些郁闷地说：“我把菜拿去热一下吧？”

“不用，味道挺好的。”

张文夹起一块角瓜送进嘴里，笑呵呵地吃着，顺手开了三瓶啤酒，给她们母女俩各递了一瓶。

“我不想喝……”

敏敏微微皱起眉头，小丫头确实不太喜欢啤酒的苦味，她还是比较喜欢甜甜的味觉享受。

陈晓萍为了洗去嘴里的味道，只得赶紧喝了好几口，假装不在意地漱了几下吞咽下去，这才敢开口说话：“敏敏，谁叫你这丫头粗心。也不煮个汤什么的，喝一点酒也没事啦！”

“是啊……”

张文倒是色色地看了她一眼，尤其是看着那快空了的啤酒瓶。

他顺着陈晓萍的话说：“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拿点饮料过来，我还以为你这小丫头不嘴馋了，这会儿老实地喝点苦酒吧！”

“要你管！”

敏敏不乐意地嘟起小嘴，双唇红润的分外迷人，可爱的模样让张文都有些恍惚。

张文温和地笑了笑，吃着东西没有说话，虽然表面上很正常，脸上却微微地一抽。陈晓萍刚才被调戏得差点露馅，这会儿忍不住在底下掐住张文的腿，报复性地扭起来，让张文疼得都有些冒汗了。

张文当然不敢喊疼，回头给了陈晓萍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陈晓萍顿时得意的一笑，心想：让你也体会一下想叫不能叫的感觉，看你这小子还不老实。

两人的小动作尽管做得隐秘，但敏敏也不是瞎子，看了一眼后顿时有些疑惑，轻声地问：“干嘛呀！你们，都不吃饭，是不是我的菜做得不好啊！”

“没什么！”

陈晓萍脑子也是抽了一下，竟然皱着眉头闻了闻，装作不解地问：“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味道，不知道是什么？”

张文当场就愣了，心想：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有味道也是你嘴里的，想自己招供呀？再一看陈晓萍突然悔恨的表情，也知道她是脑子一抽随口乱说的，不过两人心里都有鬼，自然免不了一阵忐忑。

“有吗？”

敏敏疑惑地嗅了几下，似乎真有那么点淡淡的味道，有些熟悉，但又说不出是什么。这更加深她的好奇心，小鼻子使劲地又嗅了一会儿，不经意地说：“好像有，而且还有点咸腥的感觉。”

陈晓萍的心一下就跳得快要爆炸了，这闺女是不是属狗的呀？明明巳经将东西吞下去了，她竟然还能闻出个大概，难道嘴里的味道真有那么浓郁？

张文也是愣了一下，敏敏的嗅觉未免太好了吧。这样都能闻出端倪来，有没有那么夸张！

敏敏疑惑地闻了好一会儿后，突然脸上有些许的发红，目光若有若无地盯向张文的下身，那被毛巾围住但让人感到羞涩的地方，一小块的水渍贴在毛巾上。

让小丫头瞬间变得很不自在，咬着下唇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

第二章 院子里的偷情

气氛似乎一下变得有点僵硬，陈晓萍深怕敏敏看出端倪，迅速摆好筷子，有些不耐烦地说：“得了，一屋里挂的东西那么乱。有味道也是正常的，咱们继续吃吧！”

“好……”

敏敏迟疑地点了点头，羞怯又带点好奇地看了看张文的下身，已经明白这特殊味道的出处在哪。虽然还没怀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回过神来，她已经猜出这腥味是什么东西散发出的，小脸一下就变得有些通红。母亲作贼心虚，女儿却是娇羞忐忑，一下就让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张文只能无奈地笑了笑，赶紧帮她们一人夹了一块鸡肉，一边哄她们吃，一边天南地北地胡侃起来，说着都市里的见闻、说着她们好奇而又向往的高楼大厦，和让人没半点留恋的快节奏生活。

敏敏到底还是个懵懂的女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感觉很新鲜，没一会儿就被张文的话勾起好奇心，脑子里幻想着游乐园、摩天轮，这些只有听过但从没去过的地方。女孩子都喜欢浪漫，她自然也不例外，对这种充满情趣的地方，十分地向往。

陈晓萍倒是淡定许多，毕竟已经过了追求刺激的年纪，而且很多东两都在电视上看过，尽管没玩过，但也挑拨不了她多少好奇。唯一让她向往的是安定的生活，还有幸福的日子。

张文的侃侃而谈让敏敏忘了刚才的味道，全部心思都被引到那从没体验过的生活。张文看她眼里闪着小星星，隐隐感觉自己似乎把城市描述得太美好，又赶紧转了话题，说起都市里较为阴暗的一面。

医疗纠纷、骗人的伎俩、各式各样的飞来横祸，还有在都市里生活的压力，尤其是鄙夷的目光，所谓城市人轻蔑的态度，说起这些的时候，张文眼里隠隐有几分恨意，虽然听起来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但陈晓萍的心里却抽动了一下，感觉这些都发生在张文的身上。在一个都市里做流动小贩，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张文回来以后一直没有和任何人提过，现在一想起这些，这会儿心里微微有火，已经有点管不住了。

当看着一向斯文的张文说起城里没有人情味，而且到处都是让人喘息不了的压力时，敏敏不由得狐疑道：“表哥，既然城里像你说得那么不好，为什么我哥还总是想去啊？”

“不知道……”

张文努了努嘴，一副轻蔑的样子说：“或许是有人喜欢钢筋水泥做的牢笼吧！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下，用自己的健康去换取金钱。到头来这些钱却换不回健康，年老的时候再乖乖地把积蓄全送进医院。土鸡、野菜这些以前被嗤之以鼻的东西，全都变成城里人的奢侈品，人呀！真是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病得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不是吧！”

敏敏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张文，眨着眼说：“那些野菜城里人还吃呀，那东西多硬口呀！”

张文呵呵一乐，爱怜地看着敏敏，轻声地说：“但没办法，现实就是这样。可能你会觉得那很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城里，你想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是一种奢侈。”

“那倒是！”

陈晓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笑了笑后赞同说：“一家人能在一起，身体也好好的，那比赚多少钱都强。一旦落下了病，金子、银子可能都填不满。咱们再穷，起码没病没灾的不是吗？”

陈晓萍说话的时候，眼里多了分柔和的情愫，轻轻地看了张文一眼，眼里是那么的怜爱痴迷。张文顿时明白陈晓萍的关怀，给了她一个舒心的微笑。“不过我倒想出去看看！”

敏敏一脸的向往，眼里全是对城市的憧憬，轻声说：“尤其是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有的我连看都没看过。咱们现在还没办法用电脑，我好想试试看那东西到底怎么个好玩法，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有机会的！”

张文呵呵地直笑，胸有成竹地说：“等电缆架过来的时候，我就买一台送给你。”

“真的？”

敏敏眼里顿时大放光彩，殷切地看着张文。

“当然是真的啦。”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眼里透着溺爱说：“别人有的，凭什么我们就没有呀。”

“臭丫头！”

陈晓萍看张文脸上的阴霾没了，禁不住松了口气，轻声地笑骂道：“打小就那么贪，你表哥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就用得安心。”

“对！”

敏敏调皮地应着，给了张文一个比蜜还甜的微笑后，朝陈晓萍做个鬼脸，得意地笑道：“表哥乐意疼我，你管不着！”

“你这个死孩子！”

陈晓萍虽然嘴上嗔怪着，但也禁不住哈哈笑起来。看着陈晓萍母女俩高兴的样子，张文自然也忘了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继续和她们逗起乐。

话题一下轻松许多，三人的晚饭也变得充满欢声笑语。昏暗的灯光下，陈晓萍笑得是那么的动人，成熟的韵味伴随着欢乐让人移不开视线，尤其她衣服底下是真空，身子一颤那饱满的乳房便跟着晃动，总是让张文不由自主地恍惚起来。

敏敏则是有着年轻女孩的好奇、懵懂和憧憬。充满活力的笑声宛如山间歌唱的小鸟，悦耳得让人有些心醉。不过听了张文对于都市阴暗面的描述后，小丫头明显没刚才那么兴奋，这也让张文松了一口气。

张文刻意说些笑话逗乐这母女俩，目光偶尔偷偷地瞄在她们身上，悄悄地将这对母女比较一下，就女性的魅力来说，敏敏还是青涩一点，不过她的青春活泼也是让人喜爱不已。

当然他的目光更多还是停留在陈晓萍身上，毕竟衣服下一对没有束缚的美乳，摇摆起来确实够挑逗，哪个男人都抵抗不了这样的诱惑，除非是个瞎子，不然的话，即使是性无能也不会无视这样的美景。

气氛在张文的带动下变得愈来愈欢快，陈晓萍不知不觉喝了不少的酒，面前摆着四、五个空罐，本就娇媚的小脸染上几抹红晕，眼神变得有些迷离，看起来更加性感。

敏敏尽管一开始不喜欢喝啤酒，但在张文的哄骗下也喝了不少。不过她的酒量浅，半瓶下去已经有些头晕，但在酒精的刺激下，她还是十分兴奋地说笑着，口渴了就轻酌几口，倒也没发现张文跟陈晓萍间偶尔的眉来眼去。

“我不能再喝了……”

敏敏因为酒精而满脸通红，眼里水蒙蒙的一片，有种别样的韵味。当张文再把酒杯举起来的时候，她已经头晕得有些受不了了。

陈晓萍的酒量很好，倒是没怎么去想，喝了半杯后看敏敏一个劲地推托，笑呵呵地说：“没事的！敏敏，今天喝完早点睡，咱明天再起来收拾东西就好了。”

“嗯……”

敏敏这才慢慢地抿了几口，感觉头更加发晕，眼皮也开始变得沉重。其实倒不是怕醉了难受，而是怕自己醉相难看，所以才不敢喝那么多。

一顿晚饭吃了足有三个小时，酒助谈兴的情况下，三人自然都是开心不已。

直到敏敏喊着困要先睡了，张文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酒杯，眼里冒着火看向已有几分醉意的陈晓萍。

陈晓萍哪会读不懂这充满欲望的眼神，心里频时就有些发痒。想也知道这小外甥今晚肯定会胡来，所以她才会助纣为虐地灌敏敏喝酒，让她睡得更死。她是生怕敏敏发觉才出此下策，要不然哪个当妈的会干这样的事呀！

两人有默契地开始将桌子搬开，陈晓萍见敏敏站起来时，脚步已经有些摇晃，连忙扶着她，满是关爱地说：“你先等一下，妈先收拾桌子，再帮你铺上褥子。”

“不用……”

敏敏往炕里边一歪，直接就躺到草蓆上，抹了抹额头上细小的汗珠，气喘吁吁地说：“人家头好晕，天那么热，我睡这就好了！”

“这孩子！”

陈晓萍爱怜地责怪一声，也感觉身上都出了汗，黏答答的很难受。她赶紧拿来一条薄被帮敏敏盖上，可她嫌热，只盖住小肚子而已。

“我先睡了……”

敏敏似乎真有点醉迷糊。毕竟小女孩的酒量有限，这会儿，酒精一发作只觉得头重脚轻，眼皮重得都抬不起来，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敏敏浑身一软就没了动静，张文试探地看了几眼，确定她熟睡后，立刻转过头来用灼热的眼神盯着陈晓萍，她曼妙的身子，让他忍不住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我先收拾一下！”

陈晓萍见张文眼冒色意地看着自己，顿时有几分的羞慌，赶紧起身收拾起碗筷！

趁陈晓萍不注意，张文抬头朝炕上偷看几眼，敏敏可爱的小脸红扑扑的，大字形地躺着，身上的衣服有些凌乱，看起来竟有几分性感，皮肤上已经渗出一层汗珠，让她的表情变得有些难受，这该死的夏天确实是够热的。

睡下没一会儿，小丫头已经响起均匀又甜美的鼾声，毕竟还在发育中，一沾了枕头睡起来就是快。

这时候陈晓萍已经把桌子搬到炕下，用一个大铁盆把所有的碗盘全装到里面，端起来就往屋外走了。

短短的时间，而且敏敏醉得那么死，想占她的便宜似乎不太可能……\_ 头看到陈晓萍走路时一摇一摆的香臀，又不舍地看了看炕上青涩的小美人，张文只稍一犹像，立刻色笑跟着陈晓萍走出去。

“你跟出来干嘛？”

陈晓萍有些诧异地看着张文，用略带娇嗔的语气说：“东西我明天再洗，你赶紧冼一下手，咱们早点睡吧。”

张文倒是没说什么，乖乖地跑到井边洗完手上的油腻，回过头来一看陈晓萍正要往屋里走，月下的身影一扭一扭的，那火辣的曲线实在太有诱惑力。他忍不住猛地一把将她抱住，压到墙边，对着她娇嫩的小脸一阵乱亲。“干、干嘛……”

陈晓萍有些慌乱，一边推着张文，一边压低声音，羞嗔道：“这是在外面，你疯了吗？”

“没有，我就是想要你了……”

张文说话的时候已经在轻舔着陈晓萍的耳朵，一个劲地挑逗着她的耳垂，大手钻进衣服里，抓住她硕大的豪乳就是一阵揉捏。

“别、别这样……”

陈晓萍的声音已经有些发颤，由于衣服内是真空，这时候张文的手已经攒进婶子里，在她肥美的阴唇上轻轻地爱抚着，更在敏感的洞口处慢慢处磨擦着。

她浑身一软，抵抗的力道瞬间小了下来。在这院子里，在毫无遮掩的地方被压在墙上，下身已被插进一根手指抽动着，乳房上、耳朵上同时传来的快感让陈晓萍有些承受不了，呼吸一下急促起来。

“那你是想等回屋的时候，在敏敏旁边做吗？”

张文一把将陈晓萍的衣服拉起来，张嘴含住乳头一阵吸吮，爱不释手地享受着这一对让人兴奋无比的宝贝，另一只手在她的辅子里更加地肆虐，手指抽插得让她几乎站不稳了。

“我……”

陈晓萍顿时有些羞慌，在女儿旁边做爱，一想就荒唐得让人无法接受。但这可是在没遮掩的院子呀，饶是自己已经放开，但在这种地方做爱，未免太羞人了。

“姨妈，天那么黑，外面又没人，你小声点没关系的！”

张文继续劝诱着，手指用力地按了按阴蒂，立刻感觉到陈晓萍一阵颤抖，爱液又流出来不少。

这时候月亮已经被乌云所遮掩，幽静的山间除了虫叫声外，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让人完全看不清，哪怕是三、五公尺远的篱笆，偶尔的点点火光也远在一甩外，根本就没半点人烟的迹象。

“那、那你快点……”

陈晓萍经不住张文的死皮赖脸，犹豫地同意了。这次陈晓萍倒是主动，背过身用手扶着墙，弓着腰翘起肥美的香臀，颤声地说：“不许太用力……”

“我知道了……”

张文顿时大喜过望，屋里干了一次，在外边再来一次，每次都是背着敏敏在干她妈，这感觉实在太刺激，而且陈晓萍还主动摆好姿势，这更是让人兴奋不已。

张文毫不客气地抓下陈晓萍的裤子拉到腿间，看着白皙的美臀，不由得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但猜想得出她肯定很羞涩，甚至紧张到何几分不安。

雪白的美臀和凝玉般的裸背是那么的美丽，洁白无瑕中隐隐透着亮泽，张文不禁凝视了好一会儿，这才伸出手慢慢地在陈晓萍的背上抚过，抓住饱满的臀肉一阵揉弄，摸着她早已经爱液泛滥的阴唇。

“别、别再玩了……”

陈晓萍气喘吁吁地抬起头，脸色媚红地看着张文，略带娇嗔地说：“你、你再这样逗我……我回……屋了……”

“不敢、不敢……”

张文伸手在陈晓萍腿间摸了一下，发现已经很湿润。他知道姨妈虽然心软地任自己胡来，但到底还是有矜持的一面，前戏玩太久的话，说不定她会反悔，还是赶紧办事要紧呀！

张文手扶着龟头在那迷人的阴唇外慢慢地磨蹭了几下，见陈晓萍被逗得有些站不住了，这才挺着腰挤开阴唇的保护，再次进入她的体内。命根子被嫩肉包围的感觉还是那么的紧、那么的温热。

“呜……”

陈晓萍咬着牙，从喉底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或许也是环境的关系，让她在紧张之中又多了分莫名的快感。

张文深吸一口气，感觉陈晓萍的身子有些僵硬，小穴也紧了不少，有力的收缩，舒服得让人差点窒息。肉与肉接触的时候，柔软又细腻的感觉十分具诱惑力。

“怎么了……”

陈晓萍见张文久没动作，回过头来小声的问一句，媚眼如丝的模样明显是在期待情欲的美妙，说话的时候还不经意地摇了摇美丽的臀部。

强烈的进攻信号呀！陈晓萍的媚眼吹响进攻的号角。张文将她的细腰一抱，挺起腰开始撞击着饱满的臀肉，在啪啪作响的声音中，一次又一次地插入她的体内，粗鲁得几乎没有停顿，速度更是快得让人不敢相信。

两具肉体再次的扭动起来，陈晓萍一直咬着牙低低地哼着，似乎是怕发出的声音会被敏敏发觉。

夜里只听见沉闷的“嗯！啊！”

声从喉底压抑地发出，看似痛苦但又让人特别兴奋。

“轻、轻点……别、别那么用力……”

“我、我站不稳……呀……慢、慢点……”

陈晓萍不住地哼着，低低的呻吟和喘息都伴随着肉体相撞的节奏，从艳红的小嘴里发出。一阵阵欲吟还羞的声浪让人更加兴奋，偷情让两人感到空前的刺激，没一会儿就觉得脑子里一阵迷糊。

“姨妈，爽吗？”

张文在陈晓萍来了一次高潮后停下来，抱着她的腰轻轻地吻着光滑的后背，感受着她的身子变得火热，修长的美腿还在发颤着，小穴更是有力地夹紧自己，分泌着滚烫的爱液。

“我腿好酸啊！”

陈晓萍休息了好久，才有说话的力气，无力地喘息几声后，她感觉体内的大家伙跳了几跳，顿时有些叫苦道：“你怎么还没射呀……姨妈快受不了！”

“受不了就继续……”

张文话一说完，立刻色笑地挺起腰，再一次发动狂风暴雨般的撞击。

“啊！”

陈晓萍猝不及防，被张文猛烈的一阵抽插，高潮过后原本就敏感的身体，顿时产生让人窒息的快感。她禁不住地大叫一声，随后吓得赶紧咬住嘴唇，妩媚地瞪了张文一眼。

张文感觉全身的神经都在兴奋地抖动着，抱着她的腰插得更快，一下又一下撞得啪啪直响，看着陈晓萍的玉体在胯下颤抖着，自己每一次的插入，都让她的身子为之痉挛，更是无比地满足虚荣心。

陈晓萍的一对豪乳悬在空中，巨大的尺寸在身体的颤抖下前后摇摆着。这种视觉上的冲击让张文更加兴奋，挺着腰一下接一下地抽插，直干得她的爱液都流到腿上，泛滥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女人竟然有那么多的水可流。

两人疯狂的扭动快得没了节奏，在狠狠的撞击下，陈晓萍雪白的香臀都有些发红，接二连三的高潮让爱液都流到小腿上，娇嫩的身躯愈来愈无力，如果不是张文扶着，恐怕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不行了……停、停一下……”

陈晓萍感觉自己的心跳，快得都要爆炸，浑身的血液更是热得发烫。

陈晓萍的身体无力地颤抖着，脚筋更是紧绷到挪动不了半分，连续的高潮侵袭，让这成熟的肉体都有些受不了，她在销魂蚀骨的快感中被抽去全身的力气。

但高潮过后，她的下身开始有点发干，让本来销魂的抽插变得疼痛起来。

张文这时候兴奋得不行，听见陈晓萍的话，只觉得是矜持的害羞，便继续前后挺着腰，让命根子不断顶入她成熟的体内。

过了一会儿，张文才感觉不对劲，阴道里有些发干，磨蹭起来有些微的疼痛，再细听之下，陈晓萍没了呻吟声，身子的颤抖似乎也变得有些压抑。

张文赶紧停下动作，轻轻地抱着陈晓萍的腰，把她无力的身躯扶起来。当他看到陈晓萍楚楚可怜的模样时，心疼得都要碎了。

陈晓萍这时候双颊绯红，黛眉微微皱起，如星月般的美眸隐隐有些发红，紧紧咬着的下唇看起来疼痛无比。但即使已经感觉不适，她还是没有硬下心来拒绝张文的疼爱，而是默默地承受着，这种乖巧的举动让人不能不疼爱呀！

张文赶紧把命根子从陈晓萍体内抽了出来，将她一把抱进怀里，一边吻去她眼里开始打转的泪水，一边关切地问：“姨妈，你没事吧？”

“没、没事！J这细微的动作让陈晓萍顿时心里一暖，看着张文有些惊慌的模样，赶紧摇头说：“就是有些发疼，不能再做了……”

“没事就好！”

张文轻声自责道：“都怪我不好，不该那么粗鲁的！”

“不关你的事……”

陈晓萍小手抚上张文的脸，摇着头说：“是姨妈没用，经不起你这样折腾。而且姨妈刚才也很舒服，就是没办法做太久，那里已经没水了。”

“嗯！”

张文将陈晓萍抱紧，看着怀里柔顺可人的美妇，有些愧疚地说：“都是我不好，弄疼你了吧！”

陈晓萍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柔声地说：“不会，刚才确实很舒服！”

说完，她一把握住依旧坚硬如铁的命根子，轻轻地套弄了几下后，有些羞怯地说：“怪这坏东西，那么久还不射，真是折腾死人了。”

张文难掩得意的一笑，刚才在屋里做了一次已经让陈晓萍欲仙欲死，这第二次确实慢了一点，让这娇媚的美妇高潮得都有些受不了。

命根子插了那么久，还没有射的意思，依旧是坚硬如铁呀！“姨妈，那是因为你漂亮！”

张文抱着陈晓萍狠狠地亲了一口，双手情不自禁地摸上她饱满的乳房把玩着，淫笑着说：“咱家小兄弟说了，要好好地伺候你。它最喜欢你那流出来的水，这次喝得好饱哦，把你那的水都吸干了。”

“无耻……”

陈晓萍嗔道，她妩媚地瞥了张文一眼后，小手轻轻地套弄起来：“我帮你弄出来吧，憋着怪难受。让我歇一下，我再帮你舔，好吗？”

这种勾魂的话从陈晓萍嘴里说出来，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毕竟是成熟的少妇，陈晓萍的性格比较矜持，从第一次和她做爱开始就是半推半就，哪曾有主动讨好的时候。

再看看陈晓萍眼里深邃的柔情和痴迷的爱恋，张文顿时明白。姨妈现在连心都给了自己，只要慢慢开发，一定可以完全享受到她成熟少妇特有的妩媚。

虽然这提议让人心动，张文却敏锐地注意到陈晓萍说话的时候，很不自然地咧了一下嘴，还别过头去打了个呵欠，眼皮也有一点抬不起来的感觉，刚才耗费了那么多的体力，再加上酒精发作，看来她困了。

“不了！”

张文稍微犹豫一下，还是摇着头拒绝她这香艳的主意：“咱们回去睡吧，你那么累！”

“可你不难受吗？”

陈晓萍说话的时候，小手套弄的速度加快，但命根子就是没半点射的迹象，依旧坚硬得和铁棍一样，让她是又爱又怕啊！“看你这样，我更难受……”

张文一脸心疼地为她擦去脸上的汗水，满是怜爱地说：“要是把你折腾坏了，到时候我可就心疼死了。”

“尽说好听的……”

陈晓萍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脸上洋溢的幸福，却是让人一看就为之心动，她柔媚地给了张文一个感动的微笑。

“咱们回屋吧！”

张文说话的时候，很细心地整理一下陈晓萍的衣服，又抚顺了散乱的发丝，看着月光下，陈晓萍陶醉的样子，他忍不住在她红润的小嘴上，轻柔地吻了一下。

“嗯……”

陈晓萍顺从地享受着张文爱怜的亲密，但一转头看到地上已经沾满泥土的毛巾，不由得苦着脸，无奈地说：“你怎么把毛巾丢地上啊！一会儿进屋时，没有遮掩该怎么办！”

“没事，敏敏早就睡了。”

张文看了看胯下依旧坚硬的命根子，淫笑着说：“再说，那时候你那么个扭法，舒服得我都快死了，下面一夹一夹地让我差点连魂都飞了，哪还顾得上这些小事。”

“坏东西……”

陈晓萍还是蹲下来捡起肮脏的毛巾，顺手拍了命根子一下，马上脸颊又是一片羞红，她小嘴轻轻地吻了一下龟头，细声地说：“但我喜欢……”

张文哈哈大笑地搂过她的身子，丝毫不介意自己在院外光着大屁股，反而无耻地问道：“姨妈，我这样比较性感，对吧！”

“性你个头……”

陈晓萍嗲嗲地嗔道，因为张文的手还是不老实的在她的臀上摸着。

两人走到门外，陈晓萍先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见敏敏睡得依旧香甜，她谨慎地多看了几眼后，才松了一口气，挥挥手示意张文赶紧进来！

张文像贼一样的不敢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光着屁股虽然感觉有些奇怪，不过想想他在一墙之隔外把姨妈干得都没水，而敏敏却在屋里毫不知情地睡着，这让他愈想愈兴奋。

敏敏这时候已经呼呼大睡，身子平躺着，模样看起来可爱无比，或许是翻身的关系，她的上衣微微撩起，露出白皙的小肚皮，嫩嫩的肌肤似乎正散发着处女的体味，一下就吸引住张文的目光。

而且她穿的短裤本来就宽松，这会儿更是撩到腿根处。三角地带的春光隐隐可见，似乎可以窥见一点，但又看不真切，若隐若现间，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诱惑让人心痒难耐。

张文的目光毫不掩饰色欲地打量着敏敏，尽管已经射过一次，但看到佳人入梦的美景，还是让他蠢蠢欲动，尤其心理上的兴奋更加浓烈，刚刚和陈晓萍共赴云雨，这会儿要是也能跟敏敏做爱的话，母女同床简直太刺激了。

陈晓萍小心翼翼地关上门，见张文挺着阴茎站在炕边盯着衣裳不整的敏敏看。

那几欲冒火的眼里有什么意思，她自然是明白的，心里顿时就有些难受。

“快上去睡！”

陈晓萍催促着张文，还有些不客气地推了一下。刚才她的心里是复杂万千，既有惆怅也有患得患失的无奈。

陈晓萍早就和陈桂香说好，自己这宝贝女儿，以后给她当儿媳来个亲上加亲。

重男轻女的观念下，陈晓萍最希望的自然就是能给女儿找个丈夫，毕竟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实在太需要男人了，再加上这个归来的外甥，长相斯文、有文化还能赚钱，更体贴地帮自己解决儿子娶媳妇的问题，心里当然一百个愿意了。

可没想到自己犯得哪门子糊涂，竟然在张文的哄骗下发生了关系，尽管是半推半就，但陈晓萍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孤独太久，即使再怎么想拒绝，却也渴望着一份疼爱。

何况张文还那么强，每一次都那么有力！想到这陈晓萍不由得脸红，守了那么多年寡，说不想要是假的，但他也未免太厉害，那玩意儿又大又持久，自己都受不了，那秀秀会被他糟蹋成啥样啊？

“姨妈，你想啥呢？”

张文看陈晓萍脸色有些奇怪，关切地问道。陈晓萍在恍惚中被自己吓了一跳，刚才那阵最难受的感觉竟然是吃醋。她的心里酸得要死，尤其是见张文看敏敏时那种灼热的欲望，一下就让女人嫉妒的天性慢慢滋生，而她嫉妒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女儿，这是什么呀！

“没有！”

陈晓萍赶紧摇了摇头，不让自己想那么多，压低声音说：“赶紧上去睡，你躺一边，我睡中间。”

“哦……”

张文应了一声，不过内心却是有一点的失落。看来晚上想在敏敏身上占便宜是不太可能，姨妈这是对自己有了戒心，郁闷啊！

陈晓萍这时候的心情，就宛如初恋中的小女孩一样，看着张文郁闷着，让她心里的酸意减轻一点，也有点窃喜的小得意，不过目光一往下，看到依旧坚硬的命根子却让她有几分的羞愧，连自己的男人都伺候不好，还有什么资格吃醋呀！

张文老实地躺到炕的另一边，眼角偷偷地瞄了烂醉如泥的敏敏一眼，真叫人不甘心呀！但他仍然接过陈晓萍递来的床单，遮掩住自己的下身。郁闷的命根子立刻顶起一顶高大的帐篷，让张文更加苦闷了。

陈晓萍犹豫了一会儿，把灯关上后，蹑手蹑脚地爬上炕中问，坐在原地推了推敏敏，轻声道：“敏敏、敏敏……”

尽管屋内灯灭了，但淡淡的月光从窗户射进来，也可以看见一点东西。陈晓萍的叫唤没得到敏敏的回应，她依旧睡得很沉，没半点动静。就在张文疑惑陈晓萍干嘛要叫敏敏的时候，突然啪的一声，手上多了一罐冰凉的东西，一看竟然是冰啤酒，刚才耗费那么多的体力，现在正好口干舌燥，他立刻大喝一口。

“爽呀……”

张文舒服地叹息一声，动情地说：“姨妈，你真好……”

陈晓萍摸着黑把张文的被单拉开，小手柔柔一推，道：“你靠在墙上！”

“干嘛？”

张文疑惑地问了一句，不过还是顺着陈晓萍的话，挪动几下，背靠在墙上坐着。

“不许说话……”

陈晓萍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轻轻地在张文的腿根上刮了一下，小手握住命根子，柔声地说：“姨妈不想看见你难受，怕你睡不着，你坐着就行。”

“不会的！”

张文刚说一句，龟头瞬间被她温暖的小嘴包围住，柔嫩的小舌头也顺势在马眼上舔着。

陈晓萍已经放开，见敏敏睡得那么死，也就不再担心，虽然心里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变得那么大胆，但这会儿也顾不了那么多。她也不计较刚才张文的命根子还插进自己体内肆虐过，因为反而能品尝到的男性诱惑的气息，和让她无比心动的味道。

“姨妈……”

张文颤着声说：“你……”

张文话还没说完，就被陈晓萍一个销魂的吞吐又顶回去。张文有些惊讶这姨妈怎么突然那么大胆，竟然敢在敏敏的旁边帮自己口交。刚才在外面那么扭捏，现在却这么主动，这前后的变化未免也太快了吧！

陈晓萍也不答话，一边用手套弄，一边用嘴吞吐着。一会儿后，见张文舒服得哼了两声，这才用小舌头把命根子来回舔了几遍，再慢慢跪到张文的腿边，低着头舔上睾丸。

“啊……”

张文不禁呻吟一声，浑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陈晓萍脸色羞红，小手继续上下套弄着命根子，脸却凑进张文的腿间，慢慢地把腿分开后直接吻住睾丸，小舌头在睾丸和菊花的中间舔弄着。

张文顿时舒服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柔软的小舌头蜻蜓点水般的来回舔着，让人又麻又痒的十分难受，却又感到舒服，姨妈这次主动的口交，确实让人销魂无比。

但最主要的还是旁边有个均匀的呼吸，这似乎有催情的作用，让张文无法自拔。在熟睡的女儿旁边享受她母亲殷勤的口交，这种刺激真是让人想都不敢想。

张文自然是一下就有些晕眩了，但胯下的快感那么的真实，让人无法怀疑这只是一场美梦。

陈晓萍看张文舒服的样子，心里一阵得意，犹豫了一会儿后慢慢地往下再挪，小脸几乎都贴到炕面上，与此同时，温润的舌尖滑过菊花敏感的褶肉来回地舔着，舒服得令张文觉得要崩溃了。

更让人发疯的是，陈晓萍一点都不在意。她看到张文的反应这么强烈，反而更殷勤地在菊花上舔起来，小舌头甚至还卷到一起，试图钻到菊花里。

张文脑子瞬间空白，除了愈来愈粗重的喘息外，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隠隠见到黑暗中，陈晓萍饱满的乳房都贴到炕面上，忍不住凑过去，用手指夹住乳头轻轻地揉捏着。

“姨妈，好、好舒服呀……”

张文颤着声哼了几下，陈晓萍稍稍一停滞，小舌头舔弄得更加卖力，只恨不能直接钻进去挑逗，柔软的小舌头在胯下灵活地来回，偶尔用力地想钻进菊花里，偶尔温柔地在外面划着圈圈，小手几乎没停过套陈晓萍这无师自通的毒龙钻实在太厉害，张文脑子里嗡嗡作响，完全没了思考的能力。

“嗯……”

这时候敏敏突然发出一声呓语，浑身颤抖两下后，拉住被子往上盖了一些，看样子似乎是有些冷了。

这举动可把两人都吓坏，张文倒还好一点，陈晓萍可是感觉自己的心臓都差点停下来，心跳扑通扑通地加快，如果这幅画面被敏敏看到，自己还怎么做人呀。

空气似乎在瞬间停止流动，两人作贼心虚地定住身子不敢动弹半分。张文见敏敏并没有醒来，便难掩心痒的冲动，狠狠地揉了陈晓萍的乳房一下，压低声音说：“姨妈，继续呀！她只是磨牙而已。”

“吓死我了！”

陈晓萍吐了一口大气，无力地直起腰来，颤声道：“把酒给我！”

张文一伸手才发现刚才太过刺激，不知道手里的酒，什么时候被自己喝光了，立刻朝陈晓萍晃了一下示意已经没了。看来她似乎是要借酒壮胆，张文不由得感到又可爱又好笑。

陈晓萍拿来最后两罐啤酒，给了张文一罐，自己开了另一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差不多灌下一半后，才心有余悸地说：“差点就吓死了，这丫头睡觉也不老实！”

“姨妈……”

张文腻着声，满脸兴奋地说：“继续吧，我还没射呢！”

“小坏蛋！”

陈晓萍不放心地看了敏敏一眼后，这才妩媚地嗲了一声。她慢慢将上衣脱掉，赤裸着上身，露出一对饱满而又美丽的豪乳。

张文感觉喉咙一干，喝了一大口酒后，睁大双眼准备看陈晓萍怎么伺候自己。

陈晓萍用小手套弄着命根子，媚眼如丝地说：“这坏东西怎么还不射呀！”

“嘿嘿，还不是迷恋你，不肯射嘛！”

张文得意地色笑道，对自己的持久度真是满意到极点，赞许地看了自己粗大的命根子一眼，什么叫好兄弟？这就是好兄弟！

陈晓萍娇媚地白了张文一眼，慢慢把啤酒倒在手上，当着张文的面均匀地抹进乳沟里。她舔了舔发干的嘴唇，给了张文一个妩媚的娇笑，这才棒着乳房慢慢地跪下来，用深邃的乳沟将命根子夹住。

“舒服……”

张文赞叹了一声，被柔软的乳房夹住，感觉实在太爽了。尤其是看着陈晓萍在胯下顺从的样子，张文禁不住爱怜地轻抚着她惊吓后有些发烫的小脸。

陈晓萍顿时感觉慌乱的心一阵安定，媚眼如丝地给了张文一个深情的眼神后，便低下头专心地捧着乳房，夹住坚硬的命根子套弄起来，如兰的呼吸也吐在张文小腹上。

张文舒服得叹息一声，看着陈晓萍在胯下殷勤地为自己乳交着，虚荣心自然是得到空前的满足，乳房的挤压还有啤酒的滋润，柔嫩的感觉和插进体内做爱完全是不同的销魂感受，也是舒服得让人蚀骨难忘。

陈晓萍夹了一会儿，看着在自己乳沟里若隐若现的龟头，紫红色的龟头似乎胀满了力量，还散发出一股让人无法拒绝的味道，她禁不住小口一张，一边乳交，一边用小舌头在龟头上舔弄着，灵活地挑逗着敏感的马眼。

双管齐下的刺激让张文舒服得喘息也变快，哼了好一会儿后突然腰上一麻，全身剧烈地绷紧，毛孔也似在一瞬间全张开似的兴奋。

“姨妈，我要射了……”

张文抖着声音提醒陈晓萍一声，感觉龟头上一阵快意，强烈得让人浑身都僵硬起来。

陈晓萍也感觉到张文的腿正僵硬地痉挛着，龟头开始一跳一跳的抖动，她深怕张文射出来后弄脏衣服，犹豫了一下，赶紧张开小嘴含进去，吸住龟头后快速地吞吐起来。

张文脑子瞬间崩溃，灵魂仿佛上了天一样的快乐。销魂的快感如浪潮般的浸袭着全身，张文禁不住“啊！”

了几声，精关一开，满满的精液，一股股地喷发在陈晓萍的小嘴里。

陈晓萍紧含着龟头，感受着嘴里那有力的喷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张文的腿，还捧着睾丸温柔地爱抚着，直到张文爽得叹息一声，这才将嘴里的粘液咽下去，又含着龟头吞吐起来。

直到精液都被挤干，张文也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软了。

舒服，特别的舒服！张文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一边无力地闭上眼，享受着陈晓萍举后殷勤、温柔的口舌服务。

陈晓萍将命根子舔得干干净净，这才摸着发酸的嘴直起身来，故作难受地说：“好难吃啊！”

“嘿嘿，那可是最有营养的东西。”

张文浑身都是汗，拉着陈晓萍柔钦的身子抱进怀里。

陈晓萍嗲嗲地嗔了两声后，也顺从地靠过来。不过嘴里的味道，还是让她有些不适应，拿过啤酒又喝了几口。

“便宜你这个小坏蛋了！”

陈晓萍在张文的怀里撒娇的扭动着，娇媚地说：“你要是每次都这么久，那秀秀不被你给折腾死啊！”

“嘿嘿，不是还有你嘛！”

张文淫笑道，目光若有若无地看向敏敏。

“累死了！”

陈晓萍懒懒地靠进张文的怀里，不忘将自己的上衣先穿上去，这才打着呵欠说：“我好困呀，都是你不好！”

“是！是我不好！”

张文顺势躺下来，一边摸着她的小脸，一边柔声地说：“那我抱着你睡，肯定能睡个好觉。”

“要死啦你，明天被敏敏看到就完了。”

陈晓萍咯咯笑了两声，灵活地躲开张文的手臂后躺下去，拉起被子盖到身上，嘱咐道“不许搂我、抱我，知道吗？我头已经有点发晕，要好好地睡一觉。”

“知道啦！”

张文也不强求，呵呵一笑后，在她的脸上温柔地吻一下，含情脉脉地说：“老婆，晚安！”

“嗯……”

陈晓萍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赶紧侧过身准备睡了。一声老婆叫得她很不自在，但又难掩欣喜的满脸甜笑。

刚才陈晓萍会那么殷勤，其实也是怕张文欲火焚身会对敏敏下手。如果张文真的克制不住的话，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很可能无力阻止，难道要她这个当妈的在旁边当观众？

再一个就是醋意作祟，尽管不太承认，但陈晓萍也明白自己确实在吃女儿的醋。照两人的关系，只能遮遮掩掩地偷情，根本不能享受那种人前的亲密。敏敏还那么小，等她长大了说不定会更加水灵，到时候自己也人老珠黄了。

陈晓萍鬼使神差的竟然有点较劲的意思，想让这个让人不能自拔的小冤家，记得自己的好、记得自己也是个需要疼爱的女人，所以才不遗余力地讨好张文，甚至连毒龙钻这样的销魂大招都无师自通地使出来。

复杂的心情、欣喜的甜蜜、如同初恋少女一样的患得患失，各种心情在陈晓萍心里交织着，让她迷糊了，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起码眼前的这分疼爱和痴迷都让她欲罢不能。

陈晓萍有些忐忑地睁开眼看了看张文，张文正笑咪咪地回望她，马上凑过去亲了亲她的小脸，柔声地说：“乖老婆，是不是没我抱，睡不着呀！”

“去你的！”

陈晓萍娇嗲一声，这张帅气、阳光的笑脸，瞬间让她的心安定下来，把所有的杂念都丢到脑后，她羞怯地闭上眼，不敢再看张文深情的目光，深怕自己会迷恋得挪不开视线！

对于陈晓萍的心思，张文也是猜到几分。他见陈晓萍难为情地不肯看自己，也没去占她的便宜，慢慢地为她梳理发丝后，又拉着她的小手，十指相扣地牵在亲密的动作，掌心的温度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隐隐的甜蜜让陈晓萍身心都为之陶醉。没过多久她就在酒精的作用下犯起困意，牵紧张文的手，带着满足到疲累无比的身体，渐渐进入梦乡。

张文一直深情地凝视着陈晓萍，直到确定她睡得十分香甜，这才躺下来，嘴角不自觉挂起一丝淫笑。

陈晓萍疲倦过度有些粗心大意，躺下的时候被张文哄得迷糊，丝毫没意识到她现在躺到炕边，而张文却躺在她跟敏敏的中间！

张文不禁得意地笑了一下，转过头来看着旁边青涩又活泼的表妹，心里开始打起小算盘。

第三章 初吻掠夺

敏敏其实早就醒了，因为晚上的酒喝得太多，睡了一会儿就被尿给憋醒。本来是头疼得不想理会，但又翻来覆去得无法再睡，她迷糊地揉了抹眼，但一睁眼却诧异地发现屋里剩自己一个人，陈晓萍和张文不知道到哪去了，心冲不禁席生一丝疑惑和不安。

就在敏敏想起床看个究竟的时候，恰好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来。敏敏赶紧躺下来装睡，眼角悄悄一瞄，顿时心里一惊，被眼前的场景吓得睡意全消，原本酒醉的脑子也变得清醒无比。

陈晓萍衣衫不整地走进来，脸上还有着妩媚的红晕，可以看出她根本没穿内衣。而张文更是夸张，竟然一丝不挂地走进来，胯间那根东西还直挺挺地硬着。

敏敏一看两人的表情明显就有问题，而且陈晓萍还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看着自己，好一会后才招手要张文进来，而张文遮羞的毛巾竟然被陈晓萍握在手里。

敏敏脑子顿时嗡嗡作响，像是有电在刺激一样，见两人进来，她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瞬间脑子乱得不知道在思考什么，也不知道可以想什么，任谁看到这一幕，都不会觉得两人之间是清白的。

之后，见他们进屋后也没什么过分的动作。敏敏赶紧宽慰自己可能是张文的毛巾掉了，陈晓萍又恰巧出去才会碰在一起，事情不是自己想得那么荒唐，没有那么糟糕，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敏敏幼小的心灵有些无法接受。

张文挺着命根子一丝不挂地看着自己，那种灼热和欲望让她深感不安。陈晓萍见了似乎有些不乐意地推着张文去睡觉，那种语气和态度根本就是在撒娇，或者说恋人之间的嬉闹更为合适。

敏敏一边装睡，一边趁两人不注意的时候轻轻地挪了一下，希望自己别想那么多，有可能是喝多了出现幻觉。这时候两人也上了炕，感觉上一切都很正常。

可陈晓萍却没有睡，接下来说的那些话，和张文充满淫笑的要求都让人震惊无比，吓得敏敏没办法再用谎话来安慰自己。

“姨妈……好舒服呀……”

一阵啧啧的水声让敏敏倍感疑惑，张文喊出这种声音更是让她感到好奇又羞怯，语气里的淫荡实在太明显。她悄悄睁开眼一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像是被雷劈到一样，瞬间脑子乱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张文靠墙坐着将双腿张开，一脸舒服得叹息着；而一向温柔的陈晓萍却mi脸妩媚地跪在他的胯下。陈晓萍的脸在张文的腿间尽显诱人的妩媚，温柔的小嘴含着龟头轻轻地舔着，小手也快速地上下套弄，甚至还可以清晰地看见小舌头灵活的摩擦着命根子。

敏敏顿时呆若木鸡，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陈晓萍虽说已经到了中年，但韵味和姿色一点都不减，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减损她的成熟丰腴，反而多了难言的魅力，变得更加漂亮动人。

多少年母女相依的生活都过来，敏敏并不是没想过生命里会多一个男人来照顾她，也不排斥自己会有一个后爹，但这个男人却是自己的表哥、妈妈的外甥？

这种事怎么可能，实在太离谱了。

敏敏一下就感觉呼吸有些上不来，对陈晓萍的荒唐隐隐有些生气，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张文舒服的样子，心里却更加的难受。

情窦初开的敏敏虽然要自己别去看，但却忍不住把目光放在眼前，对性的好奇让她无法忽视近在身边的肉戏。

敏敏亲眼看着陈晓萍妩媚、性感的一面，看她如何用小嘴去取悦张文、看她怎么柔媚地捧起乳房夹住那根肉棒，眼前的性感尤物让她无法相信，这竟然是自己保守的母亲。

视觉上的冲击让敏敏这未经人事的脑袋有些呆滞，她毕竟多多少少听过一些男女之事，看着陈晓萍温柔地吞吐命根子时，身子不禁愈来愈热，生出一股让人无法安静下来的焦躁感。

敏敏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继续装睡，却还是忍不住去窥视这让她好奇又生气的场景。当一切真实地发生在面前时，她有些难以承受，尤其对象是自己的妈妈和自己喜欢的表哥。

敏敏一时间不知道该嫉妒还是该好奇，却不由自主地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近在咫尺的艳戏中。当她看着陈晓萍一脸妩媚地舔着龟头时，那眼里的爱恋、温柔和久未见过的柔媚都让她心头一震。

随着时间流逝，对于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敏敏根本就没半点印象，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变得很模糊。

从懂事开始，就是陈晓萍一人当爸又当妈的将自己和哥哥拉拔长大。

印象中陈晓萍总是沉默寡言，常常皱着眉头，一副忧愁的样子。为了生活，母子三人即使有欢笑，但也常夹杂着无奈，哪有几次能看到她现在这幸福的模样、话语间那轻松的满足？这一幕让人心疼也让人心酸。

想到这些敏敏心里又是一软，禁不住眼眶都有些发红。虽然不知道两人是什么时候发生关系，但陈晓萍这么幸福的模样，让她刚滋生的一点点怨恨全没了，或许自己真该去体谅一下这荒唐的行为，起码这是陈晓萍自己喜欢的。

香艳的肉戏还在持续着，啧啧的水声和粗重的呼吸让敏敏变得燥热，感觉下身微微的难受又带点湿润，最后一切都在张文近乎嘶哑的呻吟中结束。

只见陈晓萍含住龟头，小心翼翼地吸吮着，甚至可以看见她的脸颊一吸一吸的鼓动。

空气中又弥漫着那股熟悉的味道，敏敏还是禁不住好奇地多偷窥几眼，当看到陈晓萍吞下那些东西，还津津有味地舔去龟头上的残留时，晚饭时那熟悉的味道是怎么来的，顿时让她恍然大悟！

可恶！敏敏脸红红地看着陈晓萍在张文胯下那柔顺的模样，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保守的母亲。看这样子她并不排斥用嘴去取悦张文，而且动作熟练，证明两人发生关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听着他们的情话、睡前的呢喃耳语和你侬我侬的凝视，敏敏微微有些嫉妒，这些话实在太恶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让敏敏心里有些发酸，但一看陈晓萍闭上眼时，一脸满足的幸福，她的心里又没办法生半点气。

仔细想想这不就是陈晓萍最需要的东西吗？需要一份疼爱！为了兄妹俩的成长，生怕两个孩子受委屈，陈晓萍婉拒多少人提出的爱意，坚决地带着他们过着拮据、辛苦的日子。现在自己也大了，哥哥也独立了，陈晓萍完全有权力去做她自己喜欢的事。

想到这，敏敏也无法再去怨恨什么，即使一个是自己的表哥，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哎，虽然很荒唐，但比起陈晓萍带来一个陌生的老头，感觉上还是张文比较亲切。

敏敏心情空前的复杂，即使是在生活拮据的时候，都没这么惆怅过。虽然决定不会去责怪陈晓萍，但还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像戏剧一样的关系。

敏敏惆怅了好一会儿，膀胱却在此时一紧，顿时抖了一下。她脸红红地看了看已经沉沉睡去的陈晓萍和张文，犹豫了一会儿后，敌不过难受的感觉，这才偷偷摸摸地坐起来。

敏敏突然一醒，让还在纠结是不是要对她下手的张文吓了一跳，赶紧闭着眼装作熟睡的样子，心跳却是空前地快。心想，难道敏敏一直没有睡？那姨妈帮自己口交的事，她不是都知道了吗？糟了！

张文的脑子顿时嗡的一声炸开，尽管表面上还是很平静地装睡，内心早就澎湃起来，各式各样的不安都卷上心头，各种猜疑也开始不断地交织着。

敏敏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亲眼看着陈晓萍给自己口交，会不会让她反感？她要把这事告诉陈桂香该怎么办？毕竟是自己的姨妈呀！发生这种事，叫她怎么做人，自己又该怎么去面对这帮亲戚？家建会怎么想，自己和他妈妈发生关系，他会不会杀了自己泄愤？秀秀的性格那么柔弱，肯定会不知所措，张少琳会不会愤恨、怨恨自己？

张文瞬间就乱了套，心乱如麻地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也不知道该不该去解释。毕竟是第一次偷情被抓到，心里一下就急得有些不知所措。

敏敏丝毫没察觉张文心里的激动，在她的眼里，张文已经睡得很沉。但她还是不放心地观察了一会儿，确定两人都睡死后，才轻手轻脚地站起来，回头看了陈晓萍香甜的睡相和幸福的浅笑一眼，她顿时感到一阵温暖，再看张文赤裸的身子和暴露的睡姿，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红。

虽然心里思绪万千，但还是抵不过难受的胀疼。

这时候外面已经是漆黑一片，敏敏看着发黑的夜空，有些害怕不敢出去，犹豫了一会儿后从炕边拿来一只夜壶，又从窗台上取来一卷纸，准备在屋里解决生理需求。

张文知道这一带的农村都有这个习惯，起夜的时候，有时不想出屋，就会在屋里放一只老式夜壶，一方面是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女孩儿怕黑不敢出屋。

难道敏敏要在自己面前小解，张文脑子里瞬间有些发热。敏敏小心翼翼地看了张文一眼，确定自己没被偷看，这才咬着牙抓起裤子往下拉，又翘又结实的白皙臀部在空气中一凉，处子充满诱惑的下身立刻暴餺出来。可惜张文根本不敢去偷看，因为敏敏一直警戒地盯着炕上，根本不给张文半点窥视的机会。

敏敏脱下内裤的时候，小脸微微地一红，刚才听着肉戏时身子有些发烫，也感觉到自己的羞处有些潮湿，让她难受得不停地绞着双腿，但没想会湿到这地步，竟然把小内裤都弄湿一片。

敏敏顿时有些娇羞难当，但骨子里却是难忍好奇，小脑袋不由得想着？做那种事真那么舒服吗？看妈妈一脸的舒服，想来滋味应该不错。

敏敏看了张文一眼，犹豫了一会儿，才慢慢蹲下去，舒服的叹息声响起时，一道透明的水柱也从羞涩的地方喷出来，让她胀疼的感觉顿时消散殆尽。

滴滴的水声宛如魔咒一样，环绕在耳边让人心神不宁，敏敏娇嫩的叹息更是让人心痒难耐，张文尽管闭着眼睛，但脑海里忍不住浮现这个香艳的场面，幻想着敏敏白皙的身子、她小解时羞涩的表情。

释放完了，敏敏红着脸把盖子盖上后站起来。她看着粘湿的羞处，赶紧用纸擦了几下，一看张文还在睡着，她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小内裤已经有些湿，穿着肯定难受，敏敏顿时有些为难，最后还是红着脸把小内裤脱下来，那温热的爱液让她羞涩不已，也让她感到难为情。毕竟看着陈晓萍和张文的肉戏，自己生气就算了，怎么还有那么多水流出来呀！

穿好内裤后，敏敏又睡回炕边，躺下去后有些不安地扭动身子，转头看了看依旧沉睡的张文，又看了看已经微微起鼾的陈晓萍，心里乱得一点睡意也没有！

屋里又陷入一阵沉闷的寂静，三个呼吸中只有陈晓萍最为沉稳，也睡得最香甜。另外两人因为各有心事而睡不着，但都在装睡，却又不时地偷看对方几眼。

折磨啊！无声的折磨啊！

张文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咬牙决定和敏敏谈一下。毕竟自己和陈晓萍的关系特殊，这事无论如何都不能传出去，不然到时候就比死还凄惨了。

两人的距离其实一伸手就能碰到，但这时候却感觉非常遥远。张文好几次想伸手过去，却连抬一下手指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启齿？难道要说我和你妈上床是你情我愿，你妈守寡那么多年也需要男人，肥水不落外人田嘛！张文顿时一阵冷汗，要是照这套话去讲，别说敏敏会发飙，恐怕连陈晓萍都会拿刀砍自己！

敏敏内心也是一样的纠结，她清楚地听见张文的呼吸，也能感觉到薄薄的被单下，那赤裸的身体。她的心里有很多的疑惑想问，妈妈是什么时候和表哥在一起的？那秀秀姐怎么办？这荒唐的关系要怎么处理？可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气氛百般的尴尬，两人都睁开眼，有些茫然地盯着屋顶看。如果这时候互看的话，估计都会被对方吓一跳！

死就死吧！张文咬着牙下了一个决定，猛地一翻身凑了过去，伸出手将敏敏的被子一拉，整个人钻进她的被窝里。他瞬间感觉到少女温热的体香，和阵阵清如幽兰的气息扑面而来，还听到她慌乱的呼吸。

敏敏吓得刚想尖叫，张文已用手捣住她的小嘴，凑到她的耳边，轻声地说：“别叫，我们聊一下吧！我知道你也睡不着，你刚才也没睡。”

敏敏顿时浑身一颤，耳边热热的气息让她身子一软，痒痒的感觉让人很难受。

她有些惊慌地看着黑暗中张文明亮的眼眸，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安全感，犹豫了一下便轻轻点头。

“别出声啊！”

张文被敏敏的体温弄得有些恍惚，小心翼翼放开手的同时，忍不住伸手环过她的脖子，将她娇嫩的小身子抱住，紧紧地贴到自己身上。

敏敏羞得赶紧挣扎起来，毕竟这时候张文一丝不挂，而她又只穿着轻薄的衣物，这一下贴得太紧，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身体曲线。

“啊！”

张文有些压抑地叫了一声，敏敏这一动更是要命，娇嫩的身体在怀里蹭来蹭去，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的小嫩乳贴在自己的肋下，她的衣服里面竟然也是真空的！

敏敏微微地一愣，她当然不明白这样乱动，简直就是在刺激男人的兽性。她的小手推搡着张文的腰，却不经意地往下一滑，猛地碰到有点发硬的命根子。敏敏顿时吓得收回手，像触电般的停止微弱的抵抗，张文也趁机把她紧紧抱住。

敏敏又是一阵矜持的挣扎，好一会儿后，才无力地靠在张文的怀里喘息，有些迷糊地闻着张文的男性气息。

气息在一起交织着，两人都感觉心跳快得有些承受不了。尤其是敏敏，第一次被男人这样抱着很不习惯，但灼热的体温让她的小脸开始发烫，不知道为什么刚擦干的羞处又隐隐有些潮湿。

两人沉默了许久，都担心会吵醒陈晓萍而不敢出声。张文看了看在怀里闭着眼的敏敏，娇羞的模样让人心疼不已，心神为之荡漾，轻声地在她耳边问：“敏敏，你都看到了……”

说话的时候，张文装作不经意的亲了几口她的耳朵。

敏敏顿时感觉一阵发麻，耳朵像是虫子在钻一样的痒，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跳别那么快，才轻轻地“嗯”了一声！

张文沉默了一会儿，紧盯着面若桃花的敏敏，见她点头时脸上并没有明显生气的样子，犹豫了好一会后再问：“都看清楚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敏敏顿时难为情到了极点，好一会儿后才睁开双眼，有些生气地白了张文一眼，压低声音说：“能不清楚吗？你们居然在我旁边乱来，想不看到都难。”

张文一下就被她呛得有些哽住，不禁愣了一下，但看着她说话时一动一动的、充满诱惑的嘴唇，喉咙不由得一阵发干。尽管只要一低头就能亲到那芬芳的小嘴，但他还是克制住这种强烈的冲动，用有些发颤的声音问：“那你怎么想的？”

敏敏这时候也有些愣住，但被这一问，瞬间又是心乱如麻。纠结了一会儿后，她才轻轻地叹了一声，无奈地说：“不知道，反正我不会管，也不会和别人说。”

“真的？”

张文有些惊喜地看着她，没想到敏敏竟然会这么想得开，实在太让人意外，难道她真的会纵容自己和陈晓萍的关系？

“嗯……”

敏敏说话的时候，声音微微有点哽咽，微些发红的水眸白了张文一眼，颤声地说：“你要我怎么和别人说？难道要说我表哥和我妈搞上了吗？难道要说我妈想男人，和我表哥上床了？”

“对不起！”

张文一看她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更用力地把她抱进怀里，一边轻拍着她的后背，一边柔声地说：“是我不好，唉……”

敏敏忍不住小声地啜泣起来，把头埋进张文的怀里低声哽咽着，一边哭，一边无奈地埋怨：“就是你不好，秀秀姐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和我妈那样，你要我怎么办呀！”

说完她又压低声音哭了，泪水瞬间打湿张文的胸膛。

尽管敏敏哭得梨花带雨，张文倒是松了一口气，只要她肯发泄心里的不满，这事就算是有惊无险，怕就怕她一直憋在心里！

张文抱着敏敏一会儿，一直温柔地用手擦拭她眼角的泪水。尽管胸口被她的呼吸和泪水弄得又痒又难受，尤其是她说话时，嘴唇若有若无地滑过胸膛，更是让他欲火焚身，但张文还是规矩地抱着她没敢乱来。

敏敏也害怕吵醒陈晓萍，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于是不敢哭出声只好低低啜泣。这种压抑的哽咽更是让张文心疼，张文不由得将她抱得死紧，但又害怕她变得更激动，因而不敢再开口安慰她。

两人相拥着，好一会儿后，敏敏的哭声才变成低低的叹息，等到回过神来，她不由得脸上一红，他们的姿势实在太暧昧，不知不觉间自己的手就抱过去，紧紧搂住张文的腰，更加难为情的是，她的腿不知道什么时候跨在张文的腿上，这姿势简直就像亲密的爱人一样。

“好点了吗？”

张文察觉到敏敏眼里的羞涩，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伸手摸了摸她滚烫的小脸，温柔地擦去她的泪水，话里尽是深情和怜爱。

这一动，张文的下身也挪了一下，敏敏马上感觉到臀间有个硬东西正顶着自己，她立刻意识到那又硬又热的棍子是什么，灼热的接触让她为之一颤，不禁浑身酥软。

“好、好多了……”

敏敏红着脸点了点头，一边轻轻推着张文，一边慌乱地说：“睡吧，我不会和别人说的，你放心！”

“敏敏！”

张文这时候有些兴奋，抱着如此动人的身躯，哪个男人不会动心？

他将手放上她的后腰，见她没有反对，便试探地问：“你刚才全看到了吗？”

“嗯！”

敏敏不加思索地点了点头，娇羞地白了张文一眼，没好气地说：“能没看到吗？废话！”

说完顿时感觉不对，张文难道也一直没睡？这么说自己小解的样子，也被他看个一清二楚？

“感觉怎么样？”

张文嘿嘿笑起来，见敏敏有些慌张就知道她想到什么。他故作无辜地说：“你别多想，我可没看见你尿尿的样子！”

敏敏顿时恼羞成怒，气呼呼地说：“你别装了，刚才你肯定没睡！”

“嗯！”

张文倒是大方地点头，色笑着说：“不过我只听到声音，可没睁眼去看，我什么都不知道。”

“去你的！”

敏敏羞涩地白了张文一眼，不过挣扎的动作却停下来，软软地靠进张文的怀里，她撒娇地捶打着张文的胸膛，嗔道：“干了坏事还那么有理，打死你……”

敏敏的撒娇不像秀秀的温柔似水让人心动不已，但有一种让人喜爱的活泼劲。

张文一看她破涕为笑，顿时一喜，猛地抓住她在胸前撒娇的小手握入掌心，直勾勾地看着她。

敏敏感觉张文的喘息似乎变得粗重起来，抬起头来看着一对明亮的眼眸，装满说不清的温柔，她的心跳一下就快了不少，娇羞地低下头去不敢再看。

有机会！见敏敏羞怯的样子，张文轻轻地用手指抬起敏敏的下巴，见她羞怯地闭上眼却没反抗，红润的小嘴唇正颤抖着，看起来分外的诱人，刚哭过的小脸更是惹人怜爱，他忍不住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朝那红润的小嘴吻下去。

“呜……”

敏敏紧张得浑身僵硬，小手有些僵硬地按住张文的腰。小嘴唇薄薄的、软软的很诱人，而且还带点轻柔的香味。张文忍不住舔了两下后，见敏敏僵硬着不敢张开小嘴，两排洁白的贝齿紧紧闭合着，猛地用手撩开她短短的上衣，火热的大手覆盖在她有点发凉的肚皮上。

“嗯……”

敏敏惊得一颤，小嘴一张开刚想说话，顿时就被张文得逞，他的舌头迅速地钻进她芳香的小口里肆虐起来，舔起她的口腔和两排雪白的牙齿。

“不……”

敏敏有气无力地喘息着，压抑地抗拒着。

张文哪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赶紧噙住敏敏柔嫩的小舌头，舔弄着敏感的舌尖，挑逗着她青涩的小嘴！

张文含着舌尖轻轻地吸吮着敏敏的嘴，一会儿后又有些粗鲁的舔着，这种销魂的舌吻哪是敏敏能受得了，没一会儿，敏敏就满脸通红，原本轻微的挣扎也停止，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任由张文品尝着她美妙的初吻。

尽管敏敏还不懂得怎么去迎合，小舌头紧张得不敢乱动，不过张文还是赀得很爽，尤其是看到她眼里覆盖的水雾、小脸上渐渐火热起来的红带，他觉得敏敏脸色迷离的模样更是诱人。

在这张炕上享受陈晓萍的口交和乳交，将精液全射进她性感的小嘴里。这会儿再夺走敏敏的初吻，紧紧抱着她青涩纯洁的处子之身，光是心理上的满足，就足够让张文为之疯狂了。

看着敏敏迷乱的样子，张文趁机把放在她肚子上的手往上移，在她还没反应过来时，就抓上一只圆润的小乳房，少女的乳房青涩但十分的紧致，握起来的手感很不错，不大不小刚好一手就能掌握。

“不……”

敏敏顿时一惊，连忙推开张文，小手赶紧护住胸前的曲线，这次的挣扎看起来十分的剧烈。

张文被她这激烈的反应弄得有些发慌，连忙凑到她的耳边，舔着她的耳朵轻声地说：“敏敏别怕，我就摸摸而巳……”

“不、不行……”

敏敏坚决地摇着头，将张文的手抓出来后，双手紧紧护着胸前，还带着红晕的小脸上全是坚决，她一边喘息，一边颤声地说：“已经让你亲了，不许再乱来……”

“别怕……”

张文舔了舔发干的嘴唇，不死心地劝道：“就摸一下，我保证不会干别的—”

“就是不行！”

敏敏十分坚定地摇了摇头，尽管这时候脸上还带着媚红、尽管嘴边还挂着晶莹的唾液，看起来分外的明艳、妖娆，但语气却是斩钉截铁、没半点商量的余地。

“难道你不想要吗？”

张文有些郁闷地看着敏敏，她明显被自己亲得意乱情迷，怎么这会儿还拒绝呢！他赶紧轻声地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又不会在这给你开苞！”

敏敏脸上一红，感到难为情之余，更生气地白了张文一眼。这过分的话，让她感觉心一下就疼起来，有些哽咽地说：“你欺负完我妈，还想来欺负我吗？”

“没有、没有！”

张文顿时有些慌了，赶紧将敏敏抱进怀里，见她又哭出来，一边吻去她的眼泪，一边信誓旦旦地说：“敏敏别哭了，表哥也是因为喜欢你才忍不住碰你的，你要不愿意的话，我不勉强你。”

“骗子……”

敏敏这次没有反抗，顺从地蜷缩在张文的怀里，一边低声哭泣，一边不满地轻叱着。其实意乱情迷间她也差点就顺从，但一想起刚才张文和陈晓萍做过的事，想到两人间的甜言蜜语，心里根本无法接受此时和张文亲热，即使感情上并不排斥。

“我没骗你！”

张文有些紧张地亲着敏敏梨花带雨的小脸，柔声地安慰说：“敏敏，我很喜欢你。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不然我哪会一直想把你留在身边，不让你走啊！”

“不信……”

敏敏使劲地推着张文，不过看起来力道小许多，她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颤声地说：“反正你现在别碰我，我不喜欢！”

“好好，不碰！”

张文怕敏敏哭起来吵醒陈晓萍，当然什么都说好。敏敏也借这个机会从张文怀里挣脱出来，背过身去躺到炕边。张文看着敏敏娇小的身躯还一颤一顔的，低低的啜泣声也没有停止，他感觉心疼极了。

“敏敏！”

张文试探地伸出手去摸她的肩膀！

“别碰我……”

敏敏一下就把手拍掉，哽咽着说：“我好乱啊，别说话行不行！”

“行！”

张文只能老实地躺到敏敏的身边，心疼地看着往日活泼可爱的表妹，看她这么个哭法，他的心里真不好受。

敏敏的小身子一抽一抽的，看起来分外的柔弱，让人想抱住她，好好地安慰一番，但她表现得坚决，张文也怕自己一个冲动会刺激到她，也不敢再有亲密的动作。

“对不起，表哥……”

过了一会儿，张文脑子有些迷糊间，突然听到敏敏轻如蚊蚋的呓语，他顿时就有些傻了，什么对不起？

“你说什么？”

张文疑惑地问了一句，确实也是听不太清楚。

“没什么，睡吧！”

敏敏身子轻微地颤动，拉起被单盖在身上，说了一句。

“嗯！”

张文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想再解释又怕刺激到敏敏，只能把被子一盖，看着黄黄的屋顶发呆，现在只祈祷敏敏能保守秘密了。

恐怕这时候睡得最香的只有陈晓萍，她甜蜜的沉入由甜言蜜语和令人陶醉的幸福所构成的梦乡，丝毫没察觉到在她的身边，敏敏的初吻没了，也没察觉到晚上这大起大落的情况！更不知道她跪在张文胯下口交、乳交的场景，已经被敏敏看到，甚至连她的舌头是如何的舔弄都清晰无比，让自己女儿幼小的心灵震动之余也是心乱如麻！

第四章 少女情怀总是诗

昏昏沉沉的一夜呀！心事重重的烦恼呀！

张文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反正直到敏敏哭累了，睡着后他才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总算有松懈的时候。

此时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微微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屋内，等到敏敏呼吸均匀时，张文才有了困意，看着睡得香甜无比的陈晓萍母女俩，欣慰之余不由得苦笑一下。

睡得迷糊间，张文感觉有点头疼，不过昨晚没喝多少酒，这种情况还真没出现过。张文郁闷地翻了个身，使劲揉了揉脑袋，还是无法缓解头疼的感觉，或许是昨晚思绪太多造成的吧！

张文习惯性地伸手一摸，身边却连半个人都没有，令他诧异地睁眼一看，大炕上只剩自己一个人，陈晓萍母女俩的被窝早早收拾好叠在一边。

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有几分的暖意，让人感觉很舒服，完全不像中午时的毒辣，起码照到身上，不会让你感觉不自在！不过看这个亮度，也是快接近中午，自己居然睡得那么死？连她们起床了，都没半点感觉，真失败呀！

张文打了个呵欠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子，脑子里还有些发昏。屋内似乎还散发着精液刺鼻的味道，伴随着昨夜陈晓萍母女俩的体香，给人一种恍惚又不实际的诱惑！

“我靠！”

张文想起床了，心里想得太多连床都赖不下去。可是一见自己一丝不挂的样子，早上充满活力的命根子直直地翘着，在被单上顶出一顶大大的帐篷。他才想起昨天的衣服都洗了，这会儿连半点遮挡的衣物都没有，怎么出去呀！

听到张文的咒骂，敏敏立刻从外面走进来。

敏敏一副笑呵呵的表情，看起来很清爽，不过一对黑眼圈显示昨晚她也睡得不好，因为哭过的关系，眼袋还有一点发肿！

敏敏悄悄地瞄了张文的晨勃、露在外边的健壮身体一眼，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显得有几分扭捏，不过还是恢复往日活泼的样子笑了起来。

“表哥，你醒啦！”

敏敏脸红红地看了命根子一眼，这才轻挪小步走过来。从身后拿出一个塑胶袋递给张文，轻声地说：“这个你换上吧，应该挺合适的！”

“嗯。”

看敏敏表现得这么自然，张文反倒有些不自在了。接过袋子后就打开来，也不敢去猜想敏敏这活泼的小脸下，到底在想什么，昨天还哭成那样，这会儿怎么就一副笑咪咪的样子！

袋子里有一条新内裤、一条农村常见的短裤和一般中年人才会喜欢的白色薄背心——最古老的款式，一穿上估计连乳头都没办法遮住，就是乡下大叔乘凉用的衣服！

这些衣服只在电视上看过，张文倒是有几分好奇，捏了一下后有些诧异地问：“怎么是这些衣服？我的衣服呢？”

“还没洗呢！”

敏敏有几分难为情，不好意思地说：“昨晚那么个闹法，你觉得谁有空帮你洗呀！”

“那、那倒是！”

张文尴尬地挠了挠头，紧盯着敏敏。那意思就是：我要换衣服了，你怎么还站在这呀！

敏敏娇羞之余给了张文一个顽皮的微笑后，小跑出去，不过却没出屋，而是将门关上后转过来看着张文，她羞怯中带着几分狡黠地说：“你可以换啦！”

“你在这我怎么换？”

张文顿时有些无言，看敏敏活泼的样子，感觉有些作贼心虚，虽然不怕在她面前脱衣服，只是她这样大方让人感觉很奇怪。

“你换着，我看着咯！”

敏敏嘟起小嘴，娇笑一下，有点自我调侃地说：“反正我没看清楚过你那地方，今天就要好好地看看到底长怎么样！嘻嘻，反正你都亲我了，还怕什么嘛！”

敏敏的羞笑中带着几分妩媚，又隐隐有点调戏的味道，看起来是那么的活泼顽皮，似乎昨晚的事对她没造成半点影响，她看起来似乎是忘了昨晚发生什么事。

张文瞬间感觉骨头都有些发寒，这情况未免太诡异了吧！这小丫头是要干什么？她把手放在身后做什么？不会是藏着一把大剪刀，只等着自己把命根子一露，她就来个替天行道、斩除淫根吧！

想到这张文顿时打了个冷颤，有这个嫌疑，小丫头也不是什么老赏货，昨晚还那么伤心，现在却那么活泼，肯定有鬼呀！

“你干嘛！”

见张文久久没有动静，敏敏立刻不满地娇嗔，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嗔道：“是不是在我面前不好意思啊！装什么纯洁嘛，又不是没碰过你那东西！”

“不是！”

张文被她说得又愣了，狠狠咬了咬牙后，觉得死就死吧，看她刚才也没带剪刀，难道还会用嘴咬下来不成！

张文把被单一丢，早上充满活力的命根子就弹出来——又长又粗，充满了侵略性的力量，散发着男人的气息和别样的吸引力！

敏敏顿时脸色微红，呼吸有些加快地看着这根熟悉而又陌生的命根子，顗声地说：“原来长得就这样，真难看！”

张文趁敏敏恍惚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拆开内裤的包装，虽然款式很老，而且这种便宜的布料穿起来也不会舒服，不过还是赶紧穿上比较好，多耽搁一分就多一分危险呀！

敏敏这时突然走过来，没等张文反应，细嫩的小手就一把抓住他的命根子。

她有些好奇的捏几下，脸上尽是羞怯的红晕，看起来格外的漂亮。

“你想干嘛！”

张文一脸的忐忑，这时候反而像个要被强奸的女人！尽管敏敏这一捏十分的舒服，但他还是警戒地看着她，即使确定她手上没有凶器也不敢大意，要是被那两排小牙一口咬下来，也绝不会好受。

敏敏脸色通红，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命根子看。她突然抬起头来用闪亮的眼睛看了看张文，将手放开轻声地说：“没事了，你穿裤子吧！”

“哦……”

张文紧张得要死，见敏敏的手一松开，赶紧外裤连带内裤一起穿上。不过因为天热的关系，他还是没套上背心，直接光着膀子就下了炕。

敏敏目不转睛地盯着张文，看到张文赤裸着上身时，不由得噗哧一笑，眼里流露出丝丝的柔媚。虽说是最普通的农家衣服，但让张文一穿，看起来倒有几分休闲服的味道，并不像其他人有股邋遢的感觉。

而且张文的身体白皙，并不像她印象中，别的男人光膀子时的黝黑。他的身材非常匀称，比例也特别的好，即使没有夸张的肌肉，看似削瘦的身子却也十分结实！敏敏看得有些呆了，脸上红扑扑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姨妈呢？”

张文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一边往兜里装着钱和手机，一边轻声地问道。问的时候神情不禁有些尴尬，没看见陈晓萍总觉得心里怪怪，但当着敏敏的面问，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

敏敏暧昧地笑了笑，嘟起小嘴似是吃醋般的问道：“昨晚和我妈恩爱那么久，这会儿不见就想啦？”

“是啊！”

张文差点就要本能地摇头，但话一到喉咙还是决定承认比较好，要是说不想，倒显得自己薄情寡意，恐怕敏敏会更不乐意。

“真恩爱哦！”

敏敏阴阳怪气地“哦”了一声，突然顽皮地一笑，凑上来推了推张文，笑咪咪地说：“好啦，你先出去洗把脸！我还要收拾搬过去的东西，一会儿你再帮我搬就好了！”

“好！”

张文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敏敏这一如既往的亲密，此时敏敏的活泼可爱让人更有罪恶感。他赶紧像逃一样地跑出屋外，在井边漱口洗脸。

没牙刷真是麻烦呀，不过张文也没办法，简单地清洗后看院内的树下有座树头，他想也不想地坐上去，拿出烟来狠狠抽了几口后，思索起敏敏这反常的表现。

这也太诡异了吧，昨晚还哭成那样，今天就恢复活蹦乱跳的样子，虽说敏敏一向开朗，但这样给人的感觉更是毛骨悚然。难道她真的不计较自己和陈晓萍的事吗？不可能呀！

再说，这丫头年纪不大，鬼是鬼了一点，但也不是狡猾的人，莫名其妙的来这一出，让人感觉更加害怕。如果她是生气地哭闹，或者是不理会自己，这才比较正常。现在却和以前一样腻着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文忐忑不安地愣神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不知不觉间都抽掉大半包，还是没理出个头绪来！不经意间回想起刚才她握住自己命根子时一脸的柔媚，心里顿时又有些发痒！

敏敏本想出来叫张文帮一下忙，却看到他独自发着呆，忧郁的样子和眼里的迷茫让人一看就觉得心疼，眉头微皱的模样带有几分让人心动的帅气，整个人充满令她无法抗拒的男人味。

敏敏感觉心里一颤，走到张文身边，柔声唤道：“表哥，在想什么呢？”

“没、没什么！”

张文有些慌忙地踩灭烟头，心虚地看了敏敏一眼，却从她的眼里看到一丝柔情，他顿时感觉有一丝惊讶！

“想我妈就说嘛！”

敏敏娇羞地笑了笑，双手拉住张文的胳膊撒娇地摇了两下，吐着舌头顽皮地说：“不是我要捣蛋，我妈说家里要搬的东西挺多的，你的车可能载不完，所以一早就先坐别人的车回你家，留我在这再收拾一点小东西就可以了。”

“是这样呀！”

张文这才恍然大悟，也是啦，虽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一幅摩托车要挤三个人还要载东西确实很难，陈晓萍还真细心。

“表哥，你来！”

敏敏羞怯地笑了笑，拉着张文的手就往屋后边走，少女的娇羞让张文一时间有些恍神。

“去哪啊？”

张文有些不知所措地跟上去，眼前的敏敏如此温柔，真是让人不适应，尤其是语气里的亲昵和可爱的浅笑，虽然动人但还是感觉有点奇怪。

掌心里传来的温度、小手纤细又柔软的触感让张文无法抗拒地跟着敏敏走，特别是敏敏说话时一闪一闪的大眼睛，似是欲语还羞的模样更是可爱，小脸充满青春的活泼，让人无法有半点的不从。

张文任由敏敏牵着，绕过屋子来到后院时，张文顿时被眼前的景色打动，有些失了神，好漂亮的山谷秀地呀！

昨天夜色正浓，到处是阴暗的一片，才没有发现这幅美景。没想到这破败的小屋后边，竟然有这样的一片天地，远远的可看见一座花红柳绿的山谷，清脆的鸟声不停地响起。

屋子所在的地方正好是半山腰，一眼望过去就可以将整片美景尽收眼底。一条小溪缓缓流过，静谧的河水只有在冲刷鹅卵石时才会发出悦洱的淙淙弹。清澈见底的水流十分明亮，在清晨温和的阳光下映着粼粼的水光，穿梭在翠绿的树林问，宛如一条长龙在面前金闪闪地流过，光是一眼就让人陶醉不已！

“好漂亮哦！”

张文不禁感慨一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只要一抬头，到处都是让人痴迷的美景，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呀！

或许是都市里的钢筋水泥抹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让他们纠结的又想住高楼大腹又向往绿色的环境，天造地设的美则在各种压力下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

即使推行所谓的绿化，都市里却连要找一棵营养不良的树都显得奢侈！

所谓的都市人一直在追求的，不就是这样的清新吗？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得让人震惊，可这种纯粹的美，却在现代化的名义遭到人们的践踏，人们却又反过来，费尽心思地想用科技去拯救这些被他们破坏的美丽，真是可笑呀！

“美什么嘛！”

敏敏看张文那么陶醉倒是有些不解，毕竟从小就在这长大，这里的一草一木对她来说都太熟悉了，以至于她一点都不在意。

“景色呀！”

张文啧啧地感慨着，如果不是自己没什么绘画天赋，还真想拿起画板把这幅景象画下来纪念，可惜没有相机，不然拍下来也是不错。

“无聊……”

敏敏不解地看了看张文，这景色她看了十多年，早就麻木得没有感觉，对于这些好奇的小姑娘来说，高楼大厦更值得她们憧憬。

敏敏见张文像傻子一样的陶醉着，也没去打扰，反而小跑到一棵参天大树底下。她用一把小铁锹小心翼翼地挖开底下的泥土，像在寻找什么宝贝般的谨慎，挖的时候一点都不敢用力，温柔得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一张文欣赏景色一会儿后，才看到敏敏奇怪的举动，也走过去蹲下来，一边用手帮她挖开泥土，一边好奇地问：“敏敏，你这埋了什么东西呀？该不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吧！”

“宝你个头啊！”

敏敏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脸上闪过一丝柔媚，娇滴滴地说：“不过确实是宝贝！”

“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张文好奇心顿起，看着敏敏羞面如花的模样不由得心里一动，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不会是你的嫁妆吧！”

“懒得理你！”

敏敏脸色更红，头微微地一低，难得的露出不好意思的模样，抿着下唇让她看起来更加动人。

挖了一会儿，便挖到一个方形的小盒子！

盒子看起来很粗糙，被泥土侵蚀得几乎失去本来的面貌，像是最低劣的玩具包装一样。

张文顺手拿起来，摇了两下后疑惑地问：“什么东西？”

敏敏有些发呆的看着这个盒子，愣了一会儿后，才没好气地说：“先放一边啦，帮我继续挖！”

“哦，好……”

张文也没在意，顺手就将盒子放到一边，继续帮她挖土。这次敏敏不敢用铁锹，而是用她纤细秀长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刨开脏兮兮的泥土。

看来这次挖的东西更加珍贵，敏敏一脸的凝重，十分专注地挖着，似乎是怕弄坏了一样。只是看着她纤细的手指插进脏兮兮的泥土里，张文不禁有些心疼。

一直到挖了半米深的时候，他们才隐约碰到一个硬东西。此时敏敏却是脸色通红，阻止张文继续帮她挖，轻声地说：“表哥，你手劲大，别弄坏了！我来就好了，你去帮我打点水，一会儿洗洗这些东西。”

“好！”

张文不知道敏敏想玩什么花样，不过看她一脸的谨慎和若有若无的柔媚，还是点了点头跑回井边。

打好了两桶水，张文洗完手刚点上烟的时候，敏敏已经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小坛子走过来，张文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坛子不算大，黝黑的外围布满泥土，看起来非常肮脏。

虽然是不起眼的东西，但敏敏却珍惜地抱着，仿佛是在抱什么值钱的宝贝一样。她略红的小脸上有说不出的妩媚，抿着嘴唇的样子更是娇嫩无比，让人一看就不自觉地怦然心动。

敏敏轻轻地放下坛子，又折回去拿回小盒子，她先在桶里小心翼翼地洗着这个破旧的木盒，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几分复杂。张文不由得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一个小玩具。”

敏敏红着脸继续洗。洗过的木盒跟沾满泥巴时差不了多少，都一样破烂，不仅是最不值钱的压缩木材做的下等货，而且早就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几乎就要烂透了！

张文有些纳闷，这破东西也不是什么古董，值得那么谨慎吗？当然了，看敏敏小心珍惜的样子，他也不敢把话说出口，只是静静地期待着，想知道盒子里到底有什么宝贝，能让这一向活泼的表妹变得那么温柔。

敏敏将盖子轻轻地滑开，里面装着的东西，顿时让张文有些失望。那并不是自己期待的会让人惊喜的东西，更不是贵重的宝贝。相反的它非常普通，就是只小时候常见的铁青蛙，一按就会跳起来的玩具，这东西有什么好宝贝的？

敏敏敏锐地捕捉到张文的郁闷，眨了眨眼后笑嘻嘻地说“失望了？是不是以为埋的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倒没有！”

张文懒懒地看着敏敏，难掩失望地说：“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普通而已，这不就是那种一按就跳的铁青蛙嘛！”

“呵呵，确实就是这样呀！”

敏敏童心未泯，兴致勃勃地把玩了一会儿铁青蛙后，却突然有几分惆怅，沉默了一会儿，她小声地说：“表哥，我告诉你个秘密，你不许和我妈说好吗？”

“说吧！”

张文温柔地看着敏敏，可爱的敏敏会和自己分享什么秘密，真是期待呀！

敏敏一脸的难为情，轻声地说：“这铁青蛙，我一直不敢让我妈看见，埋在地下都好几年了，因为买的钱是我偷的！”

张文稍微愣了一愣，不过马上又释然了。做小孩子的时候，谁没偷过爸妈的钱啊！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现在想想这事更是正常，就连小丹那鬼丫头都曾做过，敏敏干过这样的事倒也不算什么，说不定就连一向老实的秀秀都做过这样的事。

敏敏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接着诉说起来。

陈晓萍家一直很穷，孤儿寡母过的生活一向很拮据，兄妹俩别说买新衣服，就连买件小玩具都是奢侈的事。

这一带尽管穷，但也有不少人家在外地打工，捎点东西回来也是经常的事，一比之下这个家更是窘迫的不像样。

敏敏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了，那时候家里根本负担不起两个人的学费。家建又刚好要去乡里上初中，陈晓萍只能忍痛让幼小的女儿放弃学业。不过即使只让家建上学，那笔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还是很难凑齐。

收拾鱼网、分鱼类、采莲角、织鱼网，母女俩干的杂活特别多，几乎是有活就干，忙里忙外地凑着那笔对别人来说并不困难的学费。

最后一天，从村民手里拿过十多块钱的时候，陈晓萍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总算在开学前把学费都凑齐。劳累了几天的她，将钱随意地塞进枕头底下，开心又疲惫地睡过去。

敏敏当时不懂事，做完活看见别人家有玩具，自然羡慕得不得了。刚好村里有小贩在卖这些小玩意儿，不少玩具引得孩子们口水都快掉下来。

敏敏像被鬼诱惑了一样，悄悄地回家偷了钱就把铁青蛙买回来，不过她害怕得很，将铁青蛙藏在院里，根本不敢拿回家里玩。

陈晓萍一觉醒来发现钱没了，心底顿时一阵慌乱，当时并没有怀疑到这个从小懂事的女儿身上，只是暗自责怪自己粗心大意，迷糊得以为是自己把钱弄丢了！

第二天就是家建交学费的日子，陈晓萍虽然无奈也只能找邻居借了点钱，这才算是把学费凑出来。

敏敏算是松了一口气，幼小的心灵难免有一点小得意，心里很想早点拿出铁青蛙摆弄一番，在伙伴面前好好地炫耀一下。但她暂时还没那个胆子，只能继续藏着。

“那你怎么把它埋到了地下？”

张文好奇地看着敏敏，虽然这故事非常老套，听起来却让人感觉很温馨，充满了孩童时期的趣味！

“呵呵……”

敏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羞红着脸说：“因为那晚上，我妈一直很自责，还拼命地哭着，说赚的钱是她弄丢的，害我白白干了两天活。后来她打了份散工，还用还给邻居后剩下的钱，帮我买了条小裙子，虽然不贵，但我妈给我的时候可高兴了，我很少见她笑得那么开心！”

“我当时后悔死了，不知道自己脑子哪里坏了，非得买那不实用的东西，气起来就把它埋了，一直埋到现在！”

敏敏说到这，语气里充满自责，从小懂事的她，把妈妈泪流满面的一幕深深地烙印进回忆里。

母慈女孝，张文不由得感慨着，这样的家庭再怎么穷都充满幸福。陈晓萍对孩子那么慈爱、温柔，难怪敏敏在这样穷困的环境下，也能这么的活泼开朗！贫困并没有让她们屈服，反而是浓厚的亲情让生活充满回忆和乐趣。

“那这坛子呢？”

张文好奇地看着黝黑的小坛子，直觉它里面不是装咸菜就是装酒，在乡下这种坛子特别常见。

“酒啊！”

敏敏顺口解释一句，随后脸上有些不自然地扭捏一下，抬起头来用疑惑又复杂的眼神看着张文，轻声地问：“怎么？你没喝过吗？”

“酒肯定喝过啊！”

张文感到郁闷。心想：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这丫头做那么奇怪的表情干什么，估计这酒里有古怪吧！

“嘿嘿……”

敏敏有些顽皮地看着张文，狡黠地说：“那就是说秀秀姐没给你喝啊！”

“到底什么意思啊？”

张文有些着急了，追问道：“什么喝过没喝过？这酒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

敏敏开心地笑了笑，故作神秘地说：“你自己去问她，她要不给的话，你就惩罚她！”

话刚说完，她就蹦蹦跳跳地抱着洗好的盒子和坛子跑了。

留下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张文在原地。心想：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酒的，秀秀那么乖，哪会灌我喝酒呀！

疑惑归疑惑，不过进屋看到敏敏辛勤地收拾东西，累得小脸都有些发红，张文也不好再打扰她，只能挽起袖子帮她一起整理，只是收拾完东西后，张文都有些傻眼。心想：她们真是省到家了，居然连被子之类的都要搬，甚至连点蚊香的小盘子都不放过，没这个必要吧！

张文先将敏敏的坛子和一小箱证件之类的重要东西全绑在摩托车后边，回头又看见一地的锅碗瓢盆，嘴角不自觉地抽动几下。心想：老子骑的机车，估计后边还得拉个板车才能装得下，现在居然连草蓆、蚊帐之类的东西都要一起带，顿时感到头疼啊！

张文看着还在一个劲地打包的敏敏，有些无力地说：“敏敏，这些琐碎东西就不要了！你能告诉我装得下吗？就算不载你，这些东西这小破车也拉不下啊！”

“是哦……”

敏敏有点犯傻地愣住，这时候才抬头看了看自己收拾的东西，简直堆得和小山一样，她几乎把屋里全都搬空，顿时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你就带几件衣服吧！”

张文一边抽着烟，一边无奈地说：“等到了新家，我再带你去镇里买新的。这些东西可带可不带，就留在这吧！”

“可是……”

敏敏有些犹豫。毕竟是穷人家的小孩，要她把这些东西就这样丢掉，她还真有点不舍，毕竟这些东西都是过日子用的！

张文有些发飙了，瞪着眼说：“都搬新家了，还要这些干什么，再说现在又不缺这个钱，到时候咱们再买就好了！”

“好吧！”

敏敏有些恋恋不舍地将打包好的东西拿回屋，小家子气地想多拿点衣服，可被张文郁闷的一瞪后也胆怯了，匆忙地收拾几件简单的贴身衣物就出来。

张文一阵忙碌，确定把东西绑结实后，回头一看敏敏正望着老房子发呆，眼里有着浓烈的不舍，毕竟屋子再破，也是她成长的地方，承载着这一家人快乐的记忆，突然要离开确实有些不舍！

敏敏这时候看起来特别的柔弱，水光闪闪的眼睛分外动人。张文禁不住心里一紧，走上前去，温柔地将她抱进怀里，柔声地说：“敏敏，你放心吧！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很幸福，一切有我！”

“嗯！”

敏敏顺从地靠到张文怀里，十分娇羞的“嗯”了一声！温柔的样子让张文心神一阵恍惚，隐隐的柔媚更是动人心弦。

少女芬芳的气息带着诱人的香味，张文忍不住伸手捧起敏敏美丽的小脸，看着她娇羞的模样，小嘴微微地发着抖，看起来特别的迷人。张文见她没有抗拒，忍不住低下头去吻她。

敏敏这次没有挣扎，只是紧张地僵硬一下后就闭上眼，红着脸将红润的小嘴送上。两片嘴唇轻轻碰触之下，敏敏柔软的身子微微地一抖，却立刻温顺地张开小嘴，小手紧紧地抱住张文的腰，因为身材比较娇小，她还可爱的踮起脚尖！

张文毫不客气地用手抚摸着敏敏细滑的小脸，舌头顺势钻进她的小嘴里搅动着，令敏敏的呼吸急促起来，“哼”了一声后，小舌头有些犹豫地动了两下！张文顿时大喜过望，舔着她的舌头，偶尔含含舌尖，让她体会这美妙的滋味。

没一会儿就将青涩的小处女吻得脸色发红，丁香小舌也在张文的引导下，略带生涩地迎合着。

两人的舌头开始激烈地交缠，敏敏只觉得脑子里一阵迷糊，不敢相信亲嘴有这样好的滋味。

昨天的初吻很紧张而且带有几分惆怅，所以没舒服到这样的程度，现在这又麻又酥的感觉，几乎要让她的小脑袋发昏了。

深深的一个舌吻，最后因为敏敏呼吸上不来而宣告结束。

被吻过的敏敏，脸上全是可爱的羞红，小嘴微张地喘息着，显得无比红润，看起来更加动人！

张文任敏敏软软的瘫在自己怀里回味着亲吻的滋味，也没有动手去而她的便宜。其实现在她肯任由自己亲吻就已经是个惊喜，要是趁机占便宜的话，还爵怕又刺激到她，到时候敏敏反感就不好办了。“表哥……”

敏敏好一会儿后才稍稍回过神，抬起头来用柔媚的眼神看着张文，羞怯中带着几分顽皮地问：“亲我舒服，还是亲我妈舒服……”

张文差点被呛到，敏敏居然问这种问题，虽然听起来很香艳，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敏敏的难为情一闪而过，马上撒娇地追问着：“说嘛，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嗲嗲的声音、娇柔的动作，这一切对男人的杀伤力太大，张文不由得恍惚起来。

思索了一会儿后，他淫笑道：“亲你也好，亲你妈也好，最舒服的是我！”

“色胚！”

敏敏不屑地“呸”了一声，又顽皮地笑道：“行啦，咱们不说这个！”

“不说就不说。”

张文松了一口气。

虽然敏敏不会泄露自己和姨妈的秘密，不过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看来得找个时间好好问问她。

“上车！”

两人嬉闹了一会儿，在敏敏不舍地锁上门后，他们才挤上摩托车?i于后面绑的全是东西，所以一坐上车，两人的身体就紧贴得没有一丝空隙。

张文能清晰地感觉到敏敏胸前青涩的小山包，和她温暖的身躯在挑逗着自己！

敏敏脸色一红，不过还是乖巧地用手环住张文的腰，轻轻地把头靠在张文的背上，柔声地说：“表哥，你好坏哦！”

“我哪坏了？”

张文有些尴尬的回了一句。他刚才趁机挪动一下，让后背感受到她小胸部的坚挺，没想到这么小的动作也被发现，真是失败呀！

敏敏咯咯地笑起来，显得非常开心。带着一点孩子气的小得意、带着一点娇羞少女的顽皮，一听就让人感觉很舒服！

张文有些郁闷的发动摩托车，沿着小路慢吞吞地骑回去，毕竟后头拖的东西多，车子有些摇晃，还是小心点比较好，安全第一嘛！

敏敏一路上开心地指东说西的，完全没有昨晚伤心的样子，偶尔胸部和张文的后背贴到一起时，她就害羞地笑了笑。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看了看张文骑车的样子，咬着牙决定调戏他一次！

张文也没发觉敏敏的羞笑，只是感觉敏敏微微地后挪一些，那种柔软的触感立刻消失，他顿时有些郁闷的嘀咕一声：“又不是摸到什么，会死呀……”

“色狼！”

敏敏娇嗔道。她悄悄伸手在背上一阵忙碌，等感觉胸前一凉时，脸上还是难免的红起来。

“表哥，把手伸过来！”

敏敏轻声唤道，虽然下了决定，但这会儿还是感到娇羞难当。

“干嘛！”

张文一边郁闷地应答着，一边还是把没抓油门的手往后一伸。他突然感觉到热热的衣料，一件仿佛有点厚度的东西被塞进自己手里！

“什么东西！”

张文疑惑的拿到面前一看，车子顿时不稳地晃动两下。手里竟然是一件粉色内衣，看这小肉包般的尺寸就知道是属于敏敏的，最要命的是，上面竟然还带着温度，明显是刚脱下来！

敏敏被车子突然的晃动吓了一跳，本能地伸手抱住张文的腰，一对不被束缚的小嫩乳顺势就贴上去，一动之下乳头像是触电般的舒服，差点就让她叫出声。

“不是吧！”

张文有些愣神儿了，后背那柔软、真实的触感实在是太舒服了。

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在山路上就脱了胸罩贴在自己背上，这摆明就是在挑逗自己。

“这样你满意了吧！”

敏敏脸色娇红，有些不自然的用小嫩乳蹭了张文的后背一下，呢喃着：“便宜你了！”

“我……”

张文顺势将内衣压在屁股下，双手抓住车把赶紧稳下来。他深吸一口气后，淫笑道：“是挺舒服的，敏敏的胸部真柔软呀，感觉真好！”

“骑你的车啦！”

敏敏不好意思地嗔了一句，难掩羞怯地嗲道：“你不许乱动，我就抱着你！”

“0K！”

张文顿时兴奋不已，一边享受着敏敏的乳房在后背磨蹭的舒服，一边作怪地在路上偶尔煞一下车，让她的小嫩乳贴得更紧，引得敏敏嗔怪不已啊！

不算太长的路，两人足足打闹一个下午。

张文试探性的说着黄色笑话逗敏敏玩，一开始她还“呸”了几句，但后来也不排斥，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摩托车慢慢地行驶着，敏敏柔顺地靠在张文的背上，脸色通红的感受着乳房上传来的特别感觉，心里有些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大胆的做出这种举，却也很喜欢这样亲密的紧贴。

张文则是遐想连连，一边猜测着敏敏的想法，一边窃喜着：看来敏敏也动了春心，用这种顽皮又可爱的方式来挑逗自己！

照这情况来看，敏敏属于自己的日子也不远了。张文顿时感觉海绵体充血，未来的日子，格外的幸福啊！

第五章 诱人的女儿红

回来好几天，日子过得稀松平常但也充满了乐趣。

这段时间敏敏似乎有点在躲着张文，尽管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她也像往常十分亲昵地腻着张文，但只要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她又会躲得远远的，丝毫不给张文半点占便宜的机会。

这前后的变化让张文有点摸不着头脑，照常理来看，敏敏应该还是喜欢自己，不然她也不会脱下内衣给自己，而且亲她或者偷偷地摸几下，她也不反对，可为什么每次一有独处机会时，她都跑得那么快呢？

虽然有点疑惑，但张文也不好过多地去纠缠敏敏。毕竟姨妈事件之后，对于这个古灵精怪的小表妹，张文还是有些顾忌，虽然她说过对两人的关系并不反感，但要情寳初开的女孩子完全接受，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办到的事。

张文也只能慢慢的试探，看什么时候能打探清楚她心里的想法再说。

这几天陈桂香很忙，几乎是天天早起，跑到工地巡视一番，在那一待就是一天。生怕那些工人们贪污半点，对于送来的原料更是小心，仔细地审查，哪怕少个一斤半两，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虽然不用干活，但一整天闲在那也不好受，麻将这国粹就成了主要的娱乐。

陈晓萍也是半个爱好者，她们天天睡在一起，白天的时候就一起去工地，感情好得让小丹和张少琳都有些惭愧！

陈桂香姐妹俩晚上睡在一起聊天，尽情地嬉闹着，仿佛回到无忧的少女时代；早上一见太阳，就找人凑一桌玩麻将，顺带当起管家婆的角色。

陈晓萍似乎害怕别人察觉，也不怎么敢给张文独处的机会，害得张文只能偶尔私下和她调情，连真正做爱的机会都没有。

秀秀还是温婉可人，无奈的是张文刚回来的头一天，她就来了大姨妈，让秀秀有机会羞涩又感动地享受着张文为她擦拭下身的幸福。

每天晚上张文抱着秀秀一起睡却不能碰，但少女的体温和柔软的身体又是那么富有刺激性，这可让张文憋坏了。即使温顺的秀秀肯用口交来取悦自己，但她的技巧还是很青涩，想来个口爆发泄一下，都没什么机会。

秀秀也觉得羞愧，只能扭捏地找来喜儿一起睡，婉转地表示“不用管她”后，就自己躺到一旁。

张文这两天是憋得快疯了，和喜儿这个可爱的小萝莉自然飞快地纠缠在一起，激烈地爱抚对方的身体，口舌并用地挑逗着彼此的情欲。

喜儿一向听话，而且十分依赖张文，品尝过性爱滋味的小萝莉靠着本能散发出柔媚的魅力，略通性事的她也迷恋上这销魂的滋味，紧密的小肉缝自然让张文舒服得快要上天。

不过最可恶的是做爱到一半时，小萝莉在高潮中竟然迎来人生的第一次红潮。

在一阵阵的叫床声中血染床单，高潮的爱液伴随着大姨妈，喷得张文下身一片血红。

第一次大姨妈的来临可把喜儿吓坏了，她顿时惊得手足无措，还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抱着张文哭得撕心裂肺呀！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张文兽性大发，爆了她的菊花！

张文也差点哭了，看着秀秀殷勤的帮喜儿擦着下身，为她垫上卫生棉的那一刻，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这算是什么呀，好不容易逮到尽兴的机会，哪想到真的来了个碧血洗银枪！还很幸运的洗到小萝莉的第一次月经，狗血的生活呀！

何秀芸最近白天就去老房子那边，闲下来的时候也刻意躲着张文，似乎也是怕被别人察觉到两人间的关系，即使偶尔按捺不住，两人眉来眼去，也没下手的机会。

而且何秀芸似乎和陈强闹起别扭，夫妻俩一直都在吵架。闹得陈强最近睡在工地，连饭都不到这吃了，而晚上她又和小丹这个鬼灵精睡在一起，也断送张文想趁机和她恩爱缠绵的机会！

更绝的是一到了白天，秀秀、敏敏和小丹这三个丫头就一起往学校跑，一边憧憬地望着建设中的新学校，一边缠着林巧玉教她们读书识字，她们更认真地读起张文带来的书。秀秀这么乖的孩子，喜欢学习也就算了，可敏敏和小丹这两个不知事的鬼丫头还那么好学，这可上哪说理去呀！

狗血的生活呀！想想最近环绕在美人堆里，却过着几乎禁欲的口子，张文就差没泪流满面的上吊。尤其最近陈桂香还婉转却又严厉地告诫自己和秀秀，不许太过纵欲，不然身子会被搞坏。

这下可好了，弄得秀秀连口交都不怎么敢，这蛋疼的生活呀！剩下的希望在张少琳的身上，但陈桂香一发话，张少琳也就点头哈腰地听命，躲得足有十万八千里呀！不过陈桂香担心的也对，毕竟身体确实是最重要，没一副好身体就什么都干不成。

最近一大清早，张文常无奈地放弃和秀秀赖床打闹的乐趣，迎着晨曦在院子里跳绳，又沿着小路跑一圈。

这勤奋的态度让大家感觉很奇怪。

其实张文是故意把自己累个半死，想将多余的精力发泄出去，况且现在女人那么多，没个强壮的身体还真是不行，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应付她们呀！

张文跑完累出一身的汗，便哼着小曲进了院内。想想这几天倒也不是没收获，连一段时间没锻链的六块腹肌也回来了。每次光着膀子时，他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美人们眼里闪着小星星，看来女人也喜欢自己的男人有一副好身材！

按照平常的生活规律，这时候家里早就空无一人。果然张文一进家里就没听到半点动静，他郁闷地回到房里的浴室，洗去身上的臭汗。

当张文光着屁股出来时，惊喜地发现床上躺着一名美丽的尤物，正用她勾人的媚眼直直地盯着自己。

张少琳一丝不挂的侧躺在床上，美丽的曲线和诱人的乳房充满致命的诱惑，一头青丝随意地散开来，更显得性感无比。

张少琳媚眼如丝地看着张文胯下的命根子，媚笑着说：“小文，你身材不错嘛！”

“姐，我爱死你了！”

张文顿时欲火焚身，狼叫一声便扑上去。在娇喘吁吁间吻遍她的全身，狠狠啃咬着一对圆润的乳房，留下一道道的吻痕，在她美丽至极的肉体上，添加一层动人的火热。

“轻、轻点……”

两人好几天没有激情，张少琳自然是动情不已，在张文激烈的爱抚下，没一会儿腿间已是泛滥一片，妩媚的小脸上红扑扑的更添性感，小嘴微张着发出让人疯狂的呻吟！

张少琳在一声诱人的呻吟中打开大腿，挑逗地吻了张文一下后，修长的小手握住坚硬如铁的命根子，将它牵引到销魂的小洞前。她满足的叹息着，感受着体内愈来愈饱满的入侵！

“轻、轻点……”

张少琳舒服的一声呻吟，即使已经有过数度欢好，还是惊讶于张文的尺寸，在愉悦问也多了一种饱满的感受！

“真要轻点，一会儿你就会叫我用力的！”

张文狠狠吻住张少琳的小嘴，双手不停的揉搓着胸前；对结赏又饱满的乳房，将她的双腿环在自己的腰上，挺着腰开始前后地抽动起来，将命根子一下又一下的插进她成熟动人的身体里，享受着嫩肉挤压的快感。

“你这个坏蛋……”

张少琳妩媚的呻吟起来，小嘴也亲着张文的脸、耳朵和脖子，在张文的冲撞下发出一阵阵诱人至极的呻吟。

“小文，用力……好舒服哦，啊，麻死了……”

“干、干死姐姐了……你插、插得好深哦……插、插死……姐姐了……”

“啊……顶、顶到子宫了……你、你插破姐姐了……用、用力呀！”

空气在张少琳一声声露骨的呻吟中迅速地升温，两具肉体疯狂地扭动在一起。

他们激烈地亲吻着彼此的嘴唇，在肉与肉相撞的声音中品尝着性爱最美妙的滋味。

老汉推车、观音坐莲、坐怀吞棍！

一个多小时的抽动后，两人身上都是大汗淋漓，在三次高潮后，张少琳浑身都是鲜艳的粉红色，娇喘之余脸上的妩媚更显得性感诱人，小穴泛滥的爱液更打湿床单，足可看出她最近有多渴望了！

“姐！”

张文舒服得都快升天了，和姐姐做爱感觉最爽了。她最放得开，什么都肯顺着自己！而且从不排斥比较露骨的要求，这也是她最令人疼爱的地方。

“弟，干死我……”

张少琳啊啊地叫了一阵，浑身一颤，紧凑的小穴剧烈地收缩起来，身体在激烈的抽搐中，又迎来一次美妙的高潮。

张文这时候也感觉到腰间开始剧烈收缩，神经几乎像疯了一样的跳动着，让每个毛孔都舒畅地展开，一股舒服的电流瞬间传遍每一寸肌肤，让每一颗细胞都欢快地跳动起来。

看着张少琳妩媚的样子和眼里隐隐的期待，张文顿时心里一突，赶紧将命根子从她潮湿的小穴里抽出来，猛地将她按到胯下，握着命根子将龟头抵在她鲜艳的嘴唇上，顿时令张少琳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幽怨和失落。

张少琳沉浸在高潮中的容颜十分妖娆性感，喘息间也无法抗拒张文的要求，即使命根子上满满的全是她的分泌物，但她还是顺从地张开小嘴，温柔地将龟头含进嘴里。

张少琳的小手轻车熟路地握住肉棒，快速地上下套弄起来，红润的小嘴也使劲地吸吮着，在她香艳的伺候下，张文感觉脑子一阵空白，一股股精液也有力的爆发在她性感的嘴里，积攒了几天的欲望在瞬间完全射出。

张少琳默默的吞下嘴里又腥又热的液体，待张文的身体停止痉挛后，又上下吞吐了几下，确定将所有精液挤出后，她才舔弄着闪亮的龟头，给了张文一个媚眼，笑嘻嘻地说：“小文你憋坏了吧，射得好多哦！”

“姐！”

张文动情地抚摸着张少琳的头发，见她跪在胯下舔着龟头的模样十分性感，甚至带着几分讨好，忍不住有些愧疚的说：“对不起！”

“没事！”

张少琳将龟头舔得干干净净，这才柔顺地靠到张文的怀里，吻着张文的胸膛，微笑着说：“姐也知道你的难处，秀秀的肚子还是平的，我也不该着急。”

张文感动地将张少琳抱进怀里，轻声地说：“姐，我爱你！”

“小傻瓜，我也爱你！”

张少琳动情地看着张文，满脸幸福的靠紧张文，高潮过后满是红晕的小脸带着开心的笑容，性感中又有着让人动容的温柔！

两人一边说着情话，一边拥抱着，休息了好一会儿后才一起走进浴室，再洗了个香艳的鸳鸯浴。其间张文自然不老实地占尽便宜，张少琳笑呵呵的任由张文上下其手，偶尔也挠几下痒作为报复，浴室里全是欢声笑语，无奈的是张文想来第二次的时候，张少琳有些害怕的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受不了！

清洗干净后，张少琳拿来一套性感的内衣，嗲嗲地撒娇着要张文帮她穿上。

张文自然乐意至极，捏捏乳房、摸摸香臀、爱抚着张少琳曼妙的身体，惹得她娇喘连连后，他才不舍地为她穿上。打闹之间两人已经穿戴整齐。

张文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笑咪咪地看着姐姐殷勤的为自己端来茶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好奇地问：“对了！姐，为什么敏敏说秀秀得给我喝酒呀？还说是这里的传统！”

张少琳懒洋洋的梳理着湿漉漉的头发，听见张文的话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吃吃地笑起来，她眨了眨眼，满脸暧昧地说：“秀秀没告诉你吗？咱们这有埋女儿红的习俗呀！”

“习俗？”

张文更疑惑了，这是什么样的传统呀？

张少琳温柔地亲了张文一下，妩媚地说：“是呀！咱这的女孩子一出生，长辈就会在门前屋后埋上一坛好酒，等到女儿变成别人家的媳妇时，就会把这酒拿出来给女婿喝，这就是女儿红。”

“还有这样好玩的事呀！”

张文顿时有了兴趣，这样的传统还真是有趣！既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又显得特别的珍贵！

“是呀！”

张少琳兴致勃勃地解释道：“有的女孩子心急，没等嫁出去就会先把它提前献给心上人喝。这一坛酒代表女孩子的爱意，所以叫女儿红。不过要是她没出嫁就先死了，这酒就叫花雕，懂了吗？”

“是这样呀！”

张文顿时恍然大悟，看着张少琳一脸幸福的浅笑，心痒之余不由得好奇地问：“姐，那你的那一坛呢？”

张少琳温柔的笑了笑，小手捏了一下张文的鼻子，有些娇羞地嗔道：“你这个小坏蛋，姐的身子都给了你，还怎么出嫁啊！你那些汤里早就加了酒，是我瞒着妈偷偷挖出来的。”

“姐，你真好丨？”

张文感动地抱住她，温柔地吻了一下她的小脸，难掩兴奋地说：“那下次你直接拿给我，好不好？我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姐姐的女儿红，是什么味道！”

张少琳幸福地看着张文，眼里的娇羞一闪而过。

其实女儿红还有另一层含义：女孩子必须守身如玉，在新婚之时为爱郎献上处子之红，才算是最圆满的结局。

张少琳心里嗔道：你早就品了。不过还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张少琳娇媚又幸福地一笑，柔媚的眼里尽是说不完的柔情。她轻声细语地呢喃着：“好什么呀，你这呆瓜又不是不知道姐姐怎么对你的！”

“我知道姐对我最好了！”

张文呵呵一笑，抱着她狠狠来了一个湿吻，直吻得张少琳幸福之余都有些喘不过气了！

两人恩爱地缠绵一会儿，这时候嬉闹的动作反而成了情趣的辅助，偶尔张文笑咪咪地抚摸着她的乳房，偶尔张少琳媚眼如丝地抓着命根子报复性的一阵套弄。

玩到兴奋时，两人就在沙发上玩起69的游戏。

张文一边享受着张少琳殷勤的口交，一边抱着她雪白的美臀激烈地舔着销魂的小洞！

屋内啧啧的水声，分外的淫秽，张少琳最终还是被挑起情欲，在张文的摆弄下跪在沙发旁，翘起雪白浑圆的美臀。

张文笑呵呵地将张少琳的裙子拉到腰间，脱下裤子扶着命根子站到她的身后0他慢慢地磨蹭着阴唇，在张少琳娇嗲的嗔怪中猛地一插，再次顶进她性感妩媚的身体里！

一时间，屋内又尽是诱人的呻吟，和肉与肉相撞的啪啪声！

第六章 每间房间都是香艳

美好的一个星期啊！

每天的晚饭，张文都是在美人们的环绕下吃的。

张文深深体会到什么叫秀色可餐：眼前全是性感的美妇、羞怯的少女，和幼嫩得让人垂涎的小萝莉，层层体香的环绕下，只有自己一个男人，这样的好环境不是天堂却比天堂更美好。

陈桂香最近似乎也放宽政策，对于儿子和女儿吃完饭后，一起出去散步的举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晚饭却多出了一碗碗的大补汤，每次的菜色都不一样，但都散发着中药清新的香味和禁止女人碰的东西。

张文当然是喝得特别的积极，这样大量的消耗，不多补一点哪行呀！不过他最近也开始注意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早上也不再为留恋温柔乡而赖床，早早的起床，锻链一下身体，这也是为以后的好日子打下基础。

早晨的小院，都快成了羽毛球训练中心，一看张文这么积极，众美人也追着他的脚步，一大早的就在院内玩乐。

日子过得轻松而又写意，让她们一个个笑得更加的美丽！

张文当然是真的在锻炼，不过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只要陈晓萍一上场打羽毛球，他就有些恍惚，她一蹦起来，胸前那对大豪乳的晃动真够震撼，别说张文，就连其他的美女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偶尔的笑声让陈晓萍很不好意思，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大家暧昧的目光。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过得快乐又充实，工地上的进展也快到尾声，不管是水蛭养殖厂还是野鸡场都快进入完工阶段。

这段时间在宝爷的周旋下，张文只用了三万多就包下了四十多亩坡地和三十亩海滩，也算是再次扩建吧！

陈强一直都睡在工地上，或许也是不想见到何秀芸的关系，两人原本就对彼此不闻不问，最近更是急剧地恶化，张文猜想多少还是和自己有关。虽然看着何秀芸的怒容多少有些心疼，但他也不敢去介入这种事，只能顺其自然！

最大的好消息嘛，还是属秀秀她们的大姨妈终于滚蛋了。

当秀秀羞怯的拉着张文一起洗澡时，张文差点就感动哭了，憋了好几天终于能好好地享受一番！

浴室里充满喘息和呻吟，秀秀用小嘴温柔地服侍张文一会儿后，看着张文在她面前将喜儿幼嫩的身体压在洗手盆上，从后边进入狠狠地抽插一番。

喜儿在啊啊的叫声中迎来两次高潮，当张文将还硬如铁石的命根子从她无毛的小肉缝里拔出来时，她已经瘫软如泥了。

张文一只手将喜儿抱起，另一只手拉着秀秀一起走回床上。将两个美人往床上一丢，自然有香艳无比的活动。

秀秀满脸媚气的迎合着张文的冲撞，在她满足过后，张文又扑向喜儿幼嫩的身体，再一次粗鲁地享用着她紧致又湿热的小穴！

娇嫩又悦耳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尤其是喜儿的呻吟完全没有顾忌，童嫩的声音兴奋地吟叫着，响遍了屋子。

穿透力极强的声音，童嫩而又充满诱惑，几乎让屋里的其他美人无法入睡！

房间内，小丹只穿着小内裤，任由胸前鼓鼓的小山包暴露在空气中，幼嫩白皙的身体如玉般的无瑕。她正兴致勃勃的玩着张文买给她的音乐盒，一听到喜儿的呻吟，不由得嗔骂道：“这小傻子，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呀！”

敏敏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房里只开着一台小风扇，在这夏天里多少还是有些炎热，于是她身上只穿着贴身的三点式内衣。

敏敏倚靠在床头看着书，听着这娇嫩的呻吟也是脸色一红，没好气地说：“还不是你哥干的好事，没他的话，喜儿会这么叫吗？”

“哟……”

小丹阴阳怪气的笑了笑，满脸暧昧地说：“好像你挺懂似的，那你说说我哥现在在干什么呀！”

“在给你造个侄子！”

敏敏没好气地白了小丹一眼，心里一吃醋自然不会给小丹好脸色，话一说完又低头看着手里那本漫画。

敏敏心里还是有点发酸，便狠狠地白了娇笑如兰的小丹一眼，狡黠的一笑后猛地伸手去拉小丹的小内裤，笑咪咪地说：“要不你给你哥生一个就好了！”

“混蛋！”

小丹不甘地回击着，一只手护住内裤，另一只手立刻去拉敏敏的内衣，撕扯没一会儿就和她一起滚到床上！

“呀！你别拉我乳头呀丨。”

“是你先咬我咪咪的！”

两个活泼的小丫头在床上闹到一起，没一会儿就弄得满室都是春光。小内裤被扯到腿间，雪白的肌肤和迷人的羞处一览无遗，可惜的是没人欣赏到这香艳到极点的景象！

一时间房内全都是欢声笑语，两个本就活泼的丫头住在一起自然热闹，两人又都是处子之身，也没受到多大的影响。

客厅里的小电视还亮着，播放着有些单调的节目。因为这里暂时接收不到第四台，只能接收到画面模糊又没什么可看性的节目，饶是如此这也是一家人晚上最快乐的时候！

今天破天荒地接收到一档娱乐电影，其他人等不到这时候就去睡了。不过沙发上还坐着两个妩媚性感的身影，她们都只穿着短短的睡裙，显得十分妖娆，沐浴后略带水珠的湿润长发更是动人至极！

“舅妈，开大声点！”

张少琳听着阵阵的呻吟难免有些吃醋，不过同时也被电视上搞笑的情节所吸引，微微皱眉后朝旁边的何秀芸说：“大半夜的也不知道小声点，真是的！”

“就是！”

何秀芸故作自然地把电视音量稍微调大，但脸上却渐渐覆盖上一层迷人的红润。隐隐的呻吟中伴随着秀秀几分放浪的声音，不禁让她想起那次母女同床的激情，下身有些湿润了！两人的表情都有些许的不自在。

张少琳还好一些，早上被张文按在沙发上舔得接连来了两次高潮，这会儿也不怎么在意，目光依旧停留在电视上。

何秀芸的不自在就明显多了。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好好的被满足一次。她也是羞于面对这个荒唐的女婿，最近都躲着张文，但一到晚上，却不禁怀念起那次让人忘不了的激情，总是辗转反侧地难以入睡！

“我去一下厕所！”

何秀芸听着断断续续的呻吟，感觉下身实在是湿得厉害，将遥控器往张少琳手里一塞，有些匆忙地跑进洗手间。

张少琳“哼”了一声后，拿起桌上的薯片咬了一口，再回过头来看着妈妈越发丰腴的身形，眼里闪过一丝疑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姨妈和妈妈似乎都漂亮许多，不仅整个人变得越发的水灵，就连皮肤都光润不少，让人怀疑呀！

何秀芸进了洗手间后就将门反锁，脸色红润之余更带着几丝动情的妖媚。她偷偷地将裙子拉起来，一看之下脸更红了，内裤上竟然湿了一大片！

何秀芸的小手轻轻地钻进裙底，将薄薄的遮羞从修长的美腿脱下来，将这已带着味道的内裤丢进盆里后，便赶紧拿纸准备擦干净。

手刚一碰到阴部，突然一阵触电般的感觉让人全身一麻！何秀芸感觉自己差点要呻吟出来，腿一软有些无力地坐到马桶盖上！

尽管何秀云心里有些羞涩，但看着泛滥一片的下身，她还是禁不住动了情。

纤细的手指慢慢地探到私处，找到敏感的阴蒂后轻轻一捏，舒畅的感觉瞬间让人理智全无！

“小、小文……”

何秀芸闭上眼，小手摸索到自己的阴户，将纤细的手指缓缓地插进已经动情不已的小穴内，另一只手将睡裙拉到脖子处，慢慢地抓住饱满诱人的乳房揉了几下，她轻轻捏住敏感的乳头，试图给自己更加强烈的刺激！

“小、小文……爱我……”

何秀芸一边压抑地喘息着，一边沉浸在美妙的感觉中，尽管没有真实的做爱那么强烈舒服，但还是极大的抚慰身体深处的渴望！

酥麻的快感渐渐地占据全身，何秀芸一闭上眼全是那晚激烈的场景，看着女儿躺在身边，自己却和女婿偷情的刺激。她不由得幻想着，此时女婿正在舔含自己的乳房，用他粗大的肉棒狠狠的撞击着自己的下身！

幻想与现实交织，一阵阵如潮的快感澎湃地袭来。何秀芸感觉自己都要窒息，耳边秀秀和喜儿混在一起的呻吟是那么的清晰，更像魔咒般让快感更加的强烈！

“啊……”

一声低低的叹息后，何秀芸全身顿时瘫软无力，手指慢慢地从小穴里拔出来，一大股爱液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流出来！休息了一会儿，何秀芸呼吸才渐渐地平稳下来。

何秀芸的脸色有些不自在，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想要，或许是那一夜的荒唐打开情欲的大门，才会让一直沉静的身体，再次变得火热！

“这坏蛋……”

何秀芸嗲嗲地嗔了一声，也不知道张少琳会不会听见。但现在出了点汗，浑身粘得难受，她打开莲蓬头打算冲洗一下身上的汗水。

睡裙缓缓地脱下，性感成熟的身体白里透红地呈现出来。看着下身泛滥的淫水，何秀芸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冲洗一下，平复脑子里对于张文荒唐的遐想！

冰冷的水果然让人平静许多，何秀芸在水流的冲洗下，感觉自己总算清醒一点。

她伸出小手想去拿沐浴露，却不小心摸到洗手台上的盆子，顺手抓起一块布料！

何秀芸任由水珠流过姣好的脸庞，她睁开眼一看，手里拿的是一条内裤，一条这屋子里唯一的男人用的内裤，何秀芸感觉身体又有些不安分，尤其是裆部那一点点的水渍更是让她身子发热！

脑子里一时间有些迷糊，何秀云不由自主地拿到鼻子前嗅了一下，一股强烈的男性气息瞬间让人无法承受，她感觉浑身一下子又热起来，看着这小小的布料，她不由得想起那根曾在自己体内肆意进出，甚至还插进自己菊花里的大肉棒！

在高潮的侵袭下，才刚被满足的身子再次不安地躁动起来，何秀芸脸色一红，心想：难道自己是个放浪的女人？可为什么只对这个荒唐女婿有这样的感觉？尽管心里是百般的羞耻，她还是忍不住再次把手伸到自己的腿间，慢慢地摸到湿热的小穴！

“啊……”

何秀芸依在墙面，身子再一次微微地痉挛起来。看着手里的罪魁祸首，似乎有一股味道在诱惑人一样，她忍不住红着脸凑上前，伸出细嫩的小舌头在那湿湿的地方舔起来，强烈的男性味道钻进鼻子里，让本就敏感的身体，感觉更加的舒服，手指在体内进出的速度更加的快，小穴里分泌的爱液也愈来愈多。

何秀芸一边强忍着想要呻吟的冲动，一边用舌头津津有味的舔着内裤上残余的味道！手指开始快速地进出鲜嫩的小穴，嫩肉被翻起一阵阵火热的爱液。

何秀芸无力地坐在地板上，嘴里咬着张文的内裤，嗯哼着用手指满足自己，最后全身一个痉挛，一阵爱液澎湃而出，再次迎来美妙的高潮。

这一夜难眠的不只是何秀云，主房内两张妩媚的面容显得有些尴尬，成熟的身体也感觉很不自在，大眼瞪小眼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该死的……”

陈晓萍脸红红地骂了一声，当然明白这会儿张文是在干什么，吃醋之余也被挑得浑身燥热难耐！

“孩子大了嘛，都这样……”

陈桂香尴尬的笑了笑，躺下来拉了拉被子后，小声地说：“咱们睡吧！”

陈晓萍应了一声后，也躺下来背过身。

大灯一关屋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只有床头灯些许的灯光在映照着房间里的一切。

陈晓萍脸色微红，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陈桂香一眼后，禁不住浑身的不自在和下身痒痒的感觉，悄悄地将手钻进内裤里，轻轻地爱抚起已经多汁的羞处。

陈桂香在黑暗里感觉到陈晓萍的喘息快了起来，被子一动一动的似乎在干什么，再听着喜儿娇嫩的呻吟，自己的脸也开始发烫，她禁不住也将手伸到下身，在一阵阵顗抖中抚摸上多年没敢碰的小地方。

同一张被子下，只穿着睡衣的姐妹俩，悄悄地在抚慰自己的身体，即使察觉到对方在干什么，她们也无力、无法去问及，在喜儿的呻吟中，各自用手爱抚着下身，追求着一阵阵美妙的感觉。

性感内衣不知不觉间掉落在床下，被子底下两具火热的身体早就一丝不挂。

即使感觉到彼此的身体在颤抖，两人还是不敢开口，毕竟这种时候还是有些尴尬。

两人动来动去之间，突然背部贴到一起，陈晓萍感觉到两人的身上全是热热的汗水，肌肤接触之下似乎传来一阵触电般的感觉，身子不由得为之一颤！

“晓萍……”

陈桂香也赶紧停下动作，突然坐起身来将被子一把拉开。她目瞪口呆的看着陈晓萍一丝不挂的身体布满红晕，而手在那最神秘的地方来回地摩擦着！

陈晓萍吓得刚要惊叫，一看到陈桂香诧异的目光顿时羞得无地自容，连放在腿间的手都不敢乱动，身子一阵不自在的颤动后赶紧夹紧双腿，有点不好意思的看着陈桂香！

“姐！”

陈晓萍脸色有几分的胀红，羞声地说：“我、我忍不住……”

“我知道……”

陈桂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起来，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后，还是温和的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咱都是命不好的人，姐也是女人，知道你的难处！”

在微弱的灯光下，陈晓萍不由得打量着陈桂香那好久没见的身体：一对饱满的乳房有D左右的尺寸，虽然已是风韵少妇，却没有下垂，平坦的小腹、修长的美腿，完美的身材根本看不出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姐，你身子真好看！”

陈晓萍羞红着脸笑了笑，有几分开玩笑地说：“可惜了，这么好的身子却得自己摸！”

“你比我好到哪里去啊……”

陈桂香没好气地白陈晓萍了一眼，看着她一对大得吓人的豪乳，媚笑着说：“还敢说我，就你这对乳房！恐怕再养几个孩子都不是问题，怎不找个人再嫁了呢？多浪费呀！”

说完，她还大笑着用手拍了拍陈晓萍的胸部，巨大的豪乳立刻晃荡几下。

陈晓萍有些郁闷的用手护住胸前的乳房，满是委屈的说：“我哪知道，生了家建以后，就长这么大了！”

“呵呵！”

陈桂香温柔的笑了笑，关切地说：“不过你也算是安心了，家建现在也长大了。我听说小秋肚子也大了，你就等着抱孙子就好了。”

“唉……”

陈晓萍顿时有些愁容，缓缓地坐起身靠在床头，她苦笑着说：“有什么用呀！这孩子和谁都不亲近。虽说要抱孙子了，但他似乎不乐意回家！”

“那倒是！”

陈桂香若有所思地想了想，再看看灯下陈晓萍那姣好的容颜和水润的肌肤，心里微微打了一个突后，突然狡黠的笑了起来，满脸暧昧地问：“晓萍，老实告诉姐，你是不是有相好了？”

“哪有呀！”

陈晓萍脸上的慌乱一闪而过，随后赶紧摇了摇头，轻声地说：“倒是姐，现在小文也长大了。这孩子既懂事又能赚钱，你也该想着找一个了。”

“我没那想法……”

陈桂香索性也坐起身来，丝毫不掩饰自己玲珑美M的身体。毕竟是亲姐妹嘛，彼此看到对方的身体也很正常！

“因为大彪那事？”

陈晓萍在意地看着陈桂香那略带愁容的脸，有丝不平地说：“那王八蛋根本不算男人，姐，你别为了他那种人而耽误自己！”

“那倒不是……”

陈桂香摇了摇头，脸上闪过一丝母爱的温柔，微笑着说：“就只是我自己不想。现在小文回来了，我就想一家人好好地过日子，不想再搞些别的举了。”

“可是姐……”

陈晓萍还是有些不解，毕竟守寡那么多年是什么滋味她知道，不管是生活上的拮据还是精神上的空虚，都是让人痛苦的折磨。

“这三个孩子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陈桂香脸上带着幸福的红润，给了陈晓萍一个温和的眼神后说：“少琳的性子虽然野，但也十分的孝顺，要不是家里穷的话，她也不会耽误着一直不肯嫁！小丹那孩子顽皮归顽皮，但也挺懂事。这姐妹俩就像咱们一样，性格太要强了，真要让她们别人叫一声爹，比登天还难！”

“那小文呢？”

陈晓萍问起这话的时候，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媚。想想也没什么可害羞的，所以她也裸着身子坐起来！

陈桂香这时候倒也没察觉到陈晓萍语气里掩饰不住的关心，脸上闪着幸福，轻声地说：“小文这孩子虽然从小就在城里长大，但我看得出他在外边过得不是很如意。虽然看起来秀气斯文很随和，但发起脾气来也是蛮牛一头。大家都觉得他挺好说话，但这孩子有主见，真要生气的话，估计谁劝都不行了！”

“那倒是！”

陈晓萍赞同地点头。那时乔迁新居的情景，把大家都吓了一跳，谁也没想到一向温和的张文有那么狠的一面，直接就把大彪揍了个脑袋开花！

“咱不谈这些了。”

陈桂香幽幽地叹了口气，又赶紧打起笑脸，笑咪咪地问：“对了晓萍，敏敏现在怎样了，和小文的关系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我哪知道呀！”

陈晓萍脸色顿时有些发红，不满地白了陈桂香一眼，娇嗔道：“哪有你这样的人，那是我闺女，我怎么问得出口，我要问你少琳现在为什么还没男人，你能告诉我吗？”

“我也不知道！”

陈桂香有些心虚地摇了摇头，毕竟女儿已经和儿子睡一被窝里了，这事尽管荒唐但起码她还算能接受，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知道！

“唉……”

陈晓萍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心里一阵空虚，情不自禁的叹息一声。

姐妹俩第一次各有心事，即使以前生活贫困，感情却十分的融洽，几乎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但现在却感觉有点尴尬，彼此隐瞒着心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一时间四目相对的沉默起来。

就在这时，原本稍微安静下来的声音再次响起。

两个美妇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房间一安静下来，反而能隠隐地听儿隔壁房里那一阵阵放浪的对话，即使声音很小也能听得十分清楚。

“表哥，你、别咬我下面呀……”

“嘿嘿，谁叫你下面香呀……水还那么多，刚才我射喜儿嘴里，一会儿全给你，好不好……”

“爹爹……痒……”

“喜儿来……给你娘舔舔……”

“不要……喜儿，你……别抓我胸部呀……呀……别、别舔……”

几声高亢的叫声后，又是隐隐的呻吟响起。

两位美妇不由得红起了脸，这算是什么呀！这破房子隔音一点都不好，从这声音明显可以听出三人是在荒唐的缠绵，而且似乎荒唐得有些出乎意料！三个人在一起纠缠着，彼此舔着对方的身体以获取更多的快感，甚至女孩和女孩之间还在相互地爱抚。

这样的刺激是她们保守的脑子所想不到，两人一时间都有些呆滞了。陈晓萍看着陈桂香涨红的小脸，首先打破沉默：“这、这年头的孩子就是胆大。不像咱们，啥都不懂就嫁给不认识的人！”

陈桂香有些僵硬的点了点头，心里暗骂着儿子的荒唐，却被这一阵阵的呻吟勾得极不自在，不安的磨蹭一下双腿后，她的脸色突然变得红润起来，有几分暧昧的说：“那是，以后敏敏也是我儿媳了，估计她胆量也不小吧！”

“瞎说什么呀！”

陈晓萍极是羞怯的嗔了一声，脑子里却不由得勾勒出那交媾场景。已经被破身的女儿、小外甥和秀秀这个可爱的外甥女，三人一起纠缠在床上，彼此舔着对方的肉体……天啊，太荒唐了！

两人似乎都想到一样的场景，彼此对望一眼，从对方的眼里都看到渴望、羞怯和一点点的蠢蠢欲动。

“姐……”

陈晓萍尴尬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地问：“那个，姐夫一直不在，你怎么解决那个……”

“你瞎问什么呀！”

陈桂香一时有点不自在，害怕陈晓萍看到自己腿间愈来愈多的爱液，将腿交缠着，没好气地嗔道：“能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

“姐！”

陈晓萍突然趴到陈桂香的旁边，脸色红润却带着几分的严肃，细声地问：“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找过别的男人？”

“你别乱说呀！”

陈桂香有些生气了，瞪了陈晓萍一眼，轻声斥道：“我是那样的人吗？什么找别的男人，我看你就像找过。”

“乱讲！”

陈晓萍也不满地嗔道。心里却是有些发慌。毕竟是真的有，而且还是姐姐的儿子。

陈晓萍不由得浮现出最近的点滴：旅馆里那肆无忌惮的性爱、小外甥吻遍自己全身时那前所未有的愉悦、粗大的命根子插进来时让人几近疯狂的满足、肉与肉相撞时无比的快感。那还是自己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女人的高潮，那么的美妙，美妙得让人都快窒息。

“你怎么了？”

陈桂香一看陈晓萍的表情有点不自在，顿时狡黠的一笑，笑咪咪的说：“被我说中了吧，我就猜你肯定有男人了。”

“你就在这瞎说吧！”

陈晓萍狠狠地白了姐姐一眼，用不满的表情来掩饰自己心里的慌张。

“我瞎说啥？”

陈桂香又狡黠的笑了笑，用暧昧的目光扫视着陈晓萍成熟性感的身体，那丰满的曲线饶是她都有几分感叹，实在是太有女人味了。对于陈晓萍的变化，只要稍微有注意都不难看得出来。原本陈晓萍不太爱打扮，在生活的压力下经常皱起眉头，楚楚可怜的权样，真是我见犹怜；但最近她却在乎起自己的容貌，一大早的先把头发梳现得很粮齐不说，还对着镜子傻笑，皮肤变得水嫩无比，紧致的感觉比起妙龄少女来不盖分毫，本就姣好的容颜更是变得充满媚气，愈来愈明艳动人。

这一连串的变化让人感觉有些吃惊，陈桂香原本只以为陈晓萍是因为快抱孙子而高兴，但她偶尔捕捉到陈晓萍眼里一闪而过的柔媚，那是只有幸福的女人，才会有的一种娇羞，这更加深她的怀疑。

“晓萍……”

陈桂香狡诈地一笑，一伸手就像小时候一样，亲密地将陈晓萍成熟性感的身体抱住，笑咪咪的拍了一下她巨大的豪乳，满脸暧昧地问道：“你肯定有了男人，不用再瞒我，看你这乳房都水嫩了不少，谁都看出来了。”

“去你的……”

陈晓萍不满地白陈桂香了一眼，报复般的掐着她的腰，娇滴滴地嗔道：“谁规定没男人就不能水嫩，我看是你自己想男人想疯了吧！”

“是你想才对吧！”

陈桂香不满的“哼”了一声，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妩媚，不过还是马上定下心来，嬉闹着开始去掐陈晓萍那大得吓人的乳房。

“就是你想，别赖到我头上。”

陈晓萍赶紧护住胸部，伸手就要回掐陈桂香。

陈桂香姐妹俩宛如青春少女一样的打闹起来，两具香艳又美丽的身体纠缠在一起，发出咯咯的欢笑声。这时候肉体的接触多少有点异样，但两人更多享受的是这种亲密的嬉闹。

寡妇的命运、年幼的儿女、一样拮据的家庭，陈桂香姐妹俩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坚韧，都是靠着自己咬着牙把儿女带大，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多少年过去，两人都记不得曾有过这样轻松的时候，可以像少女时代一样，没有烦恼的打闹，曾经繁重的经济压力压得她们都快喘不过气，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也是张文的归来改变这个现状，陈桂香和陈晓萍脑子里都不约而同产生一个的想法：这样的日子真是好呀！可没一会儿又像年轻女孩一样地嬉闹起来，让她们没过多的时间去多愁善感，多少年没有过活泼又开心的打闹，这样的乐趣，她们也很久没有享受过了……

闹到差不多时，两个美妇终于还是累了，气喘吁吁地看着对方赤裸的身体。

她们的脸上各有各独特的娇媚，但都同样说着孩子气的气话、嬉闹着、打骂着，开心得像是没家长管束的孩子一样！

闹得累了，两人都打起呵欠表示要睡觉。

床头灯一关，房里进入彻底的黑暗，两具成熟的身体躲进被单下，却都若有所思的恍惚着。

另一边的呻吟声还没停止，陈桂香不由得脸红地骂了一声：“怎么还没停呀！”

刚才被陈晓萍一摸，身体不由自主地起了反应，这会儿更是不安得很，忍不住用小手探到腿间，爱抚着那十多年没被疼爱过的小地方……

陈晓萍的感觉比陈桂香更燥热。十多年的空虚过去，却在前段日子被张文打开情欲的大闸门。这会儿想到自己心爱的外甥却在爱抚别的女人，心里泛起醋意不说，体内也多了股不知道哪来的欲火……

陈晓萍呼吸一下急促许多，身子也跟着快速地发烫！她感觉到了旁边陈桂香的动静，禁不住也舔了舔嘴唇，闭上了眼，一只手摸上自己的乳房，另一只手慢慢地在腿间来回地爱抚着，用手指侵入潮湿的小穴里……

一闭上眼，陈晓萍脑子里瞬间编织出一幕幕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画面先是喜儿幼嫩得几乎还没发育的身体在痉挛着，发出一声声童稚的呻吟，接着是秀秀这个一向乖巧的侄女浑身赤裸的浪叫着，摆动着少女那充满诱惑的身体，享受着性爱的快感，而让自己爱得欲罢不能的荒唐外甥这时候正一脸的享受，轮流用那根粗大的东西在她们的体内进进出出，还不时地亲吻着她们的嘴唇和充满青春气息的身体。

陈晓萍一时间感觉到丝丝的醋意，可画面一转却让她愉悦至极。自己在那旅馆的大床上，如何被带到天堂；老屋里一边看女儿洗澡，一边做爱的刺激；在炕上一边紧张的看着女儿睡觉，一边口交的场景。

这一切实在太刺激了，陈晓萍在这种兴奋下不由得浑身一紧，快感来得越发的澎湃，但画面再一转，那香艳的场景却让她吓了一大跳，竟然是自己和敏敏赤裸着身体和他一起欢爱的场景。

这不知道从哪出来的遐想，瞬间让陈晓萍羞怯不已但更加的兴奋，没一会儿就淹没在快感中。在这荒唐的想像里，她用力地捏着自己的乳房，手指更加快速地进出着早已经潮湿不堪的小穴……

被子不停的抖动着，两人的身体也微微地颤抖。即使能感受到彼此低低的呻吟和快速的喘息，但她们都不敢点破，在这种刺激的环境下，加快自己身体的动作，在美妙的感觉中，用手指欺骗性地满足自己空虚的身体。

张文丝毫没想到喜儿的呻吟会让屋里的美人们寂寞难耐，因为这会儿的梅开二度已经接近尾声。

喜儿满足的昏厥过后，第二波的精液终于在她的狂叫声到来，张文赶紧将命根子一拔，再次插到秀秀的小穴里，猛烈的喷射着，灌溉着她幼嫩的子宫，弄得秀秀再次舒服得呻吟起来。

三人都是无比的满足，在肉欲的战争中找到最销魂蚀骨的滋味。张文一射完顿时全身一软，倒在她们中间，双手将两具细嫩的身体搂到怀里，三人一边回味着高潮的余韵，一边进入甜甜的梦乡！

激情的声音一下就静止，屋里没有了肉与肉撞击的淫秽声，剩下的只有满足的喘息，和空气里精液的味道，当然还有被单上湿了一块又一块的爱液，和两个幼嫩美人一脸的满足……

请续看《渔港春夜》10

第十集

简介：

“小文啊！我想和你舅妈离婚！”

什么？真的假的？怎么这么好康！

舅舅你放心好了，为了抚慰舅妈婚变后受创的心灵，无论是她的新生活还是性生活，我都会一手包办的……

敏敏发现一向温柔的表姐，酒后竟然如此淫媚！

虽然浴室本就是玻璃所建，可也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就往表哥的胯下凑过去啊……

“表哥，我想看你给敏敏开苞，好不好？”

第一章 太监也发春

五挂村这一带一直都是与世无争的安静小村落，除了渔民们贩卖海物，每年的秋天运送作物出村外，几乎和外界没有多少的联系。甚至大多数人会记得这个地方还是因为一个“穷”字--这一带是穷得有点离谱的代表。

不过最近有两件大事让这方圆百里的几十个村子沸腾了，就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忍不住兴奋起来。那就是一队队的工程队开始在这动工，安装着他们连看都没看过的设备，这可是几十年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第一队人马十分的有效率，没两下就将一条条粗大的电缆引了进来，架起高高的杆子支撑着这条新线路，还在别的乡也建起了机房，只要调整好，电话和宽频也可以一并地牵进来，上网的日子离大家不远了。虽然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宽频，但大家也明白村子总算能享受点现代化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市里和电信业者一起合作的政策，要在一个月内把全市都覆盖上信号，一向无法收到讯号的地方也全部开始动工，似乎是一项政绩工程，不过只要有好处的话，大家还是拍手称快。

一般这样的过程还是挺耗时间的，但好在这一带早就有基地了。只不过因为一直没几个人用手机而荒废着，现在只要简单地调整好讯号就算是0K了。

经过一个下午，手机的讯号就第一次在这个破旧的小村落蔓延开来。

张家的院子里，张文正闷着头拿着手机瞪大了眼睛。

小丹在旁边很兴奋得看着这值钱的小东西，等着看怎么说话的、怎么玩的。

其实愈来愈多的人到外地打工，年轻人们见过外边的世界，早已经把一些新的科技产品带回来。在这山寨货横行的年代，只要咬牙省三、四个月也可以攒出一支手机的钱来，但只要一回家就没了信号！

所以大家也就习惯了没信号的日子，常常一回家把手机一关就直接丢一边去。

乡亲们的思想有些守旧，既然不能用的话也不强求，所以导致了这个地方依旧落后得吓人。

“表哥……”

敏敏突然一脸兴奋得跑过来，红扑扑的小脸上全是高兴的表情，欢呼着说：“咱家的电话有声响了，我拿起来一听是嘟嘟嘟的声音。”

“成了！”

张文这时候也兴奋得一拍大腿，看着手机的信号一格- 格的满上来，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好耶……”

尽管不怎么懂得这些通讯产品，不过两个小丫头还是兴奋得跳起来。对于新奇的事物，她们都有着强烈的好奇，现在自然是高兴不已，因为生活中又多了一种新鲜的乐趣！

“呵呵，总算是搞定。”

张文松了一口气，以后有事联系起来就方便不少了，要不然在这种地方怎么住呀？在外边连电话都得到村委会打，实在是太麻烦了。

偶尔出去一下，想打通电话回家都不行，确实也是挺麻烦的。

“哥，我看看！”

小丹撒娇地凑过来，眼巴巴地看着张文手里的手机，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充满好奇。

其实这老型号的手机已经不算什么稀罕的东西了，只不过就算有，一般也被藏在家里。以前在这收不到讯号的地方，它只不过是摆设而已，也难怪小丹那么有兴趣，以前光看别人有，心里能平衡吗？

“拿去吧！”

张文随手就丢给她，一副随便你玩的样子。

小丹立刻狠狠亲了张文一口，高兴地跑到一边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张文乐呵呵地看着小萝莉高兴的样子，心情连带着也好了不少。

这会儿一转头却看见敏敏羡慕地看着自己，闪亮的眼眸里还有几分撒娇的意味，张文马上朝她招了招手。

“表哥！”

敏敏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小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这才慢慢地坐到了张文的旁边。

敏敏温柔地看了张文一眼，轻声地说：“我早就想问了，咱家够大了，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建房子啊？”

“呵呵！”

张文淫荡地笑了笑，看着小丫头面带羞红的模样，悄悄地亲了亲她的小脸，轻声道：“为了爬你窗户方便，嘿嘿！这会儿就变成咱家了，那什么时候有个咱孩子呀！”

“没个正经的。”

敏敏撒娇似的掐了掐张文的腰，睑色羞中带喜，十分的动人，狡黠的一笑后也在张文的脸上亲了一下。

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按捺不住地牵起了手，蜻蜓点水般的亲来亲去。倒不是说敏敏不好意思，只是她和小萝莉都属于那种爱闹的人，不想让小丹看见藉机起哄而已！

前几天院子南边的那块空地也被张义买了下来，这会儿宝爷已经带着人如火如荼地动工了。地基这次打得比较深一点，附近便宜的劳力有得是，所以速度特别的快，现在第一层都已经快完成了。

上次为了快点搬家而仓促地建了这栋房子，屋子本身倒是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但现在姨妈母女和舅妈她们一起住进来的话，感觉上就有点拥挤。本来说好要在老房子那边内建栋房子让舅妈住的，但想来想去张文还是有点舍不得。

这次张文想建好一点的大房子，可没上次那么马虎。他特定让宝爷请了镇上的工头和设计帅，要在村里盖起第一间三层楼，别墅式的房子来当安乐窝。

工人还是用了村里便宜的劳力，这样可以省不少的钱。但是装潢上张文可没少操心，设计和材料的选用全都参与了，希望再一次地扩建这温馨的小屋，屋里更是一点都不含糊，全都用木地板，甚至为了让有些潮冷的冬天好过一点，连小锅炉都盖上了。整栋别墅的造价，预计在二十万左右吧！这么大手笔的花费，自然是让陈桂香心疼不已，觉得家里挤一挤就住下了，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她皱着眉头唠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默认了儿子这在她看来烧钱的行径。

新家搬完又要建小别墅，这样奢侈的事自然是吸引了村民的目光，十里八乡的人都啧啧地感叹着，这张家真是发了！一会儿建洋房子，一会儿又建这厂那厂的，看来真是翻身了。

面对乡民的称赞或是带着嫉妒的调侃，令陈桂香感觉心情好了不少，在人前人后说起话来都高兴得很，这阵子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这一家子心里难免也有几分的得意，不仅是她，其他的女孩看见别人羡慕的目光也是难掩开心！

现在一家人俨然已经把张文当成了家里的骄傲，穷了那么久终于能扬眉吐气了。往日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的人，最近见了也会点头哈腰地奉承几句，这种虚荣心上的满足，给了她们无比的幸福和发自内心的高兴。

“你妈怎么还没回来呀？”

张文皱着眉看了看表，这都大中午了。昨天就和姨妈说好今天要去镇里，那边的转运站来了一批疫苗和设备，得赶紧去接过来。

但早上她还是习惯性地跑去工地，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

“就是！干什么去了？”

敏敏感同身受地抱怨了一句，这次出门张文要带她一起出去玩，这可让小姑娘高兴坏了，一早就穿上秀秀给她的新衣服，期待着到外边好好地玩一圈！

这次出去要办的事不少，两间工厂已经快落成了，一些设备之类的东两都得在外边采购，可能还得到市里去一趟。

昨晚张文把这想法一说，一下就让满屋的少女们高兴坏了，小丹更是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去，毕竟除了赶集外，她还真没去外边玩过。小丹一直拉着张文的手撒娇，灵动的大眼睛那叫一个楚楚可怜呀！让人看得心都快碎了。

秀秀一如既往的温柔沉静，个过从她闪动的眼眸里，张文也知道她想和自己一起去。两人最近正是恩爱的时候，恨不得天天都腻在一起，已经同居的大老婆虽然矜持得没有开口，不过那楚楚动人模样也是让人无法招架。相比之下张少琳就大度了许多，省里都玩过了，也不在乎这一次，大方的让张文带秀秀去玩一下！

还调侃说什么蜜月旅行之类的话，逗得秀秀又嗲又嗔的极是难为情。

尽管张文也很想带她们一起出去，但在考虑了实际的情况后，他最后还是决定带上敏敏。原因很简单，她上次为了到外地打工已经办好了身份证，其他人都没又，这样要碰上什么事的话很不方便。

陈晓萍惦念着大了肚子的儿媳妇，也想跟去镇上，讲明了到时候张文自己忙正事不用管她。其他两位美妇则没有表示，因为工地已经差不多完工了，她们还得在这看着！

小萝莉以下就不乐意，牛皮糖似的在张文身上撒娇。面对小丹的纠缠，张文差点要招架不住了，还是陈桂香出来骂了小女儿一顿，这才化解了他的尴尬处境。

面对小萝莉嗲声嗲气的哀求，估计是个男人都无法拒绝。这丫头的魅力愈来愈大了，张文好几次都差点被她哄晕。看着小丹被骂后满脸委屈地抿着嘴，以副我要哭的样子，张文好说歹说才算是把她给劝住了。最后还是陈桂香拍板了，就带上陈晓萍母女就好了。她的意思谁都明白，就是要给张文一个机会！秀秀尽管有些失落，不过还是乖巧地答应着。

秀秀晚上帮张文收拾东西时，一副贤慧的样子，弄得张文抱着她感动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敏敏愈是高兴就愈是着急，频频地看着大门已经有些不耐烦了。突然眼前一亮，她看着大铁门被推开，立刻兴奋地说：“我妈回来了！”

张文抬头一看，可不是嘛！姨妈成熟丰腴的身影一出现，光看胸前那对宝贝就够了，连长相都不用看就知道是她。

隔壁工地上的狼们呆滞了一下，如此伟大的胸部可算是世间罕见了，他们看着这诱人的尤物目露出满满的色意。

不过陈晓萍也不是一个人来，身后还跟宝爷这个老东两。

宝爷脸上笑咪咪的，最近俨然成了张家的工人，拖着年老的身体跑东跑西，办起事来倒也是利落得很。“小文！”

陈晓萍忙了一早上，身上有点尘土，浑身是汗看起来很难受。她递给张文一只纸袋，轻声地说：“你舅家的户口名簿，他要你把秀秀的身份证一起办下来。”

“啊！”

张文一拍脑袋，有些自责地说：“我差点都忘了，这次去可以顺便将他们的身份证一起办呀！”

“嗯！”

陈晓萍赞同地点了点头，看了看宝爷后说：“我去洗一下澡、换件衣服就出来，你和宝爷聊吧！”

“嗯，你去吧！”

张文一脸正经地笑着，却暗地里对她眨了眨眼，色色地看了看她饱满的美胸！

陈晓萍给了张文千娇百媚的一瞥后，笑呵呵地和宝爷打了一声招呼，一转身就朝屋里走去，似乎是故意要诱惑张文一样，走时还特别扭了一下饱满的香臀，弄得他心里发痒。

“妈，我帮你找！”

敏敏看宝爷扭捏的样子就知道两人有话要谈，借口一句就拉着小丹一起进了尾！小丹全神贯注地玩着手机，像丢了魂一样地跟在敏敏身后，没有半点反抗。

院里的大树下摆了一套石桌，夏天的时候是个适合喝茶的好地方，树荫特别的大，几乎把毒辣的阳光都给隔绝了。海边清爽的自然风让人感觉很舒服，在这摆上茶水、抽根烟闲话几句，绝对是人生的一人乐事。

看老家伙眼里闪着狡搰的光芒，张文先向他敬了烟、倒了茶，这才笑咪咪地问：“宝爷，有什么国家大事，劳你大驾呀？”

宝爷抿了口茶后，老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有啥事，最近政府要求村里进点钱，想看看你能不能多少帮点。最近工地忙，我也没时间上别人家去收，所以耽误了几天！”

“你找我妈说，不就好了吗？她一直就在工地，不用专门来找我呀！”

张文装作无辜地看着他，嘴角不自觉地窃笑了一下。

宝爷立刻皱起了老脸，苫笑着说：“得了吧丨没事别逗我这老头玩。向你妈要钱，那她不得拆了我这把老骨头呀！和你妈说别的还行，提钱的事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张文不由得笑了起来，老妈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向她要钱的话，她可能会要了你的命！那么多年来已经省惯了，现在生活宽裕了还是改不了这作风。

即便狠下心给小丹零用钱，也个过是两、三块，要不是自己偷偷救济的话，估计这小妹迟早会造反的！

宝爷苦笑过后慇勤地看着张文，老脸有点兴奋的红晕，说：“我前几天刚接到镇里通知，现在市里拨钱准备在这些贫困县修桥铺路了。你也知道，咱这路一直通不了，有啥收成想运出去卖都不行，通往外边的路可有两条大河挡着，可是这一带再怎么穷也有七、八万的人口呀！而且实际上有多少座村子，却连镇里都无法统计，所以研究来研究去，决定给咱这拨点钱，把那两座桥修起来”张文故作感动地说：“这是好事呀！国家拿钱支持咱们小百姓的生活，我太高兴了，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人关心，实在是让人感动呀！”

“得了吧你……”

宝爷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有些无奈地说：“可市里的钱就一笔，不少人都眼馋，咱又是个贫困县，拨到这里的钱最多也只够付一半。所以镇领导说剩下一般按村、按户大家一起把剩余的钱凑出来，尽快把这路修好丨”“那五挂村得凑多少？”

张文一听也就明白了，到底是僧多粥少呀！

有这么一笔钱谁不惦记，市县镇乡这四级就与不少地方需要。

地方预算都是抢破了头才夺来的，在这种破地方当个小村长也挺难的，而五挂村又穷得出名，很多户人家吃了今天没明天，村里孤寡老人又多，想凑出这笔钱来，大概是有点难度了。

“五千块……”

宝爷咬着烟狠狠地抽了一口，有几分郁闷地说：“虽然这是好事，我想大家也会支持！但是有的人家里你也知道，就是想多拿出几块钱都难，所以我才来找你嘛！”

“是这样呀！”

张文略一思索，问：“那你缺多少能补齐？”

“两千块就够！”

宝爷一听张文的话顿时眼睛一亮，兴奋地说：“只要两千块就行了，其他的钱我有办法收到。小文呀，修挢铺路可是积阴德的好事，你能帮上这个忙，我代村里的乡亲们谢过你了。到时候桥一通，再找人开路，日子肯定会好起来。”

张文一看他凑过来，立刻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看到宝爷满是皱纹的老脸散发出如此淫荡的气息，笑得如同菊花盛开般的灿烂，他浑身顿时起一层鸡皮疙瘩。

更要命的是，宝爷说话的时候还口水乱飞，有没有点公德心呀！一把岁数了还长了一张狼琐的脸，真是为老不尊呀！

“我、我知道！”

张文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赶紧点着头说：“没问题，你也不用说那么多丫。

修个路出这点钱也不是什么难事，我马上就拿给你！““那就好！”

宝爷顿时松了一大口气。他这小村官也不好当呀！别看这笔钱不大，对于穷困潦倒的村子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面对着孤儿寡母，要他开口更是特别难的事！

“表哥、宝爷！”

这时候刚好秀秀回来了，小丫头- 身轻快的装扮，扎着小马尾显得青春无比，可爱的小脸因为炎热的天气而有几分红晕，羞怯的一笑看起来更加楚楚动人！

“小媳妇回来啦！”

宝爷笑咪咪地君着她，这段时间在工地里，秀秀的乖巧让很多人都喜欢上了她。

大家没事小媳妇前小媳妇后的叫，有的妇女还开玩笑地问她要生男娃还是女娃、打算生几个，露骨的问题闹得她红着脸部敢说话，羞得没办法只能躲到陈桂香身边。

陈桂香心疼这名温柔的儿媳妇，眼睛一瞪，大家立刻一哄而散了。

果然，秀秀被宝爷一逗马上就红了脸，温柔地看了张文一眼，娇羞地嗔道：“讨厌，别老这么叫我！”

这可爱的小丫头还是那么脸薄，尽管经过连日的恩爱，她在床上已经越发放得开了，但到了人前还是动不动就脸红，这副娇羞的样子实在太惹人怜爱了。

张文呵呵地笑了笑：“秀秀，你进屋拿三千块出来。”

“嗯！”

秀秀也没问为什么，乖巧地应一声后，就小跑着进屋了。

张文的现金一直摆在抽屉里，起码有两、三万。每次都要秀秀想花时就自己去拿，不过她总是到要家用时才拿一点，也不曾买过零食和衣服，看得出以后绝对是个贤慧的小妻子。

过一会儿，秀秀就将钱交给张文，娇笑着说：“表哥，阿姨要我回来告诉你一声。厂里该办的都办齐了，这会儿正在处理那些废料，等你买的东西进来后，就可以开工了。”

“嗯！”

肴着这乖巧体贴的美少女，张文犹豫了一会儿，才拉着秀秀的手，满脸温柔地说：“你去看看姨妈洗好了没，然后也换身衣服吧！等一会儿和我一起去镇里，我带你去玩一圈！”

“真的？”

秀秀一脸惊喜，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张文。虽然她乖巧得有点逆来顺受，但也很渴望能和自己心爱的表哥一起出去玩一次，体验一下浪漫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快去吧！一会儿陈伯的船就要开了。”

张文肯定地点T点头，顺手就把钱交给了宝爷！

“那你等我一会儿。”

秀秀显伢叙些紧张，娇羞而又柔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又小跑着进了屋，似乎是害怕自己穿得不好看，会让张文丢脸一样。“这孩子不错哦！”

宝爷呵呵一笑，拿着钱顺手就塞进怀里。

宝爷看了看隔壁正在进行的施工队，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这钱不会白跟你拿的。明天我就把乱石滩那片地办给你，反正那里一直是荒地，到时候你的鸡场就不愁地小不够用了。”

“谢了”张文淡漠地笑了笑，但心里早就乐得开花。只要路能开通，这一带的经济就有搞头了，起码在运输上已是大大的方便，而且对于张文这个会晕船的人来说，绝对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

“我先走了。”

宝爷打了声招呼就跑出去忙了，虽然他看起来老了，但乡下人身体健肚，而他最近在张文的手底下也没少赚钱，对张文自然是慇勤得很了。

看了看表，离开船还有两个小时，张文索性和小丹嘱咐一声后，骑着摩托车便往工地跑。

最近张文天天上工地，虽然还是比较少关心具体事务，但有陈桂香负责这此一事情，张文倒也不是太担心。养鸡场其实除了办公区，还有雏鸡的温养室和孵化室以外，也不需要多大的土地。大体上就是用铁丝网把这近一百亩的地给圈起来，准备散养的地方就好了，现在再加上乱石滩那块海边的地，差不多有近两百亩的规模了，好在这里地价不高，如杲行情好的话，想再扩建也不是什么问题。

所谓办公区其实就是一间小平房，旁边再加盖一层楼当作是员工的宿舍。

张文赶到这里时，人们已经开始洗刷水泥地了，也有人拉着满满一车的有机肥正往山上跑，要去照顾那些树和药材。

这段时间雇了许多临时工，挑来挑去也留下了不少的人，准备长期雇用他们。

不过人多都是陈桂香挑的张家亲戚，可能是因为他们眼里的羡慕让她很满意吧！

“老板！”

“文叔！”

大家一看到张文立刻慇勤地打起了招呼，张文也是笑着和他们点了点头最近养父的入坟和后事刚办完，大笔的钱砸下去办得是有模有样，张文也趁此好好地祭祀了一番，这才算是了却了件心事！办完丧事后陈桂香立刻催促着要认祖归宗，结果在祠堂那边一查，自己的辈分特别的大，大得连虎子都得叫一声老叔，其他人一看不管年纪、辈分也直接跟着叫文叔，似乎感觉这样更亲密一点。

虽然他们的称呼是一种尊重，不过陈桂香有点不乐意。

在农村辈分大是丢人的事，要嘛是家里人丁不旺，要嘛就是结婚晚了。不过看大家叫得那么慇勤，她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听之任之了。

大老远的就看到妈妈和姐姐在树底下忙，几个负责照料小鸡崽的家伙正在说么，陈桂香的眉头微微地皱起。

张文径直走了过去，笑呵呵地喊了一声：“妈、姐！”

“小文，还知道过来看看，不错嘛！”

张少琳一身时尚的休闲服，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咯咯地笑起来。性感的身段和姣好的容貌依旧抢眼，她只要嫣然一笑就是够让男人色心人动了！

“小文，你来得正好！”

陈桂香一看到张文来，立刻像见了救星一样，一把拉过张文的手说：“你看这地方的造价，似乎是有点高了！而且说一会儿要牵电过来，电线还得用比较贵的，这房子建的到底对不对，妈也不懂，你赶紧看看。”

张文顺手拿过来一看，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孵化房和温养室的构造而已。因为要安装设备，所以和正常的房子构造上有些差异，老妈不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考虑到暂时连不上工业电，一些东两是能省则雀，只是没想到老妈还是觉得贵，无奈呀！

“文叔！”

虎子一群人忙得是灰头土脸，现在成了正式工不说，在厂子没建好之前也成了万能工，什么活都干但倒也没有怨言！

张文向他们解释了一下东西的用途，包括怎么育雏也一起说了个明白。

迓帮人里也数虎子最好学，认真地拿笔记了好一会儿，况且那群小野鸡主要是他家里的人在照顾，所以学起来格外的认真！

等到张文讲解的差不多了，虎子才红着脸拿出一张请帖，笑呵呵地说：“文叔，我下个月结婚摆酒，到时候你可得来呀！”

“一定！”

张文噗哧。笑，心想：这家伙倒是会挑时候，知道拿给老妈的话，她会心疼红包钱，索性就往自己这里塞，真机灵呀！

虎子尴尬地笑了笑，立刻带着人又去忙了。

张少琳也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妈妈在也没办法嬉闹，索性也打了个招呼后去检查水管的铺设！

张文到处打声招呼，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清楚。

陈桂香倒也没说什么，只是拉着张文的节一个劲地嘘寒问暖，这次倒没像以前那样哭哭啼啼，不过从她眼神里可看出，她还是舍不得孩子往外走！

张文好说歹说地安慰了一会儿，又赶紧跑到水蛭场去杳看进度，一座座水池已经建好，这里也没太多建筑，最多就是几间住人和放东西的平房。

水蛭场最近都是陈强在看着，他整天像大爷一样抽着烟、乘凉，收着村民们送来的野生水蛭，检查数目后再给钱，这种清闲的日子，对他来说似乎特别舒服！

张文过来时，陈强正笑咪咪地和两、三个朋友围着一锅炖鸡喝小酒，爽朗的模样还是依旧，他一见张文立刻高兴地笑了笑，走过来亲热地拉着外甥的手说：“小文你来啦！赶紧陪舅舅喝点！”

“我等会还要去镇里，就不喝了。”

张文婉言谢绝后拿出两条烟塞给陈强，笑呵呵地说：“这烟你先拿着，上次回来后也没看见你的人，我就一直放家里了。”

“这女婿不错呀！”

其他人顿时羡慕起来，一百多块一条的烟，不是家有喜事谁都舍不得抽。

陈强高兴得直咧嘴，特意拿着烟晃几下，朝朋友挤眉弄眼，感觉特别有面子。

张文有点作贼心虚，毕竟拐了人家的闲女不说，还把人家的老婆给睡了，上天呀！这么不道德的事实在太刺激了。

“对了，舅！”

张文坐了一会儿，试探着问：“最近好像你老和舅妈吵，到底为什么啊？”

陈强微微皱眉，有些郁闷地喝了一大口酒后，叹息道：“别提了，我们在一起就是不适合。再说最近她不知道发哪门子的疯，似乎看我哪都不顺眼，搞得像是仇人一样！”

“哈哈！”

其他人顿时笑起来，有些人还阴阳怪气地说：“你舅这是在惦二舅妈，家里就泼醋了。”

“不是吧！”

张文一脸不相信，最近是有听说舅舅和活寡妇好上了。

在这一带被家里赶出来的人一律叫活寡妇，在大家看来似乎谁要了谁就是孬种。而且据说那寡妇是出了名的石女（石女指的是因先天性阴道缺失或闭锁而无法进行性行为的女性）虽然她配这个舅舅倒是很合适，但问题是连小鸟都没有的男人居然会起色心？这真是奇闻了。

“强子！”

这时候，屋内一个女人拿着一盘刚煎好的鸡蛋走了过来，她看到陌生的张文明显一愣，尴尬地笑了笑后没敢说话。

看来有内情呀！传闻不是空穴来风。

张文眯起眼睛，打量了她几眼，又黑又瘦，长得真不怎么样。比起风韵极佳的何秀芸差了不止一个层次，这畜生的口味太重了吧，没有鸡巴也没有品味！

白嫩嫩的尤物不要，偏要这么一个货色，真是让人不解呀！

“这是小文，我外甥”陈强有些尴尬地介绍着，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躲躲闪闪地不敢看张文。“你、你好！”

女人扭捏地点了点头，毕竟两人这事也是偷偷摸摸，饱受非议，现在一看到张文，自然也是手足无措了。

“小文，咱爷俩逛一下！”

陈强心事重重地站起来，给了女人一个温柔的眼神后朝外边走去。

张文赶紧跟了上去，走到小路旁的时候，陈强狠狠吸了一口烟，咬着牙说：“小文，和你说件事。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说吧！”

张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照这么看的话，如花似玉的美舅妈就完全是自己的了，只要下点功夫拆散他们，到时候舅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住进自己家了。

陈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嘶哑着声音说：“我打算和你舅妈离婚了！”

“什么？”

张文一脸的惊讶，这世界对他也太好了吧！自己连办法都还没想出来，陈强倒是先有了这想法，有没有必要那么刺激呀！

“娟是我年轻时的对象！”

陈强的声音有几分发颤：“那时候爹娘做主，我娶了你舅妈，而她嫁了个不认识的人。后来才知道她是个石女，别说生娃娃了，就连和男人睡都不行，她男人受不了别人的指点，就把她给赶出来了。这几年来我看她过得很拮据，所以一直悄悄地接济她，也不敢告诉你舅妈和秀秀！”

“那现在呢？”

张文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顺手点了根烟后，心里却是不由得暗笑：石女加上太监，这可比野鸡配色狼更加的完美呀！

“现在……”

陈强脸上有点痛苦，长叹一声：“我的身体怎么样，你该听说过，你舅妈现在还年轻，和我在一起只是在耽误她。况且从一开始我们就没什么感情，她也是为了秀秀，才会留在那个家，我看得出她的心根本不在我身上。而且娟对我很好，我俩在一起，你不觉得很适合吗？我只是担心秀秀那孩子会想不开，你懂吗？”

说到这，陈强不禁老脸一红，毕竟这把年纪了还搞婚外情，他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说明了。

“我知道了！”

张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会儿后问：“你们这事，我妈知道吧？”

“大姐知道！”

陈强抽了口烟，终于有点笑意：“她一直帮我瞒着，两三天就送点吃的、用的过来。我们打算就在厂里找个地方盖间小屋过日子。

一来可以帮你顾着这里；二来嘛……“这个一来，就是可以躲一下妈和秀秀。

再一个就是不想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毕竞他们这样的组合实在太奇怪了，一个太监加一个石女，不得不说也算是完美的一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和舅妈开这个口，当初为了秀秀的户口，两人也是有登记过。

“小文，你怎么看？”

陈强幽幽地叹息一声，有点自嘲地说：“舅舅不比你，年轻有为，能赚钱养家。现在有个知疼着热的女人，我就满足了，当年我娶你舅妈也是父母下令，这十几年她也不开心，不如散了吧！”

“这个……”

张文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说得那么坦然，自己却在意淫他的老婆，这样不好、不好！有机会还是真枪实弹地动真章吧！省得老是惦记。

陈强似是梦呓般的呢喃着，表情痛苦地说：“而且就我这身体，秀秀和你舅妈和我在一起也总是被人指点。秀秀这孩子脸皮薄，我不希望她难受。或许我和娟在一起最适合，我们都不用去想那事，只要和和气气地过一辈子就好丫。”

“要不这样吧！”

张文咬了咬牙，试探性地说：“这事该怎么办，你就和我妈商量好了，这是你们长辈之间的事。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对秀秀好，尽量让她别太难受。至于舅妈嘛！到时候让她和我们一起住好了，我会负责照顾她的生活。”

说到这时，饶是脸皮极厚，几乎无耻到了天怒人怨的张文也不由得脸一红，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舅妈住在一起，除了日常生活外恐怕还得照顾一下性生活。

想到那晚母女同床的激情，张文就觉得自己的幸福日子即将变得更加美满了。

“谢谢你了！”

陈强面露感激之色，似乎是在感谢这个女婿满足了他老婆一样，他高兴地拍着张文的肩膀，道：“秀秀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放心，你这孩子体贴，知道该怎么照顾人。”

“嗯！”

张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脑子恍惚间不由得浮现起那晚舅妈被自己一杆二洞的美景，下身可耻地有点硬了。

“这事，我会和你妈好好地商量一下。”

陈强兴奋得搓着手，脸上有些幸福的红晕，道：“我和你新的舅妈从小就认识，现在在一起的日子过得挺好，她也挺会照顾人的。你尽管放一百个心。舅以后肯定会帮你看好这间厂子！”

“我知道！”

张文点了点头，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这场闹剧会造成多大的风波。

到时候自己要怎么安慰秀秀和舅妈、怎么打开这对母女的心扉、怎么再次把她们一起摆到床上好好地干上一番。估计舅舅是铁了心找个地方窝着，不想面对别人的闲言碎语，这样也好，有他看着大概一般的贼都不敢来，也有个信得过的人可以帮忙。

“舅！”

张文看他那么高兴，心里多少是有些惭愧，想了想从口袋里拿出两千多块塞给他。

陈强赶紧推开张文的手，摇了摇头说：“舅在这住着花不了什么钱，这一天吃的、喝的都够了。这钱你留着吧！给秀秀买几件衣服之类的。”

“你就拿着吧”张文有些强硬地把钱塞进陈强的口袋里，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怎么说女婿孝敬老泰山都是正常的，不是吗？再说了你们刚在一起，添点东西，买些吃的、衣服也要花钱。总不能让人家跟你过寒酸日子吧！难道要别人骂你扣门？你就别再说这些话了。”

“谢了，小文！”

陈强高大的身躯有几分颤抖，眼眶也微微发红，他将钱收下后，满脸感动地说：“我还一直担心你会排斥，没想到你这么体谅舅舅，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赶紧回去吃饭吧！”

张文笑了笑没再说话，心里还真有些羞愧呀。心想：你也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以前的老婆，不管身体还是心灵上，绝对会把她滋润得幸福无比的。

陈强回头一看，女人正温柔地等着他，他的脸丄不由得浮现出幸福的红晕。

一直到送张文骑上了车，他才转身去和她一起吃中饭，就着小酒和朋友们一顿的瞎谈，看起来确实比以前开心许多。

身体上的缺陷、心理上的阴影，彻底让陈强这个高大的男人变得懦弱，多少年不敢去面对自己的老婆，女儿也因为自己的关系受到别人的指点，这让他更加感到愧疚。

不仅让家里人抬不起头，又得忍受别人指点的目光，如果不是还有个女儿要抚养的话，恐怕任何一个男人碰上这样的事都会选择自杀。现在他和何秀芸早就形同陌路，要是没有秀秀存在的话，他们连朋友都算不上。

不得不说这个结局还是很完美，起码他们两人身体上就适合在一起，又是青梅竹马，两人共同生活能让两个残缺的人变得完美，只纯粹地用关怀和感情去对待对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种婚姻也算是有意思了，一个是不能人道的太监、一个是无欲无求的石女。

纯粹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呀！纯洁得让人无法去怀疑。

张文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感慨。这下好了，自己垂涎舅妈那么久，也忐忑了那么久，看来想到手也是不难。舅舅猛地搞了个无性婚外情倒是成全了自己，不过想来舅妈心里也不会好受，得挑个时间，给她多一点的关怀才行。

嗯，从身体到心灵来一个全新的洗礼。张文骑着车路过乡间小路时，脸上布满了猥亵的贱笑，大家都停下来看着这张淫气冲天的脸，不管少妇还是老妪都感慨了一句：“这才是标准的色狼呀！”

安排好了一些事，张文冋家的时候把车给了张少琳。

这段时间，张少琳在学骑车，没想到特别的有天分，没两天就骑得得心应手，虽然是摩托车，但勉强也算是香车吧！因为搭配了一名性感婀娜的大美人。

“表哥，你回来啦！”

院子里，早就换好衣服的- 名美人正焦急地等待着。

陈晓萍还是喜欢穿着普通的衣服，虽然没什么花俏的打扮，不过光是身材就让人快流鼻血了，再打扮下去简直就是要人老命。她胸前一对饱满的豪乳，立刻就将两个美少女尚显青涩的身材比了下去。

虽说少妇风姿妩媚，少女的青春可爱也是十分的迷人。

两人都是一副乖巧的样子，亭亭玉立，青涩动人的曲线完美地被勾勒出来，充满活力的微笑让人一看就如沐春风，粉嫩的模样让人真想啃上几口。秀秀喜欢穿连身长裙，现在穿着张文买给她的浅蓝色裙子。及膝的长度，露出了雪白无瑕的小腿，一双粉色的小凉鞋让她更像个动人的小公主。温柔的笑容里带着浅浅的娇羞，实在是我见犹怜的小可爱呀！

敏敏的打扮倒是比较大方，穿了一件白色的休闲服和一条绿色的七分裤，十分的适合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还破天荒地在头发上别了一个发夹，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韵味，但也不失少女的美丽。

两人一个活泼、一个娇羞，看起来就是不一样的享受。

张文不由得开心地笑了笑，走上前说：“久等了吧？我去忙了一点事！”

敏敏一看张文回来，赶紧拿起一个小包袱，一把拉住张文的手，着急地说：“你还知道等久了呢！时间快到了。赶紧走吧！”

张文被敏敏拉得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小手柔软的触感，感觉特别的舒服，让人不知不觉间就笑开了。

看她那么着急，张文还是忍不住说：“没事的，陈伯肯定会等咱们到后才开船。”

“你这丫头，也不知道稳重点。”

陈晓萍疼爱地嗔怪了一句，看了看旁边亭亭玉立的秀秀，忍不住称赞说：“多学一下秀秀嘛！你哪有个女孩子的样！”

秀秀一听顿时红了小脸，高兴而又温柔地看了看张文；张文也伸手牵住了她，便牵着她们一起往海边赶去。

陈晓萍在后边跟着，虽然多少有些吃醋，但看着三人亲密的样子，心里也替他们高兴！

果然，即使过了时间，陈伯还是等着。

陈伯一看四人过来立刻慇勤地笑了笑，指了指船的后边示意大家过去。前边坐满了要去赶集的村民，鱼腥味和各种异味混杂，让人感觉有些难受。

船上的人猛地看见衣着光鲜的四人有些发愣，尤其是看到三个美人更是瞪大了双眼。三人本就算是天生美人，稍一打扮立刻就和原本带着土味的模样有了天壤之别，让他们看得心痒难耐。

张文懒得理他们，在嫉妒的眼神中牵着两个美少女朝里边走去，身后还跟着一个落落大方的暴乳美妇，三人都十分乖巧的没有说话，像是温柔的小媳妇一样，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船的后边被稍微改造了一下，原本简陋的小长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木板建起来的小屋，干干净净的而且还铺了凉席，看就知道是特意做的。

从窗户可以看见风景，把门锁上后别人都进不来！虽然只有四、五平方公尺的人小，但坐下四个人倒也不算拥挤！

“哇！”

敏敏有些惊讶地看着这雅致的小屋，难掩兴奋地说：“这破船上还有这么好看的小屋呀，陈伯那铁公鸡开窍了！”

秀秀也觉得奇怪，这小屋似乎是专门准备的，她不由得好奇地问：“表哥，是不是你吩附陈伯弄的？”

陈晓萍知道点内幕，笑咪咪地解释道：“是呀！一来咱们进出，不用和别人挤在一块；二来，有的时候别人捎点东西回来，陈伯一人忙不过来，又怕东西被人偷了，商量后就弄了这间小木屋。”

说话的时候她已经顺手把门关上了。

这时候船也慢慢地启动，而张文早已没了动静，三女一看，这会儿他已经铁青着脸躺在地上，闭着眼似乎很难受的样子，她们顿时着急不已。

敏敏赶紧拿来早就准备好的姜蓉酒，张文勉强喝了几口后，还是感觉头晕眼花，便有些无力地朝秀秀招了招手，秀秀心疼得赶紧跑过来，会意地坐到地上？

张文立刻枕在秀秀修长的美腿上，感受到少女柔软的身体后总算好受多了，脑袋不经意间将裙子一蹭，白色的小内裤就隐约地露出来。

秀秀脸一红，但见在场的是表妹和姨妈，便也没说什么，并看张文实在难受，她也没去整理裙子，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不让春光露得太明显！

陈晓萍母女也坐了下来，敏敏一看气氛挺暧昧的，索性拿起漫画看丫起来，将自己化成了空气般的存在，不过她偶尔还是会看看张文，再看看秀秀的小内裤，坏坏地笑上几声，弄得秀秀更加羞怯！

“小文，还难受吗？”

陈晓萍温柔地问了一句。看着张文的样子，她心里其实也挺心疼的，但她不能像秀秀那样体贴地去关心，所以感觉很难过。

“还、还可以……”

张文迷糊地应了一声，他头疼得连眼睛都没睁开的力气。

“揉一下吧，会比较好的！”

犹豫了一会儿后，陈晓萍还是尽量让自己表情自然，大着胆伸手按住张文的太阳穴，轻轻地揉了起来。

其实这举动要不是心里有鬼的话，几乎没什么可怀疑的地方，看起来只是简单的长辈关爱晚辈的行为，无奈的是陈晓萍作贼心虚。

秀秀一看立刻感激地朝陈晓萍笑了笑。

陈晓萍笑得有点尴尬，一边帮张文按摩，一边坐了T下来。

这下空间就变得很拥挤，张文几乎是躺到秀秀的腿根处，头发搔得小姑娘有点脸红，但她也不敢表现出来。

敏敏见到妈妈那么慇勤，心里就是一突。她犹豫了一会儿后也坐了过来，试探性地用小手按摩着张文的额头！敏敏也不知道自己干嘛要这么做，但刚才一看就是觉得心里酸。她看着张文难受的脸，心里不禁替他发疼，书也看不下去，索性也凑一分热闹，用小手温柔地按摩着张文的额头。

秀秀则是十分温柔地拍着张文的胸口。

在三名美人的关心下，张文立刻进人了梦乡，这时候身上的小手是那么的温柔，没有了香艳的诱惑，却充满了温馨的关怀，让人感觉真是舒服呀。

小船在海上轻轻地晃动着，尾内一片安静。

三个女人都没有出声，生怕吵到了张文，不过即使如此，三人的脸上却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晓萍母女有些心不在焉，各有心事地不敢看向对方。她们的小手虽然还在张文的身上按摩着，眼睛却不约而同地低垂着，只关切地看着张文愈来愈缓和的脸色，连话都没敢说半句。

秀秀则是难为情得不敢说话，娇滴滴的小脸上满是红晕！觉得表哥的呼吸轻轻地吹过皮肤、发丝柔软地撩过所带来痒痒的感觉，偶尔让人身体颤抖，十分难受。

秀秀的脑子里情不自禁地想起连日来的激情，每一次无力的呻吟时，那粗糙的舌头在身上游走的快感，又想起喜儿这小萝莉被教唆得也跟着乱来，两人一起在自己身下戏弄的感觉简直让人快死了。

秀秀的脑子不自觉地有些迷糊，感觉腿间有些发湿，她低头看着张文愈来愈安详的脸，她的心里又是一暖，温柔地用小手抚摸着张文的脸，她赶紧抛开杂念，专心地当一个疼爱丈夫的小女人！

第二章 全方位体贴

晕船到底是难受的事，在这种极端的折磨下，即使给你一个裸女都不一定有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的操蛋，便秘的时候拉不出来的痛苦，往往比你欲火焚身没个洞可发泄时要严重千万倍，什么叫煎熬，那才是彻底的煎熬。

张文一路的迷糊呀！即使三个女人温柔地伺候也只能稍稍地缓解一点晕眩！

到了目的地后，其他人立刻下船，该卖东西的、该采购的都各自忙去了。张文还在船上躺了一会儿，直到感觉不太难受时，才有气无力地张开眼，只是眼前的世界还有点晃，全身还是感觉不太舒服！

敏敏这次十分的乖巧，看张文那么难受，伸手就要来扶，陈晓萍和秀秀也露出了关切的眼神，但张文还是拒绝了她们的好意，走下船后先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让自己舒服一点。

当脚踏在扎实的地上时，张文才感觉好受了一点，令他原本有些迷糊的脑子算是清醒了一点。

秀秀见状赶紧跑去买水，张文狠狠地灌了几口，又把剩下的水全淋在头上，才总算舒服了不少！

“表哥！”

秀秀轻轻地拉着张文的手，俏脸上尽是心疼的表情，眼眶也微微的有点发红，颤声地说：“没想到你晕船晕得那么厉害，还难受吗？”

看这丫头都快哭出来了，张文赶紧打起精神，猛地在秀秀脸上亲了一口后，一边舔着嘴辱，一边淫笑着说：“没事，我家秀秀就是灵丹妙药，亲一口后什么病都好了，再亲J几口估计会长生不老呀！甚至水火不侵都有可能！”

“讨厌！”

秀秀难为情地低厂头，不过还是被张文逗得笑了起来。

“完了、完了！”

张义一副难受的样子捂着额头，一边作势要亲她，一边笑咪咪地说：“头又疼了，得赶紧再亲几口！”

“别闹啦！”

秀秀脸红地躲着，一看陈晓萍母女在旁边似笑非笑的样子，她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像只可怜的小羔羊一样地闪躲着张文的嘴！

陈晓萍母女在旁边看着两人亲密地打情骂俏，心里那个难过呀！不过关系没有挑明之前，她们也没办法像秀秀那样光明正大地和张文嬉戏，所以看到眼前的场景，难免有几分的醋意。

张文敏锐地察觉到她们似乎在吃醋，赶紧停止占秀秀便宜的举动，他拿起手机打给家建，电话没响一会儿就通了：“家建呀，我张文！你在哪呀？”

“小文呀！”

家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点强打起精神的样子，感觉上有几丝的萎靡：“在县医院这里，我带小秋过来做检查，她有点贫血，正在打点滴！”

“啊！我马上过去。”

张文问清地方后赶紧挂了电话，把情况告诉大家。陈晓萍一听儿媳妇身体不舒服立刻急了，催促着赶紧找辆车过去看看，两个善良的女孩子一听也是担心不已。

四人拦了计程车，就直接赶到了医院。

张文付了车钱后赶紧打听住院部在哪里，四人一层一层地跑了上去。

陈晓萍着急得很，跑在最前面。

病房在四楼，四人马不停蹄地往楼上冲，到了走廊时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奇怪的是小秋没在妇产科，竟是住在比较吵杂的大众病房。找到了四零九，刚一进去就看见小秋满脸安详地睡着，手上还扎着点滴，瓶子里的药水一点一点地注进她的体内，因为怀孕的关系，她看起来胖了一些，不过也显得比较健康，起码比以前略为削瘦的模样好多了，看来她最近过得不错！

家建一脸温柔的守在旁边，一会儿看看点滴，一会儿又看看妻子安详的睡脸，虽然看得出他精神不太好，但注视小秋的肚子时，脸上的幸福却让人为之感动。

中午是医院打点滴的时候，这里倒算是比较安静，不少病人都睡了，大家自觉的没有发出声音。

“家……”

陈晓萍急得很，开口刚想问话，家建赶紧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大家别吵到小秋，又指了指门要人家到外边说话。

温柔地帮小秋盖好被子后，家建才走了出来，笑呵呵地打了声招呼。

张文仔细地观察家建的脸色，明显感觉他有一点疲累，虽然强打起精神笑着，但眼里却有几分的怒意，似乎憋着一肚子的火似的！

“你们来啦！”

家建呵呵地笑了一声，指了指病房说：“小妹、秀秀，你们进去看着点，我和你们文哥有话说！”

两个小女孩乖巧地留在病房里，守在小秋的床前。

三人这才走到楼梯边的阳台，陈晓萍看儿子似乎心事重重，更是担心得要命。

张文看家建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顺手就递了一根烟过去，家建也没客气，点起来就狠狠地吸了一口。

“小秋到底怎么样了？”

陈晓萍着急地问道。

“你倒是说话呀！医生怎么说的？”

家建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但一想到母亲这是在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赶紧把心底的不快给压下去，摇了摇头后轻声地说：“她没什么事，只是孩子长身体的时候，自己的营养跟不上，有点贫血。打个点滴再注意补充营养就好了，明天会再做个检查，看看胎儿的情况，应该没什么大碍。”

“你吓死我！”

陈晓萍松了一大口气，拍着胸脯心有余悸地责怪：“没事你干嘛板着脸呀！

害我们担心死了。“家建闷头抽了几口烟后，有些怒气地说：”

还不是她那一家混蛋闹的，今天打了电话后，可他妈的知道什么叫畜生了。““别着急，慢点说！”

张文在旁边宽慰了几句，又使了一个眼色给姨妈，要她先别抱怨，毕竟家建是第一次当爹，现在大概已经紧张到不行了，没有必要再刺激他。

陈晓萍虽然心里着急，但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她静静地待在边等着儿子说明情况，心里却是有些惊讶，自己为什么那么听话，感觉简直成了晚辈一样。

家建皱起眉头，咬着牙有些发狠道：“前几天她那个爹来了，一看小秋大肚子就和我闹上了，最后我东挪西挪凑了八千块给他当聘金，答应过段时问再给他四千块，他这才安静下来，也说了些好话才回去，算是认同了这门婚事！”

“那不挺好的吗？”

陈晓萍的脸色有一点疑惑，纳闷地说：“那就找个时间赶紧把婚事办了吧！

这样没名没分的在一起，说不定小秋也难受丨“陈晓萍倒是想得简单，张文却是隐隐猜到了什么，安静地等着家建说出下文。

看来还是小秋的家人说了什么话刺激到家建，只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已！

“好个屁，那群王八蛋。”

家建禁不住恼怒，破口骂道：“前几天小秋说脑子有时候会发晕，让我赶紧带她来做检查，结果是贫血，只要注意一下休息和补充营养就好。今大打了点滴，明天才能检查孩子，但我又得上班没空照料。想打电话叫他家的人来帮忙照顾。

你猜那群畜生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陈晓萍一看儿子动那么大的怒气，隐约也感觉到蹊跷，不过听儿媳妇身体没人碍，不禁松了一口气。

“妈的！”

家建忍不件大骂起来：“我只说小秋住院了，还没说具体情况呢I：爹就说”已经是你的人了，死了也是你家的鬼，我们管不着之类的屁话。还说什么剩下的钱也不要了，户口名簿你随时来拿吧！要挪出去或怎么的随便你，反化小秋现在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不会吧！”

陈晓萍一听也是火冒三丈，气愤难当地说：“这是什么屁话？

拿钱的时候就干脆例落，这会儿就翻脸不认人？大杀的王八蛋，小秋还是不是他家的闺女呀！““她是收养的！”

家建脸上抽搐，随即有些郁闷地提醒道。

张文总算听明白了，明显小秋的家人误会家建的意思，以为家建是要向他们要钱替小秋治病。但谁碰上这样的事都会生气，不过也好，提前知道这所谓亲家的嘴脸也算不错！

“我、我忘了”陈晓萍顿时有些尴尬，满脸歉意地看了儿子一眼，感觉心神有点混乱，她赶紧求助地看着张文，问道：“小文，这事你怎么看啊？”

问完这话，陈晓萍心里又是以突！她觉得特别的奇怪，自己并不是没主见的人，现在却习惯了说话的时候，看一看张文的脸色，让他来帮自己拿主意，难道白己已经迷恋上这种有人依靠的感觉了吗？

“简单，凉拌！”

张文嘿嘿一笑，球磨一会儿后有几分阴险地说：“他家不是一开始说要一万两千块吗？估计这下他们也不敢开口要四千块。你现在就回去，在晚上之前把户口名簿要过来，然后把宝叔一起接来，让他帮忙先把小秋的户口挪出来。”

“我看行！”

陈晓萍气呼呼地说：“有钱也不能便宜了那群王八蛋，拿这些钱给我儿媳妇买吃、买喝就行了，留给他们干什么？小秋这闺女多惹人疼呀！他们不要的话我要。”

看着姨妈愤慨的样子，张文小由得噗哧一笑。姨妈这倒真成了乖巧的小媳妇，事情要自己来拿主意不说，有了决定时想也不想就支持，实在太可爱了D陈晓萍被张文这别有深意的目光看得脸一红。心想：自己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简直就像是在和别人吹嘘自己丈夫多有能耐的妻子一样，太丢人了！

“然后呢？”

家建目露亮光，有些期待地看着张文。他当然不愿意白花四千块给无良的亲家，更不想看见那些所谓的亲戚占到便宜。

张文脑子一转，接着说：“然后嘛，花点钱把你们的结婚证先办下来？虽然你们年龄还不到，但咱这地方以前没办证的人太多了，现在又开始提倡登记结婚，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件事让宝爷帮你，他认识人又懂路数。而且孩子总得有出生证明吧？这样以后干什么都方便许多！”

“那我现在就去她家吗？”

家建已经有些摩拳擦掌，虽然心里依旧不快，但对张文的建议感到特别的兴奋。

“去，马上去！”

张文脸上带着阴险，冷笑了一声，说：“不过去了以后别多说，他们要问你小秋的情况，就说现在住院观察，医牛还没诊断出病情，不过看情况不怎么好。”

“这个……”

家建顿时有些为难，毕竟是心爱的妻子，撒这种谎似乎不太好巴！

“更好的是……”

张文脸上就差写上“狐狸”两字，满脸狡猾地说：“你在那哭一会儿穷，说现在看病缺钱，再说一些医药费贵之类的话，暗示几句闺女也是你们的，也要帮点忙之类的软话！”

陈晓萍母子同时一愣，都说那家人扣门极了，哪还会出这笔钱呀！

陈晓萍刚想反驳几句时，灵机一动，立刻明白张文的意思。这样说反而更有效果，人家会急于撇清关系，不仅不会借出马脚，反而能把事办得更快！

家建仔细地琢磨着，这的确也是个办法，他马上点了点头，说：“那我现在就去，一来一回估计傍晚就能回来了！”

“你先去吧。”

张文点了点头，笑呵呵地说：“这里有我们在，你就放一百个心。时间抓紧一点，拿到户口名簿后打电话到我们村里找宝爷，就说是我的意思就好了，他会帮你找船的。”

“那事不宜迟了”家建用力地点了点头，有些匆忙地往下跑，还不忘回头嘱咐：“妈，小秋就拜托你了。晚上我就回来，您费点心！”

说完一溜烟地就跑了，看起来家建十分想和小秋的家人撇清关系。

陈晓萍一看儿子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心情也变得不错，不过还是关切地嗔道：“这孩子，都快当爹，还那么毛躁，真是的！”

“没我沉稳，是吧。”

张文看看左右没人，顺手搂过陈晓萍圆润的肩膀，笑嘻嘻地在这张动人的俏脸上狠狠亲了一口。

陈晓萍深怕有人过来，赶紧挣脱张文的怀抱。不过她也没有生气，看着张文的眼神反而闪动着崇拜，妩媚地笑了笑后，调侃道：“看不出来，你那么坏呀。”

“我哪坏了？”

张文故作无辜地说：“我又没教他去偷拐抢骗，只不过是给了一点好建议而已。如果家建说的属实，难道你想和那样的人当亲家吗？J”不想！“陈晓萍想想都觉得恶心，竖定地摇了摇头后说：“我们上去吧，看看小秋怎么样了！”

“你先上去吧！”

张文稍微想了想，温柔地说：“我去问问有没有好点的病房，看她那样子挺虚弱的，大众病房可能比较吵杂，还是住清静点的比较好。”

“那多贵呀！”

陈晓萍满脸幸福的红润，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张文的爱屋及乌也让她倍加的感动。“那可是咱孙子哦！”

张文淫笑了一声，凑在她耳边说话的时候，还悄悄地舔了舔她的小耳垂。

陈晓萍顿时打了一个冷颤，一听张文的话那是又羞又气呀！哪有这么比喻的，虽然两人有了关系，但也不能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呀！待她抬手要打的时候，张文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陈晓萍只能羞嗔地呸了几句后转身上楼。

这时候陈晓萍满心的幸福，感觉家里有个男人真是特别的好，不仅有了倚靠能帮自己拿主意，还处处体贴地照顾自己。尽管他是自己找来的女婿，不过敏敏能有这么一个老公也是不错了。到这陈晓萍不由得满是地笑了笑，这种有人关爱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张文转来转去找到了妇产科，得知医院里确实是有私人病房，连厕所带阳台就像是公寓一样的高级，但到底现在的医院是以赚钱为主，价格可就贵了，两百四十块一天，比起住酒店也便宜不到哪去！

张文倒也没小气，直接找到了副主任稍微问了一下小秋的情况，得知小秋差不多得有两天的时间在这观察，可能还会更久。张文想也没想地缴了五千块让他们收拾一间私人病房出来，毕竟大众病房虽然方便但也太不卫生了！

而且那里环境比较乱，刚才看起来是很安静，但吵起来的话也让人受小了。

何况那里离急诊那么近，三更半夜有伤者的话会更吵，实在不适合孕妇疗养。

再者这笔钱也不多，能因此讨姨妈和敏敏的开心，也是挺划算的！

医院的实习护士很多，这些小事倒是不用自己动手。

张文跑手续的时候，已经有护士去帮小秋转病房，想想也没多少事，他索性又出去买了点水果、饮料一起带过去。

私人病房和普通病房是隔开来，在医院的最后面，窗户前的院子还种满了花草树木，环境十分的不错，而且这边也安静许多，不像前面闹哄哄，洁白的走廊和墙壁也干净了不少，总的来说起码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到了二楼的最里面，张文还没走进门就听见女孩子们嘁嘁喳喳的笑声，伴随着陈晓萍几句疼爱的嗔怪，回荡的娇嫩欢声笑语一听就让人打起精神了。嗯，精子也打起了精神！房里除了病床还摆了两张小的陪护床，柜子、电视之类的家具应有尽有，干净整洁的环境虽然不是很大，但勉强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光线照进来，让房间感觉很清爽，这里比起阴暗又充满了药味的大众病房强了不只一倍！

陈晓萍坐在病床边，一边爱怜地看着小秋，一边轻声地安慰着：“没事，妈在这呢。你就些微贫血而已，多吃点好的就补回来了，你可得多注意自己的身子，怀孕了就别干那么多的活！”

“妈，让您担心了”小秋有些难为情，但眼眶红红的明显看出她很感动，似乎她很渴望这种长辈的疼爱，只要一个关怀的眼神就让她面露幸福之色。

秀秀和敏敏都在旁边陪着她说笑，明显二人很谈得来。

秀秀一向话不多，这会儿也是陪她说着话解闷！敏敏倒是和她很熟，嘁嘁喳喳地说起来没有停的时候，逗得小秋咯咯直笑。

一见张文进来，大家的眼光全都放在他身上。

陈晓萍更是难掩眼眸里的娇柔，给了张文一个深情的媚眼后，轻声地嗔道：“小文，你怎么换个病房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刚才护士过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些紧张，还以为是要去哪呢！”

话里充满了高兴的意味，陈晓萍欣喜张文能那么关心她儿子一家。这种奢侈的花费不是她负担得起，这样一来她也能博得儿媳妇的好感，因此自然对张文的一番情意感动备至！

“都是自己家人，住清静点的地方比较好嘛！”

张文笑呵呵地摆着手，和小秋点了点头后才把水果递给敏敏，开玩笑地说：“丫头，去帮你嫂子洗水果，替你外甥补补！”

“嘿，知道啦！”

敏敏欢快地笑了笑，接过水果利落地跑进了洗手间，临走还朝小秋挤眉弄眼的。

小秋和敏敏倒是不生分，马上扬起拳头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秀秀乖巧地接过张文手上的饮料和其他东西放进柜子里，顺便整理了一番。

她虽然总是不怎么说话，不过这乖巧的模样实在讨人喜欢呀！

“文哥。”

小秋羞怯地打了声招呼，小心翼翼地扶着肚子就要起身，轻声道：“您快坐”“你可别起来。”

张文哈哈直笑，看了看满脸迷醉的秀秀，他自然知道她在想什么，坏坏地眨了眨眼后，朝病床上的小秋开玩笑说：“你现在身子可矜贵了，动了胎气的话，你婆婆会砍我千刀的，你还是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 我身子没那么娇贵！“小秋脸红地辩解了一句，不过这关切的玩笑话，也让她感觉到了一阵幸福的暖意！她也没坚持，调整了一下肚子又躺了下去。

张文坐下后陪她说了一些家常闲话，嘘寒问暖了一番，又说了几个小笑话逗逗她，渐渐地打消小秋怕生的戒心。三个女孩一起娇嗔地笑着，听起来更是让人心神荡漾呀！

过了一会儿的工夫，看时间差不多了，张文这才站起身说：“姨妈、秀秀。

你们先在这陪她说说话吧！我先去办点事，再和家建去把证办一下，我晚上再过来！““表哥，小心点！”

秀秀乖巧地点了点头，脸上多少有些迷恋不舍。

陈晓萍起身将张文送到了楼梯口，一路上虽然沉默不语，但眼里的柔媚就已经是够表达她的感激了。

张文看着陈晓萍这副性感动人的模样实在太诱人了，左右一看没什么人，马上将她压到墙上，狠狠地给了她一个湿润的舌吻！

陈晓萍明显也动情了，挣扎了两下后，小舌头就灵巧地凑过来，热烈地迎合着张文的挑逗，好一会儿后她才气喘吁吁地睁开眼，温顺地靠进张文的怀里，腻声说：“小文，你真好！”

“姨妈，你是我的女人，不对你好对谁好呀？”

张文又在她脸上温柔地亲了一口，把口袋里剩下的钱全翻出来，放到了她的手里，叮嘱说：“在这里该花的就花，不能省，知道吗？”

陈晓萍一看手上的钱将近一万块，顿时不好意思地推托着：“不行，刚才住院单上你已经花了五千。上次还给家建那么多钱，总是这么花你的钱也不好！”

“怎么，和我还说这些见外的话吗？”

张文装作生气地瞪大了眼，一副你嫌弃我的样子。

“不、不是”陈晓萍赶紧解释说：“就是、感觉总这样不太好而已。”

“有什么不好的？花自己老公的钱，你别有什想法。”

张文把钱使劲地塞到陈晓萍的口袋里，藉机捏了一下饱满的美臀，但嘴上还是温和地说：“我知道你关心儿媳妇和孙子，但不能只用嘴去关心吧？有点实际行动的话会比较好！”

陈晓萍微微一颤，立刻明白了张文的好意。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感动，这种处处为你着想的体贴，对一个女人来说已经是无法挑剔的幸福了。

陈晓萍当然明白张文的意思，他是希望由自己做点事和儿子改进关系，张文心细如发的温柔让她有些不能自拔了，令她忍不件满脸红晕地给了张文一个温柔至极的吻！

“上去吧！”

张文享受了跟陈晓萍的亲吻后又舔了舔她香嫩的小嘴，这才笑呵呵地说：“下次不许和我这么见外，知道吗？知道了。“陈哓萍宛如乖巧的小妻子，样点了点头，温柔地目送着张文下了楼，含情脉脉地注视了一会儿后才回到病房。

陈晓萍感觉脑子还有些迷糊，这股幸福的感觉让人沉醉其中，即使两人的关系是那么的微妙，但她还是无法自拔地迷恋上这个小外甥！她开始幻想自己要是能嫁给该有张文多好呀！做女人有这么一个知疼着热的男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从医院一出来，张文赶紧上银行领了钱，便办了不少的琐事。

张文订了水电五金之类的东西，又去申请了手续繁琐的宽频，事情虽然少，但累积起来办的话也是挺忙碌的。

前段时间家里用电一直不顺畅，村里的老电线实在不行了，偶尔看个电视还会跳电，搞得现在连电风扇、空调都不怎么敢开，毕竟张家只要一用电就能导致全村停电，这实在太操蛋了现在有了新的电缆，自然不用再有这些顾忌！

张文特意回到镇上的那家电器行，货比三家来算的话，这里还是比较便宜。

店老板依旧是小气巴拉的嘴脸，不过一看到张文还是开心地笑了笑，热情地说：“小兄弟来啦，上次的东西不错吧！”

“就是不错，才来光顾你咯！”

张文笑了笑没再多说，直接在他店里东一样西一样地买了起来。上次的冷气买回去成了摆设，这次电力充足就必须享受一下现代化的生活，不能总靠台电风扇过日子。

张文买了一大堆东西，令店老板笑得都合不拢嘴了，一边点着货，一边点头哈腰地说：“你放心，绝对挑品质最好的商品给你送过去。这次我也不敢要工钱了，都是回头客了，得有优惠才行呀！”

“那就谢了！”

张文难掩得意地一笑，上次说送去五挂村的时候，你和死了小老婆一样，这次却和让人戴绿帽一样地高兴，这种慇勤的嘴脸看了就是爽呀！

把钱付完后，张文悠闲地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反正现在也到不了市里，索性就四处闲晃，看看这一带还有什么稀奇的东西。

张文看时间差不多了，打了一通电话给家建，正好他和宝爷也上了船，三人赶紧会合后，拦了车赶到镇上民政所去！

不过在路上时，宝爷打完电话却哭丧着脸，说联系不上他认识的人，这才是比较麻烦的。看样子想靠关系的话还有点难度，毕竟不熟的话也怕人家打官腔，家建一听都苦起了脸，表情有些郁闷了！

张文冷静地想了想后，觉得还是得去看看。

到目的地一看民政所不过是一间在田间的院子而已，看起来附近也没什么人烟，再一看院门口有一间小杂货店，张文立刻就眼睛一亮。

“你们在这等！”

下了车以后，张文示意他们在门口等一会儿，自己先走进了杂货店。不大的一间小屋除了烟和酒外，卖的东西很少，连货品都不怎么全，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在做生意。

屋内有一桌正在热闹地打着麻将，吆三喝四地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还有不少人在旁边围观或笑骂着，似乎没人在打理生意。

张文稍稍一打量，有一些明显不像是普通百姓，穿着干净的皮鞋更像是偷懒的公务人员！

张文眼睛顿时一亮，和自己猜想的是同样的情况，立刻大声地说：“老板，买水”“来了！”

一个胖子光着膀子跑了过来，笑呵呵地说：“买啥水，冰箱里自己拿！”

张文顺手拿起了三瓶饮料，看了看冰箱里几乎没什么东西，再一看胖子心不在焉的样子，立刻肯定了这间店有古怪，他不动声色地问：“老板，你看我要买烟送人的话，买什么烟好呀？”

“这个嘛！”

胖老板目露精光，笑咪咪地说：“看你要办多大的事了”“事不大！”

张文会意地一笑，说：“就是不知道什么烟比较有用而已，您给个建议吧！”

“三子，帮我看一下店！”

胖老板朝里面喊了一声，立刻带着张文到了外面。

笑咪咪地问：“兄弟，我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说说看你要办的是什么事，我再帮你出主意，绝不会耽误你的事！”

宝爷和家建在旁边感到有些纳闷，张文没事去勾搭一个卖杂货干什么？眼下结婚登记怎么办都是难事，怎么还有那分闲心呀？其实张文倒不是没事闲着，只是看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却开着这间小店，明显是有门道，才过来打听一下。

其实身份证好办，但就是家建要登记结婚的事不好办，要不然也不用这么麻烦。杂货店也像张文所预料，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正常的小店要像他那样做生意的话，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

“老哥！”

张文呵呵地笑了笑，把情况大概和他说了一下，也把两人的年龄和户口迁移的事说了出来，说完就微笑地看着他，看看到底是什么价码。

胖子故作为难地摇了摇头，扭捏着说：“你这些事都不好办呀！都没到年龄是没法登记结婚的，再说了现在管得严，恐怕没几个人敢经手！”

张文也不多说，悄悄地塞给他两百块，这才嘿嘿；笑：“现在不是要普查吗？

而且一直在鼓励含法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可不利于政策，这些事，大家心里都有数，你就帮我指条明路吧J“小兄弟！”

胖子把钱往口袋里一揣，立刻眯着眼笑道：“看你挺会办事的，这样吧！哥哥帮你把这事揽下来，不过总的加在一起没一千的话可不行，你要同意的话，咱现在就进去；不同意的话，这钱我收着也不合适，只能还给你了！”

“走吧！”

张文哈哈一笑，直接就朝院内走去。价格倒不算是贵，本以为这种靠关系吃饭的人会狮子人开门，没想到价钱这么合理呀！

胖子眼露亮光地跟了进去，其实这些事情在这都不是难事，毕竟天高皇帝远的没几个人管，很多人到死了都不曾配合过这些政策，所以这里的油水也不是很多。胖子能在这开店就证明了他是哪个领导的亲戚，要不然张文也不会费那么大的周章和他说这些鬼话，让他来打头阵！

大厅简陋得比农村信用社还不如，到处都是抹泥沙的地面，看起来很肮脏，而且里头竟然没半个办公人员。

胖子看张文眼里有疑惑，立刻笑咪咪地说：“我们这里的公务不多，一直就是这样D。你别着急，马上就有人来！”

张文等了一会儿才来了一个中年人，边走进来还边穿着衬衫，仔细一看竟然是在胖子屋里打牌骂得最凶的那个人，这会儿穿着制服还懒得扣扣子，更可恶的是下身就穿件短裤，脚上穿着拖鞋，可见在这上班闲到了什么程度！

接下来的事就如张义所预料的一样，资料一递上去，这家伙就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不符合规定不能办之类的屁话，胖子就说这是我家亲戚，请帮个忙。

像演戏一样，陈腔滥调的对由让人听得耳朵都快烂了。

“没事，都是自己家亲戚。”

胖子还故作亲热地演着戏，回过头来给张文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就是你放心好了。

“既然这样，那我就违反一下原则吧！”

这家伙说话的时候一脸的为难，联想到他刚才光着膀子开骂的样子，张文真想抽他几巴掌。

张文尽管心里有点反感，怛还是走上前去和他握了一下手，一副很感激的样子说：“是呀！这事确实不容易，您多关照一卜吧！”

这家伙感受了一下手中钞票的质感，发现还挺有份量的，还装模作样地哼了几声后，确定数目差不多，才悄悄地把钱往口袋里一塞，一副有情有义的样子说：“算了，既然都不是生人。这事就帮你办了吧！不过你可得保密哦，这可不怎么符合规定！”

“当然、当然，都自己家亲戚，肯定会守密的！”

胖子笑得眼都眯起来，两百块不多也不少，但在这也算不错的外快了。张文也懒得再去和他们虚言往来了 ，直接问道：“那这证多久能好呀？我那边等着用呢！”

“一个礼拜，这东两制作还得送县里！”

这家伙想了想，给的时间倒也不算太慢，比一般排队等是快了许多。

张文赶紧又握住他的手，一脸着急地说：“大哥呀！我这户口挪得比较急。

您看要不再帮忙一点，把这事快点办下来吧！““你有多急呀？”

那人立刻会意地一笑，捏了捏张文手里的钞票，看有四、五百块的样子，马上喜笑颜开，又把钱悄悄地放进口袋里。

“明天你看成不？”

张文这次底气十足，一点客气的成分都没有，更没有半点询问的意思。钱都花了，老子再他妈装孙子就不划算。

“成！”

这家伙立刻一拍大腿，一副急公好义的样子：“既然你那么急，那咱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含糊。一会儿我马上往县里催一下，明天肯定拿得回来。你留个电话，东西好了我立刻通知你。”

“谢了”张文嘿嘿一笑，顺手把家建的手机号码留给他。

圆满结局呀！从所里出来的时候，胖子拿了张文再给的两百块，立刻满脸笑容地保证会帮忙催这事，要张义放一百个心，还隐隐透露他的一个哥哥就是这里的所长，他亲热地夸了张义几句后就回去打麻将了。

“怎么样了？”

家建有些忐忑地问道。毕竟他也没张文脑子转得那么快，直到现在都还有些想不明白这里面的门道！

“可以了！”

张文轻描淡写地说\_.“明天他们会打电话给你，你过来拿就好了。舅舅家也办了几张身份证，到时候你先收起来！”

“小文真有本事！”

宝爷总算松了一口气，又立刻夸上张文。原本只觉得这小子算是个知识分子，没想到办起事来比自己都圆滑，脑子真机灵！“是钱有本事！”

张文无奈地摇了摇头，嘱咐说：“宝爷，我订了一批电器和其他的东西，你回去和陈伯说一声，过两大还有不少东两要运，叫他把那破手机开了，可千万别关机！”

“嗯，我马上回去，他还在码头等着呢！”

宝爷信誓旦旦地保证，立刻转头朝码头赶去。这次来没帮上忙，他也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这段时间，张文关照了他很多。

上了车后，家建一路上还是很好奇，兴致勃勃地问：“小文，你是怎么办到的？怎么看起来像是在玩闹一样，这样真能把证办了来吗？”

张文简单地把自己的猜测和事情的前后都说了一遍，最后嘲笑性地来了一句：“这事挺简单的，就是钱办成的，和我没什么关系！”

“你呀！”

家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还是你脑子灵活，我就想不出那么多的门道！一家小破店你都琢磨出了门道，还有什么是你琢磨不出来的？”

瞎聊了一会儿就到医院了，两人下车后直奔后面的病房。

一听到老婆转到安静的私人病房，家建眼里充满感激。不过张文也没在意，男人的感激有个屁用，老子又不是男同志！病房里，四名美人有说有笑的十分热闹，莺莺燕燕更是让人看花了眼。

张文一进来就不怀好意地笑了笑，给了姨妈一个暧昧的眼色，搞得陈晓萍羞喜之余又无奈地白了他一眼，这才赶紧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妈，我们回来了^ ；”家建赶紧跑到小秋身边，看她没睡立刻关切地问：“你没事吧！打着点滴怎不睡一会儿呢？”

“没事！”

小秋既难为情又羞怯地笑了笑，有几分嗔怪地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有那么矜贵呀？再说大家都陪着我，聊一会儿挺好的！”

“小文！”

家建看了看房里的水果、饮料，又看了看这干净整洁的环境，转过头来，满是感激地说：“谢谢你了”“嘿嘿，别说屁话。”

张文直接笑骂回去，看了看昏暗的天色后说：“肚子也该饿了吧，晚饭吃什么呀？”

“你决定吧！”

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都把期待的目光看向了张文，似乎现在都习惯张文拿主意。

“小秋现在下不了地呀！”

张文又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有些无奈地说：“也只能买到这里吃了，医生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东西要忌口的？”

“没！”

小秋摇头，小声地说：“就说别吃辛辣的东西，其他的都可以！”

“小文！”

陈晓萍倒是注意到张文看手表的小动作，有些疑惑地问：“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办呀？”

“晚上还得去市里，明天一早有事丨”张文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眼里却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这话一说两个小表妹不由得眼睛一亮，其实小秋的情况也不严重，用不着这么多人来照顾。

陈晓萍自然是读懂张文这火热的目光里对自己的欲望，但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儿媳妇，又看了看女儿和外甥女那殷切的眼神，她尽管不舍还是咬了咬牙说：“那你赶紧去吧，天晚了就不好了我这两天陪小秋，用不着那么多人挤在这。”

敏敏和秀秀互视了一眼，两张俏美的小脸同时露出喜悦，没有大人的管束，她们玩起来会更开心，起码抓着张文撒娇时不用害羞，偶尔玩耍也不会被挨骂！

“嗯”张文也预料到她会选择留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后朝家建说：“家建，住院的钱我已经交到门诊了。该吃的、该用的你别省着，怎么说都是家里的孩子，你可别亏待了人家！”

“我知道了！”

家建感激地点了点头，被小秋家拿走那笔钱后，他已经是囊中羞涩了，即使张文不来，恐怕他也得开口求援。

“姨妈！”

张文细心地嘱咐说：“一会儿我去楼下买点吃的让他们送上来，小秋没法下楼，你们就在这陪她吧！一家人看看电视、吃个饭也不错，对吧？”

陈晓萍明白了张文的善意，眼眸有些湿润地点了点头，一看女儿在旁边蠢蠢欲动的样子，她立刻严厉地嘱咐道：“敏敏，你可得听你表哥的话。到了外边不许乱来，尤其不许耽误你表哥办正事，知道吗？”

“知道了！”

敏敏嘿嘿一笑，兴高采烈地说：“我怕我什么都不懂，像个傻子似的，哪有您说的那个胆子呀！”

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张文和他们客气了一番后，带着满脸期待的两名小美人走出了医院。毕竟小秋也不是什么大病，看起来也很健康，大家心理上自然没有半点负担了。

“表哥丨”秀秀轻轻地拉住了张文的手，羞涩一笑后说：“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什么事都懂、什么事都明白！”

“呵呵，那还用说！”

张文悄悄地把手伸向敏敏，又笑嘻嘻地说：“没这点本事的话，以后怎么养活你呀？再说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需要说得那么伟大吗？”

敏敏立刻在一旁朝秀秀调笑道：“啊！没一会儿就夸自己老公好了，秀秀姐你太直接了吧！”

闹归闹，她还是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手交到了张文的手中，紧紧地牵（住了他。

两名小美人小声地嬉闹起来，张文牵着她们，看着两名青春动人的表妹花枝招展的样子，赶紧做投降状地说：“好了你们，再闹下去还能去吗？赶紧帮他们叫外卖，咱们得搭车进市里了。”

两人一听这才安静下来，乖巧地跟着张文往外走。

两名如花似玉的美少女面露娇羞，自然引起了色狼们的怜惜之意，不过一看张文一人牵两手的架势更像是一个哥哥带着两个妹妹，倒没有人刻意要找碴，除了羡慕外最多的就是嫉妒了！

县医院附近倒是有不少饭店，可惜这一带也不是很繁华，提不起两个小丫头的兴趣。逛了一圈后，他们挑了一间比较高级的饭店走了进去，服务员也没敢怠慢，立刻慇勤地介绍起这里的菜色。粤菜的温补品比较多，这倒是适合小秋贫血的体质。

张文大手笔一点，四百多块扔下去让两个小丫头看得有些咋舌，她们似乎都没吃过这么贵的东西，不过两人都乖巧的没有说什么，报出病房，又催促他们快一点送过去后，张文才带着她们出来找车。

这一带属于私车比较多，市里正规的计程车几乎没有半辆，到市里得要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张文一看她们那么期待的模样，铁了心下了血本，直接雇了辆价格不菲的商务车往市里去。

司机倒是诧异三个年轻人花这么多钱，毕竟以往载的都是七、八人的大团，不过一看三人衣着光鲜倒也没说什么，立刻驾着车上了国道。

三人坐在后座，坐在中间的张文依旧牵着她们的小手，看着两个小姑娘兴奋的模样，立刻笑呵呵地问：“你们都想玩什么呀？快点说，一会儿再说我可就不认帐了！”

“游乐园！”

敏敏顿时眼睛一亮，拉着张文的手说：“表哥，我还要玩摩天轮好不好？”

“行呀！”

张文嘿嘿：笑，又转头朝一脸娴静幸福的秀秀问道……“秀秀，你呢？”

秀秀脸一红，羞怯地看了看挤眉弄眼的敏敏，白了她一眼后，轻声地说：“随便，表哥你去哪我就去哪！”

秀秀犹豫了一下，脸红地说：“我想要吃肯德基，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一直还没吃过呢！”

“哟，秀秀姐也会嘴馋呀！”

敏敏立刻吃吃地笑了起来，一边做着鬼脸，一边调戏说：“我还以为你和尼姑一样没什么想法呢，原来你也会嘴馋呀！”

“你这张破嘴！”

秀秀又羞又怒，伸手就要去掐她。

敏敏也不甘示弱，立刻伸手去档。

四只雪白的小手在面：则晃来儿去，仿佛还有香味飘散着！两名小美人坚挺的胸部还在自己肋下蹭来蹭去，弹性和柔嫩的感觉同时袭击！听着她们娇嫩的嬉闹声，张文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有点出窍了！

第三章 两个表妹同行

路上的风景不怎么样，虽说是出了县城，但在国道微弱的路灯下，几乎看不到什么繁华的景象，周围全是菜田和一间间的小平房。

两个女孩子本来兴致勃勃地想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却愈看愈觉得没趣。

或许是没出过远门的关系，她们没一会儿就觉得又累乂困，索性靠着张文的肩膀发起了呆。两人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连看着外边的景象都打起了呵欠！

就连一向活泼的敏敏都没了精神，百无聊赖地看着车窗几乎都要睡着了，可想而知这一路的风景有多单调，单调得几乎没有可以欣赏的地方。

不过车子一过收费站，敏敏立刻就来了精神，猛地趴在车窗上看着灯火通明的城市，眼里都闪起了小星星！

秀秀也是眼睛一亮，轻轻地坐起身，看着外边的车水马龙。

“好高哦！”

敏敏有些愣神儿地看着路边的高楼，其实她在电视和书上也不是没看过，但在那贫困的小县城根本看不到这么壮观的建筑。县里几乎连栋有电梯的大厦都没有，就连比较普通的办公楼都看不到，难怪她会那么的兴奋！

“去哪？”

司机尽职地没多说话，刚过了收费站就回头问着张文。张文其实也不熟悉这市裨的情况，说真的出来那么多趟还是第一次到市里，稍微思索了一会儿后说：“长锦饭店！”

这间饭店张文也只是隐约有听过，不过据说是挺不错的。

司机听了后也没多问，立刻东拐西绕地继续前进，看来这饭店还满出名的，起码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小地方，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饭店，要不然他这县城里的小司机也不会那么清楚。

“表哥！”

秀秀看着窗外霓虹闪动的街景，拉着张文的手，有几分迷醉地说：“这里好漂亮哦！感觉好像到了国外一样。”

张文呵呵一笑，心想：这就算是漂亮的，那真去了国际性的大都市，你不得上了天？尽管心里是这么想的，但看着秀秀一脸陶醉，他还是柔声地说：“是呀！

确实漂亮，但这不适合我们，适合那些除了追求金钱外没有其他奢望的人住，因为除了钱以外，他们不需要别的！““小兄弟这话说得有理！”

司机一路上都是沉默着没有说话，到这时听到张文的话，才赞同地笑道：“这城里人看起来是过得不错，什么高枓技、高楼层，但赚的钱到头来还不知道够不够看医生！”

“不是吧！”

敏敏有些不相信地说：“你们说得好像城里遍地都是病一样，有没有那么夸张？”

秀秀脸上也露出了质疑。

司机因为一路上灯光不太亮一直不敢分散注意力，这会儿进了城有了路标反而健谈起来，见两个小女孩这么怀疑自己，立刻侃侃地说道：“这还能有什么假？

你们别看这里看起来挺好的，但你想想哪一块你沾得上呀丨再说城里交通不好、空气又差，真的不适合生活丨。““可确实漂亮呀！”

敏敏不甘心地顶了一句，望着外边绚烂的灯光，让她十分地陶醉。

司机不屑地笑了笑，说：“那又怎么样？虽漂亮七有几人能享受得起？就像那长锦饭店，有的人在这干了一个月的活都住不起一晚。况且这里的生活压力很大，在城里赚三千块，你吃的东西说不定还不如在家乡赚一千块吃的好呢！”

“不可能吧！”

秀秀面露疑惑，柔声问道……“怎么说大城市赚的钱多，不至于会惨到这种地步吧！”

“不可能？”

司机有钱轻蔑地笑了笑，哼了一声，说：“你打工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里的生活成本有多高，你知道吗？一般的薪水根本就不足以让你享受到都市生活，再说了要在这买房子的话，不管有没有收入，一个月你都先欠人家几千块，你说说这日子能强到哪去！”

“那我宁可不要！”

秀秀害怕地吐了吐小舌头，表情看起来是可爱到了极点，令张文都想凑上去狠狠地亲一口了。

“行了，不说这些了！”

张文劝止了他们的对话，倒不是说不乐意听见这些阴暗的事实，而是觉得敏敏太倔了，再聊下去的话，说不定她会说出什么歪理来！

“嗯，马上到了！”

司机笑呵呵地点了点头，却似乎对城市里壅塞的交通和密集的红绿灯感到讨厌，眉头也微微皱起，碰到堵塞时立刻不顺心地按起喇叭。

两名小美女原本十分向往这种现代化的建设，但没多久也被车窗外刺耳的喇叭声弄得有些心烦，而外边的景象也不完全像她们想像的美丽，穿过小巷时低矮的平房也是不少，隐秘的小道里甚至比村里小路更肮脏。

或许也是想起张文之前说的话，她们兴奋的劲头一下就没了，车里忽然变得有些沉默。尤其是路过一个红绿灯时，看着另一边堵着车的人们在破口大骂，两名女孩子互看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什么叫失望丨车子在走走停停之间，耗费了几乎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一小段路走得比国道还艰难。司机有些得意地将车开上坡，一直到了酒店门口，转头笑咪咪地给了张文一个暗示的眼神。

张文悄悄地把说好的两百块塞给他，这才和两名小美人带着行李一起下车。

三人脚一落地，门口立刻有名慇勤的服务员过来，一边微笑着打招呼，一边要伸手拿他们的行李。 张文只是看了看她的制服，什么都没说顺手就把东西递了过去，还笑呵呵地向司机摆了摆手，像是在和朋友告别一样！

秀秀和敏敏一开始还以为服务员要过来抢东西，警戒地将行李护在身后，把迎宾的服务员弄得有些尴尬，还是张文使给了她们一个眼色后，这两名小姑娘才松了一口气，有些不好意思地将行李交给了她。

饭店的豪华程度让秀秀和敏敏有些咋舌，在繁华的地段拥有二十多楼的规模，不管是人厅里的富丽堂皇，还是服务员的亲切问候都让她们不安。

刚一进门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尊荣，不管是服务生还是柜台人员，都停下手里的动作，慇勤地问了声好。

如此周到的服务早已经让她们有些发懵了，张义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她们的掌心都出了汗，似乎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两名小美人都紧紧地拉着张文的手，不安地看着金碧辉煌的一切。

这是市里唯一一家达到了四星甚至准五星的饭店，底下的四层楼是餐饮和商场，上面除了会员室外全都是各类的标准住房。长锦饭店在这经济不算很好的地方算是最大的饭店，是奢侈和富裕的代名词e张文都没想过这地方这么高级，以前只是隐隐地听说过，没想到随口一说就来到这么一个奢华的地方，说实在的心里还是有几分的忐忑。

不过想到皮包的钱，张文还是有了底气，先让她们乖乖地坐到沙发上等着自他这才到前台，微笑着问：“你好，请问你们这里都是什么样的房型？”

前台的服务员明显地一愣，一般住这里的不是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就是人到中年的大老板，像这么年轻的人还是不多见。不过看张文穿的休闲服搭配得体，不像是在开玩笑，她们也不敢怠慢，赶紧摆出职业性的笑容，说：“晚安，先生。

我们这里的房间现在只剩两种，不知道您是想住哪种呢？““能介绍一下吗？”

张文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其实他也没来过这么好的饭店，甚至连一般饭店有什么样的房间都不知道，他不免暗骂道：“剩两种，妈的丨我哪知道你们剩哪两种呀？

“是这样的，先生。”

柜台服务员看r看坐在旁边娇美的两名女孩子，眼里的暧昧一闪而过，微笑着说：“现在有一种是商务标准房，房间有一张大床，还有沙发和洗手间。另一种是标准的商务套间，设备齐全且有两张大床，不过在价格上稍贵了一点，如果您是旅游的话，选择套间会比较方便。”

“ 价格呢？“张文神情自若地笑了笑，其实也不懂这两个名词的区别有多大，难不成床的数量还能代表一切？

“好的，先生！”

服务员轻声地介绍道：“商务间是两百六十八块，带一床一电视，独立的公寓式设计适合单身出差。而套间则是标准的商务配置，各类设施齐全而且位在最高层，有巨大的落地窗可以居高临下地欣赏夜景，单价是每晚六百六十八块！房间里部分设施收费，这都是看您的需要而选择的。”

“商务套间吧。”

张文思索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下点重本。毕竟这两名美人这么好奇。那就奢侈一回让她们好好地高兴一晚。

“您好，请问刷卡还是现金消费？”

服务员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看起来是很舒服，但又特别的假！张文也不多说，直接拿出卡递给了她。

服务员轻车熟路地一阵操作后，房卡和票据全都办好了，服务员恭敬地递了过来，微笑着说：“先生，长锦饭店一零一八欢迎您的光临，希望您在这度过愉快的一晚。”

张文也没再和她说话，拿了房卡就朝两名迷茫的小美人招了招手。牵着她们的手在负责行李的服务员带领了进了电梯，缓缓地朝楼上升了上去！

电梯倒没让她们惊讶，毕竟没坐过是一回事，但再惊讶的话就会被人笑话。

两人一直兴奋地议论着大厅高级的装潢，但又隐隐对这城里的情况有些失望！

张文笑了笑没搭话，倒是朝旁边的服务员问道：“冒昧请问一下，您在这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

她明显愣住，不知道张文是什么意思，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老实地说……

“九百块，偶尔有奖金，不过也就一、两百块而已！在这工作就是为了吃个饭，想存钱那就是做梦了”张文点了点头，转过头也没再说什么。这时候电梯已经到了二十层，刚走出去就感觉这地上厚厚的一层地毯，踩上去特别有感觉。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三人来到了最里面的房间，房门刚一打开，两个小丫头立刻高兴地欢呼起来。

称为套间果然是不假，一间小客厅和一间房问加起来足有六十多平方公尺。

客厅是黄色的温暖色调，只见一套柔软的真皮沙发、一台巨大的液晶荧幕电视和电脑，看起来十分适合在这度假。

最吸引人的还是几乎占据一面墙的落地玻璃，可以居高临下地欣赏城市的夜景。窗帘挂在两边，刚进房间就可以看见外边的灯红酒绿，以及灯火阑珊处的车水马龙，视觉上完全是俯瞰的享受！

东西也不便宜呀！张文看见桌上有张价目表，随手拿起来一看不由得哼了一声，啤酒二十块、矿泉水十块，这六百六十八块就只是住宿的费用，其他的东西都是要钱，而且价格还比较贵，真能宰人呀-。

两名小美人十分兴奋地跑到落地窗，趴在窗户上看着下边的灯光和来往的车辆，高兴地谈笑着。

服务员把行李一放好，张文也不含糊地给了她一百块的小费，顺便打听下附近的肯德基在哪，这才让她先出去。

“好高哦。”

秀秀看着这里这么高，似乎是害怕掉下去一样，兴奋之余有些许害怕。

敏敏则是单纯的高兴着，一边比划着，一边有些脑残地问：“高什么呀！秀秀姐，你说要从这跳下去，得多久才能着地呀？着地的时候会怎么叫？”

张文额头上一阵恶汗，有没有必要在这讨论跳楼的细节。他坐到沙发上点了根烟，看着她们高兴的样子，无奈地说：“两位，你们的肚子是不是不饿了？我需要点东西消化一下，你们呢？”

“我肚子也饿了！”

敏敏这才捂着肚子，笑嘻嘻地跑了过来，小脸上全是兴奋的红晕，这种装潢精致的地方，明显让她空前的高兴。

“我、我也有点饿！”

秀秀也感觉自己兴奋过头了，或许是怕冷落广张文，赶紧乖巧地走过来，一脸羞怯地看着他。“走啰，吃饭啦！”

张文眼一转，连里面的房间是怎么样都没看，就带着她们下楼了。

张文打听了一会儿后走出了饭店，朝最近的肯德基走去！

两名小美女一路上嘁嘁喳喳地谈笑着，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她们本就漂亮可爱，这会儿活泼起来更是动人无比，偶尔嬉闹间的莺声笑语引得一路上伯男人驻足观看，被她们的青春气息弄得有些丢了魂！

肯德基呀！路过无数次，但一次都没吃过，张文看着愈来愈近的灯火不免有几分惆怅。以前进去的时候，最多就是暖一下身子而已，当时的情况根本享受不起，即使父亲想带自己去，但他还是懂事地拒绝了这种不必要的消费，现在一看到熟悉的场景，难免有几分伤感。

两名小美人兴奋不已，看到这只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地方可高兴坏了，但一走近，三人的期待瞬间全变成了失望，因为这里现在正在装修，根本就还没开始营业，灯光亮着不过是为了开业宣传而已。 张文气得在门口破口大骂，要不是被敏敏拉着，早冲进去和他们经理理论了。

三人郁闷地转身离开，在附近打听了一下，发现附近根本没有其他的分店。

张文不死心地带着她们又问了一圈，人家都确定这是附近唯一的一家。

秀秀顿时就有一些失望，但也不敢在张文面前表现出来，委屈的样子和无奈的表情让人分外的心疼。

敏敏虽然没说出口，但看起也不高兴。

张文一看顿时心疼不已，赶紧牵住她们的手，柔声地安慰说：“没事，咱们明天再找个地方吃也一样。现在都几点了，要不咱们先回去，就在饭店吃一点吧？”

两名小美人虽然失望，但还是乖巧地听了张文的话没有反对。

回去的路上，他们在超市买了些酒水、饮料和小零食，提着一大堆东西回到饭店。

将她们送上了电梯，张文有些愧疚地说：“我去看看餐厅有什么吃的，你们先上楼吧丨服务员会帮你们开门，我马上就上去！”

“表哥！”

秀秀察觉到张文的愧疚，温柔地说：“没事，你别生气好吗？”

“上去吧！”

张文看她如此的体贴，忍不住在她脸上轻轻地亲了一口。

敏敏看着两人恩爱的样子，心里微微有些妒意，不过想到刚才张文生气的样子，心里却也有些高兴，轻声地说：“表哥，你快点呀！”

电梯缓缓地关上，想到刚才两名小美人失望的样子，张文气得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这种到处都有的东西：怎么这会儿要吃偏偏就没了呢？存心和老子过不去是吧！

张文有些郁闷地朝餐厅走去，一路上想起小美人失落的样子就没什么食欲，连自己点了什么菜都忘了，在服务员慇勤地介绍下，什么东西有特色就点什么，“先生！”

还没等走出餐厅，又有服务员慇勤地凑了上来，热情地说：“我们餐厅还有别的服务，不知道您需不需要？”

“什么服务？”

张文无精打采地问了一句。

服务员刚一介绍，张文立刻有了兴头。原来餐厅除了菜肴外，还有玫瑰花环推车、浪漫烛台之类的服务，甚至连蛋糕都可以订作，只是时间比较久。张文听完立刻动了心，马上订了玫瑰花环推车！

“谢谢，马上就为您制作！”

服务员乐得合不拢嘴，问清了房间号后有礼地将张文送进了电梯里。

晚上和两名小美人共处一屋，想到她们那娇羞动人的模样，张文走路的时候都觉得轻飘飘的了。

先不说敏敏早就和自己眉来眼去暧昧到了极点，光是秀秀就足够让人期待了，平时做爱的时候，她都羞怯地咬着唇不敢出声，今晚必须让她用那娇嫩细腻的声音好好地喊几声老公了。

刚打开了房门，还没等色心发作，秀秀就赶紧把手机递了过来，有些紧张地说……“表哥，刚才有人一直打电话给你，我们都不敢接，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哪个王八蛋，我操！”

张文气得先骂了一声，才拿起手机查看。原来是刘富这个奸商，这家伙真他妈的有毅力，竟然连打了四、五通，像要捉奸一样的着急“表哥，谁呀？”

敏敏立刻凑了过来，笑嘻嘻地看着张文，殊不知她一弯腰，领口一开，一对包裹在内衣下的雪乳房就露出来，立刻让张文脑子- 一下子当机。

一个傻B！“张文虽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但还是赶紧回了电话。

电话响了没几声，刚一接通立刻传来刘富的抱怨声：“兄弟，你也太过分了吧？明明，自己打电话约我，这会儿倒好，我打了N通电话都不接！”

“没个屁，老子不能抽空拉个屎呀！”

张文笑了笑，问：“你的票订了吗？”

“订了。”

刘富有些不甘心地说：“不过是明天早上的票，我得明天下午才能到。这次你又找到什么好东西，我可把丑话先说明白了，要是连交通费都赚不问来的话，我就收拾铺盖去你家吃饭！”

“滚蛋！”

张文立刻笑骂了一句，又郁闷地随口骂道：“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破地方，妈的！想吃个肯德基，人家店里还装修，真操蛋！我出去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别的店，妈的！还做不做生意？”

刘富稍稍沉默了一会儿，立刻歇斯底里地吼道：“你是智障呀丨打电话叫外送就好了，他家一直都有这个服务。你哪来那么多的破事，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没，那后天见”张文嘿嘿地一顿乐，敷衍了他几句后赶紧挂了电话。

心里那个恶汗呀，都忘了还有这一招，真糟糕啊。

趁着脸还没丢尽，张文赶紧打电话叫了份外送。

这时候两个小丫头也稍微安静了一些，对落地窗的兴奋劲过后，便开始研究起客厅里的装潢，两人凑在一起嘁嘁喳喳地嘻笑着，几乎都把张文晾在了一边。

秀秀因为敏敏在的关系，不好意思和张文腻在一起亲热，陪她聊了好一会儿后才凑了过来，拉着张文的手，撒娇道：“表哥：们去看一下房间好不好？”

“好呀！”

敏敏也感兴趣地凑了过来，笑咪咪地期待着。

张文冷汁都快滴下来了，房间就在你们面前，为什么非得拉着我才敢去看，有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心里是这么想的，但他还是赶紧答应下来，带着她们朝房内走去，灯一开房里的装潢立刻让两个小丫头高兴地喊了起来。

张文也是微微地愣神儿，本以为商务套间应该是比较严谨的风格，起码是适合办公的木调色彩，没想到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一回事。

这房间是淡蓝色配黑红色的时尚装潢，不管从摆设还是装潢来看，都透着一股暧昧的气息，这哪是商务人士居住的房间呀！分明就是一间情趣房！

房里也有巨大的落地玻璃可以俯视这座城市，一粉一白的两层窗帘阖上后透着一股朦胧的美，隐隐的灯光更是漂亮。墙上放着一台起码三十吋的液晶电视，吊顶是是一片巨大的镜子，四周全是时尚的深红色调，怎么看怎么有韵味！

最离谱的是浴室，偌大的浴室来个群P都不是问题。豪华的按摩浴池，连洗手台都设计得很别致，让人十分想在这里亨受，且浴室是由透明的玻璃围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遮挡的作用，在床上就能清楚地欣赏到别人沐浴的样子，简直就是为了引人犯罪而设计的！

张文邪恶地笑了，这种设计实在太体贴了，躺在床上欣赏着美人沐浴，这种情趣确实是让人十分心痒！他脑子里不由得幻想起：这一幕，心里有些纠结，是秀秀好看点呢？还是敏敏的身子更有诱惑力呢？

“这怎么洗澡呀？”

敏敏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透明的浴室，毕竟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开放的设计，从里到外根本没聿半点的遮掩，这玻璃墙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

秀秀则是红着脸没有去看，她一进来就感觉有些别扭。

这房间处处充满了挑逗的意味，简直就是夫妻情趣房。

张文饶有兴致地在房里搜索起来，找了一会儿后兴奋得发现了一个小机关。

两张双人床间没有床头柜，让人感觉很奇怪，正常的话，应该有一个柜子连接着控制灯光的按扭才对，他找了一圈却细心地在床底找到了关键的所在。原来靠外面的床底下有两道滑轮，只要轻轻施力就能推动，令大床往里面滑动。

这时候敏敏也注意到张文兴奋的样子，她好奇地蹲下来，笑咪咪地问：“表哥，这是什么呀？”

“你推一下试试丨”张文看着她活泼可爱的样子，不由得淫笑了一下，心想：这大床要是并在一起，晚上就可以挤在一起睡了。

敏敏有些不明白，不过看见张文神秘的样子还是忍不住伸手轻轻一推，床立刻朝里面靠拢，再一椎，两张床立刻并在一块，合成了一张面积大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大床。

“还能这样呀？”

敏敏有些兴奋得看着眼前的特大睡床，好奇之余完全忽视了张文一身掩盖不住的淫气。

张文斜眼一看，地上还有固定的卡榫，把卡榫一扭这床就再也不会跑位了！

这样两张人床就合在一起，大得几乎在上面摔角都不是问题了。

“你们在干什么呢？”

秀秀看过浴室走出来后，顿时吃了一惊，这床简直比炕还大上不少，她难掩好奇地说：“怎么回事呀，这床是你们推在一起的吗？”

“不是哦丨。”

敏敏欢呼一声，猛地跳上去，在上面来回地滚着，笑呵呵地喊道：“好舒服哦，这么大的床，怎么睡都不会掉下去啰！”

秀秀也是难掩心动，慢慢地爬到床上，摸了几下，触感又硬又软的很奇怪，不过她还是蹦了两下后，笑嘻嘻地说：“真的啊！这么大的床，我还是第一次见过，感觉好好玩哦！”

两名小美人兴奋地在床上嬉闹起来，两张小脸红扑扑的特别诱人，打闹时不经意露出的。雪白肌肤和隐隐的春光都让人欲火焚身。这一副美景立刻让张文心痒难耐，心里谋划着，自己要怎么加入，“纯洁”的和她们一起玩。

“这里的设计就是这样！”

张文敷衍地随口应了一句，看着秀秀裙子底下若隐若现的小内裤，刚想扑上去时，外面却不合时宜地响起了敲门声！

“靠！”

张文不由得暗骂了一声，好死不死为什么挑现在敲门呀？哪个王八蛋这么会挑时问，你他妈的专门要克我呀？

“表哥，你赶紧去开门吧！”

敏敏整理了一下衣服，跳下床推着张文，嘴角闪过娇羞而又狡黠的浅笑。

“嗯！”

张文无奈地点了点头，郁闷地走出房间。刚怒气冲冲地走出两步，身后的房门却是“啪”的一声被销上了丨“干什么上锁啊？”

张文转了一下门把发现已经被反锁，立刻有些疑惑地喊了一句，这丫头在搞什么鬼呀？

“嘻嘻！”

敏敏调皮地笑了笑，略带调戏地喊道：“人家要洗澡了，借你老婆一起洗哦！至于你就老实地在外面待着吧！等我们洗白白后再把秀秀姐还给你！”

“这鬼丫头！”

张文恨得是直咬牙，刚才都在计划怎么欣赏她们沐浴了，这下倒好，给自己来了个先发制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精明的！

气归气，但张文还是赶紧跑去开门。

门外是几名送餐的服务员，职业性的微笑刚一展开就被张文净拧的脸吓了一跳。这满脸的怨气简直和当了六十年的处男一样的深沉，就像全世界都对他有愧- 样的浓烈，一瞬间就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

这群天杀的家伙，真该拉出去喂狗，张文在心里恶狠狠地诅咒着，但还是让自己恢复了一下心情，面无表情地说：“东西来了呀，推进来吧！”

“是的，先生！”

服务员们一个个战战兢兢，显然是被张文刚才的怒意吓得不轻。这会儿又似乎是在害怕张文会骗他们进房强奸一样，一个个老实地夹着屁股护着自己的菊花。

三、四道菜倒也不是很奢侈，张文刻意不点海鲜类，这两个丫头都是在海边长大，带着腥味的东西很难让她们喜欢。他点的大多都是些比较楮致的点心和牛排之类的西式菜肴最显眼的还是两束精美的玫瑰花环，粉艳的幽香瞬间飘散开来，艳丽的玫瑰被精心排成了一个心形，中间布满了绿色的满天星，小小的紫丁香分别排出了一个“敏”字和‘个“秀”字，这么精致的排列十分的耗时、耗力，所以价格也是不菲！

过一会儿肯德基的外送也来了，看着玻璃桌上丰盛的菜肴和精心准备的两束花，张文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红酒和自己喜爱的啤酒一一摆好，关上了大灯只留了两盏朦胧而又暧昧的粉色小灯，现在只等着两名美人出浴后和她们一起享用了。

“别脱我内裤呀……”

房内隐约传来了嘻笑打闹声，两名小美人娇嫩的声音撩得人心痒无比，吃吃的浅笑更是充满了诱惑，她们似乎已经在宽衣解带了。

张文立刻浑身一热，脑子里不由得想像着那香艳无比的场景，下身微微地发硬，喉咙也有些干了。没等她们出来，他就拿起冰凉的啤酒猛灌，想先缓和一下心里熊熊燃烧的欲火。

莺声笑语响起，张文感觉自己的脑子都有些发烫了。

张文无聊地按着遥控器，电视上的画面却引不起他半点的兴趣，魂全被两名小美人娇嫩的声音勾走了。

第四章 浪漫开苞夜

两名小美人在洗澡时还不忘活泼地嬉闹，那欢乐的笑声和哗啦的水声隐隐地从房门传出，若有若无的声响简直就像蚂蚁在体内乱爬一样地侵扰着神经，弄得张文咬牙切齿，她们这会儿大概正一起下水，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也没什么顾忌。

但只要想到两名小美人赤身裸体地戏着水，张文澎湃的欲火根本无法平静下来。两名小美人看起来身材都差不多，风情却是大不相同，他猜测这会儿敏敏正在调戏着温柔的秀秀！

什么叫度日如年，张文这时候才算是体会到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酒也不停地喝着，他尽量让自己别再想像她们戏水的美景。在烦躁和不安中终于等到屋里的水声停了下来，张文立刻满脸期待地看着紧闭的房门。

千呼万唤始出来呀！门“喀”的一下打开时，张文差点就要泪流满面了，两道娇媚的小身影终于出现在视线里。

小丫头都十分聪明地穿着睡裙走出来，湿漉漉的青丝贴在皮肤上显得分外诱人，粉嫩的小脸和清爽的皮肤，再加上青春朝气的脸庞略带一点娇羞的难为情，一下子就能勾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张文看得眼睛都直了，她们太适合这样活泼可爱的小睡裙了，不仅衬托出青春的味道，裙底下娇嫩诱人的小身子更能引起让人窥探的欲望。

刚一出来敏敏就发现房间里的灯被关掉，周围变得黑漆漆的一片，她马上惊讶地喊一声：“怎么变黑了？表哥你别闹了，快开灯呀！”

“啊……”

秀秀也被突来的黑暗吓了一跳，禁不住惊叫了一声。

张文本想好好地欣赏一下芙人出浴后的美景，但想想晚上精心准备了那么久，这会儿他不能贪图这一星半点的眼福，犹豫了一下，还是关了房里的灯。他在门前手捧两束花向她们走近，等她们有些惊慌时才猛地打开了粉色的大灯。

“啊……”

灯光猛地亮起来，瞬间就让她们的眼睛感到极度的不适，用手遮挡的同时也本能地闭上了眼。

待她们睁开眼时，张文已经站到了面前，抱着两束花，温柔地笑道：“亲爱的，喜欢吗？”

“啊……”

秀秀惊喜地看着摆着自己名字的花束，那玫瑰的幽香和精致的造型瞬间让她脑子有些迷糊，她接过花束后，面带陶醉地说：“喜欢！”

“表哥……“敏敏面露娇羞之色，悄悄地看了张文一眼，被一句”亲爱的“弄得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两人虽然暧昧：也没有明确的关系。但她还是忍不住心里的狂喜，接过玫瑰，陶醉的闻了一下后呢喃着说：“喜欢丨”突然的浪漫让两名小美人惊喜不已，小脑袋被眼前的花束弄得几乎都有些呆滞了 .张文看着她们不约而同地满脸幸福，立刻笑咪咪地牵着她们的手一起坐到了沙发上，迅速地打开红酒，为她们各倒了一杯。

“表哥！”

秀秀满脸迷恋地抱着花束，一脸柔媚地看着张文，眼眸布满水雾，道：“谢谢你了。”

“好漂亮呀！”

敏敏也痴迷于怀里巨大的玫瑰花束，这种浪漫的举动早就让她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表情微微有些感动，也有情窦初开的几分喜悦。

“干一杯！”

张文呵呵一笑，也不多说什么，举起酒杯朝她们示意了一下，没等两名美人反应过来，就把杯里的啤酒一干而尽，晃了晃空杯子看着她们。

“好酸呀！”

敏敏有些不明所以地喝了一大口，瞬间就被红酒特殊的味道酸得咧起了嘴！秀秀虽然也粉眉微皱，但还是将酒全部喝下，敏敏一看也毫不犹豫地一口喝光。

两名小美人在气氛的影响下也不多问，即使这所谓浪漫的酒，味道让她们觉得很特殊。酒刚一入口，张文立刻发现她们的小脸浮上了一抹好看的红晕，看起来更是动人。

沙发上的空间比较小，三人一坐下就挤到了一块，张文甚至能感觉到她们柔软的身子紧紧地贴着自己。

尤其是敏敏的样子更是迷人，满脸的红晕，完全没了以往古灵精怪的活泼，娴静得像是个小媳妇，如水的眼眸里也尽是说不清的柔情，她难得的柔顺让人都有些不相信。

而本就逆来顺从的秀秀，这会儿更是眼睛发红，似乎是没料到张文会突然给她一个这样的惊喜而高兴坏了，试问哪个女孩子面对这样的浪漫能不动心，毕竟萌动的年纪也需要被疼惜的喜悦来深化这分感情。

“来！”

张文看她们真的感动坏了，呵呵一笑后拿起筷子，先抱住秀秀柔嫩的小腰，夹起一块牛肉送到她的嘴边，像哄孩子一样地看着她。秀秀脸红红的看似不好意思又有几分的喜悦，柔媚地看了张文一眼，红唇慢慢张开，将肉含到了嘴里。或许这时候，她已品不出嘴里的东西是什么滋味，但从一脸的陶醉就能看出她的心里甜得快发腻了。

张文给了秀秀一个深情的微笑，这才转过来看着一脸羡慕的敏敏，又夹起了一块肉递到了她的面前，如法炮制地看着她，他眼里的柔情浓烈得化不开，更有几分期待。

这时候秀秀在旁边笑得有些暧昧，让人很不好意思，毕竟两人也没有明确的关系，但面对眼前的疼爱，还是让敏敏无法拒绝，小姑娘只微露扭捏，马上就张口将肉吃到了嘴里，眼里也有着一样的情愫-张文顿时大喜过望，敏敏看着自己时，眼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意，这等于她承认是自己的女人了。张文一直担心敏敏会因为姨妈的事而排斥自己，但现在一看，显然是他太过于多虑了，敏敏其实还是喜欢自己的。

两名小美人都一脸心动地抱着怀里的花，陶醉地闻着花香，几乎都腾不出手来自己吃饭。张文倒也乐得一筷接一筷地喂着她们，她们也幸福无比地吃着。敏敏明显大方许多，也不像一开始那样地扭捏了，反而如往常般开朗，似乎觉得这样很反常。

但没多久张文就觉得有些忙不过来了，自己再怎么样都不能厚此薄彼呀！感觉到她们虽然没说什么，但还是有一点点嫉妒对方，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张文赶紧把她们怀里的花束放到一边，将筷子递到面前，有些强硬地说：“好了，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累死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不用提前练习这个好不好！”

“嘴花花……”

敏敏羞骂道，不过还是乖巧地拿起了筷子，敏敏看了秀秀一眼，突然夹起一条荷兰豆，递到张文面前时，还不忘笑嘻嘻地调戏着：“来，姐夫！人家喂你吃一块。”

“好呀”张文淫笑道，不客气地就一口咬到嘴里，转头一看秀秀果然是红了脸，被戏弄得连醋都忘了吃！

“表哥！”

秀秀犹豫了一下，随后也夹起一块鸡肉递到了张文的嘴边，轻声呢喃着：“你看看这个好不好吃，合不合你胃口？”

“好吃！”

张文刚一咬下，就迫不及待地赞许了声，秀秀温顺的态度总是让人那么舒服。不过他心里真有点纳闷，你才是正牌的大老婆，怎么搞得自己那么气弱呀？

肯德基的外送拆开后，两名小美人顿时高兴不已，在欢声笑语中开始品尝起了这让她们向往的美食，这次可是毫不客气地用手抓起来。

一顿饭也从一开始的扭捏逐渐变得自在，在谈笑之间吃得是津津有味。

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照刚才那样喂一口就彼此吃醋，自己真得被撑死，虽然两名小姑娘心眼都好，但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这种亲密的举动偶尔玩玩就好了，还是别常常为之！

两名小美人看着电视上有点蹩脚的二流节目，也被逗得咯咯直笑，没一会儿几乎就将桌上的食物扫得一空，尽管吃得不多，不过一会儿打闹，一会儿玩的，倒也是自在。

期间张文的命根子是硬了又硬，因为她们一闹起来就隔着0己伸手乱抓对/：“四只白嫩的小手挥来挥去，柔嫩的身体在白，”

身上蹭来蹭i，再加上她们幽然的体香传来，这种刺激自然是十分的强烈。

她们这时候都是满手的油腻，弄得刚换上的小睡裙也变脏了，淡淡的油渍在粉裙上十分显眼，闹到没什么精神时她们才互相地埋怨几句，看着自己的小睡裙似乎有些郁闷，不过也听不出半点不快的意味！

红酒眨眼间被她们喝了八成，在打闹间完全忘了酒精的副作用，两个小姑娘的脸上有几分醉人的红晕，眼眸间的迷濛更是动人无比，柔柔地闪着，可见今晚的浪漫对她们造成多大的感动，连敏敏看着张文的眼神都柔媚到了极致。

“晚了，我们睡吧！”

张文已经是欲火焚身，恨不得将她们压在身下好生地疼爱。

但知道今晚有敏敏这个小处女在，自己并不能着急，既要让秀秀不嫉妒，乂要好好地给敏敏一个美好的初夜，所以他还是用温柔的声音和她们说话，不敢表衷现出一点猴急的样子。

两人都有些迷醉，酒精的作用一上来，脑子似乎也有点迷糊，都没有表示拒绝的意思。敏敏娇羞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就低下了头，而秀秀似乎已经猜到了晚上回发生什么事，看了一样满脸潮红的敏敏，暧昧地笑了笑。

张文看着她们的表情顿时心里一乐，赶紧拉住她们的小手，很顺利地将她们带进了房内。不过两个小姑娘都很小心地拿起花朿，在这有些迷醉的情况下连花都忘不了，可想这幽幽的花香，早就让她们情怀萌动，对张文更加迷恋了。

进房间的时候，张文刻意地调整了一下屋里的灯光只留下充满浪漫气息的浅粉红色调，房内暧昧的感觉更是让她们面露陶醉，这股气氛中带点妩媚的味道，让两名小姑娘有些害羞却也有些向往。

她们的裙子上有点点的油渍，还有菜汁的残留。可想而知刚才闹得有多厉害。

两人刚想躺到床上时，就被张文猛地制止，他笑呵呵地说：“看你们浑身和小花猫一样，这样上床的话，可会弄脏被子的哦，得先洗洗！”

“我、我们洗过了。”

秀秀娇羞地嗔了一句，看着透明的浴室，脸上变得更加的红润。

“可以呀！”

敏敏咯咯笑，似乎很乐意看秀秀这害羞的样子，大着胆子说：“不过你们先去洗，一会儿我自己来就好了。”

“秀秀！”

张文不由分说地抱住了秀秀柔软的小腰，在她耳边轻声地说：“一起洗好吗？反正敏敏不是外人，我也想你了！”

秀秀羞涩地看着张文一脸的期待，又看了看敏敏，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轻轻点了点头，柔声地说：“好吧，不过你别乱来！”

“好！”

张文也兴奋地点了点头，猛地将秀秀横抱起来，一脸淫笑的朝浴室走了进去。还不忘回头给有些惊讶的敏敏一个暧昧的眼神。

地板上还有一点湿，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作用，还是玫瑰花束带来的影响，秀秀十分温顺地窝在张文的怀里，刚进了浴室，就开始慇勤地为他脱去身上的衣服，柔顺得就像沉浸在两人世界里一样。

敏敏只是一句玩笑话，却没想到两人真的在自己面前就腻在了一起。她目瞪口呆地盯着玻璃墙的那一边，看到秀秀几乎是跪在地上为张文脱去内裤时，脑子嗡的一下就停滞了，那根巨人而又诱人的大家伙立刻就出现在眼前。

这是敏敏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脑子里瞬间就有些发热了，只见它又长又粗，真个知道是怎么插进那小地方的。她迷糊中又想到这东西插进过妈妈的体内，顿时就感觉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火在体内燃烧着。

张文可不敢说自己的身材好到能让女人一看就动情，不过绝对也是标准的体型。虽然不足十分夸张的肌肉满身，但绝对不算瘦弱，匀称的体型和适度的肌肉，综合起来也是十分的养眼。

张文敏锐地察觉到窥视的眼光，淫荡地看回去时，敏敏也害羞地别过头去了。

张文不由得呵呵一笑，心想：这小表妹虽然看惯了自己光着膀子，不过这时候直接光着屁股，还是让她有些受不了吧！

“表哥！”

秀秀见张文有些走神，不满地嗔了一句后，撒娇地说：“你怎么啦？是不是要拉敏敏一起来洗呀？”

“没有！”

张文赶紧摇了摇头，看着跪在地下的秀秀，温柔的容颜就在自己的胯间，禁不住色色地一笑，满脸猥亵地说：“要不，你先来一下呀？”

“我对不要”秀秀赶紧摆了摆手，站起来一边脱着衣服，一边羞红着脸，嗔道：“早知道你不怀好意了，肯定对敏敏有目的。”

秀秀这次倒是落落大方，难得的自己先脱了个一丝不挂。平坦的小腹、挺翘的小美臀和越发丰满的双乳毫不保留地露出来，让张文一下就色欲焚身，舔了舔嘴唇，眼露色意，命根子+ 也是硬得跳了一下！

“讨厌……”

秀秀悄悄地瞄了熟悉的大家伙一眼，羞怯地嗲道。看着浴池里满满的水，有几分撒娇地说：“先说好，在这你不许碰我，要不然我不理你了！”

“这样算碰吗？”

张文见秀秀伸宇去试水温，弯腰时丰挺的美臀翘起，忍不住伸手拍了一下，在她雪白的臀部上印下了一道掌痕。

“坏蛋……”

秀秀娇羞地嗔道，看敏敏在外面坐立不安的样子，虽假装心不在焉，但偶尔还是偷偷地往这里瞄上几眼，顿时感觉有些兴奋。

张文倒没冲动到要立刻和秀秀做爱的地步，在她怯生生地嗔怪中，将这柔嫩娇小的身体抱了起来。

张文要和秀秀一起泡到温热的浴池里，你摸我、我摸你地好好洗一下，一边调笑，一边彼此抚摸着熟悉的身体，直到浑身洗得香喷喷的，张文这才擦了擦身体，围起浴巾。不过秀秀却是满脸潮红，坐在浴池里喘着粗气，柔媚的眼眸既是嗔怪又是迷恋地看着张文。“怎么，站不起来？”

张文问头看秀秀无力而又性感的模样，嘿嘿地淫笑着。

“都怪你。”

秀秀脸上尽是迷人的红晕，即使是嗲嗲的一嗔也尽是温柔，刚才泡澡时，张文当然没法老实，一边亲着她，一边用手爱抚着迷人的小穴，手指在小穴里进进出出地为她带来一次愉悦的高潮。

因为顾及敏敏在外面，即使她没有往浴室看，但秀秀还是放不开，咬着牙没敢挣扎也没敢出声，喘息着任由张文为她带来舒服的感觉。

这时候，两人都可以看见敏敏脸上有不自在的红晕，互看了一眼后不由得笑了笑。

洗完后，两人都只围着浴巾就出来了。

敏敏坐在床头，看起来极为别扭！

秀秀温和地笑了笑，难掩顽皮地看着她，轻声地说：“敏敏，该你去洗了。”

“我……”

敏敏嗫嚅着，她没想到一向腼腆的秀秀，都能在自己面前如此大方的一丝不挂，和表哥在浴室鸳鸯戏水，偷瞄之余也有几分的难为情，这时候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好意思吗？”

秀秀脸上有几分酒色，笑咪咪地看着敏敏，语带威胁地说：“是不是要我们帮你脱呀，难道敏敏还是小孩子吗？”

“不用！”

敏敏见两人- 副就要冲过来的样子，赶紧摆了摆手，逃跑似地跳下了床，不过却精明地先关上房里的灯，再连浴室的灯都关了，进去时还不忘威胁：“不许开呀，谁开我不放过谁。”

“一会儿就开！”

秀秀故意喊了一声后，看张文已经乐得躺到床上哈哈大笑，马上也腻过去，蜷缩在张文的怀里，柔声地说：“表哥，刚才感觉好奇怪呀！”

“怎么个奇怪法？”

张文调笑地看着她，一伸手将被子拉过来盖在两人的身上，马上不客气地把彼此的浴巾都解开，只剩两具赤裸的身体依偶在一起。

敏敏在黑暗中脱下所有的衣服，有些忐忑不安地清洗着身子。她担心张文会闯进来，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有些幻想般的期待。秀秀到底已经品尝过性事的美妙，在这时候反而比她更加放得开，让她顿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个过事情却没像她想像的那么淫荡，因为这会儿在床上的两人早就按捺不住地纠缠在一起，她能看见的只是被子在蠕动着。

一个长长的湿吻后，张文开始品尝着秀秀日渐丰满的乳房，一边舔着小乳头，一边轻声地问：“好老婆，你说刚才怎么了？”

“不、不知道！”

秀秀动情地哆嗦了一下，小手轻车熟路地握住命根子上下套弄着，颤声地说：“就是觉得很兴奋……可、可能因为敏敏在外面看着！”

“她看着，你就兴奋吗？”

张文说话的时候，双手在她的乳房上揉着，嘴已经亲到她的小腹上，在那雪白的肌肤上打着圈。

粗糙的舌头滑过皮肤时带来刺激而又搔痒的感觉，令秀秀不由得又痉挛了一下，意乱情迷间轻声地呢喃着：“是吧……就是觉得，比和喜儿在一起，还、还刺激……”

语气是那么的：个确定，不过也说明她在这环境下感觉是十分刺激的。

张文窃笑了一声，慢慢地亲吻到她的小山丘上，一边用舌头舔着柔嫩的阴毛，一边悄悄地摸到墙壁上隐藏的开关，猛地按了下去“啊……”

敏敏顿时惊了一下，本能地蹲下护住身上的春光。房内的灯光在刹那间亮了起来，浴室里也灯火通明，透明的玻璃根本不能遮掩任何东西。

房间一下变得明亮无比，秀秀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慌忙地推着张文要凑到她腿间的头，着急道：“别、别，灯，怎么、怎么开了……”

“好秀秀！”

张文有些强硬地趴到秀秀的腿间，猛地用舌头舔了舔粉嫩的阴唇后开始为她口交，他一边舔着敏感的嫩肉，一边嗯哼着说：“别在意，反正敏敏迟早会和咱们在一起。”

“不、不好……”

秀秀轻轻地呻吟着，却也没了再反抗的力气，在张文刻意地挑逗下早已经浑身发软，急促地喘息间，她的小手也温柔抱住张文的脑袋。

张文悄悄地瞄了蹲在浴室地上的敏敏一眼，心里坏笑着，也装作不在意敏敏的存在。他慢慢地把被子拉开后，脑袋凑在秀秀的腿间，更加卖力地为她口交着，弄得秀秀情不自禁地呻吟着。

“表哥……轻、轻点……”

“好痒呀……别、别舔后边……呜……你舌：…怎么，钻、钻进去了……”

敏敏羞怯地捂住了身上的敏感点，隔着玻璃墙一看表哥竟然跪在表姐的胯下，为她舔着那羞人的地方，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那晚妈妈在表哥胯下的场景，再听着一向娴静的表姐竟然喊出那么大胆的话，她在下身微微湿润之余，也是羞得不敢再去看。

张文肆意地舔了好一会儿，见秀秀渐入佳境，才去亲吻她敏感的腿根，手指慢慢地插进小穴里进出着，一边按着敏感的小阴蒂，一边突然用极快的速度猛烈地抽插。

“不要……我！”

秀秀的小身子顿时弓起来，在这轮快速的挑逗下，“啊！”

的叫了几声后禁不住来了第一二次的高潮。

“表哥，我、我来了……”

秀秀睁着眼叫了几声后，下身一软立刻无力地瘫下来。张文也不客气地咬了上去，将她热热的爱液舔得干净。

秀秀的小身子快速地抽搐着，在动情的呻吟中渐渐愈软下来，小胸部起伏着，闭着眼大口人口地喘着气。

张文看着也是愣住，没想到秀秀今晚那么敏感，他慢慢抽出手指，发现爱液泛滥，甚至都流到床单上，舔都舔不完。

敏敏看得目瞪口呆，毕竟从没看过女人高潮时是怎么样，但这会儿看到一向温柔的表姐那么的激动，小脑袋不由得幻想起这滋味到底是怎么样？

张文倚靠在床头，一只手将秀秀柔嫩的身子抱进怀里，让她回味着高潮的美妙，另一只手拿起啤酒继续喝。看着小美人满足地枕上自己的小腹，命根子都贴到她秀美的小脸上，他心里就是一阵的得意，真家伙还没用，她就来了两次，真用上的话她还有得救吗？

敏敏悄悄地一看，发现张文并没有看向浴室，而是一直温柔地看着秀秀，放松之余不免也有几分委屈，自己难道就没吸引力吗？脑子里一时有些混乱，但也趁着这工夫，赶紧把自己简单地梳洗了一下。

张文有些按捺不住，想把命根子插进秀秀体内时，敏敏围着浴巾走了出来，肩部的雪白肌肤、柔嫩无比的腿都是那么的性感，没等张文看清楚，她就趴到另一边，迅速地把被子盖在身上，有些难为情地看着眼前的情景，毕竟也是第一次清楚地看见性爱场面，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张文知道敏敏多少有些羞怯，但那一双明艳而又带着好奇的眼眸实在太让人动心了，心里稍微琢磨，知道晚上要采摘这个可爱的小表妹，也不能太过猴急。

微一犹豫，他再次按了灯的开关，让房内只剩粉色的小灯，缓解一下她的紧张。

“啊……”

张文还没等想该怎么去诱惑敏敏，就感觉龟头进入了一个温润的所在，一下子就舒服得呻吟出声。

张文低头一看原来是秀秀已经恢复精神，温润的小嘴含着龟头轻轻地吸吮着，灵巧的小舌头打着圈。她抬头看了张文一跟后，一边握着命根子套弄，一边轻声地说：“表哥，它好硬哦。”

秀秀哪曾有过这么妩媚的一面，红润的小嘴紧紧地含着龟头，小脸上还有一点的潮红。她若有若无地看了敏敏一眼，似乎是在提醒张文，她有些嫉妒了！

天真纯洁的表情、无瑕浪漫的声音，这时候发出的呢喃，让人到了发疯的边缘，秀秀也不客气地在龟头上舔了一阵，这才有些坏笑着撒娇说：“表哥，我想看你给敏敏开苞，好不好？”

敏敏早就被眼前的场景弄得有些呆了，羞怯地不敢看，但又好奇得忍不住。

她哪看过秀秀这么大胆的样子，而且还当着自己的面含着表哥的命根子，说出这样羞人的话，弄得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

张文从喉咙底喊出了这个字，声音已经压抑得嘶哑，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兴奋。

秀秀一向腼腆害羞，尽管晚t喝了酒也不该这么的大瞻，只能说是最近的调教起了作用，她现在并不排斥和别的女孩一起服恃自己，甚至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还会更加的兴奋。或许是因为敏敏一直调笑她，这害羞的小姑娘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讨好张文，想小小地报复敏敏一下。

张文的脑子有些沸腾，他一边看着秀秀在胯下慇勤地为自己口交，一边听着她鼓动的话，早就没了自己的想法，呐呐地点了点头后，他开始朝敏敏那边挪去。

秀秀满意地吐出了龟头，鼓励性地舔了几下马眼后给了张文一个期待的眼神，又转过头来笑咪咪地看着敏敏，还故意晃了晃手里粗大的命根子，似乎是在调戏她一样！

敏敏赶紧窝进被子里装睡，秀秀的声音很小声，她虽没听清楚，但还是留意着旁边的动静。当啧啧的水声传来时，她的脑子里不由得浮现那晚妈妈在表哥胯下的场景，她下就感觉有些发懵了，下身也隐隐有些痒。

一切和那晚十分的类似，秀秀将命根子舔得坚硬如铁后，才笑呵呵地躺下，打着假呵欠说“好困哦，我先睡了哦！”

这小丫头，张文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第一次看秀秀如此的妩媚，想来她也很想看敏敏的开苞大戏。他在秀秀的小脸上温柔地亲了一下后，慢慢地朝敏敏那边挪去，猛地拉开敏敏的被子，整个人不客气地贴了上去。

“呀……”

敏敏顿时惊叫了一声，没等她有任何的反抗，一双温热甚至带着汗味的双手，早就把她纳进怀里紧紧地抱住。

张文一凑过去顿时惊喜万分，小表妹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脱了精光。张文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柔嫩的身体和软腻的肌肤，甚至一抱还可以察觉她的小身子正在发热，一阵处女的体香若冇若无地飘散开。

“别、别碰我……”

敏敏立刻矜持地挣扎起来，尽管想过自己会是表哥的人，但被这么一抱还是感到有点不自在，毕竟还是第一次被男人如此亲密地接触着。

体温、浓烈的气息和腿上能感觉到的命根子，一切都让敏敏有些害怕。心理作祟，她甚至能感觉到秀秀似乎正在用调笑的眼神看着向己，让她感觉很不适应，身子扭得也有些剧烈！

殊不知敏敏这一扭，柔嫩而又结实的小屁股在命根子上蹭了几下，立刻让张文感觉很舒服。他马上用力地一抱紧，将她温热的小身子固定在怀里。敏敏顿时有些无力，挣扎了一会儿后还是无力地败下阵。

张文立刻大喜，从背后一边抱着她柔嫩的小肩膀，一边用舌头去舔她温热的小耳朵，轻声地说：“敏敏，你身上好香呀！”

“秀、秀姐在旁边呢！”

敏敏挣扎的力道变小，浑身颤抖着小声地呢喃了一句，看起来她也不排斥这样的亲昵，只是有人在旁边，多少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那又怎么样？J张文说着，突然将被子一把拉开，趴在她身上轻声地说：”

你们都是我的女人，有什么好害臊的？“敏敏羞怯到了极点，刚躺进被子里时，身上感觉很难受，顺手就把浴巾拉开了，这时候柔嫩的身子几乎没了遮掩，一丝不挂的立刻暴露在空气中，惊得她本能地叫了一声，羞得有些1不知所措了。

张文居高临下地一看，几乎可以看到全部的美景，可还没看清楚，敏敏就慌忙地用小手护住重要的三角地带，咬着牙没敢吭出声，似乎是害怕秀秀调笑一样，表情看起来有一点的不安。

“宝贝……”

张文瞪大双眼看着她用手一护时，那被挤起来的性感小乳沟。

他禁不住色心大起，慢慢地吻向她青涩的小嘴！

敏敏有些紧张地哼了一声，闭上眼后也没过多的挣扎，矜持地抵抗两下后娇嫩的小舌头也被张文引诱出来，一吸一吮间早就让她没了再反抗的能力，僵硬的身子也渐渐地发软了。

秀秀立刻趁这空档睁开眼凑了过来，她侧躺在旁边，看着表哥亲吻这一向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尽管心里多少有些醋意，不过看着敏敏娇羞失措的表情，心里却得意得高兴起来，平日里常被这小丫头戏弄，这会儿，看她这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也满好玩的。

“你干嘛？”

敏敏从喉咙底发出了一声低低的鸣咽，小手使劲地推搡着张文。

秀秀在旁边看得那么认真，让一向大胆的她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表哥在亲你呢！”

秀秀一脸暧昧地笑着，盯着敏敏U经微微发红的小脸和上下起伏的小乳房，咯咯地笑道：“怕什么嘛！反正我又不是没看过，有什么好紧张的？”

“看你个头……”

敏敏的抗议还没生效，张文再次把舌头探入她的小嘴里搅动着，他慢慢卷住她香嫩的小舌头，轻轻地舔了几下后便含住一阵的吸吮，双手也不客气地将她的小手压住。娴熟的吻技哪是这小处女能承受，没一会儿就彻底瓦解她的抵抗。

“呜……”

敏敏发出低低的呻吟，身子也被张文亲得有些发懵了，小舌头有些本能地回应了几下，立刻被张文吻得没了反抗的能力！

一阵长长的湿吻过后，张文心满意足地抬起身，敏敏早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她闭着眼，微张着小嘴，胸脯快速地起伏着，红嫩的嘴唇上还布满唾液，看起来既无辜又持别的忭感。

张文立刻看直了眼，这还是第一次欣赏到敏敏的小乳房。说小其实也不小了，\_ 圆的、鼓鼓的已经有了一定的曲线，估计一手抓住刚刚好。两颗小乳头似乎还没长开，细嫩得和小黄豆一样，鲜嫩到极点的粉晕更是小得可怜，简直就像足没发育的小幼女，但又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别看！”

敏敏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见两人都盯着自己的乳房看，立刻羞怯地用手护住胸前刚发育的小山包。

“不怕啦丨”秀秀吃吃地笑着，突然伸手搂住敏敏的了子，凑上前去有几分调戏地说……“反正看都看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有姐姐在这陪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哦！”

酒精的作用让秀秀变得妩媚至极也大胆起来，这时候看着秀秀笑咪咪地调戏敏敏反而有种奇怪的感觉。不过张文知道这种机会可不能放过，没敢着急地去碰敏敏的下身，而是低下头来，在敏敏紧张地注视中吻过她的小脸、鼻子、额头，张文慢慢地往左亲，舔到耳朵时感觉她不自在地颤了一下。

当张文将敏敏的耳朵含在嘴里，舌头轻轻地挑逗时，敏敏更是情难自禁地“啊！”

了一声。这逯大多数女人的敏感点，即使是少女也无法抗拒这种爱抚！

舔了一会儿就可以清楚地感赀到敏敏的呼吸乱了，小嘴里吐气的速度也变快许多。

张文嘿嘿一笑，对着她的耳朵好生的一顿挑逗，这才试探地摸过她圆润的肩膀，慢慢地摸索到她从没被碰过的乳房。

敏敏本能地抓住了张文的手。他在动情之余感觉她的小手都布满热热的汗水，秀秀一看敏敏那么紧张，立刻温柔地笑了笑，一边拉开她的手，一边在她耳旁轻声地说：“别怕啦。让表哥摸很舒服的哦。”

秀秀的话让张文更加兴奋，看了秀秀一眼后，更加卖力地亲吻着敏敏的小耳朵，舌头更是使劲地往里边钻着。

“你要，我不要……”

敏敏有些倔强地顶了一句，没等话说完，身体又是一阵夸张的颤抖，张文的手趁机放是去，抓着她的一只乳房轻轻捏广起来。

“别、别！”

敏敏有些难为情地挣扎着，毕竟第一次体验这样亲密的感觉，旁边的表姐却似笑非笑地看着，实在太让人害羞了。

秀秀突然给了张文妩媚的一笑，猛地将敏敏的右手紧紧抓住，红润的小嘴轻轻凑到了她的脸上亲了一口，用哄孩子的口吻说：“不许动哦，你要乖乖的！”

张文淫笑了一声，难得看到秀秀这么妖娆的一面。他马上会意地抓住了敏敏另一只手，这一对美丽的乳房就彻底的没了遮掩，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处子乳香，微微的颤抖显得是弹性十足呀！

“好圆哦。”

秀秀似乎是故意想要逗敏敏，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用空出来的手去抓她另一只乳房，轻轻地揉捏不说，甚至还顽皮地学张文，凑上前去舔她的耳朵。

第五章 三人夜

“别、别这样……”

敏敏顿时不安地抽搐几下，叫了几声后羞怯地榣着头，道：“你舔我干嘛！

好、好痒呀……“张文一看机不可失，立刻更卖力地舔着敏敏的小耳朵。

两人一左一右地把敏敏这个可怜的小处女夹在中间，不同感觉的两只手一起玩弄着她的乳房，揉得敏敏都快要疯了！

“姐、姐，我错了……”

敏敏的理智在此时全部崩溃，乳房上的两只手带来的舒服感受特别的强烈。尤其一只手感觉很粗糙，磨蹭过皮肤时有种被玩弄的错觉，一只手却是那么的细腻温柔，像是在爱护艺术品一样地摩挲着，交错间带来的快感强烈得让人几乎窒息了。

两人无视敏敏的挣扎，都忙于刺激她敏感的小耳朵。粗糙的舌头和滑嫩的舌头一左一右地舔来舔去，这样强烈的快感，哪是敏敏一个小处女能受得了的？她浑身又酥又麻，反抗的话喊到了嘴边全成了微弱的嗯哼之声！

两人一直把敏敏弄得全身酥软无力后，秀秀才趴在她的耳边，一边吐着热气，一边笑嘻嘻地问：“舒服吗？”

敏敏害羞地闭上眼没有回答，急促的喘息已经表明她的感受，这种刺激实在舒服得有些过头了。

秀秀一看敏敏不搭理自己，立刻一阵坏笑，突然两根手指捏住她的小乳头按了一下，立刻让敏敏有如触电般的“啊！”

了一声。

“讨厌，别玩了……”

敏敏一边挣扎地推着秀秀，一边颤声地说：“你们是变态呀？我也是女的好不好，哪有你这样乱来的！”

“嘻嘻！”

秀秀狡黠地笑了笑，朝张文使了个眼色后，朝敏敏坏坏地调笑道：“那意思是，你只想被男人弄吗？”

敏敏脸色瞬间胀得通红，不知道该说什么。张文趁机又给了她一个长吻后，一路向下亲着，慢慢地吻过雪白的脖子、性感的锁骨，直到她弹性十足的嫩乳时，他已经忍不住将小乳头含进嘴里，- 边吸着，一边用舌头来回地撩拨！

“好、好痒呀……”

敏敏咬着牙，差点就呻吟出来，小手不由自主地抱着张文的头，看似要推，却使不出半点力气o秀秀就贴在敏敏的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一向欺负自己的敏敏，这时候却被张文弄得浑身不住地颤抖，看起来无助得很可怜，感觉上十分好玩。秀秀藉着酒劲也有些蠢蠢欲动，想再继续调戏敏敏。

张文手口并用地将敏敏充满弹性的乳房玩一遍，没一会儿两颗小乳头就布满亮晶晶的口水。小乳头在颤抖间早已充血硬起来，像两颗小樱桃般的鲜嫩漂亮。

敏敏这时候也气喘吁吁，在张文慇勤地爱抚下体会到无法言喻的快感，浑身软得像泥一样，小嘴半张着都有些合不上了。

“敏敏，感觉不错吧？”

秀秀咯咯一笑，见张文慢慢地往下亲着，立刻用手覆盖住敏敏的乳房继续揉弄。

张文看着秀秀熟悉的脸上，却有妖媚的模样，感觉特别的刺激！

“秀秀姐……别、别搞了……”

敏敏有气无力地哀求着，但却无力去反抗秀秀的调戏，脸上尽是难为情到极点的红晕。

“求你了，我们都是女孩子，这样感觉好奇怪呀……”

“有什么奇怪的？”

秀秀用一种很暧眛的眼神看着敏敏，浅笑着说：“反正以后咱们都要在一起嘛，你适应一下就行了。”

“我、我不要……”

敏敏羞得都快哭了，而这时候张文已经亲到她的小腹上，火热的舌头在她的肚皮上温柔地打着圈，皮肤上传来一阵痒痒的感觉，让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平坦的小腹几乎没有一丝赘肉，虽然她的双腿紧张地合拢着，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见小山包上如丝绒般柔软的阴毛，只有短短、少少的几根，尚在发育中的身体充满了让人探索的诱惑。长腿修长而又纤细，并不是少妇那般的柔软，反倒很结实而且很有弹性，纤细之中充满了柔嫩的感觉。

秀秀一边笑咪咪地来回看着敏敏娇嫩的身子，小手也不忘继续揉弄着乳房，在敏敏颤颤巍巍的喘息间，轻轻地捏着乳头按了几下，敏敏的嗯哼声立刻变得有些大了。

张文试探性地在敏敏的腿根上刮了几下，小姑娘的身子立刻僵硬了起来，她紧张地拢着腿，根本没有打开的意思，张文不禁呵呵一笑，低下头开始亲吻着她鼓鼓的小阴户、舔着那敏感的肌肤，给她更多的刺激。

敏敏立刻羞怯地挣扎起来，一边退缩着，一边颤声地说：“别亲那……”

秀秀一把就抱住敏敏，在她耳边吹着热气说：“别怕，把腿张开，表哥不会弄疼你的，肯定会让你很舒服的……”

“我、我……”

敏敏羞得都快哭了，哪曾被秀秀如此调戏过，乳头被她稍微用力地一捏，不禁又呻吟了一声。

张文也没说话，维续舔着敏敏的阴户，慢慢地亲吻着腿根，用手爱抚着她滑腻的大腿，逐渐缓解着她的紧张。见敏敏在呻吟中慢慢地闭上了眼，僵硬的身子也开始变得松软，这才尝试着把她的腿分开。

敏敏只稍微一抵抗，马上又无力地任由张文摆布。美丽的长腿慢慢被分开，露出了处女最美丽也是最纯洁的地方，一股淡淡的香味立刻散发出来，让张文一下就兴奋得喉咙发干。

敏敏旳羞处确实幼嫩，甚至比秀秀的看起来都稚气了一些。只有少少的几根体毛而已，粉嫩的阴唇还没完全张开，像是两片花瓣一样地合拢着，露出一点点艳红的嫩肉。被爱抚了那么久，早已有些湿润了，上头覆盖着一层晶莹的爱液，看起来更是诱人。

秀秀不禁也看了一眼，毕竟两人一起洗澡并不足奇怪的事，但她也没这么清楚地看过敏敏的羞处，自然是允满了好奇心。

“别、别看了……”

敏敏的胸脯不安地起伏着，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一阵热热的气息吐在自己的腿间，似乎表哥正在慢慢地凑近，她紧张地一颤后又分泌出一些爱液。

“好漂亮呀……”

张文喷喷地赞叹了一声后，双手轻轻扶住敏敏的腿根再分开了一些，低下来头缓缓地靠进，猛地在细嫩的肉缝上吻了一下。

“啊……”

敏敏顿时动情地呻吟了一声，小脸上红扑扑的看起来十分的妖娆。

秀秀悄悄地看了看敏敏的小肉缝，狡黠一笑后凑在她的耳边说：“别紧张，你那么嫩，表哥会好好疼你的，我看他呀，恨不能把你吞下去哦！”

“我……”

敏敏羞得就想喊我不要，但这时张文突然亲了丄去，舌头开始剧烈地在细软的嫩肉处来回地舔着，粗糙的热舌刺激着最敏感的地方，她情不自禁地嗯哼起来，发出了一阵阵诱人的呻吟。

张文一边舔着，一边用舌头尝试性地挤进小小的洞口，没一会儿就找到了阴蒂一阵地含吸，舌头灵活地游走着。这种极端的感觉，顿时让敏敏没法冉控制住自己，睁着眼，呻吟声不断地响起。

洪水泛滥呀！张文细心地为敏敏口交一会儿，让敏敏的处女小穴充分地受到湿润后，才满意地抬起头，看着被自己弄得水光晶莹的羞处露出了淫邪的微笑。

秀秀这时候也感觉身子有些发热，小自觉地用下身贴着敏敏悄悄地磨蹭，小手继续揉弄着她的乳房，让这未经人事的小处女感觉快要窒息了。

“好、好痒……”

敏敏被挑逗得说不清是难受还是舒服，骨头又酸又软的几乎没了力气，张文猛地停下来时，她不禁松了一口气，又感觉有一些空虚，身子微微感到不适应。

张文见这时候小表妹已经是一副意乱情迷的样子，半睁半闭的眼眸里全装满了妩媚旳水雾，小脸蛋红扑扑的尽是动情的潮红，这模样妖娆得让人有些受不了下，他忍不住跪到她的腿间，将两条无力的美腿慢慢地盘到了自己的腰上。

“敏敏，不怕！”

秀秀见敏敏有些紧张地抖了一下，立刻柔声地安慰着：“一开始就疼一下子，以后就会很舒服了，而且比刚才那滋味还好。”

“轻点……”

敏敏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腿被架上了张文的腰，那根吓人的大东西开始接近自己纯洁的羞处。

她脑子里顿时有些发乱，不知道怎么会莫名地献出自己的第一次？晚上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感觉一切发生得那么的顺理成章，自己的第一次就要没了，为什么却没有拒绝的意思？似乎从进房间开始，发生什么都是正常的，她的脑子一直迷糊到现在还没有清醒的时候。

“宝贝，我爱你……”

张文调整好姿势，一边握着肉棒，用龟头磨蹭着她敏感的肉缝，一边低下身来亲吻着她，轻声细语地说：“别紧张，我会很轻地进去！”

敏敏这时候也无心去思考了，被磨得又有些发酥，“嗯！”

了一声后就无力地闭上了眼。

张文看准了时机，一直挑逗到敏敏身子发软时，才用手指拨开阴唇的保护，挺着腰往前一刺，硕大的龟头立刻进入下她狭窄的处子阴道，挤开嫩肉的保护后享受着里面有力地蠕动。因为润滑足够的关系，第一次插入倒也不是很困难。

“啊……”

敏敏不适地叫了一声，微微皱起眉头，毕竟是第一次被异物入侵，疼痛尚然是不可避免的。

张文微微调整了一下姿势，因为刚进去一点就已经碰到了处女膜，他一边舒服地享受着龟头被一吸一缩的快感，一边挑逗着敏敏：她别那么紧张，双手不停地游走在她微微颤抖的肌肤上！

“怎么样？”

秀秀一把抱住敏敏，关切地说：“没事的，不会太疼！”

“好胀哦……”

敏敏长长地吐了口气，本能地也抱住秀秀，羞怯不已但也忍不住颤声地说：“那么大，怎么插得进去呀……”

疼痛稍微缓解，张文马上抱住敏敏的腿，心想：长痛不如短痛。在她分神的时候，挺着腰猛地往前一顶，瞬问剌破了象征纯洁的处女膜，将粗长的命根子一下子全插了进去，彻底地淹没在她未经人事的阴道里。

“啊……疼呀……”

敏敏立刻尖叫起来，皱起眉头看起来十分的难受，眼眶微微地发红，身子也疼得弓了起来！她紧紧地抱着秀秀，浑身剧烈地痉挛起来。

张文一看敏敏本能地想退缩，立刻抱着她的腰不让她乱动，低下头来吻着她颤抖的嘴唇，柔声地说：“放松点，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不疼了！”

秀秀也一边亲着敏敏的耳朵，一边柔声地安慰着：“敏敏不怕，我也试过这种滋味。一开始是疼了一点，但过后就很舒服了！”

张文感觉整根命根子都在敏敏身体的包围之中，充满力量的嫩肉因为紧张的关系正剧烈地收缩着，强烈的压迫感让人舒服得有些发疼了，而且龟头还顶到最里边，隐隐地可以感觉到子宫的颤抖，这种快感实在太爽了。

张文虽然舒服，但也不敢贸然再动，一边柔声地安慰着，一边挑逗着敏敏身上的敏感点，说着绵绵的情话，肉麻得连秀秀都不禁白了他一眼。

敏敏弓着身子强忍着在眼眶打转的泪水，有些哽咽地抱怨说：“你们骗、骗人，好疼呀……”

说话的时候小身子一抽一抽的，连腿都在瑟瑟地发抖，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看得心都碎了。

张文赶紧一边亲着敏敏，一边爱抚着美丽的乳房让她缓解疼痛。

秀秀也知道那一下有多难受，心里一软也不再调笑敏敏了，犹豫了一会儿后红着脸在她胸前趴了下来，轻轻地挪开张文的手后，伸出红润的小舌头开始舔弄着她敏感的乳头。

这段时间的床戏虽然有点荒唐，但她已经习惯于和喜儿一起伺候张文，偶尔张文提出这种要求时，她虽然百般羞怯，但还是温顺地没有拒绝，到现在反而不觉得有什么反感了！

敏敏这时候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细微的快感正缓和下身被撑开的疼痛。

敏敏只是不好意思地看了秀秀一眼，见她含着自己的乳头，除了脸红外也没再说什么！

张文一看秀秀红着脸含着敏敏的乳头吸吮的模样，和敏敏虽然羞怯却露出了舒服的样子，立刻被眼前美艳的画面搞得激动无比，命根子不觉地跳了一下，让敏敏稍微舒展的眉头又缓缓皱上，身子也跟着颤了一下。“好香哦……”

秀秀i边用舌尖点着小乳头，一边咯咯吃笑着，似乎是要转移敏敏的注意力一样，故意用调笑的话去逗她。

张文感觉敏敏脸上的红润更深了，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他赶紧低下头，含着另一颗乳头舔吸着。两人凑在了敏敏的乳房上，殷勤地为她分解着破身的疼痛。

秀秀娇羞地看了张文一眼，突然顽皮地用舌头舔了张文的嘴唇一下。张文被她这突然的举动弄得脑子有些抽筋了，也不客气地在敏敏的面前和她亲了几口，两人这才继续各舔着一颗乳头！

如此强烈的刺激下，敏敏的破身之疼很快就淡下去。两条舌头同时舔弄着乳头的刺激感，舒服得她都快疯了。她半睁着眼，看着趴在自己乳房上的两张脸，理智瞬间崩溃，不知道飞哪去了。

“啊……”

挑逗了好一会儿后，敏敏的眉头终于完全舒展开来，禁不住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阴道紧张的夹紧也放松了一点，张文这时候已经快要憋坏了，赶紧吻了吻敏敏的小嘴后，柔声地问：“敏敏，我能动一下吗？”

秀秀也抬起头来，用她温柔的眼眸看着敏敏，关切之余多了一分疼爱。如果不是乳房上布满了口水的话：敏敏无论如何都不敢想像，刚才这个容易害羞的表姐竟然会舔着自己的乳头。

敏敏看着两人期待的神情，想到秀秀姐亲过自己的身子，顿时就有些不自在，她缓缓别过头去，闭上眼颤声地说：“轻点……试试看……”

张文立刻大喜过望，抱着敏敏的小腰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把命根子往外抽出了一起丁那里磨蹭着嫩肉带来的感觉，舒服得让张文都想呻吟了。他低头看见肉棒上丝丝的血和爱液，想到这个小表妹的初夜也落在自己的手里，心里就是一阵空前的兴奋。

敏敏轻轻地“嗯！”

了一声，虽然还是感到难受，但也在可以适应的范围内，疼痛中夹杂着说不清的愉悦，感觉很奇怪。

秀秀这时候也功成身退了，松了一口气后坐到两人的旁边，媚眼如丝地看了看两人的结合处，脸上虽然泛着羞红，不过看起来她也是想欣赏，自己的男人，是如何征服下这个好强的小表妹。虽然晚上的酒精助长了这场春戏，不过这时候秀秀也感觉自己太大胆了，平时她碰见这样的事早就吓跑了，哪还敢这样和表哥一起乱来呀！

敏敏的呻吟、秀秀的眼神都像足在鼓励自己一样，张文轻轻地抱着敏敏的小腰，再次把命根子慢慢顶了进去，插到最深处时都能感觉到她的身子在剧烈地颤抖着，眉头微微皱起，分不清是疼痛还是愉悦。

“还疼吗……”

张文关切地问了一句。

敏敏红着脸摇了摇头，喘息间声旮细若蚊蚋地说：“还、还可以……”

“嘿嘿，那舒服吗？”

张文低下头来和敏敏亲吻着，一边挑逗着她的小舌头，一边缓缓地挺动起了腰，用九浅一深的方式，慢慢地进出着她的处子阴道。

“呜……”

敏敏发出了似是疼痛又像愉悦的呻吟，似乎是想找个发泄点一样，一下就抱住了张文的脖子，她颤抖着送上自己的小舌头，有些青涩地和张文搅在了一起，彼此挑逗着，没一会儿就纠缠出了啧啧的水声。

肉棒很温柔地进出着，在强烈的刺激下爱液也愈流愈多，敏敏明显已经能享受到性爱的快感，嘴里的嗯哼声也变得十分悦耳，喘着大气的模样看起来更是迷人。张文一看敏敏差不多适应了自己的人侵，立刻改用三浅一深的速度继续抽插着，双手也不停地揉弄着她充满弹性的嫩乳，三点齐下地挑逗着敏敏的情欲。

敏敏感觉自己的脑子渐渐发昏了，疼痛过后的感觉很舒服，舒服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身下被撞得噗哧作响，想到表哥那根东西正在自己体内肆虐地进出着，脑子里总有想看个仔细的冲动。

嫩肉壁传来一阵阵让人发颤的快感，身子感觉也愈来愈酥，敏敏禁不住嘤咛了几声，但又怕秀秀取笑她，马上又紧紧地闭上了嘴。

“敏敏，舒服了吧？”

张文见她咬着牙不肯叫出声的模样很可爱，坏笑了一声后突然用力一顶，顶得她禁不住“啊！”

的叫了一声。

“讨、讨厌……”

敏敏眼睛里已经是迷离一片了，喘息的节奏也随着张文的撞击而断断续续，样子实在性感极了。

“那我可要加快了……”

张文说话时，已经忍不住加快了抽插的速度，巨大的肉棒一下又一下地顶进敏敏娇嫩的体内，几乎每一次都是尽根没入，被幼嫩的阴道包围的感觉实在舒服极了。

“不要……”

敏敏顿时无法克制地呻吟出来，有力地撞击让她的小身子性感地摇晃起来，一对美丽的乳房也上下摇动着，看起来更加的动人。

“不要停是吧！”

张文淫笑道，没等插几下，突然感觉敏敏的阴道里一阵急剧地收缩，夹得自己几乎都有些生疼了。

再一看敏敏，她张大着嘴满眼的不敢置信，身子变得片红润，小手胡乱地抓着床单，小腰也僵硬地弓了起来，浑身一阵快速地抽搐。

“不要……好快……死了、死了……啊，表哥……我、我要尿啊……”

敏敏语无伦次地叫了起来，小手死死地抓着床单。她咬着牙浑身僵硬了好一会儿，子宫痉孪的快感蔓延全身，让她都要疯了，什么理智全都不存在，在感觉身子泄出一股温热的液体后，她立刻无力地瘫软着，只剩下喘息的分了。

可爱的小脸上全是满足的潮红，她闭着眼在人生的第一次高潮里沉醉得几欲休克，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还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这模样性感得不像是个十多岁的羞涩少女，更像是一名妖艳的尤物。小阴道热热的，随着呼吸有力地收缩着，张文停下了动作，亨受着敏敏高潮后的夹紧带来的快感。他回头一看，秀秀在旁边也是一脸的潮红，看着这场春宫似乎对她刺激很大，腿间已经有了一片明显的湿痕了。

“宝贝！”

张文忍不住将秀秀一把抱过来，爱抚着她的小嫩乳，低头吻上了她的小嘴。

秀秀也是动情不已，软软地呻吟了一声后，小手抚摸着张文的胸膛，小舌头也热烈地迎了上来，和张文激烈地纠缠在一起。

张文的肉棒还停留在敏敏的体内，这会儿却在品尝秀秀的小嘴，抚摸着她滑嫩的身子，这种刺激让张文兴奋得命根子跳了一下，敏敏顿时就呻吟了一声。

亲了好一会儿，直到秀秀无力地喘息，推着自己时，张文才转过头来，看敏敏想看又不敢看的模样，立刻淫笑着问：“小宝贝，刚才舒服吧？”

“不怎么样……”

敏敏倔强地顶了一句，脸上微微有些醋意。毕竟是她的破身之日，张文却搂着秀秀在她面前亲个没完，小姑娘心里当然不好受了。体内快速地进出着。

“好、好深呀……轻、轻点……”

敏敏的不满立刻又变成了呻吟，在张文的疼爱下，娇嫩的小嘴又发出了满足的声音。

秀秀在旁边看得已经是浑身难受得要死，下面似乎是有虫子在爬一样的痒。

她脸红地犹豫了一下后，突然翻身压在敏敏的身上，将圆润的臀部翘起来对着张文，回过头来羞怯地说：“表哥，我好难受呀……帮帮我！”

敏敏猛地被秀秀一抱，顿时就有些不自在了，一边害羞地推着她，一边嗔怪道：“讨厌，都是女孩子，干嘛凑那么近呀！”

“好敏敏……”

秀秀喘着粗气，面对面地看着她，一脸难受地说：“表哥忙着干你呢，我看得不自在，你就让我抱一下吧！”

“我……”

敏敏话还没说完，秀秀就一把抱住敏敏的脖子，令两名小美人的乳房紧紧地贴在一起，这奇怪而又舒服的感觉和秀秀的楚楚可怜都让人无法拒绝，敏敏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文也不客气，将秀秀翘起的美臀拉到自己的面前，看着已经水汪汪的小肉洞，他立刻凑上前去，用手指往里一插，快速地进出着，嘴也亲了上去，舔弄着敏感的阴蒂！

“好舒服哦……”

秀秀情难自禁地呻吟起来，身子一动感觉很舒服，她刻意地扭动着，用自己的乳头去磨蹭敏敏的乳头，寻找更加强烈的刺激。

“别、别这样……”

敏敏顿时更加不自在，耳边表姐的呻吟是那么的娇嫩动人，再感觉到秀秀荒唐的动作，乳头互相磨蹭的快感让她有些窒息，脑子也开始迷糊，虽然嘴上拒绝着，但也没有抗拒的动作。

张文就这样一边快速地进出着敏敏的小肉洞，感受着她的紧凑和蠕动，一边为秀秀口交着。难得羞怯的秀秀也如此主动，他自然是卖力至极，没敢怠慢，没一会儿就搞得两个小姑娘呻吟不断。

两个表妹抱在一起呻吟着，一个小嫩臀翘起来给自己品尝、一个却在自己的抽插下品尝着初夜的滋味，如此淫秽的场景也让张文格外的兴奋，感觉肉棒一跳一跳地特别的胀！或许这淫秽的气氛对她太刺激了，没一会儿又呻吟着再来了一次高潮。

张文也被敏敏夹得再也受不了了，一把推开一脸迷醉的秀秀，抓着敏敏的小腰就是一顿粗鲁的冲插，在她宛如疯了一样的浪叫声中，将满满的精液全灌进她娇嫩的小穴里。

“啊，太、太重了……”

猛烈的高潮侵袭中再被这一烫，敏敏兴奋得魂都快散了，美妙的快感强得让人无法承受，她哼了几声后，浑身立刻软得和泥一样，除了喘息外连动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张文抽搐下好久后，才慢慢地把软化的命根子抽出来，低头一看上边丝丝的处女血，再看看敏敏满足的模样，心里的快感比起肉体上的快感甚至更加的强烈。

命根子拔出来时像是拔出了酒塞一样，“噗！”

的一声过后两片小阴唇又闭合上。

敏敏的双腿依旧无力地张开着，小穴一收一放间显得十分淫秽，喘息了很久，才有精液慢慢地流淌出来，让这羞处变得分外的妖娆。

秀秀早就看得欲火焚身，连日来和喜儿一起三P，她已经适应这样荒淫的场景，柔媚地看了张文；眼后，她用嗲嗲又可怜的声音说：“表哥，我也要……”

“等等……”

张文先安抚了敏敏一会儿，看她累得不想睁开眼，也羞于和自己说话，马上跑到洗手间里将命根子简单洗了一遍，这才跳回床上，站着将已经有些发软的命根子抵到了秀秀的面前。

秀秀羞怯地看了敏敏一眼，便立刻跪到张文的胯下，张开嘴将软软的命根子含进了口里。她一边温柔地舔吸着，一边用手托着张文的睾丸爱抚，或者摩挲着张文的胸膛，希望嘴里的大宝贝快点硬起来，带给她妙不可言的快感！

敏敏在迷糊中偷看了几眼，见秀秀陶醉地含着命根子吸吮，没想到一向端庄秀气的表姐在床上会如此的妩媚。她不由得想起了那一夜炕上的春色，娇羞之余也忍不住偷偷地窥视起来。

秀秀迷恋地看着张文，柔顺的态度甚至有几分讨好的意味，她慢慢地将命根子舔硬后，轻轻吐了出来用小手套弄几下，满脸媚气地说：“表哥，够硬了……”

纯真的声音、充满渴望的无辜表情让张文顿时狼叫起来。

张文笑咪咪地看了看在偷窥的敏敏后，便让温顺的秀秀跪着背对着自己。秀秀也挺喜欢后入的姿势，每次都被张文弄得欲仙欲死不能自拔！她立刻红着脸照做，将雪白的美臀翘起来献给张文。

张文也不客气，伸手拍了两下弄得秀秀轻吟几声后，才握着布满口水的命根子抵在她潮湿无比的小穴外，在她满足的颤抖中进入了这具娇嫩动人的身体。新一轮的肉戏再次上演，两具身体剧烈地纠缠着。

秀秀被撞得美乳前后晃动起来，娇嫩的呻吟也不停地浪起，这一幕对敏敏来说刺激性实在太大了，看着看着感觉身子也愈来愈热、愈来愈不自在！

秀秀来了两次高潮后，张文还没有射的意思，见秀秀瘫软如泥地躺了下去，马上又将早已春心大动的敏敏拉了过来，在她的半推半就下，将刚从秀秀体内抽出的命根子，再次插进敏敏刚被开苞的阴道内。

“轻、轻点……”

敏敏意乱情迷地叫了一声，还没等撒娇几句，张文的狂抽猛送立刻又让她只剩呻吟的份。柔嫩的身体再次性感地摇摆起来，在快感的沉沦中变得不能自拔！

敏敏无力再承欢的时候，张文马上再次插进秀秀的体内。轮番的轰炸让两名小美人忘却了羞怯，被张文带进了无比美妙的天堂里，连呻吟都不再扭捏，尽情地用声音宣示着自己的快感。

三具身体慢慢地纠缠在一起，张文的轮番插入早就让敏敏无法再抵抗，秀秀动情的时候再次缠上敏敏，手口并用地品尝着她的乳房，和张文一起将她送进了极乐的高潮中！

一切的隔阂都没了，张文轮流占有着她们青春而又性感的身子，亨受着两个表妹截然不同的风情，最后她们都在高潮的侵袭中无力动弹，张文才在秀秀的体内爆发出第二次的精液。

一时房间里充满激情过后的昧道，三人满足而又粗重的喘着大气，心脏急剧地跳动，而两名小美人早就没了动弹的力气，连睁个眼都没办法了。

张文体贴地拉过被子，一左一右地抱住她们，二人一起沉浸在这极端美妙的感觉中，回味着高潮的余韵久久不能平息……

第六章 清晨调戏

香艳无比的一夜，在呻吟和喘息声中度过，直到太阳都隐隐地露在天边时，三人还在床上。

张文在她们藕臂玉腿的纠缠下，一直睡到了中午，才算有了要醒的感觉，如果不是些许阳光的刺眼，恐怕不知道要睡到什么时候。

或许昨晚真的有些疯过头了，就连一向勤快的秀秀也睡得特别香甜，小手还紧紧地握着命根子，似乎怕别人抢去一样。

初夜落红的敏敏宛如温顺的小猫，将娇嫩的小身子蜷缩到张文的怀里不愿动弹。她身上布满点点的吻痕，尤其胸前更是狼借一片，都分不清到底是张文亲的还是秀秀留下的。

昨晚耗费了那么多的体力，这会儿哪还起得了床呀！

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就被张文和秀秀弄到精疲力尽，即使品尝了高潮的无比美妙，但弄了大半夜还是让敏敏感到很疲惫，稍微清醒时也只是抱紧了张文，脑子一沉继续睡了。

如果不是柜台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续住，看样子三人就打算赖到晚上了。张文迷糊地接完电话后，回头一看两个小表妹还在犯懒，都睡得香甜，根本就没有起床的意思，不由得有些淫荡地笑了起来。

雪白的身子透着青春的朝气，甜美的脸庞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张文不由得来了兴致，轻轻拍着敏敏结实挺翘的小屁股，笑咪咪地说：“小宝贝，该起来啦！”

“别闹……”

敏敏微微地皱了皱眉，拉过被子盖在身上，有些不耐烦地嘀咕着：“累死了，我还要睡一会儿！”

张文不甘心，马上又伸手去摸敏敏的乳房，柔嫩而又充满了弹性，揉了没两下却立刻被掐了一下。

敏敏羞怯又有些生气地嗔道：“别玩啦！人家下面都肿了，现在还疼呢！”

“服了！”

张文做了一个膜拜的动作，真是没心没肺的丫头呀！

昨晚刚从处女变大嫂，而且还是十分激烈的三P，甚至连秀秀都大胆地参与进来，难道对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吗？这会儿连来个清晨的恩爱缠绵都不要，你有没有那么懒呀？敏敏连眼睛都没睁开就满意地笑了笑，背过身去继续做她的美梦，娇嫩的小身子紧紧地裹在被子里面，不给张文半点占便宜的机会！

张文郁闷地打丫个呵欠，再看看秀秀明显也不想起床，昨晚几乎闹到了快天亮，这可爱的小丫头极尽温柔地讨好自己，甚至大胆地配合自己一起把敏敏给开了苞。

这会儿张文也不忍心打扰秀秀休息，还是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吧！

看着床上两具娇美的身体，张文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腰上围上了浴巾后走出了房间，到客厅里一边抽着烟，一边一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看了看时间，其实才十二点多！张文倒不觉得饿，见手机里有好几通未接来电，赶紧回了电话。

刘富在电话里抱怨，说他们那边大雾，机场要停两天，只能晚一点过来了。

张文也不多说什么，笑呵呵地和他又打了一会儿屁。

反正得在这多待几天，张文索性就把一张信用卡放在柜台，等着签收帐单就好了，这段时间刚好可以和她们多培养一下感情，到时候回了村里，就能享受美好的“性”福了！

看了半个多小时电视后，秀秀这才梳洗完毕跑了出来。

秀秀羞怯地看了看张文，有些激动地说：“你真体贴！”

话一说完，她就情不自禁地缩到张文的怀里，满脸都是感动的神色。

“嘿嘿，知道我好了吧！”

张文给了她一个长长的吻，抱着小可爱柔软而又香嫩的身子，底下又有点不争气了。

秀秀穿的是一件小裙子，滑嫩的大腿直接触碰到皮肤，感觉特别的细腻光滑，清爽的香气明显才刚沐浴过，瞬间就能挑起男人的欲望。

其实秀秀嘴里所谓的体贴真的没什么，就是帮她们准备换洗的内衣和新衣服而已。出门嘛！尤其是夏天没有换洗衣物怎么行？张文准备衣服时觉得很平常，只是没想到秀秀会高兴成这样！

似乎在她们眼里，一个男人能这么细心是很奇怪的事，哪怕只是给这可爱的小姑娘一点点的体贴，都会让她高兴坏了。这种满足带来的幸福，让张文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疼爱她了。两人你侬我侬地说着情话，两人世界里她倒不会很害羞，偶尔张文还会说点比较邪恶且下流无比的话逗她几句，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昨晚的大战，张文提起她挑逗敏敏的事，秀秀反而满脸暧昧地问他觉不觉得这样很刺激，过后却又一脸无辜的表情，弄得张文差点就欲火焚身了。

秀秀没一会儿就察觉到张文又硬了，调皮地笑了笑，小手轻轻地隔着裤子在命根子上揉了起来，她趴在张文的耳边，轻声地挑逗着：“表哥，它又想使坏了哦。是不是在想敏敏呀？还是在想喜儿呢？”

“它想你上”张文一边说着，一边色眯眯地将她放到面前，把眼前这张文静秀美的小脸慢慢地按在了胯下，满脸期待地看着她。

“骗人……”

秀秀嗲嗲地嗔道，但还是乖巧地跪到地毯上。她慢慢分开了张文的双腿，将裤子轻轻拉下来，早就坚硬如铁的命根子立刻跳了出来，男性的气息让她有一阵的恍惚。

张文兴奋无比，坐在沙发上将腿张得很开，指着胯下的硬物，淫笑着说：“怎么会骗人？你看它都激动成这样了，估计是想你的小妹妹了！”

“不信！”

秀秀的小脸微微地发红，纤细的手指慢慢握住命根子套弄起来，她柔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后，轻轻地张开小嘴含着龟头舔了几下，便吸吮起来。

张文舒服得倒吸了口气，低下头来看着乖巧可爱的秀秀在胯下为自己口交。

这种心理上的满是十分的强烈，她的小脑袋一上一下地晃动着，柔软的秀发飘舞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性感，这真是生理、心理的双重满足呀！

秀秀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一边津津有味地舔弄着面前的肉棒。纯真可爱的她做起这种香艳的事，樱桃小口紧紧地含着龟头，反而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看起来特别的有挑逗性。

二十多分钟过去，张文一点都没有想射的迹象，只是在她的口舌服务下已经无力思考了。

秀秀的吞吐却明显缓慢许多，看起来像是有些累了。

张文也不多说，将她拉起来示意她跪到沙发上去，自己揉了几下命根子，嘿嘿地一阵淫笑。

秀秀乖巧地跪在沙发上，将挺翘的美臀对着张文，只不过还是害羞地看了房门一眼，似乎是在害怕敏敏会偷窥一榇。

昨晚借着酒力，秀秀大胆得连敏敏都招架不住，这会儿原本容易害羞的性格也回来了，羞怯的模样和昨夜简直是判若两人。

秀秀穿的小裙子简直就是在勾引张文犯罪。他轻轻地把裙子撩到腰间，雪，[|的双腿、粉色的小内裤立刻散发着迷人的气息，白花花的嫩臀露了一半在内裤外，实在是性感至极！

张文不禁狠狠咽了下口水，爱不释手地在滑嫩的肌肤上摸了好一会儿，直摸得秀秀气喘吁吁，这汴慢慢地褪下内裤。

张文看着粉嫩如花的羞处已经隐隐地湿了，用手指摸了几下，淫笑着说：“怎么那么快就湿了呀？”

“都怪你……”

秀秀这时候面若桃花，身子颤了一下后嗲嗲地嗔道。她本能地扭了一下腰身，小臀部晃了几下，看起来更是性感。

张文也不客气，将秀秀的胸罩解开后，站在她身后扶着命根子在阴唇上磨了几下，磨得她爱液泛滥，这才长驱直入，猛地填满她娇嫩而又紧凑的阴道。“啊……”

秀秀满是的叹息一声，后入的姿势让她感觉最刺激，尤其顶得这么深，一下就有股酸酸的感觉，让身子都有些发软了。

张文嘿嘿一笑，抓着她的屁股拍了两下，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这才双手往前抓住了她的嫩乳揉弄起来，挺着腰开始做起了最美妙的活塞运动。

肉与肉相撞发出的啪啪声，张文看着命根子一下又一下地顶进粉红色的羞处里，和秀秀想叫又不敢叫的羞涩模样。

火热的喘息急促而又充满诱惑，阵阵细微的声响一下子就让客厅里遍是春意！

持续了一会儿后，秀秀终于忍不住全身一个痉挛，即使咬着牙不敢呻吟出声，但也浑身僵硬，来了今天的第一次高潮，抽播过后的身子立刻无力地软了下去。

张文意犹未尽地抽插了几下后，立刻将湿淋淋的命根子拔了出来，把秀秀抱在怀里一阵的爱抚、亲亲小嘴、说说情话让她陶醉得都头有些晕了。小美人软软地靠在张文的怀里，满脸幸福地体会着高潮的余韵。

“表哥，你还没射呢！”

休息了好一会儿后，体贴的秀秀握住命根子开始套弄，红着睑说：“要不，我们回房间去吧！”

“不用，你休息一下。”

张文爱怜地亲着秀秀的小脸，温柔地说：“我去叫敏敏起来，咱们收拾一下就出去玩。难得出来一趟，总不能整天待在房里做爱吧！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嗯！”

秀秀欣喜地点了点头，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暧昧，笑嘻嘻地说：“她应该在洗澡，一会儿你可以射给她哦。”

“我射给你吧！”

张文哈哈大笑，秀秀只有和自己在一起时，才会开这一类色情的玩笑，有些露骨的话听她一说反而有种别样的情趣，感觉特别的好玩。你侬我浓地恩爱了一会儿后，秀秀一个劲地催促着张文进房间。

张文立刻色笑着照办，开门的时候还不忘回头看秀秀一眼，确定秀秀没有吃醋也没有不快，这才高高兴兴地进了房。

敏敏早就醒了，迷迷糊糊地见两人不在也没多想，打了个呵欠后见了床单上的那一抹落红，心里多少有些惆怅，尽管自己不排斥做张文的女人，但失去了第一次也还是有点感伤。

毕竟女人都是多愁善感的，忧伤了一会儿后，她才想起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后大家该怎么相处，她顿时感觉脑子混乱，估计自己融洽地住到表哥家不是什么难事，姨妈疼自己，秀秀姐她们也很好相处。

可问题就是妈妈也和张文有关系，哥哥又不肯在村里生活，自己要是住到表哥家。那妈妈会有多孤单呀？没有自己陪着，都无法想像妈妈一天能干什么了。

敏敏心情顿时有些低落，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叹息一声后让自己先别去想这些，找个机会再问问表哥的想法吧！看妈妈能不能搬过来一起住，只要他们别明目张胆地乱来让别人发现，自己也就当看不见了。

敏敏的性格比较开朗，想不出头绪索性就不想了，咯咯一笑后觉得这事应该让张文去操心才对，自己在瞎想什么呀？便很自然地把这些烦恼全丢到脑后。

她丝毫没察觉，经过了昨晚的事，她和陈晓萍的想法变得一样了。认为家里有了男人，这些事不是女人该想的，或许在拿主意这一点上对自己有些没自信，但起码能看出她们对于张文是很信任，甚至有种莫名其妙的崇拜！身子感觉不太舒服，看着乳房上密密麻麻的吻痕，敏敏也有些不好意思了，这都分不清到底是表哥还是秀秀亲的。昨晚的事那么荒唐，荒唐得让人都傻了，难道等自己回村里时，每个晚上都要这样度过吗？

娇俏的小脸上不由得爬满羞怯的红晕，毕竟还是情窨初开的少女，自然有些不适应这样激情的方式，昨晚一波接一波的高潮那么的强烈，美妙得让人都有些受不了了！

这会儿敏敏算是多少明白妈妈为什么要和表哥偷情了，这种美妙确实让人无法抗拒。可转念一想，妈妈守那么多年的寡就为了自己和哥哥，到这时候她才动了心，自己是不是该体谅一下？

敏敏恍惚间刚一起床，微微地一动，腿间就有点疼，还好不是特别的剧烈，只是走路的时候有些不自然而已。她在心里甜蜜地嗔怪张文那么粗鲁之余，身子却像是在怀念那种感觉一样地变得有些发烫，不由得有些难为情！

隐约的呻吟声传来，敏敏好奇地凑近房门一听，顿时明白外面的两人在干什么，没想到昨晚闹得那么疯，这会两人还有精力做爱，真是服了他们。

敏敏也不多想就跑去洗澡了，洗得很仔细，似乎是害怕只要留一点痕迹，别人就能看出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一样。她隐隐地感觉身上的味道随着水流的冲刷而流走，身体也变得清爽起来。她洗后赶紧换上张文特意买给她的休闲服。

对着镜子一照还是那么的活泼可爱，不同的是眉宇间少了几分少女的天真，隐隐多了丝媚气。或许是破了身的关系，她的脸色微微带点红润，不是害羞的那一种，而是女人特有的魅力，带着挑逗性的那一抹红晕。

敏敏不由得有些恍惚，看着镜子里明艳动人的少女，都有些怀疑这是自己吗？

为什么感觉丰满了一些，甚至连皮肤都好像变白了？

张文挺着鸡巴进来的时候，敏敏已经连头发都整理好了，正在发呆，她一回头，看见张文光着屁股，那根大东西闪着水光还是硬的，立刻本能地退了一步。

小丫头惊恐的模样分外的诱人，张文一边搓着手，一边朝她走去，淫笑着说：“敏敏别怕嘛！表哥是个公平的人，咱们也来做一下运动。”

“不行！”

敏敏看了看身上的新衣服，坚定地摇了摇头，皱着粉眉，嗔道：“我想下面现在还疼呢！你要搞去搞秀秀姐，别来搞我，会死人的好不好。”

“真的那么疼吗？”

张文有些心虚地看着敏敏，眼里也多了几分柔和的爱意，毕竟小表妹刚破身，估计这会儿也不是很舒服。

“你说呢？”

敏敏柔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对于张文软下来的态度觉得心里一暖，脑子里却突然想起昨晚被秀秀调戏的事，不禁狡黠地笑了笑，她突然拉着张文的手腻声地说：“表哥，人家昨晚还是第一次，你忍心折腾我吗？你看秀秀姐那么好，你突然跑进来她肯定会吃醋的，你还是去疼她吧，好吗？”

“什么？”

张文有些愣神儿，没想到这丫头转变得那么快，这会儿的撒娇竟然带有几分的挑逗性，连说话的时候都带着媚气，听起来嗲嗲的十分的诱人！

“我要看你和她做爱！”

敏敏吃吃地笑起来，亲昵地亲了亲张文的脸，满脸暧昧地说：“好不好嘛？ ”张文答应了敏敏的请求，顺手地在她的胸前捏了几把，这次敏敏没有反对，反而很温顺地任由张文一阵揉捏，张文一看她那么乖，立刻转身跑了出去。

门外没一会儿就响起了秀秀娇嫩的呻吟声，她听着脸红之余也赶紧跑出去一看，只见一向文静的秀秀姐跪在地上，裙子几乎都被撩到脖子上，而表哥跪在了她的身后，那巨大的肉棒止一下又一下地进出着她的体内，肉与肉的撞击声听起来特别的刺耳！

“敏敏……”

秀秀在愉悦中看到敏敏似笑非笑地走过来，羞怯得赶紧就要躲。

不过张文死死地抱着秀秀的腰，不让她有退缩的机会，一阵粗鲁的抽插后她又没了力气。敏敏看着这一副美妙的场景，反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像木头一样地站着，连取笑的话都说不出口。

反正昨晚都闹得那么疯了，两个女孩了只是羞怯了一会儿，马上又不在意彼此的存在了。秀秀渐渐地呻吟起来，在张文的疼爱下，发出了满足的喘息。现在倒是敏敏不自在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看着眼前这香艳的肉戏，感觉身子也有些发热了，但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张文这时更加的兴奋，眼前这纯美可爱的女孩子，正用她美丽的大眼睛看着自己怎么用后入的姿势干她表姐的。强烈的刺激加上环境的因素，没一会儿他就感觉腰特别的麻，有种剧烈的快感袭击全身。

“表哥，不要……好深呀……撞、撞破了……太、太粗了……”

“死了……要、要来了……太、太快了……”

秀秀也感觉特别的刺激，尤其是敏敏衣衫整齐地注视着自己做爱，她却跪在地上用很羞人的姿势承受着爱人的撞击，一想到这，立刻有股让人无法言语的美妙感觉浮上心头，她大叫了几声后，便浑身抽搐，再一次地迎接美妙的高潮。

张文也到了要发射的边缘，本想把火热的精子全灌溉到秀秀的子宫里，但一想到敏敏就在旁边看着自己和秀秀做爱，脑子里不由得浮现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秀秀高潮过后浑身无力地瘫软下去，躺在地毯上，趁她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将肉棒插进秀秀的嘴里。

秀秀这时候意乱情迷间也无力反抗了，嗯哼了几声后便本能地含着命根子吸吮了起来，也没去看在旁边目瞪口呆的敏敏，小手轻轻地揉捏着睾丸，刺激嘴里的龟头更加的暴胀。

张文舒服得抽搐了几下，马眼一开火热的精液立刻爆发在她的樱桃小口里。

他感觉肉棒这次射得特别的多，多到秀秀都有些含不住了，有几丝乳白液体正从嘴角慢慢地流下。

如此淫秽的一幕立刻让敏敏傻了眼，没想到以秀秀害羞的性格竟然肯和表哥玩这么激情的游戏。这场景对她一个初破身的处子刺激实在太大了，脑子里小由得又想起那晚妈妈含着龟头的性感模样，她感觉思绪突然嗡的一声爆炸，脑袋一片空白，突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秀秀被呛得有些难受，艰难地呜咽了两声后才将精液全都咽下。她一边急切地喘息着，一边用小舌头仔细舔着龟头，又吸了几下确定没有残余后，才无力地将命根子吐了出来。

“舒服呀！”

张文涅荡地叹息着，眼神一看敏敏早就浑身焦躁不安了，看来这一幕已经让这可爱的孩子傻了眼。

“讨厌，射那么多！”

秀秀有气无力地嗔怪着，也不敢去看旁边呆滞的敏敏，赶紧站起身拿着内裤就要去清洗。这件新裙子在性爱的撞击下已经皱得不像话了 ，她也想换一件新的裙子。

张文见秀秀可爱的嘴角还挂着两条精液，这一幕特别的纯真乂特别的有挑逗性，令张文不禁嘿嘿一笑，伸出手指擦了一下，又把手指拿到了秀秀面前，笑咪咪地说：“还有呢，不能浪费！”

秀秀羞得连头都不敢抬，一边往房里跑，一边娇声地调笑道：“那是敏敏的份，你给她吧！”

房门“砰”的一下就关了，秀秀只想赶紧躲开不给敏敏取笑的机会。

张文马上转过头看着满脸羞红的小表妹，他脸上的坏笑和周围淫秽的气息都让敏敏一下子就慌了，看都不敢看张文色眯眯的眼神。“不要……”

敏敏身子都有些发抖了，虽然热呼呼的气息让她有些好奇地想试试看是什么味道，不过还是羞怯地别过颁，倔强地说：“多脏呀，要吃的话你自己吃！”

张文淫笑了一声，示威地晃了晃手指，看她小脸红红的分外的可爱，他马上凑过去亲了一口，在她耳边轻声地说：“不想吃呀！那等会儿我可会忍不住哦。

你们都是我的老婆，做事得公平，一会儿我也疼你一次好不好呀？““不、不要……”

敏敏顿时就慌了，张文的意思不就是不吃的话，一会儿我当着秀秀的面干你，虽然意思很隐晦，不过她也听出了里面威胁的意味。

“乖……”

张文立刻把手指放在敏敏红润的嘴唇上，满脸色笑地期待着小美人把自己的精液舔进肚子里。

男性强烈的气息刺激着嗅觉，敏敏真有种想尝一下的冲动，不过还是矜持地犹豫了一会儿，这才故作委屈地瞪了张文一眼，羞怯地闭上眼，慢慢张开樱桃小口，含住了张文的手指。

张文立刻大喜过望，看敏敏用小嘴含住手指的样子，心里似乎没多少排斥，那就表示要她帮自己口交的日子也不远了。他明显地感觉到小舌头还灵巧地卷了几下，将手指上的精液舔干净，看起来她也不反对口交，只是矜持心作怪而已，毕竟女孩子都怕羞，只要自己慢慢调教，以后的日子肯定更美。

敏敏虽然脸上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照张文的要求把手指舔得干净，这才红着脸催促张文赶紧去梳洗，好带她们出去玩！

张文笑呵呵地亲了敏敏一下，这才跑进了浴室，和正在冼澡的秀秀来了场温馨的鸳鸯戏水。你摸我、我摸你的把对方洗得香喷喷，令张文差点就和她在浴室里再来一次。

三人腻在一起调笑着，两名小美人也不停地互夸，等到走出饭店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了。

敏敏立刻不满地嘀咕着，自己肚子饿，秀秀在旁边不客气地回敬说谁叫你睡懒觉，敏敏毫不示弱，悄悄地说要不是你和表哥乱来，也不会拖到现在。不愉快。

毕竟是从小就在一起的姐妹，秀秀的性格又那么讨人喜欢，乖得让人连醋都吃不起来，敏敏自然乐得和她这么亲密地打闹了。

午饭遵照敏敏对于浪漫的要求，体验了牛排和沙拉。尽管两个小姑娘对西餐兴致勃勃，不过菜一上来，明显她们也不适应这些西式的口味，吃得如同嚼蜡般的郁闷。

敏敏感觉很没劲，又提议张文带她们去别的地方吃。

秀秀一看桌上的菜没动多少，这样的浪费让她有些心疼，不过想想敏敏刚破身，这会儿撒点娇也没关系，便笑呵呵地要张文让着她一点。

张文也表示这些东西不合胃口，买完单后便带着她们到别的饭店吃点炒菜，这才算是功德圆满。

秀秀和张文的想法一样，今天敏敏最大，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两人宽容地一表态，立刻让敏敏高兴坏了，如果不是走路还不自然，光看她开朗纯真的样子，谁能想像昨晚她的呻吟是那么的诱人？

看着两个小姑娘融洽的样子，张文嘿嘿一笑，心想一白天你最大没错，等到晚上上了床，看我怎么收拾你！

心里是这么想，不过张文可不敢表现出这样的想法。毕竟秀秀眼里透着羡慕，想到她的初次可没这么浪漫过，而且她是个温柔体谅的女孩子，这更让张文觉得亏欠她。

吃完饭，市里真没有可以引起她们兴趣的地方。即使是所谓的风景名胜，也是她们看得极端厌烦的山水树林之类的景观，根本就没有半点的吸引力。

张文果断地带她们到这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去逛，带着她们这两个青春动人、可爱得连在城市里都少见的纯洁少女逛街，张文一路享受着别人嫉妒的目光，心里要多爽就有多爽。

不过真逛起来，张文就叫苦不迭了。这果然是女人天生的本领，连秀秀那么柔弱的女孩子，逛起街来都是生龙活虎，陪着这两个好奇宝宝，占计孙悟空下凡都要被折磨死了吧！

张文任劳任怨地跟着，老实得像个奴隶一样。不过最让人感动的是她们什么都没买，甚至连看到喜欢的衣服，即使动了心，考虑到价格还是放弃了。敏敏还说得过去，但秀秀还是如此节俭，这一点就让张文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疼爱她了。

放在家里的现金，一直都是秀秀在保管，张文也说过叫她放心花不用顾虑。

但抽屉里放了四万块，一个多月过去了，连家用加上被小丹纠缠得没办法时给她的零用钱，就只花了五百多块。省成这样令张文都有些心疼了，再加上她们实在太替他着想了，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张文只能用强硬的语气要她们买点东西。

即使张文装作很生气，但她们的态度还是让他感动不已。

两个女孩扭捏着跑去便宜点的小店里挑，结果选了大半天，她们甚至连替自己买件衣服都没有。

秀秀帮陈桂香买了件上衣，替张少琳带了条性感的牛仔裤，还帮小丹买了书包，最后在替何秀芸买内衣的时候，她甚至一副生怕买太多会让张文生气的样子，显得特别的不好意思。

敏敏则更扭捏，也是张家的人，一人一件，最后犹豫来犹豫去，又替陈晓萍买了套衣服，表情也十分的忐忑，似乎是怕自己花太多钱一样。张文看着她们可爱的行为，眼泪都快掉了，眼眶微微红润地将她们抱到怀里，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么体贴的女孩子把她们交给了自己，这辈子还有什么可遗憾的！

请续看《渔港春夜》11

第十一集

简介：

与秀秀和敏敏两个可人的小表妹温存了几日后，张文为了到省城办事，不得不先将两人送回家。

没想到就在张文要前往省城时，遇到妹妹小丹偷偷跑出来找他，在小丹楚楚可怜的攻势之下，张文心软地答应带着她一起到省城。

这一晚在火车上，宽敞的软卧包厢竟只有张文兄妹两人，此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刺激火花……

第一章 母爱的包容

逛街对男人来说永远都是折磨性的行动，会让你在生理上产生极端的疲惫，两条腿像灌了水泥一样的难受；在心理上产生烦躁的不耐，即使是再强壮的男人，也无法在这项活动上赢过女人。

两个小美人的态度更让人郁闷，逛的时候精神百倍，但一圈下来没给自己买什么东西，给其他人买的礼物倒是一个都没少，她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要什么。或许还是有所顾虑，即使有中意的东西，也不敢大胆地和张文说出自己想要什么。

在商场一圈一圈的转、一层一层的跑，就算是超人估计都得残疾了。

两人东看西看，不过一看到价格，眼神就明显有点飘开，毕竟节俭惯了，对稍高价位的东西有些排斥。

张文在后边累得像死狗一样，看她们还那么有精神的样子，十分无奈，马上强硬地以她们的名义帮何秀芸和陈晓萍也都买了衣服，名义上当然是孝顺岳母，并悄悄暗示她们可以买点内衣之类的。

秀秀笑得十分的甜美，似乎在为张文的细心体贴而感到高兴，不过敏敏倒是偷偷地给了张文一个白眼，说到内衣，她当然明白张文骨子里在打什么主意。

逛街的收获还算是丰盛，不过也付出了庞大的代价。

三人一直逛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才回到酒店，张文进房时已经累得和死狗没什么差别了。这时候别说做爱，恐怕做人都没什么精力，只想一死以求解脱。

两个小姑娘也有点疲累，不过还是细心地把战利品好好地整理了一下。毕竟再好的姐妹，各自帮家人准备的东西还是有分别，在这方面难免还是有些私心。

“这是帮谁买的？”秀秀整理自己买给喜儿的衣服时，发现竟然多了几件镂空的透明小内衣，性感妖艳的款式立刻让她红了脸！

“有穿和没穿一样嘛……”敏敏鄙视地白了张文一眼，马上确定这内裤不是自己买的。这种羞人的款式，别说秀秀不敢穿，就连自己都没那个胆！

“拿错了吧！”张文含糊地应付了一句，拖着酸疼的身体站了起来。看她们还在整理东西，马上跑回房间里洗澡了。

两个小姑娘仔细地整理好东西后，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眼里的几丝暧昧。她们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携手走进房间，而张文这时候早就一丝不挂地躺到了床上，呼呼大睡。

“这家伙倒是睡死了！”敏敏咯咯一笑，上前用手撩了几下软软的命根子，都没有精神了，看起来逛了一天，确实是累呀。

“这样会冻着的！”秀秀很体贴的帮张文盖上被子，看敏敏的脸几乎都凑到张文的胯下，小嘴离命根子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忍不住调笑说：“怎么，你想尝一下吗？”

“我可不要，你要你来！”

敏敏不屑地“哝”了一声，伸了个懒腰后也难掩疲累地说：“我去洗澡，洗完要赶紧睡了。”

小姑娘到了浴室里有些扭捏地脱光了自己，回头一看时却发现秀秀真的一边脱着裤子，一边低头含着命根子吸吮，樱桃小嘴紧紧含着龟头，表情看起来是那么的陶醉。

可惜这时候张文浑然不觉，即使海绵体充血了还是睡得很死。

秀秀轻轻地将龟头吐出后，暧昧地笑了笑转头看着敏敏，手指着一柱擎天的命根王让她看。

“恶心！”敏敏脸色发红地吐了吐舌头，表示自己很不屑。

秀秀咯咯轻笑了几声，便脱光了衣服，扭着小屁股也跑进了浴室，和敏敏嬉闹着洗了起来，虽然两个女孩都一丝不挂，不过她们还是不怎么敢用手去爱抚对方的身体。

洗完以后，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擦拭着自己的身体。

敏敏乳房上还有一片片的吻痕，遮遮掩掩地不敢让秀秀看见；秀秀也是红着脸，毕竟有一些是自己亲的，也没去取笑她。

两人有默契地没穿新衣服，一丝不挂地走了出来，互看了一眼又低下头，一左一右地上了床，躺到张文的怀里。

秀秀习惯性地搂住张文的腰，小手不经意摸到敏敏的小腹，立刻让她浑身为之一颤！

秀秀愣了一下，但没有把手挪开，而是轻声细语地说：“敏敏，你的皮肤好滑哦！”

“你也差下多呀！”

敏敏红着脸，一看秀秀的腿缠在张文的腿上，伸手摸了一下后开玩笑说：“就中间这个大老粗的皮肤不好，你小心把自己赠坏了。”

“不会呀！”

秀秀咯咯地笑了笑，亲昵地抱着张文说：“表哥很好，抱起来很舒服嘛！”

“姐……”敏敏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红着脸问：“在家的时候，晚上你们和喜儿，都是这样吗？”

“以后你就知道了，睡吧！”秀秀顿时胀红了脸，敷衍了一句后就闭上了眼。在家的时候何止昨晚那样荒唐，喜儿对张文言听计从，让每一个激情的夜晚都无比旖旎，秀秀也被调教得不再排斥了，但想想觉得真的荒唐得有点过了头。

房间里立刻陷进了暧昧的沉默中，三具一丝不挂的肉体纠缠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不是很香艳的夜晚。张文累了是事实，而且她们也有点怕了，昨晚闹得那么疯狂，两人都有些受不了张文的需索无度，弄得身子有些难受。她们原本都有些紧张晚上该怎么办？这样的结果可以算是美满了。

秀秀赖在张文的怀里，没一会儿就睡得十分的香甜；敏敏则是有些心乱，忐忑不安地想着回村以后的生活——四个人一起，是不是真的有点过分了？

香甜的一晚，张文左拥右抱，做了个美梦。怀里两个娇嫩青春的肉体紧贴着自己，即使没做爱也享受到了不一样的情趣，尤其是她们撒娇地往肋下钻的时候，那种柔弱的感觉，更能满足男人莫大的虚荣心。

一夜无比温馨，不过早上张文就来了精神，东摸一下，西亲一口地想撩拨她们来场大战，但这提议在她们有些嗔怪的抗议下被否决了，两人都不太同意大白天的玩双飞的艳戏。

张文也只好无奈接受，总不能硬来吧！看着敏敏略肿的下身和秀秀疲惫的样子，他老实地含泪忍了。清晨的兄弟精神百倍，看得两个稚嫩的小姑娘都有些咋舌了。

第二天的行程比较简单，张文带着她们去了临市的一个游乐场，疯狂地玩了一天，从没见过的梦幻摩天轮、云霄飞车和摇摆锤等疯狂的游乐设施，三人都没放过，玩得两个小美人高兴极了，频频给张文如花般甜美的微笑，甜得都快把骨头弄酥了。

张文也特别开心，一边哄她们吃棉花糖，一边抓住时机亲上几口，看着娇羞含嗔的两个小美人，感觉特别的幸福。

晚上又跑去夜市逛了一圈，结果是三人一回酒店又是像死一样地睡了，累得连做爱都没有力气，一丝不挂地过了无比纯洁的一晚。

第三天，三人照样懒懒的不想起来，两个小美人睡得十分香甜，赖在张文的怀里一动也不动，不过张文还是一早就醒了，很艰难地摆脱了美腿、玉臂的纠缠，看着裸睡的两个小美人，咽着口水强忍着把她们就地正法的冲动。

张文一动，她们也醒了，娇嗔着说她们还要睡懒觉。

张文和她们软语温情了一番，安抚她们继续睡后，才梳洗一番准备出去办正事，毕竟带着两个小姑娘一起去不太方便，也只能把她们留在酒店里了。

张文一大清早就跑去货运场，把自己的货全提了出来，又办了运到镇里的手续，整整忙碌了一个上午；中午又顶着烈日到农用批发市场采购了一些必须的东西；下午去买了关于养殖的各类资料、书籍，被太阳晒得都有些虚脱了。

“累死我了！”晚上回酒店的时候，张文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便不想睁开眼了。一大清早就起来跑了一天，累得连饭都没时间吃，总算把行程上要办的事都办得差不多了。

张文这时候满脸的油腻、眼眶发黑有些无神，晒了一天，原本白皙的脸上浮现褪不去的晒痕，憔悴的样玉让两个小姑娘都心疼死了。

两人窝在酒店里看了一天的电视，敏敏虽然小小地抱怨过张文不肯带她们一起出去走走，但这会儿一看张文回来时都累成这样子，立刻明白这是张文不希望自己受苦，顿时感动得都要掉泪了。

“表哥，你吃饭了没？”

敏敏站在张文旁边，小手轻轻地摸了摸“咕噜”一声的肚子，心疼地说：“是不是还饿呀？”

“嗯。”张文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看她们眼眶都发红了，心里顿时一暖，柔声说：“敏敏，去要点吃的上来吧。我这一天都没吃什么，现在有点饿了！”

“好！”敏敏殷勤地应着，立刻打电话给楼下的餐厅。很少看她有这么乖的时候，感觉小姑娘也愈来愈知道心疼人了。

“表哥，先洗澡吧！”秀秀心疼地拉着张文走进浴室，温柔地将张文的衣服全脱掉后，也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伺候着张文美美地洗了一个香艳的澡。虽然张文起了色心也占了便宜，不过这会儿真没什么精神来个鸳鸯戏水。

“表哥，干嘛要累成这样呀？”秀秀洗完后跪在地上，用毛巾为张文擦拭着身体，仔细地擦干每一寸肌肤后又帮张文围上毛巾，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张文感动极了。

敏敏虽然还有些羞于跟大家一起洗澡，不过看着两人那么恩爱，含情脉脉的眼眸里全是关切和爱意，芳心也是为之一颤。

这时候餐厅的饭菜也送了上来，敏敏赶紧把东西殷勤地摆好，又乖巧地拿来啤酒等张文吃饭。

一看张文出来，敏敏立刻跑过来，一边帮张文倒酒，一边柔声地说：“表哥，你快点吃吧！”

“一起来吧！”张文疼爱地摸了摸敏敏的头，在两个美人温柔的爱意下，和她们共享这顿温馨的晚餐。

吃完了饭，敏敏就跑去洗澡了。

张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抱着秀秀一起看着电视，虽然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但也没有动手动脚，这种平淡而温馨的感觉，有时候甚至比做爱更让人迷恋。

敏敏洗完后，已经习惯性地图条小毛巾就出来了，修长的美腿和清爽的模样分外动人。

敏敏看张文两人依偎在一起，似乎很羡慕的样子，张文一伸手也把她抱到了另一边，一起享受这种温情的时光。

看了一会儿电视，张文就打起了哈欠。秀秀马上体贴地说自己也困了，三人马上回房间，敏敏也乖巧地将一丝不挂的身子送到张文的怀里，这一夜虽然没有肉欲横生，但特别的温暖，完全是另一种灵魂上的享受。

这一夜温情备至，两个小姑娘温柔地躺在两边，不知道是谁先开始，轻轻地用她们纤细的小手帮张文按摩着，即使手法很生涩，但也让张文在一阵幸福中进入了梦乡。

两人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大被同眠的幸福感，互相看了一眼，即使习惯性地想取笑对方几句，但一看张文睡得这么香，也把话全咽了下去，生怕吵到爱郎的美梦。两女乖乖地缩到张文的怀里，享受着他温暖的怀抱。

连续几天的日子，感觉十分的甜美。有浪漫又有生活的忙碌，都市的车水马龙让她们体验了一番没经历过的感觉，虽说偶尔有些疲惫，但也让两个初为人妇的小丫头兴奋不已！

不过在刘富要来时，张文思来想去还是选择先送她们回县里。尽管两个小美人面露不舍之情，但当张文说自己事多，没办法把她们照顾好的时候，两人还是体贴地答应了。

带着丰收的大包小包离开都市时，两个小美人明显有点不舍。这几天过得很快乐，不过她们也明白了都市里的繁华并不适合自己，偶尔来一次可以，真要在这里生活的话，还是算了吧。

在回县的路上，看着窗外愈来愈熟悉的景色，敏敏的眼眶都有些湿了。那张熟悉的大床，自己的初夜就这样献了出去……张文看到她的多愁善感，就明白是小处女破身后的惆怅，轻轻地将她搂到怀里安抚着。

回到了县里，刚好赶上小秋出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简单地吃了顿饭。约了陈伯过来，话还没聊几句又匆忙地赶去码头。

一路上说说笑笑的，也是十分的融洽。

陈晓萍会略带失落地看了看女儿有些蹒跚的脚步和越发滋润的模样，心里明白小闺女也被这小冤家吞了，虽然是迟早的事，不过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别扭。

小秋的情况倒还好，这会儿下了床扶着肚子走也不是问题。不过因为陈晓萍心疼她，让她吃了一些补身子的东西，原本安排的检查也只能延迟了！

陈晓萍顿时自责不已，一个劲地向她道歉。虽然她的好意耽误了事，不过家建两口子也明白这是长辈的疼爱，也没人责怪她，反而是小秋不好意思地安慰着，一家人的关系在张文的介入下变得越发和睦。

码头上熙熙攘攘的全是人，这一家站在一起立刻吸引了无数色狼的目光，有少女、有少妇，还有孕妇。各个姿色不同，各有风情，站在一起简直就是画一样的美丽。

张文倒是不怎么在意，不过家建脾气可不好，有人敢凑近来看的话，立刻被他瞪得吓跑了。

等了没多久，陈伯的船出现在水平线上，慢慢地朝码头靠拢过来。

张文看着眼前不舍的美人们，尤其陈晓萍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表情一直闷闷不乐，马上安慰说：“姨妈！没事的，反正早一天晚一天检查都没关系，想必就只是贫血而已，下次注意点就好了。”

“好！”陈晓萍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和张文心不在焉地聊了点家常，眼神却是有些飘移地流连在女儿的身上。不管是神韵还是眼里隐隐的柔媚，改变实在太明显了！以后这小冤家就是自己的女婿了，这层关系该怎么去处理呀！

敏敏看着妈妈说话时，眼里若有若无的柔情，也是愁着同样的问题，一时间心里乱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文！”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陈晓萍悄悄地拉着张文到了旁边，心乱如麻地问：“你、你是不是把敏敏给开苞了？”

“嗯。”张文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毕竟把人家女儿给睡了，承认起来多少是有些不自在，不过看着陈晓萍一脸复杂的难受，马上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不管是你还是她，都是我的女人，我会好好对你们的。敏敏是个好孩子，我绝不会辜负她的！”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陈晓萍的表情有些不知所措，更多的是茫然和不安。

男女发生关系本就正常，但现在来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自己和女儿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这事也荒唐得太过分了。她并不知道女儿其实早就知晓了这层复杂的关系，心里比她乱得更离谱。

张文微微地张了张嘴，差点就脱口而出敏敏已经知道咱俩的事了，你不用担心。不过看着她望向敏敏时，那疼爱的目光和愧疚的无奈，又赶紧把这话吞了下去，现在还不是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先等一阵子再说吧。

张文见姨妈一脸的惆怅，立刻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有什么？以后我们再解决，只要你对我有信心，我相信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愿吧！”陈晓萍说话的时候有气无力，明显她对张文的安慰不抱有多大的希望，只觉得是一句劝解的话而已。

其他几个人都沉浸在得到礼物的欢喜中，围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讨论着。秀秀细心地为小秋买了孕妇装和其他的礼物，敏敏也不甘示弱，将自己挑选的礼物也拿了出来，乐得家建两口子一脸的兴奋！

张文看她们并没有注意到这边，或许以为自己和姨妈在讨论正经的事情，没有在意，于是赶紧悄悄拉住陈晓萍柔软的小手，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块订制的银制爱心坠子塞到她手里。

陈晓萍有些疑惑地看了张文一眼，趁着孩子们不注意的时候摊开手心一看，眼前特别的礼物让她的眼眶都有些湿润了。一块沉重的银坠、一个十分动人的爱心形状，在这个心只有一个“文”字和一个“萍”字，简单而深沉地刻划着一分浓重的爱意。

“只、只会哄人的死孩子！”陈晓萍嗔这一句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哽咽了，捣着嘴看起来十分的感动，连眼眶都有一些发红。

“相信我是爱你的！”

张文凑在陈晓萍耳边软语了一句后，看她都快哭了，赶紧说：“好了，哭的话可就不好看了，一会儿她们看见就不好解释了。好好地休息别想太多，我去一趟市里很快就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还想亲亲你，好吗？”

“嗯……”陈晓萍满脸感动地应了一句，这时候在别人的面前，两人连拉个手都不敢，自然她也很渴望张文能给她让人迷醉的疼爱。

“亲完，还要吃你的乳房！”张文看陈晓萍真的快哭出来了，赶紧凑过去，在她耳边说一句下流的话，以缓解一下气氛。

“你……”陈晓萍喜中有羞，刚想嗔骂的时候，张文早就嘿嘿地躲开了。

因为怕别人看到红眼的样子，陈晓萍赶紧揉了揉眼睛，悄悄把坠子小心翼翼地收好以后，这才借着买东西的机会避开一下，让自己稍微平复兴奋的心情。

秀秀、敏敏、家建和小秋凑在一起聊得很开心，尽管因为陈晓萍的溺爱而耽误了检查，不过家建也表示能理解，甚至很高兴妈妈能那么关心这个娇柔的儿媳妇，从头到尾部没抱怨过中旬。

四人凑在一起尽是欢声笑语，张文乐呵呵地凑了过去。

张文看到腼腆的小秋感激地看着自己，马上调笑着说：“我说嫂子，你得对你小姑送的东西给个评价呀，不能总这样笑着不说话吧！”

小秋手扶着肚子，脸一红地低下头去。

敏敏顽皮地看着小秋，却把含情脉脉的眼神送向张文。带回来的礼物中有一份很特别，就是孕妇的衣服，这是敏敏粗心没想到，不过张文早就准备好，回来的时候刚好可以送给她这个大嫂。

张文一看家建手里的两套孕妇装，心里却是咯登了一下。那件玫瑰红的孕妇桩其实是买给林巧玉的，没想到敏敏顺手也送出去了。

“去、去，别说废话！”

家建很开心地笑了笑，亲热地搂着张文的肩膀，笑呵呵地说：“我新家搬好了，晚上去我那，炒两道小菜，咱哥俩好好地喝几杯吧！”

“下次吧！”张文笑着摇了摇头，在自己的帮助下，家建夫妇找了间不错的房子先住着，既是人家的两人世界，干嘛去凑热闹，何况还有一个孕妇在也不方便，还是不要比较好。

再一个原因就是刘富后天早上到省城，由于那边大雾仍没有消散的迹象，最后他决定坐火车过来，张文晚上还得赶去市里买张火车票准备去省城，时间上确实也有点仓促，不允许自己在这多停留。

家建也没有强求，一个劲地谢谢张文。秀秀在旁边咯咯地笑着，暧昧地看了高兴的敏敏一眼后，一句“舅子孝敬大哥是天经地义”，立刻引来了敏敏的连嗔带掐，小姑娘难得的羞怯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时间在嬉笑打骂中过得很快。

陈伯那艘别有特色的船很快就靠了岸，他笑呵呵地绑好缆绳后走过来说：“行呀！小文，你进的东西还真多，一趟一趟地运，我家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

“辛苦了。”张文客气地回了一句，最近确实东西不少，在路没通的情况下，也只能仰仗陈伯帮忙了，再说陈伯的人确实挺不错的，做起事来让人比较放心。

“没事！”

陈伯爽朗地笑了笑，大方地摆了摆手说：“没你的话，咱那破村子连电都没法通，我买了那么久的手机总算用上了。乡亲就是那么回事，不帮你的话，我还帮谁呀？”

“那是！”张文呵呵地一笑，恭维了几句后拿了一条烟给他。倒不是说要刻意地讨好，只不过陈伯这人确实是热心，很多事都是在他的帮忙下才顺利完成的，对于这么一个乐于助人的长者，当然必须尊敬。

有一批东西已经提前到了，张文赶紧让人搬上船去。毕竟这些都是事业的基础，靠着卖古董发家或吃老本都是不是长远之计，对于事业还是要好好地琢磨才行，不然的话，以后没钱怎么养活这一帮的女人！

东西一一地搬到船上，张文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陈伯说着笑，秀秀和敏敏这时候反而像是小媳妇一样，在旁边细心地看着人搬东西。

“哥！”

在大家忙着清点货物的时候，一声娇嫩到极点、童稚中带着欢喜的呼声突然响起，悦耳得让人都有些陶醉了。嗲嗲的声音中有着让人发酥的柔软，让人不由得沉醉在那纯粹的柔美细腻中。

张文的脑子微微地当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背上突然一重，一个柔软而又轻盈的身子猛地扑了上来，很亲密地抱紧了自己，用她娇小的身躯使劲地在身上撒娇、磨蹭着，隐隐的体香也散发开来。

“小丹！”

敏敏诧异地看着腻在张文背上的小萝莉，有些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

赖在张文背上的人正是眉开眼笑的小丹，娇小而可爱的模样特别的动人，幼嫩但又隐约带着妩媚的小脸笑得十分开心，一边亲昵地抱着张文，一边笑嘻嘻地说：“偷跑出来的，嘿嘿！”

陈伯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看众人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有些抱歉地说：“这鬼丫头骗我说是大人让她来的，我才让她上了船！”

陈晓萍一听微微地皱了皱眉，忍不住有些责怪地说：“你这个小丫头，出来时有没有相你妈说一声呀？”

小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面露狡黠之色，得意地笑道：“我想我哥，就跑过来啦。要和我妈说的话，她肯定不会让我出来的！”

“下来！”

张文被身后这幼嫩的小身体弄得有些发热，赶紧把小丹拉下来，满脸严肃地斥责道：“你怎么突然跑来了，和家里说都不说一声，像话吗？再说了，现在大家都在办正经事，你来干什么？”

小丹看大家都一脸责怪的样子，赶紧老实地从张文背上下来。她楚楚可怜地偷瞄了张文一眼，有些委屈地说：“我就是想过来嘛，你们谁都出去玩过，就我没有！”

张文这次定睛一看，小萝莉今天穿了一件很朴素的衣服。幼嫩的小身躯显得特别的娇柔，本就让人怜爱无比的小脸，这下更是可怜得让人心碎，眼里尽是水雾，显得楚楚动人，这委屈的样子让人根本无法提起半点生气的劲。

“你出来的时候，你妈不知道？”

陈晓萍顿时皱起了眉头，看着做错事的小萝莉，有些生气地说：“你怎么想的？随随便便地跑出来，就不怕家里人担心吗？”

其他人虽然没说话，但明显是持着相同的态度，小丹一看顿时有些无助，可怜兮兮地环视了一圈，眼眶有些发红，哽咽地说：“我、我也没出来玩过，我就想出来看看嘛！”

话还没落，面对大家的指责，小丹的两行眼泪就委屈地落了下来，低声地哽咽着，不敢再多说什么。毕竟向来张文最疼的是她，连骂几句都舍不得，现在却任大家围一圈地教训自己，好强的小萝莉乖巧地没乱说话，但也感觉是委屈。

“小丹，不哭！”

张文赶紧弯着腰把小丹抱到怀里，一边抹着她的眼泪，一边心疼地说：“没事、没事，哥在这呢！有什么好哭的，大家也是关心你嘛！”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似乎都有了默契，张文一说话，其他人全都闭上了嘴，陈晓萍也没再说什么。毕竟现在家里年轻的女孩子，连喜儿都出去玩过一圈，小丹当然有些不乐意了，大家仔细一想，也能明白她的心里有多委屈了。

“哥……”小丹“哇”的一声哭开了，猛地扑在张文的胸口，号啕大哭着，似乎有无尽的委屈。

“小丹乖，不哭！”张文见状赶紧哄着小丹，毕竟这段时间，真有点冷落这个可爱的妹妹了。仔细一想自己还真有点过分，以前多疼爱她，后来因为身边女孩太多，便忽略了这个最爱腻着自己的小萝莉了，确实是自己的错呀！

小丹在张文的怀里委屈地哭了好一会儿，张文也特别温柔地哄着她，语气甜蜜得连秀秀和敏敏都有些吃醋了，不过面对这兄妹和睦的场景，也都沉默不语，一个男人能对年幼的妹妹如此的体贴实在难得，这一幕让她们觉得心里隐隐的有丝暗喜。

“哥！”

小丹眼睛都哭得有些红肿了，好一会儿后才止住了泪水，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朝张文委屈地说：“我又没想别的事，知道你送完东西又要走，人家就是想来看看你而已嘛，看完了，我就老实地和大家一起回村里。”

“我知道，小丹最乖了！”张文更加疼爱地抱紧小丹，尽管小萝莉的身子十分的柔嫩诱人，但这时候任谁都起不了色欲，这种深深的依赖让人无比地动容，大眼睛里可怜而又无法诉说的委屈更是让人心疼，顿时感觉自己实在亏欠她许多。

小丹慢慢地止住泪水，在张文怀里赖着，不断地撒娇。其他人都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唯有秀秀也在旁边哄着她，虽然两人的年纪差别不大，但秀秀也是爱屋及乌，本就温柔体贴的她，一会儿就让小萝莉破涕为笑了。

“小文，东西都装好了！”陈伯大着嗓子喊了一句，示意可以开船了。

“表哥，船要开了！”秀秀也小声地提醒了一句，不过看小丹表情委屈，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小丹很可怜地抱住张文的腰，表情尽是让人心动的不舍，一听到秀秀的话，原本闪动的眼眸顿时有些黯了，恋恋不舍地看了张文一眼，眼里全是不情愿和深深的依赖。

“小丹，咱们走吧！”

秀秀轻轻地牵住了小丹，柔声说：“你哥给你买了好多的东西，回去的时候，你看到肯定会很喜欢！”

小丹嘟起了嘴，不过还是乖巧地和秀秀朝船上走去。走了一半突然回头，闪动的眼眸里隐隐有些水雾，满脸都是不舍地说：“哥，你早点回来！”

回眸的瞬间，那种依赖和迷恋让人心都快碎了，看着小丹这副动人的模样，张文犹豫了好一会后立刻做了决定，走上前去和秀秀柔声说：“回去以后和我妈说一声吧，我带小丹出去玩一圈，让她散心。”

“真的？”小丹顿时惊喜不已，她也知道哥哥是要办正事，才特地送两个小姐姐回来的，但这会儿却要带自己出去玩，感动之余又快哭了。

“嗯！”秀秀似乎也知道是张文心软，点了点头后朝难掩欣喜的小萝莉柔声嘱咐道：“小丹，你出去得听你哥的话，毕竟是去办正事，你可不许顽皮，知道吗？”

“嘿嘿！”敏敏不放过任何的机会，马上在旁边调笑起来：“姑嫂感情好，真是难得呀！”

秀秀脸红红地白了敏敏一眼，不过似乎对于爱郎的心软也是预料之中，并没有什么惊讶的样子。

“我不会乱来，我会乖乖的。”小丹马上信誓旦旦地向秀秀保证着，这会儿在她眼里秀秀是最亲密的人了，照她的性格，被敏敏这么调戏自然是不会吃亏，马上朝敏敏阴阳怪气地说：“那你还不和我增进一下感情呀，快过来。”

“滚蛋！”敏敏狠狠地瞪了小丹一眼，两人都是活泼型的小美女，早就闹得你来我往很热闹，即使小丹说的也是事实，但她还是倔强地不肯松口。

“去你的！”

秀秀羞怯地白了敏敏一眼，走上前拉着张文的手，很不舍地说：“表哥，早点回来。我们在家里等你！”

“嗯，注意身体！”

张文也柔声嘱咐：“在家多做点好吃的，知道吗？别省那一点点的钱。你要瘦一点的话，我就会心疼，赚多少钱都补不回来！”

小丹这会儿一副乖宝宝的样子，站在旁边不敢有动作。往常要是碰上这样的场景，她立刻就开口调戏秀秀了，现在她可不敢说上半句，深怕人家一吹枕边风，自己出去玩的计画就泡汤！

秀秀在张文温柔的叮嘱下，满脸全是幸福的微笑。

这时候敏敏已经上了船，回头看着两人恩爱的样子不禁有些吃醋，嘟起嘴喊道：“好啦，你们再这样下去，大家都吐了！实在不行的话，你们就一起去吧，有完没完啊！”

听着敏敏略有醋意的话，大家都呵呵地一笑。

秀秀顿时被众人暧昧的眼神弄得红了脸，依依不舍地凝视了张文一会儿后，这才乖乖地上了船。

陈晓萍在船头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不过和张文对上眼神的时候，一分浓烈的柔情也闪动在眼眸里，给了张文一个温情的微笑，示意别担心自己。

张文宽慰地笑了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小船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地开走，划开一波波的浪花慢慢消失在视线中。

张文看着渐渐远去的几个倩影，感觉有些恍惚，但一想到有一个温馨的家在等着自己回去，心里不禁产生了浓烈的幸福感。

“哥，还看呢！”

小丹显得很开心，小脸上有着难以抑制的红晕，拉着张文的手晃了几下，撒娇着说：“别看啦，咱们快走吧！”

“你这个臭丫头。”张文回过神来，看小丹毫无忌惮地用小乳房贴着自己的手臂。

小萝莉一直没有穿内衣的习惯，这一贴上来，柔软的触感让人心神不禁一荡，感觉有一阵的恍惚。刚哭过的小脸看来还有些委屈，但却笑得那么的动人，闪闪发亮的眼睛写满高兴，看起来真有点逗！

小丹调皮地笑了笑，因为她是偷偷跑来的，当然不敢打扮得像要出去玩一样，就穿着简单的旧衣服跑过来，但就是这小鸟依人的样子分外的娇嫩，甜甜的一笑让人骨头都快酥了。

“你太乱来了！”

张文故意板起脸，让自己别那么容易起色心。他一边若有若无地看着她微微鼓起的小胸脯，一边不满的斥责着：“竟然一声不响地就偷跑出来，我看你是皮痒了，是不是妈最近没揍你，你就不老实了？等下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知道你舍不得的！”

小丹咯咯地一笑，给了张文一个无辜到极点的表情，楚楚可怜地说：“再说了，人家还不是因为想你才跑来的嘛。你也不带我出去玩，一天到晚在家，我都快郁闷死了。”

“走吧，你这个鬼丫头！”张文哭笑不得地捏了一下小丹的小脸，这丫头一嗲起来，还真让人生不起气呀。

“老哥，万岁！”

小丹甜美地笑了笑，欢呼一声后拉着张文的手兴奋得都快跳起来了，高兴地说：“我要买新衣服、买玩具、买娃娃！”

张文故作无奈地笑了笑，不过还是溺爱地拉着小丹的小手，笑呵呵地说：“得了吧你，一会儿你别喊无聊就好了。”

“哥，我们去哪呀？”小丹的眼里闪着亮光，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兴奋。每次张少琳绘声绘影地说着出游的经历，一屋子的女人都十分向往，这会儿轮到自己出去玩了，哪会不高兴呀！

“去省城！”

张文板起了脸，故意吓唬说：“咱们得坐一晚上的火车，明天才能到。到时候会累得要命，我怕你到时候别说玩了，连站起来的精神都没有！”

“不怕，有哥背我！”小丹嘻嘻地一笑，嗲声嗲气地抱住了张文的腰，抬起头来，一副人家很乖的样子。

张文真是被小丹弄得没办法了，赶紧找来熟悉的那辆黑车，趁着天还没黑就往市火车站赶，司机一看张文旁边又换了个小姑娘。看起来岁数小得可以，不禁开玩笑说：“我说小伙子，你都能当保姆了，一天到晚照顾小孩子。”

在他的眼里看来，秀秀和敏敏属于小孩子的范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过小丹可不领情了，嘟起嘴来不满地嘀咕道：“我可不是小孩子，瞎说什么呀！”说完竟然抱住了张文的手臂，用小乳房猛地蹭了几下。

张文顿时感觉骨头都有些酥了，回头一看妹妹眼里有丝丝的暧昧，心里顿时咯登了一下。

“是，你是大人！”

司机哈哈地一笑，乐呵呵地朝张文问道：“还是去锦城吗？”

“不了。”张文想了想，摇着头问：“直接拉我们去夜市吧。对了，晚上几点有去省城的火车，你知道吗？”

“我帮你问问吧。”

司机笑咪咪地打了通电话，没一会儿就打听到了：“十点，去省城的火车一般都是十点开。今晚只有一班，不过这一趟的车票不好买。”

“没问题的。”张文笑了笑没说话，毕竟这种省内的票哪有难买的时候。这种说法十分的通俗，不过可信度几乎为零。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起来，小丹也乖巧地没有说话。聊了好一会儿后，张文这才意识到小丹这嘁嘁喳喳的小丫头竟然好一会儿都没动静，转头一看她正趴在车窗上，迷恋地看着窗外的景色。

小萝莉的好奇心比秀秀和敏敏还大，看得非常认真，小脸上尽是一副迷茫的样子，眼里却闪着心动的亮光，明显这第一次的出门，对她来说十分地有吸引力。

张文笑了笑，刚想逗她几句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这段时间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因为村里没信号所以就成了摆设，难得响了一次，倒真是让人有些不适应。

张文赶紧拿出来一看，是家里打来的。

小丹一听到音乐的声音也是转过头来，或许是猜到了什么，脸色微微地有些发青，忐忑和害怕展露无遗。毕竟她是瞒着大家偷偷跑出来的，做错了事自然是心里不安。

“喂？”张文也不确定是哪个美人打的，便不好意思用太过于暧昧的语气接电话。

“小文！”

陈桂香的声音响传过来，她一听到儿子的声音立刻心疼地说：“你是在车上呀？这一趟趟来回地赶，你可多注意点休息，别把身子累坏了！”

“妈，你放心吧，路也不长。”张文说话的时候给了小丹一个同情的眼神，因为老妈的语气里明显有压抑不住的火气，看来小萝莉肯定会遭殃的！

暴风雨来临的前奏呀，陈桂香虽然对张文无比纵容，把儿子当成家里的男主人后更是连意见都不怎么提了，但她的性子可不怎么好。张少琳起码懂事了，而且和儿子的关系都发生了，她自然也采取宽容的态度，再也不像对小孩一样地对待她。

不过小丹还是在她的管教之下，虽说会帮家里干活，也挺勤快的，不过性子野又爱玩、爱闹，虽然惹不出大麻烦但也叫人不放心，所以她对这个小女儿的管教还是比较严的。

就平常来说，其实陈桂香在家里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起码她一开口，不管是秀秀还是敏敏，甚至陈晓萍跟何秀芸都不敢顶嘴，因为她生气起来还是挺吓人的，难怪小丹会害怕成这样，这么的乱来，想来陈桂香不会轻饶她。

果然如张文所料，温情备至地关怀了几句，又细心叮嘱要吃好穿好，关切了一番后，她话锋一转，有些沉重地说：“小文，你让小妹接一下电话！”

“哦……”张文同情地看了看无比惶恐的小萝莉，将手机递到了她面前，轻声说：“妈找你呢！”

“我……”小丹吓得脸都绿了，犹豫了一下，还是不敢不接，小手有些发抖地接过来以后，说话都有点发颤了：“妈……”

电话那头的陈桂香沉默了一下，这更让小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过陈桂香并没有像她预料的大发雷霆之怒，反而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后，有些苦笑地说：“小丹呀，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妈，我错了……”小丹听着陈桂香的语气尽是无奈，心里一下子就不好受了。要是被狠狠地骂一顿倒好，起码能硬着头皮挨着，但一向严厉的妈妈突然换了个态度，反而让她无所适从。

张文在一旁听着，小丹这时候看起来也有些羞愧了，而电话那头的陈桂香或许是觉得儿子出门在外别唠叨太多，只是叹息着说：“这次妈不骂你了，不过你在外可得老实一点，别仗着你哥疼你就给他添乱，毕竟出去是办正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对不起！”小丹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哽咽了，眼眶微微地泛红，泪水已经开始在眼里打转。陈桂香的态度这么地温柔，让她一时间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好了，是妈没用！”

陈桂香絮絮地念叨着：“没带你去哪玩过，也没带你出去看看，这次你跟你哥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总是好的，毕竟你也长大了！”

“妈……”小丹禁不住感动地唤了一声，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掉了下来。虽然玩心比较重，但陈桂香的疼爱和关切也让她心头为之一颤，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事错得离谱。

“好了，不许哭！”

陈桂香的语气硬了起来，哼了一声，说：“我都不骂你了，有什么好哭的。再说了你们这是出门，一路上哭哭啼啼的像话吗？”

“对不起……”

小丹一边努力地擦着泪水，一边哽咽着说：“我一定乖乖听话，不会给哥哥添麻烦的！”

“这才乖！”

陈桂香温柔地笑了笑，疼爱地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以后可得乖一点，别总让人那么不放心！”

“知道了！”小丹哭得梨花带雨显得很可怜，但还是禁不住地红了一下脸，像是个做错事的小孩子，童稚的一面让人喜爱不已。

张文赶紧一边拿着面纸给她擦眼泪，一边接过了电话详细地和妈妈交代了一下机器安装的事，还有买新家电的事情，又仔细地询问了养殖厂的相关事项，这才在她温柔的叮嘱下挂了电话。

刚才隐隐还听见了姐姐的声音，估计她是想诉说一下思念之情吧，不过陈桂香明显不想让其他人打扰到出门在外的儿子，没给她这个机会。

张文转过头来时，小丹也止住了泪水，只剩低声啜泣。她用闪闪发光的眼眸看着张文，脸上全是羞愧与不安，看样子她也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陈桂香的打骂没治好她这顽皮的性子，这次一说软话反而让小萝莉心生愧疚，真是实用呀。

张文溺爱地将小丹抱到了怀里，轻声地安慰说：“好了、好了，没事的。再哭下去就成小花猫了，不然人家以为我是人口贩子，带个哭哭啼啼的小姑娘去卖给别人当媳妇！”

“哈哈，确实像！”司机不失时宜地笑了一下，缓和了略有点哀伤的气氛。

“多嘴……”小丹不满地白了司机一眼后，又蜷缩到张文的怀里，撒娇地嘟起了嘴，或许是这么个哭法让她觉得没面子，马上有些倔强地说：“妈不知道怎么了，突然说话那么和蔼，吓得我都哭了，真是的！”

“是、是！”张文自然明白小丹心里小小的要强，呵呵地一笑后，看见她眼角还有没干的泪水，忍不住低下头，在她细嫩的皮肤上亲了几下，温柔地舔去清澈而温热的泪珠。

小丹微微地愣了一下，马上又一脸享受地将张文抱得更紧了。明显她也喜欢这种亲昵、喜欢这种被疼爱的感觉，虽然动作有那么点暧昧，但张文的温柔还是让她欣喜不已。

小丹娇柔的小身体贴在身上，小萝莉幼气十足的体温带着诱人的香味，偶尔扭几下就赠得人快冒火了。脑中涌起的遐想让张文不禁有些恍惚，看着妹妹标致而动人的小脸，隐隐地感觉自己有些硬了。

小丹的手臂压在张文的腿上，她自然能察觉得到胯间的坚硬。她脸色有几分潮红地看了张文一眼，压低了声音，调皮地说：“哥，你好坏哦！”

嗲嗲的声音十分地有刺激性，张文猛地打了一个寒颤，他努力地控制着就要翻腾的欲望，这才忍住了要去亲她小嘴的冲动！

小丹则是毫不避讳地笑着，笑得十分的狡黠，不过有外人在，她也很老实地没再乱说。

兄妹俩抱在一起，一时间气氛很暧昧，这时候车子也开进了市里，没一会儿小丹的视线就被外面的繁华所吸引，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使劲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仿佛要把这些全部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一样。

车子来到夜市后，司机一回头看两人还腻在一起，微笑着说：“真难得呀，很少看兄妹感情这么好。我和我妹妹都不怎么来往，看着你们这样真是羡慕呀！”

“因为我哥最疼我了！”小丹咯咯地一笑，得意地抱住张文的腰，看样子确实高兴坏了。

“到了。”

张文赶紧调整一下姿势，让裤裆中间的帐篷没那么的明显，见小丹还腻在自己身上，马上笑骂道：“赶紧下车啦，再不下的话，把你丢在这送给人家！”

“你舍不得的……”小丹顽皮地吐了吐舌头，给了张文一个可爱到极点的微笑后，马上乖乖地放开手。

兄妹俩手牵着手下了车，这时候正是夜市最繁华的时候。人来人往到处车水马龙，都是鼎沸的人声，商场大街万头攒动，饭后散步的人到处都是，如此热闹的景象马上就让小丹兴奋起来，哇哇地欢呼着！

“老实点！”张文看小丹都快飞起来了，赶紧对着她的小脑袋拍了一下，不过动作却是十分的温柔。

“我高兴嘛！”

小丹委屈地摸了摸脑袋，不过还是咯咯地笑了起来，拉着张文的胳膊撒娇说：“哥，我们去逛一下好不好？”

“好、好！”张文的话音还没落，这丫头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直接拖着张文往人多的地方跑，娇小的身体竟然一下爆发出惊人的力气，让张文的脚步都有些蹒跚了。

张文几乎是被小丹拽着到处跑，小萝莉像是出了笼的小鸟一样，欢欣雀跃的样子极是可爱。一路上不管娇嫩的声音还是动人的容貌，都吸引了不少怪叔叔的目光，但当看到她一身旧款的老土衣服时，又一个个摇头叹息——真是糟蹋了这诱人的小身体了。

张文看小丹这么高兴，也就由着她大呼小叫了。小萝莉甜甜地喊哥时实在是十分的受用，只是她太吸引目光了，尤其是身上这不合宜的穿着，让张文感受到了男人们的鄙视！

从街头一直杀到了街尾，又杀了一个来回，张文脑子已经有些发晕了，这逛街真是女人的天赋呀，连小丹这还不算女人的小萝莉也有这么足的能量，要是有朝一日把她们全都带出来旅游的话，相信那一天就是自己的忌日了。

由于是偷跑出来的，再加上本来零花钱就不多，再者也不知道是不是陈桂香的话起了作用，小丹尽管东看看西看看，对什么似乎都有兴趣，却没像往常一样和张文撒娇，也没提出要买任何东西的要求，乖得简直就像是秀秀的萝莉版。

直到小萝莉的兴奋劲稍微退了一点后，她才红着脸摸着肚子，撒娇着说：“哥，我肚子饿了！”

“我先带你去买衣服吧！”张文看了看夜市上良莠不齐的衣服，想了想还是拉着她走进商场。

张文看着今天特别乖的妹妹，忍不住疼爱地说：“一会儿买好点的衣服，连里到外都换一遍。”

“哥，你真好！”

小丹欢呼了一声，又开始像无尾熊一样地挂在张文的身上，调皮地一笑，暧昧地问：“是不是小内裤也要换呀？”

“是呀！臭丫头！”

张文无奈地笑了笑，被小丹抛来的一个媚眼弄得浑身有些不自在，马上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一会儿把你打扮得漂亮，到时候要卖的话，也能卖个好价钱！”

“去、去……”小丹咯咯的一笑，一进商场立刻好奇地看了起来，马上就把张文逗她的话给丢到一边了，也没了调情的兴致。

商场里的装潢明亮又富丽堂皇，在这进出的人也没街上的喧嚣吵杂，各个品牌的专柜罗列着各有特色的商品，将自己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没走几步就让小丹有些晕头转向了。

动不动就几百块的价格也让小丹吐着小舌头退缩了，即使是看上几眼都显得很没底气，张文一看赶紧拉住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先朝一间卖女孩子内衣的店走了进去。

店里花花绿绿的内衣，或性感或可爱，各种类型应有尽有，一下子就让人花了眼。服务员一看到他们顿时有些错愕，似乎还没碰过一个男孩带小萝莉来买内衣的情况，感觉很奇怪，愣了好一会儿后才笑着迎上来。

“帮我妹妹挑几件吧！”张文也有些难为情，说完话就示意小丹和服务员去挑，自己在店中间的椅子坐了下来。

“好的！”服务员殷勤地笑了笑，赶紧拉着小丹很专业地量了一下三围。不过看这幼小的身形也不用像成人量得那么仔细，毕竟还没发育完全嘛。

在服务员的建议下，小丹暂时不穿胸罩比较好，不过几件小内裤还是必须要买的。问起喜欢的类型时，小丹也有些茫然，以前只穿过普通的白内裤，眼前繁多的款式让她有些不知所措，最后只能在服务员的带领下一件又一件地看，没一会儿就被哄得进试衣间了。

袋子里三条包装精致的小内裤，也不知道小丹挑的是什么类型，当她出来的时候，脸色微微地有点不自然，在张文掏出两百多块付帐之后，她更加的不自然了，小小的布片就卖那么贵，让她差点就想把小内裤退了！

张文不由分说地制止小丹接下来的话，迳自又拉着她进了一间专门卖小裙子的店。看了看妹妹这动人的模样，还有可爱幼嫩的小脸，犹豫了一会儿，抵抗不住心里的邪恶，给她挑了一件粉色的蕾丝小裙子。

裙子精致柔软，晃动一下感觉十分的飘逸。可爱的造型就像是公主装，但又有点女仆装的味道，简直是怪叔叔收藏的必需品呀！

“我不要……”小丹一看立刻不满地嘟起了嘴，她那么活泼好动的性格，哪会喜欢这种娇柔的裙子！

张文连哄带骗、软硬兼施地纠缠了一阵后，小丹才乖乖地跑去试穿，但打开门走出来时还是一脸的不乐意，不过她可爱的模样还是让大家瞪大了双眼，好个粉嫩至极的小萝莉呀。

本就标致可爱的五官组合起来，楚楚可怜又带着纯真，头发随意地散开后有种柔顺的美感，微微露出的小腿和纤细的手臂特别的白皙，细嫩得让人恨不能咬上一口，好好地品尝一下。

这件小裙子穿在小丹的身上，不仅特别的适合，而且特别的讨人喜爱。

张文瞪得眼睛都直了，娇小的模样配上可爱的蕾丝裙，简直有点可爱小女仆的味道了，要是能再配上一对猫耳朵，估计任何男人都抵抗不住这样的诱惑！

店员一看小丹穿得那么合身立刻笑开了，忍不住恭维道：“这裙子有什么不好的，小姑娘穿起来多漂亮呀，这衣服真没别人能比你穿着更适合了。”

“哥，真的好看吗？”小丹被众人火热的目光弄得有些羞涩了，小步轻挪地来到张文的面前，满是期待的眼眸闪着柔美的水光。

“好看，特别的好看！”张文肯定地点了点头，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后，又为她挑了一双小凉鞋，搭配起来简直就像个幼嫩的小公主，让人恨不得直接把她吞了。

付完帐出来后，小丹这诱人的样子，立刻引来了不少人喜爱的目光。她本来就特别的娇小，这一打扮真有点像个小女仆，她一脸乖巧地被张文牵着，一下子就吸引了一帮人。

显然小丹不适应穿裙子走路，走得有些扭捏和不安。更多了几分娇羞的韵味，让张文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心想：妹妹实在太适合这种诱人犯罪的打扮了。

帮小丹换上新装后，小萝莉又在喊饿了。

张文本想带小丹好好地吃一顿，顺便欣赏一下这身诱人犯罪的打扮，可一看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拉着不太情愿的小萝莉叫车赶往火车站，虽然小丹有些意见，不过也乖巧得没抱怨。

第二章 妹妹来初潮啦

毕竟只是小地方的火车站，规模本就不怎么大，所以没有像一般印象中那么的拥挤杂乱，不过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还是不少，有的蹲在一旁三五成群地抽烟，有的东张西望也不像是什么好人，看起来还是不怎么整洁。

张文一直紧紧地把小丹的手牵住，不让这兴奋的小丫头乱跑，在这种龙蛇混杂的地方，可不能有半点的大意，要是自己一个不留意，这神经大条的小萝莉被人给拐了，到时候就真不知道上哪哭了。

小丹虽然好奇得什么都要看，不过她也算老实了，在张文的严肃叮嘱之下，小手也不敢放开，乖乖地跟在张文身后走着。

售票口稀稀落落得只有几个人在排队，整个大厅也没几个人影，萧条得连黄牛在这都活不下去，没一会儿就轮到张文了。一问之下呕得差点吐血，省城的这班车车票虽然卖得最好，但也不至于好到这种地步吧！这会儿别说卧铺了，就连坐票都没了，和张文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靠，要是在火车上站一夜的话，那明天还不废了，先不说车厢里龙蛇混杂的人得加强警惕，他身边带着粉雕玉琢的妹妹，他是绝对舍不得让她受这个苦。张文开始思索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搭乘巴士或飞机之类的，起码有个座位，要是真的没有的话，晚上就只好先找个地方住一夜了。

小丹不知道哥哥在想什么，站在一边用她无辜而又好奇的眼神追着张文，张文转头一看她幼小的模样，咬着牙拉住她的手，准备去坐巴士。

售票员一看张文要走，突然又说还有软卧的票，不过在价格上稍贵了一些。

这时候哪还有得挑呀！有个睡的地方才是重点，再说价差也不是特别大，张文想也不想就买了两张下铺的票，转身的时候也没察觉到售票员眼里那一丝狡猾的光芒，他看着张文欣喜的背影，嘴角扬起一抹不怀好意的浅笑。

其实这种只要一晚就到的火车，又是客源有保障的路线，软卧只不过是附带的必需品而已，基本上买的人很少，很多时候整节车厢都是空的。除了逢年过节外，普通票几乎没有卖完的时候，只有碰上傻子的时候才会“卖完”。

这时候要是张文心疼地一转身，打定主意就坐巴士的话，立刻就会“奇迹”般地出现普通的卧铺票或者坐票。不过售票员卖软卧也是有特定对象的，像张文这种衣着光鲜、年纪又小的人，不坑的话那简直是对不起自己，也是因为张文没有经验的关系，才会中了他的计！

出了售票厅一看时间，离开车只有三十分钟了。

小丹这时候摸着瘪瘪的小肚子，可怜兮兮地看着张文，无比娇嗲地说：“哥，我好饿哦！”

公主装小萝莉面露可怜之色，柔弱的声音和委屈的表情一搭配，相信是个男人看了都会心疼。小丹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引得旁边路过的人都快流口水了，大叔们都恨不得立刻就带她去吃棒棒糖了！

从下午到现在一直都没吃东西，张文也感觉到饿了。不过现在时间有点赶，根本不允许找个地方好好地大吃一顿，无奈之下只能跑到最近的速食店外带餐点，又到超市买了一些饮料和啤酒准备在车上解决后，马上又带她回到车站。

候车室里乌烟瘴气、龙蛇混杂，很不安全，张文可不想带小丹进去凑热闹，在外面徘徊了一会儿，见小丹实在忍不住饥饿，张文立刻拿了一个汉堡给她。

第一次吃到这种东西，对小萝莉来说很新鲜，咯咯地笑着显得非常开心，吃得津津有味，肉嫩的模样无比诱人。

张文一边看着小丹吃，一边体贴地帮她递饮料，嘱咐她别那么着急。

小萝莉的吃相有些不好，不过还是十分享受张文的疼爱，笑嘻嘻地放慢速度，小口小口地享用嘴里的美食。

上车的时间到了，小萝莉手里的汉堡还没消灭，张文赶紧拉着她的手跑上站台，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小萝莉有一点紧张，嘴咬着汉堡都没了反应，呆呆地跟着张文一起跑，有些好奇及兴奋地看着长长的列车。

长长的列车、空旷的站台，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像疯了一样地挤着，仿佛晚一点就会被丢下一样。乘务员站在车门前面无表情地检查着票，这些凌乱的情景飞快过去，几乎没给小萝莉留下好玩的印象，软卧的车厢在最后一节，跑到时张文都有些喘了。

小丹也是娇喘连连，小脸都有一些发红，刚才咬着的汉堡经这么一跑，一不小心咬断了，掉了一大半，可把她心疼死了，不过张文拉着她一直往前跑，想捡也没那个时间。

张文来到车厢前随手将票一递，乘务员脸上很不自然地抽了一下，似乎带点不寻常的郁闷，不过验完票后，还是赶紧让张文和小丹上了车。

上车之后，张文顿时就纳闷了，怎么车厢里这么安静，每一道门都关着，走廊上更是幽静得吓人，似乎一个人都没有？

“哥，好像没人呀？”小丹也是十分诧异，一道道关着的门都没有动静，她本来期待的热闹并没有出现，回想起刚才大家挤车时的疯劲，觉得更是不可思议！

“大概一会儿就有人了。”

张文照着票号，拉着小丹到了靠近连接处最里边的小包厢里，将门一开顺手把东西放下，小丹则迫不及待地拉开了窗帘，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点点的灯火，又摸了摸自己的小铺，难掩兴奋地说：“这就是火车呀，感觉满好玩的！”

“是呀、是呀！”张文有气无力地应着，赶紧把东西拿出来二地摆在桌上，心里却在疑惑怎么这车厢里半个人影都没有，实在太奇怪了。

小丹是个坐不住的孩子，一直把兴奋的目光投向窗外，直到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她才探头探脑地到处看了一圈，回来后有些疑惑地说：“哥，看来看去似乎真的没人呀！我在走廊看了一下，所有的门内都没开灯！”

小丹的话音刚落，乘务员就走了过来。看了看大惑不解的两人，不怀好意地笑道：“当然了，今天这车厢就你们兄妹在这，哪有其他人呀！”

“不是吧？”张文有些傻眼了。

小丹则是有些疑惑，有可以睡的地方，为什么那些人还要去抢座位呢？她似乎不理解票价的差异有多大，天真地认为别人很傻。

“软卧就卖了你们两张票！”

乘务员呵呵地一笑，犹豫了一会儿后，有些殷勤地朝张文说：“兄弟，和你商量件事呗！”

“说吧！”张文想了一下，再回想到乘务员刚才有些惊讶的表情，立刻明白自己被耍了，其实有硬卧的票！这种短途车没几个人会买这么贵的软卧，因为除了火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估计他们十天半个月也卖不出去一张！那售票员是看自己年轻就把自己给宰了，真他妈的无耻啊！

乘务员一看张文恍然大悟的样子，不禁窃笑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后，有些谦卑地说：“晚上就只有你们兄妹，一会儿我去开了厕所的门，你们再看要买点什么赶紧买，时间差不多我就把车厢连接处的门也给锁了，这样你们就能睡得安心了。”

“不是吧！”

小丹立刻不满地嘀咕道：“你要把我们丢在这呀？这前后都没人，安静得有些过分了吧！”

“多体谅一下吧！”

乘务员殷勤地给张文递了根烟，笑咪咪地说：“我女朋友在别的车厢上班，我本来以为晚上又没人，所以和她约好了，晚上去她那陪陪她。再说了，这也没什么影响呀，抽烟你就在房里抽就好了，没人管多自在呀。”

张文尽管心里有些不快，但看着他殷切的样子还是体谅地点了点头。估计是那妞没追到手吧，真到手的话，他哪有那么殷勤！看了一眼发现啤酒不够，起身刚想去买时，乘务员又说他去就好了，马上笑呵呵地接过钱跑去买，毕竟有求于人，而且他这么做又不合规定，不勤快点也说不过去。

“哥！”小丹坐回床上，有些郁闷地说：“这火车一点都不热闹，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人挤人。这么大的地方就我们两人在，好无聊呀。”

“无聊你个头呀！”

张文溺爱地掐了掐小丹的小脸，哭笑不得地说：“现在都十点了，赶紧吃你的东西吧！你还想要热闹什么？别说没人了，就算有人，难道你还指望在这跳个舞呀？”

“这么晃，怎么睡呀？”火车慢慢行进发出的铛铛声和轮子摇摆带来的噪音，似乎让小萝莉有些不满，因为没体验过这种交通工具，她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出这么吵人的声音。

张文乐得笑了笑，张开嘴刚想说话的时候，乘务员笑呵呵地走了进来，一边把啤酒放在桌上，一边殷勤地说：“小姑娘，吃点东西睡一觉，明天就到了！再说这年头哪辆火车不晃呀，都是这样的！”

“谢了。”张文倒也没再说什么，但想想火车上的东西算是比较贵的，谢个屁呀。

“哥儿们！”乘务员嘿嘿地一笑，挠着头说：“不好意思了，我现在就去锁门，晚上绝对安全，你就放心睡吧。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晚上真有事，你打电话给我就好了！”

话音刚落，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了手机号码的纸，看样子是早有准备。张文也懒得和他说话了，“嗯”了一声后没说什么。

“理解万岁！”乘务员给了张文一个淫秽的微笑后，便说前后门都会锁起来，叫两人安心地睡，半夜不会有人上车！

等这家伙色眯眯地跑了以后，这节车厢真的就静得有点过分了，而且这么大的地方，就他们兄妹两个在，怎么说都有点诡异。

张文倒没多想什么，一边摆好东西，一边百无聊赖地说：“好了，赶紧吃东西吧！吃完睡一觉，明天到了再带你去玩！”

“哦……”小丹有些无聊地应了一声，坐在床头似乎有点扭捏，犹豫了一会儿后说：“哥，我能换下衣服吗？穿这一身真的很不舒服。”

或许是因为坐火车和想像中的不一样，幽静的走廊和其他卧铺黑暗的灯光都让人很不舒服。再加上有些烦人的噪音，小萝莉没了一开始的兴致，这会儿郁闷得连肚子饿都忘了。

“你要换什么？”

张文看着小丹娇羞的模样，也知道活泼的小萝莉确实不喜欢这种柔美的裙子，不过还是忍不住调笑说：“难不成换件奥特曼的衣服呀？”

“我、我不管了！”

小丹耍起了脾气，嘟着小嘴委屈地说：“这件衣服穿着实在太难受了，反正我就不想穿！”

“随便你啦！”张文在说话的时候，倒了啤酒又给她拿了饮料。心想：这鬼地方哪有衣服给你换呀，你再有脾气又能怎么样？

小丹郁闷地抓起鸡块咬了一口，看了看张文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心里顿有点小小的委屈，不过还是老实地坐着，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看着窗外不是很美丽的风景。

张文这时候也有点累了，本来这样的环境该好好地逗逗她，不过真是提不起什么精神了，毕竟这两天来回的奔波，确实让他感到很疲惫，吃完东西、喝完啤酒后便准备早点睡，明天到了省城才有精神。

“哥，你都带秀秀姐去哪玩？”坐了好一会儿，兄妹俩一直没有说话，小萝莉到底还是憋不住了，有些羡慕地先问了一句。

“随便玩喽。”张文见小丹终究还是受不了沉默的气氛，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里嘿嘿的一笑，但还是随便地敷衍了一句。

火车开始加速地行进着，铁轮摩擦的声音愈来愈大，软铺里的灯光时暗时明的，让人仿佛陷入恍惚一样的呆滞。

小丹若有所思地咬着嘴里的食物，大眼睛滴溜溜地转，明显是在思索着事情。

月光下的小萝莉脸上有些迷茫，穿着小公主裙十分乖巧地坐着，样子既娴静又充满诱惑。一双纤细又特别柔嫩的美腿微微地晃动着，有一种调皮可爱的美感，让人心神不禁为之一振，有种想握在手里把玩一番的冲动。

张文顿时感觉喉咙里似乎有火在烧一样，喝下口的啤酒根本缓解不了心里愈来愈多的邪念。看着小丹那双精致而又充满诱惑的小脚，宛如艺术品般的美丽，让人只想捧在手心好好地欣赏一下。

毕竟外面是空无一人的安静，两人却独处在这狭窄的小空间里，即使是兄妹，但早就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除了还没有享用小萝莉的处女小穴，其他的事早全干了一遍，此时环境这么特殊，令张文心里已经开始发痒了！

小丹也恍然明白哥哥眼里的火热是什么意思，而且还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脚看，小脸微微地一红，匆忙地站起身说：“我、我出去外面看看！”

张文还没拉她一把呢，这小丫头就躲着张文的目光像飞一样地跑了出去，跑到离软铺最远的走廊处，她站在窗边似乎是在看外边的风景，但实际上却是小心翼翼地躲着张文火热的眼神。

张文顿时有些莫名其妙，照理来说小丹应该不会排斥和自己亲热呀，以前有时候兴起互相口交都是正常的事，怎么这次显得那么别扭呢？

疑惑归疑惑，看她不肯过来，张文也不敢去强求。肚子里突然“咕噜”一声响了起来，也带来一阵难熬的感觉，这几天生活都不怎么规律，看来身体也闹起意见了。

张文含恨地看了小萝莉一眼，马上拿起纸迅速地冲到卫生间，锁门脱裤子一气呵成，刚蹲下来，肚子就宛如有千万头大象在狂奔一样，用有力的大脚踏着肠道里的各个部位，张文咬牙咬得脸都绿了，瞬间就来了个畅快淋漓的大释放。

体内的毒素排空，肚子宛如在万马奔腾的行进中被摧残了一番，瞬间如释重负、神清气爽。张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滋味，有时候真比做爱时射出来的一刹那还好！

张文刚打扫完战场，小心翼翼地帮自己擦了个干净后，一直晃荡不稳的小门响起了敲门声和小丹有些关心的声音：“哥，你没事吧……”

“没事！”

张文赶紧穿好裤子，将门一打开，立刻见妹妹在外面，一副羞愧的样子看着自己，模样似乎还有几分自责，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了，问：“你怎么了？”

小丹有些局促不安地站着，小巧的身子虽然站得很规矩，但显得有些扭捏，脸红红地看着张文，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哥，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我生什么气呀？”

张文更加疑惑了，伸手在她的小脸上摸了一下，看小萝莉的脸色有些发热，禁不住关心地问：“小丹，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问呀？”

“哥……”小丹眼眸里柔和地闪动了一下，抿着下唇看起来极端的羞怯，犹豫了一会儿后低下了头，楚楚可怜地说：“我、我真的不是故意不理你的。”

“原来你说这个呀。”

张文呵呵地一笑，顺手在她的小脸上掐了一下，极尽溺爱地说：“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只要你高兴的话，什么事都没关系，你喜欢看这看那的我知道，没关系的！”

小丹被这亲昵的动作弄得有些陶醉，思索了一会儿，突然咬着牙缓缓地伸出她一直藏在身后的右手，难为情地说：“我、我怕你看到会骂我，所以偷偷地去脱了……”小手上是一块小小的布片，看起来很老旧，似乎还有一点裂痕。

张文本能地伸手拿到面前，脑子里顿时翻江倒海一样地沸腾起来，要是记得没错的话，这是自己第一次见小丹时，她穿的小内裤！

淡淡的体温、暖暖的香味，张文感觉自己都要晕过去了，那么现在妹妹的小裙子底下什么都没穿了？饶是香艳当前，张文还是被她这行为弄得有些迷糊，咽了咽口水，小声地问：“你怎么还穿这个呀，我不是给你买了很多新的吗？”

小丹的脸上有些不自然的红晕，似乎是想要掩饰什么，用很郁闷的口吻说：“别提了，你那小傻子那几天老是流血，结果把我的内裤换没了，不然的话，谁穿这个呀！”

“真的？”张文眯起了眼，嘴角挂起一丝坏笑。

喜儿来初潮的时候，自己可是在家，怎么就没听过这么有刺激性的消息呢？再说了，小丹解释起来遮遮掩掩的，可信度应该是极低的。

“我、我……”小丹似乎也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了大半天也说不出话来，小脸通红，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似乎是在埋怨张文问了不该问的话。

小萝莉凶狠呀，这幽怨的一眼还真是有效果。张文马上摆了摆手，嘿嘿地笑了笑说：“你不想说就算了，你是不是要用厕所呀？我马上出去！”

话一说完，张文也十分老实地走了出来，哪知道这时候小丹却是伸手一把拉住了张文，脸色潮红地说：“哥，你别走！”

“怎么了？”张文有些疑惑地看着小丹，原本活泼无比的妹妹变得很奇怪，一会儿扭捏，一会儿害羞，真是让人有些难以招架。

“帮、帮我拿件内裤过来……”小丹脸红红地说了一句后，张文注意到她眼眸里泛起一阵难言的妩媚。

张文鼻血都快喷出来了，看着她说话时小手本能地捣着裙子，立刻明白小萝莉也不太适应不穿底裤的状态，脑子里的色欲作祟使他反应变得极端的迟钝，回过神来，还没调戏几句时，门“砰”的一声立刻关得紧紧的！

“小丹……”张文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一边敲着门，一边柔声地说：“不穿内裤很好，起码通风……”

“滚……”小萝莉立刻嗲嗲地骂了一句，话里丝毫听不出半点的怒气，反而有种亲密的味道，童嫩的声音骂得张文是一阵发麻。

张文顿时淫笑了一下，马上笑哈哈地跑回包厢里，脑子里却是不由得想着：小丹这是什么意思呢？小丫头害怕穿件破内裤被自己看到，古有说：女为悦己者容，难道她很在意自己的想法吗？还是又做了什么错事怕被自己知道？这丫头一向是不太靠谱的！

满脑子的遐想呀，脑子里交织着无数的场景，但最常浮现的还是妹妹那无毛的小肉缝，粉嫩得让人无法抗拒的身子，小小的嫩肉闪着水光，鲜艳的一片简直就像是在挑逗灵魂一样，只是稍微想起妹妹一丝不挂的身子，张文就感觉自己有点硬了。

张文心猿意马地回到包厢，随便地翻了一下就找到装内裤的袋子，不过有些郁闷的是，全是比较标准的可爱型内裤，唯一称得上性感的是一件蓝色的小蕾丝！

一个幼嫩的小萝莉、一具娇小柔美的身子，配上这一件内裤，怎么说都有些不伦不类，张文拿着手里的小布片有些犹豫了。如果是姐姐穿上的话，绝对是性感十足，可要给小丹穿的话，简直就是在糟蹋她童嫩的美感，真是纠结呀！

张文拿着手里性感的小内裤犹豫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很坚决地把这小布片给丢下了，两手空空地走到卫生间前，轻轻地敲起门。

“那么快呀……”小丹有些郁闷地嘀咕了一句，随手打开了一条小缝，纤细的小手缓缓地伸了出来，朝张文招了两下。

看这个位置，她现在是站着的，小萝莉应该已经方便完了。张文犹豫了一下，还是禁不住脑子里翻腾的色欲，猛地抓住小丹的小手，趁机推开门冲了进去。

火车的卫生间一般都特别的小，小得连一个坪米都勉强算大的，地板因为铁轨的震动而轰隆作响，偶尔晃一下，让人想站也站不稳。

张文突然的举动让小丹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得忘了骂上几句。

张文的色欲也是剧烈地澎湃起来，刚进来的时候只是一时冲动，哪曾想到会看到如此美妙的场景呀，小丹这时候似乎解决完嘘嘘的问题，幼嫩的小手放在裙子底下似乎在擦拭着，此时完全就是呆滞的状态，保持着这个姿势连动都没动。

小丹愣了好一会儿，这时候小手还拿着卫生纸在擦着羞处，见哥哥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惊叫了一声后朝张文的肚子上踹了一脚！

标准的流氓式踢法，这一脚踢得真好呀！力道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其实再怎么凶狠都没有力道。张文只是往后一退撞到了夹板上，没什么事，但眼睛却是瞪圆了，她这一抬腿隐约可以看见腿间那迷人的粉嫩地带，尽管看不清楚，但这种朦胧的诱惑却更加地诱人。

“还看……”小丹羞得都要疯了，小脸红红地咬着牙，有些歇斯底里地说：“你变态呀，妹妹撒尿都要看。一会儿我大号，你是不是也要看？”

“看！”张文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本能地应了一句。

“色狼……”小丹又气又羞地骂了一句，想都没想地就推着张文往外走。小手一撒开，略带潮湿的卫生纸就掉在地上。

卫生纸折叠得很平整，但那隐隐的水痕还是特别地明显。张文脑子刚一恍惚，就被莫名其妙地推了出来，不过小丹也随后走了出来。

“哥哥是色狼！”小丹气得嘟起小嘴，哼了一声，瞪了张文一眼就朝车厢连接处走去，似乎是在生气张文在那种时候乱来，伤了她小小的自尊心，看样子和羞涩是扯不上半点的关系。

火车一般都是双车头，在连接处可以看见这边车头上还是有工作人员，小丹还没走近就透过玻璃看到了几条朦胧的人影，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回走。张文怕她真的生气也赶紧跟了上去，不过是跟在她身后，规矩地没敢乱动。

火车继续在轰隆声中前进，小丹回到包厢后，很自然地坐到她的床头上，不过却十分老实地捣着裙子，妩媚地赏了张文一个白眼。毕竟她还是比较好强，被这么捉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爽。

张文嘻皮笑脸地跟了进去，将门一关也坐到她对面的铺上，想到小萝莉可爱的裙子下竟是没穿内裤的情况，心里就一阵难以抑制的痒！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用色眯眯的眼神看着她，换来的全是小丹生气的白眼。

小包厢里的气氛有些沉重，透明的窗户并没有增加暧昧的色彩，一阵灯闪明灭，几乎看不见外面的风景，桌上摆着的食物，在两人无声的消磨中慢慢消失，似乎一时间进入了一种压抑的沉闷。

“哥！”小丹一向活泼好动，马上受不了这种沉默。她似乎还是有些生气，突然狠狠地咬了一口鸡腿，哼着说：“是不是没占到我便宜，你就不高兴了呀？”

张文脸一红，还真就是这样，不过脸上依旧是古井无波的温和，摇着头笑了笑，叹息着说：“那倒没有，不过就是带着你一起出来没做准备而已，这火车晃得那么厉害，刚才我也怕你在里面站不稳呀！”

张文这话冠冕堂皇地掩饰自己的色心，本以为这样的说辞，应该是天衣无缝，哪想到小丹的小脸上微露怒色，嫉妒而又郁闷地瞪了张文一眼，有些委屈地说：“在你眼里，我就那么好骗呀？还有带我出来没带那傻子出来，高兴是不是？”

“不是！”张文一看妹妹吃醋，赶紧摇着头解释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过今天时间紧，没来得及带你去玩，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哪有你想的那样呀？”

小丹的眼眸闪闪发光，楚楚可怜地看了张文一眼，突然很委屈地说：“可你今天不想抱我！”

张文的脑子瞬间一跳一跳地爆炸着，哪不想抱呀？恨不得能抱了，好好地疼爱一番，但你这不稳定的情绪、时好时坏的性子我可惹不起！小萝莉看似很委屈，但张文还是捕捉到她眼里一闪而过的狡黠笑意。

“小丹！”张文故作无奈地将满满的啤酒一饮而尽，似是痛苦地看了她一眼后躺了下来，拉上被子无力地说：“算了，睡吧！”

“那么早呀？”小丹立刻不满地嘀咕起来，她这时候特别地有精神，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劲还没过去，一看张文躺下了，马上露出不乐意的表情。

“困……”张文这时候哪会困呀？他故作十分无力地嘟囔这一句，其实也是为了引起小萝莉的兴趣，看她这兴奋的样子，鬼才信她能睡得着！

不过躲在被窝里也不好受，张文蠕动了两下，把短裤和上衣脱了下来。尽管习惯了裸睡，但这时候还是留了内裤这个可有可无的遮羞，表示自己要休息的虚假决心。

小丹果然比较单纯，看着张文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坐着愣了好一会儿后，突然挪到张文的铺前，软软地问：“哥，你真睡了吗？”

“嗯……”张文连眼睛都没睁开，嘟囔了一声，心里为自己的决定很得意。毕竟小丹这鬼丫头尽管很依赖自己，但有时候主意太多，而且性子还好强，不出点坏招真是收拾不了她。

小丹似乎有些错愕，没想到张文说睡就睡，那么的坚决。生气之余也有点心乱，犹豫了一会儿突然发挥好强的性子，气呼呼地用她肉嫩的身体往张文身上猛地一撞，哇哇地叫喊道：“死哥哥、臭哥哥，你敢不理我？不许睡，起来陪我呀！”

“啊……”张文的肚子被小丹的身子猛地一撞，真的疼得叫出了声，身体本能地弓了一下。

这时小丹似乎真耍起脾气，也不管张文的叫喊，很粗鲁地往张文的腰上一坐，嘟着小嘴气呼呼地说：“哥，你今天就不理我了是吧？不理我，你也别想睡！”

疼痛其实只是一瞬间而已，张文回过神来，立刻抬头看着小丹。

这时候小萝莉隔着被子坐在自己的腰上，不经意间令小裙子显得很凌乱，仔细一看竟能看到那若有若无的粉色地带，顿时就让人血脉贲张地兴奋起来。

“小丹……”张文觉得自己真的有些受不了，在小萝莉惊讶的叫声中，将她纤细的腰抱住，把碍事的被子丢到一边，将她牢牢地圈在自己的怀里。

小丹的惊讶只是本能的矜持，随后马上用细嫩的小手环住张文的肩膀，语气满是委屈地说：“哥，别不理我嘛！我刚才又不是故意凶你，谁叫你那么坏，人家尿尿，你还要捉弄我！”

“小丹……”张文这时候脑子里已经满是色欲，怀里抱着这么一个肉嫩至极的小萝莉，淡淡的体温和身子的柔软早就刺激了前所未有的兽性，尤其是这依赖的柔弱模样，更是可怜得让人骨头都酥了！

“哥……”小丹似乎也从张文的眼里看到灼热的欲望，小脸微微地一红后说：“你是不是想要我呀？”

疑惑的语句、纯真的声音、嗲到极致的问话。这轻轻的一句瞬间就把所有的火焰点燃了起来，压抑了好久的欲望顷刻间蓬勃地爆发出来。

张文喘着粗气狠狠地点了点头，双手慢慢地摸到小丹紧实的小嫩臀，哼着声说：“对……”

小萝莉的裙子底下没任何的遮掩，张文的大手轻松地就握住她的香臀揉弄，臀肉结实而又富有弹性，在紧中带硬的特殊手感中又有一种特别纤细的滑腻。张文只是轻捏了两下，立刻感觉到妹妹幼嫩的身体，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小丹哼了一声，突然抱住张文的脖子，娇媚的小脸上有不安也有可怜，压着声音又有点发颤地在张文的耳边说：“哥，我……我也来了……”

“来、来什么？”张文的脑子里顿时一阵迷糊，看着妹妹害羞的样子稍微地一想，顿时又欣喜若狂！可爱的妹妹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初潮，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呀！

“就、就是那个流血的……”小丹说话的时候极不自在，有些娇嗔地白了张文一眼，似乎在埋怨张文揣着明白装糊涂，小手也是示威似的掐了张文的腰一下。

“啊……”张文夸张地喊了一声，这时候小丹不自觉地扭了一下身子，立刻让张文感觉到那羞人的小地带隐隐的柔嫩，在肚皮上留下极为诱人的温度，这样的刺激绝对是足够的，尤其是那火热的温度。

但张文还是有些疑惑，轻声地问：“你没内裤换，就是因为这个？既然月经来了，那妈应该会教你呀！”

“死流氓、臭色狼……”

小丹突然生气了，又羞又恼地抓着张文的脖子便一顿掐，气呼呼地说：“你又乱问什么……”

小丹的小手纤细柔软，但真有力量。

张文被小丹掐得有点回不过气，赶忙用求饶的态度，苦着脸说：“我就是随便问一问，你干嘛那么激动呀？女孩子来月经是正常的事，证明我的好妹妹长大了嘛！”

“哥……”小丹似乎发泄完了才把手松开，突然媚眼如丝地看了张文一眼，红着脸指着自己的小裙子，柔声地问：“我觉得穿着不舒服，可以脱吗？”

“可、可以……”张文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妹妹的下身一直没有穿内裤，他本能地用肚子一顶，就可以感受到她腿间那火热的温度！再看小萝莉这副柔媚至极的模样，明显就是在诱惑自己，脑子不知不觉有些当机了。

“色哥哥……”小丹娇羞地看了张文一眼，幼嫩的小手突然在张文的胸膛上摸了一下，眼含柔媚地说：“你不许乱动，你要敢动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不动、不动！”张文满脸坚决地应着，一副柳下惠的纯洁模样，他一个大男人随便发誓也无所谓，这时候妹妹要在自己面前脱衣服，不管什么条件肯定就是先答应了！这东西说了也等于没说，一天那么多人发毒誓，也没见有几个被雷劈死的。

小丹咯咯地一笑，模样特别的纯真可爱。如果不是这时候坐在张文的腰上，那柔嫩的小地方有些发热，张文绝对无法起任何的色心，可是眼见她用略带挑逗的眼神看着自己，被内裤保护着的命根子也不甘寂寞地迅速发硬、发胀，目标直指这个幼嫩可爱的小身体。

小丹脱裙子的动作很缓慢，即使只是扭捏而没刻意勾引的成分，但在一个男人眼里看来也是特别地有挑逗性，小手慢慢地将香肩上的带子一拉，露出的滑嫩肌肤立刻就让张文差点狼嚎出声。

小丹似乎是察觉到了硬物顶在自己的屁股后，小脸微微地一红，不过还是慢慢地抓住裙头，在张文的注视下，将那件充满诱惑的小裙子脱了下来，露出雪白无瑕的小身子。

罗纱轻退，小裙子被丢到了一边，当妹妹赤裸的身体展现出来时，张文早就是欲火焚身，就差没扬起头来鬼哭狼嚎了。

小萝莉的身材是那么的幼嫩可人，小手有些矜持地护住胸前的小山包，可她的腰是那么的纤细、小腹也特别的平坦、滑嫩的肌肤白皙得几乎如玉似的细腻，更要命的是她坐在自己的腰上，令张文可以清晰地看见那无毛的小地方正紧紧地挨着自己的肚子，要命呀！

小萝莉的身子那么的标致、幼嫩，但又富有诱惑力。平坦的小腹看起来十分的柔软，胸前一对小山包是那么的圆润迷人，小小的乳头又粉又嫩，犹如小樱桃点缀在蛋糕上的精致，让人恨不得含在嘴里好好地品尝一番。

“小丹……”张文感觉脑子一下子就有些发热了，亲眼看妹妹一丝不挂地坐在自己的肚子上，眼里含着一丝丝顽皮的媚意，这种诱惑是个男人都无法抗拒！

“哥！”小丹轻轻地唤了一声，慢慢地伏下身来紧紧地抱住张文，用她柔嫩的肌肤刺激着张文，脸上发红地说：“你好久没抱我了，是不是不穿衣服的话你抱着就舒服了？”

“嗯……”张文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妹妹的身子紧贴在自己的身上，这一瞬间理智全部崩溃，双手忍不住往下摸到她结实的小臀上，轻轻地揉了几下，感觉结实又细嫩，特别的有弹性。

小丹的身子微微地颤了一下，随后看到张文眼里的火热欲望，难掩一丝调皮的欣喜，又有点扭捏地说：“哥，我求你件事好不好？”

“说吧！”张文脑子都快烧迷糊了，看着小丹的小脸近在咫尺，说话的时候，一股温热的气息吐在自己的唇上，忍不住就要去亲她。

不过小丹也察觉到张文的意图，咯咯地一笑后突然躲开了，略带狡黠地看着张文，笑嘻嘻地说：“不让你亲，就是不让你亲！！”

“小丫头你造反呀！”张文一个挺身坐了起来，见小萝莉嬉闹着就要跑，马上紧紧地抱住她的小腰，小丹也不反抗，柔软的小身子顺势就坐在张文的怀里。

幼嫩的小屁股隔着内裤坐在命根子上，兄妹俩禁不住同时一个哆嗦。

张文更是兴奋得要命，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小肉缝诱人的轮廓和那要人命的温度！

小丹扭捏地挣扎了一会儿后，故作委屈地说：“人家就只是不想穿裙子，你干嘛欺负我嘛？”

“是你这不乖的丫头，先跑到我床上的！”张文见小丹说得像真的一样，哭笑不得地骂了一声后，双手惩罚性地捏了捏她的小脸，试图寻找时机慢慢地往下好把玩一对小嫩乳。

小丹享受地在张文的怀里扭了一下，突然脸红红地一把扑倒张文，一边用略带羞涩的目光深深地凝视着张文，一边轻声地说：“哥，我和你说件事，你别骂我好吗？”

“说吧！”张文这时候哪还有骂她的闲情呀，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占便宜。小丹这鬼丫头可不是乖巧的类型，不能贸然行动呀！

“我……”小丹满脸的谨慎，小心翼翼地说：“你走的那天，不是把手机放我这吗？第二天我去河边玩，结果不小心泡了水，现在已经坏了。”

“泡了水？”张文故作惊讶地瞪着眼，脸立刻就板了起来。看样子她又拿着手机出去炫耀了，尽管那旧手机不值几个破钱，但这种坏毛病绝不能纵容！

“你答应我，不骂我的！”小丹一边着急地说着，一边用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张文，小手紧紧地抓着张文的手，眼神可怜得让人心都快碎了。

“我……”张文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低沉地说：“算了，答应就答应了。”

“哥最好了！”小丹咯咯地一笑，松了一口气后，给了张文一个十分甜美的浅笑。见张文一副懊恼的样子，突然低下身来，接着红润的小嘴在张文的嘴唇上蜻蜓点水地亲了一下。

这一下简直就是火星点燃了炸药库一样，张文本来就被眼前一丝不挂的妹妹弄得欲火焚身，早就到了忍耐的极限，被她一亲哪里还有理智存在？马上红着眼将她推倒在铺上，猛地就压了上去！

“哥……”小丹娇媚地唤了一声后，轻轻地闭上眼，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娇嫩的小嘴唇粉艳迷人，似乎是在诱惑人去品尝一样。

小萝莉已经春心大动，要一丝不挂地送给自己品尝，张文当然不会再客气什么，猛地就压着她幼嫩的小身子，抱着她的小脸，对准红嫩的樱桃小口亲了下去。

第三章 车厢里的互相口交

嘴唇刚一接触，小丹就软软地张开了小嘴，张文不客气地把舌头伸了进去，一边品尝着小萝莉幼嫩的体香，一边含着她青涩的小舌头一起搅动、时舔时吸，没一会儿就让小萝莉气喘吁吁，呼吸也变快了。

舌吻了好一会儿，小丹直到喘不过气才软软地推着张文。

张文恋恋不舍地抬起了头，舔了舔嘴边的余香，笑咪咪地看着小萝莉脸红耳热的模样，一丝娇媚的红晕慢慢地爬上清纯童真的小脸，柔媚中又有些天真的样子，真是特别的好看。

小丹闭着眼喘息着，小脸红红地回味着亲吻的美妙，过了一会儿才睁开水雾缭绕的眼眸看了看张文，轻声地说：“哥，你压疼我了……”

张文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一爽，身体把她压疼了，赶紧坐起身，一看小萝莉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脑子里突然灵机一动，马上板着脸问：“小丹，我虽然不骂你，但有件事你得老实地告诉我！”

“什么事？”小丹柔柔地问了一句，突然看见张文严肃的表情，下面却是内裤撑起了大帐篷，龟头甚至还露在外面，不由得噗哧一笑，指着龟头说：“哥，它都不老实地出来乱跑了！”

张文低头一看，才发现命根子都露出来了，他方才一脸的严肃，这兄弟却不知道配合一下，场面顿时有些尴尬。心想：左右都没人，索性就把内裤也脱下来，释放出坚硬的命根子，再看看面前一丝不挂的小萝莉，尽管心里痒得要命，但还是认真地问：“你为什么要穿那件旧的内裤，不准再说是因为喜儿……”

“不说行不行……”小丹又难得地扭捏起来，即使光着屁股的时候，都没像现在这样的难为情。

“不行！”张文坚决地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要小丹老实告诉自己。

“说就说！”

小丹突然赌气似地昂起了头，红着脸说：“就又尿床了，怎么样？”

“没、没怎么样。”张文顿时就傻了，再看看妹妹满脸的羞红，这下是想笑又不敢笑，这丫头太可爱了，都这岁数了还尿床，看来在家也是被笑得不轻了，晚上这些奇怪的行为，大概也是害怕自己取笑她。

小丹一看张文板着脸没取笑自己，脸色一下缓和许多，目光若有若无地看了看硬得一跳一跳的命根子，似乎在散发着难言的气息和温度，不禁眼神一柔，伸出小手慢慢地摸到张文的胯下，将火热的大宝贝轻轻地握在手里。

小丹的小手无比纤细，柔软又带着火热的温度。

张文顿时呻吟地“嗯”了一声，充满期待地看着温柔的小萝莉，颤着声说：“小丹，哥想你了……”

小丹用她那像会说话一样的大眼睛看了看张文，顽皮地一笑，带有几分高兴的羞怯，一听张文这话哪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还是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说：“地方这么小，太挤了，没办法动。”

小卧铺确实有些碍事，想动一下都有难度，张文见小丹不反对，索性就站了起来靠在门板上，指着胯下已经憋了半天的命根子，有些粗喘地说：“来，让哥哥舒服一下……”

“是。”小丹装模作样地应了一声，给了张文一个妩媚的浅笑后，也走了过来。一丝不挂的身子慢慢地蹲到张文的面前，小手握住命根子套弄了几下后，抬起头用顽皮的语气说：“哥，它好硬哦。”

张文舒服地颤了一下，听见妹妹幼嫩的声音说出如此诱人的话，早就有些忍不住了，微微地一挺腰，命根子往前一动，龟头轻轻地触到她柔软的樱桃小口。

“我要告诉妈，你欺负我……”

小丹妩媚地笑了笑，但还是张开小嘴在龟头上亲了一下，柔软而又细嫩的小舌头伸了出来，在马眼上温柔地舔了起来。

“手别停，继续弄！”张文舒服得倒吸了口气，一边摸着她的小脑袋，一边期许地看着她。看着一丝不挂的小萝莉在胯下为自己口交，这种视觉性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小丹十分的听话，小手又继续轻轻地套弄起来，小嘴在张文的指导下也变得越发的熟练，丁香小舌灵活地划着八字，偶尔还想往马眼里钻，舒服得张文浑身直颤抖，灼热的呼吸吹在自己自己的肚子上，更是痒得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无奈的是小丹的嘴实在太小了，含住龟头除了吸吮外也不能干别的，吞吐起来也有些勉强，甚至牙齿偶尔还会刮到。不过就算这样张文也很满足了，居高临下地看着小萝莉努力地为自己口交，这种视觉上的刺激绝对是空前的，能弥补她技术上的生涩。

张文在快感中感觉腿愈来愈无力，身体也忍不住地往下滑。

小丹倒不在意，张文的身体往下滑一点，她就蹲低一点，最后索性跪在地上帮张文口交，一丝不挂的小萝莉跪在地上看起来更是有种别样的韵味。

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小丹舔弄了许久，看张文也没射的迹象，小手套弄得已经有些酸疼了，不禁一边舔着马眼，一边有些撒娇地嗔道：“好酸哦，哥，你怎么还不射呀……”

“马上了！”张文喘息得连说话都不是很稳，这样的美景当前，谁舍得结束这种香艳的享受呀？眼角突然看到床铺上的小蕾丝裙，禁不住咽了咽口水，喘着粗气说：“小丹，去把裙子穿上！”

小丹顿时有些疑惑，光着身子不好吗？为什么要穿衣服呀？疑惑之余心里也有些郁闷，用略带抱怨的口吻说：“哥，你是不是嫌我身子小，不好看呀？”

一听小萝莉的话里有埋怨的成分，张文赶紧摇了摇头，兴奋地解释说：“不是，小丹的身子最好看了。但你穿那裙子更好看，哥想看你穿那裙子帮我舔……”

“有什么好处呀？”小丹感觉好受了一些，不过还是顽皮地不肯轻易妥协。毕竟这要求在她看来很奇怪，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

张文淫笑了一声，看着妹妹胯间那粉嫩的小地方，色眯眯地说：“一会儿，哥也让你舒服一下，不错吧？”

“谁稀罕呀，都是你占便宜……”小萝莉语气虽不屑，但想起哥哥的舌头带来的那种美妙的滋味，还是抵挡不住诱惑，扭着小屁股拿来了裙子，重新穿在身上。只是她不明白这裙子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什么能让哥哥变得那么兴奋？

小萝莉穿上裙子以后，再加上她迷茫而又无辜的样子，顿时就让张文血脉贲张。好一个可爱的女仆装小萝莉，裙子底下还是真空的幼嫩身体，如此的诱惑，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呀？

小丹不明白张文为什么那么兴奋，不过还是继续跪在他胯前，小手握着命根子继续套弄着，她一边轻轻地撩拨着马眼，一边轻声呢喃道：“哥，你快点射，我手好酸哦……”

“好、好……”张文含糊不清地应着，目光紧盯着胯下的小萝莉，现在他居高临下，可以看见她领口那小小的嫩乳，尽管刚才一丝不挂时早就看过，但现在她穿着衣服时再去看，有一种不一样的视觉享受，甚至有一种偷窥的别样刺激。

小丹乖乖地边舔边套弄，敏锐地发现哥哥的眼神比刚才还火热许多，尽管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但也被张文的情绪感染，脸上的潮红更甚，舌头舔弄也变得更有挑逗性，迷人的小脸上开始有些陶醉的模样，舌头也变得越发的灵巧。

张文的呼吸愈来愈急促，身体也禁不住地痉挛着。看着胯下的妹妹穿着这种挑逗性的装扮帮自己口交，视觉和肉体上的双重快感瞬间达到了极限，腰一麻，禁不住闷哼了一声，咬着牙嘶哑着说：“我、我要射了……”

小丹一听，赶紧加快套弄的速度，在张文阵阵的颤抖中使劲地含着龟头吸吮着！不过她显得有些着急，牙齿猛地碰到龟头让张文感觉有些疼痛，本能地往后一退，将命根子抽离她诱人的小嘴。

小丹顿时一愣，龟头和嘴唇间连起的透明细丝看起来淫秽无比，配上她清纯的样子，简直就是要谋财害命呀！张文感觉自己已经忍不住了，龟头迅速地胀大起来！

“哥，怎么了？”小萝莉跪在地上舔了舔嘴唇，天真地看着张文，这副模样更是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张文感觉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被她这稚嫩的样子一弄也无法再忍耐，但想在小萝莉嘴里口爆也来不及了，邪念一起，猛地自己抓住命根子使劲地套弄，一弯腰抓住她，有些粗鲁地将她拉了起来。

小丹温顺地闭上眼，虽然已经被张文口爆过，不过她还是不太喜欢那种有些别扭的方式，以为张文是要射她脸上，幼嫩的小脸早就做好被射满精液的准备。

面对这张童稚而又十分迷人的小脸，是个男人都无法拒绝想颜射这天真可爱的小萝莉的冲动，但张文却脑子灵光一闪，咬着牙将她裙子的领口一拉，将命根子往裙子里一插，一边磨蹭着小萝莉肉嫩无比的乳房，一边叫出声，喷出了第一股精液！

小丹顿时有些错愕，没想到张文会选择射在她的裙子里，甚至射在乳房上，火热的龟头磨蹭到小乳头时，让她情不自禁地颤了一下。没等她稍做反应，张文又狠狠地套弄着，并将马眼对准她清纯幼嫩的小脸上，将剩下的精液全喷了上去！

“啊……”小丹惊叫了一声，但这时候张文的精液早就喷到她的小脸上、鼻子上、脸颊旁，甚至有些还射进微张的小嘴里。

“啊……”张文舒服得直叹息，看着眼前目瞪口呆的妹妹穿着女仆装跪在自己胯下，标致的容颜上可见自己的精液正慢慢地往下流，嫩乳上也有精液慢慢地滴淌着，淫邪的心理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张文禁不住腿一软，坐到了软铺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小丹没想到张文有那么多复杂的坏念头，愣了一下后马上站起来，看着黏黏的胸口，摸了摸脸上热热的精液，有些娇嗔地说：“讨厌，干嘛弄脏我衣服呀？”

尽管小丹嘴里喊着不喜欢穿裙子，但这种漂亮的小裙子还是让她很喜欢，她完全不明白张文心里空前的兴奋，此时为了小裙子被弄脏而显得有些不乐意，但脸上挂着精液，让她嗲起来更是无比诱人！

“小丹……”张文将略有羞怒的小萝莉抱过来，一边隔着衣服摸着她的屁股，一边保证说：“等到了省城，哥哥再帮你买新衣服，买很多漂亮的新衣服！”

“讨厌，都弄脏了……”小丹虽然一脸的欣喜，但马上又装作不领情地将裙子脱下，又一丝不挂地站起来，满脸不乐意地嘟起小嘴：“身上黏黏的，等下我怎么睡呀？”

“要不，洗洗？”张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这小丫头未免太可爱了，这关头还担心衣服干不干净，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去哪洗呀？”

小丹犹豫了一下，还是动了心，见张文一副淫荡的模样，又气呼呼地说：“我不想穿那裙子了，没衣服换了，怎么办？”

“没事，车厢里没人，一会儿哥哥抱着你睡！”张文灵机一动，突然拿起一个原本是要放垃圾的小盆子，猛地拉住她的手就要往外走，小丹因为没穿衣服的关系抗拒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乖乖地跟着张文往卫生间走去。

虽然走廊上没有半个人影，而且这节车厢的两边连接处都锁了起来，但到底是一丝不挂地往外跑，别说小丹有些难为情，就连提议这个荒唐行为的张文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抵挡不住特殊环境的诱惑，迅速地拉着她的手到了卫生间。

门口的饮水器开着，有热水可以供应，卫生间里也有水龙头，小丹一进去便不由分说地蹲了下来，赶紧用清水洗着胸前和脸上的精液。

张文也殷勤地打着热水送过来，让她洗的时候能舒服一点。虽然场地很不好，蹲在地上时甚至摇晃得身子都站不稳，不过殷勤的伺候起码换来了小萝莉甜美的微笑，渐渐地也不再耍脾气地抱怨了。

确定小丹洗得一干二净，又漱了几次口后，张文忍不住将她赤裸的小身子抱了起来，压在墙上又狠狠地吻了一回。

这次小丹也没反对，满脸情动地和张文舌吻了一番，吻完又有些害羞地推着张文：“哥，你先出去一下，我要尿尿。”

“不出去！”张文猛地将门一关，盯着小萝莉红着脸的娇羞模样，满脸淫笑地说：“我要看着你尿！”

“你变态呀！”小丹不满地喊了起来，气得跺脚娇嗔道：“人家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快出去啦！”

“快点……”

张文色心一起，哪有那么容易妥协，见小丹不同意，索性就坏笑地搓着手，盯着她滑嫩的小屁股说：“你再不尿的话，我可要帮你喽！”

“帮你个头，你怎么帮！”小丹一边没好气地说着，一边推着张文往外走。其实尿急是一回事，刚才口交的时候就感觉下面特别的湿，脑子里老是回想起那次在哥哥的舔弄下高潮的美妙感觉，她不想让张文看见自己下面湿淋淋的样子，才会这么的倔强。

“就这样帮……”张文先是假装无奈地转身，在她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突然从背后抱住妹妹一丝不挂的肉嫩身体，双手往前摸到她的腿间，猛地把她轻盈的身子提了起来。

“干嘛呀？”小丹惊讶地喊了一声。

在小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张文凌空将她纤细的双腿分成M字形，彻底地暴露出略有水痕的羞处和让男人为之疯狂的粉嫩小肉缝！

“哥，你快放开我！”小丹剧烈地挣扎了几下，倒不是因为害羞的关系，兄妹俩在多次的亲密接触后，她已经适应了在哥哥面前一丝不挂，只是这姿势简直就像是大人哄小女孩撒尿时一样，让好强的她有些接受不了。

张文当然明白妹妹倔强的心理，不过手也没有松开，反而贴着她的小脸亲了几下，轻声细语地说：“小丹别动，哥哥没这么照顾过你，让我补偿你一次吧！”

小丹的脸顿时有些微红，尽管心里还是很不情愿，但一听这温情至极的话，也心软下来。想想自己从小确实没体会过这种疼爱，妈妈和姐姐都忙于生计，没这么多时间来照顾自己，她也曾经有些艳羡这种无微不至的疼爱，即使是这种羞人至极的方式。

“乖宝宝，嘘嘘啦！”张文见小丹温顺地放松下来，马上轻轻地蹲下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将她粉嫩的羞处对准马桶，尽管这个姿势很吃力，但却有种别样的温情和香艳至极的刺激。

小羞处对准了地方，小丹却被抱得极不自在，脸红红的根本不想当着张文的面尿出来，好一会儿后轻声地哀求道：“哥，我知道你疼我，但我真的尿不出来，你别这样抱我好不好？”

确实，这姿势简直像是在哄小孩子撒尿一样，张文也知道小丹多少还是有些排斥，心里才一软，突然又升起一个邪恶的念头，将她的双腿架在自己的腿上后，一只手慢慢地摸到小萝莉细嫩的小腹上，一边轻轻地按摩着，一边柔声地说：“没事，哥帮你……”说完，张文的大手时轻时缓地按摩着小腹。

小丹在羞涩中享受了一会儿，本想用手去阻挡，但看哥哥专注的样子又于心不忍，好一会儿后终于感觉有些憋不住了。

张文一看小丹胀红的小脸，也知道小萝莉快到忍耐的极限，双手猛地在膀胱的位置上按了几下，又用手掌捂住，突然就感觉到怀里一丝不挂的肉体猛地颤动起来。

“不、不要……”

小丹再也承受不住张文刻意的刺激，身体里急需流通的感觉愈来愈强烈。“啊”地叫了一声后羞怯地闭上眼，咬着牙不敢去看自己这羞人的模样，在颤抖间一阵透明的水柱从腿间慢慢地喷了出来。

张文顿时兴奋得要死，无奈因为角度的问题，无法看到那水柱是怎么从妹妹的体内出来，但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怀里幼嫩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柔嫩的肌肤一下又一下地磨蹭着自己，立刻就感觉到命根子又有硬起来的迹象！

直到小丹气喘吁吁地尿完之后，小萝莉还是羞怯得不敢睁开眼。

张文拿来卫生纸帮她擦了两下，这才把她无力的身子放了下来，坏笑着问：“舒服吧？”

小丹很无力地白了张文一眼，想想自己在哥哥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地撒尿，虽然感觉很舒服，但此时自尊作祟，气就不打一处来。一边伸手推着张文，一边娇嗔着说：“给我滚出去，再乱来的话，我就告诉妈你老是乱摸我……”

幼嫩的声音几乎没什么威胁性，不过张文见她若有若无地看了热水一眼，也明白小萝莉是要清洗下身了，虽然很乐意干这种体贴的好事，不过怕再继续调戏下去，小丹会反感，也就老实地退了出来。

卫生间的门关上了，张文倒也没多想，哼着小曲回到包厢里，拿起啤酒坐在走廊的小座上，一边看着外面的风景，一边期待小萝莉清爽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将那洗得干净的身子送给自己品尝。

说起来还真得感谢那个骗了自己的售票员，还有那个色情中人的乘务员，让自己和妹妹在这空无一人的车厢里，尽情地享受着赤裸相见的乐趣，这种特殊的环境可遇而不可求，也让人感觉分外的刺激。

想想也真是好玩，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车上那么响的轰隆声，甚至车窗外还可以看见不少人家的灯火，可这车厢内却和两人世界没有区别，实在是刺激呀。照常理来说，在车上做一次爱，那距离可能是几公里呢！此时张文脑子里乱七八糟地充斥着各种下流的想法。

张文一边色色地淫思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走廊看，瞪着双眼等妹妹一丝不挂地走过来。

等了好一会儿后，小丹才慢慢地走过来，一丝不挂的身子明显干净许多，小脸上有害羞也有抱怨的红晕，幼嫩的身子走路时一扭一扭的，特别有诱惑力，或许是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半点遮羞还是不适应，刚走了几步就迫不及待地要进包厢里躲着了。

张文哪会那么容易放过小丹，猛地一拉让她坐到自己的腿上。

小丹有些撒娇地扭了几下，明显可以感觉小肉缝接触到大腿的柔嫩。

长长的走廊空无一人，让人紧张之余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

“丹丹，哥哥让你舒服一下！”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抱她起来，深情的凝视弄得小萝莉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张文马上给了她一个销魂至极的舌吻，殷勤地挑逗着小萝莉软嫩的小香舌。

小丹积极地回应着张文的吻，小手不自觉地环住张文的腰，长长的一个湿吻过后，小萝莉早就无力地喘息起来，柔软的身子靠在张文的怀里。

张文顺势让小丹靠到窗边，慢慢地亲吻上她白皙无瑕的小脖子，双手也不老实地在她腰上轻轻地摸了起来。

小丹顿时浑身一个哆嗦，一边无力地推着张文，一边娇喘道：“哥、哥……我们回包厢里吧，我让你摸还不行吗？在这感觉……好奇怪呀……”

“那你舒服吗？”张文按着小丹的肩膀，舔了一会儿脖子后，又往上舔到了耳朵，一边用舌头往里钻，一边悄悄地吐着热气，双手也在她的腰上不停地抚摸着，指甲每刮过滑嫩的肌肤一次，就感觉到妹妹的呼吸重了一下。

特殊环境下的刺激，早就让小萝莉有些受不了了，再加上张文轻车熟路的爱抚，哪是这个小处女能抵抗的？软软地哼了一、两声后也不说话了。

张文一看小丹大胆地没有反对，马上又朝下吻着，双手在她的小蛮腰上摸了一会儿，开始往上摸到她幼嫩的小乳房上。

毕竟还没怎么发育，小乳房只是鼓鼓的两个小山包，但捏起来特别的结实、坚挺，大手一盖就彻底地盖住了。小萝莉顿时情动地叫了一声，小手也慢慢地摸着张文的肚子，水蒙蒙的美眸给了张文一个柔媚的眼神，似乎在说她也很享受哥哥的疼爱一样。

张文嘿嘿地一笑，见小萝莉情动的模样赶紧半蹲下来，在锁骨上舔着舔着终于吻上了她柔嫩的乳肉，一边吸，一边用舌头大力地滑过，立刻感觉到妹妹幼嫩的身体瑟瑟地发抖，似乎有些无力站稳。

张文温柔地舔弄着香喷喷的乳肉，用舌头轻轻地划着圈，直到感觉小萝莉娇喘间本能地挺胸时，这才猛地将细嫩的乳头含住，轻轻地吸吮起来。

“哥……”小丹情动地唤了一声，“啊、啊”叫了几声后，小手猛地抱住张文的脑袋，把张文紧紧地抱在胸前。

张文不疾不徐地舔着小丹的乳头，用舌头在几乎看不见的乳晕上环绕着划圈，时舔时按地刺激着她的敏感处，用最精湛的舌功尽情地挑逗着，一左一右哪个都不放过，没一会儿就把小乳头吸得硬了起来，粉嫩得像是小樱桃一样，布满了口水，看起来极为诱人。

小丹这一个小处女哪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呀？腿愈来愈软，身子也禁不住地往下滑，似乎已经没有站立的力气了。

张文趁机抱住小丹的小屁股，继续殷勤地舔弄幼嫩而又敏感的乳房，双手也不停地捏着结实的小臀部。

“哥，好痒……”小丹哽着声音，小手抱着张文不住地发抖，尽管拒绝不了小嫩乳传来的美妙感觉，但仅存的一点理智，还是让她轻声地哀求道：“我们回去包厢吧……在这我、我害怕……”

长长的走廊，尽管没别人在，但小萝莉还是害怕被看到这香艳的一幕。其实张文也有点紧张，车窗外的景色一闪而过，即使给人空前的刺激，但也让人有不安的感觉，再感觉到墙壁有些冰凉，妹妹也不是很舒服，所以也不想在外面了。

张文哼了一声后，猛地抱着小丹的小屁股站起来，小萝莉娇小的身体十分的轻盈。小丹吓得抱住张文的脖子，张文继续含着她的小乳头吸吮着，朝包厢里走去，小丹继续气喘吁吁地呻吟着。

小萝莉这时候脸上已经全是情动的媚红，火热的舌头挑逗着她初经人事的敏感部位，香艳的刺激早就让她有些无所适从，软软地任由张文抱着，小脑袋连半点思考的能力都没有，只知道哥哥的嘴舔着自己的乳房，又痒又热的真的很舒服。

张文将小丹抱到包厢里，顺手把门也拉上，不过却没有将她放到床上，而是放到了略高一点的桌上。

小丹坐在桌上顿时有些疑惑，气喘吁吁地问：“哥，抱我到这干什么？底下好凉呀……”

小萝莉无辜的表情十分诱人，双手撑着桌面，幼嫩的小乳房上布满了口水，分外地有诱惑力，腿不自觉地张开，毫不掩饰她那粉嫩的小地方。

张文忍不住在她的小嘴上亲了一下，色眯眯地说：“哥要让我最乖的妹妹舒服一下……”

小丹顿时有些羞涩，但又无法拒绝地点了点头，看着张文慢慢地把她的腿大大地分开，整个身子不由得往后一仰，即使清洗完了，但这时候羞处还是有着晶莹的水光！

小萝莉的羞处那么的粉嫩，洁白的小馒头带着粉红色的诱惑，白里透红的看起来更加诱人，小小的肉缝紧紧地闭合着，但中间微微露出的嫩肉却又那么的可口，覆盖着一点点的爱液，嫩得让人真想一口吃下去。

张文倒不急色，又爱抚了一会儿小乳房后，见妹妹开始不安地扭着身子，这才慢慢地蹲下来。沿着小腹一路往下亲，用舌头十分用力地舔着，没一会儿就亲到她鼓鼓的小馒头上。

“哥，痒……”小丹顿时呻吟了一声，身子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但明显她没有拒绝的意思，双腿早已主动地分开了一些。

张文慢慢地把小丹的腿根扒开，一股小处女的体温扑面而来，让人瞬间有些发晕，呼吸不由得激烈起来。眼前的小羞处依旧无比粉嫩，犹如花瓣般的阴唇根本没有张开的迹象，只有一条小肉缝保护着刚来了初潮的小羞处，肉缝中间的嫩肉闪着隐隐的水光，明艳而又充满挑逗的气息，让人想狠狠地咬上几口。

“哥，好看吗？”小丹红着脸，看张文似乎在发呆，以为是因为她刚才尿尿的关系，即使羞怯但还是颤着声说：“人、人家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好看，特别的香！”张文已经有些眼红了，猛地将脑袋凑到小丹的腿间，抱住她的双腿不让小萝莉乱动，伸出舌头在滑嫩的腿根处先是仔细地舔起来，又故意绕过小穴的所在，在她的G点上来回地挑逗着。

“好、好痒……”小萝莉娇小的身子不禁颤了几下，或许是因为张文没像她预期的舔到小羞处，带给她美妙的刺激，小腹轻轻地缩了一下，幼嫩的小肉缝竟然也跟着收缩起来！

“哥，难受……”小萝莉轻轻地摸着张文的头发，眼眸里却是楚楚可怜的乞求，话语更是充满致命的挑逗性：“你……你不喜欢我那了吗？”

如此挑逗性的一幕，再加上妹妹惶恐的童音！张文再也忍不住，马上把脑袋深深地埋在她的腿间，猛地用舌头在肉缝上下狠舔了一下，轻车熟路地找到微微露出的小阴蒂，亲了一口后含在嘴里大力地吸吮起来。

“哥，不要……好、好麻呀！”小萝莉情难自禁地呻吟起来，腰无力地往后一弯，如果不是小手还在无力地支撑着，恐怕早就瘫软得倒了下去。

张文哪会那么容易就放过小丹，舌头灵活地舔了一会儿阴蒂后，又开始往里钻，磨蹭着敏感的嫩肉，啧啧地吃着小萝莉愈来愈多的体液，感觉有种嫩嫩的香味，又有着让人十分舒服的温度。他的舌头使劲地往小穴里钻，在敏感的嫩肉上又舔又按的，让小萝莉禁不住开始浅浅地哼了起来！

“哥、哥……别舔，我、我好麻呀……”小丹“啊、啊”地叫着，没一会儿突然双手往前抱着张文埋在她胯间的脑袋，不好意思又有气无力地呻吟道：“我、我没力气……”

小萝莉羞答答的模样让人一阵兴奋，不过看她难为情的样子，也知道因为太舒服了，她根本没有力气再撑着自己的身子，不然的话照小丹好强的性格，可不会这么轻易地就妥协。

张文突然灵机一动，猛地伸手抱住小丹的小屁股，让她直接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将她轻盈的身子高高地举起，唯一不变的是羞处依旧凑在自己的嘴边，突然的高度让小萝莉惊慌不已，更加用力地抱着张文的脖子，但似乎是明白哥哥要干什么，脸色除了更加红艳外也没有挣扎的迹象。

好在小萝莉的身子十分的轻盈，张文抱起来还不算很吃力。这时候她的双腿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这种高难度的姿势更有刺激性，粉嫩的肉缝凑得更近了，张文更加努力地为她口交着，偶尔舌头粗鲁地乱舔，但也小心翼翼地不敢碰破那层处女膜。

“哥，不要……我、我好麻呀……”如此刺激的姿势让小丹更加兴奋，被高高地举起身体，她本能地紧张起来，但敏感的羞处却还是一直在哥哥舌头的挑逗下，火热而又粗糙的大舌头一直往自己的体内钻，没一会儿就让她到达高潮的边缘，感觉浑身有种说不出来的酥软感。

“哥，快点……我、我受不了了……好、好舒服呀……”

小萝莉的呻吟声渐渐变得妩媚动人，声音也变得更加的细嫩，张着小嘴一阵地颤抖，如果不是害怕从高处摔下去，恐怕连抱着张文的力气都没有，但这种特殊的姿势所带来的刺激，还是让她舒服得有些喘不过气了。

张文抱着小丹的小嫩臀，更加卖力地舔着阴蒂，舌头粗鲁地在小穴里伸进伸出。没一会儿就感觉妹妹浑身一紧，小腿使劲地夹着自己的脑袋，“啊、啊”地乱叫几声后，全身像铁一样地僵硬起来。张文赶紧用手指压着她幼嫩的小菊花，给予她更多的刺激，让她的高潮来得越发猛烈！

小丹这时候已经瞪着双眼，张着嘴有些喘息不过来，浑身的细胞似乎都在这时兴奋地跳动着，幼小的子宫一阵阵剧烈的收缩，一阵痉挛后，在呻吟中一股火热的液体猛地喷了出来，全都送进张文的嘴里！

张文也不闪避，见她身子一软靠在自己身上，就知道妹妹来了高潮，马上用舌头去撩开她的小肉洞，将少少的爱液也吞到自己的嘴里。毕竟还是个小处女，量也不是很大，不过有种别样的美味。

小丹这时候已经全身无力，抱着张文的头就剩剧喘的分，整个身子全压在张文的肩膀上。高潮的侵袭让她幼小的身体有些承受不了，美妙的余韵一波接一波地袭来，让她陶醉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张文这时候早就硬得发疼了，见妹妹一副意乱情迷的样子，幼嫩的身体在自己怀里舒服得如泥一样的瘫软，散发着阵阵的体香还有无比诱人的喘息，试问哪一个男人能抵抗这样的诱惑？

小丹闭着眼、舔着嘴唇的模样十分的诱人，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慢慢地被放到床铺上，修长而细嫩的美腿被渐渐地打开，她无力地睁开眼，见哥哥慢慢地跪到自己的腿间，把自己的腿架在他的腰上，明白哥哥是要占有自己的身子，顿时就些紧张了。

第四章 特殊环境下的第一次激情

“哥……”小丹本能地僵硬了一下，但身子还是十分的无力，这时候她的爱液已经无比泛滥，甚至连小菊花都是滑润的一片。

“丹丹乖，给哥好吗？”张文调整好姿势，龟头已经顶到小丹潮湿不已的小穴外，一边轻轻地磨蹭着迷人的小肉缝刺激着她，一边低下头亲吻着她幼嫩的小脸。

“我……”小丹顿时羞得说不出话，她突然抱住张文的脖子，气喘吁吁地说：“哥，丹丹以后也要陪在你身边，就在家里和你过日子，和姐姐一样不嫁，哪也不去，丹丹可以给你，但你以后要疼人家……”

说出这话似乎需要很大的勇气，小萝莉刚一说完就难为情地闭上眼睛，似乎同意将身子交给一直疼爱自己的哥哥。两人的关系那么亲密，其实她早就有了这样的准备，只不过现在到了重要的关头，多少还是有些紧张。

张文一看小丹这温顺的样子顿时欣喜若狂，马上不停地吻着她的小脸，信誓旦旦地说：“好，以后我会好好地疼我的丹丹，一直养着你、宠着你！”

“你、你轻点……”小丹尽管已经有所准备，但一想到在胯间磨蹭的硬物那么的庞大，却要塞进小小的洞里，还是不安地说：“我、我怕疼……”

小萝莉的模样既生涩而又柔媚，声音微微地发颤，听起来是那么的可怜，让人情不自禁地萌生怜悯之心。

张文马上用力地点了点头，握着龟头继续磨蹭着小丹的小肉缝，悄悄地吐着口水抹在肉棒上，想多增加一点润滑。

“丹丹，我爱你……”张文凑到小丹的耳边，柔声软语地说了一声，龟头往前蹭的力道也慢慢地加重，手指也轻轻地拨开两片幼嫩的小阴唇，慢慢把龟头引到她细嫩的小穴外。

小丹顿时浑身一颤，有些紧张地急喘起来，要面对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多少还是有些不安，小手猛地抱住张文的腰，哽咽着说：“哥，我知道肯定很疼！你轻点，我真的怕疼……”

张文温柔地点了点头，看妹妹实在有些紧张，索性低下头和她热烈地亲吻着。他一只手握着命根子在小穴外继续磨蹭着，另一只手轻轻地捏着她粉嫩的小乳头，三管齐下地刺激着这幼嫩的娇躯。

小丹热情地用小舌头回应着张文的挑逗，没一会儿就被爱抚得娇喘连连，半睁的眼里布满迷离的水雾，小脸上还带着高潮的余红。这时候体内澎湃的美妙还没退去，多少缓解了她对于破身之疼的恐惧。

张文感觉到小丹的身子微微放松，也看清楚妹妹表情中带着的一点期待，机不可失呀！张文抓准时机对准了小穴突然地一挺腰，马上感觉到龟头进入一个十分火热紧窒的小地方，烫得让人舒服得有些说不出话。

“啊……”小丹不适地叫了一声，尽管有高潮的爱液滋润着，但初次承欢的身子多少还是感觉到酸胀！毕竟龟头那么大，一下子进入还是让她倍感不适。

小丹的处女膜生得特别靠前，龟头刚一进去就紧紧地碰上，感觉又薄又软的几乎不成什么障碍，小穴的嫩肉蠕动起来特别的有力，又热又潮湿地夹得张文差点就想射了，赶紧调整了一下呼吸，控制住这股销魂的快意。

“丹丹，还行吗？”张文温柔地舔着小丹的小耳朵，暂时停下前进的动作，感受着妹妹幼嫩的处女膜，心里是空前的兴奋。

“进来吧……”小丹深呼吸了几次后，突然用迷蒙的眼神看着张文，咬着牙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等待着那传说中的一疼！看样子她也没少缠其他女孩子问这个问题，大概也知道初次的疼是不可避免的。

张文爱怜地亲了亲她的小脸，但没有急于占有妹妹幼嫩动人的身体，而是把龟头稍稍地抽出了一点，又慢慢地往里推，进出的时候并不敢用力，小幅度地抽插了几下也只是在小洞口外磨蹭，双手也不停地揉弄着她的嫩乳，撩拨着可爱的小乳头。

火热的龟头磨蹭着敏感的嫩肉，小丹起初感觉还很奇怪，任由张文磨了很久以后，小腹开始有力地收紧着，喘息着说：“哥，别、别磨……感觉好酸呀……”

张文看着自己的龟头一下又一下地淹没在小丹紧闭的小肉缝里，早就兴奋得快疯了，此时再一听妹妹的话里明显带着情动的韵味，哪还忍受得了呀！趁她放松的时候猛地一挺腰，插破她薄薄而又珍贵无比的处女膜！

“啊……”小丹虽然做好了准备，但在被进入的那一刻还是痛叫了一声，原本无比可爱的小脸，这时候有些扭曲，张着嘴瑟瑟地发抖着，身子也是本能地一阵僵硬地往后退。

小穴实在太紧了，刚才猛地一插也只插进一半，饶是如此也让张文兴奋得不能自己，看着自己的肉棒一半夹在妹妹的体内，小嫩肉隐隐泌出一点点的血丝，视觉上的冲击实在太强烈了！不过他还是赶紧抱住小丹，不让她再继续退缩。

小萝莉的阴道十分紧窒，嫩肉有力地蠕动又特别紧张地收缩着，磨得张文舒服到了极点，他深吸了一口气才抑制住射精的冲动。低头一看妹妹咬着牙，胀红着脸看着自己，眼眶里泛出的泪珠微微地闪动，却倔强地不再喊半声疼，顿时心疼不已。

“丹丹，放松点就好了！”张文一边安慰着小丹，一边心疼地亲着她发抖的小嘴唇。

“别、别动……”小丹说话的时候发着颤，隐隐有点哽咽的感觉，但还是咬着牙没有哭喊出来，倔强的模样让人一看就心疼不已。

张文也不敢乱动，慢慢地伏下身和她吻在一块。

小丹似乎急于为自己的疼痛找个发泄，猛地抱住张文，丁香小舌十分激烈地回应起来；张文也不客气地与她纠缠着，感觉妹妹确实很疼，自己的舌头都被她吸得有些发痛了。

啧啧的亲吻声，响了好一会儿，两人的舌头在口腔内紧紧地纠缠着。好一会儿后，小丹才感觉体内的胀疼好了一些，刚才那一瞬间简直像是被撕裂一样，疼得让人有些受不了，但这会儿又有种酸酸麻麻的感觉，特别的奇怪！

“哥，你全进来了？”小丹好久之后才无力地看着张文，娇羞而又迷茫地问了一句。她实在很难想像哥哥那根又长又粗的东西，是怎么插进自己的下体，那尿尿的地方那么的小，怎么可能容得下呀？

“只进去了一半……”张文看了看夹在小肉缝里的命根子，粉嫩的小肉缝被撑开来，命根子一半淹没在粉艳的嫩肉中，这幅美妙的艳景实在太有刺激性了，如果不是太心疼妹妹，真想马上就狠狠地插进去，彻底占有这具滑软的身体，享受着幼嫩身体带来的快感。

小丹的表情顿时有些害怕，才插了一半就那么疼，真要全弄进去，那还不得死呀！这时候她的眼里已经有退缩的意思，尽管和哥哥已经有许多次亲密的接触，但无论如何都不敢去想像那根大东西尽根而入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剧疼呀！

张文一看小丹情绪上的波动很大，眼眸也是恐慌地闪烁着，立刻猜到妹妹在怕什么，赶紧小声地在她耳边安慰说：“没事的，丹丹，接下来不怎么疼了，还很舒服，刚才是因为插破处女膜，你才会那么痛！”

“真、真的？”小丹弱弱地问了一句，尽管有些忐忑，但看着哥哥的眼睛里闪动的那温柔的疼爱，她还是选择了信赖。

“好小丹，哥哪会骗你呀！”张文一边说着，一边又开始手口并用地舔弄着她细嫩的乳房，殷勤地含着乳头吸吮，用舌头去挑逗这敏感的小身体。

小萝莉的身子是那么的白皙光滑，亲上去时有种说不出的美味感受。

张文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妹妹的每一处肌肤，吻遍了她的锁骨、耳朵、雪白的脖子。好一阵的挑逗后，小丹也渐入佳境，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似乎放弃了要退缩的想法。

张文细心地观察着，见妹妹的身子开始发热时，忍不住微微地一挺腰，龟头破开嫩肉的保护进入了一些。

小丹皱了一下眉，轻哼了一声，不过还是用柔和的眼神看着张文，看起来她幼嫩的小身体也适应了这种粗胀的占有。

张文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虽然这时候妹妹的爱液也不少，但终究年纪小，还不算泛滥。他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倒了一些在手掌，抹在两人的交合处，想尽量地减少她的疼痛。

“好凉呀！”小丹软软地嘤咛了一声，不过冰凉的水一刺激到敏感的下身，确实缓解了大部分的疼痛，也让她紧张的声音变得柔软起来。

张文这时候也直起了腰，稍稍地把小萝莉的臀部扶高了一点，将她环在自己腰上的一双美腿慢慢地抬起，用很夸张的姿势握着她的脚踝，让她结实浑圆的小香臀处于腾空的状态。

“哥，这样好奇怪呀……”小丹有些扭捏地哼了几声，下身被抬高，令她可以看见结合处的情况，见哥哥那根火热的肉棒插在自己的体内，小萝莉顿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但看着露在外面的三分之一肉棒也有点忐忑。

这种姿势最大的好处是能让小丹的身体放松，更利于继续插入。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感觉到妹妹的小脚特别的滑嫩、纤细而又柔软，似乎带有某种不知名的香味，心神不由得一阵晃荡，加上眼前的小脚指调皮地动着，简直像是在诱惑人去品尝一样。

张文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看着面前幼嫩的小脚丫，情不自禁地把小脚放到自己的嘴边，用脸去磨蹭两下后伸出舌头用力地舔了一下，开始啧啧地亲吻起这可爱的小精灵。

“不、不要……”小丹顿时羞怯难当，哥哥的舌头太热了，这么舔令她感觉又痒又有种说不出的舒服，弄得她的身子不安地颤抖着，呻吟着：“好、好痒呀……哥，你别舔我脚啊……别……”

在小丹一声声娇嫩的呻吟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小萝莉的身子放松下来，开始情动地扭动着，张文趁机挺着腰前进，一寸一寸地挤开嫩肉的保护，进入她娇嫩的小穴里。

小丹的身子顿时不安地颤动起来，“啊、啊”地叫着。这时候张文也将她的脚趾含到嘴里，仔细地吸吮着，在如此强烈的刺激下，小萝莉早就不知道什么叫不适了，软软的呻吟声刺激得张文都要疯了。

小萝莉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童稚的感觉，这时候又显得十分的性感，穿透力极强又充满诱惑，如果不是车厢里没人，恐怕没人能抵抗得住这样迷人的呻吟！况且这环境又特别的刺激，听着轰隆的车声，明显让兄妹俩更加的兴奋。

张文细心地将小丹的小脚舔得布满了口水，用舌头刺激着这敏感的小脚，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每舔一下，小穴就会剧烈地收缩一下。这时候随着妹妹“啊”地一声大叫，整个命根子也全进入到她的肉缝里，感觉上已经是顶到尽头，隐隐地有一个小吸口正亲吻着龟头，那应该是小萝莉幼嫩的子宫了。

“哥，好胀……好麻……”小丹张着嘴，只剩喘息的力气，这时候已经无力抗拒张文的爱抚了。一阵阵的快感让她的初次变得十分愉悦，尤其是哥哥另类的疼爱，更是让她感受到说不出的销魂滋味。

“那舒服吗？”张文一边含着小丹的脚趾吸吮着，一边色眯眯地问道。享受着小萝莉幼嫩的阴道宛如按摩一样蠕动有力地夹着自己，再看她童稚又略带媚红的小脸，感觉真是太刺激了。

“有、有点……”小丹扭捏了好一会儿，见哥哥一脸疼爱地爱抚着自己，额头上都累得布满了一层汗珠，立刻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村里的孩子一般比较没忌讳，没事的时候都会不懂装懂地乱问。她哄骗过喜儿，也色眯眯地问过秀秀，知道这破身之疼很难承受，但自己的第一次却不是很难受，可以知道哥哥简直溺爱她到了极点，在乎着她的感受而没有粗鲁地乱来，这样的温柔让她感动得都有些想哭了。

“那我动动看？”张文兴奋地看着小丹，眼里全是期待。前戏做得那么足了，是该好好享用妹妹娇小的身体，这么轻盈的小身体，抽插起来绝对会很舒服！

“轻点……”小丹情动地点了点头，也不管身子还有点不适，就温柔地应了一声，小手轻轻地抚摸着张文的小腹，手指滑过所带来麻麻的感觉，让张文为之一颤！

小萝莉那么的娇小，幼嫩得让人舍不得用力，乖巧地在身下宛如是个听话的小女儿，让人不忍心太过粗鲁。张文深吸了一口气，挺着腰试探性地把命根子拔出了一些，又轻轻地将带有血丝的命根子再度插入她的肉缝里，小心翼翼地问：“这样行吗？”

“很舒服……”小丹温柔地看着张文，眼里尽是说不尽的情愫，即使还有些发胀的酸疼，但心灵上的温暖还是让她感觉好受得很。

妹妹软软的一句话，简直就像是进攻的号角，张文小心翼翼地用九浅一深的节奏，缓慢地抽插着，命根子每一次出来都将她的小肉缝挤得露出嫩肉，进去的时候又全带进去，看起来十分地有诱惑力！

“哥……”小丹情动地唤了一声，突然脸红红地看着张文，指着自己的小乳房，有些难为情地说：“你，亲亲这吧……”

“好……”张文知道小丹要更多的刺激来缓和破身之疼，赶紧低下头殷勤地含着小乳房挑逗着，下身也没有停止挺动，一下又一下地进出着妹妹窄得让人疯狂的小穴。

“哥，好奇怪……好奇怪的感觉呀……”

小丹在张文温柔的舔弄下，才稍稍适应疼痛的侵袭，在温柔的抽插下呼吸愈来愈急促，渐渐地也感受到些许欢愉，小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眼神也愈来愈来火热，可爱的小脸上开始透着浓郁的媚气，轻轻的哼声也变得越发地高亢起来。

“好丹丹，舒服吧……”张文见妹妹已经摆脱了疼痛的不适，体会到性交的美妙，忍不住突然加快了速度，用三浅一深的方式继续开发着她的小穴，每一次进入都感觉特别的紧，舒服得让人都快说不出话了！

“哥，好麻……”小丹软软地呻吟起来，眼眸闪闪发亮，越发的诱人。轻盈的小身子开始随着张文的撞击上下摇摆着，幼嫩的身子覆上一层火热的红晕。

张文耐着性子抽插了一会儿后，见妹妹愈来愈享受自己的进入，忍不住一把抱起她柔软的小腰让她坐起来，让她面对面地坐在自己的怀里，让火热的小娇躯紧贴住自己的身体，用坐怀吞棍的姿势继续动着。

这个姿势顶得有点深，令小丹不禁软软地哼了一声。幼嫩的阴道已经开始给她带来了性交的快感，小萝莉紧紧地抱住张文的腰，有气无力地嗔道：“坏哥哥……干嘛停呀……”

声音嗲嗲的，充满了引诱的感觉，张文一听，不禁呵呵地笑起来：“是、是，哥哥马上就好好地爱我的丹丹！”说完也抱住她的小腰，继续挺动着身体，浅浅地抽插着她幼嫩的阴道。

小丹舒服地呻吟了一声，幼小的身子在张文的撞击下，开始上下摆动着，眼神迷离地看了张文一眼后，突然低下头，开始舔着张文的耳朵，灵巧的小舌头来回地刺激着张文的神经！

“好丹丹，继续……”张文满足地喊了一声，一激动起来，抽插的速度也变得更快。

小丹被这一顶舒服得哼了几声，也更加卖力地舔着张文的耳朵，疼痛中夹杂着快感的滋味，已经让她意乱情迷得无法思考了。

随着小萝莉滑软舌头的刺激，耳边更是有着无法言喻的快感，张文在销魂之际，不知不觉地加快抽送的速度，幼嫩的小肉缝流出愈来愈多的爱液，在肉与肉的撞击中发出响亮的声音，小丹的呻吟也是愈来愈大声，甚至连小舌头都有些僵硬地颤抖了！

不过这个坐怀吞棍的姿势，缺点就是使不了力，即使小萝莉十分的轻盈，也不太舒服，张文动了一会儿后发现确实吃力，索性将小丹细长的玉臂环住自己的脖子，嘱咐说：“丹丹，抱住我……”

“要、要干嘛……”小丹红润的小脸上全是迷茫的神色，说话的时候已经是气喘吁吁，不过细长的玉臂还是乖巧地环着张文的脖子。

张文猛地将小丹的双腿抱在腰间，挪动了两下后站起来，这样一来插得更深了，几乎是紧紧地顶着幼嫩的子宫，小萝莉那么的轻盈，特别适合熊抱的姿势，会让男人有一种空前的征服感！

“好深啊……”小丹不禁叫了一声，悬空的无助感，让她本能地抱紧了张文，小臀部往下一沉，一下子就顶到她幼嫩的子宫上，刺激得爱液又一阵阵地流出来。

张文站着感受了宫慢慢的吸吮带来的无比快感，又感觉到妹妹阴道有力地夹紧。好一会儿后，他感觉小丹的身子渐渐地火热起来，忍不住朝半张的小嘴亲了上去，笑嘻嘻地问：“好丹丹，这样舒服吗？”

“嗯……”小丹情动地点了点头，试探性地动了动小屁股，发现却怎么样都使不上力，马上呻吟着说：“讨厌，哥你快动呀……人家……难受死了……”

“遵命！”张文一听妩媚动人的小萝莉发出求欢的信号，加上色欲膨胀得快爆炸了，马上抱紧了她细嫩的腿，猛地挺着腰开始快速地抽插起来，有力地撞击着结实而又充满弹性的小嫩臀，一下又一下地插进刚被侵占的小穴里。

“哥，哥……不行……太深了……好酸，酸死我了……”

这个姿势是悬空的，小嫩臀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每一次的插入几乎都是尽根而入，龟头撞到子宫，而每一次的抽出也带出愈来愈多的爱液，小小的肉缝已经湿得不像话了，火热的爱液甚至都把张文的体毛打湿了，液体多得都流到了大腿上。

小丹这时候张着小嘴，胡乱地亲着张文的脸，嘴里不停地呻吟着，幼嫩的身子愈来愈红，突然浑身一阵僵硬，语无伦次地叫了起来：“哥……死、死了……我、我要尿……尿出来……好胀……你别顶了，轻……太深了……别停……”

听着小萝莉童嫩的声音喊出如此诱人的话，张文也兴奋到了极点，他感觉到妹妹的身子剧烈地抽搐起来，小穴也是特别用力地夹紧自己，明白妹妹终于要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性爱的高潮，马上疯了似地加快抽插的速度，几近粗鲁地进出着她紧窒的小嫩穴。

“啊……”张文也忍不住闷声低吼着，小阴道带来的紧窒快感实在太强烈了，一下又一下的进出，舒服得让人理智都快崩溃了。

“哥，我、我来了……”小丹突然“啊、啊”地叫了几声，睁大双眼，嘶哑地哼了一声，猛地咬住张文的肩膀，气喘吁吁地绷紧了身体，从喉咙里发出了压抑的呜咽，看起来似乎极为难受。

小穴里奔涌出大量的爱液，浇在龟头上，舒服得令张文也呻吟了一声，耳边传来妹妹十分急促的呼吸，肩膀也被咬得有些生疼，不过张文还是赶紧停下动作，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享受着小萝莉高潮时有力的蠕动，让她好好地体会真正性爱的第一次高潮！

小丹感觉心跳快得都要爆炸了，身体里源源不断地产生一种美妙至极的快感，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跳动着无法冷静，令她幼嫩的身体都有些承受不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喘气的分了。

小萝莉终于在陶醉中，无力地松开小口，小脑袋枕在张文的肩膀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闭着眼，舔着发干的嘴唇，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这种美妙的感觉，美妙得让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

妩媚如春，秀美诱人呀！小丹的脸上都是高潮的余红，无力地挂在张文的身上，享受着美妙的滋味，等她稍稍一回神的时候，才发现哥哥已经抱着自己坐在小床上，正用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自己，而那坏东西还硬硬地插在自己体内，似乎在等着自己再去承受它的进攻一样。

眼里有疼爱、有欲望，但更多的是一种男人的满足和怜惜，小丹恍惚间似乎也读懂了这些，柔媚之余又有些倔强地嗔道：“看什么看？”

“好丹丹……”张文这时候作怪地往上一顶，小丹立刻“啊”的叫了一声，又不乐意地嘟起了小嘴。

张文呵呵地亲着小丹的小嘴，淫笑着问：“告诉哥，是哥用嘴舔舒服，还是插进去比较舒服呀？”

“我想想呀……”神经大条的小萝莉，真的认真思索起来，稍稍地把两种感觉比较了一下，纠结了一会儿后红着脸说：“舔那个……很舒服。不过没插进去以后舒服，但刚开始真的很痛呀……”

看小丹纯真的小脸思索着这样淫艳的问题，想完还说得一副十分严肃的样子，一整个天真纯洁，可是小穴却有力地夹紧自己的命根子，张文差点就喷鼻血了，这丫头绝对是故意的，这种情况，对哪个男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呀！太有挑逗性了。

待到小萝莉休息够了以后，张文这才色眯眯地挺了挺坚硬的命根子抽插了两下，见她妩媚地叫了一声，脑子里顿时起了兴奋的色欲，凑在她耳边诱惑说：“丹丹，我们玩个更刺激的，好不好？”

“玩什么？”小丹有些羞怯，但还是露出好奇的表情，小臀部微微地扭了一下，软软地嗔道：“哥，你还硬着呢……”

“是……”张文被小丹磨得差点走火，赶紧稳了稳心神后，指着空无一人的长走廊，色眯眯地说：“我们去外面做吧，哥哥一边疼你，我们一边看风景好不好？”

“不、不要……”小丹顿时羞红了脸，虽然车厢内空无一人，但一想到要在那么开放的场合交欢，哥哥要在那里插自己，多少还是有些害怕。

小丹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要是火车进了站台的话，这就等于是现场表演给别人看，不仅她会羞死，恐怕张文也会遭殃，毕竟和这么幼小的萝莉做爱可是犯法的，到时候不死也会掉一层皮。

虽然张文也有些害怕，但追求刺激的色欲到底是占了上风。

张文一看车窗，知道火车还在荒郊野外行进，马上又是软磨硬泡地一阵劝说。小丹也被说得动了心，好久才终于软软地点了点头。

张文十分不舍地将小丹放在床上，小心翼翼地将命根子抽了出来。

小丹抬头一看，火热的肉棒上全是自己的爱液，还有一丝丝的处女血，想到自己的第一次，就在这特殊的地方没了，心里就有些惆怅的滋味。

张文也知道这是破处后正常的表现，安慰了几句后拉开车厢的门，直接光着屁股在外面走了一圈，给小丹一点信心，确定车厢连接处还是锁着之后马上跑回来，兴奋地拉着半推半就的小萝莉走了出来，在长长的走廊上和她嬉闹着。

闹了没一会儿，张文就让小丹手扶着窗前的玻璃，趴在小桌上，弯下腰翘起臀部面对着自己。小丹虽然本来是个处女，不过也偷窥过哥哥和姐姐做爱，再加上特殊环境的刺激，马上乖巧地照张文的要求摆着姿势，摆出了一个是男人都会发疯的后入式。

一丝不挂的小萝莉、行进中的火车、长长而又无人的走廊。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享用妹妹刚刚失去第一次的身子，一切的情况都是那么的刺激，令张文感觉脑子都快抽筋了，他爱怜地摸了摸妹妹略有红肿的小嫩臀，爱抚了几下阴唇后，握着命根子往上一凑，从后面再次慢慢地进入了这具幼嫩可爱的身体。

“哥……”张文的命根子一点一点地推送进去，小丹不由得呻吟了一声，身子兴奋地颤抖起来。

张文兴奋得直喘粗气，全根进入后抱着妹妹的臀部，迫不及待地开始挺着腰，做起了最美妙的活塞运动。从微微反光的玻璃窗，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怎么一下又一下地顶着她轻盈的身体、妹妹的表情又是如何地有诱惑力，实在太刺激了。

小丹也是禁不住地叫了起来，身后哥哥有力的冲撞，眼前的玻璃窗隐约地能看到自己这时是多么的柔弱，被顶得小身子前后地摇晃着。漆黑的窗外偶尔能看见几户人家的灯火，简直有人在观看一样，让人瞬间有一股无法说明白的兴奋。

兄妹俩在这特殊而又可遇不可求的环境中变得越发的兴奋，张文的动作也愈来愈快，起码是以一秒两下的速度，狠狠地顶着小丹的小嫩臀！撞得小萝莉的肉缝滋滋作响，原本紧闭的小线条也渐渐地扩展开来，变成了美嫩的椭圆形！

小丹则是哼着，开始大叫起来，童稚的声音和诱人的呻吟传遍了整节车厢，玻璃窗上映着快速蠕动的两人，偶尔的灯火都让两人感觉无以伦比的刺激。

张文越发地兴奋起来，用后入的姿势顶得妹妹情不自禁地娇吟嗲声不断！

没一会儿，小丹就舒服得没了站立的力气，张文赶紧双手绕前地握住了她的乳房，一边粗鲁地揉弄着还没发育完成的小胸脯，一边稳住她的身体继续冲撞着，令小丹越发的感觉舒服，几乎是咬着牙一阵乱叫，最后连呻吟都有气无力了。

“前方五分钟到站，请到站的旅客……”

就在两人渐入佳境的时候，火车竟要停靠进站了。

小丹原本已经陶醉在美妙中，快来高潮了，被这一吓马上慌忙地推着张文，断断续续地说：“哥，快、快停……一会儿、一会儿会有人……”

此时张文爽到了极点，看着妹妹粉嫩的羞处，想停下来是真的不甘心，但见窗外已经出现高楼，无奈之余赶紧把她的小腰一抱，一边插着，一边朝包厢里走去；小丹一边呻吟着，一边无力地挪动着脚步和张文一起走进去。

“不、不……别这样……”小丹羞愧地呻吟着，这姿势实在太羞人了，但身体里却产生了极端刺激的快感，几乎被张文每插一下就前进一步，感觉上奇怪到了极点但也刺激得到了崩溃的边缘！

门一关，窗帘也迅速地拉上，但在做这些动作时，张文依旧没有停止抽插身下柔软的小萝莉，顶得小丹“啊、啊”直叫，虽然她感觉十分的害羞，但也特别的刺激。

在张文强硬的要求下，小萝莉躺到铺上，抓住脚踝，红着脸将腿分成M字形，将美嫩的小肉缝再次献给张文。

水淋淋的嫩处因初破身的关系而微微地有些红肿，但依旧粉嫩诱人，纯真的模样配上这样性感的动作，令张文控制不住，猛地扑上去，握住坚硬的命根子对准她湿漉漉的羞处，一下子就尽根到底插了进去。

“哥，好粗呀……”小丹满足地呻吟了一声，本就大胆的她在张文的影响下，也变得比较开放，“啊”的一声，声音大得让人都有些惊讶了。

张文一边疯狂地啃着小丹的嫩乳，一边重重地往下压，粗鲁地在萝莉的小穴里快速地进出着，插得她呻吟连连，结合处也发出了啧啧的水声，但最刺耳的还是每一次插进时那“啪、啪”的肉声！

火车的轰隆声似乎在为两人控制着节奏，车子缓缓地减速，做着停靠的准备。

透过车窗明显可以感觉到灯光愈来愈亮，小丹这时候已经被这特殊的环境刺激到了极点，呻吟了几声后，突然紧紧地抱住张文，子宫再一次有力地喷出一股滚烫的爱液！

这次小丹似乎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呻吟声伴随着身子的蠕动，爱液的数量多得都有些吓人，直接把床单和张文的大腿都打湿了一大片，弄得小包厢里全是她幼嫩的味道！

这时候火车也停了下来，开始可以听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人声，甚至还能听到别人交谈的声音和走路的脚步声。

小丹这次的高潮特别的猛烈，在这几近偷情的环境下，猛烈得令她几乎都快要窒息了。

张文也是腰一麻，到了要发射的边缘，仅有的一点理智，明确地知道不能射在妹妹的体内，要是她这么小的年纪就怀孕，不仅会有麻烦，还会伤到她的身体，绝不能贪图一时的快感而乱来。

可这时外面隐隐可见有人影的走动，小丹在高潮中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把身子躺下来，连动都不敢动。张文也是急呀，顺手抓起床单猛地把两人盖起来，快速地抽出命根子，在黑暗之中蹲到了妹妹起伏的胸前。

小丹似乎明白了张文的意图，小手马上握住了命根子，送到了自己的嘴边。

小丹的樱桃小口一张，张文马上兴奋地捧着她的脑袋，将龟头插进去后，前后地挺着腰插着这幼嫩的小嘴。

虽然命根子上还有自己的体液，但小丹也没办法顾及那么多了，小嘴有些无力地承受着哥哥的抽插，并用舌头刺激着已经敏感到极点的龟头，在黑暗中只想让哥哥痛快地射在自己的嘴里。

在黑暗中只有彼此的呼吸，也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被子底下全是一股淫靡的气味，小丹难受地咳了几声，不过仍十分配合地用小手为张文套弄着。

张文再也忍不住了，压抑地低吼几声后，火热的精液爆发在小萝莉的嘴里。

小丹被呛得很难受，忍不住将龟头吐了出来，这下更好，剩余的精液全都有力地喷到她可爱的小脸上。

张文舒服得直颤抖，小丹也沉浸在猛烈的高潮中，无力再说话。

兄妹俩体会着刺激到了极点的美妙，沉默无语地听着对方的呼吸声。

火车再一次缓缓地行进，张文这才将被子拉开。

这时候小萝莉的模样，已经诱人到了极点，小脸上、鼻子上、发丝间都有自己的精液，小嘴里的早就被她咽下，但嘴角还挂着一点点，更显得性感至极！

小丹闭着眼，只有喘气的分，她舒服得连抬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小嘴微微张开让她的模样更加诱人。

张文忍不住将已经发泄完的命根子，再递到她的嘴边，淫笑着说：“丹丹，哥还有呢！”

小萝莉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给了张文一个性感到了极点的白眼，一只手按着快速起伏的胸口，另一只手握着命根子含到了嘴里，小嘴轻轻地吸吮起来，看来已经一点都不排斥精液的味道了。

“热死我了……”小丹将精液全吸吮光后，有些撒娇地看着张文，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懒懒地说：“哥，我口渴……”

张文看着小丹那慵媚的样子，赶紧拿来饮料，口对口地喂她喝下，见妹妹表情很满意，又细心地赶紧拿卫生纸帮她擦完脸又擦下身，将所有犯罪的痕迹清理得一干二净，看见被自己摧残得有点红肿的小肉缝，马上爱怜地亲了一下。

“别弄，痒……”小丹咯咯地笑了起来，看着张文软了下去的命根子，有些顽皮地拍了一下，笑道：“这不老实的东西，终于软了吧！”

清理完后为了防止明天走光，张文一边和小丹调笑着，一边帮她穿上了一条新的小内裤，自己也穿上了短裤。这才抱着柔软的妹妹一起躺了下来。

张文一边温情地说着笑话逗小丹，一边享受着小萝莉在自己怀里温顺到了极点的乖巧。

包厢里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小丹活泼了没一会儿就连话都懒得说了，直接靠在张文的怀里睡了过去，处女的第一次就如此的刺激，还试了那么多奇怪的姿势，体力早就被消耗一空了。

张文也累得很，没一会儿就抱着小丹睡着了。

在这特殊的环境里做爱，确实很刺激，行进的火车上，小萝莉享受到了人生的初体验，尽管过程十分的荒唐，但也让记忆更加的深刻，恐怕小丹一辈子都会记得这特殊的第一次！

铁轮继续轰鸣地响着，在一晃一晃的小铺上，两具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疲惫地享受着对方的拥抱，一起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小丹宛如小猫一样地腻在张文的怀里，嘴角不自觉地挂起了满足的浅笑。

第五章 初到省城

轰隆的声音在整夜里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窗外的风景一下又一下地闪过，灯光的忽闪忽暗也特别地刺眼，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打扰到两人的美梦，因为疲倦的关系，兄妹俩睡得还是挺好的。

小丹完全没有第一次睡火车的不适，反而因为破身之后的疲惫而睡得很香，香甜的美梦一点都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无奈的是卧铺确实小了一点，小萝莉被挤得清醒过来，因此半夜睡不着就起来折腾了张文一下。

不解风情的小萝莉，根本没半点破身后你侬我侬的意思，甚至连什么叫含情脉脉都不知道，起来后念叨着挤在一起很不舒服，根本睡不好，硬是把张文赶到另一边去睡，令张文心里郁闷呀，不过也老实地没有拒绝，确实这么小的地方，挤在一起睡也不太舒服。

趁着起来的时候，张文怕明早妹妹会走光，连哄带骗地叫小萝莉先将裙子穿上；小丹本来也不愿意穿上衣服睡觉，不过被张文磨得没办法，也只能穿戴整齐再继续睡了。

可爱的妹妹呀！张文看着小丹甜甜的睡相和脸上若有若无的妩媚，幸福地笑了笑，便也穿上衣服躺了下来，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过也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毕竟在火车上睡，不是很舒服，相信小萝莉再困也睡得不是很安稳，这一路上火车的摇晃和噪音确实够折腾人。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张文实在睡不着便早早起来了。他看着依旧沉睡的妹妹，疼爱地为她盖好被子后就坐在走廊外面，一边抽烟，一边发着愣，对于昨夜的香艳感觉还有些恍惚，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其实采摘小丹的处子之身，倒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张文也曾经谋划过要找个时间，在两人独处的时候要了妹妹的第一次，不过没想到这个机会来得那么地快，而且是在火车上达成这项计划，刺激之余也有点不太真实。

昨夜小萝莉的娇婉承欢、幼嫩春吟都还那么的清晰，幼嫩小脸上的娇羞是那么的诱人。现在想想还真有点不可思议，自己居然大胆到和她在这走廊玩后入式，一想到妹妹娇小的身子，被自己撞得摇摇欲坠，悦耳的呻吟在车厢内不停地响起，那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张文有些沉浸在昨夜的激情中，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一幕幕肉欲的场景，底下不知不觉地硬了，再看看包厢内还在熟睡的妹妹，真恨不得冲进去，将被窝里的小萝莉抱起来，和她再来个清晨之欢，好好地享用她无比娇嫩的身子，让她再次在身下娇滴滴地呻吟出来！

“呜……”就在这时，小丹也睡得难受地转了个身，小脸上依旧带着甜美的微笑，不过姿势真是诱人到了极点，白皙的玉臂露在被子外，裙子也被拉上去了一些，白嫩的长腿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让张文顿时就有些受不了了。

这种若隐若现的场景，让人有种想去看她裙底下春光的冲动，粉嫩的小地方散发着极致的诱惑！就在张文百般纠结的时候，乘务员却走了过来，亲热地拍了拍张文的肩膀，笑呵呵地问：“哥儿们，想啥呢？竟在这发呆。”

张文顿时吓了一跳，想也不想就先跑过去把妹妹的被子盖好后，才坐了回来。抬头一看这家伙顶着个熊猫眼，满脸发黄看起来没什么精神，估计昨晚也没得手吧？张文心里暗暗地窃笑了一下，看来乘务员是白献殷勤去了，没自己过得那么舒服。

虽然脑子里都是不正经的想法，不过张文还是摇了摇头，一副无神的样子说：“没什么，昨晚睡得不怎么好，这会儿有些没精神！”

“哈哈，马上就到站了！”

乘务员呵呵地笑了笑，摆着手亲切地安慰：“到时候好好地睡一觉，不就补回来了吗？再说了，这一夜起码也不吵对吧？”

“对了！”张文拍了拍脑袋，赶紧问道：“你知道省城哪有好点的酒店吗？环境差不多的就行了，周围的交通比较方便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要住呀？”乘务员微微地愣了一下，毕竟看张文和小丹岁数不大，还以为是要去亲戚家玩呢！不过一想人家有钱买软卧，当然也不是什么穷人家的小孩，马上又回过神来，十分热情地说：“没问题，一会儿下车我带你们去找吧。市中心那一带比较繁华，保证有好的环境！”

“不用，你说个酒店的名字就好了。”张文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小丹刚破身，走路会有点怪异，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少和别人接触比较好，毕竟外面的世道还是挺乱的，没准小丫头说漏嘴，自己就麻烦了！

车子还没半个小时就进站了，广播一响起，火车也开始减速了，张文问完想要的讯息后索性就和他聊了一会儿。这家伙倒也健谈，问什么就说什么，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对象，直到火车缓缓进站时，他才有些不乐意地跑去门口守侯着，似乎还想和张文再多聊点话。

张文一看火车马上就要停了，赶紧进包厢里查看。见小丹这鬼丫头已经起来了，虽然长发散乱，但已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尽管看样子很有精神，不过还是赖在被窝里没有动。

小萝莉一脸的茫然，无辜的模样更是充满了诱惑，一看张文进来，立刻高兴地笑了笑。

小丹抿着下唇看了张文一眼，一看那个碍事的家伙不在，马上就有些撒娇了，嗲嗲地嗔道：“臭哥哥，你去和别人聊天，却不理我！”

“刚才你睡得那么香，舍不得吵醒你嘛！”张文嘿嘿笑着，坐到铺上，爱怜地摸了摸小丹的小脸后，柔声地问：“丹丹，感觉怎么样？”

小萝莉不知道张文想问的是什么，以为是昨晚破身后的感觉，或者是问她真正做爱的感受怎么样，脸上微微地一红，马上又柔媚地笑了笑说：“还行，就是现在有点疼！”

身子稍稍地一动，小萝莉的眉头便微微一皱，似乎下身的感觉不是很舒服，马上又娇娇地斜睨一眼，嗲声嗔道：“都怪你，那么粗鲁！”

张文稍稍地冒汗了一下，自己问的是睡得怎么样的正常问题，这丫头却立刻往那方面想，自己这长相没那么下流吧，怎么总把她往歪处引导呢？郁闷呀！不过看妹妹一脸柔媚的模样，心里还是酥到了极点。

“是、是，是我不对！”

张文温柔地将小丹纳到怀里，笑呵呵地说：“马上就到了，小宝贝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要下车喽！”

“到站了啊？”小萝莉温顺地享受着哥哥的疼爱，见火车缓缓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有些难为情地说：“哥，我现在下面有些疼，我不想走路好不好？”

小萝莉的声音嗲嗲的，特别的柔嫩，撒起娇来让人无法生起半点拒绝的想法。张文一看她那童稚的样子，就知道妹妹是想和自己好好地亲昵一番，赶紧点了点头，笑呵呵地说：“行，我的丹丹那么乖，一会儿哥背你出去好不好？”

“老哥万岁！”小丹开心地笑了笑，猛地抱住张文就亲了一口。其实现在下身确实有些不自在的疼痛，不过还不至于到连路都走不了的地步，只不过是破身以后有些许的惆怅，想对张文撒撒娇而已，使这种小性子虽然有点幼稚，不过却是最能让她高兴的方式。

张文疼爱地笑了笑，又捏了捏小丹的小脸，看着妹妹乖巧的样子，心里实在是开心呀！想到晚上又能再享用她这女仆装下幼嫩的身体，就更加地高兴了，笑容一下就变得无比的淫秽，再看看小萝莉的微笑，真想马上又把她扑倒，好好地再恩爱一次！

小丹在旁边兴高采烈地欢呼着，显得很开心，在张文的关爱下，一点都没破身后会有的忧愁，反而觉得能和哥哥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亲昵的撒娇嗲得张文骨头都要软了，连脑子都被她哄得是一片空白了。

收拾好东西下了车，张文总算知道什么叫冲动的代价了。他双手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小萝莉轻盈的身子往背上一趴，一开始确实觉得没什么，但没走几步就感觉很吃力，这重装上阵绝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现在这身上的重量加起来起码有一百多斤，绝对不适合长途跋涉！

“骑大马喽！”小萝莉在张文的背上欢腾地呼喊着，在站台上一点都不顾及别人的目光，笑呵呵地嬉闹着，甚至还满脸幸福地享受着这种特别的亲昵、享受着别人羡慕的目光。

张文倒是被周围的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尽管他们都认为是一个老实的哥哥在宠爱顽皮的妹妹，甚至有些长者还温暖和蔼地对他微笑，但他作贼心虚，到底还是有些不自在，再看妹妹似乎兴奋得有点不受注目不甘心的架势，赶紧背着她一路朝站外跑去。

省城的繁华，林立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景象，都让小丹来了精神。她一路上在张文的背上大呼小叫地喊着，可爱得让人会心一笑，她似乎也很享受别人羡慕的目光，咯咯的笑声，让听见的人都感觉像是春风拂面般的清新。

不过出站后，张文实在太累了，气喘吁吁的，额头上点点滴滴的都是汗。此时小萝莉也老实地下了张文的背，尽管走路的步伐有些蹒跚，但还是体贴地不想让哥哥因为自己而累坏，乖巧地拉着张文的手，不再那样腻着。

张文也没给小丹继续欢蹦乱跳的机会，直接就叫车朝市中心去，一路上高架桥、大马路和高层大楼林立，让小丹看傻了眼。

不过在小丹小小的脑子里，似乎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建筑物要建得那么高？尽管张文心里有所准备，但一路上小丹嘁嘁喳喳地发问，天真的问题，让张文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还是很宠溺地顺着她说，给她讲一些普通的见闻和大概的情况。

省里的酒店就是贵呀，到了市中心一问，一间普通的标准套房——顶多就是在装潢上比较好一点而已——就要三百多块！

张文本来想将就一下就好了，想说成本那么高，那价格高一些也无可厚非，但上去一看都是没窗户的小隔间，几乎和笼子没什么区别了。

任谁看了这样的环境都不会满意，虽然说市中心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但这样的价格却连阳光都照不到，未免太欺负人了吧！张文想都没想，拉着妹妹继续找别的酒店。

张文带着小丹在这繁华的闹区找了一圈，就发现了什么叫现实。尽管只是不入流的酒店，但却只有贵的而没有好的，一气之下张文直接找了一家四星级的酒店，订了一间商务套房，六百多块的价格虽然贵了一点，但起码在配套和装潢上，比较能让人接受，环境也很不错。

进了房间，小丹立刻满眼放光，宽敞的客厅装潢得温馨而又时尚，舒服的大沙发绝对是发懒看电视的必备品，欧式的装潢风格和墙上的大电视看起来是那么的豪华，玻璃墙后就是两张柔软的大床，既可以看电视又可以透过窗台看夜景，地方虽然不大但设计得很好，给人一种时尚的灵动感。

“还不错！”张文赞赏了一句。毕竟在市中心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没什么可苛求了，地方不大但别出心裁的装潢还是让人很满意，起码住起来不会有憋屈的感觉。

“哇，床呀……”小丹兴奋地喊了一声，轻盈的小身子猛地扑到大床上来回滚了两圈，笑呵呵地说：“好软啊，睡起来真舒服……”

张文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看着妹妹欢快的样子和兴奋得有点发红的小脸，忍不住逗她说：“既然这里很好，那你就一直待在房里，哪都别去了！”

“不行，你还得带我去玩！”

小丹马上又跑过来拉着张文的手，一阵的撒娇，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不过说的话倒是有些威胁的味道，甚至让张文都有些恶寒了：“昨晚你刚糟蹋了人家的身子，这会儿就不理我了是吗？”

张文心里都快掉泪呀！估计这样的话，也就只有妹妹能说得这么大方了，再看她纯洁的小脸上那认真的表情，忍不住将她一把抱在怀里，气势汹汹地说：“再乱说，小心我打你屁股！”

小丹整个人趴在张文的腿上，笑嘻嘻地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抬起头来挑衅地斜了张文一眼，有些挑逗地笑道：“哥，我怕你打不下去。”

“你看我打不打得下去！”张文一伸手，隔着裙子在她的小嫩臀上拍了一下，力道特别的轻，轻得甚至连抚摸都算不上。

“嗯……”小丹软软地呻吟了一声，令人酥麻的呻吟声很故意，说是疼的叫声还不如说是一种娇嗲的挑逗，她回过头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娇滴滴地说：“还真打呀，人家现在还疼呢，都是你糟蹋的，你居然下得了手！”

“好啦你！”张文感觉被小丹这样弄下去，自己恐怕就要兽性大发了，赶紧溺爱地笑了笑，低下头在她粉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轻声地说：“乖乖地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后哥哥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我还要吃好吃的……”小丹兴奋地点了点头，回亲了张文一口后就爬了起来，幼嫩的香气让人十分地陶醉。张文看小丹说话时一动一动的小嘴唇，再也忍不住将她一把抱在怀里，朝着红润的小嘴狠狠地吻了下去！

小丹狡黠地一笑，似乎早就预料到哥哥会受不了诱惑。刚才她就偷偷地用小嫩乳去磨蹭张文的胯间，早就感觉到了那肉棒火热的硬度，知道哥哥表面上很正经，其实却没什么定力，所以才想逗着玩一下。

不过小丹很高兴哥哥那么喜欢自己，昨晚的一切是那么的快乐，快乐得令她十分的陶醉，都开始想着以后每天和哥哥在一起，是不是能都这样地过日子？

小萝莉这次很自然地承受着张文的吻，小舌头十分灵巧地迎合着张文的挑逗与撩拨，啧啧地纠缠了好一会儿后，幼嫩的小脸也浮现出两朵美丽的红晕，呼吸渐渐地混乱，变得没有规律，迷离的眼里全是情动的水雾。

长长的一个湿吻后，小萝莉已经气喘吁吁，无力地闭着眼感受着亲吻的滋味，舔着嘴唇似乎在回味一样，尽管这副模样特别地诱人，但张文还是克制住了想来场肉搏战的冲动，将软软的小萝莉放到了一边，马上给刘富打了一通电话。

刘富说晚上才会到，意思是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休息了。

张文搭了一晚上的火车倒真的累了，这时候洗澡、睡一觉肯定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小萝莉在旁边一副充满期待的样子让人拒绝不了，况且现在和她待在房里的话，绝对无法克制住冲动，考虑到她幼嫩的身子刚破，也只能强打精神带着小丹出去玩了。

“丹丹乖……”张文看了看时间还早，笑呵呵地捏着小萝莉的鼻子，溺爱地说：“先去洗澡吧，洗完了，哥哥再带你出去！”

“好。”小丹很乖地点了点头，突然又很暧昧地看着张文，挑逗地问：“哥，要不要和我一起洗呀？”

嗲嗲的声音充满了无法拒绝的诱惑，尽管小萝莉的提议是那么的迷人，不过张文还是狠狠咽了一口口水，拍了拍妹妹的脑袋，疼爱地笑骂道：“你这个鬼丫头，一起洗的话，不怕我兽性大发呀？到时候你想出去玩就没指望了！”

“那还是算了！”小丹顽皮地做了个害怕的表情后，拿起一条小内裤就跑进了浴室里，临进门的时候还给了张文一个“是你不要，别怪我”的无辜眼神。

这该死的丫头，怎么一晚的工夫就那么会抛媚眼了？张文无奈地笑了笑，看着又硬起来的兄弟，赶紧克制住白天荒淫的“好”想法。

第六章 摩天轮上做爱很刺激

小丹将自己洗得香喷喷的，走出来时可爱的小脸上全是红晕，甜甜的一笑让张文差点都兴奋得窒息了。他没想到破身之后的妹妹竟然那么的妩媚，这一笑，诱惑力居然那么大，这种性感加在她幼嫩的小脸上，更让人无法拒绝她任何的要求。

小萝莉没别的衣服可换，身上依旧是可爱的女仆装，每走一步裙摆都一晃一晃的，细嫩的白皙小腿调皮地小跳步，让人有些压抑不住抱她的冲动。想到昨晚她跪在胯下帮自己口交时的美妙感觉，还有小嘴含着自己龟头时那致命的诱惑，张文真是恨不得直接把她推倒，再次享用这具美嫩的肉体。

不过看着妹妹充满期待的表情，也知道她很渴望这次在省城游玩，张文还是先克制住了邪恶的欲望，先让她看一下电视，自己赶紧洗了个澡，这才带着可爱的妹妹走出酒店，打算先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午饭的问题。

走在车水马龙的大道上，到处都是繁华而又时尚的服装商品。小萝莉明显很雀跃，到处看来看去，对什么都很有兴趣，美丽的大眼睛没有停止转动的时候，走到一半时她突然站住了，有些发愣地看着街边特大号的广告招牌，眼里有着无比向往的亮光。

“丹丹，怎么了？”张文疑惑地转头一看，原来广告招牌上画的是一个大型游乐园的景像，各式各样充满童话感的设施，游乐设施似乎也很齐全，在闹区里展示着它的梦幻色彩。

“哥，带我去那玩，好不好？”小萝莉的眼里全是向往，小时候只在别人家的电视上看过这种梦一样的场景，毕竟游乐园是小孩子向往的地方，甚至连花样少女都无法抗拒的约会胜地，梦幻的色彩能勾起人极大的兴致！

“好！”张文看了一下时间，发现还很充裕。妹妹的撒娇，让张文当然没办法拒绝，马上笑笑地点了点头，溺爱地捏捏她粉嫩的小脸，柔声地说：“我妹妹想去，我哪敢说个不字呀！”

“哥哥万岁！”小丹高兴得都蹦了起来，小手抱住张文的脖子，便往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欢呼雀跃的模样引得路人们纷纷侧目。

还好小丹亲的是脸不是嘴，不过饶是如此，张文也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她有过多的亲热，见妹妹特别兴奋，甚至有打算献吻的趋势，赶紧溺爱地敲了敲她的小脑袋，叫了车直接杀到游乐场！

刚到游乐场门口，看着里面那些童话般的游乐设施，小丹再也控制不住兴奋的情绪，双眼发亮地蹦了起来，开心得连破身后的疼痛都丢到脑后，似乎没感觉到腿间有什么不适了。

门口是一些在这讨生活的小商贩，五颜六色的气球、绵软可口的棉花糖，一切都是那么地有诱惑力，让小萝莉看得都有些目不暇给了。

就在小丹走神的时候，张文已经买了一份棉花糖，笑呵呵地递给了她：“拿着，吃吧！”

“谢谢哥！”小丹嘻嘻地笑了起来。棉花糖只在小时候赶集时吃过一次，甜甜的香味一直令她十分怀念，在记忆里那是童年少有的美食，那种味道一直都环绕在脑中让人无法忘记，所以刚接过手，当然不客气地一阵大舔了！

“好甜哦！”小丹开心得咯咯地笑起来，她一边拉着张文的手，一边舔着棉花糖吃。以前在村里也有人吆喝着卖棉花糖，她也特别地想念这个味道，可惜的是一直没机会再吃。

看着小丹红润的小舌头十分有诱惑性地舔着棉花糖，闪亮的眼眸不时给自己一个甜美的目光，张文真恨不得能脱下裤子让她也舔几下，告诉小萝莉哥哥的肉棒更美味！不过见妹妹那么的高兴，还是暂时别有那么多邪恶的想法比较好，赶紧牵着她买票进场，先好好地满足妹妹这次的欢乐之行吧！

小丹乖巧地任张文拉着走，虽然嘴里不忘吃着美味，不过眼睛还是滴溜溜地四处乱看，似乎对什么都有兴趣，表情看起来十分的犹豫，倒不是说不想开口和哥哥撒娇玩这玩那的，而是游乐设施太多，一时不知道该选什么比较好，一进来就感觉头有些发晕，毕竟是第一次进游乐场，缤纷的玩意让她都有些目不暇给了。

张文倒也没多想，看妹妹那么高兴，就先带着她坐了一趟旋转木马。这东西虽然幼稚了一点，不过小丹也是第一次坐，开心得一阵大呼小叫，甚至还手舞足蹈，等到结束时，手里的棉花糖都不知道丢哪去了。

“哥，我手好黏哦……”小萝莉下了旋转木马后，眼里还有几分的不舍，木马虽然很幼稚，但也让她喜爱不已，而棉花糖的些许残留，似乎让她感觉很不舒服，晃着小手微微地嘟起小嘴。

“擦一擦吧。”张文赶紧拿出纸巾递过去，和这顽皮的妹妹在一起，除了当哥哥外，还得跟当爹一样地照顾她，不准备好东西是不行的。

小丹转头看了看旁边，突然看见一对恋人在互相喂对方吃东西，样子十分的亲密，暧昧的动作更是充满了甜蜜的意味，突然心里有一点的羡慕。她转过头满脸暧昧地看着张文，将细嫩的小手伸到张文的面前，嗲声嗲气地说：“不要嘛，哥，我要你帮我吃干净！”

小丹的十根手指很调皮地在眼前晃动，纤细而又白嫩，十分的诱人。张文当然不会拒绝这样香艳的提议，不过看周围的人那么多，也不敢公然地和她调情，赶紧拉着已经有些扭捏的小萝莉，走到人少的树下，这才慢慢地将她细嫩的手指含到嘴里吸吮着，恍惚间似乎除了棉花糖的甜味外，还有小萝莉清新可人的体香，美味得让人都有些不舍了！

手指被温热包围的时候，看着哥哥一脸的陶醉、指间痒痒的感觉，让人都有些晕眩了！小萝莉不由得打了个颤，脸上浮现出隐隐的红晕和甜蜜的浅笑，调皮地问：“哥，棉花糖香不香？”

张文有些陶醉地将十根手指全舔干净后，看着小萝莉娇嫩可爱的小脸，舔了舔嘴唇，笑咪咪地说：“香，不过小丹的身子比这糖还香！”

“算你聪明……”小丹咯咯地笑了一下，似乎很满意，马上又按捺不住，拉着张文的手杀到别的游乐设施，似乎不把这里玩个翻天就不罢休一样，雀跃得让张文都无法产生任何拒绝的念头。

卡丁车的激烈碰撞，每一次都伴随着小丹胜利的娇笑；云霄飞车刺激的速度让小萝莉大叫出声；还有疯狂摇摆锤那惊悚的离心力挑战……十多个设施玩下来，小丹竟然丝毫没有平常女孩子害怕的样子，反而在其他人吓得惊叫的时候乐得笑出了声，笑得不只一个开心可以形容，让人都无法理解了！

从摇摆锤下来时，小萝莉一脸满足的笑，甚至还觉得有点不过瘾！不过张文可不好受了，真有点怀疑这个妹妹是个怪胎，竟然没半点害怕，反而是愈玩愈有精神。反倒自己陪她这一阵闹腾，被折磨得差点都吐出来了，这境界上的差距真是不小。

把每项游乐设施玩得差不多时，几乎已经到了傍晚，黄昏的色彩开始笼罩在天空上，喧嚣了一天的游乐园，总算有安静的时候。

兄妹俩坐在休息区，打算歇一会儿，小丹一边活蹦乱跳地买来饮料，一边关切地问：“哥，你没事吧？”

“没事！”张文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拿过可乐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流到喉咙里，总算让他好受了一点。他看着妹妹高兴的样子，实在不想说自己确实很难受，一个会晕船的人玩了那么多刺激性的游乐设施，能有好受的时候吗？

饶是不太适应，张文还是疼爱地陪小丹一起疯，几乎只要妹妹想玩的，都不会拒绝，这下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日近黄昏时，两人都有些疲累，活泼了一天的小萝莉也总算安静下来了，不过想想也够奇怪的，她玩什么都不害怕，胆子真大到这地步？

此时天空的色彩给喧嚣了一天的游乐园添上了点浪漫的气息，休息区到处都是恋人们相互依偎的身影，皆抱在一起说着悄悄话。

小丹看了看周围一对对甜蜜的情侣，也不甘示弱地钻到张文的怀里，抱着哥哥享受这种不一样的亲昵，似乎想向别人宣示她也很幸福一样。

张文倒不客气，见周围全都是谈情说爱的情侣，也就没了顾忌，一边将她抱在怀里，一边将饮料的吸管凑到她的嘴里。

小萝莉面带柔红地吸了两口后，抬起头来用闪动的眼眸看着张文，嗲嗲地说：“哥，好甜呀！”

“我试试……”张文满脸淫笑地盯着小丹红润的小嘴，原本只是调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小丹真的红着脸在嘴里含了一口可乐，猛地对准张文亲了过来。

张文没想到妹妹会在那么多人面前那么的大胆，愣了一会儿后，没办法抗拒柔嫩香甜的小嘴带来的诱惑，慢慢地张开口去吸吮她嘴里的可乐，将可口的液体喝了进去后，又含着妹妹的丁香小舌搅动一番，再舔了舔她红嫩的小嘴唇，才意犹未尽地将她推开。

小萝莉甜蜜地笑了笑，虽然她年纪看起来有些小，但两人依偎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张文的长相比较秀气，还像个学生，再说游乐园里到处都是年轻的恋人，这年代小学生都有在谈恋爱了，所以没人感觉有什么奇怪的，反而是会意地笑了笑就各自继续谈情说爱了。

你侬我侬地休息了一会儿，小丹眼冒亮光地看着慢慢转动的摩天轮，安静了没一会儿就撒娇着说：“哥，我们去坐摩天轮！咱们就剩这个没玩过了，玩完了再回去好吗？”

“好呀！”张文对摩天轮倒是不怎么抗拒，晕船和惧高是两码子事，且休息后也有了点精力，马上就带着小丹跑了过去。

游乐场的摩天轮可以说是这座城市里特别的地标，高六十米虽然不算特别突出，但在高楼大厦间却是独树一格，很有魅力。一个个的小车厢是恋人们欣赏景色和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来玩的都是一对一对的学生情侣，张文一看就更加地来劲了。

现在的游乐场几乎都是恋人在约会，不像以前是服务一家三口的概念，与时俱进的改革下，大多都是双人的小车厢，专门给人家谈情说爱。

张文一看马上就买了票，迫不及待地带着妹妹冲了进去。

齿轮运转的声音十分微小，甚至可说是无声。在几乎没察觉的时候，小车厢就缓缓地离开地面，瞬间让人有一种悬空的感觉，只有一排椅子可以让两人靠得更加紧密，没等上升多久，一对对的恋人就迫不及待地抱在一块亲了起来，似乎谁都对外面的景色没有半点的兴趣，这才是真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摩天轮小车厢的上半部分是透明的玻璃，下半部分却完全遮挡起来，看不到任何的东西。这个设计，一是为了让客人更能欣赏远景和城市的风光；二是看不到底下会减轻恐惧感，不那么惧高——看不到自己离地面有多远，心理上的害怕就会慢慢地减少。

小丹刚一进来就十分的兴奋，猛地跪到椅子上，上半身几乎是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远景，虽然上升的速度很缓慢，不够刺激，不过也让她高兴坏了。

小萝莉这一跪，丰挺的臀部就翘了起来，圆润的形状特别地有诱惑力，轻轻地摇上两下，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诱惑。

张文顿时感觉浑身有些躁动地开始发热，左右看了看，确定不会有人看到这里发生的事，忍不住站到了她身后，慢慢地用手摸上小萝莉充满弹性的小嫩臀。

小丹顿时打了一个颤，回头一看哥哥的眼里都要冒火了，顿时就有些惊慌，羞怯地说：“哥，你想干嘛？”

张文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曾想过在这做爱，不过这么暧昧的气氛下，不做点什么简直是对不起自己，眼前的小屁股像是在召唤自己一样，再老实下去，真就天怒人怨了！他思索了一会儿后，凑到小丹的耳边，吐着热气说：“丹丹，哥哥要看看你的小羞处，好吗？”

“不、不要……”张文说话的时候，手一直没停下在小丹臀上揉捏的动作，小萝莉顿时软了一下，不过还是害怕地摇着头说：“被人看到的话，怎么办？”

“不会有人看到的！”张文见小丹拒绝得不是很坚定，明显只是因为小小的矜持在作怪，马上挑逗地劝诱说：“再说了，你就这样跪着，我蹲下来看，又会有谁知道呢？”

“随便你吧！”小丹脸一红，心想：这个建议虽然很大胆，但所处的环境很安全，而且她不忍拒绝哥哥的要求，嗲嗲地说完这句后，又转过头以一副专心的样子看着窗外的美景，似乎不知道张文要做什么一样。

小萝莉虽然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看那倔强的神情好像一点都不害怕，但张文明显感觉到她的呼吸有些紧张地加快，而且脸上多少有些扭捏和不自然。但这件小裙子实在太诱人犯罪了，看着眼前的女仆装小萝莉谁还忍得住呀？憋了一天的兽欲，不发泄一下真是不行，哪怕是一点手舌之快也好！

“哼……”小丹突然感觉下身一凉，小小的裙子被哥哥掀了起来，马上又放了下去。这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哥哥的头钻进自己的裙底，火热的呼吸吐在腿根上，在紧张中带来一种痒痒的感觉。

温热的体香、细嫩的白腿、雪白的嫩臀，包围在可爱的粉色小内裤里，露出的两瓣白嫩的臀肉特别地诱人，更要命的是一阵诱人的体温散发开来，简直就是要人老命。张文呼吸一下子就有些急促了，他轻轻地抓住妹妹的双腿，忍不住用脸在她的圆臀上蹭了起来。

刚磨了两下，小丹就有些受不了了，尽管眼前是美丽的风景，不过身下传来的感觉，还是让她脑子有些发晕，轻轻地哼了一声后颤声问：“哥，你要干嘛？”

“看你的风景，不准乱动！”张文一边说着，一边双手慢慢地往上摸去，拉着小内裤的边缘开始往下拉，瞬间一股小萝莉幼嫩的温热扑面而来，让人无比地兴奋，带着点点的体香钻进鼻孔里更是致命的挑逗！

“别、别脱了……”小萝莉也没拒绝，毕竟这种环境够刺激，让她也有点期待会是什么样的滋味。虚弱的抗拒是女孩子最后的矜持，但她其实也不想拒绝哥哥的要求。

“好……”张文动作很缓慢地把她的内裤往下拉，几乎是慢得像是在揭开一块布幕，等着现出一件鬼斧神工的艺术品一样。

小内裤在妹妹的颤抖下褪到膝间，虽然在裙子底下，但还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刚破身的小羞处，那么的粉嫩迷人，粉红色的小肉缝轻轻地闭合着，除了外阴看起来肿了一点外，几乎和处子之身时没什么区别，还是那么的香甜诱人，无毛的小地带又白又嫩，让人恨不得一口吞进肚子里。

小菊花正紧张地一收一吸着，小萝莉清爽的体香更是让人无比兴奋。张文一边用手指刮着雪白的腿根，一边用怜惜的口吻说：“好可怜的丹丹呀，这都有些红肿了！”

“还不都是你的错……”小丹顿时软软地呻吟了一下，马上急促地喘息起来，说话都有些断断续续。此时摩天轮愈升愈高，哥哥却在裙子底下看着自己的羞处，火热的呼吸也吹在敏感的地带上，感觉特别紧张但又有说不清楚的刺激，让人无法拒绝。

粉色的肉缝似乎因为小丹的紧张而开始有些发颤，可怜得让人心都快碎了。张文忍不住凑上去爱怜地亲了一口后，淫笑着说：“那让哥补偿补偿你吧……”

小丹当然知道哥哥要对自己干什么，虽然心里百般的羞怯，却没有任何拒绝的想法，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窗外，缓慢的摩天轮还没升到顶部，也给了她一点的安全感，赶紧小声地说：“一会儿我叫停，你就赶紧停啊！”

“好！”张文一听顿时喜出望外，妹妹的性格比较大胆，但没想到她能这么配合地接受这样荒唐的游戏，要知道这可是在半空中呀！他赶紧信誓旦旦地保证完，就迫不及待地朝她的小羞处亲上去，马上和她的小肉缝来了个长长的湿吻！

“哥……”小丹立刻情难自禁地呻吟了一声，脑子瞬间如同被雷炸了一样，哥哥的舌头钻进体内的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没了思考的能力。

小萝莉的嗲声浅吟简直就是催情的圣药，让张文更加地兴奋难耐，他双手扒开她的小嫩臀，开始用舌头钻进小穴里乱刷着，爱怜地舔弄着刚被自己享用过的小肉缝，在嫩肉上灵巧地舔着，一会儿就让小萝莉敏感的阴蒂跑了出来。

“哥、哥……不要，好痒……”小丹顿时崩溃了，咬着牙不让自己发出呻吟声，但体内的舌头是那么的灵活，刺激着敏感的小穴，让她舒服得都有些发晕了。

张文可不理会，得意地感受着妹妹的身子颤抖得越发的厉害。他见两片小阴唇充了血像是美丽的花瓣一样，立刻更加卖力地为她口交着，粗糙的舌头时而卷成一团的往小穴里插，时而含住小阴蒂一阵地吸吮、舔按。娴熟的技术哪是小丹能受得了的？没一会儿就忍不住“啊、啊”地呻吟起来。

粉嫩的小菊花也因为快感的侵袭而一张一合起来，张文忍不住用一根手指插进了小穴里，在愈来愈多的爱液滋润下缓缓地抽送着，头微微地往上一移，舌头舔上了小萝莉娇嫩粉红的小菊花，灵活地划起了圈。

“哥，不要，别舔那……脏、脏呀……好痒……”小萝莉有些抗拒地挣扎起来，但没等她动两下，又被张文的舌头挑逗得浑身发软，灵活的舌头舔弄着敏感的G点，让她小小的矜持又在瞬间瓦解掉，只能喘息着享受着哥哥的挑逗。

外面的风景在眼前愈来愈模糊，小萝莉的眼里已经被一层情动的水雾所覆盖，急促的喘息和愈来愈热的身体，身下火热的快感源源不断地传来，已经让她的小脑袋没有了任何思考的能力，这时候甚至主动地翘起了嫩臀，似乎在希望张文的舌头能更深入一些。

滋滋的水声伴随着小萝莉清香的味道，张文舔得是有滋有味，好一会儿的口交后，见妹妹已经一副春心大动的样子，布满媚红的小脸，格外的性感动人。

这时候摩天轮已经升到顶部，还有不少的时间可以作怪，尽管不够做一次爱，但体验一下高空活塞的感觉似乎也不错！

张文犹豫了一下，看着眼前粉嫩的肉缝，还是抵挡不住色心的诱惑，他一边为她口交，一边把裤子的拉链拉开，将早已经硬得充血的命根子掏出来，套弄两下后准备要让这艳戏更加的荒唐！

“哥，你怎么停了？”小丹舒服地呻吟着，突然感觉哥哥停下了动作，立刻有些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顿时让她紧张不已，哥哥已经站了起来，手握着肉棒站在自己的身后，正把小裙子往上拉！

见张文的龟头慢慢地抵到湿滑的小肉缝上磨蹭着，小丹顿时浑身颤抖，看哥哥站起来时，她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有些害怕地颤着声说：“哥，别、别做好吗？我怕……”

“丹丹乖，不会有事的，没人会看见，你就放心吧！”张文低下头，吻着小丹雪白的脖子，舔着她红润的小耳朵，双手也钻进领子里，握住她的嫩乳慢慢地揉弄着。时间有限不能太过分的调情，趁着小萝莉意乱情迷时下身猛地往前一挺，龟头立刻被她无比紧窒的小穴紧紧地含住，一阵温热的感觉舒服得令张文差点要射了。

“啊……”小丹满足地呻吟了一声，或许是环境的关系，感觉更加的刺激，身子一阵阵地发抖，小穴的收缩夹得张文都有射精的欲望了。

在缓缓而动的摩天轮上，窗外全是都市的高楼景色和远景黄昏。在这么刺激的环境下，用后入的姿势进入肉嫩的小萝莉，这种刺激感让张文分外的兴奋，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有些沸腾了，热得让人都要崩溃！尤其是她跪在椅子上，翘起屁股的姿势，白里透红的小身子更是让人有强烈的征服欲望！

小萝莉这时也是媚气横生，喘息间有着让人疯狂的诱人，尽管小穴还有些发疼，但在快感的侵袭下却变得微不足道，腰还轻轻地扭动一下，极富有挑逗性。

张文马上抓着小丹的小乳房揉弄着，挺着腰一寸一寸地再次挤开温热的嫩肉，将命根子完全插进妹妹幼嫩的身体里。

“哥……好、好胀呀……”小萝莉低低地呻吟几声，当龟头碰触到子宫时，浑身上下那难以抑制的酸麻，让她几乎都要瘫软在地，虽然有点疼痛，但这时候却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刚才那一阵激烈的口交，早让小丹的下身湿润成一片，刚破身的小穴紧窒得让人都要窒息了，嫩肉有规律的蠕动十分地有刺激性，舒服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张文哽着气都说不出话来了，看着外面的景色再看看身下无比柔媚的妹妹，兴奋得连理智是什么都忘了。

“马上就舒服了！”张文一边感受着小萝莉紧窒的小穴，一边低下身在她的后背上亲吻着，白皙的肌肤让人感觉亲多少次都不够。

“嗯……”小萝莉软软地应了一声，声音嗲嗲的富有挑逗性。她回头悄悄地一看时，眼里更有让人疯狂的柔媚，抿着下唇似乎是在渴望这不一样的性爱。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这时候摩天轮已经过了最高点，开始往下滑，再不抓紧时间可就来不及了，再看小萝莉春心大动的样子，张文哪还忍得住？赶紧借着妹妹爱液的滋润，挺着腰快速地抽插起来，下身狠狠地撞击着她无比幼嫩的小身体。

小香臀啪啪作响，小丹起先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对这突然的力道感觉有些不适地疼了几下，哼着说：“哥，轻、轻点……”

“不怕，一会儿你就舒服了！”张文一边揉着小丹的乳头，一边反而加快了抽插的速度，看着自己的命根子在妹妹无毛的小肉缝里进出，那幼嫩的身体在自己的撞击下摇摆，更是有股压抑不住的兴奋感！

小丹起先还不适地嗔怪几声，但随着哥哥的抽插，慢慢的也呻吟出来。这种刺激的环境，让她的小身子格外的敏感，再加上哥哥温柔的爱抚，没一会儿就忘却了不适，在哥哥有力的抽插下，享受着让人发晕的愉悦。

两个人快速地蠕动着，澎湃的快感愈来愈强烈，张文咬着牙狠狠地撞击着妹妹已经瘫软的身子，享受着每一次撞上去时，小嫩臀啪啪的声响，再看着她可爱的小脸上妩媚的神情，一头乌黑的头发在自己的撞击下前后摇摆着，樱桃小口不断地哼着，心里的满足感更加的强烈！

小丹看着窗外的风景愈来愈低，似乎摩天轮已经快要落地，突然从快感中回过神来，一边摇晃着嫩臀，一边害怕地说：“哥，不、不行，快到地了，会被人看到的……”

小萝莉因为害怕的关系，阴道也夹紧了一些，张文被这一刺激更是忍不住兽性大发，猛地抱住她的小屁股，紧紧地靠住自己的下身，用一秒起码两下的速度，飞快地在妹妹紧窒的小穴里进出着，抽插着她幼嫩的阴道，强大的力道更是撞得她小身子无力地前后乱颤起来。

“啊，哥，不、不行……”小丹一头乌黑的头发在空中飞舞着，看起来更加妩媚，突然她可爱的小脸猛地僵了一下，张着小嘴开始瑟瑟地发抖，眼里全是呆滞的兴奋和僵硬的错愕！

在小丹呻吟的时候，小穴的收缩更加的急促，小阴道蠕动得十分的剧烈，张文立刻明白妹妹马上就要达到了高潮的边缘，立刻再加快抽插的速度，顶着满头的大汗，在妹妹开始颤抖的叫声中狠狠地刺激着她敏感的小穴，肉棒狠狠地在她体内进出着！

“我、我来了……好、好舒服呀……哥，你……你……啊……”小萝莉的身子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语无伦次地呻吟了一会儿后“啊、啊”地叫着，在浑身僵硬中一股滚烫的爱液从子宫里喷射而出，猛地浇在张文的龟头上。

张文尽管被烫得很兴奋，但这时也没有想射的感觉，见妹妹无力地软倒在椅子上，脸上全是满足的红晕，再看看已经快要接近地面了，赶紧就把命根子从水淋淋的小穴里抽出来，塞进裤子里，迅速地把自己的裤子穿好。

小丹虽然浑身有些无力，还沉浸在高潮余韵中的小身体瘫软在椅子上，但也赶紧坐了起来整理着敞开的领口。

张文帮小丹整理好了裙子，忍不住在白嫩的小馒头上亲了一口，这才帮她穿上小内裤。

“哥，好舒服哦……”小丹软软地依偎在张文的怀里，童稚的小脸上全是满足的潮红，说不尽的妩媚动人，嗲嗲地撒娇说：“刚才你好坏呀，那么用力……”

“呵呵，你舒服过了，还来怪我。”张文爱怜地亲了亲小丹滚烫的小脸，拉着她的小手放在依旧坚硬无比的裤裆上，满脸委屈地说：“你是舒服了，但我还憋得很是难受，让我上哪说理去啊！”

小丹顽皮地吐了吐舌头，捏了捏命根子后突然微微地皱了皱眉，脸上有不舒服的表情。

张文一看，赶紧关切地问：“怎么了，丹丹？”

“哥……”小丹有些难受地扭了一下，腻在张文的怀里，似是挑逗地轻声说道：“人家内裤湿了，一大片全是水，好难受呀！”

鬼丫头呀！张文脑子嗡的一下就炸开了，再看看妹妹无辜的表情下，那狡黠的窃笑，就知道小萝莉是故意要挑逗自己，气得真想把她压住再狠狠地插进去，让她在自己的抽插下讨饶，无奈的是此时摩天轮已经缓缓地着地，只能咬着牙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发泄自己的不满。

“哥哥别生气嘛！”小丹俏皮地笑了笑，给了张文一个柔到极点的媚眼，笑嘻嘻地说：“反正人家是你的人了，哪敢没事瞎逗你呀？人家真的很湿嘛！”

“等晚上，看我怎么收拾你！”张文阴险地笑了笑，在小丹的耳朵上舔了一下，吹着热气说：“哥让你知道什么叫调皮的后果，保证你明天起不了床！”

小丹一副不怕的样子吐了吐舌头，刚想倔强地顶几句时，摩天轮已经到了地上，两人也不敢再有过多的亲密举止，赶紧从喧嚣的人群中跑了出来，像是情侣一样手牵着手，不过小萝莉脸上的笑容更甜了，看着张文的柔媚目光几乎都快要榨出糖水，再加上脸上可爱的潮红，引得不少人都投来了好色的目光。

（请续看《渔港春夜》第十二集）

第十二集

简介：

封面人物：李欣然center>

离开游乐园回到酒店，小丹突然要张文打电话回家，看来是想和家里的姐妹们炫耀去城里玩的趣事！

张文不疑有他的应允，但就在他和母亲通电话时，小丹却贼贼的笑了一下，似乎她又有了什么鬼点子……

张文带了古董给刘富鑑定，但这回刘富却带了一名气质沉稳的有钱官家人士作陪，名叫关毅，也因此让张文做成了一笔大买卖.交易完成后，关毅以庆祝的名义，带他们到了一家位於郊区的高级酒吧，而张文竟在此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人物介绍：

“李欣然”长相美艳，张文深受其吸引，由于政治婚姻，成为陈君维的老婆。

“陈君维”出身于权势世家，是个有实权的官，长相柔媚，给人一种是女人的错觉，跟关毅是一对情侣，但因家里压力，只能跟李欣然结婚。

“苏蕊”关毅的老婆，但跟李欣然一样，是政治婚姻下的牺牲品。

“关毅”出身于权势世家，在省里任职，跟陈君维是一对情侣，但因家里压力，只能跟苏蕊结婚。

“张曼莹”张文的亲戚，因为家里发生剧变，只得下海，幸亏遇到张文才脱离苦海。

第一章边打电话边做爱

携手走出游乐园的那一刻，小丹还有些恋恋不舍的回头看了身后已经亮起彩色灯光的梦幻地带一眼，虽然不想离开，但也明白这一天只是快乐的记忆而已，和哥哥在这度过了充满了欢乐的时光，让人十分回味，但这时候却感觉有点伤感，有些舍不得离开这充满欢笑的地方。

张文也不说话，站在原地静静看着妹妹憧憬的样子，幼嫩的小脸上有着说不出的可爱，迷茫的眼眸里全是无辜的味道，天真得让人无法不怜惜她。妹妹似乎是万般的不舍，这种欢乐对她来说曾经是无比的期盼，可能现在愿望一实现，她反而会有些空虚吧！

小萝莉一脸的纯真可爱，呆呆的模样更是我见犹怜，惹得过往的路人都纷纷侧目。但谁能想到就在刚才，这个幼嫩的小萝莉，却是在摩天轮上被插得呻吟连连，张文看着妹妹略带潮红的小脸，不禁嘿嘿的淫笑了一下，想起刚才妹妹还扭着小嫩臀，迎合着自己抽插的性感模样。

小丹迷茫的看了好一会儿，久久不愿把目光从这个梦幻般的乐园挪开，等她转过头的时候，脸上还带有高潮后的余红，看起来更加的迷人。

小萝莉眼带几分憧憬，娇声的问：“哥，以后我还会来吗？”

“会的！”

张文紧紧的握住小丹的小手，面露疼爱，轻声的说：“有哥在，有机会我就会带你来！”

比起游乐园里的一切，似乎哥哥掌心的温度更让人迷恋，温暖而又富有安全感。小萝莉马上给了张文甜甜的一笑，一把搂住了张文的胳膊，腻声的说：“哥，人家肚子饿了，带我去吃饭吧！”

“嗯……”

张文也有些疲累了，说话的时候都没什么表情，他左右看了看，发现这边的饭店还算比较多，夜晚亮起的灯光和林立的招牌都让人看花了眼，选来选去，索性就带着小丹进入一间日式的饭店。

饭店里全是一间间的小包厢，似乎是为了方便情侣约会，都是那种要脱鞋子上去的包厢，而旦地方还特别的狭小，一坐进去几乎就只能靠在一起吃饭，在这种柔媚的环境下用餐，自然会让热恋中的情侣更加的喜欢了。昏暗的灯光更是充满了暧昧的气息，所有的包厢门都紧闭着，谁知道里面会上演什么样的艳戏！

小丹一看店里的人很多，似乎很好奇外国菜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也不太能理解在这么狭窄的地方吃饭有什么好的，装潢得那么豪华，却只给这么点地方吃饭，真抠门！

兄妹俩脱了鞋进了包厢，坐在地板上，简单的点了两、三样菜。

张文累得没怎么说话，靠在墙上后吁了口大气，闭着眼默默的抽着烟，也懒得说话了。虽然每天都玩得很开心，但一静下来，脑子里总有不少的事要思考，没多少闲下来的时间。

小丹一看张文面无表情的闭着眼，心里顿时有些不安，似乎以为张文生气了，赶紧一把拉住张文的手摇晃起来，撒娇着问：“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没有。”

张文缓缓的摇了摇头，强打着精神睁开了眼，伸手掐着小丹粉嫩的小脸，笑呵呵的说：“哪舍得生气呀？我家的小丹这么可爱，我疼都来不及丨”“可你笑得好没精神呀。”

小萝莉幼嫩的身子直接依偎在张文的怀里，难得的体贴而没有胡闹，柔媚的眼眸里全是关怀的温柔，微微堪起的小罐，看起来更加委屈，但又充满了依赖。

张文赶紧解释是因为很累的关系，现在才没什么精神，但小萝莉似乎还是有些不信，若有所思的低着头，像是在愧疚什么。

这时候刚好服务员把两人点的菜送了过来，张文赶紧就夹菜给小丹，关切的说：“好了，丹丹，别乱想，累了一天，赶紧多吃点东西！”

小丹轻轻的应了一声，拿起筷子有些拨弄地吃了起来，但却吃得慢条斯理，完全没了往日活泼的样子，小口浅尝的样子，虽然像个小淑女一样的娴静可人，但这反常的样子却让人有些惊讶，再看她的眼神飘忽，似乎是有心事一样，吃起东西来，都没了平常该有的活泼劲。

张文顿时有些担心，赶紧摇了摇小丹的肩膀，关切的问：“小丹，你没事吧？”

小萝莉没有应张文的话，突然像是做了什么决定，放下筷子，拉开门看了看外面后，猛地又把门一关，在张文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扑了上来，幼嫩的身子充满了力量，将张文一把扑倒在地，小嘴有些胡乱的亲吻着张文的脖子！

“你要干嘛……”

张文有些惊讶的看着一脸委屈的妹妹，眼里似乎耔着说不尽的羞愧，让人感觉更是奇怪。

“哥，我不想让你不舒服……”

小丹整个人趴在了张文的身上，楚楚可怜的说了一句后，幼嫩的小手开始扒张文的梯子，一边往下拉，一边凝视着张文，嘟着小嘴说：“你别动，人家知道怎么弄……”

张文感觉下身一凉，裤子马上就被小丹拉到小腿上，已经软下去的命根子，立刻暴露在空气中。在这小小的包厢里，外面可是人来人往，自己却被妹妹强扒了裨子，这是什么情况呀！尽管很刺激，但也特别不保险，张文顿时就有些排斥。

但这时候，小丹反而一点都不担心有人会进来，小手握着还带有她爱液的命根子，揉捏了两下，看小家伙软下来的时候特别可爱，笑咪咪的在龟头上亲了一口后，张开小嘴含住龟头轻轻的吸吮起来，小手也轻轻的抚摸着张文的腿根，想让嘴里的宝贝快点变大。

“丹丹……”

张文舒服得呻吟了一声，腿根也绷紧了起来。看着妹妹披头散发的，在胯下帮自己口交确实是很舒服，灵巧的小舌头，已经无师自通地在龟头上舔着圈，更是令人感觉无比刺激。

但张文在快感中，却看见小丹的小脸上，多少有些羞愧的神色，仔细一想就知道她是误会了，以为自己是因为刚才没射出来而生气，再加上包厢门没锁，在这种地方享受实在是太危险了！

脑子一个灵光，张文赶紧挣扎着坐了起来，一边后退让命根子退出温热的小嘴，一边拉着小萝莉，急声的说：“丹丹，别这样！”

“哥……”

小丹见哥哥后退着，还用手推开自己，突然抬起头，满脸委屈的说：“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又惹你生气了……”

“不是、不是！”

张文一看小丹眼眶都有些发红了，话中略带几分颤音，咬着下唇似乎是要哭出来一样，吓得赶紧把她抱到怀里，柔声的安慰：“丹丹你想太多了，哥是真的累了。你想想我们都玩了一下午，还睡了一晚的火车，现在我哪还有那么多的精神呀！”

“我不信……”

小丹倔强的摇了摇头，楚楚可怜的看着张文，轻声的说：“你刚才没射出来，肯定生我气了。”

“好丹丹！”

张文板了板脸，先将裤子穿好后，将小丹抱到怀里，他看着满脸委屈的小萝莉，心里一疼，赶紧柔声的解释：“哥刚才已经很舒服了，我的小丹丹那么听话，我哪有生气的道理？只不过看你现在这样低落，我更难受，知道吗？”

“真没生气？”

小萝莉弱弱的问了一句，声音有着让人骨头都软了的柔媚，说话时楚楚可怜，眼眸里有着试探性的柔弱，又何隐隐的喜意。

“真的没有！”

张文看小丹眼里似乎还泛着泪花，似乎很委屈，{[1调皮的闪动间却又那么的可爱，忍不住淫笑了一下，调戏说：“小妞，别哭丧着脸，给大爷我笑一个！”

“可你没射呀！”

小丹说着的时候，小手轻轻的按在张文的裤裆上，一边揉着命根子，一边有些羞怯的说：“我听说男人不射的话，会很不舒服、会生气的！”

张文一阵冷汗，肯定又是村里的那些三八乱说的，这帮老娘儿们谈这话，也不知道避着小孩子，都把这小萝莉给教坏了，不过庆幸有自己，不然按她的好奇心不闹出点笑话，就是功德无量呀！

“丹丹。”

张文拉着小丹的小手放到了胸口，充满温柔地看着她羞怯的小脸，轻声的说：“有时候不射，确实是难受，不过也没那么离谱。比如说小丹丹乖乖的听话，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笑着，哥哥会更高兴的，明白吗？”

“是，哥哥大爷……”

小萝莉被哥哥眼里的温柔弄得有些陶醉了，立刻给了张文一个甜美至极的微笑，顺手夹起一块牛肉递到张文的嘴边，嗲声嗲气的说：“来，人家喂你吃……”

“一点诚意都没有，看我的！”

张文一看妹妹恢复了活泼可爱的样子，顿时松了口气，马上故作不满的皱了皱眉，把肉咬在嘴边后突然朝她亲了过去，笑咪咪的亲着她的小嘴，用肉磨蹭着她嫩嫩的小嘴唇。

小丹微微的一发愣，看着哥哥一脸的笑意，马上顽皮的眨了眨眼，将哥哥咬过来的肉吃到了嘴里，笑靥如花的品尝着，接着马上投桃报李的咬起一只虾，和嫣红的小嘴一起送到张文的嘴边，红润的小嘴带着挑逗的意味，眼眸里也对张文传递着开心的信号。

张文自然是不客气，将虾叼住后亲着小丹的小嘴，用舌头轻轻的舔弄着她更加美味的小嘴，弄得小萝莉面色有些许的发热。

食物在两人的嘴间传递着，飮料也带着彼此的味道在嘴间流淌着，卿卿我我的游戏玩得两人都特别的开心，但舌头间的搅动所带来的快感却更加强烈。

一顿饭吃完后，两人都是气喘吁吁，小萝莉更是满脸的潮红，妩媚得让人都要窒息！食物这时候反而不重要了，一向嘴谗的小萝莉，心思全在哥哥的笑脸上，她狡黠的一笑后，猛地把张文压在墙上，小身子扑了过来，对准张文吻了下去。

张文也不客气的抱紧小丹，享受着妹妹主动的亲吻和她丁香小舌的挑逗。

“哥，不许乱亲呀……”

“是你先亲我的……”

“我就是看你嘴边有肉，想吃。你真没定力呀，呀……别捏我屁股……”

小包厢里，两人在亲吻过后，全是嬉戏的欢声笑语。

兄妹俩走出来时，脸上都有些发热，呼吸也不是太平稳，买完单后，刚走出饭店，小萝莉突然将张文的头拉低了一些，踮起脚尖附在张文耳边，一边舔张文的耳朵，一边用极为暧昧的口吻说：“哥，人家的内裤好像更湿了哦！”

小萝莉绝对成精了，说话的时候，舌头还舔了舔张文的耳朵，甚至要往里钻！

小嘴里温温的热气带着挑逗的体香，不只是钻进了张文的耳朵里，更是吹得张文色心大动，心都痒得有些受不了了！

张文顿时浑身颤抖，再看看美眸含春的妹妹，满脸的暧昧笑容，眼里若有若无的春意，再也忍不住就拉着她的手，狼吼道：“走，我们回去！”

“别吃了我哦……”

小萝莉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似乎很柔弱，像是个委屈的小丫鬟，又像是个期待糖吃的小孩子，可爱的模样更是让张文欲火中烧，恨不得将这诱人的小妖精直接扒光，让她在胯下一边呻吟，一边向自己求饶。

小丹得意的看着哥哥红着眼的模样，似乎很喜欢哥哥对自己的迷恋和疼爱，也喜欢上没事逗逗哥哥玩。她给了张文一个顽皮的娇笑后，马上温顺的靠进哥哥的怀里，小手把哥哥的胳膊搂得更紧了，可爱的小脸上全是幸福的微笑！

兄妹俩有说有笑的看着夜景，一路上卿卿我我的特别的开心。

张文更是一脸的淫笑，偶尔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捏捏她的小屁股、亲亲小嘴、调戏调戏她。他看着妹妹―脸娇嗔的模样，心里真是爽到了极点！

小丹也不是乖乖被调戏的主，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也掐了哥哥几下，有时候甚至大胆的拍打着命根子，旁若无人的挑逗着张文，兴致一来的时候，甚至抱着张文用幼嫩的小胸脯磨蹭着张文的手臂，看着哥哥裤裆中间顶起了帐篷，笑得更加的开心。

这样逛街的后果，就是不认识路，到了八点多的时候，两人都累得不行了。

张文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才叫了辆车和妹妹回到酒店。

小丹虽然有点意犹未尽，但还是乖乖地顺着哥哥的意思。

“累死我了！”

刚一进房间，小丹就喊累，把买来的衣服随手丢到了地上，匆忙的跑去找水喝。看来小萝莉尽管玩得很兴奋，不过也是有疲惫的时候一张文将门一锁，一边将小丹丢下的东西放好，一边笑骂：“好了你，赶紧去洗个澡！一天不洗怪难受的，一会儿我还有点事要出去办丨”

“嗯。”

小萝莉给了张文一个甜甜的微笑，翻找起换洗的衣服，突然她露出暧昧的窃笑，双手举了起来，各拿着一条小内裤，笑咪咪的看着张文问：“哥，你觉得我穿哪一件好呀？”

一件是略有镂空的白色小内裤，点点的蕾丝不算很性感，不过也特别的有诱惑力；另一件则是符合她魅力的粉色小内裤，单纯的造型没有太多的装饰，但也透露着一种女孩子纯真的趣味，有着别样的挑逗性。

张文一看妹妹满脸的暧昧和难掩的窃笑，就知道小丫头又想调戏自己，看来她今天还没过瘾呀！不过他看这两条各有风情的小内裤，觉得还真是难以取舍呀，脑子一转，马上色笑着说：“最好是不要穿！”

“老哥！”

小丹兴奋得欢呼了一声，突然扑到张文的怀里，在脸上狠狠的亲了一口后，得意的笑道：“人家早猜到你会这么说了，厉害吧！”

“厉害极了！”

张文溺爱的掐了掐小丹的小脸，往弹性十足的小屁股上，猛拍了一下，故意板起脸说：“还不去洗，再不去的话，哥可要揍你咯！”

“马上、马上！”

小丹咯咯的笑了起来，给了张文一个挑逗的媚眼后，扭着小蛮腰，走进了浴室里。

“这孩子……”

张文摇头的时候，眼里全是疼爱的温柔，妹妹那么的可爱，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不过这丫头有点成精了，挑逗起人来是无师自通，老被她稍微一勾引就起了色心，太他妈的没定力了。张文假惺惺的批评着自己，心里有些犹豫要不要和妹妹一起洗场鸳鸯浴时，电话也凑巧响了起来，打断了张文的色欲，拿起来一看，是刘富打的，赶紧就接了“富哥呀，到了？”

“晚点，还得一会儿才到！”

刘富的语气有些烦躁和无奈，气呼呼的唠叨道：“更他妈绝的是，我订的那家酒店居然停电了，小文你住哪？赶紧帮我订间房，妈的！这破事都让我碰上了，真是倒楣！”

“好，一会儿我去接你呀？”

张文窃笑了一声，心想：你这死胖子倒是够倒楣，出个门破事还那么多！飞机飞不了，火车晚点不说，就连酒店都停电了、估计是人品已经差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

“不用，有个朋友会过来接我，一会儿顺便大家一起吃顿饭。”

刘富婉拒后突然换了一副坏笑的口吻，用开玩笑的样子，试探着问：“这次又给我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呀？告诉你，我要是赚不了来回的路费，小心我到你家吃饭去！”

“放心吧，绝对有好货！”

张文信誓旦旦的保证着，和刘富见面也算是一件开心事，每次见他和见财神一样有进帐，这胖子肥得和招财猫有得一拚了。

两人有的没的瞎聊了一会儿，刘富也会试探几句，张文怕说多了会漏口风，让他察觉自己根本不懂古董的知识，赶紧藉口说有别的电话要接，约定一会儿见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向服务台打了通电话，帮刘富订了间套房后，张文抬头一看，突然发现妹妹还穿着整齐的站在自己面前，连衣服都没脱下来，看样子还没开始洗。不由得疑惑的问：“丹丹，你怎么还不洗呀？”

小萝莉满脸的体贴，摇着头说：“哥，一会儿你还有正事要忙，你先洗洗、换一身衣服，免得耽误了正事。”

张文有些诧异的看着小丹，很少见妹妹有这么乖巧体贴的一面。心押频时戚觉有一阵阵的暖意，点了点头后，微笑着说：“那好，你就等一下再洗吧。”

“哥，帮我拨一下家里的电话。”

小丹突然赖上来撒着娇，一边嘟着小嘴，一边嗲嗲的说：“我想和姐说说话，有点想她了”“好。”

张文也没多想，将手机拨通后就递给了小丹。不用猜就知道妹妹这是要开始炫耀了，今天刚带她在游乐场玩了一圈，似乎她不找个人炫耀一下，就会不自在。小萝莉什么都好，就是小孩子脾气重，不过这也是她可爱的地方，张文自然不会去约束。

“谢谢哥！”

小丹甜甜的笑了笑，往沙发上一坐，―边喝着饮料，一边等着电话通。只见她的小脸兴奋得有些红了，似乎是在期待姐姐酸溜溜的语气，来满足她小小的虚荣心。

不过第一个接起电话的是陈桂香，电话一接通，小萝莉立刻一副乖宝宝的模样，唯唯诺诺的喊了声妈，原本的兴奋也变成了乖巧，小心翼翼的应答着。

张文一看，不禁乐得笑了起来，估计小丹又被妈妈开始一轮新的教育了。小萝莉什么时候都无敌，但碰上老妈就服服贴贴的！看来她想要炫耀，起码得先过了老妈这关。小丹的小脸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听见哥哥放肆的笑声后，马上郁闷的白了张文一眼；张文在给了她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后，转身进了浴室。

温热的水流冲刷在皮肤上，瞬间让身体缓解了些许疲惫。张文舒服的哼了一声，开始仔细地清洗身上的油腻，稍微的恢复了一些精神。

洗完后，张文感觉浑身清爽，舒服极了。

不过这时候，张文倒是有些想念起秀秀，自从和这个温柔的小姑娘相爱后，每次洗完都有她体贴的为自己擦乾身体、准备好换洗的衣服，那种感觉十分的温馨，虽然微不足道，却让人感觉特别的幸福。

衣服忘了带进来，张文索性就用浴巾包住下身，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出来。张文看这时候的小丹已经趴在沙发上，满脸都是兴奋的红晕，嘁嘁喳喳的说着什么，听到她发出如银铃般的笑声，想必面对姐姐的羡慕，也是极大的满足了虚荣心吧。

“挪过去点！”

张文一巴掌拍到小丹的小屁股上，示意她拄里挪，便坐了下来，看着妹妹得意的笑脸。

“嗯，我哥出来了！”

小丹笑咪咪的坐了起来，被陈桂香教训过后的郁闷早就没了。

小丹将手机递给了张文，满脸暧昧的说：“哥，秀秀姐找你”“喂，秀秀？”

张文面色一柔，接过手机后，声音变得异常的温和。

“表哥……”

电话那头传来秀秀温柔的声音，感觉上羞答答的特别诱人，不过旁边还有不同的嘻笑声，想必敏敏和姐姐在旁边，就等着趁机取笑她^ 估计这两涸活宝是被小丹气坏了，不找个人发泄一下不行，可怜的小秀秀又得遭她们的毒手了。

“在干嘛呢，吃饭了吗？”

张文柔声的问了一句，但话一说完，马上眼睛瞪大，目瞪口呆的看着妹妹满脸窃笑的站到自己的面前。

小丹顽皮的笑了笑，突然在张文的面前，将可爱的小裙子脱了下来，又极缓慢的脱下了小内裤，动作性感而充满了诱惑，还故意晃了晃小内裤，让张文看见上面点点的湿痕。

张文知道妹妹又要搞鬼了，马上朝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别胡闹；但小丹一点都不理会，马上将一丝不挂的幼嫩身体腻了过来，窃笑着给张文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坏坏的模样，可爱到了极点。

“吃了……”

秀秀轻柔的应了一声，见张文没再说话，马上有些疑惑的问：“表哥，怎么了？”

“没、没！”

张文慌忙的应了一声，马上又恢复正常的语气，体贴的问：“最近吃得怎么样，在家都在干什么呢？”

小丹调皮的笑了笑，扭着娇嫩的小身体，突然跪到了张文的面前，一手猛地拉开浴巾，小手紧紧的抓住了略有点充血的命根子，一边用天真可爱的表情看着张文，一边轻轻的套弄起来。

“没干什么。”

秀秀羞怯的说：“姨不让我干什么活，也不让我去场里帮忙。这两天都在林老师那里待着，让她教我们多看点书。”

“还叫姨，该改口叫妈了！”

敏敏立刻就在旁边取笑着，活泼的声音特别的有针对性，估计这时候的秀秀，应该是闹了张大红脸吧。

“你也该改口……”

张少琳打蛇随棍上，见敏敏说出这话，自然不会放过把她一起拖下水的机会。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众美人的嘻笑声，张文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温暖。不过这时候也无法避免妹妹的诱惑，因为命根子已经在她手里硬了起来，坚硬如石的傲立着！

小丹一看哥哥略有些尴尬的样子，立刻给了张文一个甜美的微笑，缓缓的张开樱桃小口，在硕大的龟头上轻轻的亲了起来，又挽了挽有些散乱的头发，开始在肉棒上来回的舔着，更进一步的享受着哥哥焦躁难安的颤抖。

“嗯……”

张文不禁打了个冷颤，一边和秀秀通电话，一边享受着妹妹的口交，看着她跪在胯下殷勤的样子，这种感觉特别的刺激。

电话那头嬉闹了好一阵，似乎最后变成了一场乱战，姐妹几个本来感情就好，这会儿充满了欢声笑语，让张文感到无比欣慰，他再看着跪在地上的妹妹可爱而又幼嫩的小脸，也忍不住伸手摸着她光滑的小脸。

小丹笑了笑，似乎是故意要哥哥看清楚一样，马上侧了一下头，小嘴含住龟头吸吮得啧啧有声，小手也开始抚摸着哥哥的腿根，似乎是受到了鼓励一样，变得更加的殷勤。

张文闭上眼睛，舒服的享受着心灵上和肉体上双重的美妙；电话那头闹得是不可开交，好一会儿后，秀秀才气喘吁吁的说：“表哥，你想我吗？”

“想。”

张文不假思索的应了一句，估计是姐姐和敏敏走开了，她才会这么大胆的问。脑子里不由得想起害羞的秀秀，这时候脸红红的诱人模样，龟头不禁胀大了一些。

这时候不知道小丹是吃醋，还是要提醒张文她的存在，突然用力的吸吮了一下，小牙齿略微的磨到了龟头，让张文隐隐的有些吃疼！不过小萝莉是视而不见，继续着自己的口交“大业”“我也想你！”

秀秀娇羞的说完后，电话马上被张少琳抢了过去，她性感的声音虽然发出悦耳的笑声，但也透露出一股淡淡的醋味：“臭小子，光想媳妇呀，有没有想老姐我？”

“怎么不想呢？我最想的就是你！”

张文嘿嘿的应了一句，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来表达是最好，既不惹人怀疑，又能让姐姐读懂自己的思念。

“哟，小子嘴巴吃蜜啦，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甜了”张少琳很夸张的喊了一下，不过话语间，也有只有张文才能读懂的柔情和一瞬间的感动。

话筒在三个小美人的手上传递着，张文一边和她们开着玩笑，一边享受着小萝莉卖力的口交。

这时候，小丹已经将整根命根子舔得全是她的口水，小手还在不停的套弄着，看那勤奋的样子，似乎是不把张文弄射了，她不甘心一样。

“你等一下，妈要和你说话！”

张少琳恋恋不舍的说完。

电话那头变成了陈桂香慈爱温柔的声音：“小文呀，怎么和这群疯丫头聊那么久？”

“妈，没事就聊聊喽。”

张文乖乖的喊了一声，但喊着妈的时候，却见小丹脸上有一丝的慌张。

小萝莉忐忑不安的模样，真是我见犹怜，特别的诱人。

张文脑子里顿时起了一个邪念，摸了摸小丹的小脸，指了指面前的桌子，示意她趴过去！

小丹脸红红的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哥哥要自己干什么，娇羞的犹豫了一会儿后也没拒绝，或许是她的性子也喜欢这种危险的刺激。

小丹将命根子吐出后，摸了摸自己的下身，发现早已经是无比湿润，心里也是有些发痒，便马上乖巧的趴在桌子上，下半身背对着张文跪在地板上，翘起了浑圆的小臀部！

小萝莉的玉背光滑得十分漂亮，这时候翘起的小臀部也是诱人，粉嫩的羞处已经有微微的滋润，似乎在帮张文口交时，她也动了春心，只是这时候娇嫩的小脸上有些惶恐不安，毕竟一边和妈妈通电话，一边做爱，让人感觉还是有些忐忑。

张文跪在地毯上，慢慢的挪到小丹的后面，手握着命根子，开始用龟头在她的小肉缝上下的磨蹭着，带着足够的湿润接触在一起时，感觉特别的舒服。

小萝莉顿时浑身一颤，生怕被妈妈听到，赶紧咬着牙不敢发出叫声。“小文呀，妈和你说件事！”

陈桂香似乎很乐意和儿子多叨唠几句，话里有着开心的味道。

估计陈桂香也不可能想到，儿子这时候正要把命根子插进小女儿的穴里！这次的兄妹之行变成了破处之行，幼小的女儿已经体会到性爱的快乐，正用特别的方式依赖着亲爱的哥哥。

“妈，您说。”

张文一只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慢慢的拨开阴唇的保护，腰一顶将龟头插进妹妹粉嫩的小穴里，在小萝莉轻柔的颤抖中，一寸一寸的进入，享受着嫩肉无比紧凑的收缩，直到顶到了她幼嫩的子宫时，才舒服的叹了口气。

小丹紧皱着眉头，咬着牙不敢发出声音，小嫩乳被挤压在桌上，感觉很奇怪，但又有种隐隐的舒服；身后的哥哥已经把那根东西插进自己的体内，这时候除了饱胀外，更有着空前的刺激感！一边瞒着电话那头的妈妈，一边和哥哥做爱，有种偷偸做坏事的感觉，让人觉得既紧张又特别的刺激！

“是这样的。”

陈桂香马上滔滔不绝地絮叨开了：“你运回来的那些鸡崽，开始吃饲料了，昨天打了疫苗，看起来还不错。这几天又雇了工人，每天就照着你所交代的喂养着。”

陈桂香说的都是一些家常的琐碎事，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可有可无，不过张文还是耐心的听着她幸福的絮叨，一边应着，一边兴奋的挺动着腰，在妹妹紧凑的小穴里抽插起来。

“呃……”

小萝莉舒服的哼了一声，三浅一深的抽插渐渐带给她愉悦的快感，但生怕妈妈听见也不敢喊出声，赶紧咬住了下唇忍住要呻吟出来的冲动，这样憋着感觉难受，但又有种难言的舒服。

张文看着身下的妹妹欲语还羞的样子，再看着命根子插在她幼嫩的肉缝里，顿时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他一边听着妈妈的唠叨，一边忍不住加快了抽插的速度，在妹妹的身体里快速的进出着，每一次的插入都尽根顶入，顶得小萝莉也不禁浑身发颤。

张文一手扶着小丹的臀部，爱抚着细嫩的小菊花，更是让身下承欢的小萝莉舒服得浑身颤抖，本能的扭着小屁股，迎合着哥哥有力的抽插，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

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尤其是有妈妈熟悉的声音刺激着，两人都感到愈来愈冲动。尤其小丹更受不了这种别样的刺激，恨不得能大声的呻吟出来，宣泄自己的舒服；张文也是呼吸渐渐的急促起来，撞击时也不再避讳，掩得妹妹的嫩臀“啪、啪”作响，看起来更有视觉上的冲击！

“小文，妈和你商量一件事。”

陈桂香不知道她唠叨的时候，电话的那头正上演着如此大胆的肉戏，依旧温柔的说：“咱家房子不是在建了吗？我打算让你舅妈搬过来一起住，你怎么想？”

“哥……”

小丹突然嘶哑的哼了一声，脸上全是滚烫的红晕，浑身止不住的痉挛着。她在张文的抽插下张大了小嘴，有些压抑不住呻吟的冲动，看起来已经快要叫出声了。

“可以呀，大家一起住比较热闹！”

张文随口敷衍了一句，一看妹妹快憋不住了，立刻吓了一跳，赶紧抓起自己的内裤，塞到了她的嘴里。

小丹这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她紧紧的咬住内裤后，扭起了小腰，在压抑的哼哼声中，身子愈来愈热，接着浑身一阵抽搐后，来了第一次的高潮，小穴有力的蠕动，瞬间夹得张文差点也要呻吟了。

“呀……”

小萝莉压抑的闷哼着，小脸在瞬间变得通红，像颗小苹果一样的可爱。似乎在妈妈的声音下做爱，给了她极大的刺激，明显这一次的高潮十分的澎湃，让她幼嫩的小身子都抖得无法控制了。

“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陈桂香犹豫了一会儿后，突然试探着问：“小文，你舅舅的事，他和你说了没有？”

“舅舅的事？什么事？”

张文舒服得脑子一时间没法思考，妹妹的下身，这时候简直是爱液狂喷，量多得有些惊人，再看她高潮后，幼嫩的小脸上布满红晕，视觉上的满足更是加重了肉体上的快感！

但仔细一想，小丹还在发育的身子，不该有那么多的爱液才对，张文在疑惑中稍稍的一回神，猛地将命根子从水润多汁的小花穴里抽了出来。

小丹没有了张文身体的支撑，马上软软的倒在地上，闭着眼睛急促的喘息着。

张文低头一看，频时无语了，一股透明的水柱从小丹的小穴里流了出来，自己和她的大腿上都是湿的，再看看妹妹瘫软下去的样子，略带几分的害羞，难道是小萝莉被自己干得失禁了？

小丹这时候已经无力害羞了，在妈妈的声音下做爱实在太刺激了，刺激得幼嫩的身体根本无法控制，这时候她还咬着哥哥的内裤喘息着，媚眼如丝的样子，简直诱人到了极点。

“你这不上心的孩子，你舅说他已经告诉你了”陈桂香温柔的责备着，口气里全是疼爱，不过估计她要是看见了，这时候小女儿高潮的妩媚模样，和儿子满脸的淫笑，恐怕会被气疯的。“哦，就是他想找小老婆的事吧？”

张文这才算是回过神来，想起了临走时舅舅交代的事，不过看着两人同样湿漉漉的下身，真的有些无语了。

小萝莉这时候已经高潮到了有些虚脱的地步，看她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尽管仍欲火焚身，但也不忍心在这时候打扰她。

陈桂香是个极端护短的人，但似乎害怕儿子会心生反感，马上有声有色的说自己弟弟有多不容易，那个女的有多惨，他们能在一起，肯定会过好日子。

张文没说什么，一边应着，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妹妹汗淋淋的香背。

小丹在高潮中微微回过神来，看着两人胯间的水迹，才发觉自己似乎失禁了，小脸不由得一阵羞红，别过头去不敢看哥哥的目光，难得的不好意思起来。

“过来……”

小萝莉羞涩之余也是有些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儿后，附在张文的耳边悄悄的说了一声，这才拖着无力的身子走到浴室。

“妈，你继续说！”

张文应付了一句后，拿着手机也走了进去，看着妹妹走路时绵软无力的嫩腿，不禁色笑了一下。

小丹这时候也准备好了，在卫生间里拿着莲篷头等着哥哥，马上蹲在张文的身下，用手冲刷着她留下的痕迹，只见她幼嫩的小脸上，难得露出害羞的样子，不过却布满高潮的媚红，看起来倒真是别有一番的滋味。

“小文，你怎么看这事？”

陈桂香唠叨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

毕竟秀秀已经成了儿媳妇，她可不想把关系弄得太乱了，估计是怕何秀芸一闹起来，家里没有安宁的日子！

“舅妈知道了吗？”

张文随口问了一句，笑咪咪的看着胯下的小萝莉温顺的一面！她用幼嫩的小手沾满了沐浴露帮自己套弄，偶尔还抬起头来顽皮的一笑，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或许是因为妈妈听着的关系，两人都感觉特别的刺激，尤其是小丹，简直有种像在做坏事一样的紧张，弄得刚才在高潮来临时还失禁了，这时候细嫩的小腿上，还有点点的水痕，配上娇羞的模样更是无比诱人。

张文狠狠的咽了一口口水，恨不得再次插进她幼嫩的身子里。

“估计是知道了。”

陈桂香长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村里的这些人到处说，再加上你舅和那个女人已经住在一起，到处都有人在谈这件事，哪还瞒得住呀！”

“那她怎么想的，你问了没有？”

张文随口问了一句，马上用手指着洗手盆，眼露色意的看着胯下的小萝莉，示意她扶着洗手盆站好，自己要用后入的姿势继续做爱！

小丹看了看自己的下身，这时候已经微微的有些发疼了，毕竟昨晚才破身就折腾了这么久，粉嫩的羞处已经无法再承受哥哥的疼爱。

小丹难为情的摇了摇头后关了水，便坐到马桶盖上，有些脸红的指了指自己的小嘴，用嘴形说：“这……”

张文也不多想，知道小萝莉从破处到现在，被自己折腾得够惨了，他看妹妹端庄的坐着等着自己过去享用，马上站到了她的面前，用龟头碰触她的小香唇。

小丹刚才亲手把命根子冼得乾乾净净，这会儿也没什么犹豫，就张开小嘴含住了龟头，轻轻的吸吮着，小手也开始缓慢的套弄起来。对于哥哥的体贴，心里也是无比感动，小脑袋在张文的胯下开始快速的摇摆着。

“我也不知道。”

陈桂香幽幽的叹了口气，似乎是有些不知所措，苦恼的说：“她不知道在想什么，最近似乎经常心不在焉的发呆，但也没觉得她很伤心或生气，现在我都不怎么敢和她说话了。”

“哦……”

张文一边享受着妹妹卖力的口交，一边思索着。照道理说，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心情应该会很郁闷才对，不管有没有感情，起码都会有被戏弄的愤怒，表现得很平静反而有些诡异，舅妈到底在想什么呀？

“小文，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陈桂香习惯性的让儿子拿主意，面对着这尴尬的情况，她也是有些不知所措，语气里多少有点迷茫和无奈。毕竞是弟弟有错在先，她自然不好意思和何秀芸解释什么。

“等我回去再说吧。”

张文长长的叹了口气，不过心里却是隐隐的窃喜。舅妈搬过来更好，以后就可以找机会偷偷的开导她！

小丹似乎是察觉到了哥哥的精神不好，看着哥哥脸上的苦笑心里也是一疼，但却不知道这都是色狼外边披的一张狼皮。

小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哥哥这么难过，只能更加殷勤的讨好，小手继续套弄着，脸却慢慢的伏到张文的腿间，在睾丸上轻轻的吸吮着。

想到乔迁新居时的酒后乱性、和秀秀做爱做到一半时，却意外的和舅妈发生了关系。舅妈成熟的俏脸布满红晕时的性感、丰腴的身子扭动起来那浓烈的诱惑、享受她第一次口交和肛交时的快感……张文在遐想中顿时浑身一个颤抖，腿一紧，感觉到自己要射了。

张文喘起了粗气，看着胯下可爱到极点的小萝莉，忍不住有些粗鲁的将命根子插进了妹妹的嘴里，扶着她的头快速的抽插起来。

小丹一下子被呛得很难受，也感觉到了哥哥的冲动，哼了两下后，却温顺的没有拒绝。她抱着张文的腿，任由哥哥发泄着心里小小的郁闷，水嫩嫩的眼眸里尽是柔顺的媚气，却也有楚楚可怜的委屈。

张文很少看到妹妹这么乖巧的模样，脑子里却几乎环绕着那一夜母女同床的香艳，心里顿时兴奋到了极点，腿一僵、臀肉也紧紧的绷了起来，再也忍不住闷哼了一声，想要射了。

小萝莉似乎察觉到了嘴里的大家伙胀了一些，龟头也开始瑟瑟的发顗，立刻温顺的闭上了眼，等待着小嘴被哥哥灌满的时候。

小萝莉幼嫩的小脸，这时候满是羞怯的红晕，也有点难受的样子。

张文这时候已经是浑身抽搐了，但看着小丹小脸上动人的红晕，也是忍不住猛地把命根子从她的小嘴里拔了出来。

“哥……”

小丹有些诧异的睁开了眼，没想到哥哥会在关键时刻把命根子抽出，这时候她娇嫩的一唤让张文再也忍不住了，马眼一开，一股股火热的精液有力的喷射而出，射在妹妹可爱的小脸上。

“呼……”

张文使劲的套弄着，不让半滴的精液浪费，舒服得喘息了一声，声音嘶哑而又特别的淫秽。

陈桂香唠叨到一半，突然听见了儿子异样的声音，顿时有些疑惑的问：“小文，你怎么”张文自己使劲的套弄了两下，把精子射完后，一听到妈妈的声音，这才有点害怕。要是被妈妈知道自己连妹妹都干了的话，这日子还能不能过啊？脑子灵机一动，赶紧笑呵呵的说：“没什么，小丹打水帮我洗脚，这会儿还知道帮我捏几下，没想到她也会干这个！”

“原来是这样呀，这丫头倒是乖了。”

陈桂香也不疑有他，微笑着赞许说：“这次出去以后，懂事不少嘛，居然还知道帮你打洗脚水，真是难得呀！”

“是呀，小丹一直很乖的！”

张文嘿嘿的赞许了一声，低头一看妹妹清秀、幼嫩的小脸上沾满自己的精液，红着小脸的模样特别的可爱，但也要强的嘟起了小嘴似乎是在抗议，不满的模样更是无比诱人，不由得淫笑了一声。

“丫头听话就好了。”

陈桂香欣慰的笑了笑，不过马上又小心翼翼的说：“小文，你舅的事要怎么办，你倒是说呀，秀秀现在跟了你，我可不想家里闹出那么多事！”

“你先别急，等我回去再说吧。”

张文一边轻声的安慰着，一边却是十分淫荡的往前一挺腰，将已经射完的命根子，又递到妹妹面前，满是期望的看着她红润的小嘴。

小丹调皮的作势要咬，这可把张文吓了一跳。不过小萝莉马上又抓住了命根子咯咯的一笑，小脸上沾满了精液，看起来更是无比性感。她给了张文一个可爱的鬼脸后，将龟头含到了嘴里，轻轻的吞吐着，试图将最后的精液也压榨出来。

张文顿时舒服的喘了一声，妹妹满脸都是自己精液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

看着渐渐发软的龟头，被她陶醉的舔吸着，嘴唇上点点的乳白，更是让妹妹的天真可爱中，多了分让人快要发疯的妩媚！

“也好。”

陈桂香尽是无奈的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秀芸开口了，她好像不生气的样子，我倒觉得更害怕。现在家里的情况好了起来，要是闹出点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文舒服得深吸了一口气，享受着妹妹口舌服务的时候，也不忘和妈妈耵吗：“好了！妈，你也别愁那么多了，万事有我，等回去的时候，我再和舅妈好好的谈一下。”

“嗯。”

陈桂香应允了一声，似乎想到这些烦心事，令她有些打不起精神，又和张文说了一会儿话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张文把手机往洗手台上一丢，看着妹妹顽皮地玩着已经软下去的命根子，马上将她抱了起来。

张文看着妹妹可爱的小脸上全是自己的精液，用手指沾了一点，递到了她的嘴边，色眯眯的说：“丹丹，刚才怎么还尿床呀？”

“去、去……”

小丹顿时红了脸，倔强的“呸”了一声后，说：“谁尿床了，你可别瞎说！”

“是、是，我家丹丹没有！”

张文一边淫笑着，一边用手指沾起精液，涂抹到她红润的嘴唇上，享受着视觉上的刺激！

小丹似乎也习惯了精液的味道，一点都没抗拒，反而因为哥哥的取笑而有些生气，突然狡黠的一笑。抱着张文的腰，撒娇地说：“哥，你亲亲我呗！”

小萝莉一说完，就抬起了下巴，将满是精液的小嘴送了上来，一副任你品尝的样子。张文吓得赶紧后退了一步，摇着头说：“算了吧，咱们赶紧洗冼！”

“哼，你嫌弃我啦！”

小丹虽然嘴上嗔怪着，不过想到哥哥一会儿还有正事，也不敢再闹，赶紧打开热水，抱着张文的腰，走到了莲蓬头的下方。

张文当然不会客气，一边帮小丹清洗脸上的精液，一边用沐浴露把小萝莉洗得香喷喷的，摸着她细嫩的身子，当然忍不住吃起了豆腐，大手不停的游走在她稚嫩的身子上，洗得小萝莉娇喘吁吁的嗔怪着，媚红再一次爬上了可爱的小脸。

短暂的鸳鸯浴后，小萝莉被挑逗得浑身发软。张文爱怜的为她擦拭掉身上的水珠，这才横抱着一丝不挂的妹妹走到了客厅，一边逗着妹妹，一边享受着她要强的撒娇，小丹的欢声笑语，让张文心里温暖得感到很舒服。

兄妹俩腻在一起玩了起来，赤裸的身体纠缠在沙发上一顿的嬉闹，小丹作怪的摸软下去的命根子，不满的时候就威胁几句，高兴的时候也亲亲哥哥的嘴，一副特别欢快的样子。

张文自然是不客气的玩着小丹幼嫩的乳房，用手指夹着小乳头，让她的呼吸再次急促，美妙的嫩臀和娇小的身子也被摸得渐渐发烫，他一边调着情，一边嬉闹着，感觉特别的爽。小萝莉青春幼嫩的声音和欢快的笑声像是催情药一样的管用，腻了没一会儿，张文感觉自己又来了精神。命根子在妹妹顽皮的玩弄下，也有了抬头的迹象，隐隐的开始充血，有再次勃起的冲动了！

小丹感觉手里的宝贝摸着摸着渐渐大了起来，吓得触电一样的缩回了手，又拨弄了两下后，吐了吐舌头，楚楚可怜的说：“哥，我可受不了哦。现在下面已经有点疼，你可不许乱来！”

确实昨晚刚破身，今天又这么疯狂，幼嫩的小肉缝早就红肿了，张文也体贴的摇了摇头，爱怜的摸了摸她的小脸后，柔声的说：“没事，今天哥忍着。不过你也老实点，再逗下去的话，我可会忍不住兽性大发！”

“我会乖乖的。”

小丹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马上装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可她这样一丝不挂的腻在怀里，做出这种纯洁可爱的表情，却更加诱人。

张文被小丹挑逗得有几分火气，恰巧这时候电话也响了，一看是刘富打来的，张文赶紧接了起来：“富哥，到哪了？”

小萝莉一看哥哥有正事，也不敢再闹，马上趴在张文的腿上安静下来，似乎她很喜欢看哥哥认真的样子，闪亮的眼眸里有着透之不尽的喜爱，温顺得像只小猫一样可爱。

“我快到酒店楼下了，我们约在大厅，你赶紧下来吧！”

刘富的声音虽然疲惫，但听起来也有点兴奋的味道，似乎是有钱就有精神一样。

“我马上下去！”

张文把电话一挂，却是诧异的看到妹妹手里拿着一套短裤短袖，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了面前，眼带温柔的看着自己。

“丹丹，什么时候这么乖了？”

张文呵呵的一笑，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一站起来时妹妹只有到胸口，娇小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要你管……”

小萝莉鼓起了腮帮子，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后，没好气的说：“赶紧穿，要是妈说我耽误了你的事，我就杀了你丨”虽然语气很凶狠，不过小萝莉还是很体贴，有些笨拙的帮张文穿起了衣服，尽管穿起来不是很舒服，不过张文还是整理了一下，给了她一个赞许的微笑。小丹开心的笑了笑，马上又打起了哈欠，煞有介事的说：“好啦，你赶紧走，人家要睡了！”

看着妹妹可爱的样子，张文忍不住一把横抱起她一丝不挂的身子。

小丹也给了哥哥一个甜美的微笑，马上软软的抱住张文，脸上全是幸福的红晕，似乎也料到哥哥会有这样亲昵的举动。

张文将小萝莉轻轻的放到床上，又为她细心的盖好被子后，这才疼爱的亲了亲她红润的小脸，柔声的说：“丹丹，你先睡，哥哥忙完了，马上回来陪你。”

“哥，我等你回来抱我睡！”

小萝莉乖巧的点了点头，满脸不舍的看着张文，嗲嗲的声音很天真，充满了温柔的期待。

“我会尽快回来的！”

张文应了一声，看着妹妹乖巧的样子，忍不住又和她来了个痴缠的湿吻，直到小萝莉无力的闭上眼，这才关了房间的大灯，轻轻的掩上房门，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东西走了出去。

第二章同性情侣

张文安抚好小萝莉后，刘富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出了车站，现在正和朋友开车往酒店这边走。

张文也没怠慢，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先在酒店的大厅里等着，一边抽着烟，一边思考着一些事，毕竟刘富表现得再怎么平易近人，骨子里都是一头狡诈的狐狸，张文从不敢有大意的时候，绝不能在他面前露出青涩的一面，要不然吃亏的可是自己。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刘富那肥得流油的身体，这才出现在张文的视线里。只见他穿着花衬衫、大短裤，打扮得和个新加坡人一样休闲，不过倒没什么潇洒、休闲的感觉，反而看起来有点滑稽！在南方像他这样又高又胖的人实在是少，想不显眼都是难事了。

“富哥！”

张文赶紧站起身，微笑着朝刘富迎了过去，毕竟是自己的财神爷，客气一点还是必要的。

“小文呀！”

刘富一看到张文，立刻眯起了眼，嘿嘿一笑，一边擦着汗，一边忍不住抱怨说：“这种破天，老是这么热，真是把人折磨死了，我这汗都流个不停丨”“我们先进房间吧，让你凉快一下，再说！”

张文笑了笑没说话，刘富这胖子最怕热了，即使没干活也是满身大汗，南方的酷热对他来说真是一种折磨。

“老刘，不介绍一下吗？”

这时候，旁边响起了一道温和而又沉稳的声音。张文抬头一看，发现刘富旁边还站着一个身材匀称的中年人，西装领带的穿着很有儒雅的气质，十分得体的打扮，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略带苍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带着亲切的微笑，给人十分舒服的感觉，一看就不是那种普通百姓或是暴发户的类型。

虽然白发多了一点，但面色白净显得很年轻，可以算得上是个中年帅哥，只不过给人感觉特别的沉稳，沉稳得有些挑不出毛病，再搭上一身价值不菲的西服，更是把气质这个词诠释得淋漓尽致。

“不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刘富抱歉的拍了拍脑门，一边说着，一边亲热的拉过旁边的中年男子，笑呵呵的介绍：“这是我同学关毅，刚好在你们这省城里上班，这次刚好把他拖过来当司机”“你好。”

关毅和蔼的笑了笑，很自然地朝张文伸出了手，动作娴熟又特别的随意，丝毫看不出半点做作的痕迹。

“你好，关哥！”

张文谦虚的朝关毅一笑，手握上去的感觉很柔和、细腻，绝对不是那种干重活的人，不过也有一些老茧，给人的感觉很怪异。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张文也不好多说什么，刘富虽然大剌剌的样子，但也没多提古董的事。

二人一边说着无关痛痒的话，一边上了楼，走到了为刘富订好的房间，凉快的冷气总算让刘富感觉舒服了一些，但也在不停的抱怨这酷热的夏天。

“靠，住这么好呀！”

刘富一进屋就笑骂了一声，打量着宽敞的套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没钱，可住不起，小文你得报销这房费才行，不然我可得在这帮人洗床单了。”

“少来！”

张文眼一瞪，一副“你太扣门”的样子说：“我可不干，你富得都快流油了，迩那么小气。别在我这装穷，一会儿我那房费，你也得一起给！”

关毅坐在旁边一直微笑着，似乎对两人的打闹不怎么关心，但又显得很欣赏。

刘富也赶紧拿水、拿饮料的招呼大家，又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之后，这才笑咪咪的问：“小文呀，这次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张文有些诧异，没想到刘富会当着关毅的面，就问古董的事。虽然自己和这个人不熟，但看他这一身的气质可不像买卖人，更像是当官的！而且刘富似乎也不避讳，顿时就让张文有些疑惑了，就算是同学，但也不能这么没遮没拦吧？

或许是看出了张文的迟疑和担心，刘富赶紧解释：“没事的，老关和我的关系很铁。我做这点买卖、是在干什么的，他都知道，这次他也想挑点东西收藏，所以我就带他一起来了，你这要有的话，我就忍痛割爱让给他了！”

收藏？送礼吧！张文心里窃笑了一声，不过脸上还是一副明白了的样子。先笑嘻嘻的从兜里拿出一对黄色的印章放到桌子上，这对印章上乱七八糟的文字，张文也不看太懂，因为这是在拆老房子时，从墙缝上扣下来的，估计是当时堵缝隙用的。张文也是不经意的捡起来，看这样子像个古董才收好的。

刘富接过来一看，眼里明显有了些许的亮光，反复的在手里把玩着，偶尔还拿手电筒照几下。还拿来纸和印泥试了一下，仔细的鉴定着上面的字有什么意义。

关毅一直在旁边看着，看样子似乎是不怎么在乎，不过眼里多少还是有点好奇的意味。

张文虽然心里有些担心，但还是面无表情的等着，即使这对东西被当成普通的石头用来塞墙缝，但稍微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普通货色！

现在有些东西查了资料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甚至连用途都说不出，这也是张文把刘富约过来的原因。这胖子别的能耐先不说，光这点鉴定的能耐，就让张文很佩服，有他的话，起码能省下不少的鉴定费用。

“不错！”

刘富仔细的鉴定半天后，把印章往桌上一放，满意的点着头说：“清朝的盐道批印，保存得还算不错！有这驼扣，看起来不是什么小官用的，不过材质不是太好，是比较常见的黄龙，勉强有个四、五万块就不错了！”

张文眯起了眼，看着刘富笑而不语，眼角却悄悄的一瞄，分明看到了关毅的眼里有几分失落，似乎这东西在他看起来不是很好，在价值上不适合他心里的需求，看来这家伙是个不缺钱的主！

“我说，小文……”

刘富呵呵的一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把我拐到这来，不会只有这一点东西吧？赶紧把好的拿出来，别耽误了咱们玩的时间！”

“小张呀！”

关毅也是忍不住开了口，或许他是在期待能有合心意的东西，马上就直言说：“你不用担心什么，老刘的这个生意怎么做，我是知道的，也不会和别人透露半点。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出来吧，我也是要挑几件自己用，你别有那么多的顾虑了。”

“呵呵……”

张文从关毅一开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官味，不管是腔调还是那种平稳的口气，有着如发号司令一样的感觉，都证明这个关毅绝不是在基层混饭吃的家伙。

张文再看到刘富眼里不时露出的一点焦急，脑子稍微一思索就明白。看来刘富自己手里那些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不能卖的藏品也舍不得给他，这会儿老同学求上门，实在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又不好驳老同学的情面，只好带着他一起来了。

估计还是市面上的东西价格炒得有点高，关毅才会想在自己这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或许刘富早就和他透露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的期待才会那么高。张文脑子里灵光闪过后，也不再怎么避讳，点了点头后，拿出了大小两尊佛像递给刘富。

刘富眼睛一眯，赶紧拿起来观察着。

刘富的眼放亮光，只不过是一个表面动作，似乎是习惯性的动作，不过眼睛一眯就代表了东西还可以。

张文一看，心里立刻有了底，这都是一些自己不太清楚的物件，甚至于是不是古董都不敢肯定，一直在家里放着没拿出来，这次拉他来做免费鉴定，也是想看看这些东西的价值如何。

“是好东西！”

刘富把大的那尊佛像看了一会儿，把每一个细节都细査入微的分析着，好一会儿后，才满意的点着头说：“明代的千手千眼观音，也叫大悲观音像，民间一般简称千手观音！左右各有一一十手，掌中各有一眼，共四十手、四十眼，各配二十五”有“（三界中二十五种有情存在环境，包括欲界十四种、色界七种、无色界四种等）而成千手千眼，意在洞悉人间悲苦，做工上特别的标准！”

刘富一边向两人解释着，一边指着底座下的印章，难掩兴奋的说：“而旦是官家所铸的东西，虽然品相不太完整，不过能拿到这样的东西，也不简单，现在佛像的价格是愈来愈高，确实是好东西！”

关毅露出欣慰的微笑，似乎对佛像有种别样的青睐，马上指着小尊的玉佛问：“那这个呢，看样子应该也不错吧？”

刘富小心翼翼的把小尊的玉佛拿起来，用手电筒好一阵的细看着，又仔细的抚摸着似乎是在分析着材质，看着看着突然苦笑了一声，摇起了头。

张文的心一下就有点毛了，这尊玉佛看起来很温润，自己对它的期待特别高，难道会是假货？

“不好吗？”

关毅关心的问了一句，明显他很期待这一次能有好的收获！看样子他比张文还在意佛像的品质，略显得有些焦虑。

“倒不是说这东西不好。”

刘富把玉佛放下后，叹息一声，有点郁闷的说：“这也是清初的东西，而且玉还是不错的和田料。但败笔就在这个雕工上，这雕工实在太差了，线条浮夸，毫无力度，菱角虽然分明，但一点都看不出佛家的慈，明显不是出自什么大家之手，白白糟蹋了这么好的原料了！”

还好东西是真的，张文顿时松了口气。虽然照刘富的说法，这价格可能会略低一点，但只要不是假货就行了，至于他们所欣赏的什么线条、什么雕工之类的，在张文看来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可惜了！”

刘富摇着头一脸的心疼，甚至有点气愤，忍不住有些鄙夷的说：“估计是当时哪个官家少爷雕着玩的玩意儿，从雕工上一点都看不出他是喜玉之人，像玩笑一样地把这么好的料给废了，如果由普通的匠人来雕的话，品相也不会差到哪去，最少能让这尊佛更加生动一点！”

“是这样呀！”

关毅“哦”了一声，对于刘富的知识也是表现出了敬佩，但还是微笑着说：“没关系，这尊佛像看起来也算是不错了。现在比较流行佛像，请一尊回家也可以的。”

“那倒是！”

刘富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看张文依旧没什么表情，似乎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感到无动于衷，马上笑骂说：“你这个小狐狸，又在等我开口说价钱吧！别总一副皮笑脸不笑的样子，让我想坑你，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可没有。”

张文故作无辜的摊了摊手，用委屈的语气说：“在你这个行家面前，我哪敢卖弄呀，我这不是在虚心学习吗？”

“尽能瞎扯！”

刘富深深的鄙视了张文一眼，似乎在他眼里，张文总是在装糊涂、总是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反而更让人忌惮，也让他压价的时候不敢太过分。不过刘富的鉴定能力还是不错，大量的知识囤积在脑子里，对于历史的通晓，这也让张文感到特别佩服。

“老刘，你怎么看？”

关毅似乎很喜欢佛像，或者说他要送的人很喜欢，隐隐的已经有些坐不住了，开始询问起刘富的意见。

“八十万，两尊拿走！”

刘富思索了一会儿后，拍着胸脯说：“你要去哪问都行，谁说这价高了，到时候你直接找我得了！”

“八十万呀……”

关毅略略的一沉吟，似乎是有砍价的意思。虽然这么大的数目，没让他有半点心疼的迹象，但能省则省是人类的一个本性。

张文马上察觉出这点端倪，立刻半开玩笑的用不满的口吻朝刘富说：“不是吧！刘哥，给我定了这么吉利的数字，这样不好吧！”

“就知道你这个小狐狸嫌低！”

刘富似乎也不意外，也看出了关毅有要讲价的意思，生怕这笔买卖会这样毁了，马上大声的朝他说：“得了吧！你白捡便宜断我财路，难道你还想更过分一点？八十五万，你要少一分的话，别说小文不干了，就连我都不干了！”

“可以！”

关毅看刘富把话都说到这分上了，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似乎来之前，刘富就已经把张文的情况告诉他了，他心里知道这东西讲价也讲不了多少，索性连话都不说了。

“你们三下五除二的，就把我搞定了啊！”

张文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跟着闪过了一丝狡猾的味道。

刘富马上眯眼一笑，摆着手说：“得了，你那意思，我知道。咱俩也不是生人，一些事知道该怎么办！你还带了别的吗？有的话赶紧拿出来吧。”

“奸商呀！”

张文故作痛苦的白了刘富一眼，不过心里却是乐开了花！五挂村其实还是能找到不少的好东西，大多数人甚至对于古董都没什么概念，不过也有一些专门收旧东西的人，但他们都统一的不透口风，平白的在贫穷的地方，抢走了不知道多少的财富。

五挂村再往里走还有更多的穷山僻壤，甚至还有些连听都没听过的小村落。

跋山涉水的艰苦路程，让他们很少和外面有接触的机会，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甚至在大山里，一辈子都没坐过汽车，可想而知这些地方偏僻到了什么程度。

“你这小子比我还奸！”

刘富回瞪了张文一眼，把一开始的印章挪到了他的面前，似乎在说这东西我收了，你可别想拿回去！

关毅已经把两尊佛像放到面前，好生的观看起来，脸上的笑意愈来愈浓，比起一开始那种有些疏离的浅笑，这次的笑容看起来是满意的味道，稍稍的有了点生气。

“这个，你看看。”

张文说着的时候，拿出了一只十分朴素的青花瓶，虽然没过多的浮华惊艳，但在幽静之中却有一种别样的气度。

刘富接过手来，这次表情显得小心翼翼。他一边仔细的看着胎釉的品质，一边用手轻柔的抚摸着上面的纹路，把瓶口、底圈甚至是瓶里的些许泥土都仔细的査看了一遍，好长时间后，才意味深长的放了下来，皱着眉头似乎是在思索着。

“你这小子真没让我白来！”

刘富在两人关切的目光中，突然如释重负的一笑，有些兴奋的说：“没想到这次还能掏出乾隆时的官窑，虽然不是宫里的造办处出来的的高级货，但也特别不错，难得的是保存得这么完整，确实不错！”

“是官窑？”

关毅的语气里有些疑惑，看着这朴素的瓶子，似乎无法把它和奢华的皇家联系到一块，甚至连是不是古董都让人质疑？“没错！”

刘富斩钉截铁的点了点头，笑咪咪的介绍说：“乾隆时期虽然民富国强，是个难得的盛世，但也不可能件件都是奢华之物吧！当时只有景德镇在烧造皇家之物，但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特别精美。作为贡品是有严格挑选的过程，在千里挑一的苛刻下，除了贡品外，其他的都只是陪衬而已！”

“而且……”

刘富顿了顿，继续解释：“在正常的情况下，除了挑出最好的送进造办处等着成为贡品，剩余的都应该被就地销毁，但有时也难免会有漏网之鱼，这只瓶子明显就是火候掌握没达到最好的淘汰品，却被人偷偷的留了下来。”

“是这样呀！”

关毅这才恍然大悟，有些不解的说：“这几年到处都说官窑的值钱，不过电视是的那些看起来都很不错，这只外表朴素，能比得上吗？”

“关大哥。”

张文眯眼笑了笑，现学现卖的说：“有时候不一定愈华丽愈好，毕竟烧制的类型很多。或许一段时间流行普通的青花，又或许过一段时间，皇帝正好对这一类型有兴趣，底下的窑主就必须去迎合他的喜好，这也是无法说准的”“小文比你有见地！”

刘富呵呵的一笑，把瓶子端详了一遍，说：“现在这一类的东西，大多人都藏在手里不愿脱手，偶尔有也只有拍卖会上能看到。价格肯定会愈开愈高，收藏几个还是不错的选择！”

“确实！”

张文点了点头，眯着眼说：“有的东西其实不算稀少，但只要大家都不脱手，价格一下就会被哄抬起来，再加上市面上的假货一多，显得真东西是奇货可居，许多东西的价格就是这么被炒上去的，事实上不一定能达到那样的价值。”

“你这小子露出狐狸尾巴了吧！”

刘富呵呵的一笑，朝张文一伸手，略带调侃的说：“别总装不懂了，还有什么东西，一起拿出来吧？”

“你看看吧！”

张文说着话，从包里拿出了不少的小物件——碗盘之类的倒是比较少，但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例如里面的一个古色古香的砚台，雕鹤塑仙显得特别的飘逸。谁能想到这原来是别人家反扣在井边的磨刀石，有时候张文收来时，听着来历都是啼笑皆非常，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更绝的是，有的人是真的不懂到了极点，把一些老东西随手丢在院子裨，甚至是柴火堆里。像这里的碗，有一只竟然是给狗吃饭的家伙，似乎在他们眼里，这些老东西才能起到最大的价值，但也凑巧给了张文发横财的机会。

东西众多，也难免会有漏眼的东西。刘富几乎鉴定一个多小时，才算是过了眼，不过还是有一只现代的大碗和一些十几年前打造的铜器，根本就没什么价值。

对于这个结果，张文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东西收多了，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有些二、三十年前的老东西也是正常的，在真假的比例上，其实这已经算不错了。

“还算不错！”

刘富把几件假东西往旁边一放，看着眼前的真品，笑得眯起了眼，有些难掩高兴的说：“这一趟确实没白来，我都在想自己那点钱够不够买了！”

“你全要呀？”

张文故作惊讶的看着刘富，用痛心疾首的样子说：“你这个奸商，你肯定会说个批发价来剥削我。我可警告你，我是个爱国的人，坚决的抗议你给一个越南币的价格！”

“这头小狐狸！”

刘富哈哈的笑了起来，转头朝关毅说：“老关，你先看看有没有你看上眼的东两。挑好了，剩下的才是我的，毕竟咱现在现金不太够，想全拿下也有点难度。”

张文知道这只是客气话，刘富的钱有多少，虽然不太清楚，但绝不会缺到这个地步，明显他这次主要还是想帮一下关毅，才会开口说这种客套话。

“行！”

关毅轻描淡写的应了一声，似乎对这点钱还不是很在意，看来看去他挑了比较喜欢的砚台和一对大碗，再加上一开始的那对印章，似乎他比较倾向于有点文人气质的东西。

“小文！”

刘富见关毅挑好了，这才转过头来，一边算着，一边试探性的问：“老关挑的这些东西，你打算什么价格才脱手？”

“你估一下吧！”

张文自然不可能自己说价格，马上把这问题又丢给了刘富。

装糊涂得装到底，不能让他看出自己根本不懂价格的浮动。

“靠，每次都这样！”

刘富虽然笑骂着，但眼珠子也马上滴溜溜的转了起来，计算了好一会儿后，咳了一声说：“这样吧，我给你算个价格。还是比市场上稍低一点，老关的东西一共是一百三十九万，再给你那份是十七万，你看怎么样？”

“你说呢？”

张文的眼睛微微一眯，露出了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一百三十九万，二十二万，这是最高的！”

刘富一点都不询问关毅的意见，自己又把价格提了一下，关毅似乎也不在乎一样。

“成交吧！”

张文一脸无奈的点了点头，用委屈的口吻抱怨说：“你千里迢迢的来，不狠狠的宰我，你肯定不甘心！算了，反正你也一直这么没道德，我习惯就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刘富点了点头，朝似乎打起了小算盘的关毅说：“老关你也别想讲价了，小文让步很大了，这些东西真拿到台面上，价格会高许多，要是谁敢说你买贵的话，就叫他来找我，有多少我收多少！”

“嗯。”

关毅对刘富的话，似乎很放心，见他把话说到这分上，马上点了点头，放弃了讲价的想法。

“至于这些……”

刘富算了一下剩下的那些东西，好的已经被关毅挑走了，剩的量多但质量不高，但他是要倒卖赚钱，所以不太在意，马上给了张文另一个价格：“八十四万，十一万！”

“八十五万，十三万！”

张文缓缓的摇了摇头，虽然是白来的钱，但谁会嫌太多呢？再者也不能一味的听他的，这样会显得很被动，时间长了的话，难免会有露馅的时候。

“可以！”

刘富很痛快的拍下板，眼里狡黠的笑意，表明他又多赚一笔了。

刘富照样搬出笔记型电脑，一边操作着，一边笑咪咪的说：“在市场买菜时，都没几桩生意能这么爽，哈哈！如果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干脆的话，我这生意也好做了。”

“是都和我一样笨吧，送上门来给你剥削！”

张文调侃了一句，查看了一下讯息，确定他的钱已经付了，立刻转过头来看了看关毅，那意思是：大哥你赶紧给钱吧，咱这概不赊欠！

关毅也看出了张文的意思，摊了摊手，无奈的笑道：“我的电脑在车里，一会儿下去再给你吧。”

张文略略的沉吟了一会儿，毕竟是第一次见面，贸然的把值那么多钱的东西先给他，不管是谁都不会太放心，虽然这家伙看起来还不错，但这年头谁敢保证不会出事呀？

“没事，小文！”

刘富看张文有些为难，一边把他的东西锁进小保险箱，一边信誓旦旦的说：“咱们现在下楼吧，在车上就能把钱给你了。老关不会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他的钱要出问题了，你就找我要！”

“嗯。”

张文十分无奈，就算不行还能怎么样？总不能硬把东西要回来吧，到时候得罪了关毅不说，刘富这条好路子也会毁掉的！

“哈哈，合作愉快！”

刘富忙完自己的事后，一把搂住了张文的胳膊，笑嘻嘻的说：“咱们该去吃饭了，刚好在老关的地盘上，不占这老地主的便宜，我可不干，今夭的一切都由他花费，你可别客气，知道吗？”

“你呀！”

关毅和蔼的笑了笑，似乎也习惯了刘富的嘻皮笑脸，将东西放进大包里后，示意大家一起下楼。

三人有说有笑的下了楼，毕竟有钱赚，大家都有好处。自然是神清气爽，聊得和亲哥儿们一样，关毅的微笑还是那么轻巧，轻得让你感觉似乎他除了笑之外没有别的表情。

关毅开的车倒不算奢华，是一辆普通的本田商务车。

上车之后，关毅倒也不食言，没等开车就先用电脑给张文转了帐，看到钱到手了，张文这才算是彻底的松了口气，想想又有那么多现金进帐，心情一下子乐得有些飘飘然了。

“带你们去吃点有特色的吧！”

关毅似乎也很满意晚上的收获，脸上的笑容有了点生气。他一边开着车穿梭在大街上，一边客气的问：“对了，小张，你是哪里的人？”

“海清市的。”

张文含糊的应答了一句，并不把具体的位置说准确。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情况暴露得太多。

“海清？”

刘富似乎想起什么，犹豫了一会儿后，有些小心的说：“小蕊似乎是在那上班吧？”

“嗯。”

关毅似乎有些不自然，脸庞略带扭曲的抽了一下，有点不情愿的说：“今年初刚调去，好像是在四清县。”

四清县正是张文所在的地方，一个特别贫困的县城，几乎除了那小小的渔港码头外，找不到别的产业。张文倒还没怎么多想，只是眼眯了一下，感觉关毅似乎瞬间很不自在，似乎戳到了他什么难堪的事？而刘富的表情也是唯唯诺诺，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车上的气氛瞬间有些沉默，关毅到底比较沉稳一些，尴尬了一会儿后，清了清嗓子，脸上再次浮现那种轻微的笑容，有些没话找话的问：“对了！小张，你现在除了这个买卖，应该还做点别的生意吧？毕竟这个虽然钱来得快，佢不是什么安稳的营生，能像老刘这样的人可不多。”

“没有做其他的。”

张文摇了摇头，他整晚都觉得这个关毅绝对是官场中人，犹豫了一下后，用试探性的语气说：“不过我想搞一点农业，可能还是会在四清那一带，我老家在那边。”

刘富这时候有点紧张了，悄悄的递了个眼神示意张文别再往下说，似乎说起他们口里的这个小蕊是个禁忌。

张文顿时有些摸不着头绪了，再一看关毅的表情已经恢复了从容淡定，但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马上就识趣的闭上了嘴。

“不错，农业现在是个大方向！”

关毅很客气的应了一句，马上又不说话了，闭口不谈关于那个小蕊还有四清县的事，似乎这很难启齿。车子缓缓的开着，路上的一切越变的偏僻。

好一会儿后，几乎是出了市中心的范围，来到了一个稍稍宁静的郊区，行驶在平房遍地的公路上。

吃个饭要跑那么远吗？张文不禁有些疑惑了。

关毅这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温柔的微笑，他似乎很熟悉这一带的环境。车子在小街里穿梭，没一会儿就开进了一处比较繁华的地带，停在了一间看似时尙的酒吧门口。

乡镇的环境不怎么样，这时候几乎没了多少的人烟，不过这个酒吧还是挺不错的，虽然附近看起来比较偏僻，但到了晚上却也是人声鼎沸。各式的名车停在了酒吧外的空地上，隐约的歌声也证明了这地方还附带KTV，仅从这个热闹程度来看，绝不像是那种普通的村野小店，似乎更像是为了远离市中心，而专门选了这么个特别的地方。

殷勤的服务生引导着车子停进了车位，关毅一下车就打了通电话，语气是特别的柔和，脸上的表情也很和蔼，但多了种特殊的暧昧。不过张文倒是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刘富的表情，似乎很不自然。

“大家别客气！”

关毅一边把电话放下，一边朝着两人笑呵呵的说：“这是朋友家的地方，来了就得尽兴，知道吗？”

“我……”

张文顿时犹豫了，说真的，把妹妹一个人丢在酒店里，真是不太放心，在这种场合玩的话，一般都会闹到大半夜。

不过这时候，刘富却是一把抓住张文的手，一副大剌剌的样子，朝关毅说：“当然了，今天不狠狠的剥削你，老子都不乐意了！”

“你太无耻了！”

关毅顿时乐得笑了起来，笑得特别的开心，似乎是纯粹的高兴，没掺杂其他的东西。细数起来，张文感觉这好像是第一次看他笑得很真，真得把脸上的假皮都给剥掉了。

到底还是外来的人，张文当然小心翼翼没多说什么，跟着他们走。

关毅似乎很常来这里，一走进走廊里，那些服务员和工作人员就关哥前，关哥后的叫着，一脸的卑微，让人感觉有点低下甚至是讨好；不过关毅似乎也习惯了，和蔼的笑容化解了他们心里多少的一丝无奈！

这酒吧一层是供人喝酒的地方，二层以上全是KTV的包厢。

走上楼梯时，关毅脚步轻快，脸上有着高兴的笑容，似乎恨不得早点上去。

见关毅走远了一点，刘富突然抓住了张文的手，悄声的说：“小文，一会儿你看见什么，都别感到奇怪，也别乱说，知道吗？”

“奇怪的？”

张文顿时有些疑惑了，不过心里也是有点不安。关毅虽然看起来很正常，但给人的感觉也多少有点奇怪，但就是说不出他到底奇怪在哪。

“别管了！”

刘富轻声的说：“等下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回市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不过还是得给人家一个面子。”

“知道了。”

张文也不多问，就算有再多玄机，也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只要没什么坏处，张文也不是那种没事找事的人。

在关毅的引导下，三人一起走上了三楼。比起一、二层的龙蛇混杂，这一层只有三间包厢，隔音的设备明显好了许多，即使看起来灯光绚烂，但也没多少的嘈杂声，走廊上也没有醉醮醺的人们。

关毅轻车熟路的走在最前面，似乎早就订好了地方。

三人往里面走时，其中的一间包厢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有些微醉的胖子，在另一个年轻女子的搀扶下走了出来，手明显还不老实的在她胸前乱抓着，但看到时关毅明显愣了一下，马上把搔首弄姿的女人推到一边，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凑了过来，一边掏着烟，一边笑呵呵的说：“关哥，刚过来吗？”

“陈局长！”

关毅眉头微微的一皱，但马上恢复了淡定的微笑，接过他的烟后，笑呵呵的说：“没什么，最近事忙没空过来。刚好有两个好朋友过来玩，我就带他们过来轻松一下。”

“是这样呀！”

胖子献媚的给张文和刘富都发了烟，马上朝服务员大声喊道：“记得啊，晚上关哥的帐都算在我头上，谁要敢收他们的钱，我和谁急！”

“那怎么好意思！”

关毅轻轻的一笑，脸上却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成分，反而是很自然的享受着胖子的献媚，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

“应该的！”

胖子献媚的笑着，一副大剌剌的样子说：“关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咱还分什么彼此呀！今天大家难得碰上，一会儿一起喝一杯吧丨”“好！”

关毅微笑的点了点头，没多说半个多余的字。

不过胖子也识趣，见关毅并不是特别热情，马上就推说要上厕所，也没有过多的纠缠。

关毅点了点头，带着张文和刘富继续往里面走，一直走到了最里面的一间包厢，当灯光开启的刹那，张文的脑子都有些恍惚了。

偌大的包厢实在太宽阔了，说是包厢不如说是一整间的酒吧。装潢异样的奢侈，不管什么类型的设备都是应有尽有，足有三、四百平方公尺的大小，一切的装饰都极尽华丽却一点都不庸俗，给人的感觉很舒服，但就是大得有些离谱，恐怕容纳几十人一起玩乐，都不是问题！

更绝的是，包厢里一切的陈设，比起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到哪里去，在高级设备的操控下，想要酒吧或者迪斯可的氛围都不是问题，甚至酒柜里的酒也丰富得和一间专营店一样，多得让人有些瞠目结舌！

“别光看呀。”

关毅温和的笑了笑，走到大沙发上坐下来，朝张文招手说：“小张虽然是第一次来，但也别有所拘束，在这没什么可担心的，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嗯！”

张文有些木讷的坐了下来，毕竟这样奢华的环境，还是第一次接触。

沙发的软硬度实在太适中了，光是一接触就知道绝不是那种便宜货！

关毅这时候使了个眼色，门口的服务员会意的一点头走了出去。

刘富似乎也看出了张文的不自在，一边发着烟，一边笑咪咪的说：“小文，别多想什么！我第一次来也和你一样紧张，不过适应一下就没什么关系，”

“我知道。”

张文接过烟，不过还是客气的为他们点上火，他看着关毅安静的微笑，心里的疑惑更多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呀？

服务员出去了没一会儿，马上带着一大队人马走了进来。

端进来的东西，大多是张文连名字都叫不出的高级玩意儿，甚至连果盘的丰富程度都让人咋舌，一些小吃也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精致到了极点，奢华得让人有点不敢恭维“小张，你可别客气。”

关毅温和的笑着，一边示意服务员把各种酒拿上来，一边轻声的说：“哥哥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不过不管什么酒，这里应该都有。你要实在不适应的话，我让他们去买就好了。”

“不用，我只喝啤酒！”

张文赶紧摆了摆手，开什么玩笑，这奢侈得有点过头了，酒柜上一瓶瓶的洋酒、红酒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肯定贵得离谱！

三人坐定下来，显得有些冷清，毕竟地方太大，人却那么少也特别的怪异，让张文感觉浑身都不自在。

关毅似乎很喜欢红酒的味道，胖子依旧选择了他喜欢的洋酒，在他们面前选择啤酒似乎有点掉价，不过关毅丝毫没鄙夷的意思，反而是赞许的笑道：“小文还是个诚实的人嘛，这东西就是适合年轻人！”

“没办法，爱好就这个了，其他的也不懂享受！”

张文谦卑的笑着，不过脑子里却是急速的转动着。想好好的分析一下关毅到底是什么人，但却没有半点的头绪，或许是因为他和蔼的微笑或举手投足间的那种大度，都让人感觉简直就是无懈可击。

刚小抿了几口酒，包厢的门一开，一个满脸微笑的男人率先走了进来，张文抬头一看，一瞬间感觉自己的判断力，似乎出了很大的问题，原本聪明的脑子也变得有些呆滞，因为眼前的这个男性给人的感觉很诡异，诡异得让人很难去猜测。

来人面白如玉，显得很细腻，留着一头过肩长发，但扎在头后又感觉特别的潇濑，每一根头发都是一丝不苟的梳理着。五官极其端正，笑起来给人的感觉很柔媚，没错，就是柔媚！这个词一般都用在女人的身上才恰当，但张文看到他的第一眼，就产生了这个很奇怪的感觉！

虽然他走路的时候很飘逸，一身的西装和举手投足间也充满了儒雅的气质，从绝美的搭配上，绝对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美男；但张文并没有联想起帅气之类的词，反而脑海里觉得能形容眼前男人的，或许就是性感这一类的词句。

一瞬间，张文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了。明明是一个男人，却给人那种妖艳的感觉，实在太奇怪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身材清痩得甚至给人一种曲线美的感觉，难道是个人妖？

“毅哥，来啦！”

男子笑呵呵的走到三人的面前，语气儒雅而又温和，甚至声音轻得让人特别的放松，话一出口就会让人心情感到安宁：“好久没过来了，我还以为你们都不认识路了！”

关毅眼里有难掩的一丝柔情，不过马上恢复一向和蔼的微笑，点着头说：“是呀，老刘和一个好朋友刚好过来，我带他们过来玩，顺便大家一起叙叙旧嘛！”

“介绍一下！”

刘富马上站了起来，指着张文笑呵呵的说：“这是小文，我一个特别好的小兄弟，年纪轻轻的比狐狸还精明，赚起钱来比狼还狠！”

“有你这么介绍的吗？”

男子轻轻的一笑，朝张文伸出了手，温和的说：“自我介绍一下，陈君维，这里的老板！在我这里希望你玩得开心，别有什么拘束。老刘和毅哥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同学，所以你千万别客气！”

“有你这么夸人的？”

张文朝刘富白了一眼，赶紧站起来伸手和陈君维握了一下，笑呵呵的说：“陈哥好，我就一个小孩，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您多说一下。”

“客气”“陈君维的笑容很和蔼，和蔼得几乎和关毅差不多，而且手一碰到的感觉，特别的柔软，几乎让人有种错觉，眼前这个漂亮的男人，几乎就是个女人，一个妖艳的女人！

“毅哥，给你找两个小妹开心一下呀？”

陈君维一边招呼着，边很自然的坐到了关毅的旁边，用开玩笑的口吻问着他。

张文这时候总算知道刘富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有些事情还真的就别太好奇，因为关毅这时候很自然的柔情一笑，竟然在桌底下两人就十指相扣了，眉来眼去的样子，俨然就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关毅一直木讷的微笑，在这时候变得含情脉脉，陈君维那种略带媚气的微笑也特别的明显，不过似乎是在避讳张文这个陌生人，他们倒也没过多亲昵的动作。

刘富悄悄的朝张文递了一个眼神，示意张文别大惊小怪。

张文也赶紧假装看不见，不过内心里早就翻江倒海的反胃了。难怪这陈君维感觉那么妩媚呀，原来就是一个小受，人间真是有真情在呀，什么样的爱情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俩都算是少见的美男了，怎么就堕落了呢？

“你呀！”

关毅温和的摇了摇头，轻声的说：“我就不要了，你给他们找一下吧。小张年纪比较小，不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类型。”

“我不用了。”

张文慌忙的摇了摇头，这不会是同性恋俱乐部吧？在这种地方实在太危险了，还是赶紧找个地方开溜得了。

“富子，你给个意见吧！”

陈君维呵呵的笑了起来，看了看刘富后，开玩笑说：“看来你们这小朋友还很清纯，你们这是在教坏别人哦。”

“大君，你就算了吧。”

刘富一副不乐意的样子瘪起了嘴，气呼呼的说：“老子认识的，有哪个是好人？这家伙骨子里比我还坏！十几年的同学了，别和我装嫩了，好不好？”

关毅看张文在旁边有点尴尬，马上解释说：“小张你别想那么多，我们都是大学同学，一起玩闹惯了，一直都是这样没遮没拦的！”

“是呀！”

陈君维也马上圆场，一边拿起对讲机嘀咕着什么，一边朝张文说：“闹习惯了，我们在一起也没个正经的，大家图个开心嘛！”

“陈哥！”

张文很谦卑的点了点头，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把紫色的玉梳，浅笑着说：“第一次来叨扰不好意思，这个小东西您拿着玩一下吧！”

张文拿这个礼物的时候，也不是没用心，原因一个就是关毅一这家伙的表规太深不可测了，再一个就是陈君维，虽然看起来两人有一腿，但明显他也是个有权势之人，亲近一下也不是坏事。

人的涵养和气质，都是在举手投足的时候就能展现出来的，气质不是装的，只有孙子才是装的！

说实在，尽管陈君维是个玻璃，不过他客气的态度，还是让张文感觉很放松，看刘富话里多少有点尊敬的味道，稍微的客套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梳子真有趣。”

陈君维目露喜爱，让人感觉简直和女人没什么区别，他伸手要去拿时，刘富突然一把抢了过来，在手里鉴定了一会儿后，禁不住笑骂道：“清朝的翡翠梳子，你这个臭小子还真敢出手，这好东西轻易就送人了！你扣门的个性哪去了？”

“要你管！”

关毅似乎有点不乐意了，一伸手抢过梳子塞给了陈君维，朝刘富调侃到，“你做生意都坏到了这地步，什么都要占便宜啊？”

张文一瞬间有点汗毛直竖，这场景实在太过于刺激了。陈君维一副小女人高兴的媚态，而关毅简直就像在呵护自己的女人一样，有没有必要那么激情呀？

“挺漂亮的！”

陈君维似乎很喜欢这把梳子，爱不释手的把玩着，还撒娇地向关毅炫耀着。

这些举动，张文立刻视而不见，因为陈君维还偷偷的亲了关毅一下，真他妈的恶心。

“我说，小文……”

刘富似乎有点不想干了，气呼呼的抱怨：“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送就送，咱俩这关系多好，你也没给过我见面礼，这待遇差别太大了吧！”

“哈哈，因为你是个纯粹的败类！”

关毅豪爽的笑了起来，这是张文认识他以来，少数见过他这么髙兴的时候。不过有时候也让人无奈，因为他和陈君维眉来眼去的样子实在太明显了，让人都尴尬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

可恶的一对老屁眼，张文感觉都有点反胃了，不过还是保持着一副浅笑的样子，也不去管刘富的调侃，因为感觉他话里也不是很自在，似乎感觉他坐的时候，都特别的尴尬，肥胖的身子在一旁扭曲着，找不到舒服的姿势。

这时候门被轻声敲响了。

陈君维将梳子放到口袋里，走到门口一边开门，一边微笑箸说：“好了，大家都别再拘束了，晚上肯定会帮你们安排好！”

门一开，立刻有二十几个小姐鱼贯而入，她们一边抛着媚眼，一边站成一排展示着她们动人的曲线。性感时髦的打扮，让刘富的眼睛立刻大放光芒，视线一直在她们丰满的乳房和腿上打量着，似乎有种恨不得把她们全吃下的冲动。

“小张！”

陈君维呵呵的笑着，指着身旁的一众女孩，有些调侃的说：“看看你喜欢哪个，各人口味不同，你可别浪费了。老刘就是个色胚，没招呼他的必要！”

“靠，有你这么损人的吗？”

刘富反抗了一下，不过特别的没有底气。因为他的贼眼珠早就恨不得丢过去，钻进她们的裙底，好好的占一下便宜！

媚笑横生的一群小姐，让人有些目不暇给，不过张文这时候反而没了半点惊艳的感觉，他一直盯着门口一个想往门外躲的身影，纤细的曲线在这些性感女郎中间显得那么娇柔，而且不像是一个职业的小姐，似乎还在逃避着什么，让人感觉很奇怪。

“哟，看上她了。”

陈君维呵呵的一笑，露出暧昧的浅笑，马上调侃着说：“真有眼力，这丫头可是个小雏，今天刚被送过来上班！”

张文这时候脸已经有点发绿了，看着那惶恐的身影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而且她也刻意的躲避着自己，明显是认识自己，忍不住大声的喝道：“别躲了，给我过来！”

第三章熟悉的陌生人

原本进来的美女们，都在搔首弄姿，似乎是在用她们最性感的曲线，搏得换取金钱的机会。对她们来说，张文这么一个清秀可爱的年轻人，明显比刘富这中年胖子有魅力多了，尽管不是在谈爱情，但大多还是喜欢年轻一点的男人。

但张文一开始还是斯文秀气的腼腆，让她们禁不住窃笑着，突然的一声大吼，让她们又惊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别说她们愣住了，就连刘富都吃惊的呆住了，关毅和陈君维也有些呆滞，不明白这看似秀气的张文，为什么会突然那么有爆发力，而且脸上还隐隐的带着怒色！

“你，过来！”

陈君维似乎以为是那个扭捏的女孩子这种不给面子的举动，惹恼了张文，马上冷着脸朝她一指，阴声的说：“什么意思，想得罪我的朋友吗？”

女孩子似乎有些害怕，一直想往外跑，但马上被旁边一个女人猛地拖进房内，浑身都在惶恐的颤抖着，脸上化着夸张的浓妆，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短裙，在其他性感的女郎面前，看起来特别的别扭，她根本就不适合这种妩媚的打扮！

女孩子长着一张十分标致好看的瓜子脸，可再怎么檫致都显得太过于稚气。

脸上的浓妆掩饰不了她身上的青涩，水汪汪的眼里全是不安和害怕的志忑，\_ 楚楚可怜的动人，如果素颜的话，绝对会是个美丽动人的少女6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的年纪，即使妆化得不伦不类，但还是十分的青春动人。站在这些职业的小姐群里，她那种青涩纯美的感觉，还是鹤立鸡群般的显眼，甚至于一眼看上去就觉得不该出现在这里，完全就是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存在。

女孩小心翼翼的走了进来，抬起头来害怕的看了看好奇的其他人，又惶恐的，看了看陈君维，几乎是被他瞪得有些发抖了。

陈君维似乎隐隐的有点火气，这时候看起来倒有几分男人味。

“不好意思。”

张文感觉自己似乎激动得过了头，马上稳了稳心神，满是歉意的说：“一不小心乱喊了，打扰了大家的兴致。”

“那倒没事。”

刘富摇了摇头，他对于张文的印象，就是那么的文静秀气，一瞬间的怒吼让他都有些呆滞了，满脸不解的问：“不过你倒是在气什么？”

女孩脸上的红晕有着羞涩也有着难堪，更多的是对生活的迷茫和害怕。在陈君维的怒视下，不好意思的看了看张文，低下头去好久一会儿后，才怯生生的喊了一声：“文、文叔！”

一句“文叔”立刻让其他人目瞪口呆，敢情这小姑娘是张文家的亲戚岈？

女孩子似乎羞愧得都快哭了，抿着下唇，红着眼眶，随时要掉泪的样子。

陈君维没想到会有这么凑巧的事，这时候反而有些不知所措，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刘富和关毅。

“这，小文你认识呀？”

刘富满脸惊讶，指着眼前秀气漂亮的女孩，张着嘴问：“是、是你家亲戚？”

“嗯。”

张文点了点头，手指敲着桌子，满脸阴霾，再看看眼前的女孩子眼眶发红，都已经噙着泪水了，似乎羞愧得痛不欲生，好一会儿后，才叹息了一声问：“君哥，我想和她聊聊，好吗？”

“没问题”陈君维倒没多想，似乎也觉得这事有点尴尬。一边吩咐服务员把他办公门打开，一边笑着说：“没想到还是你认识的，你们聊吧，我们继续玩！”

“关哥、刘哥，对不起了！”

张文站了起来，很不好意思的道了个歉，毕竟在这地方碰见熟人，是很尴尬的事，尴尬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了。

“没事！”

刘富马上大剌刺的挥了挥手，说：“我玩我的，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再说就好了，反正时间有的是，大家都不会多想的！”

“小张呀！”

关毅温和的笑了笑，说：“没想到还碰上这样的情况，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缘分了。既然这样的话，你们聊吧，别管我们。”

刘富似乎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马上色眯眯的挑了两个性感的小姐，还一个劲的要张文别太紧张。

张文感激的朝他们点了点头，马上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朝陈君维的办公室走去，女孩子也低着头在后面跟着。

办公室的装潢倒是很正式，像是间正规的公司，服务员见两人进了房，马上知趣的关上了门。张文也坐到沙发上，一边抽着闷烟，一边皱着眉头问：“曼莹，你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

眼前的女孩子叫张曼莹，是张家的一个小女孩，但从小并不在村子里长大，而是随着父母一起到了城里居住，长得白皙动人但也没城里女孩的娇气，是个温婉动人的女孩子。她的父母虽说住在城里，但也就是打工维持生计供她读书，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说实话张文也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乔迁新居时，另一次是在张家祠堂祭祀的时候。虽然只是微微的一点头，但还是对这个知性、温婉的女孩子有点好感。

当时彼此都没说过话，但张文也没想到再碰上她，会是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身分！因为张曼莹是大家称赞不已的一个女孩子，不仅成绩好，还是个大学生，这一点让张文对她的印象十分深刻。

“文叔……”

张曼莹羞愧的低下了头，眼里的泪水已经在打转了，似乎对于张文这简单的问题，有说不出的苦衷，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倒是先掉了下来。

“曼莹。”

张文叹息了一声，看着她这时候轻轻啜泣而颤抖的身体，心里也是一疼，一边拿起纸巾递给她，一边轻声的说：“你都叫我一声叔了，难道有什么难事，不能告诉我吗？我相信你是个好女孩，会到这也是逼不得已的！”

“文叔，你别问了！”

张曼莹突然眼泪如决堤一样的控制不住，一边歇斯底里的大哭着，一边跪到了地上，扶着桌子似乎是在发泄痛苦。

张文本想去搀扶张曼莹，但想了想，自己和她不过见了几次面而已，还是把手缩了回来，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她特别的委屈、特别的无助，虽然让人心疼，但也不知道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的一瞬间让人有些错觉，就是她特别的娇小动人，但实际上她的身材很高挑，娇小的只是她的行为，而那才是真正楚楚动人的地方！

张曼莹哭得是撕心裂肺，娇美的身躯在地上颤抖个不停。

张文心里早就软得要命了，虽然两人不是很熟悉，但到底是本家的晚辈，她也半开玩笑的喊了自己很久的文叔，即使这时候想帮帮她，但看她哭得那么伤心，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隐隐有些哭累的张曼莹，这才算是停下了啜泣，她一边颤抖着，一边站起身，水蒙蒙的大眼睛看着张文，很伤心的问：“文叔，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下贱？”

声音颤抖着让人感觉特别可怜，而她这一哭，也冲淡了本就不鵰于她的浓妆，现在看起来倒有些不伦不类，但眼里的纯真，却有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动人。

张文呆呆的看了一会儿后，叹息着说：“曼莹，你觉得我会这么想吗？”

张曼莹羞愧的低下了头，低低的啜泣着：“文叔，对不起。”

“曼莹！”

张文这时候才伸出手，一边把她搀扶到沙发上坐下，一边柔声的说：“好了，有什么难处，你和我说说吧。能帮你的话，我会尽量！”

“文叔，我……”

张曼莹满脸的痛苦，似乎有着说不尽的伤心事，但这些事又是那么难以启齿。她在犹豫的时候，猛地对上张文的眼神，深邃而又特别的温柔，一瞬间似乎击碎了心里的戒备，终于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张曼莹一家从小就搬到城里，父亲是在工地上扛砖头，后来因为脑子灵活，也一步步的往上升，当上了小队长；母亲在衣服厂做工，虽然在繁华的都由里、生活得并不算富裕，但好歹把她一直供到了上大学。虽然老家一带都是重男轻女，但贫穷的家庭根本就无力再生养一个，张曼莹自然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好在小姑娘很争气，学习上特别的努力，几乎只要有奖学金就有她的分。而且她特别懂事，从小到大面对那些男同学幼稚的追求、女同学无聊的嫉妒，都是一笑置之，几乎没被城里的复杂所染，一心只想着在有生之年，让劳累的父母过上好日子。

张曼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的时候，父母脸上宽慰的笑容是她最好的鼓励，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家人都会回村里的老家住上几天。每当大家夸起这个聪慧可人的女儿时，俩口子总是笑得十分开心，似乎这已经是他们生活最大的动力了。

张曼莹也挺喜欢老家的生活，尤其是一大族的人聚在一起办活动时，更是从小她最期待的事！

然而城里纸醉金迷的生活，并不是谁都能抵抗诱惑，甚至在欲望的诱惑下，有的东西都显得太过脆弱。

几乎只是在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原本平稳而又幸福的家马上就垮了！母亲因为受不了一些坏人的唆使，不仅吸了毒还被他们骗去贩毒，没等东窗事发，就因为吸毒过量而暴毙！原本贤慧、老实的母亲会有这样的一面，是谁都不敢相信的，她的死瞬间就让这个家庭崩溃了。

但没等张曼莹从丧母的痛苦中解脱，一向老实木讷的父亲也传来了坏消息。

他在上班的时候，因为心神恍惚而操纵错误，不仅使单位在鹰架坍塌中蒙受损失，连他都被掉落的钢筋砸得生命垂危，浑身是血的面对着机会渺茫的抢救。

在举目无亲的都市，这时候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冰冷残酷，即使是有些窘迫的生活，但在父母的呵护下，张曼莹几乎没受到什么挫折，甚至连什么是生活的艰难，都只能从父母疲累的脸中看出，对于金钱的概念，模糊得根本跟不上现实的脚步。而这时她才发现，在这偌大的地方，竟然没法找到能帮助她的人！

十五天的抢救下，十六万的欠款是那么的巨大，每一个零都像是一块沉熏的石头，压得张曼莹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令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就在这时，一些债主的上门更是让张曼莹措手不及，没想到在优裕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竟然是举债累累，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她最好的生活。

张曼莹借遍了能借的人，老家还有来往的几个亲戚，勉强凑起的点钱，本就不济事，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一切的一切，伴随着父亲心跳停止的那一刻，似乎在瞬间崩溃、瓦解。原本单纯可爱的世界也变得支离破碎，在张曼莹还没做好准备时，生活的残酷已经把她逼到了悬崖边上。生活的欠债、医院接连不断的催款单、昂贵的丧葬费用，都像是一把把尖刀让她害怕。

而面对着纷纷上门的债主们，这种没想像过的可怕，更是压得张曼莹瘦弱的肩膀几乎快要断裂，有时候她真希望这一切都场梦，但别人的怒吼叫骂却是那么的真实，真的让她都有了轻生的念头。

那时候，关于钱的可怕，让张曼莹为之恐惧，甚至有伴随父母一起走的想法。

因为连父亲下葬的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那次的事故，完全是因为父亲的失误而造成，人家没追究就算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赔你半分钱。

在一个月内失去了双亲，这样的打击，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那时候，张曼莹已经有了死的念头，但想想还没法入土的双亲，他们连个下葬的地方都没有，张曼莹只能无奈的选择让自己坚强一点。

后来还是学校里一个平日放荡的女生找到了她，一边说着同情的话，一边诱导她放弃原则，用最快的速度来换取金钱。毕竟校花级的美貌和身材，都是张曼莹自己没有特别注意，但又倍受青睐的资本，在人家信誓旦旦的保证了父亲的后事和欠债的情况下，张曼莹只能无奈的答应。

张曼莹读懂了同学在同情时，眼里难掩的鄙夷，似乎是在取笑你张曼莹再清高又怎么样，还不是得去当妓女！但这一切都没办法，张曼莹没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但面对现实的压力，她只能含泪的选择妥协。

第一天来到这，张曼莹浑身都感到不自在，甚至十分讨厌这个环境，且明显那些小姐也很讨厌她，一个礼拜过去，她都是拒绝像商品一样摆在那给人挑选，这种没了尊严的事情，是她所不能承受的。直到今天经理很生气地问她到底要不要赚钱帮父亲下葬、她医院和债主的钱要怎么办时，她才含泪的穿上庸俗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件廉价的商品，抛弃了少女浪漫的幻想，木讷的等待着自己的第一次变成交易的筹码。但张爱莹没想到的是，竟然会碰到张文，这更让有点骄傲的她，顿时比死还难受丨说完了这一切，张曼莹已经泣不成声，她一边拉着张文的手，一边嘶哑的哀求道：“文叔，我求求你了。别和村里的人说我在这的事，我爸妈都死了，我不想他们死了，还有人说闲话，求求你了！”

“曼莹……”

张文思索了好一会儿后，长长的叹了口气，满脸严肃地问：“我知道你也是有难处，虽然你们一家很少回去，但大家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事，却一点都不说呢？”

“说什么？”

张曼莹一边哭着，一边有些歇斯底里的叫喊起来：“文叔，我知道您有钱，但你会莫名其妙的把钱借给我这个不熟悉的亲戚吗？而且老家那些人有几个有钱呢？就算有的话，他们会帮我吗？从小到大有那么多男孩子追我，真到有事的时候，哪一个能帮上我？那么多的钱，我除了这条路，我还能有别的方法吗？我又能去找谁？”

张曼莹这一顿嘶吼，透露着近乎绝望的味道，似乎在处处碰壁中，早就了她的幻想，甚至于都有了不想活的想法。

张文也是有点无奈，这种事情摆在面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毕竟一个小女孩被逼到这个地步，也不是她情愿的。

张文看着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心里顿时起了一丝怜悯，尤其是她跪在地上的那一幕，更是让人无法承受。

张文沉重的思索了一会儿，叮嘱她说：“你先在这待着，我马上回来！”

“文叔……”

张曼莹一边嘤嘤的哭着，一边面露痛苦的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也不想多说了，您回去的时候，别和别人说好吗？我求你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张曼莹秀美的脸上早就哭得一塌糊涂，浓妆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但眼眸里那一丝的可怜还是让人无比心疼。

张文低头看了看张曼莹，突然心里隐隐有点火气，猛地抬起一巴掌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特别响亮，张曼莹没想到在张文斯文的外表下，会突然向她出手？痛苦伴随着脸上火辣的疼痛，让她禁不住摔倒在地，泪眼蒙胧却又满脸的惊讶，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张文。因为即使只有数面之缘，但眼前比自己还小的长辈，那温柔的微笑让她印象十分深刻。

张曼莹目瞪口呆的摔在地上，连哭泣都忘记的看着张文。

张文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只觉得心里隐隐有火气要发泄一下，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身世，小时候无亲无故的那种绝望，才觉得眼前的女孩，至少享受过幸福，起码比自己的命好了一些。

但这一切都是秘密，即使回想起那些不好的回忆，会让人倍感痛苦，张文当然不会说出半点，也不想解释什么，马上清了清嗓子，皱着眉头朝她说：“在这里等着，我马上来找你！”

“好。”

张曼莹似乎有点被打傻了，没有半点被打的愤怒，她捣着疼痛的腮帮子反而是木然的点着头，似乎被张文这有点粗暴的行为弄得有些愣神。

张文紧紧的皱着眉头，除了因为这个女孩的突然出现，让自己心软了之外，还有一些是因为不知道她爸妈到底欠了多少钱，自己有必要为了一个没见过几次面的人，掏出这笔钱吗？

再一个，就算自己愿意，这种事该怎么去和陈君维开口？举竟大家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他看起来很好说话，但这种事情特别的复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网开一面，帮自己这个忙。

张文感到特别的苦恼，隐隐有点后悔自己一时的怜悯。说到底还是不知道自己的脑子哪里短路了，即使张曼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孩，但和自己也没多大的关系，有必要去管这个闲事吗？管闲事的代价有多大，还不知道呢！

意外的是，张文在苦恼中刚一出办公室的门口，就看见陈君维倚靠在门边，手捧着一杯红酒轻轻的摇晃着。那一刻给人的感觉特别的高贵，甚至有一种轻柔但又略带威严的气势，似乎是刻意在等着张文。

“聊完了？”

陈君维温和的笑了笑，看着一脸苦恼的张文，有些调笑的说：“是善心大发了，还是觉得自己一时冲动了？”

陈君维的语气虽然平和，但多少带着嘲讽的意思，或许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是屡见不鲜了，在金钱的面前，有很多的东西都很脆弱，这种现实的残忍，会让人变得特别的麻木。

不过也因这小小的不屑，反而刺激起了张文的好强和倔强，朝陈君维走过去后，笑笑的点了根菸，斩钉截铁的问：“君哥，你说我得付出多少钱，才能完成这一时的冲动呢？”

陈君维稍稍的有些错愕，有些不敢相信的看了看张文，用略有质疑的口气说：“小张，别怪我说你两句。有些事一时冲动是不值得的，这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我看得出那女孩和你的关系不是很深，没这个必要吧？”

“谢谢。”

张文客气的点了点头，不过还是从容的笑着：“不过我想知道的是，我一时冲动的代价是多少！您看看能不能帮我这个忙，毕竟还是自己家的晚辈，我也不好放着她不管。”

陈君维上下打量着张文，似乎有点不相信张文在这时候竟如此镇定，他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轻声的说：“小张，冲动后大多都是后悔。你得先想好了，这钱花得值不值。说不好听点，在我这里要把人带走可不容易，她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你花的这个钱，哪怕你找十多个处女都是容易的事，不值的”“谢谢君哥。”

张文还是谦卑的笑着，不过语气里已经有了一丝的坚定：“但我真的是想带她走，您就看能不能成全我吧！”

“有个性！”

陈君维似乎没猜到张文会这么的决绝，因为他知道那笔数目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发善心的，他温和的笑了笑后，猛地朝旁边一个满脸忐忑的男子喝道：“小林，这个姑娘多少钱弄来的！”

“两、两万块！”

旁边的西装男子有些不满地看着张文，但还是唯唯诺诺的说：“除了这笔钱，还和有些道上的人说好了，那些债和后事的钱，咱们先担，那些钱不少呀！”

陈君维不耐烦的阻止他继续罗嗦下去，微微的皲起了眉头，哼声问：“看你那点出息，一个女人值得那么多废话吗？我问你的是要多少钱，不是要你来这诉苦的！”

张文一下就看明白，这个人就是接了张曼莹钱债的人，好不容易到手的好处，自然不愿意让它飞走，马上冷笑了一下看着他。

这种事情虽然不算是奇怪，但起码是缺德，但在现实和金钱的面前又是那么的合理，人真是奇怪呀！

他似乎一下就被陈君维的不悦吓到了，马上战战兢兢的说：“算起来有三十六万块，我估计她做四、五年就能还回来！”

“你先离开吧。”

陈君维笑呵呵的转过头看着张文，有些调侃的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人，这姑娘虽然不听话，但我也得从她身上赚钱。你可得好好的想一下，四十万块这个价格已经算很低了，真有英雄救美的必要吗？”

四十万块，这数目可不小！张文只是稍稍的一犹豫，脑子不由得有点抽了，虽然是一时的冲动，但一看陈君维脸上浅浅的窃笑却是灵机一动，自己根本就无权无势，而关毅和眼前的陈君维明显不是普通人，自己日后可能会有倚仗他们的时候，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示弱！

即使不为了张曼莹，为了维持这层关系，花这个钱也值了。陈君维明显对这件事也不是很在意，小姐对他来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没什么区别。从他脸上玩味的微笑来看，或许他更有兴趣的是，张文真的会为了一个所谓的亲戚，而付出这一笔在常人看来多得吓人的钱吗？

张文想明白后马上就下了决心，肯定的点了点头，说：“没问题，但我有个想问的问题！”

陈君维诧异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张文的意思，温和的脸上闪过一丝的阴狠，轻哼了一声，说：“只要你能给钱，但凡出了其他的事，都算我的！”

“谢谢君哥”“张文一边感激着，一边随着他一起走进了包厢。这四十万块真花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值与不值，也只能等以后再判断了。

包厢的情况很奇怪，刘富点了两个身材极佳的小姐，左拥抱右抱的在嬉闹着。

他甚至一只手摸乳房，另一只手钻进了另一个小姐的裙子底下，弄得她娇喘连连的嗔怪着；而关毅则坐在一旁看着AV上的画面，似乎对旁边的下流事视而不见，甚至让人怀疑他有没有硬起来的可能。

“皆大欢喜！”

陈君维一进来，就微笑着说：“小姑娘是小张家的亲戚，他肯出钱解决这件事，我也不好强人所难，既然是毅哥的朋友，当然要成人之美了”“自己管，我不知道！”

关毅抬起头来给陈君维温和的一笑，马上低下头去不再言语，似乎也对这样的事不感到惊奇。

“小张！”

陈君维呵呵的笑了起来，朝张文做了一个搞怪的表情，打着响指说：“那现在就是兑现的时候了，先说好了，咱这可不兴赊欠的！”

“没现金！”

张文缓缓的摇了摇头，把随身带的包包放到桌上，猛地踢了已经有点醉生梦死的刘富一脚，见他满脸的不乐意，马上笑骂道：“赶紧起来，干活啦！”

“什么、什么活？”

刘富已经醉得打起了酒嗝，一脸全是淫荡的贱笑，恋恋不舍的把手从小姐的裙底抽出来时，手指上已经是湿润的一片了。

红着脸的小姐似乎松了一口气，悄悄的捡起掉在地上的内裤。

“小张倒是有个性。”

关毅一看也知道包包里的肯定是古董，对于张文投机的举动，赞许的笑了笑后没说什么，似乎这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太多的现金了，一些小古董反而有用一些。

关毅这一笑，让陈君维的表情越发的温柔，似乎对于放走一个处女的事情，已经没半点介意了，即使他曾指望这个漂亮的处女，给他带来很多的利润，但在这时都显得微不足道。

包包里装着一些小物件，都是玉佩或者酒杯之类的，粗略算下来有十多件，原本张文是想留着下次再脱手的，毕竟一次卖太多也不好，钱多了难免会惹来麻烦，所以在数量上，张文一向不会一次脱手太多。

刘富即使酒色侵脑，但一看有活干也马上打起精神，仔细的鉴定了一会儿后，把一只小碗丢到旁边，挑了半天似乎也只有这个是假货，把所有的东西鉴定完后，醉眼蒙胧的点了点头，说：“东西还不错！”

“那你怎么看？”

关毅在旁边小声的问了一句，似乎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再多都不是问题，只是在花钱出去的时候得有收获。

“最少八十万，少了找我！”

刘富心不在焉的说完，马上又扑到小姐的身上又啃又咬的，似乎一点都不专心，但这种态度反而更让人放心。“你呀！”

关毅温和的笑了笑，看着张文有些开玩笑的说：“小张，这一下我反倒得找你钱了！”

“呵呵！”

张文只是笑着没有说话，明显关毅很满意，而他一满意的话，陈君维就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把东西都收好！”。关毅一边让陈君维把东西全收起来，一边笑呵呵的说：“小张，剩的钱，我一会儿让他给你转过去就好了。”

“谢谢关哥了！”

张文顿时松了口气，事情总算解决了，不过这样一来，自己也是两手空空，没其他的东西压底了。

“我敬您一杯！”

张文拿起了一瓶啤酒，站起来感激的说：“晚上还碰到这样的事，打搅了大家的兴致！不过还是谢谢关哥的成全，小弟在这先干为敬了丨”话一说完，张文直接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

关毅赞许的笑了笑，或许是张文说话、办事的时候，都拿捏有度，让他很欣赏眼前这个男人。“不够！”

刘富从一个小姐的乳房中抬起头，用有些结巴的语气起哄道：“白、白……帮你了呀……再、再喝一杯，敬大、大君……”

张文明白刘富这是在把这件事铁板定钉，马上敬了陈君维，干了另一瓶啤酒，他看这死胖子悄悄的帮着自己，便悄悄的给了他一个感激的眼神，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接下来，你是不是得说你那份小费得我付了？”

“对、对！”

刘富哈哈的笑起来，点着头说：“你小子有觉悟，很有前途！”

气氛一下子又活跃起来，张文悄悄的拉来服务员要他去叫张曼莹收拾东西，又和他们推杯换盏的喝着。

陈君维和关毅都是小口浅抿着，一副特别恩爱的样子，让人有些受不了。

突然，关毅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顿时皱了一下眉头，马上示意关音乐、要两个小姐别出声。

陈君维一下子也有点不自在，似乎打电话的人，让他们有点害怕。

“老爷子的。”

关毅叹了口气，给了刘富一个求助的目光后，才接了起来：“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吗？”

这时候，关毅和陈君维的手紧紧的牵在一起。

张文虽然听不清电话里的人说什么，但感觉这三个人都一致的很不自在。

关毅唠叨了一会儿后，无奈地解释：“没有，老刘过来看我，这会儿我们一起喝点酒。”

话一说完，他就把电话递给了刘富。

刘富似乎在接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表情很不乐意，但还是恭敬的接起来：“老爷子呀，我富子！”

“是、是，有点事过来办！我就拖他一起了，这会儿闲下来喝点小酒。

“没有、没有，我们马上就走了！大君这边也忙，没想耽误他的生意，是，没喝多少！”

刘富满脸的淫荡都不见了，恭敬得叫人咋舌。

关毅和陈君维的脸上全是苦笑，似乎他们的关系很受家人的厌恶，这次能好好的聚一下，也是因为刘富来了有个藉口，这让张文反而有了点同情心。

“好、好，晚上我让他上我那去住！”

刘富信誓旦旦的保证着，电话一挂，马上长吐了一口大气。

“老爷子要你回去呀？”

陈君维满脸不舍的拉着关毅的手，眼底多少有点痛苦的无奈。

“好消息！”

刘富看他们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突然狡猾的笑了一声，道：“老爷子同意他晚上陪我，嘿嘿！”

“真的？”

两人不约而同的露出惊喜，随后又有种兴奋的红晕，恩爱的样子，让张文真想一吐为快。

“是的”刘富得意的晃了晃手机，笑咪咪的说：“晚上怎么谢我呀？”

“太好了”陈君维一直高兴的笑着，似乎一点点相处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很奢侈的事，他马上兴奋的朝服务员喊道：“叫燕子和小红进来！”

没一会儿，便进来一对双胞胎姐妹。

陈君维把她们全推给了刘富，笑呵呵的说：“双胞胎的滋味肯定不错，晚上给你来个一王四后吧！”

“谢了！”

刘富爽朗的笑了起来，怪手马上不停的在她们身上摸索着，握着她们的乳房，捏得那叫一个过瘾呀，似乎是要区分这对双胞胎，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同。

张文更加的疑惑了，这地方的等级那么高，关毅的父亲又是什么人，怎么感觉谁都怕他？而且他似乎知道儿子的性向不正常，还在横加干预着，看来这爹当得也不轻松呀。

第四章萝莉有爱

晚上对大家来说，似乎是皆大欢喜了。

刘富脸上的淫笑一直那么的猥琐，在女人堆里左摸右摸，吃尽了豆腐不说，还能品尝到难得的双胞胎；除了这个香艳的一王四后外，估计这一把生意也能赚到不少，真金白银应该是他最开心的理由了！

张文虽然糊里糊涂的花了四十万块，但好在这一次赚头还是不少，花了这些钱与关毅这个看似背景深厚的人拉上关系，似乎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这年代有点关系后，想干什么都容易点，有钱没势始终不是长远之计。

关毅和陈君维一直眉来眼去的传递着情愫，一对公的在旁边发情，确实是很恶心的事，张文坐在旁边只能尴尬的笑着。

即使刘富被四个美女包围着，也看不下去了，稍坐了一会儿后，马上提出要回去享受他的春宵，更多的原因，估计还是受不了这种恶心的气氛。

陈君维和关毅似乎也等不及要好好的恩爱一番，享受一下这难得的两人世界，马上叫人安排车一起回市里，似乎对于关毅的父亲，他们也是很小心谨愼，不敢有太多的想法，没有和刘富在一起，怎么样都有点不放心。看来对于关毅的父亲，两人都是特别的敬畏，甚至于到了有点害怕的程度。

陈君维安排了两量车，一辆比较大的商务车坐着刘富和四个早已经衣裳凌乱的小姐；另一辆则是帮张文和张曼莹准备的。他自己则坐上了关毅的车，看那欣喜的样子，似乎有很多的情话要倾诉，让人从头到脚一阵的恶汗。

张曼莹已经洗去了脸上的浓妆，这时的素颜看起来特别的纯美，虽然眼睛红肿多少让人有些心疼，不过可以看出在车子从大门开出来的一刻，她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张文和司机一起坐在前排，他不时往后看一眼，愈看愈觉得这个小姑娘确实漂亮，虽然不是特别惊艳的那一种，但愈看愈耐看，有一种温柔但又特别知性的感觉，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书卷气，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文叔！”

张曼莹或许注意到了张文不时的目光，脸色微微的有点发红，抿着下唇问：“我们现在去哪？”

“酒店！”

张文想都不想就脱口而出，不过马上又觉得这话似乎太暧昧，简直像是自己要把她办了一样，果然，张曼莹马上变得有些扭捏，他赶紧解释说：“我带了我妹妹一起出来玩，等到那，我帮你开间房间，以后怎么安排，到时候和我说吧。”

“好。”

张曼莹的声音十分轻柔、乖巧而又特别好听，语气里透露着迷茫和惶恐。似乎这会儿她已经六神无主，不知不觉间把张文当成了依靠，点头的时候，连半点的犹豫都没有。

司机一听到“酒店”两字，立刻露出了暧昧得有些下流的微笑。

张文也不想过多的去解释，这种事愈解释就愈黑。他悄悄的回头一看，发现张曼莹似乎也想歪了，娇嫩的小脸愈来愈红，看起来更有几分娇羞的美感。

张曼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偶尔偷偷看张文一眼后，又害羞的低下头，一副小女儿家的模样，确实是我见犹怜。

这副小家碧玉的样子实在诱人，张文赶紧让自己定一定心神，先别去想那么多了。

到了酒店大厅，张文先去柜台帮她开了一间同楼层的房间。

张曼莹一直乖乖的跟在后面没有说话，不过看着这个同姓叔叔，一副成熟的样子，说话时有着和年纪不相符的温和及稳重，眼神里有些隐隐的恍惚……“小文呀丨”刘富最慢到，被四个妖艳的小姐簇拥着走进来，这副堕落的样子，立刻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尤其男人的目光更是羡慕、嫉妒和恨，什么都有。

刘富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朝张文挤眉弄眼几下后，哈哈的笑道：“你们速度还真快呀，晚上怎么安排呀？要不要我让一个给你？”

说完，他作势要推旁边的一个小姐过去。

张文赶紧笑骂着推了回去。

在旁边的张曼莹，一开始还有点迷茫，但聪明的她马上明白了这是话里有话，那意思简直就是在暗示，为了她，张文晚上没有了享乐的机会。

虽然不算是责怪，但多少是在调侃张文脑子发热的事，张文给了陈君维四十万块的事，她是知道的，这么大的数目，让她的脑子到现在还有些迷糊，不知道该怎么去和这个颇为陌生的叔叔说话，一时间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赶紧滚蛋吧！”

张文哈哈的大笑起来，朝刘富竖起中指，满脸鄙视的说：“你小心一点你的老胳膊、老腿吧，别明天被折腾得起不来了！”

“滚，老子有的是精神！”

刘富哈哈的笑了起来，淫荡的朝旁边一个小姐说：“对吧！宝贝，晚上你可得好好表现，不然的话，我可饶不了你！”

“滚蛋！”

张文笑骂了一句，这些粗鲁的话，说起来倒有点不习惯，再一看张曼莹在旁边羞怯的低下了头，也赶紧停止这种下流的对话。

刘富一边和张文打着趣，一边打了通电话给陈君维，没说几句就被他挂了。

手机一放下，刘富不禁破口骂了起来：“这一对太他妈的奢侈了，竟然跑到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去玩。这一晚没个两、三万块才奇怪，真有情调呀！”

“妈的！”

总统套房、烛光晚餐、红酒、钢琴响起的时候，绝对是很浪漫的时刻，可是一想到两个男人眉来眼去的享受这个环境，张文恶心得忍不住破口骂了一声。

再一看，张曼莹虽然没经过人事，但也露出了反感的表情。两人四目相对的看了一会儿，这还是第一次觉得没那么尴尬，或许是心里的恶心起了共鸣吧。

刘富一边骂骂咧咧的说着，一边被张文赶上了电梯。一方面是因为那四个小姐实在太显眼；另一方面也是怕张曼莹不好意思。

等刘富消失在大厅后，张文这才带着一副惶恐无助模样的张曼莹上了楼。

张曼莹忐忑的跟在张文的身后，一路上明显很不自在，尤其当两人进了电梯时，或许是狭窄的空间让她更加的不安，她不知道张文带她进房间后会发生什么事，眼前这个刚帮了自己的叔叔，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呢？

当然最有可能的就是失去第一次，但张曼莹也不认为自己值那么多的钱，会让一个男人花四十万块，只为了享受自己的初夜，张曼莹从不敢这样的高估自己。

现在她满脑子的疑惑，都是这个叔叔为什么肯这么大方的帮自己？

身体？不太可能，自己虽然是处女身，但值不了那么多钱，何况谁都知道他家有两房娇妻，哪一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貌，相信他不可能因一时冲动，为了一个不太认识的亲戚花那么多的钱。虽然张曼莹在城里长大，已经接受了一夫一妻的观念，但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她倒是对多妻的事不排斥。

“曼莹，发什么呆？走啊！”

电梯的门一开，张文见张曼莹错愕的发着呆，马上疑惑的喊了一声。

“好、好”张曼莹有些忐忑的跟上来，小心翼翼的跟在后面，没敢说计么。

张文知道张曼莹和小丹认识，本想带她先回房间坐一下，但考虑到小萝莉这时候在裸睡，到时候恐怕会被她看出端倪，犹豫了一下，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张曼莹还在发呆，等房门关上的一刻，她才算是微微的回了神。一看之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跟张文进了房间，暧昧的小房间虽然装潢得不错，但只有一张大床、浴室和一对桌椅，这个小地方，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可寒暄的地方。

“曼莹，晚上你就住在这吧。”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帮张曼莹把所有的电源都打开，拉好窗帘后，微笑着说：“你也累了吧，好好睡一觉。暂时什么都别想，知道吗？有事明天再说吧。”

话一说完，张文就要往外走了。

说实话，虽然张曼莹是个可爱的小美人，不过张文暂时没想过花这个钱就要得到这个人，尤其是她的身分虽然不特殊，但两人的交集并不多，没有感情的占有，不是张文所喜欢的。

“文、文叔！”

张曼莹看张文要走，突然感觉有些惶恐的无力感，突然鼓起勇气拉住了张文的手，楚楚可怜地说：“你先别走，陪我说说话好吗？”

张文微微的愣了一下，他心里一直惦记着熟睡中的妹妹，真不想在这地方有过多的停留，但见张曼莹眼里动人的无助和闪闪的泪光，心里一软，也是点了点头。他一边坐了下来，一边点了根烟，温和地说：“好，你还有什么事吗？”

张曼莹坐在床头，一副极不自在的样子，扭捏了好一会儿后，鼓起勇气问：“文叔，你为什么要帮我？虽然我喊你一声叔叔，但大家并不是很熟悉的亲戚，我不明白你干嘛要花这个钱？”

“想帮，我就帮了喽。”

张文温和的笑了笑，知道一些蹩脚的理由不说也罢。看了看张曼莹微红的小脸，轻声的说：“反正我就不想看你在那种地方待下去，这理由行吗？”

“不！”

张曼莹似乎有点激动，红着小脸看着张文，大声的说：“文叔，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我知道四十万块是多大的数目。有这笔钱，别说在咱们那里，就算是在小城市里，都会过上好日子，你莫名其妙的帮我那么大的忙，我很不安，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意思？”

张文微微的皱起眉头，哼了一声，说：“你觉得我另有目的吗？如果只是单纯的有色心，那时我直接和陈君维说一声就可以了，犯得着花这么多的钱吗？”

其实这也是张曼莹心里的疑惑，但这时一看张文露出不悦的神色，她赶紧摇了摇头，有些惊慌的解释说：“不、不，我没那个意思。文叔，你别误会！”

“那你是什么意思？”

张文冷哼了一声，隐隐的有几分怒火，语气略带不快的说：“或许你觉得我脑子不好，莫名其妙的花那么多钱去帮你，是个傻蛋吗？”

“我……”

张曼莹一下子就语塞了，似乎觉得这个理由最有说服力，但她当然不敢再说什么，犹豫了好一会儿后，红着脸问：“可是文叔，连我都觉得你这个钱花得有点离谱了。虽然我很高兴能脱离那样的地方，但确实感觉很奇怪，我只是想不明白而已。”

“想不明白，慢慢想就好了。”

张文说完这话，就站了起来，起身就要注外走，说实话，别说她觉得奇怪，张文自己都感觉奇怪！

“文叔，您别生气！”

张曼莹慌忙的拉住张文的手，猛地一下跪到地上，抬起头来，眼眶发红的哽咽道：“是我不对，您是我家的大恩人，我还那么不知趣的问东问西的猜忌着，我错了，您别生气了，好吗？”

“你干什么？”

张文被张曼莹这一跪，弄得有些手足无措，慌忙的将她拉了起来。手很自然的拉手、抱腰，一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肋下，隐隐可以感觉到胸罩下的圆润乳房。

张曼莹心事重重，没有察觉到张文小小的动作，乖乖的站起来后，眼眶已经泛着泪光了，哽咽着说：“可、可我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还你？”

“以后再说吧。”

张文让张曼莹坐到了床头，见小姑娘还是一副惶恐的样子，思索了一下，索性就用别的方式劝她：“反正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把我当色狼什么的都好，这钱我已经花出去也要不回来，现在你该考虑的是，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

“我……”

张曼莹想想最近遭遇的一切，和现在近乎黑暗的生活，浑身都是无力的绝望感，鼻子一抽终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垂下头低低的哭泣起来。

“曼莹。”

张文见张曼莹哭了，心不禁的软了下来，深叹了一口气，想安慰她也不知道从何说起，看了看她脸上被自己打出来的巴掌印，有些心疼的说：“别想那么多了，先好好的睡一觉，行吗？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过，现在是你该更坚强的时候，而不是这样哭哭啼啼的！”

“好……”

张曼莹一直低低的啜泣着，身体微微颤抖着，看起来更加可怜。

虽然嘴里说着好，但小手却一直抓着张文不放，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感觉安全一些。

“洗洗就睡吧！”

张文爱怜的摸了摸张曼莹的秀发，虽然很想把眼前楚楚可怜的女孩子，纳到怀里好生的安抚一下，但想想还是算了吧。人家刚刚失去双亲，在这时候占她便宜，多少还是说不过去。

“文叔！”

张曼莹见张文又要走，马上拉住了张文的手，可怜兮兮的说：“你明天会过来吗？我一个人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睡吧，明天再说。”

张文一边安抚着张曼莹，一边悄悄的退出房间。

张文关上房门的刹那，见张曼莹趴在床上号啕大哭着，那凄厉的声音和无助的样子，都让人无比的心疼。

莫名其妙的一晚，张文不禁苦笑了一声。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还真是没碰过这么诡异的事。张曼莹家的不幸，尽管让人同情，不过自己倒是真有点冲动了，这么多的钱贸然花出去，并惹了个麻烦，这算是什么事呀！

而关毅这个人更是让人捉摸不透，除了知道他是个同性恋之外，唯一能肯定的只有他的背景很深厚，深厚得让人没法去猜想；而陈君维一样让人好奇，能开得起那种场所的人，一般都有点背景，尤其是他的顾客大多非富即贵，更多都是当权的人，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普通人，真是诡异呀！

张文虽然对这一对公鸳鸯满心的好奇，但也知道不该问的不能问，估计刘富知道内情，但贸然的开口也没必要，他想说就说。反正不关自己的事，没必要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而招揽祸事，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张文唯恐避之不及。

满脑子全是乱得发麻的琐事，但张文的宗旨还是只有一个，除了赚钱之外，不希望有任何外界的因素，干扰到自己现在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五挂村虽然穷闲，但那是张文感到最安逸的地方，虽说有点胸无大志，但张文本来就是没什么野心的人。

现代化的管理下，一般酒店都是用刷卡开门，必须用卡才能打开房里电源。

因为妹妹在房里的关系，张文并没有把卡拿走，这会儿从门外根本进不去，虽然害怕打扰到她休息，但张文还是无奈的敲了敲门。

“谁呀？”

只是一会儿，房内就传来了小萝莉甜美而又警惕的声音。

“丹丹，开门。”

张文话音一落，门猛地就被打开了。

小萝莉围着一条毛巾站在门口，看样子是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秀长的头发有几分慵懒的乱。

小萝莉欢喜的看着哥哥，但羞于自己一丝不挂的样子，赶紧又把门关上了。

“还不睡？”

张文一进屋就习惯性的脱着衣服，一边将衣服随手丢到沙发上 ，一边看着可爱诱人的小萝莉。

这时候已经关灯了，但电视却是亮着的，明显小萝莉并没有入睡。

电视上播放着蹩脚的动画片，这对张文来说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但对于小丹来说却特别的有趣，有时候一部好看的动画片，就足够她打发好几天的时间，她一边拉着哥哥的手，一边看着电视上可爱的动画，嘴里发出如银铃般的笑声。

张文钻进被窝时，小萝莉也一丝不挂的挤了进来，很享受的靠在哥哥的怀里，不过张文的一身酒气，让她感觉有些郁闷，闻了几下后，嘟着小嘴说：“哥，你喝那么多酒呀？”

“是呀。”

张文一手环过小丹的小腰，擦过细嫩的皮肤，习惯性的握着圆润的乳房揉捏着，轻声的说：“没办法，都是为了赚几个破钱。你怎么还不睡呀？”

刚才那么个喝法，而且心情还有点烦乱，张文这时候脑袋都有些重了，即使摸着妹妹诱人的乳房，也有点提不起精神，说话的时候几乎都是闭着眼。现在确实是需要休息了，要是往常的话，还不早把她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小丹被捏得软软的呻吟了一声，也不抗拒哥哥爱恋地把玩着自己的嫩乳，更加亲赌的靠在张文的怀里，她见哥哥脸上多少有些疲累，马上心疼的说：“哥，我刚才睡一会儿了。你昨晚没睡好，今天又喝这么多酒，要不我帮你按一会儿？”

“不用！”

张文疼爱地抱紧小丹，轻声的说“你也累了，我们还是好好的睡，好吗？”

“哥，我不累！”

小萝莉对于哥哥的疼爱，自然是无比感动，但这会儿确实是心疼坏了，她忍痛将电视一关后坐起来，用十分坚决的语气说：“你趴着，我帮你按几下，肯定舒服！”

“好、好……”

张文知道小丹的性子比较倔，也难得她这么会心疼人，马上翻身趴着。

小丹也不扭捏，光滑的小屁股坐在张文的腿上，小手有些笨拙的按着张文的脑袋，纤细的手指在太阳穴上轻轻的揉了起来。

“哥，这样好吗？”

小丹一边殷勤的揉着太阳穴，一边关切的问道。她也不怎么懂，就是看秀秀姐按过才有样学样。

“不错，丹丹真好！”

张文赞许的笑了笑，虽然妹妹的手轻柔而又笨拙，但瑾种关爱却让人特别的舒服，让人心里感觉到一阵暖意，也极大的缓解身心疲惫。

小丹髙兴的笑了笑，立刻卖力的帮张文按着肩膀和腰，虽然动作笨拙得可以，也太过于轻柔，但也让张文连声的称赞，令小萝莉高兴得咯咯直笑。

好一会儿后，小丹已经累得有些急喘了，感觉哥哥的身体愈来愈软，镲了擦头上的大汗后，低头一看，原来张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沉沉的睡了过去。

张文确实累了，但也是因为妹妹亲密的动作，实在太舒服了，在一阵放松中不知不觉的进入梦乡。尽管小萝莉一丝不挂的身体很诱人、尽管细嫩的小肉缝一直磨蹭着自己的大腿，但比这些更动人的却是妹妹的依赖，和她有些懂事之后的“死哥哥，睡得这么快！”

小丹嗲嗲的嗔怪了一声，不过说话的时候，也打了个哈欠，可爱的脸上有着困意，她赶紧将张文的身体翻了一下，好让哥哥能舒服的躺着。

小丹很少有这么认真的时候，虽然翻着哥哥的身体有点吃力，连小脸上都有些发红、出汗，不过看着哥哥舒服的笑脸，心里也是十分的高兴。

张文这时候已经睡得有点死了，连日来休息得都不好，此时一沾到柔软的大床，早就没了半点的知觉。在小萝莉艰难的翻动下，半点反应都没有，还咂了一下嘴，明显很享受这温暖的被窝。

小萝莉温柔的笑了笑，一边像戏耍一样摆弄好张文的睡姿，一边殷勤的拉着被子，当看到哥哥依旧挺立的命根子时，不由得狡黠的笑了笑，看来哥哥虽然睡了，但摸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反应，哥哥还是很喜欢自己和他亲近！

张文呈大字形的躺着，睡得那叫一个香呀，丝毫没察觉到妹妹调皮的微笑，这段时间他累过头了，这时候一睡就和死了一样没有知觉了。

小萝莉趴在了张文的身边，嘻笑的看着硬硬的命根子，一开始她很害怕这粗大的东西，但现在反而觉得很有趣，她一边用小手拨弄着，一边看着命根子愈来愈硬，感觉特别的好玩！

当张文的命根子硬到暴胀的时候，小萝莉脸上浮现出了一点媚红。虽然很迷恋哥哥有力地撞击下带来的舒服，但这会儿羞处已经红肿，无力再承受哥哿的疼爱，但照她调皮的性格，却不会这么乘乖的罢休。

即使小丹顽皮得很，但生怕哥哥受凉，小萝莉还是先拉起被子把张文盖了个严实，小萝莉嘿嘿的一笑，似乎觉得哥哥熟睡的样子很好玩，小手抓着她纤细的长发游走在张文的胸膛上。

“呜……”

张文的表情愉悦又似是痛苦的扭了一下，皮肤上的痒感让人有点难受，小萝莉的发丝撩过肌肤带来让人无法忍受的挑逗。

“哥哥好可爱呀！”

小丹见哥哥只是嘟嚷了一下，没什么反应，心里觉得更好玩了。柔嫩的小嘴在张文的唇上轻轻的一吻后，更加调皮的亲吻起张文的脖子，小嫩乳也开始磨蹭着哥哥结实的胸膛。

小萝莉的小手慢慢握住命根子，玩了一会儿后，知道哥哥实在是累，也不想过于挑逗，便亲吻着哥哥的脸，慢慢缩到张文的怀里，作怪似地含着哥哥的乳头，听着哥哥的呼吸渐渐的进入梦乡。

这一夜没多少的旖旎、没有诱人的呻吟和香艳的蠕动，张文本能的抱紧了妹妹幼小的身体，与她一起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舒服的大床、温暖的被子、交织在一起的身体，都感觉特别的温馨，少了几分香艳的味道，但却多了分让人舒服的温情。

第五章萝莉的调戏

舒服的一觉醒来，都已经是中午了，疲倦让睡眠变得空前的舒服，如果不是微微剌眼的阳光，懒散的身体，最需要的是赖床。

张文有些迷糊的翻了一下身体，本能的伸手摸了几下，却是摸了个空，被窝里早已经是空空如也，郁闷的睁开眼一看，小丹已经穿好了衣服，这会儿正蜷缩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上让她无比快乐的动画片，可爱的小脸上全是欣喜的微笑，不过似乎害怕打扰到哥哥睡觉，捂着小嘴不敢笑出声，这副俏皮的模样更是让人无比喜爱。

“哥，醒啦？”

小萝莉似乎有本能的第六感，猛地回头一看张文醒了过来，马上开心的笑了笑，殷勤的捧来一杯水，一副人家很乖的样子。

酒醒以后，口确实是渴了，这是宿醉最大的毛病。张文无力的伸了个懒腰，揉着有点睁不开的眼睛，撑起了上身，一边喝着水，一边笑呵呵的说：“丹丹，什么时候这么乖了，让我真是害怕呀，觉悟得有点高了吧丨”“嘻嘻！”

小丹顽皮的笑了笑，看着哥哥享受的样子，心里就一阵高兴，\_很得意的说：“人家乖点还不好呀？对了！哥，你手机哪去了，刚才帮你整理衣服时没看见，是不是丢哪了？”

“我手机？”

张文脑子还有点迷糊，拿过裤子一看，确实没看见手机，翻遍了裤子都没找到，转念一动似乎昨晚顺手放在张曼莹的房内，马上拍着脑袋，故作尴尬的说“确实喝多了，不小心丢在朋友那了！”

“你也这么粗心呀！”

小丹咯咯的笑了起来，一边使劲的拉着张文的手，一边撒娇着说：“你别睡了，今天带人家去玩啦，再睡都晚上了！”

“好、好！”

张文被小丹拖了起来，即使有小萝莉的软语依赖，但还是想窝在床上，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下了床，还一个劲的打着哈欠，他光着屁股，伸了个懒腰后有气无力的说：“我还想再睡一会儿，真他妈的困死我了！”

“困什么，赶紧洗冼脸，洗完就不困了！”

小萝莉一边不乐意的嘟起小嘴，一边使劲的把张文往浴室里推，似乎很珍惜这一天的时间，难得她也变得勤劳。

张文享受着妹妹撒娇的嗔怪，手被她一阵摇，晃得脑子都有些昏了，无奈之下，只能慢吞吞的刷牙、洗脸，又洗了头发，这才算是清醒了一点。

张文出来时，依旧是光着屁股随便走，但一看到沙发上的妹妹，眼睛自然是。

亮！

小萝莉虽然没穿那套可爱的蕾丝女仆装，不过一条绿色的七分小裤包裹着细长的小嫩腿，浅蓝色的卡通背心显得是童稚、可爱，娇小的身躯搭配上可爱的打扮特别的引人喜欢，一双浅红色的拖鞋保护着调皮的小脚，小脚趾一晃一晃的让人特想放在手心好好的把玩着！一头长发随意的飘散着，点缀在洁白的肌肤上更是无比动人。

明显小丹早就做好了出去玩的准备，所以才穿得这么休闲。

小萝莉似乎也很满意哥哥帮自己挑的新衣服，一看哥哥投来喜爱的目光，立刻就是甜美的一笑。

张文不禁色笑了一下，精雕玉琢的小萝莉就是好，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显得那么可爱，尤其是她娇小的身子和一脸纯真的模样，更是让人忍不住想好好的疼。

“不许乱想！”

小萝莉一看哥哥满脸的淫笑，眼里似乎还燃起慾火，而且胯下熟悉的大东西，隐隐有充血的症状，马上就跑上来捂着张文的嘴，楚楚可怜的说：“人家下面很疼，今天不许你乱来！哥，你老实点哦！”

小丹的小手柔嫩而又充满了体香，软软的感觉特别有诱惑力。张文顿时是心神一荡，忍不住用舌头舔着她细嫩的掌心。

“痒……”

小萝莉感觉掌心如触电般的一麻，立刻缩了一下，把手放在身后，大眼睛十分鄙夷地给张文抛了个白眼。

见小籍莉嗔怪着把手缩了回去，娇羞之余却是一副要强的样子。

张文看着她娇嫩的身体，马上色眯眯的问：“你怎么知道我乱想了？”

小萝莉一边顽皮的嘟起嘴，一边迅速用小手抓住哥哥胯下已经软中带硬的命根子，闷哼一声，说：“这臭东西要变大了，我能不知道吗？”

张文哈哈大笑起来，被妹妹柔嫩的小手一抓，马上摆出一副很享受的贱样，虽然有淫兴，但也知道妹妹的身子需要休息一阵，才能再次迎接自己的进入，马是又克制住澎湃的慾望，一边拍着她可爱的小脑袋，一边坐到沙发上拿着电话，嘱咐说：“我打通电话，你先看电视吧。”

“哼……小萝莉似乎很不乐意，朝张文扮了个鬼脸后，也一起坐了下来，小手还紧紧的握着愈来愈硬的命根子。不过她似乎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只是捏几下并没有乱动。

“别乱动，有点疼！”

张文一边享受着小丹顽皮的揉捏，一边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张文拿起电话一副我有正事的模样，示意小萝莉先安分一下，他明白再被她这么调戏下去，自己肯定会燃起邪火，到时候小萝莉幼嫩的身体无法承欢，苦的还是自己！

“不动就不动！”

小丹一副嫌弃的样子哼了一声，不乐意的转过头去，小孩子耍脾气的模样，可爱得让人无法生气。

张文稍稍的松了口气，赶紧拿起电话拨打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电话响了好一会儿，这才怯生生的传出了一道轻柔的声音：“您好，哪位？”

张曼莹原本清澈的声音略带几分的嘶哑，感觉上很憔悴，似乎是昨晚哭得太过分的结果，让人一听就觉得心疼不已。

张文心里一阵的咯登，思来想去，觉得张曼莹的事，最好还是别让小丹知道比较好。

四十万块的数目太大了，这样盲目的花法，张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家里的人解释，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后悔，这钱花得有些莫名其妙，甚至很冤屈！

如果让老妈知道自己白花了那么多钱，估计她会气死的！

“喂，我张文呀！”

打定主意，张文马上换上一副大刺刺的语气，装作百无聊赖的说：“我手机是不是丢你那了？”

“文、文叔！”

张曼莹的音调明显高了起来，似乎很期待听到张文的声音，略带惊喜的说：“是呀，你昨晚手机丢我这里没拿。早上还一直响个不停，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怕你麻烦就不敢接。刚看了一眼，发现是酒店的电话号码我才接的，你在哪里呀？”

“还和我宝贝妹妹在一起呢！”

张文呵呵的笑了起来，这丫头还真够聪明，起码她没随便接电话，不然的话，没准真会惹来什么麻烦！

“那你一会儿过来吗？”

张曼莹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或许她也不想自己的事被别人知道，所以显得特别的谨慎。

“一会儿过去！”

张文话音一落，就感觉到一阵不太友善的眼神，一种让人无比蛋疼的惆怅。

果然，小萝莉一听说话的内容，以为张文有事又不能带她一起去玩，纯美的眼眸里略带几丝的幽怨的瞪了过来，楚楚可怜的嘟着小嘴，一副不乐意的样子，突然一把扑了上来，柔嫩的小身子几乎是砸到张文的身上！

“嗯……”

张文还没来得及痛叫，马上又感觉命根子被她紧紧握住了，龟头瞬间进入了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

小丹报复似地使劲套弄着命根子，小嘴紧紧的含着龟头一阵的吸吮，小舌头甚至是粗鲁的随便乱舔着，似乎是存心要张文说不好话，眼里带着狡黠的意味，不过更多的是小孩子不高兴的郁闷和发泄不满的小脾气。

“文叔，怎么了？”

张曼莹察觉出张文声音里的异样，马上轻轻的问了一声，不过感觉上除了疑惑还有淡淡的关怀。

“没什么……”

张文强忍住下身强烈的刺激，故作镇静的解释：“只是伸了个懒腰，不小心闪了一下。你先等着，我一会儿就过去了！”

“好！”

张曼莹的声音特别柔嫩，听得出她也充满了期待。“一会儿见！”

张文害怕再聊下去，妹妹会吃醋吃死，赶紧就把电话挂了“死哥哥、臭哥哥！”

电话刚一放下，小丹立刻吐出了龟头，趴到张文的身上，既委屈又可怜的说：“一天哪有那么多的事呀，又要丢我一个人在这了！”

“你这个小丫头造反了！”

张文一把将小丹压在身下，双手抱着她的小屁股使劲的拍了几下，哭笑不得的说：“你不就是陪我出来办正事的吗，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呀？忘了你原来是怎么说的吗？我又不是专门出来玩的！”

“就是受不了！”

小萝莉很倔强的哼了一声，脸上虽然一副要强的样子，但眼神多少还是变得柔软下来。最近小丹顽皮的性子改进不少，这是让张文最感到欣慰的地方。“丹丹乖。”

张文马上爱怜的亲了亲小丹的小脸，看妹妹还是一副很委屈的样子，马上轻声的说：“等我一会儿吧，大概半个小时就够了。我朋友也住在这间酒店，我去拿完手机，就先带你去吃东西好不好？”

“真就一会儿？”

小萝莉频时大喜，满脸不相信的看着张文，犹豫了一会儿后面露羞怯，脸红红的说：“不许骗我，骗我的是小狗！”

“是，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张文被小丹童趣的话，逗得几乎就要笑了，但一看小萝莉认真的小脸，还是不想打击她，一边说着，一边穿起了衣服，将卡和钱都小心翼翼的放好。昨晚莫名其妙的把手机放在张曼莹那了，这次的粗心大意对张文来说是少有的情况。

“老哥万岁丨”小丹高兴的跳了起来，给了张文一个甜美的微笑后，大剌刺的欢呼了起来，在沙发上又蹦又跳，欢快的模样让人实在喜爱不已！

小萝莉刚才还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马上又生龙活虎的蹦跳起来，前后反应只能说是孩子性的率真。

张文不禁溺爱的笑了笑，到底妹妹还是小孩子脾气呀！穿好衣服后又整理了几下，张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嘱咐：“好了！丹丹，等我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丨”“等等！”

在张文转动门把的时候，小丹突然一把按住了。

张文疑惑的转过头来，小萝莉突然跪在地上，一把拉下张文宽松的休闲裤，面露一丝暧昧的浅笑。

“干嘛？”

见小丹把内裤往下拉，张文这是有点明知故问了，明显妹妹是想给自己来点实质性的奖励，虽然有点耽误时间，但还真是对妹妹的举动，生不起半点的抗拒之意。

“奖励你呗！”

小丹说着话的时候，顽皮的一笑后握住了命根子，她给了哥哥一个妩媚的媚眼，小舌头在马眼上卷了几下后，又轻轻的舔弄了一会儿，见哥哥的样子很享受，小嘴马上轻轻的将龟头含了进去。

张文顿时舒服得吸了口气，看着妹妹满脸妩媚的跪在胯下，用樱桃小口含着自己的龟头，而且还故意用讨好的眼神看着自己，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十分的强烈，一时就让张文兴奋到了极点，在她灵巧的舔弄下，不禁舒服的哼了一声。

小萝莉顽皮的笑了笑，呑吐了一会儿，看哥哥已经欲火焚身，突然将裤子好好的拉了回去，马上又悠闲的站了起来，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妈的，半途而废，这是奖励还是处罚呀！张文气得刚想说小丹几下时，小萝莉却满脸委屈的说：“哥，虽然人家很想让你好好的舒服一下，但怕耽误了你的事，你还是赶紧去拿手机吧！”

“你……”

张文气得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但面对小丹楚楚可怜的样子，也真是没法发火，在郁闷和纠结中，他只能老实的跑了出来，只听到小萝莉发出了得意的欢笑声。

一大早就被调皮的小萝莉戏耍了一把，而她还孩子气地笑得那么高兴。张文虽然有点哭笑不得，但也很乐意看到妹妹开朗活泼的样子，虽然有点憋火但也生不起半点责怪她的意思，只能说兄妹情深了。

在走廊上随便的走了几步，确定小萝莉没开门偸看后，张文这才迅速走到了张曼莹的房前，小心翼翼的敲着门，压着声音说：“曼莹，开门！”

文叔！“张曼莹的声音明显有分欣喜，话音刚落，门就被打开了。张文怕被人看到，也没多想就赶紧进了房。

张文将门关上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张曼莹一眼，发现张曼莹精神似乎不是很好，哭了一夜的大眼睛，略微红肿着，一头秀长的青丝也无暇梳理，显得有些散乱不堪，脸上更是有着让人心疼的憔悴。

张曼莹还穿着昨天那件不伦不类的衣服，不过一点都衬托不出性感的味道。

张文总感觉张曼莹比较适合穿那种充满朝气的搭配，也比较符合她青春动人的气息，或者文静一点的打扮更有知性美，眼前的形象，让人无论如何都不敢去恭维。

“没休息，好吗？”

张文长长的叹了口气，一边走到桌边拿起自己的手机查看，一边低沉的问了一声。或许看她这么的憔悴，连带着令张文心情都有点低迷。

“还可以……”

张曼莹显得还是有点无神，说话的时候连头都没有抬，本该灵气动人的眼阵，这时候特别的空洞，显得迷茫而又十分无辜。

张文查看了一下来电和讯息，发现有一通是刘富打来，家里也就姐姐发了封调戏的讯息，还不算太频繁，不过却有一个不认识的号码打了许多遍，心里顿时有些疑惑。

“等一下！”

张文照着号码打了回去，原来是陈君维的一个手下，把张曼莹的东西送了过来，包括所有的证件，还有她双亲的骨灰！现在人还在大厅等着，张文示意他直接上来就好了。

“曼莹。”

张文挂了电话，发现她站在自己的对面一直沉默着，显得有些小心翼翼但又十分的无助，禁不住叹息了一声，语重心长的问：“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不知道……”

张曼莹低着头，眼眶又有点发红了，声音低沉的说：“先把我父母的后事办了再说吧，现在我脑子根本想不出什么来……”

“也对。”

张文赞同的点了点头，这时正好陈君维的手下来了，不过他也没有进来，只是把东西交给张文后，就匆匆地走了。

张文把东西交给张曼莹后，顺手把那些借据全都烧了。

张曼莹坐在床边，抱着双亲的骨灰，禁不住黯然神伤，鼻子一酸，再一次掉下眼泪，轻轻的啜泣起来，捂着嘴似乎不想哭出声，但身子却在轻轻颤抖着，看起来更让人心疼。

“别多想了！”

张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张曼莹，只能坐在那，等着她哭完。

其实碰上这样的事，一般的女孩子真的是承受不了，这种变故，对她这种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花朵来说，有些太残酷了。

张曼莹愈哭愈厉害，最后几乎是在一阵号啕中，趴在床上不住的抽搐着。凄厉的声音和可怜的样子，都让张文顿感无奈，莫名其妙的遇上了这样的事，自己又心软，这样管下去的话，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呀！

好一会儿后，张曼莹似乎有点哭累了，抽泣声渐渐变小，但还是一阵阵的颤抖着。

张文看了看时间，似乎有点久了，只能无奈的叹息一声，上前拍了拍张曼莹的肩膀，说：“曼莹，我还有事要先去办！你再休息一下吧，晚上我再来看你。”

“嗯……”

张曼莹赶紧抬起头，虽然清秀的脸上是梨花带雨，但却带着一些羞愧，哽咽着说：“对不起，文叔，耽误你办正事了。”

“没事！”

张文给了张曼莹一个温和的微笑，轻声的说：“既然你喊我一声叔了，我不管的话，谁管？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办完事我就回来。”

“嗯，您忙您的！”

张曼莹赶紧一边擦着泪水，一边站起来，将张文送到了门口。

临关门的那一刻，看着张曼莹无比憔悴的样子，正值花样年华，却显得那么消沉、悲伤，张文忍不住再唠叨了一句：“别想那么多了，洗一下然后睡一觉。好好的想一下，以后你要干什么，总是在哭也不是个办法。”

“知道了！”

张曼莹满脸的感动，这些稀松平常的话，在现在的她听来不亚于天籁之音，让满是创伤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从张曼莹房里出来，张文不自觉的苦笑了一声。心想：真是没事找事做，好好的一天又让自己的心情不是太好。眼下这闲事管了不说，还不知道要管多久，唉！

敲着自己的房门，只见盛装打扮的小萝莉满脸期待的扑到张文的怀里，一边撒娇的拉着张文的手，一边笑嘻嘻的问：“哥，你回来啦！咱们现在去哪？”

“吃饭啦！”

张文看着眼前可爱的笑脸，心情才算是缓和了一点。一边溺爱的掐着小丹的小鼻子，一边轻声的说：“走吧，我带你和朋友一起吃饭丨”“嗯！”

小丹十分开心的笑了起来，悦耳的声音宛如百灵鸟一样的欢快，瞬间就扫去了张文有些阴霾的情绪，不过她也很敏感，隐隐看出哥哥的情绪有点不对，马上关心的问：“哥，是不是有什么事呀？”

“没呀。”

张文敷衍的应了一句，一边牵着小丹往楼下走，一边打了通电话给刘富。

这死胖子昨晚被折腾得半死，没想到还能起得那么早，这会儿正和陈君维他们在楼下的包厢里吃饭，要张文直接过去就好了。

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兄妹俩来到了包厢前，推开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虽然装潢上不是很奢侈，不过也充满了高级的味道，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

屋里坐着三人，刘富似乎在不满的抱怨着，陈君维和关毅相视一笑，脸上或多或少有让人恶心的感觉，一下子就打击了张文的胃口，看他们眉来眼去的样子，还真是活受罪呀！

张文刚一进门，关毅马上示意服务员去上菜。

刘富这家伙看到张文领着这么小的女孩子，马上哈哈的笑了起来：“小文，你这都快成保姆了！这不会又是你家妹妹吧？”

小丹看着这三人，明显感觉有些拘谨，乖乖的躲在张文身后，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

张文一边示意小丹不要紧张，一边让她坐到自己的旁边，笑呵呵的回敬道：“这个是亲妹妹，我这当哥的做保姆，有什么不对的？”

话音一落，张文马上感觉到妹妹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也给了自己―个甜美的微笑。

小萝莉的娇嫩、可爱，明显让三人都十分喜爱，不过都是单纯的喜欢。刘富爱年纪大、身材好的，那两个死玻璃就更不用说，张文还是第一次感觉男人的眼神，能他妈的那么友善！

“小妹妹，别怕！”

陈君维的语气很温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让人放松下来：“我们都是你哥的朋友，一会儿你该吃、该玩的别客气，知道吗？”

“谢谢叔叔！”

小丹甜甜的一笑，赶紧装出一副天真宝宝的样子，逗得关毅哈哈大笑，陈君维似乎也很享受她这一声叔叔的称呼。

“小文！”

刘富一边和他们打闹着，一边凑了过来，趁着小丹没注意到时，凑到张文的耳边说：“一会儿不要乱问，还有人没到呢！”

“知道了。”

张文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刘富嘱咐时的表情那么严肃的原因，但这两个玻璃绝不是普通的GAY，还是少惹点麻烦比较好。

小丹一直乖巧的应着两人疼爱的问话，似乎乐在其中，张文在一边笑着也懒得说什么。

这时候，妹妹看起来真的像是个纯真的小孩子，再想想早上她跪在胯下帮自己口交的场景，还真没办法联系到一块。

在他们刻意的关怀下，小萝莉消除了紧张感，变得又活泼起来，一直咯咯的笑着，让气氛变得欢快不少。

张文虽然乐意看到这样的情景，不过还是小心翼翼的暗中叮嘱他们别说张曼莹的事，要是这四十万的冤枉钱曝光了，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

菜开始上来，中午似乎谁都不想喝酒，一锅精美的高汤就成了主角，精致的菜色和飘散的香味立刻引起了小萝莉的谗性，但见大家都没动筷子，她也就乖乖的没敢乱动，这让张文郁闷地想到底在等谁呀？

坐了11十分钟左右，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就是一声悦耳动听的抱歉：“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有点堵，所以来晚了！”

声音感觉特别的细腻，虽然不是女性的那种嗲嗲的感觉，但却让人觉得十分的有女人味，充满了诱惑，会让你不自觉的有些喜欢，甚至迷恋上声音中那种轻柔的妖冶。“就等你呢，我都快饿死了！”

刘富似乎和来人很熟，马上站起身，一阵玩笑似的抱怨：“知道你是美女，但迟到也不能这么离谱啊！”

张文转过头一看，马上就本能的愣了一下。

眼前站着一个笑盈盈的动人尤物，一头青丝很用心地盘在脑后，标准的瓜子脸白皙而又细嫩，细长的柳月眉、一双似乎透着诱惑力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和嫣红的樱桃小嘴，组合起来完全恳国色天香，无法挑剔！

更让人感觉迷人的是，脸上那虽然浅浅的、但在成熟中又带着几分纯美的笑容。只是嘴角那轻轻的一弯，似乎有着说不尽的风情和妩媚，瞬间就让人的心神一阵阵恍惚。

第六章尤物李欣然

本来长得就够祸国殃民了，但一身的穿着更是让人血脉贲张，荷尔蒙都止不住的兴奋起来。

一身紧身的0L打扮显得成熟而又性感，上身是蕾丝领的衬衫，下身一条及膝的小短裙，虽然不算是暴露的打扮，但给人的感觉很性感、妖娆。

胸前乳房的耸起很坚挺，腰又是那种特别诱人的蛮蛇小腰，再配上浑圆挺翘的臀部，比例上的完美，活脱脱就是在诠释什么叫魔鬼身材！

一双修长的美腿穿着极有诱惑的黑色丝袜，再配上一双紫金色的高跟鞋更是迷人。每当她走一步，简直都是在考验男人的意志力，完美的曲线简直就像是要专门扼杀男人的目光，怎么看都挑不出任何的瑕疵。

张文微微的有些恍惚，就连心神都有些不稳，眼前站着的女人，简直美得让人心神不宁，虽然身边的美人各有千秋、风情各异，但却缺少她身上那种独有的气质魅力，一种飘渺但又感觉很现实的诱惑，是最难以复制的一种美感。

女人自然的坐到陈君维的旁边，嗔怪的白了刘富一眼后，这才饶有兴趣的看着有些呆滞的张文，轻声浅笑的说：“这就是你们说的小朋友呀，满帅的嘛！”

张文这才从惊艳中回过神来，赶紧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小萝莉似乎也有发愣。

虽然那女人在美貌上并不是无与伦比，但那种自然的高贵和飘逸的感觉，却是最让人感觉受到吸引的所在，她说话时语气很俏皮，但更多的是f种深到骨子里的媚性，非常的有吸引力。

“你好呀！”

女人很大方的朝张文伸出了手，对于张文的失态似乎习以为常，嫣然笑道：“我叫李欣然，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可以叫我一声然姐！”

李欣然半开玩笑的话，立刻缓解了张文难为情的尴尬，看着她亲切的微笑，张文也赶紧伸出手和她握了一下，感觉又滑又软的特别舒服，挠着头说：“我叫张文，您好！”

“真可爱呀！”

李欣然咯咯的笑了起来，似乎张文这种大男孩的憨态，让她有些兴趣，笑声中明显有点欢快，但又让人感觉到一种女性迷人的魅力。

李欣然似乎天生很活泼，逗着张文的同时，看见了在一边略有点拘谨的小萝莉，可爱的小脸上，迷茫的样子十分有趣，顿时就是眼睛一亮，马上就饶有兴趣的问：“这是谁家的小可爱呀？长得真漂亮”“姐姐好！”

小丹也赶紧乖巧的喊了一声，尽管可爱的笑着，但多少感觉有点不自然，或许是她不太满意哥哥刚才的失态，嘟着小嘴，有点吃醋的意思。

“乖！”

李欣然立刻丢下坐立不安的陈君维，马上就坐到小萝莉的旁边，一把拉起她细嫩的小手摸了几下，笑嘻嘻的问起几岁呀之类的无聊问题。尽管小萝莉已经有点被问烦了，但还是乖乖的回答着。

“呵呵，她就是这样。”

刘富一副无奈的样子，耸了耸肩，给张文递了一个略有深意的眼神后，意有所指的说：“这是你君维哥的老婆，你该叫一声嫂子！”

陈君维顿时觉得有些尴尬，或许也是因为这个老婆，对他来说是很奇特的存在，他马上转移话题，朝小萝莉看似抱怨的开玩笑说：“小丹呀，你叫我一声叔叔，却叫人家一声姐姐！我真有那么老吗？”

“没、没有！”

小丹赶紧摇着头，一副惶恐的样子，更是我见犹怜。

李欣然一副“你就很老”的样子，瞪了陈君维一眼后，继续逗着小萝莉玩。

张文这才恍然大悟，总算知道刚才刘富干嘛那么语重心长的叮嘱自己，原来这老玻璃也成家了，还娶了这么美艳的老婆，但怎么感觉就那么诡异呢？

再看看性感妖娆的李欣然，不管是从魔鬼的身材还是天使的面孔来看，完全都是一个能让男人发疯的尤物，甚至可以说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张文都有些性冲动了，可是摆着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不要，却偏要和关毅搞这种恶心的关系，张文顿时理解了什么叫暴殄天物，突然有种把他们都埋了的冲动！

尴尬的气氛只是一闪而过，李欣然的欢声笑语，马上挑起了小萝莉隐藏在乖巧面目下的活泼。两人一顿的嬉闹，马上又让房里充满了欢乐的感觉，看来真是一大一小两个活宝呀，她们倒是挺合得来。

张文虽然心里觉得气氛怪怪，但也不敢表露出来。

众人一边吃着饭、喝着汤，一边说着不疼不痒的话题，似乎因为李欣然在的关系，大家都显得多少有点拘束，连笑的时候都特别的不自然，尤其关毅满脸的尴尬，感觉他一向淡定的微笑都有点扭曲，甚至都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了。

李欣然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管她所谓的丈夫和这几个尴尬的大男人，继续和小萝莉打闹着，似乎小丹可爱的吃相，让她很喜欢，一大一小玩得不亦乐乎；不过张文可不会相信她没有发现，反而感觉她有点刻意的回避着。

一顿饭吃得是各有心事，刘富偶尔的几个笑话也显得很生硬，就连黄色笑话，都听不出半点淫荡的味道。

好不容易捱到小萝莉大喊吃饱的时候，李欣然似乎也不想继续待在这，马上拉着小丹的手，笑呵呵的问：“丹丹，姐姐带你出去玩，好不好？正好我现在没事，你就当陪陪我吧！”

小丹虽然鬼灵精也特别的好动，但没一会儿也被李欣然哄得关系是无比亲密，听着她的话，似乎有一点动心了，马上把询问的目光看向了哥哥。

张文感觉有些为难，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任谁都不会放心把妹妹交给李欣然带走。

张文在犹豫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其他三人投来了期待甚至有些威胁的目光，似乎他们感觉有点沉闷，眼下李欣然要走，让他们都十分的期待。

关毅更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就让她去玩吧，欣然虽然爱闹，但也一，不是人口贩子，没什么好怕的！”

“是呀！”

陈君维使劲的附和着。虽然说话时，尽量用丈夫的亲密语气，但给人的感觉还是特别的别扭：“反正没什么事了，你还怕我老婆把你的漂亮妹妹拐了不成吗？”

“那好吧。”

张文沉吟了好一会儿，再看妹妹满是期待的眼神，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

张文看着小丹欢快的笑脸，还是拉着她一阵严肃的嘱咐：“你要乖点，知道吗？不许乱跑，也别给然姐惹麻烦！”

“知道了”小萝莉立刻高兴的点着头，似乎她也很喜欢和李欣然在一起玩。

两人的性格都是比较活泼的，虽然年龄上有差距，但相处起来没有隔阂，虽然哥哥不能陪自己玩，多少有点遗憾，但她一看这情况，也乖巧的没要求张文一起去。

李欣然咯咯的笑了一声，若有若无的给了张文一个媚眼，弄得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但她似乎也没有察觉到，娇笑着走到了陈君维的旁边，一边拿起自己的小提包，一边用玉手环过他的脖子，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亲爱的，注意身体哦，我不在，你可不许乱来！”

“知、知道”“陈君维被李欣然一搂，感觉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厌恶，本能的躲避了一下。

李欣然似乎也不想和陈君维开玩笑，也习惯了这种让人尴尬的态度，一边和陈君维说了几句俏皮话，一边拉着小萝莉往外走，临出门的时候，还不忘回头抛个媚眼，逗着张文：“小帅哥你放心吧，我把老公都押在这，没胆子拐跑你的妹妹哦！”

李欣然的一笑总给人很媚的感觉，张文恍惚了一下后，赶紧稳了稳心神，朝已经兴奋得跳起来的小丹，严声嘱咐：“小丹你要听话，可千万不许淘气，知道吗？”

“嘻嘻，别担心啦，晚上还你妹妹！”

李欣然的语气俏皮得很，给人很轻佻的感觉，她轻飘飘的留下这句话后，就拉着小萝莉跑了出去。

一大一小两个美人，自然是引得大家驻足相望，一个无比成熟又性感美艳，另一个娇小幼嫩又充满着灵气和可爱。

张文不得不承认李欣然的那股女性魅力真是太强烈了，强得简直像在一瞬间就攻克你的灵魂一样，一般的男人都忍不住会有心动的感觉。

张文再回头看了看松了一大口气的两个男人，不禁心里窃笑起来。当然这两位不算男人的范畴，他们的关系只剩让人鄙视的用处。家里有那么漂亮的老婆？

两人又是难得的美男，何必走上这条不归路呢？真是造福广大的男同胞！

“她什么时候来的？”

关毅一边点着烟，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了一句，似乎应付李欣然的调笑，对他来说很吃力，甚至有点近似于折磨，这会儿精神都显得有点萎靡了。

“昨天，她说是要去找小蕊玩。”

陈君维说话的时候，那叫一个有气无力呀，似乎对这个所谓的老婆，有点避而远之的感觉，毕竟两人除了那一纸的结婚证书外，似乎在人生中连半点的交集都没有。

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沉闷，多少感觉到李欣然的到来是一个意外。

陈君维一看张文和刘富有些尴尬，赶紧打趣地说：“你们也别拘谨了，反正我们的事，小张知道就知道了，没什么关系！”

“也对！”

关毅这话显得有气无力了。

张文赶紧别过头，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开什么玩笑，这么变态的事，谁想知道那么多呀！

“喝茶、喝茶！”

刘富尴尬的笑着，举起了茶杯，似乎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张文也只能一样不自然的应着。

坐了一会儿，似乎真的找不到什么话题，陈君维看了看关毅后，眼里突然闪起一丝暧昧，朝张文有些歉意的说：“对不起了！小张，本来你难得来一趟，我们该好好的招待一下，但想不到临时有点事，我和你关哥要出一趟门，只能留到下次再和你好好的聚聚。”

“出门？”

关毅微微的有点发愣，不过从陈君维脸上难掩的窃喜，似乎看到了什么高兴的事，精神一下子就好了不少。

“是呀！”

陈君维温和的笑了笑，也是有点高兴的说：“欣然来的时候带了话，要咱们去东北办一点事，估计这次得十天半个月，我一会儿就去订机票，晚上就得走了”“真的？”

关毅有些欣喜若狂，喊出声的时候，脸上都是兴奋的红晕，几乎是拍着桌子站起来，但马上又感觉自己有点失态，立刻朝张文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张文顿时感觉到一阵恶汗，看这两个玻璃脸色一起红润，实在是精神上的折磨呀！看样子这一趟出差是他们的两人世界了，难怪陈君维会那么的高兴。张文真想跪地磕几个头，求他们别再大庭广众之下眉来眼去，真是叫人受不了！

“嗯！”

陈君维呵呵的笑了一声，似乎对这次出差迫不及待了，他拿纸擦了擦嘴后，笑着说：“那咱们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东西吧，晚上就搭飞机！这事比较着急，有正事还是不能耽误。”

“嗯！”

关毅点头的时候，已经开始穿衣服了，几乎把旁边的两人都忽略了，满脸都是期待和兴奋。

急，是你们两个急吧。那么有钱，谁会相信你们是要收拾衣服，就算什么都不带，路上买就可以了，估计是急着弄点情趣用品吧？张文和刘富互相看了一眼，发现彼此的脸色都有些铁青，有时候察言观色的本领太强，还真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想像力太强，都是一种罪恶了！

看这两个神仙匆匆忙忙的走了，出门的时候，几乎都搂在一起，和刘富就只打了声招呼，连买单都忘了，气得刘富破口大骂起来，但还是乖乖的掏钱结了帐。

张文在旁边一直默默无语，感觉这次的省城之行，还真是有够复杂，就冲这些人的关系，就复杂得让人菊花都疼了！

从包厢走出来时，在刘富的提议下，张文来到他房间里喝起了茶。

坐下没多久，两人说的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屁话，似乎还没从刚才的反胃中回过神来，一向淫荡的死胖子，这时候显得特别的正经，完全没了以往大刺刺的下流本色。

缓了好一会儿情绪上的低沉后，刘富这才轻轻的抿了口茶，有些坏笑的问：“小文，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

张文用轻佻的眼神看了看刘富，明显他说的是关于关毅他们的事，虽然他心里十分好奇，但还是摇了摇头，说：“是有点想问，不过你不主动说，我还是别那么好奇比较好。”

“我就欣赏你的沉稳！”

刘富呵呵的一笑，马上调侃地说：“其实我和关毅、陈君维都是大学的同学 ，大家的关系还是比较铁的，不过这两个小子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然看都不看那些追着他们哭的妞，莫名其妙的搞到一块去了，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别说得那么详细。”

张文感觉头皮一阵的发麻，赶紧摇着手，打断他的话：“我对别人的恋爱史没什么兴趣，你还是别说的好！”

“你这小子呀！”

刘富笑了一声，马上悄声的说：“这两天你也该看出来了，关毅和陈君维的家庭出身可不一般！说白一点，人家可是权势的世家，我这么说，你大概懂了吧？”

“明白，能说的，你就说。”

张文马上点了点头。

刘富欣赏的笑了笑，接着缓缓的说：“这两人的家庭背景，咱就先跳过，不用说得那么详细，反正就是你想像中的那种。关毅现在在省里任职，握着实权，其实也算混得风生水起；陈君维别看他开了间酒吧，其实也是有实权的大官，他们就是闲得没事，才弄了那个产业？”

“有钱呀！”

张文装模作样的感慨着，确实那地方也是挺奢侈，但估计是两人为了幽会专门开的，好避人耳目，装出出一副好色之徒的样子，目的是避免别人知道他们亲密的关系，照这样来看，自己知道这个秘密，岂不是很危险？

“小文，刚才那个李欣然你也看到了。”

刘富喝了一大口茶，有些感慨的说：“她其实也知道关毅和陈君维的关系，但还是无奈的嫁给了陈君维。两人我估计连手都没拉过，实际上就是一桩政治婚姻！所以陈君维看到她，才会那么的不自在，两人结婚后根本就没在一起过，说句不好听的话，甚至连见面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张文想想也是，那两个变态爱得死去活来。这种婚姻，实际上是给外人看的，估计陈君维的家庭，是怕丢脸才会用这样无奈的办法，只是李欣然看起来似乎很开朗，难道这种虚假的婚姻，对她没什么影响吗？要知道爱情是女人的憧憬，婚姻变成了一件工具，难道她真的一点都不悲哀？

“记得我那天提的小蕊吗？”

刘富似乎有些说开了，继续坏笑说：“她的名字叫苏蕊，是我们大学的学妹，后来也被强迫着嫁给了关毅，两人结婚后的情况，也是形同陌路，只不过成了名义上的一家人。这次她被下放，多少还是因为有点厌倦了这种无奈的生活，才想找个地方散散心。”

“下放？”

张文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想想这两女人真可悲，婚姻成了一桩买卖，所谓的爱情成了为别人遮羞的摆设品，面对着这两个变态的老公，估计她们连死的心都有了。

“你以为呢？”

刘富白了张文一眼，哼了一声，说：“苏蕊家也是那种权势家族，要不是她主动请缨的话，谁敢把她放到你们那个小县城呀。再说了，现在他们虽然说形同陌路人，但这种联姻带来的利益，是你没办法想像的，即使是省里的人，估计都不敢对她指手画脚。”

“知道了”张文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见刘富似乎觉得说得有些过分而闭上嘴，他也不再去追问，这些事其实都是自己不该知道的。

毕竟他们的世界再怎么复杂，都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张文不向往那种权力的中心，也知道那些虚幻的东西不属于自己。自己还是安心的守着自己的小世界，守着自己恩爱的美人们比较好，当然了，这样的人认识一下也不错，说不定以后会有求助于他们的时候。

刘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抿着茶，好一会儿后才开口说：“小文，照理说咱们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掏心窝子说一句，我还是挺欣赏你的！你此我年轻那时强多了，谨慎、沉静，又有头脑，小小的年纪能那么沉稳，确实也不多见。”

虽然刘富的话有些恭维的成分，不过感觉没有任何的虚假。刘富虽然心思缜密，但一直表现得大刺剌，难得看他这么语重心长，张文也不敢嘻皮笑脸，马上扳起脸来，看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刘富似乎很赞许张文沉稳的态度，笑了笑说：“你别说我倚老资老，但我真有这样的感觉。老哥劝你一句吧，古董这东西虽然钱来得快，但一个走眼就足够让你跌个跟头！俗话说：识古不贫，贪古不富！有机会的话，你还是改行，做点别的生意吧，这东西毕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买卖。”

张文听着刘富的话，不免有些错愕，这话从刘富嘴里出来，似乎不怎么对。

他可是靠着这行过日子的，而且从自己身上，估计也捞了不少的好处，怎么会断他自己的财路呢？

刘富似乎看出了张文的疑惑，马上眯眼笑了笑，毫不掩饰的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现在已经有了抽身出来的打算了。虽然赚的钱不少，但待在这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次我来见关毅，实际上也是想摸索一下别的门道，换点别的买卖做一下。”

“看来您心里有数了。”

张文稍稍的一琢磨，立刻明白了刘富已经找到他想要的门道，马上笑咪咪的举起了茶杯，调侃道：“那我是不是该恭喜你了，刘大财主马上又要发大财了！”

“哈哈，你这头小狐狸！”

刘富呵呵的笑了起来，似乎对于张文的机敏很欣赏，笑骂的一句里，也不免有赞许的意味。

“准备干点小工程！”

刘富眯着眼，一副暗乐的样子，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小工程，而且可能还会有不少的油水。如果照他说的关毅家是那么有权势，那么绝不可能对小打小闹的东西有兴趣。

“不错嘛！”

张文敷衍性地赞许了一声，既然人家不愿意说得那么明白，那自己也没必要去深问，反正自己和关毅也没那么深的关系，有好处也轮不到自己的头上。

刘富也不深说自己的打算，而是饶有深意的看着张文，用点拨的语气说：“小文，别怪哥哥没提醒你，最近你们那可是有大动作，有两个大学因为无地扩张的关系，有意要搬到你们那去！”

“另外嘛！”

刘富一副高人的样子，沉吟了一会儿后，笑咪咪的说：“省里已经规划了一项重点项目，会把几个农贸的集散地挪到你们四清去！你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吧，看看能不能搞点什么新业务！”

张文听着先是眼睛一亮，大概也明白了四清县这么个贫困县，为什么突然那么幸运，因为市里的经济其实还是不错，其他县镇的很多地方都是小作坊经济，唯独四清一穷二白，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让这贫困县那么幸运，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空地、很多无法种植的沙石地，自然符合了学校扩张和建市场的条件。

这可是用最节省的条件来办最好的事，地价那么便宜，那些老板们当然乐意了。再说了，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很难发展，这种地大人稀的地方自然变得抢手，不过张文马上又有些沮丧起来，这些工程的好处，早就有千八百个人在惦记着，自己凭什么分一杯羹？

“你逗我的吧！”

想到这，张文不禁苦笑了一声，无奈的瞪了刘富一眼后，说：“恐怕通知还没下去，所有的好处，就都被别人瓜分完了。”

“你这小子倒是聪明！”

刘富哈哈的笑了起来，点着头说：“这些好处，你确实碰不到，说不好听点是连想都别去想，但这些人大多都是捞一笔现金就走的大爷，那些产业却是实在的摆在那里，难道你就不能提前想些可以做的生意吗？”

“明白了！”

张文立刻反应过来，这帮大爷虽然会藉机捞钱，但都是贪图现金和大产业，说白了，对蝇头小利和需要长期经营的买卖没什么兴趣。也就是说自己长期待在那里，可以藉着这项消息还没宣扬的时候，在他们的外围找一点甜头啃，等他们一走，到时候好处就大了。

“孺子可教！”

刘富眯着眼坏笑了一声，压低了声音说：“只要你别触及那些大爷的利益，在那做点什么买卖也不错。毕竟他们是捞一票就走，但你可以长期的在那里经营，在机会上还算是不错！”

意思已经够明白，不需要再说下去了，张文立刻清楚刘富为什么要和自己提及苏蕊这个人了。估计什么下放不过是乱说的，其实这次她是下去镀金，要是能一举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对她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好处，起码在成绩上会添加上光辉的一笔。

“谢谢你了！”

张文只是稍微的一想就明白了，看来四清会烧起大火，大火烧过后，想捞好处就只是看你能力的问题丨想明白后，张文给了刘富一个衷心的感谢。毕竟和刘富的关系说深是一点都不深，但他能这么照顾自己，确实让人不能不感动呀。

“你倒是一点就破”刘富马上装出一副贪婪的样子，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谢就免了，不值钱。还是给点现金比较实在！”

“没有，坚决没有！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

张文用恐慌的眼神看着刘富，有些做作的摇着头。这会儿脑袋开始思考，在养殖方面还没成型，也不知道前景的时候，能有别的稳定生意，似乎也是不错的管道。

“你这头小狐狸！”

刘富早有预料的笑了笑，抿了口茶后说：“我会帮你找个机会，让你认识苏蕊。这个女人虽然有点雷厉风行，甚至有时候冷面相向，不过事实上还是很好相处。起码我和她的关系还算不错，到时候多少还是能照顾照顾你！”

“那我就不谢了！”

张文这次故意说反话，给了刘富一个感激的笑容。虽然不明白刘富为什么要这样帮自己，但起码交上这一个朋友，还算是不错的。

“免谢！”

刘富用揠门的口吻说：“记得把我的房钱，还有昨晚这帮妞胡吃海喝的单给结了就好。不多，估计也就万八千块，对你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你太没人性了！”

张文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捶打着胸口，似乎连出一分钱都痛不欲生，逗得刘富是笑骂不停。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但话题早就离开那个苏蕊的身上。

刘富似乎昨天折腾得太厉害，这会儿已经有点困了，他微微的打起了哈欠。

张文也识趣的说自己要休息一下，起身从刘富房里走了出来。

临出门的那一刻，刘富语重心长的说：“小文，我知道凡事你都自己拿捏一个度，所以才会和你说这些话，关毅和陈君维当朋友还是不错，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只要你保持平常心，他们绝对是那种值得交的朋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文马上聪明的点了点头，知道刘富说的是不能宣扬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那对他们的家族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苏蕊和李欣然这两个可悲的遮羞布，来遮掩这段变态的真爱。

“你一定会发财的！”

刘富笑呵呵的开着玩笑，但还是不忘嘱咐：“就这样吧，反正你自己看，现在确实有不少的人去那里捞好处，但你得把握着分寸，别去触及别人的利益，知道吗？”

“明白，谢谢你了，刘哥！”

张文发自肺腑的感谢了一句，只要有这个消息就够了。能有刘富帮忙的话，应该能在这件事上有所发展，只要搭上苏蕊这条线，起码在养殖场前景不明的时候，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产业。

张文一路上低着头，开始思索着刘富所说的话，刘富已经订了晚上的机票要走了，看样子这家伙确实有些着急，估计是想早点把手上的事都解决，好跟着关毅多赚一些大钱。毕竟古董这个行业利润大，风险也大，能急流勇退也是他比常人聪明的地方，死胖子其实还是比常人有远见！

张文若有所思的走了一会儿，当停下脚步时，张文不禁有些恍惚了，原来他在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张曼莹的房前，看着紧闭的大门，再想想她哀伤至极的眼泪，张文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的敲起了房门。

“文叔！”

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张曼莹这才怯怯的打开门。看样子她已经稍微的清洗一下，脸上清爽白净，头发也整齐了不少，尽管没了上午迷茫的可怜，但多少还是可以看出脸上的疲惫和无神。

“嗯。”

张文点了点头就走了进去，坐到沙发上时，突然一拍脑子，有些不好意思的说：“看我这脑子怎么不记事，你中午吃了吗？”

“没，我不饿……”

张曼莹宛如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很乖巧的站在张文的面前，双手不安的紧握着，有些低沉的说：“您忙完了？”

“正好没什么事。”

张文点了根烟，缓缓的抽了一口后，感觉张曼莹的情绪似乎好了许多，稍稍的思索了一会儿，柔声的问：“怎么样，休息了一会儿，想了什么，以后有什么打算？告诉我吧！”

“文叔……”

张曼莹感觉有点扭捏，脸上浮现出有些羞愧的难为情，停了会儿后，轻声的说：“我想再和你借点钱，好吗？”

“哦，要钱干什么？”

张文饶有兴趣的问着，不过听张曼莹还要借钱，心里顿时就有些不快了。花了那么多钱，还给自己摊上这么件麻烦事，确实任谁听到都会感觉不快，毕竟和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张曼莹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要求很唐突，很尴尬的红起了脸，唯唯诺诺的拿出了一张事先写好的借条，递到了张文的面前，可怜兮兮的说：“文叔，我知道这时候再开口很过分，但我确实需要钱！”

张文接过一看，是一张四十万块的借据！虽然写得很认真，但其实却是可有可无，事实上像她现在的情况，想要还这个钱，希望一点都不大，也不知道她要借的是多少，张文顿时有些迟疑了。

“文叔！”

张曼莹或许看出张文眼里的犹豫，马上急切的解释：“我不多要，只想和您借三千块就好了。刚才我想了很多，现在再颓废下去也没意义，怎么哭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想先办完我父母的后事，然后就回学校读书，以后工作了，我肯定尽快还您钱！”

“决定了？”

张文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张曼莹的话，心里多少有一点欣慰的感觉。即使两人是名义上的亲戚，但这一次的接触多少还是感觉有些奇怪，或许更多的是因为缘分。正常人大多都会拒绝这样麻烦的事，但张文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还真有点放不下这个可怜的女孩子。

“嗯，办完后事，我就回学校读书！”

张曼莹说话的时候，声音又开始有些颤抖，或许是想起了双亲的不幸和自己的境遇，眼眶再一次微微的泛红，心里的哀伤忍不住再度涌上了心头。

“你想的是对的！”

张文现在有点害怕听到张曼莹那可怜的哭声，见眼前小美人的身躯再次柔弱的顗抖起来，马上从怀里拿出钱，数出三千块，放到桌上，马上板着脸说：“不过你也不能再这样伤心下去，动不动就哭成这样，你爸妈知道了，也不会高兴！”

“我、我知道了丨”张曼莹说话的时候，已经忍不住掉下了泪水，不知道为什么又跪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家庭的变故并没有让张曼莹变得成熟，反而是在灾难中惶恐、害怕着，一切都是那么的恐怖，感觉很无助、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而在这一段的相处时间里，她总是不自觉的想听这个文叔的声音，总觉得看到他，心里就有一丝难得的安宁，这种安宁温暖得让人已经欲罢不能了。

张文狠狠的抽着烟，这时候也不去多安慰张曼莹，只是轻声的说：“明天我就回去了，曼莹，我能帮你，但我不可能一直保护着你，也不可能一直照顾你。你现在得自己学会坚强、学会怎么去面对生活，现在说这个是有点过分了，但你父母死了，是最大的事实，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怎么继续好好的活下去。”

“我、我……”

张曼莹哭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哽咽了好半天后，突然双手扶地，一个劲的给张文磕起了头，泣不成声的哽咽道：“文叔，谢谢你、谢谢你……”

一个女孩声泪俱下的跪在自己的面前磕头，令张文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他赶紧伸手将张曼莹扶了起来，这时候她已经哭得全身乏力，身子一个踉跄，猛地摔倒在床上，张文猝不及防被她不小心的一拉，一个不稳，顺势就压了上去！

两人倒在床上时，空气在瞬间停滞，张曼莹都不曾想过会有这样突然的变故。

身体第一次被男性紧紧的贴着，尤其是脖子上的皮肤，还能清晰的感觉到张文温热的呼吸和他有力的心跳，这时候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男人味。原来只是这简单的拥抱你，就能给你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就足以让人无法释怀！

张文也感受到了张曼莹的娇嫩身躯，再低头一看她眼里闪过慌张，小脸也覆盖上了娇羞的红晕，在梨花带雨中显得是那么的动人，让人有股想好好保护她的冲动！

张文的心跳在突然间变快许多，眼前的张曼莹是那么的楚楚可怜，让人忍不住想去怜惜她，尤其是隐藏在哀伤下的动人容颜，清秀而又纯美，也是难得一见的小美人。

“对不起！”

张文在心动间愣了好一会儿，紧盯着张曼莹错愕的脸看，甚至看着她瑟瑟发抖的嘴唇，都有吻下去的冲动了，但她眼角突然挤出的眼泪，是那么的凄凉无助，瞬间就浇灭了张文偶然萌生的慾望，把这一点的旖旎全变成尴尬。

张曼莹的身躯再一次轻轻颤抖着，这次除了悲伤之外还有一点的羞涩。她见张文很老实的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竟然有一点失落，刚才一瞬间的安全感实在太强烈了，让人有种无法自拔的迷恋。

“我先走了。”

张文看张曼莹低着头、红着脸不说话，这副羞答答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但一看她红肿的眼睛和布满泪痕的脸庞，心一下又软了，也不想再继续待下去，深怕自己真会一时冲动，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

“我、我送你！”

张曼莹也是有些惊慌失措，赶紧也站了起来，低着头根本不敢去看张文。刚才那深邃的眼神一度让她有些迷醉，甚至感觉自己再看几眼，就会彻底的迷失进去，现在心跳快得已经有点离谱了！

“曼莹。”

临出门的时候，张文还是让自己赶紧定下心神，别想那么多，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别再想那么多了，好好的活着吧！回学校继续过你的生活，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来找我。”

这承诺或许显得有些冲动，但这时候说出来，却又特别的诚恳，让人感觉心醉不已。张曼莹抬起了头，心乱如麻的看了张文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声若蚊蚋的说：“文叔，我听你的，我一会儿就走了！”

“也好！”

张文点了点头，看着张曼莹楚楚动人的模样，突然忍不住伸出手，温柔的在她细嫩的小脸上摸了一下，轻声嘱咐：“要好好的过下去，为了你的父母，也别辜负我对你的关心！”

“知、知道了……”

张曼莹顿时感觉心跳快得有些受不了，手掌上温暖的热度，似乎直接在触摸灵魂一样！令她马上像逃一样地往后一躲，脸红红的看了看张文，似乎是害怕再面对这张温和的脸，立刻羞怯地猛地将门关上。

“好色的毛病呀！”

张文摇着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似乎还残留着张曼莹身上的体香。刚才那一下真是本能的反应，也不知道会不会吓坏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请续看《渔港春夜》13

第十三集

简介：

省城之行结束后，由於李欣然想前往四清和苏蕊叙旧，於是张文便搭了她的顺风车回家。

当张文在自家的养殖厂里忙碌时，突然接到李欣然的电话，说是想和苏蕊到村里作客。该如何招待这两位城里来的美女，着实令张文伤透了脑筋……

另一方面，张文小心翼翼地想隐瞒和小丹发生关系的事情。却由於苏蕊和李欣然借宿一晚，他只得与张少琳姐妹同房睡，张少琳竟不顾在一旁熟睡的小丹，大胆地诱惑张文，莫非她已知道了什么？

第一章归家之旅

省城之行，不知道应该说是收获很多，还是损失惨重。莫名其妙的结识了陈君维这种拥有实权的官员，但又莫名其妙的在张曼莹身上砸了那么多钱，而刘富那边已经有转行不干的意思，但又介绍一个当大官的同学。看着这大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张文还真有点回不过神来，毕竟这些似乎都不是自己的世界里该有的，但一切都真实的发生了，现在只有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刘富打算收山了，或许以他丰富的阅历看来，这暴利的行业真是风险太大了，虽然他语重心长地给张文指了条明路，也表明会为张文多拉一下关系，但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个坏处，就是家里放着的一些古董，或者以后收来的那些古董，真不知道该卖给谁。

自古以来干这一行的人，哪一个不是老奸巨猾之辈，良心好一点，没有几个人能发财，明明价值连城的东西，却硬说成一文不值的废品；明明就是现代仿造的东西，却当成是真的来卖，这一行稍微一走眼，赔的钱可不在少数。倒不是说干这一行的人都心黑、手狠，比畜生还不如，因为这是几百年来传下的传统和格局，谁想打破都不太可能，想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就必须遵循这个规则。

一般人一听是在买卖古董，可能会很羡慕，一些有钱人也会抱着投资的心态进入这个市场，想用手里的闲钱来创造更多的收益。可他们一开始的想法都太单纯了，大多都没想到一旦赔的话，很可能就是倾家荡产，所以这个行业只适合那些真懂的人来混，由那些老狐狸来赚取财富！一般人如果是抱着妄想暴富的态度，那也只能说是拿着钱去学经验、买教训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刘富说要转行的时候，张文才会愁得睡不着觉。自己出货的门路就这一条，先不说刘富这人比较好相处，每一次的交易全是现金转帐没半点拖拉，虽然在价钱上，自己有可能吃点小亏，但总体来说他也不会坑害自己，和他做生意的风险，可以说几乎是没有。

当然了，如果不是一开始他和那个结仇的老头吵架，又很偶然的把自己作为他争吵的筹码，张文相信照他们行业流传下来的规则，刘富也会冷笑着把自己给生吞活剥了。说来说去还是得感谢他们之间的仇怨，起码自己把脚踩进去时，没踩上老头的陷阱，之后也没让刘富有坑害自己的心思。

总体来说，张文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刘富确实也算得上是自己的贵人，虽说一开始自己装老到装得很成功，但没一点功底的话也瞒不了多久，老狐狸其实还是满有诚意的，不然和他的来往也不会那么顺利。

酒店的生意似乎不错，一大清早，大厅里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影。不少行色匆匆的旅客都在排着队、等开房间，有的人等不及就直接和朋友在大厅的休息处谈起了生意，到处熙熙攘攘的也算是热闹。与之相反的是酒店内设的咖啡厅，可能因为隔音好的关系，还算是清静，慵懒的欧式装潢让人有种放松的感觉，轻盈缓慢的乡村小曲环绕在耳边回响着，更给人无比惬意的舒适。

靠在窗边的桌上摆着一套精美的茶具，清澈的茶水在杯中散发着迷人的幽香，古色古香又充满甘醇的味道，与之不同的是旁边还有一份精致的冰淇淋水果船，足以媲美一般蛋糕的大小，从精心的摆设和水果的新鲜度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

小丹梳着可爱的小辫子，柔美的白丝裙穿在身上显得极端的可爱又特别的活泼，柔嫩的小脸上尽是甜美的笑容，调皮中又感觉很乖巧。这么可爱的小萝莉坐在这里，自然会让过往的男人禁不住多看她几眼，有些心生嫉妒的就多瞪上张文一眼，恨不得把这妖孽级的萝莉拐骗回家养。

因为刘富临时有点事要办，照他的嘱咐，张文和妹妹又在这多留宿了一晚。

这家伙似乎忙于走亲访友，但张文还是很期待他提议的事情，包括那个在老家当官的苏蕊，所以决定在这里多等他一天，请教一下他具体的看法到底。

这一天的时间，张文几乎都在陪小丹这个心肝宝贝到处玩，或去商场或去游乐园，没有停歇的时候，到了晚上回酒店的时候，张文几乎和虚脱了一样，再加上脑子里全是在思索之后的出路，就难得没有和小萝莉来个激情之夜，也没色性大起的和她纠缠，这也是两人出来以后，第一次晚上没有做爱就睡觉的一夜。

“哥，在想什么呢？”

小丹一副嘴馋的样子，舔了舔嘴唇，如小猫一样的眼神显得更加的可爱，一边吃着冰琪淋一边笑嘻嘻的看着哥哥认真做笔记的样子。

张文合上了笔记本，轻抿了一口茶水，看着面前可爱的妹妹，心里不禁一暖。

不过又看了看旁边大包小包的东西，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我在想呀，咱们买了这么多的东西，一会该怎么拿回去？看来必须雇辆小货车了，不然的话就咱俩可能拿不动了。”

“有那么夸张吗？”

小丹不满的嘟起了嘴，白了张文一眼后马上没好气的说：“我就买了一小点东西而已，其他的都是你买的好不好！”

“是是，我又没说你。”

张文温柔的笑了笑，没再调侃她。说是一点点东西，但玩具、玩偶、游戏机、衣服、书，各种类型是一应俱全。虽说自己买的东西也不少，但妹妹下起手来更狠，买东西虽然会嫌贵，但一旦看上的话也不会手软，这张家勤俭节约的家风真是被她败坏得彻底。

“再说了。”

小丹突然一改刚才倔强的模样，用很是楚楚动人又惹人怜爱的委屈样说：“又不是给我一个人买的，算一下还有姐姐她们，娘和姨妈，秀秀姐和小敏她们那一份也不能缺。而且我连小傻子都给她买了几件衣服，现在能怪我吗？”

“知道了，小丹最乖！”

张文也不多说什么，头疼这么多东西该怎么带回去才是真的。不过看妹妹调皮的样子也起了玩心，笑咪咪的说：“丹丹，给哥吃个樱桃。”

“不给！”

小丹咯咯的一笑，将唯一的樱桃咬到嘴里后，用小孩子式的得意看着张文，一副你抢不走的模样，样子可爱得让人想狠狠的打她的小屁股。

兄妹俩还是习惯性的斗着小嘴，从表面上来看还真像是感情特好的兄妹。但想想连日来和小萝莉激情缠绵的一幕幕，不管是她高潮来临时脸上妩媚的潮红，在自己胯下一边扭着小身子着一边呻吟的无辜模样，兴奋时白里透红的火热身子，还是跪在地上为自己口交时那可怜的眼神，张文是又兴奋又担心！

兴奋的是妹妹始终那么的依赖自己，虽然偶尔耍耍小孩子脾气，有时候也会调皮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听话，对自己这个哥哥可以说是千依百顺了。但担心的却是回去以后怎该么办，要是被老妈知道自己把她也给睡了那可就完了，到时候可真不知道自己会被怎么样虐待。想想，真他妈作孽呀！家里的女人已经够多够复杂了，要是被她们知道自己连小丹都吞了的话，到时候真就是等死挨杀了。

“小文，那么早？”

就在张文头疼的时候，刘富已经提着简单的行李箱走进了咖啡厅，虽说还是因为怕热而在擦汗，不过不得不夸的是一身热带打扮还是休闲得体。小丹一看立刻装出了乖巧的样子，甜甜的叫道：“刘叔好！”

“什么刘叔，叫哥就好了！”

张文一听马上就反对了，这丫头现在是嘴越来越甜了。这两天把李欣然哄得够高兴了，看她都已经有点母爱爆发的样子就让人毛骨涑然，她到底是看上这丫头哪点了，莫名其妙。

“东西这么多呀丨”刘富点了点头后坐了下来，一看兄妹俩堆积如山的行李就愣住了，苦笑了一声，说？“你们这是碰上哪家商场免费了呀，就算是捡便宜也不能买这么多吧？”

“我家人多嘛！”

张文也不想多解释，给刘富一根烟后殷切的问：“对了刘哥，你不是也要回南方了，让我留在这里等，还有什么事吗？”

刘富惬意的抽了一口烟，满意的点了点头后，意有所指的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有点东西想托你带给苏蕊。我们老同学那么久了，来这里不看看她说不过去！但现在一忙可能是去不成了，只能是礼到心意到，表示个意思就好了。”

话一说完，刘富马上从行李箱里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盒子，放到张文的面前，语气略有些调侃的说：“不过我可没什么钱去行贿，就带了这点茶叶，麻烦你帮拿过去了。”

“哦！”

张文的脑子快速地一转，马上明白了刘富是想给自己一个借口，去认识苏蕊这个人。

张文感激的笑了笑后，小心翼翼的将茶叶收好，还有点不放心地问：“刘哥，只有茶叶会不会太少了，要不要再添置点什么？”

“你这铁公鸡舍得拔毛了呀！”

刘富哈哈的笑了起来，马上又摇了摇头，用认真的口吻说：“不用了，我和她的关系还是很铁的，用不着搞那么多花样。而且说不好听点，人家什么都不缺呀，我这茶叶只不过是意思一下而已，她家里比这好的茶叶没十斤都有八斤！而且这东西就包装值点钱，说真的味道还真不怎么样。”

“这样好吗？”

张文犹豫了一下，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忐忑。想结识人家却拿这种便宜货上门，会不会反而惹得人家不高兴？

“不用担心！”

刘富马上摇了摇头，用很肯定的语气说：“你放心吧，我昨天已经打通电话给她，还因为来了省城没告诉她，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要不是同学那么多年，关系好的话，我们也不会这样闹了。这些东西就只是心意，钱多钱少无所谓，她也不会在意这些。”

“明白了。”

张文认真的点了点头，对于他们的同窗之谊，心里有点郁闷也有点羡慕。如果以前的生活继续平淡的过下去，养父也没出意外而死的话，现在自己也应该在象牙塔里享受着青春，在最纯真的时候认识一些要好的朋友了。

可反过来一想，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虽说养父的死让人悲痛万分，也一度让张文几欲求死，可这个小渔村又带给张文新的希望和新的温暖，不管是母亲对亲情的重视，自己和姐姐的心有灵犀，还是秀秀的温柔体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拜这个误会所赐。这一份份感情让人不知所措，但又令人无比珍惜。

“听我的没错。”

刘富面露狡黠之色，抬起手看了看手表后，有些郁闷的嘀咕道：“怪了，欣然说她很早就出门了，怎么还没到？”

“然姐她要来呀？”

小丹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脸上带着惊喜也带着期盼，这小丫头似乎已经和李欣然好到同穿一条裤子的地步了。

这时小丹的一大份冰淇淋都吃了一半了，嘴上还挂着不少的冰淇淋，看起来既可爱又滑稽。

张文马上拿起纸来仔细地帮小丹擦拭，一边擦，一边关切地说：“丹丹，别吃那么多冷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不然容易吃坏肚子。”

“不怕！”

小丹摇了摇头，像是怕冰淇淋会被抢走一样，赶紧又低下头继续战斗着。

刘富看着小丹笑了笑，马上又把目光投向张文，饶有深意的说：“她觉得待在省城有点无聊了，便喊着要去看看苏蕊。别看这人似乎很疯，但她骨子里也不太喜欢城市这种冷漠的环境，要她待在这里，她也不太乐意。现在她还在休假，估计有可能是去找苏蕊商量离开省城的事。”

“她做什么工作的？”

张文禁不住好奇的问了一句，这李欣然感觉像是个活泼的千金小姐，不管是时尚火辣的打扮还是开朗的性格都很有吸引力，而且为人洒脱又非常开朗，怎么看也猜不出她的职业。

“原来也是省里的！”

刘富呵呵的一笑，有些羡慕的说：“不过人家家里也厉害，她原来学的是医护专业！但一从学校出来就直接被她公公调到单位去了，先不说那单位是油水十足，就连职位都是实权在握。不过她似乎不是很乐意，一直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想干，整天都在故意胡闹。不过她领导可不敢得罪她身后这一票子大神，任她怎么玩、怎么闹，都不敢答应她辞职的要求。”

“也是个权势家族呀。”

张文禁不住有些讽刺的笑了一声，这到底算是什么？

有的人拼了命挤破头想当官却没那关系，即使努力到最后还是没机会；而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却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方式，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人称心如意？

照前两天刘富的介绍，关毅这个假老婆，苏蕊是个有点强势的女人，那确实适合混官场，但在婚姻上却和李欣然一样不幸，别说自己连选择老公的权利都没有，就是这件婚事俨然就是在家族下的牺牲品。反过来说陈君维和关毅也不好受，不仅要假装和她们恩爱，还要把两个男人间的事情瞒得死死的。

而且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倍受压力却又无可奈何的挣扎着，忍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和家人的气愤，继续坚持着这份畸形的爱情，如果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开心，张文打死都不会相信，因为这种生活的压力之大，绝对是让人无法想像的。

“算了。”

刘富眯眼一笑，话中有话的说：“反正这些事，你慢慢地去琢磨吧，至于人家的情况，你心里明白就好了，不过都得放在心里。这些人的世界离我们很近也很远，近得触手可及又远得遥不可望。他们做朋友确实不错，但最好别和他们的家人牵扯上关系，会麻烦得让你想死。”

“牵得上吗？”

张文有些调侃的回了一句，心想：干嘛老想在他们的事。这些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代表，过得是好、是坏是他们的事，和自己又没什么关系。

小丹依旧老实、可爱的在旁边吃她的冰淇淋，一边饶有兴趣的听着这些对话，一边展露她乖巧的一面，不过她也是似懂非懂，不太明白两人打的是什么暗语。

张文和刘富谈了一点自己的近况，也说了一些不关痛痒的事。

刘富知道的，会就一些细节的问题和张文讨论得很仔细，虽说他老是大刺刺，一副很粗心的样子，心思倒也细腻得很，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全面。

张文也很乐意把自己的一些烦恼说给刘富听，毕竟除了家里的人以外，自己真的有点缺朋友，尤其是缺刘富这种有眼光、有见地的朋友。

两人谈论得热火朝天，小丹在一旁也是蒙懂又好奇地听着。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等到咖啡厅里享用午饭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刘富这才拍了拍脑袋，有些不耐烦的一边打电话，一边嘀咕：“这都几点了，就算是在郊区也该到了吧！女人就是麻烦，总是这么不守时！”

“死胖子，说谁呢？”

刘富的话音还没落，他身后就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一个无比妩媚的火辣身影也悄悄的出现，一只手把电话挂断，另一只手毫不客气地打在刘富的脑袋上。

“姑奶奶！”

刘富疼得摸了摸脑袋，回过头来有些不满地抱怨：“我又没说你，你紧张什么？还有你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呀，穿高跟鞋走路还没动静，你是飘过来的吧？”

“然姐！”

小丹高兴的喊了一声，本就娇嫩的声音，这时候甜得都快出糖了。

看来这段时间，小丹确实挺喜欢这个妩媚的大姐姐，喊李欣然的时候，比叫张少琳这个亲生姐姐还要亲热几十倍。

张文回头一看，虽然心里已有准备，但还是忍不住为她的火辣性感再次心动。

一头波浪长发随意的扎了一个侧边的辫子，在简单中显得沉静，又有几分的妖娆；白晰的脸上只有淡淡的一层轻妆，虽说一点都不浓艳，但却不影响她与生俱来的媚气；轻轻的浅笑似乎都在诠释着性感的含义，本就高挑火辣的身材，一穿高跟鞋更显玲珑有致；上身一件黑色的豹纹小短衫，下身一条紧身的牛仔裤，搭配起来看似随意却有种狂野的感觉，在休闲中又带有妖冶。穿着虽然十分的简约，但在搭配上却很得体，再加上出众的气质，更是让人移不开目光。

“然姐！”

张文微微的一愣后，赶紧回过神来，很温和的叫了李欣然一声。

李欣然还是那么的让人惊艳，轻柔的一笑，顿时气质十足，又显得媚气横生，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为了征服男人而生的，那种柔媚的诱惑，总是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失了神。

“你还敢说！”

李欣然狠狠的白了刘富一眼，抬起手来作势要打，装模作样的吓唬道：“你不知道省城的交通很塞的吗？姑奶奶被弄得心情都不好了，按喇叭按得都想杀人了，你还敢在这说里我坏话，我看你是纯心找打吧？”

不管李欣然是在媚笑还是在生气，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妩媚的美感，因此她一进来就吸引了不少男人好色的目光，而她似乎习惯了这种赤裸赢的下流眼神。

李欣然见刘富玩笑一样的告饶后，马上坐到了小丹的身边，和张文打了声招呼后，笑咪咪地逗小丹说：“丹丹，和这两个男人在一起，是不是很闷呀？”

“不会啦，哥总会和我说话！”

小丹高兴的笑了笑，用勺子盛了颗樱桃递到李欣然的嘴边，有些撒娇的说：“你来吃吃看这颗樱桃，好甜哦。”

小萝莉奶声奶气的话，顿时让人骨头都软了，张文觉得一下子骨架都快散了，心里有些郁闷的想：这一向顽皮的妹妹竟然会温柔成这样，这难道是见鬼了吗？

小丹一向是活泼、可爱型的，这种很有女人味的撒娇，自己还真没见过，不禁隐隐有点嫉妒李欣然了。

李欣然马上不客气的一口含住樱桃，笑嘻嘻的说：“还行啦，这家的东西，不算好吃但也不算难吃！不过我倒害怕这里面有你的口水，你这丫头一看到好吃的就会流口水，可别毒死我才好呢。”

“哪会，你怕的话就别吃呀！”

小丹气呼呼的反？着，嘟着小嘴，郁闷的模样，逗得李欣然咯咯的笑了起来。

刚才李欣然用双唇含住小樱桃，红润、柔软的小嘴，看起来特别的性感，尤其是鲜嫩的嘴唇更是迷人。

张文和其他的男人一致出现了邪恶的幻觉，幻想起她的小嘴要是叼住命根子的话，那该是么多香艳的场景！这会儿，她已经吃起了樱桃，动作特别温柔，是那种笑不露齿的感觉，在原本的狂野中又带有一种很高雅的气质。

“不和你们哈拉了！”

刘富有些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朝张文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后，有些不舍地说：“我得去赶飞机了，要先回去处理一下那边的事。等忙完后咱们再找时间好好的聚一聚，我还真没看过你这小子有喝多的时候，真不甘心呀，等下次看我不把你喝趴下才怪！”

“你也没那宝力！”

张文也开玩笑似的回了一句，见刘富站起身来拿行李，马上说：“好了！刘哥，正事比较重要，我也不留你了。情况怎么样，再电话联系吧，到时候有空再去我那边玩一下，我请你吃最新鲜的海鲜，咱们一起出海去钓鱼。”

“看我不吃死你这铁公鸡！”

刘富装模作样的瞪着眼，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是对这个相处了一段时间的小男孩很欣赏。两人的年纪虽然有点差距，但说话的时候，还是充满了打闹的趣味。

“胖子，我送你呀！”

李欣然虽然有些不舍这个老同学，但还是抓起了车钥匙，笑呵呵的说：“让你一个人孤单上路，我真是于心不忍呀！”

“上你个头路，会不会说吉利话呀！”

刘富没好气的瞪了李欣然一眼，马上阴阳怪气地说：“我可不敢坐你的车，认不认识路不说，就你们这边的破交通堵成这样，我怕晚上还到不了机场，我还是老实的坐地铁，方便一点！”

“滚蛋！”

李欣然也不含糊的回骂一声，不过不难听出这些老同学间的感情还是很深厚。因为刘富说的话明显很敷衍，鄙视的眼神，就是在赤裸赢地怀疑她的驾驶技术。

小丹在咖啡厅里看着行李，三人在笑骂之间把刘富送上了车，见他远去后，李欣然这才晃了晃手上的车钥匙，用略带调侃的口吻说：“好啦，你们兄妹俩就坐我的顺风车回去吧！你们的东西那么多，赶火车、飞机都不方便，记得请我吃一顿饭，就算报答了。”

张文还没来得及说话，李欣然就风风火火的跑去停车场了，临走前还不停地催促张文去搬东西，感觉上似乎两人已经是熟人，连说话的时候，都没半点生分的客套，虽说有点奇怪，但也让人感觉很舒服。

一个娇艳欲滴的尤物、一个可爱至极的小萝莉，任哪一个男人都舍不得让她们提这么多的东西、干费体力的累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文只能给服务生一点小费，让他搬东西到酒店门口，心里隐隐有点担心一般的小轿车能不能装得下这些行李。

让人有些惊讶的是，照李欣然天生的的性感妩媚来看，开的应该是火红热情的跑车才对，即使是普通的日产车也可以说得过去。可她开的竟然是阳刚味十足的大吉普车，不仅动力十足，而且车还特别大。看造型还不像是普通民众用的类型，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辆正规的军用车。细看一下车牌还真是军牌，给人的感觉更是有些不搭。

李欣然摇下了车窗，这会儿戴了墨境，在性感中更显得无比时尚，朝有些无语的张文吹了吹口哨，开朗的笑道：“愣什么愣？你还不赶紧搬东西上来！”

“哇，然姐你好帅呀！”

小丹一看这车就两眼放光，一边夸张的喊着，一边坐到了副驾驶座的位置，饶有兴致的打量着宽敞的车厢和这特别的大车。

张文回过神来，一边把东西搬到车后厢的储藏格，一边郁闷的想这李欣然倒算是有能耐，居然能把军车开出来私用，不过她真的不适合这种大方又阳刚的车型，一看就觉得别扭到了极点。她应该开一辆火红色的跑车，再穿着性感的黑色皮衣，照她国色天香的妩媚来说，这香车美人的搭配才是最赏心悦目。

好在这军用吉普车的车内空间够大，后面被塞得满满的，还能空出一块地方来坐，要不然张文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跟在车后面跑回去了。

小丹依旧嘁嘁喳喳的和李欣然说着笑，李欣然似乎真的很喜欢小丹，不管是逗趣的动作还是微笑，都一直没停止过，一大一小欢乐的笑声让人听得都失了神。

车子慢慢的启动，走过高架桥又走过桥洞，穿过宽敞的大路又穿过人流纷杂的市区，复杂的交通规则和路线绕得让人有些头晕，几乎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出了市区。省城里别的不说，光是塞车的情况就很严重，一路上李欣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人流拥挤的地方。

小丹也停止了说笑，好奇地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

张文没什么兴趣瞻仰这些钢筋水泥的监狱，一上车就拿出了养殖类和管理类的书不停的翻看着。一来因为在后车座上，想说话也懒；二来也是因为插不进她们欢乐的话题。

再加上张文和李欣然也不熟悉，而她那种性感的诱惑，让人在心动中觉得有点遥远，虽说她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高在上，但高雅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那种自然的聪慧，让张文产生了一些距离感，所以就没主动的去和她说话了。

不过让人有些惊讶的是，李欣然的驾驶技术还真不是普通的高明，虽说不像一些老司机那样成了精，能掌握那种动力极强的车，但这辆适合男人驾御的大家伙在她手上倒也算是听话，一路上并没有出现张文想像中那种熄了火，或者是走错路的情况。

小丹玩闹了一会儿，渐渐的觉得有点疲累，便没有精神的打起了哈欠。虽然昨晚张文睡得很早，也没折腾她，但一向不安分的小萝莉还是看动画片看到天快亮，实在睁不开眼时，才肯老实地去睡觉，早上又起来得早，这会儿被太阳一照，立刻就有了困意。

“丹丹，要不你睡一会吧？”

李欣然一看，马上关爱的示意小丹休息一下。

“嗯，那你和我哥聊吧。”

小丹懒懒的一说完，马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好在车内的空间比较大，坐着睡也不会济得难受。

“嗯。”

李欣然点了点头，不过从后视镜里一看，发现张文很认真地在看书，虽然在无聊中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想了想还是没去打扰张文。

说实话，照李欣然活泼的性格，一直闷着头开车倒真有点难受，只是两人毕竟还是生疏，一时间想找个话题不是件简单的事，再加上她对张文还是有点好奇，据说小丹的家乡很贫困，小萝莉那么的活泼可爱，没城里孩子的矫情，也不难看出几分乡村孩子的调皮和好奇。

而这兄妹俩似乎不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眼前的男孩文文静静的一身书卷气，笑时的感觉很谦和，没半点的浮躁；但有时候看着黝黑结实的身体，又感觉像是个货真价实的渔民，可他的皮肤黝黑之余却没半点风吹日晒的粗糙。不仅是和刘富混在一起时很沉稳，而且说话的时候，感觉上不像一般年轻人那样的张狂，或有些单纯的生猛，反而更像是个沉稳、老练的中年人，综合起来给人的感觉，真有点云里雾里，怎么看都看不透。

车子上了高速公路后，一直以极快的速度行驶着，李欣然也收起了嘻笑的嘴脸，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偶尔从后视镜上看张文几眼，越看感觉越是奇怪。

明明看起来就是一个斯文的邻家男孩，感觉上很腼腆秀气，但为什么每看一眼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是自己的感觉不准确了，还是说这个看起来有些秀气的男孩太成熟了，成熟得和他的年龄完全不符合？

张文也感觉到李欣然偶尔会看自己一眼，心想：就我们两人醒着，互看一眼也没什么奇怪的，只是这会儿看书看久了有点疲倦，而且这么小的空间，两人都不说话，似乎有点尴尬，就随口问道：“然姐，从省城开车到四清的话，要几个小时？”

“还有三个多小时。”

李欣然的语气里少了一些印象中的活泼，说话的时候，眼神还是不时从后视镜里往后面瞄着，感觉似乎是在观察着什么。

张文也注意到李欣然好奇的目光，有些纳闷这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为什么要这样看着自己，多少觉得有点不自在，但还是用温和的口吻问道：“我是想问，开车的话一共得要多久？”

“四小时的高速公路。”

李欣然答完后，看了昏昏欲睡的小丹一眼，禁不住好奇的问：“我记得你叫张文吧，你真的和小丹是兄妹吗？”

“嗯！”

张文的心里顿时一个咯登，不明白李欣然为什么要这么问，马上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怎么，我们看起来不像吗？”

“那倒不是。”

李欣然犹豫了一下，还是疑惑地说：“只是感觉你们不像是在同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小丹这孩子虽然调皮，但也特别的单纯，接触几次会让人喜欢她的天真，也不难看出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孩子。见识少不说，也没有那种城市压力下的早熟。”

“那我呢？”

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马上饶有兴趣的问了一声。没想到李欣然表面上看起来大刺刺的、很开朗，但也有这种细腻的心思和敏锐的观察，看来女人与生俱来的直觉真不能小看。

“你嘛……”

李欣然的眼里闪过复杂的神色，有些不解又很感兴趣的说：“虽然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我还真有点看不懂你。说你像是乡村里出来的孩子，但你总让我觉得你有文静的气质，安静得不像是在田间长大的人；可说你是在城里长大的，你又没有那种一般孩子的娇气和对社会的天真看法，而且你说话的时候，总是客气得很有分寸，但有分寸得有些过头了，根本不像是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

“会吗？”

张文有些惊讶的看着李欣然，自己的情况确实是夹在中间有些不伦不类，但这女人的观察力未免太强了吧！

“会！”

李欣然的目光变得有些锐利，即使只是在后视镜上瞄几眼，但张文都能感觉到这种眼神特有的穿透性，虽然没什么极大的压迫感，但却有一种要将你的心灵洞悉的伶俐。

“然姐，你怎么那么肯定？”

张文既是好奇又是疑惑的看着李欣然，这两天见到李欣然的时候，她都是嬉闹、打闹着，或干脆拐着小丹陪她去玩，两人之间说的话不超过十句，为什么她要这样仔细的观察自己？

“直觉，自信！”

李欣然的话很简单利落，完全没了往日的活泼嘻笑，取而代之的是疑惑和伴随着好奇的浅笑，不过也有点得意的说：“我这人一向看人很准，不吹牛的说一句。这个人什么样子，我第一眼看他，再看看他的眼神和气质，我就大概能看出这个人。”

“那你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张文随口问了一句，但对李欣然这种近乎狂热的自信，还是不敢恭维，不过不想扫她的面子，立刻摆出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

李欣然被这一问，突然有些愣神，沉吟一会儿又看了看张文，有些自嘲的说：“说真的小文，如果是你的话，我还真看不出来。照你的年纪来看，应该是读高中或大学的小孩子才对，这年纪的孩子应该比较天真。即使有另类一点的，也只是在装成熟，但你的成熟却很自然，不管是和别人说话，还是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都把握得特别的得当，似乎这已经是你习惯对人的一种方式。”

“没那么夸张吧！”

张文故作惊讶的看着李欣然，语气里多少有些不相信的意思，但心里却重新审视这个性感尤物，似乎对她的理解有一些偏颇了。

这会儿小丹已经睡得很沉，幼小的身躯，早就因为长途的跋涉而有点吃不消了，而且因为缺乏睡眠，所以此时睡得更是香甜。趁着这说话的空档，张文害怕小丹会感冒，也从行李里找出自己的一件外衣，在车厢里有些艰难的直起身披到她的身上，仔细地盖住她娇小的身体。

李欣然把这细小的动作看在眼里，马上笑咪咪的说：“看不出来嘛，你这当哥哥的倒是不错。虽说小丹这孩子挺惹人疼，但我还没见过几个当哥哥的，会像你这样细心。”

“呵呵。”

张文也不想多说什么，马上接着李欣然的话题说：“然姐，我看你说得那么肯定，有没有那么夸张呀？其实我就只是个普通人，年纪小有点腼腆罢了，没你说的那么复杂。”

其实车程有些枯燥，大家在一起不说话，反而觉得更加奇怪，竟得打开了话匣子，那聊聊天、解解闷也是不错，李欣然似乎早就有了这打算。所以张文也就无所谓了，把书丢到一旁，准备好好的聊一下，虽说这尤物是可远观不可亵玩，但和她聊聊天，拉近一下关系似乎也不错。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李欣然妩媚的眼眸中闪着坚定的光芒，很自信地说：“而且我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确实很奇怪。有时候看你腼腆的笑着，确实是个小男孩，不过说话的时候，就觉得你特别的成熟，尤其是你们几个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不像一般年轻人那样的急躁，也不像青春期男孩那样的有表现欲。不管是插话的时机，还是补充话题的时候都拿捏得很准，说真的，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没几个能和你一样地把分寸和时机把握得那么好。”

“有吗？”

张文有些疑惑地看着李欣然，不解地说：“我和他们没什么利益关系，也没必要那么虚伪的做作。”

“我说了，那是你的习惯。”

李欣然摇了摇头，略带狡黠的笑道：“这就是我喜欢观察你的原因，除了觉得你的气质很奇怪之外，也就是这点让我对你有兴趣。因为我发现和你谈话的时候，你总是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很放松，即使是恭维都不露痕迹，这绝不是刻意学就能学来的，也不是天生就能有的，这是和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但又需要好好细琢的技术。”

“你说的这些话，我还真不懂呀！”

张文轻笑了一声，自己不过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而已，有没有她说的那么夸张呀，这李欣然不会是读书读傻的那一类吧？

“你自己没察觉而已。”

李欣然倒无所谓，对于这些看法，她似乎很有信心，也不想和张文有过多的解释。聊了一会儿后又开始聊起别的话题，打听着四清这个地方的情况。

张文的脸顿时有点红了，这地方的情况，他还真不是很清楚，只能模糊的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都告诉她，顺便说明自己小时候不在这里生活的事情，多多少少的也聊一点趣事，想稍微缓解一下尴尬。

李欣然的笑点有够低，有些冷笑话都能取得她的嫣然一笑。不管是笑得花枝乱颤的身躯，还是脸上淡淡的红晕，都让张文有些失了神，禁不住感叹这个女人真是魅力无限，浓郁的女人味，强烈得让人有些惊心动魄的失神。

一路上有说有笑，李欣然说话的时候虽然并没有特意，但还是让她良好的教养和丰富的知识展露无遗。张文应付得也算是得心应手，好在以前读书时没多少娱乐，大多时间都是在书店里看免费书，所以任何方面，都是略懂二一、不算精通，但对付她也算是绰绰有余。

谈笑时的时间流逝得特别快，渐渐的阳光已不再猛烈，让人无比放松的晚霞替代了灼热的阳光，而这时车子已经下了高速公路，绕过市区后走过崎岖的沙石路，又上了国道。

在张文有些生疏的告知，再加上路牌的指示下，终于顺利的进入四清的地界。

而这时天色已经彻底的黑了，即使是刚才活力十足的李欣然，这会儿也露出了疲惫之色，一边郁闷地骂路况不好，一边无奈地忍受着小路的陡峭不平。

刚进了县城，李欣然就迫不及待的打电话给苏蕊。一接通后立刻劈头盖脸的一顿埋怨，接着又一顿没好气的笑骂，虽然话里隐隐有些粗鲁，不过不难听出她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厚。

李欣然把电话一挂，回头看了看张文后，有些为难的说：“张文，苏姐那边有点事要和我商量。你们出来那么多天了，也应该累了吧，我先送你们回去？”

“没问题！”

张文一边应着，一边帮李欣然指着回去的的路。

车子继续行驶在崎呕不平的沙石路上，李欣然的性格倒真是不错，一路上还是继续说说笑笑，一会儿开玩笑说要张文请吃饭，一会儿又有兴趣的说自己想好好看一下这里的景致。但话里言间都不难看出她的不好意思，似乎她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和苏蕊商量，才会在这晚饭的时间赶紧把张文两人送回去。

这人倒是好玩，张文一边应付着李欣然像小孩子一样的玩笑话，一边赞许地看着眼前这个成熟但又有点稚气的美丽女人，说自己聪明，但喜怒哀乐却很容易写在脸上，不难看出她还是保持了如小孩子般纯真的心。

四清的县城其实还算不错，也挺繁华的，但进入郊区后再进入到贫困区时，令李欣然都有些傻眼了，别说水泥路了，就连沙石路上都没路灯，而且到处都是空旷的地皮，只见空地上全是沙子和石子，极少见到能耕作的地方，更别提人影和灯火了，空旷得让人有点不信这是身在文明的社会中。

原本小丹说家里有多穷、多穷，那里偏僻得吓人时，她还以为是在开玩笑，毕竟现在农村里的有钱人也不在少数，而且看小萝莉白晰的肌肤和时尚的打扮，还有张文的气质和穿着都不太像是穷人。可这会儿再一看路上这情况，这才有些相信小萝莉没有信口开河。

一路上几乎只是靠着车身的大灯在前进，半块路牌都看不到，唯一的指示竟然是忽闪忽亮的灯塔。当车子按照张文的指示，穿过早就夜深人静的小镇来到码头上时，李欣然真是傻眼得彻底了。

“丹丹，到了！”

张文一看到了码头，马上就伸手推了一下已经睡得流口水的小萝莉。

“那么快呀？”

小丹睡得很迷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晚上的海风有些许的凉意，令她不禁拉紧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有些感激的朝张文笑了一下。

李欣然第一个下车，由于一路上都是开着空调，她倒没有多少感觉。但这会儿扑面而来的海风味和空气里夹杂的鱼腥味，让她感觉有些不适应，皱了皱眉后，看着码头边密密麻麻的船只，有些担心地说：“不会吧，你们现在还要坐船回去？有路可以通车吗？有的话我送你们回去。”

“除非你这车可以下水！”

小丹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下了车，寒风吹来，不禁打了个冷颤，但也是调侃了李欣然一句。

“不用了，我们习惯了！”

张文的话还是很客气，一边说着，一边打电话给陈伯。刚才回来的时候，已经先跟他说了一声，这会儿他应该已经到了。

密密麻麻的船只中，真看不出哪艘船是陈伯的，因为这一带的路灯一直不亮，再加上现在有些阴天的关系，密集的灯火中真看不出船在哪里。

“真那么偏僻呀！”

李欣然有些郁闷的嘀咕着，马上又开朗的笑了起来，拍了拍小丹的肩膀后，饶有兴致的说：“丹丹，今天然姐还有事，送不了你们。不过你可别忘了你答应的事，带我去抓鱼，再带我吃你们那边的野菜！”

“知道啦，遍地都是！”

小丹困得连说话的兴趣都没有，心想：那些东西连猪都不吃，怎么这城里人就那么有兴趣？

“小文，回来了！”

陈伯一接到电话后，就马上着急的赶了过来，身边还带着两个年轻人。张文隐隐有印象似乎是他的孙子，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三人走前几步，一看到李欣然时，顿时为之惊艳，不管任何时候，女性的美总是能让男人为之失神。但村里人大多都淳朴得很，这种美丽只是让他们稍稍的失了神，随即李欣然身上的优雅气质或者说有钱人的气质，又让他们不敢直视，把惊讶的目光赶紧收了回去。

张文只是短暂的客气了几句，就马上让他们把东西都搬上船去。

小丹懒懒地和李欣然聊着天，尽管小萝莉的声音已经有气无力了。

但李欣然还是对小丹嘴里那些充满绿色的世界，充满无限向往，眼底闪亮光地期待着山清水秀的环境，很兴奋地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吸引得码头上本就不多的男人都往她那里看，被她那种热情而又天真的笑声，弄得有些心痒不已。

东西全搬上船后，张文这才转身朝李欣然笑了笑，感谢说：“然姐，谢谢你了。不过这边的路况不是很好，你一个人回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要不你上我家将就一晚吧，等明天我再送你到苏姐那边。”

这边的路况确实是差，环境也安静得有点吓人，令李欣然还真有点心动，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算了吧，我是真有急事。当忙完了再说，不过你得记得请我吃饭，我要吃你们这边的特色菜，知道吗？”

“一定的！”

张文点了点头，殷勤的说：“怎么说你远来是客，我总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这才像话。”

李欣然禁不住笑了一声，用她最喜欢的口吻乐道：“看来死胖子真是在骗人，你可不像他说的那么抠！”

两人随口逗了几句，然后李欣然一边打电话给苏蕊，一边上了车，朝小丹很热情地给了一个飞吻，这才开着车慢慢的消失在夜色里。

张文等到李欣然走远后，这才走过去抱住妹妹柔弱的身躯，朝船上走去。

“哥，我觉得这次出去像是在做梦一样！”

小萝莉舒服地赖在张文的怀里，喃喃自语的说着如梦话一样的呓语。话里有着对大城市的向往，但也有着不安的虚幻感。

“是场梦而已。”

张文搂着小丹上了船，温柔地把衣服盖在妹妹的身上，柔声地说：“那些都是假的，只要我们想要有的话就有。但只有家才是最真的，那是任何代价都换不来的幸福-.”“嗯……”

小丹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懵懂的眼里尽是喜悦的看了张文一眼，就马上把头靠在哥哥的肩膀上，舒服得闭上了眼。

“小文，你的姜蓉酒。”

陈伯递来了张少琳准备的晕船圣品后，见兄妹俩都很疲倦，也不多说什么就走了出去。

简陋的小船发出轰鸣的马达声，伴随着一阵阵荡漾的水波，在朦胧而又美丽的夜色中驶出了码头，在摇曳的波浪中朝着小渔村的方向归去。

第二章琐碎小事

清晨的海边总是带有几分的凉意，尤其是带着湿气的海风一吹，更是寒气渗骨，即使是夏天，但早晨的凉气还是让人不能小觑。

虽说张文因为怕台风的关系，刻意将房子选在离海边比较远的坡地上，但气温也高不到哪里去，一阵阵的风吹来把树叶摇晃得哗哗作响，还是会扰到清梦。

张文在迷糊中不耐烦的翻了个身，想继续睡着懒觉，于是拉上窗帘以便不会被刺眼的阳光所打扰，连续跑了那么多天，令张文是又累又乏，在呼呼大睡后，醒来时一看时间，都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张文刷完牙、洗完脸，感觉脑子还有点迷糊，眼皮也重得睁不开。

张文随意的穿了件衣服后在家里看了一下，发现竟然连半个人影都没有，不禁有些纳闷这一屋子女人怎么全出去了，连帮自己做饭的人都没有。

照理说的话，其实也没忙到那个地步，尤其是老妈对自己宠溺的程度，绝不会让自己饿着肚子，这是大家都变勤奋了，还是自己变懒了呢？

张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令自己稍微的醒了醒神，张文揉着有些发酸的脖子，隐隐记得昨天晚上晕船晕得都吐了，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连动都动不了，连意识都已经不清楚，最后似乎是陈伯的孙子背自己回来，而回来以后似乎是敏敏帮自己脱衣服，秀秀帮自己换衣服、洗脚，再后来怎么睡着的实在是记不住。

哎，出去那么久了，一回来连个小别胜新婚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和她们聊聊天都没那个精神，这晕船的毛病真是让人生不如死呀。张文想到那种头晕眼花又恶心的感觉，不禁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家里没什么人，再加上自己懒得动手做饭，张文也惦记着那两个养殖厂的事情，连半点米都没吃就直接骑车出去。

这段时间海爷一直在张罗着野鸡厂扩张的事，事情进展得还是很顺利。野鸡厂周边的地都是沙石或泥泞的湿地，或者是种不了庄稼的坡地，只要稍微抬一下价格很容易就能收购，靠近海的那边又全是岩石较多、崎喔不平的海滩，渔船也没法在那边靠岸，想划进来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如今光是野鸡厂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三百多软，虽然大多都是无法耕作的地，不过长不出庄稼也长得出野草，只要稍微收拾一下，还是能种点玉米、土豆之类的作物。只是地上的树都不能砍伐，这样的限制想大规模种植也不太可能了，但也是由于这样的规定存在，这些地都无法大面积的种植，才会让张文以那么便宜的价格买入。

张文刚骑上坡地的小路，远远的就可以看见用红砖围起来的养殖场。或许是地方太大的关系，在高地中间的鸡舍就显得小了一些。虽说看起来很空旷，不过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了，而张文是要把野鸡厂用铁丝网划分成四个区域，每个月开放不同的区域来放养。

除了鸡舍外，其他地方就全部用来种东西，玉米、大白菜或是土豆，能种的就乱种，什么好种就种什么，也不要撒化肥和农药，长虫子也没关系，等到快成熟时就把网挪开，把鸡放进去吃这些天然的东西。

这样一来便省了不少的饲料钱，而且鸡的粪便也成了最天然的肥料。以过多的面积但便宜的土地节省了不少成本，这种循环式的放养也让这些放养鸡能更有绿色概念，以后宣传起来时噱头也多。再加上海滩上有不少海浪冲来的贝壳和一些细小的螺子，等潮水一退鸡也能放养到那边，让它们吃一下海里的天然饲料。

在宣传上有多个名头不说，还可以让这些野鸡多活动一下筋骨，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样不仅比较营养，更能让它们的肉质更加的细腻。

张文的想法倒是很简单，地已经便宜得让人无法想像，能多买一点就买一点，这些鸡分区域的放养，不仅在饲料上节省成本，自己也能多囤点土地，种上一些名贵的树种以后还能卖点钱，这也算是一本多利的产业了。

大白天的厂门敞开着，张文看着这属于自己的事业，心里不禁有些喜悦。车子骑进去的时候，还不忘左顾右盼地看着最新的近况，员工的宿舍、办公的平房和储藏间，育雏室也已全部开始使用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仔细喂好这头两批的鸡，再挑出最好的来做种源就好了，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养殖厂的正常运转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办公室在比较中间的位置，但说得好听一点，也不过是三、四间平房而已。

周围种上了不少的花草和蔬菜，附近全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在遮挡着酷热的阳光，在这炎热的夏天里一看就觉得很清凉，老妈倒算是会选地方，起码在这办公不会受到热浪的侵袭。

把车往旁边一停，张文便迫不及待的走进办公室。虽说外墙还没贴马赛克砖显得有点简陋，但里面的装潢已经完成了。淡黄色的瓷砖地板感觉十分的大气，屋里的办公桌、沙发和待客的茶几一应俱全，虽买的都是中等货，不过放在这海边小村一看就很气派。

午休的时候就会显得安静，不过办公室里还是有人在工作。陈桂香满脸认真地坐在办公桌前，拿着帐本，打着算盘在忙碌着。从她小心谨慎的态度和目不斜视的专注来看，暂时这管钱的活交给她还是最保险，因为对于钱她是最在乎的。

陈桂香还是穿着一身农妇比较喜欢的花衣裳，虽说样式老土得很，不过也掩饰不了她越发美丽的外表和成熟丰满的身材。以前过苦日子时，觉得她总有几分的憔悴，给人一种无神的错觉，现在生活一安逸，马上容光焕发，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岁一样，性感成熟的韵味越发的浓郁，有时候让人一看都会觉得心神不宁了。

相比之下陈晓萍倒是比较会打扮，穿着新买的衣服显得很时尚，只是简单的扎了个辫子，也没有特地梳妆，不过一眼就看得出来她的肌肤越发的水润，嫩得都快像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一样了。

虽说陈晓萍没什么在用化妆品，但比起之前，她已懂得用一点护肤品来保养自己，也知道搭配一下衣服让自己更好看一点。不过她长得再秀气，最吸引目光的还是胸前一对硕大的豪乳，气势磅礴的高耸总能让人看一次就傻眼一次，绝对能让男人失魂落魄。

这会儿陈晓萍坐在沙发上，正认真地在整理一张又一张的单子。虽说姐妹俩的性格不太一样，但认真起来倒也散发出一样的气质！不同的是陈桂香一眼看上去比较令人惊艳，有时候美得让人有点窒息；而陈晓萍虽然长得秀气，给人感觉特别的娴静，有一种温柔似水的安宁。

“妈、姨妈！”

张文心里感觉一暖，一进门马上如欢呼似的喊了她们一声。

眼神则不是很老实的流连在陈晓萍的身上，啧啧的称赞着她越发动人的容颜。

“小文，你醒啦！”

陈晓萍抬起头来看了张文一眼，悄悄的给了一个惊喜的媚眼后又恢复一脸的微笑，用长辈的口吻说：“你这觉睡得倒是高兴，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才起来。”

“没事，累就多睡会儿！”

陈桂香一向是无条件疼这个宝贝儿子，马上狠狠的白了妹妹一眼后站起身来，满是疼爱的说：“小文，你头还晕不晕？刚才在家里没吃东西吧？这天虽然热，但空腹可不好，你想吃啥和妈说一声！”

母爱的唠叨总是特别的耐听，让人百听不厌的啰嗦，总是充满最真挚的温情。

张文虽然肚子是真有点饿了，不过看陈桂香手上的活似乎还不少，马上摇了摇头说：“妈，我不饿！你和我说说厂房现在的情况吧。”

“按你说的那样做着呗！”

陈桂香很欣慰的笑了一声，第一次做买卖感觉还挺顺利的，禁不住有些欣喜的说：“虽然现在琐事多了一点，不过只要安排妥当，这边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那就好。”

张文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知道现在是在谈正事，但还是忍不住疑惑的问：“对了，我起床的时候，怎么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呀？人都到哪里去了？”

陈晓萍整理着文件，头也不抬的说：“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忙了，谁有你这大少爷命好，一觉能睡到中午。我让敏敏去她哥那里，家建这两天忙着跑手续，就让她照顾小秋两天。你姐带着喜儿和小丹去镇里买东西了，这两天两间厂里得买的东西都不少，现在秀秀那丫头在储藏间那边忙着收货呢！”

“哦，这样呀。”

张文明白陈晓萍略带刻薄的话，是为了掩饰两人间的亲密。

越是这样越让人兴奋，总感觉仿佛有种偷情的刺激感。

“你们忙吧，我出去转一圈。”

见两个大美人忙得连说话都没工夫，一脸严肃的处理着手上的事务，张文抽了根烟后也不想打扰她们，打了声招呼后就在厂里转了起来，高兴的看着这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事业。

这时候东边的乱草地已经放养了一个月大的小野鸡了，这些活泼的小家伙活力十足的在那里驰骋着。有专门的人在巡视着，再加上陈强用养鹅的办法吓鹰、用草药躯蛇，所以不用太去担心它们的安全。唯一得小心的只有防疫的事情了，只要事先把活都做得仔细一点，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厂里雇了十多个人在忙碌着，不少都是中年杂工。虎子因为比较机灵，所以张文让他去水蛭厂那边帮忙了。这小子办事还是挺周到的，那边本来事就不多，相信他能打理好，再加上规模也小，估计这两天也能正常运转了。

张文闲庭信步的走在厂里巡视，他有点享受工人上来喊老板时的感觉，并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仔细的询问着厂里的情况，老板的派头也开始在他们的恭敬中慢慢的萌芽了。

储藏间和其他的饲料间都建在厂里的另一边，远远的一看就知道比其他的地方热闹多了，不少村民用板车拉着一桶桶的东西正往那里送。秀秀在那里摆着一张桌子收他们送来的鱼内脏和鱼头，被他们如众星拱月一样的围了起来，一群人似乎还在嘁嘁喳喳的说着什么事。

秀秀的性子本来就很腼腆，遇上生人几乎都不怎么说话，这会儿虽然强装镇定，但已经有点慌张了。穿着白色的上衣和牛仔裤看起来特别的清纯，再配上无辜而又可怜的表情更是惹人怜爱。只是这时似乎她遇上了什么难题，惶恐的样子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了。

张文一看情况似乎有点不对，马上过去拨开了人群，走到了秀秀面前，见她眼眶已经有点发红了，可爱的脸上尽是委屈的柔弱，马上着急地问：“秀秀，怎么了？”

“表、表哥！”

秀秀像是看见了救星一样，原本可怜兮兮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满是期待地看着张文，很无奈地说：“他、他要卖鱼头和肠子！可是放那么多天都臭了，我说不收他不肯接受，一直赖在这里不肯走！”

张文顺着秀秀的目光看过去，一个干瘦的男人正在抽着烟，骂骂咧咧着：“啥臭不臭的，喂鸡的东西，你讲究那么多干什么？这太阳那么大，我拉个车容易吗？你要是不收的话，那不是坑我吗？赶紧上完秤拿钱吧，我还有农活要回去干呢！”

“喂你吃屎你乐意呀，反正你也是吃个饱！”

张文拍了拍秀秀的肩膀，示意她先别说话，但一听到他无耻的话顿时也是气得脑子有些生烟了，马上一转身站到那男人的面前，狠狠的瞪着他，没好气地说：“老子收东西花的是真钞，你送的却是破烂东西，还他妈的敢在这里给我胡搅蛮缠，你要想钱想傻的话，要不要老子给你烧一点花呀！”

张文说话的时候，语调虽然不高，但阴沉中有一种别样的压迫，再加上并不是那种骂街式的大喊大叫，而是一字一顿的闷哼，别说闹事的男人有些受不了，就连其他的村民，都不太适应的闭上了嘴。农村吵架时大多都是拉开了嗓门的骂街，道种沉闷的方式真是让人都有些回不过神。

“他闹，你们也闹吗？”

空气中的鱼腥味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张文不禁皱了皱眉，心情更加不爽，环视一圈闷声不语的其他村民后，冷笑了一声。

“表哥！”

秀秀拉了拉张文的袖子，有些委屈的说：“那人说这边收的价格太低了，十斤才三毛钱根本是打发要饭的，喊着最少要收一块才对，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咱给的钱也不低了，而且他们还往里头灌了不少水才拉过来，你看那桶里的东西十斤，水最少也得五斤。”

“你们！”

张文气得脑袋都晕了，虽说钱的数目不多，但这些人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这不是把自己当冤大头宰吗？听秀秀的话，应该秀秀以前收的鱼也是这种情况，难怪这帮人会有胆子过来吵闹。

“哪有水呀，哪个鱼肠子里不带点血？”

讲话刻薄一点的人立刻就反驳了，其他人也纷纷应和着。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了一样。

十多个人嘁嘁喳喳地说着乱七八糟的道理，什么生活很不容易，顶着太阳送东西来很困难，什么拉车太累，这路不好走之类的屁话。唯有刚才闹事的男人，一看张文的脸越来越黑，老实的没敢一起起哄，似乎是看笑话一样的看着这一幕。

一群村民嘁嘁喳喳的叫闹起来，似乎越说他们越有理一样，那语气不像是来卖东西，更像是来讨债，似乎这些东西是他们家的宝贝，价格低不说，张文没有倾家荡产地买，都是他们受到冤枉似的。秀秀一看他们越说越来劲，吓得怯怯的躲到了张文的身后。

“都他妈的闭嘴！”

张文再也忍不住了，憋着的怒火烧得让人都有些抽疼了，猛地一吼后，再也忍不住怒气冲冲的骂道：“别来这里和我说屁话，说得像老子欠你们的一样，你们是我的孙子呀？活该我就得被你们坑是不是？老子就算有遗产也不是给你们的！现在一毛钱十斤，爱卖就卖，不卖，他妈的就推着东西给我滚出去，那些东西如果能当金子卖，老子不断你们财路！”

张文猛地一吼顿时让他们惊讶的安静下来，只是稍微的一愣后，语气一软又说起了生活不容易、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等等的话，态度的转变之大让人咋舌，似乎他们已经早已有了准备一样。

张文点了根烟，狠狠的抽了一口，眼一瞪，哼了一声说：“就这价，不卖随便你们，生活不容易就回家找儿子去，老子又不是开善堂，难道买你一点东西，老子还得帮你们养老？稍微降低价格，你们就蹬鼻子上脸了，告诉你们！就是一毛，多一分钱都不要，不卖，全他妈的给我拉回去。”

“张老板呀，你说我们拉点东西来也不容易，你这价格实在太低了，三毛都低了，现在还一毛，你这不是在唬弄我们玩吗？”

起哄再次升级，一些纯粹想来弄钱的人继续喧闹着。

张文这次一点面子都不给，狠狠的把烟一摔，指着他们破口骂道：“别给我说这些垃圾话，这些东西你卖谁去！能卖全他妈的卖没了，真把老子当冤大头了？我告诉你们，一会儿乐意卖的人，全把水给我过了，不然的话一毛钱都没有，你们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

张文这次是说了狠话，斩钉截铁地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这下所有闹事的人都傻眼了，这些东西放一天就臭了，自己家那点鸡鸭也吃不完，谁都是挖个坑埋了当肥料用。好不容易能换点喝酒的小钱出来，让大家都高兴，谁知道最后竟然会闹成这样子！

这些人一开始也是看秀秀好欺负才会如此，毕竟在这小地方的人，还是有贪小便宜的想法，一些人试探的唬弄几次都得手了，这才让这些人起了贪欲，想继续多弄一点钱。

在别有用心的起哄下，不少人都按捺不住的一起闹事，谁知道张文软硬不吃，这下不仅没讨到好处，原本还能卖点钱的东西，也被弄得不值几个钱了！

“秀秀，走，吃饭去！”

张文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转身拉起秀秀的手就走。一边走，一边不满地嘀咕道：“这帮孙子真把我当饥子了，奶奶个腿的！”

“表哥，你别生气。”

秀秀看着自己的男人，脸上浮现出了喜悦的红晕，刚才张文一顿吼的架势，在她心里看来帅到了极点。可一看张文生气了又有点心疼，担心表哥会气坏了身子，马上轻声自责：“是我没用，我也不太会说话，没办法帮你管这件事，这才闹得你不开心。”

“这不是你的错！”

张文马上摇了摇头，满是怜爱的看着秀秀。心想：最有错的是给你安排这差事的人，明显秀秀就不适合这种和别人耍嘴皮子的工作，为什么让她来这里受欺负呢？

“老板！”

这时一个中年工人，张家本家的人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说：“那帮人还在缠着，说最少也得照原来的三毛钱收，不然他们不干！”

“哼！”

张文狠狠的瞪了那工人一眼，心里的火气有些散不掉，立刻没好气地说道：“你现在倒知道过来了，刚才到哪去了？那么多人围在那边闹着，你们全是瞎子呀！”

“这，我们……”

工人顿时无语，毕竟小地方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他们确实不敢多管，于是马上转移话题：“老板，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呀？”

“就一毛！”

张文满脸怒火，没好气的哼道：“多一分都不要，乐意卖就卖，不乐意的话就滚蛋。这十里八乡那么多人，我们不差这几个！”

工人应了一声，战战兢兢的跑了下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吼得太大声了，张文的肚子竟然咕噜噜的响了起来，令张文顿时有些脸红，自己正是气势满满的时候，怎么这破肚子就挑这时候叫呢？

秀秀一听，马上拉着张文的手，心疼的说：“表哥你刚起床没吃饭吧？干嘛不说一声呀！我现在就去帮你煮饭。”

“不用了！”

张文看秀秀的表情有点疲倦，想来是昨晚自己的状态很凄惨，害得这丫头担心得一晚上没睡，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怜爱，马上摇了摇头说：“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这边的事我还得安排一下，一会儿我自己就会找东西吃了。”

“可是……”

秀秀顿时一脸为难，马上又灵光一现说：“对了，要不你在这里稍等一下吧，我记得厂里的食堂有吃的东西，我马上帮你做饭！”

“嗯！”

张文确实也挨不住肚子的饿，马上点了点头后，跟着秀秀回到食堂。

说是食堂，其实就是间空屋子摆上两、三张桌子而已，由于大家还是习惯用地灶来做饭，所以烧的还是柴火。秀秀一向心灵手巧，生火、做饭之类的家务活干得是有模有样，让张文坐下后，马上利落地忙碌起来。

张文笑咪咪的看着秀秀像个小妻子般的忙着，心里有一种难言的幸福感。等到秀秀忙得小脸有些微红的时候，一碗飘着香气的面条，已经端到了张文的面前。

铁锅大灶煮出来的东西，永远有一种难言的香味，面条是用这里的粗粮做成的，很多人家种点粗粮就只是为了帮自家增加粮食而已，基本上不会用多少农药和化肥，所以总有一种天然的香气，用泉水熬的汤清澈而又甘甜，虽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刚摘下来的几片青菜和几点芝麻油漂在汤面上还是清香四溢。

张文早就饿坏了，再加上这碗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却透着香气的面条实在诱人，也不管还有点？嘴，马上一边吹着，一边狼吞虎咽起来。

“表哥！”

秀秀一放下面条就转身拿其他的东西，等她手里拿着咸菜和咸鸭蛋转过身来时，顿时愣住了，张文已埋头苦干把面都吃完了，这会儿已经把汤全喝完了，放下碗时已经是什么都不剩，连半点残留都没有。

张文还有些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笑嘻嘻地称赞：“味道真好，秀秀煮的东西就是好吃。”

“你怎么吃那么快呀，没噎着吧？”

秀秀顿时有些急了，一边倒来茶水，一边心疼的责怪：“东西得慢慢吃，你吃这么快对身体不好。”

“知道啦！”

张文满意的把茶水一饮而尽后，见秀秀还一脸心疼的模样，马上将她拉到自己的怀里，使劲的亲了亲她粉嫩的小脸后，嘻笑着说：“还不是因为你做的东西太好吃了，我这才会吃得像猪一样！”

“讨厌！”

秀秀幸福的娇嗔了一声，扭捏地挣扎几下后，马上温柔的靠在张文的身上，清秀动人的脸上满是喜悦的微笑，看着张文的眼神也是含情脉脉，似乎在诉说着这段时间以来的思念。

两人静静的拥抱了一会儿，情不自禁的亲吻、恩爱了好一阵后，张文已经有点冲动了。但顾及到这里是厂里而且是白天，秀秀脸皮又那么薄，所以没干更多过分的事，而是琢磨起厂里的情况。

张文觉得自己似乎有点太相信这些乡民的淳朴了，确实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不会有什么坏心眼，但贪小便宜的天性还是有的，有些事虽然小，但积少成多也不好对付。再加上秀秀看起来这么好欺负，真让她去管这些事似乎不太妥当。

稍稍的琢磨了一会儿后，张文就打定主意，带着秀秀回办公室和老妈商量了一下，心疼儿媳和钱的陈桂香听了张文的话，立刻就同意了，把手里的帐目全交给了秀秀，她则亲自披挂上阵，将收购饲料和其他涉及到钱的活，全包揽到自己的身上。

秀秀的性子温柔细腻，适合这种安静的工作，聪明又特别的仔细，这种算账的事反而是她的强项；陈桂香有点大剌剌，性格火爆也会说话，和人打交道再适合不过，道理说得通她就好说话，说不通的时候也能压得住人，这件事由她来做倒也是不错。

忙活了一整天，张文把厂里需要改进的事情，全部思索了一遍后就安排得妥妥当当，他又看了一下野鸡的生长情况，等到忙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厂里养了几条狗，在晚上时全部放出来巡视着。再加上陈强他们在这里守夜，倒没什么可担心的。和陈强瞎聊了几句后，张文这才和几个美人一边迎着朝霞，在琐碎之中结束了忙碌的一天。

第三章双萝莉的清晨

这段时间的曰子，过得平凡而又十分的舒服。

在一个大家庭里反而更有生活的乐趣。可惜的是在这段时间何秀芸有事回了娘家，似乎是她家的亲戚出了点事，让她回去看看。

事情似乎有点仓促，临走的时候，张文塞了两千块给何秀芸，何秀芸收得很干脆，也没多说什么就回去了。

这在农村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毕竟亲戚之间没金钱来往的话，关系一般都不错。可惜没办法和这个美妇再续前缘，张文就算是心痒痒也只能无奈的忍下了，虽然多次想再品尝一下她成熟动人的身体，可碍于家里人多口杂，也只能压抑自己的色欲了。

不过有些事让人感觉很奇怪，这段时间，陈强一直和他那个石女新欢躲在厂里，基本上不会有事也不会出来见人。每天石女就收拾家务、伺候男人，显得很贤慧，他则是悠闲的干点活、钓点鱼，晚上不定时的出来巡视一下，日子过得算是够悠闲了。

两人虽然日子过得很自在，但多少还是有点顾及别人异样的眼神，或许也是对何秀芸感到有所亏欠，所以基本上没来家里走动。

陈桂香也是为了避免尴尬，安排何秀芸处理一些琐事或者在水蛭厂那边看着，刻意减少他们见面的机会。

而秀秀一开始是气得直哭，似乎父母的突然分开对柔弱的她是个不小的打击，这一段时间，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老是唉声叹气，在众人的开导下才看开了这件事，偶尔也拿点东西去看看她爹。虽说对陈强的新老婆还有点隔阂，见面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有疙瘩解不开，但她到底还是心地善良，加上在别人的劝说下倒也看开了，起码心里有委屈也不会让陈强难做人，在表面上还是做得挺不错，虽说和那女人不太亲切，但喊着姨也算是尊敬这个长辈了。

陈强的离婚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不过有个情况倒是让大家都大惑不解，那就是何秀芸的反应出奇的平静，平静得似乎这只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而已，甚至根本和她没什么关系，没有大家想像中那种气愤难当的愤怒，这反而让众人准备劝说的话都失去了作用。

何秀芸的反应冷淡得让人毛骨悚然，似乎这不是她的事情一样，不过这也让张文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来何秀芸的这段婚姻确实也没什么感情存在，自己的无耻介入也不必有任何的罪恶感。

虽说舅妈对自己的态度很客气，不冷不热的，不过自从陈强走后，她也跟着秀秀一起搬到了张家，这起码暗示她对张文荒唐的行经并不反感；或许也是因为现在她心里唯一关爱的只有自己的女儿，单纯的希望能和秀秀在一起生活就好了。

接连着过了四、五天，大家也开始淡忘了这件事，张文每天都忙于两间厂房的运作。虽然说一开始把任何事都设想得万分周全，也不想在运作中出现纰漏，但毕竟是第一次，难免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

张文已经努力地把事情做到完美，但总是有些疏忽的地方需要去改进，所以说也忙得有些脚不着边。虽说大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凑到一起倒也够让人手忙脚乱。

敏敏现在还小，性子有点急躁，不适合管事。张文思索了许久，决定让她待在家里，当然不是纯粹在玩，不过也只是收拾一下家务，照顾一下喜儿和小丹这两个小孩。秀秀的性子实在太过于腼腆，安排来安排去也只能帮自己清点帐目了，她确实也适合这项工作，井井有条的帐本让人一看也算松了口大气。

目前的情况是野鸡厂那边老妈在管，至于陈晓萍因为要抱孙子了，时间也不充裕，只能偶尔过来帮忙一下；水蛭厂那边规模不大但事情也不少，张文想了又想，决定暂时把这担子压到姐姐的身上，虽说她有时候有些浮躁，不过也能管得住事。

从这几天的效果来看，自己的安排还算是有点成效的。

张家现在周围都在动土兴建，每天晚上大家就是围在一起吃晚饭。人多吃饭确实也香，不过原本只想住一家四口的房子已经有点拥挤了，张文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老房子，直接请人再把院子扩大，多修两栋小楼，这样住起来，才不会有点人挤人的难受。

人多小事也多，不过好在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吃饭时有的埋怨几句、撒娇几句逗着乐，大家一起说着笑确实也不错。

饭后来一壶茶水，再来点水果，确实惬意。

这几个姐妹相处得倒算是愉快，只是姐姐看着弟弟和别人恩爱时，偶尔有点哀怨的眼神让张文有些羞愧。

何秀芸和陈晓萍的性格都比较温和，看这些小辈在一起相处愉快，她们也高兴，再加上陈桂香说话一向很有权威，这一家子的女人相处起来倒很融洽。

白天一忙，晚上睡得都早，在一切都没上轨道之前，其实谁也不轻松。满打满算的话，这四、五天来张文也只做过一次爱，把来了大姨妈的女人排除在外，也就和姐姐小别胜新婚的缠绵了一次，手口并用的先让她来了一次，真刀真枪的把她干成了一滩泥后，张文还有点意犹未尽，后来又跑到小丹的房间，把小萝莉折腾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才将满满的精液射在她幼嫩的小胸脯上。

一夜连御两女，自然是极大的满足了张文的色欲，可惜的是和小丹的事必须好好隐瞒，不然还真有点想来个姐妹同欢的冲动。

日子算是过得简单而又充实。其实肉欲之外，也总是有很多的生活细节让人感觉到幸福的存在，比如秀秀和敏敏晚上轮流的洗脚，又像是陈晓萍虽表情严肃，但却无比温柔的递上一碗清热解毒的茶水时的关爱。

小丹和敏敏的转变最让人欣慰，原本她们都有些讨厌喜儿，小孩子总是最天真也是最残忍的，对于喜儿的不幸，她们有时候会进行着单纯的伤害，用天真的声音去嘲笑她的缺陷，就连张少琳也有点这样的看法，不过虽然她看不惯，起码不会去欺负喜儿。

但在张文无奈的苦笑下，大家也渐渐的接受了喜儿的缺陷。两人倒也把她照顾得很好，基本上帮她洗澡、换衣服的活全被敏敏给包了，小丹做的只是陪她一起玩而已。而喜儿虽然说话还是不太流畅，但似乎也有点康复的迹象，总之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白日的忙碌确实让人感到有点疲惫，激情四射的欢爱已经不是生活最主要的事情，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幸福而努力的劳累，成熟点的女人们更是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张文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尽量的让她们多休息一点，所以晚上也就尽量不去打扰众美人的睡眠了，哪怕真的很想在她们丰腴的身体上翻云覆雨一番。

忙碌的过了大半个月，张文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这段时间忙得把刘富嘱咐的事都抛到了脑后，也忘了把他的礼物送给苏蕊，却没想到李欣然会突然打电话过来，本以为过了这么久，她已经回省城，谁知道她却一直留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看样子似乎还很乐意的样子。

李欣然的语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活力十足，活泼得让人马上一扫颓废打起精神，说的话也充满了欢乐的气息，说是要张文请吃饭的玩笑话，虽然她有的是钱，不缺这一顿，不过这只是生活的一种情趣。

张文马上爽快的答应，试探着说到刘富要给苏蕊的茶叶还在家里摆着，李欣然马上说要带苏蕊一起过来，两人约好了时间后也就仓促的结束了对话，倒是小丹一听李欣然要来就乐坏了，嘁嘁喳喳的和她一顿聊，要不是手机没电的话，不知道她们能聊到什么时候。

本来张文的想法是要到镇上或县里去见人家，这样会显得有诚意，也是尊敬苏蕊，怎么样自己都是一个小平民，好歹人家也是当官的，这样的尊敬是最起码的。

不过李欣然却说这段时间吃饭店吃闷了，想直接上张文这边来，至于吃什么，张文自己安排。再加上现在村村通的工程在狠抓，苏蕊也要亲自来这边视察，所以还是把地点定在了五挂村。

这就把张文给愁坏了。这地方倒是有几间平房或是木屋之类的小饭店，可地方简陋得连椅子都缺胳膊少腿的，更别提菜的问题了，几乎全是卖给辛苦人吃的快餐，没几个能拿得出来！真要请她们去吃的话，别说人家高不高兴，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尊重人了。

这段时间铺路的工程确实进展快，虽说都是沙石或是碳灰铺的路，但再过十天半月路面的工程也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条小桥的建造而已。

张文大概算了一下，以后开四十分钟的车就能到镇里，再也不用担心晕船的毛病折磨自己，这也算是一项不错的消息了。

约好的那天到了，张文难得起了个大早，有些郁闷的想着该怎么招待这顿饭，毕竟人家是在这里管事的大县长。即使不巴结她，起码也不能得罪她，可能以后得依靠她的地方还不少，可这破地方还真找不出什么像样的地方或像样的菜，郁闷呀！

张文难得的没睡懒觉，早早的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皱着眉头。

吃了早饭后，家里的人都出去忙，唯独年纪较小的几个，还在睡着懒觉。虽然陈桂香有些看不惯，偶尔会说上几句，不过在张文的宠溺下，她也不说什么了。

“表哥，早呀！”

敏敏第一个起了床，穿着睡得发皱的睡衣走出了房间，打了声招呼后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走向浴室。虽说是个小美人胚子，但懒散的样子也不是很雅观。

“怎么困成这样？”

张文想得有些心烦意乱，忍不住唠叨了一句：“昨晚你们在院子里玩什么？一个个都起不了床。”

“还不是小丹闹的！”

敏敏一边刷着牙，一边含糊不清地抱怨：“好好的，她非要烤什么地瓜，烤得久就玩得久了，结果大家一吃都饱得睡不着，折磨到大半夜才睡。喜儿又有点吃撑了，一直喊难受，要不我也不会睡得这么晚。”

“烤地瓜！”

张文昏昏沉沉的想着，脑子里猛地触了一下电，立刻灵光一现，有了好主意了。这帮人不是当官的吗？出身在权势之家整日送往迎来，平日里大鱼大肉的吃香喝辣，什么西餐、海鲜没吃过，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是地上跑的，估计已经吃了一遍了。

自己真要请她们吃饭的话，按这个路子来肯定是不行，人家吃过的没准比自己见过的还多。既然如此，何不就来个相反的路子呢？让她们吃些清淡点的东西！

“敏敏！”

张文一想通，立刻欢呼了一声，为自己的好主意兴奋得脸都红了，猛地冲进浴室抱住这个可爱的小表妹。

“干嘛……”

敏敏刚洗完脸，惊讶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张文狠狠的吻住了小嘴。在矜持的挣扎后还是受不了挑逗，小手环住了张文的腰，来了一个清晨的湿吻，小舌头有些羞涩，不过却很主动的迎合着表哥的挑逗。

长长的一吻结束，小表妹已经是气喘吁吁、满脸潮红，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后，就想继续洗漱。

张文被敏敏这副模样弄得心痒难耐，刚才身体的磨蹭，早就刺激得命根子冲劲十足，再加上最近没机会和姨妈共赴云雨，早就愁死了。刚想在这和她做一次时，却机灵地看见摆在洗手台上的卫生巾，原本澎湃的激情，瞬间就被扫荡一空了。

“爹爹……”

这时喜儿也走了进来，睡得太迷糊的关系，也只是看了看两人一眼后就走到了马桶前，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就把小内裤脱了下来，坐上去就发出了滴水声。

“你怎么也不知道关门呀！”

敏敏温柔的责怪两句后，马上把门关上，虽说家里没其他人在，但她倒是很乐意纠正喜儿这些像小孩一样的坏习惯。

“爹爹……”

喜儿一边迷糊的揉着眼睛，一边娇滴滴的说：“喜儿好困呀……又饿……”

虽说是萝莉的身材，但也只有小孩子的智商，任她怎么胡闹，张文都不会有责怪的意思，小萝莉对自己百依百顺，特别的黏人！再说，喜儿并不是没有治愈的机会，在张文的告知下，大家已经改变了歧视的目光，也只是把她当一个普通的孩子来照顾，也不知道是不是喜儿感受到了大家的怜爱，起码现在她不会到处乱跑，没事的时候也喜欢窝在家里玩了。

虽说小裙子遮住了身子的曼妙和诱人的所在，但这时的喜儿头发都乱成一团，幼嫩可爱的小脸全是迷茫，睁不开眼的模样，有几分无辜的诱人，萌得让人有些受不了了。

“喜儿！”

张文禁不住色欲作祟的走上前去，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可爱又让人怜惜的小萝莉，越看越觉得燥热，心里早已经忍不住想来个晨练的冲动了。

“爹爹，嗯？”

喜儿迷糊的应了一声，抬起头来甜甜又慵懒的笑了一声。这时她坐在马桶上，头刚好在张文胯间的前面，张文可以看见她领口里一对圆润幼嫩的小乳房和粉嫩到了极点的小樱桃。

敏敏在旁边看得有些疑惑，不过这会儿她也没多想什么，马上转过头去继续洗着脸。虽说淳朴的乡里女孩，没有用化妆品的习惯，但每天早晨梳理头发也是一件费时间的事。以前敏敏还不太讲究，但自从和张文确定关系后，也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容貌。

“来……”

张文看喜儿的模样，看得是色欲大发，想都不想就把裤子一拉，露出了早已经暴跳如雷的命根子，挺着腰递到喜儿的嘴边，在她红润的嘴唇上挑逗似的磨了几下。

“嘻嘻，喜儿要吃糖……”

喜儿天真的笑了笑，现在她已经适应了这香艳的游戏，对张文的话基本不会有拒绝的时候。一边嬉笑着，一边用肉嫩的小手抓住了命根子捏了几下，小舌头很灵巧的开始在龟头上打着旋，绕着8字轻轻的在龟头上舔弄起来。

“哦……”

张文舒服的哼了一声，双手碰着喜儿肉嫩的小脸，把命根子往前再伸了一下，示意她好好的含住。

“呜……”

喜儿轻吟了一声，但还是张开小嘴艰难的含住了龟头，一边用小舌头刺激着敏感地带，一边轻车熟路的吞吐起来，还有点迷糊的小脑袋，马上在张文的胯下不停的耸动着。

“你们……”

敏敏从镜子里一看，顿时脸色一红，虽说两人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她也知道喜儿已经被表哥睡了，但没想到两人会在早上就做出这么香艳的事，尤其是当着自己的面，顿时觉得心里有些发酸了。

“爹爹，舒服……吗？”

喜儿一边舔着，一边满是期待的看着张文，俨然就是个在等待大人夸奖的小孩一样，纯真的眼神更能激起人的兽欲。

“舒服……”

张文爽得浑身直颤，一个小萝莉坐在马桶上迷糊的撒着尿，自己把命根子插到她的嘴里抽动着，居高临下的看着她用小嘴紧紧的含住自己的龟头，光是视觉上的享受就很爽了。

“懒得理你们！”

敏敏觉得身子有些燥热，试过高潮滋味后，自然渴望能和表哥亲热一下，只是这时身体的情况不太允许，郁闷的冷哼一声后还是走了出去，不过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发怒的迹象。

原本别说敏敏这懵懂的年纪了，就连张少琳甚至是已经无比成熟的陈晓萍对生理上的健康知识都不是太懂，甚至连大姨妈来时，不能做爱都不知道，张文也是特别怜惜她们，几乎都快当起家里的妇女主任了。不仅教她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还得教她们这些常识，搞得有时候张文都想扒开内裤，看看自己的命根子还在不在了。

虽说有时候会有个香艳的双飞，不过敏敏自从破身的那次后，就怎么都不肯再试了。至于清洗下身或保持自己清爽的这些事，大多还是她教给其他女孩子，张文想来想去觉得她来当这个角色最合适，因为依秀秀那个性子，让她来讲解生理健康知识的话，那还不如杀了她得了。

见敏敏出去，张文也就不再有所拘束了。身下的喜儿依旧粉嫩可人，或许是她现在也感受到性爱的渴望，没一会儿小脸上就一片潮红，眼里含着水雾，似乎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吞吐的动作越来越快，脸上的陶醉也带着丝丝的情动了。

“喜儿，趴着！”

张文一边把喜儿扶起来，一边示意喜儿趴到洗手台上，把屁股对着自己，这会儿已经冲动得没时间做前戏了，直接将润滑的沐浴露抹在命根子上，准备享受小萝莉肉嫩的身体了。

“嗯……”

喜儿很乖的将双手撑在洗手台上，翘着结实的小屁股，这会儿裙子一放下来也看不见香艳的私处。但令人兴奋的是屁股后有一点点的水印，不知道是因为尿完没擦的关系，还是因为她的身体已经有了动情的反应。

张文也不多想，满脸兴奋的走上前，将喜儿的裙子直接脱了下来丢到一边，张文一边抚摸着喜儿幼嫩的身子让小萝莉的体温越发的灼热，一边已经迫不及待的摸起了她宛如水蜜桃般鲜嫩的小肉缝，双手也不停的玩弄着她如小山包般的乳房，捏住乳头轻轻的一按，立刻让喜儿的喘息更加的急促。

“爹爹……”

当张文的手指爱抚阴核时，喜儿禁不住娇嫩的呻吟了一声，一双细长的美腿也在不停的颤抖着。

虽然不是特别湿滑，但小萝莉的反应也不如成年人那样的夸张。张文用手把沐浴露抹均匀后，抱着喜儿的小屁股对准了无毛的肉缝，轻轻的开始推进，占有这个鲜嫩到了极点的肉体。

“轻、轻点……”

喜儿不知是愉悦还是疼痛的呻吟着，但命根子每进入一点时，她都会激动的“啊、啊”直叫。

当命根子全部进入的时候，张文再忍不住了，双手往前握住喜儿幼嫩的乳房揉搓起来，下身也开始迅速地挺动，享受着她幼小的身躯带来的柔软、享受着她紧凑的阴道带来的磨蹭快感！

喜儿也是无比的情动，一开始还有点不太适应这粗长的尺寸，好在有沐浴露的滋润也不会太疼。随着张文的抽插，渐渐的她也被激情所感染，扭着幼小的身躯，开始在张文的胯下呻吟着，含糊不清的哼起了她细腻的童音。

两人在浴室里上演了激情的好戏，小萝莉的身材轻巧而又细盈，摆起姿势能极大的节省体力。

张文后入了一会儿后就不太满足了，开始用蚂蚁上树的姿势继续疼爱着怀里的小可爱，变换着姿势在她身上驰骋着，带着她一起进入最美妙的感觉中。

“禽兽……”

敏敏换好衣服后，又是嫉妒又是羡慕的坐在沙发上，听着喜儿的呻吟越来越大声，不禁嘀咕了一声。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大早上的，怎么就能在浴室里乱搞呢？但想想毕竟表哥还是疼爱自己，有了冲动也不会占有自己的身子，但喜儿那么迷糊，而且年纪那么小，她能受得了那种力道十足的冲撞吗？

喜儿那稚气十足的呻吟声穿透力极强，这会儿敏敏坐着也是越发燥热，想想那种欲仙欲死的滋味，就觉得浑身都不自在；而这时小丹也挠着头，打开房门走了出来，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不满的喊道：“大清早的，谁叫得那么大声呀？哪个王八蛋和我哥在作孽，吵死人了！”

“不是你呀？”

当小丹看到敏敏坐在沙发上时，立刻愣了愣，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敏敏立刻小脸一红，敢情小丹以为是自己在享受，不过也马上恼羞成怒，没好气的骂道：“还能是谁，不就是你那作孽的哥哥和喜儿，莫名其妙的就在我旁边搞到一块了，害我连脸都没法洗！”

“他和喜儿呀。”

小丹长长的“哦”了一声，阴阳怪气的朝敏敏说：“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你呢！不过话说我哥这两天好像老在想事，怎么突然有了兴致？”

“谁知道！”

敏敏又羞又气的白了小丹一眼，一边朝外面走，一边没好气地说：“我出去了，今天去找我妈！你自己收拾吧，一会儿你可别带着喜儿乱跑呀，那可是你哥的心肝宝贝。”

“嘿嘿，你这嫂子才是吧……”

小丹见敏敏脸红红的跑出门，马上趴在窗户上大喊一声，见敏敏难得的有些扭捏，立刻玩兴大起的喊道：“对了，他们玩得那么高兴，你怎么不参加呀？”

“去你的！”

敏敏笑骂了一声，头也不回的走了。虽说刚才还有点醋意，不过小丹一句嫂子也让她高兴得很，这会儿心情稍微的平静下来了。

“哥……”

小丹听着喜儿的呻吟，心里已经起了作怪的念头了。

小丹一边敲着门，一边故作可怜的说：“好了没呀？人家要上厕所了。”

其实张文房里就有另一间厕所可以使用，小丹这么做，主要还是想逗逗哥哥。

而这时浴室里的呻吟，突然高亢了一下又渐渐的低了下来，接着只剩下长长的喘息和一阵让人无比遐想的轻哼声。

“快开门呀！”

小萝莉不由得邪恶的轻笑着，想想打扰了别人的好事，就极大了的满足了她喜欢捉弄人的顽皮。

“嗯……”

浴室里突然传出了张文略带嘶哑的哼声，没等小丹反应过来时，门就开了，随即张文的大手抓着小丹的手臂往里面一拉，小萝莉还没反应过来，嘴唇就被堵上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长得令人窒息的湿吻！

“不、不要……”

小丹有些惊讶的抵抗着，眼角一扫看见了让人面红耳赤的一幕。

喜儿这时候全赢的坐在浴缸中，浑身上下全是让人心动的吻痕，幼嫩的身子尽是满足的红晕。披头散发早已经遮住了容貌，但大腿却是大大的张开着，胯间敏感的羞处已经湿得无比泛滥，明显已经来了好几次的高潮了。

“丹丹，你不乖哦……”

张文一边激烈的亲吻着小丹，一边冲动的开始摸索着她尚在发育中的身体，一只手迫不及待的钻进衣领里，玩弄着她圆润的乳房和细嫩的乳头，另一只手等不及的拉起小丹的裙子，有些粗鲁的钻进内裤，开始撩拨着敏感的羞处。

“哥……”

小丹情动的哼了一声，扭着身子开始往张文的怀里缩，眼神却忍不住看向喜儿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小丹觉得满足后的小萝是莉那么的妩媚，妩媚得让她都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为了隐瞒两人间的关系，这段时间基本上没什么亲密的接触，再加上敏敏一直睡在小丹的房间，张文没什么得手的机会。这会儿难得找到了好时机，自然是上下其手，玩得不亦乐乎，就差没激动得把这肉嫩的小萝莉咬上几口。

“哥，轻点……”

小丹在张文的爱抚下也渐渐的情动起来，一边扭着身子，一边含糊不清的喘息着。幼小的身躯在三路齐下的挑逗下，早就有些受不了了，压抑了几天的情欲也慢慢的燃烧起来。

张文一边爱不释手地爱抚着小丹的身体，一边把还没发泄出来的命根子插到了喜儿的嘴里，喜儿也毫不犹豫的一口含住，尽情的舔吃着在上面属于她的分泌物，好奇的看着张文和小丹在自己面前互相抚摸、亲吻对方的身体，傻傻的微笑看起来也有几分的媚气，让张文激动得浑身都像是有火在烧一样。

“哥，慢、慢点……”

小丹在意乱情迷的时候，小内裤已经被张文扒下来了，张文拉起睡裙，马上不客气的将小丹按在浴缸边，扛起小丹的一条腿后，有些粗鲁的进入了这个白虎小萝莉稚嫩的身体。

充实的暖意、舒服的湿润都让人兴奋不已。在妹妹娇滴滴的呻吟中，张文一边亲着小丹的乳头，一边挺起腰开始进出着小丹的肉穴，享受着小萝莉紧凑得让人几欲疯狂的阴道，还有她抱在怀里时，那细滑如丝般的白嫩肌肤。

清晨在瞬间变得无比淫秽，张文变换着姿势，把可爱的妹妹数次送上情欲的巅峰，张文一边享受着小丹幼小的身体，一边又拉着喜儿玩一下乳房或亲个小嘴，听着两个一样稚气的呻吟在耳边交替响起，令他舒服得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张文在享受妹妹的时候，同时也用手指让喜儿再来了一次高潮。可爱的小萝莉趴在张文的身上，在张文疼爱小丹的时候，她也情动的用小嘴亲吻着张文的胸膛，含着乳头一阵灵活的舔动，让张文终于压抑不住的有了喷精的冲动。

在最后的时刻，张文还是有一丝的冷静，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小丹怀孕，喜儿也不是适合怀孕的年纪，于是在快射的时候，马上将命根子抽出来插到了喜儿的嘴里，温顺的小萝莉也不计较的含住这刚从小丹身体里出来的大家伙，含情脉脉的享受着嘴里有力的喷发和略带咸腥的味道，温顺的忍受着张文这最后有些粗鲁的冲刺。

而这时小丹也在六次高潮后拥软成了泥，除了靠在浴缸边喘息外，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张文在享受了喜儿的伺候后，一看小丹满脸潮红的样子也有点受不了，将已经软了的命根子递到了她的嘴边。

小丹有些迷糊的看了一眼，就马上乖巧的张嘴把已经软了的命根子含住。小丹一边动情的舔着，从她眼里的温顺来看，高潮之后哥哥有些荒唐的要求。

在命根子软下来的情况下，张文依旧乐此不彼的在她们嘴里抽动着，看着两个萝莉高潮后无力地在胯下喘息，自己又轮流的插她们的小嘴，还是有着极端强烈的心理满足。

看来以后还得继续调教，要是她们能够一起双飞的话……想想两个年幼的小萝莉在身上纠缠时的场景，张文顿时觉得心痒难耐！虽说过程会很艰难，但这伟大的理想一定要有实现的那一天。

第四章女县长到

县里的村村通工程，现在已经是县里乃至省里的重点之处，因为在靠近省城的地方有着这么一个贫困的县，始终是件让人无法启齿的事情，这段时间上头不停的追问进展情况，把县里的一众头头都弄得焦头烂额，无能之辈都恨不得骂几句你是在催命呀。

虽说谁都明白苏蕊这个大神是下来镀金的，她虽然风行雷厉但最后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原本以为是捞个差不多的成绩就会走的过路财神，但没想到这次的政策居然那么的难缠，也没想到她的后台硬到这个地步，强到让省城的各个单位每天都催命似的询问进度。

所有的工程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不管大大小小的头头们，都害怕在这件事上成为第一个被开刀的倒霉蛋，因此对待这个原本看不起的工程，也拿出了给爹养老送终的精神。虽说事情小得可怜，但每时每刻谁都不敢放松，谁都不想成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烧的那个薪柴。

本来众人就为了这一连串的扶贫工程弄得脚后跟不着地了，可今天这个大县长不知道哪里来的兴致，居然要去五挂村那一带查看进展的情况，又在大会上说了一连串要摘去贫困县之名的狠话，这可把其他人都吓坏了。不说那一带穷得让人毛骨悚然，交通不行，最基本的水电都还有问题，就连这工程也存在着问题。

因为五挂村那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偏僻得让大家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而资金的周转又不是那么的快，不管是上面的拨款还是地方的贷款都是层层下拨，而且地方上还得有一部分的钱挪用到其他地方。

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重点照顾比较靠近城镇的地方，虽说不是刻意刁难，但谁都不想把钱多花在那鸟不生蛋的地方，所以五挂村那一带现在铺的可都是沙石路呀！这可是严重违反了村村通工程水泥铺路的指标，真要人家问起责任来，还不知道要连累多少人。

自然苏蕊的这一举动让众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把这位大神的注意力往其他地方转移；可怎么劝都没用，这次不仅她坚持要去，连一直窝在她家里上网的李欣然也来了。

虽说大家都知道县长来了个很亲密的朋友，是地方上难得一见的性感美女，但谁也都不是很在意。可这位美女一亮身份就是省里来的人，这可是把大家都急坏了，就算这时候胆颤心惊，但谁也不敢再劝说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带这两个神仙去看那边的进展情况了。

没办法，官员们只能硬着头皮往那五挂村走了。出发之前，只能祈祷那边的情况，没自己预期的那么糟糕就好，毕竟这事说大一点都不大，但作起文章来也不小，为了头上的官帽，谁都是战战兢兢的。

三辆车在一大早就出发了，载着一车的官员沿途巡视着工程进展的情况，汇报的时候一个个都心不在焉，似乎都在头疼一会儿到那破地方，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在人家镀金的政绩工程上搞敷衍的话肯定没好果子吃，可五挂村那地方又穷得太离谱了，一般人看一眼后都不想再看第二眼了！

李欣然虽然是个绝色尤物，出现之时确实也让这些不同年纪的男人们海绵体充血，但众人的惊艳不过一闪而逝，马上又陷进了无奈的思索中，即使美色当前，这些人也没了色心，全都在担心自己的乌纱帽到底保不保了。再加上这位美人是省里来的人，可事先谁都不知道、谁都搞不清楚她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自然连半个敢和她攀谈的人都没有。

巡视了一天后，看着各处纷纷破土的施工都在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各地原本崎岖不平的道路也在逐渐的改善，一路上苏蕊还算是满意。可等车进到了五挂村的地界时，破烂不堪的路面让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路呀？不说到处都是沙石、泥土，轮胎很容易打滑，就连大路都高低起伏的没一点平坦，路面也大坑套小坑的根本无法正常的行驶。坐在车上简直像在坐过山车一样，这路崎岖得有点太过分了，根本不可能让汽车正常地行驶。

李欣然也被路颠簸得有点恶心了，这段时间全窝在苏蕊家里没出来晒太阳，原本以为小丹说的话有点夸张的成分，但现在看来小萝莉并没有骗自己，去她家的路真是千难万阻呀，光这种不规律的颠簸都能让人的胃酸翻腾了。

这一路上，大家越走心越凉，即使有的官员在这里干了十几年，听说过五挂村一带穷字带头的威名，但还真没亲自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这哪还是人走的路呀，越走小道越没影；路一边是小山坡，另一边则是枝叶横生的荆棘林，高级的汽车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早就被这些树枝刮得面目全非了。

行至半路的时候已经全是石头，汽车只能挂一档在颠簸中前进着，除了苏蕊开来的军用亩普车外，其他两辆随行的轿车都已抛锚了，恶劣的路况是可想而知的，但谁都没想到会恶劣到这地步，这简直就像是没开发过的荒山一样。

苏蕊有些疑惑李欣然为什么要自己也过来玩，这么偏僻的地方，难道有什么值得一享的东西？可看着这荒无人烟的的地方又不禁有些无奈，只听过五挂村一带穷得出名，可没想到在自己治理下的小县城，竟然有穷到这样的地方。先不说经济怎么样，就看这小路的情况，那简直和与世隔绝没有区别了。

其他官员们面对着抛锚的车子是一筹莫展，大家平日里都是发号司令不干活的主，这种技术性的活，他们哪懂！就连那些司机也不懂这些技术活，平日车一坏就开去修拿回扣，这会儿真坏在荒郊野外，一个个全傻了眼，支吾了半天没一个能解决问题。

苏蕊一看，顿时气得说不出话，冷着脸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便命令司机继续开车前进，只是越来越小的羊肠小道让人有点寒心了，这哪是人走的路呀，车子行进的时候，都被横生出来的树枝刮得吱吱作响，赶头羊过去还差不多，这样的路连骑摩托车都很艰难了。

“县长，你看！”

车子以时速二十公里的速度艰难的颠簸了两个小时后，一直小心翼翼的司机早就紧张得出了一脸的冷汗，突然眼睛一亮，看前方出现了一大片空地，立刻高兴的说：“这边的路似乎大了许多。”

“你仔细看看！”

李欣然没好气的哼了一声，脸上的表情变化不明，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无奈。

司机这一看清楚顿时流下了冷汗，这哪是什么宽敞的大路，这简直就是没路了，开过泥泞的小道后，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很大的鹅卵石地，一条长长的小河横空的拦截去路，左右看来看去都没看到有半座哪怕能让人通过的桥。河水虽然清澈美丽，可这时真让人有一头栽下去的冲动。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连基本的交通畅行都办不到。

“这地方……”

苏蕊先下了车，一身严谨的制服看起来很有气质。

苏蕊环视了一下这蜜磨葱葱却十分荒芜的地方，忍不住有些质疑地问：“刘胖子真有朋友住在这里？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有人住。”

“你等等。”

李欣然也不加以解释，看着眼前的情况也无力说什么。拿起手机还没打电话，就看见小河的对面慢悠悠的滑来了一个竹排。

小小的竹排充满了古朴的气息，漂荡在翠绿色的河面上，简直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风景。一位面带微笑的老人只拿着竹竿在轻轻地撑着，滑动时带起的水波让人觉得特别的美丽。竹排的前方还有一道娇小可人的身影，穿着朴素的白衣白裤像是山里的仙子般的轻逸，粉嫩的小脸上全是兴奋的喜悦，远远的就挥着手喊道：“然姐！”

“小丹！”

李欣然面露喜悦之色，将手机放回兜里后，亲热的拉过苏蕊的手，指着小丹笑嘻嘻的说：“这就我和你说的那个小鬼灵精，挺可爱的吧！”

“嗯。”

苏蕊有些敷衍的应着，目光则是有些空洞的看着附近的情况。虽然还不是鸟不生蛋得彻底，但确实是荒无人烟，没半点文明的迹象！自己上任以后，还真不知道县里有穷成这样的地方，虽听说五挂村穷，但也应该没到这么骇人的地步，看来下面的人在刻意地隐瞒自己了。

竹排缓缓的靠在岸边，小丹欢呼着跑到岸上，一把抱住了李欣然后使劲的蹭着，撒娇着说：“然姐你可总算是来了，想死我了！”

“嘿嘿，我也想你呀！”

李欣然满脸疼爱的抱着小丹，马上左右地看了看，有些疑惑的问：“你哥呢？这家伙的架子倒是挺大，怎么没看到他的人影？”

“他在帮你们准备晚饭呢！”

小丹故作神秘的笑了笑，回头看见苏蕊时稍稍的愣了一下，马上乖巧的叫了一声：“苏姐姐好！”

“乖！”

苏蕊微微的一笑，摸了摸小丹的小脑袋后问：“不会是要我们坐竹排过河吧，这东西我只在电视上看过，安全吗？”

“陈伯滑了四十年的竹排，一次事故都没有发生。”

小丹信誓且旦的打着包票，马上带着她们上了竹排。

一上去小丹就找了竹凳子让她们坐下，虽然乖巧的忙了一会儿，但立刻和李欣然嘁嘁喳喳的聊了起来。

两人毕竟还是有话题，没一会儿就聊得热火朝天，李欣然也忘了这次颠簸的疲劳，一边开着玩笑，一边逗着小丹玩。只有陈伯在旁边虽然笑着，但有几分的拘谨，毕竟没怎么和官场的人打过交道，一向老实的他，这时难免有点不自在。

苏蕊吩咐司机和秘书在这边等着，又打了通电话把那些平日里大鱼大肉，这时已经无可奈何的手下们教训了一顿，这才解了气。毕竟到了这里已经不是公务上的事情了，没必要让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家伙参与。

何况除了对这一路上的路况不满意之外，还是被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勾起了不小的好奇心，尤其是坐在这充满自然气息的小竹排上，荡漾在清澈的小河中，行走在山水之间，让人感觉到空前的惬意。这样的天然纯粹得像是在梦境里一样，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已经很久没看过了。

小竹排顺流而下，没一会儿两边杂乱的树木就变成了更加淡雅的竹林；微微的夏风缓缓的吹拂而过，摇得竹叶哗哗作响，仿佛是大自然最美妙的乐曲；鱼儿荡起的水波清晰而又美丽，水面上飞过的蜻蜓都像是一个个优秀的艺术家在表演舞蹈一样，所有的声响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首让人无比陶醉的合奏。

苏蕊觉得自己从未有过这样放松的感觉，在河水的起伏中忍不住闭上了眼。

用鼻子去感受着纯洁又带着泥土气息的芬芳，用耳朵去感受着大自然美妙的声音带来的感动，用心去体会这种从未有过的宁静感觉。

小丹住久了倒没多少感觉，对这些美景已经到了免疫的地步，不过李欣然也是对越来越美的景色目露光芒，脸上也不知不觉的浮现了陷入陶醉的微笑，开始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天然和纯净。

苏蕊和李欣然似乎有默契一样的闭上了眼，满脸享受又贪婪的呼吸着山水间清纯又清新动人的空气；小萝莉还在旁边疑惑地纳闷着，这两个漂亮的姐姐是不是都有病呀，怎么都一副喝多的样子在那里发着呆呢？

竹排轻轻的靠到岸边时，习惯性的一个颠簸，瞬间惊扰了两人的惬意。从大自然的恩赐中回过神来时，发现竹排已经靠在一片竹林环绕的鹅卵石地上，眼前的一片全是清幽淡雅的翠绿，竹林特有的芬芳一下子扑面而来，让人觉得仿佛是来自仙境般的清新纯净，瞬间就能让你放下原本无比头疼的烦绪。

“哥！”

小丹第一个跳下了竹排，朝竹林里一喊，顽皮的笑道：“客人带到了！”

张文微笑的看着小丹，对于这两位大神满意的微笑，自然是松了一口气。这次可算是兵行险招了，前两天在敏敏的提醒下，脑子闪现一个灵光，心里权衡了一下，论起奢侈和山珍海味，自己绝对是一只菜鸟，在见识上绝对比不过权势世家出身的她们，但反过来一想，这些城里人一直大鱼大肉，总会有腻的时候。

既然如此就来个剑走偏锋，直接把她们拉到这里，来感受一下最天然的环境和绿色的食品。城里虽然时尚、现代，但却找不到这些天然的景色和环境！这些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尤其这五挂村一带最原始的一切更是珍贵，这对她们来说反而是可遇不可求的清静。

“李姐！”

张文走到两人面前，先和熟悉的李欣然打了声招呼后，看见旁边另一位活色生香的美人，不由得愣了愣，但还是马上用温和的语气叫了一声：“苏姐！”

“你好。”

苏蕊点了点头，习惯性地伸出了手。

苏蕊有着一张标准的东方瓜子脸，大眼睛明亮有神而又闪动着聪慧的光芒，从眼神一看，俨然一副睿智的女强人模样。

苏蕊看起来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但气质给人的感觉有股说不出的成熟和强势，容貌又感觉是最完美合适的二十三、四岁，不知道该怎么去论断她的年纪，气质这东西总能让一个本就美丽的女人，变得更加的婀娜。

一头长长的秀发就像从瀑布上落下的流水一样飘逸而又轻柔，黝黑的长发完全在展示着女性的柔软美。一副小巧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感觉特别像优雅的白领丽人，充满了气质而又特别美丽。

一身灰色的职业连身裙显得端庄又大方，包裹着玲珑姣好的曲线。身材多一分则太多，少一分则太少，可以说比例上是恰到好处，说不上特别的惊艳或是火辣，但却很标准。如果说曲线上无法震撼到视觉，但却又挑不出任何有瑕疵的地方，完美得令人觉得有些奇怪。

苏蕊给人的感觉更是与众不同，明明脸上带着一脸谦和的微笑，但那种气质或者说是官威却十分的明显，即使说话的时候，声音是很腻人的娇柔，可丝毫感觉不出她的柔弱。看来这个女强人还真是名不虚传，第一次见面，就让人有望而生畏的感觉。

这第一眼的印象，复杂得让人无处思索，明明知道苏蕊已经是少妇，可容颜看起来却像是刚刚成熟的少女，气质又优雅得像是个贵妇，虽然容颜没那么令人惊艳，身材也不是男人特别向往的魔鬼火辣，可偏偏找不出她的缺陷在哪里。只能说这女人的完美很内敛，含蓄得不会给你太多视觉上的冲击。

“你好。”

张文表情很自然的和苏蕊握了一下手，觉得这双手也很奇怪，不像秀秀那样的柔软细嫩，也不是妈妈那种劳动后的结实感觉。

张文从微微的错愕中回过神来，马上招手说：“舟车劳顿了那么久，休息一下，我们再吃晚饭吧。”

“客随主便。”

苏蕊满意的点了点头，对于眼前这个不亢不卑的小男孩，倒有几分兴趣。虽说早知道有这一个人的存在，可现在一看，似乎不像山里男孩那样的淳朴，可也不像其他人嘴里说的聪慧或成熟。

几人在客气和喧闹中来到了林子里，没走几步就看见了一座用柱子搭建起来的亭子。张文让人找了这里最好的木匠和手艺达人连夜赶工，选了最清静的林间搞了个古色古香的天然包厢。桌子、椅子甚至连喝茶的杯子，都是竹子做出来的，这种特别的配套让两位大美人左看右看，十分的好奇。

“你请我喝西北风呀？”

李欣然刚一坐下，就大刺刺的不满地说：“这风景确实不错，但你不会要我们自己挖竹笋啃吧！”

“猜对了。”

张文神秘的笑了笑，指着在旁边的两、三把锄头说：“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也准备了工具，有时候这些东西自己动手挖，是最新鲜的，这种感觉很不错。”

“懒得理你，没力气！”

李欣然满脸郁闷的趴在桌上，嘟着嘴，用很委屈的口气说：“死胖子说的真没错，你就是一只抠到极点的铁公鸡。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一路上已经颠簸得剩半条命了，可你竟然让我们自己动手找吃的，你倒算是省到家了！”

“自己动手也不错！”

苏蕊一直端庄的坐着，似乎很喜欢这种很亲密的打闹，又特别欣赏这里山清水秀的宁静，温和的笑了笑后说：“省得你一天到晚老窝在我家，还不肯帮忙收拾一下家务。再不活动| 下筋骨的话，你会懒出病的！”

“我都说了，我懒！”

李欣然有气无力地趴着，马上又像是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抗议起来：“不管了，我要吃的，我要好吃的，我肚子饿！”

看这两位美人一个撒娇，一个娴静的笑着，确实是人生的乐事呀，不管从风情还是气韵上都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受。不过和苏蕊还不是太熟，张文也不敢随便的开玩笑，马上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很古朴的竹节，拧开上面的盖子时，一股清新的香味飘出来，马上就让李欣然来了精神。

一股糯米和果子的芬芳扑面而来，清幽中又带着无比的诱惑，饶是一直很安静的苏蕊都忍不住凑了过来，用好奇的眼神看着。

张文满意的看着她们的反应，一边往她们的竹杯里倒着一种红色的汁液，一边笑着介绍：“这是桑梓酒，现在是桑梓最新鲜的季节，配上用糯米蒸出来的小酒泡上几天，喝起来解暑又养颜。”

“你想灌醉我们呀？”

李欣然用调侃的语气随口一说，但还是马上拿起来小抿一口。入喉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酒味和腥辣，反而有种果子最新鲜的感受和清香在刺激着你的味蕾，瞬间就让人觉得芬芳满溢，入口就让心灵一下子安逸得有点过分了。

“很香。”

苏蕊也喝了一小口，不过看得出来她也很喜欢这种城市里已经看不到的天然饮品，虽说话时是轻描淡写，但还是忍不住喝了起来。

“放心喝吧！”

张文见她们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完了，马上帮她们倒满后解释说：“这酒其实没有酒精浓度，说不好听点，酒精浓度连假的啤酒都比不上。你们能喝撑了，但想喝醉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确实不错！”

李欣然惬意的喝了几大杯后两眼放光，看了看张文后，狡黠的笑了笑，用很亲热的语气的说道：“不过嘛，这么好的东西，我怕回去了喝不到会馋死的，你可得多准备一点，一会儿我们吃完还要打包回去！送送人不错，自己喝也够爽！”

“没问题！”

张文马上表示没有问题，他要的就是她们这种不客气的亲热劲，实在太客气的话，反而不好拉近关系，有时候李欣然这种自来熟的性格倒也不错。

“这不好吧？”

苏蕊虽然也心动，但还是矜持的推辞了一下。虽说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但真缺的就是这种让人享受和心动的东西。尤其是这种山里绿色的食物，更是那些所谓的大鱼大肉比不上的。吃多了好东西反而没什么食欲，这些农村天然的食材反而能让人垂涎三尺。

“有什么不好的，我哥早就准备好了啦！”

小丹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这时候却和秀秀一起走了过来。

两个小姑娘有些艰难地抬着一口装满水的大铁锅，放在亭子边早就准备好的火灶上，秀秀怯生生的打了声招呼后，马上就蹲到灶前生火了。

“这是在搞什么？”

李欣然饶有兴趣的看着，似乎已经很久没玩过火了，没一会儿就按捺不住的凑了过去，和秀秀一起挑着柴火往里面扔，还有些好奇的看着眼前这个清秀又特别腼腆的小姑娘。

“您、您好！”

秀秀一向怕生，本能的往旁边挪了一下，但还是礼貌的打了声招呼后，乖巧地开始忙分内的事了。

“炖鱼呀！”

小丹一边调皮的和李欣然打闹，一边指着岸边的小竹篓说：“那是昨天我哥钓的鲤鱼，一会儿就是咱们的盘上菜了。”

“野生的？”

苏蕊已经被这像童年一样轻松的气氛所感染，看着眼前的小姑娘淳朴可人，心里早就放松了不少，忍不住问道：“这里还可以钓得上鱼吗？”

“要不要试试看？”

张文说话的时候，已如变戏法一样的拿来了两根鱼竿，不是那种特殊材料制造的高级货，而是用长长的竹竿绑上细绳的手工品，鱼饵更是在城里已经少得可怜的蚯蚓，可以说是不少人童年时宝贵的记忆，但现在却很难寻找到的工具。

“好呀！”

苏蕊觉得自己的脑子似乎一阵恍惚，在这种环境下，简直像回到了童年一样。记忆里很多已经消失的地方再次出现，在诱惑着自己放下所有的负担和压力，好好享受这种轻松、惬意的生活。

张文刻意帮她们准备了一双在城市里几乎已经绝迹的草鞋，带着苏蕊走到了齐膝深的河水边，找了一块露在水面上的石头坐了下来，弄好鱼饵后，就开始安静的期待有鱼儿能上来让这位大神高兴一下。两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也没说什么话，但走过来的时候，却像是熟悉的儿时玩伴一样，自然得让人都有些想不通了。

林里一时全是欢声笑语，有小丹和李欣然这两个活宝在，气氛当然是热闹；秀秀则是乖巧的在旁边忙着，偶尔看着她们打闹也露出欢欣的微笑，虽说羞怯的性子让她一句话都没说，但总是这样温柔的在旁边笑着，也会让人感觉很轻松。

苏蕊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看着一大一小的两人宛如幼童般天真的嬉闹着，不禁有些羡慕的说：“你们这里的生活倒是简单、轻松，每天都这么过的话，那生活和神仙没什么区别了。没压力也没物欲的袭扰，这里简直就像世外桃源。”

“确实，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

张文赞同的点了点头，马上又感慨着摇头说：“不过这里的人都想走出大山，绕过大海，看看外面的世界，享受一下现代化带来的时尚；但城里的人全向往这里的山清水秀，留恋着山水间的大自然，人永远是最矛盾的生物，追求的永远是别人的生活，却很难珍惜自己身边的东西。”

“欣然说的对。”

苏蕊点了点头，深沉的看了看张文后，意有所指的笑了笑说：“你真不像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感觉很成熟却又不是故作老成的那种人，没有农村孩子的天真，也没有城里孩子的骄傲，真是让人有点看不透。我还郁闷她怎么老是催着我过来这边玩一下，虽然路不怎么好，但这地方还真是个好地方。”

“确实！”

张文笑了笑，眼前的苏蕊也是个充满知性美的尤物，不过和她说话总是能很平静，似乎一开始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她在自己面前连半点的官威都没展露出来。简单的几句交谈很自然，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时她很放松的关系，完全没有那种第一次见面的陌生感。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着，都是无关紧要的话题，甚至评论的都是河边一草一木这种渺小的东西。张文很聪明的没去问起她的工作，也没有任何打听她家境的交谈，话里也没半点巴结的意思。不像是在和一个大官说话，完全是用一副和朋友没事间聊的口气在和她交谈着。

这种单纯的聊天，让苏蕊很高兴，或许是张文温和的声音，让她感觉不到任何的压力，两人之间的对话渐渐的多了起来，而且也不像一开始那般的拘束，偶尔一个发自内心的轻松笑容都会让人感觉到她身为女性最为柔美的一面。

“似乎有鱼了！”

苏蕊突然惊叫了一声，手里的鱼竿被狠狠的一拉，她整个人都有些控制不住的往前一倾。

“小心！”

见苏蕊马上要落水了，张文赶紧本能的伸手抱住苏蕊的腰。一阵清爽的香味和温度立刻从手掌传来，即使心有所动，但张文脸上还是保持着人畜无害的表情，一副单纯的样子将她往回抱。

苏蕊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触动，似乎已经很久没和男性有如此亲密的接触，即使眼前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小男孩，看起来特别的清秀，可这一瞬间却觉得充满了力量。

苏蕊的身体颤动之余手一松，鱼竿也掉到了河里，不禁着急的喊道：“我的鱼！”

“等一下！”

张文赶紧放开苏蕊，示意她先坐好，马上就跳下水追赶着越漂越远的鱼竿。等走到了齐胸深的水里，才抓住了鱼竿的尾部，一边用力的回拽，一边兴奋得喊着：“是个大家伙，真有劲！”

“你没事吧？”

苏蕊站在石头上着急的喊着，这时候张文回头，才注意到她露出的小腿白晰而又细腻，吹弹可破的肌肤让人有一瞬间的恍神。

张文赶紧定了定心神，河水本来就暗流涌动，再加上在水里吃不上力，所以拉拽的动作特别的艰难，想往岸上挪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了，这时候哪还有工夫去乱想什么！还是赶紧把这条上钩的倒霉蛋拉回去比较重要，看样子苏蕊也是起了童心，特别在意这快乐的收获，即使这条鱼在金钱的衡量上对她来说微不足道，但在意义上却是千金难买的重要。

“小心点！”

苏蕊还在着急的嘱咐着，一看张文下了水，岸上的三女也凑了过来，秀秀更是担心的注视着。

在她们期待和关切的眼神下，张文费了不小的力气，才终于把鱼拖到了岸上，气喘吁吁的宣布了这场人鱼大战的胜利者是谁。

张文有些赌气似的抓着鱼丢到岸边时，小丹立刻兴奋得喊道：“是草鱼呀，看起来有七、八斤重了！”

“好大的鱼呀！”

李欣然也是无比兴奋，高兴得就像是她钓上来的一样，朝苏蕊大声的欢呼道：“苏姐万岁，晚上我要喝鱼汤！”

张文一看活蹦乱跳的鱼，不禁苦笑了一声，还以为是什么大家伙，原来就这一点重呀！不过也对，在水里有再多的力气也没用，在水流的作用下自己根本使不上多少力气，被这小家伙折腾倒不算是奇怪的事情。

“表哥，没事吧？”

秀秀最体贴可人，拿来毛巾擦着张文身上的水痕，小声而又心疼地问道：“要不要先回去换件衣服呀？一会儿风凉了可能会感冒了。”

“你去帮我拿来就好了！”

张文看了看高兴的众女，心想：这时候回去的话，是有点扫兴。

张文温柔的看了看可人的小表妹，轻声嘱咐说：“把我准备好的菜也拿过来吧，这次的客人很重要。”

“嗯！”

秀秀若有所思的看了看两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马上乖巧的点了点头朝家里走去。在她心里，表哥就是她的避风港、是家里的梁柱，所以对张文的话一直是不加思索的答应，这也是张文对她疼到不行的地方。

“哥，你一身都是湿的，没事吧！”

小丹顽皮够了也马上凑过来，乖巧而又关切的看着张文。

“没！我先杀一下鱼，晚上就可以享受你苏姐的战斗成果！你先陪她们玩吧，一会儿就好了。”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递给苏蕊一个温柔的微笑，就拿起准备好的小刀到河边杀鱼去了。

苏蕊沉默着有些失神，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自己在宁静之中，似乎多了点隐隐的触动。获得大鱼的喜悦确实让人高兴不已，但看着这个小男孩为自己跳到水里时，心里又有种说不上来的欢喜。这只是芝麻绿豆大的事，为什么却有一种难得可贵的感受呢？

李欣然还沉浸在钓到大鱼的喜悦中，小丹马上拉着她和心不在焉的苏蕊凑到灶边生起了另一堆火来，还如变戏法一样的拿出还带着泥土的地瓜，烤地瓜这种多少年没试过的事，立刻勾起了她们的童心。

两个活宝玩得很开心，但苏蕊却觉得心事重重，只是简单的一次接触而已，眼神却总是不自觉地看向张文那边。按理说这条所谓的野生鱼，绝不是她能看得上眼的，但带来的快乐却是难以形容。这种发自内心的安宁很久没有尝试过了，猛地一来反而让人有点手足无措。

夜色越来越黑，烧起的炊烟也让她们感觉特别的好玩。尤其是这种童年的游戏更是让人爱不释手，比起电脑、手机那些高科技却又空虚的游戏，这种简单而又淳朴的东西反而更能打动人心，让人在喜悦之余又能回忆最纯真的童年。

第五章清茶淡饭攻略

一顿充满乡土风情的晚餐虽然不奢华，但特别地丰盛，每一道菜都让人觉得朴素中又充满了泥土和山水的芬芳。吃惯了添加防腐剂的垃圾食品带来的油腥，厌烦了大鱼大肉对肠胃恶心的虐待，这种清淡反而让人胃口大开，再加上张文刻意的准备，这篝火边简单的一顿饭，让两个大美人都放下了形象，吃得津津有味，不停的点头赞许这顿特别的饭菜，虽然清淡但也让人食指大动。

张家的女人们原本一听有大官要过来，一个个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招待她们，原本照陈桂香的意思，是想准备山鸡或龙虾之类的山珍海味，不过还是被张文给坚决阻止了，他心想：这些东西估计她们都吃腻了，还不如别出心裁的来个粗茶淡饭更好！

家里的女人在张文的劝说下，半信半疑的准备了这一顿在她们看来简直就是丢面子的饭菜，心里都在忐忑会不会太过简单而惹恼了这些当官的人。要知道人家远来是客，用这些简单的东西去招待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先摆上桌的是十多碟山里人家用土制的陶缸腌出来的的咸菜，不过是用大菜、芥蓝和橄榄之类做成的开胃菜，调味料也顶多是盐和酒或醋，但酸甜苦辣俱全的味蕾享受还是让两女一直点头称赞。虽说有的是咸了一点，但吃了一口，你就会忍不住想吃第二口，纯天然的腌制方法完全没那种罐装食品容易发腻的感觉。

在她们的期待中，接着上来的就是野菜大杂烩了，好几盘看起来很简单没有美感的各种野菜，只是在过水以后放点盐炒了一下，不得不说那样子实在上不得台面，清淡得连半点荤腥都没有，陈桂香炒的时候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唯一看起来丰盛一点的也不过是几种蘑菇混着炒了一盘的杂烩，同样只放点盐和香油而已，连味精和酱油都没放一丝一毫。这样简单的饭菜，是穷人家为了应付肚子饿而无奈准备的，半点荤腥都没有，简直就像是难民吃的救命粮食一样。

可这些粗糙得过头的野菜，却让两个美人吃得直呼过癔，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食品是她们许多年没见过的，即使有人送礼拿来了一些，但包装在高级礼盒里的菜早没了这种天然的感觉，虽然样子难看，但吃起来才有那种别样的鲜美。

再加上没有繁琐的厨艺和复杂的流程，也没有用过多的调味料去点缀，直接从田地里一摘，洗完泥土就入锅翻炒，苦涩间天然的甘甜更是让人胃口大开，饶是一向端庄的苏蕊都吃得眉开眼笑。其实对吃，她也一向没什么要求，但还是忍不住被这淳朴的食物勾起了空前的馋意。

李欣然这边就更不客气了，记忆中小时候才会有的苦中带甜的味道，让人那么的回味，看着粗糙但吃到嘴里却无比芬芳的菜肴，这种纯天然的鲜美哪是大鱼大肉能比得上的，就算是大酒店里的奢华宴席都无法让人胃口大开。

尤其是装菜的都是八十年代的铁皮盘子，更有种复古的味道，张文精挑细选了一些画着彩画的老盘子来装菜，在精美瓷器横行的城里，这些充满回忆的东西，反而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的珍贵，搭配起野菜更增添了几分淳朴的风味。

菜吃得差不多了，铁锅里的鱼汤也炖好了。在柴火猛炖之下，压抑不住的香气早就勾起了人的馋虫，水蒸气一直翻腾着更是让人期待，锅一揭开，那种来自于河水里的清香瞬间沁人心脾，鱼的鲜美和汤的浓香仿佛在一瞬间爆发出来，让空气中都隐隐飘散着这种清幽而又飘渺的香味。

简单的几颗大枣、一点生姜和葱头在汤里翻腾着，底料虽然简单，却让这锅本就鲜美的鱼汤更加的提味。大火猛炖出来的汤底更是白晰如玉，白得简直就像是牛奶一样的浓郁，一看就让人禁不住想品尝一下这火候十足的浓汤。

一把葱花、一把海盐撒下去，就足够让这鲜美的鱼汤更加的美味。两女品尝过后赞不绝口，入口就能感觉到清鲜的甘甜在刺激着你的味蕾，这种味道绝不是煤气炉能熬制出来的。虽然现在到处都有噱头很多的药膳火锅，但论起汤头的鲜美，绝对比不上这简单得过分的柴火熬出的浓汤。

最后的主食更是让两人玩兴大起，本以为会是在鱼汤里下点面条之类的，但当小丹端来了窝窝头的时候，她们全都乐坏了，好奇而又高兴地把玩着这几乎已经要绝迹的经典面食，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的话，都快忘了世界上还有这种食物的存在。

玉米面、小米面，好几种粗粮混合在一起做出的窝窝头，金灿灿的闪着诱人的油光。虽然外观不是很精美，但也让这些大小姐高兴不已，上锅一蒸后，粗粮独特的香气更是让她们顾不得完美的身材，胃口大开的享受着这些城里人几乎已经遗忘的美味。

现在的粮食都太细了，细得让很多年轻人都快忘记除了大米和白面之外，还有一些叫五谷杂粮的东西。这些粗粮其实是养生的好选择，不仅营养全面，而且口味也不错，在朁惯了日复一日的精粮后，偶尔吃一些也会让人食欲大开。

饭后的水果都是林里的普通果子，苦涩得媲美中药的当地土茶也很有特色，让人感觉到乡下的生活也有着不一样的乐趣。

在繁星满天的竹林里点起一堆篝火，一起说笑、一起玩闹着，喝喝茶、品尝野果，苏蕊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在仙境里一样的快乐，所有世俗烦琐的压力都被抛在脑后，全身心都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感受着清山绿水最美妙的洗礼。

李欣然抱怨着吃了太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着却又忍不住嘴馋吃着饭后的水果，令苏蕊在旁边有些不好意思的浅笑，似乎是羞怯刚才两人的吃相不怎么好。

女人都是在意身材的，可刚才的东西实在太美味了，她们吃得都有些动不了了小丹在旁边嘁嘁喳喳的附和着，用童趣可爱的声音说着这大山里、小海边的趣事，逗得两个美人笑得是花枝乱颤，气氛空前的融洽。

张文在一边看着她们说笑，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想法正确，这顿粗茶淡饭确实让这两个大神极端的满意，吃惯了大鱼大肉后，这种清淡的食物反而更能引起她们的兴趣。

秀秀早已回去准备她们睡觉的地方了，四人聊到凌晨时，早就困意满满。

苏蕊本来还惦记着县里有事要处理，不过大家一致劝说她晚上的山路是危险，先不说这路上没半个人烟，夜晚的视线也不好，走在崎喔的山道很险恶。

苏蕊想起来时蜿蜒盘曲的小山路，思索良久之后，才打电话嘱咐司机和秘书先回去，又不放心地叮嘱他们一些需注意的事务，这才答应张文的盛情邀约，打算在这里留宿一晚，看看这边具体的情况怎么样。虽然话说得很客气，但其实这小小的山村也让她觉得特别的有趣。

四人回到家里时，早已经累得快要趴下了，毕竟张文这边准备起来也是挺费精力的，临时要凑齐这些野菜也不容易。

苏蕊和李欣然则是舟车劳顿，再加上玩得太开心了，这会儿也是筋疲力尽，进门的时候，连细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两个美人就捣着嘴打起了哈欠。

陈桂香和陈晓萍早早的带着喜儿回老房子那边挤一晚，把她的房间留给了苏蕊。照陈桂香的说法是，她们没见过什么世面，怕说不好话得罪了这些当官的，给儿子惹上麻烦；带走喜儿则是怕她干出什么傻事，到时候丢脸可就丢大了。

秀秀则是去和敏敏一起睡，把张文的房间留给了李欣然。

两个美人礼貌的谢谢一声后，也打着哈欠早早的睡了。

这样一来张文只能和张少琳和小丹挤一间房了，因为好死不死小丹房间的被褥洗了还没干，总不能痛苦地去睡床板吧？

小丹玩得太累了，也或许是见到李欣然太高兴，透支了她小身子的所有体力，进房间时眼睛都是眯着，她胡乱地把自己机得精光后，就钻到了床的最里面躺着，虽说白晰的肉体很诱人，不过疲惫的样子也满让人心疼的。

“小文，你要不要洗一下？”

张少琳看弟弟进来时一脸的疲倦，马上拿着换洗的衣服心疼地说：“赶紧去换衣服吧，秀秀不是带了一件干的衣服给你了，怎么你这一身还是湿的？”

“在那里不方便换！”

张文穿着湿淋淋的衣服确实也难受，拿着衣服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虽说缓解了疲劳，不过精神一好，脑子里也不停的琢磨着各类的琐事。

生活总是这样的琐碎，烦恼一个接一个的来。程序永远就是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无尽循环，虽说目前的一切都算是顺风顺水，但小的琐事还是不少。张文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还得养活那么多的女人，有些事不去想实在不行。

大屋子里早已经是静悄悄的一片，秀秀和敏敏习惯了早睡，估计也进入了梦乡，这两个小姐妹也奇妙，算一算几乎在同一天来大姨妈，所以一旦见红的话，两人都高挂起免战牌了。这样其实也好，省得张文心痒的惦记着，她们也能多睡一会儿。

张文心事重重的进姐姐的房间，本来情绪上还有些烦乱，但房门一开，眼前的场景让张文的心情顿时为之一振，原本有些疲倦的身体也在瞬间变得兴奋起来。

“小文。”

张少琳坐在床头上，长长的秀发没有拘束的披在肩上，尽显狂野之美。身上只穿着一套性感的黑色蕾丝内衣，饱满的双峰包裹在半空的胸罩中，让本就白得让人失神的乳沟更加的深邃；半透明的小内裤遮掩住了最迷人的三角地带，若隐若现的春光更是撩得人心痒难耐；白晰的肌肤充满了青春的弹性，性感的身材这时候仿佛是诱惑的春药一样，轻轻的一个媚眼就能让一个男人瞬间就迸发出空前的欲望。

张少琳的身材比例实在太美了，尤其是纤细的小蛮腰一扭，瞬间就风情万种得让人口干舌燥了。

张文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两人也数日没有恩爱了。

张少琳水灵灵的眼眸里尽是动人的春意，而这身性感的装扮也表明了她在期待什么，可这时小丹在旁边睡得很香，即使张文也动了心思，但这场合似乎不太适合吧？

毕竟自己和妹妹上过床的事谁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喜儿也千叮咛万嘱咐过不知道多少回，要她和谁都不许说。喜儿虽然只有孩子的智商，但对张文的话一向言听计从，再加上说话的时候不太流畅，所以张文倒不怎么担心小萝莉会说漏匕与#.倒是有些担心小丹还小，所以依赖着自己，等她长大了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把第一次献给自己。更何况妈妈能接受自己和姐姐的荒唐关系已经不容易了，母性的纵容让自己觉得无比羞愧。要是自己把妹妹开苞的事也露馅的话，到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家庭了。

“小文。”

张少琳心思细腻的看出了弟弟脸上的纠结和犹豫，心念一动马上笑着走了过来。

张少琳拉着张文的手坐在了床边，一边伸手抱着张文的腰感受着醉人的男性气息，一边柔声的问：“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张文轻声的敷衍着，有些逃避的缩了一下。姐姐给人的感觉实在太媚了，细滑的身子一靠过来，就让人觉得浑身像有火在烧一样的冲动。

张文转头看了看睡得很甜的妹妹，忍不住有些尴尬的问：“姐，你怎么还不睡呀？都几点了。”

“我等你呀！”

张少琳妩媚的笑了笑，也不在意张文躲避的举动，在弟弟的脸上亲了一口后，嘻笑着说：“今天你去密会两个亲密的女人，我这吃醋吃得睡不着，就等你回来跪一下洗衣板，让我吐一下这口气。”

“你呀！”

张文看姐姐总是这么开朗，连吃起醋来都那么轻松，忍不住伸手掐了掐她精致的小鼻子。

张文见姐姐亲密地靠了过来，性感的身子开始在自己身上磨蹭了，眼里的春意也越发的浓郁，尽管诱惑十足，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试探着说：“姐，今天我有点累了，而且小丹还在这里睡呢，我们不如早点休息吧！”

张少琳有些错愕的愣了一下，看了看熟睡的小萝莉，又低头看了看弟弟两腿间渐渐冲动起来的命根子，思索了一下后，突然放肆的笑了起来，小手轻轻的伸进了张文的裤子里抓住命根子轻轻地爱抚着，并凑上前来舔着张文的耳朵，用磁性的低音说：“小文，你的色胆变小了嘛！以前妈在旁边，你都敢乱来，怎么现在小丹在这里，你就怕了呀？”

“没，我是真的累了。”

张文口是心非的哼了一声，姐姐永远这么有魅力。

小手轻柔的抚摸带来的快感很强烈，本就冲动的命根子马上硬得在她手里一跳一跳的，充满女人味的热气轻轻的钻进耳洞里，撩得人心神不安又很燥动难耐。

“当我不知道呀？”

张少琳突然狡黠的一笑，看了看熟睡的妹妹后凑上前来，在张文的耳边悄声的说：“别看小丹回来活蹦乱跳的，但那两天她走路的时候有些别扭，洗澡的时候，我看她那里有点小出血，她来事的日子早就过了，我看了一下就知道她也被你睡了。”

“我……”

张文一听顿时如遭雷劈，顾不得姐姐这时小手轻轻套弄带来的愉悦，震惊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原本以为姐姐大刺刺的，会有点粗心才对，但没想到自己和妹妹的事，那么快就被她知道了，而且还只是姐妹俩一起洗了个澡就看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呀？

张文一下子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愁得眉头都锁成了川字了。

张少琳一看，顿时俏皮的笑了起来，凑上前去亲吻着弟弟的嘴唇，小舌头一边挑逗着，一边娇笑着说：“你这个傻子，妈她们都是过来人了，小丹的性子又那么的迷糊，没怎么注意，只要细看的话，谁看不出来呀？”

“不会吧！”

张文这下疼得脑袋都要裂了，看来低估了家里这些女人的观察力了。即使喜儿乖乖的没有乱说，但她们也是过来人，不可能那么无知，看来想彻底的隐瞒住是不可能的事了。

“嘿嘿！”

张少琳似乎很享受逗弄张文带来的乐趣，一看弟弟愁得连和自己亲嘴的激情都没有，顽皮的眨了眨眼后，抛着媚眼说：“乖小文，要不要姐姐教你一个好办法呀？”

“什么办法？”

张文现在愁得连脑浆都沸腾了，一看姐姐气定神闲的样子，马上就着急地看着她。这时候也真是有点六神无主了，自己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和妹妹的关系泄露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家里人的怒气了。

想起和姐姐的关系暴露时，妈妈那愤恨的泪水，和她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而无奈妥协的苦笑，张文一下子就心疼得要命，姐姐那时已经是个大人了，还说得过去，可小丹现在还那么小，没多少主见，根本就是被自己诱奸的，这事想解释都觉得无力，老妈看到这样的情况，还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

张少琳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一边轻轻的跪到地上扒着张文的裤子，一边媚笑着说：“你想想呀，妈能看得出来，那姨妈肯定也看出来了。秀秀这孩子虽然性子怯，但她更加的心思细腻，这两天我见她总是有些走神，我估计你们这破事大家已经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家里唯一还被蒙在鼓里就是你们，还有敏敏那个神经大条的呆瓜而已。”

“不会吧！”

张文使劲的拍了一下脑袋，难怪这两天秀秀看自己的眼神有点怪怪的，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但总觉得她总是有点吃醋的意思，偶尔发着呆，问她什么事她也不说，原来可人的小表妹也看出了自己和妹妹之间的奸情了！

张少琳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一边把弟弟扒了个精光，一边解开身上性感的内衣。等全身赤裸的时候，见弟弟还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不禁咯咯的笑了起来，一边扭着性感的身子，一边用诱惑的口吻说：“乖小文，其实你继续装傻就好了，有我们的事开头，妈现在差不多是默认的态度了。找个好时机，你再和她说就好了，你看妈这两天也没生什么气，大概她也是无奈地默认你和丹丹的关系了。”

“姐，谢谢你。”

张文知道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是自己沾染的女人似乎越来越多了。姐姐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她肯定也有吃醋的时候，可她却总是乐观开朗的面对着自己的荒唐。面对眼前这个疼爱自己的姐姐，张文心里一下子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光说呀！”

张少琳说着话的时候，已经送上了湿润的小嘴吻住了张文，性感的玉体也彻底投入到张文的怀里扭动着，媚眼含春的看着张文。

张文也明白姐姐现在很渴望自己的疼爱，马上反手抱住了她洁白细嫩的身体，给了她一个又长又激烈的湿吻。

两人的舌头在彼此的亲吻间纠缠得越发的热烈，原本平静的呼吸也变成沉重的喘息，身体不停地互相纠缠着，双手也激动的在对方的身体上抚摸着。

当张文将张少琳压到地板上，开始手口并用的品尝着姐姐性感青春的身体时，张少琳不禁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

张文陶醉地亲吻着张少琳的耳朵、嘴唇，一路往下舔着洁白的脖子、性感的锁骨，来到一对饱满坚挺的乳房时更是卖力，舌头灵活的挑逗着敏感的乳头，双手也不停的揉弄着这对迷人的宝贝。

“弟弟……”

张少琳意乱情迷的呻吟着，双手不停地抚摸着张文的头，断断续续的轻吟道：“来……让姐姐，舔一下你的……大、大东西……”

张文一听立刻躺了下来，示意张少琳反过身来用美臀对着自己。

张文看着湿淋淋的羞处泛滥着美味的爱液，粉嫩的小穴更是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令张文再也忍不住的将她白嫩的臀部抱住，将头埋进两腿间使劲地舔弄着，舌头灵活地钻进小穴里，揉弄着敏感的阴蒂和性感的阴唇。

张少琳情动的开始叫了起来，舒服得抖了几下后，马上又低下头去抓住命根子含在嘴里，一边使劲的吸吮着，一边疯狂的挑逗着敏感的龟头，轻哼了几声后，一头秀发开始如发疯似的上下飞舞着，小嘴也开始快速地吞吐起嘴里傲人的巨物。

两人用69的姿势在地上互相品尝着对方的身体，空气中只剩下诱人的水声，快感的升温让姐弟俩的身体越发的燥热，呼吸也开始控制不住地急促。

张少琳在弟弟的口舌服务下，迎来了一次高潮后，就再也忍不住了，猛地一转身张开双腿，抓着命根子对准湿润的小花穴轻轻的坐了下去。

结合在一起的快感，让两人不约而同的深叹一声，当命根子紧紧地被包裹在姐姐紧凑的身体里时。张文忍不住挺了一下腰，伸出双手抓住那对让自己爱不释手的圆润美乳，有些粗鲁的在手里肆意地玩弄起来。

张少琳也是无比情动，马上就抬着美臀，开始用身体享受着弟弟在体内进出带来的愉悦。她一边妩媚的呻吟着，一边越来越快的抬动挺翘的美臀，泛滥的爱液让撞击声带着淫秽声响，房间里顿时充满了淫靡的味道。

第二次高潮来临的时候，张少琳已经舒服得浑身无力，一边快速的喘息着，一边披头散发的瘫软在张文的身上，美丽的脸上尽是满足的潮红。

张文怜惜的爱抚了一会儿后，抱着张少琳站了起来，将她的一条腿挂在自己的肩膀上，双手抱着她的腰让她的下身使劲的贴在自己的胯下。

张少琳只有一条腿着地，立刻一个踉跄，上身马上侧趴在写字台上。这时候张文一边玩弄着她圆润的乳房，一边对准了湿润的销魂地再次进入，在姐姐已经白里透红的身体里，再次狠狠的进出着。

“弟弟……轻、轻点……

“好、好爽呀……你太有力了……不、不行了……太、太……深了！啊……啊……”

张少琳压抑而又兴奋的浪叫着，家里还住着两个从外地来的女人，床上躺着自己年幼的亲妹妹，姐弟俩就在她的旁边激烈的做着爱-.心理上的刺激加上身体上的快感交叠而升，一波接一波的浪潮袭来，让她已经快要疯狂了，彻底的沉浸在弟弟力道十足的抽插中。

张文也是满身大汗，兴奋得看着姐姐在自己胯下妩媚的浪叫着，完美而又柔软的身体被自己撞得“啪啪”作响，令他马上抱着她继续享受着各种不同的姿势，彻底放下了心里的烦恼和她沉浸在最原始的欲望中。

两具白花花的肉体在一起疯狂的蠕动着，两人不知疲惫地享受着这人类最香艳的快乐，一边做爱，一边亲吻，双手都在不停地抚摸对方。

第六章姐妹同欢

“小文，不……不行了！我……我够了，有、有点疼……啊！

“轻、轻点……你不累呀……”

张少琳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无力，在一波波快感的袭卷下，从刚才的激情高亢变得有些声嘶力竭，随着臀部被撞得“啪啪”作响，她的声音也断断续续。

这时张文也是满身大汗，满脸兴奋得看着姐姐在身下妩媚的模样，她的双腿高高的架在自己的腰上，而他抱着她的臀部用熊抱的姿势狠狠的往上顶着。

张少琳也紧紧地抱着弟弟的腰，每一次深入的顶进，都让她的呻吟间断下来，但马上又忍不住嗯哼的叫了起来，激烈的性爱甚至让她的一头秀发都被汗浸湿了。

似乎是这个新奇的姿势，对她来说刺激性太大了，秀美的脸上除了激动的红晕外，尽是不敢相信的表情。

熊抱这种姿势的好处，就是每次插入都特别的深，而张文的命根子本就又粗又长，每一次狠狠的进入几乎都撞击到子宫，带来越发强烈的快感，在这种有力的撞击下，张少琳的理智已经彻底崩溃了，高潮接二连三的到来，猛烈的愉悦后是疲惫和对弟弟性能力的小小恐惧。

张文也是气喘吁吁，这会儿手很酸，腰也是酸得不得了。这种姿势虽然会让女人特别爽，但也特别考验男人的体力，张文自认自己的体力也算是不错了，但连续玩了那么多种姿势也很累，现在连腿都有些支撑不住的软了起来。

熊抱这种姿势，最好是男人比较壮实一点，女人得稍微轻盈些，用来和娇嫩小巧的小萝莉做爱最有征服感；但和张少琳这样高挑的美人做，却需要极大的体力。虽说抱着姐姐和抱着小萝莉抽插有截然不同的快感，但张文也有点坚持不住了。

张少琳的身材高挑，可不是小鸟依人的类型，虽然不是少妇那般的丰腴动人，但也是前凸后翘的典范。虽说是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但抱着她用这种高难度的姿势做爱，也是个极大的考验，在爽快之余，张文当然也要承受她成年女性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体重了。

两人都有些筋疲力尽了，张文腿一软，再也坚持不住，便往后挪了几步，在张少琳有些惊讶但又压抑的惊叫声后，抱着她一起摔到床上，大床一阵颠簸后两人也只剩下喘气的分了。

“干嘛？”

小丹在睡梦中被两人突然的动静弄得一惊，床上的震动瞬间把她的睡意全吓跑了，更惨的是张少琳慌乱中摆动的手，狠狠的打到她幼小的乳房，顿时让她疼得坐了起来，咬着牙忍着发育中的胸部难言的疼痛，疼得小鼻子上立刻布满了一层小小的汗珠。

“没、没什么……”

张少琳汗湿的身子全是高潮的红晕，本就娇媚动人的容颜，这时更是布满了动人的媚红，一边急喘着，一边看着满脸幽怨的妹妹，有气无力地说：“被你哥给折腾死了而已！”

张文这时候还没射的意思，两人的下身还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张少琳这一动立刻轻轻的哼了一声，这时候觉得下身已经摩擦得有些发疼了，马上缩着身子将命根子挤出体外，喘着气说：“小文，我可受不了！”

张文已经尴尬得只剩苦笑的分了，做爱做到一半没射，是男人最痛苦的事不说，这会儿姐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彻底满足了她却让自己不上不下；妹妹则是捣着她幼嫩的胸部在忍着疼，原本活泼动人的眼眸里全是幽怨的怒气，这时候看她憋得小脸通红，看来姐姐这一下真把小萝莉给疼坏了。

“瞪着我干什么？”

张少琳懒懒的吁了口气，极端满足之后，浑身上下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媚气。给了弟弟一个性感的媚眼后，回头一看妹妹正狠狠的瞪着自己，有些想不起来自己怎么惹到她了？

“臭娘儿们！”

小丹憋了好久才忍住了疼，也不管刚才这对狗男女在自己旁边干什么好事，连看都不看张文的赢体一眼，突然一把扑到了张少琳的身上，张少琳便猝不及防的被她扑倒了。

小丹的手马上狠狠的朝张少琳的胸部抓了过去，一边胡乱地抓着，一边没好气的骂道：“我不只瞪你，我还要捏爆你的咪咪！”

“别、别……”

张少琳有些无力的抵抗着，虽然很想教训一下妹妹，但这会儿被张文干得腿都软了，也只能一边躲避着，一边急声的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就不小心碰到而已！”

“谁信你呀！”

小丹疼得已经是睡意全无了，这会儿也不管姐姐是刚做完爱，样子有些狼狈，直接穿件小内裤就扑到了她的身上，双手抓住一对布满张文吻痕和口水的乳房狠狠的抓了下去，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揉着这两团乳房，下手之狠可是一点都没留情，将姐姐圆润的乳房挤得都有点变形了。

“靠，你这个小丫头造反了！”

张少琳在疼痛之中，竟然无比妖媚的呻吟了一声，回过神来见妹妹一脸得意的样子，又羞又气之余也马上伸手反击，作势要去抓她那对鼓鼓的小乳房。

虽说知道这姐妹俩性子都比较野，平日里也是彼此冷嘲热讽，但没想到她们竟然会闹到这地步。

张文在一旁看得有些傻眼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小丹顽皮一点也就算了，姐姐刚和自己做完爱，马上就和她闹上了，姐妹俩互相抓着对方的乳房泄恨，有没有必要那么夸张呀？

姐妹俩你掐我，我掐你的闹了好一会儿，小丹好几次乳房被抓疼得直咬牙，但还是恨恨的继续奋斗着。

张文一看小萝莉疼得满头大汗这才回过了神，也不管这时候的场景有多香艳了，赶紧过去横在了她们中间，将小丹护在身后，朝姐姐劝道：“姐，丹丹的胸部还在发育，你这样抓她会很疼的，你就别和她计较了！”

“那我就不疼呀？”

张少琳隔着张文拍了小丹两下后，看了看自己淤青的手印，委屈地说：“你看这死丫头出手没轻没重的，把我这里都弄瘀青了，还有没有把我当姐了……”

说完张少琳楚楚可怜的揉起了自己的乳房，动作缓慢而又充满了诱惑，本来就媚气十足的眼神，这时更是委屈，顺便又给张文抛上一个媚眼，张文立刻被电得浑身打颤。

“哥，你别护着她！”

小丹气得直咬牙，她也是吃疼的揉着自己的乳房，只是看见姐姐比自己的大，火气又压不住了，还有些不肯罢休的要去掐张少琳的乳房，气呼呼的说：“看我今天不灭了她，今天是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得了你们！”

张文一看她们又来劲了，三更半夜的，家里又有客人在，要是被人看见自己和姐姐、妹妹光着屁股纠缠在一起那还得了，实在没办法了，马上虎着脸喝道：“白天爱怎么闹就怎么闹，现在大晚上的闹个屁呀！”

张文的性子一向温和得很，对姐妹俩更是疼得含在嘴里怕化了，这猛地一吼，立刻把还在嘁嘁喳喳的姐妹俩给镇住了。尤其张少琳在短暂的呆滞后，眼里立刻闪起了小星星，弟弟生气的样子，在她眼里总是很帅，比起秀气的形象确实不错，但她更加喜欢弟弟这种充满男人味的怒骂和皱着眉头的模样。

小丹则是彻底的愣了神，虽说平时顽皮得很，但张文也特别的宠着她，几乎不会去教训她，不过一旦哥哥生气的话，小萝莉也会害怕，不管是轻声的和她讲道理，还是气得没办法的骂上几句，因此小丹已经习惯在哥哥生气的时候做个乖孩子，这会儿张文一吼，她当然也老实下来了。

张文吼完以后，姐妹俩不约而同的安静下来，抓来抓去的手臂也慢慢的放了下来，张少琳是眼含媚笑地看着这时男人味十足的弟弟；小萝莉则是怯怯的嘟着小嘴，有些委屈也很可怜地看着哥哥。

张文的火气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吼完之后自己都有点愣住了。本来这时候自己得先对她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对，但似乎姐妹俩干的也不是罪恶滔天的错事，只不过是因为李欣然她们住在家里，不能泄露秘密而已，自己似乎没必要吼她们。

张文只是稍稍的一愣，马上就注意到自己这时候还是硬着的，坚硬的命根子在激动中抖了几下；而姐妹俩都一丝不挂的半卧在床上看着自己，一双是无辜可怜的眼神，一双是饱含媚意的挑逗；一个是娇小可人的粉嫩萝莉，一个是发育成熟的妖孽美女，而且她们还是亲生的姐妹花。

这样的场景自然能让男人兴奋不已，两具白晰的肉体更是要人老命，张文本来就还没射，这时马上就被勾起了色性，色往胆边生，再也没办法控制了，猛地抓住姐姐的头往自己的胯下按，故意用凶神恶煞的语气说：“还吵个屁呀，没看我这还硬得难受吗？”

“人家知道了！”

张少琳此时空前的温柔，一点都没有平时欺负弟弟时的强势，眼里的媚意浓得都快要把人化了，也不管妹妹还在旁边傻着，就钻到弟弟的胯下，小口一张立刻含住布满她爱液的命根子舔了起来，美丽的脸上还尽是陶醉的表情。

或许是张少琳喜欢弟弟的温柔体贴之余，也喜欢偶尔能粗鲁一点，小小的粗暴也算是一种情趣的表达，男人味十足的表现更能撩起她的爱意和欣喜，所以才会突然变得如此温顺。

小丹有些傻眼的在一旁看着姐姐帮哥哥口交，虽然也曾偷偷的看过，但看得不是很清楚，心里早就知道两人之间有了一腿，但这样明目张胆的在自己面前缠绵倒是第一次。这时的姐姐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妖冶，尤其是舔着龟头时眼里那种陶醉的性感，更是散发着成熟女性特有的魅力9小萝莉傻傻的在旁边跪坐着，张文在享受姐姐的口舌服务时，一看她无辜的表情顿时是色性大起，猛地将她的小手一拉，娇小玲珑的身体立刻软软的投入自己的怀里，小萝莉特有的体香、奶里奶气的体温和润滑的皮肤都让人一阵的激动。

“哥……”

小萝莉羞怯而又好奇的看着这淫秽的一幕，这时候楚楚动人，哪里还有刚才那凶巴巴的样子。

张文见小丹说话的时候，小嘴都在可怜地颤抖着，忍不住将她的腰抱紧，低下头来狠狠的吻上她稚嫩的小嘴，舌头马上挑逗着她的丁香瑶舌，一只手摸着姐姐有些发热的脸，另一只手已经忍不住摸上小萝莉的乳房，开始挑逗着她细小的乳头。

“不、不要……”

小丹在喘息中小声的呻吟着，却没有半点挣扎的迹象，似乎是受到眼前场景的刺激而激发了情欲，小手开始情动的摸上张文的胸膛。

胯下有姐姐殷勤的口交，怀里搂着无比娇嫩的妹妹，张文不是没期待过这样香艳的场景，但真和她们姐妹俩在同一张床上时，脑子早已经兴奋得疯了，亲吻小丹的动作也变得有些粗鲁，一只手忍不住开始往下滑，去脱她可爱而又诱人的小内裤了。

“哥……”

一阵湿润的舌吻后，小萝莉已经被张文挑逗得浑身发软了，这会儿虽然觉得三人一起淫乱有点奇怪，但也温顺地翘了一下屁股，让张文更加顺利地去脱她的小内裤。

小巧可爱的卡通内裤往地上一丢，三人这时候已经是一丝不挂。张少琳虽然已经满足得有些受不了了，可一看到妹妹此时的媚态，还是有些禁忌的激动，不仅小嘴吞吐的速度更快了，手也很殷勤的摸到弟弟的胸膛上，不停地来回磨蹭着。

张文舒服得腿都软了，往后一跌正好靠坐在床头。

这时张少琳也赶紧凑了过来，像品尝美味一样将硕大的命根子再往嘴里一塞，一边啧啧的舔着，一边还用略带调侃的目光看着妹妹，似乎是在期待亲眼看一场活春宫。想看看这一向有点刁蛮的妹妹在弟弟的胯下会是怎么样的表现，是不是也会像自己一样舒服得呻吟不止，从泼辣的小丫头变成温顺的小绵羊！

小丹也察觉到张少琳的眼神有些调戏的意思，不满的白了她一眼后，软软的缠到张文的身上，舔着舌头很狡黠地笑道：“哥，是我舔你的时候舒服一点，还是姐姐帮你舔的时候舒服呀？”

张少琳一听也停下了动作，抬起头来用十分期待的眼神看着张文。虽说这事没什么可炫耀的，但刚才姐妹俩小闹了一下，彼此有点不满，这会儿还真有点争风吃醋的意思了。

张文一看姐妹俩投来的眼神，头就有点大了，可是面对姐妹俩互相有些挑衅的态度又是灵机一动，马上摸着妹妹的小脸，色笑着说：“都舒服，不过我倒没试过你们一起帮我！”

“想得美！”

小丹不满的哼了一声，不过还是顽皮的亲了亲张文的胸膛，小嘴若有若无的挑逗着敏感的乳头，一副她很乖的样子看着张文；“谁要和她一起呀！”

张少琳不屑的白小丹了一眼，不过一看妹妹在装好孩子，立刻不干了，马上就把张文的双腿左右拉开，有些不舍的吐出龟头后，埋首在张文的胯间，开始去舔弄着同样敏感的单丸。

“呜……”

张文一下子舒服得腿都有点颤了，两人虽然嘴上都硬，但也很听自己的话。这会儿小丹在胸前舔着乳头，姐姐在胯下含着，命根子被冷落在一边，反而有些郁闷，令他忍不住抓住妹妹的手往下挪，让她细嫩的小手握住自己的命根子套弄几下解解馋。

小丹只是抬头顽皮的看了张文一眼，就马上低头亲吻着哥哥的乳头，小手也开始慢慢的爱抚着布满姐姐口水的命根子，在龟头上轻刮了几下，让张文都有些打冷颤，小萝莉似乎很满意这样的反应，立刻握住命根子快速的套弄起来。

张少琳白了小丹一眼后又埋首胯下，灵巧的舌头开始舔着会阴处，甚至很殷勤地在菊花外打着旋。

小丹一看立刻不服气了，小嘴除了亲吻乳头外，也开始游走起来，在哥哥的脖子上来回的、如瘙痒一样的亲吻着。

姐妹俩的口舌服务空前的卖力，甚至连一些张文没教的动作，都无师自通的用了起来。

“好姐姐，舒服，再多舔几下！丹丹，手再快点，对、对，就这样！”

张文舒服得浑身都僵硬了，享受了好一会儿姐妹俩看似较劲的伺候，欲望已经冲动到了极点，见小萝莉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有春意，小身子也有点不安的扭动着，忍不住拍了拍她的小屁股，舔了一下嘴唇，色笑地看着她。

小丹会意的笑了笑，马上给了姐姐一个挑衅的眼神后，挪了挪小身子，趴在张文的身上，肉嫩、白晰的小屁股挑逗的摇了两下，摆出了69的标准姿势。在城里的时间，兄妹俩没少玩这样的情趣动作，小萝莉自然明白哥哥要干什么了。

眼前的小屁股鲜嫩得像颗水蜜桃，不仅白晰中带着迷人的粉红，肌肤更是光滑得吹弹可破，腿间细小的肉缝闪着微微的水光，散发着一股小女孩天然的体香，毫无半根体毛的下身洁白无瑕，就像新鲜的白馒头一样，让人一看就有种想亲几口的冲动。

张文不禁狠狠咽了一口口水，双手抱住妹妹的嫩臀往嘴巴一拉，就迫不及待的亲了上去，舌头有些粗鲁地在小肉缝上来回的舔着，将还不算多的香甜爱液肆意的品尝了一番后，马上又把舌头钻进她的小洞洞里，又啜又吸的挑逗着敏感的小阴蒂和粉红色的嫩肉。

“啊……”

小萝莉舒服的呻吟了一声，身子有些不自觉的颤抖着，人一颤，头发也随即轻轻的飘动，小嘴微张的模样看起来更有几分和年龄不相符的性感。

她似乎是故意挑衅，很舒服的叫了起来：“哥，你舔得人家……好、好舒服呀！”

姐妹俩这时在张文的胯下面对面，张少琳抬起头看了妹妹一眼，露出了一个极端古怪的微笑后，又继续用嘴唇亲吻着张文的腿根，似乎有点挑衅但又感觉她看着这香艳的场景很兴奋，面对妹妹的炫耀，一点生气的意思都没有，因为她也赞同妹妹所说的事实。

算来算去，小丹和喜儿一起双飞过，秀秀和敏敏也一起双飞过，唯独没试过这样荒唐的游戏，也只有张少琳了！此时虽然她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肉欲早就在刚才得到了满足，但还是难掩好奇的看着眼前难以想像的场景。

“哥，好舒服呀……”

小丹似乎炫耀一样的继续呻吟着，低头一看姐姐还在卖力的舔弄着，一副懒得理你的样子，倔强的性子立刻就作祟了，小手颤抖地抓住激动得直跳的命根子捏了两下。

小萝莉脸上的春意已经很浓郁了，呼吸早就没有了规律。这时虽然说有点较劲的成分，但还是克制不住男性气息的诱惑，小嘴温柔地亲吻着龟头，见大家伙在自己手里越来越硬，马上用小舌头沿着龟头打起旋，灵巧得像蛇一样开始游走在命根子上。

张文兴奋得都要疯了，以前从不敢想像这么舒服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么刺激的g式还是第一次尝试，感觉上真的是无与伦比，妹妹一边享受着自己的口交，一边帮自己口交，姐姐却伏在胯下殷勤地亲吻着腿间的敏感地带，偶尔还用力地舔弄着菊花。姐妹俩面对面的一起帮自己口交，两条舌头不停的游走，带来的快感简直是要让人崩溃了。

何况这两个美人是亲姐妹，而且是自己名义上的姐姐和妹妹！仅存的理智在快感的侵袭中，早已经荡然无存，张文这时已经兴奋到了极点，感觉喉咙都已经被欲火烧得发干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感觉到她们的小嘴亲吻时带来的无比愉悦，和肉体上空前的兴奋。

“哥……”

小丹见哥哥停下帮自己口交的动作，感觉身子似乎一下子就有点发虚了，疑惑而又有点埋怨的回头看了张文一眼。

“继续！”

张文这时舒服得连帮小丹口交的力气都没有了，猛地将她也推到了胯下，瞪红着眼，喘着粗气说：“和你姐姐一起来，我要看看你们谁厉害点。”

“不是吧？”

小丹有些不情不愿，虽然这时小萝莉短暂的小脾气已经过了，但小孩子的倔强还在，她不是很乐意和姐姐一起干这荒唐的事。

“小丹丹是不是急了？”

这时张少琳咯咯的笑了起来，也从张文的胯下抬起了身子，从背后猛地抱住了妹妹娇小的身躯，双手作怪地摸上她细嫩却很饱满的小乳房，不停地抚摸着她那已经发硬的粉色小乳头。

“别碰我……”

小萝莉觉得浑身如触电般的颤抖着，猛地打了个冷颤后，有些惊慌的挣扎着，虽说两人间打闹是经常的事，不过这种爱抚的动作就有点不正常了。

张少琳似乎有点摸上瘾了，越揉越发的熟练。一开始她还有一点拘束，不过这会儿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揉捏着妹妹尚在发育中的小馒头，双手夹住乳头轻轻地一按，更是刺激得小萝莉轻哼了一声，妹妹的反应让她更加的兴奋，手指的爱抚变得越发娴熟起来。

小丹在姐姐的怀里变得越来越瘫软，粉嫩的小脸也越来越红，喘息变得断断续续，半眯着眼看起来更加妩媚。幼小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似乎也是有点抵抗不了姐姐的爱抚，敏感的乳房被一阵阵的挑逗着，传来如电流一样的舒服感受，让她的小身子已经无力了。

张文在一旁看得都有点傻眼了，这不是自己的技术活吗？姐姐怎么玩得那么纯熟了？

张少琳见弟弟愣了神，妩媚的一笑后诱惑说：“小文，你不是还没射吗？你看丹丹都这么湿了，还等什么呀？”

小丹似乎也闹够了，这时候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在兴奋得跳动着。她的胆子一向比较大，媚气横生的看了张文一眼后，修长而又细嫩的大腿缓缓的打开，羞处早已经在这特别的气氛下，被刺激得泛滥成灾了。

“丹丹，刚才弄疼你了吧？”

张少琳一看妹妹这次没有倔强地顶嘴，立刻扶着她缓缓的躺下，继续爱不释手的玩弄着妹妹幼小的乳房，用很怜爱的口吻说：“是姐不对，姐帮你好好的揉揉！”

张少琳的眼底浮现着空前的兴奋，或许一开始她也觉得这样不好，但还是在心里对这美事觉得格外的刺激，似乎她十分希望看到自己预想中的一幕，看看这顽皮的妹妹一旦被弟弟征服后，会不会变成温顺的小花猫。

“你……”

不过张少琳的话听在小萝莉的耳里，似乎有点调笑的味道，小丹马上不乐意的嘟起了嘴，看着姐姐赤身赢体的在自己旁边跪着，目光不自觉的盯着姐姐饱满而又圆润的美乳。

“我也要揉你的……”

小丹用童嫩的语气说出让人有些发疯的话，在小萝莉的倔强中也有一点的动心，小女孩对成熟女性的好奇，其实不比男人差，眼前姐姐的乳房比自己大那么多，她也想摸摸看到底和自己的有什么区别，摸起来到底会不会更舒服。

“随你！”

张少琳连想都不想，马上拉着小丹的手放到自己的乳房上，笑盈盈的说：“是不是羡慕呀？以后你也会长大，到时候你就可以摸自己的喽。”

“废话真多！”

小丹不屑的哼了一声，不过也被姐姐摸得面红耳赤。她好奇的揉了揉姐姐的乳房，感觉不仅比自己的大多了，而且摸起来还有一种不一样的弹性，令她小小的手根本就抓不住，乳头包裹在掌心里感觉很硬很硬，磨蹭着自己的掌心一阵发痒。

“丹丹……”

张少琳舒服的呻吟了一声，眼里含着几分媚意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双手的玩弄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越发的轻柔，没有刚才那种开玩笑的感觉，更多的是在挑逗妹妹的敏感所在。

张文在一旁已经快喷鼻血了，眼前的场景实在是在考验自己心脏的承受能力，姐姐和妹妹在自己面前互相玩弄着对方的乳房，而且两人脸上都是一副无比情动的媚意。这种香艳的场景已经超出张文的想像，即使幻想过要和她们双飞，但也想不到场景会如此的要人老命！

张文已经按捺不住的压到妹妹的身上，在她迷离而又期待的眼神中，将两条白嫩细长的美腿大大的分开，往她的小嫩臀下垫了只枕头后，这才把她的腿分成M字形，喘着粗气盯着妹妹这只小白虎的可爱羞处。

“哥……”

小萝莉意乱情迷的呻吟了一声，被姐姐看着自己这羞耻的姿势确实很难为情，但这时小小的欲望也被撩拨起来，身体里的搔痒让她特别希望哥哥用力地疼爱自己。

张文在姐姐的脸上亲了一口，给了姐姐一个感谢的眼神后，这才抱住小萝莉的腿，深吸一口气后抓着坚硬的命根子在她细嫩的小肉缝上来回磨蹭着，等到小丹的身子不停发颤时，这才小心翼翼地拨开小阴唇，腰轻轻的一挺，把龟头插入她早已经无比湿润的蜜洞里。

“哦……”

小丹禁不住哼了一声，揉在姐姐乳房上的手也用力地抓了一下。

虽然已经破了身，但小萝莉的身体还是那么的粉嫩，多汁甜美的小肉穴依旧紧凑如初，每一寸的嫩肉似乎都在排斥这个外来的大家伙一样，有力的蠕动十分的快速，紧紧包裹着敏感的龟头，带来特别难言的美妙。

张文舒服的叹了口气后，见姐姐和妹妹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自己的胯下、看着自己和妹妹的结合处，心里一兴奋，再也没办法那么温柔，开始挺着腰一寸一寸的进入，填满妹妹水润动人的小花穴。

“哥……”

当全根进入的时候，小丹皱着眉头哼了一声，不知道是因为快乐还是因为太胀了，在半空中的小腿瑟瑟的颤抖着，似乎受到的刺激让她幼小的身体有些受不了。

“真插得进去呀！”

张少琳脸上隐隐有点羞红，毕竟亲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做爱的感觉还是有点奇怪。不过当亲眼看见弟弟粗长的命根子插进妹妹宛如小馒头般的肉缝时，还是忍不住好奇地凑了过来，嘴里尽是啧啧的声音，似乎想不明白妹妹那么娇嫩的小穴，是怎么容纳进弟弟这么大的肉棒。

“你想死呀！”

小丹一看更羞了，气得一伸手在张少琳的屁股上狠拍了一下，一边轻喘着，一边没好气的说：“看什么看，你又不是没有，不就比你少了点毛而已。”

“我高兴！”

张少琳若无其事地揉了揉臀上的小掌印，满脸调笑的看了看张文后，用极端诱惑的语气说：“好啦！小文，现在你可以动了，不必给我面子，弄死了她，有姐给你顶着用。”

“滚蛋，你……人老珠黄了！”

小丹说话的时候已经急喘着了，虽说话是不太客气，但她脸上的春意越来越浓，原本天真的眼眸开始覆盖上了一层迷离的水雾。

张文兴奋得无语了，这是什么姐妹呀，竟然把做爱这种你侬我侬的事，在香艳中弄得那么有趣！不过这时感觉到妹妹阴道里有力的蠕动，似乎是在催促自己，也是爽得有些受不了，一只手抓住妹妹的小脚在嘴边亲吻着，另一只手按捺不住的摸上姐姐的乳房玩弄着。

张文的腰开始缓缓的挺动，三浅一深的在小萝莉体内慢慢的进出着，小丹顿时软软的嘤咛了一声，手在姐姐的乳房上，有些茫无目的地乱摸着。幼小的身子随着张文的撞击而轻轻摆动，宛如小孩啼哭般的呻吟让人一听就更加的兴奋。

张少琳一边享受着弟弟的爱抚，一边继续玩弄着妹妹的乳房。玩了一会儿后似乎是玩心大起，脸微微一红竟然伏下身去，红润的小嘴叼住妹妹的一颗乳头，开始温柔的含弄起来，不仅灵巧的舌头挑逗着，更故意吸吮得啧啧作响，似乎是在逗弄小丹一样。

“姐……”

小丹这时已经无力反抗了，哥哥的冲刺越来越快，让她浑身没有了力气。此时一看姐姐满脸调笑的舔着自己的乳头，心里的羞怯伴随着一种难言的刺激澎湃而来，让本就高昂的快感越发的猛烈。

张文看着这场面也是兴奋难耐，架着她的腿抽插的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撞得小萝莉轻巧的身子不停的摆动着，手也开始不安分的往她们身上摸着，不管是姐姐圆润饱满的乳房，还是妹妹细嫩小巧的幼乳，抚摸起来，不同的手感更是让人刺激，这一刻张文兴奋得心脏都有些承受不了。

张少琳的喘息也变得不规律起来，弟弟和妹妹的手一起爱抚着乳房带来的刺激，让她浑身开始发烫，不过依旧趴在妹妹胸前手口并用的挑逗着，空前的刺激让小萝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姐姐的舌头那么的灵巧，在嫩乳上游走时那又痒又麻的刺激，更是让快感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哥、哥……我、我不行了……”

小丹在一阵阵似是哽咽的嘤咛声中，突然浑身剧烈的抽搐起来，小脸顿时红得就像是要滴血一样，瞪大眼睛，张着小嘴，满脸都是一种承受不了的感觉！

“丹丹……”

张文一看小丹要高潮了，马上伸出一只手揽住她的脖子，将她的小身子使劲的抱了起来，另一只手使劲地分开她的双腿，挺着腰，抽动的力度和速度变得越发的狠重。

啪啪的声音格外的响亮，张文将小丹的小屁股再一托，立刻用最快的速度狠狠的抽插着，一点怜惜的意思都没有！大肉棒粗重的撞进她粉嫩的小穴里，每次出来时，甚至都翻出了一片片血红色的嫩肉。

“啊……我、我……我……啊……”

小丹已经舒服得语无伦次了，满脸不敢相信的表情，身体在剧烈的痉挛着，每一寸肌肤都绷得异样的紧，浑身的毛孔似乎在这一刻全部张开了一样，每一个细胞都因为这极端的刺激，而变得无比的兴奋。

“呼……”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后，小萝莉的花心一紧，终于在哥哥的疼爱下，迸发出一股火热的阴液，原本僵硬的身子，也在这一刻放松下来，整个人无力地靠在哥哥的怀里，闭着眼，一直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满脸妩媚的沉浸在高潮的美妙中。

“小丹，舒服吗……”

这时，张少琳一看弟弟爱怜地停下抽插的动作，便从背后抱住妹妹幼小的身躯，一边亲吻着她火烫的小脸，一边笑嘻嘻的说：“我看你都有点受不了了，是不是特别的刺激？”

照平时的话，小丹肯定会倔强的和张少琳顶上几句，但这时浑身酥软无力，被高潮洗礼后的小脑袋，还有些转不过来，呆愣而又本能的点了点头：“嗯！”

张文抱着小丹轻轻地爱抚着，手慢慢地磨蹭着她的后背，给这可爱的小精灵无比的疼爱，让她尽情地享受女人最美妙的时刻。

张少琳一言不发，不过看弟弟始终那么温柔，心里也不知道是该吃醋还是该欣慰，总之就给了张文一个很赞许的微笑。

兄妹三人依偎在一起，没过多的言语，虽然荒唐却有几分难言的温馨。小萝莉一直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看样子似乎耗费太多的体力，这次高潮的刺激比起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的强烈，哪怕和哥哥的第一次都没这么激动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姐姐在旁边的关系，突破禁忌的快感所带来的刺激，不是普通的你欢我爱所能比拟的。

刚才那种欲仙欲死的感觉，让小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都要死了，哥哥有力的抽插、姐姐温柔而又灵巧的舔着自己的乳房，多重的快感交叠起来，实在太猛烈了，猛烈得让小萝莉的心脏都有些受不了。

“丹丹。”

张文等到小丹休息得差不多了，这才亲着她的小脸，笑咪咪又难掩自豪的说：“感觉不错吧？”

“嗯……”

小丹还有些回不过神来，刚才的刺激太强烈了，让她这时候还有点迷糊，不过也知道哥哥的大家伙还很坚硬的在自己体内，马上乖巧的点了点头说：“哥，人家要休息一下了，你和姐玩吧。”

“哟，我家丹丹这么乖了。”

张少琳故作吃惊的看着小丹，难得看到这丫头还能考虑到别人呢！

“你以为我是你呀？”

小丹顿时没好气的瞪了张少琳一眼，不过还是挪着身子想让命根子退出体内，虽然她顽皮了一点，不过并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想的愣丫头，刚才姐姐对她的好虽然有点荒唐，不过她也能感受到姐姐另类的疼爱。

“姐！”

张文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姐姐，虽说表面上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不过心里早就痒得难受了，这么一对姐妹花摆在床上，不能细细品尝她们的不同风情确实是件遗憾的事，刚才和姐姐做爱太专心了，这会儿要是能允许的话，和她再来一次也不错。

“我不要！”

张少琳赶紧摆着手，摇了摇头，突然狡黠的一笑，将可爱的妹妹抱在怀里，亲着她的小脸，用调侃的语气说：“我还要看你和小丹做爱，我倒要看看这小丫头能受得了你多久！”

“去你的……”

小丹这时已经和张文分开了，虽然身上还有点发软，不过玩兴一起，还是忍不住扑倒姐姐，一把抓住张少琳饱满的乳房使劲的揉着，装作生气的说：“刚才就你乱来，没事乱摸、乱亲的！”

“不服的话，你也来呀！”

张少琳满眼挑騄的看着小丹，其实刚才看着弟弟和妹妹的肉戏也有了点冲动，这会儿被妹妹这一摸，敏感的身子不由得颤了一下。

“收拾她！”

张文兴奋的扑上前，一副助纣为虐的样子，但看着姐姐媚眼含春的样子，也知道她有点想要了，马上不客气的的跪到她的胸前，将沾满小丹爱液的命根子试探性地凑到她的嘴边。

“滚，臭死了……”

张少琳嗲嗲的嗔怒着，也有些排斥的别过头去。如果上面的阴液是她自己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含进去，津津有味地舔着，但是自己亲妹妹的分泌物，虽说不算恶心，但也感觉有些不好。

“谁臭了？”

小丹一听就不乐意了，猛地伸手在张少琳胯间一掏弄，让张少琳打了个冷颤，肉嫩的小手指上布满爱液的递到张少琳面前，挑衅着说：“难道你自己的是香的呀，说得自己像是个仙女一样！”

“味道比你的强……”

张少琳也不甘示弱，将小丹手上的爱液舔了一下，还摆出津津有味的笑容，一副“我的味道就是比你强”的样子。

灵巧的舌头一滑，让小萝莉觉得痒得很，马上如触电般的把手缩了回去。见姐姐满脸得意的看着自己，马上气得撤起了嘴，随手在张文的命根子上抹了一下，将自己黏稠的爱液抹到姐姐的嘴唇上。

“死丫头！”

张少琳愣住了，嘴唇上热热湿湿的感觉让她又羞又气，气得一把推开张文坐了起来，伸手在自己的腿间摸了一下，沾了爱液的手指作势要去抹小丹的嘴。

“呸……”

这时小丹虽然刚来了高潮有点无力，不过玩兴一起，马上嘻笑着和她扭打在一起，两人都一副气冲冲的样子，不过看得出来这是她们表现亲密的另类方式。

两个赤裸的美人闹得不可开交，乳房和湿润的羞处晃得张文的神经都有些抽了，其实这时候她们也不介意对方的体液了，在混乱中不仅抹到了嘴上，甚至还孩到了脸上！一会儿张少琳挠妹妹的痒，一会儿小丹又要去拔姐姐的体毛，战斗得是香艳又格外的激烈。

张文在一旁看得本就燃烧的欲火更加的猛烈，又郁闷的想：你们真不把我当男人看呀，姐妹俩闹得那么开心，竟然都不顾及我的感受。老子这会儿还硬得要命，姐妹同床了居然一次都没射，太丢人了！

小丹虽然体力好，但到底刚做完爱，有点疲累，再加上个子本来就娇小，闹了一会儿，已经气喘吁吁的被张少琳压住了，张少琳一边使劲的压着小丹，一边将小丹的双腿打开，看着水灵灵的小肉缝，朝张文兴奋得喊道：“弟弟你快过来，把这小娘皮给我干了！”

“好！”

张文不由分说的套弄了几下命根子就走了过去，只是狡黠的眼神并没有去看妹妹鲜嫩的小肉缝，而是盯着姐姐挺翘的美臀，同样湿润得很适合插入。

这时张少琳丝毫没察觉到她完全是一副后入的姿势，浑圆美丽的臀部和饱满多汁的小穴对一个男人的诱惑有多大。

“你……”

小丹一看哥哥挺着肉棒走了过来，抵抗竟然变得微弱下来，满脸春红的看着哥哥，眼底隐隐有一种调皮的期待。

虽然两人表面上都还在嬉闹，但刚才互相磨蹭着身体、抚摸对方的敏感点，已经让情欲再次的燃起，尤其是张少琳若有若无的摸着她的阴蒂，更是让高潮刚过的小萝莉情动得浑身直颤！

张文慢慢的跪到姐姐的身后，趁她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猛地抱住她浑圆的美臀，腰一挺，把粗长的命根子一下子全插入到她依旧湿润的小穴里。

张文狠狠的往前一顶，立刻感觉到龟头滑过紧凑温热的阴道，准确的碰到敏感的子宫。

“啊……”

张少琳又是惊讶又是满足的叫了一声，回头一看弟弟满眼通红的看着自己，明显充满了爱意又尽是火热的欲望，心里微微的一喜后也不再打闹，腿本能的挪低了一点让臀部稍稍一翘，摆着姿势配合着弟弟的进入。

“姐……”

张文感觉到姐姐小穴里有力的吸了一下，立刻就受不了了，按着她的美臀，挺着腰用后入的姿势撞击着这具性感完美的身躯。

“嗯……弟……轻点……”

张少琳妩媚的哼了一声，毕竟刚才已经满足了那么多次，虽然心里隐隐的有所渴望，但身体似乎有点受不了弟弟的粗长和持久了。

“嗯！”

张文点了点头，本来疯狂的节奏马上慢了下来，用九浅一深的方式，轻轻的刺激着姐姐敏感的身体。

“报应！”

小丹一看两人在自己面前做爱，刚才欺负自己的姐姐，这时只剩下呻吟的分，嘻嘻的一笑后，马上从张少琳的身下逃了出来，她一边睁大眼睛看着哥哥的命根子在姐姐的穴里一进一出，一边用胜利者的口吻说：“怎么样，刚才你就戏弄我吧！这会儿自己也逃不了了吧？”

“我这是在享受……”

张少琳气喘吁吁的说着，没好气的瞪了小丹一眼后，在弟弟温柔的冲撞下闭上了眼，满脸陶醉的轻吟起来。

小丹也闹得有点累了，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哥哥和姐姐很温情的蠕动着，不过安静的不说话可不是她的性格，眼睛盯着哥哥缓缓进入的命根子，有些疑惑的问：“哥，你和那么多女人做爱，都是一样的一个小洞，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童嫩的声音、天真的语气，却问出这样要命的问题来，令张文一口血差点就吐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小丹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人那么兴奋，马上转过头来盯着她看，脑子里冢磨了一下，淫笑着说：“区别很多，不过和你说你也不懂-.”“有什么不懂的？”

小丹立刻倔强的哼了一声，不过还是难掩好奇地问：“我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人家就是觉得奇怪而已嘛。”

“小文，你给我专心点……”

张少琳在渐入佳境的时候，一看兄妹俩竟然聊上了，弟弟还停下抽插的动作，马上不满的哼了一声，又狠狠的瞪了小丹一眼，没好气的说：“你也给我闭嘴，有话等老姐享受完了再说！”

这一家都是剽悍的人呀，令张文有点流冷汗了，不过还是马上挺着腰继续动了起来，见姐姐满足得闭上了眼，一对饱满的乳房，开始随着自己的撞击而前后摇摆着，马上色色的诱惑道：“丹丹，要不你就自己试试女人和男人的区别吧！”

“嗯！”

小丹还有点不明所以，不过也有点迷糊的明白。粉嫩的小脸立刻有几抹的羞红，但也有几分顽皮的兴奋。

张文可不知道小丹到什么，不过这会儿小丹已经有些蠢蠢欲动的挪到了张少琳的面前，似乎是有点犹豫似的顿了一下，好奇地看着满脸媚气的姐姐，和她脸上抹之不去的春意。

“干嘛？”

张少琳见妹妹用一副认真的样子看着自己，脸上的严肃前所未有，即使和弟弟做着爱，但也从心里升起了强烈的警惧性。

“嘿嘿……”

小丹突然狡黠的笑了笑，猛地往姐姐的脸亲了上去，准确无误的亲上她细润柔软的小嘴。在张少琳傻眼的时候，妹妹的小舌头已经钻进了她的嘴里，很灵活又激烈的挑逗起来。

“呜……”

这时候张少琳已经被吓得目瞪口呆，舌头本能的回应了两下，这才想到和自己亲嘴的是妹妹呀，慌忙之中就想伸手去推，可张文哪还随她的愿，腰狠狠的一顶，让她彻底的失去重心趴在了床上。

小丹不依不挠的抱着张少琳，无视她小小的抵抗，继续用青涩的湿吻挑逗着姐姐，嘴里还含糊不清的说：“姐，别动……我就亲亲你……”

与此同时，张文也发了难，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姐姐的嫩臀，腰一加速，坚硬的命根子立刻在她体内快速的进出着。

张少琳在这双重的刺激下，脑子顿时一片迷糊，呻吟的声音像是哽在喉咙里发不出来一样，挣扎了一会儿，索性也就认了命，舌头有些僵硬地回应起妹妹的挑逗。

姐妹俩在自己面前湿吻着，而且两人似乎从一开始的尴尬中缓解过来了，没一会儿就变得自然而又激烈，脸上不约而同有着情动的红晕，似乎还能看见她们的舌头互相纠缠着、互相吸吮着，虽然她们都有些不好意思的闭着眼，但陶醉的表情给人的感觉却更加的有刺激性。

“呜……”

张少琳在妹妹的亲吻、弟弟的冲撞下，很快的就迎来了高潮。这次可以明显感觉到她体力已经不支，分泌出的爱液也少了许多。

小丹猝不及防的被张少琳压住，而张少琳在高潮来时反客为主的亲吻着小丹，手还不自觉的摸上妹妹细嫩的乳房，有些粗鲁的揉弄着，浑身在僵硬的窒息中，再次一松，马上喘着气无力地倒在妹妹的胸前，闭着眼睛体会着与众不同的感觉，脸上的媚意变得更加的性感。

“压、压到我了……”

小丹在张少琳身下无力地挣扎着，刚才也是和姐姐亲得浑身无力了，情欲也已被姐姐的呻吟挑起，这时半眯的眼睛也含着迷人的水雾，看着哥哥的眼神，更是有着楚楚可怜的期待。

张文一看姐姐已经高潮了，马上从她体内把满是爱液的命根子拔了出来。虽然感觉到自己已快到射的边缘，不过姐姐的下身已经没有多少水了，明显她也是累坏了，立刻让她好好的躺下后，把满是欲望的目光盯向了妹妹。

小萝莉满是期待，自觉的闭上了眼。

张文这时候哪还有耐性继续温存，马上扑到小丹的身上，将她修长的双腿一分，握着刚从姐姐身体里退出来的命根子，对准她潮湿细嫩的小肉穴狠狠的插了进去，不等妹妹稍稍适应，立刻如狂风暴雨般的抽插起来。

“哥……轻点，好舒服……别、别……

“顶、顶死我了……啊……哥……你……你疯了……

“爽……爽死了……哥……你、你怎么……还不……不射呀……”

小丹原本还有些矜持的咬着牙，但在张文接近疯狂的抽插下，也彻底的沦陷了，童嫩的声音发出诱人的叫喊，幼小的身子剧烈地摆动着，即使来了高潮，但张文也不再停下温存，依旧猛烈地撞击着她敏感的身子。憋了一晚的欲望，在这一刻如泄闸一样的爆发，强烈得让小萝莉见识到哥哥最强壮有力的一面。

“小文……”

张少琳一边休息着，一边看着弟弟接近疯狂的眼神，有些害怕妹妹幼小的身体会受不了，那么细嫩的小肉缝，每次被撞时那响亮的水声都让人觉得有些太刺耳““啊……”

张文已经快到喷射的边缘了，他猛地抓住妹妹的小蛮腰，如发疯似的狠撞起来，将小萝莉幼嫩的呻吟全变成了节奏极快的叫喊，撞得她的身子摆动得更加的剧烈，摇晃得几乎都要散架了。

张文顿时腰上一麻，瞬间电流极快地通过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在剧烈的收缩，张文在快射的时候，脑子顿时清醒，知道自己不能内射妹妹，要是她怀孕的话就麻烦大了！即使已经兴奋得要疯了，但也在这最后一丝清醒的时候，赶紧把命根子拔了出来。

“啊……”

小丹被张文粗鲁的推了一下，这时小萝莉已经在强烈的性爱中，软得像没了骨头一样，张少琳赶紧抱住小丹，好好的安抚着她，虽然姐妹俩老是小吵小闹，但这时她倒是有个姐姐的样子。

妩媚动人的姐姐、娇小幼嫩的妹妹，两张美丽的脸上带着高潮的媚红凑在一起，让人邪念丛生，张文按捺不住的走到她们的面前，在姐姐诧异的眼神中，抓住命根子狠狠的套弄了几下，马眼对准她们迷人的容颜，开始低吼着喷出憋了一晚上的精液。

汗淋淋的头发上、红热的小脸上、水动的美眸、红润的嘴唇，一股股火热的精液有力的射出，一点点的喷到她们迷人的脸上！张文一边激动的套弄着，一边低声的闷吼着，喉咙里的声音兴奋而又压抑。

再看看这两张相似的容颜被自己颜射，脸上沾满精液的淫秽模样，张文满足地叹息了一声，腿一软，立刻摔在床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虽说只做了一次，但这次姐妹双飞实在太刺激了，刺激得让自己的心脏都有点受不了了。

“臭小子……”

张少琳倒也没说什么，拿来纸巾擦着自己和妹妹脸上的精液。

平时的话，她倒不介意把这些乳白色的营养物吃下去，只是这时妹妹在场，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死哥哥……”

小丹的小身子也软得不行，嗲嗲的骂了一声后，就睡到张文的臂弯里，高潮的快感还没退去，小胸脯依旧剧烈的起伏着。

张文爱怜的摸了摸小丹的小脑袋没有说话，这时候他也舒服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抱着可爱的妹妹一起沉浸在情欲的美妙中，突然觉得已经微软的命根子一暖，被紧紧的包裹进一个又湿又热的地方。

张文诧异的抬头一看，原来姐姐简单的擦了一下后，就跪在自己的胯下，正含着龟头仔细的吸吮着，吞吐几下，把剩余的精液也全挤了出来。虽说上面还有妹妹和她的爱液混合着，不过这会儿，她却是一副不介意的样子，像往常一样陶醉地舔吃着上面的东西。

小丹因为张文一动也抬起了头，看了一眼后，脸上一阵的羞红。见姐姐没说什么，也就装作看不见了，不过心跳还是按捺不住的加快。刚才意乱情迷的没多想什么，可现在停下来，想到姐妹俩做过的事，还是觉得有点过分了。

“好了。”

张少琳仔细的吸吮，添去了兄妹三人的爱液后，这才舔了舔嘴唇，喝了口饮料，马上拉来被子盖住三人汗湿淋漓的身体，一钻到张文的怀里，立刻娇嗲的抱怨说：“你们真够懒的，就让我一个人在那里忙着，把我当丫鬟呀。”

“姐姐最好了！”

张文本想在张少琳的脸亲一下，不过一想刚才她被自己颜射了，挣扎了一下，还是放弃了这个温存的想法，改用口头夸奖了。

张少琳也看出弟弟的想法，虽然有点郁闷，不过张文用力的一抱，也让她释怀了。只是看着妹妹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就有点不爽，隔着张文把脑袋凑过去，有些不满的说：“臭丫头，你像个死人一样躺着干什么？老姐我脸上还不干净呢，交给你了！”

张少琳本来是想逗逗小丹，让她拿纸擦一下也就算了。没想到小丹迷糊地睁开了眼，看着姐姐脸上剩余的精液，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下，突然抱住姐姐的脖子，伸出小舌头开始舔吃着姐姐脸上的精液。

张少琳顿时有些错愕，张文在快感中也看得有点傻眼。没想到小丹已经放得那么开了，对这种诱人的动作竟然没半点排斥，做得十分自然。

“搞定……”

把姐姐脸上的精液舔干净后，小丹似乎是累坏了，马上又缩到张文的臂弯里，闭上眼轻轻的喘息着，俨然就像只乖巧的小花猫。

“臭丫头……”

张少琳觉得脸上有点火辣，刚想和弟弟娇嗲几句的时候，发现弟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秀气的脸上全是兴奋和满足的微笑，呼吸也渐渐的变得安稳起来。

“小文……”

张少琳看着熟睡的两人，觉得自己也是有几分困意，她在张文的脸上轻轻的吻了一下，关掉台灯后，便满脸幸福的钻进弟弟的怀里闭上了眼。

房间里弥漫着分泌物刺鼻的味道，似乎还有火热的喘息和诱人的呻吟回荡着，房内漆黑一片，三道不同的呼吸在激情中渐渐的回复了平稳。

赤裸的三具肉体纠缠在一起，左边是大剌剌但又特别疼爱自己的姐姐，右边是娇小可人又依赖自己的妹妹，两具光滑青春的身体紧紧的缠绵着，张文左拥右抱着姐妹俩迷人的身体，伴随着她们轻浅的呼吸一起进入了梦乡。

一夜缠绵，极端的刺激。一层小小的窗户纸在不经意间被捅破，换来的不是惊讶、愤怒和责骂，而是一场惊喜而又香艳的双飞，并没有太过于荒淫的场面，但姐妹俩亲密的嬉闹、仿佛斗气似的口舌服务，都让张文体会到情欲中带着温情的美妙滋味。

尤其是自己只射了一次就同时满足了她们，又诱骗小丹去强吻姐姐，最后更过分的把她们一起颜射了，不管是视觉上的刺激还是心理上的满足都是空前的，在筋疲力尽的时候，能抱着她们赤裸的身体纠缠在一起入梦，无比美妙的滋味已经让人分不清，这到底是春梦还是现实。

请续看《渔港春夜》14

第十四集

简介：

在小渔村那宁静气氛的包围下，长期失眠的苏蕊难得地睡了一场好觉.苏蕊隐隐察觉到自己对张文的异样情感，却又不想承认，只能满怀心事和李欣然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世外桃源，回到纷扰的城市，去面对繁忙的事务……

同样是被畸形婚姻逼得喘不过气的悲惨女子，苏蕊和李欣然会如何排解彼此的寂寞？

出场人物：

“苏蕊”二十七、八岁，四清县的县长，为女强人。

“李欣然”长相美艳，张文深受其吸引，跟苏蕊为好朋友。

“林巧玉”怀有身孕，是个秀气动人的女人。

第一章 各有所思

长长的一夜，苏蕊睡得无比深沉，放松地躺在大床上，惬意地享受着舒适的睡眠。

苏蕊都忘了有多少年没有睡到自然醒，先不说俗事的繁忙和琐事的缠身，光是那像笑话似的婚姻，家里的人那虽然关心但决绝的态度就让她倍感哀伤，身在权势之家的无奈难以忍受却又无法向外人倾诉。

很多个夜晚，苏蕊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虽然年岁不大但已经隐隐有点白发了，即使忧伤着自己的不幸，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甚至于在失眠的时候都一度怀疑自己有忧郁症，茫然得都快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失眠的毛病已经成了习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昨晚竟然会睡得如此香甜，不但半夜没有醒来，甚至连睡前的辗转反侧都没有，头一沾枕头就困意十足，眼皮一沉就沉沉地睡着了。

这对苏蕊来说绝对是惊讶万分的事，她都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放松，而且连半点留宿别人房间的拘谨都没有，甚至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温暖的被窝和舒适的环境。

可能是因为离开喧扰的城市，也有可能是由于昨天的欢乐太消耗体力了，才会如此疲倦吧！苏蕊尽管有些不愿相信，但也知道是因为脱离了那奇异而又畸形的生活环境，在这碧水青山间的海边小村寻找到久违的快乐，才会让自己一直压抑着的心得到充分释放。

说真的，有时候苏蕊都不明白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吃又吃不香，睡又睡不着！所谓女人的幸福也不过是出可笑的闹剧，用工作来麻醉自己那更是一个无奈中的愚蠢选择。以苏蕊现在的情况而言，像昨天那样简单而又淳朴的快乐，还真是一种极端的奢侈。

安静的环境、放松的惬意，两者确实是密不可分，不过心细如她也没注意到屋顶上挂着一个个的小香囊，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风干的花朵和安神的草药，是秀秀一针一线缝制出的，只是没想到效果会好得这样出奇，竟然让苏蕊的失眠和抑郁得到极大的缓解。

苏蕊醒来时还有点迷糊，脑子发空了好一会儿，散开的头发凌乱地披在肩膀上，揉着眼睛一副很慵懒的样子，完全就是个睡过头的小女人，在起床时表现出的娇美，哪里还有半点大官的派头，尤其是一张原本清秀美丽的脸蛋，这时候除了困意外，根本看不出端庄的高贵，更别提平时女强人的半点风范。

“那么晚了？”

苏蕊打着哈欠坐了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后，一看时针已经指向一点，顿时有些惊讶。自己昨晚十二多点睡着，这一觉竟然睡了那么久，足足睡了十二个小时，这有点过分了吧！

印象中这几年的睡眠能超过八个小时是寥寥无几，而且还经常半夜睡不着，使人心生烦躁。苏蕊一直有睡眠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她即使强迫自己睡个懒觉或回笼觉也没用，可昨天竟然会睡得那么死，甚至连半次迷糊地清醒都没有，更别提会发生夜起的情况了。

“怎么回事……”

苏蕊摸着脑袋晃了两下，别说真睡得有些犯迷糊，难道是这床太舒服、太软了，才会让自己这么放松？但这应不是主要的原因吧。

其实放松是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也要得益于屋顶上一个个的香囊，由于内含有安神助眠的花朵和草药，药香在半夜间不知不觉地让人全身放松，对于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见苏蕊醒了坐在床上发呆，半眯着眼似乎还有点神游太虚，原本坐在桌子前的李欣然马上转过来，笑咪咪而又意味深长地说：“终于醒啦！看你睡成那样，再不醒的话，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植物人了。”

此时李欣然竟然只穿着内衣和小内裤，雪白的曲线暴露在空气中显得格外妖冶。修长的美腿微微一盘更加衬托出曲线的完美，不管是比例还是略显暴露的穿着都极端地香艳！内衣和内裤都是性感迷人的蕾丝设计，薄薄的几乎遮挡不住春光，神秘的黑色点缀着吹弹可破的白晰肌肤更是妖娆异常。如果是男人看到这一幕的话，不化身禽兽，就可以送进宫去伺候皇上了。

苏蕊一看李欣然穿得这么清凉，让她即使身为女人，也不禁对这性感的闺中密友多看了几眼，不得不感慨虽然这姐妹活泼开朗，但也是个迷人的尤物呀！虽说李欣然还穿着内衣遮掩着敏感部位，但这种半遮半掩的诱惑却使人感觉更加地强烈。

只是平日里就只有李欣然和苏蕊住在一起，想怎么嬉闹都可以，甚至她不穿内衣在家里走来走去都是经常有的事，大剌剌地裸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会儿在别人家里这么穿，多少还是有点不妥，苏蕊立刻略带责怪地说：“你怎么穿成这样呀？在别人家里还那么随便，要是被看到的话，你就吃亏了。”

“嘿嘿，反正房里就只有我和你嘛！”

李欣然不在意地浅笑了一声，一站起来更能感受到她那S形曲线的超级杀伤力。

李欣然漫不经心地哼了几声后，指着桌上张文的笔记型电脑，有些郁闷地说：“本来看你睡那么香，就想自己玩会儿游戏得了，但没想到呀，这呆瓜的电脑里居然什么游戏都没有，你再不起来的话，我都想搂着你一起睡了。”

“不会吧！”

苏蕊的话里有着刚睡醒的懒意，听上去感觉特别地柔媚、特别地酥软。

这时苏蕊起床后稍稍地整理一下头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走向李欣然，有些疑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不玩游戏的？你说的是火星人吧！”

“不信，你自己看！”

李欣然感到无趣地伸了伸懒腰，让开位置后有点调侃地说：“这家伙的电脑里装的全是些乱七八糟的档案、养殖的资料和一些笔记而已。别说游戏了，就连即时通的聊天软体都没半个，让我都怀疑这是不是外星生产的东西了。”

“真的呀！”

苏蕊坐下后看了电脑一下，不禁感到有些惊讶。想不到张文那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电脑里竟然半点娱乐的游戏都没有，全是正经得要命的各类书籍资料，装的大多也是一些统计软体之类的程式，而且资料大多都是有关于养殖，不然就是管理方面的资料，好学得让苏蕊都有些汗颜了。

“你还以为我骗你呀！”

李欣然似乎有点郁闷，她穿上衣服，却突然邪恶地一笑后，立刻色色地说：“更绝的是，这电脑里竟然一部A片都没有。没有游戏，我还能接受，但连一部这种男人必备的好东西都没有，这绝对是个不正常的怪胎了。”

“你以为人人都是你呀！”

苏蕊没好气地白了李欣然一眼，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回敬说：“这孩子还算挺不错，起码还知道上进，如果像你一样窝在电脑前，不是玩游戏，不然就是看些乱七八糟的视频，这哪还有前途呀？”

苏蕊的话虽然说得很正经，不过她还是本能地搜索了电脑一下，发现里面真的半点带情色的东西都没有，心里不禁对张文更加地好奇了。在这个开放的时代，看点A片正常得和吃饭一样，但他真的就没有，未免也太诡异了吧。

而且细想一下，昨天张文也没有使用电脑。虽说现在上网的速度极慢，但下载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苏蕊一查看下载的清单，发现几乎都是学习用的资料和视频，这让苏蕊在错愕之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张文了，说张文是纯洁的话，那绝对就不是个正常人了。

“不是吧，蕊姐！”

李欣然突然转过头，用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苏蕊，马上又装作楚楚可怜地走过来，满脸委屈地说：“咱俩那么多年的姐妹了，一起睡的次数没一千也有八百，关系亲密得我不怀孕都不好意思了，你竟然将胳膊往外弯，帮一个毛头小子说话了？”

“事实就是如此！”

苏蕊虽然一脸的平静，不过也有点纳闷，怎么今天自己这么奇怪，平时对这种事没半点兴趣，对于献殷勤的男人也是懒得去理，今天却觉得挺欣赏这第一次见面的男孩。

“悲剧呀！”

李欣然故作心疼地捶着胸口，雪白的乳肉一阵乱晃，让人看得眼都有些花了，不过也能明显感觉出她开玩笑的成分很大，几乎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在调侃苏蕊。

“你继续悲吧你，我去刷牙了。”

苏蕊穿戴整齐后看都不看李欣然一眼，就走进洗手间，一边整理着仪容，一边洗去充足睡眠所带来的几分懒意。说实在的，睡过头是舒服，不过坏处就是人也显得懒，让她感觉有点不舒服。

李欣然见苏蕊没什么反应也就不再闹了，小声地嘀咕几句后，就老实地和苏蕊一起刷牙洗脸。

李欣然和苏蕊嘁嘁喳喳地说着话，大多都是在讨论昨天让人耳目一新的晚餐，还有这个山清水秀但偏僻得过分的小村子。脱离俗世的宁静是那么地迷人，让来自城市，生活得有点压抑的她们倍感兴趣，也觉得像身在梦中一样。

两女一边说着笑，一边走出房门，刚到客厅时就被耀眼的阳光刺得闭上了眼。

房里有窗帘挡着还没什么感觉，但大中午正是太阳最毒的时候，大地被烤得很灼热也特别地闷。走出开有空调的小房间后，两人都觉得浑身的肌肤立刻热了起来，甚至走上两小步就已经有点出汗了。

“他家人呢？小丹也出去了？”

苏蕊左右看了一下，见大房子里半个人影都没有，心里不禁有些想念那个温柔可爱的大男孩的微笑，也有些埋怨这不太周全的待客之道。

“很早就出去了吧？我去你房间的时候，屋里已经没人了。”

李欣然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手机，有些不满地打电话给张文，她们怎么说都是客人，莫名其妙地待在别人家里也会觉得尴尬。

电话一通后，张文马上被李欣然劈头盖脸地埋怨了一顿，不过张文也不在意，等她发泄完后，只是要她们走出院子，就把手机挂了。

李欣然和苏蕊虽然有点不明所以，不过想想这乡村之行，对张文的话还挺感到兴趣的，立刻就按照张文的指示来到后院。

昨晚姐妹同欢，让张文爽到了极点，一晚上在她们白花花的肉体纠缠下睡得欲仙欲死。只是一大早小丹就出去玩了，姐姐也到水蛭场打理事情。秀秀倒是乖巧，一大早起来就把家里收拾了一遍，又帮两个客人准备洗漱的用具后，才去准备早饭，殷勤得俨然是个新婚的小妻子，可以看出不用去面对陌生人，对她来说是件多么开心的一件事。

不过这两大神的懒觉睡得有点高超了，早饭最后都喂了狗，甚至过了午饭的时间，都没见她们有清醒的迹象，秀秀索性就开着小火熬着粥，并准备了一份饭菜先让张文多少吃一点。

张文也破例起得很早，因为姐妹俩起床的动静，可不像秀秀那样地小心翼翼，毫无声息地想让自己多睡一会儿。

她们一早起来就精力十足地打打闹闹，自然扰了张文的清梦，可惜张文睁开眼睛时，她们已经穿戴整齐，即使早晨的命根子无比坚硬，很冲动，不过想到家里还有客人在，也没法和她们再回味昨夜那销魂至极的滋味。

张文对她们亲了几下、摸了几下过了手癔后，姐妹俩就各自出门，临走的时候，小丹还楚楚可怜地和张文撒着娇，最后在她童嫩的攻势下，张文再次没原则地给了她五十元零花钱，把小萝莉乐得喊“哥哥万岁”早上的时间，张文大多都用来锻炼身体，自从女人一多后，张文也在意起自己的身体情况。虽说现在年轻，觉得精力充沛，但总不能这样懒惰下去。好的身体是一切革命的本钱，如果连做爱的体力都没有的话，那之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中午的时候，秀秀已经忙完家务活，两人就在大槐树的树荫下摆起茶具小聚一下，一边说着甜言蜜语，一边享受着午后懒懒的悠闲。

树下除了固定的石桌、石椅外，在妹妹的要求下也买了两张摇椅做成秋千，浪漫的古铜造型大大地满足了女孩子们对浪漫的需求，也搏得女孩子们一致的喜爱。

张文和秀秀说着贴心的话，偶尔也会说一点小色的笑话，看着她脸红红的可爱模样自然欢喜得很，禁不住有些心痒地对她上下其手，摸摸小脸、亲上几口，换来了小表妹羞答答的动人白眼。

张文也知道这段时间，秀秀的心情很复杂，她父母的分开对一向娇柔的秀秀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毕竟舅舅和舅妈就算已经没有感情，但在她心里都是最疼爱她的亲人。现在形同陌路了，却事先没半点预兆，何况舅舅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这更让人伤透了心。

而且自己和妹妹的荒唐事更进一步地刺激着秀秀，让秀秀的忧愁变得越发地沉重。尽管她仍表现得温柔体贴，但张文也明白这可爱的小丫头习惯把自己的微笑给别人，烦恼的心事却全都深深地藏住，不禁令他对这可人的表妹是又疼爱又有几分愧疚。

“表哥！”

秀秀穿着一件淡雅的蓝裙坐在秋千上，一边晃着，一边享受着炎热的夏天里难得的清凉，虽说已经被张文逗得很开心，但还是禁不住好奇地问：“这次出去，你们都玩了什么？”

张文心里顿时一突，看秀秀眼底那若有若无的期盼和哀愁，立刻明白表妹这看似随口的一问也别有深意。秀秀的性格有点逆来顺受，这阵子对于父母分开的事已经伤心欲绝，好不容易从阴影里走出来，却察觉到自己和小丹的荒唐事，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如果不是她深爱自己的话，恐怕任何的女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张文虽然不会让秀秀受到委屈，但事实上也做出了让她伤心的事，秀秀也不是那种会把内心想法表达出来的人，如果张文执意隐瞒的话，以秀秀温顺的性格，她会很伤心但不会追问半句，但这种事要是主动告诉她，反而能让她稍稍好受一秀秀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本就怯怯的脸上有着让人心动的期待，楚楚动人的眼里却是充满可怜的渴望，这段时间她也是有所猜疑，但她更希望这些事是由表哥亲口告诉自己，尽管心里有小小地吃醋，但她并不会介意这些，即使有了别的女人，但她相信表哥对自己的疼爱也不会减少半分。

张文在心里权衡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咬着牙坐到秀秀的隔壁，将她娇柔的身子抱在怀里，爱怜地吻了吻她的眼睛后，轻声地说：“秀秀，我想和你说件事。”

“嗯……”

秀秀温顺地靠在张文的怀里，声音依旧软软地让人不忍伤害她，虽说秀秀看起来还是像以前一样可爱，但从那略带憔悴的样子，不难看出父母的事对她的影响还残存着。

张文的话哽在喉咙里好久，直到秀秀将期待的眼神看向自己的时候，这才颤着声说：“我和小丹，我的意思是说这次，我把丹丹睡了，她已经被我开苞了。”

秀秀感觉到心里一疼，虽说知道这一带还有多妻的习俗，让她早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件事，而且照大姨的意思，表哥也会多娶几个老婆。自己也和敏敏有默契地相处在一起，但听到这话的时候，还是觉得心里五味杂陈。再怎么说小丹可是他的亲妹妹呀，心里既有对表哥这荒唐行径的责怪，却又因为心爱的男人并没有隐瞒自己而感到高兴，一时间心里真有点乱了，说不出是高兴还是伤心。

“秀秀，你生气了？”

张文一看秀秀脸上的表情有淡淡的哀愁，立刻将她紧紧地抱住，轻声细语地说：“你要生气的话，就打我吧，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就是没办法控制住。”

“我……”

秀秀一时有些语塞了，虽然张文的坦诚让她感到欣喜，但面对这样的事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一些穷人家里也有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姐弟、兄妹甚至母子，都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但这种事一旦落到自己的头上，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就在这时，秀秀一眼看到正笑语而来的李欣然两女，马上羞怯地从张文的怀里挣脱出来，亭亭玉立地站在旁边后，轻声地说：“苏姐姐、李姐姐，你们来啦。”

张文一听猛地回头一看，看见李欣然两人用若有所思的眼神看着自己，明白她们是看到自己和秀秀抱在一起，感到有些诧异，毕竟在乡下表哥和表妹有亲上加亲的说法，但在城市里早已经不允许了，甚至这种关系在人们的观念里都不复存在了，也难怪她们会有那么大的惊讶。

“睡得香吗？”

张文赶紧站起来，给了李欣然两人一个温和的微笑后，朝秀秀说：“秀秀，把午饭拿过来吧，睡那么久了肯定饿了，我们就在这吃好了！”

“嗯，两位姐姐先坐吧！”

秀秀勤快地为李欣然两人倒好茶水后，这才跑到厨房忙。

“你这表妹不错嘛！”

苏蕊的话显得有些阴阳怪气，又有点调侃的味道：“小巧可爱，长得又甜又美，挺招人疼的！难得的是连半点娇气都没有，是个勤快的小姑娘。”

“我还是觉得小丹好玩点。”

李欣然一坐下来就不客气地将清香的青草茶水一饮而尽，感觉到一股淡淡的芬芳顺着喉咙走遍五脏六腑，瞬间就扫去懒觉睡多的困意。

“是呀！”

张文赞许地笑了笑，心里一高兴也没听出苏蕊话里奇怪的地方。

秀秀确实让人怜惜万分，如此体贴的佳人伴随一生，相信哪个男人都会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

苏蕊一看张文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幸福，心里更不是滋味了。虽然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但刚才猛地一看到张文和秀秀抱在一起的场景，不管是亲密的依偎还是浪漫的气氛，觉得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张文和秀秀如金童玉女般十分地匹配，尤其在这花样年华里更显得朝气十足。

少女的情怀浪漫动人，尤其是秀秀在羞怯中几分娇喜的样子更是让人动容，任谁都能看出这是一个沉浸在甜蜜中的小女孩。想想她幸福的模样，再想到自己畸形的生活，苏蕊的心里一下子苦得要命，别说婚姻已经够糟糕了，更悲剧的是在严厉的家教下，自己连在最懵懂的时候谈个恋爱的权利都没有。

虽说家里权大势大，但活到这分上了，苏蕊更羡慕这种清闲自在的生活。惬意地享受着恋爱的美好，沉浸在青春时单纯而又动人的恋爱中，是每个女孩子做梦都会想的事，何况眼前这个男孩那么地温柔体贴，相信秀秀过得会很幸福。

李欣然看着看着也有点羡慕、嫉妒张文两人，不过她也没有太多的想法；苏蕊却是在惆怅的感觉中吓了一跳，刚才看他们亲密地抱在一起时，除了羡慕外，心里还微微地疼了一下，竟然觉得有点吃醋。

这似乎不太可能吧，两人的世界是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不说，自己也快要三十岁了，但眼前的男孩似乎连二十岁都不到！更何况昨天才认识他，就算有那么点来电的感觉也不会那么快。

苏蕊一下子就吓得流出冷汗，脑子里不由得想起昨天张文跳下河为她抓鱼时的场景。虽说是像芝麻绿豆般的小事，但那时候自己开心得有些说不出话来，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因自己的男人制造出一点点的浪漫而感动一样。这种感动跟金钱和现实无关，纯粹就是一种心跳加快的幸福。

“蕊姐，你怎么了？”

李欣然看苏蕊坐下来就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脸的茫然，完全没了平日里干练的样子，马上摇了摇她的胳膊，有些纳闷地问：“是不是睡傻了，怎么感觉魂都没了？”

“没什么！”

苏蕊如触电般地回过神来，见张文望向自己的眼神深邃而又有神，深得似乎让人就要陷进去一样，心里猛地一突想躲避，但似乎又有点舍不得那始终温和的柔软，感觉上特别地矛盾又特别地纠结。

“奇奇怪怪的！”

李欣然大剌剌地没察觉到好姐妹的异样，只当是苏蕊不小心走神而已。以前苏蕊就经常在说话时想着工作上的琐事，这种习惯性的走神倒也帮她掩饰心里的尴尬。

“睡得还好吧？”

张文也没看出苏蕊的异常，毕竟苏蕊也不是懵懂的小女孩了，即使慌张但也能掩饰得很好，一闪而过的矛盾马上被她习惯性的浅笑所代替。

“不错，那叫一个香呀！”

李欣然狠狠地伸了个懒腰，完美的曲线立刻吸引张文的目光。

李欣然懒懒地又是喜悦地说：“好久没睡得那么好了，头一倒像死了一样，连半夜诈尸的情况都没有，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得被火化了。”

张文已经习惯李欣然直爽的性格，心里也暗暗高兴透过昨天的玩乐和这两位大神的关系亲近不少，接着转头看向苏蕊，关切地问：“苏姐呢，睡那么晚不会是因为昨晚没睡好吧？”

虽然李欣然形容得很离谱，但细想一下倒也是贴切，确实两人也挺多年没睡得那么香了，只是苏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被这小男孩一看，总有种心里发暖的感觉，不知道是因为他深邃的眼神总是让人迷糊得失神，还是因为他的笑容总是那么地亲切真诚，看惯了官场上皮笑肉不笑的虚伪，这时候一个真诚的微笑对自己来说特别地有吸引力。

虽然恍惚了一下，不过苏蕊还是马上盈盈地一笑，点了点头，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那倒不会，和欣然说的一样睡得很舒服。就是太舒服了才会睡过头，我好几年没睡过懒觉了，这还真有点不习惯。”

“呵呵！”

李欣然一向不是安静的人，立刻嘁嘁喳喳地说：“不过小文呀，说真的你们这里的环境真不错，空气又好而且还安静，这几年我们都有点失眠，难得有睡得那么沉的时候，我都有点舍不得走了。”

苏蕊知道李欣然的性格很豪爽，生怕她一高兴连两人的三围都会报出来，赶紧按着她的手没好气地说：“得了吧你，我看你是昨天吃撑了。人家这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还想在这里买几块地种田呀？”

“似乎也不错！”

李欣然顽皮地吐了吐舌头，不过马上又是一副深恨痛绝的样子抱怨起来：“要是能开车来的话就好了，看这路程应该不算太远，但这路哪叫路呀，别说开汽车了，估计骑摩托车都会颠死了。”

李欣然越说越起劲，马上把矛头指向苏蕊，没好气地说：“你这县长是怎么当的，还摘什么贫困县的帽子，连路都没修好，谈何民生？要致富先修路你不懂吗？你那么多年的书读哪去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路呀？就这样的破路……”

被李欣然嘁嘁喳喳地一顿狂轰乱炸，别说苏蕊有些回不过神来，就连张文都有点错愕，这李欣然倒真是什么都敢说呀，而且她和苏蕊在一起也没什么避讳的话题。不过这样也好，如果苏蕊真的肯下力气狠狠抓路路通的工程，这边的交通一好，自己也有好处，不说做起生意时方便许多，以后也不用每次出门都在海上颠簸那么久。想到晕船时的痛苦滋味，张文现在还有种想吐的冲动。

李欣然和苏蕊吵闹了几句，说的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话题，张文一直在旁边微笑地看着，既不支持谁也不发表看法。其实这样更好，只要她们在自己面前毫无顾忌地嬉闹，起码证明在关系上已经不是需要客套的陌生人，以后办起事或联络起来也更方便一些。总的来说，是朋友的话，说话、办事都会比陌生人容易许多。

“饭来了！”

秀秀忙了一会儿就端了个托盘走过来，张文一看秀秀的小脸累得有了一些汗珠，赶紧上前帮忙，帮她将盘子里的小菜一碟一碟地放到桌上。

苏蕊看着张文两人恩爱的样子，张文悄悄地为秀秀擦去脸上汗珠时的怜爱，虽然秀秀只是羞答答地报以娇羞的一笑，表情却尽是幸福的陶醉。这种淡淡的甜蜜和彼此之间的你侬我侬让苏蕊心里有点不好受？即使是李欣然大剌剌的个性，一看到这甜蜜的一幕，再想起自身的情况，心情也是有一点低落。

“不好意思！”

张文也意识到这样有些不好，赶紧朝她们歉意地笑了笑。这两妞都是守活寡的命，这样明目张胆地刺激她们确实很缺德。

“恩爱的小夫妻呀！”

李欣然伸了个懒腰，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明显感觉得出她有些郁闷，不过她的话还算友善，起码还没被刺激到歇斯底里的地步。

苏蕊倒是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是郁闷着自己到底是在吃醋还是在羡慕，只是给了秀秀一个浅浅的微笑后就没说话了，似乎心里有很多想法一样，但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隐隐有点后悔为什么要来这小小的渔村。

简单的日子、淳朴的乐趣似乎有点解放苏蕊压抑得有些发疯的生活，不幸的生活一直用繁忙的工作来发泄其所带来的压力，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族来说，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但现在枯燥的内心却起了一丝涟漪，荡漾不大却让自己彻底地乱了，乱得让人在心动之余有些烦躁。

张文怕她们多想，赶紧转身和秀秀一起忙着，端来的菜摆了满满一桌。

李欣然一看不由得嘟起了嘴，略带玩笑地调侃道：“不是吧，张文，你又拿这些东西来喂我们，真把我们当成吃饲料的呀？每顿都是用粗粮伺候，有没有必要那么省呀？”

只见桌上摆的依旧是各类的咸菜，大多都是腌制的野菜和鲜蔬，不过和昨晚比起来也不是一成不变，两、三颗油光饱满的咸鸭蛋，一盘喷着热气的苦瓜炒土鸡蛋，一样的粗茶淡饭，不过看起来还是让人那么地有食欲。

苏蕊一看顿时就很有食欲，尤其是那油汪汪的苦瓜炒土鸡蛋，虽然看起来很油，但却不会给人油腻的感觉，那几碟咸菜更是不错，在简单之中又充满绿色的诱惑，甚至一些都是自己叫不上名的野菜，这种简单的食物恐怕在城里想看都看不到。

“姑奶奶我要吃肉！”

李欣然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这副闹脾气的样子，真有点小丹成年版的味道了，不过话里也全是开玩笑的味道，看得出来她还是很喜欢这种粗茶淡饭。

“挺好的！”

苏蕊现在也不客气了，夹起一颗橄榄轻轻地咬了一下，甘草水泡过的清甜和橄榄本身的香气混在一起，确实充满天然的芬芳，自然的气息让人不由得眼睛一亮。

“有肉、有肉！”

秀秀这时候匆匆地跑过来，手里端着一盘刚炒好的鸡肉，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和清甜的香气，似乎是以为李欣然真因为这清淡的饭菜而生气T，秀美的小脸紧张得满是着急的红晕。

“然姐和你开玩笑的。”

张文见秀秀小跑得都有些踉跄，脸上更是有着着急万分的拘谨，赶紧接过她手里的鸡肉放到桌上，一边擦去她紧张的汗珠，一边温柔地说：“别那么着急，人家就是逗着玩的。”

“秀秀！”

李欣然看着秀秀紧张的态度觉得很好玩，喊她的时候，脸上严肃得吓死人，见小姑娘吓得有些不知所措，不过马上开心地一笑，有几分调戏地说：“你太可爱了，连我看了都想抱你亲上几口。”

“谢谢然姐……”

秀秀顿时满脸羞红，难为情地低下头，更是一副我见犹怜的动人模样，为三人摆好碗筷后转身就走了：“你们先吃吧，我还有活没干完呢！”

“坐下一起吃吧，这大热天的，别那么忙了！”

苏蕊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毕竟人家忙了大半天招待自己，却一口饭都不吃就要走，赶紧出言挽留。

“不了，真有事，你们吃吧！”

秀秀一边客气地摇着头，一边像逃似地走了。

虽说这孩子挺讨人喜欢，但怕见生人这毛病也是让人有点头疼。

“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

李欣然见秀秀小跑着消失了，立刻有些郁闷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心想：只不过随口调戏一句而已，这丫头有必要怕成这样吗？姑奶奶难道长得比色狼还猥琐？

“不好意思了！”

张文歉意地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但语气却满是怜爱地说：“我这表妹一向怕生，见了陌生人说不上两句话就脸红，倒不是因为你的关系，她的性子就这样。”

张文也是有点无奈，秀秀的性格就是这样，在这现实的社会来说绝对是人间极品，虽说有时候确实让人头疼，不过这也是她可爱的地方，张文不想刻意地去改变她，能做的自然是好好地疼爱这个体贴的小妻子，让她的羞怯在自己的怀里变成最美妙的柔情。

“珍稀动物呀！”

李欣然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随后俏皮地笑了笑，舔着性感的嘴唇，笑咪咪地说：“这小姑娘真是人间极品啊，这样羞怯的小丫头用来调戏，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

李欣然舔嘴唇的模样，性感中带着几分狂野，尤其是红润的小舌头微微地伸出，更是让人有品尝一下的冲动，张文看得不禁愣了神，脑子不由得幻想起这尤物跪在胯下为自己口交的画面，感觉命根子隐隐地有点硬了，但马上又想起她的家世，立刻强迫自己别想那么多了！

而李欣然这下流又搞怪的动作逗得苏蕊咯咯地笑起来，马上调侃道：“你不会想抢小文的老婆吧？这可是不道德的行为。”

“不道德的事，往往都很刺激！”

李欣然马上拍了拍苏蕊的肩膀，摆出一副“你很有前途，你是我的知己”的感动模样。

张文有些无语了，这妞字字都是真理呀。确实按自己现在的生活来看，越没道德的事越是刺激！不过这也没有必要说出口，陈君维那家伙同性恋的毛病，不会传染到她身上吧？想想李欣然那狂野大胆的作风，再联想她对丹丹那有些过分的亲密和疼爱，张文还真有点怀疑她的性取向是不是有问题了。

“张文！”

苏蕊似乎觉得在异性面前这样随意地嬉闹有点不好，马上朝张文浅笑着说：“今天的午饭，你不介绍一下吗？我倒想知道你又用什么东西来搪塞我们。”

“就是！”

李欣然一副张文是铁公鸡的样子，瞪了他一眼，不过夹起鸡肉一吃却不由得眼睛一亮。肉质细软绵嫩，在鲜嫩中却又不失韧性，轻轻地一咬就能体会到肉质的弹性，异常爽口，一口咬下去那鲜嫩的肉汁就迸发出来，顿时满口芳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你先试试！”

张文见李欣然面露满意之色，朝苏蕊招了招手。

苏蕊见李欣然的表情那么夸张，也是半信半疑地夹起一块鸡肉放进口中，动作很缓慢显得特别地优雅，让人能清晰地感觉到她大户人家出身的气质，尤其是朱唇微启时那一刻淡淡的性感，比起李欣然的狂野更是在温婉中多了一种很浓郁的诱惑。

苏蕊仔细地品尝嘴里的鲜肉，放下筷子时露出满意的微笑，赞许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吃，不仅肉质的口感好得吓人，而且味道也特别清香，有一种类似鱼肉的鲜嫩，但又不失瘦肉的弹性，很独特。”

“我们吃吧！”

张文顿时松了一口大气，一边招呼她们别客气，一边也挨不住饥饿，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虽说李欣然还在开玩笑似地抱怨着，不过可以看出她和苏蕊吃得很开心。除了下粥的小菜十分可口外，各种粗粮熬制出来的杂粮粥也很有卖点，虽说没有精粮那种四溢的香味，但混杂着地里田间最自然的气息，自然也让两个美人吃得胃口大开。

苏蕊的吃相端庄，但夹菜的速度也不慢？李欣然则是有几分小丹那种埋头苦干的感觉，虽说形象上没小萝莉那么地狼狈，不过吃相上和她漂亮的外形完全不匹配，似乎是很久没碰上让她胃口大开的菜，所以吃起来也是津津有味。

张文一边吃着，一边为她们介绍这些菜的制作方法，等到大家都吃饱的时候，一盘青笋炒鸡肉也只剩盘子了，鲜嫩的鸡肉被两个大美人扫荡一空，这也是张文最想看到的结果。

“好饱哦！”

李欣然一边拍着肚子，一边夸张地说：“再这么吃下去，姑奶奶性感的身材就没了，到时候我找谁说理去呀？”

“很好吃！”

苏蕊吃完后淡淡地一笑，用纸擦着嘴巴的动作缓慢又充满气质，不过她也察觉到张文对这鸡肉的在意，马上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不过这是什么鸡？印象中现在肉质这么好的已经很少见了。”

张文笑了笑也没多说什么，眼见李欣然两人似乎也不急着走，马上殷勤地说：“现在刚好太阳也不太毒辣了，吃饱了走一下也不错，我在这边还有养殖场，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养猪的？”

李欣然一听先是兴趣满满，但马上又摇着头说：“算了吧，味道肯定很臭。我才刚吃饱可不想倒胃口，一会儿全吐出来怎么办！”

“不是，是养鸡的！”

张文语气里难掩一丝得意，笑咪咪地说：“你们吃的鸡肉就是我养的，两位大驾光临，顺道去看看也好。”

“这样呀！”

李欣然犹豫了一下，朝苏蕊问道：“去不去呀？”

苏蕊本来没什么兴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拒绝不了这男孩温柔的问话，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说：“可以，最近县里也想发展农业经济，有好的项目考察一下也不错，顺便看看会不会找到致富的新门路。如果有新的养殖项目，也能提供不少参考的地方！”

虽然苏蕊的话说得很官方，不过只要她同意了就行。张文也知道现在农业的扶植政策很多，一听她的话心里早就有了喜意。宰杀的这只鸡其实是厂里的种鸡，小鸡雏还出不了栏，哪有肉吃呀？虽说杀了一只种鸡有点心疼，不过只要她们有兴趣去看看的话，比什么都强。

家里离养殖场还有段距离，好在家里为了方便的关系，新买了两辆摩托车，张少琳骑了一辆出去，还剩下一辆。不过一辆摩托车上挤三个人，张文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也有点太怠慢人家了。

谁知道李欣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吵嚷着要骑挂档的大太子，张文也没多说什么，就把钥匙给她。

李欣然明显很喜欢骑这种车的感觉，一上车就轰起油门，嗡嗡的声音和满脸的兴奋让苏蕊都有些害怕了。

张文和秀秀说了一会儿话后，这才锁好门骑上摩托车。

李欣然这会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逛一下这郁郁葱葱的乡间，一直在旁边不停地催促着；苏蕊倒真是打从心里害怕坐李欣然的车，不过坐张文的车也有点不妥，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抱着冒险的精神上了李欣然的车。

两辆摩托车行驶在乡里细小的道路上，但刚一上路张文就傻了眼，李欣然竟然骑了不到一百公里就挂上五档，这可是湿滑的土路，不是宽敞的水泥大路呀！

虽说没什么人，但骑这么快也十分地危险，见苏蕊已经被吓得惊叫几声。

张文一看赶忙追了上去，心里暗骂：你又不认识路，有必要骑这么快吗？但到李欣然开军车时那种洒脱的样子，浑身又不禁冒起冷汗，这娘儿们绝对是剽悍型，如果不管着点的话，她肯定敢在这小路上把时速飘到一百公里。

张文越想心越惊，赶紧也催了油门追向她们。

第二章 诡异的关系

一路上，苏蕊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看样子大多都是来请示工作的人，而她说话的时候明显有点不乐意，似乎是刚从轻松的环境转换出来而有点烦躁，偶尔也会露出强势的一面把手下的人训斥一顿。这时难得有清静的机会，但一通接一通的电话还是让人感觉很郁闷。

李欣然倒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反正这些事都与她无关，哼着小曲惬意地享受着乡间小路独特的风光，虽然并不是特别美丽，但也有一种让人容易发懒的轻松。

整个下午的时间，响个不停的电话烦得苏蕊最后都快骂人了，最后直接把手机关了才总算清静。李欣然的悠闲在她看来更是无比羡慕，不过张文也明显注意到，初次接触时觉得这位女县长是个温文优雅的人，但在工作中她也有风行雷厉的一面。

张文带着李欣然两人参观自己的两个养殖场，轻松的语调像是在给朋友介绍自己的新家一样。对于好奇的工人都只说是带两个朋友来看看而已，而陈桂香则一直没有露面，照她的说法就是乡下人什么都不懂，不想丢了儿子的脸，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让张文感动备至又有点哭笑不得。

似乎在陈桂香的影响下，家里的女人们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甚至和李欣然最玩得来的小丹都被禁足了，穷困潦倒的五挂村一向没有多少外人会来，更别提是当大官的，所以这次苏蕊过来，大家都紧张得有点过头了，尤其是陈桂香那唯唯诺诺的态度更是让张文觉得得找个时间和她好好沟通一下。

张文和苏蕊的谈话还是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地随意，虽说也会提一点点自己的困难，不过也不会说得那么明显，一般都是带上几句玩笑话一闪而过，没有半点哭穷或喊惨的感觉，甚至轻松得就像是在谈论别人的事一样。

苏蕊也是一路走一路问，脸上一直挂着亲和的微笑，似乎是面对奉承多了，对源源不断的巴结也烦了，因此张文偶尔调侃似的话让她感到很轻松，完全看不出她刚才严肃的一面，说是在考察，更像是在朋友家作客一样。

苏蕊看的时候还偶尔点着头，似乎是在考虑怎么样发展四清这带偏僻的地方，虽说路程并不长，但偶尔看到的一些破落场景和简陋土屋都让她觉得怵目惊心，似乎有点不敢相信生活在这美丽的山水里的人，会那么地贫困。

李欣然虽然大剌剌的，不过也注意到这些细节。即使这里的风景再美丽，但在林间地里的破木屋，都会让她觉得这不应该出现在这动人的山水间0苏蕊偶尔认真的沉吟时，那种很自然的魅力都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秀美的脸庞和闪动的眼阵给人一种睿智的感觉，尤其在这座小村里更显得鹤立鸡群！

毕竟这儿的女人再漂亮也很少有她们这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气势，更显示了她的教养和不属于这里的优雅。

尽管张文把话说得很低调，但两个这么漂亮的城里女人还是让村里的人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两个女人来这穷困潦倒的村子干什么，这些指指点点似乎让苏葱有些不悦，偶尔会微微皱眉，不过也没说什么。

相比之下，李欣然就轻松多了，反正她是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纯粹就是来玩的。本来就性格开朗，所以对什么都感兴趣，在她的眼里，很多乡下寻常的东西都变得很新鲜，就连看见鸡、鸭都会显得很兴奋。没一会儿跑去和摸泥巴的小孩玩几下，过一会儿又被小女孩们的橡皮筋弄得蠢蠢欲动，看她欢快的模样俨然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整个下午，李欣然就只顾着玩，而且玩得都快疯了。苏蕊似乎习惯她这疯疯癫癫的样子，连管都不管就随她去了，而是一直在和张文聊着天，打听着这边的情况。

张文看着觉得有点纳闷，这两人的性格差距那么大，怎么还能相处得那么好？

苏蕊是那种端庄安静、少言而又聪慧的现代女性，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都很沉稳；而这李欣然完全就是小丹的复制版，让人不禁怀疑她是不是只发育身材而没发育智商，精力充沛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苏蕊似乎对新兴的农业有所兴趣，虽然看似轻松地提问，不过话题还是围绕着四清县的现状，一路上都在认真地询问这一带的情况，经济、人口和收入的问题。张文也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苏蕊，虽说没把这儿的贫穷说得惨绝人寰，不过含蓄的话里大概也让苏蕊懂得这个地方的问题和目前不太乐观的情况。

虽说四清县马上要大开发了，闲置的沙石地和大片的空地会借着各种项目的落实而实现一个质的飞跃，但那都是靠近市里一带的村子才能沾上这个光，临近五挂村这一片的连绵山区却没得到半点的实惠，因为谁都不会选择一个交通落后的地方来投资。按目前的情况和项目的定向来看，即使四清县会在经济上有个大跃进，也和这贫穷的大山不会有什么关系。

张文这个局外人都看得明白，苏蕊这个掌权者当然更清楚了。这样的情况虽然没什么大不了，但谁都不想在自己的管理下，会有这么一个盲点成为政绩的缺失，所以看得出苏蕊也是有点头疼这贫穷的大山一带。

张文敏锐地捕捉到苏蕊眼里的这一丝愁绪，也看出在这闷热的天气下，她已经有点疲累了，索性便找了处树荫搬来桌椅，陪着她好好地聊一顿。不过大多时间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稍稍地提一下农业发展的可能性，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很隐晦的暗示。

张文和苏蕊一直聊到傍晚，虽然看似话题不多，但却聊得都忘了时间，尤其李欣然活力充沛地自己找乐子去了没来打扰，更是让张文可以按计划把苏蕊的注意力引向农业这方面；而苏蕊似乎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有时候听着张文的话也会赞同地点着头。

本来张文还想挽留李欣然两人吃饭，毕竟多接触一下更能自己未来要依仗的女强人的性格和喜好。不过苏蕊思索了一会儿还是拒绝了，说自己的事情耽误很多，坚决要回县里；李欣然虽然还没玩够，不过也只能乖乖地跟苏蕊回去，毕竟玩得再开心，到底还是在别人家作客，打扰太久也不好。

李欣然两人来时坐的车子已经开回去了，想想那一段颠簸得要死的路程，两女都一脸的苦笑，似乎谁都不愿意再受那种难受到极点的折磨，最后在张文的建议下，还是决定坐陈伯的小船去码头，再打电话叫司机来接。虽然也麻烦，不过这让一向好动的李欣然举起双手同意，毕竟在日近黄昏的时候，坐着小船摇曳在海浪上，对她来说倒也算是一件好玩的事。

照理说张文应该送李欣然两人，但张文因为已经晕船得难受到恐惧搭船了，因此话到了嘴边还真说不出口；而张少琳一看弟弟为难的样子，立刻自告奋勇地要送李欣然两人回去，不过苏蕊还是婉言谢绝，似乎她不需要太多的客套，对于这次殷勤的招待也礼貌性地有些不好意思。

“苏姐，慢走！”

张文一直送苏蕊两人来到岸边，温和地笑了笑后和苏蕊握了握手，轻声地说：“欢迎下次再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好招待，不过想要度假的话，算是个不错的地方！”

“这次麻烦你了。”

苏蕊的话很客气，不过听得出她很满意这次的渔村之行，给了张文一个嫣然的浅笑后，徐徐地说：“这两天我过得很开心，虽然想说点谢谢之类的话，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吧！”

“你俩别总那么客套了！”

李欣然一想到要坐船出海，都心痒得不行了，一下子就跳上船头，还在不停地催促着：“又不是生离死别，搞得那么严肃干什么？”

李欣然的活泼和直爽的话，总是让人心情自然地舒畅起来，张文和苏蕊相视一笑后有默契地没再客套了。

苏蕊临走的时候邀请张文没事时，可以去县里找她，似乎除了李欣然这个可爱的朋友外，她在这也需要几个可以轻松谈话的朋友。

张文一直挥手目送着她们远去，等到小船慢慢地变成一个黑点时，才牵起一直在旁温柔等待的秀秀，给了她一个深情的凝视后，迎着美丽的晚霞在沙滩上慢慢地留下并排的脚印。

小船缓缓地驶离小沙滩，美丽的风景就像是图画一样让人陶醉，漫天的晚霞仿佛是儿时香甜的麦芽糖一样，把金黄色的光辉映照在海面上，金灿灿的一片显得格外迷人，清凉的海风扑面，带着大海的气息更是让人心醉神往。

浅蓝色的海水透着让人难以想象的清澈，海风一吹就能让人闻到大海淡淡的气息。船在水面上行进着，船后荡起一圈圈美丽的水波，显得那么地柔和、那么地美，美得让人都不禁感慨万分！

陈伯沧桑的脸上除了岁月的痕迹外，更有一种清闲随意的自在。

小船、海水、和蔼的老人，组成了一幅平淡而又异常动人的图画。

李欣然蹲在船尾，看着渐渐远去的小渔村和挥手的人群，眼里有几分呆滞，完美的容颜上尽是不舍的眷恋。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时间，但她似乎很喜欢这种淳朴而又简单的生活，比起钢筋水泥建筑的牢笼、纸醉金迷堆建出那所谓的文明，这儿的一切才能带给人心里上的快乐。

即使城里的事物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娱乐场所和消遣项目，虽看似繁华但总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而烤地瓜、抓泥鳅的小游戏却更能给人灵魂上的快乐，这种快乐完全不是冷漠的高科技所能带来的。

苏蕊坐在船内静静地想着事情，像是想到了什么东西，突然咯咯地笑了出来，娇嫩的声音让人一听就不禁被她吸引，李欣然似乎是感觉到她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禁好奇地问：“蕊姐，你在笑什么呢？”

苏蕊挽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发丝，本就美丽的容颜，在晚霞的光芒下更是美得让人窒息，温婉地笑了笑，简直像是个在窃喜的少女，有些调侃着说：“我是感觉呀，张文这小家伙看起来似乎人畜无害，和你说话时老是安静地笑着，似乎没太多的想法，但还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是头成了精的小狐狸。”

“哦，你还有这感慨呀！”

李欣然笑咪咪地坐到苏蕊的隔壁，亲热地挽住她的胳膊，用调戏的语气说：“不过蕊姐呀，你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觉悟？我看你们说话时一直客客气气的，还以为很融洽呢，原来是老奸的碰上巨猾的，各怀鬼胎呀！”

“会不会说话啊！”

苏蕊妩媚地白了李欣然一眼后也是有几分的思绪，若有所思地说：“我刚才细想了一下，这小子说话时总是温温和和，似乎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也没半点阿谀奉承的意思，不过在不知不觉间却把他想说的话全告诉你了，而且还说得滴水不漏，像是平常在开玩笑一样，那种语调和态度不会让你察觉出其实他说的话是带有目的的。”

“哦，还有这样的事？”

李欣然有些不相信地看着苏蕊，满脸疑惑地问：“你还有这感觉呀？我只觉得这家伙的成熟和年纪不太吻合而已，看你们似乎聊得很开心，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狡猾到了这种程度。”

“确实！”

苏蕊赞同地点了点头，笑咪咪地说：“不过他的成熟和聪明不惹人讨厌，起码他没有自以为是，也不像其他人一样低三下四的。我还是想夸一下他说话时的进退有度，感觉上这样的人其实混官场更好，以他对说话、办事的尺度掌握，只要有个人稍微拉他一下，以后他肯定会平步青云。”

“你对他评价那么高呀！”

李欣然突然狡黠地笑了笑，一把搂过苏蕊的脖子，看着她脸上开心的微笑和淡淡的红晕，用很猥琐的语气问道：“好像还没见你夸过男人呀，怎么？我们蕊姐春心大动了？是不是看人家青春年少，想来个红杏出墙，玩一下老牛吃乡下嫩草的滋味呀？”

“去你的，都没有个正经！”

苏蕊一下子慌了起来，隐隐有种心事被戳穿后的尴尬。不过以她的聪慧自然是不显山，不露水，不会被人察觉，因为往日里两人之间的这种打闹和调侃也不少。

“正经呀！正经呀！”

李欣然嘟了嘟嘴，突然有些歇斯底里地喊道：“要正经干嘛？我还想在那边玩两天，回去好无聊呀！”

“谁理你呀，我自己破事一大堆。”

苏蕊瞪了李欣然一眼，没好气地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瞎混，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找个单位混着不好吗？在省城什么吃的玩的没有，非得跑来这缠着我。”

“嘻嘻，因为人家发自肺腑地爱你嘛！”

李欣然做了一个情深意重的表情，捧着苏蕊的脸狠狠地亲了一口。

“滚蛋！”

苏蕊立刻笑骂了一句，两人间这样的行为倒也不少，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亲一个不够吗？”

李欣然嘿嘿地舔着性感的嘴唇，一边用手作势要去抓她的胸部，一边用下流的语气淫笑着说：“现在的人好开放哦，难道你希望以身相许？”

“给我去死！”

苏蕊没好气地白了李欣然一眼，不过马上又和她嬉闹在一起。

两个美人的欢声笑语顿时在海面上荡漾开来，此刻的苏蕊开心得娇笑连连，如果被县里的官员看到那风行雷厉的女强人还有如此娇媚的一面，恐怕他们都会当场被吓死。

小船在天黑的时候才慢慢地靠在渔港的码头上，陈伯忙前忙后地把绳子拴好后，两个美人才亲密地依偎着走出来，明显闹了那么久也有点累了，这时两人整理了刚嬉闹时弄乱的衣装，安静了下来，或许是环境的转变会改变人的心态，这时候她们已经没有刚才那种轻松和随意的感觉。

“苏县长！”

司机和秘书赶紧把车开过来，不过后面还跟着几个所谓要请示工作的马屁精，一过来就说着“您辛苦了”之类的奉承话，令苏蕊不由得皱了皱眉，似乎很反感他们这种恶心的巴结，李欣然脸上的鄙视也是一闪而过。

“谢谢您了，老人家！”

苏蕊一看陈伯忙前忙后，立刻给他道了声谢，对陈伯说话时脸上礼貌的微笑让那些马屁精都有些嫉妒了。

“麻烦您了！”

李欣然虽然大剌剌的，但也是很有礼貌，尤其是陈伯那朴实的感觉，就像是书里描绘的渔翁一样，让她觉得倍有亲切感。

“等等！”

陈伯一看苏蕊和李欣然要走了，赶紧追上来气喘吁吁地说：“还有东西没拿呢！”

“东西？”

苏蕊疑惑地问了一句，和李欣然互看了一眼，都觉得有些奇怪。

两人随身的东西都带着呀，似乎没有落下的。

“嗯，是小文要给你们的丨”陈伯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船头的一堆小罐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一些咱们乡下的粗菜，罐子多了，我一个人也拿不了。”

“这样呀！”

李欣然想起美味的桑梓酒、开胃的咸菜和粗糙中带着芬芳的野菜，马上眉开眼笑地说：“看不出这铁公鸡还有拔毛的时候，我不过随口说说，他就记得了。”

“你就别老说他是铁公鸡了，我看不出他有你说的那么小气！”

苏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眼睛只是稍稍地一眯，一群马屁精立刻冲上去搬东西了，这些人察言观色的本领是唯一让人不讨厌的，即使这时候个个西装革履，也不敢去计较罐子上的泥土，一个个把罐子小心翼翼抱在怀里，仿佛抱的不是食物而是祖宗的骨灰一样。

只见后车箱被装得满满的，苏蕊和李欣然客气地和陈伯告别几句后，就径直地上了车。

一上车，李欣然就难掩高兴地说：“蕊姐，我觉得那些东西真不错，等回省城的时候，我带一点回去给大家尝尝，尤其是那些野菜，现在城里想吃都找不到！”

秘书闻言眼睛微微地一眯，司机虽然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苏蕊还是察觉出他们虽然一脸的不在乎，但却是在认真地偷听两人的谈话。这两个人都是下放后，县里安排到自己身边的人，看样子似乎是有人在向他们打听着什么。

也难怪县里的这些头头们会那么地三八，毕竟眼下苏蕊在这绝对是一言九鼎，后台硬得没人敢在背后搞小动作，但谁心里都清楚，这个县长镀完金后就会高升，到时候一罢手的宝座就是个香饽饽了。这段时间谁要是表现好的话，没准人家临走丢一句话就能让你平步青云，稳稳地成为下一任的掌权者。

更何况最近有小消息在流传，这个县长的好友也是后台极硬的角色，在背景上也不逊色于她，更有人打听到两人的老公都是省里的实权派人物，如果能在这段期间和她们把关系弄好的话，相信对于以后的仕途也会有极大的帮助。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有人都格外地关注两人的动向，献殷勤的、拍马屁的都得先排着队等机会，可所有人费尽心思地想讨好巴结苏蕊，苏蕊就是油盐不进、水火不侵，对谁都不会太靠近，甚至还有一点疏远。除了工作外，其余的时间几乎全在办公室或家里，而她一低调，其他人自然不敢贸然地前去打扰。

而李欣然一来则是窝在家里玩电脑，别说和这些人接触了，就连出去玩的次数都有限，而且每次都只和苏蕊结伴，这样一来根本连认识的机会都找不到，你总不能莫名其妙地敲开门去奉承人家吧！太唐突的话，没准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所以这个主也不太好靠近。

关键是苏蕊和李欣然来这边后似乎不想交朋处友，除了偶尔买点日常用品外，也很少出门，况且她们出去买点衣服、办点私事总不能死皮赖脸地跟着吧！也看不出她们有什么特别的喜好，一些想采取迂回战术的家伙也倍感无奈。谁都想巴结上点关系，但照这个情况来看几乎是无从下手。

苏蕊在手下的面前，立刻恢复女强人的作风，感觉在村子时略有迟钝的脑子也活络起来，只是稍稍地一转就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不由得微微地瞪了李欣然一眼，似乎责怪她话说得太快了。

李欣然感到莫名其妙地摸了摸脑袋，不过她虽然大剌剌的，却也不傻，灵敏地察觉到司机一直从后视镜往后看，秘书上车后也没像往日一样喋喋不休地汇报工作，立刻明白苏蕊眼里的意思。

苏蕊明白自己的情况，眼下不管出门干什么事，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虽说没有恶意，但被人过分地关注还是有点恼怒，谁不清楚这些人打的是什么心思，只要自己稍微对什么东西表现出兴趣的话，那送礼迎合的人肯定就来一大堆，打从心底来讲，苏蕊有点厌恶这种虚伪。

这次莫名其妙地出去考察，又莫名其妙地丢下随行的人跑到朋友家，不仅玩了I夜，还到第二天晚上才回来。这在头头们的心里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如果说他们不会琢磨点小心思的话才怪。

苏蕊本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麻烦，隐隐也不愿去打扰到那一片清静的乐土。不过照眼下的情况来看，就算自己想隐瞒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毕竟这些土生土长的地头蛇有的是办法打听。这种小事在他们眼里会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们会尽一切能力找到任何有价值的地方。

李欣然也明白这些官场上的事，而话说得太快令她有点后悔了，眼含歉意地看了苏蕊一眼。这段时间，李欣然也看过那些巴结的人像苍蝇似地烦人，当然知道苏蕊在担心什么事。

车内顿时异常地安静，气氛尴尬得有些过头了。苏蕊一直在低头沉吟着，思索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看着李欣然笑咪咪地问：“对了，小文不是说刘胖子有带茶叶给我，他有没有拿给你呀？”

“好像，没有吧……”

李欣然有点反应不过来，不明白为什么苏蕊会主动地提起这些避之唯恐不及的事，甚至直接把张文的名字点出来，难道她就不怕苍蝇们一闻到味道，马上疯狂地凑上来吗？

“这家伙，真够抠的！”

苏蕊嫣然地笑了笑，用很随和又显得亲密的语气说：“我看他是又想占我便宜了，不过他这次去省城待了那么多天，也不知道那死胖子有没有说我的坏话，他这家伙最喜欢在背后损人了。”

“他敢，就打死、踢死、揍死、掐死！”

李欣然做了一个恶狠狠的表情，看着苏蕊竟然把话说得那么亲密，顿时有些想不明白了。她跟张文明明才刚认识不久，为什么她的语气似乎是在说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

“嗯，下次再去剥削他吧。”

苏蕊笑了笑没说什么，使了个眼神给李欣然，示意她别问那么多，就马上朝秘书问着县里的一些公务。

李欣然眼里亮光一闪，也不再说话了，虽然心里多少有点疑惑，不过还是没问出来，她想不明白苏蕊心里在想什么，难道不知道这话一说，那群马屁精就会活跃起来，接着就像苍蝇一样地去烦别人了吗？

苏蕊谈笑间已经没有刚才的随和，马上恢复领导的派头，面对手下时很自然地就换上居高临下的口吻，不过她也是在疑惑自己刚才的想法，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苏蕊心里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有个关系要好的朋友在这里的话，那些头头巴结不了自己就会掉转箭头去巴结他。这对自己虽然是件烦恼的事，但在普通人的身上却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刚才头疼的时候，突然想起两人交谈的场景，包括张文漫不经心地说着他的困难。

虽然张文看起来很不在意，也没有求自己办事的意思，但苏蕊清楚地知道，他要真没这个心思也不会把话说出口了，毕竟张文现在还处在创业的初期，各式各样的难题绝对不在少数。

就在刚才的一瞬间，苏蕊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种不想让他太累的想法，所以才会落落大方地把和张文的关系说成像老朋友一样，这样一来这些地头蛇肯定会去攀关系、拉家常，圆滑的他们会解决掉很多自己不好出面的问题。

也就是这样，苏蕊才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不正常，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去为别人着想呢？年轻人创业，苦点、累点是正常的，再说了，这社会上有的是更惨的人！可自己干嘛没事去操别人家的心？和这男孩才刚认识不说，而且还非亲非故的不是很熟悉，为什么她会去在意别人的难处呢？

苏蕊百思不得其解，但也有些害怕这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体贴了。家族的压力、家庭的畸形，一切都已经让她的心变得越来越冷漠了，像刚才那种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这种情况诡异得连苏蕊都不敢去想象原因。

一路上，苏蕊虽然心事重重，不过在严肃的外表下也没人察觉到。司机将两人送回到宿舍后就着急地走了，看样子虽然淡定，但谁都猜得出他和秘书马上会把听到的话和别人汇报！

苏蕊看着他们脸上的喜色，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身边跟着这样的人，有时候感觉真不舒服。

宿舍虽说是八十年代的老建筑了，不过胜就胜在环境很好，清静的起居生活，小区里到处都是盛开的花和参天的大树，光是空气就比起所谓的高级社区强了百倍。

苏蕊住的是一间两居室，地方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老房子只是稍微地装修一下，但格局也算不错，简单的家具、家电，半点奢华的影子都没有，擓放得很随性，不过也可以看出主人的品味也不错。

客厅里除了沙发、电视之类的常见品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面墙上高高的书架。密密麻麻地摆满中外各种领域的书籍，有别于其他人附庸风雅的摆设，这儿的每一本书都显得有些老旧，甚至不少都还夹着翻看到一半的书签，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知识的源泉并不是用来作为炫耀的摆设，而是作为精神的食粮被主人享用着。

“累死我了！”

李欣然一进门就倒在沙发上，懒濑地打了个哈欠后，伸了个懒腰，可惜这时屋内没有别的男人在，否则一看到她S形曲线的美态，肯定会口水直流。

“你看一会儿电视，我去洗澡。”

苏蕊明显感觉有些心不在焉，和刚才在车上时的侃侃而谈完全不一样，这会儿秀美的脸上写满了茫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连瞎子都看得出来。

“奇奇怪怪的！”

李欣然不由得嘀咕了一声，总感觉今天这个总是很优雅、沉稳的密友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但又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郁闷了一会儿后突然狡黠地笑了笑，看了看浴室里那道婀娜美妙的倩影缓慢地脱下一件件的衣物，立刻露出有几分下流的淫笑。

李欣然嘿嘿地一乐，捣着嘴悄悄地走到浴室前，见门并没有关紧，心里也有点纳闷。平常苏蕊会很注意这些小细节，虽说不是什么大事，但以她的性格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出现一点失误，哪怕是这种生活中无关紧要的迷糊都不会，今天她到底怎么了？

“美女，我来啦！”

李欣然蹑手蹑脚地抓住门把，猛然一把将门拉开后，很大声地喊了一下，用一副好色的表情看着室内让人眼睛一亮的春景。

温热的水流带着水蒸气从莲蓬头喷洒而下，淋在了一具美妙动人的玉体上，溅起的水花宛如轻盈的雾气一样梦幻，在水蒸气的包围下让这本就美丽的曲线显得更加地诱人。

此时苏蕊一丝不挂地冲洗着动人的身体，可是只见她的头发全湿了，却没有半点用洗发精清洗过的痕迹，从空洞的眼神来看明显还在想着心事。

柔顺的黑发被水打湿后，凌乱地贴在白晰无瑕的肌虏上，两者互相蟫映着吏有一种视觉上强烈的美感。胸前一对美丽的乳房圆润饱满，虽说不是特别吓人的凶器，但胜在形态特别地美丽，看起来格外地有弹性。小小的乳头红中带粉，嫩得就像是二八年华的少女一样，乳晕也不大，搭配起来更是完美。

平坦的小腹看不到半点的赘肉，匀称的美腿又长又细特别地迷人，再加上圆润的臀部挺翘得让人目瞪口呆，明显可以看出她是个喜爱运动的人，身材既有成熟女人的丰腴和魅力，又不失少女那种娇美和弹性的视觉冲击，美妙的曲线虽然找不出哪里有特别突出的惊艳，但也让人看不出有任何瑕疵。

“呃？”

苏蕊从茫然中稍稍地一回神，或许也是习惯李欣然这喜欢玩闹的作风，看了她一眼后又是有些木讷地“嗯”了一声。

“你丢魂啦？”

李欣然觉得有些郁闷，不过眼见密友动人的身体还是玩兴大起，用一副好色到极点的表情，笑咪咪地说：“小蕊蕊，我来伺候你洗澡好不好？”

“随便你！”

苏蕊使劲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都想挖开脑袋看看自己在迷糊什么，为什么一直安静的心现在感觉很不安分？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在惦记着，但又不知道自己在惦记什么。

“美人，我来了！”

李欣然色色地一笑，马上不客气地脱掉身上的衣服，在一片白色的晃动下，没一会儿她也一丝不挂了，狂野性感的身材让即使心不在焉的苏蕊都不禁看得有些恍神，不由得感慨眼前这个尤物真是性感得男女通杀了。

和苏蕊身材的匀称以及气质高雅不同，李欣然的身材高挑而又特别地妖娆，几乎每一寸肌肤都在散发着让人心跳加快的诱惑。C罩杯的乳房又大又圆，但却连一点下垂的迹象都没有，宛如两颗粉嫩的水蜜桃一样挺翘，蛮蛇小腰虽说纤细但又有一种动感的结实，美臀也因为运动的关系，又翘又实充满了弹性，形状漂亮得像是满月一样。

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一种完美的动感，不管是乳房的尺寸还是臀部的形状都十分标致。肌肤也是吹弹可破的细腻，从比例上就能一眼看出她是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浑身上下丝毫没有半点赘肉，劲爆的身材给人的感觉是又结实又充满了狂野的诱惑。

即使是是身为女人的苏蕊，这时也不由得有些嫉妒，她羡慕地说：“你的身材越来越好了，好像胸部又大了一些。”

“嘿嘿，谁知道呢？”

李欣然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若无其事地揉了揉一对能让男人发疯的美乳，看着乳房晃动反而有些不乐意地说：“鬼知道它会长这么大，害我每次去跑步还是出去玩，都觉得负担很重。”

苏蕊一听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个像妹妹的密友还真是很有意思。别的女人谁不希望自己的身材是让男人疯狂的魔鬼曲线？最好再来个人间凶器更是完美，可她一嫌自己个子太高挑，二嫌乳房太大，这要是被身材不好的女人听到，估计会恨得想把她大卸八块。

“我帮你抹沐浴露！”

李欣然色眯眯地一笑，手里接了一些润滑的沐浴露就要去摸苏蕊的乳房，此时她还是这么地活泼，活泼得能让人也跟着放松下来。

“谁要呀，你老是乱摸！”

苏蕊嘻笑着躲开了，这会儿和她一闹，倒没那么烦躁了。

“没事啦！”

李欣然一边说着，一边贴到苏蕊身边，双手迫不及待地摸到她的乳房上。弹性十足的乳房让李欣然爱不释手地捏了几下，本就滑嫩的肌肤碰上沐浴露后更是光滑，滑得就像是最上等的丝绸。

“好漂亮哦！”

李欣然玩着苏蕊的一对乳房，不由得感慨着手上传来的丰满和弹性，摸了几下后语气突然温柔，轻声地说：“蕊姐，我好久没和你一起洗了吧！”

“嗯……”

苏蕊也不再和李欣然闹了，任由李欣然殷勤地把自己的身子摸了个遍，涂抹上带着香气的沐浴露。即使是女孩子的手在抚摸，不过也让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呼吸间的节奏开始有些发乱，娇俏的容颜慢慢地爬上一抹动人的红晕。

李欣然像是在爱护一件宝贝一样，仔细地清洗着苏蕊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冲去泡沫后让苏蕊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自己跪在她身后为她清洗着一头美丽的长发，一边洗，一边啧啧地赞叹着：“蕊姐，你的头发真漂亮，长了以后可以弄好多的发型。”

“是吗，我没什么感觉呀。”

苏蕊一副很自然的样子，似乎也习惯这种亲密得有些暧昧的动作，没一会儿就闭上眼睛，一脸享受的样子。

两人毫不避讳地将身体洗完后，苏蕊在擦头发时，李欣然已经穿上一套性感的蕾丝内衣，正在镜子前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材…苏蕊一看不由得调侃地说：“好了你，就算身材好也别在我面前炫耀了！”

“嫉妒了！”

李欣然咯咯地乐了起来，看着苏蕊的眼神不再调皮，反而变得温柔。虽说她的身材很劲爆、性感，但苏蕊标准的比例也是美得让人挑不出缺点。

舒服的一个热水澡，享受着沐浴过后的清爽，再配上两杯无比清凉的果汁，生活就变得轻松而又无比舒服。

不过两间房里，一间是苏蕊的书房兼办公的地方，这几天两人都挤在同一张床上睡觉，这会儿两人也累了，没精神看电视，刚洗完澡就早早地进了房间。

房内的装饰很符合苏蕊沉稳娴静的性格，淡蓝色的主色调显得十分地安宁。

只不过房里的洋娃娃、卡通类的一些摆设让人有些侧目，一点端庄高贵的感觉都没有，反而像是个怀春少女。可爱、简单是这间房间主要的风格，一点都看不出身为一个掌权者该有的严肃，也没半点衬托品味的摆设。

拉上了窗帘，打开了空调，将房间的灯光调成很温馨的淡蓝色，一切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这时候李欣然已经大剌剌地倒在柔软的床上，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后，禁不住好奇地问：“蕊姐，你刚才干嘛要当着秘书的面提起张文这小子呀，难道你不知道这样苍蝇就会开始去烦他吗？”

苏蕊正忙着查看电话留言，这会儿一听李欣然漫不经心的话，顿时浑身像触电般地颤了一下，但短暂的不自然只是一闪而过，马上她又恢复正常，眼珠子一转，用略带玩笑的口气说：“没什么呀，反正你提都提了，他们肯定也会去打听，那还不如趁这机会打发掉那群苍蝇，能打发掉他们，你不觉得是件好事吗？”

“有道理！”

李欣然赞同地点了点头，想起那一张张恶心的嘴脸，那种让人反感的献媚，马上“旺”了一下，说：“一个个装得像孝顺儿子，要不是姑奶奶没生过孩子的话，我还真怀疑这些老头是不是自己亲生的了。”

虽然李欣然无心说出这些话，不过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空气里原本轻松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僵硬。尽管都知道是在开玩笑，但两人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嫁了这种丈夫别说守活寡了，就是连做母亲的权利都没有。

年轻的时候还不在意，可现在年近三十岁了，这就变成了一个让人焦鳔不安的问题。母性是每个女人不可能避免的天性，每当看着别的女人挽着丈夫、抱着孩子时，那幸福的表情和洋溢出的母爱，两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嫉妒，但嫉妒过后却都是无奈的痛苦！

生长在权势滔天而又传统的家庭里，离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为了稳固关系，这种想法甚至连萌芽的机会都不可能，而且即使你有怨气也不能被人看出来，不仅要装出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还要违心地为自己平坦的肚子编造事业要紧之类的破借口，一切的一切，畸形得让人有些无法喘息了，这根本不是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

“蕊姐！”

李欣然也是倍感无力，饶是一向开朗活泼的她，也不由得唉声叹气了好一会儿。虽然天性使然让她能稍微看开一点，但每次一面对这个现实，还是让人无比哀怨。

苏蕊脸上满是惆怅的无奈，苦笑了一声后放下手里的工作，也躺到床上。这时她身上只有一件真丝的蕾丝睡裙，里面根本没穿内衣，小小的乳头隔着轻薄的衣服凸显出来，显得随意但却有种若隐若现的诱惑。

“然然！”

苏蕊的口吻突然变得亲密起来，转头看了看李欣然后眼里隐隐有了一种渴望，轻声地说：“要我抱吗？”

“嗯……”

李欣然不假思索就点了点头，满脸迷恋地钻到苏蕊的怀里，紧紧地贴着她温热的身体，一边撒娇地扭着头，一边喃喃地说：“然然还想吃奶！”

“嗯……”

苏蕊面露温和的疼爱，手轻轻地摸到李欣然的背后一按，李欣然的内衣扣子立刻就弹开，随手丢到一边后，一对浑圆的乳房立刻不安分地跳出来，美丽的浑圆和雪白的乳肉让人心神都为之一颤。

李欣然的脸有些发红，浑身也渐渐地热了起来，她也不客气地伸手去脱苏蕊的睡裙，小心翼翼的动作让人觉得她是在爱护什么宝贝一样，手指的动作都显得很细心，似乎是在害怕自己的指甲会伤害到苏蕊吹弹可破的肌肤。

第三章 香艳的角色扮演

即使刚才洗澡的时候也赤裸相见，即使彼此都看过对方的身体不知道多少次了，但当所有的遮羞物掉到地板上时，两女的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快起来！

苏蕊眼里闪过一点点的难为情，不过眼中又浮现出一种异样而又性感的水雾，目光无法控制地在李欣然性感的身体上来回地游走着。

“妈妈……”

李欣然一改调皮活泼的样子，突然变得乖巧而又单纯，面对着苏蕊的时候，眼神突然变得很依恋，柔和得像是一个在撒娇的小女孩，喊出的话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乖！”

苏蕊先是有些不适地扭捏了一下，但看着纠缠在自己身上的李欣然，眼里又闪起柔和的亮光，原本还遮掩着一双美乳的小手慢慢地放下，浑圆的乳房顿时颤了一下，充满了女性的诱惑。

在淡蓝色的灯光下，苏蕊赤裸的身体显得那么地美妙绝伦，充满着女性的气息和无比的魅力，水润动人的眼眸又是那么地温和，这时更是充满了一种类似于母性般的温慈，整个人瞬间散发出让人无法抗拒的柔媚，让李欣然眼里的迷恋更是浓重了。

“妈妈……”

李欣然如婴儿般的呢喃了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撒娇的味道，竟然就扭着性感的身体在苏蕊的身上摩擦着，双方的肌肤在不停地接触着，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体温都在逐渐地升高，呼吸也渐渐地急促起来。

“乖，尽管吃吧！”

苏蕊的眼神变得越来越迷离，尽管都是女人，但这种肌肤之亲带来的刺激还是会让身体产生出情欲，感觉痒痒的又有种难以言喻的挑逗性。

李欣然满脸陶醉地握住苏蕊那一对结实匀称的乳房，开始揉弄起充满弹性的肉球，动作轻柔而又缓慢，像是在把玩绝世的宝贝，表情并不带有一丝丝的色欲，反而像是在寻找着心灵的依靠，在握住乳房的刹那，甚至能感觉到她像是得到安全感般地平静下来。

苏蕊情动地哼了一声，乳房是她比较敏感的地方，被李欣然这看似温柔地爱抚着，刺激得她浑身打了个冷颤，她一只手慢慢地摸上李欣然有些发烫的脸颊轻轻地抚了两下，动作更像是在夸奖自己乖巧的孩子。

气氛似乎在一瞬间变得极端地怪异，原本亲密无间的一对密友，这时候仿佛是在变化角色I样，虽然在肢体上感觉像是一对彼此爱恋的女子在互相挑逗，但一看李欣然脸上如孩子般的柔弱，又像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孩子在期待母亲慈祥地疼爱。

苏蕊虽然一开始还有点不自在，但在李欣然撒娇地纠缠上来后，眼里却充满了柔和，眼神看向李欣然的时候带着像长辈似的温柔，充满怜爱的态度更像是在安抚受了欺负而感到委屈的女儿。

“妈妈，好香啊！”

李欣然揉弄了苏蕊的乳房好一会儿，见苏蕊的呼吸越发地急促，看苏蕊一脸红潮似乎很享受，加上也感觉到喉咙有些发干，便马上低下头，在苏蕊雪白的乳肉上轻轻地舔了一下。

“嗯……香，就多吃点……”

苏蕊一边低吟着，一边情不自禁地扭了一下身子，看得出她已经进入了这有些畸形的角色扮演中，而李欣然的轻抚让她也是情动不已。

“嗯，妈妈最好了……”

李欣然此时的语气天真而又可爱，仿佛是受到奖励的小孩子般的开心，一听苏蕊的话立刻不客气地低下头在雪白的乳房上又吸又舔，津津有味的模样就像是在品尝人世间最美妙的佳肴。

“乖孩子！”

不知道李欣然是不是故意的，舔得乳房上都是口水和吻痕，但却唯独避过最敏感的乳头，令苏蕊顿时感觉到有些空虚又有点难受，在李欣然的挑逗下，苏蕊忍了一会儿后，便捧着乳房将细嫩可口的乳头送到李欣然的嘴边，用温柔而又颤抖的声音说：“来，妈妈镇你吃奶！”

“好……”

李欣然一副小孩子阴谋得逞时的高兴样，顽皮地笑了笑后看着嘴边鲜艳而又粉嫩的乳头，小巧的樱桃已经微微有点硬了，一阵阵的乳香钻进鼻孔让人心神荡漾，便马上张开小嘴轻轻地含住，很温柔地吸吮起来，一边吸吮还一边观察苏蕊的反应。

“好孩子……”

苏蕊鼓励地摸着李欣然的头，无比妩媚地呻吟了一声，软软的声线、悦耳的声音都那么地妖娆，只是轻轻的一声，就能让人感觉到血脉贲张的滋味。此时她的双手已经不自觉地抱住李欣然的头，乳房上传来痒痒的快感也让她舒服得身子微微一僵。

李欣然不停地把玩着另一只乳房，爱不释手地刮弄乳肉时也用手指轻轻地刮蹭着乳晕，似乎很清楚地知道该怎么让苏蕊更舒服。纤细的手指偶尔夹住乳头捏两下，又轻轻地按一会儿后再放开，感觉到身下美人呼吸急促的时候，又将敏感的乳头忽视掉，小手握着乳房不停地搓弄着。

苏蕊的呼吸越发地乱了，张着小嘴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并且似乎因为舒服的原因嘴巴也合不拢。眼眸含春地半眯着，情动的模样看起来更加地妖冶。

李欣然见状马上适时地在苏蕊那两颗乳头上来回地吸吮着，舌头也灵活地撩拨着，用很细腻但又粗鲁的动作挑逗着敏感的乳头。

熟悉的手法、灵巧的手指、娴熟的挑逗手段，相信张文看了都会自愧不如。

李欣然脸上开始有种兴奋的潮红，嫣红的小嘴始终在苏蕊的两颗乳头上不停地挑逗着，一双手更是不遗余力地刺激着已经布满她吻痕的美乳。

苏蕊在李欣然的爱抚下，原本还咬牙压抑的呻吟声也开始不自觉地哼出来，娇嫩的身子也更加不安地扭动着，手不停地抓着床单似乎是在强忍快感的侵袭，但每次李欣然准确地撩拨起快感时，她美妙的身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僵硬一下。

苏蕊的身子一会儿舒服得十分僵硬，一会儿又变得无比酥软，李欣然的挑逗手段很高明，灵敏地捕捉着苏蕊的反应再决定是要刺激点还是温柔点，双手不停地在她的乳房和小腹上划着圈，而李欣然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品尝苏蕊的乳房，性感红润的小嘴开始上移亲吻着苏蕊那充满女性魅力的锁骨。

“然然……做得好……”

苏蕊那颤抖的手有些激动地摸着李欣然的脸，感觉到她的身子也像是火烧似地热起来，双手情不自禁地往下摸，在李欣然的急喘中摸到她更加有弹性、更加饱满的乳房，便开始温柔地揉弄起来。

李欣然仿佛受到了鼓励，身子微微一顿后，马上又沿着苏蕊雪白的脖子开始往上亲。两片迷人的嘴唇微微张开时更是性感，李欣然妩媚地看了苏蕊一眼后，张嘴含住苏蕊漂亮的下巴轻轻地吸吮了几下，舌头又开始灵动地舔弄着。

李欣然的挑逗很缓慢，动作轻柔而又饱含着狂野，痒痒地刺激看似温柔但却让人欲罢不能，即使苏蕊此时咬着牙都有些抵抗不了李欣然这种强烈的冲击，只是在李欣然的嘴快亲上她的嘴唇时，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抗拒感，本能地别过头，躲避李欣然性感迷人的红唇。

“妈妈，您不疼然然了吗……”

李欣然有些错愕地愣了一下，随后脸上全是委屈的表情，可怜兮兮地看着苏蕊，一边吻着她发红的脸颊，一边像个孩子般地看着她，俨然就是个在乞求疼爱的小孩子。

“没、没有！”

苏蕊暗叹了一声，马上转过头轻轻地环住李欣然的脖子，很温柔地看着她此时委屈的双眸，慢慢地抬起下巴闭上了眼睛，将性感迷人的嘴唇微微地翘起。

虽然这时身体仍被李欣然挑逗着，情欲的侵袭也让脑子稍稍地有一点空白，然而苏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此时应该陶醉在其中才对，但刚才那熟悉而又性感的红唇吻过来时，脑子里竟然一瞬间出现了一张模糊的笑脸，让人感觉亲切而又充满了温暖的微笑在刹那让自己产生了一种抗拒的心理。

苏蕊这副任君采摘的模样别说男人们看了会爆血管，李欣然看了也都压抑不住强烈的冲动。这时她开心地一笑后马上捧着苏蕊的脸，如蜻蜓点水般的在她唇上温柔地亲了一下，顽皮地舔了舔香嫩的嘴唇后，见苏蕊的呼吸变得不自然起来，立刻一边吻着，一边用舌头舔着苏葱的贝齿。

“好然然……”

苏蕊不禁轻吟了一声，身子也激动地颤抖了一下。这时虽然闭着眼貌似陶醉，但心里却有点五味杂陈，在这情欲浓郁的环境下，脑子里一闪而过的那张笑脸竟然是只见过一面的那个小男孩，这到底是怎么了？

趁着苏蕊有些分神的机会，李欣然立刻不客气地将舌头深入到苏蕊芬芳的檀口中，虽然感觉上苏蕊还有点僵硬，但李欣然一点都不在意，只是轻轻地舔着苏？

的牙齿，迷恋地吸吮着那让人陶醉的芬芳，好一会儿后才去挑逗她小巧细嫩的香舌，在啧啧的吸吮声中慢慢地将这迷人的小东西含住，轻轻地吸吮起来。

“呜……”

苏蕊再也忍不住地抱住李欣然细嫩的小腰，身体本能地和李欣然的身体互相磨蹭起来，似乎是在靠这个激烈的办法寻找着能让她们沉醉的快感。

李欣然也是激动地在苏蕊的肌肤上胡乱地摸着，舌头的挑逗变得越发地激烈，两具性感的肉体互相扭动着，几乎恨不得融入到对方的身体里。苏蕊从一开始的被动变得主动起来，迎合之余甚至因为本来就要强的性格作祟，开始反客为主地将李欣然的舌尖含住吸吮起来。

一个是人前风行雷厉的女强人，一个是让人惊艳万分的性感尤物，前者是让男人又敬又畏但却会有强烈征服欲的美女，后者是一个媚气横生的性感美人，不管是举手投足还是挑逗性的一笑都像是在撩拨人类的原始欲望。此时两个尤物却一丝不挂地纠缠在一起，两具足以让男人为之疯狂的完美躯体在不停地互相磨蹭着，肢体间的爱抚也变得越发地激烈。

苏蕊的表情越来越迷离，在情欲的驱使下，忽略刚才让她不安的罪恶感；李欣然的脸上更是写满陶醉，本就性感的她，此刻看起来更是妖娆万分，芬芳迷人的小嘴在纠缠中发出啧啧的水声，隐隐还散发着撩人的情欲气息。两条性感的丁香小舌忘我地纠缠着，伴随着她们的轻吟让空气中的氛围变得越发地旖旎。

长长的一个湿吻，待到两人都有些窒息，不得不分开的时候，嘴边都挂满了不知道是谁的唾液，将本就红艳的嘴唇滋润得更是诱人，双唇缓慢而又不舍地分开时，只见李欣然的眼里尽是陶醉的茫然，微微抬起身时嘴唇上还挂着一道细丝连着苏蕊的香舌，这一幕看起来更是充满了淫荡的诱惑。

苏蕊本能地想伸手去擦嘴巴，但小手还没抬到一半就被李欣然抓住了。

李欣然舔了舔嘴唇后，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地说：“妈妈，是然然不好……

然然帮你舔干净！““好……”

苏蕊这时也是意乱情迷，稍稍地一犹豫就默许地闭上了眼。这时候觉得浑身又酥又麻，身体里的燥热伴随着一阵难耐的空虚让她倍感难受，即使不去看也知道自己的下身此刻肯定无比潮湿。

李欣然闻言马上欣喜地低下头，用性感的小舌头舔着苏蕊嘴边的唾液，小心翼翼地用舌头卷到嘴里再咽下，津津有味的样子仿佛喝的是琼浆玉露，缓慢的动作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妖冶，再加上她总是含笑的眼神，更是妩媚得能撩起更加浓郁的情欲。

“妈妈，舒服吗……”

李欣然继续轻柔地抚弄着苏蕊的乳房，一边用天真的声音问着话，一边充满期待地看着苏蕊，俨然就是个在等待大人夸奖的小女孩。

“嗯……”

苏蕊浑身瘫软，话里都带着懒懒的味道，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马上就不自觉地夹了夹腿，觉得这时腿间已经淫得有点过分了。

“然然知道，妈妈还想更舒服……”

李欣然像个孩子般的笑着，笑得像是个自作聪明的孩童，没等苏蕊说什么话就殷勤地继续爱抚着那一对美丽的乳房，只是这时她却慢慢地往下亲吻，火辣的热吻不停地落在苏兹的小腹上，甚至已经来到性感的大腿上。

“好然然……”

苏蕊无比情动地哼了一声，腿很自然地慢慢张开。刚才的爱抚是那么地舒服，舒服得让人除了享受外根本不会有其他的想法。这会儿，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羞处肯定泛滥不堪。

苏蕊那一双修长的美腿缓缓地打开时，仿佛像是在打开一个宝藏般的让人充满期待。

李欣然被这优雅的动作弄得心痒难耐，跪到苏蕊的腿间后便迫不及待地伸手分开她的双腿，一股女性的体香伴随着火热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觉得心神一阵荡漾。

李欣然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灼热起来，眼里的欲望仿佛是实物一般。看着眼前无比美丽的地带，呼吸快得有些受不了，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每一寸让人心动的所在，喉咙也隐隐地有点发干了。

苏蕊被李欣然看得有些难为情了，毕竟这样M字形地暴露着自己的私密处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些羞耻，尽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李欣然这么灼热地打量着，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只见苏蕊那柔顺漂亮的体毛黏了点汗水，使其紧紧地贴在宛如小馒头般的耻骨上显得很性感。虽说是成熟的女性，但她的体毛却没有特别茂盛，小小的一撮看起来有几分难言的可爱，除了三角地带一小片的芳草外，双腿间几乎连一根都看不到，整个羞处柔嫩得让人一看都禁不住会咽口水。

而胯间的私密处更是让人看得口干舌燥，两片阴唇很有弹性地闭合着，粉嫩又略有血红的鲜艳简直就像是个刚长成的少女，在宛如花瓣般的阴唇保护下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蕾，而这时这朵美丽的花苞已经布满晶莹黏稠的露水，看上去更是无比可口，芬芳的气息让人有不得不尝的冲动。

“妈妈，好漂亮呀……”

李欣然眼露迷恋的爱意，柔媚地看了苏蕊一眼后，就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分开阴唇，手指接触到敏感的嫩肉时，苏蕊不由得像触电般的低吟一声。

“好然然……”

苏蕊看着李欣然秀美的容颜，身体慢慢地向下移动，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她的呼吸喷在羞处上，而那呢喃声宛如呓语般让人觉得更是动人。

李欣然陶醉地看着眼前的美妙地带，小嘴轻轻地凑上去吻了一下，顿时让苏蕊发出让人骨头都要酥软的呻吟声，刺激得她也激动起来，小舌头开始灵活地沿着可爱的阴唇来回地舔着，手指轻轻地刮着敏感的大腿根部，似乎她很迷恋苏蕊情动的反应，口交的时候脸上尽是陶醉的殷勤。

“然然，妈妈……好舒服哦……”

李欣然那灵活的舌头像是在戏弄苏蕊，每一下轻柔的挑逗都让苏蕊全身的神经兴奋地跳动着。

这时的苏蕊已经完全沉浸在快感中，腰微微地弓起来，甚至有些迎合地把下身往李欣然的嘴边凑，一边呻吟着，一边享受着密友荒唐的口舌服务。

李欣然闻着熟悉的气息和火热的温度，开始陶醉地将阴唇小心翼翼地分开，包裹在内的嫩肉水淋淋的，可爱得让人恨不得一口吞下。

当灵巧的舌头碰上敏感的嫩肉时，令苏蕊浑身僵硬了一下，嘴里也发出一道极是压抑的闷哼声，微微一皱眉，看起来像是难受但又像是愉悦到了一个程度。

李欣然一看立刻殷勤地舔起苏蕊湿淋淋的小穴，在嫩肉上不停地亲吻着，当察觉到那小小的阴蒂硬起来时，她马上吻了上去，将那可爱的小肉粒含在嘴里吸了一下，灵巧的舌头再次激烈地挑逗着这敏感至极的器官，像蛇般灵活的舌头此刻刺激得苏蕊浑身剧烈地扭动起来。

“好、好然然……妈妈，很舒服……啊……”

苏蕊开始忍不住呻吟起来，双手紧紧地抓住床单，似乎是在强忍着要浪叫出声的冲动，身子也在不停地颤抖着，修长的美腿激动地夹住李欣然的头部，似乎是在害怕这种难言的快感会突然离她而去。

李欣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嘴边的鲜嫩鲍鱼，温柔的动作让黏稠的爱液越来越多，偶尔将两片娇艳欲滴的花瓣含在嘴里细细地吸吮一番，都会让苏蕊舒服得浑身颤抖，成熟而又有知识的女性会保持身体的清爽干净，不像一般无知的小女孩不懂也不会注重身体的健康。

刚才洗澡时，两个美女都不避讳地清洗自己的下阴部，因此苏蕊的身体每一处都散发着成熟女性的体香，夹杂着沐浴露淡淡的乳香更是沁人心脾，而李欣然则一点都不在意地将苏蕊流出的爱液咽下，似乎苏蕊的反应越激烈她越喜欢，挑逗的动作也从一开始的温柔变得剧烈起来。

李欣然将美丽的羞处吻了个遍后，她见苏蕊的脸上已经尽是陶醉的迷茫，甚至还本能地舔着干燥的嘴唇，满意地笑了笑后继续着这让人血脉贲张的爱抚。这次她更是直接地舔了阴蒂后，就将香舌伸到苏蕊美丽的花穴中，又舔又挖的，让苏蕊的呻吟更加地控制不住地高亢起来！

“啊，别……挖呀，痒……然然！”

苏蕊在这强烈的刺激下，开始语无伦次地叫起来，春意十足的嘤￠让人一听更是兴奋。

李欣然耐心地挑逗了好一会儿后，见苏蕊已经有些按捺不住地扭动着性感的身体，而那似乎没处可放的小手正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身体，看样子苏蕊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爱抚，李欣然这才用最激烈的手法进一步地满足着苏蕊的情欲。

红润的小舌头带着黏稠的爱液离开饱满动人的小穴后，开始殷勤地舔着阴蒂，灵巧的舔弄动作快得让苏蕊的呻吟开始变成高亢的叫声，李欣然左手修长的中指慢慢地靠近爱液泛滥的穴口，温柔地按了两下后开始缓缓地插进去，便立刻感觉到手指被一阵难言的火热所包围，阴道内的嫩肉已经激烈地螺动起来。

“呀……”

苏蕊浑身激烈地抽搐着，睁大着眼睛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停滞，双腿本能地张开，似乎是希望李欣然的挑逗能更加地有力！

李欣然清晰地感觉到苏蕊的腿根在不停地发着颤，似乎有些受不了情欲的折磨，在等待她的动作，于是手指缓缓地在紧凑的小花穴里抽插起来，抽插了一会儿更是准确地找到苏蕊的G点所在，马上用力地一按，立刻让苏蕊仿佛触电般地痉挛着，嘴里也发出像是啼哭似的嘤咛声。

“妈妈，舒服吗？”

李欣然一边用舌头舔弄着敏感的阴蒂，一边开始加快手指抽插的速度，见苏蕊渐渐地适应了一根手指的抽动，紧窒的嫩肉也在爱液的滋润下开始放松，就马上塞进食指继续快速地进出着她美丽的小花穴。

“舒服……我的然然……好乖……快，再快一点……妈妈……要死了……好、好麻呀……”

此时苏蕊原本雪白的玉体已经覆盖上一层淡淡的红晕，白里透红的肌肤更是桥媚迷人，不知不觉间浑身像是有火在烧般的流了不少的汗水，湿淋淋的简直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秀长的头发此时彻底地散乱开，看起来更是香艳得让人瞠目结舌。

手指快速地进出伴随着滋滋的水声和苏蕊越来越难控制的呻吟，李欣然虽然累得满头是汗，但看着苏蕊媚气横生的模样，眼里却尽是兴奋的光芒，突然感觉到肉穴的嫩肉剧烈地痉挛起来，几乎是绷紧一样地咬着自己的手指，马上就意识到苏蕊的高潮就要来临了！

“好女儿……妈妈……快来了……舒服死了……再快点……用力啊……”

苏蕊的呻吟声已经无法控制地高亢起来，这时李欣然的手指抽得异常地快，在快速的频率中甚至还能准确地按着G点。与此同时空闲下来的另一只手，猛地按在苏蕊细嫩美丽的小菊花上，用指甲在外围轻轻地一刮，舌头不停地舔着开始颤抖的阴蒂，有些粗暴地将阴唇含在嘴里像亲吻一样地吸吮。

“妈妈，您来吧！”

李欣然一边舔着苏蕊的阴唇，一边喘着粗气，脸上尽是兴奋的潮红，无比情动地说：“女儿要喝你的水水，喝得干干净净，女儿……好、好渴呀……”

迷人的声音、妖冶的容颜、断断续续的话、听似天真却充满淫秽的挑逗。此时手指的进出磨蹭着敏感的阴道，菊花处传来像蚂蚁在爬一样的痒感，舌头按在阴蒂上更是挑逗着全身的神经更加兴奋起来。

在这多重的刺激下，源源不断的快感让本就剧烈痉挛的子宫彻底崩溃了，苏蕊终于忍不住“啊”的大叫了一声，浑身一阵无法控制的抽搐后，一直紧绷的花心立刻射出一股滚烫的爱液，伴随而来的是让人销魂蚀骨的美妙滋味，和身为女人最难以抵抗的极端快感。

李欣然一看小穴口开始剧烈地收缩，就明白苏蕊已经达到快感的巅峰，赶忙把嘴凑过去狠狠地吻住温热的小穴。马上一股热度十足的爱液就进入李欣然的嘴里，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错觉，总有股难言的香味，芬芳可口又充满诱人的香甜。

“啊……”

苏蕊窒息得脸都憋红了，身体僵硬了好一会儿后，才总算彻底地放松下来，或许是高潮太强烈的关系，还本能地颤抖了几下，猛地一放松后立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闭着眼回味着高潮的美妙滋味。

李欣然殷勤地将美味的爱液舔食一空后，又仔细地帮苏蕊舔干净羞处。眼看苏蕊在高潮的侵袭下已经软得像滩泥，脸上不禁露出高兴而又满足的笑容，苏涯满脸的潮红和娇艳欲滴的样子，让人一看更是心动，李欣然不由得扭着身子缠上苏蕊火烫的玉体。

“妈妈，然然做得好吗？”

李欣然眨着眼睛，一副等待夸奖的可爱模样，不过这时李欣然的情欲也被撩起，说话的时候身子不停地扭动着，磨蹭着苏蕊的手臂，双腿更是用力地夹住她修长的美腿。

“然然好乖……”

苏蕊说话的时候已经是有气无力，连抬起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但还是伸手摸着李欣然的脸，声音细小而又发颤，显然苏蕊此时还沉浸在美妙的高潮中，不过还是能感觉到李欣然的腿间也是一片潮湿，正磨蹭着自己的大腿在满足她一直没满足到的欲望。

“只要妈妈开心就好了……”

李欣然很开心地笑了起来，不过脸蛋马上爬满又羞又媚的红晕，将苏蕊的手轻轻地拉到她的腿间，有点可怜地说：“可是然然，还很难受……要妈妈疼……”

虽然苏蕊没看见，但此时她的手只是轻轻地一摸，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李欣然的羞处已经是泛滥一片了。

刚才的爱抚对李欣然的刺激也很大，情欲在剧烈地起伏着，却为了满足苏蕊而硬生生地忍耐着，现在身体的燥热和空虚也让李欣然万分地难受，此刻看着苏蕊高潮后的媚态，她当然希望能品尝一下美妙的滋味了。

“妈妈最疼然然了……”

苏蕊的手指慢慢地在李欣然的腿间滑动着，借着爱液的润滑开始挑逗着李欣然的敏感地带。

李欣然顿时妩媚地嘤咛一声，眼里立刻露出笑意，本就撩人的水眸立刻爬上春意十足的水气。

“来，妈妈亲……”

苏蕊休息了一会儿后，见李欣然有些按捺不住地扭动着身子，马上就翻身压到她的身上，一边亲吻着她红润的嘴唇，一边上下其手地挑逗她，一只手在她的腿间不断地撩拨着，另一只则手握上她饱满而又充满弹性的乳房不停地揉搓起来。

“妈妈……然然……好痒……好麻呀……”

两人舌吻了一会儿后，李欣然不禁娇滴滴地呻吟着，与苏蕊的矜持和含蓄不同，她的呻吟妖冶而又嘹亮，令人在不知不觉间激动起来，细嫩的双手忍不住在自己和苏蕊的身上胡乱地摸着，似乎快感来临时她需要个可以安慰的地方。

“好然然……来，吃妈妈的奶……”

苏蕊一边说着，一边把乳头递到李欣然的嘴边，并且捏着她的乳头开始揉弄起来，另一只手则按着她的阴蒂更加快速地在肉缝上磨蹭着，弄得啧啧的水声更加地响亮。

“不……妈妈……然然……啊……”

李欣然的呻吟立刻大声起来，咬着牙似乎被这突然的快感弄得有些受不了，马上就张开嘴含住乳头，像发泄般的使劲地吸吮起来，诱人的呻吟顿时变成轻哼声。

“乖，乖……轻点……”

苏蕊有些吃疼地哼了一声，不过手上的速度却一点都没变，反而动得更快了。眼看着李欣然楚楚可怜的样子，眼里闪过一丝的怜爱，尽管苏蕊还是有点排斥亲吻女人的身体，但这时也低下头含住李欣然的耳垂，轻轻地舔弄起来。

耳垂是不少女人敏感的地方，李欣然立刻发出像是孩子啼哭似的低咽声，呼吸火热而变得杂乱无章，似乎是在强忍着什么痛苦，不过从她脸上越发妩媚的红晕来看，身下的玉手带给她的快感更加强烈，强烈得让她压抑已久的欲望开始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

苏蕊眼含怜爱地舔着李欣然的耳垂，一只手不停地刺激着她一对美丽的乳房和敏感的乳头，另一只手的速度则快得有点剧烈，在她的腿间不停地磨蹭着，但就是不肯进入她那紧凑、美丽的小穴。

因为爱液一多，太过润滑的关系，导致苏蕊常会吓得把刚伸进去一点的手指赶紧抽出来，因为只要再往前一点就是一层薄薄的肉膜，稍微不小心就会弄破这层无比纯洁的象征。以李欣然的活泼开朗、狂野的作风和性感的打扮，谁能想到如此妖娆的一个尤物，竟然是货真价实的处子之身。

“妈妈，进去……进去……”

李欣然激动地呜咽着，性感的身体被苏蕊弄得不停地扭动，似乎因为苏蕊的不肯进入而倍感痛苦，眼里微微发红，在快感的侵袭中还断断续续地呻吟道：“然然要你……手指……插、插进去……”

苏蕊没去理会李欣然，手指依旧在阴部外边刺激着阴唇和阴蒂，无论她如何地呻吟恳求都没有进去半点，不过亲吻她耳朵的动作却更加地激烈，甚至灵巧的“妈妈……然然……要来了……”

李欣然突然全身一阵抽搐，在大声呻吟的时候，语气变得更加可怜：“亲、亲……然然的乳……乳房……妈妈……啊……”

身为女人，苏蕊自然知道这种反应是高潮前的痉挛，刚舌头还卷着要钻进她小小的耳洞里。

才李欣然把情欲压抑了这么久，现在身体早已敏感得不堪挑逗！

苏蕊心里还是有点排斥亲吻女人的身体，但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无法抵抗李欣然楚楚可怜的眼神和可怜的哀求，在李欣然欣慰而又惊喜的呻吟声中，低下头吻了她雪白浑圆的乳房，将乳头轻轻地含住后，手上的挑逗动作变得越发地剧烈。

“啊……死……死了……我……喷了……”

乳房和下阴的快感同时来临，交织在一起变得空前剧烈，本来身体已经敏感到不行，这会儿没爱抚多久，李欣然就已经压抑不住快感的爆发。这还是苏蕊第一次肯亲吻李欣然的乳房，这让李欣然不由得激动万分，血液流动的速度快得让心脏都有些承受不了，浑身的痉挛也越发地强烈，美妙的高潮在这一刻让这具性感的肉体开始不停地抽搐着。

“呼……”

高潮过后，李欣然宛如被抽去骨头一样地瘫软下来，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满脸潮红地闭着眼，在急促的呼吸中回味着这刺激至极的美妙滋味。

大量的爱液沿着李欣然颤抖的腿根流下来，淋湿了床单，当苏蕊的手从李欣然颤抖的腿间抽出来的时候，满手全是温热的爱液，苏蕊本想用纸先擦一下手，但怕李欣然多想也就没去管了，只是拿了张纸帮李欣然擦一下阴部，趁她没注意的时候才偷偷地抹去手里的湿润。

李欣然这时的呼吸很粗重，胸部随之剧烈起伏，看起来更是性感。一个本就狂野的尤物在高潮的时候更是妩媚万分，尤其是她半眯着水眸的样子更是妖娆，披头散发的样子更是充满狂野的媚气，而她的下身此刻更是泛滥一片，散发着诱人的女性气息，相信这样的春光就算是太监看到都会春风吹又生了。

两人休息了一会儿后，都不约而同地有些困意，刚才激情时还感觉到浑身燥热，这会儿一安静下来就觉得有点冷了，空调的冷风飕飕直吹，让苏蕊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害怕满身是汗的两人都会感冒，赶紧拉来薄薄的被单一起盖上。

此时李欣然像个得宠的孩子般蜷缩在苏蕊的怀里，尽管高挑的她那小鸟依人的样子，尤其是依靠在苏蕊这标准身材的美女怀中，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时候的她看起来真的很柔弱，柔弱得让人想不到她平日里是多么地活泼开朗、多么地俏皮可人。

高潮时激烈的心跳在慢慢地平息着，苏蕊像个母亲一样地抱着李欣然安抚着。

李欣然在高潮的余韵中回过神来时，心情有些复杂地看了苏蕊一眼，见苏蕊的脸色有些复杂，妩媚中似乎还带着心事，不由得怯怯地问：“蕊姐，你在想什么呢？”

声音软软的、柔柔的还有点无力，可见刚才的高潮让李欣然舒服到什么地步，说话的时候几乎连声音都在压抑。

“没什么，睡吧！”

苏蕊怜爱地摸了摸李欣然的脸，但心细一点的人都能听出这话明显心不在焉。

李欣然低着头沉吟了一会儿，有些自责也有些楚楚可怜地问：“蕊姐，你是不是很讨厌我这样？是不是觉得我很变态？总是喜欢缠着你做这些荒淫的事！”

“不会的，我也很舒服，你别多想了！”

苏蕊继续安慰着李欣然，尽管脸上还是温柔的微笑，但话里的敷衍还是能看出她现在心事重重。

李欣然突然咬了咬牙，眼眶微微地有几分发红，面色更是羞愧地说：“蕊姐，对不起！以前是我不小心，才把你的处女膜弄破，我知道你肯定很在意，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是该死……我……”

“睡吧，那东西对我没用。”

苏蕊用一个亲吻堵住李欣然的嘴后，这才很温和地安慰她。轻轻的吻，这时已经不带有任何的情欲，有的只是疼爱和关怀。

“嗯……”

李欣然似乎想说什么，但如骨鲠在喉说不出口。久久的沉默后，才叹息了一声，像个孩子似地钻进苏蕊的怀里，怯生生地说：“我……我还是想叫你妈妈！”

“乖然然，好孩子就要早点睡。”

苏蕊见李欣然明显有了困意，轻声细语地哄着她。这一声妈妈虽然让她感觉很荒唐，但也唤起她无处发泄的母爱。

“嗯……”

李欣然甜甜地一笑，情不自禁地握住苏蕊的一只乳房，像婴儿喝奶似地含住一颗乳头，见苏蕊没有不悦的表情，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看李欣然的样子，偏乎只要一摸苏蕊的乳房就会有安全感，脸上虽然还带着高潮后的媚红，但也安静了下来。

“睡吧！”

高潮后的身体还是有些敏感，令苏蕊顿时颤抖一下，不过看着李欣然一脸安宁的样子心里也发软，继续像是哄孩子一样地哄着她，不过脸上的表情却隐隐有一种痛苦的无奈。

李欣然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似乎像是寻找到安全的港湾，即使睡着了脸上还是挂着甜美的微笑。这一刻的她除了风情万种的妩媚外，更是充满着天真得让人无法不疼爱的单纯，即使这分天真显得有些畸形。

房内刚才千娇百媚的呻吟、火热的呼吸和啧啧的水声，都在李欣然安详的鼾声中消失不见。

淡淡的蓝色小灯此刻变得温馨而又充满暖意，只是苏蕊这时抱着李欣然却毫无睡意，眼神空洞而又复杂，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此刻苏蕊心事重重，记忆、过往的场景和残酷的生活都在翻江倒海地折磨着她这时脆弱的心，畸形的家庭和茫然无望的生活更是让人心碎欲死。

在痛苦的失眠中，苏蕊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座渔港小村，那张柔软的大床，还有昨夜让人迷恋不已的美梦中……

第四章 光鲜下的痛苦

苏蕊最近的生活难得清静，往日里围在身边的苍蝇明显少了许多，但工作上却是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找不到一丝的空闲！虽说人一忙很容易就什么事都不想了，不过只要一间下来，苏蕊还是感觉到有种莫名的空虚，似乎眼下的忙碌只是为了发泄对生活的压抑而已，真正的快乐却是一点都没有感受到。

而且从回到县里后‘稣蕊每晚又开始失眠，无休止的煎熬让人实在太难受了，即使有时候强迫着自己别去想那么多，早点睡觉得了，但各式各样的烦心事都在不停地折磨着越来越脆弱的神经，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根本就毫无睡意，白天繁琐的工作反而没带来压力，更多的还是来自于畸形的家庭和越来越迷茫的生活。

偶尔闲下来想看看书都没办法专心，令苏蕊感觉到一阵空前的烦躁，烦躁得让人坐立不安，不知道该干什么才能好受一点。每晚辗转反侧，到了快天亮时才能浅浅地入眠，但一点小小的动静又马上被惊扰得睡意全无，失眠最痛苦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漫长而又煎熬的过程。

苏蕊静下心时，不由得开始想念起那个渔家小村，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和那里清新的一切，即使是高级奢华的大床也无法带来香甜的美梦，钢筋水泥的环绕绝对比不上山水间的惬意。每当想起那种沉沉入睡、毫无杂念的感觉，苏蕊都特别地怀念。

还有那里的人们，虽说接触的不多，但小丹的顽皮可爱，秀秀的乖巧伶俐，夹带着单纯和朴素，让人感觉很放松，面对着她们时不用时刻绷紧着神经。脑子里有时还浮现出张文那张秀气、阳光的脸庞，淡淡的笑容透着温和的亲切，让人在不自觉间就会放松下来，那种发自内心的暖意飘渺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却舒服得让自己的心灵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

食堂里的饭菜虽然为了讨好自己而做得无比精致，所谓的营养搭配每一顿都是无比丰盛，但现在苏蕊还是喜欢回家煮点白粥，就着简单的咸菜和野菜吃一点。

比起这些粗糙中还有点苦涩的食物，那些所谓的大鱼大肉却让人如同嚼蜡般毫无胃口，伴随着失眠而来的是胃口也不好，如果不是这些小菜的话，根本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

今晚苏蕊又是简单地吃了几口饭，洗完澡后苏蕊感到有些疲累了，她穿着一件性感的睡裙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想放松一下，可电视上那些枯燥无味的节目却无法引起她半点的兴趣，苏蕊的眼神又变得有些迷茫，脑子里又开始习惯性地胡思乱想。

关毅，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一个温文尔雅又充满阳刚味的男人，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男人味。自己的姿色也称得上是千里挑一，早在少女时代就已经是个美人胚子了。当两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时候，在外人看来是那么地美满，金童玉女的组合更是让不少人啧啧称道，对于这看似完美的组合除了羡慕外就是嫉妒了。

门当户对的家族，高学历又有着异于常人的优秀，不管是双方家族的势力还是强硬的家庭背景，以及两人本身优秀的程度，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婚姻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在别人的祝福下开心快乐地生活才对！可虚假的表面下，却是畸形得让人近乎窒息，因为这所谓的美满，不过是在人前一场拙劣又充满伤害的表演，事实上背后的辛酸和哀怨又有谁能知道？

苏蕊和关毅是大学同学，虽说不是很亲密，但从小认识也算是不错的朋友。

婚姻上的结合只是双方家族的权势需要而已，原本做朋友的时候，大家感情还算不错，起码说说笑笑地聚一下还是满开心的，可做了这名义上的夫妻后，基本上已经是形同陌路了。

关毅对这桩婚姻的存在也很痛苦，清楚地知道苏蕊是这场看似美满的婚姻中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也明白他和陈君维的关系想要维持住的话，这一层的遮羞布是必须存在的，所以即使他满心愧疚，但只能选择逃避苏蕊，不敢去面对这个被自己毁了一生的女人。

相比之下，陈君维和李欣然的婚姻虽说是无比痛苦，但两人的相处还不算很是尴尬。陈君维柔媚的一面总让人觉得他是女人，让人很难产生排斥，再加上他也是心有所愧，对李欣然的弥补几乎已经是竭尽所能了，所以双方还没闹到相见无言的地步。

这两桩婚姻带给四个人极大的痛苦，陈君维和关毅看似高高在上、权势滔天，但只能偷偷摸摸地享受着他们得之不易却又必须隐瞒到底的爱情；苏蕊借着工作的压力来压抑自己；李欣然虽然表面上大剌剌，但心里也很哀怨。两桩本不该有的婚姻，让这四个人生活得痛苦不堪，但却必须一起维护着表面上的光鲜！

李欣然虽然看似粗心大意，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在外人面前永远是大剌剌的样子，但实际上她只是不想把痛苦表露出来而已，心灵上的折磨好几次都让她茫然得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

看似美艳动人的两个女人，实际上已经到了必须看心理医生才能缓解压力的地步。苏蕊靠着高强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还算好一点；可李欣然外刚内柔的性格却让她经不起这样的折磨，甚至已经有点轻微的忧郁症，和表面上的乐观相比，这种情况的出现反而更加地糟糕，因为内心和行动上强烈的反差，让她有点人格分裂的迹象。

前两天，李欣然又去看心理医生了，顺道也回省城办点事，算一算时间，今天也该回来了。苏蕊觉得脑子有一些发胀，帮自己倒了杯冰凉的洋酒后，一口猛喝下去，酒精在身体里开始发热，这才让压抑得有些窒息的想法，不至于悲观到连自己都想不开的地步。

两个美丽的女人本就是密友，从小认识又在一起读书，彼此的家庭又经常来往，再加上两个名义上的丈夫却是真正的情人，在自哀自怜又彼此同情的环境下感情越来越深厚，很多在人前无法发泄的郁闷和压力也只能和彼此倾诉，或许这也算是不幸中多少的一点安慰，起码还能找得到一个诉说的对象。

一样的不幸让苏蕊和李欣然越走越近，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虚龙假凤的爱好，相反的，两人的性取向都很正常，谁都不会觉得自己对同性会有真正的爱意，而这种荒唐关系的开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畸形而又压抑的发泄而已。

苏蕊脑子里一阵恍惚，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她和李欣然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场景，让人觉得特别的心酸。

两年多前在省城，在苏蕊的公寓里，那段时间刚好两人都没什么事干，刚刚回去给所谓的公公过大寿。

望族的宴席一般都是无比热闹，除了祝寿外，不少人都是抱着扩大人脉的目的而来，参与宴会的人数可想而知，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坐拥一方的富豪，一个个衣着光鲜让这个寿席更像是一场社交宴会。

两对貌似恩爱的小夫妻，男的帅气逼人，女的无比惊艳，一身正装出现时引来了啧啧的赞叹声，而且表情喜笑颜开，看似无比恩爱，携手而行的时候更是让人羡慕不已。穿梭在来往的宾客中，俨然就是最抢眼的风景，金童玉女的组合自然成了全场的焦点，不管男人或者女人一看都会不自觉地露出嫉妒的目光。

宴席上光芒四射，可宾客一走，刚才还貌似温柔体贴的丈夫早就跑得没了影，也不知道他们是愧于面对如花似玉的妻子，还是酒精作祟，猴急地想找个机会缠绵，反正跑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敢打一个！

苏蕊和李欣然也不在意了，反正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种大家族间的宴席，对两女来说不过是个表演的场合而已，不管是自己还是那两个可悲的男人，都是走到台前客串的临时演员，剧终后自然到了散场的时候。

长辈们一看这种头疼的情况又出现，除了苦笑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是他们态度强硬地促成了这两桩婚姻，但看着苏蕊和李欣然凄凉的模样也是倍感无奈，心里多少难免有点自责。人心到底还是肉做的，当然免不了嘘寒问暖一番。

很累，累得有点麻木了！在他们愧疚的关心下，苏蕊和李欣然都同时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婉言谢绝他们的挽留后，便一起回到苏蕊的小窝，等脱去了这身一般人都奢望不起的礼服后，两女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似乎是挣脱了什么束缚般的轻松，就像脱去了缠在身上的枷锁。

空前的压抑，光鲜表面下的虚情假意，这种皮笑肉不笑的应酬已经让两女疲惫到极点，身体里的骨头似乎失去了支撑，觉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种空虚和无力其实是来自于精神上，心里上的匮乏使得精神也变得委靡，委靡得看什么都触动不了心灵。

李欣然打了个招呼后就去洗澡了，苏蕊也一丝不挂地泡到浴盆中。这时候两女才算有点精神再说话，尽管说的话都是不着边际，感觉上还有点漫不经心，但起码在同样的不幸下，两人还能相互安慰一下。

苏蕊闭上了眼，记得李欣然在耳边有些哽咽又痛苦万分地说：“蕊姐！我好想要个孩子，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李欣然说出这话的时候，一丝不挂地站在莲蓬头下，任由温水缓缓地流过她白晰的身体，动人的脸上带着极端的哀怨和悲哀，水眸发红似乎已经流出了泪水，但在水流的冲刷下让人无法看到她的哀怨。平日里活泼的她，这时候看起来迷茫得似乎连活着的希望都没有，柔弱得让人心都快碎了！

苏蕊一听李欣然这想不开的话顿时吓了一跳，当时的李欣然已经有轻度的忧郁症，说不定她真会一时冲动做出蠢事。

苏蕊赶紧从浴盆里跳出来，走到李欣然的面前一边摇着她的肩膀，一边关切地劝道：“欣然，你别说这些傻话了。我知道你也想有人陪、有人和你说话，但蕊姐不是一直陪着你吗？”

李欣然看起来是那么地柔弱，眼神空洞而又无神地流着泪，原本惊艳妖娆的脸，此时痛苦得都有些扭曲了，喃喃地哭泣道：“不一样，这不一样！我从小就没有妈妈陪我，现在守着活寡我能挺得住，但我真想要个孩子，我想好好地疼她，好好地当一个完整的女人！”

“傻瓜！”

苏蕊被李欣然这看似平淡的话里，所隐含的无尽哀怨所刺痛，其实到了这岁数，哪个女人不想当个幸福的母亲？心里一酸不禁也抽了抽鼻子，将她紧紧地抱住后，声音有点发颤：“还有蕊姐疼你，蕊姐知道你的感受……”

话没说两句，两个女人就一丝不挂地抱在一起号啕大哭，毕竟两人的境遇几乎是一模一样，很多的委屈、无奈只能彼此倾听、诉说，可就算是互相安慰又能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无奈而又痛苦的现实。

苏蕊一边哭泣着，一边温柔地安慰着李欣然，比起她来自己算是好得多了，起码小时候还有亲人的陪伴，父母虽然忙但也有团聚的时候！可李欣然出生的时候，母亲就难产死了，父亲和爷爷又一直在部队里没空陪她，童年的记亿里除了老保姆外，似乎只有做不完的作业，虽说从小就过着不错的生活，但那种孤独和对亲情的渴望却不是苏蕊能体会的。

“蕊姐！”

李欣然哭得无力时，突然抬起头用很可怜的眼神看着苏蕊，像是在发泄伤痛，有些歇斯底里地低吼道：“我真不知道我这样活着到底要干嘛，难道真要当别人一辈子的遮羞布吗？我从小就没了妈妈，现在嫁了个变态的男人，连当个母亲的权利都没了，我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呀！”

“有妈妈，蕊姐当你的妈妈！”

苏蕊也明白李欣然的情况比自己更惨一些，内心已经有点不能承受了，便赶紧停下自我的哀怜，将她的头抱在胸口轻声地安慰着。

“妈妈……”

李欣然或许真的太需要亲情了，一听苏蕊这话顿时有些激动，也不管这只是一个善意的安慰，马上抱着苏蕊就大哭起来，或许她现在最需要的只是来自于亲情的关爱。

“乖乖，不哭……妈妈在！”

苏蕊一边温柔地劝着李欣然，一边用手抚摸着她抽搐的身子，像是在疼爱自己的孩子，李欣然那瞬间的柔弱唤起苏蕊压抑很久的母爱。

角色上的转换并没有太多的尴尬和难为情，在这时候反而更显温暖和融洽。

李欣然也像是要发泄压力似的很快就进入情况，尽管这种关系显得有点病态，但却让她的抑郁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苏蕊像疼爱女儿似的帮李欣然洗了个澡，又体贴地擦去她身上的水珠并围上毛巾。见到李欣然乖巧的样子，精神上也有点恍惚，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关爱自己的女儿！

刚才两人哭得都有点累了，洗完后迫不及待地钻进被窝里。

李欣然似乎已经沉醉在这个被疼爱的角色里，一会儿缠着要苏蕊唱歌给她听，一会儿又要抱着苏蕊睡，看似顽皮的小要求一个接一个，让苏蕊在忙碌之余，心里却有一种别样的温暖。

在温暖的嬉闹中，肌肤一直不停地接触着，双方的身体也从无意识慢慢有些敏感地磨蹭起来。

苏蕊一开始还觉得有些怪异，不过随着体温的升高，呼吸却不由自主地快了起来，眼里慢慢地爬上了一层温润的水雾，浑身有种又麻又软的感觉。

李欣然的情况也是一样，身上的毛巾早不知道掉到哪里，赤裸的身体相互纠缠着，一碰到敏感的部位，都有种又麻又痒的舒服感受！到了这年纪，她们当然有过自慰的经验，即使没有真的试过男欢女爱的滋味，但对这种身体上的刺激也不会有半点的陌生，这是情欲开始爆发前的难受。

空气的温度在渐渐地升高，两人似乎都能听到对方越来越火热的呼吸，光滑细嫩的美腿也在互相磨蹭着，享受着对方的体温带来的刺激，但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下谁都不说话，彼此间的急促呼吸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地热烈。

好一会儿后，李欣然先打破了沉默，在苏蕊磨蹭到她腿间时，软软地呻吟了一声，凑到了苏蕊的胸前看着一对美丽的乳房，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妈妈，我要吃奶……”

苏蕊这才从陶醉的情欲中回过神来，但一听李欣然的话顿时吓了一跳，她竟然会对一个女孩子的纠缠有了强烈的反应。理智告诉她必须快点停止这荒唐的行为，但抬起头来面对李欣然那可怜兮兮又略带兴奋的眼神时却不由得心里一软，想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口，再加上这时身体特别渴望情欲的满足，竟然鬼使神差地有些期待这荒唐的游戏能继续下去。

苏蕊此刻酒精在作祟，有点拒绝不了情欲的高涨，再加上一时的犹豫和为难更像是一种矜持的默许，让李欣然马上高兴地笑了笑，纯真得像个可爱的孩子，立刻低头去亲吻苏蕊的乳房，爱恋地吸吮着苏蕊小小嫩嫩的乳头。虽然李欣然此时就像是一个在吃奶的孩子，但她的吸吮所带给苏蕊的快感却是那么地强烈。

“啊……”

苏蕊不禁呻吟了一声，有些激动地反手抱住李欣然。胸前那强烈的刺激不是自己的抚摸所能带来的，灵巧的舌头一下又一下地撩拨，让欲火烧得更加地猛烈，慢慢地焚烧掉她还在挣扎的理智。

那一夜，屋里尽是两个女人深陷在情欲中的呻吟，悦耳动听又充满致命的诱惑！苏蕊第一次感觉到被一个女人爱抚还能那么地愉悦，李欣然也是在有些压抑的情况下，将这游戏当成发泄的管道，并没有觉得这样的虚龙假凤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只是那一夜，苏蕊完美的身体上布满李欣然的吻痕，甚至在李欣然完美的容颜凑近羞处时，脑子都空白得无力思考，最后李欣然也是情欲难耐，在稍稍地犹豫后毫不避讳地用口交的方式把这亲密的好友送上情欲的巅蜂！

第一次过后苏蕊很有罪恶感，但耐不住李欣然楚楚可怜地哀求，就用手满足了她一次，虽然苏蕊无法抗拒李欣然的挑逗，但依旧排斥去亲吻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尽管这个女孩是一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尤物，但苏蕊的底线也只能到这里了。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尽管苏蕊的理智反复地告诫她这种关系不应该维系，但每次面对李欣然像孩子般的可怜地哀求时，又回味起那种销魂的滋味，使苏蕊无法拒绝，一次次地在李欣然呼唤妈妈的呻吟声中，燃烧着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荒唐的游戏让两人确实有一段时间很尴尬，当从情欲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可每到夜深人静、空虚无奈的时候，两人却又默认着这种事的继续发生。

后来没办法了，苏蕊找到两人最信任的心理医生，扭捏了一阵后把她的烦恼提了出来，这才知道李欣然抑郁的内心已经有些扭曲，甚至希望逃避现在的生活用另一个角色活着，她极端地需要亲情的抚慰。

或许李欣然唤出一声声妈妈的时候，对她来说是在寻找安全感，那样会让她的压力缓解许多，也会让她的心灵找到难得的安静。如果压抑着痛苦，长期无法发泄的话，在这种畸形的生活下，她会发疯甚至会有想不开的一天。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苏蕊再也无法抗拒李欣然的要求，虽然心里上的罪恶感还在，但每次和李欣然玩这个角色游戏时却更加地投入，为了这个最好的密友，也由于身体本能的需求，尽管不知道和男人做爱是什么滋味，但和李欣然的纠缠所带来的愉悦却也让人无法抗拒！

苏蕊和李欣然并不是没有节制，也不是因为情欲过多，时刻都会搞这种虚龙假凤的游戏，一般只有在精神上受到刺激的时候才会，平日里两人还是很好的朋友，嬉闹的态度和彼此间的要好根本不会让人看出半点异常。

李欣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几分病态，但她太需要这种心灵上的抚慰，每次看见苏蕊脸上表现出为难时心里都有点羞愧，所以还下载了一些女同志的片子，学习着能让苏蕊更加舒服的办法，说来说去也算是一种弥补吧！慢慢地，她也会试探性地让苏蕊满足自己，虽然没手口并用那么香艳，但苏蕊越来越妥协的态度，还是让李欣然品尝到了个中的滋味。

说是勉强接受，不如说是食髓知味！女孩子私密的生活偶尔也是很有激情，模仿着电脑上的动作，难为情地学着那些爱抚方式，忘了是哪一次春情荡漾的时候，李欣然的手指上竟沾染上苏蕊的处子血，那疼痛的一瞬间让苏蕊都有些被吓坏了。

处女膜没了，但很讽刺地是被另一个女人用手指戳破，但苏蕊感到很奇怪的是，当时的自己却很平静，别说伤感了，甚至一点心痛的感觉都没有。一个不知道要献给谁的纯洁，一个已经不算完整的女人，那种象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

苏蕊坐在沙发上回想着这一切时，心灵却有着不一样的颤动。当时她确实很不在乎，但为什么现在一想起来却觉得很心疼？似乎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在自己的心里又有了价值。

到底为什么，总感觉自己的心最近很不安分？

苏蕊的思绪不自觉地回到那个小渔村，脑子里总是想起那个大男孩跳下水帮自己抓鱼时的样子。那一刻发自内心的触动和欢喜，是前所未有的感觉，让自己有些害怕，但又无法忘记。

那种温柔总是带着和气的微笑、秀气中又有带着阳刚味的脸、黝黑而又深邃的眼睛总是带着笑意、充满了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睿智，皆让人深深迷醉，迷醉得令人只要一想起都会情不自禁地陷进去，苏蕊觉得自己很难抵抗他的微笑，面对面互相凝视时，甚至连思考的能力都大大地降低。

苏蕊越想觉得心里越烦，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使心情也越来越不好。这时候已经有几分醉意了，但还想让自己更加地迷糊、别再想那么多，手一抬，酒杯里淡黄色的液体又一次一饮而尽。

“怎么了？”

这时候响起钥匙开门的声音，门一开李欣然走了进来，她一看到苏蕊只穿着睡衣在沙发上喝着闷酒，样子似乎醉得不轻，而且明显心情也很不好，顿时把她吓了一跳。

苏蕊在李欣然的眼里一直是很沉稳、很聪明，绝不是一个柔弱的人，即使痛苦万分时，都不曾借酒浇愁，李欣然见状当然是担心不已。

李欣然把门一关，丢下手里的东西，慌忙地跑到沙发前，跪在地上，摇着苏蕊的手着急地问：“蕊姐，你怎么了？”

苏蕊一直沉浸在回忆中，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把一整瓶的酒全喝下去，这会儿浑身瘫软无力，眼神变得空洞，明显已经是醉得不轻了。

这时的李欣然，上身一件性感的豹纹低胸，跪在地上时一对饱满雪白的乳房挤出一条深邃的乳沟，显得性感诱人。本就时尚的她打扮得更加无比妩媚，即使是身为女人的苏蕊，一看都眼睛一亮，似乎还有一股充满妖娆的香味从李欣然性感的身体里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强烈得让人瞬间就觉得身体开始燥动不安。

苏蕊打了个酒嗝，觉得心里烦躁得要命，不找什么事情发泄一下，都要郁闷死了，手猛地一伸，在李欣然有些惊讶的眼神中，伸进她的衣服里，迅速地握住一只雪白的嫩乳，有些粗鲁地揉起来。

李欣然微微地有点错愕，但乳头被一捏时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

趁这时候，苏蕊一把将李欣然压倒在柔软的地毯上，有些粗鲁地撕扯着她身上的衣服，更难得主动地去亲吻她红润香甜的小嘴……

李欣然一看顿时知道苏蕊的心情不好，识趣地没再去追问，马上热情地回应着她的挑逗，小手在她身上不停地游走着，将两人身上的遮羞物全丢到一边。

两具肉体赤裸相对的时候，两道不同的声音但却同样诱人的呻吟，再次在小屋里蔓延开……

“啊……”

苏蕊这次显得有点粗鲁，互相爱抚了一会儿，就有些着急地把李欣然的脑袋按到腿间，闭上眼似是痛苦又像是愉悦地享受起她温柔的口交。

没有温情也没有往日无比香艳的旖旎，李欣然尽管殷勤地扭动着身体，但总觉得这次并不是彼此间的激情，更像是一种单纯而又烦躁的发泄……

第五章 可怕的影响力

经过大半个月的运转，两个养殖场的运作总算进入正常的轨道，虽说在不断的摸索中总是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不过好在都是小问题，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顶多乱个半天、一天就能解决掉，基本上并没有影响到进度。

不过虽说进入了正常运营，但和一般买进卖出的贸易不同，这种生意在前期时需要不间断地投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是看不到回报，虽然张文在一开始时已经钜细靡遗地做了最仔细的预算，但真正营运起来后，还是有缺漏的地方，真应了那句老话：小数目就怕敲算盘！

看似没多少的投资，板车、水管或是一些办公用品或瓢子、水桶之类的小玩意，虽然看似不值钱，但凑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也让第一次干事业的张文感觉到有点汗颜，前期的投资大大地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不过好在这些数目还在张文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起码在短期内手里的现金再投入一年也没有问题，现在只能用心地去经营了，这种养殖类的生意最怕的就是传染病和天灾了，在这一点上，张文小心翼翼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敏感过头了，哪怕是有一只鸡正常死亡，都会让他头疼上大半天。

不过目前已经提前做好了防疫、灭菌的准备，也应付了水土不服等问题的存在，不管是野鸡厂还是水蛭厂都进入了不错的作业中，能做的只是呵护这些宝贝快点长大，并为张文带来第一桶金。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些事让张文感到有点纳闷，又隐隐猜到了原因。原本鸟不拉屎的五挂村最近突然人声鼎沸，不管是视察工作的领导，还是为工程铺垫进展的工程队越来越多，在这贫困的小村里，还真没有这么热闹过，热闹得让人觉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了。

而且原本在这里施工的工程队都换了一批，原本打算铺沙石路，所以来的都是一些敷衍了事的工作人员；但现在却运来不少的大型机械，好奇地打听之下竟然是政策改变了，要给五挂村一带铺一条平坦的水泥大道。这消息顿时让这贫穷的地方欢欣不已，一个个在高兴之余也有点纳闷那些官老爷怎么舍得花那么多钱。

这村里修到外面的土路还没通，就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帮大腹便便的家伙，一个个西装革履，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官的就是有钱人，身上穿着村里人从没见过的名牌，脚上的皮鞋一看也是无比昂贵，养尊处优所特有的肥胖，绝不是勤劳朴实的乡下人所能拥有的。

五挂村一向没有当官的人肯来，即使是已经混得出人头地的本地人，都不太愿意回来。现在这不知道闹的是哪门子的邪，一天到晚有人没事就跑来这里视察，这种奇怪的热闹更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要知道除了陈伯的船偶尔拉来几个外人外，通往外面的路都被小河给硬生生地隔绝了，即使再名贵的车子都不可能开进来，搭船成了唯一的选择，但下船后还得走一段时间的山路，这种罪一般的城市人哪个愿意受呀？

最让人猜疑的是，这些人走路走得累了，大官模样的一个个气喘吁吁时，无一例外地跑去张文家借水喝了，还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似乎在惊讶这穷地方还有这种小别墅的存在，但他们的态度更古怪，一个个客客气气地连半点官腔都没有，别说乡亲们感到奇怪了，就连一直留在家里的小丹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张文手机里多了二、三十个这个科长、那个队长的电话。

张文感到莫名其妙之余也会琢磨一下，看这些人殷勤的样子似乎是早有准备，能猜出大概是苏蕊带来的影响，只是没想到她的影响会那么大，让这些走路都喘气的大爷跑来讨好自己这个在乡下做生意的小子。

张文一直心有疑惑，也曾想过打电话和苏蕊两人联系一下感情，但这段时间一忙，别说去县里走走，就算想打通电话都觉得唐突，而且彼此也没有多少话题，毕竟和苏蕊两人还不算太熟悉，所以才装着忘了刘富托送的茶叶，也算是为了下次见面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吧！

五挂村的夜晚总是特别地凉爽，充满凉意的海风徐徐地吹过，缓解了夏天的炎热，晴朗的夜空上繁星点点，皎洁的明月让人感觉到一种舒适和浪漫！树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偶尔几句虫叫声还算是清静，点缀了这个充满自然气息的小渔村，山里林间飘散而来的清新空气，让人感觉到夏夜的美好。

今天又莫名其妙地来了几个当官的人，有个张文不知道姓甚名谁的胖子，更是殷勤，一副和蔼可亲地把上次办的证都送来了，美其名说是顺路就送过来了，但哪个神经病会顺路顺到这鬼地方来？再客套得过分的话，连张文都有种扁他们一顿的冲动，最悲剧的是，寒暄一顿到送他们走了，张文连名字都不记得，更别说这家伙是多大的官了。

忙碌了I天后，张文洗了个澡，穿着短裤在房里的办公桌上一边整理着这段时间的帐目，一边思索着未来的方向，笔记型电脑打得啪啪作响，本子上的数字更是记得密密麻麻，每一项都井井有条地让一般的会计都会感觉到汗颜。

说实在的，秀秀真不适合做接待人的工作，一向怕生的她，根本无法和别人好好地沟通，更别提一些讨价还价之类的事了。现在让她清算账目反而更好，本就心细的小可爱，整理起这些数字自然是信手拈来，秀气的笔迹更是让不少人都自愧不如。

其实张文算起来，发现家里的花费倒是不多，甚至野鸡养殖场的饲料钱也在锐减。张文把帐目一算，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里有点担心老妈会因为省钱而扣了饲料的数量，这样的话会影响到鸡的生长，这可要一下情况。

在张文有些疑虑的时候，门被轻轻地打开了。陈桂香沐浴后习惯性的一身花色短衣短裤，从门缝里把头伸进来，看见儿子一脸认真的样子，马上小心翼翼地说：“小文，有客人来了！”

“客人？”

张文不禁有些疑惑了，虽说这段时间上门的陌生人是不少，但都是白天来了再匆匆地回离开，还真的没有人晚上来，因为这五挂村根本没有可以提供他们住宿的地方。

这时候陈桂香的头发还是湿漉漉，有些随意地披在肩膀上，给人一种懒洋洋的美。生活没有忧虑后，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肌肤水润了不少，原本还有点发黄的脸变得更加润泽，虽说还是脂粉不施，也不喜欢比较时尚动人的衣服，但是那曾经让张文为之惊艳的成熟韵味却更加地浓郁，美得让人在呆滞之余为之窒息。

而陈桂香似乎没什么感觉，仿佛习惯男人们看到她时的发愣，也没半点大惊小怪。或许是一直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地方，她只当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所以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不明白她这种发自骨子里的魅力和成熟诱人的风韵，对男人来说有多大的吸引力。

陈桂香见儿子又皱了皱眉，以为他不欢迎陌生人来家里作客，马上试探着问：“小文，是不是现在没空呀？没空的话，我就打发他走。”

“算了，上门是客！”

张文缓缓地摇了摇头，心里有些感动老妈还是最关心自己，不过还是有些疑虑怎么最近的饲料费用减少了近三成，起身整理东西的时候，不免好奇地问：“妈，我发现最近的饲料钱少了很多，是不是东西买的少了？”

“这件事，我还真想和你说说！”

陈桂香一看儿子站起来，马上殷勤地跑向张文，拉着张文的手小心翼翼地说：“这事是妈不好，我忘了和你商量一下，但我看那些进的饲料真的挺贵的，就自作主张地买了别种饲料！”

陈桂香那细嫩的手臂轻轻地挽着张文，令张文脑子顿时有些恍惚了。这一搂，他的手臂马上就放在妈妈的腋下，甚至不小心碰到她柔软而又饱满的乳房，虽说穿着内衣并没有真实的触感，但这种如蜻蜓点水般的碰触，就足够给人无限的遐想了！

张文可以感觉到陈桂香沐浴过后无比清爽的身体，散发着成熟女人的体香，隐隐的芬芳中又有着沐浴露淡淡的诱惑，再加上轻轻一触时，那种柔弱而又丰腴的感觉有着强烈的刺激，张文顿时觉得脸上有点火热得发红了，连带着海绵体都有点充血了。

陈桂香没察觉到儿子的异样，一边走，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地絮叨：“这几天呀，我看你从外面买的那些饲料又贵又费运输的钱，但看起来不过就是些玉米茬子、一些乱七八糟的粮糟，我就和你姨妈商量了一下，想先试试看在这边买一点看看是不是一样……”

在陈桂香絮叨的时候，张文觉得自己的下半身越来越硬了，源源不断的香气钻进鼻孔里，简直就像是在挑战人的理智，尤其是妈妈不经意间身体的扭动，轻轻地一蹭更是让人有些受不了！从卧室走过客厅再到院子里，这段短短的路程，张文觉得是度日如年，此时下身坚硬的程度已经可以和钢筋铁管拼个你死我活了。

不过细听之下张文总算明白这段时间成本下降的原因，原本自己买的大多都是包装好的饲料，在放养的时候也得大量地喂养，这笔钱的付出让陈桂香有些耿耿于怀，就连陈晓萍都觉得有点浪费了。

但陈桂香姐妹俩又怕自己没文化耽误了事，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一咬牙，瞒着张文减少压仓的饲料，找关系买了一些替代品来代替这些昂贵的饲料，虽说买来的饲料杂七杂八，但好在野鸡并不挑食，还反而让它们的胃口更好。

张文听完后都觉得有些佩服，过惯了穷日子的妈妈和姨妈都是会算计的人，买来的替代品不仅价格适中还营养丰富。虽说一开始就有用鱼内脏在喂养，但姨妈找到了家建原来所在的那个单位，那是间专门出口鱼的公司，外国对冷冻鱼的需求往往只要鱼肉不要鱼头，因此类似黄花鱼之类的小鱼头卖不了，大多都是低价卖给化肥厂。

有家建拉点关系，姨妈再把价格提低一点，就顺利地把这些鱼头全买回来，放在大锅架上柴火一熬，接着将熬烂的鱼头冷却，发现喂鸡效果出奇好，不仅摄取的营养更多样化，更多了可以炒作的噱头。

而陈桂香这边，虽然普通但倒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她的宗旨就是越便宜越好！

不管是哪个乡的作物卖不出去，或是一些零散的玉米之类，她就趁着低价的时候跑过去一通杀价，虽说有点落井下石的感觉，不过总体来说饲料丰富，比起一般的调和型饲料更显得营养一点。

快走到门口的时候，陈桂香看儿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立刻摇了摇张文的手臂，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小文！是不是妈这样自作主张不好呀？”

“不、不会！”

这一摇，张文的手再次磨蹭到柔软的乳房，让张文的脑子一下子都当了机，不过他马上回过神来，看着老妈一副小孩子似地唯唯诺诺的样子，心里是又高兴又发酸，赶紧摆着手解释说：“挺好的，喂的东西种类丰富，以后鸡肉的品质也好，省了饲料钱还吃的都是营养的东西，我还真没想到有这种方法。”

“真的？”

陈桂香一脸高兴的表情，喜出望外的样子宛如小孩子。她这几天1直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没文化耽误了儿子的事业，这简单的赞许已经让她高兴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还是得注意一下！”

张文被陈桂香纯真而又欣喜的一笑，弄得心神一荡，但还是马上稳了稳心神，琢磨了一下后徐徐地说：“东西都煮熟后再喂，都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咱们对这方面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嗯！”

陈桂香高兴地点了点头，把儿子的胳膊抱得更紧了。她这时喜出望外倒没多想，但柔软的乳房使劲挤压着张文的胳膊，那种若有若无的诱惑，让张文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都有些压抑不住地沸腾起来了。

短短的几步路就像走了几十年一样，张文一直用最强的意志力来抵抗这猛烈得让人受不了的诱惑。

这时走到门口，被凉风一吹，张文也有点清醒了，赶紧甩开了陈桂香柔软的手臂，像逃似地朝外面跑去：“妈，我先去忙了！这事你记得就好了。”

“嗯！”

陈桂香脸上满是欣喜的微笑，这时候她也该去忙一些家务活了。只是儿子转身的刹那，她看到儿子的耳朵红得有点吓人，眼里顿时多了点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忧愁。

妈的，怎么现在那么经不起诱惑了？什么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事？

张文走出屋门的时候脑子都有些恍惚，前段时间才和小丹发生了关系，心里正忐忑妈妈会有多伤心，可现在稍稍亲密一点心里又满是遐想，虽说是自然反应，但有时候真想给自己一巴掌以好好地冷静一下。

张家大院在这贫穷的五挂村一带特别显眼，不仅仅是欧式的别墅造型不逊色于城内的黄金地段，光是这庞大的院子就足够让人瞠目结舌了，尽管这里穷得只剩地了，但能用瓷砖把院子的外墙全都装饰起来，远近十里也就仅此一家了。

尤其是夜晚的时候，以往这里全都是星星点点散落于山间水边，煤油灯和蜡烛的灯光是那么地黯淡，即使已经通了电，但很多人家为了省钱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善，但这大宅子却是灯火通明，在一片漆黑的山间显得是那么地耀眼。

张家的夜晚算是融洽又温馨，喜儿和小丹两个小萝莉一洗完澡就迫不及待地回房间玩游戏机，老式的卡带小霸王让她们沉迷其中，有时候都玩到三更半夜，不过张文已经强制性地规定她们必须早睡，而且白天也不许玩，虽说让她们有些郁闷，不过好在她们很听话。

舅妈这个时候总和姨妈凑在一起看着电视聊着茶余饭后，两个绝美的少妇凑在一起让人是心旷神怡，不过碍于她最近的情绪有点起伏，张文还真没凑过去占便宜，好歹也得让她先度过这段适应期再说。

秀秀最喜欢的是在饭后做完家务，到后院的秋千上静静地看书，虽然说看起来有点不合群，不过也符合她的性格。

敏敏这鬼丫头倒是节目多，一会儿跑出去串门，一会儿就去玩游戏，总之就是兴致来了，哪儿都跑的类型，不过这活泼个性也是她最可爱的地方。

前院的槐树下有一盏高高的灯光，走出来一看时张文微微地一愣。有个不认识的中年人，虽说是西装革履，但却没有一般官员的肥胖，相反的他很消瘦，细长的国字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容，给人感觉既是亲切又有种说不清的亲近感。

姐姐一身时髦的装扮坐在树下自然是妖冶动人，并没有可惊奇的地方，但让人有些诧异的是另一道婀娜的身影，穿着一件宽大的裙子，挺着一个圆润的肚子看起来有些笨拙，但一脸的秀气和娴静，浅浅的微笑带着乡间的淳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知性美。

“玉姐！”

张文走过去朝林巧玉点了点头，眼神虽然客气却又温柔，但还是忍不住在她越来越大的肚子上扫了一圈，顺带地看了看她饱满的乳房和越发有肉感的俏脸。

“小文，有空了？”

林巧玉脸上的羞涩一闪而过，马上落落大方地笑了笑。

她一只手摸着浑圆的肚子，脸上母性的慈爱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风情。

林巧玉的笑很矜持又特别地有美感，虽然怀孕后的身材不如少女时那么美，但挺着个大肚子却也一样有风韵，尤其是从青涩转向成熟，更是让人遐想。

这段时间忙碌的关系，张文只去看了林巧玉一次，带了不少的东西给她，可惜实在太忙还真没空吃她豆腐，没想到这位美丽的妈妈会在闲暇时跑来，让张文惊喜之余多少还是有点诧异。

“你好！”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后坐了下来，看着眼前陌生的中年人有点郁闷。

这家伙从气质上来看应该不是混日子的小头头，怎么会在晚上跑来这破地方？

中年人脸上的拘谨一闪而过，马上站起来递了一根烟给张文，语气不亢不卑，却又极有亲和感地叫了一声：“文叔！”

“啊？”

张文愣了一下，虽然本能地接过他递过来的烟，不过还真有点反应不过来。虽说在这地方习惯当长辈了，但来这么一个家伙喊自己叔叔，感觉上还是有点奇怪。

“我叫张定光！”

中年人的脸上有点尴尬，不过马上又恢复习惯性的微笑，谦虚地说：“论起来我确实是晚辈，虽说虚长了几岁，但这礼貌还是得有！”

张少琳在旁边看了看张文，有些掩不住窃笑地说：“祠堂里排下来的辈分是侯文勇定，咱爸是侯字辈，你是文字辈，算起来的话他都小你两辈了，没什么奇怪的！”

“是这样呀！”

张文恍然大悟，只是一个中年人喊自己叔叔，感觉还是有点别扭，马上朝他摆了摆手，说：“算了，咱们别讲究那么多了！”

“这叫讲究？”

林巧玉在一旁似乎有些窃笑，看了看张文后解释：“咱这女孩子是不能跟族谱的，但这些事谁都清楚。他是定字辈，算起来小了你两辈，该叫你老叔才对，这一算的话还占了你便宜！”

“得、得！”

张文见她们有些来劲了，而张定光脸上的尴尬不太好看，赶紧摇了摇头说：“这套讲究等去了祠堂再说，现在没必要计较那么多！”

“文叔，这些礼节还是要讲究的！”

张定光有些感激地看了张文一眼，毕竟要他那么大年纪叫一个男孩叔叔还真有点别扭，纵使这于情于理，但还真是叫不出口，眼看张文缓解了他的尴尬，尽管是抱着攀亲的目的来的，还是觉得心里舒服了不少。

“得了，要讲究也不是现在！”

张文笑呵呵地看了看张定光，觉得他充满了文人气息，但又有权力在握的淡定，他应该不是普通的小官员，因为他身上并没有那种阿谀惯的感觉，相反的气定神闲，似乎习惯被别人恭维。

“那是、那是！”

张定光赞同地笑了笑，见面礼是两条上好的烟，不过他说话的很随意，只是说自己难得回一趟老家，于是顺便来看一下本家的叔叔而已。

话虽然亲切，但旁边的两女都不约而同地冷笑了一声。这么明显的目的谁看不出来呀？这家伙估计很少回来这破地方了，再者这张姓的亲戚长辈那么多，唯独就来看张文，这样的好事谁会相信？

尽管心里有所猜想，不过张文还是保持了一贯温和的态度，一边和张定光有的没有的聊着天，一边用主人的态度给他泡点茶，表现得不亢不卑，让张定光在轻松之余，眼底也有不一样的亮光，似乎眼前的张文表现出来的气定神闲和他之前所想的出入很多。

什么叫各怀鬼胎？何谓皮笑肉不笑？虽然这些官场中人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但从小帮着养父沿街叫卖，尝尽艰辛的张文更是炉火纯青，不仅应付起来游刃有余，当他有点小暗示的时候更是说得圆滑万分，让张定光从一开始的敷衍，变得谨慎，最后已经是有些惊讶眼前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人精了。

张少琳一直在旁边殷勤地准备着水果或茶水，忙碌得俨然像是在享受女主人的滋味，看不出她有半点疲累的现象；林巧玉也是个客人，所以她静静地听着张文和张定光的对话，明显她再怎么知书达礼，城府还是不够深，有些话中带话的狡猾，她还是没有察觉到。

“文叔，我先走了！”

张定光聊了好一会儿，突然回过神，觉得冷汗都流下来了。本来以为这突然冒出来的大神、自己的本家亲戚，应该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但聊了这一会儿后，感受却是和之前有着天壤之别。不仅被他看似温和的老实样迷惑，说话的时候更是被他绕得云里雾里的，最可怕的是这分圆滑几乎是滴水不漏，大半天都不会让你有丝毫的察觉，这八面玲珑的功夫哪像是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呀，简直就像头万年的老狐狸。

“晚了，早点休息好！”

张文笑咪咪地站起来，脸上依旧带着人畜无害的微笑，但这时候张定光已经不敢用原先轻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原本低估的男孩。

“那我先走了！”

张定光谢绝了张家人敷衍的客套，说了一些客气话，就独自走上阴暗的乡间小道。黑黑的小路有些看不清，让人有点怀疑这家伙还能不能找到他多少年没有回去的老家。

“困死了！”

张少琳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懒懒地打着哈欠，一伸懒腰时性感的曲线让张文都有些喷鼻血了，恨不得马上抱着她冲进房里，来个美妙的活塞运动。

林巧玉这时候也有几分困意，张少琳一看马上殷切地说：“老师，要不你晚上就住在这得了？反正家里有的是地方，你挺着个肚子还是别走夜路比较好！”

“还是算了吧。”

林巧玉在一旁都没怎么说话，几乎都是在看着两个男人看似轻松地谈笑风生，原本温柔的眼里渐渐地有点迷离，看着张文轻松自如的样子更是评然心动，这会儿一听张少琳说话，竟然有一点刚回过神的慌张：“我那边现在住着还不错，走段路没关系。”

“住这吧，有什么好客气的！”

张少琳一边羡慕地看着林巧玉圆圆的肚子，一边热情地挽留：“再说了，你这身子走夜路也不方便，住一晚有什么关系？”

“不、不！”

林巧玉回过神来，赶紧礼貌地摇着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拒绝：“明天我还有课要上，住得远了可能会耽误到孩子们上学，我还是回学校比较好！”

“这样呀。”

张少琳知道这小学就林巧玉一个老师，思索了一会儿后朝张文说：“小文，要不你载林老师回去吧！这夜路太黑了，她一个人走我也不放心。”

“嗯！”

张文看了看林巧玉眼里若有似无的闪烁，点了点头，有些担心地说：“骑摩托车太颠簸了，对孩子不好，我看还是走路回去吧，我直接送她回学校得了。”

“这样呀。”

张少琳一听觉得有道理，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林巧玉说：“老师，让小文陪你回去吧，夜路不太好走，有他照应我也放心。”

“这样呀……”

林巧玉矜持地犹豫了一下，马上用不好意思的口吻说：“那麻烦你们了！”

“你就放心吧，一切有我呢！”

张文看似大剌剌地拍了拍胸膛，但一想起那天喝林巧玉奶水时的香艳，脑子里早就有点不安分了。

“一会儿给你留门！”

张少琳点了点头，眼含浓情地看了看张文，尽是关切地说：“你也得小心点，虽说咱这已经没啥贼了，但你走夜路还是看着点！”

“知道了！”

张文感动地点了点头，这时候再啰嗦也没什么意思了。看林巧玉那副娴静动人的样子，心里都有点痒了，难得出现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能浪费，回屋子里拿了点东西后，就带着林巧玉走上那漆黑但又带着浪漫气息的乡间小路。

第六章 孕妇的第一次口交

夜间的乡村小路寂静得很，只有偶尔的虫叫或者鸟叫声才会打破这沉静的氛围，不过树叶摇晃的哗哗声也极是动人。

天气难得地晴朗，皎洁的月儿在天上高高挂着，明亮的月光成了大地上唯一的照明，黑暗的小路如果不是有月光的柔和照射根本就看不清，再怎么美丽还是有着看不见的缺陷，这贫穷的地方基本设施的缺少确实很严重。

两人二￡一后地在小路间穿行。

林巧玉或许是想起上次的暧昧，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一路上默默无语，加上因为路看不清的关系她也不敢分心，一手扶着圆滚滚的肚子小心翼翼地走着路。

张文拿着东西跟在林巧玉身后，本来想说点什么逗逗她，可一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和一脸母爱的谨慎，感到很动容，再看她大着肚子走路不便的样子更是心生怜爱，马上走上前一步，语带关爱地说：“我扶你吧！”

“嗯……”

林巧玉转头看了看张文，柔媚的眼眸里闪过一丝轻微的欣喜，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

张文立刻小心翼翼地挽住林巧玉的手臂，肌肤接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她颤了一下，而且手穿过肋下的时候，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有些发热的体温和因为出汗而有点湿意的衣裳。

张文察觉到衣服下根本没有内衣的束缚，手一伸不小心碰到乳房的边缘，这个直接的接触让两人不约而同地僵硬了一下。

林巧玉那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让张文心里顿时有点发痒，手臂又不经意地蹭了两下，也没见林巧玉有排斥的反应，立刻就有点蠢蠢欲动，但看了看林巧玉的大肚子和小心翼翼的步伐，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这个占便宜的好机会，很正经地搀扶着林巧玉往前走。

林巧玉也不说话，似乎是装作不知道，但从刚才身体一刹那的僵硬还是可以感觉到她有点慌张，虽然年纪还小，但她到底还是个寡妇，哪会不懂男女有别的道理，更是明白这动作很暧昧。

“最近怎么样？”

沉默了好一会儿，张文忍不住先开了口，语气看似平淡但却带着一种浓浓的关怀。

林巧玉一边小心翼翼地绕开路上的小石子，一边看似随意地回答道：“还不错，现在白天教书，晚上就出来走走，感觉挺好的。”

张文和林巧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谁也没有提及那天张文占便宜的事，似乎都不好意思再提起那次亲密的接触。看似朋友一样地聊着天，但感觉彼此都各有心思，说话的时候都有点心不在焉。

林巧玉的步伐很轻柔，张文的动作也是小心翼翼。两人的背影靠在一起简直就像是年轻的丈夫在疼爱怀有身孕的小妻子，恩爱的两人迎着月色在惬意地漫步。

温馨的氛围让林巧玉有了几分的迷醉，偶尔看向张文的眼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似乎她还没体会过这种体贴的关怀，脸上虽然看起来很平静，但看得出她的心里很感动。

别说是林巧玉了，就连张文都有点动容。

这种相处方式看似很平淡，但却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不知道为什么隐隐有种错觉，仿佛林巧玉真是自己身怀六甲的妻子，柔弱而又动人，让人很自然地想好好保护着她、呵护着她。

原本有些尴尬的气氛慢慢地变得温情浓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完乡间小路，走到大门紧闭的学校。

宽大的沙石地操场半点灯光都没有，在这人烟比较稀少的半山中央显得有点荒凉。

目前学校也就只有林巧玉一个老师在，晚上的时候确实会让人担心安全的问题，因为这里到了晚上就人烟稀少。

林巧玉这才从感动中回过神来，熟练地打开锁后看张文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偶尔皱眉露出担忧的神情，明显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心里隐隐一暖，犹豫了一会儿，尽管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轻声地说：“走了那么久，进来喝点水吧！”

“嗯……”

张文觉得有点难为情，虽说关系暧昧，但晚上时来她这里似乎不妥，自己倒没什么可在意的，可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村里人什么都好，就是这说闲话的习惯让人受不了，说不定林巧玉会在意这些。

“没事，进来吧！”

林巧玉似乎看出张文的犹豫和担心，开心地一笑后解释：“反正我这就一个人住，附近也没有人家，没人会知道你晚上来过的！”

看似正常的对话，可这时却显得有点挑逗的意思，甚至像是在暗示着什么。

林巧玉说完后似乎也察觉到说的话过于暧昧了，脸上一红后转身先朝里面走去。

张文一看林巧玉走进去，赶紧也把门一关跟了进去，心里有些发痒。心想：她说这话到底是不是在暗示自己，难道她很期待和自己春风一度，把上次没做完的事继续做完？

林巧玉觉得刚才的话实在太过于轻佻了，这会儿不好意思再说什么，走路的步伐都有些快。

张文看着林巧玉挺个大肚子还那么踉跄地小跑，顿时着急了，赶紧追上去再次将她的手搀住，语气关爱又有点责怪地说：“小心点，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不能跑步吗？”

林巧玉忽然被张文半搀半抱住，立刻不再小跑，张文的手这时环住了她的腰，男人的怀抱让她微微地愣了神，但又惊讶于这看似斯文的男孩竟然力气那么大，竟然能一下子就将她抱住了，要知道她虽然不高，但怀孕后的体重也不算轻盈。

张文还没意识到这个姿势有点暧昧过头了，皱着眉头继续絮叨着：“走了一晚上都那么小心，这会儿你着什么急呀？小心肚子里的孩子，要是不小心摔着的话，到时候怎么办？”

“嗯！”

林巧玉的慌张立刻被这关怀的话淹没了，原本还有点拘谨的脸上闪过一丝的感动，心里一暖就没去排斥这亲密的动作，很自然地靠到张文的怀里。

张文微微地一愣神，不过也没多想什么。马上搀着林巧玉走到新的宿舍前，说是宿舍，不过是一间新建的平房而已，外边只铺了一层磁砖，虽说看起来有点简陋，但比起之前摇摇欲坠的小土房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才像是人住的地方。

林巧玉将门打开后，张文顿时感觉到一阵发闷的热气扑面而来，虽然没什么难闻的杂味，但还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似乎房子已经尘封了很久，走进去的时候感觉更是明显，和外面夏夜的清凉不同，这间小屋子极端闷热，似乎是因为白天阳光照射太久又没隔热的关系，积累的热量久久都没散去，反正感觉上就是特别难受。

林巧玉按了墙上的电灯开关，明亮得过了头的灯光让人觉得眼睛有点不太舒服，但比起原本那昏暗的烛光可就好多了。

1虽说是新粉刷的房子，面积不大，也有个二十平方公尺，但单调的正方形格局包括厕所和厨房，略显拥挤完全没有半点家的感觉。

房里的摆设还是一样简单，里边一张大炕上摆着被褥和枕头，简单的衣服就堆在炕角，一切整理得很干净，看得出即使怀孕了，林巧玉还是个很勤快的女人。

一张半新的书桌上摆满孩子们的作业，还有一些讲课的笔记，椅子虽然掉了漆，但比起原本用来垫脚的石头的破烂已经好了一万倍了，除此之外也就脸盆之类的东西，唯一还算显眼的就是炕边上很多的书，摆放得有点凌乱，应该是林巧玉喜欢在睡觉前先看一会儿书，从这简单的习惯可以看得出她还是很喜欢学习。

但屋子里实在太闷了，两扇窗户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空气一点都不流通，难怪会觉得那么难受。

张文有些纳闷门窗干嘛关那么紧？闷得身上都开始不停地出汗了，刚想去打开的时候，林巧玉一看赶紧出声制止了：“别开呀！”

■张文立刻停下手上的动作，转过头有些疑惑地说：“都那么热了还不开呀？

再不让空气流通，你受得了吗？““我知道！”

林巧玉一边点着蚊香，一边无奈而又不好意思地说：“可窗上没装一层网，一开的话，那些虫子和蚊子都会跑进来，到时候哪还能睡！”

“是这样啊！”

张文立刻恍然大悟。这里晚上的蚊子确实不是一般地多，这一带的树木又挺繁茂，一旦门窗关不紧的话，真的有可能被数量繁多的蚊子给烦死，明亮的灯光更是不知道会招来多少的虫子。

“你就先将就一下吧！”

林巧玉一边说，一边打开老式的吊扇，似乎她热得很难受，这会儿明显看得出她脸有点发红，汗水也从额头上不停地冒出。

张文也觉得身上热得很，汗腺都在剧烈地兴奋着，让人难受的汗水一直不停流出，没一会儿就可以感觉到衣服很湿了。

张文回头一看，林巧玉这时正在倒茶水，而她的衣服也全贴到身上，衣服下隐隐若现的肌肤顿时让人心痒难耐。

“没办法，这夏天就是热！”

林巧玉把茶水递给张文后，走到吊扇下缓解炎热所带来的难受，丝毫没发觉衣服已经紧紧地贴在身上，圆圆的肚子、美丽乳房的轮廓都清晰可见，甚至能清楚地看见乳房上那两颗不安分的樱桃，鲜艳的红色隐隐若现更能勾起人的遐想。

张文禁不住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尽管面对这诱惑早已经是色性大起，但还是克制住想摸一下的冲动，点了点头后有些自责地说：“也是，都怪我太粗心了，建房子的时候就该把这事交代好，我明天就让虎子过来把网门和网窗全装上，再买个好点的风扇，不然这夏天你会闷坏的。”

“谢了！”

林巧玉开心地一笑，但却感到很奇怪自己怎么连客套的必要都没有，见张文的目光若有若无地盯着自己，明显是那种男人对女人产生欲望的火热，脸顿时不自在地发红，赶紧装作没看见，小手一边拓着风，一边装作郁闷地说：“这天实在太热了，我先去擦洗一下，你自己坐一会儿吧！”

“嗯。”

张文看了看房角那间不到一平方公尺大小的厕所，点了点头后，这才想起手上还拿着东西，赶紧递过去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了，这是去省城的时候帮你买的，你先看看合不合适！”

“买给我的？”

林巧玉疑惑地接过来，有些期待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上次少琳已经拿了不少东西给我呀，这次又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吧！”

张文也不好意思说，点上根烟后跑到书桌前去看孩子们稚气十足的作业，好色的老脸上难得的有点难为情，这样子确实让人有点惊讨。

林巧玉好奇地拿出来一看，脸上微微地发红后又是一阵感动。袋子里装的全是孕妇装和一些内衣，光从摸上去那绵滑柔顺的手感就能猜到价格肯定不菲，更何况丝绸的质料总是有一种天然的凉意又特别通风，在这炎热的天气穿上这种衣服肯定会很舒服，不管是尺寸还是大小几乎合适得不能再挑剔，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试问谁能不动容呀？

“谢谢！”

林巧玉低着头，只是轻轻地道了声谢后就拿着衣服走进厕所。不过转身的时候眼角有点发红，虽然说有点唐突，但被人这样地关怀着却是一件幸福得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事。

门一关上没多久，就可以听见放水声和若有若无的脱衣服声。

张文回头的时候脸上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非亲非故，贸然买这些东西给她确实奇怪。也不知道林巧玉会怎么想？但张文敢发誓初衷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这个单身妈妈的同情。

传统的思维有时候值得鼓励，但林巧玉的遭遇却很让人同情。婆家的人迷信？

夫之类的传闻也就算了，连娘家的人都因此和她疏远，这种落后的愚昧让人无比痛恨。好在林巧玉还算坚强，在痛苦中默默地守护着自己做母亲的权利，简单而又艰苦的生活让张文在同情之余也是倍加佩服。

水声哗哗作响，像是不安分的蚂蚁在挑逗着张文的神经，脑子里不停地幻想着美丽的小孕妇沐浴时的模样。而房内异样的沉默更是让人有种坐立难安的感觉，虽然有点暧昧，但还是觉得这个氛围有点诡异，诡异得让人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

张文闷着头抽了两根烟，感觉浑身越来越热，很难受，也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吃了太多海鲜的关系，总觉得很烦躁，猛地喝了几口凉水都没什么用，身上不停流出的汗水早把衣服弄湿一大片，想想反正在乡下，男人光膀子很正常，索性就把上衣脱了丢到炕上，这才令身体稍微地一凉觉得好受了一点。

就在这时，林巧玉刚好洗完走了出来，看见张文脱了上衣也习以为常，但在这孤男寡女的环境中还是觉得有些奇怪，偷偷地看着眼前这个结实的大男孩，顿时心跳有点加快，不过她也没说什么，还是一副微笑的样子，看着张文放在桌上的另一个袋子，饶有兴趣地问：“大老板，这次还带了什么东西来慰问呀？”

林巧玉怕着凉所以没有沐浴，但擦洗过后给人的感觉很清爽，穿上舒适的孕妇装，浅蓝的色调和她娴静的模样很相配。雪白的肌肤透着一种清爽的味道，有些凌乱的头发虽然只是简单地扎了个马尾，但也显得很耐看。

林巧玉并不是那种让人惊艳万分的美女，但秀气温柔的样子却很有女人味。

此时的林巧玉充满了动人的魅力，一眼就能看出她没有穿内衣，乳房的轮廓和小小的乳头都隐隐可见，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诱惑更加地强烈。

张文不禁咽了一口口水，感觉滚烫的血液已经开始往海绵体集合了。

林巧玉被张文眼里那刹那燃烧起来的欲望吓了一跳，慌忙地别过头，跑到书桌旁，拿起袋子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是！些吃的东西吗？”

“不是！”

张文说这话的时候，觉得喉咙都有些嘶哑了。眼看林巧玉这时挺着大肚子的身影，显露出母爱又充满女性的魅力，便恨不得冲上去将她抱在怀里好好地肆虐一番，看看小孕妇和普通的女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风韵。

林巧玉把东西拿出来一看，脸上的红晕顿时更加浓郁了，一脸羞涩的模样更是让人怦然心动。袋子里装了一些私密的物品，有孕妇专用的爽身粉、沐浴露之类，甚至还有专门清洗下阴的洗液，更有几本关于孕期如何养胎的书籍。明显两人间的关系还没亲密到这地步，这种隐私性的问题张文不该关心，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她既感动又有点不好意思。

“怀孕了，要注意身体的卫生丨？”

张文最后还是忍不住，走上前将手轻轻地按在林巧玉的肩膀上，声音有些发I？地说：“刚才你走太久了，先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吧！”

“嗯……”

林巧玉身体一颤后没说什么，点了点头就随着张文坐到炕上。这下可以感觉到她的肚子更明显了，圆鼓鼓的看起来很可爱，又让人有种想抚摸的欲望，除了欲望之外，更是对肚子里的小生命有着一种难言的期待。

张文见林巧玉那么听话，看向自己时温顺得连半点排斥都没有，反而令他有种无从下手的尴尬，林巧玉明显喜欢他，可这会儿坐在一起，张文反而有些迷糊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文犹豫了一下后，一只手慢慢地搂上林巧玉她的腰，在她耳边吹着热气问：“现在，还觉得胀疼吗？”

张文一凑近林巧玉，一股女人的体温带着淡淡的香味袭卷而来，令张文顿时就有点心痒难耐，尤其是看她娇俏的小脸强装自然却掩饰不住羞涩，更是有一种我见犹怜的诱惑。

“有、有点……”

林巧玉自然知道张文在问什么，说话的时候身体微微颤抖，尽管乳房已经不胀疼，但却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脑子里一下子就想起那天的场景和那舒服的感觉。

“慢慢躺下，我来帮你！”

张文让自己的语气尽量地平和也尽量地温柔，但说话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点颤抖。

在这孤男寡女的环境中，眼前怀孕的小寡妇实在太诱人了，在浓郁的母爱环绕下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情。

“嗯……”

林巧玉的呻吟声细若蚊蚋，因为怕伤到孩子，所以她往后躺的动作很缓慢，手还扶着圆圆的肚子，小心翼翼的样子更是别有一番韵味，虽然肚子还没大到夸张的地步，但躺下去时还是很明显。

“穿裙子有点不方便吧？”

张文慢慢地坐到林巧玉的旁边，看着身下的小孕妇一脸羞怯的样子，心里简直痒得要死，但还是尽量用最温柔的眼神看着她，用最温柔的语气来缓解她的紧张。

“我、我自己来……”

林巧玉见张文似乎要撩起自己的裙子，想到自己因为贪图凉爽而没有穿内衣，顿时慌张地摆手制止张文的动作，接着小手慢慢地抓住了肩带往下一拉，雪白性感的锁骨立刻露出来！

张文一看林巧玉那么主动更是兴奋，慢慢地抓住她的肩带顺着手臂往下拉，当张文小心翼翼地拉到肚子上时，一对雪白动人的白兔立刻不安分地跳出来，饱满而又圆润、雪白无瑕，晃得人都有些心神不安了，尤其是那一对娇艳的小乳头，鲜艳的血红就像是成熟的樱桃，如黄豆般的大小看起来更是可口不已，美丽的乳房散发着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林巧玉眼含水雾地看了张文一眼，马上又慢慢地闭上眼，温顺的模样俨然就是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

张文顿时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双手赶紧摸上一对饱满的乳房轻轻地揉了两下，这才开始小心翼翼地爱抚着，把玩着这对美丽异常的宝贝。

“嗯……”

林巧玉轻轻地哼了一声，可以明显感觉到她的呼吸有点火热，或许是太久没有受到刺激，脸上已经浮现出一种性感的媚红，半眯的眼睛隐隐有种挑逗的意味。

张文看林巧玉很享受的样子，马上低下头含住鲜艳的乳头，舌头打着圈撩拨着可爱的小樱桃，偶尔吸吮几下就感觉到一股奶汁进入口腔，有种类似于杏仁的芬芳，带着体温又有淡淡的香味，随着吸吮源源不断地从乳头里挤出来，更是让人兴奋难当。

“另、另一边……也胀……”

林巧玉咬着牙有点难受地颤抖着，但看张文爱不释手地吸吮着她的左乳，立刻有点难受地扭动着身体。

“嗯……”

张文看着布满自己口水的左乳，恋恋不舍地揉了几下微微充血的乳头后，这才凑到另一边将右乳的乳头也含到嘴里，轻轻地吸吮着里面香甜的母乳，将这些充满营养的美味全都咽下去。

张文手口并用地享用这一对美丽的乳房，啧啧的水声和林巧玉急促的呼吸更能撩人情欲。张文吸吮了好一会儿后悄悄地看了林巧玉一眼，见美丽的小孕妇脸上全是情动的潮红，这才试探性地用双手揉弄着她的乳房，嘴唇沿着她性感的锁骨朝雪白的脖子移动。

此时林巧玉舒服得脑子有点迷糊，见张文已经趴到她身上亲吻着，顿时吓了一跳，但只是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后，似乎默认似地又闭上已经饱含春意的水眸。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地要帮林巧玉吸吮乳房里的奶水。

张文顿时欣喜若狂，双手揉弄得更加卖力，又慢慢地吻上林巧玉的耳朵，含着敏感精致的小耳垂一边吸吮着，一边往耳洞里吹着热气。耳朵是大多女人很敏感的地方，林巧玉也不例外。

耳边浓郁的男性气息和痒痒的感觉、乳房被玩弄时传来的阵阵快感让林巧玉的眼神越发地迷离，在这种愉悦的夹击下，她不禁轻轻地哼了一声，一直紧闭的小嘴也慢慢地张开，发出一声悦耳至极的呻吟。

趁着林巧玉张嘴的空档，张文赶紧吻上她红润动人的小嘴，舌头也不客气地伸进她芬芳的口腔里去。

林巧玉微微愣了一下，眼里的错愕一闪而过，马上又尽是温柔，接着慢慢地闭上眼，一直不知道该放哪里的双手，有些颤抖地放到张文的脖子上。

这细微的动作顿时让张文喜出望外，双手对着林巧玉饱满的乳房不停地揉弄，手指夹住乳头左搓右捻地进一步刺激着她的情欲，而舌头也开始舔起她雪白的牙齿、美味的香唇和已经瑟瑟发抖，明显有点害羞的丁香小舌。

长长的一个湿吻，羞涩被动的小孕妇让张文感觉很兴奋。

此时张文已经硬得不行了，恨不得直接将林巧玉压倒后好好地肆虐一番，但毕竟感情的基础还不是很深厚，再加上害怕伤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所以还是决定先卖力地挑逗她。

张文很耐心地引导着林巧玉，虽然肆意地品尝着小香舌的美味，但也不忘循循引诱她来迎合自己。林巧玉在这方面似乎很生涩，尽管有所回应但都有些僵硬，明显她对于舌吻并不熟悉，甚至让人觉得像是没有尝试过。

“不……”

林巧玉觉得自己都快窒息了，脑子里一片沸腾，虽然亲吻的滋味很美妙，但已经让她有些喘不过气了，好一会儿后才有些无力地推着张文。

“巧玉，舒服吗……”

张文恋恋不舍地离开林巧玉的小嘴，抬起头看着美丽的小孕妇正闭着眼不好意思地急喘着，马上伸手轻抚着她红红的小脸，温柔地亲吻着她的耳朵。

“嗯……”

林巧玉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不过还是睁开了眼看着张文，有些羞怯地说：“很舒服，刚才我都喘不过气了！”

“呵呵！”

张文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这时候看着林巧玉情动的样子，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伸手去拉她的裙子，只要把这一件遮羞褪去，就可以好好地欣赏这位准妈妈的美丽身体了。

林巧玉原本是动情万分，可当张文要将她的裙子脱下时，突然像被雷劈了一样，一把抓住张文的手，摇着头说：“不、不行！”

“为什么？”

张文感到有些郁闷，该摸、该亲的都做了，接下来的事似乎是水到渠成才对，她还有什么顾虑？

“我、我怕伤了孩子……”

林巧玉坐起来，脸上还带着动人的潮红，一边穿好衣服，一边满脸坚决地说：“对不起，我、我真的害怕……”

“我明白……等等……”

张文郁闷地苦着脸，看来情欲再怎么澎湃还是无法战胜母爱的伟大。突然脑子一个灵光，顿时跳下炕，跑到桌边拿起关于怀孕的书，一边翻，一边斩钉截铁地说：“我记得孕期有时候也能做爱，但到底什么时候不能，我看看！”

见张文那么地猴急，把话都说得这么直白了，林巧玉这时反而落落大方，一边整理着散乱的头发，一边柔声地说：“小文，我也和少琳一样叫你小文吧。”

“嗯……”

张文的精神全都集中在书上，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句。这种事进行到一半突然没了下文是最难受的，可问题是照林巧玉的情况，她现在唯一在意的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别说他不喜欢用强的，就算用强的她也肯定会激烈反抗，到时候可就不好收拾了。

林巧玉多少还是有些羞怯，像是呢喃般的轻声说道：“其实我不反对和你在一起，你是个很好的人，而我不过只是个克夫的寡妇。但我真怕会伤到宝宝，所以……我真的不敢……”

“唉……”

张文翻遍了书也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讲解，脸上的苦笑顿时和丢了钱一样。转过头看着还有些羞答答的林巧玉，倍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算7，我也不想太鲁莽。如果一时冲动伤害到孩子，我也说不过去！”

“谢谢！”

林巧玉面露感激之色，似乎看到张文满脸的郁闷，她也有点自责。犹豫了一下还是轻声地说：“小文，其实说真的，我也很想要有个男人来疼我。除了香姨和少琳对我的好，还有你对我的关心外，确实我也挺喜欢你！”

“我知道。”

张文深情地凝视林巧玉一眼，但这时命根子早已经硬得不行了。

尽管只要回家就有小美女在等着自己，但男人就是这样的生物，面对另一个女人，尤其还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这种别样的刺激，不尝一下谁能甘心呀？

“小文……”

林巧玉见张文明显有点心不在焉，顿时有些不快了，语气着急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随便乱来的女人，所以突然拒绝你，你才会生气？”

“不是！”

张文一听林巧玉的话明显有幽怨的感觉，眼里隐隐发红，赶忙凑过去，一手搂过她的肩膀，轻声地解释：“你想到哪儿去了，说真的，我不是那种喜欢乱来的人，没感觉的话，再漂亮的女人我也不喜欢，但我就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开心，你不觉得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但一切却发生得很自然吗？”

林巧玉听着这话愣了一下，再看了张文的眼里充满诚意，细想一下似乎还真是这样。两人之间并没有甜言蜜语，甚至半点我喜欢你，你爱我之类的话都没说，但为什么却感觉这一切很顺其自然，自然得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你别想多了！”

张文一边说着话，一边牵着林巧玉的手引到他的胯间，隔着裤子按在硬硬的命根子上，再凑到她的耳边，有些轻佻地说：“我也是男人嘛，硬成这样肯定很想要，但我不知道这时候做爱，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所以我也得需要点发泄来忍一忍呀！”

林巧玉本能地缩了缩手，坚硬的触感让她顿时心神一荡。感觉本就湿润的下身似乎又有点流水了，脸色微微地一红，但还是隔着裤子握住命根子抚摸几下，脸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羞红，轻声轻语地问：“那怎么办？我帮你弄出来吗？”

“你会这个？”

张文倒有些诧异了，尽管林巧玉是读过书的人，给人的感觉也有种难得的知性美，但总体来看还是个比较矜持传统的女人才对呀。

“会，你把裤子脱了吧！”

林巧玉轻轻地点了点头，脸色发红地说：“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过，怀孕的时候也不敢做爱，我老公还活着的时候，他一要我就帮他打手枪。”

“嗯……”

听一个小寡妇说着这些话，实在是让人兴奋的事呀。张文一听就有点迫不及待，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内心阴暗还是听她的这些话能挑起情欲，立刻迫不及待地脱下裤子，张开双腿坐在她的前面。

张文的裤子一脱，坚硬得吓人的命根子立刻跳出来，爆起的青筋和铜球似地结实的龟头显得力量十足，似乎是在宣泄着对这个结果的不满，粗长的枪身散发着男人强烈的气息，巨大的尺寸不仅不像是个少年，甚至连一般的成年人都不可能比得上。

“好、好大呀……”

林巧玉显得有些惊讶，看着这爆跳如雷的大家伙，似乎不相信这种吓人的尺寸，会出现在这看似斯文的男孩身上。

“大？”

张文被林巧玉看得有点兴奋，马上用下流的语气笑咪咪地问：“大到什么程度？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尽管张文的话已经尽量地含蓄了，但林巧玉还是脸色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只亲眼看过我老公的，还有以前读书的时候，在、在同学家看过那个片……”

那个片肯定就是A片了，张文这时候已经兴奋到不行，不想再深入地探讨，屁股一用力，随即命根子又跳了一下，喘着粗气朝着林巧玉说：“玉姐，我已经硬得有点受不了了，你就先帮帮我吧！”

“嗯……”

林巧玉还有点回不过神来，轻轻地握上命根子时，那火热的感觉让她僵硬了一下，但还是马上温柔地上下套弄起来。

纤细的手指，温柔而又生涩的感觉，当欲望得到缓解的时候，张文不禁舒服地叹息了一下，可没一会儿随着林巧玉的小手像机械似地上下套弄着，却又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虽然美丽的小孕妇很用心地在套弄，但她的手法真的不行，真得做个比较的话，连喜儿都比不上。

“玉姐，问个问题……”

张文也不敢挑剔，但一会儿后，看着林巧玉似乎累得脸上都出汗了，还是忍不住有些郁闷地看着她。

“说吧。”

林巧玉这时脸上布满羞红，有些好奇这都二十分钟了，怎么还不射呀？手上的大家伙似乎越来越硬，手都有点酸了，但它就是没有半点宣泄的意田心。

“你……嗯……”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心里有种阴暗的兴奋在作祟，断断续续地问道：“你……你老公……一般多久……射呀？”

“一、两分钟！”

林巧玉这时也没有过多地思考，想了一下就直接脱口而出。

有时候比较总是能让男人产生空前的兴奋感，张文顿时满心地自豪。一、两分钟？难怪林巧玉会生涩得像个小女孩，这简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估计她那死鬼老公也只是个粗鬼而已，什么情趣都不懂就只知道发泄，真是苦了这如花似玉的小美人了。

“玉姐！”

张文喘着粗气，享受了林巧玉大半天的小手后还是没有射的欲望，坐起身后眼里尽是欲望地看着她，嘶哑着声音说：“我射不出来，你帮我口交一下吧！”

“我、我不会……”

林巧玉顿时有些慌了，羞涩地摸了摸浑圆的肚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而且，我坐累了……”

“那你躺下！”

张文一边扶着林巧玉躺下，一边色眯眯地看了看她红润的小嘴。想想一个已婚又怀孕的寡妇，竟然连口交都没有试过，那等于说她的小嘴还是处的喽，想想都让人兴奋万分。

张文让林巧玉的小手再次握住自己的命根子，腿一跨隔空地坐在她的胸前，将命根子递到她的嘴边，满脸期待地说：“玉姐，你就试试看吧，不然我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射得出！”

林巧玉换了只手继续为张文套弄着，看着张文骑在自己的胸前，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的温顺感更加地深，看着近在眼前的紫色大龟头，一股男性的气息澎湃袭来，脸一红，顿时抗拒不了张文期待的目光，有些扭捏地说：“远、远了点……

凑过来……“张文见林巧玉默许了，顿时欣喜不已，赶紧挺着腰往前靠近，看着龟头抵在林巧玉嫣红的嘴唇上更是兴奋。

林巧玉这时候已经羞到不行了，尽管知道了口交是怎么回事，但到底是第一次，还是有些放不开。

林巧玉犹豫了大半天后，她才继续轻轻地用手套弄着，伸出小舌头在龟头上舔了一下，感觉味道并没有太奇怪，并没有想象中带着异味。

“嗯……”

张文舒服地哼了一声，只是看着一个挺着肚子的小孕妇在胯下为自己口交都已经兴奋得不行了，声音颤抖地说着：“对，就这样……舌头，舔快一点……”

林巧玉羞得闭上了眼，一边轻轻地用舌头舔着龟头，一边继续套弄着。尽管她还不懂得这香艳的情趣，但毕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动作虽然青涩但却从张文的反应中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好，即使她连含住龟头要吸吮都不知道，但这种青盈的动作已经让张文舒服得连吸好几口气了。

张文也不敢一次就让林巧玉学得多好，只是轻声地赞许加偶尔地教上几句。

林巧玉倒也不排斥口交的行为，很殷勤地学着，甚至最后还含着龟头开始吸吮，但毕竟她是个孕妇，抬一下头都会觉得难受，动作也不能太激烈，但即使这样也让张文舒服得直哼。

林巧玉的小嘴始终吸吮着张文的龟头，双手也不停地套弄着，张文骑在她的脸上舒服地享受着越发快速的服务，突然觉得腰上有一股麻意，屁股也剧烈地收缩起来，忍不住闷哼了一声，颤抖着说：“快、快一点……”

林巧玉一听便知道张文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许她不习惯太过亲密的接触，便马上把龟头从小嘴里吐出来，一只手挡在龟头前似乎是为了要阻挡精液的喷射，另一只手立刻加快套弄的速度。

“你……别乱射……”

林巧玉见张文的表情越来越僵硬，似乎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候，马上小心翼翼地提醒一句，她可不希望屋里到处都是精液的痕迹，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好……”

张文的话已经压抑得有些听不清楚了，这时候全身的细胞都兴奋得跳动起来，腰间的神经也越来越紧绷，甚至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在激烈地蠕动着，突然张文看见林巧玉的小嘴张开了，邪念一起，顿时想试试口爆孕妇的滋味。

张文刚想弯腰的时候，林巧玉似乎也察觉到，立刻别过头用手推了张文一下。

这时候张文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一股舒服到极点的快感传遍全身。

张文阴谋还没得逞就舒服得直哼起来，乳白色的精液火爆地喷发出来，一股股地射向林巧玉清秀动人的脸。

“啊……”

林巧玉在惊讶之下想反应已经来不及，火热的精液带着浓郁的味道顿时让她措手不及，不管是清秀的脸上、柔顺的头发甚至惊讶的小嘴，都被喷上乳白色的精液。

张文射完后顿时松了口气，低头一看美丽的小孕妇脸上都是自己的精液，顿时兴奋难当，刚想说两句的时候，林巧玉匆忙地将张文一推，坐起身拿过毛巾一边擦着脸上的东西，一边略带责怪地说：“你怎么都射在我脸上了丨”见林巧玉的责怪似乎没有生气的意思，张文顾不得腿还有点软，马上凑过去搂住她的肩膀，用既是下流又有点歉意的语气说：“对不起，我真的忍不住！”

“算了！”

林巧玉扶了扶肚子，坐起身的时候激了皱眉，这时候脸上还留有张文的精液，转过头用有些复杂的眼神看了张文一眼，轻声地说：“好啦，只是太突然了，擦擦就好了，不过现在太晚了，我也要休息了……”

林巧玉一边说着，一边挪着蹒跚的步伐去洗了把脸。

张文坐在炕上还有点回不过神来，舒服地看着渐渐软下去的命根子，这时候射完了已经没有太多的冲动，只是想到刚才把这动人的小孕妇颜射了，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林巧玉简单地擦洗一下，激情过后的她似乎有一点拘谨。

张文见状也没有再继续调戏林巧玉，不过想想她还没有得到满足，就陪着她说了一会儿的话，毕竟她在意孩子也不敢做爱，这时候她绝对不可能同意和他做爱的。

聊了好一会儿，话题虽然轻松但也多了分惬意，慢慢地，林巧玉很自然地靠在张文的怀里，享受着他有力的拥抱，似是呓语般的呢喃道：“小文，我不想要你有认真负责任的想法，我只是知道自己有些喜欢你，但这些事我不想被别人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

“知道！”

张文信誓旦旦地点了点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林巧玉的秀发，一边满脸严肃地说：“你就看着吧，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顿了顿，看着她鼓起的肚子，马上柔声地说：“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林巧玉的脸上顿时布满感动，含情脉脉地看了张文一眼，极是动容，但马上摇了摇头，说：“孩子的事，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毕竟你和秀秀还有敏敏以后也会有孩子，你不必想那么多！”

“我……”

张文刚想继续说的时候，林巧玉的小手就捣住张文的嘴巴，她一边摇着头，一边柔声细语地说：“别说那么多了，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好吗？现在你也该回去休息了，你家里的人在等你呢！”

“我……”

张文的话还没说出口，林巧玉马上拿来短裤，一边为张文穿着，一边轻声地说：“好了，你也不能在我这里待太久。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你还是先回去休息！”

张文看着林巧玉眼里的一丝迷茫，知道尽管两人的关系密切但她还有点犹豫，只能无奈地应了一声后穿好衣服，心里稍一琢磨也知道她怕自己在房里待久了会有间话传出来，毕竟这种小村庄里的流言是谁都会害怕。

“晚安！”

张文离开的时候，林巧玉依偎在门前，笑咪咪地看着张文，好一会儿后才面露红晕，语带喜意地说：“谢谢你了！小文，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孩子还有爸爸！”

“晚安，做个好梦吧！”

张文满脸不舍地看着林巧玉，临走的时候还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这两天我不忙的时候再过来看看你，还有这小宝宝！”

“嗯……”

林巧玉面露温柔地点了点头，俨然像是个在送丈夫出门的小妻子。

“还有，我要先问问看现在我们能不能做爱！”

张文趁林巧玉不注意的时候，凑在她耳边色色地说了一句，手也不老实地在她胸上和屁股上摸了几下。

“去你的……”

林巧玉羞嗔地骂了一下，不过脸上却是有种期待的感觉。

“晚安！”

张文抱着林巧玉的脖子，和她来了一个吻别后，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走到院外的时候，看着她捧着肚子依偎在门前送别的样子，觉得心里多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暖意。

请续看《渔港春夜》15

第十五集

简介：

张文见秀秀带着何秀芸要出远门，才知道何秀芸最近身体不适，便急忙带着她们到县城的医院去检查，岂料却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令人震惊不已的消息！

由于苏蕊在县城的影响力，因此张文等人和随即来县城的敏敏和陈晓萍享受了一顿大餐。

饭后，张文借着和陈晓萍母女同房的机会，和陈晓萍从浴室纠缠到床上，还心痒难耐地把魔手伸向敏敏……

人物介绍：

何秀芸——秀秀的妈妈，已离婚。

秀秀——个性温柔、文静。敏敏——个性活泼。

陈晓萍——身材丰满，拥有H罩杯的胸部，个性温柔体贴。

第一章生活的情趣

忙碌的两个多月呀，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事情要操心、要打理，张文忙得就只差没想上吊自杀了。原本以为事情有别人帮着管，自己可以轻松一点，但事实上两个养殖场毕竟是自己的产业，不管出了什么问题就会开始担心，即使问题很小还是会忍不住过问，凭空给自己添加不少的烦恼。

不过好在日子虽然忙碌，但生活也算是充实，晚上虽然累得很，但一大家人凑在一起吃完饭后聊天、玩玩游戏或看看电视都是不错的放松方式。

张文看着一屋子莺莺燕燕的美女，再疲惫也能打起精神去面对明天的琐事，毕竟自己是家里唯一的支柱，得努力一点让她们过好生活。

林巧玉那边，张文最近只去两、三次，每次去都是拿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她，不管是柴米油盐之类的小东西，还是洗发水、沐浴乳之类的物品！每次她都是感动又温柔地感谢张文一番，张文倒也想过直接给她钱得了，可一想两人什么关系都没有，这样做的话，很容易让她产生乱七八糟的想法，觉得还是拿东西比较好。

当然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所以名义上是关心妹妹的老师，这段时间小丹和敏敏被强制性地上学，张文知道她们性子顽皮，不太喜欢学习，不过最低限度也得把字识全了。在这点上，一向温和的张文很坚持原则，小丹原本还有点漫不经心，不过被哥哥板着脸吼了几次后，也乖乖地加入好学生的行列。

敏敏很早就辍学了，比起顽皮的小萝莉，她倒是满喜欢学习的，她白天就往林巧玉那里跑，有时候放学了还会再赖上一阵，这倒是让张文省了不少的心。

不过说实话，每次张文一见到林巧玉时，看见她眼里的羞怯和浓郁的暧昧，以及她手扶着肚子时，那充满母爱的模样更是诱人，张文都会忍不住想和她好好地温存一下，可惜学校里的小孩子多，再加上家里的两个丫头也在，实在找不到好的机会再品尝一下孕妇那美味的乳汁。

再加上最近林巧玉的娘家有人良心发现，因为林巧玉的遭遇让很多人感到同情，周围的乡亲都在背后戳着脊梁骨，所以她姑姑还是婶子会轮流过来照顾她的饮食，虽然不算太亲密但好歹也算是有人照顾了，虽说破坏了不少机会，不过也让张文放心了不少。

家里总是最有乐趣的地方，张文现在除了外出办事或者偶尔跑步锻炼之外，最多的时间就是留在家里陪大小美人们，吃完饭后和小萝莉们玩玩游戏机，陪着妈妈和姨妈看一会儿电视，或者和亲爱的表妹们打一下羽毛球。

虽然大家欢声笑语、无比融洽，但每到晚上，她们沐浴后轻装上阵时，还是免不了会心神荡漾，每次美人们出浴后清凉的装扮都会让张文欲火焚身。

夏夜里一个个穿得火辣动人，玩闹时若隐若现的春光更是要人老命，张文好几次都快红了眼，此时张家客厅里的美艳场景，简直是在折磨一个正常男人的理智和耐性。

好在生活总是有不少的小插曲能缓解香艳所带来的折磨，小小的点缀总是给张文带来不少哭笑不得却又倍感温馨的激情！

如张少琳最近迷上清宫剧，每晚都守着电视连看好几部，不过她喜欢的原因并不是那种看似梦幻的爱情，更不是朝堂上尔虞我诈的计谋，而是向往皇帝三宫六院的生活。

理由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张少琳看完后总结出当皇帝挺爽的想法，一天到晚不是游山玩水就是玩女人，其堕落的程度让人极端地向往。照一向剽悍的她说的版本：那就是没事逛逛自己家院子，看上哪个女的就拉过来睡了，这感觉实在太棒了！

也怪那些没脑子的编剧和缺根弦的导演，历史上的皇帝哪个真的那么闲，一天到晚没事就到处游玩连朝政都不理，再他妈的搞点儿女情长，总是到外面勾搭小姑娘，动不动就爱得死去活来，连皇位都不要了，这样的傻子古今中外有几个？

又或者没事来个：朕赦你无罪！这是哪门子的皇帝？色眯眯的样子配合猥琐的口气简直就是一个资深的嫖客了。

张少琳这段时间一直把朕挂在嘴边自居，就连做爱的时候都是用这种不疾不徐的语调，让张文哭笑不得之余也是倍感有趣。

最经典的一次是，张文半夜趁着秀秀睡着的时候溜进姐姐的房间，当时张少琳穿着性感至极的睡裙，酥胸半露，半倚在床头更显风情万种，看着张文懒洋洋地来了句：“小文子，来给朕宽衣！”

蚊子？老子成害虫了？张文当然冷汗都要流下来了，不过看见姐姐玩兴那么好，再加上她完美的身体微微一倾时曲线实在太迷人，他色眯眯的一笑后，马上“喳！”

了一声便开始脱她的衣服。

张少琳被扒得一丝不挂时，眼底暗含水雾，咬着下唇的样子极是性感，她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后，依旧用难掩笑意的语调，慢吞吞地说：“乖！小文子，朕最近龙体欠安，来给朕按几下！”

“喳！”

张文淫笑了一声，马上将张少琳压在床上，手口并用地游走她的全身。他一边肆意地品尝着姐姐沐浴后无比清爽的身体，一边在她身上留下一道道的吻痕，没一会儿就将她弄得不停地喘着气了！

两人间的缠绵已经很有默契，几乎到了心有灵犀、不用言语的地步。肉体纠缠在一起后便开始互相爱抚、口交！把前戏玩了个遍后，张少琳已经动情不已，按照惯例应该先来个传统姿势，再开始她最喜欢的后入式！

但张文这时有心想逗逗张少琳，也不急着和姐姐真枪实弹地开打，他一边手握着命根子在她的阴部上磨蹭着就是不插进去，一边笑嘻嘻地问道：“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呀？”

张少琳鄙视了张文一眼，但也是被挑逗得情欲大动，懒洋洋地抓住张文的命根子套弄了两下，有些窃笑地说：“上朕……”

张文一听彻底地无语了，这姐姐偶尔的剽捍总是让人惊讶。不过事到如今，看着眼前妩媚万分的尤物当然不会熄火了，马上装模作样地“喳！”

了一声后便分开腿、插入、狠顶，接连一个多小时的活塞运动把张少琳干得一开始直喊造反啦，到后来已经除了抽搐外，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

生活中的趣事总是很多，张文偶尔想起那次另类的做爱总会忍不住偷笑，那一句“上朕！”

配合姐姐懒洋洋的样子实在太经典了。那晚姐姐似乎也激动坏了，不要命似的叫床声连自己都感到害怕，赶紧拿个被角塞住她的嘴，估计分贝再大点，全村都能听见她激情的呻吟了。

还有一次更搞笑，陈晓萍因为总是到县里照顾儿媳后又忙碌地跑回村里拿东西或者待两天，来活奔波得厉害再加上海风比较凉，结果身体一向不错的她感冒了，虽然烧得不厉害但还是被大家强制要她待在家里休养，村里推崇中药加上她烧得也不严重，所以张文就没带她去医院了。

陈晓萍就待在小丹的房里捣汗，盖着厚厚的被子躺在床上。每天准时的中药熬好了就送到嘴边，几乎每天都是大汗淋漓，具体效果怎么样张文不知道，不过光是一天换两件床单的出汗量，起码对减肥会有帮助。

家里女人多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轮流照顾，所以这种事张文也不必过于操心，不过像敏敏和小丹，大家都自动地不让她们帮忙。这两个丫头虽然想关心陈晓萍，可那迷糊的个性和粗心大意的作风还是让人不太放心。

张文算算也有好一段时间没和姨妈亲热了，一是她有点脸薄害怕被大家知道，所以要避嫌，一一是毕竟人多眼杂，没有找到好机会。趁着她生病在家的时候，张文就尽量抽时间在家陪她说一会儿话，心里不免有趁着没人就乱来的想法，但看着姨妈憔悴无神的样子也是心疼坏了，色欲当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小文！”

陈晓萍在家捣了两天汗，确实身体好多了，不过还有点余烧没退，大家出于关心便不让她出门了，只是她还是惦记着小秋和没出生的孙子，用楚楚可怜的语气说：“我都没啥事了，这汗一捂出来，我就有精神了，姨妈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用不着这样在家养着。”

“等你彻底好了再说！”

张文采取坚决的态度，毕竟身体是第一顺位，这会儿姨妈虽说精神好多了，但病要治的话就要彻底去根才行。

“捣了两天汗，现在都不怎么出汗了！”

陈晓萍明显不太死心，依旧想劝说张文，她心里清楚只要张文开了口，其他人应该不会再阻拦。虽说这种被人如众星捧月般的关怀让她很感动，但她还是不习惯这样无所事事地在家躺着。

“你放心，家建那边没有什么事，再说我妈和敏敏都不时会过去，没什么好操心的！”

张文一边劝着陈晓萍，一边拿来温毛巾为她擦着脸上的汗。心想：这急着抱孙子的心情还真让人害怕，不知道以后老妈会不会也变得像姨妈一样，这担忧过度得似乎有点太敏感了吧！

这时美艳的少妇还是不停地出着汗，湿淋淋的头发贴在雪白的肌肤上，既让人心疼又有种别样的风韵。发着烧的俏脸上红扑扑的一片煞是好看，尤其是那无神的双眼半眯着又有点迷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春情荡漾，有一种发自骨子里懒洋洋的诱惑。

张文眼底的欲望一闪而过，不过陈晓萍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丝的变化。她狡黠的一笑后，媚眼含春地看着张文，将张文那为自己擦汗的手慢慢地牵进衣服里，引导到她那硕大得傲视群芳的乳房上，轻笑着说：“小文，姨妈的身上现在也有汗了！而且捣出的汗也没前两天的多，其实我好得差不多了。”

“那也得养着。”

张文顿时心神一颤，见陈晓萍那么明显地在挑逗自己，更是心痒难耐，尽管还是坚定地摇着头，但双手已经忍不住握住她那饱满动人的豪乳，肆意地揉捏起来，说是擦汗，倒不如说是在挑逗。

陈晓萍看张文已经禁不住诱惑，妩媚的一笑后，小手慢慢地拉下张文的裤子，翻身伏到张文的胯下，樱桃小口轻轻地张开，柔弱的小舌头一边舔弄着龟头，一边挑逗着说：“做爱也可以出汗呀，而且是运动出汗！”

事已至此，张文竟一脸决绝地将陈晓萍推开，随即站起身、往外走的动作一气呵成。

陈晓萍见状顿时有些诧异，没想到到了这关口上，张文竟然能忍得住，其实这时她如此的大胆是因为两人有一段时间没亲热了，令她很想要，刚才只是轻轻地揉了几下，这会儿下身已经湿了一片。

不过张文到了门前，却是小心翼翼地看了客厅一眼后，便关门、锁门然后满脸淫笑地转身，贱贱地看着眼前美丽动人的姨妈。确实运动出汗是个好办法，再加上已经很久没品尝姨妈这暴乳美妇的风韵，想想她那对暴乳在做爱时上下摇晃的美景，自然不能放过这难得的两人世界了。

陈晓萍当然也很想要了，再加上刚才被摸得起了兴致，没等张文凑近就先将衣服脱去，媚眼含春地看着张文。她的手臂轻轻地夹着那一对饱满得吓人的暴乳，雪白的乳沟深邃得让人发疯，腿间隐隐可见的芳草地更是无比诱人。

张文见状马上把自己扒了个精光，狠狠地扑了上去。

不过因为这段时间一直捣汗的关系，陈晓萍坚决不肯让张文亲吻她的身子，即使小男人不介意，她也不肯。

陈晓萍殷勤地帮张文口交，接着乳交，随即就纠缠在一起，在娇美的呻吟声中开始肉与肉相撞的美妙蠕动。

果然做爱的运动量巨大，出汗也不少。当陈晓萍在三次高潮过后，全身已经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张文看着她高潮的媚态和一对暴乳的摇晃，也是按捺不住地精关大开，一股股火热的精液有力地射进生育了敏敏的子宫里。

两人急促地喘息着，两具肉体在抽搐了一阵后，互相抱在一起回味着这美妙的滋味。

休息了好一会儿，张文这才睁开眼睛，爱不释手地玩弄着陈晓萍那一对饱满的暴乳，一边肆意地揉弄着，一边用略带调侃的口吻问道：“姨妈，怎么今天那么想要呀？”

“出点汗好！”

陈晓萍妩媚地笑了笑，甚至还调皮地夹了一下在体内变软的大宝贝，她经期刚过，所以欲望有点强，再加上两人难得有独处的机会，当然免不了春心荡漾。

“你把我当工作呀！”

张文装作不乐意地瞪了陈晓萍一眼，才小心翼翼地把软化的命根子从她小穴里抽出来，将满是分泌物的命根子递到她的嘴边，满脸兴奋地看着她嫣红的小嘴。

“没呀……”

陈晓萍用很委屈的口气摇了摇头，不过还是温顺地将命根子含住，轻轻地吸吮上面的分泌物和精液，眼含娇俏又难掩窃笑地说：“这是偏方嘛……”

做爱，是治感冒的偏方！张文持续的恶汗，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运动出汗确实是最健康的方式了！不过眼见姨妈高潮后满脸媚红地在胯下帮自己口交，性感至极的样子，让人忍不住调戏道：“偏方就偏方吧，大病过后还得补身体哦。”

陈晓萍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马上将欲吐掉的精液含在舌头上让张文看了一眼再轻轻地咽下，这才拍了拍命根子，娇嗔着说：“这下满意了吧？小坏蛋！”

看着如此美艳的少妇口含精液的样子，张文当然是满意到了极点！他忙不迭地点着头，便和她调着情说着恩爱的话，并趁姨妈没注意的时候，穿好衣服后悄悄地溜了，尽管占了便宜，不过出于关心，张文还是坚决要让她窝在家里，气得陈晓萍一看到张文都是眼含哀怨，每次都要趁没人注意时狠狠地瞪他一眼，委屈的样子像是被张文诱奸一样。

张文的日子过得惬意而又舒服，虽然为了身体着想没有夜夜笙歌，但家里的女人各有风情，各有迷人的滋味，每次和她们纠缠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让张文感到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舅妈独处，甚至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更别提能和她好好地谈一下。张文担心她的情绪起伏太大，也不敢太过分地去调戏她，好在这段时间，秀秀都懂事地陪着她，这才让何秀芸的心情好了许多，面对女儿的乖巧，她抑蛮的情绪也得到极大的缓解，也开始习惯待在这大家庭了。

渔村的傍晚总是透着让人心醉的美丽，金黄色的晚霞映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金灿灿的一片美得让人眼花缭乱，也美得让人陶醉不已。海风吹动海平面的时候，波浪在荡漾时的起伏更是耀眼得让人心醉，美丽而又暖和的颜色让人不自觉地会变得放松、变得无比惬意。

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纷纷从地里田间走出来，迈着疲惫而又满足的脚步回家，并清洗一天的劳累准备和家人相聚天伦，夕阳映照下的沙滩也尽是归来的渔船，或多或少的收获只要能满足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讨生活的渔民就不再贪心更多的收获。

张文在两个养殖场里来回忙碌了一整天，这会儿才骑着摩托车进家门。他进了院子就看见秀秀和姐姐在打羽毛球，两个女孩子玩得倒欢快，悦耳的欢笑声环绕在耳边，让一身的疲惫不知不觉间缓解许多。

秀秀不太喜欢出去玩，所以张少琳成了她最好的玩伴，谁都喜欢这个腼腆乖巧的妹妹，所以有空的时候，张少琳就会尽量陪着秀秀。

前阵子，张文找了个时间，把自己和小丹的事向秀秀坦白，结果情绪一激动，连姐姐的事也和盘托出。

张文本以为柔弱的小表妹会哭上一阵子，最起码会骂自己几句出出气，哪知道她却因为自己的坦白而高兴，虽然多少有点哀怨，不过一向逆来顺受的她没多说什么，但她这么纵容却让张文更加羞愧了。

何秀芸在家里收拾着家务没出来，倒是敏敏这一向活泼的鬼丫头竟然满脸郁闷地坐在树下，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喜儿更是可怜兮兮地哭着鼻子，陈桂香在一旁是一边好声安慰，一边生气地骂着，看起来似乎是谁惹祸了。

“怎么了？”

张文一看赶紧跑过去，将喜儿抱在腿上，疼爱地擦去她的眼泪，柔声地哄着她。

这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已经初见效果，喜儿的举止虽然还是幼稚但已经不再傻气，再加上大家像教育小孩一样耐心地陪着她，可爱的小萝莉已经有了康复的迹象，甚至大家在谈论事情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有兴趣地听着，而不是像以前只会发呆。

“爹爹……”

喜儿一看到张文立刻哭得更大声，“哇”的一声扑到张文的怀里，号啕大哭起来，抓着张文的衣服把鼻涕都蹭上去，稚嫩的声音委屈得让人心都快碎了。

“死小丹，我和你没完……”

敏敏嘟着嘴在旁边咬着牙，一副很生气的样子，手上一用力，甚至把原本绕着玩的草都拔成了两段。

张文看小丫头这副气冲冲的样子，看来妹妹惹的事不小了！

张文顿时有点头疼了，妹妹这段时间还算老实，怎么一眨眼又闹事了，再一看老妈也是生气的样子，马上苦笑着问：“小丹这丫头又惹了什么祸，她们怎么会气成这样？”

“亲爱的文文！”

张少琳这时候打累了，没等陈桂香开口就走过来搂住张文的肩膀，一边喘着气，一边难掩窃笑地说：“没什么，就是咱们小丹有出息了，华丽的把这两个丫头给坑了。”

“什么？”

张文觉得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姐姐这会儿玩累了呼吸也快，美丽的胸脯随着喘息而起伏着，光是这美丽的颤动就让人无法集中精神去听，更何况一阵香气伴随着体温扑面而来，顿时就让人感觉到女性别样的诱惑。

秀秀这时也跑过来凑热闹了，小丫头最近倒大方许多，虽然还是那么害羞，不过脸上却挂着迷人的微笑，连一向老实的她都忍不住捣着嘴窃笑起来，把目光看向陈桂香，似乎是在等这个疼爱自己的大姨兼婆婆把这件事说出来，张文看着秀秀的反应，似乎这件事还蛮好玩的。

陈桂香见儿子一脸的迷惑，赶紧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明显的怒气；原来小丹最近着迷于看魔术或戏法之类的节目，闲着没事也学会了简单的手法，虽说手法拙劣不过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惊喜，不过这丫头鬼灵精怪，突然向敏敏还有喜儿说要变魔术给她们看，暗地里却打起了小算盘。

小丹说要把钱变没了，但身上刚好没有就向敏敏和喜儿要，说是先拿来做道具一会儿就会还，结果钱确实是当着她们的面变没了，把两个小丫头震撼得一个劲儿地鼓掌，顿时对这顽皮的小萝莉心生崇拜。

但小丹却趁她们还没回过神的时候，把她们的零花钱卷跑了，当两人回过神时小丹早就没了人影，这才气得敏敏恨恨地犯嘀咕，而喜儿哭了起来。

当陈桂香讲完这过程后，张文不禁无语了，觉得妹妹的脑子确实够聪明，说真的有时候晚上她表演的魔术倒是好玩，但没想到她居然还能用这样的办法坑别人的零用钱，这未免也太绝了吧！

张文先让姐姐和秀秀把敏敏和喜儿带回屋里，回头一看老妈还在气头上，看来小萝莉回来时少不了一顿海揍，赶紧轻声说道：“妈！你也别生气了，小丹这样做虽然有点顽皮，不过起码证明她脑子不错。”

“哪里不错？”

陈桂香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看我回来不打死这死丫头，脑子好怎么不见她好好地读书呀？尽用在歪的地方，现在居然还懂骗钱了！”

“好啦，先消消气！”

张文赶紧跑过去拍着陈桂香的后背，笑呵呵地说：“其实也没几个钱嘛，这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倒是注意到一件好事，要不是小丹闯祸，我还真没察觉到。”

“什么事？”

陈桂香一向宠溺这个儿子，被张文这一劝也只能消火。她一边坐下来，一边疼爱地笑道：“不会是觉得小丹可以去变戏法吧？不过说真的她倒学得够快，但那两下子也只能唬弄唬弄小孩。”

“不是！”

张文缓缓地摇了摇头，难掩喜悦地说：“你不觉得喜儿哭成那样是好事吗？现在她都知道钱的用处了，以前就算给她钱，她都不知道有什么用，最多就是用来折飞机。现在她起码懂得钱是可以用来买东西，要不然的话，她哪会哭成那样呀？”

“确实是呀！”

陈桂香惊讶于儿子敏锐的观察力，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以前的喜儿什么都不懂，别说钱是什么东西，就连东西能不能吃，她都无法分辨？但这会儿，她已经懂得零花钱的用处还知道心疼，这就说明她的身体康复已经大有进展。

“呵呵！”

张文温和地笑了笑，见老妈的火气没那么大了，马上婉转地给可爱的妹妹求了个情：“所以我说嘛，你就别生气了。反正小丹这孩子皮是皮了一点，但也不会惹出什么大祸，要不是她的话，我还真看不出喜儿好得那么快。这件事你就别管了，等她回来的时候我会教训她的！”

“她还算是孩子呀！”

陈桂香的话还没说到一半，似乎是意识到什么马上就停住了，想起这段时间已经确定的猜疑，立刻用复杂而痛苦的眼神看了儿子一眼，想到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也发生了那种关系，身为母亲的她这时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件事了。

张文意识到陈桂香的话里有话，明显小丹的事，老妈心里有数了，只不过谁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而已，她似乎因为姐姐的事情后，看开许多，或许她心里很痛苦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而自己也羞于开口，所以大家有默契地回避着这件事情。

“肚子饿了吗？”

陈桂香似乎还不想和儿子谈这件事，马上咳了一声，转移话题。

“还没呢！”

张文识趣地装着糊涂，随口问道：“人都回来了没？今天没那么早吃饭吧？”

“没呢！”

陈桂香有些沉默地思索了一会儿，似乎有什么话不好意思开口，脸上有点难为情，但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地说：“小文呀，妈问你件事！”

“嗯，说吧！”

张文一边抽着烟，一边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手里习惯性地拿起文件看了起来，心里有点心烦和妹妹的事，到底该怎么处理。

“小文，你是不是最近不行了……”

陈桂香那本就娇美的脸上隐隐地浮现两抹红晕，语气轻颤却带着紧迫的关切，虽然有些唐突但还是忍不住担忧地问道：“最近我想了一下，这都快三个月了……秀秀和敏敏的肚子都还没有动静？而且……而且我也悄悄地看了你姐换下的衣服，她也刚来完月事！”

张文一听不禁老脸一红。老妈虽然宠溺自己，但抱孙子似乎是她最期待的事，尽管是母子没错，但这种事一般人也是羞于开口，可想而知她的期待有多深，可她们没怀孕是意料中的事！每次内射时，张文几乎都会算准安全期，在这种情况下哪有怀孕的可能呀？

这些事在这落后的小地方还处于懵懂的阶段，即使是大人也对什么安全期、危险期不是很懂。张文心想：总不能向老妈解释这种事吧！虽然每次看到她失望的眼神都有些内疚，但张文确定自己并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甚至害怕什么基础都没有就突然拥有孩子。

“我、我也不知道……”

张文尴尬地挠了挠头，犹豫了一下还是摇着头说：“可能是时间不对吧，就三个月哪能那么快！再说最近我一忙，睡觉的时候什么都没干，哪会怀得上呀？”

“这样呀！”

陈桂香满脸的失望，尽管和儿子谈起这话题，她还有些不自在，但顽固的传统思想作祟，让她禁不住地唠叨起来：“不是我说你呀，小文！成家立业，不成家哪能立业呀？没个孩子那还算是个家吗？再说咱张家三代单传，到这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张文那一个冷汗是不停地冒，提到这话题，老妈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其他事情她都可以顺着自己，甚至连姐姐的事都采取纵容的态度，但唯独香火问题可是不容半点反抗，除了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外，也只能点头哈腰、信誓旦旦地保证几句，说些不能断了张家香火之类的话去附和她。

陈桂香唠叨起这话题可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简直比起专家还专家、比起教授还教授。

炮火连天的一顿轰炸把张文说得自愧不如，心里都觉得再不搞大别人的肚子，简直就是天诛地灭的死罪，一瞬间都想上吊了。老妈平日里是个和蔼可亲的母亲，可一谈到这话题，这可怕的口才绝对能把唐僧都给说死了。

乌鸦一只一只地飞过，张文的冷汗都流了一地。陈桂香说了半天觉得有些累了，对儿子唯唯诺诺的态度也表示很满意，觉得口有点干，喝了几口水后才发了善心：“好了，妈也不想总说你，但这事你可得抓紧了……”

“知道、知道！”

张文点头哈腰，老实得和古代的太监没什么区别。心想：这事还抓紧了，不是说纵欲对身体不好吗？可怎么一到配种的问题上又无所谓了？

这是什么妈妈呀？

“还有……”

陈桂香一边往屋里走，一边犹豫不决地看了张文一眼，最后还是轻飘飘地留下一句话：“不管是哪个女的，只要她有了，妈就不管你们的事，知道吗……”

说完这话，陈桂香还觉得很不好意思，背影虽然看起来很淡定，但却突然加快步伐，扭着性感迷人的身子像逃似地跑回屋里。

刚才陈桂香走路时那翘臀一扭一扭的极是诱人，让张文有点愣了神。

老妈这话是什么意思？稍微一听就知道她指的是秀秀和敏敏以外的女人，而所谓别的女人应该姐姐也包括在内，估计按她的想法即使是小丹都不会排除，可为什么总觉得不只那么简单，难道她发现了自己和其他女人也有关系？

想到这，张文顿时头大了。不是吧，眼下小丹的问题还得遮遮掩掩，尚未找到好的办法解决。这会儿老妈又看出别的端倪，共同生活在一个屋籥下虽说被发现只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地快，对于和两个美妇关系的隐瞒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女人的心思一向都比较细腻，难道是我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吗？

张文顿时头疼了，是自己想多了，还是老妈有所察觉了。就算有所察觉，她怀疑的是姨妈还是舅妈？自己接二连三干了不少荒唐事，一旦证实的话，那她会不会气疯了？

男人的通病一向就是硬的时候无道德、无理智，坑蒙拐骗也好，能上的话绝对不会放过，可事后总会有些难以解决的麻烦，虽然当时是爽到极点，但静下来的时候还是会头疼得要命。

就在张文苦恼的时候，却见何秀芸和秀秀走了出来，看她们手上还提着袋子像是要出门的样子，但天都要黑了，不会是因为自己和舅妈的奸情曝光而要离家出走吧？张文顿时吓了一跳，着急地走上前问道：“你们要去哪呀？”

何秀芸看起来是那么地温婉娴静，虽然穿着普通花衣，但依旧风韵动人，简单的一个马尾扎在脑后，越发水嫩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个十六岁少女的母亲，说是秀秀的妈估计谁都不会相信，这站在一起俨然就是对动人的姐妹花。

只不过何秀芸看起来有点憔悴，抬头看张文的时候，眼神很复杂。既有酸意又有种说不清的迷茫，轻轻地“嗯”了一声，说：“我们去趟县里！”

“这么晚了，去那里干什么？”

张文立刻把疑惑的眼神转向秀秀，要知道这娘俩可是大门不出，一一门不迈的小家碧玉代表，怎么天黑了，还想要去县城？

“娘这两天不太舒服！”

秀秀看着爱人一脸的急切，还以为是在关心妈妈和自己，心里顿时一暖，但还是难掩担忧地说：“也不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所以想带她去医院看看，到了就找间小旅店住一晚，这样才赶得上明天早上挂号！”

“身体不舒服，怎么不和我说呀？”

张文的话像是对着秀秀说，但责怪又怜爱的眼神却悄悄地递给何秀芸，装作有点生气地说：“这种事应该早点说，就你们两个人去，谁能放心呀？我是家里的男人，有什么事都该和我说一声！”

“大姨说你忙嘛！”

秀秀的脸上有些委屈，不过这种粗鲁的疼爱却让她的芳心喜悦，看向张文的眼神变得越发地迷恋。

何秀芸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和张文相处，这段时间有点在躲避张文的意思，即使碰到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这会儿一听这关心的话也是无比心动，给了张文一个温柔的笑容后，轻声细语地说：“现在这路还没通呢！你又有晕船的毛病，我们商量了一下，反正我也没有大问题，才决定不告诉你！”

“不行，你们等我一下！”

张文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马上冲进房内提了一只黑袋出来，满脸关爱地说：“让你们去，我哪放心呀？咱们现在就走，陈伯的船还在等着，对吧？”

“可是……”

何秀芸明显有点为难，谁不知道张文一晕船就会难受得要死，说真的这种关心让她很高兴，但也有点不好意思。

“小文，你要去县里？”

陈桂香跟了出来，见儿子的态度那么坚决不由得皱了皱眉，满是担忧地说：“我看不用了吧，你这一晕船可得休息个大半天，到时候别说帮忙了，没准还得让秀秀她们照顾你呢！你舅妈又不是没出过门，没啥好担心的！”

“妈，正好我也要去办点事！”

张文思索了一下，赶紧解释道：“咱们这两个场的一些证快批下来了，这件事我也得抓紧去办。正好趁这时候我送她们过去有个照顾不是吗？您就别担心了。”

“那好吧！”

陈桂香到底还是听儿子的话，犹豫了一会儿就同意了。

秀秀含情脉脉地看了张文一眼，单纯的丫头这时候心里高兴坏了。表哥那么关心自己和妈妈，这种爱乌及屋的疼爱，试问哪个女人不会芳心大悦？张文的理由在她耳里听来就是为自己编造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她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何秀芸倒没说什么，心里虽然感动，但毕竟是大人了，见张文都这么说了就同意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让女儿带一点姜蓉酒，看似长辈般的细心，也让张文小小地爽了一下！

陈伯的船早早地候在小沙滩边，他还是喜欢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没事的时候坐在船头抽着烟，虽然简朴但有时候给人一种像是画里的老渔翁的感觉，清闲得让人十分羡慕，不过这会儿他苍老的脸上除了慈祥外，多少有点愁色，浑浊的眼里写满担忧。

张文明白这条路一但通了，他这艘摆渡村里人一一十多年的老船，就会失去作用。这不仅会破坏这位老人规律的生活，也会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少了一大笔收入，想想这段时间他帮的忙那么多，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能帮他的地方吧！

“小文呀……”

陈伯一看张文三人过来了，马上露出一个慈祥和蔼的微笑，丢下烟后跑去发动船了，他这亲和的态度更让人感到心酸。

张文三人上了船后，何秀芸和秀秀立刻关切地看着张文，张文也没有其他的心思了，钻进船坞后立刻解开黑色塑胶袋，把里面的东西一一地拿出来。

“什么东西？”

秀秀好奇地凑了过来，习惯性地盘腿在角落里坐下。雪白细嫩的长腿露在外面，裙底的风光若隐若现，立刻让张文有些恍神了。

“对付晕船的！”

张文说着把MP3戴上，轻柔的催眠音乐立刻响起来，戴上眼罩，高酒精浓度的白酒和姜蓉酒混合着喝下去，所有的动作都一气呵成，就像是要打一场硬仗。

准备工作一做完，当船发动时颠簸的感觉和难闻的柴油味飘散开时，张文已经觉得难受了。这时候也管不了舅妈就在旁边，马上躺下来枕在秀秀温热柔软的腿上，习惯性地抱住她细嫩雪白的大腿。

这姿势亲密到极点，张文的手甚至放肆地钻到秀秀的裙子底下，直接在她那柔嫩结实的小美臀上抚摸几下。

秀秀顿时闹了张大红脸，平时两人怎么亲热都没关系，可这会儿当着妈妈的面，脸薄的她当然有些受不了，她本想将爱郎的手挪开，可一看到张文脸上那扭曲的样子心又软了，伸出去的小手又慢慢地放下来。

秀秀轻轻地抚摸着张文的头，抿着下唇极是害羞地看了妈妈一眼，怯生生地说：“表、表哥……他不太舒服！”

“知道！”

何秀芸温柔地笑了笑，略带着调侃地逗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你们都是夫妻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妈又不是外人，看来他已经习惯了出门就抱着你大腿是吗？”

“嗯……”

秀秀羞得不敢抬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得和蚊子掮动翅膀一样。

虽然很难为情，但眼里不知不觉地含着一种浓郁的柔情。

“没事，妈是过来人，有什么好害羞的！”

何秀芸满脸怜爱，但看向张文的眼神却复杂得很。面对这个女婿真是让人心乱如麻，他和女儿那么地恩爱，自己却在酒后和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这段时间尽管已经喜欢上大家庭的生活，但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面对孝顺懂事的女儿，唉……

小船顺着波浪在海上荡漾着，张文隐隐听见秀秀母女俩的对话，但经历着恶心的煎熬，也没空去想那么多，在缓慢的折磨中渐渐地晕睡过去！

防晕船的道具其效果没有张文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好歹也大大地缓解晕船的折磨，酒精让人比较容易入睡，耳边的歌声更带着催眠的效果。

到了码头的时候，张文在昏沉中还是第一次自己走下船，虽然觉得头还有点晕，不过比起不省人事的情况可好了不只一百倍。

张文下船后毫无精神，甚至连半点起色心的冲动都没有，便直接叫了车往县里走，虽然路不算太远，但晚上的价格还是稍稍贵了一些。

何秀芸砍了好一会儿价也砍不下来，然而张文实在难受得要命，便赶紧拉着她们上了车。

张文在迷迷糊糊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到了县城，虽说短短的二十多分钟路不算长，但晕船的难受还没缓过劲，马上又被车轮一顿地颠簸。

张文下车的时候脸色都有些发青了，甚至连嘴唇都有点发白，痛苦的样子看得秀秀母女俩一脸心疼。

县城虽然不算太繁华，但好歹有像样点的酒店。本来秀秀和何秀芸都心疼钱，母女俩的意思都是随便找个小地方住一晚就得了，可是看张文一脸难受，谁也不忍说出口，都乖乖地跟在后面没有吭声。

价值三百六十八元，最好的套房，房门一开，张文连看上一眼的精力都没有，就直接倒在大床上呼呼大睡了。

张文刚踩到地面好不容易能舒服一点，但进了电梯却更是雪上加霜，搞得张文头重脚轻有些想死的冲动，这会儿哪还有精力幻想母女双飞的好戏？

好在房里有两张大床，秀秀赶紧跑过来帮张文脱衣服、脱鞋子，可人的小丫头知道心爱的男人最喜欢裸睡，更喜欢抱着自己一起睡。不过这会儿妈妈在，当然不能体贴到这地步，所以还是帮张文留一条外裤。

秀秀帮张文盖上被子后，母女俩都不约而同地感到疲惫了。但碍于母亲在场的关系，秀秀羞涩得不敢和爱郎一起睡，因为张文有摸她乳房睡觉的习惯，自己偶尔也有不老实的时候，要是一不小心踢开被子，那场面就太羞人了。

房里的装潢高级而又精致，每一样设备都显得很时尚，几乎都是最新款的设计。

何秀芸第一次来这么好的地方，顿时有点坐立不安，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索性也和衣躺到另一张床上准备睡觉了。

何秀芸此刻仍心乱如麻，并没有像往常逗逗女儿或是陪她说一些话。秀秀顿时有些不适应，轻声地问：“妈，你困了吗？”

“嗯，睡吧！”

何秀芸悄悄地看了已经纹丝不动的张文一眼，这时也不知道该跟秀秀聊什么好。

张文轻缓而均匀的呼吸声慢慢响起，和衣而睡的母女花也在疲惫中渐渐地闭上眼，听着男人有力的呼吸声，缓缓地进入梦乡。

第二章怀孕了

张文一觉睡到了近中午，窗帘虽然挡住阳光的袭扰，但还是能感觉到光影的闪动，而且在迷糊中也被一阵的声响吵醒，令张文不禁皱了皱眉，狠狠地翻了个身本想再睡一会儿，但猛地想起还有正事要办，虽说还想再躺一会儿，但也不得不收起睡懒觉的想法了。

张文有些不甘愿地伸了个懒腰，不太乐意地坐了起来，他连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狠狠地打了个哈欠后，这才揉着眼睛让自己清醒一点，但脑子还觉得有点迟钝，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晕船的后遗症，总之就是昏昏沉沉的，没什么精神。

秀秀母女俩习惯了早睡早起的生活，一大早就起床、洗漱好了，这会儿她们正坐在另一张床上看电视。

秀秀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上的娱乐节目，何秀芸则安静不语，虽然看似专注，但目光还是若有若无地看向张文这边。

“表哥，你醒啦！”

秀秀一看张文醒了，立刻体贴地递一杯温水给张文，眼里始终有着让人舒服到极点的柔和。

此时张文感觉喉咙干得有点难受，嘴唇更像是被火烤了一样，甚至都有点发裂了，便马上接过水喝下，顿时就觉得好多了，水温不热但又带着微微的温热，不会让人感到难受的凉意，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温热的水流过喉咙。看来是秀秀不停地换着水、注意着水温，不然哪有可能一醒来就有这么合适的温度？

张文顿时觉得全身舒畅，感动不已，可爱的秀秀实在太会疼人了，虽然她不会说甜言蜜语，也不会和你嗲嗲地撒娇，但光这一杯温水就可以看出她有多体贴了，浓郁的柔情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言语来点缀，只是这生活中小小的点滴就能让人感觉到无比幸福，有这么一个女人陪在身边，那种幸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舅妈早！”

张文看了看旁边面无表情、表情呆滞的何秀芸一眼，先打了声招呼，这才拉着秀秀的手，满脸温柔地问：“昨晚睡得好吗？”

“嗯！不过现在有点晚了。”

秀秀轻轻地点了点头，看了看时钟后，有些着急地说：“表哥，你快去洗把脸吧！再不快点的话，一会儿门诊就结束了。”

看着拉上的窗帘根本看不出现在的时间，张文抬头一看时钟，顿时暗骂了一声：这都睡到十点了，怎么还不叫醒自己？虽然明白可爱的小姑娘是想让自己多休息一会儿，但今天有正事要办，看病这种事，时间能不耽误最好就不要耽误，而门诊一般只有早上才有，要是过了时间还得再多等一天呢！

张文赶紧跑去洗了把脸、穿上衣服，就带着秀秀母女俩搭车赶到县医院。

虽然张文在车上看着何秀芸心事重重的样子，总想和她好好地沟通，但眼下秀秀在旁边也不方便说什么，车上除了秀秀担忧的话语外，何秀芸基本上没主动和张文说过一句话，即使有也只不过是客套的回应而已。

张文大概问了一下何秀芸的情况，知道何秀芸觉得额头时常有点热，但摸一下又没有发烧的迹象，有时候觉得反胃吃不下饭，有时候又觉得有些迷糊很难受，总之都是小症状但没有停的时候。原本她觉得着凉了没在意，但越来越频繁的症状让她有些受不了，要不然她不会主动地想上医院检查。

秀秀的眼里充满担忧，但一向心细的她却没察觉到母亲说这些话时的惶恐和不安，这种忐忑的状态特别的异常。

张文倒是察觉到何秀芸的异样，但只是觉得这些小病症没有什么关系才对，但舅妈的情绪似乎受到很大的影响，感觉她整个人有些坐立不安，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呀？

张文三人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早上的门诊已经休息，这会儿大厅里空荡荡的几乎没几个人，有的都是住院病患的家属而已。

秀秀一看顿时急了，有些懊恼地说：“惨了，还是来晚了！”

“没关系，等明天再看也可以。”

何秀芸有些郁闷，不过还是小声地安慰着女儿。

最自责的还是张文，要不是睡懒觉的话，也不会耽误到时间了，虽然是因为秀秀纵容着自己，但耽误了时间，追究起来还是因为自己没在意。张文顿时郁闷地挠了挠头，忽然间灵光一现想起这段时间手机里多出来的那些号码，赶紧拿出手机翻找起来。

上天保佑呀，张文一边劝秀秀母女俩别急，一边查找着一组组电话号码，全都是这长那局的，光是来头就让人觉得无比威风，但翻找了大半天，却没找到一个和医院有关系的。妈的！真要用人的时候，反而没有一个有用，这段时间被骚扰得不轻，到了关键时刻却没有一个有用的家伙，这帮狗腿子。

张文顿时气得想摔手机，看来得乖乖地在这再住一晚了。他苦笑着看了秀秀母女俩一眼，明显看到她们眼里的失落，心里顿时感到歉疚。

“我们明天再来吧！”

何秀芸一看张文满脸懊恼的样子，心里微微地颤了一下，也明白这都是因为自己，顿时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

就在张文三人无奈地想走时，突然一只手轻轻地拍了张文的肩膀一下。

张文本来有些懊恼，烦躁得都想要骂人了。心想：这时候哪个王八蛋还来找不自在？回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西装革履、一脸温和的中年人，脸上还带着惊喜地看着自己，立刻就愣了一愣。

这县里基本上没有熟人，还能碰上谁呀？张文初一看眼前这个气质算不错的中年人还有点迷糊，但脑子马上转过来，赶紧朝他礼貌性一笑：“定光呀！”

“文、文叔！”

张定光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尽管张文一直不想让他这么叫，不过或许在他看来这样更能显得亲热，即使每次叫这个称呼时觉得很别扭，不过他也没有想改的意思，似乎这样的称呼才可以显出两人比较熟悉。

秀秀母女俩一看张文碰到认识的人，看起来还像是个做官的，马上打了声招呼，就识趣地走到一旁没有打扰。

张定光赶紧递了根烟给张文，笑眯眯地问：“文叔，来办什么事？听说你一向不喜欢来县城走动，难得在这里还能碰到你，真巧呀！”

“是呀！”

张文不客气地接过烟，抽了一口后苦笑着说：“带我岳母大人来看病，她最近有点不舒服！不过来得有点晚，这门诊都休息了，看来得等明天才行。”

说完，张文疑惑地问道：“你呢？来医院干什么？”

说真的，还真想不起来这个比自己还老的晚辈是做什么，如果他是在医院上班那就太好了。

“办点公事！”

张定光敏锐地捕捉到张文眼里的一丝期待，马上自告奋勇地请缨：“文叔，既然都是自己家亲戚，那这件事交给我得了。我在这里还认识不少熟人，看病这事可马虎不得，我帮你找个技术好点的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医生，咱可不要。”

“那怎么好意思呀！”

张文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要客套几句。

“自家人不说两家话啦！”

张定光当然明白这些客气话，便马上拿出手机一边打，一边带着张文三人朝楼上走，似乎他很常来，有不少医生都和他打招呼。

县医院的门诊楼还算不错，四层的小楼贴的全是美观大方的瓷砖，院内的装潢很有品味，十分地有特色。在这贫困县里乍看之下，甚至比县委大楼还高上一个等级，光从外表看甚至不逊色于一般的酒店。难怪有人说这年头医院赚钱，毕竟什么生意都可以讲价，甚至连嫖妓都有讲价的余地，可你看过谁敢和医生讨价还价？估计世界上还真没有不怕死的人。

大楼四层写的是内科，不过比起楼下一眼扫过的环境好许多，不管是干净的程度还是安静的环境都比不了，明显这儿的办公室大了不少，但走廊上的人却没几个，完全没有楼下那万头攒动的拥挤，看起来更像是办公的地方。

张定光轻车熟路地往前面走，直接把张文三人带到院长室。

院长办公室内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医生穿着白大褂，早早地就站在门口等着，一看张定光过来立刻殷勤地迎上来，笑呵呵地说：“张局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西北风，饿了就想找你请客！”

张定光似乎和他很熟，马上笑眯眯地开起玩笑。

“刚才楼下的人还说你走了，我还想说你呢，难得来一趟也不过来我这里坐坐！”

院长模样的家伙亲热地拉着张定光的手，看起来两人很熟悉，接着他看到门外站着三个陌生人立刻疑惑地问：“这是？”

“我介绍一下！”

张定光赶紧殷勤地介绍，语气多少有几分的谦虚和恭敬：“这是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张文，现在在搞农业！别看年纪小，现在搞得是风生水起，以后肯定是县里的大户！”

“真年轻呀！”

院长模样的家伙眼睛眯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什么，也没因为张文年纪太轻而摆出长辈的架子，反而亲切地朝张文伸手，态度不亢不卑倒也让人觉得很舒服。

张定光马上介绍起院长模样的家伙，有几分开玩笑地说：“这是王院长，文叔你直接叫他院长好了。你要是太客气管他叫哥的话，那吃亏的就是我了。”

“你好！”

张文礼貌性地笑了笑，和王院长握了一下手。

“你好，我是王东海！”

王院长一点架子都没有，谦和的态度根本不像是在和一个刚认识的少年说话，看得出他对县里的传闻也有点耳闻，所以态度算是极端地客气了。

张定光的一句玩笑话倒是缓解刚认识时的客套，王东海热情地邀请大家坐下。

张文看王院长的态度很不错，便胡聊了一会儿，这才轻声地说：“王院长，虽然初次见面有点冒昧，不过我们来得有点晚，这会儿门诊休息了，不知道现在要看病会不会太麻烦？”

“不麻烦！”

王东海笑得很亲切，摇着头说：“不过我看你身体应该挺好的，是要看哪一科呀？”

“不是我！”

张文赶紧摆了摆手，指着在旁边微笑不语的何秀芸说：“是我岳母要看，她最近有些不舒服。”

“哦……”

王东海有些惊讶地看着张文：“看不出来呀，你都结婚了？”

“快了！”

张文呵呵地一笑，眼含柔情地看着在旁边的秀秀。

“您好！”

秀秀满脸羞怯，但浅浅的微笑又带着难掩的幸福。她一向怕生，所以进来后一直在旁边不敢说话，眼看爱人的眼里充满鼓励，马上就甜甜地打了声招呼，这等于是在和外人正式介绍她张家媳妇的身份，当然会让秀秀有喜出望外的感觉。

“年轻人呀！”

王东海呵呵地笑了一声，到了他这年纪已经对女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没像其他人有惊艳的呆滞神情，尽管秀秀母女俩都算不上是绝色的美人，但各有各的气质，看起来极为养眼，赏心悦目，连尽管表现得很沉稳的张定光，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过来这边吧！”

王东海一边说，一边示意何秀芸和他去隔壁的科室，又朝张定光说：“你在这坐一会儿，柜子里有茶自己泡，中午咱们再好好地聚一下。”

“你先坐吧！”

张文看何秀芸有点紧张，小手不安地捏着衣角，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便赶紧朝秀秀嘱咐一声，就跟了上去：“我过去看看。”

“嗯！”

秀秀怯生生地点了点头，眼里明显有着不安的担忧。

“喝点茶吧。”

张定光倒是打听清楚这小姑娘的性格，说话的时候尽量保持着温和的微笑，似乎怕秀秀紧张也不敢靠得太近，不过眼珠子却灵活地转起来。

这边张文关上门时，王东海已经开始帮何秀芸把脉，他一边把着脉，一边询问有什么症状。

何秀芸也不敢有所隐瞒地一一回答，不过话里明显有点闪烁，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还偶尔偷看张文几眼，明显有点幽怨又有点惶恐。

王东海的询问很仔细，搭脉的手一动一动的，听着何秀芸的话偶尔皱起眉头，偶尔却悄悄地一笑，好一会儿才松开手，笑呵呵地说：“没什么事，就是你事想多了，有点心火，还有点发炎的症状，不过没有什么影响，先恭喜你了，妹子！”

“什么？”

张文在旁边看得紧张不已，听王东海说这些话更是觉得莫名其妙，这会儿一着急，也没注意到何秀芸的脸色有点发青了。

“她有喜了！”

王东海的话轻描淡写，他不明白这家人的情况，便马上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马上你就要多个小姨子了，没准还是个小舅子呢！是不是舍不得红包钱呀？”

“不、不是吧，多久了……”

张文顿时觉得有如晴天霹雳，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太阳穴都在隐隐作疼了，惊得张大了嘴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个月了！”

王东海笑呵呵的，有着祝贺的意思，这会儿低头整理着东西，根本没注意到张文两人震惊的表情。

何秀芸的脸色马上变得苍白，陈强很早就不能人道，而她也不是个水姓杨花的女人，这辈子除了陈强外，也就是那次鬼使神差地和张文发生关系，而算算这怀孕的时间正好是那次乔迁新居的时候，这样一来就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了！

这突然的小生命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一下子就让张文惊得脑子都快爆炸了。

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到何秀芸绝对不是随便的女人，除非有事，不然她几乎不会和外人接触，更不可能有别的男人，而照这个时间推论，孩子绝对是自己的，酒后春风一度就中招了？这也太准了吧！

何秀芸也是惊讶得很，心里顿时就乱成一团麻，手无意识地扶住平坦的小腹，仅仅那次错误的交欢就怀孕了，原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心里隐隐有这层担忧了，但现在证实怀孕了，顿时让她惶恐得无法思考。

王东海这时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张文从呆滞中回过神，赶紧拉住他的手，稍稍地稳了稳情绪后轻声地说：“王院长，先别走丨？”

“还有事？”

王东海看着两人的表情有些怪异，虽然奇怪但也没多想，马上微笑着说：“你不用担心，她的身体还算健康。一会儿我去开点药，打一下点滴消消炎，再吃点败火的药就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她的情绪不太稳定，有点心火而已。”

“不是！”

张文脸色有点铁青，思索了一下，马上摇了摇头说：“和你商量一件事，病例上帮忙写妇科炎症之类的病就好，怀孕的事谁都别说。”

“怎么了？”

王东海有些不明白，很疑惑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

张文的眼珠子很快地转了一下，脑子飞快地运转起来，灵光一现地解释道：“这孩子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乡下那地方你也知道，有了女孩肯定还要个男孩，这种事实在难处理，而且还有政策上的事要注意，所以我们得先商量一下这孩子要不要。”

“是这样呀！”

王东海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略带同情地看着何秀芸。

四清县到处都是农村和渔村，有一些传统的观念还保持得很好。比如就香火的问题就是万年不改的病端，谁家没个儿子的话，很容易被村里的人嘲笑！所以不少人家都一个接一个地生，夸张一点的只要不生个带把的，哪怕家里有四、五个闺女都还在继续造人，为的只是家里有个儿子能传承！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在这一带却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可以！”

王东海马上重新写了一份病例，又递了张名片给张文，笑呵呵地说：“这些事我看多了，其实生多了也不好养。你们就先商量一下吧，不要这孩子的话，打电话给我就行了，不过还是要趁早决定比较好。”

“谢谢！”

张文拿过病例的时候，感激地看了王东海一眼，虽说这理由编造得粗糙，但好在这一带的情况确实是如此，看来王东海碰多了，所以才没有怀疑。

何秀芸还呆愣地坐着，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虽说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但怀有秀秀时的那种强烈的幸福感和期待现在都体会不到，因为这个不该来的孩子，是自己和女婿荒唐一度后怀的，别的不说，光是他的到来就是个让人无法解释的羞耻，这简直荒谬得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

张文伸手去拉何秀芸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她有点回不过神，手心里布满湿润的冷汗，甚至连纤细的手掌都冰凉得完全没有温度。看来这不期而至的孩子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意外，让她彻底地手足无措了。

“别着急！”

张文握紧何秀芸的她手心，尽管自己都有些发慌，但还是柔声地安慰：“回去以后我们再商量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别让秀秀看出来。”

何秀芸感觉到手掌心传来的温度，抬起头看着张文的眼神还有点惶恐。但面前这双深邃而又柔和的眼神却让她痴了一下，淡淡的关怀和暖暖的担忧都那么地明显，顿时让她紧张的心情缓解许多。

“嗯！”

何秀芸轻轻地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四目相对时自己似乎读懂了张文眼底那浓郁的情愫，柔和的关怀竟让惶恐顿时烟消云散了。

两人的眼神只是稍稍地交流一下，王东海开门的时候，张文怕秀秀看见便赶紧把手放开，何秀芸也赶紧把手缩到身后，低着头沉默着走出来！

张文走到办公室一看，见秀秀明显不习惯和陌生人相处，感觉虽然很安静但却有点不自在。

秀秀一看三人出来了，立刻像获得大赦般的松了一口气，跑过来拉着何秀芸的手，看见妈妈的脸色那么苍白，顿时吓了一跳，心疼地说：“妈，怎么你的脸色那么难看呀？”

何秀芸这时精致的小鼻子上全是汗珠，脸色有些憔悴也看不出血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和刚才差别很大，虽然她现在心乱如麻，面对女儿的关怀也有些愧疚，但还是定了定神，笑了笑，柔声地说：“没什么大碍，就是妈第一次上医院有点紧张。”

“严重吗？”

秀秀有些不相信，将楚楚可怜的眼神看向张文，看她眼睛隐隐发红的样子，似乎担心得都想哭了。

“没什么大碍！”

王东海似乎担心张文的话说不清楚，马上笑呵呵地解释：“就是一些普通的女人病而已，打几天点滴就好了！”

“真的吗？”

秀秀明显松了一口气，但她的眼神还是看着张文，似乎只有张文说的话她才会相信，那种信任的深情让张文都有些愧疚了！

“都是些常见的妇科病。”

张文马上肯定地点了点头，虽说有点心虚，但还是看着秀秀的眼睛，温柔地说：“这都是一般的小症状，注意休息再治疗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的问题，你可别多想了！”

“那就好！”

秀秀这才露出释然的微笑，高兴地搂住妈妈的胳膊，欢快的样子让人一看就感动而却有点心酸的愧疚。

“这孩子！”

何秀芸溺爱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看到她这么关心自己顿时无比心暖，但却不经意地想到肚子里另外一个小生命，顿时有些无奈地苦笑一声。

张文可不想在这待太久，看了看在一旁微笑不语的张定光后，轻笑着说：“麻烦你们了，时间不早了，那我们下午再过来打点滴吧。”

“不忙，中午一起吃饭吧！”

王东海马上殷勤地说：“你难得来一趟，怎么也得给我这请客的机会，不是吗？”

“对呀，就吃个便饭而已！”

张定光也在旁边劝说着，虽然看起来像平常一样地和蔼，不过却不难看出他有点失望！

刚才趁着和秀秀单独聊天的时候，张定光立刻看似无意地打听着张文的事。

当然重点还是围绕着苏蕊，包括省城里的那些传说中的大神，迫切地想知道张文到底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单纯的秀秀哪是这种老狐狸的对手？当然猜不出他看似随和的话却是别有深意，所以也就没多在意地有问必答。

不过结果让张定光大失所望，对于张文平时的生活，秀秀几乎不怎么提，而说起省城里的那些人她更是不太清楚，照她的说法，那些人似乎表哥早就认识，但她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定光看得出秀秀不是在说谎，所以这结果当然让他大失所望。

平常没有理由的话，去拜访会显得很冒昧，即使有亲戚的名分在，也会有点唐突，会把自己搞得和那些故意攀关系的人同一个层次，所以张定光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联络感情的难得机会，热情得让人有些拒绝不了。

张文最后还是说不过张定光，只能点了点头，用认真的语气说：“不过中午这顿饭得我请，麻烦了你们，怎么都得表达一下心意，这个没得商量。”

“行！”

张定光呵呵地大笑起来，故作亲热地说：“难得您请一顿，我一定不会客气。”

“是呀！”

王东海明显也想结交这个有来路的少年，所以表现得很热情。

这时候已经中午十一一点多，早上张文三人都没吃饭，肚子也有点饿了。秀秀母女俩虽然不太适应这种场合，不过也乖乖地没有拒绝！

张文一看何秀芸的脸色缓和许多，马上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看来真得找个机会好好和她谈一下。

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张文虽然表面上和他们谈笑风生，但脑子里全都是这个让人措手不及的小生命，有些头疼该怎么去处理他的突然到来。

第三章舅妈的选择

在什么酒店吃饭，餐桌上摆的是什么菜肴，甚至连最后买单的时候多少钱，席间到底谈了什么……脑子处于恍惚状态的张文都记不清楚了，舅妈怀孕的消息像是一颗颗导弹不停地在脑子里爆炸，震撼得让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突然的情况。

秀秀母女俩一直很安静，没怎么在说话，不得不说这对母女花秉承中华最传统的美德。在外人面前保持着礼貌的羞笑，表现得很含蓄，何秀芸多少是因为怀孕的关系，虽然表面上没有波澜，不过不难看出她老是失神地看着前方，明亮的眼眸里偶尔闪过的哀怨，都会让张文心里一紧。

相比起来秀秀算是最正常了，一直乖乖地吃东西没怎么在说话，不过这多少也是因为她怕生的性格。

张文虽然脑子还有点乱，但起码还能保持一点清醒，又要在秀秀面前装作没事，又要疲于和两只老狐狸天南地北地胡说八道，如果不是脑子够好的话，恐怕早就抽筋了。

张定光和王东海都是谈笑风生，说的大多都是可有可无的见闻或者是玩笑话，在他们刻意的营造下，这顿饭变得像是亲戚朋友间的聚会，而对于其他的问题他们一概不提，摆出人畜无害的样子，要不是张文心里早有数，还真会觉得他们没有不纯的目的。

张文把脑子里的活力分成好几份，几乎快把自己搞得人格分裂才应付过去，这顿饭吃得可是一点都不轻松，好在应付得当没出乱子，也没说错话，虽说无关紧要但能少点麻烦事还是最好。

酒足饭饱后，又胡吹瞎聊了一会儿。

张文看何秀芸的脸色还是不太好，看样子有点萎靡了，客套了几句后便结束了这场饭局。

张文一行人走到酒店门口，张定光似乎还意犹未尽，殷勤地说：“下午没事的话，去我那里喝点茶吧！”

“不了，这样会影响你上班！”

张文闻言马上谢绝张定光的邀请，眼下最主要的是支开秀秀好好地和舅妈谈一下，看看她对这个孩子的想法，毕竟孩子该怎么处理，现在真是拿不出好的主意。

“是呀！”

王东海明白其中的内幕，认为张文想找人开家庭会议，马上笑呵呵地说：“人家说不定还有事要办呢，到县里来肯定不是没事来瞎逛，哪有空伺候你这个大局长呀！”

“就是，今天这么麻烦你们，我也不好意思。”

张文马上客气来客气去的和他们说了一堆废话，推辞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把张定光送走。

王东海也算是有自觉，客套一、两句话也转身走了。

现在想想张定光这家伙真有点蹬鼻子上脸了，一顿饭吃那么久，说那么多的废话干什么？本来张文都烦得有些恼怒了，脑子像是在煮粥一样，沸腾得都要爆炸。一方面得小心翼翼不让秀秀察觉，另一方面还得应付这话里有话的老狐狸，如果不是脾气好的话，刚才真想把他按在地上揍一顿。

“好饱啊！”

张文狠狠地伸了个懒腰，伸手一摸脸上全是油腻，觉得精神上也有几分萎靡，或许是用脑过度，整个人有股说不出的疲倦。回头一看秀秀母女俩还是乖乖地跟在身后，想了想说：“我有点困了，我们先回酒店吧。”

“我妈下午不是要去医院打点滴吗？”

秀秀有些疑惑地看着张文，小手始终亲热地拉着妈妈的手，小鸟依人的乖巧模样让人看着就想好好地疼爱她。

“王东海说不用那么早，等晚上还是明天再去也行！”

张文笑眯眯地应付着秀秀，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赶紧悄悄地递了个眼色给何秀芸。

何秀芸本来还有点心不在焉，不过也看出张文是想和自己谈一下怀孕的事情，当然得先想办法找个独处的机会，犹豫了一会儿后点了点头说：“嗯，那我们回去吧！正好我也想休息一下！”

“这样呀！”

秀秀不疑有他，看两人都有些疲惫，马上殷切地点了点头。

三人搭了车回到酒店，房门刚一打开，秀秀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秀秀有些诧异地愣了一下，这手机虽然张文买给她很久了，但她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响的次数五根手指头都算得出来，更何况她几乎没出门，根本没用得到的地方，所以现在有人打电话来，让她有些吃惊。

“谁呀？”

张文倒了杯水喝了一口，眼睛开始贼溜溜地转起来，头疼着该怎么制造一个和舅妈单独谈谈的机会，前提是得找一个理由支开秀秀，又不用担心她一个人会不安全。

“敏敏？”

秀秀先是摇了摇头，拿起来一看马上释然：“喂，敏敏，怎么啦？”

秀秀开心地跑到沙发上和这亲密的小姐妹聊天了，张文和何秀芸面对面的坐下，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都不禁苦笑一声。从彼此的眼神里都可以看出谁都不想伤害秀秀，但又在头疼孩子的问题。

秀秀没察觉到张文这边的异样，笑呵呵地和敏敏聊起来，确实她的手机号码也只有家里的人会打，不说她的交际圈子几乎等于零。就说她这怕生的性格也很难交到朋友，所以她越发地珍惜和小姐妹间的感情。

张文这才有空打量这间房间，才觉得这钱花得倒算是值，不管装潢和等级都很到位，家具齐全，设计也精致，比起城里的酒店一点都不差。倒不是说张文现在有心思来欣赏房间，只是面对着何秀芸略显哀怨的眼神，有的话当着秀秀的面又不能说更不能去安慰她，所以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

“表哥！”

秀秀突然满脸高兴的红光，跑过来很兴奋地拉着张文的手摇了起来：“敏敏和姨妈早上一起来家建哥这里，她们说一会儿要陪小秋买东西，顺便逛街，问你要不要去？”

“这个！”

张文一听顿时脑子一灵光，马上装出一副疲倦的样子，打着哈欠说：“不去了，我这脑子还有点迷糊呢。再说你们一群女孩子逛街，我去了容易被忽视！”

“他说不去！”

秀秀马上把话转达给敏敏，眼里多少有点失望。不过她还是把检查结果和陈晓萍说了一下，体贴地告诉她们没事，不用担心，可以听得出孝顺的小姑娘语气里全是高兴的味道。

小姑娘嘁嘁喳喳地聊了一会儿，马上又把期许的眼神投向何秀芸：“妈，姨妈她们一会儿要去逛街。反正下午不打点滴，她问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不去了！”

何秀芸这时明白这是个大好的机会，马上摇了摇头装作无精打采的样子，揉着眼睛说：“妈下午想睡一会儿，觉得整个人很疲惫丨？”

“你也不去呀丨”秀秀顿时不乐意了，看来她很想和敏敏她们一起玩。

“要不让她们来这好了！”

张文在旁边提供建议：“反正下午也没事，你要是不困的话，就去陪她们玩，这里有我陪着就好了！”

“可……”

秀秀有一点心动，但还是一脸为难。单纯的小姑娘已经相信妈妈没事，但这时候不陪在妈妈身边却跑出去玩，一向懂事的她当然不会这样做。

张文一看秀秀犹豫不决，马上偷偷给何秀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就是该你劝一下了。

“傻孩子！”

何秀芸心领神会，马上放松地笑了笑，起身拉着秀秀的手，用调侃的语气说：“难得来县城一次，你就陪她们逛街，顺便看看有没有漂亮衣服帮妈妈买点，这大好的机会，用不着窝在这里！”

“可……”

秀秀一向孝顺，即使何秀芸开了口，她还是有些扭捏。

“行啦！”

何秀芸咯咯地笑起来，溺爱地掐了掐秀秀可爱的小鼻子，看着懂事的女儿心里一阵温暖，但还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妈不过是有点发炎，这和打个喷嚏有什么区别。你可别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搞得妈像是个药罐子，妈有那么虚弱吗？”

“嗯……”

秀秀这才释然地点了点头，给了何秀芸一个温柔的微笑后，马上跑去和敏敏说话。

“我先去洗一下！”

秀秀一转身，何秀芸的表情又有点不自在。早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会儿身上有点难受，女人家一向都比较爱清爽、干净，所以即使是白天，也不希望身体有油腻的感觉。

“妈，衣服在那袋子里！”

秀秀头也不抬地指了指床边的一只袋子，这会儿似乎已经在商量在哪里见面了，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欢快。

何秀芸不知道是不是想起就是在浴室里春风一度而怀孕的，走进浴室时悄悄地看了张文一眼，脸上多了种难言的红晕，看起来既是羞S迷人又有几分妩媚的哀怨。那种别样的风韵很难用言语形容，但又会在瞬间让你的心为之一颤！

看着何秀芸婀娜美妙的身姿，玻璃门关上的时候，张文才从呆滞中回过神来。

他转头一看，秀秀还在高兴地讲电话没注意到自己的失神，松了一口气后继续装作无精打采的样子，一边脱鞋袜，一边说：“秀秀，我先躺一会儿！一会儿你让她们来楼下接你，晚上咱们再一起吃饭吧！”

“嗯！”

秀秀甜甜地笑了，小姑娘单纯天真的模样，让张文愧疚得不敢去看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

张文习惯性地脱去上衣，刚想解开裤子的时候，秀秀正好和敏敏讲完电话。

回头一看张文脱得只剩下内裤，小脸顿时一红赶紧跑过来，又羞又气地说：“表哥，你干嘛？”

“睡觉呀！”

张文还有点摸不着头脑，穿着内裤就钻到被窝里。

“睡觉，干嘛要脱成这样？”

秀秀一边温柔地嗔怪着，一边扭程地说：“这、这又不是在家。我妈还在呢！一会儿她也要休息，你脱成这样和她待在一间房，不怕挨骂呀！”

“那倒是……”

张文装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不过被秀秀这么一说，心里却有邪念了。心想：穿个内裤怕什么？我和你妈都上过床了，自己的屁股都被她看光了，如果你不在的话，她肯定不会在意。

“快穿上裤子啦，要是被敏敏她们看见的话，不乱想才怪！”

秀秀也没多想，一边娇嗔着，一边拿着张文的裤子要帮张文穿上。

张文当然不敢拒绝，赶紧坐起身享受着小表妹体贴温柔的动作。秀秀这丫头实在太会疼人了，几乎把张文惯得有点衣来伸手的懒惰了！只要她在，几乎所有衣服都会帮张文穿，在日常生活中简直像是在照顾一个小孩子。

虽说浴室的墙壁是水泥墙，看不到丝毫香艳的美景，但听着哗哗的水声还是容易让人有所遐想，张文脑子里一恍惚，不由得想起那晚和舅妈在水花下激情四射的场景，想着她丰腴成熟的身材，温顺的抵抗和高潮时媚眼如丝的诱惑，海绵体本能的有点充血了。

秀秀这时正跪在张文的腿边，裤子也只拉到膝盖上，水灵灵的眼睛看到张文的裤裆处在变大，脸上娇羞地一红，嗲嗲地嗔道：“讨厌，你在想什么呢……”

张文猛地回过神来，低头一看秀秀娇羞地给自己一个白眼。总不能说在回忆和你妈做爱时的快感吧？这居高临下地看见她领口露出的微微春光，一对结实而又充满弹性的嫩乳在胸罩的包裹下挤出美丽的线条，雪白色的乳房似乎散发着香气，让人顿时有舔几下的冲动。

血液再次集中，张文脑子一个激灵，露出猥琐的神情，趁秀秀没注意的时候，一只手钻进她的衣服里，隔着胸罩在乳房上揉起来，色眯眯地说：“不是想的，是看到好东西的自然反应！”

“别这样……”

秀秀又羞又怯地挣扎几下，马上把张文的手从衣服里拉出来，小心翼翼地看了浴室的门一眼，马上嗔怪道：“妈还在里面，一会儿被她看见了，怎么办？”

“和老婆恩爱，谁看都不怕！”

张文满脸淫笑，舔了舔嘴唇摆出一副随时要扑上去的样子，眼珠子色溜溜地在秀秀青春动人的身体上来回地扫视着。

“不要……”

秀秀害羞地往旁边一躲，虽然两人已经欢好无数次，每次张文一纠缠，她都会温顺地摆出各种姿势来取悦他，可这面子薄的毛病还是改不了，一旦有别人在的话，她还是很容易就会不好意思！

“不要可不行哦！”

张文笑得极端下流，舔着嘴唇一副要把她生吞活剥的样子。

“不要闹了啦……”

秀秀一边躲避着张文的魔爪，一边又气又羞地说：“妈还在呢，再闹，我生气了……”

这丫头吓唬人时一点威胁都没有，张文当然不管那么多。猛地将她一拉，让她坐到腿上，迫不及待地吻上她红润甜美的小嘴。小姑娘的手实在太柔弱了，即使娇羞地挣扎，但只要轻轻一抓她就动弹不得，任由张文肆意地亲吻着她。

“不、不要……”

秀秀的小脸一下子就红扑扑，在舌吻时喉咙里发出让人更为疯狂的呻吟！

“舒服吧！”

张文一个长长的湿吻弄得秀秀气喘吁吁，娇美的身子都在轻轻地发颤，张文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色色地一笑，魔爪立刻钻进她的衣服里，强行扯开胸罩的保护，抓住一只饱满而又充满弹性的乳房惬意地把玩起来。

“不……不行……”

秀秀身子一软，乳房被揉弄所带来的快感让她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虽然小脸上的媚红开始扩散，但还是矜持地推搡着张文。

“好秀秀……”

张文想着浴室里是成熟动人的舅妈，自己却在外面玩弄着她女儿的身体，脑子一下子兴奋得都有些抽搐。看着秀秀羞答答的样子更是激动，双手强行地钻进胸罩里，有些粗鲁地揉上她那饱满动人的嫩乳。

“别……别这样……”

秀秀有些急了，一边抵抗着张文，一边低声地哀求：“表哥……求你了，一会儿妈看……看到的话，我怎么做人呀……”

秀秀那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心疼，但也让人更加兴奋。张文见她急得都要哭了，虽然欲火中烧，但还是停下动作，双手不舍地离开她柔软的嫩乳，苦笑着说：“对不起！”

秀秀慌忙地整理有些凌乱的衣服，见张文垂头丧气的样子，她心里也难受，整理好后跪在张文的腿边，楚楚动人的眼里尽是羞涩，怯生生地说：“表哥，你生气了？”

看着小姑娘无辜的样子，谁能生气呀？张文怜爱地看着这体贴的老婆，摇了摇头，柔声说：“没有，怪就怪我自己。没事老想着乱七八糟的……”

“对不起！”

秀秀轻轻地呢喃了一句，脸带羞红地说：“表哥，平时你怎么说，秀秀都听；但现在妈在这，我真的……”

“我知道！”

张文看秀秀竟然感到自责，这事明明就是自己太冲动了，可人的小丫头体贴得让人有点羞愧了，变赶紧捣着她的嘴，满脸疼爱地说：“秀秀，这不是你的错……我都说了是我不好！”

秀秀这才甜甜地笑了笑，帮张文穿上裤子后轻轻地枕在张文的腿上，脸色有几分羞红，但还是娇笑地说：“表哥，等回去了，秀秀再给你好吗？”

“嗯！”

张文爱怜地抚摸着秀秀长长的青丝，手上的动作轻柔而仔细，小心翼翼的力度只剩下满满的暖意，这时候看着小丫头跪伏在腿旁，温馨的氛围立刻冲淡欲望带来的冲动。

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秀秀枕在张文的腿上，享受着怜爱的抚摸，娇俏的小脸上尽是幸福的浅笑，动容地看了看张文后缓缓地闭上眼！

两人陶醉在这温情暖暖的时刻，谁也不说话就怕打扰到这美妙的气氛。好一会儿后，浴室的水声才停下来，张文一听马上拍了拍秀秀的肩膀，嘻笑着说：“好啦，你妈洗完了！”

“嗯……”

秀秀红着脸点了点头，一听便赶紧站起来。毕竟这姿势还是有点暧昧，要是从背后看的话，还以为她是跪在胯间在帮张文口交呢！两人赶忙分开。

浴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后，门才缓缓地打开，张文在一旁装作不经意地玩着手机，一看秀秀没注意，目光自然期待地投向浴室，当何秀芸婀娜地走出来时，张文顿时感觉到一种浓郁的诱惑扑面而来。

美人出浴时自然是无比动人，此时何秀芸显得是那么地诱人。一头黝黑的长发上沾满水珠，一丝一缕都柔和得像有生命一样，随意地贴在雪白无瑕的肌肤上。

秀发被衬托得更加乌黑，而她的冰肌雪肤也得到最好的点缀。

脱去有些土气的村妇花衣，换上秀秀准备的一套丝质套装。蓝色虽然显得有些少女，可爱的花纹也不适合这种成熟的少妇，但穿在她身上却不显得别扭，反而有一种让人说不清的风韵，在宽松的裙子遮掩下，让人更期待里面那具诱人的身体。

小小的短裤看起来轻柔而又充满动感，搭配着两条雪白修长的美腿更是完美，细嫩的肌肤似乎还能清晰地看见血管的纹路，美得让人想放在手心爱抚，尤其一双玲珑有致的小脚更是迷人，一动一动的略显俏皮，却有着说不出的妖娆，让人一看就很想好好地把玩。

张文看得眼睛都有些发直了，呼吸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粗重，虽然曾经和舅妈春风一度，也看过她美丽的身子。但这种清爽的风情也十分地迷人，尤其是她胸前那对饱满的乳房勾勒出的曲线，更是让人体会到成熟女性散发出的妖冶魅力。

何秀芸这会儿正用毛巾擦着湿淋淋的头发，身子一歪，本就匀称的曲线更加迷人，她注意到张文眼里掩饰不住的火热，脸色一红，马上装作没看见地走过来。

张文看何秀芸走路的时候胸前的摇摆比较大，而且走近的时候可以看见胸前有两点小小的凸起，张文顿时觉得脑子炸了一下。难道舅妈是真空上阵，什么都没穿，不会是在暗示自己什么吧？

“妈！”

秀秀一看也脸色通红，虽然是自己的妈妈，但这一幕实在太诱人了，尽管有些害羞，但还是跑上前一边帮何秀芸擦头发，一边娇滴滴地嗔怪：“你怎么洗头了呀？一会儿头发都是湿的，怎么睡？”

“没事，一会儿就干了！”

何秀芸一边享受着女儿的孝顺，一边温柔地笑了笑，眼光若有若无地看向张文赤裸的上身，但害怕女儿发现，也不敢停留太久。

“真是的，人不舒服就别洗头嘛！”

秀秀还在小声地嘀咕着，虽然听起来带着责怪，不过话里的关切却也让何秀芸高兴得笑起来。

“喂！”

刚擦完头发，手机就响了，秀秀赶忙接起来，应了几声后，就一边拿东西，一边朝何秀芸说：“妈，你真不去？姨妈在楼下等我了！”

“玩得开心点！”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马上钻到被窝里后摇着手说：“我先睡了！”

“注意安全！”

何秀芸溺爱地摸了摸女儿光滑的小脸，关心地嘱咐道：“你可别乱跑呀，不认识路的话，记得打电话回来问。”

“知道啦，人家又不是小孩子了！”

秀秀不好意思地红了脸，羞怯地嗔怪着。

一看张文已经躺进被窝，走的时候还不忘小声地叮嘱道：“妈，太亮了表哥睡不着，一会儿你把窗帘拉上吧！”

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房内，虽说这只是一个细节，但秀秀的体贴备至还是让张文又感动了一下，连何秀芸都有些吃醋地嗔道：“你这丫头，就关心你表哥不关心妈呀！”

“没有啦，我走了！”

秀秀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朝妈妈做了个可爱的鬼脸后，关上门哼着小曲跑了。

房门一关，何秀芸立刻疼爱地嗔怪道：“这丫头，怎么变得这么毛躁了？”

“把门锁上吧！”

张文看秀秀走了，这才坐起身，点了根烟后起来把窗帘拉上，其实倒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觉得阳光太强有点刺眼。

何秀芸顺势把门锁上，等转过身时，脸上却有点不自在。

这时房内已经看不到任何白天的痕迹，两层深色的窗帘遮挡住阳光，房里只亮起两盏很淡也很暧昧的黄灯，暖暖的灯光虽然让人感觉很舒服，但也一下子让这狭小的空间变得异常地暧昧。

张文察觉到气氛的变化，见何秀芸一下子变得扭捏，简直就像是个害羞的少女，更是心痒难耐，虽然很想再一次和这个温顺迷人的舅妈品尝云雨的滋味，但眼下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的，也不能吓到她，再加上还有正事要谈，只能压抑住那有些蠢蠢欲动的欲望。

张文一脸没事地坐到沙发上，一边帮何秀芸倒水，一边柔声地说：“舅妈，先坐一下，喝杯水吧！”

“嗯……”

何秀芸也没扭捏，直接坐到床边，抿了一口温水后，眼里有几分的茫然。

何秀芸有些沉默，这时张文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本来暧昧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坐立不安了一会儿后，张文还是忍不住打破沉默：“这个孩子，你有什么打算？”

“这是你的孩H一！”

何秀芸的眼里有一些哀怨，轻声说道：“你干嘛要问我？”

“唉……”

张文长长地叹息一声，挠了挠头，苦恼地说：“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说是我的孩子，但我毕竟没当过爹，我真的很迷茫！”

“哼……”

何秀芸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有些幽怨地说：“当时你乱来的时候，我可没见你有这么犹豫。难道你就没想过事后会有问题吗？”

张文也知道舅妈多少会有埋怨所以没有吭声，闷着头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沉默了大半天后咬了咬牙，抬起头看着她，满脸严肃地说：“舅妈，毕竟这是我们的孩子。要怎么办我尊重你，如果你想生的话，我一定会负起这个责任。”

何秀芸微微地愣了一下，手本能地摸了摸肚子，想了想后讥讽地说：“那秀秀怎么办？敏敏怎么办？这孩子生下来的话，该叫她们姐姐，还是阿姨……”

“我……”

张文一下子有些语塞，头疼地挠了挠脑袋，苦着脸问道：“我也不知道，但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无论如何我都会尽一切的能力，把这些事处理好！”

“处理好？”

何秀芸满脸苦涩，有些自嘲地说：“怎么处理？你怎么和你舅舅说？你妈那边会怎么看？别人要是知道我怀了女婿的孩子，你觉得我还有脸活着吗？秀秀要知道了，她会怎么看我这个当妈的？”

说着说着，何秀芸有点激动，眼眶有点发红，颤抖着声音说道：“我现在就秀秀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知道我和她的男人上过床，她会觉得我这当妈的水性杨花，要是连她都看不起我的话，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话说到这分上了，何秀芸忍不住地掉下眼泪，小鼻子一抽一抽的看起来分外委屈，似乎这段时间她压抑许多。不管是和张文荒唐的酒后乱性，还是和陈强这段被指指点点的婚姻，她把一切都憋在心里，这会儿一有发泄的机会，立刻如泄闸似地爆发出来。

“都是我不好……”

张文自责地苦笑一声，一见何秀芸哭赶忙凑过去，一边为她擦眼泪，一边羞愧地说：“要不是我太混蛋的话，你也用不着这么痛苦了。”

“都怪你……”

何秀芸听着这话似乎触动心里的敏感点，这么多天的压抑和委屈马上如洪水似地爆发，立刻趴到桌上号啕大哭起来。

张文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何秀芸，只能一边骂着自己禽兽不如，一边安抚着她的情绪，好在秀秀出去了，要不然被她看到何秀芸哭成这样，肯定以为是自己强奸了她。事实上那次酒后乱性是有点通奸的味道，强奸的话也算不上！

何秀芸哭得是梨花带雨，颤抖的声音里那哀怨和凄厉让人觉得心都快碎了。

张文好声地安慰大半天总算有了点效果，这会儿她哭累了，声音也小了下来，不过身体还本能地抽搐着。

“没事吧？”

张文看何秀芸只剩下抽泣，赶忙好声地劝说着：“这事都怪我，你要想生气的话，你打我一顿也好，要是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

“假惺惺……”

何秀芸抢过纸巾擦着眼泪，她哀怨地瞪了张文一眼后，幽幽地哽咽道：“我要是生气的话，还会让你陪我来吗？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也是你的，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让你来帮我拿主意。”

“哎，不管怎么样，我全听你的！”

张文一边叹息，I边爱怜地看着何秀芸，柔声地劝说道：“累了吧，先躺一会儿吧！”

何秀芸确实哭累了，眼眶都有一点发肿，听着张文关心的话，其实她也心有所动，但这荒唐的关系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能点了点头后躺到床上，一边擦着眼角剩余的泪水，一边茫然地望着天花板。

何秀芸这一躺下，柔软的衣服立刻紧紧地贴在身上。玲珑有致的身材马上显露无遗，胸前一对饱满的乳房勾勒出完美的曲线，两颗可爱的小乳头更是若隐若现，尤其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时更具诱惑，让人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将她扒光，好好地肆虐一番。

尽管面前的尤物无比诱人，但这时她眼里的迷茫却也让人倍加心疼。张文坐在床头上，克制着欲望没伸手去碰她，而是用含情脉脉的眼神静静地凝视着她。

“好累呀……”

何秀芸慢慢的不哭了，揉了揉眼睛后狠狠地伸了个懒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嘀咕道：“有点热！”

“嗯……”

这时窗帘一拉上，房里已经不通风，张文一看何秀芸鼻子上都有汗珠，赶紧起身去开空调，回来后依旧静静地坐在她的旁边，默默地看着她。

孤男寡女的气氛是那么的微妙，一时间似乎有种说不清的情愫蔓延开来。

何秀芸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到张文的呼吸有些加快，不知道是不是想起那晚在新居时的激情，原本平静下来的小脸慢慢地发红，整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自在了。

“小文……”

何秀芸轻唤了一声，语气带着一丝的颤抖。

这还是何秀芸第一次开口喊自己，张文赶紧应了一声，殷切地看着她。

何秀芸沉默了一下还是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张文，有些疑惑地问：“其实我有点觉得奇怪，你们睡一个屋这么久了，怎么秀秀还没怀上呀？”

“这个！”

张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心想：这问题老妈关心是正常的，怎么连舅妈都有兴趣了？尽管觉得谈这个有点尴尬，不过面对着她好奇的眼神，还是老实地交代：“我一直都有算安全期才内射，这样就不会怀孕，毕竟现在我的事业还没有基础，那么快当爹的话，我也没有心理准备。”

“内射？”

何秀芸先是疑惑地嘟囔一声，不过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张文见何秀芸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以为她是联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心惊了一下赶忙解释说：“我没别的意思，这孩子要不要我都听你的。如果你要生下来的话，我肯定好好对你们娘俩，好好地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照顾你们。”

“我没多想……”

何秀芸看着眼前的张文慌乱的样子不由得噗哧一笑，心里又有种说不出的暖意。她含笑地看了张文一眼，有些窃笑地说：“你紧张什么呀？是不是你本来就话里有话！”

见何秀芸破涕为笑了，甚至还开起玩笑，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摇着头，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是说真的。要不要这孩子你说了算，如果你要的话，我会尽一切能力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陪我躺一会儿吧，让我想想……”

何秀芸面对张文信誓旦且的样子有点动容，但沉默了一会儿后，却是红着脸说出让人遐想连连的话。

话一说完，何秀芸不好意思地别过头，默默地让出一块地方给张文。张文顿时觉得血液都开始升温了，难道美舅妈已经想开了要接受自己？尽管脑子兴奋得有点昏昏沉沉，但张文还是不敢过于大意，轻轻地躺到她的旁边，却还是保持了小小的距离。

尽管诱人的娇躯触手可及，不过她这又哭又笑，让人搞不清楚她的想法。张文也不敢贸然地动手，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手装作无意地碰了碰她纤细的手臂。

“抱着我……”

何秀芸的脸红得很厉害，呼吸也变得有些压抑，见张文好久都没有动作，马上轻轻地唤了一声。

张文一开始还以为是幻听，愣了一下有些回不过神，直到看见何秀芸用幽怨的眼神看着自己时，才喜出望外地凑上去，伸出手抱着她丰腴迷人的娇躯，不过生怕吓到她，也不敢太过于粗鲁。

张文激动得甚至手有些颤抖，当怀里真实的柔软和温度传来的时候，张文还有些不相信这个事实。他双手老实地环着何秀芸的腰，不敢有过分的动作，但能感觉到舅妈的身体僵硬了一下，身子渐渐地变得火热起来，有些本能地挣扎一下后，又老实地依偎在怀里。

张文闻着何秀芸的体香、发香，交织而来的芬芳钻入鼻腔沁人心脾！张文真有种恍惚的感觉，如果不是怀里的身躯那么柔软，真有点怀疑是不是在做梦。这段时间一直躲避着自己的舅妈，会被自己抱在怀里，而且还是她开口要求，这简直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海绵体迅速地充血，充满欲望的身体立刻做出最快的反应。张文瞬间就硬了，硬邦邦的命根子隔着衣服顶在何秀芸的臀部上，感受着她翘臀的柔软，舒服得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何秀芸感觉到下身硬物的激动，红着脸喘息了一会儿后，慢慢地转身看着张文，颤声说：“小文……你会对秀秀好，是吧？”

事到如今她还在关心着宝贝闺女，这种母爱的包容更是让人心动。张文马上点了点头，含情脉脉的眼神将何秀芸看得都不好意思，这才信誓且旦地保证：“会，不过不只对秀秀好，我也会好好地照顾你。”

“嘴还是很甜……”

何秀芸动容地笑了笑，害羞的眼神闪烁了一会儿后，将头慢慢地靠向张文的怀里，闭着眼呢喃道：“不过我相信你，小文……”

话语顿了顿，何秀芸似乎下定决心，抬起头看着张文，语气坚决地说：“这孩子，还是不要了……”

“你决定了？”

张文有些错愕，不过马上顺势将何秀芸的身躯紧紧地抱住，体会着少妇柔软的身体带来的触感和她双乳贴在胸口的挤压感，下身再次不安分地跳了几下。

“嗯……”

何秀芸轻轻地点了点头，眼里原本的迷茫变得坚定，细声轻；fi地说：“这孩子本来就不该有，生下来的话会让大家都痛苦。何况我已经有了秀秀，她那么乖巧孝顺，有没有儿子对我来说根本没关系！我现在也不奢求别的，我只希望能开开心心地陪着她，看着她出嫁，看着她做母亲，帮她带带孩子……其他的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听着一个母亲充满慈爱的话，任谁都会动容，张文用力地抱紧何秀芸，一边轻抚着她的头发，一边柔声地说：“一切都听你的，虽然是我第一个孩子……”

何秀芸听出张文语气里多少有点不舍，也明白这是女婿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血脉，想到怀有秀秀时那种期待和欣喜，就能明白他心里有多痛，马上劝道：“你不用伤心，反正你还有秀秀和敏敏，以后你的孩子肯定多得你抱不完……”

“嗯！”

张文感动地点了点头，这会儿看何秀芸动人的容颜近在咫尺，再也忍不住，轻轻地吻上她红热的脸颊，一边吻，一边激动地说：“但我不会忘了，第一个孩子是你给我的。”

“嗯……”

何秀芸软软地哼了一声，双手紧张地抓住张文的手，有些害怕地说：“不……我们还是不能……”

张文见何秀芸的抵抗那么微弱，想吻她的嘴唇，她却一直躲避着，索性继续亲吻着她秀美的容颜，双手开始不安分地动作，隔着衣服在她的玉背上轻轻地抚摸着。

“不、不行……”

何秀芸马上剧烈地挣扎起来，一边使劲地推着张文，一边楚楚可怜地说：“我……不要……”

话虽然听起来柔弱，但张文可以听出何秀芸的话里充满坚决，便马上停下来，死死地看着她的眼睛，有一种叫哀怨的东西让人真的承受不了，犹豫了一下还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老实地躺到旁边望着天花板了！

何秀芸小心翼翼地看了张文一眼，见张文沉默着没有说话，她也难受，她轻轻地拉了拉张文的手，小声地问：“你生气了？”

“没有！”

张文苦笑着摇了摇头，自嘲地说：“我就气自己那么没有定力，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那档事。”

“年轻人都毛躁……”

何秀芸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张文胯间那高高隆起的帐篷，难为情地说：“小文，你是不是就想和我上床？”

“你想哪去了！”

张文一听何秀芸的语气有些不对劲，赶忙摆着手解释：“舅妈，其实我挺喜欢你，要不然那晚我也不会乱来，除了上床这件事，其实我还挺想你能留在家里陪我。”

“真的？”

何秀芸的语气像是个期待惊喜的小孩子，虽然两人肉体上的关系已经是事实了，但她还是希望这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

“真的！”

张文肯定地点了点头，看着美妇此时情动的模样，马上淫笑着说：“舅妈，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你吗？”

“为什么？”

何秀芸的话有着羞涩，也有着期待和好奇。

“因为我们搬新家的那天，你睡在我的床上。”

张文明显就是调戏了，色笑着说：“而且你睡相不好，我看得都要喷鼻血了。如果不是保持着一点理性的话，恐怕那时候我就兽性大发了。”

“没个正经！”

何秀芸羞答答地嗔怪一声，小手像是撒娇似地掐了掐张文。

张文顺势抓住何秀芸纤细的小手，一边深情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一边将手慢慢地牵引到下身，当感觉到她柔软的手掌覆盖在裤裆中间时，不禁喘着粗气说：“舅妈，我那现在很硬，很难受……帮帮我！”

何秀芸先是如触电般的躲避，不过小手马上被张文紧紧地按住。面对着张文充满欲望的眼神，她也有点受不了，小手一边轻轻地揉着硬得吓人的命根子，一边犹豫不决地思索着。

“小文……”

张文期待又期待，往死里期待地看着何秀芸。但好一会后却见何秀芸还是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我现在还有点接受不了……而且，我怕怀孕做爱会出事！”

“理解！”

张文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看来一时半刻想让她彻底沦陷还是很难，哎，一个艰难的战役呀。

“真的很难受吗？”

何秀芸揉了两下后把手收回来，脸上带着一抹羞红，怯生生地说：“晚上你找秀秀吧，我现在是真的不行！”

“帮我口交一下吧！”

张文做着最后的挣扎，就算不能品尝她动人的娇躯，享受一下口舌之瘾也不错。

何秀芸脑子里顿时想起那夜的激情，旁边就是酒醉不醒的女儿。自己鬼使神差地接受女婿荒唐的冲撞，第一次含着男人的巨物，菊花第一次被入侵，不同的感受让她觉得就像是幻觉，甚至有点想不明白对张文这些羞人的要求，为什么产生不了半点排斥？

张文期待地看着何秀芸，但何秀芸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充满歉意地说：“小文，我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算了，睡一会儿吧！”

张文顿时无力，想哭都掉不下眼泪，事到如今总不能强求吧？只能变闷地抱着她闭上了眼。

“对不起……”

何秀芸小声地嘀咕着，身子柔顺地蜷缩到张文的怀里，有些伤感地说：“虽然这孩子不要了，但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我有点难受。”

“我明白！”

张文一听心软了，无奈地叹息一声后，抱着她安慰了一番。何秀芸心里难受，张文也好不到哪里去，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竟然是舅妈怀上的，生下来的话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不要的话心里也会痛苦，这狗血的生活呀。

两人静静地抱在一起，何秀芸似乎寻找到慰藉似的安静下来，由于哭累的关系，一会儿就在张文的怀里睡着了？张文则是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怀里抱着这么诱人的美少妇却不能乱来，这种煎熬有多惨，可想而知。

不管是何秀芸的体温、呼吸还是身子动人的触感时刻都在考验着一个男人的耐性。张文用很大的定力将熊熊的欲火狠狠地压住，一方面是不想在这时候伤害到她，一方面也是心痛自己那注定没办法来到人世的第一个孩子。

第四章秀秀难得的大胆

何秀芸的一觉睡得十分香甜，刚才的号啕大哭释放了这段时间以来压抑许久的压力。毕竟有些事只能憋在心里，即使是最亲爱的女儿都不能说，难得找到独处的机会，张文自然成了唯一倾听的对象，有些歇斯底里的哭闹后，也让她感觉好受许多。

一觉睡到日近黄昏，何秀芸迷糊地醒来时，本能地伸手摸了一下，却发现床上就只剩自己。坐起来一看，这时房内空无一人，抱着自己入睡的小女婿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皱乱的床单，枕边的温度似乎还残留着男人的气息。何秀芸愣着神发了好一会儿的呆，觉得自己似乎喜欢上有男人依靠的感觉了。刚才睡得真的很舒服，温暖的怀抱带来让人迷恋的安全感，这种感觉美妙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一个人在房里，显得有些孤单。何秀芸赶紧起床梳洗一下，照了一下镜子，发现哭过后，眼睛有点红肿，害怕女儿发现便立刻打扮一下。

过一会儿，房门被轻轻地打开！张文一边看着手上的书，一边走进来，一看浴室的门紧闭着，床上空无一人，马上敲了敲门，笑呵呵地说：“舅妈，敏敏她们过来了，现在都在楼下等你一起吃饭呢！”

“好，现在几点了？”

何秀芸随口应了一句，这时觉得脑子还有点迷糊，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让张文抱着睡。

“七点了，你别着急，我等你！”

张文的语气很轻柔，就像是个体贴的丈夫一样，说完就倚靠在墙上继续看着手上的书。

“好！”

何秀芸泼了一脸的冷水让自己先冷静一下，别去想那么多，梳洗完了就赶紧把门打开。

还是那样地清爽动人，丰腴婀娜的身姿充满成熟的诱惑，美中不足的是哭过的眼睛有点红肿，不过也不太明显。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将书阖上把手伸了过去：“走吧！”

面对眼前这宽厚的手掌，何秀芸有些动心，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秀秀呢？”

“她们先在包厢了！”

张文说完也不管何秀芸同不同意，便牵着她那纤细白嫩的小手，带着她往外走了。自然的动作像是在牵着自己的恋人，更像是在牵她那可爱的女儿时那么地轻柔。

这亲密的小动作让女人最难拒绝，何秀芸不由得脸色通红，有些不自在地扭捏几下后，还是抗拒不了掌心传来的温度，乖乖地跟着张文朝房外走，虽说娇羞的样子十分迷人，但害怕被人看见也让她有点不自在，左右乱瞄显得小心翼翼。

“别怕，她们没上来！”

张文含情脉脉地看着何秀芸，见美少妇此时像是个在做坏事的孩子，赶紧好声地劝着。

“我知道……”

何秀芸有些不好意思地嘀咕一声，不过面对张文的似笑非笑，立刻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看来下午这一哭，对何秀芸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释放，想想这段时间她在家里老是一声不吭，明显就心事重重让人感觉很压抑。这会儿把心事说出来也好，起码事情解决后，她已经恢复了点活力，最少也知道抛个白眼或者用语调来表达情绪，这也算是好事了。

张文看着何秀芸这小女孩般的俏皮，心里一阵高兴，尤其像是撒娇似地嘟起嘴时更是可爱，红润柔软的小嘴让人有股想狠狠亲一顿的冲动，这时酒店的走廊里没有人在，确实适合搞点小动作，不过眼下她刚看开，还是不适合太猴急，得一点一点让舅妈从心里接受自己。

酒店是县里最豪华的，自然装潢得富丽堂皇，时尚的气息和这个贫困县格格不入。事实上这儿再穷也是有高消费，请客的官员们和一些暴富的家伙也不少，说贫困是这最大的特色，还不如说这里是一个贫富极端不平衡的地方。

清一色的客房，几乎达到三星的标准，各类的配套都有。既有提供客人打牌娱乐的包厢，各种类似足浴之类的休闲、保健设施也是一应俱全。白天的时候还有点冷清，可当天一黑就热闹多了，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见不少的有钱人。

酒店里的大厅设在一一楼，包厢则全在三楼。一般普通的亲友聚会大多都是在大厅享受热闹的氛围，不过也有人喜欢在包厢里关起门来比较自在。张文知道自己这些大小老婆还不习惯在这种场合出入，怕她们不自在，所以还是安排了包厢。

何秀芸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走在路上的时候既是左右观望，又怕人家笑自己是乡下来的，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实际上面对其他人的目光感到紧张，手心微微地出汗，连额头都有汗珠流下。

张文察觉到何秀芸的忐忑，握紧了手心给了她一个宽慰的微笑。何秀芸顿时觉得整个人放松下来，轻轻地点了点头后，难得地给了张文一个柔美的浅笑。

其实按总体来说，何秀芸并不是那种惊艳万分的女人，更不像陈晓萍有一对让男人流口水的豪乳，不过她散发着一种传统女人的安静气质，宛如一条小河般的安宁但又能吸引人的注意。第一眼看到她的容颜，你不会有过多的惊叹，但相处得越久却又发现她特别地迷人，这或许就是每一个女人各不相同的魅力所在吧。

刚到了三楼，何秀芸马上就把手放开。

张文知道何秀芸怕被人看见，所以没说什么，带着她到走廊里的包厢门前，笑呵呵地说：“家建他们也过来了，晚上咱们好好聚一下吧！”

包厢的门一开，奢华的装潢就让何秀芸微微地愣了神。硕大的包厢装潢得很精致，不管是灯光或是装饰都十分讲究！除了印象中吃饭的那张旋转大桌外，旁边还有一套供人聊天的沙发，甚至连麻将桌都摆得很显眼，可想而知来这地方，其实并不一定要吃饭。

眼下看见一屋子的小美人还真有点晃眼睛，张文虽然脸上保持着平和的微笑，不过下午被舅妈撩拨起来的欲火烂始不安分地燃烧，眼里的淫光开始闪烁起来。

小秋这时扶着肚子和陈晓萍说着家常话，一看张文两人进来；马上羞答答地打了声招呼，陈晓萍也随意地打了声招呼，倒是这会儿秀秀和敏敏在旁边嘁嘁喳喳地讨论着什么，看样子聊得很高兴。

“小文、舅妈！”

家建正坐在饭桌边抽烟，一看张文两人进来立刻迎上来，递了根烟给张文。

“家建呀！”

何秀芸立刻被这融洽的气氛吸引，凑了过去看着小秋圆圆的肚子，用长辈的口吻打趣道：“真快呀，以前还尿床的毛头小子，这会儿都快当爹了。”

“呵呵！”

家建憨厚而又幸福地笑了笑，不过他也不甘示弱地调侃道：“好啦！舅妈，这帮人谁尿的床比我少呀？我妹都五岁了才断奶，你怎么不说说她。”

“想死啦……”

敏敏顿时脸一红，咬着牙狠狠地朝家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哈哈……”

看着敏敏兄妹俩打闹，一群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张文怪笑地看着敏敏，将她看得发起脾气。

张文趁敏敏没注意的时候，目光看向陈晓萍胸前那一对美丽的大乳房，难怪会有这么惊人的尺寸，原来是被敏敏吸大了。

陈晓萍当然明白张文色色的目光有什么涵义，马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装作没看见，随即见小秋也掩着嘴嘻嘻地笑起来，马上用兄妹俩小时候的各种糗事来取悦这个身怀六甲的儿媳，搞得家建和敏敏在旁边郁闷得都想死了。

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两个美少妇也乐得看这群孩子胡闹，马上就在一旁煽风点火，毫不客气地出卖自己的儿子和闺女。

何秀芸玩了一会儿也放开了，看着在旁边羞答答的小闺女，犹豫了一下，马上嘻笑着说：“对了，秀秀以前还把小文弄哭过，你们知道吗？”

“把小文弄哭？”

大家都有些诧异，秀秀可是从小就很乖巧，以她那逆来顺受的性子还有这强悍的一面？

“到底怎么回事？”

张文闻言更加地好奇，虽然这个童年不属于自己，但还是乐于和她们分享这个趣事。■“哦，这个我知道！”

陈晓萍一下子就来劲了，若有深意地看了秀秀一眼后笑眯眯地说：“小文小时候有一阵子肠胃不好还发烧，只能喝点米汤，什么都吃不了。我记得应该是过年的时候吧，当时他只能老实地躺在炕上，不能起来也不能吃东西。”

“对！对！”

何秀芸马上殷切地点着头，见大家的眼神更加疑惑，马上如倒豆子似地说道：“那时秀秀还小，我经常带她去你家串门子。你爷爷这人疼孙子不疼孙女，更别提外孙了。过年的谁家没买点糖？秀秀这丫头谗坏了，但也不敢偷吃。”

“结果呢？”

张文越发地有兴趣，秀秀也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也是好奇地凝听着。

“结果呀！”

陈晓萍呵呵大笑起来：“那时候你老是欺负她，结果秀秀这孩子看起来挺老实，鬼心眼倒也有。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抢了你的糖果和压岁钱，而且每次吃东西都跑你面前去吃。你又什么都吃不了，看着她吃得香喷喷，天天都被气得大哭。”

“是这样呀！”

众人恍然大悟，调笑的眼神立刻看向秀秀，没想到她这么乖的孩子还有报复心呀。在一个嘴谗而又不能吃东西的小孩子面前津津有味地吃糖果，这简直就是杀人于无形。

“妈……”

秀秀马上不依了，嗲嗲地嗔了一声，小脸立刻浮现一层美妙的潮红。

众人立刻哄堂大笑起来，搞得秀秀在一旁又羞又气，弄得直跺脚，其实这也不算特别出格的事，成为谈资也不过分，但谁叫她脸薄呢？当然受不了大家的调笑了。

嬉闹了一会儿后，敏敏肚子咕咕叫了起来，便马上抱怨：“怎么菜还不上来呀？肚子饿死了！”

“你们点菜了吗？”

张文有点纳闷怎么大半天了还没动静，别的不说，就算她们不饿自己也饿了，这要是上酒店还饿死的话，简直就是千年笑话了。

“我没有！”

秀秀赶忙摆了摆手，有些迷茫地说：“我不知道你们要吃什么，所以没点呀。”

“我也没有！”

众人面面相觑，互相瞪着眼睛，这才明白不能抱怨人家，都没有人有做主的想法，以为张文会安排好，所以都没去一一楼点菜。

“服了！”

张文挠了挠头，也知道她们是不太好意思去楼下的点菜厅，不过再耽误下去肯定饿死，马上问道：“那我下去点了，谁要和我一起去呀？”

“不去！”

敏敏立刻跑去和嫂子一起玩，何秀芸也和陈晓萍联手在教育家建当爹的常识！

好在秀秀被众人调笑得有些生气，马上跟过来：“我去，不理她们了—”

看见秀秀耍起小女孩的脾气跑了出去，众人笑得更加高兴了。

张文见状赶紧跟出去，连追了好几步才追上秀秀：“秀秀，等我呀！”

“气死人了……”

秀秀小脸通红地嗔怪着，语气说是抱怨不如说是在撒娇。

“又不是什么糗事，气什么呀？”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亲昵地掐了掐秀秀的小鼻子，不过想想也满好玩的，乖巧的秀秀竟然有那么精明的一面，不声不吭地抢别人的东西吃，还能把别人气哭，感觉这更像是小丹会干的事。

张文亲密地牵着秀秀的小手，十指紧扣的时候，秀秀害羞而幸福地笑了笑，青春期的女孩子都喜欢这种亲密的小动作。张文自然乐得满足她这需要，马上带着她朝一一楼走。

二楼有一个硕大的点菜厅，大部分的海鲜都摆在这里供客人挑选，在这消费还算奢侈的地方，也只能卖这些才能卖得上价。一面墙上全是炒菜的样式，菜肴丰富倒也算是诱人食欲，让人一看都眼花缭乱了。

秀秀有点挑花了眼，不知道要吃什么好，有时候她比较没有主见。

张文见状鼓励秀秀好好地挑，毕竟这腼腆的性格虽是招人喜欢，但有时候也应该改一改。

点了十多道菜后，张文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时候，后背突然被人拍了一下：“是张老板吗？”

张老板这个称呼很客气、很场面，几乎只有最近来拜访的那些官老爷才会这么叫。

张文有些错愕地回头，果然面前站着几个西装革履的家伙，一个个满脸微笑地看着自己，似乎还有点惊喜。

“王处长、陈局长……”

张文搜寻着脑子里的印象，好不容易把他们全辨认出来，赶紧递给他们烟，客气地笑道：“这么巧，吃饭呀？”

“是呀，和几个朋友谈点事！”

几人殷勤地邀请张文：“难得碰上你，要不咱们凑伙吧，人多吃饭也热闹！”

“算了！”

张文摇着头婉言谢绝了：“我和几个亲戚到这里来聚一下，你们还有正事要谈，我就不打扰了。”

那些人热情地挽留张文，使得张文仿佛走过场似地寒暄一会儿，随即张文发现熟面孔越来越多，围上来请吃饭的更多，怎么好象县里的头头全跑来这了？难道这里已经成了县委的食堂？

秀秀一看人那么多，早就怯生生地躲到一旁，张文一看赶紧客气地谢绝他们热情的邀请，给这群不太甘心的大爷报了包厢号后，便带着秀秀跑了，再这么寒暄下去，还能完吗？这什么好日子呀？吃个饭还碰见那么多的人。

张文两人小跑地上了三楼，张文紧紧地牵着秀秀柔软的小手，见她小脸红扑扑，极是可爱又有点紧张，马上轻声地安慰：“秀秀，是不是吓到了？”

“没有！”

秀秀轻轻地摇了摇头，面带幸福的潮红，有几丝高兴地说：“只是没想到表哥认识那么多人，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村里忙，不知道你县城里也有这么多朋友。”

“算是吧……”

张文敷衍了事，这时目光不安分地看着秀秀，可爱的小表妹此时小脸红润极是可爱，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关系，小胸脯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的极是诱人，不算大但却很圆润的乳房清晰地勾勒出美妙的曲线。

一身粉蓝色的长裙充满浪漫的气息显得极为飘逸，包裹着青春动人的身体，让人有一探究竟的想法。尤其是无袖的设计，让如粉藕般雪嫩的手臂显露出来更是迷人，雪白的小腿嫩得都快能掐出水，一双精致的卡通拖鞋陪衬着玲珑的小脚丫，更是有着动人至极的俏皮。

张文不禁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尽管两人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但这会儿看着这可爱的美少女，还是觉得喉咙有些发干，尤其是她青春的容貌里隐隐带着何秀芸的影子，这更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挑逗。

下午和美少妇同床共寝却没办法和她翻云覆雨，这会儿牵着她可爱的女儿，一种禁忌的兴奋开始萌芽，压抑了一下午的欲火也燃烧起来，张文顿时觉得血液都有些不安分地沸腾起来。

秀秀敏锐地察觉到张文的呼吸一下子变得粗重起来，目光火热地在身上扫射着，马上怯怯地问道：“表哥，怎么了？”

“秀秀，我想要你！”

张文将秀秀拉到身前，凑到她的耳边一边吹着热气，一边舔着她的小耳朵。

“什么！”

秀秀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撒娇地捶打张文两下，娇嗔道：“讨厌，你别吓我呀。现在在走廊，哪有可以那……那个的地方！”

张文也不说话，看走廊上的人并不是很多，马上左右地观望起来，突然眼睛一亮露出满意的淫笑。秀秀还没来得及细问，就被张文拉着往前走，她又羞又怕也不知道张文到底是说真的还是在逗她玩？

酒店的生意虽然好，但这会儿明显还没到吃饭最热闹的时候，走廊虽然没有多少人，但郁闷的是每间包厢都有人，令张文恨得直咬牙！想找个隐秘点的地方似乎也没有，看来看去已经急得有点恼怒了！

“表哥，你不会真的要吧？”

秀秀看张文满脸通红的样子，羞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一向温柔的表哥，怎么突然那么想要自己？

“对……”

张文拉着秀秀又找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发现走廊的尽头还有一间装潢豪华的洗手间。走过去一看，并没有分男女都是单独的单间，由于放着空气清新剂，因此没有异味，如果不是门口有标志的话，还真想不到这明亮的地方会是洗手间。

其实每间包厢都有单独的洗手间，这显然就是一个衬托酒店等级的多余建筑。

不过好处就在这了，起码不会有人无聊得跑到这里来！张文立刻兴奋难耐，将秀秀拉进去后找了个清洁中的牌子挂上去，迅速地把外面的门反锁。

秀秀这时明白张文不是在开玩笑，看了看这陌生的环境立刻有些手足无措地说：“在、在这？”

“放心，不会有人来！”

张文拉着秀秀的手往单间里走进去，见她很紧张，马上色笑着说道：“我们还没试过在别的地方做爱呢，何况门一锁，别人想进都进不来。”

“可，妈她们还在等呀！”

秀秀的声音有些颤抖，尽管脸上还有迟疑和惊讶，但从语气里不难听出她想尝试一下这别样的刺激。

“没事，我不会太久的……”

张文说话的时候，已经猴急地关上单间的门，回头一看秀秀羞答答的样子更是兴奋，小小的单间里，似乎温度更高了。

“哦……”

秀秀有些扭捏地低下头了，尽管她有点跃跃欲试，但羞涩的性子还是让她习惯被动地接受。

“好秀秀……”

张文喘着粗气狠狠地抱住秀秀，看着可爱的小表妹红着脸闭上眼睛，马上不客气地吻住她红润的小嘴，舌头灵巧地舔着她的口腔，挑逗着柔软的小香舌，品尝着少女最清新的体香。

秀秀软软地嘤咛一声，虽然还有点紧张，不过她还是温顺地回应着张文的亲吻，小手有些颤抖地抱住张文的腰，或许是因为这种事对于乖巧的她来说太过于刺激，甚至能感觉到她的身子僵硬起来。

张文吻着眼前可爱的美少女，脑海里却不断地出现舅妈那张成熟美丽的容颜，母女俩的不同风情不断地交织在一起，让张文兴奋得有点要疯了。长长的一个湿吻把秀秀吻得喘不过气，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她。

秀秀穿的是连身长裙，虽然看起来宽松但其实有松紧带，一个吻已经让她小脸布满潮红，分外地妩媚。

张文知道时间不能太久，所以不敢过多地调情，一只手钻进秀秀的领口里将胸罩的扣子打开，另一只手迫不及待地将她的裙子撩起来。

“表哥……”

秀秀意乱情迷地哼了一声，剩下的理智让她阻止张文要将她脱光的欲望。

张文也不勉强秀秀，毕竟偷情时脱光了也不是很刺激，穿着衣服若隐若现反而更加有感觉。他左手抓住秀秀那细嫩结实的乳房轻轻地揉弄，手指头夹着小小的乳头挑逗着她的情欲？右手迫不及待地钻进小姑娘可爱的卡通内裤里，抚摸着柔软的阴毛了。

“好、好痒……”

秀秀不禁呻吟了一声，小手颤抖着伸到张文的裤子里，握着无比坚硬的命根子，开始轻轻地套弄起来。

张文肆意地爱抚了秀秀一会儿，手指这才慢慢地探到她的阴户上，小小的羞处又湿又热，手指头轻轻地拨开两边如花瓣般细嫩的阴唇时，惊讶地发现秀秀这时已经洪水泛滥了。

“啊……”

秀秀情动地呻吟了一声，双腿开始软得发颤，火热的小身子立刻倒在张文的怀里。

张文顿时兴奋得要命，秀秀一向很慢热，得有充分的调情才能让她流那么多的水，可这会儿明显环境的影响让她感到很刺激，手指在多汁的嫩穴里抽动没一会儿，就感觉到她的爱液源源不断地流出，看来小丫头也动情了。

“别、别太久了……”

秀秀感觉到火热的大手在身上爱抚，每一次的碰触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快感，尤其是腿间的敏感处被不停地玩弄，更是让她酥麻得有些受不，终于按捺不住地发出求欢的信号：“要不……她们会知道的……”

“嗯！”

张文狠狠地点了点头，捧着秀秀的小脸亲了几下后，将她可爱的小脸往胯下按。

秀秀这时内裤已经被张文褪下放到冲水盖上，下身的潮湿和凉意让她微微地一颤，不过可爱的小表妹还是乖巧地蹲在张文的面前，小手隔着裤子轻轻地揉了两下命根子后，温柔地把张文的裤子慢慢地脱下来。

“好秀秀……”

张文怜爱地摸了摸秀秀的头，命根子憋了一下午，早已经快爆炸，眼见纯美可爱的美少女在自己的胯下，立刻不安分地跳了几下。

“它好热哦……”

秀秀抬起头用水蒙蒙的眼眸看了张文一眼，无辜的眼神让人有种挑逗的味道。话音一落她也不再扭捏，柔软的嘴唇轻轻地开启，温热的小嘴一点一点地把龟头含进去。

张文顿时舒服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腿根都在颤抖着。秀秀一看更加地卖力，小手轻轻地握住枪身，快速地套弄起来，小嘴则含着龟头轻轻地吸吮着。被张文调教了那么久，她的口技越发地娴熟，柔软的香舌沿着龟头细细地舔着，灵巧地点着马眼，又在冠沟这个敏感点上不停地划着圈。

张文舒服得浑身直颤抖，秀秀虽然性子羞涩但做爱时却不扭捏，越发灵巧的口舌服务，实在让人太爽了，尤其是看她衣裳不整地跪在胯下，满脸羞红地为自己口交时，更是有一种视觉上无比的刺激。

张文舒服得直哼哼，被吸了一会儿差点就精关失守。虽然快一点把她口爆也是不错的想法，可这时秀秀脸上全是情动的媚红，明显她也渴望自己的安慰。张文生怕再吸下去真的会精关大开，赶紧拍了拍她的小脸示意她站起来。

秀秀恋恋不舍地将龟头吐出来，小嘴还布满不知道属于谁的晶莹黏液，这时整根命根子都被她舔得晶莹透亮，看起来更加撩人。

“好秀秀！”

张文在秀秀脸上亲了一下后，拍了拍她的小屁股，慢慢地把她的裙子撩到腰间。

秀秀红着脸用手拉住裙子，将毫无遮羞的下身彻底地暴露出来，依旧是那么地粉嫩可爱，少少的体毛显得稚嫩，不过这时有了充分的爱抚，羞处也是潮湿一片，一股女孩子天然的体香带着迷人的温度让人感觉到一阵的眩晕。

“来！”

张文抱住秀秀的小腰，让她一脚踩在地上，一脚踩在马桶盖上，将双腿分开露出细嫩粉须的小穴。

秀秀乖巧地拉着裙子，照爱人的要求慢慢地将下身缓缓地凑近龟头。

张文这时已经迫不及待，将裤子褪下后握着湿润的命根子慢慢凑近少女的羞处，在秀秀含情脉脉又十分撩人的眼神中，放到她的小穴外面轻轻地磨蹭着。

“嗯……”

秀秀不禁呻吟了一声，身子软软地贴在张文的怀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宝贝，我爱你……”

张文深情地看着秀秀，一边含着她的小耳朵，一边将她的后背压到墙面上，腰一挺那火热坚硬的命根子一下子就进入她紧凑温热的小穴里，两人的下身立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啊……”

秀秀大声地呻吟着，随即害羞地捣住嘴巴。这时候有充分的润滑她也不感到难受，在这特殊的环境下，更有着无法言语的刺激感。

“好秀秀……”

张文抱住秀秀的腰，压抑了许久的欲火彻底地爆发出来，下身不断地挺动，粗长的命根子粗鲁地在她幼嫩的小穴里进进出出，肉与肉撞击时的声音，像是在拍水似地响亮，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到这场肉戏的激烈。

“呜……”

秀秀像是哭泣似地呻吟着，捣着嘴不敢发出声音，下身传来的剧烈快感让她一下子舒服得有些抽搐，这副柔弱可人的样子，更让张文体会到强烈的征服感。

张文兴奋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兴奋地鼓起来，他抱着秀秀轻盈的身子狠狠地往前顶，将她柔弱的身子顶得啪啪作响，不停地摇晃。这时穿着衣服做爱反而有种难以言喻的快感，尤其是看着她一对嫩乳在衣服里没有拘束地跳动时，更有一种半遮半掩的异样诱惑。

“我、我不行……了……啊……”

秀秀咬着牙忍了半天，突然浑身剧烈地抽搐起来，猛地一口咬在张文的肩膀上。眉头一皱像是哭泣似地嘤咛着，一股火热的爱液随即从子宫里喷射而出。

“啊……”

张文被烫得舒服地哼了一声，这时秀秀明显高潮来得太猛烈了，湿润的爱液打湿两人的下身，而高潮过后的她，身子立刻变得绵软无力，整个人靠在张文的身上不停地喘息着。

这时张文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地爱抚秀秀，毕竟两人偷偷跑来这里已经好一会儿，加上张文的欲火憋了一天也温柔不了，他马上将命根子拔出，示意秀秀背向自己，双手扶着墙，然后就从后面享受着她青春动人的身体。

秀秀无力地哼了一声，温顺地转过身扶住墙，裙子在腰间挂着更有一种另类的挑逗。雪白无暇的嫩臀高高地翘起，腿间的羞处一片的狼藉更是刺激起张文的欲望，马上不客气地抱住她的小嫩臀，将命根子再一次插进这具美丽的身体里。

秀秀低低地呻吟着，由于湿润足够的关系，抽插起来很方便。张文立刻不客气地抽插起来，快速地进出着她细嫩的小粉穴，看着命根子一次又一次的进入，撞得这具雪白的身体啪啪作响，享受到视觉上的刺激。

“好硬……太、太重了……轻、轻点……”

秀秀再也忍不住地呻吟起来，虽然极力地想克制，但下身强烈的快感还是让她无法压抑住。

身下的美少女此时正被自己后入地享用着，下午自己却和她妈妈温情地过着两人世界。想想搬新家时那次在秀秀旁边干她妈妈的强烈刺激，张文兴奋得无法控制了，下身的撞击一次比一次大力、一次比一次沉重，让秀秀舒服得有些胡言乱语了。

张文粗鲁的动作像是打钻机一样，让秀秀温热的爱液不断地流出，甚至不少流到她的小腿上。

秀秀这时虽然舒服得神魂颠倒，但还是怕被人发现，呻吟了一会儿后有些害怕了，顺手竟然抓着内裤塞到嘴里。

张文看着秀秀咬着小内裤压抑呻吟的样子，哪里还受得了？浑身顿时一个激灵，一股电流瞬间传遍每一个细胞。大腿僵硬得一阵抽搐后，命根子一阵暴跳，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射的边缘。

“啊……”

张文低吼着，腰间的冲撞越发地凶猛，几乎撞得秀秀无力再站着了。

临射的瞬间，张文脑子里突然炸了一下。想起何秀芸决定打掉孩子时脸上的哀怨，突然记起秀秀这几天是危险期。如果内射的话，她很容易就会怀孕，吓得赶紧把早已经到临界点的命根子，从她湿润温暖的小穴里抽出来。

“嗯……”

失去支撑的秀秀，一个踉跄跌坐在马桶盖上，媚眼如丝地看着张文，有些惊讶于爱人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拔出来？

此时张文顾不了那么多，看着秀秀那秀美的容颜，高潮后妩媚得让人有点受不了，马上一只手套弄着命根子，另一只手拿掉她嘴里的内裤，走上前来个爽快的口爆！

秀秀一看眼前那吓人的阳物靠近，自然知道爱人想干什么，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缓缓地闭上水灵的眼眸，小嘴微微地张开，等待着爱人尽情地宣泄。

张文一看更是兴奋，没等将龟头送进秀秀的小嘴里，就已经忍不住。浑身一个痉挛，一股精液立刻从马眼里射出来，喷到她清纯动人的小脸上。

连射了两股精液后，张文赶忙把龟头插进秀秀的小嘴里，秀秀虽然闭着眼睛也用小手抓住枪身，快速地套弄起来，体贴的小动作让张文舒服得直哼，黏稠而火热的精液也毫不保留地爆发在秀秀的小嘴里。

秀秀套弄了好一会儿，确定一点精液都没有时，这才用小舌头将命根子舔了个遍。当她羞涩地睁开眼睛时，摸了摸脸上温热的精液，有些撒娇地喷怪道：“怎么那么多呀，弄得人家满i都是……”

“没事，一会儿洗洗就好了！”

张文无力地喘息了一声，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这次的发射实在太舒服了，量确实也有点多，但总不能告诉她这是抱你妈睡了一下午愁出来的吧！

秀秀咽下嘴里的精液，但脸上和嘴边还有不少，清纯唯美的俏脸此时红扑扑的本就诱人，嗔怪时那种无辜的委屈更是让人兽性大发。看着这可爱的美少女脸上布满自己的精液，张文内心顿时产生强烈的快感。

虽然感觉很刺激，不过时间过得太久了，再不回去的话会有人起疑。两人也顾不得这时还有点狼狈，赶忙穿好各自的衣服走出来。

“讨厌……”

秀秀妩媚地瞪了张文一眼，见外面没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跑到洗手台，清洗着脸上的精液。

“嘿嘿……”

张文色笑着，走上前摸着秀秀那浑圆结实的嫩臀，色眯眯地说：“秀秀，你的屁股好象大了哦！”

“哪有呀……”

秀秀羞怯地白了张文一眼，不过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对了！表哥，刚才你怎么不射里面呀？非要搞得我一脸都是。”

“我喜欢嘛！”

张文当然明白秀秀想问什么，秀秀虽然腼腆但在自己的教导下也懂得很多的生理知识。这时候总不能说你妈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处理好，我还没当爹的心理准备吧？

“色狼……”

秀秀嗲嗲地嗔怪了一声，虽然脸上的幽怨一闪而过，不过还是温顺得不想让爱人看出来。

梳洗完的秀秀害怕被人看到，于是张文探头探脑地观察了一会儿，确定没人的时候她才肯出来，她的小脸布满害羞的红晕，看起来很清纯，想到她脸上布满精液的样子，张文又有点心痒了。

张文和秀秀卿卿我我了一会儿，走到包厢门前的时候，两人这才正了正色。

秀秀害怕被人看出端倪来，连续好几次的深呼吸，让脸上的红晕消退一些后，这才敢让张文开门！

出去半个小时左右，张文把理由都编好了。他笑呵呵地将门推开的时候，却愣了一下，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房里的场景。

一桌的人茫然地发着呆，而桌上已经摆满一道道的菜肴，多得连盘子都叠起来，一些没地方放的甚至放到旁边的麻将桌上。明显不是刚才点的那些菜肴，几乎都是昂贵的野味和新鲜的海货！甚至清蒸龙虾就有两条了，只是粗略一看，就知道起码有三斤以上。

“这怎么回事？”

张文越看越迷糊，关上包厢的门后，真是丈一一和尚摸不着头脑。

秀秀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赶紧找个地方坐下，好在秀秀容易脸红，所以也没人去猜疑，只是看着桌上的菜肴，她都不由得傻了眼，这、这丰盛得有点过头了吧……

秀秀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这一桌的菜简直太奢侈了。龙虾之类的不说，其他的菜有的都叫不出名字，菜肴丰盛得让人不忍下筷子！而且每一个人的面前都各有一份鱼翅和其他昂贵的炖品，说夸张点，就是再来十人都吃不完。

“这、这怎么回事？”

张文虽然傻了眼，但也赶紧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刚坐下就发现桌上还摆满各式各样的酒，拿起来一看什么茅台之类的国酒、名士之类的洋酒粗略一算也有十多瓶，这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

家建还有点迷糊，迷茫地说：“刚才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都送了菜或是酒，全说是你的朋友，送完也没多说什么，就出去了。”

“这一桌的菜得多糟蹋呀！”

陈晓萍在一旁心疼得直咧嘴，虽然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但如此铺张奢华的宴席，也让她觉得很奢侈。

“表哥，这还有烟！”

敏敏明显有点谗了，不过她不敢先动筷子，猛地一个激灵，赶紧从桌子底下拿出几条$。

好家伙，苏烟、软中。张文一看都不由得咋舌，事到如今也能确定那群献殷勤的家伙是谁了！只是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俗话说：“无功不受禄！”

他们这么大方地送东西，无非就是想拉近关系，目的当然也不单纯了。

张文顿时头疼了，面对这一桌的东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无缘无故地收人家东西，这似乎有点太随便了吧！可问了一圈大家都云里雾里，也不知道哪样是哪个人送的，就算想还回去都没办法。

第五章美妇之间的猜疑

“奢侈呀！”

张文坐下后都有点咽口水了，虽说不是嘴谗的人但面对这么好的一桌菜也会动心，再细看似乎敏敏她们也一样，尽管她们都在等着自己拿主意，但从闪亮的眼眸里多少可以看出她们心动了。

“算了，吃吧！”

张文思索了一会儿后，觉得不要白不要，就算想退都没得退，那倒不如借花献佛让几个女孩子吃得开心点，马上点了点头说：“正好小秋现在需要补身子，这一桌不吃也浪费了，大家动筷子吧！”

“嗯！”

敏敏第一个响应，笑呵呵地点了点头后，筷子马上朝最显眼的龙虾杀过去。

陈晓萍一看也没说什么，马上殷勤地给小秋夹着菜劝她多吃点，小秋虽然扭捏但也不拒绝，一口一个妈把她叫得高兴坏了！

何秀芸和秀秀互看了一眼，这母女俩现在都习惯听张文的话，再加上这一桌菜确实诱人，尽管心里还有点忐忑，但还是忍不住地开动。

家建看着妻子和自己的母亲相处得那么融洽也很开心，一高兴就转头朝张文问道：“小文，你喝什么？”

“随便，你喝什么？”

张文反问了一句，看着桌上那么多的好酒，确实也很犹豫，说真的在这炎热的夏天，还是比较喜欢啤酒的清凉！

“我选吧！”

家建也不客气，选了瓶洋酒后，朝专注于吃饭的女士们笑呵呵地问道：“你们要不要喝一点？”

整齐划一呀，一样询问的目光又全投到张文这里来，似乎现在女人们习惯把拿主意的权力交给这家里唯一的男人。

张文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后微笑着说：“喝点吧，难得聚一下那么高兴，晚上也没事，别喝多就没事了！”

“我不了，身体有点不舒服！”

何秀芸马上婉言地拒绝，毕竟她也不知道喝酒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酒呀……上次两人就是酒后乱性，舅妈估计是怕喝了酒会影响到胎儿！张文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所以也没勉强，见秀秀她们有种想尝一下鲜的冲动，马上帮她们倒了一点酒。小秋到底挺着大肚子，尽管她对这昂贵的洋酒也有点好奇，不过大家都一致地让她喝汤！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张文这边和家建胡吹瞎聊、推杯换盏，酒一助兴没一会儿就有说有笑？女人那边则是清一色地埋头苦吃，偶尔说说笑笑，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品尝菜肴，但都小口浅尝着酒，从难得的谗相来看，这顿饭还是让她们胃口大开很满意。

酒过三巡后，尽管大家都努力地吃了，但剩余的菜还是很多，怪只能怪那些肥油胖肚的家伙太奢侈了，尽管大家都有点心疼，不过想想不是花自己的钱，倒也释然了。

陈晓萍和何秀芸吃完饭后，就扶着小秋到旁边，两个少妇对着她悄悄地耳语，似乎是在嘱咐什么，听得这个腼腆的小孕妇脸红红地点着头。

秀秀乖巧地坐到张文的旁边，为自己的爱人和大哥倒着酒！

敏敏则在旁边起哄瞎闹，喝了点酒后，小脸红扑扑的煞是可爱，看得张文都有点心痒了。

四人又玩又闹，极是开心，不知不觉一瓶洋酒都要见底了。

这时突然传来几道敲门声，大家疑惑地一看，只见门被轻轻地推开，接着进来两个大腹便便的家伙，手里自拿着酒杯和一瓶洋酒，打着招呼笑眯眯地走进来。

“张老板，这菜还行吧？”

两人走进来后，马上把手上的酒杯倒满。

张文一看也拿着酒杯站起来，点了点头，感激地说：“菜确实不错，还得谢谢你们的款待。只是这东西有点多了，感觉有点浪费！”

“不会、不会！”

两人赶紧拿起酒杯，笑呵呵地说：“这是你人缘好嘛，难得碰上，不喝一杯可说不过去，我们先干为敬了！”

话一说完，就见足有四两的洋酒下了他们的肚，喝完后他们还倒转酒杯，示意一点都没剩。张文一看也不敢怠慢，马上捧起酒杯喝了个干净，虽然只倒满一半，不过他们也没说什么！家建的酒量一向出奇地好，倒了满满的一杯全干了。

“好！”

两人呵呵地直笑起来！

张文朝他们笑了笑，伸手想去拿酒瓶的时候，却诧异地发现秀秀和敏敏也干了大半杯，两人似乎受不了酒的辣味，都皱起眉头，小脸瞬间变得如桃红般粉嫩，看来是太紧张了，人家都没找她们喝，竟然也毫不犹豫地干下去。

张文心疼地看着她们呛到的样子，不过还是赶紧邀请这两个官老爷坐下来客套了一番！话还没说两句呢，就见张定光和几个西装革履的家伙走进来，笑呵呵地打了声招呼：“文叔，晚上的菜不错吧？”

“呵呵，你也来了！”

张文对张定光的到来一点都不感到诧异，马上摆了摆手说：“坐吧，没事就一起喝。”

“行！”

张定光这一行人也是自带酒水，看了看桌上满满的菜和各种酒，眼睛眯了一下，不过马上又恢复正常的微笑，和张家的女人一一地打了声招呼，似乎是想在其他人面前走个过场，让别人明白两人间的关系不一样。

这不行呀，一看场面越来越乱，老狐狸们一只接一只地进来。刚才那些送菜送酒的都找了个名堂进来凑热闹，眼下似乎各怀鬼胎，都有点群魔乱舞的味道了，如果不是这些人表面上都和和气气，估计这包厢都成动物园了。

“舅妈，你们先带小秋上楼吧！”

张文闻到满屋的烟味，再来就是有的家伙偶尔色眯眯的眼神让人讨厌，想了想后还是觉得女人们不适合待在这里。

“是啊，上去吧！”

家建虽然是个农村小子，不过仍聪明地看出眼前的情况。

张定光自然懂得这种事，马上殷勤地喊来经理，又开了间大套房让她们休息。

在这种场合，每个女人都乖巧地听话是男人觉得最有面子的事。众女打了声招呼后就赶紧跑了，秀秀刚才紧张地陪着喝了几杯，这会儿小脸红嫩，有几分醉意，走起路来都有点轻飘飘，可把张文心疼坏了。

这帮人其实没有灌酒的意思，只是怕生的小丫头有些害怕，所以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一起喝了。

她们一走，房里清一色是公的。这下子真的就像是在拍西游记，酒一上头个个都成了妖魔鬼怪了，但毕竟人家也送了人情，张文自然不好拒绝！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家建虽然面对那么多当官的人，一开始还有点拘束，不过他对自己的酒量极有信心，没一会儿就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了。

“文叔，看来还是你的面子大。”

张定光看着包厢里越来越多的熟人，打了个酒嗝后，禁不住打趣道：“这、这都快比县里开会还多人了！”

包厢里有四十多个人呀，挤得是乌烟瘴气，极端混乱。这会儿认识的、不认识的全来了。

好家伙！张文一看不由得吐了吐舌头！家建在旁边已经不服输地拼上了酒，这会儿哪还有腼腆的表现？直接和这帮家伙拼得面红耳赤。

闹了有两个多小时，拼得是两败俱伤呀！家建的豪爽被众人津津乐道，好在大家都不是有意针对他，不像有一些人暗地里有过节或者明里有点竞争，简直就成了春秋战国一样，杀得那叫是一个混乱。

张文这边则敬酒者不断，不过张文还是理智地只轻抿一口不敢多喝，现在放眼一数，横七竖八地倒了七、八个人，其他人个个都大着舌头，一副头重脚轻的样子，看起来也不胜酒量了。

最后家建抱着一瓶酒又干倒了几个人，这才宣布战局的结束。

这帮人一个个喊来司机或者心腹把他们接走，张定光俨然有种看猴戏的感觉，似乎是忍不住窃笑，又有点皮笑肉不笑，看起来很诡异。

家建喝得不少，这会儿也有点迷糊，不过好在还能走，没什么大问题。

张定光一看马上建议：“要不晚上在这里睡吧？反正我已经开了房间，就别浪费！”

“也好！”

张文客气地点了点头，寒暄道：“反正没什么事，要不上去坐一会儿吧？”

像张定光此类的老狐狸当然听得出是客气话，马上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了，这会儿再不回去，家里的母老虎就发威了，到时候就算进得了家门，也没好日子过，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跪键盘的那种痛苦，不是跪搓衣板的人能了解！”

自嘲的玩笑让众人一阵哄笑，张定光带来钓朋友忍不住起哄：“张局长呀，你回家的时候，肯定是小心翼翼地进屋，脱了鞋、洗掉酒味才敢上床睡吧？告诉你，这一套过时了！”

“就是、就是，要是回去的时候和当贼一样肯定完蛋。我回去的话，一般都是踢门将声音弄得很响，然后洗完澡，进房一顿胡吼，接着扒母老虎的衣服提枪上马，别看她装睡，可没一会儿就老实得很，第一一天什么抱怨都没了。”

都是男人说点黄色笑话倒也不错，打趣了几句后，张文一看家建已醉得不省人事，问清楚房号后，马上扶着他上楼。说实在的，张文表面上虽然很镇定，但也有点难受了，晚上说是不怎么喝，但酒也喝了不少，这会儿后劲开始发作了。

张定光多开的是一间套房，说是套房其实就是两个单独的双人房加上一个客厅而已，当然不可能极尽奢侈，不过面积倒也不小！张文先把家建带到自己的房间，谁知家建刚一进去就迫不及待地趴到浴室的洗手台上，翻江倒海地一阵吐呀。

好在家建吐完还算清醒，但洗了一下后，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一看有张床立刻倒在上面，眼一闭就呼呼大睡起来。

张文怎么叫都叫不醒家建，但其他人都在套房那边，只能打电话叫小秋过来了！

小秋过来一看也是心疼坏了，赶紧帮他喂水、擦汗，挺着大肚子的样子，看起来虽然有几分别扭，不过小夫妻间的恩爱也是让人动容，陈晓萍一过来倒是有几分不满，有点抱怨儿子喝得太多了。

“算了，多认识点人总是好的！”

张文只能劝着陈晓萍，一看这房里就两张床，晚上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想了想说：“小秋，晚上你就睡这吧，正好两张床你们一人一张，家建要是不舒服，你就可以照顾他了。”

“好！”

小秋点了点头也没扭捏，毕竟这会儿家建已经喝成这样，也不能干什么0“走吧！”

张文看陈晓萍还有些犹豫，似乎是害怕儿子一冲动会伤到小秋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凑到她的耳边笑眯眯地说：“都喝成这样，他还能干什么？你以为是我呀！”

“呿……”

陈晓萍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脸色有点发红。也不知道是因为刚才的小杯浅尝，还是因为张文的话，让她想到那几夜的激情纠缠。

千叮万嘱了小秋一番后，两人这才回了同一层楼的套房，奇怪的是进门一看，沙发上只有何秀芸一人在看电视。两个最喜欢看着电视、吃零食的小丫头都没了踪影。

张文不禁担心地问：“秀秀和敏敏呢？这么晚跑哪去了？”

何秀芸“噗哧”笑出声，看着张文紧张的样子心里倒是舒服，马上解释：“你着什么急呀？她们上来后都说头有点晕，洗完澡就去睡了。”

“哦！”

张文不放心地把两间房间都看了一遍，确定小丫头睡得很死了，这才坐到沙发上，喝了口热水，缓解酒精发作带来的头晕，揉着太阳穴让自己能舒服一点。

“秀芸，你不洗一下呀！”

陈晓萍坐下后随口客套了一句。

“一会儿吧！”

何秀芸笑呵呵地说：“萍姐，晚上小文就和秀秀睡那间房吧。我和你挤一下，你可别怪我睡相不好呀。”

1

“我先去洗一下澡！”

张文觉得脑袋有点控制不住地摇晃着，也没办法和两位美妇谈谈天，便赶紧起身想先洗澡好清醒一点，晚上的情况确实混乱了一点，不过看着她们脸上若有若无的红晕，却也让人遐想连连。姨妈这边已经没有问题了，要是能找个时间把舅妈也收了的话，就皆大欢喜了。

“我也先去洗一下！”

何秀芸坐了一会儿也有点困了，一看张文走路的时候跌跌撞撞，马上不放心地说：“萍姐，小文似乎也喝多了，要不你多看一下吧。”

“你怎么不看呀？”

陈晓萍抱怨了一句，其实这也没什么，但毕竟心里有鬼，当然会有点别扭了。

“那是你女婿！”

何秀芸呵呵地笑了一声，转身走回秀秀睡的那间房，有几分调侃地说：“晚上我还是和闺女睡了，你就让他和敏敏挤一起得了！我可不想半夜伺候小酒鬼！”

何秀芸的脚步倒算是轻快，关上房门的时候，却是倚靠在门上若有所思地愣了一会儿。看了看睡得香甜的女儿，心里升起一股暖意，但还是有点走神。

何秀芸锁上门后，慢慢地解开身上的衣物，随即走进浴室，她看着一丝不挂的身子有些傍神，小手本能地摸了摸依旧平坦的肚子，虽然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却能真实地感受到里面的小生命！

温水缓缓流下，刺激到肌肤时让人感觉更舒服。何秀芸一边冲洗着，一边思索着，实际上她怀疑陈晓萍和张文之间也有关系，虽然说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女人的本能很可怕，因为这段时间，陈晓萍不仅水润不少，就连说话的时候隐隐有种把张文当主心骨的感觉。

“真是的！”

陈晓萍娇嗔着抱怨了一句，不过看张文走进敏敏这边的房间，还是不放心地跟进去。不过她有点疑惑怎么今天感觉何秀芸开朗许多？完全没有前段时间那种抑繁的消沉。

陈晓萍也起了疑心，前段时间何秀芸整个人有些消沉还能理解，毕竟陈强和另一个女人厮混在一起，可这短短的一天就想开了，哪有可能那么快呀？这一天她都和张文在一起，看来问题还是出在这荒唐外甥的身上。

两个美少妇是各有心事、各有所思！

此时张文不太好受，本来进房的时候，整个人还算清醒，起码手脚还能听使唤，但进了浴室就觉得胃里一阵的翻江倒海，忍不住就趴在洗手台上一顿海吐呀。

对不起这晚上的一桌好菜，张文难受得整个人都在冒冷汗。能清晰地感觉到胃里恶心的痉挛在持续地蠕动，脸都憋得通红一片，眼里更是布满血丝。洋酒的后劲实在太大了，妈的！这会儿都感觉到整个人有些站不稳了。

陈晓萍刚一进房间就看见张文光着膀子吐得整个人都有点抽搐，顿时吓了一跳，慌忙地锁上门后，跑进洗手间里。她一边轻拍着张文的后背，一边心疼地问：“你没事吧？”

“没……”

张文的声音都嘶哑了，但害怕陈晓萍担心还是摇了摇手，不过马上又趴下来吐了几口。

“这还没事呀？”

陈晓萍急得赶紧去倒了杯温水过来，一边劝张文喝下去，一边心疼地抱怨：“干嘛要喝那么多呀？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嘛！”

“呵呵……”

张文傻笑着也不回答，虽然陈晓萍的语气不太好，但也明白她这是在关心自己，确实很少有喝到这么醉的地步，不过毕竟要在这里混下去，有些事确实也不能如自己的愿。

“赶紧洗一下吧！”

陈晓萍一边说着，一边拿起莲蓬头帮张文调水温，这会儿看起来真没半点长辈疼爱晚辈的样子。看起来更像是温柔的妻子在伺候自己的丈夫。

此时陈晓萍穿的是一套略有点宽松的短衣短袖，虽然不是很性感的款式，但穿在她的身上特别地好看。小脚和手臂圆润雪白，背影看起来更是婀娜动人。尤其是胸部的曲线和丰满的翘臀更是散发着少妇不可比拟的魅力，轻轻地一扭，顿时就让张文感觉喉咙一阵干燥。

陈晓萍似乎没察觉到张文的呼吸开始粗重起来，试水温的时候害怕被水弄到身上，所以弯下腰，美丽的肥臀一翘更是让人欲火焚身，洗手间外还睡着她的女儿，想想都让人感觉到一阵空前的兴奋。

或许房间在设计上有些情趣的想法，于是浴室的墙是一面厚厚的玻璃，虽然不算透明但绝对能看得清楚外面的场景，见敏敏这小丫头已经睡得很熟了，洗完后只穿着内衣、内裤又踢开被子，少女动人的胴体让张文的脑子更加地发热。

“姨妈！”

张文忍不住走上前，从后面一把抱住陈晓萍，猴急地舔着她的耳朵，喘着粗气说：“陪我一起洗！”

第六章母女花坦诚相见

“你疯啦！”

陈晓萍顿时忐忑地看了女儿一眼，确定她没醒来，顿时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一边挣扎，一边压低声音说：“敏敏在外面呢！一会儿被她看见怎么办？”

“上次我们不是也做了嘛，没事的丨？”

张文一边劝着陈晓萍，一边已经忍不住双手钻到她的衣服里，将胸罩往上一推后，迫不及待地抓住一对饱满得吓人的豪乳，轻轻地揉了起来，手指不停地拨弄着美丽的乳头。

“轻点……”

陈晓萍一看张文双眼通红，害怕一闹的话会吵醒女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同意和张文一起洗鸳鸯浴，主动地帮张文脱掉裤子。

“嗯……”

张文迫不及待地将陈晓萍扒了个精光，当姨妈丰腴性感的身子露出来时，他不禁淫笑一声。姨妈的肌肤似乎越来越水润了，胸前一对美丽的乳房还是那么地动人，又大又圆，白得让人都要流口水了。

“看什么看？又不是没看过……”

对于张文迷恋自己的火热眼神，陈晓萍不禁感到窃喜，不过她还是拉着张文的手，走到莲蓬头下，一边帮张文冲身体，一边嗲嗲地嗔道：“你这孩子的胆越来越肥了，真是什么事都敢干，要是被敏敏看到的话，十张嘴都说不清了！”

“呵呵……”

张文傻笑着，双手开始不停地在陈晓萍身上乱摸，尤其是一对饱满的H罩杯巨乳更是滑腻，绵软而又结实的乳房根本无法握紧，托在手里沉甸甸的极有分量，手感好得让人无法放开手。

“姨妈，好象大了一点哦！”

张文一边色笑着，一边要去亲陈晓萍，哪知却被躲开了。

“讨厌……”

陈晓萍跑去拿来牙刷、牙膏，娇嗔道：“你一身的酒味又刚吐完就想亲我呀？赶紧把牙刷一下再漱一下口吧！味道难闻死了。”

“你嫌弃我了！”

张文虽然伸手接过牙刷，不过马上摆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呿，这是嫌弃吗？”

陈晓萍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双手抹了点洗发精便绕到张文的身后，帮张文洗起头发。虽说眼下的气氛很香艳，但体贴可人的美少妇还是想先帮张文洗干净再说。

“不刷，伤心了！”

张文故作可怜地转头看着陈晓萍，一脸委屈地说：“你都嫌弃我了，我哪还有心情刷牙呀！”

张文这时有点半醉半醒的状态，说话的时候都有点结巴。

陈晓萍一看张文这么闹，害怕两人会感冒，犹豫了一下后看了女儿一眼，确定她睡得很死后，这才蹲下来，抹满沐浴乳的双手握住命根子，一边清洗，一边轻轻地套弄起来……

“你这个害人精！”

y陈晓萍的动作轻柔得让张文腿都有点发软，她一只手握住命根子轻轻地套弄着，另一只手悄悄地绕到底下在上揉弄起来，偶尔还用指甲刮几下，看样子就是想用手让张文赶紧射出来。

少妇的话嗲嗲的，带着几分撒娇，令张文一听顿时心痒难耐，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帮自己打手枪，确实是赏心悦目，不过目光一扫到那对让人震惊的豪乳时，还是色性大起，色眯眯地说？“姨妈，帮我乳交一下吧！”

陈晓萍什么话都没说，满是沐浴乳的双手捧住乳房，让张文坐到浴缸边上后，夹住坚硬火热的命根子。

顿时双乳那柔软水嫩的感觉实在太爽了，让张文不禁舒服地吐了口大气，满脸淫笑地看着姨妈跪在地上帮自己乳交。

巨乳紧紧地夹住命根子，上下地套弄着，每次几乎都把龟头给掩没了。视觉上的震撼绝对一流，张文看着看着都口干舌燥了，实在忍不住想好好地做一回爱，发泄一下欲火。陈晓萍察觉到这个小小的变化，马上停止乳交的动作，娇嗲地嗔道：“别得寸进尺，你每次的动作都那么大，一会儿吵醒了敏敏怎么办？”

“没事，她睡得那么死！”

张文舔了舔嘴唇，这时已经忍不住将陈晓萍一把拉到怀里，一低头便吻上美少妇柔软的嫩唇，将她整个人压到墙角后，双手开始在她身上游走起来。

“小、小混蛋……”

陈晓萍软软地呻吟一声，眼带着情动的水雾，白了张文一眼，半推半就地迎合着小男人的亲吻，香甜的小嫩舌主动地回应着张文的挑逗，一只手摸着张文的胸口，另一只手不停地套弄着命根子，只是动作越来越快，小手也握得更加有力。

陈晓萍现在的动作越来越娴熟，她明白怎么样的力度能让张文兴奋，没一会儿张文就被她套弄得直喘大气，终于忍不住抱起她的一条腿抬高到腰间，一边狠狠亲着她的耳朵，一边喘着气哼道：“不行了！姨妈，我要干你……”

“嗯……”

陈晓萍这时也是情动不已，脸上都是迷人的潮红。虽然心里有点担心女儿会不会看到自己和女婿的奸情，但这种公然的偷情，却带来让她无法抗拒的刺激感。

张文一只手扶着陈晓萍的腰让她背靠在墙上，另一只手往下一摸惊讶地发现姨妈其实已经洪水泛滥，娇嫩迷人的羞处已经是湿漉漉的一片，一摸？来黏黏的又特别温热，那自然是女人的爱液。

“你好多水呀……”

张文一边兴奋地说着淫荡的话，一边将陈晓萍的下身往自己这边一拉，把她的一条腿架在腰上后，命根子便凑过去，准备侵犯她美丽的身体。

可能是酒喝多的关系，在阴道口磨了一会儿却没找不到入口，张文便一只手扶腰，另一只手抱着她的腿也无法对准。

陈晓萍被磨得直喘气，媚眼如丝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小手轻轻地握住龟头引导到销魂的小洞口外，主动地亲吻着张文的耳朵，喘息道：“小文，进来吧……”

张文被陈晓萍舔得直打颤，腰一挺立刻感觉到龟头进入了一个又湿又热的美妙地带。

娇美的嫩肉紧紧地箍住命根子，有力的羞处一下又一下地蠕动，似乎是在迎接自己的到来，感觉舒服得要命。1“姨妈，我要狠狠的干你……”

张文一边说着粗话，一边粗鲁地啃咬着陈晓萍雪白的脖子，腰急切地一挺，命根子马上挤出嫩肉的保护，一点一点地进入她的身体里。

“啊……”

当命根子尽根没入的时候，陈晓萍不由得情动地叫了一声，丰腴的身体激动得瑟瑟发颤。两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粗长的命根子有力地填满空虚的身体，爆跳的龟头已经插到顶端，紧紧地顶在子宫口，让人感觉浑身酥得连骨头都没有了。

“好紧呀……”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面对面的紧贴不但能享受到姨妈一对巨乳紧紧地挤压着自己的胸膛，再加上此时她如此妖媚的表情，简直是在挑逗男人的理智，这会儿哪还能温柔？马上将她的腿往腰的方向抱紧，便挺着腰开始快速地进出她美丽的身体。

“轻、轻点……啊……”

陈晓萍禁不住呻吟出声，这时她只有一只脚站着。

每一下被张文有力地撞上去时，呼吸都会停一下，深深的抽插一开始就让她溃不成军。

“不要停……小文……啊……”

两人的肉体在水流下疯狂地蠕动，命根子似乎在喝酒后会更加地粗硬，甚至连龟头都在抽插中不停地跳动。

张文红着眼将陈晓萍紧紧地压在墙边，下身不停地前后挺动，粗大的命根子宛如打桩机一样，一下又一下地侵进美妇娇嫩的小穴里，撞得两人的结合处啪啪作响。

“文……呀……”

陈晓萍已经近乎疯狂，压抑的呻吟像是从喉咙发出的哭泣一样，让人一听更加地兴奋。

张文不停地冲撞着陈晓萍美丽的身体，玩了一会儿后又让她趴到洗手台上，从背后再次狠狠地进入，继续着这美妙的运动，从一阵阵的痉挛中可以感觉到姨妈起码来了五次的高潮。因为她的下身泛滥得几乎流到小腿，整个人爽得只剩下喘息的分了。

“啊……”

陈晓萍本能地想叫出声来宣泄快感，但却怕吵醒女儿，只能咬着手臂，眉头紧紧地皱着，似乎有点不能承受了，下身一热，第六次的高潮爱液也控制不出地从子宫里喷出来。

张文却连射的意思都没有，或许是酒喝得太多的关系，兴奋得过度了，即使浑身布满大汗，但看着姨妈被后入的场景，尤其是一对巨乳挤在洗手台时更是诱人，所以恋恋不舍这香艳到极点的场景。

“小、小文……不行……姨、姨妈……不行了！”

连续一个多小时高强度的抽插，最少是一秒三下的速度，即使是成熟的少妇都受不了，陈晓萍感觉到下身有点疼痛，在高潮的愉悦中咬着牙忍了很久，终于没办法，带着哭腔说道：“下……下面……有点……疼了！”

张文一听到陈晓萍颤抖的声音，这才恢复一点理智，低头一看，心顿时就有点软了。只见舅妈雪白的身子已经白里透红，极是美丽，但布满潮红的俏脸看起来却有几分的疲惫和难受，沾满汗水的黑发湿淋淋地贴在脸上，给人可怜兮兮的感觉，不忍再粗鲁地对待她。

“疼吗？”

张文犹豫了一下，其实这时两人浑身都是汗，做爱做了那么久也有点累了，也禁不住她楚楚可怜的眼神，叹息一声后，不舍地把命根子拔出来，一把抱住她那软绵绵的身体。

“嗯……”

陈晓萍浑身酥软无力，一下子就靠在张文的怀里，小手轻轻地握住依旧坚硬的命根子套弄着，又爱又害怕地说：“它怎么还不射呀？”

“因为你太美了，它想在你身体里多待一会儿！”

张文看陈晓萍这时有气无力，还在体贴自己，心里顿时有一种难言的暖意。

“贫嘴……”

陈晓萍娇嗔着，依偎在张文的怀里休息了一会儿后，两人牵着手再次清洗湿淋淋的身体。

“别感冒了！”

洗得实在太久了，再加上姨妈确实很累了，张文不忍再继续做下去，于是洗完后立刻为她擦去身上的水珠，便牵着她走出来，两人光着身子出来时，立刻感觉到空调让人舒服至极的凉意。

这会儿房内的温度降下来，原本踢开被子的敏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用薄被把自己盖了个严严实实。

陈晓萍小心翼翼地看了敏敏一眼，确定女儿没有发现才松了一口气，毕竟和女婿一丝不挂地在一起，这要是被看到的话，就是十张嘴都说不清了。

陈晓萍还不清楚宝贝闺女其实早就知道两人的奸情，所以走路的时候轻轻的，不敢发出声响，张文看她每走一步，一对巨乳都会夸张地摇晃，便跟在她后面死死地盯着美丽的翘臀，龟头已经憋得有种要爆炸的感觉了。

“你去敏敏那边睡吧……”

陈晓萍自然看到张文的举动，不过她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承欢，只能像躲似地跑到另一张床上。

“姨妈……”

张文不甘心地拉住陈晓萍，坐到床头把她抱到怀里，狠狠地舌吻一顿。

陈晓萍害怕被女儿察觉，因此有些抵抗，不过没多久又被张文弄得气喘吁吁。

“帮我口交一下……”

张文看陈晓萍一脸娇羞地白自己一眼，又总是害怕地看向敏敏的床，马上兴奋得将她拉到床下，得意地指着命根子。

“在这……”

陈晓萍顿时有些扭捏，毕竟女儿就在旁边！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经不住张文的软磨硬泡，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后，乖乖地跪在张文的腿间。

张文得意地分开双腿，一只手摸着陈晓萍的头发，另一只手玩弄着她那一对巨乳，目不转睛地看着美姨妈一点一点地含入龟头，欣赏着她美丽的容颜在胯下摆动时的香艳，不禁舒服地哼了一声。

陈晓萍手口并用地口交了一会儿，啧啧的水声和偷情的紧张感，让她有一点兴奋。

此时张文感觉到喉头干燥得像有火在烧一样，姨妈的口交技术越来越娴熟了，小舌头灵活的挑逗也让人无比舒服，但爽归爽却没有半点要射的迹象。

陈晓萍努力地吞吐着嘴里的巨物，妩媚的眼睛不时地看着女婿的反应，小手握住枪身不停地套弄着，甚至无师自通地舔着张文的腿根和，小手也偶尔撩拨着敏感的乳头，但努力了好半天，张文还是一点射的迹象都没有，好一会儿后她的唾液已经滴到地板上。

张文看陈晓萍嘴酸得很，而且眉头紧皱着却也不肯停下，终于不忍心地摸了摸她的脸，感动地说：“算了！姨妈，可能酒喝多的关系，射不出来了！”

“我不行了……”

陈晓萍将龟头吐了出来，一丝透明的唾液连接到她的唇边，擦了擦嘴后，苦着脸说：“嘴好酸呀，这讨厌的东西怎么还不射？”

“我也不知道！”

张文苦笑了一声，将陈晓萍扶到床上后，本能地看了敏敏一眼。脑子想起她只穿着内衣的小娇躯，倔强而顽皮地在胯下呻吟时动人的媚态，心里不由得开始发痒！

陈晓萍一下子就看出张文的心思，脸色微微一红，但还是躺下来，伸手推了张文一把：“好啦，你，去敏敏那边吧！别折腾太久了……”

岳母恩准干老婆，张文顿时满脸淫笑，在陈晓萍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后，马上蹑手蹑脚地爬到敏敏的床上，轻轻拉开被子，顿时就能感觉到一阵少女的体香扑面而来，温暖的体温让人感觉极是舒服，张文迫不及待地钻进去，直接一把抱住敏敏青春动人的身体。

不对，怎么那么热？这一抱张文顿时感觉不对劲，在昏暗的灯光中悄悄地把被子拉低一点，仔细一看敏敏那洁白的俏脸已经布满红晕，虽然看起来面无表情却能感觉到一点不自然，小嘴也无意识地抽动一下。

“敏敏！”

张文顿时明白了，这丫头一直没睡，刚才肯定还偷看自己和姨妈的好戏。亲闺女偷看自己干她妈，张文一想就兴奋到极点，马上就趴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唤了两声，手色色的在她的小腹上摸了两下。

可爱的小姑娘顿时脸红，精致的小耳朵也迅速地升温，但她还是没有睁开眼睛给张文答复，看样子是打算装睡到底了。

张文色眯眯地看着敏敏可爱的小脸，慢慢地把被子拉开！雪白的上半身立刻暴露在空气中，一股少女的芬芳迎面而来，让人顿时感到神清气爽！雪白无瑕的肌肤，细嫩到极点的小身子看起来柔软得很！只有一件可爱的蓝色胸罩护住发育中的嫩乳，半遮半露的看起来更有诱惑。

让你继续装睡li？张文一看敏敏闭着眼在装睡，马上嘿嘿地一笑后，灵巧地解开胸罩将其丢到一旁，一对丰嫩的乳房立刻弹出来，随即张文双手齐发地覆盖上去，抓在手心后娴熟地揉捏起来。

敏敏顿时浑身颤抖一下，呼吸也有点急促，但依旧闭着眼睛没有反应。

张文一看更想逗她了！马上伏下身，吻着她的锁骨一路向下，接着亲着雪白的乳房留下美丽的吻痕，再慢慢地含住细嫩粉红的可爱乳头，一边用舌头挑拨着，一边轻轻地吸吮起来。

“呜……”

敏敏顿时发出一声诱人的轻吟，但依旧倔强地不肯睁开眼睛。

张文一看更乐了，一边继续舔咬着敏敏那敏感而香甜的小嫩乳，一边将被子拉开，让表妹动人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

敏敏下身只有一件卡通图案的粉色小内裤，虽然点缀蕾丝甚至有镂空的设计，但穿在她的身上还是显得俏皮。张文一路往下亲，亲过她的小腹时感觉到敏敏浑身颤抖，就马上不客气地来到她的下身，伸手往内裤一摸，靠，已经湿了一片了！

“干嘛……”

敏敏这时候已经装不下去，马上护住自己的小内裤，一边装狠地瞪着张文，一边紧张地看着妈妈那边。

好在陈晓萍虽然知道张文在干什么也没偷看，这下敏敏才松了一口气，手紧紧地抓住小内裤，一边倔强地瞪着张文，一边压低了声音，没好气地说：“去死，你不是刚和我妈……做了吗？”

“宝贝，它还没射呢！”

张文把敏敏护住内裤的手硬生生地按到命根子上，笑嘻嘻地一边脱她的小内裤，一边淫笑地说：“你都看那么久了，不给我点看戏钱呀！”

“滚蛋，我不想要……”

敏敏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这时她一摸命根子上黏黏的就知道是妈妈的唾液。脸上顿时有点不自在，虽然语气不好，却也没有挣扎的动作，反而有些配合地让张文脱下她的内裤！

张文慢慢地分开敏敏那一双细嫩的美腿，少女美丽的羞处顿时让张文呼吸加快，做了几次爱，敏敏的羞处还是那么地粉嫩，简直和处女时没区别，甚至在性爱的滋润下更加水嫩迷人，这时在漂亮的小阴唇外，已经是爱液一片，让本就动人的小地方更加地撩人心魂！

敏敏确实想要了，从张文和陈晓萍进浴室时她就醒了，偷看了那么久妈妈和自己爱人的艳戏，让她春心大动。但这会儿心里有些纠结，一方面是不想拒绝表哥的索取，但又有些郁闷表哥刚和妈妈做完爱？另一方面也是害怕被妈妈看到两人做爱，毕竟有些事是心知肚明，但却不能说出来！

“敏敏，表哥让你舒服一下……”

张文用手摸了几下羞处，就感觉到敏敏的腿根在颤抖，手上已经是潮湿一片，看来不需要前戏了，便立刻将她修长的美腿慢慢地分开，跪到她的腿中间。

“不要，妈会看到的……”

敏敏还在闹着倔强的脾气，不过她的眼里已经多了让人心动的水雾，看着张文的目光除了爱意外也有几分醋意。

张文看敏敏竟然吃自己妈妈的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马上伏到她的胸前，一边舔吃着一对小嫩乳，一边淫笑着说：“敏敏，你的咪咪似乎又大了一点。姨妈的乳房都有H了，以后你肯定也不小！”

“要你管……”

敏敏舒服地呻吟了一声，脸上开始浮现出渴求的红晕。

张文用龟头在敏敏的阴唇上磨了两下后，对准了紧凑的小洞口，见表妹敏感得身子在扭动，想到刚和她妈干完现在又干她，兴奋得无法再忍了，腰一顶，硕大的龟头便插了进去，在她咬着牙的轻哼中，命根子一点一点地进入这具娇嫩而青涩动人的身体里。

“先盖、盖上被子……”

敏敏毕竟开苞没多久，所以还有点不习惯张文的粗大，这会儿两人已经结合在一起，她也不再倔强，只是羞涩地想遮掩一下这香艳的场景。

“好、好……”

张文马上装着去拉被子，但却悄悄地用脚一踢把被子踢下床，这下床上除了裸体的两人外，再也没有遮羞的东西了。

张文转身的时候故意腰一顶，顿时火热的龟头触到青涩而敏感的子宫，令敏敏不由得呻吟了一声，细腻的声音让人欲火腾地一下子就上来，然而小姑娘还是怕被母亲看到，便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扭着身子有点想退缩的意思。

张文哪会放过敏敏呀？双手将她挣扎的小手狠狠地按在床上，低下头吻上她红润柔软的小嘴，舌头灵活地伸过去，趁她浑身瘫软的时候，腰开始挺动起来，先用九浅一深的速度慢慢地在她娇嫩的小花穴里进出。刚开苞的少女可比不得成熟的少妇，张文虽然喝得有些醉，但还是不想伤害到这个可爱的小精灵。

“别……”

敏敏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小嘴一开立刻被张文的舌头侵入，灵活的挑逗吸吮，让她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

“敏敏，你下面好热哦……”

张文一个湿吻将敏敏彻底收服后，这才撑起上半身，满脸调笑地看着小表妹娇羞又俏皮的模样，双手把她的腿分得更开，让插入可以更深、更重。

“轻点，太深了……”

张文连续几下都顶到娇嫩的子宫，令敏敏浑身稣得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刚刚看了那么久的戏，这会儿小姑娘已经迅速地进入状态，轻吟起来更像是在挑逗张文。

张文将敏敏抱起来，面对面地将她抱在怀里，电动小马达一动，命根子立刻快速地进出她的小穴，顶得敏敏“啊！啊！”

地直叫！声音的诱人程度比起她妈妈有过之无不及，让人一听更加地兴奋。

“别，我妈会看见的……”

敏敏虽然舒服得浑身无力，但这会儿却挣扎起来，虽然两人的下身还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但她却弯着腰想躺下来！

“别怕……”

张文一边使劲地抱着敏敏，更加用力地抽插，一边粗鲁地亲吻着她慌张而迷人的小脸。

“不……”

敏敏舒服得呻吟不断，但挣扎的力气也不小，有些恼羞的她一直紧张地看着妈妈，心里一急突然一口咬住张文的肩膀。

“啊……”

张文顿时吃疼地哼了一声，但手还是紧紧地抱着敏敏不让她跑，下身的顶撞也越来越用力，每一下都顶到子宫，让敏敏不停地颤抖，而她为了不让自己叫出声，一边呜咽着，一边咬得更用力了。

张文咬着牙强忍着，肩膀上除了汗水外，明显还能感觉到一点点的血，见敏敏倔强而幽怨的眼神，几乎是复杂到极点地瞪着自己，脑子一热也有点恼怒了，忍不住一托她的小屁股，开始往床下移，双手还抱紧着她的腿不让她乱跑。

“干嘛……”

敏敏顿时有点慌张地松开口，见张文抱着她站起来，便更加地忐忑，精巧的小脚一直在空中不停地摆动。

“干你……”

张文一边狠狠地瞪了敏敏一眼，一边抱着她轻盈的身子站起来。一阵粗鲁的抽插让她呻吟几句后，看了看侧身背对这边的姨妈那光滑的玉背，脑子一热便抱着敏敏朝姨妈的床走过去。

“不要……”

敏敏似乎察觉到张文的意图了，便挣扎得更加地剧烈。

“怕什么，以后我肯定娶你！”

张文一点都不妥协，这时房里有一对和自己有肉体关系的母女花，想想心里都充满欲望的邪念，狰狞的欲望让张文完全没有平日的温和，加上酒精作祟，脑子一热就想把这事挑明了。

“啊……”

在敏敏的一声惊叫中，张文粗鲁地拉掉陈晓萍身上的被子。他一边抽插着敏敏娇嫩的身体，一边将她压到姨妈的旁边，继续狠狠地教训着这个倔强的小丫头，坚硬的命根子不停地在她娇嫩的小穴里进进出出。

陈晓萍本来就还没睡，脑子里还在幻想此时张文和女儿缠绵的场景，但那边却突然传来争吵声，让她一下子回过神来，虽然是侧着身但精神全集中在隔壁那张床上，原本娇羞地以为张文要抱敏敏去客厅或者浴室尽情地做爱，但没想到张文竟然疯狂地把敏敏丢到她的床上。

床一阵颤动，令陈晓萍顿时惊讶地坐起来，她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女儿赤裸的身子正躺在隔壁，而她惶恐又害羞地看着自己，神情是难以想象的妩媚，一种只有被男人疼爱时才会散发的诱惑。

敏敏也没想到张文会这么疯狂，竟然要在妈妈的旁边做爱，这会儿也吓傻了。

她呆呆地看着妈妈赤裸的身子，眼神不由自主地看向那对哺育自己的巨乳，见上面全是自己男人留下的吻痕，心里一下子就有点不是滋味。

“你疯啦……”

回过神的敏敏有些歇斯底里地推着张文，小姑娘一急眼眶都有些发红了。

张文这时兴奋得两眼都是血丝，不管敏敏剧烈地挣扎，双手将她的腿使劲地一分，腰一挺立刻做起活塞运动，此时酒精上脑已经失去理智，欲望作祟下狰狞的样子，连陈晓萍都觉得不认识张文了！

“放开我！”

敏敏又羞又气，尽管知道妈妈和自己的男人在偷情，但这样开诚布公地做爱是她现在不能接受的，羞怒之余小手便扬了起来。

“敏敏，别这样……”

陈晓萍一看女儿急了，便眼疾手快地抓住她要打张文的小手。有些慌张地劝道：“你、你和小文做这种事，不奇怪……”

陈晓萍紧张得都语无伦次了，这会儿心神大乱哪还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她一边制止着女儿又羞又气的挣扎，一边转过头哀求着张文：“小文，别这样了！敏敏不喜欢这样……”

“妈……”

敏敏一看张文犹豫了一下，眼里多了一丝自己迷恋不已的疼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委屈，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

“不哭、不哭！”

陈晓萍顿时心疼坏了，赶紧一把将敏敏抱住。

“姨妈！”

张文见敏敏母女俩抱在一起，心也就软了，事情都发展到这地步，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吧？虽然感觉到表妹的小阴道随着她的抽泣而夹紧命根子极是舒服，但还是先冷静了一下，想想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你不用说了！”

敏敏气得直哭，一边狠狠地瞪着张文，一边哭着鼻子朝陈晓萍说：“妈，我直接告诉你吧！我知道你和表哥上过床，我也偷看过你们做爱了！”

“啊……”

这下轮到陈晓萍惊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了！

“妈……”

敏敏一看陈晓萍呆滞了，此时她也是有点借着酒胆，马上摇着陈晓萍的手臂说：“其实我不生气了，我知道您这么多年也很辛苦。想想虽然你们这事见不得人，但表哥虽然喜欢乱来，但他知道心疼人……”

“只是……”

敏敏说着又把哀怨的眼神看向张文，一边哭着，一边委屈地说：“我没想到他今晚会这么闹，占了便宜还不够，还要羞辱咱们……”

“好敏敏！”

张文一看陈晓萍被敏敏说得表情有点幽怨了，赶紧伸手将她们母女俩都抱到怀里，羞愧而又动情地说：“都怪我混蛋，你不喜欢的话，我不该硬来的……”

“你就是混蛋……”

敏敏挣扎了一会儿也不动了，嘤嘤地在张文的怀里哭着。

陈晓萍没说话，只是和女儿一起被张文抱着的感觉有点奇怪，尤其还能清晰地看到张文和敏敏的下身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女婿粗长的命根子插在女儿粉嫩的小穴里，晶莹的爱液湿了两人的下身。心里顿时感觉到一阵难言的尴尬，又有点心疼女儿还那么娇嫩，受得了吗？

敏敏嘤嘤地哭了好一会儿后，似乎察觉到气氛有点僵硬，不安地看了看张文又看了看妈妈，虽然两人关怀的眼神让她心里充满暖意，但下身还敏感地传来一种充实的舒服感，让她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文也是头疼得很，一时冲动呀！现在该怎么处理？

三具白花花的肉体无言地抱在一起，感觉很别扭，只是这时陈晓萍的豪乳不经意地在张文的肋下蹭一下，张文立刻敏感得浑身一阵发颤，还停留在敏敏体内的命根子随即激动地跳了几下。

“啊……”

敏敏顿时本能地叫了一声，马上又难为情地捣住嘴，羞怯地看了妈妈一眼后，狠狠地瞪着张文。

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敏敏是个青涩的姑娘，不知道该怎么办。陈晓萍成熟了一些，她看了看张文憋红的脸，又看了看女儿脸上美丽的潮红，犹豫了一会儿后，有点难为情地说：“敏敏，这事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嗯！”

敏敏连忙如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这种尴尬的场景让她脑子里空白一片了。

“敏敏！”

陈晓萍说话的时候，双手爱怜地摸了摸女儿越发水灵的小脸，略带哽咽地说：“不知不觉你长大了，是个迷人的大姑娘了！有些事，妈是过来人了，你不用避讳！”

“妈，你胡说什么呢！”

敏敏自然知道妈妈在说什么，立刻又羞又撒娇地叫着。

“咱女人要的只是有个男人疼而已！”

陈晓萍一边说着，一边挣脱张文的怀抱，将女儿的身子慢慢地放在床上，柔声地说：“别害怕，你表哥很疼你。妈在这也没事，妈想看看我的宝贝闺女幸福的样子。”

“你瞎说什么呀……”

敏敏的脸一下子就红到耳根，可爱、羞涩的模样，简直可以和秀秀一拼了，张文想想还是第一次看她这么难为情。

母女花各有千秋，却都一丝不挂地在自己身边，令张文激动得命根子又跳了几下，却换来敏敏的白眼和急促的喘息。

陈晓萍一看张文没有动作，马上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又是撒娇又是调笑，幽幽地呢喃道：“想什么呢？这都便宜你了，还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

张文连忙如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低头一看敏敏已经停止哭泣，但眼角还有几滴惹人怜爱的泪珠，马上低下头，有些激动地将这些让人心疼的小东西吻到嘴里。

或许是妈妈在旁边的关系，敏敏显得有些紧张，甚至面对这让人心动的怜爱，也是忐忑地闭上眼，不过这时她也默认了，并没有抗拒爱人的怜惜！身子微微地僵硬后，又软了下来，甚至双腿还微微地打开。

“谢谢你们……”

张文动情地看了看陈晓萍，又看了看面带媚气的敏敏，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小嘴后，下身再次轻轻地挺动，轻柔地在少女娇嫩的小穴里缓缓地进出。

陈晓萍的脸微微地发红，虽然觉得应该回避，但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往下看，当看见两人的结合处时，更是让人芳心大乱。

张文一看陈晓萍的眼神那么闪烁，淫笑了一声，故意将敏敏的腿再张开一点，调整着角度让姨妈能清晰地看见自己是怎么享受她宝贝闺女那青春迷人的身体。

张文那粗长的肉棒此时膨胀到极点，暴跳如雷的龟头几乎到了爆炸的边缘，每一次进入敏敏那娇嫩得掐得出水的小穴时，都是尽根的插入，让人怀疑这小小的地方怎么能容纳这样的巨物？而每次抽出来时又把那如花瓣般美丽的小阴唇带出来，连带着也带出越来越多的爱液，水盈盈的一片散发着少女迷人的诱惑。

这是第一次清醒地和敏敏母女俩同床，而且她们都默认了这个事实。张文顿时感觉浑身上下的细胞都燃烧起来，兴奋得太阳穴都在不停地跳动，血液在身体里喷涌的速度达到身体的极限，让人激动得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快得几乎要爆炸的心跳。

“呜……”

敏敏一直闭着眼睛，小脸上的红晕不知道是因为舒服还是因为羞涩，缓过神来的她也感受到性爱的快感，但也难为情地咬着下唇，不肯让本能的呻吟从她娇嫩的小嘴里发出。

“宝贝……”

张文的喘息变得粗重，看着敏敏的嫩乳在撞击下轻轻地摇曳，马上伸手握住一只乳房，一边揉弄着，一边加快抽插的速度。

“嗯！”

敏敏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美丽的娇躯已经是白里透红，美得让人不得不赞叹！想想初见她时还有点营养不良，又瘦又没精神的样子，谁又能想到这小姑娘会遗传到母亲的美丽，现在水灵得让人怜爱不已！

“我、我去那边……”

陈晓萍在旁边看得越发不自在，脸上像是有火在烧一样，转身时，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敏敏，你想叫……别、别憋着，伤……伤身子！”

亲眼看着女儿成了别人的人，这样的震撼让陈晓萍说话都有点结巴了。

张文一看陈晓萍要跑，立刻伸手将她一把拉到怀里，声音激动得有点嘶哑，有些粗鲁也有点霸道地说：“姨妈你别走，我……我要你们一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太过于刺激，敏敏顿时呻吟一声。

陈晓萍轻微地挣扎几下后，也投到张文的怀里，媚眼如丝地看着女儿和外甥在自己面前做爱，感觉那满足到极点的身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

“不、不……”

敏敏突然皱起眉头，张着嘴却发不出声！身子一阵轻微地痉挛，在她小手紧抓着床单的时候突然变得剧烈起来。

不是吧？在妈妈旁边做爱还那么敏感，这么一会儿就高潮了。张文一看敏敏咬着下唇发出像是哭泣似的哽咽，立刻明白这个可爱的表妹要登上快乐的顶峰，此时顾不得怀里丰腴性感的姨妈，立刻将敏敏的腰一抱，狠狠地加快抽插的速度。

“啊……不要……要、要……死了！死了……啊！”

敏敏再也控制不住地呻吟起来，张文狠狠地抽插，速度快得让人有些眼花。

巨大的阳物一下又一下地进出着她娇嫩的小穴，带来的强烈刺激，让她彻底地崩渍，在一阵乱叫中，子宫剧烈地痉挛着喷出了一股股的阴液！

张文的龟头被烫得舒服极了，看着敏敏在高潮中剧烈地抽搐几下后，喘气的样子心里更加地舒服，便心生爱意地让她先休息一会儿，停下抽插的动作，命根子留在她的体内感受着少女紧凑的阴道那高潮时美妙的蠕动。

“敏敏……”

陈晓萍心疼地看着女儿，虽然明白女儿这时快乐到了极点，但亲眼看着张文粗大的命根子那么凶狠地抽插，还是会担心女儿这嫩到极点的小穴能不能受得了？

“妈……”

敏敏这时意识已经模糊，本能地唤了一声还是不肯睁开眼睛，或许是羞于被妈妈看到此时羞人的模样！

“姨妈！”

张文动情地将陈晓萍再次搂到怀里，将她的身子拉高一点后，面对着一对饱满的巨乳，立刻不客气地含着乳头一阵地舔弄，一边舔，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放心吧……我会对你们好丨？”

“嗯……”

陈晓萍轻轻地呻吟了一声，不好意思地看着女儿但没有拒绝这轻柔的爱抚。她心里清楚女儿还有点看不开这种事，青涩的她对这荒唐的关系完全是不知所措，但要是连自己都茫然的话，那她肯定会迷茫甚至是惶恐。

只是稍一犹豫，陈晓萍脸有点发热地牵着张文的手往下身探去，声音颤抖地说：“小文，姨妈看着也想要了！”

敏敏一听顿时羞得不敢睁开眼睛，张文诧异于姨妈突然的主动。但马上从她那充满母爱的眼里明白姨妈的意思，既是惊喜又是激动地说？“姨妈，谢谢你！”

“满足我再说吧！”

陈晓萍其实这时并不想要了，刚才那疯狂的纠缠已经让她下身有点火辣辣地疼，本能的性欲早已经得到无比满足，但为了让女儿能看开一点，她还是摇曳着美丽的身体，以妖媚到让人不敢相信的姿态呈现在张文的面前。

尤物，要人命呀！张文差点就爆血管了，面对姨妈如此性感的诱惑，谁能不动心呀？手指微微地一动，手掌捂在姨妈的羞处上，但却诧异地发现干干的，几乎没有多少水，试探性地用手指探了一点，陈晓萍立刻发疼地皱了皱眉头。

张文顿时明白了，姨妈这是为了能让敏敏再看开一点而故意勾引自己！刚才的疯狂已经到了她承受的极限，此时根本就满足得不想再要！

一想到这里，张文顿时感动得要掉眼泪了。他抱紧陈晓萍，摸上她那饱满的豪乳继续揉捏着，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后，低头去吻她发红的小脸，如蜻蜓点水般的地轻柔，将她秀美的容颜全亲了个遍。

敏敏休息了一会儿渐渐地缓过神来，见表哥没有动静，疑惑地睁开眼睛时，却羞涩地发现这时爱人和妈妈已经在舌吻了，两条舌头纠缠在一起十分地激烈，而表哥的手不停地揉弄着妈妈巨大的乳房，妈妈也动情地在表哥结实的身上乱摸难怪体内的大家伙老是不老实地乱跳，敏敏羞怯地“呸”了一声，也没去打扰两人间的温情，有些痴迷地看着这时的妈妈，俏美的脸上全是幸福的红晕，隐隐还可以看见她掩饰不住的笑意，皮肤越来越嫩，简直就像是一一十岁的女孩，模样也越来越水灵，让自己都有些嫉妒了！

表哥和妈吗舌吻时，妈妈那温柔的嘤咛显得那么迷人，以前的她为了生计四处地奔波，美丽的容颜上全是疲惫，整个人显得干瘦而又憔悴，眉头时刻为这个窘迫的家皱着，和现在一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想到这，敏敏心里有些酸也有些高兴，但她一个小姑娘看着妈妈和别的男人亲吻，两人还亲得那么地香艳当然会有反应了，不知不觉间眼睛睁得很大，身子本能地一扭，紧凑的小穴也收缩了一下。

“嗯？”

张文立刻舒服地哼了一声，恋恋不舍地离开美少妇的小嘴，转头一看敏敏眼含妩媚地看着自己，咬着下唇的样子似是羞涩却又感觉很坚定，想到她刚才歇斯底里的表现，心里顿时有点发虚！

“敏敏！”

陈晓萍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虽说是故意要在女儿面前表演，但多少也会难为情。

“没事的，妈！”

敏敏突然甜甜地笑了笑，布满潮红的小脸看着张文，有些撒娇地说：“表哥，你怎么不动了？”

“动！动！”

张文顿时激动坏了，见敏敏似乎认可这个荒唐的事实，马上抱着她的小腰开始动起来，那依旧坚硬的命根子急促地在这具娇嫩的身体里抽动。

“嗯……可以，快、快点！”

敏敏动情地呻吟着，满脸陶醉地闭上眼，嘴里断断续续地轻哼起来，从红润的脸色来看，她已经准备彻底地享受这桩人间美事，即使妈妈在旁边也不再避讳！

张文激动得都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身下的敏敏温顺地躺着，一脸满足地呻吟着，自己的命根子一下又一下地当着姨妈的面，插进敏敏的身体里，换来敏敏无比诱人的吃咛声！

而怀里的姨妈满脸动情地看着自己在干她的女儿，丰腴性感的身子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小手甚至还在自己身上轻轻地抚摸着，而自己还在她的巨乳上肆意地玩弄这对哺育了敏敏的宝贝。

人间仙境呀，如果这是梦的话，希望永远不要醒来！张文激动得脑袋都一阵阵地爆炸，甚至有些怀疑这香艳的场景到底是不是真实。

张文那机械性的抽插越来越快，敏敏的喘息也越发地剧烈，小身子开始本能地扭动，回应着爱人的有力！张文一看赶紧加快动作，一只手恋恋不舍地握着姨妈的豪乳，另一只手已经握住敏敏的嫩乳，挺着腰加快抽插的速度！

少妇乳房的绵软肉感、少女乳房的弹性结实，双手传来的不同触感让张文兴奋得几乎要疯了，这时一看敏敏身子又有些本能地颤抖，再也忍不住用力地抓着她的乳房，用最快的速度，狠狠地冲撞着她娇嫩的身体。

“啊……妈……妈！我、我……好麻呀！”

敏敏再次动情地呻吟起来，这次也不管妈妈就在旁边，尽情地宣泄着她此时的陶醉，或许是抓着乳房能带给她更多的愉悦，此时张文一抓让她更加兴奋，但另一边却又有点空虚，禁不住弓腰，挺了一下另一只孤独的乳房。

“姨妈、敏敏……”

张文嘴里含糊不清地吼着，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这时已经舒服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

陈晓萍看着张文和敏敏的身体撞得啪啪直响，听着女儿动听的呻吟声，也被这香——的气氛感染了。看着眼前的男人和女儿那么地投入，彼此在享受着对方的缠绵，心里就一阵颤抖，脸一红竟做出让敏敏和张文同时惊讶的事！

陈晓萍一只手摸上女儿的乳房，揉了几下后开始夹住那细嫩得像是樱桃般的小乳头，给女儿更多的舒爽，接着抱着张文的腰微微趴到张文的胸口，红着脸在张文的胸膛亲了一下，便马上含住张文的乳头用灵巧的舌头一边吸吮着，一边挑逗着。

身下是女儿在自己的抽插下动情地呻吟，母亲却亲着自己的乳头。张文顿时爆炸了，有些发疯地狠狠抽了几下后，忍不住精关大开，龟头顶在表妹娇嫩的子宫上，喷出了一股股火烫的精液。

“啊……妈……妈！我……”

敏敏被这一烫，再加上妈妈和爱人的手同时揉弄着乳房带来剧烈的快感，也是“啊！啊！”

地叫着，浑身剧烈地抽搐，弓起腰，来了一次更猛烈的高潮。

陈晓萍温柔地抚弄女儿的乳房、亲吻着张文的胸瞠，在旁边分享着这时的涟漪，好一会儿后两人抽搐的身体从僵硬中放松下来时，她才红着脸擦了擦嘴，羞笑地看着女儿和张文一起进入高潮时的陶醉模样。

张文这时脑袋已经彻底地空了，什么都没办法思考，也什么都不想去思考！

一夜意外地得到母女花的同床就已经是最大的惊喜了，此时浑身一软再加上酒精发作，便忍不住趴到敏敏的身上喘着粗气，命根子依旧在她体内感受着少女高潮后蠕动的小穴。

陈晓萍看两人都一身的大汗，便赶紧拉来被子盖上，接着被张文顺手一拉也毫无抵抗地躺下来。

三道不同的呼吸声在空气中急促地起伏着，整间房间似乎瞬间全是分泌物的味道在蔓延。

张文抱着陈晓萍和敏敏躺下来，左手是高潮后妩媚动人的敏敏，右手是一脸温柔，含情脉脉的舅妈。母女花不同风情的身体一左一右在怀，这种享受已经美妙得超越性爱本身！

此时十分地安静，激情过后的三人都沉默不语地感受着不同的呼吸！没人开口交谈，也没人乐于交谈，有的只是静静享受这让人舒服的感觉。

小床虽然有点拥挤，但敏敏母女俩谁都没有离开的意思！她们无言地纠缠在一起，手脚即使碰到也不觉得别扭，在彼此温柔的眼神和相视时的羞笑中，抱着共同的男人进入了梦乡！

请续看《渔港春夜》16

第十六集

简介

封面人物：苏蕊center>

张文接受苏蕊的邀约，两人到海边散心，顺便商谈四清县的开发计划。岂料准备离去时，忽然下起倾盆大雨，张文载着不想躲雨的苏蕊恣意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但又担心苏蕊会感冒，便决定先送苏蕊回家，没想到苏蕊却邀请张文共进晚餐。苏蕊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两人是否会因此擦出火花呢？

人物介绍：

“苏蕊”三十七、八岁，四清县的县长。

“林巧玉”怀有身孕，是个秀气动人的女人。

“何秀芸”秀秀的妈妈，已离婚。

“秀秀”个性温柔、文静。

“敏敏”个性活泼。

“陈晓萍”身材丰满，拥有H罩杯的胸部，个性温柔体贴。

第一章

清晨双飞

母女同床，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美事，虽然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互动或是A 片上那种夸张的动作，但最后陈晓萍最后那难为情而又香艳的动作就足以让人疯狂了，尤其是看她羞答答地揉弄敏敏的乳房时，那诱人的模样更是要人老命。

张文爽得连做梦都在笑，梦里也全是乱七八糟的遐想，搞得命根子一跳一跳的极有活力，虽然过程并不如想象中刺激、撩人，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毕竟要让母女俩一起伺候一个男人是很艰难的事情，这种事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得给她们思考的时间，得慢慢改变她们的想法，做足够的心理建设！有时候过程甚至比起结果更加有趣，而心理上的满足往往比性爱上的感官刺激来得更加强烈，成功地让一对母女花同时在胯下承欢，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

昨晚搞了大半夜，酒后没有想射的感觉，反而更加地持久。算算时间竟然射一次就搞定了母女俩，却花了近两个小时。剧烈的运动过后，再来个左拥右抱直接睡觉，这样的生活自然爽得一般人只有眼红的分了。

清晨的阳光慢慢地驱逐夜晚的黑暗，给小县城带来新的一天，勤快的人们早已经起床，开始为了生计而忙碌。

虽然外面已经是亮晃晃的一片，但厚实的窗帘挡住光线的侵扰，使得酒店的房间内还是一片黑暗，这种优良的环境是睡懒觉所必备的，也让张文最喜欢，没有光线的打扰，美梦总能持久一些。

陈晓萍在睡梦中懒懒地转了个身，虽然没有光线射进房间，但勤劳的美妇体内的生理时钟，加上早睡早起的习惯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改得了，这会儿自然就睡不着了。

“呜……”陈晓萍醒来时，清楚地感觉到胸口有点重，乳房似乎被什么压着有点难受，虽然不会窒息但呼吸有点困难，立刻疑惑地睁开眼睛，想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睁开眼睛，眼前的景象顿时让陈晓萍面红耳赤，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昨晚临睡前怕感冒，所以就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许多，是那种干爽、舒适不需要盖被子的暖和，导致即使一开始盖了被子，但三人睡在一起，你踢一下、她拉一下，最后遮盖的薄被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赤裸的身体顿时就纠缠在一起。

张文习惯睡觉的时候抱着女人睡，所以一手抱着敏敏、一手抱着陈晓萍极是舒服，手也本能地放在陈晓萍的巨乳上，不过敏敏的睡姿不好，侧抱着张文像只蜷缩的小猫，但有一只手跨过张文放在妈妈的乳房上。

而更加让人难为情的是，三人这奇怪而又暧昧至极的睡姿。敏敏的双腿夹紧张文的一条腿，美丽的羞处紧紧地贴在张文的腿根上，而空下来的另一只手也放在命根子上，早晨本能勃起的命根子巨大吓人，并不是她那纤细的小手能掌握的。

这似乎有点太荒唐了！陈晓萍看到张文的另一只手放在女儿的乳房上，小巧的嫩乳被一手握住看起来十分香艳，但实在不好意思再看下去，要是大家醒来的话，那不得羞死人了？

陈晓萍小心翼翼地挪开了张文和敏敏放在她乳房上的手，为了让女儿和女婿多睡一会儿，她蹑手蹑脚地挪动着不敢发出声响。

好一会儿后，陈晓萍才轻轻地下床，看他们还睡得那么甜，只是懒懒地哼了一声，没有醒来的迹象，这才轻轻地帮他们盖上薄被。

陈晓萍稍稍地整理一下头发，洗漱完、穿上衣服后，这才轻轻地开了门，见张文和敏敏仍抱在一起睡觉，她马上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一回头的时候，却看见何秀芸早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萍姐，早呀！”何秀芸换了一身清爽的短衣，头发随意地扎了个辫子，看起来朴素又特别有味道。见陈晓萍脸红红地走出来，马上嘻笑着打了声招呼：“昨晚睡得好吗？”

“嗯，还不错！”陈晓萍朝何秀芸笑了笑，看了看另一边紧闭的房门，有些诧异地说：“秀秀还没起来吗？”

“没呢，我想让她多睡一会儿。”何秀芸摇了摇头，有些心疼地说：“前天晚上小文难受得厉害，这孩子一直陪在旁边不敢睡，白天又陪我去医院折腾了一天，看样子累坏了。平常她起得比我早，这会儿难得睡得很死，我就没有叫她了。”

“这样呀。”陈晓萍没说什么便坐到何秀芸的旁边，看了看何秀芸身上的新衣服，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到她的脸上。前几天感觉她还很憔悴，怎么这会儿她的精神变得很好，而且皮肤都水灵起来了？

“萍姐，你们几点睡的？”何秀芸突然转过头，一脸暧昧地看着陈晓萍，在“你们”这两个字加重语气，脸上带着玩味，听起来她明显指的是张文和敏敏有没有做爱，但又感觉她似乎在暗示什么。

“我挺早就睡了，他们俩还聊了一会儿天！”陈晓萍心里不禁格登一下，脑子里立刻回忆起昨晚的事情。自己早已锁门，酒店的隔音应该不错，何秀芸应该不会发现到什么才对呀？

“光聊天？”何秀芸咯咯地笑起来，有几分调笑地说：“不只吧，小文喝了那么多酒，搂着漂亮的小媳妇，他能睡得着？除非他彻底晕了，我才信。”

“他一进房间就吐了！”陈晓萍一听立刻恍然大悟，马上摇着头说：“都喝成那样，一躺就像头死猪似的，还能干什么呀？”

“那倒是。”何秀芸温婉地笑了笑，在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后，她才有些羡慕地说：“萍姐，其实我还是觉得你日子好。你看小文那么疼敏敏，连带着也拉拔着家建，看样子他有打算弄点生意给家建做。小秋那孩子现在也怀上了，以后起码你不用担心养老的问题了！”

“哪有呀！”陈晓萍虽然嘴上这么说，可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确实现在的日子平淡无奇，却充满让人期待的温馨。不管是女儿和这个小外甥间越发亲密融洽的感情，还是即将来到人世的孙子，想想都觉得整个人瞬间充满精力。

“唉……”何秀芸不由得叹息一声，有些苦笑地说：“我日子可没你那么好，秀秀虽然孝顺，但嫁出去的闺女就是泼出去的水，虽然大姐对我也挺不错，但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说到底我就只是一个外姓的舅妈而已。”

“别多想了！”陈晓萍一听赶忙安慰道：“大姐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小文和秀秀都是孝顺的孩子，以后肯定会好好孝顺你。”

“但愿吧。”何秀芸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眼神迷茫地想了一会儿，突然转过头，有些好奇地问：“萍姐，其实我有点纳闷！二姐夫都走了那么久，怎么你一直不肯找个男人？我好象听过不少人想帮你撮合。”

“有啥用？”陈晓萍顿时有些惆怅，不过脸上却尽是坚定和慈爱：“有没有男人，日子都过来了，再说我也怕敏敏和家建受不了，而且再找个男人还怕他对家建他们不好，现在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快抱孙子了，这把年纪再想那个也没用了。”

“也是。”何秀芸笑了笑，略带调侃地说：“萍姐你倒看得开，不过我可听说你和大姐还有不少人惦记着。大姐那性子，一般人可不敢想，话说得不好，可能被挨顿打；不过帮你说亲的人可不少，现在孩子大了，操心的地方也少了，十里八乡那么多的男人，难道你就没有看上的？”

“我可没想过！”陈晓萍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会儿后，尽管有些尴尬，但还是扭捏着问道：“秀芸呀，其实阿强干出那种混蛋事，我们这当姐姐的也不好意思，但毕竟你们俩也不在一起了，虽然知道你肯定难受，但日子总得过，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伴？”

“我……”何秀芸顿时一脸茫然，确实现在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这个话题，脑子里却是浮现出小女婿的微笑、对自己的关怀和一种让人迷恋的幸福感。

甚至想着、想着，脑子里清晰地浮现那晚的荒唐，自己的呻吟和他的有力，每一次的深入和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在激烈的纠缠中，享受女人最美妙的时刻！

何秀芸本能脸红，回味起昨天下午相拥而眠时的那种放松和舒适，那是一种心灵上让人感觉到温暖的怜爱。

尽管一个是身体上的快感，一个是心灵上的安逸，但都是那么的让人迷恋、让人不舍！

何秀芸脸上一抹淡淡的羞红，俨然就像少女怀春的样子，眼神羞涩又有几分欣喜，看起来让人不由得怀疑起来。

陈晓萍心里格登一下，马上用开玩笑的语气，试探着问：“怎么了，是不是有看上的男人了？姐去帮你说说。”

何秀芸这才回过神来，想到自己和张文的关系，心里顿时有些发酸，总不能说想的是你我共同的女婿吧？马上摆着手说：“没，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想法了。”

“是这样呀。”陈晓萍长长的“哦”了一声，不过眼神多少带着一丝疑惑。

“先不谈这个了。”何秀芸怕陈晓萍继续追问，马上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咱这家子有点阴盛阳衰了，那么大的屋子，只有小文一个男人在总感觉怪怪的。现在秀秀的肚子还没有动静，那敏敏的情况怎么样呀？大姐可指望她生个胖小子呢！”

“也没动静呀！”陈晓萍对此有点郁闷，有些疑惑地说：“我就纳闷了，小文这孩子天天往两个小姑娘房里跑，这年轻人血气方刚，却闹不出动静，他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呀？”

陈晓萍说这话的时候，感到有点不自在，但想想都是当妈的人，也就不避讳。

她当然不会怀疑张文的性能力，他那么强悍，每次都让她满足得欲仙欲死；可那么久了，别说秀秀和敏敏的肚皮还是平的，连喜儿的大姨妈都有来报到。私底下陈桂香和她谈这件事的时候，担心得不得了，隐隐有让张文上医院检查一下的想法。

“应该不会吧？”何秀芸故作惊讶地看着陈晓萍，不过脸色却是有点羞红又不自在。张文的生育能力别人不知道，她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一次酒后乱性，就让她肚子里多了一个小生命，这种精准的机率让人有点害怕了。

“奇怪呀……”陈晓萍也是百般不解，这女婿不会是生不了孩子吧？尽管那方面确实能力很强，持久性和硬度都让人欲仙欲死，但这么久了却没动静，谁都会猜疑。

何秀芸在旁边装模作样地一起担心着，两人小心翼翼地彼此试探着，好象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慢慢地萌芽。

陈晓萍聊了一会儿后，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对了！秀芸，秀秀那孩子，关于房事那方面有没有和你聊过呀？咱研究看看小文到底是不是真有问题？”

“聊、聊过！”何秀芸的话一下子就有点不顺畅，尽管两人是认识多年的二姑与弟媳，照理说这年纪谈这种事，不会感到害羞才对，但彼此心里都有鬼，所以一说起来就感觉不自在，尤其还谈论自己的女儿！

“她怎么说的？”陈晓萍一脸的严肃，看起来俨然是在关心晚辈的生活，让人看不出她有任何复杂的想法。

何秀芸见状相信陈晓萍的认真和关怀，犹豫了一会儿，红着脸，咬着牙说：“秀秀那孩子也只敢和我说这些事，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脸皮薄，要是知道我和你谈这种事，以后什么都不会和我说了。”

“你放心吧，我也疼这孩子，不会瞎说！”陈晓萍闻言眼睛一亮，立刻信誓旦旦地保证道。确实秀秀那么害羞，真要跑去问她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她说……”何秀芸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安地低下头，断断续续地说：“小文那孩子的时间很久，有时候她都受不了，而且有点太大，一开始她都会有点疼，每次做完，她都没力气起床了！”

“年轻人嘛，都这样！”陈晓萍的语气看似平淡，不过脸上有些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隐隐有点酸意在心里泛滥，不知道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女儿。马上又追问道：“秀芸，我问的不是这种事，而是小文最后有没有射进去？”

“这个呀……”何秀芸觉得真是难以启齿，但看着陈晓萍一脸的关爱，犹豫了一下，咬着牙说：“秀秀说，小文有时候不喜欢射在里面，就射在她身上了。”

“这样呀。”陈晓萍若有所思地想了想，隐隐记得女人有分安全期和危险期的说法，感觉这和两个小姑娘没有怀孕应该有关系。

“对了。”何秀芸觉得尴尬极了，被追问这么隐私的话题，隐隐有点不甘心，马上反问道：“那敏敏怎么说？她那肚子现在也没动静呀！小文往她那里跑的次数也不少，照理说她也差不多该怀上了。”

“她呀丨”这下轮到陈晓萍被反咬了一口，尴尬地笑了笑，有些狡酷说：“我还真没问！而且敏敏这孩子虽然皮了点，但她不会和我说那么多的体己话，哪有秀秀那么乖呀，啥事都肯掏心窝子和你谈。”

“哦……”何秀芸一副没事的样子，不过心里却是气得很。这边的情况全被她套出来，陈晓萍倒是聪明，一句不知道就把事情推干净了，真狡猾。

表面上依旧微笑面对，但在谈这种事的时候，彼此手心里都是汗，两人都有点心事，到这时候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说。

何秀芸看了看时钟后，说道：“好了，我也该出去了！小文昨天帮我把事都打理好了，现在得先去医院打点滴。”

“你不让秀秀陪你一起去呀？”陈晓萍马上关切地看着何秀芸，昨天秀秀很欢快地告诉大家，何秀芸没有生大病，所以大家都没往别的地方想。

“不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何秀芸温柔地摇了摇头，难得一向勤快的女儿有睡懒觉的时候，她当然不想打扰到女儿的美梦了。女儿从小乖巧懂事，每天都早起帮忙收拾家务，但她只是个小女孩，偶尔也需要懒懒地休息一会儿。

“那我陪你去吧！”陈晓萍想了想，笑道：“反正小秋也差不多要去做产检了，正好咱们一起去有个伴！何况你说小文还认识那里的院长，咱们过去看看，应该会方便许多。”

“好。”何秀芸一听到“产检”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别扭，但既然陈晓萍都这么说了，她当然不能说不。心里顿时有些忐忑，很害怕怀孕的事会不小心暴露出来。

“嗯，走吧！”收拾好东西后，陈晓萍这才和何秀芸一起到小秋的房间，随即四人一起前往医院。

虽然表面上何秀芸还是说说笑笑，但心里却是不停地祈祷着可千万别出什么篓子，要是被别人知道自己怀孕，真是有十张嘴都说不清了！

房里的人依旧熟睡着，直到中午的时候，张文才有睡够的感觉，迷糊中，手本能地动了一下，握在手里的乳房那柔软的触感，立刻让张文来了精神，睁眼一看敏敏还在熟睡，嘴角不时像吃东西一样地动几下，可爱的睡相看起来俏皮极了！

此时的两人一丝不挂，肌肤的柔顺和少女的体温刺激着积攒一夜的欲望，令张文不由得蠢蠢欲动，看怀里的小表妹还睡得那么香，立刻淫笑一声，将咸猪手滑向她的胸部，准确地抓住那一对娇嫩饱满的乳房。

张文作怪似的捏了一下粉嫩的小乳头，敏敏立刻无意识地呻吟了一声，小脸有点发红，但还是没有醒来的迹象。

张文一看顿时色性大发，轻轻地将敏敏翻身并让她趴着，眼睛不由得盯向那翘起来的饱满圆臀。

浑圆的美臀十分挺翘，雪白的臀肉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形状就像新鲜饱满的水蜜桃，让人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腿中间那细嫩的小肉缝已经合上，小小的几根阴毛像芳草似的点缘着那迷人的地方，像是在引诱人过去抚摸。

张文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轻手轻脚地挪到敏敏的脚边，看着昨夜被自己插入的小穴不由得淫笑一声，脑子里刚有想用口交的方式把她弄醒的想法，但又想起昨晚自己是内射，立刻就放弃这想法，看来得换个方式叫醒她。

张文怕把敏敏弄醒，所以动作极其轻柔，慢慢地把她的双腿分开，看着露出的小穴，心里格外兴奋。这时虽然命根子还是半软不硬的状态，但隐隐开始充血，只要稍微一刺激立刻就能一柱擎天。

张文吐了点口水抹在命根子上，将整个枪身抹匀后，张文才趴到敏敏的身上，接着握着命根子将龟头对准敏敏那迷人的小洞，深吸一口气后将龟头插进去，立刻就感觉到被又紧又热的小穴紧紧地箍住，嫩肉有力地蠕动和略微潮湿的感觉十分地过瘾。

“嗯……”敏敏似乎感觉到了，在迷糊中轻轻地哼了一声。

张文轻轻地挺着腰将命根子插入，一点一点地挤开嫩肉的收缩，占有着少女青春动人的身体，虽然没有经过前戏，还有一点发干，但有昨晚的精液和刚才的唾液滋润还是满润滑，插入的时候没有什么难度。

“啊……”敏敏被下身充满的感觉弄醒，轻吟了一声后，呼吸也快了一点，马上转过头用还有些睡意的眼神看着张文。

美人初醒时那种慵懒又有点娇媚的眼神，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但却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

张文见敏敏微微嘟起小嘴，似乎是在嗔怪他打扰到她的美梦，立刻温柔地笑了笑，低下头来如蜻蜓点水般吻着她细嫩的小嘴，深情地说：“宝贝，早安！”

“早……”敏敏的呼吸有些急促，虽然没有抵抗，不过语气却有些顽皮地说：“表哥，这就是早安之吻吧！”

“嗯！”张文吻着敏敏的小嘴，然后去舔弄她精致的小耳朵。

敏敏立刻动情地呻吟一声，原来懒意十足的眼里顿时闪烁着一层水雾，但顽皮如她，还是忍不住抱怨地说：“你又要干嘛？妈已经走了吧？”

“干自己的老婆呀！”张文凑到敏敏的耳边色眯眯地说了一句，见敏敏难得脸红，继续调戏道：“我那可爱的岳母大人怕打扰我们的两人世界，早早就起来了，临走的时候，吩咐我把你这小丫头好好地收拾一顿。”

“谁是小丫头呀？”敏敏不甘心地顶了一句，不过张文已经挺着腰温柔地抽动，令她的话一下子就变得不顺畅。

“轻……轻点，下面没水……有点疼……”

敏敏喘息着，粉眉微微地皱起，但随着张文一个个吻落在她雪白的身子上，却又温顺得不再吭声，从九浅一深到三浅一深的抽插，让她的爱液渐渐地多起来，急促的喘息也变成一阵阵的呻吟。

老汉推车、传统体位、侧身抽插……在一阵阵的蠕动中，敏敏的呻吟越来越大声，终于在早晨迎来第一次高潮，僵硬的身体在一阵抽搐后，大量的爱液喷涌而出，小身子一松，立刻满足地靠在张文的怀里，回味着美丽的滋味。

张文也不猴急，命根子插在敏敏体内，享受着少女阴道高潮后的湿润和火热，一边在她耳边说着情话，一边温柔地爱抚着这可爱的小丫头，含情脉脉的话和深情的抚慰让敏敏幸福得无比乖巧。

休息了好一会儿，敏敏看向张文的眼神里充满柔情，或许是刚才高潮后的爱抚起了很大的作用，张文看她休息够了，这会儿满脸潮红的样子，纯洁又带着几分妖媚，马上忍不住又将她压住，准备新一轮的征伐。

“等一下！”敏敏突然阻止张文的动作，有几分顽皮地笑了笑，问道：“房间是不是都没有人在了？”

“不知道呀？应该是吧！”张文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你侬我侬的好时间，还问这种事干什么？

“表哥！”敏敏情动地看着张文，摇着张文的手，撒娇说：“你出去看看嘛，看看舅妈她们是不是都出去了。”

“你想干嘛呀？”张文彻底迷糊了，这么好的时间不用来做爱，却要关心别人干什么？

“你去嘛！”敏敏的声音嗲得让人骨头都酥了，小脸上尽是淡淡的红晕，有些不好意思地诱惑道：“看完，你去洗一下，人家就帮你口交好不好？”

还有这种好事？敏敏虽然顽皮，不过上床的时候还有些青涩，几乎没有这么主动过，张文被她嗲嗲的声音弄得兴奋万分，马上殷切地点了点头，有些不舍地把命根子从她温热的阴道里抽出来，匆匆地洗完就开门跑去客厅。

敏敏满脸窃笑，光着小屁股像是当贼似地跟出去，见客厅空荡荡，马上又说：“看看旁边那间房有没有人啦！要是突然有人出来，那不吓死人？”

“干嘛那么麻烦呀！”张文看着敏敏迷人的娇躯，有些按捺不住，但抱怨了一句，还是老实地跑去开那边的房门。心里早清楚舅妈已经去了医院，就是不知道秀秀还在不在。

房门一开，张文汗敏敏探头探脑地看了一会儿，惊讶地发现秀秀竟然在睡懒觉，要知道她可算是家里勤快的代表，睡到日上三竿可不是她会做的事。

张文的惊讶一闪而过，立刻色眯眯地扫向只穿着内衣的小表妹，雪白轻盈的小身子，若隐若现的身体比起全裸更让人心痒。

敏敏注意到张文眼里的淫光，看命根子激动地跳了一下，心里顿时有些吃醋，小手轻轻地握住命根子，压低着声音说：“看你这色样，来啦！”

“嗯。”张文关上门，命根子被敏敏握在手里，只能老实地跟着敏敏走。

“坐下！”敏敏狡黠地笑了笑，将桌上的东西扫开后，示意张文坐下别动。

张文老实地坐下来，眼里尽是期待地看着敏敏，双腿故意打开，让她能清楚地看到命根子此时有多硬。

敏敏没有要戏弄张文，她跪在腿间握着命根子，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小嘴微微地张开亲了亲龟头。

敏敏的小舌头灵活地游走起来，津津有味地舔弄着整个枪身，好一会儿后才含住龟头仔细地吸吮，一双小手托着温柔地揉捏着，手心的温度舒服得张文直喘大气。

这段时间的调教，看来起了作用，敏敏的口技好了许多，不像以前口交时像是在啃东西似的青涩。

敏敏脸上带着几分陶醉的红晕，眼神越来越迷离，喘息快得失去节奏，殷勤地将整根命根子舔得晶莹发亮，更是不避讳地为张文舔着和腿间，小脑袋一直埋在胯下，让张文舒服得双腿直颤。

敏敏殷勤地口交了好一会儿后，才抬起头，一边套弄着命根子，一边擦去嘴角张文的分泌物和她的唾液，狡黠地笑了笑，若有所思地问：“表哥，舒不舒服呀？”

“很舒服，敏敏最棒了！”张文赞许地点着头，见敏敏也是一脸情动的样子，马上伸手握住她的乳房，轻轻地揉搓起来。

“嗯……”敏敏坏笑了一声，小手持续地套弄着命根子，一边亲吻着龟头，一边笑眯眯地问：“还想不想要更舒服呀？”

“嗯！”张文马上殷切地点着头，此时看着敏敏的妩媚，早就兴奋坏了。昨晚干了那么荒唐的事，本以为今天她会闹脾气，没想到她却像没事人一样，反而更加地温顺。

敏敏又卖力地吞吐了一会儿龟头后，这才站起来，媚眼如丝地看着张文，有些坏坏地笑道：“那好，咱们进房间吧！”说完她就拉着张文的手，可却进去秀秀的房间。

张文顿时疑惑不解，敏敏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后，凑在张文的耳边，压低声音说：“表哥，我要你帮秀秀口交，并把她弄醒！”

“啊？”张文顿时惊讶地看着敏敏。

“快去呀！”敏敏赶紧示意张文小声点，一边催促着，一边把张文往床边推，道：“我想看嘛，你快点啦！”

“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敏敏的态度变得这么大方，但眼下又有双飞的机会，张文当然不会放过。从省城回来后还真没试过，张文立刻兴奋地点了点头，悄悄地爬上床。

敏敏坐在旁边，兴奋地看着即将发生的大戏。其实和妈妈的坦诚相见，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毕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总有知道的一天，所以从发现到张文和妈妈的奸情后，敏敏从徘徊、纠结和痛苦中逐渐适应，昨晚把事开诚布公地说出，现在反而心情很轻松。

从小就没有爸爸，哥哥又一直在外面打工，所以敏敏最依赖妈妈的陪伴，她有些害怕成家后，妈妈不会陪着自己，因此这让她的想法有了一些曲折性的改变，见妈妈和表哥已经在一起，何不顺水推舟地成全他们，这样妈妈就能一直陪在她身边了。

而早上的这场激情戏，敏敏也是灵光一闪才会要求张文，尽管表哥那方面的能力很强，每一次都能让自己舒服得无力承欢，但每次仔细回味的时候，都觉得最强烈的，就是开苞时和秀秀双飞时那欲仙欲死的滋味。本以为是第一次品尝到性爱的滋味太过激动，但昨晚和妈妈在同一张床上时，那种感觉再次袭来，敏敏有些控制不了，想看看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加舒服。

秀秀还在睡觉，轻微的鼾声显得那么地安详，甜美的睡相让人不忍去打扰。

此时的她上身的白色内衣包裹着乳房露出一半的雪白，下身的蕾丝小内裤在清纯中又带着几分性感，若隐若现的样子更加迷人。

张文不禁淫笑了一声，秀秀已经被他调教得喜欢裸睡，这会儿难得穿了内衣，看起来倒是有不一样的韵味。

张文蹑手蹑脚地怕吵醒秀秀，双手轻轻地一动，就轻车熟路地解开她的内衣扣子，慢慢地往下移，准备要脱她的小内裤。

敏敏的小脸有些发烫，看着眼前的一幕，感觉身体像是有火在烧，她忍不住挪到床上，坐在秀秀的旁边，细嫩的小手轻轻地说去她的内衣。

或许是太激动了，张文刚把秀秀的小内裤褪到膝盖的时候，手忍不住抖了一下。

秀秀本来就睡得不是很沉，立刻就被张文的动作给惊醒了，猛地睁开眼睛，本能地用手护住私处，坐起来，看着赤裸的张文汗敏敏顿时目瞪口呆：“你、你们要干嘛……”

“早啊！秀秀！”张文顿时有种当贼的感觉，色眯眯地打了声招呼，便将秀秀的手拿开，把小内裤脱下来。

“秀秀姐……”敏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也是眼疾手快地将秀秀的内衣扒掉，色眯眯地看着秀秀那不算大却特别漂亮的嫩乳，马上装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呀，表哥喊我过来的，说什么要给你早安之吻。”

靠！这小丫头栽赃嫁祸，明明是你很兴奋地要我过来的。张文狠狠地瞪了敏敏一眼，反正早安之吻也没办法开始，索性就笑道：“秀秀，你怎么也睡这么晚呀？”

“有点累。”秀秀一丝不挂也没有不好意思，毕竟一个是经常同浴的妹妹，另一个是自己的爱人。只是听着敏敏的话，心里有些期待这种小浪漫，立刻红着脸嗔道：“你们怎么那么搞怪呀？悄悄摸进来，吓了我一跳！”

“这就补偿你嘛！”敏敏说着话的同时，坐到秀秀的背后，将她的身子抱住，语气激动地说：“秀秀姐，表哥他想要你了丨？”

“什么嘛！”秀秀顿时脸红，看着张文胯下那硬邦邦的大家伙，不由得白了他一眼。

敏敏赶紧跟张文使眼色，张文见状立刻凑上前，在秀秀柔情而又期待的目光下，吻上她红润的小嘴，轻柔而又爱怜地挑逗着她的小舌头。

尽管敏敏在身后，但秀秀也没有排斥，只是羞怯地闭上眼，很温柔地回应着爱人的早安之吻。

张文和敏敏一前一后地将秀秀夹在中间。张文深情地和秀秀舌吻着，双手很温柔地爱抚着她那圆润的肩膀；敏敏看秀秀满脸陶醉的样子，也觉得有点燥热，忍不住小手绕到前面，抓住秀秀的嫩乳开始揉搓，小嘴也吐着热气去吻她发红的耳朵。

“呜……”秀秀顿时动情地哼了一声，身子不安地扭动着，鼻间的喘息越来越快，身子微微地一僵，本能地想拒绝，但有了上次的三P 后，她也适应了，小手发颤地摸向张文的腿根。

在一阵纠缠的热吻中，张文慢慢地把秀秀放平，恋恋不舍地放开她的香舌，开始往下游走，手口并用地品尝着秀秀芬芳的娇躯，他慢慢地吸吮着那一对细嫩粉红的小乳头，双手也不客气地在她身上来回抚摸着。

“嗯，舒服……”秀秀害羞得闭着眼睛不敢看，不过也没有半点抵抗，身子开始发热，情欲也被慢慢地挑起。

见秀秀满脸享受地喘着大气，敏敏犹豫了一下，便脸红地趴到秀秀的身上，从张文手中抢过她的一对嫩乳，一边揉弄着，一边颤声地说：“秀秀姐，我们亲一下嘴好不好？”

秀秀身体明显僵硬一下，张文一听更是激动，慢慢地往下吻她那雪白结实的小腹，将一对发颤的美腿慢慢地打开，只见秀秀美丽的羞处已经有莹莹的水光，但张文并不急于去品尝那美妙的滋味，而是不疾不徐地亲吻着她雪白的大腿，想带给秀秀更多的刺激。

“别、别瞎说……”秀秀有些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敏敏一脸兴奋，有些被吓到了。

“来嘛！”敏敏的语气既是激动又是顽皮，趁秀秀张嘴的工夫就亲上去，柔软细嫩的小舌头马上钻进她的口腔，双手也不停地捏着那一对充满弹性的嫩乳。

“嗯……”秀秀惊讶地睁大眼睛，任由敏敏的舌头舔着她的舌尖，可能被敏敏吓到了，秀秀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

看着两个表妹在面前接吻，张文兴奋坏了，将秀秀的双腿分开，头马上埋下去，激动地舔吃着微微硬起来的小阴蒂，舌头不停地点着充血的小阴唇，将秀秀那美味的爱液一一地咽下。

“不要……”秀秀的声音是那么地无力，下身传来的快感让她眼里尽是迷离的水雾，或许是认命的关系，娇羞地看了敏敏一眼后，就不再抵抗了，小舌头渐渐有了回应，两条红润动人的丁香小舌开始在空气中纠缠。

此时秀秀和敏敏的脸上红扑扑的一片，光是她们舌吻时不规律的呼吸，就足够让人发疯了，更何况还可以清晰地看见她们香艳的模样。

张文殷勤地为秀秀口交了好久，舌头时而刺激一下小菊花，时而钻进小洞里抠挖，或者快速地挑逗着小阴蒂。没一会儿就让秀秀发出像是哭泣似的呻吟，身子也情动地扭来扭去。

两个小姑娘已经吻得无法喘息，秀秀张着嘴似乎有点接不上气，眼里尽是让人迷恋的水雾；敏敏也是气喘吁吁，不过她一看秀秀的身子布满红晕，马上转过头趴在她的乳房上，一边玩着一对嫩乳，一边用舌头去撩拨硬起来的小乳头。

“不要……敏敏……”秀秀呻吟着，乳房和下身两条舌头不同的触感带来的快感实在太强烈，让她的身子一直紧绷着无法放松。

敏敏没有理会秀秀，而是继续舔着她的乳头，在红着脸看了她一眼后，抓起秀秀的手放到自己的乳房上，什么话都没说。

秀秀顿时颤抖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敏敏一眼，明显从这个姐妹脸上看出她也很激动，犹豫了一会儿，双手轻轻地揉弄起那对嫩乳。

“秀秀姐……”敏敏顿时呻吟了一声，颤着声说：“好、好舒服呀……”

两个女孩彼此玩弄着对方的乳房，娇美的身子不安地扭动着。眼看如此香艳的一幕，张文再也忍不住，分开秀秀的双腿，握着命根子对准潮湿多汁的小嫩穴，一点一点地插进去！

“表哥……好、好大呀……”秀秀满足地嘤咛了一声，这会儿情欲被撩起，她也不在意敏敏在旁边了。

张文憋了大半天的欲火终于爆发了，2 时秀秀的小穴湿润得很，不需要太过温柔，他立刻将她瑟瑟发颤的小腿抓在手上，将她的腿大大地分开，腰一挺开始尽情地进出着这具美丽动人的身体。

秀秀立刻情动地呻吟起来，双手也离开敏敏的乳房去抓住床单。

“秀秀姐……”敏敏顿时感觉到一股空虚，楚楚可怜地凑上去，无辜地看着秀秀。

“敏敏！”秀秀的身子被撞得一上一下地起伏着，一边轻轻地呻吟着，一边颤着气说：“来……”

敏敏听话地凑上去，此时秀秀脸色一红，大胆地将敏敏的上身拉到面前后闭上眼睛，一边哼哼着享受爱人的有力，一边张开嘴亲吻敏敏的乳房，啃咬了一会儿乳房后，便含住乳头开始吸吮起来，就像她吸吮张文的胸膛时卖力。

“啊……”敏敏立刻舒服地哼了一声。

这时敏敏是跪着的，臀部高高地翘起，可以看见腿间的小秘穴湿得不像话，看来这种双飞的淫戏让敏敏有些迷恋。

张文一看顿时色性大动，一边抽插着秀秀紧凑的小穴，一边忍不住伸出手，在敏敏那雪白细嫩的臀部上打了一下。

女人柔软灵活的舌头和男人粗糙的舌头带来的感觉完全不同，敏敏舔着嘴唇，正品味着这不一样的感觉时，屁股上一疼，不由得哀怨地转过头瞪了张文一眼。

张文在敏敏那媚眼如丝的娇嗔中嘿嘿地一笑，两根手指玩弄她那可爱的小阴唇，慢慢地没入她娇嫩的小穴里。

敏敏顿时浑身一软趴在秀秀的身上，和秀秀一起轻轻地呻吟起来。

一样的节奏，手指出入着敏敏的小穴，命根子在秀秀的身体里不断地抽动着。

两个可爱的表妹此时媚态横生，呻吟声此起彼伏，让张文兴奋得都要疯了，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让她们除了叫声外连呻吟都变得断断续续。

或许是这情况实在太刺激了，没一会儿秀秀浑身一紧，伸手将张文紧紧地一抱，顿时嘤咛着来了一次高潮；而敏敏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乳房被秀秀温柔地吸吮着，下身被表哥的手指进出着，没一会儿也是“呀！呀”叫了几声后，来了高潮。

张文见状马上停下动作，和她们抱在一起，安抚着两个高潮后的小丫头，￠1 ：到她们休息得差不多，这才继续挺着腰，温柔地在秀秀的体内进出着。

可爱的小表妹开始扭动着身子，哼出了一声声诱人的呻吟。

“我不要了……”敏敏躺在旁边躲避着张文的魔手，胸脯不断起伏地喘着大气，显然她还沉浸在高潮中，但那偶尔舔嘴唇的样子实在太性感了，让张文恨不能再扑上去干她一次。

敏敏脑子里一片空白，高潮来袭时那凶悍的快感实在太猛烈了，猛烈得让她浑身发软，甚至连骨头都有些不听使唤，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得在跳动。唯一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三个人一起来真的很舒服，高潮时的感觉也是极端地销魂蚀骨。

秀秀和张文此时情绪高涨，两具肉体高速地蠕动着，肉与肉撞得特别大声。

张文疯狂地撞击着敏敏那细嫩的身体，每一下都深深地顶入，几乎都碰到秀秀娇嫩的子宫，让她忘情地呻吟起来。

“表、表哥……不、不能太深……”

“顶……顶穿了……啊……好粗呀……别、别停……”

缓过劲来的敏敏听着秀秀的呻吟，顿时有点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一向腼腆的秀秀会有如此妩媚的时候，而那肉与肉有力相撞的声音听得她心里直发颤，禁不住好奇地趴到张文的胯下，瞪大眼睛看着他们的结合处。

硕大的肉棒一下又一下地进出着，娇嫩的小穴看起来楚楚可怜地在承受，每一下的插入都沉重有力，甚至把小阴唇都带进去，而出来的时候更是带出更多的水。

敏敏的目光让秀秀在害羞中更加兴奋，浑身变得越来越红了。

敏敏的小脸越贴越近，几乎能感受到肉与肉相撞时的气流。

如此可爱的美少女纯洁地看着他干她表姐，令张文看着敏敏的俏脸，顿时兴奋得不得了，猛地脑子里冒出一个坏主意。他忽然停止抽插，把湿淋淋的命根子拔出来，递到敏敏的嘴边，满脸兴奋地看着她。

敏敏愣了一下，看着眼前油光发亮、布满秀秀分泌物的命根子，有些傻眼，一股强烈的味道顿时钻进鼻腔。

敏敏只是看了张文一眼，马上就明白这个坏表哥的意思，顿时有点犹豫不决，既难为情又有些娇嗔地瞪了张文一眼。

然而这个荒唐的游戏已经充分地挑逗起三人的欲望，敏敏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闭上眼睛，有些颤抖地凑上去，小嘴轻轻地含住龟头，心里虽然有种怪怪的感觉，但也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刺激感。

张文已经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浑身血液循环的速度快得连心脏都快负荷不了。没想到敏敏会这么听话，陶醉地含着尽是秀秀爱液的命根子，照这样的情况来看，以后自己的双飞生活肯定无比美妙。

秀秀感觉到下身有点空虚，抬头看时，呼吸顿时变得更快了。敏敏正殷切地为表哥口交，那本不是奇怪的事，但那上面都是自己流的水呀！这丫头怎么会听从这荒唐的要求呢？

敏敏口交了一会儿，感觉到嘴里的味道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既不恶心也不像表哥的浓郁，她在将整根命根子舔了个遍后，小手握着龟头对准秀秀的小穴，轻轻地放进去，眼里有几分羞媚地看了张文一眼，似乎是在说：这下你满意了吧？

张文当然万分满意了，将敏敏抱到身边，亲吻着她美味的嫩乳，品尝着秀秀留下的滋味；而那重回小嫩穴的命根子继续发威，在秀秀的身体里肆虐着。

“啊……表哥……不、不行……我、我又来了……啊……”

或许是气氛太淫秽让三人都变得无比敏感，没一会儿，秀秀在颤抖中又来了一次高潮。

张文见状立刻把被自己爱抚得情动不已的敏敏放到秀秀的身上，让她跪着翘起圆臀，将命根子从秀秀体内拔出来，接着又插进敏敏那湿润的身体里。

“啊……好、好胀呀……”敏敏顿时满足地哼了一声，本能地抱紧秀秀柔软的身子。

姐妹俩抱在一起体会着爱人的疼爱，两对乳房互相磨蹭着，也不再避讳地开始舌吻。

此时张文兴奋得要命，一会儿插着秀秀，一会儿又不舍地进入敏敏的身体，把她们搞得呻吟不断，粗重的喘息让屋里的空气越发火烫。

两个一样嫩的小穴供人享用，传统姿势的承欢，敏敏则是翘着臀部等着后入，而两个小美人在自己的爱抚下时候还互相挑逗。张文被视觉上的冲击弄得神魂颠倒了，这时腰一紧，不禁低吼一声、加快抽插的速度。

“干、干死你们……”张文低吼着，兴奋得已经快疯了，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闷声地吼道：“谁……谁要我射进去……”

两个小姐妹都停顿了一下，不过谁都没有说话。

这时承欢的敏敏，在呻吟中开始扭着美臀迎合，紧绷的身子预告着她即将迎来更美妙的高潮，张文一看顿时加快抽插的速度。

“表、表哥……我死了……舒服……好舒服呀……”

在敏敏“呀、呀”的叫声中，张文在敏敏高潮来时也是浑身一僵，精关大开，精液顿时烫在她的子宫上，让敏敏浑身舒服得痉挛起来。

这时秀秀的眼里有一点羡慕，张文细心地一看，赶紧把还没射完的命根子从敏敏的小穴里抽出来，插进秀秀的体内，继续疯狂地抽插，将剩余的精液射进秀秀的体内。

“表哥……好、好爽呀……”秀秀情动地呻吟起来，火热的精液烫在子宫上，让她舒服得一阵阵抽搐。

射完后的命根子没有立刻软下去，趁着这时，张文一咬牙，奋力地在秀秀的小穴里耕耘着，已经快得无法想象的撞击，让秀秀的呻吟越发高亢，终于在意乱情迷中又一次迎来高潮，火热的爱液一股股地从子宫里涌出。

三人几乎同时迎来高潮，赤裸的身体上都布满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透的床单也不知道上面是谁的水，这会儿都沉浸在彻底的肉欲中，舒服得只剩下喘息的分。

张文浑身一软，将秀秀和敏敏紧紧地抱住后闭上眼。他一边沉重地呼吸着，一边体会着这极端的快感，感受着两个表妹热情如火的身子，和她们有些难为情的媚态。

第二章

柔情蜜意

酒店的套房连住了三天，前台一直没有来催帐，张文用屁股想都知道肯定记在张定光的帐上。这家伙别的不说，倒是够殷勤，三天两头便往这边跑，即使有事来不了，一出门也是他的司机来接，不得不说真是伺候到家了，让张文都有些不好意思。

这三天，张文一边处理着贷款手续的事，一边陪着何秀芸去打点滴，每一次都是陪她打完了才走，美少妇眼里越来越柔和的密意让张文觉得累是累，但也值得了。虽然想到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没了，心里有点发酸，但张文也理智地知道不能把孩子留下，不光家里的女人们，自己就交代不清了。

消炎后的第三天终于到了手术的时候，张文刻意一早支开秀秀和敏敏，陈晓萍则是要陪小秋做过来凑热闹，总算找到一个最隐蔽的时间来杀人灭口了，唉，希望一切顺利。

尽管王东海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这只是一个不疼不痒的小手术，但当何秀芸和医生走进去的时候，张文心中不由得忐忑，尤其是她回头时那不舍和幽怨的目光更是让人心疼，张文差点都有冲动要留住这个孩子。

短短的半个小时，但感觉上却是度日如年！秒针的每一次转动就感觉是在压迫心脏的跳动，难受得让人觉得窒息。

张文挠着头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孩子而心里难受，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也缓解不了越来越强烈的烦躁。

手术室的门只是道薄薄的木门，可为什么就是听不见里面的动静？异样的安静反而让人更加紧张。张文的神经已经绷得快断了，脸上也浮上一层油腻，闷头直抽着烟，就恨不得把这道门直接踢开。

好一会儿后，门缓缓地打开。

张文像上了弹簧似地跳起来，连忙跑过去，着急地问：“医生，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医生是个中年妇女，有些奇怪地看了张文一眼，难掩调侃的说：“这才怀了几周，普通的小手术就好了，跟搔个痒差不多，你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

她话音一落，何秀芸就从她身后走出来。头发显得有些凌乱，娇俏的小脸上有些苍白，布满了冷汗，看起来很憔悴，她的脚步有些踉跄，看样子十分虚弱。

张文一看心疼坏了，赶紧上去扶住何秀芸的胳膊，关切地问：“没事吧？疼不疼？”

“不疼！”何秀芸脸上顿时有了点红晕，似乎是不好意思，看着张文紧张坏的样子，心里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甜意。

“当然不疼了！”女医生的话倒有点多，不过到底是院长亲自带来，她也不敢怠慢，滔滔不绝地说道：“我干这行二十年了，论技术，我说第二，这县里谁都不敢说第一，再者，这几天打的点滴都是最好的，会有什么疼痛？不过我说你也是孩子的妈了，怎么比小孩子打针还紧张？”

何秀芸的脸顿时红透了，整个过程确实就是痒了几下，没什么感觉，但到底是第一次上手术台，再加上第一次堕胎，当然紧张了。一身的冷汗其实不是因为难受的关系，只是太紧张了才会这样。

张文一看何秀芸眼里隐隐有点哀怨，看起来有点舍不得这个孩子，赶忙帮她披上外衣，转头朝医生问道：“对了，是不是还得开药呀？”

“不用了，她身体满好的！”中年医生的眼神还是有点奇怪，看了看张文的年纪，说：“不过怎么是你这当外甥的跟来？有些话得交代一下，但觉得当着你这小孩的面说，有点不太妥当。”

“没事，好歹我也成家了！”张文将何秀芸扶紧了一些。

“那跟我来吧。”医生转身把张文两人带到办公室，关上门，把情况详细地填写在病历上，这才抬起头看着何秀芸说：“这段时间你可得忌一下口，太冷的和辛辣的都别吃，尽量吃些清淡、不太油腻的比较好，就像坐月子那样最好。”

“嗯……”何秀芸的脸色顿时有些不自在，第一次怀孕生下的秀秀已经和眼前的小外甥好上了，而这第二胎却是跟这未来女婿怀上，想想都慌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还有其他的吗？”张文一脸认真，把医生说的话全记在本子上。

“最好补一下身子，条件允许的话，多吃点温补类的食物，炖点鸡汤之类的。”

干她这行的，早已经没有避讳，继续苦口婆心地交代着：“最重要的是交代一下你家的男人，一个月内不能行房，就算他强要，你也不能给，知道吗？落下病根的话就不好了。”

“知、知道！”何秀芸说话的时候，觉得极难为情，家里哪里还有男人？如果非要算的话，最多就是张文这个奸夫了。

“唉，女人得学着爱惜自己！”医生的台词背得很熟，一边摇头晃脑地叹息着，一边嘱咐道：“如果你们不想要孩子，做爱的时候，最好还是戴套吧！不过孩子生完后也没必要浪费这个钱，做个结扎手术要保险一点，不然堕胎对身体的伤害可是很大。”

医生的一顿唠叨把张文两人念得极端不自在又面红耳赤，不过张文尽管坐立不安，但倒是起了心思。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做个结扎手术比较保险，起码以后可以放心地内射，保险套那东西最让人痛恨了，一戴上根本没有半点的接触感，大大地减少你侬我侬时的快感。

话嘱咐完了，张文两人在王东海热情的欢送下，像逃似地跑出医院。

医院外张定光的司机早早地就等着了，一上车，张文立刻吩咐直接回码头，出来三天了，家里还有一堆的事要处理。

机关里的司机一般都很聪明，就算不成精起码也鬼得很，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后，就认真地开起车，一副你们说话的时候，我是聋子；你们不问话，我就是哑巴的模样。不得不说在这个职位上的人确实懂得察言观色，世故和圆滑是他们保住饭碗的最好本钱。

车子缓缓地开动，张文和何秀芸坐在后车座一直没有说话。一是因为孩子打掉了，多少有点惆怅；二也是因为有外人在，不好多说什么。

何秀芸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因为刚才过度紧张而出汗太多，这时头发都湿了！

张文马上用纸巾帮何秀芸擦汗，有些心疼地说：“舅妈，你还是说说话吧！起码说几句让我放心一下！”

何秀芸眼神一柔，眼眶里的水雾在轻轻闪动，转过头看了看张文，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直视前方的司机，这才压低声音说：“小文，你放心吧！舅妈没什么事！我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倒是你别有想法，这孩子，舅妈实在不能要。”

“我知道。”张文说话的时候，握了握何秀芸的小手，眼里尽是关怀和柔情。

何秀芸微微地挣扎一下，见张文眼里的爱意很坚定，心里一软，身子也没力气了，头顺势靠在张文的肩膀上，怕司机会乱想，便故意说：“小文，舅妈有点累了，借我靠一下吧丨？”

“嗯！”张文点了点头，感受着美少妇眼里越来越温柔的情愫，心里早就乐坏了。看样子舅妈正在逐渐接受自己，只要自己别猴急，慢慢地关心她，抱得美人归还不是迟早的事？

张文和何秀芸静静地依偎着，彼此的感觉只靠眼神传递，已经不需要任何的言语，偶尔望向窗外的景色，感觉上有一种恋爱般的甜蜜，突然手机响了起来，而且音量很大，一下子就破坏了这美好的氛围。

何秀芸赶紧直起身，看着张文有些郁闷的表情，嫣然地笑了笑，体贴地说：“快接吧，没准是有急事呢！”

“但愿吧。”张文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这家伙是会算命吗？好好的气氛就这样被搅和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没有几个人知道，不知道是哪个大仙存心打来的！

拿起手机一看，张文顿时愣了一下，竟然是苏蕊打来。美女大县长找自己有什么事呀？从第一天认识开始，虽然断断续续有联系，不过大多都是礼貌性的问候，说真的不管是苏蕊还是李欣然，都是那种过目不忘的美女，放在人群中绝对是万众瞩目。

无论是苏蕊的气质还是李欣然的妖媚，都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只要性功能正常，相信是个公的都会对她们有所遐想。张文倒不是没幻想过能和她们发生点什么事，只是人家位高权重，家里又摆着个假老公，要是乱来的话，没准会惹出大麻烦，所以现在连基本的想法都不敢有。

稍微愣了一下，张文还是赶紧接起电话：“蕊姐，你好呀！”

这段时间的传闻，张家的女人多少也听说了，何秀芸立刻闭上嘴巴，不敢吭声；倒是司机可爱得多，尽管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但也偷听起张文讲电话。

“小文。”苏蕊的声音还是那么安稳，给人一种既有气质又说不出温柔的感觉。

“嗯，蕊姐怎么突然想起我了？吓了我一跳。”张文知道司机肯定会偷听，所以故意开起玩笑。

“呵呵，没事就不能聊几句吗？”苏蕊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也特别温柔，让人会在不知不觉间放松：“你还在县里吗？怎么来了也不打通电话给我。”

“怕你忙就没打扰嘛！”张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事情已经办完了，我们现在正要去码头。”

“这样呀……”苏蕊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有那么着急吗？我听小丹说你晕船晕得厉害，怎么还从码头那边回去？”

“没办法，又没别的路。”张文苦笑了一声，这晕船的毛病确实让人头疼。

“你这两天没看新闻吗？”苏蕊的语气有些调侃，略带点俏皮地说：“消息不灵通，活该你受罪，现在你从国道那边走就可以拐回五挂村了，虽然过河的桥还没修好，但到那里坐竹排回去，你会好受得多。”

“啊，那么快？”张文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何秀芸在旁边只听到一些，也觉得很震惊。

从国道那边进去的话，可比想象中近得多了，如果路况好，以后要去县城，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真没想到路会从那边开始修，毕竟那边的路比较崎岖，感觉很有困难度，但也是因为原来的破路实在太弯曲，再加上山多修起来麻烦，所以县里一开会，才会临时决定从国道那边修，省时、省力又省钱。

果然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呀！以前就五挂村那边的情况，别说三个月能通车，就算三十年都是一种奢侈，先不说钱的问题，就是十里八乡的百姓都觉得修了也没用，毕竟这破地方穷得就算有了公路，也不知道有什么利用价值；可现在苏蕊稍一重视，三个月就通车了，张文想想都觉得权力实在太可怕了。

就在张文感慨的时候，苏蕊那头也沉默了一下，似乎是在犹豫什么事，一会儿，才轻声地说：“你走那边回去吧，等下我可能要过去看一下工程的进度，一会有点事要和你说。”

“好！”张文这时有些乐坏了，一想到不用受晕船的折磨，脸上尽是喜色，马上点着头说：“那我先回去等你，晚饭顺便在我家吃就好了。”

“行，我也挺想吃些清淡的。”苏蕊温柔地笑了笑，听着张文高兴的语气，她似乎也被感染了一样，心里有股喜悦。

虽然不知道苏蕊要谈什么事，不过张文还是和苏蕊有的没的聊了几句，这才把电话挂掉，满脸都是兴奋的红晕：“从国道走，去五挂村！”

“好！”司机应一声立刻调头，车子缓缓地开上宽敞的国道。

事实证明那帮只会吃饭、喝酒的大爷，这次为了省钱和讨好上司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从国道这边另辟蹊径是个最好的办法。

在国道走没多久就顺着路牌往里面一拐，尽管修的路只能容两辆小车通过，说不好听点就是普通的乡村公路而已，但这样的变化还是让张文乐坏了，这帮大爷总算做了一件祖宗不被骂的好事！

从国道过去和从镇里去的距离完全是天壤之别，如果从那边修的话，没个半年还修不好，而且路还特别崎岖；现在这里本来就有小公路，连在一起不仅速度快而且利用率还高，确实是一件造福乡里的好事。

刚拐进没一会儿就已经看到乡村的面貌，尽管路两旁的沙石地和农田都有些简陋，郁郁葱葱的山里林间，半天才能看到一户人家，但只是平坦的水泥路就足够让张文兴奋了，从此通行方便不说，还能告别那种痛苦到极点的折磨。

何秀芸见张文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不由得咯咯地笑起来：“好啦！小文，这时候你还是多认一下路吧！以后来县里，你就不用坐船去受那个罪了。”

“嗯！”张文兴奋地点着头，眼里除了高兴还是高兴，如果不是有外人在，真恨不得将何秀芸抱起来亲一顿以示兴奋。

车子不停地前进，车窗外的景色虽然越来越僻静，但也越来越熟悉。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到了小河边，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工程队在如火如荼地修着最后的一座桥，只要这座桥一通的话，到时候就畅通无阻了。

张文在来之前，已经先打了通电话给陈伯，最近他的船已经很少出海，所以没事就在河边摆渡赚几个烟钱，闲暇的时候钓钓鱼或者打个盹倒也算自在，戴个斗笠、穿个蓑衣往竹排上一坐，确实也是悠哉呀！

“谢了！”张文心情一好，看什么都好，连带着和司机打招呼的时候，都很热情，让司机有点受宠若惊。

见张文两人下车，司机这才回过神，赶紧拿着东西追上去：“张老板等等！”

这时何秀芸已经上了竹排，张文见司机追来，马上回过头，疑惑地问：“还有事吗？”

“这是我们局长拿的！”司机将两只黑袋子递过去，兄张文钌此：榊豫，殷切地说：“您收下吧，您要不收的话，我回去就无法交差了。”

“那好。”张文也不问是什么东西，接过后笑呵呵地说：“辛苦你了！”

“没事！”司机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才回身赶回县城。

小竹排缓缓地行于河流上，新鲜的空气和树林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感觉那么清新，两旁的景致就像是最美的图画，即使是最厉害的画家也无法比拟这样的杰作，小竹排带起的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小村的一切美得让人有些神魂颠倒。

张文闭上眼睛，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想到只要那座桥一落成，以后就不用坐船出海，那种兴奋的心情就犹如医生告诉你，你得到肿瘤末期，过两天又告诉你诊断错了，你想打他一顿，让他试试化疗的滋味，过后又在期待着新生，很矛盾，但其中的喜悦却是美妙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陈伯看着张文陶醉的样子若有所思，见何秀芸也有点困惑，不由得问：“芸娃子，你是不是也觉得奇怪？”

“是呀！”何秀芸点了点头，眼里有点欣喜的味道，但也是疑惑不已。

“怎么了？”张文回过神来，脸上兴奋的红晕还没退去，见他们说话时的神情，不由得奇怪地问：“我怎么了？我这不就只是有点太高兴了吗？”

“你会不会觉得头晕？”何秀芸站到张文的面前，眼里有些惊喜也有点忐忑。

陈伯也是一脸惊奇，浑浊的老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张文。

“什么呀？”张文彻底地糊涂了，自己好好的，为什么会头晕？但他看着清澈的水面，再看看脚下的竹排，顿时惊得喊出来：“对呀，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晕船呀？”

“你才知道呀！”何秀芸虽然嗲嗲地嗔着，不过也难掩兴奋地说：“小文，你晕船的毛病不会好了吧？”

“不可能！”张文马上摇了摇头，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我们去的时候，我又发作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根本没感觉。就算有那种坐船时的不安稳感，但却没有头晕、\_心的感觉，难道是因为这竹排的关系？”

三人都是大惑不已，不过事实就是张文确定现在一点都不难受，而且在这青山绿水间还很舒服，这真是彻底的怪事呀！难道在海上晕船，在河里就不会了？

这什么道理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现在陈桂香已经都在养殖场吃午饭了，家里只有早早归来的敏敏和秀秀在照顾喜儿，小丹这死丫头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别说人影，就是毛都没见到一根！

陈晓萍执意要留在县里照顾儿媳，看来这头一个孙子，确实是吃香呀！这样寸步不离地关照比起亲妈都狠。

其实这段时间老是来回地跑，张文觉得负担有点大了，每次去都住酒店也是个不小的花费，但廉价的小旅店一来卫生太差，二来不太安全又不想住，看来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了。

有别人在，张文当然是老实得很，不敢乱来，关切地对何秀芸叮嘱几句后，就跑到院子里看书了。

这段时间不能这样一直堕落，老是沉迷在美人们的温柔乡里确实舒服，但要是安逸过头，哪还有动力赚钱养她们呀？

姐姐和妹妹，敏敏和姨妈，秀秀和舅妈，还有亲爱的老妈和可爱的喜儿。这么多张嘴得吃饭，一家子的重担当然全落到张文的身上，虽说她们也能帮得上一些忙，但许多事还是得自己来决定和处理，张文又不是富得流油的有钱人，当然还是不敢太过安逸。

海边的夏天很奇怪，看似无比酷热但最难受的其实是空气里的潮湿和闷热，坐一会儿就全身是汗，而且海风表面上感觉很凉爽，但只要一吹就会让人觉得有些疲倦，即使睡眠足够，但在午后总是容易发困。

、“表哥，在看书吗？”秀秀看张文躺在老树下看书，马上殷勤地送来解暑的茶水。

“嗯！”张文感激地笑了笑，温柔地看了秀秀一会儿，突然问：“对了！秀秀，你还想不想读书？”

“想呀！”秀秀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单纯的眼里尽是向往，马上又有点失落地说：“可是我辍学很久。而且我妈的意思是女孩子家不用读太多的书，现在咱俩在一起了，我估计想去也不太可能！”

张文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笑眯眯地说：“这事我会看着安排，现在已经放暑假，一般的学校都放假了，咱村这是没办法，所以才会继续上课！我已经托林老师买了一些教科书放在小丹的房里，你和敏敏没事的话，多去看一下吧！”

“表哥，热吗？”秀秀眼里有些惊喜，马上给了张文一个甜美的微笑：“要不要去冲个凉，我看你都出汗了。”

“不用了。”张文随手把上衣脱了，一边享受着午后惬意的慵懒，一边嘱咐说：“晚上蕊姐要来，我要先睡一会儿。你去屋里把我手机拿来，一会儿再叫醒我。”

“嗯！”秀秀一向是个贤内助，立刻殷勤地跑走。

轻柔的海风带着暖意，吹拂在皮肤上感觉黏黏的，即使再好的精神也无法抵抗这种连续不断的催眠。张文书看了一会儿就看不下去，眼皮越来越重，索性就把书盖在脸上，眼一闭来个惬意的午觉。

秀秀和敏敏携手走出来，两人一看张文睡着了，马上放轻脚步，蹑手蹑脚地走到张文的旁边后相视一眼，本来敏敏一听让她读书很惊喜，想跑来确认，但看张文一睡也乖巧地没有说话。

毕竟现在整个家都是表哥在操持，虽然看起来他很像不务正业，但脑子里想的事却是最多、最乱，别说陈桂香很心疼这个懂事的儿子，就连陈晓萍和何秀芸都天天叮嘱有机会休息的话，就让张文多歇息一会儿，毕竟撑起这么大的家很不容易。

两个可爱的女孩没有打扰张文休息，敏敏拿着书坐在桌旁翻阅着，秀秀一看爱人热得有点出汗，赶忙拿来扇子坐到张文的旁边轻轻地拓着，动作轻柔充满爱意，让敏敏看得都有点嫉妒了。

两个女孩有默契地交替着，秀秀手酸了就敏敏过去掮，一句话都不用说，只是伸手一递，就知道该换人了。

张文舒服得打起鼾，香甜的梦中完全不知道两个可爱的小妻子正孜孜不倦地为自己拓着凉风，这无比温情的关怀，在她们细小的行为中体现，幸福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

第三章 蛋疼无极限

香甜的一觉呀！夏天闷热的空气总是容易让人沉沉，干什么事都没动力也没劲头，选择眯一会儿绝对是最明智最舒服的选择，不过坏处就是偶尔会眯过头，睡得太香而忘了时间，所以也有耽误事的时候。

张文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漫天的晚霞使大地笼罩在一片金黄色的光芒中，树荫虽然挡住强烈的光芒，但也挡不住夜晚来临的凉意。

张文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却没有摸到手机，想起和苏蕊的约定，张文顿时一惊，睡意全被吓没了，匆忙洗了把脸，就跑回到屋里，可是刚踏进客厅，却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屋里的气氛显得有些诡异也有些沉闷，并没有往日莺莺燕燕的欢声笑语。

女孩们一个个分散开坐着，有的在沙发上蜷缩着，有的在地板上趴着，但谁都很郁闷的样子，没去看电视上的节目，反而是偶尔互瞪一眼，看起来有点在生闷气的感觉，更让人诧异的是喜儿趴在瓷地板上，捂着小屁股低低地抽泣着，模样委屈得让人心都快碎了。

“怎么回事？”张文赶紧跑过去，一把抱起喜儿一边哄着，一边以疑惑的目光扫视了一圈。

喜儿像受了委屈的样子，哇哇地在张文的怀里寻找着安慰，幼嫩的小身体使劲地往张文的怀里钻。

“乱得很呀！”何秀芸从厨房里走出来，看着一圈嘟着小嘴的女孩，窃笑着说：“现在就差没世界大战了，不过喜儿是被你妈打屁股，大姐刚才是真气坏了下手有点重，这会儿她才哭成这样。”

“我妈打的？”张文心疼地抱着怀里可爱的喜儿，这时才看见她的小内裤都被拉到膝盖，白嫩的小屁股上一个个鲜红的巴掌印，红通通的有点发肿了，光是看都感觉到疼意，难怪她会哭成这样。

“她自找的！”敏敏有些忍不住地窃笑道：“刚才我骑单车带她去市场买菜，结果回来的时候轮胎破了，就让她拿着东西先回来，可你知道她回家是怎么和大姨说的吗？”

“说什么了？”张文更加疑惑了，满脑子的问号。喜儿这么单纯的孩子，还能说什么？要是小丹调皮一点挨打倒算是正常，喜儿虽然有点傻但也特别乖，照理说不会干夸张的事才对。

“她跑得气喘吁吁，回来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和大姨说：‘敏、敏姐在路上，没气了！’”敏敏娇嗲地瞪了喜儿一眼，没好气地说：“吓得大姨赶紧跑过去找我，一路上还以为是了出什么事，结果是轮胎爆了，回来后当然是一顿毒打了！”

“是这样呀。”张文无奈地点了点头，看了看还在低低抽泣的喜儿苦笑了一声。话说得有歧义，害得老妈吓得半死，难怪会挨老妈的一顿毒打。从这红肿的程度上来说，起码还给了自己面子，没下死手，难怪敏敏也有意见，喜儿这话说得确实够吓人。

敏敏话一说完，立刻别过头去看电视，这会儿脸上的表情缓和许多，似乎是告完了状心情大好，不像刚才那般郁闷，只是看到其他人一脸憋屈，忍不住嘿嘿地偷笑了几声。

“秀秀，那你怎么了？”张文好不容易才把哭泣的喜儿哄得睡着，抱她进房后出来一看，一向温柔的秀秀也是满脸低落，秀美的小脸上，羞涩伴随着郁闷看起来特别可怜，头顿时感觉到一阵阵的疼，今天看来不是个好日子呀！

“没什么。”秀秀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有几分迷人的羞涩，温柔地看着张文体贴地问：“表哥，你要不要先洗一下？你身上都是汗，先冲洗一下，会比较舒服。”

“这个我来说！”敏敏发挥着活泼的本性，见秀秀有些难为情，马上调戏般的朝她眨了眨眼，坏笑着说：“秀秀姐是因为小丹而有些郁闷，从刚才到现在都没好的时候，估计她也挺无奈。”

“那鬼丫头干什么了？”张文感觉到太阳穴阵阵发疼，家里女人多确实是千娇百媚，但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惨烈的情况。身为家里唯一的男人，自己的负担不小呀！秀秀的性格那么温顺，小丹这鬼丫头到底干了什么事气到她？

“没什么！”秀秀脸一红，赶紧想阻止敏敏说话。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坐在沙发上的小丹满脸委屈，虽然一脸“人家很冤枉”的表情，但感觉上一向好动的她，这会儿显得有点扭捏，明显是做了亏心事。

“我来说好了。”在旁边若无其事的张少琳突然一脸坏笑，看了看满脸羞红的秀秀，朝她飞了个吻，说：“秀秀这丫头有出息了，下午我带小丹去镇上玩，秀秀居然偷偷要她帮忙买情侣装，还怕小丫头记不得，特意嘱咐她就是那稀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一大一小的尺寸。”

“啊？”张文有些惊讶地看着难为情的秀秀，真没想到呀！一向腼腆的她也想和自己浪漫一下，可为什么不直接要自己去买就好了？估计还是她面子薄不敢开口，所以才会拜托小丹去买。

“别、别说了！”这下不只秀秀着急，就连一向活泼好动的小丹，都一脸难为情，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地阻止张少琳，似乎事情真的很难启齿，不然秀秀也不会郁闷成这样。

“好、好，我闭嘴！”张少琳一副举手投降的模样，不过想了一下，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腰都弯了下去，似乎事情真的很有戏剧性，笑得都快要流眼泪了。

“我告诉你吧！”敏敏这边立刻接话，也是乐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脸已经乐得一阵阵地发红，一边忍着笑，一边喘着气说：“小丹这丫头实在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她脑子怎么想的。买回来的是一模一样没错，是一大一小也没错，但她却买了两条裙子回来，哈哈！”

“不理你们了！”秀秀顿时羞红脸，娇滴滴地白了敏敏一眼后，难为情地跑回房里。难得大胆的一次浪漫却出了差错，她也是郁闷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过分！”小丹难为情地嘀咕着也跑了出去，小萝莉难得不好意思，似乎也在想怎么脑子一时短路，竟然能干出这么天打雷劈的事！

你妹的，张文满头的冷汗。看着她们俩一人一个方向离开，张大了嘴，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这事干得未免太诡异了吧？买情侣装买两条裙子，秀秀难得大胆地提这种要求，小小的浪漫竟然被小丹这么脑残地给毁了！神人干的事呀，这妹妹实在够极品了，买情侣装买两条裙子？真够厉害！

伤脑筋的一天呀！张文的头疼还没缓解，这时敏敏一边吃着桌上的苹果，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张少琳，有些淫荡地笑道：“我说琳姐，你怎么只顾着说别人，自己的事就给忘了呢？”

“哼，我怎么了？”张少琳没好气地瞪了敏敏一眼，满脸威胁的意味，闷哼道：“你老姐我一向就如此，不爽的话去告我呀！”

“又怎么了？”张文就快落泪了，这一天到底怎么了？

张少琳一脸无所谓，不过敏敏倒是来了兴致，很兴奋地说了起来。

原来别村有个男的一直很喜欢张少琳，但是此人极端内向，羞涩得比秀秀还过分，孤僻得近乎变态的程度，用张少琳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娘娘腔！他总是悄悄地跟着张少琳，却连说句话都不敢，那女人味浓郁得众女都自愧不如了。

结果今天下午时，张少琳在水蛭厂的办公室里忙着核算账目，忙得都烦躁得要发疯了，那人被朋友一顿煽动后，终于鼓起勇气要告白，可到了办公室外面却又临阵退缩，居然腼腆了半个多小时还不敢敲门，甚至跑去喝了一小瓶酒壮了壮胆！

好一阵子后，那人借着酒劲终于下定决心，拖着发软的双腿艰难地走到门前，可还是胆子小不敢敲门，犹豫了半天，很害羞地决定用石头砸向办公室的玻璃，但石头却直接砸破玻璃，直直地砸到张少琳的办公桌前，直接就把当时忙得披头散发的张少琳吓呆了。

“不是吧！”张文听完满头都是黑线，这样的人也想做自己的情敌，似乎太没挑战性了吧？此类男人简直就是上古生物、不应该存在的物种。

“结果呢……”敏敏嘿嘿地乐了起来，似乎是想起什么，哈哈笑道：“咱琳姐可是吓了一大跳，刚缓过神就气冲冲地跑出去，一见面没等人家开口表白，直接就是一顿暴揍，扫把、凳子全用上了！那家伙被打得估计能在生物学里开辟一个新的物种，那真叫一个惨不忍睹呀！”

“本来就欠揍！”张少琳似乎气还没消，立刻没好气地哼道：“那王八蛋一直偷偷摸摸地跟着我，像个变态似的谁受得了？有好几次，我就想把他当贼打一顿了，这次居然还敢砸老娘的玻璃，再不打他一顿，那还有天理吗？”

“是、是，他活该！”敏敏还是止不住笑，似乎是想起那男人凄惨的样子，笑得都合不拢嘴。

这一家人的战斗力还真是强呀！明艳动人的陈桂香，眼一瞪别人都发颤，更别提动手了；千娇百媚的张少琳发起狠来，一般人也受不了，不得不说这是遗传基因在作祟，不用验DNA 都没人敢怀疑她们母女俩的血缘关系。

敏敏被这一天的闹剧弄得大笑不止，好一会儿后才起身去上厕所。

张少琳一看客厅没有其他人，这才娇滴滴地白了张文一眼，嗲声嗲气地嗔道：“小文，你怎么一点都不吃醋呀？现在你老姐有人追，你就不怕我移情别恋吗？等我给你找个姐夫的时候，看你怎么办。”

“不会啦！”张文一看左右都没人了，马上坐过去，色眯眯地打量着姐姐越来越性感的身材，一把搂过她的肩膀，狠狠地亲了她一口，笑眯眯地说：“这才证明我老姐魅力大呀！再说，那些男人值得我吃醋吗？就算我不相信自己的魅力，起码我还相信你的品味嘛！要是你连那种货色都能看上，就不是我漂亮的老姐了！”

“算你会说话！”张少琳这才开心地笑起来，抱着张文也回亲了一下。即使她再怎么凶悍，到了弟弟的怀里，还是特别地温柔。

“应该没什么事了吧？”张文问道，虽然表面上极端地平静，但心里却特别忐忑，总觉得今天怪怪的，似乎刺激的事情还不只这些。

这戏剧性的一天，令张文都有点还没睡醒的感觉。

“对了！”张少琳坏笑了一声，拿起苹果啃了一口，阴阳怪气地说：“忘了和你说件事，你房间那台笔记型电脑坏了。”

“坏了？”张文顿时瞪大眼睛，真想立刻抽自己几巴掌，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竟然还想有事发生，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有这么倒霉吗？

“嗯，敏敏干的！”张少琳幸灾乐祸地笑起来：“她肯定得被挨骂了，这丫头用你的电脑看连续剧，结果不知道是哪段肉麻戏把她感动坏了，趴在键盘上哭得那叫一个洪水泛滥呀！电脑就坏掉了！”

张文顿时觉得太阳穴阵阵作疼呀！有必要玩这么大吗？难道注定今天不是个好日子？还没等他从一连串的事件中反应过来，厨房里突然传出何秀芸的一声尖叫，吓得搂抱在一起姐弟俩猛地跳起来。不会又出事了吧？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啊？

惨了，舅妈刚打完孩子，这时候应该好好休养，怎么能干活呢？估计她是害怕别人看出来，才会装没事地做家务，难道出什么问题？张文吓得满头冷汗，要真出什么事那就完了，他赶紧放开姐姐跑过去，急着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厨房冒着黑烟，何秀芸围着围裙，拿着铲子瞠目结舌地发着呆，最绝的是，这木制的铲子竟然把坚硬的锅底砸破，砸出了一个大洞，锅里的菜全都掉到炉子上烧焦。这是什么天生神力呀？炒个菜都能把锅底砸穿了，有没有必要这么夸张？

尽管倍感无力，但张文反应还是十分敏捷，冲上去把火关了后，看了看一脸无辜的何秀芸，哭笑不得地问道：“舅妈，你这是怎么了？”

“我、我也不知道！”何秀芸满脸茫然，明显对这口大锅的脆弱感到震惊，以她那么柔弱的身体，竟然能把一口铁锅砸出一个大洞，实在太诡异了。

“没事，换一个就行了，最多晚点吃饭！”张少琳倒是镇定得很，轻飘飘地看了一眼后就跑回去看电视，似乎今天发生的怪事那么多，她已经彻底麻木了。

一看人都没了影，厨房里就只剩下美艳的舅妈在无辜地看着自己，那种楚楚可怜的眼神实在太动人了，张文赶紧抓住她的小手左右地看了一遍，确定这细嫩的手臂没半点损伤，这才松了一口气，关切地问：“没事吧？”

“没事……”何秀芸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满脸无辜地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平常炒几下菜，结果不知道怎么了，锅就破了。”

“没关系、没关系！”张文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揉着何秀芸的小手，还是那么地细嫩，摸起来就像是小女孩的手，又软又绵的感觉，再加上她脸上那细嫩的肌肤、淡淡的红晕，不说，谁相信这是一个花样少女的母亲？

“要死啦！”何秀芸难为情地挣脱张文的手，小心翼翼地看了外面一眼，确定没人后，才一边擦着手往外走，一边娇嗔道：“被人看见的话，你就死定了！”

何秀芸那嗔怪的模样实在太迷人了，与其说是抛白眼不如说是媚眼如丝，简直就像在和恋人打闹一样。张文顿时被电得打了个冷颤，这时何秀芸准备出门买新锅了，在这环境想再调戏，看来也没门了，不过想想她那甜得发腻的撒娇、越来越亲密的嬉闹，张文顿时感觉到好日子不远了。

想想这无比头疼的一天，张文走出客厅的时候脑子都在发晕，其实这些小事倒还满有趣，算是生活上充满趣味的点缀。只是小丹的表现最为活宝了，天底下哪有人买情侣装买两条裙子？搞同性恋也不用这么明目张胆吧？脑子里突然不由得浮现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张文顿时感觉到菊花一疼，下面也无奈地抖了一下。

“今天的时辰，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家的风水呀？”张少琳默默地嘀咕一句，似乎是在感慨今天发生的事，不过看样子她倒也乐于取笑妹妹的一时糊涂。

“表哥，你电话又响了！”秀秀突然打开房门，娇滴滴地喊了一声，似乎是在忙着什么，小脸红扑扑的还有点汗水，看起来特别可爱。

“知道了！”张文一边走，一边应了一句，等走进房间里时，脑子顿时炸了一下。又响了？惨了！被这些怪事弄得脑子都发晕了，居然忘了和苏蕊有约，这一觉睡得整个人都发昏了，居然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靠！

难道今天是世界脑残日？集体性脑神经抽搐？张文赶紧跑过去一看，正在充电的手机已经停止震动，拿起来一看，眼前就有点发黑了。足足有五通未接电话，颤着手一打开。死定了！全是苏蕊打来的，最早的都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一会儿该怎么解释呀？

“谁呀？”秀秀在床上整理着刚晒完的衣服，见爱人一脸丢了钱的模样，马上关心地问：“是不是耽误事了？”

“没有！”张文脑子里快速地构思着应付的策略，回头一看秀秀一脸担忧，赶紧摇了摇头。心里清楚这可爱的丫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全世界，估计手机一开始响，她就知道了，不过是体贴地想让自己多睡一会儿，才没叫醒自己，如果真告诉她耽误事了，秀秀恐怕会自责得哭出来，张文可不想看见她伤心的样子。

“没有就好！”秀秀顿时松了一口气，给了张文一个甜美的微笑后，继续贤慧地整理着两人的衣服。心灵手巧的小丫头做家务是一把能手，两人的房间整理得有条不紊，整洁得连女孩子都有些惭愧了。

张文给了秀秀一个温柔的微笑后，赶紧回拨过去，疑惑着苏蕊打那么多电话给自己干什么？她不是说一会儿就要过来吗？难道是出了什么急事？手机那头传来的音乐缓慢而优雅，但却缓解不了张文的紧张，脑子里迅速地猜测着到底有什么事？自己该怎么和这位大神解释？

“喂，张文呀？”电话响了一会儿，苏蕊的声音这才响起，不过显得有些惊喜也有点不悦：“怎么那么久没接电话，干什么去了？”

“没有，午睡睡过头了。”张文呵呵地笑起来，见秀秀又投来关切的眼神，赶紧用一副轻松的口吻说：“蕊姐，你是不是到了？我现在过去接你过河！”

“没有。”苏蕊沉默了一下，有些无奈地苦笑道：“县里的事多，现在还得出去巡查一下，估计我忙完也得天黑了。司机今天有事请假，我可能无法来了。”

“是这样呀，没关系，改天嘛！”张文明显感觉到心里有一点失望，虽然知道秀外慧中的苏蕊权势之高是自己不能妄想，但她那种迷人的气质和美艳的容颜，却让每一个见过的男人都会不由自主陶醉，会打从心里遐想和这个美人有风花雪月的故事，即使很不切实际，但这也是无法抗拒的一种诱惑。

“要不晚上你过来吧。”苏蕊思索了一下，轻声地说：“有些事，我想和你谈一下，现在路通了，你骑车来应该不麻烦，晚上有空吗？”

“有，一会儿我就过去吧！”张文想都不想就答应下来，不过也没问具体是什么事，只是心里有冲动想见一下这位美丽的女强人。

苏蕊那边似乎也很忙，只说了一句：“见面再谈！”就匆匆挂了电话，没给张文多问的机会。

秀秀一边把两人的衣服放进柜子，一边为张文挑选着换洗的衣服，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表哥，天都快黑了，你还要出去呀？”

“是呀。”张文一边翻阅着帐本，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苏县长那边有点事要谈，你帮我拿件衣服，我洗完直接去县里，估计有重要的事。”

“表哥……”秀秀一听赶紧挑选一套干净大方的衣服，走到张文面前，拉着张文的手，满脸心疼地说：“你又要跑来跑去，这几天好不容易处理完我妈的事，就已经够累了，现在又得赶回县里，这么个忙法，就是铁打的身子都会坏掉的。”

“傻丫头，没事的！”张文回头一看秀秀脸上真挚的担忧，顿时感觉到一股暖意袭上心头，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小脸，柔声地说：“我是家里的男人，以后还得养你、你妈还有我们的孩子，现在不努力点，行吗？我可不想你们受半点委屈。”

“嗯，你快去洗澡吧！”动听的情话永远最有杀伤力，秀秀羞涩而欣喜地笑了笑，立刻乖巧地跑去帮张文放水、拿毛巾。此时幸福的她，并没有听出话里淫荡的味道，只以为爱人这是爱屋及乌，完全没想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和妈妈慢慢地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身边有这么个可人的小妻子，是一个男人最幸福的事，张文哼着小曲把自己扒了个精光，走进浴室洗去一天的油腻和疲累，顿时觉得有些颓废的状态一扫而光，刚洗完还没来得及穿内裤时，秀秀走了进来，体贴地递来刮胡刀。

“乖！”张文笑呵呵地接过去，一边刮着胡子，一边打量着秀秀越发迷人的身材。秀气的小马尾辫、乖巧的模样和简单的小蓝裙，体贴的小表妹总是给人感觉那么贤慧、那么乖巧。

毕竟相处久了，秀秀看张文的裸体也不再感到羞涩了，刚转身想出去继续忙的时候，身子一扭，那侧身的曲线特别诱人，令张文突然觉得欲火在燃烧，猛地拉住她的小手将她抱到怀里。

“呀，我身上都是汗！”秀秀慌忙地挣扎着，似乎害怕身上的汗味会让刚洗完的爱人讨厌，红着脸有几分不好意思。

“这叫女人味！”张文凑在秀秀的耳边呵了一口气，见小姑娘害羞地低下头，老实地蜷缩在怀里，便忍不住对着她可爱的樱桃小口亲下去，吸吮她嘴里的芬芳，品尝着小香舌越来越有默契地回应。

长长的一个湿吻过后，秀秀已经粉脸通红，娇滴滴地急喘着，那妩媚的样子实在太要命了，张文立刻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粗鲁地扯开内衣抓住那一对美丽的嫩乳把玩起来，充满弹性的少女乳房在手上变化着形状，手感实在太好了。

“别、别……”秀秀难为情地挣扎着，一边喘息着，一边怯怯地说：“表、表哥……我那个来了……”

果然是令人头疼的一天，张文顿时觉得一阵晴天霹雳，胯间坚硬的肉棒也受到沉重打击。

秀秀一看顿时感到不好意思，红着脸吻着张文的胸膛，怯生生地说：“人家用嘴帮你吧？”

“嗯！”张文难得见秀秀那么主动，赶紧背靠在洗手台，满脸兴奋地等待秀秀殷勤的口交。少女的情欲毕竟不是很强烈，很多时候都得耐心地挑逗，才能让她渐入佳境，所以张文很少见到秀秀会这么主动。

秀秀温柔地看了看自己的爱人，开始沿着张文的胸口往下亲，慢慢地扭着身体跪到地上，抓住坚硬的命根子塞到小嘴里，一边轻轻地舔弄，一边套弄着，小嘴含住硕大的龟头吞吐起来。

天真可爱的少女跪在胯下，红通通的小嘴紧紧地含着龟头，那种居高临下的视觉冲击，最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张文舒服得直喘息，目光不停地欣赏着秀秀在自己胯下前后摇晃的小脑袋，和她脸上那迷人的羞红和羞答答的眼神。

口交了近二十分钟，不只吞吐甚至还舔了和菊花，秀秀卖力地挑逗着自己的男人，但张文就是一点射的意思都没有，眼见秀秀有点累了，套弄的动作有些僵硬却还在刺激自己，张文有点心软，拍了拍她的小脸，说：“好了！秀秀，吹不出来就算了。”

秀秀不好意思地看了张文一眼，吐出嘴里的巨物站起来，一边擦着嘴角的唾液，一边有些羞愧地说：“对不起了！表哥，又让你不上不下地难受了。”

“没关系，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张文淫笑了一声，拍了拍秀秀的小屁股，哼着小曲穿起衣服。还真别说，秀秀的眼光很不错，蓝衬衫搭配白色的西裤，穿起来确实很精神。

收拾、打扮了一番，带上随身的物品，张文和秀秀打了声招呼，刚要出门的时候，秀秀递给张文一只袋子，轻声说道：“表哥，苏县长上次说咱这儿的枕头不错，我就多做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你一起带去吧。”

苏蕊不过是随口的一句，秀秀就记得那么清楚，她也明白苏蕊对于自己的爱人来说意味着前途，所以才悄悄地缝了一个，希望能帮助到自己的男人。

面对这么体贴的小美人，张文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立刻把她压到床上又来了一个长长的湿吻，直将她吻得动情不已。

良久，秀秀才红着脸送张文出房间，小手轻轻地摸了一下他裤子里那无比僵硬的命根子，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表、表哥！要不，你找敏敏还是琳姐吧？这样憋着可不好。”

“不用了！”张文摇了摇头，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心想：还是赶紧过去比较好，也不知道苏蕊找自己有什么事，总的来说以后在这里混，得依靠这位大神，千万不能怠慢人家，更何况今天那么诡异，还真有点怕，又发生乱七八糟的事。

和家里的小美人嘱咐一番后，张文就骑着摩托车来到小河边，乘坐陈伯的船过河，看着碧波荡漾的河水感觉还是很奇怪。依旧头不晕眼不花，难道真的只有出海的时候才会晕船？这是什么情况呀！难道都是水还有这么大的区别？船是一样的船呀？莫名其妙了！

世界脑残日呀！刚下了船还没启动摩托车时，张文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今天果然是个神奇而又头疼的日子，感觉简直就像自己刚从火星移民过来，有点不能适应地球上的生活了。

船上一个老奶奶背着孙子渡河，粉嫩可爱的小男孩看起来都没两岁大，天真的大眼睛盯着张文看了一会儿，而张文只是朝他笑了一下，这孩子突然“哇”的哭了起来，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仿佛是找到了亲生父亲一样激动，眼泪、鼻涕哗哗地流，看着张文越哭越大声！

老奶奶赶忙哄着孙子，一边哄，一边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

妈的！小屁孩，老子有那么难看吗？还是老子长得像和你妈偷情的叔叔，有至于哭成这样吗？关我屁事呀？瞪我干什么？难道您老真以为是老子太丑，吓哭了你孙子？

老奶奶下船后，还不忘继续瞪着张文，哄着她的宝贝孙子。

张文苦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叹息一声后骑上摩托车刚想出发，更郁闷的事发生了。

在路边玩耍的一群小孩突然跑过来，一个个穿着开裆裤也不注意形象，突然冲上来围住张文，一个个满脸认真，一边比划着经典的动作，一边兴奋地大喊道：“打怪兽了，怪兽来了，奥特曼要变身了！”

七、八个小孩兴奋得盯着张文喊叫着，仿佛像看见珍稀动物似的。

张文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奥你妹呀，老子虽然不是帅得惊天动地，但起码也是个人类，哪里像怪兽了？怪你妹！能他妈不当人的话，老子就做触手怪，奸了你们全家长得漂亮的女性！

张文含着泪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前进着，脑子都有些发晕，这是什么样的一天呀！为什么脑残的事接二连三的发生，自己还在地球上吗？上帝呀！

经过了国道刚开进县城，在等第一个绿灯的时候，张文眼一尖就看见路旁一对醉醺醺的情侣旁若无人地激烈舌吻着。在这落后、传统的小镇表演最现代的激情，吻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仿佛是想知道对方的舌头是适合清蒸还是红烧似的，特别地专业、特别地标准。

最高潮的来了，亲到一半时，女的突然满脸憋青，呜呜地挣扎几下，使劲地推着男人；男的以为她是不好意思，还认为把她给亲爽了，抱得更紧、亲得更激情。结果女的一脸崩溃的样子，脸色瞬间从青到白，哗啦啦地吐了男朋友一身。

张文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即使现在是红灯，张文也毅然地发动车子冲出去，冲过公路快速地逃离这个让人胃疼的现场。太他妈邪恶、太他妈恶心了，今天到底怎么了？世界末日都没这么神奇，为什么发生在身边的事、都那么极品？

黯淡的一天赶紧过去吧！张文一路泪奔，只希望别再出状况才好。这个世界能不能正常点？有必要这样吗？到底自己还在不在地球上，还是这世界变态得自己都有点落伍了？

镇上的路还好一点，但到县里几乎只有医院一带，张文比较熟悉。

刚到了县城，张文靠着路牌的指示绕了一圈，才终于找到县政府，停在门口打了通电话一问，才知道苏蕊开完会，正在县郊那边考察，要张文直接过去找她。

又得一路打听了，张文打电话的时候，手都在瑟瑟地颤抖。这是什么情况？

旁边有两个男的一边走，一边你侬我侬地调情，还亲几下嘴，弄得啧啧有声！一个满脸麻子，一个近乎秃头，难看得就像被油炸过一样。

胃酸一阵阵地翻腾，张文强忍着极端的恶心，铁青着脸赶紧跑了。现在才明白相对论真正的涵义，比起眼前那两个丑得惊天动地的家伙，关毅和陈君维绝对算得上是“金童玉童”，祝福他们吧！也企求上天赶紧劈几道神雷，轰死眼前这种祸害人间的基佬！

第四章

雨中疯狂

四清县虽然戴着贫困县的大帽子，但贫富差距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尽管偏远的山上、海边都很潦倒，甚至不少人一辈子都没看过汽车，可这也阻碍不了一小部分人的财路，穷归穷，县里依旧有着挥霍无度的人！

县里也有繁华的地方，即使号称贫困县，但中心地带的地价房租也不低，虽然比不上大城市奢华，但已经能够满足这里的有钱人，因为这里所谓的有钱人，可能到大城市买栋房子后，就连装潢的钱都没有了。

张文骑着车慢悠悠地穿过闹区，一路上打听着朝老港口驶去。

一路上，张文都在思索着苏蕊找自己有什么事，她怎么会跑到老港口？那可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偶尔有去那里玩的小孩外，不提，都没人记得县城还有这一个地方。

老港口那一带几乎没有人家，大多都是连绵的礁石地，既不能耕种又有大浪，所以居住的人比较少，而且因为港口修建时，粗心地没做好事前的调查，等建完后，才发现那一带的海域里都是礁石，船只根本无法靠拢，所以也失去利用的价值。

这个面子工程就这么一直荒废着，轰轰烈烈的投资过后，就是一个建设上的败笔，港口的规模也不大，一开始的设计只是为了让一些渔船靠拢。那属于内湾形的地域风平浪静，倒也算是个宁静的地方，前有平静的沙滩和海石，后有一片影影绰绰的竹林，但这美丽的景色对于忙于生计的海边人家来说，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这个烂尾工程唯一的好处就是修了一条平坦的水泥路，也装上了路灯，方便这一带极少的居民通行。又直又长的大路上车马稀疏，甚至冷清得比村里的小路还可怜，在这里开快车倒是满有感觉，张文开了近二十分钟，才找到苏蕊说的小路口，赶紧停下来打了通电话给她。

这时天完全黑了，路边的海滩上吹来一阵阵的凉风，带着丝丝的冷意让人有点不适，原本晴朗的天空此时布满乌云。照秀秀的说法，今天天气那么闷，晚上应该会下大雨，看来长年生活在渔村的经验不能不信，眼下看起来确实天气不太好，风也越刮越大。

通完电话等了好一会儿后，苏蕊才姗姗来迟，趁张文没注意的时候，从另一条小路悄悄地走过来，轻轻拍了拍张文的肩膀，微笑着说：“你来等很久了吧？”

“没！”张文回头时微微地一愣，马上朝苏蕊温和地笑了笑，朝左右一看，难得这位大美人出巡竟然没有簇拥的人群，禁不住调侃道：“蕊姐，你今天不会是微服出巡吧？怎么就一个人呀？”

苏蕊并没有穿上很正式的工作服，但打扮得体大方。黝黑的青丝在脑后随意地扎了个辫子，几缕细发在耳边有些顽皮地跑出来，随意但看起来特别有气质；娇美的小脸上未有半点妆容，但光是美丽的容貌和白晰的肌肤，就已经足够让男人垂涎三尺，一副黑色眼镜架在小小的鼻梁上，显得知性又有一种别样的韵味。

深蓝色的紧身牛仔裤勾勒着美腿修长的曲线，臀部被包裹得鼓鼓，又翘又挺，特别的性感；上身穿着略带青春气息的白色荷叶滚边衬衫，活泼中又有一种迷人的妖冶；胸前傲人的曲线特别显眼，高耸的胸部散发着浓郁的女人味，搭配着脚上紫色的高跟鞋，明媚、知性、性感、俏皮，很难找一个词来说明这种综合的美丽。

“呵呵，没办法。”苏蕊顽皮地笑了笑，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天天坐在办公室听报告其实也不好，总会有一些地方假得很离谱，所以我才趁着下班，叫了车到这一带看看，没想到回去却找不到车，所以只能麻烦你了。”

“不麻烦！”张文摇了摇头，难掩关切地说：“只是这一带人烟比较少，天黑了，你一个人出来不太安全，下次如果想逛一圈的话，叫上我吧！”

“免费的司机和免费的保镖是吧？”苏蕊欣喜地笑了笑，看来心情很不错。

看了看张文的摩托车也没说什么，跨步坐上去，指着进来的路说：“往这边走，一会儿右拐，那里有一片沙滩。”

“好，坐稳了！”张文悄悄地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张美艳的脸充满了韵味，略带点红晕更是迷人至极。车子颠了一下，立刻能感觉到身后那暖暖的体温和迷人的香气。

苏蕊没有坐得那么靠近张文，张文便识趣地保持了距离。

想想她一个大县长，这会儿却坐着台破摩托车在路上跑，总感觉有一点不自在。张文骑车的时候特别紧张，一是怕心神不稳出了意外，二是怕碰上坑洼多的地方，刹车太快的话，会吓到她，让苏蕊误会他是想吃她的豆腐。

摩托车慢慢地行驶着，一路上，两人有的没的聊着客套话，直到车子慢慢地拐进沙石路，前行了差不多五分钟，这里的路旁并没有安装路灯，只有前车灯能照亮眼前的路，张文这下可不敢大意，敷衍了几句后全神贯注地骑着车，紧张地注意着前方的路况。

张文在一片细沙滩前停下来，眼前就是一片广阔的海域，海浪在黑夜里哗哗作响，一阵阵浪花冲刷着海边的礁石，发出了响亮也十分动听的声音。

隐隐的月光很昏暗，但照在海面上闪出点点光芒也别有一番韵味，显得很浪漫也特别暧昧。

苏蕊下了车后，深吸了一口海边新鲜的空气，小心翼翼地脱下高跟鞋丢在车旁，细嫩的小脚踩在软软的细沙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脚印，摇曳着动人的身姿朝海上走过去。

张文见状赶紧脱鞋跟上去，看着苏蕊一脸陶醉的样子，心里一动，性感的翘臀随着步伐扭动起来，更让人挪不开视线，尽管心里有淫念，但还是用轻松的口吻，开玩笑说：“蕊姐，怎么天黑了还想来海边呀？现在又不能游泳，这么黑也看不到风景。”

“轻松一下嘛。”苏蕊慢慢地走到海中，小心翼翼地卷起裤管，小腿慢慢地淹没在来去极快的海水中，清爽的凉意似乎让她很轻松，忍不住摊开双臂，深深地呼吸带着海咸味的新鲜空气。

“真有情趣！”张文嘴上说得轻松，但这会儿目光却是呆滞。因为苏蕊伸着懒腰的样子，实在太性感了，不仅完美的展现出姣好的曲线，挺起的胸部更是让人看到乳房高耸的美丽，举手投足间都充满女人味和难言的诱惑，在月光的洗礼下，一瞬间这个妖娆的曲线美得让人有些窒息了。

“没办法，工作忙，偶尔也得放松一下嘛！”苏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回头看了张文一眼，心里顿时有种难言的欣喜。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这样轻松地见上一面，心里都觉得很开心，眼前张文的微笑那么温和，温和得让人心里觉得有阵阵的暖意袭来。

“确实！”张文朝左右看了一下，不由得感慨这儿的沙滩还真干净！连绵十多里，干净得有些吓人，而且海水特别清澈，确实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对了！小文。”苏蕊指了指这一带的沙滩和隔壁的老港口，有些兴奋地说：“你觉得这里的环境怎么样？我仔细看了一遍，这里是内湾，所以风浪不大，而且交通也便利，以这样的美丽景色，周围却都是闲置的土地实在太浪费了，以你的眼光来看，能干点什么呢？”

张文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来回走了一圈，仔细地再看了一遍。沙滩确实漂亮，都是细沙，所以看起来金黄的一片很有美感，海水清澈得有些吓人，虽说没什么人烟，但这一带的景色却格外漂亮，蓝海绿林的结合再配上路旁的小片竹林，丝毫不逊色于所谓的景点，只可惜这贫穷的地方所有人都忙于生计，没人会来欣赏这美丽的地方，确实是一种浪费。

张文的脑子快速地运转起来，思索了一会儿后，他抬头看了看苏蕊，试探性地说：“我觉得，这里弄个海边度假区应该不错！供人烧烤和游泳，当然前提是得有足够的客源，也得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才行。”

“你还是那么鬼灵精！”苏蕊欣慰地笑了起来，赞同地点头说：“我确实有这想法，上次和你然姐过来的时候，她也觉得这么做可行，她有兴趣想试看看，只不过人生地不熟有点困难，光有投资，没管理也是个难题。”

这话什么意思？人生地不熟，有这么一位大神罩着，能有什么问题？张文顿时困惑，苏蕊拉自己来这里，就是为了听自己的意见？张文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即使和她们关系再好，自己也没那么大的能力，她到底要干什么？

苏蕊看出张文眉宇间的疑惑，马上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然姐虽然看起来清闲，但琐事也不少。我这边更不用说了，哪一天不是忙得晕头转向，一些大事还能帮点忙，但平日里也没什么时间，哪有工夫来掺和这些事。”

“走吧！”苏蕊的肚子突然“咕噜”叫起来，顿时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讪讪地说：“忙了一天，肚子该有意见了，得先找点吃的，详细的事情，一会儿我们边吃边聊。”

“你也没吃饭呀？”张文点了点头，被苏蕊羞怯的样子弄得心神一荡，但还是赶紧稳了稳心神，一边穿鞋，一边关切地说：“忙归忙，饭总得吃嘛！要不然身体先垮了，那还得了！”

“习惯了！”苏蕊坐上摩托车后座，笑眯眯地看了张文一眼就没再说什么。

对于工作，她一向保持着风行雷厉的作风，旁人别说关心一句，就是稍稍靠近都惶恐不已，当然也有一些阿谀奉承的人，会装作心疼地关心几句，但他们那种声情并茂的话却让人很厌烦，可眼前的大男孩眉头一皱，话里更有责怪的意思，反而让人体会到被关怀的温暖，感觉很舒服。这种态度给人的感觉更加真实，而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甚至假得让人嗤之以鼻的虚伪。

张文小心翼翼地跨坐上去，注意着动作没去触碰到苏蕊。

车子刚发动时，突然感觉到脸上一凉，几滴如豆般大的雨珠落下来，张文伸手抹去后，苦笑着说：“看来咱们得找个地方先避雨，我可没有带雨衣丨？”

苏蕊正因为张文谨慎得有点过头的动作而微微感到不悦，仿佛被他当成洪水猛兽一样，这时一摸头上的雨滴，再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脑子一热，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淋雨也没关系！咱们直接回县城，我想兜一圈。”

“可是这样容易着凉……”张文犹豫了一下，自己这身体结实倒没关系，可车后可是位身娇肉贵的千金大小姐，万一不小心感冒，自己就惨了，到时候光李欣然，自己都得挨一顿臭骂。

“没关系，走吧！”苏蕊示意张文不用再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和这大男孩在雨中骑车，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期待。亲密的关系或许不该属于自己和他，但任何一个女人都排斥不了这种浪漫的诱惑，那是一种让人心动的气息，无形却又特别迷人。

“好！”张文迟疑了一下，看了看乌云越聚越多的夜空，趁着雨还不是很大的时候，赶紧骑车上路，看这阵势，等下的雨肯定不小！虽然现在只有几滴，但一会儿真下起来可就不是闹着玩，不只会被淋湿，而且骑摩托车也不太安全，还是尽快回去比较好。

“雨好大呀！”苏蕊有几分笑意地看了看雨夜中美丽的海边，尽管这时雨水彻底地打湿她的身体，一股凉意袭来，但心里却有另一种兴奋在作祟，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

“是呀。”张文这时全身也湿透了，默哀了一下口袋里肯定完蛋的手机。但从模糊的后视镜悄悄地看了苏蕊一眼，顿时心神一颤，被雨水冲刷着的苏蕊，这时笑得如此开心，开心得就像是个快乐的小孩子，纯真、无邪，可爱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而更迷人的是苏蕊湿透的白衬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的曲线更加动人。

半透明的布料下隐隐若现的肌肤还散发着体香，细嫩的皮肤和朦胧可见的黑色内衣是那么地性感，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韵味，美得让人不禁喉咙发干。

“舒服呀！”苏蕊突然大喊了一声，然后开心地大笑起来。仿佛这种疯狂的事，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即使只是淋一下雨，都能让她开心得就像回到童年，兴奋得小脸都有点发红了。

虽然苏蕊生长在权势之家，看似呼风唤雨很风光，现在前途更是一片光明，但外人所看不见的，却是这种家庭无法外泄的幽怨。从小就忙于学习各式各样的能力，又得保持着大家闺秀的形象，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其实十分难受，甚至童年或少女该有的乐趣都是一种奢侈，也不知这样算是幸福还是悲哀。

“是呀！”张文也感觉到一种近似放纵的轻松，即使这时后座的美人性感得让人都要流鼻血，但还是被她的欢快所感染，忍不住也拉开嗓子，在雨中兴奋地欢呼一声。

“啊！”苏蕊像是要发泄压力似的，和张文大呼小叫起来，开心的模样哪还有半点女强人的模样？甚至喊得高兴了还扶住张文的肩膀，踩着踏板站起来，一边淋着雨，一边开心而肆意地大笑起来。

倾盆大雨将整个渔港小镇点缀得更加如诗如画，路人们全跑到屋檐下躲避着雨水的洗礼，可这会儿，张文两人却骑着摩托车肆意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像疯子似的大呼小叫，欢乐的笑声在雨中不停地回荡着。

这时的苏蕊彻底湿透了，也看不清楚长相，乱发贴在脸上让人认不出来，否则让人看见一向端庄高贵的大县长，此时的样子，恐怕会把这里的大小头头都吓死。

海边的暴雨总是来得那么剧烈又那么持久，下了好一阵子都没有停下的意思。

落后的小镇排水系统虽然古老但十分有效，在这样磅礴的暴雨落下时，竟然没有积水，虽然雨水模糊视线，但大雨吓跑了路上的行人，使骑车时反而更加顺畅。

不知不觉间，已经淋了半个小时的雨，张文两人已经和落汤鸡找不出区别，但却感觉特别高兴。此时手机之类的东西肯定去见阎王，但比起目睹苏蕊开心而又放松的样子，张文倒觉得这不算什么，只是看着她如孩子般开心的微笑，就能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哈啾！”兴头上的苏蕊突然打了个喷嚏，虽然现在还是夏季，但夜里海风伴随着暴雨还是寒意十足，这样恶劣的天气，一般的男人都会躲起来，更别说她这样娇柔的大小姐了，哪受得了呀？

“我送你回去吧。”张文一看苏蕊揉着鼻子，心里一疼，赶紧朝县城骑去，忍不住地絮叨着：“再好玩也不能淋那么久，何况你还饿着肚子，要是真的感冒了，可不好。”

“嗯。”苏蕊乖巧地点了点头，呆呆地看着张文的后背，湿透的衣服贴在充满男人味的肌肤上，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苏蕊迟疑了一下，脑袋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地伸出双手，轻轻地抱住张文的腰，像恋人似的闭上眼睛，依靠在张文的背上，肌肤的接触充满了温度，一瞬间就像触了电一样。

苏蕊不敢睁开眼睛，也不敢去想为什么要这么做，只知道这样的感觉很美妙，美妙得让人有些沉醉，心跳空前地剧烈，脸上也一阵阵发烫，但却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或许这就是引诱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吧？

身后传来的女性体温还带着香气，似乎还能感受到她肌肤的柔软和弹性。一对饱满的乳房若有若无地触碰着后背，虽然隔着内衣和湿淋淋的衣服，但还是能感受到这对宝贝的弹性。张文本能地估算，起码有C 罩杯，没想到看似端庄的苏蕊，身材竟然魔鬼到这地步。

张文脑子顿时“轰”的一下炸开了，心神一个不稳，车子也摇晃了一下，吓得张文赶紧屏气凝神不敢再乱想。

张文被苏蕊突然的亲密举动弄得手足无措，想推开却不敢，心里也有点不舍，说话的时候，紧张得都有点结巴：“那、那个……抱、抱住安全一点……”

“嗯……”苏蕊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抱着张文“哼”了一声，便不再说话。

虽然有些羞涩地抱着张文，但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美得让她舍不得放开。

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暧昧，张文只感觉到裤子内慢慢聚集起血液和冲动。身后柔软的身体是那么地迷人，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拒绝不了像苏蕊这样的尤物，可脑子里仅存的理智却让人不得不谨慎，因为不知道她这亲密的举动，到底是什么意思，万一是一时兴起，那只能说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张文紧张地问苏蕊住在哪里，随即加快油门到她租住的小社区门前，沿着小道骑到她家楼下。

苏蕊下了车后，恋恋不舍地看了看张文，犹豫了一下，轻声地说：“小文，你全身都湿了，这样赶回家会着凉，要不先到我家，等雨停了，再说吧？”

“这……”张文顿时心跳有些加快，眼前的尤物浑身湿透，看起来那么地性感，却在这时邀请他去她的香闺，难道他的遐想真的有实现的可能？眼下的雨虽然还很大，但都淋到这地步了，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吧？

“没事的！”苏蕊有点紧张，但还是故作轻松地笑道：“而且我们都没吃饭呢！一会儿正好一起吃点东西，我再把事情详细地和你谈一下，免得欣然回来，会说我没帮她办好事情。”

“嗯，那麻烦你了！”张文心里微微有点激动，将摩托车放好后，看着她湿透的身体，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本能地幻想着衬衫下性感的身体，那充满女人韵味的气质，如果轻裳尽褪，一定会美得荡人心魄。

“等等！”苏蕊突然想起家里空空如也的冰箱，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道：“家里好象没有吃的了，你先去买一点菜回来吧。”

“好！”张文想都没想就再次骑起车，冲进雨水中。这时心情激动而澎湃，哪还来得及问苏蕊要吃什么？心里的淫念不由得幻想着一会儿是否会有艳遇发生。

这是男人邪恶的本能，也是任何一个看见苏蕊的男人，发自内心不能避免的冲动。

“在四。一！”苏蕊远远地喊了一声，见张文招了招手表示明白，这才松了一口气上了楼，每走一步，地上都一滩水。刚才那么开心，现在回过神来，才觉得身上湿湿有点难受，再加上一开始闷热时有点出汗，现在整个人都有些不自在了。

房内的空调还在吱吱作响，开门时扑面而来的凉意，让苏蕊打了个冷颤，又打了个喷嚏。

苏蕊一进屋就赶紧锁上门，将身上湿淋淋的衣服脱下，丢进洗衣机，光着身子翻找着换洗的内衣匆匆进入浴室。

当温暖的热水淋在肌肤上时，驱逐掉寒意，舒服得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时，苏蕊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看着镜中比例姣好的身材，不知道为什么，苏蕊第一次在意起这具能让男人疯狂的躯体，在意起自己一直忽视的容颜。以往虽然也会梳妆打扮，但却不是为了爱美，纯粹是工作上的需要，不然苏蕊甚至连照一下镜子，都没那个精神。

苏蕊仔细地清洗一头黝黑的秀发，洗去洗发精的泡沫后，第一次轻轻地为这头长发抹上护发乳。吹弹可破的肌肤，用沐浴乳洗得更加白晰润泽，苏蕊犹豫了一下，还破天荒地拿来李欣然的润肤膏，滋润这具美得让人窒息的身体。或许是女为悦己者容的心理在作祟，苏蓝第一次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加漂亮。

一套紫色的蕾丝内衣，镂空的设计显得无比性感，前卫又带着挑逗的妖娆，尤其穿在这样一具完美的身体上更是韵味十足。

苏蕊红着脸看了看镜子内无比妖媚的自己，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这套内衣以前总嫌太暴露，买来后就一直放着没动，可这会儿却鬼使神差地穿上，甚至心里还有点紧张地窃喜，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啊？

苏蕊犹豫了一下，不敢再穿那件性感的丝绸睡裙，毕竟等下张文要光临自己的小世界，虽然此刻心乱如麻，但不得不承认很想给他一个好印象，不由得会在意起他的眼光，这些念头萌芽后一直快速地茁壮，即使苏蕊不愿去承认，但现在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

苏蕊换上一套普通的家居服后，来到客厅发现有点凌乱，顿时有些紧张。连日来忙得头晕眼花，虽然说没空去收拾，但也保持着整洁，只是每次李欣然来，都会搞得到处很凌乱，这会儿她一看赶紧忙着收拾起来，也没空细想为什么要那么紧张。

苏蕊打从心底第一次埋怨起这个闺中密友一点都不贤慧，每次都把她的房间弄得那么乱。尽管开了空调，不过苏蕊却忙得鼻子上都出了汗，有些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急切而又紧张的样子，简直像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想对自己的恋人展现贤慧的一面。

一阵天昏地暗的忙碌后，苏蕊累得小脸通红，总算才把客厅收拾得整洁干净。

可一扭头看着自己的房间，顿时有些泄气，房间虽然不算很乱，但阳台上还挂着刚换洗下来的衣服，包括李欣然的性感内衣，这会儿收进来，也不知道能挂在哪里？

苏蕊无奈之余，只能将房门重重地关上。

在忙完后，苏蕊喝着水，一边休息，一边等张文回来，她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上的节目，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既期盼张文早点回来，又有点忐忑孤男寡女的独处。

秒针每走一下，苏蕊都觉得很缓慢，“滴答”的一声似乎是在刺激着心跳的加快，简直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苏蕊顿时变得有点烦躁，担心着张文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路上出事了吧？又有点难为情地告诉自己，这种担忧没有别的意味，只是因为自己饿了而已。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即使冷气飕飕地吹着，但苏蕊还是感觉到烦躁莫名其妙地加剧，这种烦躁伴随着担忧让人很难受，第一次关心家人以外的男人，心情也复杂得不知道该怎么说。

窗外的雨依旧哗啦啦地下，如豆般大的雨珠打得树叶哗哗作响，模糊的视线根本看不清楚十公尺外的距离。有好几次，苏蕊焦急地跑到阳台查看，却没看到期待中的那道身影和灯光，也没看见那辆熟悉的摩托车归来，焦躁和不安更加浓郁了，浓郁得让苏蕊感觉到一点点的窒息。

苏蕊拿起手机想询问张文现在在哪里，可却发现坏了，好在还记得张文的号码，可拿起电话打给张文时，才傻眼地发现他的手机也坏了，苏蕊一下子急得都要发疯了！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轻柔而缓慢，令苏蕊就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赶紧跑过去将门打开，当熟悉而又阳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怎么那么久？”苏蕊立刻担心而焦躁的喊了一句，刚喊完，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这感觉完全不像朋友间的嘻笑怒骂，反而像是在责怪晚归的丈夫！

此时张文湿得像从河里捞出来的没有区别，略长的头发贴在脸上，衣服也皱巴巴地贴在身上，显得有几分狼狈也有几分滑稽。听到苏蕊这一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对不起，你饿了吧？”

“没事吧？”苏蕊意识到失态，立刻红着脸，但看着张文脸上温和的微笑，还是关切地问：“你怎么过来的？我没有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呀！你的车呢？”

“排气管进水，送去修理了！”张文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不过心里却微微地颤了一下。即使眼前的美人穿的是宽松的家居服，但也散发着一种浓郁的韵味，既知性又有几分难言的贤慧，看起来更加迷人了。

“没事就好。”苏蕊松了一口气，见张文站在门口有几分拘谨，似乎是被自己歇斯底里的一喊，而不好意思进来，脸色微微一红，客气地说：“快进来吧！赶紧冲洗一下，别感冒了！”

“嗯！”张文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走进去，每走一步，地上都是一大摊的水，立刻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蕊姐，弄脏了你的地方。”

“说什么昵！”苏蕊顿时有点不悦，娇嗔道：“要不是我，你也不会淋成这样，赶紧洗洗吧，洗完，等你一起吃！”

“嗯！”张文走到桌前，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护在衣服里的塑胶袋，笑呵呵地说：“我记得你说想吃我们那边的特产，那老街的狗肉绝对是一绝。我刚才赶过去了，还好没关门就买了一些，你快尝尝吧，肯定是热的。”

虽然外面下的倾盆大雨，但用几只塑胶袋一装，层层地护在怀里，此时一解开，里面的食物竟还冒着热气。

张文赶紧拿来盘子一一地装好，开心地笑道：“你看吧，我就说是热的！他家的生意一直很好，刚才我还担心会卖光，还好今天下雨，不然这个时候肯定卖完关门了。”

一盘清炒狗尾、一锅还冒着热气的汤、几样普通的小菜，这时还冒着热气，带着一阵阵的香味飘在屋里。

苏蕊的眼眶顿时湿润了，看着张文开心而天真的笑容感到一阵喜悦，但心里突然一惊，有些讶异地问：“你跑回你们镇上的老街了？”

“嗯，我们那镇上的！”张文一边用面纸擦拭着湿淋淋的头发，一边呵呵地笑了起来：“下雨的时候，路上没什么人，骑车容易一点！郁闷的是，快回来的时候车子坏了，我怕东西凉了，就直接把车子牵去修理，把东西放在怀里跑了过来！”

“谢谢……”苏蕊也不知道在感动什么，只知道内心颤抖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嘀咕了一句后，见张文浑身湿淋淋，脑子一热马上拉住张文的手，有些心疼地责怪道：“下雨了，还跑那么远很危险的，别傻站着，赶紧洗完，我们吃吧。”

细嫩的手掌、柔软的肌肤，令张文脑子顿时有些呆滞，此时羞涩的苏蕊实在太漂亮了，光是那不好意思的一瞥，都让人感觉到呼吸加快。等回过神的时候，已经被她推进浴室，而大美人也关上门，在外面催促他洗快一点。

张文的脑子有些发晕，打量着这间简单而精致的浴室，挂满了两个美女的私人用品，隐隐还可闻到她们留下的体香。他脱下衣服，当热水冲走身上的凉意时，脑子里忍不住幻想起在这间小小的浴室里，两位尤物是如何清洗着她们性感迷人的身体，美人入浴的场景模糊而又朦胧地在脑子里不停地回荡着。

张文的下身开始充血，有些机械地洗完后，他才发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手机已经坏了，拿起来抖几下，都有水往下滴，虽然心疼但也没办法；第二个问题就严重了，自己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靠！怎么办？总不能光着屁股出去吧！张文顿时傻眼，别说换的衣服，就连条擦拭的毛巾都没有，总不能用苏蕊她们的东西，要是不小心被认为是变态的话那还得了？以后自己还要不要混啊！

张文苦笑了一声，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和苏蕊又没熟到那种地步，总不能问她家里有没有男人的衣服可以换吧？再说了，就算开得了口，搞不好会换来一顿臭骂，这可怎么办呀？

浴室里半天都没动静，苏蕊一直发着呆，听着水声，闻着香味，看着桌上的美食，眼里隐隐有水光。尽管山珍海味对她来说不是稀奇的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竟觉得眼前普通的东西，那么地让人嘴馋，除了扑鼻的香味外，还带有一点点的感动。

从小在感情上的经历是一片空白，权势之家的生活永远是循规蹈矩！还懵懂时，羡慕地看着身旁的人恩恩爱爱，花样年华却只能在各式各样的学习中度过，等到长大后，婚姻却成了一个不幸，男人的体贴、男女间的浪漫和疯狂甚至谈恋爱的感觉，苏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而这时沉浸在简单的快乐中，似乎隐隐懂了什么是爱的感觉。

好半天了，苏蕊见张文还没出来，怕菜会凉了，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轻轻地敲了敲门，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小文，你还没洗好吗？”

“我……”张文顿时吓了一跳，但马上静下心，犹豫了一下还是咬了咬牙说：“蕊姐，我没有换的衣服。”

“对呀！我忘了，对不起！”苏蕊顿时有些慌乱，也不知道到底在慌什么。

本能地跑去房间，才记起家里只有女人的衣服，无奈地脸一红，拿起一条大浴巾，走到浴室门前，轻声说道：“我、我这也没衣服给你换，要不……你先围上浴巾吧！先将就一下。”

“什么？”张文还没反应过来时，门被悄悄地拉开一条缝。

苏蕊柔软的小手有点颤抖，将大浴巾递过去，紧张而不好意思地说：“围上浴巾吧！衣服丢洗衣机就好了。”

“嗯！”张文呆呆地接过去，门立刻“砰”的一声关上，没办法看清楚苏蕊的表情。

张文被苏蕊的异样弄得不知所措，有些茫然地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后擦干身体，犹豫了一下，还是咬牙将浴巾往腰上一围，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简直像是要献身的处女，搞得特别紧张。

“洗好了？”苏蕊强装镇定地给了张文一个甜美的微笑，但水眸一扫而过时，还是有点羞涩，毕竟她从没和男人这样暧昧地相处过，这里也是第一次有异性光临，总之那种感觉乱得让她聪明的脑子都不太灵光了。

黝黑的皮肤，斯文的外表下却有着一身强壮的肌肉，虽然不是很夸张，但每一块看起来都特别结实，流畅的曲线充斥着男性的美感，腰间白色的浴巾遮挡住重要部位，更有一种朦胧而又梦幻的诱惑！身材的比例十分好看，处处散发着让人难以抗拒的阳刚气息。

苏蕊第一次觉得男人也可以用性感来形容，起码眼前这个大男孩就带给她难以言喻的视觉冲击。这年头的男人大多都挺着肥肚，除了专业运动员外，已经很少人能保持这种身材，女人看男人强健的身体，就像是男人在看女人魔鬼的身材一样，总会有一种产生冲动的感觉。

“身材不错嘛！”苏蕊感觉心跳一下子快了许多，但还是尽量地冷静下来，用轻松的口吻，开玩笑道：“我看你那么瘦，还以为一身的排骨，没想到你也锻炼得这么好。”

张文有些紧张，朝苏蕊笑了笑，就有点手足无措了。自己这身材感觉还是有点瘦，小时候经常干活的关系，所以身体很结实，后来有了那么多老婆，更是注重锻炼，早上有空会尽量去沙滩上跑步，傍晚陪女孩们打打羽毛球，或者去学校和虎子他们打篮球，一直持续地锻炼，才能保持着身体的强健。

“干活练出来的！”张文看苏蕊有几分不好意思地坐着，看了看旁边的电话，马上问道：“蕊姐，电话能借我打一下吗？”

“能！”苏蕊点了点头，虽然一直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但目光却总不由自主地被眼前这具性感的身体吸引过去，脸色慢慢地有几分红晕，心跳也在不知不觉间加快。

原本最吸引苏蕊的是，张文那温和的微笑和斯文中又有点稳重的感觉，张文一向在她面前着装得体，表现得彬彬有礼，可此时赤裸着上身，却让苏蕊眼睛一亮，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心动。温柔的性格，清秀的脸，却有这么强壮的身材，结合起来显得诡异但却有种邪魅的诱惑。

由于手机坏掉了，加上这么大的雨，家里人会担心了，所以张文赶紧拿起电话，拨通家里的电话，和敏敏交代了一下车坏、手机坏的事，应付了几句，便叮嘱她们早点睡，雨下这么大，他在县里开閛房就好了，明天就回去。

张家的电话费一直会这么贵，是有来由的，姐姐抱怨了几句，秀秀温柔地关切了几句，小丹调皮地表示不满，喜儿依赖地撒着娇，只有少妇们不太好意思地攀谈几句。在好一顿的安慰后，张文这才放下电话，转过头的时候，发现苏蕊有些怪怪地看着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地问：“蕊姐，怎么了？”

“你还真体贴！”苏蕊听张文说着温柔的话，心里就一顿难受，忍不住有些发酸地说：“不过，小文，你那两个小表妹好象还没到法定年龄吧？而且你们还是亲属，你这可是重婚罪呀。”

“您老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张文以为苏蕊是在开玩笑，想起家里善解人意的美人们，心里一轻松便打趣道：“要是您告发的话，我这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了，到时候老婆、孩子就见不着了。”

“你已经有孩子了？”苏蕊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张文，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她是在吃醋！这种感觉虽然是第一次有，嫉妒心作祟让人特别的难受，但苏蕊还是吓了一跳，为什么总是这么在意张文，还要嫉妒他家里那个温柔、可爱的小丫头，而她凭什么吃醋？

念头一上来，苏蕊顿时感觉到如天旋地转般昏沉。对她来说，任何东西都可以拥有，唯独正常的婚姻和爱情是不可能奢望的东西！今天的喜悦、娇羞、焦躁甚至吃醋都是第一次体会！五味杂陈复杂得令她都有些受不了，但静下心来唯一能确定的是，她真的动了感情，而且绝不是一时冲动。

“没！”张文慌忙地摆了摆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我们年纪还小，哪敢要孩子呀！再说，现在也没家业，还是得等稳定下来再说吧！”

“还小，你都有两个老婆了！”苏蕊冷哼了一声，话里带着明显的酸味。虽然和敏敏没有过多的接触，但秀秀的乖巧温柔却让她十分喜欢，即使想嫉妒，但想想这个体贴可人的小丫头，她都觉得和她一比，完全没有女人味。那种小家碧玉或许男人才最喜欢，自己这种风行雷厉的作风，或许该改改了。

“呵呵……”张文除了傻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现在这副模样，想坐下的话还怕走光，被以为是暴露狂就不好了！虽然苏蕊表现得很亲密，但张文可不敢贸然地乱来，万一自作多情而惹恼她，以后就难受了。

“坐！”苏蕊虽然吃醋，也觉得这种事很荒唐，但却觉得自己怎么样都生不起气，郁闷之余看张文坐立不安的样子，脸微微一红，还是一边让他坐，一边说：“你会喝酒吧？我记得刘富说你酒量很好。”

“哪有！”张文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坐在苏蕊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坐姿不让自己走光，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眼前这个活色生香的尤物。

“喝一点吧。”苏蕊觉得需要一点酒精来麻醉自己，让自己能冷静地面对这个事实，确定这段时间的异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因为像小女孩那样幻想着爱情，而喜欢上这个大男孩？或者是因为沉闷而又畸形的生活需要一点改变，只是一时的冲动而已？

苏蕊说完也不等张文答话，就从冰箱拿来一瓶冻得发凉的威士忌，熟练地拿来冰块搅拌均匀后，倒了两杯摆在桌前，轻声说道：“可能有点烈，你应该不介意吧？”

“我不懂得怎么喝。”张文赶紧接过酒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种好酒到了我的嘴里，就是在糟蹋，不过烈一点没关系，反正我也喝不出好坏。”

比起那些摇着酒杯满脸陶醉、小口细抿自认高雅的人，这种朴实的憨厚更让人喜欢，尤其那难为情的微笑看起来更加可爱，苏蕊觉得又心动了，但却不动声色地坐下来，举起酒杯嘻笑着说：“好啦，这也不是什么好酒，你就将就一下吧。”

张文与苏蕊轻轻地碰杯，张文一抿觉得还真有点烈，起码有五十六度，喉咙一下子就像有火烧起来一样，热流延着食道烧到胃部，灼热的感觉让人有些难受，但也一下子提起精神，驱散了寒意，让整个身体升温，刺激着无精打彩的汗腺再次活跃起来。

张文本来只想小口浅尝，但见苏蕊头一扬竟然喝了一大半！虽然有冰块，但起码有一两多，而且空腹喝肯定容易醉，但苏蕊喝完还挑衅似地看着他，令他脑子一热，立刻不甘示弱地一口饮尽，摇着杯里的冰块示意全干了。

“味道不错吧？”苏蕊顽皮地笑了笑，一边帮张文倒酒，一边开玩笑说：“在别人面前，我可是滴酒不沾，今天破例和你喝一点，你该感到荣幸了！”

喉咙烧得有点难受，令张文不由得皱了皱眉，但看苏蕊兴致那么高，还是马上摆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开玩笑地说：“对呀，我真该回去烧香拜祖，如果祖坟没有冒青烟的话，哪有这样好的机会？祖宗积德了。”

“很会说话嘛！”苏蕊咯咯地笑道，被张文有些滑稽的样子，逗得很开心。

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缘故，气氛一下子轻松不少。

眼前飘香的美食，让苏蕊食指大动，吃得津津有味，只要一想起张文全身湿淋淋地站着，微笑着将袋子从怀里掏出来的模样，就觉得很有食欲，嘴里也多了一点感动的香甜。

张文与苏蕊一开始聊天的话题还满客套，说的大多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但随着酒I 杯接一杯地下肚，两人也天南地北地胡聊起来，说了很多话题和笑话，乐得苏蕊咯咯地笑着。

张文被苏蕊笑时的那种娇媚弄得头有点晕，觉得身体越来越热，话也有点说不清楚了。

第五章

真情表露

随着话题的深入，苏蕊的小脸因为高兴和酒精变得通红，但还是想起正事，缓缓地说出这次找张文的原因。

原来这次四清县的大动作远不只两个大学的分区那么简单，在她的运作下，市里有一所名校会搬到这一带，而且靠近市里的县郊，也会陆续地搬来一些市场和物流，总的来说，那块一直荒芜的土地未来会寸土寸金。

主要原因是市里的繁华地带，根本无法满足它们的扩张，在寸土寸金的市里，这样钜大的花费也难以承受，所以苏蕊就出面周旋，一些住宿制的名校和一些倍受交通拥塞困扰的批发市场都一拍即合，准备迁移到这里来，这下省了扩张的费用，甚至只是卖了市里的土地，就足够他们在这里扩大规模了。

张文仔细地聆听着，虽然酒喝了不少，但脑子也在高速地运转着，计算的结果只能无奈地苦笑，那些计划中的土地肯定已经被有关系的人拿走，建筑工程就更别提了！至于说到寸土寸金，恐怕就没有五挂村一带的事了，看来看去都没看到让人动心的诱惑。

五挂村一带的地确实够大，不客气地说，连绵百里的海滩和深山老林，甚至比整个县城加起来还大一些，但那偏僻和不利的交通条件摆在那里，只有死路一条！想要靠这次苏蕊的大手笔，寻找发展根本是难上加难，眼下通的路也只是乡间小路，虽然方便了交通，但想要有大作为恐怕很难。

苏蕊聪明地看出张文嘻笑间的失落，话锋一转说：“那些项目确实是在县郊，不过带来的繁荣恐怕不只那一带。上次你然姐已经到处逛了一圈，因为省里会有个经济工作组下来视察，已经表明这次四清县的经济建设是首位，所以她已经决定要在这一带投资了。”

“哦，那她有什么打算？”张文心里明白，即使苏蕊和李欣然权势再大，她们都不会去触碰底下这些人的利益；换句话说，为了工作的顺利，这些土地和工程她们不会去动，所以也只能另辟蹊径了。

“度假村、酒店、加油站！”苏蕊一字一顿地说：“项目很多，所以她现在还在做总结。到时候可能大学和其他学区周边的空地除了楼盘外，她都要，所以事前准备得调查清楚，我们想听一下你这本地人的意见。”

“应该不错吧！”张文敷衍性地应付一句，毕竟这些生意是她们要做，与自己无关。眼下是各路大神施展神通的时候，四清县已经是暗流涌动，都是来刮钱的人，自己这种小百姓还是老实、安分一点比较好。

苏蕊不在意张文的分神，而是将所有的计划或者说是打算都和盘托出。

张文虽然郁闷但也听得很仔细，集中起精神，脑子活跃地思索着、分析着利弊关系。

李欣然的计划很多，等苏蕊说完就已经有点累了，不自觉地抿了口酒，终于说出主题：“现在以我们的身份不方便抛头露面，而且也没时间去管理，所以希望找一个本地的商人合伙，这样既省事又省去不少麻烦。”

“不会是我吧？”张文沉吟许久，有些不确定地问一句，多少还是有点没把握，毕竟自己算个屁的本地人呀！再说，投资那么大，李欣然的关系虽然很硬，但到时候小的麻烦事肯定也不少，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聪明！”苏蕊笑了笑，点了点头，说：“就是要找你。说真的，虽然在四清也待了挺长时间，认识的人也多，但想来想去最合适的就是你了，既没有其他的利害关系牵扯，又沉着、冷静，没有半点浮躁，更重要的是比起那些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你最值得相信。”

“为什么？”张文冷静地问道，虽然这个提议很诱人，但和这种大神牵扯上利益关系的话，就必须小心谨慎，自己的根基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万一出事的话，很容易连骨灰都没了。

“为什么？”苏蕊倒没想到张文会反问，微微地一愣后，心里有一点酸楚，略带自嘲地说：“第一，因为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管好这些事；第二，和你合作的话，不会有太多的顾虑，只要生意管好就好了，不会再参杂其他的利益问题。”

顿了一下，苏蕊看了看张文深邃的眼睛，那是一种让人无法自拔的光亮，到了嘴边的理由，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口，迟疑了一下，有些幽怨地叹气道：“第三，相信我们的情况，你也大概知道，关毅和陈君维的关系，你也清楚，这虽然不是重要的原因，但也是我们选择相信你的理由。”

“谢谢。”张文斟酌了一会儿，从苏蕊无奈的话里，听出一种让人心碎的哀伤，虽然脑子里还在分析着利弊，但看着她黯然神伤的样子，还是感觉到一种难言的心疼，尽管这不是该有的感觉，但却疼得那么真实。

“你好好考虑吧！详细的计划，你然姐过几天会和你谈。”苏蕊也不多说，有些低落地拿起酒杯，强颜欢笑地说：“来干一杯吧！看你和秀秀她们那么恩爱，蕊姐替你们高兴。”

“蕊姐……”张文犹豫着拿起酒杯，还没等碰到嘴，苏蕊就已经一干而尽。

张文见状赶紧一饮而尽，见苏蕊又倒了满满的一杯，马上出声劝阻：“蕊姐，你慢点喝，这样很伤身！”

“没事，高兴！”苏蕊胡乱地回应了一句，又是一口酒下肚。虽然给了张文一个欣喜的微笑，但眼里却有泪花在打转，水蒙蒙地闪动着，让人感觉到心酸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或许是刚才的气氛开心得过头，不知不觉酒瓶已经空了。

苏蕊喝完一杯后，摇了摇空空如也的酒瓶，头一转猛地拿起张文的酒喝下去，舒服地叹了一口气，摇晃着站起来。

但此时苏蕊满脸红晕，眼神迷离，明显有点醉了，虽然模样十分诱人，可一站起来脚步却虚浮地踉跄一下，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往一旁倒下去。

张文想不明白苏蕊为什么会变得这样，但看她快要摔倒了，还是赶忙伸出手将她扶住，有些心疼地说：“蕊姐，你没事吧？”

“扶、扶我上厕所！”苏蕊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含糊不清，但这时被张文往怀里一抱，却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她看了张文一眼，眼里饱含着复杂的幽怨，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好。”张文的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许多，本来喝完酒，身体就热，脑子也容易冲动。这会儿抱着这么一个动人的尤物，清晰地感觉到她灼热的身体和动人的柔软，如果不是仅存的一丝理智还在坚持，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拒绝不了这样的诱惑。

尽管色心痒痒，但张文也不敢造次。他小心翼翼地扶苏蕊进了厕所后，赶忙把门关上，这才靠在门上吐了一口大气。脑子里不由得混乱起来，苏蕊为什么怪怪的？印象中她是个端庄优雅的女人，可今天看起来却那么地楚楚可怜，似乎压抑着心事很难受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张文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苏蔬已经打开门，有些难受地“嗯”了一声，气喘吁吁地说：“小文，冰箱里还有酒，去拿！”

此时苏蕊满头都是汗珠，散开的头发贴在红润的肌肤上感觉极为性感，蒙眬的眼眸半睁半闭，更是妖娆得让人窒息。

张文顿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诱惑，他赶紧克制住越来越冲动的欲念，将她扶住后，温声劝道：“蕊姐，别再喝了丨这样喝下去很伤身体。”

“你讨厌女人喝酒？”此时苏蕊脑子都有些混乱，转过头，心不在焉地看着张文一，有些大舌头地说：“还是不想陪我喝？”

“没有！”张文一看苏蕊都醉成这样，觉得不能和酒鬼讲道理，赶紧摇了摇头，轻声细语地说：“只是觉得你这样对身体不好，还是好好睡一觉吧！”

“呜……”苏蕊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说：“扶、扶我回房……”

“嗯！”张文看苏蕊同意了，赶紧扶着她慢慢地朝房间走去。手碰到了她的肌肤，甚至偶尔还能碰到乳房的边缘！那种柔软的感觉，实在太诱人了，张文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身体的曲线，欲火一下子焚烧得更加猛烈了。

扶着这么一个尤物，胯下的巨物早就充血变硬了，将浴巾撑出一顶巨大的帐篷。张文为了要避免尴尬，走路的时候也不敢跨大步，这时喉咙一阵发干，心想：不管等下会不会下雨，就算穿着内裤也得赶回家，把这股欲火好好发泄一下才行。

张文轻轻地推开房门，一股迷人的芬芳迎面而来。

只见布置优雅的房内，只有一盏浅黄色的床头灯闪烁着亮光，大床收拾得很干净，房间也很整洁，可以看出主人是一个勤快的人，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不说，也在简单的装饰中透露着一种优雅的品味。

阳台的门和窗户都敞开，窗外的大雨不时泼进来，窗帘随着风的吹拂而摆动，显得有些浪漫。一切都充满暧昧的气氛，醉眼迷离的苏蕊，睁开眼看了一下就感觉到一阵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悄悄地看了看扶着自己的大男孩，眼里多了一层水雾在打转。

“蕊姐，你先躺一下。”

张文一看雨不停地泼进来，赶紧扶着苏蕊先坐到床上，快步跑过去关上阳台的窗户和门，看见阳台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内衣，款式各有风情，不由得吞了一口口水。

处理好一切后，张文见苏蕊衣裳不整地躺在床上喘息着，看样子有点难受也有点迷糊，宽松的上衣稍稍撩开，小腹上白晰的肌肤带着一种诱惑，让人心念一动，侧卧的姿势虽然没有春光外泄，但却展示着这具身体最迷人的曲线，美得让男人一看都会兽性大发。

张文的呼吸一下子快了许多，看着眼前的醉美人，脑子立刻闪出一个念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如此迷人的尤物，哪怕是春风一度都是一大乐事，现在人间极乐就摆在面前，试问谁能不动心？

但理智却在不断地告诫着张文，眼前的女人虽然美艳不可方物，但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如果贪图肉欲之欢而惹祸，那一切都完了。家里还有温顺的秀秀跟需要自己养活的女人们！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如果出事的话，那她们怎么办？

男人的血液是有限的，不是给了鸡巴就是给了大脑。

张文的脑子里不停地闪过这段时日来的点点滴滴，有了家以后的欢乐，妈妈、姐姐、可爱的小丹、温柔的秀秀！张文纠结了好一会儿，终于咬牙转过身，有些不甘地说：“蕊姐，我先走了！”

一个男人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何等艰难，张文心痛得都要流血了，但脑子里也清楚地知道他和苏蕊的差距，别说惹怒了她，自己承受不了，恐怕关毅一且知道被戴绿帽，即使他是同志也难免会勃然大怒，所带来的后果是自己和自己脆弱的家很难抵御，眼下自己够幸福了，又何必去招惹麻烦呢？

“别！”就在张文转身的刹那，躺着的苏蕊突然坐起来，一把拉住张文的手用力地一拉。

张文这时心事重重，根本没有注意到苏蕊的动作，踉跄了两步后，摔到在床上，刚才的心不在焉一下子吓没了，顿时冒出一身的冷汗。

“蕊、蕊姐！”还好没压到苏蕊，张文吁了一口气，紧张而忐忑地说：“你、你喝多了！还有事吗？”

从小教育的传统、女人该有的矜持这时都被苏蕊抛在脑后。苏蕊睁着眼看着眼前的大男孩，原本脆弱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得无影无踪，她已经想明白这段时间的焦躁不安和各种异样，尽管不肯承认，但却无法再欺骗自己了！

她一个守活寡的女人、一个生活在畸形中的女人、一个人前风光无限的可怜女人。婚前循规蹈矩，婚后却是痛苦不堪！或许这种事情更可笑，但却无可救药地爱上这个刚认识不久的大男孩！或许是因为他温和的微笑，聪明而又让人心动的单纯，总之理由已经不用了，她就是喜欢上他了。

“小文……”苏蕊想明白后，觉得自己更可怜了，命运给自己一段畸形又不能摆脱的婚姻，而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终于明白什么是恋爱时，可对象却是一个比自己小的男孩，更是一个已经有了家室的人，这到底算什么呀！

“蕊、蕊姐？”张文看苏蕊脸色有些发白，甚至有些怨愤、无奈地看着自己，立刻被她吓了一跳，慌忙扶着她的肩膀，颤声问：“你没事吧？”

“没事。”苏蕊呼吸有些急促，眼前的张文只是一个关心的眼神，干嘛气就消了，为什么这么没用！此时眼角悄悄地一瞥，看着他那阳刚的身体心跳不知不觉间加快，呼吸变得有几分火热，身体开始有一种压抑不住的焦躁蔓延开。

“蕊姐，你先休息吧！”张文吓到了，苏蕊的眼神那么复杂，复杂得让人根本看不懂，而且她现在这么激动，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惹祸上身，他小心翼翼地说完后，准备起身闪人。

“你讨厌我？”苏蕊一把拉住张文的手，眼里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也有一种让人心疼到不行的幽怨。

“不、不！”张文慌忙地摆着手，赶紧让自己先冷静下来，这才轻声说道：“蕊姐您人很好又聪明！不仅待人和蔼而且学识也渊博，我很喜欢和您聊天，总能学到不少的东西。”

“我不是问这些！”苏蕊有些烦躁地摇了摇头，定定地凝视着张文，喘息着问：“那些都是奉承的话，我不喜欢听！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讨厌我？我不想听那些阿谀奉承的话！”

“我……”张文一下子语塞了，不知道她到底想问什么？这会儿苏蕊醉得很厉害，完全看不出平时的优雅和端庄，或许这才是她最真实的一面，可为什么柔弱得让人受不了？

“你怕我？”苏蕊有点歇斯底里了，哈哈的大笑让人看得更是不安，笑着、笑着眼泪无意滑过脸庞，好一会儿后，才用幽怨的眼神含泪地看着张文，哽咽着问道：“你为什么怕我，难道在你们眼里，我连一个女人都不算吗？”

“蕊姐……”张文有些受不了了，除了情欲上的诱惑，看到苏蕊脆弱的一面更是难受，加上酒精作祟，这时也有点冲动了，忍不住冲上前一把将她抱住，闷吼道：“你到底想问什么？你告诉我！死就死，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就别再这样了！”

“张文……”苏蕊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要融化了，浑身都在瑟瑟颤抖。第一次被异性这样抱着，一股让人窒息的男人味紧紧地包围着自己，感觉是那么地舒服、那么地有安全感。心里压抑着的幽怨似乎瞬间就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美妙感觉。

“蕊姐，到底怎么了？”

张文紧张得有些抽搐，抱着这么一个尤物，脑子一下子就炸开了，尽管情欲再次高涨，但却克制着不敢再有脱序的行为。

“我爱你！”苏蕊含着泪，却带着笑闭上眼睛，小手颤抖着反抱着张文，有几分激动地哽咽道：“我说我爱你，我是不是很荒唐？嫁了那么一个变态，自己又无耻地喜欢上一个男孩，可你却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我到底要怎么办？”

“啊……”

张文顿时如遭雷击般的傻了，他瞠目结舌地看着怀里既幽怨又有几分难为情的苏蕊，脑子顿时有点发昏，颤抖着说：“蕊、蕊姐，你在说什么？”

“给我听仔细了，我说我爱你！”苏蕊抬起头，用倔强的眼神看着张文的惊讶和紧张，一字一顿地说出来时很激动，但却有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可怜。

“蕊姐！”张文倒有点手足无措，好色了那么久，还是第一次被人表白。尽管虚荣心作祟，有高兴的感觉，但也明白自己和苏蕊的距离，一下子目瞪口呆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人静静地抱着。张文是彻底地傻掉了；苏蕊则是借着酒意表白后，有几分难为情，温顺地蜷缩在张文的怀里，似乎是要寻找安慰，可这时头低低的，却看到张文的浴巾在拉扯中掉下来，尽管还遮掩着重要部位，但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窗外依旧风雨交加，但在张文的心里已经天崩地裂了，照理来说，这时应该是顺势推倒怀里的尤物，在这雨夜成就好事，但理性却是最麻烦的东西，在它最不该出现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阻止着这件事的发生，然而有时候想想这是好事，但也让人恨得直咬牙。

“张文！”苏蕊低低地哭泣几声后，抬起头，用动人的大眼睛楚楚可怜地凝视着张文，颤着声问：“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觉得我这是在发酒疯？”

“没有。”张文深吸了一口气，深邃的眼神迎着苏蕊的凝视，给了苏蕊一个她最迷恋的微笑，这才柔声细语地说：“蕊姐，你很美丽、你很迷人！如果说我没有动心，除非我是母的才有可能。你说的话让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是受宠若惊，我一个乡下孩子能得到你的垂青，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可是你现在的心情很不好，我想你应该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谈好吗？”

“你陪我！”

苏蕊脸上微微一红，听着这软声细语，心里一阵甜蜜，终于借着酒意鼓起勇气，一边拉着张文的手，一边羞涩地说：“今天我想在你的怀里睡，要是太清醒的话，我怕我又没有勇气了。”

“我……”张文忐忑地想再劝说，可一迎上苏蕊泪中带着喜悦的眼神，心一下就软了，这种眼神实在太熟悉了，是一个女人芳心大动时最美的瞬间。在自己帮姐姐戴上脚炼、为秀秀买第一件裙子时，她们也是那么地幸福，充满爱意地看着自己，那是一个女人最最动人的时候。

歇斯底里地发泄过后，窗外的风雨交加使房内的气氛变得无比暧昧，淡淡的灯光把一切都笼罩在浪漫中。

苏蕊此时已经动情不已，妩媚地看着张文，一边将他拉到被子里，一边柔声地说：“不许你拒绝，今天就要你陪我……”

“嗯！”张文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面对这么一个尤物主动表达爱意，或许再拒绝的话，不只是让自己郁闷，更会伤了她的心，身体一软，立刻顺着苏蕊软软地躺到床上。

“小文，你笑一下，我喜欢你笑！”苏蕊见张文一脸忐忑，仿佛她才是个色狼，立刻“噗哧”地一笑。

苏蕊一边拉来被子盖住两人暴露在空调中有点发冷的身体，一边柔声地说：“你别担心，我也不是小孩子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什么都别想，哪怕把我当成秀秀也好，让我体会一下恋爱的滋味，好吗？”

“嗯。”张文有些紧张，但还是朝苏蕊笑了笑，全身却僵硬着不敢动弹。

此时苏蕊整个身体都在薄薄的被子下，只有秀美的容颜略带羞涩地看着张文，而被子下的身体不停地蠕动着，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

“小文，我漂亮吗？”苏蕊擦去泪珠，看了看枕边可爱的大男孩，突然有几分玩心，既是开玩笑又有点挑逗地问：“为什么每次感觉你在看我的时候，都很平静，难道我没有半点女人味？”

“不、不！”张文赶忙摆了摆头，见苏蕊的眼神是那么地幸福，迟疑了一下，还是红着脸坦白说：“蕊姐，你漂亮得让人都能发疯！每次和你说话，我真的都不敢去看，怕看多了自己会乱想！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个仙女，美丽不可方物，让我觉得连幻想都会是一种亵渎。”

“你的嘴真甜！”苏蕊“噗哧”地笑了笑，面带着甜蜜地看着张文，脸上的微笑让人那么心动。

苏蕊扭捏了一下，突然扭动着身体靠过去，语气有点紧张也有点情动地说：“我不是仙女，我叫苏蕊，一个喜欢你的女人，一个喜欢你笑的女人。”

娇嫩的身躯接触在一起时，张文感觉脑袋都要炸了，一下子张开口说不出话，好柔嫩的感觉呀！这是再高级的布料都无法模拟的柔软，暖暖的温度，这是女人充满弹性的肌肤。难道刚才在被子底下，苏蕊已经将衣服脱了？

手臂上的触感证实了张文的惊讶，虽然苏蕊还有点紧张，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这个美艳的尤物绝对一丝不挂，细嫩的长腿缠着自己的脚！手臂上更是能感觉到两团柔软挤上来，这种弹性、这种形状和一点点的硬度，是女人最让男人迷恋的乳房。

“怎么了？”苏蕊脸上带着红晕，既有羞怯又有幸福的意味，媚眼如丝地看着张文，娇声问道：“是不是感觉我这样很放荡？”

“没有……”张文说话的时候，呼吸全乱了，甚至紧张得手紧紧地抓着床单，有些含糊不清地说：“只是，一时……怎么说呢？有点……”

“你好可爱哦。”苏蕊顿时“噗哧”一笑，扭着动人的身体纠缠上去，轻轻地拉了一下张文腰间松垮的浴巾，吐着热气说：“小文，你应该不是处男了吧？干嘛那么紧张，难道我有那么可怕吗？”

说话的时候，苏蕊的手指僵硬而又紧张地解着浴巾的束缚，纤细的手指偶尔滑过肌肤更是带来剧烈的刺激。

张文压抑了一夜的欲望再也无法克制，在浴巾脱落的那一刻，猛地翻过身将美丽的苏蕊压在身下，喘着粗气朝她红润的小嘴吻过去。

苏蕊那柔软的嘴唇是那么地香甜，带着一丝成熟女人的芬芳更是诱人。张文粗鲁地亲了几下，见苏蕊似乎被吓到似地睁大眼睛，立刻如蜻蜓点水般吻了吻她发烫的脸颊，喘着气说：“蕊姐，我想要你丨？”

“嗯！”苏蕊回过神来，羞涩地看了张文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小手下意识地摸了摸略带湿润的嘴唇，似乎还残留着男人的味道。初吻被李欣然拿走了，但这一吻在心灵上才是真正的第一次。

“你很美！”张文深情地凝视着苏蕊，直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个美丽的女人竟然会爱上自己，他有些激动地抓住她的小手慢慢地拉开，在她紧张的注视下，慢慢地低下身，朝她红润的小嘴吻下去。

苏蕊紧张地闭上眼睛，小嘴吐着热气。

一下、两下如蜻蜓点水般的温柔过后，张文迫不及待地品尝着苏蕊美味的吻，感觉她的小手激动地抱上自己的腰，这才轻轻地撬开她的贝齿，灵活的舌头钻进去，寻找着动人的芬芳。

苏蕊伸出丁香小舌迎合过去，有些青涩地回应着张文的挑逗，温柔而又缓慢地纠缠着、互相吸吮着，如梦幻般的感觉让她陶醉不已，这种带着爱意的亲吻，带来的美妙感觉是那么地强烈，强烈得令她有些承受不了。

在长长的一个淫吻中，两人的身体都赤裸地接触着。张文甚至能感觉到她那对饱满的乳房贴在胸口，虽然很想快点品尝这个人间极品的尤物，但为了让她知道自己除了情欲外还有爱意，还是忍住一时的冲动，用火热的吻来挑逗她的欲望。

“啊……”苏蕊舒服得都快喘不过气，好一会儿，这才无力地推开张文，闭著眼睛，急促地喘息着。

红润的小脸、妩媚的模样、散乱的青丝，简直性感得让人发疯！张文顿时咽了一口口水，继续温柔地亲着苏蕊的小嘴，柔声地说：“蕊姐，感觉好吗？”

“嗯！”苏蕊红着脸点了点头，似乎还在回味这个深长的吻，满脸都是陶醉的红晕。

张文温柔地笑了笑，轻轻地拉开盖在两人身上薄薄的被子，身下这具完美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时，仿佛有一股体香带着温度扑面而来，他低头一看，张文不由得屏住呼吸了，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美妙词汇，来形容这具完美的娇躯。

性感的锁骨，吹弹可破的白晰肌肤此时白里透红，分外地妩媚！如白藕般的细嫩手臂，胸前一对饱满浑圆的乳房看起来十分挺翘，两颗艳红色的乳头更是迷人至极，平坦的小腹随着紧张的呼吸起伏着，再往下看，张文的鼻血差点都喷出来了。

修长的美腿紧紧地合拢在一起，羞涩地颤抖着让人看不见里面美妙的春光。

尽管这种朦胧的诱惑剧烈得要人老命了，可更引人注意的却是她的耻部，可见体毛又短又柔软，几乎就像绒毛一样可爱，甚至看起来完全像是个在发育中的少女，粉嫩的程度完全不像是个二十多岁的美艳少妇。

苏蕊紧张地抓着床单，不让自己本能地去遮掩，看着张文火热的目光扫视在赤裸的身体上，这是第一次在异性面前一丝不挂，即使名义上的丈夫关毅都没有这样的眼福，所以她也紧张得呼吸都不太顺畅。

“好、好看吗？”苏蕊见张文看得目瞪口呆，羞涩了一下，还是有几分挑逗地哼一声。

“太美了！”张文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激动地说：“蕊姐，你的身材太完美了！”

“嘴甜！”苏蕊羞怯又高兴地笑了笑，此时张文坐在她的身边，头一低立刻可以看到张文胯下那巨大的命根子，又粗又长还激动得一跳一跳，龟头更是又圆又大很吓人，一种男性荷尔蒙的味道飘来，顿时让苏蕊有些迷醉。

尽管还没尝试过和男人交欢，但和李欣然在一起时，两个密友倒也看过一些A 片。苏蕊当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此时内心羞怯地做了个比较，发现张文的尺寸比普通人大上许多，让人有几分期待又有几分忐忑。

“小文，你躺下！”苏蕊脸色有点发红，妩媚地拉着已经看呆的张文躺下去，娇嫩的身躯扭动着趴到张文的身上，小手轻轻地抓住硬得几乎爆炸的命根子，有些激动地说：“你不准动，知道吗？”

“嗯！”虽然苏蕊那细嫩的小手只是捏住没有套弄，但张文还是舒服得直点头，眼看美人媚眼如丝地看着自己，一对饱满的乳房轻轻地颤抖着，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抓住其中一只乳房揉了起来。

“嗯……”苏蕊顿时情动地呻吟了一声，张文那粗糙的手带来的感觉更加地剧烈，就像是电流通过似的，一下子让人感觉到浑身有点麻，令她忍不住吻上张文的脖子，有些青？地舔了几下。

好有弹性呀！入手软中带硬，特别地结实，起码有三十五C 的尺寸，甚至一手都难以掌控。张文被苏蕊撩拨的一吻，弄得也呻吟了一声，手继续不停地玩弄着这对迷人的乳房，恣意地将它们又揉又捏，也让苏蕊的呼吸加快了许多。

“舒服吗？”苏蕊大着胆子，脑子里回忆着A 片上的画面，脸红红的朝下扭去，一路亲到张文的腹部，这时张文在乳房上的手臂已经阻碍到她的动作，这才轻轻地闪了一下，妩媚地说：“小文，一会儿再摸吧！蕊姐想先自己来，好吗？”

“嗯！”张文看着苏蕊那美丽的容貌饱含羞涩地往胯下移去，一下子就激动得脑子有点当机，如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索性双手往脑后一放，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苏蕊满脸幸福地亲吻着自己的身体。

“好热呀！”苏蕊一边回忆着A 片中的动作，一边用小手套弄着握在手心的硬物。这时她已吻到张文的胯下，抬起头，看了看舒服得直喘息的张文，迟疑了一下，立刻羞红着脸埋到张文的胯下，红润的小舌头有些颤抖地舔着张文的腿根。

“啊……”张文舒服得浑身都僵硬了，这种刺激并不是没有尝试过，甚至和姐姐她们做爱时，有时候还比这荒唐百倍，但此时内心那么激动，就将原本平平无奇的快感放大许多倍。

有时候男人更需要的是视觉上的冲击来满足心里上的虚荣，当苏蕊看着张文舒服的模样，开始慢慢地亲吻着命根子时，张文的脑袋都要炸了，直到她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轻启朱口将龟头含住时，那种温暖、湿润、温柔的包围上来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美妙得让人不知道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这样舒服吗？”苏蕊轻轻地吸吮嘴里的硬物，抬起头，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这么大胆的行为，虽然很大原因是借着酒意，但事实上，在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时，却真实地出现在梦境中，让她第二天不得不羞怯地面对湿透的床单。

“舒服，蕊姐！”张文呼吸的时候都无法顺畅，见她跪趴在胯下，圆润的白臀翘得很迷人，马上急喘着说：“你转过来，我要看！”

“不行！”苏蕊脸红地摇了摇头，嘴含命根子的关系，使话说得不是很清楚，虽然很大胆地为心爱的男孩口交着，但暴露隐私地带对她来说还是很困难，毕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初夜。

苏蕊继续尝试着第一次为人口交的滋味，这时张文忍不住了，尤其是苏蕊摇头时，臀部也晃了几下，那实在太漂亮了。

当苏蕊红着脸，好奇地用舌头去钻马眼的时候，张文突然感觉腰上剧烈一麻，一种熟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如电流般的刺激让身体顿时剧烈地抽搐起来。

不会吧，这么丢脸！张文瞬间舒服得脑子都要发颤了，没想到他竟然会兴奋到这地步。在苏蕊有些青涩带有点咬感的口交下，不足五分钟就要缴械了，尽管极不情愿，但身体越来越强烈的快感却无法抵御，前列腺也兴奋得跳动起来。

苏蕊没有跟男性性交的经验，即使嘴里的大家伙胀大，又在剧烈地抖动，也不知道这是射精的前兆，依旧含情脉脉地吸吮着命根子，而接踵而来的刺激，让张文想克制的念头崩溃了，当她柔软的小舌头在龟头上来回舔弄时，理智已经彻底地破碎。

“蕊姐，我要射了……”张文粗喘道，他僵硬地弓起腰，有点受不了苏蕊那温柔而又缓慢的动作，双手覆盖上她握住命根子的小手，有些粗鲁而又快速地套弄起来。

苏蕊被张文突然的激动吓了一跳，但一看张文兴奋得通红的脸，立刻明白原因所在，红了红脸后，并没有吐出充满男人味的命根子，而是更加卖力地吸吮着，小手套弄的速度也加快，甚至另一只手很挑逗地捂着阴囊来回地抚摸着。

崩溃了！山崩地裂了！张文的脑子瞬间炸开了！原本是想提醒苏蕊快避开，但没想到她竟然允许自己口爆！在一阵阵快感的侵袭下，火热的精液力道十足地开始喷射，一股股极有力地爆发开。

苏蕊闭上眼睛，羞涩地含着兴奋跳动的巨物，感觉到一股股的黏稠在嘴里爆发，毕竟是第一次，还是难以接受这有点腥的味道，本想含住一会儿再吐掉，可没想到张文射得实在太多了，多得让她都有点含不住。

“啊……”澎湃的欲望发泄完后，张文僵硬的身体在抽搐中放松下来，闭上眼睛，吁了一口大气，爽得骨头都快散了。

第六章

一夜涟漪

苏蕊默默地承受着在嘴里跳动的命根子，直到张文叹息一声，停止痉挛后，这才感觉到命根子软化，虽然咽下了一些精液，但含在嘴里的实在太多，有些开始从嘴角往下流。

张文稍稍地缓了一口气，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顿时心神一颤。苏蕊妩媚地看着他，樱桃小口含着命根子紧紧不放，几道乳白的精液从她的嘴角往下流。虽然她的眼眸尽是浓郁的情意，但这副景象也淫秽得让人兴奋不已！

“蕊姐！”张文有点感动，柔情满满地轻唤了一声，就挣扎着坐起来，手轻轻地抚摸着苏蕊的头发，激动地说：“谢谢你，真的很舒服！”

“嗯……”

苏蕊这时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嘴里的精液吞也不是吐也不是。虽然很想咽下男人的分泌物，但到底是第一次口交，心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呜咽了几声后，这才吐出软化的命根子。

“蕊姐！”张文还没再说两句，只见苏蕊捂着小嘴跑进浴室。姣好的背影让张文为之心动，光滑如玉的背部、挺翘饱满的嫩臀随着她的脚步而跳起舞，美得让刚软下去的命根子又有点充血了。

苏蕊快步地跑进浴室，将嘴里的精液吐出来后，这才难受地咳嗽起来。刚才射精的时候，张文有些粗鲁地顶到她的喉咙，可苏蕊一心想让喜欢的大男孩舒服一点，所以一直强忍着，这会儿也无法克制了，一边漱着口，一边不时地咳嗽几声。

苏蕊抬头看了看镜子中赤身裸体的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有一副好身材是件好事。脸上带着红晕，但只要一想起张文看向自己时的火热眼神，苏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甚至被看得也忍不住动情。

虽然脑子还有几分迷糊，但苏蕊确定一件事情，自己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恋爱了、真的想和这个可爱的大男孩好好地在一起。

这时张文听到苏蕊的咳嗽声有点担心，跟进了浴室后，看着苏蕊此时性感的姿势，顿时心里一颤。

因为咳嗽的关系，苏蕊双手扶在洗手台上，微微地弯着腰，本就浑圆的臀部此时变得更翘，隐隐还可以看见腿间那迷人至极的隐私地带。

张文的呼吸变得粗重了不少，尽管刚刚射过但又产生了冲动，忍不住从背后一把抱住了苏蕊。

“呀，轻点……”苏蕊动情地嘤咛了一声，一丝不挂的拥抱带来的接触更加真实，充满男人味的气息包围着她，顿时让她呼吸也有点加快了。

“哈哈！”张文闻着迷人的体香有点冲动了，猛地一个横抱将苏蕊抱起来，吓得苏蕊本能地环住张文的脖子，没等娇嗔几句，就被一个吻狠狠地堵住，再次陶醉地伸出小舌头和张文的舌头纠缠起来。

张文喘着粗气将苏蕊抱出来，有些粗鲁地丢到床上后，立刻扑上去，引导着她的手握着已经有些充血的命根子，头一低，直接吻上她发红的小耳朵不断地吸吮着，舌头也粗鲁地想往里面钻。

耳边的湿热带来的刺激让苏蕊禁不住呻吟一声，扭动着身体，如哭泣般地呢喃着：“呀……痒……好痒……”

张文听着苏蕊的呻吟更加兴奋，粗喘着开始往下移动，亲吻着她雪白的脖子，忍不住流连在她性感的锁骨上不停地吸吮着，双手也按捺不住地摸上她饱满的乳房，猛地抓上去，轻轻地一捏乳头，更让苏蕊“啊”的叫出声。

“轻点……”苏蕊不停地哼着，小手本能地抓着命根子捏了几下，就套弄起来，手里的巨物隐隐充起血，她顿时有些有不好意思地说：“怎么又硬了？”

“还不是因为你！”

张文粗喘着亲到苏蕊的乳房上，看着眼前那一对雪白的宝贝，闻着灼热的体香，张文控制不住地啃上去，有些粗鲁地将乳房吸进嘴里，再用舌头灵活地舔起来。

“呀……我……”苏蕊顿时身子一僵，握住命根子的小手也停了一下。乳房第一次被男人舔弄的快感，实在太刺激了，虽然李欣然也曾这样挑逗过自己，但在有些尴尬的气氛下，完全无法媲美现在这你侬我侬的销魂，而且张文那略带粗糙的舌头带来的刺激更大。

张文兴奋得都要疯了，看着这人前端庄美丽的尤物被自己挑逗得呻吟连连，立刻更加地卖力，双手不停地揉弄着苏蕊的乳房，头一低再次吻下去，含住充血的小乳头吸吮起来，舌头更是灵活地在乳晕上不停地划着圈。

“不！我……啊！”苏蕊的呻吟声更大了，喘息着，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本就美——的容貌此时也布满情动的潮红。

张文手口并用将苏蕊弄得娇喘吁吁后，这才一路吻过她的小腹，痒痒的感觉，立刻让苏蕊收紧肚子呼吸，可当张文在她羞怯的表情中，慢慢地分开她的双腿时，苏蕊却护住重要的地带，楚楚可怜地说：“不，别亲那……”

好漂亮的地方呀，即使只是一瞥而过，但张文还是觉得喉咙都快烧干了，如花瓣般美丽的艳红阴唇上点点水润，少少的体毛显得特别可爱，嫩得简直就像是个小萝莉，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

“为什么？”张文一看苏蕊紧张羞涩的样子，马上深情地说：“蕊姐，我只是想让你更舒服一点！”

“不，就是不行！”苏蕊脸红红的，见张文盯着自己的腿间看便更加不自在了，但还是倔强地摇了摇头，因为害怕想起和李欣然那畸形的关系，她不想在自己和张文的第一次留下残缺的记忆，因为这才是完整的第一次。

“嗯，听你的！”张文不过分地强求，低头与苏蕊亲吻着。用脚顶开她合拢的双腿，一只手继续玩弄着一对充满弹性的乳房，另一只手伸到她的身下将小手拿开后，猛地捣了上去！

“嗯……”张文手掌的温度带来的刺激是那么的强烈，沉浸在亲吻中的苏蕊顿时呼吸一僵，发出哼声，双腿本能地想合拢，但迟疑了一下还是慢慢地打开，紧张得腿根都在瑟瑟颤抖。

对于调情，张文已经很熟练了，眼下的尤物又那么美丽，手立刻在苏蕊那有点湿润的阴唇上来回地滑动着，手指也轻轻地撩开阴唇的保护，试探了一下就滑过湿淋淋的嫩肉，准确地找到女人最为敏感的阴蒂。

“啊……”苏蕊立刻大叫一声，浑身激动地颤抖起来。

张文爱抚了一会儿，见湿润的程度已经差不多，立刻坐起来，挪到苏蕊的腿中间，将她修长的美腿分成了M 字形，他看着那湿淋淋一片，特别美丽的羞处，喘着粗气说：“蕊姐，我要来了！”

“轻、轻点……”苏蕊虽然被挑逗得浑身无力，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时，也紧张了起来。尽管处女膜已经没了，但这是第一次和男人交欢，有些害怕他会不会因此而看轻自己。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握着无比坚硬的命根子，用龟头在她湿润的阴唇上来回地磨赠着，低下头吻着她的耳朵，含情脉脉地呢喃着：“蕊姐，我爱你！”

一声动听的情话，充满真诚和迷恋，总是让女人无法抗拒。

苏蕊感动得眼眶都有泪水在打转，看了看压在身上的男人，情动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立刻感觉到张文粗喘着往前一挺，身体立刻进入一根又圆又大的东西，坚硬、火热，让全身的神经一下子就紧绷起来。

张文在苏蕊动情的时候，趁她一放松立刻挺着腰往前一插！龟头瞬间进了一个又湿又热的地方，被嫩肉密不透风地包着，他立刻舒服地哼了一声：“好、好紧！”

“轻点……”苏蕊立刻难为情地呻吟了一声，虽然已经发育成熟，但这还是第一次和男人做爱。尽管不是很疼，但也有点胀痛得难受。

“好！”张文激动得脸上都是汗，低头一看龟头已经拨开阴唇的保护，插入眼前这个尤物的体内，立刻兴奋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低下头抱着苏蕊一阵粗鲁的亲吻，或许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发泄他的喜悦。

苏蕊动情地回应着，两人抱在一起激烈地舌吻着，在“啧啧”的水声中，苏蕊的爱液越来越多，张文也趁势挺着腰一寸一寸地进入，慢慢地侵占着这个美丽人妻的身体，霸占着她美得让人窒息的娇躯。

“啊……”当命根子尽根没入的时候，苏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当龟头磨到了花心时呻吟了一声。

好紧呀！那么地湿润又那么地窄，每一寸的嫩肉都充满活力！张文舒服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虽然没有碰到那层期待中的处女膜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苏蕊的年纪不是处女，似乎也不是稀奇的事，尽管有些不甘，但还是劝自己别再去想这些了。

“先、先别动！”苏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也羞于去解释这个原因，但体内那根火热的肉棒却兴奋得跳动着，顶得她就连心跳都有点控制不住。

“蕊姐！”张文有点动情了，弯下腰抱着她一顿爱抚，直到感觉她僵硬的身体放松下来，这才轻轻地挺了挺腰，试探着说：“你喜欢温柔一点吗？”

“不！”苏蕊顿时喊了一声，媚眼如丝地看着张文，献上一吻后，有些难为情又有点挑逗地说：“我……我喜欢你粗鲁一点，让、让我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好吗？”

“嗯！”话都这么说了，那还等个屁呀！张文立刻低下头，一边亲吻着苏蕊的乳头，一边挺动着腰，慢慢地用三浅一深的节奏，在这具诱人的身体里抽送着，因为刚才射了一次，所以没有很冲动，这会儿当然得享受那种嫩肉按摩的刺激了。

“好、好粗呀……”苏蕊喘息着、哼着，眼眸里尽是柔情地看着在身上温柔冲刺的张文。

“喜欢吗？”张文看着苏蕊满脸潮红的模样实在诱人，禁不住在她耳边挑逗地说：“蕊姐，你的身体真的很美！美得我都想把你吞下去，从头到尾亲遍你每一寸的肌肤！”

“色、色鬼……”苏蕊粗喘着白了张文一眼，妩媚地娇嗔道：“你、你可以快点……我受……受得了……”

“那我来啰！”张文淫笑着看着苏蕊，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一下，便开始加快抽送的节奏，将她修长的美腿分开，一边挺着腰撞击她性感的臀部，一边兴奋得看着自己如何抽插她美丽的身体。

巨大的命根子每一次插入都非常有力，几乎插到底，顶到痉挛中的子宫，而每次进入的时候都会把阴唇带进去，出来时翻出湿淋淋、红艳艳的嫩肉！如果不是眼前的尤物如此性感、成熟，张文都怀疑是不是在和一个幼嫩的小萝莉性交，因为这个阴部实在太嫩了。

“呜……”突然加快的节奏，带来的快感很剧烈，完全不是刚才那种慢条斯理的抽送能相比，苏蕊顿时舒服得呻吟了几声，又羞涩地咬住下唇，忍住这种本能的冲动。

“蕊姐，你的声音很好听，我想听！”张文此时兴奋得快发疯，一边用淫秽的话刺激着苏蕊，一边看着两人结合处越来越多的爱液，再看看苏蕊通红的小脸，心里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满足感。

“去、去死……”苏蕊宛如撒娇般嗔怪一句，在连连的快感下，听着张文的话，呻吟起来：“别、别太深……呀……”

“讨厌……别、别揉那……好酸！”当张文的手作怪般的揉着苏蕊的阴蒂和乳房时，苏蕊的呻吟顿时高亢许多。

在苏蕊连续的呻吟声中，张文压在她身上挺动了十多分钟。

此时的苏蕊披头散发，浑身粉里透红的样子更是妖媚，几次粗重的撞击，撞得两人的结合处啪啪作响，就像拍水似的发出响亮的声音。

“我、我要来了……”苏蕊顿时感觉到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敏感的子宫持续地被撞击，终于忍不住痉挛，让柔软无力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啊……”在苏蕊一声近乎发疯的呻吟中，张文感觉到她嫩肉的收缩，整个嫩穴都在疯狂地蠕动着，便立刻将她修长的腿压到了肩膀上，闷吼着狠狠地顶起来，撞得身下的尤物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来、来了……”

苏蕊僵硬的身体突然像没了骨头似地瘫软下来，喘气间，痉挛的身体喷出一道火热的爱液，浇到张文的命根子上。

张文舒服地享受着，停下抽插的动作，温柔地伏下身安抚着高潮中的苏蕊。

此时美艳的大县长满脸都是情动的潮红，半闭着眼，妩媚地喘息着，而美丽的身体覆盖上一层动人的红晕和点点的汗珠，陶醉在高潮的样子十分诱人，让张文产生一种自豪的满足感。

张文将苏蕊抱在怀里你侬我侬地耳语了一番，令沉浸在高潮猛烈滋味中的苏蕊，幸福得都要晕了。心灵上是甜蜜的感觉，身体却还在快感的侵袭中，这种滋味结合在一起，美得让她都有些难以想象。

尽管曾在自慰或者李欣然的抚慰中得过高潮，但那只是肉体上的情欲而已，远远没有和心爱的男孩在一起那么地舒服，感觉强烈得让人不敢相信，似乎这才是女人生存的证明，也是最美妙的滋味。

高潮过后的苏蕊觉得浑身的骨头都像化了一样，小脸红扑扑的一片，性感中又有几分可爱，她喘息着沉浸在高潮的美妙中难以自拔，偶尔舔着发干的嘴唇更是无比撩人。

张文温柔地爱抚着苏蕊，给她足以回味的时间，不停地抚摸着她美丽动人的乳房，亲吻着她红润的小嘴和脸颊。

直到苏蕊半睁着眼，妩媚的一瞥时，张文才笑眯眯地看着苏蕊，柔声地问：“蕊姐，休息好了吗？”

“嗯……”苏蕊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时张文作怪地一动，立刻顶得她娇滴滴地哼了一声，马上给了张文一个妩媚的白眼。

“那我们继续喽？”张文嘿嘿地淫笑着，一只手抱着苏蕊的腰，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后背，猛地一抱将苏蕊无力的身体抱起来，面对面地抱着她走下床，让苏蕊抱住他的脖子。

“干、干什么……”苏蕊的喘息才刚平静又再次地急促，双手很自然地环住张文的脖子，修长的美腿也夹住腰，娇滴滴地哼了一声，看着张文，闻着他火热的呼吸，情欲再一次地澎湃起来。

“干我的宝贝……”张文附在苏蕊耳边淫笑着说了一句后，像抱孩子似的抱着苏蕊往客厅走，他每走一步都挺着腰抽插着她美嫩的小穴，弄得苏蕊“嗯！嗯”

地叫起来。

张文小心翼翼地背靠在沙发上，随即将苏蕊用观音坐莲的姿势放在胯上，有些淫荡地笑了笑，挺了挺还在她体内的命根子，兴奋地说：“蕊姐，你在上面动一动吧！”

“坏主意真多……”苏蕊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但还是双手扶在张文的胸口，有些无力的脚踏在沙发上。她低头红着脸看着插在穴内的巨物，颤抖着小腰慢慢地抬起臀部，轻轻地坐下来。

“对，就是这样！”张文顿时舒服得哼了一声，女上男下永远是欣赏女人的最好姿势！看着她既害羞又有点情动的模样实在舒服，而苏蕊一用力，阴道内就会收缩，本来就很紧凑，这会儿更是夹得要了老命。

苏蕊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不由得羞怯地闭上眼，扶在张文胸口上的小手微微地用了点力，抬动臀部的速度随着她的呼吸而加快，性感的美臀一上一下地起伏着，粉嫩的小穴不停地套弄着命根子，磨蹭所带来的刺激，让她的身体再一次发红、发烫。

如此近距离欣赏一个女人在身上摆动，尤其是她的一对乳房还在上下颤动，张文一边享受着，一边伸出双手，忍不住抓住她的乳房揉捏起来，一边捏还一边用指甲去挑逗硬硬的乳头，弄得苏蕊的呼吸更加急促了。

“啊……”苏蕊顿时呻吟了一声，僵硬地一停后，马上又咬着牙继续抬动美臀，只是动作更加快了。

“舒服吗？”张文一边淫荡地问着，一边悄悄地抬动着腰，迎合着她的套弄，每一次都顶得苏蕊哼声不停。这时苏蕊已经套弄了二十多分钟，明显体力有点不支了。

“嗯，好麻……好、好硬……”苏蕊含糊不清地呻吟着，媚眼如丝地看了看张文，突然激动地趴到张文的胸膛上，小嘴用力地吸吮着张文的乳头，有些激动地呜咽着：“你、你来……快、快一点……”

“好！”张文看苏蕊憋得那么难受，就知道累了，但又要来高潮了，便赶紧抱着她的臀部，一把将她压倒在旁边的长沙发上，抓高她颤抖的双腿，猛烈地挺起腰，闷吼着快速地撞着她性感的身体。

“对、对……就……就这样……快、快点！”苏蕊双手使劲地抓着张文的胳膊，粉眉微皱地大叫着，性感的身体被凶狠冲整带来的强烈快感，让她有点受不了了。

“蕊姐，我爱你！”张文索性整个人趴到苏？的身上，一只手握着乳房狠涅，低头啃着另一只乳房，将性感细嫩的小乳头使劲地吸吮着。

“我、我也爱你……”苏蕊使劲地抱住张文在她乳房上的脑袋，“啊！啊”地大叫几声后，把腰一弓，颤抖的子宫再次喷出火热的爱液！

第二次的高潮来临，令苏蕊沉浸在其中并回味着，张文这次可没有那么温柔了，他将苏蕊翻成侧身，让她抱住自己的一条腿，并将她另一条腿抱在胸前，挺着腰，继续侧入地抽插着她那爱液泛滥的粉穴。

三浅一深的缓慢速度让沉浸在高潮的苏蕊感到更加舒服，待到她稍稍地缓过劲后，张文立刻加快速度，红着眼看着命根子在她那湿润的小穴里不停地进出，撞得胯下的尤物又开始叫起来。

“小、小文……”苏蕊侧趴在沙发上呻吟着，身体的柔软度更让人兴奋，只是这姿势让她感觉到难受，她一边哼着，一边楚楚可怜地呢喃道：“我、我的腿……难受……”

“换个姿势！”

此时张文兴奋得不行，马上示意苏蕊跪到沙发上，从后面抱着她圆润的美臀，往前一挺插进湿润的小嫩穴，继续新一轮的征伐。

“好、好深……”苏蕊妩媚地呻吟起来，但张文如狂风暴雨般的抽插，顿时把她的话变成情欲的哼叫，性感的乳房也悬在空中来回地摇晃着。

“这样插，舒服吗？”张文兴奋地拍打着苏蕊雪白的臀部，欣赏着这位美女县长在胯下的呻吟，看着她的肉体随着撞击而摇晃，心里上的刺激加上肉体上的快感，一时澎湃得难以言喻！

“好、好深哦……”苏蕊的呻吟断断续续，香汗淋漓的肉体随着张文的撞击而晃动着，每一寸肌肤的颤抖，看起来都特别性感、动人！尤其是当呻吟和蠕动的节奏结合在一起时，更有种说不出的诱人。

后入的姿势弄得苏蕊来了第三次的高潮后，张文一把将苏蕊抱起，一边走，一边抽插着，直到将她压到墙上，这才让她一脚站地，架起她另一条腿开始猛烈地抽插，每一下都顶得特别用力，几乎让苏蕊除了叫喊外，没有别的本能了。

“死、死小文……太、太深了……啊！”苏蕊在这如狂风暴雨般的抽插下，呻吟得极端妖冶，似乎是强烈的快感没地方发泄的关系，她一会儿亲着张文的脖子，一会儿又来个激烈的舌吻，此时的她沉浸在了美妙的快感中，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在苏蕊的呻吟中，在客厅里玩了许多姿势的张文，本想再来个站立式的后入，但此时苏蕊双腿不由得发软，别说站了，就连跪都跪不住！在无奈之余，张文又把她拖到卧室内，压到床上，用传统的姿势继续品尝着这具美妙的身体。

在床上的两个人持续不断地蠕动着、呻吟着来了第四次的高潮后，苏蕊感觉到自己受不了了，看着在身上继续冲刺的张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小文……我受、受不了了……”

“啊？”张文顿时愣了一下，见苏蕊眉头微微地皱起，马上停下继续抽插的动作。

这时的苏蕊美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浑身都笼罩上一层性感的红晕，媚眼如丝的模样更加诱人，但楚楚可怜的声音却让人倍加怜惜，不忍再继续摧残她动人的身体。

“有点累了……”苏蕊难为情地看着张文，想到第一次几乎每两分钟的喷射，再想一下这次近乎两小时的情况，小脸微微发红，难为情地问道：“你怎么还不射呀？”

张文缓慢地把布满黏稠爱液的命根子从她那有点红肿的小穴里抽出来，一边喘着气，一边看着身下美艳动人的尤物，有些无奈也有点自豪地说：“没办法，蕊姐那么漂亮，就算是一整晚不睡，我都想一直和你做下去！”

“死相……”苏蕊看着黏答答的命根子，脸微微一红，当大家伙拔出体内时有一种莫名的空虚，但微微肿疼的下身也清楚地告诉她，此时没办法再容纳这个巨物在体内横行了。

“蕊姐，你说要怎么办？”张文看着苏蕊娇艳欲滴的模样，心里有股痒痒的冲动，忍不住一屁股跪坐在她的乳房前，将还是无比坚硬的命根子递到苏蕊的面前，有点兴奋也有点期待地看着她。

眼前的命根子传来浓郁的男性气息，巨大而又坚硬，散发着分泌物的味道，显得有几分淫秽。

苏蕊有些难为情地看了看张文，当然明白自己喜欢的大男孩要干什么，思索了一下，红着脸说：“小文，扶我去厕所一下！”

稍稍地休息了一会儿，两人一起去浴室。

此时苏蕊稍稍回过神后，帮张文洗着大汗淋漓的身体，并让张文背靠在墙上，她则跪在冰冷的瓷砖地上，红着脸含着命根子来回地吞吐着。

张文舒服得直哼，心里明白这个尤物并不排斥替自己口交，只是排斥她自己体内的分泌物，现在看这个美妇人妻在胯下含着自己的命根子，如画般的美貌上下地吞吐着，难言的快感立刻蔓延全身。

口交了好一会儿后，张文感觉到有一点想射的意思，便马上让苏蕊趴在洗手台上，从后面抚摸着她美丽的翘臀，腰一挺，再次进入这具美丽的身体里，在她满足而又兴奋的呻吟中，再次全力地冲刺。

“小文，好、好烫呀……”持续半小时的抽插，已经让苏蕊瘫软如泥了，就在张文忍不住射精的那一刻，火热的精液灌溉在子宫上，让苏蕊在极端的痉挛中迎来第五次的高潮。

“蕊姐，舒服呀！”张文哼着、低吼着，浑身一麻把精液全射出去，彻底地射进这个美妙的身体里。这时候的滋味销魂蚀骨至极，哪还顾得安全期，光看着这位美丽的女强人在身下呻吟，这种快感伴随着满足，已经让脑子无法再思考了。

张文与苏蕊在急促的喘息中品味着高潮的韵味，好一会儿的休息后，苏蕊还是软得连抬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张文刚一回过神，马上色眯眯地帮苏蕊洗着身体，将每一寸的肌肤洗得洁白如玉后，这才抱着满脸陶醉的苏蕊回到房间。

阳台外的风雨依旧剧烈，而房内涟漪的味道已经渐渐散去，躺在床上的两人依偎在一起久久没有说话，感受着对方的心跳和体温。

苏蕊第一次知道情欲的美妙，不单纯只是获得高潮的滋味，而是和心爱的人巫山云雨时，灵与肉的美妙结合，这种感觉不是单纯的肉欲所能媲美。

“小文，在想什么呢？”苏蕊静静地依偎在张文的怀里休息着，好一会儿，才甜美地笑了笑说了一句话，此时单纯的样子，哪还有风行雷厉的女强人模样？

张文从呆滞中赶紧回了回神，看着乖巧得像小猫一样的少妇，马上色眯眯地揉着她的乳房玩弄着，既是深情又有点挑逗地说：“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两次似乎还不够哦，我的宝贝蕊姐那么漂亮，今天我都不想睡了，就想一直和你做爱！”

“滚！”苏蕊脸红红地白了张文一眼，但张文色眯眯的情话还是受用不已。

苏蕊羞怯了一下后，柔嫩的身体钻到张文的怀里撒娇着，有些顽皮地说：“你这个坏东西，让我都红杏出墙了，坏蛋。”

“哈哈！”张文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一翻身将她压住后，给了她一个长得窒息的湿吻，直到将苏蕊吻得气喘吁吁时，才看着她美丽的眼眸，有几分兴奋地说：“蕊姐，我爱你。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想的就是以后该怎么疼你！”

“油嘴滑舌的小坏蛋！”苏蕊满脸幸福地亲了张文一下，脸上高潮的红晕还没散去，这时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无奈地想着该怎么让这关系维持下去。

张文一边和苏蕊说着亲密的情话，一边脑子飞快地运转着，思索着几乎不敢奢望的美妙。他开始考虑着苏蕊，设想着两人的未来，但害怕此时幸福的她会多想，所以还是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

两人各有心事地忧虑着，但彼此看着对方时却都情意绵绵。或许是不想让对方为自己担心，彼此的想法都没有说太明白，张文说得更多的则是一些温和但却让苏蕊感动得几欲落泪的话，感动得她很庆幸自己酒后的大胆，庆幸自己能主动地把这一层 窗纸捅破。

请续看《渔港春夜》17

第十七集

简介

封面人物：何秀芸center>

与苏蕊温存了一夜，心里喜孜孜的张文搂着美人共眠，却在凌晨突然剧烈腹痛！火速送到医院后，发现是阑尾炎。

在张文住院的这段期间，苏蕊和张家众女眷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照顾张文，张文更是一找到机会便趁机揩油，……

人物介绍：“何秀芸”——秀秀的妈妈，个性温柔体贴。

“林巧玉”——怀有身孕，是个秀气动人的女人。

“苏蕊”——二十七、八岁，四清县的县长。

“秀秀”——个性温柔、文静。

第一章 医院里的情愫

风雨交加的一夜点缀越发美妙的气氛，激情过后是温情的蔓延。

张文和苏蕊依偎在一起默默地感受着对方身体的温度、呼吸！倾听着对方的心跳，肉欲过后的温馨让人感觉到一种爱情的美妙。

绵绵的情话不绝于耳，诉说的大多是彼此的生活，话题显得平淡而温馨，虽然没有过多华丽的言语，但朴实中那种暖暖的情意却让苏蕊陶醉不已，她蜷缩存张文的怀里，痴迷于这种简单的浪漫中，或许不需要风花雪月，而只是这个大里孩对自己温柔的微笑。

风雨下了一夜，苏蕊满脸幸福地进入梦乡。第一次在男人温暖的怀里睡觉，第一次品味到灵与肉结合的销魂蚀骨！借着酒意的大胆表白让她紧张得像个小坊子，但换来的这一分温情却让她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知道现在的喜悦县这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快乐得连心脏都有些承受不住。

大半个月过去了，县医院内人来人往地十分热闹，大厅内只见神色焦急的人们在担忧自己的亲人，住院部更是散发着难闻的药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味道！

炎热的夏天里，病人的家属早就热到不行，光着膀子抱怨着老是没有反应的电风扇。

三楼以下的楼层乱得和菜市场没有区别，有人还直接在走廊上吸烟，护士们想劝都劝不住他们，只能默许这个行为，但尼古丁的味道也使得空气更加浑浊。

比起楼下的混乱，四楼倒是清静许多，完全没有那杂乱不堪的景象，大半层是种满花花草草的阳台，光是清新的空气，就让人难以相信这里是充满药水味的医院；而病房全是单人房，并且每一间都像酒店的套房般豪华，当然价格上也不菲。除了官员外，也只有少数的大户会来住这种烧钱的病房，毕竟生一次病，所要花的费用对一般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数字。

在靠近阳台的第一间病房装潢得极为漂亮，近四十平方米的面积根本不像是病房，整洁的环境更像是个家。除了一张白色的病床外，厕所、洗浴间、空调都一应俱全，甚至连液晶电视都是大尺寸！拉开窗帘外面就是宽敞的阳台，空气中尽是花草的芬芳，比起单身公寓根本差不了多少！

病床上，只见张文老实地躺着在睡觉，虽然身穿病服，但看起来一点都不憔悴，不时还像个小孩子似的打鼾；而秀秀则坐在床边的凳子上，安静地看着书，偶尔回过头看几眼自己心爱的男人，脸上除了担忧外也有一抹红晕。

此时已经傍晚，窗外的阳光虽然不是很猛烈，但秀秀生怕打扰到爱人的美梦，所以不敢打开窗帘享受那柔美的晚霞。

秀秀在略显昏暗的环境下看着书，觉得眼睛有几分不舒服，隔一会儿就揉几下眼睛，但温柔的她依旧保持安静，也没有开灯。

突然传来几声敲门声，秀秀听到后慌忙地跑去开门，只见门外的小丹穿着粉色的衬衫、绿色的热裤，显得娇小而可爱，就像个顽皮的小公主。

小丹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秀秀，有几分调戏地说：“秀秀姐，难得的两人世界呀！有没有趁机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啊？”

“你这个鬼灵精！”

秀秀娇滴滴地嗔了一声，马上拉着小丹的手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红着脸说：“好啦！你哥刚打完点滴，这会儿睡得正香呢！说话别太大声，这两天他伤口痒，老是睡不好，难得看他睡得那么熟。”

“真恩爱哦。”

小丹坏坏地笑了一声，虽然表现得很调皮，但进房后却也没有继续大声说话，看了看房里昏暗的环境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哥哥，眼里闪过一丝关切。

“妈呢？”

秀秀看了看时钟，有些焦急地说：“都快六点了，怎么还不过来呀？表哥的身子有点虚，她不是说要熬鸡汤吗？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呀？”

“哪个妈妈呀？”

小丹闻言狡黠地笑了笑，调戏道：“是指舅妈？还是指你的婆婆、我的老娘呀？你不说清楚，我哪里会知道呀？嘿嘿！”

“没个正经的！”

秀秀不满地白了小丹一眼，被调戏得脸都红了，索性就躲到一旁看书了。反正小萝莉再怎么调皮还是很乖，起码不用担心她会打扰她哥哥睡觉，这也是小丹难得乖巧的时候。

“苏姐姐今天没来呀？”

小丹朝左右看了看，有几分纳闷地说！“奇怪了，这十多天她可是天天报到！老是和老哥谈些乱七八糟的话题，怎么今天没看到人？”

“她有打电话来！”

秀秀点了点头，想起那个气质动人的美少妇，立刻有些不自在地说：“说她今天得晚一点才会过来，还问这边缺什么。我告诉她什么都不缺，她还要我好好想一想再说，她还真会关心人呀！大姨都没她这么细心。”

“这里面肯定有奸情！”

小丹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虽然脸上还带着搞怪的笑，但话里隐隐带点酸楚，但她马上又隐藏起醋意，笑眯眯地看着秀秀，挑逗地道：“秀秀姐，我哥现在可是反抗不了哦，刚才你到底有没有趁机把他给那个呀？”

“去你的！”

秀秀红着脸白了小丹一眼，暗骂道：现在哪是想这种事的时候呀！只是脑子里突然回忆起张文住院这件事情，总觉得有一点不对劲。

半个月前的那一晚，留宿在苏蕊家的张文本来已经抱着美人舒服地入梦，拥着这一个尤物，爽得让张文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一夜激情过后，张文当然睡得十分香甜，可是在凌晨五点的时候，他的肚子却突然疼得要命！

张文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拉肚子，而且看怀里的苏蕊睡得那么甜，便打了个哈欠，心想：忍忍也就算了！可是腰才稍微一动，立刻疼得张文瞬间面无血色，满脸都是冷汗，咬得牙艰都疼了，还是受不了这种如撕裂般的剧痛。

最后张文整个腰都直不起来，疼得每动一下都忍不住流冷汗。

张文那满脸苍白的样子，可吓坏刚醒来的苏蕊，尤其张文身体蜷缩得如同虾米，浑身冒冷汗的模样，顿时就让她慌了神！然而即使苏蕊询问张文怎么了，张文却疼得说不出话，只能咬着牙不让自己痛呼出声吓到她。

苏蕊一看这情况，匆忙地穿上衣服后，赶紧叫了救护车将张文送到医院。

虽然苏蕊被吓得手足无措，但想到张家的那一票女人，她还是冷静下来，将张文的病发地点填在一家酒店。

医生诊断出张文得阑尾炎，于是医院立刻进行手术，而这种小病对医生来说只是顺手的事，于是术后张文就搬到独立病房。

惊魂未定的苏蕊这才松了一口气，一直照顾张文到天亮，才打电话通知张家的人，而她也害怕两人的事情被发现，所以表面上是一副朋友之间帮忙的模样，应对着一帮令她感到有些头晕目眩的大小美女。

苏蕊虽然处于恋爱的滋味中，有时候会有点傻，但这会儿可不敢有半点的迷糊，将满是疑惑的张家人瞒得密不透风，再加上张文醒来时聪明得识清局势，便推托是手机坏了，而当时离得最近的只有苏蕊，于是只能向她求援，所以事情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说法。

家建和小秋已经搬家，租了一间三房的房子好养胎。

所以在这段时间，那里就成为厨房，陈晓萍和何秀芸则轮流在那里做好饭带来医院，加上陈桂香也说医院的饭菜不营养，便间接地支持她们的行为，更提供张文不少跟她们培养感情的机会，只要一逮到空档，张文就会不客气地和她们调情一番，倒也觉得这种生活满惬意的。

晚霞逐渐布满天空，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准备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走廊外的灯光明亮起来，而这时小丹和秀秀在一起看书，都乖巧地没有打扰张文睡觉，偶尔嬉闹几句也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太大声。

对于近日来苏蕊表面淡然，但却无比关切的态度，虽然这看似朋友间的客套，但这样天天报到也未免太勤快了，免不了会让人生疑心！张文当然是坚决不承认，而且也没有人敢跑去问苏蓝，于是这件事暂时被放下了。

夜幕降临时，张家的女人们有的在忙养殖场的事而无法赶来，好在有充足的人手轮流陪伴张文，倒也算是轻松。

此时小丹有些疲倦地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而秀秀虽然强装有精神但也有点困意，两人都从昨晚看护到现在，这会儿难免有几分疲累。

此时门被轻轻地推开，只见门外两道美丽的身影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情况，这才走进去。

何秀芸手提着保温饭盒，见房内没有开灯，而且空气还有点难闻，马上皱了皱眉，一边开灯，一边说：“怎么那么暗呀？空气还不流通，这样对小文可不好。”

“妈！”

、“舅妈！”

秀秀两人都甜甜地叫了何秀芸一声。

然而随后进来的人却让两人愣了一下，只见来人穿着宽大的孕妇服，挺着大肚子，头发扎了条辫子，虽然并不令人惊艳也没化妆，但娴静的微笑却很耐看，竟是林巧玉，她习惯性地摸着圆圆的肚子，笑眯眯地招了招手：“小丹、秀秀，你们好呀！”

“老师，您怎么来了？”

秀秀赶忙搬来凳子让林巧玉坐下，看着她那略显疲惫的神情，马上关切地问：“现在学校应该放假了吧，怎么您还跑出来？”

“对呀！”

小丹一边开窗，一边疑惑地转头看着林巧玉。这位老师性格温和，特别可亲，就连一向调皮的她，在林巧玉的面前都很听话。在这段时间，小丹去林巧玉那里读书、学识字，这会儿倒也有几分学生的样子。

“我是在楼下碰见巧玉，她是来做产检的！”

何秀芸将饭盒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眼眸扫过躺在病床上的大男孩时，尽是怜爱的目光，但她马上又回复平常的模样，笑呵呵地说：“刚好遇到了，而且今晚她可能也得住在这里一晚，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病房，所以我让她先上来，也有个伴！”

林巧玉一向和张家女人的关系很好，这会儿正和小丹和秀秀唧唧喳喳地聊天。

何秀芸温柔地看了熟睡的大男孩一眼，本来贤慧地想找点事做，却发现整间病房被女儿打扫得一尘不染，无奈之余只好坐到一旁，静静地凝视着心爱的大男孩，偶尔听女儿发出欢快的笑声，而这种和睦的感觉，对她来说是最享受的事了。

“张文的家属吗？”

这时护士长走进来，满脸亲切的笑容。这可是院长亲自安排的病人，她可不敢怠慢，便一边看着手上的病历，一边微笑着说：“他的伤口已经拆完线，缝得很好，没有感染也没有发炎，不过现在还不能洗澡！如果难受的话，用点温水加酒精帮他擦一下身体，但要注意别去碰到伤口。”

“谢谢！”

秀秀像个小媳妇感谢了护士长一番，带着满脸的感谢。单纯的她对连日来这些白衣天使的关切感激不已，当然不知道这么好的态度，可是很少见的事，起码其他病人很少有这种待遇。

“晚上还要打针吗？”

何秀芸关切地问了一句，毕竟这段时间连续地打点滴，她看了也心疼。虽然张文的身体强壮，没有大碍，但看多了还是感到有点难受。

“不用了，如果他要活动，可以下床走一会儿，但不能动得太厉害。”

护士长亲切地笑着，一边往外走，一边笑呵呵地说：“有什么事就叫我，千万别客气！”

“谢谢你了！”

众女自然是千恩万谢，因为这段时间的照顾确实是周到，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是在伺候亲爹，要多勤快有多勤快，勤快得连陈桂香都纳闷了，觉得她们倒像是自己儿子的亲妈！

在迷糊中，莺莺燕燕的交谈声隐约传入张文耳中，令张文有些发晕地“嗯”了一下，慵懒地打了个哈欠后睁开眼睛，打量着在病房里的人。

在张文住院的这段时间，女孩们轮流看顾张文，所以张文看到小丹等人倒不感到惊讶，但一张开眼睛竟然看见眼含关切的林巧玉，顿时诧异地问：“林老师，你怎么来了？”

“身体好点了吗？”

林巧玉关切地看着张文，即使没有遇到何秀芸，她也打算借着产检的名义来看张文。一听说这个可爱的男孩生病了，她顿时感到心急如焚，可是和他非亲非故，她也不好意思贸然前来，只能找这个借口。

刚一进门，林巧玉看见张文躺在病床上时，她心疼得都想哭了，这会儿看他这么有精神，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差不多了！”

张文慢慢地坐起来，现在伤口开始慢慢愈合，所以疼倒是不疼，就是痒得有点难受，再加上这段时间没洗澡，身上有点汗臭味，浑身觉得很不自在，似乎哪里都在痒。

“多休息点好。”

林巧玉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但马上又恢复平日温柔的表情。虽然两人的关系早已经确定，但她也只能选择偷偷摸摸，毕竟撇除掉自己是寡妇不说，张文更是有家室的人，她不想带来更多的麻烦，也害怕曾让她几欲崩溃的流言蜚语。

“知道了。”

张文平淡地点了点头，彼此的眼神一接触，就已经读懂她的关怀。

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眼神间隐含的情意比甜言蜜语更加醉人。

在何秀芸的搀扶下，张文坐了起来，和她们聊一些平常的话题，逗一逗可爱的妹妹，和舅妈眉来眼去，用含蓄的话挑逗一下林巧玉，轻松的氛围和众女的嘻笑声让人感觉十分愉快。

张文发现自己越来越有偷情的天赋，不管是和姨妈、舅妈、林巧玉还有苏蕊，甚至在家的时候和姐姐、妹妹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别人的面前装成平常的样子，也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能享受到甜蜜的乐趣。

而且每次人一多，大家表现得很平常，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下，别说秀秀她们打消疑虑，就连自己看着这群美女自在的表情，都会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和她们有一腿。不得不说女人真是天生的演技派呀！光看舅妈这偶尔长辈风范十足的几句话，谁能想到她会在自己胯下欢乐地呻吟着？

“呀，这么多人呀！”

此时苏蕊笑呵呵地走进来和众人打招呼，一身白色的套装包裹着越发丰腴的娇躯，性感中更是充满。一的诱惑，大方的妆容更显端庄，语气轻松而随意。

在最近一段时间，苏蕊跟张文周围的女人变得熟悉起来，但在看见身怀六甲的林巧玉，感到有些错愕。

自从和张文确定关系，将身体献给心爱的男孩后，苏蕊明显开朗许多，也不像以前那样抑郁，更不会靠着酒精来麻醉自己，只要想起那一夜的甜蜜，芳心早就醉倒了。虽然张文突然生病，让她急得眼泪直流，但仔细回味这段时间以来的担忧、思念和关切，恋爱的滋味让本就无比美艳的她更加明媚动人。

“苏姐姐好！”

尽管大家对苏蕊跟张文的关系有所疑惑，但还是殷切地跟苏蕊打招呼，毕竟人家即使是情敌，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表现得亲切，也会让人本能地感到敬畏！

“小丹，你又胖了！”

苏蕊给了众人一个甜美的微笑后，见小萝莉穿得很可爱，马上走上前，去捏她那肉嫩的小脸，满脸疼爱地说：“是不是又贪吃了，怎么每次见你都感觉到你长肉了？”

“哪有嘛！”

小丹娇滴滴地撒娇道，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感到有点难为情。

这段时间，小丹的确胖了一点，而且还老是被姐姐抓到，然后一顿打击，虽然张文一直和小丹说肉点抱起来很舒服，让她感到很开心，但哪个女孩子喜欢别人说自己胖呀！

自从苏蕊和张文一夜春风后，尽管难免看到秀秀和敏敏时会有几分醋意，但都以自己是第三者的告诫压下去，而在面对小丹和张少琳时，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感觉，她根本不知道张文和这姐妹俩间的关系，所以看小丹就像在看自己的妹妹一样！毕竟是独生女，爱屋及乌的也开始宠着小丹。

“蕊姐！”

张文微笑地打了声招呼，语气也平淡得让对苏蕊感到有点疑虑的秀秀，没有办法去怀疑什么。

“伤口好多了吧？”

苏蕊眼里的柔情一闪而过，马上又隐藏得很好。她一边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边笑呵呵地说：“前两天借你的笔记型电脑忘了拿充电器，正好今天想起来，我就带过来了，要不然一整天躺着会很无聊。”

“谢了！”

张文笑了笑，没有多说，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在家里，不管长辈还是女孩子都特别纵容自己，但只要是外来的女人稍稍对自己亲密一点，她们就会警戒，似乎害怕自己和别的女人有过多的接触。

张文想不明白为什么，本来这种三妻四妾的情况，在自己看来已经够荒唐，但或许是姐妹间感情好的关系，大家的醋意并不深，甚至敏敏知道他和姨妈的事情后，反应也不太激烈；但这会儿却团结起来像防贼似的防着苏蕊，似乎不希望有别的女人再进入这个目前很欢乐的家庭里，尤其是这么貌美而高贵的女人，可能让秀秀她们产生危机感吧！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后，虽然有点心不在焉，但张文明显能感觉到目光都悄悄地朝身上聚集。

张文笑呵呵地听着她们聊天，不知不觉天黑了，看小丹忍不住打起哈欠，不由得心疼地说：“丹丹困了吧？你和秀秀早点回去休息吧！这里有舅妈在就好了。”

“嗯！”

小丹和秀秀确实累了，而有何秀芸在这里，她们也不必担心，乖巧地和众人打了声招呼后便离开。

在张文住院的这段时间，大家轮流住在家建那里，虽然有点不方便，但离得近倒也不麻烦。

“我让司机送你们！”

苏蕊马上打了通电话给楼下的司机。这段时间，她的司机倒像是张家专用的司机，一开始谁都觉得不好意思，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不过当然还是会客气地道谢。

送走两个小美女后，病房内一下子变得安静。林巧玉是第一次见到苏蕊，惊艳于眼前动人的尤物，但两人间还很陌生，所以也没怎么说话；何秀芸更不用说，本来就少言寡语，当然是安静地待在一旁了。

苏蕊含情的水眸闪烁地看着张文，似乎有万千情话要说，但这会儿却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见三个女人都保持着沉默，气氛有点尴尬，张文只能苦笑一声，没话找话地说：“对了，林老师的病房安排得怎么样了？舅妈你去问一下吧！”

“嗯！”

何秀芸也感觉到有点不自在，点了点头客气地要苏蕊多坐一会儿，这才扶着林巧玉一起下楼。何秀芸的性格和秀秀一样内向，所以她觉得待在这里有点不自在，却没注意到她一走，等于给张文留下调情的机会。

“呼……”

苏蕊一看她们走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一边拍着胸脯，一边放松地说：“总算是走了，紧张死我了。”

“蕊姐，你在紧张什么呀？”

张文立刻好奇地问了一句，满脑子都是困惑的问号。刚才看苏蕊还满拘谨，甚至紧张得有点坐立不安，照理说和舅妈这么好相处的人在一起，不应该有这种紧张的反应才对。

“没什么。”

苏蕊摇了摇头，但粉嫩的小脸上却是不由自主地一红。

刚才肯定不自在了，虽然那美艳的少妇看起来也不比自己大多少，但怎么说她都是大男孩的长辈，当心里浮现出这念头时，一下子就觉得像是在见家长，处处小心翼翼就生怕说错话，就连当年和关毅结婚都没这么紧张过，即使在外面再怎强势，也控制不住小女人家该有的忐忑，过后想想虽然可笑，但苏蕊还是满喜欢这种感觉。

至于那个林老师虽然耐看，但苏蕊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自然不会想到她也是情敌之一。只是这段时间，她一直往这里跑，张家的女人几乎都认识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次见到陈桂香，那个无比艳丽的美少妇着实让她紧张得都觉得有点窒息了，但也被她惊人的美貌弄得有些呆滞。

平心而论，虽然过去苏蕊不在意她的容颜，但她绝对有信心并不逊色于一般的明星，以前身边也如众星捧月般围满追求者，虽然没有李欣然妩媚妖娆，但起码也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尤其跟张文确定关系后，便开始注重妆容，有时候更是美得连张文都瞠目结舌，啧啧地感慨着这美妙的变化！

可那时的陈桂香穿着朴实，打扮也十分随意，说不好听点，甚至有点土，甚至没有化妆，但却散发着自然的美，让她有些吃惊，简直不敢相信大男孩的妈妈会是这么一个惊艳的尤物，也没想到五挂村那种破地方会有这么多的凤凰，每一个都朴素单纯，却各有各的风情。

当然了，由于心理因素作祟，让苏蕊把这些少妇当成长辈看待，言行举止充满礼貌，也不着痕迹地哄着她们，倒是让感到惶恐的少妇们感动不已。毕竟在她们的眼里，县长已经是个顶天的大官，却还对她们客气到这种地步，令她们个个都感到受宠若惊，甚至在短时间内放松警戒，和苏蕊相处得很融洽。

“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苏蕊一看病房内没人，马上关上门，红着脸坐到张文的床上，轻轻地握着张文的手，看着这个心爱的男孩，满脸担忧地说：“伤口有没有发炎？”

“很好，没什么大碍！”

张文看着苏蕊温柔的态度，心里一阵感动。刚从电视上看到这位女强人严肃的一面，现在却享受到她殷切的体贴，这种感觉美妙得让人有些发晕，此时苏蕊温顺的模样，绝对能极大地满足他那男人的虚荣心。

“那天，你吓死我了！”

苏蕊红着脸，撒娇地嗔怪道：“看你疼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好你妈她们来的时候，我撒了点小谎，要是被她们知道那晚你在我家过夜，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

“闹出事的话，我想想呀……”

张文虽然感动苏蕊的关心，但有心想逗一逗她，马上眯着眼睛，坏笑着说：“要是被我妈知道咱俩情投意合，没准她就会住到你家，天天叫你生个胖小子，让她当奶奶过过瘾，一口一个媳妇地把你哄晕过去！”

“讨厌，没正经！”

苏蕊感到难为情地娇嗔了一句，这会儿羞答答的样子，谁敢相信这还是那个冷面无情的县长？不过张文的话，却让她心中微微一疼又有点心动，到了这年纪，哪个女人不想要一个孩子？谁不想体会当母亲的快乐？而这也是她和李欣然最痛苦的地方。

“呵呵，我很正经的啦。”

张文继续和苏蕊说笑着，这会儿轻松得在逗自己的女人。什么他妈的鬼权势、什么位高权重，都见鬼去吧！能这样轻松愉快地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事。

“好啦！”

苏蕊含情脉脉地枕在张文的旁边，看着心爱的大男孩，幽幽地说：“小文，你别胡闹了！我是说正经的。我觉得秀秀那孩子似乎在猜忌我，她虽然很温顺但也很聪明，咱俩的关系最好还是保密吧？我不想给你带来麻烦。”

“我倒是怕给你带来麻烦。”

张文沉默了一会儿，手轻轻地抚摸着苏蕊那细嫩如玉的容颜，动作轻柔而缓慢，让苏蕊觉得极为舒服，有一种被宠爱的惬意感。

苏蕊懒洋洋地闭上眼睛，享受着爱人温柔的抚摸、充满怜爱的动作。好一会儿后才轻声说道：“小文，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关毅了，他似乎吓了一跳，一开始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们结婚了那么久，我这还是第一次主动联系他。”

“啊？”

张文顿时吓了一跳，后背隐隐地点发凉。虽然关毅和陈君维是一对，但苏蕊可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就算没有爱情可言，但起码他也是要面子的人，自己给他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这位大神要发起怒来可就惨了。

“我和他说，我有喜欢的男人了，而且还上了床。”

苏蕊的话显得有些幽怨，但在看了看张文后，被张文紧张的样子逗得“噗哧”一笑，有点顽皮地说：“你猜他怎么说？”

“怎么说？”

张文心里顿时一阵忐忑，他没想到苏蕊竟然那么直接。这可是见不得光的奸情呀！万一关毅发飙的话，他这小平民可受不了。

“他说他替我感到高兴，真心地恭喜我！”

苏蕊的脸上一阵阵的暖意，感动地说：“他也说我们这段婚姻是他对不起我，希望我找的人能对我好一点，他也就放心了。而且还说他会帮我一起隐瞒家里的长辈，有什么事，可以尽管找他帮忙！”

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他没想到关毅对苏蕊内疚到了这程度，连被戴绿帽都觉得是一种弥补，看来先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张文马上关切地追问道：“那他还说什么？”

“除了不能离婚外，其他的他都能答应我，只要我想做的事，他都会支持。”

苏蕊迟疑了一下，有几分喜悦地说：“而且，我和他说我想要个孩子！他完全不反对，但如果我有了孩子必须和他姓，而他也会当亲生一样地疼爱那孩子。因为他和陈君维不可能有孩子，他也需要一个孩子来给外人看，而且也能给我一点安慰。”

“他倒看得开呀！”

张文嘀咕了一句，却见苏蕊眼里的水雾闪闪而动，头皮立刻一麻，有些惊讶地说：“蕊、蕊姐！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嗯！”

苏蕊不假思索地就点了点头，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嫣然笑道：“你放心吧，我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我也会征求你的意见。这种事得等我们相处久了才行，再说，关毅这人其实还不错，对我来说他顶多做了孩子的干爹，以后孩子我还是会自己养，但现在谈这个有点早了，我只是没事和你说一下而已。”

“嗯……”

张文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脑子倒是快速地运转起来。看苏蕊这模样，应该不是说着玩，但自己真的和她有个孩子的话，难道真的要认关毅做爹？

想想这奇怪的景象，张文就觉得毛骨悚然，到时候的关系会混乱得连自己都受不了！虽然苏蕊一再地说孩子她要养，但想到他的骨肉却跟别人姓，心里多少有点别扭，再说，如果真有孩子，喊谁做妈？苏蕊？陈君维？令人头疼的问题呀！

“别多想了！”

苏蕊看出张文有点烦恼，马上顽皮地笑了笑，做了个可爱的鬼脸，说：“好了啦你，我就是自己在瞎想而已！反正咱们的关系，你不用担心，关毅这人还满讲义气，他既然这么说了，肯定就会这么做，起码在这一点我还是相信他。”

一“那倒是，起码他的人不错！”

张文赞同地点了点头，这人确实人品好！

做朋友的话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和苏蕊一起讨论关毅，他多少感到有点别扭，毕竟她是关毅名义上的老婆，自己则是送他绿帽的奸夫。

“不过，小文……”

苏蕊突然狡黠地笑了笑，凑上前在张文的耳边吹着热气，有些挑逗地问：“咱们可算是一对奸夫淫妇哦，在这里一起讨论我的老公，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是不是有种和人妻偷情的感觉？说一下你的感受吧！”

苏蕊那淡淡的体香隐隐传来，挑逗的话淫荡却不下流，脸上充满着暖昧的红晕更显诱人！苏蕊不说的话，张文还真忘了她是人妻的这件事！这会儿听着她的话，隐隐有点兴奋，禁欲了十多天的命根子开始充血，在她顽皮的坏笑中慢慢地硬起来。

“硬了哦！”

苏蕊得意地笑了笑，小手钻进薄薄的被子里，抓住那快爆发的命根子捏了几下，挑逗地笑道：“小文，看来你心理也不太健康哦，真邪恶！

“滑滑的，真好玩！”

苏蕊有些顽皮地摸了几下，朝张文做了一个可爱的表情。

张文在手术前已经剃掉体毛，这会儿光溜溜的，张文也感到无奈，虽然看起来有几分滑稽，不过总体来说，也没什么影响。

“还不都是因为你这妖精！”

张文的喘息变得粗重，如果不是伤口没有彻底愈合不敢乱动的话，他早就把苏蕊给办了。眼前的尤物如此诱人，令张文忍不住一把将她抱过来，头一低狠狠地吻上她那迷人的小嘴。

“讨厌！”

苏蕊娇滴滴地嗔了一声，但张文的亲吻还是让她倍感舒服，马上温顺地闭上眼睛，嘤咛一声后柔软的小舌头开始回应着张文，迎合着爱人的挑逗轻轻地吸吮，迷恋地品味着这日思夜想的感觉。

缠绵悠长的一个湿吻过后，苏蕊的俏脸上布满红晕，喘气时那半眯的眼睛更是迷人，满脸的陶醉显得更加性感。她媚眼如丝地看了看张文后，小手在被子底下慢慢地抓住那坚硬的宝贝，轻轻地套弄起来，另一只手则是摸着张文的脸，这张让人迷恋的脸，仿佛怎么看都感觉看不够。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十多天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这会儿被苏蕊一挑逗当然兴奋不已。虽然很想让这尤物为自己口交一下，再次享受那种视觉上的享受，但想想自己没洗澡，一身都是异味，还是算了！但只享受她的套弄也够了，起码还算是安慰奖。

苏蕊一边套弄着，一边看着张文舒服的表情，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但也特别有趣，只是没弄一会儿就传来开门的声音，苏蕊连忙把手收回去，悄悄地放到背上擦掉那分泌物，但闻了一下，却发现空气中那特殊的气味有点刺鼻。

“完了！”

何秀芸率先走进来，带着郁闷的表情，有些无奈地说：“晚上的床位爆满，国道上出车祸，现在医院里都是病人！这会儿别说单独的病房，就是想在走道上加张床都不行。”

“没事，我明早再来就好了！”

林巧玉见状在一旁安慰着何秀芸，轻声细语地说：“反正待在这里也没事，倒不如回家好好睡一觉，况且现在来回一趟也不麻烦。”

“没床位了？你们等等！”

苏蕊想快点洗掉手上的东西，她害怕这气味会被人察觉到，立刻装作关心地跑出去，头也不回地说：“让他们在这间病房加张床就好了。”

“行吗？”

林巧玉看着苏蕊跑出去，立刻怯生生地看着张文。虽然张文不只一次偷偷给她钱，但她也过得很朴实，在她看来，住这么贵的地方就是一种浪费，而且这是在麻烦苏蕊，也让她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就加张床在这里好了！”

张文无所谓地摇了摇头，深情款款地看了林巧玉一眼，柔声地说：“正好我们还可以作伴，没事的时候说说话，这样才不会无聊。”

“就是、就是！”

何秀芸高兴有个能陪她说话的人，马上赞同地点了点头。

只是一回头看到桌上那完好如初的饭盒，马上就跳起来，关切又有点责怪地说：“小文，这汤可是炖了一个下午呀，你怎么不趁热喝了？”

“我忘了！”

张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刚才和苏蕊亲得那么过瘾，忘了这舅妈牌爱心晚餐。看着美少妇那嗔怪的样子，心里就感觉到一阵被关怀的幸福。

“真是的，你这孩子太粗心了！”

何秀芸的话里除了疼爱还是疼爱，她一边忙着将汤盛出来，一边关心地说：“你虽然身子结实，但这会儿多喝点汤比较好。上次小丹那孩子不懂事，偷喝了那么多，这会儿我特地多准备一点，大家一起喝都够。”

“谢谢！”

林巧玉从何秀芸手中接过一碗汤，不好意思地道了个谢，眼眸里微微有泪光在闪烁。这段时间以来，张家对她不时的照顾，让她又体会到家的温暖，自从怀孕后还没人关心过她的营养问题，更别提为她准备这种慢火熬煮的高汤，何秀芸随意的几句唠叨和嘱咐的话，早就让她感动得都要掉泪了。

“舅妈，你也喝点！”

张文也接过一碗汤，眼含深情地看着何秀芸。这美丽的少妇刚为自己流产，眼下的身子虚，正是进补的时候，而且看着她这么忙碌，心里也有点不好受。

“我等一会儿！”

何秀芸替苏蕊留了一碗汤，马上又忙着盛上一些咸菜给大家吃。体贴的她简直和秀秀没两样，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张文的感受，尽量地想把事情办好，完全没去想她也需要休息。

何秀芸那贤慧的身影看得张文都感到心疼，但知道他要是不喝的话，她会更难过，马上小口小口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汤，温度适中，不咸不淡很可口！除了慢火细炖出的滋味外，隐隐还带点中药的味道，但喝起来一点都不呛人，特别顺口，有一股说不出的药香味。

“好了！”

此时苏蕊回来，她洗去手上的味道，开心地说：“我已经和他们谈好了，一会儿扛张大床放在这里，刚好这里还有位置二来林老师可以在这里休息，二来其他人困了也可以睡一会儿，都怪我粗心，一开始就没有想周到，不好意思。”

“谢谢了！”

林巧玉难为情地谢了一声，毕竟眼前的女人位高权重，以为她是专程为自己而忙，自然让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不客气！”

苏蕊嫣然一笑，接过何秀芸递来的汤喝了起来，倒没有客套的表现，因为她清楚这是张家女人开始接受她的表现。

三个女人边喝汤边聊天，这才算熟悉起来，因为何秀芸在的关系，苏蕊客气得有点吓人，亲切的态度马上就把两女的不安感消除，三人聊点家常，说得倒是开心。

这种朴实的快乐让苏蕊很享受，满脸微笑地听着她们说的趣事，偶尔才趁着盛汤的机会，偷偷和张文眉来眼去一番。

第二章 少妇的嫩菊

三人聊了没一会儿，只见小护士们满头大汗地抬着新的病床进来。

一阵忙碌后，小护士们将床放在张文的对面，不管被单还是枕头全是新的，而且没有以往印象中药水的污迹和难闻的味道，反而像是精心所准备，还喷上一点点香水，哪里有半点病床的样子。

小护士们忙完就走了，林巧玉一看这张床，觉得别说是病床，就连自己睡的床都没这么干净，马上就对苏蕊千恩万谢。

苏蕊倒是无所谓地笑了笑，只是给了张文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似乎是在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张文马上和何秀芸和林巧玉打起哈哈，也给了苏蕊一个明白的眼神。心想：苏蕊亲自开口，别说加一张病床，就是让王东海把这一层楼拆了重建，王东海都不会反对，这就只是随口的小事而已，不过林巧玉还是感到不好意思，看样子有几分的不自在。

聊了一会儿的家常，直到十点多的时候，苏蕊看了看手表，才站起来恋恋不舍地说：“好了，我也差不多该走了。明早还有个会要开，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谢谢你了，蕊姐！”

张文的微笑很客套，但也在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给了苏蕊一个深情的眼神。

“客气什么？大家都是朋友！”

苏蕊当然读懂张文的眼神，含情脉脉地看了张文一眼，就往外走。说真的，自从春风一度后，苏蕊希望能有单独的时间，能品味被疼爱的滋味，但从眼下的情况看来这种想法不太现实，再留在这里也是让自己郁闷而已。

“我送你吧！”

何秀芸一看赶紧跟上去。虽然她有点怕生，也不太爱说话，但在礼数上却做得很周到，起码言谈举止都让人感觉很舒服，也让人不知不觉地喜欢上她的温柔婉约。

“麻烦你了。”

苏蕊倒没反对，朝何秀芸善意地一笑后，两人离开了。

房内一下子就只剩张文和林巧玉。

此时林巧玉挺着大肚子在打量着她的床位，丝毫没有察觉到她一弯腰，浑圆的臀部就翘起来，那结实而圆润的曲线十分性感，让身后的张文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

张文摸了摸腹部上那愈合的伤口，除了新长出来的嫩肉有点痒外，已经感觉不到疼痛，而且轻轻地一挪也没感到不适，立刻悄悄地下床，小心翼翼地扶着墙走到林巧玉的旁边，看着她喘气地叫：“巧玉姐！”

“呀！”

林巧玉回头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见张文脚步踉跄地走到身后，赶紧嗔怪着说：“你怎么下床呀？别动，要是伤口裂开了怎么办？”

“没事！”

张文摇着头笑了笑，有几分狡黠地说：“刚才护士长进来时说的话，我都听到了，现在动一下没关系！老是不动的话那才完蛋，只要小心一点就没问题。”

“别、别乱动！”

林巧玉赶紧上前扶住张文，他那熟悉的气息伴随着一股汗臭味一起钻进鼻内，虽然不反感但也不自觉地皱了一下眉头，娇嗔道：“好臭哦，你这味道就跟发霉似的！”

“没办法，十多天没洗澡了！”

张文嘿嘿地一笑，见林巧玉小脸微微发红，马上凑到她的耳边，轻舔那发烫的小耳朵，轻佻地调戏道：“一会儿你帮我洗吧，我记得没错的话，现在能擦身体哦！”

张文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将擦和插说得差不多，令林巧玉脸微微一红，但还是赶紧扶着张文坐到病床上，娇滴滴地说：“好啦你，这时候还惦记着这种事！能洗的话，一会儿让芸姐帮你洗就好了，丈母娘疼女婿是应该的，关我这外人什么事！”

“你还是外人吗？”

张文色迷迷地笑着，笑得极端淫荡，眼神更是饱含色意地扫视着林巧玉的身体，只见小孕妇的乳房似乎又大了一些，看起来鼓鼓的，真想好好地摸上一把。

还没等林巧玉白张文一眼，何秀芸就已经走进来。她见林巧玉扶着张文，动作有点亲密过头，心里微微一酸，但还是马上暗笑自己想多了，赶紧跑上前关切地说：“小文，你起来干什么？巧玉还挺着大肚子，一会儿，你们俩都摔倒的话，就不好了！”

话音一落，何秀芸已经快速地代替林巧玉扶住张文。

张文见舅妈话虽然说得正经，但怎么样都感觉像在吃醋，马上挠了挠头，一脸难受地说：“睡太久了，得起来走走！而且浑身上下臭得要命，难受得要死。”

“呸、呸，说点吉利话！”

何秀芸娇滴滴地白了张文一眼，眼眸里含着浓郁的情意。但凑近一闻也觉得张文身上的味道不太好闻，看着林巧玉犹豫了一下，轻声说道：“一会儿，我帮你擦一下吧！”

“好！”

张文嘿嘿地一乐，朝着何秀芸挤眉弄眼。

林巧玉闻言倒没说什么，也没往别的地方多想，只是觉得丈母娘照顾女婿很正常，而自己一个外人待在这里才显得别扭，马上推说要去阳台乘凉，离开的时候还顺手把门关上了。

“舅妈，想死我了！”

林巧玉刚一出去，张文就迫不及待地抱紧怀里那温顺可人的美妇，双手抚摸着她越发水润的容颜，柔声地说：“不是告诉你这段时间得好好休息吗？干嘛还要累着自己？”

“不累，而且我也觉得开心！”

何秀芸满脸柔情地享受张文的拥抱，一会儿才红着脸轻轻地挣脱，一边走进浴室，一边温柔地说：“你先等一下，我先准备帮你擦洗的东西。”

“嗯！”

张文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见舅妈贤慧地开始忙碌，看着她那婀娜动人的身影，心里当然是遐想连连，恨不得玩弄那她丰腴成熟的身体。但想了想，美妇刚为自己流产，这会儿还是别太禽兽比较好，忍了吧，最大的限度就诱骗她来口交。

本来帮人擦身体是件很正常的事，不过两人的关系亲密，所以彼此觉得有点刺激。浴室里的水声哗哗作响了一会儿，何秀芸才红着脸走出来，搀扶着张文走到浴室，柔声说：“一会儿你可不许乱动，如果伤口感染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知道了！”

张文马上信誓旦旦地点了点头，虽然色欲薰心，但想想这大半个月无聊的生活，也是有些害怕再在医院待下去自己会发疯，所以赶紧拍了拍脑袋让自己冷静一点。

“又乱想了吧？”

何秀芸娇滴滴地白了张文一眼，不过步伐还是很谨慎，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张文，甚至紧张得额头都有点出汗，认真的模样看得张文心里暖意十足。

配套的浴室倒够大，虽然只是安装一部热水器和洗手台，不过为了方便受伤的病人，也有特殊的座椅和水床，给人感觉不像是在医院的浴室，反而更像是八片的拍摄现场，这些救死扶伤的器具，此时看起来像是在提供情趣需要的道具。

刚才何秀芸送苏蕊的时候，已经仔细地询问过护士注意事项，于是她让张文先扶着洗手台，自己则快步跑到热水器下，拿来一张看起来诡异的椅子，设计上感觉有些奇怪，简直像是两张凳子拼装在起来，中间留了手臂般大小的缝隙，坐下去的话肯定菊花会凉，看样子似乎是为那些脚不便的病人要上厕所时使用。

何秀芸锁好门，红着脸什么都没说就搀扶着张文坐下来。

椅子比较柔软，但中间的那条缝实在太明显，张文一坐下去立刻感觉到菊花和蛋蛋凉飕飕，似乎还被撑开了一点点，难道真是要方便时使用？

“啊，对不起！”

何秀芸突然满脸难为情，一边扶着张文，一边说：“忘了让你脱病服，先站起来吧！”

“嗯！”

张文给了何秀芸一个猥琐的笑容，就乖乖地站起来。其实倒是没有大碍，只不过为了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张文这时也不敢太粗心。

何秀芸到底是成熟的少妇，一看张文猥琐的笑容就知道这个女婿在想什么，红着脸白了张文一眼后也没说什么，小手轻轻地抓住衣角，小心翼翼地把张文的病服往上拉，动作谨慎得都有点僵硬，连以前帮秀秀换尿布时也没这么小心。

何秀芸小心翼翼地脱去上衣，顿时张文那精壮的上身露出来，顿时让何秀芸感觉到一股阳刚的气息，但头一低看见腹部上那小小的疤，禁不住心里一疼，轻声地问：“疼吗？”

“不疼。”

张文马上大刺剌地摇了摇头，心想：这才手指长的疤，能疼什么呀？只是这会儿舅妈的眼里湿润的一片，似乎心疼得都要落泪了，张文赶紧温声细语地安慰着她，用淫荡的表情示意她脱裤子。

这样的效果果然不错，何秀芸的情绪马上被缓解，深吸了一口气后，伸出颤抖的小手抓住宽松的腰带往下拉，直接将裤子拉到地上，面对扑面而来的男人气息和混杂着的腥味，忍不住地皱了皱眉。

张文本来就没穿内裤，这一脱，命根子立刻露出来。虽然现在是软化的状态，看起来并不吓人，但何秀芸还是觉得心里一跳，眼含水雾地看着眼前的巨物，想起它在体内肆虐时那如梦般的愉悦，身体就有点本能地开始燥热了。

“好可爱呀！”

何秀芸不禁“噗哧”一笑，看着张文那光溜溜的命根子，周围的体毛在手术前全剃光，虽然看起来更大、更吓人，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可爱。

“没办法……”

张文苦着脸无奈地笑了笑，以后就成光鸟侠了。虽然体毛都被剃掉，感觉有点凉飕飕的很不习惯，不过似乎这样更卫生一点，尤其自己的女人多，这样一来倒也不错，心理在调适过后，张文也看开了。

张文轻轻地坐了下来，看着舅妈忙着替自己准备温水和酒精，贤慧的身影、美妙的身材都让人那么喜欢，马上轻声地说：“舅妈，你也换一下衣服吧二会儿湿了就不好了。”

“等一下。”

何秀芸尽量让自己别多想，一边将准备好的东西放到张文的面前，一边跪在冰凉的地板上。看着女婿那一丝不挂的身体，脸上顿时有点发烫，但还是疼爱地说：“小文，你就别再多想了！舅妈的心，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我只想你快点好起来，听我的话好不好？”

“嗯！”

张文见何秀芸那么体贴，心里感到暖意十足，马上点了点头，但还是本性难改地色笑道：“舅妈，你赶紧帮我洗吧！最近我都快憋坏了，让我吃一下豆腐不过分吧？”

“去你的！”

何秀芸嗲嗲地嗔了一声，但还是马上拿来防水的贴膜用胶带贴住张文的伤口。小心翼翼地检查一会儿，这才一边拧着毛巾，一边关心地说：“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先早点养好身子，家里就你这么一个男人，你要发生什么事，秀秀会心疼坏的。”

温水混杂着酒精微微的清凉，一接触到皮肤，舒服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张文顿时哼了一声，但看着舅妈难为情的样子，还是忍不住深情地问道：“那你呢？”

“你说呢？”

何秀芸反问了一句，眼含柔情地看着张文，小手缓缓地在张文那结实的身体上游走着，每个动作都轻盈而仔细，每一寸肌肤都小心翼翼地擦拭好几遍，满脸的柔情让张文感动得都要掉眼泪了。

张文老实得很，没有动手动脚，任由何秀芸将上身擦洗干净后，这才淫笑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舅妈，呼吸在不知不觉间加快，迫不及待地想享受美少妇的服侍，想看看她害羞时那动人的模样，更想好好地欣赏她衣服底下那玲珑动人的身体。

“别动！”

何秀芸换了一盆水，这才跪到张文的腿间。见大男孩脸上有抹红晕，马上明白原因，但还是羞涩地摇了摇头，小手轻轻地将张文的脚放进盆内，仔细地擦拭着，就像是在伺候心爱的丈夫。

“嗯……”

张文舒服地哼了一声。这温柔的动作实在太相似，纤细的手指灵活而轻柔地擦洗着每一根脚趾头，就像是秀秀在替张文洗脚的动作，总是能让人感觉到一阵温馨。

洗完了脚、擦完了大腿后，何秀芸却没有像张文期待的开始清洗重要部位，而是又殷勤地把全身擦了两遍，这才换新的水来到张文的胯下。看了看渐渐发硬的命根子，何秀芸毫不犹豫地握住后，红着脸说：“你又在乱想什么，怎么硬了？”

“你那样摸法，能不硬吗？”

张文淫笑地看着何秀芸。这时居高临下，可以隐约透过衣领看见舅妈胸前那一对饱满的宝贝，包裹在内衣下的两颗半球白晳而圆润，特别迷人也特别地有诱惑力。

“谁乱摸了！”

何秀芸一边瞪着张文，一边拿来准备好的沐浴乳挤在手上，双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已经硬了八成的命根子，将沐浴乳仔细地涂抹上去，小手也开始游走在张文胯下的敏感部位上。

“舅妈，我真的憋坏了！”

张文感觉到何秀芸那纤细的手指若有若无的撩拨，不像是刻意的挑逗却更加有刺激性，舒服得直喘大气。见舅妈也是红潮满面，忍不住颤声道：“过来，我想摸摸你！”

“有什么好摸的……”

何秀芸红着脸摇了摇头，小手本能地捏着在手掌里无比坚硬的命根子。眼前巨大的尺寸让她呼吸变得有点乱，浓郁的男性气息更是让她感觉到浑身不自在起来。

“来嘛！”

张文伸手轻轻地一拉，何秀芸挣扎了一下就半推半就地来到张文的身边。

美妇的身体柔软又诱人，张文不客气地伸手到何秀芸的背后，没等她察觉过来时手一动，使得内衣一下子就松开。

“小色狼，动作那么熟练！”

何秀芸娇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就闭上眼睛不再说什么，小手温柔地爱抚着命根子，在一堆泡泡的包围下，开始套弄起来。

张文见状脱下何秀芸的衣服并丢到地上，只见舅妈那白晳美丽的上半身立刻暴露在空气中，腰部纤细迷人，而原本圆润漂亮的乳房似乎大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怀孕的关系，总感觉很鼓，小乳头依旧须丽，乳晕小小的十分可爱，完全不像是哺育过孩子的少妇，反而粉嫩得和少女有得拼。

张文一看顿时咽了一口口水，调整了姿势后就握上去，开始揉弄着那一手握不住的乳房。

“轻、轻点……”

当张文捏着乳头时，何秀芸不禁呻吟一声，小脸带着红潮，小手轻轻地套弄着，微微地抬起下巴。

张文见状立刻不客气地吻上何秀芸，含着那柔软细嫩的嘴唇舔了几下后，这才把舌头钻进何秀芸的嘴里。丁香小舌早就做好被侵犯的准备，热情而灵动地迎接着张文，不等张文戏弄就开始主动挑逗。

两人的舌头在空气中彼此纠缠着，好半天张文觉得硬得有点难受，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她的小嘴，看着泡泡越来越多的命根子，咽了口口水，搂着气喘吁吁的舅妈，在她耳边吹着热气说：“舅妈，我憋得很难受了！”

话说着，张文伸手就要去拉她的裤子！

可意乱情迷中的何秀芸，脑子突然清醒过来，慌忙地抓住张文的手，摇了摇头说：“不行，你的伤口刚愈合不能动，而且我……”

这个“而且”还没说完，她脸上已经尽是羞涩的红晕。

张文闻言这才清醒过来，暗骂自己是个禽兽，舅妈刚为自己打了孩子，还在休养中，怎么下面一充血就把这件事忘了。

张文有些懊恼地拍了拍额头，抱着怀里美丽的少妇亲了一口，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舅妈，我、我又忘了……”

“没事。”

何秀芸眼含情愫地看了张文一眼，小手继续套弄着坚硬的大家伙，柔声地说：“我看你也难受，但这会儿还是别乱动比较好，我帮你弄出来吧。”

“嗯！”

张文索性闭上眼睛，舒服地享受着舅妈的套弄，一只手握着她那柔软而充满弹性的乳房，在掌心肆意地揉弄着，手指偶尔拨弄小乳头，更是让何秀芸舒服得直喘气。

何秀芸轻柔地套弄命根子半天后，见泡泡越来越多，可张文却连一点射的迹象都没有，迟疑了一下停止套弄的动作，盛来清水一边洗去上面的泡泡，一边红着脸说：“小文，先洗一下吧！”

“啊，好！”

张文顿时有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可一看舅妈的额头上全是汗珠，就知道她累了，估计手也该酸了，虽然感觉有些郁闷，但也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你生气了啦？”

何秀芸看着张文一脸丢了钱的表情，顿时咯咯地笑起来。

用清水再把张文的全身洗了一遍，而当摸到依旧硬得如铁似的命根子时，不禁有几分调皮地看着张文。

“没有啦，你别想太多了。”

张文闻言马上轻声地安慰着何秀芸。

洗完澡后，张文本来该穿病服，但医院的衣服实在粗糙，好在秀秀早就准备张文喜欢穿的短裤和背心，而且不管怎么说，家里的衣服穿着就是舒服。

何秀芸帮张文穿好衣服后，一看内衣掉在地上，她索性就只穿着上衣扶着张文出来。

这时医院里的很多地方都已熄灯，不过这种单独的病房倒是不受限制。

此时林巧玉还没有回来，何秀芸将张文扶到床上后，朝左右看了看，就立刻跑去把病房的门锁起来。

张文睡了一天，觉得浑身都有点酸，他坐在床上伸了伸懒腰后，疑惑地问：“舅妈，干嘛锁门呀？”

“明知故问！”

何秀芸红着脸，走到张文的面前后跪下来，小手轻轻地抚弄着张文裤裆里那依旧坚硬的命根子，有几分妩媚地说：“这个要是不弄出来的话，你不难受死吗？”

“啊？”

张文见何秀芸话还没说完，就把裤子扒到小腿处，眼含媚丝地看着弹跳出来的命根子，心跳顿时加快，心想：舅妈这不是要帮我口交吧？

此时何秀芸将脸贴在张文的胯下，吐着火热的呼吸看了看眼前坚硬的巨物，小手轻轻的握住后，就上下地套弄着，感受着手里的坚硬和火热，一种男性特殊的气息让她觉得心乱如麻，她迟疑了一下，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后闭上眼睛，慢慢地靠近命根子，小舌头试探性地在龟头上舔了一下。

“啊……”

张文顿时舒服得哼了一声，他没想到，舅妈居然会主动帮他口交。

上次的酒后乱性，记忆是那么地模糊，这会儿看着她跪在胯下含着命根子，只是轻轻一舔都能让人感觉爽到极点。

“痛吗？”

何秀芸根本不懂口交，一看张文出声还以为是弄疼女婿，立刻着急地抬起头。

“没，很爽！”

张文见状马上把何秀芸按到胯下，喘着粗气说：“就这样，真的很舒服！”

“嗯……”

何秀芸乖巧地点了点头，红着脸又将龟头含到嘴里，轻轻地吸吮着，小舌头灵巧地划着八字舔弄着，每一下都显得生涩，但却特别能挑起欲望。

“对，试一下吞吐！”

张文舒服得腿都僵硬了，一边享受，一边在旁指导。

虽然拉着窗帘没有人看到，可想到林巧玉这时还在外面，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刺激感，很激烈也很兴奋，或许这就是人们喜欢偷情的原因所在了。

何秀芸十分听话，照着张文的调教很聪明地开始上下吞吐，一头长发快速地舞动着，小手也无师自通地开始爱抚着睾丸，手掌上的温度十分具有挑逗性，一下子就让张文舒服得腰都直了，只剩下喘气的分。

比起口交时舒服的快感，心理上的满足更是让人喜悦。连日来和舅妈偷偷摸摸地恩爱，对她的甜言蜜语和疼爱现在都收到成效。

何秀芸在流产后，心里一度很难受，而就在这时张文尽自己所能地怜爱着她，把她当妻子般宠爱，也让何秀芸彻底地接受这分荒唐的恋情。

虽然两人是岳母和女婿的关系，而且处在中间的秀秀乖巧可爱，一度让何秀芸倍感自责，但张文无微不至的关怀彻底感动了她，虽说第一次的交欢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但事情发生了也无法否认，加上这段时间的相处，让何秀芸觉得有个这样的男人在旁陪伴，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什么都换不到的幸福。

此时病房只剩下吞吐的啧啧声，伴随着张文粗重的喘息，散发着一种暖昧的气氛。

何秀芸尽力地取悦着自己的女婿，小嘴几乎亲遍张文胯下的每个地方，只希望能快点解放女婿压抑的欲望。到了这地步，她已经彻底看开，而成熟女性的主动和妩媚让张文爽得有点迷糊了。

“小文，你洗好了吗？”

这时门突然被敲响，看来林巧玉累了，所以想回来休息。“马上要好了，现在在换衣服！”

张文赶紧喊了一句，被这突然的打扰吓了一跳。

此时何秀芸吞吐的动作变得僵硬起来，抬起头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张文，楚楚可怜的模样带着几分忐忑，似乎是在询问该怎么办。

在这关口上，何秀芸害怕会被别人发现两人的奸情，眼里的慌乱脆弱得让人心疼。

张文思索了一会儿，拍了拍何秀芸那细嫩的小脸，示意她起来，摇了摇头，轻声地说：“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不急在这一时！”

“嗯！”

何秀芸这才赶紧站起来，擦了擦嘴角的分泌物，开始清理张文的胯下，接着帮张文穿好裤子，才开始整理“犯罪现场”，她的脸上明显有几分不安。

毕竟如果被发现和女婿偷情，在这传统而封建的地方绝对是败坏门风的大事。

确定一切没有异样后，何秀芸这才将门打开，看了看林巧玉，马上装作若无其事地笑道：“被蚊子咬惨了吧？刚才我都忘了，这医院阳台的蚊子可多了！”

“嗯，蚊子真的很多！”

林巧玉轻声地抱怨着，挺着肚子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悄悄看了洗漱完的张文一眼，虽然穿着很简单，但清爽的样子还是让人眼睛一亮。

“也难怪，花草多了就会这样！”

何秀芸若无其事地打着哈哈，见林巧玉满脸大汗有点难受，马上关切地说：“巧玉，要不你也洗洗吧？我看你这一身都是汗！”

“不行！”

林巧玉摇了摇头，摸了摸肚子，有几分羞涩地说：“这两天总感觉有点疲乏，我怕洗着洗着不小心就摔倒了。”

“这样呀……”

何秀芸思索了一会儿，看着眼前楚楚可怜的女人，马上拍着胸脯说：“里面有椅子可以坐，你坐着就好了，我帮你洗！”

“这样好吗？”

林巧玉顿时有些犹豫，一方面是麻烦人家有点不好意思，另一方面是身上确实有点难受。但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居然将询问的眼神看向张文，仿佛是在让自己的男人来拿主意。

“舅妈，这样你太累了吧？”

张文迟疑了一会儿，想起那天何秀芸苍白的脸色，心里立刻有点不忍。

“没事，我的身子结实！”

何秀芸给了张文一个甜美的微笑，为这分关怀而满心喜悦。

善良的张家女人一直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充满着同情和怜爱，本就心地好的何秀芸当然不例外。

“嗯，那小心点。”

张文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虽说有一点担心，但还是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女人们那么善良。而林巧玉虽然不幸，但她也是幸福的，被亲戚们疏远后，却有这么一帮毫无关系的人怜爱着她，这一切都是张文所乐意看到的。

病房里除了连日来各方送来的东西外，也准备不少换洗的衣服。何秀芸挑了一套丝绸的连身裙后，就扶着林巧玉进入浴室，门关上的时候，那“咚”的一声让人遐想连连。

虽然张文已经看过林巧玉那美丽的身体，也品尝过她的每一寸肌肤，但实质上的插入却都没有。得不到的东西对男人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张文当然也不例外，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浴室里的场景，刚在胯下替自己口交的舅妈此时应该殷勤地帮着那个美丽的小孕妇，清洗着那让男人兴奋的身体。

妈的，说到底今天又不上不下了，硬了半天、享受了舅妈的口交，可最后还是憋死了无法射！张文郁闷地拍了拍脑袋，拿出苏蕊送来的笔记型电脑玩了起来，好让自己尽量别去想那些事。脑子里整天都是精子在游荡，还让不让脑髓活？

张文不得不感慨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奢侈呀！电脑很轻，配备也高级得离谱，开机的速度只有二十多秒。张文一边操作电脑，一边看着里面有没有好玩的东西，倒是有发现一些游戏，不过张文提不起兴趣，而是继续搜寻其他的东西。

电脑里有不少照片，都是苏蕊和李欣然拍的。有在海边的、有在山上的，漂亮而动人，可以看得出来她们玩得很开心。

苏蕊的笑容是那么的温柔而充满气质，而李欣然这妖精则是性感而奔放，好几张紧身的打扮，都让张文那本就坚硬的命根子跳了几下。

其中有一组居家的照片，里面有做着家务的、看着电视的、吃水果或者摆着可爱的姿势，可以看到她们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这两个闺中密友在一起显得很放松、随意，苏蕊没有女强人的风范，李欣然性感依旧但多了一种邻家女孩的可爱，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

虽然苏蕊和李欣然都是美艳得不可方物的尤物，但在照片上却透露出一种顽皮的可爱。张文看着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随着一页一页地往后翻，似乎自己进入到苏蕊的生活，可以从这些照片的生活点滴读懂这个充满气质的美女。

当张文快把所有照片看完的时候，其中一张差点让张文要喷鼻血。

那张照片是在苏蕊的房里所拍，是李欣然以直腰的姿势跪在床上，3 形的完美曲线性感得让人心跳不由得加快！而脸上妩媚中带着几分暖昧的笑容更是要人老命，瞬间就让体内的荷尔蒙兴奋起来。

最吸引人的是，李欣然身上只穿着一套紫色的性感内衣，薄薄的胸罩包裹着胸前一对巨大的乳房，目测起码是D ，又圆又白十分漂亮，还挤出一道深邃的乳沟，而露在外面的白色乳房散发着诱惑的气息，让人恨不得啃咬那对性感的白兔。

而李欣然那下身的小内裤有点暴露，镂空的花边设计透露着妖冶的味道，虽然她微微侧身，无法看见性感地带，但这种若隐若现，使得诱惑更加强烈。张文觉得女人有时候穿着内衣的模样，甚至比一丝不挂更加诱人。

“身材真好呀……”

张文忍不住嘀咕了一声，眼睛都看直了，他不由自主地擦了一下嘴角，发现口水都已经流出来了。

苏蕊的气质和容貌已经够迷人了，可论起性感绝对不是李欣然的对手！她只是嫣然一笑都显得无比娇媚，眼神轻轻地一扫，不带半点的风骚却带着很自然的挑逗。不得不说要是上床的话，李欣然绝对是那种会让人兴奋不已的尤物，倒不是说苏蕊比她差，只是在这一点上，两人所拥有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情。

此时何秀芸和林巧玉已经梳洗完毕，然而晚上该怎么睡倒没有人提起。病房内有两张床，当然是要让两个病号睡，但何秀芸忙了一天也累了，尤其是她打着哈欠还朝张文微笑的样子，更是让张文感动中又有点心酸。

夜靳渐深了，三人说着有的没的，但其实早已经困得不行，而且这么熬夜下去对伤口可不太好，张文迟疑了一下，见两女哈欠连天，马上建议道：“咱们睡了吧，太晚睡对身体不好！”

“嗯！”

林巧玉点了点头，在看了看两张床后，朝何秀芸说：“芸姐，要不你和我挤挤吧！”

“不行，你这肚子可经不起折腾！”

何秀芸赶紧摇了摇头，毕竟林巧玉身怀六甲，而且她的睡姿不是很好，要是不小心碰到的话就不好了。

“没关系，我的身子骨没有那么脆弱！”

林巧玉说道。毕竟她很感激张家人的照顾，而且眼下两女一男，不挤在一起的话，难道让何秀芸睡地上吗？虽然在她看来张文和何秀芸的关系是很普通的女婿及丈母娘，但在她这个外人面前挤在一起睡也不太好。

“要不这样吧？”

张文迟疑了一会儿，心里憋着的欲火在作祟，蠢蠢欲动，试探着说：“我那边的床大，舅妈今晚就和我挤一下。这几天有点潮闷，最好不要睡地上，而巧玉姐你就自己睡吧，不然伤到孩子就不好了。”

“我看也行！”

此时何秀芸没有察觉到张文眼里一闪而过的色欲，一看张文睡的床确实大了一些，马上点着头朝林巧玉说：“我跟小文挤在一起应付一晚就行了，你还得小心孩子，一个人躺着应该能睡踏实点。”

“那好吧！”

林巧玉闻言也不再坚持，甚至被张文两人的关心弄得眼眶湿润，感谢了一番后才和衣上床，轻轻地说了声：“早点睡吧，晚安。”

“晚安。”

何秀芸贤慧地在林巧玉床头上放一杯水后，这才锁上门走到张文的床边。

此时何秀芸穿着一条很随意但又有几分性感的丝绸睡裙，显得轻盈而动人。

而沐浴过后本就白晳的肌肤多了一种清爽，令张文顿时眼放色光，但还是带着人畜无害的微笑，轻声地说：“舅妈，关了灯，我们也早点睡吧！”

“嗯！”

何秀芸脸微微一红，看了林巧玉一眼，确定她已经闭上眼睛后，这才有些扭捏地关灯，在张文的期待下慢慢地爬上床。

单人病房的病床比较大，虽然比不上家里的大床，但躺下两个人也是绰绰有余，加上灯一关，使得病房瞬间一片黑暗，视觉彻底失去作用，使何秀芸只能摸索着躺在床上，拉开被子钻进去。

当何秀芸那火热性感的身体一钻进被子，张文立刻一把将她搂住。

令张文感到惊喜的是，舅妈竟然没戴胸罩，于是他马上不客气地用手揉着她那美丽的乳房，在她耳边吐着热气说：“舅妈，舒服吗？”

“嗯……”

何秀芸软软地哼了一声，但害怕林巧玉听见，只得赶紧咬住下唇，声如蚊蚋地说：“别、别乱来！要是被巧玉看见的话，我还要不要做人？”

“可我真的很难受！”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引导何秀芸的手摸到他的命根子上。趁着关灯的那一会儿工夫，张文把自己扒个精光，这会儿何秀芸一摸，顿时如触电般地颤抖一下，但还是温顺地握住那坚硬的大家伙，开始轻轻套弄起来。

“好硬呀。”

何秀芸脸红红地说了一声，接着在黑暗中转过身，面对着张文亲了上去，一边亲吻着，一边加快套弄的速度，她想让女婿快点把这股欲望发泄出来。

“还不是因为你！”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而且想到旁边还有一个和他关系亲密的女人，心里就一阵兴奋，双手也不老实地开始摸着何秀芸的腰，朝她那性感的臀部摸上去。

“别、别脱！”

裙子刚被张文撩起，何秀芸立刻强硬地阻止张文，有几分羞滩地说：“要是明早被看到，就不好了。”

一听到这句话，张文心中顿时烧起火。这表明舅妈愿意和自己偷偷来一次，想想上次酒后那销魂的滋味，命根子立刻激动地跳了一下，但脑子突然冷静下来，想到她现在身体的情况，张文顿时感觉有些无奈。

“怎么了？”

何秀芸感觉到女婿摸在腰上的手停下来，立刻疑惑地问了一句，似乎无法理解张文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

“舅妈，你刚流产，不能做爱。”

张文苦笑了一声，接着叹息一声想想还是让何秀芸套弄出来就行了，不然再这样憋下去，死的只能是自己。

“我知道。”

何秀芸带有几分羞怯，难为情地看了看在黑暗中隐约能看见的张文，凑在他的耳边，不好意思地说：“上、上次你不是进我那里吗？”

“什么？”

张文的脑子顿时有点转不过弯，猛然才想起上次的激情中还采了她的小菊花。这会儿一看舅妈那含情脉脉的眼神，这才明白她是想用那粉嫩的小穴来满足自己，顿时惊喜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插我那……”

何秀芸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还羞涩得不敢抬起头。

“好舅妈，我爱你！”

张文闻言顿时兴奋不已，马上让何秀芸停止套弄的动作，让她背对着自己侧躺，并将她的裙子拉到腰间，在黑暗中一把摸上她的羞处，顿时就感觉到一股潮湿的气息散发出来。

此时何秀芸的阴部已经很湿，黏稠的爱液满满地覆盖在上面，张文抠弄几下后，便开始爱抚着她那紧张得一收一张的小菊花，一手钻进她的裙里揉弄着一只乳房，难掩兴奋地说：“舅妈，你很湿了哦！”

“讨厌，还不都是因为你！”

何秀芸含糊不清地哼了一声，但还是害怕被林巧玉听见声响，赶紧拿来一块枕巾咬住，呢喃道：“好啦，你快点吧二会儿要是被巧玉听到就不好了。”

张文听出何秀芸的害怕和不安，明白这种催促是因为偷情而带来的忐忑不安，知道这个环境确实不适合多加调情，手指马上借着爱液的润滑在小菊花外摸了几下，就慢慢地插进去。

虽然在黑暗中，在被子里看不见彼此的动作，但张文能明显感觉到舅妈的身子颤抖，便马上凑在她的耳边，关切地问：“疼吗？”

“不……”

何秀芸咬着枕巾，好一会后才吐出了一个字。

张文一看也不客气了，将何秀芸的臀部拉到胯下后，用脚把她颤抖的双腿顶开，握着那坚硬的命根子在她的肉缝上磨蹭几下，将黏稠的爱液均匀地抹好后，便对准小菊花，有些激动地说：“舅妈，放松点，我要来了！”

何秀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反而将臀部凑近张文，稍稍调整角度，似乎是要让张文能更加方便进入。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双手不停地刺激着舅妈粉嫩的小菊花和羞处。好一会儿后见她气喘吁吁，已经放松下来，这才调整角度，握着龟头轻轻地一挺，立刻就能感觉到一种如挤开般的压迫感，随即借着湿润的爱液插进去。

“呜……”

何秀芸立刻软软地哼了一声，感觉后面像被挤起来一样！虽然不至于疼得很离谱，但那种又胀又酸的感觉却特别地明显，说不出是难受还是舒服。

何秀芸一点一点地感受着，甚至能细微而特别清晰地感受到侵犯体内的巨物激动地跳跃着，充满兴奋和情欲！何秀芸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脸红红地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一次的结合，温柔、轻缓、充满怜爱，虽然得不到肉体上的快感，但在心灵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

“好紧呀！”

张文一边舔着何秀芸的耳朵，一边喘着粗气，直肠的嫩肉有力地螺动着，紧窒的程度比起阴道一点都不差。

张文享受着龟头在菊花内的舒服，双手不停地游走在何秀芸的身上，挑逗着舅妈的敏感点，使她能更加的放松。

这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尽管这段时间的相处已经让舅妈打开心扉，但张文也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肯再次与他发生关系。想想她在酒店时依偎在他身上哭泣时的模样，那哭泣过后略带甜美的微笑，一切的记忆似乎还很模糊，但又让人觉得这样的结合很自然，自然得不需要任何的顾虑。

张文双手不停地揉弄着何秀芸的乳房、不停地刺激着她的乳头，使何秀芸被这轻柔的爱抚弄得意乱情迷，身子也开始发热。

张文一边挑逗着何秀芸，一边挺着腰，一寸寸地进入这具美丽的身体，粉嫩的小菊花紧得吓人，让张文舒服得找不出任何言语来形容。

“小文……”

何秀芸低低地哼了一声，开始产生进入的胀疼感，但伴随着快感却又觉得很独特，混杂在一起产生的奇妙感觉让身体不由得颤抖着。

“舅妈。”

张文也叫了何秀芸一声，此时已经插进一半了。他开始试着挺起腰，慢慢地在何秀芸的小菊花内挺动着，以带给她更多的刺激。

“你轻点……”

何秀芸低低地喘息着，有点担心地说：“你、你的伤口刚愈合……不、不能太快……”

“我知道！”

张文闻言眼眶都有点湿润了，本以为何秀芸是因为疼痛才会叫他轻点，但没想到舅妈在这种时候，还是在考虑他的身体，这种体贴叫人如何能不感动？

“嗯……”

何秀芸又咬住枕巾没有说话，嫩臀轻轻地摇摆着，任由张文的命根子进出着。虽然这种偷情很危险，但也让她感觉到一种别样的兴奋，下身的水越流越多，也让张文的抽插更加方便。

温柔的蠕动，没有激情四射的撞击，在一阵阵的抽送下，命根子已经插进去八成，张文舒服地享受着这种不一样的滋味，爽得浑身都有点僵硬，双手握着何秀芸的乳房一阵搓弄，张文下身的挺动也开始快了起来。

虽然是在黑暗中，但“滋滋”的声音和喘息声还是很明显，此时两人已经不敢再说话，除了碰撞外，都紧张得不敢大口呼吸，动作虽然缓慢，但带来的快感却特别强烈，强烈得心脏都无力跳动。

“呜……”

当张文的手摸上阴蒂的时候，何秀芸顿时感觉脑子一片空白。明明是小菊花在承欢，但这时张文的爱抚却特别地刺激，再加上偷情的兴奋在作祟，子宫在一阵颤抖后，来了第一次的高潮。

何秀芸那娇嫩的身体不安地抽搐着、僵硬着，张文也感觉到，而这时被她狠狠地一夹，也感觉到腰上剧烈地麻痹着，一种紧缩的快感瞬间传遍全身，宛如电流般地快速，瞬间就让每一个细胞都兴奋得跳动起来。

“舅妈，我、我要射在你体内！”

张文闷吼了一声，腰一抬立刻加快抽插的速度，在紧窒的小菊花内有些粗鲁地肆虐着，没一会儿就感觉到浑身一阵痉挛，马眼一开，憋了十多天的精液全部喷射出来。

“嗯，好热……”

何秀芸沉醉在高潮的快感中，但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女婿的爆发，每一次的喷射都那么地有力，火热的温度更是烫得她无比舒服。

“我爱你……”

张文低哼了几声，腰一挺使劲地插在小菊花内，所有的精液全爆发出去，禁欲已久的关系，加上被挑逗了一天，现在早就控制不住，把精液全灌溉在舅妈紧窒的小菊花内。

“我也……爱你……”

何秀芸气喘吁吁地回抱住张文，两人一起体会着对方的体温和呼吸，沉浸在高潮的美妙中，久久不能自拔。

休息了好半天后，让张文惊喜的是，舅妈一回过神来，就立刻钻到被子里，小嘴含着刚从她菊花里出来的命根子一阵吸吮，将上面清理干净后，还温柔地帮自己穿上裤子，这才去整理她的裙子。

如此温柔的女人去哪里找呀？何况她还献给我一个更加体贴的女儿。张文感动得一把将何秀芸抱住，深情地呢喃道：“舅妈，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嗯，早点睡吧！”

何秀芸还是那么婉约，或许是刚才的大胆让她感到有些羞涩，蜷缩在张文的怀里，没有再说什么。

“嗯，我抱着你睡。”

张文温柔地吻了吻何秀芸的脸，双手紧紧地拥抱住在怀里体贴可人的少妇。心想：感谢上天的恩赐呀！从今天开始，舅妈已经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了。

虽然缺少一种轰轰烈烈的激情，但这种相濡以沬的恩爱或许更适合。何秀芸的性格和她的女儿完全一样，温婉、体贴、柔和，有这种女人陪伴在身旁，是男人最大的幸福，因为你会感受到她的深情很浓郁，却又不是那么的激烈，会让你从心里产生一种想保护她的冲动。

“坏蛋……”

何秀芸陶醉地享受着女婿的怀抱，这一刻脸上的幸福看起来完全就像个初恋的少女，而身子微微一挪，就能清晰地感觉到有点红肿的小嫩菊稍稍打开一点，顿时精液流向大腿，那种火热的温度顿时让她感到几分羞涩。

在黑暗的病房内，开始弥漫着精液的味道，伴随着温馨和涟漪。

此时林巧玉甜甜地睡着，丝毫没有察觉到香艳的事就发生在她的隔壁，并不激烈但却充满柔情。

第三章 出院

张文又住院一个星期，在这段期间的生活基本上和植物人没有区别，好不容易等到能出院的时候，加上伤口已经愈合，行动上也没有问题，但王东海这个脑残不知道怎么想，说最好再休养一段时间，硬生生地把张文多留在医院几天。

妈的，死玻璃！张文每天睡觉的时候都在诅咒那个王八蛋，心想：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谁他妈没事喜欢住在医院呀！搞得像是在这里等死一样！虽然他们医药费不敢太贵，安排得还算周到，但这样憋下去比坐牢还惨百倍呀！

何况那一晚和舅妈的激情后，虽然没发生大事，但隔天伤口有微微出血，把大家吓了一跳！虽然解释是舅妈的睡相不好才弄到，也没有人怀疑，但这样一来就更麻烦了，别说舅妈死都不让他碰，就连其他的女孩一看老妈那铁青的脸色，连亲一口都不肯，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呀？

只是让张文纳闷的是，似乎谁都对舅妈和他睡在一起，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甚至一个个镇定得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照张少琳的说法就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丈母娘疼女婿是应该的。这纯洁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也让张文倍感欣慰，看来女孩们还是觉得自己不会做出禽兽之类的事，可自己怎么觉得自己连禽兽都不如了？

连日来的相处平淡而融洽，别的先不说，倒是和林巧玉的感情越来越好了。

这小美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柔和，说话的时候也甜得腻人，估计要是让她把孩子打掉再来和他生一个的话……嗯，这个似乎不太可能吧？

不过看来想和林巧玉云雨一番倒不是不可能的事，每次短暂的两人世界，张文都会大吃林巧玉的豆腐，摸着她的小肚子，嘴巴不老实地啃着乳房品尝着乳汁，几乎把她浑身上下都摸了个遍，无奈的是找不到可以做爱的机会，每次看这小孕妇挺着肚子气喘吁吁的模样，那小脸红红，一个媚眼都能让人差点暴走。

夜夜孤枕难眠呀！现在美女们宁可睡地上都不肯陪自己睡。老妈这脸一板比法律还狠，小美女们个个战战兢兢，别说趁机偷情或享受口交的服务，就连摸一下都不肯，连温顺的秀秀都会红着脸坚决地抵抗，就更别提姐姐了，那护住身体的动作简直就是一个在抵抗强奸的贞洁烈女。

倒霉的生活就是这样，美女们的风情各异，但就是没有吃下嘴的机会，这样的折磨比起被暴打一顿更加痛苦。

住院的最后一晚是小丹来守夜，小萝莉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特地穿了粉色的蕾丝裙，头发用一个可爱的蝴蝶结打扮得像个粉嫩小女仆来勾引自己。

家里的其他人要嘛休息，要嘛有事忙，或许也觉得没问题，才叫小丹过来吧！

可小丹这鬼丫头一向以调戏哥哥为乐，不仅将自己打扮得分外粉嫩，还把喜儿也带来，将她打扮得十分诱人，这更让张文恨得直咬牙呀！

哄骗、诱骗，好多手段，张文都用了，但就是能看不能吃。喜儿虽然温顺听话，不过想起陈桂香那严厉的嘱咐也不敢挂到张文的身上，让她干什么都听，就是不让吃豆腐，令张文恨得那叫一个凄凉呀！看着妹妹狡黠的笑容，张文心想：等回去的时候，再好好的把这丫头3 》一顿，让她明白男人为什么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清晨的医院里显得很宁静，柔和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大地上，晨嗡的雨露熠熠生辉，清新的空气蔓延开，宣示着新一天的开始，虽然还有不少人仍在睡梦中和爱人缠绵，但勤劳的人们早已出门，为了新一天的生活做准备。

病房内的窗帘隔绝阳光的侵扰，空调的凉风吹走夜晚的闷热。此时外面已经有不少的病人起来散步，但房内的三人依旧睡得无比香甜，平稳的呼吸此起彼伏，丝毫没半点要醒的迹象。

张文玩了大半夜的电脑，看着李欣然传过来的部分计划书，虽然只是大概的架构，但也熬得脑子有点疼，直到天空露出鱼肚白时才沉沉地睡过去。虽然现在伤口已经愈合，在行动上没有问题，但在陈桂香强烈的威压下，只能老实地当木乃伊，天天躺在床上不许动。

林巧玉在结束产检后也没有别的理由留在这里，尽管恋恋不舍，但她还是先回到五挂村养胎，新加的床位自然成为看护们休息的地方。

这时床上的景象是春光无限好，细皮嫩肉的两个小萝莉纠缠在一起，如果有男人看到的话，相信这会儿早就喷鼻血、暴走了。

小丹穿着可爱的女仆装，似乎为了要挑逗哥哥，连睡觉也不肯换下，小裙子本来就飘而且有点短，加上她的睡相又很差，这会儿不仅裙子被撩到腰间，更是露出雪白细嫩的长腿和可爱的卡通小内裤，那白花花的嫩臀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诱惑，让人恨不得抱回去好好地调教一下。

和小丹相依而睡的是喜儿，最近她的治疗越来越有效果，虽然还是小孩子脾气，但起码不会犯傻，也不会再干糊涂事，即使话还是有些说不清楚，不过喜儿倒是差不多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语气有点含糊，但只要用心一点还是能听明白。小萝莉依旧喜欢喊张文爹爹，其他人怎么劝都没用，其他的事她都会乖乖听话，但唯独这件事没得商量，所以很自然地喜儿就叫陈桂香奶奶。童趣的叫法让大家咯咯笑得不停，毕竟陈桂香怎么看都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孙女。

然而喜儿的叫法让陈桂香想抱孙子的欲望更加强烈，导致她一看到张文就是一顿喋喋不休的唠叨，甚至让张文有点头疼。心想：喜儿叫什么不好，偏偏叫老妈奶奶，搞得老妈隔代亲的基因万分活跃，就差没有成精化妖出来祸害人间。早知道就叫舅妈把孩子生下来，起码把孩子塞给老妈就不用忍受这一顿如狂轰滥炸般的折磨。

喜儿的穿着更是清凉，一条小热裤包裹着圆圆的嫩臀，两条修长的美腿纠缠在小丹的身上，几乎是用熊抱的姿势缠着她，上身也只穿一件薄薄的小吊带，显得清凉又可爱。

此时小丹也不知道梦到什么，一只手直接钻进喜儿的衣服内，放在她那幼嫩的小乳房上。

粉嫩双萝莉呀！最近伙食好的关系，小丹和喜儿都白嫩不少。喜儿倒是和以前一样娇小轻盈，除了懂事点外，没有太大的变化；倒是小丹圆润不少，虽然还不到肥胖的地步，而且每次张文抱起来都感觉很舒服，手感好得让人舍不得放开手，可别人有事没事都爱逗她几句小胖妞，搞得小丹有点繁闷。

这会儿两个小萝莉睡得那叫一个香呀！两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白嫩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

昨晚她们俩用电脑看了大半夜的动画片，这会儿睡得很沉，反正房门一锁，谁还管有没有走光。

虽然小丹说是来守夜陪张文，但张文却感觉像是自己在看护小丹和喜儿，又得催她们去睡觉，又得看着她们刷牙、洗脸，更惨的是还要帮她们找动画片，总觉得有点吃亏。老妈把她们派来到底是在关心自己，还是因为偷懒才把她们丢过来给自己照顾？

张文三人还沉浸在美梦中，睡得十分香甜，此时门却不合时宜地被敲响了，虽然节奏缓慢也很轻柔，但感觉特别刺耳。

小丹第一个被吵醒，头发乱得像个小鸡窝，揉了揉还睁不开的眼睛，有些郁闷地喊道：“谁呀？”

“小丹？你在呀？”

门外的声音听起来带着惊喜，也给人一种妩媚十足的感觉，声音细腻却特别有穿透力，活力十足的听起来更加动感。

“然姐！”

小丹一听这道熟悉的声音，顿时马上清醒坐起来，有些粗鲁地把纠缠在身上的喜儿踢到一边，低头一看立刻把手从喜儿的乳房上挪走，帮她盖上被子后整理一下小裙子，这才赶紧小跑去开门。

“小宝贝！”

小丹将门一打开，李欣然立刻扑上去，看着睡眼惺忪的小萝莉顿时眼放绿光，将小丹一把抱住后使劲地蹭着，笑嘻嘻地喊道：“哇，又滑嫩了不少，抱起来好软哦！你穿的衣服好可爱呀，然姐都想把你抱回家养啦！”

“然、然姐……”

小丹的个子本来就娇小，被李欣然这一抱刚好脸被捣在李欣然那硕大的巨乳上，呼吸顿时有点上不来，立刻难受地挣扎起来。

“乖哦！”

李欣然咯咯地笑着，蹭够了才把小丹放开。看了看病房内的景象，眼神立刻停留在还睡得很沉的喜儿身上，小萝莉那慵懒又可爱的睡相实在让她感到喜欢，马上兴奋地说：“喜儿也来啦！嘿嘿，一会儿我可以来个左拥右抱了。”

“少来，憋死我了！”

小丹立刻大口大口地呼吸着，除了空气外还有李欣然的阵阵体香进入鼻内，感觉很清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芬芳，虽然小萝莉也是女孩，但也被李欣然这性感的微笑弄得心跳加快，“这头猪还在睡呀？”

李欣然一向大剌刺，转头一看都这么吵了，张文还没有反应，冷笑了一声冲到张文的病床前，深吸一口气后握紧拳头，面露顽皮地看着张文，举起粉嫩的拳头。

“然姐，你要干嘛？”

小丹立刻惊叫一声，看这架势李欣然是要动手。不是吧！老哥这段时间可是享受国宝极的待遇，难不成这妖精大姐要揍他？

“靠！”

迷糊中的张文头上顿时被揍了一下，疼得立刻捂着脑袋跳起来，使劲地揉着头上的疼处，本能地握紧拳头时回头一看，顿时无奈了，苦笑了一声，一边揉着脑袋，一边打声招呼：“然姐，什么时候来的？”

“你的脑袋还真硬！”

此时李欣然皱着眉头、满脸郁闷地蹲下来，坞着手、一副很疼的样子，咧着嘴狠狠地瞪着张文，仿佛被挨揍的是她。

还有没有天理？您老先动手，怎么却一副我强奸你的表情！张文见状满脸无奈，苦笑了一声问：“然姐，你怎么一来就赏我一拳呀？真热情！”

“没什么，就是想揍你！”

李欣然心疼地朝着自己玉嫩的小手一顿哈气，好一会儿后才白了张文一眼，笑眯眯地朝小丹说：“丹丹，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吧！我下去办出院的手续，一会儿我载你们回家就好了。”

李欣然话音刚落，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她就扭着妖娆的身体，哼着小曲跑出去。

张文这才想起今天是出院的好日子，想想这段时间在这里的憋屈，顿时清醒过来。他跳下床，打开柜子一边往外拿东西，一边兴奋地说：“丹丹，赶紧喊喜儿起来，咱们收拾一下，就要回家喽！”

小丹狡黠地笑了笑，脸红红的，带有几分顽皮，也没听张文的话去收拾东西，反而是锁上门，走上前推了张文一下，张文顺势就坐到床上，有些疑惑地问：“干嘛呀？”

“不准动！”

小萝莉嘿嘿地一笑，媚笑地看着哥哥，一脸好玩地说：“听说哥哥那里的毛都没了，我要看一下！”

“等回家再说啦！”

虽然眼下妹妹的女仆装很诱人，但张文更想早点回家，享受渔村那新鲜的空气，享受那舒服的大床，一刻都不想再待在这个鬼地方。

“不行！”

小丹闻言嘟起小嘴，一副不乐意的样子，没等张文反应过来就蹲到地上，小手迅速地抓住裤子往下一拉。

张文顿时就感觉到雨腿间一阵寒意袭来。

“好可爱呀！”

小丹顿时咯咯地笑起来，调皮地看着眼前还是软化状态的命根子。原本看起来很狰狞、吓人，可这会儿一根体毛都没有，光秃秃的，看起来特别好玩。

“好啦，别闹了，我换件衣服！”

张文见小丹看过了，而且还要换衣服，索性就把裤子和背心都脱了，直接光着屁股找起秀秀留下的衣服，加上窗帘有拉上，门有锁上，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等等嘛！”

小丹嗲嗲的语气让人骨头都快软了，当张文不耐烦地转身时，突然感觉到龟头被舔了一下，那种又软又热的感觉，让张文舒服得腿都发软了，一把扶住柜子这才站稳。

“哥哥，别动。”

小丹眼含水雾地看着张文，肉嫩的小手握住软软的命根子塞到小嘴里，轻轻地吸吮着龟头，小舌头灵活地在马眼上点着，划着最熟悉的八字，刺激着嘴里那无精打采的巨物。

“怎么了……”

张文顿时哼了一声，舒服得浑身都燥热起来。虽然看着这么可爱的女仆小萝莉在胯下口交是件很舒服的事，但妹妹不曾这么主动呀！幼嫩的身体没有过多的欲望，如果不是自己挑逗，她也难得会来取悦自己。

“我……想你了嘛！”

小丹一边津津有味地舔着哥哥的命根子，一边用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张文，含糊不清地说：“哥哥最近好忙，一直都没有陪我玩，我觉得好无聊呀。”

“对不起……”

张文舒服得腿都僵硬了，打了个颤后，因为小萝莉伤感的话而有几分内疚；可这时小丹却是一副阴谋得逞的模样，天真的眼眸里闪过一丝狡猾。

原本还没精神的命根子，很快就在小萝莉的嘴里硬起来，小丹的樱桃小嘴已经含不下巨物，只能无奈地吐出来后套弄几下，突然她嘿嘿一笑地跑开，朝张文做了个鬼脸后，有几分顽皮地笑起来：“好啦！哥哥，你想快点走的话，人家就乖乖不闹了，赶紧穿衣服吧！”

“你这个鬼丫头！”

张文看了看硬起来的命根子，上面都是妹妹香甜的唾液，一看小萝莉那狡黠的微笑就知道被耍了。不只被弄得不上不下，此时穿裤子还不丢死人，裤裆中间肯定撑起一顶帐篷，到时候怎么出去呀？

“喜儿，起来啦！”

小丹开心地笑起来，偶尔戏耍哥哥对她来说有很大的乐趣。她哼起小曲，拉起还有点犯迷糊的喜儿，一把推进浴室，刷牙洗脸去了。

“果然没好事！”

张文郁闷地嘀咕一声，心想：难怪妹妹会那么主动，原来是逗我玩呀！这丫头真是鬼灵精，不提防马上就中招了，不过看着她穿女仆装在胯下替我口交，这算是一种安慰奖吧！

张文三人洗漱完后，换上一套休闲服，感觉浑身清爽不少，而且只要想到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张文就觉得自己重获新生了，这种滋味美得比刚破处还爽。

然而当张文开始要收拾东西时，顿时满脸黑线。这段时间的人缘太好，床底下堆满别人送来的大包小包！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光看这数量就不知道该怎么带回去，估计一车肯定拉不完，也不知道这帮王八蛋从哪里知道的消息，一个个勤快得像是要给亲爹送葬，天天一副孝子的嘴脸，有事没事就过来嘘寒问暖，真令人头疼呀！

“你们还没好呀？”

此时李欣然已经把出院手续办好，上来一看张文三人都在发呆，疑惑地看了一眼，立刻就被眼前堆积如山的慰问品吓到，没好气地说：“搞什么呀！你们这是出院还是搬家，是不是把家里值钱的家当全搬来了？”

“不知道，都是别人送的。”

张文苦笑了一声，给了李欣然一个“我也没办法”的无奈眼神。

“反正也没什么好东西。”

小丹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这一堆的烟呀、酒呀之类的东西，她都没兴趣，而那些滋补品在她看来更是废物，在她天真的世界里，这些东西还比不上玩具或者好看的衣服。

“嗯！嗯！”

喜儿迷糊地点了点头，打着哈欠的模样，可爱得让人都想抱起来啃一口了。一开始新奇的水果倒是让女孩们很高兴，但数量一多也是吃得都要吐了，自然这会儿的态度特别镇定。

“你倒成了大红人。”

李欣然嘀咕道，衡量着她车内的空间，马上摇了摇头，说：“不行，我那破车可装不下这么多东西，载人还可以，但后车厢还有我的东西，我可无法解决。”

张文和李欣然商量了一下，只好求助他人，最后还是王东海一拍胸膛，派了车帮忙将东西带回去。虽然都是意外之财，不过估计这帮人渣出手大方，送的东西肯定有不少值钱货，到时候一些用得上的就留着，用不上的就送人，也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反正分不清是谁送的，有便宜不占何止是王八蛋，更可能会鸡鸡烂。

收拾完毕后，张文三人这才上李欣然的车，还是那辆军用吉普车，不过后面堆不少东西，这时显得有些拥挤。

两个小萝莉一起坐到后面，刚一上车，喜儿就趴在小丹腿上睡着了，看来喜儿累坏了，看起来像只懒懒的小猫，特别地可爱。

小丹则是一边嘀咕着预防喜儿在腿上流口水，一边唧唧喳喳地说笑起来。两个粉嫩的小萝莉一个乖巧安静、一个活泼可爱，别说张文咽了一口口水，就连李欣然都眼放绿光，连连逗着张文说：“两个一起买多少钱，熟人可不可以打折？”

“快买走吧，省得我操心！”

张文也打起哈哈，外面的空气就是不错，少了医院那种刺鼻的味道，也没有恶心的药水味，估计这会儿连闻个屁都会觉得无比芬芳。

“那刷卡还是付现呀？”

李欣然一边开车，一边看了看后面无比可爱的两个小萝莉，笑得那叫一个花枝乱颤，马上挤了挤眼，媚笑道：“你不要我可要，这么可爱的小萝莉买回家调教多好呀！以后让她们天天叫我主人。”

“是是，您老万“兽”无疆！”

张文也和李欣然打趣起来，回头看了看两个可爱的小萝莉，想到她们赤裸着娇小的身体在胯下口交、呻吟的场景。心想：调教的事，我早干完了，哪还轮得到你呀？

“主人，我要零用钱！”

小丹马上调皮地摆出乖宝宝的样子，眨着天真闪亮的大眼睛，笑嘻嘻地闹起来。小萝莉本就调皮爱闹，和李欣然凑在一起是臭味相投，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欣然和她才是亲姐妹。

在欢快的笑声中，车内的气氛显得格外轻松，留下一路的欢声笑语朝五挂村的方向开去。

到了小河边的时候，张文惊奇地发现，不过短短的二十几天，河上竟然架起一座浮桥，立刻惊讶地问：“怎么，什么时候在这里架了座桥呀？”

说是简单的浮桥，但几乎是军用材料，虽然看起来像临时搭建，但却特别结实沉稳，车子开上去一点都不颠簸，稳得像如履平地一样。

李欣然得意地笑了笑，说：“有什么奇怪的？等这边真的建桥还不知道啥时能好，就先弄这座桥来顶一下，总不能每天过河都坐船吧？”

张文稍稍一想就明白这是苏蕊做的事，张文顿时感觉到心里一阵甜蜜。说是民生工程没错，但更多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如果不是自己和苏蕊的关系，恐怕任谁上来当官都不会考虑到这穷地方，更别提像现在这样照顾周全。

比起外面已经陆续开工的工程，越来越多公司派来的办事点，县城那即将繁华的景象似乎与这小地方无关，五挂村的一切还是显得那么安宁，安静得就像是个世外桃源。临近中午的阳光有点毒辣，热得乡间小路上找不到几个行人，即使有也是在树荫下行走。

宁静的环境，知了偶尔的叫声，一声声的鸟啼伴随着闷热的风迎面而来，空气中的清新让人感觉惬意，路旁的大树为路人遮挡着阳光，空气中挥散不去的草木花香，路边的小河流淌时发出的声响，大自然的一切在这结合得极为完美，美得让灵魂都会在此刻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宁。

张文陶醉地深吸了几口芬芳的空气，看着这个贫穷而美丽的地方，有些感慨地说：“还是家里最舒服，真希望所谓的文明不要到来，让五挂村能一直这样安宁下去。”

山丘上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在微风的吹拂下，翠绿的树叶和树枝迎风摇摆，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山林在赞同地微笑；小河里的水清澈而透明，村里随处可见的河沟流淌着清澈的泉水在村内蜿蜒缠饶，纯净得让人不知不觉间为之心醉。

此时李欣然不由得沉醉其中，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感同身受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赞同说：“对，五挂村不需要任何的文明。在自然的包围中生活，或许才是最舒服的方式了。”

李欣然那嫣然的一笑不像以往妖娆性感，反而给人一种纯净的美感，虽然李欣然没有注意到此时的她有多美，但别说在旁边的张文看呆了，连活泼的小丹都呆住，停下如百灵鸟般的笑声，痴痴地看着这唯美动人的微笑。

“看我干什么？”

李欣然回头一看，见张文兄妹俩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马上摸了摸脸，有些纳闷地问：“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

“没什么。”

张文回过神来，赶紧摇了摇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只是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在这儿的生活确实很舒服。”

“你们真好命！”

李欣然沿着乡村小路继续前进，最后车子缓缓地停在张家大院的门前，她看了看紧锁的院门，有些郁闷地说：“什么呀，不会没人吧？你们有没有带钥匙，可别告诉姑奶奶还得在这里晒太阳！”

“我、我有！”

小丹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喜儿跑下去开斗。

这么热的天，一般男人都受不了，刚下车就能感觉到一阵热浪侵袭而来，两个小萝莉的额头上立刻布满汗珠。

张文一行人下车后，张文赶紧把李欣然迎到屋里，随即在客厅坐下享受着空调的凉快，小丹殷勤地端茶倒水，难得乖巧的样子倒也满讨喜。

喜儿则直接回房睡觉了，昨晚小萝莉几乎看动画片看到通宵，这会应该很困，不过让张文惊喜的是，她竟然很乖地和大家打了声招呼，又楚楚动人地看了自己一眼，喊了句爹爹才离开，没有像往常腻人地纠缠上来，照这样来看的话，喜儿的康复速度确实让人喜出望外。

“好热呀！”

李欣然喝了口清凉的青草茶，嘴里的香味顿时让她眼放亮光，啧啧地几口就一饮而尽。她马上把空杯子递给小丹，舔了舔嘴唇，说：“再来一杯，味道真不错。”

虽然李欣然舔嘴唇只是个本能的小动作，但看起来特别诱人。

小丹闻言赶紧又倒来一杯，见李欣然喝得津津有味，马上笑眯眯地说：“好喝吧？这是我和秀秀姐一起去摘的青草，熬水后有清凉解渴、清热去火的作用，还能美容呢！”

“你们懂的真多！”

李欣然又喝了大半杯青草茶，这才感觉到身体里的燥热终于减轻，她好奇地看了看杯里草绿色的液体，感觉有种说不出的奇妙。味道并不是很甜，却有青草自然的芳香，纯粹的天然饮料喝起来确实比外面卖的还好喝。

“确实！”

张文赞同地笑了笑，家里的女孩哪一个不是心灵手巧？小丹再调皮也有她贤慧的一面，过去贫穷的生活让她们懂得不少的知识，这些知识看起来很平常，甚至很老土，但却从书本上很难学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这朴实而安宁的生活。

“和你说件正经事。”

李欣然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掏出一堆文件丢到张文的面前，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说：“我们的事，你蕊姐应该说了吧？前段时间给你看的都比较简略。这些是详细的计划，你好好看看吧！”

“那我去准备午饭，你们聊吧。”

小丹一看李欣然和张文要谈正经事，立刻乖乖地不敢再闹，虽然偶尔顽皮但她也很懂事，马上就跑出去。

“我要好吃的，不要粗茶淡饭。”

李欣然立刻喊起来，开玩笑地说：“把你们好吃的全给我拿出来，吃不到好的，姑奶奶就不走，以后就在这骗吃骗喝！”

“撑死你！”

小丹回头朝李欣然做了个鬼脸，咯咯地笑起来，如银铃般的笑声伴随着她一起出了家门，小萝莉当然知道自己的厨艺比不上别人，更比不上家里是厨师出身的何秀芸，这会儿估计是去请救兵了。

两人世界呀！小萝莉走后就剩下张文和李欣然，不过气氛倒是一点都不暖昧，毕竟刚和苏蕊确定关系，张文脑子还有些迷糊，有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一种像在做梦的感觉，尤其是和苏蕊春风一夜时，那种销魂蚀骨的滋味。这样的尤物有一个已经让男人觉得满足了，再去遐想李欣然就有点过分了。

先不说李欣然愿不愿意，就说陈君维也是一个让人不敢心存幻想的因素，这家伙肯定没关毅大度，被戴了绿帽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虽然他们的婚姻不过是个摆设，但陈君维的个性倾向于女性，小心眼这个通病估计也不可避免。

再说，苏蕊虽然对自己有其他女人的事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这世上有不吃饭的女人，可没有不吃醋的女人，她顶多比较有涵养，然而一旦自己把她密友给搞了，到时候她雷霆大怒，那自己可就吃不完兜着走，没准胯下的好兄弟都会被送去喂狗。

张文顿时感到一阵恶汗，况且现在家里的女人那么多，和姐姐及妹妹的关系得隐瞒，还有和舅妈她们的偷情也得小心翼翼，暂时还是别想那么多比较好，免得以后自己死得连渣都不剩！

今天李欣然的打扮十分休闲，但身材魔鬼，所以穿什么都让人感觉很妖媚。

一条深色的牛仔裤包裹着性感浑圆的臀部，细嫩修长的美腿散发着香艳的诱惑；上身一件普通的丁恤，看起来很随意，但搭配起来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性感，虽然没有往日穿豹纹短裙时的妖娆，但此时的她散发出女人独有的魅力。

李欣然那隐隐的体香飘来，懒散的样子更是衬托出魔鬼的曲线，令张文微微地呆滞一会儿，脑子里不由得开始幻想起她衣服底下那性感的身体，随即摇了摇头让自己不要多想。人心不足蛇吞象呀！我的女人已经够多，为什么还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更糟糕的是还惦记着厨房里的！想想有那么多的光棍兄弟，这绝对是不道德的事！

“干嘛？”

李欣然见张文在发呆，马上用手在张文面前晃了晃，有几分调戏地说：“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回家没看到小老婆就郁闷了？要不要我去帮你把秀秀她们喊回来呀？”

“没什么，只是发一下呆！”

张文赶紧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李欣然的手一晃过来似乎有一股香气，沁人心脾，令人感到十分舒服。

“你慢慢看吧。”

李欣然觉得有点无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后，伸手说：“把摩托车的钥匙给我，我到你那些场子里转一圈，待在这里实在无聊，还不如出去找点乐子。”

“好！”

张文知道在乡间小路有时候骑摩托车比较凉快，而且有的路汽车也开不过去，想都不想就把钥匙给李欣然。毕竟她再待在这里，他很难集中精神，那还不如送走这位大仙，还能有点时间好好地思考一下。

“芝6 ！”

李欣然妩媚地笑了笑，朝张文飞了个吻后，哼着小曲骑着车跑了。

看样子重回五挂村，对她来说还是满开心的事，起码一到这里，感觉她整个人就轻松不少。

“妖孽呀！”

看着李欣然走路时扭来扭去的小蛮腰和挺翘的臀部，每一步都散发着让男人喷鼻血的诱惑，张文不禁咽了口口水，莫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君维真是个彻底的王八蛋，搞同性恋就算了，做小受也行，那娶个嫁不出去的丑八怪当老婆，难道不行吗？非得祸害这一个性感的尤物，搞得人家年纪轻轻地就守活寡，当年他爹怎么不把他射在墙上就算了。这魔鬼的身材、这妖艳的容貌，妈的，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张文调整一下心态点了根烟，一边抽，一边看着李欣然整理的计划书，顿时有些瞠目结舌，一页一页的计划甚至事先的调查都是周密，每一份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详细得找不到缺失，这样周全的调查结果，可不像是大剌刺的她做得出来。

再继续看下去，张文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娘儿们好大的手笔呀！上流社会的想法果然够豪迈，和自己小打小闹的心思根本不一样。这哪是要做点小生意，简直就是要开发一个大集团，如果李欣然的计划成功，未来要赚钱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一份接一份的计划，几乎把五挂村的形势分析得很清楚，不管是风土人情、土地规划、消费水平，甚至未来发展项目入驻后的发展趋势都一目了然。

更让张文惊叹的是李欣然对于这次经济发展组的工作方向也了如指掌，甚至一些项目的分地规划都有明确的标注，就连内部的建设计划都有清晰的蓝图，这样的资料齐全得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每一个项目都做最精准的估算，每一个人员都有详细的调查资料，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李欣然的胃口也不小，一玩就是让人头脑发晕的大手笔！不仅一开始就打算在县城周围跑马圈地，用以地贷款的方式来囤积土地获取利益，更是策划经济建设后的度假村运作、酒店和两家加油站的生意，甚至其他可以赚钱的项目都有染指的想法，这样的规模根本不像是做小生意，而是要海捞一笔啊！

“这娘儿们！”

张文看完计划书后瞬间无语，不仅惊讶于李欣然大剌刺的外表下细腻的心思，更清晰地看见了自己和她们间的差距，自己这点小打小闹的打算，跟她们比起来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在办家家酒，顶多算点蝇头小利而已。

第四章 情迷小孕妇

张文还有点回不过神，这样庞大的计划一时半刻很难理解，不过此时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张文赶紧接起来，只听电话那边传来李欣然欢快的声音：“喂，小文呀？中午你自己弄吃的吧，我带小丹她们去吃顿好料。”

“不是吧，什么……”

张文话还没说完，李欣然已经把电话挂了。

张文顿时一脸苦笑，这是什么和什么呀？刚从心底有点佩服这个性感尤物，这会儿又变成孩子王了，转变还真快呀！

看来午饭得自己解决了，张文倒不是不会做饭，只是被家里的女人宠着，已经很久没有下厨，也搞不清楚家里还有什么可以吃，正想该怎么解决的时候，突然喜儿的房门打开，只见小萝莉一脸迷糊地揉着眼睛，细声地嘀咕着：“爹爹，喜儿饿……”

小萝莉穿着简单的小吊带和短裤，慵懒的表情和有点凌乱的头发使她看起来更加可爱，这会儿眼睛有点睁不开，估计不是肚子饿的话，她不会醒来。

喜儿想都不想就直接往张文的怀里钻，扭着幼嫩的身体撒娇说：“爹爹，抱抱！”

“嗯，喜儿乖！”

张文赶紧一把抱住喜儿，怀里的小萝莉还是如此可人，抱起来特别轻盈。早上被小丹挑逗得有点火气的命根子有点发硬，不过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还是关切地问：“喜儿想吃什么，爹爹做给你吃，好不好？”

“林老师家的、的面！”

喜儿闻言有一点精神，嘴馋地舔了舔嘴唇，看起来更加妩媚可人，水灵灵的眼睛尽是渴望地看着张文。

这段时间，小姑娘们一直往林巧玉那里跑，大家也越来越熟悉，对于她们想读书识字的想法，张文很赞同。本来这么热的天，张文懒得出门，觉得把小萝莉抱进房里宠爱一顿才是王道，只是想起林巧玉那挺着肚子的模样，羞涩而文静，含情脉脉的样子又有几分妩媚，心里顿时有点发痒。

“走，咱们去林老师那里！”

张文无奈地承认自己确实好色，只是脑子一想就有点受不了诱惑，赶紧帮喜儿梳洗一番，就拉着她的手走向老房子。

张家的老房子已经彻底翻新，本来一开始是想给何秀芸住，名义上是孝顺这个岳母，不过现在她已经住进新家，老房子也就空下来。

陈桂香虽然偶尔抠门、小气，叫她掏一块钱出来都像打断腿骨似的疼，不过她也有大方的时候，见林巧玉居住的环境不怎么样，便一咬牙一跺脚，把老房子给林巧玉住，这难得的大方倒是让不少人吃了一惊。

熟悉的小道、熟悉的林荫，路旁的杂草还是那么高。张文顺着小路一直走，此时他觉得茫然，脑海里隐约地回忆着第一次回来时的场景，一切都感觉那么地难忘。在那张大炕上他成为真正的男人，也懂得什么是他应该要负的责任，该如何成为替这个家遮风挡雨的墙，庇护着最亲的人。

此时有着太多回忆的老房子已经消失，原本破旧的篱笆变成漂亮的红砖墙，摇摇欲坠的木门变成结实的铁门，破败的泥土房变成崭新的砖瓦房。只有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坚挺不摇，经历多少年的岁月还在安静地成长着，翠绿的树叶在每个夏天为这个家阻挡着灼热的阳光。

树下的秋千随着风摆动，还在轻轻地摇晃着，看起来宁静又有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树荫下，仿佛张少琳和小丹儿时的欢声笑语仍在回荡着！曾经陈桂香一家在这里留下一段段艰苦而幸福的记忆，虽然房子焕然一新，但站在门前一看，还是让人感慨万千。

在门前，张文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看着熟悉的老房子变成漂亮的砖瓦房，心里有股莫名的酸楚。

喜儿感觉到张文的异样，拉着张文的手亲昵地喊了一声：“爹爹，怎么了？”

“没什么！”

张文赶紧摇了摇头，告诉自己，这一切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吗？

曾经破旧的老房子确实有不少的记忆，虽然感觉很美好，但也比不上现在家里女孩们甜美的微笑，比不上妈妈在人前开朗的模样，也比不上此时越来越好的日子。

“谁呀？”

似乎是听见外面有动静，门被轻轻地打开。只见林巧玉穿着宽松的孕妇裙，头发有点乱，额头上布满汗珠，看起来有几分疲惫。

“老师好！”

喜儿甜甜地叫了一声，这段时间以来，她的乖巧很得林巧玉的疼爱，使得喜儿也很喜欢腻着这个宠她的大姐姐。

“巧玉！”

张文并不像平常客套，说话的时候，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汗水，眼里的柔情也毫不保留地呈现给美丽的小孕妇，疼爱的意味更是不用过多的言语来修饰。

“你们来啦！”

林巧玉脸一红，亲昵地享受着张文这疼爱的动作，但看到在一旁的喜儿顿时感到不好意思，连忙热情地把张文两人迎进屋内，只是目光不时停留在张文身上，暗含的情愫自然是靠眼神来传递。

一进门，张文并不急着去调戏林巧玉，而是打量起老房子。砖瓦房装潢得很不错，因为一开始是想让何秀芸住，张文倒是没吝啬钱，家具和家电都一应俱全，起码比起村里一般的人家还好很多。

“坐吧，要喝点什么？”

林巧玉让张文两人坐到炕上，不好意思地看了看炕边有些乱的衣服，难为情地说：“刚忙完，这些衣服还没空洗，你们先将就一下吧。”

“你吃午饭了吗？”

张文倒没说什么，腿一盘、烟一点，就像回到自己家，招呼喜儿去一旁看漫画书，肚子马上“咕噜”地叫了一声。

“没呢，你们也还没吃吧？”

林巧玉一听顿时明白，赶忙说：“先坐一会儿，我去做一点吃的，很快就好了。”

“面、面……我要吃面！”

喜儿立刻叫嚷开，甚至还舔着小嘴唇，一副小馋猫的样子实在太逗人，逗得张文两人不禁呵呵地笑起来。

“知道了，小馋鬼！”

林巧玉温婉地一笑，马上跑去忙。

虽然林巧玉怀孕了，但还是像以往一样勤快，毕竟一个人生活，她也不能有半分懒惰。张文本想去帮忙，但这一带女人的共同点就是禁止男人做家务！即使是读过书的林巧玉也不例外，无奈之余张文只能在房内找点书看，并有些期待到底是什么面，能让喜儿这么惦记，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过了一会儿，就见林巧玉端着满满的一锅面，虽然在夏天吃热食很容易没有食欲，可当锅盖一揭开的时候，一股香味伴随着水蒸气飘散在空气中，却让人突然精神一振，而且林巧玉还细心地准备一些酸味的咸菜，更是能刺激人的食欲。

“好香呀！”

这段时间，张文不是喝汤就是吃粥，确实也有点馋坏，现在痊愈了，当然得安慰一下可怜的肚子。

虽然张文的表情夸张，但却让林巧玉高兴得满脸微笑。这种感觉就像是在为自己的丈夫做饭，看着他吃就会觉得很开心！不过想想两人间很亲密的关系，林巧玉的脸微微发红，眼前的大男孩是自己的爱人，虽然不是名义上的丈夫，但只要能这样恩恩爱爱地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了。

喜儿刚端起碗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小舌头被汤一烫，马上就伸出来，那模样别提有多可爱，逗得张文两人呵呵大笑起来。

张文接过面后先喝了口汤，虽然很热，但却十分香甜可口，忍不住问：“真不错呀，这什么做的？”

“只是普通的面而已。”

林巧玉很开心地笑起来：“前段时间，学校放假有点清闲，就做了粗粮面在家放着，加了点鸡蛋和一些野菜汁，是我小时候和我妈妈学的。”

“嗯、嗯，很香！”

张文一顿狼吞虎咽，觉得好久没有吃得这么过瘾。虽然是粗粮做的，但实在是香呀！又滑又有弹性，入口立刻就有一种难言的清香蔓延开，这么好吃的面，张文还是第一次吃到。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呀……”

林巧玉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毕竟这些在她看来都是寻常的饭菜，但看着张文的吃相心里还是很开心，马上又为张文盛一碗面。

粗粮面虽然粗糙，却有着天然的香味，泉水做的清汤，新鲜的鱼肉，汤面上漂浮的芹菜叶，一点点的葱花点缀上去，看起来虽然家常，但却可口飘香，尤其是汤里那几块油汪汪的腊肉，提起汤的美味，也衬托出鱼的鲜嫩，这在一般的饭店还真吃不到。

在一顿狼吞虎咽后，一锅面很快见底。

喜儿躺到炕上，一边摸着鼓起来的小肚子，一边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满足地说：“好饱呀！”

“真好吃！”

张文抹了抹嘴，舒服地抽起饭后烟。事实证明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如果住院又难受又没好吃的，那才是最大的煎熬。

“你们先休息一下吧，我浑身都是汗，得去冲一下凉。”

林巧玉收拾完东西，泡了壶茶后又走了出去。尽管肚子不算很大，但每走一步她都小心翼翼，从额头渗出的汗水就能让人能感觉到母爱的伟大。

“嗯。”

张文点了点头，看喜儿在一旁看书，似乎有文字，马上坐过去，将她轻盈的身子往怀里一抱，笑呵呵地问：“喜儿，在看什么书呀？”

“不知道呀？”

喜儿摇了摇头，很亲昵地往张文的怀里靠，肉嫩的小屁股不时地磨蹭着命根子，隐约的体香钻进鼻内，顿时让张文激动起来。

“那你看得懂吗？”

张文倒没急着去占喜儿的便宜，反而一看喜儿看书看得那么陶醉，立刻哄着她，期待着她的康复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温饱思淫欲虽然没错，但一天三餐吃饱都要发情的话，别说铁打的人受不了，估计以奥特曼强壮的体格都会变成白骨精。

“一点点……”

喜儿说话的时候很慢、很轻，配合上本就童趣十足的声音，给人感觉更加可人。这段时间林巧玉有在教她看书识字，因此勉强也能看懂一些字。

看喜儿聚精会神地在看书，张文虽然内心有股欲火但也不想去打扰喜儿，就让喜儿静静地依偎在怀里，顺手就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这算是张文抽烟外的第一爱好，不赌、不嫖、也不喜欢出去玩，张文觉得再不找点事做，自己都不是正常的男人了。

书是知识的海洋，虽然有时候智慧和知识难以混为一谈，但不少人却很容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没事的时候最好充实自己，张文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男人的血液毕竟有限，当血液流向下半身的时候，当然是要找个小美人恩爱！

而当血液升到脑子的时候，看书多吸取知识则是最好的选择。真是精辟的见解呀！

张文顿时有点崇拜自己，恨不能找个镜子对自己磕上几个响头。

看着书，偶尔看一下喜儿满脸认真的模样，张文感觉到心里一阵欣慰，但又有种难言的担忧。从这个趋势来看，喜儿康复的速度确实很快，看起来不像以前那么傻，越来越像个正常的小女孩。

看来再等一段时间，喜儿就会开始懂得生活上的常识，也会知道成长中该懂的一切。虽然这对喜儿是件好事，可张文不由得开始担心，一旦喜儿正常了，懂得男女有别、懂得什么是性的时候……

喜儿会不会责怪自己？会不会怨恨自己？在她懵懂无知甚至是神智不清的情况下破了她的身子，在她年幼的时候就夺走她的处女之身，甚至哄骗她玩各种荒淫的游戏二但她对这些事产生怨恨，这就已经不是内疚的问题，恐怕要面临更多的问题。

“爹爹！”

突然喜儿一声娇滴滴的轻唤让张文从失神中醒过来，只见小萝莉揉了揉眼睛，似乎有点困意。

海边那燥热的天气，总是容易在午后饭饱时让人感觉到疲惫，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

“喜儿乖！”

张文赶紧将喜儿抱过来，看着怀里那腻人的小萝莉，她那眼神充满依赖和喜欢，马上柔声地问，“是不是困了呀？”

“嗯，喜儿……困！”

喜儿说话的时候打了个哈欠，像只小猫般蜷缩到张文的怀里，撒娇地蹭了几下后，懒懒地说：“爹爹，抱喜儿回家，喜儿要睡觉！”

“睡在这里不就好了吗？”

张文的心里隐隐发痒，想想和林巧玉的暖昧，就有点走不动路，反正这炕大得很，在这躺一会儿也没问题。

“不，这、这是林老师的家！”

喜儿摇了摇头，水灵灵的眼眸紧盯着张文看，打了个哈欠，有点含糊不清地说：“喜儿要回家、回家睡！”

“傻瓜，在林老师家睡也没关系。”

张文溺爱地掐了掐喜儿的小鼻子，见小萝莉一脸享受的样子，马上劝道：“爹爹一会儿还有事要和林老师说，你就先在这里睡一会儿，等你醒了，爹爹再背你回去，好不好呀？”

“好吧。”

喜儿闻言有些不乐意，但还是撒娇地拉着张文的手，奶声奶气地说：“喜儿，都……都听爹爹的！”

“乖！”

张文宠爱地笑了笑，亲了亲喜儿肉嫩的小脸后，便将轻盈的小萝莉放到炕边比较阴凉的地方，不忘替她拿上枕头、盖上被子，这才在一旁哄着她睡。

“爹爹……”

喜儿迷糊地喊了一声，打了个哈欠后，才笑眯眯地闭上眼睛。

张文在一旁哼着小曲，轻轻地拍着喜儿的后背，隐隐有种错觉，似乎喜儿是自己疼爱的女儿，这种微妙的感觉十分幸福，于是声音越发温柔，放轻手上的力道，以免打扰到小萝莉的美梦，一下又一下地将她送到梦乡里。

喜儿享受着张文这宠爱的亲昵，没一会儿就笑着睡着了。

张文确定喜儿睡着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到一旁继续看书，可心里却无法平静，原本隐藏在心底的担忧浮现出来。

从上次喜儿懂得钱的用处，懂得什么是该做的、不该做的，到这次更加乖巧的表现。仅仅是和人打招呼、仅仅是清楚知道不能在别人家打扰，这一连串的表现就证明喜儿越来越正常，也就是说，她开始懂得生活上的常识，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她就会懂得他和她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性爱。

心乱如麻呀！张文点了根烟，不由得重重地叹息一声。心想：这些事是不是由我来教喜儿比较好？哪怕她到时候会对我产生怨恨也没办法，毕竟对这个不幸的小女孩下手，确实我有不对。

此时林巧玉冲完凉，正擦着湿淋淋的头发，走进门时听见张文的叹息声，深沉而又很纠结，马上心疼地问：“怎么了？”

只见林巧玉穿着薄薄的丝质长裙，或许是在家里的关系显得有点随意，可以看见她没有穿内衣，两颗凸起十分明显。可能是胸部开始鼓胀，加上这种天气穿着也不舒服吧？林巧玉的居家打扮很随意，但看起来也别有一番韵味，起码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张文心里微微一动，走过去接过林巧玉手上的毛巾，轻轻地擦拭着那一头秀美的长发，见林巧玉舒服地闭上眼睛，马上轻声地说：“没什么，就是工作的事有点多，人有点懒而已。”

“喜儿睡啦？”

林巧玉看着在一旁睡得很香的小萝莉，眼里浮现出一种疼爱的亮光，轻声呢喃道：“以前她总是傻傻的，好像到你家后就乖了不少。这孩子其实挺招人疼，起码在我这里的时候，她是最乖的小孩。”

“嗯，她很乖！”

张文手上的动作依旧柔和，就像是在宠爱自己的妻子。

林巧玉的脸上尽是陶醉的红晕，彻底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中。

“巧玉！”

张文擦完头发后，轻轻地抱住林巧玉那美丽的身躯，他能明显感觉到林巧玉颤抖了一下但没有挣开，便马上吻着她的脸，声音有几分嘶哑地说：“今天，我想要你！”

“现在是白天呀！”

林巧玉顿时脸色娇红，大概也知道孕期的性爱只要不激烈就没事，反而会刺激内分泌，对孩子有好处。可是现在别说是大白天，喜儿还在一旁甜甜地睡着，怎么看都不是适合办事的时候。

“没事的，门锁上了吧？”

张文见林巧玉并没有坚决拒绝，而是有些矜持的娇羞而已，马上轻轻地拥着她走到炕边，扶着她坐下来。

“可喜儿在这里呢！”

林巧玉有些难为情地扭捏几下，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被张文压倒在床上，不过她还是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眼里露出的母爱光芒让人感觉到一种晕眩的美。

“没事，她睡的时候都很沉！”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趴在林巧玉的身上，隔着小小的距离，生怕压到她的肚子，眼睛直直地凝视着美丽的小孕妇，在她娇羞地闭上眼睛时轻轻地吻了上去，舌头轻柔地舔着她那红润的小嘴。

“呜……”

林巧玉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双手紧张地抓住张文的胳膊，小嘴微微张开，灵活的小舌头开始回应着张文的挑逗，轻柔的动作带来的美妙滋味，没一会儿就让她的小脸一阵阵发烫。

张文温柔地吸吮着林巧玉的舌尖，将那甜美的味道吸进嘴里品尝，并引导着她的丁香小舌纠缠在一起，两条舌头激烈地互相挑逗着，除了越来越快的喘息外，只剩下“啧啧”的水声，显得越发暖昧。

一个长长的湿吻后，林巧玉已经有点喘不过气，半眯着眼，含羞带喜地看着张文，轻声说道：“坏、坏东西，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林巧玉一边说话，一边喘气，听起来带有异样的诱惑。

张文淫笑了一声，在林巧玉的额头上轻轻地一吻后，双手慢慢地滑向她雪白的脖子，在林巧玉微微的颤抖中，将她裙子的吊带拉到胳膊上，顿时性感的锁骨、雪白的香肩呈现在张文眼前。

林巧玉尽管有几分难为情，也害怕喜儿醒来时会看到这一幕，但此时已经有几分情动，也能明显感觉到胯下的湿润，扭捏了一下还是顺着张文的动作抬起胳膊，微微地抬起后背，配合着张文脱去这遮羞之物，随即裙子落地，林巧玉身上只剩下一条黑色的小内裤包裹着重要的地带。

林巧玉顿时脸一红，本能地双手护住弹跳出来的乳房，双腿也微微并拢护住腿间的春光，羞涩地想：内裤是不是太暴露了？

张文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虽然已经赤裸相见过，但再一看她的身体，还是感觉到一阵视觉的冲击。浑圆的乳房白晳而漂亮，因为怀孕的关系显得鼓鼓的，小肚子圆润可爱，微微地鼓起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

一条黑色的小内裤包裹在重要的地带，蕾丝的设计显得有几分妖媚，稍微的镂空更是让人充满遐想，隐隐可见雪白的嫩肉和黑色的体毛，看起来特别的具有诱惑，两条修长的美腿微微地颤抖着，或许有几分激动也有几分紧张。

“宝贝，你真漂亮！”

张文马上低下头，一边吻着林巧玉，一边说着情话，在几个吻后，林巧玉才稍稍放松，张文这才轻轻挪开她护在乳房上的小手。

“真、真的？”

林巧玉有几分羞喜，眼含媚丝地看着张文。毕竟从来没经历过恋爱的滋味，也没听过多少男人的赞美，张文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让她感觉到心里有股难言的欢欣。

林巧玉明白，自己虽然不算难看，但也不算美女，论起姿色根本比不上张文身边的女人们，秀秀的清纯可人、敏敏的甜美活泼、小丹的灵气、张少琳的性感动人、那个女县长更是美得让人惊艳！哪一个女人都让她感到自卑，这会儿一听张文的称赞，当然免不了芳心暗喜。

“嗯，很漂亮！”

张文说话的时候，手已经轻轻地覆盖上林巧玉那对美丽的乳房，一边轻轻地揉弄着，一边含情脉脉地说：“每个女人都有她动人的地方，有时候并不单指容貌，就像我喜欢你的文静，总让我感觉很放松、很惬意。”

“油嘴滑舌！”

虽然林巧玉嘴上羞答答地嗔怪，但张文的几句话已经让她骨头都软了，小手不自觉地扶上张文的腰，轻哼了一声，享受着乳房传来的快感。

“这才是油嘴！”

张文一边嘿嘿地淫笑着，一边低下头，双手将一对美丽的乳房挤在一起。

林巧玉不禁呻吟出来，一对雪白的乳房紧紧地挤在一起，艳红色的乳头立刻有些充血，一点雪白的乳汁也被挤出来。“小文，轻、轻点……”

林巧玉的呻吟伴随着颤抖，当张文低下头吸吮着乳头时，她的小手情不自禁地游走在张文的身上，有些迷茫地胡乱摸着。

“舒服吗？”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肆意地玩弄着那对充满弹性的宝贝，一点一点地吸吮出里面芳香的乳汁咽进喉咙里，舌头也灵活地舔着乳头，在乳晕上挑逗地划着圈。

“嗯……”

林巧玉低低地呻吟着，小手一把抱住张文的脑袋，似乎是不想让这种美妙的感觉停下来。

张文口手并用地挑逗着乳房，大半天后张文这才恋恋不舍地抬起头，舔了舔嘴边残余的乳汁。他低头一看，只见林巧玉浑身发软，小脸红扑扑地喘气着，微张着小嘴吐着热气的模样，看起来更加迷人。

“来，巧玉姐，帮我舔舔！”

张文顿时觉得心痒难耐，三两下就把全身扒个精光跪坐在林巧玉面前，将早已经硬起来的命根子递到她的嘴边。

“好、好好玩呀……”

林巧玉在意乱情迷之际，看到眼前的巨物没有体毛的点缀，不禁“噗哧”一笑，随即抓住轻轻地套弄着，越看越觉得像个小孩子般的可爱。

张文见状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趁着林巧玉张嘴时毫不客气地挺腰一插，将命根子插到她的嘴里。

林巧玉柔媚地白了张文一眼没有说什么，小舌头轻轻地舔弄着、灵活地绕着龟头慢慢地品尝。

“舒服呀……”

张文不禁叹息一声，双腿僵硬得有些发抖，他一边享受着林巧玉的口交，一边色色地指导着她，以便她更进一步取悦自己。

虽然林巧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听着张文的话变换方式。小手握着命根子轻轻地套弄，将命根子往上一拉，红润的小舌头在睾丸上来回地舔着。

“啧啧！”

的水声听起来更加淫秽，此时林巧玉就像在品尝人间美味，脸上有几分陶醉，比起嘴里男性味道带来的刺激，张文脸上的满足更让她情动，在不知不觉间，腿间的湿润已经有泛滥的趋势。

张文低头看着林巧玉含着龟头，虽然这姿势有点困难，但林巧玉还是殷勤地吞吐着。

张文不由得闭上眼睛享受了一会儿后，见林巧玉累了，这才把命根子抽离她的小嘴，往下挪到她的腿边，双手开始抚摸那雪白滑嫩的大腿，感受着小孕妇那柔软的身体。

“好湿呀！”

见林巧玉满脸陶醉，张文忍不住一手摸到她的腿间，却没想到她的内裤已经湿了一大半，只见手上都是火热的爱液。

“都、都是你弄的……”

林巧玉一边喘息着，一边白了张文一眼，看起来却更像是在调情。

“好！好！我来负责……”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托起林巧玉的嫩臀，把湿淋淋的内裤脱下来，再慢慢将修长的美腿打开，只见那依旧动人的羞处散发出女性迷人的气息。

此时红嫩的阴唇已经充血，肥肥嫩嫩的看起来分外可口，少少的体毛湿淋淋地贴在肉上，粉嫩的小菊花因为激动的关系一开一合着，整个胯下被湿淋淋的爱液所覆盖住，看起来更加晶莹可爱，有着说不出来的美感。

张文的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他伸出手覆盖在那湿淋淋的羞处上，在林巧玉兴奋的呻吟中爱抚着这敏感的地方，当手指轻轻地插入紧如处女般的小洞时，林巧玉不禁“啊”的叫了一声，马上又害怕地捂住嘴巴，有些忐忑地看着喜儿。

“巧玉姐，我要进去了！”

张文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见林巧玉已经那么湿了，他也没有兴致再做前戏，便将她的美腿慢慢地打开，握住那尽是唾液的命根子轻轻地靠上去。

“轻、轻点……当心……当心孩子！”

林巧玉羞涩地呢喃了一句，见羞处呈现在张文面前，此时浑身不由得颤抖，但还是别过头没有阻止张文的举动。

“嗯，放心吧！”

张文温柔地吻了吻林巧玉的额头，这才深吸了一口气，握住命根子对准那湿淋淋的肉洞，轻轻地拨开阴唇的保护，直接抵在那血红的嫩肉上。

“啊……”

林巧玉顿时哼了一声，敏感的部位被男性的火热抵住，接下来让她既忐忑又有点期待。从出生到现在，从没体会过那性爱的美妙，有的只是疼痛和害怕，可现在光是张文温柔的爱抚就已经让她懂得这种乐趣，此时隐隐有点害怕等下的感觉是否会太激烈，甚至让她受不了。

“慢、慢点……”

林巧玉还是担心肚中的孩子，尽管已经准备献身，但母爱作祟，还是忍不住念叨了一句。

“放心，我很会轻的……”

张文一边安慰着林巧玉，一边忍不住微微地一挺腰，小穴的爱液、命根子上的唾液，都是最天然的润滑剂！因此只是轻轻地一挺，龟头立刻陷进一个温暖而潮湿的包围中。

第五章 惊喜的双飞

“好紧呀！”

张文顿时舒服地哼了一声，嫩肉紧紧地挤压命根子，这种感觉简直像是在给处女开苞。或许是因为林巧玉怀孕的关系，身体变得丰腴，使得她的阴道也变得紧窒，感觉特别爽。

“好热……”

林巧玉同时呻吟出声，不同于丈夫细小的尺寸、粗鲁地进入，还没湿润的粗暴占有所带来的恐惧，大男孩的命根子虽然巨大，但温柔地爱抚、轻缓地进入都充满怜爱，即使感觉有些容纳不下，但还是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美妙。

“现在能再进去吗？”

张文享受着龟头被包围的刺激，虽然很想快点彻底占有林巧玉，但这时还是体贴地亲吻着她红红的小脸，怜爱地征求小孕妇的意见。

“嗯，不过轻点……”

林巧玉羞涩地哼了一声，似乎是紧张的关系，手心还微微出汗，不由自主地抓住张文的胳膊。

“宝贝，我们就要在一起了……”

张文兴奋地点了点头，一边看着林巧玉脸上的表情，一边轻轻地挺腰前进。天啊！实在太紧了，简直就像在为喜儿开苞，每进入一点都必须挤开嫩肉的保护，而且又湿又热，爽得让人要疯了。

“嗯……”

林巧玉张大了嘴巴，一脸不敢相信地喘息着。似乎是被入侵时的快感让她感觉到意外，也像是在疑惑自己竟然能容纳下这样的巨物，一寸一寸地进入所带来的充实，让她的脑子都放空了。

当命根子尽根进入的时候，张文爽得浑身都是汗，他忍不住趴下来抱住林巧玉，激动地说：“巧玉姐，你是我的人了！”

“嗯，是你的女人了！”

此时林巧玉有些激动，尽管体内巨物的坚硬让她有点不适，可心里那种甜蜜却把这一切都覆盖过去。

两人相拥了一会儿，彼此体会着结合在一起的快感，好一会儿后，张文才喘气着直起身，低头看着命根子没入林巧玉的小穴，激动地调戏道：“报告老婆，全插进去了……”

“色鬼！”

林巧玉闻言脸一红，但体内的巨物一挪似乎碰到尽头，一种如触电般的快感瞬间袭卷全身，让她不由得呻吟一声，情动万分地看着张文，咬着下唇期待着那种传说中的美妙。

“报告老婆，好爽呀！能不能动一下？”

张文小心翼翼地弯了弯腰，双手抓住林巧玉那对饱满的乳房肆意地挤捏着，一边色迷迷地喊着，一边低头含住她那艳红的乳头。

“动什么……”

林巧玉娇羞地别过头，虽然有些许害羞，但这种情趣让她感觉到一种别样的幸福。

“就是前后抽动，通俗一点就是插你……”

张文一看林巧玉害羞了，立刻就色性大起，马上附在林巧玉的耳边吐着热气说了一句。

“瞎、瞎说什么呀……”

林巧玉立刻嗲嗲地嗔怪一句，张文作怪的举止缓解了她的紧张，这会儿轻轻一动，体会到的已经不只是胀，而是体内充实的快感。

“就是这样……”

张文说话的时候，轻轻地往外一退，又慢慢地往前一顶。

命根子立刻在紧窒的阴道里抽插一下，那种被肥润嫩肉包围的感觉实在太舒服，孕妇的滋味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死、死鬼……”

林巧玉立刻呻吟出声，眼含媚丝地看了看张文后，没有再说什么，而是闭上了眼睛，一副“随便你”的表情。

张文不敢太过粗暴，双手慢慢地抚摸着林巧玉圆润的肚子，体会着小生命存在的感觉，腰部用九浅一深的速度慢慢地抽插着，害怕顶到子宫会伤到孩子，所以不敢插得太深，最多也只是插进去八成。

张文缓慢地抽动着，每一下进去时都像艰难地开垦，然而出来的时候又能感觉到一阵的凉意，令张文舒服得直哼，尽管很想加快频率来满足欲望，但看着林巧玉在呻吟中依旧护着肚子的手，还是怜惜地放弃这个想法。

张文缓慢地抽插几十下，他享受着那种紧窒的湿润，和林巧玉压抑呻吟的表情，并没有激情澎湃的快速抽送，可这时林巧玉却突然浑身僵硬地颤抖着，皱着眉头哼起来：“怎么，感觉……好、好酸呀……”

“酸吗？”

突然张文感觉到阴道内激烈地蠕动，而这种感觉太熟悉，令张文意识到林巧玉要来高潮了，马上伸出一只手在她的阴蒂上一按，快速地揉起来。

“不行，不……那、那麻……”

林巧玉顿时激动得浑身抽搐，白里透红的身子剧烈地升温，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从身体里暴发出来，只是这次剧烈得让她脑子都快炸开了。

“啊……”

林巧玉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浑身一软，一股火热的爱液从体内喷洒而出。瞬间强烈的快感让她彻底地崩溃，虽然在张文的口交中体会过高潮，但和这种结合在一起的蠕动带来的快感，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高潮时的女人总是美丽的，披头散发、小嘴微张、幸福地喘息，那动人的一幕永远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张文立刻停下来，一边爱抚着林巧玉，一边欣赏着小孕妇那美丽的模样，微微抽出命根子，爱液立刻缓缓地流出来，闻起来让人不由得兴奋起来。

两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此时林巧玉沉浸在高潮的美妙中久久不能回神，浑身酥软得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大半天都没办法抬起一根手指，好不容易稍稍有点力气瞎开眼睛，可一看却让她惊得叫了一声：“啊……”

“怎么了？”

张文顺着林巧玉的视线看过去，这才明白小孕妇惊讶的原因，可她一紧张，那阴道不由得一夹得让张文舒服得打了个冷颤，差点就精关大开。

林巧玉惊叫一声后，立刻抓起旁边的衣服，马上盖在乳房上，脸上顿时红得像火在烧。可这时张文还紧紧地插着她，根本没有拔出来，想想此时的羞态，她急得都要哭了。

刚才的滋味太美妙了，令沉浸在其中的两人都没察觉到声音越来越大声，尤其是林巧玉销魂的呻吟声更是尖锐，早就把喜儿吵醒了。

此时小萝莉正趴在一旁，睁着眼睛，嘟着小嘴似乎有几分不满地看着张文两人，应该是松闷在旁边性交的两人打扰她的午睡。

“快、快下来！”

林巧玉急得都要哭出来了，虽然她跟张文的关系已经确定，但她还是害怕被别人知道，尤其还被一个小女孩看到她赤身裸体的模样，心里顿时有些害怕。

“没事的！”

张文赶紧轻声地安慰着林巧玉，见林巧玉在挣扎，马上板起脸，严肃地说：“别乱动，一会儿伤到孩子的话，怎么办？”

林巧玉闻言顿时愣住，原本还推着张文的小手也无力地软下去，可看了看在一旁的喜儿，心里顿时又急又羞，带着哭腔地说：“你、你起来呀……她、她还在看！”

“不用怕！”

张文吻了吻林巧玉的脸以示安慰，看小萝莉睡得衣衫不整，幼嫩的小乳房隐隐可见，心里顿时一颤，马上咽了一口口水，朝喜儿招了招手：“喜儿，过来！”

“爹爹……”

喜儿一向乖巧，也见惯张文和其他人做爱，这会儿立刻嗲声嗲气地跑向张文。她一把抱住张文的胳膊，撒娇着说：“爹爹坏，压老师……”

喜儿那童稚的话让林巧玉更加难为情，见喜儿天真又带有几分调皮地望着她和张文的交合处，索性捂上眼睛不敢再看，有些紧张、害怕地颤抖着说道：“怎、怎么办……”

“没事的！”

张文笑眯眯地搂过喜儿那细嫩的小蛮腰，说：“喜儿乖，今天你睡了一整天的觉，爹爹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也不能和别人说哦！”

“嗯，喜儿不说，打勾勾！”

喜儿甜甜地一笑，很可爱地伸出小指头。

这丫头虽然有时候犯迷糊，但嘴巴那叫一个严呀！

“喜儿好乖，爹爹最疼你了……”

张文见喜儿笑得那么甜，顿时心有点发痒，摸了摸她的腰，色迷迷地说：“喜儿也睡不着，那和老师一起玩好不好？”

“什么？”

林巧玉一下子惊呆了，虽说也听过风言风语，知道这个小萝莉已经是张家的人，但现在看到这一切，还是感到震惊不已。

“好，爹爹好久没有陪喜儿了……”

喜儿一边欢呼着，一边在林巧玉瞠目结舌的注视下把全身扒个精光，随即柔嫩娇小的身体缠上张文，小乳房也使劲地压在张文的胳膊上。

喜儿的小身体还是那么动人，鼓鼓的嫩乳，乳头娇小粉嫩，十分可爱，腰身纤细动人，臀部虽然没有成年女性的丰满，但胜在弹性十足、又圆又翘！比起小丹越来越肉嫩的身体，喜儿还有一点瘦，不过看起来特别娇小可人。

“喜儿，爹爹亲！”

张文见林巧玉那么吃惊，嘿嘿地一笑后指了指自己的嘴。

没想到呀，带着喜儿一起来，还能意外来个三尸，小萝莉和孕妇的组合实在太刺激了！

“嗯嗯……”

喜儿咯咯一笑，马上抱住张文的脖子献上柔软的小嘴，还没等张文主动挑逗，丁香小舌就迅速地钻到张文的嘴里，带着一阵阵的香气，开始灵活地搅动起来。

“乖喜儿。”

张文一只手按住停止挣扎的林巧玉，另一只手抚摸着喜儿那小小的嫩乳，一边亲吻着她，一边玩弄着她那小小的乳头，弄得小萝莉的呼吸一下子就乱了起来。

在一个长长的湿吻后，喜儿的小脸上尽是情动的潮红。她一边急促地喘息着，一边笑嘻嘻地看着张文，小脸上闪过一抹迷恋的红晕，满脸陶醉地亲吻着张文的胸膛，并慢慢地往下亲，幼嫩的小舌头几乎舔遍每一寸肌肤，令张文舒服得直喘大气，更加爱怜地抚摸着喜儿的小脸。

“你们……”

林巧玉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她没想到喜儿居然会这么主动，一向乖巧的她竟然还有如此妖媚的一面。

“喜儿一向很喜欢我！”

张文见林巧玉很惊讶，马上笑眯眯地看着身下的小孕妇，此时能感觉到她的高潮结束，便立刻挺了挺腰，轻柔地抽插起来。

“嗯……”

林巧玉顿时呻吟了一声，脸红红地看着喜儿陶醉地亲吻着张文的身体。这时才看清楚喜儿那幼嫩的身体，真的很粉嫩、很漂亮，白晳的肌肤、轻盈的身段，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还没长大的孩子，可为什么感觉上却那么性感呢？

“喜儿乖，等一下。”

张文开始缓慢地抽插着，此时喜儿含着他的乳头一阵吸吮，灵活的舌头带来的快感实在太美妙，张文深怕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崩溃，赶紧拍了拍她的小脸，示意她先停一下。

“嗯！”

喜儿乖乖地擦了擦嘴边的唾液，坐到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张文，这时她的小脸红扑扑，看起来分外可爱又有种说不出的妖媚，似乎是在诱惑你去占有她。

“你们……什么时候……”

林巧玉再次被张文那温柔的抽送弄得浑身无力，但还是忍不住问道。

“没多久。”

张文低下头，握着林巧玉的一对乳房揉了几下，见乳头上分泌出乳汁，马上就含住一阵吸吮，一边将这些美味咽进嘴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不用害怕，喜儿一向很听话，不会和别人说我们的关系。”

“嗯！”

林巧玉害羞地闭上眼睛，毕竟在思想上她还是比较传统，一个小女孩在旁边看着自己和男人做爱，怎么想都觉得难为情，不过张文的安慰也起到效果，起码她不太排斥，只是有些担心喜儿会守不住嘴。

“宝贝，好好享受吧！”

张文嘿嘿地笑着，继续挺着腰享受着孕妇那与众不同的身体。抽插时的感觉就像是处女，可又丰腴多肉，这种美妙的滋味实在很难找出一个词来形容。

“色、色胚……”

林巧玉在张文这温柔的冲刺下，再次沉浸在快感中，乳房和下身同时得到的刺激带来的快感更加剧烈，让人本能地有想呻吟的冲动，可一想到旁边还有个小女孩，林巧玉赶紧咬住下唇不喊出声。

突然一股更加强烈的快感传到脑子，令林巧玉舒服得忍不住呻吟几声，但稍一回神，她顿时惊讶地睁开眼睛，而眼前的一幕更是让她娇羞万分，话都说不清楚：“喜、喜儿……你……”

那感觉实在太剧烈，林巧玉的两只乳房上各有一条舌头在灵活地游动着。男人的感觉很熟悉，粗糙而湿热，有一点点粗鲁；另一个感觉竟然来自喜儿，小女孩的舌头柔软而细嫩，灵巧中有种说不出的滑腻，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巧玉姐，别动呀！”

张文淫笑了一声，下身继续缓慢地抽插着，并握着林巧玉的乳房，再次将乳头含在嘴里，舌头灵活地舔着敏感的乳晕。

“热热的……”

喜儿嘀咕了一句，似乎是在好奇为什么吸出奶水，随即小嘴更加用力地吸吮着，小舌头还在林巧玉的乳头上划着圈，并给了张文一个很好玩似的微笑。

“啊……”

林巧玉忍不住又呻吟出声，脑子瞬间处于一片混乱。男人舌头的粗糙、小女孩舌头的滑嫩，两个感觉的对比是那么地清晰，可混合在一起的快感却异样剧烈，剧烈得让人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这种别样的刺激。

“不、不行……喜儿……”

此时林巧玉已经控制不住，两只乳房同时被挑逗，加上体内巨大的命根子还在持续地抽动，这种三管齐下的挑逗，不是她禁欲已久的身体所能接受。“巧玉姐，舒服吗？”

张文使劲地挑逗着林巧玉，手也不停地爱抚着她那圆润的香臀，见喜儿跪下来，小嫩臀扭动着，立刻伸出一只手摸上去，小萝莉顿时娇滴滴地“啊！”

了一声。

张文能感觉到喜儿那细嫩的小肉缝很火热，虽然没有太潮湿，但明显已经动情，他立刻娴熟地挑逗着喜儿的阴唇、阴蒂，手指灵活地侵犯着这具幼嫩的身体。

下身被张文肆意地玩弄，令喜儿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她一边哭泣似的呻吟着，一边不由得停下吸吮乳房的动作。

“小文，你们……”

林巧玉咬着牙忍受这越来越荒唐的举动，虽然理智一直在说这种事是不对的，可身体的反应却越发剧烈，甚至连理性都快要被吞噬了。

“老师……”

此时喜儿眼含迷离，喘着娇气，她被这香艳的景象挑起本能的情欲。喜儿见林巧玉小嘴微张，有些合不拢，突然笑眯眯地凑上去，在林巧玉惊讶的注视下吻上她的嘴。

“呜？”

林巧玉顿时惊得瞪大眼睛，但还没反应过来，一条灵活的舌头已经入侵嘴巴，迅速地含着她的舌尖、舔着她的口腔！

喜儿满脸潮红地亲吻着林巧玉，幼嫩的小舌头却有着娴熟的吻技，在张文的调教下十分厉害，林巧玉顿时被这美妙的滋味迷得失神。可一回过神，见到近在咫尺的小萝莉陶醉的表情又吓了一跳，慌忙地推开喜儿，羞道：“喜儿，你太乱来了……”

“呵呵！”

张文见状没说什么，而是一只手将喜儿搂到怀里，一边和她亲吻，一边玩弄着她那幼嫩的乳房，接着慢慢地滑到她的腿间，手指入侵到她那细嫩的小穴内，缓慢地抽插起来。

“爹爹，舒服……”

喜儿轻轻地哼了一声，随即喘息着蜷缩到张文的怀里，小舌头吻着张文的小腹，幼嫩的身体在这爱抚下渐渐地火热起来。

“不，怎么又……”

林巧玉被眼前这荒淫的一幕弄得理智崩溃，而此时体内巨大的阳物摩擦所带来的快感越发剧烈，所以当张文的手指按到她的阴蒂上时，林巧玉无法控制地呻吟出来。

“老师？”

喜儿呢喃着看了林巧玉一眼，一对白晳的乳房在眼前来回地晃动着，令小萝莉忍不住伸出幼嫩的小手握上去，像是在玩玩具似的把玩起来。

“不、不行……你们……啊……别、别这样……”

“轻，不……我……小心孩子……别、别太深了……”

“喜、喜儿……不能、不能掐乳头……别、别弄了……死……死了，啊……”

一阵近乎歇斯底里的呻吟，林巧玉的身体再次剧烈地抽搐着，张文立刻停下对喜儿的挑逗，这时并不能加快抽插的频率，于是手指马上更加快速地对着阴蒂揉、按、捏、搓，给予她更多的刺激。

“死、死了……”

林巧玉浑身一阵僵硬，快感迅速地传遍全身每一个细胞，愉悦的感觉已经超越自己的认知，欲仙欲死的滋味顿时将她淹没，一股股的爱液再次喷射而出。

“好热呀……”

此时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爱液灌溉在龟头上的火热实在太舒服了，尤其那肥润多肉的阴道，那嫩肉有力地螺动，实在舒服得让人飘飘欲仙。

“啊……”

林巧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浑身一松就像没了骨头似的，满身大汗地喘息着，闭上了眼睛，满脸陶醉地回味着这美妙的滋味，白里透红的身子还因为高潮的余韵而不时地颤抖着。

“喜儿乖，先等一下……”

张文一看林巧玉来了高潮，立刻把命根子抽出来，而当龟头离开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见小嫩穴里的嫩肉又合上，一股股黏稠的爱液缓慢地流出来，滴到早就潮湿的炕上。

张文殷勤地端来一盆温水，将林巧玉身上的汗和自己下身清理干净后，抱着她说了一会儿绵绵的情话，还深怕她着凉赶紧为她盖上被子。毕竟小孕妇刚成为自己的人，她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肚子里的孩子，这时候张文可不想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不过也不能停止享受，在擦干下身的分泌物后，张文顺势把喜儿按到胯下。

小萝莉甜甜地一笑后，就抓住依旧坚硬如铁的命根子塞到小嘴里，啧啧有声地吸吮起来，像是在品尝美味的糖果，小脸上的微笑让人感觉那么地纯真，又充满妩媚的诱惑。

“喜儿，她一直是这样吗……”

林巧玉休息了好半天，才回过神，刚才那欲仙欲死的滋味，让她粉嫩的小脸看起来越发迷人。

林巧玉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喜儿含着张文的巨物吞吐着，心里微微感到好奇。

“她喜欢我，这是我们之间的乐趣！”

张文温柔地亲了亲喜儿发红的小脸，摸了摸喜儿的头，柔声地说：“喜儿来，坐到爹爹的身上来……”

“嗯！嗯……”

喜儿含着命根子，点了点头后，这才慢慢地跨坐到张文的身上，天真地看着林巧玉，笑呵呵地问：“老师，你、你还要？”

“不、不要了！”

林巧玉连忙摆了摆手，她的欲望本来就没有那么强烈，再加上刚才的两次高潮已经够猛烈，再做下去也怕会伤到孩子，当然不敢再承受。

只是张文这一个健壮的大男孩，而喜儿是如此娇嫩幼小的萝莉，两人竟然会有肉体上的关系，这让她感到惊奇，她很难想象这么可爱的小萝莉，做爱时的情况？但林巧玉心里还有说不出的兴奋，不由得幻想着他们在自己面前做爱的场景。

“喜儿，你自己动哦，爹爹累了……”

张文大剌剌地躺在床上，一只手搂着林巧玉玩弄着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将喜儿拉近，不客气地开始抚摸着她那幼嫩的身体。

“好。”

喜儿闻言甜甜一笑，分开双腿跨在张文的身上，腿间无毛的小肉缝还是那么细嫩，依旧粉得让人喜爱。刚才的挑逗已经让她分泌出不少的爱液，这会儿亮晶晶的一片，看起来更加可爱。

虽然看过不少女人的身体，但现在亲眼看着一个小女孩潮湿的下身，还是有视觉上的冲击，再加上张文的手揉弄乳房时带来的快感，令林巧玉刚平稳的呼吸又有点乱，她不由得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喜儿用肉嫩的小手握住命根子，将龟头对准她那细小的肉缝。

“爹爹……”

喜儿动情地呢喃了一句，眼含水雾地看着张文，小手握着龟头开始在肉缝上来回地摩擦着，一边摩擦，一边发出软软的呻吟声，童嫩十足的声音，这时听起来却比魔咒更加具有诱惑。

“喜儿，爹爹好舒服呀！”

龟头在嫩肉上磨蹭着，那股热气顿时让快感直达脑门，令张文舒服得浑身颤抖，喘了一口气。

“嗯，爹爹，还不够湿……有、有点疼！”

喜儿哼了几声，磨蹭了一会儿后将龟头插到小嫩穴内。可此时她的爱液也不是特别多，立刻让她微微皱起粉眉。

“来，帮一下……”

张文示意喜儿先停下来，笑眯眯地看了看林巧玉，在她疑惑的眼神中抬起她的一只脚，侧着身对准她潮湿的小穴，缓慢地插进去。

“啊，怎么……”

林巧玉顿时又呻吟起来，张文那火热的巨物再次进入，那种坚硬带来的愉悦感瞬间让全身都麻了。

张文吻了吻林巧玉，插了几下后，把布满黏液的命根子抽出来，再次躺下来对着喜儿淫笑道：“喜儿，还不谢谢老师？你看，现在多滑……”

“是哦。”

喜儿握着命根子摸了几下，马上朝林巧玉甜甜地一笑，很天真地说：“谢谢老师！”

“谢你个大头鬼呀！”

回过神来的林巧玉感觉下身一阵空虚，又羞又气地捶打着张文的胸膛，小脸红扑扑的，分不清是因为高潮的满足，还是因为喜儿天真的话带来的羞涩。

“嘻嘻……”

喜儿天真而有点傻傻地笑着，她再次跨坐在张文的身上，小手握着命根子对准小嫩穴，缓缓地坐下时，幼嫩的身体还微微颤抖着，巨大的尺寸再次入侵，让小萝莉忍不住哼叫起来。

命根子一点一点地挤开嫩肉，进入这具幼嫩的身体，而当龟头触及到子宫的时候，喜儿忍不住脸红红，急喘起来，小手按在张文的胸膛上，用童稚的声音呢喃着：“爹爹……胀……好、好热……”

“嗯，乖，自己动！”

张文一只手继续摸着喜儿的嫩乳，另一只手则玩弄着林巧玉的乳房。孕妇结实的乳房、小萝莉小小的嫩乳，摸起来的感觉确实各有不同的感受。

“好……”

喜儿的双腿微微颤抖着，但还是抬起嫩臀，再轻轻地坐下去。幼嫩的小肉缝套弄着张文的巨物，这震撼性的一幕，让林巧玉都有些看傻了。

“爹爹……”

喜儿轻轻地呻吟着，小嫩臀抬动的速度也在慢慢加快，嫩嫩的小屁股不断地站来、坐下在张文的胯上，越来越多的爱液滋润让抽插更加方便，她的脸上顿时露出略显妖媚的红晕。

“对，喜儿，快一点……”

张文轻轻地哼着，小萝莉就是够轻盈，这样坐下来根本感觉不到重量，看着那娇小的身体在身上蠕动着，可爱的表情有几分性感，长长的头发也在快速摆动，这种视觉上的满足确实能让男人为之兴奋。

“喜儿她……”

林巧玉羞涩地看着喜儿快速地用小嫩穴套弄着命根子，心里一阵阵颤动。比起眼前这个天真可爱的小萝莉，年长的自己还有些放不开。

“老师！”

张文哼了一声，不等林巧玉开口就学着喜儿的口吻，将她的一只手拉到喜儿的身上，没等她缩回去就颤着声说：“喜儿的身体……很滑吧？”

“嗯……”

尽管不好意思，但林巧玉不得不承认，小萝莉的身体就是滑嫩，摸起来特别舒服，而喜儿也因为这无意的抚摸而更加兴奋，抬动嫩臀的速度变得更快。

小萝莉那轻盈的身体疯狂地上下动着，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喜儿“啊！”

的大叫一声，瞪大了眼睛，浑身颤抖着，没一会儿就瘫软在张文的身上，小嘴急促地呼吸着，下身也喷出一股股的爱液。

“喜儿现在……也能来那个？”

林巧玉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声，可眼神看向张文的时候却吓了一跳。

此时张文正好要到射的边缘，浑身的筋骨都紧缩起来，可喜儿却恰好停了下来，张文最讨厌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可想到小萝莉现在不是安全期，她要是这年纪挺了个大肚子，那还得了？于是张文赶紧把命根子拔出来，红着脸跨坐到林巧玉的身上，将满是喜儿爱液的命根子插到她的嘴里。

“你，不要……”

林巧玉有几分排斥，毕竟上面都是别的女孩子体内的东西。

可小嘴已经被坚硬的命根子塞满，即使挣扎也没用。

“好姐姐，快帮帮我……”

张文一脸难受，闷哼着捧着林巧玉的脸，开始前后抽插起来。

“呜……”

林巧玉一看顿时心软，索性红着脸，闭上眼睛，任由张文粗鲁地抽插着小嘴，小舌头也本能地舔着马眼。虽然是别的女孩的分泌物，可却没有异样的味道，这也是让她的排斥不那么剧烈的原因。

“好姐姐，我爱你……”

张文闷哼几声，一阵强烈的快感顿时让僵硬的身体阵阵地发颤，睾丸一紧，顿时精关大开，一股股的精液瞬间有力地喷射出来！

“呜呜……”

林巧玉默默地承受着张文的喷射，但这量似乎有点多，咽喉的难受还没得到缓解，含着命根子的小嘴，开始有乳白色的细丝一点点地流下。

世界一片空白呀！张文又抽插了几下，感觉射得精光后，这才深吸了一口气，捧着林巧玉的小脸，慢慢地把命根子抽出来坐到旁边，喘着粗气说：“好姐姐，谢谢你了，好爽呀！”

林巧玉闻言脸一红，要是平常的话，她肯定会把这些东西吞咽下去，可这会儿看着喜儿在旁边，顿时吞也不是吐也不是，但含在嘴里还有点含不住，有一些慢慢地沿着嘴角滑过她的小脸。

“爹爹……”

喜儿在高潮中，小脸尽是满足的表情在一旁喘息着，而睁开眼睛看见这一幕时也没多想，马上撑起无力的小手爬过去，像平常一样含住张文的命根子，使劲地将剩余的精液全吸吮出来。

“喜儿……”

张文疼爱地唤了一声，双手温柔地捧住喜儿埋在胯下的脑袋。

虽然这时身体还处在高潮的爽快中，但也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想着自己的顾虑是不是太多，如果她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身边，那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爹爹、老师……”

喜儿将吸吮出来的精液全吞咽下去后，见林巧玉脸红红的，含着精液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马上扑上去，亲着林巧玉的嘴。

“呜……”

林巧玉立刻感觉到喜儿的小舌头滑过她的脸把精液舔干净，还将嘴里的精液一并咽下，突然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股醋意，立刻“咕噜”一声咽下剩余的精液。

林巧玉和喜儿的亲吻很香艳，然而张文已经舒服得动不了，等到她们亲完后，索性就把手摊开，一只手搂住等待自己夸奖的喜儿，像哄小孩子似的哄着她，另一只手搂住迷茫而羞涩的林巧玉，缓开导着她因为这种荒唐而产生的不安。

张文三人一丝不挂地躺在炕上喘着粗气，张文闭上眼睛，将她们纳入怀中。

不同的身体带来不一样的滋味，如果不是林巧玉现在不适合侧躺，或许一边搂着她，一边玩着她的乳房会是不错的选择。

房间内弥漫着欢爱过后的味道，三人的呼吸有些急促，但美妙的滋味让这原本尴尬的气氛融洽许多。

林巧玉摸了摸嘴唇，无法去责怪此时笑得很天真的喜儿，虽然她做的事很荒唐，但却带来无法抗拒的销魂，而且面对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略显严厉的话是怎么样都说不出口。

喜儿还是如此天真可爱，以为这样的游戏会让亲爱的爹爹更加高兴，也没去顾及林巧玉保守的想法。此时她只是朝着张文甜甜地笑着，张文几句简单的称赞，已经足够让她欢乐得像林里欢唱的鸟儿。

齐人之福呀！张文抱着林巧玉和喜儿，爽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终于品尝到林巧玉这个美丽小孕妇的味道，也再次被喜儿的乖巧和温顺所感动，这会儿再多的甜言蜜语也表达不了对她们的喜爱，不过高潮后的爱抚也是不可少，所以还是孜孜不倦地说笑话给她们听。

张文那略带下流的笑话，逗得林巧玉羞涩之余也咯咯地笑起来，喜儿虽然听不懂，但别人笑她也跟着笑，亲昵地在张文怀里撒着娇，欢乐的模样也让人无比动容。

情欲过后总是美妙的温馨，张文三人拥抱在一起，享受着这种心灵上的喜悦。

外面的太阳依旧毒辣，中午的闷热也让人昏昏欲睡，没一会儿喜儿就趴在张文的怀里睡着，而张文也是连连地打起哈欠，剧烈运动过后觉得有点困了。

林巧玉害怕压到孩子，给了张文和喜儿一条被子后，就到一旁去睡了。倒不是说不喜欢被拥抱的感觉，反而还恋恋不舍，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母爱还是让她选择放弃。

渐渐的，平稳的鼾声取代刚才销魂的呻吟，张文呈大字形裸睡，而喜儿一脸可爱的微笑，好久没有和爹爹亲密地抱在一起，小萝莉明显很享受这样的时刻。

林巧玉看着张文两人裸睡在一起并彼此纠缠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不过也没说什么，想到刚才那种消魂的感觉，脸上微微一红，经过性爱的滋润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许多，仿佛连皮肤都细嫩不少，不由得端详起此时还带着粉红的身体。

第六章 简单的快乐

一个双飞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令张文筋疲力尽，午睡直接睡到漫天都是晚霞的时候，如果不是手机突然响起来，估计张文还不会醒来。毕竟在医院的病床上，哪有这么舒服的感觉，更别说怀里还搂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小萝莉，绝对是人生一大享受呀！

手机响起来时，张文不乐意地哼了一声，闭着眼睛摸索了几下，这才把手机从丢在一旁的裤子里掏出来，没好气地“喂！”

了一声。

“表哥，你在哪里？”

敏敏的声音听起来很欢快，咯咯地笑着，让人一听就能感受到她的活泼。

“在林老师这儿，带喜儿过来看书。”

此时张文打着哈欠，睁开眼睛，看怀里的小萝莉依旧睡得很香，可小孕妇却不见踪影，脑子突然清醒过来，一副懒洋洋的口吻说：“刚才太困了，没想到一睡就睡了那么久，你们在哪里呀？”

“懒猪！”

敏敏嗲嗲地嗔怪一句，虽然她不擅于撒娇，但也让人听出话里的那丝甜蜜，马上兴高采烈地说：“表哥，你差不多也饿了吧？别回家，直接去沙滩，我和然姐她们在买烧烤用的东西，她说晚上要去那边烤肉！大姨她们一会儿有事，叫咱们不用理她们。”

“好！”

张文有些迷糊地应了一声，那边立刻就挂了电话。

张文心想：这李欣然到底是来玩，还是来谈正经事？闹了一下午还不够，晚上还想来个沙滩篝火，真有精力呀！

“醒啦？”

此时听到声音的林巧玉也走了进来。她穿着宽松的孕妇服，看起来已冲过凉，看起来虽跟之前一样恬静，但满足过后，脸上还有散不去的红晕，整个人更是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比起以前略显憔悴的模样，性感许多。

林巧玉独自居住那么久，而身子正是最美丽的时刻，却缺少滋润不说，贫穷的生活也是让她压力倍增的因素，更让她痛苦的是亲情的缺失，这对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来说才是最凄凉的。虽然跟张文是不能公开的感情，但张家人的关心、大男孩的疼爱，一下子弥补林巧玉心里上的疼痛，也让她的笑容显得越发地开朗好看。

“嗯，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张文点了根烟，靠在墙上想醒一下神，顺手拍了拍喜儿结实的小嫩臀，笑呵呵地逗道：“小懒虫，快起来啦！”

“不嘛……”

嗲嗲的童音让人骨头都要化了，喜儿不满地嘟着小嘴，扭着性感的小屁股又侧过身，继续甜甜地睡着。

“我睡没多久。”

林巧玉温柔地笑了笑，脸上微微发红，看了看趴到张文腿上裸睡的小萝莉，柔声地说：“喜儿看来还不愿意醒，晚上你们在这里吃吧二会儿我去买点菜。”

“不了！”

张文看出林巧玉眼里的期待，可还是摇了摇头，有点无奈地说：“一会儿还有点事要去办，喜儿就让她待在这里。不麻烦吧？”

“不会、不会！”

林巧玉虽然有点失望，但还是摇了摇头，说：“她现在那么乖，疼她还来不及，哪会麻烦呀！”

张文掐灭了烟，走上前从背后抱住林巧玉，有几分挑逗地问道：“好姐姐，刚才感觉舒服吗？”

“嗯……”

林巧玉轻轻地点了点头，有些羞涩地靠在张文的怀里，娇嗔道：“不过你太荒唐了，喜儿这孩子也是乱来！哪、哪有你们这样的？羞死人了……”

说完这些话，林巧玉脸上的红晕更加深了。毕竟她曾出外待过，即使懵懂也知道一些情趣的事，只是骨子里的传统影响着她，虽然和张文在一起后的幸福，温柔的性爱所带来的美妙，都让她很陶醉，但喜儿荒唐的行径也让她感到难为情，即使那种荒唐所带来的快感让她难以抗拒。

“嗯，下次不敢了。”

张文知道林巧玉指的是喜儿挑逗她、亲她的事。喜儿似乎不排斥这种同性间的小乐趣，完全把这当成取悦自己的游戏，但林巧玉一开始有些不习惯，不过看她脸上的绯红，也知道她从中获得不少的快感，看来这小孕妇还可以慢慢地调教。

“快去洗吧！”

林巧玉享受了一会儿亲密的依偎，接着替喜儿盖上被子后，从柜子里拿出一套新衣服，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上次去县里的时候顺便买的，你看看合不合适。”

“真的是顺便买的？”

张文嘿嘿一笑，接过来一看，衣服非常齐全，连内裤都有，而且还是他喜欢的休闲款。看来林巧玉早就做好献身的心理准备，连过夜的东西都准备好，想想刚才在她身上获得的巨大满足，此时难免又有一点心痒。

“快去吧！”

林巧玉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又嗔又羞地把张文推进浴室，随手拿来毛巾、牙刷之类的盥洗用具，这也能看出是事先准备好的。

张文舒服地洗了个澡，换上一身清爽的衣服，整个人顿时感觉精神许多。张文随口问了林巧玉几句才知道，林巧玉晚上有约舅妈，似乎是要弄点针线活之类的，刚好能送喜儿回家，自然就没顾虑地和她们——吻别，哼着小曲走出这个销魂的地方。

老房子呀，不！现在是新房子了，以后又是一个偷情的圣地。看着在门前含情脉脉的小孕妇，张文不由得猥亵地笑了笑。果然不同的女人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孕妇的感觉更是刺激，虽然不能很粗暴地满足欲望，但那种肥润、紧窒的感觉却让人特别地爽！

而且和平常的女人不同，做爱的时候还奉送母乳补充体力！姿势虽然没有别的选择，但看着自己插入孕妇的身体，而她挺着小肚子在胯下喘息的样子，现在想想，下身都有点充血的迹象。

张文回家骑了摩托车，立刻赶到养鸡场，和员工打声招呼后，便在场内巡视起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雏鸡已经长得不错，因为鸡种比较凶悍，运动量较大，所以看起来有些瘦。

散养的规模在不知不觉中加大，除了山地、泥地外，还多承包海滩，这样一来活动的范围更广了。

这次陈桂香倒是有魄力，直接承包近三里长的海岸线，大多是礁石和沙石组成的石滩，由于小船无法靠拢的原因倒也乏人问津，不过还有一部分的细沙滩。

五挂村除了穷外，美丽的风景随处可见，所以在张文的要求下，这一小部分的沙滩被隔绝起来，成了偶尔来玩乐的地方。

至于那些满是小礁石的海滩，自然成了散养野鸡的活动圣地。海浪袭卷带来的不只是海腥味和泥沙，还有石缝内的小鱼和各式各样的贝类，这些不幸的小家伙都成为最天然的饲料，也成了宣传的另一个噱头。眼看着第一批的雏鸡已经长得很健壮，张文打从心底一阵开心。

在张文的再三嘱咐下，每次有新奇的饲料，虎子都会用记录起来。说实话，这五花八门的饲料搞得张文都无语了，收来的鱼头、鱼肠之类的也就算了，有几次还搞了一批价格太低，卖不出去的蔬菜！现在的鸡杂食得过分了，除了一些粗粮外，厂里已经连半袋饲料都找不到，更别提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养鸡场一切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土地的扩张也越来越快。在回到养鸡场后，张文直接来到办公区，还没进门就看见陈强和陈桂香有说有笑地走出来，姐弟俩聊得很开心。

“舅舅、妈！”

张文马上迎上去，笑呵呵地问：“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我就说嘛，小文的身子那么结实肯定没事！”

陈强哈哈地笑起来，大剌剌地拍了拍张文的肩膀。看来这段时间他倒是过得不错，彼此都是不需要性的人，又是儿时的青梅竹马，所以他看起来比以前开心不少，起码没有心理上的负担。

“是啊！”

张文笑眯眯地应了一句，但刚刚剧烈地双飞过，脚步有点发虚，被他这一拍顿时一个踉跄。不过看着陈强开心的样子，心里倒也觉得不错，他的女儿成为自己的老婆，而他前妻又成为自己的小老婆，这样一想，眼前如铁塔般的汉子倒是满值得感激。

“找死呀！”

陈桂香一看顿时急了，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没了，一把掐住陈强的耳朵，母老虎的气势立刻爆发，没好气地喝道：“我宝贝儿子刚出院，你这样用力拍，是不是找碴呀？想死的话直接和我说一声，如果小文有个好歹的话，我把你丢到海里喂鱼！”

“别、别，姐，疼呀……”

陈强立刻疼得直咧嘴，耳朵都被扭得变形，高大的身体立刻弯下来，一边护着耳朵，一边可怜兮兮地求饶着。

“你还知道疼呀？我以为你这一身猪皮没有反应呢！”

陈桂香一只手掐着陈强的耳朵，一手插着腰，咬着牙说：“你这个杀千刀的，再敢乱拍的话，我就剁了你！”

话说完，她才松开手。

“不敢、不敢！”

陈强马上揉着耳朵，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点头哈腰，给了张文一个幽怨得吓死人的眼神。从小到大这强悍的大姐就是他的克星，现在都成了亲家，他也不敢拿出岳父的架子来戏弄张文，怕的就是多挨一顿揍，因为这个大姐疼儿子疼得让他都有些害怕。

“算你识相，滚一边去！”

陈桂香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立刻浮现出慈爱的微笑，一把拉过张文的手往办公室走，关切地说：“小文，没什么事吧？今天你出院，妈本来想去接你，不过有人要送你回来，妈就不去添麻烦了。”

“妈，没事的！”

张文能感受到陈桂香那浓郁的母爱，眼眶顿时有点湿润。

进办公室后，张文三人坐下来，陈桂香拉着儿子看了好一会儿，确定像以前健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舅舅，这是给你的！”

张文把从别人送来的慰问品中，挑出来的烟、酒拿给了强，反正不知道是谁送的，拿来孝敬岳父也是不错的选择。秀秀那么温柔体贴，还有舅妈也让人无比疼爱，他又兢兢业业地在帮自己的忙，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得表示一下。

“哈哈，还是小文好，知道孝敬我这苦命的岳父！”

陈强一看有好几条烟，而酒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眼里立刻冒出绿光。

“等等！”

陈桂香也眼睛一亮，眼疾手快地抢过去。一看顿时啧啧咋舌，这些可都是摸都没摸过的高级货，足足有九条烟，估计每条烟都要几百块钱，更别提那些包装精美的酒。

“不行！”

陈桂香的抠门作风立刻出现，一边把东西往拿走，一边摇着头说：“这些东西可贵着呢！你舅舅可享受不起，给他的话和喂猪有什么区别？还是留着送礼的时候用吧。”

“不、不是吧！”

陈强立刻瞪大眼睛，一脸死了老婆的表情，痛苦万分地说：“姐，好歹我是你亲生弟弟吧？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我说错了吗？”

陈桂香见陈强敢顶嘴，眼一瞪，冷笑一声，阴森森地说：“看来你最近的生活不错嘛！胆子都养肥了，幸福呀！”

陈桂香那阴阳怪气的话里满是杀气，令陈强本能地感觉到脊椎骨一阵凉意，冷汗顿时流下来了，赶紧摇了摇头，一脸委屈，一副可怜兮兮的口吻说：“哪、哪有？你肯定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

“妈，别这样！”

张文从陈桂香怀里把东西拿回去，再次塞到陈强的怀里，轻声说道：“都是自己家人，你就别计较了，何况舅舅也算是我的岳父，孝敬他也是应该的。”

“还是小文懂事，那个，我还有点事，就不打扰你们，我先走了！”

陈强一看姐姐的眼里有杀气，那感觉就像下一刻会拿刀把自己剁了，吓得赶忙把东西一抱，拍拍屁股跑得比兔子还快。

“小文，你……”

陈桂香不满地跺了跺脚，她的节俭作风是很好，同时也是让人敬畏的习惯，而且虽然是自己的弟弟，也算是亲家，但就是因为太熟的关系，才觉得不必这么客套。

见老妈郁闷，张文赶紧走过去，一把搂住她的肩膀，笑呵呵地安慰道：“好啦！妈，都是自己家人有什么关系？再说，秀秀现在都住到咱们家，孝敬舅舅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嘛。而且咱们现在也不缺这点钱，弄点好的，大家都有面子不是吗？出手大方一点也没关系，要不然别人知道的话，咱也丢人，对吧？”

“算了！”

陈桂香无奈地摇了摇头，虽然不满但也没再说什么。

张文也是没办法才对症下药，这么多年老妈什么都省，可在乡下最注重的肯定是面子，在这方面她倒是阔气。而陈强拿了烟、酒后，肯定会和他的朋友炫耀，这样一来也是为自己家赚面子，所以她才无奈地默许。

“嘿嘿，这就对了嘛！”

张文说话时愣了一下，似乎闻到一种奇特的香味，觉得特别舒服，这才打量起老妈今天的打扮。

张文低头一看，鼻血差点喷出去，虽然陈桂香的打扮朴素，也没有化妆，更懒得去计较衣服的搭配，但陈桂香的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短袖，而此时张文搂着她，正好居高临下可以看见衣领里那美妙的风景。那白晳的肌肤散发着诱人的气息，成熟的身体充满性感的韵味，让人不知不觉就觉得喉咙一阵火热；白晳的乳房包裹在黑色的内衣内，两只外露乳房挤出一道深邃的乳沟，让人恨不得直接把头埋进去好好品尝一下。

张文顿时看呆了，本来只是想表示亲昵才会搂着陈桂香，没想到这角度有那么好的风景，若隐若现地看起来更加具有诱惑，也更加有女人味。

“怎么啦？”

陈桂香见儿子突然不说话，疑惑地抬起头，这才发现儿子的视线盯着乳房看，但反正没有走光，她倒无所谓，咯咯地一笑，槌了张文一下，逗道：“你这个小色胚，有什么好看的？小时候你都摸烦了。”

“没、没什么！”

张文这才回过神，收回视线，赶忙摇了摇头，有些脸红地说：“就是觉得妈你最近白了一些，而且皮肤也水嫩很多。要是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咱俩是姐弟呢！”

“你这孩子倒是会说话！”

陈桂香咯咯地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好一阵，才拉着张文的手，咳嗽了一声，严肃地说：“小文，你别怪妈啰嗦，妈只是觉得……”

接下来的不用说，在陈桂香一阵天昏地暗的教育下，别说色欲被冲垮，只要是人都会被念得崩溃。

张文立刻感觉到一阵头晕眼花，冷汗沿着耳边开始往下流，惨不忍睹的种猪教育再次开始，在这滔滔不绝的攻势下，那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和陈桂香一比，就像个陋巴一样。

平时陈桂香有着乡下女人的含蓄，但一说起这话题，口才都能把人说到想惭愧自尽。说的大概都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话，更狠的就是香火不能断绝，否则就是不肖子孙之类的话。一阵排山倒海的训斥，让张文瞬间崩溃了，觉得这春光外泄的代价太沉重了，沉重得让人欲哭无泪！

不知道过了多久，只知道天都黑了，陈桂香一结束，最后张文只能低着头，低声下气地答应着老娘那无人道的造人计划。

陈桂香念叨了那么久，居然没一句重复，这口才恐怕死人都能被说活，活人都能被说得变性了！

陈桂香说得口很渴，不过她明显不想轻易地放过张文，喝了点水润润嗓子后，就继续开炮。从道德伦理说到几千年的文化，又可怜兮兮地谈着张家的祖先，都快到抱不上孙子，她就要自尽的程度，要不是她身体健康，估计她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出身患绝症的谎言。

张文顿时满身的冷汗呀！心想，丨有必要夸张到这地贞㈱？

“到了晚上要睡觉时，”

陈桂香还意犹未尽，喋喋不休地说：“那个当官的，我让她到敏敏的房间睡，而敏敏则去你们的房间，你们别玩得太晚了，也不能冷落她们……记得呀！你可是三代单传……”

“妈！”

张文觉得陈桂香说这个很不适合，这是把他当猪公来配种吗？但抗议的话还没说出来，陈桂香一个凌厉的眼神一瞪，张文的额头上瞬间布满冷汗，本能地闭上嘴，把话都咽回去，在陈桂香这样的威压下，张文哪还敢再说什么？

“表哥！”

好在此时秀秀迈着欢快的脚步出现，她一进门就看见陈桂香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而心爱的男人则低着头像被教训的孩子，她甜甜地叫了声大姨后，马上怯生生地问：“怎、怎么了？”

“没什么！”

陈桂香咳了一声，一把拉过秀秀的手，疼爱地看着这个既是外甥女又是媳妇的小可爱，笑呵呵地说：“就是看看你表哥的伤怎么样，没事和他聊点家常，敏敏她们回来了吗？”

“嗯，都在沙滩那里了！”

秀秀十分乖巧，含情脉脉地看了张文一眼。

“嗯，那你们去玩吧！”

陈桂香一边说着，一边收拾东西：“我还约了人打麻将，你们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小丹那鬼丫头，别让她下水，知道吗？”

“好！好！好！”

见解放了，张文感动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要不是秀秀出现，恐怕自己就会被念晕过去，甚至找条绳子上吊了！

此时张文才明白孙猴子当年为什么那么怕紧箍咒，那样的念叨别说人受不了，就连畜生都会彻底崩溃，真是惨无人道呀！

“玩得开心点！”

陈桂香留下这句话，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呀，麻将永远是人民生活的精髓，估计晚上又是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

锁好了门后，张文两人牵着手朝沙滩走去，张文还因为这一顿的碎念，脑子有点发傻。

秀秀好奇地问：“大姨是说了什么？”

“让我们赶紧造人！”

张文在秀秀脸上亲了一口，色迷迷地说：“我妈这是急着想抱孙子，看来晚上我们得努力点才行哦。”

“讨厌！”

秀秀娇嗲地嗔了一句，不过还是温顺地跟着张文一起走。她当然知道自己还没怀孕的原因，心里也不知道心爱的表哥为什么要这么做，但看他对敏敏也是一样，虽然有时候会多想，不过温顺的她不会让自己的烦躁变成爱人的困扰，所以也没把疑惑问出来。

夜晚、星空、明月、轻柔的海浪、踩着细小的沙子前进着，一切显得特别浪漫，令秀秀觉得心都有些醉。

张文看出秀秀的心动，立刻一把将她抱住，温柔地亲吻了一番，这才牵着可人的小丫头，朝着前方的亮光处走去。

渔港的夜晚总是安宁，却又充满美妙的乐章，虽然灯光稀少，但漫天的繁星却成为最明亮的点缀，皎洁的月光在海面上荡漾着，一圈圈金色的波纹伴随着海浪时高时低，最美的场景总是来自于这不经意间的注意。

细沙滩虽然很小，但也足有两、三百米的长度。

此时烧烤炉已经架起来，红红的亮光烤着香啧啧的鸡翅，还没走近就能闻到一股油脂的香味，滋滋作响的火光就像是在跳舞，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着。

酒水、饮料、各式各样的小吃，丰富得让人垂涎三尺！有小丹和敏敏在，气氛当然十足欢乐，再加上李欣然这个顽皮的孩子王，还没走近就能听见如银铃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夜空中让人感觉到放松。

“快来，怎么那么慢？”

李欣然一边哼着小曲烤着鸡翅，一边朝秀秀招了招手，笑眯眯地说：“秀秀你来帮我烤吧！”

“嗯，好！”

秀秀甜甜地一笑，小跑过去，接过李欣然手上的鸡翅烤起来。

“偏心，我也要！”

小丹和敏敏同时发难了，随即把手上的东西往秀秀的手上塞。

秀秀一向温柔所以也没拒绝，马上当起厨娘的角色，在火光下，那柔美的身躯让人感到一阵难言的心动。

“喝点！”

李欣然丢给张文一瓶啤酒，笑眯眯地说：“难得出院，也该庆祝一下吧！”

“不行，不能喝！”

小丹第一个跳出来，抢过张文手上的啤酒，插着小腰，板着脸说：“妈可交代过了，你这段时间不能吃腥辣的东西，更别提喝酒了！”

“知道了啦！”

张文耸了耸肩，表示无奈，可是看着熊熊的火光，有些纳闷地说：“那我吃什么呀？烧烤的火气大也不能吃，你们不会是让我来这里看着吧！”

“哇，你果然好聪明！”

李欣然立刻嘿嘿地笑起来，狡黠地说：“不过你只猜对一半，我们的心地那么善良，哪会让你来这里看着我们吃？”

“就是、就是！”

敏敏笑得有点坏，俏皮地说：“表哥平常对我们那么好，这么坏的事情，我们肯定不会做！等一会儿嘛，你可以闻一下，我们特许。”

小丹拿着油香四溢的鸡翅，也是顽皮地笑了笑，附和道：“别这样啦！你们，怎么说哥哥都是好人，舔一下其实也没关系。”

“两个胳膊往外拐的小坏蛋！”

张文立刻冲过去，气势汹汹、一副要揍她们的架势，没好气地说：“你们太狼心狗肺了，居然敢这样对我！”

“我们是为你好嘛！”

小丹和敏敏这次可是同声出气，咯咯地笑着躲避张文看似凶狠的追打，瞬间就把小沙滩的气氛弄得十分欢乐。

张文三人玩闹了好久，期间张文只要逮住一个，就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大吃豆腐。尤其是小丹这鬼丫头更欠收拾，当在拐角的小林把她逮到的时候，张文立刻双手钻进她的裤子内，把她的小内裤扒了藏到身上，令下身真空的小萝莉羞答答地敢怒不敢言。

而当张文追着敏敏来到礁石边的时候，他立刻不客气地把求饶的小表妹按到胯下，享受着她一脸委屈的口交，要不是李欣然大喊大叫地找人，就差和她来个天昏地暗的野战了！所以敏敏回来的时候脸上红红的，气喘吁吁地看起来十分诱人。

当玩够了、闹够了，众人要吃饭的时候，张文只能德闪地啃着水果。

秀秀的手艺还真不是盖的，烤出来的东西甚至连一般的饭店都比不上，让大家都竖着大拇指称赞，弄得她都有点不好意思。

在一顿如风卷云残般的扫荡过后，众人也吃饱了。

接下来当然是玩乐的时间，在记忆中已经很遥远的游戏、小时候快乐的记忆，都在这一刻的欢声笑语中清晰起来。跳房子、跳绳甚至捉迷藏，都成了大家欢乐的源泉。即使简单，但带来的欢乐却很真实，有时候花天酒地反而会带来空虚。

李欣然玩了好一会儿，已经有点累，但看着女孩子们依旧欢乐的样子，心里也是一阵高兴。

没一会儿，各式各样的歌曲从她们的樱桃小嘴里哼出，就像是一群春天里的鸟儿在歌唱一样，悦耳、动听，混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让人感觉到心灵上无比愉悦。

此时张文累了，看她们那么有精神，就跑到一块礁石上躺着。听着耳边断听的歌声，看着天上闪闪的繁星，不由得感慨这才是生活呀！纸醉金迷又怎么样，那种空虚的兴奋能比得上此时的快乐吗？

“今晚很高兴吧？”

李欣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张文旁边，手拿着啤酒笑盈盈地看着张文，有些感慨地说：“这里真漂亮，让人都不想离开了。”

“是吗？”

张文轻笑了一声，看着在嬉戏打闹的女孩们，看着她们开心而天真的微笑，幸福地说：“我也这么觉得，生活中简单的快乐，点点滴滴地累积在一起，或许这种欢乐才是人们最想追求的。”

“你又在装深沉了！”

李欣然调侃了一句，不过倒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火光慢慢地黯淡下去，在这样欢快的气氛中，似乎有的话题不太适合聊。张文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而是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平面、看着空中的圆月，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千金难求的惬意。

此时李欣然脸上有抹红晕，不过也是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象中，轻轻地闭上眼睛，哼起不知名的调子感受着这里美妙的一切。

一场小型的宴会，在海边的沙滩上以欢乐的结局谢幕。

众人回家的时候，一路上还是数不尽的欢乐，话题很多、很杂，但这一切都不重要。

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们聚在一起的快乐，让李欣然有点羡慕，看着融洽的这一家人，心里能感觉到他们的喜悦和幸福。

在不知不觉间，李欣然都有些恍惚，似乎她已经慢慢地融入这里的生活，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或许在别人的眼里，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那种快乐的无限放大却是她最渴望的。

回到张家时，少妇们早就已经各自洗漱睡了，陈晓萍最近都在照顾小秋，也经常在县里过夜。

疲惫的一行人各自回到房间，小丹不用说了，一倒在床上就睡得像死了没有区别。李欣然被安排睡在敏敏的房间，她洗了个澡舒服地想享受香甜的一觉时，竟在门口看见秀秀和敏敏跟在张文的身后，一边打闹，一边红着脸进房间，心里竟然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时间心乱如麻。

张文三人一起洗了个鸳鸯浴，虽然过程很香艳，不过洗完后，张文看她们累了，而且他也提不起精神，便决定这个夜晚还是安分一点，于是搂着两个一丝不挂的表妹，一边吃她们豆腐，一边说着温柔的情话，在她们的深情凝视下，一起进入甜美的梦乡。

张家大院除了门外的一盏灯外，整栋房子都陷进宁静中。

李欣然虽然感觉到自己有点奇怪，不过玩得有点疲惫，没多久就甜甜地睡着，房内天然的香味、塞满花瓣的枕头，都使人精神无比放松。

倒是这时主房隔壁的陈桂香还醒着，她只穿着内衣小心翼翼地靠在墙上，但听了半天，郁闷地发现隔壁安静得很，根本没有半点动静，更别提呻吟声了，内心顿时有点不满。

“明天再和这孩子说说，真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陈桂香不满地嘀咕了一声，但还是钻进被窝里，做起儿孙绕膝的美梦。

请续看《渔港春夜》18

第十八集

简介：

封面人物：秀秀center>

依照李欣然的计划，四清县的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加油站、度假村、酒店等设施一一建成，同时也吸引大量观光人潮。

虽然和李欣然合作，让张文捞了不少好处，但也忙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有了喘息的时间，也到了家建结婚宴客的日子。

因为张文的关系，许多想巴结的人都前来参加家建的婚礼，使得场面相当热闹。张文和秀秀两人是伴郎和伴娘，张文的人气和秀秀的美丽使他们抢了新人的风头，成为婚礼的焦点。当然，张文也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调戏机会……

人物介绍：

秀秀：个性温柔、文静。

陈晓萍：身材丰满，拥有H罩杯的胸部，个性温柔体贴。

敏敏：个性活泼。

何秀芸：秀秀的妈妈，个性温柔体贴。

苏蕊：二十七、八岁，四清县的县长。

第一章 忙碌

张文虽然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但任谁也抵挡不住李欣然所提出的诱惑！

五五分帐的生意，而且自己的投资不到总额的两成，这样诱人的蛋糕不管是哪个生意人都无法拒绝！不过付出的代价也很惨痛，就是连续两个月忙得头重脚轻，脑子时刻都在快速地运转，整个人忙得都有些要崩溃了。

自从国道打通后，一前一后两家新开的加油站几乎垄断所有的生意，而且批准的手续更是如同火箭飞射般惊人的速度，甚至没等批准就开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建成开业，这样的速度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随着大批的工程队和工作人员开始进驻四清县，加油站的生意也迅速地火红起来，这和李欣然计划书中的判断一样，甚至比她的预期更加惊人，两间加油站每天的盈利都达到数万元之多！而且加上有苏蕊出面协调石油的供应问题，现在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而且也没有其他繁琐的事要操心，算是最省心的一块。

至于度假村，在日夜赶工的情况下倒也建得十分迅速。本来的计划是要在资金全额投入的情况下四个月内完工，但比预期好的是，这段时间没有大雨或台风耽误工期，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两个半月内就能够正式开业，但要维持运作恐怕比建设更加困难。

工程上的视察、供应商的联系、一些手续的办理，还有不少琐碎的事要做！

而且李欣然一动就是全面开工，不仅外围要跑马圈地，连娱乐场所也破土动工，想想要在这贫困县建这种高级娱乐场所确实够大胆，或许她赌的是建设一但完工，那外来的消费群体将会为四清安静的夜晚带来喧闹，让她的预想成为现实。

县郊国道的路边，原本清静的地方越来越热闹，各式各样的工程车，以及越来越多的小轿车频繁出入，各种公司也开始聚集到这小地方。

从两个月前大学校区、农贸市场和物流市场都正式宣布投资开始，这里每一天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起码那原本懒洋洋的生活节奏在不知不觉间加快，原本安静的街道也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在走动。

度假村的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张文的建议下，除了酒店外，其他地方都以崇尚自然的方式来盖。木质的走廊、竹搭的包厢和亭子，保留原有的河流跟竹林，一切看起来既自然，又能省下不少费用，倒也算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事情实在太乱、太杂，本来在看到李欣然那么多的计划后，张文已经很仔细地做好分析和事前的准备，可没想到李欣然居然要所有项目一起动工，这下让张文忙得头晕眼花，内分泌都有点失调。

因为没有办公场所的关系，所有建设的临时办公地点都设在酒店的套房。

虽然张文几乎是事必躬亲，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匆忙招来的员工还不错，起码分担了张文的工作量。

此时套房的客厅乱得像是刚打完仗，文件、规划书之类的东西散落一地，旁边不是空的饮料瓶就是碎纸屑，角落都是吃剩的空饭盒，而且开始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张文前前后后共招了十多个员工，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招募。

张文让有经验的管事，而刚毕业的则负责跑腿，这一段时间他们干得还不错，起码众人很有冲劲。只是每天这样熬夜，这会儿个个都憔悴得很，所有人都披头散发地睡在地毯上、沙发上甚至是在厕所门前，不分男女都睡得那叫一个死呀！

张文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几个女孩子挤一间房外，另一间房只有他一人居住，照理说有个清静的环境应该是一种享受，但这会儿房内也乱得像垃圾堆，桌上、地毯上都是文件和废纸，不然就是一堆喝完的咖啡杯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整间房间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然而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张文也睡得像死猪一样！他忙到一个多礼拜都没空回家，脑子里的脑髓第一次那么活跃，连精子想活动都没办法，更别说享受性爱的滋味，就连洗澡的时间都有限，这样有如地狱般的生活，恐怕谁都受不了。

底下的员工睡四个小时，张文就只能睡两个小时，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作的正确性和效率，毕竟这些项目都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小心翼翼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事，为了集中精神，张文甚至连电视都没开，每天都埋首在一堆文件里，闲暇的时间也都是在和各级官员接触，累得骨头都快散了。

此时套房难得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沉浸在美梦中。

这时门外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看起来亲切又有几分威严，他伸手轻轻敲了一下门，却发现门只是虚掩着，随手一推就打开了。

张定光难得清闲，于是就过来探视张文，可一推门看见房内狼狈不堪的众人，便不由得皱了皱眉，对于那凌乱不堪的环境更是感到无奈，但他也知道这帮人最近熬得累坏了，所以没去打扰，只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地毯上的文件和睡得横七竖八的人，坐到沙发上抽起烟。

“光哥！”

在张定光身后的一个妙龄女子也一起走进来，背著书包看起来很活泼。一条紧身的深色牛仔裤勾勒出腿部的修长和臀部的挺翘，简单的白色T恤穿在身上显得随意又很搭，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味道，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那清秀动人的容颜，五官的组合算得上是个干净的小美女，绑个马尾看起来很有韵味，浑身散发著书卷气，充满活力的打扮，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

张定光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压低声音说：“小声点，他们昨晚大概又熬夜了。”

“文叔呢？”

张曼莹脸上闪过一丝担忧，朝左右看了看，还是没看见熟悉的身影，心里不由得有些失望，情况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夸张，满地的文件和计划书让人看着不寒而栗，这样）|大的工作量确实骇人。

“应该还在睡吧？通常他都最晚睡！”

张定光看着眼前的小美人，眼睛稍稍地眯一下，若有所思地打量起来，虽然两人是亲戚，但彼此并不熟悉。

张定光与张曼莹其实不过是在楼下偶遇，如果不是在祭祖的时候见过几面，恐怕彼此都不认识。

照理说，张曼莹应该在外地读书，就连过年的时候都很少回来，怎么感觉上和张文这么熟悉？要知道张文回到五挂村也不到一年的时间，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或者说这两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真乱呀！”

张曼莹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收拾着散落一地的文件和废纸。

房内这凌乱的景象，让张曼莹看著有些心酸，尤其是在角落那堆积如山的饭盒和没倒掉的垃圾，这些人居然忙得连整理的时间都没有，可想而知这段时间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你放假了？”

张定光见状有点疑惑，看张曼莹如此小心翼翼的样子，似乎是在爱惜自己的物品，就更觉得奇怪。按理说这应该和她没关系吧？女孩子贤慧，主动收拾倒不奇怪，但她怎么看起来有点心疼的样子？

“嗯，刚放假！”

张曼莹脸上闪过一抹浅浅的红晕，隐隐的喜悦从看似随意的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柔声说：“下学期我们学校的新校区就要建成，到时候我可能会转回四清县的分部来读书，所以想先找一份兼职的工作。”

“嗯，这样确实不错！”

张定光赞许地点了点头。

发生在张曼莹家的变故，没多久就传遍五挂村，在这种小地方，有时候连放个屁都会让整座村发臭，虽然她的遭遇很可怜，大家也称赞张曼莹是一个坚强的孩子，但她家里的亲戚就未免太不是人了，她都还没回来，就开始吵着要瓜分她家留下的田地，过分一点的甚至为这些不属于他们的财物大打出手，仿佛这家人已经死光了一样！要不是有张家的长辈们出来骂人，恐怕张曼莹回来后会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

“对了，您呢？”

张曼莹的语气恭敬而客套，她确实对这同辈的哥哥感到很陌生，甚至连说话都是第一次！虽然知道他是个大官，但以前没有任何交集，见面的次数用手指数都可以数得出来。

“没什么，文叔托我办了点事，刚好办完了，就过来找他。”

张定光说得轻描淡写，心里猜不透为什么张曼莹会突然过来，也不知道张文和她的关系，所以不想和她谈太多的事。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到快下午，他们都压低声音不敢打扰别人的美梦，而房内的人竟然一个都没醒，也没察觉到有陌生人在房内交谈，可以想见这帮人的精神和肉体疲惫的程度。

四点过后，那毒辣的太阳稍稍有了收敛的迹象，闷热的空气因为海风的吹拂而有点凉意。

张定光两人正心不在焉地聊着一些家常事，突然一阵阵刺耳的声音响起，顿时把两人吓了一跳，本能的捂住耳朵。

此时各式各样不同的歌曲、音乐甚至是鸡的鸣叫声，将整间房间震得嗡嗡作响。

“啊，都下午了！”

房内倒得乱七八糟的人被这突然的声响吵醒，就像是尸体突然复活一样，原本一动也不动的众人全都懒洋洋地坐起来，瞬间让人有一种看鬼片的惊悚感。

这时旁边的房门也打开了，几个衣衫不整、睡眼惺忪的女孩子走出来，一边挠着像鸡窝般的头发打着哈欠，一边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张定光两人，疑惑地问道：“你们找谁呀？”

“呀！”

其中一个女孩走出来后才发现身上只穿着内衣，惊叫了一声，便慌忙地跑回房间，而其他人似乎都见怪不怪了，一个个揉着眼睛，打着哈欠，根本没精神去欣赏外泄的春光。

“我找张文。”

张曼莹这才回过神，看来他们是一起调了闹钟，怪不得房间突然响起各式各样的声音，真是吓死人呀！

“BOSS呀，死在那边了！”

几个女孩都有黑眼圈，一个个憔悴得就像女鬼一样，无精打采的样子有点吓人。她们随手朝房门一指，就进入洗手间解决生理问题。

房内的人该醒的全醒了，一个个打着哈欠，开始刷牙洗脸，虽然起床的时间有点不对，但这也是提神的最好办法。

这时张文也被两台手机的闹钟吵醒，在迷糊间连眼睛都有点睁不开，打着哈欠，拿着新衣服跑到浴室洗澡。

张文想了想，似乎有三天没洗澡，此时洗澡的时间真值得珍惜呀！当热水留在身上时，一身的油腻和疲惫都被洗掉，顿时有种清爽感。

洗完澡后，张文照了照镜子，刮了有阵子没整理的胡子，感觉整个人顿时有精神不少，刚才那不修边幅的模样，张文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

这段时间，张文睡得也不舒服。没女人是一回事，而且张文习惯裸睡，但顾虑到房间的人，自己又是老板的身份，因此也有所顾忌，每次和衣而睡都觉得不是很舒服。

此时张文换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虽然还是休闲服显得不是很正式，不过看起来充满阳光的气质，也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你们这群懒猪！”

走出房间的时候，张文习惯性地想用打闹的方式来放松他们的神经，却眼尖看见坐在一旁的张定光两人。

张定光来这里并不奇怪，有时候他还会买点东西来犒劳大家，但另一道娇美的身影却让张文愣了一下。

“文叔！”

张定光两人赶紧站起来，略带恭敬地喊了一声。

此时张曼莹眼里有一点湿润，再次见到张文，她心里不知道为什么酸酸的，喜悦之余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也不知道为什么连日来惦记着张文，只知道这一刻很高兴，高兴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们来啦！”

张文看了看凌乱不已的房间，似乎连个干净的地方都没有，无奈地耸了耸肩，说：“看来想找个喝茶的地方都挪不出来，不好意思了。”

房内的人很多，彼此打了声招呼后，所有员工确定计划和蓝图全都做好后，顿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一个个兴奋地喊着要张文请客吃饭，毕竟在这里熬了那么久，确实也需要放松一下。

“文叔，我来安排吧！”

张定光立刻上前请缨，微笑着说：“正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房子，顺便李行长也约好一起吃饭，估计晚上你也没空陪他们吧？”

“好，那就麻烦你了！”

张文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张定光跟前跟后地帮着张文，仿佛是他自己的事一样殷勤，虽然张文心里清楚这个不请而来的亲戚的目的，但对于他的热心还是有一点感激，在一些事情上，自己还是个愣头青，有这一只老狐狸在身旁帮忙，也省了不少事。

留下员工们收拾东西、整理文件，约好晚上吃饭的地点后，张文便走出房间，而张曼莹则默默地跟在后面。

张定光回头一看，内心的疑惑更多，他给张文一个困惑的眼神，似乎是在问：这人怎么办？怎么她也跟出来了？

“曼莹放假啦？”

张文朝张曼莹温柔地笑了笑，难掩关心地说：“是不是回来玩呀？书读久了，确实要放松一下。”

“嗯！”

张曼莹脸上红红的，她抬起头瞥了张文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的心跳在剧烈地加快，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她，让她难以入睡。双亲的离去，固然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但她忘不了就是眼前的大男孩把她救出火坑，要不然她也无法继续就学和生活，甚至连生存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这时张曼莹觉得有种晕眩的感觉，甚至让她有点恍惚起来，也不知道自己再想什么，人家没邀请就厚着脸皮跟上去，但再次看到这个男孩，心里总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诉说，可是看着在旁边的张定光，张了张嘴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算了，一起走吧！”

张文也不知道张曼莹找他有什么事，眼下张定光在这里，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名声对于一个女孩子的重要性，张文心里自然有数，自从回来后，他没跟任何人提过张曼莹的遭遇，更不敢说她差一点就沦落风尘，考虑的也是她的自尊和名声。

张文三人上车后，张曼莹老实地坐在车后没有说话，双手一直不安地捏来扭去，虽然像是在看外面的景色，但目光却不时地偷看着前座。心想：这个我得叫他叔叔的男孩子，看起来还是那么沉稳大度，又充满阳光气息，而且张文给人的感觉很微妙，学校里那些所谓的优秀男人和他相比，根本就无法比，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张曼莹觉得她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睛，总是会不经意地把视线集中在张文身上。他那浅浅的微笑，显得很得体的谈吐，甚至是抽烟时那随意的动作，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潇洒，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吸引人，张曼莹的神情不由得变得迷醉。

车子缓缓开到国道边接近镇上的大路上，没一会儿就停在一个宁静的小区前。

这是这贫穷的地方难得的生活小区，显得有几分古老，不过环境却很好，十多年树龄的大树用林荫覆盖住这里。宁静、清新，这是看到这个地方时，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感觉。

四清县通常都是那种自家的楼房，这样的小区算是极端罕见，看起来有点像是过去留下的家属楼，是四、五层楼的高度，外面的墙看起来老旧，而路旁的大树似乎也在证实这里的年代久远，粗大的树干长得几乎快到楼顶，这样天然放任的绿化比起精致的设计来得更加完美，也让人感觉到这里空气的清新。

“在四楼！”

张定光找了一会儿，马上带著有些期待的张文和一脸疑惑的张曼莹来到靠近小区门口的一栋五层小楼，再次确定地址后，这才领着张文两人走上楼梯。

假期快结束了，张文考虑到开学后小丹和敏敏都想上学，而且秀秀可能也有这想法，然而乡里中的学校只有中学，于是张文思来想去后，决定让她们到镇上读书，这才拜托张定光找能够快点过户的房子，一方面是因为最近他经常往这里跑，这样才有个落脚的地方，总不能一直住在酒店吧！

另一方面是因为陈晓萍的关系，隔代亲基因大肆爆发的美少妇，最近几乎都待在县城，虽然是为了照顾怀孕的小秋，但每次有人到县里，老住在家建家里也不妥当，而且有了这个窝，起码让姨妈有个住的地方。

到时候这里有个窝，想读书的女孩们可以住在这里，而且姨妈也可以住在这里照顾她们，而他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对于偷情这件事来说也是一大方便！不然的话，大家都挤在一个屋檐下，张文也怕有时候会产生摩擦，后宫起火的话，那头可就大了。

楼梯明显刚翻新过，但虽然粉刷一新，却也不难看出这栋楼的老旧，墙外的磨水砖变得黑漆漆，有的墙皮都被树枝刮落，不过却因此多了点古朴的感觉，比起其他住户略显轻薄的铁皮门，四楼的两道门都是很高级厚实的防盗门，而且通往五楼的楼梯也被封起来，明显跟其他的楼层感觉不一样。

“就是这里了！”

张定光一边开门，一边说：“这是前段时间弄的，四楼和五楼全都打通，等于是将四间房子连接起来。外面看起来还是一样普通，不过里面的装潢就不一样了。”

一进了门，果然如同张定光所说，外面和里面简直是天壤之别，外面的墙面显得老旧也有点不堪，但屋内的装潢却半点都不含糊，甚至说奢华也一点都不为过，完全不像是这贫困县城里该有的住宅。“金碧辉煌”是张文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词。

灯一打开，张曼莹顿时被这华丽的装潢弄得眼花撩乱，门里、门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门外看起来老旧而朴实，但房内的装潢却是十分时尚，比起城里的酒店甚至还高级不少。

原本每户的面积只有拥挤的四十多平方公尺大小，但上下四户打通后，却显得很宽敞。楼下是典雅的客厅，有着亮丽的水晶吊灯，进口的真皮沙发，视觉感十分强烈的液晶电视，还大得和电影院差不多，音响是一流的专业货色，实木的地板，墙壁上别出心裁的装沟，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衬托主人的品味。

宽敞的客厅、饭厅和一间客房占据这一层楼，却没有半点拥挤的感觉，每样家具的摆放都很讲究。

房间的角落有个环形的楼梯通往上层楼，但走上去一看却只是空荡荡的一片，只有三间带着卫浴设备的房间，而主卧房只比其他两间稍微大一些而已，而且家具和家电也被搬走。

这间房子的原主人是一个管土地的局长，平日的油水也不少。当四清县的经济建设一开始时，他自然成为抢手货，对于各个来找他的单位都是来者不拒！不仅狮子大开口地拿好处，更是脑子一热，把原有的土地规划重新分配，弄得各项投资一下子就乱了套，还以为山高皇帝远，不会出事。

加上他还有个亲戚在市里是实权人物，照理说这样的人，在这个小地方自然是横行无阻，一般人也不会想去得罪他，可是他这脑子发热的举动，让苏蕊雷霆大怒，在其他人惶恐的观望中，直接空降代替的人选下来，不到两天的工夫就把他丢进大牢！

苏蕊这可怕的速度也为其他人敲响警钟，令所有人都明白这位大神的手段和底线，她虽然低调，但不代表底下的人可以乱来。

平时苏蕊不会去管这些人，可一旦触犯到她的利益时，这些人都不够她塞牙缝，而且这也算是杀鸡儆猴，马上就把各个投资单位私下收受利益的风气彻底地遏制住。

“这里的环境还行！”

张定光敲了敲厚厚的墙壁，笑呵呵地说：“这里的装潢我看了都发傻，隔音设备特别好不说，整体的设计看起来也很专业，虽然现在楼上的东西都被搬走，但只要打扫一下，再购买日常生活用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入住了。”

“嗯，挺不错的！”

张文赞许地点了点头，尤其是五楼的落地玻璃窗，更是欣赏夜景的好处。老的楼房一般都矮，因此四周没有遮挡的障碍物，晚上应该满安静的。

“您觉得还可以吧？”

张定光马上兴奋得问了一句，看到张文满意的样子，他就知道自己又做了个顺水人情。当然所有的事不会是无端的，现在他正和别人争一个公安局正局长的位置，双方的资历和实力都差不多，如果能得到苏蕊的支持，那就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了。

“不错，这多少钱呀？”

张文第一个关心的还是钱的问题，毕竟这段时间的投入几乎掏空他的积蓄，尽管投入的并不多，大多的资金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和李欣然调集的资金，但在这庞大的投资案面前还是觉得很吃力，虽然对于未来很有信心，但现在手头确实有点紧。

“十六万元，所有手续全包！”

张定光想了一下，眯着眼说出了一个根本不合理的价钱。虽然县城的房价不高，但这个价钱连房内的装潢都不够，更别提这样别有洞天的宽敞，和楼下客厅来不及搬走的高级家具。

“好！”

张文倒也没说什么，自然知道这是张定光给的一个人情。

张文思索了一下，笑呵呵地说：“那就麻烦你了，这段时间我没空，这些事你就帮我跑一下，等证下来的时候，我就把钱给你。”

“好的！”

张定光看了看在一旁欲言又止的张曼莹，脑子一转，马上看了看表，装作忙碌地问道：“对了！文叔，李行长在酒店四楼订了包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看你公司那边的聚餐我来办就好了，而且晚上我还有点事。”

张曼莹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这安静的样子，反而让人感到困惑。张定光的疑惑只是一闪而过，其实倒也没有过多去注意，即使两人有奸情，那也不关他的事！而且今天这份礼送得出去，才是最令他高兴的事。

有时候送礼倒不难，最怕的是送不出去，更怕的是人家不接受。

“那就麻烦你了！”

张文倒也没客气，对张定光嘱咐几句有关家具的事，就下楼，只是张曼莹见状立刻默默地跟上来，令他觉得有点别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来找他？

“年轻真好呀！”

张定光看着张文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下楼，露出略显猥琐的微笑。晚上这一顿确实得好好庆祝一下，照这个形势来看，只要他抱紧这层亲戚关系，这次升迁应该就没问题了。

有亲戚这一层关系在，确实比其他人强多，没事多走动一下，效果就十分明显，毕竟苏蕊在县里一直深居简出，几乎没给别人巴结她的机会，而且她也讨厌阿谀奉承这一套，很多人都怕弄巧反拙所以不敢去拉关系。眼下张文自然就成为大红大紫的人物，自从他和李欣然合作的项目在县城开始运作后，更是让头头们颇为震惊。

因为这些看似很大的动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单飞的生意，背后一定有人在护航。一个年纪那么轻的男孩，拿出有如天文数字的钱来投资，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事，而自从银行开始介入后，众人也明白这笔投资更大部分来自于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个实力人物。

甚至有的时候，在土地上的争夺上，更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男孩背后的力量，因为一些省里的关系企业来捞金时来势汹汹，而且这帮过江龙哪一个不是背景深厚？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避免和张文产生利益冲突，这种退让的态度，自然让他们更加疑惑。

张文当然也不会去抢这些大神的饭碗，偶尔有些小摩擦，都是吃顿饭解释一下就好，彼此态度都好反而便利多，谁都明白和气生财的道理。

虽然忙碌，但这段时间，张文终于明白什么叫如鱼得水的感觉，在其他人的眼里，张文俨然成为苏蕊的代言人，干什么都会有人巴结，用手上的权力帮忙铺路，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事半功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情况。

毕竟和张曼莹认识的经过必须隐瞒，下了楼后，张文虽然有话想问她，但还是先上车，让她坐到副驾驶座，等车开出小区，才转头看着一脸不安的张曼莹，轻声地问：“曼莹，你有什么事？”

“没，我……”

张曼莹本来觉得有很多的话想说，而且只想和这个男孩说，可这会儿心里乱得很，此时的独处使她感到羞涩、紧张，还有种说不出的不安！

令她忘了想说的话，只能支吾着说：“文、文叔！欠你的钱，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还，等以后再还你好吗？”

“那个呀！”

四十万元呀！谁不会心疼？但张文虽然心里有点疼，不过还是装作不在意地摇了摇头，浅笑着说：“你现在别想那么多，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我现在也不急用，等你以后出人头地了再说吧！”

“对不起了！”

张曼莹小声地嘀咕一句，眼眶不知不觉有点湿润，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但给人心灵上的温暖却是难以形容。失去双亲后的痛苦、挣扎，无时无刻都在折磨着她年轻的心灵，似乎世界一下子就崩塌，夜深人静时流了多少眼泪都忘了，虽然知道必须坚强下去，但心里的脆弱却不是能够轻易忽视。

“说什么话呢？”

张文一看张曼莹似乎要哭了，赶紧板起脸，装作生气地说：“我帮你可不是想看你哭哭啼啼的，在我的印象中，你可是坚强的女孩子。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把生活过好、怎么完成学业，让你父母在地下能够瞑目。”

“我、我知道了！”

张曼莹擦了擦就要流出的眼泪，强忍住想哭的冲动，给了张文一个显得有点倔强的微笑。虽然笑得很甜美，可看起来却觉得很别扭。

内心的坚强，让张曼莹明白现在该干什么，眼泪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流！

白天依旧得打起精神去面对生活，去学习知识，去为将来积攒更多的智慧！以后的日子没有父母的庇护，而这次的变故也让她看清不少人的嘴脸，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强的活下去。

虽然这段时间状态有点低迷，失去往日的活泼也有点寡言少语，但这样的效果似乎也不错。在学校里少了一些男孩子的纠缠，少了一些虚假的东西影响，反而在学校那喧闹的生活中有一分属于自己的安静，冷漠的态度让那些冲动的男孩子退避三舍，虽然是一种有点极端的自我保护，但张曼莹还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方式。

“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文询问张曼莹最近的情况，关心地她最近的学习和生活，见张曼莹的情绪有所好转，这才问出内心的疑惑。

省城之行的相遇算是萍水相逢，有时候张文在回想的时候，都有点后悔。不过是见过一两次面的亲戚，如果不是那晚喝了酒，他会那么冲动地去管这个闲事吗？先不说四十万元对这个家来说是笔钜款，当时如果不是陈君维心情好，惹恼了他们，他就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心有余悸。

“我想找份兼职的打工！”

张曼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呢喃着说：“下学期我就要搬回四清县，到时空闲的时间很多，我想充实一下自己，而以现在的情况，我也需要赚一点生活费，可我没什么工作经验，想来想去只能找你帮忙。”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张文思索了一下，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或许她会是个不错的帮手。虽然比起其他人缺少经验，但起码张曼莹还是值得信任，一些事倒是可以安排她再学就好了。

“能帮我吗？”

张曼莹说话的时候，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颤抖的声音里掩饰不住的柔弱让张文心里顿时一突，有点不敢直视她那闪动的眼眸，那种脆弱瞬间就能击溃一个男人的心理防线。

“嗯！”

张文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但想想短缺的人手还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比起其他人，起码还知道张曼莹的背景，而且她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估计这个决定不会错。

“谢谢您了，文叔！”

张曼莹感动地笑了笑，虽然近日来显得有点憔悴，但却难掩她那分自然的美丽。

当一个女孩的笑容充满真实的喜悦时，那一刻才是最美的。

张文微微愣了一下，不否认心里有点发痒，但思来想去却难以对这个刚失去双亲的女孩有非分的念头。想起她哭泣时的凄楚、想起家里众多的老婆，还是叹息一声，让自己别再乱起邪念，女孩们虽然对他的胡来都采取默许的态度，但对外来的女人都有点排斥心态，眼下忙都忙不过来，还是别自找麻烦了。

车子开到酒店楼下，张文刚停好车，这才想起他是来赴约的。

看着在一旁高兴得一直笑着的张曼莹，张文顿时有点为难，犹豫了一下，还是头疼地说：“曼莹，一会儿你要回村里吗？”

“晚上吧！”

张曼莹思索了一下，似乎看出张文的为难，马上下车，一边走，一边微笑着说：“你先去忙吧，我还有行李放在亲戚家，一会儿要去拿，之后我就要回去了，等明天你再安排工作给我吧！”

“喂……”

张文喊的时候，张曼莹已经跑远了，似乎是知道不适合再跟着张文。无奈之下，张文只能摇了摇头走进酒店。

又是堕落的一夜，包厢内满桌奢侈的山珍海味只是陪衬，推杯换盏，拍马屁吹牛皮，把所有的技能都发挥到极致。

房内东倒西歪的喝醉一堆人，但还是有战斗力强悍的人依旧与酒精死拚着，这样的酒局现在越来越多，不少都是抱着讨好的目的来的。

比起一开始略显拘谨，张文现在处理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起码知道该怎么应付这群家伙。

每次有新的饭局，都会有新的面孔，不管是谁过来，介绍一下就装熟。这些家伙嘴里喊着哥儿们、朋友的，但哪一个不是狡猾的狐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疏远也不亲近，这是张文这段时间归纳出来的结论。

酒足饭饱后，各个头头都由各自的司机带回家，有些还清醒的，自然是饱暖思淫欲，淫笑着准备发泄肉欲。

张文谢绝了他们的邀请，送走这些家伙后站在酒店门口吹着凉风，张文感觉到十分疲累。这种饭局虽然奢侈丰盛，但说真的，还不如在家吃一顿饭好，起码家人围在一起时的欢乐比这强多了。

虽然有劝酒的，但也没几个敢硬来。张文或微笑、或推辞、或婉拒，倒也没喝多少，张文觉得和这帮畜生喝没什么兴致，还不如在家洗个澡后，躺在沙发上喝点冰啤酒来得舒服。

张文稍稍醒了醒神，也懒得开车，这会儿犹豫的是晚上要去哪里。

酒店已经住得有点想吐，但家建和小秋都在，想去和姨妈偷情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去那里恐怕还会被家建拉着喝一点酒，到时候更加无聊了。

回五挂村吧，家里也没什么人，老妈估计正在打麻将，舅妈和秀秀都来了月经也碰不得，而且最近李欣然也不知道发哪门子的疯，正事不办，竟然把一群女孩子都带出去旅游！更绝的是这次旅游还是关毅和陈君维筹划，估计他们没那么好心，带上李欣然和这群小丫头只是想制造偷情的机会。

这段时间李欣然在这里玩累了，索性把臭味相投的小丹、张少琳和敏敏带出去玩，反正一切的费用都是陈君维出，张文也乐得让她们出去放松，结果就是导致现在家里清静得有点过头，让人回去都不知道干什么好。

这死妞！一想起李欣然，张文就不由得咬了咬牙。她哪里像个大老板？什么事都不干，一天到晚就只知道玩！要她视察工地就像要了她的命，可一说到玩就兴奋得不得了，亏他一开始还那么佩服她，现在一看，这家伙脑袋的发育真没身体发育得那么好，就是一个人来疯的孩子王。

郁闷呀！苏蕊去了市里开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林巧玉那边有个亲戚在照顾她，这几天都在她家住着，她那边也没戏可唱。憋了一星期的欲火去哪里发泄呀？张文打完电话后，气得都说不出话！

以前一忙就怕冷落她们，怎么这会儿一间下来有点色心了，却个个都有事？

有没有这么巧呀！他奶奶的。而且最近李欣然在，所以和苏蕊也只在酒店匆匆地偷情一次，前后时间算起来不到一小时，两人的电话合起来响了五十次，气都气死了，哪还有兴致？

痛苦呀！这时酒精上脑，色欲更加旺盛了。张文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回五挂村，最起码喜儿应该还没睡。

开在熟悉的路上，张文回到家的时候，房内的灯光所剩无几。往日里张少琳闹，小丹闹，敏敏也跟着吵，气氛一直很热闹，这会儿突然安静下来，还真有点不习惯。

张文一进客厅，见沙发上只有穿着睡裙的秀秀跟小丹在看电视。

秀秀一看张文满身酒气地进来，几日不见，芳心一喜，但看到张文的黑眼圈又十分心疼，连忙倒来温水，轻声地说：“表哥，没事吧？”

“没事，妈她们呢？”

张文喝着水，看着秀秀那温柔可爱的样子，下身已经隐隐有点充血，再看坐在沙发上朝他甜甜笑着的喜儿，心里更是痒得有些控制不。

“她们早早就睡了，今天厂里似乎又有事，忙了一天了！”

此时秀秀替张文拿来换洗的衣服，殷勤地说：“表哥，你还是先洗个澡再睡觉吧！这几天累坏了，洗完休息一会儿吧。”

“陪我洗！”

张文不由分说地拉起对电视还恋恋不舍的喜儿和害羞的秀秀，一起走进房间。

衣服丢了一地，当一丝不挂的张文三人洗完纠缠到床上时，高挂免战牌的秀秀很体贴地跪到张文的腿间，红着小脸，含起雄赳赳的命根子轻轻吸吮着。

秀秀温柔地一边呑吐着命根子，一边听着爱人舒服的喘息声，心里也一阵甜蜜。

张文躺在床上，一边享受着秀秀的口交，一边把喜儿嫩白的小屁股抱在面前，用69的姿势舔着她那细嫩的小肉缝，没一会儿就让小萝莉气喘吁吁，不自觉地去舔张文的下身，和秀秀一起品尝着这充满男人气息的地方。

两条柔嫩的小舌头在胯下游走着，虽然看不到，但张文还是兴奋得直喘气。

当喜儿含住龟头的时候，秀秀就来回地舔着肉棒；当秀秀上下呑吐的时候，喜儿就顽皮地舔着，两个可人的小女孩配合得实在太有默契，好几次都让张文差一点就射在她们的嘴里。

“啧啧”的声音在房内回荡很久，伴随着娇嫩的喘息声更加刺激欲望。

当小萝莉呻吟着来了一次高潮后，张文再也忍不住，他一个翻身将喜儿压住，腰一挺进入那紧凑细嫩的无毛小穴里，享受着这具娇小幼嫩的身体。

秀秀这时也小脸绯红，但知道没办法加入，犹豫了一下后，羞答答地爬到张文的身下，微张小嘴舔着爱人的胸膛。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一只手握着秀秀的乳房，另一只手按在喜儿的小腹上，抽插的速度在不知不觉间加快起来。

房内一时春意荡漾，小萝莉童稚的呻吟声和三人舒服的喘息声回荡着，三具一丝不挂的肉体用各种方式纠缠着，恨不得揉入到对方的身体里。

持续的身体蠕动，让房内的温度一下子变得火热。

当喜儿趴在桌上喊叫着来了第三次高潮时，从背后插入的张文也闷吼一声，似乎有射的意思，他浑身一紧，赶紧把命根子从喜儿湿润的小穴里拔出来，将小萝莉丢到床上和秀秀躺在一起。

“表哥，要出来了吗？”

秀秀看着喜儿那潮湿的下身，再看爱人冲动的样子，马上伸出小舌头舔着张文的毕丸，眼含媚丝地看着他。

“嗯！”

张文套弄几下后，拒绝秀秀迎上来的小嘴，浑身一僵后双腿开始剧烈颤抖，在一阵嘶哑的低哼声中，把火热的精液射到她们的脸上、乳房上，甚至是她们微张的小嘴内。

激情过后，张文躺在床上喘着粗气，秀秀用温水为大家擦洗身体后，立刻和喜儿一起跪到张文的腿边，两张红润的小嘴吸吮着疲软的命根子，津津有味地舔吃着残余的精液，用最香艳的方式迎接男主人的回来。

确实是累得很呀！只做了半小时就觉得腿有点酸。张文趴在床上喘着粗气，有些疑惑地问：“秀秀，你怎么没和然姐她们去玩呀？”

“不了，我不喜欢出去！”

秀秀羞涩地摇了摇头，看张文伸着懒腰的样子，似乎很难受，马上坐到张文的屁股上，柔嫩的小手摸上去，开始按摩着爱人的后背。

“爹爹，这样舒服吗？”

喜儿虽然高潮过后，浑身有点发软，但一看秀秀帮张文按摩，也有样学样地凑上去，肉肉的小手也开始胡乱地捏起来。

“嗯，舒服……”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没一会儿就感觉到整个人轻松不少，疲惫的肉体也松解下来，一阵阵困意涌上来，眼皮也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闭上。

轻轻的鼾声慢慢响起，秀秀一看便示意喜儿停下来，拉过被子后一左一右地抱住张文，享受着这温暖的怀抱，陪伴着爱人一起进入梦乡。

第二章 伴郎干伴娘

一切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迎来九月开学的日子时，四清县的经济建设已经完成雏形，而大学分校、中学校区已经全部建设好准备迎接学生，除了物流市场外，其他搬来的大型企业也纷纷开业迎宾，冷清落后的四清县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大街上好奇的学生们、西装革履的白领阶级，都成了这里新奇的景象。

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改变这落后的小地方，越来越多的消费族群涌入是一件好事，但朴实的人们一时还难以适应，而外来的人们也对这地方的贫穷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他们留恋的夜店、酒吧，甚至连像样的饭馆也没几家，少了都市的气息，有时候也让生活变得有些无趣。

加油站的生意一直很稳定，依旧是日进斗金，不过也没有特别大的发展空间。

那些圈下来的地也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卖出，赚回来的钱还清银行贷款后，还剩下不少的钱。

张文觉得自己以极少的投资换取很大的利益，效果十分显著。

县城最热闹的老街旁有几个国有企业的厂区，和老街上的车水马龙不同，工厂倒闭后就一片荒凉，杂草都差不多有一个人高，看起来就是一个碍眼的废墟。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想去占有这个地方，即使地段很不错，但工厂的负债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其实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值钱，大可以好好利用，但长久以来，大家都是仅止于觊觎，任何一个头头都不愿意为了这事留下话柄，毕竟盯着这个地方的眼睛不只一双，谁要是一旦收入囊中，可能就会成为众人的眼中钉。

最后还是在苏蕊的协调下，张文只象征性地付了一点钱，就把这近乎三十亩的地方全拿下来，付出的金钱让张文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这样正好，证件上已经写上张文的名字，确实地成为他私人的属地，这下别人也不用再去惦记，而且既然是苏蕊出手，自然其他头头们也不敢有任何意见。

厂区那有如废墟般的厂房和仓库一早就被拆走，在围上砖墙后，正在如火如荼地加紧建设着。

依照李欣然的计划，这里要建县城的第一个KTV和迪斯可，还有休闲式的商务酒店，配套的服务加上高级的装潢，争取成为这一带的NO1。目标的消费群体自然是学生和白领阶级，要是依靠以往四清落魄的经济，估计越高级，倒闭的速度就会越快！

工地里的工人正忙碌着，大量的机械设备不停地穿梭，各式各样的材料也源源不断地运入，虽然是在炎炎烈日下，但工人们没有休息的时间，工期逼得很紧，他们也只能任劳任怨地干着。好在四清县别的不多，就是劳力最多，而且价格还不高，只要把加班费稍微一提，有的是人抢破头来。

这时张文站在空地上，看着已经拔地而起的四栋楼，钢筋水泥的浇注差不多快到收尾的时候。

张文比对一下手上的图纸，思索了一下说：“许老板，工期确实很快，但这费用似乎高了点吧？”

旁边一个胖子正忙着擦干脸上的汗珠，见张文眯着眼，一副要砍价的架势可把他吓坏了，立刻苦着脸，像死了亲生儿子似的诉苦道：“张老板呀，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眼下这价钱哪里算贵了？去掉支出，我都快没得赚，而且你们要求的速度那么快，工人当然得多用，这加班费也是不少，费用往这一摆，当然便宜不了。”

“会吗？”

张文眯着眼，微笑地看着许老板，脑子里却是迅速地计算着他的各项支出，盘算着到底还有没有砍价的余地。

这许德文是市里来的建设商之一，本来是带着他的施工圃队想随着这批过江龙捞点小钱，可别人早就有合作伙伴，还嫌弃他的设备满足不了他们的大项目！

毕竟那些学区和市场的建设都需要大量地投入，不是他这种私人团队能满足得了。

许德文也傻眼了，这一大批的机器，光运费就赔得让他要吐血，更何况手底下还有几十个工人等着吃饭，无奈之余只能先在县城里找其他的活干，可接到的都是一些连饭钱都出不来的小活，如果不是张文恰好找上门，这一趟就算是血本无归了。

许德文的作风有点抠门，在施工上处处算计，确实是个做生意的料，不过在工程质量上倒是不敢马虎，更不敢苛扣工人的钱。照他说的道理，就是赚再多的钱都不够败一次家，起码从这点上看还是有可取之处。但是加油站以及度假村的工程全交给他，自然在价格上得压低一些，毕竟钱是能省则省嘛！

“真的！”

许德文苦着脸，一脸死了小老婆的表情，喋喋不休地说：“材料的损耗和价格，你算得比我还准，眼下我只想把机器的运费赚回来就差不多了，我可没敢想在这里发一笔。您老就高抬贵手吧，给兄弟一点吃饭的钱得了。”

“您过奖了，我们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张文呵呵一笑，算来算去确实价格已经被压低得有点过分，他看了看手上的规划图纸，想了一下说：“这样吧，门前的那段十米小路，你们也给铺上好了，我也懒得再讲价，你看怎么样？”

“成，不过可说好了，不许再讲价了！”

许德文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一听这话想也不想就答应了，说话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许德文原本还以为这小男孩是哪家大仙的败家子来这发横财，只要靠上去就会有点油水可捞，但这一接触可把他坑苦了，这哪是什么败家子呀！简直就是油盐不进的铁公鸡，算起钱来就差没连卫生纸都算进去，抠门得恨不得能把自己都埋进地里做地基，这人精明得连一向以小气著称的他都快崩溃了。

“行，这个没问题！”

张文哼了哼小曲没说什么，这样的结果已经不错了，虽然李欣然懒得帮忙，不过好在事情还算顺利，工程这样进行下去应该问题不大，这段时间砍价有点砍上瘾了，估计再砍下去，这死胖子都得割几斤肉来倒贴了。

“那你先看一下吧，我去忙了！”

许德文一边擦着流个不停的汗，一边拿起已经有点湿淋淋的图纸跑进楼里，似乎是害怕待在这里会再被狠宰一顿，跑得那叫一个快呀！

海边的空气本来就潮湿，现在又闷热起来，别说许德文，就连张文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这时，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缓缓地开到张文的面前，车窗还没摇下，就一个劲地猛按喇叭，看样子似乎很着急。

等到车窗摇下后，一张性感动人的脸，顿时就让过往的工人呆住了，目光都有些呆滞地停留在这诱人的画面上。香车美女，这种搭配总是能让男人不由自主地陶醉。

这段时间张少琳和李欣然混在一起是越来越会打扮了，本来两人的身材就是高挑性感型，现在连买衣服的风格都差不多，好得就像是连体婴。原来身材就已经是前凸后翘，现在也喜欢上紧身的妖娆风格，稍稍一打扮，让她本就性感的身材变得更火辣了。

张少琳今天的打扮很有OL味道，黑色短裙，灰色衬衫，几件随意的小饰品，看似普通但搭配在姣好的身材上却显得特别性感，戴着一副小墨镜显得很时尚，可惜这优雅的形象一下子就被破坏。

张少琳一摇下车窗，马上就朝张文不满地喊起来：“你这死家伙果然在这里，手机怎么关了呀？”

“啊？”

张文赶紧上副驾驶座享受着车里的空调，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一看，发现没电了。

张文赶紧摇了摇头，忍不住色眯眯地打量着姐姐性感的身材，漫不经心地说：“刚好没电了，什么事呀？”

“还什么事！”

张少琳想都不想就往张文的脑袋上打了一下，一边踩着油门，一边没好气地说：“你这小子是不是真糊涂了？今天是家建结婚的日子，你这样还说要当伴郎？姨妈在那边都急死了。”

“啊，我忘了！”

张文顿时傻眼了，苦笑着拍了拍脑袋，真的有点忙晕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就忘了呀！似乎昨晚和姨妈偷情的时候，她还千叮万嘱，一会儿过去大概一顿臭骂少不了。

“上帝呀，你的脑袋是不是放在家里忘了带？”

张少琳觉得眼前有点发黑，赶忙踩紧油门朝度假村开去。

这样的事都能耽误，张少琳是又好气又好笑，但看着张文那不好意思的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疲惫，也感到有点心疼，这段时间，他真的累坏了。

女孩子们旅行归来后，县里的房子也正好装潢完，可以搬进去住，赶上学校开学的时间，在征求女孩们的意见后，张家再一次出现学生。

秀秀和敏敏在县一中读高中，晚上就直接住在那边，而舅妈也以照顾她们为理由搬过去，但真正的原因，张文当然知道，那边将是一个偷情的小窝。

张文和舅妈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了，温顺的美少妇也在恩爱中渐渐打开心扉，尽管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对不起女儿，但这种爱恋却让她无法自拔，而且自从打掉孩子后，张文一次都没有真正进入她那湿润的花园，为的也是让她好好地休养。

所以每次所谓的偷情，更多就只是亲个嘴，不过比较刺激的一次是，搬进那边的房子后，一天晚上张文和秀秀做完爱，可爱的小表妹满足地睡着，而张文临时出来处理一点文件，在客厅碰见舅妈，张文顿时邪念一起，直接把她拖到沙发上，把刚从她女儿身体里抽出来的命根子塞到她嘴里。

何秀芸矜持地挣扎几下后，还是老实地为张文口交起来，女儿还在房间睡觉，只隔着一道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母亲正和爱人乱来。

这种异样的刺激，让张文两人在紧张中都有点兴奋，张文最后受不了，直接将她拖到浴室，在她的呻吟中把精液射到美少妇的菊花里，这才算结束那次刺激的偷情。

而小丹虽然吵着要上学，无奈她的程度真的不行，年龄也不合适，索性就让她在乡中学上学，这段时间，她放学就跑到林巧玉那恶补落下的功课，连陈桂香都惊讶这丫头居然懂事了，还知道要好好学习！但原本她对女孩们读书的事，就不怎么关心，索性就放手不管，把一切都交给张文安排。

张文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小丹在学校会吃亏，因为开学的第一天，她就在学校闹事！有个小痞子想占她便宜，装黑社会调戏她几句，结果小丹一放学就聚集张家的一大伙年轻人，把他打得不成人形，凶悍的名号一下子就在学校传开。

小萝莉闹出这种事，陈桂香不用说，直接就是一顿毒打，打得小萝莉屁股都开花。事后当然是张文出面处理，赔钱、道歉之类的忙大半天，不过回来倒也没有怪小丹，反而是柔声细语地安慰她。

小丹虽然是孩子王，不过她也是因为别人调戏才动手，方式虽然有点暴力，但也不算什么大事。

张家这一代本来就是大族，亲戚就像鲤鱼过江般数不胜数，再加上张文回来后，在这一代的人缘很不错，小丹就算想被欺负都还是难事！那天光虎子那一家的堂兄弟就去了二十多个人，为的也是不让张家的人受欺负，这种宗族之间的纠纷，在这种乡下地方其实也不算稀奇。

这段时间的事情虽然烦乱，但好在不算太，张文已经开始把事情交给员工处理，倒也得到不少清闲的时间，现在张文就是在大方向上提醒员工如何处理，其他的事基本上很少过问，不然雇那么多人干什么？

村里的养鸡场几乎都是老妈在管，而水蛭厂则是张少琳在打理，这样的家族企业模式虽然不是很具规模，但最适合这样的乡下小地方。

张文也很少有操心的时候，因为她们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从能力上来看，他以前是低估她们了。

要知道她们以前别说做生意或管理，甚至连管巨额金钱的经验都没有，一开始人手不足时，张文也只是想先请她们帮忙而已，但她们的能力倒让人刮目相看，两个厂在她们手里可以说是稳定得很，不用他过问就已经走上正轨。

除了加油站，第一个落成的项目就是度假村。事情一忙，张文倒忘了，今天是开业的第一天呀！而且家建也到了该成家的时候，在姨妈的软磨硬泡下，张文答应开业第一天在这里给他摆酒宴客，也算是为之后的生意讨一个好采头。

其实有些事，张文心里有数，照家建现在的情况，要成家是不太可能，而姨妈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是她的男人，也就得把这事揽下来，何况家建还是他的大舅子，算来算去他也没有可推托的理由，再加上敏敏和姨妈老是在唠叨这件事，再不帮她们办，估计以后被踢下床的机率会很大。

此时车子缓缓开进度假村，门前的装潢虽然并不特别大气，但假山流水和木质的大门也显得很气派，完全看不出昔日杳无人烟的寂静，别出心裁的装潢让这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规模比不上一些名气很大的景点，但在附近几个市可以算是数一数二。

现在已经接近傍晚，尽管天有点黑，但还是可以看出这里的热闹。停车场早就停满车子，有的还找不到地方停，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来回走动，有村里的乡亲，也有藉着贺喜的名义来凑热闹的头头们。

今天酒店的大厅是婚礼的进行场所，张文原本的想法也是希望第一天开业能热闹一点，但没想到生意之好倒是出乎预料，游客之多，已经让服务人员有点应接不暇，是一个好的开始呀！

“小文，你去哪里了？”

张文刚下车，就被冲过来的何秀芸拉过去，美少妇今天打扮得很漂亮，不过这会儿急得脸上都是汗，一把将张文拖到酒店，气喘吁吁地说：“你姨妈快要急死了，眼看都要开席了！你这伴郎的手机却关了，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太乱来了！”

“我……”

张文还没来得及解释，甚至连欣赏何秀芸身材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众女推到换衣间。

敏敏也盛装打扮，穿着可爱的蓝色裙子，跑得小脸红扑扑，手上拿着一套西装塞给张文，不满地白了他一眼，嗔道：“死、死色狼……你、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这怎么听就像是敏敏在呻吟！张文顿时一乐，眼下敏敏是越来越可爱，圆圆的小脸红嫩嫩的，微微嗔怒的模样更有说不出的韵味，短短的头发显得很俏皮，配上飘逸的裙子，活脱脱是一个青春可爱的美少女呀！不过她还是穿休闲装好看一点，比较适合她活泼好动的性格。

酒店空出一间房供新人换衣服，这时敏敏也没多想，将门一锁，就着急说道：“快换呀，又不是没看过，我哥他们还在等你呢！”

“你来帮我换呀？”

张文淫笑了一声，敞开怀抱的样子要多贱有多贱。

“没空和你开玩笑！”

敏敏一下子爆发了，小脸急得通红，冲过去不由分说地抓住张文的蛋，阴沉着脸，咬牙说：“再不换的话，我就捏碎你！”

砝，别人结婚又不是你结婚，你紧张什么呀？本来张文还想开几句玩笑话，但一回头看到敏敏急得都要喷火，吓得赶紧把自己扒了个精光，匆忙地把西装换上去。

“快、快！”

敏敏一看张文换好衣服，立刻拖着张文往大厅跑，娇小的身体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力气，张文被她拖得都有点踉跄了。

酒店的大厅足足摆了四十桌，却一点都不显拥挤，但说是大厅，其实除了铺在地上的地毯和屋顶的吊灯外，也没太多的特色，因为人太多怕硒坏东西，一些装饰用的大型家具都没搬出来，不过看起来也够气派。

门前这会儿有点堵，原本张文是拜托张定光给那些头头发开业的请帖，但他似乎搞错了，发的都是结婚的请帖。

有的人虽然心疼，不过双份礼金也不含糊，门口一大堆的花篮、各种样式的财神之类的贺礼数不胜数。

众多的宾客，让今天的新人赚足面子，估计姨妈会高兴得合不拢嘴吧！

每张桌旁都热闹地坐满人，只是对比有点鲜明。

一派是村里来的乡亲们，在衣着和打扮上显得有点落伍，所以一个个看起来特别拘束，或许是不习惯来这种地方，也可能是因为旁边都是衣着光鲜的人，尽管大家游走在各桌间热情地打招呼，但也缓解不了他们的紧张。

另一派就是趁机过来拉关系的头头们，个个西装笔挺，谈笑风生，并没有发生歧视的情况，而且其实到了他们这位置，反而会和蔼许多，没有半分盛气凌人的样子，倒也没有让气氛过于尴尬。这样的场合除了巴结外，其实也是一个各个单位互相认识的好机会，对他们来说也得到了想要的收获。

“你可来了！”

今天家建打扮得很有精神，一身西装笔挺，头发往后一梳还满帅的，他一见到张文立刻冲过来，狠狠地捶了他一拳，着急地说：“赶紧死过来，就要开始了！”

“小文，你可总算来了！”

陈晓萍忙着招呼客人，这会儿忙得晕头转向。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礼服，十分好看，胸前一对可怕的豪乳更是成为全场的焦点。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当打听到她就是新郎的妈妈时，也把一些人吓傻了。

“赶快、赶快，时间到了！”

陈桂香走过来时，张文的呼吸顿时停住了，周围的男人也不由自主地看过去。

今天的陈桂香显得雍容华贵，美得不可方物，第一次粉妆轻黛的效果，让张家人都惊讶于陈桂香的美。

这段时间的养尊处优，让陈桂香本就令人惊艳的容颜越发诱人，身材丰腴不少，整个人显得十分水嫩，只是一点点的口红，少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粉底，顿时让她充满魅力，尤其是身上大红的盛装，勾勒着丰腴的身材，胸前鼓鼓的曲线更是让人不断猛咽口水，任谁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绝色尤物会是三个孩子的妈。

“快、快！”

陈桂香一个劲地催促着张文，搂着张文就朝台上走去。今天不少人都是冲着儿子来，这也让她倍感有面子，尤其是这些头头谦卑的态度，让她有些手足无措又感到非常高兴。

台上这时已经准备好，意气风发的新郎和羞答答挺着肚子的新娘一起出现，而伴娘是穿著白色裙子，清秀唯美的秀秀。

这会儿有那么多人看着秀秀，有些人的眼神还掩饰不住色意，让本就害羞腼腆的她脸上都是红晕，楚楚动人的模样更是美得让人都要发疯了。

“怎么回事，伴娘不是敏敏吗？”

张文赶紧正了正装站到家建的旁边，回头一看旁边的两个女孩子，小秋挺着肚子明显有点不好意思，但和旁边清纯可人的秀秀一比，不得不感慨秀秀真是抢足新娘的风头。

“表哥！”

秀秀羞答答地看着张文，含情脉脉的一眼十分有杀伤力，虽然她的声音不像李欣然有嗲嗲的妩媚，但细润的声音还是非常好听：“哪有亲妹妹做伴娘的，所以姨妈就要我来了。”

“嗯，记得和她拿红包！”

张文立刻打趣一句，眼神在秀秀那姣好的身材上来回扫视，那裙子实在太好看了，穿在她身上有种梦幻小公主的味道，一下子就让人心痒难耐。

“你的领带歪了！”

秀秀一向很体贴，看到张文匆忙地着装立刻凑上去，这时也忘了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看，很温柔地帮张文整理西装。

“帅吗？”

张文享受着小表妹的体贴，朝镜子一看都有些自恋了，心想：没想到呀！我穿起西装居然显得那么成熟！而秀秀穿著白裙子也特别有韵味，比起旁边的那一对，我和她更像是今天的新人。

“满好看的！”

秀秀的脸红扑扑的十分可爱，此时才意识到有那么多人在看她，立刻羞答答地躲到张文的旁边，难为情地低下头，楚楚动人的模样，让张文恨不得今天结婚的是他和这可人的小表妹。

“别给我打情骂俏了！”

家建见状笑骂道，接着看时间差不多，马上递个眼色让司仪上台主持。

伴郎绝对不是个轻松的活，司仪废话完后，一连串的事情就来了。

张文一下子就忙得没空去乱想，帮着家建他们干着婚礼上的事，端着盘子和他们挨桌敬酒，虽然俗套，不过可以看出两个年轻人很幸福，在忙碌中享受着别人祝福的过程。

唯一感叹的是，张文敏锐地捕捉到一些期待，甚至幽怨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不由得叹息一声。

姐姐今天很美、很动人，但眼里那一丝羡慕确实让人心酸，和她的特殊关系也得想个办法好好处理。

敏敏和秀秀在这浪漫的气氛下变得越发迷人，可以看得出来她们也在期待做新娘的时候。

其他的女人似乎也各有心思，而这一切张文也只能装作看不见。这些事情确实很难处理，但慢慢的也要去面对，或许真的该想个办法给她们一个隆重的婚礼，一个任何女人都梦想过的婚礼，虽然这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但也得想尽方法去达成。

这里的习俗一向都是晚上宴客，而且还有拚酒的传统。

待到夕阳西下时，酒菜一上桌，立刻到了群魔乱舞的时候，一些刚才还彬彬有礼的家伙都酒性大发，一个个喝得那叫一个惨烈呀！甚至有饭局上的酒神单挑乡下的酒仙，一杯接一杯地干，立刻把气氛推向高潮，不过看着酒一箱一箱地空，陈晓萍也不禁暗暗心疼起钱来。

在逐桌敬完酒后，张文这才和家建吃了点东西，反正别的不多亲戚多，此时张家子弟兵和家建那边的亲戚一上，立刻就把气氛哄抬上去。

酒这东西一下肚，氛围立刻就变得不一样，刚才还人模人样的头头们也露出不同以往的一面，和身边的人拚上了。

女孩们早早陪着新娘子回换衣间，毕竟小秋有孕在身，实在不适合招呼客人，少妇们也一起跟过去照顾，一时间全是莺惊燕燕，男人大饱眼福。

女人一走，大厅就成为禽兽们的天堂，家建也扯开领带，完全没有一点新郎的自觉，开始和客人们拚酒。

周围有一帮好朋友助阵，再加上陈强这个为老不尊的人煽风点火，一下子就斗得像武林大会一样，就差没拿酒瓶互砸，气氛好得都快分不清到底结婚的是谁。

张文倒没和他们一起疯，因为外面还有别的游客。

第一天开业，多亏事前的宣传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倒是吸引不少的学生和白领阶级过来游玩，除了参加婚宴的客人外，游客也很多，不少认识的人也带着朋友来捧场，相信只要打开局面，接下来的生意就好做了。

“表哥！”

秀秀一直温顺地跟在张文身边，此时厚重的衣服让她有点难受，她轻轻地拉了拉张文的手，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去换衣服吧！这一身衣服闷得都是汗！”

“嗯，走吧！”

张文牵着秀秀的手来到换衣间，穿这衣服确实太热了。家建连衣服都没有换就直接喝，这会儿也是热得浑身是汗，如果不是人太多，八成直接就光膀子上阵了。

张文两人进了换衣间，门一锁，秀秀立刻跑了浴室，脱下有些重的礼服，一边舒服地洗着澡，一边柔声地说：“表哥，今天小秋看起来好漂亮呀！”

两人都老夫老妻了，此时秀秀一丝不挂倒也没感到难为情，不过张文这一看就有点欲火，马上将自己扒了个精光冲进去，从背后一把将秀秀那滑嫩的身子抱住，大手迅速地覆盖上住她那一对圆润的乳房，一边揉着，一边添着她的耳朵说：“没有我的秀秀漂亮，我的秀秀今天比新娘子漂亮一百倍、一千倍！”

“别、别这样！”

秀秀顿时软软地呻吟一声，虽然芳心暗喜，但顾及到外面还有很多人，还是羞怯地挣扎起来。

然而张文激烈的爱抚加上一个个缠绵的湿吻让秀秀顿时无法抵抗，最后还是半推半就的扶住洗手台，翘着圆润的小美臀，娇滴滴地说：“表哥，别太用力，一会儿我还得陪小秋去卸妆。”

“好！”

张文知道晚上还有得忙，这时秀秀的小穴还不是很湿，索性就拿沐浴乳涂抹在命根子上，腰一挺在她的呻吟声中慢慢地进入，抱着她细嫩的小蛮腰开始最美妙的活塞运动。

伴郎偷偷干伴娘，有够刺激的！虽然是老夫老妻，但今天的身份都有点特别，想想张文都觉得兴奋。

在一阵狂暴的抽插后，将秀秀弄得连来三次高潮，开始求饶了，或许她也很兴奋，所以高潮来得特别快，也舒服得忍不住呻吟。

在冲去身上的泡沫，擦干身体后，接着张文两人走出浴室，然后张文站在沙发前，秀秀则一丝不挂地跪在他的胯下，手扶着命根子，含着龟头开始快速呑吐，红嫩的小舌头不时舔过辜丸、胯下、大腿内侧，舒服得张文几次都差点要摔倒。

在好几次的呑吐后，张文虽然舒服，却一点射的迹象都没有，而这时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把两人吓了一跳。

秀秀赶紧抬起头，擦了擦嘴边的唾液，张文则拿起来一看，是李欣然打的，马上又把秀秀的脑袋按到胯下，将电话接起来：“喂，然姐呀！”

秀秀再次小心翼翼地含住龟头轻轻吸吮着，表情有一点不自然，毕竟爱人正在打电话，她却在做着这种事，心里有点别扭，但一听是李欣然打来，她也本能地集中精神，想听听两人到底在说什么。

秀秀虽然很害羞内向，但也是个心思细腻的女孩，不善言语的她喜欢静静地观察事情，安静地思索着内心感到疑惑的地方。自从看出爱人和姐妹俩有染后，聪明的她又觉得苏蕊和姨妈都有点不对劲，虽然隐隐有点醋意，但她也没把这些事说出来。

或许是事情多了，反而麻木了吧！有时候秀秀都觉得她是不是太敏感了，稍微有点不对劲就开始怀疑张文，不过她也不想造成爱人的困扰，即使觉得张文身边的女孩子越来越多，但她也不觉得她应得的爱有减少，这也是让她安心的最大理由。

秀秀的口交技巧越来越好了，温热的小舌头灵活又细嫩，看她红着脸，含着龟头的模样，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呀！张文正淫笑着享受这美妙的感觉时，耳边却传来李欣然不满的咆哮声：“王八蛋，你去哪里了？老娘不过是塞了一会儿车，你居然就不见了，快点给我滚来办公室！”

“这个……然姐，我在换衣服呢！”

张文赶紧定了定神解释道，并享受着秀秀的呑吐所带来的快感。

此时秀秀的小舌头点了点马眼，那种极端爽快的麻软让张文双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

真是破坏气氛呀！本来这样刺激的时刻应该很适合意淫，虽然有点没人性，但可以想象在胯下帮他口交的是她这个万种风情的尤物，但李欣然这一吼顿时把邪念给吼没了，看来他还是老实地享受秀秀的口交就好！

秀秀妩媚地笑了笑，看到爱人舒服的样子，心里也感到一阵高兴，她再次跪在张文的胯下，小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对，用纤细的手指来回玩弄，小舌头绕着龟头舔了一圈后再次轻轻地含住，温柔地呑吐起来。

“换你个头！”

李欣然的声音有点歇斯底里：“不是说今天是你大舅子结婚吗？不是说今天是度假村开业叫我一定要来吗？你自己滚来大厅看看，这哪像是结婚，简直就是在结仇！”

话音一落，电话那头就“啪”的一声挂了。

什么情况啊？张文顿时有些发愣。虽然身下的快感让人不舍，不过今天李欣然似乎还邀请关毅和陈君维过来捧场，看来李欣然此时是万分不满，于是张文不敢怠慢，赶紧推开还含着命根子的秀秀。

“表哥，怎么了？”

秀秀擦了擦嘴角的分泌物，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虽然嘴有点发酸，但她更希望爱人能把欲望发泄出来，希望呑咽下那些爱的精华。

“有客人来了，我得出去招待！”

一个一丝不挂的美少女跪在胯下，这种视觉上的享受绝对强烈，不过这时张文也没办法再磨蹭下去，赶忙将秀秀一把抱起来，亲了亲她红红的小脸，温柔地说：“好秀秀，刚才真的好舒服呀！等忙完了你再帮我口交吧，我还要亲遍你全身哦！”

“嗯！”

秀秀害羞地点了点头，一听张文有正事也不敢耽误，连忙把准备好的衣服拿出来，贤慧地说：“赶紧换上吧！一会儿大家找不到你又要着急了！”

“乖！”

张文忍不住在秀秀的脸上又亲了几口，这才在秀秀的伺候下穿好衣服。比起繁琐的西装，还是休闲服穿起来最舒服，起码不会把人像蒸包子一样闷出汗，光是这一点就强了不只百倍。

“表哥，等会儿我们自己回去就好，琳姐一会儿载妈她们回去，妈叫你好好招呼客人！”

此时秀秀也换好衣服，到了门口后和张文说了一声，就跑向新娘房。

生活是越来越舒适了，家里现在多了三辆轿车，竟然是用十万元不到的钱买到，让张文觉得有些纳闷，李欣然是去哪里弄到这些车？明明都很新，价格却低得像废铁，不得不佩服她的手段比他高明不少。

张少琳以前没开过四个轮子，甚至摩托车都没骑过几次，但没想到她天赋之高让人汗颜呀！原本车子刚买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啧啧称奇，而张文以前送水果的时候学过开车，开起来倒也蛮熟络，而考虑到家里女孩子的年龄，当然第一个教的是向他猛抛媚眼的姐姐。

张少琳的技术也让人骨头发凉，学了一下午就只熄火一次，开得四平八稳，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开车的人，甚至到了晚上就直接开着车到县城跑了几个来回，让张文都有些怀疑，姐姐这到底是真会还是假会呀！

有了车后，出门倒是方便许多，也不用坐船，张文倒也乐得轻松，虽然家里就只有姐姐会开车，不过妈妈和舅妈都在学，而且人一多，连出门都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想带她们出去玩都头疼，现在只要等这两个美人学会开车，没事就可以一起出去玩，想想还是得感激李欣然。

说起李欣然，张文摇了摇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她。计划书和长远的生意眼光确实厉害，但也太懒了吧？不仅把所有的事都丢给了他，还一天到晚无所事事，除了玩就是玩，这哪里像是个出身权势世家的大小姐？就是一个无厘头的孩子王，完全看不到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大厅内，此时的场景混乱得让人目瞪口呆。

张文一看顿时愣了，心想：一会儿不在怎么就乱成这样？一些有事的人提早走了，看起来倒不显得拥挤，但剩下的人都集中在中间几桌，这会儿吆五喝六的好不热闹。

此时家建已经脱下西装，光着膀子一脚踩在椅子上，脸喝得通红，看起来有点过量。

旁边的陈强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为老不尊的东西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替家建倒酒，还在旁边煽风点火，看起来更是欠揍，而且那张老脸笑得像菊花一样灿烂，仿佛今天不是家建讨老婆，而是他这死太监讨小老婆。

和家建拚酒的是个西装已经敞开的胖子，这会儿也是满脸通红显得很激动，张文倒是觉得有一点面熟，貌似是一个新来的小头头吧！

这会儿两方都斗上了，一个个红着眼，似乎不让对方喝趴下就不甘心，张文见状感到头疼，心想：这拚酒还拚得有模有样，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死胖子！”

家建的话有点不流畅，酒一下肚，也没有平日的礼貌，直接提着酒瓶指着胖子说：“老子今天豁出去了，不洞房也得把你干趴下，告诉你，今天老子要让你被横着抬出去！”

张文闻言脸都绿了，心想：这哪里还有个新郎官的样子，要是被小秋看到的话，还不骂人吗？

张文刚想上去劝阻家建的时候，陈强就迈著有些蹒跚的脚步走上来，笑眯眯地搂着张文的肩膀，打了个酒嗝说：“小文！你这个臭小子过来当裁判，看我们今天把这群孙子干趴下！”

“喝趴我的话，老子的食堂给、给你们承包！就怕你……你没这能耐。”

胖子说话的时候舌头都大了，明显脚步也有点发虚。

张文这才想起他貌似是哪个大学派来的副校长，难怪家建拚得那么狠，原来是有赌注。

这时张文看着家建，见他虽然表面上很迷糊，但眼里却闪过一丝兴奋的狡猾！

张文顿时明白他是故意引胖子上勾，毕竟眼下小秋怀孕了，他工作也没去干，确实得找点事做，看这架势，今天胖子不倒的话那才有鬼。

话说这家人的血统，在喝酒时感觉都像在喝水。舅舅本身是个酒桶不说，家建更像是无视于酒精！而且女的也一样，虽然大家很少在拚酒，但老妈和姐姐一发狠的话也是半个酒仙，甚至连小丹都有点酒量，就从这点来看，大家都是亲戚，根本用不着怀疑。

“好，爽快，我干了！”

家建想都不想，直接拿起一瓶足有半斤的烧刀子往嘴里一灌，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惊讶下喝了个底朝天。

当家建得意地把空瓶子倒过来时，众人顿时一阵起哄，这时胖子脸色有些发青，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拿起酒瓶。只是他喝不到一半就吐了起来，没等别人去搀扶便直接倒在地上，喘着粗气说着胡话，看来到了极限。

“小文！”

家建打了个酒嗝，回头看了看张文后摆出了一个胜利的架势，附在张文耳边，悄悄地说：“又搞定一个了，嘿嘿！儿子的奶粉钱有着落了。”

“又？你搞趴几个了？”

张文这时回头一看，心想：好家伙，两败俱伤呀！

家建的一群朋友东倒西歪，但胖子那边也不好过，躺下一堆人，地上到处都是呕吐物，战况惨烈呀！

“三个。”

家建狡猾地笑了笑，压低声音说：“这群龟孙子一开始还想灌我酒，结果就上了我的套，就那点量想搞趴我？门都没有！新落成的那三个分校区，食堂都他妈的归我承包了。”

“不错，有脑子！”

张文暗地里给了家建一个赞许的微笑，忍不住也嘿嘿地笑起来。家建倒是会抓机会，有这样的生意做，以后不用他操心了！虽然是拚酒拚出来的，不过有他在，估计他们也不敢赖帐，不得不说家建考虑得很周全。

“我也有点不行了！”

家建身体摇晃几下，随即坐到椅子上，捂着脑袋说：“其他人都先走了，一会儿你上我家睡吧？”

“再说吧！”

张文刚想说什么，但电话马上又响起来，拿起来一看，是李欣然打来，他连忙嘱咐舅舅照顾家建，这才接起电话赶紧跑出去。

第三章 身份上的刺激

这时都晚上八、九点了，繁星高挂，夜色晴朗，沙滩上到处是明亮的篝火，一路上都能看见成群结队来游玩的人，或是来这休闲的一家老小。

尽管张文只有喝几口酒，但这时有不少开放的妹妹穿着泳衣在度假村到处跑，让张文看得觉得有点燥热，在秀秀小嘴里没发泄出来的欲火又有燃烧的迹象。

办公楼在比较幽静的后面，是游客止步也有专人看守，只有两层小楼所以更像是栋小别墅，一楼是财务和后勤之类的办公室，而二楼是张文和李欣然各一间的私人办公处，都带有一间小套房可以休息，也是为了生意忙碌提前做准备。

不过这时李欣然等人没有在办公室，而是在院里一座小亭坐着。

亭子全是竹子所建，既自然又有几分古朴气息，还修了一条水渠从亭子底下流过，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着。

由于保留这里原有的小片竹林，因此和外边的喧闹比起来，这里清静许多。

“小混蛋，你竟然让我等那么久呀！”

李欣然一看张文出现，立刻拍案而起，想都不想就一阵如排山倒海般的发泄。

“不好意思，那边忙了点！”

张文赶紧先向李欣然道歉，毕竟这姑奶奶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不过她今天的打扮端庄，一身OL的灰色装扮包裹着性感的魔鬼身材，波浪长发也扎成辫子，有一种和往日不同的诱惑。

陈君维则一身休闲服，笑起来感觉十分阳光，有几分邻家男孩的气质，完全不像三十多岁的人，他那白晰的皮肤，相信很多女子看了都会自愧不如。

一看到张文，陈君维立刻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小文，好久不见了！”

关毅依旧是西装笔挺，得体的打扮威严又有气度，眼神温和，只不过他坐在这里似乎有点尴尬，但他还是朝张文笑了笑，招了招手说：“大老板来啦，看来生意满好的嘛！”

“你们不会是来调侃我的吧？”

尽管跟陈君维和关毅只有一面之缘，不过这会儿倒像是老朋友，没有陌生的感觉，张文刚和他们打招呼，话都还没说完，脑袋顿时又被挨了一下，很熟悉的疼痛感呀！挺嫩的！

“你的头还是这么硬！”

此时李欣然捂着拳头蹲到一旁，心疼地朝拳头哈着气，没好气地说：“怎么每次姑奶奶揍你都越揍越不爽，感觉都像在虐待自己了，你这脑袋是石头做的呀？”

“哈哈！”

李欣然这副滑稽的模样，顿时逗得大家呵呵笑起来，不过还没笑几声，李欣然狠狠地一瞪，三人立刻闭上嘴，把笑全都愁回去。

张文见状，心想：看来她不只是我的克星呀，连那两位大仙也不是她的对手。

“你可以挑其他地方打呀！”

张文无辜地摆了摆手，揉了揉脑袋，便坐下来。

张文见这两位老玻璃有一点不自在，似乎是因为李欣然的关系，他们也不敢太亲密，不过偶尔的眼神交流也让人有点反胃。

张文马上装作看不见地问：“关大哥、维哥，你们还没吃吧？”

“你秘书去安排了。”

关毅点了点头，看着张文的眼睛眯了眯。

张文顿时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凉。心想：他奶奶的，这家伙不会是上门来报复吧？虽说他会被戴绿帽子的元凶是我没错，但你这小子不是很乐意吗？但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妈的，你杀了我可以，但绝不可以看上我啊！

“没想到是她呀！”

陈君维呵呵地笑起来，朝着张文挤眉弄眼。

当陈君维两人看到张曼莹的时候，彼此都有点尴尬，不过笑了笑也就没什么，但陈君维认为张文这是英雄救美后，来了个金屋藏娇。

此时陈君维那搞怪的样子其实也挺帅，要不是知道内情，谁会相信这一个儒雅帅气的男人会是个零号。

李欣然没听见陈君维的话，而是将手朝陈君维两人伸过去，没好气地说：“好了你们，今天咱们把帐一起算吧！人家结婚的礼金不能少，而且度假村开业的红包呢？以及加油站开业的红包呢？少一份，姑奶奶今天就把你们丢到海里喂鱼。”

“不是吧！”

陈君维立刻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装作心疼地说：“这个月去旅行，你们可宰了我十多万元，这会儿还要呀？而且你忘了，上个月我还帮你搞了几辆车，你一分钱都没还我！”

靠，这妞做不花钱的投资上瘾了！张文总算明白了，看来家里的三辆车和公司的车都是陈君维透过关系搞来的。李欣然倒是够狠，钱没给人家不说，还从他身上搜刮一顿，里外一算，她可是赚了不少呀！

“老公！”

李欣然嗲嗲的一声让人骨头都快酥了，她扭着性感的小腰一把搂着陈君维的脖子，媚得那叫一个活色生香，但却咬牙切齿地威胁道：“你说说，你不是得养我这漂亮的老婆吗？再说了，礼尚往来是肯定的，等下次你结婚的时候，大不了我红包包厚一点嘛！”

“停！停！”

关毅在旁边都能感觉到浑身的鸡皮疙瘩，赶紧摆了摆手，擦着冷汗说：“欣然呀，今天喜酒我们可是没喝到，而且再说了，你好象也不缺这点钱吧？”

“珐！”

李欣然没好气地瞪了关毅一眼，把已经被勒得快喘不过气的陈君维放开后，朝关毅抛了个媚眼，冷笑着说：“你们也太见外了，这点钱你们应该也不缺吧？不就喜酒嘛，多简单呀，别说弟妹我不懂礼数，晚上给你们找十个、八个女人和你们洞房，让你们当新郎怎么样？喝自己的喜酒应该就不会心疼了吧？”

“别乱来呀！”

陈君维闻言脸都绿了，虽然跟李欣然是夫妻关系，但实际上说是好朋友还差不多，而且李欣然的性格爱疯、爱闹，说不定真来个说得出做得到，那就惨了。

“我是多么苦命的女人！”

李欣然立刻摆出一副幽怨的嘴脸，用委屈的口吻说：“老公不爱我了，我还得成全他和别人在一起！如此贤慧、如此大度，竟然也讨不到他的欢心！”

这下别说那两个玻璃了，就连张文都觉得有点头疼了！这是什么和什么呀？

你老公可是搞GAY的专业户，人家的那口子就在这里，你给他找女人这是哪门子的事？但别说要是肯多花点钱，照这两位超级美男的外表，难保他们不会被一群小姐给轮奸，那就是人间悲剧呀！

“我给、我给！”

陈君维哭丧着脸，郁闷地说：“我说，怎么一定要把我们拉来？原来是到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准备宰我们一顿呀！这什么世道呀！”

“去你的，你是我老公，不宰你宰谁呀？”

李欣然这才满意地笑起来，拍了拍陈君维的肩膀，感觉简直像是在说：小子，算你懂事！

这关系真混乱！张文在旁边看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不过话说这两位大神过来也不错，那么久没见面，可以趁机拉拢一下感情，再者也能借他们的名号宣传一下，可惜早上剪彩时他们不在，不然今天的开业就更有分量了。

“关先生、陈先生！”

这时张曼莹小跑过来，身后跟着一些厨子打扮的人，看见张文也在，她愣了愣，眼里闪过一丝柔和，马上又恢复正常，很礼貌地问：“你们要在这里吃吗？”

“嗯，行！”

关毅在外人的面前一向稳重，只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不过明显他被李欣然调戏得有点不自在，看都不敢看这活色生香的尤物。

“好的，请稍等。”

张曼莹应了一声，给了张文一个微笑后就开始忙碌。她一边叫厨师搬来材料和工具，一边指挥着服务员把吃饭用的餐具送上来，俨然就是个专业的秘书。

“这就是你的秘书？”

李欣然眼睛一亮，拍了拍张文的肩膀，满脸暧昧地看着张曼莹，有点调戏地说：“不错嘛，当老板了知道该怎么配套！这年头呀，秘书就得挑个小美女，最好还是那种容易哄骗的单纯小姑娘，你要是挑个男的，我可是会看不起你。”

“是我家亲戚，好不好！”

张文立刻白了李欣然一眼，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张曼莹今天的打扮确实得体。马尾辫显得青春动人，简单的白衬衫、灰裙子有几分制服诱惑的感觉，她忙得额头上沁出汗珠，虽然强装干练，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她有几分紧张。

干杂活的就算是秘书？张文对这没有概念，不过这段时间以来，乱七八糟的小活都交给张曼莹，不管帐目结算或是跑腿的工作，基本上她干得不错，虽然经验不够，偶尔有点生涩，但总体来看还是游刃有余，不会出乱子，起码她细心的工作态度让他省心不少。

此时东西一一准备好了，灶台直接搭在亭子的旁边，一口砂锅在柴火的细炖下冒着香气。

在张文的建议下，饭店除了海鲜外还多了一种野鸡火锅，当然这也是变相替养鸡场找销路，只是和别种火锅略有不同，而是是在竹亭里搭大灶烧的柴火！

城市人和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玩火的机会，更别提这样的大灶，很多人连见都没有见过，虽然野鸡火锅的价格有点高，但很多人还是乐意点这道菜，除了受到宣传的吸引外，大多就是想玩一下火，只是简单地添几把柴火，却让他们找到很多乐趣，不得不说这也是住在城里的人才会感受到的乐趣。

“味道不错嘛！”

陈君维闻了一下，赞许地笑了笑。

这时一个精瘦而干练的老厨子走过来，慈眉善目的样子吸引大家的目光，其他的厨子一看到他都叫着师傅。

“老板，有贵客的话，我就弄几道拿手菜吧！”

老厨子叫陈万年，是这一带比较出名的野厨子，虽然厨艺是家传，但除了家常菜外也有不少私家菜。早年他靠替别人办宴席赚了不少钱，临老就带了一堆徒弟，张文也是透过人介绍才请他过来。

目前度假村除了自助的烧烤外，主要的菜就是海鲜和野鸡火锅。菜肴的烹饪当然是越有特色越好，而陈万年恰好就有这一手好厨艺，只是很多私家菜做法复杂，不适合对外销售，这也是张文长了个心眼的地方，有贵客来临就可以把他请出来，这样的招待自然显得更有分量。

有传闻这老头的祖上可是御厨出身，从小就跟着爷爷学手艺，虽然是乡里间的野厨，不过大家对他煮的菜可是赞不绝口，甚至很多城里的酒店都来邀请过他，不过他似乎老了，想留在家乡享受天伦之乐，因此即使有再高的薪水也都婉拒，如果不是度假村离他家算近，估计想请也请不来。

“老师傅，您开始吧！”

关毅倒是饶有兴致。他从李欣然和苏蕊嘴中听到对这道菜赞不绝口的话，来的时候也抱有一丝好奇，虽然不是嘴谗的人，但也对她们嘴里那色香味俱全的乡下美食充满期待。

“您瞧好了！”

陈万年吆喝一声，身旁的徒弟立刻轻车熟路地忙碌起来，不过基本上都是做一些简单的活，看这架势，今天他要亲自掌勺了！但他已经退休好多年，令张文有点担心他的手艺还在不在。

首先端上四盘凉拌的野菜，看起来普通，分量也有点少，对于这开胃菜大家都没说什么，而李欣然满喜欢这种天然的美味，夹了一筷子送到嘴里，刚咬了几下，顿时眼放亮光，点了点头说：“你们试试，味道不错！”

“吉祥如意！”

陈万年笑眯眯地指着野菜解释道：“这菜叫鸡爪子，用泉水一洗、盐一泡，就香得让人垂涎；这叫香粒子，用菜籽油过一过，然后拌上蒜泥，连盐都不放就可以入口；这叫辱丁子，过水烫熟后再切碎，然后加上一点点调制的辣椒酱，香而不刺激，是开胃的好东西；最后这叫花衣，洗干净后炒熟，再加一点芝麻酱。都是原汁原味的好东西，这四道菜叫吉祥如意，是好日子里必须吃的头菜。”

“老师傅，好手艺！”

陈君维一吃也是赞不绝口。

这四道菜没有繁琐的过程，简单地提味就那么香甜，尽管这种自然的香味有点奇特，但却能让人胃口大开。

“不错！”

关毅也是赞许地笑了笑。

看着李欣然三人满意的模样，张文这才松了一口气，递了个眼色示意陈万年做主菜。

“您看好喽！”

陈万年指挥弟子架起三口油锅，小火慢慢烧开后，熟练地宰了一只鸡，将鸡腿上的嫩肉仔细地剔下，切成细丝后放在漏勺里抖几下，再撒上一些香料后，就开始控制油温。

“炸鸡肉？”

李欣然瞪大眼睛，明显对这道菜有点失望，毕竟这年头别的不多炸鸡多，虽然肉很新鲜，但真的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

此时陈万年把手放在油面上，估计是油温差不多，立刻就拿起一把大勺舀了一整勺的热油，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浇在漏勺里的鸡肉上！

陈万年的手轻轻抖了几下，就听见鸡肉翻动的时候被浇得滋滋作响，一股香味也开始弥漫开。

“小心点！”

李欣然一看翻腾的油锅，立刻吓得叫了一声。虽然她的个性大剌剌，但看这么大年纪的老爷爷做这种危险的事，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老师傅，注意安全！”

关毅也关切地喊了一句。虽然都是富人家的子弟，不过他们倒没半点纨裤之气，反而因为良好的教育而很有修养，这也是张文最为 佩服的地方。

“没事，咱这手艺几十年了！”

陈万年温和地笑了笑，一边抖着鸡肉，一边笑呵呵地说：“这道菜叫三过油，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因为太繁琐，所以很少做。这第一遍过的是八成热的芝麻油，意在将肉的表皮快速凝结，因为鸡肉比较容易散，这一炸不仅炸好外形，还能起到酥脆的作用。”

“第二过！”

陈万年把第二锅油再次浇在鸡肉上，一边抖着鸡肉，一边笑咪咪地说：“花生油，用六成熟的油轻轻一浇，那表面上的肉差不多也就熟了，鸡肉的口感也会变得瘦而不柴。”

“第三过！”

陈万年直接把鸡肉丢到第三口油锅里，没等滋滋作响就立刻捞起来，眼疾手快地把鸡肉丝装进盘里，解释道：“苦菜油，用四成熟的油温一过，此时从里到外都熟了。外酥内嫩，各种油的香气点缀上去却是油而不腻，会让鸡肉的口感倍增。”

最后陈万年简单地撒上一些黄黄绿绿的碎末，鸡肉一端上桌，立刻弥漫着一股香味，精彩的手艺和菜的香味顿时让人精神大振。每一条肉丝都大小均匀，色泽通透如玉，加上黄黄绿绿的香料点缀在上面，感觉上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张文和他们客气了一番后浅尝一口，不由得对陈万年竖起大拇指，虽然他家养的野鸡活动量足，肉质不错，但可没嫩到这种简直媲美豆腐的地步，油而不腻、瘦而不柴，很难相信这竟然只是鸡的大腿肉。

三种油的香味结合在一起，入口的时候似乎很浓郁，但是当想要细细品尝的时候，却捕捉不到那诱人的气息，而撒上的碎末大多是切碎的香料和新鲜的野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并不浓郁，却提升鸡肉的鲜美，当所有的香味混合在起来，主导的依然是肉香，感觉上十分奇妙。

“嗯，好吃！”

李欣然是一筷子接一筷子地夹，偶尔皱皱眉头，似乎是想捕捉鸡肉以外的清香，但要刻意寻找的时候，却发现根本就找不到。

关毅和陈君维也是食指大动，不停品尝着鸡肉，互看的时候彼此的眼里都有疑惑，似乎有着和张文一样的疑惑：为什么入口的时候芬芳四溢，不在意的时候感觉香气交集，但要寻找的时候却毫无踪影？实在太奇怪了。

此时张曼莹也闻到香气，不过她倒像是个秘书，很端庄地站在一旁，微笑着拒绝别人的邀请，只是张文细心地注意到她的喉咙动了一下，似乎是咽口水的动作，这才想起她忙碌了一天，记录着开张的情况，估计晚饭也还没吃，心里顿时感到自责。

张文赶紧拿起碗筷，为张曼莹夹了一些鸡肉递过去，轻声地说：“你也还没吃吧？先垫一下肚子。”

“不了，我不饿！”

张曼莹很礼貌地笑了笑。尽管心里对张文的细心很感动，可眼下还有客人在，她也注意到这点菜还不够他们吃，所以谢绝张文。

“不饿，尝一下也好！”

张文马上把碗塞到张曼莹的手里，尽管一开始就叫她别这么拘谨，可毕竟是学生，多少还是有点稚嫩，怎么劝都不肯坐下来，严谨的态度有点过头。这到底是秘书还是丫鬟呀？

“是呀，味道很不错哦！”

李欣然咯咯地笑起来，半开玩笑地说：“反正这里都没外人，你紧张什么呀？咱们又不是跨国大集团，没那么多规矩。”

“谢谢！”

张曼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众人，见关毅和陈君维都不在意的样子，这才接过碗坐下来，夹起鸡肉丝送进樱桃小口，品尝着这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

第一盘菜很快就见底，虽然过程不是很精彩，但味道确实不错，众人的食欲和好奇心也被吊起来，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忙碌着的陈万年。

这时陈万年已经宰杀好一条青鱼，正迅速地扒皮去骨，看似苍老的手，此时无比灵活，一阵眼花撩乱的处理后，只剩下完整的鱼肉，精彩得就像是在表演杂技一样。

“好厉害呀！”

李欣然一向玩兴很好，看得都鼓起掌。

“老师傅的手脚真快呀！”

陈君维也赞许一句。

陈万年那硬朗的身子骨、熟练的手艺，确实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第一盘菜是色香味俱全，很自然就让人对接下来的菜肴有所期待。

“这叫鱼胎，一般人想吃，我都不做！”

陈万年得意地笑了笑，手一翻把鱼肉丢到案板上。

两个徒弟见状开始用刀把鱼肉一点点地刮成鱼蓉，又很利落地砍成鱼泥，动作比起陈万年显得很生疏，不过还满有看头。

陈万年仔细地把一条完整的鸡肠子拿出来，接着将切好的鱼泥和上香料灌进去，手法像是普通人家在灌香肠，灌好后手又迅速地一绑，随即上锅用大火蒸十分钟，等时间一到，连火都没关，就直接用手一拿丢进油锅里，满锅的猪油立刻沸腾起来。

“他的手不怕烫呀？”

陈君维看着都觉得手疼，见那大锅底的水还沸腾着，温度估计也不低，这样徒手拿东西，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大概他是习惯了吧！”

关毅点了点头，也对陈万年的手艺感到很佩服。

“装盘喽！”

陈万年一声吆喝，旁边的徒弟立刻把摆好雕花的盘子递上去，接着陈万年用筷子将炸得酥脆的鱼肠夹出来，没等油温散去就用刀利落地将鱼肠切成一段一段，众人刚从这眼花撩乱的刀光中反应过来时，鱼肉肠就伴随着香气端上桌。

“好香呀！”

鱼肠的香味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这时鸡肠的外皮还在滋滋作响，但鱼肉的香味却已散发出来。

众人都很期待这道菜肴，不过实在太烫了，也只能稍等一下。

此时张曼莹面对眼前的美食，确实感觉到馋虫在作祟。

见这道菜似乎不再那么烫了，张文赶紧给每人夹了一块，夹给张曼莹时，她眼里闪过一丝柔光，轻声地说：“谢谢！”

“香呀！”

李欣然一口咬下去，立刻就感觉到满口的芳香。那猪油看似肥腻，但只是把鸡肠皮炸酥，而包裹在里面的鱼肉还是像蒸的一样，清淡的鲜美加上各种调味料的提味，外酥内嫩的口感特别爽口。

那新鲜的鱼肉，陈万年已仔细地剔掉所有骨头，接着用上好的刀工刮成鱼蓉，又快速地剁成鱼泥，在剁的同时还分不同的时段加进香料，而鱼肉蒸过后既软嫩又有弹性，不失鲜美又带着鸡肠的油香，吃起来又嫩又滑，口感实在太好了。

“嗯，不错！”

既使吃惯山珍海味的关毅都眼睛一亮，对于这手续繁杂的美味赞不绝口。

陈君维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关毅的话，这顿饭确实让人胃口大开，别样的环境也衬托这乡下特有的风味，感觉比在大酒店吃饭还强几分。

第二道菜也很快就空了，因为过程繁琐，所以速度有点慢，不过这样的美味确实值得等待。

第三道菜卖弄的是刀工，新鲜的三文鱼开膛破肚后，陈万年喝退徒弟，自己在冰块上快速地将鱼肉片下来，迅速地把切好的鱼片装上盘。

鱼肉新鲜得不能再新鲜，每一片都大小均匀，薄得就像是纸片，甚至夹起来都能隐约看到对面，鲜嫩的口感配上陈万年特制的酱汁，鲜而不腥，充满弹性的鱼肉却入口即化，带着海水的清香，顿时让人眼睛一亮。

“厉害！”

陈君维一边品尝着鱼肉，一边感叹着陈万年的刀工，他实在太可怕了！每一片鱼肉都切得薄如蝉翼，几乎到了透明的地步，这种功夫没几十年是出不来的。

“真的很薄呀！”

关毅也为这独到的手艺喝彩，不过一转头见其他人都吓傻了，回头一看也目瞪口呆。

只见一盘鱼肉都快吃完了，鱼头竟然还活着，鱼嘴开合著，仿佛不知道它的肉已经成了别人的食物。

本来陈万年还想再做几道菜，不过这时后厨的徒弟跑过来，着急地说客人太多，大家忙不过来了。

尽管有点不舍，但张文征求李欣然的意见后，还是让他们先去忙。

口福以后有的是时间享受，眼下还是生意要紧，第一天开业，可千万不能怠慢客人，还指望着要多养几批回头客呢！

“小文的眼光不错。”

此时三盘菜都空了，关毅抿了一口桑梓酒，舒服地叹息一声，说：“这老师傅看起来身子很硬朗，手脚也很利落，难得的是做出来的菜色香味俱全，一般酒店还真没这么好吃的菜，有这样的手艺在，生意想不好都不行了！”

“那承您吉言了。”

张文高兴地笑了笑，举起酒杯朝他们示意一下。

桑梓酒的酒精浓度不高，喝起来清甜爽口、去油解腻，最适合这时候喝。

“祝你生意兴隆！”

陈君维也举起酒杯，接着叫张曼莹过来，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万元，微笑着说：“这是我们的礼金，麻烦你送过去给新人吧！”

“这……”

张曼莹拿着钱，顿时有点手足无措，迷茫的眼神只能求助地看向张文。

“拿去吧！”

还没等张文开口，李欣然就笑眯眯地说：“就这点，他还好意思拿出来，我在这代表新人鄙视你们。”

张曼莹见张文悄悄地点了点头，这才拿着钱放心走出去，临走的时候说还得回去记录开业第一天的情况，一会儿就不过来，或许她以为张文等人有正事要谈，她在这里不方便吧！不过今天确实很忙，她这秘书得做的事，自然也多得有些忙不过来。

鸡汤熬开以后，汤、鲜嫩的鸡肉和几道咸菜就让人食指大动，虽然此时众人胃口大开，但都保持着礼貌，吃相也十分优雅。

李欣然虽然一直顽皮地说东说西，但不经意间的细嚼慢咽，也流露出有教养的一面，而张文也陪着他们高雅起来，一顿饭吃得不疾不徐。

其实乡下清淡的菜有时候是改善胃口的好东西，不少城里的酒店都注重大鱼大肉，吃多了反而容易反胃，这时一些清淡的野菜、少油少肉的汤就成为最鲜美的东西。

但更让张文哭笑不得的是，几颗白煮蛋都能让李欣然等人吃得津津有味，虽然野鸡蛋的口感好一点，但也不至于这样吧！后来张文跟他们聊了一下，才知道这些大神都没做过饭，去饭店比在家吃的还多。

试问，哪间酒店会卖白煮蛋呀？他们挺久没吃过这种朴实的食物，或许是回忆起小时候的欢乐吧？气氛一下子变得很轻松。

酒足饭饱后，关毅几乎没说什么话，倒是李欣然不停地逗着陈君维，把他都逗成张大红脸，但看着他和关毅在桌子底下十指交扣，张文的胃都快爆炸了，心想：妈的！要恶心回家恶心去，在这恩爱什么啊？

眼看快十点了，这时众人才准备离去，虽然时间有点晚，不过度假村通宵看日出的年轻人还是欢声笑语着。

一到外人面前，关毅和陈君维也不敢再亲热，但这两人一站出来，一个充满阳刚味，一个儒雅斯文，不得不感慨真是帅得没天理，顿时吸引一些大胆的女人都跑过来搭讪。

关毅只能铁青着脸拒绝，陈君维倒是指着李欣然说：“这是我老婆。”

才好不容易把搭讪的人都赶走，也不知道这两人是不是有女人恐惧症，感觉上似乎很不自在。

张文也遇到了一、两个女人前来搭讪，但长得实在是非人类，张文强忍着反胃的冲动拒绝人家，过后差点都要吐一地。

“帅哥！”

李欣然也来劲了，抱着调戏陈君维的心态，亲热地搂着他的肩膀，故作委屈地说：“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呀！每次都让我独守空房，你不觉得惭愧吗？”

“别开这种玩笑！”

陈君维一下子就很不自在，想推开李欣然，但被她使劲地一搂，马上就不敢了。

李欣然绝对是那种能让男人喷鼻血的尤物，不过可惜的是，她老公根本不算是男人。

嗲嗲的声音、委屈的模样、妖媚的身材！张文被刺激得下身差点就要硬了，她绝对是个祸害苍生的尤物，简单的几句话，那诱惑实在太大了，心想：妈的！

搂这死玻璃干什么？还不如搂我呢！起码老子还知道你有女人味，也知道感激你，真浪费呀！

“晚上怎么办？”

此时关毅有点尴尬，朝张文苦笑一声，大概是希望张文去阻止李欣然，毕竟他和人家的老公是一对，算起来是个变态的第三者，感觉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现在太晚了，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张文赶紧帮陈君维摆脱李欣然的调戏，喊来服务员迅速帮两人开房间。

一看到陈君维两人眼里悄悄的喜色，张文心想：明天一定要把那间房间彻底消毒，所有床上用品都烧了，不能让这恐怖的气息影响这里的风水，太他妈的恶心了。

陈君维两人的老婆都在这里，在这里留宿当然不是奇怪的事，而这也是应付他们家人的好借口，这两个变态眉毛一动，立刻就跑了，估计是激情开始燃烧了吧？这下别说酒店的房间，恐怕叫他们去猪圈照样都能野战，太他妈恐怖了。

“然姐，一会儿你要去哪里？”

李欣然这会儿也不闹了，看了看张文，笑眯眯地说：“我去找你蕊姐，晚上又可以抱着她睡，爽呀！”

“嗯，明天见！”

张文把李欣然送上了车。没办法，苏蕊不太适合在这里抛头露面，虽然他一再邀请苏蕊，但苏蕊也只能无奈拒绝，毕竟关系太公开化也不好，有些事情虽然心知肚明但还是不能摆上台面，张文也只能听她的话。

送走了这些大神，张文又忙了一会儿，见宴席已经散了，家建也被抬回去，才准备休息。

忙了一天，张文确实有点疲惫，他打了通电话给张曼莹，准备先送她回去。

这段时间，张文弄了间两房一厅的公司宿舍，她和两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也不回学校的宿舍，工作起来倒也方便许多。

在车前等了一会儿，不久，张曼莹小跑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人，是陈晓萍。

陈晓萍今天可是高兴坏了，儿子结婚可是一件大事！忙是比别人忙一点，不过心里也十分踏实，尤其是今天的宴席阔气得很有面子，心里自然明白张文是为了让她高兴才这样做，说不感动那肯定骗人。

“不好意思！”

张曼莹抱着一堆资料，往车后座上一放，轻喘着说：“今天的帐刚结算完，一会儿回去我再仔细核对一下，看哪项营业收入比较高，明天报告给你知道！”

“别着急，今天好好休息！”

张文说道，便让张曼莹上车后座，见陈晓萍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胸前的那对豪乳实在勾人目光，心里顿时有点发痒。

张文朝陈晓萍招了招手，笑呵呵地说：“姨妈，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呀？”

“我去将礼金结算！”

陈晓萍整理着身上那漂亮的衣服，而每当她每走动一下，胸前的豪乳都会颤抖几下。

陈晓萍羞涩地看了看张文，但碍于张曼莹在旁，还是保持着长辈的口吻，但也难掩兴奋地说：“小文，有的人给的礼金真大方，这一算还剩不少钱呢！”

“留着等孩子出生后用吧！”

张文读出陈晓萍眼里的感激，心想：那些人都是借花献佛的好手，有这样拉近关系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虽然便宜了家建，不过想想也没什么，他既是我的大舅子，又是姨妈的儿子，都是一家人嘛！

“嗯！”

陈晓萍高兴地点了点头，坐到副驾驶座上，脸上还有抹兴奋的红晕。

或许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钱吧！所以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贫穷的五挂村，通常礼金就二十块、五十块，今天可算是开了眼界！一、两千块的比比皆是，而张定光一出手就是八千块，陈君维更是大方地给了一万块！

这些人既不是家建的朋友也不是亲戚，出手会这么阔绰的原因，她也猜出几分，心里有点甜滋滋的。

人都是好面子的，这样的本性，在乡下地方更是被充分发挥。以陈桂香那么小气的性格，都会大摆宴席，那陈晓萍就更不用说。她儿子这么豪华的婚宴，自然无比风光，因此身为母亲当然也特别高兴，对张文的用心关照，心里也更加感激，眼神柔和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动人。

“我先上去了！”

车子缓缓地停在宿舍的楼下，张曼莹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车上的资料，朝张文甜甜一笑后，进入宿舍的大门。

刚才车子在行驶的时候，张文与陈晓萍都没乱来，说的也都是正经事，这会儿电灯泡不在了，张文看宿舍旁边有一条幽暗的胡同，再看旁边媚眼如丝的姨妈，心里顿时有点发痒，马上把车子开到胡同。

张文关了车灯后，除了隐隐的月光外，一片黑暗，张文立刻转身，将椅子放低后，把眼前美艳的少妇抱过来，吻上她那红润的小嘴，喘着粗气说：“姨妈，今天高兴吧？”

“嗯，谢谢你！”

陈晓萍动情地回吻着，丁香小舌热情地回应着张文的挑逗，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起来，身子也不安地扭动着。

“要谢就趁现在吧！”

张文吻得陈晓萍浑身酥软后，双手迫不及待地按上一对豪乳肆意地揉捏起来，虽然还隔着衣服，但这巨大的尺寸、充满弹性的手感实在美妙，摸起来让人爱不释手！

“不、不行……不能在这里！”

尽管意乱情迷，但陈晓萍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红着脸使劲地护住衣服不让张文脱下，看来在这种地方欢好，对她来说勉强了一点。

“来一次吧！”

张文软磨硬泡了半天也没用，心里感到郁闷，索性把陈晓萍的脑袋按在胯下，喘着粗气说：“姨妈，不脱衣服也成，先帮我口交一下。”

“小色胚！”

陈晓萍闻言脸红，不过这次没有拒绝。她小心翼翼地趴在张文的腿上，由于车内空间有限，不太好活动，调整角度后才拉开张文裤子的拉链，把坚硬的命根子掏出来，套弄几下后慢慢地含进去。

先前秀秀挑起的那把欲火始终没有浇灭，这会儿张文舒服地哼了一声，手摸着陈晓萍的小脸示意她呑得更快一点。

陈晓萍含着巨大的命根子温柔地舔弄着，小手也玩着一对，几次的突然深喉，让张文舒服得都呻吟出来，心想：到底是少妇放得开，姨妈的口交技术越来越好了，连深喉这种事都无师自通地学会，看来以后的日子肯定很爽。

随着陈晓萍的呑吐，车子也震动几下，两人的影子在车窗上模糊地活动着，虽然不是很清晰，却不难看出在干什么。

张文两人这时都沉浸在美妙的感觉中，丝毫没有察觉到黑暗中的拐角处，有一双眼睛正看着他们，眼里充满震惊和呆滞。

张曼莹本来已经上楼，但她在窗前看到车子开进路旁的胡同，她顿时感到疑惑，便悄悄地下来查看，却没想到会是这样震撼性的一幕。

张曼莹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要不是她掮住嘴巴，肯定会惊叫失声，脑子顿时一片混乱，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们是这种关系。张文斯斯文文的，平日彬彬有礼，张曼莹早就对他有好感，再加上那次的英雄救美，虽然过程很平淡，但在她的心里却感到十分震撼，芳心也在连日来的接触下慢慢对他产生爱意。

这段时间，张曼莹几乎天天都跟张文见面，虽然是在工作，但在忙碌中却有一种充实和甜蜜，张文的谈笑风生、聪明才智和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散发着让人无法自拔的魅力，令张曼莹好几次对上那双柔和的眼睛，都觉得呼吸有些上不来，而且夜里这道身影还不断地出现在梦中。

可眼前的这一幕却是那么荒唐，那个女人可是他的姨妈，他老婆的妈妈！今天更是新郎的母亲，任谁都没想到宴席过后，两人会在这里玩车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张曼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平日里温文儒雅的男孩和端庄亲切的美少妇之间，会有这样荒唐的关系。

此时车震结束了，应该是楼上的住户不知道为什么三更半夜地亮起灯吵架，就把偷情中的两人吓了一跳，于是两人慌忙地整理好衣服，赶紧开车离开，而张曼莹也赶紧跑上楼，脑子里还纠结着刚才蠕动的身影。

家建的新房是张文送给他，当张文两人回到房子时，新房的门已经紧锁，估计那醉得像死猪一样的新郎也没办法享受洞房，毕竟新娘子的肚子那么大，就算家建精力再旺盛也不敢乱来，在这一点上，张文只能深表同情。

此时屋内静悄悄的，看样子他们都睡了。

“你睡房间，我睡客厅！”

陈晓萍小心翼翼地走着，深怕吵醒今天的新人，虽然下身已经湿润一片，很渴望男人的进入，但害怕被儿子发现，她还是不敢满足体内的欲火。

“一起睡，半夜我再出来！”

张文有些强硬地把陈晓萍拖到房内。

陈晓萍因为害怕被发现，所以也不敢声张，只能半推半就地跟进去，心里却因这特殊的环境而感到紧张。

“别出声呀！”

陈晓萍扭捏着脱下衣服，丰腴的一对豪乳一跳出来，立刻让张文兽性大发，猛地扑上去一顿啃咬，在陈晓萍气喘吁吁，强忍呻吟的媚态中，将自己也扒了个精光，把愁了一天的命根子对准她那潮湿饱满的小穴，狠狠地插进去！

在新人的新房的隔壁操新郎的妈！这种想法一直在张文的脑海里徘徊，让张文兴奋得眼都红了，一下接一下越发地有力地抽插，手也不停揉着那对跳动的豪乳，把玩着这对哺育新郎的宝贝。

“死鬼……你……”

陈晓萍顿时浑身火热，情动间，被张文的横冲猛撞弄得浑身发麻，快感如潮水般袭来，或许她也感觉到这特殊的氛围，整个人越发地兴奋。

为了不呻吟出来，陈晓萍只能咬着被子，从喉咙里发出如哭泣般的呜咽声，成熟性感的身体在女婿有力的抽插下扭动着、迎合著，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是喜悦还是难受，但没一会儿她就“呀呀”叫着来了高潮。

此时张文也和陈晓萍一起射出来，休息一会儿后，再次把命根子插到姨妈的嘴里，让她好好地舔了一遍后，再次翻身上马，用后入的姿势享受着这个性感的美少妇。

张文拍打着陈晓萍那充满弹性的臀部，看着新郎的母亲在胯下呻吟，那种感觉爽得让人都要发疯了。

隔壁的新人睡得很死，或许是婚礼的繁琐让他们筋疲力尽，完全没有察觉到就在他们隔壁的房间，张文把他们的妈干了两次，让她的子宫痉挛来了六次高潮，插着她的嘴、插着她的穴，还把精液全让她呑下去。

刺激的一夜，射了两次过后，张文还是被陈晓萍赶出来，陈晓萍还是怕被别人发现，而张文也没再坚持，心想：都射了两次，早就满意了。

张文洗完澡后，拉着被子躺在沙发上，由于疲惫了一天，很快便睡着，想到今天的经历倒也觉得好玩。

伴娘是自己的小妻子，而今天和秀秀一番云雨也别有滋味；在新郎家干姨妈，角色上的不同带来心灵上莫名的刺激！尽管和她们上床不只十次、八次，但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中，感觉还是满爽的。

张文满意地睡着了，但这时有一人却心乱如麻，怎么样都睡不着。

此时张曼莹只穿着内衣，躺在属于她的小房间，房内只摆放着床、书桌和空调，虽然地方有点小也有点空荡荡，但比起学校的宿舍还是强许多。

乱，很乱！张曼莹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辗转反侧就是无法入睡，那一幕一直在脑子里回荡着，但她到底为什么感到震惊？

他都有两个老婆了还和丈母娘乱来，是要谴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吗？

想法很正义，可为什么心里酸酸的？每次看张文和他两个老婆有说有笑，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因为什么？好象找不出原因，说是吃醋，那也不应该是为这种有家室的人呀！

尽管张文对她有恩在先，张曼莹也不知道为什么激动，只觉得有时候真的很孤单，有心事不知道该向谁诉说，眼角不知不觉有些湿润，虽然面容依旧沉静，但泪水却不争气地滑过脸庞。

干嘛要哭？哭什么？泪水流淌着，却找不到答案，空洞无神的眼里带着忧伤，却找不到多愁善感的理由，也无法让烦躁的心灵安静下来。

张曼莹静静地看着天花板，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却又捕捉不到什么，这种心疼的感觉，似乎和父母走的时候很像，但又有点不同。

泪，静静的流。是没有原因，还是不敢去面对原因？

第四章 邀约

生活总是在忙碌中度过，任何事情一开始的筹备总是最让人头疼，再小的生意刚开始都会有估算不足的时候，即使有再详细的计划也难免会有疏漏。

不过四个月，酒店就打算营业了，这么仓促的时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但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白领阶级开始在这里洒钱，张文也明白赚钱是越快越好。

酒店的建设和装潢同步进行，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完工，剩下的只是收拾环境卫生和准备必要的物品，而有不少设备也需要购买，好在刘富在这方面倒认识不少人，于是这些琐碎的事就拜托他了。

四清县的夜里不再清静，随着大批消费人群的出现，烧烤和饮料店应运而生，但不得不说的是，到底是小地方，众人也不敢做大投资，大多都是自家房子改建而成，简陋、便宜，虽然一开始生意不错，但不见得能一直维持下去。

尤其是四清县的贫困让这些花钱的大爷有颇多抱怨，觉得那么大的地方破破烂烂不说，连个酒吧或KTV都没有，这让很多习惯夜生活的人很不能适应，但也没办法，原本这种淳朴的地方就难有人消费得起，自然也就没有娱乐场所。

但他们抱怨的内容很奇怪，好象是想送钱却送不出去，觉得那些民居改建成的娱乐场所根本不好玩，但他们也只能稍微将就一下，可心里却一点都不满意，毕竟习惯晚上的休闲生活，自然还是希望四清县的娱乐活动能多一点。

已经午夜十二点，但酒店里到处都是忙碌的服务生，新招来的经理们带着员工在各个楼层忙碌着，即使夜已经深了，也不敢休息，因为明天就是正式开业的日子，虽然大部分的东西已经各就各位，但一些小细节也必须做好。

本来照张文的意思，是再延几天，准备充分后再开业，否则怠慢客人就不好了，但陈君维特地找了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过来看一下，对方言之凿凿地说中午是开业最好的时辰，于是张文抱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看待，何况陈君维给人家的红包可是十万元，照他的身份，估计那人不会是骗吃骗喝的神棍。

酒店有一栋独立的五层小楼是单独的客房，隔壁的建筑全是各式各样的配套，尤其是开在南边大门的三层楼装潢得最奢侈时尚，一楼是酒店和迪斯可厅，二楼、三楼是KTV包厢，但那么多的包厢让张文有点担心是不是有那么多生意可做，但李欣然看起来信心满满，也就只能由着她。

酒吧是整间酒店最早完工的地方，幽暗的灯光，充满情调的音乐，吧台摆满各式酒水，休闲的桌椅也照一开始的设计摆得很整齐，而酒吧是以蓝色的格调为主，显得很时尚，和外面的忙碌不同，这里的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着明天迎接客人的光临。

酒吧内除了几个服务生正忙着擦桌子外，吧台上只有两个人坐在一起喝着小酒。

张文面前摆的是冰凉的啤酒，李欣然倒是会享受，一直翘脚等着成果，这会儿便赶过来享用，眼前是一杯加了冰的伏特加，但似乎不太适合她今晚这端庄的〇L打扮。

“这设计还可以吧？”

张文举起酒瓶示意一下，看了看这装潢别致的小酒吧，还真有几分情调，可惜苏蕊没有过来，不然和她在这里喝一杯也不错。

“嗯，满好的！”

李欣然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但眼里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

李欣然若有所思地看了张文一眼，低下头喝了一口酒，原本活泼得有些过分的她，这会儿倒是安静得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怎么了？”

张文察觉到李欣然的异样。虽然现在她很安静，也不像是来喝闷酒，不过这一安静却感觉很奇怪，因为他认识的李欣然不该这么娴静吧！

说起来倒也奇怪，这段时间，李欣然都和陈君维他们在一起，那两个玻璃还真乐意没事往这边跑，和家里也能说是来看老婆，只是一到晚上就鬼混到一块，为此还长期包了度假村的一栋小别墅。

李欣然对此似乎没意见，也好象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但在这百忙之中却突然跑来找他喝一杯，张文觉得还是有点奇怪。

“小文，问你件事！”

李欣然猛地喝了一大口酒后，水灵的眼眸直直地盯着张文看，那眼神很复杂，但张文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只知道给人的感觉很难受。

“说吧！”

张文心里顿时咯登一下，心想：难得看李欣然这么认真，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

李欣然摇了摇头，一脸认真地看着张文，有一点激动地说：“关毅和我说过了，蕊姐已经找了一个男人偷偷在一起，我想问是不是你？”

“什么？”

张文顿时觉得浑身冒冷汗，他没想到李欣然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想想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实也有一种只属于他们之间的信任，但没想到关毅会这么大度，居然把被戴绿帽子的事这么坦然地说出来，这也太坑人了。

“别装傻！”

李欣然狠狠地瞪了张文一眼，没好气地说：“我和蕊姐的关系，你也知道，她有什么事都瞒不过我。以前她的洗手台连洗面乳都很少见，现在居然开始买化妆品，而且整个人也感觉有点不一样，这么奇怪的事，我能不怀疑吗？我现在当你是朋友，你就老实地说一声，到底是不是你？”

“是。”

张文沉思了一会儿，脑子以最快的速度转动着，思索了好久后还是点了点头，毕竟他和苏蕊的事想瞒下去也很难，这帮人哪一个不是有手段能查清楚？与其撒谎还不如直接承认比较好，只是不知道李欣然会怎么看他？

出乎张文的意料，李欣然只是稍稍地一愣，似乎是因为张文的爽快而有点反应不过来。回过神来时，她竟然妩媚地笑了笑，举起酒杯碰了一下，笑眯眯地说：“算你老实，你要是敢骗我，到时候就有你好看了。”

“对不起。”

张文沉默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但也觉得这样的事很过分，明明家里已经有那么体贴的女人，还染指她最好的朋友，怎么想都觉得是他不对。

“没必要和我道歉！”

李欣然猛地将一口酒全灌下去，叹息了一声，说：“其实我也知道，要是蕊姐不喜欢你，你就算费多少心思，都不可能追得到她。虽然眼下的情况看起来很荒唐，不过似乎也不错，我相信蕊姐不是个冲动的人，这段感情不会影响到彼此的家庭，她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或许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吧！”

“嗯。”

张文点了点头，确实如李欣然所说，苏蕊无法摆脱这段婚姻，或许现在追求的幸福不完整，但她也没办法抱怨，而且张文和苏蕊很恩爱，这样发展下去，或许对双方来说也不错。

“你这个混小子！”

李欣然突然咯咯笑起来，拍了拍张文的肩膀，挤眉弄眼地说：“倒是挺够男人，承认得这么痛快！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会否认还是推托几句，如果你敢撒谎，估计我已经把你丢下海里喂鱼了。”

“为什么会觉得是我？”

张文倒也有点疑惑，他和苏蕊的偷情一直很隐秘，李欣然在的这段时间，更是小心翼翼，连亲个嘴的空隙都找不到，照理说应该不会漏馅才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屁，姑奶奶我又不是没脑子！”

李欣然狡黠地笑了笑，难免有些得意地说：“你住院的那次，我虽然不在，看起来你们也没发生什么事，不过我回来后就去救护中心问了，难道你这小子还想辩解吗？凌晨五点从蕊姐的家里被抬出来，你要是敢说你们很纯洁地玩了一夜的扑克牌，还是想说你们在彻夜长谈，老娘就把你塞到厕所马桶里冲走！”

百密一疏呀！张文顿时无语了。原本以为事情安排得很周密，也成功地瞒过家里的女人，但李欣然这女人也太精了吧！居然直接跑去问救护车的司机，估计当时苏蕊也不好意思交代什么，原来这就是李欣然会发现的原因啊！

张文正头疼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时，李欣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

优美的钢琴旋律轻柔而动听，只是这时的气氛不对，顿时把两人吓了一跳。

“蕊姐打的！”

李欣然把手机拿出来，看了看后，示意张文先别出声。

“喂，蕊姐呀，你这个大领导忙完了呀？”

李欣然清了清嗓子，恢复往日那活泼得吓人的语气，不得不佩服女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刚才还显得郁闷，此时一说话根本听不出来，厉害呀！

“嗯，在这，你过来吧！”

聊了几句后，李欣然把电话挂了，回过头看着若有所思的张文，没好气地说：“得了吧你，把那张死人脸给我收回去！蕊姐说要买宵夜过来，刚才的事我可没问过她，你的嘴也给我闭紧点别乱说，免得一会儿大家都尴尬。”

“好！”

张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被人抓奸挺难堪的，虽然从李欣然的态度来看，她倒没恼火，但心里就是觉得别扭。

“你这个色胚！”

李欣然看出张文的忐忑，也就没把这事往深里追究，而是开始询问酒店的开支情况，还有人员是否充足的问题，把话题往生意上转。

度假村开业后，除了广告打得好外，又刚好正值夏天，因此有不少游客到来，大多都是附近几个市的人和朋友来这里度假，一开始这儿优惠、那儿会员的，其实有赔钱，但客源也在慢慢地增加。

今年李欣然是准备赔钱赚客源，真正要见到盈利，估计得等明年吧！

加油站那边虽然日进斗金，但其实没什么可忙，几个小妹、会计、主管和经理就已经管得井井有条，要不是月底有帐本送上来，张文都有些怀疑那是不是自己的生意，因为基本上没有可操心的事。

藉着度假村的光，第一批野鸡也算是打开名号，现在在县里的农贸市场开了个贸易口，基本上保持在不赔不赚的情况，只是还得挑选比较好的鸡苗，所以张文不想一开始就卖得太多，现在得头疼鸡蛋的宣传和销路了，但最少也得等这边的生意都稳定下来再说。

谈的话题一正经，气氛倒是缓和不少，或许也是因为两人都刻意回避着苏蕊的事，突然就感觉像是平常一样，或打闹嬉戏或互相调侃，这样轻松的氛围倒也不错。

半个小时后，酒吧走进一个端庄高贵的女子。

看起来苏蕊刚忙完，还穿着上班时才穿的黑色西服，头发简单地扎了个辫子，但反而有一种制服诱惑的感觉，本就令人惊艳的容颜化了点妆，看起来清雅也动人，服务生们顿时看呆了。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还没营业！”

因为没有见过苏蕊的关系，经理一看赶紧跑上去阻拦。

“没事，是我的朋友！”

李欣然马上让经理忙酒吧的事，随即小跑步过去，亲热地拉着苏蕊的手，接过她手上的袋子让服务员去装盘，笑眯眯地说：“领导大驾光临，妹子我不胜荣幸呀！想想不以身相许，都对不起您的大恩大德。”

“滚蛋，哪有领导给你们送宵夜的！”

苏蕊没好气地掐了掐李欣然的小脸，表面上很开心地嬉闹着，不过回过头向张文的一瞥却含着柔和的水光，浓郁的情愫虽然一闪而过，但张文也能清楚感受到。

“那倒是、那倒是，小的错了！”

李欣然拉着苏蕊一起坐到吧台前，又走到吧台内指着琳琅满目的酒瓶，笑咪咪地说：“那您要喝点什么呀？今天我就客串酒保，亲自为您服务。”

“上好的铁观音！”

苏蕊先看了一圈，确定没茶后马上逗着李欣然玩，毕竟酒吧里哪来的茶水呀？这也是她们打闹的一种方式。

“珐，你什么时候那么有品味了？”

李欣然马上和苏蕊闹上，一边闹，一边拿起一大瓶酒“砰”的一声放到吧台上，阴阳怪气地说：“胆子肥了呀！居然敢来调戏姑奶奶，看来今天是想来个鱼死网破，姑奶奶奉陪！”

“别砸坏，那很贵呀！”

张文故作心疼地喊了一声，虽然这点钱大家都不在意，不过最近老被她们调侃是铁公鸡，当然得适时地做出抠门的模样。

于是张文这略带夸张的表情，让嬉闹中的两个尤物都咯咯笑起来，又玩笑几句后，苏蕊这才正了正色，给张文递了个眼色，说：“李欣然同志，有件事我不是太明白，能麻烦你解释一下吗？”

“说呗！”

李欣然哼着小曲，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苏蕊冷笑了一声，说：“省里原本不是要派经济计划工作组来吗？为什么我听说新任的组长名字叫李欣然，其他的成员也削减很多？这年头文化知识少就是不好，起个名字都会重复！”

“嗯嗯，我也赞同！”

李欣然笑了一声，似乎看苏蕊的模样很好玩，笑容让人觉得像小孩子的顽皮。

“不是吧！”

张文也吃了一惊，确实这段时间没这个什么组的消息，敢情人家早就跑来这里了？不过李欣然倒够有能耐，搞这样的事居然能把苏蕊瞒得死死的。

“算了，鄙视你！”

苏蕊没好气地白了李欣然一眼，哼了一声，说：“就知道你也喜欢玩，什么经济建设指望你是没门，本来我还想藉这些人的能力多拉点项目来，现在没戏了！”

“我们这不就是项目了吗？”

这时李欣然嘿嘿笑起来，挺着胸脯，一副土财主的样子，趾高气昂地说：“搞清楚好不好？我也算是你们这儿的财神爷！这段时间我的投资可不少，你少给我有完没完了，姑奶奶没找麻烦已经不错了。”

“是、是！”

苏蕊没好气地白了李欣然一眼，眼神有点复杂地看了看张文，声音有些低落地问：“这件事咱先不说，那小文的户口名簿和身份证明你全调出来，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的户口名簿？”

张文也傻了眼，心想：这妞到底想干什么？户口名簿似乎还在家躺着，怎么莫名其妙地就被人动了？要是出什么麻烦那就惨了。

“哦，这事，你不说我都忘了！”

李欣然拍了拍脑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从随身的小包包里掏出了文件袋丢过来，有点狡黠地笑道：“蕊姐还真是明察秋毫呀，我干这种鬼祟的事一直都是偷偷摸摸，没想到还是瞒不过您老的法眼。”

“这、这是什么？”

张文拿起文件袋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确实让人傻眼，除了他的身份证明外，还有护照和国籍证明！他什么时候是阿拉伯一个小国家的合法公民，而且老子也没去申请移民呀！

“阿里巴巴，蛋疼，禽兽！”

苏蕊懂得阿拉伯文，一字一字地把名字翻译过来一念，不由得冒冷汗。心想：这是什么名字呀？

“靠！”

张文脾气再好都有意见了，把护照一摔，没好气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老子是中国人，怎么莫名其妙就移民了？还有这个名字，别告诉我你是无意的，有必要这样整人吗？”

“嘿嘿，你好聪明哦！居然看出我是故意的！”

李欣然倒是不为所动，妩媚地笑了笑，舔了舔嘴唇，说：“这名字我可是想得很辛苦，想得我好几夜睡不着，人家都为你失眠了，你还不感谢我，我太伤心了。”

“少来！”

苏蕊有点不满了，看着这名字也起了鸡皮疙瘩，但要偏袒恋人也不能做得太明显，只好找了个别的理由，说：“怎么莫名其妙就换了国籍，你做这事，好歹先和我们说一声吧！”

“蕊姐英明！”

李欣然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一边玩弄着手指，一边委屈地说：“没办法，我的情况你知道，想移民不太可能，而外商投资一向有好的政策，我这穷人家的孩子也没办法，想来想去也只能出这一招来糊弄你。”

“靠，你还穷人家的孩子！”

别说苏蕊忍不住，就连张文都爆出粗口，两人桌子一拍，声音那叫一个整齐呀！

“好啦，那些政策你看着办，能省一点是一点！”

李欣然玩笑似乎开够了，看到张文两人异口同声的样子呆了一下，马上挥了挥手，朝张文说：“小文，你家那破事也是麻烦事，正好这下我也一起帮你解决了。那个小国家的法律是一夫多妻制，双重国籍的婚姻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下可便宜你了。”

李欣然的话，让苏蕊心里有点发酸，她刚才难受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李欣然这个突然的行为估计是故意的，张文有两个老婆的事她们也知道，现在来看，这确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李欣然见张文两人同时沉默下来，这才正了正色，认真地说：“照理来说，小文这事确实有点荒唐，不过秀秀和敏敏没意见，我一个外人倒不好说什么，只是这种事能包庇得了一时，不见得以后不会被人当把柄用来找麻烦，与其担心，还不如就这样解决，这样你也能名正言顺地娶她们，我可不想看那两个小姑娘闷闷不乐的样子。”

“谢谢你了！”

张文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明白李欣然这是为他好，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突然的想法，但他确实需要。家里的女孩子需要他给她们一个婚礼，以后孩子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这样一来，确实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真是爱管闲事！”

苏蕊嘀咕了一声，心里隐隐不是滋味，但也知道这样对自己的男人有好处，便低下头也不想多说什么。

张文三人同时沉默下来，气氛有种说不出的尴尬。

这时一道身影小跑过来，手上还提着两个便当，走近时看见苏蕊顿时愣了一下，但还是很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苏县长！”

“张秘书，还没下班呀！”

苏蕊一看眼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马上恢复往日温和的微笑，略带玩笑地说：“你们这老板也太没人性了吧！这样剥削你的劳动力，什么时候想告他，就来找我帮忙吧！”

“没有的。”

张曼莹比起苏蕊两人显得青涩，一样是穿着正式的制服，但她也被眼前两个尤物的美艳弄得不知所措，觉得穿这身衣服有些别扭，在气质上完全不是同个层次。

“你也买了宵夜啊！”

李欣然看了看张曼莹手里的便当，马上喊来经理把宵夜分发下去给员工们，这才笑眯眯地看着她，略带几分调戏地说：“咱们二老板这秘书不错嘛！工作上配合，生活上也体贴，都快比得上把老婆带在身边了。”

张曼莹顿时脸一红。这段时间，她不太敢和张文多说话，因为脑子里总不由自主会想起那天晚上看见的事，那是多么荒唐啊！身为一个现代的女性根本无法理解那种事，即使她心里觉得这穷地方的人，不只一个老婆不算奇怪，但面对这荒诞的关系还是感到别扭，因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畸形的关系。

“累了吧？喝点水！”

张文帮张曼莹拿了一瓶矿泉水，换来的只是一声有些尴尬的谢谢。

张文心里也有点纳闷这丫头最近怎么了？怎么看见他都一副不自在的样子，便回想之前跟她的相处情形，别说占她便宜，就是言语上的调戏都没有，怎么感觉她看他的眼神有点怪怪的？

“李姐！”

张曼莹还是记得分内的工作，随即整理着凌乱的心思，轻声问道：“客房那边已经整理妥当，所有的房间也都检查过，经理问你们晚上要不要在那住一晚，如果有疏忽的地方也可以指正一下。”

“你们怎么说？”

李欣然把问题丢给苏蕊和张文，想了一下，说：“反正很晚了，在这住一晚，明天开业倒是省了时间。我和蕊姐都孤家寡人也没差，倒是某人，家里的老婆多，得交代清楚哦！可别让人以为你是在外面花天酒地。”

“也好，我也有点累了。”

苏蕊悄悄看了张文一眼，马上伸了个懒腰说：“想开车也没精神，晚上就借一下免费的房间！”

苏蕊都这么说了，而且刚才那眼神有勾引的意思，眼底的水雾让人心痒难耐！张文马上就打通电话给家里说了一声，点了点头说：“嗯，都这么晚了就别折腾了！叫他们开四间套房，晚上咱们先体会房间的环境。”

“四间？”

张曼莹疑惑地问了一句。

“嗯，你今天也休息一下吧！最近忙坏了。”

李欣然坏笑了一下，有几分调戏地说：“看人家多关心你呀！不过丫头你睡觉时可得锁好门哦，我怕半夜有人兽性大发跑过去，到时候你就惨了，我们两个弱女子可保护不了你！”

“你是说你吧！”

张文没好气地瞪了李欣然一眼，心想：我有这么禽兽吗？

哪一次和女人做爱不是你情我愿，哪会搞偷袭？倒是李欣然这副嘴脸，怎么看起来比我还淫荡呢？

“你太我了，嘿嘿！”

李欣然马上哈哈大笑起来，一把搂过苏蕊亲了她一口，笑眯眯地朝张曼莹挤眉弄眼，满脸暧昧地说：“小心点哦，你可是我喜欢的类型！虽然我没办法和你结婚生子，但是绝对会让你欲仙欲死。”

“滚啦，都是口水！”

苏蕊和李欣然闹惯了倒不觉得有什么，而张文被这大胆的话弄得有点不自在。

张曼莹闻言脸一红，聪明地跑了：“我、我去准备房间！”

“干嘛调戏人家小姑娘呀！”

张文瞪了李欣然一眼，心想：这尤物有点活泼过头了，虽然都已经很熟了，但开这种玩笑，不得不说确实挺勾引人。

“又不是你老婆，紧张什么？”

李欣然闻言大乐，亲热地拉着苏蕊说：“叫她准备三间就好了，晚上我和蕊姐一起睡，而且还要裸睡，羡慕死你！”

“是、是，我羡慕、嫉妒加恨！”

张文马上对李欣然做了一个鄙视的表情，反正晚上有这祸害在，也没指望能有艳福，只是苏蕊的打扮实在迷人，说心里不痒那是假的，这会儿恨不得把李欣然打晕丢到一边，她还真碍事！

吩咐把宵夜送到房里后，李欣然似乎还不怎么困，起哄说要一起到张文的房间，正好吃宵夜也喝点小酒。

张曼莹有些不好意思，推托累了就没去，或许她觉得和张文在一起有些难为情，但这种逃避反而让人觉得没必要。

张文三人一起从酒吧出来，李欣然先去上了厕所，只剩下涨文和苏两人，因为还不时有工作人员在走动，张文当然也不敢太放肆，这样的环境下别说亲热一下，就是说话都不敢凑得太近。

“小文。”

苏蕊一看左右没人，这才拉着张文悄悄地说：“等一下，我们一起灌欣然，把她灌醉。”

“怎么了？”

张文闻言感到疑惑，最近苏蕊不怎么喝酒，怎么有这种兴致？

虽然是嬉闹的一种方式，但想把李欣然灌醉看来有点难。

“我想要你。”

苏蕊的脸有点红润，闪动的水眸里都是迷人的诱惑，咬着下唇的模样很妖冶。

苏蕊媚眼如丝地看了张文一眼，娇滴滴地说：“我们好多天没有那个了，最近我月经刚走，有点想了！”

“好！”

张文立即兴奋起来，苏蕊这副性感的模样，哪有男人会拒绝？更何况她还这么直接求欢。

张文马上瞪大双眼，拍着胸膛，信誓旦旦地说：“看我的，一会儿不是她死就是我亡，所有的电灯泡都是纸老虎，晚上我拚了这条老命，也要先搞定她！然后搞定你！把她彻底灌醉，再把你彻底推倒。”

说这话的时候，张文满脸淫笑，还凑过去在苏蕊的脸上亲一下。

“小声点！”

苏蕊脸红红的，慌张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人，这才娇滴滴地嗔道：“晚上难得有时间，等她醉了以后，我们再……”

“是！”

张文立刻如小鸡啄米般点着头，看着眼前那娇艳动人的尤物，想到在她身上驰骋的销魂蚀骨，下身已经有点充血，让张文恨不得马上抱一箱白酒，和李欣然拚个你死我活。

第五章 露骨的话题

无良的商家总是杀不尽！原本酒店的最高楼层，是个有些勉强的总统套房搭配四间套房，在设计上比起一般的大酒店也差不到哪里去，甚至很多家具还是特别订制，为的是能突显出品味，在接待贵客的时候也能有点面子。

但张文三人上楼后，却被气得脑子都快爆炸，只见好几个经理聚在这一层楼嘁嘁喳喳地讨论，一个个满脸为难，看起来很无奈。细问之下李欣然立刻火大，饶是一向号称脾气极好的张文都气得咬牙，没想到在这时候居然出了问题，硬生生地被坑了一顿呀！

原来套房因为面积大，并没有用中央空调，由于眼下电力还不能支撑整栋楼，是因为电厂还无法提供，因此楼上的每间套房都各自配备空调，可问题恰巧就出在这上面。

套房的空调都是在市里统一采购，买的都是好的品牌，价格自然不低，而且因为害怕停电，另外还买了两台柴油发电机，在楼下装配好后，决定启动试试看，但这一试却发现电压太高，令四间套房内的空调一起短路。

当水电工来检查时，经理们立刻傻眼，才知道这些所谓的大品牌空调，根本就不是原厂原装，全都是乱七八糟拼装的杂牌机，更要命的是，里面的机器都老旧得很，除了外壳是新的外，其他都是快要报废的零件，完全就是个拼凑的垃圾货，根本负荷不了这炎炎夏日需要的运转量。

“打电话过去了吗？”

张文思索了一会儿，问：“经销商那边怎么说？我要是记得没错，这些可是花了两万多块，你们不是从商场直接购买的吗？”

采购经理，这会儿头上都是冷汗，那购买的渠道是朋友介绍，是在一家家电广场直接拿的货，想说在价格上有赚头也就没在意，没想到会出这差错，他早就打电话过去，可是人家翻脸不认账，说卖出去的都是新机器，有凭有据，这根本就不是他们家的东西！

“你拿回扣了吧？”

张文听完采购经理战战兢兢地解释，立刻眼睛一眯，话里隐隐有点火气。

“我、我……”

经理“我”了好一会儿，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立即让张文有些恼怒，很不快地板起脸，怒目圆睁地看着采购经理，皱起眉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张文这严肃的样子，大家都第一次见到，在众人的印象中，张文一向温文尔雅，此时生气的眼神，让他们觉得有点陌生也有点害怕，不少人不自觉地低下头。

采购经理更是脸色发白，似乎没想到看起来很好说话的老板会板起脸，甚至让他这上了岁数的人，都感觉到一阵胆寒。

李欣然在旁边却偷乐着，偷偷掐了苏蕊一下，笑眯眯地说：“没想到，小文居然也有火气。我还以为他是出家人，六根清净了，别的不说，这样子还满帅的。”

“别瞎说，看这事怎么处理吧！”

苏蕊小声地笑骂一句，眼里不自觉地闪过一丝亮光，心跳也不自觉地加快。

男人的魅力有时候不只来自于温柔，张文那愤怒的一面，在苏蕊的眼里变得很阳光，这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而且猛烈得让血液的循环不自觉加快。

“马上去采购四部新的空调，赶在明天营业前安装，钱多花点无所谓！”

张文思索了一下，也不想在别人面前让采购经理难堪，轻描淡写地说完后，看了看众人，轻声地说：“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我去买，损失算我的！”

采购经理松了一口气，明白就算要硒店面，都要买好一点的回来，虽然这费用会花掉所赚的回扣，但只要不出问题，什么都好！尽管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但心跳仍觉得跳得非常快，眼前这个比他小那么多岁的男孩，给人的压迫感太强裂，而且什么话都不说反而让人更难受，甚至不敢狡辩，那种强烈的压抑很难用言语形容。

好在总统套房没发生问题，因为这边的空调是度假村在采购空调时多买的，而张曼莹早就跑到楼下的客房和女服务生挤。

张文三人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在总统套房住一晚，反正有四间房间，怎么睡都行。

虽然房间面积很难将此称为总统套房，不过对张文三人来说还算宽敞，光一间客厅就很豪华。张文三人刚进房，李欣然立刻嘿嘿地一笑，朝张文挤眉弄眼地说：“小文，看不出来，你这种人居然还有火气。”

“这很正常，谁没有呀？”

张文倒不在意李欣然的调侃，摇了摇头说：“算了，反正把这损失算在他头上就好，又没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没必要计较那么多，再说明天就要开业了，还是别惹出那么多乱子。”

“你倒是心胸够宽大！”

李欣然眼睛微眯，冷哼了一声，说：“这件事你都这么说了，我就不说什么，不过明天我要看看是哪个王八蛋敢坑我们，姑奶奶让人封了他的店，不让他大出血，我吓不下这口气！”

“随便你。”

张文伸了个懒腰，对苏蕊递了个眼神，说：“我先去洗澡，你也催一下，怎么菜还不上来？今天吃完得早点睡，明早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

“0K，我们也去洗！”

李欣然抱怨几句后，也拉着苏蕊找了间房间去洗澡，期间嘻嘻哈哈，完全看不出有异状，就连苏蕊都没察觉到她跟张文的奸情早就曝光，依旧装作没事地和她打闹，而或许恋爱中的女人，头脑都发昏了！要是在以前，这个密友嬉笑下的低落，绝对逃不过她的眼睛。

尤物洗澡的场景一定很香艳！张文洗澡的时候，脑子老是无法控制地幻想那场景，虽然看不到，但还是抑制不了荷尔蒙的分泌，而在遐想的过程中太激烈了，命根子一充血就没软下来，直到洗完后依旧无比坚挺，似乎是在期待晚上的大战。

女人洗澡一向又慢又麻烦，张文洗完回到客厅时，服务生已经送上饭菜和酒水了。

张文把门反锁上，看着苏蕊进去后那紧闭的房门，心里有点发痒，但又马上告诉自己别着急，等会儿让李欣然喝趴后，就可以享受苏蕊那性感的身体，不必急在这一时。

不得不说，这两个妞也都是好喝一口的人，不过女人都害怕影响身材，喝的不是红酒就是洋酒，于是张文找不到喜欢喝的冰啤酒，但张文也懒得叫人拿，索性放上冰块倒了一杯慢慢地品尝，虽然喝不出到底好在哪里，但起码知道这酒精的度数还真不低，一口下去就像喝了火般，喉咙有股烧起来的感觉，很热，令张文一下就出汗了。

“哇，你穿这么随意呀！”

过了一会儿，两个尤物才洗完，姗姗来迟地进入客厅。

李欣然看了看张文穿的短裤和紧身背心，立刻不满地嚷嚷起来：“有女士在，你就不能注意点形象吗？”

“我这形象……”

张文转过头刚想和李欣然斗上几句，但看见眼前的景象，眼睛立刻瞪圆，而胃里的酒像被点了把火，烧得全身非常难受，他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甚至忘了想说的话。

美人出浴呀！她们居然还带贴身睡衣过来。

只见李欣然身穿紫色的吊带小睡裙，沐浴后的头发还没干，贴在雪白的肌肤上显得很性感，露出的冰肌玉肤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尽管魔鬼身材被宽松的睡裙所掩盖，但还可以隐隐看出身材曲线，前凸后翘，特别性感。

苏蕊穿的是一身白色的丝绸睡裙，隐隐可见里面的黑色内衣，身体散发出洗澡后的清爽感，此时她正侧着身用毛巾擦头，很自然地勾勒出玲珑的曲线，她还戴了副黑色框眼镜，看起来十分有气质，虽然妖娆的程度上比不上李欣然，却有她独特的迷人韵味。

“看傻了吧！”

李欣然嘿嘿一笑，亲热地搂过苏蕊的肩膀，笑眯眯地问：“我和蕊姐谁的身材好呀？便宜你这小子了，今天你就当个裁判吧！”

“都、都好！”

张文这才回过神来，也从苏蕊的眼里看出一丝等待赞许的期盼，赶紧思索一下，决定还是说模棱两可的话比较好，这样谁都不得罪。

“呋，等于没说！”

李欣然大刺刺地坐在张文的对面，并亲热地拉着苏蕊的手坐下来。

苏蕊很亲密地和李欣然打闹几下，没有得到爱人的赞美，虽然令她有点失望，不过她还是将那股失落隐藏起来。

“菜不错，肚子饿了，先吃点吧！”

李欣然倒没有再闹，倒完酒后就很老实地吃起消夜，偶尔和张文聊的也都是有关生意上的正经事，让张文有些无法适应她的变化。

苏蕊倒没有说什么，只是在旁边安静地吃着饭、喝着小酒，小嘴有时微微地张开，那模样有着说不出的诱惑，总会让张文不由得有点失神，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她含着命根子的模样，让本就充血的命根子硬得更难受。

酒足饭饱后，听着舒缓的音乐，张文三人都喝得脸有些发红。

与这两个穿着睡裙的尤物在一起，哪个男人不会心痒？张文也渐渐将话题引向生活方面，说着一些趣事逗乐苏蕊两人，看她们笑得花枝乱颤时，那颤抖的身体和乳房，体内的邪火烧得更旺。

不知不觉间，苏蕊在旁边煽风点火地将话题引向拚酒，再加上张文刻意把气氛弄high，于是李欣然这爱闹的人当然开始起哄，帮三人都倒了满满一杯烈酒，挑衅道：“谁怕谁呀！姑奶奶结婚的时候，我还让一圈人喝趴，我还怕你们呀！”

“怕你呀，来呀！”

此时苏蕊小脸红扑扑的，很性感，湿润的眼眸有抹妩媚。

苏蕊悄悄地对张文递了个眼色，第一个把酒杯举起来，直接一饮而尽，挑衅地瞪了李欣然一眼。

张文见状也没说什么，闷着头就喝下去。

李欣然见状不甘示弱，一饮而尽后，一边倒满酒，一边哼道：“挺有胆子的嘛！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来就来，谁怕谁呀！”

苏蕊心怀鬼胎，当然乐得看李欣然中计，但她回想一下，发现认识李欣然的时间很久，但似乎没有看过她喝多的样子，这会儿玩兴一起，也想看看李欣然喝多后会不会发酒疯。

这下轮到张文傻眼，看苏蕊两人一杯接着一杯，就也只能硬着头皮一起喝，没想到他苦心算计那么久，连说句劝酒的机会都没有，这两人就拚得不亦乐乎。

李欣然看起来似乎有什么想法，偶尔看她喝酒后，露出像是舒缓又像是释放的表情，张文不由得产生几丝疑惑。

不知不觉中喝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看酒瓶，张文三人竟然喝了两斤多一点，虽然脸都红了，但都还没事。

李欣然有点意犹未尽，又干了一杯后，叹息一声，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张文，喃喃地说：“小文，想来想去你也不算外人，我和陈君维的关系你知道吧？”

李欣然莫名其妙提起这话题，苏蕊顿时愣了一下，张文也是一脸茫然，不过见她表情很认真，便点了点头，轻声说：“差不多知道一些吧。”

“今天酒喝得有点多，索性咱们把事情说开吧！”

李欣然打了个酒嗝，有些幽怨地看了看苏蕊，颤着声音说：“蕊姐，你和小文的事我也知道了！”

“嗯。”

苏蕊点了点头，表情有点复杂但也没说什么。自从和张文发生关系后，她便拒绝李欣然虚龙假凤的要求，那种打从心底里爱一个男人的感觉，让她很难接受另一个人来触摸自己的身体，即使那个人是女人。

“小文，你这个贱人！”

李欣然又转过头，指着张文，像是调戏又像是开玩笑地说：“真不知道你的命到底比谁好，身边的女人老是一个接一个，难为了蕊姐竟然还能接受，你要是不对她好的话我就宰了你！”

“然姐，你喝多了。”

张文沉默了一会儿，发现李欣然的情绪似乎有点激动。

虽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还是不希望闹出事来，毕竟苏蕊的事是他不对在先，但好象也不关她的事吧？

“不多！”

李欣然冷哼了一声，手一扬说：“你以为我这么用心帮你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蕊姐！你们这样莫名其妙在一起倒好，躲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我可不希望她受到委屈，眼下你老婆有几个的事我们就不说，可你总得多抽点时间陪她吧！”

“对不起！”

张文说话的时候，目光是看向苏蕊，尽管嘴上道歉着，但心里却是恨得直咬牙，心想：这妞竟然敢这样大模大样地教训我？如果不是你在这里当电灯泡，老子就天天去她家睡了，用得着这样偷偷摸摸的吗？

“然然，你没事吧？”

此时苏蕊看出李欣然情绪上的波动，尽管关系被戳穿有一点难堪，不过看着亲密的好友激动的样子，心里有点担忧。

“蕊姐，关毅把事情都和我说了。”

李欣然似乎觉得自己管得有点多，朝苏蕊看了一眼，笑了笑，说：“他都恭喜你了，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吧？不过我倒想问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到时候我可要当他的干妈哦！”

“没个准的事，别瞎说！”

苏蕊顿时有些难为情，羞怯地低下头，不过她却偷偷地看了张文一眼，似乎也在期待为人母的那一天。

“小文。”

李欣然沉默了一会儿，脸色憋得有些血红，突然一把揽过张文的肩膀，瞪大眼睛，说：“我不知道你们上床多少次了，但我得告诉你一件事，蕊姐给你的时候还是处女，你可不许他妈的始乱终弃！”

“你发疯呀！”

苏蕊一把将李欣然拉回来，这会儿也是脸红得都要滴出血。

这件事她可从来没和张文说过，她宁愿被误会，也不想让自己和李欣然这段畸形的关系曝光，对她来说这才是最难为情的事。

“蕊姐！”

张文一听先是傻了一下，但回过神来后，就激动得连说话都有些颤抖。他没想到，苏蕊和他上床前竟然还是处女，那也就是说，她从没被别的男人碰过！这消息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惊喜，至于她为什么没有处女膜，似乎只是自己误会，从她羞滩的表情来看，李欣然不像是在说谎。

“别、别听她瞎说！”

苏蕊一边阻止李欣然说话，一边着急地摇了摇头，这年头不是处女的女人有的是，她宁可张文相信这一点，也不想让他因为知道她和李欣然的关系而嫌弃她，因为这种关系才更不正常。

“蕊姐，你别动！”

李欣然一把推开苏蕊，喘着气瞪了张文一眼，信誓旦旦地说：“小文，老实告诉你！蕊姐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有过关系，她的处女膜是我弄破的，我要骗你的话就天打雷劈……”

李欣然话还没说完，她的嘴就立刻被苏蕊撝住了，苏蕊着急地说：“你喝多了，别再说了！”

“蕊姐，我爱你！”

这时张文兴奋得脑子有点发晕，也不顾忌李欣然在旁边，他冲上去一把抱住苏蕊那性感的腰身，在她惊讶的眼神中狠狠地吻下去！

“你干什么……”

苏蕊没有想到张文会这么激动，话都还没说完，红润的小嘴立刻就被堵上。

苏蕊瞪大了眼腈想挣扎，张文却没有给她机会，顺势就把她压到沙发上，灵活的舌头立刻伸进去，挑逗着她那敏感的小舌头。

“呜……”

苏蕊的挣扎立刻变得无力，眼里的水雾也越来越浓。尽管密友就在旁边有些不好意思，但却抑制不住这种别样的刺激，在别人的注视下这样激烈地接吻，反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感。

李欣然顿时傻了眼，被张文突然冲动的举止弄得不知所措，只知道呆呆地看着这激烈的一幕。

苏蕊原本还小力地挣扎着，可渐渐的闭上眼睛迎合著张文，两人的嘴唇和舌头纠缠在一起，吸吮的声音仿佛像是火焰一样，让她觉得浑身难受。

亲了好久后，苏蕊在陶醉中觉得气有点上不来，这才使劲地推着张文，含糊不清地呜咽道：“起、起来……压、压到我……了！”

苏蕊那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像是做爱时的呻吟，尽管张文还很激动，可想到旁边还有个李欣然，觉得总不能当着她的面做爱吧！因而仅有的理智在这一刻发挥作用，这才恋恋不舍地直起身。

张文舔了敌嘴唇，看着身下被他压得衣衫不整的苏蕊，眼红得都要冒出火。

这时苏蕊的小脸布满红晕，眼里有丝妩媚，一边喘息，一边难为情地看了看李欣然，轻声嗔道：“你疯啦，干嘛突然压上来？”

“靠，你们当我不存在呀！”

李欣然回过神来，看着那激烈的一幕，呼吸变得急促，不过还是保持着大剌剌的模样，没好气地说：“要上床滚回房去，姑奶奶又不是不准，没必要刺激我这个寡妇吧！”

“不好意思。”

张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想想如果不是喝了酒，或许也没有这样的胆子。

此时因为太激动的关系，张文觉得嘴里干得有点难受了，他赶紧拿起加了冰水的酒又喝了一口，这才难掩兴奋地说：“然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放心，我一定会一辈子对蕊姐好。”

“油嘴滑舌！”

李欣然露出满意的表情，但还是鄙视了张文一眼，踢了踢浑身发软的苏蕊，笑骂道：“小荡妇，给我滚一边去，亲个嘴就激动成这样，你太给我丢人了！”

“要你管！”

苏蕊白了李欣然一眼，不过还是坐起来，给她腾出地方，心里这时十分甜蜜和满足，看张文没有追问处女膜的事，觉得有点发酸又有点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复杂得难以形容。

“行了你们，一会我就自己去睡觉，你们爱干嘛，我也不管！”

李欣然拿起酒瓶又替三人倒酒，一副喝不够的样子，倒是把人弄得有些郁闷。

本来苏蕊还准备灌醉李欣然再做好事，看来这个流程倒是可以省了。

“蕊姐，过来！”

这时张文也有点心痒，既然事情都公开了，也没必要再隐瞒，索性拉着苏蕊的手，在她的扭程中将她抱到旁边。

苏蕊半推半就地靠向张文，乖巧得就像个新婚的妻子。

张文与苏蕊十指交扣地牵着手，看起来很恩爱，苏蕊也很自然地把头靠在张文的肩膀上，脸上洋溢着兴奋和陶醉，有种说不出的韵味。

李欣然见状哼了一声，摇了摇杯里的酒，稍稍迟疑了一会儿，似乎下定决心，才颤着声说：“蕊姐、小文，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什么事？”

苏蕊看着李欣然，有几分调戏地说：“你这千金大小姐居然还懂什么叫礼貌，稀奇呀！估计不会是什么好事，小文，别答应她。”

苏蕊这话一听就是在开玩笑，张文见一向大刺刺的李欣然，这会儿居然有点扭捏，感觉到有点蹊跷，不过出于礼貌还是问道：“然姐有什么事就说吧！能帮得上的，我肯定帮！”

“嗯，那我可说了。”

李欣然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有些紧张地说：“小文，我要你的精子！”

“什么？”

这话立刻把张文两人吓得目瞪口呆，张文是彻底地傻眼，苏蕊也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本能地拉了张文一下，似乎是在害怕身边的男孩会被抢走。

“靠，别用一副看淫妇的嘴脸看着我！”

李欣然这才意识到她一紧张，说出来的话有歧义，连忙解释说：“老娘不是要上床，也不是要和你抢男人，别给我乱想！”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文觉得头皮有点发麻，今天把事公开了固然不错，但李欣然说的话未免也太吓人了，要是被苏蕊怀疑他和她有一腿，那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苏蕊的小脸一下就胀红，看得出来她确实很在乎这段恋情，情绪变得有点激动，而这副紧张的模样，张文看了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呸呸……你们！”

李欣然呸了几下后，稍微整理混乱的思绪，想解释一下，然而依她爱闹的性格，却忍不住逗了一句：“紧张个屁呀！这家伙瘦得皮包骨，也就你眼光不好才会看上他，姑奶奶才没那个兴趣。”

“要你管，三八！”

苏蕊立刻瞪了李欣然一眼，紧紧地抓住张文的胳膊，没好气地说：“谁怕你抢呀？有种你就来呀！老娘对自己的魅力有自信，就算你把他勾上床又怎么样？最多是小文占便宜而已，又不关我的事！”

“眩，心虚了！”

李欣然嘿嘿一笑，扭了扭性感的小蛮腰，挺了挺傲人的胸部，朝张文抛了个媚眼说：“我就不信姑奶奶我还有勾引不来的男人！是我没兴趣而已，不然早就抢走张文了，再说了，你看他那像竹竿一样的身材，我还怕他满足不了我呢！”

“呸，少吹牛！”

此时苏蕊有点酒精上脑，装模作样地把张文往前推了一下，倔着性子说：“就你那样我还不呀！有种，今晚你就拿去用。老娘要是吃半点醋的话就不姓苏，但你别明天下不了床才后悔！”

“以为我不敢呀？”

李欣然瞪大眼睛，叉腰说：“还不知道谁下不了床呢！你那病恹恹的样子别拿来和我比，姑奶奶我可是一直保持运动的好习惯，当心我把你们俩全搞得下不了床！”

“你……”

苏蕊刚想继续顶回去，却猛然发觉爱人就在旁边，转头一看张文，发现他满脑袋黑线，这才意识到失态，有点扭捏地哼了一声，抱紧了张文的胳膊说：“懒得和你谈这个，你要是想献身，这便宜我们也占了！”

“想得美！”

李欣然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这时倒也意识到有个男人在，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与苏蕊在一起时闹得比这夸张的有的是，但把亲密的一面不知不觉地展现出来，即使真诚但也有点太露骨。

“这个，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张文顿时冒冷汗，被她们的对话弄得又是心痒又是无奈，当然脑子还是会幻想一下，不过也不敢多说，这酒精的作用真是大，让这两个妞说起话来都忘了他在旁边。

“你该不会……”

苏蕊紧紧地抱着张文的胳膊，沉默了一会儿后，脸上的表情有点惊讶，似乎已经猜到什么。

“我想去做人工受精！”

李欣然点了点头，坐下来，闷头喝了满满的一大杯酒，表情有点幽怨，叹息了一声，摇头说：“这次回去我和家人商量过了，他们也不反对我用这样的方式要一个孩子，或许他们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吧！总之这个想法我已经醋酿很久，现在才有实现的勇气。”

“那你打算怎么办？”

苏蕊沉默了一会儿，虽然觉得有点唐突，但还是忍不住问道：“你和陈家的人商量过了吗？毕竟想要个孩子，他们肯定要这是陈家的骨肉。”

“商量过了，我也答应了！”

李欣然说完这句话，痛苦地抓着脑袋低下头，有几分哽咽地说：“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要怀他们家的孩子我就感到恶心，但不答应这个条件，我也没有别的方法了。”

此时一滴泪珠很不争气地滑过李欣然的脸庞，即使李欣然并没有抽泣，但也可以感觉到那种心酸和无奈。

张文见状觉得心脏有点难受，呼吸变得不顺畅，但脑子里却是灵光一闪，忍不住问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陈君维去检查过了。”

李欣然抬起头，眼角的泪水往下滑落，虽然面无表情但看起来十分哀怨，她呢喃着说：“可是他的精子存活率低，根本不能生育。医生说是长期服用激素的结果，现在陈家人也没办法，所以就算我妥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才想到小文！”

苏蕊心里一疼，走过去一边帮李欣然擦眼泪，一边关切地说：“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不过这样一来，陈家人能接受吗？毕竟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他们的骨肉。”

“我不管了！”

李欣然咬了咬牙，有几分发狠地说：“我不能一辈子迁就他们，我是要定孩子了。陈家又怎么了？我家也不是好欺负的，我就不信在这关口上，他们还敢说什么？到时候事情闹开了，看谁没面子！”

“为什么不用别人的？”

张文心里感到疑虑，这时倒没有香艳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上流社会的麻烦事还真多，也难为这两个女人，在那样的生活下，就算是正常人都会变得变态。

“你傻了呀？”

苏蕊立刻白了张文一眼，没好气地说：“这事能公开吗？再说了，随便用陌生人的，说不定会有病，到时候该怎么办？”

“那倒是。”

张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但回过头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听苏蕊的语气，她似乎也有过这种想法，而且还事先做了调查，不过也难怪她会这样，女人到了这年纪已经是母性爆发的时候，自然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这也是她们不能不面对的天性。

“还能有谁？”

此时李欣然的情绪仍然有点低落，她茫然地看着张文，苦笑了一声，说：“这件事知道的人可不多，再说了，我总得看身边这些人的素质吧！我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歪瓜裂枣。”

“素质？”

张文纳闷了一会儿，不过仔细一想，李欣然身边的人或许没有几个她看得上，刘富就是一个，不过估计李欣然宁可生个小妖怪都不会和刘富制造下一代，想想那两百多斤的体重，他的后代？真就是生个球呀！

“好啦，欣然！”

苏蕊拍了拍李欣然的肩膀，看了看张文后，犹豫了一会儿，马上笑了出来，安慰说：“你刚才说得有点吓人，直说的话我们又不反对，再说了，这事有点突然，不过你应该是想了好久才决定的，姐姐支持你！”

“支持个屁啊你！”

李欣然这才破涕为笑，恢复鬼灵精怪的样子，狠狠地瞪着张文，有点威胁地说：“小文，现在就看你的了，然姐对你这么好，帮我这个芒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还有什么要考虑的？”

“不、不是，那个……”

张文的脑子现在一片混乱，想想虽然是人工受精，但却要和她有个孩子，顿时觉得脑子有些转不过来，他摇着手说：“然姐，为什么是我呀？”

“你住院那次做了全身检查，报告我看过了。”

李欣然狡黠地笑了笑，眼放亮光的说：“身体一切正常，而且还比一般人健康，虽然检查得不算详细，不过从这一点来看，起码这个遗传基因就比一般人好。”

“遗传基因……”

张文闻言冷汗流了出来，看李欣然说得那么正经，他却有种被当牲口的感觉，甚至有种这哪是什么人工受精，纯粹就是拉他在配种的感觉。

“一句话，答不答应？”

李欣然似乎不想磨蹭了，盯着张文，冷笑道：“又不是要切你的小鸡鸡，不过是叫你打一次枪而已，废话有必要这么多吗？”

“打、打枪……”

张文瞬间无语了！心想：为什么这问题在她眼里那么简单，在我眼里却那么复杂呢？但这妞是绝对的强悍，强悍得都可以和姐姐媲美了。

“答应了！”

苏蕊见张文犹豫不决，再看密友脸上不易察觉的一丝忐忑，马上拍了拍桌子，笑眯眯地说：“反正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还是蕊姐好！”

李欣然咯咯笑起来，一把抱过苏蕊亲了一口，笑眯眯地说：“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不会少块肉，等我空闲下来就带这小子到省城彻底做个检查，打完枪后补身子的钱算我的，毕竟我们是好姐妹嘛！”

“呋，用得着补吗？”

此时苏蕊彻底和李欣然站在同一边，不满地白了张文一眼，仿佛在说：他家有的是女人，省一个晚上也就足够了。

“两位姐姐！”

张文觉得蛋一阵阵地抽搐，哭丧着脸，可怜兮兮地说：“你们好象没问过我的意见吧？”

“用得着问你吗？”

李欣然不满地白了张文一眼，拿过桌上的烟和打火机丢到垃圾筒，没好气地说：“这段时间你给我戒烟、戒酒，我可不想生个畸形的怪胎，知道吗？”

“靠！”

张文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一拍桌子说：“你们也不问问我答不答应，有你们这么擅自做主的吗？靠，真当我是配种的公猪呀！老子没空！”

张文已经忍了一晚上，这会儿眉头都皱成了川字，歇斯底里地吼起来：“还有……莫名其妙地说要生个孩子，你以为是射到厕所里的精子啊！我又不是没人性的畜生，孩子和我有关系的话我也会在乎，你们莫名其妙地决定这决定那的，真当我是傻子啊？”

“你……”

李欣然被张文吼得有点傻眼，她好象是第一次见到这温和的男孩子这么生气的一面，照理说她的要求不算很过分，她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竟然会让张文气成这样。

“小文！”

苏蕊也吓了一跳，连忙抱住张文的胳膊，着急地说：“这事我们再商量，你别这样！”

张文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好半天都无法平复下来，直到稍稍回过神后，才后悔刚才的失态，整个人像是虚脱一样跌坐下来，呢喃着说：“对不起，我好象有点激动了。”

“你怎么了？”

此时苏蕊坐下来靠在张文旁边，担心地问：“你也知道然然的性格，她就是这个样子，你别生气了。”

李欣然抱着手站在一旁，对于张文的生气有点想不通，照理说这酒也没喝多少，怎么激动成这样子？

李欣然不知道孩子的事是张文最近的一个心病，和何秀芸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没了，所以一提起这话题，张文总有股莫名的烦躁，和一种类似于害怕的慌张，这也是让张文情绪失控的原因。

“我没事了。”

张文苦涩地笑了笑，看了看身旁担忧的美人，自责地说：“对不起，吓到你们了吧？”

“你这个王八蛋！”

李欣然嘀咕了一句，但看到苏蕊朝她使了个眼色，马上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一边朝房间走去，一边没好气地说：“姑奶奶睡觉去了，你们爱干嘛就干嘛吧，别叫得像杀猪一样就好了。”

“去你的！”

苏蕊脸微微一红，抓起桌上的卫生纸丢过去，不过李欣然很灵活地躲开，接着做了个鬼脸，就关上房门。

偌大的客厅一下子就变成美妙的两人世界，张文那烦躁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眼前楚楚动人的尤物，张文忍不住一把将苏蕊抱到怀里，感受着成熟身体的柔软和温暖，在她耳边轻唤了一声：“蕊姐！”

耳边火热的的气息伴随着男人的味道袭来，令苏蕊顿时觉得身体有点发软，她温顺地靠到张文的怀里，早受着这让人迷恋的拥抱，见张文的手慢慢地摸过来，她含羞闭上眼睛，抿着下唇没有说什么。

张文的手在苏蕊的背后轻轻地一抓，胸罩就被解开，接着张文头一低，亲吻她那动人的红唇，一边吸吮着香甜的味道，一边忍不住将手伸到她的衣服内，肆意地揉捏着那对弹性十足的乳房。

“好、好舒服……”

苏蕊顿时呻吟一声，呼吸也变得急促，她一边和张文热情地湿吻，一边侧了侧身，让爱人能更加舒服地玩弄她的乳房。

在越发急促的呼吸中，张文在苏蕊的半推半就下脱下她的裙子，也将她的内衣丢到旁边，顿时性感的尤物赤裸着身体，在他怀里扭动着。

张文吸吮着苏蕊的乳头，大手游走在这具美丽的身体上，享受着她身体的柔软、弹性和对男人致命的诱惑。

“小文……我们进房间吧……别、别在这……”

苏蕊呻吟着，半睁的眼眸里全是情动的水雾，而且伴随着爱人的挑逗，雪白的身体覆盖上一层好看的红晕，白里透红散发着越发浓郁的诱惑。

“一会儿再进去……”

张文喘息变得粗重，一边说话，一边亲吻着苏蕊的身体，双手不停地玩弄着那对丰满的乳房，舌头灵活地舔过她的小腹，开始慢慢地往下移，身体慢慢地蹲在地上。

“啊……”

苏蕊情动地叫了一声，无力地靠在沙发上，张文则是蹲在地上，将她的双腿架在肩膀上。

张文红着眼看着眼前美味的盛宴，手指不停地搓弄着苏蕊的阴蒂。

苏蕊那水嫩的羞处已经潮湿一片，由于刚过安全期的关系，苏蕊显得很动情。

张文见状低下头，在苏蕊越发激动的呻吟声中吻上那迷人的地方，轻轻地舔着两片嫩如花瓣的阴唇，接着扒开阴唇的保护，舌头开始进攻湿淋淋的嫩肉。

“不行，小文……你、你怎么……”

苏蕊激动得弓起腰，张文那灵活的舌头带来的挑逗，舒服得让她难以想象，她害怕叫出声被李欣然听到，于是赶紧捂住嘴巴。苏蕊那性感的身体瑟瑟地颤抖着，第一次品尝到口交的滋味，让苏蕊差点晕过去，那种挑逗实在太过强烈，而张文的技巧又是这么娴熟。

当张文的手指慢慢地在紧凑的肉洞里抽送、舌头激烈地舔着阴蒂时，苏蕊已经有点无法承受，发出了如哭泣般的哽咽声。

激情一来，张文两人都忘了他们在客厅，也没注意到门早就开了条缝，一道目光正注视着他们。

李欣然悄悄地躲在房内，隔着小小的缝隙看着这激烈的一幕，此时她俏脸发红，呼吸变得急促。

虽然李欣然看过A片，但这可是第一次看到真人做爱，而且还是在旁边偷窥，这种刺激确实无法和影片上那做作的一切相比，尤其那些淫秽的姿势更让李欣然感到浑身燥热，虽然她也曾经让苏蕊品尝到那美妙的滋味，但此时看着她脸上陶醉的表情，隐隐能感觉到她所体会到的快感似乎比和她在一起时还要强烈百倍。

诱人的呻吟声、雪白迷人的肉体，眼前的一切是那么富有刺激性。

当看见张文站起来脱下裤子，背对着她进入苏蕊的身体时，李欣然的腿顿时软得有点站不住了，于是她慌忙将门轻轻地关上，心跳加速地躺回到床上，不敢去想象外面那香艳的场景。

“蕊姐，我爱你！”

张文低下头，一边亲吻着苏蕊，一边抱住她的小蛮腰，手扶着龟头顶着她的小蜜穴，挺着腰一点一点地进入这具成熟美丽的身体。

“我也爱你……”

苏蕊动情地扭着腰，一边喘息着，一边享受着被逐渐填满的充实感，但眼角余光却看见房门关上的瞬间，心里顿时一突，可接下来爱人如狂风暴雨般有力的冲击却又让她无法思考，只能全心地投入这美妙的运动，一起感受着最原始的欢乐。

客厅里的灯光暗了下去，只剩下男女激情的呻吟声。

此时李欣然房内的温度十分灼热，尽管要自己不要去多想，但脑海却总是忍不住浮现做爱的画面，下身渐渐湿润起来，很难受，浑身有股说不出的燥热，不管怎么躺都觉得别扭。

此时李欣然控制不住越发急促的呼吸，手颤抖着将裙子和内衣脱下来，在被子内慢慢地抚摸着乳房、腿间，刺激着敏感带，听着房外隐约的呻吟声，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内心的空虚。

“蕊姐……”

李欣然的手指越来越湿润，动作也越来越快，最后她忍不住轻轻地呻吟着，眼角有些淫润。

李欣然的心里有些发酸也有点惆怅，似乎从张文跟苏蕊在一起后，她就该告别那种畸形的生活。

李欣然见苏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幸福模样，偶尔露出的小女儿姿态，一切都证明她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到已经不是自己所能触摸到的距离。

激情一直延续，从客厅、浴室、沙发、地楼上，直到房内。

当门一关上，苏蕊才彻底放开身心，在张文的冲刺下发出诱人的呻吟声，咬着张文的胳膊，身体抽搐着迎来两次高潮。

巨大的双人床上，张文两人一丝不挂地靠在一起，彼此的身体都是激情留下的汗水和味道，苏蕊的腿间狼藉不堪，黏稠的爱液把床单打湿一大片，她正枕在张文的肚子上，闭着眼睛享受着高潮的韵味。

苏蕊舒服了，但张文还没射，命根子依旧又硬又挺，布满苏蕊的爱液，油光水亮的十分骇人，但有时候看着女人欲仙欲死的样子，心理上的满足已经足以让一个男人感到满意。

张文背靠着床头，一边吸着烟，一边摸着苏蕊的头，眼露淫光地看着被他干得浑身无力的女强人，也给她充分休息的时间。

休息了一阵子，苏蕊的呼吸才渐渐地平稳下来。她睁开水灵的眼眸看着张文，轻声地说：“小文，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真冤枉啊！”

张文马上掐灭烟，摆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摇着头说：“把姑奶奶您伺候舒服了，可怜我兄弟还憋着火呢，凄凉呀！”

苏蕊咯咯地笑起来，小手握住那滑腻的命根子轻轻套弄着，脸微微一红，妩媚地嗔道：“好啦你，不就要我帮你口交吗？直说就好了。”

“果然还是老婆最好了。”

张文马上眼放绿光，舔了舔嘴唇，示意苏蕊可以开始了。

“我们先去洗一下吧。”

苏蕊抓着张文的命根子，几乎可以说是用牵的方式把张文拉到浴室。

张文两人站在莲蓬头下，温水流过两人的身体，苏蕊这才蹲下身，仔细地清洗着命根子上属于她的液体。

苏蕊抬起头，妩媚的一笑。

看着身下的美人张开樱桃小口，将命根子含进去，张文的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起来，双腿也在瑟瑟发抖，他闷哼着享受这视觉上的刺激，双手扶着她的头，挺着腰开始在她嘴里抽插起来。

此时苏蕊体会到爱人的激动，小舌头越发灵活地舔着，舔过龟头、舔过冠沟，最后才一把抓住命根子套弄着。苏蕊的头埋在张文的胯下，温柔地吸吮着睾丸， 湿热的舌头不停地在上边画着圈。

张文享受了好半天，觉得最舒服的还是居高临下地看着这美丽的女强人在胯下的样子，此时张文已经忍不住了，被苏蕊那妖媚的眼神不时地一瞥弄得欲火大炽，于是喘着粗气将她一把拉起来，让她背对着他扶住洗手台，将那雪白浑圆的嫩臀高高地翘起。

只见苏蕊那美丽的羞处一片粉嫩，而小菊花更是又嫩又紧，因为激动的关系而一开一合，看起来更加诱人，令张文忍不住趴在苏蕊的背上，一只手抚摸着小菊花，另一只手挑逗着那敏感的阴蒂，刺激着她的性欲。

“小文，别、别摸那……”

苏蕊顿时感觉到一阵有如蚂蚁爬在身上般的痒感，说不出是难受还是愉快。

“蕊姐，今天把这里的第一次给我好吗？”

看着这么一朵美丽的小菊花，张文突然有了想肛交的冲动，而且晚上才知道苏蕊在被他占有前是个处女，感动之余更想占有她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不要吧！”

苏蕊有点害怕，摇了摇头，颤声说：“你、你插前面吧！你那么大，会疼死我的……”

“我们试试吧，疼，我就拔出来。”

张文闻言当然不愿意，马上劝着苏蕊，并顺手拿来婴儿油，倒在她的腿间，轻轻地抚摸起来。

“好……好吧。”

苏蕊答应得有些勉强，但张文那娴熟的爱抚还是让她的情欲再一次被挑起，只是呼吸有点急促，明显对于爱人荒唐的要求有点忐忑，不太确信是不是真的能承受得了。

“蕊姐，疼就说一声。”

张文挑逗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地把命根子插进苏蕊的小穴，手指也藉着婴儿油的润滑在菊花上按摩了一会儿，见她身体有些放松，立刻轻轻地插进去。

“有、有点胀……”

苏蕊浑身如触电般抽搐几下，前后一起被插入的感觉很奇妙，也感觉到一股充实，加上张文手指的大小还在能接受的范围，所以她倒没有怎么抗拒。

张文一边轻轻地挺着腰，在苏蕊那湿滑的小嫩穴内进进出出，一边继续挑逗着她的情欲，并趁着美人呻吟时不失时机地多插入一根手指，慢慢地开发着小菊花，为占有做准备。

“轻、轻点……”

在快感的刺激下，苏蕊觉得胀得有点难受，不过想到一会儿那细嫩的小穴会被侵入，羞涩之余也有点担心。

“放心吧，我会很温柔。”

张文抽插了一会儿，看着命根子隐没在苏蕊的小穴内，视觉上的冲击很强烈，而且做了那么久有点顶不住，差点就要发泄出来。

见刺激得差不多，而且张文早已心痒难耐，觉得对苏蕊的心理建设做得差不多，这才慢慢地把命根子抽出来，在她紧张的呼吸下抚弄着那幼嫩的小菊花，轻声地说：“蕊姐，我要你彻底属于我，不管是你的心，还是你的身体。”

张文那动听的情话一下子就击溃苏蕊的心理防线，原本的紧张也被这柔情所融化，僵硬的身体慢慢地放松，回过头媚眼如丝地看了看张文，羞怯地咬着嘴唇说：“好，你、你慢点……”

“我会的！”

张文兴奋得都要爆炸了，但还是一脸深情。情话有时候多了反而不好，平时要多平淡就有多平淡，关键的时候来几句效果就会很大。张文凭借着这招，对女人是无往不利，他也是靠这办法调教身边的女人，效果十分显著。

张文两人的下半身都是湿润的婴儿油，想着就要采下苏蕊最后一个处女地的张文，当然兴奋得要命，他深吸一口气，握着龟头慢慢地抵在小菊花外，他能明显感受到温度和紧张的收缩。

张文一边磨蹭着菊花，一边趴下来亲吻她那如玉般洁白的后背，腾出一只手绕到她的身前，开始挑逗着那对乳房和敏感的乳头，让她的身体能快点放松下来。

苏蕊被张文这一连串的挑逗弄得浑身无力，脸上再次泛起潮红。

张文趁着苏蕊身体放松的时候，立刻把腰往前一挺，瞬间就感觉到一股紧凑的温热包裹着龟头，很暖、很舒服，还能感觉到明显的蠕动。

“啊……”

苏蕊立刻哼叫了一声，咬着下唇，浑身轻微地颤抖着。

“还好吗？”

张文舒服得腿都有点僵，尽管很想尽快占有这美丽的地方，但还是一边爱抚着苏蕊，一边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会不会太疼？”

“还、还行……”

苏蕊身体紧绷了一会儿，缓过劲后，大口大口地喘气，摇了摇头，说：“没、没事……你轻点！”

“蕊姐，我爱你……”

张文一边舔着苏蕊的耳朵，一边用手扶着她那丰腴的腰，开始轻轻地往前挺，他能清楚感觉到命根子一点点地进入她的菊花内，而身下的尤物也是咬着牙屏住呼吸，忍受着初次进入所带来的不适。

“停、停一下……”

直到张文的命根子进入八成的时候，苏蕊才粉眉微皱地扭了一下身体，尽管成熟女性的身体比较有承受力，但她也需要缓冲的空间，这样一味地侵入让她有点受不了。

张文等苏蕊适应得差不多，这才挺着腰，感受着与直肠完全不同的紧凑，深吸了一口气后浅浅地抽插起来。

菊花和阴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阴道柔软而湿润，而小菊花的那种紧凑感觉很结实，就像是在压迫，带来的快感也相对猛烈。

张文轻轻地抽送几下，苏蕊一直咬着下唇没有出声，此时苏蕊觉得菊花内就像有一根烧红的铁棍插进来，分不清是舒服还是难受，或许是这两种感觉夹杂在一起，才会有这种复杂的感受。

“蕊姐，没事吧？”

张文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颤抖，看着命根子进入苏蕊那幼嫩粉红的小菊花，视觉上的冲击特别地强烈，忍不住将手慢慢地往下移，挑逗着阴部。

“嗯，就、就这样……不、不能快……”

苏蕊顿时呻吟一声，当张文的手指碰到阴蒂的时候，身子剧烈地颤抖一下。由于后门失守，前面被挑逗的快感正好缓解那不适的感觉，自然也让她体会到完全不一样的快感。

“好，我轻点。”

张文吻了吻苏蕊的耳朵，这才直起腰，抱着她加快抽插的频率，动作很温柔但也不慢，每次的抽插都能磨蹭直肠带来极致的快感。

“呜……”

由于前、后门一起被玩弄，苏蕊不由得发出如哭泣般的呻吟声，刚才的紧张忐忑也被没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侵袭着苏蕊，让她在这温柔的冲撞下不停地哼着。

“好紧呀，蕊姐……好爽！”

张文一边抽送，一边说着淫秽的话刺激苏蕊，渐渐地，他感觉到小菊花越来越放松，在抽插了几次，给苏蕊适应的时间后，终于能尽根没入，彻底占有她那美丽的菊洞。

“嗯……”

苏蕊轻轻地哼了一声，又开始扭着小蛮腰示意张文继续，似乎她也体会到前后一起被夹攻的快感，不希望这种感觉被中断。

张文一边插着苏蕊的菊花，一边用手指插着阴道，让苏蕊舒服得浑身无力，要不是有张文抱着，她肯定会站不稳。

就在这时，苏蕊突然大叫一声，浑身剧烈得抽搐起来，子宫一阵痉挛，顿时如潮般的爱液喷在张文的单丸上。

“我、我也来了……”

这时张文也忍不住，刚才做了那么久，令他无法再控制射精的欲望，闷哼一声后趁着苏蕊高潮后的无力，使劲地抽插几下，接着感觉到前列腺在兴奋抖动，一股股火热的精液从马眼中喷出，全都灌入苏蕊的菊花内。

“啊……”

苏蕊顿时感觉到菊花内，张文所发射出的那一股股火热的精液，令高潮刚来临的苏蕊不由得直起了腰，激动地叫了一声，身体越发僵硬，明显张文这突然的一射，让高潮越发激烈起来。

“蕊姐，我们一起来……”

张文有些发疯地抽插几下，把满满的精液灌进苏蕊的菊花内。

“一、一起……”

苏蕊意乱情迷地呻吟着，火热的爱液不停流出来，几乎把两人的下身打湿，还沿着腿往下流。

等到命根子软化后，张文才慢慢地从苏蕊的菊花内抽出来，随即小菊花紧紧地闭上，但过了一会儿，精液还是被挤了一些出来。

欣赏着被他玩弄过的苏蕊，那高潮后的妩媚模样，令张文的虚荣心得到空前的满足，接着他抱起浑身无力的苏蕊，帮她清洗着那性感的身体。

洗完澡后，在苏蕊的嗔怪和撒娇下，张文横抱着她上床，一丝不挂地依偎在一起。

苏蕊一边抱怨着张文刚才的粗鲁，一边楚楚可怜地说小菊花有点火辣辣的疼。

张文闻言点头哈腰地道歉着，一边对苏蕊说着讨好的话，一边给她激情后的爱抚，没一会儿就让苏蕊温顺得像只小绵羊，彻底陶醉在这美妙的两人世界中。

享受了美人的三洞齐开，张文搂着苏蕊，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兴奋，可脑子里却控制不住地幻想着一墙之隔的另一个尤物。

张文隐隐地感觉到似乎也会和李欣然发生点什么事，尤其是在今天这唐突的要求过后。

请续看《渔港春夜》19

第十九集

简介：

封面人物：李欣然center>

李欣然要求张文和她到城里一趟，本以为是要去做人工受精，却是为了农产品展销会。

张文带着张曼莹一同前往，在忙完整整三天后展销会才结束，却恰巧碰上七夕。两人是否能在这特殊的日子培养出进一步的感情？

而这三天都不见人影的李欣然，一见面就带着张文……

人物：

“李欣然”—长相美艳，个性大剌剌，跟苏蕊为好朋友。

“张曼莹”—张文的亲戚，青春活泼，为大学生。

第一章 欢乐的生活

一切事业都上了轨道，生意没有太大的起伏，一切都如细水长流般进行着，李欣然的目光和规划的确相当精准，现在各间公司的业务都顺利进行着。这是个不错的开始，在这个经济刚刚发展的时期，也有种垄断的感觉。

度假村、酒店或KTV 之类的投资，之前都是这一带不可能赚钱的行业，所以不少人都抱着谨慎的态度而不敢去尝试，到后来就成了一个无人踏足的空白领域，敢吃下这块大饼的人，自然能够赚到第一桶金，所以张文已不太担心生意的问题，而是担心之后可能出现竞争，即使现在处于垄断的情况，也得想尽办法留住客源，并拉拢更多客源，以巩固经营。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张文几乎成为苦行僧，生活和出家没什么两样，除了禁愁，还得禁烟、禁酒，面对家里女人们的疑惑眼神，张文感到有些欲哭无泪，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家里的女人们一个个美人出浴，极尽诱惑，每一个穿着清凉，偶尔来个春光外泄，更是要命，面对风情各异的美人们、面对着她们那雪白的玉腿和充满渴望的眼神，张文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没办法，这次李欣然是真的狠下心，不仅每顿饭后，都要检查张文有没有喝酒、抽烟，到了晚上，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张文留在县城里加班，即使回五挂村，也会找几个官员一起回去，美其名是借宿，说有事要夜谈，但实情就是在监视。

但李欣然找来的那些家伙哪是官员，一个个西装笔挺，身材高大，面无表情得就像机器人，论身材比运动员还结实，拳头一握竟和砂锅差不多大小，整天板着脸，连字都说不出几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家伙身上有一种部队锻炼过的强硬，一个个冷着脸，更像是电视上的杀手。

有外人在，张家的女人们自然只能收敛，张文和她们解释都是生意上的朋友和官员，毕竟现在生意做大了，琐事也比较多，虽然暂时唬弄过去，不过这帮家伙简直就是阴魂不散。

李欣然真够狠的，为了培养健康的精子，几乎把张文当犯人一样看守，只差没连上个厕所，都要预防他偷偷打飞机。

没办法呀！面对家里女人们的疑惑眼神，虽然张文好几次有了偷情机会，但他害怕被人破门而入，而被强行打断，所以只好谎称最近身体有点小毛病，不能抽烟、喝酒，也不能吃油腻食物，房事等剧烈运动也不太好，最少要戒两、三个月才行，虽然身体还算健康，不过为了长远打算，还是得先忍耐一下。

李欣然很快就送来一份写得天花乱坠的病例，还写得十分详细，字字都斟酌得非常仔细，甚至连病因都写得头头是道。张文一看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病，这份病例写得像真的一样，虽然有了禁欲的正当借口，不过张文还是恨得直咬牙，面对小妻子们，尤其是少妇们那渴望疼爱又克制的体贴，身为一个男人，他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不过好在李欣然没有发挥她那一向喜欢恶搞的风格，病因写的是操劳过度，由于饮食不规律和睡眠不足所引发的内分泌失调，还写什么血气虚，总之他是因为太忙才生病。

一开始张文还害怕李欣然会不会写个子宫囊肿或月经不顺，甚至写发情期过了之类的夸张病因。

好在这一次，李欣然没有乱来！张文把病例往家里一放，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家里的女孩们看完后，一个个嘘寒问暖、面露担忧，再加上张文连烟、酒都不碰了，所以她们都认为爱人是因为操劳过度才导致身体不适。

女孩们开始关心张文，眼里全是温柔的关切，就连一向调皮的妹妹和喜欢戏弄他的姐姐，都发挥出空前绝后的温顺，照顾得张文无微不至。

少妇们也团结一致，都认为张文是为了这个家才操劳过度，全都把张文当成重病患者似的，不仅冷水连碰都别想碰，更别提做家务，就只差没一口一口的喂他吃饭，甚至到了晚上，更是轮流倒热水帮张文泡脚、捏脚，而张文只要手一抬，马上就有一杯热水递到嘴边，这如皇帝般舒服的生活，把张文乐坏了。

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现在张文可以做的事情似乎少了许多，毕竟并不是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把工作交给更适合、更有能力的人，是提升效率的最好方式，只要有完善的监管制度，那么信任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张文觉得现代化的管理确实不错，只要能妥善的运用，那就是最能让人轻松的方式，这也是家族企业所没有的优点。

张文不想累死自己，他明白很多事都是术业有专攻，虽然雇用会计和出纳，在这个小地方看起来是件很奇怪的事，就连家里的女人们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钱交给外人管理？不过张文还是狠下心运用现代化的管理，让他自己轻松一点，而他所要做的事，只剩下运筹帷幄，掌握一个大方向，来经营公司。

时近盛夏，天气炎热得连知了都没精力鸣叫，原本吵人的声音消失，但这闷热的天气却让人更加烦恼，大地仿佛是一个炎热的烤炉，热得几乎都要冒火星。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太阳更是毒辣，如果没事的话，谁都不想出门被晒伤，这时最适合躲在家里吹电风扇，喝点稀粥调节胃口，再睡个惬意的午觉，这才是生活该有的享受。

然而张文可没有那么清闲，因为今天恰好是陈桂香的生日，如果不是刚好要帮她办户口，连陈桂香都忘了自己的生日，毕竟过去那种贫苦的生活，没有给她任何空闲，更别提有情调的过生日，即使是小丹过生日，也只是吃个鸡蛋挂面，而且别说生日蛋糕，过去在这个贫穷的家，连饮料都是奢侈品，想大鱼大肉地吃一顿更不可能了，因此自然没有人会在意这种日子。

原本陈桂香的意思，是在家里与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就行了，不过张文可没那么听话，他知道老妈是个爱面子的人，虽然她觉得能节省一点是一点，不过有时她也希望能在别人面前风光、炫耀，或许这种想法有点俗气，不过张文能理解，毕竟过去的贫苦带给这个家的自卑还在，所以生活改善了，自然也得给她们扬眉吐气的机会。

张文很早就包下他开的酒店的宴席大厅，并在五挂村发送一张张的大红请帖，不管熟的、不熟的，只要认识的都请来。

有面子的事，谁都乐意做，所以小丹笑眯眯的在村里发着如雪片般多的请帖，毕竟小孩子都比较爱面子，拿着新手机、穿着新衣服，其实炫耀的成分占更多。

照习俗，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庆祝生日可没这么大张旗鼓，而在这穷地方看来，这简直是败家，就连陈桂香都觉得有点不妥，认为一个生日请那么多人，确实有点离谱。

然而张文的态度却是空前强硬，道：“现在你儿子有出息了，这件事，我来安排就行了！”

张文的一句话，就让陈桂香欢喜得不再说什么，天天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张文早上起来跑步，又回去躺一会儿，而他起床的时候，大家都已先去酒店，碰上这样的热闹，无论是谁都喜欢凑，更何况今天自己是主人，有面子、有派头，招待宾客自然成为抢手的活。

张少琳负责去接秀秀还有敏敏放学，毕竟家里的女孩子都要上学，又得接送一些比较要好的亲戚，时间上有点仓促。

比起张少琳的轻松，张文可就郁闷了，在忙了半天后，被安排去接小丹放学，他本能感觉到这似乎不是好事，因为姐姐打电话来时，语气看似很轻松，但却有种说不出的窃笑之意，或者说带有一点看好戏的成分。

家里最不老实的孩子就是小丹了，这个活泼的小萝莉，总是会制造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像前段时间，张文带小丹和张少琳去给老爹上坟，在烧了纸钱、忙碌完后，按照传统规矩，子女走的时候，得下跪拜三次以表悼念，这妞够狠的，三个人头才刚磕完，不知道那小丫头怎么想的，笑眯眯地对张文有点雷人的来了一句：“哥，我突然想起在电视上有看过，我们这样就像是桃园三结义呀！”

“结你个头！”

张少琳当场彻底无语，愣了一阵子后，很无奈地摇着头笑骂道：“你这个鸟蛋的，你见过谁在坟头结义呀？有毛病是不是？咱们三个跪在一起，你怎么不说像是冥婚版的正牌老婆斗小三？”

张文闻言也愣住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简直就要笑坏，甚至笑得快要抽筋，而小丹回去后又被痛揍了一顿。说真的，小萝莉看起来细皮嫩肉、白白胖胖，应该很柔弱，但不知道是不是被揍习惯的关系，一顿痛打后依旧生龙活虎，身体健康得恐怕连从飞机上摔下来都不会死。

镇上的学校，放学的铃声一响，学生们立刻如脱缰的野马般冲出校门，用小丹的话来说，就像是看见了屎的狗，有如潮水般的往外跑，瞬间乱得让人眼花撩乱。

上学的时候个个慢吞吞，恨不能直接在趴在地上滚到学校，一到放学却变得生龙活虎，个个精神百倍就像出狱似的，处处皆是欢笑声、打闹声，这哪里是学生放学，简直就像一帮刚逛完妓院的老色狼！

在教务处，张文硬着头皮挨了半个小时的训，被训得脑袋有点发疼，好不容易熬到快吃午饭，面对这个秃顶的中年胖子，张文赶紧看了看手表后，装作很忙地说：“对不起，陈主任，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我们可以先走了？”

“不是我说，你家还真奇怪！”

胖子主任还有点意犹未尽，看了看旁边低着头、默不做声的小丹！眼，继续摆着官腔说：“小孩子皮一点很正常，但你看看你这妹妹，一天到晚总是在惹事，叫家长来，却来你这个哥哥，但看起来也是个孩子，真不知道你家怎么管教的？大人再忙都得抽空来吧！总得关心一下孩子的情况啊！”

“是、是，对不起！”

张文点头哈腰地说道，也没什么脾气，毕竟每次小丹惹事，都是由他来挨训，而他的年纪在这里的确有点奇怪，也难怪人家会发牢骚。

不过小丹今天看起来倒是规矩得很，平日里打扮得像可爱的小公主，今天却老实地穿着校服，长长的头发扎成辫子，看起来很乖、很招人疼，还有那么点制服诱惑的味道，嘿嘿！只是此时可爱的小萝莉低着头，红着眼眶，看起来很委屈。

平常小丹就算惹了事，再无理，她都会耍小孩子的脾气，非常倔强，现在却楚楚可怜的样子，反倒让张文有点担心。

“唉，不是我想说。”

胖子主任继续念叨着，哼了一声，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道：“我知道你们日子过得不容易，但单亲家庭的孩子总是有点乖张，我都说多少次了，我们这里可是县里的重点学校，可不会因为你们家庭特殊就……”

“就什么？”

小丹气得小脸通红，浑身瑟瑟发抖，听着胖子主任的絮叨，终于忍不住握紧拳头，吼了起来：“你这个死胖子，我没爹关你什么事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念这个，你有爹，了不起呀！没准你亲爹是你家邻居，没准你是你妈偷人生的！”

“你这个臭丫头！”

胖子主任没有料到小丹会突然爆发，而且还骂得那么难听，气得拍了一下桌子，没好气地喝道：“都说有娘生，没爹管，有学生像你这样和老师说话的吗？”

“够了！”

张文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闷吼一声。

张文突然的一声低吼，虽然声音不大，但力度却十足，别说小丹被吓得不敢吭声，就连胖子主任都抬着手、张着嘴说不出话，似乎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斯文秀气的男孩会突然发火。

胖子主任心里不由得得意起来，正想看小丹被张文教训的时候，张文却沉着脸看向他，咬着牙说：“像你这样的人，还可以当老师吗？我总算明白了，你这个人就是人渣，怎么配教我妹妹读书！”

“哥……”

小丹在旁边小声地唤了一句，语气听起来有感动、有委屈，也有一点不安，那柔弱的模样让张文心里顿时一疼…“闭嘴！”

张文也没给小丹好脸色，瞪了她一眼，吓得小萝莉乖乖地低下头。

张文见状转过身，阴阳怪气地对胖子主任冷笑道：“我家的情况怎么样，关你屁事？你他妈的一天到晚指桑骂槐，是什么意思？别人家孩子给多少钱？老子还得多缴一笔赞助费，是要你们教我妹妹读书，不是要你们来这里拿钱装大爷的！”

“你、你……”

胖子主任气得说不出话，或许是没想到张文会突然发难，原本打官腔很厉害的他，这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词。

“就你们这样的人，连孩子都教不好，还敢管教大人！”

张文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转过身，一把抓住小丹那柔弱无力的小手，回头瞪了胖子主任一眼，冷笑道：“你继续去说你那套退学之类的屁话，今天老子有事，没空搭理你！你要是有能耐，可以让我妹妹从这里退学的话，老子就把名字倒过来写！”

胖子主任被张文的一阵怒吼吓得目瞪口呆，等他回过神来时，张文已经带着小丹走出教务处。

胖子主任气得直咬牙，怒气冲冲地打开抽屉、翻起学生档案，拿出小丹的那份档案后，咬牙切齿地看了一眼，气冲冲地说道：“原来是五挂村的人，破地方的小混蛋也敢和我这么说话！”

“怎么了？”

老校长正好路过教务处，看胖子主任气得脸都黑了，笑呵呵地问道：“哪个学生又惹祸了，怎么把你气成这样？”

“校长，太不像话了！”

胖子主任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一边幻想着小丹被开除时，张文哀求他的情景，一边加油添醋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末了，还余怒未消地说：“我们学校可是一等一的重点中学，哪容得下这种害群之马？”

“你说那丫头呀！我有点印象。”

老校长阴阳怪气地笑了笑，拍了拍胖子主任的肩膀，说：“好了，这件事，你就当没发生过。食堂的饭菜应该好了，你也应该饿了吧？”

“校长，可这……”

胖子主任还是不甘心，见老校长那轻描淡写的态度，心里就冒起火来。

“你也该注意一下师德，不能总是用讽刺的态度去教育孩子。”

老校长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你对孩子没成见，不过有时候说话时要注意一点。虽然小丹这丫头皮了一点，但性子不算坏，你说话总爱那么指桑骂槐，我也很难做。”

“我、我哪有？”

胖子主任有点心虚了，不过还是强装严肃地摇了摇头，道：“有教无类，不管家庭状况怎么样，对于孩子，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

“哼，还狡辩！”

老校长瞪了胖子主任一眼，一边走，一边没好气地说：“老实告诉你，这孩子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是县长开车送她来，她家虽然在五挂村，不过他哥可是手眼通天的人，你的教育方式已经让局里有点不满，明天自己去写份报告，我们会研究对你的处分！”

“不是，我……”

胖子主任闻言，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追上去想解释，但老校长却理都不理他。

在到车子的途中，张文看着小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似乎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但那模样还是让人心疼得都要碎了，好几次张文想说话，但到了嘴边还是又吞下去。心想：妹妹虽然调皮，但那胖子的话实在伤人，也难怪她有时候会在学校胡闹，现在的老师，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完全就是靠吓唬孩子、吓唬家长赚钱的职业。

车子停在校门前，这时还有不少学生络绎不绝的走出来，个个都好奇地看着没穿校服的张文，有些认识他们的学生，还会上前乖乖喊一声文叔，但小丹却老实地没有吭声，要是换成平时，多半会炫耀哥哥开车来接我之类的话，可现在却低着头，安静得有些吓人，可以想见，她小小年纪听着那些刻薄的话，确实很可怜。

张文又换新车了，不知道李欣然从哪里搞来的越野车，用她的话说，男人开这种车才够霸气，才算是有男人味！不过张文可没有那么多想法，只要开起来舒服就行了，不过令人值得称赞的是，这种车行驶在乡下的土路确实舒服多了，而且车内空间也宽敞得让人很放松，虽然李欣然总表现得大刺刺，不过这种隐约的关心却让人很感动，这大概算是对他这段时间老实的奖励吧！

小地方本来就穷，虽然正在发展经济，不过好一点的轿车也很少，在以前，几乎用十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所以以张文的年纪开这种车，当然会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他一开始还有点得意，不过后来也习惯了，每次来学校几乎都会成为妹妹炫耀的工具，其实张文倒也乐于满足她的虚荣心，对于妹妹的宠爱没有减少。

其实今天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说起来是小丹难得被欺负。原来是班上有一个和她很要好的女孩，她趁小丹不注意的时候，倒了点水在她的裤子上，然后笑她是被考试吓得尿裤子。本来这只是女孩间的嬉戏，却因为她们在走廊上追逐，所以被训了，这理由，张文怎么想都觉得有点牵强，心想：操！这不是没事找事傲吗？

上了车后，张文依旧黑着脸，小丹则坐在旁边玩着手，偶尔抬起头偷偷看张文一眼，见张文的心情仍不好，她就苦着脸不敢说话，半晌，才楚楚可怜地说：“哥，你别生气了，是丹丹不好，让你又被训了。”

“傻瓜，哥哪有生气？”

张文回过头，看着妹妹那委屈的样子，爱怜地捏了捏她的鼻子，叹息一声，说：“哥是在想，看丹丹被人欺负，哥心里真不好受！最近哥哥确实太忙了，没空关心你，是哥的错。”

“哥……”

小丹一听这话，眼眶发红，嘴唇也瑟瑟颤抖，那柔弱的样子让人骨头都要软了。

“丹丹乖，是哥不好。”

张文叹息着，自责地说：“但是丹丹，爸爸确实不在了，所以你更应该要争气点，知道吗？别管人家怎么说，咱们得活出自己的尊严，绝对不能让人看不起。你是个学生，就必须做好分内的事，好好读书，哥不要求你的成绩有多好，但你起码得对自己负责，不能在学校浪费时间，什么都没有学到，好吗？”

“哥，丹丹知道了。”

小丹用力地点了点头，懂事地说道：“你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我还让你操心，对不起！”

“傻瓜，我是你哥啊。”

张文爱怜地摸了摸小丹的小脑袋，疼爱地说：“我不操心，谁操心呀？人家都说长兄为父，爹不在了，要是让你再受委屈，我心里也不好过。”

“哥，对不起……”

小丹眼眶里的泪水直打转，感动得对张文笑了笑。从小的贫穷以及单亲家庭的环境，让她的性格乖张，脾气也有点暴躁，而其实这多都是为了掩饰自卑和不安，但张文却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反而是用自责的方式安慰她，更让小萝莉觉得是她不对。

“好了，不说这些了。”

张文朝小丹眨了眨眼，怕她真的会哭出来，赶紧捏了捏她那肉嫩的小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件事，我会帮你保密，不过今天是妈生日，你这乖乖女准备什么礼物了？”

小丹闻言点了点头，擦了擦还没流出的泪水，从书包里翻出一张试卷，高兴地说：“哥，你看，我考了八十分，人家想把这个当作给妈的生日礼物。”

“哟，丹丹有出息了！”

张文呵呵地笑起来，心想：不容易呀！小丹上学后，因为学习落后的关系，分数一直在及格边缘徘徊，能及格，就不用挨骂；不及格，当然就是一顿苦口婆心的教导。现在考八十了，确实挺不错！只要有进步，哪怕是一点点都应该鼓励，毕竟妹妹还是小孩子嘛！

“嗯！嗯！”

小丹开心地享受着张文的夸奖，拍着小胸脯，信誓旦旦地说：“哥，你放心，丹丹不会让你丢人！我哥现在混得人模人样，再怎么说，我也不能太差。你等着吧！期末考，我至少会考个前十名让你看看！”

“嗯，这才乖，到时候，哥哥一定会好好奖励你！”

张文赞许的点了点头，欣慰对小丹的疼爱得到回报，笑呵呵地说：“多和你秀秀姐学，她没事也喜欢看电视、玩电脑，但她很懂得分配学习和休息的时间。不必一味的埋头读书，要是读傻就坏了。”

“你才傻呢！”

小丹闻言嘟着小嘴，顶了一句，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满是鄙视地看着张文。

刚才小丹的心情很不好，不过在张文的开导下想开了，而这活泼可爱又有点倔强的样子，才是小丹最惹人疼的本性。

车子开进酒店时，已经傍晚了。这时停车场已经停满车，毕竟足第一家开众的酒店，在天时上就已经抢了先机，奢侈的装潢和高级的格局更满足很多人的需求，近来的生意不错，几乎每一天的房间都爆满，连张文都搞不清楚，哪来这么多性饥渴的家伙到这里来造人，这年头的学生都有钱到这种地步了吗？

张文带着妹妹上二楼，整间宴会厅都是宾客，熟人实在太多了，张文一一跟他们打招呼，聊得嘴巴都有点发麻。

张文一共摆五桌酒席，请的大多都是关系比较好的乡亲和朋友。

这时陈桂香已坐在主位上，表情看起来有点茫然，也有点不好意思。

陈桂香的打扮还是一样随性，在张少琳的建议下，穿了条白色的长裤和一件黑色的短袖蕾丝衬衫，简单的搭配却十分好看，勾勒出姣好的曲线，让不少人为之侧目，加上她本就令人惊艳的容貌，扎了简单的辫子，成熟中透着妩媚，嫣然一笑更让人都失了神，说她是三个孩子的妈，谁相信呀！

“小文，你可来了！”

陈桂香明显不太适应这样隆重的阵仗，一看张文来了，马上拉着张文的手，忐忑不安地说：“咱们有请那么多人吗？而且他们送的东西太贵重了！”

“什么东西？”

张文倒是不感到意外，他除了请亲戚朋友外，还有请一些官员，估计他们出手不会太小气，不过当张文转头看去时，倒真的有点诧异。

小金猪、金币，甚至还有送金条！妈的，这是来送寿礼，还是来行贿的？而且他们似乎还在互相比较，礼物一个比一个贵重。

“定光更奇怪！”

陈桂香看起来十分不安，拿出一把车钥匙，有些紧张地说：“少琳说他开了辆轿车，就直接把钥匙给我当贺礼了。”

“哦，没事，收下就好了。”

张文沉吟了一会儿，并没有说什么，心想：看样子前一阵子的活动成功了。这家伙如愿以偿地当上局里的核心人物，难怪出手这么阔绰！比起他的升迁大喜，这件礼物确实物有所值。

“开席吧！”

张文看人都到齐了，再看妈妈有点紧张的样子，便示意经理上菜。

张文落坐在陈桂香旁边后，他带着张少琳姐妹俩和小妻子，一个个“妈，生日快乐”的道贺着，就把陈桂香哄得笑逐颜开，再看看其他人对张文恭敬的态度，寿星少妇心里美得都有点发晕了。

虽然宴席热闹得很，但张文有点麻木了，毕竟比起这种人数众多的热闹，其实他更喜欢家里的人聚一聚，谈点家常话，说点鸡毛蒜皮的事，那种有说有笑的天伦之乐，其实更让人喜悦，不过看着大家开心地推杯换盏，他却只能烟酒不沾地坐在这里，这对一向爱喝酒的张文来说，绝对是一种惨痛的折磨。

“表哥。”

秀秀穿着蓝色的校服，扎了小小的辫子，看起来更加清纯唯美，那纯洁的样子就像漫画中的女主角。

秀秀安静地坐在张文旁边，可爱得让人恨不得抱起来猛亲，她见张文在发呆，马上就盛了碗汤，关切地说：“你还没吃，可不能饿肚子哦！”

“知道了。”

张文对秀秀会心的一笑，这才端起碗，品尝着爱妻端的汤。

文火老汤，几乎熬得像牛奶一样白，上面飘着芹菜末和点点葱花，清淡又恰到好处的提起汤汁的鲜美。住海边的人都喜欢用鱼头来熬汤，或许有人第一次喝时，会觉得有点腥味，但细细品味后，才能尝出那种独特的芬芳，就像是大海的气息，清新、独特，却又让你找不出更具体的词形容。

“敏敏呢？”

张文朝左右看了看，发现这一大桌子的人，少了另一位可爱的小妻子。

最大的一桌几乎都是张家人，有种阴盛阳衰的感觉，一大桌的少女、少妇、萝莉，个个光鲜亮丽，完全就是个女儿国，而家建、陈强和张文坐在这里，反而觉得有点别扭，有点破坏这美好的风景。

美少妇、娇少女、嫩萝莉，偏偏有三个大男人插在中间煞了风景。想想，其实真的满欠扁的。

陈伯和海爷也是座上宾客，自从开始修建大桥后，这两位老爷子失去经济来源，而以前张家贫困的时候，都有得到这两位老人家的帮助和接济，所以张文不能看着他们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在思索了一阵后，便为陈伯在村中开了家小型超市，并把海爷安排在厂里管理后勤，这也算是对他们的帮助所给的回报。

另一位不属于张家的宾客就是林巧玉，小孕妇那原本还圆圆的小肚子也慢慢地鼓起来。

自从林巧玉和张文有了男女之欢后，两人走得更近，而小丹和喜儿的功课几乎都是她在指导，频繁的进出张家，难免会有人猜忌，但张文也没有说什么，反正家里的女人似乎都不排斥她，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等以后有机会再正式公开吧！

“小文，最近忙吗？”

林巧玉一边陪着陈桂香说笑，一边不时偷看张文，闪动的眼眸尽是牵挂的柔情，传达着这段时日的思念。

“嗯，还可以。”

张文的回答也很客套，似乎有十多天没去陪林巧玉了，但过着禁欲的苦行僧生活，而林巧玉的肚子也大了，更不能贸然行房，然而偶尔去她那里聊聊天其实也不错。

“林老师，这个很补，给您吃！”

秀秀细心地发现张文和林巧玉之间隐藏得很深的眉来眼去，虽然心里有点发酸，不过她挺喜欢这个有书香气息的大姐姐，马上端了一个炖盅，放到林巧玉的面前。

“谢谢。”

林巧玉很客气地笑了笑，发现其他人都没有汤盅，唯独她有，便欣慰地看了秀秀一眼，虽然感到有点羞愧，不过心中更多的是感动，毕竟她和人家的丈夫偷情，所以在面对秀秀和敏敏对她的尊敬和体贴时，总是感到不自在。

“老师，我要！”

在一旁吃得像只小花猫般的喜儿抬起头，楚楚可怜地看着林巧玉，又看了看张文，如呓语般的唤了一声：“爹爹，喜儿渴！”

“乖，喜儿，喝点饮料。”

何秀芸见状倒了杯饮料给喜儿，还偷偷看了张文一眼，那水灵灵的眼眸中也有掩饰不住的柔情，虽然陈强在场让她有点尴尬，不过她似乎已经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不再像过去郁繁寡欢。

“喝慢点。”

林巧玉也在旁边关心着喜儿。

以前的喜儿，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可怜；现在就像是大家的女儿，或许是爱屋及乌的关系，看张文那么宠她，少妇们也母爱爆发，将她当亲生骨肉一样疼爱。

“姨妈，敏敏呢？”

张文关心地问了一句，今天的陈晓萍依旧艳丽动人，舒适的生活，让她越来越水润，就连皮肤都比以前白嫩不少，美得让人惊艳，再加上胸前那对勾人目光的豪乳，更吸引不少男人的目光。

“她被留校了。”

秀秀在旁边掩着嘴偷笑起来，一向安静乖巧的她，难得露出有点调皮的笑容。

“又被留校呀！”

张文摇着头苦笑一声。心想：敏敏也不安分呀，性子活泼，偶尔也会闹出笑话，看来还是秀秀最乖，虽然刚开始上学时，功课落后不少，但过没多久成绩就已相当优秀，根本不用大家操心。

“这个麻烦的孩子！”

陈晓萍无奈地摇了摇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张文，这才说出敏敏被处罚的经过。

原来敏敏被留校打扫，并不是犯了大错，而是太大剌剌，才闯了祸，因为她在考试时耍了班主任一番。当她做完试卷后，本来想擤鼻涕，但是没带卫生纸，只好用作业纸代替，才擤完，刚要卷成一团时被当场抓住，班主任本来还想杀鸡儆猴，结果纸团一打开，整个人都无语了，看了敏敏一眼后就默默走开。

那名班主任教的是生物，上午才刚考完试，下午又有他的课，他是个很有活力的年轻教师，早早就准备好上课用的标本，他将苍蝇和其他几样昆虫标本放在讲台上，然后才去吃午饭，结果敏敏午休回来，一看桌上有虫子，想都不想就拿去垃圾桶丢，还喜孜孜地跑去邀功，结果班主任回来后，又因此而大乱。

那名班主任无奈，只能暂时不用标本上课，而他当时带了一只牛皮包，里面全是教学用的教材，拿了几样出来后就顺手放在一旁，刚好放在讲台边缘，因为拉链没拉上的关系，里面的东西都快掉下来，结果敏敏一看，立刻站起身，举起手，说：“老师，你的拉链没拉！”

那班主任闻言低头检查裤子，随即抬起头，很无辜也很愤怒地说：“瞎说什么？明明拉了！”

“我说的是袋子！”

敏敏愣了愣，顿时满脸委屈。

这时全班爆笑连连，而无辜的敏敏和已经快晕过去的班主任双双无语，默默互视对方，彼此都有想杀了对方的心。

本来这些都算是无心之过，太粗线条是敏敏唯一的问题，也没必要责怪，顶多就是粗心而已，这位可怜的班主任本着师者有容的原则，也不想怪她，但到了放学时，敏敏不知道是精力过剩，还是实在太活泼？在出校门时看见别人在踢球，皮球刚好滚到她脚下，她想都不想地就迈开大步狠狠踢出去！

只见皮球划出了一道美丽的抛物线，随即准确砸到某个刚下楼的老师后脑勺！

而世界上，有些事就是巧合得这么夸张，那个倒霉蛋恰好就是敏敏的班主任，一个被折腾一整天的衰鬼！

那名班主任在众目睽睽之下，惨叫一声，就跌倒了，但更绝的是，随着他像被爆菊花般的惨叫，一顶假发在空中飘舞着，飘逸、灵动，就像黑色的海藻一样，然后就落在地上！

全场顿时寂静无声，所有要准备回家的学生都停下脚步，看着这神奇的一幕，当大家看清楚那名班主任头上那漂亮的地中海时，油光发亮的头皮让他们顿时哄堂大笑。

这下，敏敏就算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说不是故意的，谁相信？巧合？哪来那么多的鬼巧合！放学时的操场上，少说也有千八百个人，好死不死，那一脚就那么准，将球准确无误地砸到他的头上。一个少年秃顶的悲剧，就呈现在大家面前，也让人家知道他的假发真不怎么样。

“靠！”

张文听完后顿时傻眼，忍不住骂了一声。心想：敏敏这一天也厉害得过头吧？这种事都能接二连三地出现！想想她那可怜的老师，实在太值得令人同情，碰上这样的情况，张文要是他的话，能打死就不能给她补救的机会。

“敏敏现在出名了！”

秀秀在旁边咯咯笑道，忍俊不禁地说：“本来她就常犯迷糊、爱惹祸，这下更好了，直接得了个外号：神奇的一脚！”

“上帝保佑她吧！”

张文无奈地摇了摇头，觉得发生在敏敏身上的事，真够神奇，不过敏敏的性格确实太粗心大意，在那种情况下，要说她是无心，连他都不信，更何况那位从此被人嘲笑的倒霉蛋。唉！这是个妖孽横行的社会吗？

宴席进行到尾声，天空繁星高挂时，敏敏才满头大汗地背着书包跑进来，一进来立刻就松了一口气，什么都没说，马上直接坐下来，开始一顿大吃。看起来她确实饿坏了，她在学校也被训惨了吧？

“吃慢点！”

秀秀在一旁温柔的帮敏敏倒茶、倒汤，虽然很关心她，但嘴角还是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似乎还在回想今天发生的事，这么多的巧合连在一起，确实也够难得。

“死丫头！”

李欣然跟在敏敏身后出现，脸上明显不快，那波浪般的长发随着她的快步行进飞舞着，十分好看。

只见李欣然上身是一件紧身的白色小背心，一条超短的牛仔裤包裹住那浑圆的翘臀，修长而白皙的大腿、妖冶动人的容颜、绝对标准的S 形魔鬼曲线，就像一阵风般吹进来，充满野性的诱惑，也散发着诱人的妩媚，瞬间就让在场的男士都瞪大眼睛。

“然姐，坐！”

张文赶紧帮李欣然弄了个位子，虽然纳闷为什么她会和敏敏一起进来，不过一看这位大仙的心情似乎不好，第一反应还是少惹为妙，毕竟最近可是被她折腾得够惨，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最好。

又闹了什么事？看着李欣然怒气冲冲的样子，张文的头几乎要痛起来。

这时敏敏似乎察觉到大家的疑问，一边吃、一边抬起头，含糊不清地说：“我和然姐今天一直在发短信，所以请她顺路去接我。”

“是这样呀！”

张文顿时恍然大悟。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现在她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错，李欣然俨然成为家里的孩子王了，和敏敏还有小丹这两个小捣蛋确实是臭味相投。

“还敢说！你短信里怎么和我说的？”

李欣然一脸冤枉，没好气地说：“你说被河童老师留下，要我赶紧过去接你，不然晚了，没东西吃，但你怎么不告诉我，那是你取的外号，不是他的本名，害老娘丢人现眼，还被人鄙视！”

河、河童……张文的脑子里顿时浮现出那生物的样子，按敏敏的描述来看，头顶光光、四周有毛，还真的有点像河童。

李欣然似乎气到不行，郁闷地嘀咕着：“老娘这次的丑可出大了，本来还想装家长过过瘾！结果一进门，就喊了一声：河童老师在吗？差点就把那小子气得当场喷血！”

“噗哧”一声，张文才刚喝下去的汤顿时喷出来，其他人也在一旁捣着嘴笑了起来，只有敏敏红着脸、低着头，很无奈地装作听不见。

李欣然吃着东西，但依旧忿忿不平地说：“没想到，我觉得自己已经够狠了，敏敏居然比我还狠。那小子真有忍耐力，眼眶都有眼泪在打转，竟然还没动手，换成是我的话，早就一刀把这臭丫头杀了！”

“她又怎么了？”

张文笑得腰几乎都直不起来，看可爱的敏敏不停对他抛白眼，这才赶紧装作严肃，给了她一个“表哥不嘲笑你”的安慰眼神。

“河、河童……”

秀秀在旁边笑得快要岔气，虽然这外号一天之内就风靡全校，似\_想到李欣然一进门，就喊人家河童的场景，心里实在非常同情那位可怜的老师，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吧？

“还有什么？”

李欣然气得差点要暴走，她喝了一口茶、顺了顺气，这才拍着桌子，没好气地说：“我喊错后，那小子就差没哭出来，而就在我一个劲地道歉时，你猜这丫头又干了什么事？她就像没事人似的跑到一旁，将那小子第二天上课要用的一只鹦鹉玩得一阵惨叫，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哪还是鹦鹉，毛都掉了一地，和脱了毛的鸡没有差别。”

“靠，禽兽版的脱衣舞呀！”

家建本来被敏敏瞪得想笑也不敢笑，只能憋笑，这下再也忍不住，他捧着小腹，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

“敏敏姐，你实在太厉害了！”

小丹也在一旁笑得有些失控，小脸憋得通红，拍着桌子哈哈的大笑起来。

一顿饭，在敏敏的糗事、众人的欢声笑语中进行，气氛十分融洽，只有敏敏委屈地低着头，狠狠的瞪着其他人，虽然她想帮自己辩解几句，不过想想今天她干的事确实太神奇，最后连她都忍不住笑起来，还开心地和众人讨论那倒霉的班主任。

这顿饭，张文吃得倒是顺心，唯一发闷的就是开了几瓶好酒，却一口都没沾上，而且每次别人一过来劝酒，张文马上就能感觉到身旁李欣然那妩媚的微笑停滞一下，随即媚眼如丝地看着他，瞬间一股寒意就袭来让脑袋都发疼，最后只能无奈地拒绝别人的好意。张文心想：唉！忍吧，只能忍了，拿了人家那么多好处，哪敢有意见呀！

送走宾客后，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张文心想：可惜苏蕊似乎有事要办，不能前来，不然我的女人也算是齐聚一堂。在这期间，李欣然和众女说说笑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种氛围，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喝茶，简单快乐却又十分充实。

李欣然的爽朗和真诚赢得众女的喜爱，家里多了一个时尚而豪爽，又特别活泼的大姐姐，小丹自然第一个举手赞成，敏敏这爱玩、爱闹的丫头则紧跟其后。

小礼物、新衣服，李欣然总能想尽法子疼爱这些女孩子，在不知不觉间，大家也都习惯她融入到这个家里。

张文坐在沙发上，看着她们高兴得谈笑风生，心里也一阵欣慰。

当张文翻着文件，才刚看没几小时，正和陈桂秃聊家常的个欣然，突然转过头，看着张文说：“对了，小文，明天你收拾一下东西，和我去一趟省城。”

“啊？”

张文有点反应不过来，一脸茫然地抬起头。

“那里有个农产品展销会要进行，位子我都帮你订好了。”

李欣然见大家投来疑惑的目光，若无其事地说：“你的鸡蛋不是要找销路吗？刚好也可以注册牌子，省城那边我熟人多，广告的事可以一起办，记得把曼莹也带上，有几笔款项得理清楚，帐本现在在她那里。”

“哦，知道了。”

张文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清楚知道应该是人工受精的事，带上张曼莹是为了要掩人耳目，毕竟这种事不能公开，但若只有两人单独去，恐怕家里的女孩会起疑心。心想：这妞真是有够八面玲珑，看起来大剌剌，但心思还真细腻，女人呀！有时候还真是奇怪的生物。

“明天要出门呀？”

敏敏放下茶杯，不舍地看了张文一眼，嘀咕道：“我们要放两天假了，本来还想让你带我们去市里玩。”

“玩什么？”

陈桂香一听是正事，马上就瞪着眼睛，说：“你表哥现在都累出病，有时间休息，就不错了！才刚清闲了两天又得忙碌，你当养家蝴口那么容易呀？”

“就是，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陈晓萍心疼地看了张文一眼，也没好气地训着敏敏：“你表哥从早到晚累死累活的，都是为了谁？要玩，也得等有时间，正事要紧，你不知道呀？”

“知道啦！”

敏敏委屈地低下头，嘟着小嘴，一副“人家错了”的样子。一想起这阵子，表哥累得身体都出毛病，她却还想着贪玩，心里顿时感到自责。

“好啦，别说了！”

张文赶紧坐到敏敏旁边，笑呵呵地摸了摸她那柔软的小脸，看着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柔声说道：“等这一阵子忙完，找一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到时候表哥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不好？”

“嗯！”

敏敏闻言嫣然一笑，给了张文一个高兴的表情。

“少打情骂俏了，明天来接我！”

李欣然不屑地“呿”了一声，见张文和敏敏眉来眼去地开始调情，立刻站起身挥了挥手，说：“还有，记得把你厂里的证件都带上，到时候的手续有点繁琐，少带一样都很麻烦，知道吗？”

“然姐，我送你。”

秀秀一看李欣然要走，赶紧小跑上去，要送她。

“秀秀乖！”

李欣然咯咯一笑，亲热地搂住秀秀的肩膀，一边走，一边暧昧地调戏道：“小丫头，明天你老公可要和我跑了，可怜你要一个人守空房，怕不怕呀？”

“然姐……”

秀秀羞嗔道，被李欣然逗得小脸通红。

秀秀回过头，小心翼翼地偷看张文一眼，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满是柔情和不舍。

“妈，咱们该回家了。”

喝完几泡茶后，张文觉得有点困了，这才打着哈欠说了一声。

尽管还意犹未尽，但陈桂香看儿子那么累，赶紧示意众女回家再继续谈笑，她那张美艳的脸上都是喜悦的红晕，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宴席让她非常开心，儿子有出息又孝顺，乡亲们恭维的话，让她乐得找不着方向！

看了看懂事的儿子，陈桂香心里泛起一阵暖意，觉得这个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苦尽甘来的甜蜜，让每一天在琐碎的事情中充满幸福。

几辆车子缓缓开过浮桥，开过夜里安静的乡间小道，朝着家的方向前进。

第二章 少女情怀

省城是一个大省的经济集中区，繁华的程度和现代化的速度，确实不是一般经济稍好的小城市所能相比。

一开始张文还以为李欣然是为了人工受精的事，才找个借口要他过来，却没想到还真的有场农产品展销会，而且她还真的租了个摊位，承包不少的广告宣传海鲜鸡。

是惊喜呢？还是被坑了呢？这几天，展销会人山人海，城里人天天吃着昂贵的营养品，被电视上越来越多的保健品弄得眼花撩乱，但他们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这真不知道是讽刺还是一种嘲笑？所以农产品展销会，自然吸引住他们的眼球。

在绿色与养生越发被重视的年代，这两个词被炒得沸沸扬扬，过去被不少人嗤之以鼻的东西，都成为炙手可热的货物，在夸大其辞的宣传下，更是受到追捧，似乎城里的食物单一和防腐剂的问题，已经变得有点严重，所以不少从乡下来的特色农产品，受到极大的欢迎，甚至价钱被抬得有点高，也不用愁销路，所有的产品都被崇尚绿色的都市人抢购光。

连着三天的展销会，张文忙得腰都要断了，摊位在展厅一层最前面的显眼位置，虽然李欣然没有说是用多少钱租，不过张文大概知道这种好位置，租三天最少也得一万多块，而且没有背景还租不到，但也多亏最近有机绿色食品的热潮，绿色农产品的展销会成为一块香饽饽，也因此才吸引那么多人过来选购。

这绝对是一个打开品牌名声的好机会。

在张文旁边的摊位有个农民，卖的不是香括或特色瓜果，而是过去一文不值，只能用来喂猪，在都市很难看到的地瓜叶，但让人吃惊的是，整个展销会就属他的生意最好，货一车一车的载过来，没等落地，货款早已送到他手中，这种变化确实让人不得不沉思。

过去喂猪的地瓜叶，猪吃不完只能扔掉，现在却成为热门食物，或许是有几分怀旧的因素。

不少忙碌了一辈子的退休老人睹物思情，或许是想起年轻时贫穷的岁月，想起当时那苦涩、难吃却又十分有饱足感的地瓜叶，因此这种过去被骂为下贱的蔬菜，顿时成为炙手可热的货色，标榜着绿色和健康，成为都市人的新宠儿。

比起隔壁的热火朝天，张文这边算足拽通。

现在各种噱头十足的养殖禽类越来越多，名目繁杂，在这个展销会让人看花眼。什么山里鸡、本土鸡、乡下老鸡之类的，在这个有限的市场，各个商家拼得你死我活，不来不知道，一来张文才知道，现在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到这种地步。

各种铺天盖地的宣传，让人们眼花撩乱，好在李欣然是个肯下血本的人，在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争中，张文的海鲜鸡算是打出名号，占据最好的位置，有最多的广告宣传，这也算是压倒其他品牌的一大法宝。说到底，还是因为背景比较硬，连举办方的工作人员都会不时过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可想而知，李欣然在省城的后台有多硬。

张文的摊位前面架起一台巨大的液晶电视，伴随着小丹甜甜的声音，不停解说着产品，那可爱的童音让不少路过的人停下脚步，当看到电视上的山清水秀、清澈海水时，每个人的脸上只有羡慕，因为这种环境在城里已经看不到，这样充满自然气息的地方，或许也是他们在忙碌中所向往的地方。

眼花撩乱的各种饲料，除了鱼肠子或其他杂贝外，甚至是野生的小鱼、青菜、水果、低价滞销的农产品，连一些调理用的廉价中药，张文都细心地录下来，这些画面也成了最大的噱头，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地询问具体情况，让张文都有点应付不过来。

等到结束了，这三天免费请人品尝白煮蛋，花了不少钱，不过效果还算不错，张文有气无力地收拾东西，准备让货运公司运回家里，张曼莹买了一些东西，算起来也是一笔开支。

等收拾好了，都已经晚上十点多。

走出展销会的时候，张文伸了伸懒腰，兴奋地喊道：“终于结束了，他妈的累死我了！”

“我也是！”

张曼莹一身青春的打扮，牛仔裤搭配休闲的T 恤，活脱脱就是一个大学生，她拍着僵硬的手臂，开玩笑地说：“跟了你这老板得活活累死，人那么多，就只有我们两个在应付！早知道就叫你多雇一、两个人，你看，是不是忙不过来了？”

“嘿嘿，不好意思。”

张文呵呵笑着，觉得这两天，张曼莹确实累惨了，有的顾客实在太过唠叨，确实也挺烦人，不过好在效果不错，虽然没夸张到一炮而红，不过也得到不少人的称赞，手里多了几张超市和经销商的订单，这也算是让人满意的收获。

而到了省城后，李欣然丢下一部军车就直接消失，这三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张文两人上了车后，张文握着方向盘转了几下，回过头笑呵呵地说：“曼莹，总算忙完了！收获还算不错，这几天你也累坏了，天天吃便当肯定吃腻了，咱们去吃一顿好的，好好犒赏你。”

“耶，文叔总算有点人性了！”

张曼莹高兴得欢呼一声，想了想，笑呵呵地说：“我要吃西餐，还要吃冰淇淋，反正一切都要好的，今天可不能委屈自己。”

“好！”

张文笑眯眯地点了点头，按照印象中的路线，行驶到繁华的商业街，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里似乎有一间不错的西餐厅。

“你还认识路呀？”

到了餐厅后，张曼莹看着这繁华的地段，满意地笑了笑。

张文是没事上网时偶然看到这家餐厅，据说老板是一个英国老人，因为女儿嫁到这里，而他退休后又很寂寞，所以才会来中国安享晚年。

那名老人在英国时，就已经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大厨，而在这里的日子实在无聊，所以就重操旧业，开起这家英式风情的西餐厅，继续他最热爱的烹饪。

餐厅的不少食材和调味料，都是直接从英国进口，那名英国老家对于热爱一生的烹饪始终有着坚持，对每道菜的色香味都有自己的坚持，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充满英国乡村气息的浪漫，又有正宗的美味可以品尝，所以这家西餐厅开业没多久后就红起来，即使比较昂贵，但很多人还是愿意花钱品尝这最道地的味道。

一走进去，张文马上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异国风情，木质装潢的餐厅，带有一种朴实而苍老的韵味，不像一般西餐厅装修得那么奢华，反而看起来十分随意，简单又充满趣味，而且稻草也被当作装饰，墙上挂满草帽、烟灰缸之类的物品，宛如电影般充满异国的乡土气息。

“这里真不错！”

张曼莹满意地笑了笑，好奇地看着餐厅的一切。

只见墙上那几本老得都褪色的旧杂志，还有几封用鹅毛笔写的信笺，或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酒壶，一切都让人觉得新鲜。

“嗯，听说还是老板亲自下厨。”

张文赞同的一笑。走进来，他就觉得一阵轻松，马上为张曼莹解说道：“而且每一道菜都由老板亲自把关，在他的餐厅，不允许菜肴出现一点瑕疵！而且要是有不懂的顾客乱说话，脾气火爆的老爷子，还会拿大勺子赶人。”

“是吗？这人真好玩！”

张曼莹被逗得咯咯直笑，劳累了那么多天，确实也得放松一下。

服务员的穿着并不像一般的餐厅那种严谨的制服，举止也彬彬有礼，但却散发着随意，那礼貌的微笑中透着一股慵懒的味道，看来他们很喜欢这种氛围，压力少，充满休闲和趣味，这是在这个节奏紧张的现代社会中，少有的轻松和悠闲，真是幸福的一帮年轻人呀！

餐厅一点都不吵，因为地方虽大，座位却很少。

张文两人被安排到一个靠窗的雅座，椅子不是皮沙发，而是藤条编制，透气、舒服又特别有情调，感受着这里别有洞天的气氛，听着复古音乐，确实是一种休闲的好方式。

服务员始终保持着佣懒又亲切的微笑，带着几分异国的风情，礼貌地道：“如果两位是第一次光临，我建议您的菜肴由我们老板来安排，怎么样？”

“由他安排呀？”

张曼莹询问地看了张文一眼。

“嗯，那就麻烦你了。”

张文没有拒绝，他早就听说过这家餐厅的特色，很多顾客第一次上门时，都是由老板安排菜色，相信他也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

“好的，请稍等。”

服务员为张文两人准备开胃酒和清水后，就退下去。

悠扬的音乐，搭配着乡村歌手那独特的沙哑声，虽然不清楚他在唱什么，但却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在颓废中寻找一分生活的乐趣，高亢的吼叫，发泄对困难和坎坷的不满，在轻柔的浅吟中又透着对困难过去后的幸福喜悦，简单又空灵的声音，感染力十分强。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呀！”

张曼莹伸了个懒腰，笑呵呵地看着张文，道：“文叔，看不出来你还满有情调，以前追女孩子时，是不是爱耍浪漫呀，行呀你！”

“少来了！”

张文随手将文件丢在桌上，抿了口清水后，摇了摇头，笑道：“我哪懂得这些呀？今天刚好有空想满足一下馋虫你看我这样哪像哥浪漫的人？再说家里都两个老婆，我去哪里浪漫呀？”

“是吗……”

张曼莹有些茫然地喃喃道，突然想起那晚看见的场景——眼前亲切而温和的男孩，居然和他的岳母偷情的场景。心跳一时间有点加快，虽然都过去很久，但一回想起来却还是五味杂陈，但不知道心里难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久等了。”

不一会儿，服务员们就将菜肴端上来，并一一介绍起来。

传统英国菜的做法比较简单，放入烤箱烘烤或放入锅里煮，对于调味的要求也不复杂，几乎是依照个人的喜好来调味，而且食材的局限性大，即使四周环海，但似乎对海鲜并没有情有独钟，总的来说，张文倒不期待这一顿饭会有多么精致。

果然，是一份简单的烤牛肉，搭配约克郡布丁、姜饼、炸鳕鱼以及炸马铃薯。

一上桌，食物就冒着热气，而且那特殊的味道也马上弥漫开，并传承英国喜爱原汁原味的特色，没有过多繁琐的加工，强调食物本身特有的鲜香，而不是用过多的调味掩盖自然的芬芳。

张文两人一边品尝菜肴，一边小声聊天，话题大多还是围绕着生意。

当吃完后，对于这些菜的评价，张文只能说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美味，不过确实富有异国风情，这样的消费，整体来说不会后悔，但也不会觉得物超所值。

由于难得不用再忙碌，而且这三天几乎忙得头昏眼花，刚好趁这时候找个地方走一走，于是张文和张曼莹商量了一下，便直接开车到江边的护堤，打算散散步，消化肚里的食物再回去。

江边的夜风有点凉爽，两旁的树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华灯初上，即使不是在繁华地段，但还是有不少人携家带眷出来散步，当然也少不了成双成对的情侣，在幽暗的角落谈情说爱，散发出一种都市难得的清闲氛围。

张文在张曼莹的前面慢慢走着，负着手，轻声说道：“对了，曼莹，你好象也很久没去学校了？最近的学习怎么样？成绩要是下降，就多用点时间在学业上。”

“学校里没什么事。”

张曼莹的脸庞微微发红，一直低着头跟在张文后面，摇了摇头，柔声说道：“而且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的前十名，老师也不管我。现在事情那么多，虽然忙，但我觉得很充实。”

“是吗？”

张文望着江水，轻声道：“我们坐一下吧！”

“嗯，好。”

张曼莹羞涩地点了点头。看到旁边一对年龄相仿的情侣，十指紧扣地走过去，望着女孩拿着玫瑰，幸福地依偎在男孩肩膀上时，她心里有点羡慕，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幽怨地看了张文一眼。

张文与张曼莹在临近江面的台阶上坐下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有一个女孩子捧着一大束玫瑰跑过来，微笑着说：“先生，买一枝玫瑰送给你女朋友吧！”

“你误会了，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张曼莹看着女孩怀里那一朵朵艳丽的玫瑰，不由得怦然心动，那如血般的红色，实在太让人迷醉，任何女孩都无法在这种氛围中，抵挡如此强烈的诱惑，但想了一下，她还是赶紧摆了摆手，有些难为情地解释起来。

“你看我们像吗？”

张文倒是有点乐了。当张曼莹难为情地低下头时，他的心也为之一动。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习惯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在身旁默默地帮忙，虽然在忙碌之中无暇乱想，可这时看她脸上的羞红，张文似乎明白了什么。

“像呀！哪里不像了？”

小姑娘的口齿特别伶俐，马上嘁嘁喳喳地恭维道：“你们郎才女貌，今天可是七夕呀！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在这时候，你们说不是情侣，却在这里约会，谁会相信呀？”

“七夕？”

张文顿时愣了神，心想：该死的，都忘了有这回事了！再转头一看，只见张曼莹偶尔偷看玫瑰时，眼里的闪动，顿时知道她记得这个浪漫的节日，只不过是因为和他在一起而羞于提起，而且哪个女孩不想在这样的日子，期待一场充满浪漫的约会？孤独地过这一天，确实是件很难受的事。

“对呀，多好的日子呀！”

小女孩看张文似乎动心，马上滔滔不绝地推销道：“买一朵送你女朋友吧！这一天送，多有意义！你看满街的女孩谁手中没花，这么漂亮的姐姐，可不能比别人差哦！”

“算了，我们走吧！”

张曼莹看了看女孩怀里的玫瑰，虽然心里有些不舍，但想想和张文并没有关系，还是叹息一声，摇了摇头。

“等一下！”

张文看卖花的女孩失望得要转身，马上叫住她，随即走上前看了看她怀里那红艳似火的玫瑰，笑着问道：“那你倒是说说看，那么漂亮的姐姐，送多少朵玫瑰才合适？”

“十一朵吧！一生一世，多好！”

女孩看又有希望了，马上变得殷勤起来，指着路旁一个卖花的摊位，手舞足蹈地说：“我们的店在那里，您要的话，可以帮你包成花束。”

“曼莹，等我一下。”

张文点了点头，示意女孩带路后，便和她跑过去。

“不是，文叔……”

张曼莹害羞地喊了一声，才刚想挪动脚步去追张文，却发现脚就像被绑了千斤重物，走也走不动，想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却怎样也无法喊出来，心跳一时间加快不少，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真的很期待在七夕中浪漫的礼物。

该死，今天居然是七夕呀！一忙起来脑袋都晕了，都不记得这件事，简直是个死罪，这种骗钱的日子，男人可能会不记得，但有哪个女人会忘记？

跑到摊位前，张文看了看远处的张曼莹一眼后，转身说：“小妹妹，我要九十九朵。”

“啊？”

女孩还在高兴有钱赚，但闻言顿时有点傻眼，看了看张文，有些小心翼翼地说：“大哥，今天是十块一朵。”

“我知道，你赶紧包起来吧！”

张文知道她是害怕他看起来这么年轻，可能会没有钱，索性把一千块丢在摊位上，并趁她忙碌的时候，张文拿起手机，用最快的速度编辑一条情话绵绵的七夕短信，并马上用群组发送的方式，发给所有和他有关系的女人。

好险呀，要是晚点发，大概会被醋池子给淹死！这一天，每个女人都会记得，现在我出门在外，没办法陪着她们，要是连句甜言蜜语都没有，很容易就会被责怪。张文松了一口气，最后还补了一句：“现在在忙，晚点再打电话”不然等会儿，电话肯定响个不停。

张文刚把手机放回口袋，一转身，顿时傻眼了，张着嘴巴说不出话。

九十九朵玫瑰，有这么大一束吗？张文看着简直比一个大水缸还大的玫瑰花束，有点欲哭无泪。心想：妈的，电视上演的、小说上写的，根本就是骗人的！

什么手捧九十九朵玫瑰去求婚，求你妹的，这花束都快比我还高了，而且体积还非常大，这哪里是求婚，这是求死吧！

“还有这个……”

女孩不好意思地拿出另一束比较小的花朵，腼腆地红着着脸说：“我没有包过那么多的花，实在包不下了，只能包成两束。”

“我、我……”

张文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冷汗一个劲的直流。看女孩一脸委屈，想说退掉也说不出口，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路人火热眼神的注视下，艰难地搬着两束大花束走向张曼莹，而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被羡慕和嫉妒的眼神所包围。

“文、文叔……”

张曼莹看到那么大的一团火朝她烧来，那庞大的玫瑰花束，瞬间成为所有女孩羡慕和嫉妒的焦点，激动得连话都有点说不清。虽然从小到大，一向优秀的她也有不少男孩子送花，但都被她拒绝，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这么轰轰烈烈，光是这有如火红色海洋的花束，就让她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思考。

“曼莹，七夕快乐！”

张文艰难地走过来后，强装高兴地笑了笑，接着把花束递给她，柔声说道：“今天你本该浪漫一下，却让你陪我到这里，浪费这一天。”

“这么大呀……”

张曼莹激动得连声音都有些发抖，庞大的花束抱在怀里，几乎掩盖住她整个人，而且重得连抱起来都有点吃力，但收到这么有分量的礼物，她早就激动得浑身发热，连腿都有些发软。

“呵呵，你那么漂亮，那女孩说你比谁都漂亮，当然花也得比别人多。”

这样的情话，张文现在已经是信手拈来，虽然是临时编的，不过看见张曼莹激动得脸都发红，闪动的眼眸里都是幸福的水雾，清纯的模样也楚楚动人，心里顿时一动，有种想把她搂到怀里的冲动。

“嗯……我、我拿不动……”

张曼莹感觉到路人的目光全看向她，有嫉妒、也有羡慕，虽然成为焦点，有点难为情，但却满足她极大的虚荣心，再看了看面前这个帅气而温柔的男孩子，正笑吟吟地看着她，一个恍惚，顿时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这分浪漫真的是属于她的。

“我们坐一会儿吧。”

张文很自然地拉起张曼莹的手，走向刚才的地方。

“好。”

张曼莹的小脸已经红得要出血，当张文掌心的温度温暖着她的小手时，她浑身激动得颤抖，但却没办法拒绝这亲密的动作，眼里闪着小星星，就像个听话的女朋友，跟着张文走过去。

玫瑰花实在太重，不过往地上一放确实够惹眼。当再次在江边坐下来时，张曼莹恋恋不舍地抱着属于她的大花束，满脸都是满足的陶醉，偷偷看了张文一眼，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文叔，谢谢你！”

“傻瓜，谢什么？”

张文很自然地用手捏了捏张曼莹的鼻子，那宠溺的动作就像是在捏小丹，轻声细语道：“今天害你没办法陪男朋友，我当然得补偿一下。”

一“我没有男朋友呀！”

张曼莹心里一急，在解释的时候显得非常慌张，但话一说出口又有点不好意思，心想：我是在暗示什么？有没有男朋友是我自己的事，干嘛要解释得那么慌张？

“这样呀，没想到我家的小曼莹这么漂亮动人，居然没有男朋友？”

张文呵呵的笑了起来，开玩笑地说道：“是不是你眼光太高呀？我听说有不少男孩子在追你哦。”

“哪有！”

张曼莹低下头，嘀咕一声，脸上淡淡的羞红十分动人。

张曼莹偷偷看着张文，见他满脸微笑，心里有点酸楚。其实追她的人真的不少，但从小就中规中矩的读书，一说到恋爱就像碰到洪水猛兽般，根本不敢去想，有时候还会被男孩子过于热情的举动和情书，吓得有点害怕。

大学是最自由的地方，似乎谈恋爱也是一门不可少的课程，大学的生活越来越堕落，空闲的时间那么多，再不找点事做，简直会让人发疯，所以有不少人不是在网路游戏里颓废，整日在电脑前憔悴，就是选择找个伴侣，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纪念这段青春年少的日子。

寝室里的姐妹们不少人都出双入对，见张曼莹还是单身，都会热心的介绍对象，再加上她们男朋友的朋友大多蠢蠢欲动，看到漂亮的女孩子，谁不会心痒？

所以大量请吃饭、看电影的短信，把她弄得有点烦，但现在，心里也有种想谈恋爱的冲动。

家里发生事情后，生活似乎彻底有所改变，少了很多年轻该有的懵懂，多的是对生活的坚强。张曼莹有时候都觉得有点恍惚，那本该轻狂的青春，难道就要过去？在不知不觉间，从这个男孩走进她的生活开始，总是喜欢比较他和其他的追求者，总喜欢从中寻找他的影子。

有一次实在忙过头，加完夜班后，直接睡在办公室，所以一早，张文就开着车送她去学校，这一下炸开了锅，最低调，甚至难得找到踪影的校花张曼莹，有了男朋友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张曼莹顿时百口莫辩，不过正好可以少一些苍蝇的骚扰，所以也就懒得去解释，而这在外人的眼里却代表默认。

虽然少了很多追求者的骚扰非常不错，不过随后烦恼就紧随而至。寝室里的姐妹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全围过来，全都在嚷嚷她不讲义气，有了男朋友也不和她们说，还叫着要张文请客，要正式介绍，这下让张曼莹的头更大了，面对这种情况，使她更加感到无奈，只能推说男朋友很忙，没有时间。

“唉……”

想到这里，张曼莹不由得叹息一声。只能怪她太粗心大意，姐妹们爱玩、爱闹，无论谁有男朋友，大吃一顿都很正常，算是一种亲密的打闹方式，不过事情到了她头上，似乎麻烦就有点大了。

“曼莹，怎么了？不开心吗？”

张文见张曼莹粉眉微皱，一脸幸福，却又有几分烦恼，马上关心地问了一句。

“不、不！没有！”

张曼莹慌忙地摇了摇头，看着怀里艳红的玫瑰，眼里又有点湿润，虽然心里很感动，但她和张文并不是恋人的关系，这象征爱的玫瑰，似乎有一点点残缺。

“晚了，我们回去吧。”

张文看了看手表后，征询张曼莹的意见，虽然感觉到和张曼莹之间，已经有一些东西在悄悄萌芽，但当务之急是，得在十二点前，把该打的电话打完、搞定完该发的短信，不然回去一定会死得很惨！

“嗯，好。”

张曼莹有点心乱如麻，周围人们羡慕的眼神让她又幸福又有一点悲哀，坐在这里头都有点发晕，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

带着这么多玫瑰，到哪里都是焦点，而在车上时，坐在车后座的张曼莹几乎被鲜花所包围，令开车的张文都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简直就像是出来游街，走到哪里都有人围观，停在路口时，更有不少情侣在指指点点，而且他身旁还放着一束小的花束，似乎有点太奢侈了！

这几天，张文和张曼莹住在一间大酒店，不过没发生风花雪月的事，两人各开了一间标准间后就相安无事，虽然有时候张文也幻想过带张曼莹出差会有艳遇，不过实际上的情况，却不容那么乐观，只有两个人要负责处理事情，却要忙一大堆事，人都快累趴了。

虽然那两间房间相邻，稍微有点经验的色狼，半夜肯定会去敲门，但这两天的状态实在不行，每天都忙到快凌晨才回来，回来后，两人都是半死不活，道了声晚安后就关上门，有时候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就直接呼呼大睡，如果稍微有点精力，又要开始整理白天的单子，清算销售额，张文可以说是累得连性欲都没有。

这两天，李欣然不在，本来应该是个偷情的好时机，憋了那么久，张文也有点蠢蠢欲动，不过还是在疲惫面前败下阵，而今晚的契机这么好，七夕、玫瑰、单身少女，妈的！不知道多少个处女今晚得死在床上，为她们默哀吧！

到了八楼，张文和张曼莹各自开了房门后，张曼莹难为情地捧着庞大的玫瑰花走进房间，脸上的羞涩和甜美实在太动人，令张文心里不由得一痒，唤了一声：“曼莹，洗完后到我房间来，有些事还没处理完。”

“好。”

张曼莹闻言浑身一震，声音弱弱的回应完后，立刻不好意思地关上房门！

难道有戏？张文从张曼莹闪动的眼眸中，看出一种熟悉的羞涩，顿时兴奋得想要狼嚎几声。

关上门后，张文心情十分舒畅。已经禁欲快两个月，这会儿连看一头母猪都是双眼皮，而张曼莹虽然是他的晚辈，但却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小美女，青春活泼又清纯动人，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哪个男人不会心动呀？

今天张曼莹的打扮其实满不错，白色的衬衫搭上浅色紧身牛仔裤，身材的曲线被勾勒得很迷人，扎了个小马尾，样子看起来特别清纯，人又长得甜美可爱，很有亲和力，不愧是校花。

张文一边洗着澡、一边开始意淫起来，当想起张曼莹看向他时，那羞涩而灵动的眼神，不由得嘿嘿的怪笑起来。

在另一间房间，张曼莹也在水蒸气中，清洗着那青春动人的玉体，她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满脸羞涩和忐忑，心里很清楚连日的相处，两人之间已经有东西在萌芽，而她也有点喜欢上这个亲切而帅气的男孩子，但一想到他那复杂的私生活，家中如花似玉的两个小娇妻，又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无力。

不仅知道张文和他岳母有染，日夜混在一起，其实她也知道苏蕊和张文的关系，没有那么单纯，而这给她的打击无疑非常巨大，这在憧憬爱情的少女心中，这种冲击更具有毁灭性。张曼莹不由得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迷茫。

第三章 配种计划

说是标准房问，不过配套也不差，空间有点小，但五脏俱全，除了大浴室外，还有角落的落地窗与沙发和桌子，虽然不大但也不显得拥挤，浅绿色配淡粉色的装潢透着一种温馨的感觉，让人很容易可以放松下来，这一点让张文很欣赏。

张文洗完澡、穿好衣服后，便打开电视，看看新闻，以及烧了热水，泡上一壶好茶。有时候休闲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还得打电话给大小美人，调调情，恩爱几句，慰藉在这特殊节日，她们的相思之苦。

电话打完后，张文拿着遥控器，看着无聊的电视剧，脑子里却不由得遐想连连，想着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心痒难耐呀！快两个月没有碰女人了！虽然为了遵守和李欣然的约定，不过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确实很难忍受，尤其是身边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美女，简直成了女儿国，每天看着她们花枝招展的在身边晃来晃去，张文都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

李欣然这妞都没出现，晚上偷吃一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张文正在色笑的时候，突然门铃响起来，看来小美人洗完了。

张文赶紧整理衣服，虽说穿着短裤与背心，非常随意，不过也得注意一下形象。

确定房间不算乱后，张文才跑去开门，门一开，只见张曼莹站在门口，脸红红的看着张文，有几丝紧张地说：“文叔，你在喝茶呀？”

张曼莹沐浴后，那雪白的肌肤白里透红，看起来特别水润，给人清新的感觉，湿淋淋的头发虽然看出有擦拭，但还是带着些许调皮的水珠，秀发随意的披散，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又有种说不出的诱惑，标准的瓜子脸和动人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十分美丽，脸颊上淡淡的粉红看起来格外可人，大眼睛一闪一闪，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诉说，不经意的抿了抿下唇，感觉羞涩又特别可爱。

毕竟张文和张曼莹没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张曼莹穿得十分得体，一条白色的休闲裤，上半身穿着一件绿色的紧身背心，包裹住那不夸张但十分坚挺的乳房，流露着青春的气息，也让人不由得想称赞那诱人的身体。

邻家女孩、青梅竹马，清纯唯美得就像漫画中的女主角梦幻，张文顿时有些呆滞，随意打扮的张曼莹，竟然给人如此清新而动人的感觉，或许是前段时间太忙了，纠缠在女人之间有些分身乏术，也或许是因为那时她的情绪太低落，让人不忍有邪念，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楚楚可怜的小女人是如此的明媚动人，真是瞎了狗眼。

“嗯，进来吧！”

张文从惊须中回过神来，赶紧把张曼莹请进房间。

这时张文看着张曼莹那羞答答的样子，心痒得已经有点不行。可能这段时间，她刻意打扮得成熟，让她看起来有点奇怪，此时恢复青春而活泼的样子，确实是个清纯可人的美女。

“好。”

张曼莹有些拘谨地走进去，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时，心里也是“枰”的一声。

1张曼莹坐到椅子时，神情有些不安，到处打量着房间，这是她这三天来，第一次进入张文的房间，也是她第一次进入男孩的房间，当然会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喝茶吧！”

张文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泡了杯茶给张曼莹，笑呵呵地说：“这三天你也累坏了，回去后，你可以放几天假，好好休息一下。”

“不用了！”

尽管在这孤男寡女的环境下，张曼莹有些坐立不安，但还是摇了摇头，婉拒道：“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再说，我知道你的事情也多，有的工作是我在处理，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等真的累的时候，再休息吧！”

“嗯，那也好。”

张文点了点头，突然发现无话可说。虽然眼前的小美人很动人，但仔细想想，对她似乎并没有那么，而且这段时间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聊天，所以还真是找不到话题聊。

“文叔……”

张曼莹似乎意识到张文的尴尬，小脸微微一红，没话找话地说：“对了，其实你要是闲下来，也可以再进学校读书嘛！虽然现在忙，不过等事情一旦上了正轨，就会有不少时间。”

“我现在怎么可能静得下心？”

张文缓缓的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自嘲道：“进了社会后，心早就浮躁起来，再说就算工作顺利，但我还有家要养呀！哪来那个闲工夫？”

“也是……”

张曼莹点了点头，顿时有点语塞。

本来张曼莹以为会有千言万语要说，但真到了单独相处时，却没办法找到轻松的话题，似乎两人之间谈得最多的就是工作，偶尔才有一两句关心对方生活的话，即使心里真的很想要了解这个男孩的生活，为什么有两个貌美的小姑娘当妻子，还要招惹那么多女人，甚至还和岳母有染？尽管心里的好奇十分强烈，还伴随着一点点嫉妒，但这样的话，张曼莹却怎么也没办法问出口。

气氛顿时变得尴尬，有种暧昧的氛围弥漫在空气中，可怎么样都没办法捕捉到，张文真想给自己狠狠的一巴掌！心想：平常这张嘴，不是挺能说善道的吗？

怎么现在就变成哑巴？或许是还顾忌张曼莹到底有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唉，身为色狼，他还是有点心软。

此时张曼莹感到有点焦躁，甚至连额头都出汗，在这种时候，却找不到话题可以聊，她不是一直希望有个轻松的时刻，忘了工作的事情，好好和他聊天吗？

怎么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难道是因为知道的事情有点多，反而变得拘谨吗？

就在张文和张曼莹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该说什么时，门铃突然响起来，而且还有点急促。

张曼莹立刻跑去开门，门一打开，顿时愣了一下，有些不自在地喊了一声：“然姐！”

在这样的环境下，难免会被人误会，孤男寡女在同一间房间，还关门待了那么久，无论怎么解释，都不会有人相信。

张曼莹顿时觉得有些紧张，看着笑吟吟的李欣然，才猛然回过神，赶紧让了一步，轻声说道：“文叔，然姐来找你。”

靠，她怎么来了？张文在心里暗骂一声，不过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骂。从比较色的角度上来看，这妞纯粹就是来坏他的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的出现，也刚好缓解刚才那阵无语的尴尬，这到底算好还是算坏呢？

“哟，老板、秘书，有情调呀！”

李欣然一走进来，笑眯眯地调戏了一句，立刻就让张曼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然姐！”

张文赶紧站起身叫了一句，毕竟再怎么说，李欣然对他也够意思，想想其实这个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唉，只是可怜小兄弟了！

李欣然打扮得分外妖娆，一件黑色的紧身背心，勾勒出姣好的曲线和胸前一对挺翘的乳房，紧身的黑色皮短裤，包裹着又圆又翘的嫩臀，露出修长而白嫩的美腿，脚穿着一双短皮靴，更有着野性的诱惑！狂野、妩媚、妖娆，只是一个略带暧昧的笑意，就让人感觉到她那媚骨天成的诱人。

李欣然甩了甩长发，看张曼莹红着脸低下头，一边挠着头、一边笑眯眯地调戏道：“看来这时代确实进步了，老板和小秘书的关系也特别新潮，你们也想时髦一把吧？”

“然姐，您又在乱说什么了？”

张曼莹被李欣然调戏得小脸绯红，有些不舍地看了张文一眼后，一边离开房间、一边难为情地说：“懒得理你，我回房间睡觉！”

“对不起，打扰你们好事了！”

李欣然最喜欢戏弄别人，看张曼莹都走了，还不忘多调戏一句。

“然姐，怎么有空过来？”

张文无奈地苦笑一声，觉得李欣然的性格，确实爽朗到让人有点头疼。

“不过来，你就得手了吧？”

李欣然回过头，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勾了勾手说：“一会儿老娘再教训你，先和我出去一下！”

“好。”

虽然不知道李欣然要干什么，不过张文还是马上换好衣服，和她一起下楼。

下楼的时候，张文愣了愣，只见酒店门前停着一辆拉风的蓝色摩托车，高大、沉稳又显得十分有力。

“你来开。”

李欣然顺手就把车钥匙丢给张文，笑眯眯地说：“我骑了好一阵子，有点累了。”

“哦，那你拿着。”

此时的张文一头雾水，但也没多问，顺手把那小束的玫瑰递给李欣然，心想：反正钱已经花了，总不能浪费吧！而陈君维和关毅肯定不知道跑到哪里搞玻璃，这也算是朋友间的安慰吧！

“哟，你还挺有心的！”

李欣然接过花的时候，脸色微微一红，虽然说出的话依旧大剌剌，但不难看出她脸上难掩的惊喜，而且一向给人野性十足的她，捧着花的时候，眼里有了几丝平时不常看到的柔和，柔软得让人骨头都要化了。

“嗯，七夕快乐！”

张文坐上摩托车，启动时的轰鸣声，顿时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而且只是简单转一下油门，那声音竟然就把周围不少车的警报器弄得响个不停。

“不错吧，姑奶奶的最爱！”

李欣然坐上车后座，听着那沉重而有力的声音，难掩得意地说：“全部配件原装进口，改装四根排气管，发动起来有400CC 的马力，我从商贸城过来只用了十多分钟！”

靠，十多分钟？那段路可是有差不多十公里的距离，这妞还真喜欢飙车呀！

张文顿时冒冷汗，不过男人的骨子里，对跑车和速度有种本能的喜欢，即使心里有点忐忑这大家伙的马力，但还是按捺不住催动油门，十分谨慎的上路。

摩托车缓缓骑出酒店，张文悄悄从后视镜看了看李欣然，见李欣然虽然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但看着怀里的玫瑰时，脸上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温柔，没有往日让人惊艳、甚至海绵体充血的妩媚，此时的她看起来更像是个温顺的女人。错觉，这绝对是错觉！

“然姐，去哪里？”

张文不知道李欣然要去哪里，只好问道。

“往城东开！”

李欣然似乎回过神，眼神复杂地看了张文一眼后，用她惯有的调侃口吻说：“小文呀，看不出来你还真懂得浪漫！知道七夕该送花给女孩子，不过蕊姐可没有收到哦，小心回去后被挨揍！”

“她不会的！”

想起那个温柔而体贴的少妇，张文不由得莞尔一笑，就差没说：“你以为谁像你一样暴力呀”再说，苏蕊现在和他感情好到差点就要私奔。

张文心想：要不是为了你这好朋友，我早就天天都能享受到她那性感的身体，你这妞还好意思说？

“如果她知道你送别的女人那么多玫瑰花呢？”

李欣然突然狡黠地笑了笑，附在张文的耳边，用一副看好戏的口吻，说道。

六十公里的时速在不太顺畅的公路上开着，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充满诱惑的声音，又有阵阵热气吹进耳中，令张文心神一个不稳，差点撞上前面的小轿车，回过神想说几句时，却发现不对劲，马上惊讶地问：“你怎么会知道？”

送张曼莹那么多玫瑰的事，可是很秘密，过程中只有他和她在，而且张曼璧一回酒店，就把玫瑰放在房间，而李欣然刚刚才到，不可能知道呀！

张文顿时满脑子问号，可不得不承认，刚才她在耳边说悄悄话时，特别撩人，不管是体温、香气还是那亲密的动作，让他体内不由得升起欲望。

“我不知道的话，你早就得手了！”

李欣然狠狠的白了张文一眼，有几分威胁地笑道：“看来你张大老板现在也跟上潮流，居然和小秘书偷偷培养感情。如果我没有在你们房间装摄影机的话，老娘还真不知道你泡妞确实有一套，那么大一束玫瑰，搞定像张曼莹那种的小姑娘肯定轻松。”

“靠，摄影机！”

张文愣了愣，回过神后不由得骂了一声，心想：那这几天的生活，不就一直在她的监视下吗？难怪在四清县的时候看得那么紧，这时身边有个小姑娘，她却没有出现，敢情这几天他连吃饭、拉屎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对！”

李欣然嘿嘿的一笑，难掩得意地说：“这三天，你们穿什么内裤，我都知道！没想到呀，张曼莹看起来瘦瘦的，身材其实满好的，尤其是穿那套紫色蕾丝内衣的时候更带劲，我看了都有种想强奸她的冲动。”

“靠，你……”

张文骂道，不过听着李欣然的话，脑海却不由自主地幻想起来。

身材不错，长得又漂亮，身体白晰，穿着紫色的性感内衣……

“看吧，你果然色性不改！”

李欣然马上鄙视张文一眼，哼了一声，道：“得了吧你，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注意形象！”

“谁流口水了！”

张文脸一红，心想：色心这么容易就被人看穿，唉，道行还不够呀！不过，我遇上的女人，大多都是温柔或偏可爱型，姐姐和小丹算比较强悍，不过像李欣然这样口无遮拦，似乎是第一个。

“算了，懒得说这些！”

李欣然咯咯笑起来，一看张文尴尬的样子，玩兴更浓，马上拍着张文的肩膀，调戏道：“好了！小文，这段时间你也算乖，烟和酒确实都没碰！而且那么久没和女人上床，本来以为你会手淫几次，没想到你这小子还真能忍，看你这么听话的分上，你泡小秘书的事，我就不揭穿了。”

“靠，我有吗？”

这妞真不把他当男人看，想说什么就说！张文闻言开始冒冷汗了，不过还是倔强地说：“得了吧你，什么叫泡小秘书？我和曼莹可是清白的，连手都没有碰过，而且算起来她是我的晚辈，有这可能吗？”

“一会儿再说，往这边开！”

李欣然看张文那气急败坏的样子，高兴得呵呵直笑，马上又指着路。

“到底要去哪里？”

张文有点不耐烦，不过看李欣然笑得花枝乱颤，确实很动人，偶尔刹车踩得急，这具性感的身体就靠过来，体会到背后那两团巨大肉球的压迫时，张文都觉得有点窒息，脑子里能反应过来的词只有：大、有弹性、特别的挺！

张文的脑子有点发昏了，压抑许久的色欲再次发作。

骑车的时候，张文变得浑浑噩噩，后面那迷人的体温，以及不时靠过来的肉球，给人的冲击实在太大，无奈的是他必须把精力用来注意路上的安全，不然张文真想多制造相撞的机会，体验这个尤物那充满弹性的乳房。

在李欣然的指挥下，张文来到一栋高级的公寓前，李欣然明显对这里很熟悉，一下车就轻车熟路地将张文带进电梯，直接上最顶层。

“然姐，这是哪里？”

张文忍不住问了一句，看起来虽然是公寓，但却比一般的小区高级，甚至在环境绿化上可以媲美公园，二十八层楼的高度，外观奢华大气的装潢，以及内部宽敞明亮的空间，这一间住宅肯定价值不菲。

“我家！”

李欣然掏出钥匙，一边开着最里面的一道铁门，一边笑眯眯地说：“这一层有四套房子，我和蕊姐一人买了两套，做邻居，不过她现在很少回来住，所以这一层楼目前就只有我一个人住。”

“全买下了？”

张文倒不感到惊讶，毕竟李欣然和苏蕊的财力确实雄厚，何况以她们那强硬的后台，或许她们不一定得自己花钱买这价值不菲的房子。

“进来吧。”

李欣然点了点头，回过头看着张文的时候，脸上有一丝淡淡的红晕，不过她马上又恢复那大剌剌的样子，一进门就把脚一蹬，将短靴随意甩到一边。

跟在李欣然身后进门的张文还真有点意外，原本以为李欣然的家会很乱，就跟她那大剌剌的性格一样，又觉得那么野性的她，一定会把家里装潢得充满情趣或另类，没想到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感觉轻松的布置，浅蓝色的色调给人有如置身于大海又似漫步云端的飘渺感，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

张文仔细看一下，发现这两间公寓的装潢很有趣，墙壁全刷成浅蓝色，所以在淡淡的绿色灯光下，就像梦幻王国，家具大多是以暖色系色调为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小公主的世界，柔软的白色沙发上堆满各式各样的抱枕和布娃娃，就连桌上的杯子都是以卡通人物为主题。

张文真的很难把这一间充满梦幻色彩的房间，与性感妩媚的李欣然联想在一起。

“吃惊吧？”

李欣然嘿嘿的一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后，抱住一只足足有一人高的米奇娃娃，笑呵呵地说：“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呀？我家装潢得像小孩子的感觉！”

“有点吧……”

张文点了点头，在心中思索着。看样子李欣然表现给外人看的一面并不一定真实，至少她这小小的世界中没有半点妖冶，取而代之的是对纯真和梦幻的向往，让人感觉到她天真的一面，而从装潢的格局和遍地的抱枕来看，她似乎是个缺少安全感的人。

“坐吧！”

李欣然帮张文倒了一杯热水后，迟疑了一会儿，一脸严肃地说：“小文，你听着，事情有点变化了。”

“什么变化？”

张文老实地坐在李欣然对面，有种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的感觉，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事，是生意，还是人工受精的事？

“我的危险期快到了。”

李欣然的脸微微发红，不过还是摇了摇头，说：“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想尽快要个孩子，不过我似乎算错日子，明、后天就是我的危险期，但要等你再来省城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所以我才要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

张文头一下子有点晕了，心想：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人工受精的时间算错了？

“我想了想，直接和你上床好了！”

尽管李欣然说话的时候，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但脸上却有掩饰不住的羞涩，她强忍着难为情，依旧大刺刺地说：“反正我有看过你的检查报告，相信你不会有病，而且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省城，况且我总不能让你一直戒烟酒、戒色，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不是吧……”

张文张大嘴巴，有点说不出话。说真的，和一个性感尤物上床，谁不希望呀？只是面对李欣然这么直接的话，脑子还真有点转不过来。

“我就直说了！”

李欣然一点都不管张文的反应，尽管看似轻松地说话，但声音却颤抖着：“姑奶奶现在还是处女，也怕顺产会太疼！想来想去，反正就只要上一次床，而且我不想破坏你和其他女人的感情，你就当作是有一次艳遇，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所以只能便宜你这臭小子了！”

“然姐，你在开玩笑吧？”

尽管张文有过无数次幻想，但这话进入耳中时，还是令他有点回不过神，甚至还想抽他自己一巴掌，他实在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少来！”

李欣然哼了一声，羞涩的红晕一闪而过，但还是笑骂道：“现在我在意的不是和你上床的问题，我头疼的是怎么向蕊姐交代？要是她知道我勾引她的男人，还不扒我的皮呀！”

“我、我不知道……”

张文有点茫然了，说真的，接触这么多女人，像李欣然这么主动，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此时反而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似乎他才是要被开苞的处女。

“我不想让你为难，我自己和她说。”

李欣然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按起免持听筒，连说话的权利都不给张文，她似乎也知道凭她的魅力，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一“喂？然然，还没睡呀？”

苏蕊的声音好一会儿，才从话筒传出来，声音有几分疲惫，不过听得出来她还没睡。

“是呀，宝贝，想我了没有？”

李欣然嘻嘻一笑，语气调皮中又带有几分可爱，道：“不会是男人跑了，你孤枕难眠吧？蕊姐，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强壮的、结实的男人，安慰你那空虚寂寞的心灵。”

“空你个头呀！”

苏蕊没好气地笑骂道：“得了吧你，你以为我是怨妇呀？又不是十多岁的小女孩，非得黏着男人，再说，现在事情那么多，哪有空陪你疯呀？这么晚打电话给我，到底有什么事？有屁快点放……”

两个女人嬉闹了好一阵子，可以听出她们的感情确实不错。

只见李欣然在笑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扭动着那性感的腰肢，那动人的模样和一脸妩媚的笑意，让张文心里为之一突，血液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变热，心想：如果她不是开玩笑，今天晚上就能和这性感尤物春风一度，而且她还是处女之身，太他妈的刺激了！

“好了，和你说件正事。”

李欣然和苏蕊嘻笑好一阵后，回过头，神情复杂地看了张文一眼，这才轻声说道：“蕊姐，你要是不高兴，就当我没说过。”

“别假正经，快说！”

苏蕊没有多想什么，不过听李欣然的语气难得严肃，一时间也是有点不太适应。

“蕊姐，如果我和张文上床，你会生气吗？”

李欣然的话十分直接，直接得让张文的头都发晕，而说出这话后，李欣然也有点不好意思，即使强装镇定，但表情还是有点不自然。

“啊……”

苏蕊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啊”了一声后就没有动静。

“没听明白呀？”

李欣然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明显，虽然很难为情，却给人一种更加致命的诱惑，她嗲嗲的哼了一声，轻声说道：“本来是想要人工受精，但危险期快到了，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能便宜这小子，当然还是得蕊姐同意再说，现在就看你的想法了。”

苏蕊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叹息一声，声音有些颤抖又充满关切地说：“你们又不是小孩子，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虽然他是我的男人，你又是我最好的朋友，内心会有一点难受，不过小文是有家室的人，你们决定好就做，但然然，你不能影响到他的家庭！”

“放心吧，谁稀罕呀？”

李欣然顿时松了一口气，或许她一开始就知道苏蕊不会反对，才会提出来，此时见事情已经决定，马上又笑眯眯地开起玩笑：“蕊姐，你不用多想，我们纯粹就只有肉体的关系，这臭小子的灵魂还是你的，肉体以后也是你的，我就借用一下！”

“少来了！”

苏蕊虽然觉得有些失落，不过还是打起精神，笑骂道：“我可不管这些，我又不是他的老婆，再说，你们之间想搞什么，我可懒得管，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别太过分就好了。”

“明白，收到！”

李欣然嘿嘿一笑，马上点头说：“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还给你！最多再给点营养补贴怎么样？省得我们蕊姐难受……”

怎么觉得她们说的，是要拉牲口去配种？张文闻言满头冷汗，不过想了想，现在他的确是要配种，生孩子是产品，享受的是制作过程，而且听着苏蕊叮嘱的话，张文还是满感动，心想：成熟的女性总是能考虑得比较周到，这种事情，她第一个想的不是吃醋或嫉妒，而是担心会影响我的家庭，这样的老婆，不，应该说是情人，上哪里找？

李欣然和苏蕊又嬉闹了一会儿。

放下电话后，李欣然回过头有一点不自在，不过马上又摆出一副阴谋得逞的样子，嘿嘿的坏笑道：“小家伙，听到了没有？快给我洗干净，洗白白的躺在床上！”

“我、我洗过了！”

张文说话的时候都有点结巴，其实这样的艳遇，他在心里不知道幻想多少次，但真正来临的时候，却紧张得身体有点僵硬。

“你先进房间吧！”

此时李欣然有些扭捏，也有点退缩，不过犹豫了一阵子后，还是咬着牙站起来，关掉客厅的灯后，声音有些发颤地说：“房里别开灯，我不习惯！”

“嗯，哦！”

张文的脑袋顿时当机，彻底傻住，什么都思考不了，只是依照李欣然的指示走进房内。

刚一进房间，张文就闻到一股自然的香气，能清楚感觉到女性房间特有的温馨感。

李欣然不好意思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咬了咬牙，拿起换洗的衣服走进浴室。

身上的衣物一件件落下，李欣然在水流的冲洗下，看着那白晰的身体，还是那么的性感而诱人，想到晚上即将面对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她不安地紧张到身体都变得僵硬。

第四章 处女身的性感尤物

李欣然的房间和客厅一样，装潢温馨，让人感觉特别舒适，以绿色为本色调，墙壁上浅浅的绿再画上一些树木，虽然看起来青涩，不是很像，但却有一种娇憨的童真感，家具也是以暖色系为主，整体给人的感觉，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个十多岁小姑娘的闺房。

房内只有一盏绿色的床头灯淡淡亮着，浅浅的光线不太明亮，却让这间房间散发出大自然的气息，虽然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十分有情调，尤其是房间中央一张三米宽的大床更是夸张，床上放满抱枕和布娃娃，真让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李欣然的房间。

手足无措、坐立不安，靠，怎么感觉我像是个送上门的小处女？张文一会儿坐在床角上发呆，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几步，心里有着无限的期待，但却紧张得有点过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张文觉得很漫长，但更像是时间停止走动，缓慢得让人有些焦躁。

张文坐在床头上，就在他呆愣地幻想着等下的情景时，门被轻轻推开，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听到李欣然的声音轻飘飘的传来：“你、你没睡吧？”

虽然李欣然的语气听起来很平淡，但声音里的颤抖，却让人不自觉地感到怜惜，张文赶紧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门慢慢打开，轻声说道：“还没。”

“嗯，呵呵。”

此时门被打开，只见李欣然羞涩又妩媚的笑了笑，展示着身上的睡衣，笑眯眯地问：“这样好看吗？”

性感内衣，超薄的真丝睡衣，柔软中带着无比诱惑……

靠！和期待的完全不一样，蓝色的纯棉睡衣，图案还是逗趣的漫画人物！张文差点一口血就喷出来，不过还是苦笑着点了点头，咬着牙说：“嗯，不错，满、满可爱的。”

“失望了吧？”

李欣然脸上微微一红，负着双手走到床边。

当李欣然越走越近时，似乎还刮起一阵迷人的香风，即使她穿的睡衣并不性感，但完全掩饰不了她那性感高挑的身材，尤其是那一头波浪长发随着步伐而飞舞时，更充满挑逗！

张文不自觉的咽了一口口水，他能清楚看到昏暗中李欣然那闪动的水眸，仅一眼就百媚横生，让人有点按捺不住，不得不承认，她真的将女性该有的性感和魅力表现到极致。

“有个东西，我想让你看看！”

李欣然被张文那充满欲望的眼神看得心里一突，尽管有点慌张，但还是坐到床头，打开桌上的手提电脑。

“然、然姐，我能抱你吗！”

张文觉得喉咙像有火在烧，当看到她背对他而坐，那美丽的背影显得有些柔弱时，忍不住有种将她拥到怀里的冲动。

“干嘛要抱呀？”

李欣然的脸微微一红，不过还是用她惯用的调侃语气，笑道：“不会是看我穿得这么随便，就起了色心吧？一点定力都没有！”

“嗯！”

张文觉得心跳快得有点受不了，那种感觉简直像是第一次碰女人的身体，一看李欣然默认的回过头，立刻颤抖着将手伸出去，从背后轻轻抱上她的腰。

“嗯……”

李欣然的呼吸一下子就乱了，当张文的手臂环过她的水蛇腰时，她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尽管在别人的印象中，她是个活泼开朗又十分野性的尤物，但这还是她第一次和异性有亲密的接触，身后那火热的温度和男人手臂的强壮，顿时让她失去思考的能力。

张文也好不到哪里，他小心翼翼地抱住李欣然的腰后，整个人也有点傻了，他能清楚感觉到怀里李欣然的温度，闻着她身上淡淡又充满诱惑的气味，下身顿时充血，硬得快要爆炸，而且更要命的是，当胸膛贴上她的后背时，更能清楚感觉到李欣然并没有穿内衣，这直接的触感，顿时让人鼻血都要喷出来。

“别、别乱动……”

虽然李欣然说话时强装镇定，但却听得出来，有一丝不自在。

“嗯，然姐，你好香呀……”

张文点了点头，虽然嘴上应着，但本能的色欲已经阅始发作，他趁着说话的时候，微微低头，朝着李欣然的耳朵吹了一口热气，马上就感觉到怀里的身体颤抖一下。

尽管李欣然浑身僵硬，尽管手指头连弯曲一下都会瑟瑟颤抖，但她还是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一边移着滑鼠打开一个个文件夹，一边颤着声音说：“小文，你长这么大，有看过A 片吗？”

“应该，有吧……”

张文的呼吸变得无比急促，这个岁数的男孩，有几个没看过A 片？不过因为家里的女孩子比较多，再加上电脑被她们两人拿去玩，所以张文早就把这些爱情动作片全藏在外接硬碟，好象只有秀秀一个人知道。

“我、我给你看一个……”

说着，李欣然额头满是汗珠地打开一部影片，当影片显示出来的时候，张文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当看清楚内容时，顿时傻眼了。

短短的几十秒，但只是瞬间就已经令人震撼了。

影片上的地方是在这间房间，这间可爱又充满趣味的房间，不过主角不只她一人，让张文瞠目结舌的是，柔软的床上有一个成熟又性感的少妇，赤裸着身体低低呻吟着，白里透红的身躯显得十分妖媚，细嫩的声音传到耳中，瞬间就让人血脉贲张。

那张熟悉的脸，曾经在他胯下千娇百媚的脸，竟然是苏蕊！可以看出她完全没有发觉到被偷拍，表情是那么的香艳，妖冶得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为之疯狂，而这时她的双腿被打开呈M 字形，有一个人正跪在她的腿间，埋头在她的羞处，隐隐还可以听见啧啧的水声，傻子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在为她口交。

这人明显是女人，虽然也是一丝不挂，但因为角度的关系，只能看见她跪着的背影，身体白晰无瑕，非常完美，翘起的臀部十分圆润又充满诱惑，尽管看不清楚，但绝对是魔鬼至极的好身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一头性感的波浪长发，实在太熟悉了……这、这是李欣然？

影片一闪而过，当播放器呈现一片漆黑的时候，张文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身体僵硬的抽搐着，过了好半天，才难以置信地呢喃着：“怎、怎么可能？蕊、蕊姐她……”

“是我偷拍的。”

李欣然幽幽的叹息一声，看着那影片，身体本能的开始发热，但她还是转过头，神情复杂地看着张文，有些自嘲地说：“怎么样，够刺激吧！是不是没有看过两个女人乱来，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你的情人？”

“怎……怎么回事？”

张文顿时傻住，吓得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你躺着。”

李欣然轻轻挣脱张文的怀抱，眼里带着一丝哀怨的水雾，幽幽的看了张文一眼，轻启朱唇，缓声说：“一会儿我再告诉你。现在，我只想好好的记清楚自己的第一次。”

“然姐……”

张文被李欣然轻轻一推，尽管她的力气小得像被摸了一下，但此时李欣然脸上浮现让人心跳加快的妩媚，她慢慢的爬上床，挪动着身躯，几乎是跨坐在张文身上，喘息着说：“小文，今天你给我躺着，老实的别动，知道吗？”

“然姐，你……”

张文的脸红得要充血。

这时李欣然的手尽管颤抖着，但还是开始脱起张文的衣服。

虽然张文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但还是配合着李欣然的动作，脱去身上的衣服，在一丝不挂后，那憋了两个多月、早已经硬得快要胀开的龙根，马上朝天威武地立起来，一股男性的强烈气息也在这瞬间弥漫开来。

李欣然有些不自然地闪躲一下，但咬了咬牙后，还是用手轻轻的握住那庞然巨物，颤着声音说：“真大，原来蕊姐没骗人！”

“她连这种事都和你说？”

张文惊讶地问了一句，不过随后一想，是他少见多怪，她们都多少年的闺中密友，分享任何秘密都不奇怪吧！

“嗯，连你们做爱的时候，我都知道！”

李欣然轻轻套弄一下龙根，虽然动作生疏，但还是让禁欲许久的张文激动地浑身颤抖。

见张文的反应激烈，李欣然也感到浑身燥热，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说：“我还知道，你们经常互相口交！蕊姐最喜欢的姿势是从后入，那样她高潮来得快，而你最喜欢的是女上男下，你喜欢看蕊姐兴奋的样子。”

“然姐……”

张文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一个尤物在你面前，说着这么放荡的话时，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无法克制住越来越澎湃的色欲，哪还管得了她说的话？

张文马上狠狠的拉起李欣然，在她的惊讶下将她压到床上。

“我、我不是说了……”

李欣然的话还没说完，嘴就被张文捣住，她满脸惊讶地看着压在她身上，显得非常冲动的张文，此时她连骨头都开始有点发软。

“女人就该有女人的样子！”

这时张文已经红了眼，捣着李欣然的嘴摇了摇头，一手轻轻地拉着她肩上的吊带，一边喘着粗气说：“哪有女人第一次像你这样，给我乖乖的躺着！”

“呜……”

李欣然本能的挣扎一下，却怎么样也无法抵抗张文的力气，这时她才发现，眼前看似纤瘦的男孩，身体是多么的强壮，在昏暗的灯光下，这具强壮的身体，每；块的肌肉线条都那么明显、刚劲有力，充满阳刚的诱惑。

李欣然心跳快速地跳动着，觉得快要窒息。

以前李欣然总当张文是个小男孩，甚至想到人工受精这件事时，也不过是以请求朋友帮个忙的心思来对待他；但这一刻，她才发现眼前的男孩并不像印象中那么的温和而谦虚，他也有冲动和男人该有的强硬，甚至他的身体充满一个成熟男人该有的强壮，似乎每一块肌肉都是为了征服她而跳动着，并诠释着那种阳刚的美感。

张文的手指轻轻勾动，随即吊带慢慢的从李欣然那白嫩的香肩往下滑落，那雪白的肌肤一点点的暴露出来，性感的锁骨在急促的呼吸间显得越发清楚，令张文的呼吸几乎都要停住，对于这具性感的身体，他不知道遐想多久，他相信这尤物走在街上时，不知道会有多少男人垂涎这充满媚气的完美身材，但现在这具完美的身体，却是第一次被异性抚摸，他更是可以不客气地占有她的处子之身，这想法才在脑子出现，张文就觉得仿佛连血液开始沸腾了。

此时李欣然那一对乳房，在张文期待中跳出来，令张文的眼珠都快要掉出去，心想：好漂亮的一对圆乳呀！几乎是完美的半圆形，又润又滑，看起来十分白嫩，光是用肉眼看，就能知道这对宝贝惊人的弹性！目测起码有三十四C ，两颗小小的乳头简直和小女孩的一样，又粉又嫩地点缀在上面，就像是美味的布丁上面那两颗诱人的樱桃。

“呜……”

李欣然的脸犹如火在烧般红润，觉得露出乳房有点不好意思，但张文一激动，几乎要将她捂得窒息，连呼吸都上不来，立刻难受得挣扎起来。

“对、对不起……”

张文这才回过神，慌忙地把手拿开，看李欣然马上咳嗽起来，连忙道歉，但眼神却不由得被那一对巨乳吸引过去，只见那充满弹性的宝贝，随着咳嗽声连连跳动着，让人恨不得直接含在嘴里狠狠地啃咬。

“你想、想捣死我呀……”

李欣然咳得小脸通红，红润的小嘴还有几丝晶莹的唾液，说话时吐着一股火热的芬芳，小嘴唇一张一阖地更加性感，似乎是在诱人品尝。

“然姐！”

此时张文再也受不了了，他猛地对着李欣然那红润的小嘴吻下去，有些粗鲁地吸吮着她那嫩嫩的嘴唇，手也不安分地摸上那对饱满的乳房，发现一只手有点掌握不住，而才刚接触到那对美妙的宝贝时，只轻轻的一掘，就能深切体会到平日有运动习惯的身体特有的弹性时，张文兴奋得几乎都要疯了。

“嗯……”

李欣然瞪大眼睛，哼了一声，当张文揉弄起她的乳房时，她僵硬的身体也瘫软下来。第一次和男人接吻，这带着粗糙和粗鲁的感觉，瞬间让她脑子有点发空，胸前传来的感觉又那么激烈，刚刚接触所带来的冲击，让她有点受不了了。

虽然李欣然和苏蕊玩过虚龙假凤的游戏，但严格说来，这是她第一次和异性亲吻，所以她紧张得身体有些僵硬，但张文却一点都不客气，一吻上去，就趁她开口的空档把舌头伸进去，快速舔起她嘴里那迷人的香味，更肆意地舔着她那紧张得有些僵硬的丁香小舌，如作怪般的撩拨着她那敏感的舌尖。

“呼……”

李欣然顿时有些喘不过气来，张文那粗糙的舌头所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剧烈，再加上这是她的乳房第一次被肆意地揉弄着，没一会儿，她的呼吸就断断续续，显得急促而又停滞，脸上的难为情也变成妩媚的红晕。

张文那粗鲁的动作，慢慢地变成温柔的挑逗，并赶紧让心情冷静一下，觉得虽然身下的尤物性感得让人血脉贲张，但她身体一阵阵的颤抖时，也让人想起她还是第一次，于是张文改变策略，舌头的撩拨变得温柔而含蓄，深情款款的吸吮着，开始引导着她来配合他的动作。

张文那温柔的撩拨动作刺激着李欣然的情欲，第一次被男人的气息包围，早就让她没办法思考，滑嫩的小舌头开始无意识的模仿张文的挑逗，开始轻微而害羞的回应着张文。

两条舌头的纠缠越发激烈，彼此呼出的鼻息也越来越急促，几乎快压抑不住体内的欲火了，在一阵吸吮后，啧啧的水声变得越来越大声，强烈的快感让呼吸都有点停滞，当气都提不来的时候，李欣然才在快感的侵袭下稍微恢复意识，开始无力地推着张文的胸膛。

“舒服吗？”

张文意犹未尽的抬起头，舔了舔嘴边的液体后，看着身下媚态横生的尤物，激动得眼里开始冒出血丝。

“要、要你管……”

李欣然有些倔强的顶了一句，她闭着眼睛，张着小嘴，大口大口的呼吸着，脸上是情动的潮红，披头散发的样子，更是让人的荷尔蒙分泌得更加旺盛，一对大乳房随着呼吸而起伏着，看起来更是美不胜收。

此时李欣然的睡裙已经被撩到腰间，身体微微扭曲着，让本来就魔鬼的身材变得更加性感，露出的雪白胴体和乳房十分迷人，那羞处更有一种半遮半掩的诱惑，雪白的双腿不安地交叠着，还有点难受的互相磨蹭着，如此撩人的姿势配合上她脸上的媚气，真是要了张文的老命呀！

“好香呀……”

张文低下头，嗅着李欣然身上的味道，陶醉的赞美一声后，没等李欣然回过神，双手又摸上她那饱满的乳房，开始肆意地玩弄那对弹性惊人的肉球。

“你这个色、色狼……”

李欣然低低的哼了一声，半睁的眼睛都是迷人的水雾。

这时张文如作怪般的使劲揉着李欣然的胸部，马上让李欣然那倔强的声音变成又长又动人的呻吟声。

“不色的话，就不是男人了……”

张文淫笑了一声，见两颗粉嫩的小乳头已经充血，马上不客气地用手指夹住，随即轻轻一捏，令李欣然性感的身体又不安地弓起来。

李欣然没有再说什么，似乎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她轻轻咬住下唇，看似难受地闭上眼睛，但张文知道她是第一次接受男人的爱抚，刺激肯定很强烈，尤其是成熟的身体对于情欲和挑逗更是敏感，或许她是害怕叫出声，看这性感尤物也有难为情的一面，确实让人兴奋不已。

张文将李欣然那对乳房放在手心里肆意地挤弄着，每次按压乳头时，都能明显感觉到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张文兴奋得玩弄一会儿后，再也忍不住，便低下头来在李欣然那雪白的乳房上舔一下，接着又张开嘴将其中一颗乳头含到嘴里，用舌头轻轻舔起来。

“啊……”

李欣然控制不住地叫出声，呻吟声高亢又悠长，不同于女人的温柔，当她感觉到乳头被温热包围，那粗糙的舌头开始撩拨那敏感的地方时，这种如触电般的快感，让她几乎要疯狂了。

“然姐，感觉怎么样？”

张文手口并用，把两颗美妙的乳头啃得不是吻痕就是口水，当看见那细嫩的乳头硬硬的挺立起来时，李欣然那几乎窒息的妩媚表情，让张文心里立刻就有了强烈的满足感。

“不、不怎么样……”

李欣然倔强地摇了摇头，含糊不清地哼道：“以为我什么都不懂、懂吗？你哄小孩呢？”

“我哪敢呀！”

张文嘿嘿的一笑，看李欣然还有办法顶嘴，说话的时候，嘴唇一开一阖非常诱人，顿时邪念一动，马上扶起她那瘫软的身体，跪直身体，指着那坚硬的命根子，说：“那，然姐你应该知道要做什么吧？”

“呸，干嘛要让你舒服呀？”

此时张文的命根子几乎抵到李欣然的嘴唇上，马眼还流出几滴淫秽的分泌物！

李欣然顿时脸上一红，虽然嘴巴还是十分强硬，心里却像翻江倒海般汹涌着，这股被男人挑拨的情欲气息，让她的眼里多了一丝不一样的妩媚。

“是、是，那我就让你舒服好了！”

张文也不勉强，顺势推着李欣然，接着扒下她的裙子。

李欣然浑身僵硬，不过马上又强迫她自己压抑住本能的挣扎。她颤抖着身体配合张文将裙子脱去时，脸上红得都要滴血，但依旧没好气地说：“便宜你这个小色狼了！”

“嘿嘿！”

张文傻笑了一声，刚把裙子扒下来时，眼睛却彻底直了，呼吸一下子变得粗重，本来他还想享受那半遮半掩的诱惑，却没想到李欣然竟然没有穿内裤，那迷人的处女羞处正散发着香味、暴露在他面前。

好漂亮的身体呀！简直嫩得像十八岁的少女。这具身体始终有着让男人为之疯狂的魅力，一双修长的美腿交叠着，似乎不好意思让动人的地方暴露出来，小腹十分平坦，甚至连一丝赘肉都没有，而腿间的三角地带更是性感，鼓鼓的就像一颗白嫩的馒头，体毛稀疏而柔软，简直就像刚发育的小女孩，嫩得让人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看什么看？又不是没看过……”

李欣然见张文傻眼了，而那副模样有点好笑，忍不住就“噗哧”一声地逗他一句，并让她放松了不少，并涌起女人那本能的满足感。

“好漂亮呀！”

张文狠狠的咽了一口口水，抬头看向李欣然，令她不好意思地别过头。

张文明白李欣然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便也不再客气，直接开始爱抚她那修长的双腿，用指甲在上面轻轻刮着。

“油嘴滑舌……”

李欣然声音颤抖着说道，虽然嘴上依旧强硬，但双腿却随着张文的爱抚而慢慢打开，毕竟是第一次和男人做爱，心里的紧张让她的狂野变得放不太出来……

张文什么都没有说，这时候他似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当将李欣然的双腿打开，看见那嫩得让人几乎疯狂的羞处时，他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心想：好漂亮的小地方呀！少少的体毛宛如绒毛般可爱，被爱液打湿后，贴在那粉嫩的肌肤上，显得特别有诱惑，而那迷人的阴唇被爱液所覆盖住，亮莹莹的显得极具诱惑，更美妙的是，这个少妇的身体如同少女般鲜嫩，或许是处子之身的关系，腿间的肌肤呈现出迷人的粉红色，两片阴唇就像含苞待放的花朵，竟然还紧紧的闭合在一起，尽管张文挑逗那么久，早已湿润一片，但却没有半点张开的迹象，让人不由得想象起插入这粉嫩小穴时那激烈的快感。

“看、看够了没……”

李欣然有气无力地说道，她闭着眼睛，任由张文以火热的眼神欣赏着她的处女地带，虽然心里很紧张，但却有一种别样的快感蔓延着，浑身一紧，立刻能感觉到体内又分泌出一些爱液。

“好漂亮呀……”

张文的呼吸沉重得快要将心脏跳出来，心想：如此美丽的尤物，这具性感得让人疯狂的身体，居然还是处女之身！如此香艳的场景，试问哪个男人能不心动？

“小文……”

李欣然颤抖着声音，突然低低的唤了一声。

“在、在……”

此时张文也好不到哪里，含糊不清地说道，或许因为太激动的关系，面对这么性感的身体，竟然有种不知从何下手的兴奋。

“蕊姐说，你口交很舒服……”

李欣然的表情有点不自在地说道，但看了看张文，还是故作镇定地说：“我、我想试一下……”

“嗯！”

张文也不多说，见李欣然害羞中带着满是期待的媚气，马上拿来一颗枕头垫在她的美臀底下，当羞处暴露出来的时候，那散发着女性体香的诱惑和闪闪动人的爱液，顿时让他连血液都开始沸腾。

“嗯……”

李欣然有些不好意思地闭上眼睛，心跳一下子加快不少，开始期待着被张文口交的滋味到底有如何美妙，虽然和苏蕊保持着互相安慰的关系，们她没有享受过那样的快感，所以她情欲被撩起后，便也想尝试一下。

张文没有半点犹豫，毕竟这样的美味在面前，谁会不想品尝呀？便在李欣然紧张的注视下，低下头，伸出舌头轻轻的在腿根上舔了一下，接着那火热的嘴唇在她那雪白的美腿上来回亲吻着，并故意不接触她的羞处，用迂回的战术一点点地挑逗起她的欲望。

“啊……”

李欣然顿时嘤咛一声，又痒又热的感觉，令她舒服得腿开始有点颤抖，呼吸顿了一下，而且感觉非常奇怪，让人燥热不安又十分渴望！

“好美呀！”

张文亲了李欣然的腿根好一会儿，见到这尤物被逗得身体不时抽搐后，这才慢吞吞地尽量分开她的双腿，顿时袭来一股女性的特殊体香，让人不由得兽血沸腾，只见眼前那迷人的处女地带覆盖越来越多的爱液，晶莹剔透，美得简直就像工艺品。

“小文，快点……”

李欣然不安地扭动着性感的蛮腰，虽然身体第一次暴露在男人面前，让她有些紧张，但在情欲的驱使下，让她十分渴望那种爱抚，虽然是为了要有个孩子，但她更期望自己的第一次能充满激情和温馨，而不是单纯为了肉体上的满足。

“嘿嘿，好！”

张文淫笑了一声，见李欣然的眼神迷离中带有几分幽怨，赶紧低下头，闻了闻近在咫尺的处女芬芳后，在李欣然紧张的呼吸声中，吻上她那美丽的花瓣，像亲吻似地含着那两片粉嫩的阴唇。

“啊……”

李欣然顿时大叫一声，手一下子就抓紧床单，瞪大眼睛，仿佛不相信感觉会如此激烈。

此时张文的双手慢慢地环过李欣然的大腿，紧紧抱住她的下身，啧啧有声地吸吮着那如花瓣般的美丽羞处。

张文能明显感觉到李欣然的身体一会儿僵硬，一会儿瘫软，低低的呜咽着，似乎有点受不了这样的挑逗，见她反应那么强烈，张文立刻改变策略，舌头卷成一团，在粉嫩的小穴口来回舔弄着。

“不，太、太酸了……”

李欣然情动地呻吟起来，脸上是妩媚的潮红，粉眉微皱，看似难受，但其实是在强忍着挑逗所带来的快感。

张文可不理会李欣然，继续为她温柔的口交着，那两片紧闭的花瓣在张文一阵阵的撩拨下盛开，张文没想到一个迷人的性感尤物，小嫩穴却像没长大的小女孩般的又紧又小。

张文尝试了几下，却发现连想把舌头伸进去都很难，只能无奈地一边舔着她那敏感的嫩肉，一边寻找那渐渐鼓起来的阴蒂。

此时李欣然的下阴部已经一片湿淋淋，分不清是爱液还是口水。

当张文找到那小小的阴蒂时，立即兴奋得一口就含进去，把那如珍珠般美丽的小阴蒂含到嘴里，像吸吮乳头般的品尝着，张文的舌头一阵阵的撩拨，一会儿压，一会儿按，时而温柔的绕着圈，时而慢慢的吸吮，娴熟地挑逗着李欣然那敏感的所在。

“啊，不行……那……”

李欣然叫了起来，此时下身传来的剧烈快感，令她已有些失控，尽管苏蕊也曾用手挑逗过，尽管她寂寞的时候也自己试过，但感觉却没有张文口交时所带来的强烈，还是处女之身的她，哪会是这条老色狼的对手？

“不，呀……”

李欣然张大嘴巴，但仿佛噎住般很难发出声音，在一阵阵急促的喘息中，只能“啊！啊！”

的叫着，这时她已经全身浮现出迷人的粉红色，美得让人想更快占有她。

尽管命根子已经憋得快要爆炸，但张文还是强忍住立刻开苞的冲动，继续用娴熟的性爱技术，充分挑逗着李欣然体内的欲望。

在十多分钟剧烈的挑逗后，李欣然再也没办法忍受，浑身开始剧烈抽搐着，那动人的呻吟声也越发高亢起来。

“不、不行……来、来了……”

李欣然的呻吟开始变得有些歇斯底里，浑身一阵僵硬，双腿不由得紧紧夹住张文的头，仿佛不想让这种欲仙欲死的感觉离开一样。

“我、我要死……啊……”

在一阵大叫声中，李欣然感觉仿佛上了天堂似的，快感迅速地席卷全身，瞬间她似乎失去身体的控制能力，也感觉到子宫喷出一股股火热的爱液。

张文温柔地挑逗着李欣然，等她身体的痉挛过去后，才意犹未尽地亲了亲那可爱的羞处。

张文挺起身，看着那已经浑身香汗、瘫软如泥的李欣然，见她那本就美艳的脸庞上尽是满足的陶醉，看着她妩媚的眼神和阖不拢的小嘴，心里就一阵得意。

“舒服吗？”

张文嘿嘿一笑，侧躺下来将李欣然抱在怀里，不客气地吻着她发红的小脸，双手继续玩弄着那充满弹性的肉球，给她高潮后的爱抚。

“嗯……”

李欣然无力地哼了一声，气喘吁吁地呢喃：“你这个臭小子……果然是个……色狼！”

“然姐……”

张文套弄了几下那坚硬的命根子，见她高潮的媚态实在太撩人，忍不住轻声询问：“我想现在就进去，太久没做了，我怕没多久就会射，怎么样？”

“随你……”

李欣然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头，这时身体还沉浸在极端的快感中，但她当然明白男人憋太久会对身体不好，而且现在下身湿泞成一片，是最适合的时候。

“那我来了！”

张文狠狠的在李欣然嘴上亲了一口后爬起来，嘿嘿的淫笑道：“你下面的妹道好香，现在该让我的小弟弟来试一下了。”

“呃？”

李欣然舒服得反应有点迟钝，她迷糊的哼了一声，才发现嘴唇上黏黏的，这才意识到张文刚口交过就来亲她，本想嗔怪几声，但张文已压在她的身\_上，想想她的第一次就要来临，紧张和期待让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_张文喘着粗气，看着身下那妩媚动人的尤物露出一丝的惊慌却又强装镇定，那种楚楚动人的样子简直要人老命！令他忍不住有些粗鲁地将她那还合不拢的双腿，分开呈M 字形，看着那泛着迷人水光的处女地带，手握着命根子凑上去，用龟头轻轻的在那无比嫩滑的小地方磨蹭着。

“然姐，舒服吗？”

张文喘着粗气哼了一声，虽然已找到小穴口，但并没有急切地插进去，而是低下头，趴在李欣然那雪白的乳房上，轻轻咬着她的乳头，给予她更多的刺激。

“酸……”

李欣然皱了皱眉，高潮后的身体还是十分敏感，此刻被张文这样挑逗，自然好受不到哪里去。

“然姐，我可是憋了快两个月，一会儿要把你里面射得满满的哦！”

张文兴奋得眼里充满血丝，毕竟眼前的尤物实在太撩人，继续再逗她，别说她忍不住，恐怕连他自己也会发疯了。

“废话什么……”

李欣然脸一红，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含糊不清地喘息道：“快、快进来……”

“来了！”

尽管李欣然说得含蓄，但还是让张文兴奋得脑子要爆炸，哪里还忍得住，他握着命根子找到无比润滑的小穴口，磨蹭两下后，便在李欣然的颤抖中轻轻一挺腰，立刻能感觉到龟头进入一个紧凑狭窄的小洞内，瞬间暖和得要把人融化了。

“啊……”

张文舒服得叫了一声，心想：这感觉实在太棒了！刚高潮过的小穴又滑又湿，被嫩肉紧紧包裹着，那舒服的感觉就像是被小孩的手握住，紧紧的箍住敏感的龟头，又痒又热，爽得让人脑子都要爆炸了。

“嗯……”

李欣然也哼了一声，身体不安地颤抖着，心跳一下子就快到不行，虽然知道第一次会疼，但当胀痛伴随着快感而来时，她松了一口气。

“然姐，我继续……”

张文深呼吸了一口气，刚才被李欣然一夹，差点就把持不住！他害怕禁欲太久，面对李欣然时的刺激会让他丢脸，便也顾不得调情，双手抓住她那细嫩的小蛮腰后，狠狠的往前挺一下。

“啊……”

李欣然疼得叫了一声，不过马上咬住下唇，成熟的身体还是比较有承受力。

肉膜薄薄、软软的！从龟头传回来的触感，让张文兴奋得都要喷鼻血了，而且他每次轻轻的碰一下，都可以感觉到李欣然在瑟瑟发抖。没错，处女膜，这是她的处女膜！谁能想到如此妖媚的尤物，竟然还是纯洁之身？不知道被多少男人垂涎过的完美身体和妖艳容貌，现在却一丝不挂的在他身下喘息着，这种满足感实在太强烈了。

“然姐……”

张文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发泄，看着李欣然满眼迷离的媚态，也有点忍不住，不由得低下头，在李欣然无力的喘息中，有些粗鲁地吻上她那迷人的小嘴。

“呜……”

张文的舌头粗鲁的入侵，下身也被插入一半，加上乳房被张文不停的揉弄，令李欣然的意识已经有点模糊，本能的想拒绝还带着她体内味道的亲吻，但张文不停的挑逗她，接连袭来的快感，刺激得她无法再思考。

李欣然抱紧张文的脖子，舌头也激烈回应着，就像在亲吻着最爱的人，并且可以感觉到体内那根龙根兴奋地跳动着，每一次的颤动都会让那敏感的下身跟着颤抖。李欣然心想：这就是男欢女爱的滋味吗？每一个动作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舒服得让人根本无法拒绝。

“然姐，我来了！”

张文吻得李欣然快喘不过气，全身瘫软如泥，接着又一边贪婪地舔着她那张美艳的小脸，一边双手滑到她的胸前，将那对饱满的乳房紧握在手里，话音还没落下，腰就忍不住往前狠狠一挺。

“啊……”

尽管体内已经很润滑了，但李欣然还是疼得叫了一声，她咬着牙，皱起眉头，张着嘴似乎有点发不出声音。

张文似乎能听到那轻微的撕裂声，在那瞬间突破那层纯洁的象征，即使只是刹那，却能让人准确感觉到。

张文闷哼一声，心里兴奋得连血液都开始燃烧！心想：一个美丽的性感尤物，就这样被我开苞了！此时他的命根子在李欣然那紧凑的处女穴的包围中，看着李欣然破处时的表情，张文还有点不敢相信如此美妙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他身上。

“别、别动……”

李欣然疼得哼了一声，不由得咬着下唇，额头有点冒出冷汗，虽然身体已经发育成熟，但毕竟还是处女之身，身体被塞进如火棍般粗细的巨物，初时肯定受不了。

“嗯……”

张文闻言冷静了下来，克制着想立刻把这尤物压在身下凌虐的冲动，低头一边和她亲吻，一边手口并用的挑逗着那饱满的乳房，爱不释手地玩弄着那对充满弹性的宝贝。

有运动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光是这种弹性，就已经让人兴奋不已。他的女人中，数姨妈的豪乳最为壮观，有着少妇特有的柔软；秀秀她们的乳房不大，一手刚好可以掌握住，有着少女独有的弹性；姐姐的乳房则特别坚挺，一手都有点掌握不住，不过李欣然这对宝贝更美妙，弹性好得让人有点吃惊。

“你……”

李欣然的喘息越来越粗重，时而呻吟，时而皱眉，即使一开始就做好心理准备，也算承受得了，只是看着张文趴在她乳房上连啃带咬，肆意地吸吮着那敏感的乳头，快感和疼痛交织在一起的异常感受，让她脑子有点发晕。

“好了吧？”

爱抚了好一阵子，见李欣然那僵硬的身体放松下来，张文已经按捺不住，尤其是命根子在她小穴内享受着紧窒的感觉，又热又紧，已经让人快要兽性大发了！

“嗯，你动吧……”

李欣然的喘息还是很无力，眼带迷离地看了张文一眼后又闭上，心中觉得有几丝惆怅，失去处子之身的迷茫，还有对性爱的迷恋，以及对眼前男孩的心乱如麻。

“我来了……”

张文喘息了一声，接着抓住李欣然的小腿往上拉，暴露出她和他身体的结合处，然后张文轻轻的往回抽，在李欣然越发粗重的喘息下，看见命根子上丝丝的处女血，顿时兴奋得脑子嗡嗡作响了。

“你干……嘛……”

李欣然轻哼了一声，张文缓缓抽出去时，让她感觉到不一样的滋味，有点舒服、有点疼也有点空虚。

这时感觉到张文停下动作，李欣然忍不住睁开眼睛，当看见张文的巨物插在她体内时，感到兴奋起来，那美丽的身体本能的开始收缩，夹得张文差点要射了。

张文看李欣然也在看两人淫秽的结合处，眼里除了羞涩竟然还有兴奋，这样的视觉诱惑，让张文再也无法忍受，闷哼一声后抓住她的乳房，一边使劲地揉着，一边轻轻挺动着腰，在这紧得吓人的处女穴里抽动起来，感受着命根子与嫩穴摩擦时所带来的无比快感。

张文慢慢的抽动着命根子，起初还不敢太快，他细心观察着李欣然的表情，见她那张妩媚的脸蛋上的难受缓解许多，并露出陶醉的样子时，才稍稍加快速度。

“轻……点……”

李欣然断断续续的喘息着，虽然还是皱着眉头，不过从那半睁的眼里越来越多的水雾来看，她已经渐渐体会到活塞运动所带来的美妙。

“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轻点不过瘾了……”

张文缓慢的抽插着命根子，当看到李欣然的身体随着撞击而摆动，一对饱满的肉球上下摇晃时，他忍不住趴下来，伸出舌头在那摇晃的乳房上舔着她那敏感的乳头。

“啊……”

李欣然立即叫了一声，娇滴滴的白了张文一眼后，便闭上眼睛，继续享受第一次和男人做爱的滋味，此时疼痛已经慢慢减轻，而身体的快感变得越发强烈。

“对吧？”

张文见李欣然的喘息越发沉重，脸上那本就迷人的媚红也变得更深，便忍不住将她的双腿抬起环住他的腰，接着使劲地往前一压，狠狠的插了一下，顿时听见肉与肉相撞时“啪”的一声。

这一下顶得特别的深，用的力道也特别的大！张文舒服得抬起头，叹息了一声，而李欣然则张开嘴巴，控制不住的叫了一声，不由得睁大眼睛，连嘴唇都在瑟瑟发抖。

刚才张文那一下深深的进入，几乎已经顶到李欣然的子宫，龟头的硬度和接触，让子宫的反应空前激烈，就像被雷劈到，令李欣然爽得身体控制不住的痉挛着。

“死小子，那么用力……”

李欣然轻轻的哼了一声，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但从她那媚眼如丝的样子来看，她似乎并不排斥这种粗鲁的方式。

“还有更用力的！”

张文嘿嘿一笑，低下头含着李欣然的乳头，并使劲地吸吮着，腰也像马达开足电般快速的挺动起来，巨大的命根子一下又一下，狠狠的插进粉嫩的小穴，顶得李欣然的身体控制不住的摆动着。

“你……啊……舒服……”

李欣然“啊！”

了一声后，忍不住抱紧张文的腰，开始享受起那阵阵有力的冲撞，本能的开始扭着那充满弹性的翘臀，迎合着张文的肆虐。

“爽吧，干死你……”

张文被李欣然那诱人的呻吟声弄得兴奋不已，他一边狠狠的进出她那紧窒的小穴，带出越来越多混合着处女血的爱液，一边使劲地啃咬着她那雪白的乳房。

“快点，再快点……”

这时李欣然第一次品尝到真正的性爱快感！那种舒服到骨子里的美妙，让李欣然控制不住的呻吟，充满野性的一面淹没破身的羞涩，在张文的身下一边扭动着，一边胡乱亲着张文的肩膀。

“呜……”

张文用传统的姿势，干了足足半个小时，他看着身下李欣然大汗淋漓的样子，越发感到兴奋，随即牵起她的手，让她抱住他的脖子，一只手顺势钻到她的后背，另一只手则捧住她那充满肉感和弹性的美臀。

“怎么……”

李欣然沉浸在快感中，见张文停下动作，立刻疑惑地问了一句，那满脸潮红的模样十分妖冶动人，但没等她反应过来，她就觉得身体悬空了，吓得她马上抱紧张文的脖子。

有点沉，比姐姐重了一点！张文一咬牙，闷吼一声，便用熊抱的姿势把李欣然抱起来，让她修长的双腿夹着他的腰，让她用手抱着脖子。这个姿势原本是小丹或喜儿做爱时最喜欢用，把小萝莉那轻盈的身子抱起来，狠狠地抽插，会让人有强烈的满足感和征服感，但对于其他女人或少妇就不怎么适用，然而面对李欣然这样的尤物，谁不想用尽办法，尽情享受她那迷人到极点的性感身体？

“干嘛……”

李欣然有气无力的白了张文一眼，觉得这姿势插得实在太深，龟头几乎没有阻隔地顶在子宫上，随即两人的身体一抖，又让她舒服得呻吟出声。

“换个姿势，好继续操你……”

张文深吸了一口气，在李欣然耳边呢喃了一句，顺便舔了舔她的耳朵，淫秽的话和耳朵传来的麻痒感，让李欣然顿时浑身一颤。

“操、操你妹呀……”

李欣然本能的回骂一句，尽管嘴上十分强硬，但却把张文抱得更紧，身体也不停扭动着，试图找回刚才那种美妙的感觉。

“嘿嘿，你是我妹呀？”

张文呵呵一笑，心想：小丹确实操过了，而且严格来说秀秀和敏敏也都是我的妹妹！这妞真有意思，外表强硬，内心柔弱，不过也有狂野的一面，但我现在要做的，可不只是单纯的享受性爱，而是努力地让她品尝到最销魂的滋味，这样以后才能继续享受这具性感的身体。

张文小心翼翼地抱着李欣然走下床，每走一步，龟头就会一顶，令李欣然不由得哼一声。

张文将李欣然抱到墙边，并将她的后背贴到墙上，让她身体悬空起来后，一只手抓起她那修长的美腿放在腰间，吻着她的小嘴，色眯眯地说：“然姐，我要来了哦……”

“谁怕谁呀！”

李欣然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尽管仍是倔强的话，但她眼里闪动的水雾、半张小嘴的妩媚模样，差点把张文的魂勾走了。

“那就来吧！”

张文狠狠的压住李欣然，让她那充满弹性的乳房紧紧贴着胸膛，接着低头含住她的耳朵就是一阵吸吮，下身也开足马力，像打桩似的快速抽插起来。

“死、死小文……啊……”

李欣然的呻吟声变得高亢起来，一声声迷人的叫声，爽得让张文都快失去理智，抽插的速度也变得无比快速。

两具一丝不挂的肉体纠缠在一起，蠕动了好一阵子，男人粗重的喘息声和女人妖媚的呻吟声，让空气变得十分火热。

到了这地步，李欣然那妩媚的一面彻底让张文疯狂了，不管是她的呻吟，还是舒服时咬他肩膀、舔他脖子的媚态，或扭动着臀部，越发熟练的迎合，一切都刺激着他的每一个感官，使得快感的来临更加剧烈。

靠在墙上干一会儿也有点累，在享受好一阵子后，张文抱着李欣然来到厨房，把她那雪白又布满香汗的身体放在餐桌上，只让她的臀部悬空，然后把她的双腿架在肩膀上，双手抓住她的乳房，继续一阵如狂风暴雨般的狠干，一下又一下的尽根没入，恨不得干翻这具美丽的身体。

换了环境的性爱和全新的姿势，让李欣然彻底沉醉在肉欲中，身体疯狂地迎合着大男孩那粗鲁而有力的进入。

“我、我不行了……又、又来……”

李欣然的尖叫非常大声，几乎已到没有顾忌的程度，快感急剧倍增，令她忍不住地握住她自己的乳房，一边揉着，一边大声的叫着：“小文，快！再快点……我好舒服……快……”

张文听着李欣然的胡言乱语，看着她在胯下不停扭动的身体，肉与肉相撞的“啪啪”声特别明显，而这时李欣然浑身僵硬，伴随着快感袭来，她的身体本能的开始痉挛，她“啊！啊！”

的大叫几声后，突然弓起腰，全身颤抖着，子宫在这一阵阵强烈的侵袭下，再也忍不住释放出大量爱液。

“死了我……”

李欣然的声音已有些沙哑，当第一次的快感如狂潮般来袭时，她体内的细胞都在兴奋地不停跳动着，瞬间舒服得仿佛灵魂都飞上天，舒服得忘记自己姓什么。

“干死你！”

李欣然的阴道不停蠕动着，并紧紧的夹了张文的命根子几下，令张文再也控制不住，那压抑两个多月的欲望再也无法忍耐，看到这尤物高潮的模样，张文也是腰一酸，前列腺剧烈跳动着。

“啊……”

张文不给李欣然一点喘息的时间，而且爱液浇到龟头上的热度更让人疯狂，令张文马上挺着腰发疯似的抽插起来，每一下都恨不得直接插到她的灵魂里。

“死小文……我……啊……”

高潮中的身体特别敏感，李欣然被张文这粗暴的抽插弄得浪叫连连，持续的快感变得越发剧烈，让心脏都有点负荷不了。

“干……”

张文浑身颤抖，爽得连毛孔都张开，当他咬着牙骂出声时，浑身开始抽搐，双手几乎把她的乳房抓得淤青，脑中瞬间一空，憋了两个多月的精液终于喷射而出，在李欣然诱人的呻吟中，狠狠的顶着她的子宫，灌溉在这具性感身体的最深处。

“啊……”

李欣然又大叫一声，子宫被精液一烫，舒服得全身再次痉挛起来，持续不断的快感已经把她的意识冲走，她浑身一紧，忍不住抱住张文剧烈的抽搐起来。

“啊……”

张文和李欣然同时满足得大叫出声，精液和爱液混杂在一起，高潮一起来临时，两人紧紧的抱住对方，听着彼此的心跳，闻着彼此的汗味，一起体会这美妙得让人几欲疯狂的滋味。

“妈的……”

李欣然脸上全是满足的表情，沉浸在高潮中，久久不能自拔，好一阵子才莫名其妙的骂了一声，也不知道骂的是什么。

“然姐，你真好！”

张文爽得连腿都要软了，不过看到李欣然那性感的身体瘫软如泥，浑身都是汗，怕她躺在大理石的桌上会感冒，便赶紧打起精神，抱起她那瘫软无力的身体，朝沙发走去。

一路上，张文还舍不得把射完精的命根子从李欣然的体内退出，这时命根子还有点硬度，走路时一颠一颠，而且顶得有点深，让李欣然不禁发出有气无力的嘤咛，带着满足而有点复杂的眼神看了张文一眼，迟疑了一下后，就温顺的靠在张文怀里，一副任张文摆布的样子。

张文见状，心里更乐了，赶紧抱着李欣然坐到沙发上，此时两人的下身仍结合在一起，张文实在太留恋这迷人的小穴，根本舍不得拔出，让她坐在胯上后，知道女人高潮后需要温馨的爱抚，所以不时吻吻她的脸，握着她的乳房，给予她更多享受。

李欣然似乎也因为这次剧烈的高潮，而丝毫没有力气，温顺地任由张文上下其手，脸上那迷人的潮红还没有消散，眼里茫然的水雾还带着几分痴醉，明显还没有从美妙的高潮中回过神，身体和灵魂依旧在享受那销魂滋味的余韵。

本来该说点甜言蜜语，但张文真的不知道该对李欣然说什么，只有色手在她身上游走着，并不时亲吻着她的脖子、耳朵、小脸和性感的锁骨，留恋地品尝着这具性感身体的滋味，而李欣然也抱着张文喘息着，并没有说话，似乎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两人只是沉默着。

高翘的臀部、充满弹性的巨乳、细嫩的蛮腰、修长的美腿、妖艳的容颜，根本很难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尤物。张文一边陶醉地打量着怀里一丝不挂的美人，一边感慨着自己的狗屎运，心想：我竟然能和李欣然上床，而是还是她的第一次，靠，就算折寿十年也愿意呀！不过，我似乎和她还没有太明确的关系，也没有和苏蕊那样情意绵绵的暧昧。不行，得想一下办法，不能只单纯地以怀孕为目的而上床，老子要占有她，不只这一夜，要她以后都属于我，要她扭动着性感的身体躺在我的胯下，要她跪在地上替我口交，甚至让她和苏蕊与我同床而眠……

张文心里的邪念越来越邪恶，看着这简直祸害苍生的妖孽，内心越来越冲动，在这种情况下，脑袋快速的运转着，思索着该如何将李欣然变成他的禁向。

“怎么了？”

李欣然从高潮中慢慢回过神，见张文若有所思的样子，喘息了几声，又用她惯有的调戏口吻，轻声问道：“是不是在想什么坏事？还是拿我和别的女人比较了？”

“没有，我在等你继续造人！”

张文赶紧摇了摇头，淫笑一声，马上就吻上李欣然的嘴唇，双手继续玩弄着那充满弹性的豪乳。

“鬼才信……”

李欣然呢喃了一声，不过还是眼含媚丝地看着张文，双手抱着张文的腰，伸出丁香小舌和他剧烈的纠缠在一起，那还没来得及平稳的呼吸，再次急促起来。

第五章 偷窥的爱好

亲了好一阵子，张文对李欣然这具完美身体的迷恋已经到达极致，命根子隐隐有充血的迹象，而且当他抚摸着那饱满的乳球时，呼吸又变得粗重，并且见李欣然也脸带媚红，看样子也被挑逗得情动不堪。

“等等！”

李欣然突然喘息着推开张文，玉手轻轻的按在张文的腹部上，慢慢的抬起臀部，让张文那插在体内开始不安分的命根子退出来，气喘吁吁地说：“我现在浑身都是汗，我们先去洗一下。”

“做完再洗！”

本来张文也有这个想法，毕竟激情过后，浑身黏黏的，有点难受，但一看见李欣然那略显红肿的羞处呈现在面前，那美丽的嫩穴里流出大量的精液，还伴随着丝丝处女血滴落在沙发上时，欲望一下子就冲上脑袋，恨不得想再次品尝刚才驰骋在这尤物身上的美妙滋味。

“不行，我先去洗了！”

李欣然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小心翼翼地走下沙发时腿一动，顿时疼得皱了皱眉头，虽然已经是身体成熟的女性，不过第一次那么激烈，还是有点不适。

“我扶你吧！”

张文赶紧抑制住内心的欲望，心想：先来个鸳鸯戏水也不错！

随即就冲上去，一手穿过李欣然的腋下，并抱住她，虽然现在色欲满满，但也得尽量忍耐下来，先别表现得那么色，用温情备至的表情关心地看着她。

“不用，我自己洗就好了……”

虽然李欣然嘴上倔强着，不过腿间隐隐的肿痛还是让她步伐有些踉跄，便也只能无奈地任由张文搀扶。

“然姐，别见外了！”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扶着李欣然，心里期待着等下香艳十足的鸳鸯浴，而且看她脸上还没退去的高潮余红，恨不得现在就把她压在身下，再次蹂躏一番。

“又在占我便宜了！”

李欣然也不好再推辞，小手很自然的环住张文的腰，不过低头一看，张文的贼手已经克制不住的摸上她的乳房，立刻回过头，报以张文鄙视的一眼，但看起来她倒也不反感张文这色色的举动。

靠，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光浴室就和别人的房间一样大，但一个人洗澡，用得着建这么夸张的浴室吗？从那磨砂玻璃门看，和普通人家并没多大差别。

张文才刚进入浴室，不由得暗骂一声：难怪现在房价那么贵！这帮人可真会享受生活，这配套设施比起一般的酒店可强了不只一、两个档次。

浴室是以浅蓝色为基调，二十多坪的大小，简直就可以媲美一般的酒店套房，墙上那巨大的玻璃镜足足有两米多长，甚至比一般的双人床都大！洗手台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几乎找不到一件国产的便宜货，每只瓶子上都写着其他国家的文字，光是从水晶制的瓶子外形来看，就知道价格不菲。

莲蓬头安装在屋顶，可以让两个人同时洗澡，而角落更有一个两米多长的的大浴池，别说是一个人悠闲的泡澡，恐怕三个人下去都不会觉得挤，更夸张的是，浴室里不仅有水床和其他不会在普通家庭出现的沐浴设备，墙上更镶有一台小型的冰箱，浴池的对面墙上还装台防水的液晶电视，这太会享受了吧！

“傻眼了吧？”

李欣然咯咯一笑，见张文目瞪口呆的样子，马上笑眯眯地说：“这地方是不是有点大？”

“嗯，有点吧……”

张文好奇地四处打量着浴室，不由得感慨和李欣然的生活真的不是在同个阶层，看她这么享受，恐怕连五星级的总统套房都没有这么舒适。

“这是陈君维的朋友帮忙设计的。”

李欣然走到莲蓬头下，一边扭开水龙头，一边有些讽刺地说：“算是别人送给他的礼物吧！这原本是我们的新房，不过他没来，算是便宜我了！”

“嗯！”

张文赞同的点了点头。

李欣然随手按了一个开关，浴室立刻响起美妙的音乐。

张文见状，心想：光是这些防水的电器就已经价值不菲，要把这里设计得如此奢华，恐怕光工钱就难以想象。

右边的屋顶上全是出水口，覆盖范围几乎达到三平方米，当温热的水流下来时，都快比得上瀑布。

此时李欣然哼着小曲，拿起沐浴乳，走到水流下，看着乳房上那点点的吻痕，小脸一红，不过还是用轻描淡写的口吻地说道：“小文你别客气，反正我们都这样了，想用什么就自己拿。”

“我帮你洗吧！”

张文看着李欣然把沐浴乳涂抹在雪白的乳房上，被层层的泡沫包裹，显得更加无比光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色眯眯的搓着手走过去。

“行呀，就当你……嗯，就当你伺候本小姐了。”

李欣然有点不自在，不过还是走出水流，坐在旁边一张专门洗浴用的水床上，随手一拿，旁边竟然又有一个莲蓬头。

张文见状，心想：靠，真浪费！

“行、行！您老就享受吧！”

张文和李欣然一起坐到水床上，让她背对着他后，便抱了一下她的小蛮腰，那沐浴乳的滑嫩和身体紧贴在一起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令张文忍不住挤了一些沐浴乳放在手心，慢慢的往上摸，并握住她那对饱满得让人流口水的乳房。

“你这个小色狼……”

李欣然低低的呻吟了一声，而当张文作怪地握住那对美妙的宝贝搓揉时，令她的呼吸一下子又变得急促。

李欣然闭上双眼，喘息着感慨道：“除了蕊姐外，你可是第二个到我家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个男人。”

一说到苏蕊，张文立刻想起刚才电脑上那香艳得让人喷鼻血的影像，顿时沉默下来，那原本带有挑逗的动作也变得规矩，一边为李欣然洗着身上的汗水，一边思索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照理说，这两人的境遇一样，所以这样的生活，应该让她们对同性恋非常反感，可是这两个尤物却玩起虚龙假凤的游戏，张文想破了头，也不知道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的沉默，使李欣然意识到张文心中的疑惑，回过头时，妩媚的水眸多了一种欲言又止的迟疑，好一阵子后，她才幽幽的叹息了一声，轻声问道：“小文，你是不是在想我和蕊姐的事？”

“嗯。”

张文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接着拿起莲蓬头为李欣然洗去残留在身上的泡沫，又拿起洗发精洗着她那一头性感的波浪长发，然后轻柔的洗去上面所沾染的汗水，张文那轻柔的动作自然而流畅，就像是在家里为秀秀洗她那一头如瀑布般的迷人黑丝。

“你怎么想的？”

李欣然的眼里尽是茫然，似乎还带着一丝愧疚，好一阵子，才无奈地叹息道：“唉，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让你看那段影片，根本就没有必要让你看，你现在和蕊姐的感情那么好，这么做，简直就是在伤害她。”

“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张文心里一突，马上坚定地摇了摇头，决绝地说：“不管之前是怎么回事，现在蕊姐对我来说，就是亏欠她一场婚礼的妻子！她对我的好，我知道，我也会尽一切努力来怜爱她，绝不是这些过去的事能左右，你要是担心她生气，我也会当作没看过，从此不会再提这件事！”

“我就是怕她生气。”

李欣然幽怨地看了张文一眼，轻声说道：“和你说实话，给你看那段影片，是因为我嫉妒，嫉妒你把我唯一的知心朋友抢走，也嫉妒蕊姐现在过得那么幸福！原本我和她应该是最知心的人，但你们在一起后，她陪我的时间就少了很多，虽然我知道她很开心，我也替她感到高兴，但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似乎少了什么……”

“然姐……”

张文叹息了一声，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李欣然。心想：确实，苏蕊和我在一起后，难为李欣然了！两个同样不幸的女人在一起互相安慰是最知心的，然而他却破坏她们那原本融洽的生活，虽然不知道他和苏蕊的关系是对还是错，但却真的伤害了李欣然。

“算了，我也没关系了。”

李欣然感觉到张文抱着她的手紧了一下，心里顿时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或许是她不太喜欢这种略带压抑的气氛，马上就露出妩媚的微笑，俏皮地说：“你可别引开话题，先去把你自己洗干净点，一会儿还得伺候姑奶奶我呢！”

“好！”

这时，张文已经洗干净李欣然的身体，并拿来毛巾帮她擦去身上的水珠，柔声说道：“然姐，你先去等我吧。”

“别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李欣然用毛巾包裹住那性感的身体，回头看见张文情深意重的表情，顿时“噗哧”一声笑出来，没好气地笑骂道：“咱们可是奸夫淫妇，你有老婆，我有老公，少来这套！”

“是、是，是我不对！”

张文当然不会反驳，而且说实在的，刚才看李欣然低落的样子还真是有点难受，尽管对于她们的关系感到非常好奇，但李欣然不说，他也最好不要去问。

“乖！”

李欣然呵呵一笑，突然抱住张文的脖子，并在他脸上亲一口，一边往外跑、一边笑呵呵地调戏道：“看在你那么乖的分上，我在床上等你哦！”

“这妖孽！”

看着李欣然那婀娜多姿的背影，又看了看胯下被这一吻弄得充血的命根子，张文不由得摇了摇头，心里想着她们之间的关系，又想着等等该怎么蹂躏这个让人疯狂的妖孽，洗澡时当然是心不在焉了。

李欣然回到房间后，将身上擦干，顺手把毛巾丢到一旁，接着她坐到床上并打开电脑，她的脸上还有几丝没退去的潮红，她打开电脑里的影片，心乱如麻地看着那香艳刺激的影片，那些影片，除了她偷拍和苏蕊缠绵的场景外，竟然还有张文在酒店和苏蕊做爱的影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却相当香艳。

“然姐……”

张文惦记着李欣然，而一进门就看见李欣然一丝不挂的身体，色欲立刻膨胀，但眼一转却看见他和苏蕊做爱的影片，不由得傻眼，愣了好一会儿，才惊讶地说：“你、你怎么连这些都有？”

“切，何止这些！”

李欣然没好气地白了张文一眼，看了看他胯下那巨大的命根子，脸上顿时泛红，不过还是阴阳怪气地说：“小文呀，我发现你别的没有，就是艳福不浅！身边的女人那么多，你还能把关系处理得这么好，天生就是一个小白脸的命。”

“什么？”

张文有些茫然地坐到李欣然身后，从背后一把抱住眼前无比美艳的尤物，看着电脑上他和苏蕊在床上蠕动的影片，苦笑着说：“然姐，你别告诉我，这是你无意中拍的，那么多地方都装了摄影机，而且还专门拍我们的隐私，似乎有点过分了。”

“你以为就这些呀？”

李欣然很自然的靠到张文怀里，尽管身体一丝不挂，不过都有关系了，倒没有多少尴尬，她一边狡黠的说着，一边移动游标又点了别的文件夹，画面上转换的场景，顿时让张文的脑子嗡嗡作响。

这妞绝对是他妈的偷窥狂！这两个月为了她的怀孕大计，张文根本没有和女人亲近，所以这些影片全是之前拍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李欣然就不知道装了多少台摄影机在偷拍他，而且拍下的画面简直比A 片还刺激，完全的真实版本。

操，要是她的电脑也像某位大哥拿去修理，那我肯定出名了！张文吓得目瞪口呆，看着电脑上的影片，脑子已经一阵又一阵地爆炸了。

第一个影片是在酒店的套房。张文记得那次秀秀有事回村，他和姨妈去接敏敏放学，酒足饭饱后，便起了淫欲，就拉着她们上楼，进到套房。

那一幕十分刺激，一丝不挂的敏敏母女俩和他纠缠在一起，而姨妈正在用那对巨大的豪乳帮他乳交，还不时用舌头舔着龟头，而他则躺在床上，把敏敏那粉嫩的小屁股放在面前，津津有味地帮她口交着，等到双飞的时候，敏敏母女俩还情动的互相抚摸着对方的乳房……

第二个影片，更让张文满头都是冷汗，这可比被捉奸在床更惨！

那场景竟然在度假村，他的办公室。那时忙到晚上，他一个人加班，而姐姐和小丹来镇里玩，顺便过来找他。

当工作一结束，张文看着可爱至极的小萝莉，又看了看一身性感打扮的姐姐，顿时起了色欲，在软磨硬泡之下，关上门把小丹姐妹俩都扒了个精光。

那影像很清楚，一开始是他坐在沙发上，小丹姐妹俩一起跪在地毯上帮他口交，只见小丹用肉嫩的小嘴含着龟头，姐姐则舔着，没一会儿，她们就并排扶着办公桌，背对着他，翘起那白嫩的美臀，他则在帮她们口交后，一一插入，享受着成熟美女和小萝莉的不同风韵。小丹姐妹俩情动的呻吟和肉体相撞的声音，这时张文听来简直就像是夺命的魔咒。

不、不会吧……张文的脑子瞬间沸腾起来，乱得阵阵作疼！心想：这下死定了，在外人眼里，我的家庭可是和睦到极点的模范家庭，但事实上姐姐和小丹都是我的地下情人，虽然她们都认可这个关系，但在外人看来，绝对是荒唐到极点！

李欣然从小在都市长大，教育的环境和成长的背景都不同，本来秀秀和敏敏两女共侍一夫，在她看来就已有点不可思议，现在她还知道他和敏敏母女俩一起上床，还知道他和姐姐、小丹也有性关系，以她的思维肯定容不下这种荒谬的关系，这、这怎么办呀？

看着张文瞠目结舌的样子，李欣然用十分复杂的眼神看了张文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不想解释什么吗？你和小丹、你和自己的岳母！”

“我该怎么解释？”

张文苦笑了一声，随即摇了摇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的关系，绝对会受世人唾弃，但李欣然却冷静得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本来这些不是我该操心的事。”

李欣然的眼眸闪动几下，突然转过身抱住张文，声音有些颤抖地说：“不过，今晚你是我的男人！我的好奇心又特别强烈，我想知道你这荒唐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她们一点都不介意吗？”

“我……”

张文被李欣然猛地一抱，顿时回不过神，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心里似乎有很多话想解释，但想到他的身世，而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一且被揭穿，妈妈无微不至的疼爱、妹妹的依赖、姐姐的纵容，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她们要是知道真相，会因这错误的亲情伤心到什么程度？而他又会成为最无耻的骗徒，张文根本不敢想象会有这么一天。

“反正你们没有血缘关系，说吧！”

李欣然扭着性感的身体压在张文身上，温柔的看了他一眼后说出的话，更让张文顿时如遭雷击般傻住！

“你、你在胡说什么？”

张文不由得瞪大眼睛，说道。尽管李欣然那身体的扭动很诱人，尽管她那饱满的乳房贴在张文身上，尽管她说话的时候，还顽皮的亲了亲张文的脖子，但张文的心思全因为她的一句话而崩溃，没有精力再去迎合这个尤物的挑逗。

五挂村，曾经贫穷的家，荒唐的关系却维系着一份完整的亲情。有自己的初恋、第一次、爱情、亲情、兄长关爱妹妹以及身为晚辈受到宠爱的喜悦！张文宁可把这秘密永远埋藏在心里，即使成为一个被世人所不齿的禽兽，变成一个乱伦的畜生，也不愿意这个秘密被人揭开，让妈妈她们伤心，甚至一辈子恨着他。

“小文……”

李欣然表情认真地看着张文，她第一次看到这个男孩惊慌失措、第一次看到他那么脆弱的一面，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觉得有些疼。

“啊？”

张文现在已经是六神无主了，哪里还听得清楚李欣然在说什么。他想象着当真相大白时，妈妈、姐姐、妹妹，甚至秀秀她们，流着泪含恨看着他的场景，顿时令他灵魂深处疼得几乎快要澌裂！看着眼前那迷人的尤物，为了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亲情，他甚至有种想把她杀掉灭口的冲动。

“小文。”

李欣然突然抱住张文的脖子，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吻一下，看着张文惊慌的样子，闪动的眼眸里有几分心疼，马上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谁都不会说，包括蕊姐，但我希望我们不是单纯地只为了要孩子而做爱，我也希望能多你一点，毕竟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你想知道什么……”

张文在震惊过后，第一次开口说话，声音有点嘶哑，甚至还有点无力，才短短几十秒，他只剩下惊慌和憔悴，即使李欣然那细腻的声音难得柔情似水，但也安抚不了张文那几近崩溃的心灵。

“你的事！”

李欣然十分肯定的点了点头，满脸陶醉的枕在张文的胸膛上，轻声说道：“今天让我们敞开心扉好吗？你想知道的事，我都会告诉你，但你也不许对我有所隐瞒，这些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我不希望与第一个男人只是单纯地发生肉体关系，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能多一点。”

“为什么……”

张文的声音依旧嘶哑，如果是在平时，脑子稍微一转，就能知道李欣然话里的意思，但这会儿他早已六神无主，彻底傻了，哪里有多余的心思思考李欣然那突然的温柔……

尽管李欣然之前对张文有好感，但绝对谈不上是爱情，对于张文这个特别的大男孩，李欣然更多的是欣赏，欣赏这个男孩子的特别和他的老成，也欣赏他温和的性格及开朗的微笑，更欣赏他雷厉风行的办事能力，以及与年龄不相符的八面玲珑，甚至有时候会有些恍惚，想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为什么他能把事情看得很透彻，那敏锐的观察力和聪明的心思，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要个孩子！这件事让李欣然纠结了很久、犹豫了很久后才做出决定。这残缺的生活、空虚的母爱，让她需要生一个孩子来疼爱，需要一个孩子来让她的生活变得正常一点！一开始她没有多想，只觉得人工受精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而当决定要和张文上床时，她也反复的安慰自己：现在是个开放的社会，不过上一次床而已，很正常，非常的正常！

但女人有时候是一种矛盾的动物，苏蕊的同意，让李欣然有负罪感，更告诫自己别有任何感觉，但是当第一次的疼痛、第一次被男人爱抚的愉悦、第一次男欢女爱，那种种美妙齐上心头的时候，她像其他的女人一样，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愫，而对于这一切，她无法视若无物，甚至打从心里对这个夺去她第一次的男孩，产生一种想要继续下去的冲动。

“因为，你是我的男人。”

李欣然紧紧地抱住张文的腰，脸上有几分陶醉，又有一点迟疑，她幽幽的叹息了一声，说：“我本来想的是，我们的关系就像一夜情，只有今晚！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很爽快、洒脱，不会像其他的女人一样柔弱，但，我好象错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文看着怀里那原本野性的性感尤物，此时却无比温顺的样子，心里感觉到一阵暖意，但还是无法克制住心中的疑问。心想：这个秘密应该被我隐瞒得天衣无缝，过去的一切、所有的关系，这些甚至连我都快遗忘了，她又怎么会知道？

“你们的血型。”

李欣然温柔的笑了笑，掐了掐张文的脸，说：“既然想要个孩子，我肯定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长大。你的身体确实很健康，但我害怕会不会有家族遗传疾病，所以假借免费体检的借口，帮你妈妈、姐姐和小丹都做检查，她们全都是AB型血，张侯明死时的验尸报告我也找到了，他是B 型血，而你的报告却是O 型，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的，那我不是成了傻子吗？”

“你的心思真细腻呀！”

张文看着李欣然那略显顽皮的模样，无奈地苦笑一声，似乎他和苏蕊的事也是这样被发现。李欣然看似大剌剌，没什么心眼，但心思却特别细腻，是他大意了。

或许是看出张文的惆怅，张文的那分无奈让李欣然感到一阵心酸，立刻又信誓旦旦地说：“小文，你放心！这件事就算烂在肚子里，我也不会说，小丹她们过得很快乐，我没想过要去破坏你的生活。所有的资料，该销毁的我全烧得一干二净，甚至连张候明的验尸报告，我也把他的血型改成O 型，只要不去做DNA 验证的话，世上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

“谢谢你……”

张文木讷的点了点头，尽管不愿再去想起，但他还是闭上眼睛，把所有的一切都在脑子里回想一遍，然后张开有点干燥的嘴唇，把所有的事情轻声诉说出来。

张文的思考似乎停滞了，脑子也失去运转的能力，面对李欣然那楚楚动人的眼神，面对她此时柔情似水的温顺，张文连说谎的能力都没有，他缓缓的把一切都说出来。

城里艰苦的生活，回村后面对这个贫困的家时心里的伤痛，体会到亲情温暖时灵魂的安宁，面对姐姐时的躁动，张文都没有丝毫隐瞒，甚至，和妹妹的第一次，喜儿对他的依赖，姨妈和他的恩爱，舅妈为他怀上第一个孩子，所有的关系他都全盘托出。

断断续续的讲了半个多小时，张文简直就像是将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整理，当讲完这一切后，张文的嘴已经干得像被火烧一样，难受得几乎都要裂开，但还是闭着眼睛，等待着李欣然震惊的谩骂。

突然张文感觉到一股清凉进入嘴里，嘴唇上多了一种柔软的触感，凉爽的感觉，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令他不由得睁开眼一看，顿时感觉到幸福，他等来的并不是李欣然对这一切的斥责，也不是破口大骂，而是一双闪动着温柔的大眼睛，满满的全都是心疼和担忧。

李欣然见张文呆呆的看着她，便又喝了一口冰凉的矿泉水，低下头，嘴对嘴的喂给张文，舌吻了一会儿后，抬起头，有点俏皮地笑道：“怎么了？一副吓傻的样子！”

“你……好象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张文舔了舔嘴唇，感觉到唇边迷人的芬芳，看着那一丝不挂的尤物，心里有一丝颤动。

“早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李欣然嘻嘻一笑，身体轻轻一扭，感觉到坚硬的命根子抵着小腹，随即小手往下轻轻握住它后，一边套弄着，一边吐着热气说：“小文，它又硬了！”

“嗯……”

张文舒服得呻吟一声，看到李欣然眼里那明显也有渴求的水润，马上就坐起来，扶住她的肩膀，颤着声音说：“然姐，我还是想知道你和蕊姐是怎么回事。”

“嗯……”

李欣然顿时有些扭捏，不过看了看张文后，还是缓缓将她和苏蕊虚龙假凤的开始，她的忧郁症，以及和苏蕊之间有如幻觉似的关系，全都没有一丝保留地说出来。

从李欣然的话里不难听出忧伤，但也可以明白这段虚假的感情，在这畸形的生活里给了她最大的安慰，难怪苏蕊和张文在一起后，她会觉得有些寂寞。

“然姐！”

张文一把将李欣然紧紧抱在怀里，满脸怜惜地说：“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对不起。”

“不关你的事。”

李欣然反抱住张文，柔声呢喃道：“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我也控制不住。对蕊姐，我总有种简直疯了似的依赖和迷恋，甚至连叫她一声妈妈，都会让我很有安全感。我能明白你隐藏那么多秘密时，心里的难受，很多的事情，只能自己去体会，所以你别担心，这些秘密只有你我知道，我会把它们藏在心里，一直到我死。”

“谢谢你！”

张文紧紧的抱住李欣然，感动得眼眶都湿润。刚才的性爱是那么美妙，和她交欢的滋味简直是人间极乐！而现在从担忧、欣喜再重新体验到幸福，心灵上的交流显得更加珍贵。

天使脸孔、魔鬼身材、妖冶得让人血脉贲张的风情，还有一个权势滔天的家庭，在众多光环下的李欣然，看似大剌剌，总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在别人面前永远都是表现出狂野的风情，但现在她在他的怀里完全是个柔弱的小女人，敞开心扉后，张文似乎也懂得她的那分无奈、凄凉和内心的脆弱，而这一切和她的性格毫无关系，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张文和李欣然相拥着躺下来，或许因为刚刚经历过心情上的大起大落，李欣然说话时温声细语，偶尔一个妩媚含嗔的眼神，配合着本就诱人的声音，搞得张文骨头都有点发麻了。

李欣然始终一副温柔的模样，在张文的怀里轻声诉说着有关于她的一切：童年、少女时期还有和苏蕊荒唐的关系。

这是李欣然第一次躺在男人的臂弯，被包围的安全感，让她脸上布满陶醉的红晕，以前还因为苏蕊的关系，看张文有点不顺眼，不过这时她眼里却闪现出一种小女人的媚气，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苏蕊会喜欢上这一个温柔而亲切的男孩。

“啊，你别乱来，还没到家……”

突然，电脑上一声妩媚含嗲的叫声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张文和姐妹俩的肉戏已经结束，自动跳转到下一个影片。

这时影片的内容可谓无比香艳，或许是距离太近的关系，甚至还能听见粗重的喘息声和脱衣服的窸窣声。

这影片明显是在一辆车上偷拍，车子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乡村小道，应该是工作结束，要回村里的那条小路。

在车后座上，张文有些粗鲁地撩起秀秀的裙子，并扒下她的内裤，挑逗了一会儿后就直接进入，开始在这柔弱的体内横冲直撞，而旁边喜儿的衣领也被张文拉开，张文一边干着秀秀，一边将喜儿那幼嫩的小乳头含在嘴里吸吮着，令小萝莉顿时发出无比童稚的呻吟声。

这次录制的音效不错，秀秀和喜儿清脆的呻吟声很诱人，肉与肉相撞时的声响以及吸吮的啧啧声都特别清晰。

张文见状有些无语了，摇了摇头，苦笑着说：“然姐，你连车上都装摄影机，太过分了吧！这样我还有什么隐私？”

“有什么过分的！”

李欣然顽皮的掐了掐张文的鼻子，听着两个女孩的呻吟声，明显让她的脸有点发红，不过还是狡黠地笑道：“刚开始，我可是要收集你的罪证交给蕊姐，不过看在你这小子对我还算不错的分上，才放过你，居然还敢怪我？”

“谢谢您了！”

张文装作生气的瞪了李欣然一眼，不过眼神却不由自主的往下看。这时李欣然紧紧抱着他，那一对饱满的乳房挤出一道深邃的乳沟，实在太养眼了。

“嘿嘿，知道就好！”

此时李欣然满脸通红地扭动着身躯，抱着张文亲了几下，动情地说：“小文，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好几次都看着这些影片自慰，想象是你在和我做爱，那种感觉特别的激烈！”

李欣然的这番话，简直像是将一把火丢在干燥的柴薪上，两人赤裸着拥抱就已经让张文很冲动，但又不太忍心破坏刚才那你侬我侬的气氛，现在一听，哪里还忍得了，张文马上翻身将李欣然压在身下，气喘吁吁地说：“不用想象了，我现在就要干你……”

“不行。”

李欣然妩媚的笑了笑，猛地坐起身，一把将张文推倒在床上后，添了舔嘴唇，给了张文一个媚眼，娇喘连连地说：“这次，我可不想再那么被动了。”

话音一落，李欣然就扭动着那性感的身体，并在张文身上磨蹭着，一边低低的喘吟，一边亲上张文的耳朵，接着眼含迷离地跟张文来了一个舌吻。

李欣然妩媚地看了张文一眼，然后引导着张文的手握住她那弹性惊人的乳房，小嘴亲吻着张文的脖子，滑嫩的小舌头也顽皮地开始舔弄起来。

“然姐，继续……”

张文不停地玩弄着李欣然那雪白的乳房，并用手指夹着小乳头，让李欣然的呼吸越发急促，而当李欣然含住张文的乳头，如报复般的吸%时，张文也爽得哼了几声。

李欣然一路往下吻，当吻到张文的肚子时，能感觉到张文的反应变得更加激烈，小腹在剧烈收缩，更是玩兴大起地舔起张文的肚脐眼，小舌头甚至还要往里钻！那突然的刺激，让张文颤抖地弓起腰，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太爽的“嗯”了几此时李欣然已亲到张文的胯下，只见张文全身布满她的吻痕，当那巨大的命根子近在咫尺时，那男性特殊的气息，让李欣然本能的发晕，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她不由得握住命根子，惊叹道：“好大呀！不过，也满好玩的。”

李欣然妩媚的看了张文一。眼，带着一种如调戏般的笑意，将命根子贴到脸颊上磨蹭几下，看张文被脱了毛的下身，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不禁咯咯笑起来。

第六章 热情似火

“说得好象你见过很多的一样！”

张文的脸不禁一红，自从成了光鸟侠后，这样的调侃已经不是一、两次，几乎每次和女人上床时都会被调戏一番，尤其是小丹和敏敏这两个调皮的丫头，做完爱后，总喜欢趴在胯下玩他的命根子，真把他当成玩具啊！

最离谱的一次是姨妈，在三度缠绵后，两人都已经累得满身大汗，美少妇的高潮更来了四、五次，都已经全身瘫软如泥。

照以往的情况，偷完情，他就要马上溜回房间和秀秀一起睡，但姨妈却软磨硬泡，又是用乳房挑逗，又是用小香舌勾引，没几下就把命根子弄得像铁棍，而张文正想翻身上马，继续征伐时，却被她严肃的阻止了，说什么做得太多会伤身。

靠，做太久会伤身？别的不说，但对于性能力，张文有着绝对的信心，即使是面对性欲比较强的少妇，他还是一炮就能让她们趴在胯下服软，而且既然做多了伤身，你又把老子搞硬是什么意思？

无语呀！张文浑身都冒出冷汗，郁闷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原来那时姨妈正在学开车，她看硬起来的命根子有点像排档杆，索性就让张文硬了大半夜，却只能老实躺着，她则坐在一旁抓着命根子摇来摇去，复习着白天学开车的过程。

靠！什么叫欲哭无泪？把老子的家伙当玩具了，还有没有人性啊！

想起那晚，张文顿时一脸无奈。

李欣然握住张文的命根子套弄几下，仔细的端详着这根夺去她处子身的大家伙，不客气的哼了一声，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呀！都网路时代了，再重口味的片子，只要想找就有！”

“是、是，您老威武！”

张文敷衍的应着，不过还是鄙视了李欣然一下。心想：明明就是个处女，跟老子装什么呀？

“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

李欣然简直就像是在研究人体，一会儿玩着龟头，一会儿又把张文的腿分开，像玩玩具似的玩着两颗，看她似乎还玩得很高兴。

“受不了了！”

张文被李欣然摸得欲火焚身，忍不住坐起来，一把按住她的肩膀，喘着粗气说：“然姐，再来一次！”

“就知道你这小子不禁逗，给我躺着！”

李欣然咯咯笑了笑，有种小孩子阴谋得逞时的顽皮。

李欣然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将张文推倒在床上，妖冶的舔了舔红润的嘴唇，挑逗道：“现在你可做不了主，刚才你可是爽完了，现在该换姑奶奶，我要报仇。”

“靠……”

张文刚笑骂一声，就突然感觉到龟头被一个温润而十分潮湿的东西包围住，温暖中又带点痒痒的刺激，很轻微却十分明显，让他舒服得不禁轻哼一声。

“舒服吧……”

李欣然含着龟头，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眼里尽是调笑地看着张文，似乎对于张文的反应非常满意，还奖励性的用小舌头舔了一下。

“舒服！然姐，你怎么会？”

张文惊喜地看着李欣然，看着那美丽的尤物用性感的小嘴含着命根子，那种视觉上的刺激，顿时满足那强烈的虚荣心，尤其是当她那本来就勾人的眼神，带着几分讨好的看向他时，那种诱惑，简直就像是在焚烧你全身的血液，让你在瞬间就燃烧起猛烈的欲火。

“有什么奇怪的……”

李欣然脸上微微一红，不过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含着龟头吸吮几下，吐出后用小舌头轻轻舔着，用鄙视的口吻说道：“这都什么年代了，A 片上哪一部没演过？看都看烦了！”

“是吗……”

张文舒服得弓起腰，双手不禁扶住李欣然那有点发烫的小脸，激动地说：“然姐，继续……”

“嗯！”

李欣然哼了一声，手握着命根子轻轻套弄着，模仿着爱情动作片上的动作，开始用舌头舔着命根子，像是在品尝雪糕似的发出啧啧的声音，小嘴在和腿根亲吻几下，爽得张文一下子就要飞上天。

李欣然一边舔着张文的命根子，一边好奇地端详着那根又大又硬的家伙。事实上，这是她第一次那么亲密接触男性的身体，除了好奇外，那特殊的味道也让她的心跳不由得加速，下身也分泌出越来越多的爱液，偶尔偷偷看张文一眼，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大男孩露出舒服的表情，就会打从心底感到一阵开心。

张文平心而论，尽管李欣然的表情装得再自然，都可以看出这是她第一次帮人口交，技术生涩得很，而且牙齿还经常碰到，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但眼看这惦记许久的尤物主动在胯下口交，看着她偶尔偷偷看向他时那羞涩的眼神，看着她微张小嘴、含住龟头的妩媚模样，光是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就已经让张文爽翻天了。

“然姐……”

张文舒服得浑身都僵硬，大手爱怜地摸着李欣然的脸，颤抖着声音说：“你转过来，我也要舔你！”

“呜……”

此时李欣然含着龟头，有些说不出话，眼里尽是妩媚的水雾，她情动的看了张文一眼，慢慢的转过身，将那挺翘而雪白的圆臀移到张文面前。

只见李欣然的翘臀又白又嫩，手感极佳又充满弹性，而且看起来实在甜美，甚至中间的花瓣布满晶莹的蜜汁！张文狠狠的咽了一口口水，一把抱住李欣然的臀部往下压，猛地亲上她那粉嫩得和小女孩差不多的小穴，一边使劲地舔着阴蒂，一边色笑说道：“然姐，你这里已经很湿了。”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欣然浑身一僵，当张文的舌头娴熟的撩拨着那敏感的小穴时，她的呼吸一下子就变得急促，身体无力地瘫软下来，手握着坚硬的命根子，而此时鼻间的男性气息越发浓郁，让她体内的情欲开始涌起。

“别光顾着自己享受，帮帮我嘛……”

张文色色的笑了笑，然后抱着眼前那美丽的水蜜桃，舔吃着那甜美可口的爱液。

比起李欣然这位刚破身的小尤物，张文可是一条经验丰富的色狼，从她身体的反应就知道敏感点在哪里，娴熟的口交技术，没几下就让李欣然只剩下喘气的分，连帮张文口交的力气都没有了。

“去你……”

李欣然才刚想顶嘴，张文却猛地咬住小阴蒂，让她不由得低吟起来。

李欣然好强地握住命根子，接着往性感的小嘴里塞，头部不停上下摆动着，小手也轻轻抚摸着，尽管口交的动作还很是生涩，但她还是极力地回应着张文的挑衅。

张文和李欣然用69的姿势互相为对方口交，啧啧的水声让整间房间的气氛越发淫秽，空气也开始变热。

张文一边惬意地享受着李欣然不太熟练却很尽力的服务，一边不客气的将她那甜美的爱液一一吃进嘴里。

此时李欣然全身舒服得感到无力，有时含着龟头，都会克制不住的呻吟几声，而下身传来的快感实在太强烈，好几次都让她脑子晕得想直接躺下。

“呜……”

突然一阵快感袭至李欣然，令她有如哭泣似的呻吟起来，不由得紧紧抱着张文的大腿，浑身开始剧烈抽搐，没多久，下身就喷出一股股爱液，身体也无力地瘫软在张文的腿上。

好多呀！张文继续为李欣然口交，并在她高潮来临时，还挑逗着那敏感的小阴蒂，没几下就让李欣然爽得魂都要上天，本来李欣然还想逞强，但最后还是败下阵，在高潮澎湃的洗礼下瘫软在张文的身上，闭着眼睛，急促的喘息着。

在李欣然闭着眼睛，享受高潮的时候，张文已经按捺不住，将她横抱在怀里，猛地站起身走向客厅。

此时李欣然浑身无力，半睁着水蒙蒙的眼眸看着张文，脸上的媚红越发动人，有气无力地说：“你要抱我去哪里呀……”

“换个地方干你！”

张文一边说着，一边低下头和李欣然亲吻着，而李欣然也热情地回应着，双手抱住张文的脖子，主动送上丁香小舌让自己的男人品尝。

来到客厅，张文让李欣然背对着自己跪在沙发上。

李欣然有些不愿意，不过最后在被张文上下其手地挑逗后，她还是乖乖的摆出姿势。

当看着无比美艳的尤物，翘起她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垂涎的美丽臀部，露出水光淋漓的下身时，张文激动极了，马上不客气地伸出巴掌，在她那雪白的嫩臀上拍一下。

“变态……啊，你……”

李欣然气喘吁吁地骂了一句，不过眼里的媚意却更深了，而且张文这一下不轻不重，有种火辣辣的感觉，又像有电流通过，让人感到非常舒服。

“就是变态，怎么样？”

张文喘着粗气，红着眼，抱着李欣然那雪白的嫩臀就是一阵啃咬，嘴巴不停亲吻着那雪白无瑕的臀部，一双贼手也伸到前面抓住她那悬空的一对巨乳，马上毫不客气地捏起来。

“嗯，随便你……啊……”

李欣然舒服得呻吟道，她喘着气，低低的哼着，就像是难受得在哭泣，同时几个敏感点被张文挑逗着，身子越发的燥热起来。

当张文贪婪地舔着李欣然玉背上的汗水时，那种强烈的刺激，让李欣然有些控制不住了，开始不安的扭动着那性感的身体。

“别、别逗了……”

李欣然嘤咛着，觉得张文再次趴在身后为她口交，那粗糙的舌头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似乎他比她还清楚身体的敏感部位，几乎让她快失去理智，含糊不清地呻吟着：“进来，快进来……”

“好！”

张文本来想学A 片或小说中的情节，让她求自己干她，不过毕竟这是两人的第一夜，张文生怕太过分，会让李欣然反感，只能把那邪恶的欲望压下去。

张文双手扶住李欣然那雪白的臀部，用龟头磨蹭几下湿润的阴唇后，在她的喘息中猛地一挺腰，巨大的命根子一下子全插进去。

“啊……”

李欣然顿时扬起头，而当下身被填满时，浑身也开始剧烈颤抖着，那种充实的感觉，令她觉得特别舒服，虽然还有一点点疼痛，不过这点疼痛，在这美妙的感觉面前却微不足道。

“我来了……”

张文抓住李欣然的双手，让她的上半身几乎悬空，而刚才那猛烈的进入，让李欣然的头发和乳房都剧烈的摆动着，看起来特别具有诱惑力，令张文再也忍不住，开始用力的抽插，撞击着她那弹性十足的臀部。

“好、好深呀……”

李欣然意乱情迷地呻吟起来，身后的“啪啪”撞击声，每一下都那么的有力，几乎每一下都能撞到子宫，强烈的冲击让她的灵魂都快出截了。

“然姐，我的大不大？”

张文一边狠狠干着李欣然，一边兴奋地听着她那充满野性的呻吟。心想：果然，和这尤物上床的滋味就是不一样，初夜她就这么狂野，以后那还得了！

“大，好大……太、太粗了……”

李欣然兴奋得呻吟着，开始扭着臀部回应着张文，含糊不清地叫道：“别、别拉我的手，别拉……”

张文闻言，马上放开李欣然的双手，然后继续抽插着她的小穴，一只手扶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拍打着她那雪白的臀部上。他有些疑惑李欣然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兴奋，不由得抬头一看，眼前的一幕顿时让张文更加疯狂，拍打的力道和活塞运动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呜……用力……”

只见李欣然咬着嘴唇，呻吟着，双手一得到自由就迫不及待的握住她自己的乳房，使劲地揉着那对布满张文吻痕的肉球。

两具肉体剧烈的蠕动着，似乎是在搏斗，李欣然给张文最热烈的回应。

当李欣然第四次高潮来临而全身瘫软时，张文把她抱到地毯上，直接用传统的姿势，狠狠的干着身下那简直要人命的尤物，每一下都深深到底，让李欣然发出亢奋至极的呻吟声。

此时张文和李欣然浑身大汗，但那美妙的感觉却没有半点停止的意思，战场几乎遍布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李欣然的大胆和狂野让张文兴奋得几乎要疯，不管任何姿势，她都不排斥，甚至还主动迎合，那妩媚的风情，让张文不断的啃咬、亲吻着她全身，红着眼睛，恨不得将这迷人的尤物直接吞下肚。

战场一变再变，或许是太兴奋的关系，这次特别持久，连连让李欣然高潮后，张文还没有射的意思，不过活塞运动做多了，张文也有点累，索性抱起瘫软如泥的李欣然走回房间，上床后一边爱抚着李欣然，一边看着她电脑上的影片。

偷窥狂呀！这妞绝对有这种阴暗的心理爱好，偷拍这么多，真是刺激呀！张文将李欣然抱在怀里，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脑上那些他表演的肉戏，一边色眯眯地说：“然姐，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暗恋我？竟然拍了这么多！”

“暗你个头呀……”

李欣然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脸上那高潮的余韵还没退去，看起来更加妖媚，她没好气地说：“一开始，我只是想拍给蕊姐看，谁知道你这小子的私生活那么不检点，就越拍越多了……”

“那这一百二十G的A片是怎么回事？”

张文感觉到李欣然有点心虚，马上又笑眯眯的调戏道。

“要你管？看什么A片？继续做爱！”

李欣然不客气的瞪了张文一眼，突然就趴到张文的胯下，看着那布满她爱液的命根子，毫不犹豫的张开小嘴含住，啧啧的舔起来。

“对，这才是正事……”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然后整个人往后躺，双手扶着床，惬意地看着性感尤物含着他龟头的样子，由于李欣然采取跪姿，那圆润的臀部高高翘起来，看起来格外诱人，于是他忍不住伸手摸了几下。

“要死啦，不许乱动……”

李欣然满脸潮红，拍掉张文作怪的手，白了他一眼后，马上又低下头，舔着那坚硬如铁的命根子，接着轻启朱口含住，快速地吞吐起来，并响起啧啧的水声。

在享受了一会儿性感尤物在胯下口交的美景后，张文顿时有点受不了，他喘着粗气，红着眼睛。

李欣然一看张文冲动的样子，窃笑了一声，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舔着命根子，还故意抬头，让张文能清楚看见她满脸陶醉的模样，似乎是有意要挑逗这个可爱的大男孩：“受不了了……”

张文喘着粗气，此时血液已经沸腾到极点，那命根子的硬度告诉他，再不找个温润的小洞发泄，他就会发疯了。

“受不了，就忍着！”

李欣然狡黠地笑了笑，故意当着张文的面，用小香舌舔着龟头，暧昧地笑道：“要不，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张文已经忍耐不住，他抱着李欣然，狠狠的咬着那一对饱满的乳房，一只手也快速伸到她的腿间，发现李欣然在为他口交后，那已经泥泞成一片的小洞满是爱液，似乎也正在期待他再次的侵犯。

“我要看你和蕊姐做爱，还要看你和小丹她们……”

李欣然兴奋得呻吟起来，扭着身体激烈地回应着张文的挑逗，而当张文的两根手指插入她的小嫩穴时，她控制不住的叫出声。

“好，我要连你一起干……”

张文粗鲁地啃着李欣然的乳房，手握着命根子，冲动的寻找着入口，接着抬起她的臀部，龟头对准小穴后，压着她的腰往下一坐，粗长的命根子立刻尽根没入那熟悉而紧窒的身体。

“啊……”

张文和李欣然同时发出满足的呻吟声，剧烈的活塞运动再次开始，两具汗水淋漓的身体开始快速的蠕动着，肉与肉相撞的声音，再次在房内响起来，伴随着李欣然妩媚动人的呻吟声，令张文本就兴奋的血液更加沸腾。

战斗再次激烈的开始，张文和李欣然在床上用各式各样的姿势、用最原始的方法来表达对彼此的迷恋。

在持续一个多小时后，也不知道是何时，张文和李欣然竟然抱在一起滚到地楼上，但这时候在哪里已经不重要，淹没在情欲中的两人，只知道彼此贪梦的索求，索求着对方的味道、身体，还有互相给予的快感。

“啊……”

李欣然狂野的呻吟着，她跨坐在张文的身上，双手扶在张文的胸膛上，抬着臀部一上一下的用小穴套弄着坚硬的命根子，那摩擦所带来的剧烈快感，让她的身体越发火热，动作也越来越快！

张文双手握着李欣然的乳房，看着这性感尤物在他身上耸动，看着她陶醉不已的样子，也兴奋到极点，终于在她来了第七次高潮后，他再也无法抑制，浑身一阵阵的痉挛后低吼一声，马眼一开，火热的精液顿时灌满她的子宫。

张文和李欣然同时来了高潮，而且依旧那么的猛烈与舒服！沉浸在肉欲快感中的两人抱在一起，一起感受着那销魂蚀骨的滋味，全身布满汗水，那分泌物的味道十分浓郁，也让本就火热的空气变得越发淫靡……

是梦的话，就不要让我醒来！当张文把李欣然抱上床休息后，看着怀里妩媚动人的尤物，只见她脸上都是高潮后的红晕，还顽皮地玩弄软下去的命根子。

张文有点感叹他的运气实在太好，李欣然在床上完全就是男人的宝物，想到以后能和这样的尤物在一起，心里的兴奋和激动就没办法平息。

请续看《渔港春夜》20

第二十集

简介：

张文与张曼莹之间的暧昧关系已经到达一个极致。

有一天，张曼莹突然对张文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张文急忙安排庆生事宜之余，她却提出奇怪的要求，要张文开着车子到学校去接她。

虽然张文搞不懂张曼莹的用意，却还是开着豪华跑车前去接送。到了现场张文才发现，张曼莹的一群姐妹都在，甚至还一边起哄，一边打量着他。

张文这才明白，原来张曼莹要他假扮她的男友！究竟两人会不会因此弄假成真？

人物简介：

张曼莹：张文的亲戚，青春活泼，为大学生。

李欣然：长相美艳，个性大剌剌，跟苏蕊为好朋友。

秀 秀：个性温柔、文静。

第一章 奸情败露

省城之行总算结束，并圆满完成配种任务，而获利是一个处女人妻、性感尤物！每次回想时，张文都会有种做梦的感觉，在李欣然那装潢得梦幻唯美的家里，第一次就足足射了三炮，几乎把李欣然弄得第二天下不了床，要不是美尤物娇嗔带嗲的推着他，恐怕他醒来时又会和她大战一场。

张文和李欣然一直做到隔天天亮，然后睡到快傍晚时才醒来，而当从美梦中醒来时，永远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尤其是怀里还有个一丝不挂的尤物，她那雪白的身体和饱满的乳房都布满吻痕，美艳的容颜还带着满足的微笑，睡姿更是有点不雅，几乎毫不避讳地暴露着让男人渴望的性感地带。

张文见状差点要暴走，而下身那晨勃的宝贝更是硬得几乎要胀爆，不过由于李欣然是第一次，所以当张文悄悄起身分开她的双腿，准备要再享用这美丽的肉体时，却看到被他蹂躏了一夜的红肿羞处，便只好抑制住这股让人发疯的冲动。

醒来后，李欣然又恢复那活泼好动的样子，在张文的怀里一边嗔怪，一边皱着眉头捂着那肿疼的下身，虽然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但第一次就那么激烈，还是感到有点不适。

当张文和李欣然要去浴室洗鸳鸯浴的时候，可以看见李欣然每一步都走得有点蹒跚，所以张文便一边伺候她洗澡，一边点头哈腰道歉，这才换来尤物香艳的回报，用她那涂满沐浴乳的性感身体，为张文做了不太熟练的按摩。

那一夜，张曼莹早早就回房间，也不知道张文在李欣然家过夜的事，何况她心乱如麻，根本不好意思再去他的房间，直到第二天傍晚时，张文才发觉张曼莹打了十多通电话，但他都没接到！打来的时间大多在早上七、八点钟，她似乎是一夜无眠，早上时见他没在房间，才会那么着急。

当张文打电话给张曼莹时，他解释说是和几个老朋友聚餐，喝多了，只好在朋友家睡。

张曼莹倒也没有猜疑，毕竟张文的交际圈广得让她搞不清楚，只是她最后几句“你不能喝酒”之类的话让人有点匪夷所思，那关心的话自然得就像是恩爱多时的妻子在嗔怪，甚至就像是个在和张文撒娇的小妻子，那关心的模样瞬间让张文又有了新的联想。

日子一天天过去，本来张文想带李欣然一起回四清县，而且一想到在她身上获得的极乐快感，相信任何男人都会蠢蠢欲动，不过这几天她一个姑姑生病，这可怜的娃破处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就又跑去看望她姑姑，尽管感到依依不舍，但张文还是得无奈地送她离开，然后带着张曼莹一起回县城。

日子过得惬意而清闲，自从生意上了轨道后，张文似乎操心的事都没有了，所有生意都在专业化的管理下蒸蒸日上。

这阵子，张文还用了个已经在省城找了神医治疗，身体已经康复的借口，没少在各个女孩的房间穿梭，也忙碌着和少妇们激烈偷情，享受天天做新郎的滋味，让张文爽得都有点飞上天。

本来刚出完远门回来，就是小别胜新婚，再加上很久没有恩爱，回来的第一晚，张文刚把秀秀和敏敏搞得昏死过去后，就像赶场子似的跑到陈晓萍那里，享受着巨乳少妇温顺的乳交，并在她那丰腴的身子上狠狠的发泄了一次，直到她无力承欢后，张文才跑到何秀芸那里，而何秀芸也忍了很久，毕竟第一次品尝到恋爱的滋味，又是如狼似虎的年纪，门一开，立刻热情如火的和张文纠缠到天亮，才沉沉睡去。

而张家姐妹和喜儿都高挂免战牌，最讨厌的月经在这时候来，别说张文郁闷，就连她们都有点恼怒，这个特殊时期，当然不能碧血洗银枪，不过张文依旧心痒难耐，不肯放过她们，所以在小丹的房间打牌时，他连哄带骗的让两个小萝莉在胯下口交，他则一边吻着姐姐，一边把玩、品尝着她那充满弹性的乳房。

两个小萝莉在胯下口交的视觉冲击虽然强烈，但却满足不了张文的色欲，最后还让她们三个舔命根子，为他口交。

张少琳熟练地含着命根子吞吐着；小丹顽皮地舔着，手却放在姐姐的乳房上乱捏；乖巧的喜儿则直接趴到床上，小舌头在菊花周围打转。三个美人在胯下伺候着他，让张文忍不住就激动的把所有精液喷向那三张美丽的脸上，看着她们的脸庞布满精液的景象，那种感觉简直爽到极点！

林巧玉那边倒简单得多，她现在肚子有点大，而且为了孩子，她也不敢行房，偶尔兴致一来，张文会手口并用把她送上高潮的巅峰，不过没有和她有过多肉体上的接触，怕不上不下会觉得难受。

张文和林巧玉独处的时候，就像一个温柔的丈夫般忙东忙西，嘘寒问暖，还包揽所有的粗活，体贴的行为让林巧玉在感动之余，只能看着张文胯下的坚硬，浮现愧疚的表情。

现在张文几乎整晚鬼混在各个女人的身上，几乎已经是到夜夜笙歌，无女不欢的地步，所以没多久，陈桂香就有意见了，好几天都冷着脸，让家里其他女人战战兢兢的。美少妇完全相信儿子前段时间确实生病了，用她的话说：现在痊愈了，也得养身子，否则这样没日没夜的乱来，身体迟早会垮的。

在陈桂香强硬的态度下，其他女人也开始担心张文的身体，所以张家立刻陷入一片纯洁的生活中，别说是往日不停的有如马拉松式的性爱，现在就连摸一下都不行！

陈桂香的态度十分坚决，很不客气的向每个女人都说了一顿，不过庆幸的是，她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她妹妹和曾经的弟媳，这倒是让张文松了一口气，但仔细想了想，老妈早已知道他和姐姐的关系，所以张少琳便收敛起行为，别说是和张文恩爱，就连平日都不敢有挑逗的行为，但这次陈桂香也将喜儿说了一顿，甚至连小丹也不客气的教训起来，这让张文知道，陈桂香已经清楚他和妹妹的关系，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看来确实如姐姐所说，老妈默认他荒唐的行径了！

这段时间彻底憋坏张文，但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女人们的心思张文都懂，而在陈桂香语重心长的嘱咐下，她们知道为了自己的男人，不能再继续纵欲下去，所以每次她们拒绝时，眼底的关切都让张文感到欲哭无泪，因为她们是为了他好，但他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因此在无奈之下，并为了圆那个谎，张文只能当个乖儿子，在陈桂香的淫威下老实地扎紧裤带，继续过纯洁，有如小处男般的生活。

敏敏和秀秀一向怕陈桂香，自然不敢有意见，张少琳和小丹更不用说，只要陈桂香眼睛一瞪，立刻就打着冷颤，连屁都不敢放半个，更何况这是为了自己的男人好，所以她们一致抵抗张文的调戏。

张文在感到欲哭无泪的同时，立刻就把偷情的目标放在两个美少妇身上，但陈晓萍和何秀芸的态度竟比她们的女儿更决绝，别说吃豆腐，就连亲嘴都不可能，顿时让张文恨得想咬舌自尽！

由于现在的经营多元化了，各行各业都有不一样的标准和规则，甚至在成本核算上也有不同的方法，因此那复杂的管理让张文一时摸不着头绪，后来在张曼莹的建议下，既然没办法统一，索性就各自注册，让每间公司各自营运，彼此没有关系，而这个方法很不错，起码让原本有点混乱的关系都弄清楚了。

集团在酒店的最高层楼设立直接管理区，各家公司的经理们平日都忙各自的事情，很少过来，不过一旦有联合营销或做季度报告的时候，就会集合在一起，这也算是张文最常来的办公地点，而这里大多数的时间都冷冷清清，反倒成为一个偷情的圣地。

最顶层的办公室外是一间接待室，负责处理各家公司送来的报表和请示，此时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秀丽动人的青春少女，一副黑色的细边眼镜让她看起来文静又带有书卷气，一头长长的黑发在脑后随意绑了个马尾，看起来端庄又充满活力，清秀的五官看起来似乎没有独特处，但组合起来却特别美丽而动人，给人的感觉有点稚气，又有种青春少女特有的腼腆和可爱。

她下身穿着黑色的及膝裙，一双肉色的丝袜包裹着修长的美腿，紫色的高跟鞋让本就玲珑的曲线变得更加好看；上身则穿着白色的蕾丝衬衫，虽然是职业套装，却显得很有诱惑力，虽然女孩的年纪不大，但穿上这身衣服也有种OL的感觉，而那青春的模样更像是充满朝气的教师，散发出制服诱惑的味道。

张曼莹手拿着钢笔，面前摆着一堆申请的文件，还有不少结算报告和各式各样的计划书，本来这些身为秘书的工作，她已经是轻车熟路，平日处理起来更是有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畅，但这时她却是一脸呆滞，手更是停下动作，眼底带几分嫉妒地看着紧闭的办公室大门，即使连一点声响都没传出来，但她仍有点幽怨的想着，这道门关上的一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办公室内装潢得奢华大气，一进来就感觉到严肃的氛围，但此时却没有往日的严肃和大气，而是回荡着女人一声声的呻吟和男人粗重的喘息，伴随着啧啧的声音，更是撩人心魂！

这时张文抬高头，享受地闭着眼睛，坐在老板桌上，爽得连分开的双腿都有点僵直，那享受的表情看起来要多下贱就有多下贱，而难得穿上的西装裤已经被丢到地上。

而跪在张文两腿中间的苏蕊，正一脸满足地含着坚硬的命根子吞吐着，一双细嫩的玉手也不停抚弄着敏感的，肆意地挑逗着张文，偶尔她还会抬起头，神情妩媚地看着张文，当看到他脸上享受的表情时，便吞吐得更加卖力，甚至还毫不避讳地舔着。

“蕊姐，好舒服，就是这样，对……”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身体瑟瑟颤抖着，当苏蕊的小舌头开始在菊花周围打转时，那种又热又痒的感觉立刻让他脑子快要炸开了。

苏蕊现在的模样十分妖艳，长长的秀发披散开来，充满野性的美感，而那本就迷人的容颜布满高潮的红晕，媚眼如丝的样子更是让人情欲高涨，尤其是那一身灰色的制服勾勒出完美的身材又衬托出她的成熟和丰腴，衬衫扣子都被解开，胸前一对饱满的乳房暴露在空气中，小乳头已经充血发硬，雪白的乳房更是布满吻痕和口水。

张文居高临下地看着苏蕊这性感的身体，让他舒服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形容。

端庄而高贵的女县长在胯下含着你的命根子为你口交，那红润的小嘴含着龟头，光是这种视觉冲击就能够满足男人的虚荣心，何况她又是那么明艳动人，甚至比一些明星还要美。

张文舒服得脸都胀红，不由得低头看着苏蕊那具美丽的身体，那还没平息的情欲便顿时澎湃的燃烧起来。

此时苏蕊穿着的紧身裙已经被丢到一旁，那裸露的羞处还布满刚被宠爱而流出的爱液，以及剧烈交欢后留下的红肿，看起来无比柔嫩，更加诱人，而她那修长的美腿穿着黑色的性感丝袜，让本就成熟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女性魅力，也让人更想抱紧她，再次品尝她的美妙。

连日来，苏蕊很忙碌，甚至忙得几乎都要发晕，今天难得清闲，自然按捺不住的跑来和爱人恩爱一下，所以刚关上门，张文和苏蕊就迫不及待地纠缠在一起，在沙发上69式的互相爱抚，没多久苏蕊就忍不住，扭着性感的身体向张文求欢，而张文也不客气，在她满足的呻吟声中狠狠进入，开始快速地挺动着身子。

连续一个小时，两具大汗淋漓的躯体纠缠在一起，甚至没有停歇，地毯上、沙发上、办公桌上，到处都留下爱的痕迹；后入式、观音坐莲、传统体位，每一个姿势都带来不一样的感官刺激。

第一次在办公室做爱，张文爽得是血脉贲张，再加上苏蕊的职业妆扮更让人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做起爱来自然就格外卖命。

在刚才的纠缠中，苏蕊连续来了三次高潮，痉挛过度的子宫和无力的身体也需要好好休息，虽然张文还在兴头上，不过还是给予她足够的温柔，不断爱抚着让她品味高潮的美妙滋味。

休息了一阵子的苏蕊回过神来，也是投桃报李，跪在地毯上让张文享受着如帝王般的服务，用她那柔嫩而性感的小嘴舔弄着刚从她体内出来的命根子，她已经不再避讳作这种行为，她唯一希望的是她的男人能感受到她的温柔和讨好。

“小文……”苏蕊一边握着命根子套弄着，一边用丁香小舌撩拨着敏感的龟头，神情暧昧地问道：“你然姐那次有没有帮你口交啊？”

“有……”虽然张文现在很爽，但还是仔细观察苏蕊的神情，见她并没有吃醋的意思，这才点了点头。

这时张文不禁想起那夜无比的销魂，命根子立刻激动得跳了一下。

“那她好，还是我好啊？”苏蕊咯咯地笑了起来，吻了一下依旧坚硬的命根子，给了张文一个诱惑至极的媚眼，便扭着性感的身体，慢慢贴向张文的身上。

“都好、都好！”张文可不敢对苏蕊和李欣然做比较，毕竟要是说错半句话，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张文含糊不清地敷衍着，但见大美人有点嗔怪的意思，就马上把她抱起来丢到办公桌上，喘着粗气说：“不管那个了，蕊姐，我快受不了了，我要你！”

苏蕊没得到想要的答案，即使张文只是一个戏弄也让她有点不悦，不过张文可不会给苏蕊吃醋的机会，马上架起她的双腿，将那坚硬的命根子对准那泥泞的嫩穴猛地一挺，再次深深插入这个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垂涎的身体里。

“好、好美……”苏蕊满足得呻吟一声，媚眼如丝地看着张文，轻启朱唇，兴奋哼道：“小文、老公，快点呀……”

“来了！老婆！”张文得意地笑了笑，将苏蕊的双腿放在她的肩膀上，随即挺着腰开始快速抽插着，每一下都深沉有力，撞得肉壁都“啪！啪！”作响，而这个姿势能以最大限度的插深，让苏蕊舒服得玉体乱颤。

“嗯，好、好深呀……”苏蕊扭动着性感的腰肢，抬高翘臀，迎合着爱人有力的冲撞，而那本就诱人的呻吟声也在快感的冲击下变得更加高亢。

以传统体位抽插几百下后，张文色念一起，抱着苏蕊来到门前，让她双手扶着大门，从后面“噗哧”一声再次插入苏蕊的体内。

张文的双手抓住苏蕊那对悬空的乳房开始用力揉弄起来，下身的挺动也变得越发快速，每一下都像是在打桩一样，顶得苏蕊浑身直颤，已经张大的嘴只剩下喘气的分。

“不、不行了，我、我要来了……”在张文持续的抽插下，苏蕊那雪白的身体布满红晕，脸上的媚意也越发浓郁，终于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忍不住叫了起来。

“我也要射了……”张文嘶哑的低吼着，双手抱着苏蕊的腰用力抽动起来，觉得浑身的细胞都在兴奋的跳动、愉悦的欢畅着，一种如触电般的感觉袭遍全身，令张文爽得仿佛灵魂都快离开了身体。

“我来、来了……啊……”苏蕊突然睁大眼睛，浑身开始抽搐起来。

“一起来……”张文能感觉到苏蕊的小穴开始用力收缩，嫩肉的蠕动就像是在刺激每一个敏感地带，子宫口兴奋的跳动着，刺激着龟头带来最强烈的挑逗，瞬间让人受不了。

“射进来，老公……啊……”苏蕊在高潮的侵袭下，突然感觉到火热的精液在体内爆发，便忍不住兴奋地叫喊道：“都、都给我……我、我要帮你生个孩子……”

“干死你……”张文的马眼大开，能感觉到当苏蕊的爱液浇在龟头上时，那火热的精液也全都爆发出去，一阵阵的射入苏蕊体内的最深处。

沉浸在高潮中的苏蕊再也无力支撑，爱液混杂着精液从雪白的美腿往下流，发软的双腿连站着的力气也没有。

尽管这时张文爽得浑身瘫软，不过害怕苏蕊会摔倒，便赶紧抱起她坐到沙发上，让她坐在身上后，便一边和她亲吻，一边揉弄着那对饱满的乳房，给予她高潮后温柔的爱抚。

温柔的亲吻如蜻蜓点水般没有热情似火的激烈，却多了你侬我侬的恩爱，身体还持续着高潮后的反应，和心灵上被宠爱的幸福交织在一起，甜蜜得让人几乎要晕过去。

此刻苏蕊依偎在张文的怀里，完全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小妻子，哪里还有女强人的风范？

说了一会儿情话后，张文两人休息了一会儿，就一起洗了个香艳的鸳鸯浴。

换好新衣服后，张文一边抽烟，一边笑呵呵的说：“对了！蕊姐，上次秀秀送给你的香囊不错吧？”

“嗯，挺好的！”苏蕊高兴地笑了笑，不过马上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神情十分可爱，说：“这孩子真是心灵手巧，做的香囊一个比一个漂亮！一样都是女人，怎么我觉得比她笨多了？”

“你谦虚了，你也有她学不来的地方啊！”张文呵呵笑道。

张文看着苏蕊换衣服时，觉得真是赏心悦目。有时候，女人赤裸着身体，会带来无比的诱惑，但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却能满足视觉上另一种美的需求。

一套黑色的蕾丝镂空内衣配上黑短裙、白衬衫，丝袜包裹住长腿，脚下是充满女人味的高跟鞋，而且穿衣服的每一个动作看起来自然，在张文的眼底却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且和苏蕊的感情越来越好，或许一开始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但这种自然而顺畅的恩爱，反而给人更加温情的感觉。

“晚上你要怎么样？”苏蕊穿好衣服后，开始在镜子前整理着头发，脸上高潮后的余韵还没退去，看起来还是那么诱人。

这时张文从背后环住苏蕊的腰，温柔的亲着她的小脸，微笑道：“还不知道，不然晚上你留下来，我们好久没一起睡了！”

“我不行。”苏蕊享受着爱人温暖的怀抱，尽管很不舍，但还是摇了摇头，说：“晚上我得赶回省城，关毅把我们的事和我爸说了，我爸打电话叫我回去商量一下，而且我妈最近身体不好，我也得回去看看她。”

“哦，帮我问声好。”尽管张文的语气很平淡，但心里却有点不安。

说起来，张文的两个岳母都被他上了，虽然陈强这个岳父可有可无，为老不尊的让人感觉不到半点威严，但现在连苏蕊的爹，也知道他和他女儿的荒唐事，要是出了什么乱子就完了！虽然苏蕊和他在一起时，完全是个幸福的小女人，不过她家里的权势还是让人觉得头皮发麻，如果他们有意见那就麻烦了，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

“你紧张什么？”

苏蕊回头看见张文一脸担忧，马上笑起来，转身靠在张文的胸前，有几分顽皮地说：“你放心，我爸对我们在一起的事没什么想法！关毅和他比较谈得来，所以把我们的事都说了。我猜是他们家老爷子想要个孙子，所以想让我这第一个孩子和他家姓。”

“是这样呀。”张文还是无法感到轻松，想到自己的孩子要叫别人爹，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不过想想苏蕊确实可怜，而关毅又何尝不是呢？两家人在这荒唐的事上已经给了他最大的容忍，再奢求似乎就有点过分了。

“你不用紧张。”苏蕊收拾着包包，忍俊不禁地笑道：“我猜你和然然的事她家也知道了，那小妞和父母说话时从来都不避讳，现在只要陈君维和关毅都没意见，那些老一辈的人也不能说什么，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这是他们亏欠我们的，算是一种弥补也好，一种愧疚也好，这件事没什么好担心的。”

“改天找个时间，我想去拜访一下岳父大人！”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马上也开起玩笑。

“可以呀，我爸还说一直找不到陪他喝酒的人！”

苏蕊笑得花枝乱颤，搂着张文的胳膊，忍不住又窃笑道：“其实关毅也挺怕我爸，不是过年过节就不敢来我家，更别提和我一起回去。他怕说错话，所以在我家连酒都不敢喝，而且平常我妈也不让我爸喝酒。我爸早就在念叨，说没女婿陪他喝酒很不痛快，等一下到家，我就去问一下，看他有没有兴趣叫你作陪。”

“好呀！”张文乐了起来，马上点着头说道：“如果老爷子有兴趣，我奉陪到底，就算喝死了我都情愿。”

“去、去，不许喝那么多！”苏蕊立刻像个妻子般唠叨着，突然似乎想起什么好玩的事，“噗哧”一声后，有点狡黠的说：“我爸的酒量还可以，不过然然要是让你去她家作客，你和她爸喝时可要小心一点，自己要有个限度，别闹得太过分了。”

“啊？”张文心里一紧，有些忐忑地问道：“怎么，她家人不好说话吗？”

“谁说的？”苏蕊温柔的笑了笑，一脸暧昧地说：“她爸的性格比她还人来疯，但比我爸容易亲近。老爷子是部队出来的大酒鬼，不过现在老了，酒量不行。上次过年，我们四个去拜年，老爷子一高兴就拉着关毅和陈君维这两个假女婿陪他喝，气得然然她妈都没办法，但最后喝得在床上打起猴拳，大年三十的，闹得家里像个动物园，隔天就被然然她妈收拾得鼻青脸肿！”

“还有呀……”苏蕊突然捧腹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说：“然然早上打电话给我了，说她要把生孩子的事和家里说，而陈家的人也没什么意见，不过你猜她爸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张文顿时紧张起来！这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有岳父的那种不安感，那心情比起脱离处男身份还忐忑，而且这两个岳父一个比一个厉害，要是一个搞不好，他可能连死都没地方埋，压力不是普通的大。

“然然和我说的时候，直接歇斯底里地骂开了！”苏蕊笑得竟蹲在地上，甚至还笑出眼泪，含糊不清地说：“她家老爷子实在太逗了，居然鄙视她这是典型的老牛吃嫩草，纯粹就是无耻的诱骗小男孩，还叫她不要太过分，糟蹋小男孩就算了，可别欺负人家。然然和我说的时候，气得头顶都快冒烟了！”

“不、不是吧！”张文吓得张大嘴巴，印象中这些位高权重的大神们应该是满脸温和的微笑，给人严肃而又有压迫的感觉才对，怎么苏蕊说的和他的印象差了十万八千里？而且李欣然她爹简直就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顽童嘛！

“亲爱的……”苏蕊稍稍缓了缓气，才抱着张文亲了一口，喜笑颜开地说：“你别担心，这次回去，我也会带你拿给我的特产，而且等有空的时候，我介绍我爸给你认识！他不是个死板的人，相信他会喜欢你。”

“嗯，我送你吧。”张文拿起车钥匙，虽然有苏蕊的安慰，但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不用，司机在楼下等我。”苏蕊嫣然一笑，轻轻的挽住张文的手，撒娇道：“小老公，上次你说不喜欢那个司机色眯眯地看着我和然然，所以我换了个女的，三十多岁，是个女兵。这下你放心了吧？”

“嘿嘿，真乖！”张文马上赏了苏蕊一个长长的湿吻。

打情骂俏了一会儿，走出办公室后，张文和苏蕊还有点恋恋不舍。

张曼莹看着张文和苏蕊恩爱的样子，心里有点发酸，不过也清楚她根本没有嫉妒的资格，于是赶紧站起身，礼貌地叫了一声：“文叔、蕊姐。”

“曼莹呀，你的衣服真漂亮。”苏蕊看着这个可人的少女，亲热地拉着她的手，从包包里掏出一只精致的盒子，笑呵呵地说：“来，这个你拿着用。”

“这什么？”张曼莹拿着沉甸甸的盒子，感到有些疑惑，对于苏蕊的微笑感到有，一点愧疚，苏蕊和张文的关系虽然很隐秘，却从来没隐瞒过她，而且苏蕊也把她当妹妹般疼爱，但每次看见他们恩爱地出双入对，心里总是不好受，这种感觉让她既不安又有点羞愧。

“新的平板电脑。”苏蕊疼爱地摸了摸张曼莹的头，笑道：“我听你文叔说，你住的宿舍里连电视都没有，晚上肯定很无聊，这个你就拿去玩。你然姐似乎在国外订了几款新的手机，我看你这也用挺久，等货到的时候，我帮你留一台。”

“蕊姐，这太贵重了！”张曼莹有些不好意思的推辞着，虽然现在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但她也知道这台平板电脑虽然炒得沸沸扬扬，但国内还没开始发售，要是没有能力肯定买不到，大概是从国外买回来的。

“傻丫头，又不是外人，你客气什么？先拿着用吧！”苏蕊也不理会张曼莹的推辞，摆了摆手，笑呵呵地说：“好了，那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点。”张文送苏蕊上车，依依不舍地送走大方又体贴的情人后，回到楼上时，看见张曼莹拿着平板电脑，忐忑不安的样子，马上柔声安慰道：“好了，曼莹，别想那么多，你就先用着吧！”

“可文叔，这……”张曼莹还是有点拘谨，毕竟这段时间苏蕊对她特别好，好得让她感动得要哭了，除了经常请她吃饭、逛街、买衣服外，有时候也会送她别人给的特产，甚至还送给她贵重的化妆品，那百般的疼爱让她感到更加羞愧。

张曼莹已经慢慢从父母双亡的阴影中走出来，也看透亲戚丑恶的真面目，而在学校的生活，自从那次沸沸扬扬的风波后，便少了许多困扰，工作上的事更是越来越顺心，因此张曼莹十分享受这个全新的生活，喜欢这忙碌而充实的每一天，但她心里明白，她暗恋这个得叫他叔叔的张文，所以每次看着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看着他们你侬我侬的恩爱，心里就有种有说不出的痛。

由于爱屋及乌的关系，也因为她和张文是亲戚，所以大家都没有过多的猜想；而李欣然和苏蕊都关心、宠着张曼莹，从张文的角度来看，是她们也很同情这个遭遇不幸的晚辈，不只平日没事就会嘘寒问暖，苏蕊听她还住在集体宿舍，就马上帮她找了间一房一厅的套房，李欣然则买了一整套家具给她，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张曼莹感到无比温暖，内心也因此变得更加混乱。

“没事，拿着吧。”张文示意张曼莹不用太客气，便走上前看办公桌上的文件，嘀咕道：“今天好象没什么事了……”

“嗯，事情都处理完了。”张曼莹把电脑放进包包里，抬头看着张文的目光有几分迟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不好意思地问：“文叔，晚上你还有事吗？”

“应该没有。”张文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几个饭局都挺无聊的，不想去，晚上还是回家休息比较好。”

“你要回村里呀？”张曼莹顿时脸上有股掩饰不了的失望，心乱如麻地看着这个温和的大男孩。

只见张文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挺拔而匀称的身材，看起来年轻帅气又沉稳阳光，这样的男人是大多数女人的梦中情人，更是多少漫画中让人渴望的男主角？

张曼莹的眼底不自觉露出一丝陶醉。

“可能吧。”张文察觉到张曼莹情绪上的变化，能感觉到一点点幽怨和无奈，马上关切地问道：“曼莹，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我……”张曼莹脸上多了抹羞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咬着牙轻声说道：“文叔，今天是我的生日！”

“这样呀！你怎么不早说？”张文马上拍了拍脑袋，不好意思地说：“既然这样，那晚上就庆祝一下，你就请你的同学、朋友，大家一起为你庆生！对了，你打通电话给秀秀还有琳姐她们，我倒要看看她们会送什么礼物，人多热闹一点，不是吗？”

“不……”张曼莹慌忙的摆了摆手，在意识到失态后，才声若蚊蚋地说道：“文叔，我不想有太多人，先别告诉她们好吗？”

“哦？”张文愣了一下，见张曼莹为难的样子，马上关心地说：“行，那听你的！你想怎么过就说一下，我来帮你张罗。”

“你别告诉她们……”张曼莹胀红着小脸，有些难为情地说：“文叔，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晚上你来接我就好了，别告诉其他人好吗？”

“啊，好，那我去订蛋糕！”张文错愕了一下，但当看见张曼莹眼里那近似哀求的柔弱时，便把内心的疑惑压下去，装作不在意地问：“对了，曼莹，你想去哪里庆祝？”

“楼下的KTV，好吗？”张曼莹的语气很温柔，听起来就像是在征询丈夫的意见。

“嗯，你说了算！”张文无所谓地摇了摇头，关心地说：“我先让他们留间包厢。对了，晚上一起吃怎么样？”

“我想先回去洗澡，晚上见吧。”张曼莹摇了摇头，收拾好包包后，眼含水雾地看了张文一眼，压低声音说道：“文叔，我等一下还要去学校一趟，同学邻边我还没告诉她们。晚上，你开车来接我好吗？”

“嗯，好！”张文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看张曼莹那神秘的样子，虽然心里有很多疑问，不过还是强忍着好奇，目送着她下楼。

张文先打了通电话给家里，说晚上不回去后，接着把事情都安排妥当，才走出酒店。

一路上，张文都在思索着和张曼莹的关系，似乎已经微妙到了一个极点，偶尔眼神接触时都会感觉到有点暧昧，似乎有火花在空气中碰撞，让人有些躁动，而现在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但以他的情况，也不知道该不该去招惹她，万一是他想多了就不好了。

傍晚，被太阳烤了一天的海边小城，也开始在海风的吹拂下有了几丝清凉，本来张文想开吉普车，因为比较舒服，但张文还是敏锐地捕捉到奇怪处，张曼莹要他去学校的宿舍接她，而且还强调要开车去，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她不是一向都很乖巧低调，就连在工作的事都不想让同学知道，更不想让同学知道他和她的关系，怎么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思索间，张文已经将车子停在县高中的门口，崭新的红色跑车立刻吸引住放学的学生们惊叹的目光，毕竟在这贫穷的小地方，普通的轿车已经足够吸引目光，而这么豪华的跑车更是前所未有，路边的女孩子们纷纷眼冒光芒。

当张文打开车门时，那西装笔挺、阳刚帅气的形象更是让不少人眼冒绿光，青春期的少女们一个个花痴地发起呆。

有时候连张文都搞不清楚，李欣然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车，而且一部比一部豪华！上次在省城开的那辆车现在也丢给张少琳开，这几天李欣然更弄来这部拉风的家伙，虽然一开始张文很高兴，就像小孩子看到新玩具般摆弄个不停，不过没多久就麻木了，因为车子的性能确实很好，但在这种小地方的小路上根本就跑不起来，还不如开吉普车实在。

“表哥！”这时秀秀和敏敏一起跑向张文，敏敏更是一下子就扑到张文怀里，秀秀则是神情腼腆地站在旁边，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

今天秀秀和敏敏的打扮让张文心里又一阵发痒，虽然只是普通的宽松校服，但穿在这两个可爱的表妹身上，却有着不一样的韵味，虽然无法展现出她们姣好身材，但却散发着制服诱惑的味道，尤其她们背着书包，更加让人遐想连连，脑子不由得浮现和她们在教室里做爱的刺激场景。

“走，回家啦！”张文笑呵呵的带着这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在其他人嫉妒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香车、美人，如果不是这时还是傍晚，而且到处都是行人，张文真想找个地方把车停下，在她们那穿着校服的身上纵情驰聘。

现在张文是家外有家，县城的房子弄好后，两个小宝贝就住在这边，只有放假的时候才会回村，虽然现在家里有车，但这样来回折腾也不好。

本来张文想买辆车给秀秀她们，但想到她们还在读书，开着轿车太显眼，所以思来想去，接送的任务就由张文和张少琳负责，虽然有点忙碌，倒也算是乐在其中。

回到家后，门一打开，两个小姑娘就把书包丢到一旁，懒懒的坐到沙发上叽叽喳喳的聊着学校的趣事。

张文陪秀秀和敏敏聊了一会儿后，闻到香味，就跑到厨房，人还没到就高兴的喊着：“姨妈，晚上吃什么？”

“牛尾巴炖萝卜！”陈晓萍穿着普通的居家服，围着围裙正在准备晚饭。一见到张文，马上柔媚的一笑，柔声说道：“你舅妈正在收衣服，累了一天，要不你先去洗个澡吧？”

“不急、不急！”张文色眯眯的笑了笑，见陈晓萍那短袖短裤的随意打扮，露出的雪白肌肤实在太诱人。

张文忍不住走向陈晓萍，从后面抱住她，喘着粗气说：“眼前还有更好吃的美人，吃完了再洗！”

“干什么？老实点，别被孩子看到了！”陈晓萍脸一红，羞答答的挣扎着，不过张文早已经不客气地伸手进入她的衣服内，将内衣往上一推，抓住饱满的豪乳，爱不释手地揉捏起来，手指更是肆意地拨弄着两颗敏感的乳头。

“怕什么？她们又不是不知道！”张文在陈晓萍耳边吹着热气，在一阵挑逗后，见美妇俏脸通红，马上就不客气地拉下她的裤子，直接把短裤褪到腿上，露出那雪白的臀部。

“不、不行……”陈晓萍羞涩地挣扎着，不过动作却不剧烈，听着张文那有些下流的话，她整个人顿时僵硬，回想起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家，趁着晚上其他人出去逛街的时候，张文看到她美人出浴的样子，就实在忍不住了，最后在沙发上享受完乳交的美妙后，直接脱个精光和她激烈的做爱，谁知道做到一半的时候，门却突然打开了，令两人顿时吓傻了！

门外站着的女人们原本还叽叽喳喳的谈笑着，在看见这香艳的一幕也是瞠目结舌，除了秀秀和敏敏外，还有小丹和何秀芸也瞪大眼看着这荒唐的一幕。

张文当下冷汗直流，赶紧穿好衣服，陈晓萍则跑回房间躲起来。

本来张文等待着一阵如狂风暴雨般的怒吼，却没想到大家在惊讶过后却十分平静，女孩们只是吃醋、嗔怪了一夜，竟然没有预想中的生气和愤怒。

那一夜，张文还是抱着秀秀和敏敏一起睡，和她们谈了一夜的心，才知道其实大家早就怀疑他和姨妈的关系了，所以才没那么吃惊；而到了半夜，张文又跑到何秀芸房间，和她谈了很久后，才发现连她都知道他和姨妈偷情的事！

虽然美妇感到吃醋，不过并没有过多的责备，反而因为谈论起这种禁忌的事，让两人都有点兴奋，即使张文已经在秀秀和敏敏的双飞中爽过了，但还是因为舅妈那暧昧的眼神而克制不住，直接把刚从她女儿身体里抽出来的命根子，再次插进她的小穴内，疯狂的抽插起来。

而小丹那丫头则有够没心没肺，晚上发生这种事，她依旧睡得像死猪一样没有反应，所以当张文从瘫软如泥的何秀芸身上下来时，本想去品尝小萝莉的柔嫩，不过看她睡得那么香，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为她盖上被子，走出房间。

最后，张文还是明目张胆地留宿在陈晓萍的房间，即使她难为情地拒绝，却还是敌不过张文的软磨硬泡。

隔天醒来后，大家依旧像没事人似的装作不知道，依旧在一起谈笑风生，不过张文也明白这层关系已经得到其他女人的默许，连敏敏这个当女儿的都没意见，众女自然不会再说什么。

意乱情迷中，张文已经蹲下来抱住陈晓萍那肥美的臀部啃咬起来，把头埋在她的双腿间，肆意吸吮着甜美的爱液。

陈晓萍的呼吸顿时乱了起来，当张文咬住她的阴蒂时，她忍不住喘息道：“小文，别、别在这……回房，姨妈给你……”

“我想在这……”张文的口交已经舒服得让陈晓萍说不出话，而趁着美少妇脑子发晕的时候，张文立刻站起身，将裤子脱下，掏出早硬得要命的命根子狠狠的一挺腰，瞬间插入她那多汁的小穴内。

“啊……”陈晓萍满足得叫了一声，胸前的巨乳也被张文握在手中揉弄着，身后那有力的撞击变得快速而沉重，强烈的快感让她无法再抗拒。

张文以后入式的姿势挺动了好一阵子，撞得陈晓萍这丰腴的肉体“啪！啪！”作响，就在陈晓萍咬着嘴唇享受第一次高潮时，敏敏突然跑进来，人还没到就先撒娇的喊着：“妈，好了没呀？我肚子饿……”

“敏敏……”陈晓萍还沉醉在高潮中，满脸潮红的看了呆滞的敏敏一眼，马上不好意思的别过头。

“表哥，你又乱来了！”敏敏愣了一下，马上就嘟着嘴嗔怪道，脸上有抹难为情的红晕，虽然敏敏心里已经认可这荒唐的关系，但每次看着自己的男人和自己母亲一丝不挂地乱来时，还是感到有点不自在。

“嘿嘿，不好意思。”张文笑眯眯的回头看了这个活泼可爱的小表妹一眼，想想她和姨妈的关系，那还停留在陈晓萍体内的命根子顿时激动地跳了几下。

“去、去……”陈晓萍稍稍回过神来，就感觉到体内命根子的兴奋，哪会不知道这荒唐的男人在想什么，她赶紧推开张文，一边穿衣服，一边不好意思地说：“马上就能吃饭了，你们等一下。”

“你们不老实哦！”敏敏狡黠的笑了笑，眼角余光看见满是她妈妈爱液的命根子时，鄙视了张文一眼，吐了吐舌头，没好气地说：“大色狼，你想都不用想了，本小姐今天来了！”

“不是吧！”张文苦着脸说道，本来他还想在厨房来个母女双飞，那么是没希望了。

“去、去，别碍事！”敏敏也不客气，一边亲热的拉起陈晓萍的手，一边推着张文。

在敏敏母女俩的窃笑声下，张文提着裤子灰溜溜的跑出厨房，胯下的大东西还没得到满足，想到刚才少妇那丰腴又成熟的韵味，邪念一起，当然就把念头动到舅妈身上。心想：温顺的舅妈一向对我很好，相信这时和她偷情，她应该不会反对。

“表哥，你来一下！”没等张文实施这邪恶的计划，秀秀就在房里喊道。

属于张文小俩口的房间就在楼上，而张文早已欲火焚身，随即想想其实和温柔可人的秀秀纠缠一下也不错，最近连哄带骗的让她答应把小菊花给他，就只差一个好的时机来享受，但马上就要吃饭了，时间太匆忙，应该是采不了，不过先爱一会儿也不错。

打定主意后，张文马上笑眯眯地打开门，进入房间，色笑着说：“好老婆，我来了！”

“表哥。”秀秀正在床上整理着晒好的衣服，一看张文这色样，小脸微微一红，难得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羞答答地说：“这些内裤都是你的吧？”

只见床上花花绿绿的一堆男用内裤，有李欣然买的、有苏蕊买的，每次在其他女人家留宿时都会有新的内裤。

张文只是瞥了床上的内裤一眼，马上点了点头，一脸淫笑地说：“先不管这个，老公我现在欲火焚身，救命呀！”

“等一下啦……”秀秀红着脸推着张文，略带幽怨地说：“表哥，你的内裤怎么也有在我妈的房间里？而且还有好几件。”

“啊？”张文愣了一下，脑子有一点当机。

“还有！”秀秀推开张文，一边从衣柜翻出一套内衣，一边幽怨又楚楚可怜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妈的内衣怎么会藏在我枕头底下，而且还穿过？”

死了！张文脑子里顿时闪过这个念头，眼前一片漆黑。

第二章 秀秀的包容

这顿晚饭特别丰盛，不过张文吃得有点尴尬，虽然女孩和少妇们依旧兴奋地讨论着衣服和家常话题，张文却强装笑脸应付着，脑中想着着秀秀刚才那让人心疼得几乎都要碎的眼神。

那紫色的镂空内裤一看就知道没洗，裤子中间还有很明显的湿润痕迹，而这套内衣会出现在房间，确实很难解释，而且他上次也大意的把内裤丢在舅妈房间，这么明显的证据就摆在面前，即使张文想撒谎都觉得很无力，何况秀秀并没有半句苛责，只是幽怨又楚楚可怜地看着他，让张文连想编个理由骗她都没办法。

晚饭过后，是散步的大好时间，小区旁边就是宽阔的河堤，居民没事都会在那里打羽毛球、聊聊天，虽然每天都重复同样的活动，日子却十分快乐。

这时张文没有陪她们玩，而是单独带着秀秀在树林中散步，张文牵着秀秀的手时，能感觉到她有些不自在，这细微的变化让张文心痛得不敢去面对她。

当张文找了个比较幽静的地方坐下来后，习惯性的想将秀秀抱在怀里，但手才刚一伸，就明显感觉到她整个人颤抖一下，似乎有点排斥，不过最后还是温顺的靠到他怀里，只是气氛和往日的温情及轻松不同，两人似乎都愁了许多话想问，却说不出口，一时沉默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表哥。”秀秀像往常一样将头枕到张文胸前，柔嫩的小手抚摸着张文的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和我妈，应该也那样了吧？”

“嗯……”张文本能的点了点头，面对着温柔似水的秀秀那楚楚可怜的眼神，张文思来想去，真的没办法用谎言去伤害她，因为她对他的包容已经接近纵容的地步，或许她是习惯用付出让他明白他是她的一切，而对于拥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女人，张文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天把这么好的女孩子赐给他，有秀秀的陪伴，是张文这辈子感到最幸运的事。

“你干嘛不骗我？”秀秀幽幽的问了一句，不过语气中除了心乱如麻外，更多了一种轻松和高兴。

“秀秀，我不想骗你。”张文抱紧秀秀，爱怜地吻了吻她的发丝后，满脸羞愧地说：“其实好多次我都骂过自己，有了你这么好的妻子就应该感到满足，又何必再招惹其他女人呢？但我每次都抵抗不了诱惑，一切都是我的错，不然你打我一顿吧！这样我会好受一点。”

“我没生气。”秀秀突然嫣然一笑，温柔而神情认真地说：“表哥，只要你不骗我，我就不会生气。其实你和妈的关系我和敏敏都怀疑过，上次看见你跟姨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吓坏了，不过敏敏和我谈了很多，我也明白了很多。”

“对不起。”张文道歉着，面对秀秀那温柔的微笑，心里的愧疚更深，如果秀秀能骂他倒还好，但她还是给他一如既往的温柔浅笑，这一切让张文感动得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表哥。”秀秀抱住张文的头，温柔的吻了一下后，有些羞涩地说：“你不用道歉，只要我妈是情愿的，我就不会怪你。以前我还小，不懂得什么叫守活寡，只觉得妈妈有点忧郁，但当了你的女人后，我长大很多，知道我妈这么多年过得也不容易，和我爸分开了，她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秀秀……”张文激动想说话，但才刚要开口，嘴却被秀秀那柔嫩的小手捣住。

秀秀眼含深情地看着张文，脸上的委屈一闪而过，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笑了笑，说：“表哥你不用解释，可能我还是有点孩子气。一开始，我还怕妈妈以后会离开我，怕她会开始新的生活而不要我，现在看来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妈妈和我爱同一个男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都在一起了！”

“秀秀……”这时张文感动得不得了，只能将秀秀紧紧的抱在怀里，羞愧的感谢着可人的小表妹，或许真的是她的纵容宠坏他了，但为什么她不打骂他一顿呢？每次都是用温柔的微笑，接受别的女人对她爱情的分割，难道她真的不恨他？

即使这时秀秀依旧温柔体贴，但却让张文更想赏他自己一巴掌。

“表哥……”秀秀也抱住张文，呢喃道：“其实，有的时候只要你把事情告诉我，我就不会伤心。我不怕你有别的女人，我怕的是你有了她们以后就不理我了，我知道自己没用，做你的女人却帮不了你什么，我只要你知道我、懂我、别忘了我就好了。”

张文的眼眶有点湿润了，面对着秀秀的大度和深情，他痛恨起自己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伤害这个深爱他的女孩，这时候真想狠狠的给他自己一巴掌。

秀秀感觉到爱人激动的颤抖，马上拍着张文的后背，反过来安慰道：“没事的，其实这样也很好，起码我不用担心妈妈以后会离开我，不过以后你可要对她好一点，不许让她跑了，知道吗？”

“嗯！”张文点了点头，有些歇斯底里地说：“秀秀，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是我的妻子，是我最喜欢的小妻子，我一辈子最爱的人。”

“人家知道……”秀秀嫣然笑道，并见张文的情绪有点低落，开始轻声安慰起张文。

秀秀那温柔的话语、充满深情的眼神以及那宽大的包容，都让张文愧疚得想要一头撞墙。

在秀秀的安慰下，张文颓废的状态好了许多。

秀秀是个心思细腻的女孩，一看爱人的情绪好多了，马上就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一边递饮料给张文，一边略显狡黠地说：“对了表哥，大姨有没有和你说什么？”

“什么？”张文顿时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并打开饮料喝了一口，问道。

“看来还没说。”秀秀咯咯笑起来，嘟着小嘴，装作委屈地说：“大姨说我和敏敏太小，而且还在读书，所以她不指望抱孙子的事，因此她现在要帮你找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女人，早点生孩子，这样她才能安心。”

“噗”的一声，只见张文把刚才喝到嘴里的饮料一口喷出去，一边咳嗽着，一边傻眼道：“不、不是吧？”

“看样子，大姨是认真的。”秀秀咯咯笑着，一边帮张文拍着后背，一边窃笑道：“我妈知道是怎么回事，好象是上次去打麻将的时候，她看老王家的小子开了间小修车场，赚了点钱娶三媳妇，现在孩子都一堆了，所以羡慕得有了这想法，回家的时候还向我妈发了一顿牢骚！”

“不要，坚决不要！”张文满脸恐惧的摇了摇头，心里明白这绝对是因为身边的女人还没怀孕的关系。

见秀秀调皮的微笑中有点吃醋的样子，张文赶紧拉住她的手，用开玩笑的口吻，满脸痛苦地说：“秀秀，你们可一定要阻止她！现在我养媳妇、养老妈、养姐姐、养妹妹还得养两个丈母娘，要是还要再养几个，我会活活累死的！”

“不止吧！”秀秀咯咯一笑，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还有苏蕊姐姐吗？不对，人家比较有钱，反过来养你还差不多，呵呵。”

张文和苏蕊那么亲密的接触，加上苏蕊又刻意讨好家里的女人，所以两人的关系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不过她的加入似乎波澜不兴，大家不仅连一点排斥都没有，反而都喜欢上她的大方和为人，秀秀和敏敏更是被她的亲热弄得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小丹最喜欢她，喊一句“嫂子”，就让苏蕊开心得不得了，要什么就买什么，都快把这小萝莉宠上天，不得不说，这个关系会无比顺利的公开，张文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好啦！秀秀。”张文笑呵呵的将秀秀搂到怀里，温柔的摸了摸她那光滑的小脸，柔声说道：“等忙完这一阵子，我们就一起去旅行吧！过一过两人世界，享受一下小夫妻的生活。”

“不要！”秀秀表情可爱的嘟着小嘴，掐了掐张文的脸后，小声说道：“表哥，如果你这样做，人家会很开心，不过对其他人就不好意思，而且人家也习惯大家没事在一起玩，如果要旅行就一家人一起去，热闹一点才好玩，好不好？”

“好、好，都随你！”张文神情宠溺地抱着秀秀，心里明白这是秀秀在为他着想，何况哪个女孩子不希望两人世界的浪漫？只是她担心这样做，他要面对其他女人的醋意，所以才会狠下心拒绝这充满诱惑的提议。

“对了，表哥，你、你……”秀秀像突然想起什么，红着脸“你”了好一阵子，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宝贝，怎么了？”张文抱着秀秀亲了一下，关切地看着怀里这个体贴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的小妻子。

“没什么……”秀秀脸红了一阵子，羞答答的看了张文一眼，最后还是难为情地低下头，那楚楚可怜的模样让张文不禁狠狠咽了一口口水。

气氛顿时暧昧起来，你看我，我看你的，从彼此眼底都可以读出那浓烈的情意。

张文刚心痒痒的想调戏秀秀时，口袋内的电话却突然响起来，顿时令他们都吓了一跳。

看着爱人的苦瓜脸，秀秀窃笑不已，还是体贴地说：“快接吧！搞不好是正事。”

“嗯。”张文狠狠的咒骂着打电话的人，不过接起来一看，竟是张曼莹打来的！这才想起晚上还和她有约，看了看身边深情款款的秀秀，张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接起来：“喂，曼莹？”

“文，你来了吗？”张曼莹的声音带着羞涩，又有一点娇嗔的味道。

“我现在就要过去了。”张文回答的时候，神情显得很自然，不过却有丝疑惑，心想：文？这种叫法未免太亲密了吧？张曼莹习惯叫我文叔，而在别人面前都是叫老板，语气也十分恭敬，怎么她今天有点不对劲？

“你快点！”张曼莹说完这句话后就匆匆挂掉电话，感觉就像是在撒娇，但又有点慌乱，令张文觉得真是莫名其妙。

“表哥，还有事呀？”秀秀抱着张文的胳膊，明显有点不舍。

“嗯，曼莹说公司那边还有事！”张文含糊不清的应付一句，便牵着秀秀的手往小区走，一边走，一边轻声问道：“秀秀，刚才你想问我什么？”

“我、我等一下发简讯给你！”秀秀红着小脸，不好意思的低着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柔弱得让人恨不得抱在怀里好好怜惜。

“好吧。”张文将秀秀送上楼后，才开着车子往大学的方向驶去。

车子刚上路，秀秀的简讯就传来了，一看内容，张文激动得差点就要直接撞到墙上。

表哥，你和妈都是怎么做爱的？

秀秀怎么会问这问题！香艳，绝对的香艳！但要回答她却很难。张文想来想去，似乎说什么都有点尴尬，难道得说他把舅妈吃干抹净？

张文无奈之下，只能回复：宝贝，我们怎么做爱的，就是那样的过程！

没一会儿，秀秀的简讯就传来了。

下次我要偷看，好不好？

张文顿时激动得连手指都有点僵硬，没想到一向腼腆害羞的秀秀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居然想看他和她妈妈做爱的场景！张文的脑子有点发晕，本能地回了一个“好”字。

张文一边开车，一边发完简讯后，脸兴奋得有点胀红，他先把简讯删除后，才回想着秀秀的话，简直就像在做梦一样，让人脑子充血，血管都要炸开了！

敏敏和秀秀一向是无话不谈，两个小妻子的性格虽然不同，但关系却特别亲密，几乎每晚都睡在一起，看来她们连床上的话题都没有避讳，敏敏居然把她、姨妈还有他做爱的事也说出来，甚至还包括如何调戏姨妈、亲她乳头的事，那荒唐的过程令秀秀瞠目结舌又有点好奇，估计她也是想看她那一向温柔的妈妈上床时的样子吧？照这情况发展下去，看来，张文想和她们母女双飞似乎也不是梦了。

爽呀！张文一想到温顺的秀秀母女俩一起跪在胯下、一起用红润的小嘴为他口交的场景，想到她们并排在一起，翘起臀部供他享用的场景，张文的下身可耻地硬了，一脸淫荡的笑容，嘴角也流下一丝晶莹的口水，理智在这一刻全都消失，憧憬着这不可思议的场景。

第三章 假戏真做

此时张文开着车子缓缓进入大学校区，和老旧的县城不同，大学校区那崭新的建筑和干净的环境，散发着都市的现代风味。

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教学楼特别高大明亮，各有特色的建筑物风格仿佛在互相比较，干净的大马路上全是学生们的欢声笑语，让这新兴的地方显得朝气蓬勃。

火红的跑车在这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实在太显眼，尤其是改装的排气管，那轰鸣的引擎声更是引人注意，才刚开过去就明显能感觉到少男少女们羡慕或嫉妒的目光。

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想拥有一辆拉风的跑车，香车美人永远是每个人都抗拒不了的事情，在这宁静的大学校区，突然出现一辆惹眼的跑车，当然会让年轻人纷纷侧目。

张文轻车熟路地开到宿舍楼下，而跑车还没停，就远远看到门口站着十多个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围在一起，簇拥着中间那迷人的少女，那欢乐的笑声充满青春的活泼和狂放，让张文不禁有点恍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

看着他们笑得那么纯真，即使说是坏笑，也不过是没成熟的小狡猾，而大学这个象牙塔真是让人向往啊！

此时张文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如果当初不是父亲意外死了，他没有背上行囊去五挂村，恐怕现在也和他们一样，抱着书本意气风发的穿梭在校园间，尽情享受青春了！

张曼莹红着脸看着跑车缓缓停下，而姐妹们的起哄更让她心里像是打翻五味瓶般心乱如麻，自从默认上次的误会后，寝室要好的姐妹们都起哄要张文请客，也几乎都把这当成调戏她的最大乐趣，她原本是可以推托就推托，但今天她过生日，已经找不到别的理由了。

青春期的女孩子都有自己的虚荣心，希望自己的爱情能换得别人羡慕的眼神，而张曼莹也不例外，所以无奈之下才会约张文来学校载她，虽然有点尴尬，不过眼见跑车在面前停下时，姐妹们那羡慕又暖昧的目光，心里也免不了感到甜滋滋。

“文。”张曼莹缓缓走上前，在姐妹们的起哄下，亲热的唤道，而“叔”字则被她硬生生的咽下去，而那语气显得很温柔。

“曼莹。”张文打开车门走下来，而对于张曼莹那亲热的称呼，明显有点不适应，但刚疑惑地想询问时，却看见她眼底的哀求，似乎是要他别多问，于是脑子一转，马上也用温柔的语气说：“我来了。”

“哟，挺帅的呀！”张曼莹身后的女孩子们一看到张文，立刻双眼发亮，马上又起哄道：“死张曼莹，还老是说你没男朋友，这次被逮个正着了吧！”

一群男男女女大概有十多人，都是张曼莹的姐妹和她们的男朋友，一个个打扮得休闲，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而从略显青涩的样子来看，就知道都是学生，而和那群人相比，一身西装笔挺的张文却显得不一样，虽然也很年轻，但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成熟稳重是众人第一眼的印象。

“你们好。”张文礼貌的朝她们笑了笑，转过头来用亲热但不带责怪的语气说：“曼莹，人这么多，你怎么不早说一声？这样我好让朋友开车过来接，看来我的车是坐不下了。”

“我、我忘了……”张曼莹有些难为情地低下头，回头看了窃笑的姐妹们一眼，咬了咬牙后坐到副驾驶座，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别管她们，今天这群死丫头就是来剥削我的，还要有车接送？门都没有！”

“哇，你重色轻友呀！”女孩们又叽叽喳喳地叫道，但倒是没有异议，不得不称赞真是有活力呀！

张文在旁边笑了笑，和她们说了几句后，确定她们要叫车过去，这才开着车载着张曼莹往酒店的方向驶去。

车子开出校门后，张曼莹始终低着头、红着脸，没怎么说话，张文不时转头看张曼莹几眼，越看越觉得这小美人确实耐看，而今天的打扮也特别能衬托出她身上的灵气。

虽然是要过生日，不过张曼莹并没有刻意打扮得花枝招展，换下不符合她年纪的职业套装后，一身的休闲服更加动人。

张曼莹上身穿着白色的T恤，印着略带夸张的卡通图案，露出的手臂纤细而白晰，还隐隐散发着香味，衣服包裹着青春动人的身体，胸前的曲线虽然不算夸张，不过看起来也十分坚挺有料；下身则穿着极短的牛仔裤，镶着水钻的腰带一闪一闪间，仿佛能看见小腹上白晰的嫩肉，一双修长的美腿白晰无瑕，柔嫩的肌肤更是吹弹可破，让人忍不住想好好摸几下，脚上则穿着白色的运动鞋，洗得很干净，可以看出她特别爱干净。

“看什么？”张曼莹被张文打量得有点不好意思，一边玩着手指，一边嘀咕了一句。

“没事，这样打扮挺好看的！”张文呵呵笑着，看张曼莹这副模样，有心想逗她，马上装作不快地说：“对了，曼莹，今天你不会是叫我来假装是你男朋友的吧？”

“对不起……”张曼莹有点难为情地说道，不过还是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包括同学们误会后以及这次的起哄。

听完后，张文沉吟了一会儿，马上笑眯眯的逗张曼莹：“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是我害你找不到男朋友。我就说，像我家曼莹这么漂亮的小美人，怎么可能没人追呀？说到底，原来罪魁祸首是我。”

“没办法。”张曼莹叹息一声，马上又给张文一个温柔的微笑，说道：“不过这样也好，省得和学校的那些苍蝇来往，眼不见心不烦，省了不少事！”

今天的主题很明显了，张文要扮演张曼莹的男朋友，而且还要扮得真一点！

一路上，张文和张曼莹都有点恍惚，似乎都想起那九十九朵玫瑰的七夕之夜，虽然这次也不是真的，但总觉得就像是那一次的延续。

张文不时转头看张曼莹一眼，说对她不心动肯定是假的，谁不想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当女朋友呀？

张曼莹也不时偷看张文，眼底有着羞涩，也有几分情动，原本他们的关系已经十分暧昧，现在还要扮演情侣，虽然这要求是她提出来的，但她却打从心底希望这一切是真的，但一想起这个男孩子复杂的私生活，还有众多的妻子、情人，心里还是觉得很难受。

彼此的眼神似乎能在空气中撞出火花，又隐隐有点回避的意思。

唉！张文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他知道张曼莹对他有好感，而其实身为一个男人，看到她这样的小美女当然心痒了，但秀秀那楚楚可怜的眼神总在脑海中萦绕着，似乎有一道障碍让他很难迈过去。

这时车子缓缓停在酒店楼下，张文和张曼莹轻车熟路地来到二楼后。

值班的经理一见到张文，马上就迎上来，恭敬地说：“老板、张秘书，你们订的包厢已经准备好了。”

“嗯。”张文点了点头，吩咐道：“准备一些小吃，还有饮料和酒。”

“好的。”值班经理马上带人去办。

张文询问张曼莹要喝什么酒，而事实上他们虽然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并且在众人面前特别规矩，但一想到老板与秘书，总会让人有些邪恶的想法。

张曼莹也能感觉到众人看向她的眼神有些暧昧，尽管她跟张文之间清白得很，但心里的情愫还是让她对这些火热的视线感到有点难为情。

毕竟是张曼莹过生日，因此张文包下的是装潢和设备最好的派对房，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想容纳二十多人不成问题，充满时尚感的装潢，音响也是整间酒店最好的，而且由于有张文的吩咐，服务生早就把这里布置得十分典雅，挂满气球和彩带，看起来更有气氛。

刚一推开门，张文两人还没坐下来，张曼莹的同学们就叽叽喳喳地跑了进来，一个个不客气的找地方坐下后，笑呵呵的起哄道：“好啦！曼莹，算你识相，还不介绍你男朋友给我们认识？”

“他叫张文。”张曼莹有些不好意思的拉了拉张文的手，马上又装作很自然地将他介绍给几个跟她比较要好的同学。

说实话，鲜花真的需要绿叶来衬托！站在这群女孩子中间，张曼莹本就动人的容貌更是惊为天人，几乎把其他人都比下去。

对于张曼莹的同学，张文笑眯眯的一一点头，并记住她们的名字，比较有印象的是一个叫小红的人，她是张曼莹的室友，长得胖胖的，像颗肉丸子，不过人很活泼开朗，喜欢开玩笑，而且玩起来也挺疯的，看起来倒满可爱的。

另一个女孩穿着超短裙和露肚装，看起来有点风骚，一副性感的打扮完全不像学生，长得还算可以，不过似乎很开放，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浪劲，一看就知道不是好女人，似乎叫杨希，但让人觉得有点反感，而且当张曼莹介绍到她的时候，她还偷偷朝张文抛了个媚眼。

对于她们的男朋友，张文笑笑的点了点头，连记都懒得去记。

既然今天是来跟张曼莹扮演恩爱的男女朋友，张文当然算是半个主人，便笑呵呵地问道：“你们想喝什么酒？还是饮料？”

“随便。”旁边一个一身名牌，给人很跩印象的男孩，看了张文一眼，“哼”了一声说：“反正便宜的还是贵的，都是你们说了算，我就将就点喽！”

“他是杨希的男朋友，叫林庆。”张曼莹见张文微微皱起眉头，马上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道：“他以前追过我，但我没答应，所以他才去追杨希。这家伙最近还老是发简讯骚扰我。”

“放心，我自有分寸。”张文摇了摇头，示意张曼莹不用担心，便拿来酒牌递给林庆，笑呵呵的说：“没事，来者都是客，今天大家玩得开心才最重要。你们尽管点，为了曼莹，出血一顿是应该的。”说完，张文还深情款款的转过头，神情温柔的看了张曼莹一眼。

张曼莹顿时脸红起来，不过闪烁的眼眸中也流露出喜悦，毕竟这样动听的话，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听？何况她跟张文本就暧昧，现在又要扮演恩爱的情侣，虽然有心理准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还是让她十分感动。

这些人虽然都年轻，但大家都不是傻子，都看得出来气氛有点不对劲，不过她们似乎比较支持第一次见面的张文，拥有温柔的个性又沉稳，多了一种让她们向往的成熟，相比之下，林庆就不同了，虽然家里有钱，但看起来太跩，说话时感觉很傲慢，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点不顺眼。

“这个吧！”林庆顿时心生不悦，想都不想就把手指向最贵的那一瓶酒，本来他今天想借机替张曼莹庆生，再来个表白，最好的结局是直接确定跟她的关系，但没想到会莫名其妙的冒出一个男朋友，硬生生的把这好事给搅和了。

在学校，林庆开着十多万块的车已经够拉风，足够让不少拜金的女人眼放光芒，而且凭着家里的宠溺，他也玩过不少女人，但唯独张曼莹就是油盐不进，水火不侵，就算穷追猛打也没得手，所以为了泄火，他才把目标转向杨希那个风骚的女人。

今天林庆本来还想看看泡走他看上的目标的家伙是何方神圣，要是个穷小子，就给他难堪，不过光是那两台车一比，他就明白自己比不上人家，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点不甘心，觉得那台车会不会是租来或借来的，而且又不是他花钱，索性就跟来看看，要是那小子装富有，就找机会戳穿他，但想到杨希这浪货，他还真有点舍不得甩掉，毕竟和她上床时还满享受的，但比起清纯动人的张曼莹，还是后者的诱惑比较大。

“两千六百块？你……”杨希在旁边不由得皱起眉头，看林庆的样子就知道他还惦记着张曼莹，心里顿时感到不快。

“这酒我喝惯了，味道不错！”林庆嘿嘿一笑，挑衅地看向张文，似乎是在衡量这穿着西装的家伙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会不会是打肿脸充胖子。

“嗯，来三瓶吧！”张文想也不想就朝服务声吩咐道，顺便把酒牌递给他，说：“对了，去办公室把我放在柜子的那两瓶酒也拿来，那味道比较好。”

“是！”服务生似乎也看出气氛不对劲，看了林庆一眼后就马上走出去。

“坐吧。”张文也没有多想，而且既然要表现恩爱，索性就牵着张曼莹的手一起坐下来，含情脉脉地看着她说：“曼莹，蛋糕得一会儿才来，我们先玩一会儿吧！”

“哇，秀恩爱呢！”这时小红跑过来，神情暧昧地看着张曼莹，装作生气地说：“你这家伙都名花有主了，现在才介绍，我们当姐妹那么久了，你竟然还瞒我们，就不怕我们吃死你老公呀？”

“你敢！”张曼莹马上不客气地和小红嬉闹起来，不过看向张文的眼神却越发柔和，而事实上她也喜欢这种氛围，在别人面前神情幸福地依偎着出众的男友，既让人喜悦又能满足小小的虚荣心，自然让她心情大好，或许这也是女孩子的通病，相互比较是女人不可避免的天性。

“您好，酒来了。”这时服务生打开门，随后一群服务生捧着食物走进来。

“真的下血本啦！”小红立刻在旁边叫嚷着，当看着一盘盘的小吃堆满桌子，而果盘大得有些吓人时，马上羡慕地看了张曼莹一眼，迫不及待地拿起火龙果吃起来。

开了KTV后，这是张文第一次来，一来是不喜欢太喧闹，二来是实在抽不出空，反倒是张少琳和李欣然她们比较常来玩，经常带着一帮小丫头来这里疯。

说真的，张文有点不太喜欢这样的场合，林庆倒很熟悉，拿着服务生递上来的酒端详着，轻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是真货吧？”

“您放心，百分之百保证。”服务生闻言脸上一抽，不过还是礼貌地笑道。

“哦……”见那三瓶酒就七千多块，但看张文的表情连变都没变，林庆顿时有点不爽，马上又拿起从办公室送来的酒，一边打量，一边没好气地说：“这又是什么酒？好象没见过，不会是国产的吧？”

酒盒以高档的木头打造，虽然显得有点老旧，但光是凭这种古朴的气息，谁都看得出来这些酒不是普通货色，而那精致的瓶子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

服务生似乎对林庆的傲慢有点反感，马上介绍道：“先生，这是珍藏版的路易十三，并没有在贩售，是我们老板送的。”

“路易十三呀……”林庆嘀咕道，眉头不由得皱起来，虽然他没喝过但也知道这种酒的市值，因此他的脸一红，觉得有点尴尬，因为这样一闹，在别人眼里反而显得他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是的。”服务生没理会其他人交头接耳的小声交谈，马上熟练的将所有酒打开，又殷勤地为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这才礼貌的退出去。

“曼莹，生日快乐！”张文拿着两杯酒朝张曼莹走过去，笑眯眯的将一杯酒递到她的手中。

“谢谢！”张曼莹感动地看着张文，将酒接过去。

“等等，喝交杯酒！”最爱起哄的小红马上喊道：“既然是两口子了，要恩爱你们就恩爱到底，直接让我嫉妒死吧！”

“好吗？”张文笑眯眯地看着张曼莹。

“嗯……”张曼莹羞涩的点了点头，伸出玉臂与张文交环而过后，抿住酒杯边缘，当略带辣味的酒流进嘴里的瞬间，看着张文那深情得几乎要把人融化的眼神，酒量不佳的张曼莹似乎体会到这杯中之物的美妙，几乎让人都要沉醉了。

“好呀！”众人欢呼道。

林庆在旁边看得脸都黑了，而杨希坐在他旁边，也一脸不快，倒不是嫉妒这如金童玉女般的张文两人，而是对于林庆吃着锅里，却惦记着碗里的行为感到不快，如果不是因为他还算有钱，像这样花心的男人谁都看不上，而且他还光明正大地吃别的女人的醋，这情况就算再下贱的女人都不可能无视。

“谢谢……”这时张曼莹的脸上浮现淡淡的红晕，使她更加迷人，而喝完酒后，她呢喃一声，尽管语气很客气，但眼底的迷离却说明她十分喜欢这样的亲密。

“傻瓜！”张文捏了捏张曼莹的鼻子，而这亲昵的动作让张曼莹的笑容更加明显，即使带有羞涩，但在别人眼底全是幸福的氛围，但这举动让旁边本就不快的林庆与杨希的神情越发阴沉了。

众人开始玩闹着，终究是一帮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没一会儿大家就玩得很开心，有好几个人抢着唱歌，有人五音不全，但唱的时候手舞足蹈，特别有精神，而喜欢喝一口的就品尝平日喝不起的美酒。

这时包厢内简直就是群魔乱舞，说是要帮张曼莹庆生，还不如说他们是想找个财主剥削一顿，让他们能好好爽一下，变化一下在学校时单调的生活。

张曼莹这个主角反而被晾在一旁，张文也陪着她坐，并始终牵着手没有放开，不过谁都没有说出来，似乎都默认这种亲密的接触，偶尔一个眼神交会都能从对方眼底看出暧昧。

张曼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里除了害羞外，竟然还毫不避讳地传达着喜悦，让张文心动不已，这一刻似乎已是无声胜有声，不用再说什么了。

林庆在旁边看得更加不爽，眼见张文和张曼莹眉来眼去的十分亲密，他脸都要黑了，但他们是男女朋友，他也不好说什么，思索了一会儿，就拿起骰子和酒走向张文，装作开心地对张文说：“来，咱们玩几把！”

“不好意思，我不会。”张文客气的摆了摆手，而他是真的不会，每天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学呀！

“不会？那曼莹，我们来！”林庆倒没说什么，马上朝张曼莹问道。现在看来似乎他已经无法占上风，但如果能在这种小游戏占点便宜也能让他稍微消火，这不得不说，林庆还是小孩子脾气。

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和你又不是很熟！张曼莹心里一阵反感。

杨希在旁边有点坐不住，马上拉着林庆的手，压低声音说道：“好啦！蛋糕都还没上，一会儿再喝！”

“女人家插什么嘴？”林庆瞪了杨希一眼，没好气地说：“人家男朋友都没意见，你在这废话什么呀？”

“怎么，我不能说话呀？”杨希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马上站起来没好气地说：“那你爱玩就玩，老娘才懒得理你呢！”

林庆和杨希的争吵立刻就吸引住大家的目光，众人都把视线转过来。

林庆见在这么多人面前失了面子，气得把酒杯一摔，没好气地吼道：“贱货！你说什么？穿老子的、用老子的，还敢这么大声说话？”

“滚你的，老娘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杨希也不客气的回骂着，一点面子都不留给林庆，哼道：“别以为家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一天到晚除了大呼小叫，你还会干什么？上了床还不是软虫一条，还不是要靠姑奶奶伺候。”

杨希这样尖酸刻薄的话，相信任何男人听了都会勃然大怒，所以林庆闻言，顿时一脸阴沉，咬牙吼道：“臭婊子，你他妈被那么多人骑过，老子都没说你，就凭你这贱货也敢挑三捡四！”

“又怎么样！”杨希瞪了林庆一眼，没好气地破口大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上次你不是搞大别人的肚子吗？就你那五分钟的能耐，我当初真是瞎了狗眼才看上你！”

杨希和林庆越吵越厉害，而骂的话已经难听到让人满头冷汗，甚至还把他们那不和谐的性生活都搬出来互相攻击。

没一会儿，林庆就气得整个人在抽搐，还忍不住一边骂，一边本能的抬起手，似乎是想打下去。

张文本来抱持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原则在旁边围观，但一看林庆要动手，就也坐不住了，马上走上去抓住林庆的手腕，皱着眉头说：“好了，两口子有什么好吵的？”

“就是呀！”张曼莹也拉着杨希，连忙安慰道：“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们就一人少说一句吧！”

“关你什么事？”林庆看张文和张曼莹一唱一和，就更气了，直接把矛头对准张文，道：“我打自己的女人，你们少来管老子的闲事！”

“谁是你的女人？老娘和你有个屁关系！”这时杨希也在气头上，毫不客气地骂道：“别以为这年头上了床就有什么了不起，还自己的女人呢，你要不要脸呀？”

“操你妈，放开我！”林庆被杨希说得已经按捺不住怒火，但因为手腕被紧紧抓住而动不了，于是他立刻朝张文大骂了一句。

“要打就出去打！”张文也火了，冷下脸，死死地抓着林庆的手不放，怒骂道：“今天我女人过生日，老子是要她开心，不是要在这里看你们胡闹！你这个小王八蛋想怎么闹，我都奉陪，但现在给老子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

“你、你……”林庆气得想破口大骂，但这时手腕被张文用力的握紧，那力道疼得他咬着牙，不由得流下冷汗。

只见张文那原本温和的脸瞬间变得阴沉，而那力气不像是看起来纤瘦的他所拥有的。

“滚！”这时张文真的生气了，猛地将林庆摔到一边后，怒骂道。

“文、文……”张曼莹见事情闹成这样子，又气又恼地瞪了林庆一眼，当然也没有给张文好眼色，不过杨希却被气得哭起来，而尽管杨希在生活上有点不检点，但张曼莹跟她的感情还是不错，于是张曼莹马上跑过去安慰她。

“你等着！”林庆被摔得脑子有点发晕，但见众人的目光中带着嘲笑看着他，马上狼狈地爬起来，恨恨的瞪了张文一眼后，就跑了出去。

“不好意思，大家继续玩吧！”张文赶紧让自己消火，并叫人收拾被弄乱的地方，接着一边招呼众人继续玩，一边向张曼莹道歉，也跟着她一起安慰杨希。

虽然发生这出闹剧，不过看来众人对林庆的印象不是很好，再加上他要动手打女人，让女孩们更是忿忿不平，纷纷鄙夷着他，最后在张文刻意的缓和之下，大家就忘了这不愉快的事，继续唱歌、喝酒，也没人去在意这个平日开着车，践得不得了的家伙。

张曼莹安慰了杨希好一会儿，杨希才停止流泪，不过看起来生气的成分比难过更多，使张文也不好多说什么。

这时包厢的门被轻轻推开，只见服务生推着一台巨大的花车走进来，并在进门时关上灯，让蜡烛的火光在黑暗中亮着，瞬间就让包厢内充满浪漫的色彩。

“哇！”一看到浪漫的花车，所有人顿时惊叹道，而女孩们更是眼冒星星，连一直低声哭泣的杨希都忘了流泪，羡慕地看着眼前如梦幻般的花车。

难怪这花车会准备这么久！张文没想到经理会做得那么豪华。只见那花车几乎是由红艳艳的玫瑰组成，在摇曳的烛光下简直就像是个玫瑰海洋，而在花朵的簇拥下是巨大的三层蛋糕，每一层都做得十分精致，水果、巧克力，各种女孩子喜欢的口味都有，那蛋糕漂亮得就像个艺术品，让人不忍用刀去破坏它的美，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上面用草莓酱写出来的字，字体清秀，第一层写的是张曼莹的名字，第二层是生日快乐，不过第三层就有点煽情了，巨大的心形中间包裹着表白的话：LoveyoufoRallmylife（爱你一生）。

“哇，真漂亮！”女孩们顿时瞪大眼睛，羡慕的目光在张曼莹的身上和蛋糕上来回移动，都在心里渴望着自己才是这浪漫表白的女主角。

“宝贝，生日快乐！”张文走向章曼莹，很绅士的伸出手，笑盈盈地看着目瞪口呆的张曼莹。

杨希也看得傻眼，连抽泣都忘了。

张曼莹更是被这强烈的幸福感受冲昏头，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本能的伸出手任由张文牵着，等她回过神后，她与张文已经被同学们簇拥在中间，只见张文牵着她的手，给了她一个是否满意的询问眼神。

“许愿吧。”张文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曼莹，柔声说道：“愿我的宝贝永远快乐，今天你许下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好……”张曼莹激动得眼眶都有点湿润，她朝张文靠近一点，闭上眼睛，双手交握，默默的祈祷着。

“好了。”一会儿后，张曼莹才睁开眼睛，满脸幸福的看了张文一眼，似乎是决定了什么事，眼底的坚定让她显得更加漂亮。

张曼莹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吹灭蜡烛，接着张曼莹手握小刀，对着这浪漫得让人要窒息的花车蛋糕，双手不由得颤抖着，下不了手，最后还是张文从背后抱着她，一起和她握着小刀切蛋糕，这才把美味的蛋糕分给早就谗坏的女孩们。

蛋糕分完后，包厢内的气氛顿时被推向高潮，不少人都跑来和张曼莹还有张文敬酒，一个个带着狡黠的笑容，似乎是要整这幸福的两人。

而在这特别的时刻，确实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所以张文和张曼莹虽然客气着，但还是喝了不少酒。

张曼莹的小脸红扑扑的，幸福地看着身边的张文，眼底没有以往的羞涩和回避，而是带着酒意的迷离以及让人心动的柔情，这突然的变化让张文有些发痒，恨不得直接吻着她，确定彼此的关系。

杨希在旁边显得有些寂寞，她羡慕地看了看张曼莹，看着张文两人恩爱的对视，叹息了一声，还是强装笑容，举起酒杯说：“曼莹，祝你生日快乐，也庆祝老娘又单身了，从此和那个人渣没有关系了！”

“谢谢。”张曼莹安慰的拍了拍杨希的肩膀，也不客气的将酒饮尽。

“喂喂，亲一个！”这时喝得有些迷糊的小红跑过来，大叫道：“曼莹，还不赶紧亲一个！你看你男朋友多好，要是我男朋友这样对我，别说亲一个，就是要以身相许我都愿意。”

操，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看你那比我大腿还粗的手臂，半个屁股比我一个还大，身上那么多的肉，让人明白什么叫堆积如山。张文闻言一阵冒汗，连头皮都感到一阵发麻，觉得要是和这样的女人过一夜，宁可杀人都得护住他那宝贵的贞操！

“瞎说什么呀？”张曼莹顿时红了脸，羞答答的白了小红一眼，不过语气中却似乎不排斥。

“这有什么奇怪？”小红的性格实在是爱闹，马上不甘心地叫道：“这都什么年代了，上床都不奇怪，更何况只是接个吻！再说了，小夫妻间亲个嘴多正常，大家说是不是？”

小红这一番话，立刻引来其他人的响应，连杨希都擦干眼泪，调戏道：“就是、就是，没要你们表演活春宫就不错了，亲一个都算便宜你们，别再磨蹭了，再拖下去，一会儿我可要看你们亲热了！”

在众人的起哄下，张文和张曼莹虽然觉得有点尴尬，但还是面对面，而说起来还真有点半推半就的感觉。

张曼莹红着脸，低下头，随即抬起头看了张文一眼，面对姐妹们的起哄，她感到不好意思，毕竟这是她珍贵的初吻，但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个让她心仪的男孩子，即使犹豫不决，但却隐约有股心动的期待，期待着这最浪漫的一刻。

“可以吗？”张文装作恩爱的样子环住张曼莹的腰，立刻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烫，而且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她的柔软，一阵充满青春的气息袭来，让人在这瞬间迷醉在其中。

“嗯……”张曼莹眼带几分陶醉，羞濯的点了点头。

“亲一个、亲一个！”在一帮酒鬼几近疯狂的起哄声中，张文明显感觉到张曼莹紧张不安的颤抖着，而面对如此可人的女孩子在他面前闭上眼睛，一副任他采摘的模样，张文的理智也在瞬间崩溃，再也控制不住地低下头，感受着她那急促而紧张的呼吸，吻上她那红润的小嘴。

好软、好热、好嫩……在吻上张曼莹的瞬间，张文脑子里只浮现这三个词，香唇的味道尽管迷人，但怀里女孩子僵硬的颤抖和紧张的呼吸，证明她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她的嘴唇始终紧闭着，似乎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

初吻是这种感觉？当双唇柏贴的时候，张曼莹脑子“嗡”的一声炸开，刹那间一片空白，男人的气息伴随着酒的味道，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有冲击力，而当张文用舌头挑逗地舔了舔她的嘴唇时，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更让她双腿一软，几乎就要跌坐在地。

在这氛围下，张文将张曼莹抱得更紧，几乎让她那柔软的乳房贴在他的胸口上，接着他开始舔着张曼莹的嘴唇，引导她慢慢张开小嘴，接受他的逗弄，等待他去品尝她美妙的滋味。

张曼莹闭着眼睛，不敢相信她的初吻会在那么多人面前进行，当她本能的张开小嘴后，张文的舌头就不客气地钻进去，并在她情动的呻吟中找到那柔嫩的小舌头，接着含住那条舌头激烈地吸吮着，那种强烈的刺激感瞬间让张曼莹眼前一黑，完全不知道灵魂在何处了。

本来张文只是想如蜻蜓点水般的吻一下就好，但他跟张曼莹似乎都有点冲动，没一会儿就忘了旁边还有那么多人，直接变成激烈的舌吻，甚至还能清楚看到舌头纠缠在一起的情景。

这时张曼莹已经失去理智，只知道回应张文那让人销魂的挑逗，而张文也冲动起来，如果现在在房间里，恐怕他已经将张曼莹丢到床上。

看张文和张曼莹亲得那么激烈，似乎都能够听到那急促的呼吸声，感受到那种激烈的氛围，于是小红急忙拍着他们抱在一起的肩膀，如开玩笑般的骂道：“好了你们，有完没完？再这么亲下去，我怕你们真的会表演活春宫给我们看。”

“你干嘛呀？”杨希在旁边色色的笑着，见张曼莹的小脸红扑扑的，煞是可爱，忍不住调戏道：“让他们继续不好吗？到时候一个兽性大发，咱们曼莹再来个春心荡漾，就在这里直接洞房了！”

“不好意思……”张文依依不舍地停止亲吻，见张曼莹将头埋在他怀里，因为姐妹们的调笑而羞得不敢睁开眼睛，立刻紧紧抱住她，笑呵呵地说：“年轻人嘛，情不自禁是正常的，大家继续玩吧！”

“要禁回房间禁！”小红开玩笑的白了张文一眼，便率领着女孩们继续霸占麦克风，而男孩们起哄了一会儿，也带着羡慕的眼神继续喝他们的酒，确实，在他们眼里，亲吻倒真不算稀奇，上床没拍艳照才算是奇事。

张文抱着张曼莹坐下来，看着张曼莹脸上的红晕，还有羞涩的模样，张文尽管心痒，但还是悄悄在她耳边说：“曼莹，感觉还好吗？”

“文、文叔……”张曼莹依偎在张文的怀里，羞答答地看了张文一眼后，难为情地说：“刚才……是我的初吻。”

“很甜……”既然都到了这分上，张文觉得也没必要再回避，便笑呵呵地亲着张曼莹的脸，但没想到在这个年代，在大学那么开放的环境下，她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连初吻都还没失去，张文有些激动的问：“曼莹，你没后悔吧？”

“讨厌！”张曼莹嗲嗲的嗔道，马上又把头埋到张文胸前，轻轻捶打张文一下，撒娇道？？“就算后悔了，你能还给我吗？”

“不能！”张文很坚决的摇了摇头，马上环过张曼莹的脖子，抚弄着她那柔软的发丝，笑呵呵地说：“你过生日，我连礼物都还没送，就得了这么大的便宜，真是赚了！”

“你呀！”张曼莹咯咯笑着，羞涩的看着张文，吐了吐舌头，娇嗔道：“色狼！”

“男人不色，就得上医院检查啦！”这时杨希凑过来，一边帮张文两人倒酒，一边笑呵呵地说：“好啦你们，等会儿开间房，你们要怎么胡搞都行！大庭广众之下，别弄得欲火焚身没地方发泄，这样可是更惨！”

“瞎说什么呀？”张曼莹瞪着杨希的时候，依旧枕在张文胸前，她似乎喜欢上这种亲密的感觉。

“呿，懒得说你，有男朋友了，却那么久才和我说！”杨希拿起酒杯朝张文示意了一下，笑呵呵地说：“帅哥，你是抱得美人归喽，来喝一杯庆祝一下，恭喜你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不过你可得注意防护措施，别让曼莹挺着肚子来上学，知道吗？”

“谢谢，了！”张文马上一饮而尽，回过头来，故意用色眯眯的眼神看着张曼莹，直把她看得不好意思再抬头。

张曼莹温顺地靠在张文怀里和姐妹们嬉闹着，已经有弄假成真的意思，她和张文都知道再这样下去，绝对会欲罢不能，因为这样美好的感觉，让他们的灵魂都为之陶醉，但谁都没有去点破，似乎都打从心底渴望着这恩爱的感觉，或许只要爱意足够，其他东西都是可以忽视或适应的。

玩了一个晚上，到凌晨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是睡眼惺忪，也有的人醉倒在地。

张文的酒量很好，所以倒没关系，只是张曼莹身为主人，被灌得有点多，全身软软的靠在张文的怀里，即使睁着眼睛也能感觉到她有点迷糊，眼底有着醉意。

这时谁也玩不动了，众人商量了一会儿，便决定结束这个气氛欢乐的庆生会。

一行人慢悠悠的走出酒店，而杨希的心情不好，也喝得有点多，蹒跚地走着，要不是有同学搀扶，恐怕会走成Z字形路线。

迷糊间，杨希突然一拍脑子，惊叫一声：“惨了，现在过十二点了，学校门都关了。”

“嘿嘿，没事，我们自己找地方就好了！”这时成双成对的狗男女纷纷淫笑道，互相看了一眼，马上就搂搂抱抱的走了，看得出来已经欲火焚身了。

“那我们怎么办呀？”小红还有几个单身的女孩在旁边愁着一张脸，她们的长相是乖乖女的类型，即使想不乖也没那个机会，而且那稳重的身材可能还有处女的可能，大半夜的，当然没地方去。

“怎么办？”张文问着张曼莹，而怀里的小美人已经微醉，眼眸蒙眬，看起来格外诱人。如果绅士一点，应该要送她回去才对，但哪个男人不想要有个美妙的艳遇？现在酒精上脑，张文当然也想趁此机会跟她的关系再进一步，自然希望她晚上能和他在一起。

“要不，开房间睡吧？”张曼莹羞涩的看了张文一眼，说话的时候小手紧紧抱住张文的胳膊，虽然她把话说得轻描淡写，似乎很自然，但却看得出来她其实十分紧张。

“嗯，那我们开几间房睡吧！”张文扶着张曼莹走，但还没走几步就眼尖地看见前面有人在吵闹，看样子是一大帮年轻人和保安发生摩擦，争吵的声音有些刺耳。

“你们先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张文小心翼翼地将张曼莹放在旁边的沙发上，让其他女孩们都坐在沙发上等他，然后走过去。

只见大厅中央有十多个保安组成人墙，而旁边有十多个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嚣张的叫喊着，一个个不是拿着棍子，就是拿着铁管，明显就是来惹事，不过他们看起来也不像很有种，保安们只是拿着橡皮棍阻拦他们而已，这群人居然就不敢硬闯进来，毕竟如果要是真闯，现在早就打起来，看来大概只是一群小孩子想要耍耍威风，应该不是什么狠角色来闹事。

“就是他！”人群中，在最面前叫喊的林庆眼睛红红的，似乎离开后还喝了不少酒，一看到张文过来，立刻恶狠狠的叫喊着：“就是那王八蛋，今天给我打扁他！”

“老板！”保安队队长跑过来，手中拿着对讲机，见顶头上司似乎有点不悦，马上轻声说道：“看样子这伙人似乎冲着您来的，怎么办？”

这家伙八成又去别的地方喝酒，觉得不解气，所以借着酒劲喊了一帮人来这闹事！张文皱了皱眉头，看着依旧叫嚣不已的那群人，冷笑一声，道：“还用得着问？把他们都给我打出去，别出人命就好了。”

“明白！”保安队队长长得人高马大，一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善类，他一只手拿着橡皮棍朝他们走去，另一只手拿着对讲机喊道：“都过来酒店大厅，有人闹事！”

“没事吧？”这时杨希也走过来，担心地看着林庆一伙人张牙舞爪的样子，虽然刚才还是情侣，不过现在她一点关心的意思都没有，反而对他们借酒闹事的样子有一点厌恶。

“回去坐着。”张文不怎么想理杨希，马上示意她别过来。

保安队队长也是张家的人，叫张大勇，早年当过兵，据说还是特种兵，后来因为故意伤人而坐过牢，虽然过去不是很光彩，但却时常被人称赞他的为人，长得虎背熊腰，几乎能和陈强一拼。

张大勇会坐牢是因为他爸在市场卖肉时，被地痞打了一顿，他一怒之下砍伤六个人，才会被抓，其实他还算是个不错的人，也因为他的这分孝心，海伯才会推荐当时刚出狱，经济拮据的他来当酒店的保安。

这帮保安差不多有四十多人，除了张大勇外，大多不是张家嫡系，就是退伍的老兵，个个身体壮实，身手也不错，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有点年纪，所以做事有分寸，也不会惹麻烦，吓唬人挺不错的，而且真有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躲，倒也算满称职。

而张大勇感激张文在他刚出狱时给了他这份工作，所以办起事也很有效率，一切都以酒店的利益为上。

没多久，二十多个保安陆续从其他楼层和停车场赶过来，一个个都穿着白衬衫和黑西装裤，人高马大的，光是这统一的黑色制服让人看了就害怕。

张大勇走到林庆面前，横眉一瞪，立刻把他吓得连话都不敢说，其他保安纷纷投来询问的眼神，张大勇手一挥，怒吼道：“都给我丢出去，别影响生意！”

“是！”很多保安因为林庆一群人的谩骂，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但碍于是在生意场所，也不敢动手，这时得到命令，怎么可能还会客气？马上动手卸下他们手中的家伙，一个个像抓小鸡般拉着他们往外拖。

“靠，放开老子！”这时林庆借着酒劲使劲的挣扎着，还用脚乱喘。

张大勇见状立刻冲过去，一把夺过林庆手上的棍子，随即恶狠狠朝他脸上砸一拳，那瘦弱的家伙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猛击，立刻就被打得晕过去。

见张大勇都动手了，其他人也不客气，有几个敢还手的或是不老实的，立刻遭到一顿暴打，才刚被拖到门外，那群小混混都被收拾得像死猪似的。

吵闹声引起其他顾客的好奇，不少人纷纷走出包厢围观，经理们立刻凑上去，一边劝他们回去继续玩，一边送小吃、水果招待，一向圆滑的他们当然明白要尽量把影响变小的道理。

这时闹剧还没结束，就见一大票穿着西装的中年人走出来，虽然也喝了酒，不过一个个表情严肃，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百姓。

张定光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向张文，递了根烟给张文，在点了火后，笑呵呵地问：“怎么了文叔，有群小孩在闹事呀？”

“是冲着我来的。”张文吸了口烟，皱了皱眉头，道：“如果再这样闹下去，其他客人也会被惊扰到，虽然是群小孩子酒后闹事，不过被他们这么弄也满麻烦的，影响生意可不太好。”

“这样啊……”张定光是何等的老狐狸，马上眯着眼睛，对身后一个中年人说道：“小王呀，咱们这边都快成经济新区，你这治安怎么维持的？一大群人光明正大的在这里闹事，而且还公然带着凶器闯入，要不是保安们及时阻拦，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这事情要是影响招商引资，年底我去市里开会，这考评可就难写了。”

“是、是，张局长，我这就处理！”被张定光喊的那中年人人立刻一挥手，带着手下走过去，气冲冲的看着闹事的那群人，有些不快地喝道：“把这群惹事的家伙给我抓回去！”

“文叔，今天怎么有空呀？”张定光笑呵呵地看着张文，又看了看坐在一旁有些微醉的张曼莹，暧昧的笑了笑，一脸关心地说：“酒后最好还是别开车，虽然大家是亲戚，不过我可不会徇私，你要是敢在这时以身试法，照样会抓你！”

“多事，一边去！”张文哪会听不出张定光话里的意思，心里一动，但还是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张文和张定光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见林庆一伙人全都被拷上车，而这时经理已经整理好三间房间，并把房卡送过来。

张定光意味深长的笑了笑，拍了拍张文的肩膀，说：“文叔，我先走了，你可千万别酒后开车，我相信你是个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还是等酒醒了，再走比较好。”

“滚蛋！”张文没好气的骂道，可见旁边的张曼莹听到这话时，不自觉低下头，那抹红晕和闪烁的眼神似乎表现出她也听出张定光话里的暖昧，让张文的心里也开始发痒。

张定光才刚要走，杨希却跑了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自己租了房子住，明天一早还得去市里接我朋友，能先送我回去吗？”

“大半夜的，还要回去？”张文疑惑地问道，虽然她和林庆是狗男女的关系，不过看她刚才那厌恶的眼神和不管不问的态度，他们肯定是完了，只是现在都多晚了还要送她回去，真有点麻烦！

“没事，我送她吧！”张定光看出张文的不情愿，转头看了看一身性感打扮的杨希，笑呵呵地说：“年轻时没当过护花使者，都这岁数了，体验一下也不错。”

“谢谢你！”杨希马上感谢道，眼底却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得意，杨希看张定光一挥手就有一大群人上前解决事情，连傻子都看得出来，他不是有钱人就肯定是个高官！

杨希爱慕虚荣，一看张定光虽然已中年，但有着成熟男人的味道，甚至帅气的外表比小男生还更有魅力，看起来有权势，马上就动起心思，但这点心思哪逃得过张文和张定光这两只狐狸的眼睛。

张文顿时冷笑一声，心想：张定光要是这么容易就被你这小丫头摆平，他也不会有今天，这妞纯粹就是在玩火，还真以为她那点小聪明别人看不出来，别到时被人卖了还不知道！然而毕竟杨希是张曼莹的朋友，张文还是悄悄给了张定光一个别太过分的眼神。

“文叔，我们先走了。”张定光见状悄悄朝张文眨了眨眼后，就带着一副乖乖女模样的杨希走了，而混到他这地步，哪会不明白那小女孩在打什么算盘，嘴角的冷笑一闪而过，似乎也有兴趣玩一玩。

在处理完事情、送走他们后，张文带着几个女孩子来到酒店的四楼，并为小红和其他女孩子安排好住的地方后，他看了看怀里没有做声的张曼莹，虽然心里已经很痒，但出于尊重，还是试探性地问：“曼莹，我们去那边的房间吧？”

“嗯……”张曼莹当然明白张文这话意味着什么，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呀，果然以身相许了！”这时小红竟打开房门，神情极为暧昧的看了看满脸陶醉的张曼莹一眼，笑眯眯地说：“恭喜你们了，从此过着恩爱的生活！不过一会儿别叫大太声，我怕全酒店的人都会被你们吵醒！”

“滚啦！”在张曼莹难为情的白眼中，小红嘻笑着关上房门。

“我们回房吧。”张文看着张曼莹那羞涩又陶醉的样子，马上搂住她的腰，柔声说道：“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张曼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温顺的跟着张文走。

张文开了间酒店后，第一个愿望很纯洁，并且身为一个有道德的商人，也为了考验员工的服务水准和酒店的装潢如何，所以他得把每间房间都睡遍，而混到人精境界的经理们，一看今晚这架势就明白，老板与小秘书的老套故事马上就会上演。

门一打开，张文立刻淫荡的笑了笑，张曼莹则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为了配合时代变迁，也为了让顾客的选择能多一点，酒店也准备几间夫妻情趣房，说得白一点，就是纯粹为了打炮更爽而设计的。

张文还是第一次进来，忍不住好奇地看着房内的装潢，只见正中央有一张直径约两公尺多的大圆床，从各个角度来看，绝对适合造人的运动，而床的上方有一面巨大的镜子，也就是说在这床上嘿咻，可以清楚欣赏到自己的活春宫。

床旁边还有一张可以摆出多种姿势的长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为了让做爱有更多的情趣而准备的，而床头则摆满各式各样的成人用品，保险套之类的物品摆在这里一点都不稀奇，让人比较侧目的是连跳蛋和爆菊专用的润滑油都有！

房间的色调以极端暧昧的艳红为主，一走进来就能感觉到完全不同的气氛，充斥着暧昧的气息，立刻就让人心里痒得受不了。

张曼莹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一边从冰箱拿出饮料，一边打开电视，强装镇定说：“文叔，你先去洗一下吧！”

到了这地步，恐怕白痴都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虽然张曼莹尽量表现得冷静一点，不过话里的颤抖还是出卖她的紧张。

张文的呼吸顿时快了不少，马上点了点头，装作很累地说：“好，一身都是汗，我去洗澡了。”

“嗯！”张曼莹强装镇定，用开空调这类的小动作掩饰心里的紧张。

进了浴室后，张文看着洁白如玉的墙壁和精制的瓷砖，脸顿时黑了。心想：妈的！哪有这样的情趣房，竟然浴室是封闭的，难道不知道现在的潮流是直接用磨沙玻璃吗？

想到等一下欣赏不到美人沐浴的艳景，张文恨得直咬牙，心想：是哪个王八蛋负责设计的，这个月一定要扣他的工资。

浴室满大的，除了能淋浴外，还有一张按摩用的水床，也有鸳鸯戏水专用的特殊座椅。

张文洗澡时当然是满心涟漪，不过想到这些东西，今晚似乎很难派上用场，毕竟张曼莹是个处女，初夜就那么激情，恐怕不太可能，还是等下次带其他女孩来试一下，在这房内搞个同被而眠的场景，肯定过瘾得让人欲仙欲死。

第四章 少女情怀

热水流过张文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也悄悄洗去酒意带来的几丝迷糊。

洗完后，张文本想习惯性的围条围巾就好，但一想到毕竟这是第一次和张曼莹单独相处，太唐突了可不好，犹豫了一会儿后，看见浴室备有浴袍，这才赶紧拿起来穿上。

毕竟这是情趣房间，浴袍的设计也有点情趣，腰带一绑，看起来是很严实，不过却露出双腿，可以看出里面真空，穿起来有点透风的感觉。

张文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刚脱下的内裤穿上，要不走路时来个走光，吓跑张曼莹就不好了。

整理一下头发，又刷牙后，张文这才裹紧浴袍走出来，一出来就看见窗帘已经被拉上，而且太亮的灯光也都关上，只留下有些暧昧的粉色灯光，张文心里顿时有点发痒，不过表面上还是装作轻松的样子，笑道：“不错呀！累了一天，洗个热水澡确实很享受！”

电视上播着新闻，而张曼莹正坐在床边，目光略显空洞地看着那些她不关心的时事，脸上有些紧张也有些不好意思。

张曼莹被张文出来时的声响吓了一跳，不过还是马上回头，强装镇定地点着头说：“对呀，文叔你洗好了？”

“嗯，你也去洗吧！”张文刚走向张曼莹几步，就发现她有点紧张，所以改走向床头柜，装作在查看简讯，想缓解她那忐忑不安的情绪。

“好。”张曼莹小脸胀红，手一抖差点让遥控器掉在地上，似乎酒精开始产生作用，张曼莹站起身时还踉跄一下，眼带几分迷离，看起来有点醉意。

看着张曼莹迈着轻盈却又显得有些蹒跚的步伐进入浴室，看着她青春而诱人的身体，而且每走一步就会翘一下的浑圆臀部，张文体内顿时烧起一股强烈的欲火，恨不得跟她进去来个鸳鸯戏水，不过他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还是忍下去，躺到床上玩着手机内那些不知道玩了多少遍的游戏，但心思却全在浴室那哗哗作响的水声上。

每一滴水珠落地时，从门缝隙传来的声音是多么微妙，声音显得杂乱却特别有穿透力，都像是在击溃心灵防线一样，考验着灵魂的忍耐力。

张文坐在床头上，目光茫然地看着电视上的影像，心里却像是翻江倒海般翻滚着，有情欲的冲动，有酒后澎湃的激动，但也有着犹豫。

或许是今晚的气氛太好了，或许是张文和张曼莹之间暧昧太久了，而且这时独处一室的事情发生得十分自然，没有人刻意纠缠或拒绝，一切都如水到渠成般的顺畅，何况面对张曼莹这么一个楚楚动人的青春少女，张文说不心动是假的，但总是有点不安。

一来是他的女人有点太多，家里就有姐姐和妹妹，姨妈母女俩及舅妈母女俩，外面更是有李欣然和苏蕊，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的林巧玉，以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他的私生活已经到达足以被嗤之以鼻的糜烂程度，说不好听点，已经是天怒人怨的地步。

照理说，有这样的生活，张文就应该感到满足了，从背着行李回到五挂村开始，艳遇就没停过，而且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几乎赚到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应该要知足了，加上身边的女人们风情各异，又都漂亮动人，性格更是温柔体贴、活泼主动应有尽有，有这么多女人深深爱着他，这样的生活和当了皇帝又有什么区别？

唉，男人就是这么贪心的动物，拒绝不了新欢的诱惑，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不算过分，甚至还没人性的惦记着厨房里的！而每一次和一个女人开始一段情缘的时候，张文都曾挣扎和犹豫过，不过每一次都失败了。

内心五味杂陈的张文想起这些事，自然不可避免的想到香艳的场景，于是张文低头看了看那已经充血的命根子，苦笑了一声，自嘲道：“你又赢了！”

就在张文烦恼的时候，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接着门被打开，只见张曼莹满脸红晕的探出头，表情有点不好意思，迟疑了一会儿，她还是用手抓紧浴袍，轻移莲步地走出来。

张文回头一看，而在酒精的催化下已有些按捺不住的欲火，顿时变得更加旺盛，美人出浴的场景总是最诱人，而有几分醉意的眼睛变得有点蒙眬，那本就诱人的身体，变得越发的有吸引力，让人口干舌燥，心里也产生极大的冲动。

只见张曼莹那一头黑发被水滋润过后，变得更加乌黑，特别的有诱惑力，并在擦拭过后披散开来，点缀在白晰的肌肤上，看起来很美妙。

沐浴过后，张曼莹洗去淡淡的妆容，恢复那青春迷人的素颜，细长的柳月眉，似乎会说话的大眼睛带着几分害羞，挺翘的鼻子十分好看，而张曼莹似乎有点紧张，那轻根着的下唇更是我见犹怜。

张曼莹的瓜子脸有一分东方人特有的美感，清秀动人的容颜带着点古典的韵味，给人的感觉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古典女子，羞涩的要为情人轻抚一曲，倾诉情意。

浴袍底下，张曼莹那白晰而细腻的小腿，吹弹可破的肌肤上有几滴顽皮的水珠，让人想轻轻吻去，而那柔嫩的一双小脚丫，虽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却有着城里女孩的娇柔，或许是父母自小宠爱的关系，或许是她喜爱学习的关系，她的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气质，似乎能在眼神中让你尽情相知，但又很难清楚捕捉到。

“洗……好了？”张文说话的时候顿了一下，意识到失态后赶紧回过神来，朝旁边挪了一下，让出位置给张曼莹，轻声说道：“你想早点休息，还是看一会儿电视？”

“我、我想睡！”张曼莹的小脸升起一抹红晕，将床头灯一关，马上就钻进被窝内，离张文有二十厘米远，背过身躺下去睡了。

“那睡吧……”张文闻言，将电视一关，房内顿时只剩那如点缀般的粉色灯光，虽然很朦胧但也能看得清楚，这带着浪漫感觉的颜色让气氛陷进暧昧中。

房间一下子陷入安静，两层窗帘严实的阻挡外面的声音和亮光，似乎将这里变成独立的世界。

张文和张曼莹和衣各躺在一边，看起来似乎很规矩，但这候任凭他们怎么睡都无法安稳睡着，酒精除了带来迷糊的困意外，还有理智控制不住的冲动，即使现在相安无事，但彼此的呼吸却都变快起来。

“曼莹。”憋了好一会儿，何况旁边睡着一个青春动人的小美女，张文哪睡得着？犹豫了好一阵子后，张文压低声音问道：“今天，你开心吗？”

“开心！”张曼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有着有女孩子的柔弱，让人喜爱不已。

张文顿时有点语塞，问完后，反而不知道该跟张曼莹说什么了。

这时张曼莹能感觉到背后张文的体温，而听着他说话时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心跳已经快得有点受不了，但见张文似乎尴尬得说不出话，内心也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这是第一次和男孩子亲密的接触，即使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面对这样的沉默也感到有点慌乱。

张曼莹犹豫了很久，她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品尝到恋爱带来的甜蜜，当初吻的美妙让她的灵魂都感到无比愉悦时，她就已经有了假戏真做的准备，或许这是她情窦初开、第一次怦然心动，但面对爱情来临的时候，张曼莹也不可避免的像其他女孩一样，想和这个她喜欢又让她心痛的男孩在一起，想问他很多心里的话，想知道他更多的事情。

“文、文叔……”张曼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声音中带着颤抖说：“你、你和其他女孩子睡觉，也是这么老实吗？”

“你……”张文微微一愣，而被张曼莹这一问，立刻有股想扑向张曼莹的冲动，但他还是勉强抑制住那股冲动，而是用略显严肃的声音说：“曼莹，你知道和一个男人开房间会发生什么事吗？被别人知道的话会怎么想吗？”

“我知道。”张曼莹说话的时候，紧张得似乎都快要窒息，但借着酒意还是转过头，神情坚定地看着张文，颤抖着声音说：“文叔，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丨？”

“来这边！”张文没有多说，但听着张曼莹的话时，脑子开始嗡嗡作响。

尽管张曼莹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慢慢挪近张文，但越是靠近，就越有一股男性的气息刺激着她的身体，让她那本就凌乱的呼吸越发不可控制。

张文顺势搂着张曼莹的脖子，有些粗鲁地把她拉到怀里，喘着粗气说：“曼莹，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有老婆，而且我和蕊姐她们的关系也很亲密！”

“我都知道。”张曼莹闻言心里一痛，身子本能的挣扎一下，但最后还是乖乖的枕在张文的臂弯上，低着声音说：“文叔，你在担心什么？”

“曼莹，这对你不公平！”张文说的话有点违心，闻着张曼莹的体香，另他已经有点抑制不住体内的欲火，但想到张曼莹那可怜的身世，就让他不忍伤害她。

“我知道，但我不怕！”张曼莹摇了摇头，突然抓住张文的手臂，有点激动地说：“文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放心，如果秀秀她们不愿意，我不会强求，到时我就做你的情妇好不好？我也可以帮你生孩子，我可以不和她们争，你不用担心！”

“你……”张文想不到张曼莹会说出这种话，一时之间，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

“文叔！”张曼莹抓紧张文的手臂，激动地说：“我不是小孩子了，而且我明白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很暧昧，都以为我们早就有关系，但我一点都不反感，何况这种事在这个社会实在太正常了。现在我就问你一句，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曼莹，你别激动……”这时张文反而有点退却，看张曼莹说话时明显带着酒意，虽然是酒后吐真言，但她这么突然问这问题，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文叔，告诉我！”张曼莹明显对张文的茫然有点不满，立刻又说：“你不用有什么负担，我爸和我妈都不在，其他的亲戚怎么对我的，你也都看到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的时候，只有你帮我！那时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几次，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你这么呵护着我，我好几次都想和我父母重逢了。”

“曼莹，你……”张文顿时有点傻眼了，见张曼莹激动得有点过头，几乎都要拉开他的浴袍了。

“说报恩也好，说喜欢也好！”张曼莹咬着下唇，突然翻起身，直直看着张文，一字一顿地说：“文叔，我要做你的女人！不管是情妇还是像别的秘书一样，我都不管了。现在我的亲人只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不喜欢我，哪怕骗我一次也好。”

“曼莹，够了！”张文忍不住抓住张曼莹的肩膀吼道，凝视着张曼莹那隐隐打转在眼眶的泪水，气呼呼地说：“我知道你心里难过，我知道你回来后发生的事伤了你的心，但还有我在，你口口声声说情妇，这是你该说的话吗？我认识的张曼莹不是这样的人，你给我醒醒！”

“文叔！”张曼莹的眼眶有些湿润，不过还是趴在张文的胸口上，使劲拽着张文的手，有些哽咽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曼莹的泪水轻轻落下，那带着温度的湿润能瞬间融化任何一个男人的愤怒。

张文见张曼莹哭泣，心顿时也软了，马上拍着她的头，安慰道：“好了，曼莹，我并不是想怪你，别哭了。”

“文叔，我……”张曼莹哽咽着想说话，但泪水却一直从脸庞滑落，最后就直接趴在张文的胸膛上泣不成声，似乎是要发泄这段时间以来的压抑，哭得很大声。

本来应该是酒后乱性的夜晚，却突然演变成这情况，令张文有点欲哭无泪，难道是他心慈手软，太顾及她的感受吗？

虽然张文很无语，但还是安慰着号啕大哭的张曼莹，而她那柔软的身子趴在身上的感觉，特别有刺激感，但现在不是兽性大发的时候，也只能暂时忍忍了。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张文的理智和性欲正做着史上最激烈的交战，目前来说双方平手，但已经打得鼻青脸肿，这都得怪张曼莹，她难道不知道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对一个喝酒后的男人来说刺激有多大，扑上来就算了，还一边哭，一边扭来扭去，那对充满弹性的乳房挤压在身上的感觉，这简直是在欲火上浇油。

第五章 一夜落红

“对不起，文叔……”好一阵子后，张曼莹才停止哭泣，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了张文一眼，但小脸却如火烧般红了起来。

由于刚才张曼莹大哭的关系，使两人的浴袍几乎都敞开了。

张文露出结实的胸脯和不是很夸张的胸肌，男性的气息和阳刚，让这未经人事的小姑娘顿时娇羞不已，更让张曼莹难为情的是，张文正直直地盯着她看，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张曼莹顿时羞得说不出话。

此时张曼莹的浴袍敞开，可见那性感的锁骨，白嫩的肌肤，一对饱满的乳房在绿色内衣的包裹下挤出深邃的乳沟，半露的两团肉球显得白晰而柔软，往下可见平坦的小腹，甚至还能隐约看见紫色的小内裤。

“文叔，再亲我一下……”张曼莹本能的想护住身体，但犹豫了一会儿，看着张文呆滞的眼神，还是任凭那雪白的身体半遮半掩的露出，心念一动，突然抓住张文的手，喘着气说：“我、我很喜欢那个感觉！”

“曼莹，你不后悔吗？”张文有点按捺不住，有些粗鲁的将张曼莹翻身压到身下，喘着粗气看着还带着泪痕的小美人，浑身再次克制不住的燥热起来。

“文叔，别让我说第二遍了。”张曼莹紧紧抓着张文的手臂，温柔说道：“现在我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你，我要做你的女人，无论任何方式我都愿意！”

“曼莹……”张文动情道，捧着张曼莹满是泪痕的小脸，见她不好意思地闭上眼睛，抬起下巴，立刻低下头吻上那柔软而诱人的香唇。

长长的一个热吻，但有了初吻的经验，又有酒精作祟，使张曼莹回应得格外大胆，丁香小舌生涩但努力地回应着张文的挑逗，甚至还主动吸吮着张文的嘴唇。

张文听着张曼莹那急促的呼吸也特别激动，毫不客气地品尝着她那甜美的嘴唇，吸吮着、舔着她的舌头，带给她最大的感官刺激。

当张曼莹呼吸上不来，无力地推着张文时；张文这才意犹未尽的抬起头离开那美味的小嘴，恋恋不舍的舔了舔嘴唇，看着张曼莹满脸潮红的模样，忍不住再次低下头，不给她任何休息的机会，一口咬住她那有些发红的小耳朵，再次快速的舔了起来，舌头也不客气的往里面钻。

“啊！文叔……好、好痒……”张曼莹叫道，身子不安地扭动着，何况一个连初吻都是今天才刚失去的小丫头，哪受得了这样火热的挑逗！

“舒服就好……”张文含着张曼莹的耳朵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双手则不客气地按上她的肩膀，轻抚了几下后抓住浴袍的领子，在她意乱情迷的低哼中，猛地往下一拉。

张曼莹顿时感觉到上身一凉，手立刻紧张地抓紧床单，这时耳旁张文带来的挑逗，更让她坚定她要付出什么。

张文见张曼莹没有挣扎，又试探性的将手放在腰带上轻轻一拉，腰带掉下后，原本还包裹着她的浴袍就散落到两旁。

“啊……”张曼莹的呼吸变得越发火热，或许是不想太被动，她的小手胡乱地扯着张文的浴袍。

张文亲遍张曼莹的两个耳朵，又直起身，一下子将身上的浴袍脱掉，丢到一旁，而当看见身下的小美人只穿着内衣的性感模样时，那还包裹在内裤内的命根子立刻激动得跳了一下，而张曼莹第一次看见男人的身体，有点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张文见状试探性地要脱下张曼莹身上的浴袍，她也配合抬起身子让张文脱下。

这时，张文和张曼莹的身上都只剩下内衣，张文有些激动的看着这雪白的身体，颤抖着手在她锁骨上摸了一下，感觉到小美人并没有拒绝，立刻又往下移动，隔着内衣抚摸着乳房，能感觉到乳房的柔软和弹性，张文顿时有点兴奋，命根子硬得几乎要把内裤撑破。

“文叔……”这时张曼莹紧张得很，回过头，眼带水雾地看着张文，视线慢慢往下移，来到撑起帐篷的胯下，脸微微一红，竟然颤抖着伸出手握住，颤声说道：“好大……”

“你见过吗？还知道大小？”张文调戏道，而当张曼莹握住命根子时，便忍不住压下去，双手穿过她的后背摸索着，张曼莹也抬起背脊配合着，小手则始终放在坚硬的命根子上。

“寝室的人，有时候会看那个……”张曼莹说话的时候，神情有点不好意思，的确都什么年代了，女孩子聚在一起时，话题不一定会比男人聊天时纯洁，不过她还是处女，当然没办法讨论，只是姐妹们看那个的时候也会拉着她一起，所以当然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这时张文直起身，在张曼莹羞涩的配合下慢慢脱下内衣，顿时一对乳房暴露在空气中，似乎还带着女孩子特有的体香，一下子就让人发晕，那雪白的乳房又圆又软，不是特别大但却一手刚好能掌握住，两颗粉嫩的乳头就像樱桃般，点缀在那对雪白的宝贝上更是诱人，让人恨不得含到嘴里肆意地品尝一番。

“文叔，我想看看你……那个……”不知道是酒精作祟还是强烈的好奇心，张曼莹竟然握着命根子，难为情地看着张文，提出香艳的请求。

“一会儿就会看到。”这时张文哪还忍得住，看着张曼莹那对美丽的乳房，早就快要疯了I？马上趴在张曼莹的身上，一手抓住一颗乳头使劲揉着，并低头含住雪白的乳房肆意地吸吮着。

“轻、轻点……”张曼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当张文不客气地含住乳头时，那种又痒又热的快感让她控制不住的呻吟起来。

“好香呀……”张文爱不释口地啃咬着乳房，处女特有的弹性让人疯狂不已，他手口并用的品尝着，在乳头上来回吸吮着，让张曼莹控制不住地喘息起来。

张曼莹的乳房柔嫩而富有弹性，咬下去似乎还有香味，令张文控制不住体内的欲火，手上的动作也变得粗鲁起来，几乎是肆意地蹂躏着那对美丽的宝贝，嘴巴更是刻意舔着乳头、吸吮着乳房，种下一颗颗草莓，把两只圆润的乳房舔得满是口水。

“别，痒……啊……”张曼莹娇哼道，白晰的小脸早就布满红潮，而她的头发也已披散开来，凌乱的铺散在床上，看起来更有诱惑力，水灵灵的眼眸里尽是迷离的水雾，只是一瞥却比任何挑逗都更加致命。

张文趁着张曼莹意乱情迷的时候，赶紧直起身，快速的抓住她那保守又可爱的小内裤往下一拉，张曼莹顿时感觉到胯间有点凉意，身子颤抖一下，但还是配合着抬起臀部。

这时张文终于顺利将张曼莹脱个精光，看着这美妙的身体时，呼吸再次控制不住的加快，死死地盯着她略微张开的双腿间看。

果然是青春期的小处女呀！只能用一个嫩字来形容，柔软的体毛就像绒毛般又短又稀少，点缀在鼓鼓的小馒头上特别好看，中间粉色的一片显得鲜嫩，两片小阴唇像还没绽放的花瓣般紧闭着，并在爱液的覆盖下，看起来更加晶莹可口，散发着天然的香味，瞬间就能让人血脉贲张。

“文叔，我要看你的……”张曼莹浑身紧张的颤抖一下，当把身体呈现出来的那一刻，除了忐忑外，更多的是从张文眼底的痴迷体会到的幸福。

这时张曼莹坐起身，开始去拉张文的内裤。

张文没想到张曼莹会那么主动，马上受宠若惊的配合着，当张曼莹那纤细的玉手碰到肌肤的时候，被指甲刮到的感觉顿时让张文激动的颤抖一下，随即内裤被张曼莹拉下来，这时两人终于一丝不挂的坦诚相对，当命根子得到解放时，立刻耀武扬威地跳了一下，并朝着天，似乎在展示它现在有多么渴望战斗。

圆润而硕大的龟头，又长又粗的命根子，黝黑的颜色散发着一股神秘的诱惑，加上没有体毛的遮掩显得更加粗长，散发着极为强烈的男性味道，让张曼莹顿时觉得呼吸有点上不来，本能的握住后套弄两下，颤着声音问：“文叔，你、你这个好大……”

“嗯……”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何况是个男人都会有这样的虚荣心，当听到这种略显淫秽的称赞来自这么动人的美人口中，自然会让人十分自豪。

让张文感到惊讶的是，张曼莹握着命根子生涩的套弄一会儿后，突然红着脸将它贴在脸颊上磨蹭着！顿时少女那柔嫩的肌肤带来的触觉让张文浑身颤抖着，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这时张曼莹抬起头，眼带媚意地看了张文一眼，然后闭上眼睛，在龟头上温柔的吻了一下，柔嫩的小舌头也轻轻舔了一圈，楚楚动人地问：“文叔，这样真的很舒服吗？”

“嗯，特别舒服！”张文激动坏了，连话都说得断断续续。

“你躺下吧。”张曼莹红着脸轻轻推着张文，羞涩而主动地说：“我、我没试过！看影片上那些女的做过，好象她们也觉得很美妙，既然你觉得舒服，那我也想试一下怎么样……”

张曼莹的小手是那么柔嫩而无力，但伴随着这句诱人的话，却瞬间就像力含千斤般，让张文轻易就被张曼莹推倒在床上，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小美人慢慢爬到他身上，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楚：“曼莹，你、你想……”

“文叔，我想让你舒服……”张曼莹说话的时候，一股热气吹在张文的皮肤上，让张文感到激动不已，而她的眼底尽是深情的妩媚，看了张文一眼后，突然低下头，含住张文的命根子舔了一下。

张曼莹的动作温柔、生涩甚至连挑逗都谈不上，那感官上的刺激远不如心灵上的刺激剧烈。

张文看着张曼莹一脸陶醉的吻着他的胸膛，还要装作娴熟的吸吮着，眼睛都瞪圆了！尽管她青涩的动作并不能给予过多挑逗，但张文还是抱着她的头拍了两下，鼓励她继续下去。

张曼莹似乎明白张文轻拍几下的意思，脸微微一红，但还是继续亲吻着张文的身体，那股强烈的男性气息让她脑子有点发晕，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令她根本无法考虑什么是矜持，如果是在平常，这种大胆的举动她连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却一点排斥都没有，一心只想让张文舒服一点。

“曼莹……”当张曼莹那滑嫩的小嘴吻到张文的腹部时，麻痒伴随着舒服的感觉，让张文激动得弓起腰。

“文叔，不舒服吗？”张曼莹心里顿时一跳，以为是她做得不好，赶紧停下动作，抬起头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

“不，太舒服了……”张文使劲地摇着头，激动说道：“我、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有点惊讶……”

“我从片子上学的！”张曼莹俏脸一红，羞答答地说道，接着又低下头，一边亲吻着张文的小腹，一边慢慢往下，那柔软的胸部也不停磨蹭着张文的腿，甚至还让他感觉到两颗小葡萄开始变硬起来。

张曼莹似乎也体会到身体互相磨蹭的快感，呼吸显得越来越急促，眼带迷茫的水雾，看起来更加性感诱人，她一边亲吻着张文的身体，一边下意识的用胸前的乳头磨蹭张文那粗糙的肌肤，那种如触电般的感觉让她不时停下动作，而清楚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张文更是激动，几乎是目视着她慢慢懂得男欢女爱时，肉体接触所带来的愉悦。

“啊……”当张曼莹那红嫩的小嘴在大腿根部亲吻起来时，张文忍不住叫了一声。

张曼莹能清楚感觉到张文的腿根剧烈颤抖着，脑子里顿时想起影片上那些淫秽的画面，小脸一红，但还是闭上眼睛扶住命根子，小嘴沿着这坚硬的命根子往上亲吻，小舌头若有若无的撩拨着，尽管动作有点青涩，但也看得出来她很努力。

张曼莹温柔的舔遍整根命根子，张文那强烈的男人气息让她的意识有点模糊，她能看到张文眼底的欲望和期待，于是张开小嘴含住龟头，感觉到嘴里的巨物跳了一下，这时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抬起头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张文。

当一个美人神情迷茫地看着你，嘴里还含着你的命根子，这景象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何况她还是一个处女，并极力地取悦着你！张文顿时激动不已，颤着声音说：“用舌头舔，像舔雪糕般的吸吮！”

张曼莹闻言，试探性的用舌头点了点敏感的马眼，随即感觉到嘴里的命根子激动的跳一下，并见张文舒服得吁了一口气，这才继续含住龟头，像小时候吃棒棒糖般吸吮起来，并在吸吮几下后，开始用舌头舔来舔去，每一下都注意着张文的反应，看到张文舒服得直哼的样子，她才放心的摇摆着头，试探性的吞吐起来。

一个漂亮的小美人含着龟头，摆动着头上下吞吐着，而且光是看她那柔嫩的小嘴含着命根子的样子就已经够刺激了！这时张文已经忽略张曼莹第一次口交时的生涩和偶尔牙齿碰到的疼痛，而是闭上眼睛，惬意地享受着意想不到的快感，没一会儿就被张曼莹弄得下身满是唾液，浑身舒服得不停颤抖。

张曼莹生涩地吞吐好一会儿，还不时偷偷看着张文的反应，眼底的青涩和略显迷茫的闪动更是让人疯狂，好几次张文差点就把持不住，甚至在她的吸吮下有种想喷射的冲动，不过还是赶紧抑制下来，毕竟虽然她很主动的取悦他，但一个小女孩应该还不能适应口爆，温柔点才是王道，以后才能继续享受这种待遇。

“文叔……”张曼莹吞吐了好一阵子后，粉眉微微皱起，吐出命根子，一边用小手继续套弄着，一边楚楚可怜说：“我嘴好酸呀！”

张曼莹说话时嘴边还有晶莹的液体，也不知道是他的分泌物还是她的唾液，看起来格外诱人，令张文忍不住翻坐起身，喘着粗气将张曼莹推倒在床上，有些粗鲁地分开她的双腿，见她腿间的羞处已经湿泞一片，立刻红着眼说：“曼莹，你这里好湿呀！”

“讨厌，别说这些……”张曼莹被张文这淫荡的话弄得浑身一颤，而且光是刚才含着命根子时就已经让她非常动情，现在甚至还清楚感觉到腿间已经是湿泞不堪，甚至连床单都被弄得有点潮湿。

张文色色的笑了笑，低下头继续手口并用的挑逗着乳房，在她那雪白的乳房上种下许多草莓后，越看越觉得有成就感，马上就沿着她那白晰的小腹往下吻，每到一处都使劲地吸吮一下，当看见淡淡的粉红色逐渐浮现在这具美丽的肉体上时，内心的兴奋也更加强烈。

张曼莹那柔软的体毛在张文脸上摩擦时，令张文觉得就像有小孩子在抓一样，有种很痒又十分柔软的感觉，而当张文刚亲到张曼莹那鼓起的小馒头，准备用娴熟的口技先送这小美人上天堂一次时，张曼莹却突然阻止张文的动作，小手捂住下身，摇着头说：“文叔，别，我不太适应……”

“好吧。”张文知道张曼莹的心理上还有点不习惯，毕竟还是处女之身，自然放不太开，而见她那湿润的羞处已经足够润滑，就分开她的双腿，然后跪到她的身下，略显激动地说：“曼莹，我要来了！”

“嗯……”张曼莹羞涩的点了点头，见张文的命根子在寻找着羞处，心跳顿时快得没办法抑制。

“宝贝，忍着点！”张文握着龟头抵在张曼莹那湿润的阴唇上，开始慢慢磨蹭着，手也缓缓拨开阴唇，在那粉红色的地带找到敏感的阴蒂，轻轻的捏了一下。

“呀，酸……”张曼莹立刻呻吟一声，腰身也被刺激得弓起来。

“酸点好！”张文嘿嘿一笑，在挑逗一阵子后，见张曼莹动情，也不紧张，这才握着龟头对准小嫩穴猛地一挺，脑子瞬间一片空白，觉得好湿润、好热！

“啊……”张曼莹咬着牙叫了一声，眉头不由得皱起，但她还能承受，只是觉得下身似乎被塞进一根坚硬的铁棍般，而且还在体内激动的跳跃着，胀痛伴随着快感，让她浑身变得紧绷。

“放松点。”张文低头一看，发现龟头要进去已经十分艰难，虽然有唾液和爱液的润滑，但张曼莹有点紧张，张文能清楚感觉到小穴内的嫩肉在使劲蠕动，似乎要把龟头挤出去一样，便搂住她的腰，不让她本能的后退。

“嗯……”张曼莹哼声道，因为张文正不客气地一点一点地前进着。

当龟头前进了一小点时，张文突然感觉到前面有层膜阻碍着他前进，而且只要轻轻一碰就能感觉到身下的小美人疼得颤抖起来。

张文赶紧停下动作，抓着张曼莹的腰不让她往后缩，接着低下头，一边舔着她的耳朵，一边兴奋说道：“曼莹，再进去一点，我们就在一起了！”

“嗯，你来吧！”张曼莹被张文这么一舔，顿时哼了一声，而疼痛在挑逗的快感下有点缓解，只是想起即将要蜕变成一个女人，难免有点惆怅，半睁的双眼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似乎是在渴望一个能让她安心的温柔。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张文当然明白张曼莹的心思，吻了吻她红红的小脸后，见她的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马上就挺着腰往前狠狠的一挺，顿时觉得整根命根子陷入一片火热的潮湿中。

“啊……”张曼莹顿时疼得叫了一声，当身体被彻底占有的时候，她甚至能听到处女膜被撕裂的声音。

张曼莹紧紧皱起眉头，咬着下唇，连脸色都有点苍白，那原本柔软的身体僵硬的颤抖着，似乎每抖动一下，都是为了发泄让她终身难忘的疼痛。

张文见状，顿时心疼坏了，赶忙停下动作，随即附在张曼莹的耳边说着温柔的情话，手口并用的挑逗着她身上的敏感点，不停舔着她的乳头、吸吮着她的耳朵，给予她更多的快感冲淡破身后的疼痛。

在一阵挑逗后，张曼莹的身体才从紧绷的颤抖中慢慢舒缓下来。

当张文感觉到怀里的身体变得柔软，感觉到张曼莹的呼吸因为他的挑逗变得剧烈，张文才直起身，舔了舔嘴唇，笑眯眯地说：“曼莹，可以动了吗？”

“嗯……”张曼莹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眼带几分茫然，气喘吁吁地说：“原来，真的满疼的……”

张文笑眯眯地看着张曼莹，看着命根子被她那粉嫩的小穴所吞没，心里就感到一阵自豪！而稍稍抽出来一看，发现命根子上除了晶莹的爱液外，还有几丝鲜艳的处子血，一滴一滴地散落在床单上，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张文顿时兴奋得傻笑起来，低声问道：“曼莹，你要看吗？”

“嗯，怎么看？”张曼莹红着脸，好奇地点了点头，虽然她已经有点适应胀疼的感觉，但她还是很想看那巨大的命根子是怎么进入体内，甚至有点怀疑她自己怎么能接纳得这样的尺寸。

张文拿来枕头，垫到张曼莹的臀部下面，并将她的双腿分开后，随即暴露出两人的结合处，兴奋地说：“看清楚了，一会儿我就要动了！”

张曼莹的小手有些不好意思地放在嘴边，微微的抬起上身，看着两人的结合处，眼底充满好奇和激动，只见那红嫩就像花瓣般的阴唇已经盛开，在一片晶莹透亮中，刚才还含在她嘴里的命根子已经隐没在她的体内，这个淫秽的景象看起来特别有冲击性，当命根子激动得跳一下时，她也忍不住低低的呻吟一声。

“我来喽！”张文见张曼莹看着两人的结合处，更是兴奋不已，也没办法再抑制体内的欲望，双手立刻搂住张曼莹的小蛮腰，缓缓的将命根子抽出来，接着再插回去。

“嗯……”张曼莹呻吟一声，水蒙蒙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见张文一脸询问的关心，心里感到一阵暖意，即使还有点胀疼，还是柔声说道：“没事，文叔，你继续……”

“忍着点。”张文见张曼莹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双手开始往上抚摸，抓住她那对充满弹性的乳房，用九浅一深的姿势再次轻轻挺动着，每一次的动作都无比轻柔，而每一次的进入都能清楚感觉到处女穴的紧窒，和嫩肉蠕动带来的挤压快感，爽得让张文脑子都有点发昏。

“文叔，没事，好舒服……”张曼莹低低呻吟道，虽然张文那温柔的抽插仍让她有点疼，但性爱的美妙也伴随而来，那是她从没体验过的一种肉体上的愉悦。

好一阵子后，张文见张曼莹已经开始适应，这才开始改用三浅一深的频率抽插，而张曼莹也开始发出迷人的呻吟声，而那呻吟就像是在哭泣一样，每一次的深插都让这声音变得高亢，这听觉上的刺激更进一步刺激着张文的欲望！

“文叔，可以，再快……”抽送了好一阵子后，张曼莹已经适应张文的进入，那逐渐强烈的快感让她的脸上布满陶醉的红晕，满是吻痕的身体也开始发红，并伴随着张文的撞击而晃动着！

“曼莹，我来了……”这时张文憋了好一阵子的欲望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一听到张曼莹的话自然是不再抑制，双手有些粗鲁地捏住她那充满弹性的乳房，闷吼一声后加快抽插的速度，就像打桩似的，瞬间让小穴挤出更多爱液。

“啊！啊，这样……啊……酸！酸！”张曼莹没想到撞击来得如此猛烈，小手马上抓紧张文的手臂，小嘴发出的呻吟声顿时变得含糊不清。

“爽吧！”张文兴奋地舔了舔嘴唇，双手使劲地揉捏着张曼莹的乳房、按着她的乳头，而抽插的速度变得更快了，几乎每一下都撞着她那粉嫩的臀部，每一下都深深的一插到底，他甚至感觉到张曼莹体内的子宫因为他的粗暴而痉挛着。

“文叔，不行……这样，我受不了……太……”

“太深了……啊！轻……啊……你的那个……啊！”

张曼莹已经不知道她自己在喊什么，每一声呻吟都变成情欲的宣泄。之前，她总觉得影片上那些女人的叫声有点夸张，但当初夜遭遇到如此猛烈的撞击时，那源源不断传来的快感让她明白男欢女爱为什么比毒药还致命，每一个细胞都因为这有力的撞击而跳跃着，舒服得让她有点承受不了了。

用传统的姿势插了二十多分钟后，张文和张曼莹浑身已经布满汗水，虽然张曼莹还不懂得怎么迎合张文，但张文光看到一个处女被他撞击得浑身颤抖，看她在身下低唱浅吟，那心理和肉体上的快感，让张文脑子都发晕了，冲撞的时候不由得闷吼着，似乎是在为他自己加油助阵一样。

“文叔，我、我不行了……”张曼莹在快感越发强烈的冲击下，浑身突然控制不住的痉挛起来，睁大了眼睛，张大嘴巴“啊！啊！”叫着，并把张文的手臂抓得更紧，指甲几乎都要陷进肉里了。

张文知道张曼莹的高潮马上就要来了，而且她体内的小穴实在太紧堂，加上不停蠕动，令张文舒服得快要把持不住，从腰上一直麻到前列腺，他浑身颤抖着，嘶哑着问道：“曼莹，你今天是安全期吗？”

“是……”张曼莹浑身都剧烈抽搐着，而这已经是她唯一能说出的话。

“我要射进去了！”张文的眼睛几乎布满血丝，那强烈的快感让他再也忍不住，他抱着张曼莹的腰狠狠冲撞着，撞得张曼莹不由得张大嘴巴，连声音都发不出，那柔软的身体僵硬得连动一下都没办法。

“我来了！”张文能感觉到他那粗暴的动作让张曼莹体内的子宫更加活跃，身体就像是触电般的痉挛起来，眉头一皱，随即搂着张曼莹的腰，将命根子尽根没入张曼莹的体内，而龟头抵在子宫口时已经控制不住，马眼一开，顿时火热的精液就像不要钱似的喷射出去。

“啊！啊，不行，太烫，啊……”张曼莹已经无法承受张文的撞击，瞬间灵魂就像离开肉体一样，在强烈快感袭来时毫无意义的大叫，张文那猛烈的冲撞、喷射而出的滚烫精液，让她的第一次高潮变得极端猛烈，澎湃而出的爱液伴随着快感袭来，让她的身体就像失去控制般疯狂抽搐着！

“啊……”张文一边耸动着腰部继续喷射，一边抱住张曼莹那颤抖的身体，当感觉到爱液浇在敏感的龟头上时，也禁不住哼了一声。

“文、文叔……”张曼莹激动地抱着张文，下身一阵一阵的抽搐，当爱液和精液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刻美得让她几乎上了天堂。

在激烈的运动过后，空气中不停回荡着急促的喘息声，而张文两人都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彼此抱在一起，体会着对方快速的心跳，以及满身的汗水和登上巅峰的愉悦，身体仍结合在一起，不过这时分泌物已经把床单打湿一大片，衬托着那朵显眼的梅花，让一切看起来更加香艳。

空气中满是刺鼻的淫靡味道，十多分钟的休息，张文和张曼莹都没有说话，彼此都沉醉在那欲仙欲死的快感中。

张曼莹脸上是高潮后的红晕，当她慢慢从这余韵中回过神来，气有点上不来，这才推了张文一下，小声说道：“文叔，你、你好重……”

“没压坏吧？”张文还有点恋恋不舍，不过还是赶紧直起身，而当软化的命根子从张曼莹的体内出来时，就像打开瓶盖一样，顿时精液、爱液混杂着处女血缓缓流出，越过张曼莹的腿根，滴在那本就湿润的床单上。

“我渴！”这时张曼莹还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好半天后才挪动着身体到床头，一副楚楚可怜地看着张文。

张文闻言倒了一杯水给张曼莹，看她喝完后满足地舔着嘴唇，这略带诱惑的小动作让他顿时又起色欲，不过这时命根子已经软了，而且也得休息一下，于是张文靠在床头上，拿起烟打算享受事后烟的美妙。

张文的烟刚叼在嘴边，张曼莹马上就拿起打火机帮张文点上。

张文有些错愕地看着张曼莹，张曼莹立刻顽皮的笑了笑，枕到张文的腿上，笑呵呵地说：“文叔，我这小秘书不错吧？”

“不错，够乖！”张文也嘿嘿笑起来，美美的抽了一口烟后，又忍不住上下其手地玩着张曼莹的乳房，色眯眯地说：“曼莹，刚才的感觉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张曼莹娇嗔道，往张文的身上凑了凑，撒娇般的嗲道：“最后还是把持不住，被你给糟蹋了！”

“嘿嘿，这叫糟蹋吗？”张文嘿嘿一笑，将张曼莹抱到怀里，吻了吻她的小脸，得意地说：“咱们这叫‘郎有情，妾有意’才对吧？别说得那么委屈。”

“我有委屈吗？”张曼莹咯咯一笑，到了这时反而不感到羞涩，一边用手戳着张文的乳头，一边装作很兴奋地说：“我高兴还来不及。你都说我是妾，一向都是做小的比较受宠，而且现在老板包养小秘书很正常，没想到我也体验到了！”

“靠，这叫包养呀？”张文顿时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还是怜爱地摸着张曼莹的小脸，现在关系已经确定了，看着张曼莹这活泼的模样，觉得挺开心的。

“那肯定是喽！当老婆肯定没当情人吃香！”张曼莹装作很认真地思考着，满脸严肃地说：“我决定了，这辈子还是搞地下情，家花没有野花香，每天看那么多小三幸福，看那么多的原配被抛弃，古人诚不欺我呀！”

“哇，你好有心机呀！”张文也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其实心里明白张曼莹的体贴，她是不希望他们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家庭，或许她的话听起来像是玩笑话，但话里头的心酸还是让人感到愧疚。

彼此绝口不提这层关系该如何定位，互相嬉闹好一会儿后，都有点累了。

张曼莹一直喊着下身疼向张文撒娇着，而看那粉嫩的小地方被他弄得红肿，张文兴奋之余当然是点头哈腰，这层窗户纸捅破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已经像是相恋多年的老情侣一样，彼此都没有再矜持的遮掩什么。

张文觉得有点小看大学生的开放程度，看似文静可人的张曼莹，在她那群姐妹的熏陶下也有点小色，一亲热起来根本没有避讳，几乎都能和张少琳一拼。

嬉闹后，张文软磨硬泡拉着张曼莹一起洗鸳鸯浴。

在浴室，张曼莹发挥秘书的调皮本色，跪在地上，一边用沐浴乳帮张文洗着命根子，一边狡黠地说：“老板，你知道吗？这个服务有个专业的名词。”

“什么？”张文饶有兴致地看着张曼莹，命根子被她的小手刺激着，也有点要硬的迹象。

“洗一鸡！”张曼莹顽皮的笑了笑，略带色意地看着张文。

太冷了吧！张文一边和张曼莹嬉闹，一边上下其手地吃豆腐，没一会儿，张曼莹就在他怀里娇喘吁吁，张文见状便让她趴在洗手台前，接着从后面再次插入这美丽动人的身体内。

“呀……”张曼莹满足地呻吟一声，抬起头看着镜子中这羞耻的姿势，看着张文在她身后淫笑耸动着，竟然感觉到一阵说不清的兴奋。

“小妞，看老板怎么干你！”张文意识到张曼莹的兴奋，一边说着淫秽的话，一边用双手按住她的臀部，开始狠狠抽插起来。

“啊……太深了……”张曼莹开始控制不住的呻吟起来，小嫩臀被撞得“啪！啪！”作响，而看着镜子中自己那妩媚又放荡的模样，看着张文正在征服她，快感的来临顿时变得越发猛烈。

后入姿势的好处就是插得深，而且视觉上可以享受女人在胯下的征服感！假上前面有一面镜子，看起来更有冲击性。

半个小时后，张文抱着高潮了一次的张曼莹来到床上，继续在她那青春而诱人的身体上发泄着欲望。

在张文的劝说下，张曼莹也心动地试着女上男下的姿势，她跨坐在张文身上，并用小穴套弄着命根子，接着开始上下抬动着臀部。

张文惬意地躺在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张曼莹的挺动，也欣赏着房顶镜子上视角不同的香艳，接着他心念一动，还挺了挺腰让命根子插入得更深，换来张曼莹嗲嗲的呻吟声，手也肆意地玩弄着一对乳房，爽得脑子都有点发晕。

张文没想到会有这一夜的销魂，或许是酒精作祟的关系，刚破处的张曼莹配合着他，尝试着各式各样的姿势，让他可以尽情的在她身上寻找性爱的欢愉，而且张曼莹还十分大胆，在休息的时候，她甚至还把刚从她体内抽出来的命根子，含在嘴里吸吮着，这一切的美妙让张文惊喜不已。

这一夜，房间内全是诱人的声音，空气中全是淫靡的气味，两具肉体不知疲惫的交缠在一起，在彼此的身上索求着，似乎是情愫压抑了太久，要把过去的补回来一样，张文和张曼莹沉浸在性爱的美妙世界中，久久不能自拔。

第六章 祭祖风波

马上就要中秋了，传统的节日在这落后的地方就像过年一样隆重，大街上到处可见贩卖月饼和柚子的商家，大量学生和企业的进驻，让原本冷清的四清县越发繁荣，一切都在蒸蒸日上的发展，所有事情也都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张文的生意都上了轨道，人自然也轻松了，不过苏蕊却忙坏了，大量的资金和项目都投向四清县，而这考验着这里的交通运输，即使是县城中心的街道，也都会因为行人问题而拥塞，地方太落后的问题也一一浮现水面，最近她正忙于在各个修路的工地上巡视，连带和张文偷情的机会也减少许多。

李欣然这妞则还在省城，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怀孕，问她也说不知道。

这段时间，张文只能和这两个美艳的尤物通通电话、发发简讯缓解思念之苦。

前一晚，张文难得找到机会和苏蕊偷情，一连和她做了三次，差点都被榨干了，早上起来时，只见她红光满面，又恢复活力，张文则是睡到下午才起得来，腰也酸了一、两天。

惬意的生活呀！最近张文的事不多，而且刚好敏敏和秀秀放假，于是张文趁着空闲就带她们去旅游三天，当然每天晚上都是激情奋战，回来的时候两个小妞都高兴坏了，天天看着洗出来的照片，摆弄着带回来的纪念品，也把张文伺候得和小皇帝一样，日子爽得就像在做梦一样。

四清县就要富裕起来了，连带的效应就是五挂村一带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出外打工，令原本就贫穷的小村子变得越来越冷清，如果不是张文的两个养殖厂设在这里，留住不少年轻人，恐怕这一带真的就成了养老区，当然也有不少人把眼光看在消费群上跑去做生意，这也让原本贫穷的小地方变得富裕起来。

五挂村一带最有气势的建筑物，原本张文还以为是他那豪华的大宅，但今天才知道天外有天，那依山傍水而建的张家祠堂才是最显眼、最精美的地方，有两百年历史的老祠堂虽然经历岁月风霜，但在小心的呵护和修缮下，却也是气势蓬勃，比电视上的一些古宅还要气派，看起来更有威严。

张家祠堂占地近六十亩，很多繁琐的东西和关于氏族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的保管着，而其实对于传统张文有很多事不明白，不过却对于位于正中间的祖宗牌位感到很震撼。

只见一块块牌位从高到低，就像小山一样，一个个刻着古老记忆的名字，让你仿佛能看到他们活着的时代，在香火的缭绕、虔诚的供奉下，看起来格外神圣。

今天算是本地大家张家最重要的日子，张家祭祖是十年一次，正好让张文给赶上。

历代衣锦还乡的子弟都慷慨解囊，小心呵护着这古老的祠堂，即使这里十分贫穷，但老祠堂依旧是气派非凡，光是高达五米的门牌就充满威严，更别提大得惊人的祠堂，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张文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这深山中会有这么气势磅礴的建筑物。

门前雕龙画凤的大柱，每一条龙都徐徐如生，仿佛耳边能听到那充满威严的咆哮声，每一头凤也都活灵活现，张开巨大而美丽的翅膀，似乎要飞回九天一样，刻满祥云瑞兽的大门，苍老而大气的院墙，即使历经多年岁月，但依旧古朴而庄重，能将一间古老的祠堂保存得这么完整，不知聚集张家多少代人的心血，也可以看出张家对于宗族的重视。

祭祖的热闹的程度都比得上过年，而且比起过年，这热烈的气氛甚至还更加让人惊讶。

张文远远的在山下就能听到锣鼓喧天，孝顺的子孙烧起的香，几乎把整座大山都包围起来，古老的大宅在烟雾弥漫中显得庄严，神圣的让人心生敬意。

由于汽车上不去山头，要到祠堂只能用走的，张文踏着一阶阶不知道经过多少年还依旧稳固的台阶，看着脚下这些长达两百米的石阶，而在那个落后的年代，要经历多少艰辛才能铸造完成？在这杳无人烟的地方修建伟大的建筑物，古老的人们流下多少汗水，才让这庄严的祠堂傲立于群山中？

虽然年轻一代很容易遗忘传统，不过对于一向有着虔诚心的张家来说，却是不敢忘却，所以在陈桂香严肃的叮嘱下，张文一早就带着张少琳和小丹，将车停在山下后，就早早来到祠堂。

今日也有不少人回乡祭祖，许多人更是不远千里地赶回来，贫穷的五挂村到处都是车子和摩托车，山下还停了两、三百辆轿车，不排除有衣锦还乡，想炫耀的人。

其实传统虽然古老，不过也有一些不太合情理的地方，秀秀和敏敏要读书，没办法来是正常的，不过舅妈和姨妈是外姓的人，所以也不能来，这样古板的规矩让张文有点不快，不过陈桂香特别遵守，所以在无奈之下，张文只能让两个美妇在家等着他。

整个早上，老一辈的人都在念悼词，然后就是祈求五谷丰收之类的话，由于是用本地的土话念，就像是在念经一样，张文根本听不懂，但却可以听出这些苍老吟唱中的虔诚，在嘶哑的声音中透着的古朴、庄严，让人打从心底感受到不一样的冲击。

中午就是聚餐的时候，因为是公家摆席，所以每个人都要交三十块钱，每桌菜不管男女老幼，也不分尊卑，全是七道菜，这也是为了显示一视同仁，菜则大多清淡，荤菜则只有一条清蒸鱼和一只鸡，不过好在厨子们的手艺不错，做得特别可口，还是可以让人饱餐一顿。

吃完饭后，不少人陆陆续续离去，在收拾完后，张文这个孝子也该出场，他捐了一万块钱给祠堂后，张候明这死了不到一年的人也有了牌位，即使没有突出贡献，也可以很光荣的当上列祖列宗，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对，这年头钱够多的话，搞不好就能让磨推鬼了。

老传统就是繁琐，一堆规矩仪式下来后，让张文累得身体都要散了，出来后，却看见原本摆满桌子的大院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其他乡亲全站到旁边兴致勃勃地围观着，而中间则摆上二十桌摆着茶具的桌子，桌子前面则是一个像祭祀用的案台，族里的其他人则围在四周，让张文感到有点纳闷。

张家的女人占了其中一桌，张文坐到主位后疑惑地问道：“妈，祭祖都要结束了，怎么人都还在呀？而且只摆了这几桌，那么多人还站着呢！”

“傻瓜！”小丹在旁边兴奋地笑着，成为众人的焦点似乎让她很开心，笑咪咪地说：“哥，接下来就是‘采福’了，祭祖结束后，烧猪和祭品都会摆出来，按古时候的说法就是，族里的乡绅和当官的会竞相叫价，然后把买来的食物分给族里的其他人，自己留下的就是福分了。”

“哦，说白点就是拍卖呀！”张文顿时恍然大悟。

“差不多吧。”张少琳指了指案台，难掩兴奋地说：“现在就是族里有能耐的人较劲的时候了，谁能脱颖而出，谁就光宗耀祖！到时候不只是祭品，还有那画着五福的大旗，总之到时候谁家门前插上那大旗，谁就是这一年最有面子的人。”

张文顺着张少琳手指的方向看去，立刻看到一面红色的大旗迎风飞舞着，旗上的文字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古老的字体写的，根本看不懂上面写什么。

张文细心地观察后，发现其他十多桌的人也把目光都集中到那面大旗上，一个个都自信的笑着，似乎是志在必得，而这一面旗子看起来没什么，不过在这传统的小地方，似乎象征的东西很多。

五福的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

五福的涵义将生老病死的种种幸福都包含其中，如此祥瑞的象征当然吸引人，而祠堂也需要子孙后代的金钱修缮。

在过去，这是取得公费的一种办法，而有权有势的人也乐于用钱买一个面子哄老人家开心，所以这传统才得以保留，虽然多少有点虚荣的意味，但张文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人性，互相比较其实也是为了显示谁的财力更加雄厚。

“嗯，咱村里好多年没把五福旗请回去了。”陈桂香说话的时候，眼底尽是期待，虽然嘴上说的是咱们村，但谁都知道这旗子只有一家人能得到，而得到旗子的那一家人会在这一年受到其他族人的尊敬，所以不难听出她十分动心。

“妈，今年它是我们的！”张文看出张少琳、小丹还有陈桂香都渴望得到旗子，因为得到的不只是一面旗子，更是出人头地的象征，也能弥补她们因贫穷岁月而产生的遗憾，让这个家能有更多的喜悦，让她们能尝到被人所羡慕或嫉妒的美妙滋味。

“好！”陈桂香听着张文斩钉截铁的话，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样子，自然是满心欢喜，不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拉着张文的手，满脸严肃地说：“不过，小文，咱们日子变好了，不缺那个，要是价太高了就不要争，有那钱还不如留着多买点东西。”

“嗯，同意！”张少琳马上附和道：“这旗子只能插在门口一年，要是太贵我们还不如拿这笔钱出去玩，反正现在谁不知道咱们过得好，太贵就不要了。”

“好、好。”张文笑眯眯地应着，不过可以明显看出她们有多渴望将这分荣誉带回去，看着陈桂香眼底的激动和期待，张文暗暗下了决心，就算血拼一场也要在今天把这骄傲送给她们。

张文看了看四周，发现似乎这次来拍卖五福旗的家伙只有两个算是对手。一个是离他比较远，坐在最左边一桌的一个老年人，据说在市里拥有好几家火锅连锁店；另一个是最前排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好象是做木材生意，而且规模还不小，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也特别得体，有着老板的派头，因此等下可能得下血本了。

喝了一会儿茶，没多久，张家族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张德海就走到桌子前，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但走起路来却是虎虎生风，挺直的腰杆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而且看起来鹤发童颜，精神十分抖擞，他家是祖传的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正规的执照，但一说起他家的土方子，谁都竖起大拇指，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不懂得西医，一直是靠中药帮乡亲们看病，但还是有几把刷子。

张德海一走到桌前，大家出于尊敬，顿时就安静下来，他环视了一圈后，清了清嗓子，一开口就让人感觉到他中气十足，让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道：“今日我族大祭，孝子孝孙齐聚一堂，这是祖宗的福分，也是子孙们的孝心。照往年惯例，祭祀过后祭品就会供孝子们享用，而祠堂每一年的维护都需要一定的费用，善修敬祖者，可将五福旗带回镇宅，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财丁两旺，五福登门。”

“开始了！”小丹的脸兴奋得有点发红。

开饭店的张候龙，辈分比张文还高一辈，他神情傲慢的环视一圈后，马上举起手，道：“一万！”

“一万五！”做木材生意的中年人叫张文定，和张文同辈，不过那光秃秃的脑袋怎么样也看不出他辈分小。

两个人一路抬价，把价钱抬到八万多，看起来都是志在必得的样子，而这样的哄抬早就把其他的竞争者吓跑了。

张文连声都没吭半句，一边喝着茶，一边抽着烟，那悠闲的模样，让小丹在旁边都有点着急，道：“哥，你怎么不出声呀？”

现在张侯龙和张文定的起价有点白热化，不过焦点也都放在张文一家人身上，毕竟虽然张文一家人阴盛阳衰，但自从张文回来后，他们变成最吸引目光的一家人，谁不知道这个年轻人钱多得很，光是两个养殖厂赚的钱就让他们跟红，何况县城里还有不少大买卖，论起财力可一点都不比其他两人差。

张候龙和张文定杀得红了眼睛，最后张候龙财高一等，以十万块的高价将张文定给杀退，见全场没有再说话的人，张候龙这才笑呵呵地说：“今年，这五福旗我请回家了，我爹老是念叨着无论如何家里都得请回来一次，我这也算是尽了孝道。”

去年五福旗似乎卖了十三万块，那笔钱除了修缮祠堂外，很多是用来救济族里的贫困家庭和孤寡老人，而曾经贫穷的张家也受过帮助。

这时陈桂香等三个女人都可怜巴巴地看着那面让她们有点不舍的旗子，但却也一致觉得价钱出到十万块有点太高，为了面子而白白丢出那么多的钱也是不值，但她们的脸上都有着犹疑不定的纠结，让人十分心疼。

张德海眉头皱了一下，似乎不太喜欢张侯龙这样哗众取宠的表现，思想传统的他们比较喜欢谦卑为人的行事风格，而且这价钱也不算高，毕竟每年祠堂的修缮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再加上其他开销，其实也挺少的，这时他忍不住用期望的眼神看向张文。

“十二万！”张文安静了很久，这才在别人的期待下喊了一声。

张候龙回头打量了张文一眼，似乎一点都不惊讶，不过当看到亭亭玉立的张少琳和丰腴性感的陈桂香时，他却露出一丝淫秽的笑意。

张文看在眼里，多少有点微怒。

这时张候龙嘿嘿一笑，马上举起手说：“行，我就怕没人喊，多做点善事是好的，十三万！”

“他这是什么意思！”小丹见张侯龙的眼神始终带着下流的意思看着她妈妈，便气呼呼地说道：“老色鬼一个，哥，整他！”

“小文，这……”陈桂香的美艳确实是难得一见，而她也已经习惯其他男人色色的目光，见价格已经拼到十万以上，心里一紧，连忙拉住张文的手，有些慌张地说：“要不，我们别争了，这钱留着，你还能做挺多事！”

“是呀，再争下去不太好。”张少琳也冷静地说道，沉吟了一会儿，劝道：“小文，不就挂面旗子嘛！没什么大不了的，犯不着和这种人斗。”

“没事，我有分寸。”张文示意她们稍安勿躁，马上抬起手，底气十足地喊道：“十五万！”

“哗……”所有人立刻惊叹一声，要知道把五福旗请回家，除了祈求平安外，其实就只是在买面子。

去年拍出的十三万已经是近年来最高的价格，而这个数字在这贫穷的地方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谁都知道张候明的儿子回来后，就开始兴建养殖场，在这群年轻人中算是比较有钱，但谁都没想到张文会为了面子而把价格抬高到十五万，这时候不少人已经开始摇着头，觉得不值得了。

“十六万，哼！”张候龙也不甘示弱，不过表情明显没刚才自然，而谁都看得出来他是回来炫耀的，不然多少人会记得这个贫穷的家乡？

“哟，这么热闹啊！”就在众人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张文这边时，突然一声娇嗲的欢呼声吸引众人的目光，那声音透着欢快的味道，听起来有种妩媚的感觉。

众人抬头望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顿时不少男人就硬了。

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高挑性感的美人，穿着和这里完全搭不上边的时尚装扮，艳光四射的模样让不少女人恨得直咬牙，看着自己男人呆滞的目光，暗骂一声：狐狸。不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确实能勾魂，时尚潮流的打扮妖艳却不风骚，搭配得体，衬托出她的妩媚和妖冶，即使身为女人都不禁多看了几眼。

黑色的紧身短裤，上身一件紧身的蓝色背心，套着半截格子衬衫，英伦风格的打扮并充满淡淡的野性，一头黄色的波浪长发随着性感的步伐飞舞着，每一根头发似乎都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如此性感的尤物自然一下子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张候龙看得都傻眼了，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小丹厌恶的瞪了张侯龙一眼，马上欢呼着跑过去，在男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将头埋到她那坚挺的乳房上，一边蹭着，一边高兴说道：“然姐，你来了！”

“你这个顽皮精！”李欣然咯咯笑了起来，柔媚的笑声就像无数只蚂蚁般撩拨着男人们的神经，她一边把小丹拉下来，一边大剌剌的坐到张文这边的位子上，很礼貌的朝陈桂香打了声招呼？。“桂香姐好呀！”

“你来了！”陈桂香矜持的笑了笑，虽然这称呼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她倒没说什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她也满喜欢这个活泼性感的女孩子，似乎很羡慕李欣然这种来去如风的生活，也渐渐适应她出现在这个家。

“然姐，你又烫头发了？”张少琳和李欣然十分合拍，一看她这身打扮，精神马上就来了，道：“不错呀！这衬衫挺好看的，在哪里买的？”

女孩子叽叽喳喳的聊着，张文跟李欣然打了声招呼后就没插嘴的余地。

这时张德海有点不快，马上皱了皱眉，朝陈桂香问道：“桂娃子，这是谁呀？”

照规矩，没嫁入门的女人别说坐下了，就是来这里都不行，陈桂香顿时头疼起来，马上向李欣然解释这规矩。

李欣然闻言，没什么不快反而觉得好玩，马上站起身，落落大方地说道：“老爷子好，我叫李欣然，和张文已经登记结婚了，不算外人！”

“嗯。”张德海给了李欣然一个慈祥的微笑，笑呵呵地说：“不过你们安静点，这五福旗还没请动呢。”

“是！”李欣然似乎对于这种传统祭祀特别有兴趣，一坐下来就不安分地四处张望，尤其是看到有些张家族人穿着传统服饰时，更是眼放亮光，根本就不是能安静下来的人。

“喂喂，咱们什么时候登记了？”这时张文被李欣然吓到了，尽管面对这性感的尤物时，想起那一晚时还是很心痒，不过他还是压低声音，悄悄说：“而且你当这么多人的面说，到时候就算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了。”

“要你管呀？”李欣然“哼”了一声，狠狠掐了张文一把，没好气地说：“我还有事要和你算账，而且反正说说而已，你怕什么？蕊姐和我一起来，不过她说这么多人，她不适合抛头露面，现在在你家和你那两个相好的聊天。”

“张文！”张候龙见张文和李欣然窃窃私语着，居然不理他，再看他们亲密的模样，顿时有点恼怒，马上正色说道：“你不出价的话，我就把旗请回去了。”

“嗯。”张德海也点了点头，严肃的脸上有了明显的笑容，毕竟在他的主持下，这价格又创了新高，确实也算是一种成就。

“什么情况？”李欣然还有点不明白，马上就将询问的眼神投向一直赖在她身上的小丹。

小丹马上就眉飞色舞地说起来，还添油加醋的说了张候龙一大堆坏话。

李欣然听得直皱眉头，回头见陈桂香一脸渴望，心念一动，马上举起手，道：“我老公出二十万！”

全场顿时发出如山呼海啸般的惊叹声，而张家的三个女人也被李欣然突然的举动给吓坏了。

陈桂香满脸忐忑不安，有些着急地说：“欣然，你可别乱来，花二十万有点太离谱了。”

“没事，这钱我出了！”李欣然咯咯笑起来，一副无所谓地道：“都说是张家的儿媳，当然得尽孝道不是吗？你们就安心坐着，我挺乐意做这件事。”

李欣然说话一向大刺刺、喜欢开玩笑，现在说的话半真半假的，让人也弄不清楚。

陈桂香当然知道李欣然是扶持张文的大贵人，所以也就低下头，不再说话，张少琳也爱闹，马上就逗着要李欣然也叫一声“姐姐”，倒是小丹沉吟了一会儿后，向张文投来暧昧的眼神，似乎早就想到她这色狼哥哥不会放过像李欣然这样的尤物，那可爱的模样带着一丝狡黠，让张文顿时感到有点尴尬。

“你们真的是来买的吗？”张候龙顿时被吓住了，回过神后，立刻怒气冲冲地说：“别随便漫天叫价，到时候拿不出钱，我看你们怎么丢这个脸！”

“废话别那么多！”张文轻抿了一口茶水，不屑地冷哼了一声，说：“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你要有兴趣一较高下就继续，没有的话，就别说那么多屁话。”

“二十一万！”张候龙顿时气得快说不出话，被一个男孩蔑视，确实很不爽，毕竟这次衣锦还乡，他可是打算大大炫耀一番，没想到半路却杀出这个程咬金，说不恼怒哪可能呀！

“三十万！”李欣然也不客气，瞪着张侯龙，用不屑的口吻说道：“一万一万的加，哪有意思呀？要玩咱们就玩大的，反正这钱都是要孝敬祖宗，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诚意了。”

“哼！”张候龙张了张嘴巴，但已经喊不出价了，那离谱的价钱早就超出他能承受的范围，最后狠狠瞪了张文一眼，气呼呼的转身就走。

“张文，请旗！”张德海那张老脸的皱纹都要笑没了，要不是张侯龙和张文斗气的话，还真没想到价格会抬到这么高，他趁着众人被三十万这价钱搞得失神的时候，马上兴奋喊道：“今年五福登门的孝子是张文，慷慨解囊修缮祠堂、帮助同宗，列祖列宗保佑财丁两旺，万事顺心！”

轰轰烈烈的一场拍卖就这么结束了，接下来的流程，张文就不用去管了。

食物和烤猪都是祠堂的人下发给馋嘴的小孩子们，陈桂香兴奋得满脸红晕，抱着五福旗和其他象征吉祥的东西，在乡亲们的恭喜声中，露出灿烂的微笑，美得让张文都有点呆滞了。

小丹和张少琳也高兴得不得了，两人走路的时候脚步都轻飘飘的。

在下山的路上，李欣然和张文并肩而行，看着前面高兴的母女三人，悄悄在张文耳边笑道：“不错嘛，看来你妈很高兴。”

“谢谢了！”张文温柔的说了一声，手则和李欣然十指紧扣。

这时山路上都是乡亲朋友，张文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秀着跟李欣然恩爱。

“没诚意！”虽然李欣然嘴上这么说，不过却把张文牵得更紧，而这在外人眼里俨然就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更显眼的是，这位妻子的年纪似乎大了一点，成熟而且身材十分性感，让人不禁羡慕张文的艳福。

张少琳和陈桂香都很高兴，没有多想，倒是小丹笨拙地抱着一个寓意为多子多孙的香炉，突然回过头看了张文和李欣然一眼，见他们牵着手，马上露出坏坏的笑容，那意思很明显：你们果然有奸情！

第七章 其乐融融

张文赶紧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小萝莉也很配合的装作看不见，不过照她这顽皮古怪的性子，大概现在正在琢磨要怎么剥削张文一顿了。

夕阳渐渐西下，热闹了一天的张家祠堂依旧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两辆轿车缓缓驶离这里，驶在小路上，朝五挂村的方向前进。

为了堵住小丹的嘴，李欣然把她拉到她的车上，大概不是在威胁，就是在调戏她了。

张文握着方向盘，从后视镜里看着陈桂香和张少琳兴奋得通红的小脸，看着她们喜悦的表情，心里觉得钱花得值得，虽然有时候钱并不是寻找幸福的唯一工具，但比起奢侈糜烂的生活，但眼前陈桂香幸福的笑容、张少琳含情脉脉的欣喜，更是美丽，也让人更加迷恋。

今天难得所有人都齐聚一堂，虽然李欣然和苏蕊都没有名分，不过张家的女人早就把她们都当成一分子，而且两个女人一个落落大方，一个活泼好动，确实也让人喜欢，尽管不少人已经知道张文和她们也有奸情，但似乎张家的女人们并不排斥和她们成为姐妹。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喧闹了一天的海边小村也变得宁静起来，海浪拍打着沙滩的声音，伴随着海的味道一起传来，总能让人感觉到生活的安逸，尤其当四处都陷入漆黑中时，明月从乌云中露出来，照亮大地的瞬间，更是充满诗情画意，让人陶醉不已。

张家的晚宴可谓是人声鼎沸，除了来作客的苏蕊和李欣然外，一直有亲密往来的林巧玉也在邀请的行列中，而挺着圆肚子的孕妇自然成为重点保护对象，李欣然和苏蕊更是羡慕不已，一直围在她身边兴奋地问东问西，或许也是在为自己身怀六甲时做准备，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不过在女孩们的嘻笑声中，马上聚在一起谈天，那和乐融融的一幕让人欣慰不已。

聚餐的地点选在张家的后花园，贤慧的何秀芸还有陈晓萍两个少妇，原本过着忙碌的生活，突然清闲下来似乎很不习惯，所以在她们的打理下，后花园围起来的荒地已经成为菜园，各式各样的时蔬全都是她们亲自种植，张文为了支持她们，更是买来不少果树让她们栽种，现在家里的蔬菜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

这时两张桌子并在一起，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菜肴，有香喷喷的炒蛋，清爽可口的清炒时蔬，一盘盘油绿味美的野菜，当然也少不了女孩们亲手摘下的水果，那绿色的蔬菜让人看了就特别有食欲，虽然荤菜不多，但为了配合她们要减肥的心声，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有胃口。

唯一有特殊待遇的就是林巧玉，毕竟有孕在身，需要补充营养，所以旁边的一个小灶台上正架着一口砂锅在细火慢炖，光是从缝隙中传出的香味就已经让人向往不已，那是陈强无意中抓到的野山鸡，早上送来的，正好林巧玉在，所以秀秀就为她熬了这一锅好汤。

纯天然的榨果汁、桑籽酒甚至是新鲜的蔬菜汁，都让城里来的两个女人喜爱不已，而添加柴火这种在乡下人眼中都嫌累的工作，在她们看来却十分有乐趣，两人立刻包揽下这工作，确实想要在城里找个能玩柴火的地方都没有，难怪她们会那么兴奋。

厨房内，敏敏正用小刀刮着鱼鳞，秀秀则在一旁切着一块野猪肉，张文站在中间拿着大勺翻炒着香气四溢的松茸，动作十分娴熟而有力，让两个小姑娘有点惊讶，毕竟张文在家里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却突然兴致大发地要煮菜，说真的，一开始她们都有点害怕晚饭会不会和饲料差不多。

虽然张文是心血来潮，不过也不是没底子，因为在城里的时候，做饭这种事已经很熟练，而且在建好度假村后，没事他也总喜欢跑到陈长青那里学习厨艺，一来是因为他做的菜实在好吃；二来也是他早就有了要亲自下厨，让妻子们休息一下的想法，所以一施展厨艺，就让两女刮目相看。

“好啰！”张文笑呵呵的喊了一声，接着一个翻锅，一盘香喷喷的松茸就到在盘上，并配上早就准备好的雕花，绝不逊色于任何酒店。

松茸是下午姨妈带着苏蕊去采的，每一颗都很新鲜，不过在苏蕊眼里，采摘过程的乐趣远远高于收获。

“来喽！”敏敏立刻把菜端到外面，笑呵呵地说：“大家快吃，试试看表哥的手艺怎么样！”

本来女人们是想等张文一起吃，但张文坚持菜凉了就不好吃，要她们先吃。

一家子莺莺燕燕的好不热闹，有秀秀帮忙确实让张文省事很多，没一会儿，菜就一道接着一道的上，色香味俱全，每一道菜都让女孩们胃口大开，有点怀疑这么美味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张文做出来的。

“哇，你们也不等我们？”张少琳刚买完东西回来，一进门就夸张地喊了一声，而张曼莹跟在后面走进来，立刻乖巧地和众人打了声招呼，才坐下来。

既然是家宴，最近和张文缠绵得很的张曼莹当然不能忘记，不过今天她确实有点忙，祭祖回不来不说，直到现在才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怕她回来得太晚，张文就好说歹说地要张少琳去接她，而这层关系自然是心照不宣，想想似乎也没隐瞒的必要。

“文叔还在厨房呀？”张曼莹问话的时候轻声细语的，小脸上有抹红晕，更是好看。

自从和张文确立关系后，张曼莹没事就会来这里玩，刻意拉近和张家女人们的距离，而事实上，这行为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和张文的关系不简单，但谁都没有说破，似乎对于新成员的加入已经麻木了。

“是呀，曼莹，多吃点！”陈桂香立刻递给张曼莹一副碗筷，那眼底暧昧的意思，让张曼莹小声的道谢后，就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在知道张文和张曼莹的关系后，陈桂香一点都不介意，反而高兴地直夸张文有眼光，虽然都是亲戚，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而且张曼莹是村里出名的才女，容貌也十分可人，把她招进门做媳妇，让她这当婆婆的脸上也有光。

一开始大家都很客气，不过没一会儿就聊得喜笑颜开，毕竟女人之间的话题多，围绕着家常和衣服之类的话题展开热烈的聊天，难怪有人说一个女人就等于三只鸭子，现在张家的情况已经快要成为鸭子养殖厂，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让人陶醉之余也有点头晕。

菜一道接一道的上，在做了十六道菜后，张文才擦着满头的大汗，牵着秀秀走出来。

见女人们个个胃口大开，张文难掩得意地笑道：“怎么样，菜还合你们口味吧？”

“爹爹，这个好，还要！”喜儿吃得像小花猫一样，楚楚可怜地拿着空盘子，用撒娇的眼神看着张文。

“喜儿乖，先吃别的，下次爹爹再做给你！”张文爱怜的摸了摸喜儿的小脸。

可爱的小萝莉现在已经不犯傻，虽然还是小孩子的个性，看起来很幼嫩，不过也更加可爱，而家里的女孩都疼这个可怜又乖巧的小萝莉，把她宠得像小公主一样。

这时女人们偷偷的用含情脉脉地眼神赞扬着张文，不过这时张文满身的油腻，实在不适合坐下来和她们亲热，所以在打闹一会儿后，张文匆匆的吃了几口饭就跑回房间洗澡。

而在众人的起哄下，秀秀和敏敏也一起被张文拉到房间，谁都猜得出这荒唐的小色狼大概是要糟蹋那两个粉嫩的小表妹。果然，小丹和喜儿顽皮地跑去偷听一会儿，马上就满脸暧昧的跑回来报告。

此刻主房已经呻吟伴随着喘息，十分激烈，小丹透过门缝依稀能看到张文正在两个表姐那白嫩的身上胡来，看来一时半还很难结束。

一顿温馨惬意的晚饭结束后，女孩们有的喝茶，有的跑去海滩饭后散步。

等到夜深时，蚊虫多了，大家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屋内，而林巧玉在众女热情的挽留下，也在这里过夜。

大家庭的生活只要和睦一点，总能让人体会到完全不一样的关心和热闹，这种乐趣让人迷醉而又不舍，尤其是张曼莹、李欣然和苏蕊更是向往，简单的一天让她们彻底爱上这种集体生活，时刻都有人关心，身边总有人陪着一起说笑、一起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让她们有种做梦的感觉。

在城内，钢筋水泥做成的墙就像是与众人隔绝，连亲戚之间的往来都少，更别提邻里间，所以张曼莹三人皆十分喜爱张家的大家庭，更希望一辈子享受这种无话不说的热闹。

时间有点晚，而小丹和喜儿在林巧玉的教导下，在写完作业后都去睡了，而因为明天还要读书，秀秀和敏敏也早早进入梦乡。

乡下人不太习惯熬夜，少妇们没一会儿也是哈欠连天，打了声招呼后，安排好房间后，就各自美美的睡去。

这时，客厅只剩下李欣然、苏蕊和张文三人。

李欣然摆弄着手机，张文则是抱着苏蕊一起看电视，偶尔吃吃她的豆腐，让她白了几眼，却也是乐在其中。

两个美人出浴后都穿着性感的丝绸睡衣，虽然遮掩住重要部位，但在嬉闹过后却是半遮半掩，极为诱惑。

没一会儿，张文已经有点不老实，手钻到苏蕊的衣服内解开内衣的束缚，开始玩弄着那充满弹性的乳房。

“喂，晚上我们睡哪里？”这时李欣然有点困意，狠狠的打了个哈欠后，见张文和苏蕊在她旁边激烈地舌吻着，马上没好气地掐了张文一下，道：“当我死人呀！”

“啊？”张文吻得苏蕊意乱情迷后，这才抬起头，笑眯眯地说：“晚上就睡我房间，秀秀跑到敏敏那边睡了，把房间让给你们了。”

“蕊姐，睡觉啦！”李欣然拉着苏蕊进入房间，似乎是有意要挑逗张文，顺手摸了一下张文胯下那坚硬如铁的命根子后，居然就丢下张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靠，调戏我！见房门被锁上，张文暗骂一声，不过还是嘿嘿的淫笑，拿出备用钥匙将门打开，随即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后，却有点无语。

只见两个尤物竟然都坐在床上窃笑地看着他，李欣然更是神情夸张地看着手表，鄙视说：“看吧！我就说这小子忍不了，才十多秒，肯定他连犹豫一下的矜持都没有。”

“你倒是够他！”苏蕊咯咯笑起来，一脸调戏地看着张文，不过眼底却闪过一丝喜悦，毕竟家里那么多女人在，张文却来这边，这其中透露的讯息让她感到很满意。

“小文呀，我这套内衣性感吗？”李欣然狡黠的笑了笑，突然将身上的睡裙脱下，扭着身躯秀着她完美的S形曲线，千娇百媚的给了张文一个飞吻，嗲声嗲气地问：“不错吧？”

只见李欣然那黑色的蕾丝内衣包裹着鼓鼓的胸部，格外诱人，内裤则是性感的镂空设计，配上那雪白而肉嫩的身体简直要人命，再加上她还故意扭着挺翘的臀部，让张文鼻血都快流下来，点着头，搓着手说道：“漂亮，特别漂亮！”

“漂亮是吧？”李欣然笑得有些古怪，扭动着性感的身躯走到张文面前，一只手搭到张文的肩膀上，突然冷下脸，没好气地说：“漂亮也只能看不能用，老娘现在垫了大号OK绷了。”

“不、不是吧？”张文苦着脸说道，都被李欣然逗得硬起来了，却突然泼了他一盆冷水，接着他回头看了看在床上笑得抱住肚子的苏蕊，马上又充满希望地问：“那蕊姐，你应该还有两天才来吧？”

“你记得倒清楚！”苏蕊吐了吐舌头，笑眯眯的给了张文个飞吻后，不好意思地说：“不过这次没那么准，可能最近凉的东西吃多了，今天提前来了。”

“知道了吧？”李欣然嘿嘿笑着，突然抱住张文的脖子亲了一口，妩媚地问道：“亲爱的，看来你是想来个双飞呀？没关系，晚上你可以留下来哦。”

“这个，我还是走吧……”张文苦着脸，摇了摇头，充满诚意地说：“我这人一冲动就控制不住，既然你们都不方便，而且也累了一天，还是好好休息吧！”

“口是心非！”李欣然白了张文一眼，一边把张文往外面推，一边气冲冲地说：“好了，给老娘死出去！不知道你上次射的是不是假货，那么多次居然没怀上，滚出去给我面壁思，明天写份检讨报告给我！”

在苏蕊妩媚的笑声中，被没收钥匙的张文被李欣然推出房间，门也被用力关上。张文心想：欲哭无泪呀，老子累得腰都断了你还没怀孕，这能怪我吗？而且这两个妞的大姨妈来的日子应该差两、三天，怎么同时来了，这不是在捉弄我吗？

不对！张文脑子突然灵光一闪，既然李欣然没怀孕，那不就代表他还可以继续玩弄她那性感的身体，还有机会试试双飞吗？

张文回过神后，顿时兴奋起来，想起和苏蕊缠绵时的兴奋，想起在李欣然身上征伐时那种人间极乐的销魂，下身的血液都快沸腾起来。

不行、不行，今晚得先降一下火！张文顿时感到欲火焚身，但既然那两个尤物都吃不到，那就转移目标吧！

回想一下大家睡觉时的安排后，张文淫笑一声，马上就上二楼，蹑手蹑脚地走近最里面的房间，搓着手，悄悄舔着嘴唇，慢慢打开房门。

此时房内已经关上灯，厚厚的窗帘也阻挡月光的照射，一片漆黑，而张文在适应黑暗后，依稀可见巨大的双人床上，两道娇俏的身影紧紧贴在一起。

“谁？”或许是张文关门的声音有点大，左边的人影动了一下，马上发出警戒的声音，随之床头灯也“啪！”的亮起来；另一个人在这样的动静下，当然也被吵醒。

只见张曼莹穿着贴身的内衣，那青春而诱人的身体在灯光下显得无比诱人，毕竟是睡生床，所以睡得不是很沉，所以才会那么快醒来。

“嗯？”喜儿迷糊的醒了过来，半睁着眼睛，慵懒地看着张文，打了个哈欠后，撒娇着说：“爹爹，你要一起睡呀？”

小萝莉在张文的调教下，已经适应裸睡，一丝不挂的身体，看起来极为诱人。

张文顿时有点控制不住，锁上门后就快速的将自己脱了个精光，跳上床在她们中间躺下来。

张曼莹见状小脸一红，马上就把灯关上了。

张文一边在黑暗中摸索、脱着张曼莹的内衣，一边将喜儿那可爱的小脸按到胯下，虽然小萝莉还有点困，不过还是温顺地含住命根子吸吮着。

“开灯，我要看……”

张文喘着粗气，一边享受着小萝莉的口交，一边用手抽送着张曼莹已经泛滥的小穴。

“不、不行呀……”张曼莹害羞地拒绝，但在张文的爱抚下，也控制不住的呻吟起来。

在张文的软磨硬泡下，还没和其他女孩同过床的张曼莹最后无力抗拒，当开灯的时候，看着喜儿的小嘴艰难地含着命根子，脸顿时红得快要滴出血。

为了能让张曼莹尽快适应这荒唐的生活，张文享受了喜儿的吞吐一会儿后，就当着她的面叫喜儿坐上来，并用喜儿的小嫩穴套弄着命根子，以男上女下的姿势享受着小萝莉小穴的紧凑。

伴随着喜儿稚嫩而动人的呻吟声，熊抱、后入，以各种姿势表演的活春宫，让张曼莹喘息快得都不能控制，而当小萝莉高潮来临时，张文就迫不及待地将她压到身下，随即分开腿狠狠一挺，在她满足的呻吟声中，再次享受这具肉体的青春和弹性。

整整一夜，屋内充满呻吟声和肉欲的气味，少女和小萝莉的呻吟交替响起，三具肉体的蠕动散发着淫靡的味道，一室皆春的美妙感觉让人彻底沉醉，也在彼此的需索中堕入充斥情欲的极乐天堂。

请续看《渔港春夜》21

第二十一集

简介：

事业有成的张文，日子过得十分惬意，财源广进之馀，仍过着左拥右抱的香豔生活。

一日，李欣然打电话给张文，要带一群人来吃饭。张文匆忙地张罗完毕，等李欣然一行人到达后，才知道她带了她父亲前来。

虽然李欣然的父亲看起来严肃，但事实上却是个活宝，把大家逗得开怀，然而在欢笑过后，张文免不了还是要面对现实，那便是与李欣然和苏蕊的关係……

人物简介：

李欣然：长相美艳，个性大剌剌，跟苏蕊为好朋友。

秀 秀：个性温柔、文静。

李忠国：李欣然的父亲，公开支持女儿和张文通奸。

陈君维：李欣然的名义丈夫，官商勾结的大财主，与关毅两个男人同性恋。

关 毅：苏蕊的名义丈夫，和陈君维两个男人同性恋，并同为富豪。

第一章 母乳的味道

海边渔村夏季的郁郁葱葱，已经变成秋风横扫过后的一片枯黄，满地的落叶金灿灿的，充满诗意，却又多了一分惆怅，而南方冬天的温度普遍比较高，即使到了冬天，还是有不少树木的树叶是翠绿的，黄绿交接，成为大自然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一个夏季过去了，秋天也逐渐消逝，在不知不觉中，冬天的寒意开始在这片大地上萌芽，而海边的风总是透着一股潮湿的寒冷，不同於北方的乾燥，那种带着湿气的寒意似乎无处不在，即使是窝在被窝都觉得难受，这也算是住在海边的一大弊病。

生意上了轨道后，张文似乎就没有多少事情要操心，而在李欣然的牵引下，张文开始和陈君维合夥在省里各个地方搞一些比较大的工程项目。

说实在的，张文连那家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而陈君维也是一个甩手掌柜，手底下有一群经理人在处理公司的事情，对他来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靠关系拿到工程，而他的后台也是公司中最値钱的资本。

照李欣然的话来说，就是老公和奸夫合夥出奶粉钱，但陈君维倒是很大度，说孩子生下来以后随他家姓陈，但孩子由李欣然和张文来养，他不会过问，毕竟他也需要一个孩子，好在世人面前粉饰他和李欣然那所谓的婚姻，而且以他和关毅的关系，也不可能会有孩子。因此陈君维对於这件事的态度，倒是大方得让张文有点意外月初，林巧玉在张文家替女孩们辅导功课时，羊水竟突然破了，而算一算差不多也临近产期，但当时长辈们都不在，张少琳吓得赶紧和几个女孩一起把林巧玉抬上车。

一路上，就在林巧玉疼痛的叫喊声中到医院，而医生一看林巧玉要生了，加上院长又认识秀秀，一一话不说就直接进入手术室。

秀秀这才赶紧打电话通知其他人，而对於林巧玉和张文的关系，从两人的眉来眼去中，已有不少人看出一些端倪，不过奇怪的是，张家的女人们似乎都没意见，感觉上是这样的事多了，所以有点麻木了！但陈桂香却有些不悦，似乎是在嫌弃林巧玉剋夫的传言，不过好在她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偶尔会提醒张文，大概就是最好不要娶过门之类的话。

虽然大家都很同情林巧玉，可毕竟五挂村是个十分封建的地方，村里的人对林巧玉剋夫的传言深信不疑。

张文从来就不相信这种事，照他的想法，就是她那死鬼老公没那个福分，不过他心里清楚陈桂香这些稍显偏执的想法都是为他好，因此张文只是敷衍过去，不会为这件事去和她顶嘴。

林巧玉在生产时有点不顺利，原本希望能自然产，结果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最后只能剖腹产，张文有自信王东海不敢骗他，好在折腾一夜后，林巧玉顺利产下一个大胖娃娃，一个七斤四两的千金。

生产过后，林巧玉母女俩待在医院休养，而家里的女人也隔三差五的往医院跑。一是去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二是因为对於新降生的生命，女人总有一种本能的母爱关怀。

林巧玉的病房挺热闹的。要不是孩子才刚生下来，恐怕那群母爱爆发的女人，都争先恐后地想抱她出去玩了！

林巧玉的生活都是少妇们在照顾，从来不缺营养补品，甚至连医药费都是秀秀付的，令林巧玉感动得落泪，连说声谢谢时都语带哽咽，因为比起她那些无情的亲戚，在张家所感受到的温暖，让她十分感动，感动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医院四楼，乾净的环境、宽敞的走廊，只有少数几间病房，是个十分清静的地方。而每次到这里，张文都感觉下面痒痒的，心想：妈的，就是在这里被剃成光鸟侠！

张文拿着刚熬好的鸡汤，顺着走廊走向最里面，还没走进去，就听见林巧玉的病房内传来一阵十分悦耳的欢笑声。女孩那充满纯眞的声音总是那么动人，让人一听就觉得很舒服。

病房内，林巧玉身穿病服，盖着被子，靠在床头上，一头长发简单紮了条辫子，那张娴静的脸上带着几分红润。

林巧玉生产完后，在大家的照顾下，营养好到让她的乳房胀大许多，整个人也变得水润起来，除了小腹微微隆起外，并没有影响到她的身材，看起来就像二八少女一样动人。

“这么开心，在谈什么？”

走进病房后，张文呵呵一笑，把东西放在桌上，给了林巧玉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

林巧玉眼含喜悦，给了张文一个柔情似水的微笑后，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哥，你来啦！”

小丹坐在林巧玉的旁边，小萝莉身穿宽松的校服，看起来特别活泼，在乖巧中又有种别样的诱惑，那张可爱的小脸上带着几分狡黠的笑容，无论怎么看都让人有种想咬一口的冲动。

“爹爹！”

喜儿坐在桌前，正一脸认眞地写着作业，而她一看到张文，马上乖巧的喊了一声。

喜儿穿着和小丹一样的校服，两个小萝莉各有不同的迷人之处。这样一看，还眞有点制服诱惑的味道。

“孩子怎么样了？”

张文宠溺的摸了摸小丹和喜儿的小脑袋后，信步走到婴儿床前，低头一看，心里顿时乐了，只见那可爱的小宝宝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满眼都是对这世界的好奇，看到他时更是露出开心的笑容，似乎才刚出生不久的她，已经记得这个在她眼底出现过最多次的男人。

小宝宝现在还很柔弱，而且怕被细菌感染，所以除了林巧玉喂奶外，谁都不敢去碰她，尽管张文看着这可爱的小傢伙，很想抱着她并逗弄她，但他还是抑制住那冲动的想法，毕竟孩子还很脆弱，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就完了，所以只是看了她几眼，见她很乖就没去逗她。

张文坐到床头上，笑呵呵地问道：“刚才你们在聊什么？说得那么开心！”

“哥，喝水！”

小丹殷勤地倒来一杯水，看到张文的手悄悄牵住林巧玉的手，马上暧昧地笑了笑。

“乖！”

张文呵呵一笑，见林巧玉有点忍俊不禁，马上追问道：“到底在说什么？把你们乐成这样！”

“还不是在说老妈的事。”

小丹笑得更是肆无忌恽。小脸通红，连腰都有些直不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昨天她来的时候，宝宝才刚喝完奶，妈看她可爱，就想把她抱起来逗弄几下，但才刚抱到怀里，宝宝看了她一眼，立刻吐了她一身奶，笑死我了！”

“不、不是吧！”

张文满脸黑线，心想：这有多伤自尊呀！这宝宝的审美观难道有这么大的问题吗？不说别的，老妈也算是一个美艳少妇，素颜的样子都能让人看傻，稍稍一打扮更是千娇百媚，但宝宝一看到她居然吐了，这该怎么说？

“还有、还有！”

小丹乐此不疲，狡黠的笑了笑后，继续爆料：“哥，你还记得敏敏的班主任吧？”

“那个河童？”

喜儿闻言，顿时转过头来，那张可爱的小脸蛋带着一丝微笑。

可爱的小萝莉在细心的呵护和治疗下，病情已经越来越好，一向乖巧的她，现在比小丹更懂事，而且说话也不怎么结巴了！

“谁不记得呀！那么奇妙的生物！”

张文的脑子确实有点发晕，那个倒楣的班主任，上次因为敏敏的事，他被叫去学校，本以为会因为敏敏的调皮而得硬着头皮挨训，谁知道那班主任竟然可怜兮兮地和他诉苦！看着那张活脱脱就是衰字组成的脸，眞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

“小丹，你快和你哥说啊！”

林巧玉咯咯笑了起来。

“好、好，我说.”小丹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缓过气后才缓缓说道：“上次蕊姐不是送给她和秀秀姐一人一瓶进口香水吗？这妞闲来没事就带去学校炫耀，而为了证明那瓶香水是进口的，味道很好，她就偷偷在那班主任身上喷了一点，结果、结果……”

说到这里，小丹笑得都快窒息。

张文也被勾起兴趣，马上追问道：“结果怎么样了？”

“第二天，她班主任来学校的时候，被打得……”

小丹肆意地笑着，有点幸灾乐祸地说道：“被打得有够惨啊！鼻青脸肿的，脸上还有一道道抓痕！她们一打听之下才知道，那班主任才刚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在体校学武术的女孩，个性剽悍，还很容易吃醋，结果因为敏敏喷的那点香水，被挨了一顿揍不说，还跪了一个晚上的洗衣板，我猜他应该已经气到想杀掉敏敏。”

“这个，确实挺可怜的……”

张文顿时无语，觉得敏敏应该就是那班主任的剋星，连喷一点香水也能引发家暴，那可怜的河童呀！不过话说他那一脸的衰相，要是眞的打起来，恐怕他连喜儿都打不过，但他还敢找这么厉害的女朋友，难道他有在医院办会员卡？

“还有，昨天敏敏来的时候，在楼下碰见她学校的英语老师。”

小丹彻底乐疯了，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那老女人应该是拉肚子，憋黑了脸，想上厕所却没有卫生纸，好像包包被她老公拿去缴钱.当时她看见敏敏，立刻就向她借一块钱，要干什么用，大家心里都有数吧？”

“买卫生纸？”

张文疑惑地问道，觉得这似乎没有笑点吧！“二楼哪里有卖卫生纸的地方！”

小丹白了张文一眼，邪恶的笑了笑，道：“还用问，肯定是用来擦屁屁喽！也不知道敏敏是不是故意的，笑呵呵的说了声“老师好”后，直接掏出一块钱硬币给她！”

硬币？难道要用刮的？张文彻底崩溃了，以前他只以为小丹是个人来疯的活宝，现在看来，他是低估了敏敏，她老是干那些人神共愤的事，眞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在学校生存。那河童已经够可怜了，但那个英语老师当时应该都快把屎吓出来了吧？这孩子，超凡脱俗呀！

“敏敏满好玩的！”

林巧玉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不由得弯下腰。“不过想想，她似乎没有然姐那么狠吧？”

小丹笑了好一阵子后，一想起李欣然上次做的事，又笑得几乎趴下去，小手使劲捶打着床，看样子快笑疯了。

李欣然和苏蕊偶尔也会来医院看林巧玉，虽然不是很熟，不过这点礼数还是有的。

上次李欣然来的时候，林巧玉陪宝宝去做检査，结果她闲来无事就跑到隔壁病房去逗弄一对胖胖的双胞胎，甚至还从婴儿床里抱起来玩，而那家人还算和气，见别人疼孩子也没多说什么，结果李欣然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把那两个孩子从各自的婴儿床抱出来，还换来换去，想看看她能不能认得出来。

结果是，那双胞胎的妈从厕所出来后，彻底傻眼了！先不提那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一样，加上因为孩子刚生下来，便不敢替他们戴银脚环，身上也没有明显的胎记。

李欣然玩得有点过火，也彻底傻眼了，分不清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床上的双胞胎。

这下那双胞胎的妈妈无比着急，急得都嚎啕大哭，电话一打，她的老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全都赶来，结果全摇着头，分不清到底哪个是老大。

李欣然红着脸在那里拚命道歉，虽然那家人没有说什么，不过看得出被搞得很郁闷。而张文也只能无奈地拚命道歉，最后还送了不少营养品，这事才算暂时过去。

“然姐确实满厉害的……”

张文想想也觉得好笑，当时把人家急得大哭，但说实话，那两个孩子摆在一起，还眞的是一模一样，而被李欣然这么一弄根本就认不出谁是谁，确实有点郁闷。

“爹爹，我作业做好了！”

这时，喜儿高兴地跑向张文，趴到张文的后背上，很可爱的指了指她那粉嫩的小脸。

“喜儿眞乖！”

张文一把抱过喜儿，让她坐到大腿上，随即搂着她的脖子，狠狠的亲了一口她的小脸。

每次喜儿做完作业后，总喜欢向张文撒娇，而这时候只要亲亲她，小萝莉就会高兴得不得，看着喜儿那么乖巧可爱，张文当然乐意每次都让她腻在身上，再赏她一个宠溺的香吻。

“一会儿借我抄。”

小丹鄙视地看了张文那渐渐鼓起来的裤裆一眼，立刻没好气地说道：“哥，你给喜儿吃什么药呀？这妞现在的成绩也好得太离谱了吧！”

“喜儿，你考几分？”

张文闻言顿时乐了，毕竟喜儿的康复情况很好，本来下学期就准备让她连跳两级，直接和小丹一起读书，於是一听到小丹的话，张文更是开心，小萝莉的康复情况比他预期的好太多。

“九十九和九十六分！”

喜儿一边奶声奶气地说道，一边用她那柔嫩的小脸在张文的脸上蹭着，看起来就像一只在等主人夸奖的小猫，可爱得让人恨不得一口把她呑下。

“眞乖。”

张文被喜儿蹭得心里发痒，而一看房门关上，小丹去看喜儿帮她做的作业，而林巧玉则是面带潮红地看着他。

病房是个特殊的环境，总能勾起人内心一种另类的兴奋！张文看着怀里那可爱而诱人的小萝莉，刚想上下齐手的时候，却突然被孩子的哭声吓到。

“宝宝哭了！”

林巧玉闻言，连忙走到婴儿床前，小心翼翼地抱起可爱的小宝宝后，坐回到床上，一边轻声哄着，一边慈爱地说道：“宝宝眞乖，妈妈在这里，不哭，不哭哦，再哭就不漂亮了！”

“她怎么了？”

张文站起身，关心地凑向林巧玉。

“应该是饿了吧？”

小丹见状，赶紧站起身，去将房门锁上。“嗯，中午喝完奶就睡到现在，肯定饿了。”

林巧玉面色微微一红，不过到底当了妈，再加上和张文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一步，虽然犹豫了一会儿，但也没考虑太多，随即解开衣服的釦子，满脸慈爱的将啼哭的宝宝按到她那丰满的乳房上。而那宝宝一吸吮到乳头，顿时安静下来，啧啧的吸着奶水。

丰满不少嘛！张文在旁边看着，眼底的色意一闪而过，即使慈母喂乳的场景充满温馨，但当看见林巧玉的乳房时，他的心里不禁起了邪念。

林巧玉在生产过后，乳房大了不少，看起来更加饱满，乳头稍稍胀大一些，颜色是动人的红色，而且乳房胀大后，一点下垂的迹象都没有，反而挺挺的，让人恨不得想程几下。

那宝宝含着林巧玉的左乳，吸吮着甜美的奶水，没一会儿就停止哭声，小手抓住林巧玉那浑圆的乳房，而这时林巧玉的衣服微微撩起，右乳也半遮半掩的露出来，隐约可以看到那雪白的半只乳房和一点点粉色的乳晕，看起来更加诱人。

张文在旁边忍不住嚥了一口口水，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玉姐，奶水够吗？”

“嗯。”

林巧玉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用欣慰的口吻说道：“这段时间，香姐她们来都会燉催奶的食物给我吃，现在奶水有点太多，有时候胀得疼了，还得挤掉一些，而且宝宝也喝不完，所以我和她说不用再这么麻烦了！”

“怎么了，哥，你想喝喝看呀？”

小丹在一旁看着小宝宝喝奶，再回头看张文一脸猥琐，马上顽皮地笑了笑，调戏道：“看你那一脸的馋样，肯定是被我说中了。”

“是又怎么样？”

张文抬起头瞪了小丹一眼，理直气壮地说道：“反正都要挤掉，那还不如喝掉算了，这东西很有营养，你懂什么？”

“爹爹，喜儿也想试试！”

喜儿站在一旁，看着小宝宝吸吮乳房的样子，可爱的吸吮着手指头，眼底尽是好奇，似乎是在想那白色的奶水有多美味。

“你们就喜欢瞎闹！”

林巧玉小脸微微一红，嗔怪一句后，给了张文一个温柔的白眼，似乎是在责怪张文不该在小孩子面前说这些。尽管她知道喜儿和张文都不知道上了多少次床，但无论怎么看，喜儿都只是个天眞的小孩子。

“吃完了吧？”

小丹见宝宝吃得差不多，嘴角有点奶水流下，赶紧拿着毛巾擦拭宝宝的嘴角。

“嗯，让她躺一会儿。”

林巧玉见宝宝喝完奶，咂了几下嘴后又睡着了，脸上有种哭笑不得的欢喜。喜的是宝宝实在太乖，一点都不闹人；郁闷的是这整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感觉有点太安静了。

林巧玉小心翼翼地把宝宝抱回到婴儿床上后，才把衣服整理好，只是喜儿还站在床前，楚楚可怜地看着她胸前那被奶水打湿的痕迹，悄悄的嚥了一口口水，似乎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张文见状，顿时邪念一起，将喜儿拉到床头，对林巧玉淫笑着，调戏地说道：“玉姐，现在还胀吗？”

“有点……”

林巧玉也没多想，随口就回了一句。

“让喜儿喝一点，怎么样？”

张文瞇起眼睛，尽量正经八百地说道，但语气却不免多了几分下流的意味。

“啊？嗯……”

林巧玉这才回过神来，满脸娇羞，刚想嗔怪几句时，一抬头就见喜儿那无辜的表情和楚楚动人的模样，心里顿时发软，再看病房里就只有小丹，迟疑了一会儿，低着头，难为情地说道：“好吧，不过你们先出去。”

“眞喂呀？”

小丹的兴致顿时来了，看着喜儿一脸高兴，又看了看张文那兴奋中带着失望的表情，眼珠一转，立刻笑呵呵地说道：“没事啊，老师，反正又不是没看过，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好了，是吧，哥？”

说完，小萝莉转过头递给张文一个眼神，那意思有点狼狈为奸的狡猾。

张文稍稍一愣，马上就点着头，笑咪咪地说道：“对呀，反正都不是外人，怕什么？再说胀奶你也难受，不如让喜儿试一下。”

“你们，唉……”

林巧玉羞涩地叹道，似乎是在嗔怪张文这对兄妹实在太爱捉弄人，不过看到喜儿乖巧的样子，眞是有点拒绝不了，脸上微微一红，表情有点不安地看着小丹，又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张文，那意思是：两人间的奸情只有喜儿知道，这样暧昧地闹下去会不会不好？要是被小丹发现该怎么办？

“小丹，帮老师拿件衣服过来换.”张文当然知道林巧玉的担忧，再看她胸前已经湿了，穿着肯定很难受，於是眼珠一转，马上指使小丹去拿东西。

等小萝莉跑去拿衣服时，张文才凑到林巧玉的耳边，悄声说道：“巧玉姐，你放心，小丹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用担心。”

“没事吧？”

林巧玉脸上顿时有抹羞红，感到有点忐忑不安，毕竟她知道她在村里的名声不怎么样，虽然不会有人说她的人品不好，但起码大家都在传她有剋夫的命，而且她也很清楚陈桂香的个性，如果让陈桂香知道她和张文在一起，以陈桂香那种刚烈的性格和对於传统的迷信，绝对不会给她好脸色看。

“没事，你放心，有我呢！”

张文马上给了林巧玉一个坚定的眼神，信誓旦旦地说道：“你别担心我妈那边，眼下你只要先养好身体，至於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反正我不信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你不用多想。”

“好吧……”

林巧玉有些迟疑的点了点头，但从她那一脸的沮丧来看，信心还是有点不足，毕竟她明白她现在的情况，被人骂是剋夫的命，现在又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一般人都会无法接受，何况张文是那么的优秀，她也不敢指望有嫁进张家的那一天，但她眞的很害怕张家人会讨厌她，因为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最値得珍惜的，因为张家人给了她家的感觉，也给了她比亲情更多的温暖。

“相信我。”

张文温柔地抚摸着林巧玉的头，含情脉脉地说道。张文的眼神中，包含数之不尽的万般怜爱，在不知不觉间，令林巧玉有些醉了，甚至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半年前的生活，让林巧玉痛苦得简直就像是在人间地狱，如果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而现在，身边那么多人的关心让她受宠若惊，宝宝也顺利生下来，并得到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用心呵护，这宛如梦境般的生活早已经让她深深迷恋，打从心里害怕有朝一日会失去。

“老师，要不你穿件背心怎么样？”

小丹去柜子翻了半天，最后拿来一件宽松的白色背心，挠着头，有点无奈地说道：“你换下的那些衣服，秀秀姐都带回去洗了，前两天都在下雨，大概还没乾，你就先将就一下吧？”

“好，替我谢谢秀秀。”

林巧玉的眼眶发红，接过小丹递过来的背心。这时，林巧玉怎么可能还会有挑剔的想法？打从开始住院，所有人都围着她忙前忙后，甚至连衣服、被子也全都特地帮她再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她有些不好意思，况且说谢谢这种客气话，绝对报答不了张家女人们对她的好。

“又来了，能不能不要说废话？”

小丹作怪般的翻着白眼，像是在说：别老是说这些客气话行不行？都听腻了！

“小丹！”

虽然小丹作怪的样子很可爱，不过说这样的话实在没礼貌，张文顿时板起脸，没好气地喝道。

“知道，得有礼貌！”

小丹可爱的吐了吐小舌头，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不过从嘴角那狡黠的微笑就知道，她一点都不知错，反而很享受哥哥这难得的严肃，在她看来，这样更好玩！

林巧玉也没犹豫多久，看了小丹一眼后，便把上衣脱下放在一旁，一对饱满的乳房立刻跳出来。

林巧玉刚要穿上背心时，张文立刻抓住她的手，喘着粗气说道：“先这样吧！不然等一下还得洗，多麻烦。”

“你又想使坏……”

林巧玉娇滴滴的嗔道，小脸遍布羞红，看起来极为可爱，而从张文那火热的眼神中，她当然看懂那涵义，但如果要是只有她和张文，她不会有所顾忌，不过这时旁边还有喜儿和小丹这两个小萝莉在，再怎么说，她还是会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喜儿，去吃吧。”

张文知道林巧玉的挣扎只是矜持在作祟，眼看她每扭一下身子，那对饱满的乳房就随之一跳，乳头上更是分泌出白色的奶水，顿时邪念一起，拍了拍喜儿的小屁股，示意她可以上前。

“嗯！”

喜儿高兴地点了点头，随即没有半点犹豫，直接趴在林巧玉的胸口上，猛地含住乳头，使劲地吸吮起来。

“啊……”

林巧玉顿时如触电般呻吟一声，呼吸也为之急促，她低头看了吸吮得津津有味的喜儿一眼，手足无措地说道：“不是，喜儿她……”

就见喜儿不仅仅是吸吮乳汁，更习惯性的用舌头撩拨着、挑逗着乳头，而这刺激的一幕让张文更加兴奋，眼看活泼的小丹也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拉起她的手，舔了舔嘴唇，问道：“小丹，你要不要试试看？”

“又不是三岁孩子，吃什么奶？”

小丹故作不屑地“哼”了一声，不过见林巧玉咬着下唇的模样，听到她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也感觉到一种不一样的刺激。

“对，你不喜欢吃奶，喜欢吃哥哥的命根子！”

张文色笑着，凑在小丹的耳边说了一句，并舔了舔她那可爱的小耳珠。

小萝莉顿时浑身一颤，一下子就跑走，表情看起来有点不自然，捂着湿湿的耳朵，瞪了张文一眼，略带鄙视地哼道：“去、去、去，少来逗我玩，不就是想喝奶吗？赶紧叫人家锁你就好了。”

“嘿嘿。”

张文也不否认，色笑了一声，目光看向在病床上，越来越坐立难安的林巧玉，再看喜儿满脸陶醉，也忍不住挪到床上，从另一边抱住林巧玉的肩膀，双手抚摸着她那光滑的后背，色瞇瞇地说道：“巧玉姐，我也想吃，好不好？”

“随你……”

林巧玉说话时，喘息声已经变得很粗重，她不好意思的闭上眼睛，连半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或许她心里也不想拒绝自己的男人。

“我试试！”

张文舔了舔嘴唇，而上次帮林巧玉吮通奶水时，那如杏仁般的香味，他还记忆犹新，眼下看着一个刚当妈妈的少妇如此动人的模样，哪里还忍得住，随即趴在她的胸口上，看了喜儿一眼后，便捧起林巧玉那浑圆的乳房，将乳头塞到嘴里，有些激动地吸晚着。

“呀！你、你们，别这样……”

林巧玉顿时控制不住呻吟出声，张文和喜儿那两条舌头在乳房上扫荡的感觉实在太刺激，加上因为怀孕的关系已经禁欲许久，有很多次在和张文恩爱调情的时候，都因为肚子的孩子而控制住欲火，使得生产过后的欲望更是强烈，这时被张文和喜儿挑逗，旁边还有个小萝莉在吃吃笑着，那刺激强烈得让她都有些受不了。

闻着熟悉的香味，张文啧啧的吸吮着、习惯性的挑逗着，不过他也知道林巧玉现在在坐月子，不能乱来，所以并没有刻意去逗弄她，而且也不去动其他部位。

张文和喜儿各霸占一只乳房，并不停吸吮着，就这么含着乳头，几乎要把奶水都喝光，林巧玉的喘息越来越快速，咬着牙、皱着眉头的样子，似乎很难受，胸脯开始剧烈起伏着，浑身布满一层火热的红晕。

“小文，用、用力……”

林巧玉突然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感觉袭来，浑身开始痉挛，双手不由得抱住喜儿和张文的头，使劲地往她的乳房上压着。

“嗯……”

张文呛了一下，含糊不清的应了一声后，用牙齿轻轻咬着林巧玉的乳头，舌头开始灵活地划着八字。

喜儿在旁边见状，给了张文一个天眞的微笑后，也开始模仿他的动作，用这充满挑逗的动作，感受着林巧玉越来越灼热的体温。

“啊，来、来了……”

林巧玉突然睁大眼睛，张着嘴“啊！啊！”

叫着，浑身剧烈的抽搐着。

过了一阵子，等林巧玉的身体从僵硬变回柔软时，张文和喜儿都差点被她的乳房捣得断气，所以当林巧玉的手一松开，张文和喜儿便赶紧抬起头呼吸新鲜的空气。

张文低头一看，就见林巧玉那娇俏的小脸上尽是高潮的红晕，半睁的眼睛全是迷离的水雾，小嘴微微张开，快速的喘息着，一脸的陶醉。

“巧玉姐，感觉好吗？”

张文马上抱住林巧玉，给予她高潮后的爱抚，但内心倒也感到有点惊讶，没想到禁欲那么久后，林巧玉会变得这么敏感，只是挑逗乳房就让她来了高潮，不过这样也好，她还在坐月子，不能行房事，这也算是解决生理上的需求。

“差点，上不来……气……”

林巧玉的身体还在抽搐，闭着眼睛，满脸陶醉，说话时断断续续的，含糊的应了几句后，又张着嘴喘息，但从她那一脸的满足就可以看出这个高潮对她来说有多么激烈。

此时，林巧玉体内的快感还在持续不断的回荡着，子宫在阵阵的兴奋中不断痉挛，这过度的刺激甚至让她觉得就要晕厥了。

“老师……”

喜儿见林巧玉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迟疑了一会儿，突然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小跑步到浴室，哗哗的水声响起没多久后，她就捧着一盆热水，拿着毛巾跑过来。

“喜儿？”

小丹疑惑地看了喜儿一眼，虽然小萝莉被林巧玉的呻吟与喘息弄得有点难受，不过张文正抱着林巧玉在抚慰，令她有点搞不清楚喜儿到底要做什么。

“老师，擦一下吧，都是汗！”

喜儿把水放在旁边的凳子上，泡湿毛巾后拧乾，乖巧地说道：“老师流了这么多汗，换衣服的时候得先擦乾，这样才舒服。”

“喜儿眞乖。”

林巧玉的脸微微一红，对於小萝莉的关心很感动，不过这时湿的何止是衣服，胯下那大量的爱液让内裤都湿透了，让她觉得更是难为情。

“喜儿懂事多了！”

张文高兴的笑了笑，看着喜儿可爱的微笑和体贴的举止，心里高兴便上抱着她，给了小萝莉一个奖赏的吻，吻得她咯咯直笑。

“来，老师。”

喜儿得到夸奖后更是高兴，马上就爬上病床，在林巧玉羞涩的讚许中，用小手温柔地擦拭着她的身体.喜儿细心地擦拭着林巧玉那布满口水和吻痕的乳房，累得小鼻子上全都是汗珠，不过也笑得很开心。

“老师，脱裤子！”

喜儿很殷勤，在擦乾净林巧玉的上半身后，开始将被子往下拉，示意林巧玉把裤子脱下。

坐月子的女人不能洗澡，只能用毛巾擦身体，虽然下身湿湿黏黏的有点难受，不过也得清理乾净。 这时，林巧玉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内裤已经湿了一大片，迟疑了一会儿，见张文兄妹俩在窃笑，脸一红，马上怯怯地说道：“小丹，你们先出去。”

“怕什么啊？老师，我也是女孩子。”

小丹坏笑了一声，暧昧地说道：“而我哥就更不用怕了，是吧？”

“好啦你，难得喜儿这么乖。”

张文见喜儿这么乖、这么殷勤，心有点软了，而且这时体内的欲火很旺盛，胯下早就硬得要爆炸，低头见小丹穿着校服的样子，顿时控制不住地起了邪念。

“是呀，比事后避孕药还好，专门帮你擦屁股！”

小丹怪笑了一声，但语气中难掩几分醋意，不过开玩笑的成分更多，小萝莉还是以捉弄别人为乐。

“爹爹，你们先出去。”

喜儿最近越来越懂事，看林巧玉红着脸不肯脱裤子，马上娇滴滴的喊道。

“好、好，我们去厕所回避。”

张文眼底的色意一闪，马上拉起小丹的手，走向厕所，一脸正经地说道：“喜儿，要擦仔细点，知道吗？”

“喂喂，色狼！”

小丹挣扎着，不过力气小得几乎没有作用。“嗯，喜儿会的！”

喜儿乖巧地点着头，看张文和小丹进入厕所，神情微微恍惚，嘴角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容，马上低下头帮林巧玉脱衣服，擦拭着林巧玉的身体。

“喜儿，轻点……”

林巧玉一丝不挂地坐在床上，不好意思的将湿透的内裤藏到一边，而见小萝莉拿着毛巾，宛如爱护珍宝般的擦拭着双腿间的湿泞，那张幼稚的小脸透出认眞而仔细，使林巧玉的心里除了害羞外，还多了一种被呵护的感动，毕竟她只是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让林巧玉感动到几乎要落泪。

在病房的厕所，张文一关上门，就迫不及待地抱着小丹，将她压在墙边，一边激烈地吻着她，一边把手钻进校服内，隔着内衣有些粗鲁的揉弄着小丹的乳房。小丹被亲得无比情动，张文那激烈的爱抚更是让她意乱情迷，但她知道这里的隔音并不好，加上她和张文的关系也不能被林巧玉知道，所以在陶醉之余，仅存的理智依旧让她剧烈的挣扎着。

“哥，你疯了……”

一个长长的湿吻过去，小丹才呜咽着推开张文，小脸上尽是情动的红晕，她喘着气，一边阻止张文脱她衣服的动作，一边决绝地说道：“林老师还在外面，要是被她听到就完了！”

“也对。”

张文也知道他和妹妹的关系特殊，经她一提醒，脑子才稍微冷静一下，可刚才在林巧玉身上调戏那么久，邪念特别旺盛，下身早就硬得像铁棍一样难受呀！

“眞是受不了你，小声点！”

小丹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眼底闪过一丝温柔，她在确定门锁好后，才蹲到张文的胯下，轻车熟路的解开腰带，掏出那早已经硬得发紫的命根子，用小嘴温柔地舔弄起来。

“丹丹眞乖！”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闭上眼睛，感受着小丹的小嘴所带来的刺激，偶尔看她穿着校服在胯下晃动脑袋的模样一眼，命根子更是控制不住的跳了几下。

“呜……”

小丹顿时有点难受，马上给了张文一个凶狠的白眼，不知道她是在责怪张文的命根子太过巨大，让她的樱桃小口有些容纳不下，还是在责怪他那作怪般的呻吟。

持续口交了十多分钟，享受着身穿校服的可爱小萝莉在胯下晃动脑袋的美景，张文好几次想伸手脱去她的上衣，但都被小丹阻止。

就在张文有点郁闷的时候，门被轻轻敲了几下，接着传来喜儿稚气的声音：“爹爹，喜儿帮老师擦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出去吧！”

小丹闻言，马上吐出嘴里的命根子，套弄几下后，帮张文塞回去。

“喂，那我怎么办？”

张文一边穿着裤子，一边不甘心地伸手去捏小丹的屁股，由於校服的布料很薄，所以张文能清楚感觉到小丹臀部的柔嫩和弹性。

“谁管你。”

小丹白了张文一眼，漱口后，拍掉张文的手，马上开门跑出去。

“臭丫头。 ”张文意识到他又被小丹耍了！

张文走出厕所时，就见林巧玉已经换上宽松的衣服，头发梳理得很整齐，擦洗后变得十分清爽。

张文惦记着在林巧玉身上享受的那销魂感觉，顿时想起之前她挺着肚子在胯下呻吟的美景，下身竟硬得更加难受。

“哥！”

小丹似乎发现张文的郁闷，狡黠的笑了笑后，马上装作乖巧的模样，甜甜的喊了张文一声，不过却顽皮地趁林巧玉不注意的时候，用红润的舌头舔了舔嘴唇，摆出意犹未尽的样子，看起来更是要张文的老命！

“呵呵。”

张文尴尬的笑了笑，回头看了喜儿一眼，就见她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那天眞的模样让张文体内的欲火熊熊燃烧，但张文知道小萝莉现在月经来了，也只能打消把她抓来泄火的冲动，虽然清楚温顺的她不会拒绝他任何的要求，但张文还没禽兽到在这种时候蹂躏她。

这时，张文只能规矩地端坐着，和小丹她们谈论趣事，聊着家常，在短暂的尴尬和不好意思后，气氛再次活跃起来，病房再次充斥欢乐的笑声，而喜儿那偶尔略显天眞的问话都能把人逗乐，让大家憋不住笑，好几次还把小宝宝吵醒了。

“老师，好多了吗？”

放学后，秀秀和敏敏立刻跑来。

“巧玉，怎么不多躺一会儿？”

少妇们在忙完一天的事，也跑到医院来。病房内一时间莺声燕语，充满欢乐的笑声。女孩和少妇们围着林巧玉说笑，逗着小宝宝玩，几乎把张文当成透明人。

看林巧玉和张家女人们相处得那么融洽，张文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虽然装作很委屈的样子，以控诉她们冷落他，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因为这样团结的后院，哪有起火的可能呀！

一个星期后，林巧玉在众人的呵护下出院，虽然还是让她住在张家新建的房子，不过偶尔也会把她和宝宝接到大院住几天，张家女人们的爱心爆发，让林巧玉都有点不好意思。

林巧玉怀孕的时候，身材并没有走样，反而是坐完月子后胖了两、三公斤，虽然外表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举手投足间却多了一种成熟的美，或许是当了妈妈的女人都会这样吧！

第二章 办公室情缘

此时，办公室内正充斥着急促的喘息声。只见张文大刺刺的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轻轻的哼着，享受来自胯下的快感，张少琳则一丝不挂地跪在张文面前，脸上全是满足的媚态，小手轻握命根子上下套弄着，樱桃小口含着张文的龟头吸晚着，不时还抬头，用眼神挑逗着张文，那种妩媚的姿态自然让张文很受用。

“小文，怎么还不出来呀？”

吞吐了好一阵子，张少琳左右手不停换着，忍不住抬起头，抱怨道。不过眼底的嗔怪却带着几分娇嗲的涵义.刚才一番云雨后，张少琳已经无比满足，不过张文的持久让她又爱又恨，即使她改用口交的方式，但还是无法满足张文的需求。

“嗯，不知道。”

张文色色的一笑，伸手抚摸着张少琳的秀发，心想：这种视觉上的享受还眞不错，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一丝不挂的姐姐，神情妩媚地在胯下替我口交！

这种景象满足男人极端的虚荣心，甚至还有一点点变态的征服欲望。

“受不了了，自己打手枪去！”

十多分钟过去，手口并用的张少琳已经有点累，她甚至连张文的菊花都舔了，但也看不出张文有半点要射的迹象，令她不由得娇嗲的白了张文一眼，做出“老娘不管”的表情。

“别这么不负责任嘛！”

张文淫荡的笑了笑，见张少琳转过身就要跑走，那挺翘而迷人的臀部在面前晃来晃去，极为诱人，立刻站起身，一把将她抱住，半推半就地将她压到办公桌上，舔着嘴唇，准备再次享受这迷人的身体。

“不要了……”

张少琳紧紧闭着双腿，就是不让张文得逞，并在抵抗了一阵子后，突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示意张文别出声。

张文见状有点纳闷，心想：今天姐姐怎么了？她之前可是比我还要主动，而且也喜欢我粗鲁点才对啊！张文见张少琳一脸娇羞，似乎欲言又止，内心感到有点困惑。

“喂，文叔？”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甜甜的声音，很亲昵特别动听。“喂，曼莹，你进来吧，老板找你！”

张少琳的声音显得极为平静，如果不是这时她一丝不挂的媚态，张文很难想像她刚才是如何在他胯下激动的呻吟，并疯狂扭动着性感的身体迎合着他的动作。

“喂，你……”

张文还没回过神来，就见张少琳就狡猾的笑了笑，从他身下逃走了。

办公室内还有一间套房，浴室、房间、客厅一应俱全，更离谱的是有多达三个衣柜，在修建时美其名是为了休息时有衣服换，但事实上，是为了缠绵过后，洗澡后有衣服穿。张文又准备不少换洗的衣服，而随着和女人们偷情的次数多了，三个衣柜几乎被形形色色的衣服，以及各式各样的胸罩和内裤塞满，对此，女人们都心照不宣，不过每次欢爱过后都免不了要逼供张文一番。

“搞你的小祕书吧！”

张少琳咯咯一笑，随即光着身子跑进套房，并将门反锁，暧昧地笑道：“别说老姐不给你机会，一会儿搞完了，我再出来，等下有事和你说.”“喂！喂！”

张文敲了几下门，换来的却是张少琳的调笑，和哗哗的水声。

“文叔，你找我呀？”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打开，可以听出张曼莹的声音充满喜悦。

张曼莹穿着一套黑色的套装，这在她身上显得十分有气质，虽然张文和张曼莹的关系早就确定，但她还是老实的做着分内的工作，柔弱的她倒是有倔强的一面，即使天天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依旧绝不容许在工作上出半点错误，也不会因为这层关系而有半点懈怠。

“文叔……”

张曼莹看到张文光着屁股，便连忙将门反锁，回过头看着他那充满阳刚味的身体和胯下骇人的命根子，眼底闪过一丝迷离的水雾，轻咬着下唇娇嗔道：“你又这样了，琳姐去休息了吗？”

现在张文和众女的关系可以说是公开的祕密，即使彼此都装作不知道，但心里都有数，因此张文也感到轻松许多。

看到张曼莹这祕书的打扮，还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丝袜，更加具有诱惑，令张文不禁嚥了一口口水，色瞇瞇地笑道：“曼莹，过来让叔叔疼一下。”

“不行！”

张曼莹迟疑了一会儿，马上摇了摇头，有几分不舍地说道：“文叔，秀秀她们约了我下班去逛街买衣服，她们差不多要放学了，要是碰上的话，就不好了！”

“没事，这样很正常！”

张文看得出张曼莹说不行时底气不足，而且眼底的不舍那么明显，这时要是相信她的话才是笨蛋，於是马上走向张曼莹，在她半推屮就的娲喷中将她抱到办公桌上，开始上下其手，抚摸着她那青春而诱人的身体。

“文叔……”

张曼莹丝毫没有抵抗，动情的呻吟一声，便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文的手在她身上游走，并脱去她身上的衣物，她则配合着张文脱去身上的衣物，小嘴也回应着张文的吻。

这时，张曼莹身上的衣服散落一地，而当张文将她压在办公桌上，啃咬着那对饱满的乳房时，却保留她腿上的黑色丝袜和显得气质十足的眼镜，因为这样的张曼莹，看起来更加有韵味，会让人有股想在她身上征伐的冲动。

在一阵激烈的爱抚后，张曼莹已经情动不已，雪白的身体上布满爱的吻痕，张文看到她已经很湿，而且他也欲火焚身，没办法再做过多的前戏，便将她的双腿盘在腰上，狠狠亲着她那柔嫩的嘴唇，在她满足的呻吟中进入这具美妙而动人的身体内，享受着小穴的紧窒，在她那含糊不清的轻哼中进进出出，双手也不客气地在她身上揉弄着。

办公桌上、椅子上、沙发上，张文变换了好几个姿势，持续了半个小时的运动，让张曼莹的呻吟没有停下来，一声高过一声，充满陶醉，那美妙的高潮也接二连三的袭向张曼莹，那横流的爱液几乎把两人的下身都打湿。

张文更是兴奋，让张曼莹扶着办公桌，他从后方插了一会儿后，邪念一起，把命根子从小穴内抽出，接着在她的嘴内插了几下后，又再次进入张曼莹的体内，而这有如凌辱般的刺激让张曼莹的快感更加明显，喊得都忘记还有其他人在。

办公室内春意盎然，除了身体的撞击声外就是呻吟和粗重的喘息声，此时套房的门打开了，就见已经换上超短裙及衬衫，一身火辣打扮的张少琳哼着小曲，擦着湿淋淋的头发走出来，瞥了在旁边交欢的男女一眼，便淡定的坐到沙发上，为她自己泡了杯咖啡，笑呵呵的欣赏着眼前这不用钱的肉戏。

“琳姐……”

张曼莹顿时一羞，本能的想挣扎几下，但马上又被张文那有力的征伐弄得欲仙欲死，仅存的理智也化为乌有，变成更加激烈的快感。

“没事，你们继续。”

张少琳惬意地喝着咖啡，给了张文一个略显色意的微笑。如果是在平时，她早已欲火焚身，但刚才她已经彻底得到满足，所以现在并不会有激烈的反应。

“专心点……”

张文见张曼莹害羞地挣扎几下，马上拍着她那雪白的屁股，加快杣描的速度。

或许是旁边有人在看的缘故，带来更多的刺激，令张曼莹那如哭泣般的呻吟声越来越粗重，在来了第五次的高潮后，张曼莹全身瘫软，整个人倒在地上，无力地喘息着。

“文叔，我不行了……”

张曼莹倒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被高潮侵袭的身体一片火红，小脸上尽是满足的红晕，而她见张文似乎又要将她拉起来，顿时摇了摇头。

“不是吧？”

张文苦着脸，就差没掉泪，心想：在姐姐身上发泄不了，在张曼莹身上也是这样，是不是我太过麻木了？现在做爱时比较享受过程，喜欢看着女人在胯下呻吟的模样，而最大的快感已经不是射精的刹那，而是视觉上的冲击对心灵上的满足，难道是这个关系，才会让我的持久度增加？

“我就说，你呀，是打手枪的命！”

张少琳在一旁笑得都要抽筋，看着张曼璧回过神来，红着脸跑进套房沖洗身体，张文却在一旁光着屁股，一脸丢钱的死人样，更加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亲爱的姐姐……”

张文当然不满了，立刻挺着硬邦邦的命根子走向张少琳，咬牙切齿地用色色的眼神开始在她那性感的身体上来回扫视着，大有饿虎扑羊的气势！

“想都不用想！”

张少琳白了张文一眼后，冷哼道：“去找你那些小老婆还是情妇，你老姐我才刚洗完澡，没那兴致！要是你弄髒我的新衣服，看我敢不敢把你剪了。”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张文红着眼睛，看着张少琳的嘴角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便用有如送死般的口吻，道：“来吧，老姐，让我死在你的肚皮上吧。”

“呸，你的精子都死在多少人的肚皮上了！”

张少琳一脸不屑，鄙视地瞪了张文一眼。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来，令张文两人顿时吓了一跳。张少琳马上接起电话，嘁嘁喳喳的嘻笑一阵子后，才转过头，对张文说道：“小文，不是老姐狠心，是连老天都不帮你！等一下敏敏她们放学后，就会过来找曼莹去逛街，而姨妈要我开车带她和舅妈去买婴儿用品，因为小秋的产期可能要提前，她们现在正往这边来。”

那么多人一起来，难道要我当众表演吗？张文顿时无语，但无法发泄欲望，令张文感到难受，他搓着手，刚要想坏点子时，手机却响了起来。

气呀，无奈呀！张文只能有气无力地按通话键，道：“喂，哪位？”

“你这小子不看来电显示啊？有没有搞错！”

手机那头，李欣然的声音依旧充满活力，嗔怪的语调中多了几分撒娇的意味。

“忘了看，老板有什么吩咐呀？”

张文打着哈欠，故意装出在睡觉的样子。

心想：好在上次我有强硬的要求，要李欣然把针孔摄影机拆掉，不然在这种时候打电话过来，百分之一万是要调戏我。

“收拾东西，下楼！别开车，我们马上到。”

李欣然的话说得极快，还没等张文说什么，就把电话挂断了。

“喂！喂！”

张文“喂”了几声后，只能郁闷地把手机放到一旁。心想：这妞也太风风火火了吧！不是回省城办事了吗？记得苏蕊也在她家陪她爸妈，那她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呀？

“得了吧，你。”

张少琳见张文那呆愣的样子，马上指了一下张文的额头，又是娇嗲，又是调笑地说道：“还不赶紧去洗澡，你想光着屁股让人参观呀？”

“嗯，好……”

张文看着张少琳那性感的身材，无奈的叹息一声，便摇着头跑进套房。

这时，张曼莹还在洗澡，见张文跑进来，脸一红但没说什么，最后当然是跟张文洗了个香艳的鸳鸯浴，并被又哄又骗地口交了好一阵子，直到张文确定眞的没有喷射的欲望后，张文才无奈地放过张曼莹。

洗完澡后，张文在张曼莹的伺候下擦乾身上的水，而张曼莹就像个新婚的小妻子，替张文挑选要穿的衣服。

看着众多女人买来的衣服，张曼莹头疼了一阵子，才为张文选了一件白色的西裤和一件粉彩的衬衫，搭配起来倒也不错，看起来又休闲又大方，让张曼莹眼底的小星星闪得更加明亮。

“哟，这么帅，泡妞呀？”

当张文走出来时，张少琳调戏地吹起口哨，而看到张曼莹那如妻子般的娇羞模样时，眼底除了闪动的亮光外，更多了调笑的意味。

“不行呀！”

张文大度的拨了拨头发，用自恋的口吻说道：“本人玉树临风，泡妞更是家常便饭，很奇怪吗？”

“看得出来！”

张少琳坏笑着看向在旁边有些不好意思的张曼莹。

大约在傍晚时，女孩们嘁嘁喳喳的来了，而张曼莹和她们一会合，就开着张文的车，带她们去市里血拚。

不久，陈晓萍打来电话，於是张文姐弟俩收拾好东西后，便一起下楼，张少琳自然是发挥本色，调戏着越来越有男人味的张文，搞得张文体内的欲火烧得十分旺盛，恨不得将张少琳抱回到楼上，让她跪在胯下臣服於他。

在门口等陈晓萍时，张少琳说笑了一阵子后，突然沉默下来，眼底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小脸上的绯红更有说不出的动人。

张少琳咬着下唇，抬头看了张文一眼，迟疑了一会儿，突然把头靠在张文的肩膀上，轻声说道：“小文，姐跟你说一件事。”

“嗯，说吧。”

张文被张少琳这突然的举动弄得有点愣神，虽然妩媚的她确实动人，但此时这柔情万千的模样也极为动人，令张文心里不禁颤抖了一下。

“小文，我有了。”

张少琳一脸温顺，抿着下唇的模样更是娇羞可人。

“哦，啊……”

张文顿时有点反应不过来，颤抖着声音问道：“这……多久了？”

“两个多月了！”

张少琳眼含娇羞，但看张文的神色阴晴不定，心里顿时有些忐忑。

一会儿，张少琳抬起头，用坚决的眼神看着张文，略带哀求又十分强硬地说道：“小文，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但……妈那边怎么交代？”

张文的脑子顿时嗡嗡作响，想起舅妈肚子里，他那曾经的第一个孩子，内心顿时有种如撕裂般的疼痛。

张文低头看着张少琳那平坦的腹部，那里正孕育着他和她的孩子，内心瞬间五味杂陈，有担忧，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期待。

“我不管。”

张少琳自然明白张文的担忧，眼底的忐忑一闪而过后，她抱紧张文，颤抖着声音说道：“你是我的男人，这是你要解决的事！”

“好、好吧！”

张文顿时觉得喉咙发乾，身体本能的颤抖着，点了点头，虽然他仍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但他也不想再承受像第一个孩子没有时的那种心碎感觉，而且看着张少琳那哀求的眼神，张文根本就没办法拒绝她的要求。

“姐姐！”

张文将张少琳搂到怀里，见她眼底那掩饰不住的狂喜，知道和她的这段恋情非常特殊，有所欠缺，也需要弥补，於是咬了咬牙，在内心有了决定，随即温柔的亲了亲她的小脸，柔声说道：“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不管谁怎么说，不管会有什么事，我都会挡在你们面前，为你们遮风挡雨！”

“小文……”

张少琳动情的轻唤一声，眼底闪过感动的甜蜜，见张文那坚毅的眼神中有万般的怜爱，幸福的滋味顿时涌上心头，让她期待着肚子里的小生命之余，有更多对未来的期待以及甜蜜生活的向往。

“好了，舅妈来了。”

张文抱着张少琳好生抚慰一阵子，在擦去她眼角的泪花后，看见自家的车开过来，马上拍了拍她的屁股，示意她别哭，笑呵呵地说道：“姐姐，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生一个大胖小子给我。”

“嗯！”

张少琳羞答答的点了点头，她那难得温顺的模样，让张文的邪欲又有点萌动。

“小文，你也在呀！”

这时，车子慢慢停再门口，家建在驾驶座上摇下车窗，和张文聊着天。

家建这小子最近容光焕发，在张文的帮助下，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眼下的生活十分富足，不仅房子和车子都有了，孩子也快有了，也难怪他满面春风.家建也算是个聪明圆滑的人，在张文的帮助下，几乎承包大学城所有的食堂，不过他在塚磨一下后，还是决定分成几间店面，将它们分租出去，这样就不用管盈利的问题，毕竟他也不能保证学生会到食堂吃饭，后来他在李欣然的建议下，又开了县城内最时尙的一家水吧，在学生们的捧场下，生意挺不错，现在已经是个富有的老闆。

家建的日子好过了，而张文的日子就更爽了，因为陈晓萍见张文这么尽心尽力的帮着她儿子，当然感动坏了，对张文已经迷恋到逆来顺受的地步，甚至在张文的哄骗下，不仅羞答答的和敏敏母女双飞，而且还献出稚菊，让张文当着敏敏的面给她来个两洞齐开，尔后她更是毫不避讳地舔了个乾乾净净，让张文爽得灵魂都要飞上天。

而敏敏虽然在学校是一大活宝，但模样也越发娇俏可爱，不过很多人都知道她有老公，因此不敢招惹。偶尔有胆子大点的傢伙起色心想追她和秀秀，只要打一通电话，家建就会去解决.现在敏敏的生活开始好转，吃穿不仅有张文负责，家建也被这顽皮的妹妹剥削，日子过得很开心，而她心情好的时候，甚至不会拒绝张文下流的请求。有一次，张文还让敏敏母女俩跪在地上，轮流插着她们的小嘴，那感觉简直爽翻天了！

跟家建聊了一阵子，张文还偷偷和姨妈及舅妈眉来眼去后，家建等人才开着车离开。

这时，天色已经晚了，张文的肚子也开始在抗议，令张文忍不住打电话催促李欣然，这才得知李欣然现在才要进县城，她刚才打电话时还在市里，令张文顿时一口血要喷出来，心想：妈的，被这妞耍了，妈的！

张文有点不耐烦，这时手机又响了，他火冒三丈的接起来后，顿时气得内分泌都要失调了！因为国道上有点塞车，所以李欣然就自作聪明的往乡间小道开，结果这迷糊的傢伙就在田野间迷路，现在只能靠打听的方式过来，但这姑奶奶太神了，令张文不敢指望她很快就能过来，索性问李欣然要碰头的地点，便直接开车过去。

虽然现在五挂村仍和过去一样贫穷，不过有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路建完、桥修成后，交通方便许多，但尽管交通已便利，这个偏远的地方也不会有太多人注意。

在进入五挂村的小路口旁，有一座近四十亩的池塘，池子不深，池内种满荷花，现在虽然不是荷花盛开的季节，不过池塘上那翠绿的荷叶也美得如梦似幻。

原本在路还没有开通的时候，这里即使有再美的风景都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根本就没有路可走，加上美景全都被路边的杂草和灌木丛所掩盖，即使想走近欣赏也没办法，哪怕是一条小土路都没有，只能踏着杂草走向池塘，而那片荷塘除了养鱼外，基本上没有别的用处，根本就无法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値。

有一次，张文偶然路过这里时，立刻有了想法，没多久就透过陈伯承包这片池塘，并将周围的杂草丛修剪乾净，开闢出一条土路可以让车辆进入。

张文初期的计画，是要把这里建成休闲餐厅，这提议倒是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休闲餐厅，而且在他们看来，张文已经有了一家酒店、有了一间度假村，再搞这样的生意似乎有点不必要，而且修建池塘可是需要花费一大笔钱.张文并没有如众人想像般大兴土木，他只是在池塘边的路旁兴建停车场和厨房、宿舍之类的建筑物，就让人用大量的竹子，开始在池子上搭建走廊和一间间的包厢、凉亭，而所用的建筑材料皆以竹子为主，装潢完成后，再牵设电线，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少得让人跌破眼镜.那家餐厅取名为“荷池”，以农家餐飮为主，打着纯天然绿色的口号，主食为燉鱼和五挂村当地捕捞的海鲜以前，由於交通不方便，使打捞上来的海鲜卖不了好价钱，很多鱼都得做成鱼乾，而现在张文可以直接向渔民们收购，价格和在码头上的售价差不多，但却降低了不少成本，也算是皆大欢喜。荷池内并放养大量的鱼，让客人除了吃饭、喝酒外，如有兴趣的人还可以租用钓竿享受一下钓鱼，虽然钓上来后的价格比市场上贵三倍，但还是有很多人乐此不彼，因为对他们来说，享受的是钓鱼的成果和乐趣，以及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陶冶性情。毕竟县城和市里的生活节奏很快，水也被污染得差不多，就算有鱼都没人敢吃，而从这边钓上来的海产，贵一点也无所谓，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绝对是一大乐事，也能成为聚会时的话题.本来有很多人担心张文这想法会行不通，因为再往里面走，五挂村就有许多的小河或沟渠，而且本地人几乎没有钓鱼的兴趣，但他们没想到，在城里钓鱼竟是件很奢侈的事，能在吃饭的时候，享受钓鱼的这个乐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再加上餐厅打出口号，只要钓到十斤以上的大鱼就不收费，这下子更吸引不少人来这边聚会，一时间门庭若市。

餐厅开张了半个月，生意蒸蒸日上，三十座凉亭和十间包厢几乎每到用餐时间就会爆满，营业额也节节攀升，而菜餚除了鱼和海鲜外，主打的是野菜和无污染的蔬菜，价格更是向高级大酒店看齐，这下子可让五挂村的人全傻眼了，一个个上山挖菜过来卖，而原本不値钱的东西现在比庄稼还値钱，张文这也算是造福乡里。

荷池的生意由虎子负责打理，这傢伙脑子灵活、办事俐落，而且两间养殖厂已经上了轨道，若继续让他待在养殖厂，就有点浪费他的才能，加上他结婚后也需要钱，思索再三后，张文便找虎子来，跟他说不给薪水，但年底会给两成分红，要他来打理荷池的生意。

虎子连想都不想就点头答应张文，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合夥方式，对虎子似乎有点不公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就像是从天上掉下馅饼一样的好事，因为在他们眼里，张文简直就是个财神，捞钱的速度几乎和点石成金一样。在别人眼中不値钱的东西，在他手里却变成和金子差不多的价値，所以也有不少人说虎子这决定是对的。那么一丁点的薪水绝对没有两成的分红多。

最后，事实证明虎子的决定是对的！因为餐厅刚开张时，便有众多官员和地方人物捧场，不仅在短时间内就打出名号，更成为不少官员休闲度假的必选之地，没多久，这里也被垂钓的爱好者们吹捧着，渐渐的，不少市里的人便开车到这里体会农村的感觉，瞬间就把这低投资的生意炒得火热。

荷池那竹造的大门相当高大，这在崇尙自然的潮流中显得别出心裁，朴素中又多了几分绿色的韵味。

这时，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门外的空地上早就停满一辆辆的轿车，甚至连外面的路上都停了不少车，而在看到这样的景象，张文自然是开心地笑了，心想：有这么多的财神爷捧场，想不赚钱都难啊！

门口，就见一身本地居民打扮的虎子正殷勤地为客人安排停车位，笑嘻嘻地招呼着常客，虎子的嘴甜，做人又圆滑，把客人们哄得高高兴兴.看到张文过来时，虎子赶紧上前，一边帮张文打开车门，一边红光满面地说道：“文叔，你来啦！”

把钥匙拿给小弟去停车后，张文看着满满一院子的车和点菜的人群，满意地点了点头，笑呵呵地说道：“怎么样，虎子，这几天的生意还可以吧？”

“何止可以呀！”

虎子一边带着张文往里面走，一边兴奋说道：“今天忙得有点晕头转向。这几天，光哥天天带人来捧场，而且到了吃饭的时间时还大排长龙，而原本的服务生就已经太少，我赶紧又从村里招聘一批人，但这样还是有点忙不过来，每天起码都得到凌晨才能下班，但又得早起备货，忙得脚后跟都着不了地。”

“嗯，确实是有点累。”

张文低着头思索一会儿，说道：“好了，你呀，有钱赚就不要给我抱怨！不过让他们一直加班也不是办法，晚点你和大家说一下，我会从分红里拿两成出来，给他们当加班费和奖金，至於数目多少，就得看服务生的态度和厨子的手艺。”

“两成是不是有点多了？”

虎子稍稍愣了一下，他也有计算过，如果每天的生意都这么好，那他每个月两成的分红最少都有一万多块，而发这么多钱给服务生当奖金和加班费，对这贫穷的地方来说，似乎有点太慷慨了！

“你呀！”

张文呵呵一笑，摇着头说道：“照我说的去做。生意好，服务生当然忙，如果不给他们合理的待遇，谁会努力工作呀？若是怠慢了客人，以后要怎么做生意？反正要由他们工作的态度来决定，我相信若以这样的方式，赚的钱会更多。”

“也是！”

虎子没上过学，不懂张文说的道理，但张文话说得这么浅显，他也明白了，顿时感激的看了张文一眼，因为这样一来等於他的分红还是两成，但钱会比预期的还要多。

“还有地方吗？”

张文看了看，发现荷池上几乎每间包厢和凉亭都是爆满的状态，而且门外的走廊还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座位，心里在高兴之余，也有点无奈，因为刚才李欣然在电话中说她要带客人来这边吃饭，他已经顺口答应了！

“没了，中午还没到就订满了。”

虎子察觉到张文的神色不对，马上小心翼翼地问道：“怎么了，文叔，是不是你有客人？”

“嗯，看来得去别的地方吃了。”

张文无奈地叹息一声，心想：没办法，生意太好了，但总不能赶走客人吧？看来等下得硬着头皮挨一顿骂了！

“这样呀，我想想……”

虎子面露为难之色，无奈地挠着头，毕竟在刚开业的关口上，他不想得罪客人，虽然由於门庭若市的缘故，已经承包旁边的两座池塘，但现在还在搭建中，根本没办法使用，而他也明白张文若是要请客，那客人肯定不能得罪，所以有点左右为难。

“那是什么？”

张文也感到头疼，不过这时他眼一尖，看到被遗弃在角落的一块大竹排。

“那个呀，原本是渡河用的竹排，但现在有桥可以走，所以就没用了。”

虎子随口答道，不过一看到那长五公尺、宽四公尺的竹排，立刻眼睛一亮，和张文互看了一眼，似乎都在打同一个主意。

“马上抬去旁边的莲花池，叫小弟兄们快点，赶紧给我弄好！”

张文不禁放声大笑，心想：只要有这个竹排，那么要在莲花池上吃饭就没问题了，而且这边太热闹了也不好，那边的池塘还没修建完毕，所以没有什么人在，倒是多了几分清静。

“明白！”

虎子马上点了点头，喊了几个青壮的服务生动作。不到二十分钟，竹排就被加大、加宽，虽然没有屋顶，不过旁边建起围栏，足足有三十平方公尺的大小，要容纳十多人一起吃饭不会有问题，而只有在宿舍后面的一条小路才能进去的那座荷花池，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人打扰。在这样的池塘上吃饭、钓鱼，再来个把酒言欢，那肯定是无比惬意。

上帝保佑呀！才刚准备好桌子、椅子和太师椅之类的家具，李欣然的电话就来了，张文赶紧一边接电话，一边走向餐厅门口。

这时空地上已经停满车，张文走到小路上一看，马上就看到这妞又换了一台拉风的跑车，实在太显眼了。

“喂，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李欣然挂掉电话，一边走向张文，一边抱怨道：“你们这里的路眞乱，而且每条看起来都差不多，刚才跑一圈，差点迷路了！”

“没办法，乡下就这样。”

张文笑呵呵的打着招呼，看着打扮妖冶的尤物，眼睛顿时一亮，给了她一道含情脉脉的眼神后，又把目光移向后面的两台吉普车，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不过却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一看就是价値不菲。

“小文，位子订了吗？”

跑车的另一边，一身靓丽装扮的苏蕊一边看着手中的公文，一边下车，并抬起头，悄悄给了张文一个柔情似水的眼神，又有几分调笑的看着像在抱怨，但明显带有撒娇意味的李欣然。

苏蕊那身端庄的打扮，使她有一种知性的美，文静的气息中所隐含的情意让人心动，而李欣然则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豹纹上衣的打扮充满诱惑，两人一静一动，风情各不相同，顿时让张文蠢蠢欲动，不过他能感觉到她们虽然见到他很开心，神情却显得正经八百，感觉有点怪怪的。

“小文，好久不见了！”

前面那台吉普车的车门打开，就见西装笔挺的关毅一下车只是笑了一下，顿时就让旁边不少女人眼放光芒，虽然张文知道这傢伙是同性恋，但不管是那强壮的身体还是阳刚的气质，都令张文不得不承认这傢伙是个极品。

“这地方的景色不错。”

另一台车上的陈君维也下车和张文打了招呼，看了看这山清水秀的地方，不由得满脸陶醉。这傢伙就是花美男的代表，走到哪里都能吸引到目光，如果不是因为知道他是个小受，还眞的会以为是个忧郁美男子，平日这傢伙被搭训的机率应该很高吧！

两个同性恋，一个斯文秀气看起来有贵族气息，另一个高大阳刚充满男人味。

唉，上天还是满眷顾男性同胞，这样的人有钱又帅，若出去泡妞，不知道会祸害多少美妇少女，还好老天爷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性取向，算是为了广大的男性同胞谋取福利。

“到了呀？”

一道嘶哑的声音从车上传来，声音似乎有点迷糊，像是刚睡醒，但听起来浑厚而有力，虽然略显苍老，但给人的感觉中气十足。

张文细心地观察其他人的反应，发现陈君维和关毅立刻变得十分拘谨，而且还端正的站好，苏蕊则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而李欣然却窃笑着，看起来十分狡猾。

这时，后车座的门被缓缓打开，就见一个穿着青色中山装的老人一边打哈欠，一边下车，那老人揉着眼睛，看不太清楚他的长相，不过身材保持得相当不错，如果不是因为一头的白发，光看那挺拔而高大的身躯，怎么看都像是个经常锻炼的青年。

老人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没好气地喊道：“这下也该到目的地了吧？”

“老爷子，到了。”

关毅赶紧上前搀扶那老人，而虽然陈君维一脸尴尬，也赶紧跑到那老人身旁。

“这地方还不错。”

老人推开关毅欲搀扶的手，看了餐厅一眼，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这时，张文才看清楚那老人的长相，给人一种慈眉善目的感觉，似乎是个乐天派，不过眼神很锐利，眉宇间有着淡淡的威严，虽然年老但气势十足，站在关毅旁边却丝毫不逊色。

“靠，请你吃饭还挑三拣四的！”

李欣然突然冲上去，如闪电般快速的拧住那老人的耳朵，故作生气地叉着腰，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在家时，妈不让你喝酒，所以你才会和我跑出来。我警告你，别以为出了家门就可以尽兴，我可是一天得打一次报告。”

“疼、疼，宝贝闺女，别这样！”

那老人故意装作很疼，夸张地咧着嘴，一边可怜兮兮的求饶，一边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其他人，而虽然那场面有点滑稽，但从他嘴角控制不住的笑意来看，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很享受这种没大没小的嬉闹。

“这是欣然的爸爸李忠国。”

苏蕊咯咯笑了起来，凑到张文旁边，难掩笑意地说道：“你别在意，这父女俩一直都是这样。”

“老爷子的性格满开朗的。”

张文闻有没有太窓外，他早就听说李欣然的父亲是个老顽童，这会儿见他们打闹得那么开心，当然不敢上前打扰，也难怪陈君维会那么拘谨，原来是陪岳父大人来。

第三章 岳父来临

“哼，等一下不许喝酒！”

李欣然装作气消了，放开李忠国，凶巴巴地说道：“你不是号称多年的老司机吗？路那么远，也不帮我开一会儿，这件事我会记得的。”

“好啦，我肚子饿了，能不能先吃东西呀？”

李忠国点头哈腰地讨好着李欣然，还摆出嘴馋的模样，当眞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人很羨慕。

“老爷子好。”

张文回过神来，赶忙跑上前，向李忠国打了声招呼，此时张文眞的满紧张的，照理说李忠国也算是他的岳父，虽然大家都说老爷子很好相处，但他心里却清楚这可是位不简单的人物，不免有点忐忑不安。

“你就是那朵鲜花？”

李忠国打量着张文，话还没说完，后脑杓又被挨了一下。

“老爹，看来你是想在这里选个风水好的地方了。”

李欣然握着拳头，神情凶狠地看着李忠国，阴狠的笑着，一副随时要打下去的样子。

“口误、口误！”

李忠国一副害怕的样子，居然躲到张文的身后，用委屈的口吻说道：“宝贝闺女，你看我多乖、多听话呀！你说要我过来玩，我就来了，哪像苏家那个老不死的，整天忙个要命，所以你别这样了，好不好？”

“牛粪，粪姐！”

苏蕊闻言，控制不住的大笑起来，而旁边的关毅和陈君维也是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但被李欣然狠狠的一瞪后，赶紧故作镇定地站在一旁。

“不错，满秀气的！”

这时李忠国躲在张文身后，看了看张文，表情有些下流的笑了笑，说道：“难怪我闺女最近总往这边跑，果然是老牛吃嫩草！唉，这丫头，实在是太缺德了。”

“我要杀了你！”

李欣然闻言，气得火山要爆发，见李忠国竟然这样调侃她，立刻面露狰狞，一副要他老命的样子，拳头捏得喀喀作响，甚至连眼角都在寻找有没有顺手的凶器。

“好了，吃饭吧！”

张文满脸黑线，见李忠国还躲在他身后，可怜兮兮地眨眨眼，恭敬说道：“老爷子，我们先吃，边吃边聊吧。”

“嗯，不过你得替我看着点……”

李忠国点了点头，一副害怕的模样看着几乎要暴走的李欣然，满脸委屈地说道：“我怕她打我！”

“这个，然姐，我们先吃吧！”

张文对李欣然无奈的笑了笑，他知道这对父女是在耍宝，看得出他们的感情眞的很好，一个家庭能有这样的氛围，确实是一件値得高兴的事，而且老爷子看起来很好相处，他似乎不用太紧张。

“先吃吧，这么久没见面了！”

陈君维见李欣然眼放亮光地看着旁边柴火上的那把柴刀，眞的害怕这妞会来个大义灭亲，也连忙附和道。

在众人的劝说下，李忠国又被李欣然拧了一阵子的耳朵后，才在众人的窃笑下绕过宿舍，走到荷花池上，比起前面餐厅的人来人往，这里显得清静许多，而且比较有情调.这时，竹排上早就备好东西，等众人上来后，李忠国立刻扑到桌上，没一会儿就转过头，可怜兮兮地对张文问道：“为什么没准备酒呀？”

“你想变成酿酒的原料吗？”

李欣然闻言青筋暴起，一副要把李忠国丢下水的样子。

“没、没，我们还是吃饭，吃饭！”

李忠国连忙摆了摆手，以委屈的模样乖乖地坐下来。

看着李忠国那开朗、搞笑的样子，其他人都忍不住笑了。

“老爷子，您要不要先钓一下鱼？”

张文等众人坐下后，开始张罗起来，当准备完毕后，才恭敬地问了一句。

虽然李忠国看起来是那种很好说话的人，不过张文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紧张。

“我可不要。”

李忠国马上摇了摇头，一副没耐性的样子。

“你们要吃点什么？”

张文倒没多问，马上以询问的眼神望向大家。李欣然和苏蕊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左一右的坐在张文的旁边，而那两个同性情侣则是挨坐在李忠国旁边，神情都有点拘谨，似乎是在害怕李欣然眞的会动手，看样子，这样的事应该有过先例。

“你安排就好了。”

陈君维和关毅的意见倒是一致，反正每次来都吃得很不错，所以也不挑剔什么。

“我想想，我要那个鸡丝！”

李欣然馋虫大开，马上点了几道菜，最后还瞪着李忠国，不爽地说道：“还有，今天不许喝酒，你随便点道汤上来。”

“不、不是吧！”

李忠国顿时傻眼，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拍着桌子叫道：“你这没良心的闺女，我把屎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对我，我要去哪里伸冤啊？”

“这个，然姐……”

张文见状，马上喊了李欣然一下，眼底带着几分拘束，苦笑了一声，意思是：要不就让老爷子喝一点，管这么严可不好。

“反正晚上会在这里住一晚，要不就让老爷子喝一点吧。”

苏蕊也在旁边说情：“只要控制一下量，不要太多就好了，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喝一点酒没关系的。”

“对、对，然然，就一点，就一小点！”

李忠国如小鸡啄米般点着头，还用手指比划着，看起来十分委屈。

“嗯，随便你。”

李欣然故作无奈的“哼”了一声，白了张文一眼后，似是撒娇又像是嗔怪地说道：“你就惯着他，要是被我妈知道他出来还喝酒，到时我就惨了！”

“来一点，提兴！”

张文呵呵一笑，觉得李欣然这对父女怎么看怎么可爱。

“你呢？要不要喝一点？”

张文转头问苏蕊，眼底含着温柔的情意。比起李欣然的活泼，苏蕊安安静静的坐着，神情陶醉的欣赏着这座荷花池，看起来梦幻唯美，更多了种飘渺的气质。

“你安排吧。”

苏蕊给了张文一个含情脉脉的微笑，眼底也透着柔情。

“稍等一下。”

张文客气的打了声招呼，就让虎子去安排。因为要招待李欣然等人，所以张文让陈长青过来掌勺，毕竟吃过他煮的菜的人，都对他的手艺讚不绝口。

没多久的工夫，菜就摆满一大桌，而让他们津津乐道的几道家传菜都不缺，而且还多了几道充满乡土风味的野菜和一些不错的菜，色香味俱全，顿时勾起大家的食欲，只不过李忠国却睁大眼睛，晃着那空荡荡的小酒杯，不乐意地嘟囔道：“酒呢，我的酒呢？”

“稍等一下。”

张文感到好笑的看着李忠国，说道。不多时，服务生又抬来一个炉子、一口大锅和其他琐碎的东西，见东西都齐全了，才把竹排撑开，任由它荡漾在美丽的荷花池上。

“这是什么？”

李欣然看到旁边的小竹盘上满满的、全是切得细小的食材，立刻好奇地问道。

“我们自己做竹筒饭吃吧！”

张文呵呵一笑，示意李欣然等人过来。要做竹筒饭其实很简单，而亲自动手做，可以增加不少乐趣，那米早就用盐水泡好，竹筒也仔细清洗过，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盘子上的食材，按照喜好塞进去，之后再蒸一下就好了，这和饭店里那种像炒饭的竹筒饭不同，因为竹筒饭要用蒸的才美味，最好能再用荷叶覆盖在上面，这样会有一种自然的清香。

盘子上面有各种切好的食材，鸡丁、腊肉丁、用油炸过的萝蔔乾碎粒、小虾米、香菇以及各种野菜，加起来将近有二十种食材，等李欣然等人依照各自的喜好选好食材后，张文便把饭塞进竹筒内，接着上锅去蒸就搞定了。

李忠国一直喊着要喝酒，张文当然很想讨好岳父大人，不过李欣然在桌子下掐着他，笑得又那么凶狠，令张文只能给李忠国一个无奈的苦笑。

在一阵客气的攀谈后，大家开始享受这顿充满乡土气息的大餐，谁也没有去提这里面混乱的关系，而是像老朋友聚会般谈笑着。

李忠国也没有多说什么，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而从他胃口大开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对这顿饭很满意，这让张文松了一口气。

荷塘夜色，在这样的环境下吃饭绝对是件享受的事！众人胃口大开的享受着这充满绿色气息的美食，品嚐着鸡汤的鲜美，快把桌子上的菜一扫而光，而李忠国更是胃口大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早年当兵，现在还保持锻练习惯的关系，虽然他一直嘟囔着没酒吃不下饭，但食量却是五人中最大的，令张文不由得开始怀疑他是怎么吃下那么多东西的，但其他四人都见怪不怪的样子，对於他如小孩子般狼吞虎嚥的吃相报以会心的一笑。

苏蕊见张文一脸担心，马上温柔的笑了笑，在桌子底下牵住张文的手，柔声说道：“小文，老爷子一向能吃能睡的，没事！”

“饿死鬼投胎！”

李欣然见李忠国抢走最后的一块鱼肉，马上夸张的喊道：“喂、喂，那是我最爱吃的菜，你抢什么抢呀！”

“……”

此时，李忠国嘴里塞满东西，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小文，有准备酒吗？”

苏蕊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见李忠国神情可怜地望向她，便说道：“来一点吧，喝一点其实也挺好的。”

张文立刻把询问的眼神投向还在嬉闹的李欣然。

李欣然见状，顿时装出一副没办法的表情，不甘心地说道：“好啦，喝一点就一点！别说你在家被妈欺负，出门还被我管，反正一会儿回到度假村，你肯定会偷喝，还不如现在喝一点让你解解馋。”

“然然万岁！”

李忠国开心得几乎要蹦起来，不过马上又装出一副光明磊落的样子，说道：“看你说的，你爸我是那样的人吗？想当年我也是战场上的热血男儿，怎么会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

“得了吧，你！”

李欣然白了李忠国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我还不瞭解你们呀，等一下回到度假村，你们会有老实的时候？别的不说，你老爷子眼睛一瞪，我就不信陈君维敢说个不字，而关毅这傢伙肯定马上就替你买酒。”

“呵呵，我可不敢！”

陈君维尴尬的笑了笑，虽然李忠国是他名义上的岳父大人，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很尊敬李忠国，起码从这态度来看，以前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

“你不敢，谁敢？”

李欣然狠狠的白了陈君维一眼，接着见关毅抬头望天，一副在赏月的模样，立刻又用阴阳怪气的口吻发难道：“对、对，两位可都是大户，哪看得上这小地方杂货店的那些酒，我猜你们早就准备好了吧？车里肯定已经准备好一箱，不然也准备八瓶，对吧？”

“哪有呀，我可不敢！”

关毅马上摇着头，一副很诚实的模样，哪里还有那威严的样子。

“没有？那我去找找看。”

李欣然没有那么容易放过陈君维和关毅，立刻妩媚的笑了笑，用很温柔的口吻说道：“这样吧，如果眞的没有带酒，就算我错了，那为了补偿你们，晚上我请小文帮你们安排两个小姐爽一下！我们做妻子的可是很大度，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也很正常，只要你们心里有我们就好了，怎么样？”

“是不是呀，蕊姐？”

李欣然说完，马上摆出柔弱的样子，转头看着苏蕊。两位玻璃的脸色顿时青了，如波浪鼓似的摇着头。

“是呀，男人在外，难免的！”

此时，苏蕊忍笑忍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但也配合地装出一副为丈夫着想的好妻子，用很委屈的眼神看了关毅一眼。

让他们找小姐双飞？那如果换个角度想，应该就是一个性取向正常的男人，被两个男人双飞了！靠，玩这么大呀！张文努力憋着笑，不过看陈君维和关毅胀成一脸猪肝色，也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这时，苏蕊和李欣然还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甚至摆出她们是受害者的委屈表情，而看这架势，李欣然应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

“我去看一下吧。”

李欣然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甚至摆出要挤眼泪的架势，幽幽叹道：“我多希望自己的丈夫不会欺骗我，我们的爱情是那么的眞挚，这肯定是我想多了。”

“那个……”

李忠国看到李欣然露出狐狸尾巴，立刻抬头望着天，一边点头，一边陶醉地讚赏道：“今天的月亮不错，又圆又亮，比中秋的还好。”

月你个头，天气阴沉，乌云密布，哪来的月亮？你他妈怎么不说天上的太阳很毒辣？张文牵着苏蕊的手，随后两人对李忠国表示深深的鄙视，而关毅和陈君维也一样，见身为主谋的李忠国都摆出这个样子，他们内心应该早就恨得直咬牙。

“要是有的话……”

李欣然叹息一声，站起身装作要走，突然冷笑了一声，语气阴森地说道：“我就把你们三个人都丢进池塘，而那酒嘛，就灌进你们的鼻孔，要你们用鼻孔喝完，至於酒瓶，哼，生呑玻璃是人类杂技艺术的精髓，俗话说：技多不压身，过年时你们也能表演一下，赚点红包钱嘛！”

李忠国三人闻言脸一黑，随即端正地坐着，使劲地摇着头。张文和苏蕊则在一旁窃笑着，一边欣赏这出搞笑的大戏，一边眉来眼去，如此明目张胆的偷情，世界上的奸夫淫妇都会羨慕、嫉妒的。

“宝贝闺女，你稳着点，别冲动！”

李忠国见陈君维两人都向他投去幽怨的眼神，那年迈的菊花大概也紧了一下，稍稍迟疑后，赶紧把求助的目光看向张文，哭丧着脸说道：“喂，你叫小文是吧？怎么说她是你的女人，你就不能管一下吗？你再不管管这泼妇，你还要不要过日子？”

“泼妇？”

李欣然闻言笑得越发狰狞，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虽然知道李欣然开玩笑的成分更多，不过看起来还眞的满恐怖，有点穿着皮农、拿着鞭子和蜡烛当女王的味道。

张文不由得意淫了一下，嘴角挂起极端猥琐的笑容。

苏蕊见状，用小手悄悄摸了一下，发现张文的下身隐隐有点硬，马上吃醋的拍了命根子一下，嗔道：“你又在想什么坏事了？”

“没、没什么！”

张文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看着身边那温柔安静，外柔内刚的苏蕊，再看看性感但外刚内柔的李欣然，心里顿时痒得要命，毕竟奸情确定后，张文就一直幻想着能有个双飞的夜晚，不由得心想：不知道今夜会不会美梦成眞呢？

“你好色哦……”

苏蕊媚笑道，小手又摸了摸张文的命根子，示意张文继续看好戏。

“那个，欣然呀！”

陈君维见张文和苏蕊在打情骂俏，一点说情的意思都没有，立刻苦着脸解释：“我车上确实有酒，不过那是因为打算要送礼才带的，你可别误会。”

“将送礼的酒带到四清县？”

李欣然闻言笑得阴森，几乎是咬着牙，带着几分怒气的哼道：“我的好老公呀，好说歹说，我也是个读过书的才女，你不觉得这样是在污蔑我的智商吗？送礼？待在四清县这种破地方的小官，你要送给谁呀？我看别人排队送你，还差不多。”

“不一定。”

李忠国在一旁嘀咕道：“有可能君维是要送给你的奸夫，好不容易脱离苦海了，不庆祝一下行吗？这点心意，比起每天要面对你的折磨，应该算不了什么，早知道我也准备一份，送走了这祸害，但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确实有点补偿作用。”

“噗……”

张文一口汤顿时喷出去，苏蕊则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

“老爹！”

李欣然几乎要抓狂了，眼里的凶光已经彻底暴露出来。

“那个，我们去度假村喝茶吧！”

张文见势头不好，李忠国都被李欣然那狰拧的样子吓得要躲到桌子底下，想想老爷子毕竟是长辈，还是别太过分比较好，张文便赶紧开口邀他们去度假村喝茶。

李欣然被苏蕊连拖带拉的到车上后，张文才擦着冷汗和一脸阴谋得逞的李忠国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此时，三辆车缓缓开出村道，往度假村的方向驶去，由於李欣然一开始没说他们也要来，所以张文准备得有点仓促，不过好在那边现在还有几栋别墅没有客人，张文便赶紧预留下来，心里不停琢磨着这次他们来此到底有什么事。

张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车，由於车上只有他和李忠国，而这时李忠国一脸严肃，完全没有刚才搞笑的样子，沉稳得让人有点害怕。

张文从后视镜看着李忠国那威严的模样，紧张得手心都是汗，连方向盘都有点握不紧。

“小文呀。”

沉默了良久，李忠国才轻轻的喊了一句，那声音低沉得把张文吓了一跳。

“哎，老爷子？”

张文慌忙地应了一声，心跳立刻控制不住的加快。

“照理说，欣然已经嫁人。”

李忠国沉默了一会儿，咳了一声后，说道：“不过，你也知道这门婚事是怎么回事，君维虽然是个好孩子也是个好女婿，但注定不会是个好丈夫，所以我没有理由反对你和我女儿的事，而且我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我会支持她的决定。”

“谢谢老爷子。”

张文总算是在忐忑中松了一口气。

“老实说，你们应该上过床了吧？”

李忠国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道：“我知道欣然想生个孩子，上次你去省城时，生米应该煮成熟饭了，对吧？”

“是。”

张文连撒谎的勇气都没有，只能不好意思的承认。

“既然这样的话……”

李忠国眼底闪过一丝亮光，略带狡猾的笑道：“虽然有点荒唐，不过我也算是你的岳父吧？”

“是！”

张文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

“那这样吧！”

此时，李忠国一副阴谋得逞的样子，搓着手，很下流的笑道：“既然你都承认我是你岳父，那等一会儿，你偷偷帮我弄点酒吧！我晚上大概是一个人睡，你先想办法支开欣然她们，然后陪我喝点，怎么样？”

“啊？”

张文顿时反应不过来，张着嘴，一脸痴呆的模样。

“你这小子，不会是不肯吧？”

李忠国舔着嘴唇，兴奋说道：“我把闺女养得这么大，都白给你了，这条件不过分吧？听说乡下地方的老烧酒很带劲，你不用给我很多，只要一、两斤解解馋就好了。”

“这个，老爷子……”

张文的冷汗都要滴下来，心想：难道这老头是故意在耍我？

“靠，难道这条件算过分吗？”

李忠国见张文一脸茫然，立刻不满地喊道：“不就一点酒而已，难道你还怕欣然那丫头不成？再说了，我闺女都随你乱来了，你这小子别告诉我，你糟蹋得不爽，既然都这样了，尽一点孝心又怎么了？”

“我、我……”

张文看着李忠国那如流氓般的嘴脸，菊花顿时有点疼。

“你个头呀！我的闺女岂能白搞？”

李忠国眼一瞪，鬍子一吹，没好气的哼道：“告诉你，晚上若是搞不定她，我就没酒喝了，而我若没酒喝，那你就惨了，看我不收拾你才怪！”

这、这是什么爹呀？用闺女换喝酒的机会？话说李欣然的老妈有强悍到这种地步吗？是她们母女俩把老爷子逼疯了吗？张文流着冷汗，车子也随之控制不住的晃了一下，突然张文有种想撞方向盘自杀的冲动……

度假村预留了三栋别墅，毕竟是老板亲自交代，所以早就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比较令张文意外的是，李忠国倒不是一人，还有两个貌似保镖的傢伙被他留在这边。

那两个保镖高大而挺拔，剃着平头，一脸严肃，那种不苟言笑的感觉，让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军人就是黑社会分子。

别墅在度假村的最里面，属於比较幽静的地方，由於客人也有分等级，所以刻意将别墅盖在偏僻一点的地方，一来是照顾身分比较特殊的客人，二来也需要一个安静点的环境，因为一般的游客通常不会走到后面，这样能避免一些打扰。

当张文将车子停好后，那两个像木头似的的保镖竟然从车上翻出一堆仪器，随即跑进别墅内，开始里三层，外三层的，仔仔细细地检査一遍。

那两个保镖小心翼翼的，不留半点死角，从那认眞到有点变态的态度来看，张文甚至怀疑他们会不会连马桶里的水都会嚐一下有没有毒，但有没有必要检查到这种地步呀！

“喂、喂，你们在门外守着就好了！”

等那两个保镖检查完毕后，李忠国才不耐烦的挥了挥手，朝一旁略显尴尬的张文说道：“好了，小文，现在时间还早，陪我喝两口吧！”

对於保镖那谨愼的态度，其他四个人都习以为常，并没有感到惊讶。张文稍稍回神的时候，李忠国已经打开其中一栋别墅的门走进去。苏蕊见状，立刻对李欣然使了个眼色，李欣然随即会意的点了点头，马上走过来拉着张文的手，悄声说道：“小文，一会儿进去，我爸应该不会说什么，你机灵点！”

“明白了。”

张文一脸认眞的点了点头，稍微握紧李欣然的手，示意她没问题，不过见李欣然现在不闹了，怎么样都觉得有点不安。

“来，老公，有点事和你谈一下。”

李欣然给了张文一个含情脉脉的微笑后，突然跑去拉住陈君维的胳膊，几乎是连拖带拉的把他带到另一栋别墅。

“我、我自己走就好了！”

陈君维极端的感到不自在，想挣扎也不敢太大力，一脸苦瓜的回头看了关毅一眼，似乎是在害怕关毅会吃醋，瞬间让人想吐。李欣然在临进别墅的时候，还悄悄递了个眼色给苏蕊。

苏蕊见状，一脸神祕的点了点头，关毅顿时觉得情况不太妙，但还没开口，苏蕊就狡猾的笑了笑，立刻拖着他进入另一栋别墅，还故作恩爱地说道：“老公，你来一下，我们好久没说话了！”

“这个……好……”

关毅一脸尴尬，但也被苏蕊半推半就的拉进别墅内。门“砰！”

的一声关上，独留张文一人茫然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见那两对假夫妻都各自进入别墅，虽然张文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吃醋，但感觉就是怪怪的，而且看那两个玻璃脸的苦瓜，觉得就像是被逼良为娼一样，他们应该是想早点来个“鸡”情四射的夜晚，却被横插一刀，眞可怜呀！

犹豫了一会儿，虽然张文不知道李忠国要和他说什么，不过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去，而那两名保镖就像木头一样，一动也不动的站着。大概李忠国早就吩咐过，不然看他们那警戒的眼神，可能都想要把张文扒光彻底检查一下！

别墅的装潢以爱尔兰风格为主，楼下是客厅和餐厅，楼上则是浴室和卧室，虽然不大，但看起来满有格调的，暖色调的装潢给人惬意的感觉，能在不知不觉中放松神经。

在客厅中间的沙发上，就见李忠国一脸严肃地坐着，见张文走进来，叹息了一声后，指了指旁边的沙发，道：“坐吧。”

“嗯！”

张文忐忑不安的坐下，接着递了根烟给李忠国，随即帮他点上，便老实的坐着。张文现在觉得，他就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在等待着老师或家长的训斥，极为不安。

“小文呀，你的年纪确实不大。”

李忠国闷着头，抽了好一会儿的烟，才看着张文，缓缓开口说道：“我相信欣然她们应该都把事情向你说清楚了，她们的婚姻是政治婚姻，里面牵涉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有很多事情可能你无法理解。”

“我明白。”

张文点了点头，在心烦之余点了根烟给自己，随即狠狠的抽了一口烟。

“我听说你是个聪明人。”

李忠国眼底闪过一丝无奈和痛苦，不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开口说道：“这件事情很错综複杂，虽然很对不起那两个孩子，但权衡利弊后还是只能维持原状。这两门婚姻必须存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保持融洽的表象。”

“老爷子……”

张文狠狠的抽了一口烟，沉思了一会儿，咬牙说道：“这些事情我大概都明白，但我现在比较想知道的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在维持这个关系的情况下，不会妨碍到其他人？”

“一点就透呀！”

李忠国眼睛一亮，难掩讚许地说道：“好了，小文，我也就不和你拐弯抹角。对於她们的婚事，我们这些当长辈的也感到很愧疚，而既然你们都在一起了，我们自然不会说什么，但有一些事情你还是要注意，不管是我们这边，还是陈家或关家的人，大概都会採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并不会阻止你们在一起，但前提是，你得注意一些事情。”

“您请说.”张文心里一个格登，明白这才是李忠国要说的重点.李忠国顿了顿后，才一字一顿地说道：“第一个，她们生下的孩子不会姓张，欣然的孩子会跟着君维姓陈，苏蕊的孩子会跟关毅姓关.虽然这年代，姓氏已经不太重要，但还是有很多权势人家会比较看重，何况他们的婚姻也需要个孩子来维持门面，所以这个孩子自然不能随外姓，我想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

张文咬着牙，心里有点不满，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件事。

“你放心。”

李忠国见张文的郁闷，安慰道：“我保证孩子会过得很好，虽然这孩子不是陈家的骨肉，但也是我李忠国的外孙，我不会让他受委屈的，何况你现在还年轻，若是贸然就当了父亲，可能你还没准备好，你就不要郁闷了！”

“您说的是。”

张文心里一阵烦躁，尽管没表现在脸上，但想到亲生骨肉不在身边，还是有股心痛难耐的感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李忠国顿了顿，说道：“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第二点，孩子跟着欣然她们的婆家姓，但会由欣然她们养大，这样你应该比较放心。孩子可以认你做乾爹，长大以后，若有必要，也会让他们明白眞相，但你得记得，这些都应该等欣然和君维他们开口，你绝对不能贸然相认。”

“好的，老爷子。”

张文的眼神略显黯淡，不过马上又亮光一闪，有几分自嘲地说道：“我大概清楚您的意思，一旦然姐把孩子生下来，还会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你们早就想好对策，所以不希望我从中插一，把事情弄乱是吧？您放心，虽然我还有点稚气，不过应该怎么做，我心里还是有数。”

“确实是个聪明的好孩子！”

李忠国满意的笑了笑，看向张文的眼神丧满讚许，但似乎也在奇怪张文年纪轻轻，心思怎么会那么活跃？本来他准备的很多话都不用说出口，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能点通，让他不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老爷子，蕊姐家怎么说？”

犹豫了一会儿，张文还是忍不住问出心里的疑问，心想：李欣然这边是没问题，那苏蕊家的态度呢？为什么她家里没人来？

“没问题！”

李忠国欣慰的笑了笑，有几分搞怪的对张文挤眉弄眼，说道：“那老傢伙一直觉得对不起女儿，现在小蕊做了这么坚决的决定，他也不会反对。老傢伙性子比较烈，要不是当年失势，也不会无奈地答应那门婚事，现在他应该做好和关家抢孙子的准备，你倒是不用担心。”

“那就好。”

张文闭上眼睛，心想：事到如今，就走一步算一步吧！虽然这种关系有点畸形，但相信所有问题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只要她们的心还在我这里，只要孩子幸福，其实也不用烦恼。

“嗯，言尽於此。”

李忠国满意的笑了笑，随即又摆出那搞怪的嘴脸，挤眉弄眼地说道：“好了，小文，赶紧去拿酒吧！”

“这……”

张文顿时感到有点为难，毕竟李欣然对李忠国喝酒的事管得那么严，也不知道他的身体如何，要是贸然的给他酒喝，最后出事的话，那他就完了。

“喝什么酒呀？你们。”

这时，门突然“砰！”

的一声被踢开，就见李欣然气沖沖地走进来，身后跟着一脸窃笑的苏蕊。

苏蕊礼貌地把门关上后，才给了张文一个可爱中又带着几分狡黠的微笑。

“怎么了？”

此时，李忠国竟然挺直腰，站起身，得意地说道：“我和自己的女婿喝酒不行呀，你管得着吗？”

“你女婿在隔壁！”

李欣然脸一红，嘴角挂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但还是倔强的顶了一句。

“一句话，你让不让？”

此刻李忠国倒是小人得势，语气不客气地说道。

“好啦、好啦！”

苏蕊知道李欣然开心坏了，只不过嘴巴强硬一点，立刻冲到两人中间，当起和事佬，一边劝，一边柔声说道：“难得老爷子高兴，就让小文陪他喝一点吧。”

“这才乖嘛！”

李忠国得意的笑着，讚许道：“还是小蕊懂事，要是我闺女也这么乖就好了！女婿陪老丈人喝酒怎么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呀！等下次，小文去苏家的时候，你看苏老头会不会把他灌倒？”

“李叔！”

苏蕊脸一红，又羞又嗲的娇嗔了一句。

“靠，怕什么？”

李忠国倒是开始讲理了，连嗓门都大了起来：“本来就是这样，苏老头还整天装得挺忙的！谁不知道他也想抱个外孙玩玩，我猜他比谁都乐，你们的肚子可得争点气呀！”

“眞是受不了你们！”

李欣然脸上浮现一抹幸福的红晕，这时也明白事情圆满解决，虽然心理窃喜，还是装作生气的模样，跺脚说道：“我懒得管你们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小文，一会儿过来。”

此时，苏蕊也有点不好意思，拉着张文的手悄悄说了一句，那咬着下唇的娇羞而动人的模样，就像个怀春少女，而话一说完，她就拉着李欣然跑出去。

见两个尤物居然都红着脸，瞬间就让张文的血液开始沸腾了！

“喂，酒！”

李忠国看张文傻了，立刻不客气地一拳打向张文的肩膀。

靠，老头子的身体看起来没有那么强壮，而且都一把年纪了，力气居然还那么大！张文吃疼的咧了一下嘴，回头见李忠国，他的脸上却多了一种长辈看晚辈的慈祥，心里不由得一暖，应了一声后，便跑了出去。

本来度假村就有不少种类的酒，但张文怕那些酒入不了李忠国的眼，思来想去后，就去买了一斤本地最正宗的地瓜烧。

这时，李忠国闻到酒味就像狗见到屎一样，倒了满满的一杯，看起来起码有三两，连话都没说，直接一仰脖子就喝下去，这才满足的吁了口气，笑呵呵地说道：“不错，这酒够烈，而且还喝得出粮食的味道，这才是好酒嘛！”

“老爷子，我敬您一杯！”

张文拿起酒杯，尊敬地看着李忠国说道。

“不用了！”

李忠国呵呵一笑，马上摇了摇头，说道：“你去陪欣然她们吧！一会儿我叫关毅和陈君维过来，有些事必须和他们吩咐一下，免得日后你们有什么麻烦。”

“老爷子，这……”

张文端着酒杯，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刚才李忠国表现得那么像酒鬼，现在看起来又是个慈祥的长辈，这落差大得让张文有些接受不了。

“没事的，你这孩子怎么突然不聪明了？”

李忠国看着张文瞠目结舌的样子，在喝光酒后，哈哈大笑起来，调侃地说道：“你别看我老和欣然这么闹，其实我对酒没馋到那地步，比起杯中物的香味，其实我更喜欢她耍小脾气的管我，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谢谢您！”

张文的眼眶顿时有点湿润，随即将酒一饮而尽，内心感觉到一股难言的暖意，这时张文才明白李忠国的嬉闹是为了不让他太过紧张，而李忠国也乐於和李欣然开这种不大不小的玩笑。

“去吧，顺便把那两个人给我叫过来。”

李忠国笑道，示意张文可以走了。

“好的！”

张文充满感激地走出门，并向那两名保镖打听了一下，心里不由得发毛，那两对夫妻早就分开，苏蕊和李欣然已经到右边的别墅，而关毅和陈君维则住在另一栋，张文想起他们那充满热情的眼神时，不由得心想：妈的，不会已经搞上了吧？

毛骨悚然呀！张文来到别墅的门前，看着二楼昏暗的灯光，心里就感到一阵阵的害怕。

张文手指僵硬的按响门铃，沉默了一会儿，才传出关毅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似乎很累的样子，而且还带着一点不耐烦的语气，这语气实在太熟悉了：“谁呀？”

“那个……关大哥，老爷子叫你们过去一下！”

张文闻言，顿时觉得颈椎开始发凉，恨不得把自己毒聋，心情忐忑了一下，便赶紧把李忠国的话带到。

“嗯，好，马上！”

关毅顿时郁闷了，无奈地应了一声。“靠！”

张文忍不住骂了一句，心想：果然这两个玻璃已经控制不住的开始乱搞了，妈的，还有没有天理啊？

但我做的事还眞缺德呀，不会把这玻璃都吓软了吧？李忠国肯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绝对是故意叫我过来叫他们，那该死的老东西！

张文才刚走几步，霎时觉得阴风阵阵，似乎那别墅二楼的窗户没有关严密，顿时传出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令张文不由得心想：妈的，陈君维居然叫得那么尖锐！操！还让不让人活啊？难道是半途被打扰，现在正在加班？

这破玻璃，喊你个头呀，叫个屁床呀！

张文赶紧捣住耳朵，加快脚步，脸色瞬间发黑，回头看了那两个依旧面无表情的保镖一眼，见他们的脸色似乎也有些发青，心里顿时抱有极大的同情，觉得这才是眞正的男人！一动也不动地听着陈君维那小子撕心裂肺的叫床声，虽然表面上没事，但相信他们的蛋早就碎成粉末，可怜呀！张文顿时对他们抱以最崇高的敬意！

张文迅速地进入李欣然和苏蕊所在的别墅后，猛地将门反锁上，但耳边仍回荡着那如杀猪般激情的声音，令张文恨不得给自己一刀，心想：为什么还要去想像那恐怖的景象！

张文忐忑不安地摸着胯下那还软化的命根子，心想：上帝保佑呀，千万不要有什么影响，老子别的不多，就只有老婆最多，她们都还等着和我传宗接代呢！

别墅的装潢都差不多，不过这时客厅连灯都没有开，但二楼卧室的粉色灯光隐隐闪烁着，带着几分迷人的涟漪气氛，让人特别神往。

张文顿时精神为之一振，看这样子，今晚她们跑不了了！尽管和两位尤物都有肉体之欢，但都从没有和她们同床共眠过，张文早就在心里想像了无数次这样的艳景，眼下有机会实现，试问哪个男人不想要呀？

镜子反射着粉色的灯光，使房间看起来充满情调，右手边则是独立的浴室，不过此时玻璃门紧紧关着，但还是可以从透出的灯光看出濛濛的水蒸气和模糊的身影，　哗哗的水声彷彿是在冲寤击张文的理智，让他控制不住浑身的火热。

张文蹑手蹑脚的走上楼梯，每走一步，血液的温度似乎都在升高，那噁心的声音已经变成一阵水流的哗哗声，令张文觉得喉咙发乾，脑浆似乎在这瞬间全变成精子活跃的游动着，身体都快要燃烧起来。二楼的装潢充满暧昧的气氛，两盏粉色的灯光在朦胧中带着淫靡的味道，窗帘已经被拉上，看不见外面的繁星，把房内和房外隔离开来，似乎是特地建造的一个小世界，虽然是卧室，但其实挺大的，四十多平方公尺，装潢得如家般的温馨，书桌和沙发、贵妃椅一应俱全，也有小冰箱及电视，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张直径大约有五公尺的大圆床摆在卧房中央，値得一提的是，房间内有很多地方，包括屋顶都装有一面面的镜子。

苏蕊沐浴过后，令本就白皙无瑕的肌肤，更多了白里透红的诱惑，眞丝制的超薄睡裙穿在苏蕊身上，根本掩饰不住身体曲线的完美，更加展现出这个身体的迷人之处，尤其是那露出的白皙双腿，和胸前隐约可见的两个小点，更是有种若隐若现的诱惑。

“小文，怎么没陪老爷子喝酒呀？”

苏蕊妩媚的笑了笑，享受着爱人以痴迷的眼神看着她的身体，并继续擦拭着头发上的水珠。

“陪他干什么？还是陪老婆实在！”

张文嘿嘿的色笑着，随即狼吼一声，已经忍不住想要扑上去的冲动，他舔着嘴唇，搓着手说道：“我们赶紧洞房吧！”

“屁，什么老婆！”

这时浴室内传出李欣然嗲嗲的声音，明显带着调戏的意味：“我们可是奸夫淫妇好不好？说得那么好听！这叫偷情！懂不懂呀，你？”

“然然，别说得那么难听嘛！”

苏蕊面带娇羞的嗔道，不过也看得出来，她对这位闺中密友的嬉闹早已习以为常。

“来吧，蕊姐！”

张文嘿嘿的一笑，凑上前就要亲苏蕊。

“等一下啦！”

苏蕊阻挡张文就要在她身上作怪的大手，嘟着小嘴，嗔道：“先去洗澡啦，你忙了一天，身上都是汗。”

“我们鸳鸯戏水吧！”

张文也没反对，立刻脱完身上的衣服。

“我都洗完了。”

苏蕊温柔的笑了笑，蹲下身子，一边帮张文捡散落在地上的衣物，一边朝浴室看了一眼，带着几分暧昧地说道：“然然还在洗，你还是陪她吧。”

“那等我一会儿！”

张文迅速脱得一丝不挂，而胯下的命根子早因为即将来临的前戏而挺立起来。

张文猛地亲了苏蕊的小脸，随即跑到浴室，一把拉开门，淫荡地喊道：“然姐，我来了！”

“去，一边去，打扰姐的情趣！”

李欣然的声音倒没多大的变化，似乎早就预料到张文会冲进来。

浴室的面积也满大的，以白色为主的色调看起来十分顺眼，而且现在缭绕着水蒸气，有种梦幻的感觉，那足以容纳三人的浴缸已经放满温热的水，上面浮着个欣然正惬意地泡着澡，只有脖子以上的部位暴露在空气中，所以也看不见她那如魔鬼般完美的身材，一头波浪长发随意地披散，在慵懒中显得更加性感。

“一起洗吧！”

张文色笑道，随即就想和李欣然一起泡澡。

“少来，先把身上给我洗乾净！”

李欣然没好气的瞪了张文一眼后，装作嫌弃地说道：“你肯定一身汗臭味，别污染水！”

“你嫌弃我呀？”

张文马上摆出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李欣然得意的娇笑声中，表情无奈地走到莲蓬头下，在尤物的监视下，仔细地用沐浴乳清洗身体一遍，接着又用温水沖洗一遍后，才得到共浴的许可。

“好啦，让你泡啦！”

李欣然嗲嗲的说完这句话后，突然狡猾的笑了笑，见张文兴奋得脸都红了，马上猛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道：“我泡好了，省得还要和你挤。”

李欣然这一站起身，顿时那完美的身材曲线、巨大的乳房和下身的春光，都让张文的血压顿时升高，即使已经有过好几次的肉体之欢，不过这尤物的魅力实在是让人难以抵挡。

李欣然得意地扭着小蛮腰走出浴缸，一边沖洗着身上的泡泡，一边调戏道：“怎么还不去泡呀？我都腾地方给你了。”

当李欣然沖去身上的泡沫后，那完美的身躯顿时让张文血脉贲张，尤其是她那挺翘的臀部和坚挺的乳房更是迷人，令张文控制不住体内的冲动，随即从后面抱住她，双手便不客气地抚摸着她的小蛮腰，享受着她身体的滑嫩，喘着粗气说道：“小妖精，你又在调戏我了。”

“哪有？我是怕你泡得不舒服！”

李欣然浑身颤抖，背后那熟悉的男性气息让她为之陶醉，翘臀被火热的命根子死死顶着，让她全身顿时一软，呼吸也变得有点急促。

“眞的吗？”

这时，张文的双手想往上移，握住她那对动人的乳房，不过他眼一尖，察觉到异样，竟见李欣然的阴户变得一片光滑，令他不由得吃惊地问道：“然姐，你的毛怎么都没了？”

“漂亮吗？”

李欣然的声音嗲嗲的，但光是这细腻的声音，就能让张文觉得情欲正在一点点的攀升。

“嗯，漂亮！”

张文不禁点了点头，心想：那光滑如玉的小馒头确实满养眼的。

“好啦，我有点冷！”

李欣然咯咯一笑，挣脱张文的怀抱后，拿条乾净的浴巾递给张文，她则顺手拿另一条毛巾，一边擦着身体，一边递了个含情脉脉的媚眼给张文，柔声说道：“小坏蛋，这还不是为了你好！你老是钻在那么多女人的怀里，这样会卫生一点，你知不知道呀？”

“爱死你了！”

张文匆匆擦着身体，听着李欣然的话，心里不禁一阵感动，立刻给她一个温柔的吻。确实，性爱很美妙，但也得注意一下卫生，刮掉体毛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感染，也更加卫生，对於像他这种三妻四妾的败类来说，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啦，你！”

李欣然穿上睡裙，神情妩媚地看着张文胯下那硬挺的大傢伙，嘻笑道：“偷偷告诉你，蕊姐也把下面的毛脱了。”

“眞的呀？”

张文顿时发晕，心想：两个绝美的尤物少妇，下身宛如白虎般的光滑乾净，如果那两个可爱的馒头一起摆在面前，那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呀！

“我还会骗你呀？”

李欣然不满的白了张文一眼，狡黠的笑了笑后，凑在张文的耳边，略带调戏地说道：“还有哦，我现在正在劝少琳和敏敏她们也把毛都脱了，这样，如果以后你想乱来，就不用顾及这么多了。”

“然姐，我爱死你了！”

张文顿时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心想：美女、少妇，一个个挺着光滑的小馒头等着我疼爱，再加上几个天生白虎的小萝莉，这样的场面何等壮观呀！而且我是光鸟侠的事也不尴尬了，反而相配许多。

“好啦，出去吧。”

李欣然咯咯一笑，等张文围上毛巾后，才跟他牵着手走出浴室。

这时，苏蕊正坐在床头上看书，见张文两人牵着手走出来，而且张文胯下那坚硬的命根子还把毛巾顶出大帐篷，不由得咯咯笑了起来，神情暧昧地说道：“你们那么快呀，我还以为得折腾好一阵子才肯出来。”

“亲爱的，我哪舍得你呀？”

李欣然顽皮的笑了笑，突然扑上去，一把抱住苏蕊，在她咯咯的笑声中吻着她的脸，回头鄙视地看着张文，用委屈的口吻说道：“刚才在浴室，他就想动手动脚，但我为了你可是守身如玉，没有让这小坏蛋得逞。”

“少来，是你动手动脚吧！”

苏蕊和李欣然嬉闹着，而这种亲热的动作在她们之间并不算奇怪的事。

“两位老婆，长夜漫漫，赶紧造人呀！”

张文见李欣然和苏蕊嬉闹时，有点春光外泄，尤其两位尤物都没有穿内衣，令张文立刻就控制不住，搓着手，准备享受这个美妙至极的夜晚。

“少来，今晚你睡地板！”

李欣然白了张文一眼，并趁苏蕊不注意的时候，猛地把手伸到她的衣服内，抓住一只饱满的乳房就开始揉起来，得意地色笑道：“小坏蛋，你就在旁边看我怎么玩你老婆！今天，我要代替月亮强奸她，给你戴一顶大大的绿帽！”

“然然，你就不能正经点吗？”

苏蕊浑身一颤，嗔怪的看了李欣然一眼，随即小心翼翼地看向张文，有点担心这么过分的打闹，会不会引起爱人的反感。这时，李欣然的手开始捏着苏蕊的乳头，让她觉得有股酥麻感，浑身有点发软。

“你敢强奸我老婆，那我就强奸你！”

张文看得血脉贲张，猛地冲上床，一把将李欣然推倒后，双手便隔着衣服，不客气地摸上那对饱满的乳房，有些粗鲁地揉弄起来。

“我帮你！”

此时，苏蕊挣脱李欣然的魔爪，马上转过身，双手挠着李欣然的腋下，坏笑道：“我们一起收拾这丫头，不要让她再这么嚣张！”

“等一下！”

李欣然咯咯大笑起来，痒伴随着快感让她不停扭动着身体，好不容易才逃离开张文和苏蕊的攻击，随即快步跳下床。

这时，李欣然早已衣裳不整，小脸绯红，乳房在睡裙内若隐若现，还能看见一点点粉红色的乳晕，诱惑力十足。

“别跑，今晚你跑不了了！”

张文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搂着苏蕊，在她的小脸上狠狠亲了一口，就用带着调戏意味的眼神扫视着眼前衣裳不整，张口急喘的尤物。

“喝点酒啦！”

李欣然从酒柜拿出一瓶洋酒，没好气地嗔道：“有没有情趣啊？”

“蕊姐，喝点吗？”

张文当然乐意了，心想：酒后乱性更好，这样大家更放得开，肯定能更尽兴！

“好啊！但谁知道这疯妞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苏蕊也不反对，温顺的依偎在张文的怀里，小脸上的一抹羞红明艳动人，她心里十分清楚等下的欢爱，会有多么的香艳，在紧张之余也倍感期待。

“先喝点，等一下，我们玩个游戏！”

李欣然马上把酒倒好，递给张文两人，然后盘腿坐到地毯上，笑嘻嘻地说道：“你们也下来吧，大家都上过床了，还有什么好紧张的？何况你们身上有哪个地方我没看过，别不好意思了！”

“是、是！”

张文貌似敷衍的应着，不过内心早就澎湃不已，毕竟照这样的情况来看，苏蕊和李欣然都清楚她们之间的关系已被他知晓，看来注定是个精尽人亡的夜晚。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苏蕊娇嗲的嗔怪道，不过还是和张文一起坐到地毯上，三人围成一个圆圈。

张文三人轻抿着杯中的美酒，没一会儿，就觉得空气的温度不停在上升。

在嬉闹着喝了大半瓶酒后，李欣然满脸通红的拿出三张扑克牌，笑咪咪地说道：“我们来玩国王游戏吧？”

第四章 国王游戏（上）

“这么幼稚呀！这有什么好玩的？”

苏蕊不满的嘟囔道。“就是啊，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张文也附和着，并在喝了一口酒后，手开始不老实的在苏蕊的腿上来回摸着，摸得美女县长的呼吸越来越不顺。

“去，谁要玩小孩子的游戏呀！”

李欣然的表情不屑，随即又狡猾的笑了笑，略显下流地说道：“要玩就玩大的，玩成人的！”

“成人的怎么玩？”

苏蕊疑惑的问道。

“赢的人，可以指定其他两个人做事！”

李欣然狡黠的笑了笑，舔了舔嘴唇，兴奋说道：“输的人不能拒绝任何命令，难得我们聚在一起，就玩得尽兴一点。 ”靠，玩这么大呀！但照李欣然的说法，就算是比较香艳的命令也要做到！

张文顿时觉得浑身的血液已经控制不住的沸腾起来，而且他甚至有机会可以观摩她们虚龙假凤的情况，眞是他妈的太刺激了！

“不行，你要是提一些变态的要求，那要怎么办？”

虽然苏蕊喝了酒，但还是带有一点理智，深怕爱人会被排斥，立刻摇着头表示不愿意。

“那你也可以提呀！”

李欣然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盯着张文胯下的帐篷，色笑道：“好啦，蕊姐，小文又不是没看过我们那样，你看他那个兴奋劲，搞不好他比谁都期待。”

“小文，你想玩吗？”

苏蕊还是有些迟疑，犹豫了一会儿，把询问的目光看向张文。

“蕊姐，没事的。”

张文搂着苏蕊，温柔的给了她一个长长的舌吻后，才柔声说道：“我们彼此都爱着对方，我知道然姐和你的亲密关系，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的情谊，我并不反感也不会吃醋，难得今天这么开心，我们荒唐一次又有什么关系？”

当结束一个火热的吻后，苏蕊呼吸急促，一脸陶醉，而酒精已经开始产生作用，让苏蕊失去理智，她看了看身边温柔的爱人，再看了看李欣然后，这才点了点头，略显羞涩地说道：“好吧，那要怎么玩？”

规矩很简单，分别准备六张扑克牌，分成两份，一份是1、2、3三张牌，另一份则是J、Q、K。把牌各自洗乱后分成两份，三人先从J、Q、K的牌中各抽出一张，再从1、2、3的牌中各抽出一张，但都不能先看。

先翻开J、Q、K，而拿到K的人可以命令另外两个号码做一件事情，接着三人再翻开1、2、3的牌，看看得到指令的两个是谁。这样的规则，避免了国王一家独大的情形，而且三人玩时也会比较公平，如果命令下得太过分，受到惩罚的人搞不好有可能是自己。

“明白了吧？”

李欣然把牌洗好、放好后，朝张文两人问了一句。“明白了！”

张文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随即抽取扑克牌，接着反盖，放在面前。

第一把牌翻开后，苏蕊抽到国王。她看着张文和李欣然那兴奋的表情，有些靦腆地笑了笑，思索一会儿，柔声说道：“1号和3号，嗯……我想想，要不就先亲一下吧！”

“去，一点都不刺激！”

李欣然不满的哼道，张文也一脸郁闷，表示不满意。

牌翻开后，苏蕊是1号，李欣然是3号，没等张文反应过来，李欣然就舔着嘴唇，猛地扑向苏蕊，在她半推半就的挣扎下，开始亲吻着她，还故意当着张文的面，吻得啧啧有声，甚至用舌头舔着她的嘴唇。

“等……”

苏蕊不想被爱人误会，娇羞地挣扎一下，竟就被李欣然趁虚而入，那柔软的舌头立刻进入嘴内，开始舔起来。

“没事，蕊姐，我们愿赌服输！”

张文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尤物的亲吻，没有半点吃醋，反而有种空前的兴奋，毕竟她们可都是他的宝贝，她们这么大胆，以后爽的可是他。

苏蕊矜持地挣扎着，即使以前做过这种艳事，但现在当着心爱男人的面，苏蔬却有点放不开，但李欣然可不管，粗鲁的压着她，让她全身动弹不得，吸吮着她那柔软的舌头，舔着她的嘴唇，没一会儿，就让苏蕊的小脸越发红润，连眼神都带着几丝迷离的水雾。两个尤物互相磨蹭着身体，自然是衣裳不整，春光外泄，张文在一旁看着这美妙的一幕，看着她们的舌头互相纠缠着，胯下的命根子早就硬到快爆炸的边缘，恨不得直接扑上去，将她们身上的衣服撕个精光，好好享受这一龙二凤的极乐，但张文想了想，还是控制住这冲动，期待着等一下的游戏带来更多的刺激。

此时，两个尤物吻完了，两人都是衣衫不整，头发散乱，只见李欣然舔着嘴唇，一副满意的模样，还故意给张文一个嚣张至极的眼神，苏蕊则是不好意思地擦着嘴边的唾液，羞涩地坐到张文旁边，小心翼翼的看着爱人的反应，见张文眼底没有不满反而充斥着兴奋，在难为情之余，心理防线也开始松动，甚至在思索是不是爱人喜欢这样刺激而香艳的景象。

张文三人嬉闹了一会儿，互相嘲讽几句，再喝了一点酒后，都已经放得很开。当到了第二轮，抽到国王的还是苏蕊，或许她害怕张文会反感，所以不敢提出任何香艳的要求，只是小声说道：“要2号和3号各喝半杯酒。”

说完，便惹来一阵嘲笑，而抽到2号和3号牌的还是她和李欣然。

当苏蕊两女喝下酒后，小脸更红，满是水雾的眼睛变得分外迷离，更是让人怜爱万分。

第三轮的抽牌，李欣然抽到国王！当牌翻开后，李欣然夸张的跳了起来，兴奋得欢呼一声后，坏笑地看着张文两人，思索了一会儿，兴奋说道：“我命令1号和3号，在对方的乳房上种草莓。”

“有没有搞错呀？”

苏蕊娇滴滴的抱怨道，接着翻开牌一看，顿时松了一口气，是2号牌。

“来吧！”

张文色笑道，随即挺起胸膛，一副任你蹂躏的表情。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欣然不屑地笑了笑，马上趴到张文的胸口上，还故意递给苏蕊一个暧昧的眼神，还感觉到有股熟悉的男人味钻入鼻内，令李欣然不由得感到陶醉，立刻低下头，那张红润的小嘴开始吻着张文的胸膛。

“呼……”

张文舒服得吁了一口气，从李欣然身上传来的体香，让张文快要把持不住。

李欣然也不含糊，在吻了几下后，就在张文的胸口种了一颗漂亮的草莓，之后她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作品后，她才嘻嘻一笑，用楚楚可怜的模样说道：“好了，该给我了。”

“嗯！”

张文喘着粗气扑向李欣然，让她躺下后，看着身下含情脉脉的尤物，再看了看旁边的苏蕊，除了表情上有点吃醋的意思外，没有什么变化，他马上试探说道：“然姐，要不你先把裙子脱掉吧？”

“不要，等你抽到国王再说.”李欣然顽皮的笑了笑，使劲地摇着头。

“那好。”

张文也不强求，抓住李欣然衣服上的吊带，顺着她的手臂慢慢往下拉，顿时一只丰满的乳房弹了出来，他忍不住伸手抓住揉几下，那充满弹性的触感实在太棒了。

“喂，快点种草莓啦！”

李欣然轻轻哼道，当张文的手不老实地捏着她的乳头时，更是眼含娇媚，看起来妖冶至极。

“好！”

张文舔了舔嘴唇，随即低下头，捧着李欣然那丰满的乳房开始舔起来，然后忍不住含住那粉色的乳头吸吮着，还用舌头不停的按压着，挑逗着身下尤物的欲望。

“对，小文，轻点，舒服……”

李欣然呻吟着，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身体微微扭动着。大胆的她，可一点都不怕苏蕊在旁边看，反而觉得这样更加兴奋。

“喂、喂，你们在调情呀！”

苏蕊在一旁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醋意，这才不满的喊道。

靠，又进入禽兽模式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脱离人类的范畴呢？罪过、罪过！

张文回过神时，李欣然已经娇喘连连，妩媚的眼眸有着让人兽兴大发的诱惑，如果他没有努力抑制冲动的话，恐怕他们就直接干上了。

张文连忙要自己冷静一下，在李欣然那略显幽怨的眼神中，在她饱满的乳房上种了一颗艳丽的草莓，这才恋恋不舍的直起身。

“克制、克制！”

李欣然坐起身时，似乎是要勾引张文，也不整理衣领，任由一只雪白的乳房暴露在空气中，令苏蕊在一旁不停对她翻着白眼。

第三轮了，抽到国王的是张文，而张文的人品终於爆发了！张文嘿嘿的色笑着，脑子思索着各式各样下流的点子，在摇摆不定大半天后，才舔着嘴唇，兴奋说道：“1号和3号把衣服脱光玩69，互相口交一分钟，而且必须来眞的！”

“我1号！”

李欣然倒不介意，翻开牌后，色色的笑道。

“我看看。”

张文赶紧把牌翻开，一看，心里又兴奋又纠结：2号牌呀！

这样的话，3号牌自然是……

张文和李欣然的目光不由自主的看向苏蕊。

苏蕊神情羞涩，难为情地翻开的3号牌后，小心翼翼地看着张文，怯怯说道：“换、换别的好不好……”

“不行！”

张文和李欣然异口同声的摇了摇头，两人的眼底都射出同样的绿光。

“那……”

苏蕊难为情地看着张文，又看了看一脸坏笑的李欣然，便站起身，一边脱下睡裙，一边红着脸说道：“小文，你、你不许搞怪！”

“他敢，切掉！”

此时，李欣然也站起身，开始脱着身上的衣服。见两件薄薄的睡裙掉落在地，张文瞬间觉得脑子嗡嗡作响，就快要爆炸。眼前的一幕美得简直要人命，两个风韵完全不同的尤物一丝不挂，而且李欣然还扭动着那性感的身体.见张文看得眼睛都直了，李欣然更加开心，毫不遮掩的将身上每一处动人的地方都呈现在爱人面前，更不避讳的摸着乳房上的那颗草莓，而这动作更充满致命的诱惑。

苏蕊脱光身上的衣服后，带有醉意的小脸有几分羞涩，但看着爱人那灼热的眼神，心里也是一阵突突乱跳，迟疑了一会儿，慢慢放下遮羞的小手，彻底展现出那完美动人的身材曲线，原本长满体毛的小馒头也变得无比光滑，高挺的乳房、细嫩的小蛮腰、挺翘的臀部和修长的美腿，亭亭而立更显玲珑曼妙，似乎是有意想吸引爱人的目光。

“小文，我们谁比较美？”

李欣然抱住苏蕊的肩膀，小手搂着苏蕊的小蛮腰，性感的翘起美臀后，嗲嗲的问道。

“小然……”

苏蕊娇嗔道，不过很明显她也期待着答案，眼看爱人的眼神越来越兴奋，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抗拒这个亲密的动作。“会说话嘛！”

“都、都美！”

这时，张文已经彻底看傻眼，面前有两个美得不可比拟的尤物，正展现着她们那完美的身体，这一幕的冲击何其巨大，令张文的脑子早就失去思考的能力。

“嗯。”

苏蕊听到张文那模稜两可的答案后，多少有点失落，随即吃醋地拉起李欣然的手，故意和她含情脉脉的对视，一脸陶醉的说道：“好，然然，一会儿，你可要让我舒服点哦。”

“嗯，我会的！”

李欣然妩媚的笑了笑，突然拉起苏蕊的手，娇滴滴地说道：“蕊姐，我们到床上去好不好？别理他这个色狼。”

“蕊姐，吻我……”

李欣然气喘吁吁地享受一阵子的爱抚后，双手不客气地抱住苏蕊的美臀，开始磨蹭起来。

李欣然说话时，已经拉着苏蕊坐到床头上，双手随即毫不客气地握着她的乳房，开始揉弄起来。苏蕊顿时呻吟一声，媚眼如丝地看了张文一眼后，便将李欣然推倒在床上，双眼迷离地看着李欣然那近乎完美的身体，脸稍稍一红，低下头吻上李欣然那性感的锁骨。

“蕊姐，好舒服呀……”

李欣然发出愉悦的呻吟声。

靠，要我老命呀！此时，张文的脑子快要爆炸了，看着那两具性感的身体开始在床上纠缠着、互相亲吻着，这刺激的一幕简直就是催情圣药，眞人表演的虚龙假凤不仅没有半点的荒唐感，反而因为她们倾国倾城的美丽变得唯美梦幻，让人的情欲瞬间就燃烧到最高点，苏蕊低低的“哼”了一声，低头看着身下的尤物满脸陶醉，情不自禁地闭上眼，小嘴再次吻上李欣然那柔软的嘴唇。

苏蕊和李欣然那两条柔软的舌头纠缠在一起，房间内不断回荡着啧啧的声音，彼此陶醉的吸吮着对方。

这时，李欣然已经彻底放开，不仅手放在苏蕊的乳房上不停揉搓着，甚至还引导苏蕊的手去抚摸她的身体.女性间的亲吻有别於和男人亲吻时的感觉，柔软而细嫩，并且更加体贴.苏蕊被吻得浑身酥麻，但还是睁开眼眸，悄悄看了张文一眼。

此时，张文看着这唯美又特别刺激的一幕，早就兴奋坏了，睁大的眼睛中甚至有点血丝.苏蕊见状，才松了一口气，随即吻得更加投入，似乎是想为爱人表演一幕动人的好戏。

在一个长长的舌吻结束后，李欣然满脸绯红的抬起头，而她和苏蕊的嘴边有一条长长的唾液，明亮而晶莹，分不清是谁的唾液，看起来更加诱人。

张文在一旁看到血管都要爆掉，下身的命根子也硬得一直在跳动，如果不是为了欣赏她们的表演，他早已经直接扑上去。

“蕊姐，我先帮你好吗？”

李欣然娇喘连连，那巨大的乳房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着，看起来更加动人。

“然然，一起来吧……”

苏蕊悄悄瞥了张文一眼，见张文兴奋到不行，便明白爱人对这种事不仅不反感，可能还有一种莫名的刺激，心里微微一颤，看着压在身上迷人至极的尤物，咬了咬牙，终於下定决心。

“啊？”

李欣然顿时有点反应不过来，一时之间有点愣住。毕竟以前李欣然会跟苏蕊虚龙假凤，有很大的原因不是为了肉欲上的满足，而是因为畸形的生活带来太多无法发泄的压力，让心理都变得有些扭曲，与其说她们是要满足本能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对彼此一种同病相怜、无法拒绝的爱怜.比起李欣然那时有些严重的抑郁症，苏蕊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中，反而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她们虚龙假凤的时候，李欣然是全心的投入，甚至会有角色上的幻觉，而苏蕊就显得理智许多，虽然不会排斥李欣然在她身上寻找心灵的抚慰，但毕竟同为女儿身，她也不会做过分亲密的举动，例如以口交的方式来满足李欣然的欲望。

“怎么了？”

苏蕊小脸通红，心跳也快得有点控制不住，毕竟以往即使玩得再怎么疯，她可是连想都不敢想这样的事情，毕竟内心多少有些排斥，但现在见爱人那兴奋的样子，突然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取悦张文，这让她都有点惊讶。

“不是，蕊姐……”

李欣然还有点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在以往大多是她主动取悦苏蕊，现在苏蕊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间让她不知所措。

“来，你躺下。”

苏蕊红着脸坐起来，拨了拨散乱的发丝后，咬着牙，示意李欣然躺下去。

“好……”

李欣然呆愣的躺下，眼底全是不敢相信的惊讶。

“别乱动喔！”

苏蕊一边说道，一边悄悄看着张文，见爱人并不反感她的主动，这才红着脸，扭着身躯压到李欣然的身上，小嘴微微一张，在她那粉色的乳头上轻轻舔一下，随即将那小樱桃含入嘴中。

“啊，蕊姐……”

李欣然眼神迷离，忍不住“哼”了一声，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摸向苏蕊的腰，抚摸着那吹弹可破的白嫩肌肤。

“不对，是互相口交，69式的！”

此时，张文兴奋得跳上床，在一旁瞪大眼睛，看着这美丽的一幕，但刚一开口就有点后悔，担心他如此的兴奋，会不会引起两个尤物的反感。

“嗯，蕊姐，你转过来吧。”

李欣然呻吟一声，一只手控制不住地摸上张文的腿根。

“嗯……”

苏蕊脸上一片羞红，羞答答的看了张文一眼，随即闭上眼睛，慢慢转过身，将那娇嫩的下身送到李欣然面前。

苏蕊的羞处早已泛滥一片，晶莹的水光点缀着这粉红色的小地方，而且脱了毛后的羞处呈现出光洁的诱人。

这时，李欣然抱着苏蕊的臀部并往下压，让苏蕊的羞处来到面前，随即控制不住地将脸凑上前，开始亲吻着这动人的地带。

“啊，然然……”

苏蕊情动的“哼”了一声，接着李欣然那柔软的舌头开始舔弄起来，让苏蕊控制不住的浑身颤抖起来，而苏蕊见李欣然打开双腿，那光滑的小地方也是一片潮湿，便也趴下来，那柔软的舌头一下子就舔在李欣然那宛如花瓣般的羞处上。

第五章 国王游戏（下）

“呜……”

李欣然发出闷哼般的呻吟声，随即也吻得更加卖力。

空气中充斥着动人的涟漪氛围，不时响起啧啧的吸吮声，令张文在一旁看得都快要疯了，两具如此美丽的身体纠缠在一起，彼此用69的方式挑逗着，脸上满是陶醉的红晕，完全感受不到荒唐的感觉，反而让这诱人的氛围变得越发浓烈。

张文能清楚看到她们的舌头是如何灵活的亲吻着彼此的羞处，那动作充满怜爱，但也十分妖艳。

苏蕊是第一次亲吻女人的下身，即使曾有点排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却不像原本想像中的反感，或许是抬头偷看张文的时候，爱人的表情给了她鼓励，让她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讨好张文，於是苏蕊越发的卖力起来，一边挑逗着李欣然，一边享受着羞处那柔软的舌头所带来的快感，让她觉得骨头开始发软。

苏蕊和李欣然都知道对方的性感带在哪边，没一会儿，她们的爱液就氾滥成河，张文在旁边看得忍不住，於是抓住李欣然的手，让她握住命根子。

灭此时，李欣然已经被舔得非常舒服，一握住那火热的命根子就本能的套弄起来，那不时发出的呻吟声听起来更是无比诱人。

口交了一会儿，苏蕊和李欣然那性感的身躯变得滚烫起来，呼吸也快得有些控制不住。

这时，张文已经控制不住地想提枪上马，岂料苏蕊竟然突然弓起身子，瞪大眼睛，张大了嘴“啊！啊！”

的叫，身体瞬间控制不住的颤抖着。

“老公，我、我要来了……”

苏蕊睁大眼睛，发出类似哭泣的哼声。这么快就高潮了？李欣然突然觉得下身有点空虚，但见苏蕊情动的样子，还是继续亲吻苏蕊下身的羞处，舌头灵活的钻进蜜穴内，开始舔着那早已经硬起来的阴蒂。

苏蕊被李欣然的动作刺激得更加兴奋，她突然拉住张文的手，情动喊道：“老公，亲我、亲我……”

“蕊姐……”

张文连忙凑过来，从背后将苏蕊抱在怀里，双手环到她的胸前，握住那对饱满的乳房，一边使劲揉着，一边用手指揉弄那已经硬起来的乳头.这时，苏蕊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而她刚一转过头，张文马上就在她意乱情迷的呻吟中，开始吻着她的嘴、吸吮着她的舌，舔着她嘴里那李欣然的味道。

多个部位同时被刺激，苏蕊顿时“哼”了一声，能感觉到浑身的细胞都被快感的浪潮所淹没，因此当李欣然咬住阴蒂时，苏蕊再也控制不住，浑身剧烈地抽搐着，子宫顿时喷出一股火热的爱液。

“呜……”

李欣然还在卖力舔着苏蕊的羞处，突然感觉到一股火热的液体喷出来，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喷了一脸。

“呼……”

苏蕊身体抽搐好久后，才松了一口气，全身无力地瘫软在张文怀里，嫩臀控制不住地坐在李欣然的脸上。

“蕊姐，舒服吗？”

张文爱抚着苏蕊的身体，看着怀里的尤物高潮后的满足模样，不禁心念一动，开始亲吻着她的脖子，让她沉浸在这美妙的余韵中。

“老公，好舒服呀……”

苏蕊靠在张文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大口大口的喘息着。

“压死我了！”

这时，李欣然被苏蕊那浑圆的臀部压得有点喘不过气，说道：“喂，我满脸都是你老婆的水呀！”

李欣然装作很委屈的指了指自己的脸，再看苏蕊满足的模样，忍不住调戏道：“没想到蕊姐的技术那么好，刚才我差点也来了哦！不过这个水眞的太多了，不小心可是会被淹死的。”

张文和苏蕊竟然在她身上打情骂俏，心里微微一酸，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要吃谁的醋。在难受之下，她开始用力的推着，一下子就把张文和苏蕊推倒在床上。

苏蕊浑身瘫软如泥，高潮后的爱液更是覆盖整条腿根，此时她闭着眼睛，根本不敢睁开，但身体还沉浸在如潮水般的快感中，因为这是苏蕊第一次在两人爱抚的情况下达到高潮，对这种强烈的刺激感到有点迷恋，但又害怕这时的样子会很难看，内心很纠结，所以根本就不敢看向张文。

“谋杀呀！”

李欣然立刻坐起身，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她似乎也没想到苏蕊会那么快就来高潮，就见她的脸上满是爱液，在淫秽中又多了几分说不出的妖娆。

“然姐，没事吧？”

张文也将李欣然抱到怀里，双手不客气的分别摸上她们的一只乳房，肆意地揉捏起来。

“你少说两句话，又不会死！”

苏蕊闻言有些不好意思，睁开眼眸，妩媚又羞涩地白了李欣然一眼。

“味道还不错……”

李欣然咯咯笑了起来，虽然身体有点空虚，但她还是喜欢嬉闹，竟用舌头舔着嘴唇上的爱液，当着苏蕊的面，表情夸张的呑下去。

“那我也试试……”

张文被李欣然那性感的模样弄得心里发痒，双手马上捧着她的脸，在李欣然含情脉脉的注视下开始吻着她的脸，慢慢把苏蕊的爱液吃进嘴里。

“这还有……”

李欣然浑身颤抖着，当张文的舌头将她脸上的爱液都舔乾净后，她忍不住撒娇地抬起下巴。

“嗯……”

张文立刻吻上去，而李欣然也立刻激烈的回应着张文的动作。张文和李欣然闭着眼睛，抚摸着对方的身体，舌头也剧烈的纠缠在一起。同样的身体结构，同样是迷人的尤物，但光是接吻，给张文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苏蕊即使热情，却还是能让人感觉到她的柔情，而李欣然则是一团灼热的火焰，不仅会把你燃烧，更能让你感觉到她的热情和大胆。

苏蕊从高潮的余韵中慢慢回过神来，见在她旁边的张文和李欣然激烈地亲吻着，手也爱抚着对方，情欲一动，也忍不住缠上来，一只手绕过张文，抓住李欣然的乳房轻轻揉弄着，另一只手则在张文的胸前抚摸着。

张文顿时舒服得“哼”了一声，也空出一只手，投桃报李的抚摸着李欣然的身体.李欣然见状，也不客气地握住张文的命根子，开始套弄起来。张文三人互相爱抚好一阵子，没一会儿，皆情不自禁的呼吸加快。张文吻着苏蕊一阵子后，准备提枪上马。

这时，李欣然情动万分，不过却突然坐起来，将扑克牌拿过来，娇喘道：“我们玩最后一把吧！”

“好！”

张文也不拒绝，双手持续在苏蕊的乳房上搓弄着，苏蕊也呻吟着，本能的点了点头。

“我和蕊姐来……”

李欣然却丢掉多余的牌，只留下两张牌后，娇喘道：“谁输了，谁就和小文表演给对方看。”

“嗯，好！”

苏蕊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眼神迷离且渴望的看着爱人，毕竟这样的输法哪是惩罚呀？对她来说，还不如说是品嚐胜利的果实。

“等等，不能这样！”

张文把李欣然丢掉的牌捡回来，摇头说道：“得照规矩来，不然我不就没得玩了吗？”

“随你……”

李欣然倒没说什么，但发牌时手已经有点颤抖。刚才那么激烈的爱抚、那么激烈的视觉冲击，令李欣然此时都能清楚感觉到从她体内流出的爱液已流满腿根，而这最后的游戏不过是吹响情欲燃烧的号角，此时似乎任何荒唐的要求都不过分了。

这最后一轮，抽到国王的是张文，两位尤物眼底顿时多了一层迷离的水雾.这时，张文把1、2、3这三张牌全都丢到一旁，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一丝不挂的她们，兴奋又略显粗鲁的说：“现在开始，我是你们的国王！”

“凭什么？”

李欣然嗲嗲的嘀咕道，但眼底的闪亮却说明她并不拒绝这种充满男人味的蛮横。

“嗯……”

苏蕊倒是很乖巧，没有反对，反而因为看到张文难得蛮横的一面，感觉到一种不一样的冲击。

“你们先一起来。”

张文兴奋坏了，见李欣然和苏蕊不反对，立刻坐到床头上，分开双腿，指着那硬得几乎要爆炸的命根子，喘着粗气说道：“老婆们，好好伺候我吧！”

“装神弄鬼。”

李欣然娇滴滴的嘀咕道，也没反对，反而用胳膊肘撞了苏蕊一下，窃笑道：“快点啦，他叫的是老婆，不是我这外人。”

“话那么多！”

苏蕊不好意思的白了李欣然一眼后，扭动着身躯趴到张文的胯下，含情脉脉的看了爱人一眼，随即低下头来握住命根子，顿时一股浓郁的男性气息让她为之陶醉，想都不想就伸出舌头，舔去马眼上那晶莹的分泌物。

“我也来……”

李欣然也不落后，整个人趴到张文的腿间，小嘴吻上张文的睾丸，开始吸吮着，偶尔还顽皮的吻一下苏蕊的脸。

“哦……”

张文顿时舒服得弓起腰，嘴里也控制不住的“哼”了一声。见两个迷人的尤物在胯下为他口交，她们的脸几乎快要贴在一起，两张温润的唇在胯下游走着，张文的脑子里早就乱得无法思考，兴奋得血管几乎快要爆裂，然而即使身体上的刺激很剧烈，但也没有视觉上的冲击、心灵上的荡漾所带来的感受猛烈。以前，张文做梦都不敢想像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遥想初次相识时，苏蕊的知性优雅、李欣然的性感妖娆，都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她们美艳动人、无比高贵.与苏蕊在雨夜的初次，与李欣然那激烈火热的缠绵，每一次想起都宛如梦境般飘嫩，即使那一刻欲仙欲死，但张文每每想起，都有点不敢相信他竟会那么好命，而且即使她们风韵不同，但都是女人中的极品，对於男人来说，只要能拥有任何一个，就已经是上辈子积的阴德，但他竟然同时拥有她们，甚至她们还彼此认可这荒唐的关系，这简直就是主角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顶点、威能已经爆发。

原本只要能跟苏蕊或李欣然恩爱一夜，张文已经觉得是人间极乐，但现在她们竟然陪着他玩双飞，还毫不避讳的在胯下一起为他口交，看着她们那倾国的容颜在胯下摆动，令张文的灵魂简直要出窍了。心想：去他妈的什么神仙，有哪个神仙能活得这么爽？天上的仙女有她们迷人吗？这世界疯了！

“老公，怎么了？”

苏蕊在龟头上舔了一圈后，见张文张着嘴，一边吐大气，一边发着呆，顿时有些忐忑不安。

“没事，太爽了……”

张文说话变得语无伦次，欣赏着这美丽的一幕，他相信只要是个男人都会为之震惊，或许心脏稍微不好的人，还会被刺激到，直接驾鹤西归，要准备死了。

“肯定爽的啦，我们这么服侍他。”

说着，李欣然还不忘用舌头舔着睾丸，见苏蕊呑吐着龟头，她也开始往上移，那条柔软的舌头在枪身上来回游走着。

“是，爽得不行了……”

张文哼道，他能感觉到龟头被包围，但能清楚感觉到李欣然的嘴正在亲吻着命根子，这种感觉实在太剧烈，剧烈到让人有点受不了。

苏蕊和李欣然见状，伺候得更加卖力，虽然李欣然老是喜欢顶嘴，但内心早就充满这个夺去处女身的大男孩的身影，让她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取悦张文。

口交了一阵子后，李欣然看苏蕊似乎嘴痠，抬了一下头，她马上就凑上去含住张文的命根子，继续呑吐起来。

张文的命根子上已经分不清是分泌物还是苏蕊和李欣然的唾液，但李欣然却满脸陶醉，快速的呑吐着命根子，小手则爱抚着张文的腿根。

苏蕊见状，顿时暧昧的笑了笑，心里清楚这密友是个嘴硬心软的人，稍稍休息一会儿，立刻又趴下来，接替李欣然亲吻着张文的命根子，用舌头来回舔着，亲吻着那兴奋到似乎在跳动的睾丸。

享受了好半天，张文眞有点舍不得这感觉，看着苏蕊和李欣然在胯下讨好、妩媚的看着他，那种刺激的感受几乎要把他逼疯了！心里的邪念一直澎湃着，眞想对着她们那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垂涎的容颜，来个淋漓尽致的颜射，但又想起她们最渴望的是爱情的结晶，好几次已经爽到极点，但还是努力抑制住射精的欲望。

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会憋死的！此时，张文红着眼，心里纠结得蛋都疼了，想继续欣赏李欣然两人帮他口交的景象，再爽快的颜射她们，但也清楚两名尤物都希望快点怀上他的孩子，内心开始挣扎起来，连一秒都犹如过一年。

当张文的理智占了上风时，李欣然两人的舌头就像魔鬼的号角般开始打压着，一瞬间的犹豫，一瞬间的快感，漫长得就像过了几个世纪。

“等一下……”

张文几乎掏空勇气，才咬着牙阻止李欣然两人继续口交，接着慢慢的往后退，把命根子抽离她们那温柔的小嘴。

“怎么了？”

苏蕊抬起头，神情无辜地看着张文。

张文最喜欢的就是在苏蕊的嘴里口爆，或者做爱后让她用嘴吸出来，因为看着一个优雅高贵的绝顶尤物被颜射或口爆，对於男人来说是最极高的满足。

“嘴好疲哦……”

李欣然抬起头，嗲嗲的抱怨道，不过眼底也有和苏蕊一样的疑惑。她更懂得张文的心理，知道爱人最喜欢的就是征服她们的感觉，所以当然也感到困惑了。

“你们继续69……”

张文爽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说出这话时，已经有点有气无力，看着她们满脸妩媚的潮红，还用如此深情的眼眸看着他，心里唐突，差点把精液喷出来。

“又来呀？”

李欣然神情暧昧地看了苏蕊一眼，嘻笑道：“我说小文，你不会是想看我们自己来，然后在旁边打手枪吧？”

“去、去，快点！”

张文站起身，舔着嘴唇，一脸兴奋的样子。

“然然，来吧……”

苏蕊红着脸躺下来，拉着李欣然到她的旁边，柔声细语又有点难为情地说道：“今天，我们尽情放纵好吗？”

“嗯……”

李欣然一下子就没了脾气，即使清楚苏蕊的温顺是为了取悦共同的男人，但她也不觉得有心酸的感觉.一个是她情窦初开的男孩，另一个是心灵上互相爱惜的知己，此时脑子一个恍惚，觉得这样在一起似乎也不错.李欣然反身趴到苏蕊的身上，双手分开她的腿，随即趴下来挑逗着苏蕊。苏蕊情动的呻吟一声，眼含柔情的看了张文一眼后，也抱住李欣然那挺翘的臀部，小嘴吻了上去，舌头灵活的移动着。

此时，苏蕊和李欣然的羞处比刚才湿得更厉害，漫长而充满激情的前戏，在荒唐中，带着让她们无法抗拒的快感，她们早已经意乱情迷，互相的口交动作也变得非常自然。

张文在一旁看着苏蕊和李欣然互相取悦着对方，充满让人疯狂的诱惑，邪念一起，马上跪坐到苏蕊的腿边，看着李欣然殷切的吸吮着苏蕊的阴蒂，令张文控制不住地抓住苏蕊那修长的美腿，随即有点粗鲁的分开，接着手握着命根子在阴唇上来回蹭了几下后，便插进去。

“老公……”

苏蕊顿时情动的喊了一声，能感觉到体内被那熟悉的命根子慢慢占有，而阴蒂还被李欣然吸吮着，在双重的刺激下，让她的身体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着。

“然姐，你继续……”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整根命根子被包裹在湿润的温暖中，龟头甚至能清楚感觉到子宫口的蠕动，而看着李欣然脸上的情欲越发浓郁，马上把她的头往下按，示意她继续为苏蕊口交。

“蕊姐，嗯……”

李欣然含住阴蒂继续吸吮着，舌头灵活的钻到苏蕊的蜜穴内搅动着，顿时让苏蕊的呻吟声变得更加高亢。

张文兴奋得快要疯了，控制不住的前后抽插起来，享受着命根子在那湿润而紧窒的羞处进出的极乐感觉，小腹不时还顶到李欣然的鼻子，这视觉上的冲击更是让张文兽性大发，抽插的速度变得如打桩机似的快速。

“啊，老公，好大……”

苏蕊顿时大叫道，此时感受到的快感剧烈倍增，在喊叫几下后，李欣然又开始舔逗着，让她更是疯狂，紧紧抱住李欣然那性感的臀部，将整张脸几乎埋进苏蕊的私处，开始舔弄着。

“妈妈……”

李欣然也深深受到刺激，感觉到身下苏蕊被撞击的动作，加上看着张文的命根子在苏蕊的羞处进出，每一次的进入都尽根没底，出来时带出更多的爱液，那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让她的理智瞬间崩渍，快感冲击着神经，开始胡乱亲着苏蕊的下身、舔着张文的小腹，疯狂得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两个尤物的呻吟一波高过一波，身体几乎都伴随着张文的撞击而动着，那刺激的一幕，让张文的脑子都要发晕。

张文在抽插了一阵子后，就见苏蕊爱液横流，而李欣然也情动万分，张文的脑子里突然生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实施。

“老公……”

苏蕊正处於愉悦中，突然感觉到下身一阵空虚，顿时不满的叫道。

此时，张文拔出那满是苏蕊爱液的命根子，接着捧起李欣然的头，递到她的嘴边，兴奋得双眼变红，嘶哑道：“舔，我要插你的嘴。”

“呜……”

李欣然没有半点犹豫，微微抬起上身，抱住张文的腰后，小嘴一凑到命根子前，就疯狂地舔着，一边舔，一边发出啧啧的声音。

张文在享受了一阵子，见李欣然舔得差不多，示意她用嘴含住，便开始挺着腰，抱着她的头，抽插着李欣然那张性感而迷人的小嘴。

这时，苏蕊虽然觉得不上不下的很难受，但无力地抬眼时，见李欣然那疯狂摆动的头部，再看爱人一脸兴奋，明白发生什么事，顿时感觉到有股异样的刺激感袭来，令快感还没散去的身体变得越发兴奋.在李欣然的小嘴抽插几分钟后，张文才恋恋不舍的将命根子再次插入苏蕊那迷人的紧窒小穴内，继续狠狠的抽插起来。

李欣然的嘴角挂着不知道是唾液还是爱液的东西，微张小嘴地喘息着，看起来更加妩媚。

见张文又在插苏蕊，李欣然低下头，双手扒着苏蕊的双腿，头一低，又开始亲吻着张文和苏蕊的结合处，那条柔嫩的舌头在粉色的嫩肉和命根子上来回舔弄着。

“啊，然然……老公……”

苏蕊的呻吟越发高亢，肉体和视觉上叠加的快感，刺激得让她受不了了，在一阵疯狂的叫喊后，她浑身突然僵硬起来，整张脸几乎都埋在李欣然的双腿间.“蕊姐好敏感呀……”

李欣然吃吃笑着，看着被抽插的小嫩穴快速收缩着，知道不到十分钟的刺激，苏蕊又要达到极乐的颠峰，立刻含住她的阴蒂吸吮着，双手也穿过张文的胯下，按起苏蕊的小菊花。

“不、不行……这样，我受不了……”

此时，苏蕊已经失去理智，瞪大眼睛，在多重的刺激下，觉得灵魂似乎都要被撕裂了。

“蕊姐，我要干死你……”

张文变得有点疯狂，一只手抱着苏蕊的腿，另一只手按着李欣然的头，快速的抽插起来。

“不、不行，快死了……”

苏蕊如哭泣般的喊道，忍不住咬住李欣然的嫩臀，在一阵剧烈的抽搐过后，瞬间灵魂似乎破碎了一样，如海浪般汹涌的快感迅速席向苏蕊，让子宫承受不住的开始剧烈痉挛，大量的爱液似宣泄般控制不住的喷射而出。

“啊……”

张文感觉到苏蕊的高潮再次来临，立刻拚命的抽插几下，随即就感觉到火热的爱液在灌溉着龟头，而苏蕊浑身僵硬着，小穴也剧烈的收缩着，令张文爽得忍不住叫了一声。

“呼……”

苏蕊爽得几乎要晕厥，高潮过后，浑身一软，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大口大口的喘息着，闭着眼睛，一脸高潮的媚红.此时，苏蕊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体内只剩下强烈的快感还在持续盘旋着，剧烈得让她根本无法想像。

张文也没想到苏蕊会那么敏感，才口交没多久，高潮就来了一次，而抽插了不到十分钟，高潮就又来了一次！

张文本来正在兴头上，有点不想中断这爽快的感觉，但看着美少妇被干得几乎要晕死过去，对她感到怜惜，最后还是慢慢的把命根子拔出来，而龟头刚一离开苏蕊的嫩穴，顿时就流出大量的爱液，把床单打湿一块，散发着女性分泌物的迷人气息，闻起来更是要命！

“小文，我也要……”

这时，李欣然也情动万分，连续的前戏已经让她的身体极端空虚，下身早已氾滥不堪，当看到张文将命根子抽出来时，她立刻塞到嘴里，一边舔着，一边含糊不清的求欢。

“叫声老公来听听……”

张文舒服得“哼”了一声，而即使李欣然不说，他也会兴奋得享用她那近乎完美的身体，但一看到李欣然如此柔媚的样子，反而有点别样的感觉，一时有了调教她的想法。

“好老公，我要，快给我吧……”

李欣然摇着性感的嫩臀，眼底闪着楚楚可怜的水雾，只是这妖娆的一眼，就让张文刺激得差点射在她脸上。

“那么想要呀？”

张文色笑地看着李欣然，抚摸着她那嫩臀上被苏蕊咬后留下的浅印，淫笑道：“是不是想用这个姿势，让我从后面干你呀？”

“是，而且还要用力点……”

李欣然能从这对话中，感觉到不知从何而来的刺激，马上点着头，扭动着身体诱惑张文。

此时，李欣然跪在苏蕊的身上，採取标准的后入姿势，而她很喜欢这个姿势，因为这样张文的冲撞会更深、更有力，能让她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且在这荒淫的三人游戏中，那种感觉让她更加渴望爱人能迅速的占有她、蹂躏她、征服她！

“我来了……”

张文闻言也格外兴奋，再看李欣然那妩媚的眼眸发出求欢的信号，哪里还有闲情调戏她，马上就站起身。

此时苏蕊瘫软如泥，李欣然和她还保持着69的姿势，她本来想挪动一下，但张文觉得这样会更加刺激，马上要她别动，接着挪到她身后，看着尤物挺起那雪白而浑圆的翘臀，腿间的羞处早就泥泞一片，无比光滑的小馒头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如花瓣般的阴唇微微盛开，饶是如此，那粉色嫩肉和早已经硬立的小蜜豆还是那么诱人，让张文有种想先品嚐一下的冲动。

“老公，快来嘛……”

李欣然又扭了扭腰肢，摇晃着性感的臀部，渴望着张文的进入。

“来了，你这个小妖精！”

张文喘着粗气，往前挪动，几乎是跪坐在苏蕊的面前，双手则抓住李欣然的臀部，在深吸一口气后，便握着命根子对准她的小蜜穴，慢慢的往前挺进，一点一点地进入那朵刚被他开苞不久的紧窒嫩穴。

“老公，好硬、好热呀……”

李欣然顿时舒服得呻吟起来，张文的命根子一点点的挤开嫩肉进入，那充实饱胀的感觉让她陶醉起来，高翘的臀部也激动颤抖着。

“然姐，你里面好热呀……”

张文享受着进入李欣然那嫩穴的快感，而每进入一点点都会感觉到尤物的身体随之僵硬，那嫩穴还是那么紧窒，每进入一小寸都像是在开拓，那种极端的刺激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但肉体的快感却无比清楚。

“好、好满呀……”

李欣然满足的哼着，当张文那粗长的命根子尽根没入，硕大的龟头碰到她的子宫口时，更是控制不住的抬起上身，波浪长发在空中一散，四溅的汗珠让空气变得更加淫靡。

“我来了……”

张文深吸一口气，双手抓住李欣然那对饱满的乳房，享受着那无与伦比的弹性，挺着腰抽插起来。每次的撞击几乎都是尽根没入，看着身下的尤物被撞得浑身颤抖不已，看着她那头的长发被撞得前后翻飞，内心顿时有股强烈的冲动，哪还管温不温柔，立刻加快速度，开始大力地抽插着。

“对、对，老公……用力，好舒服呀……”

李欣然控制不住的叫道，叫声伴随着张文的抽插而变得断断续续，被爱抚了那么久，她的身体已经极端渴望，而张文这略显粗鲁的大力抽插，瞬间就让她无比满足。

肉与肉的相撞啪啪作响，张文每一次的抽插都会带出更多爱液，而李欣然已经兴奋坏了，不断发出高亢的叫声，疯狂地扭动着身体，迎合着张文的撞击，而张文也十分冲动，看着这尤物如此疯狂扭动着身体，双手揉捏她乳房的力道更大，每一次撞击几乎都拚尽全力，恨不得直接插穿她的身体，永远和这尤物结合在一起。

持续高亢的呻吟、男人粗重的喘息、肉与肉相撞的声音，一切都把情欲的火焰燃烧到极点，两具布满汗水的肉体疯狂动作着。

苏蕊处於高潮的余韵中，久久才回过神来，感觉到眼前似乎有影子在闪动，她无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一幕，顿时让她感觉到血液的循环又再次控制不住的加快。

只见张文那巨大的命根子正奋力抽插着，在李欣然那粉嫩而紧窒的羞处不断的进进出出，每一次有力的撞击都会听到撞击声和密友兴奋的呻吟声，而两人的交合处早已氾滥一片，分泌物的气息不断钻进苏蕊的鼻孔，如此近的距离，甚至每一次插入时，爱人的睾丸都从她脸上蹭过，更过分的是，李欣然兴奋坏了，爱液不停流出，甚至随着抽插滴到她脸上。

苏蕊顿时呼吸一紧，在如此近的距离看着这一幕，视觉上的冲击实在太强烈。

这时，苏蕊稍微回过神来，身体总算有了点力气，刚才的高潮实在太猛烈，即使初夜时的感觉已经是欲仙欲死，而且每一次和爱人交欢时也都会得到满足，但冲击性绝对没这次强烈，在张文和李欣然的夹击下，身体似乎敏感得过头，连带的快感也更加强烈，即使已经做好就荒唐一夜的想法，但她的内心已经开始动摇，有些害怕会迷恋上这种感觉，会让她完全迷失在爱人的取悦中，甚至陶醉起来……

“蕊姐……妈妈……啊……”

苏蕊只是稍微动一下，李欣然马上就有感觉，那含糊的呻吟声连她都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因为张文那有力的冲撞带给她的快感早已经淹没理智。

“然然……”

苏蕊的眼神变得迷离，明明一个是她的密友，一个是她最爱的人，但为什么看到他们做爱时，却一点吃醋的感觉都没有呢？或许是她没资格吃醋，或许只是矜持在作祟，事实上她的灵魂深处根本不排斥这种荒唐的事。

“蕊姐……”

张文停下动作，弯腰就见苏蕊在胯下望着他和李欣然的结合处发呆，虽然肉体上的情欲非常旺盛，但见她那迷茫的样子，心里还是有点忐忑，害怕她会不会生气。

“小文，你们继续……”

苏蕊回过神来，当看到张文和李欣然望向她的眼神中都带着愧疚和关怀时，心里也软了，红着脸，柔声说道：“我现在还感觉有点……嗯，那个，你们不用管我。”

“要不，我们挪一下地方吧？”

张文试探性的问道，用眼神示意李欣然，毕竟他害怕这样的姿势会引起苏蕊的反感，加上李欣然隐隐有依恋苏蕊的倾向，但苏蕊的心一直在他身上，如果太过分惹她生气了也不好。

“嗯！”

李欣然应了一声。

当张文和李欣然刚想挪一下位置时，突然苏蕊一把抱住张文的腰，红着脸，带着几分暧昧地说：“老公，你们别挪，我想看你和然然做爱！”

“蕊姐，我……”

这时，李欣然在兴头上，自然是期待那如狂风暴雨般的征服能更猛烈一些。

“你们别多想了。”

苏蕊面带几分妩媚的潮红，含情脉脉地看了张文一眼，娇滴滴地说道：“老公，你快点干然然吧！我喜欢看着你们这样，觉得很兴奋！”

“嗯！”

张文这才松了一口气，见李欣然因为觉得空虚，已经本能的扭动几下，所以在得到苏蕊的允许后，张文一鼓作气地抱着李欣然的臀部，狠狠抽插起来，或许是苏蕊鼓励的关系，张文瞬间感觉身体充满用不完的力量，每一次的抽插，几乎都大力得让李欣然都要晕厥过去。

“老公，再大力点，然然很舒服……”

李欣然的呻吟再次高亢起来，尤其是当苏蕊的双手伸到她胸前抓住那前后摇晃的乳房揉弄时，她的情欲顿时亢奋到极点。

“老公，再快一点，快把这小妖精收服了……”

苏蕊一边揉着李欣然的乳房，一边听着张文和李欣然的结合处不断传来啪啪作响声。

刚才那瞬间，张文和李欣然的眼神似乎已经将心理障碍彻底击破！此时苏蕊看着这一幕，既兴奋又带有一点愉悦，不断用嗲嗲的声音，鼓励张文狠狠的蹂躏李欣然。

“嗯……嗯……”

张文兴奋得连话都不会说，因为苏蕊的鼓励，也因为胯下的尤物实在太迷人。

张文可以看得出来苏蕊已经突破心理的障碍，眞正接受这样的关系，那日后他可就以尽情享受她们的温情，甚至可以让她们融入到家里，眞正成为她们共同的丈夫。

苏蕊的脸庞已经被滴上不少爱液，睾丸在她面前晃荡，甚至在脸上磨蹭，交织而来的气息让她觉得有些迷离.这时，苏蕊看见李欣然的阴蒂裸露出来，那可爱的小蜜豆粉嫩粉嫩的，上面还泛着水光，脑子一个恍惚，想起刚才李欣然毫无避讳地对她好，想起李欣然的体贴，想起那种无比的快感，突然心里一热，伸手把李欣然的腰往下拉一点，没等李欣然反应过来，立即张嘴吻上两人的结合处，那条柔嫩的舌头开始按压着硬立起来的阴蒂。

第六章 新家建设中

“啊，蕊姐，不行，好麻呀……”

李欣然的身体顿时控制不住的抽搐起来，张大了嘴“啊！啊！”

叫着，即使知道那是她的敏感地带，即使刚才做过同样的事情，但她没想到苏蕊竟然会对她这么好，瞬间倍增的快感，顿时让全身的细胞兴奋得快速跳动。

李欣然的身体顿时剧烈的颤抖起来，而张文对此的感觉最清晰，几乎能感觉到阴道正不停收缩着，嫩肉在一阵阵的蠕动中紧紧夹着命根子，顿时让他舒服得连腿根都有点发软。

张文停下抽插的动作，耳边传来身下“啧啧”的声音，脑子嗡的一声，顿时明白苏蕊现在在做什么。

“老公，别停，我要来了，快、快干我呀……”

李欣然疯了似的的挺动着翘臀，她被苏蕊刺激得已经是欲火高涨，一看张文停下动作，顿时觉得很空虚，立刻扭动着腰。

“来了！”

张文兴奋得眼睛都红了，马上抓住李欣然的腰狠狠的抽插起来，每一下的撞击都如此有力，几乎要顶穿李欣然那性感的身体，每一下的深入都撞到子宫，让身下的尤物发出更加高亢的呻吟声。

“不行，好麻、好麻……”

李欣然的呻吟声像是在哭泣似的，但又那么的尖锐高亢。

此时，李欣然的小嫩穴被张文的命根子有力的冲撞，阴蒂也被舔弄着，胸前的巨乳也被苏蕊玩弄，多点齐来的快感让她快要崩溃，彻底的得到满足，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沉浸在极端的快感中，强烈得让她都快要晕厥。

“然然……”

苏蕊一边含着李欣然的阴蒂吸吮着，一边使劲地揉着李欣然的乳房，苏蕊刚刚深深体会到那欲仙欲死的快感，此时见李欣然那么激动，马上就更加卖力的挑逗她，希望密友能和她登上同一个极乐天堂。

“操……”

张文忍不住爆了粗口，双手在李欣然的臀部上掐出指印，抽插的速度快得让他都有点晕眩。

“啊啊，不行……来、来了……老公，我死了……”

突然李欣然扬起头，乱叫起来，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浑身的细胞开始活跃的跳动着，似乎每一个毛孔都在这一刻产生无尽的愉悦，所有的快感在这瞬间倍增，汇集成澎湃的河流冲击着早已经无比敏感的子宫，高潮来临，甚至强烈到瞬间就把灵魂沖垮。

“老公，蕊姐……”

李欣然呻吟道，这时依然和苏蕊保持着69的姿势，见苏蕊那粉嫩的小穴还在她面前，立刻就趴下去吻着那两片的阴唇，像接吻似的用舌头激动的乱舔着，抵挡着这让身体几乎快要承受不住的剧烈快感。

“啊……”

苏蕊冷不防被李欣然这么激烈的口交，呻吟一声后，也紧紧吸吮着她的阴蒂，双手更是将她那巨大的豪乳揉捏得变形。

“操，眞他妈的紧，好爽呀！”

张文吼了两声，随即狠狠的一撞，几乎把李欣然的上半身撞得趴到苏蕊的腿间.这时，张文能感觉到李欣然那柔嫩的阴道剧烈收缩着，一股火热的爱液彷彿溃堤般的喷射而出，流过他和她交合的每一处空隙，对命根子进行无微不至的洗礼，瞬间就让张文爽得眼前有点发黑。

“来、来了，好、好爽……”

李欣然哼了好一阵子后，僵硬的身体终於无力地瘫软下去，娇媚的脸上全是高潮后的红晕，她闭着眼睛，急促的呼吸着，披头散发的样子看起来更加妖艳。

“嗯……”

苏蕊意乱情迷地看着张文和李欣然的结合处不断分泌出爱液，有的甚至滴落到她的脸上，她却毫不在意的抹了一些涂抹在李欣然的腹部，见密友的模样，知道李欣然已嚐到极乐的滋味，心里隐隐感到高兴，觉得这样的共享是件很美好的事。

“不行，我也要来了……”

张文被李欣然的爱液烫得浑身爽透，腰开始发麻，知道已经到达发射的边缘，哪里还管得了李欣然的高潮来临，马上抓着她的腰，往后一拉，闷吼一声，狠狠抽插着李欣然那越发湿润的小穴。

“嗯……嗯，老公，射给我，射满满的……”

李欣然被张文撞得身体一颤一颤的，沉浸在无比的高潮中，早已经神智不清，本能的嘟囔着，身后的撞击更让敏感的身体多了几丝快感。

苏蕊见张文差不多要射了，就突然抱住张文的腿，猛地抬起头，张开小嘴含住睾丸，舌头灵活地舔弄起来。

张文顿时浑身颤抖，前列腺也随即剧烈膨胀着，忍不住兴奋喊道：“蕊姐，快，继续，我马上要射了……”

“嗯……”

苏蕊含糊不清地应着，任由睾丸在她的小脸上拍打着，并见张文的肉棒越来越硬，心念一动，猛地吻上张文的菊花。

“啊……”

张文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不由得张大嘴巴，浑身僵硬的抽搐着，他能清楚感觉到苏蕊那条柔嫩的舌头不只在菊花周围游荡，甚至还卷成一圈往里面挤，这种又痠又麻，又搔又湿热的感觉，配合着从下身传来澎湃的快感，让张文觉得这世界瞬间崩溃瓦解。

“我射了……”

张文闷吼一声，命根子死死的往里面顶，几乎顶穿子宫口，让李欣然不由得嘤咛一声。

此时，张文的脑子一片空白，那剧烈的快感让身体控制不住的抽搐，随即马眼一开，一股股火热的精液控制不住的喷射而出，灌溉着这具性感而迷人的身体“老公，好烫哦……”

李欣然还沉浸在猛烈的高潮中，被张文喷射而出的精液一烫，快感顿时倍增，立刻激动地呻吟几声。

一股、两股、三股，射了多少？脑子有点晕晕的！张文感到有点迷糊。射完后，腿都有点发软，赶紧拉开还在舔着他菊花的苏蕊，腿一软，整个人无力地跌坐在地，随即命根子脱离那滑嫩而湿热的阴道。

张文无力地往后躺，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在这么强烈的快感下，张文还眞有点担心自己的心脏不好，在这么香艳的双飞中，大概他下个礼拜就是头七了！这时，李欣然的上半身趴在床上，只剩下喘气的分。张文觉得骨头发麻，全身无法动弹，反而是苏蕊回过神来，也已恢复了体力，她慢慢的坐起身，一看到张文两人的模样，顿时咯咯一笑，略带几分调戏地说道：“你们还眞卖力呀！看看，都累得像死猪了！”

“蕊姐，抱一下……”

李欣然有气无力地伸出双手，身体还因为沉浸在高潮中而白里透红，披头散发的样子看起来更加性感。

“好然然，舒服吗？”

苏蕊也不顾忌，马上躺下来抱住李欣然，任由李欣然的小手抓着她的乳房，柔声细语道：“先别动，别让精液流出来了。”

“嗯，妈妈……”

李欣然眼神迷离，呢喃一句后，就很温顺地靠在苏蕊的怀里休息。

“老婆，我也要抱……”

这时，张文还很累，不过看李欣然和苏蕊的嬉闹，马上起了玩兴，立刻在旁边摆出吃醋的样子，有点争风吃醋地叫嚷着。

“嗯，来！”

苏蕊咯咯一笑，马上也向张文伸出手。

张文挣扎着爬向苏蕊，本来应该累得要命，不过旁边躺着李欣然和苏蕊，让张文即使很疲惫，还是忍不住在她们身上吃豆腐，并在稍稍恢复体力后，开始在她们身上上下齐手，弄得苏蕊咯咯直笑，半推半就的抱怨张文是大色狼。

李欣然在恢复体力后，也加入嬉闹的行列，有了她就热闹多了。张文三人在床上闹得非常欢乐，苏蕊和李欣然一丝不挂，看她们玩闹，更是无比香艳.欢乐的笑声、纯眞的笑脸，完全就像是个青春活泼的少女，如果不是刚才的快感那么剧烈，张文甚至怀疑刚才那香艳至极的肉戏到底是不是眞的。

张文三人休息了一阵子，而房间内、床单上全是分泌物的味道和黏稠，爱美的女士们便去洗澡，而张文被安排去干活，拿了件新的床单过来换，听着她们在浴室嬉闹的声音，欲火又慢慢上升。

“老婆们，我来了！”

张文匆匆整理完房间，立刻就光着屁股冲进浴室。两位尤物还在悠闲泡着燥，享受着性爱过后身体的放松，见张文一脸色相的冲进来，不禁“噗哧”一笑，一边嘻笑着，一边朝张文泼着水。

张文当然是强硬地进去浴缸泡澡，一左一右的抱住李欣然和苏蕊，对她们上下其手，鸳鸯戏水，一时间无比香艳，除了娇笑声外还带着她们偶尔的呻吟声，眞是要命。

没多久，两位尤物气喘吁吁，张文的命根子也无比坚硬，他本想就地解决，但怕她们感冒，想想还是算了。

张文三人擦乾身体后躺到床上，一开始互相搂抱，说一些正经事，直到李欣然被张文摸得受不了，吻上张文的嘴唇，这才宣告第二场大战的开始。

张文和李欣然、苏蕊彼此纠缠在一起，三具白花花的身体不停蠕动着，手在彼此的身上来回抚摸着。

当情欲燃烧到极致的时候，张文马上要苏蕊和李欣然躺下，在她们满足的呻吟声中，分别替她们口交一次，才提枪上马，用传统的姿势享受着苏蕊的温顺，好一会儿，才用女上位的姿势满足李欣然。

张文轮流在苏蕊和李欣然的身上开垦，与她们缠绵、交欢，欣赏着两位尤物的舌吻，欣赏着她们不同的风韵，看着她们一起在胯下为他口交的艳景。这一夜呻吟不断，原始的肉欲，理不清的情愫在空气中交织，香艳至极，也温情至极.天濛濛亮时，苏蕊和李欣然才在极端的满足中睡着。

张文的双手各搂着一个美艳得不可方物的尤物，抚摸着她们因为自己的征伐而火热的身躯，这一切对男人来说都是至高的享受。

张文满意的笑了笑，感到幸福底看着苏蕊和李欣然的笑脸，各给她们温柔的吻后才沉沉睡去，宣告这个香难夜晚的最完美结束。

李忠国在四清县逗留差不多有近十天，而在这十天，张文没有任何压力，反而因为这位老人家的平易近人，觉得跟他相处还满有乐趣的。

张文一开始感到有点紧张，不过跟李忠国相处的时间长了，反而觉得有这样一个岳父大人是一件满好玩的事。

在这段时间，张文就陪着李忠国到处游山玩水，虽然五挂村贫穷而偏远，但自然环境的优美即使在步入冬天后，依旧让人心动，而李忠国走过那么多的地方，对这山清水秀的地方讚不绝口，每一天的生活都很清闲，几乎都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李忠国还满风趣的，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也满轻松，所以在度假村住了两天后，张文便带他回五挂村，本来张文还担心他会不会因五挂村简陋而不快，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玩得比谁都开心，导致闹出的笑话和事情也不少，一时间也成为张家大院的笑谈。

为老不尊的李忠国、大大咧咧的李欣然，加上活泼顽皮的小丹、人来疯的张少琳，顿时就把五挂村闹得天翻地覆，他们凑在一起时简直就跟一群猴子差不多，搞得张文每天都必须跟在他们后面擦屁股，又无奈又好笑地处理着这些顽皮精留下的烂摊子。

一开始，李忠国还有几分长辈的样子，但没多久就原形毕露，或许是童心未泯的关系，兴致一起，就会带着一群女孩子跑去烤地瓜，挑选的地点还不错，毕竟在海边那金色的沙滩上烹烤确实别有一番风味，但这些鬼主意特多的傢伙居然玩火玩上瘾，风一变大，竟烧掉停在旁边的两艘渔船，最后是张文上门道歉赔钱，虽然不心疼那笔钱，但也觉得有点郁闷。

张文本以为这件事情过后，他们会安分两天，而且李忠国的表现稍微老实了一点，不过事实证明张文的想法是错的，而且错得彻底，有他在，加上小丹和李欣然那两个帮凶，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有安分的可能！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李忠国不知道哪条神经接错了，突然想起在部队时偷吃狗肉的事，还藉着酒劲，绘声绘影地说着这件事，把几个不老实的小姑娘弄得蠢蠢欲动，最后那天晚上确实吃了狗肉，但这群傻瓜居然去偷邻居的狗，让张文只能点头哈腰的去擦屁股。

近十天的保姆生活，张文才好不容易送走这尊大神，但离别那一方，明显恋恋不舍的目光，让张文有点汗颜，不过好在苏蕊有点不满，令李忠国不敢说什么，只能回去，然而临走时，还大发感慨的说每年都要抽空来五挂村度假，令张文冷汗流个不停。

这段时间以来，如果说谁比较爽，那铁定就是陈君维和关毅。那两个死玻璃藉着李忠国在的关系，大摇大摆的跑到这里偷情，每天晚上说是夫妻共枕，但看时间差不多，这两个人就混到同一间房间。在其他地方，他们大概还没那么自由，别说恩恩爱爱的搞一个晚上，就连偷都战战兢兢，所以他们临走时更是不舍，那幽怨的样子让张文都想跳海了！

好在这两个玻璃还算有点良心，临走时留下好几份文件的複印本，大概就是一些新铁路修建的路线，还有不少写好张文名字的股份文件。总的来说，这大概是苏蕊和李欣然那晚逼他们的结果，所以他们聪明的把好处拿出来，一起分了，反正对他们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能把这错误的婚姻处理好，或许也能弥补下新家逢设中对苏蕊和李欣然的愧疚。

张文一想到服务生对他说，天天换床单，还买了一堆情趣用品，张文顿时一阵恶汗，而且陈君维和关毅眞的憋坏了，据说到了天亮，叫床声依旧髙亢，看来度假村都快成为玻璃的福地，眞他妈的噁心！

有了新欢也不能忘了旧爱！李欣然回省城处理事情，但她并没有说要处理什么事情，张文也没问，这时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和家里的小美人们恩爱，果不其然，她们都有点抱怨，不过最后仗着天生种猪似的交配能力，张文还是一一把她们搞得在胯下求饶，后院一片安全。

五挂村，南山的坡地算是一块乏人问津的地方，不过最近也开始热闹起来，不少工程队陆续开往这里，大大小小的挖土机和工程车也陆续把建筑材料运进来。

不少好奇的村民一打听，才知道这一年来风头大盛的张家又不知道要搞什么，除了羨慕外，他们也没多想，毕竟张文才回来一年就带给五挂村巨大的变化，令不少村民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尤其是张家祠堂的乡亲，很多人都因为张文的归来，而改善往日贫困得几乎要上吊的生活。水蛭养殖厂收购田地内多得吓人的田螺，养鸡场收购的饲料更是那些没有任何用处的鱼内脏，让它因此有了价値，再加上不少乡亲都进入张家的企业工作，不仅是度假村和酒店，荷池餐厅扩建后，更是大量收购野菜和海鲜，带给他们更多致富的管道，一时间张文的名声在这一带达到鼎盛。

坡地中央近五十亩的地方，有许多人在忙碌着，这里早就围上砖块建的围墙，地基也早就打好，工人忙碌於建筑物的规划和材料的预算，现在已经临近年关，工期更是紧凑。眼下工地上的工人和机器多得有点离谱，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开工忙碌着，唯一的要求就是快，能多快就有多快。

在工地的一块树林下，一堆柴火正在熊熊燃烧，在这海风颳骨的渔村，在这潮湿而阴冷的地带，这样的取暖方式虽然不是最先进的，却最具有乐趣。

张文清闲的坐在太师椅上，一边摇着椅子，一边品嚐着壶中芬芳的香茗，就像是个败家的土财主，那张猥琐的嘴脸简直就欠揍到极点。

“表哥，材料的数量对了！”

秀秀身穿白色的羽绒马甲，搭配蓝色的长袖上衣和一件灰色的牛仔裤，坐在一旁的桌椅前聚精会神地算着帐目，仔细校对好几遍后，才惊喜说道：“若照这样的工期下去，我们应该能在过年前入宅了！”

“应该差不多。”

张文嘿嘿一笑，说道：“秀秀，我们新家搬得似乎有点频繁，不过也没办法，谁叫有冤大头肯出钱呢！”

前段时间，让张文有点意外的是，陈君维突然打了通电话，在寒暄几句后，提出的要求竟然是想在五挂村建栋房子，虽然没有具体的要求，不过唯一的要求是越快越好。表面上，说是以后苏蕊或李欣然怀孕，他们过来探望能有个住的地方，而且李忠国也惦记着这里，需要有落脚的地方，不过张文脑子一转，心想：妈的！这两个死玻璃眞的觉得这里是偷情圣地，大概是想找这样的藉口，替他们建一个长期的安乐窝吧！

这些事情，大家心照不宣，不过这段时间，张文与陈君维和关毅合夥的生意还眞不少，有的几乎和白送钱差不多，虽然张文知道是因为苏蕊她们的关系，不过对於他们还是抱着感激的心情，即使不认同他们的性取向，但还是不能否认他们的付出，所以张文一口答应下来，告诉他们明年就能住新家，不过没想到他们非常的急迫要过来。

这时，张文总算明白了，以陈君维和关毅的财力，随便在哪个地方买栋房子都不成问题，不过为了对家里有个交代，还是希望能在五挂村买栋房子，但也是想找李忠国当替死鬼吧！

这下，张文就感到有点为难，陈君维倒是一点都不客气，直接就要张文把张家大院卖给他，而且直说，如果张文要在县城买房子，多少钱都由他付！令张文心想：靠，这两个傢伙眞的为了搞鸡不计成本呀！不过，这才是眞正的爱情。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情欲、为了攀比、为了肉体上的发泄，但看看陈君维和关毅，只有男人和男人在一起才是眞正的爱情，而且还超越金钱和物质，那才叫他妈的完美、才叫彻底的纯洁。

张文当然给足陈君维和关毅面子，何况这段时间他们帮忙赚的钱都不只一千万，还在乎这点小钱干什么？另一方面，张文也考虑在建张家大院时有点不周全，一是贪图清静，所以没考虑到交通，二是没想到安全的问题，夏天多雨的时候，土石流和颱风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毕竟安全重要，所以思来想去，张文还是决定搬家。

新的住宅位置，张文十分谨愼地在选，不仅不用担心土石流，颱风来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会泄洪，而且还把管线都埋在地底下，虽然花了一大笔钱，不过有陈君维买单，再怎么浪费都没关系，毕竟他要的是个偷情的好环境，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表哥，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秀秀见张文笑得发傻，便嘟起小嘴，不满的嘀咕道。

“好秀秀，当然有在听了！”

张文嘿嘿一笑，宠溺的吻了吻秀秀那光滑的小脸后，笑咪咪地说道：“我是在想陈君维的那笔钱应该到了吧？等钱到手后，我该买什么礼物给你呢？”

“还礼物呢！”

秀秀小脸俏红，高兴地看了张文一眼，有点好奇地问道：“表哥，你一说要搬家，我们都很惊讶，毕竟大房子那边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这两天，大姨还为了这件事情闷闷不乐，你好歹也和我们说一下原因，省得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好啦，我的乖老婆！”

张文将乖巧的秀秀抱到大腿上坐着，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平坦的肚子，一边开心笑道：“其实你们想太多了，原因也不複杂，就是有人送奶粉钱给我们孩子。”

“表哥，你肯定又坑人了！”

秀秀娇羞的低下头，一脸幸福地依偎在张文怀里.半个月前，秀秀的月事没有如期到来，而且有时吃饭的时候还会呕吐，没事时还容易犯睏，这种种变化让张家上下顿时大喜。在检查过后，秀秀的小脸不由得通红，因为柔弱的她，肚子里已经有张文的骨肉。

陈桂顿时香高兴不已，连连喊着请五福旗回来是对的，马上就到处烧香拜佛，还特地去了一趟祠堂感激祖宗，一出手就是三千块，突然的大方，让人害怕她是不是有点高兴得疯了。

“我哪有呀！”

张文嘿嘿一笑，摸着秀秀的小肚子，一脸傻样地说：“我在想，这孩子生出来的模样。”

“表哥，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秀秀满脸陶醉，但话中却带着忐忑。从小就是独生女的她，倍受父母的宠爱，但在这封建的地方长大，难免也会受到重男轻女的影响，加上陈桂香一直嚷嚷着要续香火，这也让她有点担心爱人会不会只想要男孩，担心她要是生个女孩，会不会被讨厌。

秀秀的这点小心思，哪里逃得过张文的眼睛，见秀秀虽然一脸兴奋却有点担心，张文却装作没看见，思索了一会儿，用兴奋的口吻说道：“我还是要个女孩子好了，最好长得像秀秀这么可爱，个性也像你一样温柔！”

“真的？”

秀秀有些惊喜，期待地看着张文问道。

“那当然。”

双夂嘿嘿一笑，说道：“你想想，女孩子长得像你才叫有女人味，要是长得像我，那我得赚多少钱、赔上多少嫁妆，才能把她嫁出去？”

“要是男孩呢？”

秀秀的心一下子就宽了，又问道：“要是男孩的话，那怎么样？”

“男孩？还是算了吧！”

张文一脸严肃的迟疑一会儿，摇了摇头，咬牙切齿地说道：“要是男孩就丢到海里，小小年纪就整天待在你怀里，抢我老婆的疼爱，又抢我最心爱的咪咪，还得让我老婆没日没夜的伺候着，看我不打死他才怪！”

“哪有吃自己儿子醋的呀！”

秀秀被张文逗得不由得“噗哧”一笑，马上拍着张文的胸膛，嗔怪道。

“我就想吃醋，怎么样？老婆是我的，不关他的事！”

张文一脸蛮横的说道，话没说完，就直接吻上秀秀的嘴唇。

秀秀感到难为情的“哼”了一声，小手抱住张文的脖子，小脸一红，柔软的小舌头迎合着爱人的挑逗。

秀秀怀孕的消息自然成为张家的大事，陈桂香一高兴，天天吃好喝好的伺候着秀秀，别说不让秀秀做家事，连她走路的距离也要控制，所以即使只有一个月，秀秀还是只能老实地辍学在家安心养胎。这对於一向勤奋好学的她来说，多少有点无奈，於是张文思来想去，还是把公司每月的帐目悄悄带回家，美其名是想让秀秀检查帐目，其实也是不想让她太过无聊。

然而秀秀对於数学的天分确实好的惊人，不仅在学习上名列前茅，对於这些专业会计做出的帐目，甚至就连出纳给的帐本也没问题，不仅找到一些矛盾的地方，还帮张文查出一些回扣，这下倒让张文对秀秀刮目相看，也知道秀秀十分热爱数学，而且对她来说，休学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秀秀几乎自学完学校的课程。

这段时间，张文找来不少这方面的专业书籍给秀秀，让她没事的时候可以看，而让人惊讶的是，秀秀的天赋高得有点吓人，於是张文就直接把名下所有生意的帐簿都丢给秀秀检查，让秀秀有事情可以做，也算是一举两得。

张文和秀秀你侬我侬的恩爱一阵子，直到夕阳西下，才携手一边散步，一边回家。

陈桂香和何秀芸已准备好一桌美味的菜餚，更有为秀秀精心熬制的汤，除了家里的女人们，刚下班的苏蕊也赶过来，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享受着大家庭的欢乐，而林巧玉抱着她女儿坐在沙发上，一边喂女儿喝奶，一边享受着为她准备的美食。

在一片莺莺燕燕的笑声中，这顿饭充满了欢乐。酒足饭饱后，女孩们做作业，少妇们忙着做家务，苏蕊和林巧玉则逗弄着孩子，倒也算是悠闲至极.饭后，张文来到书房，开始整理书桌上的帐本和一些生意的计画书，旁边则是喜儿和小丹，她们正在玩游戏，两个小萝莉斗气斗得小脸通红，倒也算是为张家的生活添加不少乐趣。

这时，张少琳推开房门走进来，放了一杯茶在桌上后，有几分幽怨的说道：“小文……”

“姐，你放心。”

张文当然知道张少琳在想什么，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转过身，一把抱住张少琳，吻着她的小脸，神情严肃而眞挚地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现在只缺一个好时机.相信我，我有办法让你和秀秀一样，成为我的妻子，让妈妈也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嗯……”

张少琳闻言依偎在张文怀里，小脸上满是红晕，摸了摸已经略微隆起的肚子，一脸幸福地幻想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渔港春夜》第二十一集完，请期待续看第二十二集）

第二十二集（完）

简介：

新年到来，难得浪漫的张文安排了一次惊喜，而这举动也让众女感动得落泪！

身为长子，张文与陈桂香一同守岁。在这段母子共处的时光中，张文吐露了对于家人的深沉感情，而为了安抚张文的情绪，陈桂香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人物：

【张小嫣】张文和敏敏的女儿。

【张茗茗】张文和张曼莹的女儿

【林珑】林巧玉的女儿

【张定龙】张文和秀秀的儿子。

【张定宏】张文和张少琳的儿子。

【关利阳】张文和苏蕊的儿子。

【陈燕祥】张文和李欣然的女儿。

第一章年关

年关到了，这个中华民族最传统的节日，一直以来都很受重视，不管是穷是富，是老是少，大家都很期待和家人团聚，过一个美好的年，而且忙碌了一整年，难得的清闲假期，自然就是要好好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并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放松一下。

冬天的海边小村，气温维持在十多度，虽然似乎并不寒冷，但海边的空气总是带着一种刺骨的冷意，加上凌厉的海风就像是刮骨刀，吹在脸上时都像是被利刃划过，南方特有的寒意越来越强烈，这也是一年即将要结束的信号。

都市的建筑物，是由钢筋铸造成的牢笼，有很多人不知道邻居是谁，甚至即使居住在同一栋楼，冷漠的都市人也找不到可以拜年的朋友……过年的气氛应该是热闹非凡，但在都市却是最冷清的时候，即使张灯结彩，但在繁华的背后却有更多的陌生还有空虚。

一到过年的时候，很多到都市打工或做点小生意的人，都会收拾行囊返回家乡，即使工作再忙，也会选择和家人团聚？大批的外地人和商贩都会离开城市，回到乡下，一时间让车水马龙的都市显得冷清，冷清得让人尽管身处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中，仍清楚感觉到现代都市让人无奈的冷漠。

比起城市的年节，乡下的过年永远很热闹，也充满欢笑声。

出外打工的年轻人都会回家乡过年，并带着辛勤一年的血汗钱，和为家人准备的礼物。做小生意的人或许会很忙碌，不过更注重一家团聚的日子，一个个归来的身影，让五挂村出现空前热闹的景象，甚至连冷清的乡间小路都出现塞车的现象。

大年三十，陆陆续续归来的游子们让四清县变得空前热闹，即使大学城的学生们大多都回去了，但街上依旧充满欢声笑语，到处张灯结彩，挂满象征吉祥的红灯笼，几乎每个夜晚都闪闪发亮，照得朴素的县城充满复古的韵味。

张文的新家已经装潢完成，总算赶在过年的时候入宅，令张文松了一口气，而且所盖好的新家和张文所设计的一样，于是张文给负责的金胖子一个大红包，让他高兴得也给小丹她们大红包当回礼，而且原本赔得快血本无归的金胖子，在张文的关照下，总算是挺过去，工作时自然十分卖力，张文也不用担心房子有任何问题，毕竟谅他也不敢。

占地足足有五十亩的新宅院算得上是气势恢弘，别说在这贫穷的县城，就连市中心也很难找到这么豪华的私人住宅，而为了保险起见，张文把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好，毕竟以前五挂村的房子有点私建的嫌疑，现在房子装潢得如此豪华，张文自然不想惹麻烦，所以一切还是照正常手续所规定。

新宅院外的围墙几乎有三公尺高，而且围墙上还加装铁丝网，即使是成年人都没办法攀爬上来，也不是张文过于敏感，只是安全的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外围的围墙全漆上绿色，坐落在山水间，一点都不会破坏周围的自然风景。

虽然院子很大，但规划得井井有条，重金聘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以绿色为主并配合环境建造，前门的水泥路直通车库和大门，路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草坪，草坪旁边种了不少修剪整齐的花丛和移植的各种果树，角落搭满葡萄架，还留一片西瓜地。

院子中间是一栋栋精致但不失大气的别墅群，绿蓝相间的主色调显得很温馨，给人一种家的温暖，不显得奢侈和夸张，而装潢并没有太讲究，也没有不必要的奢华装饰，反而是配合着周围环境装潢，使别墅群和这山水融为一体，看起来十分协调。

别墅群的左边是一排整齐的车库，旁边还有几个住着狗的狗笼，右边则是一座休闲的凉亭，竹子和水泥的混合看起来简单又不失情趣，虽然在冬季不太实用，但到了夏天绝对是休闲的好去处。想想在炎炎的夏日，躺在亭子内的太师椅上睡个美美的午觉，旁边再摆一壶清香的花茶，那种滋味绝对比神仙还舒服。

后院的面积比较大，不过除了一座引进山泉水的池塘外，就是种植蔬菜的田地。节约一向是陈桂香的生活理念，能节省就不容许奢侈，所以一开始要建这别墅群时她极力反对，虽然原本的大院由於越来越多人住已经有点拥挤，不过陈桂香觉得可以将就一下。

张文好说歹说，最后还把陈桂香拉到一边，悄悄把陈君维要买房子的事情告诉她，而且还很猥琐的表示那投资不到五十万的房子可以狠宰他一百多万时，陈桂香才两眼发光，一边夸奖张文会过日子，一边满心欢喜地等着住进新家。

别墅后面的田地甚至还夸张的盖上大盆，而且养殖厂的工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载着肥料来这里翻土种植、浇水灌溉。

本来张文不想那么麻烦，不过想想，觉得现在食品的问题那么多，一些包装食品更是糟糕，为了家人的健康，最后还是支持陈桂香的想法，把后院近二十亩地全拿来当菜园，这样也能保证食物的安全。

别墅群占了十多亩的面积，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一栋一栋的单独楼层，不过事实上八栋三层的别墅围成一个圆形，各有通道连接到二楼的客厅。

二楼的客厅是晚上张家人相聚、吃饭聊天的地方，一楼的客厅虽然也装潢得很豪华，不过是用来接待客人。在这方面，张文分得比较清楚，而且喜欢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才会决定上下两层各设一个客厅。

一开始，房子几乎是照张文的设想来建的，不过张文也有征询每一个女人的意见，都照她们的想法来装潢她们各自的房间，让女人们欢呼雀跃不已。梦想中的小天地完全照她们的想法装潢，张文完全可以感觉到她们的欣喜，所以每晚的香艳都柔情似水，爽得张文都有点找不着边。

在设计房子时，张文充满淫念的留了个心眼，就是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房间，不过秀秀和舅妈单独住一栋，敏敏和姨妈住一起，喜儿则和小丹一起住，两个小萝莉的别墅装潢得十分唯美，而陈桂香单独住一栋别墅，张少琳也单独住一栋别墅，并在众女的默许下，林巧玉即使还住在老房子，但这边也有她的房间。

虽然是各自分开住，但二楼的大客厅就有通向她们房间的门，所以每到晚上，张文可以像皇帝选妃一样选择住处，只是每晚看着每间房门，思索着门后那些女人不同的风情，绝对纠结万分。

张文既想和两个小萝莉双飞，听她们在胯下呻吟，又想到姨妈那边，来个母女双飞，满足兽欲，这种为难的心情，旁人绝对无法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男人都会想抓起棍棒，乱棍打死张文。

今天已经是大年三十，五挂村到处是穿着新衣服乱跑的小孩子，在路上遇到的乡亲，都会道一声新年快乐。

乡下十分热闹，到处都是在放鞭炮的小孩子，孩子们到处拜年，用祝福换来一个个红包？大人们则聚在一起小赌一番，麻将、扑克牌，成为最普遍的娱乐。

时近傍晚，晚霞布满天空，让大地变成一片亮眼的金黄色，即使日落黄昏，却有种温馨而动人的感觉。

张家新宅院此时人来人往，拜年的人出出入入，可以说是门庭若市，不管是县里的朋友还是村里的乡亲，认识的全都来了，这让张文有点忙不过来。

“姐，小丹呢？”

张文坐在一楼客厅的主位上泡茶，一边招呼那些官员，一边忍不住问道。这个小萝莉一吃完午饭就不见踪影，喜儿也被她带走，大概又跑到哪里去疯了吧？

“不知道，好象去玩了。”

张少琳忙得满头大汗。她的肚子渐渐鼓起来，因此不得不把最喜爱的紧身衣物全收起来，换上宽松的休闲衫，但即使怀孕后略显发福，但也没有减少她的美丽，那忙碌的身影吸引大多数男人的目光，甚至还有些人开始在幻想要当张文的姐夫。

“文叔，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张定光坐了一阵子，见客人越来越多，他识趣地起身告辞。

其他人见状，也识趣地起来要走，毕竟坐太久也不好，而且现在这场合也不适合攀关系。

“不好意思，招待不周。”

张文赶紧把张定光等人送到门口。

门外停满一部部轿车，张文在跟来访的客人打完招呼后，一个个全都没影，今晚不知道又要去哪里腐败。

这时，张文苦笑地看着一地的礼品，连忙叫虎子来帮忙搬到一旁。心想：这些家伙提得大包小包，几乎快堆成小山，但想送礼倒不如给现金，何必这么麻烦？

“表哥！”

秀秀忙着泡茶给客人喝，一看张文有空，立刻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大叠的红包，羞答答地说道：“这个怎么办？今天一直有人塞红包给我，好多人我都不认识。”

“你那哪算夸张？”

敏敏也跑过来，手上拿着不比秀秀少的红包，更绝的是，还从口袋掏出一个塞满的塑胶袋，有些无奈地说道：“你那个还好，喜儿和小丹的红包全都在我这里！”

“恭喜各位娘子，你们发财了！”

张文在旁边呵呵的笑着，随即装模作样的用下流的嘴脸，开玩笑地说道：“以后为夫就指望你们包养了，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幸福！”

“少来，你自己去外面看看！”

张少琳咯咯笑起来，妩媚地白了张文一眼，忍俊不禁地笑道：“在院子那边，村里的孩子几乎全都跑来讨红包，而且祠堂那边也过来不少人，妈现在应该红包给到心都要流血了！”

“没关系，也没多少！”

张文嘿嘿一笑。跑来要红包的孩子确实很多，不过陈桂香一人只给五十，原本以为一下子就能搞定，没想到今年别的不多，就熟人多，结果发到现在都还没发完，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跑来拜年，尽管陈桂香嘴里唠叨心疼，但张文知道她心里肯定很快乐，因为这样热闹的年节，不曾在过去出现过。

舅妈和姨妈都跑出去拜年，林巧玉则待在楼上照顾孩子。

等到日近黄昏时，大家才有空坐在一起，不过大家都有点累坏了。女孩们是招呼客人太累，陈桂香则是发红包发到心痛，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懒得动弹，谁都懒得提晚饭的事，应该也累得吃不下了，好在救星没多久就到，陈强带着他的石女老婆跑过来凑热闹。

怎么说陈强是秀秀的爹，张文的岳父兼舅舅，这种一家团聚的年节怎么少得了他？虽然一开始他跟何秀芸之间有点尴尬，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似乎都看开了。何秀芸也告诉秀秀不要对他的新老婆有偏见，慢慢的，大家便相处得融洽，这也让张文松了一口气。

最后大家投票决定，今年的年夜饭一人煮一道菜，做得最好的有大红包奖赏。

有了这种游戏似的方法，女孩们才打起精神下厨，在各自别墅的厨房精心准备着菜肴，而陈强也拉着他老婆和年轻人较劲，家建和小秋也跑去市场买螃蟹，准备煮菜。

土皇帝似的的生活呀！她们都在忙碌，而陈桂香则没收喜儿和小丹的红包，跑去清点。

张文闲来无事，就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打电话给苏蕊和李欣然，两个尤物都回家陪家人，而且为了面子问题也得拜会所谓的婆家，尽管都恋恋不舍，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诉说对彼此的思念之情，情意绵绵的感觉很好，在一通肉麻得几乎要天诛地灭的电话刚打完，就见张曼莹穿着睡衣，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跑过来，眼睛都还没睁开，就扑到张文怀里，嘀咕道：“文叔，新年快乐丨？”

“你睡够啦？”

张文呵呵一笑，伸手抚摸着张曼莹那略显散乱的头发。

年关近了，公司异常忙碌，名下的饭店和各个娱乐行业几乎天天爆满，自然让身为秘书的张曼莹忙不过来。

昨晚，张曼莹处理文件处理到快天亮，又一早起来和其他女孩乖巧地向陈桂香这个未来婆婆拜年，结果下午就睡得天昏地暗了。

“不够，现在又困又饿！”

张曼莹紧紧地抱着张文，幸福的依偎在张文怀里。

清纯的美少女自从被开发后，就越发迷人，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情后，两人的关系便公阅了，张曼莹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到现在已融入张家的生活。

陈桂香也没有意见，毕竟在她的想法，多娶几个就可以多生几个，这是件好事，而其他女孩像早就预料到，没有太多的惊讶，大家很自然的接纳这个失去双亲的女孩。

“等一会儿就有得吃了。”

张文呵呵一笑，紧紧抱着张曼莹，看着她那疲惫的样子，心疼说道：“曼莹，等今年的事处理好后，你就换个职位，整天这么累也不行，而且你还得到学校上课！”

“不换……”

张曼莹把头钻到张文胸前，摇了摇头，撒娇道：“你老婆那么多，还是当小秘书比较受宠！学校那边的课我早就自修完了，就算马上毕业考都没问题！”

“但你这样会累坏的！”

张文还是很心疼，让张曼莹累成这样，他这个老板也太没良心了！

“没关系，我喜欢，这样才能帮你分忧！”

张曼莹抬起头，倔强的摇了摇头后，狡黠的笑了笑，难掩暧昧地说道：“而且家里的姐妹们可会支持我的想法，你整天拈花惹草，要是再让你换秘书，明年这些房子都住不下了。”

“我有那么好色吗？”

张文恶汗了一下，他的名声已经败坏到这地步了？悲剧呀！

“有！”

张曼莹温柔的笑了笑，给张文轻轻的一个吻后，含情脉脉地说道：“不过我喜欢！”

“这才乖嘛。”

张文抱着张曼莹亲了一阵子，两人享受着这难得的亲密时光。

“喂，哥，你们在干什么？”

这时，小丹疯了一天，总算回来了，那一身新衣服散发着鞭炮的味道。可爱的小萝莉今天打扮得很迷人，一进门就故意大呼小叫起来：“今天是大年夜，你们可不可以别这样？要造人的话就等晚上！大家都还在等吃晚饭，你们该不会是想直接表演，让我们边吃边观赏吧？”

“乱说什么？”

张曼莹小脸一红，马上跑过去追打小丹。

“本来就是嘛，你这个小色女！”

小丹放肆的笑道，一边朝张曼莹做鬼脸，一边跑向自己的房间，看来小萝莉想去换衣服了。

喜儿跟在小丹身后走进来，一看到张文，立刻蹦蹦跳跳的跑向张文，一边向张文拜年，一边甜甜笑道：“爹爹好，爹爹新年发财，万事顺心！”

“喜儿最乖了！”

张文闻言一乐，赶紧从口袋掏出好几个红包，并偷偷给喜儿，将她拉到身边，在她耳边悄悄吩咐：“喜儿要藏好，这是爹爹和其他叔叔伯伯给你的，你丹丹姐的那些红包都被奶奶没收了，这可是爹爹替你保存的胜利果实！”

张文说话时，闻着喜儿身上的体香，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喜儿顿时娇躯一颤，可爱的小脸浮现一抹动人的红晕，高兴得抱住张文，献上小嘴亲吻了好一阵子，才气喘吁吁地说道：“喜儿知道，喜儿开学后一定要考第一名，让爹爹高兴。”

“嗯，玩了一天，去换衣服吧！”

张文宠溺的亲着喜儿，好一阵子才恋恋不舍地放开喜儿，顺手在她那柔嫩的小屁股上捏一下。

“嗯，爹爹，一会儿见！”

喜儿乖巧的笑了笑，开心地拿着红包，跑回房间。

厨房内一阵忙碌后，菜就一一上齐。

为了让大家在吃饭时不会显得拥挤，张文特意订做一张直径足足有两公尺的旋转餐桌，虽然这东西有点不实际，但人实在太多了，大家又很享受在家吃晚饭的乐趣，所以为了和乐融融的吃饭，这样的家具也不算奢侈。

坐了一阵子，敏敏笑呵呵地跑过来，一边拉着张文的手，一边开心说道：“表哥，可以吃饭啦！你过来试一下我新学的菜，很不错！”

“好呀，我们敏敏做的菜肯定好吃！”

张文马上搂着敏敏的肩膀，往餐厅走去，还凑到她的耳边，色笑道：“不过肯定没有你的咪咪好吃！”

“呿，色胚……”

敏敏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低下头，嘴角不自觉挂上开心的微笑。或许是遗传的关系，加上这段时间的伙食变好，敏敏的乳房变大了，都快有D罩杯了！

原本一开始敏敏瘦得和秀秀差不多，现在乳房却像打了激素般胀大，大概再过两年，敏敏就会成为家里的第一波霸。

餐厅内早就坐满人，家建、陈强皆带着老婆过来凑热闹，而每位女孩都穿上新衣服，好好打扮一番，少妇们则略施粉黛，更显得万种风情。

张文一进去餐厅，眼睛都有点看花，尽管大多是自己的女人，但凑在一起还是很有杀伤力，尤其是当她们含情脉脉的眼神一起投向他时，虚荣心瞬间就得到极端的满足。

“小文，你坐这里。”

陈桂香坐在主位旁边，指着空空的主位，笑呵呵地说道：“这是你的地方，替你留的呢！”

“妈，不用那么讲究。”

张文嘴上这么说，但还是毫不客气地坐下了。虽然张文不讲究这些事情，但没办法，在这种封建的地方，有的传统还是得保持，就像晚上在睡觉前就要洗脚，这即使是读大学的张曼莹、有知识的林巧玉，都免俗不了。虽然她们读的书多，但很多观念都自幼就开始灌输，早就深植在她们的骨子里很难去改变，而似乎也不用去改变。

张文看了看今晚的菜色，大多是家常菜，而其实在上酒店吃饭的次数多了，令张文更享受家里的粗茶淡饭，尤其是归家时的第一顿野菜粗粮，是他记忆中最香的一顿饭。第一次和家人坐在一起吃着简单的晚饭，聊着家常的快乐，那种滋味确实很美妙。

女孩们为了表现自己，或许也为了讨好陈桂香，纷纷拿出好手艺。

秀秀做的是传统菜：野菇炒腊肉，而敏敏虽然大剌剌的，不过从小就开始做家务，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油焖大虾散发着香味，其他人则是清蒸鱼、烧鸡等各式各样的菜色，摆在一起时光看就是一种享受，更何况这些可是爱妻牌的大餐。

张少琳做的菜是唯一的辣菜：青红双椒炒牛肉，南方地区的口味比较清淡，很少吃辣，但她偏偏很喜欢吃辣，而且吃多少都不会长青春痘，光这一点就让不少人非常嫉妒。

张文记得有一次他正在看书，张少琳就满脸窃笑的跑进来，挑逗他一会儿后，猛地扒下他的裤子，那张美艳的脸慢慢凑到胯下，轻启朱唇将半软不硬的命根子含进去。

性感睡衣，魔鬼身材的尤物，又那么惹火妖艳，看着张少琳在胯下口交，本来应该是一件乐事，不过当龟头被湿润的口腔包围后，张文顿时冷汗直冒，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让人爽中带痛，而且痛感还更剧烈，接着张少琳立刻跑到一旁，哈哈大笑起来，还得意洋洋地抹了抹小嘴，指着旁边一小碗还没吃完的辣椒。

瞬间，张文那柔弱的部位就像是有火在烧一样，令张文不由得捂着裤裆，眼泪都快掉下来，而且冲冷水澡还是没用，还是很疼，于是张文看到张少琳那嚣张得意的样子，火气一起，立刻冲过去把她的内裤扒来，随即腰一挺，结果两人都捂着下身，不停抽搐着。

这也算是个充满情趣的小插曲吧！当然最后还是以高潮结束，不过想想那个滋味，张文还是会流下冷汗，后来小丹知道这件事，立刻跑到陈桂香那边告密，可怜的张少琳只能默默挨了近半个小时的骂，何况玩得那么过分，没挨打已经算是万幸了！

“这什么东西？”

张文看来看去，犹豫不定，下不了第一筷，但如果他不动筷子，其他人就不会动，但摆在面前的菜都那么美味，女孩们又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一时间真的很难抉择。

这时，在琳琅满目的菜色中有一道比较特殊，一根根就像炸过的鱼骨一样，焦黄的外表撒上椒盐和碎干菜，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香味，立刻吸引住张文。

“蛇骨，这很不错！”

陈强嘿嘿一笑，指了指旁边另一盘清蒸蛇肉，笑呵呵地说道：“那天在鸡场逮到一条五斤多重的大王蛇，本来想留着下酒，但碰到今天是大年夜，所以就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品尝。”

“嗯，我试试。”

思来想去后，张文把第一筷伸到蛇骨上，这让女人们有些失望，不过也避免她们可能会吃醋。

蛇骨炸得酥脆，撒上的菜碎应该是本地特有的野菜末，吃起来醉香可口，光是这特殊的香味就让人回味再三。

“爹爹，我也要……”

喜儿在一旁看张文吃得那么香，但她却夹不到那道菜，立刻拿着碗，可怜兮兮地看着张文。

“来。”

张文马上夹了一块蛇骨给喜儿，接着又赶紧把盘子端起来，帮每人都夹一块蛇骨。

见张文动筷了，其他人才开动，忙着倒饮料、倒酒，说说笑笑，气氛一下子就热络起来。

陈强本来还很老实，但没一会儿就被家建那没大没小的嘲讽所激，加上别人送的礼物中有不少好酒，便在这两人的提议下，所有饮料都被丢到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杯杯倒满酒的酒杯。

大年夜那么高兴，自然不会有人反对喝酒，不过陈桂香却眼一瞪，立刻收走秀秀和张少琳面前的酒杯。

“喝归喝，别给我吐一地！”

陈桂香去厨房拿了一个冒着热气的沙锅，还狠狠的瞪着家建和陈强一眼，没好气地说道：“秀秀的肚子里还有孩子，你这个当外公的给我老实点，要是给她喝酒动了胎气，我直接把你们埋在后面的田地当化肥。”

“少琳能喝呀！”

陈强小声嘀咕道：“以前过年时，她和我对拼，我还差点喝挂，怎么这次不行？”

“她感冒打了抗生素，若喝完酒出事，你要负责呀？”

陈桂香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不过马上就摆出凶狠的模样，一副“你再说话，我就弄死你”的表情。

“那算了，我们自己喝！”

陈强立刻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少琳，别管他。”

陈桂香哼了一声，才转身盛汤，温和说道：“多喝点汤，喝汤对身体好。这可是昨天陈伯抓来的野山鸡，下午刚宰完，放了好多补身体的药材，炖了一个下午，味道肯定很好！”

鸡汤已经炖得和牛奶的颜色差不多，远远就能闻见药材的香味。

陈桂香分别帮张少琳和秀秀各盛一碗汤，才一副没事的样子，关心地对秀秀嘱咐道：“秀秀，你也多喝一点，现在肚子大了，你要注意一下，要安心养胎，知道吗？这样才能生个大胖小子！”

“嗯，谢谢大姨！”

秀秀小脸微红，在其他女孩玩味的注视下，小口小口的喝着汤，眼底带着幸福的喜悦，还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看了张少琳一眼，眼底多了几分心乱如麻。

“你也喝一点，小心身体。”

陈桂香转过头，看似唠叨的朝张少琳嘱咐道，脸上的表情似乎没什么变化，但眼底却闪过一抹苦盈，看起来是无奈中又夹杂着母爱，瞬间让张文感到有点愧疚。

“谢谢妈。”

张少琳喝着鸡汤，露出有点难为情的表情，但看着陈桂香那充满关切的眼神，心里一阵暖意袭来，即使强忍住情绪，装出平常的模样，但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张文顿时有些错愕，虽然这在外人眼里，是很正常的妈妈关心女儿的行为，但他很清楚张少琳怀孕的事，而且像秀秀或舅妈她们已经看出来，他也早就坦白，不过还没和陈桂香说过，看来他低估了女人细腻的观察力，而家里的女人们大概都知道这件事，虽然她们都沉默不语，但从她们那毫无意外的表情来看，这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酒足饭饱后，不知不觉已经晚了。一桌的美食早已被大家吃下肚子里，白酒更是喝了好几瓶，除了张少琳和秀秀没喝外，其他女人无不小脸微红，双眼带着几分迷离，看起来明艳不少，就连酒量不错的陈桂香也多喝几口酒，虽然平日30她并不喜欢杯中之物，但挡不住陈强和家建说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好话，不知不觉间也被他们哄晕了。

此时，夜也深了，晴朗的夜空布满繁星点点，月儿皎洁而明亮。

五挂村的晚上，街上应该是冷清的，但这时人声鼎沸，只见小孩子们跑来跑去，放着带给他们无比欢乐的鞭炮，乡下的大年热闹非凡，这种简单的喜悦让人沉醉在其中。

按照五挂村的习俗，吃完年夜饭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赶在子时前祭祀祖先，这照一般的说法就是和祖先一起过年，报告子孙这一年的幸福和坎坷，也祈求祖宗保佑来年能万事顺意，过更美满的生活。

除了祠堂外，家家户户都有供奉牌位，而此项祭祀对于五挂村来说，是非常隆重的事情，所以饭后没多久，陈强就带着他老婆回去祭拜张文的外公。

现在陈强是他家里唯一的男丁，照这边的说法，只有一个闺女就算是断香火，所以他应该回去请罪，虽然名目不同，不过身为长子，这样的事自然落在他头上。

何秀芸和陈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便待在张家，虽然秀秀怀孕了，但照规矩，她还没过门，依然得回去祭拜祖先。

有时候，传统的封建社会还真让人无奈，但陈桂香没说什么，张文当然不敢开口，赶紧大包小包的拿了一堆东西给陈强，也算是对岳父大人的孝敬。

坐了一会儿，小秋挺着肚子已经想睡觉，就算小姑娘乖巧的待在一旁没说什么，但谁都知道时间差不多，而家建毕竟是他家的长子，祭祖的事情肯定是由他负责，而敏敏还没过门，所以陈晓萍这一家也得回去过年，于是他们也提了大包小包回去，而且小秋有孕在身，也需要更多营养。

把陈晓萍一家送到门口后，张文将东西全塞到那辆桑塔纳上，将钥匙丢给家建，笑呵呵地说道：“好了，建哥，这车以后你就拿去开好了。”

“你还真发财了！”

家建耸了耸肩，也没拒绝张文，毕竟他怎么说也是张文的大舅子，虽然这段时间靠承包各间学校的食堂，赚了不少钱，但他还没奢侈到可以买辆车来代步的地步。

在门口打了一会儿屁，临走时张少琳跑了出来，拿着几条烟塞进陈强那辆老旧的面包车内，笑呵呵地说道：“舅舅，我妈说这几条烟你拿回去抽。”

“嗯嗯，好！”

陈强乐得呵呵大笑，毕竟有如铁公鸡的陈桂香居然有拔毛的时候。他心里当然明白这都是因为秀秀肚子里的孩子，想想他都要当外公了，心情真乐呀！

送走他们后，这才开始张家的祭祀，空荡荡的顶楼上有个大厅用来摆放祖宗牌位，虽然这让很多人不理解，但在这封建的地方，祭祖永远是最神圣也最庄重的仪式，所以在祭祀前，大家都跑去换洗，穿上干净的新衣服，整理好仪容后才开始。

祭祀的过程其实不复杂，无非就是祈福、祈求祖宗保佑之类的，而张文是长孙，因此便由他带领一群女人祭拜，即使陈桂香是长辈，但在这封建的地方，她的地位并不高，几乎和两个女儿差不多。

除了张文母子四人外，张曼莹、喜儿和林巧玉都站在一旁看。

喜儿从小就没爹娘，还被亲戚们赶出来，身世可怜的她看起来有点忧伤，或许是记起小时候也曾参加过这样的祭祀，心情有点低落。

小萝莉的智商恢复得让人惊喜不已，现在不仅已经学完小学的课程，而且成绩还很好，虽然她懂得多了，但她依旧乖巧而可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张曼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她父亲的兄弟多，堂兄弟也不少，即使处在重男轻女的环境，还是倍受宠爱，但只要碰上这种事情也只能靠边站，更何况她父母都不在，家里又不缺男丁，再加上她父母刚走时，受尽那些人的冷眼，也尝到冷漠，所以她连回去的想法都没有。

林巧玉的表情也没有比喜儿和张曼莹好到哪里，被婆家赶出来，又被娘家排挤，张家自然就是这个年夜唯一的去处。而看了看那两个略显失落的女孩子，她自然明白她们的内心都有同样的酸楚，也同样在这个大家庭得到无比珍贵的感情，但这个时候，她的存在却显得尴尬，毕竟再怎么说，她并不是这个家庭的人。

“曼莹，一起来拜吧。”

陈桂香看出她们的心思，迟疑了一会儿，朝张曼莹招了招手，说道：“反正迟早你要进我们家的门，先拜祖宗，让祖宗高兴一下。”

“这，好吗？”

张曼莹顿时又羞又喜，但知道这边规矩多、忌讳多，她根本没有过门，怎样都有点牵强。

“当然可以！”

陈桂香不由分说地将张曼莹拉过来，温柔笑道：“现在叫阿姨，祖宗拜完就得叫妈了！明年就生个大胖小子，好不好？”

“嗯……”

张曼莹的小脸顿时像火烧般红了起来，不过扭捏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跟着张家人一起跪下来。

“你们也过来。”

张文呵呵一笑，明显看到喜儿和林巧玉脸上的羡慕，但也察觉到陈桂香心里一点点的不愿意，却无视她瞪来的眼神，朝喜儿和林巧玉笑道：“呆站着干什么？一起拜祖宗呀！”

“爹爹……”

喜儿犹豫着，有点害怕地看着陈桂香。

“这不太好吧……”

林巧玉比喜儿还忐忑，毕竟怎么说她是寡妇，而且还带着孩子，村里又传她有克夫命，所以她清楚陈桂香即使对她再好，但多少还是有一点排斥。

陈桂香当然不太愿意，毕竟对林巧玉再好，但这种事传出去，容易惹人间话D倒不是说她贪富嫌贫，只是这种乡下地方，最怕的就是别人的流言蜚语，谁都喜欢在人前挺直腰杆做人，谁都害怕一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自然她也希望张文和她们保持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而不是公开这种关系。

“没事的。”

张文笑了笑，明显察觉到陈桂香的不悦，马上跑到林巧玉的身前逗着可爱的宝宝，一脸温和的说道：“这是我的干女儿，说不定以后还会和我姓，有什么不好的！”

“再说……”

张文拉着喜儿的手，一副理所当然地说道：“喜儿一直喊我爹，照理说她也是我的干女儿，而且她早就是我的人，进门只是迟早的事，所以她也是我们张家的人，相信祖宗也一直看着。”

“妈，算了吧！”

小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小心翼翼地拉了拉陈桂香的衣袖，有些忐忑地说道：“哥说的也有道理，应该没事的。”

“是呀，妈。”

张少琳心里一颤，也小心翼翼地劝道：“小文说的确实没错，反正事情都这样了，我们总不能对祖宗撒谎吧？”

“就这么说定了！”

张文见陈桂香迟疑和动摇，马上带着喜儿和林巧玉走到牌位前，拉着不安的她们跪下来。

这下陈桂香没办法了，面对两个女儿的劝慰，其实她的心早就软了，虽然嘴巴比较硬，但她还是很善良。

看着喜儿娇羞的喜悦，以及林巧玉看着张文时那种痴迷的眼神，陈桂香无奈的叹息一声，还是有点开心的说道：“好了，小文，该怎么样就由你做主。妈以前说过了，你是家里主事的男人，妈也应该听你的，是我想太多了！”

“谢谢奶奶！”

喜儿马上开心的笑了笑，很顽皮地拉着张文的袖子晃了几下。

“妈，谢谢你！”

张文也有点感动。

“好了，告诉祖宗，以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陈桂香温柔的笑了笑，看着大家喜笑颜开的样子，用略带玩笑的口吻说：“毕竟以前日子苦惯了，有的时候毛病还是没改过来。眼下小文都回来了，我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我只盼望你们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然后妈就等着抱孙子了。”

“嗯，肯定会的！”

张文点了点头，见女孩们无不喜出望外，这才笑着催促道：“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祭拜祖宗吧！日子过得好也是承蒙祖宗庇佑，以后你们都是张家人，得诚心一点哦！”

“嗯！”

女孩们如小鸡啄米般的点着头，张少琳和小丹也跟着应了一声，随后张少琳脸一红，难得羞涩地低下头，手很自然的摸着已经鼓起来的肚子，小丹则笑得有些顽皮，还朝张文使劲地挤眉弄眼，似乎是在说她了解张文的话里有话。

和谐美满的家庭呀！张文很感激陈桂香对于他的宠溺和纵容。

从小就在这封建地方长大的陈桂香，一直秉持着传统女性的坚强和温柔，即使有的想法在她的脑海中，甚至是灵魂深处都根深蒂固，但在浓烈的母爱面前却被一点一点瓦解，即使有时候她脾气不好，即使有时候她对张文的荒唐而无奈叹息，但最后还是用母爱包容这一切，这对张文来说，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温暖。

等到供品上完后，张文一行人到楼下的大院开始烧纸钱。

这时，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冒着火光，虽然没有讲要一起祭祖，但却十分有默契的一致。

往年，张家在祭祖时烧个十块、八块的纸钱和元宝就差不多了，但这次的纸钱和元宝却多的像小山，烧得火光都冲天了，整栋别墅都被火光照亮，也把一群人热得满头大汗。

在十一点多时，五挂村依旧热闹非凡。野了一天的孩子们难得没有大人管教，个个在乡里的小道上来回乱跑，皆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年的到来。

五挂村的夜晚，灯火如同白昼般明亮。

第二章午夜的浪漫

在这个年夜，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期待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若是在以前，张文不相信这个穷得要命的地方居然也会做这种事，不过很多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虽然有些普通的事情发生在合适的时间，也会让人觉得很梦幻。

坐落于半山腰上的张家祠堂有一口一百多年的大钟，据说是清朝年间一位富甲一方的张家子弟所捐献。这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方的大事，虽然他的姓名早已经被人淡忘，但那口老钟还是安置在张家祠堂，似乎早是这里的一员，在此度过百年的岁月。

原本敲响大钟是有涵义的，几乎是每天早上鸡鸣时，就会由住在祠堂的老人们敲一次，用来提醒人们新的一天开始。

耕作、渔猎，每天的开始似乎是从这钟声开始，当人们醒来时，更习惯古朴的老钟敲开新一天的序章。

而在特别的日子，例如立春、清明或者中秋，就会敲响老钟，提醒大家今天是特别的节日，或提醒该是春种秋收的日子，或提醒该提前准备过年的东西。这口老钟伴随这一带百年的岁月，也经历时间的流逝，早已经是张家人记忆中最恒久的存在。

时至今日，老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而变得脆弱，也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记忆中每天早上的钟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年的年夜才会被敲响一次，告诉人们新的一年又开始。

虽然随着岁月的变化，有些事情会在你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但同样的美好却又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过年的这一声钟声已经成为五挂村一带最充满乐趣的时刻。

张家大宅内，祭过祖后，在张文的提议下，大家全都来到顶楼，在四楼的阳台上一边品茶吃点心，一边看着村子那热闹的人群。

好几次小丹都哀求说，想带喜儿出去玩，不过张文不答应，毕竟都快十二点了，实在太晚了。

陈桂香平时倒不管这种事，不过想了想，认为现在出去确实不安全，也支持s张文的意见，让两个小萝莉在一边发起脾气。

村里几乎没有高一点的建筑物，这一带又都是坡地或是平地，四层小楼就可以俯视风景，不仅能看到村里热闹的景象，更能欣赏到远处海滩的情景，只见那一波接一波的海浪拍打着沙滩，沙沙的声音伴随着那清新又略显腥味的海风扑面而至，那空气中挥之不去的潮湿，让人顿时感觉到冬天时海边的寒意。

“哥，有点冷。”

小丹在一旁忍不住打了个冷颤，裹紧身上的棉衣。

“嗯，文叔。”

张曼莹也在一旁小声说道：“确实有点冷，要不我们回屋里吧？”

张文仔细一看，发现其他女人似乎也感到寒冷，即使陈桂香没说什么，但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张文顿时有点心疼，但还是摇了摇头，温柔说道：“再等等好吗？等大年的钟声响起，我们再回屋吧！”

“嗯。”

女人们面对张文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没办法拒绝张文的要求，虽然有点寒意，但没有人拒绝，即使是林巧玉也把宝宝安抚睡着后跑上来，虽然大家不知道张文到底为什么要等这钟声，但还是乖巧的没有多问。

张文悄悄的打了两通电话后，就把还在收拾东西的何秀芸也带到阳台上。就在众女大惑不解时，突然一声古朴的钟声响起来，“咚！”

的一声巨响，透彻又充满无比浑厚的力量，声音瞬间压过所有的鞭炮声，传遍热闹的小村，洪亮却一点都不刺耳，让人感觉到一种十分沧桑的祥和。

敲响的钟声仿佛是天籁之音，传遍这片它守侯多年的土地、每家每户的窗户、郁郁葱葱的树林、大街小巷，飘扬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告诉着这里的每一个人，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来了！”

张文听着那古朴而沧桑的钟声，一看时间到了，马上站起身指着正前方的海滩，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敏敏和秀秀。

“什么呀？”

小丹顿时有些莫名其妙，其他女人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由得顺着张文的手看过去，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立刻让她们惊喜不已。

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海滩，即使有月光的照耀依旧模糊不清，这时却突然出现如白昼般惊艳的明亮，钟声还在耳边久久未能散去，海滩上却突然传出连绵不绝的“砰！砰！”

声响，一道道如光柱闪电般的射向夜空，爆发出美丽得让人窒息的明亮。

“烟火呀！”

小丹顿时跳起来，拉着手舞足蹈的喜儿跑到最前面，痴迷地看着那漂亮的烟火。

一个个烟火在夜空中绚烂绽放着，各式各样的图案描画着如童话般的美丽，感觉唯美梦幻，十分迷人。

众女不由得看得有些痴醉，一个接一个的烟火不停放着，在海滩的上空几乎成为一个如童话般的王国，而从小生活在乡村的她们，哪有看过如此美丽的景象？

而且即使是有，那也只是在电视上，而不是亲眼所见。

“表哥，看到了！”

电话那头的敏敏欢呼道，陈晓萍也在一旁笑得无比幸福。

“哇，好漂亮呀！”

秀秀难得高兴得欢呼出声，这温顺如水的小姑娘在这一刻控制不住喜悦，那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快乐，快乐得就像鸟儿在歌唱，让人心旷神怡。

“继续看下去，会很美的！”

张文的声音充满温情，一开始就已经嘱咐秀秀和敏敏回去后，要找个靠近沙滩的高处观看。听这两个表妹的声音同样惊喜愉悦，而且身边的女人们面露陶醉，看来他的这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能在这个温馨的年夜给她们最大的惊喜。

连续的烟火盛宴，几乎可以媲美所谓的盛典。夜空的美丽不仅分享给五挂村的乡亲，就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赶过来看热闹，不过放烟火的地点是张文私人的沙滩，有虎子把守，他们进不去，但能在这偏僻的地方欣赏到这样美丽的烟火，也不失为一大乐事。

过了半个多小时，轰鸣的声音、绚烂夺目的烟火，几乎让五挂村沸腾起来，小孩子们兴奋得跳着、喊着，但烟火总有结束的时候，再美也只是一闪而过的绚烂，当烟火慢慢黯淡时，夜空恢复安静，即使有些人还恋恋不舍，但光是那美丽的景象就够让人沉醉在其中，过多的奢侈反而会变得不太美好。

安静了一会儿，突然一个黝黑而巨大的架子悄悄架起来，上面缠绕着一根根的钢丝，长度还超过五公尺，而在失去烟火的明亮后，根本看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毕竟海滩那边漆黑一片，有些人早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但有些人却发现到这情况，便想留下来看一下，期待还有什么样的好戏要上演。

超过五公尺高的铁架比起一般的房屋还高许多，虽然是悄悄在进行，但没多久还是引起不少人注意，更别提位在视线极佳的张家阳台上的张家人。

小丹看到虎子带着一群人忙着固定住铁架，马上转过头，期待地问道：“哥，接下来你又要玩什么呀？”

“丹丹、喜儿，过来。”

张文温柔的笑了笑，并没有说话，而是、深情款款的看着早已经陶醉不已的女人们，向她们招了招手，示意她们靠拢过来。

女人多了，有时张文真的很希望自己是八臂金刚或者三头六臂的哪吒，不然还真有点照顾不过这些女人。

张文的左手搂着张曼莹，手掌摸着喜儿的小脑袋；右手搂着张少琳，手掌放在小丹的小脑袋上，心想：妈的，不多长几只手还真不行啊！

幸亏何秀芸生性腼腆，不太习惯在人前亲密，而林巧玉也抱持一样的想法，两个少妇站在一起，除了羡慕张少琳等人外，也没说什么。

张文见状松了一口气，给了何秀芸和林巧玉一个歉意的眼神后，吻了张曼莹才含情脉脉地说道：“好了，千万别眨眼一双双明亮的眼眸闪着柔情望向海滩。

虽然看起来还一片黑暗，不过有几道人影正拿着火把在架子下走来走去，但隔得有点远看不太清楚，突然所有人拿着火把全靠向铁架的方向，倏地大火熊熊燃烧起来，瞬间照亮海滩，明亮得让人觉得有些刺目。”啊，表哥，我爱你……“电话那头顿时传来敏敏惊喜到几乎疯狂的声音，听起来已经兴奋得有点失去理智。”啊，表哥……“秀秀的声音有点发颤，没一会儿就能感觉到她开始哽咽，甚至伴随着低低的哭泣声。

海滩上那超过五公尺高，十公尺长的铁架上绑上浸泡汽油的燃料，在点燃的瞬间，火光宛如长龙入海般快速奔腾着，待火焰笼罩着整个铁架时，众女才回过神来，看清那巨大火焰组成的三个最让她们心动的大字：我爱你！

和张少琳的小脸后，看向沙滩的方向，睛呀！”

“嗯！”

众女人都期待地点着头，海滩上，只见架子已经被固定好，这简单的三个字，惊喜的方式，身边温暖的怀抱，掌心那让人迷恋的温度，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梦幻而唯美，谁都想不到张文会在这个新年夜，用这么浪漫的方式向她们表白。即使平日张文色胆包天，但性格沉稳而安静，很少有这种浪漫的举动，因此偶尔的小惊喜也会让她们兴奋不已，更别说是这样的大场面。

“小文……”

张少琳明白张文为什么要当着陈桂香的面搂着她，当那三个字清晰出现在眼前，深刻烙印在她的灵魂上，令她瞬间崩溃，一种幸福的滋味让她明白她所受的委屈并不算什么，而且这种委屈反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爱的表达。

众女的眼眶都湿润了，当张曼莹第一个泪如雨下时，其他女孩子也控制不住地感动落泪，连站在一旁的林巧玉和何秀芸都眼眶湿润，看着那无比深情的一幕，擦拭着不想被别人看到的泪水，但眼泪依旧不受控制地流下，因为在这一刻，她们内心的感动和这些女孩子一样，幸福的滋味弥漫在彼此的心里，虽然滋味不同，但却一样温暖。

女孩们皆哭得梨花带雨，就连活泼好动的小丹都哭惨了，一边哇哇大哭，一边钻到张文的怀里，泪流满面地哽咽道：“哥，好看，真的很好看！”

“你们喜欢就好了。”

张文费力地搂着众女，吻着她们脸上的泪水，温柔说道：“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嗯！”

众女皆含着泪点头，喜儿更是哭得楚楚可怜，挽着张文的手臂，将整赖小脑袋都埋到张文怀里，哭道：“爹爹，喜儿以后一定会孝敬您、一定会好好听话……”

“嗯，喜儿真乖。”

张文吻去喜儿脸上的泪珠，并抱着众女，任由她们感动得哭泣着。

张文回头看着何秀芸和林巧玉不停擦着脸上的泪水，给了她们一个温柔的微笑，这时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彼此的眼神已经足够传递情愫，这种方式反而更加美好、更加温馨。

沙滩上的火光依旧持续燃烧，不过考虑到夜晚比较寒冷，而且海风相当大，犹豫了一会儿，张文还是连哄带骗地把一群被感动坏的女孩们哄回屋内，和她们在沙发上卿卿我我好一阵子后，才一一送她们回房间，只是不知道今晚这么美好，她们会不会感动得睡不着？

女孩们向张文道了声晚安，就乖乖睡着了，即使内心依旧澎湃，而何秀芸一向早睡早起，熬到现在对她来说已经是极限，何况看着她哈欠连天，张文也很心疼，趁着她去厨房的时候，偷偷和她亲热一下，吻得她气喘吁吁又吃了点豆腐后，才放她回去休息，而林巧玉因为要照顾孩子，早早就回房，张家大院的热闹也算有了个美好的结束。

“小文，看不出来你这个孩子还挺有心的。”

陈桂香坐在客厅内，洗了脸，换好睡衣后，她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用开玩笑的口吻调侃着张文。

“妈，你也在开我玩笑呀！”

张文有点不好意思了，坐在陈桂香的旁边，喝了口茶提一下神，悄悄瞥了她一眼，顿时觉得心跳控制不住的加快。

只见陈桂香随意披散着长发，在朴素中多了点性感，而她的容貌本就是万中选一的绝色，这时以素颜示人更有着说不出来的诱惑。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以前陈桂香有点消瘦、有点憔悴，但现在看起来却无比美艳，不仅皮肤白晰许多，还充满水润，就连举止都和以前唯唯诺诺的村妇模样大不相同，让人有种错觉，眼前是一个高贵而典雅的少妇。

张文觉得似乎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不太像是沐浴乳或洗发精的味道，而是一种很天然、很清新的芬芳。

张文不禁有些失神，即使陈桂香身上穿着比较厚的睡衣，但依旧掩饰不住她那迷人的身体曲线。

“真无聊，没有什么电视可以看！”

陈桂香倒没察觉到张文眼神的异常，按着遥控器看了一会儿电视，有点烦躁地说道。

“确实，大年夜的节目都差不多。”

张文赞同的点了点头，赶紧让心情稍微平静一下，这时张文真想给自己一巴掌，干嘛想那么多呀？

封建地方的传统比较多，祭祖是一项，接下来就是守岁，不过不同于其他地方，这里的守岁是家里的长子或长孙和长辈一起守到天亮。

照老人们的说法，这样是为了彻底赶走年兽，让这一年过得风调雨顺，不让家里留下上一年的污秽。

张文是长子，陈桂香是长辈，虽然张文不迷信这种事，不过陈桂香都强调了，张文也只能老实陪着她。

此时已经凌晨两点，即使屋内有暖气，但客厅有点空旷，让人感觉到一点凉意。张文漫不经心地说着话，看着电视上那些无聊的相声，不由得哈欠连天，如果不是陈桂香不时提醒一句，张文大概早就睡在沙发上了。

“小文，要不你去洗澡，提一下神？”

陈桂香看张文那么累，不由得感到心疼，思索了一会儿，关切说道：“洗完到我的房间，刚好今年的一些帐还放在桌上，保险箱的密码在你那边，顺便把东西都放进去。”

“嗯，妈，你等我一下。”

张文连连打着哈欠，揉着眼睛，跑回房间。

秀秀是个让人喜欢到想要吞了她的女孩子，乖巧温顺又贴心，即使今天要回家祭祖，但也不忘照顾自己的男人，床头上早就为张文准备好换洗的内裤和睡衣。

张文拿起衣服冲到浴室内，忍着寒意洗了热水澡后，才总算觉得精神好了不少，不过等到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出来时，还是觉得有点冷。

别墅已经都关上灯，张文在穿过客厅的时候，也只见到一盏暗淡的灯光，他顺着走廊走到陈桂香房间的房门前，而房门早就敞开，发出让人感觉到充满暖意的暗黄色灯光，在朦胧中有种说不出的温馨。

只见一张大床摆在房间中央，右边就是洗手间，不像女孩们喜欢装饰自己的房间，这房间几乎没有豪华的装潢，虽然沙发、书桌和衣柜一应俱全，但就没有其他的装饰品，却给人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家，能让人在心灵上感到自然的放松。

书桌上堆满一本本的账本，陈桂香正在仔细整理，听到有人进来的脚步声，便转过头，温柔的笑了笑，有几分自嘲的说道：“人老了，都忘了是哪一本，你等一下。”

“妈，我帮你！”

张文赶紧跑上前帮忙陈桂香。

房间内多了股暖意，温度也让人觉得舒服，这时张文稍微一动，身上都有点冒汗，也可见陈桂香的鼻子上冒着汗珠，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顽皮又有几分性感。

生意变多，账本自然也变多，而且一些证件都需要妥善保管，而张文考虑到自己的房间女孩子们都可以随意进出，即使她们没有其他想法，但要是一个粗心大意会满麻烦的。

张文思来想去后，便决定把所有证件和资产证明全都交给陈桂香保管，一来陈桂香满细心的，请她保管东西不用担心；二来这样也不用担心女孩们，在看到。\_此；？西时会有所争议。

两个坚固的保险箱隐秘地藏在门后，这是张文刻意拜托陈君维进口买来的，防火而且耐用，防贼性能极高，而且重得几乎连三个大男人都抬不动。据说这种保险箱在普通的火灾中连壳都烧不坏，价格自然贵得离谱，张文是咬着牙才买得下去的！

保险箱的钥匙只有陈桂香和张文有，而密码只有张文知道。

张文打开保险箱后，将整理好的帐目和一些资产文件放好后，又拿出自己要的文件，然后坐在椅子上，笑呵呵地说道：“妈，我怎么觉得自己搞得像是在做地下工作！”

“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

陈桂香看着张文那挤眉弄眼的模样，笑呵呵地说道：“女人有不吃饭的，但绝对没有不吃醋的！你看家里一团和气，但毕竟日子还很长，你的想法怎么样，妈不知道，但妈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

“嗯，谢谢妈！”

张文一抬头，见衣柜上有一瓶酒，顿时有些困惑地问道：“妈，你房里怎么有摆酒？我记得你不太喜欢喝酒啊！”

“你……等一下……”

陈桂香脸色僵硬，看起来有点不自然，她迟疑了一会儿，似乎有点无奈地来到衣柜前，将酒拿下来放在桌子上。

“这酒好眼熟呀！”

张文拿起酒，顿时觉得很眼熟，那种陶制的酒瓶，小巧又朴素，似乎年代有点久远，不过瓶子被擦得干干净净，但也不难看出有一点脏，而且刚才陈桂香眼底明显闪过一丝苦笑和幽怨，更让张文大惑不解。

“是小丹的女儿红……”

说着，陈桂香不自觉的叹息一声。

“啊，小丹的女儿红呀。”

张文当然知道这里的女孩子出生后，都有埋酒的风俗，只有在出嫁或订婚时才会挖出来。秀秀和敏敏的女儿红他已经喝了，张少琳的女儿红也偷偷挖出来喝了，以及上次张曼莹红着脸拉他进房间时，也品尝了藏着她爱意的女儿红，还有她那柔软的身体。

“嗯，老房子那边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就挖出来了！”

陈桂香的表情有些不自在，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了张文一会儿，才无奈地叹道：“反正迟早也是这样，现在给你也一样。”

“妈，对不起！”

张文羞愧地低下头，说道。

“你们都足妈的心头肉，妈也没办法怪你们。”

陈桂香幽幽的叹息，摇了摇头，摆上两只杯子，苦笑又有点自我安慰的说道：“倒酒吧！女儿红是出嫁的闺女要送给丈夫的酒，但也有一半是出嫁时用来感谢父母。妈想尝一下滋味，婆婆是做了，不过要想当岳母，看来是没希望了！”

“妈，你等一下！”

张文灵光一闪，这才想起女儿红除了献给丈夫外，另一层涵义是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便赶紧打开房门跑出去。

陈桂香顿时疑惑不已，等张文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时，已经搬来另一只酒瓶，酒瓶的样式几乎和小丹的一模一样。

陈桂香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瓶酒，眼眶顿时有点湿润，颤着声音问道：“这、这是少琳的？”

“嗯，姐姐吩咐我一定要留一半。”

张文使劲地点着头，走上前，打开两只酒瓶，房间瞬间弥漫着一股酒香，十多年的陈年好酒有着香醇而动人的味道；让人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妈，我敬您一杯。”

张文倒了两杯酒，真诚地看着眼前无比迷人的陈桂香，端起酒杯，有些激动的说道：“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女人，这一杯是姐姐的出嫁酒，儿子感谢您的包容。您放心，以后我肯定会对姐姐很好。”

“女婿敬的呀？”

陈桂香看张文说得那么严肃，不禁开起玩笑来，不过当端起酒杯时，眼底闪烁着泪光，看得出来她仍有点感动。

“是！”

张文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仰起头把杯里的酒全喝光。乡下的老酒永远是那么的辣，如同火烧过般流过食道，燃烧着身体，瞬间让人感觉到一种难耐的灼热。

“嗯，今天儿子当女婿了！”

陈桂香感动的笑了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小脸顿时浮现迷人的红晕，在灯光的照耀下，看起来更加美艳。

陈桂香捂着嘴咳嗽两声，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风韵。

“妈，谢谢您的理解！”

张文有些难受的打了个酒嗝，但还是赶紧端起属于小丹的女儿红，把两只酒杯倒满后，再次端起酒杯，难掩感激的说道：“妈，您放心，这辈子我一定会对她们很好，我保证不会让小丹和姐姐受到半点委屈，我会让她们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嗯，妈相信你！”

这时，陈桂香有点感动，但不知道是不是想起自己不幸的婚姻和之前那艰苦的生活，想起那个在记忆中模糊到几乎消失的丈夫，再看看儿子对那些女人宠溺的态度，眼底竟然不自觉闪过羡慕的光芒。

“妈……”

张文一饮而尽后，这才坐下来。这时酒意一涌，整张脸变得通红，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胆子，继续说道：“舅妈和姨妈的事您应该也知道了，儿子不想瞒您，虽然我现在无法娶她们，但我想她们愿意和我厮守在一起，我知道您心里生气也无奈，儿子对不起您。”

“哎，你大了，自己做主就好了。”

陈桂香将酒饮尽后，双眼开始迷离，或许是她知道这个秘密很久了，已经有点麻木，这时张文开诚布公的一说，反而没什么好惊讶，只是想到曾经在自己的祝福下娶进门的弟媳，从小感情就很好的妹妹，都和儿子发生关系，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谢谢妈了！”

张文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刚才似乎把话说得太快，好在陈桂香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反应，心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第三章敞开心扉

或许是酒精开始发挥作用，体温开始不受控制的升高，房外还是寒意十足的冬天，但房内却暖洋洋，加上开着暖气，驱逐了冬天那最让人讨厌的潮湿。

“小文，妈想问你一件事。”

陈桂香低着头沉思一会儿，抬起头刚想说话时，却见张文满头大汗，脸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因为酒精的关系而有点红，便关心问道：“小文，是不是太热了？”

“嗯，有点。”

张文闷哼一声，随手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拿起纸巾擦着头上和后背的汗水，开玩笑的说道：“妈，看来我们日子过得太奢侈了！这暖气开得太大，冬天还热到直冒汗，要是说出去，搞不好会被嘲笑啊！”

“也是，我也有点热了，你等一下！”

陈桂香热得香汗布满额头，笑了笑后，便示意张文等一下，就起身从枕头旁边拿起衣服，走进浴室。

在陈桂香关上门时，“砰！”

的一声似乎像撞击着张文的心脏般，令张文觉得心跳有点控制不住的加快。

事实上房间的隔音还不错，听不到换衣服的声音，甚至就连一点点模糊的身影都看不到，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绮念就像梦魇般的纠缠张文，令张文觉得太阳穴一下一下的抖动着，脑子总是控制不住的出现香艳的景象，幻想着陈桂香更衣时那无比动人的诱惑，即使是很朦胧的想象，但却带给身体极大的刺激，血液似乎也沸腾起来，而且脑子似乎有声音在回荡，朦胧不清又像是魔咒般，像是要传达着什么，但却觉得飘渺。

张文回头看了大床一眼，只见那蓝色的棉被和大床收拾得很整齐，看似平常，此刻却给人十足的诱惑，棉被上隐隐飘来一股香味，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幻想过度，张文甚至产生一种想要上去闻一下的冲动。

“小文，你怎么了？”

这时门打开了，陈桂香换完衣服后，把比较厚的睡衣裤随手丢到床上，见张文那坐立不安的样子，感到有点疑惑。

“没什么，只是觉得有点热。”

张文顿时一惊，额头都冒出冷汗，连忙要自己镇定一点，但一扫到床上的睡衣裤，心神一个恍惚，似乎还能感觉到从那上面传来的体香。

陈桂香换上一件紫色的丝绸睡裙，轻柔而单薄，略显宽松却也掩饰不住身体曲线，那洁白如藕的玉臂暴露在空气中，肌肤无瑕，即使不是那种让人眩晕的白f‘l，似却；；=M；番il味，裙子底下的小腿无比光滑，再穿上一双小女孩般的粉色拖鞋，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妩媚。

陈桂香也没多想，见张文直勾勾的看着她身上那略显妖冶的睡裙，难为情的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怎么了？是不是妈不适合穿这种衣服？我就说，这都是小女孩穿的，上次秀秀非要买给我，但没办法，妈无法拒绝她的好意。”

“不，这样挺好看的！”

张文由衷的赞美陈桂香，觉得秀秀确实有眼光，这睡裙的款式看起来并不出众，但穿在陈桂香身上却特别有韵味，将一个本就美若天仙的少妇变得更有魅力，每走一步是摇曳生姿，特别动人。

“好了，你就别笑妈了！”

陈桂香笑呵呵的坐到床头上，看着桌上那还没喝完的酒，指了指空酒杯，略显顽皮地笑道：“怎么不倒了？这可是我嫁闺女的喜庆酒，你不会舍不得吧？”

“哪有？我哪敢呀！”

张文马上装作十分委屈的样子，帮陈桂香倒着酒，还摆出低声下气的模样，逗得陈桂香咯咯直笑，顿时让张文的心神震荡着。

“呵呵，逗你玩的！”

陈桂香温柔的一笑，抿了一口酒，脸上带着一抹喜悦的红晕。

尽管张文跟其他女人们的这层关系已经很荒唐，但在长时间的隐瞒下，也有点麻木了，但心里的结一旦打开也满不错的，起码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妈，你住得还可以吧？”

张文顾左右而言他，语气听起来平和，但心跳却不由得加快。

此时陈桂香坐在床上，张文则是站着，头稍稍一低，便能看见陈桂香胸前那迷人的景象，可以从领口处清楚看见两团漂亮的半球，那深邃的乳沟和雪白的乳房是如此诱人，似乎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钻进鼻孔内，瞬间就让张文觉得血液快控制不住的升温。

“小文，妈想问你一些事。”

陈桂香点了点头，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略带担忧的困惑，犹豫了一阵子，便抬起头看着张文，一向宠溺儿子的她难得有些严肃。

“妈，您问吧。”

张文心里一个咯登，猜测到底是什么事。他和姨妈、舅妈之间的事似乎是公开的秘密了，连敏敏和秀秀都知道，但也装作看不见，没理由陈桂香会迟钝到没发觉，那又是什么事？

“狗子的那件事，是怎么回事？”

陈扑押眼底闪过一丝痛苦，似乎足在说她不想听到任何谎言。

“我叫人撞的！”

张文眼底闪过一抹阴狠，那轻描淡写的口吻，让笑容瞬间变得有点残酷。

狗子这个老光棍，白日梦做得有点离谱了，或许也是张家钱太多，令不少人眼红，不仅在乔迁新居时对陈桂香说出那些恶心的话，被张文打后还不死心，好几次都偷偷找机会搞一些表白之类的事来纠缠陈桂香。

陈桂香怒骂了狗子好几次，但他却狗改不了吃屎，只要找到机会就马上对她献殷勤，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会好好对这三个孩子之类的话，气得小丹每次一听到这样的话，都会对张文说。

遇到像狗子这种事，谁都会骂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张少琳更气得好几次想拿棍子打狗子，不过却被张文劝下来，但张文也气得都要发疯，恨不得杀了他，后来张文便找了一个流氓，塞了点钱后，要他开车冲撞狗子。

那时被判为普通的交通事故，那人没喝酒，而且证照齐全，于是狗子进了医院，是脑震荡、脑出血，抢救了三天便死去，而那个小流氓拿着大把的钱，当然肯接受判刑，而狗子的家人一开始是哭天喊地，后来一给他们十六万赔偿金，就因为钱的问题又打又闹的，似乎都忘了那是一笔死人钱，让人觉得可笑。

“邻村那个张大华呢？”

陈桂香脸色有点发白，说话的时候连嘴唇都在发抖。

“他呀！嗯，虎子他哥那次和他打架也是我暗示的。”

张文毫不犹豫就承认这件事，眼睛微微一眯，那阴冷的模样让陈桂香觉得有点陌生。

张大华也是个癞蛤蟆，一脸的麻子，还半秃头，个子矮不说还驼背，但却不自量力的想要追何秀芸，还说什么老婆死了以后没留下半个蛋，而且可以不要孩子，以后还会把秀秀当亲闺女看待的恶心话，到处宣扬给大家听，但大家都投给他鄙夷的眼神，毕竟谁不知道秀秀现在是张文的老婆，何况何秀芸虽然离婚了，但也是个大美人，谁会看上他这有一顿没一顿的家伙。

本来这顶多只是一个笑谈，更是众人讽刺的一个话题，不过张大华太过分了，原本以为他只是有贼心没贼胆，但没想到他竟然在门口等着何秀芸，纠缠不清外。还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好几次还是张少琳牵狗把他吓跑，但这家伙还是不死心，见何秀芸不吃他这套，马上又开始纠缠陈晓萍，顿时让张文等人气得火冒三丈。

更可恶的是，张大华喝酒后还到处吹牛，说已经上了床之类的屁话，还把时间、地点说得像真的，令张文顿时忍不住了！心想：妈的！那个时间，她们是在和老子双飞呢！尽管张文的心里知道这只是张大华的意淫，但在人言可畏的乡下地方，两个美少妇也只能无奈的唉声叹气，不能去解释什么，只怕越解释会越黑，这样做反而会让情况更糟。

张文一气之下，便借着酒意和虎子商量这件事情，而虎子也是个聪明人，马上将他哥找来，琢磨一个办法，设了个圈套让张大华往里跳，然后找出所谓的证据，诬陷他偷东西，最后虎子他哥还故意惹喝完酒的张大华发脾气，所以张大华刚拿起棍子，立刻就中了虎子的圈套，被他们几个兄弟打断手脚还挑掉脚筋，第二天调查的结果是：入室抢劫，正当防卫！

“妈，我做事有分寸的。”

张文想想都觉得有点火大，猛地仰头喝干一整杯酒，有些烦躁的说道：“你应该知道，姨妈和舅妈都是我的女人！那王八蛋不仅敢找她们麻烦，还到处造谣，不给他一点教训，那以后不是谁都能骑到我们头上了？”

“这，小文，唉……”

陈桂香没想到张文会承认得那么爽快，看着他带着酒意的脸上有点烦躁，霸道的语气中却掩饰不住关心，心一软，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妈，我知道你还想问什么。”

张文又倒了一杯酒，一边喝，一边没好气地说道：“我就直接说了，你想问的那些事都是我干的！”

“杨勇也是？”

陈桂香没想到一向温和的张文也会有凶狠的一面，吓了一跳不说，更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心乱如麻。

“那芝麻小官？”

张文冷哼一声，并没有否认。

杨勇表面上看起来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只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科员，而上次陈桂香生日时，也不知道是谁带他来，这家伙一看见陈桂香顿时就起了色心，但他家里有老婆，也有一个女儿，却还是把主意打到陈桂香身上，似乎想着如果能追到陈桂香，不仅可以得到貌美动人的少妇，还幻想着能借由张文的关系平步青云，仕途之路一帆风顺。

杨勇在打定主意后，就开始殷勤的往张家跑，大家出于礼貌，一开始还会招待他，但过没多久，大家都看出这家伙居心不良，没人想理他，但他也很不要脸，母天忙前忙后的，还买菜过来，真是典型的不把自己当外人，毕竟家里的女孩子比较出众，围绕的苍蝇也不少，如果他不做什么太过分的事，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尽管内心对他都有点反感。

张文便悄悄地调查杨勇，发现这家伙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还是查到他和一个发廊的老板娘有染。

张文心念一动，立刻许以重金，让那老骚货去杨勇家和上班的地方闹，结果弄得鸡犬不宁，不仅老婆和他离婚，就连女儿都恨他，而且他也被停职。

这时，张文动用关系，把杨勇调到一个比四清县还要偏远的县城，到了一个水电不通，连手机讯号都没有的山上，并担任一个苦职。

张文本来以为杨勇会死心，岂料他竟然开始写信，写了一封接一封的信给陈桂香，什么问候的话、什么对她的思念之情，大概是想指望借此翻身，却气得张文好几次把信给撕了！

这时，那和杨勇离婚的女人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而且还是个满好的家伙，于是张文立刻动用关系，把他们送去杨勇那边，美其名是去体验基层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升职，事实上，是要他天天看着别的男人操他老婆，看着别的男人和他老婆缠绵！

那时，杨勇的女儿在学校被人花言巧语骗到手，不仅被一群小混混轮奸，而且还弄大肚子，于是杨勇接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气得吐血，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张文敢发誓，杨勇女儿的事真的和他无关，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天故意要帮他，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当杨勇后来跪着哀求张文放过他女儿时，张文简直百口莫辩，最后幸亏那群小混混全落网，经过审讯后才知道，她是被交往一年的男朋友骗出去，因为她父母在的时候管得很严，所以没发生事情，而当杨勇他们调走后，她就自由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

“妈，他女儿的事和我无关。”

张文觉得这件事他有一定的责任，叹息了一声，说道：“虽然我很想揍杨勇一顿，但起码我知道他女儿和这件事没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打算在他女儿身上玩阴的，却没想到最后会发生这种事！”

“妈相信你。”

陈桂香苦笑一声，心里清楚既然谈到这地步，张文自然是敢做敢当。现在想想，也只能说杨勇女儿的命不好，偏偏碰上这种事，而张文没解释，应该是懒得解释。

“妈，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分了？”

张文喝了一口闷酒，语气带着一种压抑，脸上带着抑郁。

“小文，妈不知道该怎么说……”

陈桂香幽幽的叹息一声，见张文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一疼，赶忙伸手抚摸着张文的脸颊，轻声安慰道：“妈知道你要忙的事很多，也知道你压力很大，但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有的时候，这些事你就自己想吧！妈只知道，回了家你还是我儿子就好了！”

“妈，我想在这里睡！”

张文的眼眶有点湿润，跟陈桂香谈了一会儿，发现天色已经微亮，酒意袭来，令张文忍不住打起哈欠。

“嗯，好，而且你现在去别人的房间，如果吵到别人就不好了！”

陈桂香没有多想，毕竟以前挤在一个炕上睡也很常见，所以应了一声，就拉起窗帘，跑去锁门，忙了一阵子又匆匆跑到浴室，没一会儿就端着一盆热水跑过来。

“妈，你要干嘛呀？”

张文心里很清楚陈桂香要帮他洗脚，但觉得这样很不好，毕竟她是长辈，这样做让他很不自在。

“脚不洗的话会臭，没事，你坐着。”

陈桂香给了张文一个关怀的微笑，端着盆子蹲到张文脚边，就将张文的脚泡到水里，一边仔细的清洗，一边唠叨：“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以前都是妈替你洗澡，现在还不好意思什么？再说，你一个大男人，睡觉不洗脚容易有味道，如果熏到我那怎么办？”

张文浑身顿时一个冷颤，热水泡到脚时的舒服，令他不禁爽得哼了一声，开始享受这美妙的感觉。

陈桂香那纤细的手指滑过张文的肌肤，令张文能清楚感觉到陈桂香那小手的柔软和细腻，更要命的是，张文稍稍一低头，就能看见领口处微微露出的乳房，那白花花的一片，让张文的脑子都有点发晕，让张文顿时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陈桂香仔细地清洗完张文的脚，便开始用毛巾擦拭，突然感觉到张文的呼吸急促许多，抬头一看，顺着张文的视线才发现自己春光外泄，赶紧整理一下衣领，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你这孩子，看什么看呀？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还没看够啊？”

“妈比较好看！”

张文顿时脸一红，恨不得找条地洞钻进去。

“好了。”

陈桂香咯咯一笑，刚想调侃张文两句时，却看到张文的裤裆中间撑起一顶帐篷，心里一慌，连忙站起身，抱着盆子跑去浴室洗手。

在一阵忙碌后，陈桂香才从浴室走出来。

见张文坐在床头上发愣，裤裆中间的帐篷似乎比刚才更大，尽管陈桂香还有一点不自在，但到了这年纪，还是比较放得开，于是走过去，将酒杯和瓶子收拾好，装作不在意地问道：“小文，你睡觉是不是要关灯睡？”

“嗯。”

张文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看着陈桂香忙来忙去，她每走一步，那本就诱人的身体扭动得更厉害，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让人无法抵挡的诱惑，心里开始有点控制不住的发痒。

“嗯，那我们早点睡吧！”

陈桂香心乱如麻，关上电灯后，房间瞬间陷入如死寂般的黑暗中。

张文顿时觉得眼睛有点不适应，还没等反应过来就感觉到床颤动几下，便知道是陈桂香上床了，心里顿时有股说不出的冲动，但不知道为什么肢体却变得异常僵硬，甚至连动都动不了，只知道呆呆的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文？怎么了？”

陈桂香躺在床了另一边，并脱下内衣丢到一旁，她明显感觉到张文像石化般没有动静，立刻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有，我想抽根烟！”

张文心里一慌，立刻随便找了个借口。

“嗯，你抽吧。”

陈桂香立刻伸手打开台灯，回头却见张文赤裸着上身，却穿着厚厚的棉睡裤，看起来很奇怪，马上噗哧一声，调侃道：“好啦，小文，你干脆脱掉那碍事的裤子，这样看起来很别扭。”

“一会儿我再脱。”

张文的脸顿时一红，有些手足无措地咬了一根烟，但打火机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手指头不知道是僵硬还是颤抖，好一阵子，才总算看见火苗在燃烧。

“这孩子，竟然不好意思了！”

陈桂香咯咯笑着，看着张文那不好意思的模样，反而起了玩心，她溺爱的拍了拍张文的屁股，逗道：“你这孩子浑身上下有哪个地方我没看过？现在居然还会和妈难为情？上次我还听少琳说你喜欢光着屁股睡觉，你还敢说你不是和小孩子一样吗？”

“妈，怎么你们连这些都说呀！”

张文顿时感到尴尬不已，原本他是有穿衣服睡觉的习惯，但回家后，不赤裸身体就睡不着，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激情的性爱过后，衣服都不知道丢到哪里，所以才开始养成这个习惯。

“母女俩有什么不能说的？”

陈桂香坏坏的笑着，一脸憧憬的说道：“不过，秀秀总算怀了孩子，但这孩子似乎新学期还想上学，不过挺着大肚子去学校也不好，有空你可要劝劝她。”

“放心，妈，我心里有数。”

张文信誓旦旦的点着头，稍稍一回神却愣住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慌过头，竟然烟反着咬，还把海绵点燃了，深怕被陈桂香看到后又会被嘲笑，于是张文赶紧灭掉烟。

“好了，晚上也别抽那么多烟，早点睡吧！”

陈桂香打了个哈欠，见张文还是坐着不动，顿时有点玩兴大起，逗道：“怎么了？小文，是不是和妈睡觉不自在呀？”

“没有，睡吧！”

张文深呼吸好几口气，才关上台灯，摸着黑，小心翼翼地张文刚躺到被窝内，就闻到一股成熟女性的体香，那种冲击特别强烈，让张文觉得精神一阵恍惚。

房内黑漆漆，静悄悄的，张文刚躺在床上，瞬间就安静得有点压抑，虽然和陈桂香躺在同一个被窝内，不过双方还是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只是轻轻动一下，偶尔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陈桂香闭着眼睛想着事情，见张文翻来覆去，就用充满关爱的语气，嗔怪道：“小文，我都和你说别穿那条破裤子，你是不是还穿着啊？”

“嗯。”

张文不好意思的应了一声，毕竟张文哪敢不穿裤子，只是偶尔轻轻碰到陈桂香，下身就硬得几乎要爆炸，若把裤子脱掉那还得了，他应该会化身禽兽吧！

“怎么，要妈帮你脱呀？”

陈桂香呵呵笑道。

这时陈桂香体内的酒意开始上涌，而且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毕竟在她看来，这样一起睡是很正常的事，倒没有张文那种乱七八糟的想法。

“不用，我自己来！”

张文顿时有点慌张，虽然已经喝了不少酒，但现在却一点也不迷糊，反而更加清醒，虽然略微带着一点酒意，但就是没有一点睡意，甚至在被陈桂香调戏的话一吓后，张文慌忙地屈起腿就要脱下裤子。

死了！下身一阵清凉，那个凉爽的感觉……张文立刻暗骂自己一声，刚才的动作太大，或许也是因为习惯，张文竟然连内裤也一起脱下，心想：现在裤子都卷在左腿上，脱也不是，穿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呀？

“怎么了，小文？”

陈桂香从床的震动就知道张文在干什么，见张文突然停下来动作，竟然猛地将腿伸向张文，用脚趾头碰了张文两下后，笑呵呵地说道：“不是吧，脱一半就脱不下去了？”

被陈桂香的小脚那光滑的肌肤滑过时，那美妙的触感让张文顿时一颤，脑子一片空白，还没反应过来，陈桂香的小脚就灵活的把裤子勾掉，更可恨的是，他竟然还本能的抬了一下脚，配合她的动作，心想：这是一开始心里就有期待，还是他的本能已经下流到没办法控制的地步了？

张文光着屁股裸睡，当一接触到被单时，似乎还可以感受到上面残留的温度，令张文的呼吸不由得更加急促，酒精开始在血液内燃烧，脑子控制不住地掀起一阵阵冲动的遐想，尽管老实的躺着不敢动，但身体却僵硬得有点不受控制，让张文真的很希望有什么东西能砸\*他，好压制住这快要爆发的冲动。

“小文，睡得着吗？”

陈桂香收回脚后也没多想，在辗转反侧后，觉得有点热，毕竟刚才喝了那么多酒，现在意识有点迷糊，但最难受的还是身上开始冒汗。

“睡不着。”

张文木讷的答道，他能感觉到陈桂香的身体翻来覆去，于是脑子开始有一些糟糕的幻想，不过他不敢流露出内心的想法，更不敢有任何不规矩旳动乍。

“嗯，穿着衣服睡觉太难受了！”

陈桂香也没多想，而且见跟张文之间还有点距离，索性就拉开被子，只盖住肚子，便坐起身开始脱下睡裙。

陈桂香身上出了汗后，那衣服黏在身上的感觉令她觉得很难受，甚至让她觉得难以入睡。

“妈，你在干嘛？”

张文顿时吓了一跳，猛地看见陈桂香坐起来脱衣服，尽管只能看见朦胧的身影，但心跳还是控制不住的加快。

“热啊，这样穿着睡不着。”

陈桂香觉得张文有点大惊小怪，将睡衣脱掉后，便随手丢到一旁，这才猛然发觉刚才连内衣也脱了，现在上身真空，下身只有条小内裤，但找了一会儿也找不到内衣，索性就不找了，直接躺下来。

“小文啊。”

躺在床上一会儿，陈桂香觉得心里闷得慌，迟疑了一会儿，忍不住好奇的问道：“你、你和你舅妈、姨妈的那些事，敏敏还有秀秀她们怎么说？”

“那个……”

张文没想到陈桂香会突然问这问题，犹豫了一会儿，也只能硬着头皮，吞吞吐吐的说道：“敏敏和秀秀她们都不反对，而且她们说姨妈和舅妈都到了这年纪，也是、也是有需要……”

陈桂香“哦”了一声，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不禁幽怨的叹息一声，身体也不自觉地扭动一下，她本以为张文会说什么彼此喜欢之类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但没想到他竟把话说得这么白。心想：是呀，一个是寡妇，一个守活寡，女人到了这年纪，哪会没有想要的？我的情况似乎也一样……

“妈，你怎么了？”

张文听到陈桂香的叹息声，顿时觉得心里像碎了一样的疼，连忙转头关心，也没注意到他已经逐渐靠近陈桂香。

“没什么，妈能理解她们。”

说着，陈桂香有些惆怅。

见张文往她这边挪了一下，听着张文嘴里掩饰不住的关心，陈桂香强打起精神，笑呵呵地说道：“好了，小文，妈没事！只要你们高兴就好，妈不会说什么的！”

“妈！”

张文大着胆子，迟疑了一会儿，忍不住忐忑地问道：“为什么你什么都知道，却要装作不知道？而且连小丹的事都没意见，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生气又能怎么样？”

陈桂香苦笑一声，无奈地叹道：“就算把你们都打一顿也无济于事呀！而且事情都发生了，我又能说什么？”

“妈，对不起！”

张文感觉到陈桂香语气中的溺爱、无奈和幽怨，更加感到歉疚。

“小文。”

陈桂香苦笑一声，听着张文的道歉，心里也不好受，但还是忍不住问道：“老实告诉妈，你那时候有你姐姐、敏敏、秀秀、喜儿，为什么还要骗小丹的身子，她是你的妹妹呀！”

“妈，我不是骗，我……”

说着，张文都觉得心虚，毕竟这不是诱骗还是什么？

小丹那时还只是个纯洁的小萝莉，对性爱的事情一知半解，倔强的性格始终透着孩子气，如果不是他一步一步进行诱骗，恐怕她也不会跟他一起品尝性爱的滋味。

“妈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陈桂香似乎不想纠结这个问题，过了一阵子，突然转过身，抱着张文的头，随即往她怀里一拉，颤着声音问道：“你可要知道，她们是你的姐姐和妹妹！这样做的后果很荒唐，我不相信我的儿子只是一时色欲薰心才做出这种事，告诉妈，你到底怎么了？”

“妈，我……”

张文一下子就哽住了，他没想到陈桂香居然会突然抱住他，令他的灵魂似乎在这瞬间爆炸开来，脑子嗡嗡作响，彻底失去思考的能力。

陈桂香那柔软的身体，即使漆黑中看不清楚，但还是能清楚感觉到成熟女性身体该有的曲线，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在他包裹在其中，更要命的是，他顺势躺在陈桂香的怀里，那蹭在脸上的柔软感觉，软软的，嫩嫩的。心想：天啊……这、这是她的乳房！

“妈！”

张文顿时浑身僵硬，连动都不敢动，下身下意识的往后缩，害怕陈桂香会发现他的命根子无比僵硬后会痛骂他一顿，本能的害怕这个温暖的怀抱会突然消失。

“小文，告诉妈……”

或许是因为酒精发作，陈桂香也不知道为何会突然有这样的举动，只是这时张文的脸蹭着她的乳房，那急促的呼吸吹在乳头上，瞬间那又酥又麻的感觉让她浑身发软，全身不由得一颤，好不容易才把要哼出声的冲动压抑下去。

“妈，我这样……”

张文已经语无伦次，本想说这样抱着不太好，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根本不想抗拒这美妙的感觉，即使身体不敢乱动，但还是希望能继续享受这种让人躁动不安的美妙。

“别害怕，妈不会怪你的。”

陈桂香的手如春风般温柔的抚摸着张文的头，虽然这样的身体接触，让她感受到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刺激，但还是用十分温柔的语调，柔声说道：“妈知道你回来后，要撑起这个家很累，妈什么都不怪你，但妈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妈，这是我的家，我该留在这里！”

张文顿时觉得眼眶有点湿润，喉咙动了一下，还是违心说道：“而且我也考不上大学，再读书也没什么用，那还不如待在家里想办法赚点钱比较实际。”

“你还骗妈……”

陈桂香的眼眶也有点湿润，控制不住的哽咽道：“你老是说你考不上大学，还说自己读不下书！一开始妈还相信，但你忘了曼莹现在还在读书吗？上次她找人偷偷查了你的高考成绩，明明你的分数已经高得什么大学都可以选，为什么当时不和妈说……”

“妈，你别哭……”

张文顿时慌了，赶忙擦着陈桂香眼角的泪水，自责道：“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撒谎，你别这样！”

“对不起，是妈耽误了你……”

陈桂香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妈，我是真的不想读书！”

张文一边擦着陈桂香脸上的眼泪，一边信誓旦旦地说：“你看，现在读那么多书也未必有用，我们家过得不好吗？你看周围那些和我同年龄的人，有哪个日子过得比我好……”

“小文……”

陈桂香哭了一会儿，才哽咽着说道：“妈知道你孝顺，妈也知道你留下来无非是希望我们过得好一点，但有时候妈真的对你感到很愧疚……”

“妈，你想太多了。”

张文一边擦着陈桂香流下的眼泪，一边涊受着那对饱满的乳房在脸上蹭来蹭去的快感，憋着体内那越来越强烈的欲火，柔声劝道：“我都说了，这是我的家，我不留在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呀？”

“唉……”

陈桂香默默哭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无奈地叹息一声。

“妈，你没事吧？”

张文担忧的看着陈桂香，他没想到张曼莹会一时兴起跑去查他的高考成绩，但这就算了，干嘛还和陈桂香说啊？

说真的，在张文的心里，读书曾经是唯一的出路，大学生的生活也让人无比向往，但这些想法却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最值得庆幸的是，面对这个贫穷的家时，他没有退缩，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幸福的生活了。

“妈没事……”

陈桂香拉着被子盖在胸前，坐了起来，一边拿卫生纸擦着眼泪，一边略带自嘲的笑道：“没办法，年纪大了，总爱想这想那。小文，妈没吓到你吧？”

“好了，您的年纪哪里大呀？”

陈桂香那柔软的身体离开了，令张文顿时松了一口气，体内的欲火几乎要将理智都烧成灰烬，但陈桂香那肌肤接触的诱惑已经不在，张文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郁闷，总觉得还有点不舍。

张文坐起来，摸黑点了根烟，借着刹那间的火光看着陈桂香，那一闪而逝的美丽让张文体内的灵魂都为之颤抖。

此时陈桂香披头散发，抓着被单盖着那对饱满的乳房，但裸露的香肩、细嫩的玉臂却看起来更加迷人，这妖冶的姿态完全不像哭泣后的哀伤，反而像是在春风一度后无比满足的小女儿姿态，让张文的脑子嗡嗡作响。

“我都快当奶奶了，年纪还不大呀？”

陈桂香呵呵笑了笑，但这时她全身只穿着一条内裤，虽然张文是自己的儿子，但毕竟男女有别，令陈桂香开始犹豫这样亲密的挤在一起是不是有点不妥。

“你要是不说，谁会知道呀？”

张文呵呵笑着，语气有点酸溜溜的说道：“再说，哪个当奶奶的还这么年轻漂亮？现在一天到晚惦记你的人那么多，我真怕哪天你会被人给抢跑。”

“瞎说。”

陈桂香闻言，内心感到欢喜，但想起乔迁新居时，张文那暴怒的狰狞模样，还有最近干的那些事，心里一突，赶忙改口道：“好了！小文，妈又不是傻子，这些人在打什么坏主意妈都很清楚。以前家里穷的时候，没看过有谁敢上门；现在你有钱了，就有不少人围在我身边，妈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那就好。”

张文顿时如释重负，吁了一口气。

“小文……”

陈桂香听出张文的语气有点不对劲，赶紧转移话题问道：“你还没和妈说，你、你为什么要骗小丹和你……睡觉？”

第四章自私的偏执

“妈，那是骗吗？”

张文苦笑了一声，心想：难道我的形象已经无耻到这种地步了？

“小文，妈看得出来。”

陈桂香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试探着说道：“你对小丹，和你对秀秀、你姐她们根本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吗？”

张文纳闷的问道。

“区别可大了！”

陈桂香顿了顿，还是徐徐说道：“你对你姐还有秀秀她们，我看得出你是真的很喜欢她们，完全把自己当丈夫，但你对小丹却不一样，完全就是把她当妹妹看，说不好听点，在男女感情方面，可能连喜儿都不如！你和你姨妈她们都感觉得出很恩爱，但对于小丹，你就只是像疼妹妹那样疼她。”

“会吗？”

张文轻描淡写的反问道，但内心却控制不住的颤了一下。

“告诉妈，你是怎么想的？”

陈桂香想确认张文的态度，但也深怕再追问下去会引起张文的反感，马上解释：“不是妈唠叨，你和小丹都是我的孩子，我也得为她考虑啊！”

“明白。”

张文闭着眼睛，无奈地叹息一声，在心里权衡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咬着牙，用有点强硬的口气说道：“妈，如果我告诉你，我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不希望小丹以后离开我，就像我留住姐姐那样，你会相信吗？”

“留住她们？”

陈桂香觉得有点明白，但又有点模糊。

张文狠狠的抽了一口烟，用力的点了点头，坚决说道：“没错，这是我留住小丹的方式！就像跟姐姐一样，姐姐最后也是这样留在我身边。妈，我没办法想像如果我一直循规蹈矩的和她们一起生活，等到她们长大、嫁人的时候，到时我会不会疯掉。”

“小文，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陈桂香听出张文的语气不对劲，既强硬又特别脆弱，心里顿时有点不安，因为嫁娶之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哪一家的闺女长大后不找婆家，但张文为什么看起来对这种事十分反感？

“妈，我知道这样太偏激了……”

虽然这时伸手不见五指，但张文知道此时他的表情一定很狰狞，眼睛也布满血丝，但可能是酒精冲昏理智，所以当张文说话时，连他都有点不敢相信是他说的：“但我就是不准她们嫁人、不准她们离开我，不管任何的方式……”

话一说完，张文都被自己吓了一跳。他原本以为和张少琳、小丹的荒唐是他好色的关系，但这些话几乎是脱口而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难道这才是他的本意？难道他所做的事，只是围绕着这个偏激得几乎有点变态的想法？

“小文，你……”

陈桂香也被张文的话吓了一跳，浑身僵硬的颤抖一阵子，才摸索着靠近张文，一把拉住张文的手，问道：“你别吓妈，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不知道。”

陈桂香那掌心传来的温度，让张文似乎感觉到心灵瞬间的宁静，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无奈地承认那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面对陈桂香那关心而担忧的语气，张文只能苦笑道：“妈，但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但就是不能容许那种事情发生，对我来说，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准你们任何一个人离开我……”

这绝对是偏激得变态的想法，但这时张文说出口反而显得柔弱，令陈桂香似乎了解到张文脆弱的一面，不由得为他感到心疼，一把抱住张文，颤着声音，有点激动的说道：“小文，你放心，妈哪里都不去！妈等着你孝敬我，替你带孙子，等着抱重孙子！妈不会改嫁的，妈有你们就足够了……”

陈桂香这一抱，随即被子掉落，露出一个美艳少妇丰腴而动人的身体，而且陈桂香那乳房的柔软、身体的细嫩，令张文顿时觉得脑子炸开了，喉咙似乎有股火在燃烧般让人很难受，浑身控制不住的僵硬起来，尽管心里的邪念在作祟，让他很想抚摸这完美的身体，却害怕一但伸出手，可能会失去更多，令张文不敢乱动，深怕会把很多美好的东西碰碎。

“小文……”

陈桂香能感觉到张文身体的僵硬、火热，那带着酒气的呼吸吹乱她的头发，接着她腿轻轻的一挪，突然如触电般颤了一下，原来是碰到张文的下身，可以清楚感觉到那坚硬的东西顶在腿根上，很硬、很粗。

“妈，你真的不会离开我？”

张文的语气有点没自信，或许是对于亲情过度的渴望使得想法很偏激，所以每次见到有追求者围着陈桂香转时，张文都感觉到灵魂有一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对张文来说，只有陈桂香在的地方才是家，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准有人来破坏他心里唯一安宁的地方。

“不会，永远不会……”

陈桂香紧紧的抱紧张文，完全能理解张文为何会有这样，自私到几乎偏激的想法。从小就没有儿子的下落，那夜夜以泪洗面的生活也让她觉得无比恐惧，她何尝没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害怕？

“妈，我很自私吗？”

张文颤抖着声音问道，陈桂香那柔软身体的接触几乎让张文的理智要崩溃，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感觉到从喉咙到嘴巴全是干的，有些歇斯底里的说道：“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不对，但我就是不想失去你们，我很害怕，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我会不会发疯！”

“妈不会，妈会一辈子陪着你……”

此时，陈桂香的呼吸开始急促，脸色越发红润，肌肤的互相磨蹭，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但那也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身躯，而且她守寡那么多年，这样的接触说没有反应是骗人的。

“妈……”

张文动了动嘴唇，却发现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此亲密的接触早就超出正常母子的范围。他一丝不挂，而陈桂香只穿着内裤，肌肤上的接触清楚的告诉他，这是一个成熟性感的身躯，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但诱惑同样强烈得让人近乎要崩溃。

“小文……”

陈桂香似乎看出张文的尴尬和冲动，越来越粗重的呼吸，让她也开始烦躁不安。张文脆弱的那一面让她心疼得几乎要碎了，即使是如此自私而偏激的想法，但她心里明白儿子是在害怕失去她、失去这个越来越幸福的家。

陈桂香的脑子一热，视线开始变得模糊，酒精的作用让陈桂香产生一个大胆得连她自己都吃惊的想法，正在恐慌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张文那僵硬的身躯、快速的心跳和粗重的喘息，这一切瞬间击溃她的心理防线。

犹豫了一会儿，陈桂香突然伸手摸上张文的腿，喘着气说道：“小文，你说，你哄骗小丹上床，就是为了不让她离开你吗？”

“嗯……”

张文坚决的点了点头，而被陈桂香抚摸的感觉顿时让他浑身控制不住的抽搐一下，即使这是道德的败坏、即使这种事无耻到人人可以唾骂的地步，但张文却无法否认自己的自私和偏激，他并不是高尚的人，他也有受不了的压力，或许将这些事情说出来反而是一种轻松吧！

“妈明白了……”

陈桂香的呼吸一下子变快，小手颤抖着离开张文的身体，接着开始在床头上摸索，摸索了大半天后，才听见“啪！”

的一声。

在黑暗中突然开灯，让张文本能的觉得眼睛有些酸楚，伸手挡了一下后，才逐渐适应。

待张文睁开眼睛的瞬间，眼前的景象顿时让张文体内的血液沸腾到最高点，早已燥热的身体更像是被火焰团团围住一样，那灼热的温度几乎要把他烧成灰烬。

张文顿时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却也无法挪开眼睛半分。

眼前的陈桂香已经将被子丢到一旁，那成熟而完美的身体毫不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美得让人晕眩、美得让人心醉。那性感动人的锁骨、丰满的身材，或许是过去经常劳动的关系，即使现在生活变好，身体也没有一丝赘肉。

生育了三个孩子的陈桂香，身材依旧动人，别说像个少妇，简直就像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小文，妈好看吗？”

陈桂香深吸了一口气，脸上带着迷人的红晕，在张文面前展现赤裸的身体，这举动大胆得连她都难以置信，但也清楚知道，张文看她的眼神并不是在看一个母亲，那火热的眼神几乎要把她燃烧，这完全是一个男性在赞赏一个女性身体的痴狂。

有点无法呼吸了！张文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明明酒精已经让理智开始模糊，明明已经很冲动了，但为什么看到这一幕时，却不像曾经幻想的那样疯狂？是因为肉欲的澎湃远远比不上眼前景象的冲击吗？又或许是眼前的美艳让他疯狂了，因此身体也不受控制，僵硬得仿佛要脱离他的控制一样。

好美妙的身体呀！陈桂香那对饱满的乳房就像两颗白馒头般白晰而柔嫩，甚至光看就能充分感觉到那柔软和弹性，那两颗乳头就像是两颗鲜艳的红豆般，点缀在雪白的山峰上，更加有诱惑，即使陈桂香哺育了三个孩子，但乳晕还是小小的一圈，是淡淡的红色，是和乳头一样的颜色，特别的美，似乎还散发着奶香，让人不禁想品尝一番。

陈桂香的小蛮腰平坦而结实，本来这年纪的女人生育后，都会有妊娠纹，而且乡下的设备简陋，也没什么钱去医院，时至今日，五挂村还有产婆的存在，所以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自然产，这也导致很多女性生育后身材严重变形，甚至有的还在肚子上形成一层很软、很无力的肥肉，看起来很难看。

然而生育了三个孩子的陈桂香，却因为长年劳动的关系，身体在过度的操劳下，不仅没有妊娠纹，甚至让人看不出已经生过三个孩子，而且长时间的劳动不仅消除赘肉，更让小腹紧实，一看就知道肚子上的肉既白晰又结实。

“美、美……”

张文开始语无伦次的念叨着，心想：何止是美呀！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恩赐，即使看起来没有特别柔嫩，但却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温馨的暖意。

“小文……”

陈桂香的呼吸开始急促，毕竟守寡多年，又要带着两个孩子，艰难的日子让她都忘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所以张文那火热的眼神让她羞涩之余，内心竟然有点冲动，稍稍扭捏一下后，还是大着胆子拉起张文的手，在张文近乎痴狂的眼神中，慢慢的放到乳房上。

好软、好大、好有弹性！张文的脑子里迅速做出反应，全身的细胞似乎都活跃到极致，能清楚感觉到乳头的坚硬和温暖，瞬间脑子有些发晕，呼吸也被堵塞住无法顺畅，稍一回神就看见陈桂香那近在咫尺的容颜，那是一种充满母性的温柔，但眼底却多了分女性的妩媚，鼻子顿时热了起来。

“妈，好热……”

张文仿佛像是白痴一样，话一说完，就感觉嘴巴热热的，鼻子似乎有什么东西流出来。

“啊，小文你怎么了？”

陈桂香顿时吓了一跳，没想到张文竟然会突然流鼻血，赶忙到床头上拿来卫生纸，卷成条状塞到张文的鼻孔里，着急而关心地问道：“儿子你没事吧？你别吓妈……”

“是鼻血呀……”

张文被陈桂香强硬的推在床上，伸手摸了一下鼻子，才知道他竟然丢脸到流鼻血，面子顿时有点挂不住。照理说他都有那么多女人，怎么还会激动成这样？真是有点丢人！

“应该是火气大吧？”

这时，陈桂香完全是个母亲，也顾不上刚才的大胆和瞬间荒唐的想法，慌忙的跑去浴室拿来温热的毛巾，仔细地擦着张文嘴边和脸上淡淡的血迹。

“对，火气大……”

张文虚弱的回答，看着陈桂香的身躯，看着那两只雪白的乳房在眼前晃来晃去，鼻血差点又要喷出来，但张文却胆怯的不敢乱来，这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煎熬呀！

“小文，要不要喝点水？”

陈桂香一边说道，一边就要转身穿衣服去客厅，但没等她起身，张文就已经控制不住，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不要！”

张文呼吸急促，看着陈桂香那赤裸的上半身，下了很大的决心后，才伸出手，尽管内心有点忐忑，似真的很害怕他稍一不注意，就再也看不到这美丽的身体，于是连忙摇着头，不安的试探着问道：“妈，刚才……”

“妈、妈不知道你不喜欢这样……”

陈桂香羞涩的低下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张文，或许是一时的冲动，但刚才她的举止，荒唐得现在想想她都要冒冷汗了！

“不，妈，我喜欢……”

张文闻言，急着喊道：“我很喜欢，我没说不要，只是……”

“只是想不明白？”

陈桂香转过头，看着张文那火热的眼神，内心顿时有点七上八下，但还是硬着头皮，不好意思地说道：“小文，妈刚才就是想，你说要用那种事留住小丹她们，妈怕你会多心乱想，妈就……”

说着，陈桂香顿时羞愧的低下头，毕竟刚才的想法很冲动，身为一个母亲却做出那种荒唐的决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张文却瞬间明白了，除了感动外，真的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内心的感受。原来陈桂香是要给他吃一颗定心丸，他一直害怕有一天她会离开他，甚至会有别的男人从他身边夺走她，而为了安抚自己，她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说到底一切都是因为母爱，因为她包容自己的自私、任性甚至是偏激。

“妈……”

陈桂香见张文脸色变换不定，一会儿喜，一会儿似乎又要哭，心里一着急，语气带着哭腔道：“妈不是你想的那样，妈只是不想让你担心、不想让你多想而已，其实……”

“妈……”

张文粗着嗓子喊道，猛地拔掉鼻孔内的卫生纸，坐起来，眼睛带着点血丝，看着眼前这美丽而妖娆的少妇，颤抖着伸出手，猛地按在她的肩膀上，喘着粗气说道：“妈，我、我……我心里，你永远是属于我的！谁都夺不走、雎都不准靠近你……”

“小文……”

陈桂香也不知道这时该怎么办，只是任由张文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颤抖着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此时陈桂香的心跳快得几乎无法受控制，在张文那火热眼神的注视下，感觉又回到新婚之夜，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接下来张文会对她做出什么事。

“妈，我要你……”

张文嘶哑着说完这一句话后，理智的闸门被彻底打开，澎湃涌出的欲望正吞噬着仅存的理智，脑子里只剩一个坚定的想法：占有眼前这个无比迷人的少妇。

“小、小文……”

陈桂香颤抖着身体，看着张文眼底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脑子已经变成一片空白，一开始的大胆早已变成羞怯，因为刚才她面对的是温和、孝顺的儿子，但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冲动而兴奋的男人。

第五章母爱的纵容

“妈，给我吧……”

张文喘着粗气道，一边说，一边慢慢压着陈桂香朝后躺。

“嗯……”

陈桂香含糊不清的哼了一声，即使短短的一秒，但内心的挣扎彷彿过无数世纪般漫长。对儿子的宠溺，以及从小到大的道德观念，一切的一切都在猛烈交战，时间在刹那间被拉长，等到这轻轻的一点头时，几乎已经抽去所有的力量。

张文喘着粗气，慢慢的趴到陈桂香的身上，看着面前那如此妩媚而动人的身体，激动得不知该从何下手。

张文颤抖了好一会儿，还是控制不住的低下头，慢慢靠近陈桂香的嘴唇。

陈桂香见张文那越来越靠近的嘴唇，心跳快得都要爆炸，好一阵忐忑的颤抖后，终于还是不敢直视张文，选择闭上眼睛。

张文逐渐靠近陈桂香的嘴唇，近在咫尺的距离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火热而急促，令张文的脑子越来越热，低下头后，连他都忍不住闭上眼睛，而当嘴唇接触到一片温热的柔软时，那感觉瞬间让他仿佛身体都融化了。

好软，真的好软，带着一点点甜味，似乎还在瑟瑟颤抖！张文如蜻蜓点水般的品尝两下，这才睁开眼睛，偷偷看着陈桂香，只见陈桂香小脸通红，不知道是因为酒精还是羞怯的关系，那模样美得让人心醉不已。

张文轻轻的吻了陈桂香两下，而陈桂香始终紧闭着牙关，紧张得似乎身体都有点僵硬。

张文又恋恋不舍地用舌头舔了陈桂香的嘴唇两下，能感觉到陈桂香的身体在瑟瑟颤抖着，而且牙关紧闭着，根本不给他进入的机会。

张文一边吻着陈桂香，一边含糊不清的呢喃道：“妈，嘴张开……”

“呜，嗯……”

这时陈桂香也语无伦次，听着张文的话，乖乖张开小嘴，牙关也一点一点的打开。

张文继续吻着陈桂香，尽量让她放松后，才忍不住将舌头探进去，在陈桂香那迷人的嘤咛声中占据她的小嘴，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种无比香甜的味道，让脑子都为之晕眩！

张文小心翼翼地挑逗着陈桂香，不敢直接去撩拨陈桂香的舌头，而是温柔的吻着、舔着她那雪白的贝齿，用最温柔的动作来挑逗她压抑的欲望。

“呜，小……文……”

陈桂香顿时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一股十分美妙的感觉从这温柔的挑逗中萌发，这是从未体会过的酥麻感，而当张文控制不住的吸吮着她的舌头时，她也控制不住地发出压抑的声音。

陈桂香的舌头很软，而且又嫩又滑还特别香。张文吸吮着陈桂香的香舌，并不停舔着，接着又含住舌尖轻轻的吸啜，用舌尖来回撩拨着。

张文的调情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知道该怎么样才会让女性舒服，而这一连串的挑逗动作早已经让陈桂香昏头，只能任由张文含着舌头，享受着这美妙的滋味。

“不行了……”

长长的一个湿吻无比美妙，也让人几乎要窒息，所以当脑子开始缺氧时，陈桂香便受不了了，使劲地推着张文那强壮的胸膛，她实在太需要一口新鲜的空气。

“嗯……”

张文恋恋不舍的抬起头，舔了舔嘴唇上的唾液，接着低下头，就见陈桂香满脸媚红，张开小嘴，大口大口的喘息着，那红润的嘴唇旁还有一丝丝唾液，于是张文又忍不住低下头，舔去她嘴边的唾液。

“嗯……”

陈桂香顿时浑身开始抽搐，当张文的舌头舔着她嘴唇时，那感觉温柔得让人几乎要痴醉。

此时陈桂香的小脸通红，眼睛半睁半闭间有层水雾，模样看起来性感而撩人，这已经足够让男人为之疯狂了！

“妈妈，舒服吗？”

张文没有想到陈桂香的反应会那么激烈，虽然连生涩的回应都没有，但明显可以感觉到她十分激动，不仅连话都说不出来，更在这一个吻后显得情动万分，那妩媚的模样让张文为之疯狂。

“亲嘴，原来是这样啊……”

陈桂香摸了摸嘴唇，眼神迷离，说出的话也有点不知所云。

“嗯，感觉好吗？”

张文一边吻着她的脸，一边凑到她的耳边，吐着热气，柔声说道：“妈，今天我要让你做最快乐的女人……”

“嗯……”

陈桂香顿时浑身一颤，或许是张文的一声妈，让她有种难以控制的羞耻，但不知道为什么，又种有说不出来的兴奋，何况刚才那滋味实在太美妙，美妙得让她不敢相信男女之事会有这种感觉，竟会如此愉悦。

在陈桂香的记忆中，她似乎已经对这种事彻底麻木了。新婚之夜时，粗鲁的新郎醉醺醺的样子让人反感，而他那粗暴的撕扯衣服，近乎强奸般的占有她，除了那一床的血外，能想起的似乎只有眼泪，令陈桂香对这些事只有恐惧、害怕、疼痛和女人的无奈；后来儿子被带走，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贫苦的生活让她无暇再想这些事，或许也是本能的想遗忘掉这些事，即使他曾经是自己所谓的丈夫，但却连他的模样都不记得，或许更希望生命里不曾出现过任何男人。

“妈，你身上好香哦。”

张文一边说，一边含上陈桂香的耳朵，一只手放到陈桂香的乳房上，肆意地揉捏着那饱满而坚挺的乳房，感受着它们的弹性与柔软。

“会、会吗……”

陈桂香不由得呻吟一声，耳边传来火热的感觉，而且乳房被如此温柔的揉弄着，感觉特别舒服，让她忍不住舔了一下那干燥的嘴唇。

陈桂香或许不知道这本能的舔嘴唇动作有多么诱人，但看在张文眼里却像催命似的，令他手上的力道大了一些，含着耳朵的动作也变得粗鲁。

张文那瞬间挑逗的加剧，让陈桂香的娇躯控制不住的颤抖着，嘴里含糊不清地哼道：“小、小文，好、好痒的感觉……”

“妈，我想亲它们！”

张文含弄了一会儿耳朵，已经觉得不满足，马上趴到陈桂香的身上，双手各抓住一只饱满的乳房揉弄着，当看着乳头微微充血时，更控制不住的低下头，亲吻着那雪白的乳房。

“嗯，妈、妈给你……”

陈桂香喘息道，双手紧紧地抓着床单，双眼微闭，不敢去看张文那已经硬得几乎要爆炸的命根子，但却能闻到那男性的气味，强烈得让理智逐渐融化掉。

连续的亲吻、好几次使劲的吸啜，几乎在这美丽的地带上种下一颗颗鲜键的草莓，而张文看着那布满自己口水的乳房，兴奋得双眼都有点发红。见陈桂香双眼迷离，张文忍不住张开口，一边含住其中一颗乳头大力地吸吮着，一边用手指去按压另外一颗乳头。

“呀，小文、小文……”

陈桂香控制不住的呻吟起来，胸前的感觉实在太美妙，张文的舌头灵活的舔着，所有的感官刺激交织在一起，让她觉得特别剧烈！在陈桂香的印象中只有那近乎粗暴的乱捏，何曾享受过这时而温柔，时而剧烈的挑逗？

“妈妈，如果舒服，你就叫……”

张文吸吮着两边乳房的乳头，还不客气地揉弄着那对充满弹性的宝贝，手口并用的挑逗着压抑在陈桂香体内的欲望。看着她那妩媚的样子，尽量压抑住想立刻占有她的欲望，因为最重要的是，他要给她一个最美好的夜晚。

“小、小文……”

陈桂香“啊！啊！”

叫着，颤抖的小手猛地放开床单，往张文的下身一抓，随即抓住那坚硬的命根子，一边胡乱揉着，一边呻吟道：“这个好硬、好热……”

“妈，我好舒服呀……”

张文爽得浑身开始抽搐，为了让陈桂香套弄命根子，张文赶紧调整一下姿势，让她能握得更加顺手，也挺着腰在她那柔嫩的掌心里抽插两下，那感觉很爽！

陈桂香阃言，顿时加快套弄命根子的速度，胸前传来的感觉已经让她无法思考，这种感觉实在太剧烈，剧烈得让人几乎要崩溃。

张文使劲地吸吮陈桂香的乳房，有些粗鲁地舔着乳头，双手更不受控制的在她身上乱摸，而且看着陈桂香那微微张开的小嘴，那红润的嘴唇和柔软的舌头是多么诱人，如果不是害怕陈桂香会反感，张文真想插进去好好享受一番！

“小文，你和秀秀她们也都是这样弄的？”

陈桂香喘息道，享受着张文的挑逗，小手也快速地套弄着坚硬的命根子。

1“嗯，妈，好舒服……”

张文哼着，看着陈桂香那妩媚的姿态，那微微张开的小嘴实在太诱人，色欲顿时一起，便大着胆子问道：“妈，那个，你能不能？”

“什么？”

陈桂香见张文一脸尴尬地看着她，一个激灵，脸顿时更红了，立刻“旺”了一声，难为情地说道：“你、你不会是叫妈用嘴帮你吧……”

“对！对！”

张文使劲地点着头，兴奋得快把脖子甩断。

“嗯，你躺下。”

陈桂香竟然没有反对，只是红着脸坐起来，看着密布在乳房上的吻痕和口水，再看张文的下身硬得几乎要发黑，便什么话都没说，就要张文往后躺。

“妈，快点……”

张文躺下来，但见陈桂香还有点犹豫，顿时有些着急的哀求道：“我真的很难受，你帮帮我吧……”

“我、我不会……”

陈桂香扭捏了一会儿，看着张文的命根子，感到手足无措，而说出这话时，看起来非常不好意思，感觉上更像是一个娇羞的少女在撒娇。

“啊？”

张文吃惊得张大嘴巴，不过随即马上反应过来，心想：妈妈不会应该是正常的，乡下的男人都那么粗鲁，射了就好，哪会有那么多的情调呀！姨妈和舅妈不也是都不会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真的不会……”

陈桂香见张文张大嘴巴，还以为他不相信，倔强的脾气一上来，立刻口无遮拦地说道：“你以为我们这一代都像你们一样呀？上次你还和你姐在后花园那……那……”

说到这里，陈桂香就说不下去了。

张文却听得很兴奋，忍不住问道：“妈，你看到了呀！都看到什么了？”

“你这孩子……”

陈桂香顿时羞于启齿，难道要说她偷窥儿子和女儿的艳戏？

不仅看着张少琳跪在地上为张文口交，更看着他们在空旷的后花园野战！她见状是又羞又气，但一回房间却发现内裤都湿了，令她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快点吧……”

张文顿时兴奋不已，果然即使做得再小心，但偷情的事总是会有露馅的时候，陈桂香恐怕不只看到他和张少琳野战，他和其他女人偷欢的时候，她也看过吧！只要一想到做爱的时候，陈桂香在旁边偷看，张文就激动得几乎要喷血了！

“哦，嗯……”

陈桂香羞涩的哼了一声，妩媚的白了张文一眼后，才慢慢的蹲下身，手握着张文那坚硬的命根子，呼吸有点上不来，觉得这似乎比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更大也更硬了，散发着男性特有的气息，只稍微一闻就让人有种头晕的感觉，还感觉到双腿开始湿润。

在陈桂香的印象中，性爱或许只有疼痛吧！陈桂香对男人命根子的大小完全没有概念，但这时内心却有点忐忑，她只是轻轻的一握就知道张文的尺寸很大，起码不是她可以轻易容纳，虽然已经下定决心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张文心里那脆弱的一面，但到了这时候，却因为记忆中的痛苦而有点胆怯，很害怕那已经被淡忘的疼痛会再次出现。

“妈，怎么了？”

张文见陈桂香一脸为难地看着他的命根子，表情阴晴不定，似乎很纠结，心想：不会是我的要求太突然，导致老妈反感吧？

“哦，没事……”

陈桂香见张文眼底尽是担忧，被张文这一唤才猛地回过神，心里暗骂自己会不会想太多，而手中的命根子似乎跳了一下，感觉像是在渴望她的爱抚，令陈桂香的小脸微微一红，最后还是咬着牙，低下头，先试探性的闻了命根子一下，熟悉着这让她感觉很陌生的味道。

这时，陈桂香觉得似乎没有那么恐怖，张文那么温柔，而且每次他跟其他女人过夜后，看女孩们都红光满面，或许那个滋味并不如她想象中的痛苦。

陈桂香想起女儿和妹妹每一次偷欢后那满足的表情，便给了她自己一个小小的安慰，随即深吸一口气，猛地张开小嘴含住那硕大的龟头，闭上眼睛，开始吸吮着龟头，舌头轻轻的点着龟头。

“啊……”

张文没想到陈桂香会直接将命根子含进去，而命根子进入那温润的小嘴内时，那又湿又热的感觉特别美妙，而且陈桂香的舌头灵活得就像蛇在游走，只是轻轻的一点就像带着电般，瞬间爽得让身体都抽搐起来。

“怎……么？”

陈桂香含着龟头，含糊不清的问道。当听见张文的叫声时，陈桂香抬起头，忐忑不安地看着张文。

见陈桂香那无比美艳的容颜跪伏在胯下，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无辜地看着他，红润的小嘴紧紧地含着命根子，一幕如此美丽的画面，那冲击力之大让张文几乎都要晕过去，这时陈桂香竟然还本能的吸吮一下，顿时带来强烈的吸力，让张文几乎要崩溃。

“妈、妈，我……”

张文顿时浑身僵硬，视觉上的冲击是如此猛烈，令他全身的毛孔都兴奋得张开，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无比的快感中。

“呜……”

陈桂香能感觉到嘴里的命根子在猛烈的跳动着，而且还一点一点的胀大，对这种事极端陌生的她，顿时有些慌张地看向张文。

“啊……”

张文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从没想过他会那么丢人，竟然只口交不到一分钟就射了，但快感冲击得快让他崩溃。

这时张文顾不了什么，双手猛地捧住陈桂香的头，他则挺着腰低吼着，快速地在她的小嘴内进进出出，几乎把陈桂香的小嘴当成小穴来插。

陈桂香皱着眉头，似乎很难受，但见张文的表情那么舒服，然而龟头每次顶到喉咙时令她觉得很不舒服，但她知道张文快要射了，便强忍着不适，任由张文的命根子在嘴里进出，一股股火热的液体开始在嘴内爆发，那浓郁的气味，让她有点迷醉在其中。

一次、两次……陈桂香清楚感觉到张文一共射了五下才结束。

这时，张文吐了一口大气，僵硬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闭着眼睛，享受着命根子被陈桂香小嘴包裹的快感。

陈桂香知道她嘴里满满的都是张文的精液，而且他的命根子还在嘴里，无奈之下，只能吞咽一大部分的精液，但有一些却顺着嘴角流出来。

休息了一会儿，张文回过神来，才睁开眼睛，艰难的坐起上半身，但看向陈桂香时，脑子瞬间又开始发热，而体内的欲望再次沸腾起来，甚至能清楚感觉到海绵体依旧还充着血，似乎这次的口交根本满足不了那澎湃的欲望。

陈桂香的表情很迷茫，她能感觉到嘴里的命根子完全没有缩小的迹象，反而还兴奋的跳动着，这让她只能继续含着不敢乱动，虽然在无奈之下咽下精液，但那有些刺鼻的味道让她不太习惯，但也不排斥，但一直含着还是感到别扭，而且精液还不停从嘴角流出来，看起来香艳极了！只要是个男人，看着如此美艳的女人含着命根子，嘴边还流着精液，肯定都会发疯，更何况是早就兴奋坏的张文。

张文射完后，命根子依旧坚硬如铁，但欲望发泄过后就没有那么冲动，何况男人永远上半身是人性，下半身是兽性，现在下半身的兽性发泄了，所以张文也不着急，示意陈桂香先起来，压抑着心里的兴奋，温柔说道：“妈，我们先去洗洗好不好？”

“嗯……”

陈桂香这才吐出命根子，捂住小嘴跑向浴室。

赤裸着的上半身呀，而且那覆盖在臀部上的小内裤看起来更加诱人，而且那背影看起来也迷人。张文见状，不由得色笑一声，立刻搓着手，神情淫荡地跟在陈桂香身后。

浴室内，早已经打开莲蓬头的水，而陈桂香正在洗手台前刷牙漱口，即使精液的味道不让她反感，但毕竟是第一次吞咽，还是有点不适应。

陈桂香从镜子看到张文光着屁股跑进来，胯下的巨物竟然还硬挺着，连头都没回，就娇嗔道：“你怎么进来了，妈先洗……”

“不，妈，我们一起洗！”

张文猛地从后面抱住陈桂香，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双手就摸上她那饱满的乳房，手指捏着那充血的乳头。

陈桂香立刻浑身一颤，低低的哼了一声。

“你先去洗……”

陈桂香脸红红的推着张文，不敢看镜子上，那张文从背后抱着她爱抚的模样，即使浑身已经酥软，但还是强忍着去拒绝张文的邀请。

“不行，一起……”

张文毫不客气地抱着陈桂香，朝莲蓬头下走去，那温热的水流瞬间淋在两人身上，陈桂香低低的哼了一声，薄薄的内裤瞬间湿透了。

“妈，我帮你脱……”

张文见状，顿时兴奋得蹲到陈桂香的面前，双手不客气地去拉她的内裤，但还是顿了一下，抬起头，尊重的等着陈桂香的首肯。

“你、你这孩子……”

陈桂香不好意思的嗔道，白了张文一眼，最后还是妥协地分开双腿，配合张文的动作。

陈桂香身上那薄薄的小内裤淋到水后，显得那么沉重，张文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拉下内裤，但早已兴奋得快要窒息。

而当张文看着眼前的景象时，鼻血差点又要喷出来，只见那雪白的馒头上只有几根稀疏的体毛，那光滑而柔嫩，看起来就是个二八少女，完全不像少妇。

陈桂香红着脸，配合着张文的动作抬起脚，让他脱掉内裤。

这时张文才看清楚这美妙的地带，那红嫩的羞处，如血般的艳红充满着诱惑，那两片阴唇就像是充血的花瓣，漂亮得让人迷醉，尤其是中间那已经硬起来的阴蒂，以及被阴唇中间那湿润的痕迹，散发着一股成熟女性特有的香味，瞬间让空气变得无比淫靡。

“妈，你过来……”

张文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一边说，一边拿来毛巾胡乱地擦拭两人身上的水珠，然后在陈桂香的惊叫声中把她抱起来，跑回房间。

“小文，还没洗完……”

陈桂香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张文有些粗鲁地丢到床上。

张文顺势压在陈桂香的身上，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双手立刻抓着她的腿，呈M字型的分开，看着暴露出来的羞处，闻着那几乎让人疯狂的气味，令张文再也忍不住弯下腰，亲吻着陈桂香的小穴，舌头带着侵略性，一下子就找到阴蒂，便开始使劲地舔起来。

“啊，小文，不行，你……”

陈桂香顿时浑身一颤，当张文那火热的嘴唇亲着她的下身时，那带来的美妙滋味让她几乎要晕厥过去，而见张文在双腿间啧啧有味的亲吻着，本能的开始扭动着身体，羞怯的呻吟道：“你怎么舔妈那……啊，别……呀……啊……”

“香，妈妈，这很香……”

张文双眼通红，亲吻着那迷人的地带，舌头甚至还卷成团往里面塞。

这时，张文光闻着陈桂香散发出来的那迷人气息，就已经要让他疯狂，令他恨不得直接吞下陈桂香。

“啊，小文，不行……啊，好、好痒……”

陈桂香被张文死死的抓着身体，根本无法挣扎，而且矜持的抵抗敌不过从下身传来的快感，没一会儿，就被张文娴熟的口技弄得浑身酥软，在一阵阵的低吟中享受着这从没体会过的滋味。

啧啧的吸吮声，越来越多的爱液喷洒而出，空气中尽是那让人疯狂的淫靡氛围。

在张文帮陈桂香口交数分钟后，陈桂香的身体浮现一抹火热的淡红色，小脸布满情动的红晕，喘息声时快时慢，张开的双腿似乎也无力合拢，小嫩穴流出晶莹的爱液，不仅小菊花无比湿润，就连床单上都有巴掌般大小的水痕，由此可知张文的口交带给她的刺激有多大。

“妈妈，舒服吧……”

张文直起身，舔了舔嘴边的爱液，双手抓住陈桂香那对饱满的乳房，一边轻轻揉着，一边用腿将她的双腿顶得更开，准备要占有这美丽的身体。

“小文，别、别太用力……”

陈桂香点了点头，刚才是咬着下唇才能让她不叫出声，但那感觉实在是太美妙，美妙得让她都有点受不了。

本来陈桂香就没尝过高潮的滋味，而且守寡这么多年，这时身体已经敏感到极点，好几次都爽得要晕厥过去，现在意识仍一片模糊，有点分不清现在到底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中。

“妈妈，我来了……”

张文低下头，看着陈桂香那意乱情迷的样子，一阵怦然心动，吻着她的嘴，手则握着命根子在那柔嫩的小穴外来回磨蹭着。

“文，儿子……别、别这样……”

陈桂香一边和张文湿吻着，一边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小手胡乱地在张文身上抚摸着，扭动着那性感的身体。

“妈妈，我爱你……”

张文吻得陈桂香几乎要窒息后，在她耳边说道，随即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身，而那早就对准目标的命根子便温柔的往前一挺，顿时那紧窒的湿润让他抽搐了一下。

“儿子，啊……”

陈桂香能感觉到命根子的进入，但并不如记忆中的疼痛，反而有一种充实的愉悦感，顿时不再感到紧张，不由得开始呻吟，并对这美妙的滋味充满期待。

张文缓缓的抽插着陈桂香的嫩穴，就像是在为处女开苞一样，动作温柔得连他都不敢相信，而且每挺进一寸都缓慢得很。

张文激动到连嘴唇都在颤抖，每进入一点时都觉得特别刺激，似乎是在挤开嫩肉的包围似的，陈桂香那湿润的小穴温热而紧窒，舒服得让张文几乎要发疯，怎么想都想不到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而且还是个年过三十的少妇！

张文将命根子一点点地挺进陈桂香的内穴，动作缓慢得仿佛已经经过一世纪，当命根子终于尽根没入时，张文和陈桂香不约而同的叹了一口气。

这时，陈桂香的喘息变得越发急促，小脸的红晕也更加浓郁，而这种感觉实在找不出言语来形容，而且当张文的命根子进入时，所带来的快感很强烈，那巨大的尺寸带来的并不是痛苦而是疼爱，这也是陈桂香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进入居然是那么的舒服。

蠕动的肉壁、吸力十足的子宫口，令张文的脑子晕晕然的，意识有点模糊，直到这时都有点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眼睛布满血丝，看着身下被他插入后，春情大动的少妇更是要发疯了！只见陈桂香一脸媚态，眼眸轻轻一瞥更是媚气横生，身体的灼热几乎要把他焚烧殆尽。

“小文，轻点……”

陈桂香能清楚感觉到命根子在体内激烈的跳动着，知道张文很激动，喘息着说道：“妈、妈太久没、没那个……你的又、又大……”

“嗯，妈，我会温柔的……”

张文一边说，一边低下头，开始亲吻着陈桂香的乳房，含弄着她的乳头，双手不停抚弄着那对迷人的宝贝。

陈桂香受到张文的手口这双重的刺激，呼吸一下子有点停滞，发出压抑的一陈桂香的呻吟宛如进攻的号角、挑起情欲的乐章似的，令张文控制不住的挺起腰，开始用九浅一深的节奏缓慢抽插着，在这成熟而动人的身体里进进出出，双手不客气地揉弄着乳房，头一抬，见陈桂香小嘴微张，立刻吻着陈桂香，缠住她那柔软的小舌头，开始吸吮起来。

“小、小文……”

陈桂香哼道，张文温柔的进入嫩穴时，所带来的快感让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舌头本能的回应着张文的挑逗，开始生涩的跟张文互动起来。

啧啧的舌吻，张文的双手不停爱抚着乳房，再加上从没体会过的温柔进入，令陈桂香一会儿就动了情，开始控制不住地扭动着身体，似乎不太满意张文这缓慢的动作。

张文见状，立刻加快抽插的速度和力度，在吻得更加用力的同时，也开始用三浅一深的方式发泄对于陈桂香的极端迷恋。

“妈，舌头伸出来……”

张文吻了陈桂香一阵子，见她眉宇间尽是媚气，那陶醉的表情看起来特别诱人，忍不住吻着她的耳朵，在她迷人的呻吟声中想到一个坏主意。

“嗯，小……”

陈桂香闭着眼、愉悦的呻吟着，此时她像个听话的孩子，下身越来越浓郁的快感已经让她无法思考了，立刻顺从的张开小嘴，伸出了柔嫩嫣红的舌头。

“妈，张开眼睛……”

张文立刻兴奋坏了，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趴下去，一边抽插着陈桂香，一边舔着她的舌头，将口水滴到她的舌头上，又含着她的舌尖一阵吸吮，动作淫秽得连他看了都要发疯！

“呜？”

陈桂香沉浸在张文那温柔的抽插中，听到这话，无暇思考就睁开眼睛，就见到张文正在舔着她的舌头，舔得是那么陶醉，那淫秽的一幕让她浑身一僵，顿时觉得整个脊椎都在奋力收缩，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僵硬控制着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妈，是不是要来了……”

张文顿时感觉到陈桂香的阴道在用力收缩，他没想到光是给陈桂香看这景象，她就来了高潮，立刻兴奋得抓住她的乳房，一边用力的揉弄着，一边加快抽插的速度。

“不、不知道，呀……好酸，儿子……快、快点……”

陈桂香张大嘴巴，一脸不敢置信。

陈桂香从未体会过性爱的高潮，即使曾经用手指满足自己，但那感觉远没有这么剧烈！

这时，陈桂香浑身开始抽搐，难言的快感开始往下身集中，瞬间就让她的呻吟控制不住地高亢起来。

张文的撞击既有力而沉重，而且有了陈桂香爱液的充足润滑后，就不用担心力度的问题，每一次有力的撞击几乎都可以清楚感觉到陈桂香被他撞得连连颤抖。

张文闷吼着，见陈桂香的表情扭捏中带着无比愉悦，又痛苦的咬着嘴唇，强忍着呻吟出声的冲动，更是让张文要发疯了！

“啊，小文，儿子……”

陈桂香张大嘴巴，歇斯底里的呻吟起来，在一阵阵高亢的喊叫中，那雪白而动人的身体开始抽搐着。

陈桂香的小穴内一阵有力的收缩，所有的肉壁剧烈的蠕动着，那一阵阵的挤压简直就像是要张文的老命一样，尤其是每次当龟头顶到子宫口时，张文都能清楚感觉到有股吸力在牵引着他，这种极端的刺激实在太美妙，令张文爽得什么都顾不了，几乎每一次的抽插，都重重的插入子宫口。

“儿、儿子……”

陈桂香在张文这剧烈的撞击下，只剩下大叫的本能，突然一股无比愉悦的快感瞬间占据身体的所有感官，令陈桂香那早在前戏时就敏感的身体迅速有了反应，那强烈的刺激让子宫开始剧烈抽搐，有如上了天堂似的快感瞬间袭向全身，让陈桂香的思绪瞬间一片空白。

“妈……”

张文爽得直起上半身，闷哼着享受着那难以言喻的快感，他能感觉到陈桂香的小穴紧紧的夹着命根子，子宫口在剧烈的收缩后，开始控制不住的喷洒着爱液，那一股股火热的爱液对着命根子进行无比美妙的洗礼，陈桂香的高潮来得是那么猛烈。

这时，陈桂香已经不清楚她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只知道身体的每一寸都被快感所淹没，张文那粗重而有力的撞击，所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大，几乎到了让他不能承受的地步，而且高潮来临时，她浑身控制不住的开始抽搐，那滋味美妙得让她无法思考，无法相信男欢女爱竟然会有如此动人的境界。

陈桂香体内涌出一股股的爱液，身体还一阵一阵的抽搐着，似乎这个高潮太过猛烈了！

张文顿时停下动作，见陈桂香满脸满足地闭着眼睛，沉浸在高潮的美妙中，陶醉得连喘息都断断续续，满脸潮红，小嘴微张，令张文不禁小心翼翼地低下头，一边享受着陈桂香嫩穴那猛烈的蠕动，一边亲吻着那迷人的容颜。

这时，整间房间弥漫着着分泌物强烈的气味和情欲的氛围。

在休息十多分钟后，陈桂香才从第一次高潮中猛然回过神来，无力地睁开眼睛，见张文温柔地趴在身上吻着她的脸，心里顿时一暖，但想到刚才高潮时那不害臊的乱叫，便有点难为情的嗔道：“小文……你刚才……怎么那么用力……”

陈桂香说话时仍不停喘息，而那断断续续的话语，听起来更像淫靡之音般催人情欲，令张文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看着陈桂香那娇羞又满足的样子，本想调教她一下，但还是害怕会引起反感，犹豫了一会儿，便继续亲吻她的脸，柔声说道？

“妈，弄疼你了吗？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不可信的一面，但很纠结的地方在于，最不可信的事物是男人的话，什么我们只睡觉什么都不干、什么我只抱着你不会干别的，如果你相信这样的话，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诉你，要嘛检查一下智商，要嘛就好好思索是不是要再投一次胎，因为连这样的话都信，说明智商已经低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

当然，世界上也有可信的东西，就是男人禽兽不如的一面。上半身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理性，但一到做爱的时候，下半身就会出现比禽兽还禽兽的兽性！海绵体的坚硬程度永远不会说谎，因为下半身的勃起，永远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无法控制的软肋，连没有性生活的太监都会有看对眼的女人，更何况是一群兽性大发的畜生？

“还说不是故意的……”

陈桂香或许不懂这个道理，但当她看着张文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她时，还是能够感觉到体内命根子那强而有力的跳动，而且那更加胀大的尺寸让她满面娇羞，略显吃惊地问道：“小、小文，你怎么还没射呀？”

“哪有那么快？”

张文嘿嘿一笑，吻了吻陈桂香那娇艳的小嘴，难掩得意地说道：“刚才那么快是意外，通常我到第二次的时候还是可以很持久！妈，我们继续吧！”

“嗯……”

陈桂香在震惊之余，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在陈桂香的印象中，男人做这种事时都一下、两下就结束了，没想到张文居然那么持久，而且看起来还不累，让她心里感到无比震撼，当然更多的因素是来自于刚才那无比猛烈的高潮，那强烈的快感让她快承受不了，几乎让她要窒息，何况陈桂香完全没有享受过那样愉悦的滋味，甚至连心脏一度都有停止跳动的迹象。

农村妇女比较爱说略显黄色的笑话，陈桂香曾听人说过这种事有多么美妙，但陈桂香则抱着不相信的态度，然而这一刻，她似乎懂得什么是交欢的极乐境界。

“妈，我想从后面来……”

张文看着陈桂香那丰腴的身体和浑圆的臀部，顿时邪念大起的在她耳边说道。毕竟这么性感的身体、如此有弹性的臀部，谁不想用后入的姿势来享受这诱人的一切？

“什么，后面来……”

陈桂香红着脸不好意思的问道，眼底除了茫然外还有几分好奇。这时她甚至有点怀疑自己，为什么和张文做爱时会得到那么多的快乐，难道她真的憋坏了？

“妈，你跪下，我教你……”

张文看着陈桂香那羞涩如少女的表情，顿时心里大喜，缓缓的站起身，把命根子抽离她的身体后，立刻兴奋得双手摸着陈桂香的身体，享受着每一寸肌肤带给他的快感。

“你们怎么那么多花样……”

陈桂香不好意思的嗔怪道，脸上的红晕分不清是高潮的满足还是害羞的红润，扭捏了一会儿，见张文一脸兴奋，再想着刚才那美妙得几乎要令她窒息的感觉，最后还是妥协的背过身，闭着眼睛，缓慢的照着张文的指示跪下。

好美的臀部呀！饱满而又不失浑圆，那雪白的臀肉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瑕疵，而且由于陈桂香长年劳动的关系，当张文的手一摸上去时，几乎可以感觉到这甚至比少女富有弹性。

张文慢慢引导着陈桂香背对着他跪下，刚一调整好姿势，就开始抚弄着那动人的地方，只见小嫩穴上早已潮湿一片，连粉嫩的菊花都覆盖一层爱液，看起来淫秽至极。

“小文，这样怎么……啊……”

当陈桂香跪下时，那臀部翘得特别高。而这姿势让陈桂香觉得很羞耻，尤其把私处暴露在儿子面前，刚想娇嗔几句时，突然就被张文插入，顿时发出无法控制的娇哼声。

张文看着陈桂香跪在他面前，翘起臀部的样子，早就控制不住体内的欲望，猛地抱住她的腰，命根子对准那潮湿不已的小穴随即猛然插入，顿时感觉到有种淫润和温暖的东西紧紧包裹着命根子，这感觉美妙得让他欲仙欲死，即使是高潮过后、即使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依旧紧窒如处女，那阴道有力的蠕动撩拨着张文体内的欲望，让他要发疯了！

“妈，我来了哦……”

张文享受着陈桂香那嫩穴的美妙，低下身舔着她那雪白的玉背上，双手伸向前抓住那对饱满而充满弹性的乳房并揉捏着，还没说完话，下身的马达就开足马力，开始快速的抽插着这性感而成熟的身体。

“不是，小文，这样好、好快……”

陈桂香控制不住的呻吟出声，下身的快感再次如潮水般的猛烈袭来，张文那强壮而有力的抽插，已经让她连话都说不清楚。

后入的姿势永远是男性的福音，因为这个姿势，不仅能让人从视觉上享受女性被他进入时而呻吟的满足感，更能满足心中那强烈的征服欲望。

此时，张文兴奋到极点，一只手揉着陈桂香的乳房，另一只手往下摸到两人的结合处，开始揉按着阴蒂，不停亲吻着她的后背，而陈桂香那迷人的呻吟早就让张文失去理智，何况在这极乐的感觉中，哪还有理智可言？

“小、小文……啊……儿子……”

陈桂香的臀部被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子宫口几乎在张文的每一次插入时遭到撞击，令她的意识在快感中越来越模糊，几乎连自己在呻吟什么都不清楚。

后入的姿势对于女性来说，是可以让命根子插得更深，也更能感受到男性的力度。

接连一个小时的抽插，让张文兴奋得连话都不会说，一直跟陈桂香纠缠在一起，找不出任何让他停下的理由，腰不知疲惫的挺动着，命根子还兴奋得坚硬着，而且只要陈桂香那满足的呻吟一入耳，仿佛就是人世间最迷惑人心的魔音，让张文根本无法停下抽插的冲动。

陈桂香在张文兴奋的呻吟中无力地转为仰卧，双手抱着张文的颈部。

张文见状，立刻以同样的姿势俯下，双手放在陈桂香那雪白而迷人的颈部旁，手掌压在她的肩膀上，跪在她的大腿中间，随即狠狠插入命根子，继续那美妙的活塞运动，欣赏着陈桂香那对乳房在眼前跳动的美感。

性爱永远是最博大精深的学问，在张文那兴奋得几乎不容拒绝的口吻下，陈桂香一次次的变换着姿势，以各种羞耻的姿势迎接着张文那有力而沉重的进入。

陈桂香能感受到每一个姿势所带来的刺激都不同，而且每一个姿势的快感都各有妙处，但张文接连的撞击已经让她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

啧啧的水声，火热的爱液把床单打湿一大片，而在肉与肉相撞的美妙乐章中，陈桂香首次尝到男女交欢时的愉悦，高潮在无法想象的快感中猛烈袭来，每一次都爽得让她快要窒息，每一次那欲仙欲死的滋味，都让她不知道这到底是人间还是仙境，一切都超出她的想象，她原本以为这只是欲望的发泄，但没想到会动人到如此地步。

“小文，还、还不射吗？”

陈桂香在张文的抽插下呻吟着，寂寞多年的肉体第一次尝到满足的滋味，那连续不断的高潮已经让她快要疯狂，但一个多小时过去，看着张文满身的汗水，这时心里一突，随即担心张文的身体，而不是这时她对性爱越来越无法克制的迷恋。

“妈，你什么时候……来的月经……”

此时张文已经到达高潮的边缘，他采取传统的姿势将陈桂香的双腿分开，双手玩弄着她的乳房，下身依旧奋力的抽插着，但随即想到陈桂香绝对不能因为他而怀孕，便开口问道。

“十、十多天前……啊……别、别那么用力……”

陈桂香满面媚红，回答张文的问话时断断续续，体内的快感没有停止的意思，令她连呻吟都很勉强，能回答这问题，令她觉得很疲惫。

危险期！张文脑子迅速反应过来，浑身一僵，等到陈桂香在胯下迎接着不知道第几次的高潮时，全身也控制不住的开始颤抖，知道马上就要到射精的边缘，马上就想把命根子抽出来往外射，岂料陈桂香竟猛地抱住张文，一边弓着身体抽搐，一边满足地呻吟道：“小、小文，用力……妈、妈那个……又要来了……”

“妈，我爱你……”

张文眼一红，被陈桂香抱得几乎无法动弹，快感袭来，令他无暇再顾及什么，立刻抱住陈桂香，在她“啊！啊！”

的大叫声中开始猛烈的撞击着她，几乎疯了似的快速蠕动着。

“儿子，好、好美……”

陈桂香在张文的撞击下大叫起来，在一阵大叫后，不知道第几次的高潮再次袭向她的全身。

“妈、妈，我、我也要来了……”

张文歇斯底里的吼叫着，胡乱亲吻着陈桂香的嘴唇，而陈桂香也因快感袭来而热烈回应着张文，这时控制不住的快感几乎同时袭向两人，只剩下肉与肉纠缠的无比快感。

“啊……”

张文哼了一声，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张文从不相信男人会在快感袭来时呻吟出来，但当前列腺欢乐的跳动，当射精的那一刻，陈桂香主动亲吻他、主动用舌头回应时，这一切都变得无比真实。

“儿子，小文……啊……”

此时陈桂香子宫一阵痉挛，当张文将第一股精液射进体内时，爱液也猛地喷出与之交会在一起。

在陈桂香如胡言乱语般的呻吟声中，她短暂的失去意识，快感再一次袭向这具表面成熟但却十分青？的肉体。

这时，张文的命根子几乎顶开陈桂香的子宫口，把所有的精液全灌溉在这具成熟而美丽的肉体内。

张文母子俩几乎在同一时间来了高潮，在射完好几股爱液后，张文控制不住地趴在陈桂香身上，感受着她那柔软的乳房在胸前挤压，随即抱紧她的身体，一起享受着这灵肉彻底结合的美妙时刻。

急促的喘息，刺鼻的分泌物气味，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男欢女爱后留下的气息。

这一刻，两具一丝不挂的身体都布满汗水，身体都有抹剧烈高潮后留下的红晕，彼此紧紧相拥在一起，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那美妙的感觉是那么强大，强大得连抬一下手指都是奢侈，只剩下灵肉结合时那无比完美的滋味。

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过去，时间滴答滴答的走，温度似乎一点都没有降低的样子，但张文雨人快速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已经慢慢平稳下来。

在好一阵子的休息后，张文这才确信他还活着，刚才那瞬间被陈桂香紧抱时，一起达到颠峰的感觉实在太猛烈，猛烈得让心脏差点负荷不了，不由得心想：妈的，还好还活着，起码明天家人不用帮我捻香了！

张文有气无力地直起腰，慢慢的抬起上半身，那软化的命根子这才从陈桂香那迷人的销魂处内退出来，而那命根子没有以往的狰狞，但低头一看，依旧可以看到那粉嫩的小穴没有闭合的意思，尤其张文看着精液慢慢流出来，那感觉简直让他爽到要发疯。

“妈，没事吧？”

张文忍不住伏到陈桂香的耳边轻声呢喃道，因为陈桂香那闭着眼，羞涩的不敢看他的表情实在太可爱，尤其她还合不拢双腿，脸上那满足的陶醉还没散去，这一幕简直就是在考验张文刚平息下去的兽性。

“没……”

陈桂香的声音低得几乎让人听不见，这时妩媚的她看起来哪有平时强悍的样子，在张文强烈的占有下，俨然只是个温顺的妇人，或许她也忘了这一刻还趴在她身上的男人是什么身份，但那浑身散发出的妩媚几乎让张文又要发疯了！

吻了陈桂香好一阵子后，张文靠在床头上，惬意地点了根事后烟。

见陈桂香那娇羞又有点不安的模样，张文沉思了一会儿，看着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夹，努了努嘴后，笑呵呵地说道：“妈，你去把那个拿过来。”

“什、什么东西？”

陈桂香看着张文吞云吐雾的模样，那一脸自信的微笑让她心神为之恍惚，便拒绝不了张文那如同魔音般的话，即使双腿软得有点发抖，还是跑去把文件拿过来，宛如温顺的妻子般交给张文。

张文顺势抱住陈桂香，让她靠在胸口上。

陈桂香矜持的挣扎了两下后，便像个妻子般温顺的趴在张文胸前，有些好奇地看着张文拿出一份又一份的文件，疑惑问道：“小文，这是什么？”

这时，陈桂香一丝不挂，浑身散发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妩媚，尤其脸上那满是高潮后的满足，合拢的双腿间还缓缓流出精液，这刺激得让张文差点又要暴走。

张文在深呼吸，克制体内的欲望后，才把所有文件递到陈桂香面前，温柔说道：“妈，你看看，这些都是我准备给你的。”

“什么东西？”

陈桂香接过文件，好奇的看起来，虽然陈桂香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几年学，不过她还是看得懂字，再加上最近家里学习的氛围很好，她便开始偷偷地看起书，虽然一些比较专业的叙述她看不懂，但起码对文字的理解还是没问题。

看着一页又一页的说明，一份又一份的证明，密密麻麻的公章和处理得有条有理的文件，陈桂香的表情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变得极端震惊，而当所有文件看完时，她已经浑身颤抖，紧张得手心都冒汗，忍不住转过头，惊讶问道：“小、小文，这都是什么？”

“妈，这些都是属于你的！”

张文温柔的吻着陈桂香的嘴唇，体会着陈桂香此时的紧张，温柔的将她的身体抱了个满怀，安抚着她，才道出原因和他的想法。

婆媳关系永远是世界上最难处理的问题，甚至比国家和国家的外交更加复杂！

即使是分开居住也免不了会有摩擦，而且大多来自于外围的压力，虽然现在家里女人多，但应该不会有来自于娘家的流言蜚语，而且陈桂香也表现得很强势，不管家里的女人年纪大小、身份如何，都一律压得下。

或许是人都有不知足的缺点，亲人对你好时觉得理所当然，但陌生人给了你不足万分之一的关爱时却感恩戴德，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也不可避免，几乎每个人都会要求身边的人尽善尽美，甚至潜意识都希望身边的人完美无缺，这样才不至于欠缺考虑地每说出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而导致彼此不愉快，甚至是家庭间的破裂。

很多时候，人性是最欠揍也最欠骂的东西，虽然张文有时候懵懵懂懂的，但比谁都现实，虽然大家都很尊敬陈桂香，可谁都无法料定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有变化，张文习惯对未来先做任何准备，而且在张文看来，他老婆已经很多了，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预防婆媳关系恶化的可能。

钱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东西，可无论哪个人种、哪种肤色，甚至无论年纪或性别，每一个能喘气的人还是无法抗拒这东西的魅力，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有钱的家庭又何尝不是？甚至它潜在的威力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观点，甚至能改变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

现在表面上张家十分融洽，起码女孩们个个围着张文温柔顺从，即使有时小打小闹那也是情趣的表现，但张文深入一想，不可避免的想到一旦孩子出生了，她们会不会有自私的想法，即使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但也不得不预防，或许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也是有私心的。

为了陈桂香以后在家里的地位，她必须掌握住能让女孩们羡慕的资产，或许世界上有很多家庭能和睦，并不是因为这邪恶的东西，婆婆和公公一视同仁，宠溺儿媳妇，而儿媳妇也善良而孝顺，这有着太多足以解释，让人心生温暖的理由，张文宁愿认为这一切都会发生在他身上。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张文不能不先预防这问题，而这只是预防！当然肯定也有他驾驭不了的女性，不会受金钱影响，对此，张文能做的就是尽量细心一点，好好满足她们的小女儿心理。

张文不敢对陈桂香说出比较不好的想法，看着陈桂香目瞪口呆的表情，才缓缓用委婉的语气解释：“妈，这些事，你来帮我打理吧！有时候我真的分不了身，你现在没什么事，也帮我一点忙吧！”

“但……但我没做过生意呀……”

陈桂香顿时瞠目结舌，面对着一纸纸合约上那对她来说宛如天文数字的金额，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陈桂香手中有好几份合约。

第一份是一家长途运输公司，专线是四清县到省城，以前要是去省城，除了到市里坐车外别无选择。

张文在细心的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这种潜在的消费者很多，不仅是四清县，周围比较贫穷的县城和乡镇有需要的人也不少，而市里的车又都是公家机关的，有点拖拖拉拉，导致每次要去省城的乡亲都敢怒不敢言，几乎到了任人鱼肉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张文马上就靠关系成立运输公司，张文在省城找好落脚点后，就马上开了一条运输专线，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专门的站可以集中旅客，票价几乎和市里一样，而且行走的路线也都是高速公路。而私人化经营最大的好处就是利润和效率，即使一开始光买车就投入几百万，但回报也可观到让张文喜笑颜开。

剩下的几份合约，有一栋是在大学城旁边的六层租住楼，还有好几间店铺和超市，包括县城第一家驾训学校、县城第一个室内购物广场，还有一家综合手机电脑市场，几乎在一开始就已占据天时地利，身后又有关系和背景在撑腰，所以想不赚钱都难，而这些几乎是张文的所有积蓄。

陈桂香拿着合约，看着上面的数字，几乎要晕厥过去，她颤抖着手，有些害怕地问道：“小、小文，这些我真、真的不会……”

“妈，这些都是你的，但你也不用去管理……”

张文知道很多的大道理对陈桂香没有用，看她颤抖着嘴唇，立刻夺去她手中的文件，并丢到桌子上，慢慢的把她那美丽的容颜又按到蠢蠢欲动的胯下。

很多时候，老板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并不好，因为这样老板就会成为唯一的弱点，规范化的管理才是崛起和繁荣的王道，当然在这分得很散的经营中，人性化的管理很重要，因为这样才不会妨碍公司的营运，也会进一步增加员工工作的动力，这是一个双面的问题，只能看老板的掌握程度。

陈桂香因为张文的信任而感动得说不出话，便温顺的任由张文按到胯下，闻着那熟悉的男性气息，即使还残留着分泌物也让她无法拒绝。

陈桂香媚气横生地看了张文一眼，小嘴含着张文的命根子，逐渐从生涩到熟练的吞吐中，开始听着张文那舒服的喘息，那一阵阵的闷哼宛如魔咒般，已经成为她最大的动力。

调教陈桂香口交十多分钟，让她从一开始的羞涩到最后的熟练，这时，张文已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命根子硬得几乎要爆炸。

当张文忍耐不了时，便示意陈桂香停止那温柔的挑逗，而见陈桂香那娇羞又难为情的样子，张文顿时兽性大发，将她压倒在床上后，再次在她满足的呻吟中进入她的身体，亲吻着她的小嘴，开始了新一轮的缠绵。

这一夜，张文第一次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发泄三次！

陈桂香的呻吟声婉转而含蓄，身体的扭动也显得腼腆，如果不是他提醒，她还羞于迎合他，而且每次喊她妈妈时，都会感觉到她的身体抽搐一下，这种感觉更是让张文要疯狂，让张文不知疲惫的继续征伐着陈桂香、继续享受着这无比美妙的感觉。

张文不知道换了多少姿势，床单早已湿了一大片，那急促的喘息和动情的呻吟声回荡在整间房间内，令房间充满温情和情欲，而在美妙的结合所带来的愉悦早已经让张文两人沉浸在其中，能清楚体会到这是最美丽的天堂，所谓的销魂蚀骨或许也形容不了这种感觉。

陈桂香忘了在张文那强壮而有力的撞击下来了多少次高潮，张文也忘了和陈桂香变换了多少姿势、享受她美丽的肉体，一切的一切似乎很自然，直到最后一刻将精液再次灌溉在她体内时，他们彼此紧紧抱着，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香甜的睡梦中持续着这段无法克制的涟漪。

什么时候睡的？忘了！什么时候醒的？很迷糊！

张文和陈桂香一丝不挂地相拥而眠，而张文那激动得一夜软不下来的命根子始终在陈桂香的体内。

张文抱着陈桂香，睡得昏昏沉沉，而且窗帘挡住阳光的视线，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文才被门把转动的声音惊醒。

陈桂香依旧睡得很香甜，小脸一片红润，看起来极为迷人，令张文忍不住吻了吻她才起身，而当命根子从她那紧窒的小穴内拔出时，能听到美少妇在睡梦中清晰的“啊！”

了一声，似乎舍不得离开这种充实的感觉。

张文感觉到门把用力的转动，令他慌忙的穿上裤子后，便跑去开门，而当大门打开时，张文的额头却瞬间布满冷汗。心想：惨了！忘了帮妈妈盖上被子，而且她的下身满是我的精液，很多还残留在大腿上，这下真的完了！

张文彻底的傻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而门外的张少琳三人也瞠目结舌的看着陈桂香那一丝不挂的淫秽模样。

张少琳看着房内的情景，默默的看了张文一眼后，略显哀伤地从包包里掏东西，掏了一阵子，拿出一片事后避孕丸，递到张文的手里，有些哀怨地说道：“小文，注意安全……”

今天是大年初一，张少琳姐妹俩得去祠堂祭拜，所以早早就起了床，也想顺道带喜儿一起去，而照往年的规矩，去之前得先和陈桂香拿压岁钱。

这时，两个盛装打扮的小萝莉站在门口看着眼前的景象，早就傻眼了，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别出声……”

张文吓得脑子都要掉了，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后，连忙拉着张少琳三人来到客厅，开始琢磨要如何解释，但他坐在沙发上一根接着一根的抽薛，就是找不出什么有力的理由。

“小文……”

张少琳和两个小萝莉傻眼大半天，看着张文那忧虑的表情，无奈的苦笑一声，才叹息道：“什么都别说了，我们知道妈那个年纪，这事最好别让别人知道……”

“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一向大剌剌的小丹也赞同的点着头，即使她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但基于对这个家的喜爱，而且她感觉到妈妈需要有个男人来安慰，而这个男人如果是哥哥也挺不错，起码这样就不怕别人抢走妈妈了。

“我……”

张文恶狠狠的抽了一口烟，见张少琳妩媚地摸着略微突起的肚子，看着他，知道这段时间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他有点冷落她。

此时，张文想到昨晚在陈桂香身上驰骋的场景，再看了看面前为他怀孕的张少琳，心里的邪火顿时控制不住地烧起来。

在一阵半推半就的拉扯下，张文还是成功把张少琳三人带回他自己的房间，在密谈了好一阵子，就在她们娇羞的呻吟中把她们扒了个精光，随即四具一丝不挂的肉体开始在床上纠缠。

由于张少琳现在不能行房，张文就帮她口交，直到张少琳挺着小肚子在他身下呻吟，到了高潮后，张文才拉着两个懵懂的小萝莉，将她们按到胯下，惬意地享受她们在胯下帮他口交的美妙。

并排插入，双飞燕！等到张文满意的走出房间时，两个小萝莉早被满足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一丝不挂的身躯布满口水和吻痕，两人满足得抱在一起，而那可爱的小脸上满是张文的精液，看起来可爱之余，更有着说不出的淫秽。

回过神来的张少琳为张文擦洗过后，便开始照顾两个小萝莉，再一次催促她们穿上盛装，便拿着张文给的压岁钱，准备大年初一的活动。

回到陈桂香的房间，张文锁好门，刚蹑手蹑脚地上床，或许身体有点太冷，刚一碰到陈桂香，陈桂香就一阵颤抖，随即她转过身，整个人埋进张文的怀里，梦呓般的呢喃道：“小文，你去哪里了？”

“没有，上个厕所，妈，我们继续睡吧。”

张文温柔的把陈桂香抱在怀里，吻了吻她的小脸后，也打起哈欠。毕竟就算是神仙，这么操劳也会受不了，张文立刻腰酸背痛的准备入睡。

“嗯，睡吧！”

陈桂香嘤咛一声，便在张文温暖的怀里沉沉入睡。而这样安全的感觉、这样温暖而温柔的感觉，已经让陈桂香彻底沉醉在其中，只想享受着这美妙的感觉，希望这美梦永远不要醒来。

大年初一的早上，五挂村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到处都是欢乐的恭喜声和鞭在张家大院内，交欢一夜的母子依旧香甜睡着，这时彼此的体温才是最美妙的诱惑，而且美梦香甜得让人无法离开。

不知道睡了多久，迷糊中的张文知道命根子又硬了，连眼都没睁开就又压到陈桂香那丰满的身体上，接着将她的双腿分开，再次在她满足的呻吟声中尽根没入，继续着美妙而又让人无比陶醉的活塞运动。

“小文，你又使坏……”

陈桂香从美梦中被张文弄醒，那下身剧烈的快感再次挑起她的情欲，让她本能的开始迎合着张文的撞击。

“妈，新年快乐，我爱你……”

张文吻着陈桂香，把她的嗔怪全堵回嘴内，更加快速地抽插起来。

“坏、坏孩子……啊！”

陈桂香迎合着张文的动作，此时都有些忘了自己是谁了，只知道在张文的身下快乐的呻吟着，享受着当女人的乐趣，享受着这让她已经无法离开的愉悦。

大年初一的中午，房内一室皆春，呻吟声、喘息声与肉与肉的相撞声交织在一起，组成最美妙的乐章，迎接更加幸福的生活。

第六章幸福的生活

四清县的每一天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市政府迁移到国道的郊区后，带来的影响力更是空前巨大。

原本贫穷的县城一步步的迈向现代，越来越宽敞的大马路、越来越多的轿车进出，开始改变着四清县人们朝九晚五的生活。

随着一个个经济发展计划的开始，陆陆续续开始修建的大学城、物流市场和各类市场让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而且最近一向以沙石多而不适合耕种出名的邻县也招商成功，开始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技术开发区，这一连串的建设，四清县便是最大的受益者，县城内的娱乐事业达到一个顶峰。

跑马圈地，各个市场的合股，拆迁的赔偿款项，物流、超市、商场，一座座的拔地而起，让四清县的经济发展起来。

张文早已不清楚他到底赚了多少钱，甚至都有点忘记名下到底有多少资产，不仅在苏蕊和李欣然这两个小老婆的关照下，赚得盆满钵满，而和关毅他们合伙的生意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已经到了日进斗金的地步。

四清县迈向现代化是好事，不过有时太过于现代化也不好，于是在张文的主张下，小镇和五挂村并没有大规模的破土动工、追逐经济发展的脚步，反而开始修缮道路，维护树林和原有的生态，一时间惹得乡亲们，甚至不少镇领导大有意见，但是没办法，张文的后台太硬了，话一说出口就是敲定的事，众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大赚特赚，他们却要整治这没落不知道多少年的海边小村。

镇上的建筑物大多没有要重建，甚至连古巷上的小路也依旧保持着石块镶嵌的崎岖不平，桥依旧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留下的小桥，水还是那么的清澈见底，或许唯一的改变只不过道路整齐许多，虽然保有古镇的原汁原味，但也保留着当地居民最讨厌的古老和破旧。

当四清县其他乡镇的经济在机器轰鸣声中崛起，当周边其他的县城开始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解张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更有人在背后唾骂这简直就是在妨碍别人的发展，因为比较起来，这一带是最穷的地方，但地也是最大的，当时土地便宜，不少投资商都看上这里的土地，但最后都被张文从中作梗拦下了。

事实证明，一连串的政策下来确实让经济起飞，不过张文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申请一个旅游名镇后，便和镇政府合伙办旅游公司，开始在四清县修缮古朴的建筑物和老桥，开始在镇里扩展着一个又一个的旅游景点，而这里人人不屑的大山、看得很心烦的小河，一个个都变成著名的旅游景点和休闲玩乐的好去处。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古镇正式开放旅游。

此时，各电视台播放的广告拍摄得唯美唯幻，几乎是用轰炸的形式并铺天盖地的打着广告，主打生态和绿色的旗号，各个城市开始和旅行社签着一份份的合约，速度之快，甚至连小镇上的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时，乡镇乃至五挂村周边贫穷的山水，已经被渲染成天然胜地。

现在各个地方都大兴土木，对自然的破坏也可想而知，即使是县城也为了发展经济而失去以往的韵味。

这时大量的白领阶层来到这一带、大量的学生来到这一带，面对着这如都市般的繁华，早就乏味了，何况到处都是让人心烦的建筑工地，猛地出现这山明水秀的地方，自然让人眼睛一亮，乡镇旅游一下子就成为他们的选择。

镇里的古街上开始出现背着行囊、拿着相机的旅客，小桥上也有不少排队拍照的人，甚至连以往无人问津的渡船，现在都要排队才能乘坐，而那瞬间倍增的收入让五挂村的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白天忙得晕头转向，晚上数着钞票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抓破了脑子也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赚那么多的钱？

为了开发旅游，张文投资的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不过细水长流赚回来的更加可观，尤其是酒店和度假村、海滩之类的生意更是一家独大，每一年都以倍数增加，而且一个过去毫不起眼的杂粮窝窝头，现在一个卖五块照样有人买。

穷人富路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到这里旅游的人，当然不会吝畜这些小钱。

乡镇发展起来了，而且有的人即使守着家里的马车都能大赚特赚，一时间原本还骂骂咧咧的话全都变成对张文的歌功颂德，而且有不少人对于张文的敛财眼光觉得很毛骨悚然，因为虽然乡亲们的生活好了许多，但赚得最多的还是张文，更让人郁闷的是，据说这些都是九牛一毛，根本比不上人家在外面的生意。

五挂村保持着原本的清静，出于私心，张文并不想让那些旅客打扰到这方静土，不过村里的人依靠着竹排渡河和当地的特产也赚得不少，而原来破旧的小路也重新修缮，令村子看起来整洁许多也漂亮许多。

张家大院永远是这一带除了祠堂外，最被人关注的建筑物，连年的扩建都快到五十亩地的规模。

一栋栋别墅拔地而起，修缮得就像个豪华的度假村，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大院的主人，给人的感觉很神秘又特别低调的张文，在外人眼里和财神爷没有区别，更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一说起张家大院，谁没有羡慕嫉妒恨呀？

一楼的健身房内，两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正戴着手套互相搏击，一个一脸稚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但却身材强壮的男孩子，另一个则是看起来二十多岁，成熟稳重，透着威严的帅气男人。

在一顿互K后，青涩的少年最后还是被揍趴，一脸郁闷地躺在擂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定宏，你还是不行！”

张文笑呵呵的摘下手套丢到一边，看着躺在地上的儿子，笑眯眯地说道：“都说了你早上得多起来跑跑，这样才会健康嘛！”

“老爹，这怎么可能有用呀？昨晚他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在擂台旁，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低头看着手里的外语书，习惯性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后，漫不经心地说道：“再说，这家伙最近被奶奶训了一顿，要不你以为他会那么老实的陪你打拳？”

“多锻炼是好事！”

张文笑了笑，看着一旁温文尔雅的大儿子，笑眯眯地问道：“定龙，你女朋友不是说今天要过来吗？”

“差不多了吧。”

张定龙看了看手表，鄙视的看了躺在一边的张定宏一眼，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说道：“老爹，我说没事的话，你还是管一下你儿子吧！读书不行，打架也不行，这样子以后怎么混啊？连当个小流氓都不行，连我都打不过，以后连作奸犯科都没前途了！”

张定龙今年十九岁，是张文和秀秀的孩子。这娃儿从小就是家里的奇葩，照理说秀秀很温柔，张文自认也是个温和派的人，偏偏他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家伙，而且家里的女人那么多，他六岁时才搞清楚哪个是亲妈，并且在他小时候也闹出不少笑话，如第一次抱孙子的陈桂香高兴坏了，天天逗他，结果把他的小鸡鸡玩到都发炎，这算是一大糗事。

后来张定龙发展得天怒人怨，智商高得离谱，人也是不走寻常路。从上学时，要是读书无法拿第一就直接借酒消愁，但偏偏又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呆子，兴趣爱好多得让人毛骨悚然，甚至连跳两级，十七岁就同时被好几所一流的大学录取，最后嫌远，居然留在四清县这边的大学城读书，录取通知书还没签到，就对一个也去报到的美女一见钟情，直接带回家见父母。

张文顿时那个恶汗呀，他当年泡妞都没这种速度，何况张定龙虽然奇怪，但也算是老实人，没想到速度快到这种地步！

而且张定龙一点都不胆怯，在跟那女孩相处几天后，就直接到那女孩子家见她双亲，而且对方还是一对教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张定龙把他们哄得服服贴贴，没多久就来认亲家。

最绝的是，有一次张定龙把那女孩带回家，两人进了房间，锁上门，直接在家里过夜。、李欣然仍保留装针孔摄影机的好习惯，而张文和秀秀虽然都猜想到大概会生米煮成熟饭，但出于对张定龙的关心，还是很没道德的偷窥一下，当时张文和秀秀直接崩溃了，因为张定龙居然和他那个同样称为奇人的女朋友，规规矩矩的穿着睡衣，蒙着眼在房内下盲棋，这是什么世界呀？

“老爹，我先出去接她。”

张定龙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手表，就跑出去。

“老爹，有空你真的要好好揍他一顿！”

张定宏躺地上有气无力的喘气，摸着脸上疼痛的地方，没好气的抱怨道：“老爹，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下手和打贼一样重，有仇呀！”

“没打死你，就算你命好了！”

张文笑呵呵的摇了摇头，并没有说什么，这二儿子是娃娃脸，但其实只比定龙小两个月，是他和张少琳的爱情结晶，从小就顽皮，也不爱读书，喜欢到处捣乱，几乎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张定宏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定龙和张少琳，只要他们一瞪眼，他连屁都不敢放半个，虽然淘气，不过还是个善良的孩子，也没干过什么太出格的事。

现在张文习惯早上起来跑步，下午再锻炼一下，而生意顺利后，操心的事少了许多，身家光不动产就要用十亿来计算，加上地皮和大楼不断的升值让张文躺着都可以赚不少，所以到了这年纪，张文比较关心的是健康问题，而张家人的生活依旧很有规律，不因为暴富而变得奢靡，这也是张文最为放心的事情。

“老爹。”

远远的传来一声欢呼，就见两个小姑娘刚洗完澡走到客厅，还没来得及擦干头发，张文就感觉到眼前一阵香风飘过，没一会儿，两个可爱的姑娘就挂到他身上。

张文溺爱的摸着她们的头发，装作生气的责怪道：“你们这两个丫头，怎么又顽皮了？”

只见两个小姑娘穿着高中校服，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头后，才从张文身上跳下来。

扎马尾的张小嫣是张文和敏敏的女儿，有头如瀑布般长发，而个子稍微高点的张茗茗是张曼莹的掌上明珠，两人虽然听话，但在家里也是小皇帝。

从小张文就疼女儿，那样子就像在伺候主子，而对儿子却特别严厉，渐渐的改变陈桂香重男轻女的想法，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老爹，奶奶呢？”

张小嫣一进门就到处乱跑，根本就安静不下来。

“爸，我先去写作业了！”

跟张小嫣相比，张茗茗比较乖巧，和张文撒了一会儿娇后就跑去房间写作业。

好不容易打发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张文还没休息，女人们就回来了。

现在刚好是孩子们快放暑假的时候，林巧玉的车子进入院子，还没停稳，车门一开，一个高挑而动人的小姑娘就跑向张文，一边丢下行李，一边看着张文，嗲嗲的撒娇道：“爸，你怎么不来接我？”

“刚才有事嘛！”

张文帮那小姑娘把行李放好，才走向林巧玉。

看着散发着迷人魅力的林巧玉，那一身教师OL装特别迷人，忍不住吻了吻她的小脸，温柔说道：“累了吗？”

“不累！”

林巧玉幸福的笑了笑，挽住张文的手臂。现在她也习惯被人宠爱的生活，嫁给张文后，张文并没有要求她再生一个，而是和她疼爱着这个家里最大的女儿，林珑，并没有因为她不是他的女儿而有任何偏心，甚至在林珑被外面的流言困扰时，张文还骗她说，她是他和林巧玉偷情的结晶，是他的亲生骨肉，这才让林珑不再为外面的流言困扰。

林珑踢开高跟鞋，本想往屋里跑，但见张文瞪着她，便吐着舌头，跑过去把鞋子摆好，才笑眯眯地拍着张文的肩膀，开玩笑说道：“爸，真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同情我妈和阿姨们了。”

“你这孩子，又捉弄你爸呀！”

秀秀穿着蓝色的裙子走过来，递给张文一杯茶，旁微笑道。退去少女的青涩，即使孩子已经长大，但秀秀依旧像个青春少女般粉嫩，从身材和容貌上来看，甚至和以前没有多大的差别，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她显得很年轻，完全就像是个二十岁的姑娘。

“没啦，秀姨！”

林珑马上跑去和这位家里最温柔的妈妈撒娇，一边撒娇，一边看向张文，狡黠的窃笑道：“上次老爸送我去学校时，可是惹得我们那边的小姑娘春情大发。我就骗她们说这是我哥，结果有不少人想当我嫂子，我现在很害怕一放假，这些家伙会组团杀过来！”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呀！”

张文呵呵的笑了，现在保养得当，再加上吃的大多都是庄园种的绿色蔬菜，加上长年保持运动，身材不仅比以前更好，就连容貌都没衰老的迹象，完全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子，但在有了家庭后，张文成熟许多，比起以前也多了一种略显伧桑的男人味。

今天是家庭聚会，在把孩子们接回来后，张文再好好的收拾一顿，总算才让这堆猴子安稳下来。

虽然现在家里变有钱，但张文采取的教育是绝对不会给他们太多优渥的条件，并也采取放养式的教育，总体来看，效果还满不错。当然，除了张定龙这个真的无法用言语解释的人外，他除了和女朋友共处一室关灯下盲棋外，身为学校一等一的优等生，当年也闹得满城风雨。如有一次，学校的老师猥琐地对待跟他同桌的女孩，他二话不说就直接把老师打一顿，事实证明，小时候强迫他们锻炼还是很有效果，十三岁的他硬是把二十多岁的老师打得满地找牙。

后来这事当然得见家长，不过张定龙依旧无比淡定，十分冷静的掏出手机，把悄悄录起来的过程重新播放一遍，而依照张文的脾气当然会大闹一场，并和那女孩子的爸爸又把那老师揍一顿，结果家里的女人都无语了。照她们的说法，这孩子绝对是文武双全，以后如果要犯罪，会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这时，张文站在门口傻笑着，没一会儿，两辆十分拉风的越野车就缓缓的开进来。

当那两辆车停好后，车门一开，让人哭笑不得的景象马上就出现了，只见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男孩子打扮得很绅士，女孩子打扮得特别淑女，但两人竟然互相掐着对方就跑出来。

“干爹、干爹……”

那两个孩子一看到张文，立刻跑向张文，手还没从对方的身上拿开，就又开始互相瞪着白眼，说着对方的不是，顽皮的模样几乎要把张文搞晕，连忙像个保母似的劝他们别再闹了。

“小阳！”

苏蕊一身十分性感的OL套装，一下车就狠狠白了那男孩一眼，有些不快的斥责道：“关利阳，你要是再不过来，以后我就不带你来玩了！”

“知道啦，妈！”

关利阳不甘愿地放开手，马上跑到车上，拿了好几条烟跑过来，一边递给张文，一边顽皮笑道：“干爹，这是我给你的！虽然说是抢我爹的，不过也算是我的心意，一会儿你就让珑姐带我去玩吧！”

“你以为只有你有呀！”

那女孩子闻言，顿时不开心了，立刻也跑去车上，笨手笨脚的抱了好几只酒瓶，一边往张文手里塞，一边瞪着关利阳，随即又转过头，给了张文一个无比乖巧的微笑，撒娇道：“干爹，这是我用压岁钱买的，我听爹说过，你没事就喜欢喝点酒。”

“陈燕祥！”

李欣然把车窗摇开，立刻没好气的笑骂道：“你现在撒谎都不会脸红了是吧？那明明就是妈的收藏，你又没和我买！”

“妈……”

陈燕祥立刻脸红红的嗔怪道，便又跑到张文的怀里继续撒娇。

张文哈哈一笑，抱着关利阳和陈燕祥，亲昵的逗了他们好一会儿，才让孩子们下来接他们去玩，虽然他们没有和他相似的个性，但都是他的亲骨肉，几乎每次一放假或过节就会来玩，而在城里憋坏的小家伙，抓着泥鳅，玩着泥巴都会觉得乐不思蜀，虽然每年只能见到他们几次，不过每次都格外开心。

“小文，最近生意不错嘛！”

陈君维一脸苦笑的走过来，后面跟着李忠国这个老顽童，他现在也喜欢没事就到这里来度假，反正外孙是他的，而且他是疼得捧在手心也怕化了，这一点让张文很放心。

“院子又扩建了啊？”

关毅依旧那么的阳刚而帅气，但脸上还是有点不自在，因为他身后有一名白发老头在和李忠国斗嘴，老人家消瘦但十分健壮，精力之旺盛连张文都自叹不如，整天就像吃了兴奋剂般，真是老当益壮的典范。

“老爷子！”

张文赶紧上前打招呼。

“闪一边去！”

李忠国眼睛一瞪，在和苏蕊的爹苏明阳一顿打骂后，连理都不理张文，两个老家伙随即扛起锄头，立刻就跑到后院去挖他们埋下的老酒，到了这里摆脱了老伴的控制，令他们又拥有兴风作浪的能力。

当张文离开房间后，就见苏蕊和李欣然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她们一身香汗，双腿间不停流出精液，那香艳的鸳鸯浴持续一个小时，等到她们开始打扮的时候，张文才跑到厨房和秀秀她们准备晚餐。

一顿饭共有二十多人，这样的家宴规模也算很庞大。

在张罗大半天后，孩子们早就忍不住先开动，张定龙和他女朋友在长辈们的逗弄下，面不改色的在一旁下着围棋。

照例，张定宏把关利阳收拾完后，便开始享受着他不甘愿的伺候，而喜儿和小丹则在一旁笑眯眯地逗着陈燕祥和张茗茗。

开饭了一阵子，竟还不见张文和陈桂香姐妹俩的踪影，这顿时让何秀芸有点不自在，扭捏了一阵子，才在众人的拜托下，上三楼看情况。

当何秀芸推开房门时，情况如她所预料般的刺激，眼前的景象让即使抱了外孙的她都感觉到腿在瑟瑟颤抖。

只见房间内，衣服、裤子、内衣散落一地，而床上，张文正一边用后入的姿势干着陈晓萍，一边抱着陈桂香那美嫩的臀部为她口交。

陈晓萍和陈桂香同时发出愉悦的呻吟声，在一阵阵肉体的蠕动中显得越发性感。

年近五十岁的陈晓萍和陈桂香保养得很好，不管是从身材还是样貌来看，就像只有三十岁，不仅可以说是风韵犹存，甚至可以说是风情万种。

陈晓萍和陈桂香在张文的挑逗下，没一会儿就浑身发软，在满足的呻吟声中到达最剧烈的高潮。

“吃饭了，你们能不能等到晚上啊？”

何秀芸不好意思的嗔怪道，但看着两位美妇高潮后满足的模样，春心也有点荡漾。

张文见状，将何秀芸拉进房内，没多久，她也一丝不挂的倒在一旁喘气，张文则一点射的迹象都没有，等她们跑去洗澡时，才下楼和大家吃饭。

待三位美熟妇都满脸红润的下楼时，众人才知道发生什么事，除了给张文鄙视的眼神外，也只能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要他们别去注意。

少妇就是爽，结扎后根本就不用会担心怀孕！

众人一直玩到凌晨，把孩子们全都安顿好后，困的和醉的都跑去睡了，张文这才意犹未尽的跑到张少琳的房间，在张少琳、小丹和喜儿的呻吟中结束今天的第一炮，但觉得欲火还没消，便又跑到林巧玉的房间。

在与林巧玉缠绵一段时间后，张文也把张曼莹拖来，最后在接连三个小时的激情后，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张文这才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准备做个香甜的梦，结束这无比幸福的一天。

突然张文的下身感觉到一阵温暖、湿润的感觉，张文不知道是谁跑进他房间，因为房间没有上锁的习惯，但那小嘴的动作青涩却特别殷勤，令张文不禁爽得呻吟出声。

这时，张文打开灯，刚想下流的调侃几句时，看到胯下那美丽的容颜时，惊讶得脑子一震，道：“小、小珑，你怎么在这……”

“爸爸，我爱你……”

林珑含着张文的命根子吞吐几下，小脸上带着酒后的红晕显得特别情动。

林珑猛地抱住张文，便开始脱掉身上仅有的内衣，展现着那完美动人的身材曲线，一边吻着张文的身体，一边强硬的侵占这个她喊爸爸的男人，动情的呢喃道：“爸，我爱你，我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我也要像妈一样，做你的女人……”

“啊……”

张文还没反应过来，林珑就在一声疼痛的闷哼中，扶着张文的命根子插入她那青涩的身体内，接着缓缓流出处子血，她的脸上则挂着喜悦的泪水。

“女、女儿……”

这时，张文忍不住翻身压住林珑，开始耕耘着这具刚刚长大的青涩肉体。

一室皆春，一夜满是呻吟。

上帝呀，当这样美妙的日子不停重复的循环时，希望一切都不是梦境，让我永远活在这美到让人疯狂的世界吧！

当破身后的林珑幸福的躺在张文怀里睡着时，当清晨其他老婆进来后看见，心照不宣的微笑出现时，张文迷糊不清的睡着了！张文只想永远沉浸在这美妙的梦里，永远不要有醒的时候……

全书完